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八冊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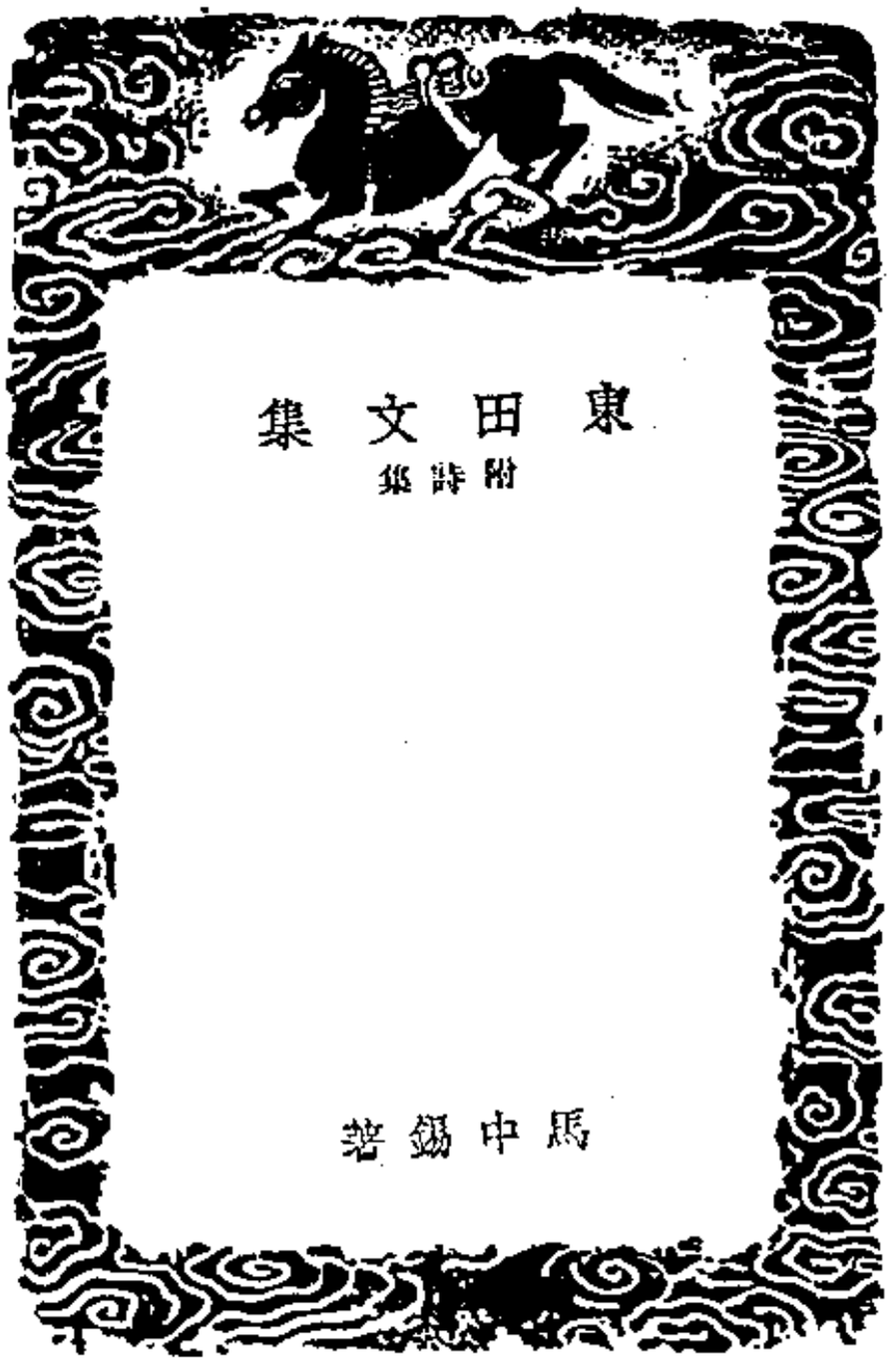
詩文別集—明

東田文集三卷附詩集三卷	明	馬中錫著	叢輔	一
漁石集四卷	明	唐龍集	金華	三四
宋布衣集三卷	明	宋登春著	叢輔	九八
青藤書屋文集三十卷附補遺	明	徐渭著	海山	一二〇
張陽和文選三卷	明	張元忭撰	正誼	二二八
胡敬齋集三卷	明	胡居仁撰	正誼	二四四
狂夫酒語二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	二七四
閒雲稿四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	二八三
周忠介公燼餘集四卷附提要	明	周順昌撰	借月	三〇八
金忠潔集六卷	明	金鉉著	叢輔	三二二
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明	吳應箕著	粵雅	三四八
交行摘稿一卷	明	徐孚遠纂	藝海	四五三
史忠正公集四卷附附錄	明	史可法著	叢輔	四五八
夏內史集九卷附附錄	明	夏完淳纂	藝海	四八二

詩文別集—清

夏峯先生集十四卷	清	孫奇逢著	叢輔	五〇四
高宗詩文十全集五十四卷	清	高宗撰		
	清	彭元瑞編	聚珍	六三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



東田文集卷一

明 故城馬中錫著

疏

修人事以回天變封事

頃者言事之臣。多以忤旨被黜。遂使諫垣之臣。亦以隱默自容。他人不言。猶有可諉。臣言官也。以言爲職。乃不敢言。所職何事。下負所學。上負朝廷。明則人非。幽則鬼責。蚤夜興思。毛髮森豎。茲者新正甲夜。星變有聲。荷聖度之優容。許臣等以論列。洋盡於國家生民之利病。無懷於干冒黜忌之私。此即帝堯剡及錫嘏、大舜舍己從人、成湯從諫弗咈之盛心也。臣等聞之。惴呼踴躍。如釋囚繫十數年抑鬱之懷。乃今幸得一吐。死且無憾。而況許臣以不死乎。方今敝政。如破屋然。牀牀皆漏。痍瘡然。縣縣皆殆。未暇毛舉、以漏聖聽。姑舉目前以奉聖意。其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曰大臣不職也。曰懋賞太濫也。曰工役過煩也。曰邊獻無厭也。曰流亡未復也。凡今所以上麾九重之憂。曾莫出於數事之外。國政斯蠹。元氣戕虧。天變聿興。生計孔之而憂。伏望皇上俯聽臣言。無應故事。天變不消。臣等甘受碓鎖。蓋近倖之設。固初有定制。今之近倖。何啻數倍。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翟。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約束邊鎮。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以援引儉邪。或交通中外。以投獻奇巧。司一發殼。則注外收財。

而兵民坐困。貢一方物。則刑以求賂。而官吏破殃。殺人者得見原而不死。收事者得詐託而逃刑。遷年以來。如汪直、梁方、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往往結爲經典。布滿寺觀。進珍金玉。逼索閭閻。內耗府庫之財。外奪軍民之利。所以招天變、虧聖德者。未有不由此發也。城狐社鼠。未易翦除。況窟穴堂廡。自爲得計。惟皇上斷自宸衷。訪參國論。痛加裁抑。無干紀綱。司錢穀者革去。在鎮守者取回。遠閣寺刀鋸之餘。復門戶捕除之役。則近倖少戢。而天變可回矣。大臣者、天子所與佐理天下者也。今之大臣。一何鄙歟。其未進也。非賚緣一內臣則不可。其既進也。非依憑一內臣則不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易財。是以在位之人。率皆僥倖。竊閣無所建白。府部奉行文書。蓋將爲柔讒附木之不遑。豈復有砥柱中流之可使。是無怪事百計苟苴。而轉輸權貴。二天仰藏。而官及弟男也。夫京師者、四方之則。大臣者、百僚之長。居京師爲大臣如此。則藩臬郡邑。誰不遵倣效尤。漁獵民財。假大臣以開進取乎。是猶江河附溜海。而溝洫又得以附江河。虬龍食魚鼈。而魚鼈又得以食鰕蟹。其弊可勝道哉。如戶部尚書、禮部侍郎、刑部侍郎、南京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侍郎、俱老儲無爲。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尚書、禮部侍郎、太僕寺卿、俱清論不憚。所以招天變。虧聖治者。未有不由此翟也。軒鶡晉鼠。任意餐饕。證鳳噤鳥。何所畏憚。惟皇上獨衝乾剛。大彰天討。將臣等所指實者。放歸田里。所遺溜者。許令自陳。別選剛正不阿之士。以充任使。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曾所以旌有德。賞所以待有功。蓋人主馭天下之具也。今之僧賞濫亦甚矣。或無故而撙一庸流。秩超崇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貨直萬金。雨雪天本自降也。而祈禱者得以規美官。金寶國所不急也。而進求者得以射厚利。方士、則以煉氣服丹之術。惑天聽。伶人、則以魚龍角觝之戲。娛天威。以致數年以來。吏奸工徒。皆明官爵。俳優賜第。或玷班資。彼所進率不過價直百金。或五百金。至千金者少矣。此之俸給。或支本品。或支優品。至極品者。亦間有之。計其一年所宿。已數倍矣。況其年數未可量乎。臣等甚爲朝廷惜此妄費也。且一歲俸率。或至千人。數歲中則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其大者歲或千石。其小者亦不下數十百石。數歲則不勝計矣。是皆國家之蠹。蒼生之賦稅也。可以養賢德。可以活饑民。乃今棄之。以資宄食之徒。是誠可惜也已。況賢官懇辭。御封墨敕。皆非前代美政。皇上豈宜踵而行之。又其間方士道流。如左通政等官。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可惡。每祈禱雨雪未效。則嘗天訶地。詛日呪雷。無所不至。偶會雨雪自降。則竊天之澤。以爲己功。此又招天變之甚者也。臣等願皇上克謹上天之戒。毋受小人之欺。乞敕該部。各查近年以來。傳奉大小官員。文官不由銓選。武職不由軍功者。通行革去。民發當差。軍勒歸伍。匠著原役。官還本職。則僧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臣等又聞閹損畿政。長府漢文惜作露臺。蓋不欲以不急之工役。枉閭閻之生計也。今之工役。煩亦甚矣。都城諸利。迄無寧功。京營諸軍。不遑餘力。琳宮梵宇。及爲材瓦。園又復相地。遂令士木衣錦繡。黃坐享膏粱。國之所費。蓋不貲矣。就中如國師禮曉。假術濟私。所費特甚。尤爲中外所切齒也。臣等嘗謂移此寺觀土木之所費。與彼僧道衣食之所資。以救分陝諸郡饑民。其所活。豈減富鄂青州之數乎。矧此軍士。皆所以備有警。而衛京師者。養之使銳氣百倍。猶恐有不堪用。今乃役之。使備延褫。嗟嘻。救急用之。豈不誤事。此尤有國者所宜軫念也。願皇上斷自一心。無惑衆議。內惜資

財外恤人力將此不急之營作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亦暫且停止以待豐年徐議其宜仍乞借此財費發被災郡邑賑貸流亡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年以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或覓一玩器或賜一盡圖或造一鞾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臣竊嘗求其所謂方書不過民間醫卜家欺世取財之書而點其首尾改易名目所謂玩器所謂盡圖所謂鞾珥之屬不過民間之所有者耳高其價直倍蓰千萬以自珍奇以誑耳目臣等願陛下洞燭此弊屏而勿用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需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近年以來陝西河南山西地方雨澤愆期赤地千里非邑空廬屍骸枕藉雖大兵後不若是之慘也陛下深居九重既不獲目覩其事羣臣縣官百司又不能疏奏其實將何以救之哉臣竊痛天怨聲滿路假使一旦盜起不庭敵伺有間踐不毛之地入無人之境而我欲守無食欲戰無兵豈不大厲宵旰之慮乎願陛下體仁愛之天心憫生民之荼毒將過年所貸貴俸鹽課禁其關支仍召商中納以資被災之處將卽今所辦進奉銀兩暫且假借仍遣官齎送以活困饑之民則流民復而天意可回矣然此特弊端之大且急者猥承聖諭附進瞽言惟陛下采而行之庶幾少有補於國家生民之萬一若夫講求至治以圖太平則發端愈衷尙須有獻天下瞽之人身也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鎭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矣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矣藩鎭削弱矣人而至於腹心受病軀幹削弱其日塗炭藩鎭跋扈手足捷利耳目聰明腹心泰安矣藩鎭強健元首於是乎亦大明矣斯世斯民有不治且幸乎臣愚昧罔知顧忌干冒威嚴不勝悚惶

退小人以安天下封事

臣聞天下之事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夫以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夫以一小人尙足以壞天下之事況彼此附依聲勢相倚又非一人乎臣謹按太監蕭敬蔣琮本皆刑餘小人僻因緣際會得近至尊無如此徒蕭敬誤用於先朝專造彈劾未幾謀復於司禮竊弄威權幾壞朝政海內寒心尙賴陛下覺其姦邪斥逐殆盡雖未即賜誅戮亦大明矣斯世斯民有不治且幸乎臣愚昧罔知顧忌干冒威嚴不勝悚惶

宦官不敢褻默

紏劾宦官黨惡封事

臣聞言太監李榮等黨附尙銘乞賜斥逐荷蒙皇上曲加聽從別爲處置雖未即賜誅戮亦大明矣斯世斯民有不治且幸乎臣愚昧罔知顧忌干冒威嚴不勝悚惶

宦官不敢褻默

紏劾宦官黨惡封事

臣聞言太監李榮等黨附尙銘乞賜斥逐荷蒙皇上曲加聽從別爲處置雖未即賜誅戮亦不復顯用矣古帝王納諫如流何以過此臣又聞尙銘昔在東廠弄權臣工率傍門求幸名節盡變苞苴爲計自謂手炙而可熱不思膝屈而難伸以致尙銘貨積如山宮城敵國未必不由各官趨諂以長其奸附益以速其禍也今尙銘已加嚴譴各官乃獨優容是無事時則搖尾之狗乞憐有事則吞舟之魚見漏正直解體倫邪肆姦臣竊恐百職效尤有傷治體四方傳笑有累聖朝若不痛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是以臣昧死再言不能自已如蒙伏望皇上乾斷獨斷離照旁加或鞫問其親信或追究其贓黨要見納賂者何人姦線者何事通行鞫問明正典刑庶使黨惡者有所懲而受賕者不偏罪矣

陳言消變封事

邇者天時亢旱疑及齊民皇上側身修行不追常處既又降敕求言冀回天變此與成湯六事自責者異世同符北視漢武帝乾封之說不可同日而語矣臣雖愚昧莊誦聖言不勝感激謹陳鄙見仰答天休伏蒙采納感幸何如臣聞之書曰人惟求舊器惟求舊人者老成持重歷練已多諳練其於國家之事閱歷已多諳練其於國家之事閱歷已多諳練其於國家之事閱歷

爲人威重。才識變通。典選精明。持身廉愼。迹其在任幾四十年。自始至終。略無過擧。求之古人。蓋有裴楷之清通。而又兼裴行儉之識識。因其子尹龍罷課。遂至憊官。朝野至今惜之。臣以爲古人父之善。尙不能盡其子之善。然其子之惡。又豈能盡其父之善哉。況其人年力未甚康強如故。苟錄錄用。未必無補。伏望皇上軫念荷臣。自今以後。端揆有缺。起而用之。俾得自新。以酬報稱。則登明選公。衆正相盪。陰消陽長。和氣可召。亦消變之一端也。又竊見前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一代奇才。干城可寄。求之目前。誠不易得。況其人經事累朝。多歷年所。積有勳勞。方陞前職。使其能自效。重以保功名。則雖與唐之李樂師。宋之范希文。較功爭能。亦可伯仲。奈自威甯海子用兵以後。驟罹伯咎。致招物議。頓爾除名。今甘肅尙存。亦未甚老。臣以爲古人功過不相掩。今豈可使其人獨受夫過誤之罪。而更不議其往昔之功乎。伏望皇上軫念荷臣。愼其大馬之勞。不棄帷蓋之弊。革其後項所得武職伯爵可也。其前項所有文職官銜。乃其敭歷中外。得自朝廷陟明旌淑之典者。特賜光復。俾得徜徉林下。以終餘年。如其可用。簡在帝心。則賞罰昭明。功過不掩。臣下知勸。百工允懷。亦消變之一端也。臣見同坐井罪犯言高謬陳求荷之偏辭。少助弭災之至計。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陳言封事

臣聞天下之治忽。其幾甚微。而其發甚大。其壞於小人也常易。而集於君子也常難。故陳蕃諸賢。不能重扶漢鼎。而林甫鞫相。乃至卒亂唐室。司馬光范鎭諸君子。遇神宗勵精圖治。羣起輔之。尙多扞格。一王安石壞之。卒釀靖康之禍。正邪進退之際。天下安危之繫也。可畏哉。恭惟陛下嗣位以來。黜左道。用正人。開言路。寘倖門。其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雖未必無遺珠之恨。小人難退。未必無滋蔓之虞。臣竊爲陛下試言之。願陛下察臣愚悃。而試聽之。然後抵臣於罪。據法而論之。臣罪不敢辭。死。且不朽。臣自今茲尙存。亦未甚老。臣以爲古人功過不相掩。今豈可使其人獨受夫過誤之罪。而更不議其往昔之功乎。伏望皇上軫念荷臣。愼其大馬之勞。不棄帷蓋之弊。革其後項所得武職伯爵可也。其前項所有文職官銜。乃其敭歷中外。得自朝廷。陟明旌淑之典者。特賜光復。俾得徜徉林下。以終餘年。如其可用。簡在帝心。則賞罰昭明。功過不掩。臣下知勸。百工允懷。亦消變之一端也。臣見同坐井罪犯言高。

乎有天下者乃反忘於善侈於不善以玩天變而不之畏是烏可哉臣愚昧無知不能推明天道遠引故實以獻陛下惟願陛下以一得之忠納臣言以應人之家視天下則幸矣仍乞敕國言官勿爲畏忌遇有天變務須直言陛下詳閱封章躬自省覽毋付左右以代聖裁務受盡言以旌直節其事難處分文難剖析當與內閣及文武大臣可否論思不宜謀及嬖近以虧至治庶幾菅蹻之士敢陳面弼災之道可得盡朝廷之設言官所以決壅蔽而廣聰明故聖王之於忠臣恆以託心腹而資耳目陛下卽位之初深知此意固當坐屈羣策大開言路下徵之狂言無忌既薄其罪而先朝以言去官特加錄用下情漸達士氣頗張馬遵立仗鳳敎鳴陽行止騰謗貴戚斂手天下之人欣然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謗木諫鼓之風破拄壞輪之節夫何一二年間頓然中改賜還之澤未博及於遠臣盡網之誅又駭加於正士以爲出於宸斷則於讒者後何信而前何不信是必有其故矣而臣未能得也惟陛下靜以思維反而審察忠言聽讒言拒則天下治邪謗退褒進則天下危差失於一念之轉移而究竟於萬幾之叢脞其流弊不至於以人言爲不足恤不已也且誰無榮辱之可悅誰無身家之可顧誰不畏敗扑之威誰不惲降謫之辱而放言取禍甘心以罹者豈有他哉彼亦誠知受君上之深恩不敢負畏身後之譏議不少貸耳畏之盜賊將劫生財奴間於道有不奔告於家者乎備保或敗翁事子值而知有不密言於親者乎不然則負恩庸奴偪家敗子人孰不睡胥哉又況爲臣者未必盡才而才者亦多未肯以自盡貴之使言猶有懷祿顧身家不肯盡於言者而況敢扑降讁使人懷疑貳慮提懼遽教循默乎臣恐將來有殃民之政誤國之徒亦無人肯爲陛下言矣且今之所謂言官六科十三道耳一武於封駁一雜於刑名其職固已不專而其所言又或哲容倏拒陽奪陰怒而不見信則彼亦安能盡其職業立殿陛以可否天下事乎職不盡於下言不信於上則君子將日消小人將日長政事將日壞禍患將日生豈有人焉自塞其耳目而使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乃欲出門以登高望遠其不至傾跌狼狽者幾希乞敕吏部備查先朝及近日大小官員以直道直言獲譴而以他事他辭去官者疏名上請降謫者收錄之量移者超遷之投閒置散者起用之從戎除名者別白之如此則人言以恤而下無私議矣開創之始萬變俱當究心故祖宗之法萬世所宜遵守謹示監于成憲詩言率由舊章聖人示人斷不可誣我太祖皇帝大造乾坤太宗皇帝再滑海宇立法垂訓文謨武烈所以爲聖子神孫之所當恪守者乎臣愚未暇悉陳姑舉其一高文謨敬承於禹道百世不遷萬代如見是豈非聖子神孫之所當恪守者乎臣愚未暇悉陳姑舉其一高皇帝起自白衣周知閭閻之事然猶日接羣臣以聆言議今上徹國與下撫羣言載於詩敎卷昔見於詩文銘誌往往見二聖之於臣下或親臨直盧臣以咨謀議今上徹國與下撫羣言載於詩敎卷昔見於詩文銘誌往往見二聖之於臣下或親臨直盧成名對便殿或燕遊酣賜或應制有作藹然唐虞都俞之風而熙然家人父子之詣也臣上窺聖意不過欲通上下之情決壅蔽之患耳蓋上下之情通則知有天變知有人言讒諂無自而進聰明無自而昏弊端日起奸宄日生天變將不足畏人言將不足恤夫天變不畏則天禍相之人言不恤則人禍藏之此固位之臣持是說以希合而季世

之君卽此道以取危亡而竟莫之悟也我祖宗睿識遠見所以始厥孫謀者甯有窮乎迨及宣宗皇帝時則有大學士楊士奇倘蹇義諸臣英宗皇帝時則有大學士李賢倘書王翱諸臣不時進見相與講求軍民利病可否四方奏疏以故宣德之初人樂太平天順之際治稱明盛至今以爲美談而閭閻倘懷追慕蓋自成化以來先帝狃於承平厭接臣下而尊卑遂至隔絕末年弊政百孔千瘡幸而龍飛御極虎變炳文陛下以神聖之資守祖宗之業成有一德於茲四年大廷之朝雖無間於寒暑便殿之召終未及於臣啟經筵僅一舉矣退而寒之者至賢士值一傅矣引而咻之者多如此不已安知將來不有以深拱禁中待事之謀及勿便親近儒生之術誤陛下者乎此臣之愚所以必欲陛下法祖宗以通上下之情也今中外諸司皆祖宗所建以佐陛下治天下者也譬之作室者必用匠卽鹿者必用虞舍之何以成室而得鹿哉臣伏望陛下會朝之餘日御便殿接大臣以論思精嘉言以啓沃省一奏則與其論其事之可否邇一官則與公論其人之才德行賞相與論其功能行刑相與論其情罪兵威未振與論練兵之道民事未勤與論安民之術中外臣僚則論其執忠而執佞左右近倖則論其宜親而宜疏國何如而後安與論久安之策國何如而乃危與論持危之方於天變則與論其致之之由與其弭之之道於人言則與論其納之之是與其拒之之非如此則上下交而志同君臣得而化行矣不然深居九重中決庶務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時少則是手足腹心之視無夫一體之親而大廷咫尺之間如隔萬里之遙矣君有魚水之情下何由而知民有葵藿之情上何由而鑒君臣扞格情志未孚譬之人身列其奠矣曼能久存哉前代人君不與臣下相接惟秦二世與唐敬宗此豈宜爲陛下道之以辱聰聽哉往迹相觸有泚於中臣之告者不敢不盡故昧死援及之耳乞敕在廷之臣許賜清閒之燕百司庶府既奏事於泰天門而庶績萬幾仍備議於文華殿部院卽入科道隨之以準前代謙官入閣故事如此則上下之情既通而天下之治可必矣是則爲治之道在於畏天變恤人言而畏天變恤人言又在於法祖宗接臣下惟皇上留

神采納臣無任悚懼

代李伯起陳便宜六事

臣按陝將滿圖民疾苦察吏貪污仰體聖仁下革姦弊不敢少有退力孤陛下任使之心終日擊耳聞倘有憧憧於懷而未能自已者亦皆軍國重務關係匪輕開具於後上塵聖覽儻賜采納施行地方幸甚生民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國之至一沿邊糧草所以助軍興增敵氣者也姦弊苟不能除則邊儲何由得實臣竊見檢林甯夏各營堡糧草多者億數萬石少者纔數千石承平坐食或億足以支給有警調發將必至於匱竭豈不慢事揆厥所原積非一日蓋大利獨擅於權豪故弊端積生於出納今各營糧料乾溼草束新鮮者皆出自地畝州縣之賦稅也糧或粗粃浥爛草或斤數短少皆出自銀買權要之中納也惟賦稅故精美惟中納故濫惡且其上納之時遇賦稅則納者無勢力可恃收者無關節以通囑賄必足篇蹇必勻席稍必厚斛面必多以故軍士關支多得實用儕買中納者非炙手可熱之赫威則蒸夫可畏之勢徼要其所納者米拔粃穅草襯泥腐或扣除在廒月糧而以陳作新或賤買在場乾草而指堦作數視軍

驗如牙儈役軍士爲腳夫鞭驅入倉廳使上壞官攢敢怒而不敢言斗秤知禍而不知避故糧遇盤則折草遇查則陪軍士不獲實用邊餉徒事虛文而射利之徒乃得便計至有車載資鹽山積淮鹽量不其可情哉及其放支之時通同無籍軍驗將逃故軍人一襲冒支月糧倒死馬匹一襲冒支草料遇折布則扣除折布遇折銀則侵欺折銀雖邊者有口糧雖雖催而軍未容闕口糧出哨者有烘炒堪雖出而軍未容得烘炒是邊儲大利半歸權要之手半入軍職之家官攢斗秤又私竊其一二其弊如此邊儲欲實豈不良難然不徒各邊爲爾至於腹裏皆然臣竊見各府州縣倉糧頭囤年歲出納不一有曾經借出未還久而里甲隱瞞者有發銀糴米未完久而官吏侵剋者有賑濟該免仍復全徵者有賑濟該開不依實數者每每扣入私家抽補文卷以致存留倉糧虧折則那預備以充數預備倉糧欠缺則指存留以取盈又因科道官員不來查盤守巡等官苟應故事故其倉廒率多虛名其或有糧又不如法非搖和沙土則抨勻粗糙倉廒或不蔽風雨出納或不嚴封鎖以致浥爛偷竊又復過半其弊如此不減在邊陝西地方北鄰強敵西接諸蕃中國邊患三分居二而各邊倉場及州縣儲峙乃至如此一遇兵荒可爲寒心如蒙乞敕該部會同都察院計議添差御史一員糾察糧弊兼理清軍蓋有軍必有糧有糧必有倉故令兼理庶幾參知每遇三年差官盤糧之時不必再差御史止差給事中一員會同查盤仍照巡按事例一年更替則蠹弊可除而邊儲充斥矣一各邊軍馬所以防外侮衛封疆然因循日久弊竇尤多臣竊見各邊軍馬大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則是男長於女明矣今陝民男方孩提即娶壯女女堪生育糧配幼男往往行路途人疑母子鞫於家室閨類夫妻男女婚姻不時不倫至於如此如古禮何故其始娶嫌夫小及其長也夫壯妻衰兩情不諧百醜途出爲之親者其初本欲早得健婦其卒乃至自爲姦夫絕滅天常敗壞倫理尚忍言哉如蒙乞敕該部會官計議將陝西居民通行禁約婚姻不許太早俱要年貌相當年十五以上方許議親二十以上方聽成配若有故違女年但長三歲者俱問以罪許其首官改嫁不追財禮如此則婚姻以時而姦慝不作矣一權茶以足稅市馬以充邊前代實中國敵遠方之至計也臣竊見洮中一府係產茶之地洮河一帶係市馬之途然則二事勢常相須故茶法嚴則市馬有資馬政修則權茶有效今茶法之敝自入滇關俱爲米欵所至市貨絕無茶斤懲羹吹虀遠嫌避誣亦有不得不然者然而茶之姦弊雖除革多方而畜馬政務則曠缺如故今甘涼等處茶行太僕寺者二爲苑馬寺者一又有監有苑立法頗詳近年官不得人遵守缺馬非因水草不調以致倒死則因羣蓋失時以致欵騎非撒放不收益因擾收則抵換得慣羣無留良夫茶而謂之権已與小民較錙銖之利馬而謂之市又與遠人爲市道之交是豈得已爲之然使果獲實用則亦不恤小嫌今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真可惜哉臣嘗偏求其故蓋因茶馬之官岐而爲二而政務之歸未合於一亦勢之所不能也是生財者不獲用財者之柄居室者不識作室者之艱則夫馬政不修豈不亦有由哉如蒙乞敕該部會同都察院計議合無今後陝西行太僕寺及苑馬寺茶馬并孳生馬匹俱聽巡茶御史點閘驗放比較孳生禁革姦弊如此則茶馬之政既得合而爲一茶馬之官又不岐而爲二則馬政益修而茶法得利矣一當材不可以供重職重地不

民兵而方勤戰捐糧口屠戮生靈不知紀極雖用事者建白已於郎陽添差巡撫都御史漢中襄州襄陽等處各添設撫民副使等官官愈繁而政愈紊卒未見有能救遺流民以安饑地方者也蓋吾之設官雖多而政出於三彼之末勢如故而心合於一一則專三則雜專則簡雜則繁開專可以破雜矣未聞雜破專也開節可以御繁矣未聞繁御簡也臣非的有所見豈敢妄言如蒙乞敕該部行官計議將陝西漢中地方湖廣襄陽郎陽地方四川夔州保寧地方割爲一省其布政司則布政參政參議止各設一員按察司則按察使僉事亦止各設一員都司則設都指揮一二員以相維持將前撫民等官一切省去則是添設之官適足以當省去之數至於巡撫等官仍舊不動每年純添差一巡按御史耳如此則其地方之延袤足抵山西官員之裁省略當貴州不惟擯奸宄可恃之勢抑且爲地方經久之圖矣一風俗之美惡關政治之得失臣竊見陝西地方中外接壤土附雜居有司之教化不明小民之污染殊甚雖沾沐聖化漸罹革心而帷薄惡風猶安故態典屬婁孳不知廉恥奸淫男婦罔畏刑誅有一妻而三四其夫告爭不已一父而五七其歸聚麀以奸妻典與人已生子女而告欲贖還子雖娶婦猶未成婚而先遣父母兄亡占嫂爲妻父沒母嫁與人閨閣之醜莫甚於斯不立法以痛懲將有傷乎國體天下之治以綱常存焉其陝民之稠常若此豈細故哉臣嘗求其所由聞關之近土附雜居習染之風婚嫁太早故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則是男長於女明矣今陝民男方孩提即娶壯女女堪生育糧配幼男往往行路途人疑母子鞫於家室閨類夫妻男女婚姻不時不倫至於如此如古禮何故其始娶嫌夫小及其長也夫壯妻衰兩情不諧百醜途出爲之親者其初本欲早得健婦其卒乃至自爲姦夫絕滅天常敗壞倫理尚忍言哉如蒙乞敕該部會官計議將陝西居民通行禁約婚姻不許太早俱要年貌相當年十五以上方許議親二十以上方聽成配若有故違女年但長三歲者俱問以罪許其首官改嫁不追財禮如此則婚姻以時而姦慝不作矣一權茶以足稅市馬以充邊前代實中國敵遠方之至計也臣竊見洮中一府係產茶之地洮河一帶係市馬之途然則二事勢常相須故茶法嚴則市馬有資馬政修則權茶有效今茶法之敝自入滇關俱爲米欵所至市貨絕無茶斤懲羹吹虀遠嫌避誣亦有不得不然者然而茶之姦弊雖除革多方而畜馬政務則曠缺如故今甘涼等處茶行太僕寺者二爲苑馬寺者一又有監有苑立法頗詳近年官不得人遵守缺馬非因水草不調以致倒死則因羣蓋失時以致欵騎非撒放不收益因擾收則抵換得慣羣無留良夫茶而謂之権已與小民較錙銖之利馬而謂之市又與遠人爲市道之交是豈得已爲之然使果獲實用則亦不恤小嫌今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真可惜哉臣嘗偏求其故蓋因茶馬之官岐而爲二而政務之歸未合於一亦勢之所不能也是生財者不獲用財者之柄居室者不識作室者之艱則夫馬政不修豈不亦有由哉如蒙乞敕該部會同都察院計議合無今後陝西行太僕寺及苑馬寺茶馬并孳生馬匹俱聽巡茶御史點閘驗放比較孳生禁革姦弊如此則茶馬之政既得合而爲一茶馬之官又不岐而爲二則馬政益修而茶法得利矣一當材不可以供重職重地不

可以任匪人。此士夫談治之定論。臣竊照陝西地方。一帶六道八郡三邊。北接強敵。西鄰諸羌。饑殺甲兵。雄於天下。矧其形勢之勝。左據殷函。右連隴蜀。終南漢水。限其前。紫塞黃河。繞其後。沃名陸海。粟積金城。自古以來。非建大都。必爲名鎮。承平則戍守惟謹。有事則英雄必爭。較之他路。可謂重矣。委用混及於常材。則顚僨終至於敗事。如太監所以奉宣皇猷。鎮守境土。總兵所以調度軍馬。汛捕邊塵。都御史所以撫安黎元。振肅風紀。監察御史所以糾正百度。激揚羣僚。以至都、布、按三司之彼此相維。府、州、縣等官之上下相統。皆所以爲重地設也。陛擇重人以膺重務。無事之際。猶或可以臨等。變故卒在野遺賢舉多此類。彼長不能盡悉。訪得致仕尚書尹旻兩朝老臣。一時人望。在朝著三十餘年。士林倚重。任銓衡一十八載。公論攸歸。幽隱莫遺其精明。天下想望其風采。矧其節操如故。精力未衰。歷經選刻。久負儲名。儻安車一起於老良。將放轄改觀於俄頃。山藪之啓事。陳羣之中正。不得專美於前朝。而襄度身緊安危。文彥博平章重事。將益隆於衰暮。伏望皇上鑑觀前代。斷自宸衷。用一人而千萬人悅。則選歸濟而職度敍。人材興而庶政理矣。如尹旻或有採曠尸位之辜。臣甘受疏狂妄言之罪。

乞恩養病疏

臣自宏治九年六月十三日。奉敕前來宣府。巡撫地方。先是臣有腰膂之疾。已數年矣。遇寒輒發。痛不可忍。勉勉來邊。又涉四載。爰自去冬以來。邊地苦寒。復感腳氣。併與前疾。上下相連。交瘁互痛。晝夜呻吟。坐臥困苦。殆成痼疾。屢行醫療。未痊。計非旦夕能愈。文移填湊。邊務廢弛。瞶職瘝官。負讒罹罪。況臣今年五十有四歲矣。稟賦素弱。精虛早衰。氣息奄奄。顚毛種種。所可憂者。不特前疾而已。本鎮地方。朝廷北門。京師右臂。東方之寇。鈔無已。□□之臣。叛不常。巡撫官員。敕紫貴重。委諸精敏之才。尚未保其必濟。乃畀衰邊之士。重以病體支離。誤事將來。不言可喻。如蒙伏望皇上體天地之心。憫螻蟻之命。將臣放歸田里。自行請醫調治。乞敕該部。別選賢能。以充巡撫。庶幾邊事不誤。而臣之餘生。亦可保矣。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辭遼東巡撫疏

奏爲辭免職任事。宏治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節該奉聖旨。是馬中錫著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起臣於閑廢之中。假臣以撫巡之任。涓埃未報。啓齒竭於平生。天地包荒。固不遺於遐邇。敢因報賜。附進瑣言。臣於先帝之朝。謬與中丞之列。邊陲多事。爰命臣以撫巡。戎務一方。付備員於宣府。嬰疾誤事。具奏謝歸。經今八年。未收一效。兼以年臨六旬。氣餘毛髮。不惟有誤邊方戎馬之事。抑且仰孤皇上委任之心。如蒙軫念下情。收回成命。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容臣養痾田里。待盡餘年。不勝感戴。

抵遼東謝疏

奏爲謝恩事。仰荷聖明。不棄衰朽。假以中丞銜職。畀以東遼地方。累疏固辭。未蒙賜允。竊念臣衰朽無能。幸沾新化。疏庸多病。賜告先朝。方畢志負桑榆之暄。遽蒙恩采。宣柱之擢。疏辭徒切。簡命益堅。昔宋勒燕然之功。臣嘗抱歎。今重膺遼海之命。臣敢固遜。況恩旨既勉以赴官。而部使又促其就道。病驅市起。卽出殿以前驅。倦鳥忘倦。遂辭林而東徙。顧惟涓章之微。節鉞是專。愧乏冤置之才。干城易任。仰賴乾剛獨斷。惠究微心。聖武布昭。官軍戮力。臣撫巡邊城。將吐茹之舉行。贊理戎機。或安攘之少效。臣無任云云。

樂安危繫焉。可不愼哉。茲欽裕病故。吏部尚書久缺員。我皇上甚重其選。其難其愼。蓋皆當愼而起。擇而敕。思得賢哲以副委任。而卒未得也。竊以近年以來。仕途雜沓。選錯猥冗。才者未必見用。而用者未必才。罪者未必盡知。而知者未必當罪。百僚曠官。庶政壅塞。水旱不時。災異疊見。良由於此。臣久知其故。未敢遽陳。今逢其會。豈容緘默。僻發一得之愚。上盡九重之聰。然在廷大臣。嫌於上言德政。不敢陳述。而在野遺賢。舉多此類。彼長不能盡悉。訪得致仕尚書尹旻。兩朝老臣。一時人望。在朝著三十餘年。士林倚重。任銓衡一十八載。公論攸歸。幽隱莫遺。其精明天下想望其風采。矧其節操如故。精力未衰。歷經選刻。久負儲名。儻安車一起於老良。將放轄改觀於俄頃。山藪之啓事。陳羣之中正。不得專美於前朝。而襄度身緊安危。文彥博平章重事。將益隆於衰暮。伏望皇上鑑觀前代。斷自宸衷。用一人而千萬人悅。則選歸濟而職度敍。人材興而庶政理矣。如尹旻或有採曠尸位之辜。臣甘受疏狂妄言之罪。

乞恩養病疏

臣自宏治九年六月十三日。奉敕前來宣府。巡撫地方。先是臣有腰膂之疾。已數年矣。遇寒輒發。痛不可忍。勉勉來邊。又涉四載。爰自去冬以來。邊地苦寒。復感腳氣。併與前疾。上下相連。交瘁互痛。晝夜呻吟。坐臥困苦。殆成痼疾。屢行醫療。未痊。計非旦夕能愈。文移填湊。邊務廢弛。瞶職瘝官。負讒罹罪。況臣今年五十有四歲矣。稟賦素弱。精虛早衰。氣息奄奄。顚毛種種。所可憂者。不特前疾而已。本鎮地方。朝廷北門。京師右臂。東方之寇。鈔無已。□□之臣。叛不常。巡撫官員。敕紫貴重。委諸精敏之才。尚未保其必濟。乃畀衰邊之士。重以病體支離。誤事將來。不言可喻。如蒙伏望皇上體天地之心。憫螻蟻之命。將臣放歸田里。自行請醫調治。乞敕該部。別選賢能。以充巡撫。庶幾邊事不誤。而臣之餘生。亦可保矣。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辭遼東巡撫疏

奏爲辭免職任事。宏治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節該奉聖旨。是馬中錫著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起臣於閑廢之中。假臣以撫巡之任。涓埃未報。啓齒竭於平生。天地包荒。固不遺於遐邇。敢因報賜。附進瑣言。臣於先帝之朝。謬與中丞之列。邊陲多事。爰命臣以撫巡。戎務一方。付備員於宣府。嬰疾誤事。具奏謝歸。經今八年。未收一效。兼以年臨六旬。氣餘毛髮。不惟有誤邊方戎馬之事。抑且仰孤皇上委任之心。如蒙軫念下情。收回成命。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容臣養痾田里。待盡餘年。不勝感戴。

抵遼東謝疏

奏爲謝恩事。仰荷聖明。不棄衰朽。假以中丞銜職。畀以東遼地方。累疏固辭。未蒙賜允。竊念臣衰朽無能。幸沾新化。疏庸多病。賜告先朝。方畢志負桑榆之暄。遽蒙恩采。宣柱之擢。疏辭徒切。簡命益堅。昔宋勒燕然之功。臣嘗抱歎。今重膺遼海之命。臣敢固遜。況恩旨既勉以赴官。而部使又促其就道。病驅市起。卽出殿以前驅。倦鳥忘倦。遂辭林而東徙。顧惟涓章之微。節鉞是專。愧乏冤置之才。干城易任。仰賴乾剛獨斷。惠究微心。聖武布昭。官軍戮力。臣撫巡邊城。將吐茹之舉行。贊理戎機。或安攘之少效。臣無任云云。

辭兵部侍郎疏

奏爲辭免職任事。近得吏部公移。取臣赴闕。俾謝撫巡之任。入佐兵馬之機。仰荷皇恩。俛焉自省。聖心簡在。雖萬死其何辭。省己知愆。諒才衰之有在。本兵重任。佐理須仗於賢才。而臣謬誠迂疏。衰病奚堪於任使。伏念臣早年備位甘效微勞。以病來歸。杜門卻埽。久諳藥裹。抱疾狀於山中。忽捧璽書。俾撫巡於遼左。德音鄭重。罔敢稽留。只得力疾兼程。抵逾祝事。苟延三月。莫展一籌。顧殘齒既衰。臨事多疑。而少斷。沈疴未愈。馭軍有弛而無張。方擬閉門。又叨今命。官居兩鎮。當愧搏虎之慚。秩亞六卿。敢負綢繆之詔。謹陳愚悃。伏乞聖哀。或姑假新陞。仍令巡撫。或并辭兵任。遂俾退休。則臣庶幾免尸素之愆於立朝。而獲支離之幸於卒歲矣。

辭陞陟右都御史疏

臣本菲才。誤蒙簡用。去年九月。起臣於閑廢之中。許國孤忠。得布於撫巡之任。業經有年。誤蒙簡用。去年九月。起臣於閑廢之中。許國孤忠。得布於撫巡之任。業經有年。九天曾無寸補。方欲枚勤以引咎。忽沐恩旨以超遷。冀命重申。崇階二品。控辭無地。昭察有天。伏念臣衰邋遢。切未揚風紀。邊方巡撫。罔效安攘。房琯徒負於虛名。師丹既老而忘事。茲者皇上因東方之多盜。命上將以出師。謂臣久處塞垣。或諳軍旅。假臣提督重柄。竚俟功勛。揣分非宜。受恩過望。伏乞聖明。量臣才德。勿陟崇班。照臣年勞。俾仍舊職。頑寢臺端之命。姑分閫外之權。臣敢不殫竭忠才。用效朝歌之利器。本宜德意。勉圖湔洗。新效。應鑒竽濫悖齊之譏。而負乘無致寇之盜賊。特委提督重任。宜勉副朕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辭左都御史疏

近者左都御史缺員。仰應聖心。敢預恩命。務須得人以振風紀。廷臣會議。各乘公忠。起意愚臣。乃辱薦剡。奉聖旨馬中錫陞左都御史。待城情當日回院掌印管事。竊念臣年迫桑榆。才同朽櫟。驅兵殄寇。素無借前箸之遠圖。貢度支僚。鉅宜盧左席以久待。況趙堯偶以缺人得印。分非所宜。而周顗欲以捄賊。緊金言之可愧。如蒙伏望皇上。頒收前命。俯順下情。仍臣舊銜。勉圖新效。應鑒竽濫悖齊之譏。而負乘無致寇之譏也。臣無任激切感恩之至。

謝恩疏

臣先曾具疏奏乞辭免左都御史新命。仍以舊官勉圖後報。未蒙聖心俞允。復荷溫旨慰留。卿學行老成。夤望崇著。特此簡命。宜盡心督捕盜賊。事當之日。照前旨回京供職。不允所辭。臣聞命驚惶。莫知所措。伏念臣才本庸愚。年仍衰老。濫陞臺長。雖抗疏而莫辭。畀掌印章。恐視篆而增愧。況臣適當討賊之任。尚滯遼朝之期。頓忉於六月之拔車。遥望於五雲之縹緲。情深北闕。稽首徒至於再三。龍冠西臺。報德未圖於萬一。臣何勝惓惓。

鳴冤疏

見監左都御史臣馬中錫。奏爲乞恩辯明評枉等事。近該御史吳堂勘奏。廷臣會議情由。謫臣久駐山東。

擁兵不進。名曰提督軍務。其實自保身家。節該法司將臣提問。伏念臣師出無功。罪當萬死。尚復何言。但委曲衷情。冤苦始末。一息尚存。猶有未能終默默者。敢昧死爲聖明披陳。死且不朽。臣自正德六年四月十二日離京。至本年八月十四日取回澄任。四月有餘。親歷四十州縣。前後斬獲首級一千五百名顆。所過城邑。俱有符檄公移。而所獲功次。亦嘗仰沐恩獎。使臣果如御史之言。廷臣之議。擁兵不進。自保身家。則前項功績。奚從而得。九重恩命。豈容以幸致哉。臣不敢一一數陳。仰塵爺窘。如蒙暫寬斧鉞之誅。少緩須臾之命。將臣禁錮詔獄。擇選刑官。備歷臣經歷地方。及與賊對敵所在。要見臣某月某日。在某處振旅以凱旋。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刑誅於逗撓。某地鏖戰。五有掂傷。某日追奔致賊走死。某日曾懲宋振之無功。某日曾賞楊安之退怯。備陳其奏。參考臣言。若有一言不實。虛張功次。粉飾臣軀。亦無所辭。且臣自幼讀書。嘗不知事君致身。死忠全節。夫身且不惜。死亦不顧。家計何爲。而忍負吾君委負之重。切切以自保哉。但臣所領遠兵。止八百餘人。而賊徒衆且數萬。總兵官張偉所領京軍僅千人。又多貴槩子弟。不但強弱不敵。亦且衆寡不侔。以故動即窒礙。卒難成功。且債事之罪小。蒙蔽之罪大。臣仗天威。窮追逐賊。見勢漸蹙。恐終難免。屢屢哀鳴。欲首罪自新。以求生路。臣豈敢蒙蔽不一數陳。以稽重罪乎。臣子職分。惟當細細上陳。伏聽聖明裁處耳。故臣疏內有言。合無容其自新。赦罪歸農。惟復照舊進兵勛殺。而行移各境州縣。亦有若彼敢再放火殺人。照舊勛殺之語。則臣之不才。豈輕信其誑誘者哉。夫御史、言官也。廷議、國論也。彼有論列。臣豈敢深辯。但其言亦有自相抵捂。不容以無言者。且既曰信賊誑惑。則臣無疑賊之心矣。既不疑賊。何用擁兵以自衛。既曰擁兵不進。賊當成臣活命之恩。終無害臣之意矣。臣又何用自保身家。臣既自保身家。是猶忌賊之襲臣也。何以爲信賊誑惑。只此數言。沒無倫序。他可知矣。且廷臣與御史。於臣非有私憾。必欲陷臣於死地也。亦非罔以事理所無。以肆強辯也。言之發也有由。而事之端有緒。臣之始計。謂山東德州爲水陸要衝。各省之文移遞送。臣等之符檄征索。四通八達。道里適均。四環有警。易以策應。而避地士夫。逃難貧旅。多萃聚其間。朝容喋呼。千百橫議。不審虛實。不垠強弱。輒欲斬敵人於旦夕。震妖氛於咫尺。瞷血近郊。一刻千馘。此固臣等專閫外者之事。顧彼數十萬之死命。劇賊。豈臣等千八百之執綺。一賊可盡殲哉。稍有異同。即是非蠭起。此借彼和。浸潤膚愬。往往破亂惑聽。吠聲疑盜。傳謗京師。牢不可破。臣雖百喙。何以自明。伏望皇上軫窮獸之疾呼。憐秋蟲之衰訴。除道官。親詣各該地方。查訪外。再敕法司。弔臣前後道兵牌卷。及各該有司。應付官軍底冊。到官。通查明白。與臣辯理。便見臣有無擁兵不進。自保身家。及曾否信賊誑誘。屢失事機實情。夫衝恨飛霜。抱冤致旱。臣今日實類於是。昭

東田文集卷二

序

贈養浩毛先生教授杭州府學序

荀子謂養心莫善於誠而司馬君實之學自不妄語始夫誠則不欺不妄語則不縱謹獨內省之幾天德王道之要卽此而在固無餘法矣中錫旣謂世難其人及見吾師東萊毛先生乃知卽其語未有不可見其人而古今人亦未嘗不相及也先生質直醇厚重信義少許可弱冠領鄉薦志欲發軔斯士就偪官不暇初分教唐山唐山人士又宗之以善教底績進秩爲吾故城教諭吾故城人士又宗之顧科第久缺人先生深以爲慮到劇淬礪課功程能每見士習猥衰攬眉蹙額若父兄憂子弟之不良將阻墜家聲誠於中形於外要自不可掩獨見中錫與李生咨所作輒自喜曰登谷足音鄭庭大雅是可以紓吾憂矣且中錫之疏鑿豈足辱先生而李生則從遊於中錫者機杼格律偶不厭人意遂辱獎予若此旣而中錫與李生同舉於鄉人皆以先生爲知言適九載考績再遷秩爲杭州教授夫杭家君所宦宦杭之庠又中錫童子時所舊遊知其士風甚悉有可以語先生者中錫事先生十餘年知之尤悉亦有可以語杭之士子者先生之教厥邑中錫所得於先生者不徒文字之間身與心爲多而杭之士子中錫與之遊亦不徒杯酒過從之情而切磋規益恆以器識忠信爲本回首餘二十載矣其長而賢者類已踐玉曳組矣若者脅駭駭乎登甲科躋膺仕然不無珠遺瓶墜槁項黃馘者雖庸論矣其少者必今之長而賢者也其後提耒識者必今之少者也由昔視今豈有異哉大抵其人鍾靈於山川秀穎於資稟有高才能文章昔人所謂不幸者夫人優爲之而吾夫子所謂躬行君子者或有所不逮夫古人以爲不幸乃自以爲幸夫子憂其未得者乃甘心於不得將不言與行遠實與用舛而去所謂誠所謂不妄者遠乎持是以侍發軔撰杖臚矛盾枘鑿將不益重先生之憂如始至吾邑亟吾邑之士智矣乎然則先生動輒以誠言不妄發淑其人敎本固實爲身心之學固不翅使之爲才能文而已也抑杭之士子非盡去賢而務華也要其才且文者多耳先生又非右質而誡文也躬行是急而不專於文僻之間耳使先生以此爲教士以此爲學而人不之重反貢以科舉文字之末是乃索燕石於卞和之肆詭甲兵於胡蠶之前中錫敢謂其不然也惟先生自信應幾杭之諸士子皆信中錫之言亦賴不妄矣

送張宏仁尹鄠縣序

故事進士廷登第悉集都下而官之諸司間有疏儁少檢者則授之州縣長若謫官然自上卽位欲守令得人謂非進士不可始以外補爲定規成化乙未歲進士三百人自春徂冬相繼外補者幾四之一而同年張宏仁補河南鄠縣令宏仁與予同薦於鄉同舉於禮闈同對彤廷清問予知其人甚悉宏仁起身耕鋤中雖貧能無求於人人亦不敢干以貨賄鄠井無少長咸以廉介目之其治鄠必不以墨取敗矣不立邊幅崖岸而制行斬然不可侵奪與人不爲模稜苟且儕鄙咸以剛正目之其治鄠必不以阿取容矣讀書不事句讀體認力行之功居多杜門揣轄以不識貴人爲高識者咸以恬退目之其治鄠必不以奔競爲乞哀取憐之舉矣然不以墨取敗則下不得行苞苴上不得通賄賂不行下將益受其殃賄賂不通上將厚中以禍矣民得其殃已得其禍廉介之心得無少沮乎不以諛取容則人喜圓而我不以規人惡方而我適爲矩不能隨人之喜顧以逢人之惡將寄而怒之矣怒己者多則悅己者少剛正之志得無少挫乎不以奔競乞哀則權門如火自我冰之勢家如市自我空之狡者以廉藏者以陷而可薰可炙可易可遷之心起恬退之念得無少懈乎沮其廉介遂渝而爲墨挫其剛正遂渝而爲阿懈其恬退遂渝而爲奔競以孤庠校作養之恩無以仰答明天子臨軒策士之意焉用讀書爲哉宏仁來必至此然子方之操誠變於初何間之節或渝於晚亦不可不常惺惺然也廉介無沮於終剛正毋挫於勢恬退毋懈於禍使鄠人以循吏稱鄠志以名宦著史牒以循吏傳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遂守大州遂刺大郡遂牧大藩遂爲臺爲諫爭是非於逆鱗之下爲三公爲六曹而侍從王廷興天子可否天下事其誰曰不然使不盡然曲徑以捷旁行以流黍間編據何足多乎此不可與他人道惟吾宏仁可也

送吳天洪歸餘姚祭補序

越人吳天洪自先世戍都下至天洪讀書舉子業領成化甲午鄉薦試禮部弗第慨邱壠在餘姚者冀補久廢因東衛南歸維時都下士與天洪遊者相與載酒綿圖送之都門外人各賦詩以異之屬予序其事餘姚名邑也鏡唐走其北富春出其西會稽山陰羅其外越中山川之勝無與爲伍去京師南五千里

天洪是歸也。臨渤海之涯。走齊魯之墟。跨淮踰揚。薄吳閭越。可計程而至。至之期。卜時日。會宗族。約親朋。捕松鱸。以拜墳墓。遍而甘高序而昭穆。以伸其水木本源之意。然後詢存亡。訪故舊。弔古蹟幽。登高望遠。賦滄江之潮。釣嚴灘之波。觴閩亭之水。航剡溪之雪。以快心適興。放浪懷抱。越人聞天洪之歸也。學者、耕者、宦者、隱者。環守相問。天洪其何以語之乎。且宅中圖大。京師爲天下根本。有刑有政。有禮樂文章。有教化風俗。有宮室苑囿之壯麗。山河地理之形勝。皆四方所內拱而觀聽者。彼其成絃歌之治者。將問禮樂。飽詩書之味者。將問文章。底宦游之績者。將問政事。問教化。問風俗。今天子郎中和之極。撫文運之盛。至禮不讓。至樂無聲。面天下以治以和。豈閉關作淵厚簡古。如皇墳帝典。科場士習。規矩準繩。不事鉤棘。今世無刑名學。刑又措而不用。覽大綱。略政事。多門。事無多岐。天子躬行於上。臣民取法於下。士風尚忠讓不尚便佞。尚恬退不尚奔競。民俗則慤慨質樸。如蘧時。而和平文雅過之。蓋不教而教。不化而化也。以是語之。雖陋越遐邇。天威當不遠咫尺矣。處鄒簪郡屋。未見京師之壯麗者。更端以問。獨可不思所以報之乎。卑宮室。廢苑囿。崇勤儉。不事土木。尚道德。不事封祀。臣子贊頌。如是足矣。固不可徒效昔人詭異夢侈上林。以歆越人。而爽愛君之本心。抑豈可賦焉、鈞焉、觴而舟焉。徒以取勝遊之樂。而漫不懷世道。慮乎。軍民之利病。風俗之美惡。戶口之登耗。賦役之繁簡。田野之污治。桑麻之肥瘠。黎庶之貧富。皆寓諸目。識諸心。俟搢士夫問而發之。庶幾可以博聞於執政者。以利益於吾民。則此行不徒行矣。天洪才且賢。行將有

恩被郎司諫。以自奮迅。不然。亦不失郎署。捷徑宦途。獨用和慨然有憂民志。布謀令簿書期會。節費愛養之政。如奇咏在口。俊津津然。又如視螳螂捕蟬。意俟幸其得之也。居常以仝紹之。果烏獲痛之吾其往矣。吾年尚彊壯。吾學尚未遑忘。倒屣而出。尚可步古循良之後。不然。烏臺書琯。夫豈不容。待累階而升。爲郡伯。爲藩臬。始得澤民以行志。正恐長老眩瞀。無益民生矣。且朝廷爲官擇人。豈容人採官以徒仕乎。雅志如是。其賢可知也。越明年丙申。補晉之襄陵令。其鄉大夫士。以予與之善。強索言以爲爲吏者規。夫志富貴貧者也。多貲胥黠而起刀筆。面貴胄監者聯其鏃。急功名補者也。多出甲科。而或畏名不貪。強學不俗。要之不蓋然也。其槩如是耳。襄陵爲邑。以殷富甲晉諸邑。晉諸邑亦自謂殷富。莫敢與襄陵伍。夫殷富則多利。故俊易以生貪。貪則鄙陋。庸劣。故多俗。既貪且俗。思欲勉爲僞屬。艱穢以掩之。故每動輒矯前此爲令者。豈無人哉。貪邪。俗且矯邪。予不得而知也。不貪不俗不矯邪。予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用和之挾負。與其所自期待者耳。用和誠皆達理道。誠天下事的然中肯綮。貪與俗必知免矣。不急近功。不邀近名。民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無徇時流。無逢時好。業進過古人。而自視常歉。是則用和之當自勉者。昔嘗與用和論及此矣。臨岐贈別。終無以易也。史缺循吏。爲國賦典。賴斯人補之。

贈王義宣序

成化丙申。廷議平治京東道塗。以通灤河之運。募民有能捐貲。以助國費者。錫以冠服。時都人王世明首應募。朝廷嘉之。命以官。如初仝。鄉閭漠其光。搢紳高其義。娟殷朋儕。爭走賀於其廬。同年張君器之。索善世明。不來謁予言以賀。予聞賈竪五遍。登之下卿。繼以富。富豈惡於人者。顧處富者之不善耳。蓋其嚼利也。飢焉赴肉。渴騁奔泉。咋噬湍首。俱所不顧。而其客而專之也。蝟蠭之蟲豸。嚇鵲之腐鼠。不足以爲喻也。上以擾竊君之有。下以侵漁民之利。破刑禍於生前。罹貶削於既沒。播穢德於鄉閭。庭門牆於君子。往往而是。富本可以取榮。而若人者。乃以之取辱。棄子以爲禍。而禍以爲禍。其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富矣。如之何不爲害乎。小害則殞身。大害則滅族。身與族不足以動其心。則吾義之說。始窮。而富斯盡於人矣。今世明處富家之顧。則存憂國之盛心。捐盤饒之贏餘。助公帑之不給。積而能散。用而合宜。使人人若此。則閭閻無登瞩之譏。爲富寧不仁之說。而公家無難集之事矣。是宜高軒錦軸。日奔走於其第。而吾同年侗要予以贈言也。

送張養直省親詩卷序

武學生張養直。其母、則崇王乳媼也。王壯之國。媼實侍從。父某官錦衣百戶。以侍直不得偕去。養直又朝夕肄業學宮。又不得去。今二年矣。養直每告人曰。吾母在汝南。吾在京師。吾固當告吾父、懇吾師。而往省已。吾母去。今歲次丙申。吾不見吾母。若是其久。吾何以爲懷。何以爲人子。吾固當告吾父、懇吾師。而往省之。以少道歸展。擇日戒行。同年曹以貞、養直友也。徧求大夫士詩歌送之。而授予首簡。噫。養直孜孜行也。得非以其去親遠。遠親久。定省曠。音問疏。而然耶。情當往。義當往矣。抑亦知夫定省曠者。不以遠。音問疏者

不以久耶。遠莫遠於一膜而四表爲近。久莫久於一朝而三秋爲暫。使人子於親能恆不忘。則四表如庭闈。一朝之暫如幾寒暑矣。何嘵乎定省。何疏乎晉問哉。慈忘於親而孝衰。妻子雖日在膝下。一膜之外。已爲秦越。倘安論歲月云遠。定省晉問之嘵與疏乎子之於親。不獨其遠而忘者可尤也。將亦有近而遠者矣。不獨其久而不忘者可貴也。將亦有暫而久者矣。養直行矣哉。遠而久。近而暫。在孝思一念之間而已。

贈李倅府序

進士李君廷美。八閩良士也。初筮仕爲荊曹郎。累以讞獄稱明允。擢爲廣州太守。未久以事滿倅衡州。丁外艱。既服除。復得盧州。盧人仕京師者。爭喜色相告曰。吾郡得賢倅。盧得分庶務。以匡守不逮。其幸矣夫。相率謁予言爲贈。且曰。廷美之郎。吾見言者之紛紛也。以尚位期者。曰將守大郡。將牧大藩。將復簡藍大廷。與天子可否天下事。而印累累而綬若若。是不知廷美者也。以事業期者曰。不舍不咀。使竹帛可紀。金石可銘。大夫士可述可頌。千萬世後可仰可傚。良臣賢相。皆來取法。知廷美矣。而未盡也。吾子以爲何如。予聞而歎曰。甚矣世之說之下也。以事業勉。是志於功名者。猶之可也。以尚位期。不難於志富貴矣乎。下矣。陋於言矣。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必欲盡之。德必欲布之。民所至撫赫赫聲。去則民思。抱關擊柝。俛首就就焉。業則不廢。吾事畢矣。勛名跨天下。芳譽流萬世。皆自此出。然非可以先期而預望也。富貴何爲也哉。故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若先期預望。是願乎外矣。同聲盍相顧曰是矣。遂書以爲贈。并以慰夫尚富貴功名之說者。

送進士王良玉尹吉水序

今登名甲科者謂之進士。無罷癃。無勢力。無波濤之慮。無崎嶇之險。與人無怨無德。無毀無譽。亦無予奪進退人也。禍無可乘。福無可御。喜無宜。怒無罰。前無所瞻。後無所顧。百無一壞其初心。一旦官之。毫諫則有直節。部署則有才名。百執事皆善於政。故人視進士。優柔隆異。進士自視。亦不肯同於凡庶。而美階膺秩。亦恢以宏之。及出爲令。是同循常格。然進士之名固在。而其人則非矣。故爲進士者。亦多悽然不樂。蓋罷辱撓其心。勞力屈其志。波濤以蹙。崎嶇以險。公或人怨。私或人德。冀有發。同有譽。與奪進退。實關禍福之機。皆於我乎集。瞻前可止。顧後或留。詢其初心。乃百無一存者。雖歸而毫諫之部署之。百執事之。震撼之。英氣壯心。洶洛殆盡。亦何所益也。夫始而往。如花未風。如月未雲。其卒也。風飄其色。雲掩其明。已語守法則棁在庞逸。毛去皮存。兎鉗鼠途。哭聲震野。怡然自以爲得計。知迎合意使之心而已。故微書每逮於罷人。而考最常道乎衛吏。獨且奈何哉。今將如前所謂。則乖乎時。如前所取。則違乎道。而楊君亦榮矣。人之所甚難者。君子之從仕。各從其所好。而其論文也。亦惟各圖愜於心。思恬靜者仕愛散秩。文愛真樸。口口者反是。而其愛讀書初禮者。又專欲得文字之官。以肆力於學。要之各有見焉。不可強也。閩人林君德温。五十舉進士。來京師。謂今中外大小百執事官。惟校官其志也。慨然上章請於朝。銓司以進士就校官。於例爲左遷。良鄉民又悵之。故拜命之日。信陽大夫士曰。吾民其

寒蘇乎。今茲之賢守。前日之賢令也。良鄉大夫士曰。吾民其復病乎。奪吾賢令。失吾慈父也。夫來則懷。去則思。此豈可以倖而致。以襲而取乎。予嘗按節於魏博圖陝之區。而屢聞人道其守令之賢。曰某賢如此。某賢如彼。初過其境。見其民室家焉以懷。絃歌焉以樂。桑麻焉以業。雞犬焉以居。邑里若有卓尊。郡吏若有脫黃。比再過之。減半矣。三過之。四過之。則治捕地而冢爲墟矣。絃歌者佩犢帶牛矣。桑麻者林莽矣。雞犬者狐兎之逐交道矣。是何治之備底於成。而遺愛之速耶。如此者雖謂（原闕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髴絡之以衣冠。委任刀筆。案牘是資。距今凡幾許年矣。今年乃獲與考銓衡。榮腆冠服。占仕籍以宦次。然而即剛世路。既久既勞。南望毘陵。不能無懷士之私。慨然歎曰。毘陵、吾鄉也。自吾走都下以噉歲月。邱墟、吾不得拜掃也。里閭、吾不得優游也。吾父吾母。吾不得而承一日之歡也。吾兄吾弟。吾不得而相友愛也。吾妻子、吾不得而好合也。吾烏乎樂。引例而旋謀省祭焉。是雖不獲遂覓其樂。要之亦去樂而復得其樂矣。夫何異乎網羅開而魚遊。樊籠啓而鳥飛。繩絡解而虎豹逸也。吾固知毘陵爲志良之林淵。山谷矣。由是遂樂邱墟。樂里閈。樂父母兄弟妻子。其樂當有既耶。噫。士之處當世。以軒冕鼎俎爲樂。而不能樂此樂者亦多矣。予因因志良之歸省發焉。且以復年友趙以周之請。

楊典史初考序

今之爲縣者得考爲難。而考績得書稱爲尤難。得平州。未必得部使。得部使。得平府。得乎州府。銓司者或以爲慕走將迎之中其欲。而儇利慧黠之投其好。又未必以爲然。又從而諮訪之。偵伺之。必盡乎而後信。是何也。州府有司也。志在催科。臺憲臣也。志在守法。銓司。則鬱陟官也。志在開譽。揆此三者。斯可得佳名。有政績。而豈易能哉。成化十三年。吾故城縣幕楊君。三載考績。考功郎將書其最。先驗於州府。知其不擾於催科。又驗於臺。復知其守法。有可觀者。得於州府。於部使者如此。既又進故城人士太學諸生。公所皆吏事。一一詮之。知其開舉。非以倖而致。以巧而獲者。遂亦書稱。楊君亦榮矣。人之所甚難者。君易以得之。是可不謂大孝矣乎。西田呂太守希仁書來。謂中錫曰。楊君在吾邑三年矣。不催科以病民。不泥法以蠹政。不撓情以干譽。而又不自信。以啣時尚。茲以考最歸任。願繇重一言。以堅其志。而要譜其後。中錫嘗竊觀今之能吏矣。語催科則川漁原獵。而民之貲緡於春。易穀於夏。漠然不顧。知迎合於州府而已。語守法則棁在庞逸。毛去皮存。兎鉗鼠途。哭聲震野。怡然自以爲得計。知迎合意使之心而已。故微書每逮於罷人。而考最常道乎衛吏。獨且奈何哉。今將如前所謂。則乖乎時。如前所取。則違乎道。而楊君亦榮矣。人之所甚難者。君子之從仕。各從其所好。而其論文也。亦惟各圖愜於心。思恬靜者仕愛散秩。文愛真樸。口口者反是。而其愛讀書初禮者。又專欲得文字之官。以肆力於學。要之各有見焉。不可強也。閩人林君德温。五十舉進士。來京師。謂今中外大小百執事官。惟校官其志也。慨然上章請於朝。銓司以進士就校官。於例爲左遷。良鄉民又悵之。故拜命之日。信陽大夫士曰。吾民其

贈進士林德温教授四明序

君子之從仕。各從其所好。而其論文也。亦惟各圖愜於心。思恬靜者仕愛散秩。文愛真樸。口口者反是。而其愛讀書初禮者。又專欲得文字之官。以肆力於學。要之各有見焉。不可強也。閩人林君德温。五十舉進士。來京師。謂今中外大小百執事官。惟校官其志也。慨然上章請於朝。銓司以進士就校官。於例爲左遷。

酢炎口而腐冷淡於人爲不情且重德温不欲小試故久未決歲已亥夏當次已期年踰兩月矣或笑曰君蓋葵莧藜粒未識大官味乎德温笑不應銳志如初久乃得寧波府學教授先是德温試政大理見予所爲文喜曰今人文甚工而不情是文拙而真予喜其真忘其拙也或又笑曰君蓋荊釵裙布未識內家粧乎德温又不應既而歎曰予之心志獨於文乎哉吾職易稱吾教得行拙於文達於意矣此君之文與吾之仕有相類焉衆益笑曰君蓋村氓社吟未聞琳琅雅頌乎德温又不應予聞之甚重其人思欲與之言以探其志固非以推右而私喜也浙行地官主事任滿順索予言以贈且曰德温意也遂不辭且文章有乎習尚而世道繫於遇作三代之文籀後世之文駁七國縱橫六朝浮靡若鑑肖影若眞肖容不爽錙銖今人情世道何如也豁而辯朴而點旁通多可而專惡方喜圓而異不大聲色而內實躁不露圭角而內實淺其習尚如是也故其發諸文詞不誇多以泮則過繩以纖隨俗習非不以爲汚萬機一軋不以爲同無聱語無奇句初讀若簡易和平細玩則質直枯淡味之則糟木死灰由今之文觀今之人爲世道計者欲同升於中正純粹之士以挽於淳龐渾厚之風不亦難哉抑文者言也習則行也校官者以言行率人而主風化習尚者也德温偉人四明甲郡行矣欲予何其人其文工而不情乎寧拙而眞不拙而不情乎抑將先其文言乎寧先其行乎先其行則文之工拙不必論也而仕之崇卑人之毀譽直可付之渺茫草昧之外矣

贈陳判簿序

成化己亥工曹繙染使閩人陳君永和陟廣東潮陽主簿是固以其閩廣接壤士俗相宜九品階銜資格尤愜而亦以其少閑吏事法律精深一簿之職優爲有不足言者人甚宜之民部主事任思順能道其事自謂公務雜沓不暇文也過予索言有借聽於聲之意夫閑習吏事法律精深非難而處心執志不自謂精深閑習脫迹於刀筆胥籃者始見其難也今是官之職其大且重在親民非刑落刀筆胥籃氣習者不可其次掌簿書非閑習精深者亦不可二端如車兩輪廢一則偏體用之謂也當見今有司者之於二端大抵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有御民如乘劣馬者庶其墜也終日控勒不敢少懈故陷罪惟恐其不深機械惟恐其不巧法網惟恐其不密防避惟恐其不周逢使案牘之文嚴於春秋字壘之毒慘於鳥喙進而造父御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車迹馬蹄蒼耳天下爲萬世譏笑王良豈優於造父哉叔愚善於一事雖不同其理則一也昔者王良御一驂奚曰吾爲之範曰不失其馳卒不背貪十禽之利以成詭遇之功而造父御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車迹馬蹄蒼耳天下爲萬世譏笑王良豈優於造父哉叔愚善於一念而是非遙隔於千里君子之教亦猶是也成則三釜之祿六鄙之帥否則八風之戒一鉅之辱教豈在大而御豈在遠哉柳子厚說車以贈外氏連篇未脈而斲輪之說在謂古人爲精粗然輪扁至今以爲美談子厚幸得罪於名教亦以邪正之微有異耳廷玉行矣哉往途迢遙伏車安坐默思而有得焉庶爲輪扁庶爲宗元使御者不戒而以孚寧爲王良無爲造父則擧鞭策不覺其難而鳥道羊腸不見其險矣若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則遠大又不可不圖是在廷玉自勉

贈張司訓序

休寧查氏有望雲軒客過而問之曰雲可望乎然可望而不可親也夫惟其可望矣故情有所託興有所寄往往注目於渺茫之上惟其不可親也故孤兒遊子感懷思亦往往興哀於瞻仰之下然望之而不

著其所以望不可親而不著其所以欲親之情意其誠者晦哉夫雲無富貴心而望之則飯蔬飲水而尤其浮感世故而望之則白衣蒼狗而憎其變息交絕遊倦而歸者望之則喜其卷舒之無心身在市朝心在庭闈而望之則深感於大行之孤飛今棣軒以寄迹而題額以望雲將輕其浮心與孤飛者而興感耶爲查之言曰某少孤客走江湖間未嘗一日敢忘門閭之望及吾親沒亦未嘗一日敢廢蓼莪之思故於雲識有感焉雲無而倏有而吾親之魄乃不可以復起雲去而復來而吾親之魂乃不可以復還昔梁公親存而不得歸今某得歸而亡其親事不同其望而思一也朝發瀟隅暮歷巖岫又手澤尚新阜螽求而弗得者此名軒之意也若夫見雲而輕富貴感世故絕交遊者此皆聖人君子不過於時而爲世道計某曩士安敢以語此哉予弭而嘉之因次第其言於卷以表其孝噫匪問者病其晦則望雲之意荒矣

贈張司訓序

張貢士廷玉得官河南府學訓導晨起戒行趨於任其甥大理評事李君叔恢拉予送之國門南郊解鞍捉車話別於陌頭柳陰下叔恢謂予曰臨岐贈言古今所重渭陽別意骨肉至情廼吾儒亦有未易以言者子能言者其代我以言因指廷玉所乘短轅小車曰是車吾所棄之後在吾則眞輜車也吾則負俊才學富而雄於文輒於學校者數十年驅於場屋者亦數十年馳騁於文囿款段於仕途嘗謂人曰吾性不欲御煩而惟志願御簡終不能以稱意遇求獲於車塵馬足之間也洛陽古名區學校之儲則千里之才之發軔者今天子德馭萬方於上吾幸得鞭策羣英於下控御跅弛稅駕絃誦吾又何求哉子其悉舅氏之意而善言以輔其志噫嘻神蘊於文囿款段於仕途嘗謂人曰吾性不欲御煩而惟志願御簡終不能以稱意遇求獲於車塵馬足之間也洛陽古名區學校之儲則千里之才之發軔者今天子德馭萬方於上吾幸得鞭策羣英於下控御跅弛稅駕絃誦吾又何求哉子其悉舅氏之意而善言以輔其志噫嘻神蘊於巧機道寓於稗稗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吾又安能外是車而別有言乎廷玉之秉是車也將以負載致遠懸旛趙涉黃河以趨大梁之任也而其趨之也將以教人也庸詎知教人之術猶御車和鸞節奏緊執轡者之淑愚藝業身心在範圍者之邪正事雖不同其理則一也昔者王良御一驂奚曰吾爲之範曰不失其馳卒不背貪十禽之利以成詭遇之功而造父御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車迹馬蹄蒼耳天下爲萬世譏笑王良豈優於造父哉叔愚善於一念而是非遙隔於千里君子之教亦猶是也成則三釜之祿六鄙之帥否則八風之戒一鉅之辱教豈在大而御豈在遠哉柳子厚說車以贈外氏連篇未脈而斲輪之說在謂古人爲精粗然輪扁至今以爲美談子厚幸得罪於名教亦以邪正之微有異耳廷玉行矣哉往途迢遙伏車安坐默思而有得焉庶爲輪扁庶爲宗元使御者不戒而以孚寧爲王良無爲造父則擧鞭策不覺其難而鳥道羊腸不見其險矣若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則遠大又不可不圖是在廷玉自勉

贈陳司訓序

世傳鄒魯守經學今之莒鄒魯故墟而嶧陽則莒之下邑也考之志去莒尤近夫近則流風餘韻所沐

深且先焉。故兗之士。北山東諸郡尤盛。而寧陽之富文學擅場屋者。比兗之諸屬邑爲多。成化庚子冬。陽人陳君叔仁。往分其教。賀之者曰。君其無憂科目乏人哉。昔鄒陽子。嘗以此與齊楚辯智。韓魏奇節並稱。則此士之士。守經學也尙矣。今科目取士。斷詞賦而進經義。略他途而重儒術。居今之世。持所謂辯智奇節。欲以偉之。場屋無異於吹竽。以求齊。抱璞而謁楚。行見寧陽之士。裒然蟬蛻紛然雀飛。叔仁將皆上取。膺美陟於不日矣。叔仁聞之曰。往教溧水。以科目乏人。滋吾官。今幸如是。或可以補吾之東隅。地宜任思。順。聞而笑之。謂中錫曰。叔仁獨不知人材之出。繫於師不繫於地哉。惑於賀者美陟之說。而亦幸夫鄒魯經學之多耶。叔仁爲不智矣。往叔仁之教溧水也。俗狃於富饒。士意於絃誦。得叔仁爲教。途有可觀。人材之出。方駸未艾。然以限於官滿。卒不得收其效。而代之者因得據以爲己功。故其意謂溧水之人。猶可教而成。況甯陽之守經學乎。使叔仁善於教。則溧水可化而甯陽。不善於教。寧溧之爲溧水也。不難矣。中錫聞之曰。是矣。猶有說也。師之教。以心學爲上。弟子之學。以心領爲先。不然。呻吟佔畢。循行數墨。獨抱遺經。不審也。今期人美政。誘人美官。何以異於是。政恐非致力於彼者專。則用意於此者雜。而規圓矩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爲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於上。乃召爲臺郎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達。而欲爲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將使人背冤以從。黨唾粒以啜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殺機萬種。新發日規。簿書盈負。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漸爲曲士。爲斯言者導之也。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銷陟官也。貴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倘以獲其權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澤原隰。善惡撫逸。鉗合無亡。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徇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曹。則布被食餅者。極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天中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爲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介。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於以官

俗正則盜無所容。不煩刑誅而盜可漸平。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甚劇之所能盡也。得盜則識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盡者。如是而已。危言高論。其於汝誠何說。於其行婧與之飲酒而已。汝誠頓蹙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雖然。吾斯言以畀我。值清節敏手者。將以告之。誠緒以集事。途皆之。

送翁判簿考績序

漢吏稱爲吏者長子孫。則其時官久於職任。可知矣。夫惟其久於職任。然後惠澤之及民者深。勳庸之報上者著。而官以此爲榮。不爲詘。民以此爲幸。不爲苦也。乃今則不然。吏州縣者。類圖近功以要速效。不一再考。卽見超擢。往往州次不畜而授撥。故民視官之去以速爲幸。官視去其民亦以速爲幸。豈復有相愛戴者哉。不惟不相愛戴而已。僕馬迎送之煩。館穀供張之費。擾民財。廢農業。予每誠至是。未嘗不重慨古今人之不相遠也。漢史所著。眞千古美談。非誣也。吾地邑編民疏。官不具設。成化十一年。始置簿一員。掌農務。以龍游翁君景瑾充其任。君內介外通。不事威猛。自下車以及瓜代。九載於茲。信乎其遐澤及民者深。而勳庸報上者著矣。湍之日僚寀咸其館。大夫士惜其去。及民懷其惠。室有相泣下者。噫。亦難矣哉。或乃謂今之官。以超擢不次爲榮。淹滯不錄爲辱。翁君久於其任。固賢矣。謂淹滯何。夫榮辱在人而所以取榮辱者在我。我無致榮之實。雖榮亦辱。我無取辱之道。雖辱猶榮。翁君亦盡其在我者而已。在人者何慮焉。昔之爲簿者。不得志則抱矮屋之歎。得志則始知簿之譏。君假塞簿書。不少遷次。榮辱無動於中。雅素不願於外。不但於昔人之失一無所據。其視捐葡萄以博涼州。利丹砂而乞句漏者。亦有間矣。茲赴銓曹。例當進秩。使得專一邑之政。必有可觀。他日必有執筆作傳。以續漢諸循吏後者。

送縣官張伯華歸江浦序

江浦張氏。世得盧扁術活人。又能以其術。裨有司以活民。而張紋伯華。則尤其白眉也。江浦醫學訓科缺員。縣長吏曰。是官。古聖人所以濟天死。豈可以濫施。無論張伯華者。謀之僚寀。僚寀曰。都。謀之傻髦。傻髦曰。俞。又謀之於父老里胥。父老里胥哏庶。父老里胥哏庶。撫不爲然。攀應乃聞諸府。請之部。解伯華之褐。而被之以服。脫伯華之巾。而冒之以冕。告之曰。被官服。冒官冕。盡思所以盡其官乎。伯華受命惟謹。俯首俟教言。思以醫民病者也。民之病多矣。暑雨則民病食。祁寒則民病衣。征斂則病農。干戈則病賦。餬寡孤獨病於窮。疲癃殘疾病於廢。士風病於委靡。民俗病於澆訛。官則病暴吏則病汙。上病病乎僭。下病病乎諂。病內以黠。病外以寇。病勢、病利、病僞、病□□□□病也。爲道之病。凡若此者。不□其病也。不知御何術以醫之。投以藥餌。恐其緩而無功。試以鍼砭。恐其激而成患。況夫病疾忌醫者之衆。而回生起死者之難其人乎。如之何其可也。伯華慨然曰。是非某所知也。君請問諸國醫余聞之。蹙然面矢曰。江浦令眞能以大義責屬吏。張伯華眞能以婉辭規上官。不可以不識之鉛槧間。伯華遹謁予言。因書以爲贈。

贈吉安張太守序

六曹皆官也。世獨多刑官。六經皆學也。世獨好精法律學。謂其一官刑曹。百務皆諳。一精法律。終身取辦。視他官若不足爲矣。故人恆多刑曹官。而刑曹官亦以此自多。予未敢謂盡然。而亦未敢以其說。成化甲辰。春秋官員外郎張君抑之。以年勞遷吉安守。抑之先君子。實貳太平郡。慕有道愛民。至今懷之。偉御郡君公輔。郡人也。因謁予文以贈。予往未敢以言矣。夫大江之西。固多劇郡。然十三郡中。吉安號爲尤劇。邇年俗漸於澆。民健於訟。非得長者坐而鎮之。不可默挽其馳突。而潛消其桀驁。豈專刑名法律家所能諳且辦哉。予官諫垣八年。於茲校閱刑曹。封駁舛誤。習見所謂刑名法律矣。奸者舞文以規利。廉者彌文以近名。刻者深文以示威。不一再轉。輒喪所有。貪所學。烏在其爲諳而取辦哉。亦皆習聞抑之矣。其爲人務爲長者。其立心恕。其決獄平。其爲文無一切深刻巧詆之辭。其貌謙。其氣沖。虛不自多。精於律學。不自謂爲精。以是爲守易易耳。豈必取籍於彼哉。若刑名可以取辦。法律可以諳務。則商鞅韓非鼂錯伊呂而失孔孟久矣。夫六經。檢心之書也。法律。刑人之書也。學者明經致用。尙藉之資奸僞以壞心術況法家流乎。窺抑之之風度。而上溯其先人之流澤。抑之之賢。固有自來。而牧民異政。有孚惠心。果非一刑名之可例論也。曩之役狙者然。鑾之者固得其用。扑之亦可得其之間。而招之。鑾之者狙見且來。而扑之者狙見卽走矣。法家扑狙者也。抑之鑾狙者也。鑾與扑其爲道殊。其致效亦異。吉之民。其亦知所審擇則可矣。

贈李少參序

浙以富饒繁劇。首稱於諸藩。而屏翰旬宣。亦雖乎其爲牧。成化甲辰。工科給事中李君志遠。陞浙藩左參議。始予僚且刑科。與志遠聯省署。同禁直。凡幾年。相與論議國家大政務。大沿革。高位大姦慝。凡幾事。殿人見其言論。偃然堅剛。斬然不可奪。雅雅魚魚然。無所懼。予固心服其賢。而預料其用矣。今茲之擢。是固志遠以賢且勞得之。銓司以是旌之。而無乘吳際遠。隔數千里外。千古永懷。一得獻納。將誰語哉。皆山浙水風日鮮妍。西湖孤山諸勝地。以秀媚閒天下。文士往往以不得一至其境爲恨。志遠茲行樂矣。於已計得矣。孤鞏去悒。閱案恨快。獨不念吾儕乎。故事六科擯外藩者。皆有贈言。衆以屬予。夫給事中。諫官也。天下之事。無巨細遠近。是非利害。皆得言之。不爲宰相必爲諫官。爲其無所阻於言也。參議。牧伯也。一方之事。無巨細遠近。是非利害。皆得行之。不爲諫官。必爲藩伯。爲其無所阻於行也。諫官行其言。方面行其道。學非徒學。仕非徒仕矣。然言或未中。中或未必行。志遠既爲諫官。又爲方面。前日樞扆之嘏納。卽今日藩垣之嘏施。救時之封章。卽化民之條格也。昔人謂言行道亦行。而庶諫垣諸君子。既以言占志遠之道。則浙藩諸人士。必有能以道占志遠之功。且計其車服之庸者矣。大參夏公。前撫典型也。試以質之。必以予言爲不佞。

贈張倅府序

漢律取薪給宗廟者曰鬼薪。以罪人罰之。謂之三歲刑。其事咸隸之刑官。我朝則自婚紫而下。以及宗廟社稷之燔。倘食光祿之饔。皆取辦齊民。以代力役之征。而去京師西南數十百里。復阻易水爲險。以儲司

其事者，則府別置倅，州別置判，縣別置簿若丞，而別建司空以總之，其任則隸工部，蓋不欲啻之罪人者以罪神，禮於刑法者以供御，亦嚴且謹矣。潮人張君有民望，皆倅保定易，其所屬州也，理薪罪三年於茲矣，今年秋考績天官，博最而還，侍御李時勉與之善，求予言以贈之。予家漁鄴之南，與易鄰壤，知薪之爲害甚悉，因時勉知張君亦甚悉，試爲張君誌之。比歲年穀不登，民貧至骨，冬鑿不斵，析骸以爨，曲突之薪可徙，有司不以陳，市廛之薪如桂，有司不敢問，民懟國計，一旦若此，獨不可爲一虛乎。張君以薪以薦聞，拾芥以取功名，翔楚以畏流澤，決非易視吾言，而緩於世慮者，自之總理司空以達之廟堂，他日或納薪內苑，備述於惜薪諸中貴，以達之當宁，念惜薪於負荷，倘可撲燎原於星炎矣。夫則不用則興薪不見，官久淹則積薪是喻，惟無與薪予言，則決不至積薪以淹矣。張君行矣哉，時勉顧而笑曰，是言褐可貴之張君乎，授管索予書以爲贈。

贈徐推府序

府設推官，所以讞獄，以裨守之所不逮，官以推名，將以推情之委曲，以佐律之所不能盡。今天下讞獄之官，推情於律外，而本人情以讞獄者，誰邪？以法律精深自許者，欲君是要美名，以速臆仕，每失之刻，存心近厚者，恥以是自售，平易寬緩，每失之疏，譬之醫然，貧醫殺人，庸醫則殺之耳，雖無殺人之心，而人之死則一也，是安用以推名官哉？噫，安得通於律而厚於仁者，與議法律之學乎？吾見民瘼之立以瘳矣，同寅趙君時中，有內兄曰徐琢之，永康人，積學醇備也，淳心勉行，垂三十年，閭閻世途，顛頓場屋，竟不得一第，而心平氣和，終始無怨尤，雖其仁不可知，要其中之不刻矣，專門春秋三傳，春秋，刑書也，聚政南都大司寇，司寇，刑官也，要不疏於律矣，今年夏謁選天曹，推官於閩之邵武，邵武之民其瘳乎，昔歐陽崇公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又言當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何其心之厚於仁，而不病於法乎，近厚而疏失之死者也，其究爲庸醫，精深而刻，求其死者也，其究爲貧醫，不庸不貪，則無難起之疾，不疏不刻，則無難折之獄，斯言也，豈但可推邵武一郡之獄而已乎。

贈劉明府序

成化丙午，清河令劉君某，滿三歲考績，趨銓部，吏民憂其遷次，不復反也，爲槃轅圖以獻，既書最還任，走介請予序圖，繪者之意，而永年徐侍御廷璧，適自永年來會，劉君因致意徐君，申其請，且人之槃桓也，欲何爲也，不欲使君之去也，欲久留而深於澤也，攀轅者情也，而圖之者何爲也，所以表見其情也，欲使君撫玩諦觀，而不忍於遽去也，然豈能以終留哉，今之循科甲，遊宦途，出而飛鳧入而衣豸，此則故事常格，不可易者，徐君以甲科爲御史，劉君授鄉科爲縣令，今之縣令，舉擬御史，劉君目擊徐君之顯耀威赫，而自顧於海岱間，無啟沃之心哉，恨不能一日以去，脫花封之迹，而遊柏臺之下，安能鬱鬱久居此，以御衛吏民也哉，知其終不可留，而終爲此以寬其情，亦文具耳，而何以序爲，夫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得以激揚賢不肖，凜風霜，搖山獄者，御史也，受六事之繁，與民生寄安危，得以勸懲賢不肖，宰百里，

臚列宿者縣令也，御史曾持其法，縣官卑，行其志，志行法亦行也，今日之弛張囫圇，他日振揚風紀之兆鑑，而政務嚴明，聽聰視聰，實可膺耳目之寄，而無愧爲賢長吏，必爲佳御史，有聲於臺，必非無比於縣，地雖不同，其致甯有異乎，劉君惟勿汲汲以求去於縣庭，勿顒顒以望陞於西臺，勿以觀感，而愈然於政令之靡墜，志懇而政敷，化行而惠流，則冀冠繡服之過人，其孰能禦之，徐君之地，一瓢可至矣，亦勿悤悤然悠悠然於吾言，

贈景州胡太守序

景爲河間屬州，而吾故城，則景之屬邑也，密邇京畿，政務填雜，蓋若威如雷霆，臣工近則多懼，如燬火，饁應近則先焦，故銓司於景守，恆難其人，而景守於政務，恆孜孜於志，今上二十一年，前守以完不見治去，濁溪胡君孟修來知州事，君雅重力學，不喈聲利，既發身賢科，恆欲得文字職任，以自表見於鉛槧卷帙間，茲授今職，非其志也，君季父彥昭先生，爲工部員外郎，與予交甚稔，謂予曰，吾家仲容，廊廟才也，但爲人廉靜，州縣非所宜爾，正恐趙魏之長，不堪於膠擾之繁，祇稷之器，不治於廣都之事，用非所期，任非所負，相左奈何，予曰，然先生亦知今之爲州縣者乎，夸賦多者爲能吏，奔競捷者陟美官，故其人於高位，惟嬉意之或遑，而寵之或移，於民惟恐取其室之不空，而腹其肉之不盡也，向使其人持於廉，則賄賂之門杜，主於靜，則奔競之路塞，瘼民何以至此極哉，是則今之爲州縣者，正患其弗廉靜耳，廉矣而民財不匱，靜矣而民力不擾，何患乎繁頤，何難乎守令，且吾州之民，數年以來，財力竭矣，今誠得廉靜君子，撫而治之，一二年後，民之延喘待哺者，可以更生，而逋逃捄摭者，亦漸以起立而健步，廉靜何負於人，而先生云云若此也，若夫貧得胥進之人，雖其一時擅能名，將美陟，終乖竊耳，君子所不取也，先生曰，吾言過矣，探本之論，經世之慮，惟吾子之圖，於是乎在，

送都憲左公巡撫山西序

山西爲天下雄鎮，爲京師右臂，寰中一隅，爲北敵鄰障，地瘠而民獷，巡撫恆難其人，然嘗宦其地者，弛張囫圇，猶有荷轅可留，雖難而終底於治，未諳其風土，面猝畀以撫巡之任，乃至茫茫不知所以爲策，往往債事取笑，成化丙午巡撫缺員，顧在廷之臣，惟副都御史吾鄉左公嘗巡撫遼陽雲中，僉議咸以爲宜銓司以開□□山西大夫，咸欣欣喜色曰，自此嘗傾耳以聽吾鄉之好音也，時公副總西臺憲度，故事，自內臺簡銨於外，稍爲左遷，故愛公莫助者，亦顒踵階而知公之深，若中銀者，則直謂不然，嘗公按節入閫閫人謂公爲真御史，提刑閫陝，陝人謂公爲真臺使，巡撫遼陽雲中，遼陽雲中人，又謂公爲真都憲，然則公敭歷中外，亦惟以盛世勳業自期，待取足於風謠頌語，採之靦風，陳之史牒，以昭不朽，而其秩之崇卑，任之劇閑，固有不暇計也，且士各有志，吾休暇者，固以內臺爲重，日侍清光，奉德音，然公以魁傑洶湧龍虎變化之才，日默默坐御史大夫之側，不得多出一語，隨署銜紙尾，其視金緋累百，奔走於左右，而予奉榮寮，得以專之者，何如也，則公之此遷，亦未爲左矣，而何足深惜，敝邑堂侯世傑，陝人也，海岱公政事，日洋洋然移日不能了，度公之惠蓋公之風，蓋於其行，紛囫爲卷，俾予爲文道其意，將獻諸道左以

壺奇館中錫晉偏昌諫垣。竊覩天下事。遞擢得其人則事舉。失其人則事壞。失其人者勿論也。而得其人。又必委任權力。專且重乃克有濟。今之巡撫。率自藩臬遷擢。官雖都憲。而心猶藩臬。畏慎之機既習。剛勁之節久摧。見小有威權者。輒怦怦然欲事之濟得乎。公自都憲出鎮外藩。吾固知其不過慎也。慎而不至於蔥。則何事不可爲。雖者邊陽雲中之任。自臬長遷之。尙畏然若固有況自內而外乎。然則山西士夫之傾耳。要有所見矣。

送遜菴杜君致仕序

班史稱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皆見思。召信臣。杜詩。去離既久。尙有前父後母之謠。予讀而喜之。夫舉以規今之爲郡縣者。然卒未見其人也。成化丁未春。陳留杜君文英。幕故城七載矣。一旦引年去。邑之大夫士。不忍其去也。相與爲卷授予。俾述其所以去。及其去而致思者也。故盛禾黍則思宗周。感甘棠則思召伯。事不同而思固同也。然思之者雖在人。而所以致其思之者可貴也。杜君則在我。我無可思之實。人誰思之。我有可思之實。人謹不思。是則思之匪貴。而致其思之者可貴也。杜君爲人平易安靜。恥自襮表。其涖官也。上交不爲諂。隨平交不爲苟合。下交不爲恩弄。以故實掩其名。而抱白首青衫之歎。以覓其官。今茲之去。人當何如其爲思耶。是固未可輒語以召杜之高躋。而吾民之情。其異於悼宗周。與召伯歸矣。今之爲邑者。復有斯人乎哉。狙詐其民。而漁獵其材。外掠美名。而內疏德政。譬猶以斛科發賦於公車上林之塗轍。以無忝靠雨靡揚之遠大。皆性分事也。惟無以逃非正途自沮。志堅氣盛。見諸言貌。自有勃然而不容已者。人自不能以沮之也。況敢輕視乎哉。

贈張天秩歸寧還代州序

今之語救卽前代之告身也。故得之者寶藏珍重。略不敢以易視。先人之諾敕。世德存焉。故飾之者重封堅鎖。略不敢有損污。然李唐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縱易一醉。狄梁公之後。獻告身十餘通於狄青。以希恩澤。予讀唐宋史每至此。未嘗不歎至德告身之不足貴。而竊笑懷英子孫之莫能守也。我朝之制。文臣稍有年勞。例沾恩典。大夫有誥。卽官有敕。尊卑周不一。其所以奬賢能。勵勤庶。隔衙水百武許。欵啟盤常相聞。而邑大夫覓君世傑。雄偉人也。以天秩可與進。亦不惜俯肆及其親。上爲者則併推及其高竹祖妣。沂本源。悉情悰。至矣盡矣。故獲荐處者。不憚於致身而死事。成化丁未。東粵守戴侯仲儀。脈官兩都。兩被恩寵。譬若天語。先後丁寧。而其親俱無恙。蓋以君寵爲榮。且處自幸也。侯不勝自喜。因構堂以侈其盛。扁之曰榮處。諸大夫爭爲詩歌。詠歎其事。而其推府袁君文美寄巖於予。欲得一言以爲記。方今聖明在上。四海爲一。小大之官。咸稱厥職。仕於時者。以恩賞爲榮。勉副知遇。固幸也。侯不勝自喜。因構堂以侈其盛。扁之曰榮處。諸大夫爭爲詩歌。詠歎其事。而其推府袁君文美寄巖於予。欲得一言以爲記。方今聖明在上。四海爲一。小大之官。咸稱厥職。仕於時者。以恩賞爲榮。勉副知遇。固幸也。侯以賢能被見。父母以餘慶膺顯封。亦非若富爲辱。非若顯宗時。播遷頻越。而貲詘不足爲榮辱者比。戴侯以時之告身。不自朝廷。可以姿名填注。而當時之人。不擇賢否。得以濫衣金紫也。其爲榮處。奚俟予言。雖然古之人有惜告匪爲褻物。而不以與盜者。此能守其先業者也。有惜乎泉一石一樹。而不欲其子弟與人者。此蔥爲之後者。以守其業者也。夫乎泉貽謀。固云陋矣。將匪亦徵物耳。視今日彤廷煒煜。高堂儲貯。百筆撿揚。錦軸遝載者。何如也。戴氏子孫。能亦知所重。以求不負貽謀之休耶。否則此語此卷。將爲改紙陳言。而此堂之閒人。亦如傳舍。予恐後之人又將以詒梁公之後者。邈詒於人矣。可不念哉。

送姜上舍序

成化乙巳分陝。陝守臣以聞。詔選士入貲。爲太學生。淵南姜生進卿。輸粟如其數。旣升太學。登選籍。將歸溫次於家。道出吾邑。邑侯党公。其父執也。榮其歸。徵予言以贈。考之史。漢張釋之一代名臣。司馬長卿詞賦祖千古。皆以入貲爲郎。則士之進身。固難以一途求也。漢以還。降及隋唐。以至今日。科目盛矣。士非此不進身。時非此不錄士。業階膴仕。非此不以昇。途便仕由他途進者。不復能自挺拔。而奮迹科甲者。必以卑視他途。爲高致。其人才之生本無方。而用人才者。乃自有方也。豈古夢卜得賢之道哉。進卿生際明時。春秋鼎盛。績學制行者有可觀。前途未可量也。若曰例以他入貲者視之過矣。進卿書處鄉邑。其所交遊。其所聞見。止於一鄉一邑。固一鄉一邑之士也。今遊太學。友天下士。奇聞異說。耳目日新。心會神借。藏蓄益富。啟隔斯剖。德業已成。子晚得都魯諸賢。阿蒙非吳下之舊。固將爲天下士矣。商夢周卜。固未敢輕儗。若張馬之宦業文章。亦猶夫人耳。且若翁君敬甫。富而好禮。聚而能散。陝　多賴存活。而党侯家數十百指。亦賴以舉火。仁必有後。施必有報。進卿之飛黃騰踏。揚聲遨遊。其孰能御哉。由東序之小試。以振南省之巍科。發軔於公車上林之塗轍。以無忝靠雨靡揚之遠大。皆性分事也。惟無以逃非正途自沮。志堅氣盛。見諸言貌。自有勃然而不容已者。人自不能以沮之也。況敢輕視乎哉。

贈張天秩歸寧還代州序

今之語救卽前代之告身也。故得之者寶藏珍重。略不敢以易視。先人之諾敕。世德存焉。故飾之者重封堅鎖。略不敢有損污。然李唐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縱易一醉。狄梁公之後。獻告身十餘通於狄青。以希恩澤。予讀唐宋史每至此。未嘗不歎至德告身之不足貴。而竊笑懷英子孫之莫能守也。我朝之制。文臣稍有年勞。例沾恩典。大夫有誥。卽官有敕。尊卑周不一。其所以奬賢能。勵勤庶。隔衙水百武許。欵啟盤常相聞。而邑大夫覓君世傑。雄偉人也。以天秩可與進。亦不惜俯肆及其親。上爲者則併推及其高竹祖妣。沂本源。悉情悰。至矣盡矣。故獲荐處者。不憚於致身而死事。成化丁未。東粵守戴侯仲儀。脈官兩都。兩被恩寵。譬若天語。先後丁寧。而其親俱無恙。蓋以君寵爲榮。且處自幸也。侯不勝自喜。因構堂以侈其盛。扁之曰榮處。諸大夫爭爲詩歌。詠歎其事。而其推府袁君文美寄巖於予。欲得一言以爲記。方今聖明在上。四海爲一。小大之官。咸稱厥職。仕於時者。以恩賞爲榮。勉副知遇。固幸也。侯以賢能被見。父母以餘慶膺顯封。亦非若富爲辱。非若顯宗時。播遷頻越。而貲詘不足爲榮辱者比。戴侯以時之告身。不自朝廷。可以姿名填注。而當時之人。不擇賢否。得以濫衣金紫也。其爲榮處。奚俟予言。雖然古之人有惜告匪爲褻物。而不以與盜者。此能守其先業者也。有惜乎泉一石一樹。而不欲其子弟與人者。此蔥爲之後者。以守其業者也。夫乎泉貽謀。固云陋矣。將匪亦徵物耳。視今日彤廷煒煜。高堂儲貯。百筆撿揚。錦軸遝載者。何如也。戴氏子孫。能亦知所重。以求不負貽謀之休耶。否則此語此卷。將爲改紙陳言。而此堂之閒人。亦如傳舍。予恐後之人又將以詒梁公之後者。邈詒於人矣。可不念哉。

送姜上舍序

成化乙巳分陝。陝守臣以聞。詔選士入貲。爲太學生。淵南姜生進卿。輸粟如其數。旣升太學。登選籍。將歸溫次於家。道出吾邑。邑侯党公。其父執也。榮其歸。徵予言以贈。考之史。漢張釋之一代名臣。司馬長卿詞賦祖千古。皆以入貲爲郎。則士之進身。固難以一途求也。漢以還。降及隋唐。以至今日。科目盛矣。士非此不進身。時非此不錄士。業階膴仕。非此不以昇。途便仕由他途進者。不復能自挺拔。而奮迹科甲者。必以卑視他途。爲高致。其人才之生本無方。而用人才者。乃自有方也。豈古夢卜得賢之道哉。進卿生際明時。春秋鼎盛。績學制行者有可觀。前途未可量也。若曰例以他入貲者視之過矣。進卿書處鄉邑。其所交遊。其所聞見。止於一鄉一邑。固一鄉一邑之士也。今遊太學。友天下士。奇聞異說。耳目日新。心會神借。藏蓄益富。啟隔斯剖。德業已成。子晚得都魯諸賢。阿蒙非吳下之舊。固將爲天下士矣。商夢周卜。固未敢輕儗。若張馬之宦業文章。亦猶夫人耳。且若翁君敬甫。富而好禮。聚而能散。陝　多賴存活。而党侯家數十百指。亦賴以舉火。仁必有後。施必有報。進卿之飛黃騰踏。揚聲遨遊。其孰能御哉。由東序之小試。以振南省之巍科。發軔於公車上林之塗轍。以無忝靠雨靡揚之遠大。皆性分事也。惟無以逃非正途自沮。志堅氣盛。見諸言貌。自有勃然而不容已者。人自不能以沮之也。況敢輕視乎哉。

贈張天秩歸寧還代州序

今之語救卽前代之告身也。故得之者寶藏珍重。略不敢以易視。先人之諾敕。世德存焉。故飾之者重封堅鎖。略不敢有損污。然李唐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縱易一醉。狄梁公之後。獻告身十餘通於狄青。以希恩澤。予讀唐宋史每至此。未嘗不歎至德告身之不足貴。而竊笑懷英子孫之莫能守也。我朝之制。文臣稍有年勞。例沾恩典。大夫有誥。卽官有敕。尊卑周不一。其所以奬賢能。勵勤庶。隔衙水百武許。欵啟盤常相聞。而邑大夫覓君世傑。雄偉人也。以天秩可與進。亦不惜俯肆及其親。上爲者則併推及其高竹祖妣。沂本源。悉情悰。至矣盡矣。故獲荐處者。不憚於致身而死事。成化丁未。東粵守戴侯仲儀。脈官兩都。兩被恩寵。譬若天語。先後丁寧。而其親俱無恙。蓋以君寵爲榮。且處自幸也。侯不勝自喜。因構堂以侈其盛。扁之曰榮處。諸大夫爭爲詩歌。詠歎其事。而其推府袁君文美寄巖於予。欲得一言以爲記。方今聖明在上。四海爲一。小大之官。咸稱厥職。仕於時者。以恩賞爲榮。勉副知遇。固幸也。侯以賢能被見。父母以餘慶膺顯封。亦非若富爲辱。非若顯宗時。播遷頻越。而貲詘不足爲榮辱者比。戴侯以時之告身。不自朝廷。可以姿名填注。而當時之人。不擇賢否。得以濫衣金紫也。其爲榮處。奚俟予言。雖然古之人有惜告匪爲褻物。而不以與盜者。此能守其先業者也。有惜乎泉一石一樹。而不欲其子弟與人者。此蔥爲之後者。以守其業者也。夫乎泉貽謀。固云陋矣。將匪亦徵物耳。視今日彤廷煒煜。高堂儲貯。百筆撿揚。錦軸遝載者。何如也。戴氏子孫。能亦知所重。以求不負貽謀之休耶。否則此語此卷。將爲改紙陳言。而此堂之閒人。亦如傳舍。予恐後之人又將以詒梁公之後者。邈詒於人矣。可不念哉。

予卒使大小百執事望風逆旨。希阿將迎。撫一人敢逢其怒。向之則超擢。背之則僇辱。天下何所賴而爲政。何以理。林甫成西蜀之衅。安石釀靖康之禍。幸斯人之不至大位也。雖然。喜怒是非在彼。而有在我者焉。君子亦盡其在我者耳。在彼者何憾哉。矧天秩所居之官。與古抱關擊柝等。今乘緘而歸。脫屣而去。無送迎拜起之勞。無館穀簿書之擾。無呵斥覊紲之辱。得以散策逍遙於舊所釣遊之山水。而置是非榮辱於身外。其所得不既多乎。回視若人者。栖栖爲侯。碌碌苟容。惟以匪賄中傷人。以要非與讒謗。天道好還。予不知稅駕之所也。天秩歸哉。毋慳。

平原別意圖序

別意圖者。別平原丞張君文通也。文通丞平原。既九載將代。猶築感其館。大夫士惜其賢。民懷其惠。而羣長山令侯景明崔素以德業相珍重者。尤不能爲情。有別筵。有祖席。有別詩。有離歌。而其意則未盡也。相與爲卷繪圖。題曰平原別意。登餼送名氏詩歌於其上。來求予言。予嘗見世之去官者矣。多怨。懼人要之也。戒行不敢言定期。多缺。懼人攔之也。往往不敢侯明發。子夜徂征。禁聲途次。若逋寇然。民訝知其去也。以禮。退以義。始吾之舍家食而遊上國。以事吾君也。身不得侑於觴班。名不獲綴於象魏。東詣西遞。執筆牘言於通衢。鄉瓦石於委巷。困踣頓頓猶未已。是不待久任。近在一二年。又近在四五閱月。而人之懷之亦然。然則君治任九載。而人懷之不啻。可不謂賢矣乎。漢史稱爲吏者。長子孫。至所倉庾爲民。是固邦制之善。而吏之賢。與俗之厚。自不可誣。夫漢制誠善矣。何與於吏。制俗而知其賢。且厚也。蓋無歎老嘆舉之心。無欲速捷徑之念。故下位皆久居。敷政多惠澤。人無怨尤。持己廉隅。人不憎嫉。介石茹苦節。人不責望。故下位能久居。不然。高位開上官控訴之門。桃李門牆。則才名者不久居矣。貴倖逞玩好溪壑之欲。衛荀斗酒。則多賦者不久居矣。誣人者巧挾彈操戈之術。則善獄風。而緬想西京之盛。其人其俗。宛然如見。而今古人之不相遠也久矣。悲夫。張君撫九載始去。去之日。指紳無歎吏民泣下。一時情致色像。與漢史所載循吏何異。嘻。亦賢矣哉。此而不圖。圖不詩歌之。予又惜圖不敍次之。其何以勸今而昭後。有圖有詩。有歌。有詞。諸君皆盡於情矣。予又安能已於言也。張君勉之。是雖一人之宦迹。一時之離合。一事之靜躁。而挽頹風。端士習。辨上下。定民志。皆於是在。所係非小也。張君行矣哉。昔之爲丞者。不得志。則有仕宦無休勞之誇。非所以慰張君也。然則君之賢。豈但賢於今之士而已乎。茲赴銓曹。例當進秩。使得專城一邑。寄命百里。殆必尤有可觀者。安知他日無執筆作傳。續漢史諸循吏後乎。先書此於卷端以俟。衆咸以爲然。

贈封刑部員外郎楊公

致仕府別駕沂水楊公。有子曰文卿。爲山東名士。登成化戊戌甲科。爲名進士。仕刑曹爲名下大夫。晉秩山西按察副使。爲名憲臣。公以文卿貴。封秩官員外郎。就養山西。年七十矣。宏治改元。文卿以賀上即位。來京師。中錫忝以需次在選部。會逆旅道往昔。問公安否。蓋中錫不覩公風度者數年。而深慶杖履之如德也。文卿因出其臬司諸長佐榮公之卷。以示金聲玉韻。長歌短什。使人目炫心悸。把玩不忍舍。然猶未有人以敍作者之意。似有待焉。中錫因授筆書其後曰。昔狄仁傑望太行之雲。皆有親舍其下之歎。此親

存而不獲迎養者也。歐陽修位兩府事三朝。親受顯封。然厥考崇公。已不及見其成立。此欲榮其親而不遂者也。今文卿猶不然。封公以五品之誥。雖歐公之所有。而養公以四品之祿。則歐公之所無。公之高年無恙。雖梁公之所有。而公之就養於官。則梁公之所無。然則文卿處此。當何如其爲慶幸。何圖以爲報稱也哉。喜孔之年。愛揚之日。而滁高石君之中舍。陳楊汝士之賀宴。有不足以言者矣。中錫遠縻末宦。弗克即席稱觴。敬附此於文卿之歸爲公壽。若乃梁公之事業。歐公之文章。則文卿當自致力以爲親光。不俟予之喋喋也。

贈湯紀善序

吳人湯潛。事秦王三十年矣。一旦有引年之請。得進階承德郎以歸。王以其有輔導之功也。不忍其去。固留之長安。買田以給衣食。造第以安家室。宴享以怡其情。優其僕從以服其事。連姻焉以固其志。古籍爲以恆其居。恩禮可謂兼隆。而去留可謂交盡其道矣。潛宜何如其報稱也哉。潛之言曰。人臣之事君也。進以禮。退以義。始吾之舍家食而遊上國。以事吾君也。身不得侑於觴班。名不獲綴於象魏。東詣西遞。執筆牘言於通衢。鄉瓦石於委巷。困踣頓頓猶未已。是不待久任。近在一二年。又近在四五閱月。而人之懷之亦然。然則君治任九載。而人懷之不啻。可不謂賢矣乎。漢史稱爲吏者。長子孫。至所倉庾爲民。是固邦制之善。而吏之賢。與俗之厚。自不可誣。夫漢制誠善矣。何與於吏。制俗而知其賢。且厚也。蓋無歎老嘆舉之心。無欲速捷徑之念。故下位皆久居。敷政多惠澤。人無怨尤。持己廉隅。人不憎嫉。介石茹苦節。人不責望。故下位能久居。不然。高位開上官控訴之門。桃李門牆。則才名者不久居矣。貴倖逞玩好溪壑之欲。衛荀斗酒。則多賦者不久居矣。誣人者巧挾彈操戈之術。則善獄風。而緬想西京之盛。其人其俗。宛然如見。而今古人之不相遠也久矣。悲夫。張君撫九載始去。去之日。指紳無歎吏民泣下。一時情致色像。與漢史所載循吏何異。嘻。亦賢矣哉。此而不圖。圖不詩歌之。予又惜圖不敍次之。其何以勸今而昭後。有圖有詩。有歌。有詞。諸君皆盡於情矣。予又安能已於言也。張君勉之。是雖一人之宦迹。一時之離合。一事之靜躁。而挽頹風。端士習。辨上下。定民志。皆於是在。所係非小也。張君行矣哉。昔之爲丞者。不得志。則有仕宦無休勞之誇。非所以慰張君也。然則君之賢。豈但賢於今之士而已乎。茲赴銓曹。例當進秩。使得專城一邑。寄命百里。殆必尤有可觀者。安知他日無執筆作傳。續漢史諸循吏後乎。先書此於卷端以俟。衆咸以爲然。

贈封刑部員外郎楊公

致仕府別駕沂水楊公。有子曰文卿。爲山東名士。登成化戊戌甲科。爲名進士。仕刑曹爲名下大夫。晉秩山西按察副使。爲名憲臣。公以文卿貴。封秩官員外郎。就養山西。年七十矣。宏治改元。文卿以賀上即位。來京師。中錫忝以需次在選部。會逆旅道往昔。問公安否。蓋中錫不覩公風度者數年。而深慶杖履之如德也。文卿因出其臬司諸長佐榮公之卷。以示金聲玉韻。長歌短什。使人目炫心悸。把玩不忍舍。然猶未有人以敍作者之意。似有待焉。中錫因授筆書其後曰。昔狄仁傑望太行之雲。皆有親舍其下之歎。此親

存而不獲迎養者也。歐陽修位兩府事三朝。親受顯封。然厥考崇公。已不及見其成立。此欲榮其親而不遂者也。今文卿猶不然。封公以五品之誥。雖歐公之所有。而養公以四品之祿。則歐公之所無。公之高年無恙。雖梁公之所有。而公之就養於官。則梁公之所無。然則文卿處此。當何如其爲慶幸。何圖以爲報稱也哉。喜孔之年。愛揚之日。而滁高石君之中舍。陳楊汝士之賀宴。有不足以言者矣。中錫遠縻末宦。弗克即席稱觴。敬附此於文卿之歸爲公壽。若乃梁公之事業。歐公之文章。則文卿當自致力以爲親光。不俟予之喋喋也。

贈湯紀善序

吳人湯潛。事秦王三十年矣。一旦有引年之請。得進階承德郎以歸。王以其有輔導之功也。不忍其去。固留之長安。買田以給衣食。造第以安家室。宴享以怡其情。優其僕從以服其事。連姻焉以固其志。古籍爲以恆其居。恩禮可謂兼隆。而去留可謂交盡其道矣。潛宜何如其報稱也哉。潛之言曰。人臣之事君也。進以禮。退以義。始吾之舍家食而遊上國。以事吾君也。身不得侑於觴班。名不獲綴於象魏。東詣西遞。執筆

國所以生之也。不得已至於殺無道。就有道。則其殺也。亦所以生之也。故塞而衣。饑渴而飲食。生而宮室。死而棺槨。天札疾疢而醫藥至矣。尙未見其生之之至情。蓋至於以生道殺民。以殺死道獄而於哀欽恤之。相與醵金以告。鴻臚鳴讚獻縣高時舉。期於八月二十三日。登堂稱壽以爲體元榮。蓋是日實公誕辰。而獦人則先公一旬。爲十有二日。禮不敢緊。皆不敢數。故並舉焉。金紫門墳。笙簫鼎沸。諸君謂宜有言以侈其盛。而屬言於余。今夫世之人。非無高年者也。貧而失養。陋而多辱。或疾痛困苦。或禍患憂愁。如古人八十鼓刀。九十帶索。雖其道充乎內。安所樂哉。然則此則將槁項黃馘。不堪其情矣。海亦奚貴也。亦有子登仕籍。身隨祿養。滌溷不缺於晨昏。負戴不勤於道路。耳目聰明。手足便利。無惡於其躬。優游盛世。安享遐福。無憂於其心。然卑官散秩。無聞於人。來乏備員。不遠於覲。世不以爲重輕。親亦不知爲隆盛。迎養亦奚貴也。今天下事。紛紛中無不得言。而體元又獨立敢於言。立殿陛與天子相可否。謁廟堂與宰相爭是非。體元蓋皆以之自任。民瘼載舒。大利以興。天下之人。凡被利而遠害者。荷天子殊恩。亦知歸美於言官。而體元又言官之錚錚者。則夫上沂其本源而推重其所自出。道古今。譽盛德於公與獦人之左右者。當入耳不煩矣。歡聲日聞於堂除。淑氣披拂於庭戶。喜溢情惊。身將謝考。豈可多得也。公之考言官。遊四方。公與獦人能守其業。家素饒裕。公出粟賑饑。焚券貸息。與獦人又能厚施薄斂。以永其澤。歲既同庚。誕又同月。乃今聲雲鬢霜。鳥紗珠笏。照耀一堂。稱觴賓友。尙食嫗子。身強無恙。眼見太平。此豈非全福人耶。又況給事君際聖明。官近侍。以其補袞之暇。而日從事於戲綵灘輪之樂。備論其所上救時之章。以自滿附於袞志顯名之榮。融融洩洩。嗚嗚呢呢。其視望太行之雲而徘徊。表瀛閭之阡而哀慕者。亦自有間。況孫

奚不可哉。且三良卒。國人哀之作黃鳥。田橫卒。門人哀之作薤露。皆足以悲當時。傳後世。亦未聞有誅非之者。然則廷貴與諸作者之意。可知矣。而予爲之序。亦奚過哉。且卷中諸作。皆直述太非人女德之懿。母道之慈。家世淵考之悉。無溢美無泛詞。實與誌銘相表裏。而復韻之以淒風苦雨之句。侈之以烏啼鬼泣之辭。較之原壤莊周諸人。自放於禮法之外者。不但牀上下之間而已。敢持此說。序諸卷端。使凡孝思者繹而味之。豁然省解。當不自沮於哀挽之求。惟無爲君子之所祇而已。

靜阮太夫人序

都督阮公世隆。節鎭上谷之明年。爲宏治戊午。母盛太夫人就養上谷督府。年九十三矣。九月二十二日維初度辰。同節鎭中貴朱公。與諸同事者具儀往賀。喪內局手繕卷。徵予文。夫富貴壽考。造物者恆嗇之。不兼以畀之。而其大功德。苦節行。足以動天而厲世者。亦恆篤於畀。而嗇遠未艾。是固嗷於前者獲於後。失於彼乃得於此。消息乘除之幾。而人事之堅貞脆弱。祥災吉凶。亦往往分於逸勞甘苦之下。譬諸草木。松柏生於澗壑。撓之以震風凌雨。摧之以烈日嚴霜。甚歲寒。歷年所而不變。袍蒲檻柳。嘗脆節弱。雖護視培勤。謹視終不能少延駐於望秋先零也。古人稱人之碌碌多節。曰森森如千丈松。而共美矣。死靡他之節。託柏舟以自況。有以也。若彼翩悅之王恭之流。則直蒲柳而已。太夫人盛年失所天。長子世父官爲台州衛副千戶。沒王事。都督公幼在襁褓。寡母孤兒。更相爲命。門單力弱。摧撓萬端。事之難爲。情之可悲。蓋有橫出於李令伯歐陽永叔。陳情瀝悃之外者。松柏之霜凌嚴烈。不是言矣。既壯奮起行間。著功邊徼。以至今日。貞吉丈人。詩書備將。乾然爲一代賢總戎。而太夫人享榮名。躋高年。重祿裕於旨甘。錦服供於戲綵。豈非造物者。因其節行之苦。而陰有以報之歟。詩百歲爲上。太夫人之距百歲。纔七寒暑耳。其登上壽。不占可知。彼村媼里嫗。饑寒困窮。奔走營衣食。苟活。亦有稱未亡人以畢世者。其節行亦不爲不苦。然先世無死事功勛。家門無積慶德澤。雖或長年。而槁項黃馘。於窮檐蓬屋之下。是亦蒲柳而已。其或據八座一品之尊。享五鼎三牲之養者。跃折中途。呻吟殊狹。則以其安坐美食。窮年畢世。無一念以苦於心志。閑情憺志。自不堪於變故。而容受於褊衷。是亦蒲柳而已。天下所少者。寧此等乎。而亦安能闢太夫人之藩籬哉。失所天不移大節也。困境能安淑行也。長子死於其官。精忠也。都督公顯於其親。大孝也。教子而成立若此。賢哉也。於賢母而亦斬於言矣。將何所於言矣。而亦安用銘。聊敘爲哉。於是乎書。

贈河間守陳侯希白考績序

河間。畿輔郡也。太守。古二千石也。惟郡不隸藩臬。猶漢馮翊扶風。惟守無所稟承。弛張自如。即古之專城刺史。故河間守尊嚴隆重。安樂暇豫。不與他郡等。然國賦之計。丁糧之課。人才之興。不總之藩司。惟守之責。故藩書期會之稽。比他郡亦頗煩劇。而助業學。肅獄之理。強梗之鋤。廉貪之察。不總之臬

於茲。今復以事至甫出關。歷一再城。詢公之治於故將校。咸謂公撫戎有略。安邊有方。千城之才也。曰予此翌武夫耳。第知公之武事。未爲深知公也。再詢於故士子。咸謂公謀無不成。發無不中。經濟之學也。予乎正德戊辰。予以事建遊西都。督建業毛公總戎其地。因出其所作雲窗詩集見示。其五七言律。快奇雄渾。而古體長歌。橫逸奇偏。有建安以來鞍馬間爲文所未能過者。公何以獨有此哉。且謂詩非難。在世融家。知讀詩者爲難。而元勳閥閱。山河帶礪。能讀詩者爲尤難。公少以尚書伯貴介弟。負才過人。折節下士。故不專門第而自致總戎。脫迹於金貂執綺。沈酣聲伎之中。而日咿嚘於鉛槧藝緗之下。此在古人猶以爲難。無論今之人也。然餘痴韻成。應制賦詩之後。不聞更有所作。豈一時之興。不足以勝數肋射鑿之樂。而堵城殺戮之慘。終損慚愧。而不敢復有所言耶。抑其人本不能詩。而當時好事者爲之也。公運籌廣。胸次人口雖曹氏父子。馬讓房琯。視公尚有餘愧。況韓與景宗乎。世篤忠貞。身遭明聖。以偕將著邊陲。以詩人鳴當代。行當建奇勳。勒先美。與衛、霍、李、郭光竹帛。而石勒燕然。銅標交趾。有未足多者。詩之工拙何軒輊於公哉。予友王宣溪評公之詩已中的。不容更妄舍矣。茲錄實以附其後。俾將門學詩者。知志於毅云。

送徐封君還武邑序

正德戊辰秋。敕封戶部主事武邑徐公來省其子郎中宗獻於廣甯將歸。邀撫都憲劉公謂予曰。徐封君歸矣。其子總餉於此。恆有事相周旋。是豈可付之無言。先生徐君鄉曲也。即有言。抑豈可付之他人。昔閻封君之來也。見羣山峙北。巨海限南。天塹地險。慨心駭目。深歎遼形勝之壯。既而見所至亭障棋比。百千餘里。組練雲屯。動千萬騎。又歎遼之甲兵之勝。見所在粒米狼戾。蓄積委積。富因自計曰。形勝非甲兵莫與守。甲兵非餽穀莫與奮。吾兒備員司徒下大夫。總餽穀於一方。固此地百之毋忽。明日鎮巡諸公來賀。金紫奪目。騶從隘衢。相與語於堂。舉飲而罷。武弁偪紳之在治廨者。相與謁於庭。倉庾帑藏。諸小史相與拜於階。戚儀祗虔。成禮而退。封君又進宗獻以秩任之菜語之。且諭其當謙承之毋侈。又明日見宗獻坐籌事。吏卒滿前。簿書堆積。左右執牙籌而請局鑰者。惟約束之是聽。封君則不能加毫末也。然近民少過於嚴明。苟不至於刻。猶未爲大害。敕吏有一毫寬縱之迹。彼將乘而掩之矣。又進宗獻以政務之繁語之。且訓其當勤率之毋倦。曰吾不可久留矣。汝寄之重。秩之榮。務之繁若此。豈可以定省之私而妨汝夙夜在公也。宗獻頓首留。不可。越月而歸。夫形勝之壯。甲兵之盛。餽穀之富。與夫閭尤繁難。候以其治河間者治眞定。再決蒹治與河間埒。部使者又疏其績於天子。天子益以爲才。晉山東鹽垣右參政。盧侯去。繼者難其人。俾之仍蒞府事。蓋進階以旌侯賢。而借寇以答民望。異數也。水壽都縣博。予官陳時諸生。少與侯同學舍。方司訓於眞定。屬邑。欲得予言以贈。夫以衙門生之詩。而頌舊郡守之德。有不可峻拒者。乃進都生而語之曰。汝知爲學爲教矣。亦知所以爲政乎。嚴明寬厚。二者不可缺一。而亦當相須。嚴明不出於寬厚。則流於刻。寬厚不發之嚴明。則流於縱。寬厚以近民。嚴明以馭吏。古循良不能加毫末也。然近民少過於嚴明。苟不至於刻。猶未爲大害。馭吏有一毫寬縱之迹。彼將乘而掩之矣。蓋昔見吾郡之吏胥矣。今日從事於郡庭。明日即爭揖於州守。揮椎於縣令。數月後即妻妾不勝珠翠。庖御不勝肥醲矣。再數月即駿馬驕行。壯輿藻飾。棟宇飛甍。田園鱗次矣。爲守者不但不知所以爲嚴明。方且歎其所得所索之遲。彼將不我恩。而民之魚肉於若人漠然不問。民何以爲生計哉。蓋自某欲人媚左右。州縣爭張綺筵於公署。而民財始竭。自某欲吏胥華飾於躬。而物價始貴。自某日便人乘傳往來。迎送途路。索需不貲。而民力始疲。楊侯下車。盡剔而去之。由然坦然。宿奸故蠹。悉取眞之法。而精察慧識。人亦自無所藉手於奸蠹也。若供億水之無扞格也。今移守眞定。予雖未得見其政績。想亦無大異於昔守菩郡矣。眞定之民。庀其來蘇矣乎。夫內魏。古之賢相也。一則以寬厚稱。一則以嚴明稱。即侯之已試。而要之內魏。蓋寬而有之。他日陟華登要。封君當自見之。茲不多及也。

紫衢詩集後序

自橫槊賦詩之風廢。而業武弁者甚或不識一丁。自亭街溝斜之顓帥。將兵者乃深以讀書爲戒。夫百萬之衆。胞捍擁遮止於一將。而將乃目不知書。以書爲戒。其何以執古御今。以救萬全之勝哉。至於歌詠篇什。宜若無用於軍中者。然三百篇中。勞遠戍。送征役者。抵不勝旭。蓋慰其羈旅之愁。以作其勇敢之氣。非

道因應爾也。故曰興於詩。郤穀說禮樂。敦詩書。祭道。投壺雅歌不廢。斯人久不見矣。曾景宗競病之留。曹翰老將詩。短章寂寥。何足齒錄。今并若人者亦不復見。然則今所謂將徒取足於撫劍疾視。敵一人而已乎。正德戊辰。予以事建遊西都。督建業毛公總戎其地。因出其所作雲窗詩集見示。其五七言律。快奇雄渾。而古體長歌。橫逸奇偏。有建安以來鞍馬間爲文所未能過者。公何以獨有此哉。且謂詩非難。在世融家。知讀詩者爲難。而元勳閥閱。山河帶礪。能讀詩者爲尤難。公少以尚書伯貴介弟。負才過人。折節下士。故不專門第而自致總戎。脫迹於金貂執綺。沈酣聲伎之中。而日咿嚘於鉛槧藝緗之下。此在古人猶以爲難。無論今之人也。然餘痴韻成。應制賦詩之後。不聞更有所作。豈一時之興。不足以勝數肋射鑿之樂。而堵城殺戮之慘。終損慚愧。而不敢復有所言耶。抑其人本不能詩。而當時好事者爲之也。公運籌廣。胸次人口雖曹氏父子。馬讓房琯。視公尚有餘愧。況韓與景宗乎。世篤忠貞。身遭明聖。以偕將著邊陲。以詩人鳴當代。行當建奇勳。勒先美。與衛、霍、李、郭光竹帛。而石勒燕然。銅標交趾。有未足多者。詩之工拙何軒輊於公哉。予友王宣溪評公之詩已中的。不容更妄舍矣。茲錄實以附其後。俾將門學詩者。知志於毅云。

贈大參楊侯宗德進秩序

陝人楊侯宗德。以名進士爲眞御史。數年來爲河間守。以其振風紀者。察民隱。懲吏奸。甫決讞迎刃而解。部使者疏其績於天子。天子才之。順年勞資格。尚須一二年方可晉陟。乃移守眞定。以示褒張。眞定視河間尤繁難。候以其治河間者治眞定。再決蒹治與河間埒。部使者又疏其績於天子。天子益以爲才。晉山東鹽垣右參政。盧侯去。繼者難其人。俾之仍蒞府事。蓋進階以旌侯賢。而借寇以答民望。異數也。水壽都縣博。予官陳時諸生。少與侯同學舍。方司訓於眞定。屬邑。欲得予言以贈。夫以衙門生之詩。而頌舊郡守之德。有不可峻拒者。乃進都生而語之曰。汝知爲學爲教矣。亦知所以爲政乎。嚴明寬厚。二者不可缺一。而亦當相須。嚴明不出於寬厚。則流於刻。寬厚不發之嚴明。則流於縱。寬厚以近民。嚴明以馭吏。古循良不能加毫末也。然近民少過於嚴明。苟不至於刻。猶未爲大害。馭吏有一毫寬縱之迹。彼將乘而掩之矣。蓋昔見吾郡之吏胥矣。今日從事於郡庭。明日即爭揖於州守。揮椎於縣令。數月後即妻妾不勝珠翠。庖御不勝肥醲矣。再數月即駿馬驕行。壯輿藻飾。棟宇飛甍。田園鱗次矣。爲守者不但不知所以爲嚴明。方且歎其所得所索之遲。彼將不我恩。而民之魚肉於若人漠然不問。民何以爲生計哉。蓋自某欲人媚左右。州縣爭張綺筵於公署。而民財始竭。自某欲吏胥華飾於躬。而物價始貴。自某日便人乘傳往來。迎送途路。索需不貲。而民力始疲。楊侯下車。盡剔而去之。由然坦然。宿奸故蠹。悉取眞之法。而精察慧識。人亦自無所藉手於奸蠹也。若供億水之無扞格也。今移守眞定。予雖未得見其政績。想亦無大異於昔守菩郡矣。眞定之民。庀其來蘇矣乎。夫內魏。古之賢相也。一則以寬厚稱。一則以嚴明稱。即侯之已試。而要之內魏。蓋寬而有之。他日陟華登要。封君當自見之。茲不多及也。

東田文集卷三

書簡

簡少傅馬公負圖

中錫疏懶恐懸。不能脂韋世俗。多忤於人。恐終難戾末路。引分歸田。今四年矣。距意執事不棄菲才。屢申憲刻。乖覆盆之照。回幽谷之春。厚德無涯。殞身奚報。念中錫謝病以來。蕭貧漸衰。灰心殆盡。縱大人君子。欲憐而納諸樂箴之中。而倦鳥病駒。久無復天衢之望。豈桂老而愈辣。莫我敢承。猶荅不足引年。負公而愧。敢瀆自陳。倘蒙哀察。久處嫌疑。有稽問候。統惟臺宥。

簡謝木齋閣老

中錫自歸田里。老病侵尋。與世如隔。兼以山林野漢。地位不同。用是久稽荅問。罪萬可云。距意高明不棄。屢賜吹噓。自非木石。豈不知感。第中錫誼在邊方。撫巡無狀。引疾而歸。於今七載。力修心灰。不復可用。冒領深情。徒增感悵。偶便謹此申謝外。猶作六首。并錄奉觀。無見鄙志。卽辰寒甚。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簡劉大司馬時雍

中錫居官無狀。外謗內讒。爲時所棄。七載於茲。邇者猥蒙執事。抗章力薦。必欲然死灰而光磁石。自顧非質乎孤卉獨蛩而已。非有論心講道之益也。止一再出。差強人意。近又喪逝。每一興念。懷抱惘作。惡數日。始信晦翁伯喬物故。吾道益孤之語良是。而山谷所謂老色上面。默餘去心者。始爲我設也。昨得鄙報。不

給銀不過萬兩。能買幾馬。給馬不過千匹。能散幾軍。用是惕然自畫。多方處置。凡利之不在軍民。而在襍要者。悉奪而歸之官。莊田之利。歸之於官。則拓地三千頃有奇。取所入以資馬價。非得銀餘二萬兩。其法曰團種。口號之利。歸之於官。則計糧百萬石有奇。取折口以資馬價。非得銀四萬餘兩。其法曰減價。市廛之利。歸之於官。則爲屋五百楹。取所入以資馬價。非得銀一千七百兩。其法曰店課。以故宣府在城官軍馬常有餘。各路官軍馬亦漸足。期以三四年間。馬無虧缺。銀有溢餘。不煩奏擾。邊備以充。然後勵兵秣馬。遠掃強敵。詎意病先老至。事與心違。而三年卽能歸。而前所奪者。媒孽萋斐之言興矣。諒平生所殫精力。大半在此。而橫罹讒謗。牢不可破。亦在此。其餘折奸、弭驕、速怨、招尤之事。紛紜瑣碎。雖中錫亦自不復能追憶。而悉數之。或少容私。不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而典守簿曹。各有攸司。亦必有能攻發而告訐之者。雖欲容私。奚可得也。外此則刑獄判送法官。鹽揚會同鎮守。彼皆受制於我。不得容私。我敢公然蔑彼。反容私乎。萬無此理。不待明者而較然矣。舍此數端。別無納賄之路。不知讒者。指何事爲口實。聽者。卽何事爲左證。使少致詰而加察焉。則讒沮謗消。立談之頃。其枉可白。惟其聞聲卽吠。捕影成風。此讒謗所以易入。而中錫所以生爲冤人。死爲冤鬼也。非執事見愛之深。泯引之直。曷舍斯以待蓋。終不肯延頸以向人鴆。偶便執楮。情隘詞促。伏惟亮詧。

又

昨敝鄉李通士赴京。謹附寒短簡。申謝厚德。想達左右。茲辦事官蔣寬回部。敢再陳愚悃。中錫孽在上谷。行事乖剌。速怨招尤。致人譏謗。幾喪名節。幸歸田里。得保餘生。於願畢矣。安敢再萌宦游之念。茲蒙甄錄。豈敢固辭。但髮齒既衰。心志又汩。儻再膺邊寄。不改故態。則取禍於小人。少毀素心。又貽笑於君子。以故棒檄之頃。首鼠兩端。逡退維谷。用是具疏懇辭。非矯情也。況今時事之難處。衆口之難調。殆又甚於往日。而可復欲有所爲乎。故敢斗膽一白。惟心照而體悉之。幸甚。餘情俟辭本得旨後再布。不具。

簡陳元薄

頃羅思難。舊游無相顧者。蹭蹬編氓。亦無一人。通一言一字者。獨元薄夸險一致。終始不渝。茲又辱來使。謂生當復樂用。自非至交。誰能如此。第廢棄以來。心既傷沮。事多鍵忘。再涉仕途。必取譏笑。直道之黜。距敢僥柳士之三。援臂之慚。茲已蹈焉。姊之再。卽日就道。固當效子儀之精誠。被甲伏鞍。不能似伏波之矍鑠。況危亡幸免。家業凋零。母年益老。子學未成。勉於力田治家。以圖養親訓子。百凡之費。俱在賤躬。若再一出。則都廢矣。他日鍾鳴漏盡。無所於歸。豈不可恥之甚耶。然則銓曹之慮。豈敢承當。借雖得旨。亦須固辭。劉銀臺素重久要。屢蒙見愛。將何以報。已別有詩相寄。會間仍乞致意。使回草此布復。不具。

簡孫勤部誠甫

謝病四年。耕釣之餘。亦頗自適。但暮年親友。凋零殆盡。所餘無幾。時或過從飲讌者。不過村翁鄰叟。收其實乎孤卉獨蛩而已。非有論心講道之益也。止一再出。差強人意。近又喪逝。每一興念。懷抱惘作。惡數日。始信晦翁伯喬物故。吾道益孤之語良是。而山谷所謂老色上面。默餘去心者。始爲我設也。昨得鄙報。不

意匪名。又玷山公之啓。使人慚懼無已。盍銓衡之推。雖未必與論之允協。而愚旨之勤。實可以驗寔慤之末平也。宦情已蔑。頭顱可知。太宰乃欲強人以所不能耶。此言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小兒在宅而已之腹心耳目。反被其潛茇暗薙。卒至釀成禍患。竹帛一人。有不可近也。如此哉。抑其人者。不過一逸方偏裨耳。前巡撫以其爲小人而遠之。則得謗後巡撫不識其爲小人而近之。則階禍。是其掌股齒頰之間。巡撫之予奪進退係焉。其亦可畏也夫。其亦可歎也夫。使其人際唐叔世。擁鄽授鉞。居一藩鎮。幾何而不與河北山南陰狡禍賊之徒。班乎。偶因雍事。謾談及之。帝勿以語人也。俾禦侮得中價。烜卽售之。急欲償償故耳。改路事。今奉劉某。以北榮圃及圃西隙地來售。區區以其近汝弼新業也。欲種樹誅茅其中。待汝弼掛冠後結爲比鄰。便於往還笑傲也。承允多荷。餘不一一。

又

春寒。遠惟體履佳勝爲慰。區區市朝日遠。琴堂日親。所欠者可人共傾倒耳。去秋施太守欲謀起用。卽有書止之。不料殘歲復舉。欲再致書。其人已行。不及止矣。俟得報何如。便當力辭。古人窮達本同一致。後世仕者。乃置欣戚於得失間。且冥鴻之慕。與腐鼠之嚇。又自不侔。據譬下車。何其不自重耶。小兒師言。本道遊學初未敢擬覲場。近誠甫書來。欲其先赴小考。汝弼試爲教之。俾得與令郎獻可同一去就爲佳。考時去取。一任公道。不敢致私屬。但所勿令入學。庶便於他日遊學耳。至囑至囑。不具。

答周總兵書

僕辱知愛。有數十載。故舊所不如者。此當何如其爲報。竭心思。窮藝能。至力有所弗克而後已。其於報稱。尙歉然以爲懷。況文章小技。乃僕之所棄業。而先大夫之豐功茂績。又有所不容不揄揚者乎。是則此不當有所予。而彼不當有所受。亦明矣。且僕嘗見今之館閣諸公。爲人裒墓志壙於故人知己。或僚案門生。俱無享多儀之例。則儀之敢再辭多儀。亦非無所受。而故爲此不恭也。伏惟亮察不具。

簡何大理仲衡同年

僕伏自念平生所深交。號爲知己者。執事及仰遊卿兩公。今遊卿在外。執事在內。過善則從。失僕使爲之。過不善則戒止。僕使不得爲。古人謂士爲知己者死。如二公。一死安足惜耶。是則立朝視爲逢蘧。在野視爲茅茹。用是敢布腹心。僕頃在上谷。撫巡無狀。告病而歸。前月一日抵家。杖屨之逸。差勝節鉞之勞。幸老病無恙。親舊滿前。田園之息。足辦婆娘之具。於僕志願畢矣。所恨者不已。影絕面吠聲者猶囂。使人不能不動容咄咄。熱耳鳴鳴之咸。然毀譽在人。廢行有命。雖聖人亦不得強人而遠命也。我何人斯。乃欲能聖人之所不能耶。況美玦棄石。古人已有格言。等以盧卮瓢瓦。則集中見之。晉公魏公。益爲不朽。是則僕於此老。常欲縞附區區。然無韓、白、蘇、黃之文、之詩。亦徒狂妄自喪而已。會聞幸爲僕多謝。自餘諸公。俱不及通問。非傲也。退休者之體也。高誼幸甚。

簡朱朝用方伯同年

承命見索陝西己酉試錄。年久不可多得。偏檢篋笥。僅獲此本。敬用奉上。外頗匪一捷將意。秋高本非本扇之時。欲錄小詞其上。以見作官之勞。不若休官之樂耳。然我輩皆秋扇也。取以自況良宜。嘻。涼飆奪熱。棄捐巾笥。豈獨一班姬哉。

示師言

貴婦衣去寄汝衣服俗吏陳林去寄汝通鑑綱目俱未審到否汝遊學一年課業無一字寄歸恐近廬度親唐人秋卷是親者何如文學已是末事舉業又其末者務此末學尙不能持以悅親本將如之何俗學事口耳不事身心其所由來遠矣以是語汝必以爲迂然學者終身受用恐在此而不在彼也取晦庵小學時閱之庶幾有得或於學古入官兩有所資綱目一書經筵勸講則資治道吾生務之則妨經學況少年小子披閱之際苟昧所擇適長姦僞此考亭所以不滿於東萊以史學教人者也若以記誦典故之資則上蔡初見伊川又已取玩物喪志之譏吾兒審之夫爲學之道有本有末有後有先顧吾兒爲有本之君子不願吾兒爲無行之文人愼之勉之吾言不再又汝素安豪奢氣習驕惰接人之頃坐易欠伸言易蹉倚不知近來何似須痛自以禮檢束使肌膚筋骸日益就固則威儀自著人必起敬及凡語言亦要安詳暢達於古人所謂修辭所謂擇言者一一究心然後與人接談不至囁嚅而儘粗鄙惡人亦憑得狎而侮之此二事修身切務輒複言之努力努力焚香繙讀汝自知勉不汝渭也

又

近時公卿之子鮮有不敗家辱親者蓋由安於豪奢不知稼穡之艱難習於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至登科第作美官亦有愈肆放縱卒至喪其名檢隕其家聲貽笑於世反不如白身人貧家子猶有一節一行之可觀也此時法禁嚴峻入京應試時須謹愼縮晦不令人知爲某人之子甚善凡衣服之華靡飲易之豐腴交遊之輕佻言語之誇誕皆足以貿禍招尤要當深警而痛絕之以紓吾憂不爲吾累可也勗之戒之併忘毋忽

碑誌

河間府學宮樂器碑記

今祀神用雅樂者惟祀天地祀太廟祀先師夫子餘祀未之或聞樽老氏朝廷固亦崇重廟貌之麗宮法宮加對之尊增徽號齋供之設倘食至於樂猶然則朝廷尊崇吾夫子將與天地祖宗等矣詩備百福載錫難老歲久廢缺成化丁未太守金州謝公道顯以侍御史來知府事覽之歎曰言游治一邑尙以禮樂化齊民今吾治一郡乃以廢禮缺樂祀先師何以率吾職劾河間獻王嘗以禮樂教化滯屏於其地今吾治固獻王地也禮樂不備仰負先師獨不愧獻王乎肆出官鐲稽古制審正樂章具造禮器復成童若干人爲樂生而延太常工之精於音律者授之樂踰七年爲宏治癸丑樂乃大成始奏於上丁之祀八音鏗鏘於堂八佾翩翩於庭與祭者始而駭觀繼而易聽又既而翕然稱善歎欣鼓舞雅雅魚魚上以欽仰聖靈而下以頌述賢守之德僉乞記太守視事於堂諸生儼然造謁跽而請益曰作霞盛事實神化理不有著述勒之金石曷以昭示將來太守曰唯唯則以書來京師屬予記其事嗚呼禮樂者治天下之本和神人之具而衛禮作樂以光昭祀典者聖人事也品節駢容式遵往度緝廢補敝使禮備樂和以散格明鑒者皆

人事也然則吾守其豈乎且祀神爲有司第一事天地祖宗之祀爲祀典第一義以吾夫子之聖周禮所素學樂正於反魯而老聃甚宏之屬有不足言者則制禮作樂夫子之餘事而樂皆不備其何以勝鑒之乎然則斯舉固足以昭吾守之賢而亦惴之不可已也聖澤既湮崩壞已久禮樂之興良非易事必際其時得其人以司其柄而又有其地以和於氣三者兼而有之尤非易事也魯兩生謂禮樂稽德百年而後可興是謂不得其時宋儒謂禮樂待人而後可行是謂不得其人而北鄙殺音聖門所斥南冠楚囚操謳淒哀鄭衛咬哇秦音急聲是謂不得其地今國家承平百二十餘年於茲治定功成民安物阜是其時矣盍上承祖宗之統建中和之極幸遵聖人焉而河間爲畿輔近都漢時周禮雅樂俱自其地獻於西京是其地矣而謝公方以章逢絃誦之士來守茲郡是百年之期建極之主文獻之邦三者會逢其適矣禮是安知不有以成禮樂之治致神人之和而遠追隆古之盛哉至若學宮樂舞之舉是特諸生所時肄而祀神一事未足爲謝公多也起朝儀者或糅餘殽成大祀者或藉芻狗今之樂舞豈但蘇劉比哉庸記石以俟之

德庠歲貢題名碑記

山東督學僉憲潘公旒命德守王君縉以其州歲所貢諸生姓名勒石學宮以垂不朽求予言記之予先君宣德正統間皆分教茲州予鄉距茲州又復密邇則其人固故舊也其地固鄒魯也是宜爲之記矣夫德之爲州而皆宗脊渤海九河經其左右漳水注其西北在古爲廣川平原地蓋董江都之所居顏魯公之所嘗守者也其地可謂盛而人可謂傑矣然其人老且沒者勿論也今諸生幸生其地爲其人予以故舊道鄉壤事豈無可以相規者哉且人有善行斯有善名其在天地間此爲最壽而金石爲天觀夫甘露麟閣永平實錄其制固欲垂不朽然今已化爲浮塵滅爲太虛而西都之十一人東都之三十二人則至今照簡策而不衰焉是所以爲壽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明矣況此石既立此名既題安知後之人不有如司馬君實所謂歷指其名而議之者乎諸生幸自力於善毋以出身之途自小勿謂勒名此石可忽必使聞學如董節義如顏必不爲後人所指摘此名必與此石爭壽天斯善矣特石爲固而漫不修其在我卒之一善無聞草木同腐則人將謂之曰茲州之地猶靈而茲州之人非傑也予恐異時邱墟草莽之中此石又將與周宣之鼓同一磷角燄火之患矣而名將誰恃以垂不朽哉敢因王守之請以是爲諸生規若夫職歲月之久近第姓氏之後先此作記者之通例也夫我則不暇

重修蓧侯周亞夫神祠碑記

漢丞相周亞夫紹封蓧侯去今千餘載所謂蓧地者蹤迹歷滅漫不可尋蓋其地介古齊趙之間今省入景州無復蓧之名故潮以湮沒州之西二里許有墓巍然相傳以爲亞夫墓人始即其上屋而祀之正統紀元有劉守者從而修完其破壞歷年既久風雨剝落祠日就廢姚江楊君文判景州之明年見而歎曰是宜祥祠邪祥祠成謂能禍福人所在祀靈如蓧侯獨薦廢若此非有司之罪耶因白之山右張守守曰是當事漢文故者文帝勞軍細柳稱爲真將軍戒太子稱其有毅急可獨任景帝命整吳楚諮潛如戊

深著狀漢鼎蜥炎熾之功。英風直節。湖死不衰。卒擺鞅鞅非少主臣之藩。高名卓行。多材與藝。足以爲萬世委質者訓。是役豈可少緩。乃即符楊侯任其事而新之。擇材於木。昇土於邱。斲堅於陶。付鑢於冶。求枌樠青黃金碧之屬於壑。鳩工於肆。將從事。乃進諸工及烝徒曰。往濟吾事。毋狥苟。毋苦窳。毋歷毋踰。精誠是輸。神其來棲。汝何多禱與歸。衆受命退。運斧斤。操鑢鎚。爲範模。鼓橐籥。施藻繪。無敢懈。其力者。趣數月。刻果告成。張侯喜其輪奐聿新。足以敞明靈而登瞻仰。僭同寅與紳士大夫賦詩。悼前日之久荒。修今日之興作。言人人殊。又樹坊於門曰。漢將軍周亞夫神祠。從帝實也。蔣柳於垣曰柳營。取細柳義也。於是過者。拜者。驟記焉者。無敢弗虔。樵者。牧者。婦遊而酬酢者。無敢睨闖於其側。篠侯於漢。厥功固鉅。而吾守吾職。判非有功於侯。亦匪細矣。楊君獻績。來京謁予言。故不辭。

顧氏墓祀碑記

藝稷變而封樹。則沃酌之禮起。松楸變而荊棘。則樵牧之歌興。子孫於先墓。將使沃酌以禮乎。抑樵牧之自歌乎。人非大慝不背者。必知所審處矣。安德顧氏。先塋在州西三里許。國初時。家已蘙蘙然矣。永樂間。有爲廣平倅者。曰思中。今隱君佩玉父也。敦祀事。家下惟謹。髮子孫不能繼武。則又徵諸儒紳爲之記。勒諸墓祠。俾示永久。隱君至於今。尚踵行之不替。歲年既遠。昭穆漸殷。隱君又仍廣平公之爰。則以命其子國子生韶。又求記於予。以嗣先志。予家甘陵數世。距安德不三舍。陘走者朝發。騎比午可反。水淫者朝解。禮比暮可反。此兩地雖異。省而人多姻戚。予先世與顧氏。亦皆有覆蔭之好。然北地代遭兵燹。無譜可按。予生晚。又不能知其詳。但見韶於予。執兄弟之子之禮。知隱君於予雁行也。隱君多兄弟。同母吹塤者五人。異母吹篪者一人。皆相繼沒。惟隱君無恙。壽七十有一。髮種種矣。歲時率子姓兄弟。奠先塋已。即命酒脯。與宗人共飲食。敍昭穆時。具道廣平公貽謀之善。以訓戒其長幼。謂惡不可爲。善不可不爲。諄諄不已。猶子讌盥數千百人。傾耳聽命。無敢弗傷者。間有弗傷。退亦惴惴自悔過。他凡與鄉社諸老飲。悉類是。此外未嘗輕舉醵飲也。予謂韶曰。記墓將永其祀。勸於善也。使宗人相視以勸。相繼以祀。則可矣。然或有放而不祀。視而不勸者。何以居之。韶曰。嘗受之吾父矣。嘗以情感之曰。爾惟不享。子孫亦不爾享。新爾墓木。鐫爾墓壁。謁爾墓田矣。如是而弗祀。則以威棄之曰。爾惟不享。宗族則爾攻不貫。版牘爾姓。謂牘爾名矣。如是而又弗祀。則以神要之曰。爾惟不享。將告爾先祖之靈。神其殛爾。若是者其殆祀乎。噫。未也。感之以情。人固有同焉。鳶於蠖蟻者。則情之說梶。棄之以威。人固有不信神面畏鬼者。則鬼神之說沮。然則何以居之。曰。以勞人。或倦或勤。有懲有勸。其毋忽。戒衆工執斷。罔敢違令。厥功告成。始於是年夏四月。訖於秋八月。前爲廳事五楹。以受降敵敕拜。後爲燕居五楹。以備鎮巡宴息。崇以堂壝。飾以黝堊。廳事之外。前建儀門。中築甬道。燕居之傍。左廂五楹。供廚饌。右廂五楹。儲器用。仍拓其舊址。築以綫垣。建岑樓以登觀瞻。列支舍以容守禦。此則因舊而修之者。廳兩旁各爲一區。限以子牆。參門相對。以止宿野人。而交易藩貨。四隅各建一樓。勢若翬飛。甍桷更戍。以謹脚望。而防變詐。此則圖新而增之者。吁。亦盛矣哉。市故遠方來市。視益壯麗。駿汗吐舌。視之殆若頑蟒虎豹之形。繼今終不敢萌豕突豕奔之志矣。於時監鈐太監吳公本。總儲郎中徐君連。分巡僉事許君壯。咸謂當勒諸石。命都指揮魯祥來徵記。昔考前代之於遠人也。其款塞有關

請錄奏詞勒於石。以示久遠。制曰可。貴勢又相與謀曰。俟彼及瓜。我即往稼。彼亦徒勞耳。或謂予計曰。子聞若人之謀乎。彼亦徒謀焉耳。惟茲祀田。鬼神變之。人不能幽贊而奪之者。神明將殛之矣。彼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乎。以是大言而誓於壇。人應幾其畏諸。惟茲牧場。士馬賴之。今國禁侵之者殺無赦。彼不恤人言。不畏刑憩乎。以是而大脅榜於市。人應幾其忌諸。予曰不然。噩之者。天刑也。殺之者。人刑也。世固有不畏天刑。不恤人刑者。則將如之何。然則何以處之。牧場創於國初。累朝因之。祖宗法也。祀田廢於近歲。因奏復之。今日法也。牧場固祖宗之法。然久橫占而今始復。亦今日法也。祀田雖今日始復。然緝舊典而尊故事。亦祖宗法也。爲臣子者。謹守勿失。則寔職良臣矣。之爲縣官尸位。予不敢不讎守之矣。安知將來不有善守而弗失者相繼於無窮哉。昔者文終盡法。平陽守而勿失。平陽相業。卽文終之業也。商鞅開前人之阡陌。遂爲萬世僇。法不可以輕變也如此。今茲場茲田。雖一鎮牧芻蓄之所需。固不可與壹一之法。井地之制。通於天下者並論。然有畛域可稽。有經界可別。非然不可亂。截然不敢越。就此一節言之。亦各止其所矣。後之人或決而壞之。充類盡義。其罪而與夫商鞅者等。而亦參之罪人也。事貴貞常。理無大小。天下萬世非大也。一隅一事非小也。又安知商鞅之決壞。蔑曹之繼續非小而吾今日之所復者非大乎。張子買田一方。尙欲井井地之可行。況吾場吾田。逸且緜遠。以頃畝計者。指尙屢屈。古人有言。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不能不顧望於後之君子。譬之操舟上瀕者然。刺篙者師比於舷。前手出。後手授。篙不停刺而舟進。雖罌塘之險可涉也。否則舟退且覆矣。予繼篙師後。急刺而力不敢暇。猶懼弗勝。篙吾後者其可少懈於力而不急於刺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茲田茲場。實祀戎之所事。非以觸於類。以告後之人。且欲使貪夫知所警云。

增修貿甯馬市碑記

貿甯有馬市。市諸夥之馬也。市以馬名。而貿易者。諸藩貨皆在焉。不以名。重在馬也。卽彼所無者而易之。以慊其心。羈縻撫柔之道。皆於是乎在。固不規規然止於貨利之間而已。市在城北十八里。有垣若堡。有屋若衙。規制隘陋。年久傾圮。撫以壯巨觀而懾遠望。正德戊辰來。巡撫都憲劉公璦。將事料理。太監岑公章。總兵右都督毛公倫。時共鎮茲土。相與圖維贊成之。乃庀材鳩工。伐木陶甓。庭而戒之曰。維茲馬市。既徙柔遠。實以招邊也。若等受任。毋侈觀。毋愒新造。毋因陋以怠事。毋欲速以勞人。咸俾或勤。有懲有勸。其毋忽。戒衆工執斷。罔敢違令。厥功告成。始於是年夏四月。訖於秋八月。前爲廳事五楹。以受降敵敕拜。後爲燕居五楹。以備鎮巡宴息。崇以堂壝。飾以黝堊。廳事之外。前建儀門。中築甬道。燕居之傍。左廂五楹。供廚饌。右廂五楹。儲器用。仍拓其舊址。築以綫垣。建岑樓以登觀瞻。列支舍以容守禦。此則因舊而修之者。廳兩旁各爲一區。限以子牆。參門相對。以止宿野人。而交易藩貨。四隅各建一樓。勢若翬飛。甍桷更戍。以謹脚望。而防變詐。此則圖新而增之者。吁。亦盛矣哉。市故遠方來市。視益壯麗。駿汗吐舌。視之殆若頑蟒虎豹之形。繼今終不敢萌豕突豕奔之志矣。於時監鈐太監吳公本。總儲郎中徐君連。分巡僉事許君壯。咸謂當勒諸石。命都指揮魯祥來徵記。昔考前代之於遠人也。其款塞有關

市以通其利。其貿納有粟街以爲之邸。所以曲盡柔遠之道。而爲安內之計甚備。今茲馬市貿易有區。即同市意也。止宿有所。即蓝街意也。然則邊垂不警。士飽而歌。邊馬益蕃。風嘶露溼。是固聖武布昭。皇猷允塞。及總鎮協心。兵戎偃力之所致。而表飾之術。又安可誣乎。節鎮者之績之美。可不言而喻矣。辭喜而退。遂鐫石。

右通政韓公生祠碑記

先帝之十有三年冬。右通政韓公鼎泰。寵晉提督河道。駐節安平鎮。鎮即勝國時所謂張秋也。前臨運河。即所謂會通河也。元世祖用廷臣議。引渭濟汶漷之水。運燕薊江淮之涉。始開。是河起安山。歷張秋。訖臨清。遂御河。盖公私漕販之所於濟。官民舟楫之所必由者也。然在彼時。東南之賦。悉由海運。自餘漕販諸舟。入是河者亦省。故至元延祐間。河渠雖疏。限以隘鍾。示以石刻。止容百五十料之舟。而南北往來。舟楫通焉。是文皇駐蹕於燕。而漕運日夥。謂海運有風濤之險。南北舟楫。俱由是以達。涉者衆。則水易耗。沙易壅。崩崖淵壑。種種非一。始有淺隘之患。議者乃濬南旺湖以瀦衆水。秋多之交。蓄之以備涸。春夏之際。洩之以濟河。然後萬舸安行。可以通行。百世不刊。永爲民利矣。歲久法壞。湖漸淤塞。蓄水既少。洩水遂微。而河淺舟澀。漕運艱艱。韓公市到官。即考前志。詢故老。先治南旺。次治安通。修鍾壩以節水之流。築堤堰以防水之潰。塞決口以止衝。設斗門以通變。造浮梁以濟險。建神祠以安靈。報官廨以儲材。復墾田以免患。而其竹、木、麻、蓆、鐵、石、顧、灰等料。以及工食之需。未嘗奪民居以恤。吳起辛酉。訖乙丑。五年之間。不遺餘力。而其績用成。

提民一毫。嗚呼亦難矣哉。湖水既充。河道遂濟。漕販俱通。官民兩便。上有功於國。下有德於民也。今上軫念其勞。即位之初。擢通政使。敕管易州紫廠。公既去鎮之賢。豪馮儀等。數十百家。咸慕無已。庀材鳩工。立生祠於鎮。而塑像於中。以寓不忘之意。復磨瓦石。請予記其事。夫生祠非古也。特是報德。滔於禮矣。然狄文惠韓忠憲。先後宦於魏州。皆有生祠。二公正人。當時親此。宜其自以爲滔。或能止之。而卒未聞。而其時豈無稽古知禮之士。病其濆而譏議之者。而亦未聞。則生祠之建。亦自無害於禮矣。祭法以勞定國。及法施於民者。皆所當祀。韓公督河之勞。至今萬口傳誦。而其規畫良法。民當世世守之。豁之祭法。無少異者。此而不祠。祠而非此類。皆非禮也。公由名進士。歷給諫。倘寶鼎陛令官。將來位遇。不愧前修。然則生祠義起。固當亦如二公。不自以爲滔而止之。人復不以爲濆。而遍今祠古祠。當並峙相望於無窮。倘何先後彼此之可言耶。敢以是告儀等。俾歸而鐫諸石。

鄆城縣知縣徐君生祠碑記

進士永康徐君朝儀。爲鄆城令。甫數月。民若有蘇焉。既一年。政若底績。三年。則成熙矣。凋民敝政。正藉於幷幹。鄆非衝衢。甫改觀於舊日。君去爲監察御史。不可留矣。邑之父老江淮、袁瑾、崔温、崔生武備諸君子。懷往日之恩。思其人而不見。乃偶君之像。屋而祀之。求予記諸石。予家密邇鄆城。聞其治行已稔。君子樂道人善。茲役固義所不當辭也。夫菱棠思召。甘棠柳思李。由二公之化。有以得民之心。否則民心一失。怨惡是生。與戎於祝詛。毀祠於先世。尚何像之偶。何祠之類。何碑之紀邪。今茲之舉。誠諸君之盛心。而徐君

爲理之佳。固自不可誣。蓋其以廉律已。以惠臨民。以嚴馭吏。以明燭奸。以公蒞政。廉則不瀆民財。惠則不戕民生。嚴則吏不民慢。明則姦不民欺。公則政不民欺。君今去矣。坦坦以安。無隱突叫號之患。熙熙相語。無歎息愁恨之聲。誰之賜也。若之何而不思耶。觀其拒逆瑾之旨。擊斥佞事之邏卒。義檄於郵者。翕然以稱快。慶閭人之薪蔬。贍流民之餼粥。不給於諸者。黯然以興懷。興學課農。弭盜平獄。鄰盜來歸。鄉豪慴服。凡所以繫屬民心而致其思者。尤不可殫述。若之何而不思耶。祠既立。鐘鼓晨昏。雞豚伏臘。過者泣涕屣。退想於高風。談者嗄咽陳述。極口而未厭。休名之布。謗愈章。而流澤之聯屬愈固。吾見愈久愈思。愈不能忘矣。古之爲令者。安陽之嗣。杞人之嗣。須昌之碑。肥鄉之碑。一代循良。千年嘉話。以今日方之。何何愧哉。歸鐫吾說於石。嗣君後者。安知不聞風而起。以嗣續休美於無窮乎。審若是。則茲祠固鄆強之民之庇庥。而吾邑亦將沾河潤之餘澤矣。

中順大夫廣東廉州府知府戈君墓誌銘

宏治戊午。廣東廉州知府戈君勉學。聞母馬氏喪。自廉歸景州。逾窩故居。越明年己未四月十日卒。年甫五十一。君富文學。又優於用世學。才器超邁。人咸期以公輔位。乃僅得遠州守。而蒿又不永。又惜其未究挾負。哭者無不盡哀。余與君同領成化甲午鄉薦。爲同年。君子壻婺余女。爲姻家。聞訃痛悼。失故常不自覺。將以七月十五日祔葬御河西祖塋之次。霧持狀來謁銘。嗟乎。亦莫有悉君生平者。乃敍而銘之。君諱孜。字勉學。姓戈氏。其先浙之嘉興人。會祖維善。祖本。占景州籍。爲景州人。父啓宗。累對戶部郎中。母馬宜人。始余上禮部。與君一見。即相得。嘗謬爲之評曰。庖刀發硎。太阿出匣。一時利器。未見其匹。恨鋒鍔少露耳。君聞之。不以余言爲過。戊戌登進士。爲主事。少年白皙。即能殫其才以理冗務。嘗判之暇。會計之當。惱吏胥。旁觀竦然。聲稱藉藉。轉監芻京場。場利弊。爲勢家所擅。前官吐剛。莫敢誰何。君首禁戢。擅者屏迹。未幾。督賦山東。張弛得宜。魚魚雅雅。爲藩臬諸君子共慕悅。吏民緊黠者。欺詐者。媮惰不從令者。君出片紙檄之。詞嚴義鉞。輒憺恐奔命不敢緩。積逋立辦。晉陟郎中。督大同糧儲。料最出納。既平。既審。數年之弊。一舉而爬梳剔抉之。一二年間。常額外。乃至積粟三萬斛。銀七萬兩有奇。大利盡歸公所。衙擅利區者。知其終無所得。思去君以自便。乃羣起而婆娑之。巧伺奇中。如狐如蜮。君無以自明。而君從兄良玉。方爲御史。以直節惕百僚。兄弟聯翼。人愈不能容。必欲禍君取快。讒者計遂行。宏治改元。謫陝西鄜州知州。君堅志定力。不少挫。郡適大侵。流亡者十九。君招撫而乳哺之。理疏蕪。芟荒棄。一再歲。流民漸復。自終南之陽。以及商洛岐鳳間。扶老稚荷擔襁者。屬於道。皆鄜民也。以戶計。凡千二百餘。予時爲陝泉僉事。屢道鄜州。見其桑麻鬱茂於郊關。橋梁整葺於津渡。市廛里巷之隘。學宮絃誦之盛。輒歎其才猷茂著。無試不效。乃如此。而又惜其優於天下者。困於一州一隅也。邊徼索莫。城如斗大。君處之裕如。竭力以營。隘難而應。若將終焉。君子知其所養之深。非前日之嘉揚矣。觀風者累疏以薦。詔可大用。無何推求民瘼。指陳時政。爲詳獻於上官。中多侵貴倖語。見者皆不悅。是以有慶州之擢。蓋君政績蟬稱。遠邇流譽。勢不得不強拔以示明揚。而炎方瘴癘。實陰以殺之也。前是宦游者。皆棄官不敢即其地。命下。朋儕交口

尼其行且曰嶺南地濕山險獠獞之所出沒魑蛟之所蟠蒸泱不可往往卽不可測君毅然拂衣去曰是
甯鬼國乎便鬼國也吾不可往而尙人也甯非朝廷赤子乎甯不可以爲理以行吾志至則理冤滯修廢
墜縋貧冒擢委右嶺海蔚然改觀時鄉人某領宦嶺南舉家死於瘴僅遺一孤君矜而衣食之既踰擽以
畀其宗嗟此仁者事也是以蓄君矣而莒不發豈造物者亦忌君才邪君所蓄既深藏錄斂以俟副厚
朝較之用此其時矣而莒不得一試天可問乎配曾氏封安人迪宜人西城兵馬僉之女弟生三子長卽
壽次龍聘富氏次雲未婚側室楊氏生一子一女俱幼君生於正統己巳七月十一日銘曰孰畀而妍孰
投而讎累身則才從古則然皎皎者汙睟睟者煎我不彼妨彼則我愆十載爲郎一麾出守脊脊羣海搖
搖黃綬潮陽有韓柳州有柳彼何人斯吾尙讎咨匠無改繩士不易志天豈勝人年不待位事定蓋相功
嚮復登御河悠悠千古之淚

雜著

講武圖記

宏治丁巳夏北□□上谷雲中上將督師討之命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東山劉公出督軍
餉公首至上谷集部使者及倉庾吏於廷而告之曰上谷去京師邇甚軍儲不足師行之害也一節告匱
九重之憂也禹貢先於冀州周制南北軍總衛三輔根本之地臣子所當先懷其頃謀靡勿忘咸受命而
退盥日簿帥數以進公覽之乃帥緩急計虛實移檄郡縣招徠商販自晉冀幷代以及兗豫齊魯瀛鄭魏
博凡芻若糧皆令輸於邊捆載於箱白粲於市者皆令詣於官規畫既定公慨卽
西曰吾志可少紓可趨堂中矣數月逸庾盈充士無髮色公復至自雲中元戎卽近郊閱武速公視師公
笑曰老父以軍旅爲未舉以甲兵爲未閒若欲以是窘書生邪始吾爲職方郎嘗閱禁衛羽林軍繼參濟
閫庶又閱海上嶺南軍轉爲右轄旬宣兩浙爲中丞塞河汴州又閱吳會水鄉大梁武卒若軍能解吾固
嘗試目至期城門啓鑰牙將部堠三軍盡甲馬既同公乘月輿儼然造焉元戎大璫盛服從事褫校而
下屬鑾鞭祗候轅門外公入坐講武堂諸將士踴躍矢命惟謹公論以朝廷養兵之周練兵之勤用兵之
急之意至再至三俾退而事事皆效之餘應者萬人聲震林谷少選部伍各正中軍建大將旗鼓開壁傳
令步兵陣內騎兵陣外四象在焉四隊在隊咸列而方如魚貫然或環而圓如碁布然或分爲三左右應
援犄角大隊落鉤連鎚若相先偶若相聯團若相搏綿若相蟄伏者如眠起者如軒如珠斯穿如綆斯
蟠委蛇蜿蜒焱馳駢填有旛斯旞有鼓斯鼙趙趙娟娟褭褭乾乾千態萬狀而軍容之極觀備矣良久陣
定別將單騎驟爲□辦疏犯大軍諜報元戎偏師出應執者釋刃弢者設弦合戰移時步騎分番奇正倚
伏敵乃敗北獻俘中軍大行賞罰公觀已歎曰吾行天下未見精兵若此也今北□未庭當宁旰食疆場
之事若等貫耳勞力多賞乃一揖而退未幾□款塞中寇妻獻馬六千匹而公鉤事適完有旨徵還朝中
錯以共軍旅師公鑑賞也於其行繪圖以附公因命中錯爲記如此謝燮之暇時寓目焉庶幾人之常侍
側也

中山狼傳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麾犬罹後駿鶩雲歌驅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唾
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趙阿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駸駸蹙天足音鳴雷十里之
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蹙蹙國門風行失道顧慮悸狼也至引者顧
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陰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
我得早處蓁中以苟延殘喘乎竢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
先生曰噫私汝狼以犯世卿作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
固所不辭也乃出囊書空囊囊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啟胡後恐窒屃三納之而未克俳徊容與追者益
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進救焚溺而鳴騶遵寇盜耶惟先生速圖乃踧踖四足引繩於東縛之下
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驅上引避道
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披劒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
伏艱就地匍匐以進蹌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
之蹙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畜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岐而亡狼非羊比而中
山之岐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來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
皮冠行道之人何辭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
勢又冒諱之面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隨簡子之去已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聲
狼應簡子之去已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聲
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遠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饑死道□
爲羣獸食毋甯斃於虞人以組豆於貴家先生既墨者蹙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哉而全徵
命乎遂鼓吻磨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拇且卻引藏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
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嗇吾狼食
也相持既久日晷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
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當食卽食不可卽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顧老木倨立路側
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
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聲遽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
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奴僕皆食我又復
鬻實於市以規利於我我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能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斧我枝葉且將
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枵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
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磨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詞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邪復與偕行狼
意急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趨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畜猲耳更何問

爲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啀汝先生不得已揖老杵再遜姑來以問牛鼈眉瞪眼延叟張口向先生曰老杳之言不謬矣老杵幽栗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直一刀以易我使我武健牛事前畝既壯壑牛曰以老矣凡事我都之彼將馳騁我伏田車擇便逕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輗衡走郊坰以蹈榛荊老農視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面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謀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擔石今麥秋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廡籍今掃帚行村社矣往年鹿鹿碌碌盆罕生未接今醴黍稷犧樽斝斝騶婆姿矣往年衣短褐倨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挂冤園册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獉我老翁逐我郊野酸風射眸窓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誕乖而不可牧足擊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筋被未瘳老農之妻妒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鞄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廬丁之門有年矣刓不礪刀硎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說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扶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含狼面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間故先生曰是狼爲獘人所窘求救於我我質生之今反欲咥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暫定是於三老初逢老杳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儻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屬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諸愚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朝躬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是罪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其狀果囚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復縛置囊中肩舉壠上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恩亦甚矣從非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非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乘道上而去

里婦寓言

漢武帝時汲黯使河南矯制發粟歸恐見誅未見上先過東郭先生求寓先生曰吾草野鄙人不知制爲何物亦不知矯制何罪無可以語子者雖已敢以竊聽諸侯聞男女居室事甚悉心亦暢然以說及聞產育之艱則憮然而退私語女隸曰諸母知我竊聽誠我耳世當有是理耶既而適里之婦子身不能勝衣力不能舉羽氣奄奄僅與之居數年弗克孕婦亦未諳產育之艱益以前諸婦言爲證婦子死歸入通都再適美少年意甚愜不踰歲而妊將娩之前期腹隱隱然痛婦心怦忽心當牢事走市隘偏唱市媼之管誕子者而求免焉市媼知其愚也欺侮之曰醫可投彼有殊可以奪胎也或曰巫可禮彼有術可以逭死也或曰南山有穴其深巨測暮夜潛遁其中可避也或曰東海有藥其名長生服之不食不還可免也婦不知其給也迎醫而醫見拒求巫而巫不答趨南山則藜藿拒於虎豹投東海則蓬藥阻於蛟龍顧有居室焉遂竄入不復出居三日而痛愈劇若將遂娩者且訃窮矣乃復出偶鄰婦生子髮未燥毋子俱無恙婦欣然往問之鄰婦曰汝竟癡耶古稱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汝嫁矣乃不閱養子之道而云云乎世之人不死於產者亦多矣產而死則司命收存又可免乎汝投死何莫謀居以畢世而乃忍嫁再醮也汝休矣汝休矣世豈有既妊而畏產者耶里婦乃赧然而歸生子亦無恙詞來畢踏出戶不俟駕而朝。

八駿圖辯

尙寶卿何稚辭君故大司寇公介子也好古博雅嘗以所藏八駿圖示余并索一言余竟几而謝觀之兩耳四足披鬣而曳尾飲水而齕草與凡馬無異所謂若龍若鳳麒麟螭螭蠵蠵者絕不相類亦奚以駿名爲哉縱使淮龍楩楠稱名無愧今天子端拱無爲諸徼公然無事亦無所事於駿竹者而況凡竹箭品徒以污褚綃又奚以圖爲哉因謂辭曰昔穆王失道車轍馬跡徧天下八駿爲之乘造父爲之御然則造父者周之嚚來陵則移人之尤物也漢武帝求神馬候仙人遨西王母天下騷然疑若實穆王崑崙之遊荒唐幻惑之說有以啓之是八駿在天壤間無之可也有之適足以爲世累斯事絕口不談可也談之適足以增道詞莪圖也當掩目勿視可也視之適足以生荒心柳子厚謂天下盡焚駿圖則駿馬與聖人出矣夫聖人出天下生民之幸也駿馬何爲者而並稱乎柳州於是乎失言矣今吾子粉繪之寶藏之子又以言啓之不幾又爲柳子罪人耶尙賓君曰不然禮天子乘龍晉龍夏龍赤騮有宛然如蜼者赭然如火者皓然如縑者黯然如墨者純然如堊者得無近似歟晉備自侍從見天閑之馬熟矣今將守母喪遠北闕恐不聞然和之音觀法象之美故繪茲圖歸垂中堂冀朝夕見而尹之以寓古人式路馬之敬耳則所繪固天馬也穆天子之奔駿豈今日所宜談哉適數有以符之而已且駿不解其力稱其德也吾是圖蓋將益愼於德益戒於荒以寓絃韋之義豈徒託之紺紫爲耳目玩好之具矣乎。

寅庵記

都憲太和薛公節鎭陝西申錫承之陝梟間以事謁公於行臺公謂申錫曰同寅成王訓官曰寅亮觀於寅而天存名亦不易子以文鳴世者其爲予記之辭不獲作而歎曰大哉寅乎其大矣哉天地物變之耕耨乎自寅賓之義發於堯而惟寅之義繼於舜咎陶陳謨曰同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然而公之庵衡茅耳非有丹楹彩椽之麗崇廉廣陛之爲證哉之森衛應敔之臨決百執事之奔走也則亦何取於寅而以寅名哉蓋士之所居得志則爲南陽之遠不得志則爲洛陽之窟梁甫長吟安樂打乖地豈有二哉勸公居庵也誦天下書論天下事其志固欲以濟天下然以其志尙未得也則葬丸餘暇風流若將終身今志得大行矣然則抱膝嘯時固有心於

開濟而寓居安樂內聖外王之學實以是成之以寅名廼將無不見者況寅者敬也君子所以敬己所以安百姓所以體信達順四達皐至事天變帝者也雖時運已時也今叩安百姓時也然則敬何往而不宜而亦何所往而可少弛於敬邪敬不可少弛無往而不宜則寅之爲義固合窮通出處一道也且寅者出曰敬大事也同寅協恭安民事也夙夜惟寅宗伯事也寅亮天地公侯事也今聖人在上敬天勤民而公以長才膺此重寄不圖化理乾清坤寧行將入履端揆叙調化機上下一於悲敬以成忘言無爲之化然後角巾私第歸老莊廬則開濟老臣不愚奚於前而風流人表將不愧北後塵矣公笑而不言爰取以爲記

書永感堂卷後

臨洮守上蔡李君朝振幕錦衣時既其父母俱亡而使已抱無窮之感也乃取永感二字名其堂且爲圖爲卷謁名公卿爲文爲詩而餉予爲序豈其後君寄宰予邑有善政予在諫垣時君入錦衣幕與予同朝者累年爲善交固非燕游一朝之好矣序豈可得辭今夫子之於親其情無窮生則致養死則致思其事則然也感者思之因極感物而悲感時而哀殆與身世相爲終窮故曰永感而進士登科父母未及見而沒者亦以永感書蓋領對內廷宴錫兩省有不感昔而悲撫遺體而思親者乎君之父某嘗以進士期君而覓不得遂以是名堂者固見孝思無窮而亦以識公志也自堂之成君日游止於其中仰視於揭扁之大書而細閱於錦軸之著述蓋不敢一念以忘其親而又感父志之弗遂居官操行必欲無愧於進士以成父志將不敢一飯以忘於君則斯堂斯卷其忠臣孝子之砥礪歟然有生能致養而死不能致思者亦有生死兩泯焉不聞其養與思者又有生不能養而死謬爲思以欺世者皆不孝人也蓋生死兩失其道爲悖親悖親不孝也生不能養死又謬爲思以欺人斯君之罪人不孝之大者也君自布韋時事親即以孝聞今宦成爵登堊墀木既拱而孝思彤於感愴塊酹吐於指紳者猶若此是豈可與若人者並論乎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君之謂矣予不佞庸書此以志名堂之義且以期君顯揚之休於後云

書林克沖奉使逻羅卷後

使外國者惟西漢諸臣最著然亦往往生事興域非中國柔遠人之義而亦非人臣承將王命之所宜我明有天下百二十年凡荒服趾君長殖歲貢異以爲娛鑾宣強以示威也成化壬寅逻羅遣使來請封天子憫其國王耄老脈勤爲封册其世子嗣爲王命給事中林君克沖持節以爲使同官者壯其行爲詩卷以贈之而其舊鳴者多倚聲而和闔中錫序其末曰惟漢至於武帝於宣帝使殊方者指倘屢旄而惟蘇子卿不辱君命張騫使西域和如使西南夸陳湯甘延壽再使西域致宛馬檄匪胸斬郅支而陰山以北酒泉以西卬笮以南罷兵通酋之國噴蛇吐火之人椎髻環耳之俗亦往往負女多事迹其由固漢天子修心多欲失其曾長之心而亦藉恁者將逆意心不慎所趨有以致之也今天子仁聖不貴奇物不利遠地不貪武功而克沖以專對之才干城之望超卓術吏倘要荼還囊囊胥遊盡邱園心遠城市老日以侵學日以肆焚經道書興圖地志山蟲海藏陸尉邊箚黃凝耆儒清時佳瑞鄉里仰瞻子孫繩繩雞鳴易晞芝蘭遷悴嗟哉良友忽爾奄棄鳴呼公姊予甥公嗣予壻哭以奠公言不盡意尚饗

往使於其國風節鄭重天語丁寧而逻羅又奉正朔秉禮義非大宛印笮邽支之比人固不得以漢臣之失譬克沖矣然諸臣之事亦各有等差而不能以相同漢啓武帝喜功之心湯延尋媾宜帝之制固君子所深鄙而恥道者至若相如者西京文學侍從臣也舉措宜有過人者而其略定西南諸夸其去窮黷也無煩至其使蜀也諭父老有檄雖父老有嘗始終以文與唐蒙壁強他人下而失於幸春秋貴備之義君子深不滿於相如也蓋詞賦求編本其素心邦圖瞬息曾未一注意何取於文學也林君豈有是哉君由進士爲翰林應吉士讀中秘書學成得令宮蓋惴臣耳故告之不得不詳於相如之事

書興隆八景詩卷後

天下勝地待人而名亦必其人之言語文章足以信今傳後而斯取重東林非遊遠其人則廬山一叢海耳永之山水非柳子厚荒服外之邱垤行遼耳然惠遠無生超悟之談固足以動王謝桓庾諸公而東林在當時尚有覓閑寂寞之境非若今興隆寺屹然於長安門右通衢之間永州諸作固雄傑瑰奇脫炙千古然獨行無侶孤倡寡和若今興隆八景近在堂階俯睨闌闕東望宮樹青蒼雲霞繚繞吐吞掩滴爭奇競秀亦勝地哉匪盧峯陵不足言矣而是卷所登又皆宗工鉅筆珠輝玉映其人其言宜若無愧古昔然則寶惜珍重以遺衣鉢於後非遜上人之事乎辨才之寶蘭亭日臨數過老而彌篤惟簡之寶四菩薩板以身守之以鬼守之重其人重其言勿使辨才惟簡專美於前則遠社愚溪亦不得專美於前矣

祭劉大尹文

嗚呼公之僧大貝南金公之委蛇蘭春柳公之介丹矢朱弦公之醇太羹元酒蜀柏不足爲公操莊椿不足爲公壽胡爲乎天不慭遺遽正乎邱首蓋公之不全者皆無幾何而其全者不翅什九少彈鋏乎橋門惟朝豁以豁鯨遽飛鳥乎名邑乃銅章而墨綬無瓦覆壠植以庇於前有箕弓裘冶以紹其後故能追逐乎三休非但爲祈腰於五斗誠不肯瀹宦業以先人而固欲考終於北堂求之乎今鮮之人蓋所謂絕無而僅有是造化者於公固材而篤焉豈嗇曰以萬物爲芻狗但生死之至情在相知爲獨厚彼館人尚可以脫驂況僚友之誼而公其父母惜執紼以無由徒有拳之益缶敬寄言以弔公靈不味其知否

祭西田呂太守文

嗚呼西田生爲孤子鞠於貝氏甫家江緬劉家撫恩甫及童丱從遊盤序管豁神嶽孔融偉器早領鄉薦遂登進士吾邑黃甲公先赤幟授大行人奉天子使遊寰四方啟忽九賦奏績銓司晉官儀制有績彤廷有聲粉署惟公之賢朋卽默識惟公之學老而不廢手不釋卷元入幽思纖夸中州政先內治平易近民超卓術吏倘要荼還囊囊胥遊盡邱園心遠城市老日以侵學日以肆焚經道書興圖地志山蟲海藏陸尉邊箚黃凝耆儒清時佳瑞鄉里仰瞻子孫繩繩雞鳴易晞芝蘭遷悴嗟哉良友忽爾奄棄鳴呼公姊予甥公嗣予壻哭以奠公言不盡意尚饗

遙祭濟南大家李尹老先生文

嗚呼天乎。何奪公之速乎。士林不幸。而斯民無福乎。朝廷失所倚重。而古道終不復乎。識與不識。莫不聞訃濟哭。況咸知遇豪汲引。如中錫焉能已其念辛而痛哭也。公以文章魁東省。提南宮。公以風範壯中國。計齊哭。況咸知遇豪汲引。如中錫焉能已其念辛而痛哭也。公以文章魁東省。提南宮。公以風範壯中國。歷外郡。才藝足以總國賦而阜民財。剛毅足以愜姦邪而振綱紀。蓋至於均四海而統百官。則又莫盛歷外郡。才藝足以總國賦而阜民財。剛毅足以愜姦邪而振綱紀。蓋至於均四海而統百官。則又莫盛而植桃李。麾一蔽於斗文。言遽興於蓼蓼。一時搢紳。咸翕爲之挽留。四海蒼生。翹跂望其復起。胡不慭遺。乃遽摧此。公之進也。朝端富韓。公之退也。終南賈綺。其存也虎豹在山。其亡也蛟龍失水。付何足一空以損公。而人爭欲百身以贖死。蓋公之勳業。雖橫被六合。而所挾負者。尚未竟其施。公之德澤宜本支百世。而圖筆裘者。尚未離於祉。故談之者酸鼻。哭之者成市也。然而舉望昭當時。芳馨流信史。不但令人之未易齊肩。亦古人之不多屈指也。嗚之乎。青睞赤驩。世未嘗無良馬。而汗血之駒。雖西極亦罕於俾。翠羽文鷁。世未嘗無佳禽。而鳳雛之翼。視南溟殆猶尺鷃。公亦可以瞑目。盛壑矣。所恨往事如新。莫敢回思。哲人云亡。莫之仰止。大疑誰與決。重任誰與舉。考德問業。將誰是師。過都望匱。將誰是禮。明堂誰棟。大廈誰支。風簷誰補。雨澤誰施。天下誰寧。國是誰持。士類誰恃。民生誰救。故夫人之嗟咨以惜。涕淚以悲之者。蓋皆爲天下計。而非徒致其私。非一人之溢美。天下之公論。不可得而移也。嗚乎。歷山之麓。公生而屋。庭餘閑寥。慈心以痛。歷山之陽。公死而藏。山川不異。堤日而傷。生榮死哀。景福專美。人爲公悲。公應自喜。聞訃者之久傳。諒罷黍之在邇。械一詞以永訣。惟九原其察只。

將赴遼東告辭素庵府君冀文

昔時兒爲詞。直言多忤。屢遭刑責。取疑吾父。僉憲滇南。遐方萬里。終歸省父。便風迅水。足未抵家。父已仙去。悔恨纏絲。淚血沾袍。服闋之後。見慶還陞。親學憲副。廷尉武卿。再遷都憲。節鎮上谷。謝病來歸。依棲林木。念父不見。飲痛疚心。封塋隧道。日夕來謀。本謂此生。高原同老。鬱鬱松楸。顛躓薪藻。遭逢今上。起廢求賢。東遷撫巡。中丞印綬。丁當天語。回勿稽遲。禮不俟駕。敢復固辭。勵念此別。歸復何日。怨慕潸潸。悲風瑟瑟。昔容遠矣。何以爲情。哀哀鞠育。肅肅徂征。嗚嘻徘徊。如寐如醉。仰惟恩私。鑒此哀思。

東田詩集卷一

五言古

送錢世恆赴廣南料理邊儲

太倉粟陳紅。四海正窮一。天子念邊儲。簡臣持斧出。悠悠赴南荒。飽歷蛟龍窟。所至更弊端。庶皆應殷粟。乃知激揚才。亦藉會計術。癘雨細於塵。瘴烟暗於漆。借問彼唱簪。何如此彎弼。願言早歸口。蟋音覲天日。

社飲

晨起掃風軒。花磁淨於玉。時年稍豐和。談笑聚鄰曲。左手螯正肥。中山酒初熟。喃愛矢上遲。覓韻詩成速。意適軒遊皆。令嚴亮治蜀。性資頗任眞。禮數亦諧俗。隱嫗薄陽三。逸同竹溪六。情深各盡觴。昔短繼以燭。寒冷忽南鴻。離香還北菊。流光衆所同。此樂吾應獨。爲語世間人。紅塵莫相觸。

擬古八首

行樂秋水濱。蒲蒐木葉下。儻僕知我勞。凭肩健於馬。歸來酹柴門。返照射簪支。聊復一長歌。曲終和良宴。雨過秋氣清。菲薺淨如洗。珍廚葛氏方。謝絕山公啓。覩酒有甑泉。廚空無麴米。佇披坐澄心。此味甘同薺。病起晨梳頭。華髮不盈把。朝市事多違。山林僻亦宜。非魚安知魚。呼馬謂之馬。日暮浴溪流。濯足還達者。南簷坐負暄。愛日熏人醉。栩然假寐餘。忽見槐南使。高車駟馬遊。他諳塵寰事。一覺百憂空。鄰翁方美睡。

中論究墳典。頗知滋味長。尺枉尋豈直。珠沈波亦光。蜜桂老逾辣。椒蘭枯乃香。肯將一斗酒。來路博西涼。

薄暮坐一室。焚香彈素琴。冰絃足古調。玉軫無繁音。不奏廣陵散。惟工梁父吟。紛紛篴笛耳。誰復稱予心。

蹇蹙遠幹微。疎籬響秋雨。林空萬葉殘。一一委庭宇。獨臥掩荊扉。沈痾久難愈。感之坐天明。所念非三釜。

經年耽肺病。藥裹堆如山。雖失憔悴健。卻辭行路難。心忘軒冕靜。身處衡茅閑。內外兩無累。優游窮攝生。

田家

農家歲事畢。日晚關蓬門。兒女笑燈下。牛羊臥牆根。火煨楷楠駁。酒漉茅柴渾。陶然取一笑。其樂不可言。

擬古

氣序忽流易。暮春黃鳥鳴。幽人臥空谷。感此微物情。海水不西返。劉轗豈南征。君恩如可恃。富貴何須輕。

酌客

良辰具雞黍。朋儕邀我談。疎雨霽遠近。微風來東南。共悅名理妙。安知醪味甘。古人不及亂。吾敢獨沈酣。

宗康年幾古希。風情未衰。殷臂間忽感風疾。數日稍愈。命妓酌酒如儀。詩以警之。

宇宙幾萬載。人生纔百年。世兒顦顇多。短折何紛然。修者半百死。夭則三旬前。君今幾七秩。蓋亦幸而全。

昨聞司命者有信寄君邊。下欲夷左股。上將失其肩。冀君稍悔悟。不遂踏以顛。君胡不自愛。而詫病已痊。

依然惑厠鬼。一見生百憐。所愛積日久。司命恕不愆。二豎侵五內。三尸訌九天。一臥不復起。含辛入黃泉。

父母甘絕妻。拏弟淚漣。負郭餘千頃。充滿空萬錢。噬臍寧可及。嘗談千秋傳。作詩題短篇。聊以致惓惓。

大用燬載酒西園次韻奉答

園林久牢落。忽辱山公遊。日暮桑落酒。而維木蘭舟。詩壇雖寡和。宦海會同流。於焉興如淺。慚負江陵樓。

過福嚴廟

丹腰近旁宮。鳴鐘祀啓扈。老翁持獅香。僕僕拜戶限。稱扈能活人。班班載經典。中包時國心。外具洞垣眼。

千秋藥尚靈。粒粒疹壇增。壇上恆得之。服而病如剉。予謂老翁云。茲人世良醫。當其擅術時。不顯衆工報。

李磎妒其能。刺客暗中遣。遂令厄古今。秘方失瘟簡。疲癘無所依。大道日以殄。老翁聞此言。不覺淚雙潸。

因說村落中。有啓如禁錮。自矜才藝高。妒忌復不淺。幸扁不生今。生今亦難免。我聞心悽然。狀類倒執板。

長揖別老翁。盛程更催趲。

謁獄神

咎繇古賢聖。厥狀如倒瓜。佐帝明五刑。千載稱法家。茲神形頗肖。藍面乘呼謔。居然受香火。嗣續日再撾。

寶幡揭危棟。大字題誰鎪。拜謁盡因子。頸熱而首趨。俯仰叩稱福。一一應無差。所以人起敬。珓筊擲橫斜。

我來一再謁。長揖手重叉。問神神試聽。近法何舛耶。苞苴怒成笑。褫襮韜變嗟。平刑苟如此。何以承勳華。

神聞斯語已。瞑坐垂絳紗。鬼吏叱我退。謂咎去已遐。此固道相國。爲祠歲年除。昨暮偶得代。凡今局內衙。

神自九天降。尊嚴不可加。幸其聊假寐。汝退愼無譁。我聞耳良駭。我眩眼良花。蜀錦出門去。吏卒褰帷窺。

夜坐聞雨

夜雨響疎林。羈人擁衾坐。牆羽薛蕩侵。庭恐芭蕉破。鳴蛩滲行行。闇階珠簁簁。燈搖鬼鳥啼。答擬神龍過。

漂泊聚皆微。打窗點還大。祖類勞夙興。點久殺秋臥。聽竭話無由。淋鈴愁豈那。閉門學饑寒。吟入招魂些。

東田詩集卷二

七言古

引子升天魚圖爲玉之孫吏部題

惟颶吹倒不周山。壓怒海滔天地黑。鴻夷駭走河伯啼。魚龍相鳳無顏色。此時鰍鱓污渠中。含穢咀濁方自得。冥頑不省風波驚。脾睨魚龍矜且飾。忽朝海上東風來。桃花浪蛟迷南北。大魚作勢欲升天。小魚振鬣揚其鬐。龍門萬丈復萬丈。一躍豚如過戶闥。帝聞遂使戚萼山。垂足下同撐四極。吁嗟不似潮陽魚。拔引種類爲民賊。

鍾馗圖（圖中畫鬼張燈。鈔鬼簫。鍾馗騎驢。前行鬼擔）

山鬼張燈風打滅。終南老仙靈耳熱。林深路黑六出飛。破蓋蹇驢行不輟。此時應被鬼揶揄。瞋目控拳還氣噎。大呼深夜宵無人。悔不出門持寸鐵。憶昔明皇遊驪時。爲除盧耗南遊子。口流津沫搥鬼胸。手把獨髀飲鬼血。帝醒傳旨覓遺師。遺成容度真奇絕。藍袍烏帶貌猙獰。舉鬼見之皆吐舌。從此官家安枕臥。逐令宮掖無妖孽。誰知此特餘閒妖。雨衙一鬼尤點桀。腹中有劍能殺人。假月堂深如虎穴。耗盡元氣負三郎。請聽白頭宮女說。我家寶刀名太阿。磨時澗水聲悲咽。斬除魑魅血不殷。色正銕寒秋凜冽。壁間高掛已十年。憤不嘗初聞豪傑。嗚摩豪傑豪傑今也亡。仗劍南山遊不悅。

狻猊圖

狻猊自是獸中王。奇毛燦爛生金光。尾端結毬大如斗。百獸見之皆伏藏。空林無人日色薄。引子出吼時跳梁。草木震動山石壓。流泉奔潰聲浪浪。是雖弄筆巧爲此。使我披挑心徬徨。長安客舍靜無事。獨坐思與雲悠揚。平生不識負嵎虎。末路乃遭當道狼。仰天長嘯重展玩。安得借我騶中堂。

和胡工部見贈韻

昔騎赤鯉追仙英。水曹官職詩人名。長安城中十萬戶。獨題豪句雷轟轟。梁園昔傳枚乘死。探珠忽與羊公生。鑿眉不樓筆意健。劘抉渾沌搜區萌。相逢一笑呂公枕。爲君聊賦邯鄲行。

春詞

紅梅花插銀瓶小。紫蜂烟隨金篆裊。病酒假香起尙遲。流鶯幌駿雞催曉。是誰偷推繡簾窺。庭院堆鹽總不知。小立風前梳洗罷。笑圍雪打綠衣兒。

除夕分韻得未字

閉門不踏金貂貴。坐擁寒爐縮如蝟。儂將搔斷肩聳山。聲比飢蚕催餘氣。流年一去不復回。徒嗥狂心甚無謂。急呼妻子洗瓶罍。隔鄰貰酒聊相慰。須臾酒盡吻更乾。悔不即時作兵尉。兵尉有時還自來。阮郎嗜酒非因味。便將此意問元亮。脈脈無言似深諱。令人感此重泚然。起視中庭夜央未。

百禽雙鳳圖爲宋黃門廷用賦

金盤曉掛扶桑樹。萬國須臾斂宿霧。天風吹下雙鳳凰。鳴聲一一諧韶護。憶昔長楊五柞宮。還從千乘旌旂紅。韓氏金丸每奇發。虞衡逞逐平原空。武皇抽去五孫死。狗監驅坊供屢弛。上林春囀百鳥間。旦夕喧啾亂人耳。初聞黃鳥遷垂楊。巧舌百囀眞如簧。次聞博勞惡聲鳥。亦似鴃舌鳴其傍。乾鵲媚時惟報喜。向人強聒殊未已。鵾鷄南來鸚鵡西。竊爲人語終不似。凡此爭類俱庸禽。百無一二能好音。若持嬖美丹山緣。畔以筆誇紫琴。黃門此圖未易得。無乃畫工巧比德。寄言百鳥且莫聲。鳴鳳朝陽方振翼。

鄭亭琵琶圖

衡漳學士使江左。下視吳兒無一可。乞食歌姬老丐夫。巧將豔質燃心火。鄭亭長日寂無譁。敝衣挾帶人如花。狂心漫亂不可遏。相與夜狎彈琵琶。琵琶絃斷何年續。臨別殷勤仍贈曲。曲中心事誰則知。明日南堂開宴讌。請君歸去不須遲。正是列侯歌舞時。回首鄭亭莫惆悵。餘情留付党家姬。

白豹突馬（身有黑花・惟腹脚二物狀・）

沙場汗駒走且倔。陳壬白馬何昂藏。中官奉來金勒鏘。滿身黑花浮綠光。初疑從獵漢武皇。射熊館下雄翅翔。又疑角鹿登支郎。共爾神駿俱非常。遂令二物協嘉祥。變現異質爲圖章。圖章不數十錦良。爾價不數千金償。會當持爾獻尙方。芝房寶鼎同稽揚。

黑豹突馬（身有白花・惟伏兎狀・）

燕昭不惜千黃金市來駿馬烏同黔。白花亂點疑雪侵。中有狡兎形可臨。毛奇骨異難重尋。伯樂贈顧邈

悴心千門得之過獲琛。置諸華廈如海深。香其滿樻奚囿森。衆馬引弊徒羨欽。我見笑取桑落斟。醉持老翁成狂吟。君獨不見李翰林。五花換酒甘醅沈。

壽白司寇

尙書門外人如簇。壺是雕鞍與朱轂。登堂爭獻東海桃。花甲初周介多福。時維臘月凍全消。冀爽階前六葉翹。羣仙滿座紅日上。共飲沆瀣歌寒韶。雲韶欲能餘清響。銀燭萬燒光一丈。笑談轉劇賓主歡。香腴森筵春浩蕩。直北須臾斗柄橫。狐星法星同度明。主人不醉健復飲。無乃夜降南極扈。我聞眞誥言偏習。上壽由來百二十。願公方永如巳祖。三殿年年聽履入。

耕

昨夜典園收息錢。大兒買牛耕麥田。向翁耳語已種黍。酒熟正當秋社前。

織

老翁上箔桑葉稀。小女手中新繭肥。數日繅車怪不響。阿婆裙綠先登機。

長門行

金屋佳人正專夕。翠華忽幸平陽宅。平陽宅裏春婆娑。妙舞清歌圍綺席。就中擅寵最家親。珠翠滿頭恩澤新。酒罷擁歸後宮去。妖嬈不數邢夫人。經年再辱重瞳顧。莫慙含胎泄雨露。坐使長門閉阿嬌。黃金卻買相如賦。相如詞賦天下工。以病茂陵松柏中。得金沽酒掉椽筆。六百餘言追國風。后復承恩上心哀。金縢未啓能如此。九原寄謝赤烏公。莫賦東山勞歸士。

李將軍射獵圖

南山旱霜秋草白。獵騎將軍來射獵。大黃持滿疾於兎。一飲田間過一石。歸來日落灞陵城。醉射胡人亭巳后。將軍奮髯怒不巳。明日應詔陽天子。重剖銅符守北平。單于十萬遙相望。如何不取封侯貴。卻乃先誅灞陵尉。

東田詩集卷三

五言律

默軒

謝卻市中喧。青山做一軒。焚香耽靜坐。讀易到忘言。談塵空懸壁。吟筇不出村。因憐王右路。變亂對人捫。

送王舉人下第歸湖湘

失意桃花浪。秋來作倦遊。買舟尊楚水。東客別燕山。綠酒青旗下。紅亭碧樹間。勸君須盡醉。莫聽唱陽關。

送吳進士珍父歸吳中

黃鳥啁春風。吳舟欲向東。柳辭京國綠。花到故園紅。別酒人皆醉。離歌句未工。獨憐鳳池客。相憶白雲中。

送謝上舍歸浙西

霧暗都門曉。何催歸去來。酒臨春水餞。帆候早潮開。東客辭燕壁。情親過越亭。故園何日到。黃落雨中梅。

遊西山古刹

繫馬在回廊。來參淨梵王。水清池見底。花發樹生香。寺額題前代。碑文讀上皇。白頭僧尚健。迎下講經堂。

黃驛丞懷歸理荒二首

宦路塵如霧。名場志已灰。苦思離下菊。懶寄隴頭梅。仕宦聊爲爾。田園歸去來。笑他南監客。冠蓋幾人回。

田園久蕪沒。料得欲歸時。自鑿泓泉徑。人稱叔度陂。課茅重覆蓋。植杖或芸籽。回首青冥客。朱門鎖冕葵。

又日睡起即事

庭靜午鉤簾。風樹影圍花。田數皆縱橫。下一貓眠。籬筍高希杖。盆荷小學鼗。官閒常睡起。起坐兀如禪。

多夜小聚

書卷因官廢。囊金爲酒貧。一身三世佛。兩鬢二毛人。婢醜妻停妒。兒遲女見親。夜來燈火下。笑語話比鄰。

歎衰

少小拋人去。衰年百病增。耳鳴疑有鼓。髮短欲如僧。食肉牙導杖。觀書眼怕燈。壯心雖復在。涼倒竟無能。

幽居

幽居人不到。撫景自留連。露重花垂地。風狂絮上天。笻經行酒曲。檢莢買春錢。只恐王維過。相疑是輞川。

長安雪

關河初凍合。風雨到應時。雞犬誰當吠。林烏下復疑。紅樓人起晏。白屋婦春遲。更念邊城卒。戎衣冒冷披。

寒夜自遣再和前韻

欲醉聊取醉。挾絮未嫌貧。持比飢寒者。猶爲富貴人。一家通十口。千里隔雙親。今夕團圞處。悲懷遠近鄰。

再贈范法曹

有佐宗資郡。予留郭隗臺。再三酌酒別。萬一寄書來。匹馬衝風去。殘鵬背海回。莊行安養命。盟主合僧才。

冬夜偶書

甲第慵投刺。朝衣瘦不勝。睡於冬夜足。詩向閏年增。家近通書易。官貧立券仍。幾思歸栗里。江守欠王宏。

次周都尉韻

春日湖西路。相期訪道林。水肥魚已乳。花老樹多陰。燃竹行廚午。彈棋小院深。頓令城市客。忘卻去留心。

送冀文華郎中弟文緒偕其姪還淮南

爲客思南國。還家下北州。大馮才共被。小阮又同舟。回首鱸花暮。驚心菟麥秋。可堪園裏地。池草重添愁。

題漁舟便面

不了烟波事。非關傲列侯。蹇裘斜出樹。折葦倒侵舟。天闊雁悲度。水寒魚慢遊。料頭蓬底坐。話盡忽驚秋。

送定師歸淮南二首

幾年遠故國。今日送歸僧。劫北天將雪。淮南水未冰。喜飛名利錫。還繞舊壇燈。不道東山路。支公獨愛鷹。

嗣部來南士。裝裝離北州。自稱臨濟派。人道遠公流。下水孤槎晚。過淮獨樹秋。遙知到山日。說法見猢猻。

石渠圍雨

沙村孤館迥。客到亦應稀。木落山新瘦。泥深雨正肥。長途慈去馬。薄冷透征衣。欲發還成住。空勞詠式微。

塢北馬房

枚飾來沙苑。區騧半日閒。地寬饒白草。林厚隱青山。落日鴉還樹。寒天馬入圈。主人留飲處。燈火夜煙斑。

北高馬房

樹色暗禮廟相逢御苑中諸山初得日萬馬正嘶風座擁金瑞書歌翻玉樹工嗟予猶病酒三徑未能終

過洪法寺次韻

白髮吳僧健談空坐講堂留人多駐茗供佛祇焚香日落鴉爭樹天寒鶴共房歎予行役倦風雨欲連牀

送客過法林寺

地僻無人到時因送客來斷碑橫道左清磬出林隈日午留猶定春寒花未開忽思盛世景欲去更徘徊

發昌平道中遇雨

曉發昌平道餘寒襲縕袍陽坡平似掌客雨細於毛柳色東偏重山形北漸高長陵在何許莽莽放辭勞

遊白雲觀

春老元都觀劉郎又獨來草侵蝸砌長花傍鳥巢開白日長還靜遊絲去復回詩成吟未稔踏徧一庭苔

即事

北苑臨初夏南風邊夢袍樹因花長媚箏與竹爭高輕鶯天施暱新莎地出毛何由消此日楸局與松敲

春雪

春雪深三尺柴門僅一開炕溫兒懶下路掃客初來壓樹枝垂瓦窯茶水漬雷所希能瑞國忽凍把詩裁

與客遊東園限韻

春園與未闌著展向林間草軟色堪藉樹低枝可攀斜陽催短景海鶴釀餘寒客散柴門靜歸鴉遠自妄

自理院地植花

自闢庭前地爲方十笏除土塞難種竹水近易澆花留草觀生意分泰過別家何須師老圃方始得生涯

與客遊東園限韻

春雪深三尺柴門僅一開炕溫兒懶下路掃客初來壓樹枝垂瓦窯茶水漬雷所希能瑞國忽凍把詩裁

發安塞

風雨龍安道愁來句不豪草枝山遞狹石激水聲高鞍馬勞雙髀鄉園感二毛故人應念我白首困青袍

再宿盾石谷郵舍

再過鄜亭宿悠然感物華山昏雲讓雨溪折水鳴沙候吏秋眠寂廚人夜語譁嗟予行役慣到處即如家

再過鄜州

秋日鄜州路郊原草木凋寺遙先見塔水冷漸成橋沙鶴常驚馬山貔小似貓行人歸未得一日幾魂銷

宜川道中

浮生空孟浪薄宦此奔波僻遞捐蘿入危橋下馬過山深人語靜林茂鳥聲多回首斜陽沒前途可奈何

山城驛次壁間鄧樞中韻

絕塞無人到長途祇自憐林黃霜後葉村白雨中烟孤館生秋思殘燈入夜眠豸冠猶欲挂魚袋更須懸

高橋題河西道壁

塞垣風景異況屬杪秋時野闊人行少沙深馬去遲狂飈鳴獨樹寒燄入荒陂試問戍征者憂來騐鬢絲

次李西涯韻簡屠元勳

迂疎猶似昨衰病不禁秋薄宦蝸粘壁危機鼠墮樓雨中荷漸敗霜後葉難留撫叔都如此新詩亦慰酬

春社

治壘當此日數戍自徵陽膰肉陳平宰村醪杜甫腎風花迷道路烟柳淡池塘處處聞田鼓紛檢引興長

柴溝堡

大閱逢秋日名城奠朔方塞雲常作陣沙鳥不成行前隊旌旗整中軍甲冑光忽聞飛騎報唷得左賢王

春晚三首

獨坐風簾晚空庭小雨餘衙兵收隊仗院吏罷文書病爲愁多劇才因老至疎頗言楸得意莫更嘆相如

花落高齋靜公堂退食餘蜂鑽趨裏紙燕涴案頭書醫藥經年在琴樽累月疎自慚頭已白於道尚紛如

思家千里外算老五旬餘終歲了公事何時讀我書天寒花放少地僻客來疎檢點從前句而今媿不如

雨後

林下披襟坐道參息世機涼隨疎雨至暑共火雲飛朱鳥昏雌見青奴夜已遲不知塵網客何苦觸炎威

田間自述

歸來能幾久一瞥又殘春律熟詩方淡年衰夢不眞青衿遊稚子白髮率慈親偶讀幽風能蒸棗餉野人

留客

小院春深靜重門晝半關盆花經雨活簾絮遇風閒病久形如削吟多稿自刪萱奴沽酒去客至未須還

東場早秋二首

雨過茅齋淨涼生雨腋風秋槐可院綠鄰棗過牆紅久病心忙藥無官苦任逢客來偏莫報吾正註參同

柴門近水開病間此徘徊插葉將苔破移花帶草來吟經夔子國夢化蝶王臺俗輸休和過殘年百念灰

西菴三首

遠林開宿霧散策叩扃扉寂寂知僧定花疎見客行短籬初蟋蟀深甃欲蛙聲我本逃名者淹留惆入城

坐愛籬房靜來邀曲逕通萱花先雨白柿葉未霜紅籬犬金絲小林鳥玉項同猶嫌城市近或有趁齋翁

遊閒鐘磬響僧出緇園迎踏草秋先死霑燈蟲亦明庭莒通野色路僻少車聲忽值臨邊日安能此放情

短述 寄中有梅一本

得喪與窮通何須問蒼蒼蒙輩彈指外心事撥灰中臘近梅先雪春遙柳未風杜陵人臥病依約去年同

便面小景

村遠雲迷樹橋危水拍湖抱琴歸去晚賴有短筇扶江上茅亭小蓑邊野樹疎扁舟垂釣者應不爲鱸魚

夏日園亭即事

何處避囂塵園亭俯衛津樹深三伏爽花久半年春抱膝了公事科頭留可人太元怖更草一醉任吾眞

曉風清枕簟夜雨溢陂塘庭草增新色園花洗舊粧酒尊涼更綠書卷濕猶黃謹道門前客衙泥去路長

貽朱國用

讀書逗讀律蒲晚脈紅塵有菊開三徑無山買四鄰息交金谷貴尚友玉川貧嘆我逃名久相沿亦可人

東莊縱步

縱步野人家悠然感物華蘆逕桑未葉蟻泛杏初花觸處風光好歸時日影斜古來皆有句爛醉是生涯

寄朱朝用同年

薇垣初返旆梓里遂驅車窮有新文送空無怪事嗟多居異鎮節嗟我病相如道遠何由會緘詩問起居

同餞大用早秋遊西園

蓮運入西園花香雜酒樽門臨三汊水橋枕獨家村午樹圖清影秋苔滑紫痕幸陪熊軾老一醉各忘言

和梁家莊驛壁間韻

信步入園林儻然會此心地偏稀客到驛古閉人深溝斷水也橫危檐雲根石也疊小岑興來聊取醉何用卜登臨

登閭山有感

遷高聊騁望千古此窮邊水氣東連海山形北到天路通胡慎國碑紀契丹年老我歸心切黃金印懶懸

江口短述

江水微茫闊重來十四年風光還似舊人事大非前雲樹遙連海星辰倒浸天曉來沙鷖立一雁正鳴弦

逆旅述懷七首

枕上聞殘雨幽牕尚未明一雞啼遠塢雙角起邊城衣潤塵生徧庭卑溜積平繙人睡將午恰限早炊成

兀坐支頤久空庭客到稀溪雲歸尚澀山雨住先微命棋計還拙昨非今更非故園何處是回首淚沾衣

秋宵官舍靜簪外雨浪浪有夢歸縣上無詩感岳陽燈昏低拱壁枕冷獨欹牀明日連陰散天風滿北荒

獨旅殘暑退身尚客遼東隱几簷移日披襟扇引風庭蕉隨晚綠林葉未秋紅白帽何勞著歸心付短蓬

爽氣入秋城偏傷久客情半牕山月影一枕風蟲聲酒薄愁難遣機危夢亦驚白頭同難者相對話平生

遊心嚴遁地屈指早秋時海闊潮來遠城高日上遲官虛殘鼠矢老屋富蛛絲田道黃花近還家或有期

秸聲幕不休時節又堪秋老去漸逾博悲來類楚囚蟋蟀涼花豔淡風急樹颼颼本是歸田客邊城可久留

示廣霄吳州判

幾年吳季子身尚未龍鍾析木津頭別鼙鼓山下逢舊官知佐郡新業喜歸農橙酒留連處空齋日下春

寄贈徐正郎

今年鍾井無猶自辦官逋海內逐君晚天涯念我孤頻風林鳥墜屢雨壁蝸枯安得逃名去餘生老鑑湖

秋懷

閉門今雨霽一葉忽驚秋故國人稀到邊城客久留詩窮吟更苦酒薄醒還愁回首平生業都成海上漚

邊城秋夜

寒城秋夜靜涼思滿虛牕疎漏風前滴遙鐘月下撞蛩聲欺獨枕蛾影戀殘紅不是清無寐歸心未即降

臥病

海國逢秋早山城臥病初身災難強藥手勉易拋書社燕辭巢近江鱸入饌疎何時消渴愈還返茂陵居

秋熱

秋日臥蓼牀餘蒸滿茵席燕巢猶附熱螢扇未知涼海氣連城暗山形出塞長白頭徒繁此深愧漢鄉陽

張大尹載酒

明府朝騎馬城西訪故侯扣門開劍閣載酒趁鷗溝愁治海魚龍冷閒山草木秋頹然拚一醉萬事付悠悠

八月九日雨徹夜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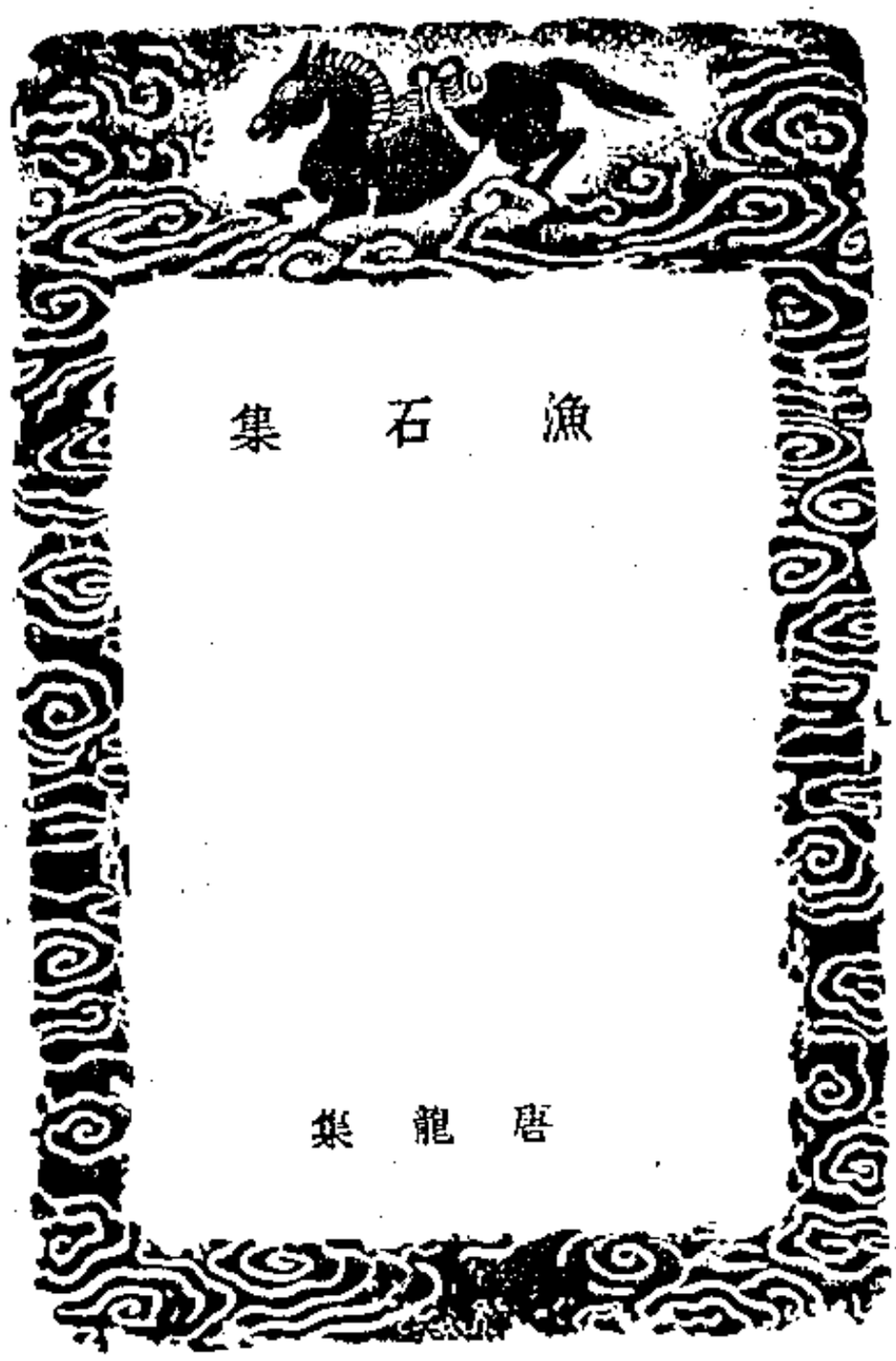
棚外雨淙淙山城秋夜長孤眠無靜耳百緒有愁腸疑近漁舟岸知侵蔣詡牆曉來開戶視落葉滿階黃

苦雨

閉門連夜雨曉起尚霏霏海日光難見山雲勢未歸生柴欺午爨爛葉擁秋扉激仗西風急吹教九土晞

寄贈甯州判

馬足紅塵遠人間白髮長歸田今渤海佐郡舊槎桑社酒寒仍綠籬花晚更香獨憐翁有子舅舅與誰揚



漁石集序

漁石子集者。浙東子唐子之所著也。子唐子始以進士。令於郊城。以御史按治於雲南。靖宸濠之難於江西。以按察副使提學於陝西。以按察使明刑於山西。以僉都御史理漕於江淮。再登朝。自副都御史爲吏部左右侍郎。尋進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盡督陝西之軍與其餉事。最子唐子之風。卿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十之五焉。所至交其鉅人名士。揚才子唐子之道。聞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亦十之五焉。文與詩凡四卷若干篇。目有鑒衡集。有江右集。有關中集。有晉陽集。有淮上集。其再至關中者。將別爲集以竢。然裒其帙而關中之集帙四倍蓰。子唐子之文。煜燿於天下。而其得諸陝西者。又不翅十之五焉。子唐子身爲天下之士。而其煙趣於陝西者尤衆。故能於陝西之士。相知之不惑。而相信之不疑。則時春於羣士之中。又獨得十之五焉。然則子唐子之文。非時春其孰宜請而序之。子唐子傳業於楓山章先生。先生以直道顯於成化宏治之間。時春聞諸唐子云。鹽巖嶸嶸。玉縝冰鑛。松柏菁芽。菡萏疑華。爰然篤行君子也。子唐子清伏鍾叩。陽暴江澨。栽培廣暢。沿洄踏其麓。江澎其湧。瀾乎出類拔萃者也。黃積華發。蓁蓁莫紀。虎炳豹變。鴈電蒸霞。卷乎其春。以靖民也。粟乎其烈。以糾逖也。淵乎其澤。以敬斂也。鑒徹研幾。旌淑扑愚。以精明也。昭毅致果。震之弗懾。陰翕陽舒。以經武也。行先而言從。加乎人以潤其身。油然者與節合。而超然者與晉俱。郁乎以文。以詩也。飽大受而中虛。竹節勁而扇空。作之而已不與。施溥而心不疑。身爲

浙紐繩。而心與江海澄。此子唐子以東西南北之文。而系之以漁石者也。漁石子可謂煥然成章矣。王風降。聖澤湮。而文與道之義敝焉。世無碩師儒。罕能彙而行之。或幸有其人。而世主亦莫能致其用。今子唐子能以文鳴道於休明之時。聖主能致子唐子於公卿之位。使後世君子誦其文而睹其道者。將曰聖主眞能知人。如古之哲王也夫。子唐子眞能稱所知。如古之賢王臣也夫。又將曰。楓山子眞能以道授人。時春眞能得所受。如古之碩師儒也夫。嗚呼。後學小子。其將以興也夫。子唐子名龍。字惠佐。自云夢漁子。又自云漁石子。學者亦云漁石子云。異日用世勳業。觀者請質太史氏。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冬十月戊子門人平涼趙時春謹序

敍漁石集後

盤荒時聞海內有大君子曰唐公。弱冠得公舉進士文請焉。既公來總督憲。德政文章。光潤士民。慰幸所依益甚。多今年舉進士至京師。復得觀所謂督府奏議江西奏議者。唯詩文弗克得全。恆有憤思。十月入。官秦中。以公暮督學是地。時復以大司馬總制三邊。文教用振。武烈用揚。其風雅之作。藻思所流。秦人必多收斂者。求可得也。乃下車發咨焉。西安守李子通刻是編。索而誦之。若覩于海。欣欣然如重寶之得云。守曰。嗟哉諸。盤曰。古之稱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有一焉。皆足溺之不朽。人鮮能兼之。即公言以觀厥功。則宏茂足以徵。以觀厥德。則宥密足以顯。言顯於德。徵于功。是故其言之粹也。不朽之道三。公兼之矣。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望。賜進士及第陝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孔天允拜書。

漁石集序

文章之道，與運俱流，漢氏遷軌，淪久不作，入我天代，全風大氣，郁爲人文，洪武永樂間，明韓雄雅，追至宏治，鴻化洋暢，延於嘉靖，則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質備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踵于天下，雖林曲草牖窮檻之士，亦能高譚鉛槧，而況公卿大夫委蛇廟朝，遑昌情達者乎，然而英華翔炳，升堂即奧者，亦未皆不闕希難遘也，蓋性靈昭朗，仁義藹如，蹈清者言粹，業良者語芳，固斧藻之本也，否則餖飣瑣瑣，病紛紛矣，或曰，率意吐造，即可以文，乃廣博羅六籍，目左記爲衰淺，以騷選爲雕蟲，砂就觚爲細習，藝苑衆妙，一切掃盡，又何以儲其神理，錯綜變化，蘊浸組織之哉，且不需其成，不出於益，弦捨轅緩，猶提嬰而爲壯夫之武，鮮不顯矣，又聞之，江山令人發秀，故尼孟周瑕，馬遷登遊，觀視廣遠，是以宜之科牒，富如元黃，無所不有矣，文章之道，必具是而可立，以傳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若我大中丞漁石唐公，少聞賢儒文懿章公之學，卓然修躬，以進士起家，令郊城，召拜監察御史，累至大司馬，今方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云，所至道隆政光，焉勞經濟，康蘇元元，以昭布天子聖澤，稱爲殷肱，是以中無歉心，浩然於詞，式玉式金，通於訓典，公之學底祖于經，而兼蘊諸家，自輸人所傳，靡不含討，尤獨專於西京，故機杼翻翻乎來矣，所傳記序雜著，若干首，遒健豪越，多類子長，詩之形似賦，實若杜甫，而興格兼張九齡諸能，哲和樂新綿，無淒鬱之響，然皆章安字安，沈究堂奧，若草木之滋，是而敷榮也，若日蒸而雲，撥潤而雷，公之竟跡，居鄉則攀金華洞

巖，擊巖灘鏡，塢雲南則求金馬碧鷄，演池麗江，江西歷廬山都陽，陝西涉太華終南，問周漢故都，山西遵恆山五原，南淮北燕，贍二京宮闕，山川麗奇，邊鎮則沙寨之道，橫長城之連紆，關堡之道，楚貿閩大河之絲都，皆獻牘歸橐，宏肆胸府，故搞琢腕馳，慷慨琅落，屬采無方，旨度深邃者，皆陶伏巖穴，仰汝公名卿矣，今往交人白禮部貢夫使軺，歸自關中，攻公惠言，偉效末伎，若公海內鉅望，文章宗門，雖不下教，猶宜鋪頌輝盛，況命之乎，此所以忘其賤鄙而揚著斯文也，

嘉靖甲午冬十一月吉日，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讀唐漁石集

昔唐韓愈工文矣，而略於詩，杜甫工詩矣，而缺於文，信斯才之難兼也，自宋以來，是道算和，學者章句是守，而情文遠廢，益莫有全者矣，嘉靖辛卯，叔圖請告期滿，初薦京邑，得竊讀唐漁石集，然後知斯文之不墜在斯人也，公以道德文章，爛焉名世，豈淺末如叔圖所敢飾說，輒因歸納，妄次數語，是歲閏月望日，後學大梁高叔圖頓首識，

漁石集序

漁石集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掌憲山西督漕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爲詩若文皆是乎類載之。陝西提學僉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予知唐子者。宜序諸其首。予讀是編所載。爾雅正大。春容涵淳。可與今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儲。摹倣摠敓。偶中鵠得於萬一者。自難僭偪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今論其所作。機軸本於左氏。而無隱僻艱深之弊。議論屑於蓋賈。而有温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固不待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惟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績。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邪。緝文之士。自當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

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滇西山人康海德涵序。

唐漁石集目錄

卷之一

記

重建伏羲廟記
蒲城修學記
徽州修學記
耀州文正公書院記
杜子祠記
正學書院續記
張先生蜀港祠記
遺愛祠記
偶然記
鑒衡精舍記
重修清軍御史臺記
文武成康廟記
韓城修學記
董子祠記
鄜州文正公祠記
重修節孝祠記
大意亭記
紀德記
遺愛祠記
狀元題名記
平田記
按察司題名記

屯田分司記
軍器局記
漕運府總參題名記
兩匣記
逸老堂記
月湖記
滔川記
柏臺秋月記
徽齋記
鶴洲記
記續編
重修察院記
增修浙江貢院記
卷之二
序
國語序
送徐子入覲序
二忠錄序
備吏私錄序
隴西汪氏族譜序
正學書院志序
馬政志序
督府奏議序
督府奏議序
呂梁洪志序
贈王公鑒廉遷秩序
送王濱川任雲南參政序
送劉遠夫任四川參政序
送毛繼賢任四川參政序
送潘伯和任山東布政使序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西道記
固原兵備題名記
渭西雨別記
對棠亭記
冰藥軒記
頤貞軒記
東軒記
菊圃記
寶穉堂記
容堂記
同仁祠記
洪塘記
小學集解序
送南山入覲序
表忠錄序
錄氏家譜序
吏部獻納稿序
送陽明先生還朝序
鹽政志序
贈司馬荊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憲刑疏草序
送徐用先忤學河南序
贈李東渠巡撫寧夏序
送姚康夫任天津兵備序
送孫雙卿任四川參政序
賀劉七峯陞陝西布政使序
送韓秀夫贊畫軍務序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送王海夫任金華序
西行紀序
西行別稿序
雪洲集序
瑞芝卷序
蟠桃圖序
序續編
唐氏族譜序
送姪汝承之任序
三邊四鎮圖序
送周公約憲總漕巡撫江淮序
卷之三
雜著
月塢癡人問答
題兩疏後解
觀泗州續志
忠文公像贊跋
表忠傳
野江傳
吉慶傳
仁壽篇
清議篇
求文述
易經大旨說
南園說
楓岡說
督神詞
賽神詞
謝雨詞

贈超汝成菟卿序
道德經正解序
何仲默集序
西行小稿序
遵師鄉集序
優詔褒勉錄序
歐陽文集序
守明結紀序
王氏家藏集序
楓山質紀序
紀綱錄引
令尹贈言
遊慈恩寺題碑
忠節公像跋
豹庵先生傳
惡人傳
棠陵像贊
執法篇
東明篇
霍節舟述
子文字義
理處說
時原說
綠雨詞
新雪視詞元日有大雪之應
遣滑浪祭　大父詞

楓山先生行狀
明封戶部主事呂君墓表
祭蘇鄂南大夫文
雜著續編
祭陸鵝山文
方節母逃徙牛缺
紀夢
五言古詩
五月桂花
斗湖書屋登山聽風對月講學懷友偕遊檢書宴坐八首次于中韻
再至白鹿洞次陽明公望五老峯韻
鉛山察院後園多竹中結亭下有池涓涓然次國華道長韻
次陽明先生遊青原山韻山在吉州
送王尊夫還朝
贈太微山人
榮壽卷爲周宗化僉憲題
贈陳省齋赴召
長淮行送張員外還金陵
送郭侍御歸朝
送華子謝病
送巡湖年兄起通政司參議任
秋官廬子言別爲賦清河篇
進士胡子進之爾直廉潔部內賢士今茲合圍鎔餞之淮之詩而贈以詩用致期望之意云
五言古詩續編
送門人秦子登同知夔陽
送門人秦子登同知夔陽
廷獻翟子拜山西參政作甘棠篇
贈秦生
送郭行人一首
壽樊僉憲母
贈侍御韓子鎮卿出判滁州
送地官袁子伯昭忤倫濟邊事竣報政
壽胡母鄭安人八旬
胡不歸二首
贈汪白泉按察雲南
藏蔵篇
思梧
西王母蟠桃圖爲友人六松子賦
嘉靖甲午之夏侗子國鼎以行人出使關西過予顧門高臥婆然而別且年餘矣茲獲申良晤甚歡也傳子綽拜侍御史建旆而西作憶昔行
禮部郎梅臺曾子蔚然有墓右之風與予爲忘年友日者予出治邊梅臺送之詩義甚壯烈尋梅臺引疾還別且六年又皆會于京師朝夕過從惟甚而今梅臺參議浙江于兹行也以詩復之致厚望云
壽介所翁七秩
應臺行爲侍御賦
細徑自鹿岡爲右源道長賦
雙泉吟
送侍御史白坡何子領邑之吉州舟次關皋爲賦螺溪吟螺溪吉之溪也
再至白鹿洞次陽明公望五老峯韻
贈適庵大夫得謝歸山中次包蒙泉韻
憶昔吟酬張秋官石川子
冰檗吟
林烏吟爲葉節婦賦
龍津子知信州引疾言旋籃舟關皋過山中論衙道椎鷄炊黍浮瓢而酌之爲賦如何吟四章
送吳子璧之雷州暮春
慶源堂爲松皋先生賦
世芳樓爲松皋先生賦
送郭侍御歸朝
送華子謝病
送巡湖年兄起通政司參議任
秋官廬子言別爲賦清河篇
進士胡子進之爾直廉潔部內賢士今茲合圍鎔餞之淮之詩而贈以詩用致期望之意云
會于廣陵舟中奇矣于其別也詩以贈之

卷之四

七言古詩續編
紅石峽歌
一丈紅歌
元鶴歌
直氣歌
五言律詩
桃源宮阻雨
得勝坡歌
涼州行
百歲歌
後屏歌爲盧諫議賦
長沙道中

察院中有草亭春山所構公暇小憩其間　登太華山
雪　石池
夢漁　除夜二首
聞鳥　聞禽言有感
蛩　雲南察院草亭漫興三首
黑龍潭　雨得鳴字
五月朔雨至望止病次見月四首始喜而終咸焉
十六夜月劉鳴雨　雨懷三首
會講桂洲先生于貢院　桂洲先生過臨次韻
遊登個道寺次壁峭韻　郊行
郎事　別濟菴
別潔齋　遐思
鶴野爲鄒秋官賦　次陽明先生遊玉笥山
古州察院見菊花　冬至
病況　夢漁酬棠陵子
羅溪舟中　次黃太常蓮峯林居韻二首
冬日
介溪太史自滇北行弗果詩至約春初於南浦論別用韻勉之行
正德辛巳正月十二日偕白浦南焉飲于陽明公處卽暮設燈因作十二夜燈詩
焉溪爲南焉希會作　止弋陽行邃時鵝湖大學士先生來訪陪遊溪寺
螺川夜行　溪亭小憩
金城寺　韋山
焉福春宴次彭衙韻　鷰扁春宴平田不赴投以詩次韻邀之
朝川春雨次彭衙韻二首　瀹橋
終南山次灞江中丞韻　望仙遊院
咸陽渡泗　邠州
景陵池　再宴鷰扁
曬山　華清宮
新豐市　華山
謁郭汾陽祠　謁韓文公祠

鳳翔　岐山
岐陽道中懷牒對山　汧陽
隴州　關山
寶鷄曉發宿東河橋　棧道雨中
將壇　鳳縣
渼江　褒城
子午谷　渝江關中宿陸路漢水通舟
哭泉　中部謁軒轅廟
梅柯山赴甫遊奉處也距鄜州三十里　三川弔少陵故宅
白松樹　合水
鄜非驛　子午嶺
鄜昌　秦州二首
太昊廟　伏羌
赦書坪渡渭　西和
兩當　紙坊頭郵亭
張果老洞　臨洮道中
臨洮　夜坐一首
渭州　望崆峒山
白水驛　驛馬關驛
龍渠韻春水次平田韻　寄幸菴司馬
竹山卷予題其端矣南岡翁復需一詩以塡末楮求有以應仲冬己亥之夜雪色虛明照于几席清
興洽然音脫于口久之始悟曰固爲竹山作乎不知也少陵興到輒謂江山有助夫豈亦然
題敬湖園亭次太微山人韻三首　次彭衙書院小酌
送幸庵先生歸田代作二首　送王子平甫令猗氏
送少華許子督學湖南　送滕石庵赴湖南
送李廷章迴賀萬壽二首　送潘生泳赴試南畿
送胡地官行　送祝公望司訓漳州題學
送永康周鳳鳴分令陵教事鳳鳴亦附舟　送雒司訓二首
戊子端午舟泊泗州五更風雨大作　送錄刑曹官文子報成時
得兩屋書　有懷兩屋

五言律詩續編
揀塘爲李御史迺翁題
竹溪外兄築室後田以老撫八坟曰浩然丹井遺墨晨鐘卽事也黃尖晨曦關陰夕照耕時也邑城臥虹覩山捉釜比物也楊嶺樵蹊平原牧唱與人游焉爲賦詩各一章
贈梅子尙志章教關路
贈姜子分教關路
採衣樓爲懋貞親家題
鎭原
甘泉道中
駐軍綏州
檜林秋甲子甫次東瀛司徒韻
良晤次東瀛韻
登紅石峽次東瀛韻
龍池
酬東瀛
魚池
西關次東瀛韻
發榆溝武場
檢陽橋
駐軍變水堡
波羅堡
懷遠堡
威武堡
清平堡
龍州城
鎭靖堡
喜霽
寧寨營
渡把都河
舊安邊營
定邊營
花馬池
寒外揚兵三首
秋懷
聞鵑
聞詔時劉總戎提兵征畝
駐軍韭浪
檄徵守編官陶希皐赴青沙峴剿賊
牧羊臺
古浪
李白樓二首
憶田園
送郭子分教翁源二首
送蔡子赴廣德州二首
送李子却獻任分宜尉二首
次人民稟拜官卽致仕歸詩以美之
送門人方子恩令閬中二首
看雪
參政曹子言別贈詩二章
送司空九山乃兄還蜀
送陳子道源任福安令
送鄉友金子鳴陽之閩幕
送潤伯齊令來安
送章希周丞興化
九日投詩邀主齋廉訪登高次韻二首

徐潤夫居雪谷中和藥儉方曾因以自號爲賦詩伍什月波爲劉學官紫予乃翁賦
夏夜望月
秋夜望月
謝趙德輝二首
贈吳子儀
桃溪書屋爲開化徐子賦
豹隱三首爲陳醫士賦
和樸翁元日喜晴
春雨獨坐
雪釣爲明醫徐東山賦
題楊三新居
壽章六松七十二首
除夕
題趙廷綱匯隱閒詠二首

五言排律
送宋潛山方伯入覲
送舉案齋方伯入覲
龍渠大夫窟士爲室以遊息焉名曰我勉山齋蒙見詠之以詩次韻得一首
送成君質夫進萬壽表
送太常蘇乙峯還朝
慈愛堂爲太常蘇乙峯題
李參牧孟川廼翁爲襄陵令生孟川旣孟川分守河東主子于襄陵爲賦此
壽少師石涼先生五十韻
送儀運晉官高子遷虞平守

五言排律續編
贊治堂
贈司寇松皐先生
菱花
壽太史對山六旬
金城關
後樂亭又名城南池亭
竹泉爲薛吏部乃翁七旬賦
綠樹爲徐翁賦
壽封大夫恰齋三十韻

七言律詩
察院梅開
東城寺一首次人韻
立春
登閒適寺
上巳
元日
送桂洲先生行二首次瞿嗣韻
桂洲先生投以詩次韻答之
開先寺次陽明公韻
除日次蓉川給事韻一首
送鄭少谷次梁岡韻
鎭西樓次遂翁韻二首
遊華山次遂翁韻二首
終南山次渠江韻
送劉進士豹林赴京
大司徒留廈八十四歲壽次大學士石翁韻

送盧子汝珮令遂寧
送李總制先生還朝
桑梓山由屯田僉事提兵固原
遊龍興寺
送吉思郎道長
游杜曲園亭次張太微韻
送刑曹盧子伯紀
七言律詩組編
扈從喜晴和韻三首
春日鶯臨西苑視殺諸公陪祀次亭溪學士韻二首
送湾崖中丞巡撫延綏
預望城
巡邊次晉溪司馬韻
王母山
文華殿賜藉次高吾司馬韻
送劉子充寬分教武原
使鉞三邊滋南中丞贈之詩次韻
三友軒
嘆嶋
諜審云敵忽驚怖引營去二三百里次東瀛司徒韻
捷音
諸生較射于演武場時有雨
紅古城哨卒報賊兵徑奔紅寺兒出城不犯固原父老來謝賦詩慰之
紅古城
臺上種菊數本北地寒開遲開安厓中丞至偕以詩
甲申立春日出閘提學治兵寓關中凡十年感而有作
園公贈菊兼黃紫
雨花堂和鉞弟韻
內閘盆荷初開次韻
和二老重陽游郡家園三首
喜雪答五華翁
贈雲川畫師
遙東峯何翁二首
上巳二首次楔翁韻
中秋賞月時新齋次司空几峯韻四首
五言絕句
感懷
過玉山
說經堂
種竹
漫興
題遂峯林居
梁山

五言絕句組編
閒窗書有感二首
七言絕句
登三峽橋次白浦韻
寨上曲八首爲遂寧先生賦
七言絕句組編
扈從春祭和韻
送陳子任激江縣府三首
壽趙南溪八十
趙恕齋六十
方朔宮桃二首
賦東橋司寇息園次韻
中秋月
寨舍二首
扇妓
寨上曲八首爲荊山先生賦
喜弟弟至四首之三
送石阡推官金孔安四首之三
壽趙子文隱桃花塢
題屏山讀書處山華海翁
九日待菊未開
瀛江八景

漁石集卷一

明唐龍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重建伏羲廟記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乎！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歟！上古之世，大始初分，典彝未備，民物職職，俗居居吁吁，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禮而正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新桐爲琴，蠶絲爲弦，絙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則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彼，百官紀則班位修，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敍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皤然爲神農黃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於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葬葬然而在，其來遠矣。順規制儉陋，風雨震凌，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迹交，大非稱紀典。先是巡按御史馮時雍、許風翔後先建議，斋粢材用，荒度基址，期撤而新之，未即事而代矣。嘉靖紀元明年，巡茶御史陳講，率郡威王，登登而作，巡按御史盧問之既至，茂先紀典，申飭攸司，而分攝之，布程督之令嚴，省試之法工，是以用訖，

輪焉奐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舉。治以化洽。是故豐后稷之祠者。咸曰直本。存太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況繼天地開闢之功。啓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廟貌翼新。而宣國之大節焉。揭虔妥鑒有宇也。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諸君子於世宏矣。乃於是乎特書之。分守參政王教。分巡僉事姚文清。咸贊棕理之文。法亦得書。

文武成康廟記

美哉洋洋乎。文武成康之德。穆若太和。文若日星。燦而豐。其基乎。夫豐發源扶風。經流咸陽。而合於渭。鎬雍州之鎮。萃天地之和。禹貢曰。豐水攸同。是已。周自古公去豳踰梁。止於岐下。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既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遒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於成王。歸在宗周。康王成周。郊皆惟豐是都。龍小子啓敏祗遹軾。升成陽之邱而眺焉。鎬京奠其極。畢郢維其居。鑒盛峙其形。朱苔不棄。嘆曰。王者之迹在茲也哉。自昔咸陽西南十五里。有文王廟。嵯峨邇遐。一里。有武王廟。三里。有康王廟。西十里。則成王廟在焉。歲月徂征。陵谷變遷。材瓦爲薪。扭鞠爲塲。斷碑闕碣。或存或沒。觀黍離之宮。遡東周之隧者。慨然有餘悲矣。正德之季。考成底績。來令咸陽。司徒氏咸寧劉侯。侍御邑人王獻。以廟廢告。令曰。不敬之過也。邑有涇洞。既戚且弊。乃議撤其像。並祀四君於其中。黜邪翼正。典刑昭焉。工經始。令乃行矣。嘉靖元年夏。李仁副爲令司徒侍御又告曰。不敢後厥役。六年丁亥季春初吉。乃落之。爰徙碑碣之存者植其傍。繹闕文以俟君子。易曰。風行水上渙。君子以享於上帝立廟。夫文武創業。成康繼體。肇興有周八百年之基業。臺極之化。人文之制。與夫顯謨承烈。禮制樂功。儀刑王德。匡翼世教。防範人心。至於今。煌煌如也。奕奕如也。夫何豐鎬開基之地。乃稼棘其墟。厥典攸斁。神以宅栖。世以德合。位以班分。禮以義起。文以制備。曷厥之道。先王之制也。不其美歟。龍小子崇典興行。敢復古訓。編有志焉。故於是乎特書之。

蒲城修學記

蒲城。古之赤縣也。其學制儉而隘。內無戟門。而惟櫺星門維之於外。大成殿若左右廡。密邇通衢。行道之人。得以薄而觀之。明倫堂若東西齋。翼翊之後。側闢之室。殺諸廡焉。予小子臨之慄然曰。赫赫之盛。何以寧居。弟子員亦惟地之維。事之屈。而疑於不暇也。縣令楊仲瑾曰。此下吏之日所皇皇者也。基宮洊居。氏之宮。障於後而醫之。苟壓之退堂齋殿廡。迭邊而居。而益以戟門。制斯稱矣。應之曰。善。令乃列狀請諸巡撫御史大夫王翔。曰。良哉斯舉。其亦從事於是陶瓦伐石。擇材而鳩工。塵浮居氏之宮而壞其垣。建明倫堂與東西齋而居之。進殿於堂之基。而廡翼之基。因諸北齋。材皆澤澤然而新也。即殿爲戟門。緣堂之後。爲講堂。爲學官居舍。其材乃仍諸其舊而增飾之。工興於嘉靖三年二月初吉。訖於五月之望。噫乎其明而不閒也。迺乎其嚴而不褻也。曾乎其靜而不譁也。既考其成。乃進諸生而命之曰。宮牆嚴嚴。得北門者寡矣。二三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則無不與乎。夫居聖人之道。而不學聖人之道。不可居也。學聖人之道。而不善學焉。亦不可居也。文中子曰。大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夫子之力也。然則聖人之道。其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乎。今之士事佚游。崇怠荒。逞智慧。而不學聖人之道者。豈曰無人乎。既學矣。而仲佔畢之末。闇道德之實。其不善學者。又數數然也。不學者。不敏爾憧之學而不審。猶吾憂也。二三子敬之哉。其大者。明君臣。悌父子。序兄弟。經夫婦。日勤於德而無所闕矣。而後博學以詳之。多訊以辨之。修文辭以發之。庶幾於聖人之道。善學也哉。雖然。先德而後藝者。士之術也。始士而終聖者。士之志也。術審然後志定。志定然後業專。是故學與不學。與學而善不善。無亦術之審不審、志之定不定而然乎。二三子其惟明道以擇術。擇術以先志。而後可與言學矣。

韓城修學記

夫韓城學宮。歲月滋久。風雨洊震。頹乎弊矣。上則聖賢無以妥。下而學官不寧居。生徒不宿業。嘉靖癸未。邑令鄭鉞至。顧之慨然。時官帑既罄。物力復竭。而無所於謀。乃召邑士夫與夫耆老而告之曰。吾人上棟下宇。于于而居者。實惟夫子之力也。而今一旦之宮。數仞之牆。乃弊若斯。是用爲慙。願借諸君之力而共圖之。毋曰不能。衆聞令若勑。赴義若趨。各退而割貲以輸于官。簡謹厚者掌之。易材之良。慕工之能。踰數月。迄用告成。棟宇壁舉。丹雘日晶。官弗之病也。民弗之勞也。令之政善矣。予申命于諸生曰。興學宣教。有司之分也。崇志廣業。爾諸生之責也。今夫邑惟禹甸之。惟韓侯都之。厥山奕奕。厥川訏訏。厥道孔偉。地則美矣。爾諸生生乎中而居焉。游焉。義冠長纓。覽衣博帶。人則士矣。予嘗三臨之。蔥蔥然四十人。其間聰明忠信之徒。固不可謂之無也。至于崇志廣業。孳孳於學者。夫豈皆然歟。天下之人。品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已矣。日粟邑之人。農斯田焉。工斯藝焉。商斯貨焉。豈皆有士反不學者邪。固不可也。爾諸生敬之哉。信道不惑。所以崇志也。力行不倦。所以廣業也。崇志則德日起。廣業則功日興。斯可以爲士矣。即大者賢。至者聖。且洵洵然而及之。無難也。又何憚而不爲哉。宮牆新則觀望起。宗廟飾則恭敬生。吾見爾諸生於是乎惕惕而思。翹翹而奮者。夫豈容已也哉。予日望之。予日望之。

徽州修學記

嘉靖紀元春王正月。龍受天子命視學于關西。夏四月。涖徽州。其學圮矣。憮然興嗟。亟命所司撤而新之。時乏長吏。莫之能舉也。明年。御史鄭惟新監督茶稅。至州。發官帑銀三百有奇。申飭知州白松以經始焉。又明年。御史陳講嗣至。發米百斛有奇。用備餼廩。二君子之意宏矣。松杏杏然莫究厥圖。尋亦見斥。知州朱純代之。勤綜理之責。嚴考試之程。四年春二月。乃用迄于成。輪奐孔飾。規繩用新。宮牆巖巖。齋廡翼翼。二三子心懌神怡。挾策鼓篋。洋洋而興焉。機至者易導也。德奮者易振也。龍于二三子有厚望矣。二三子遊聖人之宮。亦欲聞聖人之道乎。夫聖人之道。文質之謂也。文無體以質爲體。質無用以文爲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備而聖人之道得矣。雖然。性以習成者也。化以俗著者也。氣以居移者也。是故遐陬鄙邑。顓顓職職。厥質儉矣。而或苦于陋。通都麗鎮。交交濟濟。厥文煩矣。而或傷于侈。陋則廢禮。侈則融質。有子胥病焉。夫州西抵秦隴。東阨漢蜀。崗阜層複。林箐蓊翳。是故樸略全而有質焉。江白水經流。通於巴江。接於湘湖。風氣既宣。聲教亦暢。是故聞見著而有文焉。二三子推曲以致全。因假以索真。即近以企遠。于

是乎敦彝倫之本。厚性命之原。崇道德之實。必曰聖人之質也。章名物之數。修詩書之訓。陳禮樂之極。必曰聖人之文也。名實以相成。本末以相承。體用以相形。則於聖人之道。庶幾乎。聖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二三子無憾焉。君子斯可也。抑聞禮者。不忘其初者也。是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雕鎏之文。不如汗樽之制。朱絃之飾。不如土鼓之音。其所由來遠矣。然則與其文而溺。如孰若質而儉。若乎。林放之問。尊如泰山。予咸之說。近于君子。皆此意也。二三子盍慎求之。

董子祠記

生聖人之時。能談聖人之道者。不可謂之難也。惟去聖人日遠。異端淫說。鬨焉于世。至德要道。隱而弗彰。乃稽顙執簡。搜繹遺緒。闡明元奧。進而洋洋以告吾君。退則僃僃論難。淑諸門弟子。斯可以爲難矣。漢儒董仲舒。廣川人也。史言其孝景時爲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於園。舍武帝卽位。褰然以賢良對策焉。命爲江都相。事易王。中廢爲大中大夫。廉直不悅于公孫宏。宏反誣其才。使事膠西王。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仲舒病免。徙家茂陵。修學著書。門下弟子皆通顯。至于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殆百數人。後沒葬于興。慶池之南。而今墓士隳而不脩。宿草萋萋然。夫仲尼之世。老聃猶倡虛無之宗。孟軻氏日談仁義。萬章告子乃化而不入。而況聖賢不作。涼涼子子。不得其宗者乎。故業網旣密。軼睢之流。鼓其唇吻以亂黔首。儒士挾詩書及偶語者。則苛其禁。禁之不足。則焚之。焚之不足。則按而坑諸國中。聖賢之學亡其緒。先王之教竭其澤矣。漢興。遵習未殄。世與猶鬱。仲舒獨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論君德。則先正心。論養士。則廣太學。論積誠。則尊所聞而行所知。述王道。則任德教而黜刑罰。言仁人。則先道而後功利。譬則鄭音興起。桑間並奏。吾攄而止之。清廟之瑟。作于堂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是可不謂至難至難者哉。正德中。中侍守茲土者。鉢求民貨。華其私室。旣中侍叱去。室固在也。府學生請於執事。君子曰。仲舒承秦絕學之後。講論六經。統一學者。卽伊呂聖人之補。無以加焉。其自膠西而還。家於斯。葬於斯。長子孫於斯。神遊焉而靈也。祠宇不設。則何依焉。中侍私室。實淩民而爲之也。乞改爲祠。巡撫中丞大夫王翊。巡按御史瞼茂堅曰。非如議。乃命有司涵捕塗髹。立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千百年之遺典。興于一旦矣。嗟讀賢良卒章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夫祠翼然而立。則子弟有所矜式。秩秩乎。揆揆乎。可以觀焉。可以興焉。其功有不可勝道者哉。是故君子之道。卑乃皇皇於仁義之教也與。

燿州文正公書院記

燿州。古祝栩之地也。漆沮二水合而從之。緣山爲城。城之北維。則學宮在焉。顧厥基弗廣。館舍儉陋。士恢業者。鄙郵日繁。至于僦屋以居。弗能一其志而專其所業也。距城二里。聚阜爲陵。七復若簪。上平若砥。聯五嶽之峯。附鑑山之光。乃屋于浮屠氏。棟宇奢麗。金碧侈其文。浮于學宮不啻數倍矣。知州趙時撫然嘆曰。宜廣者從其隘。而宜毀者從其侈乎。正之厄而邪之昌也。咎在予有司。於是乎集弟子安紹混。議遷置佛宇以廣弟子舍。分守參政潘塤。分巡僉事周鎬。成趨厥議。知州遂刻牘請於巡撫中丞濮江王翊。翊曰。蠲邪翼正。孰曰不可。柳開宋文正公仲淹。初知邠州。慶州。後改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史稱公政務忠厚。

所至有恩。固不誣也。先是邠人慶人皆尸而祝之。而今沒五百餘年於斯。耀之禱闕乎哉。吾懼民無所系其思矣。而遷七佛而踏之。黃昔其宇。卽中以爲公祠。外因簷廡以居弟子員。毋忘吾將巡功焉。知州率令惟謹。乃盡撤諸法像。聚僧衆于庭。訪其俗而還之。改殿爲堂。得五楹。設公之像于中。藏祀之勞。仍其材。掖之以廡。東曰經義。西曰治事。皆得九楹。分弟子員居之。而建門。得三楹。命曰文正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北衝崖穴土室。塗塞其牖。啓其扃戶。其得七楹。旁五楹。分秩經義。俾日會焉。擇年長者長其約。會聖。乃至中二楹。更相問難。如讎如證。卽非禁也。經始于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落于三月十五日。則落之。聚材貿工。省知州爲之。民弗知也。亦弗病也。龍閒而作曰。大哉聖人之道乎。猶夫海然也。君子于道。水之於海。學之而已矣。今夫水浮之爲川。坎之爲瀆。歷之爲江河。瞠若乎海而莫之及也。然學之不已。未有不至於海者也。是故愚嚄執其一德。狂狷憎於中道。仰視吾聖人。望洋乎其思也。苟矯其偏而劑其過。卒亦必至而已矣。美哉公也。雖於聖人猶有間焉。其始講誦通乎六經。論說本於仁義。及其至也。悔先天下而憂。無負聖賢之學。又豈曾川清而已哉。蓋垒乎其源。活乎其瀾。而沒涯於江河矣。由是循其津涯。迴而上之。雖聖人之道。可以幾而及也。二三子愼之哉。爽公之像。則思對越其神明焉。誦公之詩書。則思論其世焉。靜以定志。敬以居業。篤于信道。學以辯之。力行而蹈之。庶乎無不至也。若以小慧間大義。鑿居嬉嬉焉。卽聖人所望于二三子者。二三子曰。吾儕固不敢也。

邠州文正公祠記

宋慶歷間。夏人南掠。調場日聳。民用弗狎于野。時文正公仲淹知邠州。揚武布德。夷夏聾服。夏人至以祖國老子稱之而不以名。是豈唯氣磁一州而已。卽中原之地。特公之有甲兵焉。夫公實內存先憂後樂之心。而貨賤富貴毀譽欣戚又忘于外。況謀勝敗之形。無不愼焉。故居則爲社稷之衛。出則爲邊陲之鎮。亦其所也。先是邠人思公不忘。建祠以修厥祀。而猶儉陋。嘉靖壬午春。參政潘子塤行郡而省之曰。是憲是瑁。巡按御史瞼茂堅曰。非如議。乃命有司涵捕塗髹。立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千百年之遺典。興于一旦矣。嗟讀賢良卒章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夫祠翼然而立。則子弟有所矜式。秩秩乎。揆揆乎。可以觀焉。可以興焉。其功有不可勝道者哉。是故君子之道。卑乃皇皇於仁義之教也與。

邠州文正公祠記

宋慶歷間。夏人南掠。調場日聳。民用弗狎于野。時文正公仲淹知邠州。揚武布德。夷夏聾服。夏人至以祖國老子稱之而不以名。是豈唯氣磁一州而已。卽中原之地。特公之有甲兵焉。夫公實內存先憂後樂之心。而貨賤富貴毀譽欣戚又忘于外。況謀勝敗之形。無不愼焉。故居則爲社稷之衛。出則爲邊陲之鎮。亦其所也。先是邠人思公不忘。建祠以修厥祀。而猶儉陋。嘉靖壬午春。參政潘子塤行郡而省之曰。是憲是瑁。巡按御史瞼茂堅曰。非如議。乃命有司涵捕塗髹。立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千百年之遺典。興于一旦矣。嗟讀賢良卒章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夫祠翼然而立。則子弟有所矜式。秩秩乎。揆揆乎。可以觀焉。可以興焉。其功有不可勝道者哉。是故君子之道。卑乃皇皇於仁義之教也與。

士用命，不可誣也。夫何彰善之舉既息，振德之韶又微，斯日下矣，是舉也，豈邪而翼正，尊賢而訓俗，美哉洋洋乎其風也哉！庶幾士迪其行乎，官箴其闕乎，民不惑於非平而覆徵不至矣。夫邪周之遺風實在，抑不敏尤有言焉。則上以風化，下以風從，油油然綿二南之風者，其能不跋以望邪，故於是乎特書之。

杜子祠記

杜子名甫，字子美，襄陽人也。才振風雅，環奇負大節，傲睨公卿，擇地而蹈之。元宗開元二十五年，隨京兆貢而考功下之，困於長安之間，杜陵韋曲，川原寥廓，花木佳麗，地之勝也，爰卜而居之，栖栖涼涼，垂二十餘載。天寶十三年，祿山稱亂，乃徙於三川，於秦州，於劍南，於成都，既卒，遂葬長安，而今室葬葬然，塊壠而城矣。墓榮蠡然，木拱而薪矣。京兆弟子員弔孤遠之蜀，與仰止之心，乃列牘請於巡撫中丞大夫王蓋，行部侍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段汝礪，顧即其里祠而祀之。語君子是其議也，檄諸西安守趙伸度址相材，經畫規緒，官畀百金以考厥工，是用繢于成，誠曰：子美詩人焉爾，提學副使唐龍曰：子美豈特詩人已哉！夫子美亂不忘君，貧不苟祿，困不降志，蓋有三難焉，是故天寶之亂，逆刃犯闕，天子蒙塵，子美揮涕行在，崎嶇以從，閔至尊社稷之憂，激諸將討賊之義，諷大臣安危之計，直欲挽天河以洗潦陽之兵，以還靈武之旒，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實以之也。且貧無以振拔，衣不蓋體，寄食於人，甚者採拾以自給，則就升斗之祿而衔，衔卒歲，亦可也，然擐河西尉不拜，移華州司功參軍，緐棄去，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餓死溝壑，固其志乎。末年趨蜀，會嚴武節度劍南，特往依焉，武是時權傾天下，使少自貶抑，則富貴可立至矣，乃堅壁立之操，抗岸幘之容，蹈牀瞪視，蹈刃不懾，豈非於大人則藐之哉！夫曰不忘君，不苟祿，不降志，猶不足謂之難也，惟不忘君于亂焉，不苟祿于貧焉，不降志于困焉，斯其難之至矣，則祠之也固宜，況子美之詩，黜華挺實，削浮崇雅，暢敝雅倫，匡翼世教，風騷而下，無不頌執轡焉，濯濯之靈，又何慚色於俎豆也，觀德者禮興，凱烈者訓厲，諸君子於斯宏矣，刑部主事張治道纘墓子美之道，而詩曰：沒淫焉，勉於祠猶不在後，法並得書。

重修節孝祠記

嗚呼！士之在三代者，踔乎不可尚已，考德於三代之下，未皆不於節孝先生欣欣然而顯執襆焉，夫天下之真，以僞離也，天下之智，以文敝也，是故反真者劇其僞，貴智者黜其文，而於先生乎見之，先生道必事親，介必安貧，學必先志，事必反始，行必守約，教必成德，文必崇雅，任必居卑，三歲而嬰兒，六七十歲而老人，七十六歲正而斃，其致一而已，譬猶大圭不琢，其文密以理也，大羹不和，其味淡以元也，得孔氏之門而入之，其曾子閔子之儔亞歟，山陽先生生長之鄉也，室廬墳墓，猶莽然在後之人緣而爲祠，歲時酹之，庶幾想像其儀刑，而恭敬之心生也，而乃木折瓦崩，周垣圮缺，蘚蒙其區，潦集其堂，狐穴其枋，雀穿其墉，行道之人，無不嗟也，弟子牘以告，予摳衣而弔之，慘然曰：古之君子，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敦勸焉，先生行古之道也，乃宇棣棣然，塚巃巃然，其何以爲訓，孰非官司之責乎，遂檄郡守葛子木經理其材，而董役則於邑令姜潤身屬之，且戒之曰：先生平時居僦藪風雨，故工無風雨震搖，斯可也已，至若廣楹題

窮丹堊，荒度土功，非所以承先生之德也，勿爲之，既落于成，物情于于然而暢悅矣，昔蔣詡逐薛先生於朝曰：楚俗之厚實稽倡之，至于今淮之士大夫亮節砥行，不謁公府，不嘯宵政，薄田弊廬，晏如也，被先生之德深矣，夫何民心日懈，靡懈而入於奢，是可懼也，於是乎樹先生之風聲以導之，助流教化，表正鄉閭，猶有賴焉，證國奢示以儉，此之謂也，然則斯役之於民也大矣，法得特書。

正學書院緒記

陝西古雍州也，自昔馮翼之賢，生於王國，冠帶之士，圍諸橋門，名物肆陳，典彝豐郁，彬彬乎，藹藹乎，不可尚已，既元孽竊運，雄據百二之形，戎寇穴於門庭，兵刃接於原野，詩書煨燼，賢獻遁逸，菁莪樸棫之化，蕩焉亡矣，肆我太祖高皇帝，收復豐鎬，奠麗緡函，旋運既昌，遺文復煥，然而遐僻之壤，猶闕夫師資奇瑰之士，或軼乎程執，宏治初石涼楊一清以僉事督學政于斯，深惟會城衣冠萃止，典刑式昭，乃議建督正學書院于中，教授生徒，工藝庇程，規繪用緝，郡邑弟子員，心傑神怡，洋洋鼓篋，忠藎彙升，俊良成德，實飾川岳，羽儀天朝，如雲之章，如風之翔，三十餘年，未之有改也，頃因謬妄有司，肆其曲說，遏茲令圖，儒士扼腕而興嗟，學官撤席而不講，嘉靖紀元，龍不敏，謬典學政，延訪故實，諸生趨而相告，故老舉以爲言，時御史大夫永平王翔行部侍御史榮昌喻茂堅，良鄉楊秦，咸廣勵儒術，茂宣功令，龍嘗而請焉，得復舊由是物情翕悅，文教蔚興，士橫經而執業者，炳焉有加也，學有興廢，道有中輟，士有昌否，顧不由乎上之若子賢若否邪，士衰然而冠也，秩然而衣也，存乎學焉爾，抑學也，在乎正焉爾，匪學不足以爲學也，上之君子方以是倡之，二三子可自謂於斯道乎哉，悌敦尚廉恥則正，執德信道力行不倦則正，夫遵下學之軌者，宏上達之用，執養正之要者，崇作聖之基，鑿井及泉，爲山終仞，士之爲道，若是乎其可也，乃若岐道術者，其志雜，棄禮法者，其度淫，離德性者，其行悖，易成矩者，其業遷，此二三子之恥，君子之所憂也，傳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蓋周敦詩崇師法術，正程既別，貴賤斯形，焉可誣也，二三子其爲周之士也夫。

大意亭記

南康之野有洞，距洞數里，曰五老峯，峙焉，峯蓋洞之勝，郡之巨觀也，唯是唐李渤讀于洞，倒白鹿以嬉，今洞墟矣，五老峯故巖巖然，中峯卓立，旁四峯並峙而夾持之，厥色蒼蒼，厥氣沉歛，若鄉不武之老，其位列不紊，若以齒然，宋淳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嘗即洞遺墟，糞除謦咳，論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峯，登焉，陟降惟恆，游息以時，峯於是乎重，正德庚辰夏，予小子行諸郡縣，首謁洞學，既出，問所謂五老峯者，林莽鬱然，隱隱莫之辨，從者指曰：某處峯嶐獨對亭以觀，盡從之，遂赴僊遍而已，乃攀崖衝險，涉澗越壑，忽得平砥焉，五老躍如乎前，予迎之曰：峯在是矣，既而仰若可挹，俯若可及，無幻形，無晦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後，庶其見大意哉，豈天道之以待吾人，而子小子顧幸有遭乎，是誠宜亭成曰：無石從者曰：盍可伐，或曰：無棟，曰：篾可採，或曰：工不足，曰：洞椽可易，然則無廢於官而民勿病哉，夫太虛無川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虛道之根乎，不亦顯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即顯即顯之間，洋洋然物而非

物可見而不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山堅者石也。潤者土也。而非宣陰陽。布四時。生百物。則大意存焉耳。豈惟峯哉。凡川斯遊。恣斯民。魚斯躍。月日斯照。稼穡瓦礫。亦莫不然。夫何士洸洋自恣。百姓嗟嗟。可嗤也久矣。君子由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於目。契之於心。又奚惑焉。苟不敬不明不誠。則太山在前。猶嘻嘻耳。而道乎哉。此宜洞之道教也。然則斯亭誰直爲山川之迹。事物之故。耳目之玩。可知也已。

張先生鸛菴祠記

張先生紱。字昭季。號鸛庵。富平人也。平生積學砥行。執于大義。著爲文章。錯綜經典。揚榷故實。勸成一家之言。洪武初。舉明經。教授京兆。歷隰雲南布政司布政使。時皇師甫城。經教未融。制度闕亡。典章沉鬱。先生至。闢庠序。度土田。制兵賦。修城隍。建橋梁。定法令。陳儀軌。布條格。法若畫一。民若安堵。治行推爲天下第一。壓書褒美。特進廣西部尚書。并命禮官傳布。以風天下。迨靖難之師。次于金陵。先生酌飲不入口。自經于廣部之寢堂。夫人殪其子。收其屍殮之。載而歸於鄉里。後長子悟。以懷才舉。得從揖紳遊。昔武王陳師牧野。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武王乃義而釋之。儀於首陽。餓死。夫自有夷齊。然後人臣之節顯。是故包胥哭於秦庭。王蠋經於遺邑。忠臣節士。風風平而起焉。自有武王。然後人君之度彰。是故齊桓釋射鉤之憤。晉文忘斬袪之讐。卽五霸亦無讎怨之事矣。先生信以持義。義以成信。是故生則守官。危則授命。死不離次。非今之夷齊乎。文皇帝包荒含垢。以體天道。俾得反葬其骨。曲全其家。顯榮其子。非今之武王乎。夫先生死且百餘年于斯。耿光尚湮。君子憫之。既嘉靖紀元。詔天下甄錄遺逸。用廣褒勸。陝西路乃參政潘子塤薦其事。學官王道舉先生以告焉。潘子曰。臣以守死爲難。國以顯忠爲大。先生死不泯泯。而今乃泯泯乎。遂列牘請于巡撫。並欽休烈。卽其邑建祠秩祀。逸典修焉。龍乃執簡贊言曰。節亮者動光。德樹者風遠。而是舉也。豈惟發潛闡幽。不遺先生之典刑而已。抑所以仰昭聖度。如天之無不幬。地之無不載乎。至于植彝訓。補闕遺。其庸殆又多焉。吁至矣。

祀德記

祀德、禮也。夫德、仁之澤也。義之防也。仁義、政之經也。禮士臨民有德。沒而民懷之。乃祀其神。俾依焉。政不務德者則頗。頗則不廣。不廣則易竭。民之棄也。又何祀。演古西南夷也。我太祖始版圖之。王師甫戡。百物未備。城隍焉宇灰焉。士棄焉。民狉狉榛榛焉。乃布政張公首吏於士。秩而禮。修而度。陳而勸。極列而庀陣。創而嗣。屋經而田。制兵賦。諸所規畫咸定。民于今德之。公、關人也。中丞大夫王公亦關人。嗣以巡撫至。其治崇體習要。糾慝正枉。時守臣黷貨而虐。公力制其欲。卽摹從於刑不得還。乃夾諸武豪。陵商甸人田。彼奄怨。譯以徵詞。公割而還之。公以甫陛密邇我疆埋。卽其衝樹柵結營。析列衙餘。率戍之。及下令遏其私販諜我者。民皆曰。昔政莫予毒。而今向安堵交無而牧者。公之惠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之德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言民不忘也。二公有焉。皇帝嗣世十年。禮制修明。言念遺德之未列祀者。命諸按臣錄之。龍按是。乃疏二公狀以告。禮官雜議曰。曰然。曰恕。成無黍血食。如御史誠。邊命。乃揭祠

祀焉。殆謂其有德也。謂其民懷也。謂其神聽明正直而一也。茲所謂禮也。夫演隸華百餘祀於斯。碁定之勳。文節之忠。莫可尚已。然而衣冠結轍於道。民心依懷。將不但二公歟。夫何邇者觀於聞。邇者逼於視。猶稱缺焉。質以俟夫君子。雖然。濫乃僭。僭不謂之禮。民勿依焉。愼之哉。

遺愛祠記

毀譽、私也。是非、公也。君子辨治。恆失於毀譽。而得於是非。何也。夫吏之儼然在位也。衆言異同。治之臧否。不可辨也。及其去也。至於數十年而論定焉。而後可辨也。蓋在位則政出焉。政有張弛。有好惡。故民有喜怒。喜者譽之權輿。怒者毀之惟懼。不溢。怒者毀之惟懼。不甚。又焉濫也。既去之後。喜怒之情。與物俱化。如氷之釋於水也。由是乎稱其治者則鑿矣。故在位非無是非也。毀譽恆參半焉。去若發則黜然天下之公是已矣。論人以毀譽者。十失十焉。蓺于天下之公是。百不失一焉。不易之理也。西安府領州六、縣三十。封畛二千里。邇來膏沃日縮。王祿邊食。歲加減焉。且民健于私鬬。訟牒蝟集。自昔稱難治之地也。天順七年。蜀人余公子俊知府事。首闢庠序。奬孝義。甄貞烈。力于敎化。其敎並興。乃科戶以征賦。準田以則賦。辨方以修塗。列肆以平市。本末洪纖。秩如也。城中井鹹鹵。飲者弗甘。則奠交流二流。渠而導之。穴而注之。民利於汲而今賴焉。雖百世猶不竭也。又於涇陽。鑿山引源。灌田數百頃。卽水利罔不用興。成化八年。魯人秦公紘繼知府事。值民施厥愛。御吏訖厥威。勤於事神。紀惟其時。時守臣以會府官司。勞賚倍焉。乃檄令馬丁佐其薪米。公獨弗受。衆竊議之。曰若矯也。蓍有下僚。破馬丁詐其跡。御史臺覺以聞。論之。衆始服公識。會考績。推公夫下治行第一。夫二公去郡。五十餘年于斯。致且久矣。郡賢士大夫長老童子。以於口油油然思之若弗能忘。泫然若欲垂泣涕。誠所謂天下之公是而不易者歟。先是城東有祠。祀者非人。按察使陳九畴至。乃毀其像。毀之于衢。衆共言二公。法施于民有遺愛。法得祀。乃卽其祠。並祀之。昔王官知蔡州。俗祠吳元濟。官曰。若毀而廟食邪。狄梁公、李太尉、加德蔡人。胡不爲祠。乃命踣元濟像。更祀梁公太尉。陳君非卽官之意邪。巡撫都御史王珣。巡按御史喻茂堅。清戎御史楊案。成直斯舉也。語諸旗曰。盡特祖之。乃不敢以不敏謝。二公又相繼爲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皆克修堤防。擾蒭遂之民德之。猶夫西安也。其地業已建祠。且勒之石。昭昭矣。法不再書。

遺愛祠記

昔秦初滅政弗昔。乃度江淮之鎭。建都御史行臺。以總攝其綱。而首畀諸河州王公蚖。尊隆領撫事。凡蔑江北列郡諸州。咸撫有焉。嘉靖戊子春二月。予小子竊辱是命。惟夙夜凜焉。而懼弗勝。既至境上。揖諸子大夫曰。新木者引繩則直。立政者同道則治。是故周公治東郊。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淳成之。以休於前政。以建無窮之基。予小子悵悵然而無所從也。自有都盛百年于斯。執簡者孰賢。子大夫曰。嘗嘗曰。孰可法。曰皆可法。河州王公其至哉。詢于父老。猶夫子大夫之言。子弟相率以告。與父老撫以異也。夫公爲給事時。爭號同列。奮擊權臣。既爲都御史。策帥三軍。轅驅房衆。是有赳稷之功矣。而於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公神道碑。益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于民心。廉規內盛。右面訖其法。尤娓娓墨吏曰。是

民城也。路而祭之。威令號號然。如雷霆之不可變侮。徐淮歲大祲。百姓饑餓。山東河南二路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沛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日餔以粥。遠者料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死者殮而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夫周近遠庇死生。疫病而還踏。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後公被誣。繫者至易衣一遍。廂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送之。天順間。公再莅。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傴僂。丁壯踴躍。黨子歌謠而來見公。逋屬三日不絕。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是監焉思所休于公之政而宋之。能然亦不敢惰也。既弟子員上書曰。封南國之棠者。思召伯之政。泣靴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公實懷柔我士。其有以系民之思可也。先是西湖之遊。有浮屠氏宮。官司撤其土像。廱散其徒。若有待焉者。郡守葛子木。有志於公者也。乃增置規緒。線以周垣。略公之木主于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十餘年。而今日子大夫與父老與子弟。邈乎聲容之不相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思之不足。又乞嗣之。有遺愛哉。於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偶然記

龍不類。正德四年己巳二月。除郯城令。四月十九日。赴縣。寓公館。時境內七八月不雨。民搖膽以相食。龍疑焉。二十日。約僚屬與父老與弟子員。縞衣徒跣。十步一拜。徧索神祇而禱之。初日色黃黃。拜至於城北門。幾一里。雲淒然。風冷然。又二里。至風雷壇。雨則至矣。又三里。乃城隍廟在焉。雨若湖。中夜方止。二十一日之午。越三日循行。原野麥盡起。禾黍佈種。是初擢事耳。敢云有德政然乎。是年八月初吉。天東南若霽若氛。暖日之光。熒熒不知其自。左右曰。此飛蝗也。乃焚香率僚吏伏於堂下。少頃若失去。既偵之。蝗實起自氓檜。避鄭之境。而嘯沂州蘭陵里而止焉。時御史儲公巡珍。偕守巡官行縣。郵之曰。蝗不入境。今見之矣。龍曰。烏乎敢。五年庚午夏。又不雨。民嗷嗷然。龍復約父老禱于城隍。靜毋氏往。宿廟。毋氏曰。日赫焉如斯。安得雨。龍曰。惟盡吾心焉耳。遂往。其夜月色皎然。至四更。若民張鑿大聲呼曰。東方雲起。龍急披衣危坐。竊嗚。雷電交作。雨若懸河。四境雷足。稱慶焉。十年乙亥。得授侍御史。十一年丙子。行部雲南。十二年丁丑秋。大旱。祈躬無應。總兵沐公玉問憮然曰。巡撫追理職田。無辜被繫。天旱在斯乎。敢以告。龍即徧檄府縣。各閱其囚。會城乃親閱。副使杭東卿以分巡。參議劉惟新以分守。咸領焉。時七月十八日也。初閱是夕。明燁燁三十人。雨次閱。布按二司與六衙。釋者益衆。雨亦不息。城中欣然。守巡二公懼且異。沐公欲爲建威雨亭。謝之。士夫諸生陳詩者。無慮數十人。亦謝之。嘉靖元年壬午。授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是年冬。無雪。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王公汝溫。檄諸司禱於城隍。而以祝文屬焉。龍以雪惟元日爲上瑞。所爲祝文。直祈元日雪。同僚數之曰。元日無雪奈何。越三日。除夜。星方煌煌。至五更。彼先集。旦大雪。次日方霽。王公與諸司曰。靈哉文也。豈其然。豈其然。七年戊子春。以都御史董潤政。兼撫江淮。七月之望。涇雨爲害。百川皆溢。民曰。雨不止。田不粒矣。乃下令。集新舊城父老。禱於城隍。令初下。雨鄰鄰然。既父老集。當收其蟲。雲歛其淫。日現中天。父老懽呼而謝之。蓋久潦至是晴焉耳。龍無詛也。

狀元題名記

器、本也。文藝、末也。道德、質也。聲名、華也。是故君子宏器識之本。兼文藝之末。崇道德之質。昭聲名之華。本末以相因。華質以相成。夫然後可以謂之至矣。高陵呂子柟字仲木。號涇野。人稱涇野先生。生而岐嶷。弗然不羣。既長。遂修古訓。式道世典。閎於詩書禮樂。爲文務崇理致。略諸近體。光而不燿。質而不俚。典則炳如也。宏治辛酉。薦舉於鄉。正德戊辰。試進士。驟對大廷。洋洋數千言。奏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龍幸附末約之光焉。時逆豎瑾播張兇威。以搖毒於縉紳。尊官競爭事請謁。仲木、鄉人也。則以禮自防。而履迹不交焉。瑾矚目而視之。仲木不爲動。矯冥鴻之翼。抗浮雲之志。退而耕于野。曰。泳聖涯。咀道腴。周旋子職。曰。吾將終身哉。四方學者。從之如雲。臺諫論薦無虛月。既嘉靖紀元。辟用賢後。璽書至門。於是仲木起復館職。以附行可之義。侍經筵。以廣論思之益。尋以議大禮弗合。出判解州。不逾家門。怡然就道。夫仲木立志惟崇。居業惟廣。器識昭矣。厥澤浮歷。敎尚典則。文藝修矣。希聖賢之軌。勵忠孝之節。道德完矣。今名休問。如斗之揭。如川之流也。聲名茂矣。邑令鄉興仁。尊尚其道。乃登其姓氏於石。而布諸學宮。用樹風聲。引裘領。以風夫二三子者。龍曰。遐哉舉也。二三子其不勿然而興起乎。雖然。仲木之道。在器識不在文藝。在道德不在聲名。卞氏之璞。不飾五采。蓋其質至貴。五采不足以飾之。仲木之道。猶夫是也。是故二三子。先器識而後文藝。內道德而外聲名。緣本而末。自質而華。則幾矣。苟本末倒施。揣華而廢質。毋乃取諸其外以遺乎內。而於仲木之道弗類矣乎。終不幾也。吁。二三子其善學焉。

鑒我精舍記

三原馬子伯循。誦先王之法。希聖賢之軌。典刑所昭。風聲斯被。其諸弟子員。振衣承響。嗚嗚以從。其集如堂。其立如林。馬子敞盛不苴。環堵蕭然。而弟子多至。無所棲止。是故來遠而居弗寧也。教勤而習弗專也。食事周子。宗化行縣。而知之。慷然用憫。乃議搆精舍以育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實下吏之闕也。西有浮屠氏之宮。叢穢伏奸。大壞世典。誠易盜之。豈惟正之用。昌邪亦于是乎黜矣。而況民俗罔不益乎。宗化曰。善。乃庀命毀之。變地以爲基。徙材以爲宇。命之曰鑒我精舍。夫鑒出於會。其鑒。弟子照行。以居。馬子儼然而臨之。發疑待問。率以躬行。誘于禮法。龍咨再至焉。弟子進趨翼翼。立雖肅肅。退衎衎爾。志而確然。文而斐然。美矣哉。馬子之爲教也。乃作而言曰。化以教導。德以學成。是故上古之世。家益一塾焉。黨益一庠焉。選民之秀者而升之。宦之以容節。訓之以德義。中之以戒令。齊之以禮法。上植其教。功令布矣。下修其學。明德成矣。夫然後鄉舉之。里選之。庶幾博聞孝弟聰慧賢仁之士。油然

與。彬彬乎其盛。而可勝用邪。迨夫王制湮而道化寥。博士闕而學徒散。家不建塾。黨不立庠。鄉不舉賢。里不選士。古今不同。而美惡之風異也。弊矣。竊聞觀箭者思樂。觀羊者思禮。昔宋鄧伯有窪井田之制。乃買直一方。經畫區理。曰鹿盧可興乎。今夫浮屠氏之宮。連甍接棟。盤絡中土。視諸學宮。實百倍之。苟悉爲易僧。以廣賢林。以增化本。孰謂冢墓庶廬之制。鄉舉里選之法。而不周復邪。夫精舍陋足以基之矣。而吾馬子則有鄧伯之心者哉。

平田記

是維陝之東郭之鄙。終南在南。杜曲在西。華嚴壩峯在前。澧滻斜流而繞之。周原廣野。中平如砥。四旁有輻。東部郎管子汝濟。居廟堂而有田園之興。退焉築室而耕之。其自稱與夫人稱之皆曰平田。予侗乎不得其說。既適于野。見一人田於高崗。苗則槁乎。鄰又見一人田於原野。則苗勃然興之。而不可與也。乃召老農而問之曰。二人田惡乎而不同也。老農曰。是故地使之然也。高崗地隘而脈磽。地隘則險阻多石。脈磽則土薄不豐。故田之者其本不舒。其苗不達。其幹易枯。夫槁也則宜。原田豁平而廣。土潤而腴。平而廣故化生無窮。潤而腴故澤既不竭。由是播之驟驛。恵之綿綿。穫之濟濟。夫其與也。又何怪焉。子忻然而笑。怡然而寤曰。斯固管子之謂乎。夫人之一心。揆而方寸焉。則夫田也。天命之性。若投種然。則夫苗也。衆人之心。即畦既形。溝澮又開。槁茅塞之。兀然不得。其平也。是故傾敬鄰側。其天機息而已矣。君子平其町畦。闢其溝澮。伐其槁茅。理義沃若。雨露潤焉。鬱鬱華華。人力至焉。是故培之則達。引之則伸。性之根蓋而固。澤而不枯。善之苗苗而萌。油油而盛。田惟平則苗易長。心惟平則善易興。其極一而已矣。他日謂於管子。管子對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予曰。旨哉。味乎。抑聞夫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蓋苗以殖而成穫也。人以學而成德也。否則雨莽之。波裂之。落而已矣。是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尼父所以興嘆。日服其鑄。不解於時。緯公所以申戒。吾見管子曰學而殖之。則農治性之要。廣耕道之業。充飽德之休。猶田之槁而有秋也。其何落之憂焉。或曰。昔陳平爲社宰。分肉至平。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也。而管子出而加於國家。亦如是田矣。夫心平政平。理固然也。陳平之平發於技。故宰天下。出奇用謀。則猶在君子之後乎。管子之平絜于心。吾見加于國家者。持公正之衡。盡均一之準。不尚異。不作好惡。不立偏黨。猶曰不平。未之或有也。管子勉夫。

重修清軍御史臺記

國家定制。諸路。彪列庶府。修秩班位。凡德刑政事。率伍。成分任之。又並建御史臺司。察其過而繩其違愆。蓋陽舒而陰慘。天之道也。仁經而義緯。治之則也。夫陝以西。古豳函之地。四塞之國也。清軍御史臺。乃較軍實而申儆之。外威四夷。內衛華夏。責不重乎哉。嘉靖元年夏五月。御史楊子秦。扶命而西。會歲久漫圮。曰。吾方皇皇然憂吾職。而居非所懷也。於是抽連丁。填逸伍。軍實用豐。既乃恆雨興焉。臺益圮不可居。西安守趙子伸亟請曰。有令聞而弗美其室。難。或人以病夫獻子。而盍至不可居。則可以撤而新之。卜曰。興役。非巡功焉。材因其良而易其腐。石用其堅而變其腔。垣緣其高。而增其卑。墁仍其樸而飾其陋。其堂

嗈嗈。宣淑令也。其室翼翼。儼日監也。嚴嚴其墉。愼周防也。闢地爲圃。因圃爲亭。柏挺其柯。竹揚其標。亭曰直節。振義概也。堂曰澄心。勵德操也。門之左右。綽楔錯而峙。登飛陛立。著裘儀也。遮令布則法帨宏。曰監臨則燕居暇。周防峻則維範密。義榮形則典刑昭。德操莅則志益勵。攸寧。盍言考室。以休息其身也。斯室則惟敬之不暇。攸寧乎哉。蓋舉一人之紀綱。而布之天下。其道固若斯也。竊聞古之君子。有所敬則登而銘諸器。而居者之於室。日奉以周旋。庶幾知道也乎。既授簡于漁石子曰。盍其誨之。夫詩載泮宮。又詠閟宮。無不詳也。盍實紀綱攸司。役之善者也。而況以敬承之哉。則繹而載之以紀其美。無亦古義乎。又何辭焉。

按察司題名記

陝西按察司。先是植石而維之以亭。凡吏於茲者。名氏俾里。咸勒而登之。歲久且盈。嗣至者迄無載焉。乃旁有石渾樸無文。踽踽若有待。豈執圖冊之而未成歟。嘉靖壬午。按察使高君顯至。爰命匠氏以移其緒。上下數十年。名氏俾里。如指諸掌。睨然有關于斯政也。顧語諸龍曰。石鼓有文。盤盂有銘。所由來者久矣。則士寄不豐。故田之者其本不舒。其苗不達。其幹易枯。夫槁也則宜。原田豁平而廣。土潤而腴。平而廣故化生無窮。潤而腴故澤既不竭。由是播之驟驛。恵之綿綿。穫之濟濟。夫其與也。又何怪焉。子忻然而笑。怡然而寤曰。斯固管子之謂乎。夫人之一心。揆而方寸焉。則夫田也。天命之性。若投種然。則夫苗也。衆人之心。即畦既形。溝澮又開。槁茅塞之。兀然不得。其平也。是故傾敬鄰側。其天機息而已矣。君子平其町畦。闢其溝澮。伐其槁茅。理義沃若。雨露潤焉。鬱鬱華華。人力至焉。是故培之則達。引之則伸。性之根蓋而固。

屯田分司記

邊陲而覩器。歷國而見簡。是以憮然有遐思焉。余讀書每嘆前代明法遐帆。咸肇自關輔。以王迹所起故也。既世氏上下。制度改易。遐哉邈乎。不可復矣。惟夫屯田之制。擺變追合。不廢諸古。而張掖浩壑方略。猶幸什一之存哉。繇陝以三面而抗戎狄。囤一面而守之。府衙非布。而什伍之士數十萬。不能一日不食也。雖曰擁肥沃之野。挾上上之田。邊儲若邱。王疇膏澮。百姓綠南畝。秔稻芃芃。官之經費又倍之。蓋帑藏竭於飛輓。倉廩耗於供億。軍非屯田。果能滿贏而食乎。是故不得不存也。古之屯者。荒度曠土。分畝經墾。盡驅諸士卒。日耕且戍。屬有頗曷之聲。則荷戈而前矣。今之屯。則軍以十爲率。三務田作而綿其耕。之備戍守而治其職。均任其甘苦。而更番休之。雖側睡不同塢。兵食而經國家。則一而已。夫其間肥瘠比次。易酒也。強弱紛錯。易併也。輸運愉惰。易負也。斂散高下。易取也。故昔時。澄農都尉及典農中郎以盤其事。今建按察分司。分命僉事一員領之。整綠法與法以人治。固也。先是分司臨於永

豐倉。倉乃屯所出入。分司密邇。則得親詰其弊而綜核其實。官固縱縱乎勞也。而貧利之徒。斯解其奸矣。宏治中。乃遴諸按察司之東。而勢遐隔。日惟按籍揣摩之而已。由是武豪率以大益受而以小益散之。其入也勒其餘。其出也減其額。諸所匀輸佐貸又蝟而集也。嘉靖癸未。濮州桑子溥以僉事來督屯事。廉得其顛末。乃當予按察使袁子撰曰。分司昔臨于倉。而中始更之。人爭來言復舊便。則予何愛一身之逸而不以忌諸弊乎。惟長者是圖。乃列版籍諸守臣。咸曰非如識。於是節倉之左維。韭其餘地而基焉。材維取于淫祠。力取於屯之餘卒。甲申三月初吉經厥始。五月之望落其成。中秩秩而外有紀。儼然嘲其倉而臨之。陳索日宜。奸慝無所容。斯固役之不可以已者乎。桑子克振於才。下盥憚之。先謀屯者。刻挺陳械而繩焉。綜核不絕。國計兵食皆賴焉。是故君子固不健其政云。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南西道記

予讀書每至論秦形勢之勝。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嗟哉。安得結鞅數帙。一觀所謂天下之百二乎。而今游者三年矣。月見黃河湯湯焉。鎮基奕奕焉。華嶽吳山巃嵸焉。壯矣哉。天府之國也。其諸延鄜二州。則又列門屏之險。峻游雒之防。豈不猶常山之蛇。而當其首者。邪正德壬申。其地奸宄煽妖。聚而爲亂。聲震諸郡邑。大興徒兵而剿滅之矣。守臣議曰。延鄜重鎮。古皆設經略招討之官。是故韓范威授鉞焉。而今獨闕乎哉。遂疏以告。爰命陝西按察司分巡河西副使弭節于鄜。得兼治兵撫民之任。識弗之更也。時事亭枕若恩實首畀焉。又析西安渭關卒千人。更番戍守。用消隱慝。策之善也。然而舊柵未備。卒猶做民之屋以居。而暗暗不便。民亦焦焦然苦之。洗君乃賡基于市。將列營焉。未績於成而行矣。嘉靖壬午秋。福山孫君樂權是秩。至則衆告曰。予儕小人。赴于里之命。而不獲一室之安。實用離傷。孫君曰。豈惟汝然。夫分司且傾圮。屬風雨之期。棟若壓也。榱若崩也。汝弗知之乎。頗政有暨。逸民多歸。猶未逸焉。姑退以俟。踰朔年則諸廢具舉。百物用熙。孫君曰。是可以從事矣。城內多材木。麾諸卒採之。小者負且曳。鉅者輿而拽之。拜命匠氏陶甓于野。伐石于巖。既具。乃以先所賡基。卽南北郭門之外。易地二區。立環堵。建營室。居諸戎卒。以避燥濕寒暑。中築臺而複之。時較其技勇而覩其習熟焉。且柴牙籍之堙。修翬槉之脊。于是軍不嬉宿。武不廢蒐。神不乏祀。馬不闕秣。美哉役也。嗣又籍其餘材。以貸分司之居。前堂後寢。周廡旅室。重門高垣。煥焉焉。至於行庖興隸。居有舍。鎰似旅。竪儲有所。等威以昭。周防以嚴。瞻視以式。斯又不亦善乎。甲申秋。成而落焉。孫君函語之曰。斯于紀厥成也。子獨無詩人之意乎。予曰。請言居之之道可乎。夫自古封疆之臣。訓旅息衆。服遠懷邇。而寧輯其邦家者也。匪彊弗克。振之在有威而已矣。威勝則虐。綏之在有愛而已矣。愛勝則弛。糾之在有法而已矣。是故國之命詞。優之以節鉞。曰爾揚爾威。本之以文治。曰爾乎爾愛。兼之以臬事。曰爾正爾法。政之大經。天之則也。君子於是必申儆軍實以盡威。勤恤民隱以盡愛。糾逖奸慝以盡法。則居得其道而安矣。苟于三者一物紕謬。則居失其道而危矣。詩云不遑啓處。夫惟不遑于處而後可以處也。君子居斯者。無亦於三者皇皇而是務乎。

軍器局記

天生五材。以制兵也。國制沿兵。以衛民也。所由來尚矣。蓋大有道之世。不能絕寇戚奸。先之思。堯舜文武之爲君。不能廢金革之事。固不易之理也。歷較往代。制弧矢者威。廢銷鏑者禁亡。錄劍戟者業固。廢戈甲者盜起。所尚既殊。效亦立異。其勢然哉。夫陝西控扼諸邊。陰山之西。狼望之北。敵騎擁衆。覬望蠕動。相挺而起。突而馳之。斥堠聯絡。而烽火日相望也。戈鋋鳥矰。其矢格猛獸者。皆其挺。卽徹銷兵撤武。不可得矣。先是衛所軍器。各自收鈐。屋散無統。監工不設。閱視以文。是故官皆緣而爲奸。以匿其數。市司上下其價。以竊其值。工藝肆其不良。以私其有。武庫日紫。而中國之長技墮矣。嘉靖紀元。侍御史良鄉楊子泰以清戎至。得兼檢勘軍器。廉而知之。憮然曰。國之大事在戎。而若斯乎哉。固不可也。惟是脅城、與寧夏、延綏、甘涼、爲陝四鎮。咸有鎮巡重僚、幷守巡、幷兵備、幷將領。而共臨之。抑堅材良匠。固不衆焉。執若鎮設一局。析密近衛所以隸焉。局設四所。所各設典守。以千百戶爲之。又總立監工。命守巡或兵備攝其事。若軍民雜出之料值。藏于府藏。則如舊也。每歲之春。府藏出其料值于局。局散之典守。典守命市司平易其材以充。乃選衆工而畀之。俾日以將事。監工省其勤惰。辨其工苦。稱其屢飭。而行其賞罰。既成。樂而登之於武庫。及如春秋若冬如夏。歲終一閱。三歲大閱。值不數者。典守、材不良者。市司。器不堅者。監工。司程度不密。監工無以辭厥咎矣。又括各府之宿料與夫羨餘。及訊前日官貲而逋之。裒積其數。足若干歲。乃省民若干歲之輸。弗徵焉。夫張絃者以善鼓也。更化者以善治也。或在茲歟。乃合牘請于朝。司空執奏曰。斯固節財利器革弊益民之大計乎。報如議。乃卽城而嚴廨焉。改爲局。四所麗於左右而掖之。武庫奠諸其後。門屏嚴嚴。周垣不疏。觀者美焉。其諸三鎮亦次第以興。竊惟紲天下之政存乎法。懋天下之法存乎人。是故斯局之興焉。凡茲典守、市司、工司、監工、執不有責乎。雖然。典守弁而武人。不能盡責焉。市司人工司工人。又不當責。監工者。乃儼然國之大夫君子也。有正直之德。有綜理之才。有賞罰之任。于是乎竭忠盡瘁以隨之。則節財以省費。利器以實威。革弊以息奸。益民以固本。豈乎有在矣。一不然。吾見弊弊然猶夫昔也。禮曰。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責成之道篤矣。大夫君子。毋忘斯禮可也。

固原兵備題名記

固原長城大塹。連山峻極。四塞之接。面襟帶之固也。秦屬北地郡。漢及晉俱屬安定郡。唐改固原州。至德中陷于吐蕃。宋咸平建鎮戎軍。元立開城路。咸平府。尋降爲州。國初。府與州俱廢。成化五年。用守臣議。設固原衛。宏治十五年。復置州。中建兵備。而以按察司副使領之。三十年于斯。代者繩繩。邃不可考。嘉靖二年。成君賈夫來攝其官。乃裒各姓氏。視次第。勒于石而昭之。爰命嘗其上方。予揅譬愚軋。周遊天府。竊有以覩其形勢矣。寧夏環鎮武之境。延綏引朔方之坂。甘涼結湟州之壘。其阻三面。以扼南牧之敵。而元戎甲士。利劍勁鍛。固不聚焉。然延袤不啻數千餘里。山川紆繆而運通焉。烽火不接。聲勢斯攜。固原居中而執其樞。左顧則赴援綏鎮。右顧則迎應甘涼。擊常山之蛇。以合左右之節。逐中野之鹿。以成掎角之形。固原實有焉。今夫山豺狼所嗥。狐狸所遊。境日駭也。虎豹遨其嶼而踞之。以張其爪牙。則百獸影滅。卽探窠

權者不至矣。是故審直諫之節者。疑淮南之謀。倘全勝之道者。破先審之計。君子居朝廷則朝廷重。居邊鄙則邊鄙重。猶夫虎豹之在山也。固原之險。山之隅也。兵備實司其鈐轄。而四夷之守在焉。干城之託異焉。其可不隱然爲虎豹也乎。人皆曰。險在地而不在人。重在人而不在地。斯固也。抑人重則地得其險。而金湯足恃。不重則地失其險。天塹劍閣。非我有矣。夫險亦在人乎。是故不可忽也。然姓氏既在。得失斯形。說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智夫之意宏矣。

潤運府總參題名記

我國家定制。每歲諸路潤米四百萬石。以輸于京師。京師居北。潤多出東南。襟江帶湖。裘裏諸河。水道五千餘里。舟艦如林。至難集也。帥長如雲。士卒如雨。又未易約束也。惟淮執天下之中樞。左瞻則北在焉。右之去東南亦無幾也。乃于是建設潤司。並設文武之臣以提攝之。文臣曰都御史。是已。武臣曰總兵。是已。而參將副之。凡諸經緯其政。張弛其法。伸縮其數。卒其料量。程其期會。蓋弊興敎蝕。勞糾愆。補欠散贏。皆以授之。歲上計而考厥成焉。內外以相維。首尾以相應。本末以相承。遠近以相濟。譬若裘然。千其領而挈之。順者不可勝數矣。上下百數十年于斯。總兵自陳公恭襄以至於今張文光氏若干人。參將自陳公名氏勒而登之。以觀久遠。偕諸文光。以記問於予。而不能辭。惟潤。至重也。至大也。乃異於二三臣。而二三臣賢乎。國之鎭也。車之此也。一弗貫。國之寇也。車之決也。其所繫誠非細矣。都御史。參先是有題名。予歷數之。賢者否。與高下。如黑白然。末皆不惕然省悚然懼也。而今總兵府題名。又嚴嚴然峙矣。賢若否。與高下。亦如黑白。猶不可省且懼歟。蓋人之著於其名乎爾。名之著於其石乎爾。希仁文光。克慥克勤。稗于潤厥矣。由是善作而思其成焉。愼始而要其終焉。則石不渝名。亦不渝。此固希仁之意也。雖然。猶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共鑒於斯云。

渭西兩別記

嘉靖丙戌之歲十月初吉。校士於槐里之行臺。侍御史兩峯子。駕車彭彭。舖斧桓桓。行部於蜀而道經焉。於是出祖之於郊。渭川在西。波光上下。昭映儿席。乃浮而酌之。甚相樂也。既酣。兩峯子出所攜河東雨別卷以示曰。此內濱涇野之贈言也。子其何以語我。誼曰。嚴慤太深者流於畏。卑遜太過者近于侮。是故君子張盧受之節。防其畏也。恥足恭之容。惡其侮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再。龍曰。喜察者滑其明。尙猛者損其威。是故君子用晦而明。無不明也。不怒而威。無不威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三。龍曰。竊聞異同立則愛惡偏。邇遠間則泄忘形。是君子舉賢。賢者不以德。舉之公也。刑罪。罪者不以怒。誅之當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我辭子往矣。夫鑑。納天下之形。其質明也。谷。收天下之聲。其不盈也。予三言之。而兩峯子敢不稱賀。乃繹其言。附于末簡。名之曰渭西雨別。渭西。從地也。時雨初霽。故亦從雨也。

兩匪記

兩匪子訪予於射陽之干。予問之曰。何謂兩匪。曰。遊山之野。匪左右拔而起。而中洞焉。盤旋其間。心怡神懌。因號喻志。將終身居之焉爾矣。於虖美哉。矯乎。澤乎。秩秩乎。比德也哉。君子之道。曰節曰址而已。足以有執之謂節。廓而大之之謂址。節峭而嚴。址易而覓。其理異也。是故倘節者多。子子之行而址或僻。厚址者多。溫溫之氣而節或刓。雖然。宏毅合德。任重之器也。剛大並用。配義之功也。節非址則隘而難居。址非節則和而失則。皆失之矣。夫兩匪特乎起。挺乎峙。有節之道焉。兩匪之間。仲乎盤。候乎有容。有址之道焉。對子以之乘道。履正直已。抗衷。禍不慌。福不回。威威不震。萬官大爵。不誘不奪。南山之石。巖巖然。中流之柱。屹屹然。其節勁矣。畜德納善。愛物愛人。靜以定躁。廣以去隘。明以疏蔽。悅以蠲忿。若谷之虛而無不通也。若澤之大而無不容也。其址宏矣。夫節易偏。以址持之。不矯不亢。偏斯矯焉。址易過。以節鎭之。不蹈不靡。過斯洩焉。是故址以持節。則節彌固。節以鎭址。則址彌光。剛柔和威。同異相因。和敬相須。味有甘苦。成和羹之用。昔有疏密。全至樂之節。兩匪固有取於斯乎。予見兩匪子砥行貞度。凝然有壁立之勢。尤且居之以虛而不盈也。執之以宏而不隘也。是不惟取其名而且嫺其實矣。兩匪子曰。節址並宜。君子之道備矣。敢不終身居之。

對紫亭記

潮溪之潤。紫峯削成。峻嚴蒼昏。拔衆山而起。峯前石崖兀然。端若拱峙若立。闔之名勝。莫或先焉。中丞大夫林公豫遊。明德策勳。邦之紀也。死而葬于紫峯之麓。子廷尉以吉。孝思之心。願乎其至也。乃即諸石崖搆亭而對之。紫峯在上。石崖在下。紫峯在後。石崖在前。翩璧巖巖然。矇乎若接乎其容。風木嗚嗚然。翟乎若聞乎其聲。緬而肅然。雨而溫然。悽愴愧惕之心。油油乎而生。不可已矣。漁石子唐龍聞之曰。以吉。孝之至也。夫子之事父母。曰生而盡力。死而盡哀。遠而盡思。而已矣。生而盡力。即孩提之童與塗之人。苟未喪其良心。夫人而能之。死則有間矣。遠則又有間矣。獨不聞朝祥而暮歌者乎。絲履組纓。雖與門之徒亦爲之。是則可戚也。是故孝子仁人之道。必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然後爲存之至焉爾。若吾以吉豈非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哉。故曰。以吉。孝之至也。宋人徐司戶以父羅城君名石。行避勿踐。器皆禁勿用。夫豈遠其親歟。蓋積不忘乎親。故踐石則惕然。用則儆。褻皆此類也。以吉不忘乎親。故對紫峯欲常常而見之。生也陟岵而瞻。死亦若是已爾。無亦以吉之見而學積之不見乎。記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之謂歟。

逸老堂記

盤虛、時也。出處、義也。勞逸、分也。榮辱、幾也。一消一息。協時之極。一進一退。執義之衡。一動一靜。宇分之正。一吉一凶。明幾之神。是故功成者退。四時宜其序。龍蛇之蟄。萬物存其身。順時而止。君子觀其象。叮至矣。予師白樓先生。年三十有奇而登進士。居侍從者凡二十年。副典國學。再掌邦禮。尋進東閣大學士。任家宰以均六典。純勤令德。儼然以繫天下之望。先生乃曰。吾老矣。老矣。吾將謁焉。夫曰。虎邱。吳之勝擅也。先生子子孝進士。乃緣其東麓。闢而搆堂焉。中虛外廣。林坰交映。旁累石爲峭壁。朱紫紫之峯。瑰奇縹緲。蟲蟲

而起。以侍先生歸老而逸于斯也。孝哉子也。既嘉靖八年春。先生七十。途引年以請而得謝。月給以米。歲給以夫。禮至匪也。於是先生退而登堂。鼓琴陶陶然。琴已賦詩。詩已放音而長歌。歌已操觚酌酷。三行五行。乃左擥鮫玉。右擷朶雲。睨姑蘇之臺。瞰五湖之波。而不知天地之爲大也。秋窓之爲小也。古今之爲久也。呼吸之爲微也。氣蒙蒙而物職職也。蓋神息其勞。精北其搖。道仲心休。身安不殆而不蜉矣。是故盈虛順乎時。出處因乎義。勞逸齊乎分。榮辱辨乎疑。而于先生見之。易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先生深於易者哉。龍皆得聞易於先生。將振衣曳履以升先生之堂矣。而于是乎揚其聲云。

氷槩軒記

龍行部江西。皆詢遺逸之士於巖穴之下。而得氷槩先生。先生安福人。吏部郎一卿之父也。自號氷槩。夫氷之性寒。槩之味苦。君子恆比德焉。寒、德之貞也。苦、德之固也。寒以定志。性嘗志定。而後嗜欲寡。嗜欲寡。夫然後可與語至理。予懇夫世之齷齪爾沒沒爾而不知返也。惟勢則炎。惟利則甘。勢炎其手。熱而不濯。豈能寒乎。利誘其衷。逐而不脈。豈能苦乎。杯飲者不識數蘗之制。巢居者不識山澤之文。先生忘勢若遺。不附其光。銳利若脫。不沃其苦。殆古所謂不貳之老非耶。龍乃載之文。以昭北堂。俾不沃。抑以激夫之貪者俾廉。化俗之奢者俾儉。庶幾民風溉溉乎興哉。

月湖記

月湖者。月湖先生之所居而從事於學者也。先生、農城人。初居城之圖。民居雜焉。市囂溷焉。乃憮然曰。學者、適夫道者也。志者、致夫學者也。居者、定夫志者也。奚學誠難其道也。闔而已矣。故君子愼所居。惟是距城數里。水所潴爲湖。厥形肖月。曰月湖。先生乃緣而爲屋而居之。曰洽六經之學。於理澤如也。遂以爲號。月湖由是重於天下。夫天下之地。其有以人重者乎。天下之人。其有以地重者乎。地以人重者。人重於地故也。人以地重者。地重於人故也。予嘗望廬山而登之。猶夫山也。得吾考亭卽而論道。宮牆翼然。由是山之一巖一壑一木一禾。天下莫不重之。其信獨所遭哉。裵弔臨觀。徘徊遺開。誠豫章之勝。楚之名區也。王勃、夫人而已。摳衣作賦。名籍籍是重。後世稱勃者。非勃是其象。君子居以向之。省德之愆。潛伏式昭。察民之隱。周閭輯達。辨治之體。法揆益正。就俗之振。訓典齊一。其德日宣。其政興矣。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或曰。易兆以北。北陸則短。照有所遺。又曰。易兆以西。西極則昃。明有所窮。是故君子兆取也。然則公之治。其東矣乎。軒初成。友人棠陵子記之。中及伯起卻金事。伯起嘗守棠。昌邑令夜遺之金。伯起以辭卻之。棠陵子曰。金非受乎爾。何至語諸人。俾人知之。以彰故人之穢乎。蔣之道也。吁。有是哉。故人至密。非愧其情。棄夜至幽。非愧其行。伯起慎獨君子也。豈務皦皦然語人曰。令汗我以金。我非受乎。況伯起畏天之知也。畏地之知也。又豈索人之知者哉。必不爾也。然則人何從而知之。蓋伯起不語人。密德伯起而以語人。故知之爾。予伯起也。何尤。抑伯起名震。震東方之卦。陽之所出也。公廉潔無私。軒之是名。無亦以伯起爲訓乎。棠陵子乃伯起之尤。而非其罪也。故予終篇焉辨之。

柏壘秋月記

嘉靖紀元之明年春。蔵子貢夫來知鳳翔府。及秋。陞按察司副使。提兵固原。時王子濟川分巡關西路。乃舉能於分司外壘。以樂吾賢夫。壘多柏。蒼枝翠節。經冬不凋。霰霜不變。蕭蕭然而莫犯焉者也。曰焉氣毒

物。形於外者也。而言語飲食。物之至賤也。譬若江河然。流湯湯焉。波瀠迴焉。即無隄防以捍其急。則決矣。言語飲食。人身之江湖也。倘異同。若義欲。離德經。清性命。而其決宕有已乎。然君子亦人爾。而能不言不食。蓋拒天下之物哉。亦惟愼節之而已。夫言語愼則德性碩。飲食節則嗜欲寡。而又大之。則足以愼執德之樞乎。沖沖爾守道之極乎。惝湣然舍車而徒乎。將三日不食檮焉。猶堅乎。吾見天下之物。皆定於我。物躁我靜。物二三。我一以待之。而養道正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之爲教。惟靜與動。動靜相制。此頤貞之義也。予不佞。謹復吾子。龍子曰。善哉言乎。先大夫之志。庶幾其勿泯矣。

渭川記

華人東子希節。家于渭之上。自號渭川。濯纓滄浪。取其清也。忍渴盜泉。避其汙也。是可以觀志矣。書曰。涇渭淆渭。涇既從。渭水攸同。渭者。水之澳。衆流之所歸也。涇之性濁。其水壹釜。其源者半。經流於渭。渭引源而避。分澤而注之。蛟螭魚鼈。不沒其波。不濫其沫。夫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涓之濁。泥之滓。決之東西。導之上下。靡乎其趨。寔乎無所止。渭之澄定不撓如斯夫。乃若人性易決。情易蕩。志易汨。欲易淫。節易陊。風易流。俗易溺。撓泥揚波。曰違同流合汙曰愿。猶夫水也。君子於渭比德焉。舉世皆濁。我獨清乎。天下皆涇。我坎止乎。江河日下。障而東之乎。不波靡乎。不瀾倒乎。不氾氾然與時浮沈乎。不居下流以納天下之惡乎。夫渭流其惡。則不揣矣。君子澡其德。則不汙矣。此固希節之志也。希節爲戶部郎。督儲江右。乃請記之如此云。

東軒記

八石常公。曰者守棠。棠署有圃。公翦薙埋穢。聚材爲亭。名曰東軒。漁石子唐龍曰。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日在木中曰東。明初生也。人君面以聽天下。南、曰之中也。君之德也。東、曰之初生。臣之德也。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暘谷。東方也。日出於斯。陰伏陽舒。夜往晝開。時歛明發。天雖其煩。物昆其象。君子居以向之。省德之愆。潛伏式昭。察民之隱。周閭輯達。辨治之體。法揆益正。就俗之振。訓典齊一。其德日宣。其政興矣。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或曰。易兆以北。北陸則短。照有所遺。又曰。易兆以西。西極則昃。明有所窮。是故君子兆取也。然則公之治。其東矣乎。軒初成。友人棠陵子記之。中及伯起卻金事。伯起嘗守棠。昌邑令夜遺之金。伯起以辭卻之。棠陵子曰。金非受乎爾。何至語諸人。俾人知之。以彰故人之穢乎。蔣之道也。吁。有是哉。故人至密。非愧其情。棄夜至幽。非愧其行。伯起慎獨君子也。豈務皦皦然語人曰。令汗我以金。我非受乎。況伯起畏天之知也。畏地之知也。又豈索人之知者哉。必不爾也。然則人何從而知之。蓋伯起不語人。密德伯起而以語人。故知之爾。予伯起也。何尤。抑伯起名震。震東方之卦。陽之所出也。公廉潔無私。軒之是名。無亦以伯起爲訓乎。棠陵子乃伯起之尤。而非其罪也。故予終篇焉辨之。

柏壘秋月記

嘉靖紀元之明年春。蔵子貢夫來知鳳翔府。及秋。陞按察司副使。提兵固原。時王子濟川分巡關西路。乃舉能於分司外壘。以樂吾賢夫。壘多柏。蒼枝翠節。經冬不凋。霰霜不變。蕭蕭然而莫犯焉者也。曰焉氣毒

地表。害欲天末。明月流空而薄之。清暉素彩。翕習而紛錯。地與景俱。物與情適。質夫曰。固以壯吾行也。濟川語予以北故。且申之曰。景物易遷。遷會難偶。子有悠然之慨。而曷已于言乎。敢問。予曰。天下之物。類比則聚。華發君子之道。美合則用章。柏以嚴爲質。月以明爲體。柏交于月而受其光。則沃而澤。月交於柏而貞其氣。則栗而正。故比德者勿之遷焉。竊聞諸逸鎮。其地皆沙漠不毛之土。其俗皆執拂突弁之流。是故法狌而不仲。政蒙而不著。噫弊矣。雖然。舉瑟之不調。更張之術疎也。四肢之痿痺。藥石之瑾瘕也。法狌而不伸。振之不有嚴乎。政蒙而不著。察之不有明乎。夫剛柔之迹存乎治。張弛之方存乎法。變化之妙存乎心。鳳翔先爲牧者。性愍而悍。斯民徂然於盲火也。質夫易之以平恕。翕然稱良。前乎固原之區。崇苟簡。喜因循。而日不可爲也。質夫往矣。又將易以嚴明。提綱而責之。選稗政而益之。柏月交輝。有開其先。或者將以倡之乎。抑正德中。質夫爲御史。接鄰甘廬諸路。斥貪僚。黜豪右。一無所貸。嚴明固質夫之有也。探而取之。以出其餘。施以終其休。孰謂質夫而不能之邪。

菊圃記

菊圃者。里中圃。菊主人也。予里居城之圃。城居錢塘之上游。華川自南。衝港自西。會而瀦之。以達於江。舟艦上下。綃帆雲布。朱樓林立。衝通九土之貨。市合四方之賈。居民操百貨以伸縮其利。巷陸而坑。物益而紛。主人卷矣。質厥其贏。將更諸閑寂者。先是城有官渠以洩濁水。渠之西畔。虛賸若野。幽閒若山林。主人曰可圃哉。板防其闕。土平其隴。曠渠背市。線以周垣。萃衆菊而藝之。以慰息焉。夫主人予里閈之親。桑蓬之交也。歲時恆一造焉。顧其菊與他圃異。怪而問之曰。予聞藝菊。其莖欲少。少則易舒。主人之圃密而不茇也。厚而不蟄也。繁而不扶也。則何如。主人曰。君子於物。適己而已。況物各有性。疎疎密密。修修短短。巨巨細細。一惟性之達焉。應吾怡怡。物熙熙。其天全矣。敬亂其疎密之節。紊其修短之序。易其巨細之分。則已與物勞。物與性悖。是非吾之能也。予又問曰。聞菊之本末。探而食之。可以延年。故正月取根。仲春取苗。季秋取華。順其令也。主人貌沃沃爾。顏澤澤爾。撫乃菊是賴焉。主人曰。迂矣。惟蓄在天。不係於人。惟養在人。不係于物。毋搖爾精。毋搖爾形。毋蕩爾情。壽之本也。菊焉得而預之。又焉得而蓄之。屈平餐英。不沈於江乎。龐蒙擷苗。藥牀茶甌。至今存乎。菊譚之水。飲者百歲。南陽居者也。洲渚之小也。體無青黃。殆中腴而不施文采乎。皤然而白。變之而元。則修潔侗素而質全矣。行止洲渚之間。抑有出塵之度。無靜之思者邪。是故鶴有君子之道也。楊子履貧崇本。內而不外。蓋孳孳而爲君子。是誠有取焉。抑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易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始雖不表於外。其至也。孚而無所不感。達而無所不聞。殆油油然矣。吾見楊子戢於內而日陽諸其外。勃如也。澤如也。皭如也。則靜含而動光。體潛而用章。德積而功起。豈非徵之而顯之。翕之而張之者乎。而君子之道備矣。楊子曰。美哉言乎。再拜而受之。

容堂記

君子命名有義焉。字以別主名也。弗離乎名也。號以別其字也。弗離乎字也。都督楊公曰宏。美哉名也。曰

奮爲奇之連。動以離靜。智以喪愚。虛以糅實。春華過目。終朝則傾。爝火末光。達旦則熄。是以君子惡之也。按察使高君名顯。字德彰。皆從夫著也。乃別號徵齋以約之。誠知道者哉。蓋道篤實之風者。廣明通之用。惡赫赫之光者。昭冥冥之積。山靜而動。動之至也。山愚而智。智之至也。山虛而實。實之至也。由徵而彰。彰之至也。持滿則發。若執揚之。弧中則形。若執張之。物之有象。事之有徵。理之有符。其極則一而已。傳曰。知徵知彰。此之謂與。禮命名必以義。不義不命。故君子聽樂則審音。觀名則思義。不可不慎也。吁。若克思義矣夫。

寶穉堂記

寶穉堂者。北山楊子之寶穉堂也。嘉靖二年五月。予止岐山。試弟子員。以德業既暇。乃訪北山。北山嵩而升于斯堂。田器咸備。耘耔方興。予曰。北山殆爲老農老圃乎。抑若文人者隱於耕乎。無乃悲形役。樂天命。怡然有事於西疇者邪。北山笑而言曰。予先世成勤於稼穡。迨不敏。獲踐卿士。及北歸也。年未及老。乃退耕於野。以治先世之業。而今老矣。日擇貽謀於吾子孫。商賈之事。不忍爲也。金玉之寶。亦惟損智益過爾矣。惟彼稼穡本厚而力勤。況吾視吾父蹙吾所事事者。故終以遺之。俾耕澤澤焉。穫桎桎焉。積粟粟焉。庶幾四肢不惰。而百禮洽也。君子盍有以命之。予曰。夫人之於子孫。遺之以安。則安。遺之以危。則危。而北山遺之以安者也。上古之人。孝弟力田已矣。力田。農之業也。孝弟。士之行也。增修孝弟而弗力田。則衆殖匱于舉養。黍稷薦于蒸嘗。吾懼北山益焉不給。嗛然病矣。苟徙沽塗。是而孝理固敦。弟德用敦。又不媿於野人之倮倮罔罔乎。故詩曰。稼穡惟寶。力田之謂也。書曰。惟善爲寶。孝弟之謂也。寶穉則生產治。寶善則禮義興。予故曰。北山遺之以安者也。楊氏子孫。豈其薑而弗播。且弗穫邪。北山曰。吾誨子孫以力田。君子進之以孝弟。吾誨之以農。君子勉之以士。贈言之利。溥於贈金。信矣哉。小子聽之。

鶴洲記

楊子靜修。號鶴洲。人迄弗得其說。或曰。豈以其洪吭修頸。吐故而納新。而得仙之理乎。固無取於是也。或曰。鶴與鳳凰同爲羣。天下有道。則頡頏而翔于甸。楊子得非以自況也哉。是近之矣。予聞經曰。鶴產無青黃二色。木土之氣。內養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夫青黃、文也。元白、質也。洲中水衍而可居者也。洲渚之小也。體無青黃。殆中腴而不施文采乎。皤然而白。變之而元。則修潔侗素而質全矣。行止洲渚之間。抑有出塵之度。無靜之思者邪。是故鶴有君子之道也。楊子履貧崇本。內而不外。蓋孳孳而爲君子。是誠有取焉。抑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易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始雖不表於外。其至也。孚而無所不感。達而無所不聞。殆油油然矣。吾見楊子戢於內而日陽諸其外。勃如也。澤如也。皭如也。則靜含而動光。體潛而用章。德積而功起。豈非徵之而顯之。翕之而張之者乎。而君子之道備矣。楊子曰。美哉言乎。再拜而受之。

容堂記

君子命名有義焉。字以別主名也。弗離乎名也。號以別其字也。弗離乎字也。都督楊公曰宏。美哉名也。曰

希仁。美哉字也。又以容堂而號焉。殆非汲汲於自踐乎名與字與號。所重者義。義而弗踐。斯皆虛器乎爾。夫宏者。大之謂也。仁者視我我也。物亦我也。視物物也。無我無物。而後可以造於大。是故求大者莫先於希仁。夫仁豈易言哉。禮曰。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至也。此仁之德也。然卽其所舉與其所行。皆可以謂之仁。特不舉不行焉耳。是故仁不可勝。仁不可至。人不可不至。仁猶夫海也。今夫海。百川滙之。尾閭洩之。無增無減。不盈而不虛。有容故也。人惟有容。而廣以去隘。靜以鎭躁。和以燭忿。直以通疑。齊衆寡之分。協厚薄之度。公好惡之性。宜同異之情。親不廢疎。不遺德。不揖怨。不敝貴。不侮賤。不嫉賢。不嫉不能。不棄訓强矜弱。各順其理。斯仁在我。希之則是焉已矣。苟弊精神乎褊淺而不能容。適足以拒夫物爾。仁吾不知也。又何大焉。昔曰。有容德乃大。夫有容豈遽及于大哉。蓋有容斯仁。仁斯大矣。公因號以踐字。因字以踐名。因名以踐義。皇皇然而求之。若弗及焉。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然卽君子也歟哉。

重修察院記下供據編

明興統一宇內。翼翼京師。樞乾軫坤。而藩服星布。經緯九州。綱紀四方。則列爲十三布政司。其間庶府。職理百僚。備官每年。朔命御史。臺。秉度而臨之。御史實天子之攸司也。是不亦重歟。夫浙江察院。枕吳山之奇。挹錢塘之清。厥地靈矣。而規緒廼未宏乎。是故門之外。地本夷坦。西緣山岡。乃陞以嚴垣。屏寒履跡。民情不易達也。東臨周衙。惟是門焉。而濟濟庶府。朝夕就而聽政。與皂嘩咨。不或近褻哉。內而堂之後。爲臺。直溥。游息惟室。臺東西設禮賢館。以待大比校文之官。亦大逼於臺。而揖讓無容。而又難於陞矣。且故牘宿案。狼藉散逸。謹藏之府。猶稱闕也。嘉靖庚子秋七月。待御史劉川王子紳。覽憸蔽臨。諸司議曰。察院改作之役。當一勞耳。扼之曰。政方有先者。而未遑是。乃首舉賓興之典。以造士焉。而又蘇省民瘼。甄別官邪。蠲剔收蠹。訊理冤牒。憲令畢舉。諸司復申厥議。待御乃曰。是故不得已歟。而輪奐之揩。完美之緒。記亦每有取焉。其從事于是。募庸傭工。經營材用。皆取辦于官。而百姓不知也。亦不病也。從烏臺而稍卻之。距堂若干尺。館亦拓而開。與臺相距。又不啻尋丈。檐牙不相啄。檻尾不相銜也。是皆仍夫舊而修廣則過之。又闢臺之後。作樓二楹。視臺加崇。緝諸案牘。藏于左右之椽。虛其中椽。署之曰太微。無亦欽明察而深寒乎。由是而之外。東增高北門。而西亦繼而通之。以撤其蔽。猶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賞命。忠文死襄。靖難興師。正學伏節。士木之變。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生而及申曰。諮之文。允惟文武之澤也。皓雪漢者。企作人之德。歆知豆者。懷非夫之懼。是能不肅肅于夏乎。凡我後人。毋數前修。

增修浙江貢院記

夫自科目事興。貢院攸建。而其制特異焉。何也。貢院乃資興之地。實能之所出。大典之所關也。是故規模欲其宏。品式欲其密。宏以重典。密以樹防。斯其稱矣。先是浙江貢院。經始猶略。苟完是務。北障於河。東西亦皆河之經流。阻三面而闕之。厥基未闢。而病其隘焉。東西文場。號舍三千餘楹。楠北鱗次。間不能以寸。

同仁祠記

同仁祠。乃巡按御史周子汝員所始建。祀諸都御史孫忠烈公燧、兵部尚書胡端敏公世寧、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夫三公皆我浙人。後先蒞忠協平宸濠之亂。以死勤事捍大患也。法皆得祀。功在江西。而浙事輔之地。藉彼其休。故祀之。況鄉先生沒而祭于社。抑亦禮乎。經始于嘉靖丁酉十一月。而戊戌三月乃考焉。規緒式宏。輪奐孔奕。厥觀巨矣。乃巡按御史傅子鳳翔。又經益祭品。舉取辦於官帑。而弗煩民爲之。又位以齒敍。從鄉也。食以功介。以義起也。歲一祭。祭俾於六月十四日。濠以是日反。故三公平之。並從是日也。是皆提學副使張子鰲所裁定。陳知府仕賢有其舉之。巡鹽御史高子對植石以紀功。而文未有屬焉。張子乃舉而屬諸龍。謝之曰。是在張子。張子直曰。斯地斯時。執事以御史繼三公按部。蘇亂撲繁。綱弊飭。庶稗政。慘慘從事。剡啓裒秩三公之功而條奏之。事核言信。孰能外耶。命學官陳鉞、弟子員張乾元、又屬之。于是乎屬言曰。濠之始爲亂。納賂京師。要擅近習。中鞫禍心。外播凶捕。衆怒如水火。端敏爲按察副使。僞曰。逐茂哉。不可長哉。遂列其罪狀。揚于朝。張射堋之器。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遷陽之戍。覓弗少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忠烈以巡撫至。密樹隄防。翦其羽翼。曾一日忘濠哉。濠迄弗悔禍。卒還焉。首以威刼撫府。忠烈仰指天日。矢無二心。挺身刀白。脫且折。罵不絕口。所以恫濠之魄者。固深如也。已而鳥合十萬。弄兵長江。育陽則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揭華旗。呼集義旅。批捋巢穴。濠震慴。乃回順流之楫。我洸洸迎而擊之。蟄濠若孤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敏發威始。忠烈陽明成厥終也。仁者正誼不謀利。殺身無求生。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成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之也而後苦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誼。若忠烈嬰刃罵賊。端敏絕不有其身。陽明直捐生而赴之。皆舉大閫。執憲典。正誼而往。彼避患私躯之利。誠不足爲三公謀也。是故死者抗殺身之節。生者挺無求之志。侃侃然而同歸于仁矣。記曰。與仁同功而異情。正誼則同。謀利則異。殷有三仁。皆爲其國之誼也。而無不同也。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而有利之之心。是故朝射鉤。暮脫銬。情斯異矣。姑猶曰未可知也。三公之仁。功同而情又無異。是之謂同。蓋殫力生前。其遊地下。合食一堂。連輝千祀也。忠烈于杭。蓋浙之山川。蟠吳越之雄。貫斗牛之精。是故洪源神岳。醞蒸清淑。峻發鍾英。烈士貞臣。河沛而璧文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賞命。忠文死襄。靖難興師。正學伏節。士木之變。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召之速而然卿。惟獄降

獨無屬耳者乎。謄錄對讀二所。皆不越數椽。官生益六百餘人。局促無所容。苟簡之弊萌矣。典試舉官九十餘員。將處羣居。曰無翊翊之習。固不能也。且前惟至公堂。而後無別署。凡公會言詞易泄。威儀可愆。禮法之場。可乎哉。規模品式。咸有弗稱。每臨大比。輒議改作。或時詘未能。或期速不遑。是故禮典未融。物情久聳。嘉靖壬寅冬。巡按御史雲川舒汀。視學式臨。益正百度。尤崇化本。視諸貢院。慨然曰。選賢興能。務有先於此者乎。徒執因循。直安簡陋。則豈可。既謀于巡關御史小江陳策。厥志僉諧。遂檄所司。以從事。布政司布政使歐陽必進。懋志德。均惟大典。是重。乘議咸集。益河之形。可築則築。可徙則徙。截然以取齊焉。又相民居勞逸所樂隹者。與其值而更易之。東西並衙數餘丈。以豐厥基。由是增設膠鍵對讀屋舍。不啻倍之。由是關至公堂後。增創協忠堂。由是協忠堂之左。特揭監臨察院。右爲受卷彌封二所。以便督察。後乃駢列五所。分居典試者。約員授館。析經注局。計日責效。而監臨在前。表儀照焉。由是兩文場號舍。陳東西之序。繩連彪分。疎密有章。別微弭鬈。各有攸當。堂揭既拓。規模斯宏。防維不疎。品式自備。諸所營材纂庀。悉稽諸羨餘而爲之。而百姓不干其勞也。美哉工乎。是不可以無記。而授簡於龍。深惟王制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科目未之前聞也。已而賢良選薦。中正弊滋。科目昌矣。茂材異等名德碩勳直言敢諫之士。並由此升。得人之盛。甲於諸科。殆有資興之遺意焉。君子乃曰。源縮而流竭。文勝而實刓。猶若持以爲憂者。夫易浮以雅。變澌以淳。實實之效。捷。則循名之短。旭。忠信之意不薄。則文行之用日章。操得其本故爾。其惟上焉登明選公。以賢能求士。在下執德抱藝。以賢能應布之庶位。務忠於天子。行其所學。不敢負也。慎德守官。宣力盡瘁。而身乃國之有也。不敢私也。精白其心。端悫各修乎乃職。彬彬而爲三代之英焉。則科目旁羅。所拔眞才。實院孔奐。匪侈美觀。始而士由科目以選。而其終也。科目藉士以重矣。又何憂之有。此固侍御與諸執事皇皇之意也。不佞敢告多士。

滿塘記

新安王子德仁。官拜御史。奉天子明命。清理兩浙戎伍。先是家食時。搆室一楹。面藏修焉。室左右水溪爲塘。橫潦方集。乃混濁不辨牛馬。及其滿焉。則沈淖揚澌。淪洽然而清也。侍御乃名曰滿塘。而以自況焉。而將終身哉。侍御揽轡行驟。訪杖屨于山間。品評泉石。因而語諸滿塘。乃沈思而涵泳之曰。淵微哉。水之爲物。或源也。或委也。而皆可以喻道焉。是故渠渠滄浪之歌。與川上之嘆。樂洛沂之樂。博觀瀾之趣。至聖大賢。咸有取於斯。乃若望洋者或失則愚。淵泥者或失則隨。則又不足道也。夫斯塘異致。汎與止之謂也。是故汎斯滉滉。斯滄滄。斯泥泥。斯濁。止斯停。停斯靜。靜斯明。明斯滿矣。人之心澡焉而一掬。湛焉而半畝。汪汪焉而千頃。方哉塘也。欲之沒脛。毋亦水乎。一不息而濫觴焉。則淵淪波動。流橫瀾汗。但見其汶汶乎爾。泯泯乎爾。惟夫知道者。操無欲以貞夫一。澄乎虛。若鑑之空。坎乎不盈。不槩自平。是故淵凝而淪定。波宴而動悟。流沁而橫息。瀾紓而汗漫。夜氣以澄。天光靜發。萬象悉照。洪纖品遺。滿體寂如也。冲如也。由是乎加之于石。政。澄清之志。疏瀹鑿鑱。激揚之節。作新鼎民。潤澤之功。普利萬用。又何溥焉。侍御聞之。喜邑有路。奠大江之上游。其色青青而若闇也。其紋漣漪而若殺也。有滿之性哉。乃

況舟中流。掖予而登焉。眺焉。揚瓢汲深。浮而共酌之。侍御曰。滿以洗心。澡德以澤人。誠有志焉而不敢辭也。雖然。洞彼淵水。察見潛魚。君子之政。任察察務皦皦者。則能之。夫豈暇乎哉。

漁石集卷二

序

國語序

六經而後。國語猶近古焉。何也。詩有國風。以言乎列國之風也。距徒言也。蓋善惡著。則美刺興。美刺興則勸懲得。宣理以導民。設教以訓俗。紀政以表方。被之者油油然忘其入矣。夫國語所語者。皆八國當時行事。上儕于國風。世有升降。道有醇有疵。後有大有小。文有盛有衰。莫之乎同也。至諸本善惡以成美刺。因美刺以昭勸懲者。其極則一而已。是故大者莫如周語。宣王、周之賢君也。王不藉于畝。虢文公諫之。弗聽。乃喪南國之師。伐魯立孝公。仲山甫諫之。弗聽。諸侯從是而不睦。苟不因雲漢之變。側身修行。則中興之績或愆焉。其次莫如齊語。桓公中主而已。親逆管仲于郊而與之坐。問焉。子是乎定民與國。伍法寄政。外攘諸夷。內屏周室。赫焉霸矣。是故啼諫者。雖賢君猶憤事也。任賢者。雖中主猶強國也。斯可以訓矣。他語猶夫是也。尚謂不足藉附於國風乎。蓋風以風之。默乎語也。感人深矣。語以道之。暢乎風也。亦庶幾乎感人也。故曰六經而後。國語猶近古焉。石以爲錯。不曰非玉不用也。藥以攻疾。不曰非石殺不食也。是故君子取之矣。侍御史雨山郭子自徵。觀風於秦。克慎乘輿。遞修古訓。乃推其緒於是也。而布諸學官弟子員。毋亦有風之之道哉。或曰。闡藝文。明史法。斯又不但已也。

小學集解序

新安朱子著小學六卷。以授童蒙。繹而解者非一人。厥旨攸當。國子祭酒和順王公應詔裒而集之。大義炳炳如指掌。檢次寔公子惇。以御史中丞巡撫甘州諸鎮。付是書于龍曰。其慎布諸學宮。龍序之曰。天下之政。同文則治。君子之學。合道則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自輅之後。迄弗得其傳。散也久矣。幸而有宋周子程子。發微闡幽。蒐緝遺緒。至朱子斯蔚然而大成焉。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被諸六經四書。三氏者。乃羽翼乎經而於書乎是訓也。明興以來。成脩信而誦習之。上無異教。道德一矣。下無異學。風俗同矣。迄於近偕。衛異者寔其用。抉奇者厭其當。祭虛者嗤其實。趨徑者鄙其純。乃曖曖於朱子之言是病。抗顏而攻之。若訟若譬然。曰。吾以明吾道乎。傅夫橫議興者。以誣世也。學禁張者。以病國也。寔公用是爲懼。乃惟配天之績。肇自岐嶷。作聖之功。啓于童蒙。是曾立教以宏訓。明倫以敦典。敬身以善則。稽古以論世。徵言以畜德。考行以取善。所以固其德性而端尚其習者也。於是乎皇皇然。先之以正本焉。傳聞聞之下。童而習之。正是非之分。定取舍之極。雖殫白首猶弗悖乎其初矣。正猶詔夫適越者而南其轅。與馳焉。尤建旆而導之。豈至中道泫然迷其岐乎。易曰。正其始。萬事理。然則公深於易之理者哉。

送徐子入覲序

徐子字用先。蜀之嘉州人也。正德中居御史臺。以論事編于田里。皇上卽位。用薦者召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明年。天下諸司入覲。陝乃吾徐子當行。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古之制也。陝昔稱四塞之國。天下莫強焉。輒道褒谷。固自若也。名山大川之限。猶夫昔也。然形縮於中乾。制窮於末大。聲疑於傳嘑。有識者不凜然寒心也哉。故夫材官不具。士馬耗逸。黠寇擁衆。前年三萬掠平涼。今年五萬寇涇州。明年後年。其何如也。故夫大郡旁鎭。分植諸藩。晨滋月息。城隘不足益其國。民窮不足增其賦。明年後年。又若何支也。故夫州縣之間。番戍雜居。縣弓懸劍。以日續於原野。抑豈能晏然不轉嘑乎。斯三者。徐子旣於中久矣。潛釐之哉。不殄則入室。膜心之疾。不廖則裂膚。若記傳所謂峻中國之防。少諸侯之力。徙邊境之患者。班班然皆可行焉。徐子往矣。其惟建遠猷。肆明策。以敷奏于廷。俾盡制曲防之令。達權救弊之化。布諸國中。則三秦安。三秦安則天下安。不然。君子之憂猶未歇也。鄒模獻字。鄭俠繪圖。皆能增益國家之利。徐子豈者也。其何難於此哉。

送南山入覲序

侖華冀於大江之東。山川汹鬱。風俗麤厚。易治宜莫先焉。邇來大夫君子。其政不忍猛而寬。而境內熙然。夫何吏猶於恩。殷剝忘德。民狎於愛。不併公行。可憂也已。嘉靖丙戌。安仁南山張公文輔。以才御史。出補是郡。施德敷政。綱枉糾姦。慈惠刑罰。並宜其理。已丑春。天下諸司入覲。南山當行。道經於淮。漁石子曰。惟書之稱善治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已矣。雖然未也。夫德常加於君子。威常行于小人。吏有不才者矣。獨無才者乎。民有善者矣。獨無不善者乎。不才者畏吾之威。而才者悶懷。是固威以廣德。善者懷吾之德。而不善者悶畏。是固德以弛威。德屢者苛。苛不足以勸吏。威弛者玩。玩不足以馭民。惟夫吏不才者畏其威。才者懷其德。民善者懷其德。不善者畏其威。則德以節威。威、威也。德亦威也。威也者。德之副也。斯之謂善治。是故克威克愛。允侯所以定功。不吐不茹。山甫所以賦政。豈非明徵也哉。昔曰。明試以言。敷奏以功。車服以庸。古誠職之道也。南山之政。操張弛之宜。中剛柔之節。敷試于廷。豈特庸之以車服而已乎。陟明之典。弗克以違矣。

二忠錄序

昔元裔梁王懇恃其險。而武國之令。有漠視寧。皇祖不欲勤兵于遠。命吾婺忠文公。諭以順逆。俾納土不從。死之。繼以荊水忠節公往。亦死。旣問罪之師至。乃克底定。忠文子紳。陟嶺而南。收遺殖。葬然城矣。江言于朝。贈謚進秩。恩有加。旣守臣訪忠節公狀疏以告。錫典如忠文。合祠於城之南。時其享祀。誼正德丙子。覩風茲土。弔二公之墓。而求其遺烈。弗得。恆皇皇然。或指曰。此有石可考。乃槩也。或指曰。此有墓可誦。縮而觀之。證識之文。與二公抗顏對讐之言。暨凡哀而醇之之詞。諸紀列生沒之狀。蔚焉成在。曰。殆全矣乎。實惟湮沒是懼。而況不敍殺身成仁之美者。君子譏之。乃託諸木傳焉。夫士以伏節死義爲難。卽有國者。固克遵致之。漢四世而有中郎之節。唐祇祀維百。吳卿罵賊而亡。皇祖開迹之始。方城之區。而以死徇者。乃蝟首焉。是何喁之至而應之疾歟。夫揭檄者臣之分也。擇死者士之志也。勢白元裔踐中國。政失其綱。天下咸之。旣聖人作。受天顯命。凡我士猶汙之得溺。翻然變赴而願委質焉。可以緩猶夏之謀。而復我冠裳。正我名分。秩我倫理。惟明我典彝文物者。則力爭之。爭之不得。寧繼以死。勿恤。此二公之志也。分也。豈曰守死善道。君子非赴鑊鼎刃之難。死而無以善道之患。徇悝傷勇。刺秦任俠。道祇殆已。二公亮而執貞而不汙。分全而志不忒焉。善道矣哉。然物之弊者。有託乃傳。二公忠功義聞。不滅不蝕。有如日月在。雖無是集可也。然而俾萬世之下。讀者掩卷。彊於義而厲其忠。不奸度。不從欲。不犯非禮。則是集有相之道焉。其庶可略乎。

表忠錄序

唯是徐于康山忠臣廟。祀丁公普郎而下三十六人。唯是豫章城忠臣廟。祀趙公德勝而下十四人。城又有全大節忠節二祠。皆祀四人。孫公燧翌是已。夫三十六人十四人。寔惟我太祖初定江西。僞漢澄至。各竦讙夾大軍扼之。或戰、或擊、或圍、或拒、或守、或邏、或誘、或殿、或諜、或被執弗屈、駢首死於難。旣僞漢平。皆錫爵列祀。血食茲土。夫四人乃宸濠劫其爲亂。或抗辭厲聲。叱晉僞命。或詈兆奎。或憤遽皆死焉。居民閔然。各遺地爲祠以祀之。嗚呼。諸君子烈矣。賈子曰。烈士徇名。謹說斯言。何其諜諜也。名者虛器。不足以虛行也。名之盛。實之衰也。士誠務名。殆謚而生。鳥能死。夫死之於人大矣。知死之分者。智也。守死者。信也。蹈刃赴鼎者。勇也。智則辨。辨則不惑。信則眞。眞則不貳。勇則果。果則不懾。不惑不絕不懾。而後能死焉。名何爲哉。然則諸君子殆盡智明信成勇。以徇乎道者。非徇名也。嗚呼。烈矣。烈矣。昔魯爲主宇死。達稱禮義之國。康山之陽。豫章之區。諸君子桓桓趙趙。若雷之厲。川之不息焉。尤可見我祖宗以禮義立國。而君子誠國之紀矣乎。夫三十六人十四人。祀秩已昭。先是皆列四人狀以告於上。與且垂矣。然遠者沒徵。近者

僻壤。罔皆聞焉。故錄其實。俾有司得之。庶可以覩乎興乎。而全軀保妻子之臣。抑跋跋然掩卷而泣矣。發潛闡幽。與善止惡。寔秋之法也。詩之教也。又御史之事也。君子毋曰僭哉。

循吏私錄序

正德己卯。江西缺監司。予嘗行。是維孟馬彭彭。繹騷于途。征餽輸輿于野。乃民弊弊焉日陷諸危亡。庶府之政。若棼絲然。既至。質弗勝是懼。而問於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大者恤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爲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阻然瘠矣。奈之何不蹶踣而號也。無亦正吏習之又弗儉。必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勤惰。故烹封舉者盈國。貪閙明者識治。子之政毋乃詳於惰而勤猶略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爲吏循而沒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莊輿。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晢乎其明而不閙也。秩乎其敬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奠乎安者堵乎。而今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鎪木爲主增祀之。吾見吏而士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敬民之祀。我顧生棄於民哉。庶幾略不彰與。私欲不行。與捄克不加與。刑鉤而賦儉與。作僞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醒口厚矣。卒不悟不勤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於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略也。附錄高鑒、易春。乃登習有聞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朴、劉翀。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抑勤之大者乎。

鍾氏家譜序

鍾子告予唐子曰。室而弗搆。塹而弗蓌。失厥制。皆君子之恥也。先是。甘祖裒鍾氏之居澤州者而爲譜。其例以世別名。以序別圖。以子系父。孫系子。凡生若卒。與冠婚、與殯葬、與家有善、鄉有行、官有政、罔不具錄。昭可考也。自甘祖而上。得四世焉。自甘祖而下。以及於予。暨子若孫。又蟄蟄然數世矣。皆木之及也。世遠則淺。支繁則散。予是以懼而將續之。抑有疑焉。譜著從祖。實異姓也。自外入爲子鍾之宗子。至考本姓。則不傳矣。乃予欲於續譜之外。而別附以譜。以明其徵也。亦可乎。唐子曰。異姓無爲人後之義。禰絕者小宗繼。同姓則然也。何也。姓也者。受之於主而傳之於祖。相因相固。相聯相保。百世不可易也。祖非鍾姓。而子孫強而附焉。則宋可以爲姬。魯可以爲子乎。固非也。然其本姓若之何而不傳也。則可戚矣。雖然。孔子少孤。不知叔梁紇之葬於防也。問于鄹曼父之母。然後知之。安知一鄹不有鄹曼父之母乎。點令名方以訓之。惰以宜其不敢忘之義。以明其不可捨之分。斯爲仁人君子之道也。夫豈惟譜哉。廟必異其昭也。祭必異其班也。廬幾可也。鍾子又問曰。善惡著則懲勸。昭良吏之法也。今譜則善。惡則不書。毋乃猶有闕乎。

吏部獻納稿序

吏部獻納稿者。楊公遂庵先生吏部時所獻納者也。自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爰子迪言於其君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于是乎有獻納之職矣。夫獻納有三。曰道。曰位。曰時。已矣。有道則善。有位則達。有時則諧。道存乎臣。位與時存乎國。不易之分也。傅說道與位與時皆至焉者也。是故阿衡一德。罔咈厥咸。美孟軻氏道至矣。位與時不至。仁義之策。無以變齊梁之政。固也。陸贄道與位亦至。而無其時。炳炳數萬言。罔非嘆昨之槩。然而忌者衆矣。先生正德中爲吏部尚書。曰。君之休戚。惟我同之。國之安危。惟我係之。況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尤周冢宰之制乎。而吾不容沈晦也明矣。於是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日若有弗及焉。其見於獻納者。則規祀朝以匡闕政。勘經筵以紬聖學。理直臣以奬盡誅。原細過以全國體。繩僭賞以抑近習。疏方略以戢內益。操邊務以

消外釁。尤皇皇如也。至於災異疾沴。身求策免。復力請親宗廟之禮。廣儲嗣之本。慎弊鉏之防。遠騎射之戲。撤市肆之利。遂番城之僧。還邊鎮之卒。危言讜論。極其剴切。雖詩書之告其君者。殆無以過焉。夫先生之道。人臣之節也。位又古上卿焉。忌者嫉其忠。讒者間其直。言之而諾者固多。不諾者亦數數然。是固時而已矣。然旱暵千里。澶漫之益不可遏。中流汎濫。一壺尤有力焉。故齊梁之國。不至糜爛。孟子之功也。唐之宰天下。不即省于亡陸贄之功也。當是時。寇賊竊發。燮倖盈朝。諫臣遠放。其殆矣。實幸先生惻誠爭於宸極。舉望尊於朝著。正顏抗牘。不撓不惴。以匡弼乎其間。不然。吾懼天下之亟抑又甚乎。孰謂時有不至者耶。夫乃言惟服。遐與商道。矢詩盍歌。亦隆周室。其時又何如哉。是故時而已矣。

正學書院志序

正學書院志者。志夫正學書院也。自魯齋許氏教授京兆。揭明橫渠之學。後之人繩武遵風。通道明德。乃立書院以永厥傳。歲月徂久。毀爲民居。雜於市肆。君子憫之。宏治中。邃庵先生以提學至。爰究爰度。乃移置焉。以道設科。分經進士。于是乎彬彬弟子員復知有魯齋之學矣。上之知有橫渠與二程之學矣。又上之知有孔氏孟氏之學矣。此志之不可以已也。志公檄。明始也。建造。考制也。先賢、紀統也。學約、崇要也。文者詩、載藝也。人才與、明效顯矣。官氏班、學職修矣。書以貫道。以紀事。以崇獻。皆不可遺。故以書籍終焉。

送陽明先生還朝序

爲臣不易。固也。社稷之臣。尤不易哉。惟是舉邸宸濠。反道敗德。舟艦。謀不利於社稷。正德丙子。中丞陽明先生。領節鉞鎮虔州。虔州路。虔居江之上流。兵尤蕝關。先生乃蒐乘閱卒。部勒俟焉。己卯之六月十四日。濠戕殺守臣。浮江濟師。攻諸郡邑。以畱留都。會先生舟趣閩。濠遣亘筏邀之。距百里。先生聞變。頓馳吉州。告于衆曰。人臣出境。有以安社稷者。專之可也。予茲往討賊。遂檄布濠之罪於四境。下令督諸郡縣徵兵以從。既吉州慶州袁州臨江諸路兵咸集。先生誓之曰。日濠所荼毒。非朋父兄。卽爾子弟。頓執爾讐而後朝食。衆曰。惟命。七月十九日。克豫章城。擒濠巢穴。民稽首再拜曰。非公。濠復來。民皆死矣。夫濠輕用民命。公濠遣不已。民皆亂矣。越六日。執濠于江。悉俘其黨。民皆

也。昔賢論陸贄奇爲已試之方。此亦已試之方而得其精神。可以折衝者也。得其方略。可以壯猷者也。何也。醫始切脈。數年之後。則但觀色聽聲已矣。是故見癥稱神。折脈稱良。無他。習其理然也。先生始巡茶馬。再爲總制。出入于邊者三十餘年于斯。其識習之者乎。謂之曰已試。固不誣也。則豈惟邊疆之臣。介胄之士。當知之哉。到之是也。其諸列郡之條。又曷爲並存之。蓋爲賢者忠之則也。得士者昌之本也。是故舉親舉譬舉偏。日汲汲然。非鄙大夫乎。西土之士。擯用不逭。非漢諸葛氏乎。是獨可以後諸邪。夫不敏亦猥及焉。乃可略也。

贈司馬荊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比歲北敵擁衆數萬。控弦鳴鏑。侵犯亭障。陝西諸邊。是用弗靖。曷用處者。起司馬荊山先生。即其家授鉞焉。而式遏其行。龍墓先生。蓋有年矣。比至承顏接詞。拔見悃誠。若鬱鬱然而有遠思者。未及問。先生語之曰。予杜門不出。五年于斯。被裘駕敖。嚴居而川游。甚自得也。既王言載臨。北面稽首。舉疏謝曰。臣愚不足以辱命。不可。再謝曰。臣老不足以辱命。又不可。無已。乃建旆而西。雖然。老夫終遠焉爾。子以爲何如。龍曰。消息盈虛。順時之則。進退存亡。守理之極。是故困斯尺蠖焉。不過斯龍蛇焉。乃若藏器于身也。得政于國也。獲譽于時也。蠖伸龍變。咸會蕃庶。理之固然。又何讓焉。挾出疆之智者。存皇皇之心。抱振世之鐸者。形栖栖之迹。此非大彰明較著者哉。先生風采足以折衝。謀猷足以經國。斯其藏器也久矣。鬱鬱優分圖之。賁金幣申三錫之命。斯其得政也專矣。盍臣舉忠。廷議推賢。斯其猥譽也公矣。旰食之懷。不可盧也。多蠱之辱。不可忘也。亦惟勉於斯行。抑聞藏器者利其用。是故不有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乎。得政者任其憂。是故不有王命召虎王心則寧者乎。獲譽者慊其公。是故不有申伯之德圃於四國者乎。人待先生。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先生自待。尤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道以時屯。業以機張。日幸夫振策以宣文武之則。靖冠以紓西北之憂。定功以副中外之望。罔不在斯行矣。而豈徒哉。而豈徒哉。先生曰。善哉言乎。於老夫宏矣。盍著之于篇。吾將圖焉。

督府奏議序

自古邊患莫如陝西。天下之兵亦莫孅于陝西。近年邊患如故。兵乃孳孳而入于弱矣。先是龍以督學至其地。周游歷略。編有憂之。嘉靖元年二年。敵其踰河堡。壁不遺一騎。總訓交集若罔聞。是又大可嘅已。四年冬。司馬荊山王公秉鉞以臨。龍曰。願公振策靖寇定功。以克壯於猷。公和色愛之。而熟籌之。而頭施之。六年。敵擁衆數千。長兵弓矢。短兵刀鋌。逐水草而嬉焉。公建旗伐鼓。指揮將士。正奇迭出。攻守並用。掎角誘伏。變化無常。始出延綏。則延綏擊其首。繼掠靈武。則靈武衝其腹。終入甘涼。則甘涼斷其尾。衆大挫衄。扶創而西走。俘虜不可勝計。三路捷奏。露布交進。公秩於宮保。奇參贊留都機務。旆則南矣。龍方督漕江淮而送公舟。公出諮奏議于舟曰。子前觀之。龍曰。邊疆之事。大者舉賢選將。是食是兵。議則先之。攻者信於賞罰。申嚴號令。議無或後。次者登庸敭歷。練達機宜。又無不備也。振策靖寇。定功以克壯于猷。苟于是在。夫謀豫立者則事成。計先定者則策舉。是故

蚤中調度。過敵之本也。金城便宜。全勝之道也。議亦若是焉爾。之而頗舉焉。

恤刑疏草序

皋陶作五刑。過附宥。疑議輕。不辜不殺。比尚德之化也。自夫刑名既興。法令斯密。凡所疑枉巧詐者。蒲其間。膠故者附其舛。悉怨者緊其節。引嫌者避其事。由是武健之吏。搖吻而起。而道德之風溺矣。礫廷慤者。文致之詞也。察淵魚者。不祥之理也。天道神明。可畏也哉。天子仁聖。屢勤寬恤之詔。仰承休德。惟懼後焉。故爲御史臺按察使與今之執事。凡閱羅織之獄。輒疾首疢心。指摘奇案。大署其牘面訊之。不真其冤。干覆案不已也。葛子本居刑曹凡八年。祥刑之理審矣。錄囚江右。多所平反。子愛其文務慈惠而不以震曜爲健。辯誣理枉。讖疑矜誤。得破觚斲雕之餘意。而法末言滑焉。乃命布諸官屬人一帙焉。破鍛鍊之案。發忠厚之心。熄酷吏之風。活無辜之命。皆于是乎在。其與昔之錯刑書者異指矣。

呂梁洪志序

序曰。呂梁洪。舊志之。名山大川。綱紀四方。昭盛紀異。咸俟有子。況渭之水道者哉。是故司馬氏作河渠書。九川九澤。三江五湖。泲或遏遁。惟渭故也。國家定賦。歲渭米四百萬石。白糙粳糯一十八萬石。由江入湖。入河。直達于京師。水道凡數千里。曰難曰險。未有甚于洪者也。予方有事于渭。寮友踐階。升梁而眺焉。夫洪多鉅石。胚胎巖巒。長如蛟蜒。伏如虎豹。糾錯如盤碁。盤旋如輪轂。廉棧如蹈矛。如劍戟。前代嗣葺。斯而爲渠。汶泗衝激。沁沛滲淫。黃河瀾汗。合而瀦之。石之所激。舊蹙載盪。雷訇而阜涌。騷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龍蜃不敢居。滑高三千艘。晉于是乎進。每一艘合數艘之卒。夾洪夫挽之。奮肩傷臆。瞬是揮汗。成輦力以赴。然緣崖躡級。蟻行蝸引。得寸而寸焉。得尺而尺焉。一弗戒。則瓢忽瞬迅。猶夫騄焉股衝。非窮日之力不可回也。是爲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事。惟難思戒。惟易忽之。斯志行。繼國者知渭之難乎。則宦不嘗宂。費必法浮。兵定以制。役止不急。粟無耗蠹。廩有備焉。受祿者知渭之難乎。則祿以養賢。吾思吾賢。食以食功。吾圖吾功。敬事之臣日廣。素餐之風熄矣。是故考迹以明規。因文而盧喻。志之大也。夫曰勸一方之宏圖。揭今昔之勝槩。抑末矣。君子猶曰弗志焉。

送徐川先督河南序

東嚴徐子用先爲御史。以讜言逮罪。皇上嗣位。簡用賢俊。乃召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明年改提督河南學政。東岡劉子設祖于郊。予揚觶而前曰。任勝于力。道勝于人。其極一也。不聞千鈞之鼎乎。昇于無力人焉。未有不懼而卻走焉者也。逢遇烏獲。其氣桓桓。其武惻然。遒容而授之。彼固負之以趨而無難色。君子之於道。不猶是哉。吾悲夫斯人之徒大謬於是非也。何也。文詞、藝而已矣。名實、華而已矣。吾以語諸人。乃莫不曰善。夫道固大者也。一或及之。則瞠目而駭者。掩口而笑者。捧腹而拼者。抵掌而譏者。競競而起。譸譸不休。又何惑乎天下之貿貿耶也。宋元豐中二程夫子。並倡斯道於河洛之間。聖賢之傳振其聾。天地之化顯其文。民物之倫植其紀。秦漢絕學。勃然興焉。自夫世興載斁。民德益眺。士非章句則疎而不智。非科

果則薄而不求。奈之何弊弊然於北外也。其間賢智之流。異者尚怪。冥者索幽。高者崇虛。枯者就枯。辨者務傳。悍者操戈。偷者忘簽。狂者塞途。嗚呼也久矣。徐子理而文。正而不顓。毅而有力。是亦烏獲也。千鈞之鼎。方涼然在乎不御走也。殆明矣。夫程夫子之道。固在茲也。茲執簡而臨之者。乃河之水洛之蜚也。斐然譬蛇。跋篋于吾前後者。皆黃小子也。其惟崇誠敬之門。俾撫衷而入焉。廣踐履之地。俾力行而蹈焉。斯無不可矣。明道將論興學育才。亦惟慎擇乎篤志好學材良行修之士。風勵導誘之而已矣。夫今日之擇誠慎矣。況寫小子復跋焉於有造乎。是故不可不勉也。竊聞越人操舟。未濟於河。嘖嘖然望洋而吁焉。蜀之師亦以舟至。越人乃呼曰。亟運弭楫。鼓弭枻。瀾乎御風。泊乎順流。蔑不濟矣。夫其自濟雖猶揔而于舟師謀則至。忠君子亦惟利其謀之忠而已矣。未嘗曰若亦妄人也。然則徐子豈以我爲妄乎哉。

贈王公堅庵遷秩序

是惟仁壽宮火。皇上敕于孝珣。聿新厥工。用廷臣議。採木於湖蜀之間。公選才望大臣以董正其事。僉曰。陝撫臣堅庵王公惟良哉。大宰乃亟上其名。愜當竺之懷。申前任之典。進秩于工部侍郎。或曰勞於外者逸於內。懋其德者懋其官。是行也。秩曰崇。任曰艱。命曰榮。事曰勞。公經營四方垂二十年。嘉猷偉績。加于上下。是豈誠獨賢而獨勞之也哉。唐龍曰。是不然。爲國擇賢。毋寧避難。逸其身者。事君之節也。今日之事。檢括府庫。金銀委輸。出納有經。則財不匱。是欲得廉潔之臣也。水陸輓運。征調夫力。休逸有方。則民不傷。是欲得仁厚之臣也。軍紛雜集。民勞易震。調劑有法。則收不攝。是欲得明達之臣也。夫所需者廉潔之臣。公斯廉潔矣。所當者仁厚之臣。公斯仁厚矣。所當者明達之臣。公斯明達矣。廷臣急于薦賢。皇上篤於得人。不畀諸公而誰畀耶。況以一身之勞而全九重之孝。節萬方之力。省天下之財。公又何讓焉。是故刊山之役。伯禹任之。營謝之工。申伯定之。古則然也。唐龍曰。是不然。爲國擇賢。毋寧避難。逸其身者。事君之節也。今日之事。檢括府庫。金銀委輸。出納有經。則財不匱。是欲得廉潔之臣有伯牧刑法之臣。共奉國之法。以遏禁諸有司之欲。民恃以爲命者不亦重乎哉。濟川益行。其伯牧乎。國夫脩也。是故民視脩長曰內之譬也。流官曰外之譬也。猶幸而執簡以臨于上者。有中丞臺。有行部之使。之責大矣。民之望深矣。雖然。官邪之興。亦惟在上者待之以姑息。與夫絕之太甚也。若以乞秩來也。縱其奸慝。勿戒於初。自其有善。亦曰。若土脩也。若以乞秩來也。不姑取其節。長乘于後。是故無忌且莫之勉矣。濟川往矣。不薄者必繩以刑。毋略法。毋褻恩。薄者亦彰以禮。毋引嫌。毋拘予類。由是德以賞勸。慝以罰沮。黃猛不作。賄政日消。民欣欣然昔之以爲譬者。今日良有司矣。夫庶習正則民利興。無亦治之序政之大經乎。不可忽也。濟川以爲何如。濟川曰。善哉言乎。予固知足以庇斯民也。

送王濟川任雲南參政序

同年王君濟川。任陝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涼州諸路。嘉靖五年春。乃陞雲南布政司參政。而今實不能。濟川曰。子自者于郊。以問序於予。予辭之曰。濟川之往涼州也。予嘗贈言矣。煩則支。再則瀆。而今實不能。濟川曰。子自者風我曰。皆德曰明效。規我曰不避難。不擇官。不問民。加之於政。功用日興。無悉有位。子實振乎我也。蓋亦惟子之言是欲。善言必再。子何辭乎。予曰。若自善治。予言何爲。雖然。正德中。予以行部至其地。實亦習于其政。是則可言也。惟國之張官。均以爲民。有司尤親民之任者也。是故天下之民。皆樂其有司曰。庶幾其能子字乎。我雲南之民。乃惟有司是苦。睹睹然曰。是毒我者也。何也。蓋其地古西南夷也。民固猛狠然、桀然、朴而近陋。簡而無章。州縣分隸。稱易治焉。然有司之官有二。士授者曰守。吏與巫、與倅、與尉、與掾、相維相制。法不可不謂之密也。夫乃脩長椎髻鏤耳。不持文墨。日惟凌民以豐其室。民且艷。猶曰不足也。流官人成弗樂居。其惟遲鈍貧困之士。斯靦然乞秩於國而就之焉。沒沒於貨。猶夫脩也。是故民視脩長曰內之譬也。流官曰外之譬也。猶幸而執簡以臨于上者。有中丞臺。有行部之使。有伯牧刑法之臣。共奉國之法。以遏禁諸有司之欲。民恃以爲命者不亦重乎哉。濟川益行。其伯牧乎。國之責大矣。民之望深矣。雖然。官邪之興。亦惟在上者待之以姑息。與夫絕之太甚也。若以乞秩來也。縱其奸慝。勿戒於初。自其有善。亦曰。若土脩也。若以乞秩來也。不姑取其節。長乘于後。是故無忌且莫之勉矣。濟川往矣。不薄者必繩以刑。毋略法。毋褻恩。薄者亦彰以禮。毋引嫌。毋拘予類。由是德以賞勸。慝以罰沮。黃猛不作。賄政日消。民欣欣然昔之以爲譬者。今日良有司矣。夫庶習正則民利興。無亦治之序政之大經乎。不可忽也。濟川以爲何如。濟川曰。善哉言乎。予固知足以庇斯民也。

送巡撫遼寧夏序

嘉靖六年孟夏之初吉。山西左布政使李公東渠。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寧夏諸路。右布政使周君光宇。暨諸在位。列帳結飄。祖于汾水之上。贈言。古之道也。以問諸龍。龍惟召虎受命。式辟四方。崧公祇事之義。而今芹泉子又遷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兵於天津之鎮。惟鎮距京師二百餘里。旁皆海之洋。居民稀少。乃不設所縣而以衛隸之。勢要莊舍。聯絡而居。盜賊伏諸海濱。而諸豪復熙熙然庇之。故自豐州刃出沒波濤。肆無忌也。況當南北之衝。官人上下。軸轤相銜。牽輓之夫。日以千計。旬以萬計。月不知其數也。重以近習之丼。需索和雇。什伍竭其室以輸于官。官倒裕以應之。猶裂眦搖吻。嗆嗆榛榛。是故鎮勢要難制。盜賊難擊。夫役難供。弊弊然也。銓司恆擇人以畀之。非輕授焉。然則芹泉子之難者。濟之在有才而已。才欲其達也。鎮之在有力而已。力欲其定也。才惟達。故疏蒸官變。分錯頓窾。理劇解煩而不張也。憲乎至。是故世固有魏魏然威者乎。惟見其密法張禁。心德日離。內愛作矣。又有照照然愛

者乎。惟見其惠愿保奸。悍卒攘臂。國令墜矣。戒糧者蹙廣。惠患者防至。救偏者功全。聊以祝吾公也。公曰。吾知之矣。一張一弛。文武所以丕式。不剛不柔。安危所以永賴。吾執是以往矣。然則公於天子之德無不報乎哉。

送王濟川任雲南參政序

同年王君濟川。任陝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涼州諸路。嘉靖五年春。乃陞雲南布政司參政。而今實不能。濟川曰。子自者于郊。以問序於予。予辭之曰。濟川之往涼州也。予嘗贈言矣。煩則支。再則瀆。而今實不能。濟川曰。子自者風我曰。皆德曰明效。規我曰不避難。不擇官。不問民。加之於政。功用日興。無悉有位。子實振乎我也。蓋亦惟子之言是欲。善言必再。子何辭乎。予曰。若自善治。予言何爲。雖然。正德中。予以行部至其地。實亦習于其政。是則可言也。惟國之張官。均以爲民。有司尤親民之任者也。是故天下之民。皆樂其有司曰。庶幾其能子字乎。我雲南之民。乃惟有司是苦。睹睹然曰。是毒我者也。何也。蓋其地古西南夷也。民固猛狠然、桀然、朴而近陋。簡而無章。州縣分隸。稱易治焉。然有司之官有二。士授者曰守。吏與巫、與倅、與尉、與掾、相維相制。法不可不謂之密也。夫乃脩長椎髻鏤耳。不持文墨。日惟凌民以豐其室。民且艷。猶曰不足也。流官人成弗樂居。其惟遲鈍貧困之士。斯靦然乞秩於國而就之焉。沒沒於貨。猶夫脩也。是故民視脩長曰內之譬也。流官曰外之譬也。猶幸而執簡以臨于上者。有中丞臺。有行部之使。有伯牧刑法之臣。共奉國之法。以遏禁諸有司之欲。民恃以爲命者不亦重乎哉。濟川益行。其伯牧乎。國之責大矣。民之望深矣。雖然。官邪之興。亦惟在上者待之以姑息。與夫絕之太甚也。若以乞秩來也。縱其奸慝。勿戒於初。自其有善。亦曰。若土脩也。若以乞秩來也。不姑取其節。長乘于後。是故無忌且莫之勉矣。濟川往矣。不薄者必繩以刑。毋略法。毋褻恩。薄者亦彰以禮。毋引嫌。毋拘予類。由是德以賞勸。慝以罰沮。黃猛不作。賄政日消。民欣欣然昔之以爲譬者。今日良有司矣。夫庶習正則民利興。無亦治之序政之大經乎。不可忽也。濟川以爲何如。濟川曰。善哉言乎。予固知足以庇斯民也。

送姚廉夫任天津兵備序

芹泉子廉夫。晉陽人。正德甲戌。偕予偕選于京師。日相過從。聒獻也。既芹泉子補葉令。予亦出按滇服。再巡江右。各快快非及聲聞。嘉靖元年春。予忤舉於關西。芹泉子諱以會事至。乃得以申積緒之懷。篇切磋之義。而今芹泉子又遷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兵於天津之鎮。惟鎮距京師二百餘里。旁皆海之洋。居民稀少。乃不設所縣而以衛隸之。勢要莊舍。聯絡而居。盜賊伏諸海濱。而諸豪復熙熙然庇之。故自豐州刃出沒波濤。肆無忌也。況當南北之衝。官人上下。軸轤相銜。牽輓之夫。日以千計。旬以萬計。月不知其數也。重以近習之丼。需索和雇。什伍竭其室以輸于官。官倒裕以應之。猶裂眦搖吻。嗆嗆榛榛。是故鎮勢要難制。盜賊難擊。夫役難供。弊弊然也。銓司恆擇人以畀之。非輕授焉。然則芹泉子之難者。濟之在有才而已。才欲其達也。鎮之在有力而已。力欲其定也。才惟達。故疏蒸官變。分錯頓窾。理劇解煩而不張也。憲乎至。是故世固有魏魏然威者乎。惟見其密法張禁。心德日離。內愛作矣。又有照照然愛

不足也。不定氣斯餒矣。機壅者其政紛。氣餒者其政廢。國何賴焉。是故才可能也。達斯爲貴。力可能也。定斯爲貴。盤根錯節。必擇利器而投之。疾風之中。非勁草斯靡焉。力者芹泉子殆其人乎。茲乘鉞執節以臨乎鎮。吾見恢乎、觀乎、權權乎、昔稱難者、直易矣。敬之哉。敬之哉。

送劉遠夫遷任四川參政序

劉子遠夫。陞四川布政司參政。龍贈言曰。仁育義正。政之大經。治之本也。國家定制。每路置布政分司。蓋若職者。糾愆正枉。有義之道焉。又置按察分司。蓋若職者。布德宣化。有仁之道焉。仁義並用。綸而不息。其勢若離。而道則相成。不可以有加也。然仁務涵育。其功難見。義尚斷斷。其迹易彰。夫人之情。憎其悶悶而惟赫赫者之欣動焉。則固然也。況智明察者。以忠厚爲保姦。智果敢者。以老成爲僨事。操嚴切者。以寬和爲市恩。好惡既形。取舍定矣。取舍既定。智術成矣。故其至也。按察分司正某之枉。布政分司則正某之枉。司牧聯於閭閻。綜核詳於簿牒。百姓之上。罔非督過之官。布德宣化。猶云後焉。義正有餘。而仁育之道塞也。夫藥肉以養生。藥石以治病。固仁義之說也。而今之政。其無乃有藥石而無藥肉乎。君子曰。愛民者。害民之始也。夫愛民豈害民哉。蓋侵職而爲之。非其有而出之。日務震曜焉。心難出於愛。而謂之害民。無不可也。吾劉子先爲御史。爲按察分司。僉僉焉不鬱于若職也。若夫酌張弛之宜。妙剛柔之用。施易直子諒之心。植慈保生棄之德。則在於茲行矣。蜀之民固跂而望之也。劉子曰。吾志于子之言矣。遂行。

送孫夔卿任四川參政序

孫君夔卿。爲陝西按察司副使。經略延慶二路。嘉靖四年春。陞四川布政司參政。龍賀之。且曰。盍規我以辭。龍不佞。惟昔虎臣奇夫對詹烈甚懋。張釋之曰。惠予怪而問之曰。憂而樂與樂而憂。君子成弗取焉。今日之懼。豈以次第或非乎。君曰。吾不爲是也。當今之用是喋喋者爲耶。京兆尹何武所至不求赫赫之名。夫喋喋者舉其職。赫赫者耀其稱。君子並不尊尚焉。何也。蓋忠信事之質也。平易政之經也。苟赫赫之過者。則忠信之薄焉。喋喋之甚者。則平易之衰焉。是故趙武子言若不出口。晉國賢惟賴之。商君權折諸侯。威震公族。嬴業遂衰。此非彰彰明著者哉。七峯曰。忠信以治民。不可易也。抑閒埋金者克濟。政猛者斯舉。故子產曰。水不肉不如藥石。此剛柔所以異德也。今世務淮淮然以行平易而不忍猛焉。則何以洩其過而舉其宜乎。龍曰。水豈真不如火哉。然而火亦不可無也。藥肉豈真不如藥石哉。然而藥石亦不可去也。故君子覓以濟猛。猛以絪覓。則水火咸臻其功。柔以協剛。剛以克柔。則藥肉藥石並顯其用。吾之所謂平易者如斯而已。庶幾乎百世無弊者也。七峯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之言然乎哉。則予既知之矣。

送潘伯和任山東布政使序

潘君伯和。號熙臺子。淮陰人也。正德戊辰。舉進士。初授工科給事中。抗論時政。直叱權臣。出補開州同知。嘉靖改元。用薦者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其治務陳法軌。諳官邪。剔奴蠹。正事典。是故奸民愾息。官吏無良者逸而去。境內肅然稱治焉。今年夏。陞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熙臺子曰。君子貴爲我者。蓋行也。何以

助我龍曰熙益子節則亮矣政則疵矣予何以爲言曰雖然子必言之龍惟天下之味惟和故濟君子之德惟和故治何也曰才曰氣曰益皆所謂君子之德也夫是以有爲之謂才器而行之之謂氣含而守之之謂益才易弱輔之存乎氣而已氣易動鎮之存乎益而已是故才舉其能而不回綱不弛高官不替鼎鑊不沮雷霆萬鈞不撓以氣輔所不逮故也氣調其節明而不皦公而不昔直而不劌嚴而不急信而不離以益洗所過故也才以飭治氣以宣力益以敦化剛柔相資威愛相須張弛相成道舉其中收取其平君子之德于是乎和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毅言乎氣宏言乎益而不及才者不必及也抑以毅而側然宏而鄭然而才固無不至乎斯三者熙益子固有之衛而行之綸而不息崇執德之要兼宏濟之方昭終譽之休則又何以加焉熙益子曰宏毅大德也重遠大受也予切切然以望我豈亦以我能勝之耶佩韋者去急躁器者思冲管子不敢讓焉然則齊魯之治其熙熙乎先王之風也哉

送韓秀夫贊盩軍務序

嘉靖四年春詔石源楊公遂庵提督三邊軍務按察司副使韓君秀夫實同徒氏管庫之子也昔張老稱魏絳之賢免舉其父之職秀夫亦然公乃舉之以備贊盩竊聞國之大計曰兵與粮而已夫陝控制三邊氣蔽諸夏誠天下之巨防也國初定制密布諸衛遴天下之精兵而填管之控弦之士不啻數十萬兵餉之法普與弗普焉薄國家緣邊設苑其在陝西場地百萬蔚牧軍數千丁芻粮泉布而山峙乃計地牧馬頒之於軍芻焉秣焉養焉息焉蔵散其羣以資邊戍法至善也蔵易弊滋寖失初制地壅於壅併丁逸予通亡芻粮在官勻奪與夫是故焉日以減而虧其額邊日以弛而虧其防可長也哉汝成行矣審原以正末崇實以補耗舉法以蠲弊豐軍實而輯邊防皆於是乎在而又何辭汝成曰擇官予之恥也避難不敢提則有之夫弗提者人提能懼者使平提則敬敬則不敗政之大訓治之則也汝成其終勉焉

送王薄夫任金華序

予金華先是賴易治而今民弊於賦游食之徒聚於官皆吏舞文盜賦如織獄訟蝟興俗競浮靡嗜弊也極矣正德己卯夏前守滿去行部者請代以望既而得薄夫王子王子爲御史之日久不當復領郡衆惑之請于曹司曰王子何爲曹司曰今日之事其大者爲地擇人而已而職爲人擇官哉淮陽急而汲黯行三輔重而望之出豈可以古人所爲者非耶王子實戊辰進士時同年刻御史重威王子之行也乃其舉雅之唐子應韶蘇子從仁韶預焉而大理丞袁子醇夫張子仲濟先皆爲御史應時王子節鷹餞子都門外酒進王子曰飲君子之酒而不聞君子之教可乎諸君子何以惠我俾毋辱執事應時曰登縮其數薄其征斂則民不匱孫子曰奪其所利散之於農則游民遠養子曰正其身不妄於禮則吏不敢爲姦張子曰厚其本業開其衣食則下不竊應韶曰忠信以要之折之則良則自無訟蘇子曰孝養以儉防欲以禮民德厚矣諸君子言訖予執爵而前曰應時之言繩也孫子之言法也袁子之言養也應韶之言本也蘇子之言德也夫省費莫如繩繩愆莫如法敗吏莫如本厚俗莫如德此六者吾老稚日夜所望于長民者也其道無以加矣王子正以此理民何所不濟諸君子惠益一方不亦大乎予不敢不勉諸君子曰吾固知王子之不負斯民也

贈張惟裕隆副使序

瀘南張君字惟裕其定人與龍爲同年初授監察御史時當路有媚于中宮者勢焰赫赫朝紳多下之瀘南獨與抗辯乃出補蘇州府推官與青州同知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備延綏之西鎮大以軍功聞或曰組豆之士不辨軍旅之事衣冠之臣不識甲冑之容瀘南書生是故有軍功也龍曰瀘南書生曷有軍功龍曰瀘南書生是故有軍功也獨不聞悅詩書者彊管之帥興禮樂者恢漢之業乎夫鎮孤懸一隅城垣僅數里窩廩匱乏不足一年之積什伍之師可數而盡也且四望沙漠塞北之敵控弦鳴鏑鼓行而游其衆如雲慄悍如風雨屈曰駿馬之言養也應韶之言本也蘇子之言德也夫省費莫如經繩愆莫如法敗吏莫如威化益莫如養止濫莫如本厚俗莫如德此六者吾老稚日夜所望于長民者也其道無以加矣王子正以此理民何所不濟諸君子惠益一方不亦大乎予不敢不勉諸君子曰吾固知王子之不負斯民也龍曰吾固知吾郡日復於古也

贈趙汝成任苑卿序

趙子汝成攝山西按察司副使董正學校弟子員樂其有造也嘉靖六年冬十月隆陝西苑馬寺卿大夫君子設祖於汾水之陽成曰董學之官陳禮法訓德行宣功令較藝文君子樂之卿寺秩則崇矣乃稽忽牧之數程簿書之能猶未逮於是乎吁有是哉君子仕不擇官官不避難蓋擇官而居者惑也見難而避者懦也惑則志淫懦則職廢況我居其易孰任其難我樂其簡孰當其繁人臣之節不若是曠職也然則汝成惟思居其職可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馬兵之強弱惟馬之登耗是視馬之登耗亦曰孳牧之法普與弗普焉薄國家緣邊設苑其在陝西場地百萬蔚牧軍數千丁芻粮泉布而山峙乃計地牧馬頒之於軍芻焉秣焉養焉息焉蔵散其羣以資邊戍法至善也蔵易弊滋寖失初制地壅於壅併丁逸予通亡芻粮在官勻奪與夫是故焉日以減而虧其額邊日以弛而虧其防可長也哉汝成行矣審原以正末崇實以補耗舉法以蠲弊豐軍實而輯邊防皆於是乎在而又何辭汝成曰擇官予之恥也避難不敢提則有之夫弗提者人提能懼者使平提則敬敬則不敗政之大訓治之則也汝成其終勉焉

贈趙汝成任苑卿序

趙子汝成攝山西按察司副使董正學校弟子員樂其有造也嘉靖六年冬十月隆陝西苑馬寺卿大夫君子設祖於汾水之陽成曰董學之官陳禮法訓德行宣功令較藝文君子樂之卿寺秩則崇矣乃稽忽牧之數程簿書之能猶未逮於是乎吁有是哉君子仕不擇官官不避難蓋擇官而居者惑也見難而避者懦也惑則志淫懦則職廢況我居其易孰任其難我樂其簡孰當其繁人臣之節不若是曠職也然則汝成惟思居其職可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馬兵之強弱惟馬之登耗是視馬之登耗亦曰孳牧之法普與弗普焉薄國家緣邊設苑其在陝西場地百萬蔚牧軍數千丁芻粮泉布而山峙乃計地牧馬頒之於軍芻焉秣焉養焉息焉蔵散其羣以資邊戍法至善也蔵易弊滋寖失初制地壅於壅併丁逸予通亡芻粮在官勻奪與夫是故焉日以減而虧其額邊日以弛而虧其防可長也哉汝成行矣審原以正末崇實以補耗舉法以蠲弊豐軍實而輯邊防皆於是乎在而又何辭汝成曰擇官予之恥也避難不敢提則有之夫弗提者人提能懼者使平提則敬敬則不敗政之大訓治之則也汝成其終勉焉

贈趙汝成任苑卿序

趙子汝成攝山西按察司副使董正學校弟子員樂其有造也嘉靖六年冬十月隆陝西苑馬寺卿大夫君子設祖於汾水之陽成曰董學之官陳禮法訓德行宣功令較藝文君子樂之卿寺秩則崇矣乃稽忽牧之數程簿書之能猶未逮於是乎吁有是哉君子仕不擇官官不避難蓋擇官而居者惑也見難而避者懦也惑則志淫懦則職廢況我居其易孰任其難我樂其簡孰當其繁人臣之節不若是曠職也然則汝成惟思居其職可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馬兵之強弱惟馬之登耗是視馬之登耗亦曰孳牧之法普與弗普焉薄國家緣邊設苑其在陝西場地百萬蔚牧軍數千丁芻粮泉布而山峙乃計地牧馬頒之於軍芻焉秣焉養焉息焉蔵散其羣以資邊戍法至善也蔵易弊滋寖失初制地壅於壅併丁逸予通亡芻粮在官勻奪與夫是故焉日以減而虧其額邊日以弛而虧其防可長也哉汝成行矣審原以正末崇實以補耗舉法以蠲弊豐軍實而輯邊防皆於是乎在而又何辭汝成曰擇官予之恥也避難不敢提則有之夫弗提者人提能懼者使平提則敬敬則不敗政之大訓治之則也汝成其終勉焉

可謂不多也二年多隆本司副使蓋稽年格興甄吏治爾軍勞貊未之逮也夫惟邊疆之臣功難建建難進進難論論難實至于中官勳戚足未踰行伍而于金市級一笑登壇者直易易爾蓋疎戚不同而遠近之勞異也滾南嘗寇焰方張之時督戰督餉以夷大悖何如北烈也乃未逮於進於論於實夫亦勢已乎然人臣之事君建功宜廣取實宜約廣者忠之分也約者廉之節也功廣則忠宜實約則節亮滾南又何尤也

贈趙汝成任苑卿序

趙子汝成攝山西按察司副使董正學校弟子員樂其有造也嘉靖六年冬十月隆陝西苑馬寺卿大夫君子設祖於汾水之陽成曰董學之官陳禮法訓德行宣功令較藝文君子樂之卿寺秩則崇矣乃稽忽牧之數程簿書之能猶未逮於是乎吁有是哉君子仕不擇官官不避難蓋擇官而居者惑也見難而避者懦也惑則志淫懦則職廢況我居其易孰任其難我樂其簡孰當其繁人臣之節不若是曠職也然則汝成惟思居其職可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馬兵之強弱惟馬之登耗是視馬之登耗亦曰孳牧之法普與弗普焉薄國家緣邊設苑其在陝西場地百萬蔚牧軍數千丁芻粮泉布而山峙乃計地牧馬頒之於軍芻焉秣焉養焉息焉蔵散其羣以資邊戍法至善也蔵易弊滋寖失初制地壅於壅併丁逸予通亡芻粮在官勻奪與夫是故焉日以減而虧其額邊日以弛而虧其防可長也哉汝成行矣審原以正末崇實以補耗舉法以蠲弊豐軍實而輯邊防皆於是乎在而又何辭汝成曰擇官予之恥也避難不敢提則有之夫弗提者人提能懼者使平提則敬敬則不敗政之大訓治之則也汝成其終勉焉

贈趙汝成任苑卿序

趙子汝成攝山西按察司副使董正學校弟子員樂其有造也嘉靖六年冬十月隆陝西苑馬寺卿大夫君子設祖於汾水之陽成曰董學之官陳禮法訓德行宣功令較藝文君子樂之卿寺秩則崇矣乃稽忽牧之數程簿書之能猶未逮於是乎吁有是哉君子仕不擇官官不避難蓋擇官而居者惑也見難而避者懦也惑則志淫懦則職廢況我居其易孰任其難我樂其簡孰當其繁人臣之節不若是曠職也然則汝成惟思居其職可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馬兵之強弱惟馬之登耗是視馬之登耗亦曰孳牧之法普與弗普焉薄國家緣邊設苑其在陝西場地百萬蔚牧軍數千丁芻粮泉布而山峙乃計地牧馬頒之於軍芻焉秣焉養焉息焉蔵散其羣以資邊戍法至善也蔵易弊滋寖失初制地壅於壅併丁逸予通亡芻粮在官勻奪與夫是故焉日以減而虧其額邊日以弛而虧其防可長也哉汝成行矣審原以正末崇實以補耗舉法以蠲弊豐軍實而輯邊防皆於是乎在而又何辭汝成曰擇官予之恥也避難不敢提則有之夫弗提者人提能懼者使平提則敬敬則不敗政之大訓治之則也汝成其終勉焉

道德經正解序

北園貝氏語諸龍曰河上公訓老氏經。何意吐納。大悖厥旨。予別作正解。子弟覩其蓋。龍曰。老氏之學。以無爲宗。則害道。其流爲申韓。深文密理。斯民流血。則害治。將謂聖人之徒言之乎。貝氏曰。大道隱乎近似。百姓習于不知。譏羊腸者不履其蹊。譏龍門者不沒其波。苟老氏當時有言之者。俾世不受誣。民不被惑。則江左之風。庶幾不作歟。昔神農氏辨物性。指荼蓼曰。辜而殺人。人始不食。不有神農氏。吾恐世之死於荼蓼者多矣。況老氏抱守道眞。翕張神教。卽害道。孔子曰。聖人聖人。卽害治。文帝用之。民應如草。非若荼蓼專於殺人已矣。惡可以不言。乃退而觀之曰。至矣哉。探自然之根。分衆妙之目。不棄其長。以有顯無。以道顯變。不覆其短。上下相形。理器判矣。正焉不掩。晕疑析矣。先是婺稱多賢之鄉。自明哲日遠。幾無作者。天順中。外大父聽庵翁。搜繹遺緒。發揮元奧。談理之教。鬱興於時。貝氏實承其學。曲暢六經。悉得旨緊。復肆其餘力。以及百氏。此正解所由作也。

西行紀序

夫西北之區。名山磅礴。巨川流會。古聖賢之所自生。帝王之所造迹。開基而都焉者也。故縱遐矚者鼓篋其間。負壯遊者結轍於道。殆往往彌乎。嘉靖二年秋。大理卿莆田山齋。承使事於益城。君子曰。壯哉行乎。勉之哉。乃由畿服歷中州。循關而西。遵涇度隴。放于關晕。夫後返山齋曰。高乎蠡蠡乎。若山也哉。淵乎決乎。若川也哉。聖賢之遺轍。帝王之遐躅。獨不可以軌而尋之邪。故其至也。峯帷而眺。躋階而登。每有所會於心。則詠之。興不已。則再詠。于山川紀其形。爰序寓焉。於郡縣紀其治。因革寓焉。於人物紀其行。美刺寓焉。於陵墓紀其跡。感悼寓焉。次而成帙。龍繙觀之曰。上下數千餘年。橫亙數千餘里。頫開卷而盡乎。詩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昔司馬子長遊歷天下。瞰龍門而登焉。自是文詞雄宕。夫龍門豈能潤色子長也哉。蓋天地之至文。恢奇於山川之間。吾陟其巔而泳其波矣。則幽閒之化。抽其元。奇崛之形。現其志。廣大之象。肆其端。昭明之景。煥其章。發於文詞。固宜如也。子長周遊歷覽。毋乃與天地之至文。有所遇矣乎。山齋斯行。殆子長之於龍門也。山齋曰。吾詩聊紀吾行而已。弗求甚工。夫雕鏤勝而器以弊。繩繪侈而詞以淫。故楊雄氏詞必求奇。君子曰。弗奇也。若弗求工者。豈能以不工邪。抑諸使事之大者。則國是咸如曰。昔者山齋皆遵折姦萌矣。礫磊囚尊矣。夫何難焉。

何仲默集序

何子仲默。生而敏悟。莊子時卽執簡賦詩。逸焉寡儔。長益肆力焉。探冥抉奇。增華漱潤。軋晉魏而上之。情乎三十九而卒。乃已焉矣。康子德涵。張子時泰。皆何子之友也。何子旣沒。張子收其遺稿若干首。洋洋纚纚。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時關中執事君子。咸興嘉樂之懷。乃檄而傳之。得非以古昔有詩之教耶。夫詞不雅。與雅而闕乎行者。皆弗得傳。卽傳弗遠。何子詞則雅矣。其行履復暗然而有令名。則傳之也固宜。嗚呼。以何子之才而得遽考。蚤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滿乎河漠而無涯涘也。天顧陋而夭之。而俾弗竟其緒乎。子卽天之大化。理以經之。數以緯之。以理御數。則履其常。數角而勝焉。變斯出矣。是故牛之行矗然而

疾也。回之仁陋然而夭也。滅格於數。卽古之大賢猶俛而從之。何子其若之何。抑諸斷鴻之劒。照乘之珠。天下之至寶也。假於塗之人。則主人匆匆往索之。而不俟越宿焉。是故李賀夜夢神人請賦白玉樓。曼卿屬纊。殆又一道已乎。何子。斷鴻之劒。照乘之珠也。則天恆靳其光矣。而能不收之耶。是故不可不謂之數也。

西行別稿序

少司馬海山王先生。性嗜吟咏。古詩近體。成操其能。惟是西夏藩臣弗靖。先生受命。按厥罪狀。自陝辭郊。餞迄建扁而西。以逮于返也。卽事抽思。睇景興懷。興夫感興慨之故。慨聚散之迹。抒憂樂之情。罔不形諸詩。以咏嘆之。纍纍然至於若干首。華州長史甘子袞而爲帙。予觀之。愕然嘆曰。烈哉而氣。遒調而洪音。其壯矣乎。本強者末挺。積厚者發光。今夫華山高五千仞。其磅礴百里。三條分方而中峙焉。布氣出雲。舒若翼。盤若石。巖若臺。觀祈祈然而盛。生殖草木。離奇輪囷。合圍登擊。蓄乎美焉。其理則然也。正德初。逆豎瑾播弄凶威。先生爲御史。直嬰其怒。瑾遽撼以他事。繫之於獄。陳挺負校。殆且急。乃益元膽奮色。不愾不沮。瑾愧而釋之。是中不有砥然者乎。由是平發而爲詩歌。颯颯如也。煌煌如也。夫固宜。晏子曰。君子若華山然。松柏旣多。先生之詞歟。長吏曰。然則可以傳乎者。盍爲序。曰。夫是所以序也。

西行小稿序

給事中錫山曹子懷。先爲應吉士。讀書中秘。于詞宏矣。旣嘉靖四年秋。祇承天子命。檢閱酒泉、金城、邊郡鹽穀。用盡諸弊。軌迹所至。歌詠式興。積至若干首。華州知州甘子乃合而爲牖而章分之。聞諸記曰。詩言其志也。蓋志蘊於中。非獲宣焉。斯鬱鬱然盛矣。盛斯洩。洩然發矣。發斯嘐嘐然威容矣。動斯油油然發矣。發斯藹藹然和容矣。秘思而奧詞。亢衷而洪音。中慨而外鳴。譬諸天地之氣。噫而爲風。鳴而爲呻吟。此皆自然之音。詞之原也。自夫世氏旣變。音節斯衰。揣摩古義者。追合惟迹。支離近體者。傳遠無文。明興二三君子。乃慨然有變古之志。經緯李唐。浸淫於漢。庶乎盛焉。斯集也。撫景怡情。情與景適者也。斯猶不得詩人之餘意乎。可傳也已。

華洲集序

華洲先生沒且久。嘉靖戊子冬。余弭節眞州。訪先生之廬而弔之。其子襄。捧先生所遺華洲集。泣而請曰。幸惠一言。孤之願也。余也不識先生之面而慕先生之名。不慕先生之名而高先生之德。傳曰。天下舉廢而無不與者。先生之謂歟。夫應以檢身。以立政。德之大者也。是故大而千駟勿顧焉。微而一介不取焉。克相其君。以建格天之業者。古之人行之者。伊尹是已。先生審道義。立介辨。愼辭訓。假衆喙疏。敝衣而屈焉。在公卽氣稟不苟。凡交際一緣一楮必愼之。而況其他乎。居高官不異寒士。年及於老。若初服然。故其生也。樹清白之風。揚永終之譽。凡以是爾。或云。先生近苦節者。孔子曰。奢則不孫。節奚而至於今。尤惟恐士人之不苦節矣。是故先生之節。君子之貞也。惟苦斯至焉。卿子特著於篇。以厲風勵之化。詩與文姑未逸焉。雖然。文以宣辭。辭以達意。意以昭德。集藝數百篇。其大旨夫亦在斯云。

盧師郤集序

嗚呼。予忍謂師郤之文若詩乎。讀已愴然而忍序之乎。雖然。匪予序則讎邪。正德中。予與師郤皆爲河南道御史。師郤工於詩。予則不能。至每有作。則挾而就予評之。既予出按滇南。師郤按西蜀。境壤聯屬。尤往往函所爲詩以觀予。曰。無憚爲我評。己卯之春。予還自滇。出吳下。因師郤見其仲氏師陳。而再再平十餘年于斯。師郤乃以疾逝矣。師陳次其遺稿若干卷以寫集。以序請于予者懇懇然。予歎欷而言曰。師郤不可作矣。猶幸其詩若文在斯乎。自古名家之言。率曰自我作則已矣。夫襲人則不暇。後之君子。陳編滿前。日務揣摩。盧實踵其轍。閱閱剽其勢。疏密取其節。夫學步而不失厥步者。固未之有也。師郤思若泉然。才若奔馬然。情觸成意。意會成詞。詞至成音。音閱成章。若曰追變而思類。揣迹以求合。則弗能焉耳。譬猶善謳者。弗棄短矮。斤運而風生。心得而手應。乘工師喧乎其後矣。則師陳愛而傳之也固宜。予昔以是評師郤之詩。今則以復吾師陳而爲序云。

瑞芝卷序

天下之物。靡不有知。惟草木亦然。故金石塊也已矣。洪鍾在簴。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石磬、振之則諧然。爲谷、鳴之則鏗然。爲礎、雨至則沃沃然。況草木乎。今夫草木之生也。蓂於九十。菌蠁而擁腫。榛榛蓊職職爾。至于君子修德布令。和其民人。則往往曜莖柯以昭其異。挺茂實以呈其祥。吐芬氣以播其馨。亦蠁矣哉。中丞大夫潔江正德己卯巡撫山東。冬堂上芝倏附柱以生。始發若蒔之。而長若助之。而榮若祝之。其色黃黃。其光可以鑑。其蓋二十有四。本末聯而垂若貫珠也。紹紳君子咸登諸詩歌。竊聞經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山東丁徙役繁。地鹵欽原。民食弗給。乃取草木之實及根。與剝其膚以爲食。區明保旅。咸弗若其天喬之性。吐焉而爲災也。先生至。而詞民之疾病而嘆咏之。蠲徭薄賦。與去其苛急。由是百姓樂業。各食五穀之食。草木熙熙。榮而不夭。蓬而不折。宜芝之吐葩揚榮。煌煌如也。繹繹如也。昔召伯循行南國。舍于甘棠之下。以施政於民。民愛其樹。勿施翦伐焉。先生實來東海。有遺愛在芝。擬於甘棠。其庶幾乎。

優詔榮歸錄序

司馬幸菴先生。以年老請於朝。疏屢上。優詔褒答。遞秩保氏。歲給以夫。月給以米。日遣有司慰勞。乃乘邊而還。時鹿正執事于陝西者。結駟而迎。供帳而送之。且各聲之詩歌。溢於簡扁。命之曰優詔榮歸。蓋昭異數。欽高風也。漁石子庶龍曰。先生之歸也。於斯再矣。其始遊道術之會。逢殊俗之動。乘鐵元戎。則戡夷大慈。正位中丞。則振肅朝經。於是閣豎瞬目。同列嫉功。遨蹈危機。值同朝蹇。編籍田里。將棄終身。先生淡色益奮。飛飾彌光。天下皆想風采。四夷亦聞直名。絳侯之屈弧君子。則曰榮矣。迫夫聖神啓運。嘉猷興邦。首召元德。濟於鼎司。白駒出谷。振袂在庭。寧謐昌期。人或曰屈。君子則曰榮矣。迫夫聖神啓運。嘉猷興邦。首召元德。濟於鼎司。白駒出谷。振袂在庭。寧謐昌期。翼翼大化。既先生妙知幾之神。守廉盜之戒。乃纓情于邱壑。乞骸于闕庭。高尚揚標。元邈屬懷。天子嘉留無已。曲全所私。乃優以三公之階。且命司僕供役。廩人致粮。士夫矜其名。逆鄉里。侈其榮。光太傅之惠黃金。展德之賜車馬。殆無以過焉。人曰榮也。君子亦曰榮也。是故前日之榮。君子知之。人不知也。今日之榮。人知之。君子亦知之。胡不安。抑有逃於是者。夫躁德之於世也大矣。孟以風厲天下。昭明道化。大雅之所嘉樂。率德之所式瞻者也。故東海百世之師。克貞周道。桐江一絲之節。永繫漢鼎。踔乎不可尚已。乃若開綠野之檜者。終爲麴蘗之逃。結香山之社者。亦非禮義之止。是故君子慎之也。吾見先生退於泉闕之上。益張逸操。不倦老修。行履德邇。言垂世則。由是希遐軌於往古。崇懿範於來今。修羽儀於鴻逵。揚金聲於竹簡。是不爲榮之大者歟。先生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予有心。則子忖度之乎。又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予既勿忘之矣。

蟠桃圖序

質庵韓先生。洪洞人也。學樸而文。道隆不汙。始以諫官。肆陳昌言。歷藩司。任撫臣。廣布豐澤。進武銓衡。典機務。掌邦計。翼襄大猷。克臻治理。其功不可尚已。正德中。二三兇豎。依憑國威。濁亂朝經。先生宜忠憤。蒞義色。爭號在庭之臣。請除君側之惡。遭讒而歸。閉門卻掃。抗浮雲之志。仁經義緯。崇老修之風。節則竟矣。由是天下想聞風采。學者仰如泰山。既聖人御極。萬物思治。首錫明詔。再造行人。特昭寵光之休。褒致殷懇之懷。其稱完名。尤無愧焉。昔所謂大雅君子。卓爾不羣者。先生之謂也。先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八十有四歲。仲子秀夫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曾趨闕庭。祝聖人之壽。其旋也。先生初慶戚臨。因得過家門。奉巵酒。承歡顏。乃預紿蟠桃爲圖。虛其上方。屬龍致言。龍嘉先生之道。嘉秀夫之情。不敢以弗文謝。惟臣子之于君親。愛之至。則欲其壽。欲其壽而必求以致焉。則假諸物而祝之。故詩人祝君曰。如松柏之茂。秀夫非即詩人之意耶。蓋松柏數千年不改柯易葉。蟠桃千年而花。千年而子。皆物之至久者也。天保愛其君。故祝之如松柏。秀夫愛其親。故祝之如蟠桃。其極一而已矣。吾聞功豐者延其年。德全者錫其福。名完者全其祿。仁成者享其壽。天保之德。節竪者建不拔之性。故此固秀夫祝之之意也。抑秀夫以祝聖人之壽而行也。則天保之章。尤得載歌於虎拜稽首之前。臣子之節。殆尊乎油油乎。皆蓋也已。是故君子曰。良哉遇也。

詹氏族譜序下共續編

方伯王山薦舉詹子翰。爲其族譜。凡二十餘年而始成。勤于詹氏矣。授簡於予。俾序之。自夫周宣王封支子文於詹而爲詹侯。乃幸氏之而有詹氏焉。代生聞人。比屋居河東。唐元和間。都尉詹敬從因氏爲譜。祖厥詹侯。可徵也。而後子孫繁殖。散處四方。方伯祖德祐公。自睦州徙玉山。其子孫紹興。孫承家爲譜。迨宣德中。孫道同續譜之。皆曰歸仁譜。別支徙於新安。於石田、於劉溪、亦莫不有譜。而上祖詹侯者。則一而已。方伯裁定自歸仁。而旁證於新安、石田、劉溪、會原達支。總綱疏目。理緊輯略。而其要者。考姓系而圖宗法也。姓系著所始也。肇自詹侯。不亦遠哉。夫祖吾祖也。非祖而祖之則誣。如其祖也。迄弗祖。是又指之矣。誣不可也。而指可乎哉。君子亦惟明其是祖非祖而已。郭崇韜強顏于汾陽。冒華冒也。杜正倫附城南之族。託鴻閥也。而皆非祖也。尚人祖顓頊。周人祖帝嚳。則是祖矣。元和譜實祖詹侯。而歸仁諸譜承於元和。今譜又承歸仁諸譜。信以傳信之道也。而非誣也。執小嫌以指大本。其執忍。祖之罔

3A
62

宜。夫姓系明。則宗法之原。其庶幾乎。自夫世卿世祿。而宗法殆不可復行。君子乃曰。非國之所禁也。是故眉山蘇氏譜。布大宗圖以復古之制。無亦以聯屬世次。管攝人心。莫有先諸此也。譜以德紹爲歸。仁始祖。先生倡明伊洛之學。祖德之、述之、咸得友焉。乃即杜氏之陽。築齊芳書院。以居先生。命弟子若姓某事大宗。而仲同敬同愛之本。殊而下。六世皆爲大宗。又沿其世次得十八支。而小宗亦秩矣。合子若姓某事大宗。而仲同敬同愛之本。知名者十七人。源鴻者支衍。風樹者聲遂。自是曳裾搢紳之賢。彬彬輩出。諸小宗則隨所親而分事之。而敬以分殊。愛以情異。皆禮也。此法之善也。至諸譜之外。又爲別譜。其亦不可缺哉。夫異姓之爲人後。於禮而訓及之。人不敢。民不祀焉。慆子取莒子爲後。春秋非之。其義嚴矣。故外之爲可空主事。弟鉞、姪汝承、並試南宮。幸哉衰冠之美焉。汝承不得第。將謁選天官。止之曰。閱年則富矣。才則美矣。何汲汲耶。曰父母之命也。尊授應天府通判。得從京兆之後。再拜曰。自玆服官政矣。叔父何以命之。曰。繩武繼服。仰止前修。入仕三十年於斯。而日率以周旋者也。家庭之訓。舍是無以焉。吾姪今日之事事者政事乎。宋熙寧。祖子和以潛魁中南省第二。爲南陵令。約己愛人。經界不勞而辦。總賂列薦於朝。有旨令錄記姓名。厚加錄用。洪武間。祖安世知東流。以田荒稅重。民弊役繁。詣闕奏免荒稅八萬四千石。賜名安民。民甚德之。此皆政事之良也。而二邑密邇金陵。澤猶未泯。可不法哉。吾姪家食時。不義之貨勿取焉。非禮之行勿蹈焉。予所以訓諸兒者也。執此以從官。勿取非義。則澡已揚清。非節明矣。勿蹈非禮。則奉職循理。其政修矣。庶幾無速官謗。無忝祖德。功效以與。位日起而令名克終也。吾姪行矣。戒之哉。敬之哉。

守明續紀序

雲間沈子愷。由晉官出守四明。擁旄過蘭泉。挾所爲詩若文若干卷。訪予於山中。傾盃執手。歡若平生。乃披讀而肆觀之。如蘊珠出櫃。光彩過人。不可抑遏。又如考鐘拊鼓。音蜩節應。洋洋而可聽焉。即古作者之場。可以跂足而至之矣。既旋。讌數月。又馳候吏觀我以守明續紀。凡二卷。爛然諸案牘也。寅畏之心。勤勞之形。愷悌之政。與法守品式。及興補蘧革之方。罔不載焉。甚矣哉。沈子之勤於守官也。凡其可以植民之命。昭我之節。樹國之防者。舉之惟恐遺。行之惟恐不至。洪纖靡見。而本末之分。秩如也。諸所滋瘼病民。速訪敗官。逸禮潰法。祛之欲其盡。宿弊滌而稗政蠲矣。夫文勝者質或訛。辭詩者政不建。質救窒言。救二致而已矣。是故晉魏諸賢。與唐盧駱輩。皆一時宗工。抽思摛詞。濶汗藻發。而可以綸綍天地。組織古今。範絡庶品。非不麗且雄也。然而戴主之思。襲民之仁。治世之德。乃槩乎未有聞焉。烏乎。是豈不有立言訐謨者乎。是故賈誼奏策。陸贄論課。入墳入典。炳耀日星。恢而張之。而可以駿治安之業。可以煥仁義之用。此乃匡時之學。經世之文也。夫沈子學古入官。緣飾治。不靡空言而挺實效。其殆賈陸之徒與。

三邊四鎮圖序

夫陝西延綏三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是已。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以至於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寧夏之堡面。達諸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爲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橫鳥牆節河遠者

八九百里及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百餘里。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多水涸。故敵騎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北來。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馳而政而拉韓。則馳而已。不足與論不朽也。斯集也。以道爲質者也。以政爲幹者也。實譬則葩華幹茂則柯載故藏于家而傳於世。自弗能私焉。夫是之謂不朽。其曰逸才妙思。昌氣而洪詞。又集之餘事也。雖然。言之上而有德焉。功焉。先生郭之司紀也。樹德策功。以表正直之風。以弼光大之業。而其不朽尤有大者存中闈。匪徒曰詩而已也。

送周公約卷總漕巡撫江淮序

洪惟太宗文皇帝統一海內。都此冀方。歲漕東南諸路米四百萬石。以足庾支軍國之儲。攸賴焉。舟艦相銜。糸挽之卒。如雲如林。緒至紛也。乃於江淮開府。命大臣都御史或侍郎以總理之。提攝其綱。布其法令。而上其計。兼撫而士。以安輯其百姓。厥責重哉。嘉靖丙申春三月之吉。用廷議特進少司馬周公約庵爲右都御史。往莅若事。公先任給事中。茂揚直聲。嗣撫延綏、撫宣府、撫真定。馬樹勳伐。從望也。祖與公爲同年進士。公又多龍習於其政。乃以贍言之典咨焉。龍聞天下之政。要於其實而已矣。一不當。不越而過則嫌乎不及。過者其政震以耀。不及者其政玩以替。若曰材不材之間焉。君子僧夫不及之名。乃赫赫然。轟轟然。務爲過以張之。然其弊亦卒淪胥於不及而尤甚爾。蓋怒生於懦。激成於猛。機弛乎長。勞形於慫。勢使然也。是故裁宗藩之濫者。防愈慶。繁卒徒之暴者。令愈格。非不及已甚者哉。是可鑒已。今夫漕利在官而不在軍。害在軍而不在官。規斯敝焉。江淮之間。逋逃之衆。繁於編戶之丁。荒雜之場。多於播穀之畝。奚於其實而已矣。一不當。不越而過則之衝。罔不具載。庶幾譬逸君子。按敍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甲士。於是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險阨遠近之利。執通掛支隆之樞。或聿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趨戰。或她間而掩擊。或迂途而設誘。或夾阜而張奇。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據險峻防。審勢計勝。以扼彼腑之吭。管其背。斷其右臂。而制其命者。皆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而周知其利害。況邊服斯殷焉。況漕重國計。而期會是集。撫先民艱。而徵科攸緩。又若何以兼之。之急者曰任人。其惟簡都運。遴千長。又從而獨其苛察。以齊一其度。譬諸治棼絲。理之而已。撫事之大者曰惠民。其惟息橫歛。省繁庶。又從而禁其奢華。以益正其俗。譬諸療疾。補之而已。背任倚代班超爲都護。請有以論之。超曰。宜簡易。寬小過。總大綱。倚曰。我以班若當有奇策。所言平平爾。然則龍之言毋亦平平乎矣乎。曰奇策。乘平來之有聞也。公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優優豬平平也。既古之道。未嘗不由之以加於有政焉。執曰少之哉。

楓山實紀序

楓山先生實紀。乃先生少子接所編次。龍不佞。一復而不能已焉。其感深矣。君子曰。天下豈可一日無道學哉。雖然。猶不可有道學之名也。道學之名矣。其離實。是故道學彬彬。則儒衆與。道學之名侈。則世僞滋。宅蠶而千里矣。龍騶冠。卽執經從先生游。先生日有孳孳。顧務躬行實踐而已。卽其著述。則謝曰。惡乎暇。至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曰。無異同歟。曰。卽有異。皆道也。見不同焉爾。夫豈故立門戶而角競士心者。名歟。先生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泊盧之道德乎。粲稷粟穎。精之皆可以充腹。絺綌異質。輯之皆可以被體。異同之致。盧已而辨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然則立門戶而角競士心者。名歟。先生爲之哉。至於先生出處之義。尤瑩如也。安如也。雖如也。先生年四十。自閩建按察司僉事。力求致仕。退居嚴壑凡二十餘年。敝廬薄田。藥之焉已矣。逾六十四歲。詔起爲祭酒。辭者三。孝宗皇帝重先生。虛席以待。

法變。潤色章程。洪纖具舉。本末互見。守而秩然。敷而優然。流而沛然。勵翼之效。廣矣。乃若忘道而隳實。離政而拉幹。則馳而已。不足與論不朽也。斯集也。以道爲質者也。以政爲幹者也。實譬則葩華。幹茂則柯載。故藏于家而傳於世。自弗能私焉。夫是之謂不朽。其曰逸才妙思。昌氣而洪詞。又集之餘事也。雖然。言之上而有德焉。功焉。先生郭之司紀也。樹德策功。以表正直之風。以弼光大之業。而其不朽尤有大者存中闈。匪徒曰詩而已也。

送周公約卷總漕巡撫江淮序

洪惟太宗文皇帝統一海內。都此冀方。歲漕東南諸路米四百萬石。以足庾支軍國之儲。攸賴焉。舟艦相銜。糸挽之卒。如雲如林。緒至紛也。乃於江淮開府。命大臣都御史或侍郎以總理之。提攝其綱。布其法令。而上其計。兼撫而士。以安輯其百姓。厥責重哉。嘉靖丙申春三月之吉。用廷議特進少司馬周公約庵爲右都御史。往莅若事。公先任給事中。茂揚直聲。嗣撫延綏、撫宣府、撫真定。馬樹勳伐。從望也。祖與公爲同年進士。公又多龍習於其政。乃以贍言之典咨焉。龍聞天下之政。要於其實而已矣。一不當。不越而過則嫌乎不及。過者其政震以耀。不及者其政玩以替。若曰材不材之間焉。君子僧夫不及之名。乃赫赫然。轟轟然。務爲過以張之。然其弊亦卒淪胥於不及而尤甚爾。蓋怒生於懦。激成於猛。機弛乎長。勞形於慫。勢使然也。是故裁宗藩之濫者。防愈慶。繁卒徒之暴者。令愈格。非不及已甚者哉。是可鑒已。今夫漕利在官而不在軍。害在軍而不在官。規斯敝焉。江淮之間。逋逃之衆。繁於編戶之丁。荒雜之場。多於播穀之畝。奚

面不可終辭也。乃束帶就列。無何正德初。寇豎竊柄。屢褫祖逮。又辭而歸矣。自此陞太常寺卿。則辭。陞禮部侍郎。則辭。陞禮部尚書。則辭。蚤歲見幾。老年益壯。卑官知止。大僚不迷。勇退由衷。蹇悟自性。所謂道學之疑。爲之祟歟。然而君子之疑。方思吾慧。望吾機矣。吾毋改吾之疑。人竊觀吾君子不慧不達。物落落世。俪鯫馬。疑殆甚。謂亦曰疑人。

紀綱錄引

是惟正德十一年。龍巡按雲南。會太監崔和鎮守金騰路。大遏於民。乃邊其所爲。縛北羣從而聲北諢狀於朝。和側目切齒而未已也。既十五年。巡按江西。十六年夏。和亦來鎮守。禁之如雲南。且請諸朝。乞罷之。龍離江西四年於斯矣。和果不能忘。乃挾奏以爲數年禁其欲而不得肆。思所甘心焉。夫當是之時。豈不爽其且反噬哉。重念國之紀綱。不可廢也。斯民之殃。不可縱也。直抗焉而當之矣。背韓韶開倉賑饑。民人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滿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龍何慊焉。仰惟聖天子在上。明見萬里。則又龍之至幸至幸也。

題兩疏後解

雙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頭目和譽和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諸服用供出於和。寧拜和爲義父。後和陞金齒參將。挾贊勦四牟人死。以火鍛其屍。又強奪生員妻。事發。閣斬罪。既錢寧藉柄。乃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囑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齡訐於察院。龍當堂裂而還之。因訐爲耳。審錄官果欲末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史鎮守、聞之憒然。三司杭東卿、朱升之輩。曰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詰龍曰。盧和事皆無屍。當末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屍。盍和鍛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屍矣。吾實不能令日末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何。夔寧之意。縱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喝皂隸。將和曳於陛下。加刑具。尤以常刑逆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面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疑不帖席矣。至鳳朝明事又危矣。朝明破奏詳不得。夔、分惡從劉宴、董傳、戚金寶于京師。厚賂錢寧。不曾二十萬。寧以言脇總兵鎮守。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賄諸勛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策難得。鳳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即十萬直一茶耳。斯言何爲至于我。北人懇而去。朝明衰求於寧。寧令劉宴、董傳、集雲南人在京者。曾爲通把邊詞舉保。得內批夔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士官冥犯死罪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真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罪案、與不當襲狀。執奏於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人危之。蘇天秀爲監封郎。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猶可想見。得旨。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此身極危。不敢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與康德涵太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嘆賞不已。龍督學事陝西。會德涵首訪曰。御姜官。揮萬金。吾子也夫。龍謝不敢。特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鳳朝明一疏。盧和事得寢行。永昏有疏云。

漁石集卷三

雜著

月塢癡人問答

黔有士。棄其業。毀其冠服。卽月塢以居。號癡人。伸人呼之。人呼以癡人。君然應。名稱字喁。瞠若不答。俗曰遘士公。遘士公。盛焉避之。時夢漁子兀坐。癡人見。不識也。問爲誰。曰。癡人。夢漁子曰。是月塢癡人歟。曰。然。夢漁子曰。異哉。夫無慧與無所於用之謂癡。世方病是而逃之。慴及之。癡人乃樂弗去。而令癡人之癡可知也。接輿歌者其失狂。植杖耘者其失固。癡人其此類也夫。癡人曰。吾癡矣。不知云何。夢漁子曰。南山有木。托根千仞之壑。卓犖木藏而石瘦焉。則樵則薪矣。既材於匠氏。斧斤尋焉。脊黃而文之。乃清廟之器。明堂之具也。君子用則其材也。不用則其薪也。癡人何居。曰。吾不能爲薪也。夢漁子曰。陰闔而陽舒者。天之法也。靜合而動光者。聖人之用也。癡人盍天之機不顯乎。氣不噫乎。日月不照臨。雷霆不鼓舞乎。卿雲之形。裁成揆敍。立政之經。古之君子皆然。尹終幸乎。望橘於橘乎。孔不栖栖。孟惸惸乎。夫則明智辯察。物之形。裁成揆敍。立政之經。古之君子皆然。乃由北道。去其智。利其用。覆其教。曰吾癡吾癡。無乃矯歟。癡人默焉若寤焉。曰。然則君子無癡乎。將放渙乎。和光乎。波之同儕之啜乎。夢漁子曰。已矣。君子亦有癡焉。禮以正身。身以殉道。道以立政。政以匡時。人巧我拙。人辯我訥。人諂諂我諤諤焉。若矢魚之直也。需武子之愚也。讓之噬也。點之魘也。而皆所謂癡也。

殆智全而議正。功蓋而德無闕者也。視癡人則何如。癡人曰。忘世者固。徇時者隨。酌於道而出之者中。吾之癡爆矣。然而君子之癡。方思吾慧。望吾機矣。吾毋改吾之癡。人竊觀吾君子不慧不達。物落落世。俪鯫馬。癡殆甚。謂亦曰癡人。

紀綱錄引

是惟正德十一年。龍巡按雲南。會太監崔和鎮守金騰路。大遏於民。乃邊其所爲。縛北羣從而聲北諢狀於朝。和側目切齒而未已也。既十五年。巡按江西。十六年夏。和亦來鎮守。禁之如雲南。且請諸朝。乞罷之。龍離江西四年於斯矣。和果不能忘。乃挾奏以爲數年禁其欲而不得肆。思所甘心焉。夫當是之時。豈不爽其且反噬哉。重念國之紀綱。不可廢也。斯民之殃。不可縱也。直抗焉而當之矣。背韓韶開倉賑饑。民人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滿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龍何慊焉。仰惟聖天子在上。明見萬里。則又龍之至幸至幸也。

題兩疏後解

雙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頭目和譽和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諸服用供出於和。寧拜和爲義父。後和陞金齒參將。挾贊勦四牟人死。以火鍛其屍。又強奪生員妻。事發。閣斬罪。既錢寧藉柄。乃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囑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齡訐於察院。龍當堂裂而還之。因訐爲耳。審錄官果欲末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史鎮守、聞之憒然。三司杭東卿、朱升之輩。曰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詰龍曰。盧和事皆無屍。當末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屍。盍和鍛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屍矣。吾實不能令日末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何。夔寧之意。縱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喝皂隸。將和曳於陛下。加刑具。尤以常刑逆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面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疑不帖席矣。至鳳朝明事又危矣。朝明破奏詳不得。夔、分惡從劉宴、董傳、戚金寶于京師。厚賂錢寧。不曾二十萬。寧以言脇總兵鎮守。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賄諸勛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策難得。鳳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即十萬直一茶耳。斯言何爲至于我。北人慙而去。朝明衰求於寧。寧令劉宴、董傳、集雲南人在京者。曾爲通把邊詞舉保。得內批夔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士官冥犯死罪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真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罪案、與不當襲狀。執奏於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人危之。蘇天秀爲監封郎。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猶可想見。得旨。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此身極危。不敢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與康德涵太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嘆賞不已。龍督學事陝西。會德涵首訪曰。御姜官。揮萬金。吾子也夫。龍謝不敢。特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鳳朝明一疏。盧和事得寢行。永昏有疏云。

令尹贈言

東陽蔣子瑜舉進士第。嘗志邁行。奮勵事功。既授鄱陽令。若有憂色然。予問之曰。子成然。夫亦懼其難乎。蔣子曰。然。今之稱能吏者。才之健也。知之徼也。法之密也。而吾皆不能。是用以懼。予曰。斯三者。果君子之所望乎。非也。竊聞當官之要。清謹慎勤爾。是則君子所爲從政者望而皇皇焉者也。何也。謂其可能也。謂其取足于我而無待乎其外也。夫人有能有不能。曰清與慎與勤。則夫人而能之。曰不能者。自棄者也。是故吾不忘賂、斯清矣。吾不收度、斯慎矣。吾不怠事、斯勤矣。來之則得。舉之則勝。持之則固。卽執塗之人而責之乎。是苟有志焉。斯亦至乎爾。能者厚責之。不能者勿強命焉。大矣哉。君子之公也。今夫健若才。徼若知。密若法。赫赫然以震耀于時。亦榮矣。然喜功耗治。才窮於健。伺察僞化。知困於徼。張禁殘民。法弊於密。其害可勝道哉。子之不能。又何懼焉。子行矣。清可能乎。愼可能乎。勤可能乎。曰能。吾亦曰。子能。清則德深。愼則禮興。勤則政舉。君子樂之焉爾矣。予於是大有感焉。仕以事君也。以治民也。以行吾道也。今之有司然乎哉。沒沒然貨者多矣。夫遠衆獨立。志之辨也。挽今於古。行之卓也。敢不於是行也卜之。

觀泗州續志

泗州志。乃知州汪應軫爲之。判官侯廷訓。又益以帝迹、官師、政賦、禮教、災患、詞翰、六者。昔稱闕遺而今備矣。嘉靖七年夏五月初吉。有事泗上。知州袁淮偕判官脩而取正焉。將非厎職方之教乎。師覩之曰。大哉帝迹乎。實惟天啓聖神而王業是基。不可不大書特書者也。官師明則臧否式昭。而勸懲之義公矣。曰政賦。曰禮教。曰兵防。周禮具載。曰災患。春秋必書。不遺皆是也。政賦志復袁舉四事十事而三致意焉。有味哉。予安得聚墓有司於堂之下。出肺肝竭唇吻而徧語之。俾各以四事自勉。而仁、而廉、而公、而勤、師師然淳蠢執他守臣及馬子黃子于獄。以索繫之。馬子曰。嗟乎。惡川是生。爲絕非食。越三日。死矣。黃子憤憤。乃引繫索以磬其頸。亦死。嗚呼。孫子許子不可加矣。馬子黃子亦難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四子雖死。有遺速。身有執非執。首領或割或不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必縞縞論也。故梁卿焉而磔。龍勝餓而殞。巡先殺。遠後亡。君子不敢有輕者。豈非以能死者。皆足賢乎。嗚呼。士於君猶女於夫。終身勿易焉。滅義求活。故持二心。乃禽獸之道。夷狄之行。春秋所謂賊也。四子免矣。吾知其地下。皆得與呆卿諸賢遊矣。

遊慈恩寺題碑

嘉靖三年九月之八日。涼風瀏野。佳節協令。布政使劉思賢。按察使袁袠。參政潘埙、楊叔通、副使唐龍、張宏、僉事周鎬、姚文清、桑溥、李孟起、都指揮使張鎬、汪驊、在公旣暇。卜晉惟期。乃燕集于慈恩寺。衣冠萃止。禮義暢懌。弔山江之遺跡。覽鎬京之舊基。蓋均勞逸之性。實憂樂之序。慨興廢之形者。不可不謂之深也。勝會匪偶。同寅有徵。於是乎勒石而旋。

忠文公像贊跋

於虖。此吾婺忠文公之像也。會胡元乾運。殘虐梁王者。負滇以阻聲教。公扶命而南。俾自圖。乃返弗悔。屬死之。城南有祠。子紳奉遺像藏焉。正德丙子。龍小子按茲土。謁祠并像。粲然之光。浩然之氣。儼若存者。歎歎者久之。慨歲月剝滅將無傳。乃託諸石。以方正學先生贊附其上。實于祠之窓。昭幽徵。觀久遠也。昔張敬夫贊武侯像。而意義獨至。論者謂知武侯心事。於虖。先生知公之心矣哉。

忠節公像跋

龍旣刻華川像。乃忠節公無傳焉。提學杭子淮公里人也。欽厥遺烈。卽塑像刻之。實於華川右。俾並峙。嗚呼。公死百年餘始列祠。士木之遊。不□宵哉。雖然。忠功義色。乃僾然在。過者肅肅然抗厥膺焉。君子曰。可以觀矣。興矣。故取大焉。宵不宵勿論也已。

裴忠傳

正德己卯夏六月十有四日。江西寧郡宸濠反。守臣都御史孫子燧。副使許子逵。參議黃子宏。總儲戶部主事馬子思聰。皆死之。唯是孫子撫益士。視民若子。治民之事。若家然。鮮於惠不緊於刑。民咸懷之。實望也。許子初爲山東樂陵令。獄寇有大略。總路上其功。授濟地僉事。轄列今秩。時濠持權利。制誘境內諸守臣。許子每務遠之。又縛其黨。禁其爲惡。修怨于濠。黨且仇也。故反之日。諸所守臣咸在。濠首致孫子傳從已。孫子曰。天無二日。不殺無二君。勿愛死。次者及許子。厲聲曰。予惟有赤心。事主而死爾。豈從反乎。濠怒。喝武夫曳二子赴市。劫之跪。許子益立。孫子故仰臥。遂皆遇害。日方燿。候witness馬無光。城中男女無不流涕。濠益執他守臣及馬子黃子于獄。以索繫之。馬子曰。嗟乎。惡川是生爲。絕非食。越三日。死矣。黃子憤憤。乃引繫索以磬其頸。亦死。嗚呼。孫子許子不可加矣。馬子黃子亦難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四子雖死。有遺速。身有執非執。首領或割或不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必縞縞論也。故梁卿焉而磔。龍勝餓而殞。巡先殺。遠後亡。君子不敢有輕者。豈非以能死者。皆足賢乎。嗚呼。士於君猶女於夫。終身勿易焉。滅義求活。故持二心。乃禽獸之道。夷狄之行。春秋所謂賊也。四子免矣。吾知其地下。皆得與呆卿諸賢遊矣。

聽庵先生傳

聽庵先生姓鄭氏。名綺。初字湘之。改咸甫。而以咸甫行。龍母太淑人。乃先生女。故龍自後是卽隨先君吏部侍郎以事先生。且舅氏北園大夫。又恆以先生之德與學與善行與嘉言訓諸龍而未已。則知先生復有如龍者乎。先生父長史公。履方茹潔。執於大義。沒時。先生方九歲。哀毀行成人之禮。孝出至性然也。既長。家貧。娶孜孜兀兀。刻勵學問。冬夜媚火。弗具。每擁炙燃油手繕寫書。口誦心維。達旦弗就枕。是固德性以勝其憂。安爾日外大母王夫人恆以是勸龍學。故知之。今之儒生亦能是乎。先生每拂膺舉子業。聞豐城宿儒丁公秉彝。克明性理之學。乃請於母邱夫人。捨旧僮十餘畝。盡鬻而得貲。挾以從丁公游。日所論難者。誠敬以立本。察識以辨疑。擴充以致用。操存以執德。涵養以定性。先天後天以窮化。有要哉。丁之學。大者沈潛義理。故及門之士。雖多聰明才辯。皆弗許。惟於先生以斯文望焉。居三年。先生歸。乃與楓山文懿公連舍而居。更相師友。辨析疑難。明炳微隱。切劘德行。動曰遡古。至於文字。抑又末哉。山是二先生之名。重於四方。舉士從者彬彬然。余華易舉始大倡矣。蓋二先生根據六經。博經子史。而尤深於易焉耳。文懿公捨獄歸華。舊庵於時。先生乃弗利有司。逕落落然而益奮。曰。予非爲程有司而舉也。則焉能予困。成化戊子。乃登鄉薦。卒業太學。祭酒邢公讓。校六館士以賢關賦。籍籍數千人。先生裒然居首焉。邢公

出賦題示六館。備呈在廷公卿。咸曰。是固賢士乎。今讀其文。猶洒然有浴沂風雩之意。乙未。登謝遷榜進士。除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政。以德教導民。幸民弗犯法。偶有犯者。輒愍然於色。未惟容撫恤。縻至庭以理喻之而已。訓人力本業。習耕織。逐末者則務抑之。嘗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風颺北舟至靖江。溺港司蔡武弁誣爲海賊。案具而以聞于縣。先生按其贓仗。惟米船笠鍋。詰曰。是豈盜耶。乃多方辨之。其冤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雖然。先生長者。所長活人豈惟是。特其至著者爾。會監司行縣。暴暴刑威。弗悅先生之政。欲加以非禮。先生揚衣而出。檄封其印而納之曰。予自茲隱矣。監司愧謝而留先生。先君每語龍如此云。六年政成。執邱夫人喪而歸。羣老稚耿歐啼泣。若失慈母。然至勒像於石。戶各模印。戶而祝之。先生平日舉邱夫人至孝。凡得珍味。夫人未食則不食。在公弗獲一稱觴。乃自爲像。瞻而拜。若捧觴之狀者。函獻以樂夫人之心。是亦無所不用其至哉。至是葬祭祥禫。一弗愆於禮。雖年五十有奇。而致毀若少壯人。既卽吉。慽然曰。吾仕養親。而今弗遂於養。何以仕爲。北園吳氏方舉進士。乃命代奏。毋以致官政。超乎泊乎。而弗以母祿滯其心。文懿公稱先生爲彭澤流亞。豈非以其脫躧爵祿。則同乎抑弗忻腰笞鄉與。庭抗監司之嫚。遐風勁氣。尤有奚揚者乎。先生旣居于市。乃徙邊成橋之北。枕岡臨流。而築室焉。以游以息。益玩乎理。從游者日集。龍十歲挾策。與年長學士共侍側。每聽先生講論。窮造化。敍彝倫。酌事物。辨制度。證古今。猶山居者之言山。一草一木。一巖一壑。罔不肆陳。聽之者聳乎其胸。說乎其心。油油然而入之也。一日。講孟子斑爵祿章。龍偶嬉笑。怒曰。小子弗聽乎。呵令復說而無遺舛。乃欣欣如初。凡作詩文。兀然危坐。定慮沈思。旣而伸紙運觚。滔滔不倦。理澤焉。詞炳焉。若春雲行空。卷舒自若。水流地中。一瀉而止。文之至也。時校諸生文。輒許龍曰。兒奇才。其勉之。言猶在耳。而龍顧碌碌若是也已。先生每曰。凡辨

棠陵像贊

此篇誰人皆曰方子棠陵也夫妙揮睫目唐額迅眉棠陵之貌夫人知之夫洞平虛執乎不隨視民之瘼而生事不興焉此不易之湏也週年理刑者不惟於湏運之牒而聊斷焉諸例所不與者一切仿佛施行廣捕逮密羅織繁案牘日察察然越俎代庖官之僭也十羊九牧民之殘也清議成不直之而當詣訛訛膠於道路達於京師誠職衛者凡幾人於是當代者咸慴其來來者欲去去者欲速若不可一日居也嘉靖戊子春獲拜棠湏之命都下士夫語以是故而憂之少宰中峯曰面今理刑者乃李子尚絅志明行潔達於政體毋用爲憂四月涉淮之境上問之父老曰賢哉理刑問之齊民曰賢哉理刑既而夷考之吏之詞至辭民之詞至辭曰自有主者若商人爭猥哉之利益弗增以淆其政乃喜曰辨治哉慎疲哉於是盡檢湏運諸刑牘次第授之則曰是乃攸司攸不審克之姦則詰奸則慤貪則黜侵漁則割正一允以常刑而無所於貸令斯昭昭然至於疑者辨其誣冤者伸其理困者疏其滯衰於惻怛又若不可以已繁辭不連於庭私謁不跡於戶政有常經民弗擾矣由是湏議秩然以定淵淵然興焉然則豈有不可居之官哉居之不善斯不善爾居之善斯善爾李子方得代父老齊民赴予留之而不可得也乃著湏議篇以彰之且欲其慎之終身云

東明篇

參戎文光張子自號東明人亦以東明耕之漁石子曰宣力之義厥矣哉暘谷在東日出于暘谷而若然涼涼然是謂晨明陽德用事羣陰伏矣蠢蠢蠕蠕衆有開矣蒙者著焉宴者興焉閉者啓焉入者出焉輟者作焉是故寅以賓之而望其景坐以待之而依其光況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哉是故人臣之節莫大於宣力也者志以決之氣以輔之志與氣皆至然後其力乾乾赳赳賁育不能奪之矣今夫夜志逸焉逸而不已斯隨乎爾氣休焉休而不已斯隨乎爾日暘其明鷄其鳴矣是其爛矣志逸思振孰啓之乎氣休思運孰趣之乎是故聞鷄而舞克清江左戴星而出用文單父凡以是爾文光其宣力之臣歟遹觀夜之規慶惜陰之訓儆於一心以翼其志勤於四體以勵其氣壯猷訏謀糊塗面盡埤愧若夜之將旦日之方升焉於是乎令聞廣譽揭耀竹帛其爲國家之光奕奕如也炳炳如也吁敬之哉吾悲夫鼎食之家紈袴之子長夜之樂迄不知旦毋乃隳其氣以怠儆乎是故文光不爲也文光曰宣力於國忠略勇功皆於是乎在乃舉是以嘉惠焉是望我爲國之干城矣乎敢不敬以從事

求文述

家母姓鄭氏外祖聰庵翁別氏溫卿倶登進士第實稱望族母氏貞靜懿淑自少以女德聞既歸家君時大父方爲國子生家貧乏每出嫁奩以供事久之乃罄猶弗得歡心亦無怨言祖母病食藥皆母氏與家君親爲之歷遣夜弗解衣帶卒弗能救方祖母死之日形容倶銷凝中蠛蠓蠛蠓然大者能飛細娌避不敢近母氏自爲沐浴殮以禮人皆曰孝哉婦也後大父貧思州府推官沒於任喪歸助家君以治葬事俸薬悉讓諸叔弗取家君治家嘖嘖然母氏一以柔順將之未嘗有疾言遽色既家君沒哀毀如喪父然生龍聲諸弟其五人畜之以慈凡有善弗面譽有過訓以詘言令自改每以清白訓龍而

掌其案厥職毋矣其他不領於湏運若吏之捕逮有詞民之爭鬬有詞凡之通儅有詞則一聽犯於有司而生事不興焉此不易之湏也週年理刑者不惟於湏運之牒而聊斷焉諸例所不與者一切仿佛施行廣捕逮密羅織繁案牘日察察然越俎代庖官之僭也十羊九牧民之殘也清議成不直之而當詣訛訛膠於道路達於京師誠職衛者凡幾人於是當代者咸慴其來來者欲去去者欲速若不可一日居也嘉靖戊子春獲拜棠湏之命都下士夫語以是故而憂之少宰中峯曰面今理刑者乃李子尚絅志明行潔達於政體毋用爲憂四月涉淮之境上問之父老曰賢哉理刑問之齊民曰賢哉理刑既而夷考之吏之詞至辭民之詞至辭曰自有主者若商人爭猥哉之利益弗增以淆其政乃喜曰辨治哉慎疲哉於是盡檢湏運諸刑牘次第授之則曰是乃攸司攸不審克之姦則詰奸則慤貪則黜侵漁則割正一允以常刑而無所於貸令斯昭昭然至於疑者辨其誣冤者伸其理困者疏其滯衰於惻怛又若不可以已繁辭不連於庭私謁不跡於戶政有常經民弗擾矣由是湏議秩然以定淵淵然興焉然則豈有不可居之官哉居之不善斯不善爾居之善斯善爾李子方得代父老齊民赴予留之而不可得也乃著湏議篇以彰之且欲其慎之終身云

東明篇

參戎文光張子自號東明人亦以東明耕之漁石子曰宣力之義厥矣哉暘谷在東日出于暘谷而若然涼涼然是謂晨明陽德用事羣陰伏矣蠢蠢蠕蠕衆有開矣蒙者著焉宴者興焉閉者啓焉入者出焉輟者作焉是故寅以賓之而望其景坐以待之而依其光況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哉是故人臣之節莫大於宣力也者志以決之氣以輔之志與氣皆至然後其力乾乾赳赳賁育不能奪之矣今夫夜志逸焉逸而不已斯隨乎爾氣休焉休而不已斯隨乎爾日暘其明鷄其鳴矣是其爛矣志逸思振孰啓之乎氣休思運孰趣之乎是故聞鷄而舞克清江左戴星而出用文單父凡以是爾文光其宣力之臣歟遹觀夜之規慶惜陰之訓儆於一心以翼其志勤於四體以勵其氣壯猷訏謀糊塗面盡埤愧若夜之將旦日之方升焉於是乎令聞廣譽揭耀竹帛其爲國家之光奕奕如也炳炳如也吁敬之哉吾悲夫鼎食之家紈袴之子長夜之樂迄不知旦毋乃隳其氣以怠儆乎是故文光不爲也文光曰宣力於國忠略勇功皆於是乎在乃舉是以嘉惠焉是望我爲國之干城矣乎敢不敬以從事

求文述

家母姓鄭氏外祖聰庵翁別氏溫卿倶登進士第實稱望族母氏貞靜懿淑自少以女德聞既歸家君時大父方爲國子生家貧乏每出嫁奩以供事久之乃罄猶弗得歡心亦無怨言祖母病食藥皆母氏與家君親爲之歷遣夜弗解衣帶卒弗能救方祖母死之日形容倶銷凝中蠛蠓蠛蠓然大者能飛細娌避不敢近母氏自爲沐浴殮以禮人皆曰孝哉婦也後大父貧思州府推官沒於任喪歸助家君以治葬事俸薬悉讓諸叔弗取家君治家嘖嘖然母氏一以柔順將之未嘗有疾言遽色既家君沒哀毀如喪父然生龍聲諸弟其五人畜之以慈凡有善弗面譽有過訓以詘言令自改每以清白訓龍而

68

自爲理其家。茲寓陝近五年。米穀之外。未嘗市一物。卽米穀亦與金值。每戒家人不可虧人。租入仕二十年於斯。田宅不具。母氏每慰之曰。兒子如此方樂耳。然則母氏之教宏矣。今年六月初五日。得七十。先誥爲御史得封太孺人。敢求一言以爲諗。則百朋之錫不是過也。

翟節母述

節母翟氏之婦。王氏之女也。年二十有奇而夫沒于疾。遺子鵬。甫爲而後。卽予同年志甫是已。母撫而泣曰。吾其斃矣乎。而姑爾強延餘息者。徒以吾孤在。其惟砥志迪義。以慰舅姑之心。俾見而父于地下而無羞容也。乃毀顏翦髮。終身誓不出戶閾。雖飢寒備至。抗焉居之而無悔心。踰二十四年。志甫舉甲科。躋膴仕。母獲封安人。時搆疾且殆。曰。而今得爲翟氏鬼矣。則復何憾。朝廷表厥宅里。以嘉其節。竊惟婦人之節。有截頸斷腕而殉者。亦有守義以待斃者。皆天下之至難也。或曰。必截頸斷腕然後爲至。而守義待斃。猶夫女也。自斯言行。勸者寡矣。夫截頸斷腕。利害明於秋毫。死生決於顚沛。固俱然莫之及也。乃若守義待斃。定志於少。持之於壯。成於既老。斃後已焉。亦豈易易哉。抑求其歸。皆不忘乎夫。不辱其身而已。險易遲速。非所論也。予故曰。皆天下之至難也。夫薛方守箕山之節。不曰不忠。程嬰定夫孤而後亡。去剄之死十有五年。不曰不信。然則母蓋天下之至難者焉。

易經大旨說

天順初。予師禮部尚書楓山章先生。外大父靖江令聰庵鄒先生。並倡易道于金華。闡幽發微。遠于精蘊。聾庵者乃楓菴先生卽其所居而號之也。漁石子爲之說曰。銘盤、取新之意也。誾晚生。猶獲游其門而學焉。既入仕版。公事鞅掌。至理忘筌。正德丙子。按部於雲南境。道而僻。政約而簡。乃時欵衽坐。帷捧卷在手。以道會衆。以言會詞。以道會器。以神會變。疑三年。或問曰。庶幾有得乎。曰。而今而後。吾知其難矣。嘉靖紀元。督學關西。諸生必請審之。扼之曰。易之爲道。至大而精。惟大則不可以單辭盡。惟精則不可以糟迹窮。吾撫以應二三子。他日又請。乃爲離句析義。發其大旨。綴以講語。括以破意。非以二三子之所鼓篋而佔畢焉者。方在是乎。髮種種然。猶支離于舉子學。然則立言之道。終身何如邪。

子乂字說

滻水。天下之至險也。淮之朱生而以命厥名。豈以召侯稱虎。鄭子從發法不詖乎。抑託物可以昭戒。誠有所取于我耳。紱之微。且佩之矣。名何傷。既而熙臺大夫授館於生。乃字之曰。偉乂。而進之。然則熙臺大夫爲其物也至矣。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之治蒙。猶夫乂水也。山下之泉。阻沙陁石。不得兩涯之道而由之。是以悍急而峻蹙。激乎觸矣。雜乎陵矣。故謂之蒙。夫滻亦若是也。與哉。智者乂之。勇以決其勢。緩以導其性。則既士田濟。舟楫功用興焉。是故人之幼穉而蒙也。窒于理。弗若於性。鮮有不爲水之滻者乎。夫窒于理則不達。斯果其行已矣。弗若於性而陵躐之志興焉。斯育其德已矣。惟果不吝。惟育不驕。不吝強義。不驕和禮。義強禮和。則達於天德。混乎源泉。洸乎止水。澡身濯物。其利博哉。然則熙臺大夫爲其物也至矣。生也質而疑然。弁而突然。俾乂之紱。吾將日有考焉。

南岡說

東岳之尊曰僖宗。晉曰經於六宗。晉儲貳邁釋之曰。河海僖地之宗也。夫禮、士大夫有常宗。山海無譜也。雖然。物莫不有本。本之所起。末附以興。均謂之宗。亦可也。是以天下之水發源於河海。故河海爲宗。天下之山立表於僖。故僖爲宗。人與物又何間焉。仁人孝子比類以象德。假物以繫思。何所不用其至也哉。按察使唐君錄之。徽人也。徽古大郡。郡之中山崔嵬若人立。不右黃山烏聊乎。烏聊居中引之西北。乃黃山峙焉。黃山南引。槐塘心園。蔚蔚然。東引南岡起矣。然則烏聊其宗乎。猶夫僖也。黃山承其脈。槐塘心園衍其支。南岡乃亢其宗者邪。君始祖梅臞者。篤修考亭之業於烏聊之上。梅臞子鶴軒。講學槐塘。道德炳然。學者師之。鶴軒子白雲。卽心園築三峯精舍。論道其中。澤澤如也。卒傳之子楮岡。以文行被徵命。至若考履紮衍潔。乃搆復庵于南岡之麓。而遺之君曰。毋忘前人之德。君遂居南岡。不取僻也。烏聊在上。南岡在下。槐塘心園在左。南岡在右。復庵在前。南岡在後。吾見靚高山者。篤仰止之心。崇作室者。恢堂搆之緒。至哉洋洋乎。仁人孝子之道與矣。詩之南陔。君子曰詠孝子也。然則南岡者。其卽南陔之謂乎。

聾庵說

聾庵者乃楓菴先生卽其所居而號之也。漁石子爲之說曰。銘盤、取新之意也。訓器、戒滿之詞也。先生殆勤於君子之道者乎。聾聾、猶勉勉也。志若不足。行若不及。居若不遑。弗已。非功之謂也。君子之道。廣大無垠。流而不息。則豈易易然哉。夫惟有不足不及不遑之心者。斯至之無難矣。何也。虛者、盈之本也。小者、大之基也。勞者、逸之門也。不足然後足。不及然後及。不遑于處。斯處之安。此不易之理也。是故江河之浚不盈。故受日月之明不匱。故光。面泥於人乎。苟譎譎然自足。意斯滿矣。閑閑然自以爲及。力斯弛矣。嬛嬛然遑于啓處而不知省焉。節斯狎矣。意滿者其失矜。力弛者其失怠。節狎者其失蕩。是皆不足以留君子之道也。先生行巽而受虛。位高而虛下。功博而體約。是故足矣。欲欲欲博不足。及矣。皇皇若不及。遑矣。猶曰吾不遑惕如也。慄如也。夫曰已足已及已遑者。斯已焉矣。而常曰不足不及不遑。則不棟乎其內而波乎其外。慎于始而要其終。德可以久。業可以大。而君子之道備矣。蓋自盈者以積盈也。自勞者以成逸也。又孰能禦之乎。詩曰。麀鹿文王。命聞不已。文王不待於聾聾也。師文王者。然後待於聾聾也。功久則著。誠積則彰。令聞興矣。然則先生其有令聞也夫。

楓岡說

侍御史章君自號楓岡。漁石子曰。號有說乎。章君惻乎其心。蹙乎其容。對曰。有弗忍言也。漁石子曰。雖然。子必言之。章君曰。夫岡。先世所封植。而祖之墓在焉。父亦附焉。蒸蒸族蕃。昵侵其疆畔。將盡有之。訟於官司。弗能禁。僅徐圻土與楓樹二株而已。歲時祭祀。不得展於歲時。是用大戚。既蒸蒸族薄。授岡謂諸太守馬氏、太守郟義。復還於徐氏。毋氏之喪附之。而與父合其壙。昔不得葬。掃而今得葬。掃矣。祭祀矣。故遑用以岡爲號。應爰爰然不忘吾祖與吾父。吾母。而子孫勤於徐氏者。亦不吾忘。而世守焉。彼蒸族又豈得而睥睨之也哉。說若是。漁石子曰。孝子仁人之用心也。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從其至焉。夫岡、徐氏先世得而有之。而中徐氏不得而有之。今徐氏又得而有之。因地以著稱。因稱以系思。

因思以明守。因守以貽則。因則以詔遠。故曰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傅又曰。本託太華而高。木得其託斯高矣。君子之道得其託。斯亦高矣。今夫御史之職。可以言。可以行。君子之道託之言焉行焉。章甫國之楨榦也。而官爲御史于是乎挺勁操楨峻功樹遠聞。拔乎流俗而光于國家。不猶木之在岡。蟬蠁正直。出塵而昂得乎。假物喻志。是亦說也。故進之。

晴原說

賈子號曰晴原。客惜於其說而問之。賈子曰。名以義。明其稱也。號以名。意相承也。先大夫命予曰啓。啓者從日。說文曰。雲晴也。又從口。開也。詩云。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予德矣。將息神休力鼓腹而田乎。故以見志焉。國漁石子曰。緩而思耕。行而知止。志則嘉矣。抑有大者哉。吾語子。晴天氣之舒也。原。地理之衍也。天有陰有陽。陰閉而陽啓。閉斯窒。窒斯襍。襍斯蔽。蔽之滯也。啓則晴。晴現焉。日麗其象。雲呈其祥。星耀其景。陽其將乎。地有險有夷。夷而險。石嶔焉。林莽焉。巖窟焉。鬼魅出而蜿蜒育矣。夷而爲原。其句秩秩。其壤膴膴。其傍有紀。平若砥也。曠若遠也。夫窒則有礙。障則弗達。惟原弗窒。弗障。而被以皇其祥。星耀其景。陽其將乎。地有險有夷。夷而險。石嶔焉。林莽焉。巖窟焉。鬼魅出而蜿蜒育矣。夷而爲原。其句秩秩。其壤膴膴。其傍有紀。平若砥也。曠若遠也。夫窒則有礙。障則弗達。惟原弗窒。弗障。而被以日之光。清風載興。陰噎消伏。鸞鳳翔翥。翩翩不生。是故有君子之道也。何也。君子一揆而六合。方寸而太虛。內近外方。險阻不設。人心不有原乎。于是撤藩去翳。啓其天德。虛而不窒。著而不蒙。渙而不晦。若青天皦皦然。白日杲杲然。賈子以之則何如。賈子曰。大矣大矣。記以高明廣大而論人心。高明其晴之謂乎。廣大其原之謂乎。吾益力田而得養心之理。敢不拜而受之。

賽神詞

國之于神。其聰明正直。縶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是神固國之衛而民之主也。是惟六月。百穀在土。嘉穀吐華。固宜及時而雨之。乃自初吉迄於浹旬不雨。應府恤恤然。卜于十四日。索神而禱之。又不雨。二十一日再禱之。又不雨。二十六日再禱之。不雨益甚。苗則槁矣。民則病矣。人子有疾。父母當不俟求而憂之。豈有既禱且敷而若罔聞邪。神何心也。民有災患。神當不俟禱而救之。豈有既禱且敷而若罔聞邪。神何心也。是必在位者。奸政敗度。重殃斯民。神固赫焉。興兹髮瘝。以彰厥怒乎。夫在位者。民之災而捍其大患。以致旱魃煽殃。風雨神之職之。至于神乃不能禦民之災。而捍其大患。以致旱魃煽殃。風伯助虐。焦土田。殺禾稼。民曷然以待斃。神其謂何。勢急者情危。憂殷者慮切。已庸乃弗勗。以疾沒於思。喪貧不具。終弗于家。殁之藏沉十有四。壽弗大鑒。曷化。大降雨澍。以生我百穀。以寧我黎庶。俾弗陷於危亡。苟在位者之有疚。則察其蒂芥而降之罰。毋徒移於無辜。以苦斯民爲也。若仍不雨。則國將咎曰。是惡足爲民之主。民亦咎之曰。是何爲血食於我。則神何辭乎。惟亟圖德面鑒焉。

禱雨詞

翼翼雍州。高下膴田。兵燹維仍。歲乎曷矣。庶民且艱。饑饉有加。則隘不殲。六月孛夏。赤潟斯滂。黍稷在野。咸仰甘沐。胡旱孔熾。胡雨不足。赫赫炎炎。焦山洞澗。乖政表蠱。吾德作徵。豈官之愆。于神之靈。庶正丞史。若疚在身。厥罰是請。勿移于民。民之云瘁。幽明同失。庳告有神。亦率厥職。發彼慈悲。照臨正直。

妙合元機。翕張鑒德。時雨惠興。破此庶方。百穀茂止。薿薿穰穰。滿篝滿車。如茨如梁。民頌有作。神貺無疆。

賽神詞

四月維夏。輶車鱗鱗。至止原野。勞此農人。農曰政和。麥既茂止。叫麋反矣。風雨時若。歲則有年。靜告有神。止風興雨。神之聽之。其應如鼓。桑風斯戢。時雨斯興。膴田者起。柔條不暘。我麥殖殖。于皇盛止。伊神之力。惟祉舉酹。用賽神休。神其無斁。俾稽有秋。

祈雪祝詞元日有大雪之應

東所以食民之賦。神所以享民之祀。若而豈徒哉。蓋政令刑賦攝乎東。雨暘祥沴司諸神。故政令苛紊。刑賦不均。則民明明然曰。惟東之攝。其或恢雨恆暘。祥沴失極。民亦得以詰諸神曰。惟神之若。茲乃太陽表沴。經冬不雪。水泉就涸。土脈立枯。麰麥不蓺。黍穀難藝。斯民蒿焉日陷於危亡矣。夫乖氣致異。咎德作徵。凡我祿食。滋德修政。質不敢後期。抑禦災捍患。神司乎民之事。承乎天之職也。獨無咎乎哉。元日雪降。文昌之所爲瑞也。季春雨雪。隶禮之所爲災也。故及今元日而雨之。民豁有瘳焉。緩則不及矣。神其謂何。嗚呼。息天之職者。不可謂之悲。玩民之災者。不可謂之惠。惟神圖之。

謝雨詞

是惟六月。浹旬不雨。民心皇皇。厲厝恤恤。乃誓神而禱之。雨神翁張鑒機。開闔元化。渠乎五日之內。霈降雨澤。以蕃應穀。以育蒸生。其應若斯。蓋敬天之職而不怠矣。恤民之災而不玩矣。敢不敬陳雅誥。用答神貺。抑濕而後揆。不若勿令及濕之仁之爲至也。旱而後雨。不若時雨時暘之利之爲溥也。自茲以往。亦惟十日一雨。歲三十六雨。數時若之極。協太平之徵。神默其功。澤穰穰也。民忘其憂。利襄襄也。官府無事於縣。政沃沃也。則神之德其至矣哉。

溫湯浪祭大父哀詞

學登者庸。行彰者經。德滋者壽。修於君子而應於天。若鑿地而泉也。即不然者。理之窮也。大父諱尚書。先王大訓。咸受其義。學高明矣。力孝悌。崇聰讓。明介辨。飭廉隅。厲風遒。行正直矣。胄之思。士庶民瞰。大父推思獄。作強植弱。哀其無知。德在民矣。然大父壹年。即捐其學。以程于行司。比壯不利。五十獲一。雖但厝而已。庸乃弗勗。以疾沒於思。喪貧不具。終弗于家。殁之藏沉十有四。壽弗大鑒。曷而無闕也。不幸而天應之不至。闃然遺其窮也。又幸吾叔輔其樞以歸。吾父瘵之秩也。且吾子孫曰蒂。詩書備而丰澤長也。乃大父不及見焉。又不幸也。龍正德乙亥。按部雲南。次年四月朔。道經清浪衛。清浪距思三十里。昔昌黎公刺潮州。死有廟。君子謂潮人德公。神智弗去。大父德在民。民依焉。其神不容舍於思乎。乃易公廟。布几筵。望思而奠。奠罔乃哀。哀盡申以詞曰。神繼繼兮甘棠之區。癘雨結兮炎風噓。蘭之水兮天河瀦。谷若谿兮中元盧。山菲蔚兮盤紆。敷春華兮蘊芳。捕豺貙兮翻翻。分登雲衢。蘊正丞史。若疚在身。厥罰是請。勿移于民。民之云瘁。幽明同失。庳告有神。亦率厥職。發彼慈悲。照臨正直。

楓山先生行狀

予師楓山先生沒之年，龍弗晉子執紼之哀，大有成焉。今得觀諸君子所爲行狀、與述、與傳、與補傳、與祠記、成秩秩然，昔明道之非門人數十人，各用所知而自爲文以述其道，庶幾無遺行。先生沒後，少宰中峯公悼緘典，製前修，老夫之祝也。龍再拜曰：敢不受教！扶淚而別。時十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搆疾，夜星隕于舍，其光燭然。除日未時，白氣如練，氤氳上游。申時先生乃逝。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矣。得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痛哉！斯文之厄也。先生天挺其質，塋乎其行，以迪德。其貌乎乎，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于心，超乎富貴而貌之。其浮雲柳柳爾，其制恥恥爾，及論事決議，則計利害，直指是非，譬諸黃河懸于崑崙之顛，其性無競於物，乃嫉惋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不拔。宿怨偕噬，尤泯泯然而遁焉。釋焉，逃而在野，憫時憂國，心未嘗忘。塊塔巔然，將終其身而無憾色。先生恆言曰：吾輩有鄒魯之風，嗟乎！明哲日湮，道學功業文章，三者橫棄道側，誰其任之？實以勗我小子。龍之不敏，尤數數致望焉。龍則曰：孰有任之如先生者乎？先生之學，惟務身心而不洗洋於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慎獨。又云：盛無害心，又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吁！有味哉！北山諸賢所謂道學者，亦若是爾。白編修以至尚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廉頑而立懦，則曰百世之師可也，其匡夠世教防範人心之德宏矣，蓋與忠節默成各自爲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以大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閣錄志諸篇，雖不爲嚴絕奇峭之體，以事長于世，皆以意存理，以詞達意，大音而聲全，玉不琢而文彩自露，至於謙止燈火一疏，尤在培養君德，詩即書詔其君者，無以過焉。視唐宋諸名家之言，又不知孰爲後先也。龍弱冠即侍先生，而今年則艾矣，于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若千百之什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五泉韓子墓表

五泉韓子諱邦靖，字汝慶，西安朝邑人也。父達峯先生，母裴人閻氏。裴人夜夢五色雲中，樂聲洋洋，旋蓋番番，玉女十餘擁一童子入室，而五泉生。聰明異常兒，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既而曰：是故武王非乎！達峯爲福建按察司副使，攜家往，當渡江，與裴人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而濟，豈以波濤巨測，父母皆不可離邪？是亦五歲時事。十四歲舉于鄉，正德戊辰，與其兄苑洛子同舉進士，初授工部主事，當視十庫，至即坐前席，中侍紿曰：尚書至矣，方起坐，已撤曰：官人無預庫事，五泉曰：然則去耳。中侍曰：請書案。五泉曰：豈無預庫事乃書案乎？必竟坐，又當監收黑窰廠。廠之利藏歸於內，而加稅天下，五泉乃悉遏之。纂官嗑嗑亦弗顧。又當督課浙江，先執事皆以漠餘以進。五泉曰：聚斂之臣，盜臣不如，而吾爲之乎？下令曰：非良材與竹木成器者不稅，商人至于今德之。預額課額予府藉，以其易與也。分司刑獄，付下吏，又易高下。五泉奏行布政司領課，諸刑獄，得什按察司，遂著爲令。鎮守太監，蔵恆課利，是時太監劉瑾，佑侍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聲連閩粵，奏考廉事，老修不僭，守臣與行部者，咸疏先生稽儒，德宜崇禮秩，以風勵天下，詔俯有司以時存問，嘗

靖中興，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亦從臣之請也。辭弗允，且降溫旨，以舉行老成，名實相稱，嘉焉。辛巳歲，且暮，龍辭先生赴關中任。先生留爲其少子接約婚。既成，曰：汝往往吾及送汝，還吾其館待乎！其惟惇敘典，製前修，老夫之祝也。龍再拜曰：敢不受教！扶淚而別。時十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搆疾，夜星隕于舍，其光燭然。除日未時，白氣如練，氤氳上游。申時先生乃逝。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矣。得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痛哉！斯文之厄也。先生天挺其質，塋乎其行，以迪德。其貌乎乎，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于心，超乎富貴而貌之。其浮雲柳柳爾，其制恥恥爾，及論事決議，則計利害，直指是非，譬諸黃河懸于崑崙之顛，其性無競於物，乃嫉惋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不拔。宿怨偕噬，尤泯泯然而遁焉。釋焉，逃而在野，憫時憂國，心未嘗忘。塊塔巔然，將終其身而無憾色。先生恆言曰：吾輩有鄒魯之風，嗟乎！明哲日湮，道學功業文章，三者橫棄道側，誰其任之？實以勗我小子。龍之不敏，尤數數致望焉。龍則曰：孰有任之如先生者乎？先生之學，惟務身心而不洗洋於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慎獨。又云：盛無害心，又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吁！有味哉！北山諸賢所謂道學者，亦若是爾。白編修以至尚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廉頑而立懦，則曰百世之師可也，其匡夠世教防範人心之德宏矣，蓋與忠節默成各自爲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以大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閣錄志諸篇，雖不爲嚴絕奇峭之體，以事長于世，皆以意存理，以詞達意，大音而聲全，玉不琢而文彩自露，至於謙止燈火一疏，尤在培養君德，詩即書詔其君者，無以過焉。視唐宋諸名家之言，又不知孰爲後先也。龍弱冠即侍先生，而今年則艾矣，于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若千百之什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五泉韓子墓表

五泉韓子諱邦靖，字汝慶，西安朝邑人也。父達峯先生，母裴人閻氏。裴人夜夢五色雲中，樂聲洋洋，旋蓋番番，玉女十餘擁一童子入室，而五泉生。聰明異常兒，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既而曰：是故武王非乎！達峯爲福建按察司副使，攜家往，當渡江，與裴人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而濟，豈以波濤巨測，父母皆不可離邪？是亦五歲時事。十四歲舉于鄉，正德戊辰，與其兄苑洛子同舉進士，初授工部主事，當視十庫，至即坐前席，中侍紿曰：尚書至矣，方起坐，已撤曰：官人無預庫事，五泉曰：然則去耳。中侍曰：請書案。五泉曰：豈無預庫事乃書案乎？必竟坐，又當監收黑窰廠。廠之利藏歸於內，而加稅天下，五泉乃悉遏之。纂官嗑嗑亦弗顧。又當督課浙江，先執事皆以漠餘以進。五泉曰：聚斂之臣，盜臣不如，而吾爲之乎？下令曰：非良材與竹木成器者不稅，商人至于今德之。預額課額予府藉，以其易與也。分司刑獄，付下吏，又易高下。五泉奏行布政司領課，諸刑獄，得什按察司，遂著爲令。鎮守太監，蔵恆課利，是時太監劉瑾，佑侍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聲連閩粵，奏考廉事，老修不僭，守臣與行部者，咸疏先生稽儒，德宜崇禮秩，以風勵天下，詔俯有司以時存問，嘗

歸而寢者。可備巾櫛曰。惟華而蹙。故不欲也。是皆非有德操能之乎。既報命。尙書勳課額弗益。五泉曰。昔人豈無署捕請囚者乎。亦自劾求罷。朝廷釋弗問。壬申春燕齊益起。聲震京師。師行。工部當有前除。乘皆難之。尙書數問五泉。五泉曰。人臣義不避難。請行。烈哉。烈哉。益平陸都水司員外郎。督催諸路匠役銀。乃以民貧奏免徵。蓋不欲以財利事君也。癸酉二月。會宮中火災。詔求直言。五泉請御經筵。修朝政。節盤遊。遠險壬。召還言官。辭傷剴切。乃下錦衣獄。衆懼不測。臺諫合辭申救。放諸本郡。時遠鑒已致仕。苑洛子亦以剛直棄職。家居。五泉曰。孝弟力田。吾今日之事也。乃服稼力穡。身親耒耜。曰。吾勞而父兄逸。不亦可乎。己卯。遠鑒病。湯藥親嘗。然後進。左右周旋。終夜不寢。豈或忘食。歷四月弗懈。遠鑒既沒。哀毀骨若立。負杖士臥於柩下。盛夏蠅蚋羣積。一振衣躍落如雨。既葬。苑洛子廬于墓側。五泉倚門而盧。以奉恭人。晉旦致。夫斯亟而已矣。人斯受而已矣。張子亦猶是也。或曰。盍孝以滅性。作善以速禍。夫豈然歟。夫豈然歟。

祭蘇鄂南大夫文

清廟有材。工師度之。嗣服昭哉。考則作之。作之伊何。以引以翼。維箕曰弓。啓樑曰室。吁嗟君子。履貞茹美。就悅泉石。錯綜圖史。道暢元風。跡齊遐軌。古之逸民。今之高士。惟縱挺拔。惟澡吐盧。篇生賈允。實國之楨。義方既秩。式穀既明。玉琢其章。金範其形。於美奮庸。振鷺在廷。爰司銓管。鷹明亞升。進典秩宗。遂修遺文。敎鐘載縉。素絲揚清。子祿方來。父年不逮。朝露溘先。昊天云遒。摧椒增吁。坐茵徒慨。手澤未湮。訓言孔佩。奕奕大明。永錫孝理。水以源斯。木以本起。不有是父。詎有是子。載渙天章。茂降帝扉。父賢子象。子秩父偕。驛騶梧梓。風勸草棻。稽首北闕。宣志南陔。日月流光。雨露警節。惟慕在壎。宿草不伐。陟岵望迷。遡風愛結。卬陽陳詞。伏地出血。搖搖旆旌。纍纍子心。稅於泗間。涕泗阻膺。司視致告。緜典肆陳。威生維穀。厥死維棻。九原斯邈。南山聿銘。報深一本。慕榮終身。德以寵彰。慈以孝徵。曰臣有勳。曰臣無戰。炳矣郅儀。遐哉世則。

祭王淑人文二章供代作

風以火出。乾惟坤承。化基召南。俗啓嬀汭。載緝勤學。裕衣揚清。王公下士。咸利女貞。吁嗟淑人。其生也榖。展矣碩媛。爲哉世族。令賢金相。惠問藹郁。閨儀有翼。姆訓維淑。結褵申盥。君子於從。江漢曜德。嬪繁緝悉。絢增素後。理蘊黃中。脫魄斯載。坤美攸終。車和君子。爲邦司紀。茂建徽猷。式昭舉軌。帝閽咸開。曰惟賢婦。龍文鳳章。錫之繁祉。繁祉川至。胡遺罔覬。孝哉有子。棘心孔奭。棘必視膳。疑不解冠。素華既歇。徂音遐拍。喪釜悲興。豈盆歌忌。同室異路。昔歡今戚。語襲哉梭。蓋風啓途。杪秋卽望。遽急有喪。鴻恩無因。製帷舉弔。執紼哉臨。昭彼道則。白石巉嵓。

又

圓精方祇。既榮既瑩。雨儀奠麗。萬物資萌。夫婦伊始。伉儷斯升。鳳鳳于飛。關雎好逑。於昭淑人。女中之式。事自未笄。素絢令質。爰及于歸。瑾瑜寘則。乃言乃功。乃容乃德。君子嘉爽。秉度中承。素絲之清。金鉉之勁。冀妻致顯。吳姬揚名。執巳君子。不由淑人。白首維期。中路永訣。沖漿上膳。順則內閑。寢衣襜斂。素幅緗結。清風戒寒。皦皦晨晷。盡瘁同署。悅駿有懷。蓋婆光駿。嵩里音摧。殺核鴈翅。清酤中勠。邈矣九原。茲然一哀。上奉太夫人下務力田。而後能嗣也。猶嶷之賢可知矣。戶部學嬉而不盜。行成而不矜。蓋速假乎九川子

醜臣鞫凶。皇輿陷險。諸子臘詞。惟忠甚篤。朱裳請劍。子橫落淚。愛鈞宗社。乃殞厥軀。天下舉忠。皆曰君子。三綱不淪。君子不死。君子之心。豈葵之英。君子之監。倬彼列星。生芻白茅。哭撫遺柩。我泪如霆。我心如疚。

郭朴菴墓配吳安人合葬墓誌銘

郭翁諱文煊。字世廣。號曰樸廬。其家乘稱出唐令公子暐之允。爰自聊陰徙溫州之錢浦。子姓蕃衍。分徙天台。又徙東陽長衢。元季有魯三提轄者。爲翁七世祖。由長衢徙閩路州後而家焉。遂爲閩路郭氏。提轄生諱三。三生神榮處士仲達。仲達生仕元。仕元生政玉。是爲翁祖。政玉生翁父守璽。娶徐氏。翁母也。生翁甫六歲。父喪失所怙。母氏撫而成之。既長。事母以孝稱。翁頎身墾頤。狀貌魁偉。先後遇長蛇猛虎。勢甚惡。卒不敢迫。若畏翁然。又夜分涉浮梁。風雨驟興。梁斷翁溺。倏電閃水中。現鐵纜拽之而登岸。族長老業知翁爲厚福人。厥初家泪如。翁嘗操奇贏。而以勤苦日引之。遂累萬金之貲。邑擅富者鮮其儔。務以約承之而不驕焉。凡接人夷度和顏。色恆謙謙然。諸所服室食用。務從其儉。或諷之稍豐。長拒曰。富人奢。恐者不聞瑚玉之器。其居然也。立也敬之哉。由序以來禮。由禮以求立。守身曰慎度。居官曰奉法。行師曰循紀。斯無不善矣。

序齋說

至矣哉。總戎希仁之愛其子無已也。名之曰立。可以已矣。猶未已。字之曰於禮。可以已矣。猶未已。立自號序齋。請於君而從之曰。知本哉。蓋禮者。立之基也。序者。禮之本也。人不可以不立。無序。無序則無禮。人以禮立。禮以序行。人之所貴者曰禮而已。禮之所貴者曰序而已。是故名之曰立者。欲其立也。字之曰於禮者。欲其禮也。而終從序齋之請。欲其序也。今夫閨軍旅者。不諳俎豆之事。操弓矢者。不聞瑚璉之器。其居然也。立也敬之哉。由序以來禮。由禮以求立。守身曰慎度。居官曰奉法。行師曰循紀。斯無不善矣。

紀綱書

立國之要。紀綱而已矣。是故國家定制。內設都察院以總乎紀綱之司。又慎選巡按御史分道而出。奉諸紀綱而布之天下。其責不亦重乎哉。比歲澈陝者。赫赫然執不欲紀綱之宜耶。然而弊度猶敝。民困或興。弼惑之。嘉靖甲午之冬。待御史周子汝威執簡以至。夫汝威擬近道之資。崇采心之要。予遂知其能於紀綱也。是故居常。閱於大訓。動遵矩蘧。惟寅惟慤。若處女之在室然。尤務揚清蠲苦。即岡寤必慎。飲食之細。亦介焉辨之。行不羅旌旆。敝車羸馬而已矣。語詞相見。約循分庭之禮。卑卑愈于儀者。則峻拒之。而士風有不競者耶。貪僚墓吏。所貴北有詭誤於法。與橫擾羅織者。尤秉公空之。凡錄囚輒曰。死者不可復生。可不於死中求若生焉乎。是故惻然以訊之。諸冤牒多報平反。仁愛津津然矣。府廩發穀。則隨其所至。綜核稽考。無遺法焉。荒陲遐塞。不識行部之轍久矣。乃自剡方以迓延綏。迤邐二千里。農險涉勤。而清聲益著。而周歷焉。申飭邊防。作新將士之氣。騙場發然。謂非忠之至而能是乎。汝威每修東於予。而來聞過若弗逮然。予嘗與論語風采出乎身。而非取益於外也。衛武公悔悁自修。是故赫焉喧焉。風采煥矣。夫非嗑於吻。勿於容。乃聲色而已。風采云乎。汝威謝曰。以聲色爲風采。不幾于砥作玉哉。固不敢也。又嘗與論刑之失平。災所由作也。是故六月之霜阻于愔。三年之旱燄於冤。昭可鑒已。去年關隴俱大水。漂溺數千人。坍亦官司刑之失平哉。幸而安匪中丞巡撫。汝威巡按。方其修平刑之政。非何災之凝。汝威又謝曰。天道通哉。可畏哉。小子慄然懼矣。然則汝威固汲汲於檢身者耶。檢身至而風采生。風采生而一方之紀綱布矣。夫尚德則威著。尚威則威揭。治己則治達。治人則治蹶。本之若是焉耳。予不佞。乃於汝威懌懌然而欣。其能於紀綱也。作紀綱書。

五言古詩

五月桂花

郭樸翁像贊

修髯長軀。貌乃翹翹。富雄萬金。好禮沃如。迹韜林壑。義振鄉閭。曰士則淳。曰民則耆。

方節赴逃

節母章氏女也。年二十。字同里方良規。二十六。良規乃亡。遺子鉅方六歲。族之長強母俾改適。母曰。斯言也。何爲至于我哉。夫子之天也。乃欲予背乎。孤鉅子之嗣也。欲予棄乎。背夫滅義。棄嗣安忍。誓皆不能。予惟哭撫遺孤。艱焉待斃而已。自茲請勿復言。乃毀容蓬髮。終身無二志。而今年八十有奇矣。鉅忠信樂善。年亦六十有奇。其子解聘予妹。重母之賢。乃道郎之。比有司開母之節于朝。

五月雨如瀑石澗鳴泱泱開軒酌清酤天風吹我裳清香何處來雙桂先秋芳顧之花皎皎移酒飲花傍獨酌醉復醒花照酒中黃

斗湖寺屋登山鵬風對月講學懷友倦遊檢書宴坐八百次于中韻

道人住雲谷晨出肆登陟白日光易謝惟有山中永舒嘯草木榮榮梁花耿耿開襟當清風脫然起高木久之復無聲座上巖花撥天宇生微涼一解吾民海日沒綠煙泯林巒起陰蔚涼月生海邊亭亭照茅屋清懷幸相對山中澎不獨

學士訪山齋雲雨花冥冥疑義相與析辨論紛若爭盤講重吾憂孔聖曾丁寧

友生之何方春夜傷獨遊顏色不可見梁月空悠悠素琴附鯉魚道路迴且修

馳驅倦風埃回車息茲邸日就桑麻交近局消閒愁顧予久行役緬焉中含羞

清溪映櫚庭白雲宿紫關牀頭檢亂書短燭燒將殘燭殘不必續明月已在山

默坐與世冥至理欲而祇營營矜衆智陋學良可砭寧靜生虛明從茲息妄念

再至白鹿洞次陽明公望五老峯韻

五老隱雲間經年再相見乘月愜清溪攀蘿度岑巘良心淨洗風屢面山神靈不死物理淺中變

風雨剝檜蕤蠹鼠逸經傳往迹空冥冥永懷中眷眷鹿去主不歸酒熟客自勸焉得抱琴遊居吁息妄辨

鉛山察院後園名竹中結亭下有池涓涓然次國華道長韻

鑒亭面鵝湖諸峯削奇玉修竹密如蒲直造興不獨枝亞乳鶯啼根交雌雉伏井迪泉涓涓清漪比淇澳

爽氣五月高清陰數畝足涵酒迴出塵正宜可扶俗矯矯蒼寒姿不避雪霜觸

次陽明先生遊青原山韻山在吉州

大塊開靈化衆智淪浮埃馳驅越相踵衰白頭誰回我家山江頭又傍南山隈漁石波瀾淺樵運雲靄開

吁嗟蒲柳質誤收梁棟材鹿容草堂遠倦迹窮逵衰情竄蓁澗軽心境盤邱崖洪都鍾毗運駿王生厲階

周行塵荊棘庭屋多危樓修轡追遠慨朱輪願深埋回盼匪逸足誰堪歷廣垓迂愚顧忌諱摘抉掊嫌猜

偶閒勝遊地草木皆雲荄珠林繞闕椽蓮河浮木杯宏寂皎華夢虛曠蛻忽令神意飛寧辭筋力摧

白雲山上待麋鹿山下陪茲遊幸得遂聊避歷世隗彷彿山神言倒屣忙類哇何如息故墟溪山維其偕

子陵謝諫議淵明嗣歸來紫巖春雨香白黍秋風催顧之神不見松月空徘徊中峯掬屑漠上界澄纖埃

幽秘巖扉寂蔡紆松徑回佛臺置石角僧舍盤山隈日麗金色掩雲聯緯象開朱草四時葉蘊妙千年材

麋鹿不避人元猿清嘯哀曲曲溪抱村漪漪花然屋青青竹蔭戶白白茅覆階煙渡宿飛棟風雨遞雕椽

法流泯形役晦影深光埋衆有化芻狗天地歸梯垓山僧任異舉與物無忌猜香鉢覆霏黍茶鼎烹雷荄

空中忽飛錫地上孤掬杯好得匪纓情積毀蔫銷骸山水癖已成登眺力弗摧薄書倘開暇杖履徹追陪

惟有翠鸞隨勿容車馬隈僧然定內境聊以辭多哇豈將聖人道面與佛氏偕白日不肯住明月還自來

漸檐壯顏槁錯受浮名催驅車出山谷緬焉中遲徊

送石崗邁萬壽裘

三十蓋君名參商遠素期前年識君面總角情所希鶺鴒飯訂新歡鵜鶘聯佳輝愧匪南山闕辜附西山芝

分索易增感況復清秋時皎皎明河流高林勁涼颸征雁倘容儀

三載應詔呼萬里謁成池君才振風雅黃門舊拾遺當亡切化理虛襟容有思行矣留猶園出入荷洪慈

山驅負衡痾慈母懷遠離悲然倦茲役俛焉思言歸數畝已足耕一樽聊可揮良晤擺難稽贈以青松枝

送王舜夫還朝

君處渭水磧我處越江湄高士憶南州元音邈千期未見意已傾既見欣解顏千里慨良晤傾蓋如故知

君詩我長歌我酒君不辭連衢坐綠竹芳樹間黃鸝綠以道淪洽豈銅彤愧私僕夫僕在途征車亦已脂

發及松菊是翩翩將何之王事固有程星軺驛敢遲徵言登河梁天吹翻羅衣攄攄高葉鳴鬱鬱涼露晞

陵茲遠遊人故國榮遐思已爲別離苦今夕復別離

壽顧庵菊水添警唉桃瘞狄蟠桃五章

南陽有元谷谷口山青青凡草不生殖靈菊繞其英黃線華天極素質含元精塗塗露爲液一瀉谷瀏冷

流芬洌苦井神漿甘於餳凌波波短楫泛月浮巨觥司空酌撩眩太尉飲長生持獻琅琊仙可以制頹齡

菊水一歸盧沒百祥澗汗雁靈湫昔溯扶桑出盞盞逢萊浮神仙宅其中石室波濤幽桑田變無紀玉樞

旋如流天地但運旅古今亦蜉蝣推英靜測景衛樹頻添籌摩挲三燦燦玉衡扈阻落東海洋化爲蟠桃枝慶索拱其傍紫鸞照珊瑚晉柯覓扶桑根曲泡雲

何悠悠蓬鬢二毳毳光千歲一結實啖之溢天壽遯矣東方生倚樹貧三餐先生桃源人樹下長徜徉啖桃三采

氣花明燭霞光千歲一結實啖之溢天壽遯矣東方生倚樹貧三餐先生桃源人樹下長徜徉啖桃三采

采若耶銅以爲長狄人丹精爰西極赤氣浮朱堰長安綠髮翁偶遇黃眉翁非倚青玉杖揮手靡其身適

見錄此物已近五百春顏曜燭不爛塞暑膺匪礴淫酒牛終化晉菟駝亦榛至人稟靈德彼物奚足倫摩

挱四佳樹本靈物屈曲蟠坤維淪海沃其根崑崙歷北枝下有瓦甕載上有元鶴飛宵映花皎皎是燦實

離離協氣九華合祥光五色妃玉母招玉仙青鳥銜金泥飄飄馭風款款臨瑤池願言樂且嘗千歲以

爲期蟠桃五

南浦

蓼回南浦山容源清且漣鳧鷖白鷗鷗菱芡青田田洪橋曝魚聚急湍楊蛟涎誰結隱者居黃茅蔭重簷

枕石濯長纓臨流服素絃野老五客與樂醉拜蹙鮮兀坐醉復醒醒已醉依然何須問蓬海蓬海在人間

贈太微山人太微山人貧弗給于養才弗究其用故勉之如此云

少年喪儒業氣排西岷倚馬看長筵颯颯風雲屯匣中寶劍揮鴻鵠列北牖挾策步天府觀光應王賢

出入藏星宿轡轍衝風塵浮生百歲間胡乃常僛僛天鳥息倦翮溪鮫潛游鱗海言託沈痾歸與返吾眞

靠曲花木繁前居少陵人蓼宝以其榜千載結比鄰曉達離世網雖時傲炎門賦詩思若泉市酒藥無緒

藜藿值充腸林莽將終身三釜尚缺養不仕聖所嗔塞井深弗汲有傷行道神荷篠固絕世捧檄忍爲親

顯揚東門冠并沈北海樽就綠李慈母宣力耶明君哲人復皇皇勿云甘洗渝

送李拱元歸田

春月白如雪春山青如銅楊柳未堪折歸客何匆匆消息快元機哲人守虛沖三徑命巾車五湖深弧蓬從茲謝塵鞅陶然隱者風廣結桑麻交遠海陵鹿踪洪源縱文舫遙溯遡鴻嗷彼風流子胡乃長甘空

榮海卷爲周宗化僉憲題

蓁蓁堂草花春曉明北堂番番遊子裙白雲儼太行蔚矣慈母腸兒遠母亦樂芬澤流西方母樂兒長嘆修髓難親將榮陟三公階鼎食來穰穰詩以百歲期萬福榮檐光

關關鳩

河水流決決河草青不黃關關水中鳥雌雄本自雙爰止不相離于飛正先翔詵詵被螽斯噦噦諧鳳凰

贈陳省寧赴召

鳳門風氣高君乘白馬來大鹵貫中條我遊亦壯哉白日設君槐君到花常開共談桑梓春旨酒浮清罇越水何悠悠起山高崔嵬君嗟我僕痡我吁君馬駑天子方明聖詔遣清廟材皇華映周道倬彼鄂風埃高鬐振君裾明月照我懷緬焉長相思贈行還徘徊

送蘆嶺山人巡視茶馬報成

五月天氣明雙旌度流關驄馬振修鬃飲之黃河淵我有澄清志寧知辭險艱崒嵂歷漠河折入秦隴間風塵慘征衣冰雪照容顏纔離羣如雲日照汗如雨匈奴捲聲帳夜逍數千里

長淮行送張員外還金陵

河上相見還河下別何頻百草牽柔風孤峯鞏落日長淮接江水千里映空色旌旗耀文華舟艦飛綵鷁丈夫意氣多中流揖長纓

歌風臺

吁嗟秦不綱四方兵如蝟霸王拔劍呼咸陽火三月乘勢既紛紛齊魯亦披靡沛上真人興猛士從如雲今日越略野明日布拔城桓桓騰下夫十萬兵橫行征伐忘六國叱咤消陰陵手持皇帝璽口噤山河盟狗以狡兔設士緣敵國親狡兔死在野立見走狗烹敵國皆云亡猛士焉能存撫越今年酣傷布明年擒雲夢信先縛渭陵空中塵百戰出百死胡弗得一生乘輿過故宮父老羅衣迎旌旗話秦麻舉酒椎鷄豚於赫猛士氣激烈黃河清大風吼地來鴈鳴鳴弗平黯淡天宇飛歌發空悲幸誰人守四方白壞萬里城假令猛士在劉敬免和親檀幅禮不撤何用呼北軍股肱永相保卓哉元首明都咏音于千緬想重華君

送郭侍御歸朝

桓桓建玉節光照東海洋海底蛟鼉興涎沫流湯湯夙秉澄清志揆轡中激昂激濁揚北清淮泗深夫嬴明星出皎皎飢言登河梁手持五色線歸補補衰裳

登沙

溪沙平如湖燦燦白如雪上無魑魅宮下斷鼉鼉穴鴛鴦翔且止淋漫秋水潔高格立金隄修嘆嗟瑰決皎皎青溪人閑心離羈轍踏踏佩玉臣清標儼在列玉道有妙川澤畔無長吟舊館迴盤渦乘風蔕上林

送夢子謝病

河流盈晴曦河草光陸離青春抱微痾還訪吳門醫船采赤石英齊斷青松枝所適會昭景聊以慨幽期嗟予五十餘猶未悟昨非憔悴病不已栖栖者何爲送子激中腸欲與行雲馳四時有定序進退妙元機子年今若何三十方揚眉況復抱利器樹績須及時松柏桂明堂鳳鳴于岐我爲天邊鳥暮矣已倦飛

贈張子錄刑

十月鴻鴈飛肅霜候初升總轡事行役山風吹長纓莽莽東海墟孝姊寃猶膺父老嘻嘻言今歲司刑平海水揚其清草木光敷榮鴛鴦出梁雪蕭矣邦之楨

送饒湖牟兄赴通政司參議任時櫻桃花甚開

青陽照芳園櫻桃花如錦旨酒溢清罇開襟爲君飲君才本舟楫倦思躬陽平明聖御是極賢士思弼違壯歲頭正黑平生心常丹帝曰俞賢哉登之青雲端儀鳳下穆穆振鷺廁修翰白馬行翩翩委塵鳴珊珊送矣勵令猷抗迹伊呂間

送呂子從貢

杪秋淒以清郊墟生微涼手攜一束書綵鷁飛時江長風引行色繁雲結離腸天之生美材不易亦不數青松拔雲起藤蘿不可縛矯矯明堂姿棟柱隆其中願言勤愛惜而以授良工

送子書松行和以滕上琴綵帆去渺渺明月照我庭

秋宵盧子言別爲賦清河篇

昔日嘉子名明月照我庭今日識子面清風披我襟美度金玉相結佩儼周行清顏泰朱絃高岡鳴鳳凰僕夫候在門六轡光鳥鳥良晤已云晏相別何太早酌之清河淵戢歌清河篇天際稽雪曙草際明虹蜺願言重名德河水同澄鮮

送戶曹張子汝功還金陵

長江萬丈湍瀾汗接淮浯元窟潛蛟螭芳岸映蘭芷去歲五月來綵鷁乘南風今歲五月還水際雲溶溶王事固有程江淮來且往還業酒如飴堪以勞征鞅

進士胡子進之剛直派潔部內賢士今茲令蘭谿餞之淮之滸而贈以詩用致期望之意云

混混蘭谿水發星涵清光昔年良熙熙面今紛多塵貴然賢侯來閭閻喜洋洋草木倏生色鷄豚亦有香惠澤先困窮明德植等人頑哀亦赤子可化不可嗔哀矜成士師撫字勞陽城已見侯之心心如溪水清願親侯之政政如溪水平鸞鳳棲栖棘鵷鸞終摶空三年頌聲成直徹五雲中

五言古詩續編

送門人秦子登同知夙陽

昔年橋門中鼓篋從我游長風吹野草鹿鳴聲呦呦而今頭角殊民社才既優行矣理要郡修褵調且柔念彼凋瘵民我手曾撫摩頗言重德愛慎勿張煩苛但飲淮渦水一句不可多蔚起閭閻謠以頌甘棠歌

送地官袁子伯昭督餉濟邊事竣報成

驍騎十五萬浮河肆劻勷朝窺駱駝城暮跳石峽畢閱我龍貔兵伐蔵登戰場曹官擁青蓋賊膃何傍傍施譬半夜烽劍佩七月裨持籌較廩庾賦車屯芻糗我士他面婢我馬膢且臞轉闘一當百敵見心膽降鼠頭紛自竄蟠聳距敢據安邊先足食食足兵自強倘非事告成行矣東方明青青垂楊道纖纖柔韁手掬銀川溫爲子滌離觴

廷獻翟子拜由西參政作甘棠籍

邊塞氣候殊四月雪如雨雄鎮立紫騮寒雪結芳芭海蓋發蕭關王轡光耳耳盡省風織織紫薇花爛爛多種甘棠株根與紫薇聽長言勿翦伐清蔭數郊廛不解歌驪駒我賦甘棠篇

送獻翟子拜由西參政作甘棠籍

廷獻翟子拜由西參政作甘棠籍

邊塞氣候殊四月雪如雨雄鎮立紫騮寒雪結芳芭海蓋發蕭關王轡光耳耳盡省風織織紫薇花爛爛多種甘棠株根與紫薇聽長言勿翦伐清蔭數郊廛不解歌驪駒我賦甘棠篇

送鄭安人八句

頭媛事君子結褵效于飛修祀慰反哺勤舉載厥機八十允偕老白首常齊眉琴瑟音于于桑梓友熙熙兒孫滿膝前皖彼關玉輦明監耀華觴畔嬉斑斑衣我母七十六北堂讌春暉三錫永作明千歲以爲期

贈秦生時敵騎十萬壓境烽火方舉陝諸司有地方之責者皆遑怖按轡弗至秦生獨乃挾卷策鍤直冒險阻展候幅門高裳可赴也因北旋贈之以詩

送鄭安人八句

頭媛事君子結褵效于飛修祀慰反哺勤舉載厥機八十允偕老白首常齊眉琴瑟音于于桑梓友熙熙我母七十六北堂讌春暉三錫永作明千歲以爲期

贈秦生時敵騎十萬壓境烽火方舉陝諸司有地方之責者皆遑怖按轡弗至秦生獨乃挾卷策鍤直冒險阻展候幅門高裳可赴也因北旋贈之以詩

贈侍御韓子鎮卿出按滁州

靈區材如林之乎何瑰奇握蘭步初服昂雀喬標期執簡柱史臺天門亞羽儀鳳凰覽德輝噦噦鳴于岐謂謂危其言正弦有道時封章出皁囊隨仗叩龍墀甚矣小臣賤鈇鉞奚所辭聖德天地容特垂雨露慈姑爾判江州一麾恩猶私滁水滿且連蜿蟺山環之濯纓與采苓游涉性所宜每飯不敢忘萬慮遞攻劘秋高天氣清重我霅水思排閶箱下英佩之光陸離

贈侍御韓子鎮卿出按滁州

靈區材如林之乎何瑰奇握蘭步初服昂雀喬標期執簡柱史臺天門亞羽儀鳳凰覽德輝噦噦鳴于岐謂謂危其言正弦有道時封章出皁囊隨仗叩龍墀甚矣小臣賤鈇鉞奚所辭聖德天地容特垂雨露慈姑爾判江州一麾恩猶私滁水滿且連蜿蟺山環之濯纓與采苓游涉性所宜每飯不敢忘萬慮遞攻劘秋高天氣清重我霅水思排閶箱下英佩之光陸離

思椿

曉茲思椿篇哽咽弗忍披昔云一株老亦以千歲期胡遭霜雪摧而鮮雨露滋乃傷松柏性概同桃李委我父抗高義雖貧不拾遺遇婢偶人中誤墮主婦箅提之金一窶繩耳光陸離主婦遁朴婢婢號命已矣亟呼箅在斯還以貨婢死哭謝更生恩如翕世有幾野航歸薄命姑怒不可回倘徊急相投流離良可哀招姑返厥婦勸令消喫乖本無箅帶誅勿萌勃谿猶姑忍酬以金老嫗何太小婦與金孰多舍多豈利少況女數貴貴可以一家飽重義不重金視金猶視草德音何煇煇手澤儼若存椿兮與化游思之情靡言青雲發附枝九原盤蔽根善建特不拔作室壁美輪矜哉予仲氏父訓深在手還金越千載莒華光謚北堂其謁寸草心奉以報青陽

思椿

曉茲思椿篇哽咽弗忍披昔云一株老亦以千歲期胡遭霜雪摧而鮮雨露滋乃傷松柏性概同桃李委我父抗高義雖貧不拾遺遇婢偶人中誤墮主婦箅提之金一窶繩耳光陸離主婦遁朴婢婢號命已矣亟呼箅在斯還以貨婢死哭謝更生恩如翕世有幾野航歸薄命姑怒不可回倘徊急相投流離良可哀招姑返厥婦勸令消喫乖本無箅帶誅勿萌勃谿猶姑忍酬以金老嫗何太小婦與金孰多舍多豈利少況女數貴貴可以一家飽重義不重金視金猶視草德音何煇煇手澤儼若存椿兮與化游思之情靡言青雲發附枝九原盤蔽根善建特不拔作室壁美輪矜哉予仲氏父訓深在手還金越千載莒華光謚北堂其謁寸草心奉以報青陽

艫運天馬騰摶滲海蛟躍雙斧發新鋼青蹏控金銜秦士鼓簸歌于嗟吾道南。

靜樊會遠游

緊得荳草花而樹之北堂綠叢結絲黎春風吹更長朱榮爛明澄青陽照逾芳不比蒲柳質常映桑榆光。

藹藹篤半洲蔡公將簡命出鎮全閩而北大者尤在綏定安南爾故作別言於安南事獨諄諄然不憚煩辭云

藹藹金蘭情數年參與商凝眺北斗側山川糾且長燕鴈沈清秋明月照我樂當亡作遑直召之登巖廊共立風池頭鳴珂晉皇衢鷺起壇敦厥好牙譯激羽觴璵璠輝營材啓處恆不迫彼貌姦之南遯矣麗譏方爲王勢不競雄師方鷹張冠履倒置兵文梗桄航庭實曠二紀譯官悖厥常天子赫斯怒問罪師洸洸推轂難若人毋踰蔡仲良特授司馬銈兼館中丞章若華艤綏旗紫騮控絲韁番袂又長別張祖觶戒揚行哉勗分閫朝野胥倒耳華夷良攸關安危尤所倚河防決思塞兵燹啓思止千里餽猶饑況不啻千里繪巾服南人擒縱有張弛單騎回紇拜而不直搖蠻至門出已遲銅柱樹亦侈呼嗟挾鞭遂爬搔即可已刀圭施太武恐貽腹心疵藝樹豐其根根挺柯葉起慎勿務繁枝重仓本先除直貴夷夏分岐貢君臣紀破彼強弱形嬉以禍福埋于羽格有苗包茅屈楚子啟扈襪禍心雕題煎遐軌中國容如天南服安如砥垂衣文德昭鼓鼙若生喜虎略韜元樞麟閣圖徽美明烈策旂常鴻名勒太史。

贈侍御韓子鎮卿出按滁州

靈區材如林之乎何瑰奇握蘭步初服昂雀喬標期執簡柱史臺天門亞羽儀鳳凰覽德輝噦噦鳴于岐謂謂危其言正弦有道時封章出皁囊隨仗叩龍墀甚矣小臣賤鈇鉞奚所辭聖德天地容特垂雨露慈姑爾判江州一麾恩猶私滁水滿且連蜿蟺山環之濯纓與采苓游涉性所宜每飯不敢忘萬慮遞攻劘秋高天氣清重我霅水思排閶箱下英佩之光陸離

思椿

曉茲思椿篇哽咽弗忍披昔云一株老亦以千歲期胡遭霜雪摧而鮮雨露滋乃傷松柏性概同桃李委我父抗高義雖貧不拾遺遇婢偶人中誤墮主婦箅提之金一窶繩耳光陸離主婦遁朴婢婢號命已矣亟呼箅在斯還以貨婢死哭謝更生恩如翕世有幾野航歸薄命姑怒不可回倘徊急相投流離良可哀招姑返厥婦勸令消喫乖本無箅帶誅勿萌勃谿猶姑忍酬以金老嫗何太小婦與金孰多舍多豈利少況女數貴貴可以一家飽重義不重金視金猶視草德音何煇煇手澤儼若存椿兮與化游思之情靡言青雲發附枝九原盤蔽根善建特不拔作室壁美輪矜哉予仲氏父訓深在手還金越千載莒華光謚北堂其謁寸草心奉以報青陽

道長鬚出按河東爲賦河水行

盤車駕朱輪華旗翠羽旌指三條陽汎彼河之水水分流泱泱鼓楫激且揚清兮登則賢濁亦舒碧光迅瀾嬉以馳祇桂乾中央睟茲大夫志磊磊相激昂

76

西王母蟠桃圖爲友人六松子賦

金母現西極采采大冶英冲霄翠至和盛化擬元精紫芝以爲宴寶笄綴繁星鶴彼青鸞翊馭雷風泠泠

仙子乘霞裙共泛瑤池航排桃蠲珠盤珍異鬱黃筵玉衡散綢繆破發巨峭苔根倨虬次神枝蟠虯洩

三千年始花元多葉長青實圓大如斛流膝甘於飴赤璋莖奪采標李雖同擊六松顏好道長揖東方生

笑投盤中子唉之延修齡

嘉靖甲午之夏傅子國鼎以行人使出關西過予轅門高誼奕然而別且年餘矣茲獲申良晤甚歡

也傅子將拜侍御史建旌而南作憶昔行

憶昔馭軍和索居懋中腸使君擁軺蓋而亦之西方雙旌結青雲躋階和迎將雛發高歌流水激清觴

一別動經年懷若參與商幸然並趨朝欣此後會良鵷班玉筍聯鵷壇白黍香宦轍恆駢闐聚首固無常

霜生白簡端手捧紀與綱秋高隔鷹鶴日麗鳴鳳鳳盤車飾雕輪驄馬控絲韁弭節大江濱澄清志激揚

緬焉眷有思月色照我梁

禮部郎梅盧曾子薊然有慕古之風與予爲忘年友日者予出治邊梅盧送之詩義甚壯烈蓋梅盧

引疾還別且六年又肯會于京師朝夕過從憮甚而今梅盧參議浙江于其行也以詩復之致厚

望云

白璧重知己依稀如晨星與子稔忘年吳昧蒯斯馨昔我之西方贈之以吳綾逖遠風雨颯思麗雲霞蒸

子亦抱微痾歸採青原藥梁月空悠悠山川何糾錯每訊良時期頃譜久要約專於日華東復申鵷壇樂

人生萍水踪聚散常相因二月布清陰條照金章新淑旂發翩翩絡我武陵春桑梓動遙煩竹馬滑行塵

芳郊肆綺筵觴揮陶然醉彈劍歌何雄悲焉傷古意綢衣足化民刻木不對吏閭閻縱作息熙熙飽厥儲

世僞日以滋太古日以漓法流設鈎距摧司密繩絲譬如魚在水曾筍縱橫施又如烹小鮮徒以擾擾爲

子頫先王法行哉追古率揚九天澤酒潤百姓苦縮賦竭彼蛇蠆芟苛翦若虎風劍慧風祥惠潤樂肉補

勿采赫赫聲赫赫聲虛隆亦勿嗤政拙政拙心獨工植田頗子產化俗美文翁下士薦于蕃華錫修彤弓

寄介所翁七秩

丈人抱奇節特與俗不諧少年挾策游比肚猶沈埋騷騷殿周行白髮誰沾哉五十走一職聊試參謀材

伺候五馬門何如山田樂拂袖歸慈湖徵名詎可縛野鶴翔青冥不受鷄塒虐高視宇宙窄長嗟煙霞落

黃眉垂修齡鼓衍音洋洋膝下承歡顏孝哉桂史郎越衣舞斑如絕勝班爛宴列鼎饗方來熙熙樂而康

題盌行贈傅侍御賦

衡岳何迤邐沿湘九百里施罘千嚴間應山蟲然起蔚彼山有蓋秩秩蓋有紀匪石是阻胚不峰蓋斷趾

境夷盧恬生氣則障礙被丹葩息容華容華雖久恃麗草歇繁蕪蕪空婀娜山靈呼卽鳴谷神烟不死

吁嗟大道隱歧路多亡羊大元沈石閭南華城蓋莊君子勗前修結廬山之陽綠檻臨淸流層軒挹景光

浩露撫窾吸惠風披襟當非曰遺形骸而以馳洸洋元居返太樸冥悟超混茫妙趣泳以游天元發若若

綢桃白鹿圖爲古潭道長賦

邈彼東海墟綢桃實蟠蘧玉衡化元精度索蟠如蠐開花三千年結子亦如之一枝大十圍長暎流玉館

徵徵南山峯白鹿生皎如質曜明月采毛揚白璧輝嘘吸乳泉渡嘯嘻草枝上下且齕頫可代青牛騎

至人與化游炳炎握元蓁桃已三過皆顏丹沃芬滋旰日抗浮雲日抱白鹿歸石室訪僊侶風排安期

雙泉吟

飛舄何龍從鑪竈窈且元蒼滹曾姬抄一水涼雙泉並瀉浩露融相映繁若鮮雲界澗脈分澗絡瀉瘨連

滓泓滿仲潔潔川揚文漣梗設無盈虛孟諫隨方圓沃彼雲母精不瀉蛟涎延掬之洗我心清澈心冷然

淳澄性其冽瀾泳天光旋孺子歌滄浪尼父亦在川臨流張素琴明激音相宣

送侍御史白坡何子領郡之吉州舟次蘭泉爲賦螺溪吟螺溪吉之溪也

九月天氣高涼風吹綈帷之子停朱輪惠然慰我思抒裏布綢繆屈指數別離三年一瞬疾一日三秋遲

子顏燦瓊瑛老我山林委黃鵠俎雕盤白黍翻銀匙情長話燔黍款姿席屢移朱輪復云忽軒軒何所如

分符理劇郡晨止螺溪涯不張五馬貴而以一鶴隨溪分水長潭子心清如之澄澈直徹底可以裝襟期

長波萬丈波一洗民疹瘥更溢九里潤枯槁生光輝瀹靜鱷魚徙沙現鸂鶒飛名共顯川浩裘拔三河奇

嘯川爲時若思賦

元谷汎盤源一瀉千頃陂積之成廣川源深流瀾瀾浮雲欲天末嗷嗷耿晴曦委照川之中掩映光沃面

鑒質柔以明靚紋朗且瀠潛魚呷沖瀣菁藻含蒨滋長瀾一片勢沫噴珠陸離可泳亦可游而與棲遲宜

空閴嘯素襟振舟縱所之揮觴折芰荷雜佩采江蘺溜纓知者樂鼓枻蘇人悲澹然機已忘海鷗常依依

沙磧飛落霞林杪曖夕靄源暮正延竚明月復揚輝不寐汎生潛倒載酣習池景澄與彌峽浩歌明月歸

憶昔吟酬張秋官石川子

憶昔長安游共聽金鷄曉夷猶風雨談縞袷詩書好言念高堂親黑頭掛冠早翳翳景倏容林泉音問杳

陟岵望何極私情感烏鳥且納毛義檄獨奏李密表猶言返衡宇長從膝下老食稚百乘輕暖遊三公小

我亦舉鄉書建牙守四夷萍水何悠悠雲樹空依依別離直太易轉眄十年期百年光若流長消幾別離

老馬疲長途倦鳥戀舊枝欣然解縲紲歸以奉母慈採箬幽倚石釣鮮清弄漪千里何綢繆而不忘故知

投我以華棬申之以妍詞金玉無遐心月露流清輝久廿老氏默不問揚雄奇爲予發長吟風激音淒其

匪曰報瓊瑤聊以抒所思

贈適庵大夫得謝歸山中次包蒙泉韻

流光若波逝浮華亦芳蘂所以達觀士游心泉石盟長揖謝軒冕一笑揖公卿興言乞骸骨遘發返柴荊

兒孫迭爲導故舊陳中生本安止足分竟完高尚名白雲不出山赤松風揚清物理直洞觀四時序尤明

紉蘭佩芳蕤采菊啜元英回楫急流中不與溷溷并高岡迅振衣滄浪縱濯纓

林鳥吟爲葉節蛸賦

呼嗟林中鳥依依生雙雛奄然失其偶比翼折且枯高巢松柏隅歲寒心與俱不受繁霜侵常同明月孤形寂影相弔吭哎聲猶號哺雛雛漸成鼓翼欲飛翔亦以阻小者飛翹翹泣將返哺心而以報劬勞

冰槳吟

君子潛明德冰壯磬鏘鏘采采周閭間百姓歌且揚冰寒性猶徹照照生春陽槳楫苦乃良可以比甘棠

送吳子璧之雷州謁府

子璧少年時豪氣薄牛斗儲胸錦繡腸發筆龍蛇走青紫何紛紛一笑不足有風雨困雷霆霜嫩蟲莊貞哉斷絨母白髮黑高堂特捧毛錐檄少解原憲貧斗米腰一屈寸草情長伸況有海上魚白白味可珍自昔烹釜樂絕勝椎牛悲直將一日養以報三春暉

龍津子知信州引疾言旋艤舟闔泉過山中論衙謂椎鷄炊黍浮觴而酌之爲賦如何吟四章

風指數妙齡強仕維其期如何納履組而在黑頭時盤茶迅羽觴宜力健精神絕無霜露悲如何辭採薪拊民若嬰兒民亦呼母慈如何不長念閭閻借寇思父老抱鞹留窮涙嗟嗟道方歎來已卷如何去復早

凝源堂爲松皋先生賦

洌彼伊洛源直引崑崙液丈人卜清隱編茅事游息一瓢顏氏巷四壁原憲室分將五桂栽並取三槐植鑿自返厥真荊榛布階陳縱爲東家宅又屬西家廬厥孫耿中懷俛仰先世居儇儇慨遺芬眷眷遠亡珠散金購衡藁傭材結新搆雙扉背華門一堵苑主賓燕雀去復來芝蘭委還秀作善啓斯室餘慶蔭華胄美哉發源鴻流衍河洋洋袍笏浩恩波詩書手澤長桂發登郎遠槐臨王氏芳水木千年思春秋一舜香

世芳樓爲松皋先生賦

靈區流檻泉清泚滲芳郊西衍十畝田負郭沃而膏老臣蜀巨壕投簪返林皋卜築栖其間高尚揚元標音容逝云遠歲月徂何速菊老陶潛遲雲封子真谷有子桂石材孝哉踵遺蹤襁乘太宰鈞曾揖中書軸遺弓思善箕作室務宜堂涉園撫光景闢徑理榛荒傑然搆層樓直接三台光石光平泉奇花聯綠野芳黃河滂月淵太華拔雲峽憑軒輒嘯傲登梯每窮眺田園與圃劇霖雨望應答休耽北海樽且掛東山榻

送文岡黃門奉母還鄉詩

懿彼貞德母誕育麒麟兒警志苦嚥膽勤學勤截機激昂舊青雲佩寶官拾遺花磚動風采黃門聽羽儀緬焉懷遠遊烏鳥情徒飛贈雲慨何特屺歌岸依依請擢倚門懷勉就雖養私風駿來翩躚瓚佩垂陸離俯承膝下節仰接堂上詞手捧五花誥身著五色衣趨翻白黍香鼎沸赤鯉肥春酒介眉壽長祝千歲期偶沾寵榮恩輒與桑梓思母書頻兒來兒今送母歸直把寸草心報滴敷天埤欣將母與御暫解王事羈重閨開北堂綵錦晃朝曦親戚布情話里閭騰光輝方侍補袞功又值行道時母云兒勉旃忠分孝所移

送猶泉陸子仝宣城

猶泉佳顏時猶泉美少年蒐狐槃書府滿泳至理淵摛文動悲壑萬選高青錢通籍進士科對策明光前而今我老矣霜毛颯華顛猶泉齡強壯氣邁淩風雲各懷行道必聚首長安中本以桑梓緣又結萍水踪細雨話長連明月樽不空忘年更忘形白頭與新同猶泉盤錯器出宰百里封皓宰激瀰觴劍佩光如虹問我連人來肘腋已試方征科鮮善政惟有猶乃良撫字莫懶勞勿種河陽花樹藝頴川桑邑宰三公階會應鵷鸞行

孝思篇爲盧子千里趨典南應編入五古

闌陰有翹條親喪偃蹇蔬粥三年懷抱中飲血已十斛食稻固未安焉敢徒魚肉氣息僅一線形容即槁木鄰火過菩薩倉惶撫棺哭號天結陰雲踊地振林木蠶蠶倏回飆火光滅若沃天道元且微孝思和感觸

七言古詩

棠陵寄至破屋歌爲和二首屋在雙馬莊巷當曰見樹亭曰龍鶴皆棠陵自名

五月無雨暑氣溽六月雨多滄海漲美人新從沙河回買得長安數椽屋劇燕兀壁忽以阻雨點墜落雲氣沃可憐衾枕冷如漬暫移見樹窗前宿蝦蟆朝出敗酒瓶鵲鴝晚集鄰家木唐子開之仰天嘆頗助官中米十斛壽生薄命若如此白日且抱道經旬暮天席地心不憂鳥獸但求一枝足廣廈萬間終屬士誰郎何處覓金谷

冥冥積雨漲頹潦煉石誰補天公漉白晝如暝野如湖漁船入市波穿屋方子新結龍鶴亭周遭花樹光沃沃靜夜悚宇前若雷孝破鶴上青天猶同心一片不可招亭前惟餘舊栖木平生無鶴飲不甘山好空藏酒百斛芹芹月色照青帷還取和鶴經來詣他日亭成鶴復來錦絪百丈鋪其足何如同歲入山去閒簡放之白雲谷

開先寺次陽明韻二首

鴛鳴起了官中事清閒騎馬看山寺穩過石橋僧出迎屧穿松逕鶴不去白浦新從湖上來巖前對坐木榱開肺渴吸盡龍池波共乘明月清歌回若不見淵明歸來日漉酒彼豪空負印如斗太虛之上一點雲朝聚暮散倏無有

老僧苦修方外事焚香誦經不出寺巖上白雲招即至巖下蒼鹿逐不去青驄偶爲尋幽來松花寂寂山門開直上香爐瞰彭蠡大風揣面翻吹回彭蠡之水白於酒落星之巖大於斗借問老僧何所歸直指天地無何有

見素公會辰溪反持佛朗機還陽明公以助軍威陽明公壯其忠義歌詠之爲和此

佛朗機公所爲一聲震起壯士膽兩聲擊碎鴟臣皮三聲烈焰燒赤壁四聲遠耀奔無歸五聲颯颯湖水立六聲七聲號號風塵披博浪鐵椎攀倘父白旄麾白首丹心今在茲佛朗機公所爲

明妃篇并引

漁石子訪午谷子。午谷子出明妃圖以觀。漁石子曰。噫觀乎是夷狄之婦。中國之衰。君政之否。女德之辱也。噫觀乎是雖然有鑒之理焉。元帝德衰。后宮色盛。諸美人競並金帛。以賂畫工。圖朝入夕召矣。嬙獨恃其美。豔迄弗施賂。而畫工醜之。乃疑見被庭。出嫁異域。人至于今悲焉。抑畫夫愎人。醜人之貧賂。夫是也。是故屈原匿楚。上官間其直。子胥彊吳。宰嚭疎其忠。汨羅自沈。楚隨之創。闔廬賜死。吳亦以亡。是可以鑒矣。乃歌曰。

美人如花還如雲。自恃弗肯拋黃金。畫工怪不施丹青。空有顏色傾人城。單于奮至強索婚。美人以國屬當行。天子見之光鑑人。欲留又憚單于嗔。流淚擁出昭陽門。琵琶馬上鳴嗚嗚。康居朝飲天馬酪。霜被夜宿烏盧冰。強將一死委青草。可憐萬古汗黃塵。吁嗟不獨畫工爾。自古讒諛皆如此。上官皓吾三閭沈。宰嚭游辭子胥死。天生尤物國之殃。蔽人之貌猶足多。方正倒植天地塞。蔽人之賢將奈何。

兩崖行贈朱侍御廷立次韓韶韻

洞庭之野雄峯拔。上有九疑連衡山。兩崖矗矗披飛巘。芙蓉削出於其間。大鵬鼓翼負趾升。壁隱現青冥裏。仙子併力負得來。神人輦智鞭不起。裘葛已見聲日月。宣化恒歷磨陰陽。布澤時能出雲雨。作鎮逈堪塔爲紀綱。內伏丹砂爛盆綺。外敷雲母明秋霜。塔婆候伏松柏下。蓬萊照映雲水鄉。侍御事業期不朽。詠予兩崖真相當。兩崖截比南山石。千仞萬仞高嶷岌。直如琅玕端如筠。丰采嚴嚴挂下立。

去年九月秋。往廣陵。時戶曹楊子益夫來謁。舟行急。乃弗相值。快快不已。而今五月。楊子忽滑至。仍偉于廣陵舟中。奇矣。于其別也。詩以贈之。

戊子之秋江上行。君乘短舫來將迎。風檣如馬不可停。蒼煙白水空有情。五月荔浦匝江綠。仍到江上采民俗。雲津候停便者車。細雨長謠照明燭。周道遙遙盡采齊。胸中煥爛羅珠璣。昔日此地不相見。今日卻恨相見遲。相見何遲別何速。江離河柳映秋色。十萬漕艘一呼吸。

漁石集卷四

七言古詩續編

紅石峽歌

嘉靖壬辰七月旣望。提兵登峽鎮守。趙中侍月賓于中丞在塔。

黃河十月風獵獵。天光黯淡水聲咽。蛟螭蟄穴縮如蝟。波濤震蕩汹爲雪。牛心山前百草腓。羊圈津口氷山結。鐵騎十萬聲雄豪。赤瞎黃鬚呼天驕。竿頭直指武花月。革帳斜捲狼山巔。踏冰渡河如走坂。須臾千里騰口口。黃沙熒熒獵火發。皂雕矯翅胡雲歇。千騎萬騎馳且突。長兵短兵相擊。插鶡毛死攻壁。將軍忙解黃金印。半夜開門傳羽檄。邊戍抽身匿草間。校尉守陴無顏色。奏書朝達明光宮。天子特命司馬龍。提兵早向玉塞中。旋憫強虜斯爾功。徵臣敢不奮孤忠。彭彭十乘啓元戎。分合墾張貔虎陣。出入不避豺狼鋒。健兒跋行一當百。猛將橫槊氣如虹。再接再厲賊膽落。屢戰屢克邊塵空。紅石峽對駱駝峯。朱嚴丹嶂淩蒼穹。雲屯密結細柳營。日出高掛扶桑弓。中侍盥鑠冠貂貉。中丞慷慨重蟠龍。佛圖神堵列虎帳。從來將相能折衝。玉關鎖岸天險設。牢瀾澎湃軍聲洪。塞草青青邊馬秣。耕牛渴飲長城窟。不黍萬頃連秋雲。邊頭三月狼煙滅。直欲上取一丸泥。應弦落閉陰山穴。單于大旆不敢東。年年年年沙場息戰伐。

得勝坡歌

坡在隆德縣西二十里。嘉靖壬午春。予方督學政。又四月下。見匈奴一羣呼譟。坡上吏卒驅怖逸去。從者推逸判。張祚與諸生數十人。擁輿而趨。僚亦不收。還。壬辰秋。來總制邊務。甲午春二月十七日。往甘肅驗勘夷情。再過坡下。郵夫指曰。此往年軍門遇敵地也。感而賦此。

昔年挾策過坡下。坡上敵騎音傖傳。身騎黃馬雜赤馬。手擲長兵懷短兵。射鵰盤鶻羽如雪。柴堆烽堠煙青焚。函呼吏卒俱遁去。相從惟有青衿生。郡中別傷亦幾士。左馳右驟讙我行。蓑帷露髮但長嘯。慷慨有懷期靖攀。徐驅示暇二十里。日落孤旆臨荒城。匈奴劻勷不敢逼。父老踴躍爭相迎。椎羊炮鵝與舉觴。開襟一飲三十觥。十載往事莫悠悠。又捧天書急西征。魚麗鳥翔列陣勢。鉦鳴鼓應揚軍聲。前時我過匈奴避。今日匈奴聞我驚。重過坡下一愴然。寒雲宿霧蒙榛荊。

一丈紅歌

開府羅植紫花一本。色丹。長丈餘。嬌嬌特立。爲賦一丈紅。

邊城三月如嚴冬。四月飛雪五月霜。濛濛園林慘淡。花木稀。碧桃緋杏無春容。幕府高枕北地寒。轅門直對崆峒雄。蘸茲珍草遞孤芳。麗庭拂牖青葦葦。修幹翹翹泡簪露。密葉攢攢搖光風。六月開花如渥丹。倚空玉立一丈紅。葉垂衆美庶足智。花明自許向日忠。微臣矢心事明主。寸丹耿耿花相同。

涼州行

涼甯亦卜剌一枝。逃海上爲宍。呼曰海磐。西域土魯番回夷。占據哈密城。此皆邊陲之隱患也。黃沙浩浩西涼州。沙雲長結沙草愁。三月青陽照六合。此地窮荒花浮。桃不能紅李不白。楊柳初發青絲柔。偶聞戚將軍善寢。雨中沙鳥鳴啁啾。窮儒膽氣益且豪。長歎河窟屯氈裘。手捧西征弭虎符。將兵十萬揮矛收。諸纍已築終軍繻。投筆敢慕班超侯。直擬坐撻克汗背。迎期生獻月氏頭。紫馳赤盪黃金絡。據鞍鳴鏑何矍鑠。旌干直指武威坂。關門早起金城鑰。手把寶劍登將壇。身著輕裘上鈐閣。虜人飛揚射獵者。禽奔獸駭遁毳幕。邊塵不動邊月明。健兒城頭候鼓角。近年逸虜是讀書者。牛錢萬卷可汗牛。紫亭千言直倚馬。瀚氣秋看天街涼。翠花晚對簷冠束帶辭山靈。猿鶴別去洞窗豁。松桂交蔭嚴扉扃。中流特雄砥柱操。青雲遙起太山名。千仞翔鳳鳳下。九苞燦翎朝陽鳴。

五言律詩

桃源宮阻雨

曲曲仙人逕。尋幽此暫遊。相逢春正好。其奈雨爲愁。花發千門濕。雲深四月秋。道人名不識。爲我指丹邱。

長沙道中

茲吐六旬至。遊子萬里行。落花過四月。燈火入孤城。人語程程別。鄉心夜夜驚。尺書飛不到。無限倚門情。

察院中有草亭。春山所搆。公暇小憩其間。

簿書亂不帙。聊以息虛亭。鶴映松花白。山含柿葉青。光陰雙去鳥。天地一浮萍。酒盞空須滿。春來日日醒。

登太華山

百歲歌

湯溪洪氏。母壽百歲。既恬且康。初度之辰。餽我太夫人以芬發佳果。誠願同升壽域千斯年。作百歲歌。

南極落星烟盛珠。五夜高照蓂女城。瀛氣翔鸞降金母。祥風啟鶴來麻姑。金華之山本壽鄉。赤松白石非虛無。洪家阿母陽阿仙。長綰雲環飄霞裾。百歲春光來未已。轉見童顏與兒齒。江魚竹筍日健肴。還向溪堂理絲枲。新婦房中速杼機。鷄鳴卽興夜分寐。手牽元孫口含飴。不獨但見曾孫喜。海日朝出扶桑顚。蟠桃花紅初度懸。瑤宮玉檢青鳥傳。崇母屏開羅綺筵。珍羞遞分我母前。觴舉八座春酒鮮。忙著綵衣舞僊僊。我母阿母皆千年。

直氣歌

友人方山黃子。爲武選郎。廉潔正直。倜儻務執法。士論高之。乃拜閩海參議。羅舟閩皋。訪予於山中。以伸良晤。既而曰。何以壯此行也。作直氣歌。

天生傲吏不常有。直氣桓桓薄牛斗。落落咄咄吾何嗟。許身許國眞不負。守官惟奉天子法。綜選峻執王綱紐。幕府較若槃槃功。衣笥獨秘若若緩。孰云彼婺可炙手。我視炎門還若冰。明庭正直鬼神赫。赤管森嚴風霜生。歲寒松柏不改色。拔雲砥柱中流撐。汲黯方擬禁閨闥。望之忽報三輔試。倒屣相迎握手懷。傲吏自來非凡吏。飛龍交錯山花開。短榻初下明月至。行矣何以酬國恩。長揖一身惟直氣。

後屏歌爲盧諫議賦

括蒼山峙牛女東。方壺圓嶠盤其中。一峯秀出仙掌擎。削成曼立如屏風。列嶂壕戶紅塵隔。盤嶼倚空青嵐重。綵錯石間現雲母。碧圍水面環芙蓉。峭拔迴比匡廬奇。幽寂絕勝城南雅。結茅三間峰之前。主人自是讀書者。牛籤萬卷可汗牛。紫亭千言直倚馬。瀚氣秋看天街涼。翠花晚對簷前瀉。冠束帶辭山靈。猿鶴別去洞窗豁。松桂交蔭巖扉扃。中流特雄砥柱操。青雲遙起太山名。千仞翔鳳鳳下。九苞燦翎朝陽鳴。

長沙道中

茲吐六旬至。遊子萬里行。落花過四月。燈火入孤城。人語程程別。鄉心夜夜驚。尺書飛不到。無限倚門情。

察院中有草亭。春山所搆。公暇小憩其間。

簿書亂不帙。聊以息虛亭。鶴映松花白。山含柿葉青。光陰雙去鳥。天地一浮萍。酒盞空須滿。春來日日醒。

登太華山

法界知名久南荒第一奇簿書仍太急杖履故遲遲空洞雲無礙危崖花欲敧滲然下清蹕老鶴踏松枝。

雪

白雪浮清曙輕盈接混茫慈親髮可照諸弟被應偃已近三年客還停萬里航山鹽深詫我松菊正淒涼。

石池

石破幾山碩泉分滄海波清虛淨淵整浩蕩亦江河鳥浴蘋花亂魚跳竹色多臨池頻照影回首忽狂歌。

夢漁

花影日欲暮天遠江放清船頭春夢好沙上釣絲輕細雨孤帆落蘆花兩岸明覺來留月白渺渺五湖情。

除夜二首

爆竹夜偏驚鐙花冷更明今年惟此夕遠客不勝情殘雪春湖色寒雲白鴈聲夷歌聲一概聊以答升平。

獨客守殘歲黃柑共白醪星臨河影動風入鼓聲高萬里雙蓮鬢三春一架袍江梅花正凍春色尚蕭騷。

聞鳥

南山有好鳥地主不知名自逐春風至相依綠樹鳴青青山色暮淑淑客愁生平仲花將落只宜三兩聲。

聞禽言有感

不如歸去好還聽老樹柯葉密庇風雨花深蹙網羅饑貌朱果落飛愛綠葉多喚起鑿人思月明翻棹歌。

感

交交復恰恰高樹頻啼鴛自入明皇苑誤雨公子名淵邊幽草恨谷口落花情聽到無聲處青山月正明。

雲南察院草亭漫興三首

草亭春寂寂野性頗相宜井近偪池滿雨來書榻移幽花依石發過鳥下簷窺乘興入深竹塞光滿紫綏。

亭上鶯花老風光轉芰荷如何春日裏都向客鄉過遠海波聲小近山雲氣多醉中詩慷慨不敢向人歌。

洞門鎖清晝一徑落花深把酒對山色論書隨樹陰田閭荒舊業松菊憶初心細草江城暮愁聞鵙鴂吟。

黑龍潭

天光蕩波影杳杳黑龍堆潛魚不可釣見人還自來盤渦動雲雨細沫起風雷石竇流涎出還塘發玉醅。

雨得鳴字

四月黃梅雨落落疎復鳴牀頭孤客耳夜半一池聲雲出白龍井天低金馬城村村田鼓急牛犢及時耕。

五月朔雨至望止病次見月四首始喜而終感焉。

積雨空盦夜明月臨我窗客身病亦起短髮落還梳揚靜竹光入銜塞樹影虛清輝頗無限萬里共山居。

藹藹月華清無風靜夜生盦端頻眺望雨後更分明水白蛟龍喜天空鳥鵲驚中庭有雙桂花發露盈盈。

月色映疎雨悠然晚景晴芹芹升古寨藹藹過高城牛渚已陳迹南樓空復情傷神豈秋夜此際更淒清。

（東城詩話云：春月和悅，秋月淒愴，少陵亦云秋月更傷神。）

木高煙泯泯月吐海門東荻岸霜霏裏竹埠秋水中陰晴千里異聚樂幾人同并梧歸何晚浮生嘆轉蓬。

十六夜月鷄鳴雨

涼月度清漠邊城景亦秋鏡飛關影動珠孕海光流今古千年嘆銅河萬里愁鷄鳴井陌曙風雨轉悠悠。

雨懷三首

細細風前斷疎疎葉上聞亭臺隱山霧城郭進溪雲轉益鄉愁亂還憐世事紛早秋身似鴈天外獨思羣。

萬樹秋雲裏孤山細雨時江泥沾落絮花霧困遊絲懷抱爲誰好親朋已久辭東溪讀書處一水護青帷。

六月雨中過萬山雲裏寒城臺秋夜靜鐙火客身單君似無思報家書時檢看夜眠渾不着新鴈度江干。

會請桂洲先生于貢院

粉院論文地佳辰聚客星澗蘋秋颯細野釀旱瓜馨雲氣雨中白山光鳥外青杯乾已三月冀道此時醒。

桂洲先生過臨次韻

臺署柏陰陰清居喜過臨美花開竹裏明月在天心物色知人意若詩向我吟涼風帶飛雨寂寂起松音。

遊登聞通寺次崆峒韻

物外曾招尋惟聞鐘磬音松羅栖梵影水石定禪心雲去蒼崖濕僧歸紫逕深演迤風雨至正好聽龍吟。

郊行

雨過涼風起洽洽吹客懷水邊蠻語異屋上海氛堆魚躍稻初出山青花不開郊坰異城市驄馬故徘徊。

即事

歲月馳何疾昔賢靜不聞別離常把卷四十始能文烹筍廚人拙薅書稚子勤城煙對江雨鄉國思紛紛。

別澹庵

六十謝軒冕無求心自閑有時過我地終日說山間白髮抱黃口清貧多好顏悠然三徑裏細雨菊花斑。

別絜齋

掖垣多諫草五十歸林泉海闊山首歛疎疎屋一椽殘葉榕葉暑嫩醅菊花天絕口人間事于今又十年。

澹庵絜齋咨告老大夫也予居黔二年奇二大夫弗易及門即及求嘗論官府政治所謂鄉先生者哉將行詩爲別。

退思

閑寄多暇日江海有退思謀羣三千字凝神十二時山居夢頻到秋色鬢先知春日歸天仗花磚引漢儀。

鶴野爲郭秋官賦

古野松花白徘徊若欲忘天高秋思遠水闊夜聲長花鴨羣同食蘆雞獨自張遙遙度海月色正蒼涼。

次陽明先生遊玉簡山

萬石結巖林登遊道院深遠天雲漠漠古洞穹陰陰壁上泓蛇跡水邊鐘磬音山人應好道杖履故追尋。

吉州察院見菊花

步屧深溪晚。悠然見菊花。山中忘臭味。塵下嘆繁華。草色從荒徑。風光似我家。縞衣佳醞竭。樂事但烹茶。

冬至

天涯長至日。鐙下遠遊人。海祿家猶賴。休官語未眞。歲時常不住。形影自相親。幸有梅花發。清瓶可結鄰。

病況

微軀常抱病。短髮不梳頭。冬月竹陰薄。江城樹色幽。風光憐去鳥。世事嘆虛舟。羸瘵久何補。到家方免愁。

夢漁酬棠陵子

滿湖春湖靜。悠悠午夢清。碧灘山雨漲。白鷺渚風輕。沫勁松鱸出。巖然楚竹明。應憐塵土裏。不斷水雲情。

蘿溪舟中

開篷放明月。溪色上人衣。百里鄉程遠。三更候吏稀。殘秋猶浙瀝。新曙正霏微。忽憶華川裏。水深鱸鱖肥。

次貢太常邁峰林居韻二首

頤枕石嵚崎。長纓濯碧波。遇迴人迹少。山靜鳥聲多。世事其棊局。生涯但釣簑。而今從政者。頗愧楚狂歌。

林下無人到。去留惟白雲。栽松邀老鶴。失鶴問前村。惆悵頻賡宇。歸來擬杜門。爲君一乘興。樽酒解愁□。

冬日

帶雨雪難集。經冬歲易殘。鵲聲先客至。竹色上衣寒。見怪嗟吾道。虛糜愧此官。出門何所適。惟有五湖寬。

介溪太史日擬北行弗果。詩至約春初于南浦論別。用韻勸之行。介溪新搆。而鈐山甚奇。

家對玉峰奇。置連命駕遲。雲生琴石潤。月過酒樽移。世道疑方重。官情懶未宜。初春雪水漲。南浦待舟時。

正德辛巳正月十二日。偕白浦南塢飲于陽明公處。卽暮張鐙。因作十二夜鐙詩。

令節新晴際。方城缺月中。亂離一戰易。鐙火萬家同。試筍閒閒下。爭歌使相功。云來連數日。井絡盡爲烽。

塢溪爲南塢希會作

道人愛清勝。家住塢溪頭。月湘娟娟淨。風渭泯泯流。鷗鷺依石渚。茨竹映沙洲。曾見名成隱。長乘范蠡舟。

止弋陽行盞時鵝湖大學士先生來訪陪遊溪寺

乘輿臨公館。尋幽到上方。匙翻雪黍白。酒帶野泉香。佛閣臨溪迥。禪房過雨涼。袈裟採藥去。不拜楠衣郎。

螺川夜行

天晴過猶北。日暮轉湖西。月色白於水。風聲聽若溪。客懷秋耿耿。人語夜淒淒。咸激披衣坐。中流趨早鷄。

溪亭小酌

種瑤潛行役。欣爾息溪亭。衣動竹光滿。座幽山意冥。風湍厲清響。巖鵲矯修翎。候起高梧興。浮名似水萍。

金城寺

水石城西寺。雲霞雨後天。薄遊經此地。出餞動諸賢。溪映山光幻。花迎竹色然。風塵慚鹿鹿。未暇叩空元。

韋曲

韋曲春猶遠。閑來騎馬過。風花隨去鳥。晚色井疎羅。野闊浮雲薄。江鳴白鷺多。古今成底事。淺淺亦汪洋。

鵝湖春宴次彭衙韻

山迴雲扉靜。郊迴雨徑斜。閑忻忘歲月。老鶴識煙霞。勝地宜春宴。新醪泛白花。西林留日影。客興正無涯。

鵝湖春宴平田不赴。投以詩次韻邀之。

林沼居偏寂。遙簪魚鳥知。宴開芳寺曲。花發暮春時。懶出空鋤遠。相思數寄詩。還當騎馬往。竹裏共衙尼。

鞏川春雨次彭衙韻二首

風來春雨急。沙走暮江喧。野水流漁市。山雲遶郭門。蛟光遥隱見。花候自寒溫。忽憶田園好。柴桑蔭遠村。

獨坐春城晚。溪雲送雨聲。忽於花外至。轉向席邊鳴。寂寂山光暝。汕汕草色生。濁醪聊自醉。掩耳世間情。

灞橋

塞天雙劍發。遠水一橋橫。漠漠生荆棘。秦宮化甲兵。雲垂村市暗。雪照浦沙明。橫筆誰題柱。臨流我濯纓。

終南山次渼江中丞韻

崖林蔚復岑。臺閣迴遥深。雲雨半空落。鵾鵬五月吟。圖書有餘暇。杖履故追尋。命酒不知暮。碧桃花滿林。

欲叩元元境。道人門正開。洞中雲似雪。樹杪水如雷。白鶴遥先到。青牛隱不來。東風渾有意。滿路長莓苔。

望仙遊院仙遊在終南山西三十里。時地也。

仙遊不可到。渺渺興無窮。赤峽青冥外。飛泉亂雨中。衰年祇奔走。此地稱疎慵。少待月華上。來沿石上松。

咸陽渡渭

朝發長安道。暮臨渭水濱。浪排飛峽雨。湍擊度川雲。樓閣沈秋影。鯨鯢吐夜文。中流頻擊楫。感激思紛紛。

邠州

客路于山外。春光三月中。獨憐鄉井異。猶喜歲時同。門滯桃花雨。溪含杜若風。依然看燕子。何以附冥鴻。

景隆池俗呼九龍池。唐花萼樓、沈香亭基俱在焉。

九龍池上酌。感慨奈愁何。花萼荆棘沈。香沒蒿萊離離秋雨館。萋萋夕陽坡。往事同塵奕。愁聞禾黍歌。

再宴鵝鸛。每歲春三司會請卿士大夫于此。初至猶行之。後亦漸落莫矣。

南郊道古寺。春日集芳賢。林薄花然亂。巖陰竹復遠。禪心澄水石。佛像幻雲煙。滿地月光白。青峰樹裏旋。

驪山

曉過驪山下。喚生千古愁。催花媚妃子。舉火戲諸侯。石上浮雲過。松間宿雨留。風流塵清磬。蹴鞠矯修翎。候起高梧興。浮名似水萍。

華清宮

三年頻去住。杯酒論興亡。草色瑤堦合。苔陰繡嶺荒。高風悲羯鼓。宿霧隱霓裳。滿地惟流水。疎林又夕陽。

新豐市鴻門在東。繩谷在西。

雪後新豐市。當壚數十家。煙樓圍凍雀。風徑落飢鴉。慘淡鴻門劍。模糊繩谷花。前朝物華盡。境土半兼霞。

華山

崔嵬淩地軸。混沌接天光。瀲氣浮仙斗。融風鼓大荒。鶴音通海遠。芝草拂雲長。散髮希夷子。閑中笑我忙。

謁郭汾陽祠

出處心無繫安危身敢當主憂天寶亂國難吐蕃張百戰山河壯遐忠日月光風煙凝壁壘花竹護祠堂

謁韓文公祠

嘉靖甲申季秋十九日宿於模糊郵亭月光霜習清風冷冷乃夢周旋揖遜于公之前公款款與語明發行十里秦嶺見然則公祠在欵襍再拜宛如夢中夫豈偶然也

標緲雲爲境鱗鉤石結祠丹心懸日月吾道把旌旗風雪藍關阻波瀾遼海危山深秋夢好先已挹光儀

鳳翔

渴馬飲清渭飛旌閃白沙風塵侵客鬢伏臘換年華雙峽長橋臥孤峰落日斜雪中行一月今日見梅花

岐山十里外有周公廟

古道黃雲裏荒城落日前嚴林遺魯殿畎畝變秦川滴滴梧桐雨離離禾黍天鳳凰今不至忽復幾千年

岐陽道中懷康對山

楊柳柔堪折岐陽三月春回看讀書處中有對山人竹外青藜杖風前細葛巾應嘲遊宦者黴面受風塵

汧陽

汧水翻高峽吳山擁翠微尊埋青兕吼引白鴈飛阮籍空悲轍溫明早挽衣百年將過半何事尚忘歸

隴州

霖霪千嚴雨溪喧十月雷凍雲投浦宿倦鳥逐風回此日西門道誰家濁酒盃諸生迎款款慰我雪中來

關山

千疊壓隴壁萬里障羌沙嚴峀戍樓直峰懸烏道斜征夫呵虎豹驛吏掃煙霞絕頂望無極雲山何處家

寶鷄曉發宿東河橋

人事靜偏好客懷秋轉淒穿雲隔飛鳥迷雨度回谿野鹿避人走山禽同我啼荒涼驛亭晚柊葉暗青藜

棧道雨中

八月八日雨九月迎涼涼溪田疊波浪石壑鬬蛟龍口蹀烽常舉民殘歲復凶家家相向哭邊塞稅難供

蔣壋

霽始登壋日機成隘足時陰陵雖散甲雪夢已張維盟誓山河改動名免狗懇他年思猛將空發大風詞

鳳縣

水面晴光動衣間雨色微黃牛出穊徑白鳥晒漁磯欲聽農人訴先令候吏歸蕭蕭逢九日山縣菊花稀

漾江

泪泪流玉寶渺渺接銀河偶愜臨流興時聞溜足歌鱸魚吹細沫菊蕊照新波爲愛江邊景偏於秋色多

褒城

地勢雄臨漢風聲遠接巴霧深城市暖日照谷門斜鳥道縣青壁龍江走黑沙未觀諸葛壘先問子真家

子午谷

子午谷前過悠悠千古情鯨奔荆峽水鷄唱渭門城草木旌旗影風雷劍戟聲中原漢家土何事故分爭

洵江關中皆陸路漢水通舟

三年頻策馬此日一登舟八月仍殘暑衰顏尚壯遊澄澄松影定波湧月光流袁紹懷何在淒淒柑菊秋

哭泉　在宜君縣東三十里婺女抱夫慟哭于斯渴且死泉忽踰地而出迄於今存焉

洌井千年在靈泉百丈深悲風聲欲咽泣雨氣猶愔鬱鬱懸河淚潺潺海危山深秋夢好先已挹光儀

中部謁軒轅廟軒轅死葬於橋山廟卽在焉

風氣元黃判人文日月章四時調律呂萬國拱衣裳姬水神功遠橋山廟祀芳於今千百載松柏自菁菁

梅柯山杜甫遊春處也距鄜州三十里中有祠

山色依然在梅花久已遒風流不可作香影亦虛無海內詩名遠天邊客興孤荒祠殘雪裏衆物正模糊

三川弔少陵故宅蓋天寶之亂少陵寓居於斯宅廢且久惟遺石碣字畫亦滅沒不可識矣

天寶流離際移家住此村江山惟白石風雨自黃昏幸弔天涯跡誰招水上魂暮春啼鳥歇寂寂長溪孫

白松樹在鄜州開元寺而今亡矣州志中載之

開遠開元寺有松偏白姿蒲山雲月魄半壑雪霜枝瀟洒梅相亞玲瓏鶴自宜年深固化去猶見影離離

渭灘雙流合遙趋一徑通烏鳴山不雨虎嘯谷長風芳草波心綠幽花石底紅客懷不可攬況復暮春中

邵莊驛

荒驛人經少三年卻再遊斷溫春水淺亂石曉山稠劍外風塵暝天邊日月流剌桐花似雪何處鳥呦呦

子午嶺

嶺名分子午天險限西東劍閣千人巖吳山一箭雄雲封關樹黑日出塞門紅遠道悲遊子壯顏成老翁

鞏昌

關寒邊仍到昔書靜不聞山高八月雪水落萬川雲藥裹秋隨病松鐙夜校文賢勞猶自愧焉敢數辛勤

秦州二首

裏渭水中央有石水落露數尺卽湍亦然東柯谷杜子美草堂在焉其草四時皆青牛頭河通于渭與峪谷皆奇跡

馬騣踏荒雨秋盡到秦州烏度山光悅人經物候悠悠樵村通峪谷軍壘障牛頭菊藹斑斑發何妨數日留

物色殊方別風光九月清乍聞幽鳥語數問異花名水石高深見谷草冬夏榮披風纔疎鼓遠客最合情

太昊廟

古殿千年觀秋風一瓣香龜龍吐符瑞鳥獸麗文章雨嘯堦蟄劍苔滋棟宇荒如何仙釋地金碧艷輝煌

伏羌本羌地，馬援征之，始版圖焉。

木脫羌山出雲寒光水清干戈經百戰鎧火聚孤城望岸乘霞色風聲鼓角聲將軍功伐在馬革快平生

赦赴坪渡湄

湄北津多柳荒荒野色連十家稊外市雙檝峽中船冰鬱潛魚鶂沙明過鳥聯蹉跎歸色晚風雪又殘年

西和

嶕嶢發同谷歷歷指西和遠嶼孤雲細平川落日多猿猱窺客面鸛鵠學人歌只恐山嵐暗前瞻不敢呵

兩當生員二十九人・松柏茂盛・

劍旆迎風日翩翩過兩當詩書聊斂子松柏儼千行細路通秦隴巉巖壓漢唐褒帷滑山色無數落衣裳

成縣漢爲武都郡・太守馬融嘗帳於此・

太守傳經地猶與厲月行梁亭秋雨歇魚峽夜川明竹外雙雄出沙邊一隻迎荒臺迷絳幘失學愧諸生

紙坊頭郵亭

清秋新病後跋涉萬山中鄉井三年別音書數月通荒村鷄犬夕古堠雪霜風愁極還排遣松醪對菊叢

張果老洞洞在兩當東十里・前有驚蓂峯・

神僊遺古宅鶯鶯映前峰客到自鳴鼓僧眠不打鐘九天秋鶴思滿地白雲蹤我亦騎驢去金華訪赤松

臨洮道中

金城之地正在此玉壘借用蓋雄于玉壘云爾

莽莽風塵域滔滔六月行地圖雄玉壘天險壯金城萬樹秋聲厲千山雪意明秉旄共楊柳寂寞喚愁生

臨洮

荒郡人煙少頻年虜騎多風雲屯浩劫雨雪擁黃河何處來天馬誰人制駱駝紛紛增感慨此後更如何

臨洮道中

次彭衙書院小酌

地寂兼山意扉深隔市譁青春照書屋佳客得彭衙桑麻繞舍陰竹徑班班石上花流連文字飲忘卻臥天涯

送幸庵先生歸田代作二首

綬遶皋蘭曲關關松桂陰裴卿開綠野魏傅賜黃金霖雨蒼生望江湖白髮心鶺鴒應赴隴未許入山深

龍虎逢昌會風雲起壯圖天高迴倦鳥秋動憶新鯔檝酒開三徑扁舟溯五湖蒼生問天子還起謝安無

送王子平市令猗氏

粉署共論文蒼蒼竹色分喜聽歌白雪又見上青雲懶鳳聊栖棘驊騮合出羣閭閻恩假雨百里頌神君

送少華許子哲舉湖南

昔爲柱下史還讀祕中書夜雨分芸草晴天落蠹魚傳經間劉向作賦隨相如光滿湖南地文星照太虛

送蔣石庵赴湖南

細雨移檝日漢亭送客時風塵千里別宇宙幾人知客夜山陰興春天滇北思老來鄉社裏杖履更追隨

送李廷章進賀萬壽二首

嶽符昌鳳紀總筭啟龍墀顒獻千秋鑑戟歌三壽詩天聯周正朔日照漢威儀旨酒多還有嘉賓醉不辭

劍騎翩翩發贈君健白兒南階聯鳳舞萬歲共嵩呼明逢光虞德都俞重禹謨遠臣私致祝常願有狂夫

送潘生沐赴試南畿

客子去何遽老夫歸尚遲蓂光流石竹野色映江籬羽翼青雲健文章自雪奇早通槐市籍還賦杏園詩

荒驛鄰邊塞疎落歷士牆月光春淡淡花氣曉茫茫高樹掛鼯鼠長風嘶驟驅殺江江上好松菊映柴桑

龍渠莽水次平田韻

白雨千巖落春渠百尺深激前魚析直波外酒樽陰荇葉藏家鶴楊花逐諸禽扁舟遲未去空抱水雲心

詩幸庵司馬

丹顏七十春白髮老忠臣功業雲臺上絲竿渭海濱荇生窗森雨天子重經綸卻愛秋風裏偷然映紫蓴

竹山卷子題其端矣而岡翁復留一詩以填末楮未有以應仲冬己亥之夜雪色盧明照於几席清

興冷然脫于口久之始悟曰固爲竹山作乎不知也不知也少陵與到輒留江山有助夫豈亦

然

遜操偏宜隱清標不受汙害鳴龍欲化月照鶴堪呼愛此孤風遠何當一日無烹茶譚書處相對欲忘言

題欽湖園亭次太微山人韻三首

惆悵悲行役歸來媚白雲花繁從客折竹淨丐鄰分諸葛隆中臥子眞谷口耘晨忻眞作息壑壞歌明君

碧樹連村舍青山隔市譁龍眠雲洞淺鳥下石林斜客造同看竹家貧自種花與來追杖履滿地踏嬉波

芳野聯章曲幽亭挹少微看花將鹿抱採藥與僧歸竹外輪駒靜水邊鏡皺稀雨肥新鮑躍把釣上漁磯

次彭衙書院小酌

地寂兼山意扉深隔市譁青春照書屋佳客得彭衙桑麻繞舍陰竹徑班班石上花流連文字飲忘卻臥天涯

送幸庵先生歸田代作二首

綬遶皋蘭曲關關松桂陰裴卿開綠野魏傅賜黃金霖雨蒼生望江湖白髮心鶺鴒應赴隴未許入山深

龍虎逢昌會風雲起壯圖天高迴倦鳥秋動憶新鯔檝酒開三徑扁舟溯五湖蒼生問天子還起謝安無

送王子平市令猗氏

粉署共論文蒼蒼竹色分喜聽歌白雪又見上青雲懶鳳聊栖棘驊騮合出羣閭閻恩假雨百里頌神君

送少華許子哲舉湖南

昔爲柱下史還讀祕中書夜雨分芸草晴天落蠹魚傳經間劉向作賦隨相如光滿湖南地文星照太虛

送蔣石庵赴湖南

細雨移檝日漢亭送客時風塵千里別宇宙幾人知客夜山陰興春天滇北思老來鄉社裏杖履更追隨

送李廷章進賀萬壽二首

嶽符昌鳳紀總筭啟龍墀顒獻千秋鑑戟歌三壽詩天聯周正朔日照漢威儀旨酒多還有嘉賓醉不辭

劍騎翩翩發贈君健白兒南階聯鳳舞萬歲共嵩呼明逢光虞德都俞重禹謨遠臣私致祝常願有狂夫

送潘生沐赴試南畿

客子去何遽老夫歸尚遲蓂光流石竹野色映江籬羽翼青雲健文章自雪奇早通槐市籍還賦杏園詩

海內知名舊天涯會面新雄旌臨豐夜杯擧訪花晨莽菲風塵城依依萍水人君今理舟楫先過武陵春

送祝公望司訓涼州郡學

公望未選前數月其家人夜夢得官回沿河官吏擁騶從迎送傳言之公望笑曰教官豈有此既選附予舟到淮寤如夢中事亦奇矣

前代名賢地明朝進士家儲官寧海劣君命卽榮華　書禮著冬教衣冠早晚衙涼城還近海珍鼎有魚鰕

送永康周鳳鳴分金陵教事鳳鳴亦附舟

試間同舟客還爲比郡人春江聊得伴樽酒數相親　書裏波光潤文簡柳色新廣文官自好莫厭薄遊貧

昼出東窗往花明抱鏡還衣冠趨建業禮樂慕龍川（陳龍川・宋狀元・永康人・）無事吏中隱有詩官裏仙空囊積餘米

便買白雲篇

送羅司訓二首

明廻登仕籍散地曳儒裾不飲東陽酒惟烹石鑿魚衣冠陳禮法鐙火命詩書桃李陰逾盛菁莪化欲舒

市上柳花白青春作伴行鳥聲隨客去江色照人清春風朝暮鼓細雨短長聲混混汴池水還期卽頌成

戊子端午舟泊泗州五更風雨大作

舟航逢令節景物惜他鄉芳艾連雲折新蒲帶水香魚龍駭洪澤風雨暗滄梁自覺宦情薄不如歸興長

送錄刑曹官文子報成詩

共緊維揚纜還傾淮海觴天邊新雨過道上北風涼宛牒多平理祥曾正獻成古來司命者仁厚享榮名

得雨厓書

戊子端午舟泊泗州五更風雨大作

思君獨酌處爲我寄書來風雨話猶隔雲嶂手自栽盆盆白露下舟舟菊花開江上重陽近還期共舉盃

有懷雨厓

淮海接維揚御溝雲水長湖光秋黯淡樹色曉蒼茫月掛陳蕃榻雲搖王子航繡衣持斧處吾道有輝光

五言律詩續編

棟塘爲李御史迺翁題

元風尚高曠卜築棟塘幽水定博陰合澗飛翠色流心趙三徑逸身挾五湖浮撫樹盤桓坐往來雙白鷗

竹溪外兄築室後田以老撫八景曰浩然丹井鑑曉晨鐘卽事也貢尖晨曦閣陰夕照雁虹觀山覆釜比物也楊溢樞畸平原牧唱與人游焉爲賦詩各一章

浩然丹井

古剎鑿遐隱危樓翠且重蒼涼萬井暗線繞五更鐘隨風震虛谷穿雲度遠峰鳥飛星落落鷄唱月溶溶

右鑑隱晨鐘

曦暈爛漸實昧旦出扶桑蕩浴成池彩雲浮暘谷光峰巒暗蒲蔪林莽曉蒼蒼須臾延修景常看照醉鄉

右黃尖晨曦

溪岸青山列巖林布落暉波光翻倒景闌葉有餘輝蹊裏白駒過枝頭赤烏飛長絙不可繫直欲把戈揮

右闌陰夕照

層雉聯城堞長虹亙井墟花明收宿雨雲擁跨清渠蜿蜒山形繞蟻虬石紗紆天連竹塢靜門對草堂虛

右邑城臥虹

一山如覆釜四面皆平田燦燦石塘煉熒熒花欲然長風吹野燒宿雨發林嬉中裔長生藥期成不老仙

右觀山覆釜

清葱已盈東嚶嚶黃鳥飛水邊落日照還裏清歌歸谷杳石徑屨林深雲滿衣偶逢釣魚者談屑共忘歸

右楊顏樵歸

牧子草中臥拍歌婉且長鄉音自淒切野韻轉悠揚風起林花發江清山鳥翔牛背更吹笛滿路散斜陽

右平原牧唱

贈梅子尚志堂教闌谿

讀書一舸廬山住十年雲明龍馬象雨潤鑿魚編鐙火清宵志衣冠上國賢遠石浩白髮聊以受青氈

贈姜子分教闌谿

文采垂青紱儒冠帶碧蟫翠調春鳥應鐸警午風臨徽水紋常起東峰勝可尋花明經幌靜書過墨池陰

綵衣樓爲懋貞親家題

白髮綵衣舞雕軒綺席分饌羅江鱖細醅潑洞泉芬不管斑斕色還添錦繡文喜君能愛日老我獨瞻雲

鎮原

黃塵來淺淺紫纛去迢迢戍卒飢羅鼠材官飽射鵰雲屯沙草暗天遠石關遙客況因詩減還欣酒滿瓢

甘泉道中

長安春欲暮此地尚蕭蕭紅未勻桃蕊青初試柳條蘇城三里郭淺水十家橋幸有清樽在猶堪破寂寥

駐軍綏州

狼烽照檜寨虎節鎮綏州不持賈生組願壯方叔猷鵰陰雄壁壘鳳秀控樓喉持載胡兒泣投石□馬愁

檜林秋甲子甫次東瀛司徒韻

驚風吹大漠密雨洒高秋赤峽霧中隱黃河天際浮花光朝泯泯鼓節夜悠悠醉後仍留客殘尊共洗愁

良嘻次東瀛韻

我入銀川峽君臨檜寨留折荷頻載酒連騎共登山未許三秋隔俄云九月還梁間有明月常照故人顏

登紅石峽次東瀛韻

飛峽凌天際驕胡在目中盤盧青海氣聚散白雲蹤右壁旌旗赤荒墓烽火紅風塵今汎掃車騎得追從

龍池

莽莽黃沙城。冷然水一泓。新瀾隨月湧。飛瀑夾雷鳴。澄底亭亭影。井邊鎚鄂聲。蛟龍行雨去。倚石濯青纓。

酬東瀛

幽宮俯芳沼。泉流清且泓。蓮開方丈靜。柳蔭繞檻鳴。壁上生雲氣。沙邊過雨聲。與君同一往。雙騎結盤纓。

魚池

泉流湧如雪。泯泯又如荇。清淺偏宜月。虛明不住埃。新秋密荷潤。殘雨靜風雷。張琴酌新酤。潛魚出水來。

西圃次東瀛韻

城中數畝圃。城外萬重山。白白花光淡。青青草色閑。西風已寒脅。將軍且破顏。自笑胡地馬。不敢渡檢關。

發檢演武場

樹旌慚上將。數墨尚儒生。日耀旌旗色。風騰鉦鼓聲。祁山諸葛陣。細柳亞夫營。能作三軍氣。當爲萬里城。

檢陽橋

驅到嵎崑石。架爲青海梁。衝枝神鳥翼。跨水碧虹長。飛度三軍踊。臨超萬馬驤。橫矛倚長柱。臂斷右賢王。

莊軍鑾水堡

丹崖樹青障。河流聲滔滔。不須長拜井。即欲一投醪。月湧盆川瀨。風愆石峽濤。直當汲千斛。滌洗□□□

波羅堡

析旅緣山戍。堋營借寺名。三年雨飢歲。數里半蕪城。河濕沙牛飲。風高擾馬鳴。殘胡搖營帳。浮水避旌旌。

懷遠堡

松營臨紫塞。石堰隔黃沙。木落城陰直。川迴谷口斜。湟池沈鵠鷁。威武堡

陰雲浮石壘。涼月映沙場。鏃引雙雕落。鈴鳴萬馬驤。正奇師趙趙。分合陣堂堂。連日邊烽息。三秋塞草長。

一清平堡

茅結千人戍。雲屯三里城。浮沙連磧沒。厥徑出溪平。角振塞風烈。旌搖邊月明。狻營踏北走。虎帳能西征。

龍州城

大邊宿雨收。列隊出龍州。石磧三更月。松關萬里秋。鯨潛青海窟。鴈度雪山頭。問我安邊計。儲糧第一籌。

鎮靖堡

鳴口烽煙息。平山戰壘空。船啾胡地月。木落塞門風。匣裏長鳴劍。天邊早掛弓。撰戎求上策。報國錫孤忠。

喜農

五穀勝珠玉。邊城勸課勤。沙場化戎馬。甲士事耕耘。喜是三時雨。俄成萬頃雲。胡來寧死戰。一飽壯三軍。

寧寨營

楊柳園軍壘。荻梅蔭將壇。地先來白鴈。人慣射青狖。堠火三更舉。邊風八月寒。丹心仗旄節。皓首漆雕鼓。

渡把都河

山泉流不竭。湲湲湧爲河。清淺飛鴻鴈。瀠洑飲駱駝。金風收宿潦。玉露滴新波。奔走黃塵裏。誰知不放歌。

86

危樓已應迹風景尚依然地遇星辰迥天盡泰岱連水上騎鯨飲波心捉月眠逋逋宿雨露古木發春煙
江水漱漱逝徘徊欲著名舟樓渺千載芳草映孤城吸浪翅黃鵠掠雲跨赤鯨仙裾不可見采石月空明

送蔡子赴盧德州二首

別懷不可攬況值早春天刮日當三日知名已十年溪陰澄雨雪野色潛風煙浮以一尾酒許逞詩百篇
松枝聊以贈薄薄愧瓊琚春水渺何際官艘繼所如庭閣種棚藥海遠食溪魚日了公家事夜思逞詩書

送郭子分教翁源二首

盛年豐學殖中歲領儒官水驛屢旌綠山齋荔子丹春風長籬豉夜雨細涯寒皂士矜何美遺經墨不殘
詩瓢分丈席簪紱本儒家官舫搖清漲文幢閃白沙蠻繁桂林子簡灼杏壇花散峽還鈴隱閑庭早放衙

友人民留拜官即致仕歸詩以美之

共試蠻間管於今四十年汝顏忽艾矣我鬢復皤然春酒登花泛夜牀風雨連晚來趨私府便買太湖船
司馬簪纓舊徽垣袍帶新還鄉非白髮鳴棹逐青春雨過潭杉菊風江晴採蓴所之皆散地早得乞閒身

送李子朝獻任分宜尉二首

中歲成名晚朱句受職貧秦嬴露海鷺跨騎踏芳塵謾據胡牀詠誰忘矮屋呻公餘撫清琴掃葉碧蓁蓁
不擇分宜尉鈐山奇可攀鱣深菊英紫石腰枳花斑廚已三釜足庭常半日閑更尋溶溪處山下秀江灣

送門人方子恩令閿中二首

非省松陰午援琴問理人有才堪製錦結綬已飛銀寓著陽城描還甘原遠貧秋晏垂列宿散作閿中春
久領橋門鐸今分花縣符錦江新雨淨玉峽遠風孤庭外鶚館晡桑間雉正雛細看循吏傳莫道古人殊

看雪

密雪濃濃布因風捲幔看燭龍銜火熀天鳥息風翰光浸松窗暗聲過柏院寒遙思深巷裏當午臥袁安

參政曹子言別贈詩二章次介翁宗伯韻

開樽值初霽下榻接高風夜氣澄仙斗秋聲動碧空偏林翰已振岳采望應崇渺渺江雲闊停盃思不窮
鳴珂承燕錫蕭颯出郊坻旭暮初迎旆秋風正灑衣色疑梁月照情與暮雲飛投贈樂金菊行吟對紫薇

送司空九山乃兄還鄉

仲氏宦京國依依伯氏情吹嘘千里應溫被一春迎喜劇庭荊合夢回池草生儻家仍別去遙聽峽猿鳴

送陳子道源任福安令

喜沽一命士何慚百里才窮簷嗟暮到官舫傍春開苦井波心汲甘棠雨後栽春風吹萬里早送頌聲來

送鄉友金子鳴陽之閩幕

盤花辭上國劍騎入南閩事少還疑隱身閑不厭貧舟中挾清酤江上有殘春爲我傳書雁黃庭卷不眞

素庵爲郭翁賦

華胥夢已深鄉里識遺音不琢璵璠璞無弦至至琴資槃自槃萬閣閣御山林孝子涕沱淚長風吹棘心

送鴻伯齋令來安

文物齊我士衣冠喬木家分符爲邑宰飛蓋出京華陶令空栽柳潘郎浪種花行哉百里內騎馬課桑麻

送章希周丞興化

江縣喜停車當攜一篋書花陰公案靜草色訟庭虛荔柏風何遽喚松興有餘新秋荻水汎蘇米換鱸魚

九日投詩邀主簿廉訪登高次韻二首

解組栖幽墟悠然山意長新醅來上客叢菊豔重陽風快襟懷健霞深笑語香忽驚秋色裏亦自是年芳
飛步陵峯頂浮游瞰水傍旋歸拼竟日盃舉逐斜陽露浩園莢紫霜明江盤黃聚花來開藝一嗅更幽香

徐甫夫居雪谷中和藥修方寄因以自號爲賦詩五什

谷口雪不掃光照丹杏花竹披游翅遲茅屋子其家玉屑山盧藥搗石鉢茶長發白駒咏誰爲寺牛車
縱心皓然境縞雪朗蟾光風碓愈公冷冰蟾王官涼氣伏丹砂性潤流甘菊漿何煩漫吹律自有春芷芷
結茅北山下稍雪滿林郎洞窈雲垂屋溪虛月漾舟納階芳芷靜玉砌蕊蘭幽開共田翁笑來雖卜有秋
谷居最宜靜神與雪俱清合月渾無迹因風卻有聲漱浮棚藥潤蔽縕井丹明前塢看栽樹長披鶴氅行
輩飛黯空谷景物俱微芒灑竹斑斑色沾梅脈脈香清津上池水繁鬢玉杵箱高人足音響來覓養生方

月波爲劉學官梁予乃翁賦

波涵月激激月照波娟娟珠孕蚌溪湧鏡飛牛渚懸浮沈光不滓吞吐影常圓欲問先停舉詩歌數扣舷

夏夜望月

纔絕山間月澄凝分外幽穿林銀露瀉蕩壑綠煙收皓魄三更曙清顏六月秋倚牀若不足乘興復登樓

秋夜望月

客路添愁見山居卻喜看一輪離碧海半壁吐青巒彩散金風朗光凝玉宇寒疎林栖倦鳥影裏一枝安

賞趙德輝二首

莫厭家閭隘巖林意自存雲中魚滿市郭外眾成村白石基千尺山下臨溪屋村中負郭田逢其長閒歲歷狄不知年懸榻橫松月緣廚溜菊泉喜看黃鶴舞還共白鷗眠

贈子嫩

訪我巖林裏自呼詩大家喜鳴颯風雨衣動落煙霞摘榻翻松葉飛觴泛菊花難拘湖海性又放水雲槎

桃溪書屋爲開化徐子斌

桃溪事游息水暖花開翻采動魚龍喜文藻錦繡鮮且就沂水樂豈慕武陵仙縱目洋洋裏櫻鶯思邈然

豹隱三首爲陳醫士賦陳初號梁山司空樸翁爲更之

豹峯碧如染煙嵐長不消早投盤谷暨深詫北山招風峻騰花信水流蘭澗碧石沁豹峯青自是仙人宅今臨處士星雲埋採藥屐花照衛生經時有尋眞客來樂松桂馨
豹屋豹峯前林穿古井邊春紫修大藥鶴訪飛仙遂疾隨投七憐貧不問錢晉最開錦繡通作香花川

和樸翁元日喜晴

暖風融宿靄。旭日布新晴。萬物光輝動。三陽共象生。村醪投宴會。社鼓樂昇平。無限報恩意。還懷獻曝情。

春雨獨坐

春日偏多雨。山人剩有懷。深江潛雪霧。長堤翻風雷。草色凋先發。花枝寒未開。下帷時獨坐。卻掃少人來。

雪釣爲明醫徐東山賦

東山採藥能。還來水上漁。沙舟依草宿。蘆火照江虛。一竿雪綸綸。萬頃雲遲遲。聊託散人興。超然不在魚。

題楊三新居

卜隱青城曲。環居綠水頭。籠檻翻燕沓。几杖狎鷗。沽酒橋通市。垂綸門臨舟。與來時一造。靜坐亦忘憂。

壽萱後溪翁七十二首

投老藏春圃。風光不斷春。青山圍白社。綠酒滿陶巾。笠果珍朱李。盤餐媚紫蓴。移梅花不凍。雪裏照佳辰。

折腰輕斗米。拂袖盥歸田。林谷身長逸。煙霞思更元。開樽春到日。投杖方稀年。欲問長生訣。先抽猌性詮。

壽黃六松七十二首

東審出槐市。飛蓋理花封。倦早投三徑。居常號六松。杯中明月影。簷底白雲踪。水近鷗相狎。芝香鶴又從。

纔爲結綬皮。又作拂衣翁。杖履逍遙外。軒裳傲睨中。學仙聞即訣。辟老靜爲功。鶴髮連眉白。黃顏照頰紅。

除夕

夜光流不定。霜雪颯還加。半月新春信。三更舊歲華。烈風喧爆竹。斜雨灑鐙花。劇飲屠蘇酒。醉呼活火茶。

題趙廷綱隱閒詠二首

百室競奔市。一門常對山。飛仙落平地。盤谷出通閒。欽酒醉如醒。賦詩忙亦閒。有時出南郭。笑傲水雲間。

散地景常會。高懷樂可尋。松航搖月潛。藜杖踏雲岑。不落紅塵影。能容白雪吟。喧中忘馳驟。市上有巖林。

五言排律

送宋濟山方伯入覲

豐鎬基猶鞏。姬周迹未荒。屏藩需碩望。管鑰領多方。迷矣風猷遠。熙然化被彰。芬香隨雨布。協氣與雲翔。

冰渠聲殷振。甘棠蔭已芳。虞廷隆觀岳。義象尚資王。逃賦三年制。嘉功百代章。皇華頒瑞節。四牡儼周行。

玉勒驪風動。綏旌湛露濃。兩階陳禮樂。萬國拱冠裳。鄭俠圖無隱。吳公治獨長。百寮承燕喜。五服修龍光。

送畢蒙齋方伯入覲

瑞節馳周道。冠裳會列侯。風驂金勒動。雪濕羽旄浮。豹尾陪僊仗。龍光觀玉旒。保釐嘉畢父。燕錫勞韓侯。

洪代應書竹。香名已複陬。楊花聊可贈。春色媚秦州。

龍渠大夫窟士爲室以遊息焉名曰我舫山齋歲叟詠之以詩次韻得一首

窟室聊容膝。儻然當屋椽。盤成山下舫。分得洞中天。穿牖通蘿月。開渠引菊泉。不茅偏蔽雨。非石自生煙。

烏語隨人入。花光與座連。百年閒口笑。終日枕書眠。自比五湖闊。寧知四壁懸。風流更儘雅。豈效竹林賢。

送威君賀夫進萬壽表

河清祥誕聖。日麗御當天。禮樂興周德。璣衡紀舜璇。五雲瞻魏闕。四牡發涇川。紫藥龍光近。穹班豹尾聯。

玉虹明綵仗。綠斗映花磚。魚水投嘉會。岡陵祝萬年。燕因侯氏錫。席爲賈生前。稽首酬清問。終陳無逸篇。

送太常蘇乙峯還朝

邦國風猷振。儒林譽望推。銓衡參六典。俎豆起多儀。假節臨蕃服。還朝入紫微。五雲瞻魏闕。四牡發涇川。紫藥龍光近。穹班豹尾聯。

菽水爲親薄。圖書足自怡。疏投遊海德。檄至速宮期。綵綬賢賓席。丁寧勉遠思。明河流匣劍。零露濕綏旗。

籃輿龍顏喜。鳴珂鳳羽馳。金壺傳漏刻。綵仗晃春曦。顯相秩宗禮。默成天子益。位增功日起。時泰道還熙。

慈愛堂爲太常蘇乙峯題

慈幃衍慶長。五花垂雨露。寸草報春陽。禮樂宣風訓。詩書重義方。徽音稱母氏。令望屬賢郎。綽典貽封遠。

斗柄呈南極。祥光照北堂。崔輿身自導。毛檄手親將。品饌江魚白。上尊春酒黃。還看恩假海。頻祝壽如岡。

李參牧孟川適翁爲襄陵令。生孟川。既孟川分守河東。生子于襄陵。爲賦此。

宰邑遊風在。充閭和氣游。簽花聯桂子。瀛海接汾流。掌上明珠現。懷中璞玉投。鳳雛產丹穴。龍種育蓬洲。

射遠門懸矢。通遠柱出毬。善箭還肯播。良冶定爲裘。總組承鴻閬。圖書拓燕謀。卻若九鵬。直欲食千牛。

壽少師石涼先生五十韻

昌運需名世。休禎誕哲人。商興天賚說。周盛嶽生申。平治基方啓。明良會欲新。元精聚衡瀆。緯象現星辰。

輝吐珠胎蚌。祥光紱繫麟。異材原不偶。童蒙即神七步才尤捷。千言策屢陳。秘中優入選。席上早雄珍。

高揭吾儕斗。還尋至道津。元文卑晉魏。正學陋聃荀。天府名通籍。王家禮作賓。擢衣辭北闕。振鐸下西秦。

浮黜惟崇雅。澆漓盡變淳。冠裳聯鷺羽。文物湊魚鱗。再授中丞綸。時隆外閫閫。魚符宣令甫。熊軾問民頻。

浩學耕斧幹。淫源牧紫瞳。功高朝士誦。道直寺人嚬。卻掃還東路。深居帶角巾。宗潘潛毀聲。國事偶逢屯。

授鉞衡門下。彈冠北海濱。祖征師赳赳。旋凱旅蹲蹲。進曳尚書履。衆持太宰鈞。低昂流品定。長短衆材掄。

論道三公重。經邦六典均。洪勳書汗竹。峻望繫朝紳。儀遠思鴻舉。幾明鑒雙仲。橋園方待隱。水寺足尋眞。

野釀蒸芳秫。香羹薦紫蓴。卷舒時所適。出處道相因。王者仁無外。匈奴性不馴。東征誰可託。西顧未忘宸。

將業由賢相。師貞使老臣。十行勤草詔。千里運浦輪。矢銳光蕃錫。金繩寵鷁鷁。後車登尚父。先鞭勖天民。

白首彌憂國。丹心素許身。壯猷比方叔。不殺過曹彬。旗擁陰山穴。戈清瀚海塵。雲臺圖像貌。黃閣掌絲綸。

氣感風雲合。情投魚水親。平臺承授札。閶闔奉趨晨。法鼎參金鉉。台槐舉玉扆。評謨熙雅頌。授宅贊堯仁。

篤棐天休至。寅恭考德純。滑光依日月。晚節比松筠。縣矢逢初度。添籌節更巡。儐分玉筋潔。酒賜上尊醇。

國士知何幸。斯生感至諄。勗言長壽考。日對玉堂春。

送僉運曹宮高子遷廣平守

資水開名久。清淮良晤奇。談猷明國計。文雅重曹司。會發皇華道。爭觀振鷺儀。郵籤傳水次。部檄踏門規。

夜宿波潯渺．晨征泉宿亟．萬艘齊進發．六月獨先期．衙士因歸他．公家足度支．式承天子命．喜賜老夫時．

五言排律續編

贊治堂

天子修三禮．淵謨冠百王．秩宗庶妙選．名德起班行．疏上宜忠謇．儀成屬典常．九重親簡注．衆論共推揚．氣感龍雲合．情投魚水光．華階踐台斗．仙座應文昌．夙夜惟圖報．寅清車贊襄．在公常翼翼．退食復皇皇．郊祊陰陽莫．壇分日月光．人倫陳學校．王業奏虞韶．浴和風暢．恩蕃沛露滂．遠猷佐邦國．至理助馨香．

贈司寇松泉先生

秩裘白雲署．班聯北斗司．維翰陪法從．劍履盛威儀．師聽崇三典．刑成倣五辭．明從公裏得．生向死中推．匪石心難轉．如山案不移．亡珠原克允．犯蹕當稱宜．息鍛務平枉．破觚頻識疑．澤人宣美化．致理助明時．

葵花

開府植葵．嘉靖甲午花盛開．月盈前一本三枝．一紅．一粉．一白．射圃一本七枝．紫三．紅白各二枝．觀者稱奇．龍以軍中克捷功．屢被錫命．此其徵歟．

西陲開幕府．珍草吐休祥．一本分三色．連蕖競衆芳．英蕤依石發．盤蘜拂檐長．白鑒琳瑯質．緋腮琥珀光．流芬揚紫醞．帶粉漬紅妝．佳氣龍燻潤．清芬蝶戲香．嫣嫻皇錦繡．照耀同文章．屢節同秋菊．傾心向太陽．

七言律詩

東坡寺一首．次人韻．寺在清浪道中

轔轔車馬行山中．拔崖梯石凌青穹．昏黑折入東坡島．清虛恍在西天宮．花開欲謝水鳴澗．鶴去復來雲滿松．相去桃川僅千里．仙源應氣應相通．

察院梅開

天涯歲暮逢多病．不覺山梅花忽開．東閣徘徊詩興動．草堂攀折酒盃回．從憐素色茅編竹．恐撥雲根石作臺．終見元功歸鼎鼐．青枝綠子又相催．

登圓通寺

圓通城中第一形．勝予丙子夏到．丁丑仲秋之望．始一登焉．

綠山徑仄欄干貼．障海崖危棟宇懸．空洞陰風吹積雪．翠屏飛雨散晴川．黃杜剩落殘僧掃．獨樹花明白鳥憐．跨馬出城纔迄尺．一年此日始攀緣．

立春

陰陰庭檻折梅花．潭潭盤飧煽腐芽．竹裏啼鶯初過水．海邊飛燕又還家．孤雲細草生愁思．短髮清樽感歲華．閑泛溪溪春水動．兩三雛子候星槎．

元日

歲時偏感異鄉人．空憶井霞洞口春．愁極殷勤無事酒．古來難盡百年身．暉暉竹日窗櫳細．漠漠溪雲草

菊漸同滋滋．遠非非沄沄．嘆湖魚躍鷗．神濊鶴飲羣．濯纓清籍茲．洗耳颸風聞．渭水萬竿雨．湘川千頃雲．茶沈銀鼎滑．醅發玉缸熏．長飲不知老．陶然對此君．

綠樹為徐翁賦

路口開幽徑．青青樹百章．煙滋枝自碧．雪漉節逾蒼．渾奪莓苔色．還滋醒荔光．露交迷翡翠．葉盤隱鸜黃．蒙密山雲暖．蕭森海日涼．香浮隨杖履．陰滴沁衣裳．修竹鄰盤谷．清風拂醉鄉．華林何渺渺．此地足徜徉．

壽封大夫怡齋三十韻

芳年擅弦舉．非志奮周行．夜雨綽槃烱．春風點瑟張．惟經析章句．對策慕賢良．學已傳劉向．文偏困子長．明珠逸滄海．駿耳驟康莊．槐市聊施帳．芹池暫鼓簧．官清塞亦好．祿美薄何妨．經事齋分設．蘇湖教復昌．元機悟流止．真境息迎將．風颯尊方熟．霜蕪菊就荒．拂衣歸鄭谷．漉酒引陶觴．道溢煙霞氣．詩成錦繡腸．林泉隨宿分．簪紱屬賢良．玉氏槐先兆．寶郎桂後芳．名駒出洼水．文鳳起高岡．瑞彩星奎壁．瑰材荷棟梁．分曹登水部．封典煥天章．盤樹資英里．光開璧錦堂．孝元珍祿養．顯布重名揚．使節臨東越．兵鈐鎮括蒼．望紫常切切．愛日復皇皇．欲致膝前樂．遠迎江上航．修齡躋八秩．初度屆三陽．酌醴傾金盞．斑斕舞綵裳．珍從銀餡細．鼎鼐玉粳香．笑指安民術．真為卻老方．桑榆臨淑景．喬梓衍清光．鶴髮披青紫．熊羆叶白黃．三公登斯至．千歲詩惟康．椿樹長翅秀．蘭芽蔚發祥．

七言律詩

東坡寺一首．次人韻．寺在清浪道中

轔轔車馬行山中．拔崖梯石凌青穹．昏黑折入東坡島．清虛恍在西天宮．花開欲謝水鳴澗．鶴去復來雲滿松．相去桃川僅千里．仙源應氣應相通．

察院梅開

天涯歲暮逢多病．不覺山梅花忽開．東閣徘徊詩興動．草堂攀折酒盃回．從憐素色茅編竹．恐撥雲根石作臺．終見元功歸鼎鼐．青枝綠子又相催．

登圓通寺

圓通城中第一形．勝予丙子夏到．丁丑仲秋之望．始一登焉．

綠山徑仄欄干貼．障海崖危棟宇懸．空洞陰風吹積雪．翠屏飛雨散晴川．黃杜剩落殘僧掃．獨樹花明白鳥憐．跨馬出城纔迄尺．一年此日始攀緣．

立春

陰陰庭檻折梅花．潭潭盤飧煽腐芽．竹裏啼鶯初過水．海邊飛燕又還家．孤雲細草生愁思．短髮清樽感歲華．閑泛溪溪春水動．兩三雛子候星槎．

元日

歲時偏感異鄉人．空憶井霞洞口春．愁極殷勤無事酒．古來難盡百年身．暉暉竹日窗櫳細．漠漠溪雲草

色新。慈母別時頭漸白。于今樓裏總如銀。

上巳

洲渚雲消蒲柳齊。山禽曉哢漱水禽啼。天邊落日春難駐。花外芳樽晚更攜。河曲寒流空泯泯。蘭亭蓂草自萋萋。古今多少興衰事。只恐傷神不敢題。

送桂洲先生行二首次崆峒韻

圖圖松桂結繁陰。十里東亭載酒臨。亭上風光爲別地。席邊秋水送君心。酒憐落日不停把。詩向明朝各自吟。更約皇州春色裏。鳴珂同聽風池音。

客鄉送客山之陰。七月一日秋氣臨。綠酒踩衣慈母壽。江蓠梁月故人心。一溪白白雙蓮出。萬樹蒼蒼獨鳥吟。我有驪歌君喜聽。百年前共越溪音。

桂洲先生投以詩次韻答之

清愁短髮共侵尋。故國依稀魚鳥音。念我久爲萬里客。逢君便許百年心。盧溝黯淡浮陰滿。松桂森沈雨色深。塵世由來浩大夢。好懷何事不長吟。

開先寺次陽明公韻

山靈愛客勿相猜。前歲曾遊今復來。青竹橋邊雙鹿立。白雲徑裏一僧回。猿啼瞑瞑松巖月。龍吼殷殷玉峽雷。王子風流盡塵土。惟留石上篆苔蒼。

除日次蓉川給事韻一首

此歲推遷此夕餘。客窗銀燭火共圖。誰荒荒落日兵戈滿。隱隱寒星鼓角疎。弄草正牽遊子恨。青山仍負野人廬。生令半夜傳新歲。卻嘆終年是故予。

送鄭少谷次梁岡韻

鄭公栲栳宦情闌。棄裏關心又謝官。自古是非因富貴。近年出處屬艱難。新秋江上鱸魚美。五月山中荔子丹。玉筯金盤空爛漫。野人自有好盤餐。

鎮西樓次還翁韻二首

縹緲危樓百尺雄。雕甍丹柱映崆峒。月明青海烽煙息。雲隔天山笳梧通。清夜角聲流遠塞。高秋旌影拂長空。輕裘緩帶時登眺。游騎長驅一嘯中。

北地重門金鎖固。初天六月鐵衣寒。蒼蒼木峽風塵變。隱隱蕭關虎豹蟠。方叔壯猷三授鉞。子儀聞命再彈冠。神明銅柱參雲立。旭日祈香倚劍石。

送華山次還翁韻二首

儒從長者叩雲關。直向仙人問碧山。別是一天娛境外。況逢二月早春間。花開絕島無人跡。松老長風吹客顏。咸嘆浮生萍共水。直須玉燭夜忘還。

邊塵千仞俯潼關。踏級捫蘿到半山。睡客頓遊蒼峽裏。上有落炎峽，遺骨猶在。仙人掌露白雲間。數年荏苒頻勞役。

此日追遙一破顏。更欲乘風登絕頂。直臨石室問眞還。

終南山次渼江韻

攀蘿直到南山岑。漠閣秦壇歲月□。□碣荒涼蟠古字。羽衣漏洒舉僊吟。洞中鹿子時堪抱。水□□鏡不可尋。幽興浮生渾一夢。泠然清興在山林。

送劉邁士豹林赴京

粉院遙遙近竹居。清閑因得數停車。直從野外頻攜酒。相送雲間早上書。隱隱關河非樹遠。悠悠風雨夜堂虛。百年聚散揮浮梗。莫放北來音信疎。

大司徒賀庵八十四歲壽次大學士石翁韻

古昔稀逢是七旬。于今八十四年春。松高閣氣生申伯。南極元精現老人。龍虎會中勳業舊。麒麟閣上畫圖新。佳兒衣錦膝前舞。絕勝當年戲綵眞。

送盧子汝珮令遂寧

鼓瑟咿咿鵝鹿鳴。黃金榜上又題名。春來花發銀章爛。雪霽江清綵鷁鳴。莫厭馳驅三輔可。將撫字慕陽城。山人擬續循良傳。日向雲間采頌聲。

送江淮王子遵朝

瑪瑙風雨時聞話。粉院詩書近結鄰。遠北白谷泰地月。遙作遠陪劉門春。水塞沙禽客使。雪敲石篆印蓁新。邂逅若逢相識問。夢漁直欲學垂綸。

送李希獻歸田

梅柳芳菲早拂衣。蜀江猶得伴春歸。從茲朝市無踪跡。自古榮華有是非。巖下白雲常散散。溪前明月更依依。風光物色俱堪賞。莫遣尊常酒值稀。

送李總制先生還朝

草暗胡天緩帶遊。牙墻絳節鎮諸州。春屯不斷耕牛飲。南下曾無牧馬留。箭鏃鳴風雪山動。旌竿裹月劍河幽。歸朝若問三城計。萬杵登登正可愁。

華清宮次仲默韻

華清宮殿水潺波。春日馳驅忽再過。舊路雲深麋子隱。荒臺雨積鹿花多。回看輔嶺氛霾暗。其奈漁陽羽鼓何。不重明妃憂猛士。千年猶壯大風歌。

桑澤山由屯田僉事提兵固原

白馬翩翩仗劍遊。子儀臨鎮朔方收。屯田已著奉銷甲。積穀何須夜唱籌。營中八陣風雲起。水上雄旌日月浮。旰食正聞西顧切。請纓投筆志須酬。

遊近山園亭

出郭緣郊近卜村。誅茅編竹漫成園。煙霞不假終南選。水石新開綠野軒。幽鳥避人啼遠樹。牛羊隨牧下

荒墩著碁已得康成宣三月花時長閉門

遊鷹福寺

青袍白馬映春天問柳尋花滯酒錢芳寺偏宜留客住閑僧尤愛把詩傳層雲虛閣鐘聲遍斜日疎林塔影懸極目前朝園疑地催餘松柏故蒼然

送吉思郎道長

文茵玉轡馬如龍來往秦州春色中倚斗常開蛟室劍因風時聽鳳樓鐘晚收百二金湯險手指三千雲錦重即看趨朝舉明主阜囊仗下日相從

思郎道長得代者皆喜賦詩次韻一首

驛路傳書速使車喜來煮酒更烹魚遲朝重侍花邊仗假道聊停江上居淮海南風雙鵠下瀟門旭日五雲舒卻慚病叟淹留久未得扁舟縱所如

遊杜曲園亭次張太徵韻

南山山下放長歌第五橋邊春色過松菊獨憐三徑好乾坤誰恨百年多清風款款翹新竹落日遲遲散碧坷濁酒主人休盡勸衰顏客子易爲酡

送成質夫任山東方伯

爲郎已喜多遺愛使節還沿有令名雪裏帝舟臨晉水春前旌節下齊城雲灘沙漵雙鳧出遠省風詩一鶴鳴竹馬爭看行色好甘棠早報頌聲成

送刑曹盧子伯紀

前日相逢今日別客邊送客重淒然江鳴白雨新潮發舟對寒山暮日懸須把詩書先法令勿云憐風後鷹鵰雙親喜就千鍾養香米頻炊建業泉

客次逢春次竹洞韻

二十年來西復東敢將勞佚問窮通官忙卷裏詩常減家遠樽前酒易窮洪澤水明澄練影崇山日出放和風園亭聊試登臨興壇杏山櫻花欲紅

七言律詩續編

扈從喜晴和韻三首

鳴珂扈蹕漢官儀簫下慚無獻納詞萬蓋飛熊開曉仗九苞威鳳翔春旗神邱柚友山川勢芬祀膺成雨露期早著朝衣待明燭五雲深處漏聲遲

百年禮樂會昌辰仙仗經行芳草春日耀旌旛五色羽風翔殿動七香塵聲音並奮翔球盛珍茲森羅俎豆新旋蹕行宮稱萬壽玉醅滿引獻慈親

芳春祀禮報陵原殽仗鳴鑾殿寶軒樹杪雲光遙隱見山中花候易寒暄六軍結駟雄熊虎百辟分行儼盥薇大祝告成回蹕處旌旗燁燁露華繁

文華殿賜賴次高吾司馬韻

鮮品分頒錫近臣冰盤咬潔得嘗新泥塗賤跡恩旁洽鑒瓦枯腸味更真曷爲野人也有獻芹意報國由來自許身

來日御臨西苑觀穀諸公陪祀次李溪學士韻二首

紫禁鳴鑾旭日初清壇被稻惠風餘風風高閣開金鎖繡盒仙班集錦裾相如祈祈甘雨宣王澤郁郁祥雲護帝居

翠輦早出明光陛錦纜晴搖太液波碧甃紫姬龍瑞草跡星漢月映新羅跗跗風舞鈞韶奏豎豎魚麗旨酒多玉葉比隆豳鎬盛康功方御漢唐過

送劉子克覽分教武原克覽郡城人。

摳衣曾上問官臺獨抱殘經即我來晚得儒官莫長歎常言科目有遲材芹塘雨過青毡潤槐館風清絳帳開二十年前芻牧地因君繙繹動餘懷

送澤厓中永巡撫延綏

西征獨秉旌旄重惜別聊浮榼酒同麟閣動名應可待柏臺風望已先隆琵婆長道聲山川節適不鳴書海風願恣便宜效充國更將教化慕文翁

使鉞三邊波浦中丞賀之詩次韻

牙旗影捲黃河沫寶劍文生紫石瑛外闢麟符需大將中臺魚鑰授書生混蛇陣勢祁山陣鵝鴨軍聲宋夜兵欲取奇勳勒銅柱先將全勝慕金城

預望城

疎茅巖結千人戍苦水沙環三里城雪暗犬羊歸窟穴雲明旟騎出新營高深溝壘重門險呼吸風霆六月兵青草塞南農耜舉黃檢道上凱音清

三友軒

蒼蒼松竹離奇立白白梅花掩映開中著閑翁更情絕不妨終日共徘徊

露葵一自殘秋乘鶴去空留香影滿亭臺

巡邊次晉溪司馬韻

閶闔門開推外閫崆峒山遠駐中堅登壇將令宣旌樹出塞軍聲鐵騎連直逐匈奴還大漠便從相國事春田四郊漸見耕耘起三月不聞烽火傳

崆峒

西北崆峒山勢雄千年城界向鴻濛靈泉潤引崑崙滴灝氣光含青海風雲中荒涼棟宇聊停節不是當時問道宮

王母山

憶昔慢從山下過今春卻騁雪中游半空玉洞煙霞出千古瑤池日月浮朱草最深盤白鳥元梨樹老臥青牛陳詞特爲慈親祝錫祉頻添海屋籌

蝶者云敵忽驚怖引營去二三百里次東瀛詞徒謂檢林直北黃河浮渺渺烽煙接塞樓陣結龍蛇屯漢戍圍蟠虎豹壯秦州雷鼓漠外軍聲震雨流沙邊朔語愁霧暮背移三百里直看瀛水道高秋

諸生較射於演武場時有雨

憶昔握衣弟子席于今雜射將軍蓋詩書已拖十年志弓矢還陳百步才弦發鳴沙摧虎膽鏃飛瀚海落鯨鮐帳前金鼓隨風散橋外旌旗帶雨回

捷音

嘉靖甲午之秋虜衆十萬餘騎踰邊壓境予檄固原寧夏延綏軍夾擊之固原總兵官劉文部下斬獲一百二十七級寧夏總兵官王効部下斬獲一百三十級延綏副總兵梁震等部下斬獲一百九十七級詩云一月三捷幸獲覩於聖明全勝之時賦此以昭非盛云

十萬胡雛敢寇行嬈姚諸將按西營提刀直研陰山虎奮戟橫穿瀚海鯨三路捷音飛羽檄九秋勝氣溢旌旗腐儒倘覓干城策願得沙場長鞭兵

紅古城哨卒報敵退走回人斬奉設敵搶掠無所得將自己馬殺食又相猜說官軍如何辽等勇猛乃連夜徙營

甲士擁矛馳戰壘將軍拔劍逐蕃兵山前已捲長蛇勢幕外遙傳班馬聲煙破九秋烽火息烏飛千里陣雲平閑閣共守鴛豚樂畎畝和沿禾黍成

紅古城哨卒報敵退走回人斬奉設敵搶掠無所得將自己馬殺食又相猜說官軍如何辽等勇猛不沈忽憶梅花愁寂寂把君詩卷動豪吟

贈雲川提師

月明胡騎遶沙場諸將交馳羽檄忙共有膚功騰幕府喜將三捷獻明光帳前鼓舞檢陰碧營上旌飛喜色黃聞道塞中飢食鴈人人懽說漢兵強

喜上種菊數本北地寒開遲開安厓中逐至催以詩

天高秋色已過半地冷菊花猶未開撫景每懽青鬢改提壺空負白衣來何時杖屨從荒徑獨立風霜老此盞客到不禁清興發雨中故遣短詩催

甲申立春日出關提學治兵寓陽中凡十年感而有作

十五載中兩度至六千里外十年過形容盡向風霜老勳業何如歲月多部曲半屬新節鉞門生猶誦舊編摩青春此日出關去回眺雲山一放歌

園公贈菊兼黃紫

園公識得山人意相贈菊花三兩枝霜下常開黃耿耿風前不動翠垂垂半簷佳色疎堂靜萬朵秋香老圃奇卻憶故山荒逕裏嘻嘻稚子候門時

雨花盞和鉞弟韻

梁氏高臺成古蹟春來惟有草萋萋碧蓮絳蕊俱臨水玉樹琳條亦委泥絕代梨園候桑海豪家金谷徧輪蹄芳芬月色江門暮悵惚枝頭杜宇啼

內閣盆荷初開次韻

朱夏長吹長養風荷花開榜五雲紅香來天上如蘭郁巧失人間翦綵工掘製累甕儲玉雪甘分金垣出瓊宮陰陽氣協生靈草還屬鈞衡燮理功六月池搖蘭蕙風駢花開對玉堂紅色侵法帳曾函潤香入仙窓詩句工白藕絲垂雲母井清蓮房結水品宮地分清切依天表深沐濃濃雨露功

和二老重陽游邵家園三首

黃花初放邵家園綠蟻聊浮北海樽五里林皋猶榜郭數椽門巷自成村空中山色來連座樹杪泉聲落滿軒牧唱農謳雜簫鼓太平可以答君恩

東籬風光勝習園紫英黃菊漫開尊假山小結煙霞島疎選聊圍水石村裊擁松間張翠幄日斜柳外駐高軒昌辰綸閣多閒暇酩酊還歌既醉恩

地分紫陌植名園酒瀉黃封出上尊秋菊寒香九日節垂楊清陰數家村偶因乘興來停蓋還欲題詩退植軒手把茱萸祝君壽自來每飯不忘恩

喜雪答五華翁

山明瑞雪遶岑照我霜毛亦滿簪破屨何人出東郭輕橈此夕下山陰月盧翁習光潛合水白玲瓏影不沈忽憶梅花愁寂寂把君詩卷動豪吟

贈雲川提師

買斷山中第一區雲川千頃不征租川迎聖動常香吐雲共川盧似有無風景悠然堪入畫舟航到處輒飛觚花開訪我春江上爲寫煙波釣徒

壽東峰何翁八旬二首

儻翁滿酒出風塵黃髮黃眉八十春手握靈珠三昧象心詮元璞九華眞琴書久作林泉主冠帶時來館閣賓玉饌金醪勞上相年年長祝菊花辰

攜書曾試橋門業得道還求石室詮本住萬家春樹裏時游三島閬風前谷開鋒菊逢初度盡化瑤桃不記年獨撫瑤琴動幽妙翩翩雙鶴下青田

上巳二首次司空樸翁韻

野外風光媚我身一觴一詠答芳辰風吹江草綠隨意雨落山桃紅醉人堂下抱琴音已遠水心捧劍事非眞百花堂上春方好莫放花飛減卻春

雲聯黎幙水邊游羽激飛觴水面流花氣直和煙霧重鳥聲更比管絃稠斜陽芳草歸人散新月垂楊客

子固興感慨悠悠今古異閒亭往事證追求。

中秋賞月時新霽次司空几翁韻四首。

沿溯吐月碧盧寒今古風流興不闌汎諸憶誰千里共登樓許我百年君影圖似學裁箱扇光沁欲流承露盤青海鏖空胡騎近封章朝達紫宸歡。

月臨靜夜照人寒正值西園風雨闌旋徙藤牀隨月坐設瀝石几拂雲看酒浮玉液出新甕鱗滑金唇鯽碧盤乘興一觴邀一詠不須乘燭足爲歡。

月白天清爽氣寒可圍良夜且休闌君來漫一停盃問了仍重把酒君珠孕魄浮雲母井鏡飛光奪水晶盤中秋曾弛金吾禁劇聽踏歌士女歡。

鴈聲嘹嘹戒新寒萬樹秋風暑氣闌南樓有待月華上高歌長舉酒盃君煙消舟岡懸銀鏡露洗明河湛玉盤縹緲廣寒最深處寶瑟聲奏萬年歡。

五言絕句

感懷

萍梗他鄉跡鶯花二月天風光寒復暖客況日如年。

漫興

天入西南裔地游荊蜀間酒因愁日醉身在病時閒。

過玉山

過嶺家因遠思親信漸稀不如解袍帶只著老萊衣。

題蓮峰林居

腰間解佩魚四十走林居旋覓烹葵法時抄養鶴書。

說經臺在終南山。

著經老子宅況復青春時直欲臨飛蠕長騙白鹿騎。

梁山

曉騎梁山下雙流禹鑿懸海游應不負隨處適林泉。

種竹

山中雨若泉種竹滿春田元聲風瀏瀏淨影月娟娟。

五言絕句續編

咖鷄

參橫月欲落荒寨早鷄聲老將持矛舞天明斫賊營。

中秋月

影隨銀漢轉光映玉壺塞蓬闕和蟄步仙城倚桂沿。

七言絕句

登三峽橋次白清韻

杏杏仙原一澗通長橋水面臥青龍乘風遠到凌空笑撒散飛泉上石峰。

塞食二首

羣眠桑老葉田田二月已破寒食天因歲人家少炊爨官中不必禁煙煙柔桑葉密鳩鳴鳴棠梨花開悲夜徂多少新墳哭新鬼生前半爲負官租。

聞禽言有感二首

麥熟斑斑山雉飛田家飯滿蹴蓉肥一春博得一升飽桑柘影中黃犢歸。

新婦房中唱姑惡清晨擣桑夜照箔白繭青繅雜衣香貿入朱門當布著。

扈景

石上雲寒松影細洲前雨映辭花新巖林莫道多通逸還比商山少一人。

塞上曲八首爲遜翁先生賦

朔風獵獵吹大荒黃河浩蕩冰爲梁胡兵十萬羅馬至齊傍關門射白狼。

前年回子圍甘州殺人如麻飛鳥愁正歎轅門誰使戲都傳金印編對侯。

虎豹森嚴壯武壁蛟龍變化朔方旗當年已識投醪意今日重瞻免胄儀。

每歲三軍哭沒糧今年飯飽更推羊大家欲飲琵琶血日日持刀赴戰場。

陣雲黯淡塞沙平百帶槽邊萬馬鳴立雪不忘征戰意因風時聽鼓鼙聲。

旌旗光閃賀蘭山金鼓音騰靈武關房騎中宵俱遠遁健兒馬上射雕還。

黃榆塞口旌旄捲白草山頭烽火收春動茫茫水如雪家家沙磧飲耕牛。

喜聞回子避陰山不向刀頭弄玉環更祝龍城吐遒策一丸常閉玉門關。

塞上曲八首爲荊山先生賦

單于飲馬黃河窟千山萬山烽火紅天子題眷下麟閣元戎仗劍出隴中。

赤羽雲間傳玉檄青綬日下建牙旗會看開府臨戎際便是中原解甲時。

白榆塞口黃塵飛朔風直捲向奴圍將士戰酣欲飲血大家生捉雙狼歸。

日慘旌竿晴揆空天寒劍鍔夜鳴風材官帶胄趨轅下驕蹇張弦在目中。

健兒多月不苦寒鐵衣之下還重繖聞說賊來眼如電持予橫槊當風前。

黃河水落千尺淵邊馬不嘶青草繁莫云天下無雙信會見軍中又一韓。

一旅淨掃陰山雪雙戟遙滑瀚海塵息馬喜逢明聖主騎麗常作太平人。

道路漫漫戍馬鳴將軍塞外龍西征羽書早獻金門捷玉管高題銅柱名。

扈從春祭和韻

知時好雨正當春。碧嶂鶯啼暮色勻。花發千門金淵暖。風清九陌擁車塵。
瑞羣鏘柯長不凋。七陵形勢在雲霄。好如翔鳳迴阿閣。又似驕龍遍渤海。
春郊雲擾綠雞平。悤祀何勝雨露情。辭闕林遙在望不辭鳳輦蹈沙行。
雨霽湖光激灩開。乘舟張幄亦優哉。鮫旂遂幻隨波動。鼉鼓聲高出水來。
銀絲鳳管共清歌。□舟牙檣汎碧波。子樂母心千載德。臣謳君德萬邦和。
鷁舟鷁首載酒舟。葦色花光湖面流。不詠雲璈詠天保。徵臣荷寵侍宸游。

喜豸弟至四首之三

別遙倏見還疑夢。喜劇相沿轉作悲。歎我形容今已老。汝顏亦異少年時。
傘衣縞綈思兄意。把酒殷勤見弟情。鴒鵒翩翩似相感。故來月下共和鳴。
廿載悠悠各一天。相逢還是五雲邊。開函還讀親朋札。短燭殘燈夜不眠。

送陳子任澈江幕府三首

澈江水色碧如玻。小結閒閣數百家。堂鼓午鳴公事了。時來江上折梅花。
案頭拂牘背山色。暮裏鳴琴雜水聲。莫道官閒無事事。也隨五馬理專城。
城抱寒江幕府清。剩栽花發乳鳩鳴。水邊立馬聞蛩語。忽有澄雲衣上生。

送石阡府推官金孔安四首之三

初除山郡勝爲郎。手植陰陰數畝桑。雀散石羣春晝靜。一琴橫膝對桄榔。
春江水照百花明。翠繞風牽緩緩行。莫道郡中無寶玉。此行原只愛官清。
驛路馬經千嶂雪。郡齋門遍五溪巖。須思仇覽栖蓬意。勿讀張湯刻鼠文。

壽趙南溪八十甘爲長陽令。有遺愛。

甘棠南土多遺愛。五柳東皋早拂衣。仙島遙傳青鳥信。漁竿長老白鷗磯。

壽趙子文隱桃花塢

高冠大帶一飄飄。長就深深花塢居。黃鳥不鳴儲葉午。春風翻動發生書。
山窗亭前隱者家。但將一逕隔紛華。雙雙海鶴雲間下。開遍緋桃千樹花。

趙恕齋六十

山水盤桓多樂事。柴荊灑酒即仙家。從飛手摘白松子。風郁眼看丹桂花。
酒後海酣元圃秣。樂棚新種五銖衣。老人天上垂南極。兒子庭中舞綵衣。

題平山讀書錫山華海翁翁門人從龍乃父也。江南稱積善之家焉。

野服綸巾早避名。漫從海上學長生。養成元圃千年鶴。常共閒雲一片情。

方朔背桃二首

不向金門獻滑稽。揮毫游戲大荒西。風前唳嘯細桃核。白白長眉與髮齊。
蓬萊仙島柯長不凋。七陵形勢在雲霄。好如翔鳳迴阿閣。又似驕龍遍渤海潮。
春郊雲擾綠雞平。悤祀何勝雨露情。辭闕林遙在望不辭鳳輦蹈沙行。
雨霽湖光激灩開。乘舟張幄亦優哉。鮫旂遂幻隨波動。鼉鼓聲高出水來。
銀絲鳳管共清歌。□舟牙檣汎碧波。子樂母心千載德。臣謳君德萬邦和。
鷁舟鷁首載酒舟。葦色花光湖面流。不詠雲璈詠天保。徵臣荷寵侍宸游。

喜豸弟至四首之三

別遙倏見還疑夢。喜劇相沿轉作悲。歎我形容今已老。汝顏亦異少年時。
傘衣縞綈思兄意。把酒殷勤見弟情。鴒鵒翩翩似相感。故來月下共和鳴。
廿載悠悠各一天。相逢還是五雲邊。開函還讀親朋札。短燭殘燈夜不眠。

送陳子任澈江幕府三首

澈江水色碧如玻。小結閒閣數百家。堂鼓午鳴公事了。時來江上折梅花。
案頭拂牘背山色。暮裏鳴琴雜水聲。莫道官閒無事事。也隨五馬理專城。
城抱寒江幕府清。剩栽花發乳鳩鳴。水邊立馬聞蛩語。忽有澄雲衣上生。

送石阡府推官金孔安四首之三

初除山郡勝爲郎。手植陰陰數畝桑。雀散石羣春晝靜。一琴橫膝對桄榔。
春江水照百花明。翠繞風牽緩緩行。莫道郡中無寶玉。此行原只愛官清。
驛路馬經千嶂雪。郡齋門遍五溪巖。須思仇覽栖蓬意。勿讀張湯刻鼠文。

壽趙南溪八十甘爲長陽令。有遺愛。

甘棠南土多遺愛。五柳東皋早拂衣。仙島遙傳青鳥信。漁竿長老白鷗磯。

壽趙子文隱桃花塢

高冠大帶一飄飄。長就深深花塢居。黃鳥不鳴儲葉午。春風翻動發生書。
山窗亭前隱者家。但將一逕隔紛華。雙雙海鶴雲間下。開遍緋桃千樹花。

趙恕齋六十

山水盤桓多樂事。柴荊灑酒即仙家。從飛手摘白松子。風郁眼看丹桂花。
酒後海酣元圃秣。樂棚新種五銖衣。老人天上垂南極。兒子庭中舞綵衣。

題平山讀書錫山華海翁翁門人從龍乃父也。江南稱積善之家焉。

野服綸巾早避名。漫從海上學長生。養成元圃千年鶴。常共閒雲一片情。

方朔背桃二首

題漁石集後

悅也少從先君中丞宦游閩浙，嘗觴舟蘭溪之上而登覽焉，攢峰削拔，澈水縈紆，岸邐汀蘅，幽芬競接，殆徘徊噫歎曰，茲其天地至文之攸鍾乎，何景象蔚焉炳煥獨殊哉，必將篤生偉人以鼎耀厥祥也矣，爰質諸先君，曰，往哲眇矣，乃今則有若楓山章先生，以道義風節倡天下，厥後嗣昔，則有唐虞佐焉，虞佐如先君云，且命悅稱識之矣，先焉，嘉靖初載，又聞諸心遠王中丞，每論當世經濟才猷，必頭稱虞佐虞佐，如先君云，且命悅稱識之矣，往歲始及侍教于京師，無何，公即開府蹈邊矣，茲使西涼，幸獲讀公漁石集，乃喜躍再拜嘆曰，於戲，不遊溟渤，安知夫水之浩渺淵深而不可窮乎，不登崑華，安知夫山之盤礴屴崿而不可跂乎，不讀公之文章，安知夫鍾靈毓粹，儲精藏奇，其有以發山川之秀者，在斯人乎，矧公博極羣書，軒輊今古，潛究化機，宏達治體，遠邇洪纖，靡或有遺，夔持憲節，經營四方，車轍馬跡，幾偏天下，匪直子長龍門之遍焉已，則其巨觀冥悟，握秘抽元，肆而裕文，有不卓然名世，振衰濟溺，爲我明一代儒宗矣乎，昔者先生長老所稱引，允不謬矣，覺不敏，竊嘗志夫學焉，而眩于藝林之多歧，矜秦漢者蔓而游侈左國者窒而紛糾，此莊列者流幻而浮，模晉魏者靡麗而柔靡，斯集也，括其奧，抉其旨，而推理之來，務其言，準聖謨，行遵道，謀猷著，歲徵，厚德著，茲又公乘繫之厥法史之幽，悅於是乎因公言，知公行，因公行，知公德，改德考祥，銘勳建勳，庶幾有所師，承而學不試矣，敬因下問，而書是以復。

嘉靖十三年歲秋十日洛陽後學白悅謹於高平行署。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襄漁石唐公傳

唐文襄公諱龍，字虞佐，號漁石，浙閩婺人，鄭前進士鄖遵菴公，與公祖思州君友，並以經行聞，思州公生贈尚書篁嶼公，篁嶼公，聰菴婁以女，是生公，公在娠，鄭夫人夢獅踞門向日，及公生，日光射庭，人異而傅之，幼機神警朗，有遠志，讀書過目輒領，稍長，遊宗伯章文懿公門，得其淵源，宏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鄖城，鄖敝甚，民戶多亡，公躬勤約，多方招集，時境內久旱，徒跣虔禱，輒雨，及又旱，再禱，再雨，流民纂而復業，戶日日增，舊弊收糧，類多賦以羨餘，餽令，及簿計至京，邊輸不給，即稱貸歸，復從各戶追償之，民益困，公禁豪猾毋橫徵，逾簿計，宣檢羨餘封之，豐年輸轉以是終公任，不聞重徵逋稅者，政聲徹東土，凡訢書間有滯訟，皆赴監司求決焉，大盜起燕趙，躁聲地鄰當賊衝，公崇城浚濠，治械具，集壯丁拒守，賊攻城不利，奔馬頭集，公勒兵追襲之，斬首二百餘級，越數日，賊益衆，來報馬頭之役，公乘其未定奮擊之，復斬首百餘級，賊怒糾各部直薄鄖，公發硯口長柄諸炮，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大創而去，運饈上其功，陞俸二級，初公莅鄖，庾儲爰數斛，庫餘銀三兩，深以爲憂，於是節浪費，積衆麥，計貧戶得貸而薄其息，稍來麥二萬八千石，銀亦至四千餘兩，卒之破賊完城，以其積蓄素具云，丁篁嶼公憂，鄖民攀號數百里外，建祠歲祀之，服除，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時奸璫江彬等導武廟數出狩，公疏乞戒巡遊，大略云，念此天下祖宗之艱難，今日守之尚不易，凡騎射畋獵，無益有害，一切禁之，因斥彬等不臣之罪，請盜法示戒，士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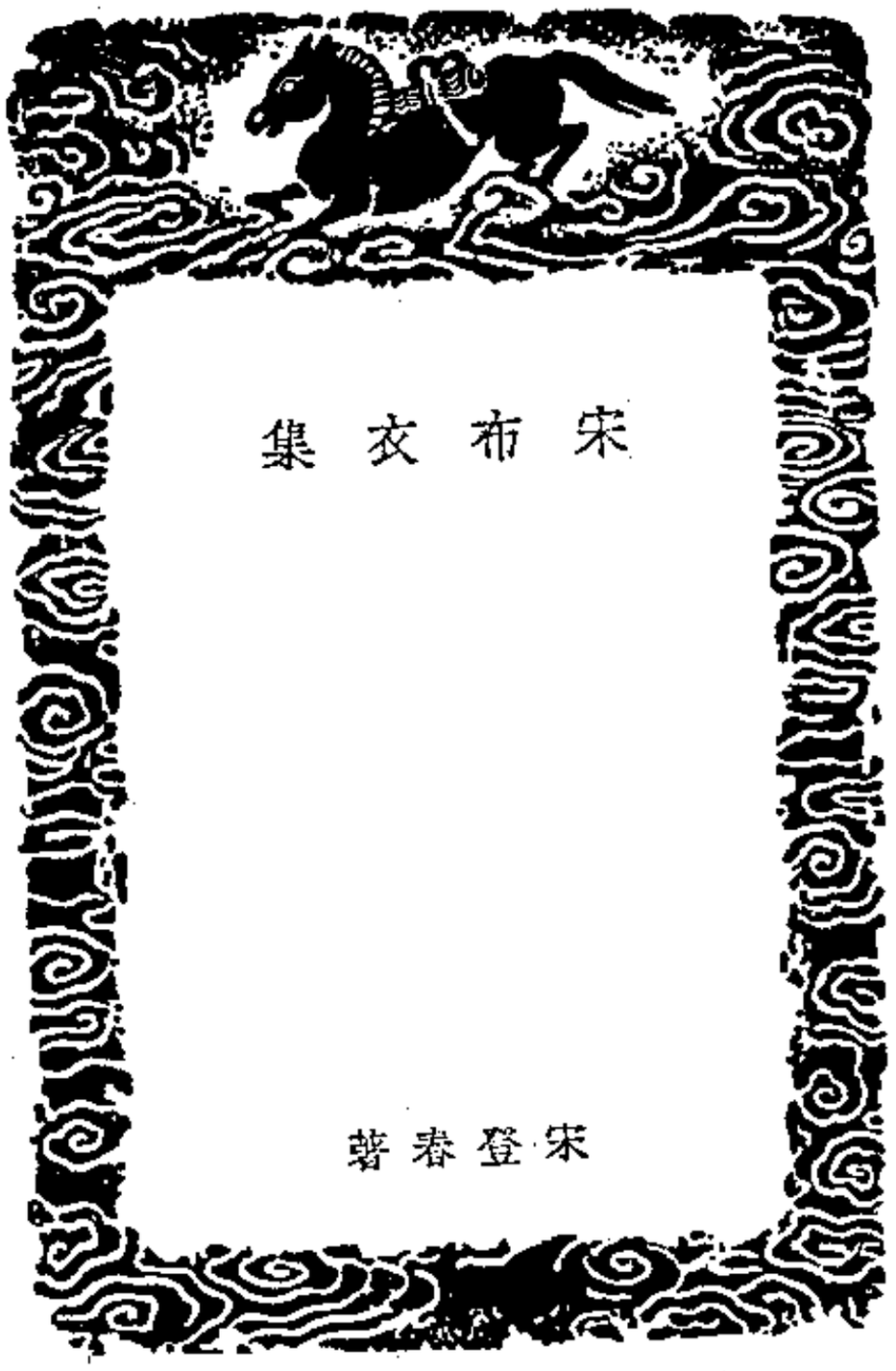
風朝鳴以罪屢貶嶺寧儋耳規復用公首馭之事集濱人在京者舉保矯內批像襲都將部撤下公復疏罪狀遂徙其職指揮盧和寧假父也坐殺人律寧贖讞獄者出之且以脅致公裂其書竟正和罪凡再忤事弗計也撫臣以濱卒多冒補將貶汰之其帥臣因稽北月給激衆且爲變公語撫臣曰濱夷方也以夷治之乃安今因其註尺籍撫而肆之猶邕管配矣奈何欲撤之隨論使給糧衆心乃安其他注措濱人多懾撫遷移恤老羸收遺棄散糜粥給醫藥禁閉糴十餘事勅賜忠勤體國長筭事弗計也撫臣以濱卒多冒補將貶汰之其帥臣因稽北月給激衆且爲變公語撫臣曰濱夷方也以夷

簡戎伍飾器械明賞罰一時名將如梁震王効劉文俱拔自廛下推誠盡服成樂爲用公謂諸鎮曰敵狙中國兵不出塞故敢陸梁夫先人有奪人之心兵法也以師三萬耀武陰山敵大慙北徙六百里奚巳秋敵犯鎮遠公督震効擊之斬首四百級甲斬森敵犯延綏時震方授大同公趨震邊而敵參將任傑繞敵後合戰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敵潛營鄂水公檄嚴兵以俟及猝至邀擊之復斬首七十餘級狄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安會公下令分布要地使劉文迎敵而伏兵其傍比戰伏兵起乘之敵大敗遁歸至興武効邊擊敗之至乾潛震追擊又敗之凡三捷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器甲無算兵部上公功曰昔都御史王越搗敵四百餘賜封威寧伯尚書王憲斬敵三百級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謹功狀過之宜加優典竟爲忌者所抑公在四鎮熟地形險阨如指掌故聞警坐鎮動必有功丙申召爲那部尚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殲其黨卒擢爲飛語中之微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今務姑息餌叛卒罪制臣邊人益得窺朝旨矣源清於是得減論外患張延齡以皇繫奸人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宰揣間兩宮株連貴近東坐獄不竟竟者數十人公按得其妄竟抵東山於法九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人勳臣朝國怙勢欲奪諸司之柄條政務其四事下那部公駁奏其妄及朝審僧勅使欲附比出涿豪李昭重辟公曰殺人以媚人吾恥之淑相止落職由是權貴多不悅戊戌夏以母鄭夫人年八十餘乞終養上養以孝誼賜給驛歸朝野榮之公既去益諫食謂公當及時面用竟三十餘上甲辰秋上亦念公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改南京吏部未行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趨令赴任鄭夫人諭公此所謂金革之事義不容辭吾勉僧汝行乙巳春公率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制敵在將頃來文法少寬故諸宿將往往逮繫或以誅誤間棄擯落且盡乞若諸在繫者立功以贖廢錮者益其才用之士咸思奮往防秋不能豫備敵去來若風雨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敵至持滿待之其秋敵果不能入叛卒歲誘敵入寇公知有內應密檄宣大二鎮綏奸稱臣表文符印旗牌令健卒約敵邊臣緝獲檻送至京師伏法一時服公遠算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多十一月太宰缺輿論屬公既受命益感奮以揚犒俾培氣節爲任銓敍兼論資望初擇年深幽滯者敍遷餘以次及非殊勞異能不得越次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乘議合然後署疏以請臺諫建白舉廢棄公疏上四十人皆時譽也丙午夏四月公病足叉數與執政議不合公曰吾生平鯁特今堅且痛復能戡法徇人耶於是三上章求去言激切上責以稱老忘國奪其官歸與出都門三十里卒於旅舍享年七十有後庚戌公次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又二年其疏述公前疾及道卒之狀以明不欺皆下吏部尚書萬公鏜覆公臨老乞休途爾殞絕心迹委足自明復敍公學術純正歷官素有堅稱而總督軍功尤著詔復公原職論祭葬贈少保謚文襄議者謂公當之無愧云公天性至孝事篁巖公甚謹居喪甚慽最幾

殆友諸弟無間言。其季早世。割田分資。撫其遺孤。捐俸修先祠。賑貧乏。視非義之財。如避不潔。鄉人有敦行義者。勸以禮貌。或爲文表之。歷官所至。先風化爲不朽業。接人坦夷。披肝膽至臨大事。決大疑。卽來英毅。屹不可回。尤好奬拔後進。或父有宿怨。而其子有善。則嘉引惟恐弗及。學綜羣籍。洞窺性命奧旨。揚思厲辭。謹嚴典重。有左氏先秦之風。詩宗盛唐。駸駸大歷以上。其隨事建白。切事幾類陸宣公。世多重之。前大學士楊公一清。疏公早得金華文獻之傳。洞契聖賢理性之學。後禮部尚書歐陽公德。疏公學有師傳。志存經濟。望重中朝。勳著邊圉。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予少時聞父兄論。宦澤平後。禦兵在境爲患。兼功罪未明。猶視未療。微唐公則民無寧宇矣。已切心讀。恨無從爲之摳衣。及侍公。銓見朗員缺。非善地停銓不忍注。恫貧士旅食候選。惕然若有所傷。至於權焰灼烈。若罔聞焉。又何其毅也。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則公之歷歷中外三十餘年。於震撼百折而雄挺不撓者。非忠愛激發不能自已耶。其聲業施於天下。福澤徵於後世。人亦可以信天道云。

嘉靖三十八年歲次己未仲春望日。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後學下晚生當禮拜撰。



宋布衣集

宋登春著

序

王阮亭居易錄。柘城王培益仲。官新河知縣。宋布衣登春。號鹽池生者。縣人也。益仲爲置祠立碑。爲文祭之。祭之日。有雙天鷺來立碑上。人皆異之。柏鄉魏相國以下。賦詩者數十人。登春居江陵之天鷺池。因以自號。所產故里曰六戶鄉。今改天鷺聚云。益仲又刻其雜文一卷。詩古今體二卷。爲宋布衣集。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王喬之玉樗。桓司馬之石樽。可以證曰至愚。然而楊王孫之裸葬。劉伯倫之荷鍤便埋。亦矯枉之過也。鹽池生語邢子愚云。君視宋登春。豈杉柏四周中人。行將浮艾塘。脫履江干。乘潮解去。既而果翅入江。魚腹之葬。果勝於一棺之土乎。君子觀其達矣。生詩平淡。寄深思。不失爲賈浪仙李才江一流。

梁慎可（維）玉劍尊聞。宋登春吟咏無長篇。有少之者。宋曰。我布衣也。安用滔滔莽莽爲。古詩三百。惟雅頌有長篇。彼逃先德。陳時事。固宜然。乃列國諸風。里謠巷詠。發乎情。止乎禮義。惡用長。今贈送登臨諸作。皆風也。被醜詆者。鄒訥梅媚多甚。盤桓以羞嫌媒介當路。此豈我隱者耶。

又宋鹽池讀書嶧山。紙薄交遊。乃作一小戶。非匍匐不能入。署其戶曰狗洞。縉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

宋布衣集目錄

卷一

兗州四大放詩序
酒上送呂舉士還開州序
正節侯列傳序代作
送游公兵備井陘序代作
遊嶧山記
新河縣守令題名記代作
與兗州乙中橋秀才書
答樂陵王鳳岡書
辭樂陵王聘王書附樂陵
與桐岡謝明府書
辭魯宗室龍山書
謝樂陵王邀酒見訪山中

與高生書
與濮陽李瑁卿逅三書
再答高生書
約李伯承少卿遊嶧山書 附李北山書宋罷約遊嶧山書
與澄州劉洞衡先生書
上餘杭周君書
上邢子愿使君書
答子愿書
再上子愿書
答逯王書
韓孝子傳
何躁小傳
泗上公傳
逯盧生傳
海岱耕夫傳
逯小紀
書侯生活役夫卷後
重築甯晉縣大陸澤隄經后土文代作

卷二

感遇五首
胡馬客
白馬驕
紫騮馬
塞下曲二首
公子行
古思邊
戰城南
霍家奴
款塞曲
古意二首

焦仲卿妻
春遊曲
俠客
白紵篇送顧五
擬古送顧季狂遊襄陽二首
將之吳越別秦中知己
孤鵲篇贈李山人
秋夜寶池侍宴應教
薊門
春日野眺簡徐荊州
紀南樂應教
十二月過江陵草堂
村居秋夜即事二首
新春堂成寄懷所知
秋日江村寄懷顧五
寶池留客
瑤瑟怨
江樓對月懷鄭汝推
過夷齊祠寄別襄垣殿下
長平道中早發言懷
遠別離
留別檢關知己
寓忠教真人山房
送嘉禾張山人徵伯遊大梁
宋中送客歸襄陽
伊闕
春日登釣州西臺思登洲兄
戊午秒秋示義兒姪
釣州除夕
贈李張薛

秋夜獨坐詠懷
荊州雜詩六首
雪夜期顧山人不至
荊南懷鄉汝推
送句吳豪士重遊大梁三首
白石歐送吳允升
九日送張周二子
送周文美過海上
送俞山人過漢陽
贈吳門顧季狂
書西園水亭
早起
贈賀藥焦老善奕
再贈顧逸人
上元夜走筆戲簡皇忠教主人
沙津業
贈會稽劉世儲
贈東嚴主人
己未臘月寄李逸人
再送張逸人
始上黨程戶侯
少年行
遠遊
秋日上黨道中懷故鄉知舊
再示歸
越溪女
山樓秋夜有所懷
晚歸山寺二首
感懷呈劉五
長安僧舍

南遊別山東知己
遠遊
客日尋李鍊師
晉陽山中元日
客日遊太原崇嚴寺
秋日登李仲培山樓二首
客日發上黨游洛別劉五
五雲洞
醉中偶與
擬宮中行樂詞四首
自君之出矣二首
竹枝詞四首
贈柏谷山人
野菊
老僧
春郊即事
宮詞
俠客
嬾婉誰家女
南遊留別劉元和
別劉五高秀才遊洛陽
蕩子婦
聞京東有警
江亭對雨有所懷
飲王太史山莊
晉王侍御山房
韓山
遠遊二首
送客僧贈西安黃孝廉
遊王氏郭北山樓

九日寄懷劉經府
早春登鈞州西亭簡党中丞
秋日登黃鶴樓懷劉四皋
贈五嶽山人
寄懷唐子瑞
寓北固山謁興
春夜園亭小集
江上送張錬師
山中夜月送客
春日同四勿王孫遊竟東湖若
仙堂門
燒藥
遊長慶觀
宿鄭氏園亭懷白石山人
贈東隅逸人
祭文星壇
醉中寄長安酒樓
冬夜宿三清閣三首
別友隱山中
贈方士
出門行
太陽觀晚眺
小築
荊州公餽酒
八月十三夜郡樓宴集
沙津送林孝廉還白下
雨中烹雞有作
十五夜郡齋小集
宿郡齋
妓館送人還金陵

江閣晚望呈荊州公
九日集楚雄樓懷古
築郡樓感賦
久雨
秋日過羅道士山房
九月七日龍山感賦簡蘇郡丞
郡東齋安坐
卷三
池中蓮
冬夜宿郡齋
人日寄所知
洞庭送徐使君投勘東歸
自沙津江行舟次岳陽送徐使君
同旬吳周秀才登岳陽樓雨中望君山作
巴陵別徐使君歸荊州邸舍
石首阻風寄懷徐刺史
石首江阻風雨舟中夜坐懷荊州公
自公安縣夜歸發池莊風雨驟至有作
九月三日方別舵擺酒發見過因懷徐使君
再送僉山人遊黃岡兼訊袁郡丞
聞徐使君留滯漢陽寄贈
春日尊楊山人因過賀將軍園二首
曹中丞以新詩見遺答中書此簡答
江村寒食
寒食西郊望八嶺山作
春日陪曹中丞飲城北莊晚至東湖草堂野望感賦
春日閒居
秋晚江上書懷
秋日登岭覽樓
秋日湖曹中丞東湖莊堂樓初築以詩奉贈

寄弟定徐刺史
八月十四夜憶徐刺史
秋夜
秋日鑒池莊與故人王惟材聞酌
江陵遇同鄉王惟材
雨中晏王郎
夏日攜王惟材陪曹公飲城東湖亭
俠客
與王惟材夜坐話舊
閉門
秋日待家書不至感賦此詩
八月十四夜遊太暉觀晏忠教眞人
同郡蓋子材寄示文稿作此簡答
登岳陽樓
芳樹
寄弟定徐二刺史
贈庶岳僧
秋日鑒池壹臥
八月十三夜
江夏舟中值元日
經彭澤縣舟次小孤山阻雨
鑒湖沙洲阻淺
春日過徐公西園
海上塞食
蘇堤覽古
夜泊長橋
春日飲唐山人竹園
雪後
賀雪侍講應教
地中送僧還嵋山隱居

送洪都道士
送王生西遊
春辭二首
春陰
江陵送王惟材還趙郡
浩哥楊柳洲
送府贈楊山人
贈辟郎
夏日陪葛刺史胡少府呂尹汪三山人飲曹公東湖水亭
蘇州汪秀才見訪江陵草堂以詩貽之
飲酒
秋興二首
江陵送王秉之
中秋夜月
江陵送李梓老還蘇州
破閑
承天寺再贈王秉之山人
樂圃園美蓉鶯蓉藕竝開再晏呂尹二山人
楚童
送府草亭贈朱孔昭
春還海上因贈嘉定王山人
春日登荆州少津觀音閣塔
江上逢羅鍊師因簡蔵西道者
家兄仆學醫於鄭邦輔別十年鄭逝矣兄至江陵因感同泣下作是詩
重九前一日同王楊二山人飲胡將軍東郭草堂
江陵送僧還蜀
少年行
敝園夏日遣懷
同楊少通宿荆南驛館
江陵寓仙居兄賦井絕別

戊辰夏六月江陵大水
江陵草堂漫賦因憶楊少通
連日風雨驟生薄寒分甘
哺孫賦詩自嫌園疏時醪亦足娛老
秋日小園雨後遣悵
九日即事
中秋雨晴小園夕坐
遣悵
連日淹雨閉門伏枕新晴後適有鄰貴過予茅茨沽酒以慰岑寂
雨後移竹小園漫賦
贈焦秀才
沙津妓館送楊少通渡江南征
秋夜訪承天寺二蜀僧論禪學
抱孫乞食市中
鑑竹洞
對酒樂府
秋日野望
雨中遣悶
九月同仙居兄飲江陵草堂因憶故園諸弟
久雨小晴遣悶
附清平閣倡和詩一卷

宋布衣集卷一

明　新河宋登春著

兗州四大景詩序

兗州。山東重鎮也。魯周公所封之域。左據海邦。襟負岱宗。膴胄洙泗。悛挈堯舜之地。古昔帝喾王所自出也。迨今聖裔帝胄。濟濟振振而多才賢。其鷹紳學士。猶敦尚右禮。往往有良牧史來守是郡。名列古志多矣。由此觀之。非喬嶽之精。沿溟之盛。焉能致之哉。因繪四大景詩以紀之。見一州之壯觀。百代之雄圖也。

泗上送呂舉士還開州序

開州。古趙郡。與敝邑相去三百里。其地多菽栗之利。而民殷衆富厚。慷慨之士。悲謌之子。接踵而出。以吹竽鼓瑟擊筑彈琴爲樂。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爲戲。其俗今昔無異也。山人少學縱橫家術。行遊諸侯衆矣。竟無遇之者。中年以操縵之技爲業。往來江湖間。鷹紳學士成器重之。適鄭王自南還。從而學焉。以此海內之名大著矣。與予遇於洙泗之間。言及音律之學。甚悉且詳。杯酒爲驩。旬日別去。賦詩以送之。泗水秋風。當無悲乎。當無悲乎。

正節侯列傳序代作

東川劉子曰。天地剛大之氣。流行而無間。變化而不息。上運而爲日月。下峙而爲山岳。中萃而爲忠臣烈士。動異而機同。理一而質殊。於戲。於正節侯見之矣。侯遇敵人之難。視死如飴。其義膽忠心。如太山屹立而不移也。況白刃豈能屈之。當期黃城陷之日。全軀保妻子之臣。不可勝數。以頭搶地。甘爲囚俘而不辭。雖苟免一時之誅。易不思異日俱爲蓋土矣。豈如取令名於後世哉。竊嘗不見侯祠於大江之上。獲享血食數百祀。雖視乎千載。神攝乎百靈。自宋而元。自元而迄我大明。盛代無疆。與天地悠久。若非剛大之氣。不息之機。何能以臻此也乎。回視蝸生苟活之輩。譬若九泉之與昊天也。豈不萬萬哉。哲也冀北一士耳。易敢議侯之烈。度侯之心。雖然。若氣味相假。千載必相感也。伏讀襄忠一錄。未及終篇。五內爲之崩裂。萬髮爲之指冠。此身恨不生在當時。提一劍而臨城下。親驅三軍之衆。破十萬之敵。食姦臣肉。飲賊人血。方乃爲一快心。臨文太息。不覺涕然淚下也夫。

送游公兵備井陘序代作

游公守冠三載。無秕政。朝廷擢爲山西兵憲。分巡畿內。防守要害。統理戎務。獲鹿爲駐節之所。乃戰國趙之石邑。今我服心之地也。其西則有上黨、雲中、九原。爲之右臂。其東則有漁陽、密雲、遼海。爲之左腋。太行、雁門、紫荊、井陘之口。此爲天下之脊也。若乃易水、鹿泉、常山、滹沱之險。正當京南五衛之鎮。出入吐握之間。扼喉而拊背。公之所以鎮之。經國者以此爲隱憂焉。

公命世之才。兼文武之資。智足以知民物之極。仁足以體羣生之情。勇足以使三軍樂死。勇足以斷疑變大計。即公車所聞。考之方册。詢諸耆舊。題其名而記之。勒之於石。樹於廳之左。常接於目。省於心。譬諸後爲令者。芳也敢不自勉乎。記曰。若某也寬。若某也察。若某也仁。若某也信。若某也剛。若某也惠。若某也廉。若某也恭。若某也敬。若某也能。此十者。方册所載。耆舊所言也。士芳曰。寬則其政也緩。其民也怠。察則其政也賊。其民也殘。惠則其政也廢。其民也玩。信則其政也拘。其民也鄙。剛則其政也虐。其民也逃。恭則其政也枉。其民也諂。廉則其政也威。其民也畏。敬則其政也簡。其民也慢。能則其政也擾。其民也煩。此四者。德之賊也。政之蠹也。

新河縣守令題名記代作

士芳不佞。承乏治新河三年。因閱志書內。守令在國朝凡三十二員名。除陪元六人。恐歲久湮沒。臧否無聞。考之方册。詢諸耆舊。題其名而記之。勒之於石。樹於廳之左。常接於目。省於心。譬諸後爲令者。芳也敢不自勉乎。記曰。若某也寬。若某也察。若某也仁。若某也信。若某也剛。若某也惠。若某也廉。若某也恭。若某也敬。若某也能。此十者。方册所載。耆舊所言也。士芳曰。寬則其政也緩。其民也怠。察則其政也賊。其民也殘。惠則其政也廢。其民也玩。信則其政也拘。其民也鄙。剛則其政也虐。其民也逃。恭則其政也枉。其民也諂。廉則其政也威。其民也畏。敬則其政也簡。其民也慢。能則其政也擾。其民也煩。此四者。德之賊也。政之蠹也。

遊嶧山記

嶧。東方名山也。成祖南征時。特賜玲瓏侯爵。載在祭典。萬世不易。非秦皇漢武荒淫之祀也。考之詩書傳記。見於魯頌。保有鬳繹。在春秋時。爲邾子國。於爾雅純石相積。連屬而成山。側壘傾亞。竅穴透邃。大槩似累瓜之勢。其餘巖洞怪石類物之形象矣。萬歷元年。癸酉三月。予與盧生自兗適鄒。謁孟廟。遵西南山麓而入。歷小岡曲磵。循蘇城。迤東轉北。有巖背洞。出泉清洌。盤坎而不流。於此更衣膳饗。復東行。披荊棨步草莽。繇紆曲而上。有石橫枕崖畔。狀如複屋。前軒後殺。即燕子巖。巖下有小洞。刻石綰孔子像。有記。時詰辭若中雖爲之也。巖之右。孤桐在焉。根盤石隙。高五尋餘。圍數尺許。不知生於上古何代。自禹分九州。迨今三千餘年。和傳以爲茲物。意大椿之類乎。與盧盧生引觴滿酌。撫摩盤桓。其下良久。由此而之東北。升於山腹之間。至片石梁。約有半射。塊塊突怒。若頹若圮。睥睨絕澗。其深不測。目眩股慄。欲退而不能。及下踰百步石。翠巃相環。原隰沃衍。草木鬱茂。若有廬舍人境。泉流石上。可以漱濯。北望巨石豎立。裏出。何橫爲流言所加。誘謫曰興。鄒人甚惑之。至夜不寐。既而思之。若有所見也。竊試言之。可乎。吾嘗聞之。君子去泰去甚。所以防患也。鄒人當以此自警。固不敢爲苛禮小節以形諸人也。所以者何。夫太白者易污。甚廉者易毀。過潔者易辱。是以申生遭讒姬之難也。屈原罹懷王之放也。二子皆由此道以致之耳。

石焚香。考鎗聲。謂頑人在澗之竇。日暮山紫。清暉娛人。霞蠟烟橙。煤刻盡幢。炭與神會。心與物冥。山水清音。比於絲竹。遨嬉生欲結茅讀書矣乎。有終老之志焉。其次凌晨遊至暝宮。基址俱存。可宜卜居於此。向西北以漸而高。躋嶽鎏。履崎磴。魚貫猱引。乃能行至此。雖猿夫樵牧。弛擔釋負。攀緣脅息。猶懼不免。其前道狹。徑險阻絕。轉自山口而上。兩石相抱如門。過此則見白雲宮。坐石上掬泉而飲。有古松七株。斷碑殘碣數處。訪尋勒銘僧時。四望蒼然。汶濟洙泗經其右。龜蒙徂徠峙其左。滕薛徐莒而其前。借宗梁甫聳其後。四方形勝。數千里如在尺寸之間。夫子小魯。愈亦信然。又北上五華頂。此最高處也。中有石龍。傳如螭龍。俯伏蛇行。方出證外。遊者一蹴之宮。兩面峭壁。下臨無地。前視盈尺之路。超距而過。有石坪可奕。在朝天泉之旁。傳者曰。嚴成子修道處也。又指紀侯墓在巔之上。此處雖猱狖巧捷亦不能到。何得而穴之葬之。有無不可考。此詢方人之言也。如此異跡甚衆。自不暇信。其梵宇琳宮。寶房舟室。最盛於金元。興替無常。非可紀錄。至於幽泉祕洞。亦不勝數。由之去地至巔。上下四十餘里。縱橫倍之。好奇之士。雖窮年遊之而不能徧。繫予遊天下名山多矣。未有若是奇而且異者。內盧外通。鍾靈毓秀。實聖賢發跡之所。蠶蛟龍生雲雨利民人。奠社稷。鄒嶧之功大矣。豐其祿。崇其秩。不亦宜乎。予與盧生。每遊必問。於是因識其處。歸來當隱起於胸中。今年二月上旬日記成。遵盧生伐石命工刻於嶧陽書院。

鄒人少無檢操。性懦狹。實不能容物。嘗因觸冒權貴。悅虎之口。屬矣。亦不能自改。多爲人嗤笑。以故亡匿山谷間。唯與道流日親。孤陋寡聞。不復比爲人數矣。讓者以文章辱知於足下。雖有過情之褒。鄙人不敢自信。亦不敢不加勉焉。恐先犬馬之年。不附足下所望也。鄙人近來方知足下之義甚高。事無過舉。皆自裏出。何橫爲流言所加。誘謫曰興。鄙人甚惑之。若有所見也。竊試言之。可乎。吾嘗聞之。君子去泰去甚。所以防患也。鄙人當以此自警。固不敢爲苛禮小節以形諸人也。所以者何。夫太白者易污。甚廉者易毀。過潔者易辱。是以申生遭讒姬之難也。屈原罹懷王之放也。二子皆由此道以致之耳。

由是觀之。非同明不能相照。非同聲不能相應。人情然也。物理亦然也。何以見之。夫南威之容。天下孰不以爲美。而嫫母嫉之。妍媸之不同也。泥蟠之鱉。天下孰不以爲神。而鱣鮪侮之。痴之不同也。高世之才。獨知之行。天下孰不以爲賢。而庸人議之。不肖者非之。道之不同也。且夫善人夜行。自保其不爲盜竊。不能使狗無吠己也。君子謀事自保。其不失忠信。不能使人無疑己也。此其勢之必然者也。又何則。荊於其心哉。人有爭年以長以不辨者爲勝也。是故君子見其大而忘其細也。操其常而任其變也。嚴其己而略其人也。是以柳下季過三黜而不去。管夷吾就囚游而不辭。是必有故也。如使南威與嫫母坐而爭憐。失其所以爲美矣。蛟龍與鱣鮪起而相牙。失其所以爲神矣。詰士與臧獲敗而較長。失其所以爲賢矣。譬若隋侯之珠。使之彈雀。與瓦礫何異。干將之劍。操之割肉。與庖刀何殊。如是者。孰不謂賤其本而貴其末哉。大雅盤之於身。與農父揖讓登降可乎。如是者。孰不謂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哉。是故君子即物而議。比德而交。權時而作。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周旋不失其所守之節也。若夫死生榮辱。得失毀譽。如浮雲過目。瞬息而滅。烏有定哉。此可與足下遠言。豈敢爲迷俗者論也。鄙人今尚良食。雖不能據鞍上馬。亦可以有爲也。足下毋以窮老而棄我。請問以教之。鄙人深有望於足下也。敬裁。寺山中。遙寄城府。

答樂陵王鳳岡書

鄙人適値窮老之年。逃遯山夷。巖居谷飲。於世何望。朝夕祓除其心。唯以文章自娛。不意足下辱惠玉聲。道及往事。鄙人感激充塞。爲之太息。昔者令先王待鄙人之側席。以備顧問。飾賓館爲諸侯子矜式。僕高足下之義。皆計用。自宰有國士之知。當足下爲子時。饑石以上者。師有孝聞著於藩國。至於今齒疎髮落。遇鄙人無異先王之日。蓋聞仁不忘親。義不遺遠。德之至也。去仁無親。虧義不立。審足下既不遺疏遠之人。是必不忘親矣。不忘親。不遺遠人。孰忘遺足下哉。鄙人獨宿長夜。夢想容輝。俛仰山中。慨無晨風之聲。荒其短札。遙寄左右。藏抄隆寒。足下當爲宗祧自愛。

辭樂陵王書

布衣旅人某。再拜稽首。奉書大王足下。春也。窶人之子。遠道飢寒。沈湮鄙俗之日久矣。末路無以自拔。遂至衰老。槁死山中。足下不知僕之不肖。欲設之側席。以備顧問。飾賓館爲諸侯子矜式。僕高足下之義。皆因以自哉之。既無尋尺之綠。又乏一藝之長。乃以區區窮僻之人。而求立乎高軒華冕之上。應對乎多方仁義之際。取容乎左右便辟之側。是持方枘而加圓鑿。其勢不能相合也。亦明矣。人孰不云足下宮中雕簷餘食。可以飽僕也。況多殘杯餘瀝。亦足以飫之。山人藜藿之腸。豈不欲哉。但懼失於朱顏。受者固爲不祥。而與者亦幾乎吝矣。此僕當負罪而不敢奉足下嚴命也。至於足下惠愛之意。豈敢忘之。僕又因足下以思之。方今白面遊遨之士。徧天下。抱一藝而終身不得舊者多矣。足下若肯擇其可者而收之。僕將面遊爲足下致之。又何難之有哉。唯恐足下之不好耳。吾友人張順齋先生。此海內布衣高士。亦窮而無家者。今寄食於陽翟之里。其才藝文行。過僕百倍。他日備以姓名求見足下。不惜堵禦盈尺之地。召而進之。

詢面試之。乃知僕不安也。某再拜稽首。奉書致謝以辭。

附樂陵王書

不肖孤某。再拜稽首。奉書先生有道。孤不德。獲罪於天。遭此閔凶。苦塊之餘。僻陋無聞。恐不能承守宗祧。有負先王付託之意。日夜寒心。疑食不甘。思得賢者以輔之。此孤之至願也。孤行年四十。閱人多矣。孤乃今而後知先生爲天下士也。竊嘗聞先生高臥一邱。而信義重於諸侯。禮遇施及萌隸。非道義之與。雖備之千金。卻而弗受。先生非賢乎哉。孤之所謂天下士也。今先生自楚不遠數千里而至敝邑。此天之所以不棄先王。而有意於孤也。先生獨不念昔日一面之識。而忘孤之涼德乎。意先生必不如此恝然也。孤糞除先人之敝廬。擁篲以待先生。先生肯舉玉趾以臨。北面請益。幸而教焉。密邇舉大事於先王。得講於長者。使無失喪紀。不亦幸乎。孤猶當致力以奉左右而不辭也。敬斯錦繡四純。寶璧二雙。先於文馬二駟。請致於先生。幸勿談笑而揮之。即後遣使奉迎。肯山之館。翠芷之幄。僻狹鳥。謝於簣。出燭。設洙泗。孤東向跂足而望先生如嶽降也。禮儀深媿不腆。另具一通。不肖孤某。再拜稽首。奉書有道。

與桐岡謝明府書

僕自結髮時。遊學魯之間。數奉教於諸君子。大有所獲。唯足下爲多。至於今顛毛盡脫。豈敢忘之哉。足下結駟連騎。旋轫西陲。不知幾何年矣。自前歲方乃一見。嗟夫。人生嘉會。豈易得哉。蓋有天數耳。非人力可能勝耶。僕屢聞足下斥及賤名。不知僕近來困憊不能出門戶。自信塡溝壑之日不遠矣。敢辱長者從之齒牙間哉。今歲新春。悲審玉體無恙。僕甚喜慰。既而復有所懷。僕嘗謂人臍毫盡之年。雖持槃飲肥。服食參朮。亦無多補矣。惟宿思慮。一精神。斯乃養壽命之原。佚老之術也。足下業已察之。僕徒作梗。偶語耳。又何足較益也。雖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足下擇之乎。

辭魯宗室謁山書

登春白。吾子足下。僕本逋亡介特也。淹恤在外三十餘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唯治古學。貴文章。朝夕不倦。至於今髮敝齒腐。竟無過之者。窮老以至此矣。又孰咎哉。嘗試論之。懷荊山之璞。握靈蛇之珠。孰不以天下重寶惜之。然而投之必見怒。獻之必見刖。此自信之不篤。蓋非他人之罪也。若夫翳桑之殍。被裘之子。恥夫尺寸之功。貌視無忘之金。此非矯情干譽。要皆篤於自信者也。去年五月。棄江南之業。自楚而歸。至於城濮。得數君子矣。皆山東之髙也。今年春三月。過泗上。來騶嶧。吾子見訪山中。班荊道舊。觴酒豆肉。往復甚勤。又爲之築特室。治從者衣履。且使之無呼庾癸。候忽星紀屢遷。歲云暮矣。僕懷懷祖之辰日夜不知所裁。僕嘗私曰。吾子之於予也。譬如草木。若非氣味之似也。焉能以及此。某再拜奉書以辭。並謝吾子祀山足下。

謝樂陵王招酒見訪山中

悲承大王足下。不惜玉趾。見訪山中。開醪酎。出黍膠。言笑盡日。復領緒論。徧及國語。與先秦策士之書。析

精剖微深中肯綮。僕躍然而悟。忽焉而覺。飛動之意。漸化之機。油然矣神知心喻。口不能自道也。麗澤之雅一至斯乎。家僮持簡走謝。勿罪不恭。幸甚。右啟大王足下。

與高生書

僕聞諸魯人言。蘧軒子義甚高。有古列士之風焉。過廱謦者之語。饋以醇酒一罌。肥牛一肩。以壯夫遇我。意必將以有爲也。不知吾老而且戇也。苟見其貌而惡之。是故君子不使人見而沮之也。若夫昧人之目。亂人之耳。吾弗能爲已矣。縱使蘧軒子誠知吾老而且戇。見而不沮。吾將與之面結以爲朋矣。雖一日特牛之享。吾弗敢辭。惟吾子爲知己故道之。以解蘧軒子。

與濮陽李理卿連山書

鄙人無行。逃死山中。巖棲雲臥。朝夕與樵牧爲伍。掬泉煮茗。趺坐焚香。此山中活計耳。昔者一遇足下於濮水之上。談笑大噱。引滿舉白。披心寫意。實無纖介不合。當是之時。自恨相見之晚也。不意別長遠矣。至於今。緬然引領西望。烟雲飛鳥。無不繫情。前歲楊生附書通問。眇無音耗。殊爲惘然。意足下棄我如遺跡爾。又肯念山中人山中人。

再答高生書

僕鄙野人。何敢比於人數。公何念之深也。豈其氣味之相似耶。又何過智之異乎。僕以足下鴻漸之翼。當自致於青雲之上。久矣。今何拳拳如是耳。意白璧明珠。豈終掩於塵埃哉。必有識者俟其後也。僕豈敢私晉爲之小變。自足下倡之也。

上餘杭周君書

鄙人遊天下將徧矣。皇皇栖栖。無所止泊。雖然。篷舟所逐。意不出大地之上。身外之計。又何足較云。自澧上別後。鄙人潛伏山中。空谷虛壑。正宜麋鹿之性。雖不能飲水茹芝。坐石看雲。亦可以樂侶矣。去歲過鄉里。拜墳墓。會宗族。問故舊。悅親戚。縱酒無厭。盡知底極。就木之後。乃有定論。因與足下道之。每憶道寺風雪之夜。與足下撥火地爐。談及風雅。眞前無古人矣。當是時。適有衡庇之遊。足下以兩言教之。至今刻骨不忘。世路無期。不知何以爲報也。小徒邢子雲。有都下參省之役。爲書附往。敬候南宮之選。想足下聞道益深。所著之書。今不知幾種。何由以見之。和唐詩選。必有快策。儻不惜珠玉。頒賜數卷。傳布下邑。北鄙之足下隱居高蹈。及見招遊山書。不佞卒業輒歎曰。有志哉山人也。書記翩翩進乎藝矣。初僕與足下所談者詩耳。既文矣。姑與之論文可乎。六經之下。莊騷太史所錄。足下之常業也。非古人之糟粕乎。撮其篇。採其句。步其矩矱。學鄙鄶者也。操刃而得其骨髓。視爲止行爲遁。學施丁者也。若奚取焉。取之得難在里巷。盧資見聞。取之不得。雖遊世後裔。彌增豐蔀耳。往見人之學史漢者。竊非隱語。欺人以所不知。是又不善學魯男子矣。若夫遊山之約。深愜予衷。初以五嶽未徧。招撫方輿。諸志作五嶽圖考。少紓臥遊之想。茲奉來教云云。所謂望屏門而大嚇。沒沒乎垂頤涎出也。今走門人徐子升往訊芳躅。遊將撫嶧陽之孤桐。弔鄒子之故國。讀秦碑於蠻嶺。謝鵝籠而盤桓。聲絃歌以緝鄒魯之風。陟絕巘以占海嶽之氣。與盡一揖而返。使孫登嘯咤之音。復振空谷。僕得爲迷途之闢宗足矣。

與澄州劉洞衡先生書

鄙人遊天下將徧矣。皇皇栖栖。無所止泊。雖然。篷舟所逐。意不出大地之上。身外之計。又何足較云。自澧上別後。鄙人潛伏山中。空谷虛壑。正宜麋鹿之性。雖不能飲水茹芝。坐石看雲。亦可以樂侶矣。去歲過鄉里。拜墳墓。會宗族。問故舊。悅親戚。縱酒無厭。盡知底極。就木之後。乃有定論。因與足下道之。每憶道寺風雪之夜。與足下撥火地爐。談及風雅。眞前無古人矣。當是時。適有衡庇之遊。足下以兩言教之。至今刻骨不忘。世路無期。不知何以爲報也。小徒邢子雲。有都下參省之役。爲書附往。敬候南宮之選。想足下聞道益深。所著之書。今不知幾種。何由以見之。和唐詩選。必有快策。儻不惜珠玉。頒賜數卷。傳布下邑。北鄙之

足下隱居高蹈。及見招遊山書。不佞卒業輒歎曰。有志哉山人也。書記翩翩進乎藝矣。初僕與足下所談者詩耳。既文矣。姑與之論文可乎。六經之下。莊騷太史所錄。足下之常業也。非古人之糟粕乎。撮其篇。採其句。步其矩矱。學鄙鄶者也。操刃而得其骨髓。視爲止行爲遁。學施丁者也。若奚取焉。取之得難在里巷。盧資見聞。取之不得。雖遊世後裔。彌增豐蔀耳。往見人之學史漢者。竊非隱語。欺人以所不知。是又不善學魯男子矣。若夫遊山之約。深愜予衷。初以五嶽未徧。招撫方輿。諸志作五嶽圖考。少紓臥遊之想。茲奉來教云云。所謂望屏門而大嚇。沒沒乎垂頤涎出也。今走門人徐子升往訊芳躅。遊將撫嶧陽之孤桐。弔鄒子之故國。讀秦碑於蠻嶺。謝鵝籠而盤桓。聲絃歌以緝鄒魯之風。陟絕巘以占海嶽之氣。與盡一揖而返。使孫登嘯咤之音。復振空谷。僕得爲迷途之闢宗足矣。

與澄州劉洞衡先生書

鄙人遊天下將徧矣。皇皇栖栖。無所止泊。雖然。篷舟所逐。意不出大地之上。身外之計。又何足較云。自澧上別後。鄙人潛伏山中。空谷虛壑。正宜麋鹿之性。雖不能飲水茹芝。坐石看雲。亦可以樂侶矣。去歲過鄉里。拜墳墓。會宗族。問故舊。悅親戚。縱酒無厭。盡知底極。就木之後。乃有定論。因與足下道之。每憶道寺風雪之夜。與足下撥火地爐。談及風雅。眞前無古人矣。當是時。適有衡庇之遊。足下以兩言教之。至今刻骨不忘。世路無期。不知何以爲報也。小徒邢子雲。有都下參省之役。爲書附往。敬候南宮之選。想足下聞道益深。所著之書。今不知幾種。何由以見之。和唐詩選。必有快策。儻不惜珠玉。頒賜數卷。傳布下邑。北鄙之

僕新河鄙人也。自東發時。講業於齊魯之間。既而西走秦。忄南歷吳越楚蜀。泝漢渡洛。絕河踰嶧。循濮水而歸。至於今三十餘年矣。所過都邑。聞有賢豪長者。騷人墨卿大雅君子。未嘗不得見也。敝邑雖小。界在大國之間。雞聞鴈接。烟火相鄰。民俗歌謠相同。經此地者。望郛門而笑。聞巷言而喜者。人之情也。豈矯然哉。僕抱末伎。遊謁明侯。廼賜遊觀之暇。望見顏色而足矣。況聞咳唾之音哉。諺語曰。踵媒而嫁者。士女之醜行也。無因而至於前者。人莫不賤也。投珠按劍之誚。僕將不免矣。何嘿嘿爲之哉。

答子愿書

昨足下過敝邑。訪尋側陋。明揚幽隱。鄙人不足以當之。若乃數言相投。一夕千古。或有之矣。試嘗論之。作者非難。而識者爲難。識者非難。而合者尤爲難也。物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所以爲難也。魚目混珠。非海客不能識之。燕石似玉。非良工不能辨之。海客難遭。良工稀遇。鄙人所以老於天下而不復見也。今幸而見知於足下。豈不爲難哉。因錄雜文三十首。詩十四首。亦魚目燕石之類也。足下其裁之。

再上子愿書

子愿足下。鄙人年三十。合室蓬蓽。棄鄉里。別墳墓。棚口四方。擔囊擁篲。行五萬里。髮敝齒搖。蹤跡遍海內矣。推江左徐夫子辨之。山東李少卿能諒之。嗟夫。天下作者雖多。無分難過。自二子之後。方見足下一人。後不知其誰耶。牙絃嘅律千里絕響。矧此末藝哉。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斯言信乎。若足下爲一代騷主。下礎泥塗之子。鄙人生色矣。況猥辱題品。名施後世者乎。以此論之。蓋靑雲之士鳥可不附哉。

答遼王書

羈旅孤臣某。再拜稽首。謹對大王足下。辱賜臣書。前奉答不悉。反復推尋。終日非醉。其意蓋指淮南喻大王。八公擬臣也。果如是乎。臣爲大王羞之。而不取也。劉安叛人也。信任讒邪。疏遠忠良。海覆社稷。覆死於窮荒。爲天下笑。臣以大王之賢。居明天子之世。豈可同日而語哉。八公小儒也。阿意取容。懷惠苟偸。不能直言正諫。陷君於不義。人皆鄙之。臣雖不佞。幸爲盛世之民。亦恥爲之列也。足下以爲首稱。無乃不可乎。臣有狂疾。數伸喙而不敢鳴。倘少寬斧鉞。乃敢布於執事。臣將登箕山。涉潁水。擯許由。攜巢父。前驅卞隨。後役務光。紹九疇之閫。墮三江之芒。采首陽之薇。茹商山之芝。歸而振衣於閶風之巔。濯足於滄溟之波。睥睨於虞淵之野。左挾飛僊。右抱明月。遙遊乎自得之場。悤雖乎無窮之門。轉移乎不死之鄉。千年萬祀。大王待我於緱氏之山下。視人世蟲臭鼠腥不可久處也。然則以氣爲車。以神爲馬。以尻爲轡。遊乎六合之外。託乎其無始。反乎其無終。遨乎其無間。顯乎其無方。不以語顯。不以默隱。不以有爲有。不以無爲無。譬之而不可。毀之而不及。稱之而無名。卽之而無不見也。堯舜之德。湯武之功。周孔之業。在此而已矣。臣之於大王。又何如也。淮南八公。特鼠壤餘蔬耳。何足道哉。臣之狂言。不以爲戮。亦幸矣。敢望大王聽而說之乎。雖然請試釋之。遲泪自分。不待崇朝而見矣。又何嗷嗷於其間哉。某再拜稽首。謹對大王足下。

韓孝子傳

昔者吳延陵季子聘於魯。入其國而說其人。察其俗而知其政。聞其樂而辯其德。先王之道於是乎見矣。

苟以心觀之。何今昔之有哉。予自楚過衡適驪。聞有韓孝子者。清修苦節之士也。以明經中嘉靖乙酉鄉舉。因母老不可離於膝下。以此故不仕。孝子曰。朝廷明制。都鄙養士。所以待用也。吾不爲之用。坐受其賜。於此心不安。遂以某年月日貪廬若干。鬻田宅服物。依數輸於官。時人笑之。以爲癡。母死。盡於喪。御朝夕。負土成墳。高數仞。讀書明道。不喜浮文。踞趺坐。常數月不語。有子僅能膺門戶。年七十卒於家。嗚呼哀哉。韓孝子天性之善如此。若幸而生於昭定之世。得聖人而裁之。其造就豈止此哉。縉紳大夫。過而式閭者。必曰。此孝子之里也。其行實結爲之錄。以俟觀風者采焉。自有太史公書之。傳之天下。流於後世。可以廁貪夫。激薄子。有裨於世教多矣。孝子名元仕。號海鶴。登州府蓬萊縣人。

何躋小傳

何躋者。東都人也。幼習尙書。舉孝廉。隱居不仕。以才雄自高。性抗直不詭於俗。家貧好著書。喜黃老。一時宗室貴人皆慕愛之。多相迎致。不就。昔曾雅予凡有論辯。至今尙記憶之。大抵論爲文章詩賦。以養氣存神爲主。去俗濁泊爲要。非聖人之言不存。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雖飮食起居。亦與諸人異。目之曰躋。以故多嗤之。與予別二十年。後聞竟以餓死。論曰。非俊疑傑。固庸人常態。不足怪也。至於嘉言善行。沒沒無聞。嗚呼大璞不毀。無以爲圭璋。椅梓不殘。無以爲琴瑟。斯言信乎。若足下爲登進士。公自擬向平婚嫁畢。無兒女之累。遂杜門謝客。去華就實。不入城市。二十餘年。其髮種種矣。公客語人曰。人壽幾何。雖動庸當世。乘軒服冕。轉瞬百年一秋。葉耳。宿有良田百畝。可以供饘粥。薄田六十畝。可以供綠麻。歲時伏臘。分升哺孫。彈琴鼓缶。咏詩先王之風。以樂其心。亦足矣。勳庸服冕。於我何有哉。人皆以公爲達生。又以爲得異人授導引之術云。僕自東遊時。講業於魯。役侍燕居。執杖屨而從之遊久矣。因知泗上公。故爲泗上公傳。

遼盧生傳

泗上公有家嗣曰頤堣。其名遼盧。其號魯賢。公子也。自稱齒誦六經四子書。及其抱子時。道旣通。南遊荊吳。東表海。還歷楸梁下。尋古聖賢遺跡。訪問巖穴高士。年三十。畊牧嶧泗之陽。冥仁義。薄升史。探聖域。閱妙門。芻狗萬物。蜉蝣天地。不知富貴之爲榮。貧賤之爲辱。死生爲天之爲變。此其所以遯世無悶。而與造物同遊者也。予讀古周易。至井渫不食。未嘗不掩卷三致嘆。古之君子。沒世而名不稱者。多矣。豈斯人之徒歟。嗟夫嗟夫。書其事以遺後人之慕善者。鄙人何敢與於斯文。

海儒耕夫傳

海惜耕夫者，諱頤繹，泗上公叔子也。祿薄不足以給妻孥，退畊於野。因自謂海惜耕夫，性木訥，脈望醫，被草衣褐，疏食水飲，晏如也。日誦古文數篇，及高士列傳，默喜陶徵君為人，闢隙地，植鞠數十本，花時摘園蔬沽時醪，招友于樹故荷潭言永夕。祝太平天子萬年，貨主嶷樹，祉福，居常敬雞豚，供父母餐，暑則拖杖策蔭茂樹，抱子弄孫，寒則擁敗絮高臥，或數月不出戶庭，人莫覩其盧。時飯牛商謂，若出金石，噫古隱君子之流也，其志行不能悉舉，此記其大略也。

遼小紀

遼王楨，太祖高皇帝第十四子，洪武十年生，母韓妃。生二年，初封潞王，改封遼王，國於遼東廣甯城。王好武力，得巡邊出塞，練簡士馬，已而坐罪奪祿，衛靖難兵起，渡海歸，改封荊州，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尉校三百人，旗軍三百人，文皇即位來朝，卒謚曰王。子貴焜立，荒淫無道，廢為庶人，簡王第四子貴爝立，卒謚康王。子豪壘立，世子恩鏞卒，以世子妻妾殉葬，憲宗不許，肅王次子恩錫立，卒謚惠王。子翊浚立，卒謚悼王。子致格立，嘉靖三年封，卒謚莊王。子憲爌立，初封句容王，嘉靖十八年嗣，隆慶三年坐罪廢為庶人，發送高牆，國除。子幼，其母娼也，今寄養楚王府無行。論曰：禽獸之性難正，有以也夫！傳曰：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職繇過也。遼自首封，相繼七王，無大顯德。今庶人婬性鄙嗇，施濟貨無厭，襲宗親，秩優賢，自恃察慧小才，謂人莫己若者，輕積細過，以致悔慢賢豪，自陷機穽而莫之知也，悲夫！七世宗祧，寄發盧戚，何寧哉！何寧哉！萬歷三年九月初一日。

書畚生活役夫卷後

初世宗皇帝四十五祀春正月，即有淮徐河渠之役，大起南北丁夫，除餉代四十萬，頒白者與焉。適蔵之不易，民雖襲裘蓋鬻曾不滿腹，被楡楗，藏簦笠，倚奏揭，得畚揭，當體盪足，自春至夏，龍鬽勞極，嘘氣成雲，揮汗成雨，蒸而為疫，毒流千里，呻吟之聲，遍於郊野，傷而不起者甚衆，河渠之功雖廢，司事者憂之，以告幣役候生等六十人，給以僕馬官食，各分部晝夜巡其病者，往來百里之內，診視凡數越月，蓋役者記之所蹉活一萬四千餘人。生之功居多，論曰：醫之為道也大矣，是以聖人不居朝廷而證於醫卜，故曰醫乃仁術也，民之司命也。自黃帝臣俞附之後，邈乎無聞，至春秋之世，秦越人活虢太子決，趙簡子七日而寤，漢文時淳于意奉詔問之，此見於太史公之所記載也。考之上下數千年，唯稱此兩人，不亦難乎，醫緩所謂上醫醫國，其次疾人，較之俠生，雖不放之於古，亦非俚俗醫師所可比擬哉。

重築甯晉縣大陸澤隄祭后土文代作

萬歷五年丁丑三月甲辰，知甯晉縣事胡某，備以犧牲，祭於大陸澤后土之神曰：今也農隙之候，咨事於隄防，某竊諮輿誦，謀諸耆艾，必也神民洽和，適後乘事，因喻民以酹，夫隄防之設，其來尚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為之城郭以禦寇盜，為之隄防以蓄洩溢，為之津梁以通商旅，為之關塞以禦暴客，此四者，自清渠王明君之首務，百執事所當經理者也。稽古神禹，盡九州，平水土，豎砥柱，導江漢，疏九河，為彭蠡之障，於溜原陽，百姓又康，齊桓公塞九河，為巨隄長防，以蔽田居，民富國伯，成數世之利，漢武

帝伐淇園之竹，塞瓠子之口，以禦河決，民賴以安，迨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南經荊襄之要，東壓淮泗之衝，民到於今無患，此又萬世之利，非齊桓漢武所可比擬也。由是觀之，隄防之務，豈細政也哉！夫大陸一澤，居治之東，偏跨九河所匯之處，一枝自衡邊迤邐而北，八枝從西蜿蜒而東，遞或秋霖淫雨，平地水深數尺，浩渺澎湃，一瀉千里，駛如馬兎，迅如錐矢，牛羊不及走，雞犬不及收，朝為禾黍之畴，暮化為魚鱉之鄉，鵝鴈之宅矣，雖半米一菽無所獲，寸草尺木無所采，百姓闔門無所奔也，奄耳室栖，忽耳垣毀，廠撤墓露，人畜俱困於水中央矣，洶洶嗷嗷，四顧無告，當此時，人人過之，目睹心動，況予獨無憂恤者乎，明日之四月麥秋將屆矣，農務將急矣，斯功不可以已矣，因循偷防，備預為計，斷者續之，卑者增之，薄者複之，缺者補之，詩云：捄之陾陾，築之登登，偏曰厥卜吉哉，士曰厥功序哉，耆曰厥役均哉，予曰可矣，神民洽矣，遂迺墾土行事，再敕爾衆庶，勿荒勿怠，以千上之誅，故喻以辭，神其聽之。

宋布衣集卷二

感遇五首

逢后救火食，沿代利欲生。佃魚爭朶頤，弧矢遂為兵。鴻運乃如此，海波詎能平。伊余抱宿性，聊以潛白營。

眇軀混羣有，乘化寄無名。

周道昔淪喪，鳳德遽云衰。所賴二三子，微言諒靡隳。聖代握元化，人文粲蔵斐。蚤騏在郊藪，朱鳥翔崇槐。

我后貴清真，垂衣詞無為。廣成久已去，至道當咨誰。

涼風從北來，騷屑鳴南林。流雲掩徂暉，寥廓結重陰。盛時長太息，矯首發孤唫。河冰知路塞，思遠知憂深。

煙霞白鼻騧，婀娜玉鞭斜。錦韉明春陌，銀鞍拂柳花。經過劇孟飲，留醉阿奴家。日暮旋鳴轡，長安有狹邪。

紫騮馬

騮馬黃金羈。行行赭電馳。三春白日晚。六郡良家兒。腐劍馳庭北。解鞍蘆溝陲。歸來朝玉殿。紹把漢旌旗。

塞下曲二首

金鞭白馬出薊門。沙塞黃雲五月寒。明主恩深猶未報。陰山河日暢樓蘭。

燕草初齊苕花肥。白狼山上客思歸。轅門昨夜軍書到。又領殘兵度武威。

公子行

綠黃錦帶柚芙蓉。千金七首雙蛟龍。旋喚胡姬招酒伴。城南蹀躞五花驄。

古思邊

井上梧桐春作花。園中苜蓿初藏鴉。少婦流黃挑錦字。將軍提劍戰龍沙。

戰城南

都護輕車出上谷。健兒飲馬長城窟。匈奴昨日戰城南。風雨遮遮鬼夜哭。

霍家奴

不識何人美丈夫。赤驃碧眼霍家奴。公府長揖三千石。歸來調笑酒家胡。

款塞曲

蒲萄酒熟黃羊肥。碧眼戎王夜獵歸。聞說漢家李廣在。分營不敢犯金徽。

古意二首

妾意如幽蘭。日遠自馨香。郎心如明月。夜夜減清光。

妾心如朱絲。久在箱篋底。願爲錦瑟絃。無人解調理。

焦仲卿妻

城南寒食女還家。燕麥青青草作花。使君莫漫來相問。自是長安有狹斜。

春遊曲

江南春草芳。江北柳條長。玉面城中女。金鞍塞上裝。長兄游俠子。夫壻孝廉郎。夾轂休相問。持手愼所防。

俠客

南山北山射封狐。白馬如飛呼韓盧。日暮解鞍紹酒伴。腰間脫下金僕姑。

白鵠篇送顧五

翩翩雙白鵠。乃從何方來。千里一返顧。萬里一徘徊。不見王子喬。飛鳴有餘哀。棲託瀟湘渚。毛羽何摧頹。

飢乏琅玕食。凡鳥長相猜。願得同心侶。聯翩舞瑤臺。徒倚瓊樹間。回首謝塵埃。

擬古送顧季狂遊襄陽二首

青春鶯言遠。江離冒青莫。吳會有狂且。遠託高陽生。丈夫抱奇志。豈同兒女行。近悔恐不任。遠懷寫物象。

瑤瑟怨

秋風嫋嫋石闌長。楚姬拭淚紅巾芳。齊桓帝子去不返。空留瑤瑟泛瀟湘。

白日照郊墟。晨風悽中懷。爲子具脩酒。中懷良不開。翩翩孤飛鴻。長鳴向我哀。執手漢水上。念子何時歸。

生當崇令德。死即欣泉壤。

將之吳越別秦中知己

寒亭嫋嫋紫蘭枝。曲池雨雨鴛鴦飛。鴛鴦飛去蘭池空。青山一別隔千里。秦娥抱瑟歌陽春。金尊綠酒照雛人。酒清絃正苦腸斷。不堪聞。我有相思曲。欲覓愁君。明朝又向東吳去。含情結思滿秦雲。

孤鴈篇贈李山人

瑤臺有孤鶴。遠下玉山岑。風霜寒木枝。結巢珠樹林。飢食青琅玕。刷羽揚孤音。仙人王子喬。邂逅論素心。

攜手白雲間。相知一何深。解攜在斯須。相憶祇鳴琴。

秋夜鑿池侍宴應教

車馬荒村夜。流螢水面多。野雲停几席。江月引笙歌。樽湛淮南酒。池添道士鵝。白頭慙受簡。休問賦如何。

劍門

桑柘兵殘後。人家夕照中。天秋沙雁滅。月冷戍樓空。還將燕山北。換胡遼海東。城南餘戰地。磷火夜深紅。

春日野眺簡徐荊州

春閒沙棠榭。寒生杜若洲。山雲巴子國。江雨仲宣樓。歲月餘光髮。飄零隨白鷗。誰憐能賦客。劉表在荊州。

紀南樂應教

沙市多新館。章華餘舊臺。細雲籠岸柳。殘雪照江梅。楚舞花鈿墮。吳歈寶瑟催。清尊宜落日。作賦子雲才。

十二月還江陵草堂

昔別草堂在。重來白髮新。曉窗紫自短。夜雨楊猶馴。猿鶴識吟客。琴尊宜故人。梅花還非笑。不厭野夫貧。

村居秋夜即事二首

豐草隨鳩杖。長林自鶡冠。竹風輕嫋嫋。花露白團團。秋晚雖胡飯。夜涼羊棗盤。兒童溫笑語。來去問加餐。

樹密多棲鳥。池深足躍魚。江雲輕葛冷。山月小堂虛。塞竹依牆砌。秋花映石渠。流螢何意思。故故遶琴書。

新春堂成寄懷所知

老去還懷酒。春來自草堂。禪金竹有志。煮石竟無方。岸水浮鵝鸛。林花宿麝香。故人江漢少。念子意何長。

秋日江村寄懷兩五

水白魚蝦市。天青鵝鶴林。露華過細草。秋氣淨遙岑。子夜吳門調。幽陽楚客心。相思眇何許。日暮大江深。

鶯池留客

園果風還落。草蟲鳴不休。竹深高閣冷。花密小亭幽。白幘留雲鶴。青裘狎水鷗。一尊同客醉。不用與吳鉤。

霜槲搖落早猨啼．愁對澄江送夕暉．明月樓寒人不見．相思千里楚雲飛．

過夷齋園寄別裘垣殿下

春蕨生兮依依．春薇秀兮菲菲．懷遠人兮莫慰．慕公子兮忘歸．

長平道中早發言懷

雲揚兮南山．河流兮淚潸．懷王孫兮不見．采薜荔兮空攀．

渚結荷衣兮江洲．

長平道中早發言懷

流日古戰場．白日驚飄颻．蜻蛚挂虛牖．寒瓜蔓枯蘿．玄蟬傷白露．青莎被修池．佳人理紈素．行子心傷悲．

貴僕嚴晨駕．言涉丹陽湄．羈旅寡良儔．麗澤當依誰．園爲黃雀吟．還歌猛虎詞．利劍恆在腕．壯心安所期．

流景不可駐．沈嘆將何爲．欲學鯤化術．松子久吾期．人生貴適志．知命復何疑．

遠別離

我出雪溪東．梅花落湘楚．湘娥忽而笑．留宿鷩鷖浦．鷩鷖浦寒月照沙．兩情默極生悲嗟．泠泠逝水送月

落．夜長起坐歌闌花．

留別檢閱知己

促裝遠行邁．遵道事東遊．級闥思楚澤．結荷憶吳洲．巖嶢遊俊駿．迴迴淩隊隊．所歷無停跡．居然隆九州．

投志在道義．脫劍爲誰酬．念子宿昔交．欲去復淹留．

寓忠教眞人山房

窈窕白雲谷．春芝秀蔓華．醉吟滄海月．笑弄滄江波．丹竈開仙館．瑤城輔帝家．何年騎白鶴．高里覓雲槎．

送嘉禾張山人徵伯遊大梁

芳草年年綠．浮雲日日征．兵戈遊子意．桑梓故園情．資賦金何有．著書名未成．時無魏公子．誰復重侯嬴．

宋中送客歸襄陽

相送夷門道．重過古驛亭．南行春草綠．一望晚山青．鄉夢柳臺雨．羊裘漢客星．鹿門今可問．花月正冥冥．

伊闕

羣峭隔無地．崔嶷欲墮空．松門雙鳥下．蘚徑野泉通．禹廟荒垣裏．河流延柱中．樵歌超林末．似覺飲牛翁．

春日登鈞州西臺思登洲兄

晴沙初度雁．春樹早聞猨．野店人烟少．孤村霜露繁．年華餘白髮．棣萼遠青原．故園河山北．幽懷難具論．

戊午抄秋示裘兒歸

天地羈愁客．江山去住人．悲涼十載事．漂泊一綸巾．此日知吾老．他鄉獨故親．圖南未可料．空負故山春．

鈞州除夕

柏酒消寒色．燈花坐夜分．醉題招隱賦．懶草送窮文．春夢周南客．鄉心冀北雲．維山有仙子．吹篪靜中聞．

贈李退強

泉石元同調．辭官幾歲華．鋤雲開藥圃．看月到僧家．詩敵雙峯逈．門從五柳遮．秋園自可佩．何必問丹砂．

秋夜獨坐詠懷

露洒青梧渥．天寒鴻雁鳴．星雲搖海戍．砧杵動山城．久客三秋夢．懷人獨夜情．故鄉渺何許．華髮歲殘生．

荆州雜詩六首

選勝樓居好．憑高發興奇．江雲春自晏．山月夜相宜．頭白還詞賦．身閒且歲時．滄洲吾道在．花鳥莫深期．

塞路依晃雁．春城自聽蘿．登高初擬賦．望極欲悲歌．落日燕京遠．浮雲蜀道多．一尊燒桂酒．何處弔湘娥．

流落燕州日．疎狂楚國身．無金難作客．多病況逢春．白髮豬公道．清尊不負人．相迷無狗盜．投策莫干秦．

惆悵荆州牧．新詩此見招．落花無落日．岸水接平潮．塞雨沾琴荐．春風試洞簫．盤雲雙白鶴．似欲待王喬．

問樂過城府．兒童晚未回．雲深采玉宅．雪時楚王臺．花發春猶淺．樓高風轉哀．家家湖酒綠．誰爲一尊開．

水星沿海賦．山送白雲篇．洪渺鵬腰客．蘆無鶴背仙．清樽隨世計．芳樹自流年．閉閣吾將老．何人問草玄．

零夜期廻山人不至

凍合漁樵路．扁舟夜不來．江頭寒雁滅．城上飢烏哀．寥落尋仙客．飄零作賦才．明朝風日好．花下且深杯．

荆南懷鄭汝推

吾憶鄭交甫．清狂世共疑．留金爲結客．貧劍贈相知．慷慨吳公子．悲歌高漸離．風塵淹此日．頭白欲何爲．

送旬吳豪士重遊大梁三首

魏王臺上草紛紛．落日中原低暮雲．匹馬浪遊孤劍在．酬恩誰說信陵君．

汴水東流接大河．曾經帝里問銅駝．春風三月旗亭酒．落日夷門一放歌．

沙塵風起壺冥冥．二月黃河尚帶冰．桑柘夕陽村店路．同誰走馬弔韓陵．

白石歌送吳允升

當窗楊柳春依依．麥城宿雨朝雉飛．南山白石何纍纍．遠道之人胡不歸．我欲念之心苦悲．

九日送張周二子

江漢逢詩侶．雲霄送酒杯．鳥飛巴子國．水落楚王臺．寶劍知吳客．瑤琴識越才．昭邱誰更賦．嫡嫡暮猿哀．

送周文美還海上

與君非宿昔．同病即相憐．悽惻登樓賦．悲涼說劍篇．客懷江路永．鄉夢海雲邊．運暮身何有．還留貰酒錢．

送俞山人還漢陽

落日下平原．秋林白露繁．獨憐長路客．悽託向誰門．寶賦金何有．還家吾尚存．劍歌空自苦．江漢有芳蓀．

贈吳門顧季狂

水落荆門晚．風涼蕙欲祖．且臨梁苑客．好著羽陵書．天地移懷玉．江山未卜居．何時結蘿薜．同釣漢川魚．

夜合含香盛春浦出水齊年華隨知製客計逐幽棲山鳴猨人落江雲拂戶低桃花迷處所錯認武陵溪

早起

臨水懸魚樂聽雲憶所欽城中惟賣劍世上莫黃金留滯防人面淒其損客心春來每起早閒澤一長吟

贈賣藥焦老善奕

蓑眉七十強高臥水雲鄉逗實修琴藥常餘奕鶴糧橘中無俗著肘後有仙方我亦營齋客金華訪牧羊

再贈顧逸人

吳門衰客美且都十年負劍遊當爐黃金百鎰供散盡方衫皁帽行長途江陵帝子愛敬客旋遣裘馬驅胡姬花前醉草三都賦肘後當懸五斗符閉門轉眼看天關何有回頭大笑滄洲孤而今恐有聊城急還留一箸金僕姑

上元夜走筆戲簡皇忠教主人

蒲萄醱瑪瑙鍾小姬裙學石榴紅任教剗漏咽銅龍江陵帝子醉春風醉春風樂復樂月下行來花下酌

一時枚馬俱升堂君平簾下何寂寞

沙津樂

二月沙津江水平吳船楚榜掉歌行高樓夾岸繞商估小妓街頭鬻唱聲

贈會稽劉世儲

劉生多氣岸負劍遠行遊落日三湘酒烟花七寶樓右軍白羽扇季子黑貂裘我亦淮南客因逢桂樹留

贈東巖主人

東巖主人東巖棲巖花開徧巖東西有時自抱一斗酒醉約山翁弄玉溪

己未臘月寄李逸人

天涯流落客歲暮欲何之風雪主人少山村蔬饌飢已救寶劍諾誰賦白駒詩季子裘雖敝終君佩印時

再送張逸人

燒藥頻留火讀書只閉關半生爲北客高里一南冠顏水春來別吳山夢裏看明年又秋草强輸幾時還

送上黨程戶侯

壁築醉燕市躍馬佩吳鉤白玉酬歌笑黃金散故侯舉鞭辭府長揮手謝時流願斬單于首爲君雪國讎

少年行

誰家年少羽林郎寶馬金鞭從武皇新賜宸間白羽箭尋常射殺左賢王

遠遊

紅顏辭舊國華髮倚新人恨冤非吾願風塵老此身梁鴻五噫發子建七哀頻玄關年年閉花林只獨春

秋日上黨道中懷故鄉知舊

白髮生青鏡黃花吐素秋家書無雁足客路一羊裘海燕辭鄉社山猿愧酒樓誰堪回首處千里暮雲稠

再示歸

客夢苦難成鳴雞又及晨燕鴻驚曉曙越鳥對愁新九月催寒葉孤琴伴旅人相看正牢落非爾復誰親

越溪女

越溪素足女婉笑青眉揚泛水采芙蓉歸來衣更香

山樓秋夜有所懷

旅宿投閒暮天寒鴈聲稀涼風生夜榻客淚下秋衣路遠鄉雲斷山深邊草肥堪憐珠樹鶴何日故林飛

晚歸山寺二首

月淨花林靜琴清竹院開幽蘭芳杜砌獨鶴下空山鳥道排雲入松門映雪關兒童夜歸去採得紫芝還

鶴憎眠白石猿深護紫芝僧閒翻貝葉月冷浸蓮池鬢領秋誇徧虎溪夜度遲梅花伴成夢霜色澹孤帷

感懷呈劉五

劍騎征塵客天涯作客星年華健白髮秋夢一浮萍返老尋丹訣怡情誦鶴經故人劉季子相對眼能青

長安僧舍

種竹清門外分花杜曲邊閑雲一以臥隱月幾週圓曉夢悲鄉樹秋風滿濕蓮叢空金錯冷時誦禹碑篇

商遊別山東知己

池浸芙蓉月堂含松葉烟寥衣坐白石隔竹弄幽泉客子玄洲夢佳人窈窕篇相思隔蓂海秋滿木蘭船

遠遊

寥落悲歌客含閨遲美人湘雲迷五嶺關月度三秦鴛鴦行吳市停車賦洛神徜徉思臥海垂老釣玄津

春日尋李鍊師

野田榮芳木春水抱仙家樹暖遊蜂狎風輕舞燕斜閒門通小徑高柳映明霞日宴山中客開關掃落花

晉陽山中元日

野老憐時序壺漿慰客情春盤鄰女送曉樹隴禽鳴寒塢驚花色窮邊總角聲他鄉逢一笑更覺旅魂驚

春日遊太原黃嚴寺

拂衣臥盤石度水聽疎鐘古殿依巖碧山花拂砌紅晴峯輝旭日春燕浴條風欲其巢松客安禪老化宮

秋日登李仲培山樓二首

地僻雲霞棲楓蘆滿樓霜寒雁菊晚雁度渚蓮秋滿篋新詩草橫磯舊釣舟清尊隨處醉萬事付江鷗

零落十年客迢遙百尺樓霜寒龍塞晚風急雁門秋獨戍三家市長河一夜舟村沽還可醉相對有雙鷗

春日發上黨游洛別劉五

晨發上黨路行行漳水湄計程梁路遠回首晉雲遲抱玉豈求識含閨欲待誰高樓倘引望花月兩相思

五雲洞

洞裏仙人去不歸洞口碧桃花自肥石壇露滴松花冷夜深山鬼薜蘿衣

醉中偶興

峯酒壺中烟似藍。青蓮學煉白硃砂。醉來起舞松庭月。三嗅臨風玉樹花。

擬宮中行樂詞四首

小紅亭子白欄干。入道宮娥玉作冠。袖出青梅彈鵲鵲。銀瓶滿注醍醐漿。

碧殿春深瑤草肥。美人對月舞羅衣。夜來不作青鸞夢。化作彩雲何處飛。

玉釜春遊夜未央。紫衣侍史護焚香。黃金鎖合鴛鴦殿。無限春風到海棠。

琉璃硯水黃金甁。十樣蠻箋寫道經。太乙紫壇朝帝罷。蕊珠深殿彩花馨。

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棄妾漁陽西。不及野田雀。雙飛還雙棲。

自君之出矣。腸中車輪轉。欲向夢中尋。路長春夢短。

竹枝詞三首

行行長千里。采采春田花。郎君相問訊。大樹是儂家。

小姑薦紅衫。大姑鬱金裙。把手促儂去。兩兩拜湘君。

妾居楊子津。郎在滄江浦。一自與郎別。十日五風雨。

贈柏谷山人

窈窕柏谷原。中有食柏客。不笑亦不語。往來無行跡。

野菊

野菊多幽委。含香待誰發。落英我欲飡。芳心無遺歇。

老僧

手中撚著白螯提。拄杖過頭眉下垂。石上晒經茶未熟。花間盖子進雙梨。

春郊即事

春風嫋嫋夕陽西。芳草菲菲楊柳隄。行盡溪山有茆屋。青林深處一鳩啼。

宮詞

自從十五選雙眉。記得新裁白苧詞。袖裏青梅大如豆。石榴枝上打黃鸝。

俠客

躍馬青門道。抽歌擊玉壺。腰間藏匕首。談笑入秦都。

燕婉誰家女

燕婉誰家女。寒荷戲芳渚。薄笑三春暉。揚眉千切羽。憶中連城珠。皎皎谷誰許。可人期不來。日落徒延佇。

南遊留別劉元和

東風習習芳草來。欲去不去情悠悠。贈劍何年刻玉字。對君一笑說滄洲。前教白髮悲春晚。年可黃金買

笑愁。此日別離那可道。相思長遠昏山頭。

別劉五高秀才遊洛陽

春風嫋嫋桃花開。客館飛飛燕子來。遊子一朝辭此去。故人千里夢頻迴。上蔡小姬白苧舞。襄園美酒黃金罍。與君共把接離倒。風流不數洛陽才。

薄子婦

妾家高樓臨陽春。花枝柳條兩鮮新。花笑柳條空嫋嫋。不能縮繫遊心人。花容隨貌改。柳葉上眉愁。摧髮葉落花飛盡。敲碎冰壺歌彩雲。

聞京東有警

暮雨催秋館。長風冷菊枝。坐中盈客淚。燈下裂絲絲。四海尋戈日。百年爲客時。燕山新戰後。鄉信到應遲。

江亭對雨有所懷

輕烟一帶起蘋洲。目暮澄江送客愁。細雨黃花何限泪。思君一夜楚雲秋。

飲王太史山莊

郢上文章伯。山中太史家。養年常種藥。開日但修花。竹淵明秋水。松林落晚霞。兒童憐醉客。淪鼎夜烹茶。

謁王侍御山房

雪白山青柱史居。茅堂滿貯玉函書。鹿車暇日攜開客。半畝清塘自網魚。

韓山

采秀來韓山。韓山石崔巍。不見韓衆鹿。滿山秋雲飛。

遠遊二首

浩浩中天立。如何是丈夫。乘槎須遠去。不貫水精奴。

鄧落孤雲合。英雄一劍知。欲尋龍伯國。溜理蒼竿絲。

芙蓉篇贈西安黃孝廉

嶵嶵芙蓉花。盈盈溜綠水。素影澡清漪。佳人乃相似。官學中園柳。漫逐春風起。願爲並蒂花。託根碧池裏。

我本燕趙人。而來偶君子。匣中有寶書。磊磊心相許。日暮望高樓。含情不得語。笑弄黃金瑣。願言酬知己。

努力揚高翮。名成訪綠沚。

遊王氏郭北山樓

躍馬青門道。觴歌擊玉壺。腰間藏匕首。談笑入秦都。

禪草連村合。山樓帶郭橫。開窗招野客。倚樹聽流鶯。落自花間滴。雲從石上生。雞遲漁笠響。素月滿頭明。

九日寄懷劉經府

江海十年夢。關山萬里情。悲歌彈朱玉。談笑憶公榮。目逐秦雲斷。愁隨越鳥生。北園松菊好。今夕共誰行。

早春登釣州西臺簡党中丞

汝陽春色望中來。詞客長吟重自哀。身世百年宜對酒。家山千里且登臺。寒雲細草雁初至。斜日孤城花

自開白髮中永能好事仲宣流落幾時迴
秋日登黃鶴樓懷劉四泉

黃鶴樓前江水流故人何處木蘭舟雙雙燕子南飛去瑟瑟蘆花鐵笛秋
贈五嶽山人

上國有一士披褐日來往口誦南華篇心存出塵想提壺酌赤松徒五嶽委奇賞調琴農皇操和彼流泉響
赤水覓玄珠窮神寄象罔
寄懷周子瑞

道寺秋深冷石門山人寥落臥松雲黃花芳砌臨風看玄鶴鳴皐愴曉聞楚醪醉來空作客商芝歌能正
思君何時彩筆開綃峽花下鳴琴共夕曛
寓北固山謝興

自翦朱霞補白袍倚天遠誦碧雲謠山前流水萬里去石上長松百尺高清磬時鳴玄圃玉洞猶新斷梗
天梢采閬踏破春江月笑弄銀鉤戲紫蠭
春夜園亭小集

春夜弄琴拂落花滿壺春酒資春賒醉倚瓊奴問其夜笑指花梢月未斜
江上尋張鍊師

隔松開桂杵玉粒搗玄霜水月明笙鶴江雲冷石堂
山中夜月送客

松裏夜窗聲關關松上女蘿垂石關天風吹衣月皎皎紫芝歌能仙意還
春日同四勿王孫遊竟東園若

四勿主人王之孫春來喚客倒清尊梅花照眼獻意發酒味到口詩脾溫野鷺無心還可意山鬼多伎何
足論高歌一曲明月上醉後不知僧舍門
仙堂門

赤足仙人跨白鹿道逢授我東華錄山下栽桃三百顆食了還向瑤臺宿
燒藥

笑歌山鳥外飄思海雲孤袖出金鼇蕊燒藥許松奴
遊長慶觀

古殿依巖立平橋策馬登抱琴尋鄙客得句寄山僧杖外雲霞度坐中芳草芳荊門秋水淨旅雁下江陵
宿鄭氏園亭懷白石山人

雲泉滿谷碧桃肥白石山人去未歸春至不知芳草綠月明松下鶴雙飛
贈東隅逸人

東隅老人能蓺植春來釀酒摘柊葉有時半醉臨風笛獨抱瑤琴嘯海月
登文星臺

春酒百壺春日開東風扶我上文臺乾坤無處著雙眼祇對雲山舒壯懷
醉中寄長安酒樓

黃鶴還來舞醉鄉謳歌不用紫雲娘一甌連月揮春露大醉長安幾百場
冬夜宿三清閣三首

紅雲長邊玉皇家媧裏成丹結紫霞琴冷月明孤鶴怨冰壺昨夜綻梅花
道人不解塵機事愛訪吹笙騎鶴仙歌能紫芝雲外落一鉤梅月臘冰絃
遙看玉雪瀛長天隔便飛光寶劍塞江月出雲頻有約先生歸去著黃冠
別友歸山中

杖挑一束青蘆書走向山中覓雲廬何處幽人深憶君白猿啼外嘯羅月
贈方士

無何老人歷玉壺揮雲笑月出蒼梧袖裏丹砂三百顆時化黃金入酒壚
出門行

山有雲水有淵壯士出門彈危冠抱劍慕歌易水寒一朝笑解鹽龍帶十年零落黃金銀惟遺雙寶珠憂
來不忍看願采金光草令人駐朱顏
太暉觀晚眺

霞月生西嶺秋雲澹暮山烏啼仙閣近花落羽人閒白髮非生事黃金豈駐顏孤懷猶未愜長嘯下松關
小築

杖屨秋來健山林老去便野花疎短砌水葉滿平田雞犬夕陽盡人家橘柚連江深寒小築棲泊自年年
荊州公餽酒二首

菱葉青青水荇齊邊雛黃蝶染苗肥夕陽誰送山人醉坐看兒童跨犢歸
秋風嫋嫋翦黃染池上鵝肥酒更香醉裏不妨學楚語竹枝歌好和漁郎
八月十三夜郡樓宴集

高樓落日秋冥冥西風吹送燕鴻聲半江杳靄月初上萬壑虛無雲自生捐檻欲窺白兔藥持杯空復紫
芝情誰家今夜橫長笛楊柳折殘怨未平
沙津送林孝廉還白下

爲送王孫去鄰亭芳草邊鶯啼娃妓館花拂孝廉船易醉金陵酒長歌寶劍篇相思重迴首鄂樹隔風烟
雨中烹雞有作

避地豈其隱謀生未有方晨烟鄰雞黍墟里澹桑桑雨過豆花亦風高柿葉黃鄰家不相識何處覓壺觴

宋布衣集卷三

池中雁

林風募傳猶振褐臨清池露彩集蓮萍霜華凝青滋關彼隨陽鳥嗟藻戲演漪返顧忠人指迴翔稻糧糜

冥冥逕長羽繒繳何由施伊予救孤性幽索終棲遲委寄豈滿腹百年艱饑劬物累因住念達生焉恨而

冬夜宿鄱湓

空齋少物役過夜有餘清柏子堦前落梅花笛裏生豈須山櫟壽徒結蜗涔情明日鸞池上看雲還濕纓

人日寄所知

落莫江村裏偏憐物候新百年長作客此日愧爲人薄俗存身計殘生隨世因楚閨漸堪把采采寄情親

洞庭送徐使君投劾東歸

秋來爲客易洁山又向瀟湘送逐臣烟草斷雲橫楚塞夕陽落雁度江津天涯白髮無知己湖上青山有

故人回首吳關空悵望何年滄海共垂綸

自沙津江行舟次岳陽送徐使君

漠漠晴沙江水流客衣同上木蘭舟白蘋風起洞庭暮碧樹雲橫楚塞秋獨客懷鄉何限泪孤臣去國不

堪愁夕陽帆影臨空盡誰念天涯獨倚樓

同句吳周秀才登岳陽樓雨中望君山作
久客知吳語高樓白楚歌青山浮水面白鳥沒煙羅仙去蒼梧遠雲生天岳多鄉關渺何許日暮洞庭波
巴陵別徐使君歸荊州郡舍
日暮蔣江渡涼風滿白蘋歸來應寢疾臨別更情親孤劍三秋夢扁舟萬里身蓴鄉滄海上還著舊綸巾
石首阻風寄懷徐刺史
別後相思夢覺眞秋來誰寄短書頻孤舟風雨偏愁客萬里江湘對逐臣莊舄苦吟移適越仲宣欲賦未歸秦十年零落黃金盡一夜長歌獨館神
石首江阻風雨舟中夜坐懷荊州公
八月悲風生愁陰鴻雁鳴白頭多病日黃葉此山城細雨孤帆落長江獨夜情遙傳一掬淚遠向楚臣纓
自公安縣夜歸鷺池莊風雨驟至有作
候雁迷寒渚晉鴉集驛亭故人江上別風雨返柴荊楚些秋能賦巴猷夜懶聽蓬窗小兒女相待一燈明
九月三日方別鄧攜酒殺見過因懷徐使君
客淚秋能下人情老自知塞鴻雁早江暖鶺華遲對酒憐吳語開歌憶楚辭明年誰更健重把紫萸枝
再送俞山人遊黃岡兼訊袁郡丞
昔別在何處今君白髮新無錢愁滯客多術恥謀身錦瑟悲飛士幽蘭憶楚臣相思有書札時寄草堂人
聞徐使君留滯漢陽寄贈
道直謫官塵扁舟何去津秋深縱酒後家遠寄書時懷斷秦雲色悲涼越鳥枝漢陽江樹晚搖落對相思
春日蔣楊山人因過賀將軍園二首
空谷春將賦幽人獨可親風香紅藥近鳥語綠蘿深一笑緣巴調三年學楚唫荒扶逗杖策隨意步華林
茅屋斜臨水石闌曲拂衣松深鶴子冷花近藥苗肥老去詩猶健春來酒不違欲尋江路去竹下有柴扉
曹中丞以新詩見還聊中書此簡答
閒徐使君留滯漢陽寄贈
凍雀飛還去空房紙欲眠高堂臨楚塞大雪滿江天竹葉春仍綠梅花寒可憐歸來曹執法時寄短長篇
江村寒食
白鳥忘機久青山吾道存興來從杖履老去愛雞豚楊柳橋邊市桃華江上村童兒沽酒至風雨閉柴門
寒食西郊望八韻山作
寒食孤村暇春山遠寺鐘登臨風候異祭墳藏時同芳樹諸王墓浮雲舊楚宮天涯對衰鬢寂寞意無窮
春日陪府中諸公飲城北韭晚至東湖草堂楚望刑門路悽迷楚客魂酬恩留寶劍還愛超平原
芳草春初折遊絲晚正繁漁樵楊柳岸雞犬墅荒村假望刑門路悽迷楚客魂酬恩留寶劍還愛超平原
春日閒居
青山歌伐木白首賦閒居鴻雁非能至梅花寒更疎幽絲從婦織菜甲教兒鋤日暮北窗下竹中幸不虛

秋晚江上有懷
一望家園一惆然湖雲易水共長天山中薜荔日應索江上芙蓉秋可憐楚些獨唫長下淚燕鴻又過記
幾年黃金築上無名字醉後還詞寶劍篇
秋日登唫覽樓
遠客不宜秋況登江上樓心隨初雁滅身為楚雲留漢廣饒孤采湘清聚白鷗塞疆何處發落日動鄉愁
秋日閒曾中落東湖莊堂樓初築以詩奉贈
雲霞江色晚楚客意何如金散身無累才高世共疎閒門閒鳥雀落日見樵漁玄閣還應閉白頭長落疎
寄嘉定徐刺史
柴荊鳥鵲定風葉正蕭蕭落日清江上懷人滄海遙年華隨杖履生事寄漁樵楚客銷魂處秋來誰為招
八月十四夜憶徐刺史
桂華初發小堂東綠韮紅蘭別一叢翡翠屏前秋寂寞芙蓉塘外月朦朧寶書玉笈為誰隱雲錦霞鬟還自封鴻雁不來秋又晚故人聞已到江東
秋夜
天秋鴻雁來夜塞桂華落空館復相思清颸振蘋薄
秋日登池莊與故人王惟材閒酌
秋水浮田葉涼風吹稻花白衣燕客醉紅樹楚人家翡翠鳴魚筍鷓鴣立釣車登池堪避地與爾種胡麻
江陵遇同鄉王惟材
來路誰相問無家我獨親他鄉今接袂童稚昔為鄰江海蟠客客風塵淪落人十年俱白首笑此夢遊身
雨中呈王郎
黃金臺下見君顏今日蕭條入楚關一顧那知添白髮十年何事老青山鄉愁多在烟雲外客思偏生風雨間我已無家問消息開畦種藥不須還
夏日攜王惟材陪曾公飲城東湖亭
漢溪林塘五月寒主人長日竹皮冠酒爐茶竈從兒理藥圃瓜田引客看老去坐忘青瑣夢歸來雲臥紫金丹登池道者頻相訪笑索村醪舊石盤
俠客
賭鄉裘劉瑞家奴過孟賁千金不肯顧一劍為酬恩趙瑟停風柱燕姬促象觴平生款段馬羞人孟嘗門
與王惟材夜坐話舊
醉詢燕市笑顏紅十載離家似夢中聞說存亡重悽惻對君何必嘆飄蓬
閉門
庭梅橫似畫籬菊繞如錢閉戶琴書客逃悲草木年黃金無藥物白髮滿顛顛花徑從兒埽誰來問尚玄

秋日待家書不至感賦此詩
澤國涼風木葉稀．悲詞昨夜賦無衣．白添白髮年華異．用盡黃金生事微．易水假將湘月遠．燕鴻還共楚雲飛．魚書錦字無消息．秋草閒門又夕暉．

八月十四夜遊太陰觀星忠教真人

碧天高處是三清．金作樓臺玉作城．白鹿仙人秋弄笛．青牛道士夜吹笙．誰殘鶴夢江雲冷．幻出松陰海月明．欲寫陰符寄幽事．山中老子有詩迎．

同郡蓋子材寄示文稿作此酬答．

黃金萬盡一身輕．白首爲儒掉臂行．郢里誰傳春雪調．楚山應解薤露情．自知未上平秦策．肯信歸來感婦迎．卻笑文章曾命達．十年猶在魯諸生．

登岳陽樓

吳楚江山闊．巴陵水國遙．江流分九派．山勢控三苗．并服通州里．稽方翊聖朝．每希常道泰．飲啄老漁樵．

芳樹

金井梧桐樹．碧枝華葉芳．月明移翠影．風細吐清香．共惜三春色．雖憐九月霜．閒中有少婦．歲歲憶遼陽．

寄嘉定徐二刺史

豪華猶六代．勝事在吳門．綠樹湖邊寺．紅雲海上村．桑麻常夜織．橘柚向秋繁．拂袖還鄉日．應憐松菊存．

贈盧岳僧

何日別東林．浮杯夢澤深．雲山隨去住．水月即禪心．鉢潤龍將見．衣殘珠未沈．行蹤偏五岳．留偈待知音．

秋日慧池雲臥

卑棲佚老日．高枕物華年．橘柚垂茅屋．蒹葭間稚田．意中人不見．事外客孤眠．習靜渺身世．長嗟秋水篇．

八月十三夜

江月滿江城．客愁何處生．殘雲依砌攀．新雁與雲平．露重秋梧白．天寒松桂清．弟兄在萬里．此夕各含情．

江夏舟中值元日

乘龄下吳會．寒日水增波．江路魚蝦美．山城橘柚多．維舟燕客醉．倚棹楚童謌．明發漢陽去．相思奈若何．

經彭澤縣舟次小孤山阻雨

南浦誰家酒．綠蔕又發．楚山春滿城．芳草煙和雨．江燕飛來似識人．廣陌青樓楊柳新．當花時節可憐人．至今漢上多遊女．笑折疎麻贈所親．

春陰

竹裏柴門石徑斜．春雲長遶楚人家．幽窗睡覺鳥聲靜．黃子門園落花．

江陵送王惟材還趙郡

湘泉煙草洞庭雲．此地逢君又送君．趙瑟悲涼那可問．楚謌慢跡不堪聞．蓬山對酒春將暮．臨水扳花日未曛．顧領形容獨歸去．江樓細雨數雁羣．

踏青楊柳洲

風雨臨寒食．偏驚流浪情．梅花鄉信遠．芳草客愁生．青眼故人少．白頭世事輕．還餘一尊酒．東海共君橫．

雜興覽古

吳王昔日好吳鉤．義士三千盡列侯．霸業已隨雲北散．雄圖空復水東流．荒臺寂寂漁樵路．故壘蕭蕭蔓草秋．惟有館娃宮裏曲．至今猶向采菱舟．

夜泊長橋

落日長橋外．維舟竹嶼孤．春潮不滿岸．江鳥下平蕪．負笈終歸楚．尋山且在吳．自傷漂泊意．深夜醉聲盧．

春日飲唐山人竹園

蝴蝶滿園春日晴．桃花梨花飛素馨．千竿萬竿何青青．時時風雨閉秋聲．淇園閒節不足數．洹川綠玉難爲耕．爾爰斲爲化龍杖．虛勞萬里升天行．爾莫截作學鳳笙．拘攣衆樂和鳴．飾金綴玉非本性．不如抱籜全爾精．高陽徒籍冠生引．鵬大嘲無俗情．其如晉代竹林彥．枕麴眠耨指性靈．卻怪王猷多傲世．入門先問主人名．

雪後

石徑留冰雪．松門鎖薜蘿．地幽身自得．機息鳥常過．芳草春愁少．梅花客醉多．竹枝辭更好．還愛楚人謌．

賞雪侍讌應教

狐白暖裘甘．當謌集上公．春藏金屋裏．仙隱玉壺中．送酒青樓妓．焚香白玉童．錦屏寒不入．只許隔簾櫳．

楚中送僧還嵩山隱居

半偈竹聞法．虛空無住心．楚雲飛錫去．巴水渡杯深．一室寄何處．千峯獨可尋．有身緣未了．此別日長唫．

送洪都道士

霞外尋眞侶．山中問赤松．仙壇花雨靜．石鼎綠苔封．坐煉金光草．行持九節筇．聞師還舊隱．何日得相從．

送王生西遊

雪裏荊門道．愁中漢水春．三湘竹淚客．萬里欲歸身．獻賦還過楚．談兵莫入秦．自傷流浪久．偏惜遠遊人．

春辭二首

南浦誰家路綠蕪．蓼菜又發楚山春．滿城芳草煙和雨．江燕飛來似識人．

廣陌青樓楊柳新．當花時節可憐人．至今漢上多遊女．笑折疎麻贈所親．

春陰

竹裏柴門石徑斜．春雲長遶楚人家．幽窗睡覺鳥聲靜．黃子門園落花．

江陵送王惟材還趙郡

湘泉煙草洞庭雲．此地逢君又送君．趙瑟悲涼那可問．楚謌慢跡不堪聞．蓬山對酒春將暮．臨水扳花日未曛．顧領形容獨歸去．江樓細雨數雁羣．

踏青楊柳洲

驟雨蹀躞上芳洲。楊柳青青楚水流。日暮東風搖百草。不知何處是昭邱。

遊府贈楊山人

故鄉因別久。逆旅有新知。弔古過燕市。哀歌同漸離。楚狂分醉後。蜀卓下簾時。欲就百錢卜。捉貲老不疑。

贈薛郎

書史風流數薛郎。竹間茅屋對瀟湘。牀頭金盡還沽酒。愛學吳儂和楚狂。

夏月陪葛刺史胡少府呂尹汪三山人飲曹公東湖水亭

竹裏逢仙尉。花間隱使車。圍棋臨水檻。把酒看遊魚。黃鳥鳴深柳。青荷覆小渠。物情忻自遂。而我樂何如。

蘇州汪秀才見訪江陵草堂以詩貽之

漂泊江鄉老此身。柴門長閉任家貧。雲霄放鶴渾閒事。風雨沽花又一春。抱玉幾年終獻楚。懷金垂老莫干秦。昨朝億共接輿醉。竹下狂謳見性眞。

飲酒

城上秋風見薛蘿。十年江客道如何。酒腸方大黃金盡。世事機知白髮多。月冷卻憐孤鶴怨。天寒誰餉敝牛謳。平生還愛於陵子。用拙爲園老一簑。

秋興二首

蕉葉臨窗卷。幽花向砌分。楚音秋洗竹。江鶴夜鳴雲。地僻應增蝨。身潛不用文。近來鏡酒勞。秋思更紛紛。

江上形容老。山中薛荔秋。鷄鳴竹院靜。狙嘯幕門幽。愛樹收黃葉。憐生洗白頭。蜜無菜子婦。誰共臥雲邱。

江陵送王秉之

不恃金貂貴。山人乃武昌之家。常懸韋布情。當筵一諾重。卻歛萬金輕。澄壞哀王粲。臨湘弔屈平。還家留舌在。少婦下機迎。

中秋夜月

蕭蕭風露寒。耿耿客衣單。盡火流花砌。桐陰上井闌。楚雲常獨臥。巴月共誰看。身世何須計。生涯此籟寬。

江陵送李梓老還蘇州

十載江陵北白頭。楓橋橘酒憶蘇州。此生見面應稀少。客淚因君灑業秋。

破悶

媛老過湘酒。爲園仗楚萸。風殘青苣架。露滿菊花籬。流水十年事。浮雲一病翁。達生還自古。陶令不羞窮。

承天寺再贈王秉之山人

貧賤論交日。悽悽多苦顏。非寒晨炊少。蜜靜共僧閒。竈裏常留藥。人前笑買山。飄蓬王逸少。海上幾時還。

樂圃園芙蓉爲菊並開再呈呂尹二山人

江陵草堂漫賦因憶楊少通

疎闊平生事。支離遠客年。鄉園朔雁外。客舍楚江邊。酒伴甘誰訪。詩狂還自憐。經過楊執戟。許寄買山錢。

連日風雨驟生薄寒分甘暗孫賦詩自娛園疏時醪亦足發老

楚萸

白甘楚萸滑。雙雙架酒瓶。灌花長汲井。學字夜籠燈。竹院晴時掃。柴門客去扃。弱躬偏惜汝。飢渴屢忘餐

遊府草亭贈朱孔昭

平原門下似君稀。猶著前秦舊布衣。況我不如君數倍。食魚何敢望輕肥。

春還海上因贈嘉定王山人

雲度滄江冷。花飛碧海春。誰家無斗水。涸轍有鱗鱗。自笑投珠客。猶憐泣玉人。胥邀望鶴侶。共爾覓玄津。

春日登荊州少津觀音閣塔

塔院收花雨。樓臺散佛香。山青巴國近。鳥白楚天長。樹色分衡岳。江流入漢陽。古來爭戰地。誰是水雲鄉。

江上逢羅鍊師因偕渡西道者

老去滄洲計。春來湘水深。白雲松子夢。芳草楚臣心。搖落江邊興。蕭條澤畔吟。明霞如可掬。不惜報知音。

家兄竹學餘於鄭邦輔別十年鄭逝矣兄至江陵因感同泣下作是詩

兄弟悲遲暮。燕關憶壯遊。尊中仙客去。肘後秘方留。谷口花仍發。山陽笛更秋。平生多感激。淚灑白雲邱。

重九前一日同王楊二山人飲胡將軍東郭草堂

柳下尋陶令。離邊問葛疆。南山足芋栗。東郭此茅堂。莫酒年年事。菊花歲歲芳。白頭還醉舞。休笑埜人狂。

江陵送僧還蜀

煙樹寒雲楚水西。殘甌破衲獨行遲。心無一事卻相見。千里何須嘆別離。

少年行

少年特意氣。長醉酒家樓。不伺金吾勢。曾隨劇孟遊。臥山學劍術。歷國揖諸侯。白首無人識。空悲易水秋。

柳下尋陶令。離邊問葛疆。南山足芋栗。東郭此茅堂。莫酒年年事。菊花歲歲芳。白頭還醉舞。休笑埜人狂。

江陵送僧還蜀

煙樹寒雲楚水西。殘甌破衲獨行遲。心無一事卻相見。千里何須嘆別離。

少年行

少年特意氣。長醉酒家樓。不伺金吾勢。曾隨劇孟遊。臥山學劍術。歷國揖諸侯。白首無人識。空悲易水秋。

敝園夏日遣懷

壓架葡萄熟。巡簷竹木清。搖飄葉扇小。欹側鶡冠輕。楚俗原非怨。燕謳空復情。雲霞仙不就。書劍老何成。

同楊少通宿荊南驛館

孤亭明月冷。疎館碧梧秋。雁宿新沙岸。蛩飛古驛樓。知謳多楚調。永夜宿吳鉤。皎皎江關夢。相縈萬里愁。

江陵爲仙居兄賦并引

吾兄負氣沈鬱。形骸土木。家無儋石之儲。動以自得爲之主。不爲人所羈縻。雖啜蔬飲水。而絃誦晏如也。

性疏非傲物。懶慢竟何求。身老雖多病。他鄉況值秋。衣冠隨楚俗。飲啄且荊州。好似張平子。竹無兒女愁。

戊辰夏六月江陵大水

水氣迷津樹。江聲駭市居。川原那辨馬。黎庶盡爲魚。荊楚年頻異。沅湘老計疎。

江陵草堂漫賦因憶楊少通

疎闊平生事。支離遠客年。鄉園朔雁外。客舍楚江邊。酒伴甘誰訪。詩狂還自憐。經過楊執戟。許寄買山錢。

連日風雨驟生薄寒分甘暗孫賦詩自娛園疏時醪亦足發老

江城風雨夕茅屋短長吟歷歷秋花發蕭蕭落葉深老懷孫駿眼客用酒寬心欲買羅含宅竹無作賦金

秋日小園雨後遣懷

性直難干謁時清魏賤貧江山雙草履歲月一綸巾秋色梧桐老晴光橘柚新寥寥宋玉宅千古閉荊榛

九日即事

支枕茅簷下秋風正到時菊花開較晚鴻雁故來遲棲託終何事行藏且杖藜百年非有道心跡豈無疑

中秋雨晴小園夕坐

老去雖耽酒秋來不賦詩哇蛩新雨後茅屋晚晴時醒浪還猜語螢簷愛楚兒叫朝多釀黍好待菊花期

遣懷

鵝髮迎齊瑟鵝衣向楚人年豐兒女瘦家遠弟兄親頓拙能塡事迷迴豈性眞催將詩送老更愛酒長貧

連日淹雨閉門伏枕新晴後適有諸貧過予茅夾沽酒以慰岑寂

久雨祇宜睡朝來還閉門蒲雲龕屋角旭日照籬根倚杖行猶懶堆書坐欲翻不知秋草茗蘇覜待王孫

雨後移竹小園漫賦

豈僕飢時慚家貧願一金暄寒惟短褐風雨廢長唫江閣秋生蚤城高霧靄深從來愛幽靜移竹間花林

贈焦秀才

窩貧宜年少何爲長苦辛侍生原好禮郢客豈終貧琢玉功須就凌雲氣益伸明年世再上應有下機人

沙津妓館送楊少通渡江南征

憐君能騎馬江漢未經過宦薄蠻方遠家貧畫債多朝霄憐楚子桃扇贈韓娥萬里相思字紙應候薛蘿

秋夜訪承天寺二蜀僧論禪學

錦冠隨所適竹杖復行唫夜月青蓮字秋風珠樹林機塵迷至性詩酒洗禪心不事無生法其如老病侵

抱孫乞食市中

何室炊紅粟誰家共綠竹頻遊雙鬢皺生計一瓢存任爾呼牛馬隨予愛犬豚絕交書未上爲客老荊門

叢竹洞

連竹分清影接籬搖洞圓叢疎風漸漸葉密露消消搖藥宜晨坐拋書向午眠誰知幽僻地自有墜人天

對酒樂府

自古推名飲而今不復疑少年當適意況我白頭時劍說非良計酒謳多妙辭丹砂不可食蟲豈爾何爲

秋日墜望是卽成大水

鵲烏中林性看雲故國心地卑湘漢闊天遠洞庭深老馬空知道窮猨豈擇林十年曹劍客寂寞到如今

雨中遣悶

深閨秋雲重江城暮雨寒短衣爲客慣長鋏向誰彈君密竹藏幽徑深松著小冠滯芹亦可薦何惜老荊蠻

九月同仙居兄飲江陵草堂因憶故園諸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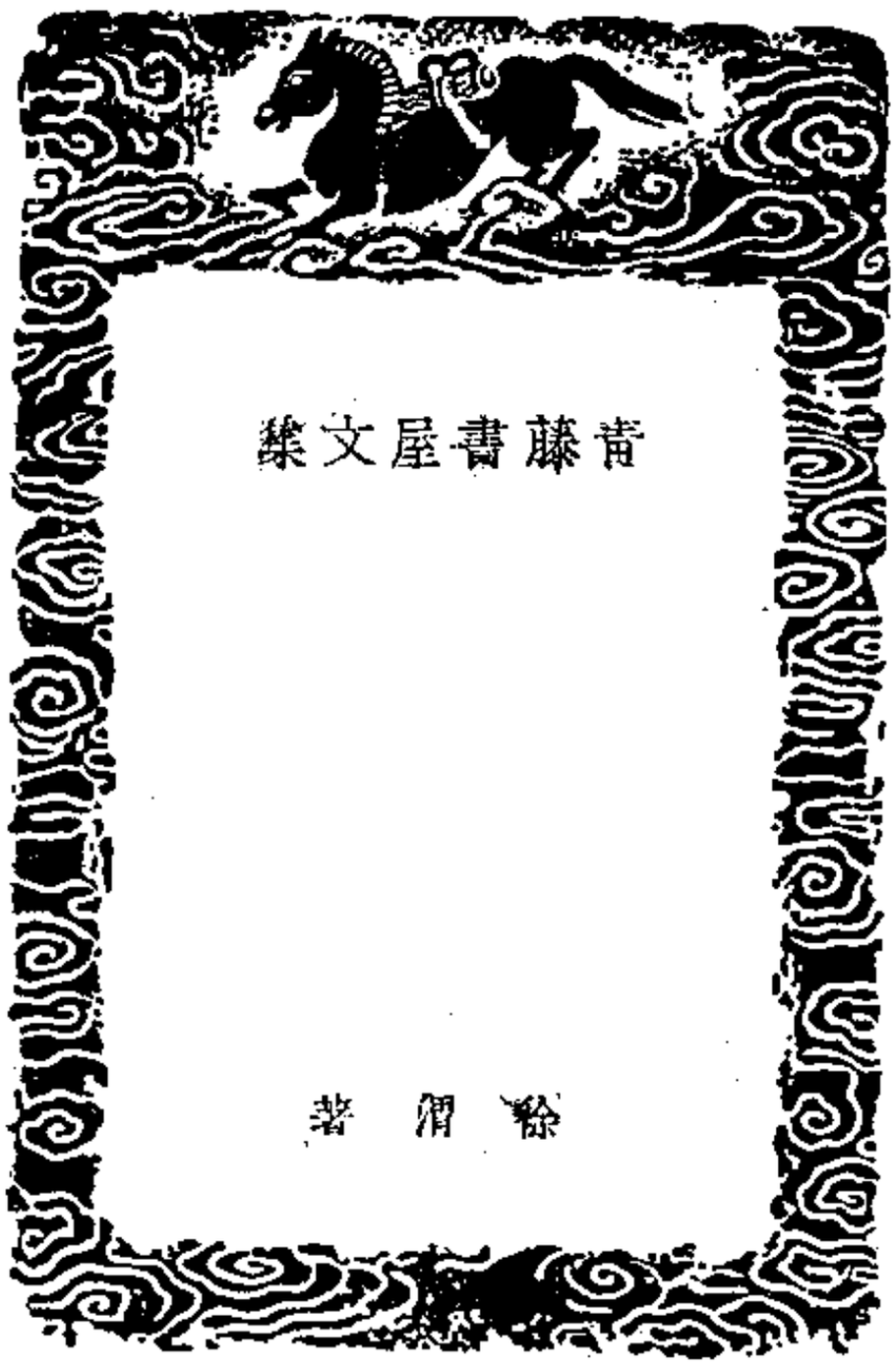
客泪十年落鄉心九日懸登高巴水外望遠楚雲邊各醉黃華酒同悲鴻雁天浮萍能幾日而汝凡相憐

久雨小晴遣悶

向盡梳頭日開門落葉黃巫山朝雨歇楚岫暮雲長竹蠟詩成後茅簷酒熟香杖藜看菊圃隨鵲小窗旁

宋池之爲平湖也，池遂更號鑒池。生年三十餘，喪妻子，棄家遠遊，以詩文自娛。觀其答樂陵王及遜王諸書，蓋亦當時高潔之士。吳郡徐學謨爲作鑒池生傳，敘其生平甚詳，獨不記沈江一事，蓋傳聞者之異辭，不盡足據也。是集爲康熙乙丑柘城王益仲堉取刊，令其板藏冀州書院。茲據傳鈔舊本重加校刊，凡文一卷，詩二卷，附清平閒倡和詩一卷於後。梁慎可玉劍存聞，謂其詩無長篇，鑒池自以布衣，溷溷於義無取，蓋亦飾短之辭，然其詩不失雅音，朱竹垞明詩綜，只錄五律三首，其實佳什尚多，不盡此也。光緒五年己卯十月初三日王灝識。

鶴池生詩流傳絕少欽定四庫全書目錄有宋布衣集三卷未之見也朱竹垞明詩綜只載五律三首沈歸愚明詩別裁集錄其秋日野望一首與詩綜複仍只三首而已歲辛酉烟霞王楙巖館予家首有柘城王登仲所刻鈔本借觀之首列吳郡徐宗伯鶴池生傳錄其旅寓出處甚詳古所稱高尚之士殆其人與頗命兒燈鈔一帙增入叢說外記數條讎之家塾以備觀覽但脫經傳寫烏焉亥豕訛謬甚多而殘闕未鈔亦不少予學識固陋思爲補正十不獲一二焉後之子孫如遇博雅君子或得善本重加校勘闕者補之訛者正之是則予之所深望也夫咸豐十一年秋八月趙郡蕉園居士跋於桐茂堂



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於酒、李長鬚面修下、王短髮面豐下、體貌無奇異、而靈括撫遒士所不能包者兩入、頤偉之。余文長小說之湯若士也。徐自詭逗淹、遒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微余局、余亦不應。靈容無士、面晚乃包弧肥之裏中郎所謂恒譚者矣。往余開龍門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僧來、睒以珥、食有楊家果。中郎採梅染郵、其章赤白、四間袁世文章誰爲第一、陶睨壺匿笑曰、將無語長猶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袁第二人乎。且讓元美袁純賊第一耶。鶚諸生耳、揚豐袁、各賅詫、聲稍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窟、可急遠之。余僵死中原白牛中。余始知文長靈有此士。君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卬、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貶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爲若士、身得其髀肩、一爲文長、身得其髓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面已。借光壁府、散婦布貿、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炙用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真乙酒之法、取以調劑、遙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譯運傳、眞爲第一矣。無間而駭詫者矣。第燒猪了元和渠、潘衡不甘僵死、藉令展天屏、遮天淵、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異日顯出於靈有利鹿純、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屐、要履不良於行、文行遠者也。萬歷甲寅孟秋、錢塘虞淳熙長卿父書於山館。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穎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擯、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噩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爲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薈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賓渭作、表進、上大喜悅、其文句月間遍誦入口、公以是始重渭、渭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謝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姑吾輩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僧飲、唐公深嘆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作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荊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北面於子矣。茅公憙儷而亦勉率讀、謂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雋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老與鄙少年昵飲市肆、暮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值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嘷謼、不可救也、公聞、反稱甚善、時怿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詠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急謁、公當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藉、然性豪恣、間或猜氣紛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想焉、及宗

遽被逮。渭頭觸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聲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睹面悟且直故揮霍變。假倣與衆處。不溷和裸假玩。人或搤之。然倣與衆處。不溷和裸假玩。人或搤之。然倣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既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貝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會折節等布衣。留者兩事。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妄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覺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屈。時輒疎縱不爲儻縛。一涉義所否。雖顛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救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顧一逋刃耳。今乃碎磨吾肉。途病瘧。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謔。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諸客。伺便折戶半入。渭遽手捫扉口應曰。某不在。入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窘時。有餽之洗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愛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翰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過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我。不即倭儮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庶賈殆盡。峰完破弊。不能再易。至精楮蠅蠅。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何何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北歲。公思爲渭地。諸屬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撫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人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轉之。忘不與語。及試。渭頗適國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即彈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難經、本草、各若干卷。四聲解、音韻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能里衙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曠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暝鵑。當中夜呼嘯。有拳勇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舉業盛行。操觚者蓋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論曰。然論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瑜。成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讒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才力所詣。實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厲喧泥溘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哉。文長沒數載。有筮入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而有明一人。間者賤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徐文長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逸。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遂甚賤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閱編詩一帙。思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貫。閱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貫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後所疑。皆即文長一人。又嘗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秘。如嬰得醯。兩人蹴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憶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索者。余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啜啜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佳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爲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讀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欲其

下。不肯留餐。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轅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面謁。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額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縱橫。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逢之於詩。其胷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織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蹲千里。倜儻幽默。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簷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盡。僕續紙文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詮滿其紙。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入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倜儻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顧背皆折。採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甫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百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冀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蹖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下奇字音機。

青藤書屋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涉江賦
牡丹賦
鞘賦
荷賦
梅賦
前破械賦
後破械賦
書鶴賦
緹芝賦
十白賦有序
鹿二隻
兔
鵲
猴
鵝鴻
鸛鵲
蟲四
鼬
虱
黃頭

卷之二
樂府
張家槐
悲發歌

歌風臺四首
予嘗夢遊所決不爲事心罣之後讀唐書
李墅貞傳稍解焉
六書
卷之三
四言古詩
風臺詩
土魯番貢獅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甫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
上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
賦以止之
來晨憩廣孝寺
登秦望山
湯濟灘
泛舟九曲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霧蛻首見紫氣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省甫侍師季長沙公
遊紹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十八日再觀潮於煮山
題荷花祠
送明教往上海
寄善畫葛君
入燕
古山管尉余君
贈陳君
戒舞智
寄彬中
答和公旦

沿秦望溪水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峯紫蕊色錯竪似花
　　蘆士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蘆峯
海鹽山人新搆二首
與楊子完步泥紗溪梁石悵西施之鄉
讀莊子
海上曲二首
日暮進帆富春山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龕叢
　　榛遠眺江中惟石
將至閩溪夜宿沙浦
早發仙霞嶺
白浦城進延平
夜宿邱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悽
　　藤數十尋縈絡溪箭
雙
寄王子心葵
寄陶工部
焉石篇
蔣扶溝公詩并序
柳浪堤楚頌亭爲溧陽史氏題二首
昨見
偶也
狐粉
補屋
作松棚
理葡萄
刈菌
蘆磯研
閒軍中之系於國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哀略懷遠公驗詞
野鶩
范村詩
白鷴
越王峰寺有僧畎兜蛻
子效索贈其兩叔
送章浦圻之官
柳元毅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怀及瓦券
來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
　　土公買冢地一坵東極蹊澤西極黃塍
　　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
　　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九
　　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
　　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
　　謂人
才子
酒徒
游大宋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上冢
鵓鴿鵲雛驚窠翻然來救
感鵓活鵲雛事因憶蘆衙衙梓巢鵓父死
　　於弩旬之衆雛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
　　百拒之雛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嘔
　　以死殉因乃挾其雛逸去
設錢魚蝦所詣
天竺僧
煽吳伯子治爲堂
贈陳君
戒舞智
寄彬中
答和公旦

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家地
中於萬歷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
七都應家頭之西向有一白磁獅子及
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收矣獅尚藏光簡
家　閩有黃兔窰二首
送閩公子
夜雨偕友人進舟婁門
天目獅子巖
燕子磯觀音閣
野火
臘
馬
犬
狸
俠客
旱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
　　巨鼈夜酌深談次其韻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漆磁壺及哥窰甌某
　　亦病聾耳聾次前韻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送友人
送王中漁北上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蓋石上芝二首
大寒猶峽新胡桃頗饒誌喜果
往馬水口宿煙艖陀庵
湘竹一妙管付戲壞其頂文
口中
驢糞
登陽十首

卷之五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三茅觀觀潮
陰風吹火篇是餞刑部君刪書
楊妃春睡圖
雪
萬里比鄰篇贈嘉則
逃夢二首
今日歌
二馬行
送閩應可之湖州
觀獵篇并序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畫鷹
白鵬詩
操雉郎
晶渚篇
無題
廿八日雪
題畫
鄭本白兎
沈君子解酲月爲贈
客強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
八年時不爽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
花娘歌舞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辦此李蓋以遣爲之取悅人目馬三七
投賦賦之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
許曰石醋醋罵座
蠅
王鵬亭扇圖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贈歌者
對明篇
織溪篇
北雲篇
賦得百歲堂花爲某母壽
陰風吹火篇是餞刑部君刪書
楊妃春睡圖
雪
萬里比鄰篇贈嘉則
逃夢二首
今日歌
二馬行
送閩應可之湖州
觀獵篇并序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畫鷹
白鵬詩
操雉郎
晶渚篇
無題
廿八日雪
題畫
鄭本白兎
沈君子解酲月爲贈
客強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
八年時不爽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
花娘歌舞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辦此李蓋以遣爲之取悅人目馬三七
投賦賦之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築詩過訪擬欲塔顛
方拈六韻擬賦雨至踞牀面下漫開卷
之
蔡臺閣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銅雀妓
出塞
琉球刀二首
西北三首
古鏡
陳女虔尼
金客
吟和士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鄉
裴閒校書篇
飲吳屠松下眺城南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徙玉公庵中余爲
留信宿
省試周大夫贈篇能歸賦此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合興
喜劉我父追和
賦得戰袍紅
嚴先生祠
賦得看鏡引懷長
賦得暗屋隨馬去
賦得芹芽
鎮江
王山人丹房
仲春季子逢季子歎吏役乏坐雨馮跡寺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春日過宋諸陵二首
孟后怨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寄倘賓因借石磬
宛轉詞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門樞室門
自慈盟頓開爲海寇斷其臂二女俱
被執旋復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
知其長女被執時即自斷臂橋死幼女
放還亦死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句
正悔慈盟也
順昌道中新晴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杜鵑花
白鷳
初入京聆宮闕
寒齋亭
元旦與宵甫較射
季長沙公哀詞
懷陳將軍同甫
鈕大夫園林
送高叟入蜀
背樹
賦得看鏡引懷長
賦得暗屋隨馬去
賦得芹芽
鎮江
王山人丹房
仲春季子逢季子歎吏役乏坐雨馮跡寺

景暨嗣中醉餘賦詩拈用衙字子遂豪
自建陽一別數載
法相寺茗活石
倡琴結爲道子賦
寶刀詩
答謝上谷諸公
許蓮坰顱拇腦
王口北見遺貂相因往
納妾詩
駿寇篇爲天台黃子賦
梨
杏
李
頻婆
胡桃
某君中貢選送之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歸庭命作
壽葛貞母
乙亥元日壽酌梅花酒二首
初夏送某客入廣
賦得風入四蹄輕四首
雨舟載鵝詩
元夕之辰僧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
處各賦并序
擬唐長春嗣何老
京中送友人南歸
送蔡安父之黃州
與葛林文
畫紅梅
畫竹

白櫻桃
土豆
蕃薯
鐵脚
黃鼠
羊癡
酒三品
荔支二首
鵝
黃羊
河豚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雨
夕渡三首
送某子北上
篋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書倪元鎮卷
無題
賦得草窗篇爲周衛卿之號
食虎眼
蜆五首
胡市歸
客御我舟歸一小管橈而甘蔗數莖
明人賞給事園白牡丹三首
化城寺
明日重古博益雨
京邸贈沈刑部
哀周鄭州沛二首
晚發句容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送潤叔系之南都訪德
景文室北別劉所過園中
送俞生之入楚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與任生話德
送張君會試
挽上虞葛翁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蛾賊
題雪景畫
爲陶工部贈道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莊遇陳老迎餉邀余
當先登峨眉不果

卷之七

十四夜
月下梨花四首
新建伯遺像
夜酌遲友人不至
贈府吳公詩并序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蜃樓峯港一覩
賊燄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爲子微題鷗鷺圖
兩宿齊雲下憩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孫忠烈公挽章
下第回值九日登鳴士山訪北庵上人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庵女臣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
章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
又據一少伎同坐錄上分韻放體率中

七言律詩
君從
九重
白燕一首
雙白燕二首
寄成女壻守備登州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送通政胡君入閩
書游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侍宸君
天台之約
落花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送葛韶仲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名曰童子拜觀音乃昔年所撫者
與王山人對語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
向志家飾飲夜歸復浮白於閨中
飲太白樓
楊道人訪我于緑雲詩
新秋避暑醉翁堂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
韭迎春值雪
宮人入道
贈秦仲虛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扉呼起禪月山缺
處露殘蟾惟一勾而夜氣蒼之
恭謁孝陵正韻
答贈睿君時欲朝天宮道院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十六日張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
韻邦憲死
贈遠東李長君都司
許口北還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
謝之小集簡水厓朝陽觀
徐州
鴈歸自閻嵞望手獨悲賦
張架南還馬金藁
壽吳宣府
美人紅甲
西陵
曹娥祠
蔣筋祠
馮刑部索書册
色見見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
小兜冒以紅氈披處敷頭匣劍笈書相
後先冰氣粟粟肌粟蟲蟲如南夏痟痙
苦吟凍肩倍鋒癮甚奏却贏得在荊關
岡雲中浮生半日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代壽鈐公三首
題夫幕
自牝蛟井引二首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樊中二首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香煙七首
春晚八首
送李子徵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
戲擬不住
讀某監蛹弔集
擬弔蘇小墓
明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四首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
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滔滔江畔繁合笑
焰焰燒空紅拂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
始發首四作之謨乘酒遂成六首以酬
差錯插視水瓶媧然有笑語意豈亦憐
老人之衰眊耶復取徐渭詩之當纖頭
耳演蜀村歌云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
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卓落長江裏依
荷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偏底不
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東所
謂黃連樹下彈琴也六首
書魚候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擬送巡漁者二首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首蒲光盛魚有紅色
有蔭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
晶四尾者
雪中移居二首
送婁某丞丹陽
錢王孫倘蠅不滅陳君肥傑酒面刻之特
旨
答嘉則
謂五洩嘯上日古寄駱悅遠
九流
雞窗
蛙亭
開有賦壞翅鴻者予客揚事廢餐留眩致
馬先生七十
元夕寄金武康
寄上海諸友人
戊辰廿有四日尚寶時中宿於園夜大風
雨冰厚尺許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
友
玉師挽章
養生菴成紀事與夢
某氏新園
寂趣大理
綠牡丹
次蘇長公雪詩四首
青州醉隱磯研副以詩率答
莫老至勝矣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三首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魏文靖公庭庋以梓匣幀賦
某君見過石磬
賈貂
賣畫
賣書
長至次朝
悟公祠
某君生朝抹牡丹餞酒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二首
訪李畸蠖山人於巖隱寺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桐鄉酒母

缺右臂骨股突肩臼昨冬涉夏復病脚
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鄉之易賊裘
令威而不智橫揖哀吟輒得二首
送陽李君寄騂駱役野猩信至燕哀以
三曲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攜歸自衡喜合其
母驩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十七夕
賦得賈客船臨返照來
壽劉子梅譜有序二首
送某之大倉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觀浴象
和葛景文
抱琴美人圖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讀墨菜服
電
芭蕉花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開遠邇快視咏歌
附曠非才續貂聊漫
宴游西郊詩并序
張氏子黃鸝鴣
後開鸜鵒眼系百度兩匪人可洞視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
猻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

卷之八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精舍序
水仙
萬歷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
進兩宮並賞殊端閱而賦之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片紙手書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扎曰
汝賦得十韻即此予賦得十二韻而憲
公遂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

卷之九
七言排律
上忻府公生日詩并序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數年來兩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
北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
然歟遂窒不易雨面今每歲十九韻
次夕降雪徑滿鵲鴨卵余睡而復起煙
竹照之八十韻
逢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卷之十一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漁家圖
列子御風圖

賦得清秋落葉
清風嶺
魚山
林先生避教遇水
讀易園詩應一化人之索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狐裘
歲暮夜雪拓二王詩人饋果小飲

卷之八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精舍序
水仙
萬歷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
進兩宮並賞殊端閱而賦之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片紙手書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扎曰
汝賦得十韻即此予賦得十二韻而憲
公遂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

卷之九
七言排律
上忻府公生日詩并序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數年來兩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
北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
然歟遂窒不易雨面今每歲十九韻
次夕降雪徑滿鵲鴨卵余睡而復起煙
竹照之八十韻
逢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題墨竹畫花　四首
扇中雙蝶
蜂
白牡丹桃花
對春雞垂絲海棠
石榴荷花
兩蜻蜓
叉蘿蔔
回回馬
毛魚作隊游菱塘
畫
詠畫
春
夏
秋
張氏別業
樂志堂
流杯閣
竹塢
青蓮島
小若耶
芙蕖徑
淀花橋
水墨軒
桃葉渡二首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漁家圖
列子御風圖
多
江船一老君風葬初起
似赤壁遊
石榴
竹染綠色
對岸觀崖大瀑
獨釣寒江
閒話者倚老樹
雪景
魚蟹
杏燕子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寫蘭與仙華子
尖頭麻鴈
蒲桃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龍山凱歌五首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
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
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
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篋
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五首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器
卅紵衫題汗尚漉余爲流數行下時夜
天大雨雪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凱歌贈婺將戚公二首
望夫石
宴遊烟柯山三首

入武夷寺一線天道中逢羊二首
雪中訪嘉則於寶峯寺之樓店
七里灘二首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二首
趙君將買婆餧寄之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折桃花
徐濟之攜新婦侍親拂州
送丁子範
夏和國白鷗圖二首
竹枝詞二首
閶門送別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遇浙道中旅館題
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寄徐石亭
燕京五月歌四首
自馬水遶道中竹枝詞
乘霽自藕田還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慈諸
招提皆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
至此可六萬里齊能擬游西湖輒止
上谷歌七首
宣府教場歌
早渡銀洞嶺
胡市
逸詞十六首
長干行四首
鐲子投我綴章答此
擬往中止
菊
暫秀才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組探
禹穴就十峯山人馬丈欲於小園林卉
雲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
掘竹母數根而去時湖窩生山翠欲
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送陸子之閩
留別倪子
天目山三首
南海曲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東山攜伎
秋江把釣
高樓對雪
飛泉篇
燕京歌七首
獻泉篇
漫曲
古意
王元章墓
寄沈子
贈孫山人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挽陳君之配蔣
芙蓉死
嶼井引　八首
漁鼓詞四首
送林某二首
擬代林某答胡通政
雲州舍身臺
墓園篇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無題

七言題畫絕句
畫兩僊枕蓓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詠
畫高嶺莫行僧衆
應別索又一幅
白雲深山掘芝者
女仙彈琴
賦得棄仙
題王質爛柯圖
劉阮遠天台圖二首
月宮仙子圖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盛懋秋江畫艇蕉年索題
畫箏道許口北
畫竹與吳鎮二首
倒竹
畫竹
觀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寫倒竹答某倘
竹石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抱琵琶倜儻蕉陰美人
王元章倒枝梅雪
雪梅時正雪下
題畫梅二首
雲門寺題畫梅
竹十首
寫竹與某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勾粉竹

畫荷花送陳都掾往招寶

畫荷壽某君
餉菊
畫菊二首
牡丹
畫牡丹二首
人有以猪抹牡丹索題者
邁葉牡丹
梨花五首
題畫梨花折枝
水仙五首
雪水仙
水仙蘭
菊菊四首
王生索寫菊菊
杏花
作荷盧於是日亦次朝題
芭蕉墨牡丹
芭蕉玉蜀
芭蕉雞冠
梅桂綴草
枯木石竹
題畫四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題花圖
海棠花册送王生
詠畫降龍
題鯉送人三首
魚蝦螺蠃
題畫蝴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二首

雪粉圖
畫石榴
榴
玉簪花
芭蕉
沈若索題所畫并賀人新婚
黃薔薇
木筆花
茉莉花
畫海棠
畫玫瑰花
青門山人畫演茶花圖
松竹梅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雜品
柳塘雙魚
蘆汀鳴鴈圖
鳴鳥圖
畫布圖
書證兒中有一白雞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雨圖值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謾己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子嘉而提作之噫童子知美鳥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皆緣快白握亦取其意之所超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竟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二十五首

卷之十三
詞
寶珠瘦倩能筋鄉梢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如夢令
閨人織趾書團扇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團扇
竹爐湯沸火初紅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已上題畫
美人解鶴清花圖
黃中側面琵琶美人風扇畫上植吹簫
卷之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漕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謝督府胡公啓
啓請商明侍郎二首
答某餽魚
代賀張相公啓
代請胡總督啓
謝某
答某
上新樂王啓
卷之十七
詩
與吳宜府
與季子微
答唐府公
奉徐公
答張翰撰

卷之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卷之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代謝閣下啓
代賀嚴公生日啓
又啓嚴公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答許北口
答玉口北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道堅
答李參戎
與梅若三首
答祖溪師書
答兒子官人二首
與兩畫史
與許口北
與來大同
與季友
奉答少保公書
寄師季先生書三首

擬上府書
擬上督府書
奉督學宗師薛公
論元門書二首
奉答馮宗師書
答人問參同
卷之十八
論
論中一
論中二
論中三
論中四
論中五
論中六
論中七
災異論
讀書總論
官師論
選舉論
祠祀論
古諺論
卷之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即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只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沿革論
分野論
形勝論
山川論
風俗論
物產論
治術總論
設官論
作邑論
戶口總論
徭賦論
戶口論
水利論
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代裴南策問五首
卷之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送李子遂序
四詩綸序
詩說序
送通府王公序二首
送推府王公序
贈李都使序

陶宅戚錦序
沈氏號篇序
曲序
贈禮師序
宵雨詩序
元抄類摘序二首
抄代集小序
抄小集自序
刻浦言序
陸氏譜序
李伯子書册序
贈吳宣府序
註參同契序
贈嚴宗源序
逃禪集序
白氏譜序
亦陶集序
尊史冊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卷之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書石梁鳳宗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畫後
書蒯氏石刻
送畫於寺曾其左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書米南宮墨蹟
贈鮑翁潘公序
題越篇序
北盛疏草序
雲南武錄序
贈李宜鎮序
周盤鮑集序
海上生尊氏序
著郭子序
贈張君序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送沈君叔成序
八駿圖序
贈梁尚寶公序
贈李長公序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李北海帖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書八關明卷後
書沈徵君周畫
書謝夏時泛湖明卷爲葛公旦
書朱太僕十七帖
又跋於後
跋博卷尾二首
大藏所藏金剛經石刻
讀徐生子傳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書吳子所藏畫
書李子徵所藏幕本蘭亭

書紅眼公傳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跋司馬公草書
超文敏黑踏洛神賦
書草元堂稿後
卷之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白描觀音大士贊
題大士圖
提魚觀音圖贊
折蘆達磨贊
伏虎菲贊
書證水羅漢菲贊
蓮葉大士贊
宗侄像贊三首
婁夏像贊
吳君像贊
郁君小像贊
書馬策之像贊
范子小像贊
王子小像贊
傅子像贊
柳生小像贊
許伯熙像贊
草誦并序
題句
卷之二十三
銘
歙石硯銘并序
青藤書屋文集　目錄　三五
硯銘并序
破膽墨銘并序
刺蝟銘
款梳銘
竹梳銘二首
書梳銘二首
卷之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東方朔偷桃圖贊
純陽子圖贊并序
梓潼像贊二首
三教圖贊
四老圖贊
四仙圖贊四首
高皇帝像贊
一品三公圖贊
鳴教出所藏郭忠一夏持元物類石方長
數寸開口語又所攜竹筐中植一小旌
盈尺勞一夏窮其語執册肘若却避然
合贊之
自贊小像贊二首
商大公子像贊
余東白贊
歙石硯銘二首
端石硯銘二首
端石蝦硯銘
無眼端石銘
馬策之端硯銘二首
蜃硯銘二首
鼎硯銘
破膽墨銘并序
刺蝟銘
款梳銘
竹梳銘二首
書梳銘二首
卷之二十五
記
坐臥房記
西施山莎舍記
陋三館記
游五泄記
閘記
西溪湖記
義塚記
石頂浮圖記
修都衙記
長春祠記
半禪庵記
呂氏始祖祠記
石刻孔子像記
烈婦姚氏記
鎮海樓記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雅女臣墓誌銘
吳孝子墓誌銘
嫡母雷宜人墓誌銘
伯兄墓誌銘
仲兄墓誌銘
亡妻潘墓誌銘
自爲墓誌銘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卷之二十八
行狀
呂尚書行狀
青藤書屋文集　目錄　三六
酬字堂記
卷之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相公碑
李先生祠堂碑
知清暨沈公祠碑
龍公碑文
劉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六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母傳
王君傳
彭應時小傳
卷之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代祭東嶽神文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代祭陣亡吏士文
感夢祭嫡母文
祭祭先墓文
祭少保公文
代上館文
告丁母
告先主
哀諸尚書辭
祭張太僕文
會祭高君文
青藤書屋文集　目錄　三七

祭繼母文
祭少師文
祭先生入祠祭文
　時祭文
　縣祭文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卷之三十
雜著
　防災對
　附記質陽災而予否之之語
　府陽神有二辨
　祝金事爲神於南昌
　德中軍某侯帳詞
　義塚募文
　讀綠州園池記戲爲判
　咏觀音蓮
　咏落葉
　宿蔡仲虛初陽盃上
　祭賢祠上梁文
　鄱府君醫料
　請稱法位
　散花初獻
　亞獻
　步虛宣疏
　回轉焚燎
　友琴生說
　一吾說
　讀祖惕書
　舊古本參同談識
　井田解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過許君草堂

青藤書屋文集卷一

明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賦

涉江賦

晉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醉醒而姑言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髮曰。子髮白矣。余誠懶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諗。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隔。僕痛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闕。滔既登一枝之堂。俯而拜母。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兒好顏色。兒服應儉。爲兒作食。既乃滔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是劉喀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盼之間。指予髮而謂曰。子髮白矣。年甚幾何。吾則宜然。如子則那。予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倒首。伯爲予撮。撮不應手。愴短箒脫。不脫而獲。如蓑而活。伯仲謂予。豈以髮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芥蔕。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也。每大已而細

蟻。視蟣利之所在兮。水趨壑而赴之。址大塊之無垠兮。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兮。似礨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兮。太倉之取一稊。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脽。彼蠢蠢之微蟣。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踵股喙纏脾。入孔穴。智攝齊。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隣。虛。塵虛相隣。天地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恆。目觀空華。起滅天外。忽有一物。無望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猶。失亦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蜉蝣是爲眞我。蜉亦有變。變其體安處。體無不舍。蜉亦從出。蜉固不離。蜉亦不卽。立萬物基。收古今城。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切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莫支。外寇形見。竊發暗來。稽士漸高。爲九切一邨。終爲阜邱。予斯之憂。他奚恰。恰伯恆子。斐良亦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鬚髮頒白。斯人與常萬古一轍。棄完後老。缺者早泄。曷知小子。不踰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元稠白希。遠貌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蚩秋。謂予憂爲。

牡丹賦

同舉先盥。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陛。春陽旣暖。花亦蘧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播落。客始能止。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落。倘兮游觀。勿兮離索。毋乃避其涼而趨其熱乎。是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蓀芝挈芳。始旣無有乎穠豔。終亦不見北寒涼。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蓀種之滋吾茲也。吾子以爲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云。將遊萬物之澹。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蠢。主則爲精。主常皭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默富貴之花。以爲滋己。世亦寧有以客之雜采之並數。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鎏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逢。處規塊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器。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廊兮心直。秉圭瑑之潔白。樹文華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商朗。知寒暑之迭馳。弭蓋於門。蒲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觴則不以物盤。不以物喜。挺危榮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婾。罹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柱厲。豈無人而不芳。亦胡盾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花。名園如織。上國如荼。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候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騖乎南陸。望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翬其孤標。眇騷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矧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微綃翠宇。旖旎振帷。蔓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垂。圓閒宇兮無人。悅星月之騷輝。則有似乎眞女永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裙於中野。蘇武贈鯉於沙陲。在類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遺。外容色之凋傷。質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

鞠賦

渭既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盛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渭曰。有是哉。子之譸戲而挾也。乃雒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之別數。亦荄蓀之異萌。染不盡於五色。維其變之莫窮。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蔕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朱葉下而莖萎。霜露降而厲征。乃自國畦。選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尙有贏。拳而不蜷。矜而不爭。縈盈若結。伴而逸。俗翫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斫。秉土氣之正精。雖雜采之並數。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鎏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逢。處規塊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器。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廊兮心直。秉圭瑑之潔白。樹文華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商朗。知寒暑之迭馳。弭蓋於門。蒲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觴則不以物盤。不以物喜。挺危榮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婾。罹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柱厲。豈無人而不芳。亦胡盾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花。名園如織。上國如荼。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候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騖乎南陸。望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翬其孤標。眇騷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矧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微綃翠宇。旖旎振帷。蔓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垂。圓閒宇兮無人。悅星月之騷輝。則有似乎眞女永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裙於中野。蘇武贈鯉於沙陲。在類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遺。外容色之凋傷。質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

婦。盛年而云邁。稻凌夷乎末路。苟蒼莽之關私兮。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昃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在守貞而罔澄。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忱兮。信毋必而毋固。

荷賦

泗濱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舍空穎濕。偉世稱四賦。此雖小國之光。而亦吾子之屬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連抱之大號。立階墀以踟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之泥淤。葩煒燁其益把。芳馥鬱以滿除。逼而賦之。欲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卿。而擁蓋之公路也。遠風當奉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之溪。歐冶子淬劍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岸闊。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儔。含思風雅之侶。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葦。種類繁生。多不可紀。則有乍決牛舒。小朵大蕊。短倚長蓮。低垂迅起。柔標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蹻。或從風而自靡。其乍決也。鐵華燈之笑焰。其牛舒也。宛新月之過牖。其小朵之正味。先著序之履端。先則渾淪扈篤。含泰和而獨俛。陵則甘辛鹹苦。受何味而弗便。舍之俛者發斯盛。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汝天地之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顧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悟。悠揚乎松菊之間。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颺撼之而不動。寒蟾攻之而罔顧。牢落既客。條枚益堅。陰幽外剝。陽氣內漸。造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俛諳。何橘李之翁質。敢先後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前破械賦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寸膚尺支。二水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蘧蘧然蝴蝶之爲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班。鶴喙不啄。琴體乏紋。乃偕二友。木寶金紐。與之爲三。厄及足手。一人遘之。不棺而朽。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損。二三神明。呵護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削。嗟乎哉。爾完我死。爾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黃鶴賦

朱冠縞衣。四池元緣。鐵脛昂肌。金啄夾頤。長喙易潛。閒吭閒天。乘家鄰之言。則喙華亭。誰共與儔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微精召巧。或彷彿而解友。亦疑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東頭而希冀其元妙。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薄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迹。乃若秦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縣虹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溫孤雪兮毯毯。頂殷蓋而氐昂。方拂濁而振翔。亦將噣而引吭。體以爲真。儻致花之粉蝶。久而始毀。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青苔。

緹芝賦

察探珠之嚴榭，迨臨鉅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媛。爰有物以名芝，忽卷然而從竦，如茵玉而東瑤，既抒輪而揭幢，下縞綠以揚中，上緹縰而表相，體薄宰之辨郭，載形雲而來斷，互者二思，映彼湖奇，小者徑尺，燦竹妍柯，洞邊織錦，掇支機而龍杼，漢宮剪綵，停寶鉸以羞罹，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欽禮下問，爲災爲祥，既登堂乎閤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點壁，惟偏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星以露吐瑞，譬之氤氳，儼郁郁之煙霧，芳噦噦爲襲衣，益亭亭而窪奈，遶數尺之元壇，悲週離而奄布，示彼絕奇，逸於往昔，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爲故，於是使若讓之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子爲我賦，卽斯語而宮商，謝不敏兮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兮，一貢廷兮，兩侍於檀兮，斯爲之徵兮，使君聊嗣，匪燕咸兮，芝草生兮，采以鎔兮，壽百齡兮，斯爲之鴻兮。

十白賦有序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見，以雌以雄，合八蹄而兩角，蹲並壁以交穹，桓桓撫臣，敢告世宗，謝山海之萃食，仰鴞棄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匪同。

兔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妙毫雪塵，豈韓盧之可獵，與魄蛤而共姍，雖者宜客之謀，匪爲登於三窟，今也走狗之獲，潛垂涕以雙沾。

鶴

卽使常羽，亦且知恥，矧伊白鶴，而胡不黜，匪舍軀以效鶉，距搤雖而學鷙，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漢，古印幻籠，盍托製於金陛。

猴 瑣赤下飄爲白猶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善幻，脫其歸以屑瓊，莫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罔，匪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鵲 鵲自鍋赤而黃

鵲渴來巢，春秋紀之，蟻蟘其餌，長其有之，我在幕中，實維智之，不貢於廷，掙然起之。

鵲鵲

黃冠白章，其鳴聲聲，殊彼凡羽，綠標朱喙，柰此藍頷，將飛復墜，我則翩衡，賦能組織。

鵲四

念寶鉛之素甲，羌進進兮冰雪，被九畹而出洛，帝與茲而偕錫，雖人網於豫且，苦蓬骨之就鑽，亦托跡於

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鳧

拾遺有言，微鰪及鵜，視爾綈賀，乘金畏火，雖白鹿而後至，既已非時，向脊草而長辭，焉其得所。

鼠

開爾貧嗟，曷能冰潔，乃稿膚而粟毛，燼鬚縮而鴉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兮，始點於鉛黑。

黃頭 時黃鼬者細腰

鳥曰黃頭，猛以善鬬，白乘金精，儀爾介胄，漢人綱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假擲抔土於一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

樂府

張家槐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繡出戶閨扉，鞭行人上反飛，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曙梢閣，郎報來，使君朝去鵲莫歸。

悲鼕歌

吳人鼕，越人狺，一腦怦看死杖下，肉少骨多骨爲土，

歌風臺 時漢高祖還沛，又知過者守歌，故曰安得，和爲鄒州作。

醉媪酒，臥媪堰，武家墟畔餅呼呼，豐沛中，袞酒徒，嚮委鼻大糈所都，誰喚隆準而公乎，十二年，左疆還，君朝去鵲莫歸。

紅衫，嬴牛炙，七尺所臨萬馬辟，諸王列侯敢不庭，猛徒酒伴隆準公，君猶召故老金爵乾，情詩春，婧朱顏，乃思猛士得將安歸，間野雞逗我韓。

又

鄒州篤衡疎，播渭也俯拾所婗，悲異代，良楚醯，謂河高，水流拍天，渭南過之河未然，廬姑盡海海慈後，尺鳥爪沒至骭，大家作計一何長，請君何人偏陞短，

英彭不雌。季心所猶。今布越耳。終當爲貊。終當爲貊。不如我先之。卷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道。十既一無道。安得不歌以思。

又

雖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縞新城。奉三老教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者師。上親長禮教。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士難。四方守易。殿攻誰能不踏。買蝶臆。擊太牢。祀鄒鄒。聽叔孫通。徵魯諸生。製禮四公。遠來予商。

予嘗夢登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貞傳。稍解焉。堅貞十七。之死。隊他去聲。數夢男子。百兩以御。叶貞登而恚。莫知其謂。華盛來許。蝶也我貌未悴。瀡沐垢首。塵滿敗衾。如棄未秋。唐使婁黃自蓋以往。夕寢旦登。角雀謝穿。笠梅能摽。卷婁雖揎。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感而蛾。音宜萬有膠輔。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誰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鵝。不得已。今爲烏。　昔肯肉。登與鴯。不得已。今爲鵠。　昔宗親。鵠與鶉。不得已。今爲鵠。　昔官府。騶與廝。不得已。今爲虎。　昔乳臭。汗血駒。不得已。今於菟。　昔黔黃。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

四言古詩

鴈塞詩　隆子管寶鴈放之。因以爲題。又鴈塞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鴈。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矰繳九矣。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出自郭門。於焉遨遊。舉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浮。有間炙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羌飯宦騂。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于馬脊。俛嚙以牙。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媚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羌曰余乳。嘗其出穴。若嬰離褓。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樂悲養虎。

青藤書屋文集卷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甫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止之。

登山一何爲。抑首攀青蓋。遠去氣色古。混沌儻未分。引盼涉陝洛。毋乃隔夕嘘。中有茁社址。倘見數偶翠。短草覆井水。遠松貯氛氳。溯雲在其下。猶羅高頂墳。元精諒能居。人世未可云。念子覺無上。夙昔斷擅棄。焉能緊不食。焉得不耕耘。況茲值秋陽。寒氣慘不昕。未可來居斯。語子以慇懃。

來晨題廣孝寺

可憐荒宇在。於焉悉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像。巨碣指高樹。御題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想。曙入鳥初散。道寒露猶濛。回睇商山岑。翩然策筠杖。

登秦望山

秦博忻晏遊。碩人事永矢。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水。順流江海流。神去若泥裏。後峯千里來。旁蟠兩川起。往昔嬴中衆。今茲絕上觀。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泥遊空。磊磊凝圓石。灣灣偏能工。高寫衆山曲。伏響過草中。何朝飲麋鹿。絕跡去雜蓊。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峯紫鐵色錯疑似花蓋士人呼雄鵝突余婿名花蓋峯

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塞空蓋倘繁秋水遠難吐刻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嫌宛如齒齟齬强吻盜所苦

千秋獻組綰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峯他山視應父借言花蓋峯來春開何處

海樵山人新搆

古葬伏阿址新搆倣方榭去家不百步連山凡幾架衡門夾拼檻卑池注激高蓁峯列窗牖佳木依簷瓦

碑碣墻垣中階級坡陀下曠霽垣以來遠暮蒼然化亭北指夕月高豈嘯滑夜嘉賀無屢入脫人時或迓

臥榻挨巖石旁戶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能東樵遡遊風於蓋揖息貂

又 曲池

潛池蟄青山山色落池裏上栽百歲樹下週三折水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蓮摘果實開蒲採芋子

上山一以望高城正東迤波漾堂壁亭野闊登覽美溪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既孤絕蓋地何曠爾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短槳起沈舟凸字損深窈因之誤絲髮長與世人謝浪迹一何愚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子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鉛素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秒林晴沙泛寒露

借言呂梁叟何時咨問暇余雖愧達人笑對成一癡 圖滿舟槳形如凸字

謁莊子

泛舟九曲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數論量生死反大事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海上曲

老王佩青萇蟲天夜遺蛻餘骨散九州頭顱此焉寄人視萬劫餘天意一夕計遊艇沸滄波髣髴熱營衛

辛乍入數折冲然元氣閉縣峯昇羽人毛竹倚仙姊降彼幽牙巖生死眼睫內世人不解奇但識世間卑

示之帝所遺惟以溪山睇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鶡蛻首見紫氣

不死者已去死者留人間骨骸自何夕飛昇山之顛取視始伊誰縣緡月規牽而不如餘魄安臥攲寄遠

道士苦斯役留函閣高椽過客好奇異啓閟請自便盤物真仙鑒磊磊黃琅玕高頂泥丸宮紫氣猶一弦

晦明華天時白黑互糾纏刮焉黃冠流示人禍福先爲予而變易無乃勞子鶡玉蟲山色鮮斯理良自然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宵雨侍師季長沙公閱蘅山觀地遂登岡背觀潮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蠟趾識殘腥塞脊聚秋草海門不可測緑氣白於掃望之遲若遲少焉忽如掃

陰風噫大塊冷艷搦長島惟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玩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

十八日再觀潮於鶯山

秋水自生幻海若安措手鼈雷研牛獅萬首敢先後山窺本避濕假鵬足下吼老蜃拍波盧千仞落衣袖

望窅不見外漰灪明滅久人天儼未消翅火燒宇宙往昔每一凭恐怖經句豈那知迫視惟其怖應不朽

豈惟我恐怖天地亦應有景往日既邊恐怖亦卻走

題荷花洞 俗傳鬱翁媪鍊道者即此

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秋變陵澤揭斧遡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藍栖城羽菱菰白

弔古解維舟去岸不盈尺乘燭窒樞帷金翹儼宮額燭滅颯然中神爽懍孤魂念此芒昧徼案帝雄應索

早發懷西湖

中夜依水宿糧愁不可控遠火濟冥壁月與江波動寂野聞穎徵羣災役寒重託踪浦稗根身共鴟鬼夢

豈無治容容.貞肌以爲膳.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

送明教往上海

瓶雪東門家.天寒雪正下.繁林積素花.羣山映瓊瓦.杯至不得休.語密不可罷.鳥集池樹顏色暝天欲夜.顧予同心人.而有太息者.云我爲道謀.安得與君舍.余爲重解疏.欲襟向前謝.超言難道累.離緒難稱罣.況言春陽初.那得便徂夏.執手歸路中.衡寒爲君話.

寄華盡葛君

展筵不盡規.黑色鮮於洗.細閱萬慮雲.寄我青山裏.感之不能忘.聊寄短簫耳.

入燕

蒸生抱利器.鬱鬱走燕趙.曉子亦何能.飄然來遠道.行止本無常.譬彼雲中鳥.朝飲西園池.暮宿北林杪.感事復懷人.生年苦不早.欲弔望諸君.跡陳知者少.垂首默無言.春風秀芳草.

古山籍贈余君

余君本今人.而有懷古思.三年臥白雲.一醉撫流水.握管捕素箋.閉門謝時事.憩與今人交.自號古山子.

贈陳君

珍木無弱羽.廣川饒勁鱗.皇都鬱嵯峨.多士如繁星.陳君在鄉曲.少小馳芳聲.去我三百里.可望不可親.昨予志廣覽.自越之燕京.見君長安道.一問知姓名.卻復訊勳止.握手爲予陳.自受相公知.忽忽復遑在.一朝去鄉校.今作太學生.言溫動有禮.志壯氣自信.暫顏口若海.豐下而長身.再往論文史.終夕如倒囷.藻思蔚以妍.儷與骨相幷.王良御八駿.枝絕物有神.一日鶩千里.安得留其行.念予復南去.揽策臨征程.小見同越鳥.秪入搶榆翼.思君不能置.短簫陳素情.

戒舞智

富非聖所卻.貧乃士之常.蓬屋非不美.環堵庶何傷.多才戒舞智.蓽閉靡不彰.舞智向愚者.弄偶於偶場.偶自不知弄.爾弄何所值.舞智向智者.譬以光照光.彼光不受照.爾照何由揚.舞智兩不售.不舞兩不妨.

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

寄彬中

鄴下老卓布.能活刀下人.魯連劇排難.安得專其名.不見申包子.含悽哭秦庭.萬馬度關隴.救鄀卻吳軍.側聞同心人.急難尊赴焚.秦師不可出.大義深已明.栽傾本莫致.安命以爲貞.

答和公旦

高垣沼我鼈.棘刺長如荻.松柏年十寸.至今長五尺.一朝鎩羽潘.小鵬決遂翮.忽逢東來鴻.相照以雙翼.逝焉涉長江.別子當幾日.不能偕我飛.一顧一悲嘯.

雪

風從隙西檐.密雪夜如織.朝窺牀簟頭.白穆高一尺.側身不敢搖.寒龕堪偃臥.伴侶同苦辛.何從乞濃食.

葵

寄王子心葵

葵花似君心.向日解遠陰.葵葉我所愧.有足不能衡.與君夙相知.把葵吳山時.今日相思處.南冠楚囚儀.

寄陶工部

短劍在匣中.秋水遶花芒.芒色豈不好.終爲人所防.所貴金玉質.含輝有餘光.諒哉工部君.璠璵映明堂.

熏風動九夏.鳴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沈思不能寐.攬衣視河梁.

鶴石篇

片石插寒塘.冷冷箭竹黃.誰提數寸管.坐到一秋長.我亦耽清致.傳聞今遂稀.飛乏羽翮.那得到君旁.想是霜苔綠.坐令毛髮蒼.盤膝茗肺中.望斷事根觸.今我操題處.青棘披孤墻.日影淡無色.十月梅早芳.欲折以寄遠.無此長臂擾.料理竹下人.應少寒枝香.

蔣狀溥公詩　并序

峯陵蔣先生者.迅鵬鵬之遐翮.乘虯蛇之屈伸.嘗欲頂巖青天.手弄白日.不着上下.以栖混元.早歲妍精孔孟.含藉六經.故說有談空.不說正道.昔嘗出案狀溥.晚節溯遊四方.挂冠佛衣.如漚在海.雖隨光揚波於上代.咎逢高蹈於海濱.擇寇埋名於鄭圃.先生放縱於吾越.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潤伯兄淮.恬澹脫俗.弱齡訪道.垂五十春.元室冥奧.未曙宮墻.遵先生迹升閫.學於山陰.邂逅天緣.值諸行道.顧盼之間.疑謂異人.遂數語淡懽.縣榻彌月.過蒙收奇.列諸僕御之徒.既而先生鴻跡遠曠.再渡錢塘.期許後來.意得執轡長侍.豈謂遺物苛猛.未更塞暄.伯已化爲異物.烏乎.陵海尚變.人壽難何.金丹未成.玉顏爲駐.潤每念此.可爲寒心.先生哲人.胡以導指南向耶.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直指芝田家門一入.潤於斯際.能不依依.夫兄所師表.弟胡不爾.恐塵凡之委.仙聖所拒.嗟哉.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傷心.永以爲好.異日吸沆瀣之精氣.陟崑崙之福庭.飛九遐之丹火.騎八極之游氣.則天凡殊途.相見無日.緬哀伯氏.顏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髮鬚禪林竹.修禮重致問.德音美如玉.扣之時微笑.焦螟游廣漠.翼得長春侍.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貊互寒燠.念別正徂暑.墓草已更綠.漫漫日中霜.亭亭風際木.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夾岸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遠堤流.長蛇偃青陰.水鳥悅芳柔.賦於垂樓處.一聲木蘭舟.

又

屈子頌匪今.弒也志空寫.千載伊誰子.后皇錫嘉樹.曾刻剌崇檀.青黃揉廢陛.見離騷其素.永與茲亭留.不遷乃

昨見

昨見食倡者.析倡以爲薪.客屋椎股脾.寸尺移阬臂.心胸本無有.斧亦棄其垠.辟彼倡師工.立剖瞋者身.

彼候師者析.庸以免其嗔.免嗔豈得已.爲薪豈無棒.何忘食女德.辛苦二十春.食偶者答言.當其爲偶辰.我卽薪視爾.爾自不我知.我志如此矣.我欲爾也歌.爾卽軒厥趾.我怒爾唇齲.我笑爾唇啓.凡我所控提.爾卽如我白.爾自不覺知.味我密薪志.

偶也

偶也難億詐.爲魚豈無知.假令魚爲偶.亦安避薪爲.此亦豈無謂.聽我歌此詞.當魚在沼時.沼園不容坻.沼既不容坻.研復朝洗之.洗多墨豈少.墨稍益沼池.從此再三洗.吸噏恆在盆.唇外無滴瀉.縫唇愚卽入.何況相涕唏.君在大氣中.塞海皆氛霧.君今口與鼻.能免不埃嘻.蘇武在瀚中.磕頭嚙羊羝.死生邈羝觀.起處亦羝隱.豈惟起處隱.嬉寧謝羝嬉.君儕人如此.而況我也魚.我開君里諺.契我魚也志.非伴憎所知.事急隨則隨.

狐粉

狐妖幻黛粉.窈窕美佳人.嘉予且宜笑.情好緣相親.物與人異調.孰論僞與眞.簪子以慇懃.隃曲匪好音.魅也一朝敗.情敗音則存.我欲灰盆晉.匪乏楊與薪.嘗以寶貽魅.寶既不我存.何由奪而墟.存此貽魅曲.以不磨魅痘.

補屋

僦居已六年.瓦齡綻椽縫.每當雨聖時.舉族集盆盎.微溜方度楹.驟雹忽穿棟.有如淋潦辰.米麥決孔.五月候作梅.一雨接芒種.菌耳花簷衣.爛書揭不動.樵子不上山.薪炭貴如礦.生平好樓居.值此念愈踵.數椽猶僦人.安得峻檐棋.買瓦費百錢.已覺倒囊罄.命工勿多慳.壁芟聊救痛.

作松棚

種松六萬餘.千五百株活.長養三十年.大者偃如栝.西窗落日多.六月苦炎熱.歸園樹木稀.遮蔭不可得.顧言種樹資.聿用此時節.命兒召兩傭.伐幹并其蟄.幹以當柱梁.蟄以備周匝.四垂慵勿卑.涼風任超越.時移一丈板.獨難文竹兀.伸紙二丈餘.舉墨健一潑.左盤持蝉蟄.右蝨把蠻簽.排衣梅葉稍.綠陰漏晴曼.

瑯琊篇

去冬雪作殃.無物不凍死.橘柚斷衢州.松柏亦多瘁.園有月支藤.盤屈四五尺.結實苦不多.一舟有餘委.曳絲滿郊郭.食棄留其觚.棄棄如蠶網.枝枝垂釣綸.誕縷撫所用.膠衣黏道.其堪落時.丸丸挂瑞水.一日十架竿.與鳥爭啖.砮以餽鄰翁.竊恐啁徼細.欲以付果坊.不足一飡費.幽之瓶盎間.漿潰敗其膿.渴夜漱茶湯.粗可漱消腑.比若理舊須.應手落枯瘁.及至更提攜.儇梗忽斷碎.如人兩手足.而矮其一臂.支幹既以孤.收穫豈可倍.夏旱苦桑榆.聊以障西墜.

刘蛐

草蟲始一寸.及壯丈有餘.豈直藪卽潛.兼以館蚊蚋.夜熱不可寐.寧止不露居.竊恐值此霜.股髀遺其咀.就中提厥罪.蚊也尤其渠.其他不出境.惟此遠追邊.穿幹砂納喙.打撲不勝劬.更番只送進.安得盡居朱.聚嚼苦不震.萬鼓喊嘷雖.工者提夢寐.一夕百起呼.蚊蚤固莫道.草實主其通.呼蚤間膝鐮.不用安所須.

蓬此忽如掃.一翅不得儲.蟄彼塞垣莽.往往伏戎胡.打冰燒其荒.竄穴空妖狐.莫謂野人賤.刘蛐非雄圖.

蟹磕研　研.耐石相挨.磕.觸也.蟹.青州王也.

向者實蝸歙.近復珍蟹磕.在海感蛟蜃.文理多怪奇.白者爲雪浪.最者黃金泥.碎者銀作砂.角者綠纏犀.舉手摸其理.索索鉦聲飛.分符軍石鄉.脯以壓險巇.雄者辱新樂.遠寄青州來.一夕忽失守.仍召頑滑賈.一字十研磨.一行百推移.淹此研陣馬.羈控不得馳.乃者羣文學.庇有方尺儲.舉以爲我贈.與新樂不殊.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晉宗南支.其一雖在.而時一振.尚有召劉予朝廷而仕者.蟲蟹者.則我之支也.

吾宗異泰嘉.業德喈仁義.餘延恆盛明.仕版頗幽齒.先人乘魚須.聯蟬及譜季.列秩下大夫.往往有三四.迨及貿科書.至今時一變.萬木有榮凋.一體互強脫.屈指四紀來.孳孳劇一臂.棐者竊其鋤.賈者降爲傭.士者無一人.傭者倚而待.飽者幸免饑.饑者幸米乞.至論允蹴問.十室九蜂蠆.蠆寢蒸輪時.廼影几孤介.甚者乏糧承.誣鬼滿蒿萊.余雖有兩兒.性頗仇餖飣.飲牛未汲辰.按項不能俛.緣蚤傷後昆.思欲語先代.念彼從戎人.蠆遺瓜尚帶.況值用也來.舉扣其大槩.彼衰更倍蓰.捌筆爲一慨.

避暑粉然堂大雨

梅候苦敲蒸.幸得五日霽.涼風驅濕燄.奏功未全濟.眷言高山巔.有堂敞西翠.松篁作籟竽.扇蝨爽神智.乃借二三子.挂絳於其地.買酒穿市中.炮鼈腥道器.止取醉飽爲.安能謹趨避.祖跣擇樹依.叫號枕磚睡.郡邑追東廂.狂來忘邏逻.冉冉日將傾.理筍方卽遞.雷雨自西來.初尚雜隣蜆.一言未及終.振瓦落簷外.衝風捎健戞.寸進得丈退.高景殊卑觀.竊鳥在眉際.本言逆炎苦.翻令咏奇致.百事兼熊魚.往往非着意.

哀鮕懷遠公驗詞

懷遠好詩什.近體有佳聲.邇余去五泖.深衣遠相迎.長身而瘦頰.自有山澤清.命酒不停巡.酒能有餘情.追予歸來後.往往閒寢興.蔬肩腊松火.柿糗霜秋晴.寄此遠宦篋.篋致倡與庶.何時臥鯉首.聞之使心驚.道遠不得往.迪此泉下歲.

野蠶

越桑雖云盛.不及吳中繁.越女賣紋錦.僅可完蠶山.如斯苦拯救.良亦可憫憐.如何野蠶種.舉息多今年.曳絲滿郊郭.食棄留其觚.棄棄如蠶網.枝枝垂釣綸.誕縷撫所用.膠衣黏道.市.過者苦挑扶.桑女交憎嫉.提筐往西園.空手歸東隣.卽欲貿蚊耳.有錢無桑村.嗟彼機上杼.秋來鮮閒聲.陛來猶可說.國輸良有程.衣食無二理.蠶衣與食均.誓明捕蝗法.及此同瘞焚.

范冊詩　卽蠶母

秉節三十年.萬有二千夕.一夕改箱心.曉鋌換班額.范甘二十二.篤居在羅幕.五十七乃亡.天長日幾落.獨持一寸冰.萬古膠夜席.螫夏不得融.何況秋霜白.

白鷴　越子馬曰．故曰王孫．古歸之後也．

野性悅鳥魚.客寓倘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蒔.鷴鳥自南來.貿入西祠里.主孫好法書.道以易吾字.

墨絲穗雪衣。綠翦作襟帔。有時啣喉中。纔若煙雲際。日夕湖水波。秋樹葉微紫。送客不出門。白玉補長枝。

越王峰寺有僧畜兜蚖

伯固既灰寒。納蚖亦祥冷。都付塑工泥。迅矣予秋眸。我來值桃花。有似蠶還粉。一宿歸去來。長齋佩蘆笋。

子效索贈其兩叔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活。骨魄既已寒。生事亦不熱。多我舊父慈。視侄等兒列。時時惠簽鈿。廚中作糜粥。

送章浦圻之官　嘉禾

傾蓋語日斜。肉風吹雨鋏。惜哉越雞翁。過湖不能抱。卷言激奚私。忽爲就遠道。倘奚漆園心。爲吏不敢傲。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家中杯及瓦券來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家地一坵。

東極蹋澤。西極黃塍。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

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祕后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

物在會稽倪光簡家地中。於萬歷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都應家頭之西。倘有一白礎獅

子及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倘藏光簡家。圖有黃兎窟。

遙思家中人。有杯不能飲。孤此黃兎窟。伴予三百稔。券錢四百萬。買地作衾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宏甚。

尊彝罹寶玉。要袜賤穗錦。豈有織織指。捧此鍛泥甕。存亡隔一坵。華寂迴千恨。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審。

又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墜彼太康子。家中亦杯坫。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嚥。

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灌。醽醁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我欲學盧充。詣市買金盌。應幾遇小姨。知是崔氏玩。

送蘭公子　阿爺・嶺師也・嶺州人

尊彝罹寶玉。要袜賤穗錦。豈有織織指。捧此鍛泥甕。存亡隔一坵。華寂迴千恨。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審。

又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墜彼太康子。家中亦杯坫。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嚥。

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灌。醽醁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我欲學盧充。詣市買金盌。應幾遇小姨。知是崔氏玩。

送蘭公子　阿爺・嶺師也・嶺州人

耶溪芹藻色。相伴秋荷老。公子揭竿來。傷心那可道。會日苦無多。相別一何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

夜雨僧友人進舟雲門

夜影盤中流。進舟篁竹浦。鳴雨來斷雷。山雲濕可語。及岸沿急堤。攜猪復慈虎。燃火得縕徒。怖餘避言語。

芋魁聊爽衣。一笑粗存矩。

遊大尖　在茂・號僊臺花・

天日獅子巖。巖是高峯神處・相傳昔發現眞人所處・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冤爭青城・事見其傳・

我昔聞眞人。言修不死身。遷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一軸插天日。宛轉怒倪獰。老釋據其口。黃冠復來爭。

黃冠匪他人。云是眞人孫。駢盒本上聖。高道超沈冥。說教雖異軌。俱以退讓名。區區百尺鎧。青紅抹秋棻。

龍女實色線。一夕穗可成。胡爲兩龍象。角吻同吞蠅。賦此覺蚩蚩。鑒之愼勿聽。

燕子磯觀許開

青山如美人。櫻觀卻征鞚。若無一片鋭。妙麗苦不昌。茲石一何幸。值此江中央。上乘巨舸支。下集帆與檣。

朱碧得水鮮。鳧鷁拂波光。煙霧不見海。神去萬里長。我與三友俱。兼以僮僕雙。日西買市飯。半道謝蹁躚。

五口將十足。厭然餒且僵。百錢成一遊。安得甘旨資。歸來乏燈燭。微雨沾我裳。沽酒不成醉。頹然倒方牀。

綃夢立閣中。遙觀大魚翔。

野火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柏間。赤輪陟如坡。人言鬼炬徵。神者赤而大。驕耳向空馳。與寒盛旗馬。

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即無可話。隔河聞於菟。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路瀉。

虓嘯・田豐書　隔山・出雄姐・

咻嗽識奇才。千金買遼海。鐵關曉秋空。驚鵝百迴敗。雲中作場戰。韓彭鼓天外。

馬

誰家連錢驄。拉槎黃塵起。千里一飯間。九州能有幾。健兒不得騎。淚落青氈裏。

犬

少年獵平原。左盩右宋鵲。兎起鶻落遲。一廻先已搏。但莫空中山。前頭有溝壑。

狸

狸雖一尺軀。猛氣制十里。有時怒一號。無牙墮桑死。安得此盜來。坐吾書廚底。

俠客

結客少年場。意氣何揚揚。燕尾荻菰箭。柳葉梨花槍。爲弔侯生墓。騎驢入大梁。

驢人

何處行雲去。搖搖出洞房。月裏儀並色。鏡中無此粧。所思盈不見。縞袂日邊揚。

才子

佩筆不須長。高唐侍楚王。紅蕤鬆邊出。白雪口中翔。殺青供不及。一夜白溫湘。

酒徒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溫唇。雙雙抱壚瀉。笑殺斗升胎。耳熱索笋蔗。

遊大尖　在茂・號僊臺花・

萬松滿千山。妙翠不可染。割取武陵源。固是天所遺。秦人跡無有。雲中吗雞犬。夜泊漁舟來。下山路不見。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相逢菊花下。相映菩提光。試問少林墅。穿雲幾許長。指月莫盼手。獅拂開挂墻。睡鼾徵作吼。獅子一時降。

宗孟有別字杜南。著索賦。天柱山在城南

天柱插南雲。孤城滿青翠。小鳳讀書餘。內履覘粉雉。大魚作鳥飛。風穿萬林鼻。舍北以圃南。物與人意會。

念彼共工額。幸不觸斯際。不然小析偶。恐煩太錦妹。小鳳屨予言。捕天吾掉臂。

上冢

吾叔卻武公。當年與我翁。雙陪閬嶋守。竹馬走兒童。歸來知幾日。相繼歸冥冥。茫茫欲尋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棟亦彫甍。邀賓夕駐馬。爲母日烹雞。一朝桑海換。不能保子孫。負薪氣上道。餐鼎水還朴。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年年上塚冢，每每到孫家。孫家留我坐，孫婦辦湯茶。以我上冢牲，喫孫且滿引。遶籬黃蠟飛，抽雛高碧笋，超視榕西東，分窩住蜜蜂，間蜂窩幾許，四十還有餘。窩窠如不收，勝我十畝租。

鵲擢鵲雛鷹鷂雛

水鳥修其脛，插彼茄蓮澤。俛啄啄蝦魚，深不下三尺。況乃嗉中食，可內寸鱗百。江南饒此物，何往不充嚗。雄鵲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龍斤，是子親所炙。長脛一何雙，掠其宅。叔仲雨三顧，自窺寧頤伯。頤鵲窮與母，叫噪徒頡頏。蒼鷹等路人，與鵲少平日。不作鄉鄰羽，被縲救其格。特恐李陽舉，難罷鳴垤額。盛邀爽鳩雄，並是夷門客。朱亥袖鐵椎，侯嬴出奇略。左右信陵軍，一舉解趙壁。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義高誠足憐，多算亦何碩。雛胎黑柏顛，獨蹙少掎角。貂煩拾遺歌，不朽俠徒迹。三復鵲鵲詩，白日為儂黑。

感歷活鵲雛事，因憶擬衡梓。巢鵲父死於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盛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頃以死，羣囚乃挾其雄逸去。

鵲簧止一時，古語為匪諒。載門巢梓者，狹斜挺羅數。少年繁青絲，張我侯衙胡不自長守，轉盛雪色顏。乃向琴瑟抄，落此貞女夫。羣雄太無糧，挾鰥匹子都。有如惡婦姑，資填門閫。借友盛梓蓁，叫噭傾百壺。玩習為故事，指鴈翻閱迂。軌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安得毛羣俠，似此鷹活雛。弇州隔幾海，有物暗高梧。

設為魚蝦所詰

啄鵲憎大鳥，無恆吾子然。從臾飽蝦魚，子意一何偏。鱗即瞰於倮，於羽何擇焉。盛多水如石，膠舷不得旋。孕腸急鞾鼓，張口不得眠。菱菰芽始白，桃花漲春田。泥塊出蠻觜，多死漁者荃。鱗裸及鵝鼈，較佔誰顰雄。矧復綢罟酷，百倍鳥有鷳。雛擢子不許，鱗燭子許旂。乃乖漆園理，奪蟻與烏鳶。等為一盜耳，何猛此彼寬。玩習為故事，指鴈翻閱迂。軌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安得毛羣俠，似此鷹活雛。弇州隔幾海，有物暗高梧。

天竺僧

揚帆三竺渡，弭錫五羊城。黑人初以涉，琉球次所經。波弧十五兆，日矢九千贏。（砂至暹人，次至琉球，至閩州凡涉三萬里，益三周，以弧矢算之，得此數。）人疑鵾六息，彼視蜉一信。衍既隘九土，師亦眇八埏。片楮登大卵，沃焦蠡孤萍。劈苔內園浮，粉盛陋盧鄰。鐵簏臥龍象，銀瀾恬蛟鯨。梵唄雙字補，江海百谷臣。云胡白證底，乃有赤縣文。象岩幾何澤，龍樹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翅，更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朝筵聞客云。胥鋤盜隙鮮，悲嗔荏履度。蔥嶺跌漱蛻，嚴寒投夾蕺。南寺乃偕領，西昆漏沙白。簡準聖水他，誇弁有為乃。復爾無量何由臻。机色示歲幻，撫引詎勞廻。白馬幸維寺，黃龍未演輪。海梅阻問訊，擬待桃花春。

煩吳伯子治墓堂

火葬世曰囚，水封豈佳卜。南徙踏五紀，先魄偃然濕。多子為我更，我遵往京國。買石百尺餘，托子安墓堂。子冗辦未遑，我歸上冢哭。鵲飽設未已，老雅掠假肉。候果墓旁兒，指告蟻上燭。草設無威儀，人怠物不祖。坐此無獻期，改遶十二木。（乃三年也。）昨者貢宇鏤，墓工可五六。仍以煩吾子，歇百了一役。

早醮十七韻次陳長公

早醮盾以猖，商羊乃深避。霎漢夜昭回，道彼槁葉飛。絕窗冢涉波，必死蚌持翠。鮒蝂山滌筍，覆緗屠賈致。黃繒遞唄訛，元冥等聾聵。如聞柴窗聲，疑通有精義。洪略儆恒陽，經籍遍帶館。商林沃乃深，秦天發終醉。壞今辟園闔，闔亦撤幽閟。雷庚綠章封，鼉有丕逢字。油然未崇朝，沛霈俠湍淫。虎貓效蛸勞，豐隊鼯鼠祟。連臂解桔槔，極目躍枯鲋。歌帝悅穆穆，報典度惴惴。簉人無慮憂，連夕美涼寐。農穫瞥中行，美寐猶其次。

陳長公餉日鎗茶、瓦鎗港銀魚、白下法炮巨魁，夜酌深談，次其韻。

日鎗標槍芽，月團捲旗避。鐵甲結蒼條，來針綠新肆。瓦鎗五寸銀，背色促微翠。雙銜謎可談，九肋底能致。伯云準食醫，治以聽我聵。掛炮法內京，酌長非外義。珍此五侯鯖，慚余十乘餼。主既唱摩訶，客顧稱未辭。階蟲先秋吟，徑竹上霄閟。叔夜寂鳴琴，子雲寥問字。待扣匪洪鎡，立涸是盆遂。泗鼎噦沈淪，神姦恣精祟。伍員終臨夷，三閭甚憔悴。白駒返谷空，黃鳥臨穴慟。千古究何窮，再燭不能寐。曲禮問更端，梵詮編復次。

修柱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窯甌，某亦病雙耳聾，次前韻。

猎器幸自毬，點綴巧規避。辟諸鞅掌人，彼逸此獨肆。一竹楚啼頳，雙磁越窯翠。物非人昜求，道遠我難致。無丞有重聰，髮亂擷紫膩。約髮無紀綱，長幅缺朱蓋。墊漿付履工，寐誤朝食餽。輯纓高箱巇，馬尾枯龔閱。艱鏘攢入針，邀呼輸四字。浪言伏卵滑，豈滌下流遂。竹返磁亦歸，聽補色終悴。注瓦智脆昏，捧玉神若惴。傾破靦何益，盛空風安嚮。（云：其次辟色，色即堵銳之義也。其下則銅鐵，受用近系交矣。）辟乃色最次，屠門盛豕交，寧為愛而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若鼈為下，孔子近緒。）

旱甚久不應，續再追前韻。

說融蒸義輪，元冥引車避。課駑婭人蘇，徵及梁杏肆。轍餬楊厭頼，塊緘禿其翠。竟宰燒尾恩，翻仇臊角嚏。玩愒如不聞，噬踩乘何義。余齋廢酒沽，朋祭囫肉餽。方嗤澤畔醒，敢思河朔醉。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翅。更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朝筵聞客云，胥鋤盜隙鮮。昨予深令膀，舊穽理新悴。漸少墦乞驕，而多揭犬懻。特盍歌有袞，無吡祈尚寐。感此疾威妄，道以說病食。

送友人

寒風夜中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冰，屋瓦三寸雪。君把轡與襟，觸手冷於鉞。此時山中人，覆絮收毛褐。欲寄寄莫由，此意其誰說。

送王雪漁北上

淮陰所佩劍，不審值何許。佩劍以釣魚，於義亦何取。一日幾垂竿，竿竿可幾鯉。（叶邑乃至捐漂厨，庸以益漁腑。我取魚之劍，聊略為漁估。即非百金資，可易數月黍。漁也智絕倫，何獨昧茲舉。陽溪乞可為，劍去何所仗。之楚復之漢，漁並仗劍往。可以負漁竿，艱蹶見劉項。猝辦恐後時，越宿先出塩。（叶上聲。）王郎不釣魚，故亦

鏬竿餌鉤即所持竿。貫以山中紫。竿長一寸餘。竿只五寸止。居則南狩越。行則北登燕。淮陰劍三尺。郎劍五寸縑。歸來報千金。漂母是何人。封候劍不取。卻取釣竿親。

又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葫蘆老細腰。乃似細腰女。即令楚宮來。今亦不堪舞。我聞方外醫。庶以盛藥丸。梧子及魚眼。可容百萬千。老圃畜蔬種。亦夠一切用。我既醜醫帳。亦復少蔬阡。擬挂於扶老。支吾五十頭。心強足不健。終藏挽輾眠。止取作蒸鵝。聊以謝客延。

又

芝朵雖不潤。芝色堅且古。根鬚絡拳石。如筋鮮臂股。絡古不復脫。初步寄緇士。石色既已黃。芝紫亦稍嫵。有如意趾梧。狀貌乃婦女。穀城书老人。淚下潸如雨。欲我罷研間。長與留侯語。

大寨嶺喫新胡桃頗裝諸果北游作

天險既已冀。地產應亦殊。胡桃及半波。朱碧明椒隅。入夏而徂秋。葉翠尚不渝。但少鳥與雀。而多嵐與嵎。曷水非不遒。灤河不爲迂。但求一寸鱗。如海求猿狙。遙想燕太子。食客焉得魚。以知荊高徒。日嚼羊與猪。猛風增食肉。端恃易睢盱。慷慨赴秦庭。不復顧其餘。乃緣謀略短。豈眞劍術疎。舞陽一竪耳。何乃與之俱。哀哉樊將軍。空劉一婁顱。國有千乘大。能用王可圖。乃恃五寸鋒。爲計亦何愚。

往馬水口宿煙霞院庵

昔從長涿行。登山在雲際。昨夕宿登山。雲乃出衣袂。四徙夾一輿。兩膝拳至鼻。一里轉百盤。鋸牙不得直。結茅以爲庵。削木冒金紙。夜鐘但超縣。晨雞聊一嘶。峨巖既高峯。巉岏復孤危。回思燕趙時。築城邊胡騎。安得壯如斯。脫出關戶寐。

湘竹一妙管付觀。壞其頂文。

武侯敗街亭。馬謖違節制。兵額迴不同。大小俱是事。蓋管湘中來。百中其一耳。有如弧矢魚。膠血徑彈子。又如鸞與鶴。頂發楊梅紫。全體匪不華。獨此猶覺異。誰可拘尺寸。但須存紋綺。畏炎不得行。付托味厥旨。舉刀一霍然。顧落不可止。持歸以復予。魚鶴不成理。對之一捧腹。倒卧方竹比。

口中

口中萬吞吐。莫道一俗字。爲鬱離喙胖。冰壁滿牙齒。身中百所爲。亦莫涉一俗。但爲憍鴟翮。暮即棄復宿。有斤不削人。有繩不直木。淤泥填大千。荷葉自抽綠。從此戒觸後。愼莫蹈往覆。有如垂教言。斷舌肝其足。

騎虎

騎虎生猛虎。鳳凰產鳥鴞。二聖有朱均。太康亦胥靖。織織妙廣理。蓋然長沈登。梗楠固鴻材。鍾斛瘦其際。橘枳匪不甘。豪酋而芒刺。美惡一何殊。胎孕乃非二。越雞伏鴻卵。變之苦無計。果贏棄何神。蚵蜣乃能以。

盤陽

盤陽一路左。道人三朵花。誰云只是你。安知不是我。大海徹岸冰。小生沒處躲。

又

閒道屈蘇竹。君來幻落花。團團輪北斗。處處種西瓜。遍地皆成樹。何方不落伽。

又

無鼻無眼孔。有頭有尾巴。蛟龍大螺蜆。蝌蚪小蝦螟。一結生百結。百些無一些。

又

將軍騎健馬。稚子打蓬鞚。各奔前程路。都來蓐鼓衙。同舟迷敵國。蓦面認通家。

又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大倉。善哉趙白佛。夢已熟黃粱。托鉢求朝飯。破鑼資夜糖。

又

明知騎竹鳳。還道蝠妖蛇。可恕者落輔。難饒者脫枇。一蚩生滅已。百吠是非耶。

又

男女發黃白。丁寧囑再三。特將鐵捕帚。痛掃世經貪。竊幸師與我。不異詩與藍。

又

火龍長九九。泥蛇八十一。一物而兩呼。兩呼只一物。將泥認外蛇。見蜂硬割蜜。

又

好人不在世。惡人塵世管。聰明管自己。閻冗任乾坤。道命云明帝。多應是嚇人。

又

獅子吼來欲。蝴蝶夢已來。衆生自瞎鬧。抵死致疑猜。認賊由他去。勝佛何爲哉。

青藤書屋文集卷五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海氣撲城城不守倭奴夜進金山口銅簽半傳鵰鶚窟刀血斜凝紫花纈天生呂生眉采豎別郤家門守城去獨攜大腐出吳闉鐵皮鏤裏青栘樹樓中唱罷酒半酣倒着儒冠高拂雲從遊泮水踐繩黑郤嫌去采青春芹呂生固自有奇氣學敵萬人非所志天姥中峯翠色微石橋斜支讀書處

三茅觀觀潮

黃旛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枝海門數點潮頭湧海神龍舞迴腰聳天地有身存不得誰將練帶括秋容誰將古概益春雪黑鬚戴地疑萬年登夜一身神血乾升沉不守歸忠事人間白浪今如此白日高高慘不光冷虹隨日榮城隍城中那得知城外郤疑寒色來何方鹿園草長文豚死獅子隨人吼祇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烏夜啼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共射刀鳴處關門縣罷稅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人說兵事高旛影臥西陵渡召鬼不至毘盧怒大江流水枉隔僊鴻將呪力梁浪霧中流燈火密如蠻國人民魂未度陰風鳴鳴鼓鼓避月權殘黍幡底嫗繞人髮髮誰言墮地永爲隔峯官功德不可議

揚妃春睡圖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塔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墻無人知道楊妃睡早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秋水愛裏猶能遮世人何惟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薄倖日影斜夢裏甘聲

聲天寶色珊瑚紫海氣結雲雲不蓋瑤闕重關金鎖塞枕席無歡帝妃死百神走馬散曾更馬蹄踏空神各覩天孫織手裁素羅總帳橫施九萬里鮫人絲色光海波海扉輸藏一萬馱神人買歸不足用長袖散縞呼諸姬世人不解天上苦羅帳錦幕圖日暮換取貂襜拂玉鞍起向山南射黃菟

萬里比隣籍贈嘉則

白藤織笈春花香青袍剪水波紋濕出門寸步卽天涯韓康來友蔡正急關山斷路不斷雲吳刀割水那得分章華楊柳弄舊色何地卻少春申君人生遠遊須及春青天能容七尺身芳草長途去萬里望望吾家隨處是

遘夢

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假當初不飛去憐鵲雌嗷嘵惡侶兩意悲悲隔雨如雨

又

跣而濕宛如昨羅鞋四鈎閉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踪不到樓鶯閉

今日歌是年處遠古北口入薊都城

琉球似刀光照水三年不辨繡花紫換饑解向市中賣我貴彼賤無人市家惟此刀頗直錢易錢不得愁死客問此刀值幾何廣州五葛飛輕雨乃今來市不較直但輸三葛錢亦止千人十往九不顧向刀長立折雙趾一日不食良已餓兩日不食將何以卻走異縣告長官往日停車儻知己平生自有孟嘗心今日翻思門下士

二馬行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街樹經過煙霧如游龍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豆滿泉水胸排兩耳橫雄難羈尾撒團毬驕欲死陽春三月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車磴肥京城高峭細裙衣馬蹄銮花人有威出入顧盼生光輝去年防秋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對壘經宵不解鞍貨

衆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辭飽掠歸據鞍作勢呼賊走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俘得實天寒馬毛腹無矢餓腸徒嗷嗷鳴數里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羅綺

送閻應可之湖州

梅黃雨霽帶陰輕送客西門驛路平會多忽別疑且夢愁心應手紋漪清荷花鏡裏紅佳舫時共放遊槳徐濠思君若渭若天上空佇清歌對誰唱

觀獵篇　并序

王將軍邀予觀獵時積雨初霽飛走者避匿予從將軍諸騎士乘夠出太平門抵海軍沙上頃刻馳百餘里不見一雉兔而還乃割所攜鮮飲月唐寺中

茅刀割水嫣紅膾風假塞稻臥長堤青林疎樹隔荒墳白水茫茫渺不見將軍本是北平侯記時依稀身姓曹怕向揚州作貴客憶從下澤驟鳴轤萬里秋郊平似掬千騎圍中一是我箭叫饑鳥龍騰快馬趁鹿逐麑鮮纖纖鎖耳後生風鼻頭出火自寒此州殺賊不暇皁鵰氣銷韓盧蜕盤昨見尨生衣長腹大入指令公揮金不謝抽筆制詞彎弓輒射佐稗挾屠刲牛宰鮮外桔中腹無所不可促騎請邀徵徒出野豕大莫遲見兎輒打儻遇大兕一發斷餌爲先生壽引滿十舉健兒跪領將軍言翻身上馬去如煙寶刀映日不足數角巾受風眞可憐淺草平堤水痕聚萬歸避水移家去沙擁肥鼈掠岸飛絲來小豚富空乳漢將驅追路欲闌胡家騅脫避何難今朝立馬郁連上不見向奴一騎還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圖

海水助天天欲曉天曉日炙珊瑚老鮫人泣夜不得眠早起來聽鳳凰叫梧桐百尺秋雲際竹梢覆水千年子一飛一宿還一鳴百神服樂鈞天啓梧生誠亦難鳳出良不易願以黃金鑄梧樹莫教飛向丹山去

壁鷹

閩南縞練光浮膩傳眞誰爲蒼厓寫生相由來不附人綠韝豪者將軍譽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兎走肥煙中欲翼遠不下節知暗合孫吳機此時一中貴快意深林無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涼風誰貢他鄉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懽欲放平原世凡才側目他人餧不似盡中有神氣夜來鳴鳥作精魅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棱翅

贈歌者

東風吹雨楊花落清歌細遶鳴鐘閣斗酒將傾客不來白日斜飛晚雲薄回腰欲舞不得舞試買羅衫借誰佑

對明篇

四明山高萬丈南爲姚邑面前屏北即新昌後門障新昌有客身姓呂要與此山約爲主尺素馮將一穴通尾後安窗小如許窗中有時颯風雨說是山靈教送與夜來猛虎嘯一聲雄心枕畔風吹去長安花枝高入天金陵有酒多如泉花留酒勸不肯住歸來只愛窗中眠窗中有書積萬卷書書盡是山靈管有才

無命不干時亦對山靈同一笑聞道去年醉采石醉去狂來呼李白散髮趙舍萬竹中臞身舞劒青天側此時山靈失主人自騎詩虎尋復尋肉眼那知神道至主人自識交親臨揚來筆端自有神筏開醉眼雙作嘯此時風雨添江水此際詩花弄莫春莫春江水渺無邊射策封侯復幾年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劒難酬夜色鮮詠諧漢庭方朔老如聞永謝長安道況我今爲抱朴人蟻虱移家宮槐襖兩人付作青春身當時同說不同貧君今幸不爲樊鹿亦似蛟蟠不得申蓮花之峯亦佳麓君胡中道相招棄邀我題詩對四明我自貧君百壺旨只恐蓮花嘯四明喜我亦付之一醉矣

雞溪篇

海水必自黃河來桃樹逗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植安得蕙草生蓬萊雞溪吾師雞溪子點也之狂師所尋自家溪畔有波瀾不用遠尋濂洛水年年春漲溪拍天醉我溪頭載酒船一從誤落旋渦內別卻溪船三兩年

北黑篇

君家樓北樓子山大椿千年去不還白雲一片松間起游子相望淚如雨殷勤夜夜烏莫更啼東方日出煙生棲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二十年前粉黛羣共郎君醉城市阿母烹雞續夜莚夜深燭短灰如水我母當時亦不喘郎君過我亦主人兩家酣醉無日夜鐘愁號怨杯生菌只今白首二十載我母不在爾母在八十重逢生日來雙扉況復門庭改我今破網未番然兩翅猶在彈丸邊郎君長壽母一紀阿母多應賀一言上壽誰人姓張者圖塞荒花長不謝阿母但辦好齒牙百歲筵前唱甘蔗

楚宗室雞解啄蟻垤

錦窠窠下雄雞白黃蟻有翼飛終澤不應草葉更相遮五寸荊軻千里腸王孫妙思快啖吞馬邊奇筆寫鴻門當機對敵只如此翻令君者飛心魂

沈刑部菊梅花卻付紙三丈索我雞垤

長安街上塵如綺葛布眼眼風難度歸來插溷索長箋一束溪藤沈刑部不成門前銅鑿呼人急卻是冰兒來賀冰乾喉似火逢薪熱一寸入口狂煙滅自慚野卉不成妍刑部梅梢如拗鐵

送陳君會試

霜花作錢綴芳草折荷送客邪溪道荷乾葉老顏嗇慈不及梅花弄清曉折卻梅花贈所知娥江東逸舜江西對時七尺長揖客早晚長安白馬嘶長安白馬去如雲杏花有情要逢君爲君留卻花三枝昔借東風嫁別人去年君來棘墻棚半醉不醉秋月白送我海鉗顒三百五梯一一登鮮事今年君馬向長安我無一絲挂君鞍但飛一函相思淚萬里隨風到杏園

天境（高皇來此馬夕月，今諱用之爲郊，白從未見西陽雜俎。

張公當時騎白鼉下與高皇共拜酌。一從九鼎向幽燕。碧墀空鎖琉璃瓦，古松猶栢黑成迷。綠瓦從中一雉飛。揚雄不得陪郊祀，空憶當年執戟時。龍駒遠自施羅來，開平已死無人騎。卻付羽林誰健兒，歷沙五石綏其跡。　真人雄心老更雄，月中自控赴瀛客。四十八衙萬馬中，一盤不動五里風。黃柏太苦蘆太甘，盛時文字忌新宋。當時作頌皇枚馬，付與金華宋景濂。

十六夜踏燈，與張仲玉、王新市、飲於大中橋之西樓。

樹枝弄月千條弦，十五不圓十六圓。挂向酒樓簷外邊。南市好燈值底錢。大中橋上遊人坐，不飲空教今夜過。紅脂在口香在樓，那能一個到壚頭。青衫白馬無聊甚，盡斷黃金小鈿鞦。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趁涼於長安街，醉而稱詠，得片字。

長安白學風吹斷，銀河瑟瑟雖成片。楚人恒自唱陽春。一曲未終人已散，西內湖荷沒鶴長。哉笛不得只閒香。東方萬瓦寒棲閣，月照金鋪琥珀黃。

懷阿庪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上人號無弦，云與林人所與。

括子松，知幾樹，猶色遙遙入碧際。上人彈琴坐其底。十指引出七條水。松清琴妙過者寒。松葉堆來成高山，流語遠殿喊鐵板。獅子欲吼復不敢。泛聲忽歇浮雲住。細猓一寸猿臂去。南園玉蝶偏花鬚。東海金鷄乘霧語。顧師一曲悲且黎。我亦聞弦別鶴棲。悟來忽聞無弦旨，指鳴弦鳴須答對。趁不是，問太史。

讀雪（一笠黃茅，小草屋也。屋一邊塞，雪積也。

梅花一夜窗中見，昨多少事非無感。寒來惜景苦無多，窗小只須三百片。每舉枯杯對此花，只愁落盡是風沙。誰知簇六雖無賴，亦道殘縮縞樹叉。一行分向朱門屋，謾落寒酥點羊肉。錦屏不使凍胭脂，飛絮落驟紋上撲四條勉急洽鷄雞。一二時中肉作團，豈無一笠黃茅裏，恒穀嚴嚴一塑蓋。初起詩題本亦同，大王輩竟是雄風，總令受者自分別，難道青天乘至公。

白鷴詩

閩南燈雨送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卻憶羈雄不得歸，兩槳深徹鏡波漾。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夢見武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前飛鴈鴈羣。主人爲爾苦掛罣，開籠欲放非難放，矰繳鷹鷂何處無，萬里鴈誰報無恙。

握錐郎

城西衙，握錐郎，醉臥人家樓上牀。樓上女兒嫁未長，汗脫胭脂漬午粧。錐郎雙管研正急，女兒一見走且偃。走向廚中喚瑞娘，認是西家老鴉鶴。從來不佩雌雄匹，定是多爲麴糵傷。扶下樓屏梯十二，明朝說與都不記。豆蔻孤香依衙舍，葡萄千日如前醉。我聞此語高其人，有逆無心那可嗔。東墻桃花各有主，背使西家非個事。楚國才芳無宋玉，東鄰如花女獨宿。攀墻嗔玉巳三年，玉對楚王堅可憐。小臣不比登徒惡，大弈難借馬追姑生奉婢，因悲弔女哭無悔，哭無悔，笑有

能。倒子金，須一買。即使錢空買不成，韓香綰卻未相應。能細豈少倚市門，且須濁水澆乾餐，投桃或可求連理。婚媾安知不沽淮，烏雞配鵝亂裂，卓軫風皇生過隴，韓塚駑捨死越芬，晉陵一曲崩高雲。

星渚篇

昨夕夢見張翥至，今朝忽過婁星渚。同是天河往復迴，可甘相識牛和女。牛女迢迢河漢邊，烏鵲爲橋半月圓。黃姑憐彼久離索，折取雙枝插作妍。龍山盛處深波白，夜夜予來評明月。釣竿拂卻珊瑚長，波聲細作琵琶咽。此時予思橫不禁，此際嫦娥妾心。樓中刻漏滴復滴，月裏梧桐陰復陰。婁子財予醉欲去，去買鯉魚長尺許。既教柳葉出蛾眉，更取花枝偏鵲鼓。鼓聲高急似鳴鼉，星高月落奈如何，依稀鵲叫東方白。爲作迢迢星渚歌。

無題（中秋作

黑雲風搓成細索，皎月天開空寥落。雲索條條有時斷，月皎夜夜同君樂。杯酒豈能不盡與，坐到天明復沽飲。彩雲五色月染成，添護嫦娥桂花影。

廿八日雪（時坦翁被盜。

生平見雪顛不歇，今來見雪愁欲絕。昨朝驚失一池綿，連夜足拳三尺鐵。楊柳未葉花已飛，造化弄水成冰絲。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無貂作客兒。太學一生索我句，飛詩沽酒雖嗚唧。天寒地滑櫪者愁，寧知得去不得去。不如君反向西頭，過橋鞠杜一高樓。華亭有人住其上，我卻十日九見投。昨見鮫中大可沱，古人絕交寧不能。謝榛既與爲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乃知朱紱華榛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卽令此輩性謝榛，謝榛敢罵此輩未罔思。世事髮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須臾念歇無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殘。

題畫

南海枝我行唉，今見雙鸛奪殘一。邊郎元是隴西人，乃能畫此南中物。我聞南海之枝更絕倫，卻只聞之未入唇，不知雙鳥爭殘類，只是海南還是閩。

鄭本白兔

噫吁嘻，蝦蟇無翼能哉翳妻，宋鵲之捷寧不能飛。人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爲樓臺三爲城，吳罣斫桂不得睡。帝命峯犬斫獵之，婁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之翟既以賜將，罣兮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若若，玉兔告饒蓋不得。庶宋鵲上天，玉兔下地。

沈叔子解帶刀爲贈

沈子報讎塞外行，一詫便得千黃金。買馬買鞍意不愜，更買五尺番家鐵。鏤金小字半欲滅，付與碧眼譯不出。細瓦廠中多狐狸，京師夜行不敢西。叔子佩之只一過，黃蕩蓮夜聞狐啼。今年我從上谷行，中巫遺我聊裝戾。買鑷南歸只兩旬，只愁馬上逢黃巾。叔子見我無所使，解刀贈我行色壯。舉覓還從水道歸，推在蓬窗兩相向。一日十拔九歷察，箭影鱗鱗入向河。須臾報道漁罣外，電脚油騰五尺後。

客強予裘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年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歌舞節頭，亦

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東鄰西舍脫雞僯新屋栖花迴莫愁蝴蝶固應憎粉伴牡丹亦自起紅樓牡丹管領非機發一株百葩無休歇管中選取八雙八紙上搖開十二月誰向園西不道妍誰數園頭見小憐儂爲唄刻殷七七我亦逶迤酒裏天昭陽燕子年年度誰能鏡裏無相妬鏡中顏色不長新裴庾腮脂翻能故花姨舞歇石家香依舊逗簾紙研光莫爲弓腰歌一曲雙雙來近畫眠牀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姐其卷首曰石醋醋醋座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廳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狂石家醋醋薪高髻醋醋能嬌百媚牢珊瑚枝上織鮫鮹明珠似月搖雞落冰住黃魚白鱘膠封姨身重不能斥翻杯濕御石家拙初來競唱迎姨曲轉眼踰爲嵇座人朱唇粉黛山眉遠愁來能斷春雲綰石娘嬌小不辭船夜深潮淺腮紅軟金鈴不動仗崔徽明歲禍他十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燕脂噘吁啼胡蝶灰黃蜂雖封姨之風豐隆雷鬧婁圖有與無十八姨胡爲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耳熱之後秦箏鳴鳴明日重陽無錢可沽十八姨胡爲乎

蟹

雖云似盤不甚似若云非盤卻亦非無意教君髮裹君自裝裹又付蓮世間美好人奪冒略涉小醜推向誰此幅雖云都不醜知者貴之不容口塗時有神蹤在手墨色腐煙逸從酒無腸公子渾欲走沙外漁翁拗楊柳

王鵝亭贈圖

本朝花鳥誰高格林良者仲呂紀伯矮人信耳輒觀場只聽徐熙與崔白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紀伯矮人信耳輒觀場只聽徐熙與崔白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林郎如此圖王鵝亭云是劉溪雪夜人贈兒一捆六十隻何隻不落青天雪沙黃蘆白喜相逐逸者飛鳴勢者宿不須彭蠡泛扁舟彭蠡湖今在吾目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讀畢

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讀塗花卉藤長刺闕臂幾枯三合茅柴不成醉頗庵依樣不勝搥能如造化延安排不求形似求生活根撥皆吾五指栽胡爲乎區區枝剪面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陳家甕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亞史甥親泉八升來如椽大卷命吾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噴成雷墨花點點開慈暎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能免瘦蟹螯百雙羊肉一肋陳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進厥口爲儂更作獅子吼

九馬圖人馬二圖醉瀹所（王元美爲太僕卿時，刻也王八駿圖，形如蠅頭。）

程王八駿西馳去造父把轡爲之御此時八駿誰傳形太倉老手太僕卿刻石嵌在卿之庭馬瘦尾尖了無鬃此圖之馬乃九匹御比八駿多其一骨聳肉均亦奇物老眼寧知畫者誰摩挲卻是孟頫筆收天九人二人醉醒者扶之醉不墜河南山東牧馬兒汗酒胡愈醉假泥此時倘墮無扶持馬且失矣太僕笞

完淳篇入雲嘯北斗字

七孔雖外交誰令滑其竅一朝一壅之七日渾沌死大隗山上牧馬兒軒轅黃帝稱天師牧兒馬馬則擾伯樂治馬馬生巧噫吁嘻海若太倉之粟莊生濠上之魚紀渚木雞之無敢應野老鷗鳥之忘其機舊天無懷鬱可憐盍放汗漫長相思不周崩墮只下土破天一角誰與補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十等高能許若不見朱提看銅銀噴體心銀之鷹知何限蜘蛛借雨許蠶置絡緯將聲混紡車巧則巧矣眞則鄙君號完淳陳君請我說我謂淳之完辭彼雲中月自雲自月自掃除高閣依舊金蟾蜍

閻工菜菉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迓之隨騎士胡姬姬婚而騎與單于鼓鐸健可畏鞮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皆妍絢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決不辦此李嵩以意爲之取說人且馬三兄投賦賦之

毛叔寀金蟾不予親取西施爲嫫母一朝遠嫁作閼氏不及宮斜一杯土奴也貌嫱故不眞醜眠貌嫱相隔千餘春朝風莫雪一萬里紛腮那得嫣如此故知兩貌師彼此妍媸難各別竟是以意而爲之人生觸處有不幸東脫絹習西亦宜漢宮顏色不及天子知胡廷嫱倖未必單于終始相親近琵琶小妾百雙屑是胡是漢盡花枝老甚夜醉菊前酒遼人詎惟知不知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攀逢過訪攜飲堵頗方拈六韻擬賦雨至艱踏而下漫聞次之

枕書小睡門開半客來就榻彈書喚攜壺醉客相牽尖餓鵝頭鋪擬雲亂僧廚沸酒百蟹飛雙張沈茶紫蘭徽酒龍書橫彼碧睡夢爲蝴蝶別花歸

蕭臺酷

辣鼻作嚏向月卬便嘢鼻涕一尺長十卬九低頭作鼠才能一噴噪作霹糝糲人膀雲從毛孔走大荒一戰笑受精貪降伯倫無婦城詰左誰持五斗來賀我戰捷知眞卻病不興敗少集眞不可西國葡萄那得來吾鄉豆醞逐豪堆黃公壚曲千年返卓氏當壚百店開新漉放水荷花白香棧濺珠黃琥珀個個肝腸切利天人人夢到喉吾國華胥國凌醽醁生無獄死無窮孟公甕蓋窖黃獨綠臺大掬仙肥玉一澆一段尋微生團在春醪倒醉人一嚼一噎醉颯颯醒來卻苦多煩惱醒固不如醉亦好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大娘只知舞劍器安識舞中藏草字老顛曹眼拾將歸腕中便覺蹲三昧大娘舞猛惰亦飛秃尾錦蛇多兩膊老顛蛇黑墨所爲兩蛇猙獰怒圖不歸紅氍粉壁爭神奇黑蛇比錦誰卬低野雞啄麥雀與鴝一姓兩名無雄雌老顛醒墨捲頭髮大娘錢頭舞亦脫留與詩人識題跋常熟翁來索判頗常熟長官錯推人

（茅氏畫氅陽縣綸圖，著老物贈一貴人。）

小李將軍個名筆輕描細染工如織若圖卷關與綠綸界畫便須三十日茅君揮灑無一塵只如此幅自

清眞瀟灑數點江湖墨寫出嚴廊軸世人。

附雪風竹於雖送子甘題此

送君不可俗爲君寫風竹君聽竹梢聲是風還是哭若個能描風竹突右云婁虎雖婁骨。

漁閣

何人畫秋色蘆花繞如組能釣睡孤舟月滿溢湘施撒網打魚魚雁飛釣竿則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膾恰殺松鱸婁裏肥

蔣王生

四十年前王國鳴紅帶繡繩束髮衒樂客對之俱含情我亦把酒勸一觥欲引其答騷不應今來轉瞬年六十頭髮雖黑鬍鬚白踏朋作詩嘲雙膝我御龍鍾行不得送者一格四柚朱令我自嘆省我沽惜少方闌唱鵡鴟方闌若在亦醜吾

沈將軍詩沈以誠狄起行間。

將軍者誰沈家郎學書學劍學漁陽呼梟喝雉疲夜場月低日高睡莫忘鞏幹雖小膽則強十年從軍官參將殺賊歸來坐五羊明珠茭來側樂廷買得綠珠可姓梁一妻五妾慈尊房廣西藤酒世無雙海南紅蠟不假鑽直錢雖少貴天生鸚鵡不談立酒旁文犀武瑁細辟粧龍腦一縷飛中央左縣翡翠玉蟲螳右挂鏤金小鳳皇週身未步身先鏘盼影入鬢斜月光拽郎髭撮郎吻張大尼小尼馨喉嚨池中豈少雌鴛鴦安得老鴛專頡頏郎誰與歡思邊疆誰者換馬鄒鄆娟盧龍將軍急才良見郎謂何用不臧且試鎗鎩挹背吭分道索雲汝往當漢家猛士守四方沈郎沈郎不諱當我思古人等雁行吹簫者誰勿來相。

春野圖

北門之外多佳麗白水淫淫遠天際中有幽人春野翁搞荷採菱紈衣袂春野論書付萬卷只今一字不欲看只將元氣手中調不許紅塵眼中散昨者錫鼎鍊九還吾欲從之乞一丹青牛在田不肯語輕簑大笠天將雨。

劉雪湖梅花大幅

梅花自是花中魁畫梅花者今數誰雪湖劉子故不俗未畫梅花先寫竹花梅篠竹兩相於直幹橫梢錢不如最好片雲遮一抹尤宜大雪踏孤騙我與劉君相見初較量長短捋鬚圖花少讓元章筆發梢元章不若吾提筆呼煤將發幹閉門自不令人看須臾歛筆乃開門一捕搓梢三丈絹我客金陵訪畫梅畫梅妙盛行之劉君放逸不可羈一劉一盛無雄雌我今自日題梅畫恍忽如夢羅浮夜覺來香風撥衣潛花下美人是何代

洞壁入幌口有石杵石橋及石池諸景

洞梁高負泥沙惡一編巧借裏頭綠昨聞已是三十年今夕張燈始捫摸初疑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盡期魚腦別波枯未已盛脚逆沙灘懶移人言此語得大賢御須請君設細徵桃根倒殭蟲嚙久蜜脾從

挂蜂歸稀二洞三洞止一線解衣臥洞身投難三洞之內有押爛冷誠有人石橋花影終無月當時將侯身不死一去親嘗五日米遊聞楷壁送江艇頭上恐是錢塘水（世云洞壁寺及田地俱淳人時二僧探洞事如此今驗楷落相公是也）遊客豈直武陵陰何事桃花不出來是河作影當歸路疑是淳于夢大槐。

湯泉籍

白虹細細三千尺闇若葉葉垂青碧百草諸芳不敢吹惟有湘洲杜若與之齊落蛟飲罷無不可獸齒洗耳隨君宜。

青藤書屋文集卷六

五言律詩

銅雀妓

重泉鎖玉燕閨閣總金蟬君錯陵柏土妾斷倨松巔夢無雲雨留香別綺筵願爲銅雀瓦生死托漳河。

出塞

漢將去堂堂邊塵始不揚沈荒漠暗沙攪塞風黃腐帳朝依水胡笳夜進觴卑兒迴倒管無奈紫騮香。

琉球刀時客繡山。

客贈刀出市云是大琉球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揮空紅欲落脫匣水風抽萬里烽煙地隨身去莫留。

又

單刀新試舞雙劍衛能輪雨過腥猶血風寒凜身對鐙歸思動推壁劇振塵醉後時橫舌終當賀敵人。

西北

西北誰家好誰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疲日隘長安紅失君恩重鐵鎧座年機打筏當途無不可特戰謂非難。

又

金鞍七寶欹玉手控雪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沙輕香易陷林巧影難爲馳能雖必在何有敏塵眉。

又

尺錦卽成裝當眉綰結方須史撒身手馳驟識風沙鶯搖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和黃霞君

一鏡開湖水千峯遠梵宮大娘迴劍器小伎落驚鴻澎湃深絲柳日踏鄉帶花風盤蹴梨腮粉紅塵一道中

春日過宋諸陵

龔雍未須憐生時已播遷威儀非舊典世代是何年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回看隔頭樹似接汴京煙

又

落日愁山鬼寒泉弔宋宮魂猶戀鐵騎人自哭遺弓白骨夜半語諸臣地下逢如聞穆陵道當日悔和戎

孟后怨

福薄姑言信君難國事非宜家儷平昔賤妾獨何依汗水千秋逝山花恐度稀還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

竹月猶爲易道士賦

倦竹隱井牖窗牖映月微林稠光不礙葉動白俱飛製鼎看仙魄裁篇度羽衣開經清夜永猶帶露華歸

寄尚賓囚借石磬

南明樓息久凡著幾何清夜峽月生石朝窗雲入疎特縣孤磬在時扣萬山虛自笑紈清物持來一借予

宛轉詞

宛轉一督郵流落二喬輕投水已無及通家如有情歸來狂粉暗嗚咽淚痕清莫道紅粧怯宜家盛甲兵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泗濱室泗自慰盟虹開爲海寇所執其翁督二女供被執庭復放還使

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女被執時節自投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因復賦此宛轉詞中翟水

何正倫慰盟也

訝道自慰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無分死後空餘情粉化應成碧神寒儼若生試看橋上月幾夜下波明

順昌道中新晴

解轡投山屋東鞍聞喀雞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曉峽喧蓉路春沙泛馬蹄遙知武夷曲只在亂峯西

白鷴少保公所遺。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昨照橋中閘今輝驛口沙清光迷魍魎冷氣噤蝦蟆與水浮諸海將山碧一涯春風正司令桂樹豈停花

杜鵑花

題雨酣陽天山花發杜鵑魂愁數葉暗血濺一叢鮮正色爭炎日重臺杳絳筵春風最開落遺恨自年年

古鏡

白日淘坏土青天射兩丸且須防海蝕詎止鑒衣冠神物含光易深山識寶難不知丘壑裏還掩幾冰團

陳女度尼

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爲尼剔髮留桃粉叠師畫黛眉幻眞臨鏡現生滅帶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誰

命婦

君是鄰兒非黃須短褐衣單身亡命去髽首資鋌歸業嘯家人乘門塞結客稀白知終有用窮巷且漸機

贈相士

節鉞下明州東隨一劍留帷中占勝色市上立清秋碧眼胡僧遊青溪道侶求相逢多羅客曾見李潛不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越

吳山碧石頭雄抱浙江流大可興雲雨微還適覽遊當登應結纜乍別不能留明朝翠色遠知爾在行舟

芸閣校書篇

海霧籠香筍青綃走蠹魚一梯陟劉向萬帙映楊雄烏下窺書古花飛綴字紅他年在天祿盍與俗人同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夕照不會發城頭月正圓夜光翻烏墮江色上松寒市客垂俱集高空醉屢翻何妨高漸離抱筑卻來彈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之人千里行言宴款郊城秋閨衣裳處紛予帷幙情見兄懷念妹送別祇攜纓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信宿玉芝

欲向天台去先爲刻水尋秋行萬山出夜宿一庵深燕語調花氣猿啼帶講心年年石梁興送爾益汶吟

省試周大夫贈篇能歸賦此贈篇有天池欲化雖句。雖庭

十謁九不遇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棗壁關色黯蒲繻薇嚴求新主蓑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

豐東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餞父追和

東部元戎飲良辰倦俎攢分明在湖上記得似耶溪別浦紅裙棗垂楊白馬堤芒芒荷葉路共水入天西

賦得戰袍紅時少保公得項諸制製賜。命賦。

海國染啼猩征袍製始成春籠香共盤夜帳火俱明自與鴉旗映還宜蝶繡縈戰歸新月上脫向侍兒擎

嚴先生祠

碧水映何深高躅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山霧銷春雪江風漲暮林如明流水引誰識伯牙琴

白鷴少保公所遺。

片雪簇寒衣烏絲儲一圍都緣惜文采長得侍光輝提賜朱籠客藏稱棲碧漢遠短笻側目處天際看鴻飛

初入京聞宮闕

城中夾夏極天上帝王家西內宸居逼南都鼎地賒烏啼御溝柳象散閉門花昨到官方劾封書載幾車

來青亭

畫棟將雲遠修簷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青來遠色虛難寫遐觀縱未迴共言春景麗不見使人猜

元旦與官市較射

烟光海日暗青帝早司東候轉弓箭勁標疏的路紅綃蜷雙月吐長臂一猿通本是無爭者心知此際雄

事長沙公哀詞彭山老師

槐樹宛低迴猶疑講席開死因雙宿去生爲六經來遠夢飛春水傳燈暗夜盞三年吏築室未了獨居懷

書蓮贈顧鵝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反洞魚幸不死問月亦徒奉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秋夜懶方真

王口北見道貌帽因往劉伯韜冠面琅嶧

一榻消半盞雨翅辟塵賒剗北凍殺馬遼東買斷牙錦鏡神頗玉深戶擁腮花一望山人帽徒遮鬢髮華

納妾詩

角枕覆衾長新香異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來凰香閨開春鏡鴛鴦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駿貴錯爲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渡持將兩神物收許大名家每過愁鹽酢言歸必日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鴉

背樹

背樹岑寂魂斷曉鋪正當愁遠地誰遣放啼烏拭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魄結草向冥途

賦得看劍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睥睨寸心在慷慨百壺空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姿曾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晴巒隨馬去

春夕麗春燈芳巒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卻逐馬蹄輕高纓遙鞍淺低光影鏡平酒家莫留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青春曲水濱芹吐小芽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留尖養翠絲

鎮江

落日挂城角孤蓬愁水窟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降鈐蔽辟鄉傾樓桃過鎮江吳船夫婦唱十曲九成雙

壬山人井房 源號或作愚號

時房在何所宛在水中央丹邕泥初濕紅顏藥正黃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白彈漁鼓陶陶醉幾場

仲春李子遂李子才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別數載

法中寺看活石

遂花不在水分藥簇青山徑折雖館入峰迷不可還取浦盈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惟滄斜日明朝恐未閒

倣琴籍爲趙子賦

豈無關蕙好獨結嶧陽桐蒼鶴多因閣遊魚亦爲儂風雷驟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客滿空

寶刀詩

雙鉦黑銀鍍來從太士肩纏絨結蠻女戴色照井州不惜金千鎰能縣水一潘脈頭好珍重錄詳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宮城鎮真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投轄井中央紅燭籌枚滿貂毛席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書蓮贈顧鵝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反洞魚幸不死問月亦徒奉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秋夜懶方真

王口北見道貌帽因往劉伯韜冠面琅嶧

一榻消半盞雨翅辟塵賒剗北凍殺馬遼東買斷牙錦鏡神頗玉深戶擁腮花一望山人帽徒遮鬢髮華

納妾詩

角枕覆衾長新香異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來凰香閨開春鏡鴛鴦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駿貴錯爲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渡持將兩神物收許大名家每過愁鹽酢言歸必日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鴉

背樹

背樹岑寂魂斷曉鋪正當愁遠地誰遣放啼烏拭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魄結草向冥途

賦得看劍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睥睨寸心在慷慨百壺空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姿曾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晴巒隨馬去

春夕麗春燈芳巒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卻逐馬蹄輕高纓遙鞍淺低光影鏡平酒家莫留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青春曲水濱芹吐小芽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留尖養翠絲

鎮江

落日挂城角孤蓬愁水窟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降鈐蔽辟鄉傾樓桃過鎮江吳船夫婦唱十曲九成雙

壬山人井房 源號或作愚號

時房在何所宛在水中央丹邕泥初濕紅顏藥正黃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白彈漁鼓陶陶醉幾場

仲春李子遂李子才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別數載

法中寺看活石

遂花不在水分藥簇青山徑折雖館入峰迷不可還取浦盈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惟滄斜日明朝恐未閒

倣琴籍爲趙子賦

豈無關蕙好獨結嶧陽桐蒼鶴多因閣遊魚亦爲儂風雷驟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客滿空

寶刀詩

雙鉦黑銀鍍來從太士肩纏絨結蠻女戴色照井州不惜金千鎰能縣水一潘脈頭好珍重錄詳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宮城鎮真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投轄井中央紅燭籌枚滿貂毛席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厄輿癡相半禽將風共縣味鍾供客好名御使人憐所下推雙箸何妨少一舉如回三晚更笑殺雉鷄遠

酒三品曰發落、喜陵、羊羔。價俱不遠。
酒三品曰發落、喜陵、羊羔。價俱不遠。
每盤可十小盞。須銀二錢有奇。

小盤五雙盞千蚌五雙吞無錢長買醉有客偶攜
荔支　閩新會者名進奉。綠葉。有以小竇藏瞞陽江者。到即變褐。
荔支其土產作勞。或遺食。多取於臣。故荔取商盜。非公不也。
帆檣報荔支猶憶海南時一邑明勾漏手黑枕蜜醪

又

當醉更須醉當醫便買醫幾年千里外一粒百金
熊此牛勢身體而托碩大兒。故三四月間陳家市。有
熊。而此小耳。必家產也。七八月黃花菜。過
黃羊　味鹹羶。善走。便於騎驅。頭角六云然。三四、
黃羊　爰子語言也。七八、歲貢耳。歲貢如未肥食駝者。

李廣射熊歸生日付大兒都無一寸白憎有幾條
蜜蜜亦何剡。急餉白魚趣。
蜜蜜黃羊美超騰不易供蹄雖千里外命寄一廚中誰致西河組言穿老上弓。資鑑三勤指早晚到駝峰。

河豚

白下酒家壺河豚狀殊尖寒江晴後早爛柳放中鮎萬事隨評品諸鱗屈幷雄惟應西子乳臣妾百無堪。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佐郡袁州去江行萬里西輿牽春水船心斷早朝雞。螢墳風烟近巫鄉智俗迷。正須頻料理。滕閣未追躋。

雨

一雨連秋夏無朝不宴遊曉添四壁簟夜助百蟲愁。
夕泥謂三百魚分則尾赤。
明霞剪脚斜黃水入窖泥鴈蓉千行外嚴巒一角西。石家錦步幛海國紫瓊壺安取揮戈術相留莫遣飛。

又

明渡烟且都雨歇漸霄鋪萬國樓臺莫孤村烟火晡。波鱗銷琥珀海色上珊瑚。一抹須臾翠胭脂月鏡孤。

又

元氣渺太素丹鉛何所粧白魚勞尾變紅石補天長。刺竹烟嵐彩金井沆瀣光。饑飛一片紫驟以是嘉娘。
送某子北上

送子有所思秋風來何翩。拜翁推貂處談我夢燈前。裘紅劉馬店。霜白趙雞天。一隊長鞭裏。輕寒早者縣。
某君申貢還送之

物有幽奇者飛騰各恒方巨魚須北化。細芷不南香。在狀持何貽。穿泥以勖將。恒思成一笑。若自有魚腸。
人言鳳凰花於某縣庭命作

鳳凰本蕉材紅花綠葉稳縣庭命一見。贊地不曾開。孔雀產金翠嘉樹生粉腮。福川黃霸在。辛苦送鮮來。
送葛貞母

終歲不成粧敘寒古鳳凰。時挑荊柏賦。年亦與松長。列女誰同傳。稱人果未亡。當遠思堆絮。誤逃百年魄。

乙亥元日郭酌梅花館。有屋二。曰梅雪。曰雪齋。
乙亥元日郭酌梅花館。有屋二。曰梅雪。曰雪齋。

秋葉已凋綠春林稍譬初溪藤不復貫。碧綠免偷書。挂碧來鳴鳥堆紅補破庭。待予新買屋。自植兩三株。

又

花葉看雖少藤稍遶更餘。苔須搖水雪。白玉碾龍蛇。碧氣將榕薄。濃陰奪竹斜。去年深夏熱。特地爲子遮。
初夏送某客入廣
廣中實客寓所。隔岸則僧居。
廣也。率以一錢揭竿子。輸渡。

海南多寶地客也愜春行。涉海梅九綻。當窗荔子明。百香番貢舶。雙槳美人纓。舍向青樓去。時呼綠子乘。
賦得風入四蹄輕
雷聰我有騎千里馬。風駕其去。借春
賦得風入四蹄輕。

畫紅梅

即使胭脂點就成冷淡枝香花無此幹誠樹少其委推璧紛紅雪圖春在錦池無由覩一的嬌殺壽陽眉

畫竹

萬物皆取影寫竹更宜然欹陰不通鳥碧浪自翻天憂憂供鳴石迷迷別有烟疏須文與可把筆取神傳

篷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蕤琴三尺餘彼我主人居老叟能解隱醉郎聽解書夜深時喚酒春盡共騎驢去到西湖上梅花僧舍舒

吳門送孔將軍於塾

又

舊日塘溪靖今來復授經主人盛供帳醉尉止都亭紗蕊只在野因予一入城相思十年事淚落酒杯平

寄倪元鎮璽

化城寺

一幅淡烟光寒林筆有緒蜂頭橫片石天際渺長茫雖贋須金換如眞勝璧藏偏舟歸去捉入畫亦淒淒

無題

方引主人轅轉爲山寺嬉門深萱水遶路曲入松移破霧搖篙鴈寒萍藪沼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明日至古博嶽雨

翁也專極密儇今職登襄西京留守重北朝侍中方陵氣松鱗紫湖箱稿葉黃江南秋色好此去滿帆檣

無寸非濃寫寒空濕太勝泥深端琅沒雨近朝簽生綠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眞成詐嘲脫敢與混兒爭

賦得草寫綠爲周衛卿之號用楚辭

京郎婚沈刑部（錢塘白安卿名入善畫梅在蘇堤日仲紙製堂日仲紙洞庭過安卿）

草綠烏啼啼聞窗一斗開百蟲堪上雜一片欲遮苦莫遮紗紋澀春非老氏侯元公有知不一笑隔牛堆

貪虎眼之佳品

虎眼、盃枝

人多駿馬客君慙白雪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帶寬知愈在馬重覺膘隨顏憶洞庭否烟波十二時

寓周鄭州沛

虎眼白琉璃誰能棘虎皮小毬蜂粉結高被鳥翠司嫦去茶如雪王歸膂亦飴由來甘苦柄舌觀豈能持

綠

紅綠標文窗黃橙橘未高變聲爻辭誕百品失風騷饑昏朝爭殺鼈鬧夜泣糟大蘇無缺事只惟佞江瑤

蘇傳江瑤柱乃不然耳

又

水族良多美誰儇美獨優若教無此物寧使有盜州辟鬼秦關夜輪魁海稻秋河豚直一死只好作吞頭

又

吳興饒吻守越國柴頤人風韻誰偏少吹噓關絕倫沅江九肋鱉松卿四腮鱗遍試張華酷還誰五色文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又

爾故饒菱芡饑來竊稻粱誇商孟嘗走結草杜陶元蛾許山螂嫩腥讒海鷿香那能親箬笠夜夜作漁郎

景文至其則到所過圖中

又

纖蓬裊千絲枯筐資八口縛屨愁原武霧重死淮南金紫皆相蝕尖圓酒各酣秦人不曾識付與兩齊參

送俞生之入楚　頗老詩也

作客向襄陽編頭大桐裝江行多雪候旅宿鹽漁鄉此景俱堪抹行藍好爲滅歸來逢鑒賞幾度抹山窗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回政應如水添厨粳出魚越人多好膾鱠小花裙若取寄歸恒都無一尺餘

客倘我爭峴一小筐稱面甘澤擬湖

晨艤急十里爭峴美遂參玉版編師韻黃冠道士簪山存仍受庇春代幷更禽掃畔夫荊婦隨農插綠針

聞人賞給事閩白牡丹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補眉嫌號國新寫稿文君黑牯眠雲飽黃蜂蜜露芬愛惜誰與定賒酒借花酡

又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逢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珍奴學顰息越女圖猿公作意端脂粉天然輸與儇

又

休昷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暗聞龍腦須黃見蠟身雪膚宜貿笑霜鬢可饒嗔莫學盧郎歸題詩謔老人

化城寺

方引主人轅轉爲山寺嬉門深萱水遶路曲入松移破霧搖篙鴈寒萍藪沼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明日至古博嶽雨

無寸非濃寫寒空濕太勝泥深端琅沒雨近朝簽生綠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眞成詐嘲脫敢與混兒爭

京郎婚沈刑部（錢塘白安卿名入善畫梅在蘇堤日仲紙製堂日仲紙洞庭過安卿）

人多駿馬客君慙白雪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帶寬知愈在馬重覺膘隨顏憶洞庭否烟波十二時

寓周鄭州沛

莫以拘攣羞交攻放逸偏窮如知老後樂似欠年前匣藻鼓俱泣園花石共遷傷心能幾發教我不潸然

又

雪滿蓉前館破門憶昨晨烏盧呼未歇蝦蟹醉仍頻日者過荒館君頗破角巾盥客鬢如此昨日故將軍

曉發句容

宵來醉眠處忽爲遠林遮三尺短牀燭一程長耳餘村村落斜月樹樹抹輕霞只尺丹陽近江魚入饌嘉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馬上定苦淚雙週停幅幅別兄當北郵接母到南都桃葉橫前渡荷花滿後湖此行大家逐誰敢問當塗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江國柳雖蘆荊及梅花新路遠即逢雪天寒別有春高牙紛海幕長翮著孤身乞取封書去難辭俗主人

景文至其則到所過圖中

兩裘行厨過清醪溫瓦盆一行澆壘思百復失烟冤爭候人家飯窗天桃杏村無由共蜘蛛鎮日數園門

送俞生之入楚　頗老詩也

作客向襄陽編頭大桐裝江行多雪候旅宿鹽漁鄉此景俱堪抹行藍好爲滅歸來逢鑒賞幾度抹山窗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回政應如水添厨粳出魚越人多好膾鱠小花裙若取寄歸恒都無一尺餘

與任生話舊

麻衣臘雪處．忽動而翁思．近日君家事．予儕那得知．爭天應遣墓．柏鬲可枯枝．莫作徒悲切．還皆退縮詩．

送張君會試

明年此時節．直氣何揚揚．但道馬蹄疾．莫愁花路長．幾多青樓婦．認取蒼頭郎．何處最笑指．當壚壓酒娘．

挽上虞葛翁

聞道白髮年．傳經徹花編．裹糧百里外．卒業一燈前．閭傳知高士．證孤是大賢．斯人眞不死．可以慰黃泉．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時值病．

能得幾回春．匆匆潛此身．一江皆易寄．逆月性難馴．買藥獨行市．敲門暫訪人．幾時東書卷．來伴釣魚綸．

蠟屐

一生幾兩屐．此語獨菲迷．何事淪猩趣．終年弄馬蹄．萬錢收錦襠．五岳遍丹梯．齒畔如瀕損．厓蜂借一脾．

題蟹景菱蓬蓋陳仲子

幽人笑水槎．釣者挈魚投．況對千山雪．而無一客留．臘酒此時熟．老夫終歲憂．愛公館醉我．跣入韭中休．

爲陶工部贈道者

終是千年鶴．今先返蓬城．到家人尚在．入洞雲來迎．紫氣莫西渡．青山留幾盟．野夫慙尹喜．卻掃候關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莊．遇陳老迎餉．邀余遊先登峨眉．不果．

遊巖維林竹．山窓來獵燈．青蘇炊白稻．碧筍束紅藤．坐落半宵月．流分曲水亭．忽逢山下老．邀上峨眉層．

青藤書屋文集卷七

七言律詩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值中官降玉皇．龍虎眞人親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堦中舊遊千官滿．宮裏傳施兩道長．不是海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九重

九重凝閣德如湯．鵠祀增愉夜有光．旱魃正逢周甲子．神君俱集漢明堂．繩收蕩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一行．聞說詞臣成萃止．袖香拂案侍君王．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別殿幾年埋玉匣．偷人何處認烏衣．春風水面徒閒語．夜月梁間好弄輝．安得姚家紅線縷．卻看片羽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許陽．花發名園何處藏．天子郊禖是瑞色．主人盞斝有輝光．輕輪掠雨銜初剪．小尾流風練

續白燕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過亦稀漢將玉門投老入趙妃雪夜待人歸孤迴夏日搖寒色漸下秋空見羽衣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又

青壁紅窓暎苑墻衡花泛羽喈羣芳搖迷萬瓦單栖渺流黃西園蟋蟀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寄威女葬守備登州（女婿時官蓬萊縣登州海中鼇島）

牙門遙映列幢旌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惜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逸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景來解道觀游憐錫賞那能分向小蓬萊

送方阜民公子還欲（方阜民尊公刻仙陰・湘綺諸生提調師也）

江關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歧感慨生欲把今朝雙別淚寄彈一滴使君塋

送通政胡君入閣（歙所君有同年御史大夫錫閣）

訪舊暫爲閩海客歸塗兼得武夷遊不堪暮雨張筵別況值春花帶葉抽山隔入雲迷去騎溪湍作雪瀉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筋籌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侍賓呂君天台之約

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烟困投野店聊呼酒笑問名山數舉鞭鵲鳥對人喧唱色桃花臨水弄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落花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裏捲羅衣經過楚巷兼人踐乍入梁園雜雪飛送雨迎風俱是別沾泥帶水不能歸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苦滿人間酒盞莫嫌多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墮何最是虎邱此時節滿歌不住水微波

送葛韜仲（時子初解梁）

杏花楊柳夾扶疎送客澄江衰白魚紫蟹銜蘆千日酒白藤花插萬言書豐城劍出應雙躍蜀觀絲多且獨居待禍他年挑衣日君子渡海跨青蠵

飲枇杷園贈某君（園近東郊頗幽僻・故有後四句・宜見也）

紅萎古盤碧蛆沈南市青帘貰御酒布衣真可十日飲碑鐫索得隔年金游魚觸沼鵝歌淺獨鶴穿花出暖深給舍酒廚東壁是縛摔車可能禁

奉送同府潘公慕兵歿東

使君佐郡儆行李開府知名下令新手挈萬金收死士身跨半疋見鄉人部分卷甲趨寒雨弩矢成行夾壘輪引向轅門投謁能試君主客集魚鱗

十四夜

野外皿堂夜不局遙遙秋漏數峰寺舊栽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插膽瓶涼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縱上只移檻請君明夕三更酒相對何人坐紙屏

月下梨花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朵光閃鬚搖冰偏倍澀枝投葉總生涼痕嫌蓓蕾稍嗟雨錢色新開盤夜粧莫道風吹還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又

細蕊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墻銀盞泛影通河切酥的飄輝接夢長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縱蒼蒼卻嫌暗色偏將襯冷雨微收益渺茫

又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漿梨雲湔淺黃萬點綃痕春帶水一庭霜影夜生香小星解照周郎伴不夜爭懸潘令牀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會聽法曲立更長

又

壁月流空蕩色揚梨英當夕弄青陽搖寒隔院非關笛映斷長天別有芳粉暈團團新出浴窓錢一一暗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夢裏觴

新建伯遺像

方袍蒸履步從容高額龜巾半覆鍾千古眞知趙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夜來衣鉢今何在盡裏須眉亦似儂更道先生長不滅那能食粟庇春風

夜酌邀友人不至

方朔徐儒兩欲死智伯中行一是知醉裏放言何造次醒中爲客太支離笳飛細雨除清晏燭笑纔花旋紫芝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睡豈兒

贈府吳公詩并序

吳公自嫗昔擾斥夷寇其在吾紹興若浙東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道舟山之役迹在海外其撫民搏寇之功最多而且艱人捨之莫得而知也獨消以書記存在忤府隨衆人後雖誠或伍稍悉其事而今年台温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美不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淪沒乃用鳴之以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尚有如渭者在而渭之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曾與衆人羣幕外聞撾說使者被劍壁間鳴蛙聿孤城海上倚斜曛談譜併論長安米饋散猶供記

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與客尋招寶山觀海。遂有蓽柴岑港一窺。感壘之興。蓮和開府周公之韻率呈。

滄海遙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番夷登別島。願圖方略至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爲子微題鷗鷺圖（鷗鷺對峙見本草。）

疎雨疊烟嶺樹蒼。舊遊曾記泊桅檣。對峙江岸霜初歇。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雖將上纖素。羽衣今復見茅堂。似嫌越鳥南枝戀。擬欲乘風向北翔。

兩宿齊雲下。恩逾旅夜大寧。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淒淒覺颷颼。更向松間尋徑僻。要於雪後倚高樓。疑重碧嶂深相映。萬里瑤臺儼若遊。歸路欲迷何處覓。野梅花落遠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潦黃扉重何用。上書瑤堵酒未酣。豈有滿庭持漢節。終無箇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水。一段忠魂夢亦甘。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劒之鐔。

下第回。值九日。登堌土山。訪北庵上人。

歸家忽已逢重九。聊向高山試一登。吾在何爲更問婦。童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幾層。話了出門月初上。岸蘆汀菊也相應。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蘐女臣。

參禪喜與梁王晉。合掌跏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呪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拈珠串。獨臥行單坦片櫺。一宿相留祇稱事。無生白傴永嘉公。

往年覲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據一少伎同坐鏟上。分箑放贈姿中。名曰童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扉。呼起視月。山欲處露鐘搥一勺。而夜氣濕之。人似明珠馬似蟻。超然隱現不雕鞍。各變鐘庭羅鞋窄。都在空中粧粟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花間。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與王山人對語

伏劒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棚。平原自有三千客。門下聊同十九人。脅許鳳雛應不吝。由來鼠性本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酒樹一洗塵。

乙丑元日。大雪。自欲至醉。逢呼王山人過飲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長安道院一奉寀。司馬鐘中再見船。柿栗學書才不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酒家厨釀。箔折紅蕉道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韻。（詩：朋酒斯享。箋註也。）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遠朱荷。千年供奉飛杯地。一夜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秋亂金波。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干繫。索詩。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盟塘雪後水。手拖葛國中藤稻。談鹿乘延皐品。欲拔蓬蒿亦上昇。近日稽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新秋避暑裕然堂

竹雨松濤攀道房。瓜黃李碧酒蓮香。人間何物熱不喘。此地苔巖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窓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綃細雪涼。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莫雨細淡淡。韭葉當壟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久。新蔬一束出泥香。梁塵已墜飛江燕。朝影時移亂海棠。酵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別後惱郎當。

迎春值雪（連歲雪多甚。）

雲黃瓦白照千家。雪裏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幔。吏人彩仗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值隨牛尾不辭賒。

宮人入道（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裏泥鉛華。垂老逢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扇。卻教明月進琵琶。朝留楚篋身爲雨。夜繞茅君線作霞。見說綾山閑姊妹。尚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仲虛

冰玉山人本絕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飛錫曾飛去。是水當門盡邊來。近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稿花隈。知余欲與爲隣舍。指點孤山一角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扉。呼起視月。山欲處露鐘搥一勺。而夜氣濕之。長春明月夜團圞。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水。一杯江氣欲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眞官語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漢落伽神皇也。而以少女終其身。故事五嶽。而越日陵臨。尊仙其先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旋嬉狄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長安道院一奉寀。司馬鐘中再見船。柿栗學書才不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酒家厨釀。箔折紅蕉道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韻。（詩：朋酒斯享。箋註也。）

中秋風雨劇凌馮拂問航篘倒一朋綠桂隔年疎彩並銀毬終夜斷長繩泥深水草花邊鴨帽落猶聞影外僧醉後忽呼長劒君赤鱗乘濁欲飛騰

十六日舍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孤砧飛柝戍笳秋坐裏聞聰說潞州孤鏡滿城池水洗明河千尺榜人流笑論昨夕能漂瓦醉喚紅裙綴下樓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貂裘

邦憲死畫侯氏

邊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黑索前北許相逢逗幾度距知此別卽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迅廣柳車中少客眠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卽潛然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內鐵鎧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箇一家長自出重圍禪關又色炎如此聽能悽絕雒波飛

許口北遣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寓之西陵馬元馭・多種方士・謂遼鉄川蔚州之炭・

吳盌已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盛其奈沙場惟解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獄今學西隣道士雷墾取帶圍高一尺坐消一輛蔚州灰

小集滴水崖朝陽觀 上谷

朝陽道觀一何緜滴水孤崖百丈邊徐氣出關雄大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窗扉近在栖鵬處閣道都攢坐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仙

徐州將登雲樓・閒

今歲吉書隨案卻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出有慙都經樹杪遊

黃樓泗州漂底蹁猴老不信今遼鎖泗州

從歸自閩寄望子猶悲賦三月三日・

桃李晴嘘雪苑烟變興新幸北郊旋園花林給萬春日細柳旌旗拥蝉年一道甲光將軍借千羣馬色誠雲鮮誰兼將帥爲天子共喜文皇九葉元

張公南遣馬金靈時余尚臥・面患亦被踐・

百煖裁題秋著滿遙聞謝向最西營張將本帶葡萄入馬拔難拋蓋苡行萬里錦苞醪曉露一祖寒舌猶春鴈年來不爲臨邛病無奈鱸慈況易生

送吳宮府

近來宮府息烽堠台吉求生款鎮遠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韜鄴非早徼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隱梅開

美人紅甲

近日新粧巧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顆鎔鈤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捎畔露愁情半出袖邊知塞風昨夜吹簾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 相傳、空石也・魚、竇山・楊梅樹下、予疑禹穴在此・玉字、卽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授純書此日登臨似啓予裴鉶桓碑猶豎卵封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菡萏盤中氣所居卽遣予長重到此不過探勝立須臾

曹娥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湖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澥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鼈浮尸出八尺鼉蝡臥綃黃總爲金紋收正氣可憐烏獍遂孤娘

露筋祠

烏鳥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蚤壁幾殘春社雨蜃風時滿夜館旗烟波一盌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詩册庾成與宴園

躬耕既喜陪明主列宴兼榮享大庖荐帝青陽臨左个朱梨黃犢引南郊筵前盤盞歸餘瀝馬後蹄肩帶割肴笑語細君將毋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贈上人之五臺

長嘯上人者來自長干盥謝雞鳴之妙景瓢偈短錫卻樓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五臺而跌草佛燈萬點天放琉璃山翠千重神移鷲鳥冀文殊之親覲別社友以長征四韻送之數言以引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乘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甌相伴去其如多病不能興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七乘佛家以車爲荷葉・

集李侯宅得鎮字時內閣鮮楊海・故用作令問歸來・卽杜詩李少監也・平聲字如地峰・家有所謂手卷・又有眞貝多葉經・二

侯家簷蔔夜重重醉客能繁斷禁鐘賜果自鮮冰後色罽鵝直賤丈前醞月斜苑樹塞孤鵲字暗番經集萬蜂尚有御袍若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苦恨生昨淚難行因襯鬢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爲翡翠籠俱老訴道泉壺伴不虛猶勝分香墓上妾更無一箇哭西陵

送余與國

隣家兄弟逼炊烟不見予今四十年頗有長纓堪佐幕頗多短髮倘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觀幸月壇望西街

玉露清秋滿碧空金輿夕月引蚕工紅雲自結龍文上彩仗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鬯郊西新魄正張弓布衣久分華山侶笑向歸騶聽曉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宅滿西軸奏石榴魚龍百戲巧技云是西洋物乃三寶太監取歸者

寶樹珍臺夾梵輪星魂月宇詎非神從來天王游俱夢說向人間恐未眞風雨故捐銅網翼魚龍欲活石橋鄰尋詩正是過騷處忽面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鬢髮曦三握一日朱輪送滿城漸喜河冰仍綠水稍聞鄉雪盛黃精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遙從此地捕盡日迴腸依曲水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睡短難偏促雪滑泥長馬不堪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開遍一程南

送朱使君大僕

長安明月金甌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當召醉尉逢人且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遶滄波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解木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回李生眞是可憐才生芻解識徐家物死夢應酬范式來紫氣鎖千埋不得青楓刺樹任成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謝門棘堂集擬寄湯君

霜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鈎天蹙洞庭鼓瑟定應遺客寫執鞭今始慰生平卽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座城無限龍門意室淚雜偕書札報托卿

金剛子珠串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周腕摘偏衫核堆檀字鎖蟾爛狂猶儻來換來無人識送與游僧上海帆

聞都督軍遷山西武寧

胡牀星夜斗牛裏親待回探夜不收薊北咽喉此爲最山西將帥爾稱優千金粉面招賢意百箭朱提買絡頭倒死潘關姑諸諸大宛終收捷騾貔

贈文信公仙嚴祠集梵書

自茫道走居庸雪蓮峰百切橫障百折銀色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曾以紅氈疲亂數頭回劒笈尋相後先泳氣衆例肌粟晶晶如南夏瘴癘苦吟凍肩倍聳慾甚奚御寒得在前關同晝中浮生半日

昨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裟裟一行裘輒風中去半日閑山雪裏過銀帶留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

成河中間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氈擁數層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甘被遷居會面踈醉我龍錦絕地主憐君馬首又天涯春燈雨雪滿滿夜野店茶湯處處家想見皇都堤草綠春鴻細語遶梨花

代壽許公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錦錦在雕題一天樞紐羣星北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崎龍銀劫火王喬奈藥儘丸泥何如翊戴勳臣府永鎮金甌鐵馬蹄

又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雙何事勝會兒醫醉不妨錦席珠璣羣逐舌金爐烟裊百盤香殷勤剩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帝鄉

又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烟斑細點芳楼簇濃枝盤碧錦光澤繡裸石麟牀四方我國同休恩不淺年年此日億高皇

亞夫營（嘉靖集錄・此篇僅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非疑隆準及重瞳巳占龍氣成天子卻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峯雪覆碑紅憐儂直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

招寶山東行若干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詣海舍王直之倭商住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剿屢阻於雨人言蛟之祟也幕中酬唱蛟俄而雨如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頃頃渦涎垂燕子殷殷雷隊懶蜈蚣風檣近屬誰家棠日本頻由閩路通一語稍嫌酬惡雨直無周處在軍中

又

儻應坐視禍三農不聞祠何客一叢早使嫁夫封石氏肯教將尾示劉鉤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頃頃渦涎垂燕子殷殷雷隊懶蜈蚣風檣近屬誰家棠日本頻由閩硬風戛倚蓑龍絕蓑衣史臣親記蘧雌龍

贈文信公仙巖祠集梵書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誰葛既難扶後主盧陵何用產先生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欵急情腦子不鹽龍惟事竟將腔血遞燕京

又

山翁伏臘競雞豚海舶針羅失睦昏六尺托孤供趙氏一肯投主得公孫波濤解逐蓬旗走巖洞寧無氣魄存安得扶卬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憶往事

朝來乾鵲噪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兒女一生夢蚕虎，行藏四起畫添蛇。因嗟竹筍歌如筭，時泛荷花到
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卻榕軨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闌風梨雪逼人清。一枝帶葉偏吾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蚤針穿帽此
何驚。因思花草猶雖擬，卻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鹿，兩株松樹罷啼鵑。悲來竿已初生日，哭向清明細
雨天。忽憶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松爲婆故。）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壺長。柳色未黃塞食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秋蠶影
不忘。描寫娥姜三百句，白魚饋飽小巾箱。（舊閒秋鞆在編，凡賦詩數十首，選三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酋妖傳自黔州。十萬樓船指甌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
拜侯。雞島彈丸兒頂物，敢攖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窀，海口新阡此再開。嫂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壠何方發，簡簡會揚奠
處猜。急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仗拂雲材。

送季子徵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敝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約，解貂應念故人寒。大豪馬色填堪弔，天險羊腸路
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鋏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也，道士苦打提，盡伐之，憶以詩。

南鎮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秖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閉洞遮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
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盼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登至。

天寒地凍正祈晴，被冷風號入帳驚。貧屋再經飄瓦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舐犢情猶在，（醉後跌損脊背，嗣而痛，少愈。）
滯遂奸貧緊閉袋。一搭急鞭驅馬補，（時馬病，日暮不取爲咏。）盧勞。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得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生臨描也
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時取妖嬈勸世人。

又

二月四日吾已降，攜提尚復指花龐。當時小裸慈閨抱，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血尸忙萬蟻，百顛花粉亂
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卻榕軨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闌風梨雪逼人清。一枝帶葉偏吾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蚤針穿帽此
何驚。因思花草猶雖擬，卻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鹿，兩株松樹罷啼鵑。悲來竿已初生日，哭向清明細
雨天。忽憶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松爲婆故。）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壺長。柳色未黃塞食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秋蠶影
不忘。描寫娥姜三百句，白魚饋飽小巾箱。（舊閒秋鞆在編，凡賦詩數十首，選三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酋妖傳自黔州。十萬樓船指甌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
拜侯。雞島彈丸兒頂物，敢攖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窀，海口新阡此再開。嫂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壠何方發，簡簡會揚奠
處猜。急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仗拂雲材。

送季子徵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敝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約，解貂應念故人寒。大豪馬色填堪弔，天險羊腸路
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鋏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也，道士苦打提，盡伐之，憶以詩。

南鎮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秖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閉洞遮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
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盼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登至。

天寒地凍正祈晴，被冷風號入帳驚。貧屋再經飄瓦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舐犢情猶在，（醉後跌損脊背，嗣而痛，少愈。）
滯遂奸貧緊閉袋。一搭急鞭驅馬補，（時馬病，日暮不取爲咏。）盧勞。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得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生臨描也
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時取妖嬈勸世人。

吳宜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蘇棟梁今喜稱膠市場客後皆青菉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眞足使眼前侄婦即雞豚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子瞻再赴成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正叔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計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鼓鼙兩地分明誰苦樂遊魂莫道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蓉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搖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聚然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閻亭次韻相傳蕭翼賺蘭亭記・按昭・百花一時節謂・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非來不酒家野外光風偏拂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腔曲引諸溪水舊寺巖垂幾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裏聞鶯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淚嫌叫盧呼未解閨雨雪荷滄春殢酒清明還說夜鍚非鄉風處處從來異會宿閶門記憶微

重修乾清宮成迴慈聖再御補區用出頭頭輸底・時予客京師・漫賦・

閶闔重新紫極扉姬姜再御寶耕移慈顏既近趨承易聖體猶冲保護宜鳥換歌筵前日的花銷笳路舊時枝一人奉養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五色鸜鵒黃鸜鵒並是聖母所飼各賦

白燕往時星翰苑錦鸜今日貢宸居萬年枝上栖偏穩百鳥園中娘未如豢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聖顏舒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娟皇煉石餘

又

含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古錦紋奇巢呈五德鑒雜綏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越有時人語出夢裏分明夢邊鴻朝來梗有鯉魚通話深白髮三人雨冰斷黃河一夜風雖雄雲天萬里喜嫌窄恰作庖雞鎮日循

玉師挽章師蛻菴以所著詩屬題庵中・

雙鞋忽留去三年南盡園園韻簡邊劫火只思燃竹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龍鳥子已湮然作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再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大・按是書屬稿・家釜炊熟雖黃・邵小溪屢如斗・殷殷出題兒・已而復入殺・時尚躁・

黃粱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冤終有雨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賠命堅修史叔夜搖刑且養生見說漁翁得一葉波掀浪捻付前程

賞戚氏牡丹和韻

將軍幕館衛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貴數杯深夜轉堪憐卽使半衰當亭下似出庭前婦客前邊憶荷京獻賀處馬蹄塵土踏成煙

王翁八十令尊貞松白石韭中公再舉鄉飲・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癯先生獨閒然八旬尚有嬰兒色三老重登國學筵社插花人醉後秋蟲作字夜燈前庭中桂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端明晚映堂

粉翻縣翅晚映堂主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店買醉眞教棟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宦業止栽桑儻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涼寺云是梁武帝城

簡梁臺殿一灰飛齋麥清明雉兔肥壞栃幾更金刹字餓魂應爛鐵城圍東來鋭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子磯千古興亡眞一夢隔江閒數莫鴉歸

壽馬先生七十先生國居會社之第三席・又兩牧州府・鄉飲盛舉魚船・古人往往如此用・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酒雖輕酸庭畔頒縣講日紗一竹青青支國杖數榴灩灩動江花社鐘推長今三席州郡分春已萬家自笑傳經老徐福猶將詩說注蟲蝦

元夕寄金武康

會醉春街典破裘那堪老去却蹉跎風凄流思忽到苕西路似見莊歌擁子遊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竽倣猶豫又換春棄印可盟天上客射洪元屬海東人天慈夜暮鈴偏急棚暗縲藤鼠正巡湖水萬重關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冰厚尺許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友

夢裏分明夢邊鴻朝來梗有鯉魚通話深白髮三人雨冰斷黃河一夜風雖雄雲天萬里喜嫌窄恰作庖雞鎮日循

玉師挽章師蛻菴以所著詩屬題庵中・

雙鞋忽留去三年南盡園園韻簡邊劫火只思燃竹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龍鳥子已湮然作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再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大・按是書屬稿・家釜炊熟雖黃・邵小溪屢如斗・殷殷出題兒・已而復入殺・時尚躁・

黃粱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冤終有雨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賠命堅修史叔夜搖刑且養生見說漁翁得一葉波掀浪捻付前程

某氏新園

買地鋪山引泉灌。中縣洞壑堪玲瓏。仙將蓋簪謹邊水。割取蓬瀛若固峯。江左桔槔宜別墅。襄陽落日醉山翁。花枝儘插銅落曾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送趙大理（先遷保寧州。調補大理。）

幾聞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昨經湘水洲蘭茞。今渡黃河岸草春。萬里波濤隨意挽。相逢處處有桔鱗。

綠牡丹（自牡丹性淑。名珍貴。綠者未曾開。蓋猶司花此卉新。漢水鴨頭教作鮫。隨山鸚鵡未呼人。韓郎頃刻愁難學。酒盞逐巡醉可頻。不羨張家四道士。自拋紅粉鍊庚辛。

次韻長公雪詩

翻如山舞玉人纖。疑似嵇宗戒律嚴。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正愁黃獨迷鏟柄。故壓梅花入帽簷。堪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何仙姑食雲母粉而仙。姑蓋綰其子不忘其母。云少時乳母也。）

又

白鴨堆寒沒暗鴉。姨家風急攪銀車。翻將湖水壞邊色。忽點孤山墓上花。何物黃冠膝六友。相思白舫載一家。今朝穆滿艙黃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又

固知婿嬾不勝纖。亦有稜稜莊且嚴。劍底白猿攙越女。樓頭黑槨粉無鹽。冰初勢已寒千切。蠶後人多曝一簷。笑憶小姬誇當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又

海上青山插羽鴉。海鮫輪繭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葉。那得傾都不奈花。粉嵅特停漁者檝。赤檳併付酒人家。蚊郎迫使劉倫去。忍別青旗燕尾叉。

青州贈翟磯研副以詩答答

悲承錦字題文石。尚憶青州海氣濕。盤影幾痕疑墨繡。雀聲萬瓦雖漳銅。醉來好醮張顛髮。老去羞從鄭氏蟲。應有紅絲蝸壁底。宮簽事外寫薰風。

莫老至野麥（此詩人。自住杭湖上。健者。）

幾度相逢莫定人。幾年斷却耳根塵。新湖正險君何冒。舊隱應荒少年帽。上將紅裹忘遍茶花。

八月十八日阿根三江觀潮夜歸示

今來白馬海香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是殆大蘇所詠。

東來小港入湖沽。總在湖辰只大都。父老猶談發氏弩。波濤終奉浙江符。一城菜熟須鹽急。百笠盧長縛蟹趨。即問黃塵飛未得。秖言歲熟頭顱。

聞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千花誕墜魚龍後。萬里長來日月東。河伯正驕秋水舌。非神亦弄廣陵風。蓮姬自愛湖多信。君弄潮兒欲嫁儂。

又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非關冰許淳沱合。信是歐高海浪沈。處處新耕邀步襪。年年荷雪濕城陰。阿宣也館青堂去。獨鬼詩藁詠玉簪。

戲擬不往

白頭爭接齋中坐。赤腳蓮花頂上行。九節開將卭竹杖。一篝檢與老門生。遛來婿嫁羞酬債。此去風波任打萍。流欲寄頭誰掖我。肉身菩薩未身輕。

讀某監婦弔集（弔集云。悲姑之死非一端。監生者。以姑產綰其子不忘其母。云少時乳母也。）

孀錢難教兩處明。空桑莫見一兒生。雙乾口血桑初大。綠落梁塵雉自經。寸骨嶙嶙爭壑雪。百吟風雨響窗晴。急須一本彈漁鼓。恐有申郎別唱行。

擬弔蘇小墓

一杯蘇小是耶非。綰口花腮媚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能雙飛。蓬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恨不頗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閭。

閒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憶別湯江五十春。蟹花長憶媚扶桑。陸郎節爾知何等。趙尉栽僧定幾行。蜀魄啼藍乾夜夜。猩瑤搏血濕香香。狂香結態堪誰比。箇是愁兒醉後粧。

又

炎花冷蘂逐時開。當取當壚看處陪。海女擷頭雞舌帖。江楓落葉亦殷腮。千金知向何番買。一朵分將破帽來。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又

簇面盜蠟取次將。長紅大蘂儘蠻娘。閒干笑語腮頰淨。浣火衫裙焰未涼。白浪有緣陪賈客。江潮無作醉榕鄉。香鄉惡熱連年更。帶得清蘂上海航。

又

鶴林寺裏別製裝。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還喜舊。海人澆醉欲枇杷。假聞此地春猶雪。誨上孤帆曉越霜。腸肚少年猶帽上。胥紅裹忘遍茶花。

今來白馬海香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沼沼江路紫含芙。焰焰燒空紅佛桑耳花家前雙頭見。寄始蠻首四作之謎。乘酒漫成六首。以貽遣錯。插硯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良匪耶。復取餘盪浣之。當簷頭耳。演猶村歌云。披簑衣。打杖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

鄉詮云。雪落長江裏。依窗化作水。何不落剛雨。却要是酒旋。（旋字疑誤讀作以。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更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背者竹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叫罷日纔上。海蜃樓高波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朱砂。成行。都爭酒如城千盜。誰問逃花似六郎。

又

天香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屬妾。家家蝴蝶過隣墻。已開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最洛陽。剩藥可醫羸病不。大家春酒隊銀缸。（扶桑莖長七尺。子如瓜卵。

又

扶桑一擲百椷捕。買地槍鈹結鐵窗。萬鉢銀鈿寧汝顧。幾春彈燼爲誰都。盡從海島陪田客。故賦淮泥可木奴。欲借邊愁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又

翠幄書櫚半面扶。烘脂炙粉照香梢。稍疑塩蝀類中酒。莫認蟆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嫩紅滴滴兩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翟閣小紗縫杏子。石家大剪裁榴花。無緣可倩河朔飲。有儘堪老鄧東塗。蟆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翠幄書櫚半面扶。烘脂炙粉照香梢。稍疑塩蝀類中酒。莫認蟆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嫩紅滴滴兩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翟閣小紗縫杏子。石家大剪裁榴花。無緣可倩河朔飲。有儘堪老鄧

空囊。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爐眛。

見夢云。更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貨來一石不能留。解贈王郎愧取酬。亟扁經鄉發自晉。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負過門前。一葉師裹入海遊。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卷末

天香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屬妾。家家蝴蝶過隣墻。已開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最洛陽。剩藥可醫羸病不。大家春酒隊銀缸。（扶桑莖長七尺。

又

扶桑一擲百椷捕。買地槍鈹結鐵窗。萬鉢銀鈿寧汝顧。幾春彈燼爲誰都。盡從海島陪田客。故賦淮泥可木奴。欲借邊愁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又

翠幄書櫚半面扶。烘脂炙粉照香梢。稍疑塩蝀類中酒。莫認蟆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嫩紅滴滴兩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翟閣小紗縫杏子。石家大剪裁榴花。無緣可倩河朔飲。有儘堪老鄧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暗。隔天烟淚一裙紅。細腰迴雪憎魔女。澀頰圍燈笑醉翁。寄語寒溫須着意。別來淚血尚溶溶。

寄吳通府以黑見寄（名成器。作字人。時予初出粟。吳時佐功多。在蜀有碑。

葉顏舊映鄜齋長。聞道頒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醉尉。生猶碑字滿襄陽。殘騙乍別阿鼻鬼。寶匣遙飛片腦香。近日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清涼。

魏文靖公庖。貽以梓匣。輒賦。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彝並偉瑰。既有貞觀丞相笏。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螭百斐訪誰氏。火色千陶翠此枚。貫取隣酷賞新賦。先澆一滴向西飛。

某君見還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與泠然。一除梵版裁渠俗。再扣衰鶥遠竹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如懸。閒窗重理當時架。數件香爐客話邊。

（貧招予再北。以磬文得留新領。船

貧招其三。貧其六。為不滿千五金。

市上挾葛遮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孟嘗一腋收狐白。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此方饒冒熱。亦宜生事正

滿庭山色半關花。鵝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酒畔。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教酷酊歸何事。望到茶黃色

倘賒。竭暗灣渾都莫盡。近來官道鑿堆沙。

某伯子惠虎邱茗。謝之。

虎邱茶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紫沙新罐買宜興。却從梅月檢三葉。細惬松風煑一燈。今向吳儂彤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桐鄉馮母（其子成邊士。）

三邊近訊苦霜時。一尺殊恩滿露垂。自古男兒要曰少。誰家婦女帝王知。高齋客倦寒聲起。落葉寒機疑斷絲。見說仙郎樓海曲。更無魚鴈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縞素居明月。自解將心結暗霜。片匣還飛鸞字重。單雌親刷鳳毛長。羅敷雖老攜筐在。付與吳姬出采桑。

盤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茲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出魚兒。尺稍近許牛涔活。遠水何勞案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盡心無德這搖鬐。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爲鮹正作斯。

擬送還演者（先君後先兩攝蜈。我勞悼海。聞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嗣耶。志可嗟耶。）

握節新爲萬里行。何人不羨荷青生。一篇白雪偕雖冶。度嶺紅塵祖道平。請君共推周任下。到官安指小齡寧。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先皇許世臣。

又

孟密土官爭寶井。臨安那大反狂儈。兩番並屬先人撫。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向高頭。況無怀酒爲儂別。安得切切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蒼浦尤盛。魚有紅色。有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晶四尾者。

蒼浦鉢鉢虎鬚抽。玳甲盆盆錦鯽浮。我老一塵幾不染。小兒百件欲孳遒。言歸昔間連和阜。再到寧知得與不。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

十鹿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多天。破氈一束苦濕雪。折足雙鐺愁斷烟。羅棲入夜遮烟獨。半影插花寫雪偏。衣袒右肩仰梵客。柳生左肘任皇天。可憐獨剩清寒氣。乞與昌歜步檻邊。

又

欲鳴不鳴拍不然。況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能兩垂手。曝衣惟障一邊陰。不辭搖曳將池遶。但解跰躚照井深。倘國昔心翻所貴。一庭歌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鵴鴒。假嬉於野狸。信至。悲哀貝三曲。（予西齋鵴前輒放。其一名鵴梁。鵴近所遺。一從朱係公君國分諸屋鵴。一名我予鵴。時此則土所鈞。東閩在也。）

魚鳥尊盟未許同。寒棲誰復作誰鏞。寇攜取食君爭掌。鷹足調猿泥捕鼯。老去逢慈消不易。秋來見月放成空。定知此夜魂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佛鏤。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面剝之特旨。

鱖生川字換猪發。待詔將書易雪糕。餅是塔鑿符口腹。省教半李作蜈蝣。百年生死點指杓。一盞黃玳瑁香不香。不相知能餉此。止持盞脚下村醪。（文待詔即唐王賞金數箱。山人持一瓶鱖來字。內之。）

答嘉則

十年識一間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價。近來公論孰登壇。百年忽已崔嵬客。一劑時崩苦若攢。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撫遠。

勝賞猶縈百里提。踏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塞窗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東帶豈難官自懶。尺簪不重老能提。何由共醉菩提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鼓鬚星星一比邱。紅袖曾酣樓上舞。黑風仍蹙海洋舟。偷酤暮卓生爲酒。肆鼓張良死在留。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轡井中投。

雞蜂

雲中片羽作神仙。亦有棲遲高樹顛。向夕既來迴客夢。凌晨特去曉雷天。蟲蠅外雜俱集。頭臉花前遶愈閒。不假異門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

蛙蟲

陂塘科斗等貂易。海國條偏譯較難。草際不如何物語。燈前直聽幾曾閑。榴風爲遞慈蛇覺。梅雨交喧亂鴨潤。五寸即且留不得。令人爲爾愛長歎。

田有鼠翅翅鳴者。予曾傷車廢餐。鼠眩致跌。右臂骨脫突肘。自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蓋也感仙翮之易賊。棄令威而不皆。橫榻衰吟。飄得二首。

澤國秋蘆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頹然。雙棲入夜遮烟獨。半影插花寫雪偏。衣袒右肩仰梵客。柳生左肘任皇天。可憐獨剩清寒氣。乞與昌歜步檻邊。

又

欲鳴不鳴拍不然。況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能兩垂手。曝衣惟障一邊陰。不辭搖曳將池遶。但解跰躚照井深。倘國昔心翻所貴。一庭歌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鵴鴒。假嬉於野狸。信至。悲哀貝三曲。（予西齋鵴前輒放。其一名鵴梁。鵴近所遺。一從朱係公君國分諸屋鵴。一名我予鵴。時此則土所鈞。東閩在也。）

魚鳥尊盟未許同。寒棲誰復作誰鏞。寇攜取食君爭掌。鷹足調猿泥捕鼯。老去逢慈消不易。秋來見月放成空。定知此夜魂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又

素姿驕態碧山空，剛爪資誕一他充。殘菜邊乾遺甕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攜神髓斷，四迴窓畫一
譚逢。將詩換得胡家著，向後不知何所終。

又

憶昨含悽下玉筵，殊方遠嫁儛姬嬋。正憐妙羽搖孤影，忍為饑鬱爛一腥。草色應枯武夷道，春回亦濕建
陽櫻。情鍾此霍非關癖，猿鶴年來一壑惜。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名園樹樹老啼鴉，葉底偏花巧弄春。已掃澱陰催覆鳥，獨留殘豔倘撩人。青樓百座迴桃葉，翠袖傾宮捧
太真。記得隴西長者語，斗智如海為朱唇。

王鄉人尊二十年之父槻，歸自衡陽，舍其母壻。

寄埋叢塚北邙同，有客來尸萬莽中。白骨青鄉兒得父，黃泉一笑媿翁。淚餘指點居亭老，血盡銀河夜
墾紅。千古燈檠歸槻事，莫論真假總檢儂。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紅樓碧鮮數鬟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隔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綸未必愁連弩，公子仍煩餌
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劒，會向靈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陌上雙雙結綬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水，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
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劒，會向靈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乘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意，搖落偏嘗寄客衣。大漠霜凄隨角散，孤城月白伴
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徹

赤德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巖竹淚猶啼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藥砧還破鏡，祇持完璧辟
強秦。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聽詩成泣鬼神。

焦山（臨江絕壁於半腰，寶塔峙其巔，遠入百丈。）

徵君嗣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金焦客帆遮浦下，廣陵潮色漫窗來。曝孤何事當牛觸，養鶴翻勞刻
石埋。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摩厓。

林先生遺教流水

時將一鐸徧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為郡人教弟子，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鵝鴿當泥進，帳裏桃梨入
夏清。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為園讀易幾盧都，歸處遠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我，絕韋猶在儘伊吾。百蔓蓍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
自呼。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泰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冰求尺鯉，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窗下鄰蟲助
曳裾。縱謝楚江關卜宅，寫梅花贈薛寒。馬上不殊新折寄，雪中又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墻俱白，指到竹關月
倍圓。分付東風好將證，他年山館障關干。

又

江南風物在新春，雨底生花幻水村。似月付將千片影，因風欲動一窗痕。迷人
夢魂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掩向市邊門。

送某之太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詩帷得主賢。潮認舊人頻到岸，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晴晴海
國眠。應憶越山鴛鴦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將牧羊庚戌元旦簽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兩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場。門前靜戍羅雀，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
中郎。已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奕點太陽。（孫叔敖事，見史記。余先子嘗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綬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水，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
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劒，會向靈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乘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意，搖落偏嘗寄客衣。大漠霜凄隨角散，孤城月白伴
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徹

赤德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巖竹淚猶啼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藥砧還破鏡，祇持完璧辟
強秦。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聽詩成泣鬼神。

焦山（臨江絕壁於半腰，寶塔峙其巔，遠入百丈。）

徵君嗣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金焦客帆遮浦下，廣陵潮色漫窗來。曝孤何事當牛觸，養鶴翻勞刻
石埋。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摩厓。

林先生遺教流水

時將一鐸徧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為郡人教弟子，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鵝鴿當泥進，帳裏桃梨入
夏清。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為園讀易幾盧都，歸處遠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我，絕韋猶在儘伊吾。百蔓蓍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
自呼。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泰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冰求尺鯉，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窗下鄰蟲助
竹秋。何日細論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狐裘（裘被縞，守夜者著。收狐裘，信國文公集詩之一題也。）

狐裘賒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沈。鷹馬趁風嫌未急。箬塔負日苦長陰。欲開未必如金石。肘見真應捉
仙機。細雪雪宵沿信國。凝衿冠頂拜淋淋。
歲暮夜宿招二王詩人盛集小飲
二王二王來何難。檻檻洞酤頗欲乾。何處王門賒短褐。最難客路是長安。盥國啓慘充瓶立。蔗藕銜消飽
膿酸。四海論交頓盡白。至今脂落酤交寒。

青藤書屋文集卷八

五言排律

宜府槐龍篇有敘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亦未匝兩把。面廣圍如蓋。斜枝如龍蛇。重不可勝。支
柱以數十可擬五檻屋之覆。盛夏葉生。菩赫爲揆。又著蟲穹面鵬下。語甚奇崛。非特一世所撫。卽
鄧林見之。亦當卻避而倦也。然所云丈餘者。檻檻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傳殺皇帝幸此。中人所
接以植者。或云文皇手視之。非百年中物。云文皇。蓋文皇數幸此以討不廷。行殿當槐屋。意槐植
其時。始然耶。抑爲某參戎宅圖。以其所從來如是也。久之。不自安。適今吳鎮公至。則曰。是地爲聖
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亟其面賦之。途稍新其構。用以備講武舉士。予過鎮。公與萍逢者數
人。憩其下。少焉槐生爲數酌。趨步稍北。得山麓。似以淫步。沒以漱。冷不可衝。以其甘也。勉啜焉。始悟水木母也。母殊面子以凡理限。可乎。以此推之。未百
年而成是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歌。喬松大夫封。何如盛蔭陸。宛爾作深籠。日日宜高會。年年好放衷。乘涼翠傘張。擇賓碁酒烘。
開府何年貴。天王若物鍾。宿鳥飛遮外。憲略坐籌中。鵬翼垂天下。龜裙殺海雄。蓬北乳方湩。

的的朱門照。霏霏綠霧濃。平雲儉所接。影月桂能通。婧爽水新蛻。青絲斷繫蟲。五檻開廣庭。百柱羅雄風。
大漠馳驕子。長城屬令公。一枝陰屏馬。半葉擣邊烽。矢石無忘備。尊罍和可從。先朝勤灌溉。後代倚幢幢。
虬擬皇情悅。黃猶御氣雰。長陵如可作。願柱大明宮。

水仙

棄粉當妝匣。拋脂落淺坡。黃姑插金雁。織女洗銀河。故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烟行作雨。不遣掃成蛾。
渡海騎騏橫。江或跨鵝。盜盜棄糧棧。泛泛綠鱗波。剩馥迷湘芷。餘嬌付越荷。冤房秋杵藥。絞室夜珠梭。
道子描難似。非烟檻不過。服頗狂草維。盜能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進兩宮並賞殊瑞因而賦之以在玉堂。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嬉乳玉堂。若非翻向壁。只道墮從梁。易許書鴛鴦。難教濕鳳凰。巢開隔苑墻。穿花雪片盤。落絮剪刀長。
並暨栽薇處。交栖觀草旁。春情堪與澤。秋翮好填漿。御水沿滹岸。名園隔苑墻。穿花雪片盤。落絮剪刀長。
遞拂宵麻素。爭搖曉禁簧。隨珂迷貴室。鴻字杳孫康。未及郊禖候。先歌命鳥章。兩宮若帶笑。萬乘盼生光。

或向茅屋度。閑鴉女寺量。江南來舞苧。海國貢綃襠。哺蝶猶殘粉。捎蜂糝嫩黃。古洞星芒碧。新曲斷沿滄。
出入皆清禁。差池半紫房。姬姜紅線暖。姊妹綠雲粧。捲巷咻偏諧。諛廷裁必雅。韭冰鉏俱入。甸唱總生涼。
飲啄如知介。飛鳴迥不常。瑣堪報聖主。文彩伴仙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瞩兆祥。試看今稷契。還舉佐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連歲唐酬久。茲晨幹倡稀。百觥澆鶴卵。一硯壓蠻磯。漸到鴨灘岸。微穿聚葉暉。寫經朱簡斷。揚字墨光肥。
霜白與雞早。茅紅喙兔飛。逐時文股麗。入悟習心非。水遠絨魚斷。山深虺跡微。睡餘書帶草。
竹筏何曾爛。玩元自不歸。

觀洛象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剛門之關。又醉講錄。詩有酒啖酒。名象曰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濠。乍映長檐黑。時泅巨浪漫。有頭皆積塢。無尾不藏搜。出沒漩渦口。浦鬼鬱岸端。
巴蛇吞未下。邊石浚邊乾。決濊籠泥落。吹暄細雪殘。鼻卷荷屈水。牙劃藕穿淵。逐隊趨蹄易。呼羣拭背難。
秣芻瞰發習。滿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闌。不爭儲力大。共荷主恩寬。帶濕搖鉤鐵。擔涼臥槊摶。
蠭蠭心不畏。鼠豕額何攢。昨日誰狂走。今朝獨順安。從茲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景文

十丈高垣地。團圞遠棘柴。青天驟鮒涸。黑洞鎖龍乖。不以無窮變。來緣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鋪許渠埋。
每剖遺魚素。翻思去鳥偕。眞成秋落羽。欲插上冲筏。

抱琴美人圖

身去時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潛夜裏。去聽長卿回。細細腰宜舞。輕輕步慵循。睡濃粧略淡。性慧相多猜。
眉下波含柳。顏心風落梅。對人還欲語。袖手稱減茨。泥水傾吳國。爲宴到楚臺。帶飛修鳥綺。撮鬢細衝瑰。
綠帳慈單掩。朱脣似薄誅。冰枝寫離怨。洞閣遠館歷。曉戶玲瑯啓。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映過薔薔。

蜀國倡嬌薛河中色妙雅試將同佇立正愜兩徘徊客鬢髮一
誠應珊瑚枕如傾玳瑁杯思芳將近近粉膩愈皚皚按曲迴成雪
簪後傳風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莫若迴溶洞別鶴引如
採藥人聞阮遊仙者姓裴不言偶襄漢定說見天台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
酸似珠遊浦滑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鬬草砌隅苔約伴攜雙手懷人在兩腮鶯
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裏妹宋玉里中魁宛轉疑如望嫦娥然乍可假臨波
悵惱思金谷闌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令稿復令灰絕代誠難得瑰姿理莫推如斯洛
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隤將來換駿馬期程得高騄鬬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
淺兩雖爲粲爲屏併作傀麝香新熱併暖鼎衙安能蚤書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畝驚
持過西陵下因嗁蘇小堆青松惟下馬紅燭已成灰朝長日初從春深草漸萌山家時喊犬捕雉又張羅
上下鳧鷗沒鏊拳翡翠毯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廆埃處女元吾守明時肯自媒有時求柱柄不信舍徂徠
忌嫉生宮闈夠槩飽餧駘紙聞餓婉慈不見庶羞盛論摘多韜誠虛遍九垓性姿色不育養致體遒頹
既已成圖畫其何忍剝摧屏圖裝已匝花月任爲災書舍漏漏影奇花一一栽對卿長比並頭彼獨流塔

香色無非斂蜂衙有自開古粧謹婦出立馬使君寒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遲寄呈蘇蕙老挾扇婕妤妍
我昔南過嶺蟹多種在田實甜藤組上絲冷葛機邊和蕩燒天紫同梆蓋海炎別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顛
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圍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太華尖崩半平原頭脫刓鹿遮樵者夢魚枕美人卅
苦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子侯芳園王瓜駙秀傳閨遠遍快覩咏歌附驥非才縟貂聊漫
老後閒聊便栽蔬夾芋田壞蟠牽遠井破屋傍隣椽脫帽當茶竈持剷掘笋鞭忽來新莫逆幸悉傷忘年
卻說菜家園如承帝眷憐瓜雖非五色蒂卻頗雙聞杵向秋砧挂旋添曉纈縣孵胎咽井紐蜂尾鼻俱穿
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瓠孤蓋杜拙面對儼庭堅未羨三眠柳那論並九遷嬌黃濃蟻細淺黑嫩針綿
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孰先客歡浮白實婦喜用紅纏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緣稍時爭蠆捲月令特詳傳
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慎周旋聊拂從來蝕重蹈自昔愆馮他閒估較何處定媸妍

宴游西郊詩有序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蝶就以攜算亭南區而罣矯
道若珍果纍纍冒珠蔚爽齊羅氍毹結幄鳴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冰全投綠蟻待槧公而未
至適微雙之孤蚤大白屢浮爰揮紫兔雖黃無事聊就黑甜乃若葛醬木瓜之云無非實事朱卿
候家之引並非虛言槩其尤者他可知矣園樹有白樓焉。

艾候當龍舫萍蹤集鳳城凌晨催鄙飯乘暇出郊行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辭蟾排擁蔽並馬得歸螢
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盤候賓賓未集頗僕僕頻傾葛醬何方至胡桃撲地橫騎驢排木發剪虎綴冠纓
綵扇臨杯寫蒲團就几馮甲疏香百種根橙秀千英蕭瑟含冰臘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鴿半梅聲
熟果從枝摘櫻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鵝陌轆轤聲賞侍金千縷溫瓜火一星鈎變遲桂魄流曲擬園亭
菱藕堆盤牢蠅蚊避席冰江南雨縮地塞北總怡情折簡招羣彥聯牀勝百明來希主情懶別易客心驚
折柳條條綠垂衣淚鎮零舞腰寧自賞歌曲運偏聰日炙螭紅袖風狂散綾洋盆供春色滿筵展晚涼迴
茉莉紗帽玫瑰蟲醋觥習池流席幕金谷較輸贏可惜朱顏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不進玉壘月誰盈
孤閨當蘆發頹鴉倚樹撐長空生嘯嘯懷緒付娉婷得意才俱罷相如賦擬成吹噓莫俗語放浪自浮生
毬遶飛明月山來面翠屏歸鴉分遠掠饑馬望羣鳴入郭斜輪影迴欄指柳荅候家銀燭朗客座綠罇明
貝葉皆難譯蓮筒吸對酲疏洗慙座醒櫻迴景陽鼓朝馬搖鳴珮升烏影畫檻百川如變海重此醉長鯨

張氏子黃鸝鴉

見說黃鸝鴉西來自氏兆色令分間正天與故文章覓稼春蠶羽全爲漢鴈翔能言猩敢並借染蜜初房
稍挂楊絲亂聊穩菊籬張金鉸翹衙女紅豆惹簷娘惱撫依人紫愁應掠兔蒼香客閒錢爪妙影閃銅梁
江夏理詞客秦山問上皇赭袍雙映淺芳草一洲長夢兆星妃子抵巴喚海倡性情胎戊己音韻合宮商
百鳥窺應噪孤鳳見必傷未能來一友差可哭三良老病渾如昨新聞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青藤書屋文集卷九

七言排律

上忻府公生日詩 并序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忻府明公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宿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遠，乃相與各抒其所有，以爲公長久祝。而公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天闕，璽書褒勞，天日俱朗，旌旗應爽氣而彌揚，鐃吹協商飆而並遠。蓋者雲集，萬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隆盛。某小子叨沐寵榮，叨忝一氓，筆操鉛以奏侍幕下，雖愚賤少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請光祝，久遠，其心固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排陋，無所發扞，然竊戀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言耳。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忻府明公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宿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遠，乃相與各抒其所有，以爲公長久祝。而公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天闕，璽書褒勞，天日俱朗，旌旗應爽氣而彌揚，鐃吹協商飆而並遠。蓋者雲集，萬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隆盛。某小子叨沐寵榮，叨忝一氓，筆操鉛以奏侍幕下，雖愚賤少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請光祝，久遠，其心固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排陋，無所發扞，然竊戀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言耳。

遠曙輕颿海色青，涼颸新雁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誕，福祿當年遠翼翔。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爲王國產祥瑞。壯歲未老如方叔，神略曾傳似子房。初奉兵符分虎竹，再銜使命駐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欽鎮門庭一面當。刁斗不傳人自樂，矛旌欲動勢偏揚。雄豪定遠臨滄海，英武汾陽近在唐。皆仰聲威來異物，士馬精強天久安。上客應嘗獵野偏，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閭沙白骨新埋，稀如尸雚穿雲去，細似繩蠅點壁旋。急鼓魚鱗明戛擊，繁遮蝗陣暗霄懸。袁安臥苦偃猶得，解綰尸堆醉可憐。萬事豈但俱埋得盡，有時終露觸懷冤。

後聞鸜鵒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雙睛穿腦過，對面兩菱花。琥珀銀松發，琉璃釘扇紗。隔簾孤碧嫻，橫筆一梁加。欲啄千家物，雌雄萬樹家。回頭忽不見，交睫夢成賒。摩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照舉明嚴膽，夾喙影妾牙。戀月睡寒雀，啼烟淚濕沙。端州鸚鵡研，蟾蜍石榴砂。睥睨雄生怒，迷離娟作邪。傾城秋水顧，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箝光混琉璃。

題宋刻絲蜀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蘋蓼妍。娟娟葉鳥，淡淡入村煙。生色渾疑畫，微絲卻是牽。精時慈呂紀，妙處失黃筌。久挂方知定，初觀只欲翩。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頗懇乞，且遜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盡一白犬，一白犬，一白犬，

次夕降雹徑滿鵝鴨卵余曝而復起燒竹照之八十頭把炬循除立斷鬻鵝鴨彈雪宿卯征終宵有許垂翅伏片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闊掌團團捲擲砰霜梨紅場盡海毬爭打白鷺橫江蘆未柄崩屋場落支正急窺窓入寶倚相暖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稜道且齊隔歲窖藏猶被迎羣兒想象入發覓鰐魚出六擡桃李瑞幷過三熊稗稊博浪金椎狙擊遍彌雪上金釵花厉醉客趙宋賢水店壚姬饌紫鮭小市溫淘槐蠹葉貧縫併御韭初薤蔥蘸芭里雖如昨想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趺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一隅掩鼻眞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青帘稱令何處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引乖老病似蠻岭兒寶少年如夢憶逋滓飛香塞巷塘經宿立帳平簷別墅街奪綵連毬追寶馬爭梅帶雪上金釵花厉醉客趙宋賢水店壚姬饌紫鮭小市溫淘槐蠹葉貧縫併御韭初薤蔥蘸芭里雖如昨想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趺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一隅掩鼻眞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青帘稱令何處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

五言絕句

題畫墨竹杏花

嫩篠捎空碧高枝梗太清趨看奔逸勢猶帶早雷聲

又

當其尋丈節數寸蛇與蟬化工無筆墨个字寫青天

又

朵朵西施骴年年塔外窺莫嫌粧不淡帶酒未醒時

又

枝枝出墻語朵朵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辦扇撲撲得一雙飜

蜂

雙股粉黃鬚飛遲趁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連雪後迎春值荷十二韻

土牛一夕添神采雨液連朝妬客鞋邀除本期相誚歸踏遊不暇只揩排冰牢北斗琤瑽滙凍浩東郊使

白牡丹桃花

桃艷比天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蛾眉。

剪春羅垂絲海棠

美人睡不足。淒愁奈若何。垂絲線密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盡得荷花采。傍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借火照梳頭。

兩蜻蜓

深情打菊英。飛蜻慳不挽。無由苗上見。盡取兩雄雌。

叉羅菊

圃內一鋤淺。籬端兩詫深。廣州初斷爲。上蒸未蒸參。

回回馬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甌茶。

毛魚作隊遊菱塘

作隊誠春洋。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歲長鯨。

書

朱夏蠟蒸時。晶瓜碧玉滋。蘇罷三尺雪。小筵一杯基。

詠畫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猶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渴。

秋

何處佳高人。低芽水上貼。江關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樹。紅寺五十里。天晚不到門。雪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翁雇翠初起

登船避羅刹。江長起朱高。眼摔一鉤後。看到人家樹。

假赤壁遊

一葉泛三人。疑遊赤壁。無馬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石榴

閨染趙花色。衫裙倘正紅。近婚瓜子黃。賤殺石榴叢。

竹染綠色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稍。不能將石綠。細寫鸚哥毛。

對岸觀飛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獨釣寒江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遊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雪景

此際山陰道。嗤惟有莫猜。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盤

夜窓資主話。秋浦蟹魚肥。配飲無錢買。思將畫換歸。

杏燕子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脣嬌。好着鞦韆架。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幾醒稻粱餐。沈思欲答難。只裁姬拜帖。寫竹當春盤。

寫蘭與仙華子

仙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實頭麻盤

身輕宜斂草。頭說欲銀蟬。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閩道光葡萄。家家用醞酒。老夫書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別業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閩堂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流杯閣

陽中餐霞人。絕無烟火色。誰寧武陵雞。來作漁郎食。

竹塢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誰能將鐵筆。一寫牡丹園。

青蓮島

小島舍五枝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斗踞坐幾如來

小若耶

別沼分湖水凶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卻一樣荷花

芙蕖選

大堤逸芙蕖平鋪三百步誰云水中花不登陸行路

浣花橋

錦水及草堂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妾家浣紗石

水墨軒

萬頃淺淺碧開軒揖絳州水光自濕研不用汲池流

桃葉渡

書中見桃葉相憶如不死今過桃葉渡但見一條水

又

憶渡桃葉時綠楊嫵粉面又水五石泥好影照不見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新竹已成蛇尾秋雲乍起龍鱗不雨空喑布穀乘風且脫紗巾

漁家圖

小綠乳兒紅袜斜陽曝網黃蘆但得同心夜浦不願嫁與秋胡

列子御風圖

旬餘身在遙空一葉枝辭芳樹若救風欲青蘋試問人間何處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一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客十載關門傲長官

臨山凱歌爲吳縣吏鼎著

縣尉里官祿米微教辭黃綬着我衣賊中何事先寒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劍隨鉾靴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鼓撫光入土消冷雨凄風秋鬼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無首有身秖自猜左啼魂哽右啼骸馮將老譯傳弘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旗裹金瘡碎鄧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斷養眠蓑笠自向猶槽餵鐵驄

嘉靖辛丑之夏，姚翁潘公，卽陽江官舍，賡介子舍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卽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衍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閒，伐鼓吹簫一兩迴，帳底韭眉猶未了，寺承親召綠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若身，若使吹簫人尙在，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鬢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籬裏殘花色尙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窗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毋所服，潞州紅杉，類汗尙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鈿茜杉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閭，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頒參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旗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幷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鬢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烟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兩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烟柯山下正圍棊。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拜舊紅，夜宴不勞元帥入，先衝賊將出洄中。

又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聲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遇雨，行濕，得屐，屐，名著。

花落花開隔水津，梯梯飛屋纔堪鄰，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溶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雀寺之樓店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臥元龍，安窓偏向梅花角，去映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洄，一頃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列淸流。

又

淺水磐頭釣幾堆，滑涎齒縫破生梅，竹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徐號天峯，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尼，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踪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倔月文，諸工閉煖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襴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巵一斐堆猩鼯，胭脂兩朶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時予方入武夷。

一月眞時月月眞，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逗存樹底新，日暮插頭過市上，疎疎數朶頗宜人。

徐濟之攜新婦侍親揚州

初綰同心結尙疑，鄰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鄰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歸來佩劍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危樓入太淸，賦罷歌聲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度驚殘昨夜夢，一番相思一番愁。

又

籠中鸚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嘖粘蜘蛛網，一邊窓打撲燈蛾。

開門送別

逢別閶門自巳西白將光景比烏栖半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遶樹啼

又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繁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遍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組探禹穴就十峰山人馬丈欲於小園林卉異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雜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暮潘生山翠欲滴衆客飽爾輒爾拂衣

又

春來攜酒醉春羅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羨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勝略吾能說莫浪屏山看裏看

留別倪子

小門一徑柳垂絲旌下乘軺話別離卻聞歸來是何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重八抱・

又

錢罹漢巳燒成塵瓦鉢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拔木葉皆招夜降紫姑神

又

赭鈿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蠻蟻長作會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嬰十五人愛儂蜜蜴性儂勝近來海舶久不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杉四絕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垂楊頭沈郎走馬看紅袖迴鞭故遣穿楊柳衝落楊花撲紫騮

東山攜伎

道人道帔前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臧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油絲釣裘若使今朝逢沈四眞成伯樂哭驊騮

高樓對雪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巨罐雪裏茶花似否急催膝六剪銀河

燕京歌人云斗牛服蓋・雜歌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介只看眉濃白兩毬

又

錦人須樣錦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走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舉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者只推鬟裏見分毫

又

簷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瓦團零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迎雲撥不開忽扶黃瓦出樓臺隄長水闊三千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爽館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由看墻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貢來獅子看會真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昨朝擺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橘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貧與人家那不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荸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哉百貨百珍供得到卻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疑但苦炎天道上塵近日已卅將捕捉不須遮鼻過風頭

白馬水邊道中竹枝詞

渺渺山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遙人影沒更誰知裙下山時

乘霽自輞田還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翠有石洞西夏僧九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萬里猶

龍擬游西湖輒止

神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鬢插紅卻說看山須薙好昨宵溫馬裹梳騣

上谷歌

少年曾負謂纓雄轉眼吾衰萬事空今日獨餘箱篋在一眉與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推萬盤無他事東鄰西拋只厭駝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強選運大漠去荒荒輿轎盡日山油碧戍堡終年煙曛黃

又

簡簡健兒習戰車重重壘壘鎖閑除憶教上谷長千里只用中丞兩節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鹽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劍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舞數黃旗呵過客有時衰草姑鳴駝

又

駝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搶奪得千頭與百頭

宜府教場歌

宜府教場天下細簡簡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士天生劍戟摧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笋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詰畫作賢人暎遠關

胡市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寧老營自古學非嫌盡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 時客獨時到馬水口及宜府之作。

又

郎鄂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賜養兒懶向樓中拈粉絮解從馬上寄征衣

又

四壁龍門鎮劍閣枉教鄧艾裹氈衣莫言房馬愁難度即使關關軟不飛

又

牙兵簡簡是熊羆別選奇才發作兒試看陣雲穿急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

墻頭赤蜆桿兒班打退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柔江南白苧佐穿連

又

立馬單盤游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唼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報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除船川流水落西渠眞馮一堵邊墻土盡斷乾坤作兩家

又

黃昏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魂魄至今留黑石兜鍪連歲落魚鱗

定是元當疑代孫朱砂小篆達專門誰知老子壁拆路覓讀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俱不見滿江風雨雪雄雌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住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綠波荷葉各一盤憐君倒我每朝飡猶聞籠下骨衣嫂打併鋪椒腕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百種凋，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瘦，爲作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橋莫棹江邊樹，恐有啼烏在上頭。

默泉篇與人著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絃絞。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墮雙鳳，十年前夜聲誰家。

王元章墓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窗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正韻

淮河流水翡翠堇，明府冰清貌若鳳。卻說故人顏鬒冷，爲烹一尺鱖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陳君幡我欲哀辭，焦革賢閨釀絕倫。若舉醉鄉祀祭典，沈奔先到蔣夫人。

芙蓉死

蓉種芙蓉今不活，勘跌秋草君明月。紅頰成都賣酒人，與妝亦是千年別。

麟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歷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臣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風雹，黑迫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祥。逾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氣，都如昔采。瀰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牸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生時趾麟，血漉於舌，麟臥激動，即見通體進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雲霧混龍，風雨大作，拔樹鳴呼，鷹飛雨下如瀉，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逾不喘息，即今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棟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郁方棱，淡緋所在，並視現紫色，麩毛所據，國隆等

皇。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無由進呈，誰其圖盡一本，并所呈由，均乞轉達闕廷，惟復別有定奪。右乃删削彼原文移，以存其實。

一醉亮馬獻關節，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皇祚祥瑞，不教麟瑞惱明君。萬曆初有獻千里馬者，卻之。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皇真，主聖臣賢盛鳳麟。卻看閘上千秋盡，不漢牛邊數葉麟。

又

吾皇已御千里馬，天亦時獻五采麟。尚恐越裳重譯至，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滿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猶似角端能解語，欲傳一語奉明王。

又

麟中許貢北當麟，但取冰鯽片骾新。五馬敢關茶葉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巡北狩禹湯年，何瑞能回聖主憐。親御布袍行十里，汗香飛遶一塭田。保寧事。

又

聞道麒麟關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麟甲知何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蓴鱸詞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鷗鴻日夜啼。紅綿如水單衾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蓴魚洲，百貫囊錢入海流。央殺主人薛翠翠，不知鴛鴦在高樓。

又

虎邱茶葉崐山歌，專諸骨董劍絲梭。明月大家消一君，焉能人娶一嫦娥。

又

洞庭橘子兒裝袋，茨菰香芋落花生。婁唐九黃三白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祖憐歌板去猶留。若爲化作沿江柳，直管聆聲到岸頭。

又

夏來涼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錦繡，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漢相望涉銀河。漱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體。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嶺

欲留軀殼已貧哉。欲棄之貧吏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道人偶上舍身臺。

墓閭篇古樂府云。一日三嘆息。嗣於十五女。言好墓閭篇。劍者之事。兼君於嗣之篇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拗曲閉成圈。碧玉垂花珠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撩細惹愁無他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聲度曲亦悠悠。略攢秋月雙鬟曉。直遇行雲一朵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蛇。小葉涼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又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瓦窰青脊始聞君。頻君自入鮫衣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貓雖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鰓。花徑馮教撲蝶行。從此牡丹須再蕾。娶看一線午時晴。

五洩

繁閘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屋緊接大槽平。長綆難傾怒愈生。絕似海門潮正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寺

茫茫一卵未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暗。香爐幾縷白黃昏。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青寺壁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噴水胭脂都不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白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灘夾山椒。苦東桑乾水一條。流出盧溝成大鋟。石橋獅象沒舉毛。

寫扇與毬兒

倭已明珠題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錦。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裹緋而西。洗往事少傑公。故有後絕。

又

最宜才子君紅杉。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爲我磨礴殼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蹙中無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尚餘梢。翻嫌弄日長空上。笑殺朱櫻看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媚石榴。雙雙滿槳在中流。慇懃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鬆金衣帶一葦航。提長水閘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兒住牧龍門濱。胡婦窯羊糲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馺草奔風馬自嘶。御問駱駝何處去。大兵隨獵未曾歸。

又

胡兒處處路多逢。別有姿顏似嘉容。乞得杏仁諸妹食。射穿楊葉一胡風。嘉靖嘉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游見南醪命捧觚。倒與鵜夷留一滴。回檀捆作卵兒沽。北經云。駱駝見部。通字見酒。又炙冒檀時賣卵見沽。

黃楊山

石牙初綻轉成含。近頂如臍着一庵。谷口進來三萬丈。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峻崖立馬苦迷濛。破寺饑僧路懶舂。除卻黃椒千萬片。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強。蒲葵團扇滿筐箱。螢娘只備涼衾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捉不渾。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眞新出浴湯溫。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

題畫絕句

雲雨傷枕蓆而睡。疑是巫峰。應入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捕到何年捕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彈蒼苔午雞鳴。

張高嶺裘行僧衆

知是義眉節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繒衣。高伽岡頭鳥際飛。滿袖白雲天上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枉用鐵鋤塹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蛇。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來必神仙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奚仙

橄玉杯開嗅指長。美人凝思倚新粧。誰應賭墅風流客。鬼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剎那。五百年來棋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嬰啼如鏡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蘆燃秋江號董堯年索題

楓江霜色浩無邊。故爲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筌蹄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蟹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喫網張魚等閒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閭來問答。眞成出相楚騷經。

爲杭人題蟹

輞頭戲偶已非眞。蟹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爲羅帳處。何人不是戲場人。右朝鮮竿畫。

又

一處叢樓一踏橈。鑼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集。也要丹青費筆描。右打及踏高蹺者。

端陽題慕閒雪蟹

十里寒江一物無。書簽曳雪老漁孤。酒蓬正苦黃魚熱。對此寒生緣棄酺。

唐伯虎古松水檻閒中人待客過盡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似高古。壁松水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若我。

題折花美人圖

高髻阿娜長袖垂。玉致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倜儻蕉陰美人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翠幃。行到芭蕉忽回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並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描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格莫催梅花看地垂

題並梅時正寓下

難寫孤山伴鶴枝早來窗下索題詩今朝風狀偏相似是我移他寫下時

題並梅

晁牛兩碟酒三巵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趨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並竹與吳鼒

雲門寺題並梅

浮橋流水霅溶溶客子來遊二月閑蓓蕾已青酸滿樹梅花只就並中看

竹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上留取根莖作雨聲

又

東坡並竹多荊棘卻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墨焦焦倒掃背地挂一梢應有隱崖藏半幅蒼藤翠葉倚天高

並竹

東吳藥綃白濛濛況值膠墨盡內空爛頴掃來孤似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落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卽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蛤轉教寫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翁

胡麻綠葭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催叫卓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詩虵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兔拳醉裏偶成蒼健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盪均頭陁暗裏爭餐飽卻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態筍兩三株卻佩一匕硫黃末竟擊雷州雄以諸

寫竹壽郁顒上

顒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琪園綠但願君爲衛武公

並筍竹贈許口北得子

水葉濛濛翠羽疎東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寫竹與某（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畔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贈與竹枝拭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乃江西門）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成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路人錯掘出泥泥

並筍道許口北（口北番名喚我以筍煮之）

口北清饒似大蘇窮邊那得筍燒爐竹開止渴消梅子故寫龍孫與大夫

並竹與吳鼒

聚葉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卽令小節無些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並竹多荊棘卻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墨焦焦倒掃背地挂一梢應有隱崖藏半幅蒼藤翠葉倚天高

並竹

東吳藥綃白濛濛況值膠墨盡內空爛頴掃來孤似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落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卽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蛤轉教寫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翁

胡麻綠葭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催叫卓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詩虵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兔拳醉裏偶成蒼健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盪均頭陁暗裏爭餐飽卻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態筍兩三株卻佩一匕硫黃末竟擊雷州雄以諸

寫竹壽郁顒上

顒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琪園綠但願君爲衛武公

並筍竹贈許口北得子

水葉濛濛翠羽疎東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曹雪芹小傳　

蜀水仙
西子雲鬟趁雪行。白鷺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曾從峯上作行雲。

菊荷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曹溪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又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舊時書禿筆。偶將餘墨點黃蕉。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毋蚌太肥眠。明珠一夜無人管。迸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顆。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寫着色物。偶施小茜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實。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圖
北斗垂天錦幅橫。景陽催妾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準。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斐。秋風吹老海榴黃。宵來酒渴眞無奈。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綃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進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榻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那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搥頭。

芭蕉（蕉與相沿誤故亦不避）
紅蘇黃荊樵斧餘。芭蕉學畫指如椎。中間一葉渾相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并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蒂。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東如筆頭放如蓮。畫筆臨時兩辯妍。料得將開園內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卻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薤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短撇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演茶花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筅巾藤清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腐鼠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愆。卻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鶴。路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舅雞有餘筆禿盡。難畫鷗鷺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葡萄。焉伊遮蓋無鹽墨。免借胭脂抹瘦腮。

芭蕉玉簪
爛醉中秋睡起遲。苔蟲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朵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菟草
金陵梅桂餡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霜螯春五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道人寫竹并枯灌。卻與疇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一拇音老莫嫌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花花不能言。也應花鳥笑人癡。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哥喧同渠何事爲人語我愛山中鵲鳥言右了哥古松上鵲鳥也

又

金縷圖時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迸破封函上飛入誰家苦竹林右苦竹鵲鳥

又

凍合梅花眼色多雙烏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呼雨呼晴奈爾何右烏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鬬芳春紅顏笑臉如招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册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園花滿册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蟹降龍

乾坤紙上黑朦朧爪殼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總世間誰識有曾異

蠟蠟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尊墨到聚邊忽一逸令人也動點睛愁

又

鱗聚不殊點額歸丰神卻覺有風威不添一片瀧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能開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蠃

魚蝦螺蠃藻萍鮮一棹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甚怜渠養貧嚼甚怜枯難舉筯如椽

題畫蠃

誰將畫蠃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倘卻黃雲歸穴去付君甲胄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我頭上青天隨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倒黃粱夢中有客劉朋至笑我胸中只酒香

雜品

魚蠃瓜蔬筍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址總是寒風味除卻江南無此鄉

柳活鯉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對孤鴻蹙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免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蹬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友不肯將身占一枝

蕉布葛

片墨圖枝布葛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蕉裨眼流光速又是農蠶細雨時

書蕉菟中有一白雛

劣蹄凡毳等閒同獵處難嚴宋錦中有霜毫眞逸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雨圖值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設己謝絕之

蝶化去久矣予意而擬作之噫豈子知羨爲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

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題悲歌一首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够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激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摶無限片帆當此際錢塘江上望如山

又

我亦竹經放鵠嬉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睛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關買飴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鵲齊線長線短迥高低春風自古無憑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篇重幾分憑天在去提風雲風雲去提猶害可誤收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氍綿不及三朝賤木鳶更有大風若信不能翻歷屆上高天

又

我能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提蝶眠試取紙鳶當此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海上人相博一兒得黃鶴寄線於腰忽大風拔起向海兒竟墮死收其賸鶴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遊假自渡可憐帶殺弄鵝兒
　又
到藤湘篋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聊取此圖酬酒債未爲輕渭有錢人
　又
村莊兒女競紙鳶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便竹竿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鷂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鷂飛不顧脚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箬兒簡簡說低高線斷箬飛打一交若箇紅鞋不破綻若人紅襖不慶糟
　又
偸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作沒尋處有人指點春波外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鷂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鷂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臥剌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兒郎三五輩壞將多少綠蘿蘇
　又
春來偏與老人謹腰脊如弓項領垂看鷂觀燈都好放正難高處去搔頭
　又
青丈牽風假鷂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還好漁翁繫釣絲
　又
鷂材料取剩栁節卻嚇天鵝撲地降到得爺娘賣線脚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窗讀課勤糊藤拗竹竟風雲庭前幾葉瀟湘色禁得兒們斧斤
　又
風吹鳶線繞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嬌養嬌生嬌性情鷂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陽和盡買本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牽出欲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篋金泥半月敧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着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能筋礬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葵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閨人織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欄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　紅絨止半索綳滿粧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趾印泥

眼兒媚

贈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甜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髻重趙燕秦娥　可是華清春昼永睡起海棠慶只將穠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窓夜話頭頻△路滑難沽麴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　傾七碗。對三人△須史梅影上
冰輪△他年若更爲閑甓。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蓬長莖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碓水口。一天風雨急漁翁△　簑笠重。釣竿濃△不教工處是
眞工△市客談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軟陡騰翻。依稀略借鞍和轡△作時鵲打雪風天。停
鞚燕掠桃花地△　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墮△描耐鉢軍裝伎△多少柳外妖嬈。樓中笑指。顚倒金釵墜△無端歸
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暨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拼欄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惜無人與共。自弄琵琶△
撥未定。戰殺其花△　勻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遞將紅葉。題
回流水之葩△俄成訝。綠來斑也。一笑若差△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軫興。始於赤子之弄兵。剿至蒼生之受毒。引鳥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壞之車。既遇險於泥淖。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移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明盛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濡毫彈舌。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攘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天威而策勵。尊廟算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聲。佇看漠漠。翻爲鴈鶩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麗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登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後。應德協期之兆。莫能辭運。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汾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

遍養皇之上。齠齊天地之長。乃致仙牒遙星海嶠。奇毛瀡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摶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嶽之所召。夫豈庶羅之可羈。且地當鄞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顯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蓋茲夷狄。倘獲跳梁。日與偏裨。相爲椅角。偶幸捷晉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村之吏官。以光簡册。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覓草通盆。益感百神之集。卿芝候盆。長迎萬歲之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時鄞縣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蒼穹眷德。端爲聖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已切闕庭之望。揭當分地。借逢禁林。何與臣勞。遂明上賞。繡紋盤束。旋分隨貢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嘗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持角之圖。望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衢。益占萬壽之無疆。華致四盆而來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瑞。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塡此殊榮。中謝伏念臣本書生。謀明圖寄。跨兩省一京之地。嘗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闕遠。盆昔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蠡。恐清河陵寢之震。豈爲心腹咽喉之要害。偶因蒸力。若剪諸兇。深得罪而至今。眇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蓋蓋伏遇皇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效。率宣盛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盆懸金而慕士。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述上代祯祥之驗。然黃帝思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册。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叢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稡而孚寫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瑤宮。市增貯觀。遂現素躁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祥。蚊臣分境。嶼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隸。玉映珊瑚之莖。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顯恤他論。鑑匿不聞。是用馮登禁林。幷昭上瑞。雙行挾彘。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疑神。讓聖主靈長之懿。

代被論乞免得溫旨謝表

天語春溫。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念臣身明隆遇。既易致乎乘雖。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聖明。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監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來息。以致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管深慙竪。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皇上體諒曲加。恩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川方此恩。始無以過。伏讀鄞報。叩首闕廷。殘命少延。搤魂甫定。感深刻骨。諭下沾長。重誓餘生。捐酬上德。況臣素抱忠悃。可質鬼神。顧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而精衛銜石。思填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代某師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尊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命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恐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觀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廉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暫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招離職役。身死未塞。而倒奪旋及。使功臣之懷。棐彝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參之臣畴昔所聞指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實。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

治海。剖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斬竹爲籤。詎殞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悲慚萬狀。

滿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服心之疾。幸以環犯獷獉。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剿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侯。向化而當撫。則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諳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舉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期旨。而廷臣據專意二侯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竊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二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虛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勦離。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非也。以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自爲臣未盡非未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牧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嘗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賊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擁逆養寇社稷之功。況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辭如以錄稱鎰。其低印亦甚柱矣。臣聞武設氣之蛙。則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慮。守仁實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輿不知。嘗爲扼腕太息。夫沒身勞苦。使聞巷得以籍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者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倡海內。名爲道德。而實爲舉。爲可遏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惰之說也。若朝廷實副。嘗功罪。非以學術也。權埋屠販。悉睢不還。亡人倫。鮮行誼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眞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眞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宏其罪證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奚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和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忌之慮。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權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俺抑戎動。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曰。溫女不避席。溷臣不敢軒。蓋悲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侯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誥所宜非祭贈謚之證。悉從故事。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伏惟殿下金玉粹質。藩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隱。但念長江與浙海面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奧。而況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甘苦。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遑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寇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憾旌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還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貲奚及於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僭當。尚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懷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門弧懸月。嚴依媚勝之圖。屢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綠青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堇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屆首春。八秩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冀爽微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歲歷二旬。寵渥德懋而金之。天爵獨厚。積蘊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淫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宜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藐比於珍錡。遠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瀆。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副伊傅之隱。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壽。吸就車與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匪止武公之容聖。夠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委身當託。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孰原錦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廷平參互。既從披霧之風。旋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蘗。淵藪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疴癢。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撲。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寬德。無可竝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嚴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晉將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書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伏審閣下計猷淵深。規模宏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不周知矚。是以用兵發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擒機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盈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滋訇。適遘劉晏之精思。轉側關中。佇待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冀英展舒。斗杓南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雪協風於吏氏。欽載行夏之時。資出日於海隅。允奏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渭失獻幃。輶動遵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己見。遂駭衆聞。誣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龍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道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誠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嗟知白璧之雙。遣。豈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鄴公高登高第。乃孫仝堅事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倘遣上織烏兔。如斯絕境。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棲以犯斗。儀騎鯉以拂波。綢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醴。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旱瓜。暖蔓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聞鴝鵒之高枝。忽動夏夢。莫追。逃之以星。不敢自狀也。

答某

某生來蠢蠢。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纔也。辟如蝦蟆跳梁於菖蒲。鯽也。辟如雉兔觸罟於龍罕。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覓宥有加。罔憐無已。垂頭傾耳。纔之以流蓋。雖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己之急。而害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檢。即復就窯。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因有年。夤緣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途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省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己而耘田。終於道勞之藥室。此蓋伏遇門下。寄表星辰。朝端鱗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噓息。得諧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箠之上。敢嘗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槭默。譬如蟲察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開藥。喬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之再造。

答某魏魚

連衡波臣。信頗野老。不意豫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巢網之趣。風味滿座。盛荷非官。

代賀張和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粟。禮緣中制。造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膺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謂家人父子之義。半臺前席。爲荅生社稷之謀。驗古所無。昔天嘗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某叨奉握趙。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庶其脯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緒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腦。省循仰戀。倍萬悾情。

代請胡總督啓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瘁於廷。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發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庶共小設。折衝於俎。裹聆啓敎之珍。借筋爲籌。亦效惓惓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百頃澄澹。爭鋪錦皺。萬章右木。上拂雲光。華沙輦之龍葱。紛水窮之變憂。雙開虹臥。下捧蛟涎。五彩雲飛。上織烏兔。如斯絕境。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棲以犯斗。儀騎鯉以拂波。綢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醴。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旱瓜。暖蔓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聞鴝鵒之高枝。忽動夏夢。莫追。逃之以星。不敢自狀也。

答某

結構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匪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臨人。乃吐雪於行喉。踩爛撲扇。眷言盛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敬枕藉謝。

上新樂王啓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峰作風。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陋。邊巡解綢。憔悴非人。假盤白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詼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者。悉皆繹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提之餘。不遺芻蕘。文石之階。垂以珠璣。出袖延賓。設人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效逸者也。矧以二生顛連。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雞陳。揮灑不停。觴騶失噪。野人出此。益復驚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願益修路。葛山裁答。謹布尺書。託諸魚腹。衆星小刻。眞愧蟲雕。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操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發厚者始佳。然亦止宜寄。不宜混。今寄者薄豔薄記。又卷東盡成皺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塊卻此等物耳。綠老來杜撰之罪。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皆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纖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稻塊大懶。入嘉蔬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愼之也。鄙本宜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御。推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豔者。總意在所必選。比之眞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野客清逐。借廚爨設。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瘢。因思撫竹之猶言。形諸岡陛。惟公超旭。卓不羣權。厚菲何異。嘻。可悲也。每至蔟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厨宰爲好收藏。歸而倘健。當與吾子嘗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焉。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雙鳧。十時。言之養人。凡有傅笭踏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鐵。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遷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緘拜盛儀。面思往日衙柵棚樹右之間。談說鼓鼙。盼睞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匪騎雜揚。塵穗練起。道上酣然。邊陰。眞昨日事耳。舊景瑣人。總今新雅。地也。可知矣。恬然到都。歸裝便思插羽。願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動閑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塞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眞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硬硬小節。在外卽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縕黃閒話沙場游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徵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反覆而更。卽如滑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蒸炙中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畫。綠紙多摻粉。深恐浮糙拒墨。徒顯描陋。敬更紙奉呈。幷納原柬。伏乞檢照。

奉徐公

蠢兒牧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穢。而後歸於篋笥。追於北

上。謂得更沾煦沐。庶幾桑榆。面盛下逐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老矣老矣。無王粲仕南之才。時旣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靦顏毛顓。博十年衆著。蓑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願復踵翅而歸。行道不省饑飽。便謂得免。悉虛聲耳。蠟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操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發厚者始佳。然亦止宜寄。不宜混。今寄者薄豔薄記。又卷東盡成皺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塊卻此等物耳。綠老來杜撰之罪。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皆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纖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稻塊大懶。入嘉蔬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愼之也。鄙本宜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御。推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豔者。總意在所必選。比之眞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野客清逐。借廚爨設。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瘢。因思撫竹之猶言。形諸岡陛。惟公超旭。卓不羣權。厚菲何異。嘻。可悲也。每至蔟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厨宰爲好收藏。歸而倘健。當與吾子嘗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焉。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雙鳧。十時。言之養人。凡有傅笭踏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鐵。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遷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緘拜盛儀。面思往日衙柵棚樹右之間。談說鼓鼙。盼睞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匪騎雜揚。塵穗練起。道上酣然。邊陰。眞昨日事耳。舊景瑣人。總今新雅。地也。可知矣。恬然到都。歸裝便思插羽。願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動閑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甚。揮汗成漿。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肉質益丑。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卻庭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從。竝只在鄉里故人趕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餘容欲言。

又

簡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楓渡淮而枳。令人遽於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少間。拜裔中當圖蚯蚓致中出荇蓴鱠也。

又

百丈之井。操綆當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鼠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嗑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頭聯乃因今年中秋月蝕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鼈蛤、蜮月之盛衰。從陰類也。秦鼓、救月也。兩文蔵其不落。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沽門下省。退朝聊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詮。無物不可詠。至謂此也。彼以字眼纖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變。未能到此。然卻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譏。伏希原吏焉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稟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種種。正逼歲除。眞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辭之流水。總觀大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劉者自愎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覩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屏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屏不棄者久。道日惟懷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祠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閣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不宜。屏犯貴義。齒若幾爛。霑腥不盡。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爲可憐閻者。今吾亦然。一邊惡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豐嗤疾繼。人皆共棄。然亦未皆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濡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百叢婀娜。一株梧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假園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逢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蓼公並膺賀興。生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卻摺卻。

與蔡大同

振雷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裁書者。衆之雜。星天氣俱乖。徽筆之揮。定知揩掌也。失候車館。拜領豪遠。徒有感荷。

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同、李賀詩。近顏謝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闊。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惟歎。寂寞雖常晤。不信用卻肝鬲橈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某初聞玉憖遠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還。豈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在千金之珍。庇佑門墻。豪有二天之藏。隆多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塞喧。暫遠囂觸。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敘卓。眞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敍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嫉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盾人亦做得。不是爲羽奇。遂室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誨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消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過意獎有所歟。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覩諸子百氏之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服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曹惟有廬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證識。後先翻異。辭如疑獄。徒費枝掊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倘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閻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譬者。不過以誇多而鬬靡。而故牖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消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消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劣。數年以來。摧撥委頓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倡言之。然消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簡泳其所謂活者。廬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

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蓋之足矣．不煩一一具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消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謀收覺．其得主良盟．所論趙事．誠有之．眞可虛也．入秋酷熱．伏冀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即有長啓奉獻．忖尊門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消極欲裁語固文．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恩．家事草草．遙緯此行．俟函丈脫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開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屏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風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咋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乘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纔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再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迷者．大家百千．宜必遣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困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選．弱者號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其有其害者．則必其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咋觀東北二面．阻水裹閭．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弊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突衝之林．循水而隘．且以衝西之山．一望不盡．山外之水．又復闊甚．我兵特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宵是裹綠衣．混草木色．創鑿出深苞．渡狹水．伏西林中．卻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容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持久則已．苟欲制持久之利．生咋觀墳原之木徹野．斫其條以搆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番巡．則息三分．其中番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掉麾．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械給御．皆千人之名既章．卽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閭遠．不煩兵守．亦宜選敝數十空井．若涼廠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岸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庶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乘困．占候候釁．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則賞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紛重而不可回也．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鶩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鬬者對病之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慕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強而可避．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饑飽．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豫如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鶩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鬬者對病之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慕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強而可避．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饑飽．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豫如指掌．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剋期復舉．而明公坐曾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人大約做習賊尾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剋期復舉．而明公坐曾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驍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鉸槓馬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馬銃．厥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蹴．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容巢斂而拒．亦且格鬬．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過伏輒殺．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和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概矣．至於選兵．惟務精銳．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面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聽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留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舊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糧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面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

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緒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嫉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詗斬人。必詗其太驟。又必詗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如前所措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覇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漫北之間乎。倒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即雖加刃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詗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愚亦有盡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逃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元門書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尊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稍覺其妄。然即欲公仲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雷譏商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卻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先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正因日月之祈。說不相人。況又宇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稍子宣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圜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大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若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道犯眼。多不能悉。宜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而以己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聆。不快也。且愚所明明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悟於心。以印眞正祖訣。若參同內經篇。但除卻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兒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思落罅。惟患不能極耳。南雷鏡碑。不舍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奉督學宗師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奬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薦臻。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某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倚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漫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偏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欲往耶。嘻。是何言也。此在世間棲寔蓋、分恩怨、小丈夫鬬氣於非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脩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嘗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脩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悟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苟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事後又以僕陣以不縞面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識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鹿鹿於稟稟。其所諸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脩如耳。卽此卽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著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

是嬰兒本相。如略搜以思爲。卻正犯磨傅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說。假不如會者所擬也。

卷答鴻崇師書

滑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故。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賺經文滿册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即三五章之言鼎器。即法象章中井竈至相爭奪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節之圖五相類。即書龍至一所襲也。其言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前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前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愆耶。又前節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丰蹙。註語主顯。則章近隱。故知前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即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同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眞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當之。則五爲三。則御政等在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即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物出一門是矣。今曰作此。將執何爲隹耶。三物亦何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註古文等語。絕即昔不敢虛說。倣似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即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假不宜以惟昔目魏。然二公註述。非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昔甚傷之。自任之語。即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卻來脅遣其一節。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即登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歷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月矣。若盡火一日。其在魏經。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贅前訓後者。若此其屢矣。徐註即之其媿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遣逢之尾塞。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婢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即魏之枉火亡資財。徐之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即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筆

首句。此即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意盡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數陳卦象月魄之後。乃正值其平鋪設序。非蘇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即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喚後生官。如此乎其辭切也。至若某以圖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圖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盛水而御以圖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媲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煞於恆山。至淡泊而和守。並是鼎器媲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媲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書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即圖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即圖三五章中之火自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即圖三五章中尊審謀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挨。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圖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圖三五章語。即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即圖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架屋。甚矣。如此則惟書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元抱真至變形而佛。本魏公之成功而書。愛圖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說者。則隨旁風采。指註右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課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爲。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書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非隱己名。故徐曰魏以惟書。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其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嘗賢處爲然也。即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概印一篇。概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已。且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遷。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碍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自矛盾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非麻章中。俞註詳矣。但任者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徵密。閉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括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獨人尚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水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即此爲人。即此爲活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活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鼎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用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稽與括出分疏。而某嘗其時。則惟恨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驚蟄繭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籍中之註。有云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卻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翁肺腎也。嘗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

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結合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卓卓多多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鍔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冤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畧畫之一衡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畧畫之衡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卓卓多多者。隆之左旁爲卓。卓下爲旬。旬音同卓。是爲卓卓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處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多多也。虛推處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多多以叶卓卓之雙文韻耳。而處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處之戶。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處之虛。似窓櫺之支於開戶間也。然虛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櫺而無東櫺也。貫心。言處之必也。自卓卓至貫心。並離合隆處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以人。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言筭中人者。言因字也。東方青龍七宿。爲筭是四點。○○○○圖最紀者。類以色筆標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中加以人。非因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消字也。秦首三畫。以徐勞三畫爲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鄱訢也。初菜註此書。不欲章己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堆埋於德卹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勞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名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眾也。而衆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卯。不從貨泉爲白水眞人。貨從貝。不從眞。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敍篇。陳數羽翮。東西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勞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井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如所謂數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請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敍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揑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徵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既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乘指。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眞篇云。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而徐註有自矛盾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非麻章中。俞註詳矣。但任者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徵密。閉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括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獨人尚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水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即此爲人。即此爲活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活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鼎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用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稽與括出分疏。而某嘗其時。則惟恨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驚蟄繭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籍中之註。有云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卻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翁

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啻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周三五章。然卻是要作五相類看。而尤爲引之如此。亦不是除卻周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要使看做人心也。

上德情。金炁亦相須。炁字皆是水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

論

論中一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盡。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假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學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假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耑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耑悉而長人。耑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耑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耑者。衣當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肯曰尚欲爲魚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耑何施。故曰不爲中。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雖水而徹飲者有矣。假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假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凡博者。一之影也。蜕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悖。奕。吾奕也。奕有譜。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窮以強自強以遏。自遏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典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與今之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倦。天無倦。無倦則一不役於倦。一不役於倦。故一不病。一役於倦。故一病。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倦勝一而一者。實曰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倦。而倦者主。曰實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倦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遠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舉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十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益兆爭叠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倦治倦。以人治人者也。倦者何。竅也。繹也。貌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有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豈豈引且觸於斯耶。故焉醫醫師。治尺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以備。忠而智。智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其之校亦不可數。使今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盛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雖七十矣。老矣。錬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儒是矣。長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愚且病盛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叱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當。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蜕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悖。奕。吾奕也。奕有譜。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窮以強自強以遏。自遏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典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與今之

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與、與一也、而字二耳、與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何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與不與、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華文與詩也者、則墳典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與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因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與、而急彼之不與、此何其奪裘葛以取温涼、而取温涼於鞦皮也、本槩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陋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縞而爛顙矣、剪韎矣、織葦矣、夫論媒者貴詐婚、勘貸者貴出錢、貴與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殺鐺、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紱束者、古衙如彼、則今衙必彼也、而紱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蓋古而反其所以眞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難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與於人心者證也、如詞而徒取與於人口者也、取與於人口者也、而直求温涼於鞦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敏於今矣、何者、悉褒也、悉勸也、悉沒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臆也、悉刖也、悉肖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城也、悉青州之樂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納冶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屐不可以爲鼒、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冶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矣、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騶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騶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册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非爲會稽一邑也、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册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在四邑中人哉、而今周欲以未經郡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暗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而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古墟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而春秋吳伐越、吳伐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皆有江左、在晉許邁入浿、有越巫言、今歲在吳、天道不順、邑而壞、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斗牛、由此推之、蓋以繫承德、有

妖、

論中七

鵬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稱也、其於邑也、猶奚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儕輩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鵬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牟、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蜩與而操瀆之由也、故道之名歧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應、統之間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理、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即地審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即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納冶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屐不可以爲鼒、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冶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矣、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騶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騶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册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非爲會稽一邑也、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册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在四邑中人哉、而今周欲以未經郡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暗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而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古墟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而春秋吳伐越、吳伐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皆有江左、在晉許邁入浿、有越巫言、今歲在吳、天道不順、邑而壞、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斗牛、由此推之、蓋以繫承德、有

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屋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牖其窶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劍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野卽是說也而情其審亡矣今所謂猜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蒼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元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殊而自間之黃有盡而元無窮如毫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怪其窒而疑也借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甌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鵝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非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肆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闖擇利而進則所謂甌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曾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焉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攘畝等也而不敢以褻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焉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而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顯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姻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獲牢盛於堂與家則有數十年蓄蔬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耕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蔬而贏蛤其食也顯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翠少年日於於市非酤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竊鬻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務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盤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討焉某所稱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殺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摹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嗤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曰丐以戶籍不知其所始相傳爲乘罪俘之道故揣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揣己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證儻必勝於民官墾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恥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有面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當肩則瘤之也宜矧瘤者胥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肩烏必瘤面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戾目之曰墮民○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輦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婆嫁又爲婦貿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餌捋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聲編機扣踏土牛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髻梳髮爲髻裝走市巷雖就所私○錯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舉○唐志朝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鬬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來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殷者豈之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制農與末也恆正上今之制農與末也恆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秫者值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面出政與民之露面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本朝之有官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衙民之居曰蜂巢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有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192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川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職以爲治。未必皆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哂。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皆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士隸於邑。廢者。書常　亦亦盜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隘城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傾城之內。里以傾城之外。市以貿內鍋以貿外。津梁以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館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籍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田以料土。自田至漊。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作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辟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稽賦論

余閱諸長老云。稽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盡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忽收其疑於奢者。一切裁能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官檄。則往往顧窘匣而局脊。掌窶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間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推於他書者。則誰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宜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牢也。彼神之關於牢者。邑既祀之矣。若縣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實也。彼鬼之關部屬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蒐之祭

人也。然即令不占於宮。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既病其養。而欲責其驅。加於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孟軻有言。異端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軻之意大約欲罷徙徼塞。正令口與業相侔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人之多寡。悔視畜泄之時不。故歟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糈不匱。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異異論

夫水利關於歟。則列之戶可也。異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強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發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官錄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變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報其賢有德者也。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強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發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官錄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變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報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猶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叢類屬（禮）作禮書。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禮書者。與地書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比之表者。考一官則譜書。如一舉動。或承上官檄。則往往顧窘匣而局脊。掌窶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間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推於他書者。則誰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宜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牢也。彼神之關於牢者。邑既祀之矣。若縣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實也。彼鬼之關部屬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蒐之祭

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牒。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放國勢。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慘也。謂使餒於幽澤怙之鬼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竭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開者思辨。載記者。扶幽拾落。累册而書之。則又何惟焉。至若追道上世。還引眇恉。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甫憤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竹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貢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壁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即舍舟以壓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訓騙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三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嘗其令稗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誡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誡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莊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薄丈耳。致死命於薄丈。則坐享其安流。人於貴。萬一有嗚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棼迷。突地之故老。豈盡無聞。率舉以相告。從演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路。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路。從武定而之川。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日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事以僞傳。故禮書即有四種。況雜其他。即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矣。曾百倍。而六部諄諄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貴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捨插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捨插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

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壘之兵與水上相令。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爲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安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擾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提數勝於提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提水勝於提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迴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披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爲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矚。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者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患不破。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裴甸策問五首

問。在昔高皇帝之計元鼈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遍復有種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順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蠢不知有軍憲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達與。麻兒瓜哇夷。覆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育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陸襏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臍。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辭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獸。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嗚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棼迷。交地之故老。豈盡無聞。率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路。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路。從武定而之川。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日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事以僞傳。故禮書即有四種。況雜其他。即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矣。曾百倍。而六部諄諄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貴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捨插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捨插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嘗謂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好。小稱意，人小惟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惟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漸與顛會，亦既稍稍應事，則見其背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徽，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即仰而歎曰：是古鼂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俾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按察官也。渭逶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嘗之介，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奏議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而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東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道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剛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謂於心而慚一

掌中，人自是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舉高等，可備疑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即提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即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實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敘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雖有所使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既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治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爲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臥而了治，爲固事所長不得強，恆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當來來聚怨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孝助其所不及。

問：馮驩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親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與人輸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盜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及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之，請於師長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蓉數與君談於馮開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毫釐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即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嗣通贊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弈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賢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海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崇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排其衡，使人快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若其北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維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糊米之罅者，蓋欲藉附於言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或詰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約序

嘉靖辛亥，余副曹於饒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鄂王墓，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魏魏伏匿之勢，行營按堠鼓吹首呼獻相問訊之狀，顏色舟車能顯其跡，甚不能顯，輒復略書表銖，比之卓吏册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識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即其所在，雖首註解不子也。行市中，宣明堂圖四長綦爲脈，間孔爲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準實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鏈說，未免牀上疊牀，乃或前事始用五色筆綰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鉤，既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

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難潛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覩其繪事。幸有以相教。

詩說序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祭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雖未盡釋也。辭諸捷者。指靡以爲撓。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通。雖盡釋也。辭諸艱者。指撓以爲撓。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寫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鄭嘗者。有若淇澳蒸民。載敷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道巧詐、美質也。而以訂禮。雖雖、思君子也。而以激鬥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皆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造悉本於經。而不泥於箋傳。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盧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距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說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驗。禁持胥樂而胥擯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厚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代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蘊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輿。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習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眞之羣。其他文章節義。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閩汾所不能窺者。至。則所持撫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試劍。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誡。今於滹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逮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閒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服劍以鷩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臧率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逋。率廢小人得。廢中同者。率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廢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舉。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衰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階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牢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好。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顛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袞職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又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中。凡圖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相至者。富人慕家室。則自遁其貿閒。而寡得逃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貿己。而且久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鄰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子姪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識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朝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緊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命盡撫南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府人。又與諸司監督軍。曾戰閩之器。稱材敏勞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罰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既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何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就使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錢壯可用之材。補軍之虛。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患未有所得也。先生篤仁剛斷。兼舉廉退。其在中外。既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猷。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子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嘉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册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造功過相因。事例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東入以繁文。或活脫而抵牾之。較覈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牘結衷。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而請。惟罷其所欲與。漸增益焉。不然。寢好其衣服。則所持撫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試劍。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誡。今於滹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逮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閒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服劍以鷩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臧率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逋。率廢小人得。廢中同者。率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廢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舉。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衰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階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牢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好。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顛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袞職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代

嘉靖丁卯冬朝廷既生得海角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澳港要害以扼盜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以風檣陣雨乘夜掉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蝟其載火者而川所置竿遂火舟著塲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焉盜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者溺者舉相等賊氣不得入近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快快走柯梅狐蹲虺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猥鑶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鞍時其裨勇或出入下賊留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慨往之可懲鄰來之可戒哉凡入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北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且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撓滅徐海諸酋豎直等咸擒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參將遷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往昔松江之寇戰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壍以爲險舍槨編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踏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風角上二絳衣者知其爲渠帥也令人射之一發而斃二人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顧後偪類顧而走引虛弓射卻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太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辯而用者多在上者上者智虛位在下者無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馳逐賊百人留皐塘澤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歎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多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憑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重極陋之誤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面歎乃今得開君之事又拊而歎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惟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駐劍槊古星楚閭之技數出奇詭之計會死之云爾

肖甫詩序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碧邊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涇涵鏡體以長葵散漪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瓦觀紅渠映陽水之鮮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迴闔閭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貞妙致挽盼前修始繫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睿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灣迴巒折數壁長笛渺浪流音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園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徵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間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鹽君詩篇子郡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識其劄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鹽君游則固能其聲矣辭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宜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拳拳之音杳然裊散風靡而獨留者譜因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裘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慺慺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珍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聲辭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耳空同子稱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體師序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蠹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淺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蠹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蠹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視髮而兜之以爲絕父子毀文物君臣矣既舍髮而冠之擁弊貂忽焉長見女子而變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面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得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率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衣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蠹者未可以其髮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某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即緣命相者悉捕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恆河性以譬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蠹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噱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特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揆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而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胥而興。胥結旒而祠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祠師也。始祠師時。祠學爲干祿文字。既而分。則祠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祠有事於道。於是胥而興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竟而易知。猶不相人也。況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胥而興。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謹有云。鼠不容穴。衝要數也。乃予之詐。其亦果窘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掇缺散亂。字多訛。譌之詎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和。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掇。正其訛。若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榮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井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入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井法。心也。書原。曰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曰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鬬者。舞劍器者。悟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鵲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鬬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折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體。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行止隨之。每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黯殆。此豈其惭惜之意耶。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辭快。辭快。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嗜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撥作麁表。已乃百辭而百廢。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間閻。遂下獄。諸所戀戀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昔代公者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遑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陳佛骨。即在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面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面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賜之錄之也。非不見笑於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劉沛言序（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續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贈者亦附。）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篋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藩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太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篋與沛中天子孰尊。篋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不鐫可以準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觀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鋼其已去之烈。謹其夢以發。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塞也。陳之爲用。猶嫫之於艾也。根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奚鐫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鼉之資。誕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變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婺抱孤子而泣。此與竊忌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廣嶺。半遊南中。即未至崖山。然所聲之迹。多兩公展爲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還於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鄉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爲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發而蘆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介不諍且錄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覺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嘗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嘗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册序

李長君得洽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梁聲、靡不收。其爲品則證家所稱精神與逸爲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其亂好古者倘誦。又從而遂序以信之。詎未及還。經且遺失。予覺其然。乃取盧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者之害。頗病人以余觀於雜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川箜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摧者。如是則掃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鵝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切。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成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投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率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精粗。希不見踬。斲輪奏。皐皐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衡。主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見。若問吾心。正冤三雙。而雞十雙。荐筵中人彼言。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厲。甚偶緣衣邊錦而鞍鴨。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推。曰變變以悅。過市鬢則醉飽。繫馬狎邪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庭室。都不與一錢。日旰民見。知無所怖。遂稍伎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揣縣門。城丞簿。收管居人。猶呶呶譊丞簿。丞簿提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嗜。倘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能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嘻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山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盡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騶。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盛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噪而壓攻。遂擊。四人者憊不作。幾斃者還觀其縫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君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揖曰。勞矣。指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盡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堪酒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頭。誠不知用膂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而用一言以定廟。廟六年不敢決檻而嗥。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固落奇瑰。赫赫奔奔垂後世者。不定於衆。不可以褒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圖。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將賜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咸備而賜以言。

註參同契序

徐君爇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讀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衆之作述之手。猶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爇休之註之述也。坐於是。爇休之註述。而魏公之經亦派。披爇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披爇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偷妄製惡援。如萬手糠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倘誦。又從而遂序以信之。詎未及還。經且遺失。予覺其然。乃取盧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取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井井然。以遂他篇。莫不皆爾。辟如陸遜東連。宛攻一營。遂瞰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貸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末分。不特爲衆子韭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時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貨。妄擬俱戚。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投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率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精粗。希不見踬。斲輪奏。皐皐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衡。主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見。若問吾心。正冤三雙。而雞十雙。荐筵中人彼言。

贈嚴宗源序

楚鍾儀繫晉軍府。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遝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而印鼻。如叉剌然。所對者。拳梏絏棰諸械。所見者。白日走鼷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縕而已。無一琴以娛。面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旁足無履斫地者。而對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憫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一甸酒勞余。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再讀而憶記。中直父喪。始能去營家事。然其爲人。恬靜不任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愚我於內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事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錄利部君藏八冊。題公刷藏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己。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己與物。亦無無己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逃佛者。動以吾儒作之。甚至於不究其宗。而襲其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于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道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于祿之徒。其至洞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顯呢呢於閎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實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淺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輔祿冒籍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破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議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嘗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錄衣，銓官主陽江縣簿，時與外兄倘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將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嘲，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嘗某，某銳毋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詿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幹如蛇鼈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鼎鋼疲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殷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爲作俚曰，

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儕不免於異同，嘗復我於柿下也，爲作俚曰，

舍卻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錢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錢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腎紅液，卻勝阿膠與鹿金，

北臺疏草序代袁太守

舜巡邊，草敷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篋中，一日，與屬論邊事，稍出之，偶爲楊令借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邊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子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敝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愜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皇明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兩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賺音踐夷以食之西名鷹草，產善馬，室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漢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周偽，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籍貴子戴朱冠，負皋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當羅貴子統一人，又有望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室，薛葛巽寧牟面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觀歷經營於爾漢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通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牒，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摧衝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運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二舉而定漢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而陳師鞠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有李候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張脩。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襲元。而段赤城以身阊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並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逈北。孤懸一嶐於塞中。其初獨石設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且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塞外。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塞寇衝逕。必險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恆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眞定恆山耳。而議者以爲高皇帝遂削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眞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入王侍郎韶。當札記。太祖錄後先出。似咸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尙未聞有此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植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攝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遍奉公使命。意應爰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道兒走報公。臨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謹誰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邑。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眞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鎭也。苦方岳也。方鎭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里之晉。而傑聚證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整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不愛也。婦婦而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逋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幸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有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殊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權貲屬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貲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操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當溪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寫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者以名與人。爲享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皆借是以覓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匿行埋也。而顯蒙以遝。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過司徒之賢。而享蒙以通。通曰黨淮陰之忠也。過鄧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享蒙以逆。逆曰劍。此與證鶴以爲者何異耶。不問天有所處也。嘻。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痿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顚於地。搥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遂數旬。瘖血進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蠭蟻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仁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率而愈。室則閒其鄙。兩物耳。以人竅中。血立止。乃用聖丹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名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周億嬖時。與張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鼓鼓若雷。卽進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御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正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因趙王。豹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率賴以濟者。至項之斷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奏華工以文。兒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從具於左。坐上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者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遂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叉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胥生物。如嬴之可復胎。與未胥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背也。卽人物尙能創生。誠使聚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盡耶。苟盡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遂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愈之薄之。生之其耗矣。土漉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遂古初生。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盡。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乘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漸漸綿。土處始滿。木居而顚。惟萬物莫不然。蓋始胞而終襁。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約矣。遼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厥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盡之不延而已哉。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可。而蝸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背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商與蜩蛄不知朔朓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果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蜩鵬之不榘。與木石之久於庶中。亦是

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基也。而爲壘之說者。則曰鵬與鷃與蠭其知之大小。固與蠛蠓異。其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並藏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兼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互細之繁。日周旋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所以然。蓋吾儕開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發弓遍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也。默焉若寶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其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睞之製。洞重瞳而貫縣風。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儲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識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遼帥譚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歷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裒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環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納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臨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魃。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肯把二脊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也。列聖曆之幾動宵衣。至相公乘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俄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騶驟而來也。即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賈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澀而孰信耶。故某竊當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何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擬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滅跡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嘗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面以其形之蠡也。故歌罔而僭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威序

叔威父使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衒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灘。館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威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埋。見余抱惜就鑾。與鼠爭殘炙。蠛虱瑟瑟然。窘吾顧。館吾破絮。成父忽謂余曰。叔儉至比乎。袖吾揮拔手何爲。余北之。憧貌羅屩。因突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圖者。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鴻河。曰東昌。曰夾河。曰棗城。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黃。曰銀褐。曰裘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韋銘。曰都指揮金信。曰都指揮猶兒。曰都督亦賴冶壁。曰安順侯殷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地。不紊也。自非曰若序本變風抄余嫌其不簡。故特刪去。

贈梁尚寶公序代

近時簪邊者。謂西廂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即處守亦易爲力。而東廂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廂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睢盱。枕戈而臥。待曙而犒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廂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乘節鉞。奉天子威詔。以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宣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城奉威詔。東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督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粲然者。而已則提戟卒臨兩壘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胥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廂果困。解而歸。讋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潞泉諸大夫某某者。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命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子。自惟愧生幸把廿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羣耳。烏足以知公。蹙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饔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變。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醯醬之頖。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適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饔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俟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儿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饔。勝易牙之自爲饔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饔也。今進而本兵也。他人饔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儿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儕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嘗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識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倘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闔穀。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闊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戰陣旦夕間威以堅偽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郎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轄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登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膂功滿上。官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竟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綰袖以供食飲者。計請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綱以資黔首。令貿顯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報。輒給棺槨。饋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效。非殆效於此歟。蓋公家居時。偉其尊人。卿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紓金而裹貺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郤與一語不嘗。即脫驂而受捷。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質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質高則氣安而必勝。質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益予之爲公贅也。爲質高也。非面爲必勝也。質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質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當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即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與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誠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簪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綴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袁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爲彥校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蹈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滋然於無用之鄉。來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遜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假亦不盡許也。今夫菱廬之假竹也。豈校其篠撣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菱廬一節假假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賛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溪史自序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雖。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

尺。鮒不得容。蝦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瑰瑋。虵蛟等鼉。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淙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泊沙。旬登未泯。溺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瀾細流。則昭元哲。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即有微搖。旋趨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曷之溪澗乎。抑曷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恆有餘。故鮮所疵顣。孟軻、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宏。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倚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貸約無他營也。截髮劉寔。以易其供。以給其賓。茹蘗食茶。事非有多於謂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臺也。而殿萬緡。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貊澗之有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淵也。故曰難也。其於等也亦然。他人寡應而廬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司隸。自晷至叟。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貊澗之有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淵也。故曰難也。其於等也亦然。他人寡應而廬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躺百月。躺子。歲躺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寔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儉者。暨兩弟數來就子家塾。稍後而子鯨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數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橫檻。一數百步間。風塵繩繩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歲諸也。而予與二張即習占對屬文。稍稍簪座客。名一時譟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數稱面憐愛之。至則啖以粔籹餻餌。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逢垢則爲飾沐。綻則爲針紉。既不憚細瑣。而閱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弃劒槊。拾而引弓。相與系轡馬。不得而軸。且射衙隳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訴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脩者。數十年來。二張者溥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皆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願邊巡庠序中。應幾一飛而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遊。而太君益爲治組脯饋委。稚教飭諸婦。毋遠夫子意。人或間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脩。當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鴟鴞稱君子之毒。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嗃果餌以來。至今爲治組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戮笄珥。則女婦儔也。及間其中。則鳴鳩之君子德也。又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樵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假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嗃果餌治組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愈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垂二十五而寡有姑容嬰病太君至燬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饘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無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壽也而太君則爲若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若孫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脩揚拮据經徐朱兩公者倣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壻也有德於子而太君嘗予過伯子時往往燃器割牲出組脯醬其甕卣燈脂漏瀝盡矣而猶介伯子把予袂成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乘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信之以書不復候按否者往往遺誤焉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塗而在紳綏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蓋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題乎蓋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劖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眞物比於往日圖譜仿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猶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能祓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墨竹如翠鳳爲鵂所掠翎羽離閃捐捩疑滅之態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許者或謂其嚴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墓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面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嫌是於道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嘗故嘗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譬貌於晚不煩風與發觀者當自得之

書韭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頂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豈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韭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非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妹快一飽語云匪跌逐爲韓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本乃寒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嘗亦非俗兒但不省爲何代人情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嘻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風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焉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眞膺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符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灑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翔鸞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書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槁澁頑蠢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若潔嘓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遒難布處字字攲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於肖辟如折枝海棠不連蕊蘜蒻則可生意卻虧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陶者圃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靈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皆不及此三品之佳瀟然而雲整然而雨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潤卿卷後

窺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顧㝢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師韓幹。猶知宗之。道玄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儀僕策杖。亦雖不甚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世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躯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滿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懽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謫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評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繇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豈不妨於傾國。古人論畫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旨趣。最後至杭。還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宋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假閱舉使者蕭公言。凡北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滑河者。卽此本也。滿剌人能辨寶。北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異神物矣哉。然斯言也。道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圃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憂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雚。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攝几杖。是謂維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卻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論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遊晉酣。因知評別書者。如此則真。不如此則贋。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經以屢得乎。董文某老骨董也。高值收之。詎墮謀賈。

又

蓋文達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雅。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卻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棱。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文弛其尾。坐客大笑。

跋書金剛經石刻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寂。余過金山。聞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伯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僅得如此帖。幕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冀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貿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雖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鏤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尤蹈之者。故其處也悔。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歟。前年適有陰鏤。趨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顯厥厥然益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悔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貿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視盆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盆。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過不過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真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紅梅雙鵲譜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譜。書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其筆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筆。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中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面。矣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面戚倡效西子也。閱譜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叠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而寄興其。錄而較。守而合。豈獨北面自哉。臨摹闌亭本者多矣。然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叠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但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格諸吾鄉。入水蹈江涉海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得於文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矐攸。輕燈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提以破其圍而出其所佔所約者。雖曰僅兩瞳子耳。而數百烈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冰者奚可同日道

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義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姤歸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哲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鬘背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曹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墟歟人持文公箋學簡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眞書。點竄亦僅僅。兩公謹愼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揆得以後。送晉府者自楯踰以後。大是聲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宏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做聖母帖。聖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腳肥者。及緻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玩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爾俊。其詩多清裕。能官蓼門榜云。獨呼明月常陪醉。不負清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眞行。與篆隸排叫方來。徵有不同。其眞行始於動中以靜。移以媚。媚者蓋筆稍溼出。其名曰妾態。篆太藏則蹙。隸太正則孀。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贋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元室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能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圈槽。甚至齲齒而笑。蓬首而怪。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眞靦然以爲耕織取憐。嫗其飾僞之物而婦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歎也哉。消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煩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婦姒晒也多矣。今校鄴君之詩。而恍然歎容焉。蓋眞得先我而老之婦姒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其者有兩。並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言。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觀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超大士圖介亭要予畫題識其上。）

萬里波游。珑璁拍天。蝦蟹魚鼈。鱗尾交涎。隋不照燉。如鋭照鈿。儻此大士。筏彼海邊。一座不動。而百魅伏跧。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瀲剌瀲剌。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柱惹傾。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哂。鄒米成砂。

伏虎盤贊

我觀伏虎。曲蜷以抵。諸繪牝貌。莊獨以疑。祕威如待。不覺傘猛。袭晏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卻。

書瀘水羅漢盤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若俱有性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炙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謂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識。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蹤爲蟲。付流即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蠅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蠅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道。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滑合掌禮拜而作是言。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蚊。梢公尚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汚。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像。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頗諢。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蜀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綠。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祿不許。炳蔚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爲良而以與執。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謁之右所謂文非雒墨子經史。惟采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爲龍爲神皆夢裏。紫驟御揽晤曇子。如此之云俱幻泡。焉君供帝姚子繪。謬也作贊幾於戲。帝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邪。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明蛙。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雖爲繪此。三公一室。大海成冰。一漚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牛野。四老者之偉而雄也。誠以爲商顏朶芝之駿。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郛。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開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耶。無聖凝心。是活子午。

又

遨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又

嘗其騎驢。不免辱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高皇帝像贊

上之嚴也。天高以視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抽擘胡而提漢統。縱斯之與咮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萬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肖耶。是爲我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宮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運。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鼓出所藏郭畫。一叟持元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遊竹窗中植一小蕉。從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册肘者。卻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譜觀之。黝然以墮。有物在手。體元守黑。曰此眞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遑卻其肘。樹表於窗。如實用舊。則不可究。

自畫小像贊

吾生而肥。鶡冠而履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囫之狀。癡癡。安知其不復纖纖。以應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鵠耶。兔耶。蝶栩栩耶。周邊邊耶。嗟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爲一佛貌。泥範出冶。鏡誇已肖。付萬目觀。且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曰若。評汾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顏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瘦。人謂瘦勝。冶氏增銅。器敗不鑄。

公子爲誰。特專藍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部以記。刻之貞珉。嘗始冠。面白髯脊。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類須竹明。類婺玉晶。視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漾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候大吏。借館於子。予泌亡奴。執狀以須。嘗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公亦仆矣。犬馬踰老。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婺嫠矣。自越而西。聞東與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慫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閭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象象顏毅。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嘗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腐夕餐。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距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爲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嘗貌。頃復令嘗。覺微倍老。嘗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嘗屢憶。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顱。有物朗徹。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況覩其眞。未見有此美鬚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面天蓬者）

瓜瓠白肥。但可醃菹。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婁馬策之像贊

清嘯元談。惟顱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簌。怒風掀竹。凝。儻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顱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鯉。思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德於中。所以不顯人之嘗。梁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博雅畫梅復嗜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直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嘗然若撫琴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驅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遒。辭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雖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追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羣誦并序

王懋新自劍攜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蕃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庶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蔚而旺。旺將歸五箱。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蓄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風世之能心。而令輪迴漂轉。適墮其智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道季乎。

題竝

獺性何拙。何不能綱。綱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垂蘿。獺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嗥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樘。維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銘

歙石硯銘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入日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質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爨屏扇。然以墨易膠。稍乾。爲磋吸鐵。龜尾之佳者也。時王仲用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數兩。期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歙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歙石硯銘（與金星色）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又

不食肉。色故黧。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裴宏血老千年蟲。女媧割取三百寸。鉅橋撤粟一掬朽。亭長左股盡不守。雲龔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憂墨有聲。如蠟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鸜鵒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蜻蜓銘

銀則燕而皮爲頭匪則蜻而鸜鵒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盥脚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鸜鵒之目偶遇石或取以喻其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渠落盥不落盥

又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鸜鵒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鸜鵒以靡險膝蟬刀創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翦翠之創金奎壁開而不染報難爲乎苦吟

雖磁研銘

稠險膝一何捷敗類兇猛於猘馬善走必歸智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許總勝彼攻即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銀面圖徑尺有寸水圖面橫圍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攀鐔以馳迅義鼓面之月蝦蟆琢沼勺水鬼微復寸冰惹冬宛如鼢面之雲險膝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脬磬銘并序

家藏古白磁脬瓶脊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泓潢蠡石取其半縣窗中銘曰破脬磬

脬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脬之冰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瓢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分違爾司其縢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衷古有滅名其殆謂子

篆檀銘

嘻吾何待不更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益符無拘陟勘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室關白者我簽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敷日而不拐敢告獨根庶謹其蘖

竹禪關銘

大智縣臂小則不能臂湯於墨而浩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崔女勍

又

中智大智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關以肇之墨不涴肘刻竹爲關創意妙手妙手爲誰趣克張叟

書檄銘

嘻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斂而閉之椎木扣而取之椎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非得其精今何其爾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蒞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家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諏曰有君至即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出已鏹爲死者棺殮祓祝異時卒馬死主將得自補馬操其贏值公悉不然勞逸苦廿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已率度可搏塗乃顧視北門徑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堊蓋材工雖不緻好蜀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鐘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使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夜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冀在遂徑大人逐朗夢寐見之若有所域今玆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家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即有痾瘵宜無所不至豈惡恃劑療遂廢醫藥于神祇予應之曰邦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明映華夷所嚴非邦都比矧生者有於靈在尚如有知寧敢望焉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過以爲卻使有之特加於謟非之疫吳芳與士仁鄂之擯武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既惜士卒至資客貲裘靡不倒屣

盧左。是眞善學侯者。若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踞弔踶。臥則蛇蟠龍媾。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變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踞弔踶而已矣。其臥也。蛇蟠龍媾而已矣。其臥坐也。箕踞弔踶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者。吳越春秋。越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爲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開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碌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楹。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臨者水者。不可以曰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獻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艤於此而樂之。蓑伯子使余記。余難以病阻。然尙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侈都之孔道。而今變而遶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敍於鋤掘。遶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輝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嘘。晉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諺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逢事變。試從遶步暇。一登茲山而眺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溶。字景哲。

圃三館記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即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踰恆沙之數而不可殫。即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礫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辭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和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沽沽秘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勤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圃三。記則屬余。余億圃三之說。雖出於小戴。匪家乃昉於弄丸公之墓。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聞其門。又頗憶河南書田及考亭五先生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乘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假稍稍徵逐弄丸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謂其門而未得者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證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涸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誰未發之中之謂也。夫懵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裒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塗有通天通地矣。願不能通人耶。子裒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營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萬歷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嗣、吳系、瑪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蹤不可負。莫至楓橋晤君澹舍。止焉。明日。其兄悅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悅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霽。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鍋寺之石鼓。是夕霽。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峯。攀捫裸腐。陟自西澗。以澈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裹以歸。陰巖錢、紫閣、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能已燈。僧雇觸綑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塡。泥入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巖。甫明。陰雨小霽。午泛。賦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儻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霏屭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路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騶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騶歐於嶺者三。諸子涼而跌者非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閘記代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溲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曆癸未。宣城道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府。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漢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窒所泐。竝甃巨石。側出其兩頰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圓以衝。磉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磉甃。銜之際。冶鐵爲小楔以鋼之。其於磉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子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昔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長菁湫。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是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故役則榮。發丁也。而今遮侯費則庫漢。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皆有顧。則予二。不課。故榮發丁矣。而尙有以不便歸遮侯者。歸背湯侯者。則後之便遮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瘡裹。糟棄衣。始病褚伍。糟美海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蔽者竭決塘。竭則罪。故海

畏謗閣。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汐。閘則否。故內外漁通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路逆圖巖巢。故宅是者亦謗閘。蓋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蔽害亦視之。此其蔽在竇。竇者渟則然。其溺也。則外漁路以潛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貢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貧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嘉侯也。糈嘉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發一也。靳而潛啓。賂而潛閉者。痂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德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吾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恆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編鄙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湖之。不果。入明。田既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歷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宋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由麓。北抵鄭家塢。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埭。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在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溪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姑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閘之以溉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春鍾所及。計高腐近遠而課之。竝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整。下和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梢棹。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舜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樊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代

古者井田以發。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四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言徙而相慶。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卻耕之井矣。夫有田以發。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發窮。則不得不取發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遂以塋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朱、義二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酒而與曰。寫劇矣。盡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傍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既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宜出地以族葬國民。有葬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俺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盡大夫之衆。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驗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滯壑。乃若酉伯之掩面曰枯。此則原父尚未遷岐時之

鬼耶。夫王政亦何嘗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蓋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閼。岐之枯骨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庇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徒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子盛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談地與舍酌所息以儲。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錯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貨者名氏。若貨之爭。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代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瓴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慶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邑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腐孔。染於藏府。乃始澹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和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盡蠱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糖於井。索挽酒資。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榭以至改一桁陰一樹。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礮城壇驛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值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艦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瘉。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艦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堪與氏舍其繹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歷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衙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與焉與人。蹄踵如織。雷轂而杵鳴。介然惟一衙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圮也亦易於他衙。圮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觀。於觀亦隘。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卻衙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觀也。而民之蠲。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期府以勞民而能衙。卻以排扉於勞民而新衙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衙。衙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閘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閘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觀。新厥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洞記

欲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嘗爲婿某年間。買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貴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違。於是始買廛以迎翁。逢世爲杭人。既葬。葬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昊有疾。大困。禱醫

勿論。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邀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告。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鮮妍。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濕春沙。皆已。君誦詩。知叟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即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叟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叟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曰。君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曰。君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曰。死者不可救矣。生嗣不可修耶。吾爲開號嗣修子。且曰。吾輩近亦脈壅。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善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旁地以祠四公。自鏞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益田若干畝。以給其歲時享。於池邊深。棚橋聯絡。雜樹鮮花。奇江叟山中更一開。左右夾之。上搆一亭。飛梁臨石。下覆以室。用備時享。於池邊深。棚橋聯絡。雜樹鮮花。奇禽譬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畫。悉出神意。屬聯之詞。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皆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者女祖仙姑與焉。子孫在魏有處。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淵。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登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族矣。而窮儉以稱。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鏞之閥邁也。又以戚。雖國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證夏。薛土於靑。視岳裔海。實惟神明。迨於中葉。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虔。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仙昔侍從。代爲明臣。白刻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既於鏞。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揆。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搆拓基。則自公始。既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闔歲釋奠。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榱角翬飛。江海之酒。追遠歸厚。式此考思。

石刻孔子像記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髭。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髭。近郎氏七經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遠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衷獨不稱。須可疑也。章伯固所題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往而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指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指。韓昌黎肥而胡。錄臨載頤面賂。是兩人皆證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代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綰。綰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綰嗜酒失業。閱四年。幷其妻自縊於某

宦家將挈以之京妻登之悲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厚吾夫族若吾族儕家也奈何令儕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裙袂以自縊懷石沈河死官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緒遂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途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都邑錄忠孝貞廉之謚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啓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宮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牛言謂宜表姚氏宅而揭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慶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有謹承公命來徵記果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歎曰余老矣乘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非乎旌者且睥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尚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詳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乘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代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害甚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盡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睫間高蒼長蒼有俯壓百雉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憒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金利川且人得錢氏以臣服來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鄧事以講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漸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儻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後微於民而務先以己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纂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撘砌石鑄門上架樓樓基盤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綴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檐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曰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慴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通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開子久僑吳趣台堂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匱渭謝侈不收公曰我愧管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逞愾用編溥矣何侈爲渭咸公語乃拜賜持歸適蒙中買文物如公數貿城南東地十畝有畐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箏迸裳客至網魚燒箏佐以落果醉面詠歌始畐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室曰酬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館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隘寒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廣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怦發設守田園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咿嚶嬈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勛爲人所簪傑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使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慷予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者屑屑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匪笄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值江猛父不得死所蔽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傑然長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敦敢愼恬世將棄戈何況邑尉相相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

徐相公碑

神姓徐名福佛。世爲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歸。莫有啟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遺嘗。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爲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關雞場所至宏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漫水。鬼火螢遶。忽失棹。我遂怖號神。忽開蓋雞。蓋獲棹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乘徒趨信。始謂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乘以祠神。神之跡頗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誰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拔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接。建寧記。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鄙雖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鄙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國場中。絕奇特異。其編編等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湲兮牧長。解佩紐兮言歸。依短褐兮長席。戚六籍兮以卑栖。兇管蒸兮杵催。以道兮將來。淹日月之逾邁。盥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饗。匪他人兮吾儕。盥之來兮總總。挽北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學

賜光祿少卿沈公鍊。爲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瀕入古北口。漸逼都城。時廟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輒和之。獨諫忌已而上書。謂兵二萬人。願自效。廣退。會大風雹。公又上書。遮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戍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貴爲援。廣計。廣跡大同。塞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俸賞。公移書誣之。又作射虎行譏邊臣及諸謏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糊射。中則梁骯相賀。喝值饑。則又散己財。粟活孥。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真忠氣。益切齒分宜。然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而莊皇帝下詔錄德忠。公得贈奠應。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庫前。將軍霍雲祠畔。後若干年。某奉命以御史怦學北邊。至清豐。東士相率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嬪書也。雖以勁然治蠢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其鋒之銛。至斷昆兒。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尊於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瀾。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師事必奇。鄉人至今誦之。猶凜凜若生。其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鵬翔蓬蒿。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箠。求羣飽羊。及其在廷。舉條以揖。揖擊鷙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圜之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與即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遮申遮紳譬家大人以先

生卽不樂於稅。未必不樂於祉。而祀於祉又吾鄉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譻應。郁顯上言。遂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設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飛朝臣、舜走督卑登力助貲者。既衆。祠所需用。仰日告成。門以二重。垣極略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奔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既稍從事於學。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義。於是舉也。滅快之。嘗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栩某邱。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祉。而今先生獨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於祉也。於決雖有道。本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歷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論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論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

賜光祿少卿沈公祠碑代商學

賜光祿少卿沈公鍊。爲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瀕入古北口。漸逼都城。時廟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獨諫忌已而上書。謂兵二萬人。願自效。廣退。會大風雹。公又上書。遮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戍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貴爲援。廣計。廣跡大同。塞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俸賞。公移書誣之。又作射虎行譏邊臣及諸謏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糊射。中則梁骯相賀。喝值饑。則又散己財。粟活孥。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真忠氣。益切齒分宜。然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而莊皇帝下詔錄德忠。公得贈奠應。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庫前。將軍霍雲祠畔。後若干年。某奉命以御史怦學北邊。至清豐。東士相率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嬪書也。雖以勁然治蠢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其鋒之銛。至斷昆兒。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尊於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瀾。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師事必奇。鄉人至今誦之。猶凜凜若生。其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鵬翔蓬蒿。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箠。求羣飽羊。及其在廷。舉條以揖。揖擊鷙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圜之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道愛豈偶然哉，宜而也。對。

鹿公碑文代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錯縣民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鐫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者主簿，在里者主簡，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長諸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斃，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即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竊丁者，至者均徭，一不幸得驛遞或捕盜諸役，悲在坊中，願百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擾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者黠長有朝持容手，暮金滿篋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鹿公，蒞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廂役，不縮不益，與民之丁土相蓋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貿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騷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傳，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僱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貧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艱於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略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遞泣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鹿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田且將保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蓰，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隸事於禱祠，甚則刳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少南，賢之前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雅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口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耳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魅而狐蛊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一而不爭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訟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冥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異，若止水鑑眉靡所不燭，若鴻之鵠鼎，即有魍魎，姻婭，亦變變雖雖，單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卬之，又若椎石然，撫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聲而人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吏皆與斋之羅，亦縮手重足而退，無有擾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名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其祠而碑之，而屬皆於予，噫，固其宜也，與時邑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淡天塹，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起，提不擾，則侯亦不佳，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傳

明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慈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慈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入吉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肆掠，時先卒得誑徒崔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肆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婾惏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輔相前，相顧愾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壁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戍奇，嚴是時，君愾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制木爲朱平冠檐象，且莫射捶之，隨事觸感，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讒，悼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菩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獻首功上，君疏詈六轅門數順罪，順新忌之，承嚴氏旨，日文書搒笞及甲寅，虜復遠大同有衛，順計不出前愾，君飛書絳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入套窟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將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娠搏君，遂與御史

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襲。械抵宣府。杖斃。戍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顧楷。襲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慰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閒等。說悟向者嚴氏蠹國。漸世蕃西市。奪篇官。籍其家。事蹟牟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陸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褒復疏父冤。顧楷坐死。上感君驟貴。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騷。及閱書渡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篇邊賦。扼腕流涕而歎曰。甚矣。君之假顛原也。然顛原以怨。而君以憤。鄒死耳。而憤不酷哉。雖然。死不酷。無以報烈忠。今夫千將鏌且折。其所斲必巨堅也。君結髮遨遊。至入仕。至放居寒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照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喚其室走京師。晉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娶其鄉人為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泚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舸歸翁。嫗相歡如初。歸君所為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為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侗寶。遜業鄉人。前通政朝陽耳。然侗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為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寒垣時。余亦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蓮。公業賈。母為襄調節。使饒。晉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瘧時。而虛所貯折銀倘數千兩。鄰近有因饑而作亂者。棄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遣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若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盡盡出其所私藏敘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為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略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既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徹郊野。其婦人戚戚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雛。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雉中。數子孫使治行。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偕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為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服於官而訟於母者。即槩猶母一言。冰解而俯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謁於公。介楊某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曰。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釜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紓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強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甘。則可延日時。得自為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徐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擅府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為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國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

開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貢。數為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市指妄費。至麻縷絮縕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狀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致其業也。乃書狀來請傳。余嗟已咽。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賦。一不售。乃為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輒一第不高等。且困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正。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為壽。請府事。而君不為動。先是。又一他府公受一鄉林托。令簡增。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矣。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難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者。處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為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擾盜藏。乃嫂叔矜耦。兄弟以故業而鬨者。豈少哉。嘻。可傳已。君有脫量。嘗顧嘗山中。書破蘆本。弗飾。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哲面滿月應法。匪特文嘗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悲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實古書帖及名人璽滿篋笥。數靦俎銜杯。睥睨嘯歌。子業。然亦時為詩及好人為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為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為生員。既以俠敗。乃用武中武科。為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窶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抒來鎮浙。知其材。敏使練士。會參將處鑑自松江擊走嘉顯。公令應時殺諸海塘乍浦為賊所掩。乃益闢被鉤。隨馬死。死之時。猶恆罵其馬前卒促使己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為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覩晉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鍔師參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童其伯父奉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貲數致千金歸則踰進其昏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窶倍故必遍且歲饑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顧公孝友喈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金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點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鉢於門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酒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集座中忠孝人遘異禍輒扼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無一旦跨騶度居庸馳保安把洗錦衣扶痛哭旅寫錦衣出陘中猶瞋瞷瞷若果核意以酬倍通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嘗吾買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寄沒頭來取金耶揶揄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趫索解文理其交我也質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惟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探揾爲及槩君每入輒我必日伏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銘也

諸子來告日曰今陰靈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銘某君弟也余亦遂弟以銘銘曰

魏寥寥吳箱臣鄉雅晴眇蚊緒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楸關兮執

苗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藥子苗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斐來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則數屬潤久之潤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潤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明亦絕疎落卤葬海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鴞鳳者深愛之藏其衣食令就潤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嘉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領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潤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欲飛去晚尤喜與人欵譚每自其脊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隨不旋輒走潤所寓禹跡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藉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潤與藥子迺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腐苦之戚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嘯游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稚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潤哭寺中腹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銘潤與某稍會斂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跡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洛字潮源號紫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遠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節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卓徙清道里卓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盎中人奇之及長倜儻好義有急難必赴家頗饒多貲爰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氏死倉卒請母本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盧火翁以捲忘母辰一弗誨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解頤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侯坐謫死孫系、綬、紳、周銘子辭以繫至再與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巷無居人蓋矣不勝哀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棋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潤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瓦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曾公諱珝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徼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收俸於麗。道過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誌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徙太君與宜人往家。楊既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勝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照照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貨。走萬里道。與僮僕食飄衣蠶。入洞窮穴虎處。取毅息於蛩子。而瘦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辟花祖繩紹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耜兄。然俗獨悍。少焉輒忘其好。或舉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宏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簽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宦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即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儘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大逼之。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晉頭夜網魚。舖泊門。忽墮水。起而愕然。有神馮焉。聲音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貴無證。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略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悼。其描寫紙醋。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稻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寤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秘百身莫報也。數欲擯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旦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及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發其侄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逃。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繭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服特詳。而收淚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奈兒在此。魂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嬪母蔡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演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蔡昏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茆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撫子。令改卜先人葬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撫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縣。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晉、廣。破舟罷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風怒。人失色。所神鬼。兄曰。滿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眞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宏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岑陵蔣先生者錫鼎稽山中。將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凝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魄雖藝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演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操。猶隨父宦演時。嘗記姓名於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總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衝杯心注鶯。而兄竟以掬鼻歸衡。造明名入。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照照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貨。走萬里道。與僮僕食飄衣蠶。入洞窮穴虎處。取毅息於蛩子。而瘦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辟花祖繩紹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耜兄。然俗獨悍。少焉輒忘其好。或舉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宏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簽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宦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即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儘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大逼之。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晉頭夜網魚。舖泊門。忽墮水。起而愕然。有神馮焉。聲音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貴無證。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略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悼。其描寫紙醋。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稻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寤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秘百身莫報也。數欲擯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旦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及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發其侄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逃。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繭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服特詳。而收淚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奈兒在此。魂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嬪母蔡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演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蔡昏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茆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撫子。令改卜先人葬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撫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縣。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晉、廣。破舟罷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風怒。人失色。所神鬼。兄曰。滿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眞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宏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岑陵蔣先生者錫鼎稽山中。將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凝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魄雖藝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演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操。猶隨父宦演時。嘗記姓名於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總

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潤爲人度於義無所苟時。輒疎縱不爲檢縛。一涉義所否。千恥詬。介穢靡。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斂。獨餘書數千卷、浮絡二、研劍圖數事。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劍盡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斂。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潤嘗曰。余誠旁皇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精神。當盡斥諸註者繹。具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毋發付之。得盡遊名山。起恒伽塔外。物而今已矣。潤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鏞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僑母黃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籍於學。試於鄉。嚴嚢於潘婦翁海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就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愚。提弱而校早嗤。潤既髡而刺。逋憊融。孔徵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飯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海樓陳山人爲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願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策仲紙以朝夕。應嫂稱知己於山人也。願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衷吾翁若婦。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夫之所以縗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顛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轡轅弓矢。以自匿其苦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若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館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仗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元釋。凌跨恢宏。既足以感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己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玉吳歈。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呪。櫂歌菱唱。伐木輓石。殫辭儷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圖譜。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瞽瞍。鼓口誦而手奏者。一過輒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巽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榮。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髯士。士誠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勸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酒持俎。藏筆楮以進。山人則振慴提管。須臾所乞而後止。而往往襞札。援酢去。留自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衙命之使。有未見鄉搢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廬。而山人指顧自如。雖談閭視。雜以嘲謔。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宦又皆經都。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撫盧夜。調飲食。級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爲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遒跨諸賢。游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雜衣幅。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與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蓋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效之四年。而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謂不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贅。先人之遺featuring。若小子且厥紀與諸宗之牢所謂者。敢以千嘻。夫若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父兄共恨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與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蓋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都君當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竢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寔使成進士。知紫安。紫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猾訟者。欲因以脫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誣崇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暮易幕移城隅所。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崇降後復來耳。至結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漵陽。卻史行縣。薦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藥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漵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素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閱。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斷發卒。最不宜者。令豁地漁入俸。戚貴家。宮發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竝要切。納諫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而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霍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驗至今。工部輒請發卹。可千百年不與滅沒矣。入世廟罷之。賜金綺。又奏免早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能復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房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襲爭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房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還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結婦閒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房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附公疑。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少卿。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牽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楊毅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衡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既又改北工左。公用鯁則卒躓。帖用工則商罷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棘。砭者鮮效。舉朝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總奔往撫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湘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酋遁者索反噬。何公竝後先討平之。皆兵部尚書。雖如故。而武定府上官凰繼祖者。世毒螫。鉤連他府大小酋。僚濟強者數十盤。遠至貴川和曾。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殺戮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龍川。然頗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蘇。并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道。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稗伸。賊果用是敗道。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既銜公折其檻。又自悲當公未表時。頻卻其資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東面公自軍興。則先子首腰斬。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寸猥。爲麾鵄擬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竟以歸。而眇微者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直則用數十罷而不起。先子眇微則蓋脫丁牘。尋復齒士林。稍鳥紫其顛。踝而已矣。於是南翁者。猶既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蔗而此府。幸長有林泉。以華換韈背。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吾所以狀之日。爲嗣移碁三郡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雖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雖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餞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磨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

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歷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疾勞歿。先公八日。公果祭例得金。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某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娣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罡。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五長適何兵曹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曹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曹秦公子茂耀。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伏惟帝君。禍福綸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撫語。喉舌攸司。覺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吉凶建而可知。何必於貴報之徵。成蔵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魁剛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蠲除垢。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砂三星之在天。捕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曾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惟何必不言。總領魄魂。而拘陟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蜃塞。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誅。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淡。越衣方帶。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襆服司馬。持之角之。與公上下。追於成功。舍我而北。

嘉錫膺鑾。以褆以祓。神武翻馭。仁漵旣參。既賜以玦。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旣有爲。死應不泯。追念風誼。恍焉如昨。洞在行間。粹啟然諾。兩蹇駘服。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俾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舉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海。其巢土漵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曾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閉。悲悼爲不食。方今休發吏士。以圖後功。緬念殲賊有日。而終無釜於死者。故遣吏資品物如前。召諸監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歎。

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參其候。呼涕激面。脈數以煩。知不可理。謂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能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也悲哉。敢告。

祭先墓文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潤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郡。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潤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發生者而皇皇如也。潤罪亦可以少原焉。潤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還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己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摧於囚。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潤旣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潤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眄。潛掩涕於茲蓬。

代上官文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官也。億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誦仰而俛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農。不肉者六年。賚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獲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愼。夙夜匪遑。志在益展。騙馳川以再桑地下。而豈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尤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生。衝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嘱。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牲者三。日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於呼痛哉。父吮臍。子吮餡。命之曰猶。女吮蔗。蔗父咀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盪貲。子盪芥。命之曰嚙。女其舐己之肺肝。有溢此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笞兒一百。蚯蚓鑽額。日者於蠶次。當飯午。庖臛蒸粱。和藥清酤。大人散之。幸且莫苦。

告丁母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嘗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還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嗟。不敢道也。咸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搆。冀自今已後。尙以永事也。

哀諸侯辭

圉予不肖。喚猶蟲雖。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遘退維谷。秣月歸糈。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簏列以羅。彼如不儘。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殪。無退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廻毫作蠆。體剌格乖。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筵。鬻素逆旅。令我毫揮。多戒閉風。蠶用物以宜。非方不可。酌以荷花。蹯豕侑學。追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挾傷而詛。曰此迫冬戒。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兔死。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鬻以備藥。公劑我驅。匪藥我痘。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兔死。羊蠻悲來。鄙炎難起。人曰起耳。未然。家置一喙。日千斛。延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倍。多公一畸。洞餅聊潛。未卜其騰。且弛其廢。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罷。斯言之宜。非我則讒。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咮。尺麻組之。如鵝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巽巽。願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鬨。人往謁公。以我墨贄。昌歜旨酒。愈嗽愈嗜。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鯫誼。髡管奚既。娟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儻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乘三十稔。豈無他德。念此猶特。破害僵途。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辦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爻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

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令葵睽而爲之鳴、若疥植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懼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疾夫既還人以婺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卅也、其舉舉於斯事之未了、而覓先以往、遣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卽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其失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卽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恆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茄、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耨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質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鐮、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憾於發摧、要久百年而不遷於故舊、稍散傾囊而待火者家、壯激衝冠而抵讐以唾唾、或誄文而雲生、或愷世而載手、蓋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曾、咸若平生、伐木醵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安交、曾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龍背、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奇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焉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鑱漱顧以長嘯、阻揖襟而提肘、曾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陳蠆、

祭羅母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恆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探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於人、聘之產、鷙子之慧、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美菓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象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聘也、鷙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聘之元鳥、鷙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奠而不免於哀者、是予鞏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鑒於反炎涼者耶、殘於鴉而牀且杖十年矣、顛似不廢而覺健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棗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覺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尙能痛以淚耶、當燒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猶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卽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先生之於行、節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卽固獨立

有識珠玉魚目於賈胡者、識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末始識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珠玉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珠玉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固之不敢以不度、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司之愼、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

雜著

隍災對

萬歷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諸頗遂幷焰以入舁神者百數十徒不克徙俄而神首殂火宴殿宴殿首亦殂咸曰諸徒衰而掬落之果罹則不旋踵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瑣焉祭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扉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慴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恬且恒之明日顧和質未有以復夜臥而思得周公借捷伯禽抗世子耶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嘗伯禽耶則必有嘗世子者嘗世子宜必以牧吾士者嘗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捷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士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捷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捷伯禽亦是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嫉於鄭且者非聚數而寸扯之也其元與嬰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懺於心豈必蘗出非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非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非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鄉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捷以決其不胥自負之初心使得縮口於神以咸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亦藏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捷伯禽也非被髮而數且扯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謂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隳也蠹爽神之旗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詈凡神威之日莫不土苴其製之舍而遊之而後去況土木之舍乎又況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貴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捷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噬是帝天之徵檻也蓋嘗謂天之徵檻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慢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暫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吏遞婦寃之可也衆遷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捷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蓋蓋徙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棄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間謂罰吏也同噬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但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箕子質者曰陳宄有言曰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禍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謂殛與曰不察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斁與舍而作與曰斁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釁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攸與神自徵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靜其夫而尷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遮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昏一之神固怒而痴之豈昔不恥耜而今則厭夫不寄示禍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弱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憯遏弱也耳而神不能庇今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曼者怖覆尋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期垂而刼之豹斯鑽神茲所遺匪輪伊刼憲者曼破的而毬之彼曼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潛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菁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遷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菲正鵠其何知以予爲罪曷按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予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臥龍山之顛曰階總管扁公廷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蔣祀者處山北則陟顛之廁又似後顛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使故麓始有廁審爾則麓之廁又似後顛此廁則二面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作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廷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譌傳其說故鑰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道以世劒不敢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稽縣梁之志築壇夜禦下帷朝誦取萬卷而舉面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旁才過呂蒙舉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綰下向洋宮而脫穎早賦蘆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遠組豆之閒去攝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觀事異人洋合竹傳黃石兵符越女花矯親授白猿劒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句投隙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旗海糧橫戈艦氣息滄溟之外始襲狡猾之越纔提閩浙之戎侍鈴閫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非不改懦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詔庶而始釋乃有諸潘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駈韓范九重宙屬親頒節鉞之權一鎖霜寒坐控華夷之鉅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道集羣策而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覺付托以樞機之密舉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違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筯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挾弦轂滿霜霄之月百金匕首芒抽秋水之輝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通會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實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霽鼓翻旂驚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簞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金鼎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展以初陳異香證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齊照色之天燦作營中鼓吹雜鏡歌之曲座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旛旒光華似錦觴舉金致酹偏裨敬無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著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磨封侯之相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舉逸階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鑿鑱漢翁不吝據鞍之健老成超辭還期如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贈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祭開曉日光瑞蔫不收偏覺延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筮歌借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鹿鳴

冢墓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穿鳥啄之慘覩何民胞物與之仁自君受采著舊營擴以埋是爲點窀而炙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杠之成逝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可得卅金用以治葬鄉人矢將共成襄壙然必周以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延誕者無隙廬墻掩藏無主之魄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衡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襲起於吾儕但以隧及則泛而不能廣慕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勘施衆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窀公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舉慨然輕捐百萬之輸翁米僕貲之費不過收閉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記

記絳州園池記戲爲作

絳記何山爲人爽口吕黎倜儻于此龍睛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道文公所詬合要門大吉之諧正好

藉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圖伸麾揚賦賀高懷每在風騷猿臂星奇善射出乎天性詞文武本無二道以世劒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稽縣梁之志築壇夜禦下帷朝誦取萬卷而舉面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旁才過呂蒙舉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綰下向洋宮而脫穎早賦蘆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遠組豆之閒去攝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觀事異人洋合竹傳黃石兵符越女花矯親授白猿劒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句投隙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旗海糧橫戈艦氣息滄溟之外始襲狡猾之越纔提閩浙之戎侍鈴閫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非不改懦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詔庶而始釋乃有諸潘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駈韓范九重宙屬親頒節鉞之權一鎖霜寒坐控華夷之鉅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道集羣策而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覺付托以樞機之密舉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違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筯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挾弦轂滿霜霄之月百金匕首芒抽秋水之輝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通會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實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霽鼓翻旂驚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簞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金鼎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展以初陳異香證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齊照色之天燦作營中鼓吹雜鏡歌之曲座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旛旒光華似錦觴舉金致酹偏裨敬無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著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磨封侯之相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舉逸階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鑿鑱漢翁不吝據鞍之健老成超辭還期如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贈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祭開曉日光瑞蔫不收偏覺延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筮歌借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鹿鳴

冢墓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穿鳥啄之慘覩何民胞物與之仁自君受采著舊營擴以埋是爲點窀而炙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杠之成逝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可得卅金用以治葬鄉人矢將共成襄壙然必周以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延誕者無隙廬墻掩藏無主之魄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衡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襲起於吾儕但以隧及則泛而不能廣慕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勘施衆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窀公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舉慨然輕捐百萬之輸翁米僕貲之費不過收閉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記

記絳州園池記戲爲作

絳記何山爲人爽口吕黎倜儻于此龍睛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道文公所詬合要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帆菌刺刷。枉諜盤詰。詰曲聱牙。鞋襪非眞。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鵝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猛鬼哲符。衮服必且殺人。亦假假山峻嶪。強強雖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指水指樹以釣遊。倘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姿於鄉。論以公成。祖緣淺起。悲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殊奇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眞威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眞。至於褐寬博帶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儼若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共仰。有功絕綫。無忝繇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況蓋棺已越於十年。顯賢俎豆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顚上郁君。撤己所居。慨然義倡。爰與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徵痾。未緣謝病。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塡徵材。陳摹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開者。莫不相所有以助成。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領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楹鳥革。翬碧龜趺。得孤僧鑑大士以懺悔之勞。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幷桂關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依見於窺。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顧誠紫陽之抛梁東。衍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綠帷中。抛梁西。綠滿禪房萬竹亭。就裏數竿須好證。先生親自有留題。抛梁南。翩然老子去湘潭。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篇。抛梁北。小池長洗鑿餘盤。草色猶爲書帶碧。墨痕曾滅蛟蟠黑。抛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道鄉猪此中放。抛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貔猶知祭本原。虎貓尙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料

請神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遮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旣無。神何可揖。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乎明。有享不享。遮有新祠。城南之隅。神出以入。兩龍是襲。鹿芳蘋。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顧天新嗣。誠上感於元穹。夢日懷娠。瑞覓徵於華渼。況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懷犼之異奇。長面狗）資生惟正直。秉恢宏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關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右。以益豪宕。至顯英威。旣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卻飛蝗於郊野。渡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哲捍患禦災之績。長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隲。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忘心妙道。猥寮薦羞之鳶。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蘋蘩蕰藻。蘋之芳芬。言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旣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贈佇慧旌。鸞掖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提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遐。鑒委穆之非聲。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献史陳辭。承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嗔。視更顏之師覩。旣醉旣飽。馮戒起之皇尸。雖盛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撫嫌於援止。淫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爪。幽期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樽敬飲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移獻。

回軒焚燈

伏以盛逼逼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通爾夷猶。願遲放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燔光一穗。遠隨筆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卻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間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聲客杭。彼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跳出。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盒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假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識思之。當木未有桐時。鑿不絃時。匠不斲時。人其耳而或無聰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貴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若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予應之曰。是子之季也。子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川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島。鷺焉。鷗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旬之沼。簪者焉。冕者焉。縉而紳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島非簪等也。人非簪等也。見一師焉。操百觚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斂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獻其膳。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

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辭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學道者，指其爲自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即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虛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蚊蝱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聾，甚或爲盲也，或爲躄，甚或爲瘖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瘓瘅也，始而擾是患也，既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瘓瘅，非自然也，而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瘓瘅爲苦，而以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瘓瘅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黑染之智，驅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爭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聲與盲聾瘓瘅，甚不甚之異耳，而況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變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邛嶲遮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庋，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誡有別序，則又云，藏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誡五存者，啟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誡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誉一誡，反以一誡爲竊盜，夫一誡之可誉，乃特在妄篤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誡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誡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博而不理，逃責多至八十種，誡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圌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指俾以刻，則王圌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誡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誡自竊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誡即王圌矣，疎一至此耶。此書王圌山人序一篇，不著姓名，參同契誡一篇，亦不著姓名，疑皆慎之所僞託，以石函爲出土之古書，而以己意爲之，其僞託之迹，王圌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楊慎之序，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複刻之者，黃圌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增作以刻之辭，五序敘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誡心頗誡有其僞作之證，嘉靖癸巳秋，仲子誡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杜一誡自序一篇，篇註三篇，爲一篇，一三相

設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雖不以盲與聾者冒之矣，而今之識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提，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提，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施不如是之蘊也，蓋先生警教人曰，使前世皆水，指何爲水，禱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月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圖魄，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頗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瘓瘅之醫，呼谷應生，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洞小子咸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桓思振，非以多言數術，期於顯露瘡瘢，伏覽蓋文，悵焉援筆，僭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誡字盖者，嘗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會琰之意也，一誡其殆善繼會志者乎，潤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乘文理，會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邛嶲遮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庋，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誡有別序，則又云，藏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誡五存者，啟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誡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誉一誡，反以一誡爲竊盜，夫一誡之可誉，乃特在妄篤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誡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誡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博而不理，逃責多至八十種，誡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圌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指俾以刻，則王圌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誡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誡自竊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誡即王圌矣，疎一至此耶。此書王圌山人序一篇，嘉靖癸巳秋作，不著姓名，參同契誡一篇，亦不著姓名，疑皆慎之所僞託，以石函爲出土之古書，而以己意爲之，其僞託之迹，王圌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楊慎之序，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複刻之者，黃圌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增作以刻之辭，五序敘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誡心頗誡有其僞作之證，嘉靖癸巳秋，仲子誡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杜一誡自序一篇，篇註三篇，爲一篇，一三相

編二篇爲一卷一經文一註文一補註三種相連篇末各自有序一經多四首間有脫文註缺三四首句一三相類文義無得屢訂而經註猶未盡正也或有益銷以待後賢

宮井砂名以相天司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謂　楊慎序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雨人到地得石函有銘古本僧女人自會稽來貽以茗本中間之惜已見亦可爲掩耳盥餘之謂今楊憲亦剔此本中剔井杜錄其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逵而溝而洫而洽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壅賦不通之患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劈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洽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達輸並得直抵幾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劃曰無以限戎馬耶

杜一識別序不著日一炊但苦夜深和蟋蟀倍添窗惡不勝悲

宿秦仲廟初陽臺上

風引晉謳曳徑長千尋臺古映初陽何如下有編蘿屋避世身棲白鳳凰

三八〇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登州有海市而都使戍君余故人也作書來誇其景緻寄蓬萊集一部令酒賦詩一首將副入其中小蓬萊者元顧瑫越詩中之語也

牙門遙映列仙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并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書帶景來解道觀遊憐獨往那能分向小蓬萊（詩見卷七題爲寄成女婿守備登州）

過許君草堂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馬無喧席每虛西去垂楊連古道東來流水接清渠窗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棲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盡歡居

咏觀音蓮

猶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馬蹄圓性轉鉦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蓋空中去氣送旛幢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耳見漚飛埃

咏落葉

秋來一葉香經飛無奈秋風葉葉隨昨夜井梧應遍盡誰家霜笛莫頻吹掃從門外資方至積向墟邊夢

張陽和文選

撰忭元張

刻張宮諭文集序

此予年友張宮諭遺藁也。予與宮諭同官詞林。予最善病。藥物是須。何暇及其他。卽宮諭有所著作。不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事問學。要以萬物一體爲宗。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願。其望聖人而期至之。切於飢渴。予所習知也。乃今讀其文。析理於幾微。而起戒於恍惚。謂民之奪。若已推之。道人之善。若已有之。眞意溢發。使予對之。如對宮諭之面。親承其語。豈非精神所注。有通接於言外者耶。昔人比立言於功德。抑推是眞之所傳。自不可朽。如徙粉飾其辭。以是爲行遠。容非虛車之喻乎。宮諭又嘗修郡邑二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專。或欲限以年所。宮諭曰。莫信於耳目所睹聞。又以嫌自避。而欲推之所不知何人。自視得無薄乎。於是概取而裁之。不以一語相借。是時予南昌亦修志。予與同郡邑二三君子。嘗誚讓不敢居。且爲限年。予謂諸君子曰。以此視宮諭。其力益豈不相遠哉。諸君子曰。委有專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卽委專矣。其能任乎。諸君子凝神久之。答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孰非一眞所屈耶。嗟夫。眞者聖門所未見而思。國家所蒐求也。由于私心之窒。宮諭實謂極其所止。將有與於斯文。又且裨國之政。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昔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顧徒以此留其精爽。予能無慨夫。予能無慨夫。萬曆癸巳年。弟新建鄧以讚頓首書。

張陽和文選序

清江令張廷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曰。此先大夫生平心神所寄。然簡褰頗重。頗更定以傳。子與先大夫辱在心期。爲無讓。子思與公相遇星沙之濱。公先一日登戲舟去。子後公一日。宿古寺。覩公詩牀牖壁間。次韻急歸。慰吾母意。請與公合併有日。迺公再出。而元標乞歸侍隱。公途爲古人。兩人徒步屨往來。今復從故牖中擬公。嗟哉。元標杜門旬日。凡公所讀學者。碎語尺牘頓收之。而所開揚忠孝節烈事。亦並收。不還公志也。昔人有言。廷不在溫飽。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何似。公自登第後。所至求友。泯泯皇皇。若懷璧求亡子。聞一言當於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爲己辜。不難以其身爲百姓請命。公何心哉。眞以斯道爲己任。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極致。此公學之崖略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講學江陵時難。華亭時右名理。卽以理學爲窟宅。朝登講堂。夕踞衙要。江陵時禁錮斥逐殆盡。世且爲波流。且爲茅靡。公亭亭孤峯。至冒江陵請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大行於天下爲慨。不知古人不得志。獨行其道。道無窮達也。昔有大臣薄鑑人者。視舒文節未第時。曰。子今之文發。既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爲秀才時。作賦弔楊忠愍。登仕未幾。上書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馳道萬餘里。兩上書叩閽。贖太僕公冤。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卽古忠孝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爲言孝也。忠孝立。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

傳也無疑。捨吾即盛德之後。子孫率多賢者。如公家國商之兩令嗣邑。以循良著。日悠悠於若父即。行將世傳先生之學於未艾也已。萬歷壬寅孟秋月吉旦。吉水教侍生鄒元標頓首拜撰。

明史本傳

張元忭。字子蔣。紹興山陰人。生有異質。又好讀書。羣嬉弱。母戒毋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誦。十餘歲時。以氣節自負。聞楊繼盛死。爲文遙祭之。慷慨泣下。父天復。官雲南副使。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已賊還。襲武定。官軍敗績。巡撫呂光洵討滅之。至隆慶初。議者追理前失亡狀。逮天復赴雲南對簿。元忭適下第。還萬里護行。髮盡白。已復馳詣闕下白冤。當事憐之。天復得削籍歸。隆慶五年。以廷試第一授修撰。嘗抗疏救御史胡涇。又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俾二南之化。皆不省。萬歷十年。來使楚府。還過家省母。既行。心動。輒馳歸。值五日母卒。奉二親疾。湯藥井口嘗。弗遑居喪毀瘠。遵用古禮。鄉人多化之。服闋。起故官。進左諭德。直經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極恩。請復父官。詔許給冠帶。至是復申前請。格不從。元忭泣曰。吾無以下見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啓初。追謚文恭。元忭自未第時。即從王畿遊。傳良知之學。篤於孝行。躬行實踐。矩矱儼然。無流入禪寂之弊。子汝森。江西參議。汝懋。御史。

張陽和文選目錄

卷之一

書

寄鄒聚所
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
答愈蓮山
寄羅康洲
寄何太寧
復許敬庵
答周繼實
答田文學
又答田文學
與郁心齋
寄馮緯川

答徐子東
寄傅愼所
再寄傅愼所
寄周繩賓
復撫臺李漸庵

卷之二

詩

奇趙定宇
答傅太守
寄羅近溪
寄查毅齋
復鄒南皋
復查毅齋
又答查毅齋
寄趙鱗陽公
答鄒南皋
寄鄧定宇
寄耿叔臺
寄朱企庭
寄王荊石師
寄鄒南皋
寄孫越崎論志智事二通
寄鄧定宇
答孟我疆
答呂新吾

卷之三

雜著

長安會約序
內訓序
贈李源市牟支序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修復朱文公祠記
東游記
游白鹿洞記
祭楊椒山文
祭俞運山先生文
薛文清從政錄
遊子說
百鍊說
甘節說二篇送孟子成
內館訓言
自警
賦得今日非昨日
十月朔日課兒習勉之以詩
容膝軒爲喻邦相賦
惜陰篇

張陽和文選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譜子參校

書

寄鄒衆所

今天下士。每三歲舉於禮部者。多至三四百人。此三四百人者。非四方文學之士之傑然者乎。然而求其志相孚。聲相應。可以並驅而適於聖賢之途者。蓋百無二三焉。而此二三焉者。又或各是其見。各挾其長。相遇而不相得。則信乎相知之難也。某越之鄙人。不自量其頑鈍。妄欲希於聖賢之域。而因循偷惰。卒未有所成立。竊念古之君子。其進於道也。非獨其志之果。力之專也。亦賴乎多賢友之助焉。越在東面一隅。不足以盡天下之士。自束髮以來。嘗摹求友於四方。聞其名則識之。過其地則造而訪之。遇其人不以貧不知也而急欲與之合。求之如此其勤。然而聽其言。觀其行。莫逆於吾之心者。終莫能多得也。往歲春。雅與大廷之對。一時同舉者四百人。私自喜曰。天下如此其大。賢才如此其多。而此四百人者。又其傑然者也。則吾之所賴以爲助。而砥其愚。策其惰。以庶幾進於斯道者。舍此將安求焉。既而察之。個人中。誠各有所長。各有所見。彬彬稱有人矣。乃其心之同。道之合者。落落如晨星然。甚哉相知之難也。邇然。識得二三人焉。與之共學而遊於道。亦足以爲快矣。安取乎多哉。蓋自見吾衆所三人焉。與之共學而遊於道。亦足以爲快矣。安取乎多哉。蓋自見吾衆所、三臺、定宇、數君子者。而吾之躁心日以平。慾心日以釋。退而思之。恍然自以爲非及焉。又不特莫逆於心而已也。夫以十餘年求之之勤而不可得者。一旦得數君子與之處。而朝夕覩焉。意者天必有以厚我。而將使之不終於無成耶。自吾兄奉役而去。翰峯、三臺、相繼以使歸。此會便復寥落。幸有一定宇在而常多病。京師人事紛拏。新故相續。其罪不在彼而在此。使吾蒸之士。誠學以爲己。言與行符。則人心固有公是。何至舉世而非之若此哉。幸各努力自愛。以振此學之衰。無徒負相知之名。而復泯泯與向所期許者矛盾也。憶兄行時。某贈言曰。此志苟不移。千里同音聲。兄猶能省之乎。則聚散迹耳。何足爲歎。如某淺陋。亦不敢不勉。風便附此。幸更有以教我。

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　呂崎甲子

頃聞走弔。仰見曾太翁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已足令人感動。昨聞治喪一循古制。不飲酒茹葷。此尤卓有定見。近方與連山痛惜流俗之弊。喪事設宴。盛服邀賓。忘其本而彌文是尚。奢靡相高。宜老氏以爲忠信之薄也。正欲藉高明者。一洗俗陋。敦本抑僞。而曾太翁已毅然行之。使國人有所矜式。古所謂達孝何以踰此。夫風俗之轉移。由士大夫家倡之。異時吾越得復見古禮之遺。必自我太翁始也。昔孟子行喪禮於滕。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今日之舉。聞亦有不欲者。某敢略陳其愚。幸爲轉聞於莒次。克終美舉。服成日。止集族人及諸親之有服者。不須泛及親友。浮屠之教。禁絕不用。毋爲俗說紛紜。動搖反古之見。此挽回風俗一大機括也。吾兄其念之。

答俞連山　甲子

使者來示。以天寓子傳把玩數過。令人胸次豁然。神思飛越。如目接義黃。與之居和也。傳中寓言。多類南華老人之談。而寫出胸中抱負處。自與迴別。蘧時來能深探衷曲。徒見公之面。聆公之言。則謂公蓋將游方之外。爲白日飛升之術而未誠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既業彼術矣。則必捐室家。棄舉業。毋鄉井是戀。乃爲超然無係累也。而公皆不能。則其爲道也未誠。夫誠者成也。不誠則何成哉。且使公此心即誠矣。亦非某所望。天下而皆若人。則天下何賴焉。天生豪傑。豈使之自有餘而已哉。乃今誦來傳。喜好談命。及高歌出師表。愛誦岳陽樓記。始躍然起曰。有是哉。此老之自負果奇雄也。充斯志也。是眞傳說孔明之儔於詹何。而何對以養身之術曰。未有身治而國亂者。故丈夫處世。其遇也。推所養以及之天下。其不遇也。超天下而獨抱其眞。其處也。爲傳巖之築。爲南陽之隊。其出也。爲國家井稭。爲四方霖雨。扶弱疏。鋤強雄。託孤受命。無所不可。先憂後樂之

懷。爭光日月。不與草木同朽。盾斯識奇男子分內事耳。夫其具在我。過不過在天。故常揭之座右。曰。趨勢以邀富貴。誣天數爲人謀也。假勢以市恩威。貧天功爲己力也。甘不值達人之一噱耳。此猶猾蝸爭蝸集。何足道之牙齒間然。彼修元之士。頹支體。聰聰明。悖常亂紀。無稗世教。亦奚取焉。乃今寵公之蘊。所持甚正。所自待甚重。知我者希。正老氏所貴。豈須與流俗較毀譽哉。某鄙人也。而所以自期。頗不能爲醒醒者。玩斯傳而有契焉。欲作一跋。苦不能文。聊布此復寒教。且以幸傳范諸葛之復生也。某將步下風而爲之後先焉。如何如何。

寄羅康洲

夫人之相知。豈不難哉。弟與吾兄。自丁巳識交。於今十五年矣。十五年間。所與交游。不知幾何人。然而道相合。言相契。莫逆於心者。吾二三人之外。無有也。自今以往。不過三四十年。卽了此一生。所謂知己者。終難多得。大都可見矣。古之人孰不欺知己之難。至欲爲知己者死。傳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夫豈虛之夜坐。忽忽七年。猶然故吾也。中夜思之。不覺流汗。嘗誦程伯子之言曰。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弟謂當今所急。在務實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議論。愈篤實。愈光輝。愈易簡。愈廣大。此弟所日夢寐焉而未之逮也。又其以爲何如。

答周繩實

得書。既論近況。且示我用功之要。詳悉眞懇。敬當鐫佩。不佞於此。何敢一時放過。頃於調和情性上。稍覺有進。然羅浮故習。猶時一舉發。大未能成片段耳。不佞若得甚切。非泛泛者比。日常用功。亦慢有冷煖自知處。非兄莫可與語也。佛書亦未嘗賅觀。但其中亦有重複饒舌處。似不若吾六經之簡直而切於世用。於此且未能徧觀。於彼豈有未暇耳。夫士君子苟有濟世之心。則一切典故。悉宜考究。不佞之倦於披覽。佛書。意亦各有在也。且學者苟平其心。直其行。卽不識一字何妨。不然。雖誦法華經三千部。於我了不相關。兄以爲何如。不佞非好辯。恃兄知我。故敢盡露其心腹肝腸耳。當今佔畢之徒。以此學爲笑談。而豪傑超悟者。又多歸依西方之教。孔門中毅然承當者。寥寥無人。尤可慨歎。兄之見既牢不可回。其大段已是超絕千古。獨何忍爲如來弟子。不爲吾孔氏之門作赤幟耶。言及此。不覺慨然。

答田文學

不佞不自量。竊有志於學古之道。然以偏聽之資。淺陋之識。每自省罪過種種。旋滅旋生。如蓬草然。光陰迅速。成立無期。所賴直諒之友。相與切劘匡救。共登道岸。如來論云云。奚借非分。意者姑誘而進之。非忠告之言耶。夫士習之蔽。至今時極矣。彼流浪於醉夢之場者。旣泥然不知此學爲何事。間有有志之士。又或任意氣而昧本原。卽於言動之間。檢飾摸擬。費盡許多氣力。終不能打成一片。揆之聖賢易簡之旨。相去遠矣。先儒每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此樂不在仲尼顏子而時時在我。學不至於如是。且樂。則苦難而欲止。今欲尋樂。覓待外來。殽於心竅。入微處。洗滌胷臆。點一切外馳之念。令心地常虛常明。好惡不作。人我頓忘。至於外境之順逆好醜。任其去來。而我無動搖。則日用之間。一言一行。自然發而中節。動合古人。無非摸擬而自無繩尺。此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試以此觀仲尼顏子之樂。其與我有異乎不邪。不肖非曰能之。蓋年來質之先覺。證之聖經。而可以的然無疑者如此。兄試於此求之。其效亦日可見。若夫

便至兩承帥教。種種高論。皆道道肝腦之言。至謂學之精以深。養之弘以裕。非常用力於此者不能道。弟及輒附披露。正欲知己互爲苦口之言。不覺然作塞責語耳。狂誕之罪。計能諒之。

寄何太寧

規諫之言。不肯且傾耳以俟之矣。

又答田文學

吾兄忠信力行。內外無間。當此叔季之世。而卓然自立若是。可謂豪傑之士矣。然學問之道。豈有止法哉。因其所已能而日進其所未能。此古聖賢之所以孳孳而不肯之所望於吾兄者也。吾兄於此學。所以苦心極力者。固已至矣。前書云云。誠欲兄進於孔顏之樂。以自釋其苦也。而來諭顧謂不肯當。又以貧困之值事多拂逆爲言。夫古來處困窮、遭拂逆。孰有如孔顏者哉。當其疏食曲肱。簞瓢陋巷中。豈有如意之事。而孔顏處之裕如者。其所見者大也。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假令所見者小。則豈惟逆境欲動於中。能無垢無汙乎。是故列聖之所爲惓惓者。惟懼其本體之有蔽也。去其所蔽以還其真。而學無餘事矣。

古人之講學。講其所行也。古人之力行。行其所學也。學行豈兩途哉。今也不然。講學者惟務於空言。而忽躬行之實。力行者徒徇乎應迹。而忘著察之功。斯二者蓋皆失之矣。宋儒分析。誠多支離。然當時講論。皆倘名檢。故一時人物。卓然可稱。今之言學者。信心而遣行。崇虛無而蔑禮法。作僞之士。得假其說以自文。曰任眞。曰妙用。曰不顧毀譽。只成得箇無忌憚而已。聖門立教。不曰忠信。則曰恭敬。其所慮者遠也。今人談釋老者。非眞能行其言也。樂其言之足以飾私而肆欲也。吾誰欺。欺天乎。

答徐孺東

辱遠惠復故鄉矣。敝邑之民。謳歌思慕。視兄行時益甚。即往時有以私意口吻其間者。今亦默服不置矣。蓋兄之治吾邑。其他尙或可能。至使吏胥拱手而無爲。徵輸不擾而自集。村遬無叫號之聲。公門撤市囂之肆。則豈尋常工逢迎買虛譽者所能致哉。兄之曆節召拜諫垣。不足爲兄喜。所可喜者。朝著之上。公論明而遷舉當。居天子左右。有正人君子也。昨見邸報。知愼所兄事。方食爲之廢箸。不審章內何所云而聖怒至此也。此兄往在何中。惘惘似不能言。今顧鯁直若此。安成眞有人哉。但主上誠聖明。而倘在沖年。非可遽言之時。且今世路可謂清平。願諸丈持之以愼重。出之以和平。毋爲過激之論。以傷聖朝之大體。何如。何如。

寄傅愼所

往在京師何中。見兄惘惘不輕出一語。心竊識之。謂誠篤厚君子。頃得大疏讀之。慷慨數千言。忠誠懇惻。則自愧蘊時知兄之未深也。昨又見提所兄疏。言則直矣。所以爲宗社慮者。來可謂有敏斷之才。沈幾之智。其任事任怨。亦人所難。使更虛其心。宏其量。以容納善言。培養元氣。則昭代賢相。亦無以踰之。今主上方幼沖。所賴者一二大臣也。而乃欲其節收大臣權勢。夫權不在臺閣。則必在宮闈與宦官矣。權歸臺閣。即有姜經、終去繩墨不遠。萬一主上虛疑輔臣。豈宗社之福哉。誠爲宗社計。則今日論事。須先虛我之心。婉詞以規之。靡疑於君。稍有補。若攻訐大過。將來激成黑幕之禍。吾黨鳥得獨辭其咎。明道之處荊公。固萬世法程也。

再寄傅愼所

自來豪傑之士。慷慨陳詞。既足以重於一時。而成負其意氣。沾沾自喜。則其所就亦藐乎卑矣。今歲來書。乃不少滿假。過自貶抑。以是知兄之養益深而志亦遠。庶子方諸人。殆無足多也。敬服敬羨。弟前所論長所兄云云。特據節收權勢之一言而少之也。頃始得全疏觀之。其詞嚴。其義正。即使百世而下。相天下者見之。猶當毛骨竦然。知清議之可畏如此。其有關於世道。豈淺鮮哉。所望二兄益精此學。於震撼勵忍之餘。則尤朋儕之願耳。

寄周繩實

京中近無他事。時得會盦老開所來開。海內諸良友。亦時時相切磋。頗有省發。來教謂弟近年進修。與酉戌年稍放寬。弟自省因循之病。豈不自知。非兄愛我之至。其誰肯以此相規耶。感切感切。學問以必有事爲主。既知有事矣。著一忘字不得。亦著一助字不得。弟之病恐涉於忘。兄則恐涉於助。不可不交警也。即如憫時憂世之志。亦須事機到手。方可展布。平時即浪浪泰泰。空言何補。祇足以取僧名謗耳。弟謂敬庵兄憂世大切。意蓋如此。當孔子時。氛弒相踵。歸政私室。乾坤或幾乎毀矣。然孔子於應答之間。每就事論事。不爲過激之論。至與門人談說。自學問之外。未嘗輒及時事。此豈一日忘情於斯世哉。吾輩今日所可自盡。惟修己以俟時。隨所遇之大小。以求利濟於物而已。若以傷時憤世之念。橫於胸中。即屬有我出之。必不足於和平。即非盡門近裏之學。鄙見如此。兄試參之。以爲是不。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近居京師。時誦此以自勉。平生多蘊浮之氣。頃年方用意克治。不欲爲過高駭俗之行。然亦未能便成片段工夫。甚難。悟盦公曾以挫其銳。見箴每用鎔佩。會開幸一致謝。

復撫臺李漸庵

每會許敬庵、周繩實諸友。爲言門下勇於任道。樂於取善。而於當世之務。若燭照而數計。其應之也。若桴答而川湧。無疑滯也。某於是物物有執鞭之思矣。乃者撥天幸。特假大賢於我桑梓之鄉。而某又職鉛槧。在旒下。無能隨諸父老後。擁迎道左。一慰生平。悵恨如何。雖然。海濱僻陋之區。幸賴仁者之庇。涓以輔寧其室家。化導其子弟。則某也當惠浥矣。奚必一見之爲快邪。伏承賜教。恍然如聆謦欬之音。且睠虛懷。謝誓而質。未能也。目前種種。直是浮雲蒼素。何足較量。來論謂正人必先自治。此一言以蔽之矣。吾輩今日所當面圖者。亦惟反之身心。日滌月洗。務使此中澈然無所染著。屹然不可動搖。而後他日足以應天下之事。不然。則人之議我。與我之議人。相去幾何。古來豪傑。聰明自負者不少。而卒歪於懷嬾。當時取譏。後世以桑梓利弊。某則何知。敢妄陳於長者之前乎。某少也見閭閻所苦。惟徭賦爲甚。富者往往破家。貧者至鬻兒女。顧逋萬狀。控告無門。自厲惶庵公祖頒爲條鞭之法。而後奸吏無所盡其線。豪右無所逃其逋。十餘年來。困者漸甦。作者漸起。其爲吾澗之利甚大。往歲開建議者稍有動搖。民間洶洶。復賴風竹公祖主持良法如故。乃私憂過計。則恐是法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士夫。尤不便於那縣。將來百計動搖。未可知也。伏惟門下察閭閻之疾苦。持良法於不搖。則吾澗之民。世世襲覆露之澤。寧有涯邪。某之爲此言。爲地方計。亦爲子孫計也。且道門下視民物爲一體。通人我爲一心。某卽末由面晤。乃此念傾注久矣。況又承下問之及乎。惟長者采其言而矜其誠。幸甚幸甚。

張陽和文選卷之二

書

寄趙定宇

往歲潦略奉訊。開及致盧之語。既復自愧。己實未能。而徒以道聽之說。陳於有道之前也。頃辱手諭。墨雲盈幅。不以鄙言爲迂。而謬有取焉。以是益微我丈益甚盧心甚盧。卓然以古之大賢自期待。不徒以一節自多者。令人益歎服不已。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迹異而心同也。孟氏亦云。或近或遠。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言事殊而歸一也。夫所謂同所謂一者。難言哉。難言哉。丈今角巾林壑。實抱宗社蒼生之憂。弟不自量。誤以此身再入盤網。竊欲如釋氏所云。汙泥中生蓮花者。而質未能也。目前種種。直是浮雲蒼素。何足較量。來論謂正人必先自治。此一言以蔽之矣。吾輩今日所當面圖者。亦惟反之身心。日滌月洗。務使此中澈然無所染著。屹然不可動搖。而後他日足以應天下之事。不然。則人之議我。與我之議人。相去幾何。古來豪傑。聰明自負者不少。而卒歪於懷嬾。當時取譏。後世以桑梓利弊。某則何知。敢妄陳於長者之前乎。某少也見閭閻所苦。惟徭賦爲甚。富者往往破家。貧者至鬻兒女。顧逋萬狀。控告無門。自厲惶庵公祖頒爲條鞭之法。而後奸吏無所盡其線。豪右無所逃其逋。十餘年來。困者漸甦。作者漸起。其爲吾澗之利甚大。往歲開建議者稍有動搖。民間洶洶。復賴風竹公祖主持良法如故。乃私憂過計。則恐是法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士夫。尤不便於那縣。將來百計動搖。未可知也。伏惟門下察閭閻之疾苦。持良法於不搖。則吾澗之民。世世襲覆露之澤。寧有涯邪。某之爲此言。爲地方計。亦爲子孫計也。且道門下視民物爲一體。通人我爲一心。某卽末由面晤。乃此念傾注久矣。況又承下問之及乎。惟長者采其言而矜其誠。幸甚幸甚。

其以爲何如。

答傅太守

小兒輩叢雜。向不敢與外事。僕時時檢束家衆。毋干法紀爲誡。儻更有倚而犯於臺下者。幸臺下洞察而重懲之。俾不獲戾於鄉黨。則拜賜多矣。稽山書院者。文公之祠在焉。二時皆有祭。蓋越中盛典也。近不明旨。所在書院雖毀。而先祠及公館率仍其舊。蓋立法誠嚴。而委曲調停。是在行法者加之意而已。昨會環洲公云。稽山亦行召佃。乃兄因而納價。大以爲駭。因言吾輩今日識義理。取科第。俾謹之賜。而一旦毀其祠像。揭何忍乎。聞已有啓奉布矣。及查謝院原題。止云稽山公館。似尤可以無毀者。伏惟臺下委曲圖之。務存先賢之祠像。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僕書屋數椽。在祠之東。日夕瞻依。尤不忍其遽毀也。輒用懇懇若此。臺下其亮之。

寄雒近溪

舉惠語錄。時時捧玩。不啻師保之日臨也。頃入都門。又幸會鑒文堂、及楊復所。並門下入室弟子。時時聚晤。輒演師訓。某雖不敏。昭然如發蒙矣。夫道本自足。不假人爲。在聖非增。在凡非減。反而求之。即凡即聖。凡門下所開示諄諄。豈非千古聖學之的傳也哉。顧某區區之意。以爲人之資稟不能無高下。而教人者亦自有權實。直指本體。不落階級者。其實也。蓍引曲辭。務以漸入者。其權也。上根之人。可以實語。中下之人。必以權論。孔門之一貫。惟二三大賢得聞之。而其所常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要之文行忠信。無非一貫。使能者可以默悟。而不能者亦有所持循。此所謂循循善誘者也。若以祕密妙藏。而人人樂語之。不啻於褻吾之道而起人之慢乎。復所欲廣師門之傳。每對人談本體。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先生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是也。經云。理以順悟。事以漸修。悟與修、安可偏廢哉。世固有悟而不修者。亦有修而不悟者。是徒騁虛見。窺影響焉耳。非眞悟也。故名和焉耳。非眞修也。故得悟而修。乃爲眞修。因修而悟。乃爲眞悟。古之聖賢。所以乾乾惕若。無一息之懈者。悟與修並進也。門下語錄有云。靜時惺惺然戒慎。動時惶惶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見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此慎獨之旨。而一念萬年者也。某之所謂功夫。如此而已。易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智慧欲其高明。踐履欲其篤實。此亦悟修之說也。近世學者。窺見影響。輒自以爲大徹大悟。而卓然不復修持。決滯纏而游名儉。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某竊有憂之。故每對學者。必以悟修並進。知禮兼持爲說。蓋正以善發門下之蘊。而非敢相背也。茲因文堂之還。直述所見以請。惟門下一一批示。使不迷所往。豈勝懸切。

寄查毅齋

不奉顏色者數年矣。每辱手教。拳拳引之大道。某雖庶下。敢不時時淬勵。以庶幾無負長者。某之有志於仁也。敢曰已識仁體哉。長者反覆問難。且曰舉意仁是何物。某聞之。仁之爲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最明切者。則已立立人二語。可謂善於形容。然亦未言仁體也。

他日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故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德。卽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德爲德。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鄂然、凝然、烱然、肫肫然、淵淵然、浩浩然。仁之體儘若是乎。仁者識其體。是故視我猶人。視人猶我。視我與天地萬物。如腹心手足之本爲一體。擾何疾痛。無不相關。觸之卽覺。感之卽應。不待矯強。不待擴充。而撫摩調護。自不容已。彼不仁者妄以四大爲我。而□膜之外。便爲胡越。雖父子兄弟之間。尙不相顧。何況其他。所謂麻木痿痹。雖投之鍼砭。冥然罔覺。此其人雖等生。其心已死久矣。是故仁則爲人。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不仁則近於禽獸。身且不能保。而況於天地萬物乎。求仁之教。孔門屢發之。要非始自孔門也。千古聖學相傳。惟此爲要。舍此非學矣。

復鄒南皐

當丁丑之冬。天常大斁。人心幾死矣。賴諸君子毅然起而力維之。而吾丈起最後。語最直。氣最壯。某時在趙聞之。且泣且喜。謂世道不幸而當此時。猶幸而有此人也。壯哉行健句。末及茅、焦。亦偶取其迹之近似云耳。若丈學正而養邃。非僅僅以名節自見者。彼焦也何足比數。願向聞車從在長沙。某方下自視歉然如對夫君子小人。辨於所驗。舜蹠之夜趨赴則已發兩日矣。悵然久之。已而拜翰教之辱。捧讀再三。優然如釋。分決於雞鳴。此孔孟家法也。近世論學者。執不嘗宋儒爲支離。然當時界限甚嚴。故士多篤行。世教有賴。焉乃今往往崇妙悟而略躬行。就其所談說。人人自以爲顏子。卽由賜弗屑也。夷考其行。乃或有大謬不然者。遂使世之人。得以譏其陋。併槩其餘。俗陋道衰。無甚於此時。其咎將誰諉哉。某質陋學疏。敢曰私欲淨盡。然不敢不兢兢自勉。如來教所云也。昔人謂破名利關是小歇腳。破生死關乃大歇腳。某嘗以爲二關總是一耳。何者。世人蠅營蝸鬬。貪生畏死。何爲也哉。豈非名利之念牽之乎。二妄既除。一切俱泯。生何足貪。死何足畏。此豈特小歇腳而已。如丈者。固大歇腳人也。而譚譚以此爲訓。某誠有慨於中矣。向來每與高明者言之。輒以爲第二義。非某所敢知也。今世道一新。士氣可謂少振。然漆室之憂。尙有難言者。大抵三代而後。得一時小康足矣。氣運則然也。丈入京幸且括囊索寞。勿更爲置生之慟世。日下善人日少。千萬自愛。

復查毅齋

來教云云。皆根極要領之論。讀之數過。令人惕然有省。某、淺中疏外人也。豈得如長者所厚望。以調元之事。諉廚之耶。顧平生問學。竊以爲調元贊化。不獨長民者爲然。卽一介之士。其澤有可施。其責有不容逶者。萬物與我。本爲一體。毛髮痾瘝。無不相關。彼漠然而不顧。與夫悍然而自恣。種種私意。皆擯摒不仁者也。孔門之學。莫大於求仁。舍仁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昔日之荊公。與今日之荊州。其平生所學者。皆商、韓之富強而已耳。申、韓之刑名而已耳。當其時豈無以求仁之說爲二公告者。則見以爲迂闊而不入。嗟乎。管商申韓。彼且不能保其身。而況於天下乎哉。仲尼於及門諸高弟。若由、求、賜、赤。皆不許其仁。又其時名

卿大夫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亦不許其仁甚哉仁之難言也然仁人心也人人所具是自以私意蔽之耳故仁則無私矣無私則仁矣學者學此也安可以難自諉也某嘗嘗諸座右曰滿腔惻隱舉目有神明此兩言者非曰能之亦勉焉而已若夫行藏用舍豈可預料哉今世道再新正人爲進門下已爲朝議所舉且旦夕召用儻可一出以副上下之望乎是固仁人之心也揣齋丈視郡既數月憂民之憂利民之利邈然出於尋常某時有贊訂如來旨誠不敢有所隱避非爲揣齋也要亦一體之義不容爲姿遮之視耳調元贊化安能遠期於他日且以少盡於目前苟於物有濟在人猶在己也某固將以此爲學也門下何以教之

又答查毅齋

此番領教較京師更爲親切蓋門下之造詣愈篤愈光輝矣不肖淺陋無足比數痴呆生於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二語者亦若得之天性年來從事於學自覺其褊且隘也用力刮磨已稍稍去其圭角而病根終在門下見諭及之眞是切中膏肓之劑敢不鐫佩以終身乎不肖每自體察若此心眞如太虛無人我無善惡則一切分別相亦何從生惟於此體未能究竟故種種隔礙旋滅旋起雖強制之終不可得則端本澄源之功不肖安敢不勉耶揣齋丈乃有大力量者治郡踰年大綱已舉舉矣不肖時有忠告亦惟以虛之一言爲獻耳惟虛則應事不疏學莫有要於是者門下以爲何如

寄趙麟陽公

每閱邸報朝議迄今紛紛未已而諸老於諸言者各持一見各爲一黨不謂世道方號清明乃復有此氣象也然觀老年伯前後數陳無非忠厚正直之意其中二疏若申劾言官以寬聖怒曲原故相以存國體此皆同聲附和之流所不能道而千百世之後必以爲確然不可易者然則障狂瀾持國是固尚有人乎天下事每成於同而敗於獨未有大臣與言官爭勝而可以稱協和者也且近日諸言者激於意氣鬬於詳愼則有之然安可謂非忠讜之士哉是在諸老大臣休休有容之和氣以道之庶誠無不通師師濟濟之風儻猶可追乎若目之爲邪斥之爲黨恐彼人未肯輸服適所以激其怒而助之攻也此意在老年伯獨明之開導情無不歸嚮世道幸甚菊窗諸老倘猶持勝負心存人我相意者當局而然耶老年伯之前輒肆其狂若此勿以示人也一時賢者猶未盡用敬舉一二以備採擇勿以爲罪也許敬庵前此謫官原非其罪此兄氣定心誠而才練尚有人不及知者前時在閣部一二條陳坐省淮揚數十萬今若使獨當一面必大有可觀即不次用之誰曰不可奈何令人淹一郡邪

徐孺東雖少不足於和平而明達之識敬遠之才世罕其儷今第處之閒散優游歲月且冉冉老矣可惜也似宜及時超用令得展布

陶汾橋年伯平生清謹雖列上卿恂恂無異韋布蓋卓然有所不爲者也正宜逗之指臨以風示庶僚坐鎮頹俗可令久在林壑耶

孟我頭名秋者莘平人也令昌黎七年民稱孟母稍遷廷平居京師饘粥不繼而歌詠自若風動一時

江陵獨知之時山海缺人有言推廉能者往特連次用之寬以數稔兄弟共處許敬庵常過其廬謂大江以南無此風味也若此者雖未必可以奔走集事亦宜一舉用之令頑鄙之徒知上人意嚮如此庶幾有興乎

臺中如嘉善丁右寶四川故右選皆以猶介稱而丁尤養深見定今天下治忽惟在巡按而舊習難挽惡風難振二君一在告一在制宜及時破格徵取供事誠得一二人爲倡十數人布列天下吏治民生其有瘳乎

無錫顧有慮成有學有守人也以東部在告

遼東蕭右汝芳步趨古人不欺暗獨聖賢之徒也以進士在告二君毋亦可以示意嚮速之來乎

以上數君不肖尚有未識其面者第得之深知博詢者如此敢以非隸聞昔在有虞舉一皋陶而不仁者遠蓋風之所動者神也惟老年伯留意焉當是時率秉銓有同心者而不爲一二破格之舉則又將誰望耶

答鄒南皐

不肖懷仰高賢奚啻飢渴乃罪深謗重權此大故種種與顛違奏今世道已稱再新而正直之士終不能久於朝著不肖去春報劄已預卜其然故願吾丈之少自愛也爲國體惜也若在丈則既上不負明主下不負所學夫復何恨詳閱諸大疏慷慷懇懇無非實心無非實見川曾有一字之謾一語之迂者乎然而竟不能售則昔生福淺耳江陵公平日自是自私倚信孽小結怨揣紳致有今日之禍固其自取然至於籍其家辱其母殺其子弟則太甚矣十年嫉貪之勞豈容盡泯即如謫逐一事十餘年西北晏然謹則主之此其罪與功亦應少準而一旦斬艾之若此於國家元氣得無少損乎麟陽公一疏殊爲眞然吾丈云云眞正直忠厚之論也來教云一眞一切眞一僞一切僞誠然誠然不肖自省因循黽懦敢自謂一切眞乎可愧也吾丈所薦諸名賢今多以次召用而胡先生猶見遺何也又如許建昌者有學有守之士也丈應及之甚當乃猶躋躋一郡者以凡品孫文融烏得辭其責耶

寄鄧定宇

弟十年之間幷失怙恃每念人生眞如電光石火碌碌半朝覺成何事緬懷司空圖賈島我心先入所遺有山曰南山風水頗佳面久未得穴以偏山皆石也頃遇宛陵一友偶得土穴先人葬事已定弟即於其地爲塘令可埋骨世俗共騖之以爲蚤計予謂不然人生百年者絕少其次七八十皆稱中壽予今年四十有七矣耕食造物者假我以八十光陰亦過大半倘可謂垂乎倘鏡湖朝夕假息其中先隴相去只數里擊舟可至此外足不他踐事無他涉偷然物外人矣即成仙作佛吾亦不作此想又況其他兄其許我不耶

寄耿叔臺

長公起當要樞一時秉銓總憲類皆正人新安相公疏云應遵弘治之盛誠非過稱但事機物情種種可

憂有如來論。太阿之柄。日漸倒持。不知將來作何究竟耳。江陵師十年輔幼主。安可謂無社稷之功。紙緣自是而又自私。宰有今日。然亦大慘矣。言者徒知取快目前。而投鼠之嫌。手滑之漸。曾不少念。吁嗟嗟。不已過乎。一二老成。國之紀也。且必欲排去之而後爲快。抑又過矣。然所謂老成者。胸中倘覺有物。是以愈事而愈難。甚矣致虛之難也。弟負罪伏苫。不當更談世事。偶因來翰。輒縷縷及之。不敢爲他人道也。聚所見物故。與斯道之晦。弟於此見知之最深。不在兄下。覽兄奏章。令人淚下不能止。蓋菩僧狂京諸友寄奠外。都詞錄上。然不能盡此兄百一也。所云辭受進退之大閑。眞爲至論。今人問學。類多虛談而鮮實行。大都此處檢點不密耳。弟與定宇向在京師。實不敢放過。然隨俗習非。亦莫來一一懺然於心。他日倘欲斬截一番。兄其試觀之。所封內江志一裘。鴈閱兄序。言言皆可佩服。自來敍志。未有若斯之詳者也。即此亦領教多矣。敬庵兄督學之轉甚稱。久鬱乍伸。諒兄所共喜也。弟始祖派自綿竹。今年遠不可考。彼中同姓者聞甚蕃。見暇中試爲一訪之。

寄宋金庭

手教所云。參以養氣。便不和平。與以己私。便不正大。旨哉言乎。兄日夕秉軸。但時時提醒此語。以正大和平宰理天下。豈不爲昭代名相耶。設有毫髮與此語相戾。今世賢士大夫。往往作惡。譯舉諱而不談。弟謂講學者惟恐不眞耳。若認眞講學。時時提醒。則所謂意氣已私。此二障者。一個可斷。何至如近世之紛紛者哉。

寄王荊石師

不宵某伏在苫廬。仰聞當宁宣麻。起我師於里中。而授之政。田夫牧豎。無不舉手加額。頌聖天子之明。而太平之澤。行且身親被之也。蓋主上察羣情而思良佐。有日矣。然必屈指祥禫之期而後。乃今降溫綸。命特使。其須之甚殷而體之甚至如此。自昔聞人領士。挾非常之具。或舉世信之而上獨疑。或甚若信之而明盛則陰氣消。丈宜力任之毋讓。況明年大察。歲首爲咨詢所在不職之吏。雖有鷹揚生民。豈曰小補。凡此是丈分內事。此外一切。幸姑置之。何如何如。不宵與康洲、金庭、晉總角交。康老忠信且好學。無佞不宵之從吏。業已致尊意矣。金老、外和而內介。氣定而識練。且於丈爲知己。幸早晚相與左右之。亦扶掖善類之一端也。

寄孫越峯論志書事二通

姚志云。人物是非。必百年而後定。杭郡志傳人物。亦以五十年爲限。此特爲避嫌遠怨之計耳。非大公之心也。古今稱良史。莫如左氏、司馬氏。彼其所評騭。多同時之人。孔子作春秋。不嫌於自敍其緒。若必待百年五十年而後書。竊恐歲月遼遠。文獻益湮。將使賢人哲士之懿行。卒以泯沒不傳。罪將焉辭。故今所列。第據各邑志之所已載。及名宦鄉賢祠之所已祀者。更就其中刪次而書之。若行誼不甚彰灼。鄉評不甚許可者。雖志所載。祠所祀。亦不敢入。其或志所未載。祠所未祀。而閒有立傳者。必有行誼嶄然。鄉邦所共信者也。要之矢心天日。必不敢以一毫私意攙雜其閒。但耳目未廣。遺漏尚多。數處左方。以俟續入。國朝實錄。凡大臣三品以上。並有傳。美嘉咸在。況曾賜謚贈官。其人類多可稱者。都志所不得遺也。但不敢過爲褒美。以爽其實。至若山林隱逸之士。名聲既不易聞。必刻意而求之。而稍俗。孝子節婦。已經旌表者。必書。其或寒宗僻壤。旌表之所未及。而孝節素孚見聞之真者。亦必書。第遺者必多。亦俟續入。

兄纂次近有緒不。弟日夕幹辦。日覺其難。茲將編次數條本覽。指益筆削。更望兄直示也。紹興人物本多。與他郡不同。其尤多者。則名臣一條。兄向言如姚志。百年內止載四公。固爲精簡。但各邑俱新修。嘉靖來人物已備入。人數不少。即如山會二邑所載。其人儘有不可刪者。獨姚志頗爲寥寥。他日各邑俱多。而姚

江獨少。恐人必歸咎於兄耳。弟意郡志自與國史不同。郡志紀一鄉之賢。宜有一德一藝者。皆可書也。如黃公瑜、陳公雍。實錄中皆有美詞。又湛甘泉公。撰胡東皋公墓志。內述先文恪公嘗語人曰。吾姚仁宦而清貧如寒畯者。胡公東皋、宋公冕、胡公錫、稱姚江三廉云。湛公所開名姓。乞一一批示。內中須取得六七人。乃與各邑相當耳。叔世論人。取其節焉可也。弟觀貢邑岑君所修志。儘自簡嚴。然今啾啾不已。間事所可指摘者。則又莫能舉也。得非本無可指。特以其立例太嚴而一時人物。多不見錄。故怨謗叢生。而吠聲者因之乎。古人貴揚善。又曰。成人之美。則今日之事。斷不宜苛且隘也。兄謂若何。

寄鄧定宇

徐曼齋至。及承盖來。兩得書。甚慰。年伯母既能之燭。則無不可入京者。兄竟堅執不出。似亦過矣。每對弟問兄出處者。弟必以親老爲辭。蓋兄近來神王氣充。人人知之。弟不病者何人哉。今日事體。兄既不可遽出。一二年間。儘有新命。幸毋過執。弟敢預勸懇焉。鄙中近無他事。諸老務持重。覽厚。但不喜聞深憂過計之論。願涇陽一疏。可謂詳盡。想見之矣。弟猶然庋閣。舉廢兒壑耳。凡舊時號相知。舉不足慰。一具當事。又別是一種氣色。雖有忠言。無從而入。此古今通患也。傅愼所在南中書來云。兄及徐孺東、鄒南皐諸君子。一日不在朝。則一日不交泰。此至矣。宇宙間殲此良人。可爲世道一太息。弟嘗以此語爲當塗誦之。乃於徐鄒二兄。皆以歸未久爲說。似亦非所喜者耳。獵巧易合。而介直難容。自古則然。奈何。龍沙高聖人出。兄堅臥不起。專意出世。既應此讖矣。夔夜坐時。相對忘言。故不欲瀆一語。今又不得暇耳。

答孟我疆

思兄不得一見。頃得手教。論之。有如面談。快慰何如。乃世事士風。有如來論。可爲太息。得爲者既如彼。吾儕又浮湛散局。無能出一力。效一言。奈何。所可自盡者。惟思勉勵學修德以待時而已。京中結會者十數人。如楊復所之超詣。沈觀瀛之堅忍。孟雲浦之真醇。皆我益友。紛擾中每一相對。未嘗不心境豁然。而又惕然不敢自畫也。鍾文陸懂數會。可謂才與節兼者。恨即有邁茶之行。周志齋又以路遠。不能數數就正。於今有盛有衰。有晦有顯。有通有塞。而卒未嘗絕焉。道固未嘗絕也。匪是則人心死。人道息矣。天地誰與參乎。或者謂孔子不得位。故講學以明道。使其得位而道行。則何事於講。然吾未開孔子爲尊司寇。輒倣其三千七十之徒。噤其口而不講也。夫學以資仕者也。仕優而學。吾猶以爲緩。況仕而廢學乎哉。嗟乎孔子不幸生於春秋。然凡伐木絕糧。講學而無悔。今吾儕幸而當盛世。事明主。日偪公儀。臭佩而趨朝。月不滿旬。赴曹省而辦事。日不過數十刻。以其在公之暇。和與聯四方之同志。講明義理。以陶鎔其情性。養其純潔白之心。以服乃官。其乃職。以自靖自獻於天子。其緊不亦甚樂。而其務不亦甚急矣乎。會始於今年五月一陰始生。賴衆正以克己也。至十月而會者稍益衆。於時有會約之申焉。時旭伸爹。一陽來復之候也。諸友務各惕然奮其新圖。幡然滌其舊染。一念既興。萬年不易。雖遐哉人與己交相長也。此謂來仁。

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以徇私敗之。故撫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蚩輕重。自不忠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有行之者。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若子也。則所舉必多若子。雖連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遽聽耶。弟反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爲然。故有假乎偏也。兄又嘗謂聖學之要。弟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故中和致而位育自臻。盡其性而化育可贊。所謂易簡而理得者也。弟又反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爲然。竟謂爲治必有法度。爲學必有格式。弟則謂有美意。然後良法可行。有盛德。然後周旋中禮。其不同者如此。弟自省愧亦偏邪。是未可知也。夫心惟圓故神。方則滯矣。心惟圓故明。方則蔽矣。故天體圓而常運。日體圓而常照。兄謂道迷於執。德之不固。弟則謂執德貴弘。而病在於固也。荊公人品。豈不卓越當世。青苗之法。亦曾奏效於鄞。祇緣執之太偏。遂致貽禍無極。是不可不察也。兄今者分鎮一方。百萬生靈。倚以爲命。所期廣惠以接下。平易以近民。利所當興。必處置之得宜。弊所當革。必變通之以漸。貧殘必豁矣。而小過宜寬。法律必嚴矣。而人情當順。凡此皆兄之能事。而弟復云云者。始終盡兄之過於快。而不覺失之偏也。來論甚切。故更不敢以汎然塞責。謹語爲謝。

張陽和文選卷之三

序

長安會約序

夫爲仁由己。而語稱以友輔仁。人與己交相成也。羣弟子而講道於洙泗。自孔子始。彼其時和規和勉。川志不分。而精神若一。蓋肫肫乎其仁矣。是孔子之教不倦也。乃其所以學不厭也。此學之脈。自春秋以至於今。有盛有衰。有晦有顯。有通有塞。而卒未嘗絕焉。道固未嘗絕也。匪是則人心死。人道息矣。天地誰與參乎。或者謂孔子不得位。故講學以明道。使其得位而道行。則何事於講。然吾未開孔子爲尊司寇。輒倣其三千七十之徒。噤其口而不講也。夫學以資仕者也。仕優而學。吾猶以爲緩。況仕而廢學乎哉。嗟乎孔子不幸生於春秋。然凡伐木絕糧。講學而無悔。今吾儕幸而當盛世。事明主。日偪公儀。臭佩而趨朝。月不滿旬。赴曹省而辦事。日不過數十刻。以其在公之暇。和與聯四方之同志。講明義理。以陶鎔其情性。養其純潔白之心。以服乃官。其乃職。以自靖自獻於天子。其緊不亦甚樂。而其務不亦甚急矣乎。會始於今年五月一陰始生。賴衆正以克己也。至十月而會者稍益衆。於時有會約之申焉。時旭伸爹。一陽來復之候也。諸友務各惕然奮其新圖。幡然滌其舊染。一念既興。萬年不易。雖遐哉人與己交相長也。此謂來仁。

此謂体復。此謂顯學孔子。諸友孰非丈夫哉。毋多讓。

內訓序

予特讀二南詩。見其反覆咏歎。皆后妃夫人之德。閨門婦女之情。則展卷而思曰。嗟乎。明王道化天下。蓋必先於齊家。而家道睽。恆自婦人始。此女貞之戒。聖人所以惓惓歟。我成祖文皇帝纘緒之初。特命儒臣取劉向所載。編次成書。曰古今列女傳。其端本垂教之意。何甚殷哉。頒廟堂慈典。或問閭所舉觀。而聖化日遠。俗益趨下。士大夫之子弟。猶有家塾焉。是幾鄉方而女師氏之訓罔聞矣。是以驕惰成性。華侈相高。敬順儉勤之風。寥寥無聞已。欲家之正得乎。予竊有疑之。暇日蒐拾經傳之遺。稍刪定之。輯爲內訓。其辭顯。其旨近。俾夫婦之愚。皆可以咸而興焉。亦誠正家之一助云耳。若夫以身教。不徒以言。於以遠追二南之盛。上副聖祖之心。則尤有望於自修之君子。

贈李源甫牟丈序

李子源甫。以給事中僉憲山東。濒行。過其友張子而別焉。曰。何以贈我。張子曰。子之令寶應也。赴魚鼈之民而哺燠之。築長堤數十里。以利漕。捍水而民不知勞。蓋瘁五年而子不以爲滯。是既爲良有司矣。已而應召入諫垣。命朝下而疏夕上。言人所不敢言。頃又諫節省大計。忤旨幾獲譴。賴相師中解之。是既爲名給事矣。茲行也。舉其所效於一邑者以冀一方。舉其所議論於朝堂者。爲斯民揄垢泥。煽俾蘇醒。是皆子之所優爲也。吾何以贈子。無已。則益之以學乎。古之人學既優矣。然後仕。既仕矣。日孳孳於學。蓋學之無時可已也。如此。漆雕開之仕也。夫子使之矣。而開猶曰吾斯之未能信。介點之善志。較之三子事功不遑遑甚。而夫子獨與之。後儒又謂二子已見大意。不知其所見者何以爲大。而三子何以爲小。安社稷之臣。與天民之所造。不爲不卓矣。而孟氏終不以大人稱之。不知大人之所以異者何在。凡此皆學術大小之所由辨。可以心悟而難以言解者也。且夫談空說妙。而無當於日用。不襲於典常者。是之謂詭。口周孔而心蹈瞿曇。章甫縫掖而行商賈者。是之謂僞。僞詭與僞之過。而達以爲學。可不講。友可無會。罔罔焉不著不察者。是之謂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君子。而昧於上達。安於小成者。是之謂涅。詭也。僞也。蔽與涅也。其足爲學之病則均矣。源甫勉乎哉。必學大人之學。必見開點之見。誠有得焉。將陶鑄堯舜無難。奚有於一方哉。

記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今天下學宮。輒壞輒修。修必有記。蓋古今造士之制。與夫仁義禮樂之譚。章章較著矣。是歲戊寅春。由陵劉侯尚志。病學宮之傾燈而重新之。已又設學田若干畝。以贍其師弟子。值時操急。節縮區畫者再。踰年而始就。侯之爲政。知所先務。而不悋其費如此。博士傳君某、李君某、黃君某、和舉語予請爲記。勒侯之績。且以勗多士。予不敏。夫何言哉。予獨慨夫學宮之廢壞者。可以振之而復新。若夫教化之日弛。士習之日

壞。則孰爲振之而新之也。蓋予不及見古人之盛。即所及見。數十年之前。其師猶儼然日面命以部謂約束其弟子。其弟子猶俛然摳衣。執經史以拜起。揖遜於函丈之間。郡縣之廷。即入。即入猶面赤流汗。將進而趦趄。其或墮其廉偶。態睢以自途。則羣起而非之。至無所容。蓋教化尚存。其士務蹈方履潔。庶幾有古人之遺焉。距今時固近耳。何相去漸遠哉。今夫章縫之士。扼腕而太息。抵掌而卷舌。孰不曰鄉舉里選之制不行。故好修者無以自効。而氣益沮。科目之所取。副章已耳。故士徒鶩於記誦剽綴。而學益浮。是又不然。夫選舉之制廢久矣。然士不患時之不我求。患無以應時之求。藉令國家舉行故典。一旦下徵辟之令。諸士試自審。其可以當德行藝術之選者誰歟。其可以應孝廉賢良方正之科者誰歟。語曰。羨魚莫若結網。蓋言豫也。諸士豈將有所待。而始卒業乎。科目之設。固止於詞章矣。然經史所陳。皆操行之楷模。師古之龜鑑。國家以此造士。固將使之目擊而心維。口誦而身踐之。庶以彷彿出以經世。斯取士於學之初意也。吾邑往哲。蹙自科目者。磊磊可指數。無論古昔。且以近者言之。忠烈若陳公性善。儉素若司馬公恂。剛方若王公鑑之。恬退若陳公壯。清峻若我公悰。力學若蔡公宗堯。耿介若汪公應軫之數公者。即以當前代德行之選。賢良方正之科。無愧矣。若是則科目豈能壞人耶。士自壞耳。故士誠自研礪。即科目猶之乎選舉也。不然。選舉行而僞實開。其弊不有甚於科目者乎。夫芝蘭不擇地而芳。傑士不待時而奮。矧今聖天子日臨講幄。示天下以嚮學之路。舉有司務興學校。以校貢士。諸士幸而當其時。忍自負之乎。誠自今爭相濯磨。卓然記誦剽綴之外。步趨古人。日親師友以求益。毋讓而惜名檢。毋屈辱於郡縣之庭。使士習興學宮而並新。用彰一時教化之美。他日出而肩荷當世。建樹彪炳。即稽山之靈。亦與有光焉。豈非劉侯與諸博士惓惓之意歟。予不敏。且拭目以竢之。

修復朱文公祠記

有宋朱文公先生。以常平使者至吾邑。僅數月。而講學敷政。士若民交德之。始爲祠祀於稽山。既又爲紫陽書院。元人吳衍記之詳已。歲久且圮。嘉靖初。太守渭南侯重新之。祠之後爲亭。經閣。則文成王先生記之。海內之所傳誦者也。頃年執政以新法能諸書院。盡墮斥其所有。於是稽山祠亦在能中。承斥者爲邑人吳伯氏。其弟大司馬時爲侍郎。數過余。腕頓曰。他祠可毀。文公祠可毀耶。第主者方銳甚。不可撓。吾已報伯氏。令完屋與像待之矣。久之。某以使行。而同年友戶部郎中潘侯出知吾郡。侯、遵產也。舊嘗學於口西而卓然有聲者。司馬公曰。可矣。遂以屬侯。侯既至。會司馬公亦謝事歸。而某又還自楚。得繇相從矣。乃以狀白兩臺。兩臺謂司馬衙道。道甚高。又謂侯初視郡。能知所先。亟嘉可之。侯復以原直歸司馬。役遂舉。首新文公祠。次脩經閣。又以其餘屋五楹曰仕學所。時時以政暇集諸生講肄其中。工既竟。謂某與聞始末。宜有記。且曰額則不復以書院。以祠矣。某唯然。默曰。嗟乎。道之廢興。果盡係於天哉。方其將廢也。苟有其人。謂護於其間。則不至於大壞。而不可振。及其將興也。苟無其人焉。爲之圖。拘攣於己事。玩惕於歲時。時既易失。迹益易泯。然則其人之所係。蓋甚重矣。雖然。祠之興也。匪直崇賢。抑以倡學也。夫興祠易。興學難。興學易。學而會於一。難。祠興矣。儻學於其地者。周孔其謨。而踐履其行。又或出口入耳。漫焉無當

於身心。辟之百工。日居其肆。而皆窺不事事。又豈主人之心哉。某既幸道之將興。而又懼學者之怠且惑。故申告之若此。司馬公名兌。鄧侯名良輔。前所謂其人者也。而同知季名某。通判楊名某。推官陳名某。山陰知縣張名某。皆非贅厥成者。於法得書。書之。

東游記

歲庚午春三月。陽和張子。挾策北上。遇海南黃子於維揚。聯舟行。旬日相與甚懽。黃子曰。予益行。將謁孔林。登泰山。盡游諸勝而反。張子曰。是予素志也。願偕往焉。二十有六日癸巳。自濟寧登陸。趨曲阜。詣且謁宣聖廟。稽首庭下。恍若瞻對。既而徧觀宗廟之美。弘敞壯麗。足稱聖人之居。蓋我明崇禮之盛。視先代有加焉。庭之前有夫子手植檜。尚存。其榦不朽不蠹。叩之作金石聲。按碑記云。檜之榮枯。視世運盛衰。嵩皇帝龍興時。忽發一枝。榮茂者數十年。其亦異矣哉。孔廟之東半里許。爲顏子廟。故陋巷里也。有陋巷井。泉洌而甘。飲之一甌。欣然忘憂。獨恨顏氏子不復作也。出北門一里許。爲周公廟。敝宇頹垣。不蔽風雨。夫周公在當時。吾夫子所夢見之者也。而千百世之後。人之祠而祀之。其隆若彼。其替若此。謂夫子垂教萬世。而賢於堯舜。於此亦足徵矣。又數里。爲孔林。實聖之墓在焉。周圍可二十頃。喬樹錯陳。麋鹿嬉游其間。咸若自得者。亦有子貢手植楷。蔚然有蔭。子貢所廬也。林距泰山百五十里。泗水環其後。洙水繞其前。九山其障。而泰山其祖也。名山大川。鍾毓靈秀。崇王盤萬載與天圖極。豈偶然哉。於是涉泗水。越泗河。抵泰山之麓。盱輿而上。逶迤二十里。當山之半。宋真宗皆駐蹕於此。爲御帳殿。幻有大夫松。偉存其二矣。黃子曰。甘棠勿伐。思召公也。是松也。則奚宜存哉。張子曰。當秦政時。諸大夫皆洶洶取容。或反助虐焉。獨此數君子。挺然不屈。默然守元。不爲出一計。證一策。僭而不有。綠而不食。卒以免禍。謂秦之廉頑正直大夫非耶。則千載而下。人猶愛而衛之。與甘棠埒。宜也。由嚴而上。出龍口。陟十八盤。山益陡峻。如躋丹梯。凌雲漢。遐睇平野。窅窅萬丈。又上則爲天門。稍復夷坦。山巔有碑。曰孔子小天下處。乃舍車而徒。升其巔。徘徊四顧。俯視八荒。誠不知天地之大。吾二人之小也。始皇封禪碑。亦在其處。乃無一字可讀。其右爲日觀峯。遙望東海。渺在烟靄中。將遂宿焉。以觀海月之上。涌山高風烈。不能久留。詢之守者云。春夏雲霾日升。多不可見。乃興興而止。以俟他日秋高氣清。庶幾一快視也。峯之前爲捨身巖。深宵不可測。恩夫匹婦往往捨身供佛。須臾立死。佛率無救。教化不明。而邪道惑人乃至此。良可慨已。是晚返宿於山麓。復聞盤巖之勝。盤巖在四山之中。草木蒼鬱。果與塵境迥別。唐太宗東征。嘗留月餘。手書御書閣三字。寺僧尚珍收之。其他奇蹟。有若虛光石。雙鶴泉。魯班洞。覽畢而暮。明日戊戌。爲四月朔。步入盤巖最高處。攀蘿而行。一里許。爲廿露井。又上里許。爲石室。絕幽勝。禪僧數輩。棲止其間。相對而坐。便欲忘去。左有泉洌。有行數十步。爲白雲洞。寬可容數人。時雷白雲館致雨。又上里許。出是山絕巔。爲證明庵。一道士居之。靜爐火者數年矣。出黃精啖二子。二子欲從之長往而未能也。道士贈以詩曰。修真何必入深山。要識無心卽大還。一切機關都遣卻。許君平地作神仙。二子笑而受之。遂辭去。是行也。往返旬日。而游於聖人之門。登於皆觀於海。翱翔於洞天福地。歷覽古今。輯蚪篆隸之迹。比平生之所欲往而夢寐見之者。一旦身履其境。而目擘其盛。收山川景物之奇。而歸之肺腑。可不謂勝游耶。矧當清和之候。偕同心之侶。無所羈於外。無所營於中。寥然扉然。獨與造化游。而萬物賦。則又二子之所獨得。而同游者莫能知也。黃子延陵逸士。長於詩。對景揮毫。逸作甚富。張子不能賦一詞也。反而登舟。聊敍其事而記之。

游白鹿洞記

域中凡四大書院。予既游嵩陽石鼓。頃又至白鹿。所求至者唯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巉然突起。四山環之。有水自西來。繇其前。爲貫道溪。東流出峽口。壁立對揖。峯巒如雷。名小山峽。跨溪爲橋者三。東西爲亭者五六。皆可游憩。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壁題刻幾滿。洞依山趾。壘石爲之。又鑿石爲鹿。踏洞中。其上爲思賢臺。稍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爲洞。散其田十之八九。文宝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圮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爲之三歎。蓋古之爲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益有序術有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學道之業。而國收賢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廢。而鄉三物之教固闕。好古之士。乃並建書院。築師徒講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卽未能無弊。乃其利爲多矣。是何可廢也。昔者子產不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之得爲君子也。以是說。且吾儕往往距佛老而外之。以爲抑邪而崇正也。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皆不能廬其居而徙自廬其居。以摧沮學者之氣。是不幾於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解白。凡物之興廢。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遞廢。至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復興。賜九經。置洞主。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規搆。大抵皆百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於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傷廢舉墜。存乎其人。必有存者。予又何慨焉。若乃居者冒饕廩而穩鄙不修。游者蹤騎從而問問爲病。學者趨終南之捷徑。教者爲江左之虛談。若是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游於斯。學者教者。尙念之哉。

祭文

哭楊椒山文　時年十九

椒山之上疏也。余在京師親覩其事。每爲之悵愴不平。公囚五年。余寓京五年。訊之無恙。輒自慰。余於是秋方歸婺。而公訃已聞矣。嗚呼。謂天無意於斯人乎。斯人何爲而生。謂天有意於斯人乎。斯人何爲而死。吾於此蓋不能自解也。自古流臣死者非一夫子猶揑其英。自古衰國必殺諫臣。今天子聖明。而天子適罹其刑。嗚呼。天乎。何昇之厚而柿之薄耶。豈若哭之

無信。柳宗元之鮮絲。當懿氏之讒和。言官箝口而莫敢咤。夫子激義而抗疏。爲國忠謀而不復計夫沛艾。意既左於權臣。遂逢上怒而斥逐於遐邊。既而奸謀發以證戮。乃上亦思夫子之言。召自卑遠而貴近。人方撫掌而慶。其道將大展。孰知碩鼠之倚社。猶之乎昔日之奸。夫子感主恩而思報。歷患難而節益堅。將隕筆銘以誅佞。何遽爾長往而不返哉。嗚呼夫子。而今已矣。有婁貞淑。賢內相夫子之賢。方夫子之囚焉。夫人手賠以持身之操。及夫子之臨刑。夫人自誓以柏舟之節。嗚呼夫子。忠直志遂。雙節名完。夫子固瞑乎若羽化而登仙。吾獨悲佞人之名與夫子之芳名而俱傳。吾復悲斯世幸遇夫子。而又不得一被其澤焉。吾始至京師。年方乘磬。讀夫子之章而嗟歎。視夫子之事而悲感。雖沮勢而志不獲通。猶冀夫子之得脫而一面。歷五載而同寓。喜夫子雖幽囚而尚延。夫何余方歸越而夫子遽有此慘。嗚呼一時勁草。千古名山。夫子亦何憾而不快然於九原。所働者渺焉小子。復何自而得與夫子一見也。仰呼彼蒼。惟默恤元。盼望燕雲。以高以遠。嗚呼夫子。今何爲乎。誠散爲太虛。與造化者游乎。將結爲盤瑞。以寫其精乎。豈爲震雷。爲怒飈。以泄其憤乎。將爲悲風。爲淒雨。以鳴其哀乎。豈爲神爲明。以遂此正直乎。豈爲鬼爲磷。以滅此邪佞乎。嗚呼夫子。錄然逝矣。冥冥茫茫。果不知其何爲矣。彼濁濁者。誰與清之。此皦皦者。誰與質之。言及此。內若焚。煎臨風一慟。我腸幾絕。嗚呼天有知。可使夫子不復生耶。

祭愈連山先生文

嗚呼。吾兄以忠信之資。篤實之學。卓邁之識。果確之才。乃弗獲一覓其志而遽至於是。嗚呼痛哉。吾兄早歲多病。習養生之術者十餘年。既而幡然志於性命之學。奮然以聖賢爲必可至。毅然以道爲己任。勤勤懇懇。方將與吾黨講明切磋。以共進先哲之道。軌二三年來。涉歷於師牧之任。勞役於案牘之煩。計兄虛日精學日益粹。而某亦於頓挫疾疢之中。稍知警策。有所省悟。乃今北上。期兄入覲。當聚晤旅邸。以交質其所得。而市入國門。訃音且至矣。嗚呼痛哉。某少吾兄二十年。幸以同年之後。愛我猶弟。而兄質我師也。有失必規。有過必告。兄常誘誨。某常唯唯。蓋庶幾古人相與之義。將終身是賴。而一旦舍我逝矣。億在乙丑之春。就試甫竣。吾兄指我背曰。天欲大造汝。汝必未第。已而果下第。兄又拊我背曰。勉之。天果有意造汝也。嗚呼。言猶在耳。某即欲勉自振勵。以迓於有所成立。而兄且弗及見矣。聞兄司諭襄邑。未踰年而文教興。頃命遞歸。甫九月而均田興學。贈貧訓俗。德化洽。百廢舉。士曰我師。民曰我父。蓋俎豆而尸祝之者。比比矣。奈何不自愛惜。竭精殫力。晝夜不息。以殞其軀。嗚呼。乃今可謂不負所學。得正而斃。人之有生。其孰無死。生順死安。夫復何恨。某之所爲深慟者。非爲吾兄慟。爲吾黨慟。自兄之歿。有失孰與規。有過孰與告。有疑有得。孰與辨明而相長。嗚呼天固無意造我耶。何奪吾兄之速也。在禮。哭兄弟於廟。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某於吾兄。時而哭諸廟。時而哭諸寢。時而哭諸寢門之外。蓋情義兼之也。傳有之。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兄今已矣。某當夙夜孳孳。省愆寡德。庶不愧兄於重泉之下。惟兄有靈。其尚啓翼我。俾勿淪墜。迺其改操易志。貽知己羞。兄尚殛我於冥冥中。俾勿終於迷。若是則始終愛我。信不以生死隔也。嗚

呼痛哉。

議

薛文清從祀議

臣按孔庭從祀之典。其來遠矣。然歷觀往代。其人或駁而弗純。其制或舛而未協。先皇帝從輔臣之議。釐正祀典。進退沿革。無不當乎公論。而合乎倫理。過前代遠甚。臣所爲當時恨者。獨我明從祀之臣。尚未之議耳。夫漢唐宋之世。其規模政治。萬萬非昭代比。迨乎元季。三綱斁矣。然而從祀孔庭者。代有其人。播之當時而人心知勸。垂之簡册而至治有光。其於風教。豈曰小補。我國家之興。既二百年。政治如此其隆。承平如此其久。其明理學諸臣。豈無一二可以從祀者乎。而末俗多忌。盛典久曠。使萬世而下。謂昭代無人。臣竊恨之。薛瑄在孝廟朝。即議從祀。嗣後言者屢屢。廟廷瑄無著述。輒格不行。臣謂此不足爲瑄病也。天漢備之蒐輯聖經。唐備之註疏聖經。宋備之闡明聖經。彼皆當六經煨燼之餘。異說紛紜之後。聖人之道。幾於湮滅而不存。皆備生其時。誠不得已而有所著述者也。自有宋以迄於今。訓詁大備。六經之道。昭然如日中天。而異說者無所容其喙。學孔聖者不務身體而力行之。而紛紛焉爲其著述以求聞於後。不幾於辭之費而道之溺乎。昔宋之楊時。元之許衡。皆宋有著述也。誠其道德不詭於孔氏。師範有裨於將來。斯足以從祀而無疑。而奚以少著述爲瑄病耶。臣按瑄自蒿菴以至沒齒。惓惓以聖學爲任。由修己以至誨人。懇懇以復性爲功。精微未及乎程顥。而渾厚近之。讀書一錄。身心之體驗有徵。歷臣四朝。夷險之操持無間。是誠聖世之眞儒。孔門之羽翼也。臣謂宜如言官請。敕下禮部。進瑄從祀之列。舉二百年之曠典。以昭示萬世。無俾宋理宗專美於前。斯道幸甚。謹議。

說

遺子說

客有廣買田宅以遺其子者。其言曰。不如是。不足以遺吾子。張子聞而詰之曰。子之父遺子幾何。子之祖遺若父又幾何。客曰。吾祖所遺薄田數廛耳。吾父始拓之。至予又拓之。張子曰。若是則安用子之汲汲焉爲若子謀也。客曰。夫人之子。亦安得人人賢且智。如吾父子之能自樹立者。張子遽然而笑曰。噫。子過矣。子過矣。子亦安可逆料汝之子之不賢且智。如若父與子之能自樹立也。而汲汲焉爲之謀耶。若子廣田宅以遺若子。而遽待之以不肖。遺之鉅厚。待之實薄矣。且子既以不肖待若子。又安望若子以賢且智自待而終守子之所遺也。夫我則不然。我將以賢且智待吾子。即亡以遺吾子。視子之待若子。不已厚乎。客默然而退。

百鍊說

夫金之在鑛。其精內藏也。冶者內之乎鑪火。烱之以鉗錘。而精美乃見。方其處烈燄之中。鉗錘之下也。甚

無樂乎爲金精美既見而後乃知煅折鍛鍊之爲功也雖然是惟其質金也故鍊之而隨有成若耶之銅。梁州之鐵卽且莽面鍊之千百焉可驗其爲金乎嗚呼吾於是悟學焉學之無成也非以其宴安逸樂之爲祟乎疾疢沛常人之所不堪而君子賢之以鍊其心成其德者也雖然世之人攖扶疾遭顚沛者衆矣而聖賢其人不常有何也其志不先定也夫惟有聖賢之志以當憂患之衝而後挫之而益奮撼之而益堅不然彼其所鍊者何事卒又何成乎是故君子以此志爲精金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安而不敢恃也逆而不敢怨也安往而無成矣吾友鍊子子明自少而長路更家難而其志不衰者梅岡沈先生以百鍊名其齋而余爲之說如此子明子尙勉乎哉

甘節說二篇送孟子成

萊平孟子成氏令昌黎七年而遷廷平處於京師繡袍構食蕭然環堵人曰子可謂苦節矣子成曰吾固甘之何苦焉亡何調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山海關當遼左之咽喉庶務鞿鍵或謂非節士所宜張子曰不然夫節之用豈獨可施於身哉推之以約束羣動振擧廢墜皆此物也顧其所以爲節者何如耳易稱甘節吉往有尙而夫子釋之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夫節而協乎中正則甘而不苦是故無往而不通也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而非以爲暴是故行旅之往來亦見其甘而不見其苦也子成行矣其尙以己之所甘者與斯人共之必協於中正毋蹈於苛必止於禦暴毋偪於察斯庶幾嘗於甘節之旨往亦有尙哉

訓忠吟 講畢歐此

聖主恩波海樣深無分中外重詞林欲將涓滴酬滄海但願諸君矢赤心

一飯之恩不可忘若恩況乃比穹蒼嗚呼自古忠良盟誓史標趙姓字香

廉訓

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先守己以廉其或敗名喪節未有不由於貪者官無大小朝廷皆有俸給以養其廉苟務省約日用自充此外妄求濫取皆爲不義非且竊於公家則涉於私室明有人非陰有鬼責忠良之臣必不如此且人之貪得無厭者將爲目前計乎則高堂大廈夜臥不過一牀五鼎八珍日食不過一飽一身之外悉爲剩物徒自營營於我何益將爲身後計乎則貴賤同歸於黃土貲財頓屬於他人一身之外盡將不去向來碌碌祇成一笑以此兩端日夜細思則廉靖爲樂貪黷爲憂不待智者當自瞭然古昔中貴如東漢丁肅等以清謹稱後魏趙邕節儉鎭人或以賂千之海曰高官厚祿足以自給貢公資私本非情願終無所受皇太后聞之褒賜甚隆此等賢蹟享譽於當時流芳於百世乃是爾曹的師範其尙勉哉勉哉

訓廉吟

淸白由來世所欽莫將阿堵壞良心古人見利能思義留得芳名直到今

誠訓

人生世間處心行事全以誠爲主古聖賢立下撅天揭地的功業也都從誠上起若這不誠則根本先壞縱然用計用數畢竟做不得好人濟不得大事且說如何是誠只是實不欺而已卽爾等蒙恩作養選入讀書若眞要自己進益著實用功眞要朋友大家進益著實勸勉後來受了官職之時或管理事務用心幹辦或給事御前加意保護纔於道理上不安斷不妄想於法度上有礙皆不胡行這便是不欺而誠若徒且目前苟且來責專事機械悻公營私以小惡之無妨謂非道之可妄這便是欺而不誠所以大學釋誠意止說毋自欺而孔聖人論事君亦止說勿欺夫臣而欺君莫大之罪在人豈肯蹈之者始初只緣一

念之錯便不覺墮在裏面了

勤訓

凡爲朝廷臣子無論官之大小地之內外皆當以盡心報國爲心古人一飯不敢忘君何況爾等自幼蒙恩選入被庭一飮一衣皆是朝廷所賜又特命翰林官教習作養蓋欲爾等受此天高地厚罔極之恩可不焚香自誓做箇忠良之臣且說如何爲忠只是一心爲著朝廷不爲一己私圖而已爾等今日聚於一堂先須各存此心他日一有官守卽當各盡其職或蒙主上簡拔衣緋腰玉益宜殫竭忠貞小心敬畏不可怙寵冒恣或時命不齊官職卑小亦宜隨緣守分思報主恩不可少有怨望或在主上左右務要保赫聖躬勸以親賢勤政不可導以非義或蒙差遣出外務要簡約安靜體恤小民布宣朝廷德意不可橫作威福凡此皆是盡忠之事爾等果能若此則富貴可保於生前名譽且垂於身後豈不美哉豈不榮哉

訓忠吟 講畢歐此

聖主恩波海樣深無分中外重詞林欲將涓滴酬滄海但願諸君矢赤心

一飯之恩不可忘若恩況乃比穹蒼嗚呼自古忠良盟誓史標趙姓字香

廉訓

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先守己以廉其或敗名喪節未有不由於貪者官無大小朝廷皆有俸給以養其廉苟務省約日用自充此外妄求濫取皆爲不義非且竊於公家則涉於私室明有人非陰有鬼責忠良之臣必不如此且人之貪得無厭者將爲目前計乎則高堂大廈夜臥不過一牀五鼎八珍日食不過一飽一身之外悉爲剩物徒自營營於我何益將爲身後計乎則貴賤同歸於黃土貲財頓屬於他人一身之外盡將不去向來碌碌祇成一笑以此兩端日夜細思則廉靖爲樂貪黷爲憂不待智者當自瞭然古昔中貴如東漢丁肅等以清謹稱後魏趙邕節儉鎭人或以賂千之海曰高官厚祿足以自給貢公資私本非情願終無所受皇太后聞之褒賜甚隆此等賢蹟享譽於當時流芳於百世乃是爾曹的師範其尙勉哉勉哉

訓廉吟

淸白由來世所欽莫將阿堵壞良心古人見利能思義留得芳名直到今

誠訓

人生世間處心行事全以誠爲主古聖賢立下撅天揭地的功業也都從誠上起若這不誠則根本先壞縱然用計用數畢竟做不得好人濟不得大事且說如何是誠只是實不欺而已卽爾等蒙恩作養選入讀書若眞要自己進益著實用功眞要朋友大家進益著實勸勉後來受了官職之時或管理事務用心幹辦或給事御前加意保護纔於道理上不安斷不妄想於法度上有礙皆不胡行這便是不欺而誠若徒且目前苟且來責專事機械悻公營私以小惡之無妨謂非道之可妄這便是欺而不誠所以大學釋誠意止說毋自欺而孔聖人論事君亦止說勿欺夫臣而欺君莫大之罪在人豈肯蹈之者始初只緣一

念不誠以漸彌縫掩覆。便至不可收拾耳。今爾等正宜存誠不欺。立定根本。乘此時會。輔以才能。他日必然與國家出力。濟得大事。做得好人。亦不虛此一生矣。其相與勗之哉。

訓誡吟

愛國忠君仗至誠。休將一念壞平生。勿欺請繹宣尼訓。留取丹心答聖明。

五言古

自警

孔門務爲仁。孟氏善養氣。爲仁在四勿。養氣先集義。形色與天性。須臾豈相離。敬義日惺惺。千聖尚可繼。四海饒吾仁。浩然塞天地。鄒魯無菊蘖。夫道一而已。

賦得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陽烏競奔馳。明日猶今日。悠悠覓何爲。猗彼古聖賢。千載流聲施。惜陰共推禹。待旦亦稱姬。伊人未云遠。追勉良在茲。修途始跬步。厚獲由耘耔。盍夜自籌策。妙道庶能窺。斯理苟自信。安事求人知。青陽不我待。華髮忽已衰。中宵起徬徨。恐負平生期。

十月朔日課兒曹勉之以詩

古人惜三冬。茲辰乃其始。晨興屬六籍。課爾二三子。精魄非虛陳。千聖澤精髓。豈伊蠹浮朕。可斷淵微旨。勗哉日沈潛。貫通庶可擬。敷詞取達意。愼勿競夸侈。乘此風日佳。焚膏足繼晷。明師臨爾前。自棄能無恥。丁寧望爾曹。毋墮前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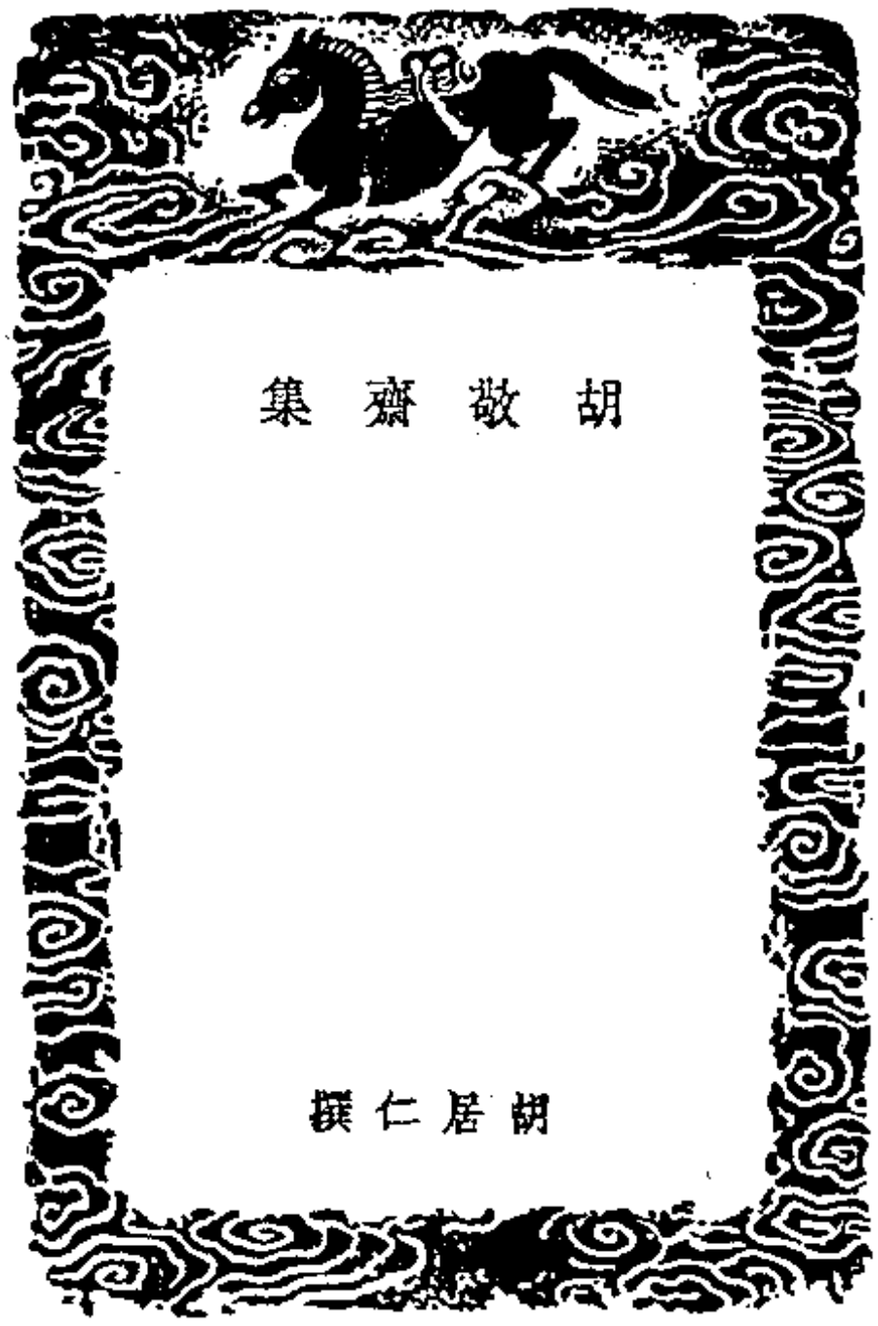
容膝軒爲喻邦相賦

鯤鵬距爲大。鷃鳩未爲小。託身各有所。乾坤何浩浩。達人去健羨。斗室白云好。心閒境轉寬。客稀花不埽。小窗風日佳。悠然此懷抱。華屋多危機。身安足爲寶。我欲與之俱。偃息以終老。

七言古

惜陰篇

我聞大禹聖且神。尙惜寸陰逾寸金。寸金失卻猶可覓。寸陰一去誰能尋。惜陰惜陰寧獨禹。古來大聖皆如此。兢兢業業庶君臣。昧爽待旦周父子。我曹去聖應萬分。更宜惜分如惜寸。分積寸累日孳孳。百鍊成鋼無利鈍。此道本非難。辟如一簣可爲山。超凡入聖等閒事。轉迷爲覺須臾間。此道亦非易。辟如九仞須一簣。終身惕厲聖可幾。一念怠荒功盡棄。人生百年一瞬息。纔見青春忽頭白。老大悲傷竟何益。惜陰惜陰須早惜。六尺之軀豈小哉。頂天立地成三才。何爲碌碌孤此生。可憐飄忽同灰埃。我行入楚歲未安。止今柳發春將半。歲月蹉跎心獨歎。此日此身良非淺。惜陰自勉還勉君。浮雲脊粱安足論。惟有進修事在我。可以千載流清芬。君不見陶與甚。立功立德皆由勤。嚴然俎豆湘江濱。彼何人。予何人。



原序

士君子達而在上。致君澤民。行其道於一時。窮而在下。著書立說。垂其訓於後世。雖所遇有顯晦之不同。而大道之傳。初無間於窮達也。明之薛文清公。持己之操。立朝之槩。進退之節。皆卓然有以表著於當世。所著讀書錄。學則格物窮理。以居敬爲要。以躬行實踐爲本。凡一舉一動。莫不面當時之人。莫不共仰其光明俊偉之業。固昭昭而不可掩矣。若胡敬齋先生者。位不列乎朝宁。名不達乎廟堂。不過一韋布之士耳。然而閉戶潛修。其學以居敬窮理爲要。以躬行實踐爲本。凡一舉一動。莫不循循然有規矩。卽見於語言文字之間。一皆有關於名教。而不爲華飾虛浮之詞。而後世之讀其書想見其爲人者。莫不與文清公並稱。今讀其文集。其間修己治人之術。經邦濟世之略。無不備具於其中。尙墻與河汾集並垂不朽矣。是誠孔孟之眞傳。程朱之嫡派也。後之學者。有能由錄間以求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而出是以造於聖賢之道不難矣。余是以序而刻之。以廣其傳焉。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余序

文莫盛於五經四書。詩莫盛於三百十一篇。其體製華質。字句肆簡。各以時異。不相沿襲。要皆妙道精義所存。傳之萬世無弊者也。後世作者。不本諸身心道義。同符古人。顧惟役志詞翰。宜其愈工而愈下矣。宋興。程朱輩出。道德隆盛。煥然三代之上。所著詩文。莫非道義。津液流暢。大可以明人倫。小可以識物理。實與六經四書。共爲布帛菽粟。以資民生之日用也。由元迄今。學者率生程朱之後。宜皆向慕。不容背馳。而言文若詩。必稱漢唐。惟以理學歸之宋焉。嗚呼。天下古今。果有理外之詩文乎。理旣精到。而詞詩文未工。猶木之根本深固。而枝葉未茂。誰其信乎。漢唐名家。最稱楊韓李杜。體借有聖人重加刪定。不知四子於程朱。孰在所取。孰在所去乎。若四子者。雖未可與希聖。亦各鼎明過人。使借程朱而生。必掃其廬。傚首帖耳。不敢自立異矣。世之學者。有能由錄間以求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而出是以造於聖賢之道不難矣。余是以序而刻之。以廣其傳焉。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慤有大志，不苟言動。晉還所得遺物於鄉人，人咸義之。長從吳康齋講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尚記誦辭章，而專心內治，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出入起居，以敬爲主，因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自考，見義勇爲，不擇利害，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眞，又怕間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去，性孝友，晉爲父晉鑒，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柴毀骨立，非杖不起，三年不入私室，事兄恭，每外歸，必迎於門，有疾則手自調藥，篤宗族，誨諸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凡祠堂歲時之薦，與夫大小功緦之服，悉遵古禮，自是從游者日衆，乃作書室，曰禮吾，曰南谷，以居之，先生語學則爲己，曰學不爲已，根本已失，雖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則王道，曰以眞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初家貧有餘，必推以予人，及後寧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有爲之營者，則曰但得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自謂見聞未廣，嘗偕一二高徒，適閩浙，入金陵，登涉名山大川，以開耳目，所至豪傑，資其所益，屈節相迎，類年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吳東白，相與切磋，淮王聞其賢，請諸易經，待以賓師之禮，進士姚君文灝，延爲桐源書院師，餘干尹請講明鄉飲酒禮，鄉封諸當道，餽以柴米，或受或卻，一準於義，提學使者李君齡，請主白鹿書院，先生爲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

少，載此集者，皆詣於先生既沒之後，訪之遠邇，收之散亡，閒多少時之作，亦不忍刪，蓋先生雖不役心詩文，而凡有所作，悉不關切民彝物理，非徒爲無用之空言也，就中與人書疏，析義精詳，體道眞切，尤非漢唐諸人可及，讀者能以程朱軌轍求之，則其造詣宏深，其是以羽翼斯道之傳，而永垂世教，豈無能辭者哉，弘治甲子秋八月甲子，門人鄱陽余祐謹序。

窮理事以盡致知之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以聖賢之學爲宗，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好，各益日錄課一册，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上，稽察而激勵之，以盡誘掖之方，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論寬和，舉性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忠恕，其爲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乎高遠，而不爲空虛幽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謂其爲禪，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後學，工夫如此親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繫於天乎，嘗論陸象山學問，謂其有淺處，爲空之意，其爲異學無疑，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窮，凡聖賢事業，性命淵源，與夫政教基本，舉問工夫，娓娓數千言，其排斥異端，維持正教，至嚴至愼，於理有畔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戚於外而無可施行者，皆筆之於書，取大易修辭立誠之義，名居業錄，楊月湖爲之序，年五十二卒，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儀封後學張伯行撰。

胡敬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奉羅一峯
與辜顯
答進邑大尹
與劉用光
寄張廷祥
與陳大中
與江深
與戚太守
寄張廷祥
寄周時可
奉張廷祥

與文崇德
薦陳大中
寄丘時雍
舉于先生
寄于先生
復于先生
又舉于先生
又舉于先生
寄潘友
謝蘇文簡兵部主事
復汪誰
復南康何溶太守
與丘時雍
舉夏憲副
與婁克貞
復張廷祥
復憲使陳文越
謝夏憲副
謝陳僉憲
答本縣請鄉飲
與雜一峯
舉張廷祥
寄蔡登
舉憲副張希仁
寄張廷祥
寄安清
舉張廷祥
上邑宰
與莊孔暘
與周時可

定親書
復余氏定親書
復張廷祥內翰
又復張廷祥
與鉴干縣論鄉飲
謝南康太守
舉郡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舉郡大參鍾憲副
與陳大中
與南康府論租
舉何布政
寄張廷祥
辭郡大參鍾憲副
寄張廷祥
寄新昌王御史
寄安仁張大尹
答陳大中
寄夏憲副正夫
寄趙同府
與蔡登
與樂平劉掌教
與張亮帖
與季御史簡

卷之二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贈醫士胡伯源
贈醫士胡琳
遵守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記

移居記
歸夫記
永濟陂記
貫道橋記
延賓館記
貫道門山禎門記
芸閣記
歸儲峯記
游西湖記
紫溪書院記
祭祝文
祭湖陽李先生
釋菜祝文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墓誌
先君墓誌
銘
進學銘
衣冠銘
書廚銘
說
夜存子說
頤仙說
論
窮理
高祖殺韓信
申公
王猛
辯
辯疑

七

春秋辯疑
雜著
擬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泥澤堂學約并序
姚仲遠傳
跋孟傳若傳
理歷法
卷之三
賦
碧峯書院賦
瑞梅賦爲淮王題
歌
游臥龍菴
時
希賢吟
游龜峯
會稽拜禹廟
靜中懷成
夜感感懷
禮吾書院
春日即事
倦後偶成
禮吾書院
夜尋魚奉親
奉吳先生（和子先生韻）
同于先生坐檻前絕句
行至四溝岡絕句
陪于先生登兄戴子靜游石泉
奉和于先生

八

九

贈友人李遜國
讀程林閒閑
看東山書院舊址
悼農
閒居即事
和
往山下石巖醉臥成詩三首
看鳥三首
聽松聲
次韻李子先生
琴後絕句
和許鄧州中秋翫月
和朱子韻
讀書自戒
除夜吟
正旦入齋
雪後偶成
雪中訪友
元宵夜吟
閒中寫意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籬感絕答
勞中逃事
乘舟
輓表兄劉毅
夏日即事
舟中自戒
謝程子
自述
新秋偶成
自歎
自歎以道人
歎學者
讀明道伊川學制
即事
過湖悼古
存心
自省
謝本府太守二首
自勉二首
歎古人讀書二首
勉學者
送徐生歸
贈超元翫
觀易偶成
碧峯書院
辭潮南康府學官
再游龍峯二首
誠意關
偶成
歎矮死
絕句
松
題瀟洛舊隱
夏日即事
秋日書懷
雨谷即事
雨谷二首
李太卿求見有感
贈李大章
沙港舟中

胡敬齋集　目錄
題風雩
枕流石
游濂子亭
贈葉太守
復葉偉上舍
贈劉吏部建義莊
輓李大章
復高都憲
詠洞前流水
過子陵釣臺
拜陸宣公祠
謝夏憲副正夫
別松江郡侯諸公
石橋晚坐
別同府于先生
贈五宜翁
贈永福寺張僧
立春詩贈丘時雍
贈致仕嚴掌教
贈葉推府致仕
題沙溪釣隱
寄題行素
復僉監生
寓永福寺和夏憲副韻
寓居偶成
詠春秋
復余大尹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侯官張文炅　南平余祖謨
澄浦蔡世遠　古田楊振綱仝校

書

舉羅一峯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無。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學不學也。然世之學者不少。而道卒無以復乎古昔之盛者。由其所學有正不正。用功有眞不眞也。以不眞不正之學。雖倍其功而無益。其害於世也必矣。自宋儒既沒。正學不傳。士風頹靡。間有英才豪傑有志於此者。然以信從者寡。終無以振起斯文。丕變士風也。伏聞先生有志於此。未知其詳。近日得會丘濬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被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勝忻躍。正欲今世之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時。何幸如之。豈但託交而已哉。竊者天惟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其任倡興之責歟。卽欲趨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賤體猶疾。故謹裁啓。并疑義數端。專人齎奉。其餘欲求正者甚多。尙期面晤。不盡遞也。

窃疑程夫子、朱夫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如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又作敬齋箴。又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使本立而知益

明。知精而本益固。愚意此聖賢千百世爲學之要法。程朱能用力如此。故其工夫全體道亦全。盡非諸儒所及。然細推之。則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概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此造德亦各有所極。而不能無少異也。未知是否。

竊疑朱子沒。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尙未被失。然訓解漸如。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眞也。自是以後。儒者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爲學。惟有西山眞氏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魯齋許氏不務辭說。故學雖未極全體。而踐履篤實。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爭自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其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爲重乎。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未知是否。

竊疑日用閒工夫。最怕做得不眞。第二則怕閒斷。近見語類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駁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者。又有特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省察之要。終爲一節之士者。又有氣質溫厚。悟澈自能涵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者。又有工夫閒斷。卒無成德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爲所遷。造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之道。須實有聖賢工夫。稍有所偏。便爲全體之害。故不眞者多。害道閒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

竊疑先儒言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居仁脩思須要有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是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爲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漢之人才。大槩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爲純正。不及者。伊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有聖賢門路。指示聖賢工夫。後學如何下手。舒冕別後有音問否。不知親函文時。如何教他做工夫。門下更有可與者否。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巽。厭平實。喜覽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病。又有以智計處事。以爲有才。反流於詐妄者。伏望曾兄裁節雜冗。專以修身講學爲事。庶使有志者有所宗也。即門下有欲入廣游者。豈非厭此之卑近。喜彼之高大歟。又聞老夫人欲往鄂武。兄欲隨行。此亦當以義裁之。老人年高氣衰。固有嵐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安者。多是遣使達命。以盡恩意。若命子弟以禮物致意。豈不勝於勞動老人溺愛而往乎。陳剛許來書。新搬學屋於梧峯。居仁擬此月盡去一游。若得吾兄來彼一會爲幸。此人安貧守道。亦世所難。當扶持獎勵。以成其德也。文潞亦有志之士。純篤穎悟。望老兄與進是幸。居仁賤疾。比舊日爲安矣。但學業未有精進。尙未敢輒所事也。

與陳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面別。晚經嚴方分水嶺。瞻覽雄嵐。諸峯高聳。端員磊落。縱目恰情。惜不得與大中共之。暮投塔水吳當傑益之家。款禮備至。亦可謂北道主人矣。初八日偕傑益同游五彩山。至牧陽而別。午歷李梅。嗟嘆諸峯。候大中至。再與徜徉。初九日早抵家。嗟居仁所望於大中者不淺。大中所以自任不輕。必存心極其密。察理極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與江深

如說。登山涉水。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敢佩服心。

答進邑大尹

先正云。愛民之實。當擇守令之賢。則守令者。實民命所賴。非才德偏者不足以當之。而明執事居此。豈非生民之幸乎。居仁抱愚守拙。無用於世。辱蒙容留。賜以厚禮。不勝銘感。于同府乃居仁泰秋師。又發世媚。冬初回若得面會。當達此意。

與劉用光

爲政大端。必以備邊安民爲急。雁州瀕海而阻山。兄今守此。施惠澤以及吾民者。固有道矣。而猶欲特其山路洞穴之險。不習中國禮義之俗。蓋因風氣偏僻。故禦氣亦偏習尙惡隨。先王因其如此。故攘而卻之。守而備之。使之各安其所。不得以擾吾民。猶中夏而已。苟吾民安。吾兵精。吾備嚴。彼自不敢來犯。設若來犯。亦當速擾之而不可緩。或嚴兵以威之。或設奇以勝之。或藏伏以襲之。或據險以遏之。或登高以壓之。或設疑以亂之。貴在謀之審而行之勇也。亦須示之恩信。使知吾無害之之意。彼必畏威懷德。各安其分。無覬覦之心也。先儒有云。禦之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尤爲切要也。雖太守之職。在於撫民。然文武全才。亦豪傑之所當蓋者。敢併及之。

寄張廷祥

去秋姚悌回。言尊兄今歲開學西山。未知的否。今之學者。切實爲己者甚少。若非主敬存心。廣覽博記。終苟道也。居仁昨思須要有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是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爲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漢之人才。大槩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爲純正。不及者。伊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有聖賢門路。指示聖賢工夫。後學如何下手。舒冕別後有音問否。不知親函文時。如何教他做工夫。門下更有可與者否。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巽。厭平實。喜覽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病。又有以智計處事。以爲有才。反流於詐妄者。伏望曾兄裁節雜冗。專以修身講學爲事。庶使有志者有所宗也。即門下有欲入廣游者。豈非厭此之卑近。喜彼之高大歟。又聞老夫人欲往鄂武。兄欲隨行。此亦當以義裁之。老人年高氣衰。固有嵐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安者。多是遣使達命。以盡恩意。若命子弟以禮物致意。豈不勝於勞動老人溺愛而往乎。陳剛許來書。新搬學屋於梧峯。居仁擬此月盡去一游。若得吾兄來彼一會爲幸。此人安貧守道。亦世所難。當扶持獎勵。以成其德也。文潞亦有志之士。純篤穎悟。望老兄與進是幸。居仁賤疾。比舊日爲安矣。但學業未有精進。尙未敢輒所事也。

與陳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面別。晚經嚴方分水嶺。瞻覽雄嵐。諸峯高聳。端員磊落。縱目恰情。惜不得與大中共之。暮投塔水吳當傑益之家。款禮備至。亦可謂北道主人矣。初八日偕傑益同游五彩山。至牧陽而別。午歷李梅。嗟嘆諸峯。候大中至。再與徜徉。初九日早抵家。嗟居仁所望於大中者不淺。大中所以自任不輕。必存心極其密。察理極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功名利祿既非立身當足之地而就彼也進爲之方聖賢方册已備在人體驗何如耳四書外惟近思錄親切不可不讀

與戴太守

居仁游湖驛公禮際之厚自愧感陋無以答德意萬一每思及之欲發一言以達愚誠又無便使今讀裁書頌司訓與君附星夫古之君子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也孟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於修己後世此道不明居位者不本於修己而以才智計謀爲治僅至小康而已夫修己者則其公平正大之心昭格無間信於上感於下不待教令之出而民已向化矣況其發政施仁之際如雨露霜雪何物而不被哉雖或爲權勢所制不得盡施而其心固已協於神明孚於民庶譽於士類播於遠近傳於後世如此則爵雖不進而身益榮矣居仁向在貴郡與君相接之久知公才識足以有爲紹興利病公已能察知伏惟以公平正大之心據天理以處事凡政之有益於民者有關於教化者悉舉而行之有害民傷化者悉除而去之公之高明固不待愚者之言然感公之厚德非言以陳善又不足以報也但居仁識淺不足以課知公之蘊心術隧徹之間惟明公自察自省以盡古人修己治人之道幸甚

寄張廷祥

此道理與生俱生有一毫未盡便是欠缺了自家底故提聲扶持全有賴於吾兄竊慨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看來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嘗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後禽雖多終是詭遇此處見得分明則玉道綱術判然二途而不混矣尊兄於此諒察之已審但愚昧之見亦欲質於高明也

寄周時可

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請入白鹿洞自揆才德疏薄不足以倡興斯道今之士子汨於功利鮮然志於正學者甚少蒙道武平舒堯從劉文剛受經卒業後復從居仁游與同入白鹿月餘方歸後生罕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見此皆時可作興獎拔之功也希賢室不知誰做聞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無存文會堂亦無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回示本末爲幸洞中少書籍望廣求入洞以嘉惠後學幸甚書朱子雖升去浙東提點猶舉舉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爲請

奉張廷祥

武平舒堯來從先生游吾道中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開示非用功之要幸甚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其所以正人心振士氣其責豈不在吾之廷祥乎

與艾崇德

閩之舒堯來從張兄游所以輔仁責善盡麗澤之益有望於是下及周君鎬、管君瑞、劉君希孟白鹿洞亦稱聞先覺者後學之所效益友者衆人之所親今洞中人才漸集居仁一人難以獨教有進賢縣幸卯科舉人舒剛因爲母老不忍遠仕常年在家進學訓迪後進其人安貧守道望禮請到洞則後學有所薰炙士風必振賢侯作興之功斯爲至矣

寄丘時雍

饒城晤會之後又蒙翰教見諭又以詩贈從游之士感荷不勝蓋君子修己淑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歡然樂得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爲利祿而來者教之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羣作隊習爲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即衆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腹起謗議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愛益懼恐教無所施也尚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尚德之心故某敢可居洞以俟賢才之集夫謹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終況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蓋欲不爲拙工改廠繩墨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汨於舉業但招得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底人來聰明敏達能做舉業底人都不來矣能舉業之人尚不屑至莫遑超卓之人尚肯至乎如此則文章尚不能得非上者況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遲以數年將見人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興洞之法無出於此者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爲請不知吾兄卻今工夫如何進德修業必益不倦古之人進則救時退則修己必不虛過一生以兄之才識進進不已何可量哉況道在日用無時無處不是吾人進學處但要存心省察如事親則在事親上察道理接賓客便從接賓客上察道理讀書便從讀書上察道理是著行之非者去之聖賢工夫不出於此君子巍器於身待時而動古之聖賢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於聖賢者

奉于先生

生自壬申歲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開善端不昧癸酉拜別之後日以四書春秋溫習雖或少有所進但氣質凡庸又無師友之助兼以家貧親老於科舉之業既不獲專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日用常行之理一無所見況敢望其有日進之功乎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略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通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諸己是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某自知昏昧不足以與於此然亦不安於自棄而爲下民之歸是以不勝戒懼力期詩書易禮勉強祇索而日用事親接物之間亦不敢不盡力於所當爲深恨不獲而身以來質正今歲因家尊久疾不敢遠遊故在鵝山習學擬來歲復游吳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知終能有所進否又聞先生所寄家書及寄貴邑李侯書皆幽鑒隱名七月初一日李侯到本都再三令人召見某容謂誠明非公事不見子游而先儒謂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庶人以非其招而不往見孔子取之孟子亦曰往見不

義也。不肖固不敢自附古之賢人。而守身之法。亦不敢不以聖賢爲法。是以有違李侯之命。想李侯之明。必不深責。但不肖所爲。不知果當於義否。幸先生有以教之。敬附鄒子盤壎集奉呈。京中凡有先儒書籍。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皆發於義理。切於人心。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求也。閩圖子盛有版。未知眞否。若的有版。可以入印。頃報數字。卽附買紙印舉分賜。萬幸。某去歲往建陽書坊買求。止有晦庵文集。卽今刊版未完。其餘諸書皆無。又附小詩於後。幸察采納。

寄于先生

先生在任。以文學清謹見稱。政事之閒。亦當勉力。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先生乎。去歲辱惠書。皆袠過假褒美。拜讀之餘。愈增慄懼。先生又過自謙抑。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在先生豈有是哉。正所以惕居仁之哲愼而以是警教之也。敢不拜教。居仁奉教。言以自省。所以致此者。良由主敬功疏。故日用之閒。身心紛擾。志氣易昏。苟能敬以直內。則心存理明。豈有此患哉。程子曰。惟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惟敬則聰明。居仁所聞如此。敢請質於南丈也。

復于先生

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廉謹自守。爲國爲民之心。久而益切。敬仰敬仰。生竊以爲人之有生。均氣同體。固無物我彼此之閒。況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愛勤惻怛。所必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強爲也。彼其視民漠然而無干者。亦以爲欲所汨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誥言如保赤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此者寡焉。如此讀書。雖讀萬卷何益。若上之疑民。異如慈母之愛赤子。則凡以安其生。防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賢才講究條畫。亦無以盡施設之方也。故古之爲政者。以修身爲本。愛民爲重。求賢爲急。又袠數賢言。居仁於父母之喪。能盡其哀。能盡其禮。拜讀之餘。愈慚愈愧。自念學力疏淺。操存不密。違禮甚多。過後悔悟。追悔不及。自今以後。再欲改過。庶全人道。以求無辱於親。不知果能如何。又念近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訓詁務博爲業。以註書爲能傳道。使世之學者。淺陋昏味。無窮理力行之實。此有志者。不能不以爲憂也。廉齋先生前年十月捐館。未審知否。某歸處窮鄉。難得書籍。聞京國多賢。困於貧乏。不能往來。如過有聖賢遺書。更望賜寫。

又奉于先生

竊謂人之本心。全具此理。苟全體不虧。則大用不乏。故應事雖繁。應之自無不足。天下雖大。治之自然有餘。但人資稟或偏。私欲錮蔽。故本心遂昏。不能燭天下之理。應天下之務矣。是以大學始教。以窮理修身爲先。然後家齊而國治也。先生積學二十餘年。今始見用。此心此理。固已昭然。但當竭忠盡力。果敢以行之。剛毅以斷之。使平日所學者。不託之空言而見諸行事。將見人民感服。名節益彰。此某慺慺之禦也。苟或處事有失。則補過實難。名節一虧。則悔吝必至。不惟有失民下之心。亦且有辱鄉邦之禦。諒先生之賢。決不至此。但戒慄之意。亦古人不敢忽也。某卽今僻處禮吾。愚拙益甚。蓋緣身心無存養之功。故學問無得力處也。今歲四方朋類漸至。人數二十以上。但才德疏寡。訓導無方。不能有益於人。慚懼愈甚也。

又奉于先生

人在世閒。做得本分事業者亦難矣。先生之心。撫愧於古人。致治之基本在此矣。但不忍人之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方爲本末兼盡。爲政以得人爲先。觀先生左右在公者。少有忠直之士。諮俊之人。不可信也。不舉賢才。不可爲民愛物之心。下未必被其澤矣。鄙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士。諮俊之人。不可信也。不舉賢才。不可爲季氏宰。況大都乎。下官下吏。皆當擇人而任之。但進退之權。不在先生。亦當費相長官。亦得主侯聰明英傑。若稍非誠意以交兄之禮事之。未必蚤肘下官下吏有賢能者。褻慢禮待。不才者當退之。縱不能退。亦當戒之。先生顧有自善其能之意。此拒絕言路之端。禹則善言則拜。孰不樂告以善哉。諸葛孔明言。有能攻寇之失。乃愛亮也。朱子爲太守。出榜招人來言缺失。古人有求言乞言之禮。後世何嘗見有此人。切不可言古道不可行於今。今先生有此仁心。百姓皆仰藏。遠邇皆聞風。豈不是古道可行。擇官不由己。吏可擇矣。里長不可擇。老人可擇矣。糧長難得賢能。亦當擇忠厚溫良者。若綱紀法度不立。只去聽訟。有幾多精神。居仁受先生恩厚。不敢不盡誠悃。

寄潘友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處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其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居仁昔嬾惰此。而知道義之貴。不可不求。師友之重。不可不篤。庚辰歲。與閣下非學閣下學博而才敏。長於予者四歲。重厚靜密過於予。居仁是以敬慕而欲取以輔仁焉。又期其進於遠大之業。別後修德五年。想閣下學益日進。操益日堅矣。居仁抱不肖之資。獨無師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慚湮沒。已在山中結廬自學。但覺操持不密。身心昏怠。有負夙志耳。今因仁里徐公誠邀翠訪於敝廬。敬本尺牘。以通昔問。鄙拙不文。不能委盡情誼。更冀益勉所學。以進於聖賢之道爲幸。徐君長豪爽。居仁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意。渠自言。回家當志進學。果能爾。亦足以激勵後學。更煩輔翼爲幸。但非威儀踐履。亦豈檢攝。仁里或有後進可進於善者。便當開示以聖學門庭。庶使吾道不孤。劉友操未知其所進如何。可勉勵之。無使屢經。會晤無期。徒增耿耿耳。

謝蘇文簡兵部主事

蠡山謝氏曰。士厄於不知己。伸於知己。夫不知己則指善以爲惡。曰正以爲邪。此富韓被謗於荊公。汝愚受譖於侂胄。非知己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於居仁之一身。以閣下學識之明。庶心之正。不得不然爾。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爲謝。惟閣下持是心以自勉。以古道自期。益廣其所知。益篤其所行。居仁得以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閣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爲謝也。

復汪諫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明道。又何以學爲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見於日用。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真。喪其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妄作。甚則陷於禽獸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聖賢。悔慄戒懼。存發於未發之前。使是道之體。昭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於已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極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豈詞章功利之可擬哉。昔孔子之所傳。顏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及孟子沒。而失其傳者千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眞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朱。觀其所行。蹟慥篤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婺源。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鉤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幼學之士。皆悅而尙之。其害爲尤甚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學疏漫。終不能遠也。今憲府潮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卽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與其選。必將用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諭區區之出處。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適莫也。

復南康何浩太守

竊聞盛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爲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爲先。苟賢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蓋亦難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學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羣聖之大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爲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學。而無教養之本。爲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人才之不如古宜矣。尙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脫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躋舜其君民者。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數君子去已遠。口語章句。譁然以眩於世。利祿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僉憲潮陽李先生。與賢執事□□作李堂□賢執事好古篤信。卽先賢故居。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至四方賢俊。共明聖道。爲國家崇建人文之本。百才論秀之實。將使士氣大振。賢才輩興。所謂憧憧徠徠。君子遐不作人者。復見於今日矣。去歲僉憲先生。移枉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鄙學司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之禮。居仁愚陋。竊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圖面謝。

與丘時雍

昨蒙見示陳公甫詩。論譖之餘。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資性英明。才氣高邁。抱負宏大。居仁所以深爲公甫慶也。觀其詩旨雄才大略之所發。其體非句語。又皆高切古健。雖不有法。豈非以此爲重而用心乎。抑以此爲末而不爲所累乎。夫人之心。虛靈不測。函具萬理。必其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故使之所以不在彼也。

舉夏憲副

竊思古之學校。所繫甚重。凡國家之事。無不出於學者。非惟舉用賢才出於學。雖行兵出師。亦受成於學也。蓋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故士之所學者。無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自漢魏以下。學校之教。不過以誦註記誦爲業。未皆卽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商、曹、房、杜等號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舉舉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至宋、居仁族祖安定公。能知乎此。故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無不講究。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修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雖愚弱。竊有感焉。每欲學之而未能也。向以家貧饑旱。窮究水利。編集成篇。特以身居下賤。未能推行。痛念鄉邦貧困。家人無以爲生。謹此上呈。雖曰救時之急。亦所以示學者。使知卽事窮理。不專爲紙筆無用之學也。所以是於先生者。以先生儘道宗主。使人知學校之重也。

與婁克貞

前歲辱書示教。未能領悉。欲面罄而無由。然天下古今之道一也。固無彼此之殊。惟其是而已矣。孔、孟、程、朱所以異世而同符。某每與同志講論。不敢輒有雷同者。亦欲求其是而合於一也。豈敢彼我相高而爲自私乎。但世之君子。往往過於高妙。以爲卑下而不取。竊觀聖賢之學。無不在乎實地上做。故程朱與當時議論。每以好高爲戒也。

復張廷祥

去歲辱惠書。開示爲學之要。蓋恐某學有所偏。而欲救正之。所感多矣。又蒙欲與羅先生下顧。此某所當趨拜先覺以求正者。反辱垂念。愈緩之罪。何可逃也。某不肖。妄意爲學工夫。浮華卒無所得。近年以來。稍悟前失。欲求精切用工。不幸疾病來侵。幾死者再。至今氣體虛乏。不知何日得遂趨見之願也。承諭公甫書。蒙克貞兄示及。某因得反復思繹。竊見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爲物累。而不屑爲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法爲太嚴。先儒傳義爲煩瑣。而欲一切盧無以求道。其蹤固至無而動。如以手提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虛乎內外交養。靜則可所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貴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也。冀將此意附達公甫。以公甫之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恐見如此。未知是否。

復張使陳文凝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求於士。後世則士求於公卿。蓋公卿求士。所以樂善好義之誠。故四方莫不感化。賢

才莫不登用。而治道隆矣。士求於公卿。則廉恥之心喪。而世道降矣。居仁人微學寡。僻處窮鄉。苟安愚分。雖鄉黨富勢。猶不敢有求。況公卿大人乎。今蒙大人怡然忘勢。以禮愚賤。有古公卿之風。無愧於程子之言也。感激不勝。謹此申謝。伏望以此謙光之德。廣訪求之道。則賢於某者。亦將以類而合。區區愚願。又安足以副賢君子知人之明哉。

謝夏惠副

一陰一陽之謂道。故聖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則善爲陽。惡爲陰。以人而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故聖人所以扶陽抑陰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或盛也。其於陽長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所以深致其扶持嘉幸之意。其於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剝。所以深致其憂懼戒抑之心。某非能有君子之道也。蒙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之。故不敢不以此爲言。而先生所以眷顧於愚賤者。亦欲君子之道長也。所以爲世教者深矣。所以開示學者爲善之方至矣。所賜伊洛淵源。拜讀未能釋手。感戴之重。何止拱璧。

謝陳僉憲

伏聞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致治者之所不敢忽也。然是善也。一念發於心爲甚微。達之天下無不足。蓋賢才以類合而從。民庶以觀感而化。惟公好善由乎中心。出治之本。其在此乎。某非能有善者也。蒙公之好如此。況實有是善者乎。然則不善者。其有不畏者乎。推而行之。維綱其有不振者乎。此某也所以仄咸且幸也。

答本縣請鄉飲

國朝舉行鄉飲。其禮在於養老尊賢。其德在於化民成俗。其制作出於聖人之手。運行在於司牧之賢。舉盛禮。召及愚懦。非敢爲長往過中之行。懷沮溺忘世之心。顧德不足。矜式羣類。言不足開示周行。疾體久扈。未能奔趨。伏望賢明俯垂仁恕。

與羅一峯

往歲賀疑於左右。未蒙正其是非。竊自疑其詞義猥屑。君子所不取。誠當求至。君子所不受。或尊意未察。以居仁託病自高。而抑其僭妄。方將自反。續後聞知四方士友。以爲先生非徒不鄙。反以啓示學者。先生之心。固廣大無私矣。但居仁不得以消聞過之渦也。然天下之言。有不得已而言者。有得已不已而好言者。亦有不知其理而妄言者。好言與妄言。雖智愚不同。其私則一也。惟不得已而言者。乃當言也。非私也。居仁所以進言於左右者。以非左右之公不能受。非左右之明不能擇。非左右之賢不能發揚以及後學。今先生望重四方。爲學者宗仰。道之興廢所繫。先生固不可不自重其任。而居仁亦不得不畏先生明辯。以求至當之歸也。所欲言者。具陳別紙。惟高明采擇。幸甚。伏聞興翹金牛洞以教學者。不勝欣悅。其立教規模。最必賜令有意。然涉泗授受。具載語類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此皆先生所素講者。惟體驗而力行之。以開聖學門庭。則英才類至。道之明也可冀。學之傳也可久。而澤流無窮矣。居仁依違春秋集傳。此志已久。惜學力未至。不敢下筆。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當時羣聖制作已備。然

夫居仁依違一意。卽來觀光。而少留於下風焉。伏聞先生作易經集說。不知尊意所在。願附一本見教。昔朱子註書。多與朋友講論。蓋易之爲書。始於伏羲。成於文王周公。備於孔子。而明於程朱。所以然者。因風氣不同。世變不一。太古之時。世質民淳。只用卦畫以示吉凶。而開物成務。利用厚生。辭不繫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時。則世故漸多。情僞百出。卦不可不正。辭不可不繫。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須知文王周公所憂患者何事。至孔子當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所憂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與其淚而作春秋同意。至孟子以後。舊儒妄以己意穿鑿。溺象數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求源。遂失聖人之意。程子憂且懼矣。故作傳文。然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而易大明矣。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繫辭之本義。使古今一貫。非以程易之未善而更作本義也。恐意易之卦。具於未賡之前。明於既濟之後。因世變風氣而有詳略。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也。羲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者。中古之易也。孔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推原古易以及今也。姑撮其大要。其餘詳細。尚闕而俟居仁又有不得已而言者。公甫陳先生名亞海內。與先生所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賦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已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已在我。躭視公甫與何時矩書。欣然喜其見道大意。然推之其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曰塵微六合。蜉蝣千古。只是一箇懵懂自大之言。非眞見此道之精微者。乃老莊佛氏之餘緒。聖賢之言。本正切實。天雖知其所以爲天。

奉張廷祥

聞知去冬與陳公甫相處。所以講切者如何。竊觀古今人才。有晚年而學益進。德益熟者。有晚年學問志氣聰明俱不及前者。又有晚年所失益甚。遂至顛倒錯亂者。卽此可驗所學之正否。工夫之疏密。靜而思之。不勝戒懼。謹以獻於高明。乞亦加省。有可見教處。莫斯爲幸。

寄蔡登

向得會聚。深副懇翹。蓋天下可樂可悅之事。無過於此者。更契致謎於燕閒獨處。益致博約之功。幸甚。居仁今丘時雍。堰深恨未得與從容和會。丘公愛士。出於中心之誠。如再至郡。宜一訪之。

奉盧副張希仁

聖制已終。不審出處若何。大抵仕以行道。乃爲出處之正。若祿仕則有時而然。非常理也。程嗣事。益高明自有裁制。古人道修於身。乃行於家。道行於家。乃行於國。故關雎爲正家之本。猶葵爲敗國之原。所高宗、玄宗實錄。當一詳觀。居仁於去年喪妻。家無內主。兒女無依。故不敢遠出。而趨拜之願。莫能遂也。陳公甫聞去冬到先生家。不知講習如何。大槩此兄學太高。庶超脫於正學有害。先生察之否。

寄張廷祥

居仁欲作春秋集傳。此志已久。惜學力未至。不敢下筆。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當時羣聖制作已備。然

皆當代事。聖人固已逃之爲後世法。若春秋。則亂世之事。聖人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裁酌損益。爲百王之中制。萬世之程準。先儒發明宗旨雖多。惟程子以爲經世之大典。乃約而遠。諸儒之傳。亦惟程子發明精切有力。如胡傳雖議論發越。然義理切當。不及程傳多矣。況未免有張大穿鑿之病乎。居仁欲收程傳爲正。旁取諸儒之言以附翼之。做詩經集傳。先訓文義。敍事蹟。然後用胡傳及先儒言之精切者。以發明聖人之意。要使正道燦然可舉而行也。先儒謂聖人心事難知。聖人心卽天理也。謂聖人行事難知。聖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豈有不知春秋哉。愚以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後知春秋。莫如程子。謹以愚見管於高明。幸勿斬教。

寄晏淸

幼年同學之士。或一別而再不相見。或雖會而相處不久。則此學之衰可知。今叢脞翰遠隔。相愛之厚爲何如哉。大抵爲學之道。在於窮理修身。明友之道。人倫交天下之士。以明其善。力師聖賢。以準其歸。豈可偏狹固滯。守一善以自足乎。居仁自丙戌年喪父。戊子喪母。至辛卯年得疾。纏綿八年方愈。故血氣早衰。不能精進。今又喪妻。無一好況。但此道理。無處不在。雖居憂患。苟能存心察理。亦無非進學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不知老兄今日所進若何。又不知一生不足齒於人道。歲壬申始師於予先生。逮至甲戌歲。復游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故追前非。欲求自新之實。但終以駑庸之才。不能鞭策而進也。思與二三同志。別求幽閒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於是鄉黨某等。指劃己資。卽陶曉之地。搆屋數間。以爲羣居講學之所。至壬午三月。師吳與弼經歷。至所賜之扁曰。敬吾書舍。蓋因其地面寓號焉。至今歲同類漸衆。屋舍窄狹。難以容居止。有鄉鄰某。見多空閒麥地五六餘畝。在俱願捨出換易。其成美事。而某執私不從者。豈非固蔽之深。未易以善道開之耶。而鄰邦多士。咸曰幸有賢侯在上。崇重儒教。其所以作養人才。振興士氣。皆在指掌之間。且見利而忘義。固小人之當情。以公而治私。實君子之大政。曷不躋彼公堂。具道其所以然乎。程子所謂以官府治民之私者。此類是也。書子游爲武城宰。邑人皆有弦歌之聲。今興學禮吾。正使斯人得聞弦歌之美。以彰侯德之盛。何獨子游專美於前。某又念興安之壤土。比之他邑。固爲褊小。而學者之衆。乃倍於他邑。豈人性之異哉。亦緣於在上者之作興。與所以倡之者何如耳。某學雖疏寡。敢不竭盡心思。推廣師說。以爲多士之倡。而作興之任。實在於賢侯一念之開矣。伏望慈仁大施政令。使山林士子。咸得藏修游息於中。以盡成己之道。皆德澤之所及也。且使書院之蹟。留於後世。則千載之下。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又豈止於一時之盛而已乎。

與雍孔暘

居仁旣愚且賤。僻處山林。多病未出。雖聞高明之名。至於學行之大概。猶不得聞。況其蘊乎。近竭衡昌張廷祥復自同里姚潤。始知先生爲人之詳。才氣抱負不小。居仁幸生同時。不能一會。諮質之單。未敢辭也。故敬裁尺牘。以致仰望之意。蓋古之君子。生同其時者。非特相知而已。必也相與講求輔益。以成其德業。以共濟斯時。以同倡斯道。區區所以望於高明者如此。倘蒙不鄙而賜之教誨。幸甚。

與周時可

居仁於戊子年。曾奉書於左右。未知達否。於後雖病困山林。懷想不已。蓋書在白鹿洞。詢知閣下本心。故

未敢相忘於江湖也。但病困中不接外事。故不知動靜之實。病後謁張廷祥。論閣下學行之美。又會姚涇華翠兵部。得其詳。故愚心眷眷。不能不發一言以達聽聽也。古人云。儒者逢時。生靈之幸。高明幼學壯行。展素蘊。成人才。美風教。是其任也。竊觀自契敷五教之後。教養選舉之法。見於周禮司徒詳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後教不行於上。學乃傳於下。秦漢以後。上下之教俱無。非無教也。乃所教非教也。然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則寖言無實矣。至宋則程子發明學制。以言於上。朱子作貢舉私議。以論於下。當時雖沮於權倖。實後世所當法也。愚嘗參詳之。明道發端以開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之言。純然先王之教。無一毫後世夾雜之弊。伊川舉制。因時制而改酌之。雖去其考試之陋。亦未免尚供文課。其推擇遷舉則一也。朱子之議。蓋欲救一時之弊。以漸復古制。故未免於文字考試。然必立德行一科以重其選者。以爲非此無以爲教。亦無以革當時之弊也。又於文字之中。命題作義。去其工巧駢麗。習爲深厚簡嚴。而欲貫通經義。條析明白。又必愼選教官。以主教導。其意切矣。愚意後世欲大有爲。須用明道之言。乃乾坤簡易之法。其用力甚易。得效甚速。不得已而用朱子之議。雖可救弊。顧似費力。今時幸有□□□□□□□□□□□□立有歲貢一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屋賠歲貢而進。依倣明道之法。愼其選。重其職。文章一科。從增廣者試之而進。嚴其考。厚其制。數年之後。道德既重。士風丕變。然後復先王之教。以去糊名考校之陋。此似亦簡易。伏望將周禮司徒、明道劄子、伊川舉制、朱子貢舉私議熟讀詳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敷奏於朝。萬一天啓亨運。一賜施行。實萬世之幸。不然。亦當先得此意。則權度在我。方可隨時處中。惟高明裁之。

定親書

禮重大婚。所以正人倫之首。配求貞淑。是將謹德教之端。仰喬木遷風。托絲蘿新好。況令嗣俊賢。位下孫女。早閑姆訓。惜儀雍處於閨門。而舍弟居仁房下姪男。讀學備書。德業未成於庠序。不愧匪偶。妄意高門。伏沐姻仁。已垂謙允。雖雖鄙雁。尚期禮制以無愆。灼灼其華。更冀室家而有善。敢用不腆之幣。以將束帛之誠。實畏不勝。敬宜罔僕。

復余氏定親書

致政翠堂。晚節仰企於當代。隱居蓬戶。考槃竊慕於前賢。道義之契既深。婚媾之聯遂講。兼惟次令孫男。志已宗於聖學。器不小成。竊念次舍姪女。教未就於閨帷。才何能淑。葛承嘉命。允協良緣。禮不廢行。誠山藪之所立。

復張廷祥內翰

春深伏想孝履支勝爲慰。懷慕中忽承書翰。并賜五雷冠及細葛一束。惠愛甚厚。視物思人。慚喜併集。得知先君子葬地。此至大至切之事。無怪吾兄之皇皇也。然非老所以盡體魄也。以安親爲主。只要得山脈所鍾。土厚水深之所。卽可葬也。江南之地。所患者水蟻。然蟻猶可以厚爲灰隔以制之。惟水氣無不通透。不可限隔。尤宜謹愼。向與葉本眞議。不若先將其地整成壙穴。作成墳家。俟雨水浸徑之時。開看其中。以驗水之有無。然後葬之。庶免後悔。尊兄以爲如何。旣念斯道乏人。高明幼學壯工夫甚疏。願得時賜教益。以警不及。爲幸。

又復張廷祥

奉別歲久。愈增懷想。一峯旣亡。所與共事者。惟有望於尊兄。竊觀近年以來。一峯之功爲多。雖然。尤有可憂者。今之士風。雖若振於昔年。陷於邪說者。又非昔年比也。此皆吾人莫大之責。當明理正心以先之也。蓋昔年之學。專於記誦博覽。訓詁詞賦。其所從事者淺。而陋近年以來。學者立身稍高。而不能子細體驗聖賢切實工夫。而妄意聖賢。故遂入於空虛玄妙。其淺高超空。反成狂妄。其入異教也宜矣。原其存心之失。有二焉。只爲工夫未至。身心紛擾放逸。要求虛靜。故有屏絕思慮。以爲心不放者。又有體察照看。心在內裏。以爲存者。其心如此。自然不暇卽事窮理。故窮理之失亦有二焉。以爲天地萬物。無非此理。無適而非道。凡其知覺運動視聽云爲。無非至神至妙。其曰無動而非神。卽此意也。又有縣空想出一箇道理。在虛空杳冥之中。以爲無極之眞。太極之妙。此乃吾之眞性。不生不滅。無有始終。窮盡其曰。物有盡而我無盡。卽此意也。不意此等亂賊。生於吾世。非但爲我儕受而已。其與天地人倫物理。俱已離絕。非但無父無君而已。不知一峯何故反背信之。一峯後來亦有賊夫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今吾人但當實做居敬窮理工夫。使身心內外。一歸於正。方有內修外攘之具。高明以爲如何。

與徐干縣論鄉飲

向者居仁不自量其不肖。趨赴鄉飲。然鄉飲之禮。乃周公所制。其品節之詳。見於今之儀禮。乃鄉大夫資與賢能。興行鄉射養老者飲國中賢者。皆行此禮。故其節文繁盛。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上大夫爲主也。養老之禮。二帝三王皆已行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是也。其禮必當簡便。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謂之三老。天子以父事之。則民興孝。三孤之有年德者。謂之五更。天子以兄事之。則民興弟。是禮行於上。教成於下。此養之禮也。庶老則養於鄉之學。向者遽副鍾先生。率學者習行鄉射。今之士子。始得覩先王之禮。是一幸也。但射禮主於習射。鄉禮主於飲賓。鄉射行賓賓介。鄉飲介具全。其禮節微有不同者。向蒙舉其大節行之。但講求未精。未能盡乎先王制禮之意。蓋旅酬之禮不行。則主人禮意不及於衆。而敬有未盡也。交錯之禮不行。則無以合歡而愛有未盡也。旅而不語。則賓主道義不接而情有不通也。至於設席設豆。盥洗獻酢。皆當節之以禮。使始終不亂。乃善於行禮者。禮樂待人而後行。豈不信哉。伏望就劉吏部處。借儀禮與知禮生徒。習行鄉酌。其宜使不失乎先王道意。幸甚。

謝南康太守

僕聞古之君子。所守甚約。而所施則博矣。所爲甚寡。而所及則衆矣。是何歟。以其知所務也。故身不出鄉。國而風聞天下。教流後世。況今賢侯執事於政理之暇。舉舉於白鹿書院。非知所務而何。蓋所以稽前賢之遺烈。爲天下正學倡也。正學旣興。則海內風動。四方豪傑之士。必將接踵而至。相與講論切磋。使聖道晦而復明。則紹文公之學。有功世教者。皆明執事之德也。居仁忝陋。敢兢惕勉勵。以爲多士倡。若夫成賢

侯之志。使道德煥明。尙有望於天下豪傑云。

奉郞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伏承聘命。令主白鹿洞事。謹於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爲第一書院也。及考與經學規記。又知文公先生。嘗在其間。闡明聖學。非止一代之觀也。及觀文公全集。又知文公奏賜敕額。始終眷意。欲其久而不廢也。在元不綠。及我朝太守程公。始規殿堂齋舍。然未有師儒表率。英才習學。故儀面不彰。至潮陽李先生。更加完葺。延請名士紘誦其間。而風敎始著。居仁之愚。亦玷禮聘。不幸居仁遭母喪而去。李公亦繼以亡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仁學陋才疏。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之後。不勝恐懼。齋沐裁書。令門生胡晉、高悌、申致稟復。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絕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磋於其間。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得興洞以教之哉。其間有志氣不羣。敦厚好學。舉業已通。復欲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興洞。何以聚而敎之哉。執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執事也。謹鷹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幸甚。洞中全無書籍。更望印求入洞。以賜肄習。

奉郞大參鍾憲副

居仁在洞。夙夜兢慄。敎養無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頹靡已久。人心沈溺難同。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倡率。庶使中人之材。皆可漸摩激勵而進。復文公之敎不難矣。若泛取凡庸之材。非惟不能率敎。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玷於文公名敎。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於後世。方不枉費一次作興。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爲世用。非澤豈有窮哉。向蒙舒綱。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縣。遣使禮請入洞。訓迪後進。幸甚。昔有問於朱子曰。何以能得天下之賢。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向之慕之。況今明執事以有爲之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又何難哉。伏惟以此好賢之心。推而行之。則天下之賢。皆將歸心於賢執事。況此邦之賢乎。好善優於天下。況興洞乎。若好賢之心不篤。尊賢之禮不致。抱道之士。固將卻步而不敢進。願聞之士。必將趨利若勢而來矣。居仁謹錄詩文數篇以獻。併求敎正。重興洞記。不知曾屬周翥於誰。海內之士。若陳公甫文顯高然過於高大。多是禪學文章。張廷祥文精深。正祭酒文典實。惟在大人所擇。

與陳大中

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

提撕照看。及提撕不作。索性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虛。殊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提撕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今人不去窮理致知。只在文義上錯過。又不於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其見遂陷窮理是推期到十分處。致知是懵究到十分明處。誠意、正心、修身、要十分明盡。方是窮理致知工夫。只看窮字致字便無所不用其極。居仁二月初三日入洞。所憂者人才難得。小兒因母疾來到。甚欲大中來此。表率士類。但令堂年老。又遭荒歉。量難起身。此中租亦因修造費盡。待秋熟。安養令堂來。某已薦名於二司。不知他來請否。

與南康府論租

蠲給租穀。方司諭十九日來洞支給。居仁以先父忌日之憂。未得面論。蓋舉租本以養賢。固不足。此二者義也。事合義則久而益安。不合義則久而必弊。昨蠲欲一概施給。澤雖似普。然在洞者。賢愚不齊。貧富不等。若愚者富者亦與之則濫矣。亦恐將來不足於用也。謹容居仁審其賢愚高下。有無貧富而品節之。開其多寡之數。以憑支給。方爲允當。

率何布政

向令門生至豫章。蒙賢伯賜之敎言。開其本心。同洞傳宣明訓。諸生莫不感悅聳懼。又蒙懷念海德。賜之歷書華箋。感戴何極。居仁在洞。愈增戰兢恐懼。深懼敎養無效。有負作興之盛意。所賴者有牧伯公卿。振揚斯文於上。在下者必有向風慕義而作者。此世道之幸也。

寄張廷祥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爲者。看來今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敎不可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敎養之法。主考者反摘奇搜隱。以乘舉者之不知。欲其倉卒之間。無所措詞。舉者亦終日搜截奇巧隱僻。以應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情不知察。近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自。皆由搜截奇隱。以迎合考官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繆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難。雖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乖違。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獨立不懼者。安能保其不移耶。況欲挽回世敎。移易士習乎。此居仁之憂。不能不以爲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今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幸甚。

僉祁大參鍾憲副

興復白鹿洞。此不世之盛舉。名敎第一義也。居仁謬承嘉命。雖不盡心竭力。期以成功。不幸舊疾復甚。心腹氣痞。痰盛滿身。筋骨轉痛。蓋因廬山風高。弱體不堪。恐病日危。湖山隔遠。不能遽歸。日圖調治。又慮此病難愈。有荒洞敎。伏望採請道隆德備者爲之師。則後學有宗。居仁雖抱疾在家。亦無憂慮。又望招至賢俊。以聚洞中。庶可相觀而善。若得道高之人爲師。又得志氣不羣。趨向正者爲徒。則此洞之興。如反掌。風敎既盛。則遠方豪傑自至。將見天下賢才。皆出自白鹿洞。而大人作興之功。斯不負矣。切不可使小人成羣。必沮喪士氣。才氣高邁者不來。洞不可興矣。若子道長爲泰。小人道長爲否。易之

要義。惟高明審而行之。幸甚。

答張延祥

詹恩來。得知實體漸愈。欣幸欣幸。居仁亦因疾而回。比來白鹿洞。自得游之外。全未得人。不意吾道衰如此。豈世乏人邪。吾輩倡之者非其人邪。舒瓊來門下。不知能領教否。此人天資志氣。迥出流輩。然病痛亦多。聞尊兄就要教他自知味。自體見一箇明德。又有自尋眞心。恐立教太高。求效太速。徒長其正助之病。不若只教之以忠信篤敬。窮理致知。方消得他身病痛。及其久也。好味漸知。德亦漸明。眞心不待尋而自在我矣。今之可疑者。道術分裂。教出多門。人才聰明。便好高喜妙。脚根不甘點地。便要自高大。蹈門下人多有向蔡陳公前。欲游其門者。大抵根基不實。語之太精。是送他過那邊去。昔游定夫見濂溪。自謂所得廣大如見天。卒去學佛。道理須自下學中樸實頭做工夫。積累之久。自然貫通。方爲穩當。施政來求見。此人心術甚良。與進爲善。

答新昌王御史

昔辱賜之佳章。銘感曷勝。山間無便可以奉答。幸恕遲慢。居仁、魯鈍固陋人也。窮冠時志於此學。用功不得其要者十餘年。徒自辛勤。竟無所得。年至三十。於體驗上頗得力。才做得聖賢工夫。上手於聖賢門戶。似乎可入。然行之不力。有辜此志。又兼疾病繼作。故間斷甚多。昔孔子三千之徒。語之而不惰者惟顏子。則惰之爲害。衆矣。此正吾人所當警策者。悲聞賢執事敎。然自拔。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則所造所養可知。恩隨得生同時。何其幸歟。但爲貧窶所困。不能進拜求益。姑憑尺牘以達寸誠。

答安仁張大尹

懸聞德政及民。至切而親者。莫如邑宰。故居此位者。必德足以體仁。才足以幹事者乃稱也。側聞明執事仁愛之心。孚於遠近。廉足以養德。才足以治事。邑治民安宜矣。而在上者乃不能察執事本心。考執事治績。反加以罪咎。雖執事之心不以此爲榮。辱而士君子及民庶不能不傷賢者之志不伸也。居仁遇上司知己者無不稱贊盛德。惜乎相遇者鮮也。伏望持守此心。精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興安爲上治之邑矣。

答陳大中

世衰道微。非豪傑特立之士。必至隨俗汨沒。如大中者。實與吾黨增氣。但工夫要體認得眞。做得密。居仁雖似體認上不差。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能底於成也。白鹿洞事。在上者不知擇人。多是奔競勢利之徒。教不可施。內中又作小人行事。故辭疾而歸。世道窮極如此。奈何。

答友憲副正夫

向者蒙以政鑒見示。先生之心。遠矣。蓋欲垂教天下後世以澤民也。古人著書。不得已也。有是書則是理明。無是書則是理晦。如布帛菽粟。生民不可一日無。蓋其道明德備。修己安人。治亂興亡。洞然於心。見得前人言有未盡。故不得已而作。如子思中庸、孟子七篇、程子易傳、春秋傳、朱子集註、集傳、綱目成書、小學皆所當爲。豈若王仲淹好名而作。荀、揚、老、莊、據己偏見而妄作哉。觀先生所著。未有推行王政之意。未免

漢唐以下手段。竊觀春秋雖內齊桓、晉文之事。而卒折以先王之道。未嘗許其如此。如盟台則見誠信有不爭。侵伐則見其抗興之罪。召陵之師。僅能致屈完之來盟。其於□□安中國之功亦卑矣。雖若與之。而卒之之意亦在其間。但後人少此眼睛不識也。居仁欲先生因後世之事。卒以先王之道。如韓信初見漢祖、鄧禹初見光武、孔明初見先主。雖其謀議之善有不可及者。然亦要論其不合切切以謀天下爲心。未見其明理正心。誠欲救生民、安天下。而致先王之治也。孔明之心正大。以興復漢室爲事。頗似應幾。鄙見如此。高明裁之。

答趙同府

竊聞德之勝者爲君子。才之勝者爲小人。才德兼全者乃大人也。向者得親顏範。而聽言論。乃知公實有德君子。然德與才皆可學而進。夫親賢取友。講求天下之理。推而行之政事之間。則才進矣。反躬實踐。以至造次不違。則德進矣。居仁與公生同時。又同邑。故欲與公以學而勉使才德之進。老而不倦。是所祈也。

與蔡登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人之資稟不同。用力或異。而其妄邪正分焉。然其初只在毫釐間。究其極不啻千里之繆。吾道異端是也。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學者舉足一差。便流入去。蓋其高妙足以動人。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發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足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眞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多入之者。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煩。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禪學工夫。居仁亦嘗究之。其存心之法。未嘗敢以直內。其初只是不奈心何故專於靜坐。或反觀內視。照管一箇心在內裏。或用一箇念頭制其心。使之不走。或屏除思慮。使之不出。獨達摩高於諸佛。不立言語。只索靜打坐。掃除思慮。自然心中空蕩。廣大無邊。而其刻滅天理。根原尤速也。其於見性未嘗格物窮理。以至融會貫通。達夫天命之本原。只在空靜之中。心不累事。緣空想出一箇太極之妙。以爲吾性之眞。以爲覺。得此物。則至神至妙。凡知覺運動視聽。無非此箇神通妙用。自視之高。以爲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其自守之陋。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爲能存養也。賢友用力於心學。實居仁所愛敬。故陳鄙見。以爲擇善之一助。吾儕工夫義理。其在方策。更宜熟讀詳究。實體於身。幸甚。

與樂平劉掌教

去歲辱光賁。未得留奉數日。悵欠不已。敬裁小簡。煩吳德市達奉。夫人之心。更無別物。得此理謂之德。其此理謂之性。感物而應於外。謂之情。措諸天下謂之事業。人多汨於功名利祿。溺於老佛空虛。失此本心。此理遂昏塞錯繆。無以應酬萬變。故聖賢工夫。存養窮格體察。交致其力也。曾皙無勇。聊奉此以代面話。

與張亮帖

誠者但求伸理勝負榮辱付之天命。如此則此心自然廣大。又能主敬察理。則學問日進矣。孟子人之過

與季御史簡

昨聆指誨。未能自足。今欲追拜。恐煩應接。不若只在觀中之爲靜也。背程子、張子之在興國寺。朱子之在鵝湖。皆講論終日。豈今人其不如昔人哉。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詩有所自乎。本於天。根於性。發於情也。蓋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故有以全乎天之理。而萬事萬物。莫不該焉。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具於其中。而無欠闕。兆之可見者。性也。心之體也。事物之來。惕然而感乎內。沛然而形於外者。情也。心之用也。由其理無不備。故感無不通。既感無不通。則形於外者。必有言以宣之。情不自已。則長言之。又不自已。則詠歌之。既形於詠歌。必有自然之音韻。詩必叶韻。所以便詠歌也。詠歌發於性。性本於天。此詩之所自。學詩者所當知也。昔者考亭命變曰。詩言志。則二帝時已有詩矣。樂以歌。未叶韻。南風歌、卿雲歌則叶韻。奏五子歌、及商頌諸篇。二代之詩也。至周則有風有雅有頌。風雅頌之中。又有賦有比有興。則詩之體製已備。故說者以爲三經三緯。又以六義名之。厥後世降風移。變而爲騷。又變而爲排韻。爲賦體。爲調。爲律詩、聯句。則詩之體製。義理性情風韻。衰壞盡矣。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杜之詩。清新飄逸。比古之詩。溫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香花嫩蕊。人鮮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爲可及。變風變雅。然學未及古。拘於聲律對偶。淮潤鴨鵝、板蕩諸篇。工夫詳密。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髣髴也。嗚呼。後世

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鄱康節言關雎後無詩。其以此也。然則詩不可作乎。曰。何爲不可哉。但務養性情。明道義。使吾心正氣和。則詩之本立矣。絕去巧麗對偶聲律之習。熟讀三百篇。玩其詞。求其義。涵泳諷味。使吾心之意。與之和平而俱化。則性情以正。聲律以和。不拘字數句語多寡。但求韻叶以便歌詠。則應乎近之矣。大抵詩樂、皆繫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強探而必得也。吾儕亦非專門於詩者。流芳集所錄。乃其餘興所發。先世手澤。當寶藏不失。恐後之子孫。不知所本。而專事於末。故於集後序如此。

贈醫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醫比良將。以其理之同也。將之爲道。當先完固其內。而後可以攻外。如擇用賢才。修明政事。養民以固邦本。嚴紀律以修武備。然後誅暴禁亂。則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苟不完固其內。而窮兵黷武。則國內虛耗。人民愁怨。雖使勝敵。終至危亡。況必有敗績者乎。醫之爲術亦然。嘗先調養榮衛。完固元氣。視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則病易去而身自安。臨川胡君伯源。有得於此也。里中王文彬妻袁氏。罹疾發於頂間。醫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書幣以請。胡君至。曰。當守內而攻外。內之堅也。外當自潰。越五日而疾愈。束帶東歸。文彬請予文以謝。予以伯源故家。曾儲而善醫者。必明乎此。故書以贈焉。

贈醫士胡琳

予患疾數載。畏風怯寒。艱至危困。里中胡君琳。業醫而尚儲。察其脈曰。病雖深。幸五臟之氣未絕。但元氣衰弱。外爲風寒所乘。治療之法。當內壯元氣。外避風寒。俟其久而漸安可也。噫。胡君可謂善醫者矣。夫人稟氣以生。含氣以長。氣壯則外邪不侵。氣衰則風寒暑濕。皆足以爲吾之害。故善醫者。雖隨其冷熱虛實。施之以治法。必以調扶元氣爲本焉。世之庸醫。不知此而妄殺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君醫而思吾道。蓋人之身元氣不壯。外邪得以干之。猶人之學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奪之。若國之治亦然。非以賢才不用。暴虐得以爲害歟。故立大本。所以壯學者之元氣。用賢才。所以壯國家之元氣也。必立大本。然後理可明而德可修。必用賢才。然後政可立而民可安。否則百病交侵。其滅德而喪邦也必矣。君雖爲名醫。而雅尚儒術。併以儲道言之。以廣其志云。

送策教林世評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爲先。古今莫不重選舉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察言以考其實也。傳曰。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德行道藝爲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選舉之法。已不復然後以鄉飲之禮。賓而興之。以獻於王。當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不復古。於是賓興之禮。遂廢而科目興焉。然曰孝廉。曰經義。曰賢良。曰茂才。其曰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乙丙丁爲第。李唐因之。棄本務末。習尚雖

琢空言無實。已非待士之體。倘襲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歎。宋則漸尚經術。迨及我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察言取士之比也。蓋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爲考。則繫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爲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況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內外實一致。本末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病。得於中者渾融充實而無愧。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掩。才之清博者。文必典勁雄壯。苟知之明而察之審。則厚德高才之士。瞭然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稱考司之職也。吾儕當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有精文。今秋大比。京師諸司文考。予惟世祥蓄於內者如此。則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驗。此行也。京華士子之賢且才者。世祥必精選以副國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嬪等徵文敍別。予適在郡。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記

移居記

始祖檢閱公尚質。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至斗南公諱茂松。號惟璨。教諭餘干。因家焉。三傳而曰新公徙梅谿。予年十二三。隨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川偏逼。無以託子孫於悠久。於是乃相梅谿西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墩屹立於地數仞。兩谿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之地數畝。可卜居焉。室於平畴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爨。長阪可牧。谿水可漁。固足以爲理生要務。遂決暇日。或縱步於平疇。或登覽於高峯。或盥濯於清流。又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居安。請親命而遷家焉。成化乙酉冬。移屋數間。覆茨以茅。墐壁以泥。周屋以土爲垣。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之易成而不費。亦子貧賤之所樂也。嗟夫。世人務爲高堂廣屋。固有富而恃財以驕盈者。亦有貧而勉強以慕外者。豈知古人居室之義哉。古人之居。取足以障風雨。雖曰志尚乎儉。其實以道義爲重而不暇於此也。彼役心力於華靡者。安知道義之貴乎。記此雖以自述。抑以戒子孫云。

餘夫記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於棠鄉范勝良家。見其父子皆餘。父近六十。子年三十三。問何以不娶。對曰。貧故也。予心惻然。嗟歎久之。既而勝良曰。聞先生有仁心。苟異日富貴。能濟我乎。應之曰。固所願也。但吾宗族鄉黨。假汝之貧者衆矣。恐財不能贍也。嗚呼。天下之廣。羣生之衆。其餘寡孤獨貧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幾千萬人。雖謁府庫之財以賑之。如其貴何。惟得聖君賢相。興之極論。堯舜文武修己治人之道。發政施仁。制田里。薄稅斂。去蠹究。任賢良。盡教養。防虐害。則汝得以遂其生矣。後數日。與毛鎮、周璽、晉之、鎮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序次其語而記之。

永濟陵記

吾里彭家陵。舊用柴土築。作證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召匠謀易石砌。衆懼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爲發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蓋棚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略。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潴泐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爲邦本。由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識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衛人。尚不能濟。況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爲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爲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峯之巔。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渡焉。水然後達。況經雨霽。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絕。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甘泉湛太守鑿塘陳公昔修之。成而復圮。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圮。不可不修。又不可不爲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闊。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資客。徐行緩步。徜徉游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讀公鼐、推官沈公瑛、皇子教諭吳君愼、檢校黃君恭也。居仁後十三載。復來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館記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益學田。延師儒。聚英俊。舉舉以德行爲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書院既興。好古樂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巖穴之賢。來游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川民力。乃謀於遠府及牧伯同寅。恤民旱災。而蠲其糧稅。漕運又撥米以興工。木價匠工磚石灰瓦之費。皆公捐己資。未嘗有毫末斂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民不告勞。然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讀公鼐、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公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偶李公之亡。惜讀公之去。追述而記之。嗚呼。昔周公握髮延賓者。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成其治也。李公作是館以延賓者。豈非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明斯道乎。人館之賢。以是爲心。昭示道義。以教洞之學者。則是館之作。有功於世教不淺矣。後十二年。臺政郡公、憲副鍾公、憲僉韋公、太守于公。重興書院。基子縣司訓方君文昌。復加修葺云。

貫道門由禮門記

白鹿洞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櫺星門。並西數十步。乃明倫堂之外門也。凡師生賓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興書院。司訓方君文昌。董其事。視貫道之廢而新。復立門於延賓館前。名之曰由禮。在櫺星數十步東也。二門既立。於是師生出入。多由貫道。賓主揖讓。則在由禮。方君既成是門。屬予并記之。予謂貫道者。取吾道一以貫之之義。由禮者。即孟子所謂禮門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之義。入是書院者。知貫道之義。

則必操存省察。窮理力行。以求貫通乎體用之全。有以服乎辭章俗學之陋矣。知由禮之義。則動容周旋。揖讓進退。皆有品節儀則。無惰慢邪僻之行矣。如是而先王之教不復。聖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則在乎人焉。

芸閣記

上饒婁君克貞。予同門友也。所居東有重屋。爲藏閒講學之所。每過有學之士。則延於其閒。相與討論。蓋秦癸酉冬。吾康齋先生賓登焉。因書芸閣二字以貽之。丙子冬。予從先生往。閱亦登是閒。於此十六載矣。今復訪婁君於閒中。極論衆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婁君發明精至。何能然乎。因謂予曰。昔先生登此。得親至教。先生逝矣。子今復來。相與講學於此。豈偶然乎。子盍記之。曰。予訪君者。正以德不修。學不講。欲求麗澤之益。豈有德有言。可以記其所以然乎。雖然。人之所以能參贊天地經綸萬事者。以其具此理於心也。然則存心窮理之功。可須臾閒乎。必也莊敬涵養以立其體。盡心窮理以致其廣大之用。則所以行道濟時者。其具本於此焉。若然。則先生雖逝。此道未嘗亡。此閒宜可敬也。閣下之書不爲虛藏矣。若夫造乎廣大高明之域。收斂完養。以至精密純全之地。以入聖者。則有望於婁君焉。友愛教養。有賴於厥兄。謹推行輔翼。豈不在於厥弟諒乎。懼承而求其傳者。厥子性忱。不得不勉也。君名諒。一齋其號云。

歸儲峯記

歸儲峯者。行素饒先生居之後峯也。居仁於成化壬寅季秋。偕梁時珪訪先生家。於其晚。日薄風高。清涼滿袂。相與同登此峯。峯巔巨石屹起。巉巖奇巽。頂闊數丈。平如張蓋。其下有巖。問其名。曰書傳有禪者居此。故名禪師嶺。予曰。先生儲若也。以禪名所居之峯。非所以歸儲若也。請易其名曰歸儲峯。於是相與長嘯。登其顛而坐。談論古今。久而忘歸也。甲辰春王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徵文爲記。又請書歸儲峯三大字於石。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究其極。天地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面視。樂與人非。無非一理之所爲。聖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惟聖人之心。全體渾然。克盡此理。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惟君子爲能戒謹恐懼。儻之於己。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禪者此理中所無。以其孔穴相通。黃蜂野蜨。交穿其內。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故名之曰異端。愚嘗論之。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聖人之道。爲害尤甚者。禪也。禪師、佛之別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達摩西來。梁武帝惑而尊之。國人以滅楊無君。墨無父。老玄虛。莊曠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則一。然其用力猶緩。滅理未盡。至如禪。其說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徑。易以成就。天地萬物。人倫事理。一切歸空。天理根株。蕩蕩已盡。韓子、闢佛老者也。猶見惑於大顛。況其下者乎。呂榮公、游定夫、陸子靜、學聖賢者也。猶身溺於禪。況其他乎。故程子以書譽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之學號爲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憂者。故因是記而詳之也。

游西湖記

歲在辛丑春三月己亥。予游西湖。錢塘掌教丘君崇育、司訓徐君旭、周君璘、相與偕行。出杭城涉金門外。即西湖也。憩柳州寺。因論道之體用。諸公曰。未發爲靜。已發爲動。靜爲體。動爲用。古人之學。多在於靜乎。

予曰。人之一心。動靜無端。體用全備。不可偏廢也。動而無靜。則體不立。靜而無動。則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爲主乎。居處恭。儼若思。不愧屋漏。此靜時存養之敬也。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動時省察之敬也。若不主於敬。而專欲習靜。未有不入空虛者。既而杭郡掌教毛君敬、司訓舒君隆至。乃相與登舟仁和掌教林君郭輝又至。乃泛舟湖中。聞杭志。以觀古今人物。諸君備酒殽蔬果數品。蓋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儉也。酒數行。言談愈暢。論鄂侯之忠勇。及秦檜姦邪誤國之狀。予曰。大學之道。以格物窮理爲先。後世所學。淺陋者因其不能即事以窮理也。遂因鄂侯而極論用師之理。以至於宗澤、武穆、孫、吳、若周禮、司馬。乃平時諸武之法。湯晉、泰誓。乃臨時用武之道。豈若孫、吳倫捷一時。反爲殘民之具乎。語公又曰。秦檜姦邪。固可爲戒。若良相之道。可得聞乎。曰。愚陋無知。請以古人明之。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爲相之道也。若有賢才而不能用。有邪佞而不能去。則聰明蔽爲小人所蔽。惡政日施。危亡至矣。於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拜鄂侯墓。徜徉登舟而回。諸公曰。今日之游。良會也。請人各舉杯以勸先生。庶藉陪游之情也。予謝曰。愚陋一人。豈足當諸公之勸。且杭人游於湖者。必縱酒酣歌。醉不知節。今正當示之以禮。於是乃行旅酬之禮。雍容揖遜。自長及幼。一周而罷。縱目眺望。峯之聳於南者曰南高峯。聳於北者曰北高峯。獨孤山屹立於湖中。一吳山遙應於城內。其餘諸山。磊落奇秀。宛然在目。然後俯臨湖水。魚蝦不驚。芳草交長。清風自東南而來。雲氣從太空而布。日欲落。烏欲棲。情思悠然。不知樂之爲可樂也。既而舟泊乎岸。陸行入城而別。次日。周君璘復來相訪。乃曰。諸公身繫學職。未容出游。以先生之游。非世俗之游也。故樂陪不倦。所言所行。皆當記之。而不可略也。予因詳其本末。以著於篇。

棠溪書院記

松江郡治東南。舊有清軍治事之所。其地覓衍。傍連溪水。吏部主事黃公平、來爲通判。乃規隙堂齋舍。榜曰棠溪書院。同府子公欽、來繼其事。植碧梧數株於內。前公祥、傅公愷、又規外門并牌扁。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子先生、前任河南衛輝通判。亦有治績。舉隆本府同知。先生來郡。重加修葺。前爲治事廳。後爲燕寢。堂左右兩廡。外設門牆。先生於廳之楣。揭其師聘君虛齋吳先生黃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啟之北壁。書太極圖解於北壁之東。西銘解於北壁之西。疑堂中仍揭康齋勤謹和緩四大字於楣。書平易近民視民如傷於堂之南北壁。堂之東西壁。盡書古今嘉言善行。有關於政教者。以自勉勵。於寢堂兩楹。分爲四室。東北曰清軍局。軍册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册藏焉。東南祭室。中設聖賢像。古琴一張。碁一枰。置於左右。西南曰書窗。中置一榻。傍植古今書籍。揭檥忿窒慾、改過遷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廬軒幽敞。扁曰太古軒。軒之北書吏隙二字。寮室之前。鳥翼竹軒。軒左之池。名魚躍池。池之傍有釣魚磯。池之內有蓮。因書茂叔愛蓮說。書窗之前。扁碧梧軒。軒之西南。作棠溪橋。雜植花卉。疏果竹木數十餘種。先生每日升公堂。與郡侯王公及諸同寅商確政事畢。即造書院。清理公事。既暇則深衣幅巾。退坐寢堂。誦書鳴琴。徧觀格言以自省。又其暇。或賞花。或看竹。或觀魚。或垂釣。綠陰滿窗。清香透戶。草色連階。同官士友有來棠院者。則相與講論道義。游觀景物。情思瀟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經於

先生以情義之厚、特來拜謁、乃得於書院中親炙講論者纔日、因命記其事、夫河出圖、文明之祥始著於是、卦畫立、書契作、而文籍生焉、列聖迭興、然後典謨訓誥之書、國風雅頌之詩、禮樂燦興、春秋經世、諸賢繼之、而垂世立教之書益備矣、千有餘年、宋之大儒發明精切詳至、後之人誠能熟讀精思、以窮其理、躬行實踐、以體於身、則何患己之不修、國之不治、民之不安哉、然必有齋舍堂室牆宇、以爲游息講會之所、此書院之所以立也、先生居此、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歟、先生於應事之際、推此理以臨政、於政務之暇、讀聖賢書、以驗政事之當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進豈有窮哉、昔孔子以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先生於諸經子史、無不講究、必能推之於政、以及於民、民安且樂、然後先生之樂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讀書爲誦說之資、利祿之媒者、豈不重可惜乎、因記其說、以俟來者、後之君子、繼此而居、講道致治、則棠溪之澤、無窮、松民世有賴焉、先生名準、字齋、其號云、

祭祝文

祭潮陽李先生

嗚呼公乎、氣稟純厚、德性溫然、慈祥孝悌、得之於天、提教是邦、必以德行爲先、昔孔子謂善人不得而見、吾今於公見焉、於是洞之復興、賴公之舉、舉既新乎學之舍、又揭乎學之田、不惟惠及乎後學、實使道繼乎先賢、居仁不肖、夙被深恩、既無以報公之德、敢不誦公之賢、敬陳薄奠、公其監焉、

釋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萬世、居仁服膺遺訓、敢不夙夜惟勤、今當入洞之初、仰瞻親像、兢慄不勝、謹率諸生、恭行釋菜、

祭李資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奇、經書是博、白鹿是娛、花卉臺榭、宛然當時、流澤既遠、儒教益施、既廢復興、今昔何異、崇德報功、先生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墓誌

先君墓誌

處士琅溪胡君、諱南俊、行瑗二先世自秦州、葉遷平惟、操公教論徐千、因家焉、高祖汝器、曾祖日升、祖伯昂、皆鄉之傑特也、父子儀、以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世桂氏、公生於洪武丙子正月初一日、資稟雄邁、質樸不事浮靡、好賓客而尚儒術、尤喜吟詩、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環繞、因號曰環溪堂、學士沈公度爲之隸額、晚藏寓居安仁之大原、以疾面終、時戚化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長適楠梓山子熙元、幼適河橋周愈、孫五人、崇鏈、崇廣、崇修、崇益、崇正、女孫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於梅溪下埠、坐艮面坤、不背孤竊、旣浮辭溢美、不足爲公重、徒爲本質之累、故不復求當時文士之銘、聊誌公之事實、庶有所傳信云、

銘

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北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舉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裒裒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期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發、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廚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誦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弊勿已、永鑒斯銘、

說

夜存子說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始有異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參差不齊、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爲人、偏者、理塞爲物、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其仁義之心者、獨在於人也、於此不存、卽禽獸不遠矣、鄱陽董君緝熙、有見乎此、自名曰夜存子、蓋化壬寅冬、予寓鄱城永福寺、緝熙與予游、徵文爲說、予乃因孟子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心則氣之精而最靈、具乎是理者也、氣清則心存而理在、氣昏則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閒、惟旦氣最清、故能存其仁義之心也、旦之清、由夜之息、觀夜之息、又豈可不謹其養之所爲哉、學者誠驗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鍾之所爲既善、則夜之所存益固、夜之所發既深、則旦之所養益周、夜之所存旣善矣、若然則氣清理明、常如平旦之時、豈有梏亡之患哉、緝熙志乎此、知爲學之要也歟、惟毋循名而勉其實、

頤仙說

說曰、頤、養也、高明在上、以陰陽五行之氣、生養乎萬物者、天也、博厚在下、順承乎天而成養乎萬物者、地也、位乎兩間、發賢以養萬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養者、君也、食君之祿以養其身而各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臣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以得其養者、民也、德無不實、心無不存、至誠無息、不待養而自無不養者、聖也、理義以養其心、威儀行義以養其德、而不造次顚沛之違者、賢也、推類而通、隨之義廣矣博矣、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鄱陽、淮府賢王延至梅亭、討論遺經、因命作頤仙說、居仁對曰、頤之義善矣、仙之誠所未聞也、仙者、吐納呼吸、保形鍊氣、以一身之私、滅害天理、故程子名其爲天地之賊、朱子亦謂其偷生、

昔漢武帝遊於神仙。晚乃悔過。賢王以此自疑。何也。王曰。非此之說也。予以宗室之親。承上禮之德。受朝廷祿養。清閒快樂。優游無事。如山中之仙。乃比託之詞。非眞有求仙之意也。既承祿養。又豈可不自養其德乎。一日不養其德。喪矣。養賢養民。既有明天子在上。予乃自養其德。託名乎仙。不亦宜乎。臣因思之。昔周公周室至親。以聖德輔成王。養賢養民。而澤及天下。其餘不得其所養者多矣。今聖君以厚祿養宗室。盡親親之恩。吾王受所養而思自養其德。又以仙託名。而無慕外之心。其旨深矣。豈非宗室之賢者乎。謹具疏以獻。

論

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麤。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靜至厚。位乎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萬民。爲天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爲父。受生成形者。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爲長幼。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飭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册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詠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呂。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貶。爲百王經世之決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著。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麤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越也。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論祖殺韓信

先儒論漢祖殺韓信事。皆以漢取天下。多信之功。不當忘其功而殺之。又以信初無反意。乃因失職快快。又漢以詐擒之故。起信反側不安之心。又以爲信逆謀雖露。猶可以功贖罪。宥其子孫。迎陳之禮。可以賜自王之聲。拒徙之忠。可以贖失期之罪。而漢夷其族。太過也。皆信者以信滅齊不報而自王。以起漢祖之罵。蹤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約共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許之。乃以兵會。又起漢祖之疑。取信之心。萌於此矣。又以爲使信學道謙讓。不伐功能。庶幾動可比於周召太公。後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所論雖當。不過就事論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備於身。必理明心正身修。然後舉而措之天下。則王道可興。伊周之勳不足期矣。有臣一德。上下同道。保全終始。不足言矣。信乃一才智之士。以利祿之心。挾孫、吳之法。雖其謀策之淺。過於孫、吳。然不過欲成功名。取富貴。漢祖亦以其才智之高。能成己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間。舉以功利智謀。投機苟合。未嘗誠意相孚。而共成王業。既以功利相從。則若忌臣之能。恐其奪吾之利。臣挾其功而欲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殺其臣。則臣弒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終。理勢然也。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醉信夷三族。則漢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滅亡。隱然可見矣。嗟。後之君子。可不鑒乎此。而盡力於聖賢大學之道哉。

中公

申公之舉募約。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漢武帝遣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禮亦至矣。既至而以治亂爲問。問亦切矣。申公答以順力行何如。言雖約而未盡。武帝天資雄邁。志甚高。識亦明。才亦壯。惜乎知未極其精。行未底於誠。而爲物欲所害也。爲申公者。當開以堯舜文武之道德功業。使之志向益堅。然後告之誠敬涵養。以固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堯之欽舜之非文王之敬。次告之大學窮理工夫。以開發其聰明。使之精察事理。以致其知。然後進於克己修身之事。則知行兼盡。武帝之病可治矣。今乃以一言之寡。已非告君之體。而盡治亂之道也。正所謂不博而欲徑約。乃流於孤陋。古今能盡告君之道者。惟伊訓說命。孔子答哀公問政。孟子告齊梁。明道告神宗。乃爲無所不用其極也。申公雖賢。然學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責備。居仁欲以此垂於後世大臣及應聘君子。

王猛

秦苻堅得王猛。自以爲若玄德之遇孔明。後世俗儒。亦以王猛比孔明。皆非也。苻堅乃五胡之雄。弒君弒兄。王法所不容者。安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在匡復。承桓帝密詔討賊。即名義俱正。孔明之在南陽。人龍高臥。當時曹操孫權。皆漢賊不可仕。玄德三顧方起。則三代以下。得出處之正。莫如孔明。當玄德喪敗之餘。孔明佐玄德以立國。玄德既沒。孔明以偏蜀之師。聲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馬懿不敢敵戰。則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西撫主暗國危。東曾強臣跋扈。故能輔堅。存亡中國。使在三國之時。必仕操而爲司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青天白日。光明正大。可同日而語哉。

辯

辯疑

朱子以詩經序說。或從或否。皆以詩之辭氣意語文義事類推求。又折衷以義理。有以眞知其是非眞僞。非杜撰臆度。故有所從違也。馬氏乃欲深譏序說。並爲辯論。何哉。至於以變風變雅作。豈可信其後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誇。作春秋傳者。猶不盡取之。況詩傳乎。或序者先見左傳。左氏先見序說。故相附會。皆不可知。況春秋之時。禮廢樂壞。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引此以證雅樂誤矣。刪詩爲闕疑。則疑者什九。信者什一。決無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複。正其紛亂。善不足以爲法。惡不足以爲戒。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斯得聖人刪詩之意矣。

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故必均田制井。務農重穀。使民食足而生養遂。然後教化行而風俗美。老泉蘇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爲備生產。誠恐恐其爲萬世生民之害也。蓋其以辭章記誦考索爲業。無聖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其於俗吏之手。王政何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興。必修德立教。以化成天下。舉賢立政。以分治庶邪。將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修。政刑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爲後世害。不得不辯。

程子春秋傳序曰。後王能知春秋之義。雖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乎。豈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爲德非湯武。亦鄙於湯武者矣。苟能眞知春秋。則理明義精。經世之大法在我。復三代不難。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假周制而行。實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亂而不能。北杏之會。世道之大變。周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發禁。齊桓之興。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爲義。爲會北杏。四國翕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主會盟。桓公規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衆。以爲與齊桓而書其謀矣。

春秋辯疑

問正月之說。胡氏以爲周雖以子月爲歲首。仍稱十一月。信乎。曰。朱子嘗辯之矣。今按周禮言正歲正月。則是分明改月矣。

自古傳春秋者。惟程傳義理最精。蓋其學得孔孟之道。自然與聖人神會心契。故說得聖人行事出來。但其言簡厚簡約。非深於玩味不能識。胡文定才高。議論發越。初學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說義理處多穿鑿。如說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論元者宰相之事。言雖英發。終非聖人胸元年之本意。亦非易之本意。故不敢載其說。無不援以說春秋。用卽體之所發。豈有體是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殊。分辨內外。使之各安其所。卽所以覆載之也。體也是如此。用也是如此。

問伐凡伯。胡氏引周禮鬬尹候人等事不載。何也。曰。此是激國來朝於我者。非過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若曰王者以天下爲一家。而不公天下。而禹湯文武不公天下乎。苟以天下爲吾以爲私家之家。則大害義理。帝王無二道。豈有堯舜公天下。家私物。乃若者功利之心。甘謂聖人有是心乎。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猶答萬章之問。若論其至。只若道理合如何。爲甚更問天與不與邪。

或問滕子來朝。不從胡傳。何也。曰。朝覲若之賦。不待貶而罪自見。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當至其子孫亦貶。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來多矣。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聞曰。彼丈夫

春秋無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朱子謂繼故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桓宣自正其卽位之禮。故書。此說最是。蓋繼故急遽倉卒。其禮苟簡。可知。篡弒之人。特行此禮以服服國人而定其位。此姦邪之協禮篡立權謀也。

天下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邪與正。公與私。義與利。與善。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亂存亡所由定。春秋因當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卽存。辯其邪而事自正。誅其惡而善自明。絕其利而義自見。所以存天理於旣滅。撥亂而爲治也。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見得。

程傳雖簡。春秋精義與旨發明已盡。胡傳雖詳。終到不得程傳。

春秋是聖人撥亂反正之書。經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辯於春秋。聖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時善惡纖芥莫逃。學者深察明辯。則克己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問春秋皆名書字。果聖人用此以褒貶乎。曰。大抵多是因舊史。如舊史有字無名。亦無等他名處。又如書日不書日。舊史無日。亦無尋日處。書爲與不書爲。必有深意。或問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議論最高。何以不取。曰。胡氏本禮運大道行而公天下。此最害義理。禮運乃漢儒附會不足據。若曰以天下爲一家。固當與賢。若曰以天下爲吾家之物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豈禹湯文武之心哉。蓋父子一體。父有天下傳之子。乃天下之常經。卽後天卦以震代乾之義。堯舜是他子不肖。不可居天下。故擇舜禹而授之。是處乎權三代之時。大道正行。何以謂之隱乎。文定才高志大。禮運之言夸張。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問天王使宰渠伯糾家父聘桓公。胡氏以爲貶糾於前。家父無貶。見春秋實宰相之意。何以不取。曰。胡氏以名與字論褒貶。故有此論。殊不知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無家父之名。教聖人如何書。春秋不書家父之官。固已貶其失職。比鄰以觀桓公弒立。未嘗朝聘於王。王屢遣使聘之。則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貶。蓋聖筆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惡。自不能逃。胡氏才大能發揮。先儒以爲胡氏鏨穿鑿。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曾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來多卽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聞曰。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棄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　言學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留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信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煉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窒如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生。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思慮。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思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當。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雖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敬。敬不於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適埔趨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君來小學卻當不得。敬。敬己自包得小學。敬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學者當提醒此心便如日之方升則邪穢自息　總主一便從這裏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間外面紛雜便一時放宽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　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鳴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眞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慈湖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汙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苟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工夫效驗周徧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其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慈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鑰萬鍵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其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燭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自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麤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

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胸明容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蓋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即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當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慈湖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直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之學徒弊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尙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覆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慈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無事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慢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審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間矣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弊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

開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憨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憨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儻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其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辯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皆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昔日文公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建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若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

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被髮蝸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愚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於同志某等搆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譽。各立日錄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簿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囫圇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衆裁度。其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善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貴之。不率者經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姚仲遠傳

仲遠姓姚。諱明。廣信貴谿東鄉人。早孤。幼穎敏。學胡氏春秋。弱冠游邑庠。聲聞達於鄰郡。景泰癸酉。登鄉貢第。卒業太學。成化丙戌。授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入掌貴州湖廣山東等道事。復巡按雲南直隸浙江。仲遠性剛直。果於斷事。摧抑權豪。殄除凶猾。辯釋冤枉。革勦貧汙。奏舉廉吏。及天旱則爲民禱雨。至郡縣必隨。發濟院以存恤孤貧。屬疾疫則齋戒罪己。感神以祈免民災。時有內侍督織者。恬勢作威。有司供饋。歲用銀千餘兩。仲遠竟裁抑之。及任陝西按察僉事。其爲政臨民。一如巡按時。總甘肅。奉夏糧儲。舊例銀米同給。仲遠視銀貴則給銀。米貴則給米。於官無損。軍士受惠實多。以祿不逮養。輒涕泣思親。每遇忌日。必蔬素。歲時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有氣節。如其爲人。嗚呼。仲遠剛介廉潔。至於不食餌魚。言質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環堵蕭然。若一寒士。則尤可見其廉之實。夫二氣五行。交運錯綜。而人物生焉。以氣之參差不齊。故所賦之質。得其清正剛直之氣者常少。偏濁者常多。仲遠剛正之氣。得於天。廉介之操。著於世。周則濟濟多士。漢則豈在廉吏之下哉。是宜書而傳之。使公之風節。凜凜在天地間。而貪夫廉懦夫立。則此傳不虛作矣。

跋孟嘗君傳

世有稱孟嘗君出文能好客。士歸之者三千。愚以爲齊國三千之客。苟得其人。必能引其君當道志仁。則天下之民皆將歸之。雖欲無王可得乎。既不能然。又不能預燭秦昭之姦。力止其君毋使陷於虎狼之口。及拘於秦。又不能正其詞說。陳大義以解其難。顧乃爲雞鳴狗盜。古之賢者。輔其主如此乎。其賓如此。其

主亦可知矣.

理歷法

問何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以天與日所行遲速而分也.蓋天左旋.日月皆左旋.夫行健.日雖隨之偕行.及繞地一周.則大每過之.日每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過不及處.始一週.天與原處恰好相值.遂分每日所行不齊.遽爲一度.故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何嘗有度.人何嘗量度之乎.後世歷家.以日月右行.以日行一晝夜所躔.閱候.爲一度.誤矣.右周天度

問日遶地一週.天過一度.月不及.何也.曰此以日爲主而言也.天何嘗有過.月何嘗有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爲主.則一日未滿而一周也.以月而言.則一日有奇而一周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健.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日爲小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故以一日而論.爲得中.比天行爲少遲.比月行爲速也.右天日月所行遲速

問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曰此原於周天之度.與天日月所行遲速之不齊而設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繞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四分度之一.則分數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以致閏成歲.以齊其不齊者哉.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五分.此則四十九分度之十三而設此算也.再以算法四四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設此算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而生閏.以閏月定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定四時成歲.無不照合.無過與不及之差矣.右日法

問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何也.曰此以陰陽寒暑之往復.以驗天運之一周.而天與日亦一會也.蓋陰陽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亂不驟.故易曰歲.歲者序也.以天日所差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值一周天.故曰天與日會.豈眞有所會哉.何以知其爲一歲也.曰古者以黃鍾律之管.埋於地中.當履灰於管.以候陽氣之復生.蓋陽氣之生.從下而上.氣至則地中之管灰先動.因此而知陽氣之復.故以爲一歲.周人以十一月爲歲首.卽此意也.以梧葉候秋.冀葉候朔.皎然易見.右歲法

問以三十日爲一月.或二十九日爲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爲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爲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爲二十九日.每一月期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曰何以知之.曰.先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算.以加九法算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

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得日二十九.餘四百九十九分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合在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爲率.則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數消之.則兩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月.則此月有三十爲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則無三十而爲小.右日月相會大小.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時各八刻.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右時刻數.閏二十四氣四時十二月如何分.曰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布算.以二四歸除之.每一氣該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兩氣爲一月.積三月爲一時.積四時而成一歲.是每歲四時一十二月二十四氣也.右時月節氣

問閏法如何.曰.先儒之言詳矣.其法以二氣爲一月.則溢乎三十日之外者爲氣盈.以日月之合爲一月.縮乎三十日之內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盈者愈盈.縮者愈縮.盈縮者.愈縮.盈縮之數.恰當一月.則與之數.則當閏焉.以三十日爲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二分.則盈縮之間.該八百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當閏月.右閏月

間閏家以日月左旋.歷家以日月右旋.其不同.何也.曰.閏家順其所行而正推之.故理與數合而爲一.歷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與數離而爲二.此不可不知也.天與日俱陽也.天體健而行最速.日行雖速而天常過一度也.月陰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則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實皆隨天而左行也.歷家不識天行之健.反以日爲右行.一日止行一度.夫日爲陽之精.明之主.一日繞地一周.日出地上則明而爲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爲夜.一晝一夜繞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無餘欠明矣.豈有一歲才得周天之理.陽速陰緩.若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則月行速於日十三倍.決無此理.以顯然之象觀之.日月東升西沈.每月日遇天三十次.月只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周天.豈非日行速.月行緩乎.但歷家以天體不動.日月五星逆算.則其數簡易推故也.右日月左旋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賦

碧峯書院賦

雲山青青。溯泉洽洽。考槃之所。碩人之情。賴陳君之好義。曰粗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修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修之有此。期學力而日增。慨吾德之疏薄。憂聖道以難明。欵真儒之去遠。懼功利而日興。訓註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嗟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曰虛與靈。窮理致其知兮。曰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曰篤志以誠。德業致其盛兮。庶不虛此生。此峯增其輝兮。得人而名。

瑞梅賦爲淮王題

白變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明此理之無窮。信天人之一體。實氣脈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當致乎愼獨之功。善乎心居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應乎外。遠仰乎關雎麟趾之風。

歌

游臥龍庵

希賢吟

顏淵剛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易簀。中庸首謹獨。屋漏無愧恩。集義孟子賢。浩然氣充塞。緜緜自漢唐。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煥開千載惑。大哉敬義功。外方并內直。致知務窮理。爲我開關鍵。踐履極其純。昭然萬世則。晦庵集其全。精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勇猛日不息。逸豫雖難禁。驅馳緊轡策。鵬鷁不易並。數飛無停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擴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擇。

游龜峯

我來游龜峯。屹然在青蒼。欲窮此理妙。應難盡其詳。太極本無極。動靜生陰陽。陰陽有變合。五行自相當。造化自此成。圖闢乃其常。寧容須有際。窈冥非無疆。清泉流碧澗。奇石何高昂。水得陰之盛。周流無定方。土本得中氣。體具柔與剛。石乃剛之質。壁立千仞強。人皆覩形色。此處誠茫茫。我從同遊士。行行入其鄉。目徧心多感。理趣深且長。物物有太極。此說非荒唐。

會稽拜禹廟

兩儀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動靜機一施。陰陽自此分。兩儀有定位。陰陽互爲根。二者既交錯。五行斯綢繆。理氣妙合凝。至靈斯在人。三才從此備。中處乾與坤。水來得所歸。裏陵勢逆奔。奠居本無所。民咨何日伸。昔我夏后氏。代天心獨勤。四海既爲整。平土皆吾民。六府與三事。九功具敍陳。仰惟參贊功。萬世人所尊。封山作州鎮。會稽爲南巡。後此數千載。祀事寖益新。此來得瞻仰。遂荏乘鼇真。欲勤希聖功。當尋入聖門。人心與道心。全具於吾身。大哉精一傳。無間思彌敦。執中此其道。致用數人文。紹啟俟來哲。此道毋昏昏。

靜中感懷

物我難容一髮私。豈論誰是與誰非。人心固是參天地。百計勞勞只自卑。

謁吾書院

卜築禮吾山水勝。清幽期與古人倫。人言此地誠孤野。我亦甘爲孤野人。

春日即事

不是區區功與利。亦非碌碌與冥冥。荒源也有沂泉樂。笑對春和看物生。

倦後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罷吾伊細緻詩。暫借餘閒養情性。莫將過苦敗身軀。聖經浩博有餘味。人事紛紜無

盡期．嬴卻當年陶處士．蕭然一枕臥皇羲．

讀吾齋院

自古多賢仰魯邦．儒風今喜振吾鄉．讀吾一段荒閒地．翻作弦歌講席場．

夜晏魚峯親

王祥孝感出雙鱗．更有姜詩善事親．何事今人不如古．終宵舉趙向鄰嗔．

峯吳先生口口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真．切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昔．喜踐龍湫復有人．

除夜吟

雨雪滿滿值歲除．奉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月．擬用新功滌舊汙．

正旦入齋

慶龍新年一樂餘．攜青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勵．歲月虛過更咎誰．

雪後偶成

蹇窩清苦孰能禁．爲訪梅花踏雪尋．讀罷柯亭長閉戶．靜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戶常扃雪滿窗．書程日緊用功忙．今朝特發山陰興．只爲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廬假斗覓．亦喜堪容膝．讀罷更開眠．養心宜靜密．燈火何處多．筆歌閒誰室．

卻憐山間人．幽獨窮且窒．讀書雖性愚．務記多忘失．吟詩苦才堅．不能精格律．倦臥似無聊．幸不違心術．

寂寞虛堂裏．琴書共晏然．閉坎野田菜．渴飲石巖泉．清淡四時月．孟孟半簞蠶．聖賢名教外．福厚在段福．

和

往山下石巖醉臥成詩三首

濃酒三杯後．翛然臥石巖．清風生野樹．綠水滿寒潭．素履心無外．豪吟意正酣．是非毋自質．付與世人談．

淨雲滿長空．閒客醉巖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寂寞空山裏．堪與即枕衾．邁倫李學士．躍迹杏難尋．

看鳥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猜．孔子不射宿．峯峯素服膺．

漫向幽巖裏．尋其青山綠水隔紅塵．雖然仰面貧若鳥．也未回頭錯應人．

藤蘿幽樹覆巖巔．巖下清泉九夏寒．收效南陽稱八遂．翛然起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恍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巖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峯峯數夢周．好將仁義作居山．他年遍滿若生輩．野服黃冠任退休．

琴後絕句

柳影槐陰晝漏長．北窗閒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對南薰滿篆香．

和許鄧州中秋既月

堂空一鑑正團圓．萬里情懷散紫煙．秋氣清明當永夜．晴光皎潔滿中天．

席前但喜好懷無所累．何妨既賞自年年．

和朱子韻

峯賢聲示意非輕．雲爲斯人正性情．三復服膺增悚慥．番慇只恐是虛生．

讀書自戚

顏復多由志不強．七情勝處失閑防．身心自覺沈淪久．羣讀顏淵好學章．

除夜吟

雨雪滿滿值歲除．峯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月．擬用新功滌舊汙．

正旦入齋

慶龍新年一樂餘．攜青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勵．歲月虛過更咎誰．

雪後偶成

蹇窩清苦孰能禁．爲訪梅花踏雪尋．讀罷柯亭長閉戶．靜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戶常扃雪滿窗．書程日緊用功忙．今朝特發山陰興．只爲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廬假斗覓．亦喜堪容膝．讀罷更開眠．養心宜靜密．燈火何處多．筆歌閒誰室．迷子何太猷．賊報爲甚疾．

卻憐山間人．幽獨窮且窒．讀書雖性愚．務記多忘失．吟詩苦才堅．不能精格律．倦臥似無聊．幸不違心術．

寂寞虛堂裏．琴書共晏然．閉坎野田菜．渴飲石巖泉．清淡四時月．孟孟半簞蠶．聖賢名教外．福厚在段福．

和

往山下石巖醉臥成詩三首

濃酒三杯後．翛然臥石巖．清風生野樹．綠水滿寒潭．素履心無外．豪吟意正酣．是非毋自質．付與世人談．

淨雲滿長空．閒客醉巖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寂寞空山裏．堪與即枕衾．邁倫李學士．躍迹杏難尋．

看鳥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猜．孔子不射宿．峯峯素服膺．

漫向幽巖裏．尋其青山綠水隔紅塵．雖然仰面貧若鳥．也未回頭錯應人．

藤蘿幽樹覆巖巔．巖下清泉九夏寒．收效南陽稱八遂．翛然起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恍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巖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峯峯數夢周．好將仁義作居山．他年遍滿若生輩．野服黃冠任退休．

琴後絕句

柳影槐陰晝漏長．北窗閒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對南薰滿篆香．

和許鄧州中秋既月

新水連灣宿雨收．汎舟直下錦溪頭．好風四至清衣袂．信有長江五月秋．

輓表兄劉毅

總總誰無死與生．英雄准擬立功名．一枝丹桂雖殘蠹．尚有千秋萬載聲．

乘舟

雄文壓戰氣方豪．誰料煙炎燄俊超．信道青蠅難力致．東山不是謝安高．

夏日即事

槐榔陰陰滿戶庭．晝簾高捲午風輕．數篇昔宿前賢業．一曲瑤琴太古情．心在靜時無雜擾．事當幾處最分明．從來實行難充盜．只恐虛名誤此生．

舟中自戒

風雨蓬窗不昧時．客中情緒總依依．靜思成己功難處．私意纔行即虧．

謝程子

豁齋嚴肅聞明教．直內工夫尚有疑．入到灑然虛靜處．始知夫子不吾欺．

自述

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羨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爲身謀．經綸不展便當收．浮雲滿空我不管．碧峯頭上臥新秋．

自歎

古今惟一理．賢否自殊科．顏子樂無悶．吾何悔客多．

自歎以證人

操存腔裏心．酬應世間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學文字．

終日清明方是敬．一時雜擾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本．便是程朱入道門．

歎學者

這裏路長嬴擔重．那邊快捷質崎嶇．行人不知著腳處．東跋西跋多受虧．

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沒後道隨亡．教化眞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德．只來紙上擺三場．先生欲補千年陋．後學那能一日忘．顏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即事

人心無物欲．隨處皆天理．在山則樂山．在水則樂水．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學則學明．在鄉風俗美．竊歎此等人．豈不爲至貴．被哉昏迷子．何爲欲所蔽．

園湖懷古

開說西湖古戰場．宋元此地決興亡．謝公忠義昭千古．興者已亡亡未亡．

存心

沖漠無朕內．萬象自森然．堪歎虛無子．懸空學聖賢．

自省

夜雨山窗夢不成．細思舊業轉惺惺．致知幸免多昏濁．行己深慚未盡誠．墜緒茫茫何日續．流風靡靡幾時興．信知大本元無二．活水源頭見考亭．

謝本府太守二首

白屋正慚無德子．黃堂豈是少陳蕃．煢然上下忘其勞．留取高風萬古看．

以貴下賤大得民．一郡翕然周化盛．智言敢默到黃堂．不忍心行不忍政．

自勉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修與意誠．此是聖賢眞事業．莫教牆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慚忝所生．今後非天知有道．力閑邪妄使存誠．

歎古人謂誓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過程朱怎奈何．剌股縣梁辛苦志．其如一敬得功多．

剌股縣梁柱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過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

勉學者

靜對遺經慨固窮．發勤重惕四三生．一偏康介非難守．全體中庸不可能．高世好堅徐孺操．芬家且學董生耕．題詩本欲資名教．豈爲區區寄俗情．

送徐生歸

梅放寒花歲已深．爲君特賦雪窗吟．信知此道無今古．展卷詳論孔孟心．

贈超元弼

功名不是吾儕事．王道根基在自新．目下升高當遠步．莫教對塔說相輪．

觀易偶成

陰陽消長不停機．在我何常無定規．否極中閒存大用．蹇臨已上識先幾．堯夫因甚伯淳盛．正叔如何善救危．幸有義周精蘊在．安身不必打乖詐．

碧峯書院

碧霄峯下構幽齋．中寓琴書慰素懷．信是心虛涵萬里．更欣地僻絕纖埃．溪頭徑路由斯闢．聖學門庭自此開．欲識工夫眞切處．好從博約竭潛才．

辭謝南康府學官

薄德何堪古道若．延留連日謝儒官．天心若欲興斯道．莫歎人生會晤難．

再游龜峯二首

路達龜峯本不遐．汎舟反復愜溪涯．如何喫盡多勞攘．只爲源頭一步差．

不道吾心識未眞．安將指點誤勞人．惕然到此方知省．改復其能勝似初．

誠意閒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偶成

輞川清致貧看竹。湖上林公好詠梅。問我寒窗何所事。闇嗟潦落意徘徊。

哭雉死

汝能耿介全天性。莫日湲源感慨深。始識先生真體道。男兒安敢負斯心。

絕句

萬里長湍方寸內。只從此處作經綸。要知希聖無他法。去盡私心德自純。

松

一夜風霜萬木枯。藏衰惟見老松孤。秦皇不識清高操。強欲頒君作大夫。

題濂溪霽靄

紺寒清潔古濂溪。緬想當年有道居。學貫天人純性命。理原太極著圖書。光風霽月心無累。勝水佳山意有餘。秀郁溪蓮庭草翠。聖賢高致後人廬。

夏日即事

綠樹陰中日正長。黑甜人世在羲皇。有朋時共談伊周治世方。

秋日書懷

禮吾地僻聚儒衣。三尺絲桐滿架書。細草幽蘭秋徑覆。清風明月夜窗虛。固知聖教元無隱。惟有人心卻是危。記取當年登樂處。殘蟬斜日任悲淒。

南谷即事

天人本共此一根。吾何可爲氣所局。文明運始盛唐虞。禮樂伊誰纘周。元氣會在洙泗間。六經輔後誰能續。伊洛再出龍馬圖。墜緒茫茫於此續。紫陽奮起聖賢傳。萬古中宵乘明燭。□□□□九十年。大明當天吾道復。武緜躍迹未能尋。且結茅廬入南谷。知行只在日用間。聖道不容邪與曲。萬里窮盧知自明。一私不存行愈篤。始終本末八條中。昔向他坡更容足。乾坤圖闢泊忘閒。笑指羲圖味心目。

南谷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徙琴書入考槃。茅舍竹籬閒處樂。地鑪松火靜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靜。滿樹寒梅雪未乾。卻笑山人多逸興。詩成袖手面屏潸。

心迹高棲結構幽。吾人於此足淹留。此山萃揮青紫氣。南谷深沈紫霧浮。敬意毋荒時製製。善心不昧日休休。若今莫道功名事。爭似簞瓢樂更優。

李太尹來見有感

幾年衰病臥林泉。勢迫形驅苦自憐。自是想應無倦子。公堂有揖任高賢。

贈李大章

春日玻陽貧病就。掘衣直訪鄭公鄉。幾年不帶看花眼。始向東風識海棠。

沙港舟中

臥病歸舟趁水程。誰將風教振當今。幼兒只喜歸家好。那識若翁憂世心。

題風雪洞在白鹿洞前左

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何獨當年點也賢。

枕流石在白鹿洞左澗中

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迹。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壹夜無時息。

游猫子亭

濮賢當年不可緇。先生明智已先知。如何不以幾微處。說向陳公下榻時。

贈葉太守

歸來嘉州公。五十後相識。晚知道義貴。不爲功名役。梅舍雪裏春。松秀霜前色。論學心無窮。賦詩情自適。我願公再興。作我生民益。來歲上京畿。親覩吾皇極。

復葉懌上舍

文風今喜盛吾番。誰似曾孫已多。鶴在九皋聲自聞。鳳翔千仞網難羅。每憐漢士訓詁苦。更惜唐人詩句磨。南谷庸才甘世棄。日卷脫脫聽樵歌。

贈劉吏部建義莊

范氏當年建義莊。君家前與結遺芳。信知積善工夫久。致使傳家慶澤長。

輓李大章

終始幽明一理開。士林今歎失儒冠。午風亭上久千古。庭芷西風滿玉階。

復高都憲

人道人生會晤易。我道人生會晤難。一代人才能有幾。百年心事總相關。仰高峯下冰霜肅。瀰水溪頭風月閒。郤念同胞多赤子。家書誰與報平安。

詠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巖。洞裏書生靜裏修。信是本原無一息。莫將道體更他求。有形可覩無形妙。今日應同昔日游。識得顯微元不二。此心此理自相酬。

過子陵釣臺

世禍中興訪故人。故人垂釣此江濱。一天明月無瑕迹。萬古清風埽俗塵。宜以資師居保傅。可將諫議定君臣。扁舟趙井高臺下。乘對先生笑白雲。

拜陸宣公祠

播遷顛沛扶傾手。庸主難終濟世才。千載家祠壯西澗。忠誠倍感後人懷。

謝夏憲副正夫

一上高樓話古今。四檐涼雨碧雲深。世間多少未了事。誰爲乾坤證此心。

別松江郡侯諸公

飄然不逸干事韻。野人歸去白雲閒。人心萬古同此理。城外青山卽峴山。

石橋晚坐

身隨所寓貧何害。澆酒三杯落日殘。半醒卻來橋上坐。乾坤容我一人閒。

別同府于先生

粒我生民未敢休。樂天知命更何憂。他年了卻公家事。倘擬樓山共白頭。

贈五宜翁

富貴眞爲身外物。此心一動便成非。五宜卻被公牽了。我願公今事事宜。

贈永福寺張僧

禪家直欲尋空去。卻有張僧愛說詩。此是乘桑千古性。誰言無極是眞無。

立春詩贈丘時雍

眼前時景春開泰。心裏乾坤總扇仁。昨日歡迎滿城市。草堂分得幾多春。

贈致仕殿軍教

軒前菊經霜後。雪裏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樹。東風依舊欲爭春。

贈葉推府致仕

脫屣功名能幾人。丈夫何患志難伸。旁人莫訝歸田早。雲鎖江頭自有春。

題沙溪釣隱

釣隱卿君獨擅名。我來細味釣中情。渭濱磻老乾坤古。嚴子臺高風月清。物理有常須定靜。本心無易轉虛明。旁人若問功名事。今古長安基一枰。

寄遜行素

歸儒峯下遜誌堂。勢利紛紛已兩忘。窗外梅花初破蕚。檐前松竹幾經霜。堅於末俗多智。背向遺經誰大方。何日重來酬宿約。力扶吾道正天常。

復儉監生

道體誰云遠。敬之方寸間。幽人更何事。徑臥江東山。

寓永福寺次夏遜副韻

自古潘陽號大都。不應國士更無雙。誰憐人世古今異。惟聽僧鐘曉暮撞。鄂渚雲山連遠漢。匡廬煙水接長江。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參禪萬慮降。

寓居偶成

案上有青勤著眼。壺中無酒爛衝杯。心閒自有行窩樂。笑看燈花夜夜開。

詠春秋

經世文成百代宗。一從軻死聖無蹤。微門妙奧心傳後。畫筆徒勞擬化工。

復余大尹

百里溪山不計程。使書遙辱過柴荊。蠟屐分內二家好。道義胸中萬古情。躍冶父琴歸閒窓子。海陽菊綻老淵明。知公已脫塵途屣。策杖芝山日少盤。

上卷

長樂公傳　酒賦
酒銘　醉銘
若不見　和李賀勸酒歌
和白居易詩酒甚人多薄命予酷好三事
勸酒四言　和嵇康酒會詩
和張說對酒　和庾亮就蒲州使君
乞酒　和庾亮荅王司馬餉酒
和庾亮奉荅賜酒　和庾亮奉荅賜醬酒
和庾亮衛王贈桑落酒奉荅
和庾亮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和庾亮正旦蒙賚酒
和庾亮蒲州刺史中山公乞酒一車未送
和庾亮蒙賜酒　和陸機當置酒
和劉禹醒後　對酒四首
對酒讀五柳詩　勸酒七古詩四首
野人醉歌

下卷

和王潛同賀監林月清酌二首
和杜甫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和杜甫崔駙馬山亭宴集
和陳叔達後渚置酒
和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
和郎士元宴張舍人宅
和包佶對酒贈故人
和駱賓王詠雲酒
醉中荅友
尊前憶友　和白居易對酒
飲後夜醒　對酒
歌酒　對酒遣懷
樂酒　醉後口占
中酒　與友對酒吟詩
勸酒
晚醉　空腹荅酌
和牟融秋夜醉歸有感而賦　索酒吳伯度
和張說醉中作　和孟浩然醉後贈馬四
和李崇嗣獨愁詩　和于武陵勸酒
醉後　和李太白客中行
和蔣子荅謝信守連鵬舉送酒
和陳無已席上勸酒
和元稹十二醉
和郎士元寄李衮刺泉州桑落酒
和陸機飲樂

狂夫酒語卷之上

嘉禾梅顛道人周履靖著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長樂公傳

先生姓甘名醴字醇甫宣城新豐人也生於土古不求人知樂與天喬者並秀於原野始見知於神農氏棄爲農官遂爲農民阻飢之與黍氏梁氏並登於朝後值歲殺黎民素性和柔逃逃於河濱獲迺儀狄得配邁氏然素性和柔迺事不能自立必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道曰洁之哉洁之哉我待賈者也後寓杜康先生家得禁方去浮粕存精華數千年間長生久視與時浮沉名氏不可得而詳云時時藏修於草門窶巷之中而激濁之光醇澈之味聞之者愛嘗不言而飲人以和故雖一惡於禹王再斥於周武而先生亦自若也韜居隱諱守口如瓶帝乙嫡子知之及卽位日夕與如已以先生爲樂盤池以居之作堤十里以得之封爲蘗侯晉以公爵食祿千鍾凡大祭祀大會同皆以先生爲可人登之座右而好合之至於孔子之聖亦不見遺於鄉人之會嘗因子貢以蜡祭之人爲若狂而病其責人之無已此正所謂武叔之不知量也後值漢高帝出始藉先生之力斬白蛇以成帝業繼因羣臣按劍擊柱反歸過於先生遂華其爵降爲青州從事漢亡魏徐邈以先生爲聖人終日相與陶陶不治事卒以此見譽齊後與午氏與先生益重於時阮步兵沈如

先生移官舍疏相欵啓謝安石東山之遊登高臨遠無日不先生在口也惟劉伶土木形骸素善病每訪先生於野令平頭荷鍤隨之爲生死交至於唐宗丹霄之會宋祖兵權之釋難庶人爰人並列於前必以先生爲稱首間生女一曰麻姑歸江西建昌氏性頗嚴重人不敢干以私見之者歌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蓋貴之也男二長曰無量居士少好服食咽氣潛隱于袁陵太原間時與高人羽客促膝譚讌卽瑯琊王紳祀蒸嘗藉之僑居成都多結廬深林大墅中久月積薪自温其出常以桑落爲候最後從呂道士于岳陽樓授神仙煉形秘術騎黃鶴衝天而去次曰體卿東髮受書多倜儻大暑始仕于開元間爲章丘令祭廉遷高郵守又徙池州淮安皆有殊尤茂績所至自王公貴人下至閭巷士庶譽之不容口謂公爲政如醇醪醍然薰人而其清心寡欲如玉映冰壺久之治行益起授劉州吹時天子好祥瑞公上河清頌稱旨賜金魚紫袋封潞州部閿國公降官女五人其名蓮花者最爲公愛幸由是感激令恣日酣歌沉湎政事滋廢格爲監史所彈至誣公爲任蕤李爵徙蒲州安置公愈落魄自故被羊羔裘持長柄蒯蓋與蓮花藥以忘死其後子孫繁衍遠遠長不可以地拘之人無貴賤事無小大皆不能外之以爲侶也然先生雖自謂善交亦不能徹底始如奉高沉潛之器清而可混終則不免卓茂之行已在於

清濁之間矣故人亦不清於先生先生曰君子之交淡若水若久眡於此且不逮穆生遠甚遂去之或曰醉鄉或曰槐丘竟不知其所終後有梅塢居士問先生而慕之遂抽秘思揮毫素欵

賢曰

勍惟儀狄

宴御孔卿

敬告良糾

酒賦

醇郁既釀剖自狄康玄纁玉帛祀蒸嘗藉之成禮芬蕊皇皇孝養父母晉慶一堂晉謁佳賓式饗且臧投石超距敵慨稱强蓼蕭湛露周家孚有道之光廢業斷飲那原爲東漢之良綿絮而問以雞黍斯享而加以羔羊蹴思其外蜷蜂在室樂只君子南山有桑令儀令德實美名揚方其有大朝會也或肆之或授之几蓆豆有楚有核堆旅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一人當陽撤而無失濟濟臣工莫不令德方嘉其式禮之莫愆爰至於浮鍾而舉白及其大祭祀也八音合奏鼓瑟吹笙百禮既至有壬有林親而子姓疎而外賓酌言獻之終事欽欽酌言酬之和樂欣欣是謂宿戒乎康爵誠無愧於祫祭之西隣是兹罹謹規圓矩方遲思先哲曰篤不忘三王以降炎漢李唐六朝五季趙宋元羌悠悠終日酒酒醉鄉靡明靡晦石計斗量壺開玉液瓶瀉椒

飲高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如舍充石職競作羅我儀圖之是知其一莫知其他人之齊聖適口微酡彼昏不知日夕歡娛總而計之不越兩途蕭曹以後賢相陳平儻儻終日呂滅炎興王魏以下諫垣楊城陶陶樂飲止相延齡雖醉猶愈於不醉乃名聞宮禁之石曼卿坐飲而不同於飲班伯讌言紛踞妲已之圖屏陶徵士之籬菊王逸少之蘭亭過沛而歌猛士漢高以創業而兼守成慶善而懲敬德唐宗身宴樂而志精明趙鞅以斯而作戒劉章緣是而成名雖其醉死之不一難逃乎月旦之評然其不至若迷心鴆毒醉眼昏花亦庶乎君子之爭至若迷心鴆毒醉眼昏花腸忘戒適口諂諛竹林之阮籍高陽之酒徒畢卓之盜甕知章之鏡湖夏王之糟堤十里文君之春日當壚當盛夏而觴河朔非元旦而飲屠蘇爲伯有之窟室失祖瑗之金罍借言於千鍾之堯帝藉口於孔聖之百觚非言非由式號式呼渴志於醇濃之裏口倘不知歲月之幾何心於三爵之不讓焉能爲世道之有無此其下焉者乎於乎得失之跡成敗之由昭然史冊不相爲謀君子得之以適情成禮小人由之以欲悔交沉酗敗亂相爲敵讐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若小體而害大洵少樂而湛爰碎兒觥鯨吉酒之思柔想獨醒之風子思梅過之衛侯永作稽於中懲以景仰乎前修

酒銘

儀狄朔始甘　作珠酒星宿列酒泉郡稱宜城

王液蒼梧繞清麻始發落醞醁更名春釀夏熟秋宵冬斟異香滿室綠蟻浮鬚蓮花比白竹葉並青愚水冷冽醴泉幽磬上郊昊天下祀社靈幽宴歆獨歡宴王寢王孫俠客共醉芳春酹酒往夫親歷聊成醉銘

君不見

君不見畢吏部左手持螯右持酒又不見陶荊州日日運甓臨齋頭人生得意貴行樂何用勞勞空自謀鏡中朱顏昔日妍今來憔悴霜滿頭月下舒抱花底適情周書捷酒二卣公禋曲江麟閣功勳有誰在歷歷樓歌舞向誰傳春光徒自嫻秋月空自圓有酒不能飲經營萬井田田家辛苦心計拙歌兒不蓄蓄牧奴一朝黃土覆君面蕭踈林木啼哀烏君不見日西徂

和李賀勸酒歌

遇花對月且飲酒莫向君平卜其壽芳春倏忽秋風生不見名花見黃柳人生處世渾如逆旅客日日風波君不識怒濤萬丈頃刻間漂零那管千年澤巧機妙策誰挽得何如慷慨浮太白貧富榮枯無百年堪哂愚夫日呶呶

原韻

零落悄惶一杯酒主人奉餞客長壽主父西遊無能安窮厥聽雞聲嬌姬連醉胡歌同矜志學屈子衆醉獨醒前歌以往事空矜榆伶之伍我期並臨飛卓之件亦欲偕行展眼徙倚既屈復仲歌枕就穩牽幬求險妻涼之境寂寞之因喉如野燎肌熱猶焚愁同平子渴似暫軍中秧弗御芳趣虛陳海錯熊掌豹胎猩唇周顧茲菜庾公薙辛茂世紫鰲張輪青蓴歐川桂蠹讀谷榆仁全不知味何由辯珍頻呼煮茗欲潤燋咽倦極雙舒懶整冠襟強苔

書札潦倒迎賓誠堪一哂亦覺傷神深宜節飲乃可延齡宜城之碧鄱湖之清領顏癯肺腐勝憊形前車既覆後乘斯驚俠客恒過稚子奚聞

狂夫親歷聊成醉銘

尊王波遣閒身湯宗李杜題中奧賡和幽情迴
俗塵稚調可能祛萬慮村醪聊可醉芳春我儕
日日號於此放浪形骸傲世人

原韻

疲琴愛酒愛詩客多賤多窮多苦辛中散步兵
終不貴孟郊張籍過於貧一之已嘆閑於命三
者何堪併在身只合飄零隨草木誰教凌厲出
風塵榮名厚祿二千石樂飲閒遊三十春可得
無厭時咄咄猶言薄命不如人

勸酒四言四首

幽窓之下有詩有琴一彈一咏樂我天真寡嗜
無奧惟喜滿斟醉覩蝶栩栩聽鳴禽

其二

肯酒在手明月在床案帷獨酌身世兩忘珮
王闕何如醉鄉賢愚同盡嗟彼北邙

其三

忽憶芳春與酒相親黃鶯爲友絳桃爲隣
轉眠花落成茵時光易邁寒暑催人
不罄杯中物空餘百鎰金園花虛發樹山鳥自
啼林逝水何能返春回弗易尋已知名利遠凭
石坐濃陰且喜良辰與情高不厭深賴然成一
醉滌却俗塵心

原韻

醫侯封萬戶謝令壽千金本爲成王業初由賦
上林繁華安足恃霜露遽相尋鳥哭楚山外猿
啼湘水陰夢中城闕近天畔海雲深空對忘憂
酒誰愁不去心

和庾亮就蒲州使君乞酒

雪飄千嶺王風摵使人愁鳥雀寒難息飛泉凍
不流俚詞乞故友佳釀熟新秋堪羨庾公興情
高似隱侯

原韻

蕭瑟風聲愴蒼茫雪貌愁鳥寒棲不定池凝聚
未流蒲城桑落熟糟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
勸東陵侯

和庾亮荅王司馬餉酒

眷戀故人意樽貽琥珀紅歡顏傾碧竿雅興對
清風還堪酬阮籍不及醉王戎共酌空庭棄蟾
光映酒中

原韻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雨三
春風未能浮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掬
不及杯中

和庾亮荅賜酒

金波仙子贈餉我足生平杷蓋情深意欲驚狂
飇林外吼雜霰牖間鳴醉臥重幃裏毋勞問寒榮

原韻

仙童下赤城仙酒餉王平野人相就飲山鳥一
羣驚細雪翻沙下寒風戰葭鳴此時逢一醉應
枯及更榮

和庾亮荅賜鵝酒

感爾餽鵝酒開尊愜我心誰畔花初綻天邊日
欲沉酒縱生羣樂情開抵萬金一詩堪凝謝醉
我在山林

原韻

雲光偏亂眼風辭特禁心冷袂披雪嘯寒魚抱
凍況今朝一壺酒定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唯
知就竹林

和庾亮贈王司馬桑落酒奉荅

蕭瑟風聲愴蒼茫雪貌愁鳥寒棲不定池凝聚
未流蒲城桑落熟糟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
勸東陵侯

和庾荅王司馬餉酒

眷戀故人意樽貽琥珀紅歡顏傾碧竿雅興對
清風還堪酬阮籍不及醉王戎共酌空庭棄蟾
光映酒中

原韻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雨三
春風未能浮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掬
不及杯中

和庾亮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羅綺淵明菊詩成杜甫才深秋郤純翁良夜倒
金杯坐久風生栩歌殘月滿臺從教玉漏促浮
白且徘徊

原韻

忻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殘秋欲屏扇餘菊尚
浮杯漳流鳴二水日色下三臺無因侍清夜同
此月徘徊

和庾亮正旦蒙賚酒

新歲開家宴兒童捧玉杯屠蘇清更洌椒柳綠
初迴簫鼓喧前奏梅花枝上開隣翁稱賀節歡
笑入扉來

原韻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

領回流星向碗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放火蜀
使何時來

和庾亮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
送

明月滿花臺蒲州信不廻未貽王液至寧得好
懷開山堂候使下鴈足寄書催千日徒云醉中
山何得來

原韻

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廻秋葉幾過落春蟬未
曾開瑩角非難取搥輪稍可催只言千日飲奮
逐中山來

和庾亮裴賜酒

瓊漿降王臺春色遍蒿萊稚子歡迎賜驗人捧
王杯黃花籬畔綠蟻甕中開叔夜慙勤勸山濤
倒屣來尊前共鏊興酣斷倒高臺

原韻

金爵下帝臺王曆在蓬萊仙人一遇飲分得兩
三杯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阮籍披衣進王
戎咨嗟來從今覽仙業不假向瑤臺

和陸機當置酒

興欲延酒人置酒玄都觀柳條垂幾千桃花開
一半狂蜂枝上忙浪蝶風前亂徵酒學陶潛登
樓賦王粲

原韻

置酒宴佳賓賒眺臨衆觀絕嶺隔丈餘長嶠橫
江半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三盃既戚難四
始方慙粲

和劉鴞醒後

共客對芳尊不覺至更後模糊倒花下席間人
散久醒後興未頹復傾杯持手

原韻

醉臥芳草間酒醒日落後壺觴半傾覆客去鴈
已久不記折花時何得花在手

對酒四首

往來俠氣濃把酒對芳叢未飲心先暢三杯俗
慮空思豪歌白雪醉去臥春風為語長安客浮
生似轉蓬

其二

柳陌鶯聲脆花溪浪蝶飛當憐佳麗日莫負景
芳菲淑氣侯詩骨暄風拂翠微攜壺偕酒伴不
醉肯言歸

其三

不對花間釀空為落魄人還宜傾數斗應惜洛
陽春授授無窮事須知有限身請看塵世上更
換幾番新

其四

衰老豈復少黃河無迴波富貴有易百歲能
幾何不如飲美酒撫掌且高歌君看北邙土纍
纍荒塚多

對酒讀五柳詩

一樽承春酒兩卷五柳詩一酌歌一詩五內俱
怡怡此時有真樂世人何能知得解詩中味閑
公我可師

勸酒七言古詩二首

路春郊外施雙幄古塚纍纍堆少人跡畫荊棘
混蒿萊哀烏夜夜啼松柏黃土摧西裏草痕下
有偉結英雄客枯塵千載在何方蒼苔剝餘姓
名石磨華今古總成空不如飲酒為上策

其二

桑樹桃花間柳枝參差紅綠映階堤輕盈飛燕
呈嬌舞婉轉流鶯弄美聲文君勸酒尼拂拂香風飄錦
袖溶溶明月照蛾眉猶狂金谷園中樂酩酊花
間枕習池婆娑倚客歌新調落魄驗人倒接離
寄語風流年少客問誰能訂百年期盤勤且盡
杯中物須信人生有別離

野人醉歌

懽啓牀頭綠醅樽鬱然獨對意還真枝頭鳥語
為簫管庭畔花開總是春持爭從容情思俠傾
壺已覺氣氤氳三杯未盡疏狂興五斗風騷難
具陳且向風前歌一曲懶評朝內有絲綸長安
多少利名者不及壚頭縱酒人狂來長嘯天風
起醉後模糊草作茵何用細論今古事頻將肯
酒醉開身醒酬不識天和地造次高吟若有神
此樂世間知更寡試將幽思與君聞

嘉禾梅顛道人周履靖著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和王灣同賀監林月清酌二首

王鑑懸霄漢清光萬里同當期騷客翫不與俗人通如坐水晶裏似臨河朔中開尊歡共賞聽句各稱雄

其二

月輪當戶朗翫賞許誰同幽興一宵集清光萬里通風蟬鳴樹杪丹桂落杯中邀恩尊前爽詩才醉後雄

原韻

華月當秋滿朝英假興同淨林新霽入規院小涼通碎影行逕裏擷花落酒中清宵凝爽意併此助文雄

和杜甫陪王時御宴過泉東山野亭

野亭開宴賞客至日初斜驟馬看山色擊杯領勿華林花照澗水汀渡集寒沙拂醉今宵月和衣臨爾家

原韻

江水東流去清尊日復斜異方同爾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木村烟對浦沙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爲家

和杜甫崔駙馬山亭宴集

亭前花發樹池畔鶴巡毛曲水通湖入奇峰接漢高新詩擇蘭稽宿醞染羅袍宴賞陪蕭史還當醉碧醪

原韻

蕭史幽栖地林間踏鳳毛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碗詩成得錦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和陳叔逢後渚置酒

逕開當後渚四野起軍聲晚色烟迷樹寒光月映溪靜聽飛鴈嘹眺望遠山低酒罄情無已俄然聽曉雞

原韻

大渚初驚夜中流沸鼓鼙寒沙滿曲浦夕霧上耶谿岸廣皃飛急雲深鴈度低嚴閣猶未遂此夕待晨雞

和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

陽和隨氣轉南陌遍詔華弱柳含金垂岸芳梅至遠家林前風作陣牖外雪飛花把盞虛亭裏陶然醉日斜

原韻

正月符嘉節三春翫物華忘懷寄樽酒陶性狎山家榔翠舍烟葉梅芳帶雪花光陰不相惜遲速落景斜

和郎士元宴張舍人宅

不臨河朔宴喜集華堂逕庭砌花迎日池塘水接天金杯浮綠醑石鬥泉蒼烟此夕須傾倒酣酣醉即眠

原韻

瀕尋芳草徑來接侍臣逕山色如殘雨墻陰覺暮天鶯啼漢宮榔花隔杜陵烟地與東城接春光醉目前

和包佶對酒贈故人

綠酒容人醉清霜帶菊開杯傾愁欲釋髮白老將來待月情還愜經秋客未回好題新句慰情怯不能裁

原韻

扶起離披菊霜輕喜重開醉中驚老去咲裏覺愁來月送人無盡風吹浪不回感時將有寄詩思澀難裁

和駱賓王詠雲酒

色赤渾如珀清醇勝醴泉持螯倣吏部置瓠倣神仙時滿牀頭寢何須杖上錢糟康喜得醉與至咏長篇

原韻

朔空曾紀曆帶地舊疏泉色泛臨殤瑞香流赴蜀仙款交欣散玉洽友恍沉錢無復中山賞空吟吳會篇

和白居易對酒

花柳酣情思觥杯動世塵自知酒更洽過事一無能清酌蔬爲饌黃昏月作燈任渝非與是醉後睡騰騰

原韻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白賢淪智慧相糾鬪功能魚網殺不許雁燃爲樸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醉中答友

金榔藏黃鳥銀鬚映綠槃婚娥斟客醉老更乐

歌喧幽砌夜蘭意明蟾滿竹軒真情思忻
歲興猶存

對酒

不究參同契雖憑內外丹且開竹裏牖勝對石
邊花綠酒歌清曲紅顏映紫霞百年三萬日幾
度醉歌斜

尊前憶友

舉杯對孤月獨酌動相思螢火籠端牖蟬聲樹
杪喬三秋分別路兩載廢題詩此夕情寥寂尊
前憶爾時

對酒遣懷

五十髮未雪歡娛勝少時看花忘去遠活酒較
來遲詩賦情還廣巖居志不卑百年知有限何
必慶雙眉

飲後夜坐

飲罷客歸程登樓步履傾枕邊和酒睡簷畔月
初明強起倚窓倚高呼索茗烹盤桓猶未已忽
聽曉雞聲

醉後口占

笙歌灑塵耳杯酒逐開愁過客應狂吠逢花須
滿頭憶傾元旦酒不覺報新秋歲月忙奔走韶
光不肯留

歌酒

生惟嗜旨酒遂與世情乖廢咏增豪思開尊動
好懷淵明與更洽阮籍趣相諧爛醉名花底何
妨倒石街

與友對酒吟詩

與君酌春酒對月醉吟詩歲月如推轂人生似
奕棋林花爲故友谷鳥是相知且盡尊前興毋
勞身後思

樂酒

豈羨人間利與名尊罍聊可寄餘生興來拉客
花前飲樂至哦詩竹底行有酒莫辭千日醉無
官猶喜一身輕酣酌不管塵中事日上東窓未
解酲

勸酒

林中潦倒一潛夫痒性年來思不孤樂志漫吟
詩百首怕情豪壑酒三壺晴春挈檻尋花柳秋
月攜尊泛石湖對客漫歌成逸興謀生之計且
糢糊

中酒

夜醉壺觴神思怯攜傘垂帳只堪眠孤劍冷寂寞無寐一燈殘竹窓涼雨鳴蕭管眼底糢糊障霧烟夢去頻揮杯敬客醒
郭清酤揭夜寒多少客愁消不得臨風搔首浩
來急喚茗烹泉高陽俠客休沉湎聊寄餘情入
後聯

空腹飲酌

李白高情草東招曉來風雪半空飄
將盈尺且攜松罏可進酤酒聖卯時先得樂山
人酉刻後無聊夢回孤枕天將曙宿酒侵晨尚
未消

晚醉

山妻相共話從客甕內新篘味正濃窓外俄驚
飄白雪樽前方喜煮青蓂幾卷古詩吟杜甫三
杯濁酒酌周顒醉後却忘歸枕席兒曹應是咲
龍鍾

索酒吳伯度

東吳公子度非常高築園亭野水傍與共賓朋
浮綠蟻開看鬬鷁艤滄浪堪前孤鶴翻清影庭
畔雙梅發異香借問新篘盈盎甕可傾五斗醉
周郎

和牟融秋夜醉歸有感而賦

飲興歌狂頃夜闌醉吟新句足成歡歸來忽聽
更聲促睡去俄驚斗柄殘帳底梅枝涵月影牀
頭細縷禦秋寒夢回渾似相如渴啜茗推窓天
氣漫

原韻

嗜杯誰道易更闌沉醉歸來不自歡惆悵後時
孤劍冷寂寞無寐一燈殘竹窓涼雨鳴秋籟江
郭清砧搗夜寒多少客愁消不得臨風搔首浩
漫漫

和張說醉中作

不識人知否醉時勝醒時糢糊歌雅調幽興紀
新詩

原韻

醉後無窮樂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
成詩

和孟浩然醉後卻馬四

拙訥惟馳酒生平懶斂眉醉來眠石榻醒後月
滄時

原韻

四海重然諾吾嘗聞白刃奈城遊俠客相得半

酣時
和李崇嗣獨愁詩
甕頭酒初熟不必向人求漫傾四五等掃却此時愁
原韻
聞道成都酒無錢亦可求不知將幾斗消得此來愁
和于武陵勸酒
醅醁盈玉巵勸君君莫辭一夜風雨惡枝頭花欲離
原韻
勸君金屈巵滿酌不須辭花發東風雨人生足別離
醉後
梅顛思更粗三盞即高呼問君能謔不度量有江湖
和李太白客中行
甕頭酒熟十程香甕面輕浮渌灩光不問主人多少價鯨吞卷斗臥江鄉
原韻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和岑參醉戲竇子美人
丹唇皓齒宛如殷桃花飛朶掩雲鬟座中喜有傾城色我亂風流倒玉山
原韻
朱唇一點桃花殷宿妝嬌羞偏鬢細看只似

陽臺女醉看其許歸巫山
和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一飲五斗便起舞狂來琴瑟不能鼓今宵縱飲暢詩腸那管空庭傾盆雨
原韻
酒泉太守能劒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座上相看淚如雨
和岑參戲問花門酒家翁
狂夫終日兀於酒未到酉時杯到口鵝鴨不肯典酒錢問翁貰酒肯也否
原韻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壺百瓮花門口道傍榆莢仍似錢摘來沽酒君肯否
和王昌齡龍標野宴
水畔幽亭納晚風翛然把盞對花叢莫將書掌上金巵不可空
原韻
沅溪夏晚足涼風春酒相携就竹叢莫道弦歌愁遠謫青山明月不曾空
和王昌齡李倉曹宅夜飲
菰蘆雨客共追歡滿泛金巵却夜寒情洽劇談忘漏永臨窓對月醉中看
原韻
霜天曙後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
和李商隱花下醉
花如錦繡酒如霞痛飲從教十柄斜雞唱日高猶未散朦朧醉眼着山花
原韻
酒泉太守能劒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座上相看淚如雨
和唐劉商醉後口號二首
酒尊詩卷伴孤身僊石無情不謂貧終日花前博一醉任教塵世喚狂人
其二
梅花杯酒寄閒身一任家如原憲貧醉來欲跨雲中鶴飛入蓬萊作散人
原韻
春月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
和白居易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詩能遣興酲忘愁縱飲何妨那用籌屈指微之別去久也應此夕在梁州
原韻
花時同醉破春愁折取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和韓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
甬遍長林生寂寞蕭齋閉坐欲持杯故人憐我詩腸澁特遣山童送酒來
原韻
上饒籍甚文章守曾共紫薇花下杯鈴閣苦閒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
和陳無已席上勸酒
酒滿金尊詩思寬詩吟未就酒先乾與如畢卓

狂如阮莫把時人一樣看

原韻

稍開襟抱使心寬大放酒腸須盞乾珠簾十里
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

和元韻十二醉

先醉

我倩空員五斗量一壺未釐情欲昏糊糢不辨
天與地弗脫荷衣臥蘚痕

獨醉

流鶯巧語梅花底山人靜坐幽窓裏榮開情忽覺沉湎扶不起

窗醉

酌宵皓月滿長空泰女擎杯興不窮滿盞曲終
情未盡朝來猶自睡朦朧

懼醉

暮年漸覺四肢疲遇酒空愁少壯時但適幽情
傾一斧恐成酩酊損詩脾

羨醉

嘉賓共宴詣家池興味還同昔阮嵇佳釀異姬
成四美花前傾倒却如泥

憶醉

洛陽歌舞花間醉屬指俄驚廿載奇共醉賓朋
半狼藉滿前荒土使人悲

病醉

兼旬共客泛湖頭酒美賓嘉興更悠不覺放懷
傾數斗朝來委頓使人愁

擬醉

驚客分題索和賡高燒絳蠟坐深更興狂不覺
天將曙步簸渾如宿酒醒

勸醉

花滿江城月滿樓尊中綠醑色如油逢嵇不飲
誠堪惜光景何曾爲客留

任醉

天爲羅帳草爲茵綠酒傾尊不厭頻掬取今朝
和月醉石頭欹枕臥聞身

同醉

芳春拉客探東郊柳滿流鶯花滿梢席地開尊
成宴賞共掬此夜倒蓬茅

狂醉

吳姬高唱白苧曲騷客頻傾碧玉杯一曲一歌
狂起舞淋漓羅袖倒花臺

和陸機飲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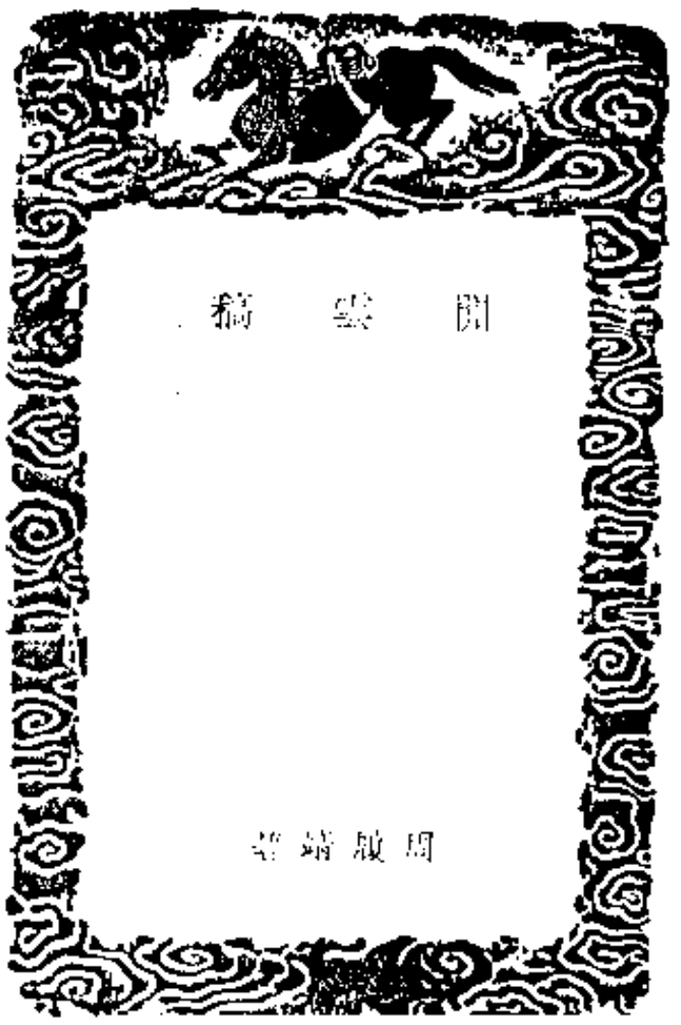
新篘一甕清醇與酒堪爲主賓與至兩袖起舞
醉來傍若無人

和郎士元寄李衮州桑落酒

味同桑落宿醒美勝甕頭新春應寄山中逸客
難貽世上俗人

原韻

色比瓊漿猶嫩香同茸露仍春十千提携一斗
遠送瀟湘故人



閒雲稿序

詩緣情而生也詩而可廢情亦可廢矣先王唯不廢詩故因謳吟謠誦之出於自然而可被絃管者采之太師紀之國史用以為音樂蓋玄仲尼之時而稽其精也櫂其三十餘篇聖人欲其精也櫂其旨遠言文者命之曰經乃僅止於三百則詩ま之矽自古已難之矣其流遷遞變漢魏晉以古唐以律凡著名流傳者皆傑然才士也第大曆已後作者或祖騷人之悁而已其比物連類緣情綺靡之軌於是歡愉之詞寓而悲慨之語繁和平之調微而促數之致見矣吾嘉周子逸之為詩也佇興所就揄翰娓又咏而味之殆和平也不亦刪乎善哉夫和平者治世之聲驩愉者春熙之化此先王之所不廢而仲尼之所以删乎周子篇什視四子相之眞順倘来之遇調陰陽之節以愉世之衰也才藝之士伏於下志阨氣闕其聲悲心悁聞有得諸天不繫於遇者則不盡然也周子藿食布素名不列於天朝寸不登為世用寰閭之與郷而湫隘之与宅丘壑之與於鳥之與親安所遷而驩愉若是要其中有爽然物外者也獨不聞蒙莊子乎蒙莊者古之達人也南華之經散道德放論以逍遙游為首簡誡得乎逍遥之趣則卿相之位不足為其榮素封之獄不足為其富揚之青雲而不汰抑之泥塗而不慄矣

歲工五言律寖盛而七言與古選次之其意以蕪能之不足弗若獨至之有餘淺周子齒益壯又篤嗜吟哦其思泉湧颯發以故頃年以来諸體畢工矣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周子弱梅墟山人學晉人書肖之頃寓黃岡逸少筆意集閒雲館名吾嘉自項上村元淇咸荷卿元佐僧正念方澤相繼云亡今詩苑零落纔不過四五同志余故每見少俊能詩者云此吾嘉鳳皇也堪為世瑞而數盖非無踈亦唐風咸亦中落亏宋迨國朝乃寖有詩作者代起猶云乎雲蒸霞變爛然域中亦庶幾開元大曆矣然廟堂之什或尚綺靡山林之詞或尋巑結閒有昭陽大荒落之夏余方峩槓林下里申周逸之肯一再謁余曰出某所為詩犯蒼頡忌余序惟風噫而瀕語決萬不同咸某所業切滿激而乎矣夫詩情性之宣大閒亦此物也有超正雖幽厲之虐不能廢是故先王陳詩采風以考民惜察治道之盛非無踈亦唐風咸亦中落乎雲蒸霞變爛然域中亦庶幾開元大曆矣然廟堂之什或尚綺靡山林之詞或尋巑結閒有

前進士刑部尚書郎彭輅譔

萬曆己卯三月三日

如笞之所瑕摘者要非詩之宜潭也吾嘉士行澤秀雲林蕭疎自昔葛高於水之上翛徊漁父傲衣逍遥某間彈琴讀書玄覽物外興至則棹孤舟泝流而下不知舟之行也且遭逢太平歌巢許詠芝薇樂少陵摩詰咄咄憂時之致以故發而為詩言言自得彭比部稱君詩古悲慨而近緜平旦與和平者治世之音也比部知詩旦知君毋異變鳳荒黃湜靈書

閒雲稿序

越嘉周子逸之從余遊請問詩余賦周生行以贈既而持閒雲稿来乞序余訝曰向吾示之以杜德殆未見徜氣機也胡速肖而頓造若是哉其師彭比部謂其詩歡愉而近於和乎治世之音也蓋丘壑之與託魚鳥之與親塵視富貴鉢視軒冕者也超然詩必楚湘之九歌行吟憔悴少陵之七哀憫時紀事慷慨悲壯庶能感人也否則風形月露流連光景烏貴和平哉其友黃始母畫萬曆辛巳仲冬朔旦前進士天官大夫吳郡皇甫汸子循譔

閒雲稿序

夔觀昭曠而快逍遥使無杞人仰天之憂室女倚楹之感若胡越肥脊蒙莊放誕無復恭雛麥秀之萹即士衍澤秀未必能移人也烏取風雅正始之音哉必本之性情心乎禮義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余同其和平而進之以湛欝反其歡勸愉而廣之以激烈庶成大家哉周子勉旃毋畫萬曆辛巳仲冬朔旦前進士天官大夫吳郡皇甫汸子循譔

閒雲稿序

余觀林氏草津公累嶽而遊足跡且遍天下而郡邑其人雅而文泉流激地衍而廣其人雅而文玉林麓雲蒸蔚麥秀之萹即士衍澤秀未必能移人也烏取風雅正始之音哉必本之性情心乎中必有嗜古之士乎獨行之士也其折簡而文秀之大夫士知旦而獨物色古秀曰其之以湛欝反其歡勸愉而廣之以激烈庶成大家哉周子勉旃毋遊玉禾殆舷院之倫而陶謝是迈者歟不能接乃愕然曰東吳余所聞紫桂遊者而獨不知有所謂梅墟子其人何居林氏曰余不能悉也而弟觀其詩回授一帙于不佞尒時帳中逸

有軍事不暇投詠惟寅夜無
寐起而徘徊細刁斗無聲揆月
猶白每取而歌詠之盡一章
則進一罍當會意靈未常
不祥之濕若脫戎馬之場而
置我于冰琴雪鶴之間也他
日謂朱氏四子之友梅墟子者
真吳之雋也讀其詩知其潛
然無懷彼其於樵蒼竹帛直
螺蠃之笑所謂盛世之逸民
齊物而駕許寧眇小者倫哉
今者秋茶夜析陣馬盤鵰犬
夫此無異蓽之思而鄉山社
水仍攬人夢思也何日買田
鷹掣之上為終老計耕雲

鈎潭以友斯人梅墟子必搦
石抱璞以俟我也因綴之簡
端以附投桃之誼
萬曆壬子初夏吉旦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都察
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從猶劉遵等纂修軍務

傳經筵
賜飛魚服山陰陳洪洲吳芝誤

閒雲藁敘

余聲吳之脊逸之舊矣晚得牀漪為悲其行誼
其詩寂晚得牀漪為悲其行誼
孙衡曰周子隆峭而昂藏鬚髯
而多風行則踽踽臥則天蓋望之
若神駿奔騰而愈益就之則睨
然鉢也曰卓哉故其詩跌宕而
隱趕牀衡曰周子睿發而多藻
宏舜而中於事情一漪莫當一
縱誰挽佩凜疑於古之堅白
曰警哉故其詩慧而多秀語牀
衡曰周子雅志健古摩挲鼎彝
搜秦而鑑漢篋笥其豐儲曰雅
哉故其詩蒼鬱而有色叔漪曰
周子善摹而工于點畫篆籀畢
舉楷隸兼妙甜墨伸紙驅王駕
趙且以其餘墨染竹石而肖諸
造物也曰藝哉故其詩多識而
善抹牀衡曰周子能琴能歌喜
釣喜弋誅茅雲綃佐室于白苧
之磧溪吟谷嘯聊以永日曰達哉
故其詩恬然放而不收也叔衡
曰周子通儒而好道寞坐束足
潛心于淵其形元、其視填、曰遂

哉深哉羌曠逸哉故其詩仙僊而不染若雪田之鶴也繼而告叔衡曰使周子能北游而觀宮闕之富鐘簴之盛縉紳學士之彬彬當消融其麋鹿之思而為去國罷黜而味其言似已痼其志二章而狀衡代歌衡門之首章于長林豐草間矣回歌白駒之以應他日逸之以集序請遂撫以如此狀衡與逸之皆周姓而又皆能詩故兩人深相結也

萬曆壬午孟春吉旦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

國史總裁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

新昌水簾潘晟書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春日南園雜興八首

幽居無一事長日掩柴扉桑柘春前綠鶯花雨後肥川光搖夕露嵐氣帶雲飛日暮溪南寺鐘聲出翠微

其二

數里郊墟外孤村烟火賒牛羊歸隴陌鷄犬隔桑麻對話

其三

綠樹村邊繞清溪檻外紆閒披高士傳頻灌小園蔬書靜聞山鳥林深少客車欲知逃世網衡門是吾廬

其四

樂此幽栖處閒心對野鷗遠山千疊翠春水一溪流苔遍蓬蒿徑香生杜若洲蘭槳隨所適身外復何求

其五

晨起寂無事居然思獨惺臨池摹晉帖隱几閱玄經酒向樽中綠山當雨後青誰憐稽叔夜嫻慢卧柴扃

其六

種竹開幽徑臨軒築小山未成招隱賦且樂考槃閒對酒花相笑當歌鳥自還悠然靜觀處明月到柴關

其七

棲雲恒自足學圃謝無能游心惟竹素抱甕汲寒澄堂北萱堪樹溪南石可憑應知會心處魚鳥是良朋

其八

久欲全疎拙因棲野外林桃花兩岸色楊柳一溪陰機忘狎鷗鷺性癖嗜書琴吾生躭樂事何必歎浮沉

壽文水文師

解組歸來樂事偏蒼顏綠鬢九華仙風流世繼鄰家布穀春將晚班荊日欲斜田翁時過飲相與醉流霞

贈羅陽劉師

共羨清時早解紳扁舟歸泛五湖濱文章一代推中壘名姓三朝重侍臣樽酒頻開青嶂月琴書常悶絳帷春懇知桃李公門樹日向數榮花

雨新

詠懷

四十總無聞徒勞碌碌功名日蹉跎逐以混俗獨鶴逐鷄群空瞻遠舉鵠純鈞秘匣中遺編徒自最出郭望古墓但悲年命促蔵棘秋菊芬倏忽春草綠榮華無定期光景靜中矚嬾澡洛陽塵喜釣巖灘曲蘭餘幽澤馨鷗任滄洲浴散髮晞朝陽不受冠裳束種柳學陶潛詠茅傍愚谷桑樞暫曳門若齒聊當尋何妨陋巷窳聊慕高騑縣行歌拾遺穗耡監河粟漸以却頻賢常能守幽獨爐香靜自焚澄心祛所欲掃葉

焚枯魚携壺招近局驩然引夜杯明月何需燭
石牀一桃高甕庸三竿旭無事到江城庶免殆
與辱五畝種瓜田此生聊自足頹俗寡所諧南
華可三復

送黃葵陽輸林

酒盈金屈巵裡汎玉堂仙紫綬飄飄日金閨侍
從年揮毫誇倚馬作賦擬甘泉當代推班馬應
知寵渥偏

梅花燈球

不藉陽春發偏依火樹明無香風外度有影月
中橫

元夕觀燈

九枝燈火炫金蓮共道春城不夜天曾憶廣陵
雲裏樂霓裳歌舞夜翩躚

屠長卿過訪閒雲館

遥羨衙中散軒居此日過不嫌荒徑寂但覺白
雲多野饌供葵藿清陰結蔚蘿如遇新酒熟妥
惜醉匝羅

春望

江空遥入望一水接長天芳草王孫路斜陽旅
客船桃花三月雨楊柳萬家烟誰道征途倦臨
風亦黯然

春日項墨林夜集觀妓

華堂展良燕殘雪殢春寒舞袖搖銀燭歌聲繞
畫欄月浮杯乍白漏促夜將闌倒着接離興山
公醉笑看

賦得春暖桃花浪

古渡添新漲迴瀾泛落英錦光搖淑浦艷色動
江城紅雨隨濤急舟霞逐浪明武陵三月暮流
水接滄瀛

上巳同張伯埜泛舟

有客尋春興因之共採芳良辰宜拔禊沉醉漫
浮觴徑轉溪流合春深草木香不妨歸棹晚新
月照橫塘

菩彭師坤溪

堦前芳草綠春色已全過山水遺情遠琴樽入
興多披襟乘朗月揮麈寄青蘿爲問先生道花
間醉幾何

訪張凌虛

東風三月惜春還有客移舟叩竹關上朝陽洽風音藻賦盛傳文苑秘綠
啼鳥靜翠微深處落花閒琴彈坪几聞流水酒
泛宜城對遠山清世自貌玄草室肯容問宇一
追扳

訪張幼于

日照吳門綠色深君家兄弟擅詞林斗間紫氣
占龍劍閣上朝陽洽鳳音藻賦盛傳文苑秘綠
篳頻向研池臨遥知竹裏開三徑娟似求羊得
重尋

過王百穀半偈菴有贈

托迹渾疑雲水僧常依精舍說三乘百年獨秀
蒼松石一點常明繡佛燈猶鶴御花間邀子晉驚
鳴月下啸孫登居然趺坐繩牀上靜夜聞鐘萬
劫澄

清明日崑山遇雨因思先隴

淅淅度江濱淒妻倍慘神偶逢寒日節應惜故
園春古渡迴風急孤蓬送雨頻荒塋竟誰展涕
淚一沾巾

同陶甥卿李君實擬訪耶溪上人不遇且有
庭梅可玩漫成一律

欲訪東林社因要周續之陶潛情縱酒李白興
無羈杖錫何方駐觀梅此日期庭前有清沼一
鑑識妍姿

春日集許夢萱宴

淑景催芳燕風花遍草堂樽傾同北海客聚擬
高陽對局延宵永呼盧引興長主人情未極明
月正流光

苔秋潭上人過村居觀梅和韻

莫道村居迥篤湖逼我家林幽啼鳥亂樹密轉
溪斜野思迷芳草清暉映晚霞支公多逸興移
棹問梅花

訪武湖友家卽事

爲訪幽人宅遥尋谷水西入林驚犬吠隔竹愛
鶯啼白幘跣樽酒青出信杖蔡桃花開兩岸宛
是武陵溪

過包學憲園居

一徑開林莽雙溪帶雨寒繁花疑列錦脩竹欲
凌巒鶴唳蒼松塢苔封白石欄東山歸卧穩樽
酒日盤桓

懶

春來頻伏枕高卧與雲居樹密鳴禽好林幽過
客疎梧風吹楊爽松月映杯虛勝有龍鷲興黃

庭久不書
春日過訪陶山人留酌
久擬尋春曳杖來不妨屢跡破蒼苔胡床共據東林月清醑頻傾北海杯遊思幾回芳草遍詩情多爲落花催與君未盡厭厭興不覺酡顏玉已頹
春風
着柳搖金縷臨池動碧紋梅花半殘處香雪落紛紛
山居
花發溪前樹雲生屋後山徑幽無轍跡長日掩柴關
別友
分手江亭上離情酒一觴吳山雲際斷越水望中長芳草迷征袂飛花點去裝他時明月下兩地可相望
鳥聲驚睡
房櫳春暖睡偏遲淑氣先從鳴鳥知倚樹千聲驚曉夢臨風百囀動春思祖生不必聽鷄舞漢使何須望雁悲寄語東山高卧者枝頭絃管可相期
幽窓睡起招城南知已
幽窓一榻卧偏宜夢覺纔驚鳥語時幾處看花頻中酒滿林明月忽成詩琴携叔夜誰同調舟泛王猷吾獨思漫寄城南徵知已可無佳興赴春期
雨後讀高士傳

春來風雨遍林丘寂寂空齋動客愁草徑絶人閒仲蔚荒園傲吏寄莊周枝間好鳥催杯盡野外名山作卧遊漫倒床頭新釀酒不如且學醉鄉侯
送吳公子鳳山入京應試
才子翩翩挾策遊春風更入帝王州青萍壯氣遥凌斗綵筆生華近報秋霄逼九重鵷鷺路雲開五色鳳皇樓相家經業君能擅江左風流誰與儔
送別
桃花開兩岸春水一溪高孤舟成遠邁蘭蕙紆江皐窮遼固有命身心何足勞千愁實胸臆兩鬢成霜毛杯酒一爲別涕泪沾征袍回首情未盡白雲天際遥
和張伯咨春遊景德寺得房字
棘蔡郊外探春暘来扣支公竹下房幻跡已隨雲共往閒情久與世相忘天成絶巘層層碧路入叢林樹樹芳歸去夕陽湖水濶漁歌款乃在滄浪
山僧惠茶
僧來天目寺貽我雨前茶莢似黄金嫩泉如白雪華長卿消渴思鴻漸品題嘉名向盧仝愛寧言七碗賒
寄識軒俞比部
吳中媿託金蘭誼天上難攀玉樹枝兄是秋風鵬再起早栖燕雀切情私
白苧歌
荒堰三畝鴛湖邊茅屋數椽心自便繁梅帶雪映屋角翠竹凝烟當牖前主人散髮性踈嬾白晝掩卷臨窓眠興來徐步松下石展齒印破蒼苔色虛堂寂寂迥無喧鵲噪應過素心客牀頭有酒濃如潼釣來之魚長一尺盤蔬漫剪園中葵高歌共擬仙人宅醉後詩成足幾篇篇篇欲作珊瑚赤起舞增下花狼藉翩翻恍疑生兩腋年來何以充朝飧紫霞英英手可摘
和沈視察薄暮發西九過善卷洞吳氏伯仲
載酒舟中
幽人雀舫沈清波載酒邀賓日暮過十里曉山榮野樹一溪春水繞烟蘿吳郎古渡吹横笛漁父滄浪起棹歌爲問山公遊樂處月明良夜興如何
村居客過
溪幽春更好市遠隔塵氛僻徑惟聞鳥荒村獨過君班荆談落日倚杖看流雲濁酒聊成飲歸舟月色分
寄金弘叔
結廬喜與竹爲隣清徑清風藉此身黄鳥有情時對語白雲無意日相親閒臨石渚垂魚釣懶出江城脱角巾却羨春來濡絲筆畫將山水寄幽人
題釣鰲磯二首
偶來磯上坐青莎一望湖光雨後多水上樓臺如入鏡花間鷺燕似成歌遊人傳舉酣春色神女捐珠弄夜波漠漠滄烟籠古樹遥聞天籟起

炯蘿

其二

重重樓閣俯滄溟高築漁磯傍水亭樹色四圍炯外碧湖光千頃雨中青東連越海凭爲塹北控吳門恃作屏幾處笙歌聽不盡盡船明月統沙汀

客有言天台之勝漫賦

偶逢逸客話天台瀑布千尋掛翠壁開山徑雨晴瑞草茁溪塘夜靜捫人回石梁雲護三松寺仙壑秋深八桂臺何日移家傍巖谷數椽茅屋萬峰隈

鍾使君水竹墅

澄溪一曲繞方塘脩竹千竿護草堂明月泛舟同李郭微風開徑有求羊逍遥淇上芳樽滿盤磚林中碧簟凉自是使君多逸興不辭過客詠滄浪

贈郭五游隱居焦山

五岳遊來鬢未星攬將幽勝入圖經身閒鹿承常爲伴思入烟霞自獨醒得句每憑江月上談玄時引洞猿聽知君已遁焦山跡拂石重題遯鶴銘

姚玄嶽見訪

獨卧中林下蕭然户久扃鶴鳴知客到琴響愛雲停入竹堪題句看花數落英塵窓成晤對明月過巖屏

春日過金明寺訪秋潭上人

春來黃鳥自嚶嚶結社遥知惠遠名落日疎鐘流澗響空堦孤鶴繞花行蘇公說偈來恭座陶令逃禪未解醒不覺東林明月上悠然相對悟無生

村居

携李城南五里餘蒲蕭水竹野人居浮雲世外一樽酒長日床頭數卷書虎嘯月明留客醉芳園雨過課兒鋤悠然流水柴門統白日垂竿且作漁

過玉樞觀丈室四首

江城春雨後訪客到巖栖竹静林逾窅花深路欲迷浮沉忘世態塵朗得天倪晤對斜陽裏歸雲統戸低

其二

仙隱隔塵寰清塵白日閒洞蕭吹碧玉石乳駐朱顔春暖芝三秀年深冊九還欲傳真秘訣松下叩玄關

其三

仙家一境深鷄犬寂無音黃獨能充餌冊砂自化金花繁春不盡松古畫常陰隱几忘深坐清塵長道心

其四

閒居唯習静長日閉南軒客至先迎鶴童來謾掃門蒼苔不禁愁思溢須使酒煮茶英生經月莢松落半庭花借問軒居客何如道者家

閒居對雨

十日春陰合孤城積雨寒不禁愁思溢須使酒杯寬竹色侵衣重花枝照眼殘欲將遺世意俱付釣魚竿

對酒

新醸乘春熟庭花映日開清風松牖至逸客剣溪來細切金盤膾旋傾玉灘醅前軒明月上徙倚坐蒼苔

寄謝子仁

一自鶯啼送別時忽看楓落又空枝書沉薊北歸鴻遠路入江南去馬遲草色連天幸客夢月明滿地動相思何時共秉燭窓燭白酒黃花續勝期

江村晚霽

澤國微茫水接天數家茅屋起炊烟隔洲漁網斜陽裏遠浦菱歌薄露邊樹壑依依堪獨坐柴門寂寂任高眠晚來更喜東隣社擊鼓兒童唉語闐

別陶魏卿二首

悵爾江南客飄然冀北遊篋中藏竹素袖裡挾吳鈎堤柳緊離緒溪花統去舟人生輕聚散世事總浮漚

其二

送客早春時離腸促酒巵行程催去棹別袂綰垂絲遊緑芳草天涯望梅花江上期秋風傳尺素使雁來遲

途陶君北上二首

南臨鴛浦春初暮北望吳門路轉長一曲歌來華別思三杯傾後促離腸須知塵世如塵夢莫聽京華是故鄉十里津亭回首處杉青落日恨

芹萍

其二

二月江花開滿洲故人遠別更牽愁鶯聲惜別春將老柳色沾衣綠正稠劍上寒光隨客路雲中佳氣近皇州歸期好赴南來鴈莫負黃花三徑幽

久雨喜晴

經旬踈雨獨蕭然曙色晴分萬里天幾處鳥聲新霽後一番花氣晚風前鳧鷖對對浮春水楊柳依依拂曉烟欲過西郊尋酒伴不辭沉醉習池邊

暮春病懷

兼旬不出郊春色翳蓬茅酒薄愁難遣詩慵病已拋柳塘魚沫絮花塢燕營巢春去渾無緒晴窓讀楚騷

雨夜

殘春風雨急日日閉柴扉自憐雙鬢白聊對一燈青夜永情無賴愁深醉易醒破窓蕉葉亂枕上不堪聽

閒居簡友

一春花事盡歲月已蹉跎閣筆思工句鳴琴却聽魔性踈交物寡晝靜下帷多不厭巖居寂狀節過澗阿

過田家

釀熟牀頭酒回過野老家嬰嬰枝上鳥牌牌露中華入饌供青笋傳杯汎紫霞興闌新月掛散步過溪斜

寄章仲玉

與君分手石橋邊江上春風又隔年岸草忽生遊子夢梅花過憶故人篇閶城外從雲望烟樓前待月圓吳越相望應咫尺相思莫阻鴈鴻傳

暮春攜酒過黃氏檇石軒得石字

重風轉南陸殘紅曳郊陌而我載酒人招尋素心客好鳥鳴深林橫塘漲新碧斜陽映溪流微風動巾幘白雲浮碧天明月照幽石醉我不知還烟深村已夕

招王山人

不見王珉久春來思若何扶頭沽酒值谷口採芝歌月照青蘿帢風晴白苧阿林間饒笋蕨待爾一相過

有客過訪不值

寂寂蓬門下春風來友生不堪題鳳字無那聽鶯聲庭際閒花落堦前碧蘚榮虛堂明月在悵望不勝情

春閨怨

清晝園林啼鳥稀留春無那惜春歸離愁不逐東風散化作楊花着處飛

暮春有感答所知

深巷絕經過門閒鎖薜蘿詩懷春更少酒債日偏多燕子將鵝語鶯儔爲客歌不知稽叔夜雅調近如何

巳夘除夕

殘臘過新歲宵餘尚舊年松燃今夜火竹爆早春烟

春烟濁酒過村釀字盤入野莖忽驚三十載世事幾推遷

採芝曲

山深多白雲樹杪懸飛瀑中有採芝人長歌行帶索炯蘿緲緲遥跨攀清泉脈脈聲潺湲玄猿古洞常哀嘯自是仙界非人間山頭風氣濕紫芝大如笠振衣長嘯向天風拂石因之覽篇什醉聽楚調碧雲中仙客相逢一長揖烟霞霏霏滿林藪堪嗟萬物皆蒭狗傲睨人間名利徒浮雲變幻吾何有

夏日竹林閒坐

蕭蕭竹數叢凉颸襲林莽習靜高齋虛琅玕振餘響倏忽翳繁陰悠悠足心賞一枕北窓間如在羲皇上脩然屏俗氛曠矣絶塵想茶烟散碧空雲影飛蘿幌唯諧素心人高談入玄朗

出塞

赤羽揮旄鉞將軍出塞遊電光騰漢馬霜氣肅吳鈎白雪千山曉黃雲萬里秋城南聲鼓動威振朔河頭

其二

塞上龍沙合王師氣亦雄雕弓彎夜月長劍倚秋空陣結天邊鳥營連海上虹漢南驕虜遁不數貳師功

即君怨

畫圖君未識薄命掩堪傷上馬含新恨離宮憶舊粧朔雲沾淚濕邊月雙眉長惟有青丘草平年徒自芳

送王元美入皇陽仙館修道

三朝出入擅才華未老投簪卧紫霞脫屣人間聊謝世希仙物外欲辭家閉關親授皇陽訣採藥兼貽少室花白是久懷禽向頓相從何日飯胡麻

初夏即事

柴門長日靜花落一林風山色新晴後溪聲過雨中簷巢留燕乳雛網訝蛛籠抱膝長吟味詩成不計工

夏日集盛敬山齋

兩過忽生凉高齋夏日長聊杯浮綠蟻鼓瑟引清商修竹連雲翠芳蓮入座香獨憐隣里叟酒近東墻

送周後峯

之子弭歸棹當杯引劍看話殘銀燭冷衰塞別緒一宵集高情兩地寬檣烏愁入望渺暮雲端

寄葵陽黃太史

含香仙吏玉堂英華綬翩翩漢長卿當代文章推左氏清時辭賦重西京傳來白雪人難和譽出青雲誰與并會見近開天禄閣青藜夜夜照書明

壽白泉皇甫師

昔從藝苑攀花客今識吳門採藥翁華髮不隨飛雪白玉顏常駐落霞紅琴樽已入耆英社詞賦應推漢魏風遥指歲星長夜耿還瞻紫氣滿江東

畫坐

碧水浮蓮檻微凉動竹枝野花凝宿露風葉晉晴絲漫擬閒居賦高歌伐木詩莫云長日静鳴鳥自相期

賦得竹深留客處

脩脩千挺玉奕籟一林深翠色侵疎簟清陰洽素襟子猷堪寄傲叔夜愜幽尋瀟灑淇園暮凉風動客吟

賦得荷淨納凉時

避暑逃河朔誰知向若耶江妃步羅襪越女浣紗華溪沙露濕霓裳冷風香翠袖斜採蓮歌乍起凉思入蒹葭

暑夜

松下堪逃暑悠然坐夜分風前移枕簟竹外散紈巾氛氲宿草螢流火喬枝鶴載雲更殘星月皎萬籟寂無聞

過白蓮寺

一入清冷境深溪踏石梁庭陰蒼蘚合閣影碧雲涼蓮白泉猶白花香晝亦香靜聞清梵後俗慮可相忘

關山月二首

明月照關山征夫擊刁斗相彼閨中人清光共相守

其二

月落陰山暗匈奴牟渡河征夫起想視錦幔不敢呼

隴頭水

隴水一何急隴風一何多風吹逐臣淚流水爲增波

折楊柳

楊柳綠如烟垂條何纖纖送君出東郭聊代絺朝鞭

君馬黃

君馬黃如金臣馬黑如鐵氷河鄰可渡雲山鄰可涉

採蓮曲六首

荷花比顏色君道花多姿將花擲君前請君抱花枝

其二

妾慙比花好君道花不如願爲與花落君心復如何

其三

碧葉如春雲素藕如春霜爲看花開日紅顏似六郎

其四

妾貌荷花紅妾心蓮心苦荷花更有香蓮心只是苦

其五

折藕絲不斷採花衣更香無端擲蓮子打散兩鴛鴦

其六

蓮葉綠可掬蓮花紅復嬌玉腕柔無力隨風嬾着桄

白門柳

如何白門柳空作青蘿色縱有千萬條不堪繫金勒

江南弄

春雨長新苔春風撲面來江南三月景無處不花開

菱歌

水綠菱花香霜寒橘柚美美我蕩舟人歌聲出烟水

銅雀妓

二喬招不來雙雀飛不去回首望西陵蕭蕭但烟樹

吳王臺

霞錦如衣錦花香似粉香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螢

巫山高

巫山一何高雲夢一何低高低不可望烟霧使人迷

子夜歌

白日不再過欽月不常滿壯士聞雞鳴深懣綠綺琴

偶携綠綺琴欲寫相思怨含情曲未終窓外飛花絕

懊儂行二首

悲風夜西來怒號江頭樹愁殺江干人水深不堪渡

其二

憶昔河梁送別時兩經春草隔佳期未門俠客

青驄馬茅屋潛夫白接羅目斷北來秋後厲心
驚去歲髩邊絲不知何日思歸騎對爾同吟月
下詩

詠沈霓川存石堂

百年堂肯攜遺石尚從龍陟屺終思後燕墻未
慕中烟雲三島蹟文藻一家風爽世箕裘業悠
悠繼不窮

和沈觀察移榻

竹間開短榻林下寄閒人傲睨空孤眼婆娑老
此身枕聽黃鳥近庭轉綠槐新明月幽窓下偏
宜獨鶴親

和沈觀察七月望夕熟崗對月兼懷几軒長
公

扶策向林邊崗頭月正圓珠光浮湛露野色散
輕烟桂自秋中馥人從靜裏偏不堪懷遠意把
酒對嬋娟

村樂

十里江村隱者家幾椽茅屋傍溪斜須知力稼
丘中事豈羨浮名世上華晚霽虹收千嶂雨晚
香風度一林花西鄰野老成春社此日酣歸月
正嘉

初度

秋半逢初度江潮此日來膝前兒女幼髮上雪
霜催事業渾蕉鹿功名付草萊知非年已及心
迹捻寒灰

苔文水文師

無人慰幽獨倚石撫孤琴忽枉山中叟遥傳雲

外音別時聞雅調歸後長遶心若問林丘事烟
霞夢已深

寄金華破歙道人吳少君

若個買山錢誅茅古洞邊茨君遺世意貽我采
真篇充茹岩頭蕨躬耕谷口田江南春色早梅
信望先傳

送別田十二

此夜故人別清樽可暫留高駸尋故道落葉擾
新愁目送關山杳心隨漢水悠西窓雖有月思
爾勤登樓

採蓮曲

蘭舟蕩漾平湖裏紅粧艷冶臨江水一片波光
似鏡明娟娟照曜芙蓉美荷香不斷因風微柳
蒲深深人跡稀歌聲宛轉度芳渚鴛鴦拍水還
驚飛烟光散彩日欲晡錦帆遥遥隔江嶼却恐
羅衣不耐秋還裁白苧牽衣裙

過山家

策杖探名隱茅茨碧澗阿雜花當戶統幽鳥隔
林歌風引泉聲細密含樹色多憐君有高致我
亦愛松蘿

睡起

寂寂幽窓夢覺初一簾花氣閟琴書坐來清晝
無人到愛聽黃鸝慰索居

長安寶騎篇爲李君實賦

旭日曈曨生紫烟百花晴洲春可憐驊騮天路錦韉玉勒珊瑚鞭鞭稍遥指長安樹樹
色濛濛隔春渚一朝育上張鷹槎萬載常通牛
女渡文牛渡口逼銀河燦燦文光照碧波蓮花
亂撲仙人掌羅綺新裁帝子梭梭去梭來錦色
饒鮮霞翠露濯江濤春雷午夜驚龍穴霽日啣
輝識鳳巢穴龍巢鳳起天門詔墨濃香盌被恩
掛體宮袍雲氣潤爭先寶騎雪花痕寶騎青絲
映御溝花開花落任東流木天儻有獻詩憂憶
我江干老釣舟

寫懷七首

不識侯門貴甘爲石戶農衣裁秋後薜餽煮雨
前封無意者黃鸝多情慕赤松生平山水癖糜
鹿伴行蹤

其二

計拙違人意情疎處世疲雲霞堪作伴筆硯藉
爲資興逸吟山月酣餘倒接鸕鷀心今已矣雙
鬢忽成絲

其三

不是封侯骨應知攜散材甘心從木石屏跡翳
蒿萊梅種孤山玉綸垂嚴瀨臺野人機已息鷗
鳥莫相猜

其四

阮藉愁何在因知轍跡窮雄消湖海氣性任馬
牛風春醉花間月秋餐菊下蔬無人識此意矯
矯寄冥鴻

其五

少年不解事氣俠五陵豪傾寒嗟時命蹉跎感
鬢毛明月照茅屋涼風吹布袍經旬不到市閉
戶讀離騷

其六

自甘巖穴下嘗傲一壺間白雲寄幽躅舟藥駐顏頹應潛何希世身閒且對山半生空碌碌倦鳥已知還

其七

守道存吾拙遂與世俱違門靜雲來慣家貧客過稀青山成隱癖瑤草解忘飢欲學原生志甘爲百結衣

草堂即事

空齋寂寂鳥鳴時門徑無人苔蘚滋林靜茅堂眠晝永庭寒花樹發春遲廚分餘粒供雛鶴篋剩殘編讀舊詩自信踈慵違世用且傾杯酒向東籬

閒徐潤卿西行見寄

不見徐卿久相思勞夢魂君能乘劍棹我已守衡門寄興憑花鳥寬愁任酒樽何時還策杖白髮是吾村

夜吟

白日苦不來秉燭忘更深蛩聲四壁冷月色一庭陰吟處燈花落酣餘刻漏沉松窓坐不寐曠矣竭來心

詠僧房古雙樹

亭亭雙樹起磬磬野烟封老幹偏巢鶴危枝欲化龍霜清存節古月冷暴陰重僧臘經來久生公此寄蹤

君寶姪讀書白苧村

苧村五里暫誅茅松桂春深紫翠交映雪莫違

孫氏志草玄何辨子雲朝慙余樗散終投壑美爾鴛騰豈縈矰佇看南湖春漲暖雲雷指日起潛蛟

和遊善卷洞二首

躡屩探仙境烟霞幾萬重澗邊瑤草合洞口白雲封怪石蹲如虎長松偃似龍靈砂無覓處卅載有遺蹤

其二

藤蘿蔓古道別是一卅丘白鹿花間過青霞松際浮澗泉行處急石磴坐來幽忽聽簫聲起仙家近倚樓

和遊天窟洞

何年鍾異窟奇絶出天工日月開圖象烟霞鎖洞宮泉飛如噴雪松響自含風此日尋幽憩蕭然俗慮空

遊王杞縣湖上閑亭

窈窕亭臺控紫烟迴峰疊嶂俯晴川人間不隔三山境塵世今開二酉天水接澄湖通曲沼竹連幽徑瀉清泉高陽遠侶時相過詩酒歡歌帶月還

暮歸

野色暮蒼蒼投林鳥宿忙隔溪漁火映何處笛聲揚舟趁長風度人隨明月光應門孺子待把酒擾匡牀

漫興

釣罷清溪看罷山且隨孤鶴伴雲閒生平巖壑從吾好竹裏梅花屋兩間

覓句

月上踈簾帶晚霞微風吹落木藤花幽人覓句渾無語宿過池塘幾樹鴉

遊仙

鐵笛橫吹鶴背遥碧雲天外數峰嶢羅浮山上梅花落無那隨風作雪飄

宿東郊田舍

清夜過田家蕭然出人境殘霞散碧天落日御簪邀我草堂間月照松蘿影鳥栖芳樹深犬吠荒村冷濁酒情易酣豈辭良夜永而我醉無歸留驂惜餘景

沈觀察遊喧山中

暫辭金馬門高蹈誰能酬屏跡閱名山炯霞入冥搜往來謝塵鞅世遠心悠悠卷言樂終日安坐觀沉浮靄靄窓前雲泠泠石上流清齋理氷絃一曲松風幽甘與木石居心偕鹿豕儔無爲契玄靜有道企前修逍遥巖谷間何異蓬萊遊

過西關訪耶溪上人菴

逃禪何必問廬山西水津頭叩竹關禪觀六時塵刼盡心明一點佛燈閒客來已過齋鍾後鳥下猶聞法座間最喜摩尼珠尚在夜深光照客途還

遊三塔寺

凌虛朱閣偶來登鴈塔青霄遍幾層龍去千年淵尚在松高百尺翠猶凝殿明長照然燈佛日落初歸乞鉢僧我亦閒來依靜域澄心更欲理三乘

陳良卿讀書僧舍
愛爾潛脩勵壯心蕭然一室寄禪林編依積雪攻長夜讀借慈燈惜寸陰花發砥園揮藻翰月明梵宇峥幽標秋來桂子天風度好振鸞霄萬里音

贈童仲玉
吳下重逢子墨卿詩家五字號長城知君鐵畫應無敵克捷人間筆陣兵此君善劍劒

過精嚴寺
千古靈光寺樓堂倚碧霄鐘聲時隱隱幡影日寥寥鶴舞松間石僧飡竹下瓢幽懷堪自適一榻白雲饒

月下與張山人聽琴
凉月臨虛牖清商動石林乍疑流水調飜聽老龍吟萬木澄秋色千峰翳夕陰平生幽曠志若個是知音

夏夜
螢光照霏微河影見清淺林軒度凉風不覺煩心遣

題畫四首
茅屋傍烟霞臨溪幾樹花不知塵境外別是有山家

其二
山空飄槲葉石隙露雲根鳥集溪邊木人歸烟外村

其三
古寺溪橋外孤帆烟水中江雲迷野樹鷗鳥伴漁翁

其四
樹密青山合雲深鳥不飛如何採薪者薄暮未言歸

郊墅雜興四首
十里湖光好群鷗傍渚沙青門瓜五色玄圃樹三花豹隱南山霧星懸處士家村居聊習靜久矣謝紛華

其二
生計貧仍拙愁懷老漸增無心堪應物有髮解為僧山聲無聲晝星懸不夜燈昔人有遺照螢曾折我何能

其三
夙駕丘壑甘與鹿麋親年華星鬢改生事石田貧世路悲難合人情豈易真平生拂縱酒潦倒自全身

其四
山林有清況茲復載陽時鶖巢喧乳燕新水漲平陂地迥心逾靜人閒日更遲幽栖吾自適何解世人知

晚望有懷
同心不可見雲樹兩茫然悵以歲云暮佳期其月正圓風塵吾欲老詩思子猶玄好寄南來鴈音書莫杳傳

藕絲詞
憶郎渾似藕絲深藕絲不斷牽妾心安得常如蘿蔦蔓纏綿綿來結松枝陰

漁翁
其四
樹密青山合雲深鳥不飛如何採薪者薄暮未言歸

郊墅雜興四首
十里湖光好群鷗傍渚沙青門瓜五色玄圃樹三花豹隱南山霧星懸處士家村居聊習靜久矣謝紛華

其二
生計貧仍拙愁懷老漸增無心堪應物有髮解為僧山聲無聲晝星懸不夜燈昔人有遺照螢曾折我何能

其三
夙駕丘壑甘與鹿麋親年華星鬢改生事石田貧世路悲難合人情豈易真平生拂縱酒潦倒自全身

其四
山林有清況茲復載陽時鶖巢喧乳燕新水漲平陂地迥心逾靜人閒日更遲幽栖吾自適何解世人知

晚望有懷
同心不可見雲樹兩茫然悵以歲云暮佳期其月正圓風塵吾欲老詩思子猶玄好寄南來鴈音書莫杳傳

藕絲詞
憶郎渾似藕絲深藕絲不斷牽妾心安得常如蘿蔦蔓纏綿綿來結松枝陰

宮詞
寂寞羅幃夢不成忽聞別院按歌聲瓊窓獨坐憐孤影惟有梨花伴月明

其二
珠簾半捲月侵牀漫撥琵琶曲意長滿地白雲人不見一庭踈雨杏花香

江南竹枝詞四首
其二
夜來時雨溢春田江上蘆蕪遠接天青笠綠蓑雙跣足柳條帶雨串銀鯿

其三
村南老婦鐵搥頭鼻縮唇犁項上癭笑指紅顏為僧山聲無聲晝星懸不夜燈昔人有遺照螢曾折我何能

其三
梅雨秧田綠正舒桔槔終日掛庭除妾在房中採桑女吾家新婚已封侯

其四
黃荳滿畦菱滿湖問君生計不須圖黃荳先償李家債菱錢欲抵張家租

獨坐
野人寂無事一室自蕭閒歲月青山裏琴樽碧水間浮雲秋易變落日鳥俱還何處吹長笛悠然獨掩關

辛巳除夕
梅柳得春信氷霜易歲華物情看漸改霜鬢惜交加綵勝裁春帖青燈剪夜花一樽聊自適簫鼓幾人家

挽百泉皇甫師

大雅淪亡後詞林已失君人皆憾
斯文毋壑成長夜青山慘暮雲風流不可作四
海有名聞

挽冬溪澤上人

五燈傳學士隻履向西方實偈藏虛室缽衣付
古堂秋風壞錫杖夜月冷禪牀莫道旃林寂猶
餘芯草方

入塞

秦凱旋胡地鳴笳入漢關清霜刁斗靜朔雪戍
衣還鳥陣旌旄外龍沙鼓角間單于已空壘萬
里勒燕山

閒雲館漫興四首

披襟娛永日山翠雨初過小院花爭媚晴窗鳥
自歌雲冠裁紫籜野服紉青蘿幽意誰能識閒
居葆泰和

其二

溪水碧杉澡山雲澹若空閒庭浮爽氣坤几拂
清風丘壑情相洽池塘夢已通晚來成獨酌新
月掛林東

其三

荷杖入郊墟看雲意自舒平沙落鴻鴈清水映
芙蕖亭午風初靜林秋葉已疎南榮堪偃息不
放酒尊虛

其四

一林紅葉徧千里白雲漫霜氣侵衣薄蛩聲入
砌寒黃花能遺興綠酒自成歡中散真疎懶年
來不着冠

秋懷

秋懷意不極抱病獨悽然霜染千林葉風鳴百
谷泉客衣涼白苧鴈影落青天忽有登樓興空
懷王仲宣

秋夜泛湖

鳴榔過鶴渚載酒入烟蘆雲岸溪容澹霜寒月
影孤城臨梵王寺樹繞范公湖自笑狂歌者高
懷此夕俱

郊居

欲屏塵囂跡移家住白雲情閒調野鶴味澹煮
香芹春到梅枝好秋來菊蕊芬與餘還自酌不
覺醉斜曛

秋夜懷奉常沈少河

兩過空林夜氣清星河耿耿月盈盈天衢露冷
聞仙樂禁漏風輕出帝城鴈信杳逢關塞影霜
砧頻動越江聲詩懷高鴈青霄上莫道年來太
瘦生

寄蒼百泉皇甫師

河梁惜別兩經秋何限梅花動別愁一自玄亭
歌對酒幾回明月夢登樓釣船獨鶴誰同載詩
草名山師自留忽枉瑤緘傳郢調泠泠白雪遍
滄洲

秋日詠懷

江郭秋來雨色深蕭蕭黃葉滿疎林采真何處
尋三秀抱病閒居戲五禽一壑琴樽宗炳志十
年詞賦左思心遙知桂樹淮南發招隱誰人廢
苦吟

贈鹿門茅夫子

早時詞苑擅聲華海內文章屬大家訪客夜乘
若水月揮毫朝染赤城霞看英社作南皮長賢
聖杯傾北海賒娓我登龍非謂晚不辭問字過
侯芭

答沈繹山太僕

結屋閶烟蘿栖遲歲月何門前轍跡少林際鳥聲多詞客貽佳句山人引浩歌梅花全欲放明月望相過

秋懷擬陶

棲遲三徑間兒值黃花節清露浥芳叢涼飆吹欲徹坐弄無絃琴傷彼知音絕好鳥拂簷過閒雲當戶列永懷陶徵君千載尚高潔

秋日郊外偶逢徐龍皋同過玉樞觀煮茗談玄十韻

秋高木葉踈霜老楓林赤蕭然徑路幽杖策經方澤時過小橋西忽遇南州客翩翩拂流雲招余青溪宅洞門晝不扃旋鶴閒翻翮願狀雪流何日天台約芒鞋度石頭

七夕

天上雙星夜人間七夕秋河梁靈鵲度仙駕綵雲流傍月迴雕扇凌霞結綺樓殊憐此宵意稍慰隔年愁

清秋野泛

秋江水碧坪連天時有幽人載月還一曲滄浪歌未歇沙頭驚醒白鷗眠

懷隱

生平性癖在烟霞欲賦閒居與自賒買斷溪南三畝宅數椽茅屋傍梅花

秋夜嘆

幽閨沉沉月光吐碧紗籠窓若烟霧回文錦字織不成泠泠落中懷與誰訴花深露重月影白空堦泠飛鳴悉蟀誰云河漢有牛女咫尺可望不可即

高閣平臨湖水頭澄波萬頃接清秋晴巒畫向天邊出彩鷁俱從鏡裡游映座鮮雲堪作幔入簾新月乍爲鉤凭欄自覺滄溟近滿目飛霞散十洲

秋夜不寐

明滅蘭缸火婆娑夜不眠秋聲黃葉外清夢白鷗邊歲月渾無緒山林信有緣此生甘寂寞不學楚囚憐

寄裘上人

春風歸杖錫白露忽經秋欲問無生偈相期泛海舟禪心明月在衲影碧雲流何日天台約芒鞋度石頭

遇徐潤卿言懷

深秋步郊墟邂逅山陰客握手欵荆扉歡然敘離隔懷抱與君同所恨塵縈迫百年能幾何誠去不復得長揖謝時人嘉遁誠高策三徑蔣生園五柳陶公宅露葵朝可飧脫粟時堪食偶諧平生心慚跼世途迹樸年苟得全期君就三益談笑忽兩忘炯深徑欲夕相送過溪橋東林月初白

夜坐聽雨

飄風朝搖屋急雨暮敲窓獨坐生秋思蕭然對歌未歇沙頭驚醒白鷗眠

懷隱

生平性癖在烟霞欲賦閒居與自賒買斷溪南三畝宅數椽茅屋傍梅花

秋夜嘆

幽閨沉沉月光吐碧紗籠窓若烟霧回文錦字織不成泠泠落中懷與誰訴花深露重月影白空堦泠飛鳴悉蟀誰云河漢有牛女咫尺可望不可即

黃靜叔夜至

一別忽三載鴻泥迹屢違秋來江上棹夜扣竹間扉榻下流雲滿燈殘刻漏微情深話忘久斜月過窓輝

借宿漁家

薄暮涉江鄉漁家竹裏藏蓑橫釣船上網掛野籬傍月出林榆白霜飛岸柳黃何當孤客夜一枕寄漁郎

過徐潤卿言懷

深秋步郊墟邂逅山陰客握手欵荆扉歡然敘離隔懷抱與君同所恨塵縈迫百年能幾何誠去不復得長揖謝時人嘉遁誠高策三徑蔣生園五柳陶公宅露葵朝可飧脫粟時堪食偶諧平生心慚跼世途迹樸年苟得全期君就三益談笑忽兩忘炯深徑欲夕相送過溪橋東林月初白

夜坐聽雨

飄風朝搖屋急雨暮敲窓獨坐生秋思蕭然對歌未歇沙頭驚醒白鷗眠

夜起

題畫二首

石壁曳停雲幽林繞奇樹中有學仙人不知朝與暮

其二

江上露濛濛無風自成雨枝頭鳥不鳴隔溪人欲語

觀泉

潺湲石間流盡日恣探賞欲覓源頭生須登千

望湖樓秋集

仿上

月夜飲烟雨樓坐有應舉者

扶客乏滄洲重登湖上樓金波方洛掌白露正橫秋月朗梅堪倒風輕水不流銀河如可攬還向廣寒遊

秋日過秦川海門寺

野寺招森森清秋喜獨臨蘿綠幽徑轉葉落古臺深日照雙幡影雲流一壑陰欲尋支遁侶清夜扣禪林

懷仙

偉彼寒岩松鬱鬱何青葱蟠根抱奇石孤標摩蒼空余欲奮幽志卜居寄嵓峒服食茹紫芝披霞騎赤龍願言結玄侶雲深尋葛洪

感懷

壯志俟少年長懷出塵表俛俛在功名淹留類牛皐朱意遂歸來脫屣不旋踵青山詣素心白日忽幽討茹蕨固莫辭甘爲丘壑老元亮我所師嘯詠貞顏相保但恐霜霰侵奄忽同枯槁

登湖天海月閒

保閑嶺青漢宛虛爽氛流水搖雙浦月雲接四山秋菌揩紅汗渚蓼綠滿洲曾閩范相國於此泛扁舟

秋日山齋

商颷颯動林隈長日衡門翳草萊一榻新涼秋乍至半窓虛白月初來山中紉蕙成森服海上流霞泛酒杯莫道稽生能嬾慢性同猴鶴卧茅齋

秋思

颯颯凉風吹客衣天涯游子思依依關河候鴈秋方度鄉國懷人書未歸日暮寒砧催遞杼夜深明月照孤幃不禁四壁吟蛩起愁絶空山獨掩扉

秋日過張伯咨幽居

不到清溪久其如逸思何竹間人獨卧月下客重過掃榻雲陰護絢杯月色多知君振奇藻鄙吝所思吾廬修竹好宜雪自成歌

壽懷莊表兄六衆

大隱仍毓市淳風古遐民棲華同樂歲甲子載遐晨式藪承先業傳經啓後人緑知蓬伯玉心化已超神

夜投僧舍

風露濕秋衣來敲僧舍扉鐘聲人煙遠漏更初靜禪堂燈漸微蒲團聊可坐一宿想皴依

夜雨詠懷

幽砌響蛩空林落葉風更殘人不寐愁入兩聲中

秋日園居擬次皮陸臨撫里倡和十首

林紆三畝竹地有一廛居屢過門閭客曾留竿上書坐邃中聖酒盤出在灣魚鵝鵝芳楷草應無排鑾車

其二

林泉與山谷隨地可誅茅川媚珠常韞松深鶴自巢求信殊類嫂藩溪落偶同巢盡日宜端坐凉陰雜樹交

其三

清風披短褐白日掩胡床辟穀希松子全生事葉王溪深行跡斜樹暝宿禽忙大隱何妨隘城廻十里疆

其四

落葉時將改鳴蛩候已知曉闌仍可擁庭桂有餘姿望野慙成趣看雲有所思吾廬修竹好宜詠衛風詩

其五

緑蔓穿山實清風滿竹扉鳥鳴欣傍枕客至嫩披衣露冷山楓落巢空社燕歸自憐吟思苦秋色轉霏微

其六

徑僻有攲枕門閒無過車樽中不虛酒籬下又逢花地隱同愚谷池開非習家寒香如可贈聊以代胡麻

其七

荷芦暑方退菊徑秋欲殘誰結王生襪羞彈貢氏冠灌園甘抱甕釣水且投竿日有青衿子從師禮杏壇

其八

黃葉時飄徑白雲秋滿天苔深堪狎鹿閭靜底能生白澄心欲入玄月明梧畔井疎影落寒泉

其九

清秋踈雨霽爽梆開開門竹覆簷前影蘿纏石

上根鳥驚雲入樹魚躍雨鄰盆賸有床頭帙從
教課子孫

其十

浮雲惟變態攘臂後何能既適丘樊樂寧論世
道憶書將魚代寄車謝鸝來徵濁酒從吾醉頹
然自曲肱

和中秋泛月二首

人間此夕月初圓萬里瑤光射碧瀾鵲影南枝
時宿冷笛聲何處夜吹寒香分桂子風前度水
出芙蓉露下潭把酒高歌乘逸興醉餘猶向夜
深着

其二

蘭橈試泛碧湖頭瑞彩涵天一鏡流千里共憐
今夜月無人同笑昔時樓檝前醉倚青萍氣扇
底歌闌白苧秋縱飲何妨歸路遠麗譙不覺促
更籌

南津曉發

曉路客舟行城頭月尚明蓬窓侵露冷帆席任
風輕序鴈空中度荒鷄野外鳴却怜行役者霜
色鬢邊生

江上

一葉輕帆江上流依依雲樹望中稠涼風野店
炊烟起落日山城露氣浮夢破蓬窓今夜月愁
成霜鬢隔年秋停橈欲向漁郎問何處滄波好
繫舟

西湖歌

十里西湖景絶奇兩峯秀出如蛾眉六橋春暖
笙簫沸三竺烟深紫翠迷桃花如錦柳如線聽
翻彩鷁相追隨朱門公子金勒馬雕弓挾彈恣
遊冶清歌妙舞競繁華紛紛盡是豪華者客子
年年芳草堤遊人日日醉如泥青山依舊水仍
綠可憐花落鶯亂啼

孤山慨古

幾樹梅花繞石扉暗香風外襲人衣千秋處士
名猶在不見亭前白鶴歸

吊岳武穆墓

英靈爽世傳悲聲嘶鐵馬怨恨入
啼鵑細雨麓無外唳風松檜前平生懷古意有
淚洒巖泉

山行

萬木蒼蒼繞碧山禽聲不斷翠微間白雲深處
無人到時有樵歌日暮還

訪李幽棲

自別仙翁久春風數載違偶來湖上棹重扣澗
邊扉瑤草侵堦碧丹爐伏火微十年塵夢客到
此掃清輝

登天竺二

松逕三竺路迢遥殿閣崢嶸架次寥客到上方
齋後磬僧歸幽徑雨中踪掃蘿潮躡高峯過石
旋隨碧澗遥與洽已忘歸去晚愛看明月過溪
橋

寄天台褚霞峯

知君高卧在天台回首桐江即釣臺正是風光
三月暮不教春信一枝來朝飡白秘畑霞訣野
服旋將薜荔裁他日相期過洞口桃花深處且
舉杯

山行

行行山不盡處處愜幽尋覽勝寧辭遠逃名不
厭深野猿啼夕照山鬼嘯重林何事牽行役霜
華兩鬢生

聞鐘

何處寺鐘清寥寥八百聲霜空隨鴈度月曉促
鷄鳴頻醒人間憂能催客裏程凝然孤枕聽於
此悟無生

登白嶽

鬼鬼白嶽與天平歷險攀躋謁上清絶壁千尋
凝翠色飛泉一夜瀉寒聲洞門雲暝龍常卧殿
閣風高鶴自鳴今古畑霞留勝迹欲從此地學
長生

登白岳捨身巖

捨身巖畔白雲重松栢陰陰濕翠濃回首上方
仙樂近忽從風雨過群峯

白嶽訪松泉黄羽士

一徑入桃源蘿陰翳石門松深時隱鶴洞古日
寒猿碧草紉春服青霞當晚飧欲求養生術來
此乞玄言

飯白岳張海雲羽士山房

通世已無譁茅堂薜荔遮玄經披几净青嶂逼
簷斜麋鹿常爲伴畑霞即是家山厨供野饌微
蕨有新芽

訪青屋張煉師

菁蘿蒼松依碧山樓真岩下隔塵囂采芝石上呈三秀煉液爐中出九還壇月步虛招白鶴海霞餐就駐紅顏已知久授桐君籙欲問長生遠即開

遊白岳山與松窩子百歌道人聯句

一天秋色淨松萬里白雲空百高歌天地外梅緯侶烟霞中松臨泉迎野鶴百拂袂御天風梅楓影我獨瘦松掀髯爾何雄百明月凉可掬梅危峯勿難通松行覺荷衣爽百坐令蘿帶鬆梅願言協心志松誰能踐高蹤百乞我一刀圭梅遲子千仞峯松若滋龜背綠百松潛鶴頂紅梅談玄心自遠松吟句字還工百引領望三島梅携琴訪八公松斗柄回將北百鐘聲來自東梅夜闌興曷已松何時復相從百

寒夜晤襄上人山居

一入青遥宇俄生習靜心經聲聞來夜月色玩幽林殘雪寒侵禪跡風暗響琴坐餘成妙想刻燭已忘深

天台黃說仲見訪

一徑破蒼苔孤扉爲客開喜逢湖海士共泛菊花杯劍拂寒星色歌翻郢雪才知君鴻鵠志不受野鷗猜

偶題

自適丘園性因成懶與慵坐依行處石眠枕讀殘書明月三杯後清風一榻餘眼前無長物山色在吾廬

夜與故人別

西窓通夕話明月在孤松別緒惟愚酒離情秋聽鐘江帆飛萬里雲樹隔千峰猶恐相逢日浮生似轉蓬

夜坐

幽坐南軒久秋來梧葉初風聲入戶爽月色印窓虛靜慮忘諸趣澄心得晏如一燈相對坐不覺已更餘

仲溪彭卿夜過

自分冥栖久蓬蒿沒徑深浮生既嬾慢上客愛招尋月照清樽影風迴綠綺音夜深頻剪燭慷慨一論心

山居即事

性本愛巖居朝來髮懶梳竹聲茶已冷雲影草堂虛獨坐喜無事釣閒眠或枕書山中少隣並來往只樵漁

寄朱文夫

秋聲一夜入梧桐黃葉紛紛亂舞空月有清輝照北牖客無芳信附南鴻十年湖海懷長劍萬里烟波逐短蓬與爾相期携手處鱸魚江上待秋風

寄贈徐山人

不識南州處士家背山山下碧溪斜茅堂古樹容君隱白石清泉隔世譁十載交游歷歲月一緘書訊托烟霞何時杖履來東郭把臂重論秋冰涯

狂夫

狂夫癖性愛村居傍竹誅茅結草廬抱甕且供三畝藥給錢聊蓄一池魚山中自釀宜春酒窓下閒抄種樹書忽報早梅開隴畔寒驅衝雪訪樵漁

鍾君惠白菊賦謝

空齋九日渾無賴未着籬邊一二花喜有故人貽白菊先分秋色到寒家月明靜夜香堪挹枝傲清霜艷轉桌欲學淵明就玩賞且將杯酒閟年華

秋日送蘇晉卿還楚

秋盡長江落葉空故人臨別恨無窮一樽酒對吳門月千里帆開楚澤風湘水春餘孤客怨桂花秋滿小山叢他時尚有相思處尺素還憑候雁通

贈蔡將軍

先朝華胄冠江東獨羨將軍膽氣雄錦帳夜開湖渚月牙旗晴捲海門風弓藏曉霧狼烟靜劍倚秋霜朔氣空國士未須投筆志請纓還許建奇功

寒夜

寒宵獨無寐虛室坐來清笑看燈花落蕭然秋思生踈櫺風悄悄孤榻月盈盈忍聽寒螿夜悽悽不耐情

頌顧侯二首

試宰臨嘉邑聲名卓魯同棠遺百里蔭麥秀兩岐豐聽訟鳴琴裏數文製錦中漢廷推侍從簪筆待乘驄

其二

自佩銅章至紱歌閭里歡琴彈官閑靜花繞訟
庭實森隔千郊澤仁風萬井安五雲頒紫詔鳴
珮上金鑾

贈別郭次父

孤舟送歸客把袂惜幽期渭酒歌明月青燈論
舊詩幾年春草夢千里暮雲思別恨鄰堪道斜
陽碧水湄

江行

遠水秋江淨長天落照明雲隨歸鳥急風逐去
帆輕樹裡橫孤驛山前控古城扁舟栖泊處一
望暮潮平

京口夜泊

旅棹泊江頭潮聲傍枕流江村明月上沙渚
烟浮蔬草寒沙渡平林古驛樓蕭蕭風露夜客
思倍傷秋

涉江風雨感懷

江潤波濤洶方知客路難陳雲迷遠岫急浪湧
危湍石燕飛朝雨江豚吹夜寒沙汀鴻鴈何
日到長安

登茅山

疊嶂拏仙嶠烟霞兩袖携幡幢搖日麗樓閣控
雲低水接三江近山連五岳齊晉臨當紀勝石
壁鳥新題

吊幽嵎李山人

山人忽羽化白雲空滿山泉聲猶咽澗鶴唳尚
棲關窺牙烟霞古編遺玉洞閒忽聞隣笛起惆
悵夕陽間

挽項墨林二首

論交三十載每憶項斯賢典傲雲林筆閒逃雪
窗神硯凝蚪畫墨散麝蘭烟遺墨人爭賞芳
名使後傳

其二

志遠航嘉遁神遊翰墨場嗜奇承鴻漸癖臨帖
師狂素岑商周鼎詩追漢魏章真元歸大化高
譽世難忘

壬午除夕

歲月忽云邁年華又欲除笙歌城市沸燈火草
堂虛野外梅花早杯中竹葉餘新情兼舊況還
向此宵攄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獨遊

散髮步郊墟溪光瀉雲影顏陽下清川餘光蔭
烟景飛鳥歸長林樵歌起幽境松風何蕭蕭吹
我葛巾衿超然意無逞山月漸瑯瑯

君不見

君不見畢吏部左手持螯右把酒又不見陶荊
州日日運甓臨牀頭人生得意貴行樂何用勞
勞空自誤鏡中朱顏昔日妍今來憔悴霜滿顛
歸閑功勳有誰在風樓歌舞幾人傳看花兩眼
淚向月徒酣眠有酒不能飲行營萬井田田家
辛苦心計粗歌兒不置置牧奴一朝黃土覆君
面空使山鳥啼荫蘆君不見日西徂

詠松

矯矯崚雲餘亭亭偃蓋松孤標持漢節高爵受
秦封蒼雪飄春澗寒濤浴晚峯曾聞偃仰採服
食隱崆峒

詠竹

戛戛碧玕玕脩脩學鳳翰自存君子操不向俗
人看其澳清風滿瀟湘暮雨寒蔣生三徑辟求
仲得盤桓

詠梅

驛使傳春早先從庾嶺開雪深高士卧月白美
人來香入羅浮夢詩憐水部才莫教羌笛弄零
落思徘徊

詠蘭

九畹分幽質深林獨抱芳碧雲凝慕露泥
秋涼欲頽驟人佩能遺王者香謝展多振藻芝
草並輝光

喜李君實得子

藍田時種玉今喜茁芽新瑞氣融和日祥雲慶
吉辰丹崖飛鷲鷲天府降麒麟此日宵朋集爭
看掌上珠

撫琴

新月上簷楹寒光映脩竹夜靜人自閒張琴寫
幽獨清風振長林流泉響空谷舉世寡知音颯
颯閑茅屋

和沈觀察遊石亭山莊

山家邀客釣提頭復幘高情信宿留白日傾檣
如北海清風下榻擬南州松關月色鳴玄鶴竹
裏棄塵鷗碧流自是孟公多逸興諷然巾幘傲
林丘

康仙詞

振策凌蒼巔步屧尋仙跡王靈浥泥塗芝桂
林陌松深鶴夢寒山曠鳥聲寂寂溪流鑒人清
雲當戶白靜養性中天長歌激虎嘯音衣帶空
青色開袂紫芝英欲路絳霄間隨所之自與塵
寰隔

曙天上人見過賦贈

乍辭天竺寺杖錫遠來尋一晤無生話悠然出
世心鉢龍歸呪水慈鴿遶禪林何日離塵網還
來叩竹深

題王林王羽士冊室

射客栖真處清塵絕世氛爐中添禾火衣上繡
春雲劍拂青蛇色書繪寶蛇文閒來調玉軫一
曲寫南薰

和沈觀察項幼安見訪兼相與清談留連
信宿再而有作

高人開竹徑求仲得相尋白日虹玄覽清風洽
道襟堦前流水碧坐列落花深晤對淹清夜推
談爽客心

和沈觀察遊張公洞四首

高懷嗣逸響雅誼存清樽我欲移蠟屐恐破青
蘚痕白雪侵短髮寒風委芳蕤倬彼秋菊英含
華傲霜軒期君促膝飲高齋晤清言厭厭莫辭
酔良以友道敦

其二

岩深蒼蘚合洞暝白雲吞石根三生緣不斷千古勝彌尊無鄰鶴啼處殘
嚶嚶夕照移帆影兼程問水名前村燈火起山
春欲斷魂

其三

穿巖復探磵石罅漏晴光竹覆寒潭碧蘿綠絕
壁蒼谷深因識鄭洞古只名張坐久閒花落紛
紛點客裳

其四

誰道仙源隔招尋有路通白雲封玉洞翠壑嵌
珠宮樹結千年實梁飛百尺虹一聽幽絕界消
盡客心胸

題陶甄卿游息庵

十載燕都遊俠情風流絕似棄穉生歸吳早就
世心鉢龍歸呪水慈鴿遶禪林何日離塵網還
來叩竹深

題王林王羽士冊室

毫春色動江城知君逸興凌霞表叢桂秋陰好
記盟

王山人移居郊外久不晤對賦此招之

芙蓉遠城郭高蹈居江村蒼苔滿幽徑綠蘿拂
頹垣長松覆茅屋曲沼沿溪源琴書盈竹榻橘
柚統蔬園坦夷存素志靜默養真元我亦愛蕭
散誰能屏囂喧微風動虛牖明月臨崇門緝芰
還成服煮葵聊假飧不貪恒自足無爲道自尊
高懷嗣逸響雅誼存清樽我欲移蠟屐恐破青
蘚痕白雪侵短髮寒風委芳蕤倬彼秋菊英含
華傲霜軒期君促膝飲高齋晤清言厭厭莫辭
酔良以友道敦

和沈觀察雙河道中

一望雙河上悠悠雲水生嶄花香細細谷鳥語
嚶嚶夕照移帆影兼程問水名前村燈火起山
春欲斷魂

寄潘長白

一卧雲間榻別來經幾秋屐橫三尺劍身向五
湖遊夜月青簫舫春風白布裘莫就行處樂已
忘故鄉疇

卧榻

地僻人堪隱居幽興自賒借書過僧寺貰酒問
隣家對月還吟柱當鑪漫煮茶開來多懶慢一
榻傲雲霞

虛堂王羽士同二三方外見過四首

青騶來遠客振策到柴扉拂塵談玄奧焚香裊
篆微雲林堪卒歲薇蕨可充饑長笑辭歸去千

山暎落暉

其二

忽聞青鳥使來自赤松家扁踽千山雪衣披五色霞袖中携紫籙笑裏講黃芽知爾遊方外相從泛海槎

其三

身在終知幻心虛始悟眞養鷄逢甲子抱犢守庚申鴨內陰陽合壺中日月新他時龍虎伏舍筏度玄津

其四

不識浮丘伯眉間秀色滋餐霞清五內服食去三尸白日常調鶴青田自採芝玉臺明月夜誦徹步虛辭

靈鵲噪

憶昔與君暗好鳥花間鳴閒開向林旭能令春夢驚巵酒共爲樂半醉調秦箏嗟哉薄事貪浮名萬里京國遠一朝離別輕徘月夜夜傍愁明關山路杳邈妾夢安足評清晨有靈鵲忽作簷前聲攘攘意未定似聞車馬轅愁眉欲爲展離恨猶未傾悠悠竟飛去寸腸荆棘生天涯誰可到我心如搖旌何時一尊酒同聽枝上鶯

送會稽史肖山之京二首

蘭亭瀟灑客策馬動輕塵杯酒一官月關山千里人壯懷俱仗劍別淚共沾巾羨爾遨遊志慚余潦倒身

其二

不忍攀河柳誰堪上馬情婁其行旅客寂寞卧巖生濁酒今宵別離懷此日傾相思頻入夢迢遞隔燕京

送僧歸山

去住本無定豈爲勤遊歸杯從滄海渡錫向白雲飛問法留新偈回流送落暉千山渺何許烟露暮霏霏

徐潤卿見訪

相逢徐穉與偏家巖壑誰稱二隱高萬樹梅花供弄笛一庭蕉葉助揮毫月明孤鶴臨軒舞風細瑤琴倚石操莫謂村家少兼味林頭喜有舊松醪

送曙天上人過金壇說法

不住沃州家飄然雲水涯禪心本無住到處演三車揮麈天花散觀柳資月華遥知傳偈後功德遍恒沙

和沈觀察遊玉女潭

層巒窈窕隱仙臺玉女凌風向此來滿礀寒濤松奏響一天清露鶴飛迴雲流靜晝舟照空潭寶鏡開踽屬不辭貌勝覽興餘針日坐蒼苔

詠雪

朔雪濛濛下飛花六出零梅添新蕊白竹減翠枝青野岸迷高下滄洲入杳冥欲追王子興刻曲試揚舲

山齋雪霽有客携樽見餉

朔風吹雪遍郊扉積素凝華萬里明徑外行人微有跡樹頭栖鳥岑無聲漫將松火烹茶熟更取蘭英漉酒清莫道子猷偏盡興夜深鷄黍故人情

晚步

晚向村前步溪山落照晴牧童臨水渡栖鳥傍林鳴入坐松風細當窓蘿月明競歸漁父棹款乃一江聲

寄懷友人

一別音容已隔春如何魚雁又沉淪白雲望斷大涯日芳草頻傷夢裏神洛路春光堪共惜烽密夜雨向誰親相逢未卜知何日忽動相思淚滿巾

詠漁

笠澤簑雲計未窮釣舟無繫任西東蘆花洲畔栖明月萍葉灘頭趁好風晒網前村懸落照得魚貰酒醉孤蓬寄言朝省垂綸者賸有滄浪濯足翁

詠樵

平生蹤跡寄烟巒眼底浮雲世外看操斧千山林木振披裘五月嶺松寒溪邊漁艇臨風話石上棋仙向月觀一嘯青霞歸去晚醉途無夢到長安

城南

半畝幽人宅千竿修竹林露深留隱豹風暖自鳴禽尊酒清時社琴書靜者心柴門傍流水不厭客來尋

袁王孫

王孫意氣豪寵貴挾金彈明趨舍章近暮謁甘
泉高金騶紫騮龍玉勒青驄騎相逢聚冠蓋劍
佩寒光韜鳥昇登灩客聲價重時髦朱樓綺窓
內錦帳焚蘭膏燕歌與趙舞賜絃雜鼗簧黃金
不惜費然諾輕鴻毛一朝黃金盡壯氣日已消
朱門食客散感里多蕭條鴈言矜誇者憔悴徒
心忉
哭彭呻溪師未及赴真入夢已頻
東雲漠漠咽孤鴻黛色推頹海岳空笑語有情
通夢寐衣冠無地泣英推明珠墮落隨寒暑寶
劍沉埋斷曉虹絮酒椒薑真何處白楊蕭瑟五
原中
悼內
殘燈惨澹照愁殷中路鄰驚鴈失羣夜靜梁空
惟落月秋深帳冷獨栖雲城頭烏在聲猶咽鏡
裏鸞飛影不分幾度相思頻入夢鳴琴絃絕不
堪聞
惜卿逝四首
亡室顧化孫悼悄然綿歷歲華心焉如割
歌以節哀以代哭尘
卿在庭樹青卿去庭樹白樹白有青時卿去無
歸日
其二
雲暗月無光夜久燭不滅憶卿對語時眼枯淚
成血
其三
有生即有死何用傷菊促棄捐二女去零涕不

成宿
其四
對酒鄰能醉寒窓坐落日月照紅維幃孤眠更
蕭瑟
寄徐潤卿
衡門新水至訪戴久淹期聽鳥牽春思看花憶
故知長風五柳徑明月習家池何日携尊酒同
酣倒接羅
山居雜詠八首有引
余隱白苧既無轍跡亦罕鄰題日遊數子
之間遂有終焉之意各述短章以志末
好云
鶴
月明千嶂唳聲徹九皐虛養就冲霄翮妍開羽
君書
扁舟
白日青山曲春風綠水洲蓬窓滿書畫疑是米
家舟
茅竈
松風起夜凉呼童燃楚竹四壁激濤聲明月照
茅屋
蘭缸
昔賢曾繼燭藉此夜焚膏明滅風中影依稀楚
騷
菖蒲
昌陽異凡卉九節蘊仙靈宜此幽人室歲寒常
自青
水仙
不隨衆卉芳玉質抱冰霜微步清波上塵生羅
襪香
香圓
九月洞庭霜纍纍黃金色嗅味並蘭蓀貯之香
滿室
菊
黃花晚更香孤芳自相保含英霜後開抱節枝
頭老
壽錢夫人
玄髮翻然鶴髮新紫霞爲服玉爲神仙樂百斗
開華屋應與麻姑作主賓
步虛詞二首
洞門深鎖鶴飛還香氣氤氳紫翠間諦罷黃庭
明月上泠泠清露滴松關
其二
西池曾宴九霞觴自愛山中日月長奏徹雲璈
瑤海上青鸞玄鶴任翱翔
偶題
薛蘿爲服葽爲冠要紅浮雲世外看惟有孤梅
在深谷霜枝雪蕊獨崚嶒寒
集陶句六首
披榛步荒墟守拙歸園田丁無一可悅桃李羅
堂前
其二
草廬寄窮巷晨夕看山川漉我新釀酒開欽自
雖然

其三

寢跡衡門下而無車馬喧卧起弄琴書甘以辭華軒

其四

笑傲東軒下素心正如此徘徊丘隴間不學狂馳子

其五

濁酒聊自足盡壺自傾未知明日事聊復得此生

其六

有酒斟酌之日夕歡相持浪莽林野娛終身與世辭

王右軍贊

玄標騰虔貞寄翰墨虎躍龍騰鬧其心畫黃庭鵝羣自適閒曹陸沉揪枰永日

陶靖節贊

世宰之胤何逢易姓空山一廬鳥帝遊靜素琴無絃菊有徑滄蕩餘生咿杯樂聖

李太白贊

長庚毓秀朗月呈標凌鑠瑞寺獨擅人豪風大鵬逍遥塵世希有列仙爾招

杜子美贊

公之詩篇沉鬱典重詞苑獨宗千古稱頌公之忠愛顛沛靡忘賜玦不復旅人彷徨

孫真人贊

含真抱畸偉然道流以仁搏濟樂業自修金針妙用化工斡謀淵龍乞療妖竪冥搜

蘇長公贊

金蓮夜歸玉堂學士何被詔誣播黃嶺惠節堅經綸推崇時輩精麗參苦苦寒五緯

邵康節贊

安樂置窩先天玩圖皇極之數用倍非孤津橋月白杜鵑夜呼心無一物太清與俱

陳希夷贊

安期遐舉許由潛蹤托言仙術黃白匪崇歌桃長瞵踵息馳馳太平喜遘英辟乘龍

林和靖贊

孤山之逸寶茲畑澤梅吐冢寒鶴翻報客得意詩篇富於寵秩後有太初風流爾匹

五柳先生贊

寄奴剿定典午祚移琅事異姓踵掾有釀有田有豁身淹遂藿氣吐虹霓

梅顛道人傳

梅癡梅里之癡嬰也性嗜梅種梅幾百株環堤皆梅也更不喜掃除蒿萊滿徑結菴翛蔚中放歌狂嘯若不知有人間世或旬月不出歌飧汲飲而已意與景合則摘英嗅芬掃石梅下移凰揮灑其間得意輒狂叫詫爲義獻家流每吟小詩大抵宗法韋孟冲淡而多味合不合亦不論平生無長物止一鶴共行梅間晴雲朗晝戛然長鳴曰樂矣快矣吾毋成便可折梅馭此而去也以是人或嘲之爲癡嬰卽曰吾癡以梅當號梅癡弗遺所好也

贊曰

是渠井渠穆然清癯是潔非潔山澤一漁呼梅爲友徬竹而廬濁畧世故恬然以居席門甕牖一歌晏如種苴南山披雲帶鋤興來把酒芟蕨烹蔬烟霞既痼軒居乃疎彼曰何其是號梅癡

阿中生贊

性弱氣冲形癯骨恢怡情賦景宗陶謝之章嗜酒性慵多嵇生之態龍蛇縱於蘭楮舒筆抄之恒伽鳩杖選時而携鶴笠竹形而戴朱輪嗒爾忘情疎梅生平注愛自本濂溪之奇客曰和靖又在

茹草翁贊

咄咄此翁山澤之子松蘿紹衣泉石礪齒有時浩歌聲遏太始有時揮毫雲烟滿紙糟丘之巔酒池之涘披髮徜徉以栖以遲

題翎毛花草四絕

玉蘭山鵲

露掌高承白玉盤霓裳不怯曉風寒傳得漢宮春色早雙來靈鵲報平安

荷榴鸜鵒

紅粧兢出若耶溪寶火毋榴着眼迷鸜鵒似傳魚袋信一雙花底故來栖此出崔秘書傳

芙蓉鴛鴦

灼灼芙蓉帶露寒翩翩匹鳥浴晴瀾分明一片清秋水好作巴江濯錦看

山茶水仙白頭翁

鶴頂毋珠艷更柔凌波羅襪暗香浮也知霜雪林中鳥弄出新聲露白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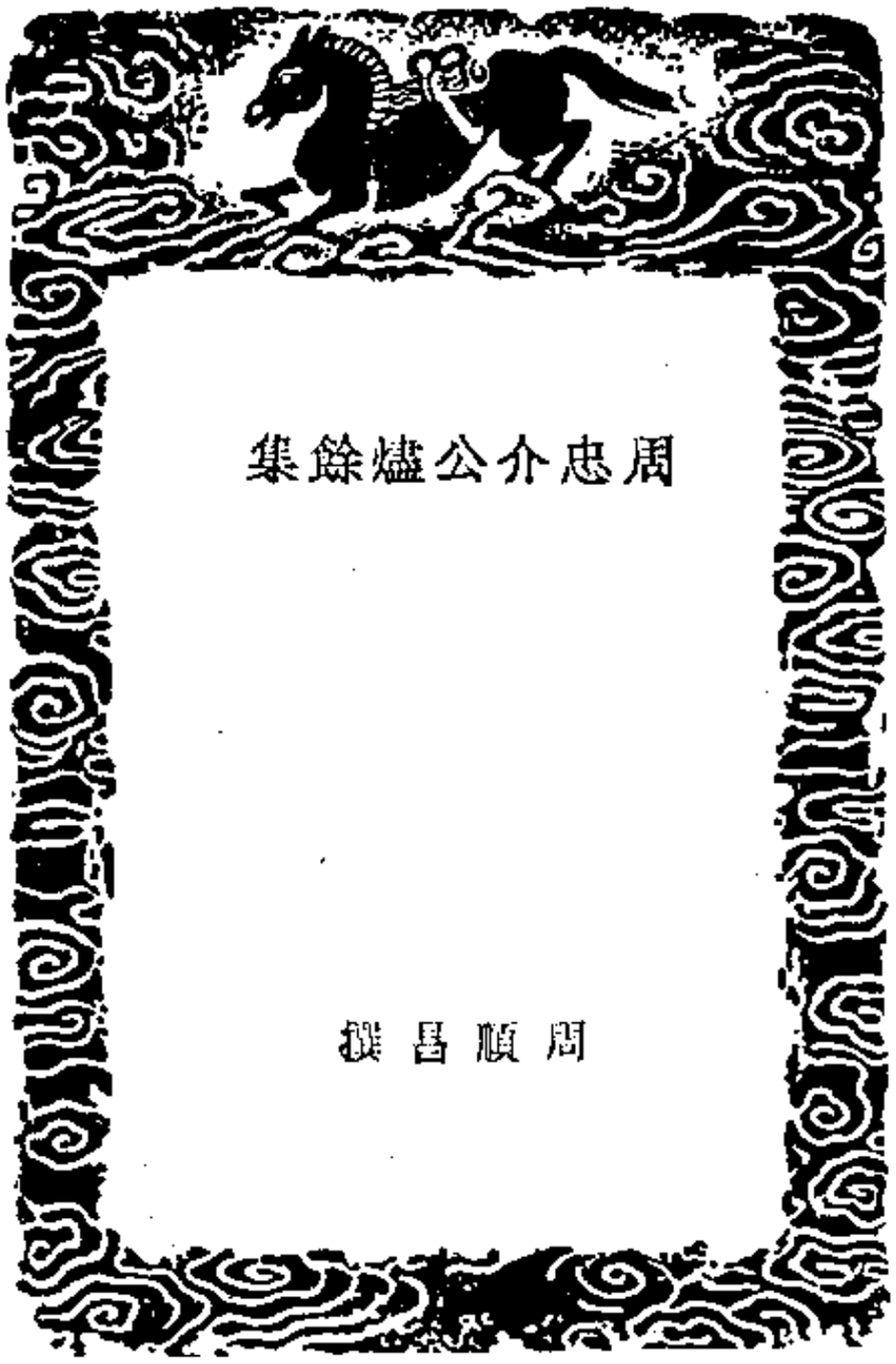
偶見溪南梅放
江城雪霽粲晴霞幾處探梅未見花應是東風
偏着意一枝先放水南家

見梅憶吳少君
昔年樽酒一論文今日空瞻萬里雲欲識風流
動春思梅花開處轉思君

漫興
浮世總成幻迂踈愧不才詩偏愁裏得狂是酒
中來野鹿時相狎沙鷗莫浪猜甕頭藏宿醞幾
向月中開

哭彭師仲溪
大招一別動長悲路隔重泉不步期千古文章
垂世譽百年道誼屬吾私尊前乍聆青蓮社篋
裏空遺白雪辭從此微言傷已絶殘雲落日愴
深思

送葵墓林項季子
高丘埋玉恨難窮此日哀歌滿里中魄散九原
無返照舟藏一壑動悲風琴遺石匣音初絶劍
掛松稍事已空獨對荒楸腸欲斷不堪長笛起
鄉東



周忠介公燼餘集

周順昌撰

遺餘集三卷。明周順昌撰。順昌字玄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以忤魏忠賢。爲所羅織。逮治拷掠。殺之於獄。崇禎初。追諡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順昌被逮時。篋衍著作頗多。倉卒間。爲友人投火滅迹。後其子茂開。遇片紙隻字。必摹而勒之石。至其孫婧。復從殷友家搜錄成集。故名燼餘。凡三卷。一卷爲紀事公移。二卷爲尺牘。三卷爲雜文及詩。而以尋聲譜附焉。尋聲譜者。當萬曆乙卯。順昌在閩中。當以詩扇寄鹿善繼。善繼報其後扇失。而詩猶爲馬潔所記憶。崇禎甲戌。善繼與潔暨孫奇逢輩。錄而寄閩。閩朝廉熙聞。奇逢門人湯斌巡撫江蘇。以書貽婧。附刻集後。詳見婧跋語中。順昌氣節蓋世。本不以文章見長。且收拾於灰滅之餘。大抵案牘簡劄。隨手酬應之文。非所經意。然其隱憂國事。崇尚名檢。忠憤激發之氣。時流露於格墨間。尚足以廉頑立懦。區區題扇一詩。最爲可珍。重傳之。則是集存一篇存。固未可任其湮沒矣。

周忠介公燼餘集目錄

卷一
　顧州苦瑤紀事
卷二
　書 十九首
卷三
　序 一首
　詩 十首
卷四 附錄
　年譜
　開讀本末
　鳴冤疏
　竭孝先生傳
　五人傳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一

明　周順昌景文撰

疆州高瑁紀事

余以藏淚之行。承乏三山司李。昕夕飲冰。甫百日。覩稅監殊橫。自愧官卑。弗克制。勃然動拂衣想。稽之舆。外臣乞休。竟休矣。功名塵土。富貴浮雲。壯夫寧借葬地。為榮。況思終日。不得奉養先人於今日。悲痛萬千。悻悻乞休。未遂天子一命榮親。是賢人子未酬至願。庶幾改教。存古人避地之遺風。遂備文申請。不得請。再而三。終不得也。守土者不能委而去之。低徊勉留。欲冰愈甚。鄉之親友。遨簿未悉。魚雪益篋。一事無容。各答謝遂當日情形。使徵人見之。謂此生蹶強猶昔。排負相期之意云。癸丑歲除。始至古榕城。吏之堂行禮者。白所應奏謁。輒曰應先拜內監高。詢之衙例。皆先稅務土。十有六年。院潘臬府及縣。暨諸董戎事者。皆弗與交歡。何獨絕之。且內監開旌節蒞臨。治具以需。將致賀展殷勤。余大笑抗聲曰。余始至。若弗余知。以余為何如人。竟弗往。吾鄉有揎袖鈐僧薙髭士者。曰。稅務土。十有六年。院潘臬府及縣。暨諸董戎事者。皆弗與交歡。何獨絕之。且內監開旌節蒞臨。治具以需。將致賀展殷勤。余大笑抗聲曰。余始至。若弗余知。以余為何如人。竟弗往。吾鄉有揎袖鈐僧薙髭士者。曰。朱邊吾內監。數數遣人致意。不獲已。向余從容言。監府參面必不先也。余副刑僚之人。與地方官原不相干。參將門蒼趨。余終不承命。二守陳公出揭相迫。余獨坐靜思。兩道皆與陳公善。時四月十七日也。余居鄉於交誼不薄。於僚友豈獨忍然。二守陳公之去內監。慷慨赴難。未追深計。陳公被留。家人向隅。愛子乞援。狐兔之悲。石情者誰復能遣。剡太府喻公堅意首邱。海防鄧公。戒嚴守汎。凌晨開署。落落晨星。介人咸慨撫已。十八日以改教請。二十一日。送喻公於半原。公固長者。與余最相得。別緒黯然。歸館杜門候命。即擬東望。發東向。哀公介侯官命大尹。及吾鄉朱總戎。持手書來。慰留慎切。呂公亦貽札以留。三請竟不得。復以府藁委署。自後守三城之戒。不復訣天下事矣。時鄉紳與當事議。欲與稅監調停。余以調停二字。殊非美名。從中挽之。慎餘未能。好盡多過。則余之罪也。於是內監益橫。其爪牙之噬人者。為巡檄百戶馬仕馴。當道皆堅之。巡撫袁公素稱寬弘。鑑亮君子。百姓恃以保障。公念劇還先朝。其意俾余密攜。內監恨焉。百戶就擒。唯是周司李。恨甚。余弗顧。季春上旬。攝閩糧篆。邑中若金珠米谷行。紛紛控告。謂稅監掠取其貨。累月窮年。僧莫給與。余以此等故象。匪直民憂。實長民者之憂。稅監犯衆怒。一旦激變。可若何。曲閩所以恤苦弭釁。為之計長久。思盡革諸行。如吾郡故事。參酌未定。於四月十一日。揭示。諸行戶踵閩門。袁鳴求直。監誘入閩門。盡縶之。百端魚肉。赴援者蟻聚於外。飛箭揮刀。被髮流血者。皆是也。嗟乎。小民哀求不得直。反以刀矢相加。公憤交激。解之不能散。稅監恐懼。乃舁登峻閣。火箭雨集。烈燄燭天。悲聲動地。府縣奉院司道令。作飛灰。已三十餘家。詰朝告被傷被殺被累者。比比也。已剡。見撫院袁公。言稅監兇橫。當與按君參之。余聞言心前。午後歸館。方清理案牘。急報內監突然闖門。橫刀策馬。小衷背勒。隨衆勇家奴數十輩。各操利刃。蜚驅軍門。太府喻公以親乞歸在告。聞之驚甚。急偕僉屬赴援。內監與都院最近。衆司閩司次之。潘司遠矣。府更遠。趨至軍門。則稅監諸兇輒闖直入內垣。袁公二子侍師側。供破執。袁公舁出。稅監臨以匕首。并挾出轅門。擁入憲臺別署。吾鄉屯道李公思誠。兵道呂公純如。及閩司先至。府縣官僚與董戎事者。次至。稅監仍挾袁公手示。禁戢軍民。然後送公暨二子回院。兩道皆以內監司步送歸署。同寅三府暨公勸余隨行。余曰不可。袁公既回院。余且返與太府商之。此行蹤謂計。內監果留兩道為卜夜飲。是夕。余先捕兇氓之執刀失鹽者三人。畀府獄。論已四徹。復畀閩縣者亦三人。畀府獄。論已四徹。復畀閩縣者亦三人。畀府獄。論已四徹。復畀閩縣者亦

將臨。復嚴論速出逃諸。竟留閩開。其悖逆至是。他奚論耶。處變之道有三。銷變於未變爲最。應變於臨變而得正者。上也。既變而善挽之。猶是禦天下正氣。若夫借悟前爲禍。恐致大變爲詞。是或一道。吾未之知也。今日惟是恪共乃職。靜聽聖明處分。天下非固匪一人所獨裁也。還對三山。轉自笑復自媿矣。孟秋朔日識。

申詳稅監變異緣由附後

福州府閩縣爲出巡事。本年四月十六日。蒙按察司牌本月十六日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憲牌。照得本院按臨所至地方。凡有事變情形。無論大小。俱要據實具報。查本月十一日。各行赴稅監取價不與。因而聚衆鼓噪。是晚火發。且至延燒民居及臨街牌坊。至次日。又有一番異變。該府縣巡捕等官。何不盡時具報。疎玩若此。除得本年四月十一日。申牌時分。忽據馬夫謝貴急報。本地方鋪行匠作諸色人等。因在稅監告討久欠價銀。反被閉門殺傷。見在激變等情。卑職不勝駭愕。疾赴前觀。俟官縣知縣金元嘉亦僧往本監門首。本府知府喻。同知陳。通判提同時到。集此時軍民千萬爲擁。屢催往接。道不得行。所見中有被傷者。或揮拳拽腕。或流血被面。或帶箭鳥銃。或臨潛取置。人情洶洶。勢不及俟。不得已各自踵門。告哀乞憐。反觸其怒。閉戶逞兇。挾勁弩操利刃。忍心慢殺。逃出者重傷可憐。鋪內者難保全身。此衆姦求逞。衆怒不相借也。城等仍再三撫慰。間。健兒一井通詳。緣被傷身死實有四人。有云均係良民。有云內有本監二人。一係本監自殺。一係病死。先據巡城御史。各行巡捕張龍稱。本月十一日晚。本縣安泰橋鋪稅監府中將火箭射出。延燒軍牢房一十六間。民房二十九間。及燒西城進士。并經國裕民牌坊共二座。拆毀民房一十八間。該監衙門未曾延及等情。到縣。又據居民鄭欽等一十八人連名呈爲面救慘殃事。欽等良民家居內監府前。於本月十一日夜。兩遭內監人役攻喊。衆行鄙價。威用火箭亂射。欽等房屋燃燒。亦地撫餘。男女倉卒逃生。家貲產業燼燼一空。露宿飢寒。懇憐赤子無辜。毒害原非天災。實由虐政等情。又據鄭國欽投爲急救財命事。欽因向住內監府邊。賣布爲活。本月十一日。健遭各行討價。威用火箭。先焚房屋二間。貨物七百餘兩。悉皆燼燼。命懸財散等情。又據連僉具呈人張心等四十四人爲再救慘殃事。心等係內監府對門住民。於十一日夜。痛遭內監人役攻喊。各行鄙價。放火燃燒房屋。財物一空等情。又據連僉具呈人姚宵等八人爲殃苦慘傷事。宵等係內監府左邊一列連居。禍慘十一日晚。被監然燒。幸宵等力救苟免。痛男姚夏。墜上運水救火。遭棍徑射蠟箭。男中一箭。咽喉受傷。又有鄰四等亦在屋上相救。復被棍刃打傷。體無完膚。財散人離等情。各據到縣。又據馬夫報得被傷民數。銅行朱鑿刀傷腦。據木行權少山蔡廷機。蠟魚行陳一郎。炭行周一章。謝廷祖。利刃傷面。磁匠潘六民。謝應順。各刀傷頭。民張公治。箭傷喉。董九箭傷眼眶。餘未報。不及細查外。此俱于係地方各行戶遭變事情。合行通報兩院司道照詳。正在備文間。本日未初時分。又據馬夫李秀急報稱。稅監突然開門騎馬行出。小衣背救。手持火刀。帶隨鳥銃家奴數十人。各持鋒利刀槍。前後擁衛。急赴軍門去訖。城等驚駭。府縣各官俱急趨軍門。本監已破門入內。室矣。俄頃本監持刀挾軍門與公子同出。至憲署內。屯道李。兵道呂。井兩都司將到。陪衛解釋。方請軍門回院訖。本監隨挾兩道同行送歸。留茶閉門。時已黃昏矣。更深時候。續委軍門拿獲行兇秘棍周聰、徐文、朱朝臣三名。發下閩縣收監外。至四更二點時分。本監開門送出屯道。仍留兵道在內。至十三日晨時。本府犍通判。以率兩道面諭到縣。將原發監犯三名取出。給賞新衣帽。送還本監。本日未時。又奉屯道於軍門前令速府縣官遵依。前諭兵道。當蒙本道責令本府同知陳豸和代。該監即將同知拘留。始送出兵道。彼時卑職實未同進。不敢放味。續又屯兵兩道諭令暫通物貨。姚經歷、孫知事、節次進換。該監不允。陳同知至今拘留在內。此係前兩日事情。應卽一井通詳。緣被傷身死實有四人。有云均係良民。有云內有本監二人。一係本監自殺。一係病死。先據巡城御史。各行巡捕張龍稱。本月十一日晚。本縣安泰橋鋪稅監府中將火箭射出。延燒軍牢房一十六間。及燒西城進士。并經國裕民牌坊共二座。拆毀民房二十九間。該監衙門未曾延及等情。到縣。又據居民鄭欽等一十八人連名呈爲面救慘殃事。欽等良民家居內監府前。於本月十一日夜。兩遭內監人役攻喊。衆行鄙價。威用火箭亂射。欽等房屋燃燒。亦地撫餘。男女倉卒逃生。家貲產業燼燼一空。露宿飢寒。懇憐赤子無辜。毒害。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二

與朱德升孝廉書

講閱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不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中。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慢鳥啼雲散。俱足增故園之思。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茶數杯。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祖父容容。或和知歌嘯。獨雀衣裳。眉之態不存耳。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登思夜結。良然良然。別後情景。大槩可想。今科繁者稍減。更加弟之省約。亦綽得二百金。無門可貸。爲苦。積習便然。弟一人不能頓革陋習。可奈何。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恭升堂畫卯而已。天下事之虛文相蒙者多類是。間中接鄙報聞之。見朝中士大夫議論瓦釜不一。卽一南畿學使。甫推漸按。彈章隨至矣。福王請封復緩。逸庭告急日甚。有志者得不深杞人之憂乎。漫以薈生營局。其釋邊治河大政無論。間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紛然不能對。始知昔不可不多讀。平日止爲八股。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職應司李。展閱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讀昔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是假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惡。計大小。計貨富。計遲速。弟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唯命之日。宜信心做去。美惡貨富升沉遲速何所不可。當知銀子取不盡。好官做不盡。去角予齒兩足與翼。造物自定數。安用營營爲哉。倖切一第。不敢云報國。因第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并此面裘。何以

與朱德升孝廉書二

顧關若行。有八行寄上。弟宦游放況。如斯而已。稅監奉旨撤回。士氣大伸。國法大振。使臣子感恩無地。不謂猛虎尙爾負嵎。戈矛忽興同室。松陵之所以爲難。大率以隙積一申禁監役一示也。夫廳精設以供稅監。非以供罪監也。道尊代索。以爲異事。弟具申文。明知非白全之道。但壯心易激。熱腸難換。以此吐吾盡之氣耳。院司道俱云。與之爲權。不與爲正。不知權非聖人不能用。弟能言而不能行。魏恨至極。八月十四日。有海道中軍徐大用。指松陵名逵監棍告詞於饋糧館。口稱呂逵。著館追還原物。糧館不敢論是非。大半捕民到署。追理所搶之民。又奄奄一病夫也。弟聞之。急往問。髮公以事涉兩難。攢眉蹙頭。計於弟。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吾輩在地方。唯知有百姓。前以監棍宋受斧鉞。事之甚力。卽告詞果真。奪之閭民。還之閭民。原不爲過。況惡監之劫彩撫道。拘囚府佐。在朝旨未下之先。証詞虛告。擾害地方。反在明旨赦回之後。則其咆哮愈肆。視閻中幾無人矣。執一府佐。復驅一府佐追贓。可乎不可乎。所追之民。係一病夫。萬一利威稍加。斃之庭下。使人謂府君殺百姓以媚罪監。寧不貽天下萬世者哉。不特此也。當東奔西逐之時。憨民之得財者。奚止一兩人。重於好財。輕於爲亂。情也。忽聞府館追贓。人人自危。財腋之間。更生巨測。則所害愈大。弭公唯唯。欲以所追贓物解道。弟索於室上。將盡付烈燄。襲公菩甚而止。途收之庫。越二日。見撫臺以此事相告。撫臺亦心肯俱肯。於是出示嚴禁監棍。八閭歡聲雷動。呂公見弟杜門乞休。撫公駕東見留至再三。見於海道申文。弟欲刻期戒行。會生童輩集省城。廿一廿二勉出以完武事。題不□□去閭第日之力。皆成罪案。廿三日進見撫臺。思一吐衷曲。撫臺怒形於色。不復以禮回著。帳盤桓登舟。車前向士民開之。入府城者凡三日。赴院司道慰留者以千萬計。廿五晨起。弟婦與奴子稚俱已登舟。車民擁街連路不得行。且云公去。當殺太監劫中丞。衆心洶洶。撫臺遣官慰留。吾鄉重戚伍者若施若朱力阻。且以磨鑿觸身無人肯代。二三其事者。復遣書曰。閭城黎庶。城云報國。因第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并此面裘。何以之間復生他疑。奈何奈何。於是勉留視事。不意閭海波濤一至是也。恐知己懸念。言其大略如此。仕途荊

旨立。弟孤苦艱辛。往年備歷。蓋富蓋貴。一生痛恨。幸得一抔土。寧祖宗魂魄。志願畢矣。富厚策肥。大非吾念。此弟可自信。知己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濟可以從儉。淮儉可以養廉。有味哉。言以此言示同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所甘心。獨怪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衆亦相與大笑。畫氣相期。孰如吾五人。於合勝中。偶得一真士相合。尤奇。辭部日耳目甚衆。彼獨以白眼挺立於衆人前。了無退遜。撫不拊掌。弟謂諸兄入身郡一件不著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鏡樂豈少哉。昔是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雅負北方人鎩。弟卽笑問。渠亦駭。逢過我。竟日揚搉千載。抵掌時事。昔朗朗可聽。一種熱腸勁骨。布衣疏食之志。視吾五人無異。勿謂燕市中無荊卿高漸離也。覓代四知已訂交矣。四知已亦爲快心否。百餘日不得一暗。疑成僻結。一夕風雨。破衙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言之長也。肯遂云。長安如夢裏。何日得歸期。嗣之踏然。合宅清勗如昔。三老伯值以空函問候。時魏汗四月二十日。弟昌拜。

練不如長林豐草之爲樂也不啻。

與吳公如內弟書

會城繁劇不必言。朝夕騙馳。是做官常事。但近日以惡瘡加患。地方騷動。弟幸以輔強之性處之。雖間罪於當道。庶幾不負知己。不然身名兩敗。此事顧關若能悉之。中文與咸事。始末可觀也。大率小人肺腑。縣公屬同年。府尊屬治下。何求不得。弟深以是爲家奴惕。於威嚴。或不敢非爲。一種影參生事者。突地風波。無端誰堪。爲可畏耳。弟簽住三山。事是非。杜請託。每得罪鄉紳所恃以無恐。無欲故也。如此行徑。決非做科道氣燄之而已。府尊係閩人。必一字不通方好。今以試事相浼。已非素心。住閩幾年。蕭然寒士。此情此景。閩士民知之。親友知之。而尊堂朝夕與共。更知之深者。亦只求無負此六尺軀也。每年諸公祖父母禮儀。以弟初心在任不取人一錢。居家又何用些些。御之爲當。今不可追矣。承諭以童生事抵屋價。極知委曲厚意。然守節五六十而嫁。殊覺報顏耳。最大難張祖父母事。當盡心力爲之也。已逐之奴。不許拉入。投勢之弊。不得謹收。唯老成識約爲主。世人中一進士。便欲脫盡秀才窮酸氣味。不知進士只是秀才結局事。此處君不徹。未有不敗壞決裂。舉生平而盡棄之矣。兄亦以爲然乎。弟昔在京中。只以蔬腐過日。一切貲心樂事。都斷絕不行。已費百餘金。若放手借貸。則此累何年得了。須知推官光景清淡異常。兼以弟汪執之性。必不敢染指於分外者。家中不可不儉。體此意。明年尊堂令辰。吾丈來閩。弟所深願。亦爲人子之至情。但閩海風波易起。而弟之風波。更十倍於他人。省城上司畢集。閩中士大夫之不遂所私者。日側目以見陷。思及此。吾丈以爲宜來乎。不宜來乎。弟所言語語肝腸。勿增惱怒。寄來銀五錢。以表微意。揮毫收之。同門文二册。并鯑入。

與吳公如書二

請來札。知親友之索債者。塡門盈戶。甚至有怒而相詈者。弟自笑曰。做秀才時。艱苦窮蹙。反能以館穀恰二人。當大事未皆乞一文斗粟於親知。而且能以脩脯所餘。債先人之窘迫。無大累也。今以澄明之故。做一不乾淨人。五年宦游。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又自解曰。昜不稍稍通融。取諸民以快親知之意乎。何苦以不乾不淨之身。取諸親友之怒。終不顯也。負諸親友。尙有還日。取諸民間。必無還期。所舉者何志。以親知還債之故。而舍我以從彼。稍知自愛者必不爲。而況弟乎。弟明年五月準歸矣。歸來定當作一了當局面。不得已亦當借債還債。非以累人。且累吾丈也。即今歲說府中當生五人。供情文之所不能辭者。以弟之居官居鄉論。只是不說爲高。若以俗論。亦有二百餘金。可以還債。今付以片紙半帖。如諸人之手乎。弟之所以爲此者。不過一段熱腸。以諸親友與吾丈易地而居。未必肯做此癡事。呵呵。此番之後。決意以冷面勝熱腸。不爲鴟鴞也。丈謂何如。

與吳公如書三

青天白日之事。件件是舍己爲人。長安作宦。看那一人不飲酒食肉。那一人不婪美婢以自娛。弟獨居蔬食。公餘之暇。念佛千聲。絕似老僧行徑。計入京來。饋送值可作一富翁。弟一切卻之。今書儀亦不敢及門。

奚書豈云。記動記言。僕隸口中傳信史。誠爲不易之論。弟能喘吾丈。斷不能喘奴輩也。幸分付兒曹。多讀書作文。做好人。毀家法。以慰我心。家中日用。只宜以儉樸清淨爲主。決不可做冠冕無益之事。亦不可起只憂富不憂貧念頭。弟思之。仍當是窮秀才耳。此吾丈可諒我者也。京中諸物甚貴。借貸之門盡窒。風流華暢事。必不去做。卽早晚供奉。大率喫菜面已。家中當體此意。兒女輩成做一二件衣服。斷不可做寸絲尺紬。布菜面已。當曉示之。須杜門守靜。不可學紳家閙熱。婦女散佇立門前者。歸當治罪。

與吳公如書四

世事日日告急。守戰兩難。兵食交匱。國家事何以策之。弟終宵獨坐。每念二親與祖父母大事。眞不可以爲人。明年春夏間。準給假歸葬。斷不久居於此。只是蠹無半文耳。諸事皆之家報中。不煩多囑。唯是兒輩作文讀書。不可容他出門一步。嚴以御下面已。望吾丈賜付介姊并大兒家中男婦大小。有不率教者。當施行責治。無姑息也。節中諸兒亦不許出門。諸親族來拜年。一茶送出。亦不許留飯。弟不在家。原無留飯之理。親友亦皆備不得。家人輩不許往來飲酒。卽明年介姊四十。亦不得受人一盒。留人一飯。只買豆腐半斤。供壽星一紙面已。弟在此苦守俸金一錢無所入。全賴節省。不然欲食男女。官長安者。何人不極其欲。弟何苦作老僧行徑耶。可爲兒輩道之。弟生平不向人說苦說窮。試以弟夙昔問人。自當笑其癡愚耳。不盡。

與文潞持孝廉書

從淮陰道中附一札。想入記室。弟自二月廿七日到京。三月初五日入署。今轉封司矣。膠擱旁觀。眠食倍常。兒女情深。了不關念。獨春樹鶯啼。空齋月落。念念知己。恨不能挾兩翎飛來也。再讀手書。宛如面對。如石行擬訴積悃。忽遽潛路投。暨報一夕三四至。捉筆不成一字。又不能勉留。大行公半日恨結久之。弟祖一小房於石虎衙衙。除擔煖謁客而外。黎明入部。薄暮歸來。既不赴席。亦不招飲。家奴六人。十文錢五升米便可飽餐一日。有以餽儀及門者。一切謝絕。府縣則封還原揭。院道始答書皆。愛我者聞亦須少放通融。無太激太苦。弟思作事不一刀兩段。便生出百千枝葉。所以把憶面人情一齊拋下。紗轡八雙。金扇三十。及今猶旋然筒中也。至於做官活套。尤在多拜客少講話。第一要不自禁北熱腸橫流。聲色俱厲矣。蓋六年缺更。欲飽者銓司。硬骨凝腸。實有裴不出忽不得耳。弟算進部日子。幾八十日。惟春盡夏初。署選張公以高景逸鄉三俊陳大綬。魏光林嚴增色。嗣後邊城一破。遠調艱傳。大臣小臣。無不潛遣家歸乞養避難。星軺如織。別源浩襟。車馬之僕。一日而加至數倍。甚至持節乘鉞之人。做出昔曉耳聾。說劍談兵之士。化作皺眉縮足。謀邊流者。急移之手乎。弟之所以爲此者。不過一段熱腸。以諸親友與吾丈易地而居。未必肯做此癡事。呵呵。此番之後。決意以冷面勝熱腸。不爲鴟鴞也。丈謂何如。

與吳公如書三

青天白日之事。件件是舍己爲人。長安作宦。看那一人不飲酒食肉。那一人不婪美婢以自娛。弟獨居蔬食。公餘之暇。念佛千聲。絕似老僧行徑。計入京來。饋送值可作一富翁。弟一切卻之。今書儀亦不敢及門。

塵頭鈍之氣結成一个麻木不仁病證。可恨也。王希泉鄰南皐兩君子。東壁以來。仰同基鳳。王之品早爲朱恬宇窺見。今無論矣。吉水先生。一揖面筭好。如生平獻每深坐快談。半及老兄。眞心眞道。時賢未有。祇以封章一上。聲價半減。弟痴之惜之。始信光宗之恩遇隆。而神廟之玉成大也。大臣出處去就。知所以自重矣。天下好人難得。不敢說大話。挾教世間人。其實合三四同心之友。求其可以入金蘭之譜。訂松柏之盟者。眼未曾有。姚公氣骨肝腸。舉登是三十二分人物。其想念消陽一日百迴也。道如城塹。識雖全許。而表裏如一。無若此公。其他即雅稱英邁。自許抗慨者。未免爲熱閙世情哄過。喜諛怕真。鬱受用怕受苦。喜傍人怕獨立。弟以日太快。心太直。腸太熱。忠告太過。反開猜疑之隙。面欲於悠悠泛泛中。尋一臭味。抑又難矣。兄問長安局面何似。弟以四句括之。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是則長安之局面而已。想亦千古所同恨乎。此公作俎不直一文至此。可笑可嘆。往時所慫恿倶做人情。恐老兄亦不料其途面若此耳。弟已心絕之久矣。王弱生讀書恪潔。徐念陽磊落開霽。一遇其乞休之故。一破其被逐之由。似可優揖王純甫幾不得書遲。前歲使姚公。今弟爲之力救。始獲豸冠。其說甚長。令弟有札相寄。道頭殷殷。便當時情事。弟與兄一言。是實據。至於撥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隱時倘可做耳。兄以爲何如。所大痛大恨者。因年來過信地師。不能早完先人大事。然灰磚石料已一一備集眞山。乞兄留意。成當世世。

與文湛持書二

連讀手札。知兄之念我不啻也。兄近況何似。亦曾與德升理債業否。孺壽長安。始信有膽有識男子。原自絕少。若得兩兄剛羽青雲首尾龍飛第一。寧獨吾道光。眞口明之福。但天公不可問耳。弟獨居蔬食。飲食男女一無所事。飽儀菩腦。盡行屏絕。此亦暫地棄擲分。不會帶得。面仲肩昂首。無苟苟容容之態。可以俯對知己。日日從孟長處笑語片刻。無不及吾兄。獨世人眼孔小。逢側目吾兩人。亦不顧也。爾來元黃之戰。未休。同室之戈。復急。兄不若報乎。魏掌科一疏。而不介。可見吾輩立身。全要一副鐵肝石腸。魏公亦不過喫苓當蓽飯。小疑大行。景色耳。便衆謫交加。無如何。

與文湛持書七

能自展。可慨哉。可慨哉。姚公云楊長於筆。魏儘於二公之短。信然信然。中肯不窠。服老兄之知人也。大率今日之人。求富貴利達之心多。上之爲國家者固不可見。即求一真正爲功名者亦復寥寥。各執其是。各行其私。尊有所恨。情不與兄共之。如此局面。如此議論。雖有披髮入林。做第一流人物。錢最上者。轉眼高秋。三岔河不知何以爲計。言之令人痛心。三月內遇暑選。弟稍得行其志。選君其尊如帝。後來者惟有承望聲光。悶悶而已。欲言千萬。不可以格墨盡。中秋重九前後。口噤轉晉以慰飢渴也。

與文湛持書三

數月以來。有三札寄兄。想俱廛覽。眼前所見所聞。無一不使人膠膺書。而事權不在。空言無益。與姚公相對。惟有仰屋。茲可哂者。毛文龍以三百餘人。復鎭江孤城。一時酋口西海寨民。響應數萬。第京中兵倘交困。無以爲援應之計。則懼要乞於喜耳。士氣日靡。人習懦弱。以我所知。總古風儀。紗附熱趨炎之輩。即一代山斗如吉水先生。亦以倒躍爲仁。直桂之性消磨殆盡。不知放流兩字。是仁人第一手段也。昔賢謂我

若胥謂丁虔州。則乾與初。已爲翰林學士矣。讀之猶有赧色。始知自二三知己面外。可謂無人。弟初到時。桂來交際。非絕。亦疑有行不過處。但自信頗真。又得兄數言。以堅我之性。至今覺眠食快活。了無挂累。功司火房一斗室。最佳。松陰交映。靜坐片時。晤對千古。時時念老兄一過。以慰寂寞。一日晤同鄉臺省諸公云。今年朝覲。晉帖亦欲不受。何可使吾兄獨爲君子。弟云但受無妨。若固弟而不受。正所謂獨爲君子也。大笑而別。由是觀之。弟之爲人側目。不言可想見。今日賄賂公行之世。私心自謂來必無小補云。毛其爽爲人物色甚衆。弟思其向往吾輩。如歪太清服可庶諮事。亦甚可取。大爲拂拭。今不但風波已靜。且有乘鋮之望。有可笑可欺可殺之人。亦有可笑可欺可殺之言。萬解結胸。引領而望。兄來惟早發爲爲禍。

與文湛持書四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著力。是弟不齊處。敝出門便與崔官作仇。畢竟以此罷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兼消卻一段憤激之心。欣喜順受。方是實據。至於撥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隱時倘可做耳。兄以爲何如。所大痛大恨者。因年來過信地師。不能早完先人大事。然灰磚石料已一一備集眞山。乞兄留意。成當世世。

與文湛持書五

弟自十六日入縣署中。一睹憤淚。爲極愛綠。倶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疑。意外翊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拌一死。何事不可做。來後一着。定當傻傻。如已託朱完天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否。老拙殊酌之。公。高老是大臣。然弟之所不喜。如何如何。公謂姚公

與文湛持書六

弟生平爲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疑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衆其生平而盡棄之矣。兄生死禍福自有天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膝。消諸君子之隱禍。如德仲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如何如何。

與文湛持書七

二鼓登舟。旌旗戈戟和鼓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寞矣。翊日已渡江。回首圓嘯。不勝黯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也。呵呵。

與高叔逸總憲書

朝事至此。眞漢唐宋未有之窟禍也。吾輩一身不足計。惟目睹六君子之慘毒。在使人肝腸摧裂。不復有處世之想。可奈何。可奈何。然畢竟成就一小人之愚耳。不肖杜戶息交。近爲先人營葬。山行居多。夢寐清光。恨不能縮地一吐其憤懣。忽得台札。更慥仲通兼兄。備悉近況。甚慰鄙念。此兄骨膽氣節。迥超時俗。佳士佳士。但莫加意過厚。當之者不深愧耶。草勒布臾。百不一盡。

與龍乾濕書

都門聚首。忽忽四載。海怪如已。長勝芳結。吾兄閉門捲據。心血爲喉。實不及此。眞赤膽報國男子。惟鹽服

而已。世事如此。使人百感交集。乃以魏年兄之苦節。亦竟不免。雷霆雨露。總屬君恩。夫復何言。但破逮之日。士民之號泣遮道者以萬計。家無百金之產。士大夫醵金數百。始能啓行。窮愁之旅。羈縶感動。今其長君隨乃翁以行。有纍紲上書之志。乃翁憐其文弱。道孤拔絕。使兄爲之覆庇。更有望於孝廉孫兄弟。謂兩兄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年姪。令其不至失所。貴鄉當事諸公。暨錦衣衛處。曲加菩心。令魏年兄得生入里門。不至終戚漢朱諸賢之躪。故代爲祈懇。惟兩兄心照。餘臨楮憯然。腸斷。偶憶昔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又不能不重感兄之高誼也。結緒種種。百不一吐。

與鹿乾斯書二

弟忽罹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總是君恩。只應感激。喜順受。原擬以長兒託年兄覆庇。細思有殺纍騎之變中。途正色遣歸。不敢逆命而返。又恐增一累耳。凡事盡託至親。來宦天年兄。乞與商之。生死平常事。不亂哲懷也。老年伯厚德高情。感不容口。

與現閒姚太史書

如此風波。合城無不驚怖。弟作一歡喜順受想。容容坦坦。正覺快活。臨事時尚當整起脊梁。作一適生鐵鑄就的人。以不負知己。兄以爲何如。弟只在此兩日內行矣。便中附此。不盡欲言。

與現閒姚太史書二

廿五日二鼓登舟。知兄相期於楓江話別。不謂弟舟竟從橫塘暗渡。惟有悵結耳。日來兒味。晨夕與耐虎相親。即當僕亦覺其漸遠。然弟固無入不自得也。弟綿老文在史辰伯處。乞取而藏之。一笑。

字付大兒茂蘭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優覺自在。自鄱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衆車乘涕者。即焦頭爛額。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之何以結此緣如此。酒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第慈悲。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箇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事日只當閉門自守。務使戶庭之內。雍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愼也。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三

送中丞綿貞周公南歸序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乎紀綱者。尤非細。自非見擇於正論。失職於疆埸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讞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巡以強項故。開隙於緱璫。璫欲中巡以危法。公曰。黽勉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撫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撄。而公弗顧也。幹疏上聞。蒙天子詢訶曾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作璫之故。被讞以去。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唯是公二載德政。幾同遺愛。且歲值大旱。晝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士。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讞去也。雖然。公去而鄙邑有所恃。不當以身徇璫。璫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纘公撫吳者。終不能超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蠭蠆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使節乘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挾持於振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於我吳者實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元黃互戰。鬥戶橫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胥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密落者最。摧殘如霜木。求奇節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蘋之表矣。此余所謂

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繫者也又何疑於公之以讓去乎所幸者浮桑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紫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旌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戍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以讓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職在抗疏瑞方張之勢幾貧附瑞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甲寅多夜夢赴中諸兄弟

分飛倏我忽三年一度相思一黯然猿多雁少啼難寄凍雪寒雲情益牽有時思絕落日邊有時望斷層巒間關河渺邈不可見惟見樹草蕭蕭水淙淙樹草尚有凋水流尚有竭北此故人心無時可消歇愁看閬山蕩子舟遙思吳地梅花發脈脈有酒且酌之酒醉惝眠抱孤月月影將殘燈花欲落神越千山魂飛萬壑弟兄相對儼如昨意氣風流還自若閣起舞我高歌恍惚雙鬢皆星星有髮不堪搔奈何誰謂天長與地闊千古離愁一寄諸北閣南山皆夢中於此可以齊窮達乃知黃金結交不足論管鮑相期只方寸白首常如此夜親何須擬賦江淹恨。

赴閩口占

半載聯鑣駐帝京都門一別又分行海波遙指南天轉閩樹高連西寨橋旅店夜燈孤照影驛梅寒雨暗流聲八閩三晉皆王土共詠甘棠萬古情。

贈許璽調尹

天空日暮欲何之聞道輕裘已為時且喜雄心仍自在莫嗟分手未容期鳳川波浪愁行色馬嶺風煙絕夢思此去長安霜鬢苦願君珍重慰衰姿。

詠梅

春半梅將盡中庭尚一枝不嬌偏愛瘦無豔故多姿笛韻從風亂香魂入夢思玉人何處是惆悵月明時。

愁

獨坐雁聲急風高秋氣寒家書千里外舊事一尊中北地干戈滿南園艸木彫朝來看兩鬢強半欲成翁。

寄內

南度經秋霞已淹一番積夢醉遊湄風辭別棄頻驚枕月引愁心忽入帷脾疾每懸親淚疾寒無愧被嫉如豐行即有稍元亦今人所不敢言介留諸今日上佐聖明中興之治於以表儀一世庶佳來俗即古之名世何以加茲而位不配德過非其時僅以司李歷銓曹稽見一班而卒冤死也悲夫說者僉以昭雪速卹蔭泥公華獻臣謂此正公之大不幸也推公之志竟公之才為所欲為得一當報國豈徒博身後名為子若孫率祀計者耶雖然直道之民至指頤腿哥鈇鉞殉公而被肯者天先後動威以彰公之冤公其可死矣公其不死矣公之長女為予介婦荷公知獨深知公亦獨早且逐間嘗之日四不能晦庵權不測痛定思痛猶驚餘魂視息人間變遊冤夫舞日而公音徽移邈三祀來項本公顏色於喜月尾梁之際忽來覓簡中所藏公初第時寄邑介宣盧王谷子侄弟民壹及閩中寄懷手四大長箚一縣治中所賀七言律二對之憯然輒不自揆敬次年

抗手悲歌出帝都幾行情淚灑征途中朝豺虎方益闕東土烽煙又逼吳報國獨留知己在酬恩忍使至尊孤

寄懷乾嶽年兄

一到都門歲幾更天南天北不勝情秦關戎馬聞時急閩海波濤見欲遲意氣獨留三尺劍夢魂曾到百楼城浮雲顯晦非吾事何日重申松柏盟。

其二

相思益抱向誰開個首衡陽雁不來三十功名滄海國百年心事弔荒臺壯懷自愧悲中盡薄宦偏從病裏催世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

乙卯冬周夢洲自福州以詩扇託其門人郭存康寄余同心之語每示友人後為慢藏不可復得已已遇其子茂閩問其存歿乃當被難時訛傳抄沒途舉篋藏壺付諸火余每深恨數為友人言之甲戌冬月夜同馬玉壺孫鍾元燈下言及不勝千秋之感玉壺以為可憶搔首展眉遂刻遂全是大奇事鍾元曰鬼神通之也亟索筆錄之范陽鹿善繼謹識。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四

附錄

年譜小引

天啓丙寅吾吳墓洲周公以臺中倪、繼孳、先後橫誣逮至錦衣獄被極刑坐贓銀三千兩。瘐死又明年歲在戊辰為聖天子誅飛之曾大慈陸元逆璫殘虐獻臣曰惜哉夢洲忠孝之性植於天金玉之德鑠於己冰蘗之操矢於獨慷慨之行被於衆聞者若賞。嫉惡如讐行即有稍元亦今人所不敢言介留諸今日上佐聖明中興之治於以表儀一世庶佳來俗即古之名世何以加茲而位不配德過非其時僅以司李歷銓曹稽見一班而卒冤死也悲夫說者僉以昭雪速卹蔭泥公華獻臣謂此正公之大不幸也推公之志竟公之才為所欲為得一當報國豈徒博身後名為子若孫率祀計者耶雖然直道之民至指頤腿哥鈇鉞殉公而被肯者天先後動威以彰公之冤公其可死矣公其不死矣公之長女為予介婦荷公知獨深知公亦獨早且逐間嘗之日四不能晦庵權不測痛定思痛猶驚餘魂視息人間變遊冤夫舞日而公音徽移邈三祀來項本公顏色於喜月尾梁之際忽來覓簡中所藏公初第時寄邑介宣盧王谷子侄弟民壹及閩中寄懷手四大長箚一縣治中所賀七言律二對之憯然輒不自揆敬次年

月。紀公誠論行事。作年譜。聊以志高山之仰。并以當西州之慟。若曰。夫夫也不文且賤。是賠賄者何足重。公則縣署中握手話別。業有成言。知公必不以予言爲贅矣。

公諱順昌。諸生時以孝行。曰景文。其號也。湖蓋破通士後。補稟餼之不遑。志鑒我之永感也。故題其書屋曰鑒蕙。面綴一聯曰。陵栗留先澤。焚香問自心。噫。卽此可想公之槩矣。公生而岐嶷。英姿勁骨。迥異凡兒。王父廣文潤川公。尤奇愛之。攜之延平公署。時仙有桂枝新發已過道之句。時公總七齡。每應對必稱大父指以是潤川公有二孫。獨國憲公以所疏經書旨。及祖荅啓士所得金帶一瓣遺公曰。吾試棘闈十有三。得雋而復失者三。僅以廣文老。不於二身必於汝。汝必勉之。萬曆丙申歲。公年十三。予長公五年。上元之夕。途中邂逅。卽成莫逆。公已善屬文。予每讀輒心折。問出王父所遺

民弗忍。羣聚索價。稅監李鉞。計出火攻。比屋延燒。遂成大變。請朝。稅監李鉞其蒸挾匕首刼中丞。管其二子。已而釋之。願得公代而甘心。公曰。此身許國。非許上官。必若父有難。方可身殉。吾弟不與彼狎。四喪未舉。敢輕一死於鴻毛耶。遂大忤當途意。聽公改教。公拂衣就道。士民駢肩攀轅。至運石扁城門。相繼數千。圍繞中丞轅門。大譁。中丞百計挽留。公不得已。爲地方復留。時邑侯屈簽遷屬公。公計稅監以浚民致變。若復左和以肯。戕唐百姓。有死不能。且是稅監。凡有請求。俾事裁抑。而苦心幹旋。直指一身。爲萬民請命。嘔血病復發。時爲神廟之季。蹇倦於勤。太阿獨提。卒得旨撤回稅監。歸寧地方。而公所全活者甚衆。嗟乎公之關機已兆於此矣。乙卯。公年三十二。入鄉闈。私念曰。爲國求賢。貴敢草草。每一篇必數番諦閱。更端之天期不枉。不騙。差可自慰。以故公所得皆夙望。凡兩署府縣試。其家人自閩歸。聞之途人云。今歲閱公卷衡。湮鬱省壅之氣一伸。至有歌子衿而泣下者。公殫精法比。詭富詭威。毫無假借。又性極慈容。曰。吾爲刑官。每念用刑非以飾怒。六年來。從不敢一用夾棍。周內人也。有縉紳欲占青衿墓及田。公廉得其情。斷還青衿。已公閱而案翻。青衿復聞。隔至吳懇公。公笑曰。此世態也。可奈何。愧而遣之。有廣文以私誡下石一生。業賣而黜矣。公爲審於道。再四審克。則首誣姦占某氏乃老孀也。及細訪之。此生實以貧曾一肆酒於廣文之子。已而廣文謁公。必欲公置之。公怒。嫚而退。卒白生之冤。公曰。吾念大父亦廣文。接若輩未敢稍慢。當爾時不覺形於色。蓋殺人以媚人實不敢也。閩地有草名斷腸。人食之輒死。兩蹊交塞。貨而無糴者。輒食之。例斷十金。公曰。人命至重。孰強之食。況官所斷十金。而其家所費不貲。破者多矣。遂不斷金。閩俗爲之丕變。己未。公年三十六。在閩幾七載。長安貴人絕不通一問。而遺愛在口碑。直道在人心。媒孽公者。舉稅監事。有閩中鉅公。與公同調者。嬰然起曰。正此難耳。遂以考址內召。編州紳裒贐民相率顧送。至有三百里而遙者。諸如建祠塑像。勒碑易轍之事。一切不許行。李直然。視初蒞任時。不增一夫。時家季子猶已。故子從德升盧王候之栝蒼。一見卽訊及相與出涕。且曰。吾自閩寄子猶詩。有從來學道者。不以樂貧生之句。誠藥石也。惜哉。阨面曰。相別已久。恣不愧時。昔之憂跨。（公自有文太史題。）與壻輿、家往來登涉。以一力自隨。田夫野婦。初不知其爲貴人也。皆有他船來觸舟。舟人詬舟墮。宜令栝。不聞。觸忤之直。其人唯唯惟命。公曰。若然。是以舟爲家人利藪也。縱之便去。益嚴敕家人。有一便以公剔投縣幕。公笑曰。有是事乎。禁不許。此人竟來謁。吾峻絕之。有故也。嗚呼。孰知顛公者。亦以汪文言耶。乙丑。公年四十二。先是織監李實。與吾吳二府楊公不相能。幷憾大中丞周公。左袒閩官。和糴剝奪。公曰。閩人操糾劾大僚之權。天下事可知矣。中丞以忤閹失官。榮行也。同好者可無一言相祖耶。遂援筆爲序。備道二正之李。逆璫媚虐。與阿璫脅撓者。指斥不遺餘力。議論侃侃。有關世道。二三兄弟謂。此文當與胡澹菴上高宗傳媲。未可知。盡少保公曰。吾甘之矣。公文出。而浹月。流傳長安。慨公者愈倡曰。欲憎公。曾孔時魏先生被逮。過吳門。公獨與留連三日。詳曰。眞吾輩也。遂以幼女宇其孫。嗟乎。公之碣益決於此矣。乙丑夏。姚太史下

於昔乎。況屋大必須多僕。從以官其中。食指既多。將焉取之。寧假而生事剝民。吾不忍也。時庚申秋。吾與來儐踽踽啾啾之衆乎百寮寀。所在捫臂。米肆盡掩。公素不謁府縣。至是頒命煎陳。敕蒞便宜。力贊撫臣。蠲寬之法。且寬其餘。盡以安衆心。地方底寧。故事里居者值萬壽節。例不准朝賀。公謂非吉月必朝之旨。途倡諸鄉紳往拜。里居者之准朝賀。自公始也。會神廟甫賓天。光皇繼妥慰。公所覓罪親地尚未有旨。撤。而銓部之命已下。徘徊久之。念國家多大故。君命不可遂。辛酉春。公年三十八。遂不獲。久假翼津計也。在部時。一切問遺俱謝。時東林諸名士。布列當途。公皆與之膠漆。城社之蓁已耽耽。睨而伺之矣。予脊謝公。兄後進何緣。遽入東林。公曰。蠡吾司李福州。其人之與吾同調者。皆東林一脈。蓋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豈氣揭揭焉。若建鼓而求亡子。以瓦相搒榜乎哉。予因申郭有道申處士及呂大防猶無慕之說。公頷之。嗚呼。孰知殺公者。竟以東林之口耶。寫真鄉有以女顏偏妾媵者。公固却之。曰。吾盟心久矣。義不欲負吾糟糠婦也。蓋吳夫人雅與公同心。身無執綺。首無珠翠。食無廿旨。所舉男子四。女子四。俱自乳。宗黨間稱爲賢媛云。壬戌。公年三十九。偶以銓補事。與省中議論相左。遂不俟任滿。請告南歸。曰。此官誰不欲得之。況四喪未葬。豈可不勇退以取衆忌也。婿姚文二太史之句。嗚呼。公已預灼其方熾之勢矣。會白蓮賊披猖。鄰滕間。公自士中假道。所至。贊夜者。柝聲微昭。公憂時感慨。抱影無眠。自嗤曰。此豈意我從揖途歸有阿堵物也。豈知俠然歸措大本來乎。因賦贈內詩。有無先朝帥閫。以報。愈東牀砥礪。危言危行。以澄清一世爲己任。偶過予。色若不豫。曰。早間有憑客。欲以千金託吾居間。吾自誓寄子猶詩。有從來學道者。不以樂貧生之句。誠藥石也。惜哉。阨面曰。相別已久。恣不愧時。昔之憂跨。（公自有文太史題。）與壻輿、家往來登涉。以一力自隨。田夫野婦。初不知其爲貴人也。皆有他船來觸舟。舟人詬舟墮。宜令栝。不聞。觸忤之直。其人唯唯惟命。公曰。若然。是以舟爲家人利藪也。縱之便去。益嚴敕家人。有一便以公剔投縣幕。公笑曰。有是事乎。禁不許。此人竟來謁。吾峻絕之。有故也。嗚呼。孰知顛公者。亦以汪文言耶。乙丑。公年四十二。先是織監李實。與吾吳二府楊公不相能。幷憾大中丞周公。左袒閩官。和糴剝奪。公曰。閩人操糾劾大僚之權。天下事可知矣。中丞以忤閹失官。榮行也。同好者可無一言相祖耶。遂援筆爲序。備道二正之李。逆璫媚虐。與阿璫脅撓者。指斥不遺餘力。議論侃侃。有關世道。二三兄弟謂。此文當與胡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然爲兄遠死之媒。未可知。盡少保公曰。吾甘之矣。公文出。而浹月。流傳長安。慨公者愈倡曰。欲憎公。曾孔時魏先生被逮。過吳門。公獨與留連三日。詳曰。眞吾輩也。遂以幼女宇其孫。嗟乎。公之碣益決於此矣。乙丑夏。姚太史下

謁歸。中途削籍。公徒憤懣。矢口激烈。時閣臣趙志皐。削逐之命無虛日。又矯旨毀拆天下書院。而大內深嚴。且爲操縱之地。公憂形於色。又見附閣者頌功德甘醲。嘔吐旨削籍。公曰。吾視一官如敝屣。第國恩未報。日益煢煢。公與汪文言交洎。且援締姻事。託公貢橫無上。遂捏

騎傳。無問識公不識公。皆曰惜哉廉吏。部有泣下者。越四月廿四日。公抵京。廿八日。本旨嚴刑究問。坐贓二千。越二日。又增一千。會京師回祿示警。燬盧舍。傷人畜以萬計。人咸謂天重戒。意實在公。王大司馬有停刑疏。而下石公者愈急。遂以前六月十六日。與周繼二公後先死錦衣獄。死之狀不得詳。亦不忍詳。廿二日出公屍。獄卒顏朱尚索金不已。義僕顧宣痛哭泥首請血衣回固弗與。顧宣遂敝公衣槖歸。先是公行後。府縣獲顏佩韋等數十人。置之獄。兩案初疏上。閣盧民變。且公未即至。矯爲溫旨。公詣獄後。更矯嚴旨。而顏佩韋五人途擬大辟。疏上。又矯旨索漏網渠魁。于是劉漸于王貞明、王元邁、沙子升、與予俱降黜。而予與朱德升文啓美尤幾瀕于殆。後六月晦日。公之柩至潯南小築。七月朔。雷電風雨竟一日夜。拔大木壞民舍無算。嗚呼。昊天亦爲公震怒哉。十二日。顏佩韋五人就戮。大呼曰。吾從公地下足矣。嗟吾輩不死而五人死耶。後一年。朱完天亦以從公積勞成疾。嘔血終。公生於嘉歷甲申。終於天啓丙寅。享年四十三。嗚呼。四十三年一剎那耳。而公之神直與星辰河嶽、千古在天地間。彼逆瑤與五虎五彪之罄竹公死。纔浹歲。豈公不生而諸人長不死耶。公論久而自定。天網恢而不漏。豈其然乎。是役也。僉謂公與吾吳不幸中之最幸者。實惟陳介公是賴。微介公。能以父母之尊。衣冠假寐於蓼莪俟公。遲明行乎。能於逮公後。飲食襄殮無缺於供。幷公親知。亦沾厨傳。其處公於縲紲乎。能於民變後。急無猜忌。與公同心。從當事前力贊公之間道行。以遂公赴義乎。能於公行後。懇懇兩邊前不多及。無辜而衆心以寧乎。能令諸生僅從甕牖降覓政。不高五人結乎。能于公沒後。不以追比繫一人責一板。而畤奠間魄。備極豐腆。令存沒銜恩。旁觀感泣乎。能於諸閣相繼守祠。日每事裁抑。不至擾害吳民乎。此與公司李閣巔時。過高築之艱。後先一揆。而陳介公所處尤難。至公初逮至錦衣獄。密爲左右。得不即斃。則念陽、徐公、嚴夏、顧公相嘗倡義。如殉身者之急。則具狄毛公、文姚二公、張吳度、德升、盧王三兄。與張天如先生、徐九一太史、德清胡公（諱公曾）餘不盡知。不能悉志云。

姚希孟

開讀本末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吳旻曰開讀最讒。蹂殺旗尉李國柱。先是魏大中被逮過吳門。周順昌周旋累日。以女字其孫。談中朝事。切齒痛詆。緹騎歸聞於逆閹。御史倪文煥即以此參順昌創籍矣。閹恨未逞。而前此撫臣毛一鷺以漆燭市。態爲順昌姍笑。依慢閹報。織監李實已動之。因以順昌爲贄。實因追論起元擅減鹺段。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升、黃尊素爲之干請。宗建昌期已被逮。復逮順昌等五人。錄衣予戶張應龍。意在必力請於當事。窮究寒畯。游揚援引。不惜傾一語。他補擬旨。周順昌逮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鼓譟。如本日解散姑不究。再有抗違定行正法。且益重本犯之罪。亡何。周順昌逮到。逾咸壬辰殿之變。是年七月。襲吳民顏佩韋等五人於市。時巡撫毛一鷺三疏至。言緹獲首難狂民。地方帖服。且有天網不漏。與情共服等語。逆閹信然不復查。激變實。諸輔臣有所受。於是有漏網渠魁之旨。凡紳衿之賢者。概盡置之。而緹帥田爾耕亦疏辰語生。將謀危及巢卵。吳中日夕相驚。謂有院變之事。富家且盡室徙。廂守臣寇愷。及吳令陳文瑞。苦心護持。而新按臣毛珙於都中有所聞知。吳中更不堪兆釁。謀於時相。途以顏佩韋、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五人竣此局。一鷺猶恐釀意外。以屬兵使者張孝。孝流涕而斬之。其他吳時信、劉應文、丁奎、李卯孫、許成、郁應貢、戴鋪、楊芳就繫論戍有差。學臣周朝瑞亦爲降斥。諸生王節、劉羽儀、殷獻臣、王景泰、沙舜臣五人。殺佩韋前數日。有鷹拔木殺禾稼。竟日夕水深數尺。白是而緹騎不敢肆出矣。後二年。順昌昭雪。蒙恩卹。鄉先生

欲滿其橐。越三日。始宣詔。則三月十八日也。衆圍順昌將就檻車。傾城而赴。數十里。至使署衆益集。門猶未啓。署逼城闉。衆登城。林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列炬。城上下遙呼相應。聲震天。順昌出不意。再拜請解。衆不爲動。比一鷺與按臣徐吉至。命啓門。士民譁擁入。堂上設韓魏公像。二錦衣列侍。幕尉鵠立指揮。最下置柜鎖。爲被逮者備狀之所。衆悲憤。一鷺曰。今日人情如此。明公獨不爲青史計乎。何不據實上聞。庶曠蕩恩。請撫按勘治乎。一鷺感應之。諸生更揚袂言曰。微聞道路知事所由起。故欲明公終始之耳。往復良久。緹騎見議久不決。手鋃鐺擲之地。大呼曰。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懔汹湧。婆然而登。繞閣折檻。直前奮擊。諸緹騎皆抱頭竄。或升斗栱。或匿廁中。或以荊棘自蔽。衆搜捕之。皆搏顙乞命。終無一免者。有跳以屋齒。齒人其腦立斃。疑即李國柱云。其踐蹂出者。牆外人復拉捶之。是日也。衆怒集於一鷺。幸守臣寇愷與吳令陳文瑞皆賢者。且素與順昌善。人咸信之。因調護一鷺使脫去。然人皆一時憤激。非有部署成算。決裂將不知所終。亦不暇計也。日已旰。而緹騎往浙逮黃尊素者。舟過胥關。方起津吏需索。且從市中彊索酒脯。市人亦執而毆之。周呼城上曰。緹騎復至矣。衆復乘勢往。焚其舟。沈其橐於河。緹騎泅水過西岸。岸多田父。復以钁鋤逐之。北人不習水。抱片木浮沈數里。至僻處。乃敢登。比衆散。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掖起。奄奄僅屬。聞人聲稍甦。股栗求救。一鷺召介士環署衛之。順昌亦一夕再徙別署。自分從此無生理。然恐以此株累里中父老子弟。死不瞑目矣。一鷺途夜要卿史吉入宴。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遣發。復檄郡邑欲得首事以報。乃以風影捕顏佩韋等十三人下獄。甚有先期出後事歸者亦被執。諸人亦不屈辯。第曰爲周東部死復何憾。一鷺凡十日三上疏。欲以掩獲首亂功自解。謂此曹狗私倡率。非有公憤。因李實疏有吳民切齒痛恨語。以此解嘲。終不及毆冤一字。時衆尚哲死。不欲令順昌就逮。謠言四布。且榜之通衢。於是守令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發。俄以一夕調兵密遣疏道。既渡闕。從曠野間乃敢宣詔。草草舉事。比衆覺。順昌去久矣。時調事之在吳者。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且截運道劫漕艘矣。逆閹大恐。咨詢策者。比一鷺疏至。首輔葉茂林故吳人。悖不出一語。他補擬旨。周順昌逮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鼓譟。如本日解散姑不究。再有抗違定行正法。且益重本犯之罪。亡何。周順昌逮到。逾咸壬辰殿之變。是年七月。襲吳民顏佩韋等五人於市。時巡撫毛一鷺三疏至。言緹獲首難狂民。地方帖服。且有天網不漏。與情共服等語。逆閹信然不復查。激變實。諸輔臣有所受。於是有漏網渠魁之旨。凡紳衿之賢者。概盡置之。而緹帥田爾耕亦疏辰語生。將謀危及巢卵。吳中日夕相驚。謂有院變之事。富家且盡室徙。廂守臣寇愷。及吳令陳文瑞。苦心護持。而新按臣毛珙於都中有所聞知。吳中更不堪兆釁。謀於時相。途以顏佩韋、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五人竣此局。一鷺猶恐釀意外。以屬兵使者張孝。孝流涕而斬之。其他吳時信、劉應文、丁奎、李卯孫、許成、郁應貢、戴鋪、楊芳就繫論戍有差。學臣周朝瑞亦爲降斥。諸生王節、劉羽儀、殷獻臣、王景泰、沙舜臣五人。殺佩韋前數日。有鷹拔木殺禾稼。竟日夕水深數尺。白是而緹騎不敢肆出矣。後二年。順昌昭雪。蒙恩卹。鄉先生

鳴冤疏

原任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順昌男生員臣周茂蘭謹奏爲孤忠已被恩褒沉冤尚未剖晰謹剜血拜疏懇賜申救父讐以彰國法事臣父周順昌中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姑仕福州府推官、勺水不染、自廿餘歲無染、值稅監高案擅行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突、致受編囚、悟不知恥者、臣父鄙之、每事相左、擬爲其所中、幸公道旋昭、得入銓署供職、十有五月、弊絕風清、未等受人一縞一緒、即尋常筆牘莫敢輕投、退食之餘、惟與同鄉一二相知切劘道義而已、壬戌之夏、因署銓政、與一科一臣不愜、拂衣竟歸、歸裝惟布被一牀、發吾數卷、抵家杜門、半刺不入公府、所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尤嘔心區畫、以其身隱繫維桑之重、道逆璫矯譌、臣父攘臂擲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尚方之劍、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其介特孤踪、慷慨捐橐、念及身後、遂與締婚、并次盤桓、識及中朝事、輒拍案怒罵、緹騎還京、具告、逆璫痛恨臣父不減楊漣大中、巨虎倪文煥鬬璫微指、首先操戈、而臣父倒戈矣、前此撫臣毛一鷺多發淸市態、臣父微致反脣、面向之媚鬬璫旋媚逆璫者、視鬬其間、一鷺遂從時、而逆寔呂純如、即疏所稱假名調停之監司、左右高案、復媚逆璫者也、名在欽案、列疏辨以思逃罪、先生復揭之、謂其頭璫原疏、一則曰廠臣之選材良、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於無可獻媚之中、曲寫其林林總總、灑灑譜協於數千里之外、既犯稱功頌德之條、并廢君前臣名之證、此而以爲非頌美、毋乃率諛見呪之餘、別有吐露吞雲之祸、用是刊布原疏、力破其惑亂之言、揭上、純如乃服罪、嗚呼、忠介高名、固已爭光日月、然使爲子者、材智下、不能通知父志、則將一遵贈典、便隱忍圖存而止、安能以孤忠窮苛痛哭於天子獄訊鞫之日、猶詞慷慨、聲徹棘林、致肌骨爲糜、指臂俱裂、活剝生肘、立刻追命、種種慘毒、獄吏傳示外人、興蠢省形之章奏、皆以臣父氣吏揚、詆更烈、死亦更慘、臣言及此、腸如攪、痛欲摹寫一字不能矣、尤可恨者、當日開讀起變、疾如風雨、若撫按直據情形、連章入告、逆璫或能悔禍、乃抹殺公論、至云周順昌搶奪、附邪仰干聖聰、何與諸人事、又云、榜標習氣、高自矜詡、仰承漏網之旨、陰種株連之禍、何忍心辣手至此、逮命既至、萬人悲憤、爭欲得臣父殺者而甘心焉、乃縛騎大還咆哮、金千衆怒、囂然一聲、擾臂四起、臣父大叱疾呼、謂衆曹不散、吾先觸死、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更委曲理諭、始稍解去、臣父得潛身赴舟、獄訊鞫之日、猶詞慷慨、聲徹棘林、致肌骨爲糜、指臂俱裂、活剝生肘、立刻追命、種種慘毒、獄吏傳示外人、興蠢省形之章奏、皆以臣父氣吏揚、詆更烈、死亦更慘、臣言及此、腸如攪、痛欲摹寫一字不能矣、尤可恨者、當日開讀起變、疾如風雨、若撫按直據情形、連章入告、逆璫或能悔禍、乃抹殺公論、至云周順昌搶奪、附邪仰干聖聰、何與諸人事、又云、榜標習氣、高自矜詡、仰承漏網之旨、陰種株連之禍、何忍心辣手至此、逮命既至、萬人悲憤、爭欲得臣父殺者而甘心焉、乃縛騎大還咆哮、金千衆怒、囂然一聲、擾臂四起、臣父大叱疾呼、謂衆曹不散、吾先觸死、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更委曲理諭、始稍解去、臣父得潛身赴舟、獄訊鞫之日、猶詞慷慨、聲徹棘林、致肌骨爲糜、指臂俱裂、活剝生肘、立刻追命、種種慘毒、獄吏傳示外人、之詔、用伸討賊復仇之大義、而又能逮章疏恩、遺逢曠典、永錫爾類乎、千載而下、讀先生之疏、當以爲史册所不槩見也、先生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爲忠介相擇賜塋、歷久卜吉、殫力具禮、會葬者不下數萬人、勒建祠工亦成、次爲婚諸弟、嫁諸妹、舊居湫隘、兄季子姓聚居如故、以固窮守約爲常、既省試屢落、或勸以蔭入仕、先生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慥有纂修國史、開部大僚薦及先生、先生避地他徙、三代誥命失其二、越歲有武人踞而至曰、蓼君高義、特歸而完之、一時多作賢綸篇以附、年既艾、居吳淑人喪、毀不少懈、晚歲常喜靜坐、語先儒語錄、尤邃於易、及道書、編乘爲參同契注、與鄉里耆逸數友、方外老衲、揮麈清遊、瀟然自得、見者以爲羲皇上人、洛登大雲、精力嬰疾、彌月剝啄、走謁忠介祠、風雨寒暑、弗輟、潛葛湯公撫吳、雅敬先生、式廬就見、固請應賓、蓬講鄉約、爲國人矜式、先生亦上書力辭、其始終一節如此、年八十二而終、距忠介之變、歲紀同丙寅也、殺前數日、謂子婿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屨耦、惟語曰、今日方開、夜半有氣如雲、冉冉而上、似得仙去者、同人私謚曰端孝先生、維定求大父與先生爲通門兄弟、先君執後進禮、最篤、年宦吳門、以循禮倘恥、挽頹式儀爲言、心竊感之、而轉自媿焉、比先生沒、而歎老成典型、於今寥落盡矣、後生末學、將何所資觀感、聽而激發其至性歟、因梓忠介之遺書、復詮次靖所述先生事狀、而爲之傳、

贊曰、余聞錫忠節公長子學洢、痛忠節之難、日夜號拉、勺水不入口而絕、人稱死孝焉、先生則留其身爲忠介扞忠誣、寃國紀、伸而人心快、是稱生孝、亦各盡其道者哉、又聞先生中年勞瘁成疾、過異人、謂之曰、

止該傷門知道、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奏、

端孝先生傳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號芸臺、吏部周忠介公長子也、先生將誕、忠介夢一嬰兒自雲中下、小字曰雲、忠介被逮、吳民輳救繒騎、當路飛章、介典銓曹時、先生年十六、承庭訓、志名節、有以詐偽至家者、悉却去、忠介感之、謂且不測、先生徒行扶忠介舟至京口、忠介恐俱死於仇家也、屢之歸、屬以先世庵寥爲頃、先生哭告變、禍且不測、先生徒行扶忠介舟至京口、忠介恐俱死於仇家也、屢之歸、屬以先世庵寥爲頃、先生哭絕江訐良久乃甦、詣面訟傳家將籍沒、毋吳淑人及諸妹日謀死所、賴先生調護以免、忠介掠死詔獄、嫂逗里門、先生泣血三年、慘動行路、愚宗登極、逆璫伏誅、旋下優卹、死忠之詔、忠介贈太常卿、與祭葬全給、蔭證、建祠賜額、先生以父仇尚未報也、伏闕鳴冤、刺指血上疏、又疏請給三代誥命、時姚文毅公見先生疏、血縷淋漓、避席執手而泣之、慽然曰、有宋諫事、非所宜言、先生曰、易貞何如、公曰、履霜易耳、今汝十指枯矣、奈何、先生因破舌取血、更書以進、得俞旨、倪文煥即究擬正罪、並準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公之賵、郵者、咸得比例全給云、文煥納賕營救緩死、先生曰、我歸必漏網矣、曰證書於法司之堂、遂決不待時、而逆寔呂純如、即疏所稱假名調停之監司、左右高案、復媚逆璫者也、名在欽案、列疏辨以思逃罪、先生復揭之、謂其頭璫原疏、一則曰廠臣之選材良、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於無可獻媚之中、曲寫其林林總總、灑灑譜協於數千里之外、既犯稱功頌德之條、并廢君前臣名之證、此而以爲非頌美、毋乃率諛見呪之餘、別有吐露吞雲之祸、用是刊布原疏、力破其惑亂之言、揭上、純如乃服罪、嗚呼、忠介高名、固已爭光日月、然使爲子者、材智下、不能通知父志、則將一遵贈典、便隱忍圖存而止、安能以孤忠窮苛痛哭於天子之詔、用伸討賊復仇之大義、而又能逮章疏恩、遺逢曠典、永錫爾類乎、千載而下、讀先生之疏、當以爲史册所不槩見也、先生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爲忠介相擇賜塋、歷久卜吉、殫力具禮、會葬者不下數萬人、勒建祠工亦成、次爲婚諸弟、嫁諸妹、舊居湫隘、兄季子姓聚居如故、以固窮守約爲常、既省試屢落、或勸以蔭入仕、先生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慥有纂修國史、開部大僚薦及先生、先生避地他徙、三代誥命失其二、越歲有武人踞而至曰、蓼君高義、特歸而完之、一時多作賢綸篇以附、年既艾、居吳淑人喪、毀不少懈、晚歲常喜靜坐、語先儒語錄、尤邃於易、及道書、編乘爲參同契注、與鄉里耆逸數友、方外老衲、揮麈清遊、瀟然自得、見者以爲羲皇上人、洛登大雲、精力嬰疾、彌月剝啄、走謁忠介祠、風雨寒暑、弗輟、潛葛湯公撫吳、雅敬先生、式廬就見、固請應賓、蓬講鄉約、爲國人矜式、先生亦上書力辭、其始終一節如此、年八十二而終、距忠介之變、歲紀同丙寅也、殺前數日、謂子婿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屨耦、惟語曰、今日方開、夜半有氣如雲、冉冉而上、似得仙去者、同人私謚曰端孝先生、維定求大父與先生爲通門兄弟、先君執後進禮、最篤、年宦吳門、以循禮倘恥、挽頹式儀爲言、心竊感之、而轉自媿焉、比先生沒、而歎老成典型、於今寥落盡矣、後生末學、將何所資觀感、聽而激發其至性歟、因梓忠介之遺書、復詮次靖所述先生事狀、而爲之傳、

贊曰、余聞錫忠節公長子學洢、痛忠節之難、日夜號拉、勺水不入口而絕、人稱死孝焉、先生則留其身爲忠介扞忠誣、寃國紀、伸而人心快、是稱生孝、亦各盡其道者哉、又聞先生中年勞瘁成疾、過異人、謂之曰、

將入晉宮矣。授導引法。乃得提。卒得遁。論介終。豈非神仙超證。亦唯忠孝是與耶。事非荒誕不可信。故并識之。

康熙辛巳季春。通家晚生彭定求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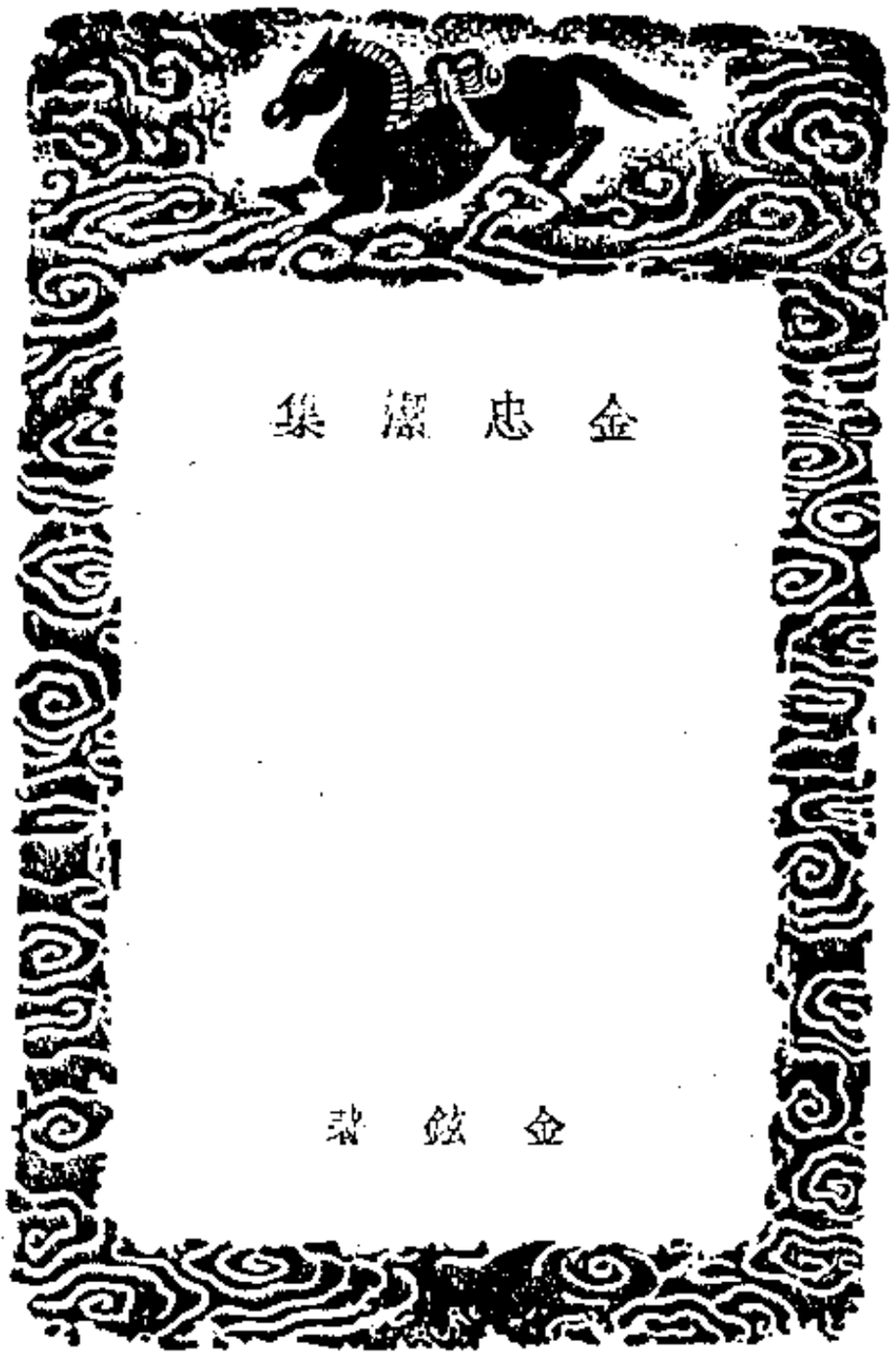
五人傳

五人者何。皆吳門閭巷人。殉周吏部死者也。吏部清介得人。枉論被逮。時有顏佩韋者。家千金。憐父兄貧。己獨從諸少年遊。迺不平事。及憂思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率衆共聚里中。咄咄然。未嘗習吏部也。丙寅三月。聞吏部被逮。士民震駭。喧聚。競割貲贈行。而緹騎故遲之以髮。衆自是衆日益衆。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詔。佩韋手香。號於市曰。欲救周吏部者。從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巳每晨聲析。號呼。一時執香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樞具。金吾氣張甚。佩韋即率先向兩臺使謝吏部冤。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儈沈揚。雖素好謾。嘗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時亦偕衆求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闕。號乞至午不起。緹騎怒。欲復從旁擄。僧覺聞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而舌。途手鄒維璉。塔大呼。因安在。衆大譟曰。此東廠矯旨。安得雜爾。緹騎猶以械擊沈揚。而吏部與夫周文元聞。難。泣曾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緹騎械傷其額。於是衆如山舞海立。競呼殿阜衣者。若踞出不意。咸負傷以遁。一人踣。垣仆。或以屐擲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逮黃御史曾素者。亦過吳門。驛騶郵傳。檄民間物。城外聞城內之變。緹騎也。亦殿緹騎逃。焚其舟。竊帖遽馬。是時逆閹遣宰相督於淮。聞變。捕諸無辜屬吏。五人挺身自承。卒疏姓名請誅。首揆途擬漏網巢魁之旨。竟論決西署前。然自是金吾亦絕迹矣。方五人初逮。固中人慰之曰。當國者吾鄉貴。若必無患。佩韋歎曰。鄉貴方父事閹。試觀譙樓縛猶狃。頸劉尸血猶鮮。吾儕足當承數一慟乎。吾寧從吏部死。不願向此畜得生也。圄中皆泣。未幾。吏部訃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警獄鍵。輒竟曰。取吾輩赴市矣。比臨刑相顧笑別。延頸以受。上下爲之流涕。前一日。暴風大雨。太湖水溢。久之。劾吏部御史倪文煥敗。脅證吏部來庭中。石井欄忽飛起。擊壞大震而去。咸謂伯有灌夫未足比罪也。五人死年除。而中丞毀死。逆閹伏誅。虎邱僧嗣慶。吳之賢士大夫請其首葬其址。立之碑。爲五人之墓焉。

外史氏曰。人情貴則公之。賤則客之。賢之壯之。而人之惟五人著也。嗚呼。人之義大矣。余嘗遊吳。娶讎事諸葛炎。入白。然猶死如己。聞五人公正發憤。何所爲而爲乎。其可以爲人矣。不然彼脂韋附閹。佩玉鳴璜者。若若也。人耶否耶。

余觀碧血錄所載。羅璫禍諸公二十一人。其遺告。注缺者十有五人。吾郡吏部周公其一也。公殁二年。閹碧蹟孝先生。刺血上疏。初槖已見于碧血錄中。而公平生著作。則灰燼于鍛鍊逮繫之餘。良可慨已。是集假諸鮑君青卿。僅記事尺牘及詩文數十篇耳。而公之勁節浩氣。時時溢發行間。更有端孝先生血疏定稿及公年譜。與五人傳。是補碧血錄之所未備。爲頭梓之。以作文山先生正氣歌讀。原共三

卷。今以庚戌年譜血疏等附爲一卷云。同郡後學張海鵬識。



明史本傳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期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撫居言動必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屢支告匱。四方動用兵餉不敷。道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赴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俊私謁者，衆噬其面。彝憲憾甚。鉉當權稅杭州，酈疾請假。彝憲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繫以養父母。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明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勛，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偪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廡下非是我死所也。叱鉉而去。城破，趨入朝。宮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之，鉉怒曰：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溺首泥中，乃絕。母聞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踞大內，踰月始去。金水河疑絕，泛泛見水上。內官舉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鎔辨其屍，驗網巾環，得鉉首歸。合以本身，如禮而殮。事竣，鎔自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謚忠節。本朝賜謚忠潔。

金忠潔集目錄

卷一
語錄
易說
讀春秋筆記
觀上齋紀程
卷二
書
與友人辨格物書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書
與友人辨理氣合一書
上高碓齋先生書
復朱勉齋撫軍書
與陳雉亭書

與林紫溪侍御書

卷三

疏

陳能內臣公署疏
糾內臣檄諭疏
自訟疏

揭

除戎紀
呈
請告堂呈一
請告堂呈二

卷四

序

劉大學漢詁本序
文雅序
高中學年兄制義序
劉赤生先生書義序
于司直金石志序
余指明詩序
蔣氏宗譜序
賀馮勝之年兄游洋序
壽傅念山年伯七袠序並系以歌

論

君固以辨言亂舊政論

辨

楊雄擬箕子辨

策

擬周禮策對

說

正學說

胎教說

解

人道危微解

題跋

書直方大推傳後
書范氏一門節烈詩後
兩張詩小跋

卷五

碑記

大京兆劉公念臺順天府學舉田碑記

祭文

祭孫松石太僕文
祭馬湄印少司成文代
祭封君史年伯文
祭張節婦梁孺人文
祭朱烈婦李太安人文
祭朱烈婦馮安人文
公祭王年嫂梁孺人文

卷六

詩

拜文恒國祠下
過蒯通墓
病血
正月十四日夜坐讀老子
集于七齋悼懷得希字
同友人讀唐劉賓客傳忽憑忘著
送劉念臺先生歸里
聞慈歌
西郊陰步即耳口及面成歌
小司馬行邊

讀離騷三首
自警二首
初秋夜坐
中秋
梁公狄解首志賀
讀四家詩飲酒
送盛順伯下第南歸
送友人南行
和南大司成喜雨感時
讀陶詩
自悼
夜讀昌谷集
癸未七月晦日

金忠潔集卷一

明 大興金 鉉著

語錄

易說

乾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元亨陽也。利貞陰也。繼之善而成之性也。惟元亨爲繼。故萬物資始。惟利貞爲成。故各正性命。仁者見之謂之仁。見其繼而不見其成。知者見之謂之知。見其成而不見其繼。不見其成。則用不藏矣。何明終乎。不見其繼。則仁不顯矣。何明始乎。然而仁在繼先。知從成起。藏用其要乎。惟知其藏用者而弗去焉。則大明、其所爲終矣。即其所爲終者而顯諸仁、則始明矣。其斯爲大明終始。大哉乾元亨利貞五字之義乎。萬物萬則。皆備而不遺。一念一事。同歸而不二。析而言之、四也。總而言之、一、乾也。超文字而言之、一、誠也。隱象數而言之、太極也。莫載莫破。斯之謂歟。

乾九三之危疑甚矣。而孔子之所謂乾乾者。不過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亦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誠也者。其安身立命之基乎。可與幾之幾。即大舉必愼其獨之獨。文言九二九三兩爻。露一誠字。恐謂六爻皆有誠也。潛非誠不確。見非誠不明。惕非誠則咎生。躍非誠則罪起。飛非誠則感物不神。亢非誠則持心不正。大哉誠也。其易之宗乎。

易簡而天下理得。易簡者元也。元者誠也。

明則敬。不明則怠。敬則誠。不敬則妄。尙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淸。寅敬也。直誠也。淸明也。此其序也。然而心不先明不可以言敬。是敬先又有明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熙者明也。止者誠也。又其序也。明固徹始而徹終者也。故易曰。知至至之。又曰知終終之。知至之惟精惟一也。知終終之。允執厥中也。

閑邪存誠。修辭立誠。下學入門。決當以此爲的。

閑邪存誠。伊川指之以敬一。考亭又從而解之曰。要去閑邪。心便一了。此眞格言乎。一則敬。敬則誠。在實致於庸言庸行間而已。

誠是主宰。知幾愼獨是工夫。思無邪毋不敬是方法。

不曰去邪而曰閑邪。謂吾心之本無邪。而邪者自外而誘我者也。

居業則如轉石。閑邪則如除莽。攻慾則如拔山。吾心之不自慊孰大於是。所以然者。知業當居而日即因循。知邪當閑慾當攻。而每存姑息。不誠甚矣。夫非自欺之謂乎。然欺不在大。亦不在明。有幾微動於中即是。故須於獨愼之。

誠是所以然者。知業當居而日即因循。知邪當閑慾當攻。而每存姑息。不誠甚矣。夫非自欺之謂乎。然欺不在大。亦不在明。有幾微動於中即是。故須於獨愼之。

純粹至善者性。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體備於我。邵然大公。與時偕行。而履道坦坦矣。故曰率性之謂道。五倫四維道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性何以致是。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可以會未發以前氣象矣。故潛。易道之首也。

天地民物莫利於安其定位。而非類弗干。則各從其類。即所謂各正性命非易致也。惟乾道變化。若能致之。九五飛龍是已。故釋此一爻。其德業功能皆不言及。以乾道變化莫可名言也。惟概論聲氣之同。詳析水火風雲之感。極之萬物之親。上下之親。誠見飛龍在天之時。五行應類。在在各安其止。而不見休徵。山川鬼神。一一各守其常。而邪其盜冀。妖固無象。祥亦何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至此。非大人之造。而致治之上者乎。

易爲六經首。乾爲諸卦首。乾元亨利貞爲繫辭首。學者請細詳之。曾有一虛空影響字否。乃開口便欲言無聲無臭。以爲吾見超矣。曷若先於此實詣求之。會得此字。洋洋優優。徧天地皆道。眞是密匝匝底。欲求無道處安身。須臾不能也。自暴自棄者何哉。

程子遺書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緊今與後。己與人。鉉按程子所云。種種名曰。盡於經之五字矣。人能體此。則終日對在天信非虛語也。五字中可以思誠。可以識仁。可以居敬。

乾卽大始大始者仁也知大始者體仁也體仁則大明終始矣坤作成物成物者終也作成物者終也
永貞則保合太和矣
正蘊太和享嘉蘊乾象文言專舍太和者元也始而亨者也細繹相屬則行雲施雨勝負屈伸故時成六位變而成六位時乘也變而變固性命各正也是不保合太和乎然非卽利貞而見太和也此時乃見之昭示盤頓而不至於大壞故君子得與而民所被卽小人亦在其中矣使小人必恃勝而盡剝之天下事乃至於極弊而不可救人心浸變爲禽獸小人已無安身立命之地何可用乎然而天下厭亂必有豪傑崛興盡化羣邪力扶正氣所謂禽獸者當揚於王庭孚號而決之民之所載業復更新而小人之所剝者尙何在乎故曰終不可用以見其繇復而至於乾皆無可用時矣
无妄初動以天乃爲无妄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乎若夫初動以人而返之天則爲復矣非无妄也故无妄初動以天乃爲无妄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乎若夫初動以人而返之天則爲復矣非无妄也故
乾言進德必在與幾學至愼獨必歸愼獨皆於其初動致功者也惟全此无妄之天而已矣
出妄則入誠出誠則入妄在无妄之時而有攸往焉何之乎恐其離无妄而往有妄也與幾之學微已說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六二當此之時惟有以中順之道固結上心而已若少踈鋒鋩小人
便乘隙而間於上則雖於有爲矣此神於遯者也
震來虩虩者君子戒愼不覩恐懼不聞終日乾乾當虩虩若震之來也笑言啞啞愼獨工夫已得要領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也震驚百里句泥爲天雷似非聖人立言之旨且彖獨遠懼邇便接出可以爲宗廟社
稷主豈有方說雷又言主者蓋學問至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無遠者遠之則有望也懼邇者近之則不厭也震驚者凡人羣仰聖人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爲非而天下乎聖人作而萬物覩也百里者舉成數也不喪匕鬯者言此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至天
下成勤而無聲無臭居然一未發之中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匕鬯喻言柄也若止謂不失祭
器卽略有矜持者亦能之且未聞雷震而人人手失其所持也彖曰恐致福所謂受命於天也後有則則
卽中節之節也震驚百里驚遠懼邇言敬愼之君子感動遠邇也卽接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
如所謂百神變之丘之崩久也
讀易之法要先識卦名而印以卦象乾坤不必言矣如一陽生於下則爲動義故曰震一陰生於下則爲
入義故曰巽如上水下雷長子始出用事一陽方動在抑鬱險阻之時故曰屯然先不識卦名而徒觀卦
象恐舉者智解決不及此知其卦名卦象之義又當觀此六畫中何畫爲成卦之主然後看卦象辭卽以
象傳解之得其大義因而又思此卦名象六畫之中宜動宜靜當剛當柔雖難以一例論然大概可得又
有一定之例者如以下接上謂之承以上連下謂之乘一二三對四五六謂之應有遇而吉者有遇而凶
者有遇悔吝无咎者皆以卦之名義求之然小象中雖一二語已該一爻全義不可忽略看過大象則示
人以用易之方觸目便可了然益人神智正在於此總之一卦有一卦之時識其時則易不難若又中正
二字大易之本合時與中與正三言可盡易旨矣
易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二句大學誠意之旨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則致知格物之事矣
天一生水而坎成乾元之氣資於其中矣雖過止也而亨可必焉水之自至乎亨猶性之自然爲道者但
在人者強之此而能默有經綸陽遁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要其至當婚之兆也用此君子每自奸所忌以
性自通爲道非別有一道以求性故董蠻求我非我求董蠻言性自生生匪可逆測而強爲者象曰志應
也其志氣交勗之微義乎
先天卦位以無用爲用者也故震爲一卽爲乾之元坎爲三卽爲乾之亨艮爲七卽爲乾之利乾爲九卽
爲乾之貞陽在內則爲元亨陽在外則爲利貞陽內以無用爲用陽外則以用爲不用矣巽爲二卽爲坤
之元離爲四卽爲坤之亨兌爲六卽爲坤之利牝馬坤爲八卽爲坤之利牝馬之貞陰在內則爲元亨陰
在外則爲利牝馬之貞陰內以無用爲用陰外則以用爲不用者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工夫作得一時免了一日禽獸作得一日免了一時禽獸纔有纖毫不敬不義
已不免爲纖毫禽獸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蓋謂免了作禽獸也且莫將此擧說太高只不失其爲人可
留克己是敬義工夫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言其所以爲陰陽者也而其實陰陽則一氣也夫
氣而道行乎中神通其微故微上徹下惟此而已矣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耶周子之言太極
動靜張子之云太和絪縕皆其有得乎此者耳
河圖之數與位總之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故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又曰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

啓蒙曰天數地數各以類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夫一氣流行初無殊異然曾卑貴賤之分剛柔形
象之司定而不移乃可通而不隔故惟分陰分陽乃能五位相得所謂以瞬而合者乎

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五行中之最輕
清者也金木則重於水火土則又重於金木矣是資生先後之序也五行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
木火土金水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至於運行之際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是氣行先後之序也

嫡與剩之在天行道適然耳百物賴以恆久不已聖人亦奉若焉及乎人事際之則凶悔吝之終始也宜
有義以墜茲聖人作易至於陰陽與勝之策未嘗不反覆致慎也夫氣化之際十月斯極然而日月星辰
之運山澤水火之宜以至人與物上下盤恩之位猶夫生途亨嘉日也特其環周之度敛而不舒物各得
其所節而貞美利於黃中之宮以通暢爲生發焉王弼所謂性其情者是也乾元不息之變統緪於是得
復而後見其心正爲俊人言耳則夫陰之始至與其方盛正大化流行之有漸而以是綿通久無疆之功
觀上者易觀諸之比諸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凡者卽不有名位身無當職亦不敢卽安愼爲天下人所觀
也故志未平平寡也余豈其任敢此之志矣不能爲無咎人以自慊

讀易得詩春秋三傳及三禮今及八年大義旣得而元奧處未晰病在徒耽論說今取諸本文蠲坐反覆
誦之不啻冰釋神明旣有獲意欣欣不知所自也

紀程

窮無常居亦無固齋惟服簡黍麥鉢及臧雅所餘處或一楹兩楹得安數千笈容兩藤則曰齋曰齋云
觀上者易觀諸之比諸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凡者卽不有名位身無當職亦不敢卽安愼爲天下人所觀
也故志未平平寡也余豈其任敢此之志矣不能爲無咎人以自慊

讀易得詩春秋三傳及三禮今及八年大義旣得而元奧處未晰病在徒耽論說今取諸本文蠲坐反覆
誦之不啻冰釋神明旣有獲意欣欣不知所自也

漢詁經者開其端爾。宋竟其緒矣。然漢鄭傳三禮二千年絕調矣。王之易。毛之詩。杜之春秋。簡而文哉。四書以朱子集註或問爲主。易以伊川傳爲主。本義輔之。詩以詩緝爲主。集傳同看。尙書以蔡傳爲主。春秋主左氏。三禮主鄭氏。此外皆可不看。徒亂人意。

日坐香三線。易旁通有道德南華太元經。詩旁通有陶詩李杜詩。書與春秋旁通有史記。有前漢。禮論與孟旁通有荀子。有韓柳文。日參讀之。以盡變至於講學語。莫尙於程朱。我明則羅整菴第一。不必多觀。

說詩者言愈多則愈支。且令學者意味薄。不若專主一家。反覆涵泳。自然有得。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遊。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讀書耳。

言動便要淨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淪枯寂。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愼恐懼也。信謹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

兩年來讀程朱書。少知其要。在居敬致知四字。但神明未徹。疑此外更有作聖階梯。反令胸中茫無所主。近得高景逸先生集讀之。乃知離此四字。便不成學問。從此畛見冰釋。因爲之說曰。學悖程朱。非是學。僭竊知敬乃眞修。急舉筆識之。以定一生學術之所宗。若再覓他功去。禽獸無難矣。戒之愼之。

吾儒之學。以求仁爲宗。故孔子門人諄諄以問仁爲事。至明道出。而曰學者須先識仁。千古學問正脈。昭如星日。外此而他求皆妄也。

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萬物皆備於是矣。學而章。是聖人動靜一源。萬物一體之學。夫學以明此道。行此道而已。驗之吾身。一呼一吸。此個流行。一動一靜。此個游衍。開眼一看。鳶飛魚躍。皆此個之生生。傾耳而聽。鳥語蟲吟。皆此個之察察。五常百行。食息起居。皆此個與我渾合無間。雖欲暫息不與之生生。不可得已。

相習不能也。夫子記時習。不是強把一件物事。放在身上。故意把持。只因天下人行不著習不察。時時在此個游衍中。終是混混沌沌。不知所以然。何事所以開口說學字也。註中明覺字極好。蓋本在此。尋常日用之中。只爲不明不覺。便隔突過了。一明一覺。便知我與此個相原不相離。雖然未覺時。何嘗不與此個相離。優游涵泳。胸中自洒然而悅。亦不是大慧小習。到得覺來。然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晝夜可通。顯微無間。優游涵泳。胸中自洒然而悅。亦不是大慧小怪。放肆張狂。只是戒愼恐懼之中。便有無入不自得之意。此個道理。不是一人獨得底。衆人不自得之意。此個道理。不是一人獨得底。衆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章本烏獸。而在雪範圖曲度之中。況同心同德者乎。若斯文不墜。吾道有人。們和一堂。講習乎古。這便是會己求人。與人爲善之學。一以見吾道之多助。一以見吾德之不孤。此種氣象。自是可想。說到此處。正是吾儒廓然大公。人我一致之學。方成其形而上者言也。特人爲萬物之靈。秉天氣卽全天性。雖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不免於蔽之說之者。未之學耳。

天之生人也。備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之。實合健順五常之理而命之。此元初之命。固有之性。孟子所謂性

上。子孝弟忠師傅友智。卽是功高三代。人知之而我行之。無損乎此。亦無加乎此。人不知我而我違之。無少乎此。亦無多乎此。行所無事而已。若少有求售之意。遯世徵有悶心。便不是聖人分定之學。卒騈嫉妒。又其最下者耳。

時端勉齋留宿。因與極論學問。勉齋曰。近得六字。盡人倫體天理是矣。余心服斯言。且信勉齋力行知要。今世學者莫有其比。

貧賤不能移。非專謂寢窶不改其操也。牢騷妒嫉。有安往不得貧賤之意。其所移已多矣。

窮居之於性分。既非損也。豈曰能加。是道也何是以減其心佩之。

天下何思何慮。物可思也。器可思也。理亦可思也。而神與氣則不可思矣。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伸屈。固有太和之氣。絪乎其間。無容思議者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所謂動靜互爲其根。無極妙合者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誠豈可以有無言乎。張子曰。虛空卽氣。謂形、性、天、人。刻刻在誠之中。故不得謂有生於無。亦不得謂虛二於象。體物而不可遺。所謂可離非道也。

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而況於不覩不聞時乎。惟其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曰天曰神。刻刻臨我矣。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言虛空卽氣也。知此之謂存誠。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夫順而不妄者。非所謂誠乎。散得吾體。聚不失吾常。兼體而存神。不出一個獨而已。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乃知理與氣本無分也。因形而後有分焉。人生以前不容說者。理氣合一之性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成象成形。則變化見矣。感於物而動。則爲性之欲矣。是以剛柔緩急之不同。上智下愚之有二。雖氣之偏。實形之別。與天之陰陽五行妙合無間。有無聚散。通一無二之理。無弗肖者也。至於物形蠢然。秉氣昏濁。高卑有潛。南北有分。有情無情。紛爾無紀。知能不良。學問無別。然上天陰陽五行之理。實未始或遺。或有一端之善。或有一原之明。遇生而生。遇克則克。彼固不知其所以然。實已爲形所囿。而弗能自獨也。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決不宜因此官骸拘於形質。潛吾理氣合一之本體。然每安於日用。不知返其本來。是以張子有云。知虛空卽氣。則神化性命通一無二。又云。能推本所從來。又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性之淵源。千言萬語。欲人求之於理氣之初。無自囿於形質之後耳。是以分人物之萬殊者。則參觀理氣於形質之中。立天地之大義也。則妙合理氣於形質之始。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就其形而下者言也。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就其形而上者言也。特人爲萬物之靈。秉天氣卽全天性。雖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於蔽之戕之者。未之學耳。

天之生人也。備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之。實合健順五常之理而命之。此元初之命。固有之性。孟子所謂性

淵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格物無了手時竹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易簀曰善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是格物徹始徹終工夫大可令人玩味

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正當緊緊用力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令爲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靜時來則從爾思自今以後切勿自生絲髮無益事雖學至聖人亦不過如此

大明終始卽原始反終終始事係合太和卽周子守靜之學邁善改過懲忿窒欲是該動靜工夫只是自己并不關別箇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自思平日大病只是逐物生事因爲物所引脈事亦是爲物所攝終是不肯全全放下不知不覺又將一事來較量湊泊道覺時又不提起主宰反去物上消弭其逐物愈甚矣此皆是作工夫時病痛然爲害不小戒之愼之

悟得眞我自見萬物皆備若只外求萬物皆備卻反喪了眞我故自我察卽活活潑潑地以意魚察便是弄精神夫一味冥冥好處一味朗朗好處吾之心正在冥冥朗朗之間甚是難處要說全不知卻又信得萬物皆備於我不假外求要說全知卻又自覺膨脝才情氣魄到此安施六經諸子誰是可助遇蹤雌時要撒手危哉危哉然千聖萬賢說得明明白白底若不自識得終久是憒憒突突住不得手羣不得手奈何奈何

離了仁別無本體離了存仁別無工夫程子曰以天地萬物爲體誠哉其一體也象山曰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己分內事皆宇宙內事誠哉其分內也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成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與物我隔膜卽知元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時時以此自醒則一草一木眞關我蕃變之能豈但父子兄弟無思無爲渾是我洋溢之理無待措置安排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豈欺我也

讀尚子詳論儒佛之辨因悟佛氏之空吾儒之仁虛實之判總在於此忽然心地了然實實覺天地萬物與我一體私欲不知從何而去汗浚背脊間悔從前矮捽之極也因書數語覺句句從胸中流出與平日不同

周子曰誠無爲無爲之體卽性體也所謂至善也夫心之本體卽是性無聲無臭而仁義禮知具備焉孟氏所謂本心是也情者性之發心之用也性旣具乎仁義證知靜亦定動亦定定性者循天理而已靜中渾然無一物此天理之體也幾有所感於物自然應之各當其分此天理發之爲用者也無間動靜果不以有我之私間焉何不定之有大學曰知止知此也中庸曰明善明此也論語曰求仁求此也無處非天無處非理會得此一以貫之

故無處非天無處無理會得此一以貫之

學者只要知止知止則無餘事矣大學開卷卽提出知止二字止卽明德知止卽明明德知此則一動一靜各盡其則萬事萬物各得其所矣聖學何有餘蘊哉大學一篇深得大易艮卦之旨艮其止也不獲其身乃所以修身不見其人乃所以親民蓋一得所止則內外動靜之交融會貫通皆天理流行於其際又何身見人見行見止見乎此謂艮其止此謂明明德於天下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乎禹曰安汝止無忌憚矣事天亦然

尹曰欽厥止。止卽萬物皆備之源。卽性體也。孔子曰太極。箕子曰皇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皆止之別名。凡千百義理之名。亦皆止之別名。知止則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所先後。則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未有不知止。而能知所先後者。亦未有徒言知止。而不能實知所先後者。此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

朱子註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四書盡大學之道。明道定性書。只是知止。內外兩忘。動靜咸定。以至大公順應諸語。皆深得大學之精微。故又嘗曰。知止則自定。萬物擾不動。孟子曰求放心。程子曰主一。不過只要人知止敬則止。朱子註明明德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註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註自欺曰。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三個心之所發。正明示人以察識擴充。慎獨知幾之旨。蓋當其未發。而敬以存之。保明德之體也。此固當勉爲功。就其已發而敬以察之。充明德之用也。此尤宜時爲力。周子所謂幾善惡者。功夫在此。

徒知收放心。而不知擴四端。則天理不熟。而人欲終潛伏而不知。蓋中無所主故也。朱子有曰。天理在人。且古今而不泯。如何蔽錮。而天地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殊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道理發現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日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自然消靡退散。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不能充長萬端。則私欲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復作矣。此言宜時時深體力行之。大學或問小註一段。可與此參看。

顧山農謂羅子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卽朱子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之旨。此最千聖學問嫡傳。

不大慤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謂止於至善也。故君臣父子朋友。莫非天理之流行焉。此與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同義。

明德註提出處。蘧不昧四字。已明示良知之宗。

初學合下便要知止。若不知止。則茫茫蕩蕩。無下手處。主一卽所以求知止也。孔子之志於學是也。直至從心不踰矩。亦不外知止別有工夫。但淺深安勉不同耳。

鄭端簡古言。載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經緯二語大可玩。不可以見異於朱子而棄之。

今日始知日前爲學。時時有正與助長之意。戒之愼之。

詩頌文王。不大慤以色。顯而微也。不長夏以革。變而常也。帝之則而已。

境遇艱苦時。物事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勿爲他物所勝。此處有工夫。較之平常。加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

程子曰。卽事盡天理便是易。只此一語。便足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大學格物。亦只是事事盡天理。

天之生人不許其生一事。蓋聲色貨利。原非性中所得而有也。又不許其避一事。蓋天下國家。原非性中所得而外也。今人皆反之者也。是謂逆天。

惕爲友人評上律天時文曰。一部中庸。只是一個時字。然非別就幽深元遠處論也。庸言庸行。便與時行物生。刻刻相合。聖人與衆人同。但聖人欲食而知味耳。註曰。法其自然之運。儘有無限妙理。說得太高。卻又不是。當細繹之。學至仲尼。只是不先不後。在在與天時合耳。所謂不可須臾離也。

驗本體要極精微。有一念想像持求。總是人爲造作。其於无妄之命。倘隔天淵。作工夫要極緊嚴。有一刻苟且安安。皆屬惡習。總歸。其於不息之強。猶岐轅轍。本體不透。雖日向好事。總是襲取工夫。力行不誠。雖虛悟心源。止是荒唐見解。

太和卽性體也。日用常有乖戾之氣乘間而發。蓋有不自覺者。非用力克治之。違性體遠矣。

學道須猛勇精進。日有進機。人壽幾何。塡此悠悠度日。況年之永不永。自己未可必乎。見同志時有天亡。眞爲悚懼。

大學只是要止於至善。而工夫全在格物。卽至於平天下。一格物而已。格物。是時時處處精察力行。物格。則沛然莫之能禦矣。不待有意爲之也。今讀一部大學曰知止知本。格物之原也。知先後。格物之序也。自明新民。格物之體用也。敬止。格靜中之物也。爲人君以下。格動中之物也。學修所以格物者也。德財之聚。格內外之物也。沒世不忘。民不能忘。格天下後世之物也。無訟。格世民之物也。誠意章。格心所發之物也。正心。格心之物也。修身齊家。格身家之物也。治國平天下。格國天下之物也。至於各得其宜。所謂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物格而天下平矣。

宋彭龜年曰。自平天下。遡而求之。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煩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終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諺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見解通徹。出諸說之上。

平天下者。莫過於知人。小人之惡雖多端。然釀天下之亂者。兩端而已。千古人國之亂。大率由此兩種人。故大學獨反之。

先民有言。無欲可以行王道。又曰。無欲可以爲王佐。讀大學終篇。乃信其言之當也。然何以得無欲。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已。

爲學喫緊處。在嚴公私義利之辨。此格物之最當先者也。此處辨不明。雖云正心誠意。不離撙箸之小人。俾之治國平天下。便爲務財用之小人。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危哉危哉。

孔門之學。莫先求仁。孟氏開卷。卽提出仁字。義卽仁。非有二也。且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分明說出不

學不盡之良以爲天德王道之本向後歷以孝弟親長以至天下之道其旨已盡於此是從聖門求仁工夫指出最切最要至大至徵極平極易處使人知所入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統不外是至哉仁字親親爲大矣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仁也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體仁則不言利而自無不利也孟子其深於易者乎止謂孟子長於詩者何也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近溪曰孔門只在求仁提出孝弟慈以盡其旨皆得孟子之深者

讀孟子首章深服陽明拔本塞源論確與孟子同功沿上章孟子分明說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樂走一步發一言必求與我誠敬之元合否如此則不樂以如此則樂以民心之向背驗之興猶皆其之惠王不可與莊語也故因其賢者一語遂語以如此不遑暇時二帝三王之教養斯民盡此矣六府三事八政皆不能外此更有經制也秦漢以後鄙爲小康之世者雖千變萬化不出此數言

孟氏教人再不出孝弟二字是學之至大至精處惟近溪先生勘得透徹無道

五畝之宅節朱註云極裁成輔相之道分明說出王者參贊位育氣象

程子所云孔子尊周孟子尊齊梁一段議論眞是千古朱子晚年歎息人不能深入章因思人國不幸當民窮盡起盜賊流亡之時先須從人主一身去修從做一切不急之務損之以益吾民然後可不然徒有愴民之虛名耳但欲爲此左右近習之人亦不可與向酌要在毅然行之梁齊之君所以問孟子句句是私心孟子所以告之句句是公理此王霸之所以分當細玩而熟辨之

齊王伐燕章朱註引張子此事間不容髮一段可謂精義窮理之至也因思象山一派學問以主我明陽明諸子專提會本原非不簡易然力量大小必識周程張朱四夫子者正謂此等分殊處不肯掃究故也今之矢口談禪者更有此弊若開此言必笑我曰本原之外更有餘事哉

說養氣則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說知言則曰生於其心乃知學者千變萬化皆從心上來孟子不過見得此心眞體面已曰氣曰言曰養種種名目成心之發現也更何別求不動之行哉近溪論養氣章謂之梁齊之君所以問孟子句句是私心孟子所以告之句句是公理此王霸之所以分當細玩而熟辨之齊王伐燕章朱註引張子此事間不容髮一段可謂精義窮理之至也因思象山一派學問以主我明陽明諸子專提會本原非不簡易然力量大小必識周程張朱四夫子者正謂此等分殊處不肯掃究故也今之矢口談禪者更有此弊若開此言必笑我曰本原之外更有餘事哉

易大傳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細味此段則知言則曰遠來之義也否則辭孟之三千亦何關於性命而尸居淵默所謂不改者何樂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不慍之謂也易卦首潛論語首學似不知不慍終之所云確乎不拔潛也辨得此事乃是正學我之學可以來朋人不知乃可不慍不然又入出世一路矣我之學果能時習誠之至自能動朋不然又入爲人一路矣語本體只是個仁字語工夫只是個敬字敬即本體也仁即工夫也於此岐而二之尚未識敬識仁在打成一片千聖之學盡是矣何他求哉

遠而四表上下近而四肢百骸無不是此個天理充塞無可以形容之則曰一而已矣孟子克一孔子曰貫之周子曰一爲要程子曰主一夫一即性體也而工夫在是少有安排布置則二三矣不必妄思邪念也合不得本體不成工夫信哉

象山曰學問不得其綱只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明道亦曰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迺知主一非於持把提之意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不識此者便是德二三助因不因

靜坐時思慮雖然費之知幾慎獨之言悔悔無地苦矣苦矣然要如何去之須時時思量求索

慷刑而爲君子提神格而去非心然則非人要去作好人是皆從神與刑起念矣恐於元來自然之體向隔幾層但聖賢立言不如是不足以醒迷人爾

學察問辨若不篤居之則蹈助長欲速之病愼之愼之

日間有幾微明於心者夜即夢之近來少用克治工夫從前日所思不思前夜所夢不夢矣此工不懈方是存得夜氣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雖不能盡修辭立誠之學亦一大節目也此而不留意焉忠信亡矣

走一步發一言必求與我誠敬之元合否如此不間乃是思誠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蓋欲息則息無雜然不息者以撥其中也一睡便著即此意

聖門立教惟語工夫不言本體故命與仁本體也而子罕言之即皆言知命而不言所知者謂何每語爲仁而不言仁爲何象終日乾乾所爲獻然無餘者止此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豈謂無本體之可言哉

意以工夫至而本體自呈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口耳悉也故開卷提出大學二字且曰之道謂外學無道也

學之一字自傅說與高宗說起其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與夫子好古敏以求之旨正相發明所云遯志時敏修來允懷道積厥躬德修罔覺皆自學于古訓致之所謂有獲也註中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其眞實義乎愼勿言無師之智與見空之識以亂聖學正傳也或曰然則夫子之所謂學道身心而錢右青得無有逐外道內之弊乎曰註中已言之矣因明善復初所以效先覺之所爲耳是效先覺正以爲身心蹊右青乃以知性善內外交養之道盡於是矣

易大傳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細味此段則知言則曰遠來之義也否則辭孟之三千亦何關於性命而尸居淵默所謂不改者何樂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不慍之謂也易卦首潛論語首學似不知不慍終之所云確乎不拔潛也辨得此事乃是正學我之學可以來朋人不知乃可不慍不然又入出世一路矣我之學果能時習誠之至自能動朋不然又入爲人一路矣語本體只是個仁字語工夫只是個敬字敬即本體也仁即工夫也於此岐而二之尚未識敬識仁在打成一片千聖之學盡是矣何他求哉

遠而四表上下近而四肢百骸無不是此個天理充塞無可以形容之則曰一而已矣孟子克一孔子曰貫之周子曰一爲要程子曰主一夫一即性體也而工夫在是少有安排布置則二三矣不必妄思邪念也合不得本體不成工夫信哉

象山曰學問不得其綱只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明道亦曰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迺知主一非於持把提之意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不識此者便是德二三助因不因

而今爲學合下便要涵泳主一之義。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等功。皆所以主乎一也。

箇中潔淨復精微。一物來憧便有逆。掃除私欲終無了。強制生機反益非。內外兩忘臻易妙。思爲並泯得先幾。試將主一優柔熟。自見虛飛魚躍機。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淺之怕聲色貨利作祟。深之又怕知解才情作祟。若默識此箇性體。潔潔淨淨。外物不能染。無思無爲。使偏滯所施。收斂精神。歸於閑淡。便可到無聲無臭地位。

象山曰。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美好。食糟糠則慕甘肥。予自返此三者從來不著心。通來反覺脫然矣。正好打點全副精神。歸併義理。若悠悠忽忽。豈不可惜了資質。

明道延平皆教學者靜坐。乃王心齋見學者瞑目趺坐。卻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此是心齋高明之過。學者終日營營世故。不令他從此起手入門。再無方法矣。且明道延平亦可非乎。

神理在天地間。無聲無臭。能運寒暑晝夜而不爲寒暑晝夜之所遷。其在於人則性也。能處動靜死生而不爲動靜死生之所變。

眞體既是覺。前日之營營昔昔。妄心既歇。覺當下之澈澈皆眞。乃知楞嚴所言。本自精妙。豈可以佛氏故斥之。

只本體微有過當。私意少乘。便是惡了。不必貪財好色。酒池肉林。乃爲罪過。非從心竊入微處下手。便草草自以爲是。

原天之道。無動無靜者也。乘於氣而有造夜焉。原人之性。亦無動無靜者也。乘於氣而有作息焉。夫無動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靜各止其所。而於其寂然不動之體自無所移。故雖乘於氣。而刻刻與大流行之氣。即刻刻皆歸根復命之氣也。故知其無動靜。而任其自然者。聖人也。在靜而養其動之源。在動而察其靜之幾者。賢人也。乃若衆人則不然矣。性體本同乎天。而以形質有蔽之身。遘事物無窮之變。日向於動。而不知有靜之理也。且在靜亦動。而無復有靜之時也。刻刻皆此氣之奔逸放恣。而不復知退藏於密。易簡理得。則可與知。可與幾。則知險知阻矣。故凡非入罟擭陷阱之中者。必其擇乎中庸。得一善而弗失者也。擇而非能守。即納而非知辟。非是兩病。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吾非天地之一物乎。然所謂吾其體。吾其性者。所以生是物者也。豈有不待格而自明者乎。惟明其理一而分殊。分殊而一本者。而物格矣。此即可名我爲萬物。亦可名我爲一物。未有外我而徒求之萬物者也。德不厚不足以載物。居不寬不足以容學。故培塿無松柏。行潦無蛟龍。其氣薄也。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言福生於寬厚也。詩紀曰。亹亹不倦於緝熙。然後近者悅。遠者來。故人固時怨神固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恩以是知妻子尚可欺。而鬼神不可欺。惟鬼神無欺。然後可以化妻子也。誰謂閨門爲私暱之地。而可忽乎哉。

徒博施濟衆。而不克己。不可言仁。堯舜之所以猶病者。謂其克己而博濟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眞能克己者也。故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未有以天下歸爲心。而反忘謂事於克復者。顏淵問仁。與子貢博濟章。正是一意。

下學而上達。註引程子曰。凡下學人事。便是止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此所謂漏捕應對。便能精義入神。今人開口便說無聲無臭。卻將工夫倒做了。是上達而下學。非下學而上達也。便道卻下學一節。此處不可不辨之。

仁義禮智之性。猶種也。心猶土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猶七中之種所發生之枝幹也。然滋培於七不良。則氣澆而不生。滋養於種者不當。則神散而不長。

敬仁誠三字合說。自伊尹之告太甲始。夫豈一而已矣。自其無敢戲豫者言之。則謂之敬。自其大公無私者言之。則謂之仁。自其忠信無妄者言之。則謂之誠。然而敬者實仁與誠之本也。不識得不覩不聞。卻去用戒愼恐懼。枉費精神。

閉目靜坐時。應事接物時。喜怒哀樂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時。處處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雖欲離之。安得而離之。識得此。乃爲格物。乃爲知止。

程子曰。心與理合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惟能敬則神將來舍。而心與理會於一矣。

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又曰。窮搜千卷。不如融會一得。此皆至言也。適從爲學。每有博覽之病。時致諸子同異。便艷目眩心搖。漫無所主。如醫人問路。有曰者。各指一途。徘徊數四。不知所適。眞苦趣也。因思五經論孟。示我周行。孟子所謂若大路然。今將諸儒一切語錄。姑置高閣。務將自己身心求之六經而有得。乃爲實益耳。

金忠潔集卷二

書

與友人辨格物書

承教格物之義非見性不可得及無內外精粗等語皆確然不易之論第數日來少少體會敢因尊教而詳說之夫吾學之大自無內外精粗之可言而吾學之始則不可無內外精粗之辨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義一敬也夫婦一天地也而必有內外端至之分者則以殊其塗正所以歸於同析其端正所以竟其本耳愚渥來論得致知在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而總合爲致知在格物之知其本末乎即欲知先後矣則物豈無先後乎竊謂古本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一段蓋示格物致知之功而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者也因爲之說曰格物之功即中庸所謂明善孟子所謂集義而異其辭者也夫既明善矣集義矣豈有躁求之外物者哉則本末厚薄之間格之必有其序矣其始也不知性之本善非格也不知先立其大非格也因而兼知行兼習察非格也不知稽古考今非格也究且不知天地萬物理一之分殊分殊而一本終非格也所謂格者即格此數者而已惟即格此數者則見性即是窮理窮理正以見性而存養省察與學問思辨無偏則也非父事君與事天事心無二事也是以執耳目以求聰明決不可以言學然吾性既現聰明矣而何者可以擴吾聰明何者可以擴吾聰明孝慈矣何者可以擴吾孝慈矣何者是以盡我孝慈既明孝慈矣而何者有不格之往哲歷之事務者就父子而求孝慈決非所以言學吾性既明孝慈矣何者有以損我孝慈未有不得之經傳度之時勢者也且吾性之仁一也而以充之物則親親爲大而民則仁而非親物則愛而非仁有差等矣此不可不格矣吾性之禮一也而以會於物則視聽言動爲要而經禮則三百曲禮則三千有條件矣此不可不格矣以至萬物萬理莫不有大小剛柔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必皆充吾性之本有在在窮之以求各當其則而盡人盡物參天參地皆在其中矣斯謂治本而非遺其末析末正以經其本者乎故初若分內分外分精分粗而其實內外交養精粗幷育既不徒求之寂而流於爲我之私亦不二視其本而失之皴愛之弊者也是故就物窮理聖賢固必無此等學術若令有人焉自幼閉之一室不接一物不讀一書而語之以致良知之學雖窮一生精力未有不恍惚而無歸者又何以平天下國家爲吾儒之大學哉故大學言修身爲本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謂格其本末所爲分精粗內外理一之所以分殊知至其本末所爲合內外精粗分殊之所以一理耳止於至善端在益乎至於一草一木雖皆有理然正不離吾視聽言動之間不外吾仁義禮智信之德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即曰反身而誠此則學問成章之時實驗之身心而非謂馳神草木者也然謂程子之言未免有病者正恐初學者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非謂一草一木爲吾性命外物也故知有物有則之物爲格物之物知格物之格爲窮有物之則則全體大用必能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夫亦近取諸身而內外精粗已盡矣又愚所云心性二字若得分明者竊欲且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及繼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語揭起之以爲默識心通第一義而恐所悟入者則在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夫既言性矣何料之以理此正成湯之所謂恆性孔子之所謂秉彝孟子之所謂性善者也而欲明心性分合之義則益之以二字曰性即心之理也其分其合不亦較然乎請得而詳論之夫人未生以前性爲太極以其性命於天也既生以後心爲太極則以心含夫性也惟其未生以前性爲太極故雖其人窮凶極惡不求其已放之心而終未失其本然之性惟其既生以後心爲太極故雖其人參天贊地備充其本然之性而實起於先立之心容嗜之心猶海也性猶水也惜則其水之流動而才則其所以能流動者也夫無海則不足以注水而究其初非水則亦無以成海亦猶無心則不足以成性而究其初非性則亦無以爲心也分心分性合心合性當無疑義矣又曾教所云頓漸俱無管他只是時時精進此至言也及云雖漸亦頓幷不頓何以漸不漸又何以頓之語未免尚存頓漸之見不如云雖下學亦上達不下學何以上達不上達又何以下學爲眞實義也一貫博約之旨不更了然哉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書

遠教二年餘昨得良晤且聆海益欣快不可言但匆匆中未能一暢所懷爲悵耳年翁所謂假晤學之通而肖文鄉姬遠世之學術者此一語誠可謂切中今人之膏肓佥之發洛出之省者弟近日亦詳識其受病之源且考之古先聖哲自謂有一得者昨聊引其端而未竟其旨故詳言以請益夫所謂受病之源

者。惟是龍溪撫落無惡之一言。使天下日偷於衾隱而不自覺。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非有一毫之惡。不能擴充其大。有一端之善。不能觸類而長。究夫天之生氣自無不全。一落萬殊不能無別。然在中純粹至善者也。自其一無所倚。純是天倪。故曰無思無爲。無聲無臭。而從古聖賢竹未敢曰無善也。至於隨感而動。順此則吉。著順此性而善也。逆此則凶者。逆此性而不善也。故大學止善。中庸明善。皆合人人之動靜內外。指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至於孟子。因此一語。發了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如中天之日。至於濂溪誠上一章。便提出至善二字。明道言天理。便曰知此便是明善。卽象山慥湖。號爲吾儕極超脫者。亦不敢有無善之一言。誠非所見之眞。所慮之遠也。自此言一出。近世學者尙未窺六經四子之毫末。便猖狂自肆。棄秕詩書。任情而行。毫無顧忌。尙猶援引聖言。吐吃賢傳。或曰。孔思言無比比而是。或曰。程朱主敬。著著皆非。不知孔思之所謂無。每就其一循天理。不假人爲。靜則存仁義禮智之體。非有端倪。動則順仁義禮智之通。毫非矯飾。程朱之所謂敬。正就此一團天理。作勿忘勿助之功。非有意矜張。泽一物於性上。而乃作此悖謬無禮之譚。其亦不仁甚矣。弟年來因此憤恨不平。思欲力挽邪風。昌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使天下人引繩切思。動靜毫不敢忽。時時省提。事事講究。以求復吾心大中之體。推吾心至正之用。久久純熟。自然思勉俱忘。到宇泰收功之地。明邊言自然之效。令天下人墮落放肆一途。不可救藥。一在窮六經之本末。使天下人自首至尾。一字一句。眞知力行。要識無極太極。原是飮食之常。灑掃應對。無非上天之載。不可視六經爲糟粕。鄙薄讀爲外求。明道先生讀史不道一字。原與玩物喪志之旨絕不相背。勿徒東扶而西倒也。俾天下人沈涵浸淫於義理之中。自然有冰釋凍解之日。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夫知不過欲明此善。敬者所以求止於至善也。然後虛靈不昧。總是實理昭融。行所無事。只因一理恰當。天下之人。庶乎其無大可疑乎。於是道義氣節乃見眞聖賢。是非好醜。自具眞衡。拉勿更聽兩種自以爲是而不可人堯舜之道者。欺盡天下人也。而言恐反不能盡。謹此代布。用請可否。惟直教之何如。高子書峯上。白來程及我明。倏子面外。弟所服者此公耳。幷以請正。

與友人辨理氣合一書

來教云。夫氣之粹然者生人。僾然者生萬物。謂粹然者爲理可也。謂僾然者爲理可乎。愚謂人與物同感天氣以生。可以偏全分。不可以僾粹二。以爲僾則負形載聲。營營不息。此所謂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在物固不可謂之粹。在人亦不得不謂之僾也。一也。以爲粹則塵氣來親上親下。此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在物雖各守其偏。然不可謂之紕而無類。在人雖皆備於我。亦不可謂之亂而無歸也。亦一也。獨是人者。僾得其全。備陰陽五行之氣。質合健順五常之德。是以戴天者首。履地者足。較然不混也。四德統行。五典俱敍。確然具足也。放諸四海而準。充之萬類而得。殊塗百慮。一致同歸。未嘗不僾也。實未嘗不粹也。惟其偏全氣。故卽偏全理。無兩截也。乃物則不然。虎狼有父子之恩。而不解乎仁民愛物。蜂蟻有君臣之義。而無愧於裂冤毀裳。豺獺報本。未聞與禮義之場。雖鳩有別。何待嚴內外之正。諸凡草木或卽於南北。爲徙或滯於高卑。此皆所稟之二氣。有偏滿偏濁之不同。所賦之五行。有過與不及之或異。又或

有一竅之壅。不能擴充其大。有一端之善。不能觸類而長。究夫天之生氣自無不全。一落萬殊不能無別。且曾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是衆人物而言。夫父母之於子也。而可以或粹或僾二之乎。則或肖或不肖。實其形質之偏全耳。認氣爲兩勢。必認人物之性爲兩。所謂致中和而萬物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與物之性。又何說乎。

來教云。若曰有生萬物之氣。原其有生萬物之理也。則謂理主氣可。謂理卽氣不可也。謂氣行理可。謂氣卽理不可也。愚謂理主氣。似太極生陰陽之說也。氣行理。似陰陽一太極之說也。然太極動則氣陽。靜則氣陰。不可謂太極爲主。而陰陽爲臣也。理卽氣也。且陽卽極動。陰卽極靜。不可謂太極爲止。而陰陽爲行也。氣卽理也。主行二字。似又多著一層矣。

來教云。且天之氣時有乖診。人之氣時有暴戾。豈亦有乖診暴戾之理乎。愚謂天人非診暴戾之氣。卽易所指陰爲小人。柔爲不善者也。朱子於履霜堅冰至諸解。論之極詳。大意謂一陰一陽造化之本。不能相無。以動靜言也。然陽生陰殺。則又有淑慝之分。是又以善惡分陰陽矣。氣和則爲陽爲理。氣乖則爲陰爲非理。究竟非正氣卽非正理。終不可謂有氣而無理也。

來教云。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與氣當有辯處。愚謂此正性氣合一之言。非性氣有別之論。知性之貫於氣。則性乃不入於幽冥。知氣之一於性。則氣乃不關夫起滅。

來教云。孟子志氣之帥氣體之充二句爲無病。愚謂心之所之謂之志。志非卽心也。心卽道。志非卽心也。故曰。志於道是心之所之。卽爲氣之帥。獨主於動者言。非兼動靜言也。若夫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決不可與一陰一陽之氣。分帥卒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固言之。志止可謂陽動。則所帥者亦陽動之氣。非以論於太和謂道。太虛無形之氣耳。知虛空卽氣。則不以志氣之帥氣懵之充。直理氣之二三矣。且言帥言充。分別名曰者。爲告子勿求於心勿求於氣言之。以見卽論至次。亦無精粗。及後論養氣。則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處不言志而言心。理氣合一之旨。又和盤托出矣。

上高硯齋先生書

鉉惟求其友生。學者一大事。故聖經之言交道也。志則極乎神聽。而應則本乎中孚。夫和與以和平而質之天氣以生。可以偏全分。不可以僾粹二。以爲僾則負形載聲。營營不息。此所謂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在物固不可謂之粹。在人亦不得不謂之僾也。一也。以爲粹則塵氣來親上親下。此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在物雖各守其偏。然不可謂之紕而無類。在人雖皆備於我。亦不可謂之亂而無歸也。亦一也。獨是人者。僾得其全。備陰陽五行之氣。質合健順五常之德。是以戴天者首。履地者足。較然不混也。四德統行。五典俱敍。確然具足也。放諸四海而準。充之萬類而得。殊塗百慮。一致同歸。未嘗不僾也。實未嘗不粹也。惟其偏全氣。故卽偏全理。無兩截也。乃物則不然。虎狼有父子之恩。而不解乎仁民愛物。蜂蟻有君臣之義。而無愧於裂冤毀裳。豺獺報本。未聞與禮義之場。雖鳩有別。何待嚴內外之正。諸凡草木或卽於南北。爲徙或滯於高卑。此皆所稟之二氣。有偏滿偏濁之不同。所賦之五行。有過與不及之或異。又或

知幾如介石。固已心師之矣。及明通壯籍。仰止景行。而介紹無從。關於因附。旋迺崖蓬嵐家。舉兆履祐。鉉賦性狂愚。鑒關處體。送犯愆悔之戒。不顧劍林以盾。得放山林。免身於孱子子之疑。其不爲人所議而笑者。蓋無幾也。徵聞老師忠義情深。見之聲色。至欲公正發憤。代鉉爲不平鳴。且對鳩嗣諸僚。奬稱小子不啻口出。至揭鉉儀貌若何。器識若何。以懸想遙揆其人。鉉管窺蠡測。未之見。收於大匠。而鑽雲天之下。覆於蓬蒿也。固已中心藏之矣。俄老師肥遯深身。克樹萬夫之望。鉉惟灑霞時咏。效慨阻絕。不謂老師賜顧之殷。蹕養歸東山。而撫忘下士。懃懃懇懇。時稱許於煩否間。令親匡玉如年兄兩上公車。聚論道而詳述之。鉉乃稍膚感激。俯仰平生。友生之奇且篤。惟老師一人而不容已於執弟子禮於宮牆末也。夫退心難化。明眼導師。其何以爲之鞭策乎。至於時事變遷。爺辜耳目自廣。無俟弟督。要令吾人不忍人之志。與不自失之操。並行不悖。此中眞有命存。爺辜萬物一體之學。舉竟作何面攄也。

與林紫溝侍御書

時事多艱。三楚爲中原重域。流賊剽悍閃爍。叛服不常。非得老年臺精心密慮。調護其間。天下事何不知所底止也。惟是弟處山林。無所營爲。輒博覽前古。變故時。中外上下。數有賢才若而人。同心共濟。難其險阻有甚今日。無不克奏成功。而今則當事者徒自憂心苦形。究之無毫髮裨益。其故無他。則以不知用人故也。然以弟獃識今之負重任者。朗鑑知人。無過老年臺。虛心從人。亦無過老年臺。蓋現隸臺屬。固多大賢。以弟所知。則湖南監司曾二老公祖。其最著。固人人所頌。次則抱不世之才。有特立不拔之守。非能與時俯仰屈於下僚者。則永州司理萬吉人也。世未必無人知之。而家君司教歸德。知之最先且深。去夏入京。與弟談天下務。至累壁夜不倦。則弟所敬服。而以爲決堪大受者也。弟每逢人說項。亦間有欲借之以當一面者。而弟意當今欲自立於封疆。必上有大賢。得以容其展布。始無牽制首尾之畏。則擇喬而棲。舍老年臺其何適哉。倘楚地監司或乏人。老年臺當薦吉人於王庭。俾獲共事一方。以奏弟績。知雲漢湘江間。旦夕獲安瀾矣。弟碌碌無所表見於世。敢藉手老年臺。少效以人事君之義。此弟生平所不敢輕言。而

復朱勉齋撫軍書

前得雲中報。舉朝皇皇。咸謂大事且去。旋聞宣鎮爭欲迎賊。老貝翁忠言激勵。共思死守。衆心爲之稍安。弟猶恐監視擘肘。或至僨事。即具請撤內監一疏。倘未得旨。遽台役持手扎至。捧讀再四。乃知前所聞者良然。以老貝翁奇謀神勇。將士用命。自能遏賊勿前。萬里長城。道福社稷。蒼生非淺也。台論又謂城多不守。矢以死殉。大事或未至此。然吾輩預備此一著。端不可緩。至以諸介弟公郎見託。敢不聞命。順宣或不守。天下事殆有不忍言者。弟則安能獨生。弟驗任皇城。事果不濟。必且授命大內。時老母在堂。不孝子死不瞑目。與言及此。腸寸寸斷矣。昨二舍弟覓得便舟。欲奉老母南歸。甚似得策。而老母亦以死自矢。堅不肯行。弟亦無可如何。人生之苦。孰有至弟若此之極者。皇上洪福天齊。計都城萬萬無失。然意料外事。自古有之。今日都城存亡。當視右臂宣鎮無恙。則老貝翁鉞我黃泉。不數日當相見耳。臨楮泣下如雨。

與陳幾亭書

別後撫可與語。伊人一方之想。時時在懷。接劉滿老所致台翰數番。欣慰交集。朱子語類册已大就緒。尤是天下後世人之幸。至閣家被一則。厚德盛心。更令人所不易及。弟何人斯。迺獲附驥。以彰其姓字。愧矣愧矣。朱子文集并語錄語錄。弟頗有纂輯之志。近因深切自反。覺於道概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昨非今是。蹉不自持。意欲將刪述之業。少待歲時。且當刻刻作切己工夫。將來或有所聞後。敢折衷華言。以就正於

金忠潔集卷三

疏

陳能內臣公署疏

奏爲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懇乞聖明立賜內臣建署，以杜諸結之漸，以節侈濫之端事，臣見近日皇上欽遣內臣，諸臣連章上請，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得窺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瀆冒諸臣之唾餘，嘵嘵哉，但昨見戶部請發戶工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命旨令二部爲之另設，臣竊虛之，夫既建設公署，則必需錢糧，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乏，營造多門，邊警時聞，軍需甚急，諸臣落目，恨不能以一絲一忽作千百之用，今乃爲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糧，將取給於何地乎，皇上命之以稽核錢糧，未見其補荒節省之效，而先費庫藏之金錢，毋乃於皇上命之之初意，大有不侔歟，況供億繁雜，更有什伯於此者乎，且臣之所慮不止此也，昨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爲接皇上之救論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足爲諸臣辱，今公署既已另建，勢必強司屬之臣，俯匍於獨踞之庭，朝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多方結納，以曲讒其醜，自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將蔑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轉倚內臣爲地官冬官之司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於建署之後，褻皇靈而喪士氣，寧更有甚於此者，且夫內臣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己，使兩部歷來錢穀之數稽核一清，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責亦已盡矣，何必建署而後可哉，臣東髮登朝，三年以來，屢明邇擾之恩，頂踵莫報，用是不避忌諱，懇切陳言，伏望皇上少賜採擇，立罷建署，令國計有節，士習日端，臣之利害榮辱非所敢計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糾內臣徵諸疏

奏爲監臣移徵非體，徵臣項言漸啗，伏乞聖明立賜申飭，以全士節事，臣於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繳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諸結之漸，決廉恥之維，所爭甚大，非止爲廢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輔臆強聒，乃昨見臣部司務廳傳繳理太監張肇憲信牌，內開本監公署已完，擇於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人等，聽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款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肇憲之遊，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肇憲移徵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驅清署之臣，翠然通節於奄寺，試令肇憲自思，皇上敕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中曾有是乎，且肇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使氣，恣一任覺察，若必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通融之臣子，而令其摺折，僨使將設自有之堂屬，別行諂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肇憲殆儼然以椰武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蔑當世之士耶，況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媚，此則日諂，千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哉，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劊劊於肇憲，獨踞之庭，致權變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敕肇憲勿遵，以部堂之體自居，并勿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褻，公署雖設，決宜絕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册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隆慶五年二月初六日具奏，初九日奉聖旨，內臣總理錢糧，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必借題激陳，該衙門知道。

自訟疏

奏以奸瑾借事快私，微臣受過猶枉，讒嫉實披，懇仰祈聖明，寬斷事，臣於去年九月內，蒙臣堂官劉委修理安定等四門軍器，共計修過銃眼一千八百有奇，長槍等件四千一百有奇，人工物料，臣皆加意綜核，實該領錢糧一千一百兩有奇，而城上城下查驗搬運之費不與焉，節次領過庫銀七百五十兩整，自十一月初旬，庫內錢糧一分不給，彼時邊警尚未大舉，臣急欲完公，隨將三年以來服官微俸，共有一百五十餘兩，陸續給與商匠，剋期竣事，至於臣督率匠作，雖大寒大風，皆躬在院宇中，一監治，風塞所中，病人呻吟，旦夕不保，頃故屢呈請告，此自臣子分內事，臣何敢言，乃本月二十日，東營三臣奉旨試十六門火礮，不意有借事挾私，硬坐中傷，顛倒賦器之堅瑕，橫逞昧心之威福，如總理錢糧內監張鯨者，奉憲以刑餘匪類，蒙皇上前用，逢妄自尊大，欲臣等行堂屬之禮，臣嘗兩疏論之，仰荷聖明容納，而鯨憲即恨臣入骨，欲借事陷臣矣，適有試驗軍器一事，皇上屢旨，止命京營總提協管，不管及鯨憲也，鯨憲不奉旨而來，已屬可罪，乃一到教場，即借言曰，凡係金監督名下人盡數拘繫，不令他走了

一鎰則其未試破之先必欲甘心於臣已灼然可見矣及至試破鼎憲受指揮軍以極粗鐵錐獨驗臣破火門忽聞因破有百餘位無火門者夫臣之修破第一位不曾經手極目壁中俱有火門俱通皆用臣姓名印記自信可以免罪乃忽有百餘位無火門者深可訝也既而公論難容計無復之又只云十八位無火門耳此十八位亦何嘗無火門臣匠役以細鐵通之鼎憲強云不許就中高下在心獨中臣一人之罪爲阱甚深設機最毒然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矣臣雖篤疾未能躬詣此皆萬耳萬目所共見也且聞是日同驗試者或正色爲臣力爭或婉詞爲臣剖白而鼎憲悻然不顧必欲硬坐臣罪諸臣協於鼎憲之威無可奈何不能堅守其前說矣尤可駭者二十四日臣所修破已試過一半矣鼎憲於二十五日獨謂臣曰驗破過還不准算必令再試一次此同事諸臣中所未有也是誠何心鼎憲有一毫從軍國起見乎鼎之非蓋謀害欲臣最險最狠欲臣抗觸鼎憲至極至危自非披瀝血忱歸身君父仰特聖明俾照覆盆則臣固然之罪必罄粉於鼎憲之手矣伏乞皇上太奮乾斷照察情事鼎憲之指良爲枯是否挾恨報復徼臣之無因受枉是否擯兒羅織立致當日試驗諸臣從公據實回奏如果臣涉欺昧雖伏斧鉞可長恨矣

揭

除戎紀

爲修理城守軍器用功不遺餘力謹據實詳述仰祈台鑒事職奉

貯器具實甚浩繁凡三日始得徧觀一門見朽壞者居其半見久造未必取用者亦居其半職此時若不分晳川與否概議取修恐難免虛耗之罪因料當日守城器具急需者爲啄必需者爲棆鏁鏈叉挨牌而各城之朽蝕未甚尙可整理者亦不出此數項隨將各啄運至公所年久銹積窒礙膛中皆有寸許先以鐵錘刮其浮銹僅去其窒礙之大者瑣膛膠結之銹猶貼膛而不下復以鐵鏈細爲鑽琢銹將去八九矣又以礪砂置膛中磨蓄久之職乃取各啄近映日影目擊底裏見果無塵垢方准其工各啄火門不通者十居六七則用鐵錐拭以蘇油重礪甚者力通之即原有者亦必爲之重通令其滑潤大寨大風職皆躬率工匠在院字中親爲整飭一一再三驗看少不如法者責令再修見果如法然後以一圍皆試之發月日計者展轉思維惟有請告一節冀聖明之憐憫得卸職以延生伏乞台臺俯鑒眞情准賜代題回籍養病遠下杭州一差急議改題別屬庶國計不至有悞於以免曠罪而延殘喘感恩非淺鮮矣

請告堂呈二

爲玉成之德難深銅疾之軀難勉懇乞俯鑒眞情速賜代題以宏作養以安恐分事本職以風疾陡沈決難頓起於十七日具呈台臺懇新代題養病蒙批金主政城守諸器勞勩殊多方題杭關何遽請病調理數日仍應即出赴差也職伏枕捧誦仰知台臺培植深仁無非欲曲成屬吏職胸猶有心敢不仰體但思人臣事君愛上不離此身身之痿痺何從自效今職以羸弱之軀遭沈綿之疾藥餌罔功一息莫保而乃猶戀戀一官冀延旦夕恐曠職之罪植久愈深設有起而以溺職之罰請之職必無以自解雖台臺愛職庇職亦必無以爲職解矣況杭關爲國計所關變代之期及今已緩勢非題職實病則此差之改題日遲則職之獘戾愈大職用是再四思維決不出請告一節可以保病軀可以免大戾可以無妨國計可以不負台臺全職之心懇乞速賜代題旦夕決事感激恩遣當無既矣

金忠潔集卷四

序

刻大學演詁本序

自程朱表章大學。後學者尊其義旨。數百年至陽明迺異之。復古本以行己說。究亦陽明之大學耳。遂謂漫程朱上。然歟否歟。自時厥後。人各有大學。折經創義。必擬孔子。曩已者黜而好比北同。學者舌敝耳聾。益淫不知所向。宋儒先表章之功。至今日轉爲潤蒙。實可憾也。歲壬申。鉉退修六經。業考較異同。及大學則每皇惑無適主。擬取漢詁本以下。迨宋及近世諸儒改本。幾十餘家。錄而刻之。求通正學者。相與折衷以定所歸。方刻漢詁本竟。時正篤信程朱之學。潛心大學或問。於格物致知處。更反復研究。爰知程朱之說大而密。誠合內外鉅細以爲功。陽明以下皆得其一端而不自覺耳。遺書所載。自身心微渺以至一草一木。不過不遺。其門人來質問者。局則宏之。馳則斂之。欲速則寬居之。閎略則克繹之。務更無泥所偏。而幾於中。朱子承之立爲四則。而格致之義盡。推致之平天下。達天德亦莫不能外焉。因嘆曩之皇惑無歸。特未盡心於此。而徒爲多所蠹耳。遂一意取朱子大學上參程氏之旨以爲學的。而不復他有所營。集刻之顛乃爾中輟。五年來食息起居。不敢忘之愧。茲裕然貫通。盥洋而歎海若也。丙子秋。偶簡得所刻鄒詁本。不忍棄之。思繕寫以道同志。而速命刻之意如此。正欲同志參以程朱爲依歸。其趨既定。上參之談

唐詁疏下質之陽明以下諸儒。無惑其偏。而取其合。勿徒嘵嘵古今本之辯而反遺實學也。

文雅序

文莫尚於六經。非身心是圖。則家國天下是究。舍是二者而欲求聖人一辭不可得。豈聖人不欲藪天地之光華哉。蓋聖人非立意爲文者也。行成德充。溢則自強。而闢則載物。不得已而筆之書。誠以詔後之學者有所取衷。而不致歎於迷途之遠也。迺後之學者則異矣。不循其本而徒欲於溢積之言。榮華觀者之耳目。求於自性物情。禪玄亹髮而不可得。先民云文所以載道。嗚呼。其所載者何道哉。夫道者即身心家國天下之道是也。明是義而讀經。然後不以文視經。直視爲四時百物。華實不齊。而皆現其易簡生成之德。明是義以爲文。然後不以經異文。雖至於放筆柬楮。默識不言。而自著其文質斑斑之理。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上下千有餘載。諸子百家之文日益多。其少有裒見於世者。率多風雲月露之詞。自適悅人。不足爲世所有亡者。其甚者則不論德之崇卑。學之至否。惟以其曾列高位。便次其生平筆墨。勒爲大册以自炫。至欲求一語幾於道。不可得。嗚呼。弊也久矣。知此意者。宋之眞西山氏。近之唐荊川氏。茅鹿門氏。其於古文章各有選本。予讀三氏而好之。然猶惜其不明以身心家國天下之旨。質之古作者家。存其大益於是者。去其無關於是者。以教天下學者。專其術於爲文之本。其有待於後之人歟。余乃會三子選本。沈潛反復。一本諸六經以折衷之。其經義發言。育德振民。有所發明。而文詞卓爾可觀者。命之曰正大雅。其有義非不正。或舉其一隅。未窮大理者。而就其一隅。亦足以裨益治道者。命之曰正小雅。至若各有所見。還其態明非不時有合於聖人之道者。而小醇大疵。淵百風一。如老莊名法縱橫之旨者。又有文人往來游觀。各紀所好。詞非不嫻然可觀。然而鑒之經旨。無乃有游淫多言之弊乎。二者舉不可舍。命之曰變雅。而亦視其文之優劣。爲大小之分焉。

高中學年兄制義序

文微莫大於神志。神志者一代之山火也。定天下之命。而乾然以寧。神所所謂用而弗勤者與。及乎炎炎陰陰。鼠中正於乘明。而觀我生於日月卿雲之旦。其象爲火。而取諸志。志心之火也。止之中有光明焉。故山火合而天下化。夫三代之典何矣。漢文帝布詔令。山東民之老屈蹇疾者扶杖往總。知德化將成。願少須臾毋死以見之。非獨至誠惻怛有以入民耳。其文固確然陰然得天下之理。維時左右執筆者之光華。決不凡近。未必盡出天子手也。宋紹興中澄慤上封事。而金人慕以千金。戲突縱橫。視百萬師威甚。彼章句纖纖耳。曷能動人如此其遠且宏哉。識以觀人情成與之大閒者。靡音駢義。好莠自口。矜璧椎而遺神明。學步邯鄲之步。而詰其志趣。蝦與龐并。自此而望其言功之立。適取介布冀采。庸屬遐逖之心。而費聖人致治之美於無窮。蓋未知何如也。維余年友高中學先生則其人矣。中學雖詔諛時。每寓書及余。不啻商八比業。惟於通經學古舉而措之天下之術。懇懇焉問辯。蓋其詳哉。固已疑於神而正於志矣。至發而爲制義之文。則如崇隆巨峯。峻下通大澗。而雲蒸之蔽虧。雨露之霑降。松柏之盤蓋。衙闔之烈芳。並席之章上而綽約不窮。所謂靜深而有奇光者也。

故一出而簡在帝心。列躬文苑。行且播之歌欽。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昔韓琮主執政。語及文章事。猶分閣陛陵。余獨於中乎觀其合。益得於其內者與。

劉赤生先生詩集序

赤生先生。鉉十年來所奉爲心師者也。歲丁卯。鉉隨家大夫論藝於先生。先生文業炳耆當代矣。然鉉非徒以文藝服也。蓋其家學淵源。以通經博古爲業。以濟時行道爲志。每論及天下事。則慷慨激烈。發形於色。而經綸貞固。確然可行。若相對不言。則沖懷凝度。遊人於光風霽月下。即與契闊久。則見其養日益進。德日益盛。而文字之神理藻澤。如四時之序。變以愈豐。庶物之時榮而弗寂也。今通掇高魁。發筒得所爲文若干篇。付梓。而命鉉以序。鉉則何足以知文也者。湘游心六經。知文非僅取世資。蓋有其實。達實者有其本。本不有。宗法者家本所萃。而治天下實不外焉。蓋推其一念肫篤之誠。始於九族。而終之以吾隣庶之民。有以養其父兄。而教其子弟。則周吾學術之及。不獨在一家。而且在其隣民。出政之所矣。況從茲以往。皆秩日崇。則所及日廣。且日進。其不可量者乎。昔明道之立宗。非朝廷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周晉其有以服其言矣。

蔣氏宗譜序 山陰柯山

治天下莫先管人心。宗子法者。則人心之所管也。人之情其渙也久。各私其身。即父子兄弟間。雖強結於所敘。而無以極其性之所不忍欺。是以誠愈漓而俗愈戾。派派瓜瓞。蓋取譜此。惟宗法行。大者百千世。小者四三世。皆敦其仁之蠢而各稱其義之宜。一人至千萬人。家至四海。皆此愷悌以相蒸格。太和其在宇宙間乎。然宗不立。以世系兆譜而究。則始諸譜之不察。明於譜而宗法始可徵。周姬歷祖宗朝。錫土胙侯。居京師者大宗也。其小宗仍山陰。爲禮樂詩書之族。其以文章行業。克紹前烈者。則余友蔣肩吾也。以徵辟召。授楚崇陽令。將行。謂余曰。吾將刻蔣氏支譜以存宗法遺意。余惟天下事莫不有本。宗法者家本所萃。而治天下實不外焉。蓋推其一念肫篤之誠。始於九族。而終之以吾隣庶之民。有以養其父兄。而教其子弟。則肩吾學術之及。不獨在一家。而且在其隣民。出政之所矣。況從茲以往。皆秩日崇。則所及日廣。且日進。其不可量者乎。昔明道之立宗。非朝廷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肩吾其有以服其言矣。

于司直金石志序

歐陽子記峴山碑。謂元凱銘功二石。一投漢淵。一置山上。是知陵谷有遷。而不知石有時磨滅也。余謂未然。人生世上。果有篇志眞氣。結之金石間。則長物可賴之得壽。又況險亦致之。深亦堙之。古今不乏嗜奇人哉。適每語同志及金石文字。皆茫茫不知所從出。毋問凡鼎間有亡也。疑歐陽子之言其殆是歟。而集古一錄。垣頗爲之不泯者。又何說也。毋亦惜其變而思以留之歟。抑中有不變者存。而天假奇人以爲之表歟。余質司直。司直曰否。歐陽子磨滅之云。誠有感於卓人異士。作不刊業者。爲末世僨父姤子。埋沒無極。故作此語。非有慨於頑石也。此正與作集古者同一退想。開吾儕生雖晚。豈可爲古達者謀。遂相與爲歸。盟博覽金石文於天下。盟曰。凡所及。雖人牧子以考奇之。有不如約者。代爲六一居士鳴鼓而攻之。然猶慢慢居此。未即爲輕舉。徑度周海內。酬若大願。司直因綜其目若干卷。用廣碌碌庸夫之胸。且以爲徵奇搬代吾厭吾舌之所不及也。司直每謂吾儕學問文章。皆宜同金石諸此編成。若金石且不能司明晦。亦足以見其一斑乎。其風雅卓然。實永叔後一人矣。

余揩明詩序

丁丑之春。余聞揩明年兄於郡舍。遂飲食我。爲道日談。因得悉尊人年伯之德。若編而指明之孝且至也。業爲詩以紀北盛。揩明將歸。又謂予曰。四方知己。惠我珠玉殊多。詩謀梓之以娛親。志子爲我序之。余不敢辭。蓋嘗誦禮運。文子篤兄弟睦爲家之肥。即至國與天下之大順。皆始乎此。竟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固昔誦禮運。文子篤兄弟睦爲家之肥。即至國與天下之大順。皆始乎此。竟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固昔誦禮運。文子篤兄弟睦爲家之肥。即至國與天下之大順。皆始乎此。竟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固昔

如禮所記者乎。太和所充。固不可量。余不能奚其辭也。謹用經義祝其遐齡云。

賀馮勝之年兄游泮序

士論秀莊學漢伏生所謂大義數大節也。是自其分爾。後世乃汲汲爲榮者何哉。或曰衣服不貳。可榮。或材待辨可榮。命於鄉。語於郊。冀敢首焉。可榮。夫三者特飾也。非質。非質烏足言。可言者。士盍身旋璧間。攸爾攸法。似古人以今。見天心以身。立民命以獨。庶幾無卑乃習。無忝爾生。若者則箸箸也。而顧茲思義者誰歟。將裘飾者炫之。而爲賀爲實者盈之歟。鉉猶識成童時。家大人執友見過者。則命小子侍。相謂曰。夫人而得稱爲士難矣。盤帶易受。有德乃是敬。不可侮也。伊可畏也。而馮敬仲先生則誦說尤彰。其意以爲學者弦歌待顧時。邦國是毗。民之攸暨。取譬此。而含章可貞。以時光大。即不能上下於博蓄高明之隩。亦當敬威儀。慎出話。珮君陳之孝友。踪楊龜之忠信。苟皆不勉。則淑諸身。與見諸世。一無所爲。安可冉冉於歲月而蹙恵哉。鉉時聞而悚然。先生雖宋究厥志。有子勝之兄。克岐克嶷。今而十餘齡而居然列弟子員矣。家大人綠執友以賀。而命小子鉉序之。鉉惟勝之承乃祖考。克紹燕翼。又日受叔父子朧先生之明訓。世俗所豔爲榮者。鉉何敢出口。則請以前三言進。勝之其異資。誦讀奥博。逢年之始已見一斑。然所貴學古者。德業先之。悟文章爲次。六經之言。咸作聖哲導者也。繼自今。勝之以其奥博施之於躬。順而辭和而平。靡所處而不當。所云似古人以今。則可賀。子朧先生篤愛猶子。雖嘉有加。而督成則嚴若朝典。勝之用是不出戶牖。金天性爽。若山下之泉。靜而清矣。奈正之功。皆自中誠然而不容已。天今方予以報矣。其益滋樹其本。日慎一日。無俾移於俗。所云見天心以身。則可家爲。而命爲光。爲民所望。任天下之重。固自儕者事。矧箕裘在是乎。益茲進有基。當益自強所學。且夕隨子朧先生。晉之大廷。爲世道民生倚。所云立民命以獨。則可賀。伏生謂節義之大統乎此矣。鉉故不敢葸侈頌。而以日進無疆者望焉。亦即藍開於敬仲先生者頌爲告也。勝之或以鴻奏予我可矣。

詩傳念山年伯七裘序並系以歌

世說長生者何多奇也。治九府於天柱。居金鑑宮蹴於三神山。比比者豈盡誕歟。而儻者諱不道。乃信其必無者誰哉。間嘗讀古人書。參同契祖易而概言正氣常存。遠遊酹祖詩而欲從王喬娛戲。卽仲公理作極敝不可捫。可不愼哉。厥後啓以賢世天下謂敎承繼禹道爾。卽湯革夏而開商。猶曰稽禹衍服。聖人不以德盛拂先民如此。矧庸利口亂天下乎。太甲顚覆湯典。刑維時猾不義者。必以忽衍章爲藉。尹放復歸。終戒云君罔以辭言亂朕政。夫是訓意非爲庸主而發者也。庸主勢以漸削而去。西東漢之季世哲是也。惟先程其聰言也。嫉奢而好覘。害則大臣執國命。左右假明威。主勢以漸削而去。西東漢之季世哲是也。惟英主爲國厥病愛奇而振速。宵旰之究。罔非不誠也。而才略亦足有濟。見承平久。先世守文之主。率繇典常。未免習因循安脆弱。不知其故在推行無本。而修明無力。反疑立法之始。有不可以保世滋大者。遂執一隅之見。鼓其意氣之私。欲舉數百年成憲。自我革焉而已。日之乎不肖侯。曰在庭諮者。及仁義中和。道古昔稱先王之士。爲章句迂疏不適用。因有攜知其意者。著異說高論。盡棄方策所布。以行其臆。確然顚說曰。信是則立致太平。疑則否。英主聞之。正與夙所懷來者若圭璋合。施一令。雖中外人情交謂不可。悍然弗顧也。若唐之德宗。宋之神宗並類。是彼盧杞裴延齡之徒。因辯言大惑矣。王安石實服古情。雖士亦莫道側言改度。咎且皓皓之難有以基之。倘乎尹一言爲萬世英主鑑。非獨太甲奉先烈爾。然君之不聰是旨也。本在好學而知人。遜志時敏。迪祖猷爲端本訓。日以存忠有獲也。循是取人。凡整体身度。無愧古人之臣。皆足爲吾股肱耳。曰若爾誠以立我也。端而立鑑也。明作聰明亂德章者。自無所措其趾。亦何從敢逞其言哉。則又可盧者乎。況厚德之本植諸茂年。經世之事。紹諸奕世。降祥之天。更有取瑞而合者。先生之論其尙可益歟。酌之酒而爲之歌曰。良之純。繩繩其辰。仁者敎之。弗身弗人。非身可忘。城爲固。非人可忘。萬維勻。抱神以靜。生永新。我聞莊語。誰可資。相彼城隅。恢詭譎怪。義我介介形。如譯。權參輔鈞振溪派。管者惟洞徹如若。中有老翁獻與。遘松風。繫雨時澎湃。弦琴舉酒他無讀。眉壽之年嬰兒喜。神歷險巇道不廢。六氣爲飧吸道。親。九陽遞滌含精旨。來清來盥滓若委。大川少頃寧在彼。矧有湍瀨激飛沫。奔流洶湧。不可遏。其勢可殺。而禍不至於鉅。過者人言之有以致亂。且未央。姑射在是長葆光。愧翁無欲祝何將。

論

君罔以辨言亂政論

君人者之受言。若民生於水火。然。概絕則弗生。咸時留於其患也。湯湯而胥溺。儳儳而收灼。反以生者殺之。雖然水爲害。放之決之。壑之。火爲害。溫之熄之撲之。則勢可殺。而禍不至於鉅。過者人言之有以致亂也。及夫潰敗蔓延。而禍終不可息。自昔唐虞之世。旣兢兢慎之。十六言命。爰繼曰。無稽之言勿聽。又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嚴屛之也。與明目達聰之盛。夏並行無悖。而猶非啓後世人主拒諫自用之端。則何也。夫若讒神聖。其上下齊噬。昌言者。亦惟曰罔失法度已矣。蓋法度至堯而大備。舜若禹承以敬守之。卽日俞咈一室不能默默。或因時廣所未具。或屢省發其常行。至大經大法確乎宜遵者。無

敢少動予聖自雄之心。以片言議也。猶盛文章日盛。才智之士未免喜事而矜名。作爲游譚。以險膚起信於上。上不之察。謂可與劃。未有狹前人期奏功於新。幾之康歟。否歟。概弗計。而天下事遂極敝不可捫。可不愼哉。厥後啓以賢世天下。謂敎承繼禹道爾。卽湯革夏而開商。猶曰稽禹衍服。聖人不以德盛拂先民如此。矧庸利口亂天下乎。太甲顚覆湯典。刑維時猾不義者。必以忽衍章爲藉。尹放復歸。終戒云君罔以辭言亂朕政。夫是訓意非爲庸主而發者也。庸主勢以漸削而去。西東漢之季世哲是也。惟先程其聰言也。嫉奢而好覘。害則大臣執國命。左右假明威。主勢以漸削而去。西東漢之季世哲是也。惟英主爲國厥病愛奇而振速。宵旰之究。罔非不誠也。而才略亦足有濟。見承平久。先世守文之主。率繇典常。未免習因循安脆弱。不知其故在推行無本。而修明無力。反疑立法之始。有不可以保世滋大者。遂執一隅之見。鼓其意氣之私。欲舉數百年成憲。自我革焉而已。日之乎不肖侯。曰在庭諮者。及仁義中和。道古昔稱先王之士。爲章句迂疏不適用。因有攜知其意者。著異說高論。盡棄方策所布。以行其臆。確然顚說曰。信是則立致太平。疑則否。英主聞之。正與夙所懷來者若圭璋合。施一令。雖中外人情交謂不可。悍然弗顧也。若唐之德宗。宋之神宗並類。是彼盧杞裴延齡之徒。因辯言大惑矣。王安石實服古情。雖士亦莫道側言改度。咎且皓皓之難有以基之。倘乎尹一言爲萬世英主鑑。非獨太甲奉先烈爾。然君之不聰是旨也。本在好學而知人。遜志時敏。迪祖猷爲端本訓。日以存忠有獲也。循是取人。凡整体身度。無愧古人之臣。皆足爲吾股肱耳。曰若爾誠以立我也。端而立鑑也。明作聰明亂德章者。自無所措其趾。亦何從敢逞其言哉。則又可盧者乎。況厚德之本植諸茂年。經世之事。紹諸奕世。降祥之天。更有取瑞而合者。先生之論其尙可益歟。酌之酒而爲之歌曰。良之純。繩繩其辰。仁者敎之。弗身弗人。非身可忘。城爲固。非人可忘。萬維勻。抱神以靜。生永新。我聞莊語。誰可資。相彼城隅。恢詭譎怪。義我介介形。如譯。權參輔鈞振溪派。管者惟洞徹如若。中有老翁獻與。遘松風。繫雨時澎湃。弦琴舉酒他無讀。眉壽之年嬰兒喜。神歷險巇道不廢。六氣爲飧吸道親。九陽遞滌含精旨。來清來盥滓若委。大川少頃寧在彼。矧有湍瀨激飛沫。奔流洶湧。不可遏。其勢可殺。而禍不至於鉅。過者人言之有以致亂也。及夫潰敗蔓延。而禍終不可息。自昔唐虞之世。旣兢兢慎之。十六言命。爰繼曰。無稽之言勿聽。又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嚴屛之也。與明目達聰之盛。夏並行無悖。而猶非啓後世人主拒諫自用之端。則何也。夫若讒神聖。其上下齊噬。昌言者。亦惟曰罔失法度已矣。蓋法度至堯而大備。舜若禹承以敬守之。卽日俞咈一室不能默默。或因時廣所未具。或屢省發其常行。至大經大法確乎宜遵者。無

辨

揚雄擬箕子辨

讀南豐集。見其與友人論揚雄書。至上比於箕子之奴。吁亦過矣。因爲之辨曰。舉夫古今之士。有才不可以掩行。文不足以概學者多矣。吾惟高其才。不必盡其行而高之。醳其文。不必盡其德而醳之。蓋聖賢道義之門。非可以吾一隅之好。而輕以予人者也。此其論必折衷於聖人。而孔子於商周間。敘列箕子爲仁人。則誠以其行也學也。而非謂其文也才也。夫箕子非無才無文者也。洪範一篇。千古之高文具焉。此堯舜相傳之絕學也。而孔子與之。則探其披髮佯狂之誠。以爲我不在商。則天下必曰紂側之賢蘧矣。我在商而不披髮佯狂。則紂必致之死地。惟存此一息。以存商祀。如錢之繫耳。何樂乎富貴而爲之乎。且因奴有何富貴乎。乃東漢揚雄之事。則不然。其依莽而不去。與依紂而不去者懸也。其爲大夫而食祿於朝。與爲囚奴而佯狂於野者懸也。其可以背莽而決以生死。與不可以背紂而輕言去就。懸也。其在新而忘漢。與在周而終不臣周者又懸也。其劇美之文陋而諛。可已而不已。而乃不已。亦又懸也。南豐乃比而同之。不過因其才之奇。而遽欲曾其行也。因其文之近乎純。而卽欲嘗其學也。

是皆賢智之過。且其書中旁引曲喻。率多不倫。不可以燕辨。其不率天下而即愛從昧。冥頑不可真者。幾希矣。且雖之言亦未可深信也。薛惡泥之說。果自有所見而然之乎。抑無所見而彷彿其辭耶。愚謂惟其見此不徹。故其言與學行與才判然不能合而爲一。此在陳範之大賢。固了了胸中者也。南豐之言則誠過矣。尙有謂比於孔子之無不可者。其得罪於聖人也又甚。

策

擬周禮策對

皆讀易而知周禮繇本也。在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頤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周公作典。務使率黎百姓。容之養之於日用飮食已矣。道則莫詳於養。而養民莫大於賢賢。知本民之義。可以語周禮矣。稽古虞宰。地平天成。而禹告帝念曰。政在養民。后稷克勤得養之大者。其詩曰。粒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六典大義。蓋亦概焉。其後公劉篤之。太王王季接踵而式廓之。不以養人者害人。制禮之精意。率是爾。其在文王。卽康功田功。懷保成和。一食必不敢遊民。而質成厥生。寧以多士也。所謂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有禦侮者。大得頤豕辭之旨。雖三百六十之衆。安於侯服而不敢備。然規模宏遠矣。周公相武王爲民請命。是時殷侯弗率。損益草昧。雖求賢審官。坐以待旦。而詳明法守。固讓讓未迫也。迨元子嗣大歷服。公大相東土。兢兢自時中乂爲心。顯畏民碞。用董正治官。而作周禮。首節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明以民極爲六官貢始哉。見天地心哉之輔之左右民者也。倫四時。燮偕庶績。不倦民者也。一物之微。得其性之所命。一事之永推其情之所性。育歸民辨哲民者也。以至官相聯事相和。弗同慮各守弗亂。一民道德。同民風俗者也。其委曲科條。難徧以數舉。姑就執事乘間最綱紀者論之。周播殷雖邦。則知小人之依。七月有章。無逸有戒。事天愛民之道。基命於茲。故九職之任。首曰三農。生九穀。不爲國急。玉食爲民急。禾稼也。九賦之斂。明析土宜。不爲國恤。秋斂。九貢。殷殷酌出入間。不專苛毒。以苦民。乃裒多益寡。以徇民也。然此法一立。守者維艱。擇人不可不愼也。卽人有固陋百姓奉行法者。因而黜之。非縉家率不可。然則選士與制用。同相爲害者哉。又況制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非痌瘝乃身。以天下憂樂。正色率育官者其可哉。而王之一身。則取人子民制用本也。左右前後飮食起居。非細事也。天下之劍復關焉。故宮正宮伯。膳夫酒人。皆屬之天官。明乎統百官者。卽君側亦統之。均四海者。卽君食息亦均之。總爲民定命耳。後世惟昧此意。而宮中府中。不可一體。動涉嫌否。甚或倒持。弊可勝道哉。至造士統之司徒。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辨五土之物生。十二土壤之名物。而後德行藝可得而理矣。司樂統之宗伯。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所以興幽之鬼神相配。知五聲八音十二律同之情。而後吉、凶、軍、賓、嘉可則而象矣。忘戰者危。好兵者亡。非中也。欲使稱比在前歟之間。千城列兕置之隊。地官伍兩諸制爲不易矣。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至難也。負版黼好生之思。按錯愼究獨之旨。司寇戶口紀數爲至當矣。凡此諸典。總以養民爲道。而禮樂農用養以仁。兵刑義以義。推本於建會歸之極者。則擊鼓于宮。擊聞于外。左右勿以會王。又養身養天下之本

耳。綜其職者。務在責任賢能哉。若惟其人也。則有異職無雖德。有聯法無綏官。庶府惟以亂民。百司咸稱若。主。如耳目手足各有職。動則從心。如春夏秋冬各有司。總以成歲。當是時。公孤宏化於上。六卿百執事各靖於下。繩繩乎盛哉。謂維持萬年治統。盡在此矣。知言矣。惟伯諏通達體義。著太平經國書。可謂六典功臣也。而非有宋三大儒。表章篤好。鮮信此經。與六經並重者。至於行以關雎麟趾一言。尤深得是書之根柢者已。悉生居俟誦國家設官致治之典。酌以是衷。則固有可並提論者。太祖高皇帝。總中書省。以六卿爲相。分理大務。其間專職之事。相統之制。皆應幾周官遺意矣。但周官家宰。以君爲我體。股民爲我用。舍非僅以予奪持之也。而今也坐統均之堂。誠不通帝座。與郡縣之任。期嘗試民情。至錢穀因有專司。而制用考成。僅憑司農之故牒。所謂統均。何本也。內庭掃除之役。不關勤卹於銓衡。奄寺知莫可誰何。而閹非正人之權一鄙人主。是何忘源本之圖歟。司農惟務催科。致剝蝕以賊民。風俗人心不講矣。曷有先存百姓之思乎。宗伯止知典例。徒奉行文事。而養性制情無術矣。曷有六經同歸之志乎。司寇止守間法。卽倫要多端。而好生治民不恤矣。曷有民協于中之盛乎。謂效冢宰制國用。節用愛人。常盛遴選之虛。則用乘循良而邦本可因。與其考貞廉於任後。莫若辨賢不肖於任先也。請倣天官進宮殿之側。則進多吉士而左右可繩。與其嗷嗷辨異同。不若默默格幾微也。頗效錢穀之酷鴻。古司徒敏教養旨也。鄙縣有司不可論。以此事與僚科並重。頒受寅清鉅任者。必令明禮樂之源。古宗伯尊中和功也。悼庶官用。亦求諳玉帛鐘鼓之初歟。屯法往明。師從無糧。詮之憂。貔勇敢銅。甲胄攝之選。則兵農差可合治。是周官伍兩遺制也。罪惟信律。毋以一人喜怒移。獄期當情。毋以奸邪周內折。則欽恤緊百姓之生。是周官登紀證理也。然綜其要。惟在知人。天子所獨知者在冢宰。冢宰當。則所用六卿必各祖其德若才而稱其任。內應僚。外方伯、連帥、刺史、令。亦必咸勝其事。則天下可理。於是乎節輔弼以澄其源。重黜陟以求夫正。歲月日。各省所當省。而惟星之庶民。徧食是極之五福矣。周禮豈非經國之師。而六經之總說。豈俚說章句於聖明已也。

說

正學說

聖人之學大學也。大學者通萬古爲一息。具萬物爲一體者也。其旨則全發之孔子。而一言以蔽之曰仁。一物不備非仁也。一息不存非仁也。一事不爲非仁也。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三傳至孟子而發揮無餘蘊者。後之學者岐內外。分有無。高者流於寂寞。卑者病其支離。終身之力以爲之。不出乎訓詁詞章功利佛老而已。玉宋而遡溪夫子首開其傳。作太極圖。而天下人始知我所自出。一本也。千古人物所自出。皆此一本也。二程夫子接之以居敬窮理爲工夫。而其要旨則曰學者莫先識仁。且以張子西銘爲導師。而令學者專心致志於此。諄諄言之矣。謂此外更無學矣。乃學者不知先返其原。冒昧爲學。故居敬則失之拘。窮理則失之泛。究無所得。又謂大備之言有以助我。不知程子所謂窮理者窮吾心之仁體也。不知其仁。何窮何居乎。一知之而無息非敬。卽無息非理。其無一物非吾理。卽

無一物非吾敬矣。光四裔格上下必發於此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斯之謂歟。

胎教說

凡古立教者教人。復形質以前事也。卽人因此形質率與教遂。性固無逕徑。以生後皆習者事。不愼所習則遂性而不能不緣習以惡性。厭者地因起者亦地因。坤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葬所習以至不習。性其習者。此爲微始終學。而其要在蒙。蒙發始而爲言者也。不可再三瀆。瀆則蒙不立也。復最初則正性命易爲功。而習不能洗。夫山下出泉靜而淸矣。在有生則爲未發。在未生則爲胚胎。胚胎其最初時乎。雖於無方體先微有間矣。而純粹以精淳然具也。無生無不生淸常存也。人含天氣。在血氣而靜虛不傷。得所附罔所移也。較之墮地一啼識知漸用者何如哉。然自雖無所習而習於此。嚢嬪列女傳因有胎教論而貢功於母。且以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爲古今抱子者師。愚因是而悟聖人立教源。學人作聖基也。聖賢絕學至良之不獲其身而極止不爲也。光明寓焉。卽四肢百骸生動依然寂攝存。存者不與爲線與爲主。其與母兮服我時有此血氣而不用血氣。含大易之體日進生生者始無兩也。故動更有幽深哉。神妙萬物者何也。去是二弊。亦惟曰明心爲矣。悟得此心識知思。爲皆循其本。與大化融。於不測。範有實無處有長無本翻者成一大人。淸寧位育皆人事畢乎危。草木變蕃皆吾道畢乎微。是之謂精。無窒礙慊也。是之謂一。無或時或物殊也。曰中亦強言爾。此庖犧氏所以象而無言。陶唐氏所以一實翻爾。有虞氏豈不及古而爲益語哉。學者不可不善會。

題跋

書直方大毋傳後

禮教之著鑒於關西。余每讀正蒙理窟。而嘆其秩然理也。澈而性德。切而儀象。莫不爲之明晢作則焉。誣爲五典三綱致愼爾省其訓愧無能反躬以刑於邇勉勉乎其幾及哉。關西李仁微故禮風所漸也。聽言則物。觀行則恆。意得橫渠之絕學者耶。告余曰吾所學受成於師。而遵方於王母師爲少姨先生。國史志之矣。王母韓。則太常先生傳之。余讀其傳而誦母之純乎禮也。禮與孝終始。王母之事兩尊。樂其心不遂其志。愛亦愛之。敬亦敬之。何有何亡。聿勉而求矣。若夫永貞大終。禮之極也。如保義方。禮之慈也。其爲曲致爲細矜。繩繩得三千遺義哉。蓋人紀之修難矣。綱常自任。權大小事不爽者。在士君子中。代無多人。含章之貞。移於不飴之荼。承考之陰。失於非我之蓋。威如之吉。變於弗介之石。白讀書識理道者。權非義之符。且比比然。而況蕤賓杭祝時作。无咎有終事在中饋。无攸遂者。卓然見之。有心斯道者。當若何光裘也。而大會通典禮觀也。昔歐陽傳五代。以大倫之任。直付之詩徐一女子。將以愧天下後世之人。愼二心以事所尊者。今王母還行。太常先生言之詳矣。余不勝好德之思。敢書其後。且以大備聲教之遺。告學士之知禮者。

書范氏一門節烈詩後

三輔節義之風。焦山先生其至也。而夫人復上嘗代死。爲史傳所鮮見。綱常之道。赫赫一家。迄今百餘年而其教益貞。著瑣先生桑梓間。凡厥人士。少未沒其天良。必以忠孝大端。死生定理。父訓子。兄勉弟。夫喻妻。無一物非吾敬矣。光四裔格上下必發於此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斯之謂歟。

胎教說

凡古立教者教人。復形質以前事也。卽人因此形質率與教遂。性固無逕徑。以生後皆習者事。不愼所習則遂性而不能不緣習以惡性。厭者地因起者亦地因。坤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葬所習以至不習。性其習者。此爲微始終學。而其要在蒙。蒙發始而爲言者也。不可再三瀆。瀆則蒙不立也。復最初則正性命易爲功。而習不能洗。夫山下出泉靜而淸矣。在有生則爲未發。在未生則爲胚胎。胚胎其最初時乎。雖於無方體先微有間矣。而純粹以精淳然具也。無生無不生淸常存也。人含天氣。在血氣而靜虛不傷。得所附罔所移也。較之墮地一啼識知漸用者何如哉。然自雖無所習而習於此。嚢嬪列女傳因有胎教論而貢功於母。且以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爲古今抱子者師。愚因是而悟聖人立教源。學人作聖基也。聖賢絕學至良之不獲其身而極止不爲也。光明寓焉。卽四肢百骸生動依然寂攝存。存者不與爲線與爲主。其與母兮服我時有此血氣而不用血氣。含大易之體日進生生者始無兩也。故動更有幽深哉。神妙萬物者何也。去是二弊。亦惟曰明心爲矣。悟得此心識知思。爲皆循其本。與大化融。於不測。範有實無處有長無本翻者成一大人。淸寧位育皆人事畢乎危。草木變蕃皆吾道畢乎微。是之謂精。無窒礙慊也。是之謂一。無或時或物殊也。曰中亦強言爾。此庖犧氏所以象而無言。陶唐氏所以一

宗。泥乎宜想覩。爲无妄往也。惟截然曰人心道心。明義理精微。形氣濁亂。勿比而同乎。曰惟危惟微。明偏形氣則禽獸隣。不俟酒池肉林而剝乎。極義理斯淵默無迹。必藉察識擴充而現乎。然聖人之學終不可岐而觀也。彼甘暴棄而不求道者。離行習而別求道者。若人不可合道。若道或遺乎人。豈聖人之言爲口實哉。亦思天秩天敍民彝也。聰明明威民視聽也。若昊天敬人時敍。命二十二人兢天功敍。統以一心。則雖人事而非天道矣。其在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儆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人也。天載道也。式文王而道在是。其在易曰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明者人也。卽以御天。則道豈遠乎哉。孔子曰道不遠人。曰不可須臾離。切而言之。直曰惟道以仁。仁者人也。總神理血氣貫治於無方無體中矣。學不通此。而事務破除私欲。以爲精一功。是人爲斲枝也。滅東生西。將不惡而治兵伍。主不克家而世臧獲。則逐寇實斃之疾也。卽私欲果制不行。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不知。或耽寂守以爲精一功。是人爲氓蚩也。遺外逐內。究至自私而用智。與當嫌援乎虛靈同患。概屏乎藏密。則茨墐啼飢之慈也。復禮之學。豈絕視聽言動更有幽深哉。神妙萬物者何也。去是二弊。亦惟曰明心爲矣。悟得此心識知思。爲皆循其本。與大化融。於不測。範有實無處有長無本翻者成一大人。淸寧位育皆人事畢乎危。草木變蕃皆吾道畢乎微。是之謂精。無窒礙慊也。是之謂一。無或時或物殊也。曰中亦強言爾。此庖犧氏所以象而無言。陶唐氏所以一實翻爾。有虞氏豈不及古而爲益語哉。學者不可不善會。

題跋

書直方大毋傳後

禮教之著鑒於關西。余每讀正蒙理窟。而嘆其秩然理也。澈而性德。切而儀象。莫不爲之明晢作則焉。誣爲五典三綱致愼爾省其訓愧無能反躬以刑於邇勉勉乎其幾及哉。關西李仁微故禮風所漸也。聽言則物。觀行則恆。意得橫渠之絕學者耶。告余曰吾所學受成於師。而遵方於王母師爲少姨先生。國史志之矣。王母韓。則太常先生傳之。余讀其傳而誦母之純乎禮也。禮與孝終始。王母之事兩尊。樂其心不遂其志。愛亦愛之。敬亦敬之。何有何亡。聿勉而求矣。若夫永貞大終。禮之極也。如保義方。禮之慈也。其爲曲致爲細矜。繩繩得三千遺義哉。蓋人紀之修難矣。綱常自任。權大小事不爽者。在士君子中。代無多人。含章之貞。移於不飴之荼。承考之陰。失於非我之蓋。威如之吉。變於弗介之石。白讀書識理道者。權非義之符。且比比然。而況蕤賓杭祝時作。无咎有終事在中饋。无攸遂者。卓然見之。有心斯道者。當若何光裘也。而大會通典禮觀也。昔歐陽傳五代。以大倫之任。直付之詩徐一女子。將以愧天下後世之人。愼二心以事所尊者。今王母還行。太常先生言之詳矣。余不勝好德之思。敢書其後。且以大備聲教之遺。告學士之知禮者。

書范氏一門節烈詩後

三輔節義之風。焦山先生其至也。而夫人復上嘗代死。爲史傳所鮮見。綱常之道。赫赫一家。迄今百餘年而其教益貞。著瑣先生桑梓間。凡厥人士。少未沒其天良。必以忠孝大端。死生定理。父訓子。兄勉弟。夫喻妻。

婦友與友相勉規而振隋之絃所聞見則率常鹿先生秉節宏毅身任□□而未竟其用在家祖父孫子累世熙熙一堂也孝廉孫先生篤孝無忝舉崑季爲終身慕德業文章自本以遂灼灼人耳目也嗚呼仁人君子之流風餘韻其漸於世何如哉乃今讀定興范氏一門節烈詩則更爲淒惋而興起也蓋余年伯范筠生先生識篤慨慷以名教爲己任其有物有恆爲家人師者不減兩家識丙子□□近畿定興破先生之夫人率一婦三女投井中從容捨生以恩扶人理志與上書代死不殊則先生之反身閨家正家以正天下之學可見一斑矣維時鹿率常先生亦爲□死城上孫孝廉則以臣子大義矢容城一邑人與固守幸而得全其他之遇□不慌或與城俱全或潔躬以斃至不可殫列予欲博采而悉像之以教天下且以見焦山大節有以存後世之彝倫於無疆人人知此則□□可□□亂可平矣愧聞見未廣尚有所待遘范先生撰絃節烈詩手讀不禁百感之集謹書卷末以見志云

兩張詩小敍

自伐木歌而朋友之理遂與幽明之故通籍牡滑酤間遂有如上如左右者隱達其志氣而糾側其誠飾篤交者不以常變死生渝也以是哉仲連之爲二張詩蓋亦有感於斯旨也蜚廉而異氣宏而厚累百言不爲多而一語切心唱嘆間涕可掔掔下余每靜夜誦之覺二張之魂仲連之筆舉躍躍几席而不可止神之聽之其以爲和平歟其以爲怒號歟順冥之序倫而聞道者

金忠潔集卷五

碑記

大京兆劉公念臺順天府學學田碑記

觀顧之道與包蒙始終天地養萬物一而已矣觀其所養聖人事也則有輕重大小焉其曰政在養民又曰養賢以及萬民不亦彰厥義哉凡厥正人式穀者必富之既有德有造成協於極而後俾一夫舉獲所焉爾德偏矣故周官司徒職斂興擾民必先辨廣輪之數樹之田主憂天下之生而不使自憂其生生然後因物施教德行藝次第布焉其要育人材也則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而士之受茲介福也則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以士之廉色好德者蒼蒼焉如我也至若建學國中明人倫爲天下表其篤志鞠育意宜錫百朋矣有聲之歌斯可以觀當是時也王者固求賢審官愛士如慈母而爲之卿大夫者則皆顯彼陰勘不斬好慝之靡勿敢以蔓有取禾庭有縣貆而無逸厥類也後世非牧庠序各有司存發蒙蔽陋遂貳以二維時食祿之家俾竊嵩高以爲適故然耳漫言惟士有俊不復致慮其仰事俯畜顧瞉之風悟於其身二銀之者不以享士雖士之宏毅有力者流水自貢不可以易志而舍圃蔬觀我農師者比比是宜亭亭予於與坎坎伐檀之幷歌於世也明興立學育才樹古爲重爰啓弟子員月各石廩以爲鴻儒育造後化成天下標榛濟濟議廣議附大宮不可以概供贍有若子心乎尊賢撫士者當父母師保之任或

盈田疇以豐弟子之匱者有之其亭百司徒養必先教重瑯乃有甘倡至義萃小共大共因以其藏宏業士之所常則嵩兆割公功於今嵩嶽公立朝三十年大節清風今世舉有其比海內無賢愚莫不景行行止矣今上御極特命公保護畿甸時值□類震疊軍興旁午公所以服人以德提人以威志篤忠貞襄聖天子光乃武乃文之功者無所不至被都人士感公憂勞之誠出涕嗥呼各輸所有以佐軍迨三輔晏然而爲貲餉尤其修矣公乃加意造士董其生生仰率德音大澍授燊之澤古所謂體萬物於厥躬而憂先天下者其在斯人歟鉉生雖晚得沐公之化而佩公之德且嵩公之懋德大業日宏濟於天下令物物得其養如是詩書周公之所云者豈止爲莊事讀不朽哉則莊事固其煸也已

祭文

侍讀楚石太僕文

嗚呼孔棘燀羽鵾絹巧輔自矜之能的然面縛納集蕞滋鮪鳴臆鼓遂彼且斃喪實無久玩蟻不成括闕忘救生也鮑溫死鉉騧肉發有昏人審融於躬頑之訂矣造道而公鴻漸遠矣儀適德風何車何徒何肯何紓嶷嶷琅琅有特其生清明之質開健之爽稱先則古六籍是程曰恆於家悼親敍族曰求友生厚施申牧秩秩天常行靡弗足曰現於世維君維國審治忽幾陽嗽陰慝復則長之曖暖斯克尤我欽者志毅以宏身寧宙實不獲其身或擬一言或成一字或繇一人或集一事非恤生民則匡社稷禍興莫求凶瑞罔避嗚呼凡今之人爭尚輿美擊壺狂恩弗曰弗齒遠騁逆波青蠅斯嘉浸潤何傷世失所康寤歌嘉蝨展也誰忘以莊疾痛非我腐殃痛深大革適值齊宵負蘊而歸以死誰愧嗚呼哀哉先民有云千年賢聖心垂今存其所存者奚物奚務公博華齊謀宜有悟若有悟者孰執公悲花笑蟲歌皆公廣居悲所悲者惟恐父子非爲公洩爲亡知己時無崔氏執容時夸伊人何往雪涕膺涯神之聽之是耶非耶尚饗

修撰印少司成文代

惟神運之在天地本長住而弗滅人得莊以爲人起死生兮無軌轍故聖人而越數千年其心至今猶爲烈矣大格其何修賢朝蓍亦非折荀道機之無毀即吾性之恆揚曠百世而俯仰健人能屑此天鈞於惟先生憤祟降神其生也近聖人之居其長也窮六經之彬彬蜀鄙夷乎車句服膺尼父之求仁見極乎未物之先而無物不倫乎其眞感通乎天下之故而無感可攄乎其純不獲其身而止諸所艮之谷也屈信往來而毋其意成之輻也包黎正法筮者亨而養者功聖之淑也將以見天地之心而全剛健中正之體幾乎乾而熟於復也此先生儒易於躬而生生不已之獨也若夫性中惰和不識知而順帝則其探詩之義乎正己物正心精一而和民爽其協書之居乎好善嗜學已則慎幾而審豫人則稱物而當情其非秋之蓼乎至於細大不捐步趨皆矩則會通而時矣悟人文章流而不息則律呂而宜矣於乎徽哉德懋著乎緒術之徽行表正乎君子之歸先生之舉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其依稀哉是以中絕讀書八個求森杭逆溯以歸田際清時而見晛勖天子之夢卜帥辟雍而德備此在他人則以爲奇遇而榮名而自先生視之則若夜光之死青浮蟹之舒卷亦隨所遘而安其適因所求而誠以處無匱於其心而學已徹

乎內外常變矣。天下之士知與不知。方望其大厥獻於朝廷。令萬物之得所。而先生則徵疾見端。道遙容與。歸本虛而爲鄰。棄形質其如苴。悶斯文之不幸。將江河北安阻。嗚呼痛哉。泰山梁木。今遇復欲。如可贖兮。人百身其非多。某邨昔在成均。咸服琉乎教澤。忽值益之異變。不覺涕泗以霏霏。嗚呼。先生可誠者身。恆久者性。悟益證益。志不舍命。寒暑代謝。一先生之旨泳也。上乾下坤。一先生之動靜也。即某等之肅肅淵淵。銘德誨而周旋者。一先生之精成也。何止一時。萬古與並。何止一物。物物是映。是奉先生之神理而出王者。豈有說也耶。一束之芻。愧非陶苴。先生之盛氣。洋溢而無止紀者。在彼乎。在此乎。敬以格之。庶幾其即是乎。尙饗。

祭封君史年伯文

蒼天步兮方艱。催哲人兮不易。非施厚積德兮莫爲其自。於乎先生兮祥所萃。絕世俗之紛披兮。行成而粹。敎百行兮循本。不愛力而愛日兮。引重致遠。兄弟兮。式相好而無尤。安吾之進。紛益益其有章兮。剛柔交錯。雖修名之未立兮。樸著以華。如火燄燄。其攸灼兮。元文蔚曲兮降厥祥。立甫申兮。詒吾民。哀民生之多難兮。迷不知拯之門。得哲人兮。恭以溫。才周四極兮。識以爲根。不我遺兮。嗟斯人之長勤。出祥刑兮明允。敏入司計兮。絕庚癸而呼。人知其可以進大而投靈兮。鎭皖江之宏區。嗟流氛之肆螫兮。悲羣黎之罹殄。赫其聲兮明天子法。操吳戈兮。被犀甲。旌蔽日兮。敵若聖矢交墮兮。士爭先。仁義成城。兮。共甘苦以爲鼓。功在方城兮。紀太常。其可覩。摧厥燕翼兮。頤吾民以安吾。士。況有德以受多祉兮。頤耆可必。其自取。何皇天之不純。命兮。忽委而和。凡有心斯世兮。亦孔之哀。惟某等之闕情兮。諗以猶子。欽先生之鍾愛兮。視黃髮與兒齒。胡遘鞫凶兮。悲莫知紀。敢詞以奠兮。冀洋洋其至止。亂曰。體歸於原神弗息兮。佑而令人昌。以殖兮。永奠疆域。居功克兮。勳諸山淵。始謀特兮。格思歆思。庶可測兮。尙饗。

祭張節婦梁儒人文

四德與時偕行。而利貞著秋冬之理。天示物以不易之節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妻者。咸取法焉。當序候之歸斂也。爲枯。爲死。爲寒冰。爲霜雪。爲慘與哀。而日月星辰不亂其行。有恆德也。人居於硯。蟲蟻於幽。舉士況有德以受多祉兮。頤耆可必。其自取。何皇天之不純。命兮。忽委而和。凡有心斯世兮。亦孔之哀。惟某等之闕情兮。諗以猶子。欽先生之鍾愛兮。視黃髮與兒齒。胡遘鞫凶兮。悲莫知紀。敢詞以奠兮。冀洋洋其至止。亂曰。體歸於原神弗息兮。佑而令人昌。以殖兮。永奠疆域。居功克兮。勳諸山淵。始謀特兮。格思歆思。庶可測兮。尙饗。

祭張節婦梁儒人文

四德與時偕行。而利貞著秋冬之理。天示物以不易之節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妻者。咸取法焉。當序候之歸斂也。爲枯。爲死。爲寒冰。爲霜雪。爲慘與哀。而日月星辰不亂其行。有恆德也。人居於硯。蟲蟻於幽。舉不以天之虛教而自易其類。誰爲石乎。誰爲席乎。附物物保。益各正之性焉爾。適人之於世也。每遘險阻。道塗之來。而頓失其度。則何也。子於父母。幾能盡瘁以至死。蓋利害當其前。等之關情兮。諗以猶子。欽先生之鍾愛兮。視黃髮與兒齒。胡遘鞫凶兮。悲莫知紀。敢詞以奠兮。冀洋洋其至止。亂曰。體歸於原神弗息兮。佑而令人昌。以殖兮。永奠疆域。居功克兮。勳諸山淵。始謀特兮。格思歆思。庶可測兮。尙饗。

祭張節婦梁儒人文

四德與時偕行。而利貞著秋冬之理。天示物以不易之節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妻者。咸取法焉。當序候之歸斂也。爲枯。爲死。爲寒冰。爲霜雪。爲慘與哀。而日月星辰不亂其行。有恆德也。人居於硯。蟲蟻於幽。舉不以天之虛教而自易其類。誰爲石乎。誰爲席乎。附物物保。益各正之性焉爾。適人之於世也。每遘險阻。道塗之來。而頓失其度。則何也。子於父母。幾能盡瘁以至死。蓋利害當其前。

氣者乎。雖死猶生。夫何有憾。某等感嫂純一之守。服德夫刑于之化。遵稽爲冀。勗詞以鳴。其大節如此。嫂如有知。庶幾其歆格焉。

祭朱烈婦李太安人文

嗚呼死生之道。一天人而達古今者也。然而言天必有徵於人。言古必有驗於今。適見感與應之有恆。而彝倫賴以不傾。若太母之授命齊東也。豈天德之或爽乎人。而古訓有昧於今與。夫福善禍淫者天之表。逆迪吉從逆凶者古之文。以是言也。稽諸太母生平。以及乎在難遂志。覺啣啣其可異。太母曰儀。雖慈以止。愷悌成性。而愉臧發一如其孫。子易曰體仁以長人。太母曰功。和夫子淑慎其身。而發處惟敬。教後人愉之以悲默而濟濟多賢者。咸恪其無形無聲之誡。周南曰君子好逑。小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太母曰孝。乘內則爲師而適於今者。無敢或愆於儀。後人之克篤乎親者。緊母之貽。大雅曰永錫爾類。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太母曰勗。以儆劬劬女役。老而母猶其壯而歸。戒角犀之豐盈。嗇以爲度。大夫母猶其前之士而婦。易曰安節亨。又曰甘節吉。風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此懿行。皆其式古訓之大端。而順天之常道者。宜其膺多福以康強。破天命之重戹。保繩繩以逢吉。貞無疆而無說。而適權非常之和。凶。令聞之者。撫心而隱惻。嗚呼哀哉。所謂災祥在德。不僭在人者。然哉否哉。雖然人亦孰謂太母之達志。時歟。正當危坐而無營。不以骨肉之存亡而撓其神也。御藥湯以不食。義遠乎兵革之氣。知餘小而失大也。蟬蛻於塵垢。十餘日而顏色如生。蓋宜有鬼神之呵。而浩氣直與造物游矣。則太母之不死不生者。固貫乎天人而達乎今古者也。而又何淺乎。某等在至戚。依茲異變。駭而繼之以涕。疑報施之或變。嘗惜憤而爲釋。賦詞爲奠。以贖達之辭。亂曰。庶有當於感蓋悼愴之萬一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朱烈婦馮安人文

嗚呼夫人。其得大易坤蘇之蘊者乎。六三曰代有終。臣與妻之道也。用六。又曰以大終。則臣與妻之極則也。夫終者生則左右宜力以終其事。或當死而死。則舍生取義以善終其身。至於能自終其身。而所以成之歸斂也。爲枯。爲死。爲寒冰。爲霜雪。爲慘與哀。而日月星辰不亂其行。有恆德也。人居於硯。蟲蟻於幽。舉不以天之虛教而自易其類。誰爲石乎。誰爲席乎。附物物保。益各正之性焉爾。適人之於世也。每遘險阻。道塗之來。而頓失其度。則何也。子於父母。幾能盡瘁以至死。蓋利害當其前。

氣者乎。雖死猶生。夫何有憾。某等感嫂純一之守。服德夫刑于之化。遵稽爲冀。勗詞以鳴。其大節如此。嫂如有知。庶幾其歆格焉。

祭朱烈婦李太安人文

嗚呼死生之道。一天人而達古今者也。然而言天必有徵於人。言古必有驗於今。適見感與應之有恆。而彝倫賴以不傾。若太母之授命齊東也。豈天德之或爽乎人。而古訓有昧於今與。夫福善禍淫者天之表。逆迪吉從逆凶者古之文。以是言也。稽諸太母生平。以及乎在難遂志。覺啣啣其可異。太母曰儀。雖慈以止。愷悌成性。而愉臧發一如其孫。子易曰體仁以長人。太母曰功。和夫子淑慎其身。而發處惟敬。教後人愉之以悲默而濟濟多賢者。咸恪其無形無聲之誡。周南曰君子好逑。小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太母曰孝。乘內則爲師而適於今者。無敢或愆於儀。後人之克篤乎親者。緊母之貽。大雅曰永錫爾類。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太母曰勗。以儆劬劬女役。老而母猶其壯而歸。戒角犀之豐盈。嗇以爲度。大夫母猶其前之士而婦。易曰安節亨。又曰甘節吉。風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此懿行。皆其式古訓之大端。而順天之常道者。宜其膺多福以康強。破天命之重戹。保繩繩以逢吉。貞無疆而無說。而適權非常之和。凶。令聞之者。撫心而隱惻。嗚呼哀哉。所謂災祥在德。不僭在人者。然哉否哉。雖然人亦孰謂太母之達志。時歟。正當危坐而無營。不以骨肉之存亡而撓其神也。御藥湯以不食。義遠乎兵革之氣。知餘小而失大也。蟬蛻於塵垢。十餘日而顏色如生。蓋宜有鬼神之呵。而浩氣直與造物游矣。則太母之不死不生者。固貫乎天人而達乎今古者也。而又何淺乎。某等在至戚。依茲異變。駭而繼之以涕。疑報施之或變。嘗惜憤而爲釋。賦詞爲奠。以贖達之辭。亂曰。庶有當於感蓋悼愴之萬一也。嗚呼哀哉。尙饗。

吉而不淪於危。然後趣諧女投井已甚。而躬遂歸於列泉中矣。嗚呼哀哉。欲甚生而遽甚死。士君子之所難。而夫人易之已可異矣。又復顚沛周詳。區畫各當。色不變而神不撓。若無事然者。不亦大堪欽服也歟。且幸而令嗣猶全。若有鬼神相之。則不獨善終其身。而又善終夫子之事。夫人之貞烈。直古今希遘矣。某辱在重戚。值茲異變。哀恫之忱。不勝其悲敬。悲敬之意。不勝其師法。豈惟一人師之。行將表之天下。令爲人臣爲人妻爲人子者而共師之也。謹撮鄙詞如此。夫人或有以敎之乎。

公祭王年嫂梁孺人文

嗚呼。世間婦道順而已。恆無所事事。然果爾則生無以爲榮。而死之哀。不過情欲之依而已。其何關典敎。亟重哉。世蓋安於其號。而昧於其義矣。婦幽法地而明擬臣。載著弗愆。流行者有節。伏蟄萌芽者。不摧抑而長養之。物之順承斯盡也。至於臣宣力而左右民。其大者則休休容賢。而一世之休戚。日切躬而不置。何獨於婁道而偉其無爲。豈經列三者於含章有終。同辭而異任歟。夫順之爲言。謂不自制其命。而凡尊之所事。循其本而由乎中者。皆宜代而理之。不必聲聞於外也。孝爲君子之首。而婦爲之佐。其儀靜寡營。士之大節也。中饋鼠其志。無堅操矣。豈悌恤下。培植木而歌蓼莪家之所以和平。誰能自夷厥心。而遺小星於無怨乎。知子之來。而賄以雞佩。吾之篤乎友誼者。幾難嗚而隱助之。先施所以不匱也。以及室孺至悉。無一不藉夫安貞之究竟。是故其生也爲君子之得賢。其死也如失良友。然此謂不傷萌於情。而協於其性者也。今年嫂梁夫人則誠婦於大義者哉。佐君子事厥姑。起敬起孝。綱內則之命。而無弗既其力。與心成君子潛靜之搏。何有何亡。自眠勉而不知其艱苦。且甫二十而求左右之洗濯之及下。既宏以深。賢於江汜之歌矣。敬哉交徧天下。而人人稱其篤於交。未嘗見匍匐勞也。伊誰爲方舟而泳游歟。造物之恆。福酬其德。宜其餘慶式穀。輔君子爲國之大臣。誨子及孫。以衍其嘉祉。是子與臣之紀。年嫂可以一妻道周翼之。斯酒爲立順之極者耳。然而陰陽變遷。自古今不一格。忠臣志士孝子賢婦。其終享自求之福者幾人。遽奪之年。亦其常也。嗚呼哀哉。吾儕不獨爲君子悲。而且爲世道發矣。坤之道宏。備於一身。養之行徹。繫乎人文。子能則之。是爲類子。臣能似之。是爲共臣。嗚呼哀哉。尚饗。

金忠潔集卷六

詩

拜文信國祠下

復姬自天運。臣道無中窮。矧躬切哉興。首與俱蚤同。殉節士所恆。寧是矜子功。所服工文章。毅然任除戎。王事損自率。捐馬馳驅輕。蹇行若風埃。所在吟淒風。一息苟可喬。安忍即於卑。堪憐生祭者。不足語微衷。求以黃冠歸。思因成旅旌。一死固所甘。但惜炎運終。俯身歌正氣。製製神如通。

過劉通墓

聞有作垣於公墓者。公夢以責之。

吾儕亦有時。宜秦不宜漢。君若覩七雄。萬戶如掇掇。胡爲赤帝子。大言與爲難。向使勳假齊。後勁作何幹。我亦知君才。力能倒治亂。死令尚可生。逐鹿豈難絆。其如大事定。幾爲相背痏。千載氣猶豝。不肯誤人畔。

病血

學本健作心。氣疾胡相枉。豈曰天降災。良因世皆媢。幼質有赤白。至道無何穢。莫貽堂上恤。勉勉袪神衰。

正月十四夜坐讀老子

遙聞鼓鼙聞。天上月初晴。室中執卷者。身心成儻儻。匪是祕物喧。亦非殘歸寓。爲語知常語。悟超塵色束。

聲色雖不常誰爲見聞邊月暉哉寂時動出竹何騷衆人見有無皆自我悄整背手暗得枕杵音寒中報

請君臥一試勿爲夜所固

集于七齋悼懷得齊字

幾月在故林故人如在交友道無死生英風尙整整圖世望勿開既醉祇其然我欲存靜現質伊性深齪

圖謀今昔殊宿忍取无有

同友人諸居劉卒廬作忽焉忘暑

性自遠炎氣炯與濟人偕相對絕繁音略焉忘所懷誦古聊託聲高韻峻如厓相彼作者旨恥爲綺與排

篇簡理無城攀洌心如齋一室友其足今古三人併

送劉念齋先生歸里

龍德之明行變雅旬乎日曰蔽曰昌者蓋觀非其賢神金物無盛乘六而惟一外內皆何潛統爲光希希

立本結昏旦當午亦藏密暖暖退以翔斯民賴歸吉苟愉同忠志何問疼與逸明謨好正直不敢諱齒疾

賢聲群風雷本體自潛洶俞咈無留音思翁匪自恤維益六籍理不逐處與出獨幾誠不臣疑橫皆我室

雖若淵默然萬類資秩秩黨環成有求所望志圖逃赤虹下天時齎心以祇涵

驅慈歌

去中秋五日耳炎午之氣不減深夏躁極而慈集歌以驅之

勉絕心營閒讀易無端默默成疑思欲秋不秋天何爲由來富者多販事潛化雖云溥以私利物無柔任

金吏願施勞發履嚴霜屏出蚩蚩附焰光蔓蔓不遊本情貞自強而植奚元黃學落慚無裁成力陳詞復

鮮岑嚴陟畤謂出王帝在茲胥生此日身盛盥血淒如海哭聲滔空苦不聞降仁救函疏陽理恤嘉禾稂

莠成揮劘殺戈幽居愆伏不絕處楹首安閒悵整裝

西郊陰步卻耳目及面皮歌

欲解未解山出墅豐隆磊磊雷潛驅策馬路陂適野心我情與天詞欲溯奇峯列障餘無綱軸突平停錯

而楷望之百里值盈尺靜氣相通悅以解極目方吟律律篇忽覺身在夜明壇古木神燈若細縷高榻觀

秩間方員虛然心動如臨鼎鑿鑿不明深濬意曲行阯有野農聾耳畔鏗然不知字

小司馬行邊

深念邊陲事曰直在得人安安何似者烽遠止吁嗟嗟意悼保居不爲揭雷震將軍本專制泄泄恐未悛

四臣爾欽哉剛中矢厥身謀圖亦多端臣拜先概陳無兵民亡潘有兵民亡胥將寡軍無威多將民多羣

邁知律減難況已妖氛降但願兼聰觀鑒我臣心淳有隱自直達敢曰情皆論強弱有深理不在干矛鏦

讀離騷

靈均豈騷人生爲當騷世跡彼珍禽言象伊可閑逮臣敢督所皆深蝙如相戾誰數勳我欽不暇助之涕

助之以臨淚天翻不忍寤中夜深予愼容以昔夏替

其二

作樂平乃哀曰樂哀最易豈知樂平情不是成莊事浩浩道遊美管管衡與禮

金此昭質騷芳蘭襲奇芊

其三

濟濟皆嘉禾芒芒混荊蓁所嘉納不衆夢佹無堅眞雖置有貧子南知周與秦

持以自強勵無覺輕與隣

自警

博容由來不爭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禁御狂勗草慕約人間道忤權

其二

志士軍將一節名胡爲強項了平生面今不作扶持夢誰向妃嬌待石卿

初秋夜坐

涼風正爾來新月見還派把酒宜自適寧願人我陋博覽古今士胡爲炎焰引買竹百餘竿斷瓜值寸摘

俯仰亦不孤坐忘心有損

中秋

細雨滯待月堅此瑰諧心風至同予肅悲時劍落僕遙憧悠悠人當之淨荒涇皎莊碧天舒勗自勵與群

是日不敢康泠泠懷我昔先民今在否持覽太初林

梁公狄解首志賀

皇炎臨升典謹與稱此哲翠屏欽子事果任獻玉初德羅六與三備者宜前除示爾崎林表中正引其茹

聲命豈止躬茂行乘維魚洽彼牧豎心所以勝大車以寧今可頌持此報乘輿

讀四家詩飲酒四家乃屈宋陶柳

各有悵來者幽貞是所同報謝今古恨邱壑死生衷忽止如疑水俄雄或欲馮狂歌非特酒目與非狂逢

遊盤順伯下第南歸

管書得而失別去黃金罍服輗錦燕骨連城泣楚材九重知入奏三策更堪裁他日知音在臨岐酒一杯

送友人南行

行矣胡爲踏友魂君云子職亭其屯馬首馬黃我忘埠伊蔚伊蒿草動奔皎月宵中驚旅路停雲朝始望

迴鞍征南每及情衡地一憶金生頷此言

和南大司成喜雨感時

廟牢荷聖敬恭深何事山川滌滌蒔況值喻巴空作檄嗤堪城初赫斯吟一民無稼臣能飽百爾先憂政

有寮立表黃鍋豈小補好生行望矢摩音

讀陶詩

芳草在空山。雖幽放云愁。貞質抱灘光。帝命望人思。惕惕順其氏。實非五情衷。沼諸茅旁間。峙能有所資。
芷白智可慰。漸久或失白。百日節懷新。大木何辭痒。所處褒我材。供予治比鬐。寒署革面將。風雷震而志。
因之勵此生。肅恭拜宏賜。

自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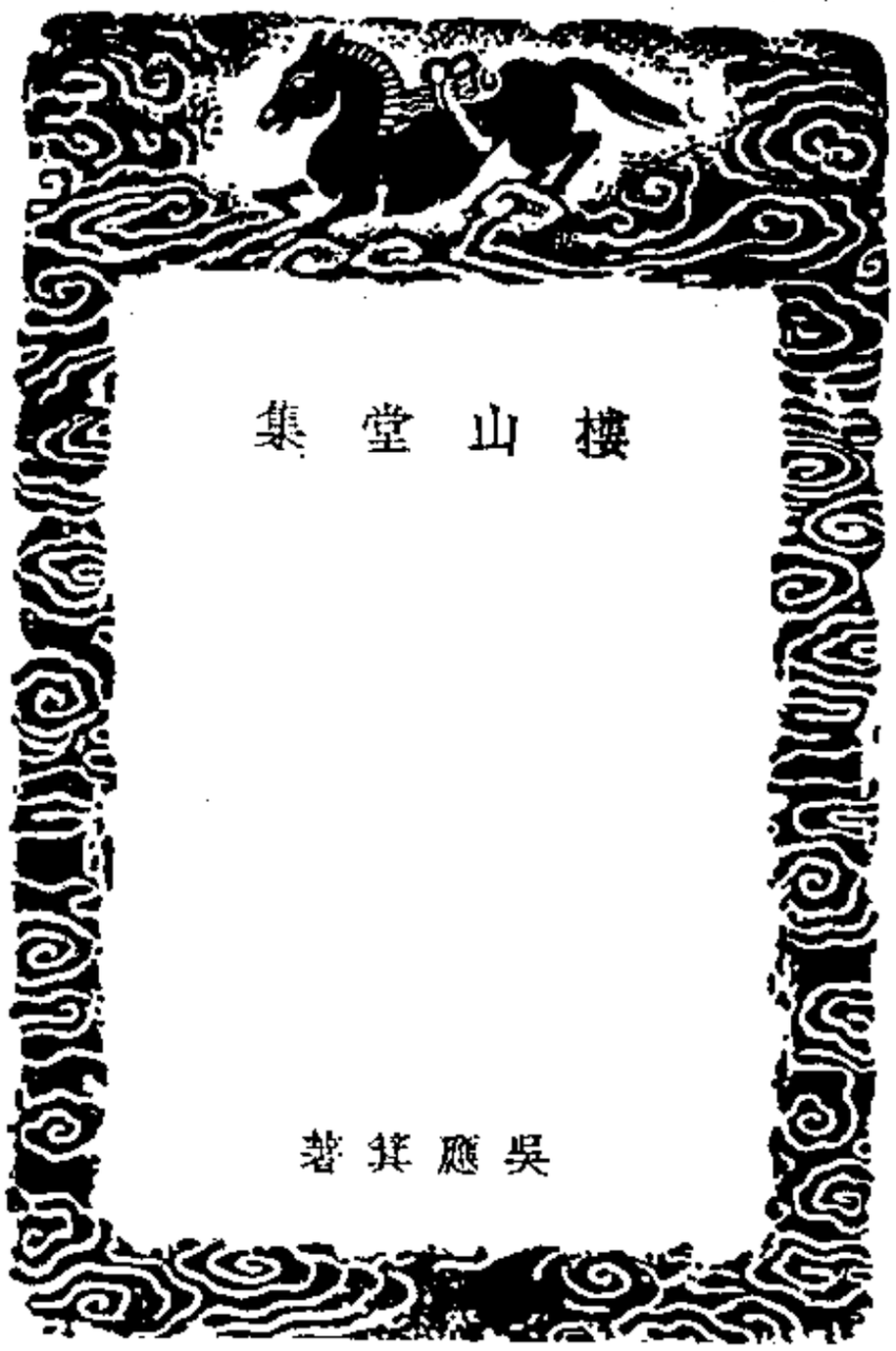
出門瘁我形。我心實少息。入門心勞勞。誰云一室偪。妻子安概草。忍厭高堂食。望白在重侯。頑冥與哃愎。
春風過栗烈。毀我東籬棘。酒盤幷羹盂。婢惰一時錯。所過無一慊。服宮如狹逼。夜深酒在缸。思歲愷無得。
貧賤自所甘。願與善氣即。

夜讀昌谷集

風雷愉音貢天影。炭炭其思維嶽嶺。千年籃我典册光。燭泪不競夜之晤。尤若橫流不肯降。源而好辨奔
三江。人情文達天如蓋。鑿雷爲綸辰星帶。軒轅王喬日相兌。世人不解秋多春。春去留春留殺人。

癸未七月晦日

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維遇時。外面勿內。退若苦衷。遠面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優哉。應巢吾世。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闕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剡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則多曲佞，死難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悾斐，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搆，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皐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案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緣成也。而子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揣求之三百篇止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相聘問，稱詩論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氏工歌詩也，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諂之蔽明，怨邪曲之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論其詞，知而風之不競也。令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論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也。其史躁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嬖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忤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曷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且幸得志，即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諸脩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吳氏史結

之不競也。令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論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也。其史躁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嬖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忤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曷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且幸得志，即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諸脩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吳氏史結

充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鑣識。

吳子傷世莫知，寘其詩古文，版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而已。張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興時落落，而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盡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閒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皆以此見盼，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過其質。吳子弗答，左右顧，皆竊予，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吳子謂予曰：彼房琯、樊英，慢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寔所著見，視緇所自云，鄰則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緇騏驥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氏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膂患癰，宜頡頏平原、睢陽，而自衡若此，非苟然者，然同甫上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睢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憤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驗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益盤壞，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用，吳子守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概取憒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即不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既望，芭山張自烈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面當路大臣，又合上路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毀之，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其也久矣。壬辰來陽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讌，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即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已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已刪作者，蓋三十年

錄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櫟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狐墉鼠。鵩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嘅福澌暨。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即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即趨裘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說。嘗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恆愛重之不衰。沒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櫟山矣。雪菴侯方域題。

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瞻其碑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而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冠五季之陋。而蘇子瞻稱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夫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泰秋、本論、至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答詠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觀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明者亡智。愚皆舌撟而不能下。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色。所至載刺盈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藝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大略。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虛得之。他人喘喘踏踏。首鼠而不敢盡者。或乃衒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援經傳。求合有證據之言。其敍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譏嫚之言。其議論、指斥所爲。審時勢。盡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捭闔短長顓其開。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是好者習而誦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斯矣。通者天下多事。強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末。而趾高氣揚。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鄉舉氣中。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即不爲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掇掇。獨古文辭尚多秘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輯所撰曰文編、曰文藪。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屑屑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詠吟、應酬之作也。奚足毒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其所搜。其散逸刊櫟山 缺一字（夢雅本每行二十一字。原缺十三行又三字。）

諫官必能舉秕政。指佞臣。出而備疆土。必能北口口。中禦寇。閫得當報天子。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徙曰才士。則世期吳子。吳子自期。奚失焉。奚失焉。金沙周鑣序。

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蓋符已久。放遠采辭。老儁俊少。談文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師友之間。交游文物。炤耀江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畧。龍驤虎視。劍然厲髮。上規下逮。考鑿隱陋。有所悱惻。激時事。友朋識其言。如持衡萬貨。立於四達之衢。未嘗有虛直不給之憂。而後之賢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於篇。予竊伏自惟。隱約著書。志有所思。誠當不在作者之下。間有諷世之言。然一過次尾。禁不敢發。予與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天下士也。曾一時鄉郭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次尾自代。其書有云。不及者數。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爲瑞。乃伯宗猶善避次尾如此。況乎數以下哉。雖然。次尾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憂之至也。王子淵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蜩秋吟。蛩蟲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瀾水陳名夏序。

後東浮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蒔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簫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遊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不多。要皆有爲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閭中人。而游於吳、越。豈其地士民獨有天幸。外無寇盜之警。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共忘之邪。迺一二遊士。則反當其佳麗之勝。慨然心目。見於詩詠。如太初者流不乏。斯又何邪。次尾負用世之略。將旦夕有所發攄。與太初之終於遊者。不可同日語。而其憂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尚。眞朴遒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行止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刻成。命曰後東浮草。蓋蔵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丙丁詩序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此其丙丁間作。余次尾論詩之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逃志意。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傳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間。況復資之掇拾。專尙華美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吾生平不爲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爲一家然。余固心識之。是集篇什不多。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次尾負王霸之略。希世度務。磊落俠奇。蓋其人在王猛、祖逖、郭元振、張延封之間。天下方多事。次尾日覽心營。閱時病俗。而僞世不已。知無相與推挽之者。即功名不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宜無他假者。信矣。次尾豈欺我哉。讀丙丁集者。謂足盡次尾詩亦可。同里劉城序。

吳次尾已卯詩集

予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蜀傾慨負大略。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宏嘉諸君之失也。以拘儷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非來嘗舉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非得也。則當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善論者。不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己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舉問可考而知也。即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雲間陳子龍序。

吳顧唱和集序

士見乎世。世所以徵士。言行三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士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距顧有是而世反感之。於是益受士之思。而士亦益爲世所輕。予所以重有感也。予鄉自顧澄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薛、胡、陳、王四君子後。輒儕指陝之馮、吉安鄒、梁溪顧、高云。士不幸不能生同其時。猶幸生同其地。千百世之下。千餘里之遠。聞兩先生之風。思兩先生之行。而況爲時非遠。受地甚邇。顧非兩先生言將奚言。非兩先生行將奚行。其言兩先生。行兩先生。則非人可知也。其不能兩先生言不能兩先生行。則其人又可知也。頃者余友眉生。走明大義。如鄒吉安論江陵故事。天子念書生無他。且能爲朕守名教。其無貴乎。念大臣重廉恥。宜自戢。於是眉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留弗報。嗟乎。眉生。天子愛爾至矣。既還抵予。予即以鄒先生進之。此猶吾顧、高也。唯、唯、敢不益勉。已遂之瀕江道上。相要歲夏以前來莒。歲以後予往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予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唱和集問序。遣書適至。夫子方、溧陽先生賢從孫。炎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溧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閒而不知取衷。則奚貴焉。二子聲相若。謙謙兩相下。顧既紹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益自勉。須時出而經天下。使後人士亦益知言二子言行二子行。則子與眉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鑣序。

樓山堂集目次

第一卷

論

史論

顯考叔論
曹沫論
趙盾論
子產論
伍員論

第二卷

史論

蘇秦論一
王莽論
漢高帝論二

且忌且疑。固難爲不知者道也。版既成。鋟於孟堅而貯之吳門所注字幼美。先姑丈樓山先生從弟也。同里內姪李時設。

付之得與父。以甲午冬與孔仲石先生。諸諸同學。隨脩授梓。隨得隨鐫。至戊戌秋乃訖功。其閒又不無

漢高帝論四
范增論

第三卷

史論
曹參論
周昌論
婁敬論
田叔論

第四卷

史論
賈誼論
霍光論一
霍光論三
趙充國論
史丹論

第五卷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李固論
郭泰論
荀爽論
諸葛亮論二

第六卷

史論
魏武帝論
荀彧論
陸遜論
桓範論
晉元帝中興論

項籍論
張良論

韓信論
周勃論
周亞夫論
東方朔論

公孫宏論
霍光論二
蕭望之論
師丹論
魏相論

漢光武中興論二
丁鴻論
陳寔論
諸葛亮論一
嵇紹論

孫權論
賈詡論
魯肅論
司馬昭論
唐肅宗中興論一

唐肅宗中興論二

第七卷

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以下東林本末
癸巳京察
辛亥京察上
要典三案
征倭上
征播

小試論
單騎詣虜論

第八卷

辯
齊秋四不即位辯
晉隱公非攝辯二
甘陳功罪辯

第九卷

策
擬進策　并序
持大體
謹信任
勵廉恥
儲邊材
養民財

第十卷

策
兵事策　并序
□寇一
□□一
流賊一

宋高宗中興論

三王並對
會推閣員
辛亥京察下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征倭下

晉隱公非攝辯一
六逆論辯

別邪正
審言術
重變更
能無用
裹貪源

□寇二
□□二
流賊二

備南一
防江一
第十一卷
策
時務策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爭其事疑然制科果無弊歟彙行騎射果爲得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口口流賊並剿用兵久不見效設者謂間術疎耳然用於二者將進何法歟
抑孰難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問今民貧盜起咎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資成之法何如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容不可撫也將勦撫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之後保無後患
歟其悉心以議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抑無病於民否
第十二卷
議
墓立社倉議
江南平物價議
江南徵錢糧議　失稿
江南弭盜賊議
江南汰冗役議
第十三卷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與顏徵士書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與田令公言鄉中糴發事書
上鄭太宰元嶽先生書
上金楚畹督學書
與徐慶求通政書
第十四卷
書
襄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復王乾純先生書
復方孩未先生書
與金天樞侍御書
與劉念先對亟書
第十五卷
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答沈眉生書
答陳定生書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遺池州城中文武諸執事書　失稿
第十六卷
序
姚伯子史懺序
四書圖考序
古方略序
韓姬命文集序
陳中湄歸來草序
楊學博詩序
池陽郡郡分韻序
李行季詩序
劉伯宗癸未詩序
第十七卷
序
八大家文選序
吳文成集序　失稿
送張二撫先生內轉左僉都序　失稿
吳和受給諫詩序　失稿
崇禎丁丑房牘序
四書小題文選序
徐文章制藝序
第十八卷
序
張閣公詩經程墨文辯序
國朝殿業序
道南集序
崇禎甲戌房牘序
歷朝科牘序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與方仁植中丞書
復楊維節圖博書
與孫頤周驗方書
復顧子方書
與劉與父論古文詩賦書
與袁臨侯開府書
張芭山四書大全辯序
梅衡湘西征集序
東林本末序
陳百史古文序
卷園詩集序
舒學博詩序
延陵七子　稿遺
梁鴻舉和集序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公傳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柯宜人傳
記
習園記
南岳登月記
陳定生詩畫扇記下
卷十九卷
檄
爲翟義討王莽檄
客問
原君
原將
原亂
對
令文士試騎射對
跋後
書姚孝子傳後
書王參州外集後
書益弟篆刻冊後 舊注此篇誤甲申作非原名應廷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書木末亭酒別語
說
貫楹者說
祭文
三祭周仲馭文
第二十卷
賦十篇
懷山堂集　目次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傳
康氏清姑傳
記
相公墩記
陳定生詩畫扇記上
高田茶記
第二十一卷
詩
公討從賊逆臣檄
原相
原用兵
五言古 四十六首
立秋 壬戌
雨後詠懷
寄李達丁煜劉城 乙丑
閩江磯水落見石出蛾江
晚眺府詠 丁卯
同諸從春郊 己巳
寄維文止 庚午
夜夢登太華失路過老僧問韓昌黎所至處
平湖舟中坐月 辛未
旅中偶成
別姚子雲韓姬命陳士業
之子
遊顏谷分韻得石字
讀周仲馭十四哀
祭外舅李苕川先生文

秃筆賦
遠歸賦
木山蜂房賦
惆悵賦
旅中除夕賦
老娼賦
詩
風雅體十章
旋柿
雲垂
樂府賦十一首
香罽曲 癸亥
猛虎行 壬申
苦熱行 戊寅
繁屋
白雲
聽歌詞
歙蛩行 乙亥
遠征人 辛巳
弔忠賦
園居賦
惆悵賦
所懷賦
雪中賦

初夏齊山示王子兄弟 甲子
自大剡發望橫山諸峯
初秋湖中 丙寅
固始道中見林曲似秋浦道上
得蔣臣書問却寄 戊辰
出塞
正月二十日湖中園上君醉
與劉伯宗共泛玉鏡潭
西湖贈寇天生滿千秋貴則學
南都社集 癸酉
時命篇
答吳去非見贈 甲戌
清密閣
和周仲馭十四哀

第二十二卷
詩
五言古 五十三首
烏龍源山亭同沈眉生
南山玩石
南京聞易曖侯寇賊死
練鄉勇 丙子
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馭曾歸不值
九月寄劉伯宗
寄徐虞求先生南京 丁丑
陳定生見顧賦贈
京口行 并注非時同過雒十月初旬
和顧子方有爲作
和顧子方論交詩
寄定生子方
除夕與一日子方遺信玉并得定生書却寄
贈答何次德
早春野眺 庚辰
何以
皇華來
朝發 甲申
第二十三卷
詩
七言古 四十首
吁嗟行
客有示予文文山宇卷者筆勢生動蓋真蹟也其詩爲過平原弔顏魯公七言古予覽而感之發
於
蘇州行 丙寅
悲東莞 己巳
相公城有千葉榴花二株花時甚盛因念其始植之日爲作此 庚午
報仇行贈黔中陸生 壬申
集藍園贈兩吳子 甲戌
竹亭感事
逃慢 乙亥
哭韓姬命
悼吳門
病起逢立秋時六月十六寫吳子含齋中
朱蟲子葉聖野華方雷集佛慧菴用慧字
出門 戊寅
嘲熱客
同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跡
寄仲馭兼致眉生
池陽郡邸集桐城諸子分韻一東 己卯
贈答周農夫
江行
有客 辛巳
當塗贈吳宜伯明府
宿南徼 乙酉
第二十四卷
詩
五言律一百三十四首
有感 辛酉
陶家山眺城外山水 癸亥
代愛妾換馬
村晚
出郭登湖山頂有南勢 丙寅
七十里鋪
汝寧有念老母不堪弦然
下第後泛舟赤石磯見石門有鐘王題鶴因步其韻 丁卯
友人泛舟至齊山
酬內
舟過方山
王侯歌 丙子
碧安館
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寇下獄疏有感 戊寅
大旱歌
悲苦節
漁隱圖爲陳哲翁水部題
折檻行
方密之並天柱峰圖相贈作此還答 己卯
無雞行
關經行 庚辰
答贈余澹心 辛巳
襄陽行
歐陽體又用東坡次子蘇韻
大風行簡周仲馭獄中
邸中坐雨寄劉子湖心寺 壬辰
齋中夜雨同劉城得清字
村晚
齋居 甲子
渡江
六安道中示王子
除夕憶諸同好
汝寧有念老母不堪弦然 丁卯
秋浦
負郭 戊辰
十五夜月獨坐

十六夜共諸從小飲
應試南都伯宗祖別青溪
繁昌蒋縣阻風 辛亥
虎邱
虎邱許孟宏王惠常見遠信宿 壬申
碧圀
至白下周仲馭以新詩寄贈見寄
遊西山
湖上逢禹水部給諫兄弟還朝予規以書受塔因復贈此
寄殿印持西湖練閘子岸 乙亥
范異羽先生雨中招聚鳴鳩亭分青字
閘口
江浦
來說
出師
張儲公自燕中赴友人雞還歸南京書來言有筆墨之役 丁丑
嘉興聞信
虎邱同仲馭眉生
雨中過邱天民留飲同陳百史陸履常用韻
得梅惠迎書因送王在明歸麻城并寄
夜飲楊維斗彙言別
有懷周仲馭
定生以沈眉生疏草相示
陳水部園亭
八月十五夜與定生看月南岳
住南岳三日矣十七夜吳閶卿復移具看月再用前韻
次韻留別定生
臘月八日同劉與父過相公墩因觀所作新閨
成都張紫城先生貽書及詩却寄張前令貴池
得眉生孟璐朗三書却寄時眉生以抗疏歸不復就試 己卯
訪伯宗鑑谷寺
南京寓鄒滿字閣子
過周仲馭西松菴
城南舟中

宣城留別沈眉生治先兄弟 庚午
風阻荻港集楊子儀守備幕府清音亭
九月十一金山寺
半塘小飲沈聖符舟中同趙我完吳扶九
游澄石園同諸吳友分韻得奇字 甲戌
與石居贈吳去塵
鎮江阻風登北固山

第二十五卷

詩

七言律一百三十三首

杉山寺 壬戌
明日同諸子飲丁介之齋中次韻
五日觀伎賦得紅裙妬殺石榴花
棟湲
淮泥
光州公廨有林亭竹石吳使君留飲移日
汝寧詠雪
李達自燕中歸傳滕陽驛方李兩御史就逮題壁詩讀之愴然李咸和二首因步其韻丁卯
開報
示緒倩子相
旅夜看屋軸傳奇是沈青霞事末句深有感於閨氏
九日寄諸從應試 己巳
吳孟醇見過
虎邱社集
閶門舟中華亭二杜集朱宗遠周勒亩楊維斗張玄恒朱雲子李仲木陳臥子張友鴻吳扶九沈

送傅元之應鹿北上
即事 庚辰
簡顯子方
賈家園同梅惠連
鄧邱除前一日伯宗偶酒時予將欲移家
寄懷大司寇鄭元嶽先生
北望
近事
贈竹無疑
贈證中上人用彭禹峯韻 乙酉
課童子理蔬圃
又題泥滑壁
重陽風雨飲伯宗鑒亭
丁太史亭成 癸亥
聞口變有感 丙寅
同王公儉兄弟宿雨梅心驛
自亳州道中至固始境上
蠟梅

聖符彭蓀又諸子
憶劉伯宗父子
楊龍友集雨花臺廿籟閣 癸酉
贈吳子含去非兄弟
將去吳門方密之賦詩寄扇答此
九日項氏兄弟集同朱雲子錢吉士朱望子游上方山至山足游人萬衆舟不能進夜月返棹雲
　與雲子吉士泛舟橫塘過若和宅未登
　子趣予共作
寄懷張天如
宿虛隱同舒芑孫沈崑銅吳時可羽吉分之字
潤西
春興 乙亥
寄梅里贈輿父 丙子
簡陳臥子
兩太宰鄭元嶽先生請告不得暫歸里中時將赴內召因贈
丁丑元旦
羅李先載酒招伎自五雲菴至齊山同劉伯宗王公儼
　吳日生招同楊維斗夜飲酒闌論事有感
答姚雨若見贈
禰湯友僧朝雨見憶山齋
陸履常招飲西郊草堂其尊人子垂先生出所藏古劍見示
懷朱雲子用前韻
次韻顧子方飲虎邱寓中
次韻子方館事
李仲木舟中集同諸子分波字
楊龍友月夜過訪投贈詩扇并言寇警
施元虞送菊
答張草臣
許孟宏招飲因觀其藏書命子孝酌在坐
次韻邢孟貞見訪
次韻顏方平同周仲馭張天如孫孟朴沈聖符吳扶九振六見訪
彭殷源雅集西嚴將有雁宕之行
答蔣虓人見顧定生家
黃心市自無錫貽贈二詩予過錫山不值因次韻答之兼致諸友
同輿父登郡樓有感賦贈
周方伯孟嚴先生夫人雙壽先生仲馭勝部之尊人也
贈尚寶方灊夫先生友人密之其家嗣也

贈孫克咸
同子方避暑舟中即事
答黃心市
秋興
過義興贈陳定生
和輿父感事
壽日起宗憲副五十遊副胖頭之尊人也
清明前一日清涼寺登臺作 庚辰
袁州解華予太守園友人張御公遠致書幣
范大司馬質公先生盆中生並頭蓮
劉川潛宅中七月開玉蝶梅花一枝
寄仲馭
蔡香君太守招飲芙蓉亭
除日

第二十六卷
詩
七言律三十六首
辛巳元日和伯宗書懷兼訂移家之約
遣興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明府
何元子給諫左遷南總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贈移家之作來酬一首
贈眼鮮民少京兆
馮璘仲寓戶部園郭孟白招同涂石丈移尊亭上
酬方元錫吉偶姚觀侯若侯兄弟見招并贈詩
郭孟白以潘硯見贈
郡郎度歲王遠卿大參連日見招因案部句
元宵大雪歲爲拗體
酬方後未侍御見贈移家白下
贈金天楊侍御
慈湖曉發徼雪示曼殊

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作此謝之
邸中大雪憶子往來有望雪詩今更作詩志喜時沈昆銅云來視予
雪詩用東坡韻　雪谷 甲戌
雪中飽曼殊胡胡之飲于邸舍劉比部程廣文及陶氏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又用前韻
采石採幼窟雪中餽酒過訪兼有登山之約因賦
和尚港阻風聞荊襄兵警而京口城守嚴未
山中五日聞三月十九日之變
過陳定生寓舍
中丞程公以池州兵使開府巢湖
將結茆橫山原深處因宿谷口小菴
觀兵泥濘題壁
五言排律 六首
哭陳元靜 乙丑
方孩未先生見招兼惠扇舉酬 戊寅
魏玉無錫子方先於丙夜歸自錢塘喜成十二韻
贈孫克咸十六韻
五言絕句 十七首
昭君怨 辛酉
渡淮 丙寅
梁溪曲 戊寅
和子方阿子歌
光州胡胡之避亂來南與同客當塗二詩贈之
六言絕句 一首
題扇滿字爲僧作 己卯
七言絕句 七十三首
湖心寺立秋 辛酉
偶過蓮花菴 甲子
所見
代贈 丁卯
別意
閒收 壬戌
北峽關吞壁閒二詩 丙寅
春河鋪
郡東城湖
戲作
自高田至秋浦道中 己巳
下關夜泊見鄰舟有女年可十五六夜半聞舟中教琴聲甚苦
上新河代作 辛未
燕子磯舟中聞有問人詠門泊東吳萬里船者與蘇武子吳喜臣即事
劉伯宗寄所紀桐疑事
山中感興 丁丑
過嚴子陵釣臺
去梁谿將溯荊谿里陵華陽白門錨子方同游稍後至期俟之定生家記別
杜兗如索題其像
見邸報
南京所見三絕句
寄顧子方
案槍篇
江上絕句
偶作晌絕句
與李原常飲小飲杏花村 非注原常樓山內弟
聯句 一首
七夕小集即席聯句

自南京歸留別所知 甲申
閒陳清谿死難
和尚港阻風用去年韻
苦雨 乙酉
敢臥
石灰冲絕命詩錄選一句
重陽雨夜飲弟發若抱觀堂 戊辰
中秋寓樓書懷十六韻 甲申
杜湖 癸亥
季園 甲戌
樓子歌代怨

第二十七卷
詩 壬午非注錢版將竣始求得此卷補編於後共二十二首
過周仲馭丹陽寓舍　夏日雜興
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次侯朝宗韻　美色何足恃行
薄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鰓 時　江行雜詠
又聞

樓山堂集第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論

史論

穎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悖反經而用權。詭誼而事術。所於事濟。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悔有未當也。可毋責也。若夫君而悔心之萌矣。因悔而寤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證。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回易。雖其言足以致君之信。要不可爲天下萬世法也。穎考叔以遺戾之故。使其君反而念母。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既語之故。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乎語哉。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從母。此非小變也。毋何人也。而以和見黃泉爲譬哉。若之時。怒天地而犯明神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況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祐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潁叔，

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道。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爲人子之過。其失也即不至於謀篡而薄誅之失。或亦不幸而類潁考叔矣。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白矣。追高渠彌殺昭而立子亹。則子亹與於弒者。非吾君也。高親弒吾君者。吾讐也。齊人殺子亹而輒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讐者也。安得死之。豈惟不死。又逃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祭仲之心愈白矣。妥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亹。非死社稷者也。石碏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吾君。焉與子亹。則州吁石厚之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夫祭仲之死。當在宋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死而劫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即死而君廢。君立。吾不與其事。豈而吾亦可以無憾。此孰與夫親親四君之廢立。而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役。祭仲之不死者幸也。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者。繆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亹之難爲智。仲尼曰。信也。嗟乎。人臣有忠而必智者哉。夫子答稱管仲子糾之難。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乎語哉。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從母。此非小變也。毋何人也。而以和見黃泉爲譬哉。若之時。怒天地而犯明神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況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祐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潁叔，

曹沫論

昔者藺相如廷叱秦王。完趙璧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適賢。亦直不在璧耳。藺使於相如持璧睨柱時。即殺而奪之。不則於其從者亡歸之後。繼相如而舉兵責璧。相如之死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即獻璧而還。却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即趙亦不義而不爲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慙。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概勉天下乎。計不出此。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儕。倖。古人所謂使不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荊卿以匕首入秦。欲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爲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即使事成而柯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暮亦發墟矣。故柯之事。又相如所不爲。而要之皆出曹沫之風而甚者也。夫沫之犯要盟而劫霸主。事雖成。實不可爲法。縱使於桓莊既盟之後。沫以正諸桓。未必不從。安用執匕首而劫之。夫展喜勞公以牢桓之功。師且引退。況桓固身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沫蓋亦計三北之恥。非此不復。遂爲是說。不反顧之計耳。人臣不能安國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奈何。幸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則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士蔿論

人臣而不能強諫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爲吾智足以及之。而幸不能爲。此柳何哉。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士蔿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譴之。又知三年將毒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既知城曲沃爲不利太子。而不能諫。又知築蒲屈爲

保寇讎而不能止。姑試爲之。且退而賦蒙其禍。則國亦安用此臣爲哉。夫人臣知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爲之所。而先事逆計。以宰其言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成者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篤固忍人也。逢君之惡。以盡殺桓莊之族。則皆宮室之衰。士篤實爲之。彼何有於君之太利和之爲效。亦槩可覩矣。況乎其事有不忍言者。故吾以爲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啓之也。皆悼之罪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而勤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爲明於天下之勢也。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歲用。忍以立謀。北轅辱以自囚。事定功成。而後其心白焉。不然。事未舉。即汲汲焉惟恐己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賊也甚矣。子產處族大龐多之國。卒能使國無篡弒之禍。而己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以處之者善也。伯石之辭卿也。子產惡其爲人矣。而反使之次己位。子南、子晳之爭室也。曲在子晳。反放游楚而薄公孫黑之討。磨之不能。而故龐之。殺之不可。而結縱之。究之使不吾忌。豪之而使唯吾所制。至後迫子晳以縊死。然後其本心始見。推是事也。子產之存鄭。亦可謂處心積慮。盡其艱難者矣。後世謀國者。皆得是術而行之。何至使宦豎成墜。得爲之備。而致身蹈誅夷。禍及宗社哉。吾嘗以子產之才。有似管仲。而過於晏嬰、叔向。晏嬰知陳氏之必代齊。叔向以公室既衰。政在家門。亦知趙、魏之必分晉。乃不能有所施爲布置。折其方張而殺抑其勢。夫以區區之鄭。國小而偪。雖有強族。而無臣禍。則子產之功。安可誣也。惜也。子產之爲鄭相耳。誠使挾大國之資。得賢主而輔之。匡合之功。即不可再見。而黎人不忘者。吾以爲非仲能之而偷也。能之矣。

晏嬰論

晏嬰、固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爲。知陳氏之必篡齊矣。不能早爲之計。拔去其根株。徒負其先見。以爲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嘗即其對景公者觀之。蓋未嘗不欲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己實無能如之何。故雖終身竭忠藎謀。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遺。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處此。非規爲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強楚。又何有於區區事未成之陳氏也。即其才足以爲矣。或事勢已極。而機會不予。雖刀鋸餘壁。憑其窟穴。猶足殘喘人而傾宗社。況乎國之鬼族。又爲兼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驟去之。其爲變速而禍大也。豈順則哉。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之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則竭力以至於死。若此者。非晏嬰所能也。嬰豈獨不能死。弱值弒逆之變。而周旋侈僭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若此者。非其處之亦有道矣。陳氏之難。又何能爲故。晏子才不足而智則有餘者也。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爲孝。以死於君殺爲忠。蓋春秋人傑矣。而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眞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也。怨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爲也。君亦一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

樓山堂集第二卷

史論

蘇秦論一

運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秦。如是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予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親以摧秦。而秦終能摧滅六國。以并有天下。實蘇秦成之也。何也。秦當惠王時。雖強。然不過負其形勢以勝天下。非遂能出而囚天下也。是時地未加廣。而兵未加多也。其於六國。非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秦之患。非六國無秦患。秦所以狼六國而使之偷安。予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蜀既附。然後秦益強。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兵。則兵益銳。負其益強益銳者。以制偷安自保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合矣。揆厥所繇。豈非蘇秦爲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疑於秦也。且爲國而恃人以自固者。適以自敝。徙幸人之不即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而用之於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斃。養敵以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趙也。俄之說趙者。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并漢中。是秦之有蜀、漢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

膏君者。忠者不爲也。員之鞭平王尸也。爲已甚矣。父讐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君臣之義絕也。乃既以身臣吳矣。干僚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進刺客以殺僚。非親殺其君乎。僚亦人父也。僚不從吾報父。而吾遂因而殺僚。假僚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報父而後已。不知員將何以解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藉資耳。不然。員忍人也。既已殺楚。又欲滔越。殺人君父。以用己之未足。而略不惆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嚭康之殺也。皆殺魏臣耳。爲其子者。即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身欲泣。以明無事仇之義。而反顏臣皆。又以身死。紹可謂不孝之甚者矣。而世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繇王祥言之。孝可不忠。繇嚭紹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皆嫌疑之而以覩員。則忠孝之間。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聽秦、益食以待自盡乎。抑稱藩受制。以俾秦之不加攻乎。夫六國非合從無術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何也。原蘇秦之合從。起於自固富貴。以詩嬰其父母、妻嫂耳。非眞能爲六國計利害也。亦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爲此六國長治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蹙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秦柄。以陰助己。則蘇秦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固富貴。若曰得秦兵數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爲矣。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不過連六國之帥。一投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之法。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閒以乘之。用六國之師。則擾之甚易。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釁之可窺。六國此動。則彼息。又彼敗而此救。是六國嘗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之精銳亦盡。況嘗破兵而秦不困者哉。敵多則不知所以應。兵久則國內之變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吳人敝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其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爲在蘇秦爲善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不可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希富貴。養寇以貽患人國。蘇秦者。蓋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全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士。方借敵以自榮。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王翦論

古今用衆者多敗。而王翦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爲用衆即勝。未有不自敵其國者。翦豈得爲名將哉。翦智人也。其謂取荊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必不能得志於楚。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復將我者也。非多請師。則君必不以我爲怯。非君先以我爲怯。則後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適操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爲我用也。不然。楚雖強大。伍員三捷師而覆其國都。以翦之老將知兵。必欲王之增境內而固之者。豈眞怯哉。吾於是有以覘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滅六十萬衆而敗愈疾。以王翦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可。然翦之多請師者。蓋

是時韓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耳。韓爲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衆。不足敎主驕。而非厚自污。不足狃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自怯。勢實劫主。要卽後多請善田之術先脅試之。以得其情。韓可不謂智人哉。夫剪亦懲白起之事而爲之者也。韓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鎭之。信之死。謂假王致之也。謂假王者。信忠漢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善田無厭者。剪之術也。而莽此不全。是故謀何用剪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亡。夫功名之士。不師剪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剪之謂六十萬者說也。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爲也。然有心爲之而輒收。何哉。天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卽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一有得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爲我有。夫漢高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縱觀秦皇帝而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度浙江。曰。彼可取而代也。而陳勝輟耕太息。亦有富貴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無意。卽其有意也。亦與籍、勝、涉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將卽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爲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卽有得之之時。與取之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也。爲帛書射城中。則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則推讓以爲能薄。至數讓而衆莫肯爲。然後乃立爲沛公。嗟乎。此非有良平之謀。而何與信之敎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己得。然後其度有餘。而後之所爲。亦不過適耕其地而止。此不能無所爲。而能有所不爲。故其意常不可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爲。徒汲汲於己之富貴是圖。此不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者。而況夫天命之不可假者哉。

漢高帝論二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咸說沛公。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予謂此非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遷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徵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盧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道使還報。己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虐。亦能矣。觀之留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然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恣羽欲攻之。賴道判之諫而止。然道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旣居蜀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

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縞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響德。此三王之衆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三傑者。烏足以知此邪。明強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爲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著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爲義帝發喪。祖哭哀臨。卽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三代以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未有不假仁義而能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嗚呼。漢唐之王。所謂新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每伏於人不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卽有亂而或不至。至而不甚焉耳。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寧告語。見於詩者。雖引罪致戒之詞多。未嘗過計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吾力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爲盛德也。秦始皇旣幷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寶。致其豪傑。以爲寫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謫戍。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項羽亟誅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誅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卽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其中之所爲瑕釁。可勝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嘗相則曰。安劉必勿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留之。此爲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故嘗其爲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反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眞帝王之度者不能也。抑吾嘗思焉。勃之成功者幸也。高帝始疑呂后。亦嘗深爲之計矣。卽不去之。豈無所以嘗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天亡我非戰之罪之言。宋蘇洵謂於其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必亡之勢。而張梁八年之間。則猶以其戰力哉。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者也。方宋義之欲鬬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衆秦。因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蓋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昭於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納涉間破船破釜。視士卒必死。而後能破秦。則羽不渡河。章邯必舉。趙舉。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閉宛城。三帀。夫良豈宛而不虛邯者。以羽之縻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爲危。況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又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堰秦。秦卽舉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衆。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亡。邯、欣之續耳。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謂扶義而西者。能遂悍然不反顧哉。宋義圖趙之策非矣。使義爲上

將時。盡將諸將西人關。則郎必釋趙自救。此孫子在趙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爲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郎後。義又豈能直棗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郎不降。沛公卽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爲之也。天下獨苦秦耳。設章郎未破。羽盡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與漢毋論郎爲可殺。羽卽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爭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戰。羽卽以戰亡。而不亡於鉅鹿之戰也。予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范增論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爲項羽竹篾之臣。卽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弒殺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強諫。爲在其爲好奇計。稱竹篾哉。是羽惟疏而不用。卽使漢聞不行。范增尙在。亦立而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猶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梁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卽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興。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卽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嗷嗷悲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執一牧豎之子。若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卽固守臣節。果能令豪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關智。逢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卽不弒義帝。義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不可復興。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卽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嗷嗷悲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執一牧豎之子。若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卽固守臣節。果能令豪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關智。逢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卽不弒義帝。義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有天下。而義帝猶存。若之何不弒。故羽之弒義帝者。徒貳漢以名。若楚亡而義帝在。則殺之於郴者。能必漢之不爲楚結耶。不然。殺帝者。九江王布也。發喪誅羽。而乃遣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終。姑借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弒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忠楚。欲立六國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大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漢臣。而增顯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予嘗謂三代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德。則亦必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篡漢。起者皆以漢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天下。太公不能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況區區立於人牧之楚心哉。善夫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得。況假子輿。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眞帝王之識。而非如羣盜一切掩耳偷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張良論

君臣之間。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能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挾數任術。探測人主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白其然。以使天下非君者之憚所用予。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如意事觀之。未嘗不嘆高帝之譎。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帝不可謂不知人者矣。於周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邑而知五十年後之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哉。蓋借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商、雍、甪、綺起而爭之。使帝還立寢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能成功哉。無如廷臣唯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眞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夫一周昌強諫。而帝笑而置之。則帝所以難測羣臣之意。可概覩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之強諫。又使言者如後世史丹、張九齡、翟之篤言切論。則帝豈漢元、唐元之不若者。而必待四皓從遊。然後爲開悟哉。事關安危大計。羣臣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廷臣不言。以幾倖乎隱士之成功。漢於是乎無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臥不屬。而借力於四皓。又不牢在廷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深山之老人。此非君臣之朋。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詭。而子房之善爲術數也。

樓山堂集第三卷

史論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非不能強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平勃遣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代。則呂后、惠帝之提重參。與所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毒。而惠帝之懦弱。而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切決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強之。夫遵折悍后之謀。使惴主有所恃以爲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爲得哉。而參不能也。帝卮未塞。身爲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槃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所欲入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爲長治久安之術耶。夫惠帝非盡不可有爲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參輔之以道。未必不是。以防邊毋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彊之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遵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孤

爲之哉。柳所謂童牛之牿。易爲力耳。誰爲澳相視高帝能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髮偶死。呂氏之禍。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後成根株者。質參也。參貢老之術。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見其時之所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覓厚耳。故吉行之爲謹慤。參當悍后弱主。其勢之決裂可知矣。强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不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又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其如其時之不能垂拱何也。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信之用兵。卽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不先王。則垓下之戰。信之蹙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己之事不成。而不輕己之所有。則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敝於印冠而不予。漢興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猶無弊乎。唐之藩鎭。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鎭之法。可與取而不可與守。及其敝也。足以亡國。而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非間呂后亦必能矣。平、勃謂陵曰。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窟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迫身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沈嶷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聽王諸呂時。卅亦身實長禍。而姑隨平長短。以冏吾位耳。彼豈眞謂己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賣諸生。被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能。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況國家安危之故。謂恆一木强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昔論宰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思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嘗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爲趙擇相。則立昌。當呂后之王諸呂也。勃不能强諫。後誅諸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噫。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呂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戕殺。王殺。昌又不能卽死。昌蓋負託之甚者。夫昌於是時。豈眞特其强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耶。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强諍。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後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諍曰。臣今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能負太子也。太子旣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幷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卽后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遂陽默。以坐視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卽亦不能自遂其强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

廷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內未塞。視其嬖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開有爲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吾終以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疑異用也。周勃木强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椎魯少文之周勃。亦卽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棄者節也。卽以爲抗節致忠。付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有深謀至計。豫視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當率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卽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昏不畏漢大臣也。后雖婪。猶慮漫易與。其意不過當晉身以極母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旣王。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勃、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强之邪說。呂后遂證言吾欲王諸呂哉。卽后意如是。而王陵強諫之時。勃等佐之。諭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蹴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必不悟。卽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非間呂后亦必能矣。平、勃謂陵曰。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窟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迫身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沈嶷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聽王諸呂時。卅亦身實長禍。而姑隨平長短。以冏吾位耳。彼豈眞謂己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賣諸生。被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能。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況國家安危之故。謂恆一木强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嶽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嶽。其誘我也。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兩國和擊。此宜奪矜見所長。今匿往。詭見羸狀。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夫敬之言。固季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視。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强楚。而萬乘之師。見殆於冒頓。則氣盛不戢。而功成。遠得者之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冒頓。狃狄若果盡得乎。夫懲匈奴一戰之敝。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難。卅亦平城之役。創於冒頓

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之理。遂有不暇自念者耶。夫天下之言。庶必聰之。不難見也。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皆足以惑人。雖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決擇而至於敗。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於平城。乃重於逐敬而遂移平城之不聽於和親。嗚呼。此豈獨屈勝之氣。難於虛戰而破創之智。亦不可與同破矣。雖然田豎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事卒驗者。袁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即聽遂計失而於婁敬之說。終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周亞夫論

夫人惟猝然之頃。可以觀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倖者。遂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變不常習。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害其誰信之。昔者周亞夫嘗堅壁不出。以困吳楚矣。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臥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之質。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爲動哉。吾觀細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爲變。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安以圍棋而破苻堅。郭子儀單騎而諭回紇。皆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汚者。而必沒身於財蠹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娃倩、副宗、其稱。則益疑非其偷矣。夫以相如蠹蘭。謂吾還璧却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爲玩世。則殖財蓄積。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樊許阮籍。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詼諧傲弄者。非所以定剔也。故剔者。能爲汲直而不以隨稱。不爲宏曲而能結主意。剔其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剔。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樓山堂集第四卷

史論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徵行道遠。欲斥諸縣爲苑。以館陶公主之獻地。至寵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爲小矣。在廷諸臣。不聞有所諫正。丞相御史。具阿旨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繫大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詼諧取容者耶。其傲弄公卿。毋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助、海王等同稱。見諸人以諫進以誅死。若朔爲避世金馬。善於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寓詞託諷。而諸人利口取給也。朔學術稍縱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廷豈有右朔者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卿健世。豈以竊婦滌器等事爲朔之所不能耶。後世又以朔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爲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人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覆吳伯越。何壯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汚者。而必沒身於財蠹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娃倩、副宗、其稱。則益疑非其偷矣。夫以相如蠹蘭。謂吾還璧却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爲玩世。則殖財蓄積。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樊許阮籍。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詼諧傲弄者。非所以定剔也。故剔者。能爲汲直而不以隨稱。不爲宏曲而能結主意。剔其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剔。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間。有可兩全則兩全之。不然。若法不勝恩。又緣情以緝之。見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倖之計。至於殺天子之謀臣。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而偽太后之心。則景帝勢必至於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先焚之爲得也。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得大臣如綰、濞者爲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爲者。帝所必不爲。故譬其言而棄其身者。蓋主臣學術之先異也。方天下新去湯火。帝一切與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興禮樂、改制度者。在陛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誼、自殺。首惡已服罪矣。梁王爲臣下黥劓。自可議親以赦。使田叔奏獄。而爲上分別言之。奚不可。乃必焚獄詞爲也。張敞之諫霍氏有之矣。人臣引義固爭。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使下之不快者。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上之恩意亦未肯不全。人臣申國法而杜邪謀。計無善於此者。而乃探測上必不能行之勢。以先自焚其獄詞。向令王如吳、楚、淮南之爲。反形已具。吾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賢知之主。亦不世出。出矣。而常苦無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遇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世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涕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遇文帝而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黜漬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緤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得謫。三稍可如是以處耳。亦悖之甚者矣。故吾嘗謂邵都之侵。責臨江王者。殘人骨肉以爲忠。田叔之焚梁獄詞者。實非以忠而全人骨肉也。夫大臣所以薄全人骨肉者。自有道。田叔蓋未之知也。

十三歲始沒。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于紛吏。其短誼者誠有之。迨而後從長沙見徵。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是而盡見其蘊。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冀其推引。亦無爲也。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用。人君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遂憂傷至于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即不死。帝亦卒不用。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爲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可覓爾矣。

公孫宏論

史稱公孫宏阿世取寵。又擯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暨夷。審是則國有大變。宏直孔光、張禹之流。雖竊貴。固亦身爲之而不惜矣。予跡宏之始終。宏蓋足智持術。善于處功名者。即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繇有二。躁進、佔勢。其大抵也。躁進則志貪。志貪者多溫忍。及其既也。喪盡廉恥而有不顧。佔勢則氣盛。氣盛則行必邪。及其終也。欲遽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必盡天性乎。有所漸于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然後蒙而屈節。雖孚自己作而安之耳。而宏有是哉。宏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起徒步爲宰相。然當徵爲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郡國再推上。而宏固讓。非于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對策合上意。所成就遽如是哉。迨爲相而身自儉約。奉祿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衡山、羣與。自以無功而乞骸骨。宏于止足之義。非不剴者。假令淮南之謀不泄。其所謂下宏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成于漢相無加。乃八十老翁。僥倖于必不可得之闕。而以國輸人。宏而忽人也可。宏而智術有餘者。豈出是哉。宏之所可議者。外寬內忌。徙抑仲舒爲已甚耳。非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廷諍。毋亦重于以身蹈不測。而要與媮合苟從者。猶不可同年語也。蓋宏爲相。多識大體。族郭解。延賢人。論于朔方之難。則願罷西南夷以奉之。受汲黯廷詰。亦任過而無所辯。其因事寤主。與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表章儒術。至更通一義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質爲歷代右文之始。若徒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抑。謂宏于阿面汚行之事。始不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宏者哉。漢相如申屠、王嘉。以死抗節。宏誠非其人也。若衛、賀、屈氂之相繼誅戮。又如楊敞、王訢之唯唯元咸、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宏。宏不爲漢賢相乎。田蚡受淮南王金。而有不忠之言。後武帝間之曰。使蚡在。族矣。宏至元始中。猶受顯褒。則宏之賢。漢固未始沒之也。夫人臣賢如公孫。宜以不能諫爭人主。後世猶將引其無慊見詆之言以爲疑。況其不如宏者乎。固知守正不阿。爲人臣之大節。而淳處功名者。使不有生平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此予于漢之諸臣。而終致疑于平勃也。

崔光論一

北狐、大節也。然天下方安。愛厲世之業。本一王之令。內無女主大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強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之流。值險釁詐。因會擾攘。則亦不必皆如伊、周者。而後勝其任也。崔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帝以幼主屬之。于是帝號爲知人。帝誠知人。然庸文之事。非帝所逆覩。帝若曰。主雖幼而天下安。如光者。亦庶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既壯。亦如昌邑之行淫亂。吾不知光亦將舉而廢之邪。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昌邑之不宜光廢之。而社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于光。光之所以效忠幼主者。蓋無大于嚴輔翼之官。慎匹配之選。而光事昭帝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焉不疑。引經決獄。光值一善之而已。至爲帝納后。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孫也。棄之輕虛。安之幼騃。燕相平知之。而光不知乎。因蓋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期丁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却后。此豈光所難哉。毋亦以其親戚給連。可以自固。亦特己專政。而他無如何耳。不知適以啓外家之漸。而成榮、安、蓋主、邪辟之私。卒之上官、桀爭權。幾執光而傾危社稷。嗚呼殆哉。此誰遺之也。吾故曰。光亦幸而值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實則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鉤弋家惡。故不及齊王。武帝懲呂氏之禍。將立子。而鉤弋不得赦。絳、灌爲竇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卽而論之。其憂深慮遠。皆可推之爲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講于此也。至于受人之託。因據而有之。夫匹夫然諾。猶相信于存亡死生之際。而況人臣之於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禪爲忠。夫使人臣而蓋如莽、懿之流。世寧復有君臣哉。以狗彘不爲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兒童之見。故人臣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所謂大節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揆社稷而安幼主。吾所謂輔之之道。亦安可不竭也。

崔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卽抗節非難也。期于有無所爲爲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臣所能豫計哉。人臣而先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既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社稷。光憂患不知所出。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當是時。使無延年之贊決。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所爲廢立者。而後取決延年之言。發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使光素以伊周自命。則胸中有所期必。而形于外者。亦無學術靜鎮之度。于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陰陽撥倖其間。幸而成。則不免于殺身。不幸不可知。天下事徒爲好雄耕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亂其中。故其志一。取決一時。無所遲疑搖易于其間。故其氣專。志一而氣專。天下之大節有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以下。有廢立之事者。誰不自以爲此古人行之哉。至于遑遑于外。而志亂于中。小者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己欲利而有之。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昔趙盾迎公子雍于秦。又患穆嬴而立靈公。昔先蔑棄士會結敵怨。後靈公欲殺盾。而盾卒靈君之憲。吾嘗謂其原皆萌于此。夫謀國如趙盾、始立不定。卒被惡名。彼後世篡弒相尋。皆繇此而甚。世豈有伊尹之事。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

所以能舉大事而不亂者。非才節可逮。其模誠有餘。心無爲而爲之也。光誅昌邑羣臣二百人。其徒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觀此觀之。廢立之事未萌而身已岌岌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嗟夫。人臣無故而有伊尹之志。吾亦未知其可也。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戢抑。身死之後。至于族滅。班史謂其不學無術。溺盈溢之欲。以增顯寵之禍。信矣。夫光于謀國。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毋亦智有所殫。則有所蔽。故光之破家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智有所蔽者。則忠有以盡之耳。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固非遠何匹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專任關中。身犯危殆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而免。向使何屑屑焉疑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以其萬全者予國。必以其不全者自予。蹈鐵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其全者予國也。道何以其全予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國危而宗全。猶非全耳。嗚呼。光于是乎可原矣。所謂誠樸有餘者也。當其輔幼君。值巨疑。躬廢立之事。仆桀、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于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于纂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盲之。光非盡強愎自用者。廢立之事。決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咸又佞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輔幼君。值巨疑。躬廢立之事。仆桀、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于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于纂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盲之。光非盡強愎自用者。廢立之事。決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咸又佞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鮑、召之策。吾知光亦必虛己願聽矣。迨光死而宣帝不圖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開張敞之疏。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遑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爲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祉穀之深遠。固大而暗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不忠有以遮之耳。抑吾嘗論之。范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孥戮。可以媿韓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復其家而已乎。夫鄧侯之不治垣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侯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爲人臣居功名者之法。光猶未至于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于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僥倖而又非盡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于是乎可感矣。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雖降。猶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房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取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龍遣武賢。予謂充國非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煩尺書數賁。而已數條奏。又最後帝下其議。而羣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必可用。其所爲一時事者。不必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之利害。已盡詳前奏中。不必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既已知其能。而己復不有其功。如此。則宣帝未必不益多其讓。而強弩、破羌。有不感而且愧者乎。而必以自張伐。不錄二將之功。令武賢深恨。卒告其子以死。則亦充國不善自全之過也。夫當諸羌背畔之際。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而充國曰。無踰老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臣之忌。及守屯議。而舉朝先無是其策者。向微明君賢相。充國能卒行其計而成功乎。排衆議而功成。即微自伐。吾亦哀虛譽之不免。而況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自守。身死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既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道。而充國不受。善言。卒有子嗣。與辛氏世隨。然則以其壽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營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謂武賢之告。實非自取。則功名之際。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右丹者。然亦因是而有感于世變矣。蓋非是以定陶爲號。而不立廟京師者。此丹獨識也。丹豈不知上怍帝意。然見禮甚正。故持論不阿。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孔光上書引秦爲據。而欲立共王后爲太后。冷褒、段猶。則欲立廟京師。厥後朱博、趙元復稱引宏議。而勸免丹。此豈眞有見于典禮哉。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間以爲富貴資。若是乎禮之是非。即自人

之邪正分之也。宋濮議興而司馬光引丹以爲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無稽。而禮官益諛。共指爲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異。中書禮官。皆一時名賢。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文。亦未始非也。本朝與獻之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嘉創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濮議時。中折持之不。無稍過。遂反爲附永嘉者捷徑。于時董宏、龔、猶、竇、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又以禮之異同而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朝執丹設者。至九死不悔。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何如哉。要之守正者。雖遂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其所是。以合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襲、宏者流。議臻仲于一時。而執知其爲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爲知禮也。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蔿、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豈立何事耶。國無骨鯁之臣。強諫力諍。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豈無復之。或不得已而出于微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慨矣。故吾嘗以叔孫通之諍易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諫。使人主有所動而事得以立。綏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傅昭儀。而欲立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與王鳳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近侍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臣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于是上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遂爲嗣。夫候閒獨言。示以必死。已足奪人主嬖幸之心。又謂得子流傳。使不至自遂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有不即悟哉。使于此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然。必至公卿廷諫。反使其主以無所容而成愧。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往至于不可救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蓋不能乘閒直發。執義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高宗欲廢后而立武氏。所憚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即欲廢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意。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士蔿、狐突、原款、者之比也。而事不幸類之。況夫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晉、梁無忌者本少也。又況其多勁與敬宗之流也。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雀光乘政。所置相。則皆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和權之輕。亦于是極矣。獨魏相以練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擢升。使漢相以重。而相又好親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指釋敞忿奏言冀異。豈不爲漢賢相哉。然吾以爲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以取位固主。而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漢之亡。始于宣宮。而成于外戚。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自白去副封之後。帝固已深倚任之矣。相能探微旨以破散霍氏之謀。豈不可因主方向我。而有所執持裁抑。以遏絕內外干預之漸。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此何爲也。霍氏不宜秦盛。自可訟言于朝。以引義固爭。而乃有所因緣以爲重。然猶曰。非是或未必濟也。至于言國家大安危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等詳議。乃可。豈以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吾于是而有以窺相之私矣。卽繇是推之。蓋宣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而相不救。夫

豈不能爲鄧昌之爭乎。重失內廷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變態千許者。而欲與宏、恭、石顯、爲伍。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以丙、魏、爲冠。予則以宣官外戚之禍。皆自其貽之。固知人臣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爲之。而古大臣不以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鳳之封逼韶。曹申居之爲傲慢。逋宋宏之正。坐讓諍。疏廣不使外家豎誰太子。以示隤于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知深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如此者。可爲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于是者歟。

樓山堂集第五卷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乙酉五月

國家當陵遲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而起。遹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夷。如此者皆中興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己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爲中興。其事實難于開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下也。楚最無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伐秦也。而天下之苦秦也。人心思漢。故漢必復新。非漢之人卽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持空名可以劫天下哉。空名可以翊天下。卽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爲者。盆子胡爲者。子嬰固背帝天下矣。方望夷立之。亡不旋踵。又胡爲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創也。何也。創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是故背聖公而不爲不義。遽卽位而不爲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俾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向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他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竊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伺發。以僥倖于非據哉。彼哲元、宋高、雖國祖君亡。然正朔尚在。己特持空名以爲人擁立耳。既立而志願益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愈安狃狹。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爲利者。予此亦曰中興。此又轡之盜賊偪偪以妄度乎非意者之所若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哉。吾

故表光武之興。以爲非有創之資者不能也。彼無創之資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劫哉。

漢光武中興論二

古之得天下者。豈必皆生而有天下哉。生而有天下者。繼體守業之主也。非是者。或絕而復續。或取之他人之手。是本無而有之也。本無而有之。當其無也。無利於天下之心。而聰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聰其有者。即其有之也。不能堅。吾于光武之有天下。知其能爲盡者而能不爲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愷悌之沒也。元帝即位于江南。後宋之徽宗被虜。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兩者天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于他人而自有。則聰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爲有之事者。視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南君之意。若有震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爲利者。此實何哉。昔元之即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和。有可以進取之勢。乃棄而不圖。至其後視誠恢復者爲寇讎。若恐二聖之一旦復來者。此皆以爲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爲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有者。可奈何。是故利沒于前。害慮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即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睿陵首議。旋立大勳。乃一無有襲焉。直至于更始既敗。然後若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即徵寵而天下固吾有也。至同時侯王嶋起。據土地。假名號者以十數。而必盡收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惟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即位之後。唯務賞其素嘗相從。及歸南勦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封十八王之故智。及其既平諸盜。又令移檄隗囂。規幕雖異。要爲不能盡其有矣。其何以稱光復漢室。爲中興令主哉。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爲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李固論

李固遺漢末造。以事立孝桓。爲梁冀所惡。冀又以固名德。恐終爲己害。便馬融爲奏。卒陷之死。當是時固蓋居必死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惡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既之日。而死于蓋吾既立。梁冀譖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直非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即建白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清河乎。不能也。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己。趙戒、胡廣亦決不能助己以犯冀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喜。上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脅脳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爲得乎。夫順帝崩而清河之立。既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誡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申其惓惓。用以激怒。豈不愚哉。吾故曰。不如死于質帝

遇既之時爲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固下獄而後。始有貴械上書。要誅冀鍾。詔閽門通訴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後羣勢成。挾其所起。肯李固、杜喬之死風之也。世謂漢以羣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繇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向徵諸羣人仗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下。豈至賊丕而後禪哉。囚如盖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敢有。而貽之于其子。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蓋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李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爲非所哉。而吾猶謂不如先死之爲得。然則人臣有犧爲通經如馬融而陷人之死。相知如黃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趙戒、胡廣之流。則貪位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眞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乎死者之如固也。

丁鴻論

後漢書。鴻父綝初從世祖征伐。鴻猶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寢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緘縗于家廬而逃去。後于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乎鄧彪、劉愷之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據范氏之說。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歎之。而甚鄧、劉之讓爵于弟。爲不勝殘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惟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爲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矣。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定。則泰伯之讓。志在翼商。不得爲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未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有所爲而爲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聞風而跡其事者。要不能無所爲。推其心。蓋知忠孝之爲美也。而析義未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子取之。若曰。視世俗之爭而讓者。不啻愈乎。且以應娶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已。爲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爲也。此庸人所易。以己所應得之封。而推以讓弟。事誠不可爲訓。然能斷斷齊義而行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蹈之。以庸人所易者。而責其必不能。仝豈聖人與人爲善之意乎。三代而下。父子兄弟之間。以爭奪而至于弑逆相尋者。何可勝數。一啟之宮。數瓶之粟。取者稍贏。于自戕矣。況乎享有爵土。而指己善讓。豈非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必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罪之施耳。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好氣節。然如此者。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爲此聖人所必不爲。嗚呼。其亦不知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卻桓之弑。而深罪隱公。以闕鄭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之況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讓也。夫子稱之。況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爲能讓。獨可罪乎哉。鴻之書曰。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哀于義者。吾猶患其感于鮑駿之言。不卒遂其意。夫駿所引不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羊是衛輒之說也。抑豈當于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督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豎。勢在戚璫。士大夫屬節抗義。至于遭黨錮。陷刑辟。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咸嘉氣烈。未嘗不病其過。然是時即徵諸公。漢亦卒移。使諸公不爲其過。漢之爲漢。又何如哉。予稱怪郭林宗

名傾一世。卒與世浮沈。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爲高。嗚呼。若林宗者。所謂巧于取名者也。其嗣身則哲。歸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繇李元禮。而其所最稱歎者。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己而重之耶。抑以其非己所及。畏敬之不若。以其非己所及。則二人亦既以鉤黨取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剋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抗直不回。卒以踈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及陳、賈諸君也。林宗亦既交李、范。倫陳、賈。同時名士無免者。而郭泰、袁宏。何以獨幸苟全耶。夫易稱先幾。詩哀明哲。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計朝政爲名。然事繇名士之互相標榜。始嘉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議。當時林宗實爲八顧之首。己始其事。人罹其害。人以不免爲過。而己以善全爲高。吾不知林宗果何術致此。林宗于什隱之間。無所據。于人己之際。無可解。不獨有愧于李、范二賢而已。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猶有譏之者。而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耳。子言范丹傳。謂丹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夫丹之不就王奐、視泰之假棨同舟者。誠爲不類。而平時引勢以相重。遘艱則幸免以爲能。丹之鄙泰、未爲過也。嗚呼。東漢尚氣節。然亦多以名劫。以郭泰之名。而不誅其隱。何怪乎世之議黨禍者。輒以李、范、陳、賈諸君之死爲過也。夫使世不有爲其過者。郭林宗其東漢之季一人矣。

陳賈論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卽相率以禍爲戒。吞默隱忍。以浮沈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耶。故黨禍有必成之勢。而諸君子無苟免之理。陳賈始與李膺之禍。時黨人多逃逝不獲。驃騎金賜募使者四出相望。賈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持。自往皆因。是賈固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復舉鉤黨。服讓以德。賈故多所宥全。賈微獨己不求免。又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倘行皆如賈也。黨禍何自作哉。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我爲之。則爲先幾。而他人爲之。卽爲隳節。有自我爲之。則爲保全淸人。自人爲之。卒以貽恥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親也。又必要其事之本末。人之初終按之。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當侍候覽。當託太守高倫用事。賈曰。此人不宜用。而當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貽書謁。賈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賈乃獨屈。使不深觀賈之設心。敢以此二事爲儉德避難哉。又使不觀賈前嘗就獄。與後多全宥。卽賈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賈而不爲陳賈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卽不可無賈。賈之心。而因欲貶李、范之節。則太卽豈甘以其身爲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賈。此賈之心也。因賈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假陳賈無所爲而屈張讓。此恥豈在元禛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或謂卽無利不得不趨。吾不知後世士大夫節奄宦。至有稱誦功德者。利耶害耶。此又苟免求全者之所宥稱也。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之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既已畏禍貶節矣。猶欺天下後世曰。彼其志或采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于以退爲進。但不爲戚璩宦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恕其所立心矣。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稱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舉辟。而竟爲董卓所徵。驟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于仕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己所能爲與否。以卓之兇暴。而尙欲存心匡救。至勢不可回。則因而固之。若此者。非爽所能也。僥倖其不能者。以先畏其所不可枉。事之無據。無一可爲爽原也。爽被徵。謂爲東持之急。不可逆命。然既徵之後。一月數遷。而爽不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爲伍瓊、周毖。亦幸不爲蔡邕之續耳。瓊、毖、爲卓所舉。卒以誅卓。遷都死。邕則死于附卓。夫死于附卓。何如先以忤卓死。況中居蟠、鄭元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爽之不愧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盡植。而爽亦遜言以免。彪、琬、然宗社傾蕩。則依阿聽之。居位若荀爽者。吾實未知其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爲邪臣鷹引。既不能拒。而又宜爲之辭曰。彼欲有所匡濟也。乃非不可立。而我之志節已先爲其所奪。嗟乎。如荀爽者。可勝歎哉。

諸葛亮論一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卽止。不以才累智者。管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舍荊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倘在。諸宿將之未死。與蜀漢之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乘事于禪立之後。此烏在其爲智哉。吾以爲此亦未卽天下之勢論之耳。蜀與吳、魏之立。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天水之小竊。操之武而多謀。權之沈而能決。非若籍之蹶張。與公孫、隗囂之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先主雖傑。非高、光之比。蜀卽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盛。至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假亮卽以其勢有荊、襄之衆。奉其傑主。以帥敝萬人之隅、張。能左盤脊而右瓚擾乎。又不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北向乎。毋論志不可獲。設用師于荊。窺吳則魏乘其後。窺魏而吳更違盟。不幸亦如羽之陷敗。復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新附。而一日數整魏帥之至者。何爲也。嚮使劉嗸之計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卽圖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英。二敵之所忌也。歸立而敵且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足以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晉故曰。此其勢使然。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睽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半安一蜀不足。而連年襲師。竟至齎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卽滅也。而身之不敢卽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耳。不然。先主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爲。而世且以不能致桓於王爲仲病。夫致桓於王。則伐周矣。仲卽才。詎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哉。仲之料此。固已審矣。吾故論亮。而因及亮所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執

數說以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智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焉。論者曰。操召丕而謁之植。以譖倘。倘為戒。而丕與植遂不相能。使相數十萬金。開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焉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雖以才見幸。然輕躁多過。固非有奪嫡之深謀。且是時勢已在丕。毋論非劉、項之比。即與譚、尚之各樹兵者已異矣。又寧植者不過楊修、儀、嶷、皆浮華賢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丕之奸雄亞操。固不至如譚之窳而無識。猶之操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若曾經數出軍祁山。魏延請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即勇能以數千人復魏。降將足使楙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況亮乎。以此而譏其事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所謂亮之失者。蓋亮有可乘之機二。而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固曹仁於樊也。時先主已得漢中矣。操憂羽而欲遷都避銳。遣徐晃援仁。度其勁兵銳卒。已悉於樊。亮以此時。別遣將助羽。而己帥師北向。更發使至吳。申固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應。固吳則吳不至襲羽。助羽則羽必能下樊。又羽方勝魏。而蜀方睦吳。吳知羽已乘勝而蜀更出師。起而相從。可以收利。此一役也。魏可以亡。而亮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魏也。亮慮其反覆。又恐其為患。亮欲促其事。故泄其謀。以致懿將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懿能不動。勤

固之衆。可以卽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權自屈服。乃乘而不取。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爭漢中。嗚呼。亦晚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璋勒急取之。後魏武皆以不用其策爲悔。況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力乎。益州天險而土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因之以開帝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若魏武者。吾終謂其一將之才有餘而已。

孫權論

孫權乘父兄之資。值紛爭之世。悉其江東之衆。宜可進而統一天下。乃其土地竟于一江。終其身。非北服魏。則西和蜀。不聞有欲馬河、雒、觀兵梁、益之志。則非智有不足。亦其勢有所不可。權可謂明而得所處者矣。蜀則猶吳耳。鼎足已成。曹之不能闚吳、蜀也。猶吳、蜀也。此當時之勢也。惜孫權知所以自處。而未知所以料人。卒其所以得處者。其自失也甚矣。何以言之。諺曰。鬬王不成。其弊不失爲霸。未聞君臣之間。而可隨勢輒變者也。權之始而拒曹也。謂曹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其拒曹也。所以奉漢。然是時權已無漢矣。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包茅不入。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雖衆無所用之。桓公與之盟。而天下于是服。桓公之大。而完辭之正。亦無所屈。曹之挾天子而征伐也。既破荊州。移書責權。蓋自視桓文矣。向于此時。權亦以完辭遏對。曹將如之何哉。乃張昭之欲迎者。長于勢之不敵。而非必見于漢之不敢二也。瑜之拒之者。見江東之不可失。而非謂破曹遂足以定漢也。然猶曰。非是則鼎足之勢不成。權方欲爲曹之爲。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篡漢者。以吳、蜀緩之也。此戰之力也。然一權之身。始以新集之衆。連蜀破曹。既以已固之勢。又敗羽臣魏。此烏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謂之爭天下。則臣篡漢之丕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亟背之。夫權豈不知丕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操之不遽篡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丕之驕之而使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我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隗囂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卒受禪者。以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己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爲名耳。其於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自爲戰。以譬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以譬敵者。而甘于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之遠。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當而空名服者。孔融也。義不背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爲漢賊。成之者荀彧也。彧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名果可以換而得。故謂彧不智哉。

賈詡論

曹操精善用兵。既破荊州。欲卽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勝進之。德以懷之。以夏變夷。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荊州爲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操得據而有之。故曹并荊州。必圖江東者。亦其勢使然。而惜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力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我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隗囂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爲戰。以譬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魯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當而空名服者矣。故詡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除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不過三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急于一戰之利。子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徒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間。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敵拒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賈若、韓之破陳。皆此決也。曹人三合師。不戰而楚以敵。況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不復振。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恒以謀詡言之未用。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顒、鍾繇、皆過擬之。以爲王佐之才。顏子之德。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假使子房而道似伯夷。予以爲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于紂之朝。亦終身未爲周書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爲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于商無益。于武無損。非有所出于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于時秦既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踢能盡智。奉一主而已。濟終。彧三世爲漢臣。因紹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爲忠于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篡志。而勢

不可復制者。卽以此哉。故彧之言爲漢。實爲曹也。當操失利于張繡之時。彧爲操盡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爲喻。嗚呼。此豈爲漢者哉。夫彧始終所盡之策。荀攸、程昱、賈詡、郭嘉輩皆知之。不必彧也。自彧勸操迎天子。然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曹爭者。亦以匡漢爲名。假使紹先挾天子。彧又將何以勸操耶。管仲之致若于霸也。服楚而不臧。存燕救衛而不私。操誠絲毫無意于漢。但擁兵臨帝。而實天下以不貳不臣。天下未必不服也。己有挾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貴人。彧蓋自持矛盾之說以教曹者也。且彧于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篡志。徒爲諸人尙在耳。謂天下知之而彧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始且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于是而以彧有王佐之才。吾不信也。彧勸操廢后納女。此爲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及舉泄。則陽懽以自解。此爲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之姿名。而以憂死。甘顏子之不二過。如是乎。如彧者。至死而猶巧于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盡之無復之哉。始彧去紹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彧代操盡策。以開篡漢之基。謂爲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況敢遠比伯夷乎。夫既爲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爲而忭操以死者。孔融也。義不背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爲漢賊。成之者荀彧也。彧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名果可以換而得。故謂彧不智哉。

賈詡論

曹操精善用兵。既破荊州。欲卽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勝進之。德以懷之。以夏變夷。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荊州爲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操得據而有之。故曹并荊州。必圖江東者。亦其勢使然。而惜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力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我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隗囂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爲戰。以譬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魯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當而空名服者矣。故詡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除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不過三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急于一戰之利。子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徒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間。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敵拒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賈若、韓之破陳。皆此決也。曹人三合師。不戰而楚以敵。況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不復振。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恒以謀詡言之未用。

執知劉計亦未爲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有不敗。有所恃而忘己之所短。雖敵有長而不忌。曹操舍鞍馬而爭舟楫。與荷堅百萬之衆。驗于一戰。二事可以覆觀。向使操納謝諫。而堅從猛言。雖不勝可無至敗。故知謝者。不可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陸遜論

曹操創于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南之衆。憑閱勝之威。假西蜀之強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于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授沒。蜀之所以終于不振者。以荊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于亡者。亦以遜之急于得荊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瑜不得備爲助。而曹未必遂敗走。魯肅之勸以都賢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曹操之必爭而謂非備不足以當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滅以一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然。因魏之懼羽而議徙也。而己更出師他道以援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于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謂襄亭有義節者。詐兵襲人。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爲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心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已果助羽以蹙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荊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飾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羽而即可乘勢以圖蜀。襲之可也。可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即可以固吾圍。而關勢因以日強。襲之可也。荊州自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不足以過魏。又當觀衅焉。卒皆之所以滅吳者。蓋繇此始也。故遜之襲羽。蜀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擊蜀之勢。翦己之援。而爲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襲羽乎哉。援操而後能襲羽。稱臣于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睥曰。小國相救。利也。今遠相攻。天亡之也。欲因備怒以還蹙吳。向使睥之計行。即吳已隨荊州而墟矣。故遜之計。是蹴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蓋長於襲羽。短于拒魏。而淺于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荊州。一失荊州。而遂兩受其弊。彼遜者豈真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己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爲功。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爲能。吾故論之如此。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備。能者皆以爲失。即孫權亦曰。子敬勸予過周瑜拒曹操。是其二長。而以地借元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即魯肅之所以長。而惜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未能明其意而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爲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即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繇得爲桓文乎。肅藐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嗚呼。肅之言如此。此何異孔明初見元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之者也。向使肅言即行。操安得先據荊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琮降。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既引劉備以爲援。又資之荊州。以使之扼操。蓋肅之計深遠。未有如此役者也。何也。操非畏吳也。其得荊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爲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荊州當敵。則操與備垂而已。得休息以承其後。向使曹忿其敗。而師致出檄能保其長勝乎。故資人所以却敵。却敵然後能自完。自完然後曹勝則劉受其敵。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誠計之善者也。周瑜、魯肅皆當時聰遜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聞權以地資備而箸落地。夫天下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恃以爲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以自固。遜此謀。瑜知之。操知之。蓋英雄所見略同。而彼豪、遜者不悟。故急于復地。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不能進取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散。而秦得以幷天下。荊州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亡。蓋天下之勢。固有利人所以益己。而顧彼貿貿以溺此者。非智者未有能深見其然者也。權襲羽之後。長驅出師。而稱藩于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若制吳半。蜀國不能久存。況蜀得外我攻其內乎。繇曄言觀之。遜之計果未爲短也。故吾嘗謂三國謀臣。魏無過曄。而吳無先遜者。不聰、曄言。則吳當先蜀而亡。然而遜不死。則魏之天下。其亦未可知乎。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篡逆之臣。樹根既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之臣。不能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可制。制之而得。幸而身死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有存亡不同。後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至死而無救于亡。則其死之尤可悲也。亦謂其不如國安而身死者之爲得也。昔者桓錯爲漢削六國。以衰卑之讎死。然計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死。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繇範爲爽畫策。爽不用而事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爲爽死。死何足惜。範之死爲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爲劫于爽而不錄。後世以爲窳于爽而不察。此範之死所以爲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爲漢賊。然適值喪亂之後。挈雄鼎立。故曹得因以爲功。又計勛量力。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城大川。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爲爽在則魏之宗室尚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洞其蔭根不可得而拔也。不剪其羽勢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則蓄謀稱疾而乘間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其欲去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非已之權。而俾人分其勢。然後魏可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諫爽不從。而吳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嬉戲。範豈不知其必敗。何鄧颺之浮華。範豈不遜其在妄謐之列。不附其方嚴。而謀其將傾。不諍之于事始。而救之于其必危。範智者也。曾計出此哉。範嘗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之是以止算。誅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惜爽義皆殊犒也。事勢昭

然。尙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國予人。範卽智能如之何哉。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遷。夫然後痛範之以忠于魏而死也。悲夫。範與錯皆所稱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安得如範之以魏死。又不死于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所謂恐不可及者。吾以範是當之。

司馬昭論

自古奸雄竊國。每視世所不便于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于收人心。移士習而已。夫三代之王也。必起于得人心。其敝也。陳氏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予嘗歎東漢之天下。士之氣節留之。及晉篡魏。而士大夫回面喪心。若以爲當然。無足怪。此實何也。蓋昭之賤守節而尙放達。非成爲風俗非一日矣。故柔脆之氣。中于人心。不然。高貴鄕公之被弒。魏之臣不俱無死之者。而一時名士。放言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買充、王沈、無足道矣。阮籍之徒。時號爲賢。乃周旋亂賊。託爲遠害。卽嵇康之傲睨。非其能仗節守義也。猶以爲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之卑。無過于魏。而實昭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過于昭者也。

晉元帝中興論乙酉五月

晉元帝之始爲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卽出師諸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卽位以後。導爲宰輔。遂君臣偸惰。無復有經略遠圖。以至于強臣見逼。卒于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徵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讎未復。人心思猶。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推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奸雄有所憚而不敢肆。此至而一意隆忍姑息。以盜其苟安。于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想哉。晉之勢。包匿垢恥。使奸雄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于宮闈。而可旦夕削平。然後使乘輿反正。克復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善始善終哉。乃襄冕之疏。既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改元。而冕亦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夫冕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啖主以自取富貴耳。豈眞謂此舉有關于興復大勢哉。祿山動于富貴。故叛。若肅宗動于富貴。亦叛父。裴冕動于富貴。故亦陷其主于非義。夫古之亂臣賊子。未有不以利動者也。若夫報君父之讎。雪國大恥。此其事正于義。彼主臣之間。所爲警戒震動者。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間。而以望之見利則動之人哉。後之君子。繇周、裴冕之說觀之。則晉之偏于一隅而畏有臣禍。唐之禍亂相尋而不恥。出奔者。當兩主卽位之始。而已知之矣。吾又論之。以爲世之有若父之讎。而猶勔于利者戒也。

宋高宗中興論乙酉五月

肅宗卽位靈武。論者以爲名號既立。則人心皆狃。而諸將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於此。檻而事濟。從檻可

宋之有狄思也。其禍甚于晉。高宗豈元帝比哉。其於徽、欽、親父兄也。罔極于二聖北去之日。而中原有主。又去汴京亦咫尺之間。非若元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又非若元帝承餘緒于晉統已絕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屬而用之。謹可報。膠、泗可破。燕、雲可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不欲耳。其意以爲非城陷主辱。吾安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聖可還。又設吾何地。是故疑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北用。然有二蠹之而創爲留中永錮者蓋之也。永嘉實材相。視當時異議者。老死貶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國家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蓋之。況太倉才又不及乎。然議體繇意見相左。其時無慕名爭國本則有宛枯其閒。而邪正分。邪者遂日諸君子爲東朝之慕。夫東朝何人也。而曰慕。爲是言者。人道蓋矣。雖然。東朝果可慕也。此非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進條議。及廼溼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與而歎曰。慕哉慕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爲之慕也。

樓山堂集第七卷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以下、東林本末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爭奪情者。以其身爲劉妥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以人所謂朝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趙、沈、艾、後有用不用。要之爲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秉國者。如前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材。而多其嫉。起而角之者。非鷸則鍋。於是林嚴之間。賢哲相望。夫諸君子逃不得用。退而有明道梁徙之樂。此誰使之。而又熹之焉。嘻甚矣。天啓間。耆老值存者。尚乘用。未幾熹禍興。而實發難於吉水。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與。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而至京。即屬顧清以復江陵證爲首務。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後來侍御。侍御曰。先生爲總憲澄任。諸御史皆在。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蘇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溢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爲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終皆爲國也。嗚呼。蘇侍御之言。此所以爲東林哉。

三王並封

會推閣員

論曰。予於萬歷癸巳。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籍。而朝參晨質。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講之嘗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也。時梁溪則有華龍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元珍劉君、茂才葉君。毘陵則有一本錢君、數教薛君。宜興有夢麟吏君、達可吳君、納陛張君、金壇有切劘而江、陝、北面遙相唱和。蓋大江以南。不越二郡之閒耳。人品理學。遂擅千百年來有之盛。然是時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於下。此東林之不顯有此也。即後此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間。有一誠行好修者。率相與面納之曰。此東林也。小

論曰。予嘗覽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舉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於失君。遂於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則將焉用彼相哉。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而王亦旋自悔自勉。故其事得寢。不然。太倉之肉。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供一時事。爭此未盡者。於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北用。然有二蠹。嘉靖時盡於議禮。萬歷盡於國本。非國本盡之而創爲留中永錮者蓋之也。永嘉實材相。視當時異議者。老死貶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國家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蓋之。況太倉才又不及乎。然議禮繇意見相左。其時無慕名爭國本則有宛枯其閒。而邪正分。邪者遂日諸君子爲東朝之慕。夫東朝何人也。而曰慕。爲是言者。人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慕也。此非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進條議。及廼溼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與而歎曰。慕哉慕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爲之慕也。

癸巳京察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抗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即家卿無能自行其志者。逮平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孫清簡、陳泰介繼之。於是閒不得憒吏部權。而統均之體以興。蓋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爲考功。則尤異矣。高邑主計大都。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清夜篝燈。精心衡鑑。有蠹巢於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奮臂乙之。而所斥都給事。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即家宰甥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官哉。鄙使有賢輔臣焉。所當委己任之。昌言論薦。至察不次之擢。奈何以畏其所私。反肆之蠹。而一時大猱刻畧以論救。能斥者至十數君子。政府可謂肆志而慊快矣。於國家何。於萬世何。然則太倉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廢者。雖死不悔。于是而曰慕也。其所謂君子亦有慕矣。抑予尤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爲察也可知矣。賢者率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年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爲澄清。而邪者尤嗷嗷焉。此實何與。夫人而邪也。吾無貴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畏身焉。豈獨不能棄官以爭。且資友矣。嗚呼。此爲視所謂東林哉。

會推閣員

論曰。予於萬歷癸巳。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籍。而朝參晨質。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講之嘗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也。時梁溪則有華龍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元珍劉君、茂才葉君。毘陵則有一本錢君、數教薛君。宜興有夢麟吏君、達可吳君、納陛張君、金壇有切劘而江、陝、北面遙相唱和。蓋大江以南。不越二郡之閒耳。人品理學。遂擅千百年來有之盛。然是時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於下。此東林之不顯有此也。即後此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間。有一誠行好修者。率相與面納之曰。此東林也。小

人欲空人國。未有不加之以名。日之爲蔡。而門戶之禍。於是乎不可解矣。沒淫二三十年。壯者弱。老者死。迫逐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已求人此中。又以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爲哉。吾故觀於此。而不勝感慨繫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爲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兒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啓乙丙間。一閹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蒙面汚行。事至不忍言。而榮因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道術之種不絕。而爲乾坤留未來之緒。以待今聖明再啟者。又誰爲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誰謂黨人不可爲哉。予嘗客梁溪。歷陽羨。徘徊毘陵、華陽之間。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東林者而可矣。

辛亥京察上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爲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於何辨之。前此之爭。情之詖。而人之並封。之京察。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爲之事耳。何得概其生平。今試觀天啓乙丙間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當至媚閹作孽。以爲狗彘所不爲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爲之耳。奈何遂以概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我朝之截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爲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謂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豎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羣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繩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夏白而長臺省者之爲湯、曹乎。然聞湯資尹之黜也。湯兆京持之力。而甫實梁以衝門體救竇尹。至於風憲。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眞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即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幅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於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遂持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即福清入相。于實有力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予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略。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於國家。必無莫使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以。曰。夫然。賢者蓋安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雅卿。雅卿曰。淮撫故不貪。然豪俠人也。不善自藏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譏。臨之口耳。且不攻淮撫。安得東林之巇而抵之。又以中甫吾鄉鄰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衷之論矣。及予閱三朝要典三案。封事。逆案。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厲者。此又不足辨。

論曰。子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爲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何以誰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人雖殊也。其效忠則同。功相等也。而受禍尤酷。東林之爲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既見於天下如此。非攻東林者。又牢不可破。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納奸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詆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所以不絕踵於世也。或曰。東林往矣。嚮之忠言至行。與夫羣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來世淺浮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即逐聲相吠。有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此稍識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繇是相提而論。甫過而聲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毀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險資。假地勢。恃屏蔽以猖狂於承平之際。金湯其堅。甲兵其利。而又以邊功便陰其計中。於國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鑑。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爲功。蓋何故哉。督臣之不諳殺降者。張天威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初擒殺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句套之患。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搖。人心搖而後可以絕句套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謂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豎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羣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繩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夏白而長臺省者之爲湯、曹乎。然聞湯資尹之黜也。湯兆京持之力。而甫實梁以衝門體救竇尹。至於風憲。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眞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即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幅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於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遂持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即福清入相。于實有力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予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略。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於國家。必無莫使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以。曰。夫然。賢者蓋安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雅卿。雅卿曰。淮撫故不貪。然豪俠人也。不善自藏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譏。臨之口耳。且不攻淮撫。安得東林之巇而抵之。又以中甫吾鄉鄰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衷之論矣。及予閱三朝要典三案。封事。逆案。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厲者。此又不足辨。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險資。假地勢。恃屏蔽以猖狂於承平之際。金湯其堅。甲兵其利。而又以邊功便陰其計中。於國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鑑。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爲功。蓋何故哉。督臣之不諳殺降者。張天威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初擒殺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句套之患。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搖。人心搖而後可以絕句套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謂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豎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羣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險資。假地勢。恃屏蔽以猖狂於承平之際。金湯其堅。甲兵其利。而又以邊功便陰其計中。於國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鑑。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爲功。蓋何故哉。督臣之不諳殺降者。張天威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初擒殺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句套之患。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搖。人心搖而後可以絕句套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謂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豎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羣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險資。假地勢。恃屏蔽以猖狂於承平之際。金湯其堅。甲兵其利。而又以邊功便陰其計中。於國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鑑。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爲功。蓋何故哉。督臣之不諳殺降者。張天威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初擒殺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句套之患。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搖。人心搖而後可以絕句套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謂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豎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羣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臣觀日本小東耳。當高皇帝時。猶且貢寇相倚伏。蓋異類反覆無常。其天性也。後下嚴絕之禁。又使信國公沿海設防。蓋備亦至焉。自永樂時。有事於海。然後貢市始通。有勾引。嘯聚劇於嘉靖時之深入。荼毒幾半天下。豈非絕之不嚴。禁玩備弛以至此耶。神宗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而又有朝鮮之役。勦師海外。豈得已哉。朝鮮者。我之外蔽也。外存與國之垂絕。內實杜邊患於未然。於是不憚征調。不惜轉輸。非日鞭長可及。所以建威消萌。不縱敵以貽患。而且聊以固吾圉者。亦非勞然也。嚮使政府持必然之畫。樞部無倖功之心。經略用老謀。而將軍不狎敵。不侍蔵年。海上之績。豈不亦與平哱等。而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悖橫厲者。此又不足辨。

否而彼小人者既以畏敬我而陰之又以中行爺侯彼納使曾其詐微天誅主款之魄而惟敬就禽其辱國可勝道哉懲封貢之誤然後登壇推轂又更設瑤壇誓山之盟可爲塞心至幸一關白之死僅能收功始謀不臧而求後伐用懋蓋亦未之有也嗚呼自古以王者之師欲得志海外者少矣越國創寇我誠非得已彼倭亦豈有大志屬在鱗介而涎我邊徼者有何之者也況又無端而艷以封號此之謀國眞如兒戲是故防倭者無以朝鮮爲口實也關白之罪宜易世不復尸而壬酉、徐海、竊恐復起於今與閉其入甫關其出當事者奈之何不鯁鯁慮之而以夷狄爲小人雜賢以中國爲夷狄僥倖也

征倭下

國家之經略朝鮮也蓋數歲矣然卒不得其要領謂其欲衣冠我土地者是張之也謂關白固不軌而先藉用兵以出其世臣清正等理亦有之未敢必也然吾姑無貴其兵端以其殘我與國震我東鄙不大創而使得氣去何以張天威而使四夷慴服乎第彼非形兒勢詘何以遽就款我非威盡力竭何以遽予封事勢明白易見徒以一樞毫不知兵而梁國兩端遂成道築誰梁國成謂其心可問乎應昌也奚誠也玠也籍也以名推者也如松也貴也縉也以武著者也程功計效其卓然可見者蓋寡矣豈器任爽哉則戰款之說貳之而發蹤之先貿耳予讀丁酉靡之疏而傷之嘗時中外之故亦略可覩矣先是記平壤事者不一有多張劉、李之撻伐者亦有謂封事實多撓非石計之盡經嗚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予因綜核往事著其得失之不相掩者背趙營平有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伐其功以爲後法與著其失以爲後戒其用心一也故予卒以朝鮮之役可爲大鑒而後之謀國者亦無多特天功哉

征播

論曰東征未完而播難興播征蓋與朝鮮啼相首尾焉微調之費等哼而成功較迅豈三征惟播爲差易哉予亦嘗考其始末矣楊會三殺其妻其殘忍天性也此何足深治而遽議川兵兵用而師還已褒威矣則宜大創之不使得氣而又何遽議撫勵撫相循於是道勞築舍之局爲敵所窺故酋之猖狂不益至覆數十世之宗而俾移國滅者亦我貰威之也夫當其始也一太守論之可使無動至其後微天下兵而值乃克之難得志哉盥場之謀誰實司之其始計亦稍糾矣予嘗歎國家於川兵之故前後如出一轍任者一而百撓之適者南而北轅焉僥倖於始狼狽於終曲徒無恩而焦爛是閒蓋不知凡燬矣幸應龍穴鼠破綦江而猶懸梭爲坐而待撲耳今天下所在苦兵宗櫃、黃巢之流堵毒六七省連誅十餘年事已不可如何而勛撫之議非獨參差且相蒙蔽視往時夷土可爲郡縣而今數百年之都邑嬴矣求其力而拒原者亦如蘆三征時也可更得哉播之役摧破者實得人世之稱于山司馬及南昌將軍也有以哉副是以來樞邊文武動相隔閡遂之敗氣沒世不復而棘門霸上實傳舍矣嗚呼可勝悼哉

小試論

單騎謂廣論崇禎辛未

古之爲將者能戰以勇決勝以智而服敵以誠夫兵詭道也決機兩陣之間度險易量遲速爭主客料彼己縱反間則誠不勝勇勇不勝智撫叛卒消反寇解散迫脅之衆與夫海化煽惑之屬則智勇皆有所不足恃而用之莫貴於誠蓋觀郭子儀之單騎詣虜投鎗免胄不數語而回紇僅呼引歸未嘗不歎敵難臣測可以誠感而非子儀之忠信能立爽狄亦不懷服也唐之兵端始於薛鎮之強以弱主御強鎮而又制之無威撫之不信上下懷貳遂至反者四勦而號令貿貿然莫一蓋命一將以誅反已而非將亦襲跡而動猶欲息火而沃之以苔火不可滅苔愈加熾耳是故自祿山發難以來叛賊蠭起而竭忠立勳以非身爲天下係安危者唯子儀一人何也其誠不可及也夫子儀所難者難於安史、緣起而以倉卒之旅再造國家尤難於魚程、交譖而以疑忌之躬克全勛節豈難於以其身服素所畏信之回紇哉且夫忌物太甚者必中受其不足寡信則多備備者多而後謀之者愈衆是故秦皇至猜狠也而戟交於殿下何也禍胥伏於己之有所畏因發於人之所必伺者也若夫威立則人有所不敢恩著則人有所不忍坦然無所備於物而卒不以身犯其難蓋吾使人無不可見而人有不可測者即在是耳趙宣子昼朝門啓而賊不加害夫不閉戶者盾之所以藏身也至於賊不加害況其納不至於賊我者耶推而至於行師用兵之際華元以病告而楚圍解羊祜以藥餌而吳人服忠信既立難可爲恩況當時之同紇素爲我用懷恩既死令公尚在以人情而言亦單騎諭之足耳子儀豈其微功一時又計畫無之而故以此昏猷哉抑子儀之所以成功者誠也要亦其識有所不可及耳不然挾不賞之勞居必疑之勢而功名令終身家妥然者此豈一忠信不學之人所能門鑰不啟將庶可至榻前車騎不從覲容可使泌泣子儀之善於自全大率類此是故有誠無識難以三代以下不世有之霍光不免矣嗚呼人臣若子儀者獨爲將帥之所不可及也哉

樓山堂集第八卷

辯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卽位也。無惑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卽位也。亦無惑也。若夫繼弑君。不得言卽位矣。莊、閔、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夫桓者、親與夫弑逆之事。比之繼弑者則尤甚矣。而書卽位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是以卽位爲貶也。夫以卽位爲貶。則何以處夫無所貶而卽位者。揆何以處夫不卽位之爲貶者。皆不可解也。穀梁于莊之不言卽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然昭之不以道終。又在外。其爲隱猶桓矣。而子何以書。何以子正月則無。而猶不廢此也。且不忍卽位者。子情也。不言卽位者。書法也。春秋緣情定法。逆探子不忍之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實與定。何亟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據一偏之說。則多與其事格。強事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繼弑君不書卽位。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卽位。其辭嚴義正。雖聖人宜無以易之。聖人於其同事也則異書。又其事異也而書同。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泥拘于一例已也。然則繼弑君不言卽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是。而聖人之意不必爾。曰。子何知之。曰。子隱之不書知之。子肖、定、之書知之。是故隱之不言卽位也。攝也。莊之不卽位。文姜出故也。閔不卽位。亂故也。僖不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諱有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況卽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于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爲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奉秋

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于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之。亦漢之伊尹也。夫光于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徵此語則事不立。卒不疑引春秋是衛輒拒父之說。以收縛僞衛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義。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興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之皆有攝。而非以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皆可不辯。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柳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吳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於理也。今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中人爲可守。而於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堯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率皆教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柳子之說。則是三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間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柳子之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已乎。諸據其說而辨之。柳子謂賤妨貴者。蓋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嫡。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若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因擁藏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謂賢愚者。果賢愚耶。毋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柳子雖遠開親。新開舊者。蓋皆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垂于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承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夙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長慮卻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聰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入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聰過計失。譖賊得以萌蘖其間。子是播棄者老。漸蔽宗室。小者國體輕。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柳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而孰知以爲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即柳子所引證諸事按之。則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夫人臣將圖如悼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屬以入之耶。宋襄立而子魚退。乃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非必亂。而廢法以進子魚耶。且諸侯之襲。甚於宋襄。而失國者多矣。公族之賢。加於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遞知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春秋之弒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攝而賊身。讓讓而亂國。此又何爲也。柳子之說。背理不通。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而魏侯乃安。無論毋之專不至代秦。雎之功不過魏耳。而選毋逐厲。果可法耶。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夫魏文之所以稱賢主者。以成、璜爲之相。起、璜所薦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未嘗以是遂危也。而安在親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爲存亡。此豈非親之力耶。如苻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胡亥之暴虐。卽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毅、皆先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不是恃。夫主誠知人善任。疎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卽

踰尊踰賤。何不可者。然不必盡新間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爲理本。則禍天下萬世者。必柳子之言矣。蔡言折衷於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繫易之詞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柳子學於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世偏新篤舊不足效法之事。以爲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文傳世。立說之陋至於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辯。

廿陳功罪辯

陳湯矯詔發兵擊斬郅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劉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荀悅漢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加任使。報之未晚。數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爲崔氏上封事。其言羣臣宜有明言請罷崔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逮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此眞善策。通此意處國家之事。未有不當者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宣下詔聚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邪支驕嫚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上旨。揆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危徼倖。生事夷狄者。不可同語。宜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爲令。若非本所欲誅之夷。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薄不及湯者。議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矣。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非賞不足厲其氣。以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爲尤難。夫四夷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徼其功。如介子斃者。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爲功。至夷狄禁忌。天討未張。一舉而能尊國威。動使朝廷不費而逸取畏服。如陳湯者。直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爲罪。謀國之人。但以私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爲叛臣、而又貪功生釁。至禍及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御夷狄有道。處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爲禍者。本朝信國剖符時。猶鐫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其斯爲帝王之勳威哉。

樓山堂集第九卷

策

擬進策并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衆，上皆報聞，至有囑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爲言者恆負上，又以爲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過，誼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次邊材，次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握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已不與，故其政即以不相陵佐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行不及，則益工爲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厝隳因之，究之柄且爲人所弄。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詩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課殿之柱，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宏、顯之禍，議者皆以爲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非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宣帝欲整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爲失體也。幸其時丙吉爲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廄吏等事，非其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信爲政有體，即其一時可以概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爲相，其盛滿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然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悄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口口邊隅，孽生宮禁，逆瑤之禍，海內沸然，幸陛下神明睿智，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先朝之失馭，創峯工之稽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閱臬錄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非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猷罔之籍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裹足而立者，奸佞之叢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爲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啓之，何也。失體也。且今日之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而刑名操縱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陛下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緣此也。故臣願陛下宏攬大體，俱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即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即所以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成曠，是陛下所爲憂勤者，即其能收天下之威，而輔臣所爲啟沃者，謂其能威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陛下者，即以蹈漢宣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爲過，誠不如此，而稱曰勵精，臣恐上之操切既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即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至今之所效忠於陛下者，亦惟此爲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繇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黨，君子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戶，追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棄而易collapse，於是小人偏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因之爲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慎繇與劉瑑並相，慎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瑑曰：登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遷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服瑑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子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從國家起見，則瑑言爲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慎繇之言，未可以爲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瑑之心，而明主宜持慎繇之法，抑臣又思之，瑑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瑑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

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以兼用熙、豐之黨、劉安世盛稱其害、其後徽宗即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卽調停之說、而竹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嚴叟之言曰、自古無君子小人並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勣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猶留、蓋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並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猶歸、大臣不能如劉璟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青苗之術、祇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臣今日所以望之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詐若勇、大躁若悟者、其監情飾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爲不難也、卽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覩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冲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陛下弒覩卽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戇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觸觸、誰矢念於國家、誰快心於報復、其擠掇排陷、不可謂不熟矣、又弒觀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乎、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懲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上使衆正彙進、而儉險小人、無所綠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不別、則登進愈雜、而黨與益分、黨而分邪者日勝、其勢不釀爲禍亂不已、而爲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放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忠、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爲患、而節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爲任之者、其爲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暨於勞臺垂成之功、樂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宋寵任大臣、至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緣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嗛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謂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泄宮門、詔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爲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疑、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爲禍爺不同、要其所以類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爲所劫制者、其機則一也、宋神宗有爲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情要君、任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獨無乎、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商皇帝英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爲尤甚、我皇上躬戡瑤瀛、手握萬幾、念□寇之爰訌也、尙方之賜時出、憫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丞、節操柄於家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欲借內鎭以風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槁、卽昨者召對輔相、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卽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變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俾躁之徒、又順乘氣勢、以售其肆試之私、彼其矯情刻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陛下偏篤之勢成矣、故臣願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碌碌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後陛下卽有所信任、而人亦漸澌磨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皆少、覩其君臣間、析肝吐膽、不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爲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緣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雜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不一聞、而聰過任失、十且九見耶、臣恐以爲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卽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應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聰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翹若、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憒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主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宮掖、不諱微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盡忠人主者、而陰爲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沾其直、今試讀其竹肉大臣等語、是爲何意乎、息夫躬懷詐佞覆、議論無所避、其歷詆公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滿溺、童賢邪寵、不敢以一語相及、審是二者、進言之心視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取相、見輕夷狄、汲黯以面折不撓、被譏淮南、何也、彼乘其所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爲絳灌所引、侍大臣之禮、頗爲絳、灌面發、則一重朝廷之體、而己無私、一鼓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也、審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視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也、至於天下觀之、後世瞭然、獨其主不覺耳、故臣謂人主之聽言、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反、詳其平昔立朝之概、無驟予以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心立見、而臣所謂別之於時事之難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皇上開道求言、不遺微細、其乘上之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己之私、以言爲微倖者、不可謂無、然嘉納頗盡、言而輒效者、宜亦有之、乃卒不可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其能言者、反有所疑而不欲進耶、漢之世值一賈誼、唐之世值一陸贄、今此曰痛哭、彼亦曰痛哭、此曰條陳天下利病、彼亦曰

條陳天下利病而究所謂痛哭條陳者。挾息夫之詐行哀告之私而已。況才能不及二子。而過咸過之。然則其能爲賈、陸者亦將卷舌吞聲。惟恐與此輩同類。其進之誰爲可聽。言路固有以開而壅塞者。此時是矣。爲今之計。陛下毋遽下拒言之旨也。以其言下都考核其當否。於在位者稍北立朝之節。而於士庶又實訪其行己之素。然後以臣所謂分別其心之公私者。用以嚴其誅賞。而於言之可從者。則務力行之。以實其效。毋徒博一時愉受之虛名。如是忠言至計。不聞於前。又聽其言而功不立。事不成者。臣亦自是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

勵廉恥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俗之偷下爲可憾。夫風俗之厚薄。生於人心廉恥之有無。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繇繫。而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本者必謹之。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今天下不可謂無士。往者逆瑾之亂。稍誅比附者通列位。臣疑廉恥道盡矣。幸陛下起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之治。行之幾十年。而口口何張。意氣轉厲。吏治益儉。貪風不息。陛下求其故而不得。則欲更制用賢。闢門受諫。宏示貫革之意。勞寄式蛙之思。謂天下治功將繇此而興。而臣終不敢以爲然者。以今偷惰已久。頑鈍成風。此非惟不足振厲其氣。適以贊其邪枉之心。而益敗其僥倖之竇耳。夫風之行也。必有從倡。大臣無持祿之心。而後天下知名節之重。道之明也。於人之始進見之。士不從身家矢志。故居官亦有以自立。今士子自讀書取科第外。入官者自通賄賂。善事權貴外。覺天下不知更有何事。見一二峻潔有守及伉直不撓之人。輒病之爲矯。戒之爲激。而又有一二大臣。佔勢行私。益以沮折。天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曰人獨非臣哉。而我也。至於彼下嗜慾。見謂先幾之哲。圖外喪失。歸於莫可如何之勢。三事相率而爲欺。百僚苟且以苟免。而趨時若鶩者。反因之而不至於極敝大壞不止也。今陛下誠遠覽大猷。能尸素之大彼。窮藏煬之積愚。誅鋤貪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下言事者挾邪倖進之私。內慎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清介者不得任。外嚴巡方提舉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者不得推。官以槩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士大夫之體相待。士以俾開。命自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闈。皆引繩披根而治其私。又勅巡按御史。嚴禁鄉紳囑託。而幷設爲地方舉劾之條。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人之廉恥。其所自有也。必至於多爲之制而後生。此亦非盛世事。況其和寄而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

重變更

臣聞天下之治法。生於天下之治人。天下無人。猶幸有法之足治也。故昔之聖業而治者。常重於得人。毋輕於變法。書言率祖。詩云繇舊。雖古盛帝明王。亦惟惟以此爲戒。是故非開創之君。而輕言更制者。舛也。蓋開創之君。猶慮綱亂。身歷艱難。又其君臣朝夕講求。如家人父子。纖悉周至。欲爲善後之圖。不得不盡革前弊。故當自我而立爲一代之法。若子孫奉承惟謹。猶恐不及。況敢變亂祖章乎。即至後世或法久滋弊。然尚有貴於變通者矣。而非貴於改革也。臣嘗觀三代以後。如漢、唐、宋、各有可久之法。至我明爲極備。臣請言其變之之害可乎。漢承秦焚坑之後。法最簡略。通曹皆文法吏。不能考古定制。故賈、董之議更變者是矣。然文帝謙讓未遑。而天下安。晁錯更張無漸。而七國亂。及孝武以後。漢法備矣。以宣帝之綜核。不過曰漢家自有法。而魏相爲一代賢佐。史但稱之曰好觀漢家故事而已。是故新莽改之而敗。桓、靈不能守而亡。此漢之明驗也。唐太宗經百戰之餘。踐位最久。又嘗與其臣討究辨論而定爲制。故其立法極善。乃府兵一變而唐祚遂衰。且無論其他。宋較漢、唐。其法爲未詳。故其君臣。亦時有損益。然未能輕變更也。自王安石銳然變之。而天下亂。沒尋南渡。國以弱亡。蓋變法之禍。至宋而尤烈矣。我高皇帝神武開天。始者積苦兵間。涉歷甚深。既而審觀往古。考登最悉。又天假以年。而其臣多王者之佐。規爲制作。直與周官表裏。非漢、唐、宋之所可匹者也。通以承平既久。瑕釁時作。敦文寖效。右武無烈。版圖在而用日匱。圭組盛而事不舉。論者盡舉而歸於法之不善。而欲更之。不知此不能守法之過。非不能更法之過也。不能守取士之法而無士。不能守練兵之法而無兵。不能守屯鹽之法而財敝。不能守考察之法而官貪。陛下試一一詳考而深究之。知今之所以極敝而不可復者。果一一皆祖宗之法乎。即非祖宗之法。行之日久。欲一旦起而盡更之也。能乎。法行久則必敝。就其敝而剔之。猶足爲治。法更而無漸。則人情易駭。駭而有所乘之。反足以召亂。陛下不窮其法之所自敝。而欲犯人之所易駭。又不講明列聖所以垂後守成之法。躁欲用開創時一切破格非常之事。臣恐於治理分毫無益。適爲徼倖小人借資而已。今天下之法所謂極敝大壞者。莫如制科。察其壞之之端。而盡其弊。此尤天下人材政事之所從出。議者欲盡舉而罷之。毋論他途不足以得人。就使得人。而此不能徒業者。將何以置之。夫隨上輕排。猶足爲變。況使天下皆投筆而歎哉。故今所深幸者。此議猶格而不行也。然而保舉之命亦下。騎射之令又開。士既覬望於官之易得。又致慨於材之難兼。朝廷之詔令日新。臣民之取舍益亂。臣以爲此非太平之福也。故臣願陛下申明祖制。而又度時勢之可行者行之。欲行一法。又必專精於此。俟其既效。然後更有所圖。則人不眩於他端。而行者無易衰之患。將見天下事亦次第而舉矣。不然。上煩其詔令而下不能行。下愈多其條陳。而上不能禁。久之生陛下之厭棄。即欲更下一創始之令而不可得。是則臣今日之深憂也。

儲邊材

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盡弛。猝然有變。而知兵之將。不可遽得者。亦非慮及之勢然也。然臣觀往古。漢武開邊而衛、霍、趙、充武中興而吳、耿、出焉。唐以李、郭爲再造。宋繇韓、岳爲值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之中哉。而何獨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陛下之求。不可謂不急矣。不惜倜方之授。而斬將搴旗之捷無聞。推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侯之賞。而開疆奪反之績未著。甚且玩寇邊而衛、霍、趙、充武中興而吳、耿、出焉。唐以李、郭爲再造。宋繇韓、岳爲值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之中哉。而何獨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陛下之求。不可謂不急矣。不惜倜方之授。而斬將搴旗之捷無聞。推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侯之賞。而開疆奪反之績未著。甚且玩寇已爾。要挾已爾。然則謂人材至今日而盡。亦豈爲過乎。今文臣膺經世之任者。即排遣古新建、威寧之武功。如先朝馬文升、余子俊、項忠、韓雍之屬。或以撫□。或以勦寇。其布澤方略。亦可睡而師其智也。武臣何敢希中山、開平之烈。即如近世戚繼光、俞大猷、湯克寬。亦庶幾有古名將風。又使如劉綎、杜桐之屬。倘在制而

用之。亦何至邊亟貴而長慮譬。如今日之甚者哉。然臣終不敢謂世無其人。而尤不欲以破格之任望之陛下也。夫今命將無人。而功效陵遲者。非如議者所謂擧武臣之耐不專文臣之任也。其原皆繇於求之太驟。而擇之不精。求之驟。則未皆槍掇其長短。故任之不能必其效。及不效而又難其代。於是於軍中之事。多有所隱忍。擇不精。故節鉞及於平流。而壁壘無臨淮之色。以視師重臣。不過繇資序得之。素無小范之甲兵。故任事而每爲歉輕。功之所爲不成。皆是故也。故在今日。而欲合文武之選者。萬不能也。議者且欲益重武臣。去其節制。使之操束有司。此非惟不可行。行之必無功而有害。唐李林甫以文官爲將。怯禍用祿山。其禍至傾宗社。此其明鑑也。且今何可比開創時事也。但令文武各得其人。豈以相臨而妨成功哉。故今文武臨制之法。必不可變。而所以簡擇文武。預儲其材。以備邊方之用。以待緩急之求者。臣以爲當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兵者、專家之學也。習之久而後精。有功效而後見。今文臣即自負管、葛、武臣即自謂韓、白之能。豈有不待更試。卒然投之草野之中。而推轂於行伍之內乎。往者已已之役。陛下以一言用人。其已事可覩矣。陛下嚴重武科。行之已久。乃熊熊之士。不聞即出。今又下明詔。使制科兼行騎射。幷試武經。意將謂召虎之臣。即繇此蓋乎。夫今士大夫雍容恬窟。不習勢勤。借此以磨勵其氣。而廣其技能。可也。豈經略邊方之才。遂繇此出哉。則臣所謂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者。果何道也。臣以爲兵部者、文臣習兵之府也。今誠令起家之士。無得遴選此司。每年令撫按官。各舉知推有方略者以上第入居之。又妙選各部屬有材力者補之。本部堂日夜講求兵旅之事。以上下其考。遇邊方道缺。專推補此屬。以益鍊其材。而久任其任。撫缺又即以道臣推補。然後入爲左右司馬。出爲經督重臣。極之至於大司馬。而皆取之此司而足。夫天下有終身於兵。而不習治兵者乎。此儲文將之法也。武臣則令各方兵備。每歲各舉勇略善兵者一人。撫按於舉劾將領外。亦特薦一人。赴部考試。令武選專董其事。其雜試邊方。備歷參游。自偏裨至大將。行之亦如推補文臣之法。陛下又以不測之誅賞行之於任事見功之後。如此度不過數年。天下之將材出矣。不如此而竭科目以求之。破資格以用之。以其賞以招之。以應幾得非常之士也。嗚呼。非常之士。以此待之。何惜。其如不能即出何也。

罷無用

天下之不足用。至今日而極矣。臣以爲皆無用者致之也。朝有無用之官吏。邊有無用之士卒。上有無用之設施。此數無用者。皆足爲有用之害。而其究遂至於不足用。故今國家無憂不足用也。求其有用者而已。有用者亦常至於無用也。則罷其無用者而已。臣嘗計天下之官吏。不多於古。然得強毅有爲。興廉潔有守之人。則多一官。有一官之用。否則多一官。即爲千百人多一害。今自內外之司。文武之吏。其能已見于天下矣。果皆有用者乎。衙署纔然。體統如故。而官無一事者。蓋不知凡幾矣。然日費官帑。而櫜所不屬。猶未深爲民厲也。臣請言其甚者。則莫如有權而無事之官。精神不用於職業。惟以恣喜怒作威福爲能。於是不但已無事。又能廢人之事。如此者可罷也。兵之原額。未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贍之。什不得其精銳之效。故非盡汰濫而兵不可練。非益簡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爲不裁

無用之兵。而罷之。則益耗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朝廷之議節省。無土木之興。無蠹耗之費。無聲色之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有言。不能杜北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誠有如蘇軾所謂太驟太設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不給。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爲欺。臣見陛下數年所下之詔。適爲有司興利而民無利也。欲爲百姓除害而害益加也。此所謂有用者皆無用。雖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亦何益乎。是故無用之當罷。莫甚於此三者。即三者之中。臣亦不能縷舉。總其要言之。而今日之弊端。亦大約可以類盡矣。抑臣於無用之官。尤有感焉。今內自部寺之卿貳。外至郡邑僚屬教職之類。其爲無用者何限。即如各省巡守之監司。兩京各差之御史。此名爲有用矣。然上之臨制既多。下之趨舍益眩。有司非人人得其權也。不能免於鄙戾。而迫尊小職。乘乎。臣以爲監司以下。度無用者。次第減除。甚大也。或曰。官可省矣。其如仕進之多何。不知此無妨於仕進也。自古善治天下者。覓於收人。畧於置吏。輕於假名爵。而重於畀事權。蓋此意也。故無用之官之當罷。臣以爲無如今日之甚者也。

發民財

臣觀民之物力。至今日而竭盡無餘矣。言者皆曰。自遼東兵興以來。賦日有加。斂日益急。民何得不困。然臣觀加賦而民不怨者。以國家多事。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蓋民財耗之於國家者十之三。耗於官吏者十之八。其餘則皆以風俗之侈靡而敝。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詘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曹役則各衙門之頂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猶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則巡按不得不剝之以罪鍰之貲。此既奉之以貪。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無論惡民盡而良民當盡矣。臣大略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皆從緊牒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乎。在私乎。而況潛省所屬之多乎。繇是即日嚴火耗之禁。屬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否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安得謂十之八。其餘則皆以風俗之侈靡而敝。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詘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曹役則各衙門之頂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猶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則巡按不得不剝之以罪鍰之貲。此既奉之以貪。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無論惡民盡而良民當盡矣。臣大略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皆從緊牒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乎。在私乎。而況潛省所屬之多乎。繇是即日嚴火耗之禁。屬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否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安得謂民間之財。盡爲朝廷出也。至皆役則益不可問矣。臣蓋知在吏部者。其頂首以萬計。各部院以千計。各司

按正己率屬將貪墨之風可以不攻自息至於書役當減汰員名照隸快壯工食以盡革其弊首亦如吏員常街之例自部院總用而撫巡監司所用即自府縣習文法號謹愿者取之犯法者并坐其所自出如是而舞文弄法及佐汝侵漁之弊亦當稍有所止凡此皆臣所謂害民之大者不塞此二事之源而欲百姓之殷實和樂此必不得之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害有所受而民猶不知吾即從其所不知者而深爲之備則其所留者甚大而民之財亦日有所滋長而不覺所謂養之之法固如是也誠不如此而又加以水旱盜賊臣之爲陛下慮者又豈止貽盡而已哉

塞貪源

臣聞善治疾者不難於用古人之方難於得致病之源不得其源雖日進良方而疾愈劇得其源而治之雖沈痾可以立起今天下盜賊生於民貧民貧繇於官貪陛下跡得其情亦能赫然下嚴旨懸重誅而風不可息事益加厲豈貪之必不可禁歟蓋皆遏貪之流未得其源而治之也臣請言其詳鄉會試者終身之源也初選者澄任之源也京官者外吏之源而巡方者守令之源也今夫士一登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賊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干謁則先喪其在我點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償益日重氣益日卑蓋未仕而所根柢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償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督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償給於民能堪之乎臣故曰此終身以之者也今士之初服官者吾知之矣營選矣鑽缺矣不惜倍息稱貸以求之矣鄉貫監吏求之較難則固之必力而費之更倍故有上任者朝來索通者暮至矣此即不取之於民得乎夫前此二弊外官取償於民京官即取償於外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臭味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緊於是有大計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譴有蒙蔽而益美其遷凡此能盧得之乎視其人之榮卑賊疏以厚薄其貽餽而其人即以其厚薄之數爲效力之淺深鄉貢監吏之屬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貲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嚴益設爲簡易之法入國門者皆短刺空函而金已達其家矣又變白爲黃取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上之凡所爲包苴有一非下之吞血所充乎古紬衣使者之入境也盜吏望風解綬而今不然貧者畏其將及也已豫爲營解之地矣其不幸被劾者無論幸而免劾者亦無論即號爲才能矣而實登刻章者不有謝乎謝不有例乎且慮何容易也自兩司而府而縣遞相制則遞相持也一忤盜恐授之瑕釁矣又守令三載之間所經上司者幾何前得當而後矣催無益也外得當矣內之常額未盈猶無益也凡此非竭數年之全力以注之不可我之力全民之力何如耶臣約略計之士自始達以至考選其所費已千萬計而入婁者不在是故非火耗贓鍰何以充之非刻削敲扑何以致之然則不爲吏已耳作吏而貪豈盡天性然漸積之勢耳此今日明旨之禁貪而貪熾臣所謂捨遏之於流也至於塞源之法何如臣請於士子始第之日鄉試只令家僮傳報會試則附郵報以傳兩者所省已數百金矣舉人初中有浪費不貲及干謁無忌者許郡邑開報巡按爲之卷處進士則令觀政衙門訪禁犯者鋼而絕其仕進應爭各有所隱又設二府反坐之令庶垣詮司部僚普謁舉凡選官及考察之年受囑通賄及不能禁奸

樓山堂集第十卷

策

兵事策并序

崇禎八年乙亥歲虜賊破和州已圍江浦自除夕元旦南京城守江防皆戒嚴九年夏予應試至都得與士大夫遊因從其後問前此守禦之方竊以爲未盡也諸公中有雅識者以予客有深宅之憂又好妄談天下事因問予亦有策乎予唯唯退而欲以胸中所畫者著之篇會口警鄉報未確然予以見於南中者意推之天下事亦略可覩耳因爲策十首自口及寇以至城守江防者悉具城守江防則猶在南談南也事始於兵故曰兵事策時丙子六月

策一道

今天下之勢蓋岌岌矣外備口內禦寇口之發口也已二十年矣失封疆喪師徒凡三入邊不敢抗寇之起也近十年殘城郭殺吏民馳突出入逼掠四五省而不能滅然則此二患者遂與國家終始乎方口之苦邊也天下憂口耳有知其即寇口乎自有東事來凡幾召募矣幾征調矣派幾加矣冥幾見矣天下洶洶已非一日撫循不加賦斂益急貪吏輒曰功令嚴耳功令嚴耳蔽骨殷慘以名急公而杜者實不可問

好省猶吏所以因緣其間者殆又甚焉於是民等死耳幸而少緩須臾何禁不爲盜而逃軍攘卒咸以將吏之過苛或以督糧之不繼益去爲盜倡故邊之不靖寇之所以終不息也以寇之愈熾而幸邊之稍帑以益急寇而緩邊此不亦如長影者日中之走愈疾乎愚以寇不盡滅不能專事邊也然非誰備邊而竭天下之力以盡寇假如寇不即盡邊益加警萬一烽火甘泉如昔見告將欲還兵而已緤寇矣欲逐寇而已忧口矣不知此時誠何以應之中國之兵所以弱者以其備多也寇分三股流轉於秦豫楚之間已使我師東西易向矣況中外並劇寇口交訌使天下不疲於奔命以應幾乎功之衆咸也豈有襲哉故爲今之計幸口不大勦莫若厚備邊而益創寇益創寇者非但使寇息而已也自兵不習戰而邊隙故敗軍之氣數十年不復自民不習兵而寇熾以致蹂躪數省不能使一大創今既併天下之力以圖寇擇將領簡卒伍精器械設方略講守禦凡在行間者皆廟堂著所辦擬之人士大夫身習勞勩躬踐戎馬以期必滅此而後食是用兵於寇而將士之能已見矣寇平即及其鋒而用之文自料理二臣以下至守令武自大將以至總把次其功效厚其陞賞以分布之於邊即以其所常用之勝兵益淬厲不懈而驅之口口吾意將帥非向之以容名推者比必更有以自見士卒之轉戰逐寇者日狎兵革宜亦與向之坐甲裹糧未見敵而氣沮者不可同年語也如此則東事可以得志夫論前之勢寇之退也以口猶子之說口之口也即以寇故用兵者國家之不幸而實非國家之不幸也嗚呼第不知所用以滅寇者果何如也

策二

天下方憂寇之不能即滅恐欲以殺賊之兵口口毋乃效之必不可見而言爲迂乎是不然吾第慮寇之劇也口乘而舉耳故此時宜益厚備邊夫邊而爲一時之計備之若寇之所特者流矣無關隘之可守也有司分疆而治得不至焉幸矣至而城不下殺掠不甚即言功矣追蝕其鄰之堅乎故寇不勝備也惟滅之已耳寇亦不勝滅也其人多非精兵不能破其勢散非方略不能窮其奔突無常非日夜追逐擊殺不能使之掃除而無遺故一用兵於寇而文武之能具見一用兵殺賊而兵之敵氣百生夫前此守令號爲賢者撫循有餘耳非必身在圍城躬親捍禦也監司撫按即南下而薊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颺而宣、雲、陽、和不能踰其後今昌平之告又孔疑且信不知爲何口之兵矣如此使口果有覩兵燕、雲、陽、和、雄之志我其如之何哉然患以爲口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已已之後患雖伏處草莽皆以三策料口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而覓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關、寧、東絕通、津南逼良、涿北疑昌平其志固已小矣值陷一邊又不能守而縱游騎掠此必危之道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關寧之師直搗其巢此爲上策委之以數邑而盡壁清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方略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鎮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可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和設奇雖悟一大創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口之策下且爲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震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口復衝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應乎吾可以得志今畿廣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刓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文自司道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使九卿大臣各舉所知悉心計議以妙極一時之選者何人然後於司馬之外專設一知兵大臣出入視師以惟所節制觀釁俟時因勢而動使彼有長不得而用吾亦不自暴其短度不過數年而彼之運數已口不過數戰而彼之精銳亦盡矣是則吾所謂中國之有勝兵而口可口者此也而其如急則能戰寧之策而覓則持文墨之多何也

策三

中國雖有勝兵能即口口乎則議何容易也夫今之口與昔之口異勢矣則今之兵亦與昔之兵異用此不待智者知也愚試安籌之夫口昔破金遼而不能有則我宜直前進據招聚流亡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是得尺則尺之效也今爲失算乃圖事非人兵再覆陷關寧之外兵不敢窺左足失大機者一矣往者海上牽制之說卓有勝算口若用兵關寧而以島師覆其巢宜可以得志自毛帥墜衄被誅此後無一人言航海者失大機者二矣當插之求款也我宜撫而用之羈縻有術處置得宜漢所謂招烏孫以斷匈奴之右臂者此法是也以口攻口實用兵之上策乃圖事無人議款築舍至插折入於口而口且東有金自北有寧暖西蘆俺荅永卜青寧之地關門之外袤延萬里口不復有所關限失大撓者三矣夫中國失此三大機守則我力分而難於備勦則彼地大而窮於追雖有衛霍之將未能遽必其成功然則將閉關固圉謹邊其不來乎不能也已已入矣甲戌入矣而今又見告矣將聽其長驅直入多方邀截使之要輸不返乎不能也口陷遵薊且而且不得報矣去宣鎮僅三十里而始錯愕牧保矣口介在宣、雲、越大同、關、鴈門南下而薊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颺而宣、雲、陽、和不能踰其後今昌平之告又孔疑且信不知爲何口之兵矣如此使口果有覩兵燕、雲、陽、和、雄之志我其如之何哉然患以爲口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已已之後患雖伏處草莽皆以三策料口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而覓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關、寧、東絕通、津南逼良、涿北疑昌平其志固已小矣值陷一邊又不能守而縱游騎掠此必危之道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關寧之師直搗其巢此爲上策委之以數邑而盡壁清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方略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鎮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可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和設奇雖悟一大創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口之策下且爲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震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口復衝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應乎吾可以得志今畿廣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刓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文自司道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使九卿大臣各舉所知悉心計議以妙極一時之選者何人然後於司馬之外專設一知兵大臣出入視師以惟所節制觀釁俟時因勢而動使彼有長不得而用吾亦不自暴其短度不過數年而彼之運數已口不過數戰而彼之精銳亦盡矣是則吾所謂中國之有勝兵而口可口者此也而其如急則能戰寧之策而覓則持文墨之多何也

策四

愚所謂勝兵口口者守爲先戰次之然戰爲上守次之蓋謀畫未定而輕用師者殆也故曰守爲先然備多力分偶一不戒口復入蹤即所在戒嚴長此安極故曰戰爲上而要以乘隙俟時因勢而動者其長策也論者曰口兩入關矣我不能抗而彼復逸出其謀固不可測而且退而耕於遼矣而且退而收諸國矣急雖有招撫可無他患開其生路則亦自離弱更擊其後至而屬絕矣獨所爲致之死地者有數道焉防是彼方欲有所用其有餘眷金之於宋元之於金皆用此法而我何云俟時也愚以爲不然蓋以宋金之極弱而適當兩主之方興彼其賢而多智又能盡下之材豈今口口之可口而我聖明在上輔貝未虧亦豈二季之可比彼以我叛人之導引特子女金帛是厭耳非必即有大志而我亦謀國多疎柄以撓敗非盡力竭勢誅也吾反其法而用之則弱可強彼肆其口而不戒則強必弱此理也勢也故吾俟而闢之來晚也論者又曰口既幷有諸省之地則號令專且推賢而立不聞有他其人心固彼方蓄力數進擾我多方而何云乘釁不知從右口口有強服諸種而後無事者乎彼好亂喜叛固其口口且插卜諸酋種一旦力屈而爲之下非盡心服也不出數年而二庭之變可以立待口口雖口聞其口口口口精不能平口口之口宜在旦夕而我中行趙信之屬亦豈能長持權無事哉計此數端口必自作亦理也勢也故吾所謂乘之而動動必有功又何疑乎夫然吾將信回鄉之口強出關之禁故作交通陰行間諜以祈速得志耶抑將招致奇材解脫文墨聽介子之勳成於一劍甘成之功得之矯詔然後愉快哉夫機未至而驟求之則易泄勢不在我而苟試焉則立敗愚所謂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固非取必於僥倖不過精吾戰守之方使之可以持久不敗即一旦用之不爲生事耳愚蓋深計之而知守莫要於行屯政而戰無過於一將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修垣築壘護斥堠設應援而以屯之事益地盡界分而任之於各方之撫督覘之以歲月假之以種具而貴之以成功不惜小費不撓旁議不急近功度不出數年間屯事大興則轉運可省即沿邊宿重兵亦不至於內困然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守便宜以時進取如吾所謂俟而乘之者操有可圖則急因之而無失即不如此而口運未口猶肆大舉我亦有以闌之而不使入且以其預備者而用兵救傷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興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厭口之口口哉抑愚猶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辯難以聽其持久然而幸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修垣築壘護斥堠設應援而以屯之事益地盡界分而任之於各方之撫督覘之以歲月假之以種具而貴之以成功不惜小費不撓旁議不急近功度不出數年間屯事大興則轉運可省即沿邊宿重兵亦不至於內困然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守便宜以時進取如吾所謂俟而乘之者操有可圖則急因之而無失即不如此而口運未口猶肆大舉我亦有以闌之而不使入且以其預備者而用兵救傷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興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厭口之口口哉抑愚猶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辯難以聽其持久然而幸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則愚所謂戰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兵不能破口非俟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爲守則時不可俟數者合而口不口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師妄意犁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五流賊

往者流賊之起也積有年歲矣始於歲之凶歉成於官之苛暴急而走險豈其天性然哉於是時也解散之也易即不然撲滅之也亦易夫賊至數萬至數年而守令申請不力撫按勦撫無方此不亦養賊以憂貽君父乎故愚欲於賊所自憂之方逆窮其守土巡方者而治之不爲過也雖然賊之在秦譬猶穴中之鼠搤而擊之猶易也使之西入竹谷渡河再出入關而不敢關流轉楚豫之區地大人衆奔突無常彼不勝流此不勝備招之不從擊之不盡於此時也雖有韓白之將吾以爲難矣寇之流也水也其起也可以

濫觴耳出關而搭天之勢不可遏矣善治水者疏瀹決排使之就道安流而水患息今賊而能使之就道哉然疏瀹決排即安得謂遂無其方也吾以爲必致之死地然後可開其生路致之死地則其求生也急雖有招撫可無他患開其生路則亦自離弱更擊其後至而屬絕矣獨所爲致之死地者有數道焉防是彼方欲有所用其有餘眷金之於宋元之於金皆用此法而我何云俟時也愚以爲不然蓋以宋金之極弱而適當兩主之方興彼其賢而多智又能盡下之材豈今口口之可口而我聖明在上輔貝未虧亦豈二季之可比彼以我叛人之導引特子女金帛是厭耳非必即有大志而我亦謀國多疎柄以撓敗非盡力竭勢誅也吾反其法而用之則弱可強彼肆其口而不戒則強必弱此理也勢也故吾俟而闢之來晚也論者又曰口既幷有諸省之地則號令專且推賢而立不聞有他其人心固彼方蓄力數進擾我多方而何云乘釁不知從右口口有強服諸種而後無事者乎彼好亂喜叛固其口口且插卜諸酋種一旦力屈而爲之下非盡心服也不出數年而二庭之變可以立待口口雖口聞其口口口口精不能平口口之口宜在旦夕而我中行趙信之屬亦豈能長持權無事哉計此數端口必自作亦理也勢也故吾所謂乘之而動動必有功又何疑乎夫然吾將信回鄉之口強出關之禁故作交通陰行間諜以祈速得志耶抑將招致奇材解脫文墨聽介子之勳成於一劍甘成之功得之矯詔然後愉快哉夫機未至而驟求之則易泄勢不在我而苟試焉則立敗愚所謂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固非取必於僥倖不過精吾戰守之方使之可以持久不敗即一旦用之不爲生事耳愚蓋深計之而知守莫要於行屯政而戰無過於一將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修垣築壘護斥堠設應援而以屯之事益地盡界分而任之於各方之撫督覘之以歲月假之以種具而貴之以成功不惜小費不撓旁議不急近功度不出數年間屯事大興則轉運可省即沿邊宿重兵亦不至於內困然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守便宜以時進取如吾所謂俟而乘之者操有可圖則急因之而無失即不如此而口運未口猶肆大舉我亦有以闌之而不使入且以其預備者而用兵救傷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興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厭口之口口哉抑愚猶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辯難以聽其持久然而幸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則愚所謂戰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兵不能破口非俟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爲守則時不可俟數者合而口不口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師妄意犁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六流賊

國家之於賊蓋孔急矣特設督理大臣者二五省之巡撫監司治其兵三邊之大將爲之帥自禁旅以至各方之調援者十萬而爲之兵戡留都發閒藏幷諸親藩士大夫之捐助逾百萬而爲之餉然平蕩無期滋蔓益甚而愚且欲重守令之責豈迂談渤海之向化盧慕朝歌之方略哉愚蓋嘗見江北諸郡縣其先破者皆其守令之能廉者也不則其貪殘者也稍能者則攻且不下尤能者則殺且相當故曰滅賊當重守令之責也至官兵雖盛督兵之官雖尊調度應援之法雖密然屬在數省展轉多觸追逐不及寇去兵來徒煩供億故有上之所責成在此而下之所收效在彼者此是也然則官兵可撤乎曰何可撤也守令保其所治之城不下掠不甚即言功而疆圉既隔則號令莫行欲一舉而殲焉非大兵不可然而寇分三股勦之必有所先寇資馬力勝之必有其術則愚又請得而言之寇之三分而緩我師也我因之力分而勢弱此寇計也今誠并力以勦一股則二者必瞻落而自潰議者以秦寇不出負勢甚固楚豫二賊勦稱秦寇且至以張其軍則必先勦秦賊絕其根本使楚豫二賊不能復歸且亦不能援之以爲勢誠爲上策愚謂不然秦寇雖自守之厚然居彼中久其盤據根柢未能即覩此可以計困而不可以猝攻可以猝攻而不可以計困計困則其無出使二賊後無所援然後賊在楚豫者專屬理臣固可一戰而殲、房、英、霍諸山爲之出沒然又歸冬出其勢不能持久秋過之而不使入則人馬俱病彼憑依阻奧我入而薄之也難使其假出憎歸或邀截或襲擊或設奇發伏以因勢而制之也易且賊名數萬要皆隨和脅從之人其實能戰之賊不過數千非其難敵也賊之在郟也無鄉聚可食萬人之理分兵四掠或百或十零星單騎多逃鄉導又非其有紀律之師不可犯之堅陣也衝其中堅則

賊首可得而除自賊散變其分出則勢弱易敗而主帥孤加之以守令之防邊鄉勇之接濟火藥之衝擊偏裨以下不用命者理臣以令誅之士卒不入得一級者斬又移檄各路防其奔突處處邀截如此而賊不一戰而盡乎昔人蓋有不數日而破賊數十萬衆者用是道也擬楚則厚防豫擬豫則厚備楚卽不然而二賊並出亦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以困之度勦一股而二股之解甲投戈必次第相繼矣然後更行招撫別議安插一如今明旨之所頒載是役也度不過旬月而十年逋寇可以蠲滅今議者又謂賊貿易與獨無如其馬力何耳以愚計之賊之強也以馬而非敗也卽以馬未有一賊數馬又多戮婦女輜重而能進退如意者也昔之用兵者步馬懸絕則捨吾短而暴其長且馬可以誘之而使來可以敗之而使奔可以陷之破之而使不得還師古法而用之雖口騎亦爲糜爛而況賊之所乘皆掠之民間而非蓋廄之騎哉劉七之剽江陰也以困於鐵甕角而敗夫一物足以破敵又何賊馬之足思乎是在當事者毋畏賊毋易賊而又毋保賊以自重而可矣

策七備南

往者土木之禍庾薄都城徐有貞建南遷之議而于少保力沮之然已起兵部尚書王驥在南矣蓋南固而後北守可堅也寇深之未發也王晉溪豫慮之使王新建制上游而用吳廷舉、李充嗣在南比變聞而二臣先陳師以待且惟恐其不來也當時論者謂豫上策直趨淮而北中策據南而有之不知深卽能用亦成擒耳蓋二臣之方略已素具而新建亦適會成功予嘗謂謀國若子、王者眞社稷臣而李、吳二公未見敵而氣已吞賊其事亦何可沒也今流賊之破和州圍江浦隔一衣帶水而望其人馬馳逐不可謂非震鄰之恐矣南中文武所以議守備者幾無遺策而恐以爲未盡也夫已已之有北狩也則宜預備南渡之欲趨北也則宜首備南今寇逼江濱使陪京震恐爲南計者宜備在江之北與江之上不此之圖而徒責上新河以自固守家閣難周之萬雉閉薪米必繇之十二門此非自備實自蹙而已且縱觀往古從來取江南者有兵渡江而城不下乎有曾嬰城死守以自全者乎南之備必不在城守也此易辨者也昔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九十萬之衆馬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韓世忠駐師山陽而金兵不敢南下皆扼淮而拒之不使敵得入淮此所謂善備江者以淮而善爲備者以戰若區區守一城而曰備也此亦計寇之不能飛渡而故以是爲盡職事耳萬一寇舍鞍馬而事舟楫吾不知何以應之亦不知閉門拒敵果能爲曠日持久之計否也然則議城守者蓋非乎謹譏察嚴保甲設柵欄明桴鼓可以絕小盜而不可當敵此在平時宜行之弗懈寇之警也宜益示之以安靜而鎮之以閒整使民耳目不駭交易不廢然後人心有所恃而不亂不然寇來倉於外而民先擾於中以司城可了之事而通京大吏逐隊登陴川以委威而示弱天下之無備豈有甚於此者哉是故居南者而不思所以備南則已也誠思所以備南則吾所謂備之江上與備之江北者奈何不精思而熟計之也

策八備南

愚謂備南而南城守者非策矣然則城可不守乎夫亦恃江淮有備上流宿師故可陽示安靜以固人心耳

設不幸而江不可恃又不幸而寇從南起此猶恃遠拔而撤近備哉愚謂備亦有之而城以內者不與焉何也皇陵不守而城何敢守外險不守而內何能守夫金陵之形勝愚亦嘗熟察而知其要矣蓋與吳哲六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近畿無大鎮而左右無犄角萬一有進而薄城者何以應之嘗南登雨花本末及報恩寧堵諸勝下瞰城中一覽而盡未嘗不以乘此於城外爲當年失策也又嘗西自觀音門逕選而至獅子諸山輒幸此亦天險可扼而據之以爲內衛今誠於此二方澄高立營各設萬人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一軍軍恩德門之南一軍軍高橋門之北以爲彼此策應而水營亦各設萬人一軍軍上河一軍軍下關亦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伏大勝關之東白鷺洲之北以爲彼此策應選兵之精者以爲鋒又別簡將之勇者以督戰如此則賊必不敢犯京陵卽有方張之寇直前進薄而以水陸之師合而邀之彼豈有幸哉此備之長策也若都城之內非賊至城下可以無守卽守亦不必皆用衛卒种師道云京師百萬之衆皆兵也此老將知備之言也至如昨者寇在江北遂目爲張皇點兵登陴勢如順倩每夜燈燭之費至數百金而貿貿之錢且夜費數百萬嗚呼何益哉今南之司農亦輒曰餉不足耳然此二費之外又計所造敵臺大者數千兩小亦不下八九百吾不知此費果能繼乎亦不知賊果南來但登臺瞭望便足捍禦乎夫京營之兵數萬文武數百員無一敢布哨城外者而城守之費已如此水營之兵亦數萬戰船亦數百隻無一敢試之水中者而敵臺之設又如此以此備南何異兒童之見當局者方矜爲未雨之謀言事者且嘉其衣鉢之計愚守見而不知智叟事而不爭故愚謂天下之無備未有甚於南京者也夫南京亦終幸無事耳萬一有事則備者猶以前計爲足恃哉不守陵而城何敢守不守外而內何能守如此兩言者亦直可發人之深恨矣

策九防江

海賊之起也江之防在下繇崇明以至鎮江皆岌岌焉然據京口而守之重山疊嶂無港可達賊必不敢犯金陵此易防者也中原寇起而江之防也孔棘矣勢長則備分繇瓜儀至九江幾數千里而兵之綿屬也難乘流則勢迅繇九江至石頭一二晝夜可達而敵之趨薄也易夫亦幸而賊不與我爭舟楫耳萬一破城邑掠民舟而有之據勢揚帆順流而東雖兵艦集於南岸敵樓布於江崖勁弩火器伏而待之豈有幸哉故愚謂防江者防之江以北防之江以上而憑恃天塹盛兵江南卽謂之無防可矣試以通江之大勢計之荊襄爲首九江爲腹京口爲尾以南都大勢計之九江爲首采石爲腹京口爲尾荊襄控禦勢偏全楚姑且無論九江乃武昌之門戶而南昌之要路也金陵上游此爲最急假狡賊從此飛渡則全江上下守禦皆虛采石迫近金陵賊若從此渡江是開門而揖之不必更言城守也賊渡京口尚有險可扼然使駐兵淮陽則南北兩師卽不濟師而勢已去矣故南中之守無要於三方者也而三方何以守乎賊之渡九江也必自楚入憑黃梅諸山面扼之而以黃、麻安慶爲連絡則上游之險賊不得乘之矣賊之渡采石也必由和入嚴備巢州而以安慶、浦口爲連絡則賊必不敢長驅南下矣賊艘淮、揚必自瓜來瓜有重兵而聯絡巢、宿犄角滁、澄則浦口儀眞諸處可以安枕無憂矣凡此皆守之江以上江以北者也今試以

操江行臺設於鎮瓜之地。控制九江、安慶三道。增兵防險。練卒補缺。度其里道之遠近而蓄爲聲援策應之法。使之首尾相顧。以成牽然之勢。如此江南雖無守而陪京可以無恐。故昔之防江南者。爭荊州。爭合肥。爭睢陽。皆明於此勢也。不然。而使王師東下。賀弼、曹彬之屬北來。猶區區特姑孰之單鎮。石城之小險也。不亦兒童之見哉。今江南之議防者。亦無遠策矣。築臺增埤。練鄉勇。制火器。民之物力既竭。而將士精華果銳之氣。亦已耗半。然末聞有遏制之功。而收緑營之效。曷若移其事而并力於北。則江北之州邑可不破。而南都亦無所駭。夫今賊破盧、和。而江南猶無恙者。果南之防守得哉。是可以長思而深省矣。

第十　防江

愚謂防江者當防之江以上與江之北矣。然則將弛江乎。曰何可弛也。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爲監司者三府。有丞衙。有便鎮。有把總口。有巡司。又別差盈臣。歲一按視。又有職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禦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以水營之操練。沿岸之巡邏。日益嚴。豈何謂弛也。然數者雖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遷。兵以偷飽耳。一旦有急。如搏沙盡餅。豈能一有所恃哉。且夫江防之不足恃。而水兵之不足戰者。亦已久矣。往者劉七、齊妻名等。以追急奪舟浮江上下。自黃州至通州。幾數次矣。而莫敢誰何。幸而過風破舟。賊以喪亡。夫遭賊且如此矣。使方張之寇猝來。而以舟師遇之。吾未見其必濟也。通者江上戒嚴。舟行上下。供有阻礙。而北岸一帶。不許泊舟。寇未至江。而江岸過兵。甚於遇寇。至於孤洲夜泊之船。又往往劫之於兵。如此不防。爲害。防亦爲害。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小寇之肆剽於江也。不過窺港岸之荒遼。伺舟行之單弱。以舉事一旦。但嚴責汛地。連坐水兵。即無大虞。其防之也。一有司耳。兵過無紀。責在督兵。此亦易辦也。若狡賊有志渡江。則豈區區水營之操練。兵船之巡邏。足以禦之乎。貴在絕其濟師之路。而遏其致盜之源。夫江北郡邑。其有河港之達於江者。可數而知也。其中舟楫之往來。財貨之出入。勢不能一日而斷。若慮賊之奪船。遂先事阻絕。民何恃以爲生。愚欲於各處岸埠。設一船司。平時但立稽驗。如保甲之法行之。一旦有急。則盡驅而之江。其有不能即撤者。燬而焚之。如此賊搜船不得。豈能飛渡。是所謂絕其濟師之路。僞因江北有寇。遂概禁北岸不許停泊。商舟不許接濟。毋怪乎數年之間。避寇者以無船可渡。遂皆騙而及溺也。有司以此爲得計。不知舟中敵國。即起於此。若所爲致盜之源。尤有足慮者矣。夫北方焚掠已盡。寇豈能一日忘南哉。特不能舍陸而事舟楫耳。今不能并力防北。而江南沿江諸邑。穿壕守埤。益無虛日。又各練鄉勇。起派民間物力。加於增兵。精力消於城守。守令以此爲備豫。上司以此爲實能。而不知民之思亂。十室而九。夫地方未見賊而日如遇賊。民亦何禁而不爲賊乎。且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於江、楚。嬴安之粟。今各方多事。賈販不行。稀民饑思亂。其勢然也。思亂則必迎賊。即不迎賊。爲一面方寇起。猶有天啞之足限哉。故愚欲各方散鄉勇。罷守禦。竭奇濮。加意撫循。設法通濟。即不必防江。而防江之法。莫良於此。所謂絕之於其源也。不如此而防之於北。失之於南。防之於水。失之於陸。況事有出於防之所不及哉。至於操練巡邏。各有職守。本時且不能弛。寇至其何能已。此但著意行之。而無如愚之所謂有名無實者。則幾矣。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

策

時務策　并序

予在南京。嘗爲擬進策。又爲兵事策。所以計天下事者略盡。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吳家言。中有擬爲問答若干篇。予覽之。與予意不無離合。其合者。予見之前策矣。其爲予意所未盡者。予亦擬爲問以條之。并亦原前策所未盡。予不專言兵。然亦時所急也。爲時務策七首。崇禎丙子七月。距開試十一日。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繇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本末。而邪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成敗之所繫。而是非較然矣。夫人豈甘以其身爲不類。令天下後世目之爲邪哉。始於一念之私。成於所趨之誤。沒其身於勢利不能出。致人國於傾覆而不顧。即有所矯飾覆匿。而一生真僞。卒不可掩。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略其細謹。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愚請即往事之可爲前者論之。則莫辨於漢唐以來之黨人矣。東漢之李、杜陰外戚勢移宦豎。公忠不武者危。正直不撓者敗。於是始有黨

人之曰夫禍或生於所激事多傷於已甚者有之然而其氣節固可風其志意亦可原也於斯時也爲胡廣趙戒者邪爲李固杜喬者正又同一正也爲李膺范滂者難爲郭泰袁閎者易此其是非豈待再計決哉唐之牛李其邪正誠難遽定原其所起皆以附勢干進借人國家以肆己報復者也故君子兩非之宋之三黨皆以正攻正者也追其後適足爲邪人借資而正者亦不能辭其過君子於是非之間又未嘗不兩存之執此以爲綜而今士大夫之品行亦大約可以類面盡之矣何也今之士不幸有門戶之名矣其不在門戶者易見也其公忠滑介以勤宣職事者不問知爲正也其貪冒放恣以便利身家者不問知爲邪也右已有門戶之見其誰肯自居於邪亦誰不自附於正於是有敢爲排擊者矣有陰爲要挾者矣有巧於範制者矣有公爲報復者矣而恐以爲辨之不難者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間足以觀人之大節試自神宗以來數十年之事變觀之爭權臣爭國本爭梃擬爭移宮爭紅丸其邪正是非數者聚訟莫決一臨之以黨禍而其人如芥素黑白判然立見蓋觀人於生死進退其公私本末有不久而自定者也今之時事雖與先朝不同然後之視今豈不猶今視昔其爲正者必難榮而易辱者也必志在國家而防已疎必心存汲引而與人閒必好議論喜名節而趨事勇是故當抵之而多阨攻之而輒敗然而不害其爲正也反是者必邪雖然邪而負其勢以與正角其爲害可勝道哉是故孔光不再起人必以許傅后爲忠張竦不屈節人必以爲廉潔有操行之士何晏不敗人必以其開雅神曠爲勝王沈裴秀不附逆人必以其談經講藝爲賢八關十六子不躁進未始非一時名士王安石不亂天下則其偏執矯情者皆若不可及然而有識之士當舉情競附衆議歸嚮之時獨能深覩其詐而豫知其禍者豈有他哉亦愚所謂略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真僞見矣審其真僞而是非視耳況門戶既分則趨嚮自別孔子曰各於其黨此即古今觀人之要道也士之學術人品豈非至今日尤易定哉今論者又曰學術正則人品自正何門戶之足言乎夫學術亦難言矣正人誤之而益正邪人用之反以贊其邪古之伏義秉節深執忠孝者往往得之天性篤實不立聲名不喜浮華之士而喪顏屈志行若狗旋者又未必皆出問之人也此又用人者之不可不辨也

問制科得人今不遽昔議者主欲能之幸其事寖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途要其法行之自後未有不滋弊者也夫因其弊而益之雖術法猶可以得士若夫法之必弊欲變舉而更焉竊恐一旦變舉士子所繇進非惟不足以得人反以召亂夫今之極弊而不可不釐者科舉取士之法是也以高皇帝之神聖定科舉之制至六年而能後十七年復頒定成式以著爲令歷代奉行至今幾三百年法益加密無敢議更者以人材所從出也夫時非開創君非聖神亦欲破格取人登進不次此立敗之道士不納之於學宮教之以禮義繩之以藝文困之以科場其秀黠材敏者將何以約束其心而馴服其氣愚是以制科舉之法雖不可以得異士而異士不能外原非以便庸流而中人皆可勉然後喚聖人創制之意甚深遠今雖極敝亦陵夷之勢使然非國家制科之初意也且今科舉之法亦何嘗與初制有合哉初制但通經書大義故士得以其餘研精性理博覽史傳非若今之雕繪詞章十百比偶文字外即不知宇宙更有何書也初制兼重策論故士前場經義質雅而二三場學問贍博條對詳盡又非若今之專事經書主司閱文命中即不問後場作何語也天下之能怵課士子者教官也初制非遷擇不得爲是官故官是職者既使之造就人才又聘之典試場屋誠重之也高皇帝時嘗召對訪問有不遂世務民瘼者則罪之謂士子不能習以服官則學官之設原非專以文藝造士也今則司訓者皆耀虛文但歷官屢以貴東循舉則衆通干謁以俟遷轉而已即號爲賢傑者且有程課即爲盜職而他何知乎天下之能變移士習者內則祭酒外則督學也聞之先朝非極天下之選不得居是職高皇帝於國學尤加意焉蓋嘗諜吏部尚書以督學宋訥奏提學之差也兩京則持斧之使各省則廉察之司誠欲其秉憲立殿使無得而撓其事者是故驩勉著而北之聲而陳魏得寬嚴之體彼其時名卿鉅輔出其教育者固可指而數也今之祭酒何如乎提學何如乎官不必以望推也道不必以嚴立也兩雍爲師徒之傳舍直省完歲集之成規而已道德之薰陶問學之習長棨辱之風厲知遇之鼓舞行之必以其誠化之必期於效蓋歷二三十年未一遷者而其中陵夷苟且之故不可勝舉然則俾面而得爲者不過皆詭遇捷取之士非實有所挾而往也又加以科場之官取之以貴俾而命中之技得之於輕華天下之人材何繇而成即何繇而進乎以是謂制科爲不敝之法誰其信之雖然以其弊而併創去其法毋論負聖祖設科之至意羣天下學宮之士其不能徙業者用何途以處之即材士誠不必拘此一途然倉卒何以自見而公卿大吏無一不從此出者彼亦豈能別操衡鑒以行度外事乎愚所謂誠反其法立以名亂者蓋爲是也然則愚所謂因弊而釐之者何如請令外慎提學之選內重祭酒之責小而甄別教職大而嚴擇試官其可以變通行之者有四事焉一每歲貢士可罷也一三場出榜宜分也一國學積分當行也一處舉人材當慎也請於每歲貢士之期即以督學所首拔士充入國學而廩生歲食之餼則以遞給高等諸生於是諸生無不均之數而貢不期於衰老亦可造之兩雍以厚期其所至省試之輕下場也久矣今請舉鄉三場頒封之卷而第其高下以次揭曉其皆合式者爲上等中二場者次之中一場者又次之會試亦如其法以爲選官之次第其文義尚雅者既得登進而穿貫古今通達國體之士亦不至於淪落於是人人嚮學當不出數年而國家可以蒐收其用國學之以舉貢充也所從來久今天子亦既下明詔使舉人下第者入監矣乃行之未久反以之爲市其爲欺罔可勝歎哉今請更爲申禁令兩雍多士充盈而積分之法歲一舉之其高第者不必更應春秋二試即與科甲一體出身庶其事重而人皆所爲就科舉之弊而釐之也有非常之士或道德之可風或經濟之夙負此求之不在文藝之中用之當超格例之外即令撫按司府採訪薦舉以赴部起用不強其不願仕者如此是以保舉輔科舉之不逮而不使科舉之士僥倖於保舉之可行其法亦可久任之而無弊竊以爲得士之方莫良於此矣今議者又謂口遠不口遠左久墟國家所急者知兵之士耳今天子欲於科舉無人此何以故不知國家於武事已有科矣武既與文而不效則文而試武亦豈異能得名臣之良哉

之士哉。夫高皇帝亦嘗令生員習射矣。非以此爲試也。恐諸令騎射兼優者。當於試外錄用。不限人以必習。庶習者得以自見。其長而不習者亦不苦於格之不及。是兼得之道也。雖然。天下之弱。亦已極矣。士大夫勞苦不任。偷惰成風。故奸人叛卒無所畏。而逢因之以逞。誠如明旨。令士大夫人人習兵。則積弱之氣。當振。而國家之威。亦緣是而立。此豈不足以矯偏而救弊乎。乃下不舉從。而上之令亦相玩之爲故事。恐然後知積漸之難反。而向所謂更法而易亂者。非虛語也。第不知果設誠而力行之。亦令之而人不從否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天下事有以任之而後成。有以議之而後決。故計者功之藉也。古之人未爲是事。則必搏謀衆諮。慮心盡下。以求萬全。是故所爲而常成。然亦有衆所不與。而我能獨見其然。逆不難排羣議行之。而所爲亦當有功。是何也。未事而先議。故議常定。舉事而能斷。雖議亦不得而惑之也。今天下可謂多故矣。謀夫盈庭。一事未集。始以一人之言而欲有爲。未幾。捷者四起。前見賢而後獲罪。喜變更而憚垂成。如此者不知凡幾矣。卽如事之大者。孰有如遼東乎。自萬歷己庚以來。國家之用人不可謂不專。聽言不可謂不疾。言者亦不可謂不多矣。始而經撫不和。繼而中外相格。又繼而左右爭相。以至覆沒相尋。功罪異用。嗚呼。是可謂之有議論乎。有事功乎。鋒鏑不用以殺賊。而用以角意見。是非又不從意見起。而從門戶起。大臣博覽厚之名。小人進頊細之說。如是卽有成功。皆以議論而敗。然則空言之爲害。孰有甚於今日哉。今天子欲大創前弊。毅然興天下更始。亦十年於茲矣。□數入□寇愈加熾。民賦既竭。吏治益偷。於是又慨然發明詔。示風厲。廣言路。虛鴻受。至草莽下賤。皆得論事於前。而與公卿大臣謀事揆策。亦既不遺纖細。此宜其有不世之功。可以次第立見者。而計效課績。則如補風捕影。一無所就。此何故歟。愚以爲喜事之與欲速二者皆足爲患也。何謂喜事。夫遼前謀之不臧。但銳然革之是矣。乃一旦欲大有所爲。則番旨承意之人。必將操奇作之情以動上。而不顧其時勢之甚難。究之利未能興。害猶然未革。吾意已先爲下所持矣。至於以一人之言舉一事。度非經歷歲月。實意實成。有司亦陽奉之而陰悖耳。而一有欲速之心。朝可一議。暮行一疏。報者未及國門。撓者又經部覆。久之奉行不及。則至於相積。卽行者亦先意此不可終日之計也。而置未嘗一行。於是上之所急。下之所緩。前之所督。後之所稽。議之所以多。事之所以愈不立。其病皆緣於此。夫從古議論有餘。國之事也。西漢詔令質樸。大臣少文。其治聖風俗。卓有可觀。自武帝以文辭之士。厠服大臣。國家始漸多事。功雖就而傷者多矣。宣帝興趙充國辨難。反覆。雖舉朝言不便者什九。非意卒不可奪。故功以之成。則人君如宣帝者。眞國事之主。臣如魏相者。眞謀國之臣。何也。彼於事理灼見不爽。故輕於違衆。臣之議者。知議論有不足恃也。後唐憲宗興裴度之平淮蔡。其不撓於衆論。亦爲近之。宋李沆有言。吾居大位。未能補報萬一。但天下言利病者。一切報罷。至哉言乎。此正今日對症之藥也。今天下議論之多。孰有過於條陳利病者乎。臺省漫無紀劾。或拾前人所已言。或取目前之不急。連篇累牘。以自塞責。而黙擬者重違其意。則必下部。部尙書不能駁正。又爲複奏。

此不過令紙墨耗費。文移繁瀆。博衛門高閣置之而已。什有立限奉行。責令必效者乎。至於士民言事。其奸詭尤不可詰。毋論不可行。卽行之豈能勝行。萬一事在必行。而無俄頃之功者。立有郎由之誅。又何怪趨舍貿理。用以慴勢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哉。故爲今之計。欲爲是事。則必下廷臣會議。議旣上。則責之成功。毋使一人得撓其後。其或下議未爭。而驅場之外。果有任事如充國者。則嘗力破衆議。以佞乘成。而毫省不急之章。及四方輻輳之言。直以李沆報罷之意絕之。毋博覽容之名。無急苟且之效。毋用狂躁喜事之人。毋納諮諛售奸之說。夫然後勵精圖治。事有條理。而功有要歸。亦不至如前者紛紜叢脞。幾令人莫知所屬。此所謂反其道而用之。則議論少而成功多矣。嗚呼。議論亦何患其多。第問吾所執以聽議論者爲何如也。是又貴成功之大源也。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效說者謂問術蔑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

抑孰難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昔人論兵。謂間非聖智不能用。乃觀秦漢之際。不過臆一人之吉。散數萬之金。遂令良將謀。破國破。謀臣亡。烏在間之難用哉。雖然。以今法令相牽之時。而聽一將之用間。□聚散無常之寇。欲取必於一間之成功。又誰其任之。故兵莫妙於用間。然非用二者之間之難。吾第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故談用間於今日。此計之謀者也。國家自□□發□以來。經撫以戰守爲聚訟。中外以是非爲爭端。事敗於謀多。功發於議異。如此者蓋已幾踏覆轍矣。弔弊之說。適爲笑資。海外之寨。幾同兒戲。卽款插支□。此以夷攻夷之法。事勢灼然明白。而亦有議無任。此可彼否。至漠南萬里。盡爲□域。我能閘其毋入。云厚幸矣。況出閘遣使。展吾方略乎。軍資之置。致煩司農仰屋。能以數萬金恣其所使。無問出入乎。大將雖專閫外。然呼吸仰之樞府。能行吾意。一無請決乎。孫子曰。五間之事。主必知之。卽今天子聖明。主臣謀密。能自保其事之必可任。功之必可成乎。且令將之不能得士。而奇材之不效用。亦已久矣。能以此大事屬人。信其命不辱。計不泄乎。夫設是數者。而用間於□。恐知其爲必不可行之事也。若用之於寇。則不過間之而使其寇自離。貳而已。今寇分三股。彼原未嘗合也。吾何以利其分。且吾卽遣敢死之士。能必其深入歟。使辯智之人。能信其見從歟。故間之施於□寇。俱未見其可也。然以間之法而變通用之。則有二道焉。曰以吾間□則難。□自間而吾起而圄之則易。夫□□□而□內不能無骨肉之嫌。強服諸酋。外不能無種部之疑。不出數年。而釁必自作。此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用之於偵諜。以用間者用之於觀釁。所謂蹈瑕抵隙。而其事必可以得志。以吾面間寇則難。寇自間而吾因而用之則易。夫寇而多方以鬨其出。則可坐困之使儉。合力以勦其一。則可聲及之使澀。此亦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而用勦。以得其乞哀之情。以用撫者而用撫。以誘其脅從之衆。以致彼力竭智窮。然後我軍可以成功。所謂以用間之法變通用之者。蓋如此也。雖然。卽以間之事較而論之。又豈□難而寇易也。昔人談寇之法。或放以所擒之賊縱歸。而使之自相攻。此皆可以得之耳目之前。運之股掌之上。特患無智

勇之將。深思其法而飄忽行之耳。至若口者。間關萬里。情事遼絕。爰有擾之勢。而希不可必之功。此適以開僥倖以身嘗試耳。故用兵於口。而曰此可以間破也。此不知兵者也。

問今民貧盜起。皆縣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實威之法何如

昔先王建官治民。而因民治吏。則必先貴其近民之吏而治之。蓋莫守令之爲急矣。故守令之選。自古重之。而言吏治者。則惟漢爲盛。無論其三公大吏。皆縣守令之上第者漸次居之。即在郡邑時。亦何其展布自如。得以畢見其長。而竟奏其功。則非漢吏之獨良而治吏之道得也。夫漢未嘗不設刺史以簡察二千石也。然不過有所案舉而已。未嘗兼治郡國事。以旁擾其手足。其太守雖得自置吏。然專貴大體。而亦未嘗下侵長吏之權。此漢治之所以獨隆也。其後任州牧而能刺史。又任刺史而能守牧。徒變更職名。而於治理無裨。屢改太守爲刺史。益失古人臨御之意。宋舉刺之條最繁。實無益於治。又大臣出補外郡。而體統倒置。則糾察不行。後世守令所以遠不及漢。其法弊也。我國家設官置吏。視古法加詳。高皇帝於監司守令之選。所以甄別而鼓舞之者良至。擇能使器。因非盡縣一途也。縣朝相承。則非科貢不任。名郡大邑。又非甲科不得。然而鉅卿碩公。前此之從此出者。亦非乏也。而今則吏治不張。貪風益熾。甲科之縱恣貢久。舉貢之委靡不絕。自神宗末年。以至於今。日甚一日。而民不勝困。羣盜滿山。撰其所自有一非有司之過哉。故議者謂欲息盜安民。必愼選守令。誠要論也。開創時。一切破格升黜之法。今不可復用矣。即用歷朝之

劍面議撫。故班師復叛。後侍郎張岳力勦之而後平。歷觀前事。撫之不可信如彼。勦之能成功如此。既勦而後撫之利如此。輕撫而不勦之害如彼。則今之處分諸賊。其事從可覩矣。今之賊。非強於昔之賊也。然而逋誅十年。流轉數省。破城邑。殺官吏。至震撼祖陵。此誠天之惡。即人加憫食。猶不足舒民恨而雪國恥。若不待其形見勢詘。卒然加撫。不亦墮軍實。長寇讐。褻朝廷而羞文武之士哉。今聖天子追念有司不職。致民化爲賊。又以賊勢之盛。半皆隨和劫制之人。即勦無遺類。益其無罪見殺者必多。於是下詔招撫。又戒將吏無墮賊計。蓋好生之仁。與廟算之得。可謂兼之矣。乃賊愈負固。而州縣至有被其綁者。此何以故。蓋前此未一大創。使賊屢得氣。徒以憚於用兵。欲賊俛首聽命。無是理也。且我即能制其死命。然彼罪在不赦。亦安能使其恃我非言。而無疑於反覆哉。故愚以爲行間諸吏。惟有滅賊自效。以無貽後悔而已。明詔以恩義撫。枉法而示之以生。羣臣以義殺賊。力戰而致之於死。賊既甚死而求生。我方以勦而用撫。然後受撫之後。賊亦帖服無後患。此長策也。而今之勦者何如乎。文武之布置。非不密也。士卒之調援。非不多也。軍餉之設處。非不豐也。賊愈熾而不能勦者。蓋力分於多備。而勢緩於轉逐也。愚以爲三殷之賊。必併力勦其一殷。後二者可不戰而下。所勦之處。非開其出路。不能使之坐困於山谷。非截其歸計。不能使之潰散於原野。非多爲之間諜。不能盡得其虛實。非計用其渠率。不能內潰其腹心。非責成守令。不能堅壁清野而使之餓。非使理臣督師。嚴立賞罰。將士不能用命。非合兵一處。不能遏其流突。非用吾所長。不能破其馬足。數者得而賊不能勦無有也。以數者爲勦。不能撫其餘衆。無有也。既撫之後。益加分別罪重者誅。情輕者原。強者錄之以爲兵。弱者復之使爲民。安置之有方。散遣之得所。此不過一良有司事耳。豈足深慮哉。故節愚賊之不惟吾撫也。夫賊而何以不惟吾撫也。嗚呼。愚所謂在我之勢奈之何不務蓋也。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急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否抑無病於民否

天下無事。雖蝟民力以養兵。兵即優游坐食。日糜百姓之脂膏。而不見爲病。天下多事。則民以膏血之轉輸。必望於兵之衛我。所衛者既以虛天下之望。又欲資民食於所衛之外。雖功成不可必。而人心先不服。人心不服。而曰吾將厚集兵力以衛爾也。其誰信之。昔者□□發□遮之勝兵。屢次陷沒。於是不得不取於召募。乃識者已決其無功。然而增兵加賦。亦十餘年。而民不怨者。以□□□之義。而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豈與今之勦賊者。可同類語哉。夫賊之起也。苟地方守令。有如張綱、庾詡之在官。兵解散撲滅。亦已久矣。猾猾八九年。焚掠四五省。至煩聖天子坐朝側席。下詔罪己。屠倒百餘萬命。大臣親帥。簡邊帥督戰。所徵之兵。自禁旅六千。以至關門之鐵騎。薊、密之戰士。川、浙、滇、黔之悍勇。亦近十餘萬。而不能滅者。豈兵力少哉。賊去兵來。但有追逐。而未聞戰。堵吾在統御不一。將不力戰之罪。而非兵之不可戰也。即郡邑之既下者。豈無兵之過。民心不固。雖高城深池。亦安用之。是故將不殺賊。有兵常若無兵。民不信上。則有兵豈惟無益。而反足爲害。愚蓋於今之練鄉勇者疑之矣。夫團練鄉勇。古之人常行之以悍遠。而愚以爲害者。何也。則練之之方不同也。今夫府有丞、有李、有各首領之屬。縣亦有丞、有簿、有尉、有驛、有巡司、等

員。其在官食糈之胥吏。受值之隸快。合而計之。郡常數千。而邑亦數百。又有額設之吏夫戍卒。大邑千計。而小亦不下數百。凡此者豈非皆吾兵乎。誠第其武勇。教之騎射。固之恩信。隸以賞罰。此豈先有城非。既非聚不耕而食之人。而習見官府。又可得臂指相使之用。不啻兵而有勝兵。有常食而不必更取食於民。此練之之方也。而其散處於鄉鎮村落者。但變通保甲之法。陰爲郡署。便其緩急守禦之助。即在主伯惡旅之中。亦別無器仗鈎鎖之設。如此聚之不爲擾。散之不足憂。所謂練鄉勇者。法莫良於此。今則不然矣。招聚市井無賴之人。特立隊伍。日耗衣糧。邑設數百。則日有數十金之用。郡合數千。則又日有數萬。南之供有纖毫不出之民間乎。前賦既無望減之期。而新派且出前加之外。賊未至而養兵之室。既已如掠。賊若來而烏合之徒。豈真可戰。騷夫事之無策。未有甚此者也。吾不知此豈即昔長籍爲軍否。抑不知賊平之後。此輩坐食既久。可以單詞散之否。則事之可慮。又未有甚此者也。昔韓魏公剿陝西義勇。司馬溫公極論其害。後卒如所言。今非有強敵在前。而無故召募。害同抽選。夫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益。民怨已深。未見賊而益見兵之害。民怒安息。是役也。愚恐恐怒怒。政未有已也。爲今之計。諸郡邑之在南者。毋幸賊之不來而弗備。亦毋因備賊之事而擾民。內有可恃之實。而外不見有可畏之形。省刑減訟。加意撫循。而所謂團練之法。如向所言行之。使民耳目不驚。而亦無無事養兵之苦。萬一有警。則吾民皆兵也。古人有以單

城抗數萬之師。豈有借於鄉勇哉。奈之何其不深長思也。

樓山堂集第十二卷

議

募立社倉議

今年流賊猖獗江南諸郡。愚忠豫防。大約安息貧民。其急務也。竊從南京見諸臺部議平糴積穀之方。不遺餘策。然捍謀事倉卒。徒有號令。即法在必行。而民稱不便者。又十人而九。且尚未見遂行。即如夏間縣不某發牌令富民積穀。而閭邑閔然。無一人願應者。試究其積穀之方。則徒計糧輸來。但報名在官。而不建倉廒。不責交納。不立掌管之人。嗚呼。是欲使事急之日。有司執名問穀。果孰取諸其家乎。夫但有其名而已。民且畏而不應。致煩里排催怪。紳衿會議。然後僅一苟且具文回上。又況急而相求。其何能必乎。因歎時事之難爲。而慮文之爲害。此可概見也。然則民終不可與爲善乎。蓋計畫之未詳。風動之無素。而舉行之不貫其實。故上令而下不應。無怪也。予嘗讀朱晦翁建立社倉一疏。其法今有司當倣而行之。晦翁所論於朝者。即其先所行於鄉者是也。其法足貸秋收。每石量收息米。遇小歉減息之半。大饑盡蠲之。而倉廒有所。掌管有人。收散時。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之內。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然晦翁所謂申府差官者。原四本府給到當事賑貸官米。故晦翁因而厝置此法。官爲行。則可使郡邑通糴其利。即官不行。而鄉之人能行之。亦可使一鄉之人無餓。且今之日。而必請米於官。不能也。即非官米出貸。而必

揭揭然申於府請於縣。用以自旌其善。而防人之欺。又不必也。予於是不揣愚妄。欲於本里自建社倉。以十年爲期。以千石爲額。每年自出本穀三十石。又散秋斂。遇歉蠲息。一如晦翁之法。雖然。此予僅可得之一族者也。因以予鄉里道。較晦翁之鄉幾倍矣。又地奧田少。生齒日繁。通計一鄉之穀。不給鄉人半歲之食。陸揖水運。殆無虛日。而富厚之家。什不盧一。利人之窮。益昂其值。商販者又乘人之急。愈倍其息。今歲不已。明歲復然。萬一遇歉。民生安恃。繇一鄉推之天下之患。容有已乎。故予又欲以所行者。願鄉之同志皆行之。予鄉諸望族。比財益產。其於予族有相什伯者。其於予有相千萬者。即家無累封。而好義樂施。豈無較予更甚者。咸一族而爲倉數所。咸數人而共立一倉。統以予法行之。則一鄉之人。庶可長聚無庾。而每鄉保甲之名。則俱籍之於官。官時發簿以便稽考。其百里之中。同鄉共井者。保甲俱令互相糾察。互相應援。如有流賊大盜過一鄉者。一鄉立時報官。此鄉保甲。立時勦殺。不得更相推避。其有縱失者。十保同坐。如一保失賊者。十甲同坐。每年正月。各保甲長俱遞認狀到官。開載其年貌生理。各里圖俱遞甘結。官以其狀結盡編於簿。其簿亦每年遞換。以便據實察驗。夫本圖具給。則保甲長法矣。受貨於鄉。則保甲盡心矣。而又時下之章程。使自相訓練。平時可以弭盜。有急可借爲軍鄉。落有聯絡之勢。四里有征調之煩。即管子治齊寓軍之法。不外是矣。□□猖獗。得法而禦之不難。況區區鼠狗之屬哉。往時王新建曾行之於贛、韶等處。其時兵火之後。盜賊且賴以熄滅。而況今平治之日。行之而有不效者乎。然則因時設備。未有若此法之詳而可久者也。夫今鄉聚亦有保甲等疑矣。然曾照里圖名色。苟且塞責。其人行能類皆猥劣。而事權又不相統。民之多盜。政爲多此等有名無實之虛也。豈若此之精且密哉。往時大盜橫路。皆曰吾劫商耳。是以居民不相救援。而流賊橫行。亦因各鄉無起而拒之者。是以得公行剽掠。此法行。而二者之患。知其必亡矣。至於城市之間。但責成巡捕一官。便可著實舉行。而夜鼓長鳴。街鑼不輟。賊豈有能踰城者哉。若夫練兵督捕。防江守要。方略。此自有專官在。設誠致行。是又當類推之矣。

江南弭盜賊議　辛未

今夫民之爲盜賊者。皆無賴之尤者也。大抵致此者有二。繇於兵荒之後。饑寒之所驅迫。一繇於法令之弛。有司之所養成。江南數郡。負山阻江。誠盜賊出沒之所。往時特偶發耳。未有若近年之甚者也。蔵不加歛。而嘯聚時聞。官不廢捕。而劫殺屢見。此豈治平景象哉。自萬歷丁巳、戊午以來。有大盜穴徽、池之間。結營截路。商賈不行。村落爲墟。是時巡按田公奏請要地添設巡司。併逐捕立枭之法。盜未稍息。而又或去此移彼。至天啓七年。徽、池有賊焉。邊起。殺傷官兵。至去年以來。一劫於安慶城中。一白晝劫於東流。建德城中。今又劫於池州城中。其他民間劫掠。江洋剽略。不可勝計。雖有司嚴加懲創。力爲捕勦。此輩亦旋就摘滅。然其賊發愈何。遂至踰嚴城。殺官兵。假使有強敵遊臨其境。寇奄至。將何法以禦之。夫池、安數郡。爲邊輔上游之要害。而其損威於盜賊如此。當事者奈之何不長慮而卻顧耶。夫捕盜而盜多。滅賊而賊熾。豈盜賊之不可弭。亦弭之未得其方耳。其未得其方者有四。愚請言之。夫弭盜者。不過曰某處有巡司耳。加歛而嘯聚時聞。官不廢捕

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使不得利誰肯爲之故稻價之增其勢也而居民之富而租多者風聽其價以自相高增故數年之間商賈富室獲利無算貧民重不堪命而所謂行戶經紀者又把持其間使價愈貴則己愈可因而取利其品物價皆出於此羣之口有司有拘鎖經紀者矣有扑責商賈者矣而彼且益巧而停閉其物使人益困則以有司不勝覺察勢有所不得行此不立市平之過也鹽則取給於淮浙其利商獨擅之而富室不與焉有市平以酌之彼不能邀利以困民魚肉雖細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必繼悉會計然後居沽販負不至乘人之急以增價數倍此亦非市平不能也或難之曰物行則已有經紀矣不知經紀者亦商賈也價之不平皆始於此羣故設市平者正所以平其不平也經紀者於中取利使無壅滯而市平則專爲便民而設也雖然物價平矣秤戥斗斛之不一猶不平也市平既立則官爲之較權量以行之使一郡一邑法若畫一而物之不至過高貧民不至重困雖以治平天下不外是而推行之矣

江南汰省役議

今日之爲民害者莫省役爲甚蘇子瞻所謂縱數十萬胥吏以狼於民間者此羣之謂也然則今天下豈止數十萬哉姑無論京師之與省會先以各郡約計之而亦不下數千人矣何言之隸快之在官者各有買寫之銀今所謂頂首也往時不過以十計近且以百計矣正用之外又有酒食之費半之夫庸人役於官者例給工食以酬勞以其頂銀爲本以工食爲利誠公私兩濟然工食幾何遂捐此數倍之本以鑽求之苟所入不足以償所出則此羣且以其本銀買田產食租稅計必不爲此矣且此羣惟利是視即所入僅償其所出度亦必不爲之矣故工食之外每一役非外得數十金與其本不副也夫一人數十十人數百百人數千千人數萬此數萬金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且此數萬金猶其準本而應得者也乃有朝入衙門寡稱富室賣田買宅呼婢使奴如此者縣不下數十人此所得則在數十金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此不獨此也每正役一人則有白役一人甚者有數人此白役者其飲食妻子之費每人亦不下數十金俱在正役所得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此爲隸快言之也而皁役之害則尤有甚者皁役例無工食及胸中所謂盡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僚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縣絕雖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懷懷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時辱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惴惴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撫掇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日所以上副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謹身奉上謂遂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視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即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怙勢如昔分宜、江陵者之甚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癸酉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抒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嚮盡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僚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縣絕雖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懷懷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時辱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惴惴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撫掇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日所以上副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謹身奉上謂遂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視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即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怙勢如昔分宜、江陵者之甚

而天下之心多不屬者。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事少。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卽在彌縫之中。而借推委以行陰刻之智。於天下之公論。亦有所不暇惜者乎。論者謂四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暇遠論。卽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皆卽其行事。而欲身爲之乎。故不肖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盡心竭下。而又愛惜人材。謹持善類。使負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而正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卽有緩急。皆可得其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宏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宏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經術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爲天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卽爲萬生者。挾其厚貨。雖目不識丁。亦擾臂而議於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橐。輒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途徒棄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塞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又負權術。持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值。嗚呼。豈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面增田產之資乎。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激賢。夫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員以五策徵此媚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貨。便爲請託。是擺金於市之行也。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賈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賤。而吾貲金已盈矣。是掩取奇獻之智也。夫今之能跨人者。亦曾親睹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躋事爲愉快。是入官鬻鬻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囑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囑。卽有所博訪。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卽見道者。亦自安義命。而無冒陵詐詐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爲齊民之表。考試爲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貴。而於錢穀詘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己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塞爲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卽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爲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繩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真能自負其曲而撓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隳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嘆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蓋爲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前後任而卽有試士之役。誠如生言行之。此正今日厲世摩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冀於治化有裨。惟採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鄒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二三友生。如南昌陳宏緒、慈谿姚元白、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盧而宜爲規。於是誠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嘵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閒

裁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盡生蔚名冒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廉恥。而後下之人有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盡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於茲極矣。揆厥所繇。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悅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盡生有從府考貼名者。衆以爲羞。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冒嫌。故其時窮鄉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籌算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工請託者幾人。而爲盡生者。挾其厚貨。雖目不識丁。亦擾臂而議於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橐。輒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途徒棄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塞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又負權術。持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值。嗚呼。豈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面增田產之資乎。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激賢。夫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員以五策徵此媚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貨。便爲請託。是擺金於市之行也。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賈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賤。而吾貲金已盈矣。是掩取奇獻之智也。夫今之能跨人者。亦曾親睹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躋事爲愉快。是入官鬻鬻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囑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囑。卽有所博訪。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卽見道者。亦自安義命。而無冒陵詐詐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爲齊民之表。考試爲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貴。而於錢穀詘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己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塞爲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卽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爲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繩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真能自負其曲而撓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隳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嘆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蓋爲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前後任而卽有試士之役。誠如生言行之。此正今日厲世摩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冀於治化有裨。惟採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鄒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二三友生。如南昌陳宏緒、慈谿姚元白、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盧而宜爲規。於是誠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嘵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閒

見所難得。則人之望我常奢。身爲天下所共倚。卽己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應甚奢之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已。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之不能言。爲天下所不能爲。以副期望。而應幾無愧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居焉。當今聖明之主。顓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日夜參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口口之。未竭盡賊之加熾。民賊之既竭。天變之盛見。積數年之煩頓。聚擧世之談議。詢之猶不見效。至欲槩而責一新。應聘之經生。此非說書迂。然天下固有最急且大者。先生知之乎。天下有一二事焉。近之關國體。久之卽爲治亂所從分。向苦無言之者。今言之輒見罪矣。天下有一二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向猶有言之者。今勦之而見罪矣。嚮卽不明著其事與人。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扼腕歎息於此者也。先生至關廡幾召對。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急與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則宜據胸臆。深切利弊。使明主感而重經。諒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間。卽不幸以言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某近讀召對日錄。知主上有非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崇名核實。言無敢違。而廷臣卷舌固寵。頭掻地莫知所措。其非薄也。何怪焉。某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明主可以理奪。卽死耳死耳。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設弧折檻。彼獨非人哉。夫有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何獨無言。縱猶曰積威之所劫也。若先生。則主上虛心待之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智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數十年一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己之責。副天下之望。是徵聘非直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累徵聘矣。則先生於部言。難欲不深省而頻行之。其可得乎。昔李固以蠡於黃瓊而遣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忠於先生者。亦欲宏獎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奕葉殷浩。古今同歎。卽本朝吳聘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先生所宜鑒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是役也。必居翰苑爲大官。此後生粗知文字。僥倖一第者。累日皆可得。何獨先生。撰論賦頌。可以黼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爲疑所爲疑者。則有間矣。惟先生採擇垂納。天下幸甚。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乙亥

前閏流賊破廬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白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乍聞此警。因而張皇。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卽謂賊已震鄰。防備宜預。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曉以理勢。使不爲虛聲所恐。而執事輒訓誡。能征賦。減蠲從。目親百姓。家喻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揣摸疑畏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城來者。言將拆郭外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拆不可復完。未見一賊而先使室家破蕩。閭井道傍。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留此以資賊。俟賊果渡江。然後從而撤撤。從而焚棄。未爲晚也。又言已閉築諸門。此亦不可。蓋諸門爲薪米從

入之地。關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搖。卽奸細宜防。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入。古所謂胡越起於毂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卽兵也。合諸衙門。卽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皁隸庫書皆可用也。執事誠先以正堂諸役練之。而衙官各練其役。此盜素有聽衆。既不待招集之勢。而本官自行操練。卽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費。厚其工貧。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兵之擾。而得兵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卽未至城下。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舉監。盡免雜徭。已爲小民倡目。一旦有急。而不先以其身爲民倡。其子弟奴僕。皆閉手偸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推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我行。其爲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稱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者矣。誠如鄙言行之。人心固而敵愾張。雖單城可以拒數十萬之銳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卽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計。亦必無前日殘破之事也。不肖非豪執事深知。不敢藍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昨閱之城中來者。知賊之猖獗如故。又因我兵失利。城守加嚴。擾目前之事勢。亦何得不如此。生不能荷戈負矢。身在行間。則又安得默默而已乎。夫以烏合流劇之餘賊。致勤撫按道府之督兵。而不能卽勦。非賊之難勦也。緣南方之兵。其不習征戰已久。而遽起倉卒。上之調度乖方。以不教之兵。徵驟張之寇。又方略不具。其敗也宜。方賊之來也。卽調池兵殺賊。生以爲失計。賊乘我窘。賊馬我步。賊用兵已久。而我兵未見戰鬬。其不敵也。不待智者知也。況以池人之怯弱哉。安慶之兵。自足以守安慶之城。善用之。亦自足滅安慶之賊。假謂賊衆兵強。弱不敵。然大兵且至。盍亦稍施坐困之策。咸多張疑兵。咸乘間設伏。以圖必勝。奈何先用池兵。嘗試。至被殲焉。以挫士氣。以張敵威乎。此前事已不足悔。然今之大兵又敗。何也。從來用客兵殺賊而不敗者。亦鮮矣。此中事故萬端。機變之臨。要非言語能盡。姑以今日之城守再論之。可乎。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萬萬可無慮者。卽以爲可慮。而防江之計。豈不急於防城。以人之一家譬之。江則外戶也。城則內室也。嚴城守而懈江防。俗所謂備盜者局臥室而開大戶也。豈計之得者乎。以江南大勢計之。長江之守要有三。京口也。采石也。池州也。以池州目前之勢計之。則又豈獨防李陽河、防池口爲急哉。蓋賊之渡江。必乘上流之勢。而持人之虛。彼東流、建德、尤宜岌岌也。若不幸而賊果來。一城守遂舉吾事乎。舉一城以自固。而以鄉保夷賊。非計之全者也。賊所恃者馬。江南險夷。馬無所逞。賊所貪者掠。先事撤當。多方阻截。使掠無所施。主客步馬之勢。皆已懸絕。特患人心不固。未戰氣沮。則今所爲設奇制勝之略。用以鼓舞士心。而豫壯敵愾者。又將何途之出乎。除調練兵快。選募勇敢外。又在嚴行保甲。使地方豪傑。倡率保聚。不可不精究其法。而通變其用。生聞嘉靖時。口薄都城。仇鸞尾口不戰。而四方勤王。亦無以一矢加遺者。至居庸關。有田夫數輩。憤其殺掠之慘。執鋤逐之。口亦駿逐。人然後知口不足畏。而其將

皆可誅也。於是給事吳時中亦以地方憂傑保聚殺賊之略。疏之於朝。時以爲善策。夫口口之與流賊。其形勢之強弱何如。都城之與郡縣。其法行之難易何如。則亦顧其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方何如耳。蘇生之言。不守江不謂之守也。不慮戰亦不可言守也。執事試以愚所策。與各當事計之。又設誠行之而事猶不濟者。生將自此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古人不敢以賊遺君父憂。某雖空言。亦政以父母師長之憂爲憂。豈望明之世。忍見此敝。昔人謂善人在思飢不及飧。當今不得不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老先生矣。老先生愛惜人才之念。本之天性。又爲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苟有可以爲之地者。知必不恤也。言之可勝懇切。且老先生周旋留滯。不可爲不久。使從此而遂所請。二疏不得獨有千載。然天下治亂。視人材進退。人材進退。視冢卿賢否。使自今而移其居南者於北。則天下鳴鳴。方自此始。蘇東山豈必堅臥哉。眉生已膺保舉。恐此途無能竟其用。出處之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朗中、來。朗中亦才士也。外致昱二詩。用宣區區。惟賜教削。

上金楚畹督學書

生下愚不肖。聞之昔人。蓋有知己重于感恩之說矣。居恆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爲知己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己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足爲知己哉。以是爲知己。則今自郡邑所升。與鄉會所取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知己。是知己者與受知者。亦陋甚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國士之實。而知之者原未皆有特達之過也。若生之於明公。不謂之知己不可矣。生困庠序二十載。所歷六七宗師。皆拔之高等。生不爲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未經閱者三遭焉。生不爲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沈於世俗之中。而得失有命。固不可強。且此豈真能輕重天下士哉。獨今年科舉。荷明公照拂之及。亦旣賞其文矣。乃不徒賞其文也。旅見之日。獨進不肖於陛下。而歎其往日之不逢。喜其年力之未艾。且致勉於後效之可收。及不肖感荷顧盼。仰首論列。又盧意重聽。使得畢厥狂狷於其退也。則又略文藝而稱其氣節。恕其無知。而嘉其有用。雖前此見屢之卷。擯屢黜下案。若深有慨歎於不肖之遭遇者。於時同人聞之。逼俾鄉國。謂明公之待愚生。蓋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爲知己。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以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過知已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於是忘其固陋。盡以生平所著作上陳。蓋生於時文。其合離之故。旣已不越明公所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宏、嘉以來。作者甚鮮。即今士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體裁。皆不可以傳後。即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於經術淺者。言終不可爲世用。生不揣。于古人之言。頗有論究。而於當世之故。亦間能發明。其言或可自爲一家。使自今之日得優倖一第。生必能自行其學。以無負明公殊異之知。即不然而終遂招棄。生將竟其立言之志。亦終不沒沒於世而已。伏惟明公蓋賜省察。錄其言之可用者。復察其深室倚吟之心。實有所不得已於此。是生之大幸也。生自是而死且不朽矣。

上鄭太宰元嶽先生書　丙子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期相值。而中日遠典型。不勝悵惘。秋風遍翮。又苦負慈縣。言之愧棄。但今歲

閭中之旋。其未窺一點者。猶之癸酉也。向蒙老先生逢人歎惜。今不肖反自斐爲故事矣。文章憎命。即此可見。而義命強安。益於此思過半耳。復此一事。竊恐究竟不知所底。不獨不肖當之不能免也。夫今之名士。即不敢望三君八廚之列。然論文求友。亦何負於國家。而小東之號。甚爲當事切齒如此。即如婁東二張。此老先生所深知者。而今以爲結黨把持。此不過借以箝天下之口。而塞忠善類耳。朋黨之禍。古有明鑒。豈聖明之世。忍見此哉。昔人謂善人在思飢不及飧。當今不得不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老先生矣。老先生愛惜人才之念。本之天性。又爲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苟有可以爲之地者。知必不恤也。言之可勝懇切。且老先生周旋留滯。不可爲不久。使從此而遂所請。二疏不得獨有千載。然天下治亂。視人材進退。人材進退。視冢卿賢否。使自今而移其居南者於北。則天下鳴鳴。方自此始。蘇東山豈必堅臥哉。眉生已膺保舉。恐此途無能竟其用。出處之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朗中、來。朗中亦才士也。外致昱二詩。用宣區區。惟賜教削。

上金楚畹督學書

生下愚不肖。聞之昔人。蓋有知己重于感恩之說矣。居恆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爲知己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己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足爲知己哉。以是爲知己。則今自郡邑所升。與鄉會所取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知己。是知己者與受知者。亦陋甚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國士之實。而知之者原未皆有特達之過也。若生之於明公。不謂之知己不可矣。生困庠序二十載。所歷六七宗師。皆拔之高等。生不爲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未經閱者三遭焉。生不爲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沈於世俗之中。而得失有命。固不可強。且此豈真能輕重天下士哉。獨今年科舉。荷明公照拂之及。亦旣賞其文矣。乃不徒賞其文也。旅見之日。獨進不肖於陛下。而歎其往日之不逢。喜其年力之未艾。且致勉於後效之可收。及不肖感荷顧盼。仰首論列。又盧意重聽。使得畢厥狂狷於其退也。則又略文藝而稱其氣節。恕其無知。而嘉其有用。雖前此見屢之卷。擯屢黜下案。若深有慨歎於不肖之遭遇者。於時同人聞之。逼俾鄉國。謂明公之待愚生。蓋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爲知己。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以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過知已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於是忘其固陋。盡以生平所著作上陳。蓋生於時文。其合離之故。旣已不越明公所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宏、嘉以來。作者甚鮮。即今士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體裁。皆不可以傳後。即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於經術淺者。言終不可爲世用。生不揣。于古人之言。頗有論究。而於當世之故。亦間能發明。其言或可自爲一家。使自今之日得優倖一第。生必能自行其學。以無負明公殊異之知。即不然而終遂招棄。生將竟其立言之志。亦終不沒沒於世而已。伏惟明公蓋賜省察。錄其言之可用者。復察其深室倚吟之心。實有所不得已於此。是生之大幸也。生自是而死且不朽矣。

上鄭太宰元嶽先生書　丙子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期相值。而中日遠典型。不勝悵惘。秋風遍翮。又苦負慈縣。言之愧棄。但今歲

與徐廈來通政書

應箕頓首。前者不揣以數策瀆聒。知不肖言發至誠。似蒙收錄。圓諸人亦皆不負所舉矣。此一役也。拔海振窮。使才士憤勵。亦南中數十年來有之事也。當今寇口交動。海內騷然。留京根本重地。復遭蝗旱。不可不開大受。得執事弭壓輯寧之。覘人心稍有所恃。乃又以喉舌之司。奪我東南長城。執事從天下大勢等之。恐當踟躕北顧耳。今言路似通而實塞。則封駁之繁於納言者。厥責匪輕。不肖觀二三年內。讒諂挾賊。以言希用者。不可勝數。而侃然論列。實有關於君德民瘼者甚少。如陸文聲、張漢儒輩。傾覆小人。幾以其言使清流蒙禍。而當時不開回駁。直達御前。近日沈眉生悾忠發憤。至再至三。此豈非明主所欲側席而求者哉。特以言有干涉。不惟不得封進。且多方抑沮。向使執事早膺是職。安得有此。然後知國家不論何官。以正人居之。皆爲有益。況執事今日所居。實言路所繇。以通塞哉。口報不甚傳。不肖竊嘗以三策料之。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乃竟無策。如此者數次矣。今乘樞何人。曾邊何人。前召對時。謂口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何遂令其至此。不肖雖在草野。爲應慨泣下。蓋不止卿大夫之恥也。執事此行。獨能安然而已乎。即天下事。非一人能言。一人能爲。然此一人者。又何可無也。望之望之。流賊非賈戚守令。必不能滅。非盡能督理監紀等官。盡撤四方調募之卒。守令亦必不能滅賊。蓋天下不過用三四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滅矣。不如此而賊終不可滅。此中區布之方。亦難盡陳。執事但存鄙言。以爲後驗。可耳。古人有曾生料敵者。不肖亦不幸而言之。屬中矣。孫頑層沒傑也。臨行時。不肖惓惓以項忠裹、劉東山相期。友人劉城赴薊北上。此兄今之更生也。彼當不以保舉終局者。幸俱留意焉。江上才士數人。皆從名以聞。中有劉廷璽者尤特出。其作賦班、張之流。數子俱可備執事夾袋之用。不肖老生也。無足引重。乃必以此相屬者。蓋欲達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執事爲冢宰。居敎本。不肖亦將蓋舉所知。此固執事所深諒而樂聽者也。伏惟爲國珍重。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

書

與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丁卯

日來同兩郎君驅車道上。即見不一。過眞陽郭外數十里。所見耶。言之令人酸楚。今略布等以聞。去年冬。過眞、息二縣。雖發遠鎌之狀。異於他邑。然時風雪甚厲。與四面敝護。恆恐不密。遂不得一寨帷眺望。故行郊原中。猶之從枕上度去耳。至光州二十里曰黃子岡者。一宿公館。得悉其以僉報鋪司。累死數命。次日。即向吳光州言之。光州以遊客不久任云。當向府語。不肖比即不悅其言。私念居北宦者。雖在任一日。民之利害。即我利害也。奈何推而遠之乎。爲慨歎久之。及晤教又忘詳達其事。深致恨焉。然今所見。則與光州所見尤異矣。自晨發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尙在。而禾麥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即間與夫。此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對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縣差善。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有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問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人則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之業。差糧焉得獨免。耕之對曰。無牛。牛多盜賣出境者。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逃徙。里甲逢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執事爲冢宰。居敎本。不肖亦將蓋舉所知。此固執事

不堪賠。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破坐之家。在富者猶捐粟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故今村落爲墟。城田畝益廢。皆緣此耳。又問此產業去者。何不賣以與人。而甘遠逃也。則又對曰。差徭政爲有田地者苦耳。今賠者欲棄其產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即派其家。能堪之耶。於是鄰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極矣。又問獨無以此情白縣者乎。對曰。縣令多舉貢。日暮途窮。貧得耳。而衙門弊多。度力不足以賄囑。遂日操鞭扑。百計追呼。求糧完自免。證責耳。人戶之逃。田畝之荒。眞勿問。有告理者。反笞之。所以百姓雖愁怨。卒無敢一言也。又問此通衢司道必緣此乎。曰。然。撫按緣此乎。曰。然。州郡緣此乎。曰。然。問曾有緣此而問獄放者乎。曰。無有。予不覺浩歎。於是吏及老人等。咸跪而哭曰。官不留心。而公問及之。任茲土者若罔聞。而客暫過者獨備悉其事。苟得志。幸無忘此土也。予亦於是相對鄂下。而二公子之端如之。予因呼而撤之曰。我爲爾以狀聞之郡君。使爲爾縣計。豈可乎。皆叩首曰。幸甚。伏惟先生愛民如子。爲國忘家。前曾蹈踏二縣長吏。謂必得甲科久任。方可少蘇民困。然尙未知此縣之苦有如是也。亦尙未知前縣之奉職無狀有如是也。此其害與弊。非太守一撤可以濟事。須卽以今所開報者。條呈上司。招安逃民。禁貿牛隻不得出境。將所荒田地。逐畝稽覈。或給原主。或爲鄧易。或官貸牛種。或暫蠲租稅。使自墾治。計議已定。然後責成令長。坐使必效。一如先生向日所以治桐柏者治之。如此。則先生之德在二縣者。不肖以世世計。以億萬計。而不肖以途中見事。輒有裨於太守吏職。則亦不負爲汝寧公之重客矣。伏惟鑒原幸甚。

復王乾純先生書 乙亥

不肖昨在南都。見諸當事者。以賊警戒嚴。其所厝置。無一可恃。知天下事不可爲。況郡邑之碌碌者乎。以巡撫之進退。伺賊之去來。以操江之去來。伺賊之虛實。如此上蔽下欺。安得不以百姓餌賊也。卽如池郡。隔越大江。長城之守。當在江北。又當在按道諸人。蓋守北則南可固。此一定之理。未見一賊而先自張皇。精銳消於城守。物力屈於增兵。而所募之勇士。皆市井無賴。竭民脂膏以相奉。向使賊果渡江。池陽能嬰城自完乎。此所募之勇士。能奮臂殺賊乎。卽僅完一城。而鄉鎭俱從之不問乎。不肖所賠徐父母者。已極矣。惟正學金華死誦。烏傷死敵。而青田之發。發於櫪奸。死亦未良。然則自古文人烈死。固未有如四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皆所以治桐柏者也。視後之回面汚行。喪恥屈節之夫。磁無所蓋。自詭能文。此罪卽不死。讀先生之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過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彼之所謂文者。皆屑耳。其於四先生之源流尙未深見乎。足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問學。如弟所言。則必樂聽。試繇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不讓也。

復方後末先生書

不肖應箕。童時便誦習執事之文。嚮往非一日矣。丙寅有自朝陽驛來者。傳執事赴謫別子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與居。益悲不能止。乃就謫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獨執事及惠元儒先生耳。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覩生者之有所愧。又留一執事。以使覩後死者有所興。天固留之。人自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蓉蓉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悖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遙阻。不得登龍爲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聲氣之友。半寰下接。獨不肖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張尙廣大。方聞互用。雅俗兼收。與不肖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造謁。而執事以衆人相待。卽不然。以不肖素有浮名。第以文士目之。豈不肖爲天所留之一人哉。今年方壯之血語我。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肖。又雅知非碌碌者。於是而一登堂。便還倒屣。不肖因靜觀執事之顏色。深懼其議論。狀察其旨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人共歸於善。而所謂兼收互用者。時未嘗示人以意也。冥然後信天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肖數十年之嚮慕。豈非幸

痛於今人之文也。今人之文。毋論博洽不如前人。醇雅不如前人。什從其立言之本艱之乎。宋金華其最矣。金華之文。沈涵理義。所不必論。姑卽一事論之。足下以爲今人可及乎。不可及乎。高皇帝之神武開天。以今追論。卽以爲接踵而過湯武。豈爲虛諛。及觀金華集中。凡所稱揚者。不過曰。陛下漢高祖、唐太宗也。識不忘規。頌卒以諷。則篇篇如是。蓋學術所在。雖臨以聖明之主。而不敢有溢詞。視後之文人。希合揣摸。諛諛諛。妄上書公卿。稱頌功德者。果何如耶。至彌綸草創。應制之文。日以數十。凡有求者。率於三四鼓時下筆立就。文不雕琢。亦其勢也。何能如後人之於史、漢、歐、蘇。字櫛而句比之乎。故自然渾灝。有開國氣象。一代文章之盛。此其首功也。王烏傷才氣不及。淘練有加。其原本經理。則一蓋宋之匹也。劉青田爲帷幄謀策之臣。宜多權術。又今世一切奇謀祕計。及陰符遁甲之說。皆附之。背而及觀其文。非聖人之言不道。非六經之理不稱。而於二氏之學。及識緯術數之事。深加排斥。然後知王佐自有眞也。其文仁義藹如。經緯有章。不知張子房、房元齡諸君。當時曾有此否。至讀方正學而尤有感焉。諸篇銘則已直傳聖學之精微矣。當時顏子之稱。亦不爲過。其文無一篇不推原所自。一則曰金華先師。再則曰先師太史。嗚呼。言不忘本。彼豈獨一文哉。觀後之文人。角巾縫掖。龍門初登。便反脣相譏。不則以稱述爲恥。所謂文心喪矣。安得有文。且其所遇者千載一時也。而徵觀其旨。假學術尙未之用。蓋井田學校之說。仁義禮樂之化。其不肯枉以徇世者如此。此又豈徒以文稱焉而已乎。文中所言忠孝節烈事甚多。九死不悔。其蓄積也然。登惟正學金華死誦。烏傷死敵。而青田之發。發於櫪奸。死亦未良。然則自古文人烈死。固未有如四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皆所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過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彼之所謂文者。皆屑耳。其於四先生之源流尙未深見乎。足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問學。如弟所言。則必樂聽。試繇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不讓也。

復方後末先生書

不肖應箕。童時便誦習執事之文。嚮往非一日矣。丙寅有自朝陽驛來者。傳執事赴謫別子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與居。益悲不能止。乃就謫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獨執事及惠元儒先生耳。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覩生者之有所愧。又留一執事。以使覩後死者有所興。天固留之。人自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蓉蓉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悖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遙阻。不得登龍爲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聲氣之友。半寰下接。獨不肖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張尙廣大。方聞互用。雅俗兼收。與不肖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造謁。而執事以衆人相待。卽不然。以不肖素有浮名。第以文士目之。豈不肖爲天所留之一人哉。今年方壯之血語我。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肖。又雅知非碌碌者。於是而一登堂。便還倒屣。不肖因靜觀執事之顏色。深懼其議論。狀察其旨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人共歸於善。而所謂兼收互用者。時未嘗示人以意也。冥然後信天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肖數十年之嚮慕。豈非幸

哉。夫天下之道。不難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國家爲念。便可引之而爲吾徒。忠孝必臨之生死而後明。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後見。執事其已明已見者也。不從其已明已見者。以大君子爲師。而徒以其緒收五用者。曰吾見方先生也。方先生亦如是立論也。嗚呼。不亦謬哉。南都爲淸議從出之地。四方流寓者雜居。自金侍御、范廂卿而外。可與語吾道者少矣。今幸執事寓居於此。隱若長城。而惠元陽先生且來。何向之不死者又適相值也。天欲平治。當自南始。吾故曰天也。不肖雖不見知於世。要之爲知天者。自是而有所恃矣。前召未及赴。幷惠以詩扇。賜之手札。皆未遑報謝。今布覆心。一詩呈覽。惟執事教之。

與金天樞侍御書

不肖應箕以無實有名。每自悔責。顧亦頗自挾負。十年以來。雖地方公祖父母。即名相臺。未嘗輕一見也。雖交遊半天下。亦未嘗先投一刺於逢官貴人之門。深恐一失懷來。祇自生其愧辱。然非所論於正人君子也。太史公以安子而在執鞭爲辱。況當吾世而失之乎。某擯往執事久矣。知執事與周仲馭投分甚深。仲馭今世之大賢也。非執事安從信之。又嘗竊聞執事召對時之所執持。與大疏之所論列。及巡方時之諸善政。以爲吾江上寥落久矣。何幸而在位者有執事其人。所以私心甚欲一面而無從也。今年執事寓家白下。實始一造訪而執事倾蓋深談。若非徒以浮名相慕者。又兩日而三及門。竊見憂國之心。披誠之語。形於顏色。不肖何以得此於執事哉。不肖讀古人之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士不爲宰相則願爲諫官。若今之宰相。則已不行矣。即諫官得言之乎。向使執事在列。安忍閔默至此。幸而疏救者。有京兆徐公庶求矣。有詞林之黃石齋諸公矣。覺今日朝廷氣色。猶在詞林耳。夫國家設給諫御史之官。而使公道出於他署。非國之福也。若臺省言無關係。徒拾一二條陳以塞責。又何貴乎今知執事賜環在即。天下可言之事尙多。不得不重望於執事也。功名富貴。要有分定。而九死不悔。百折不回者。君子原不以彼易此。況其又未必然乎。南都仕藪也。向來在上在下。曠曠者甚多。浮雲蔽日。曾繁有徒。近得二三君子寓居。雖草莽之士。亦欣欣向慕。直道未嘗不在也。而嚴毅鎭靜。使有所主持而不亂。則尤望之執事矣。友人孫碩膚可稱人傑。觀其意。獨投誠執事。其北行也。尙祈有以壯之。一詩用將阮瑀。惟裁教爲望。

與方仁植中丞書

六月中。不肖從錫山寓星二詩。有推殺召虎之語。而先生楚撫之命。遽自天來。不肖假先有神者告之也。某雖不知兵。亦嘗竊觀古今之事。而深籌天下之故矣。流賊從古有之。未有縱橫十餘年。蹂躪五大省。而可以一旦掃除者也。山川之險易。彼知之。兵士之強弱。彼知之。而我率制掩飾之情態。彼亦知之。彼隨和掠擄之衆。久之皆得其用。而分合聚散之勢。倏忽莫定。其形其謀已老。其用兵已熟。此即以義兵、然明、再十年以後。讀書日深。交友日廣。見事日多。智識日益。然後發明經理。論定成一家言。則吾事濟矣。此亦今日不得志之願也。使得稍乘尺寸。足下視某豈敢破格哉。昔人謂孔北海才高不能持論。某之論安知非不能者。足下謂可前無古人。是過信士業之言。非所敢當。於知己也。而京師倥傯。亦有研究。皆泛覽史傳。於聖人微言奧義。因事而有感觸。私謂廿一史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繇源及流。而溯流以窮源。此或亦讀書之法耳。某又嘗自哀。若從此遂棄命著述。數年內。於史事當有成書。俟

幸以某言深思之。至於奬進人才。抽揚小善。自足下天性。豈能枉抑。然文章不過聯絡之具。而發氣之理。所以不介而親者。恐不專以是也。報謝之私。容秋仲躬叩階前。原儀雖完。不宜。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

書

與程子尙論性書

蹇頓首。子尙有道足下。昨在虎阜。僅一晤。應酬卒卒。未及深譚。至今念之。道氣猶可勞掃見也。嗣有言子尙精易學。非從之遊。不能究其蘊。心竊嚮往之。然未敢深信也。今年吳子去舍弟。始移書言。子尙聖人之徒也。其學非近世講論之士所及。僕嘗以其兄弟聰明絕出。言不誣。已與其兄弟面識。則盛述之。冀深聽數端。子尙其眞有得於聖人之絕學者非耶。冀未嘗遍讀佛書。然排擯佛老之說。皿有與登旨同者。不必更請教。以衆業學易。然於易象數之理。實未究探。此非面承矩誨不可。獨生平讀書。有疑而未解者。嘗遍觀朱程之說。及近世所尊陽明、近溪諸書。亦勞參而博印之。終未解也。非不能解其言。終覺與聖人有間。於鄙心未明。今以奉質。幸賜教焉。夫儒者之學。莫精於論性。亦莫先於知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性之祖也。竊以爲子思所爲天命率性修道三語。改發明其說。無有疑義。獨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若其言有未合者。朱子謂相近之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則性一而已矣。繇朱程之說。有氣質之性。又有

性之本性。若是不同乎。果夫子所謂相近者。但言其粗。而不言其精乎。此似有間者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孟子所謂性善者。原孔子之言也。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又以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性謂物之所受。爲陰之事。然則有善始有性乎。性善亦分陰陽乎。而所以陰陽者。又何物乎。此又有聞者也。夫宋儒論性。言理、言氣。言氣質。言氣稟。其語非不詳。似與聖人之說終隔。竊嘗謂聖賢論性。言習、言身。言反、言形。是分言之也。其說原精通而廣大。故能破告子之說。以明吾性。而曰善。宋儒論性。言氣、言理、言質、言稟。是合言之也。意在明吾善。而其語反覺拘牽而夾雜。竊所以蓄疑於心。而求得高明人一證之也。至於今世學者。溺於訓詁。都不足與論。而號爲通敏者。往往喜象山、槐江之說。至希禪悟以捷聖眞。聖學之所以不明。蓋爲是也。有志聖人之學。不能自明其心。繆取他人之信疑者以爲信疑。是大惑終身不解者也。竊生平服習朱程。非欲妄有詆訾。以爲自心所不解者。雖見性明道。而宋儒亦未之致信。而況近世諸公一偏之說乎。故頗得足下之眞有得於聖學者。一詳教之。

與孫碩膚職方書 戊寅

自深論極談之後。方幸得時請教。而又指日赴內召以去。從容遊論。則以相失爲恨。以世道言之。楨部有管夷吾。無憂矣。當今天下所最急者。莫如用人。用人莫如先別邪正。此銓司事也。於仁兄尙云有待。若目前之要。有過於用兵者乎。則仁兄是其職矣。以仁兄期抱。雖劉東山可以再見。則今之內寇外口。安如非豪傑有爲者之借資乎。弟非知兵者。然嘗深究當世之故。口之情形叵測。爲憂正大。今日而言撻伐者。愚也。卽固吾閭而能使之不爲己巳內子之事。亦談非容易。而聞諸人言。深爲可駭。仇鸞馬市之誤。石星封貢之禍。豈今日而欲踵此覆轍哉。濟移默奪。特有仁兄在耳。若寇則必期捕除矣。然如今之不能制其死命。而輒用吾撫。又未嘗持必勝之策。而輒用吾勦。勦之限期已過。而三百萬之餉已盡矣。召募之兵。既甚於賊。所撫之賊。後將何處。當事者左支右吾。上敢下蔽。恐勦撫仁兄猷與大司馬悉心計議。未必非今日用兵之一助也。幸留意。數鄉人物寥寂。近亦頗有期嚮。合六郡可得三十餘人。皆一時之儁也。順風能爲吹致。俾得皆入網羅。而仁兄又推好無已。知必不我罪也。他容面悉。不一。

答沈眉生書

君子自有進退之正。受爵而入京。正也。既事科舉。不欲復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愜忠犯主。所爭者。皆天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既不用。奉身而退。以自愛吾鼎。正也。既以言事而退。又不欲重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郎署中人。而逗念制舉爲本分之事。又親之所望方深。友之勉出者亦方。則勉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是下自有主持。弟不必屢申喙耳。天下惟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於禍福之間。則人之本來立見。是下可以進而退。既退不復求進。視世之愧詐挾術。以希榮慕參者。如高鳥之笑卑喙。而況以名節自樹。犯難而行。絕無齟齬。賢乎眉生。可求之今士哉。而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處爲惜。以不待時爲譏。吾

不知寇□交作。爲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盆庭。流離滿野。謂之何哉。弟昨詣曹仲駁。謂留東漢之再世者。氣節也。魏、晉、隋守節而漢亡。且自古至今。上無直節之臣。則下必有憔悴之士。故季世之風聲議論。即盛世之法度紀綱。其有關係一也。願子方倘一舉事。而羣疑衆議。不可枚舉。然則漢之數千人伏闕。至有貫索負鎖者何事。而宋之陳東、歐陽澈、果爲何人。古人方自求死。今人非欲免禍。殊知禍福有命。而同然蹉跌。先自予敵以開。而示短於天下萬世。古今不相及。人自爲之也。豈不重可嘆哉。敝鄉士氣。朴陋委靡。雖呼之不振。然各有本心。而三吳則地大物盛。難以齊一。邇來文章氣誼。一唱衆和者。惟貴邑耳。昔之宣城。舉爲世戒。今之宣城。將爲物宗。沙司成之流輩已深矣。而今何如。則摧陷廓清。功比武事。足下今日之謂矣。原擬奉開過敬亭。與足下作數日使談。今攷事未竣。將於春夏之交。一訪姑山。言念稽留。將有愧於仲馭也。伏惟省察。不既。

復顧子方書

臘月某日。弟從鄉中歸。使者適至。蓋除前一日矣。發緘申幣。但有感念。足下正性朗識。度越儕伍。頃布唱和之詞。靡防亂之檄。敝鄉人士。即號稱寡朴。俱視子方如天上人。而一二先覺有識者。則亦願在下風矣。乃同人矛盾。多在吳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盛之區。反不可以古歲耶。不矣。博浪沙中。特子方稍試意氣。豈足盡其生平。而疑畏如此。言之可歎。弟嘗謂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學也。而爲是二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時事已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則危言直節。明道正誼。得志則行。事見於當時。不得志則議論有所延定。毋使漢、宋諸賢。笑後來寂寂者。正在我輩。而小夫淺士。已所不能。爲。又輒詆人之爲。烏足與計較哉。今之名士。操三寸之管。便可號召天下。此昔顧、厨所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爲顧、厨之斷養。弟竊自此有所恃矣。功名富貴。原有物焉爲之。得之不爲重。失之不足輕。我輩期許。要自有在。但恨謀國者貧。位罔上。如平叔之召。料□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僧未了。不暇相爲酬唱也。僕詩向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歷下、公安、竟陵爲聚訟。僕則皆乘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子美之集。亦未勘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爲無情。學空靈者日趨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詩之佳者。寧朴無華。寧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至汨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居恆亦與足下稱其能古文詞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而已。豈眞有當於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與。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文。其可傳者。蘇本生華。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探繹僕言。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僧未了。不暇相爲酬唱也。僕詩向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歷下、公安、竟陵爲聚訟。僕則皆乘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子美之集。亦未勘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爲無情。學空靈者日趨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詩之佳者。寧朴無華。寧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至汨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觀之。直不成語而已。天下豈有目未識一寸之書。胸中無十古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性靈之詩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羣。求如數者之忠亡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作賦。皆未嘗爲也。得足下爲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謂士當考究經史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征逐遊戲。玩歲時日乎。故足下妙年匠精。賦遂成集。實爲可敬。僕於漢以後之賦。不觀一篇。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即諷諭之體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旨寓風刺者。欲使人讀而有所感動也。今賦皆編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況能識其意。皆妄意創造。去其難字。而盡以今文之嘗用者。謳而成篇。亦可自命一家。然必先以賦著名。僕非晚年變化可耳。若遽爲此。雖以予贈之才。後人且有變亂之謂。而況其他乎。足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可留此一關於

接良報。踰十日。又辱芳問。開緘讀竟。如覩眉宇。而親承論訓也。古文一道。知之者少。況洞悉源流。本末如足下者。在今日爲逆然之音矣。八家文選。深暢簡懷。大抵古人精神。不見於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弟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爲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

答陳定生書

之言。不獨信弟而所選。則又出弟意遠甚。史澹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足下其誰。拙序當稍一發明之。東林本末。採錄最眞。編定最確。即弟議論亦甚平恕。有關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即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當日所以死徒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而輔道甚力。此於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眞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以視今之號爲東林者。於利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之際。其相去何如。已足令人浩歎。況衆口讒口之口。以詆誹先賢哉。故此書不獨表章先哲。且以愧勉時賢。以自蓋後死者之責爾矣。諸君起事。皆常鎮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馭序之。而子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此亦足以覘召矣。惟鑒區區。幸甚。

與劉與父論古文詩賦書

筑白友生中能如足下之遒勉古學者。蓋千百中不得一矣。辱承勤問。敢不據意以陳。僕覩本朝以文名者。莫盛於宏、嘉之際。皆妄論之。如王、李所詆陵、昉江者。其文未嘗不暢。然終不能免俗。譏之未爲過也。王、李亦未嘗不整齊。其言於經術甚淺。千篇一律。而生氣索然。空同才高氣勁。然少優柔之致。自矜於法。而窘徑不除。王維楨媚於體矣。亦未能暢所能言。故韓、柳、歐、蘇之文。求之本朝。實無其匹也。世之無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獨能作知之者實少。小有才致。便趨入六朝。流麗華贍。將不終日而臻矣。高者亦言史、漢、韓、歐。然不過鈔襲其句字而已。見道之文。則百未見一。代興之責。未知何歸。若僕但可謂知之者耳。不敢遂謂能作也。即如近日某某。居恆亦與足下稱其能古文詞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而已。豈眞有當於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與。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文。其可傳者。蘇本生華。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探繹僕言。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僧未了。不暇相爲酬唱也。僕詩向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歷下、公安、竟陵爲聚訟。僕則皆乘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子美之集。亦未勘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爲無情。學空靈者日趨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詩之佳者。寧朴無華。寧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至汨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觀之。直不成語而已。天下豈有目未識一寸之書。胸中無十古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性靈之詩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羣。求如數者之忠亡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作賦。皆未嘗爲也。得足下爲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謂士當考究經史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征逐遊戲。玩歲時日乎。故足下妙年匠精。賦遂成集。實爲可敬。僕於漢以後之賦。不觀一篇。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即諷諭之體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旨寓風刺者。欲使人讀而有所感動也。今賦皆編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況能識其意。皆妄意創造。去其難字。而盡以今文之嘗用者。謳而成篇。亦可自命一家。然必先以賦著名矣。僕非晚年變化可耳。若遽爲此。雖以予贈之才。後人且有變亂之謂。而況其他乎。足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可留此一關於

異日也。仁如曾翁所著作。僕皆不及。然旨趣未嘗不同。試更以僕言往質之。知不河漢也。惠風幸時裁復。

與李大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廋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當刻揭時。卽有難之者二。謂揭而我輩小題大作。此似乎有見。而亦非也。乃來教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非欲以階於正人也。邪正之辨。自根人天性。舉世譁然。猶未離乎向二者之意。故不得不略陳其說。夫我輩正爲旣定而不得不辨。何也。今士大夫。曾有謂此逆人也而絕之者乎。縉紳不與交譏。交譏而不爲之驅使者。誰也。士子不從之遊。從之遊而不立相讚誦。多爲招引者。誰也。夫法加於人。有時而盡。邪根中於人心。逆氣流爲風俗。天下之患。可勝道哉。使我輩不言。則將來變爲從逆。世界必有以欽定爲非。而恨魏忠賢之不復出也。是下以爲此可已乎。不可已乎。至謂此段公案。當留之異日。不過欲使我輩不得志。公言於朝耳。夫朝廷之上。亦旣以馮呂純如。馮崔惟華。馮周朝京者。服罪矣。而天台之放肆復開。西湖之招搖如故。淮上之開喪傾動數郡。涿州之通內傳播路人。而大張聲勢。陰遞線索者。實在留都。則此禍之不畏朝廷明矣。不畏論劾又明矣。我輩卽得志。安能遂肆之市朝。故不若挾淸議以攻之。負衆力以誅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裘裏山河。而我輩之算君安國。爲高皇帝留讀書種子之心。無在不寓。又何有今日異日之別乎。口口必不可口。流賊必不可撫。逆黨必不可容。三者利害。關係國運。惟今士大夫。於此一害。先見之不決。守之不定。所以口遠二患。相循不已。至欲以口撫之說。誤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果非無論窮通。亦無論大小。但擇有關係者爲之。則此舉爲眞有關係者矣。聖人復起。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爲戒。正宋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爲厥孫之續乎。昔之所爲名士矣。沈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政欲植眉生之缺者耳。使眉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則知縣。又使眉生疏果進御。杖戍或所不免。人情豈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於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竊有見於此。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於泣下。蓋弟實有恥獨爲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倒板而獨力任之。雖然。吾言。先見之不決。守之不定。所以口遠二患。相循不已。至欲以口撫之說。誤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果非無論窮通。亦無論大小。但擇有關係者爲之。則此舉爲眞有關係者矣。聖人復起。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爲戒。正宋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爲厥孫之續乎。昔之所爲名士矣。沈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政欲植眉生之缺者耳。使眉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則知縣。又使眉生疏果進御。杖戍或所不免。人情豈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於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竊有見於此。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於泣下。蓋弟實有恥獨爲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倒板而獨力任之。雖然。吾儕之出處。自有定分。適爲養禍。始無論社稷震動。卽諸公自爲計。豈不岌岌哉。夫左之不用命也久矣。其流毒上江也甚矣。留一日卽爲國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偏。何懼其叛。卽激之使然。亦變速而禍小。況彼衆方囂。我兵四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盪殲。乃釋此機會。被此牽

與袁臨侯開府書 時袁公時之任河北通左兵亂於江上故致此書

天啓南國。使祖臺于旅適臨。古國有匹夫所在而隱。若敵國者矣。況先生受國殊恩。又忠孝性植。忍使祖宗根本之地。禍在門庭。而不爲諸當事效曲徒之助乎。不宵竊觀今之失計。未有如南京之甚者也。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徒僥倖於亂兵之未必來。舉邑方急。則應撫先歸。譬使未通。而風督已撤。萬一所謂不允。而兵更南下。此時糾合則無及。守禦則先弛。從前處分。適爲養禍。始無論社稷震動。卽諸公自爲計。豈不岌岌哉。夫左之不用命也久矣。其流毒上江也甚矣。留一日卽爲國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偏。何懼其叛。卽激之使然。亦變速而禍小。況彼衆方囂。我兵四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盪殲。乃釋此機會。被此牽

題。任其要挾。徒視竊據。明知其害方大也。曰。吾何知後日。聊以覓目前而已。人臣之不忠。有大於是哉。且前日亂兵之至黿湖也。所遣督兵之將。未加一矢。而先與通書。河之北岸。未見一賊。而拾掠已盡。至今固未開擧巷一官。鳥跡一卒也。卽此一事。萬心瓦解。故後之日而無事。則已。此後不能無事。又何以令士卒之用命。而貴百姓以死守乎。以閩賊之假仁假義如彼。鎭兵之極暴極虐如此。而當事之處分。乃在似冀似假。不痛不癢之間。所謂墮軍實而長寇仇。竭膏血以資亂賊。非惟可笑。實可恥也。從君父言之則曰欺。從社稷言之則曰誤。卽以自身計之則亦危。凡此皆先生所當盡言極論。以從旁提醒者也。至於敝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爲三百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破。而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宰方在官。彼亦豈能嘿嘿處此也。不肖義憤所激。言之過狂。當事初不省錄。今特布之先生者。以先生方爲時機。使當事聽其計畫。尙可補救一半。不然。事勢日急。而玩弛日甚。虔不能齕左之命。又不能盡委南京而棄之。奈之何。恃甘詞厚幣。而不爲之一備也。先生亦毋曰。此非吾事也。吾何過計焉。如此則不肖眞當受妄言之誅矣。伏惟裁察賜教。幸甚。

樸山堂集第十六卷

序

姚伯子史書序

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卽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投予書。讀之有異。已予過丹山。登其藏。以爲近今未有也。于是伯子同里士鮑賢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頗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諸彝秩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爲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爲史者成則然。然卷部繁浩。覽者難竟。溫水之通鑑作焉。古今之史。于是始有條貫。宋儒頗史多論斷。附以己見。固未嘗自爲一書也。自爲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又伯子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於其中。自爲一家言。于古無是也。予覩其書。不名一體。裁縮已成之事以爲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于好徵。而意不苦于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遠邇。使居今者巡復其意。而可以厝之爲用。非具良史才。又精識圖精者。烏有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倚書。出入考工三傳。故其撰言次事。多爲近之。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伯子嘗謂本朝雖以北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爲宋史。予益歎美其意。不爲妄要之伯子。卽不爲宋史。伯子所自爲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

于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沖益之氣。見于面貌。人不知其爲有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夫伯子蓋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如是。卽伯子之書。抑又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卽朱子有未盡。則纂備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蓋甚深遠哉。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卽醇疵未勘。勢曉然。而攙者曲至。譬猶衡湘揭郁蒸讓。令其計卒行。則國家于西事。恐尙有不可言者也。夫唐之平淮蔡也。前公受李愬之成。然愬之功炳焉。是役也。有受衡湘成者。衡湘不自張。而報不副。要其苦心偉績。見之先後疏牘者。何可沒也。吾故曰。衡湘獨爲其難者耳。哼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昔營平言。兵者萬世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伐。子不以伐成衡湘之志。然其子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不效。令得如衡湘者在。何直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君子所以不沒者。以有此集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不更敍。今獨敍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其同里士王都愈者。亦嘗評是集而咸慨繫之矣。

古方略序

古方略一書。爲婺源故太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攜輯。予友張澗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評以授諸梓者也。有少宗伯婁公、通政卿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亦屬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天下政苦兵。又苦無善兵者。則方略不素具也。卽此書可少哉。夫方略非可以書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非方略多不傳。卽有傳者非其至。孫吳傳者矣。其書不多。子房所受于老人者。不過一卷而已。後世所傳兵書益多。善兵者日益寡。有善者必不泥古法。應變出奇。而用古法者輒敗。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今制古者。不達事之變。況兵事歟。兵者專家之學也。有善兵而不至學古兵法者矣。無不學古法而盡善兵者也。卽如今日□入吾閫。大得氣去寇殘殺人民。復狎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或十年。或二十年。無分寸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禦第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之寡。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是猶于輕陽侯之波。而謂舟楫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神宗吳帝時之正人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輯爲此書。張子抱道未用。憂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從將。猶原本于敦詩說禮樂者。嗚呼。此方略不傳久矣。予之因爾公而序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東林本末序

東林者、門戶之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容人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爲獨深。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眞僞。其眞者必不負國家。僞者或主負東林。此實何歟。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

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爲眞與僞而已矣。于于是錄次其本末。以俟後之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韓姬命文集序

粵東韓姬命。豈非絕數世而一出者乎。夫材罕兼通。古今同歎。是故相如工爲形似。二班長于情理。優劣于此。劣亦居之。嗣是以降。康成有精經之舉。顏、陸、揖有倫之學。乃其後而昌黎生矣。理學振興。又越數百年而周、程、作。與北韓、歐、蘇、兼器。亦有數家。比絜古人。斯爲特盛。之日。肆力詩文者。或寡矣。間或有之。然以流連社會。觴咏栖泉。謂彼不與吾事。吾事蓋矣。夫就如先生始閑稍我徵矣。而後遭一姬命。予交姬命深。雅能詳其本末。嘗與之極六孤之淵源。徵往世之得失。大至朝廷邊塞之利害。細及名物器用之纖微。罔非究竟。而論滑氣決。非節不植。吾心儀之。王孝先、韓稚圭之流。摛上下而況先生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桐翥諸集。及先後酬疏。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繇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園詩集序

詩非窮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懷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死溝壑。方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非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即見者也。市令予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具詩在民間矣。先生即不爲詩。已與世所謂求工于篇什者。不可同日語。況先生執持忠愛。而能爲世用者。又卒于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于詩。以卷園名者。先生蓄謂吾卷焉而直寄意于詩耳。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卷焉而後工哉。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予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益于先生決之矣。本朝詩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予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李時。多爲所引重。予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清雄婉脆。固已足傳無疑。即肖甫亦先以功名顯。然則後之論詩者。稱詩有二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人江淹羅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措詞。因以命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如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至說言乎。嘉靖以還。未有聞斯語者矣。然如羣羅之說。則古人有是時。有是事。有是情。詞者。即無不佳乎。情者。生乎人者也。無情。詞安從眞。非其人。情安得正。無情而有詞。詞不眞焉。其失也僞。情不正而有詞。詞即眞焉。生心之害。詎有已哉。故我朝詩人之失。失于貌古。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無能歷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潘、陸、沈、謝之作。曾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讀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羣羅之言。亦豈遂關至極哉。予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與作詩之人。以推測北所自爲詩之意。故所取之詩甚嚴。持議亦稍狹。世顧無取焉。乃貴池廣文通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而以詩相質。今讀先生之詩。時與事會。

陳中滿歸來草序

總憲陳中滿先生。以政事風節顯天下。當瑣禍之興。先生幾不免。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于是天下識與不識。無不幸先生之有歸來矣。比先生再登朝輔明主。啟厥向北。擬議中興。其所爲竭忠盡智。持正守法者。爲歲十年中備見于是天下識與不識。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來以有此日也。乃先生于此日。則又自幸其復歸來矣。夫踈先生後先出處。其關世道者如此。此豈以詩文重者哉。嗚呼。名人鉅公。其得于歸來之日。肆力詩文者。或寡矣。間或有之。然以流連社會。觴咏栖泉。謂彼不與吾事。吾事蓋矣。夫就如先生始之歸來也。不以身幸存而感憤息機之歸來也。不以身已退而疑憫疑。觀其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者。其懷來固可視也。夫士大夫潛首名利。至屈髀胝節。爲世大僇。親所爲流連觴咏。用以善全終者。方不止百尺樓上下。而況先生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桐翥諸集。及先後酬疏。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繇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園詩集序

詩非窮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懷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死溝壑。方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非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即見者也。市令予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具詩在民間矣。先生即不爲詩。已與世所謂求工于篇什者。不可同日語。況先生執持忠愛。而能爲世用者。又卒于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于詩。以卷園名者。先生蓄謂吾卷焉而直寄意于詩耳。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卷焉而後工哉。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予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益于先生決之矣。本朝詩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予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李時。多爲所引重。予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清雄婉脆。固已足傳無疑。即肖甫亦先以功名顯。然則後之論詩者。稱詩有二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人江淹羅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措詞。因以命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如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至說言乎。嘉靖以還。未有聞斯語者矣。然如羣羅之說。則古人有是時。有是事。有是情。詞者。即無不佳乎。情者。生乎人者也。無情。詞安從眞。非其人。情安得正。無情而有詞。詞不眞焉。其失也僞。情不正而有詞。詞即眞焉。生心之害。詎有已哉。故我朝詩人之失。失于貌古。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無能歷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潘、陸、沈、謝之作。曾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讀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羣羅之言。亦豈遂關至極哉。予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與作詩之人。以推測北所自爲詩之意。故所取之詩甚嚴。持議亦稍狹。世顧無取焉。乃貴池廣文通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而以詩相質。今讀先生之詩。時與事會。

語繇情生。自吐要眇。求如裴羅所謂模擬之病則無之。而先生抱用世之志。風烈事功。不即自遂。姑以詩抑伏其壯懷。而寄寫其微趣。予所稱無不正之情。而情又不徒爲貌者。將于先生乎是望。則先生即爲詩也。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先生之鄉。有符卿范公者。當世不數人也。嘗頌稱先生。又嘗與予爲忘年交。所纂論古今畢極悉。獨未一往返以詩。蓋范固不欲以詩人期予也。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皆可知矣。

曾學博詩序

吉安曾先生來教予邑。于予問師弟子也。一日。先生遘予曰。吾不能早事子。今官來而使子事之。是予之過也。然子豈能終棄予乎。子于是問先生所欲下教者謂何。則禪學也、制義也、詩也。夫禪吾不知之矣。制義小道。見于予他所論著者已備。請與先生言詩。予觀先生之詩。大要取法于今之所爲竟陵爾。夫竟陵之詩。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紙上者爲眞。嗚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後。惟竟陵獨矣。乃今承襲其風者。以空疎爲渾。以枯澀爲厚。以率爾不成語者爲有性情。而詩人沈著合蓄。直朴遒老之致以亡。予嘗謂學王李者。不過竊詩之皮毛也。學竟陵則併性情而亂之。故吾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失也。先生曰。子言是也。吾向取竟陵之言。有合于性情者以爲詩。今乃知吾詩之有合者。固非竟陵之性情。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沈著合蓄。直朴遒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子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剡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邸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遊好也。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至臺試之次日。皆會于邸齋。以次就坐。觴行甚快。左右贍對。饌苦不給。又高談屢出。至子暮酒。予于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爲詩。僉曰。然。可以省嫖對之煩。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沈著合蓄。直朴遒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子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剡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邸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遊好也。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至臺試之次日。皆會于邸齋。以次就坐。觴行甚快。左右贍對。饌苦不給。又高談屢出。至子暮酒。予于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爲詩。僉曰。然。可以省嫖對之煩。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沈著合蓄。直朴遒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子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剡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李行季詩序

李達。字行季。年十二能文。十五能爲詩。二十爲諸生。三十屢于序。試于鄉者七。死之時。才四十。死而貧甚。又無子嗣。其友吳應箕丁煜、劉城、悲之。劉即就丁謀。恣從達家。取其遺詩若干首。授簒曰。子盍訂之。予兩人將梓之。所以傳達者在此。予卒讀掩卷歎曰。古文人以不遇死者。可勝道哉。頗未有如達之甚者也。達閒陋西之甫爾。其才即不敢遽比太白。然白四十方應詔。而達已死。白尚有女。而達無後。白名傾天下。而達達卒死諸生。故才而死。未有如達之甚者也。夫才有大小。而不遇于可以傳則一。然亦有幸不幸焉。其可傳而無有能傳之者。則才高而名湮滅。又可勝道哉。此予二三人所以不忍達之死。而欲以其詩傳之。詩傳而達爲不死。則達之不遇。猶未爲甚也。達才類以敏稱。其爲詩文。雖倉卒應酬。可以立就。都不甚珍惜。故多亡失。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其間。要期于達之可傳。是則予二三子之所以不死達者而已。崇禎庚午季月日。

梁溪唱和集序

予爲詩二十年矣。視世之本無有得。佩隨聲相附以爲詩者。必棄之。于是厚益人而狹益己。不欲以詩自見。即有之不輕以示人。蓋謂此非難見而心知其然者寡矣。崇禎丙子。過顧子方於村邨。讀其詩大異之。已與論又甚合。往來遂有詩。然未數數也。今年戊寅居梁溪。此唱彼和。一月間積至數十首。生平作詩之多。無過此者。蟋蟀俟秋陰。不足怪也。獨予意疾手滑。有感即書。都無簡棄。子方下雖每有當其慘澹一字之間。吮毫欲絕。語出而予瞠然視也。則過人遠矣。予兩人皆喜稱說杜詩。子方下雖每有神至此。固工部之所獨也。予詩即不能如子方。要之胸中無萬卷書。而但附一人之驥曰詩也。此即予蠅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

序

八大家文選序

自漢以來。文之流傳久而習之者多。纂然服之。少所異同者。莫唐宋八家若矣。予固謂其如之實少也。此抑何哉。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場屋之取用甚便。而襲其詞者。但靳以動悅有司之一日。非必真有得于古人不傳之妙而師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且天下購其書者日益衆。苦于鐫卷繁積。思有以飾錄之。因而選者四起。而文之精神愈亡。故八家之文。以其傳與習者之久且多如此。實皆無所得而使之亡。文之難知。又何怪乎。予不可謂知文。然居恆所滿溺于八家者。獨與世俗之取用異。又痛文之精神亡于世所謂選之人。欲一大倒而未能也。一日。陳子定生出其所嘗選而輯之者示予。予閱之。其異乎世所爲取舍者。與予意十合八九。然則世寧有得于八家者。有過陳子哉。陳子曰。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備。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嘗無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摭使已之爲求。天下豈有文哉。況以論八家乎。嗚呼。陳子之言如此。故其所選。自世所常誦習者觀之。若益易人耳目之觀。而使文之精神有所寄以不亡。吾知賴有陳子而已。夫古文必有如如陳子者。然後能不亡。則世之無所得而亡能亡古人者。其選亦何多事乎。

詩經程墨文辨序

今年張爾公應試南都。市入閩。視七載不自得。即棄舉事。于時同人歎惜。以爲張子貧不能酒歸。令百金爲之裝。張子卻之。峻不可之詞見於色。予謂張子方寓食丹黃。爲仰事計。以義受友。何不可也。張子曰。友以予貨而助之。友即不德色。我非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不可。予以所選之書教天下業舉者。猶其利以爲德。致幣而予甘焉。猶予受直也。雖聖賢不以爲非。予曰。有是哉。子于辭受陋矣。以視子所嘗去取之文。意有未愜。雖弈官膺仕。不肯假一字。其斷然者蓋如之。即以是而驗子于功名之際。假卒其閣事。雖不滿志。當遽知其不遇。而必不俾一節。以逢厥心。如子者。直律躬以律文。凡夫文字之役。一自子所衡鑑者。而人品心術繫之矣。以茲之選。詎不貴哉。且子今所爲選者。詩義程墨也。程墨爲士人利祿之心淫文。則言之不幾于道。子必棄之矣。彼言不足志。雖未必不獲者。實躬去之。其以督選。又寧取其足以苟獲者而遂止耶。張子曰。如子言。吾何敢當。夫予藐有志焉。予誦詩三百。而見今之詩。非昔之詩也。予固自有所流連反覆而莫一身遭者。予所流連反覆而莫一身遭者。予固自有在。而今茲之選。則亦非寄焉者。予亦知之矣。夫勵羔羊之節而可爲邦之司直者。張子不既有之乎。其有者。其見于斷然者。皆是也。若是則張子即謂茲爲寄焉可矣。崇禎丙子冬月。

國門廣業序

南京、故都會也。每年秋試。則十四郡科舉士。及諸藩省隸國學者咸在焉。衣冠翩翩。震耀衢術。豪舉者挾資來。梁酒呼徒。徵歌選伎。蔵有之矣。而號爲有氣志能文章者恥之。鍵戶若無聞。遇則遂遁從道傍避去。數十年來。求勝遊之可傳高會之足紀者。蓋渺耳。自崇禎庚午秋。吾黨十始合十百人爲雅集。其集也。自其黨所期嚮者益之。稱名考實。相聚以類。亦自然之理也。計其時爲聚者三。主之者。劉伯宗、許德先、沈崑銅也。癸酉則楊龍友、方密之、再一舉行。而莫盛于姚北若內子之役。夫吾黨自庚午後。集聚之士。半爲升用。其本末固已見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爲諱。而姚子獨于憂疑滿腹。讒口方張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黨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誼也。所講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所借以通氣類者。此文藝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此觴聚也。今天子聖明。深以儒效不彰。疑科舉士爲無用。吾黨思所以仰副當宁之意。以開執讒慝之口者。則聚視此聚。其何畏哉。予聞其言而壯之。予固億昌啓朋正人一時嚮用。吉水諸公。至于都門聚講。而邪者搢擊不遺餘力。善乎福清有言。我國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黨之聚。何敢自附前哲。然異已者不少矣。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固爲其難者哉。姚子乃裒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而索爲此聚之徒者。猶之聚也。于是併其文而質之。顏曰國門。繇之不離乎聚者也。刻成。徵序于予。予覩姚子索識藻鑒。其所稱道之文。必無不佳。此無容予言也。子知姚子于文亦直寄焉。而所以聚者。豈在是乎。故爲述聚所自始。以志一時之盛。因見姚子之獨能爲其難者如此。

道南集序

崇禎戊寅予至梁溪與顧子方論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而歎焉道南者故楊龜山講學地因祠祀之而配以毘陵先賢其旁即所稱東林書院也嗚呼此其歷興之故難言矣子方曰子之來也亦有意於此乎予曰此生于梁溪者之事也箕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然諸先生之本末皆聞焉請與子言子之先世可乎夫進而急國家之事則不有其官退而明聖賢之道則未嘗無其友其友又皆明聖賢之道以急吾國家者此何負于天下一時邪者至目之爲黨于是三朝以來五十載之內凡天下之爲正人君子無不以黨錮之後子方曰固也子先世之退而明道也不得已也豈樂其身有黨名乃其罹於是禍者至放逐流離駢首就誅而卒無悔色何若子之多也今之號爲盟社者聲相逐耳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棹臂去吾即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可得哉予謂子方第難以其身爲倡耳嘗驗之于數十年之後故其徒歷生死禍福而後見今也求之于一無表見之前則生死禍福吾安敢必之于吾徒亦取其足以風者要非子之閎不能五旬果謬以意擇之得佳文八百餘篇書既成例序之以行客問予曰子之論文詳矣今茲之選亦有說乎夫予作者之論文也以理以憶理者爲聖賢之論所從出舉術之那正于此分性道之離合于此辨也而憶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變有自然之節奏不得亂也繹今思之是二說者其迹也執二者之說以迹合之猶易也察世運之所趨應幾于其言繫之者其惟氣乎夫貴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閒耳吾謂莫如審之于強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吾謂矣寇燄長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詭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今爲甚而蹶然者則盡于文見之夫然文之爲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養而至爲師俗儒所謂養者發于言則夷易措之事則和平試跡其爲夷易爲和平者悅靡嚮之可聽冀庶康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夫至剛至大者爲何語乎然則予所謂莫今爲甚者皆坐是誤也此娟又烏足與語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節也而風之以各見之文不能補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細之氣夫剛氣之所發必不劉也必不襲也必不蕪而穢不矜而肆不愧而寥落也必富理必合體也推之爲忠直爲介士爲強力有爲爲震撓不詘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氣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勦古人之已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僞不忠大貪不讓趨榮勢以遠節烈賤實質而長寇讎者蓋自此文始矣客曰若是是天下之知言者莫予若也夫予則安敢自衒其氣蘇是以聞吾選也其庶乎

歷朝科牘序

文之始興也初無定體自建之爲制然後有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從來取士之法如詩賦雜論無弗然者何但今科舉之文乎本朝科舉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嚴立才學則其尺幅較衷程于發明經義聖賢有一定之論注疏有不易之說又非若它文可以私智逞臆所移損遠以中庸也故其理道爲甚深以甚深之道嬗於至狹之幅宜二百年來作者非可值計而合

爲無道之說者所茲稱也即安得謂公道之能在下哉夫選文而第程其已效之人則文者末也風烈事功所繫不在是選已效人之文而有所發明當否使天下之士尊一王之制明聖人之事即知言之無與于道者雖其人既貴其貴人之文雖嚴進退人者所詐與而布之爲書而下之從遠猶在此不在彼如是敢謂房牘之選爲一時之業而已乎上以翊天子廣求俊乂之心俾竊言深識圖所忌投得發憤于文字之閒而言之無罪下以誘進來學羣服于至當俾幹力舉問者益有所取以自驗用奪其幾倖苟得之心同其開假古人而在君親之爵生死之所予吾不以易吾學也嗟乎是亦有其志焉已矣

崇禎丁丑房牘序

予之爲房牘選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成事于天下故今復不得辭今閒書林而予于是入天都下錢塘湖若禾至虎邱而休焉文自京刻爲各經師所已選者五千餘首合之行藏諸刻又萬餘首予閱不能五旬果謬以意擇之得佳文八百餘篇書既成例序之以行客問予曰子之論文詳矣今茲之選亦有說乎夫予作者之論文也以理以憶理者爲聖賢之論所從出舉術之那正于此分性道之離合于此辨也而憶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變有自然之節奏不得亂也繹今思之是二說者其迹也執二者之說以迹合之猶易也察世運之所趨應幾于其言繫之者其惟氣乎夫貴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閒耳吾謂莫如審之于強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吾謂矣寇燄長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詭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今爲甚而蹶然者則盡于文見之夫然文之爲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養而至爲師俗儒所謂養者發于言則夷易措之事則和平試跡其爲夷易爲和平者悅靡嚮之可聽冀庶康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夫至剛至大者爲何語乎然則予所謂莫今爲甚者皆坐是誤也此娟又烏足與語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節也而風之以各見之文不能補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細之氣夫剛氣之所發必不劉也必不襲也必不蕪而穢不矜而肆不愧而寥落也必富理必合體也推之爲忠直爲介士爲強力有爲爲震撓不詘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氣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勦古人之已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僞不忠大貪不讓趨榮勢以遠節烈賤實質而長寇讎者蓋自此文始矣客曰若是是天下之知言者莫予若也夫予則安敢自衒其氣蘇是以聞吾選也其庶乎

歷朝科牘序

文之始興也初無定體自建之爲制然後有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從來取士之法如詩賦雜論無弗然者何但今科舉之文乎本朝科舉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嚴立才學則其尺幅較衷程于發明經義聖賢有一定之論注疏有不易之說又非若它文可以私智逞臆所移損遠以中庸也故其理道爲甚深以甚深之道嬗於至狹之幅宜二百年來作者非可值計而合

者第足指數耳。且夫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豈非吾所謂有規矩準繩不可易者乎。以所爲難于盡致者言之。則文章遇合。不可同論。是故進以試科舉第。不更舉而立效者。其爲墨也。果能使天下率其尺度爲不可易歟。若然。卽與試者宜先有不可易之法矣。今其人皆有貴人賤人之權也。嘗試問其言。抑果有當于程焉者否乎。是故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要皆名然而質否。夫主司所以登士。與士所以自庸。其然否既如此。則夫士人平時所製舉者。不過操不然之說。以爲苟可獲焉已耳。生心害政。使數年科舉之文。至難化。益正之韶。每試輒下。而孝經小學。復加意舉行。期以養之義理之正。用以作文人忠愛節烈之心。而遏者功效不彰。名節鮮著。則不可謂乙丑、丙寅間之無其人也。不可謂逐利不顧行者之無其心也。不此之察。使其文之既效者。與道德仁義之言。滔混而行于世。毋論先正醇雅之風。不可復見。卽國家所需于文者謂何。而使浸淫流蕩。以極其生心之害。彼乙丙間事。可再堪哉。予不揣愚鈍。每于選文之中。惓惓慮之。夫入吾選者。亦未知其人果何如。然其文爲柔滑也。詭誕也。狷狂縱恣而不軌理道也。若是者吾必掃除務力。而尤加意小題者。小題爲人所重而習之。養正於蒙。則小題之謂也。卽今自國家欲得文人之用。而先以孝經小學行之有司之意也。吾故曰。近集者時爲之也。

徐文章制義序

劉禹錫云。池州之有九華。造化之尤物也。夫天地精華之氣。不著於人文。而徒使山川發其秀。則安得謂吾池之以九華重哉。或曰。嶽以雨人文不著者。山川秀之也。故湘、粵之間。嵱峯奇秀。猶吾江南雁蕩閒物。而見者無稱焉。不勝稱也。若江以南。山水不奇之處。其人文必多寥落。夫然。徵獨九華之秀於吾池無所奪。而使池之人文。有所蒸而發之者。非九華爲以哉。於是予于九華人士。見以文稱者。必睨而意之曰。此必有異。而今適得之徐子文章也。讀其文。疑使人疑與。業之開。有蔚宗、彥升、其人者。乃交又章而威儀王立。又適如其文。此非有所降而鍾之者。則九華之閒。雖號文區、要猶是齊盤和和。千人一曲耳。嘉言何綺。乃幸覩之又章。又章秀於山川乎。則禹錫之言。爲九華重也。而有所以重九華者矣。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予之爲小題選也。別昌、歷以來之文爲近集。以文者時爲之。士不能遠時自見。故于近日之文。宜益務盡

心。夫然。予之選文。庶獨嚴于近。何哉。夫予嘗感慨昌、歷以來之事。而歎生心之害。皆自文始。世不之察耳。其所謂者聖賢之書也。所取者科第。而所行者狗蔽不爲之事。乙丑、丙寅間。諸人殆不忍言。今試取其文觀焉。有一非柔滑者乎。非譎誕者乎。非狷狂縱恣而不軌理道者乎。彼作文之心。以爲吾逐利否耳。嚴非顧行也。故其徒一得志。而幾覆人國。嗚呼可畏哉。自今上躬撫禍亂。蕩然與天下更始。又恐文之積習難化。益正之詔。每試輒下。而孝經小學。復加意舉行。期以養之義理之正。用以作文人忠愛節烈之心。而遏者功效不彰。名節鮮著。則不可謂乙丑、丙寅間之無其人也。不可謂逐利不顧行者之無其心也。不此之察。使其文之既效者。與道德仁義之言。滔混而行于世。毋論先正醇雅之風。不可復見。卽國家所需于文者謂何。而使浸淫流蕩。以極其生心之害。彼乙丙間事。可再堪哉。予不揣愚鈍。每于選文之中。惓惓慮之。夫入吾選者。亦未知其人果何如。然其文爲柔滑也。詭誕也。狷狂縱恣而不軌理道也。若是者吾必掃除務力。而尤加意小題者。小題爲人所重而習之。養正於蒙。則小題之謂也。卽今自國家欲得文人之用。而先以孝經小學行之有司之意也。吾故曰。近集者時爲之也。

徐文章制義序

劉禹錫云。池州之有九華。造化之尤物也。夫天地精華之氣。不著於人文。而徒使山川發其秀。則安得謂吾池之以九華重哉。或曰。嶽以雨人文不著者。山川秀之也。故湘、粵之間。嵱峯奇秀。猶吾江南雁蕩閒物。而見者無稱焉。不勝稱也。若江以南。山水不奇之處。其人文必多寥落。夫然。徵獨九華之秀於吾池無所奪。而使池之人文。有所蒸而發之者。非九華爲以哉。於是予于九華人士。見以文稱者。必睨而意之曰。此必有異。而今適得之徐子文章也。讀其文。疑使人疑與。業之開。有蔚宗、彥升、其人者。乃交又章而威儀王立。又適如其文。此非有所降而鍾之者。則九華之閒。雖號文區、要猶是齊盤和和。千人一曲耳。嘉言何綺。乃幸覩之又章。又章秀於山川乎。則禹錫之言。爲九華重也。而有所以重九華者矣。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漣傳

漣、字文孺、號太洪、湖廣應山人。萬歷丁未進士。授常熟知縣。以治最選給事。泰昌元年。上崩。與顧命。天啓初。爭移宮功最大。累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首劾逆璫削歸。未幾就逮。下詔獄。評坐受熊廷弼賕。拷掠至死。天下悲焉。崇禎元年。詔惻恤其冤。贈官。賜祭葬。廕子予蔭。視諸死臣爲尤厚。初漣之爲兵科也。值神宗崩。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登極。未幾不豫。京中傳鄭貴妃進姬侍八人。川奸崔文昇下利藥。帝疾遂甚。鄭日與李選侍比。趣封太后。選侍封貴人。中旨旁午。時漣憤甚。上聖躬違和之繇。一疏。極論鄭氏所遣醫侍疾無狀。宜下司禮推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厭詆聖德。進皇長子及皇子扶牀纔席。尊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貽國體。疏上三日。特命錦衣召漣入。意且得罪及見。從容言病狀。目逆者再。語皇長子。兵科不當去陛左右。會家宰周嘉謨。亦數言鄭養性於松棚故封后事。竟寢。鄭亦出移慈甯宮。然自是上疾不起矣。漣從諸大臣後。受顧命。是時李選侍居乾清宮。長子不聰出。禍且不測。漣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議定趣諸臣入宮。宮關者持梃固拒。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安得不入。汝輩操門不容宰相入。閽懼。啓門。入哭臨。請見皇長子。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至再。漣入格叱退之。比見。定登極之期。皇長子暫出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漣與諸大臣公疏請移宮。御史左光斗又專疏爭之。而選侍猶李進忠謀。必欲同居乾清。且欲垂簾。請費光斗疏中武后等語。漣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於齗趾門。值一中使。叱之使退。奏光斗得無恙。又促首相方從哲曰。上登極則無住東宮之理。相公當上揭急催移宮。方相意甚可。漣謂以選侍不移宮。上退處東宮。是天子避宮人。大不可。因反覆辨詰力有□閣以奸語解者。漣叱之。益以死爭。聲徹御座。殿陛皆驚怒。上亦語近侍。胡子宜真忠臣也。會李進忠以盜賊被縶。於是開部謂宗廟有靈。選侍宮移而上安矣。當是時。三朝大故。在彌月間。倉卒危疑。舉朝不知所爲。漣儼然行顧命大臣事。外戚金吾。簡緹騎。設儐衛。內戚中宮乳母。禁宮人攔入。身蹲坐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論者謂其有社稷功。獨御史賈繼春。爲風聞誤上疏。請安選侍。與漣意相反。慈宗因傳諭厭數選侍殿辱聖母之惡。賈被削去。後瑞禍興。諸附逆者。率以移宮一案陷楊、左云。魏忠賢之橫也。當事者觀望無敢先發。漣獨奮具疏。數其二十四大罪。疏草傳誦天下。時甲子六月事也。逆璫切齒。誠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殺漣而無名。自外廷與內搆。而漣始憎籍歸矣。語在黃尊素傳中。乙丑四月五虎梁夢環、秦參汪文言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皆緹騎逮治。後先拷死。漣下詔獄。時賈繼春方起用。即追論漣移宮通王安犯上罪。當死。然難於坐贓。於是借封疆一案。閹漣等受熊廷弼銀。鬻獄。評坐贓二萬兩。覓以此殺漣。漣立朝廉直。天下所知。當被逮。都邑震駭。集兼至數萬。欲禁官旗奪漣。漣叩頭乞父老得解散。村市爲設醴。所生還者數百處。比就道。士民乞送者萬計。下至老嫗。榮儲。粻塾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官旗皆感泣。且爲具資。河南州邑裹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至許州。有衙識郎中蘇繼貿。通謁具飯。後亦被偵倒挫。懼禍自經死。漣下鎮撫許顯純以鍛鍊贓銀。痛加掠治。漣大叱顯純曰。無廷鞫初在遼陽。我有奏疏。廣寧陷後。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辭一死之語。廷鞫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營脫者。若移宮始末。曲突徙薪。皇天后土。實鑒此衷。汝昧心殺人。狗彘不食其餘。顯純大怒。將頭面亂撲。齒頰盡脫。漣罵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胸。立刻死。漣入獄時。度不免。齧指血草疏千言。裹以尸諫。埋隊所。爲顯純所發。付之火。死七日。始得偵埋。時當夏尸爛。獨存髮許一具而已。漣產入官。不足千金。其侍寄居城樓。知府李行志書募文。知縣夏之令設幟四門。揖俸首倡。士民有傾家助之者。完贓萬餘兩。吏部尚書周應秋逐璫意。猶勒限嚴催。纔繳無已。北老僕管斃。幼子斃死。諸臣死後之慘。亦無有過漣者。後給事中瞿式耜爲漣頌冤疏曰。蓋侍閹襲忠獎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拔異遊韋。尤聖人顯德闡幽之妙用。自閹賊魏忠賢。與奸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盈尺。長於其間設。顧就其中。屈漏網心。純乎君父。家如懸聲。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闢所未有之刑。舉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經之痛。則於諸臣中。獨揭三人。以公忠發憤而遇禍災。天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泥跡於同死諸臣之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家徒四壁。志氣軒

棱。吏胥不能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兒婦女。咸得自盡其情。被虞一年。不名一錢。百廢具舉。錢糧之絕火耗。上下百年。僅見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痛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祖宗父母。承賜剌心。談及神宗光宗。未有不流涕交下。故其臨死之時。亦勞撫一語。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連緒之日。連自湖西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僧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楊都御史清官。今月何至於此。詰朝而歎息之人。塡命於廠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冤。連死於獄。著邊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膿絲。蠕耳。道下令棚廣追贓。連頗斜一屋。所值幾何。連母婁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奈何。爲設廠於四門。僅延士民。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甚富饒也。推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連納者。豈能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當亦有之。如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帝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鄢縣之門。設館糊口。欣然自足。自殉朋讎血。以酬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勵之方。猶遠出於綽常旌表萬萬也云云。初連爭移宮時。與左光斗同志。其慘死亦同。至今忠烈稱楊左云。

嗚呼。應山之死酷矣。或曰。閹宦。應山激之也。而發質始釀於移宮之役。故閹得借之以爲名。然則誰爲此言者。而爲諸附逆之小人解嘲哉。夫宮亦幸移而功在應山耳。脫不移而有他變。罪將誰歸。閹之橫也。即微應山之疏。而附之者能已哉。內無張永。即欲用楊一清之智。而無可乘。是以韓文不死而應山死。死應山者。非閹也。主張三案之小人也。故吾傳應山而深惡附閹者之死應山也。尤惡夫不罪死應山者而謂應山之可以無死也。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傳

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也。其爲舉業有聲。以萬歷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御史。有氣敢言。同輩推爲前鋒。初差巡屯。其所行屯政。畫輔賴之。督北直學。嚴絕請託。號得士。光斗性嫉惡。任事勇。神宗末年。假印冒官者衆。一疏汰至五百餘人。光、慈之際。與兵科楊漣同爭移宮。當是時。閹部公疏之外。光斗有特糾。嫌疑不測。語在楊漣傳中。天下於是稱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朝廷有門戶之目。韓林繆昌期、吏科魏大中、員外袁化中見忌。而光斗雅與同志。故爲巡邪側目。以爲渠帥。成患擬矣。於是刑科傅櫆借汪文言爲兵端。首攻大中。與光斗櫆最儉邪士也。時正人多在列。文言雖下獄。卒無所牽累。會楊漣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之具疏也。光斗力贊之使上。故內衛之深。又面樂奸相與內嬙。於是遂發難而逐冢卿趙南星等。因吏部侍郎陳于廷會推。即於陳疏以黨比閣陳。并及漣、光斗、光斗歸。免者矣。未幾。以五虎梁夢環追論汪文言。逮治光斗、漣、大中等六人。并以他贓追治趙南星等十五人。光斗下鎮撫。坐受楊、魏贓銀三萬。具全刑。與六人俱死獄中。十五人者。爲趙南星、鄒漢毛士龍、王之案、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袁化中也。趙、王、繆三人。別有傳。初光斗之爭移宮也。未嘗不言妄選侍。因邪臣姚宗文造爲選侍投繯。八妹入井之言。於是賢繯寃具揭

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睡罵者。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躁趨而揶其尸於炎道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鉢割其股。血潰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命。使諸臣之死慘如昌。魏賊或亦爲寒心也。此三臣者。其風節無愧於高攀龍、鄒元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相同。而尚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俱尤異。振衣千仞之上。令楊漣既已蓋證賜祭。無弗褒異。天下咸國家待大臣之體不薄。而大中、順昌、僅蒙贈謚。而未有證恤。臣以爲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超常越格之典。以優忠節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震、范滂之流。即衆之本朝。亦海瑞、鄒元標之匹。此即得一人焉。已足樹柱頰波。乃三人既並生於一時。而三人破觸之慘。亦併集於一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假應將三臣特加旌表。於贈官給證之外。總救賜一祠。仍給一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恩。且三臣吳味一同。英靈不散。其藎忠以報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其使海內外。知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殉腸遜血。以酬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勵之方。猶遠出於綽常旌表萬萬也云云。初漣爭移宮時。與左光斗同志。其慘死亦同。至今忠烈稱楊左云。

嗚呼。應山之死酷矣。或曰。閹宦。應山激之也。而發質始釀於移宮之役。故閹得借之以爲名。然則誰爲此言者。而爲諸附逆之小人解嘲哉。夫宮亦幸移而功在應山耳。脫不移而有他變。罪將誰歸。閹之橫也。即微應山之疏。而附之者能已哉。內無張永。即欲用楊一清之智。而無可乘。是以韓文不死而應山死。死應山者。非閹也。主張三案之小人也。故吾傳應山而深惡附閹者之死應山也。尤惡夫不罪死應山者而謂應山之可以無死也。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傳

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也。其爲舉業有聲。以萬歷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御史。有氣敢言。同輩推爲前鋒。初差巡屯。其所行屯政。畫輔賴之。督北直學。嚴絕請託。號得士。光斗性嫉惡。任事勇。神宗末年。假印冒官者衆。一疏汰至五百餘人。光、慈之際。與兵科楊漣同爭移宮。當是時。閹部公疏之外。光斗有特糾。嫌疑不測。語在楊漣傳中。天下於是稱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朝廷有門戶之目。韓林繆昌期、吏科魏大中、員外袁化中見忌。而光斗雅與同志。故爲巡邪側目。以爲渠帥。成患擬矣。於是刑科傅櫆借汪文言爲兵端。首攻大中。與光斗櫆最儉邪士也。時正人多在列。文言雖下獄。卒無所牽累。會楊漣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之具疏也。光斗力贊之使上。故內衛之深。又面樂奸相與內嬙。於是遂發難而逐冢卿趙南星等。因吏部侍郎陳于廷會推。即於陳疏以黨比閣陳。并及漣、光斗。光斗歸。免者矣。未幾。以五虎梁夢環追論汪文言。逮治光斗、漣、大中等六人。并以他贓追治趙南星等十五人。光斗下鎮撫。坐受楊、魏贓銀三萬。具全刑。與六人俱死獄中。十五人者。爲趙南星、鄒漢毛士龍、王之案、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袁化中也。趙、王、繆三人。別有傳。初光斗之爭移宮也。未嘗不言妄選侍。因邪臣姚宗文造爲選侍投繯。八妹入井之言。於是賢繯寃具揭

安遷侍郎楊、左移宮遂爲敵國。後羣邪附逆者。即借移宮殺楊、左。然難於坐賊。故又入封疆一案。追比逆
及從逆者罪有差。因覆游宗之應代嫡死作生。幼冒長。及詭登異姓。一切爲宗盛者。使祿無閑出。復請節
贖稅數萬兩。輔宗祿所不贍。又日與諸名賢砥修理學。問民間疾苦。時湖口有潘璐榷稅。榮黠害人。商民
至激變。公申律令三疏請罷稅撤璐。辭義慷慨。上特可其奏。人稱爲眞御史焉。晉制御史巡方。期年代。比
多不得代。故公按江西滿年方報命歸。已趨按山東。語孔廟問禮樂器。登泰岱。作詠懷諸什。寓志。時民間
傳青龍神吐火自焚。耳食者因妄識朝事。一時以異異聞。蓋方在梃擊作變之後也。公旋得妄男子鑿空
語。下禁嚴止之。作詩辨證。譎遂息。叢饒。發賑。羅俸薪賑之。所全活如三晉時。庚申八月。晉太僕卿。辛酉冬
入朝。轉太常佐郊廟儀。時紅丸議起。不能成獄。公慨然建大議。略云。李可灼非御醫。紅丸未審何藥。必謂
誤而非故。百口雖代解。即誤矣。從無誤殺人主之律。如律于父母。止有謀弒。凌遲一款。更無別條減等。崔
文昇、李可灼爲誤。故總無逃于大辟。議出。獄乃定。壬戌秋。刑部尚書王紀奉嚴旨爲民。公疏救。辭旨大
理卿。治獄多平反。稱廷平。轉少司農。時宮殿土木煩興。條上鼓鑄十議。稱旨。議得金錢數十萬。國用賴焉。
甲子晉少宰。高邑趙公向人言。冢宰不足專。得陳公同官。爲可喜耳。時逆璫魏忠賢陰賊。方挾天子作威
福。公每與賢唱語不勝憤。亡何。借山西巡撫謝應祥之推。罷司官夏嘉遇。而太宰趙公總憲高公相繼逐
去。公攝部。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恐公。公正色拒之曰。于廷知有宗社而
已。退恤有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猪高邑私人也。坐大不敬。削公籍。及御史大夫
之與推者陳辭罪。就道。時楊公漣、左公光斗、亦同日削。公日與並轡連吟。步屧北鹿。獨宿館以見志。蓋
福公每與賢唱語不勝憤。亡何。借山西巡撫謝應祥之推。罷司官夏嘉遇。而太宰趙公總憲高公相繼逐
去。公攝部。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恐公。公正色拒之曰。于廷知有宗社而
已。退恤有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猪高邑私人也。坐大不敬。削公籍。及御史大夫
之與推者陳辭罪。就道。時楊公漣、左公光斗、亦同日削。公日與並轡連吟。步屧北鹿。獨宿館以見志。蓋
先是無敢與璫抗者。自公等數人首撄鋒。然後忠義之士。益爭奮起。至廿讞死不悔者。皆非所倡也。公歸。
鍵戶著書。一語不及朝政。未幾。諸君子就逮。公擬弔古十首悲之。丁卯。緹騎四出。宣傳逮公及竺陵孫公。
公聞不爲動。固已甘心從諸君子地下游矣。戊辰。今上御極。于諸死詔者。皆有贈。公獨先而蒙恩。御後。上命起公總憲。留臺。朝野皆以謫公復知諫院爲慶。已巳正月。力疾赴院。常內計。與
攝南冢宰鄒司農。公忠並矢。嚴幽之典。無失人俾免者。時謂南察爲近代未有也。太學生有爲材爲當
祠者。顧有時名。公下獄掠之法。留都倉庾久空。軍民待哺。至不能朝夕。公與司
史及各衙門。罪贖兵餉外。俱令輸穀實倉。除改折。廒庾漸滿。南御史差竣。例考聽北。公念南北各有職。若
然。則是長蠹者爭文移。邊無實。否。請先就南考。庶幾耳目近。面綜核真。御史思盡
騎薄都城。公首倡義。任大司馬。簡練將卒。刻日赴援。捐俸具牛酒。享士北征者。而都風習脆。屍居官者亦
多長夜。舉酒遊秦淮。聞金鼓聲。歎曰。此大司馬

申三月考滿。詔加太子少保。辭不允。六月巡鹽御史祝徽戒飭武弁。有旨著堂上官考察具奏。公援先憲臣孫丕揚題例具覆云。巡方按臣。煌煌代天將命。面戒飭撓于武弁。何以戢驕慢。疏五覆不准詔。八月。御史舉佐周。亦如祝徽事。仍著考察。公堅執不阿。有尼之者。公曰。天子益公卿輔弼之臣。徒令從諛承意。械口如發暗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縻朝廷何。卒又數不奉詔。于是犯上怒。竟削籍。命下。舉朝錯愕。時論救者。爲郡御史彪佳、周鑑部鑽、湯節推開遠皆不報。嘉善錢相公方爲南宗伯。語公季子曰。尊公白首一節。蹙背兩番。此自增光史册耳。公陛辭。即日就道。歸營草堂。額聚賜逸。昭君澤也。癸酉。叔子水部君迎養南都。徜徉名勝。有前後詩來草。嗣歸里。起跡不入城市。甲戌。感風疾。少間。即強起。自删平生所著書。戮及先節母及懷古先生觀真狀。輒下淚也。又日究心性理諸書。即嚴寒指腫不爲惙。其季子以公病後節勞爲諫。公曰。吾樂此不疲耳。顧一生強半宦游。而于學未得。即死何以入聖人廡下。十一月疾再發。乙亥春。開流賊震陵。咄嗟歎愧。顧其子曰。此卿大夫之恥也。吾無可報國矣。汝曹勉之。言竟。安坐而逝。公諸子多賢。長貞貽。才而早殁。貞達以公任爲水部。季子貞慧。負文章名節。尤有聲。先是公父懷古先生。以爲先王訓俗。家有塾。塾有田。嘗欲倣范文正意行之。公卒成其志。公所養內外孤成就者甚多。公他無嗜好。歸來即林棲觴咏。亦不數數。其前治天性也。道跡崑村。老益好學。所著定軒諸集。傳于世。吳生曰。當癸酉秋。先生在南京時。予從其季子定生遊。因得覩先生于寓屋。順幹偉度。望之使人意消。即與語。氣溫然。忘其尊貴也。視世之外示伉倨。其立朝卑疵。至不可令人見者。何如哉。予猶記是時。客偶問當世賢有品者。先生歷述所知。無遺退隱。于人之有風烈者。尤不容口。其留意人材如此。當瑠禍之興。先生豈意其後哺以身名。幷明主哉。名節重而身輕。國體重而官輕。跡其所先後歸來者。有以也。世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爲大臣也。

康氏清姑傳

姑、康姓。清姑其名也。爲康紋次女。世居池州江口之清溪鎮。姑生而慧敏。寡言笑。事親極孝。紋絕憐愛之。爲簡配宋侶。正德壬申。姑喪母。兄揚亦失侶病篤。姑侍紋居。時年十六。越明年。流賊劉七、齊妻名華縱黃州濟江。舟行剽掠。沿江上下。皆被其害。賊舟突泊清溪。紋聞。扶其病子揚爲避賊計。姑抱揚之嬰女隨出門。不數武。賊追及之。紋被執。賊以刃傷紋背。入盾寸。流血至踵。姑前跪泣而結之曰。吾父老。兄又病甚。盍舍之。願以身隨。賊悅。遂釋紋。紋擺姑巢沒於賊。欲還救。姑急以目止之。潸然泣下。紋于是忍痛楚。攜病子去。姑故徐行。度父去遠。乃解衣裹嬰子道傍。賊促行急。姑佯謂賊曰。若欲我何往。賊大叱曰。女言釋女父。女以身事我。當隨去。復何辭。姑乃笑曰。吾惟有死而已。當以身見辱于女耶。賊衆強姑登舟。鄰婦女被擄者先在舟。咸呼姑曰。來。我等皆在毋畏也。姑謾曰。若輩毋畏。盡甘心從賊。胡敢招我。我身可執。頭可斷。志不可汚。復罵賊曰。女輩害人多矣。亡在旦夕。敢我辱耶。遂躍投水中。賊使鉤鉤之。姑聲愈厲。其黨相謂曰。此必不能奪者也。留之軍氣不揚。莫若殺之。賊怒。亂刀交下。姑謾不絕口。賊斷其肢爲四以死。後賊主采石。盡縱婦之被擄者來歸。悉以其事告紋。且言姑不聽我。故遭此。視今得生還者何若。紋惟笑而不答。先是鄰人有逃匿棘中者。亦見其死狀甚悉。賊退。始抱嬰女及姑遺裳哭報紋。紋遂覓殘骸江邊。見血漿

屍愣。經日不散。與水不渾。因焚而葬之。吳生曰。予聞清姑之名烈矣。今距其死時已百三十年。而姑之世採良懿。從予游。乞予文傳之。予觀今之流賊。其禍蓋百倍于劉七時。而江北婦女以賊死者不可勝記。非無節烈多很沒無聞。則姑之得傳至今。非不幸也。然賊禍之興也。隨和者多男子。而婦女往往以節死。豈天地貞氣。獨鍾之婦人女子歟。夫姑之結賊者智。脫父者孝。孝哭者仁。寫其里婦者義。而死以禮。故姑之烈而死也。與夫不可奈何而死者異。雖然。人至死則無爲多求矣。況如姑之死者乎。而予又烏能已于傳乎。

柯宜人傳

柯宜人、峽川柯氏女。而劉觀明公之配也。父柄。從父郡御史相。容見之于庭除。謂家人曰。吾宗女德。無踰此女郎。柄任遼東衛經歷。攜家出塞外。年十二。丞母十四。歸劉。劉三世姑章存。堂上白髮旅坐。柯咸善事之。中其懽。劉氏是時家中落。觀明公兄弟惟師詩書。又兩繼姑多勞。以故益貧。柯晨夕膳奉如禮。悟然而勤婦職。裕旨甘。勿憚也。劉本服總親。歲中表朝夕吉凶晉嫁。悉賀給于觀明公。柯必萬方謀有無以助焉。終身無德色。觀明公與人和婉而治家嘖嘖。柯事之益恭謹。公屢下第。抑鬱致疾。則理裝送之遠游。旬月而寒。公通判處州。署青田縣。督漕船。內外斬斬無官謗。及擢參利州守。乃止公勇退。而理田園。振貧乏。掩骼備棺。爲常。頗覺倒屣之顧。初柯歸劉。十年未舉子。即爲公買妾。妾十餘卒無子。以公同產弟子城爲嗣。城就外傅。柯夜必欹枕。歷數里中盛衰。古今家國成敗。城既疑。則數數視其寒暄不輟。既旦又誨迪之。然後趨其子所撫育諸孤女亦然。與城無異視。天啓中。閩寧鎮亂。城從其地。守土者率貿參貂以奉內。冀首級以希功。酋塌之興。先生豈意其後哺以身名。而明主哉。名節重而身輕。國體重而官輕。跡其所先後歸來者。有以也。世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爲大臣也。

柯宜人傳

柯宜人、峽川柯氏女。而劉觀明公之配也。父柄。從父郡御史相。容見之于庭除。謂家人曰。吾宗女德。無踰此女郎。柄任遼東衛經歷。攜家出塞外。年十二。丞母十四。歸劉。劉三世姑章存。堂上白髮旅坐。柯咸善事之。中其懽。劉氏是時家中落。觀明公兄弟惟師詩書。又兩繼姑多勞。以故益貧。柯晨夕膳奉如禮。悟然而勤婦職。裕旨甘。勿憚也。劉本服總親。歲中表朝夕吉凶晉嫁。悉賀給于觀明公。柯必萬方謀有無以助焉。終身無德色。觀明公與人和婉而治家嘖嘖。柯事之益恭謹。公屢下第。抑鬱致疾。則理裝送之遠游。旬月而寒。公通判處州。署青田縣。督漕船。內外斬斬無官謗。及擢參利州守。乃止公勇退。而理田園。振貧乏。掩骼備棺。爲常。頗覺倒屣之顧。初柯歸劉。十年未舉子。即爲公買妾。妾十餘卒無子。以公同產弟子城爲嗣。城就外傅。柯夜必欹枕。歷數里中盛衰。古今家國成敗。城既疑。則數數視其寒暄不輟。既旦又誨迪之。然後趨其子所撫育諸孤女亦然。與城無異視。天啓中。閩寧鎮亂。柯語其孫廷鑒曰。吾兒時從先參軍將勤王京師。又指廷鑒曰。吾老矣。猶見中國強盛而享餘年。然流離猝窺。若其能免乎。蓐髮疾。取附身櫬服更迭著之。凡歷三月而終。柯其達也。柯宋嫺文史而強記。通鑒綱目背誦舉其略。善敘前言往行。以戒內外子姓。年八十。眼耳神明。略不與人隔。柯族大。從兄弟子孫。凡紛爭致訟之事。每以宜人片言而解。因有聞其傳訊而相化于讓者。吳生曰。古之傳列女者。以德以才以學。豈特矢節然哉。以觀柯宜人。善事上、孝也。順夫子、睦也。撫孤、仁也。好行其德不計財、義也。明治亂、達死生、智也。閨房之秀。數者有一。傳矣。後之修史者采焉。當以予言益信。

記

吾樓山兄先生。生平所作傳不止此。有爲子非什手錄者。天啓死臣傳一帙。楊忠烈公漣、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高公攀龍、萬公燝、左公光斗、周公朝瑞、袁公化中、顧公大章、李公應昇、黃公尊素、周公茂蘭、元經公昌期、周公宗建、劉公鐘、繆公昌期、歐陽公調羹、趙忠毅公南星諸公也。附入國朝紀事本末集中。宋編次。乙酉兵餘。從敗紙簡理之。僅存楊左二公傳稿耳。傳從父太學青城公稿亦遜。其爲子屬宋見者。當散佚多也。劉氏族譜有柯宜人傳。予頃鈔以入焉。弟非誣。

畊園記并注在城西南一百七十里

予家秋浦高山中深林碧湖所在而具予曾祖則倚山爲廬今歷代者四而爲年百餘矣山之枝獨傲石故屋西頗紆敞祖委土焉其勢隆起望之又一山也女貞松柏可數百尺蘞蔚無閒冬夏有桂數株培合抱梅數本如之花之日香數里人頗稱異然爲數百年物無怪也予生在別宅此屋已出易萬厤戊午不戒于火復賡此屋居之予以舜走衣食視家爲客每歸而散步林中則雜處于雞犬糞草之閒而已歲癸酉予苦屢試罷第因浩然有閉廬著書之志于是隨山勢營爲園壘而週之園林其中林際構亭對亭爲堂亭側列舍數閒貯所讀書旁爲廊入梅桂環擁然後稍除荆棘翦灌蘞而向之森挺盤曲棄置羣閒者蓋爲檻檻閒物蓋凡兩年而園成成而自題之曰畊客謂予曰子築室著書非且若事意將久于其中向使書成則子園亦千秋百世矣何暫也且天未即以此園老吾子使子遂其經營四方之志名成身退而此園固無恙耳前此子來爲園而子之先人壘土植木以待之園成而益無披折摧敗之虞又子族多賢子即入官而游涉觴咏可使園不荒寂又爲園在萬山中雖易世後無憂右侵奪之患天下有壽如子園者乎而畊之也何居予曰使予誠著書乎不必園也果名成身退乎不必園也木之成毀時也非園之繫族即無園而游涉觴咏者不乏人雖微侵奪吾見人數代之業者寡矣況區區一園哉予偶念至而園成園成而復念園可不必有也故曰畊也

相公墩記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三里而近面唐湖倪未第時讀書于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直視形爲最下然春夏水起四周瀰森而墩故突其中歲大侵至于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也當非妄語墩故有院荒寂已久萬厤閒猶存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如是者益鄙治之高閣蟬廊垣階相接又叢條森植環於左右墩之勝遂爲吾郡獨絕予游於墩者二十餘年矣歲寓焉或淹至數月嘗試月夕南晨登閣而望水烟吞五至不見涯際指視城郭屋廬蒼茫數點而已及乎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青漢中飛行絕迹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于檻前危帆指於檐隙坐察聲勢意恐身安而鐘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烟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閒故墩無杭西湖之豔冶其疎澄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奇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以上而有雲崖石屋之幽近在人閒閒有至者則是晉遼然其隆起者大如寧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于墩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僧諳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予也予感其言記之崇禎某年月日

南岳看月記

東南園亭之勝予游者千之九予鄉多山三吳多水故所居在山水之閒者爲少即有之多以人力位置若自據林泉之絕而幽深曠敞當與天氣通又去人閒不遠者予未見也至中秋看月所在皆然若特入山中又借良友信宿者予生平亦以此始先予閒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興即擬往定生曰待之

已八月十四天日空霽定生約徒治具自荳村舉舟行四十里過西溪淪迎一碧遙映山色如杯几間物至山足復與登焉入谷口則澗迴徑曲使無導者此即桃源問津處矣渡藤橋有塘可數畝山之水所匯也塘之上列舍數閒舍前爲溪衝溪皆遠遞篠竹中折而登水聲涼涼時十餘旬無雨江河爲枯而斯流不絕若居當則觸激而鳴者與谷相應可以意狀其音矧也益進數百步水洞爲潭潭上爲瀑潭底見石魚穿石罅可數而得瀑上則亂石若蹲若墜皆水所從出杖潭有樓登崖古木交橫其間徙倚久之輒不欲去樓在溪之右遵而入有梅數百本交枝倚幹可謂梅磵溪左竹十餘萬竿蔽不見天日從此把臂入林仰視所築舍又出竹杪蓋山之麓矣舍數楹爲廊人皆行竹上穿廊得門門則軒宇廬徹遙視兩溪直在塔下面太湖標緲在窗檻中故奇絕也所構屋不多俯仰閒蔽曲極意態長松列于檻閒怪石臥于松下予與定生方踞石仰眺而松間月影已歷亂在地矣舍傍有小菴僧開客至供茗茗數巡定生設酒酒倦復步廊閒看月閒室中有聲似雷而非者僧曰此天慈也閒則古兵荒子異之夜三鼓倦而寢晨興即出游林外予語定生曰世所謂園者方百計以求其似山水安有即山水爲園者哉此殆爲僧見矣于是定生強予作詩詩有泉壑原生戶川原已達墀又有屋從林杪出石自檻中蹲萬竹青雲覆雙溪匹練明諸語皆實錄也而直蔽其美曰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園以其擅有天勝猶爲第一不虛所謂三世名節者吳自安節徵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閒卿已三世閒卿即園主人也予與定生來游初不使知自予書詩壁上始有傳之閒卿者閒卿即移具至是夜十五予兩人看月難達且擁被對談見月色清苦殊若然非深山空水不能知也早起即理歸棹方出谷而閒卿至至則強留之又大治具自晝達夜酒閒多談叢與先哲及閒卿先世事閒卿曰子所謂第一吾不敢知然所謂三世者則命之矣所不拜子意者有如此月因極歡而散定生曰此佳事也子盍記之是歲次崇禎戊寅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

定生所藏扇最富自言少時購求不遺餘力自宏、正以來吳中賢哲墨妙亦略備矣予展閱數次擇其最真而人品書畫皆可傳世無疑者爲記之沈石田西軒坐雨圖自跋爲一周東邨觀潮圖則吳文定書元蔡詩爲一唐伯虎一書自題詩豪放爲本集未載三扇絕奇生平所未一二見也文衡山書扇凡十小楷大抹淺絳深染春華寒林皓潭碧巘無所不具斯美備矣書亦各體有之而細書落花十律尤精蒨有四面非自書則王雅宜行楷居二周公瑕摹黃山谷者一其一爲玉女潭圖小楷書王漁詩十六首者彭隆池也陳白陽畫六皆花草其畫墨菊者即白陽草書九日自酌詩也書奇肆詩亦眞率可誦畫茉莉者彭隆池也題其上右而書爲文徵仲梅花詩其水草圖者周公瑕也其著色茶花水仙者文文水而淡墨水仙尤佳絕有周公瑕小題右而書者文衡山也陸本仁書視逵圖、錄愛蓮說者爲王子卿採菊、雪景二圖皆無書畫碧梧修竹者殊有筆意書爲文三橋江南春四首此詩蓋和倪雲林者其卷藏洞庭許氏吳中先哲題詠多矣許氏曾崇題其後今視此扇亦頗遠舊但寂文文水山水圖二文三橋徵懷素草一千百餘細書茉

莉曲。文五峯畫五。有無書者。有文文水書者。有王酉室及王百穀書者。陸包山畫三。有山水樓待月圖最精。文衡山有題畫楷書小賦者二。其一無書。其一則王麟洲書。其答屠長卿論隱七絕。王夙無臨池名。此書亦遒而有致。餘聲室、餘澹洲畫。扁各三。澹洲爲陸士仁書者一。公瑕書者二。碧室則一爲百穀。一爲皇甫百泉。而山水圖則王弇州書也。陳括山水甚奇。有文衡山書。王繼山寫臨雲臺者。則唐當菴書。荊川詩。姚俊有歸去來圖。書歸去來詞者。王百穀也。段紫峯畫四公瑕書。其二一王百穀。一顧假山。作蕉葉圖者爲周少谷。有張某書。其一扁而書畫全者。居而谷也。此皆隆萬以上人。凡畫之而五十有一。書之而四十有五。書畫兼者。惟文氏父子爲多。而有畫無書者六。畫而別有題跋者亦數四。娶之皆可傳也。近代書畫扁不勝載。別其尤者。張苍石近二十。書者多。葉元宰、孫淇澳、陳眉公、孫文介詩扁五。其書未知于八法何如。然風骨棱棱。翼而知爲臨人介士也。董宗伯畫三。皆其自書。其爲摩徵楷書作者。題跋皆徵詞。閱之可一捧腹。米友石松柏齋圖。即書松柏齋詩。趙文度山水一。爭宰書項日新蘭石圖。鄒思公寒林圖各一。李長蘅、陳百室畫者各三。張鵠澗二。多陳眉公書。范長倩書者一。黃貞父、婁子柔楷書各一。文洪詩則留其楷者亦一。周仲馭二。有陽羨歌贈定生。及歲暮風雪中寄定生兼問劉三者。詩佳絕。定生以爲此豈以書畫論哉。吾傳其人耳。因與孫文諸公幷珍之。扁其五十餘。書畫各半。兼工者無如董宗伯。而按其款識。皆爲先室保及定生作。室保者。即中淇先生也。吳子曰。吾記定生諸扁。而不勝今昔之感焉。今之存于記中者。其書畫不知于先賢何如。觀其扁制。而精整脆薄。其爲升降也甚矣。艋不艋。艋哉艋哉。定生其謂之何。

陳定生書畫扁記下

天下之物。其至者皆可傳也。而傳有大小。以百工技藝等之。則書畫最矣。上之有詩賦焉。彼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固詩賦其小者也。而修名節立事功者。又以博學能文爲後。則書畫爲益不足道。然而能文章有氣節者。亦還還不脈其事。而其鑒賞者。且出財力購求之。豈非以其爲物清而不俗。其嗜此也。不猶愈于積窮之財。苟金谷之聲伎哉。定生今所稱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也。于詩賦且薄而不道。即當世事功節義。宜無他屬者。而顧好此。何歟。定生曰。子且記之。吾將盡散諸扁。扁而子記存。扁猶之子有也。定生之言如此。定生豈好是者哉。予以爲物之聚也以好。亦不以其好而不散。予少時嘗有是癖。一散于火。已稍購聚之。其精者至挾之以游。而又散于盜。予之散。不以不好。定生即不好。又能使其盡散哉。物之至者必傳。扁之爲定生有也。無假予記也。其聚散有數。則亦不繫于定生之好不好。定生蓋求其大者。而小者即不棄可矣。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

高田茶記

高田者。予所居之里名也。先世無植茶者。有之自萬歷末年始。然不過閒見于屬圃中。時採以暖新而已。十餘年來。種者數家。然合里計之。茶之草。以石量者不盈十。焙而藏茶者。勉不及百。實佳物也。焙茶同徵法。然色清質厚而氣芬。回邊徵遠。非其土性異耶。天下好茶者無如予。自晨至夜。啜不去口。無則悶不能

閒悵抱。食飲俱無味。家人皆私爲記大約。日用炭六斤。水二十升。而茶至二兩。予嗜茶自違疝有名者皆具。皆亦自爲品目。蘆、宜雪。宜暑。宜獨坐。宜苦吟。精想之餘。庋邱、宜僧、松蘿、宜對客。及臞。趺六安、宜倦後。天池、龍井、宜春前。諸茶繼之。皆可廢矣。其茶至精者。值不及諸方半。或三之一。或五之一。而俗或疑其太品。耀聞疑覩。茶亦有之。無怪也。茶之名不出乎邑。甚茶不幸生予里。予亦不願里有茶名也。然獨怪今之所取于茶者。名爲聞矣。則茶將終不以乎里名哉。

樓山堂集第十九卷

檄

爲翟義討王莽檄

予讀漢書。至東平太守翟義舉兵討莽。移檄郡國。未嘗不壯而義之。惜班史未載其檄。故代爲補之。若莽篡後罪惡。周後漢書陳檄爲詳。此故條其居攝以前耳。中間高、光、云云。私謂討賊者當如是。因附以見檄旨。

東郡太守翟義謹本開漢諸侯王大臣將相。及天下郡國守令三輔豪傑。反賊王莽。倚外氏之曲庇。席四父之餘寵。擅情盜名。篡正嫡位。仰鄉背亂。文以祚數。始者希奸大柄。譎爲遜讓。及至秉政。稽其狂狡。脅持上下。纂諸父之惡。傳攻諸外屬之罪。欺惑太后。誣蔽上聖。反滅其恩。作受安漢公之號。提天下議己。先漸浸固。讓以蒙富世。其叛心爪牙之人。諂頌功德。妄言瑞應。莽復不已。賂遺絕域。益爲誣罔。進女后以增固其威重。而居攝之勢成矣。計莽階亂之非。方故高踰。莫能殫自。夫周公大聖也。其徒頌之。而非安之。而者掩口。謂莽一朕堅子耳。何圖包藏禍心。毒被生土。謀立極深。僞附符命。而面錄耳。稱假皇帝。此豈待不利孺子。然後知其將移宗社哉。夫天下高皇帝之天下也。起徒步而治之。誅滅暴秦。驅除強楚。皇天睿命。宣以世世。加文哀積累之仁。武帝征伐之烈。孝宣之後。是樹風聲。而天命所佑。海內安如。漢之爲

漢歷可知矣。中間雖以諸呂之極勢、吳、楚之畔逆、霍、上之邪謀、然皆不旋踵而滅。未有身比上聖、藉據大寶、又制辭脅謬、動作乖張、滅非劉不王之約、愚公卿如兒童、葬社稷如反掌。公然弒主、如莽之極者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父子之間、亦骨肉天性。始考矯情殺其中子、及隔絕衛氏、又子字懷思、悟莽反遣迎殺。今上泰秋方富、莽酖弒之、以幽其女后、夫后攝本謀也、而故爲隱避、弒逆顯像也、而安頌功德、自生民以來、比奸較惡、如莽者不可有二。緣其所起、張禹以名儒帝師、希合固寵、植立王氏之根株、今已前死、不足誅。孔光聖人之裔、又名臣子、及爲丞相、苟容貪位、頌莽功德、其承望風旨、無所不至。劉歆以經術著名、叛父篡經、代興文章、凡莽書告誥亂之詞、疑皆出其手。此二子者、姦先聖、惡宗祉、恥儒士、莽秋厲不討、賊書爲弒君二子讀書而來之間、顧乃熏助大逆、罪與莽比哉。其餘豐郡平安、孫建、陳崇之徒、以材能事莽、皆罪在不赦。夫朱虛侯年二十耳、父侍中少與猶能激發勇義、首誅諸呂、條侯爲絳侯之子、皆吳楚有天下之半、直乘傳誅夷之。今莽惡比前、挾以萬萬、而強劫之勢未逮半、義父身爲漢相、世受國恩、誼與莽不並世立、義身與大郡、勢得自爲、加宗室抱憤、人思漢德、向者頌莽之徒、直其要結之亂民耳。今宜曉然其見大惡、東平王爲漢親屬、大統未絕、明德宜嗣、義與王傳蘇隆、中尉哀丹、共立爲帝、義受赦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勒車騎材官士、郡中勇敢、其數十萬、舉兵而西、討不當攝者、反正乘輿、滌瀹宗廟、以此誅莽宜如拉朽。但恐莽計窮勢蹙、又與其黨與造飾言語、迷亂天下、曲釋己罪、嫁禍良民、今告天下、宜無聽誤者、赦其前罪、殺賊自效、前安衆侯與其相張紹、首舉大義、爲宗室倡、紹兄竦詣闕歸莽、遭其愛虐、深可哀痛。竦反受封、爲長安所識刺、其殺竦者、亦皆關內侯。夫弒主大逆也、誅逆大順也、舍順從逆、兵加其頸、生爲大僇、死爲愚鬼、苟識理勢、知必不然、天下其共聽義言、毋忽。

公討從賊逆臣檄甲申六月

竊見三月十九日之禍、古今未有之痛也。以先帝之焦勞圖治、十有七年、禮使在位之人、不相率欺罔、如先帝遺詔所云、天下事有備則石城百刎、帶甲十萬、何至不崇朝而即下、故諸臣之誤國、無論死與不死、罪皆不能贖、然事已至此、亦惟有以死抗賊、從先帝于地下、庶足蓋愆雪過、用以激發未死者戴天不共之心、而明讀書者委贄無二之義。奈何君死社稷、臣不死君、又反顏事仇、如今先後所傳某某輩言之令人齒類、爲汚然亦安可不臚列姓名、以彰其罪于天下也。先是國都城不守、聖人蒙塵、憤泣之餘、即共以所知諸臣私相較量、如某某者必死、今果死矣。某某者必不死、果不死矣。又有某某者、人咸疑之、咸謂此屬即立名非真、素無血性、然既竊時譽、又殺魏科、且其中有世受國恩、及家傳忠孝者、事急之際、或多求死不得、未必即甘心□□而今竟何如也。叔孫之子、頸血不濺豫州之冤、抽刀可爲李陵隕其家聲、王沈豈非名士、況先朝不次之擢、不過假爲勳進之階、而前官有皇之人、亦復於其美新之作、又有其人、雖在下中、而食祿多年、受恩深厚、乃相率投名、爭先朝賀、且其貪者爲賊所鄙、至于拷死而猶者、以受僞牒之任、始逃入里門、諸如此輩、所謂負朝廷、若先聖、恥辱儒生、殆猶狗不食其餘矣。而迺有出疏以爲之地、出揭以揚其波者、夫人生平流覽史傳、見事有類此、宜感心切齒、恨不推刃九原、而況生同斯世、親戴國仇、見其所爲、忍但付之浩歎欲絕而已哉。嗚呼、本朝以制舉取士、而制舉之報如彼、士人以文章進身、而文章之效若此、此真可使起家科第者、反而自省其疑裘、厠身宮牆者、退而欲焚其筆硯、故願凡今繼文之士、靈以此曹爲戒、感激同讎、申明大義、從南國賢公卿大夫之後、昔掃賊氛、其雪國恥、敗朱泚于奉天、慢黃巢于虎谷、然後執源休、陳希烈之類、而對其屍、數崔瑗、皮日休之倫、而"拔其舌、用以成今上中興之盛治、且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答聖祖列宗數百年養士之報、庶幾我輩不爲"梟生、而死忠者亦不爲徒死矣。誰布從逆姓名于後、與天下共誅之。

近又有爲從逆解嘲者、借名三舉、實皆一邑之人、偷籍四方、皆絕不相聞之士、尤爲可恨。拜付公糾。

客問

國家之難、發於戊午、而迄於甲申、傲始漸而不知所覺、悲極勢而忘其蹙、致是以客疑而問也。予懼今不晰而使後之考者、貿所衷焉、援所信以答之。

原君

客曰、古有君明而國亡者乎。予曰、烏有是哉。夫主貴明而忌察、察則僞明也、故多特、特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務爲蔽匿、則生疑、疑而莫予當也、于是上益務夫操柬、則滋擾、卒于法不必信、用違其才、朝出令而夕責成、前見賢而後變異、好雄適以藉賢、庸下趨之作負、譬之木心已蠹、而枝葉尚在、方以爲此翹然者、可資棟梁而假庇庇也、詎知大風過而幹擢根拔、遂已全無木哉。客曰、是則然矣、然以先帝之憂勤、猶撫救覆亡、則豈有荒暗淫虐者而是乂安保世乎。予曰、崇禎者運也、廢興者數也、天之所去、誰能留之、且夫以昌啓之末運、而承閹禍滑決之餘、承輔覆餗、列職負乘、獨恃此一人者、競唐業虞、望此將扁極敝者、以撐存楊枝于十七年之久、譬猶官、明易地而處、代異時、彼其雄姿英度、豈難得建武之經而永業貞觀、又令建安、貞元諸君、居崇禎之一日、方且視蔭不及、其不爲悔、慙、徽、欽之事者幾何、又豈能毅然身死社稷、其風烈是以視二帝三王而無愧哉。是故國不幸而亡也、非主明而亡也、然而晉君非亡國者也。客曰、子之言也信。

原相

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禎十七年所設相、疑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畫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啓、開相、予不忍道之。即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創于宋、祖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而亦失故事、閣臣敗、鮮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焉。即閣臣鮮有罪敗者、于是拜介廉吏、而敗又有甚于其罷。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謂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樞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閒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能治、又致覆亡焉、使不體其如貧、數其愆罔、以示誡于天下萬世、則蹤迹信失、罪將專自上乎。夫福州豈非君子哉。先

帝初立卽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道不足而術疎也于是烏程以婾行愎而見讀諫忠陽羨以柔濟貪而蠹其機用武陵資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忌卒讒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主之方懼豈難強國庇民倒弊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入室對日蹴門戶牢持跡烏程之八年蘊崇滔天之大變武陵臨戎遑增倒至七百餘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叛亡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來窮厭匿卒蠹憂深而陽羨再召則憒然自以爲姚宋而不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積轉販傾天下天下靡恥益以墮壞于是使人主切齒以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者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卽彈射亦多非其實予故不備論論其足以風者則江夏吳橋爲有餘烈矣彼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卽遇雖不能死又以賂受拷行者犬鹿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可矣

烏程者溫體仁陽羨爲周延儒韓城薛國觀武陵楊嗣昌江夏賀逢聖吳橋范景文浦州則韓爌也他所云賢者長山劉鴻訓華亭袁龍錫香山何吾騶長洲文震孟嘉善錢士升皆在事目淺又能且死故不及

原將

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天下而儼然稱方鎮者有人矣曾何救于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子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卽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于疆場文以方略發縱于帷幄如是日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歷戊午以至于今廟堂之所擠擯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子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陞而文者以貲轉其急也以貲轉者投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陞者蕞事其用命則一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重已卽自爲賊而兵又甚于賊其爲撫督者卽大半死于敵死于法不則旋龍去兆無言功效是紀卽求一首領全者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來來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陣固亦有天性而不可強而今皆起于賂拘于貲以死撟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下中卽挈四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于今世耳何也臧使遵稟于廟算之旣定而又不至肘壓于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羌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讒訾毋倖速效毋監軍容毋易將于臨敵毋以瑕璺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遽至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啓潛之分道而後失承疇于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獗不復可制勒孟傳之相格以呼吸異勢者而文移曲折非請命隔屬則待發旬時至其操柬有司莫知從適則下之方故益不可言遠其後也卽多員之不效則益欲收之于他端譬進殊途譬撞非次賊已至門庭而京東西問屯之官止額海募兵之使方相望於道也利不益害禍滿于世豈非慴任者之過哉當賊之初起也廟堂之

原亂

客曰今夫亡國家者賊也或有言賊非能亡國而廟堂之議滅賊與甘鹽之任殺賊者自亡之其說可得聞乎予曰其證亦著于吾所謂三者之禍矣而其原繇于議多而任雜蓋議多則足以撓任而任雜益足以招議于是有虧米乾菜而射已盈竇者亦有功垂層陛而節移千里者蓋則濟所遏而強以所不滿甘敗利禍用自棄其言之中者凡皆議之爲也至任則如治亂絲卒于糾結不可理則委而棄之而已何也夫邊方最急者也自甲科擇善地則邊缺守令盡瘡痍所謂適足以累矣監司巡撫以才推者也今用兵之地監者以破慨博身鈍者以孤疑授命事益不效則益務多其員有監有撫有督有理而又有文武之相格以呼吸異勢者而文移曲折非請命隔屬則待發旬時至其操柬有司莫知從適則下之方故益不可言遠其後也卽多員之不效則益欲收之于他端譬進殊途譬撞非次賊已至門庭而京東西問屯之官止額海募兵之使方相望於道也利不益害禍滿于世豈非慴任者之過哉當賊之初起也廟堂之

上。簡一渤海。朝歌之令。滅之而有餘。造其後也。誠慈前事之失。寧詘而任。無任而議。又寧難于任。無易于議。則不過用一二遒撫。數十員守令。厚之以事權。而覓之以期貢。無召客兵。無逐流轉。而一切盡能監臨督理之官。及騎悟不用命之總兵。則天下之觔。何遂至是。吾故曰。賊非能亡國。而滅賊者自亡之非過也。雖然。書生有基國家自寇禍興。歷五十年。而後社稷隨之。故前此任議之分。皆此勵爲之也。譬猶盜之家。謹捍內室。而堂以外置而不問。于是不盡亡其家不止。嗚呼。近日門戶之禍。何以異此。此亦後之有國者所當深鑒也。

對

令文士試騎射對

崇禎九年。御史有言。吏不知兵。請令文士得習騎射。因詔提學官試士。及春秋兩榜。非兼通騎射者不舉。諸吏士多言不便。臣因覽吾邱濬王禁民毋得挾弓矢對。因擬其詞。

臣聞射爲六藝之一。古者文士所習。非獨以厲武備。思也。懸之始生。以示有事行之澤宮。以觀有德。及至後世。儒術衰微。士無兼學。選舉之途雜。仕進之路分。兵革日煩。文武異用。而行師克捷。多資馬力。于是騎射之制。專以精簡武科。文士不與焉。文士閒有習者。以非御所在。故不精。見繇此起。家者。曾無益于勝敗。又其技易習。而遊徼之士伍。官府之隸卒。率以能是故著籍于是庠序之士。益鄙棄其事而不問。非盡繇天性。以國之興亡。兵之強弱。故不係此。即號爲材武通兵者。重謀盡而簡技能。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憤□朱大□。盜賊日多。破資格。廣選舉。厲威武。誅怯懦。督撫諸臣。時馬上方。總兵之官。日加體貌。至與文臣等。又加意武舉。益進伎勇。然而亡失愈甚。功效陵遲者。積弱之氣。未能卒復。文武吏士。欺蒙宋制之罪。非士不習騎射之過也。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則能執弓乘馬者。非即知兵者也。高皇帝嘗謂郡國生員習射。又嘗於士策名之後。試以騎射。書算五事。未幾輒罷。知不能兼也。國家留計邊務。所從經竹。必以文臣。貴方略也。臣見先朝之臣。有以兵名者矣。未聞騎射之必優也。且以此爲試者。欲文士繇此進取。騎射之進取已有科。然而不效者。武試之兼策論爲已贅也。臣恐武人試文。而將業不知兵。文士又以試武。而蹈襲輸。是誤法制而益貿士趨也。江東地既少馬。士之貧者。不能具弓矢。又安得良馬而日習之。籍以爲無益于戰勝。亂祖宗之典。使學者不得精專其業。大不便。惟陛下擺其議。天下幸甚。

書後

書姚孝子傳後

嗟乎。仲宣雖孝。豈不以子雲哉。顧子雲語予。則謂子非爲仲宣也。仲宣所以痛死而得者。母也。母非一人之母。則仲宣代母者。母也。即兒也。夫仲宣以死代兒。而子雲不能以生報弟。無論子雲死無以見仲宣。其得生而見仲宣所代者。此誰爲爲之也。故仲宣雖孝。以子雲著。仲宣蓋不幸而以孝聞者也。今子雲猶幸而以孝名。其弟此爲是舉子雲之事哉。子雲事尤有仲宣所不能代者。吾方恃子雲代仲宣。用以全仲宣所代之意。而後仲宣爲眞足以死。則仲宣又幸而先以孝聞者矣。嗚呼。爲仲宣兄者難。設諸傳記言仲宣事頗悉。要皆以子雲信仲宣。予獨因仲宣益有信子雲者。非獨以其能不朽仲宣也。夫仲宣則固已不朽矣。

題交遊書牘手卷後

予雖未登仕籍。然亦嘗竊浮聲。又嘗好言當世之務。予是與予遊者。皆名人傑士及公卿大夫。賢而有度略者也。嘗之往來最多。一月所積。或至一篋。積至數年。都無暫處。因而散失者多矣。暇日稍一整理。因簡予所交最暱。及諸所嚴事心服者。得三十餘人手書中。間有多至十餘章。及數十幅者。其所與言。或上論往古。近稱當世。又或憫時病俗。談道論文。亦或寄意風騷。叙儔軍閫。其人意思宏放。章筆淋漓。若雅念端誼。則蠅頭可數。間有代書者。然其文實佳。則亦存之。予于是加詮次焉。裝潢爲一卷。益之凡上時一展玩。有如面誠。雖其人之精神意氣。可彷彿見之。嗟乎。此書牘往還。曾幾何年。而其中升沈得失。離合聚散。已多可感者。況後此數年。或數十年。或傳之子孫。覽而追念當時情事。其爲感悼。當有甚焉者矣。予擬此後

書王弇州外集後

元美之言曰。子長不經也。史記絕矣。即後世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近代京師郡邑。其名不雅馴。章奏竿牘賦頌之類。鮮足觀者。予以爲此言非也。後世子長絕耳。史記豈絕哉。史記之佳。豈以京師郡邑之名。章奏竿牘之詞而佳乎。果有子長。不必以今之京師爲長安也。不必以今之內閣爲丞相。以左都御史爲御史大夫也。無班、馬、賦頌。則缺之。無漢、魏、錯之章奏。則擇之。且東漢之章師官名。非盡改也。其能爲賦頌章奏者。非之也。而范史不及馬遷。抑又何哉。夫製錦者。釋機杼之拙而罷絲。搏屋者。寬斧斤之不能。而責木。當不其然。元美亦幸不爲史耳。假使爲史。必將飾其不如史記者。而斤斤焉以求能乎古之史記者。使以爲兩司馬復出矣。嗚呼。元美之言非矣。乃有賊虢爲史者。求能乘史記之詞焉者。則鮮。則史乎史乎。吾未知此事果安屬也。

書鐘鼎篆刻圖後 非注此崇禎甲申作非原名鐘

刻印一技耳。然非窮六書之蘊。究秦漢以來所留傳之玉璽銅章。不能得此中之變。故雖技也。而理寓焉。往予尚在明時。後得雲間顧氏印藪原本觀之。乃知其理。近又得所藏者。通觀之。而識世人所刻。皆未合。蓋數古今之不相及也。譬之不知古人用筆之意。耳文籀承、何雪漁兩家之作。予但有藏者。亦頗能辨之。而何氏弟子。如杭州之顧新安之陳。論刀法精矣。考其篆。每與古人離。彼古人天機神劃。自有不易者在。而今反以用意失之。故知技也而進乎道。則能精其理者爲深遠矣。予弟蓮訐文之餘。私嘗作此。與子六書之義。非是者不苟以已意屈曲也。奏刀若然。動與古合。即所爲子刻數印。自成大家。固必傳之技也。予篋中嬗所給用者多可廢。暨乎伯宗謂嘗今此事。舍嘉賓誰歸。其信然夫。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崇禎丁丑七月予自嚴江抵杭州暫寓湖舫見湖有坐樓船者僕從輿蓋甚盛心畏之客有過予者予問爲誰客曰此某孝廉也爲司府及關使者重客于請所得數千金語次爲歎漠久之有頃船主人知旁舟爲予卽持刺通謁視其刺則猶制中也過予舟所隨僕六七人皆衣青紗白裏半爲執手輓及麾簽者主人衣蒼綸紗至出襪皆然語移時辭穢不足遮別去客視予有傲色問曰子豈有不足于孝廉者乎予曰天下有不孝不廉如斯人者哉客曰孝廉者非應得之名也子以實求固宜見輕耳予曰客以此名爲應有乎夫孝廉者古取士之一如所謂賢良方正及漢末經明行修者皆是今之世未聞以此取人也士以制義起家閱三年有春秋二試別以鄉會之目爲于會試者曰甲榜則舉于鄉者宜別之以乙矣卽賢者之亦宜曰鄉舉耳而今概稱曰孝廉於義則無取於制則悖舉世相循莫有知其非者毋怪乎斯人也而有斯名也予何爲不箝哉客曰若然則豈獨孝廉者非也府而曰太守州而曰刺史副使曰觀察布政曰方伯等而上之及于公卿其見于稱謂者皆非也何獨孝廉乎曰然使世皆因名求實則天下無實而有名者當亦有反而自悔者矣況又卽其名而非者哉客喜曰吾乃今知名之不可苟也子爲書其事以使世共觀之

虎邱書禪僧講經事

禪學吾不知也然見士人之好禪者亦未嘗加訾獨於聚衆講經以爲此敗風化而兆亂端非獨排斥不遺餘力亦嘗以所在不能禁絕爲恨崇禎己巳□□都城此不獨卿大夫之恥而實天同恨者也以南京根本重地未聞綱紀兵食而延江西法師某講經于南門聽者數十萬人男女夾雜至不忍言于是勑巡城御史爲之護持嗣卽爲之費導此其勢之傾動何如哉予聞之扼腕謂使身爲執法之官必先笞僧于理而後路章劾諸在事之人不獨維風實以防亂卽使天下有深明佛法者必不以予此舉爲過也甲戌過杭州聞事有類于前京者士夫顚倒殆有甚焉予趨而避之丁丑寓虎邱適有茲役予固舍弟月十九之變時南工部主事周鼎瓳痛哭將投河先生持之泣遂歸臥何容山中忌者謂先生意欲迎立疏落以事不成而哭其不起者不欲爲之臣也當事聞而憾之及馬相拔起大鐵欲以次第制逆案修隙與梁朝虢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遍布歌謠有殺馬阮之語忌者又謂先生實使之二人銀鐺齒然高密爭時出倉卒先生原未知而諸謠至事後先生猶來聞也于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疏落之謀則殺仲馭爲無名于是士英者劾從賊者而以仲馭爲周鍾見法當從坐大鐵又自爲疏瞞無賴子上之則謂仲馭爲興化居停爲山陰房師又引先帝睡逆德主察所擯仆皆出仲馭意而一時附奸及奇貨仲馭者如張明鴒曹宗璠維萬僻及其兄周鈴梁人廣輿梁朝虢爲君子者爭之于是移書袁州大略謂以鍾相坐則羊舌之禍不及叔向王敦之逆可原茂宏又移書曰不假如與化亡命而仲馭殺匿天下後世猶當誦其高誼況無罪遘亂之大臣投而拒之此必非人和今忍以此加之公曰然蓋予與公先論江陵太倉併及嘉靖議禮萬歷國本事多所指摘故厚求少保耳忽沈某曰君言非也以當日事勢論之儲不得不易使少保爭之何爲少保乎予因以大義言之謂公是時佐予辨甚力沈益剿剿不休予因起謂徐公曰是不過強作解事者然若輩萬一以文字取富貴其意將何所不至且公亦安得有如此客哉于是遂罷酒面散翌日徐公來予曰酒間小論遂同殿上之爭不有憑客烏聞正論張子曰非斯爲吳子哉予答曰子過矣子過矣然子雖欲頓陷胸安能如客之云云者哉

說

賈榴說

癸亥十月予在都中偶從市見賣榴者榴鉅如斗計一榴可當十產者五六許往往而都亦見之計向少是之二三也予嘗所來卽曰洞庭洞庭蘇產也勞有人曰此河南種然賈者操吳音蘇物無疑問一榴幾錢則曰三十文不答僕追之還強其必貰然增錢不滿三遂爭予呼僕曰與之此欲歸遺太孺人者使驟爲目所未見手掐皮而數其實博慈顏一快也豈重數錢哉予固作鄉語也賈者聽之若解若疑顧其色和夷問僕曰若所言云何僕再理予說賈者曰異哉予謂是久矣未聞有念母者信是子豈計直哉敬奉五榴酹錢而去予趨僕償之蓋相譟久而後留其半問其姓名又不答後予跡之不可得儻所謂榴隱者非邪夫予以懷橘一念得異人于市井間幸矣卽使果常人也然其言誠有可感者因作賈榴說

祭文

祭周仲馭文一

乙酉五月二十三日從山中得邑子劉廷璽書謂子友周仲馭先生于四月初八勒死獄中子聞卽爲位哭之先是甲申八月先生被逮遣急足報予予立起赴其難居白下一月貴人衛之使大金吾論意趨予出京予走獄中別先生先生飯予談笑甚歡良久將去先生泣予亦泣予憫先生以禮部郎奉使至南京聞三不久獄自解先生曰二患急恐予益急耳嗚呼詎知此語遂成識也初先生持之流逢歸臥何容山中忌者謂先生意欲迎立月十九之變時南工部主事周鼎瓳痛哭將投河先生持之泣遂歸臥何容山中忌者謂先生意欲迎立疏落以事不成而哭其不起者不欲爲之臣也當事聞而憾之及馬相拔起大鐵欲以次第制逆案修隙與梁朝虢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遍布歌謠有殺馬阮之語忌者又謂先生實使之二人銀鐺齒然高密爭時出倉卒先生原未知而諸謠至事後先生猶來聞也于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疏落之謀則殺仲馭爲無名于是士英者劾從賊者而以仲馭爲周鍾見法當從坐大鐵又自爲疏瞞無賴子上之則謂仲馭爲興化居停爲山陰房師又引先帝睡逆德主察所擯仆皆出仲馭意而一時附奸及奇貨仲馭者如張明鴒曹宗璠維萬僻及其兄周鈴梁人廣輿等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予謂先生曰盡辯乎先生曰無益雖然知予者子也子歸亦無益予益心悲之于是移書袁州大略謂以鍾相坐則羊舌之禍不及叔向王敦之逆可原茂宏又移書曰不假如與化亡命而仲馭殺匿天下後世猶當誦其高誼況無罪遘亂之大臣投而拒之此必非人和今忍以此加之

罪乎。山陰與仲馭雖號同心。實未識面。無論山陰以正直聞天下。不受人指使。就使仲馭代爲疏。今既不用言者之身矣。而又罪以非其身之言乎。至于建德統均。仲馭在途。此自可以不言。于是袁州曰。惜乎仲馭吾雖以口舌罪也。東平曰。冤乎仲馭。要當少俟之。蓋時方來多袁州。故袁州恐言從爲累。而東平素無嫌。大鋮以山陰疏侵東平。故謂仲馭屬草者。意以激怒東平。而東平意漸解。于是先生寄謝予曰。噫吳子。亦心苦面力盡矣。然子猶持前意。以二患急則獄必解。詎知左師東下。適以急先生之死哉。夫自古忠臣烈士。負奇冤。遭酷禍。如先生者不少。獨念江東立國之始。其諸將相以爲得君而事之。方可上跡建武。下陋建炎。乃積一年之久。未聞創一口。逐一賊。恢一州一邑。用一正人。行一善事。獨能辦先生一人之死。則先生之死。爲古未有矣。而知先生無如予。予之後先生死者。以予不可逭死先生者也。非先生又誰知之。嗚呼。

祭周仲馭文二

嗚呼。仲馭而死也。從仲馭一身言之。則死爲可傷。而從天下言之。則其死爲可感。仲馭矢志忠孝。林臥十餘年。而出山遊遵大禹。未能報國。此爲可傷者一也。曾公方伯之喪。仲馭悲痛三年不入內。其侍太夫人。伺顏色惟謹。報補官太夫人甚喜。今以讒死。不克盡孝養。此爲可傷者二也。仲馭每恨早登第。未得盡讀古人書。及抗疏倒篋。益發憤下帷攻詩文。研精理學。旁語子曰。子才可名世。予亦欲著述數百以附子傳。今未竟厥志。此可傷者三也。生子未及弊而遘難。藁落其產。妻子不免凍餒。此可傷者四也。至若所云可感者。則尤甚矣。仲馭爲南戶部。督稅蘆關時。權差創設。喪人無算。方七閱月。即轉禮曹而急流交傾。故友者至數千金。歸乘裘不自言也。今證其贓數十萬。而當時受惡者。亦多搢紳反脣。此可感者一也。仲馭意氣傾東南。士有急則歸之。至再三求歸不厭。嘗薦士不令其知。數科來。錄之得第者。先後踵百十人。即縉紳先生。以名高相攀附者日不絕。于是朋黨之名遂盛。及被逮。無一過問者。億予視仲馭獄中。開及一二位高有力者。仲馭笑曰。天下之孤而無黨者。莫予獨也。此爲可感者二也。仲馭初削歸時。授徒講業。不出里中。後因其多所薦達。于是遊其門者。幾數千人。而天下遂有周夫子之號。袁江州、張芑山、晉規之而宜城沈眉生。最有諛部。其徒不悅。反娼爲義言。今號爲弟子者。相見但字仲馭。而不先生也。且有辨非來晉委贄者。舉人某某。侍仲馭最久。袞鉞最深。以北部勝勸。謂不先爲之地。遂是身要人。反持疏相喝。此爲可感者三也。嗚呼。以其身之可傷者如彼。而天下事之可感者如此。此眞欲令人欲頭陷胸。有善不可爲之悔。而仲馭至死無是也。故天下之可感傷。未有如吾仲馭者也。

祭周仲馭文三

嗚呼哀哉。兄之生于世也。四十有六歲。而其死也。卒浩然棄命于國門。方其生也。朝廷之上。無爲之暴謗。而宇宙今其死也。南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爲之巷哭而途悲。既名高而忌集。實道大而身危。昔神祖之末年。海內正人有朋黨之號。至熹宗之七載。諸附閹者。周內諸君子。于三案而盡有矛遺。迨乎先帝英烈。爰定丹書。雖歷紀十七。而嚴蕊逆之誅。乾然如山嶽而不可移。不幸鼎測方泣。舉魏彈冠。既快心于

老成之日。湔祓猶不利此華陽一席。猶儼然爲後進之師。于是貴州肆其猰噉。懷寧布爲隆嚇。追逐先世之牛、李、獨、朔。其憯矣于一人而爲之報讐。爲之毛吹。嗚呼哀哉。吾不意五朝之久。天下之大。其以身奉兄者。遂至于斯也。本非海瑞武。而叔夜遺其幽繫。未皆不身任名教。而李、范豪其誅忠。然吾又念之。嚮使無兄今日之死。則南國之立社稷者。已及一葬。諸君寂寂。遂無一事之可傳。而自神宗皇帝以來。其所號爲賢人君子者何限。恐門戶亦自此而衰矣。是故兄之死。死先帝也。死五朝之賢人君子也。而豈區區一二亂臣賊子所能殺之自快其私也哉。

祭外舅李省川先生文

嗚呼哀哉。方予少賤。家方落。而先生字之女。予少無先生教之。校以作文之法。予因於場屋。先生嘆惜有加。謂子有才無遇。夫人於生死之際。意有相屬。而悲哉。予蓋悲先生未可以死而死。與死非其地而悲哉。予蓋悲先生未可以死而死。與死非其地而悲哉。然予猶謂死即非其地。而處死者爲難。人即未可死。死而不死者尤難。先生孝友敦於家。行誼聞於國。自少至老。雖言笑取與。無分毫苟者。又能以其學傳之其子。故長公舉於鄉。爲世知名士。而仲季鴻漸並著。今談者皆曰。先生爲有子矣。此豈與先生而無閒。沒而冥冥者說。先生即遭疾於途。而遇患能免。又從容遺命。死不及亂。此又與夫累不聞道之士。及一旦遇有變。遂神駭意劇。驚儉生於須臾之爲快者。故曰。先生能處死者也。即又未嘗死者也。而于之終不能已於悲者。感於戚。激於義。綢繆於情之不可解也。故悲先生之死者。未有如予者也。

樓山堂集第二十卷

賦

予早嗜賦。而未嘗爲。然不讀漢以下賦。昔人云。漢無騷而有賦。騷不可再也。則近騷者猶漢賦耳。予性眞率。偶然抽毫。取予中意而已。嘗歎古之賦家。勞形與著。潛思以斫可傳。而予但取給興會。且謂吾不讀漢以下賦。此毋乃擬跡而却步乎。賦成。復不自棄。要使殺者知予之好妄也。應筆速。悉錐賦非序

予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館之。既靜臥齋中。欲起而攜筆牘文。顧視其案。則已秃矣。感爲之賦。

遇注。是年爲天啓癸亥。

予幼好弄此柔翰兮。喜區理之分曹。精險躁與倜理兮。滋几研之清香。簡中山而及鉅川之兮。良工惠予以修毫。予方茵盤而氣銳兮。緒猋湧其摧撓。睨疾書而如春蠶之肆嚙兮。文胚胎而嚴崇。翩之屬客。莫且晚釋而比安世兮。庶鴻前誦而宴氣之飄飄。夫何三上不行。十年未字。窮藏月之乾乾。日移刻而焠記。徒渺慮而罣精兮。紛材萬其智置也。隨處貲以立見兮。似魚魚而內悔也。朝穿墉而墮指。鼠黠害予以假寐。夕辨亥而吹鑒。胎髮離披以慘悴。于是和凝捧色而無徵。玉珣受撝而距躍。孟公卷舌於激古。楊雄擷指於油素。定遠志慵飢而輕投。左生習務滒以雕賦。薛宜炙勤思於納新。永師家十襲而念故。予既盛此精爽之易消。又重悼夫年華之不駐。物無用而不敝。理有眞而自恕。阮託醉而佞工。蕭猶躁而慎步。敢泄文之不悉。庶節愧之所寓。

弔忠賦并序

弔忠者。弔天啓時死瑤鼎諸臣也。或曰。諸臣豈必忠死者。然死則忠矣。弔其已謚。今皇上超代濟而禮統。卻日中以御極。神武并包。皇仁洋溢。五辰堅而復斟。百位顯而斯秩。嵎魅憑。猶狂揆。三仁封。四凶殛。視狂猘之沈惘。望塊泉之義明。覆蕞逮。嗣鄭燮加謚。斯固令氣感而矢激。望風樹而靡替者矣。然而佚能盧數。安則念危。痛宗不忘。事久增嗟。是故感壬午之鼎革者。愾誅夷之酷烈也。考獄禮之異同者。壯死戍之芳躓也。遡嚴、張之抗挺者。鼓枝誦之貞棄也。況夫蓋濛夢窮。盤遠理綵。降之立廉。觸焉莫救。而乃遑蜾怒之不量。跳雄虺之九首。豈非人臣之至忠極愚而予能已於默歟而懣究者乎。自夫鼎弓再流。星冲深拱。厥夫據儀。鋸餘倚龍。遇注。銀璫觸自起。始叢借以戚氣。隱狼顧而吻登。目瞞臆於文睿。口呀喝於衛捧。三楊殛而振張。亨彪醢而祥卽。直使鉞以慫勳。瑾矯旨而戕士。蓋將禮諸扈於一身。遂巡嗄喑而得志。觀其奸舉望也。遇注。遽香。鑒夜綯。夸來許。戒清扈。嚴設柢。乃被霍旂。六白虎。驅蠭公。負玉脅。羽騎縱橫。鼓鐃轀轆。轟拉雷厲。駢衙從路。出入驚蹕。率敢齟齬。北奔禁旅也。遇注。內機。製弩。遂。狎威殿。陳魏虎。舉燧煙。授甲大內。介馳帝前。簪纓缺。塌地崩天。九廟蹴而巍巍。三軍曷其喧闐。於是勢既健而漸逼。益謀發而恣獗。爰糾妖鯫。遇注。通客氏。裏裘傾愾。孫、程、極餤。嬈、翟、工讒。前星在檐而沈曜。椒嫒乘介巡嗄。而埋魂。乃示侈大用。恢宵構。遇注。遽三殿。勞神駭人。搜字括宙。蕭何慘澹於未央。楊素脈歐於仁壽。肆閹圄其肇開。紛袞章而迭授。因緣圭茅。張皇帷幄。桓桓階除。鶡鷙鉞。鉞。斬樓闕者子虛。答中行兮殷證。增飾赤丸之一命。於赫黃口之五爵。遇注。錫爵。然而趙馬來同。雲劍開請。芮城攻其雙淫。應由臚而骨鯁。編清特權智之足籠。衆正。皆夫決而交儆。於是瑤挺走險。飛而擾食。頓網期容。懸幕誘入。時則連檣衣短後以請。戚。斟輔智同宗而前膝。遇注。外廷附內。東人猶惴惻以搤忱。西奚忽猜猰而反噬。乃若蚋附翕逢。狐假猖狂。睢眦必售。爪牙競張。彪虎斷斷而列衛。雲仍猬獵以稱觴。遇注。謂奢德之比且。諂姬歷而誕昌。呼九千歲者。拜舞惕慴。祠百二所者。膏血鯁喉。此蒙落而易索。獨招麾之難沒。仁去殷墟。老在周嬴。非殫焚坑之殘忍。奚改玉步于呼吸。遇注。正人受禍。逐宰衡。更揆席。首垣騙。長慧逸。嬌詔旨。工羅織。計鄧抗疏而廷糜。楊井咸吟而伏鐳。然猶以爲不坐之朋黨。不可得而斐蔑也。周內清流於僞錄。殺錄要典。爲陷窜。遇注。逆璫翻三案以殺諸臣。辰鳳鳳以爲梟。指麒麟而曰猰。夷、惠。爲顓。逢干。則佞。翊東朝者窮奇。阿後宮者飛正。驪姬之菟可棄。鑄語之七鵝連止弒不必書。呂王不當評。者六君。丙宙逮者七姓。遇注。弒諸臣之死。爾其寧。鄧伏鈇。俊、興。務。展。并而誅者。瞭睢而受觸。因而伏者。匍匐以陳詞。或仰天而呼聖。或拾地而飲恨。或噴血以肆詈。或垂首而廿荅。莫不三木橫加。五毒歷苦。長胥銀鐺動遭捶楚。拉骼折脅。穴胷斷股。腥塗腸經。肌坼駭磔。酷鍛坼切。慘均醢脯。血沁捜碧。魄沈圜土。此固卒隸見而椎心。行道聞而泣雨者也。若夫梁溪赴泪。維而從原。高邑彌爛。魑以逢志。中州義壺。淦而縗梭。

朝邑功曲徙而規舊。遊者含笑於九京。奚生者聞風而不嗤。未遑。閣運既去。聖德方升。嗚呼服而見厲。卓然辭以作燐。高引繩而殿屭。新移席而斗傾。覩陵谷之易變。歎忠義之必申。騎箕尾以歸天。鬱靈電而協靈。肆廟將於上帝。縛豚犬而墨刑。繇此觀之。世無常治。而士有恆期。子不可以敎武。臣不可以慢欺。難刀鋸鼎鑊之必蹈。無天地日月之或移。況夫天有扶槩。人執褒譏。吾北彰往而著後。誰謂忠臣不可爲。

逃暑賦　并序

神宗皇帝朝。寔應試南京。至崇禎己卯。爲年多矣。秋後被放。溯流東歸。追感前事。歷然憶。舟中無事。賦此逃之。

惟神皇之季歷兮。予捧檄而覲棘。時蠻氣以厲發兮。冀承蜩而擾筭。遂一試而輒蹶兮。蹇予放乎中流。聞人聲而長惡兮。志恆憎而離拗。夜轉側而不寐兮。朝趙棹而旋留。攬山川而增其邑鬱悁傺兮。魂愾惻而離憂。徬徨四顧而無侶。次家爺而交承慰藉兮。父老告予以盛年。挫伏屈抑非不幸兮。何宿路之終遽然。予回意乘志而勵激兮。肆貫邸窮索而填穿。謂大道貴而滯塞奧兮。獨辭濶之汎濫而登炎炎。笑庸夫猥鄙羈踶而靦腆兮。賤小儒卑蔽擾縣而喧闐。詬予志適而遺下兮。奄再試焉猶不振。曷畎畝果果方上進兮。雲披離而蔽屏。烟魅伏道而撿挪兮。雖遑傍挖而側影。鼠風騷而解纜不前兮。嚴霜下覜蓬而薄暮。爾北酌樽酒以壯喘兮。精爽頓而內隱。方鼎革交而世變兮。憫予遇之迴殊。口得氣而翩躚兮。閣作逆以危都。車據高而擾人肉兮。屋干雷止而瞻烏。閟子卵五穀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爲有無。紛螘觸而自笑兮。慨禍機之叵測。恥反志以干進兮。信被褐之可娛。放聖人之再遊兮。寶證、舒之志申。媒阻絕而不通兮。羌理弱之自陳。齊膚猶舌而得官兮。得意亦焉達。其邑人予固珍吾鼎而自愛兮。抑何持素絲之紛紜。叩天閽而竹竹兮。捫白豸之磅礴。進不入以遒迴兮。退予將覓夫遐荒。膺蔽鞅而方束上兮。擊觸蛤以相佯。皋木脫而蕭瑟兮。鴻鴈叫而翱翔。歷天門而信梅根兮。情惝悅其故鄉。倘蘧倫以省往兮。逝日月其江河。循靈野之漸變兮。惜予年雖壯而坎坷。事有感而難忘兮。學有厲而如磨。敦予志之罷懈兮。將千秋百世者其如何。

非注梅根、池州地名。

園居賦　并序

予爲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爲亭。夾以修木。又月居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於遊歷。園居就蕪。今歲五月來歸。翦薙補除。又廊理之。仰偃其中者五十餘日。展卷抽毫。適有餘興。遂注是賦。其如何。

非注。梅根、池州地名。

園居賦　并序

予爲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爲亭。夾以修木。又月居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於遊歷。園居就蕪。今歲五月來歸。翦薙補除。又廊理之。仰偃其中者五十餘日。展卷抽毫。適有餘興。遂注是賦。其如何。

邊披而游涵之交并。灌寒吟於遠峯。奇髮聲於近磵。林霧寇而倒影。夕光沈而淖映。俯游濠之爲許。藉森邊之疏陰。惟著月之偃息。魚金石而投潤。翔高鳥之啣音。俄潛鱗而不餌。夫何沼沚名之馳。紛極意乎遨遊。朝殺騶夕復獵。夕弭楹而夷猶。金陵悉相爲綸紼。吳會總攬其就流。區衮鉞於不律。被丹黃於九州。視吾盛其遺宿。種竹樹之徙蓼。砂礫而寂莫。時不問而徑投。於是嗟室斯邇。悼人則遐。僭翼知息。夷外反家。窒三伏之酷潛。美重陰之交加。信吾亭之激倚。臨嘯傲於清華。爾乃媿而蘊鼎。支其牖倚。蛛蟲戶而掉空。草沒齒而加薙。陳几研之清遙。架縹緗而肆啓。涼颸徐來。高蟬靜語。卻筵不揮。散髮蹉步。寄宏覽於微吟。愜相忘兮容與。願情志於翠鑄。玩沈精乎遁渚。道卷舒而惟適。造鼎幹其難期。縱馳心於域外。耽高蹈而鵲枝。久客張衡之歸賦。通人長統之致辭。吾誠知夫紛紜擾攘之無用。樂夫園居亦奚疑。

木山蜂房賦　并序

予凡上有本假山。纍疏其外。而空洞其中。土蜂窠隙以爲房。塗泥周固。蜕其兩旁。開啟之巧。疑乃神鬼。予感而異之。（適注庚辰七夕一日作。）

夫何枯株之離奇兮。不假琢而成山。勢窈窕而劈閒兮。爰衍泥以補填。始蹙仰而垂壘兮。繼背曲而列閣。連崦岈之斷綴兮。隨隣旋而如環。級層設其軒上兮。鬨設孔於一偏。雖營衛之經寸兮。備假巧之千端。匪斲輪與刻楮兮。疑窮僅而勞殷。相出入之斂蹙兮。時週遝而匪跧。窮物生之有託兮。何織鉅之異蠙。距限乘之利拙兮。質視蜇爲危安。鱗蜎穴而被餌兮。鳥增巢而蒙樊。信忘機之欲下兮。樂不競而何思。揆高深於把握兮。窮直以爲目觀。俾翹勤之得所兮。意者畜四靈而猶覽。

憫亂賦

自江之北。十年於茲矣。□□既再寇。爰無時。人生覩此。其能已於悲乎。既予擢掉於厥心。爰作賦以憫之。曰。自皇帝之載履也。在璣衡而歷紀。舜容謨於恢疆。軫緯儷而望理。簡虎叔以專歷。企途軌而賜璽。湯愾襄爲盾矛。屯桑林而夏雹。鼓蘧久之生孽。抑楠榛爲多蝶。蚩尤既夏。檢棫樸而側影。鼠風騷而解纜。不前兮。嚴霜下覜蓬而薄暮。爾北酌樽酒以壯喘兮。精爽頓而內隱。方鼎革交而世變兮。憫予遇之迴殊。口得氣而翩躚兮。閣作逆以危都。車據高而擾人肉兮。屋干雷止而瞻烏。閟子卵五穀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爲有無。紛螘觸而自笑兮。慨禍機之叵測。恥反志以干進兮。信被褐之可娛。放聖人之再遊兮。寶證、舒之志申。媒阻絕而不通兮。羌理弱之自陳。齊膚猶舌而得官兮。得意亦焉達。其邑人予固珍吾鼎而自愛兮。抑何持素絲之紛紜。叩天閽而竹竹兮。捫白豸之磅礴。進不入以遒迴兮。退予將覓夫遐荒。膺蔽鞅而方束上兮。擊觸蛤以相佯。皋木脫而蕭瑟兮。鴻鴈叫而翱翔。歷天門而信梅根兮。情惝悅其故鄉。倘蘧倫以省往兮。逝日月其江河。循靈野之漸變兮。惜予年雖壯而坎坷。事有感而難忘兮。學有厲而如磨。敦予志之罷懈兮。將千秋百世者其如何。

自江之北。十年於茲矣。□□既再寇。爰無時。人生覩此。其能已於悲乎。既予擢掉於厥心。爰作賦以憫之。曰。自皇帝之載履也。在璣衡而歷紀。舜容謨於恢疆。軫緯儷而望理。簡虎叔以專歷。企途軌而賜璽。湯愾襄爲盾矛。屯桑林而夏雹。鼓蘧久之生孽。抑楠榛爲多蝶。蚩尤既夏。檢棫樸而側影。鼠風騷而解纜。不前兮。嚴霜下覜蓬而薄暮。爾北酌樽酒以壯喘兮。精爽頓而內隱。方鼎革交而世變兮。憫予遇之迴殊。口得氣而翩躚兮。閣作逆以危都。車據高而擾人肉兮。屋干雷止而瞻烏。閟子卵五穀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爲有無。紛螘觸而自笑兮。慨禍機之叵測。恥反志以干進兮。信被褐之可娛。放聖人之再遊兮。寶證、舒之志申。媒阻絕而不通兮。羌理弱之自陳。齊膚猶舌而得官兮。得意亦焉達。其邑人予固珍吾鼎而自愛兮。抑何持素絲之紛紜。叩天閽而竹竹兮。捫白豸之磅礴。進不入以遒迴兮。退予將覓夫遐荒。膺蔽鞅而方束上兮。擊觸蛤以相佯。皋木脫而蕭瑟兮。鴻鴈叫而翱翔。歷天門而信梅根兮。情惝悅其故鄉。倘蘧倫以省往兮。逝日月其江河。循靈野之漸變兮。惜予年雖壯而坎坷。事有感而難忘兮。學有厲而如磨。敦予志之罷懈兮。將千秋百世者其如何。

掠殘官府。破邑郭。窮搜抉。恣戲謔。剖孕婦。然臍烙臏。穴胸秣馬。塗腦淬鍔。震動發祥之宮。倍蓰赤眉之
惡。其人皆殍□通囚。畔戍悍卒。徭苦則挺敓急而逸。值帥檄東
遼。尤虎老回、丈青闖索、曹操、倡怪不經。惟嵓城之反
燎原。實薪焦而蟻隙。其號則闖天、搶地、混世過星九能、
狻

清響。漾琅玕之碧色。亭亭數竿。若俟予來。直遒其下。不間誰哉。有友好我。時遺酒醪。謔浪笑傲。對之輪杯。予譽此竹。舉不可枚。蕭灑韻遠。清苦思哀。出羣高節。利物美材。匪風雨之異度。無慶士之翹綠。與淇澳之君子。若無色貴只。儉德之共。胡當易只。幽而獨芳。芬可藉只。足徜徉潤川之在假。夫何寒風壹積。慘雲夜繁。假而雪下。漉漉霰浸。緣雲冒棟。平堰裏閭。千林變色。萬物改觀。曉起開戶。竹亦摧殘。體若拘攣。狀如平擁。勢類強抑。意不肯安。葉搖搖而欲訴。枝拂拂而如揮。然其伏而不屈。困而不折。非尋尺之較直。枉聊衣裘之相襲。揚鶴冲霄而鎩羽。騏千里之在櫪。魏徵以偏信而轉媚嫵。姬聖處讒譖而憤發。揚跋踣抗揖於將軍。蘇武乘髯起於灰狄。潛窟爲米而折腰。侃以智勞而運甓。豈太陽之呈暉。聰容庭之滴瀝。挽枝葉之扶疎。表性姿之傑傲。嘅體性之不柔。何汚下之可溷。始吾致慨於靡靡。卒焉詠詩之籜箬。

詩

風雅體

旌旆

旌旆。爰兵也。

旌旆招招。載矢弨弨。覺無超乘。未險而踟。胡故東滯。匪日而處。子之遠征。不飽半菽。相其爰止。我妻我屋。爾有酒漿。爾有田疇。民逸其賊。去則安之。民遁其兵。來則殫之。國之衛矣。亦孔桓桓。民之疾矣。沛其沈淵。

旌旆三章。一章六句。一章十句。一章八句。

繁星

繁星。憫賦也。

繁星在天。出自南門。行有擔負。居有原村。嗷嗷不絕。纍纍者存。五穀不登。歲曰大祲。無食無衣。誓恫我心。睠彼飛鳥。歸猶擇林。林有烏宿。野有狐嗥。中原有屋。棄爲蓬蒿。棲遲我野。我心忉忉。嬉其屋矣。棘其土矣。民之相失。無子父矣。仝之苦急。何其怒矣。賦不可無。民可鹵矣。

繁星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翳亹

翳亹。翳雪也。

翳亹翳亹。載驅載驅。旭日北光。日之烈矣。其何及矣。既蝘既夜。哀此煢榮。民之無聊。有敝其陋。窳其白矣。盈階尺矣。冬雪其凝。夏旱其徵。漉漉奕奕。厥額若崩。有嗷果果。害雲不應。哀此微民。螟螣其興。

翳亹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白雲爲沈士一先生七十初度賦也。

英英白雲。露甘如飴。天星錫祚。旨酒思柏。謔浪笑傲。對之輪杯。行依于著。無色貴只。儉德之共。胡當易只。幽而獨芳。芬可藉只。鶴鳴子和。厥聲載路。嘉謀入告。卿我元后。綱紀萬類。引之勿替。士則有師。師則令子。咏勺歌雍。洋洋盈耳。用聚歡心。將宏無喜。帶經挾策。晨夜領領。豈無萬鍾。豈撫千陌。匪我所受。匪親所懌。

白雲五章。章六句。

樂府

香霧曲

妾有百合香。製爲小錦囊。未敢邀郎佩。情知已斷腸。

聽歌詞

楊歌未及聲。儂意忽不樂。前使歌未終。不忍儂淚落。

本自合歡山

本自合歡山。翔爲腸所聲。不知歌欲罷。儂意轉難平。

猛虎行

豈不知山有虎。我不往山。何迭彼怒。奈之何猛虎來市中。哮咆欲食人。不中不如走告泰山君。路難至。言難通。猛虎猛虎爾有知。我命在天衛何爲。堅堅猛虎非羆。衆狐假之卑爲虐。

敵臺行

五里一敵臺。望賊來不來。若使臺成敵不來。區區民力曷計哉。敵臺高。望見江北草搖搖。北人乘馬南人舟。高臺不及長江流。敵臺何巍巍。乃在江之南。可憐江北破城郭。賊至城下不鳴梆。登臺知有江南樂。

苦熱行

今年苦熱。鑠石流金。雖有高堂。無風披襟。火雲乘我。揮汗成淋。何以永日。散髮開吟。我觀四野。蜮首甘霖。嫉有餘伏。木無積陰。吳姬揚紈。纖羅難任。吳農作力。日趨叅鐙。炎炎弗絕。實惻我心。

遠征人

自注。鄰寓有夫從征者。聞其婦言可悲也。因述爲曲。

三更聞析薪。淚下不能止。君行遠戍滇。夜夜宿空壁。半菽苦不足。遠征君獨難。妾即忍饑死。甘爲行路看。賤妾守門戶。老親與小女。君爲備賊行。賊來妾誰拒。

樓山堂集第二十一卷

詩

五言古

立秋壬戌

五載屑斯辰。風塵恨擾攘。今茲庶高居。忽復逢秋爽。微雨洗繁林。輕颸蕩襟幌。庭植相與鮮。烟標亦以盪。悤悤促沈陰。撫流奏新響。清商未央來。積暑漸以往。宿志眇填膺。欣承氣清朗。把卷欲忘言。散髮酬心賞。

初夏舜山宗王子兄弟自注王心齋心齋甲子

茲山託梓里。相期可白首。浪遊若宜卿。念茲若良友。懷深忽言旋。挈侶脩朋酒。輕蹈散蒼埃。朝爽催新柳。背郭信委紆。推薄覺塔塘。下看湖波急。流響空靈藪。捫磴歷亭際。回經紛如誘。移晷變雲襟。觸趾列戶牖。何境不相宜。一來一領受。暫乘紀泉最。大小九十九。盡跡半夷途。窮情莫能剖。造化示明滅。山川幻無有。昧者遵所聞。甘與跡攀紐。嗟我亦枕奇。眺矚良不偶。流連片石間。對之嘯咏久。譬彼賞駿人。意在略牝牡。

雨後咏懷

義輈騁脩途。嬌炎布塵濛。華弁就凝蒸。扃飾就械楷。喬林撫沈陰。瓶秀鮮積綠。譬彼焚崗岡。乃不區石玉。有弁錄與寒。騷雨洗煥毒。簪際無停注。盆溜漾堦除。須臾散清響。涼颸相委屬。芬翠發遠岫。縹碧紛縰結。亭午前後分。視昔悶餘酷。憮悴易爲德。感茲無異局。軒宇豁以敞。曠懷若觸人。生審變態。胡乃苦蹋促。曙發試微吟。欣然成麗腸。

自大刻谿望楓山諸峯自注楓山在高田之黃山源

方秋理勝情。窮都展高眺。距今三望舒。清夢猶爲繞。而我覩茲山。疑遊翻見少。奇秀時復遺。無如此幽窅。天外削不成。雲中青未了。疑或謫仙人。行空幻窈窕。鄰壤有九子。峯峯挈之小。雜甚胡獨名。徒以臨江表。俗情鮮特達。勝區資介紹。安知劉南陽。中懷非獨矯。諒哉金石盟。斯爲得要眇。

寄李達丁煜劉城乙丑

世途不可問。引覽天宇闊。胡以凌霄姿。羣然遡秋翮。在笯齊鳳雛。同採非玉石。我苦歎索居。懷人屬幽闊。佳訓激綢繆。勞勞役三益。雅誼有同申。暌悰無時斁。日新各黽勉。許愿懷遙積。容言寄鄰吹。糊縻滿衡席。

初秋湖中寄注池州城東

城樓強半湖。日涉不知倦。耳目恣清越。採薇各以見。節候倏又更。景物如乘傳。寒光洗夏威。遠影油平練。短棹信夷猶。極浦欣周徧。氣類神所宜。誰云樂荒宴。

阻江磯水落見石出敝江非注在池州西南六十里

滔滔霜氣晶。嚴磯吹寒驛。有友理淮舟。解纜溯江磧。巉予客泛茲。巨海相塡窄。今也殺其怒。石出皆攢精。江流信頹森。欹沧穿罅隙。嶙峋狀以千。互江森交戟。隈者若蹲虎。岔者紛立壁。大已蔽象貌。小亦摧鴈鶩。周遭未移瞬。對之增浩惜。擬勝遊逝波。安渡忻推席。夷險豈物情。派洞恨今昔。

同始道中見林曲假秋浦道上

于邁忽踰旬。每發遵初旭。如何縣郭邑。頑然鮮麗矚。茲爲山水遊。解轡緩予于。陳姻滌簿條。明沙謀深曲。我思秋浦秋。境會因類觸。遠眺極芒茫。麋襟如盪潏。遊悲陡倦梁。道險毋難獨。行行顧僕夫。前路欣相逼。

兩明府詠有序

梁、平兩公。先後令吾邑。皆以國士相遇。後兩公繼逝。予亦屢報罷。丁卯歸。偶領舊籍。見兩公所評迪制文。爲之增悼。重過腹痛。寓于篇章。梁名悤清、順德人。王名棨、棠石首人。

嶺南梁公棨。秉道方高峯。爲令澄聲華。好士能詞賦。非文辭深鑒。良然國士遇。冰照既委塵。寄姿亦假羽。國時暨逝川。陳書悲宿露。鄉閭昌長鳴。宿忘市中顧。

王侯綰綬時。疑是蓬萊謫。爲政屢翻新。丁憂泯成劾。朝案無留牘。夕揭欣葵逆。詎知誤一鳴。謂勝羣鳥百。被揭亦已徒。十年悲抱石。山河獻緬邈。寄泥深蹋蹄。攬轡腹輪摧。城頭恨姑射。

得蔣臣書問却寄

自暮城西頭。飛雲幣遠吳。我思方壁盤。客舍中交道。流落非所悲。於悵各華髮。憶昨都市遊。豈不抗懷抱。

一爲鐵羽分彼此墓幽討黃金鑄平仲級結賤楚萍并此感人多詎復杼許好深山藹烟霧大江阻霖潦
安得數晨夕杯酒宣積懷開當理裁恩應以彌自撝

同諸從弟郊

大造舒華物寒風被窈窕端居鮮懷情結侶恣幽討碧色靜如洗脩條輕以嫋清氣適我襟好音睨彼鳥
還席佇休暇飛觴吐綿緲高咏激微風發壑盈林杪貧然羣族士抗懷臨雲表

出塞自注時□□部門

既出關塞卒豈不慕封侯用兵已十載誰能斬一酋一自邊陽失徒聞望主憂笳吹不在邊婚嬉滿郊陬
卽有傅介子倉卒安所求

廟算未爲失將軍慵且驕兵敗飾虛級繇來非一朝□□今充斥軍乘誰能超穴中不摸鼠況逐焉支遙
難可撤天幸身從霍嫖姚

曹生能料敵今或非其人天聽一時誤三軍化作燐牛羊驅婦女匝地含悲辛豈無諸上將雲翔何逡巡
使我容荷戈氣噎不能伸一馳秦軍死千秋難比倫

魯連但一身引義秦師卻微庇三百人能張魯精弱堂堂天子帥赫赫九軍幕□□日縱橫我戰何消柴
趙城召元戎夜半答霹靂路口良非虛何敢望俘馘

生別莫哀歎死別莫歎欷從軍十數載戰陣幾人館士命不足重所惜在國威白骨知誰掩而盼寄寒衣

寄羅文止萬曆

臨川無恆士精脩有之子結髮覩徽章惜誦中懷委王風久沈淪誼談不再起我嘗聆音歎古人無遠邇
山川阻以長媒揣因翳理願爲盧瀑泉瀉入彭蠡水水流不別區赴海相依止大義嚴雲日神交卑隘芷
谷音豈徒然毋忘天子使

正月二十日湖中閣上看雪非在池州湖心寺

散步登湖閣寒威入簪裾天地豈冥冥雲水相吞五雪勢信威鞋氓氳起濃霧翠堵沒曾墟湮塞失飛鳧
高覽亦何極虛無恍若遇介性苦清嚴肥質恃孫照安知布背陽蹄條不易放蔵塞未可捐持貞□惊慄

夜夢登太華失路遇老僧問韓昌黎所至處

生平覽圖傳諸嶽交胸襟俗軫日分海勝情增遐心晦息方窈窕對岐苦惆悵結碧感素欽尊跡經幽察窅窅松霧深逶迤絕塵杭緩緇凌霞林排僧仰前哲瑯徑邈登臨
二京乖僧視三峯欣盡矯雲颺倏冥漠壁立怖千尋茫然攄一嘯晨鐘已發音

與劉伯宗城共泛玉鏡潭非止潭當在清溪志疑注於秋浦

暮春歷敬亭十年欣邂逅車念秋浦勝情日攄至絕壑稱鏡潭清流瀉芥翠理棹泝源深澄徹洗心意
雲起林興浮波平天如墜烟雨四時秋物象一朝異右軍爲賦閒康樂窮高致興子夙風期今昔無殊視

孤舟今夜坐月色娟娟好四野生靜視深宵助幽討紛綸十日遊感往悟以掃皎然照太古川流同不老
光遠自他及氣虛以生顥涼襟起閒側徵風瀉哀捣蓼動資晦息縞人贈遠抱蹔然視無際應以清夢考

西湖贈張天生元禎千秋延年袁則學師孔

長雲亙千里必以觸石出衆流各翔躍靡不望海至應求匪二理懷人發長嘯風昔契三子笑言形寤寐
視械既心勞誦章亦意委欣當湖上遊析肝以相視長揖發生平宜遊洩氣嗜願言各慷慨勉敦昔士義
杯酒日相造蕭莽秋烟寄離合寄難期毋忘聚以類

旅中偶感

豈有世間傑碌碌空圃爲乞交與借知志士亮稱之聖人有深戒舍龜而觀頤予亦棄氣烈玆言矢不遒
一日沈淪久願言遭來隨中夜起長歎悽烈生退思頤時宇宙間升墜視所持時哉不可問悠悠安足知
綢繆假顏色毋乃受其嗤慨墮不足惜竊滅可還炊貞素非奇節頗以靜自貽

南都社集

盛風開浩蕩大雅時翻興結交陳古義理篤物自應宴起從前哲乘流以海承抗志各窈窕舒文信峻嶒
聚散能動宿道大不辭性緣管紛以進觴飛散鬱蒸衢路何遼闊金石無沈升我願敦聖戒利貞久于恆

別姚子雲元台韓姬命如琰陳士業宏緒

姚子句吳秀吐氣薄氛氳韓生雅濟才閉戶日雕文往來陳與吳杯酒何膠慇一朝墳屬宿夜集陰容紛紛雜慶弔悲音高鳥哀遠翠翅子敦情好恨馬攀缺分川原杳無極何以接芳芬
生人無常聚飄如風中雲自此愼歧路久暫非所云

時命篇

鳳凰不棲棘而或在其籓騏驥困鹽車康莊不得騙軒車何駢闐蓬利交當塗誰郊塁路開平以馳鄧夫
翁仲葬不貴望之守故韜時命不我予毋爲移夜呼

之子非注阮大鋮也

之子何縱橫華軒耀通都童奴妖且妍資客競承趨談笑有機伏高會逞雄圖背時易不自戢意氣益膴膴寂寞道傍士覩而邈亮胡名節道所貴君子愼厥隅一朝苟失足高陵沸若汙
所以鴈與蠅趨舍不同途

答去非論畫見贈

我居高山中懷人潔秋水與子夙心期塤篪欣鄰邇商蔵誦徽音埏篪紛並美以茲勤綢繆稽爲邁焉理
稽雨動蔵裡高齋煩俗徙陶陶班非遠敢以嫉基史投贈宣情素金石永相矢

遊稻谷分韻得石字

自我來井山勝情日攄積有友脩朋賢、聖倨經藏釋泝谷清風披萬松擁崇宅草樹碧何遊餐岡幽以磧

激湯生蒙茸有聲穿崖隙流波迴作漩沈徹洗心魄飛觴錯行次宜詠貴情適氣類視所宜悠然觸水石
　蒲密閣
相將池上遊復此水中宅隔流地所塹澄綠情亦暱海暮微風來滿坐嬉蕤失高深曠覽知冥遊靜者得
魚鳥匪親人觴行樂清密
　讀周仲馭遺十四哀
天地賦正氣浩然長久生楊、魏、殺身去中天日月行吾子乘氣烈慕義心自傾一朝念往事金石發爲鏗
子昔曾抗疏身廢甘退耕存沒豈不哀殊事有同情今子何慷慨長吟日繳精庾公窮發憤陶公酒避名
著述各有託大義古今明
　和周仲馭十四哀
　楊忠烈公漣
憶昔甲子年逐獵聚京陌時傳中炎疏讀之捶肝魄豈期激禍機滔天生蛭隙趙高鹿且馴王璽天方劇
悲哉陳貢身鍛煉銷金石貫木骨已糜埋草字成碧嗚呼天聽高宿念捧遺册忠臣不恤死要在安宗祏
大義爭移宮烈風號箔岁
　魏忠節公大中
魏公既通緒十年懷一衣天性好峭潔抱耿頗無違豈不欵明哲幾激履危機鄭崇死規節王章傷論譏
顧鐫骨一具烈烈生光威予也感獄對淚落不能揮悲哉賢茂才父子同所歸
　周忠介公順昌
道喪葬類殃高張讒夫喜吏部千載人脫鉤良獨恥魏公躬就逮慷慨悲不止締婚非急交用以荅儉鄙
李膺裳三木范滂無生理生平冰雪姿蟻螻株一死天地爲震終風雷立移徙招魂江上來惻愴滿清里
不見彭虎儔慷慨同羊豕
　高公攀龍
梁溪高夫子蹈道本洙泗當其秉憲時搏擊先鳥鷙一自鉤黨連爲善無遺類皇甫恥已酒救趙志亦遂
僞說故大臣而敢煩獄吏拜表入洪流汨羅桑易質自古皆有死烈者羅宦寺趨遊和樂來視死無異致
　萬公燝
郎中抗疏時聖朝懸一鵠誰知鴟吻張白日沸鼎鑊解衣趨就烹談笑若綽約男兒既讀書志在辨淖濁
得從龍比遊豈不賢圭撝長安大道傍千載憐孟博節重安在哉嗟彼空狐貉
　高公攀龍
梁溪高夫子蹈道本洙泗當其秉憲時搏擊先鳥鷙一自鉤黨連爲善無遺類皇甫恥已酒救趙志亦遂
僞說故大臣而敢煩獄吏拜表入洪流汨羅桑易質自古皆有死烈者羅宦寺趨遊和樂來視死無異致
李膺裳三木范滂無生理生平冰雪姿蟻螻株一死天地爲震終風雷立移徙招魂江上來惻愴滿清里
不見彭虎儔慷慨同羊豕
　周忠介公順昌
道喪葬類殃高張讒夫喜吏部千載人脫鉤良獨恥魏公躬就逮慷慨悲不止締婚非急交用以荅儉鄙
李膺裳三木范滂無生理生平冰雪姿蟻螻株一死天地爲震終風雷立移徙招魂江上來惻愴滿清里
不見彭虎儔慷慨同羊豕
　魏忠節公大中
魏公既通緒十年懷一衣天性好峭潔抱榉頗無違豈不欵明哲幾激履危機鄭崇死規節王章傷論譏
顧鐫骨一具烈烈生光威予也感獄對淚落不能揮悲哉賢茂才父子同所歸
　王公之案
先皇故神武晚歲生親被逐賊勝詭狥而敢撓明辟楚梁不同時中立古人惜大義諒不移臣罪甘指斥
傷心骨已銷遺骼棄蔑陌王威不生今較車空悼惜太宰擅厥衷對之增嗚唶西州路未遙終爲後死責
　趙忠毅公南星
高邑文章傑嚴風被九州司銓有毛舉中外肅清愔鴻冥三十載澤藪未能留一朝翔雲閣黃髮郎魏巍
弦直道不易匪夷涣有邱須臾世事變踟躕蹋絮遲陳周宰輔南冠商師幸蘇囚生死義不負欣從楊左遊
間被一長鋤至今天地幽
　魏茂才學洢
魏子著靈光超庭藥道素天地倏晦冥長夏摧霜露檻車不可攀變形伏道路長安擁萬言碎首哀知故
皋訣已成枯藁背不得訴負骨日歸來覆墳絕生趣忠孝本同根君乃貝錦遇
　五人墓
高冠華當路丹轂耀里閭彼美富貴子婁伪刀鋸餘始蘇有烈士往往湄市閭短後故要離窮巷守專諸
一時喬博浪當知劍術疎長嘯就斧鉞賢人同哉背往來虎邱下行道多踟躕諒哉古死難生王頭不如
墾注此吾師未傷之詩也先徵君實采楊、魏、諸公制芟以傳題曰天啓間諸先生作而集諸事實哀
詞附其前周鹿溪先生爲之序忽忽未行世稿本留篋中近二十年檇山師詩草仍完美如故頗爲録
入集中以補其闕若干年癸未兩年之詩散佚多時詣俠墨日有心者之攟拾矣

害氣彌天地共驅橫要津鴟梟啄鳳懿梧杭食麒麟兩賢戹一猶五毒歷酸辛仲達詩雲氣玉光埋作媒
白安凌谿委塌翮委泥塵封章長不滅大義炳秋旻而我悲高古荊益久沈淪仇人猶視息中夜服摧輪
　周公啓元經公昌期周公宗建
自我涉吳會中心納鬱陶逢人說往事深夜起長號痛痛舊開府冰箱擁一尻太史故骯髒柱後何煎勞
正氣鑠金石聯翩率入牢荊棘豈不茂狐貍坐且咷壯士憤義死烈火自傾奮流血地常裂駭龍天字高
至今皆水上西風怒夜濤
　劉公鐸
結落劉知府十年始一歷題詩決西市長夜使人悲豪刹覩周內漢律意坱移悲哉文字劫有道恥言危
巍巍九千歲頌德不自媿誰能呪詛死風流亦可師
　蘇公繼歐丁公學乾及公之令吳公裕中
瑁、陞、非不賢奮固不免死溝瀆世已然悲絕諸君子乳鐙既負隅身命一時委梅福去何之長倩勢難已
倬今成古人明詰未易擬二疏匪遺時何能歸鄉里
　王公之案
先皇故神武晚歲生親被逐賊勝詭狥而敢撓明辟楚梁不同時中立古人惜大義諒不移臣罪甘指斥
傷心骨已銷遺骼棄蔑陌王威不生今較車空悼惜太宰擅厥衷對之增嗚唶西州路未遙終爲後死責
　趙忠毅公南星
高邑文章傑嚴風被九州司銓有毛舉中外肅清愔鴻冥三十載澤藪未能留一朝翔雲閣黃髮郎巍巍
弦直道不易匪夷涣有邱須臾世事變踟躕蹋絮遲陳周宰輔南冠商師幸蘇囚生死義不負欣從楊左遊
間被一長鋤至今天地幽
　魏茂才學洢
魏子著靈光超庭藥道素天地倏晦冥長夏摧霜露檻車不可攀變形伏道路長安擁萬言碎首哀知故
皋訣已成枯藁背不得訴負骨日歸來覆墳絕生趣忠孝本同根君乃貝錦遇
　五人墓
高冠華當路丹轂耀里閭彼美富貴子婁伪刀鋸餘始蘇有烈士往往湄市閭短後故要離窮巷守專諸
一時喬博浪當知劍術疎長嘯就斧鉞賢人同哉背往來虎邱下行道多踟躕諒哉古死難生王頭不如
墾注此吾師未傷之詩也先徵君實采楊、魏、諸公制芟以傳題曰天啓間諸先生作而集諸事實哀
詞附其前周鹿溪先生爲之序忽忽未行世稿本留篋中近二十年檇山師詩草仍完美如故頗爲録
入集中以補其闕若干年癸未兩年之詩散佚多時詣俠墨日有心者之攟拾矣

426

樓山堂集第二十二卷

詩

五言古

烏龍潭山亭同沈眉生賦

涼風起庭際。延步入山隅。窈窕竹林深。松籟與之俱。空亭瞰潭影。幽森生江湖。人烟蔽水曲。荷花傾日晡。市塵紛以擾。樂此態行紆。嗟我二三子。遊處欣即須。俯仰寄杯酒。永日宜踟躕。

竹林感事非注在虎邱

元文方幽處。冒昧謂不章。貴人苟垂青。聖耳邈若狂。聲華既紛紛。舉止皆翊翔。誰辨莠言賤。王風久已亡。予也感行腐。流覽中心傷。丈夫不努力。飽食寄丹黃。意當恣擷清。撿摭滿道傍。一閱市意異。鄙夫況高張。微言不可續。壟斷徒風霜。

結交古人重過擯者子輕世降文爲事墳社競虛名張陳聯窮巷疏朱紱上京稱陽隨勢激意氣託閒聲嗟予察情變念之中夜怦道契澄以稔穆鄉尚堅貞盧下誠貴廓物大類自精趣會理有別豈爲浮華傾

南山玩石

山自北周南選勝情無斁歷磴度風宜開襟觸此石石勢狀以千。我契在精魄。軒翔烈士胸。高邁神仙宅。鮮澈溜孤棲。雲根薄靈澤。下視水波迴。爲此生清液。寒蹤自穴來。坐永消煩劇。嗟哉湖中遊。晝夜若奔繹。

述懷

歷乘方無事。觀書感慨生。古人不努力。詎有身後名。追勉慙二毛。翔翼一鳴。四十未云暮。爲學羞縱橫。黎世急干祿。小儒於詞章。嫻然麗雲錦。誰知大道亡。絕學恥非聖。況以蓼莪唐。所貴炳星日。析疑訖精詳。蓋生嚴冀異。王何、老莊。徵書苟未絕。岐路猶翱翔。事變目前見。無爲寄託遑。議論關子哉。奈何趣自汙。韋匡、不守正。通經何用誇。欽、永、羨文學。棄義如土苴。節烈植天性。富貴本浮華。生平既已失。一事何能加。鄙哉張茂先。有書三十車。苟或忘賊操。晚乃傷名迹。嗣宗躬放達。面嘯司馬側。既爲風所委。胡不矯厲翼。豈有眯壞德。受褐子大猷。辭婚善全宗。至慎巧敗國。詠懷好詩詞。能無自愧息。

漢季紀綱失。處士議以橫。議評生羽翼。屢履危公卿。一朝事勢極。明哲豈不貴。義激身命輕。禍機不可觸。登仙何足榮。異哉郭有道。荷全負友生。儒病非不尚。守正良獨難。經學在明行。非以貪佞奸。聖劍惜不逢。貢冠何足彈。馬融躬作奏。鄙哉邁一歎。

衣冠一時偉。竹帛面羽翼。予也嘉氣烈。擬事求內安。流連范滂傅。中夜摧心肝。

漢季紀綱失。處士議以橫。議評生羽翼。屢履危公卿。一朝事勢極。善類死略真。太邱躬待獄。皇甫恥免名。明哲豈不貴。義激身命輕。禍機不可觸。登仙何足榮。異哉郭有道。荷全負友生。

魏、晉、賢守節。頑懦稱通人。爲文事靡麗。誰能窺道眞。六代一元嘉。邈焉至德鄰。讀書非不解。恥爲詞章淪。賦詩時見志。縱酒亦遠酲。發聖究經理。狂歌不厭貧。達生寓自祭。深愧記遊秦。劉宋何能屈。陶然溉葛巾。

子房尚術數。守正非其宜。太子幾數易。高臥不能規。成功歸四皓。君臣故懿隨。碌碌與曹名。節安所知。

我故重叔孫。今也匪面欺。

漢宣矜法術。流失任刑餘。始非儆微忽。積漸何能除。孫程雖極勢。賢人溺戚臣。一朝奄擊灌。國社且爲墟。

往事有如此。觀來詎可歎。

任俠道所棄。朱家行類儒。人親傴在地。原涉履飲師。我獨悲今世。直氣輕若銖。生平非不慕。搖手布艱虞。

一朝士有急。叩門運充胡。識笑有伏發。陷阱塞當途。所以大慶士。結交空踏躇。

相如射貲利。寡婦良不娛。得志還成都。縣令躬負矢。詞賦工誕奇。綢馬何足齒。嚴助仇友壻。主父勢相倚。

賤貧意氣卑。富貴諂戚里。大道忘塞炎。達識齊通否。衣錦世所榮。無爲君子鄙。

先民尚風流。志士羞猥毀。我悲興午人。意識卑干濟。名理各殊徵。貧鄙相馳逐。羶賊蠭聲華。殖財醜辈儔。

江左多儁才。逸少非碌碌。如何宜勝遊。徒爲慕金谷。

逋高物所忌。難居實盛名。碌碌逐世譏。同類稱浩英。我儀謝安石。功名匪俘戚。雅量曲恥垢。鎮物矯中情。

古人審材分。出處良不輕。如何臨事任。遂以失生平。卓哉李固書。終當登黃瓊。

六經治夷狄。不固貴和戎。魏絳權一時。陋輸古今同。帝女匹夫美。胡聃馬上雄。漢文謹備邊。容思顏、狄、風。

金錢不殺敵乃以脂鄧通

南京聞易曦侯道遇扈賊死

憶昔泊荻港適有黃州船心儀此船中曦侯或在焉曦侯亦指予問名良復然夜半猶沽酒高談豁客眠
秦淮一月聚古今皆窮穿是時射策者四方多名賢時時來呢我相見出奇篇曦侯對我嘆就流物理遷
慎子處矜意一善俾終全每感良友規誦之中心鐫自君別我去闊唔已三年懇懇懸尺素綿邈恨山川
豈知君死賊遽有義聲傳君無一命寄君無百城尊乾乾窮歲月閉處絕市廛著書已滿屋次第國門懸
奄忽遭焚掠貝係案金錢謂君名下士何難質萬子君前爲致說解甲便歸耕賊怒不可邇君論自便便
言窮益激厲髮指目瞋閒大扈死狗奴爾罪已通天卽予老禿翁何恤須臾延頭可一刻斷氣當萬古鮮
我也念疇昔五折肱胸前骨鯁不在邊區區徒步士爭此一髮牽招魂空江上淚落如流泉

哭韓姬命如璜

姬命天下士我交自班荊先時陳士業屢道君姓名及予旣見君爲復盡生平君亦素矜負許我命世英
晨過忘日入宵談亂雞聲出君夙昔著悉我細彈評辨論準先聖詞賦侔二京年僅踰四十已發千秋鏗
念君別我日賊君拜母情期予更聚首尊酒卽同傾豈意成永別萬里悲風生夢中路已杳雅唱誰爲賡
自此服常掩宿酒淚西州行

棟鄉勇予至鄉邑見軍容甚盛問之知棟鄉勇也爲作二首自註

古語豈不信消萌以建威北寇方猖獗南人早見幾一朝嚴令下白日旌旗揮朝爲販菜傭暮已變征衣
虎視四百人出入誰敢譏吾方事殺賊供億何能違殺賊會有時閭民且忍饑
哲謀非無兵府亦役健壯何如更選士不戰使口創我聞逐賊師老弱貫轉倒馳騁梁楚郊賊來不敢抗
過掠虐貧民氣驕陵主將官兵終驛騷鄉勇新跌宕古人騙市人披靡隨所向今匪素附循信以死長上
里皆日催哲閒相攜誰兵怒不可邇逢者勿資使區區賦幾何歲亦五千兩

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采時仲取哲歸不值

古語豈不信消萌以建威北寇方猖獗南人早見幾一朝嚴令下白日旌旗揮朝爲販菜傭暮已變征衣
虎視四百人出入誰敢譏吾方事殺賊供億何能違殺賊會有時閭民且忍饑
哲謀非無兵府亦役健壯何如更選士不戰使口創我聞逐賊師老弱貫轉倒馳騁梁楚郊賊來不敢抗
過掠虐貧民氣驕陵主將官兵終驛騷鄉勇新跌宕古人騙市人披靡隨所向今匪素附循信以死長上
里皆日催哲閒相攜誰兵怒不可邇逢者勿資使區區賦幾何歲亦五千兩

京口行

前歲涉瀟江正值濟撥師親見掠民船舟人亂受笞我時甚愴唉詰問主兵誰軍官前致說予也何能爲
兵驕亦已久紀律安所知勉強驅行役操束反見欺此語良不諫天下事如斯今我蘇州來京口風帆宜
自塗舟橫渡提攜戈旗傷予未及死窮愛搜無遺阿母亡數饒衣裳去在笥同日劫舟七六商一官司
殺人至四五計失千萬貲長年熟視嘻皆曰兵無疑盜來恃兵捕兵則道安之欲訴聽邏邏誰匿非一時
投鼠忌犯器戒勿厲言詞風波不可涉大江鼈黿池寄語行估者愼各守家私非法予時同舟

出門

我生窒碌碌無歲不遠遊歲終計日月家居半未周性旣疾專固舉復恥趨幽所貴四海闊塵隙道相求
鄉里守常見妻子無遠謀謂予名已籍胡爲事沈浮大江龜蠶嘯九關虎豹啾何如教里閈荅飽願易酬
予也固言歡趣發不能休丈夫不得志安能守一邱江東有好友則我山陰舟孔璋非人魏王粲豈依劉
所願共揚搉清淸胸中流驅車勿復顧擊檝發清謳太史不窮涉文筆安得遒

和顧子方業有爲作

相國信公脅大廷遣復同金閨十五載深泓標清風一朝遽發立身通道復窮時方工謠諑安能久謀公
去國懷明聖憂心日忡忡黯淡吳閭邑悽涼象緯中撕人不可作世已摧華嵩
吾悲姚夫子龍門世所稀棄道甚嫉邪懿好篤繙衣倀倀立庀覩僾然生清威身殆復遭遇旋轉似先覺
時方仰作楫道與命相違館惻傷君子誰惜太陽微

寄徐處求石巖先生南京

徐公千載人密識本精練秉銓類毛玠清風播區縣留潛故陪京恣發非所羨髮國日翹翹接士忘疏賤
大義每見申微懷自此見予也感交關意氣彌繾綣投書遂惻愴千里匪超緬

病起逢立秋時六月十六日寓吳子含文英齋中

自我十載來益反紛馳逐今月慝高齋桐陰悉幽嘏名理喜縱橫疑義欣往復深勞從帚生極楚攻積伏
所恃意氣親沈痾卷堅族況復觸新奏微雨蕩炎嬈秋來方未央客愈戒星夙餐塘海已增天日氣常蓄
山海覽無窮眷言仍借宿

陳定生貞慧見頗賦贈

爾從荊鄂來視我虎邱館未落紛庭堵烟青數一屋閒予日遐勉閉門耽頌讀穿貫古人事批導養理族
以茲悅抱深相對氣幽遠頗我事遊涉十年空碌碌抗志未一酬臨文自慚恧天空曦氣清持以宜積蓄
感歎各忘言乾坤澄雙目

朱雲子瑰葉聖野嘉華方雷淸集佛慧菴用慧字

虎邱山色佳況在秋冬際自我憩雲巔勝友日來噬宣昭自文心懿歐根道契英絕三君子委愎無沈替
石壁烟冥冥水際丹崖綴遊焉修一脊雲氣涵襟袂鵬行度益分語深慨感繫相期匪酒親懸燈朗佛慧

達節聖云難。介性俗所嗤。舉世風草偃。遒氣誰獨振。不恥萬年卑。殊傷元禮被。悲哉何靡靡。疾雷不能震。
君子亦有言。道或惡其盡。舍垢是爲君。川澤納不客。所以勇者旅。俛首能屈伸。亦有范通哲。片語慫王浚。
守鈍非吾徒。識時貴傑俊。毋徒美巷伯。用壯豈不慎。此身誰徒然。小物何足殉。

嘲熱客

程曉是舊。當是有感之作。予偶觸事。戲爲此詩。

溽暑避幽閑。猶苦熱不支。如何勤造謁。尚望埃塵馳。闔者頻設難。入者直達揶。予也倦嘈嘈。客益理言詞。豈真耐長陸。忘北病夏耔。振拂繩不去。揚鏕汙益滋。炎炎豈足暵。擾擾胡爾爲。
願言持冰鑑。長與素心期。

和顧子方論交詩

大江日夜流。浮雲觸石端。水流不別整。雲起何漫漫。一朝襲虛譽。四海傾交歡。李、郭、肩相接。王、貢、冠紛彈。
君子恥其僞。大道咸未安。阜不同牛驥。翔宵並鵠鴛。毋皆行踽踽。乃有羣翠歎。生平朋好多。雅識結交難。
柴桑徵紫心。武侯追析肝。持我徑寸意。與君敦歲寒。

同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跡非往在無錫

同展道南祠。心儀東林址。東林何負國。草生已及紀。不見崔、魏、時。金碧連雲起。巍巍九千歲。蓬蒿安所倚。
萬古此東林。子無忘所始。

寄定生子方

陳子起陽羨。顧生鴈梁路。物分類以聚。理決聲亦齊。自我事交結。四顧渺提攜。出門冠蓋錯。入室中心悽。
浮華滿天地。大道誰登躋。慨慨不可託。易面馳東西。何當契二子。交呂而峯稽。激詭有同尙。澄清志不睽。
相去邈千里。慘慘河流漪。慇懃懇尺素。感嘆浮雲遲。當關誠豺虎。據津翔鯨鯢。幽、薊困燧燧。江淮震鼓鼙。
安能事摧斫。兒復雙眉低。深山足墳典。荒田具蓑犁。誰當忘得喪。卷舌守一畦。吾道不可詘。我友自掇擠。
引領蹐天路。容言奮塗泥。

寄仲馭兼致眉生

無士不足憂。憂在斥讒賊。世亂何用悲。所歎聰舍眩。一卒成醉他。丙吉稱先見。鄧尉衛多奇。將軍肯受善。
今口何縱橫。謀夫怯且悁。不知兵在頸。高步翔閒殿。國恩三百年。列位服何炫。謗謀誰能爭。後先有同輝。
忠信豈必嘉。精能天地變。所願報聖明。何辭遣誅謴。莽嵐雲亭亭。敬亭清且衍。一飯敢忘君。匪以貧善卷。

除夕前一日子方遣信至并得定生書卻寄

深山多寒林。親人餘烏雀。貽書及遠人。如自雲中落。槭窮感慨增。英詞何噴薄。所憂大道荒。長痛士氣弱。
吾皇自神武。鄙夫徒枘鑿。郊壘恥者誰。近畿況列幕。塞予難區區。言之中心灼。尺寸未能乘。欲嗟面食愕。
徼勇咎以存。連疹秦引御。茫茫天地間。意氣徒雙託。願一馳軍死。當甘老溝壑。

池陽郡齋集桐城諸子分韻一東并注郡齋今稱櫟山堂

雅頌不可作。周道今已東。我生困行墨。憂思日忡忡。自結諸君子。寄託有微同。
杯酒適相造。持以宣素悰。馳驅滿盈路。誰能扁道風。願各厲秋鬱。飛揚氣獨雄。毋爲聚今夕。而忘起沛豐。

贈答何次德嘉功

京邑盛軒蓋。出門設塗泥。閉戶復愜人。中心弭驅馳。造我忘晨夕。好我慮渴飢。俯視四海內。發言含湖洟。
湯湯周道闊。蹙蹙安所依。天悔多慎烈。宿願稻粱資。子才秀區域。子志抱艱危。蓋稱牀下戒。而恥對驕詞。
悲哉當塗子。徘徊恨路歧。

贈答周農夫姓

桐城方密之。才自城中秀。時時道農夫。譬之草木臭。農夫亦好我。發匣傾相授。昨歲飲三左。歌成落星宿。
今年集泡陽。短章亦需走。才華天所豐。智略性輻湊。披褐涵都城。而慎中懷守。大道知者稀。高名俗必詬。
誰能親德鄰。婚婣而匪寇。願各乘素心。忘我飭固陋。

早春野眺

出門喜新霽。遠山來宛轉。春風生輕烟。草色滋新輭。高柳鳥初啼。下抱河流淺。獨步愴忘歸。引覽悉舒展。

江行

早發清溪口。暮宿紫沙洲。西風拍巨浪。中流不得休。願我忘夷險。經年任沈浮。推篷看明月。獨酌生滑鬚。

何以

何以使兵消。莫如加派額。何以使賊平。莫如官兵撤。不見十年來。請兵日不絕。兵多賊亦多。未見一賊滅。
賊去兵肆掠。賊來兵不戮。撫軍飾啖聲。鎮帥類蟹瞎。塘報習爲欺。上下徒率鞏。終年庚癸呼。竭盡民膏血。
皇上至神武。羣臣亦憂惋。事勢久凌遲。相戒有鉗舌。雖我懷區區。天遠何能說。

有客

有客至金陵。爲道江南樂。予言未及對。歎息已聞作。米石近十千。稍錢秖葉湖。民已罄逢年。官不信剡約。
徂冬屋飢寒。入夏蒸炎熇。蝗旱繼疾疫。稍屍委溝壑。賣女懼不售。割兒忍甘餓。羣盜遍江湖。伏戎在城郭。紀法安足規。上下徒騈絡。額軍八九萬。空籍開老弱。況復癸庚呼。重以蠶帥削。
計部倘沈沈。司馬咨臥閣。持斧節逶遲。爲郎悉戲謔。縱然帝者都。盧堂咸蒸雀。自我廿年來。感事傷今昨。
大庖誰能支。徵生鮮所託。揖客歸且休。飲墜而痛哭。

盍華來

貴客皇華來。盧友予往視。塞暄未及終。揮淚不能止。自出大明門。人命卽蜉蝣。
稍歲兵與飢。況復疾疫死。山左數十州。一芽已能市。菜色滿四郊。相率溝中委。剝啖與僵生。殘忍甘父子。
歷邑鮮人烟。縣宰但步屧。乘傳驛騶夫。貿糗得滓喜。所在盜藉藉。盜賊彌千里。結隊不能行。納貨過行李。
親戚相君竽。千金敢捂抵。嗷嗷驄馬者。五百先供俟。閒閭歷艱辛。魂魄非所倚。渡河幸及淮。餘生庶足恃。
江南雖奇荒。猶然去倍蓰。茆定念前經。鄉中亦數起。誰謂金臺高。惟飲石頭水。柰獨久破殘。襤褸新陷燄。

殺運息何時。戰爭擾方始。性命苟全難。地哉希臘仕。

常塗贈吳宮伯赴閩府

十載來青山。驅車恐不速。今丝驀郊畿。氤氳滿郭屋。自公起金閨。荔藻被南服。製錦美且鮮。丁解迎弦旅。種樹踐忘言。揮弦意嘗蓄。何知祝與詛。但聞稱願復。嬖我汗漫游。道聲挾昔夙。雖藝切誼即。況聆琴音肅。過君類安邑。清風滋以穆。

朝發

朝發上新河。輕舟颺一葉。暮宿和尚港。南風迴錦檝。裊烟拂皋林。白波天際接。變態易險夷。翻覆疾眉睫。去去涉難期。多畏生久涉。

昨我行都市。豺虎攫人食。今我宿密江。鼯鼠狎柁側。有友罹駭機。性命實逼仄。豈不壯賈彪。誰敢效陳寔。鴻飛不可爲。澤藪已布弋。吾生亦有天。無爲徒惕息。

金吾貴且倨。生平雅識面。昔夜承指揮。搏擊如風電。一朝戚旅卒。徵行通情綫。生爲貧人非。疾驅出都甸。異哉雄高人。而忌匹夫賤。湯湯周道閎。舉步觸紛罥。逝矣信洪流。裘行擇奧衍。

宿酉極

哥舒拒思禮。奇計不及爲。懷光深快快。誅杞亦借之。一朝非勢類。號義江上師。火雲變行陣。風箱挾言詞。安知投器忌。貴在決一時。予也寡先識。徬徨中夜思。功成難可受。天賊誰能支。剚虎乘俱斃。利漁視兩得。諸君幸努力。無爲驅除資。

袁紹稽誅卓。卓卓嬌漢不祀。劉裕起討元。元殛晉亦圮。國家遺百六。二患相轉徙。正意周道東。鹿馬復貿指。武昌揮義戈。旌甲蔽江水。但願君側清。安知前路止。深山讀路檄。歎慨驅然起。鉛兵距有時。所變難不已。誰視于朱然。烟塵照前史。

樓山堂集第二十三卷

詩

七言古

吁嗟行

吁嗟我生二十餘。學書學劍空蹉跎。前年上策不得報。今年流落復如初。先人有屋遭焚棄。況無薄田可耘鋤。父老謂我方壯盛。且復低眉穿魯魚。丈夫要當立天地。區區不用卑瑣瑣。君不見昔人叔度愧鄧禹。至今身名等邱墟。吁嗟我生二十餘。

裴護歌非注樊遲與父小字

伯宗佳兒。甫九齡。能誦伯宗詩。併能誦余詩。且呼余伯也。因許贈以長箋。伯宗亦許代報焉。

上帝之居何突絕。中有散吏多宕跌。乘龍每下人間世。世人往往詫宿哲。劉也與吳相提挈。猶記帝庭同嬉戲。乃知今得丞詞場。爲是清班曾占竊。我昔執此做風塵。佳兒雖得如是長。不知其宰何以不解忌。劉也乃復挺此石麒麟。嗟爾躡兒齡。甫九疏眉玉映氣如吼。腹笥已儲典午前。唐詩亦誦數百首。謂此塾師能授之。不分遂解家色絲。即如庭趨頓阿好。野鶩笑其更不遒。對客辨李盛早智。碟鼠撥難了不管。杜老

題詩故自寬。陶翁飲酒應來喟。矧子自許斯慧業。好弄茲辰未識字。我與伯宗稱雁行。少年郡閥早知名。吳氏世甯有季子。即君欵向已輪囷。他年善養垂天翮。無負今時呼我伯。顧我豈緣藻麗盟。迴源元共神仙籍。嗚呼佳兒九歲解知詩。向父得詩頗呼奇。自言不審瑤華報。即煩爾父代爾爲。

客有示予文文山字卷者筆勢生動蓋其胸次自有浩然之氣發於筆墨間也非詩爲過平原明顏魯公七言古予覽而感之

山窗寒月景幽艷。與客評書一放顏。開卷尺許氣生動。閱窮款識文文山。憶昔少時負書癖。典裘購得先生籍。中夜起讀不能眠。一讀一泪揩心魄。平原古風奇之奇。生恨魯公不同時。未減希烈焉盧杞。日月慘澹天地悲。此詩不下杜工部。豈期書學更過之。筆力要與爭坐榻。點畫撇捺皆精血。拂拂十指有同符。吉水之郡當山舌。世稱忠義略詩字。意謂區區非所屑。遂、比、不聞工六法。芝、繇、那必敎三節。先生一身備數器。浩氣發舒皆拉絕。嗚呼此卷眞拉絕。

蘇州行

蘇州古俠死已久。墓傍春草年年茂。萬載流風自足存。如今舊椎又屠狗。諸生大哭軍門前。百姓呼號奮徒手。須臾緹騎鳥啄奔。天子之詔吾何有。衙時官長汗浹背。縲臣夜半單舸走。民間訛言屠一城。聖人憫亂殲渠首。嗚呼天下幾蘇州。嗚呼五人名不朽。

悲東莞

東莞袁公平蠻對。自言□□五載內。天子暫釋附俾思。九鼎一時增敵氣。予也或事竊致疑。兵者呼吸難豫期。平光未聞數反覆。萬平何人能主持。豈知□今已入口。疾走大梁君何有。擁師不復一矢遺。夜半子反已中酒。道路喧譁不可聽。懷光卒恐負朝廷。宮中聖人調兵食。東市頃刻已行刑。嗚呼東莞眞可哀。三錫承天安在哉。百萬生靈售一命。眼前富貴直蒿萊。丈夫殺身何足恤。要使功名垂竹帛。楊鎬、熊王、等死耳。何如當年屍襄華。汝嘆既斬守謙誅。仇甥不復矢一鏃。卽今段尼將軍在。上國何人更□□。獨使至尊憂社稷。卿大夫恥胡爲乎。

相公墩有千葉榴花二株花時甚盛因念其始植之日爲作此

舊時榴本大如指。親見老僧植庭際。距今十載人未改。雙樹已作雲霞勢。火齊粒粒向人吐。交枝接葉紛相舞。假蓋新荷尚帶泥。三月桃花粟如土。此時此花好顏色。宇宙血綻佳人補。丹砂含露未全愒。解纏鮮明日停午。有時烟霧益冥冥。萬尺珊瑚碎作雨。近聞京口酒如金。染得紅裙那能賭。人家園子費萬緡。移花蹲樹關嬋娟。此花絕豔無知者。寄託空門年復年。出塞王嬙比不得。入道宮人倍可憐。湖中水起一色天。烟漫花枝景欲燃。我欲拈花同一笑。不知榴是九蓋蓮。

報仇行贈黔中陸生

灌夫一戟馳吳壁。手殺父仇軍辟易。至今萬載眉生。乃有陸生稱唾咭。生視灌夫難之難。爲奴季布歷開關。左手殺仇露血刃。右手挈弟俾生還。此時帥府嫻爲庶。生陳大義趨鼎鑊。精變日月天地動。逶巡亦使財聲徧。世間忠孝久陸沈。左袒延袭已見今。侍中之血當山舌。爲之異地欲盍簪。嗚呼世有陸生而後有人心。

集藍園贈南吳子非注子舍去非也

丹山園子水之湄。水曲亭空深且漪。主人醉客日欲暮。高樹蜚停滑風披。我來十日耽遊涉。性情直與川雲洽。世間好友偶人命。況復淪漣動心脇。布心不聞謂名理。雲機、那能爭氣烈。以茲二子未徙然。虹旌霄幾見冰雪。古藤垂蔓露欲晞。深簷瓦白烏飄喧。東園月色窺人莊。何處鐘聲送客歸。

吳去塵扶寄詩西湖幷所製墨

故人念我湖之滸。貽書一握道艱辛。墨光散錦護脊髮。七言不啻隆準。秋風昨夜發西洽。紅樹曉起焰東鄰。我欲持之還相贈。安得詩工爾不貧。

王侯歌有序

參憲王逢卿越和先生。于里中營繫鑿池。池固有石。鑿成而石出瘢水。大辟象貌。小擅鶴翩。奇形詭狀。不可殫述。先生樂焉。搆亭其上。既自爲記。又以類使予書之。因贈。

王侯解政遂初服。竹里深山成野築。鑿池池開石露類。先生趣之窮根族。須臾池深石益見。玉筍新班爭嶷嶷。衆工舉畚不能停。要使形態窮剔剭。引泉灌之方鑒開。巖壑居然倒一幅。奔視駭歎傍偶見。兔起鶻落相倚伏。厥狀窈窕不可名。蒲漾一勺生玉屋。此石處士千萬年。一朝振衣出新沐。孫陽不遇蠙垂耳。荊寶誰知光在璞。此池此石如有待。就流物理根昔夙。憂家園子假妝成。卷石不惜益金購。太湖靈壁位置奇。何如此石天然趣。先生之貞介如石。自謂此心池可掬。撫石臨流日賦詩。翳然作想留簷楹。永嘉石門但在官。會亭祓事空馳逐。誰其題者林下人。墨光映水生紋縠。先生之樂樂未央。我欲爲先生歌淇澳。

食土行有序柏宗同作

崇禎丙子歲歉。徽爲甚。予在南都。休寧人有言。其鄉土可食者。皆民時以生。問所起。則神指也。予疑之。今年丁丑正月。去予鄉數十里中。眷謂神開土倉。掘食者日以萬計。其土出凡數處。亦白異色。予取許。則固土也。因感而爲詩。

自古不聞天雨粟。歲饑依然米如玉。中原數載寇披猖。東南征輸日溼束。以茲下邑民嗷嗷。斗穀千錢猶未足。徽州有土俠苓色。云曰神授人爭食。通都聞之信疑半。予也攪塊增悽惻。豈知土亦出予鄉。白色墨壘如截肪。有時滑澁丹間斑。要使負載日艱跲。東家老嫗先懸釜。西鄰幼子如搏蜣。共言不復泥滋味。食之不飢充稻粱。萬物生死皆以土。不信土可質腸腑。縱使大塊欲生人。何如五穀不禁取。草根糠粃豈有殊。綏死須臾士敢吐。嗚呼士食土食慢欺罔。不能以士輸官府。漢庭有詔賜弛租。爲言更及食土苦。

悲安慶

嗚呼安慶與我隔一水。寨盜三年今兩止。前年潤山大湖破。今年前蹟橫倚窮鄉鉅鎮無完家。破兒剖婦如羊豕。桐城斗大區區閒。懸焉不墜如卵累。賊強馬健風雨疾。我兵不敢加一矢。陪京援師望不來。向方依然賜督理。此時天子方宵衣。那知比戶纔橫死。當郡已近三百

年。烟火不絕千餘里。詎今垣屋成邱墟。多壘四郊誰其聊。更聞楚賊來跳踉。累然者婗將何底。卽使郡國皆有備。胡塵未淨猶風沙。有髯黃赤地枯骸。那可起嗚呼。安歷可悲悲已矣。君住江南且莫喜。河北賊滅會有時。今日江南吾安恃。

非注。石牌、練潭、安慶地名。

與周仲馭

本朝空同死百年。文章寂寂生寒烟。後有王、李、爭氣象。名成亦與日月懸。邇來文士好輕薄。區區那必過前賢。公安、竟陵、亦已矣。耳食至今猶洮然。作詩斷自元和後。爲文不識黃初前。我友起家未三十。紅顏抗疏早歸田。一朝手擲千萬卷。茅塞掩關絕市廛。心悲大聖徵言絕。要于理義費窮研。又嘉賈誼通國體。努力一掃風雲篇。新詩慷慨生哀歎。有時靜好亦婉孌。同時太倉張太史。下筆頃刻布蠶卷。華亭陳子工作賦。宣城沈生書翻翩。吾邑公幹有逸氣。吳門楊公廷樞。吾邑公幹劉徵君城也。貨公南北烽烟猶不息。聖明日月政當空。賢豪何背負經術。區區子矜胡不容。嗚呼蒼溪多悲風。四海何人肯相憶。

非注。太倉張公溥。華亭陳公子龍。宣城沈公壽民。吳門楊公廷樞。吾邑公幹劉徵君城也。

陽羨歌爲陳其年維崧作

讀少京兆徐公敬鄭司寇下獄疏有感非注徐公石麒鄭公三俊

善人在患不及貧。此語至今足三歎。今年鄭公忽下理。閒之令人摧心肝。丞相可以排閶闔。豈無巍巍惠文冠。道途讙譁不可聽。乃有京兆呼宴婿。叔向不信樂王餉。慶忌頭血難滴汍。大臣棄擲關國體。區區豈有文章開鴻濛。我歌陽羨今贈爾。直羨爾父有是子。兒輩不生彭澤歎。明年已似我長矣。初舉欲騎牛出塵。嶄然頭角看麟駒。君不見陽羨紆拖日滿市。爾曹豈是區區人。

耕田苦

耕田苦。耕田苦。插秧三月今無雨。吳中水利半人工。十里九見翻車鳴。一車灌田畝二三。一車用力人六七。水田高下不相及。從車銜接凡數部。盡日焉水水微入。子與父。下涇上炎背欲裂。前呼後和聲邪許。水非石鐫索非鋸。乃有轆轤生步武。東南歲輸四百萬。那知粒粒出脛股。桔槔幸有古人師。不然滿原成瀦鹵。豈無粱肉脈厭養。豈無絲繡多商賈。牙牆錦觀何喧譁。調笙瑟悲半偕。胡世間萬事苦樂均。不信但有耕田苦。嗚呼耕田之苦難比數。有苦不聞動官府。中原紅粒貧者勤耕不得食。近歲六邑盡蓋條。江北紅巾甲未銷。幾處撫家窮蛄哭。幾方征調官兵驕。牢落聖人之貽卹。須臾盡與君共。只今帶甲滿天地。中流凝栧誰跼蹐。安得澄清四海後。與君共釣南山隅。

大旱歌

丙子酷熱江河枯。父老皆云甘歲無。今年不雨已三月。入秋赤日圜平蕪。驕陽亢暴不可制。土龍天矯劬爲乎。十家農夫九家哭。長官坐嘆空踟躕。若使原田盡熸裂。東南歲額何能輸。只今帶甲滿天地。忍見民窮吏復呼。仰瞻雲漢予太息。安得一夕倒天吳。不然移此于冬日。寒者可使長無褐。寒者可使長無褐。其如飢者食無粟。

渥上行贈顧子方

渥上客誰顧子方。眉間將相氣若芒。讀書萬卷苦不足。新詩走筆風泱泱。招我六月出秋浦。長楊空堂相對語。酒酣夜半自起舞。不恨今人不見古。心嘉賈誼非腐儒。有組志在繫單于。生併丞相身負鼎。折檻朱

遊殿上呼。以茲濁世成今世。寇襲中原□□薊。豈無肉食謀者鄙。丈夫低頭猶角藝。家有黃名四十年。中朋日月再迴天。元祐紹聖。何翻覆。吾道危如一髮索。自傷致身苦不早。坐令擯擯伏蒲道。大笑生乃與暗伍。筆乎幸爾有同好。士橋班荊語未終。虎阜高談生悲風。酬唱不知三歲近。心期直與萬古窮。長事、袁絲弟仲孺。顧我敢留雙棲雄。嗟我馬齒十年長。上書七次空齒拜。盧名那能竝顧尉。眼前謂爾獨倜儻。文章小道何足陳。神空拂紙合悲辛。會須從此棄柔輪。直騙智漢爭嶙峋。君不見錫山道南已不朽。天地生人必有耦。且令大雅自君還。富貴非子爾何有。

慰若溪

丈夫蓋棺論卽定。林甫、章惇、無百年。袁州、四明、俱已矣。太倉、南樂、今忽然。若溪若溪多悲風。四海何人肯相憶。貨公南北烽烟猶不息。聖明日月政當空。賢豪何背負經術。區區子矜胡不容。嗚呼若溪多悲風。

陽羨歌爲陳其年維崧作

定生有子年十三。神明秀澈映秋潭。不知胸中何所似。下筆頃刻布雲嵐。我來十日九課藝。尺幅無多時異勢。步驟三日碧王良。撤席吾將避其銳。願爾讀遍世間書。賦才不獨似相如。我開義與多往傑。斬蛟伐虎壁烈烈。後有進士吳師古。慕義猶將蹈草揭。卽如爾祖宮保公。歸來前後留高風。男兒生當學賢聖。況有文章開鴻濛。我歌陽羨今贈爾。直羨爾父有是子。兒輩不生彭澤歎。明年已似我長矣。初舉欲騎牛出塵。嶄然頭角看麟駒。君不見陽羨紆拖日滿市。爾曹豈是區區人。

漁隱圖爲陳野鶴貞慧水部題

青鎔小草今復出。何爲先作漁隱圖。紫衣小艇坐秋水。釣竿直欲拂珊瑚。我聞義與富山水。淪漣碧色兩溪俱。顧君豈是眞漁人。承明直廬心江湖。展圖顧影時自笑。高堂波浪生蓬蒿。青鎔可向此中呼。我欲從之咸卽須。只今帶甲滿天地。中流凝栧誰跼蹐。安得澄清四海後。與君共釣南山隅。

丹陽道

曉發丹陽道。蟲蟲飛蔽天。暮宿句容邸。斗米錢半千。行坐皆聞人歎息。言之直使我心惻。富家無租要納貧者勁耕不得食。近歲六邑盡蓋條。江北紅巾甲未銷。幾處撫家窮蛄哭。幾方征調官兵驕。牢落聖人之貽卹。須臾盡與君共。只今帶甲滿天地。中流凝栧誰跼蹐。安得澄清四海後。與君共釣南山隅。

折檻行有序

南京成賓慈勇侍御。以言事被譴。友人周仲馭、陳定生、顧子方、梅朗三諸中、廬孟璿三衡、沈眉生、期子祖之京口予遠不及赴。因作此。往老杜廿有此行也。

本朝列聖容直臣。未見臺省長批鱗。大禮大獄杖且死。郎部翰林爭嶙峋。居升恆毀成公咸非獨發憤。報國直當捐一身。杜陵小叟尚如此。況服謝豸甘逡巡。臨風爲謝諫諍意。叩頭流血久無辛。

苦寒行

二十餘旬不見雨。逼地江湖咸赭土。一朝風雪壓城頭。擁絮無能禦數武。盆檄紛然筆墨催。諸生誤跡試大府。眼前見誰寒頭角。墜耐塗泥沒脛股。昨聞口口渡黃河。軍書斷絕一月過。應知士卒指盡墮。誰惜將軍雙鬢皤。北風直北無時息。寒似江南十倍多。即使江南無衣死。強如北屋死干戈。

方密之以智貴天柱峯圖相贈作此謝答

我聞天柱之峯高百仞。虧蔽日月榮星辰。精靈下降有方子。筆力要與爭嶙峋。一朝作圖來贈我。意象雄奇驚鬼神。我來天柱峯下住。正值王右軍作詩欲與工部絜。乘爲小道云偶耳。我聞天柱之峯高百仞。虧蔽日月榮星辰。精靈下降有方子。筆力要與爭嶙峋。一朝作圖來贈我。意象雄奇驚鬼神。我來天柱峯下住。正值王右軍作詩欲與工部絜。乘爲小道云偶耳。我

鵂含沓曼。嗚呼方子何奇傑。世間好事都精絕。學書直欲王右軍。作詩欲與工部絜。乘爲小道云偶耳。我曹立身有大節。此時四海蓋烟埃。鉤黨羣凶口口來。南京狐狸號不息。燕雲關塞已全摧。平羌無人朱遊死。誰能謂謂靜平壘。卻重君家有召虎。三湘七澤豬安堵。憐君裘馬未能售。顧我何人假毛羽。即今相遇市塵中。夜半酒酣共起舞。爲聞兇我何敢當。振衣者誰君在岡。安得從君排閶闔。手扶雲漢撥搶檜。不然挂此一幅日相對。愧我雖有素壁非高堂。

我來行贈侯朝宗方城

我來秦淮五月終。於時佳士已雲集。就中朝宗年最少。四海心知但一揖。文章詩賦無不工。下筆雷合風雨急。三朝舊事久沈鑽。爾復精心爲理輯。眼前閱其何忍見。從風草靡誰獨立。歲南已作戎馬郊。江北蒿萊滿郭邑。反謂日達司馬門。丞相充耳何能入。列位嗜慾道路目。拱手新參仰呼吸。吾皇神聖試共蘇。決隄那知不可及。嗚呼朝宗何慨哉。李蔡爲人下中才。心肝勘莫學逢比。詞賦何必擬鄒枚。直須不聞天下事。拱噬閒復雞豚諮。如此低眉但數載。眼看富貴立崔嵬。君不見似我偏強逗如此。於嗟於嗟今復來。

無雞行有序

陳士樂宏緒自北來。爲予言口口幾市。其未到州邑。即郵落有雞者。皆自殺之。蓋官軍問有雞聲處。必行抄掠。其暴甚口也。故人家數百里無雞。陳時爲晉州守。所目見者。予感而作此。

陳生酒酣慷慨泣。爲言口口昨年入。督師盧公已死絞。觀容高監兵難紲。撫軍白谷號能師。所過猶然騷郭邑。口過猶可兵殺我。兵勢燎原烈於火。入室那知他人妻。掠衣何惜道傍羸。口去鄉烟未盡墟。兵來十室九家播。有雞立撲不使聲。此聲不惡能致兵。幾州雞落寂停午。幾家板扉晨不明。可憐幾輔世儷後。數百里中絕吠鳴。晉州城外無雞啼。濟南城裏草萋萋。駙門繡上徙兒戲。將軍有令久不知。若使一人能辦此。何爲四海盡潢池。

任邱行有序

丁郎中耀遇口任邱。得不死。師言其事。因作是行。

丁郎奉使至任邱。是時口馬風雨至。任令倉皇設城守。鄉官一錢不肯出。須臾四野盡烽煙。口未薄城民已貳。可憐城陷非焚掠。出入縱橫皆口類。官廨烟消一夕中。口口沈沈居甲第。金帛括土窮搜求。婦女比

屋恣淫戲。老弱誅死丁壯械。累累相牽同起解。蛾眉口口不論塞。髡妝猶然施粉黛。口居侈然有主臣。酣飲席地維金器。有時會雖復一出貂帽短衣從數騎。一口緊即至口前。叱使屈膝即裂臂。問即何人即大言。五品任官今奉使。萬金買命無一錢。兵在北甄者數次。適有天幸即不死。亦體開關備顛頓。歸來慷慨向我陳。口口能爲我自易。嗚呼任邱小邑何足哀。山東潞國已荒蕪。即今口已鞠爲莽。何道能令不復來。已已于公亦已矣。業陵小令安在哉。

誦經行

西方妙道超空色。顧田利益涉難得。稻修其法了死生。假託往往藏奸慝。受戒皆爲聚衆資。焚香偏使惑人惡。或言劫火當遽燒。或稱再降有彌勒。勝國昔年起無爲。豈知後來兆黠革。近日山東來白蓮。搥除大發師武力。乃知作賊多誦經。未聞誦經可殺賊。督師楊公總六師。小醜何難滅朝食。不言兵法言佛法。亟請誦經舉詔敕。古人一言敵禍生。此舉豈不褻軍實。若使賊聞必大笑。空王何處行誅殛。益諫那能殄哭爭。大臣吁嗟相顧嘿。予始聞言不敢信。及覽邸報增歎息。桑門從此九重開。鬼方何必三年克。嗚呼即使誦經安反側。世間豈有佛赴稷。紙上空言尚如此。何況有骨來西域。君不見潮州刺史右鐸鐸。又不見龍場驛丞在正德。

楊枝歌有序

伎有某者。從人近三十年。夫死輒嫁勢家。其事可感也。所從者甘興予交。爲隱其名。作楊枝歌。

君莫癡。君莫癡。請君聽我歌楊枝。君上將軍莽自負。楊枝纏作金銀絲。解稱詩工臨池。對人皆恐不能知。來禽青李隨手帖。黃絹色絲絕妙辭。十五相從今四十。白頭偕老不須疑。豈知將軍一旦死。楊枝忽向他家垂。將軍自昔教歌舞。黃金珠玉龍婚姿。今日楊枝飛絮去。華堂冷落如茅茨。五侯驕奢橫勢力。如花小婦夾塔擁。粗豪那識謝與衛。但嗤楊枝今已衰。楊枝嘿嘿不自得。今夕何夕比當時。侯家富貴吾何有。將軍恩愛空尋思。嗟楊枝。嗟楊枝。水性空勞不自持。未盡踏作路傍道。人生見此增感慨。手折柳條棄擲之。丈夫意氣有時盡。千金何必買蛾眉。

答贈余澹心

南京佳士如山積。誰憐雲霓手自擘。讀君文字嘆君詩。風神況在貌姑射。我居秋浦萬山中。一朝避亂浮家宅。虛名往往動都人。負郭猶然錯履舄。自傷潦倒風塵中。心知逢迎眞無益。假館君陋雞落間。獨喜素心數晨夕。贈我七言寶未終。白日空中走霆霹。感我致身苦不早。知我多憂皆腕擘。即今詩格久茅塞。何幸得君掃巾幗。相期于我何有哉。將毋因此生羽翼。

雒陽行

神祖昔年建儲苦不早。于時言者乘宦如輕草。東宮既立王當封。誰云母愛者子抱。假圖按籍挾魯衛。帝曰無如河南雒陽好。即今堯仁臨九族。雒陽祭酒稱曾周。几杖未聞賜吳楚。藏帶薛袁鄭鄘。豈知賊至山河崩。白頭老王遺慘毒。盡光一炬作烟消。黃金滿屋等秋漂。累累宦官居第宅。宮女如花逐劫飄。天下

聞之盡嗚邑。九廟震驚至尊泣。爲問閫外誰督師。丞相不問諱削級。倒臣捕哭那敢爭。頃大種長何能及。去年賊已敗興安。露布誇揚罷未乾。練餉已靡七百萬。中原郭邑十九殘。親王既殺名藩陷。楊相猶能第一官。嗚呼多壘不聞大夫恥。舉國誰爲闕伯比。胡瑗必敗睹濟師。今之與食謀者鄙。我悲雒陽悲未終。又聞楚客悲襄水。

襄陽行

昔之襄陽攻千日。平章猶然闘蟋蟀。今之上相親視師。城破不及朝食時。瑤瑤山前無匹馬。祿隕名藩誰爲者。要以虛言助至尊。禍遂權于高帝之子孫。方命圮族敗逃誅。一死猶將畢矯誣。直使天下萬世之後。從此盡喪其廉隅。嗚呼武陵楊相誠可哀。忘親負國何愚哉。清淳有士尚未死。豈知身已委溝萊。身委溝萊亦已矣。襄雄二王何以相見于泉臺。

薄命辭

妾薄命。恃君寵。出身貧沐天下奉。裂黼不博一時歡。忍心自甘成邱隴。主恩既重爽亦深。紅顏掩面生悲恐。君不見武陵楊相公。廟貌猶然一世雄。高唐無復重相遇。五年富貴如飄風。

妾薄命。負君恩。起自外庭承至尊。如山珠玉苦不足。人情已作波瀾翻。顏色未改君心變。黃金不負陌頭魂。君不見韓城薛閣老。一朝被逐身不保。當時自顧傾城笑。那知性命等秋草。

大雪五日炎旅中卽事偶憶歐陽公會客詩用其原韻其序曰玉月梨梅練絮白鵝鵝鵝銀等事皆請勿用

荒園枯枝未啓萼。寒風怒號勢相薄。三日雪下不肯休。四日五日復大作。開窗飄灑皆兒嬉。縞漫川原增寥廓。出門沒履已及膝。炫眼光疑長閃爍。當塗有友攜具來。蠟飲直至燈花落。酒酣氣震各慷慨。陶然不異褒狐貉。仰窺簷霤吹不斷。起看竹鶴如搏擾。更深客散晨鐘鳴。但有客林喧飢雀。高臥不知午爨徐。今來相招長踦躓。慰我旅況備苦辛。我笑十年無此樂。何以解醒不須酒。松茗頻使竅冰淪。坐觀風濤狀波瀾。直覺天地冥漠漠。偶憶六一汝陰時。墮指猶能整矛槊。禁物敢望前賢工。詩成欲令後人噱。

歐陽詩體又次東坡韻

自注。序云。歐陽公賦詩禁體物語。于艱難中特出奇麗。遂來四十年。莫有繼者。自蘇公至今。卽又五百餘年矣。

登亭無人掃積葉。我來十日五日雪。寒風作威壹祝號。一烟漫勢不絕。極望川原已失迷。低頭竹樹皆摧折。出門但覺人蹤稀。柴米恆恐薪烟滅。已無高士能偃眠。幸有仙令傀不拒。客來擁壺共傾倒。更深剪燭還生顏。清歌紅袖欲迴風。高譚逸旅驚屑屑。媚醉那知街鼓沈。擁綿曙光搓一整。呼童爨視袋題詩。試、蘇、子戚無人說。三寸不律最刻畫。物狀誰敢犯冰鐵。

歐陽體又用東坡次子由韻自注序曰仍不用語自注字

晴陰何用灼靈龜。今日大雪前日知。寒雲起凍天地合。嚴風作勢晝夜吹。飄颻無寧先歷亂。少間枯條如

樓山堂集第二十四卷

詩

五言律

有感

誼策能箸說。軍纓肯係胡。讀書嗟往事。懷抱愧吾徒。直北方傳警。江東但索租。秀才僑、胙、在。可慢老菰蒲。

郡中坐雨寄劉子城湖心寺

入郡一旬雨。盈街三尺泥。旅愁不可折。城雉若爲低。何處鐘聲遠。相開湖水西。美人清夜坐。芳草自萋萋。

陶家山眺城外山水 自注池州城內

高眺俯城平。千峯晚送清。不知春已去。欣見水方生。烟樹初無定。啼鵑若有情。人家能幾點。歷歷遠光熒。

齋中夜雨同劉城得清字

入夏陰猶積。深齋雨夜生。寒風空碧落。虛氣轉幽清。衡我宜相對。堪除得此聲。情親兼旅寂。閑榜一燈明。

代妻妾換馬

紫塞忽聞秋。紅顏詎可酬。壯心君自遠。薄命妾何求。昔有千金好。思無一夕留。願將憐主意。蹄蹋付騏騮。

村晚

颿公非就隱謝子暫行山。暝色隨秋澹。懷情對雨閒。牛羊知日夕。漁釣隔溪還。坐待前峯月。柴扉夜不關。

村曉

雞犬林初曙。藤蘿月尚殘。青楓流翠濕。白露浸風寒。漾漾天如開。微茫氣欲團。所居秋自迥。挂颊試前岩。

齋居　非注在暫園東南數十武久廢

結屋到雲隈。雲深護碧苔。一門千樹合。三逕萬山開。天地觀常靜。詩書抱不廻。曼聲長嘯處。朝夏若值來。

不知人境遠。爲得鳥聲幽。御補門雖設。欣看水自流。雨消三伏暑。樹帶四時秋。抱膝誰能識。悠然寄遠遊。

銘陋眞成室。披帷乃有人。游浚鳴石磵。辭謝挺松身。兒亂風吹峽。苔疎月欲勻。時令物自會。高咏入青旻。

出郭登湖山頂有雨勢　自注山在池州四門外

山郭偏宜曉。盤旋得幾峯。兩峯相湊遠。天地始氤氳。積翠朝能散。平湖雨欲分。因高閒指點。江影劍爲紋。

渡江　自注往河南作

晚日晴初澹。霜風力漸微。舟分南北易。帆認去來非。一水流寒色。千山沒靜暉。浮沈應衛閣。莫若鴈南飛。

七十里鋪

不到汝南路。那知江北扉。計程七十里。共我二三人。主客憐投店。風霜感駐輪。相依猶濁酒。莫漫說艱辛。

六安道中示王子　非注王心齋

雪霽寒仍積。征輿欲闌。莫因山遯迹。不信路艱難。漠漠前條意。行行近遠觀。前途猶共爾。相慰有加餐。

汝寧有念老母不覺泫然　自注是日立春非注時王乾純先生爲汝寧

作客忽殘歲。違親況度年。慈帷依遠夢。官舍獨幽悁。未信勾萌動。方驚鼓角傳。天涯甄葭水。情切倍潸然。

除夕憶諸同好　非注汝學署中

數子傷離別。天涯念德鄰。臨卬方重客。王粲暫依人。對酒思當夜。新詩好近春。年華容易度。意氣遠爲親。

下第後泛舟赤石磯見石刻有鐘干題鐫因步其韻

水落流餘半。秋殘色未凋。偶來忘失意。到此卽深山。句使人親石。烟爲影結鬟。不知喧欲近。呎盞未能還。

友人泛舟至濟山

政在秋冬際。更宜山水閒。因舟得濟勝。觸石可開顏。覽眺情無極。芳菲色帶般。持杯口偶爾。新月待人還。

秋浦　非注去城西南六七十里許

秋浦當秋色。秋殘色更深。爲疑烟是雨。不盡水生林。小艇如行鏡。長天可挂襟。與誰齊蕩漾。逗月棹迴吟。

酬內

三別徒懷玉。十年空上書。那知余骯髒。不盡爾歡歟。安石言相戲。仲卿氣已舒。他山猶覺遠。閨內得毋疏。

負郭

負郭深深巷。蓬門盡掩扉。那知人去遠。翻訝信來非。柳亂情無定。花飛意已微。刀環空見遺。心折未能歸。

舟過方山

江路方峯轉。河流又一航。水容生以曲。山勢繞爲方。四面俱朝爽。千村抱夕陽。古今仍王氣。騷客自滄浪。

十五夜月獨坐

月色四時有。良宵獨以秋。庭空誰與對。坐永自爲幽。萬里無雲氣。中天似水流。偶然驚竹影。客亂發清謳。

十六夜共子相諧從小飲

昨夜月如在。今宵酒更宜。寒光杯自有。素影共爲持。匹棣生千樹。空亭鑒一池。莫辭更欲盡。長此慰秋期。

宣城留別沈眉生諸兄治先諸兄弟

積雨勘高林。留人意自深。二難誰可並。八詠到于今。燕市存軻、漸。關中識布、心。踏歌何處斷。欲別未成音。

應試南都伯宗祖別清溪

逐隊七千士。上書十二年。感懷唯我友。惜別更殷然。劍氣秣陵道。花期九月天。未知秋有色。溪水若流連。

風阻荻港集楊子儀守備幕府清音亭

我以懷人玉。風能贈客過。敢操吳趨曲。而聽鄂中歌。白浪浮脾睨。清音遠籟羅。酒長頻引劍。看樹洗天河。

自注、亭有洗天河處。

繁昌留縣阻風

往來此留縣。風雨獨今朝。江路因秋迥。羈愁以慣消。艤舟深葪柳。沽飲助觀濤。鄉客無端聚。呼同語寂寥。

九月十一日金山寺

天地此江心。浮沈自古今。波光湧出寺。雲氣變爲林。四面帆檣影。一聲鐘磬音。往來何足問。吾意獨高深。

山自江中立。水周寺獨奇。不知曾擾擾。到此卽孤危。秋遠心生淑。觀高世盡卑。登臨如得數。四序總佳時。

虎邱

出郭紛相逐。尋山此獨幽。四周環聚水。百尺坦成邱。石磴平生照。林烟靜欲流。閑觀人自遠。不盡客吟秋。

半塘小飲沈寧符瑞舟中同趙我完白新吳扶九倒

野水平輕岸。空明泝一船。林陰屏人靜。秋氣澹如淵。不盡琴書興。相遺風水連。棹歌何處發。杯酒亦同仙。

虎邱許孟宏王惠常見過信宿

涼風起山曲。二子意何深。到此同禪寂。欣然喜足音。雨餘消暑氣。朋好助文心。何以生虛悟。鐘聲雲外沈。

遊澹石園同諸吳友分韻得奇字　非注西山吳也休家人

首夏陰常積。尋幽入谷宜。乍旌山欲合。踏步路生歧。梵室開金爛。香爐聲鐵奇。不知人境遠。觸石可增思。

主人曾未問。徑捕若相期。慘澹知心苦。經營到眼奇。行廚穿竹盛。清籟接林移。雲族誰相造。遊絲祚酒巵。

亭倣舟楫曲。終臨衆木卑。巡觴招便合。品石喜參差。人靜觀當屋。溪高意滅爲。相看忘辨處。雲自擬峯奇。

碧園　非注在南山

何處遊頻好。碧園更碧園。竹涵秋四季。石照浪千翻。花氣消醉酒。林陰正映門。孟公知客意。風雨更煩喧。

與石居贈吳去塵　試

谷口原留鄭，蘇門亦有登。徑幽松作使，意靜石爲朋。好事憎偏劇，多能理自應。不因時中聖，誰識澹於僧。

至白下周仲恕以新詩寄屬見寄

周子躬耕久，嚶求道不衰。照人猶古道，投我好新詩。白月入牕見，清香擲地知。淮南山固小，吾意在明時。

鎮江留風登北固山

京口迷烟色，芊芊沉一來。停舟不記日，力疾亦登臺。山野如相待，江流去不回。秋心寄杳杳，極望使人哀。昔泊金山寺，今來北固山。登臨如咫尺，迂曲亦間關。步散徐開抱，觀寬欲壯顏。偶忘風力勁，不盡樹聲潺。

遊西山

氣爽偏山曲，因舟濟勝宜。有峯皆笏插，無地不烟疑。宛轉誰營野，芊芊我獨思。秋深天易冥，遲月一帆隨。

湖上逢馮水部給諫兄弟還朝予規以書受焉因復贈此　非注馮公元飆元颺也

寥廓此湖中，相逢偶鉅公。善人能受益，直道恥爲同。瑣固友生意，野王兄弟風。明時君努力，忘我獨窺蓬。

寄嚴印持　諱敏　西湖兼問子岸　諱

自昔風流在，高居靜若禪。會稽十日飲，尚缺一書傳。鶴嘯秋誰問，鵝經老更妍。自注：謂王顧卷公書。過庭應閒筆，魯殿可歸然。

和州

高皇昔肇武，和州初濟師。豈知壯哉縣，遂爾汙爲池。汝潁空連絡，江淮踏鼓鼙。殺人十五萬，莫使聖明知。

江浦

浦城猶未戰，遂有提書聞。不築封京觀，先歌飲至勛。死心甯士卒，生氣實將軍。寄語從戎者，皇恩尚可云。

范異羽先生南中招聚鳴鴂亭得青字

何處可占星，鳴鴂聚此亭。林園不獻夏，風雨更爲青。有客爭能賦，如公恥獨醒。莫辭賢聖意，相對有沈冥。

來說

來說中朝事，鉤連復黨人。世情非反覆，吾道本艱辛。好士誰元禮，狂生漫正平。城門如入告，鞭捷豈威名。

閒口自注時方應試

閒口都城不解兵，鄖抄三月斷。臣辱幾人明，戰氣方酣柴，文場費論評。七千君子士，誰不愧長纓。

已巳冬開事，書之氣尚吞。那知新厝火，又見口營門。丙吉憎先識，平原敢復論。祇餘口口志，有淚注清尊。

出師　自注南兵勛王

直北烽方舉，江東士不驕。主恩誰獨報，戰氣已非朝。卿子猶高會，秦師不禁囂。將軍甘受諫，莫漫且乘幖。

借問羸戎者，云能試父書。可聞司馬法，曾慣習兵車。士鬬令知義，軍行且自徐。謹嘗如蕞貴，先事已成歟。

題黃院壁　自注三場草策完以餘暴書之

自我低眉入，蹉跎二十年。臨文嗟戰蝨，仰屋想飛甍。意氣何堪此，功名況未然。徒憐軍抱足，起視月初圓。

聖主方憂口，諸君正第文。吾能言餌裘，誰遂假風雲。應乘時思艇，歸本絕葦。不知長太息，天遠可什聞。

張爾公自烈自無中赴友人難返歸南京許來言有删選之役　非注友人黃公烈成也

寥落悵張子，衡寒自北還。蒓人曾解思，鉤磯正相關。對酒存卿漸，臨文憶尹、班。王風今未委，遲爾更爲刪。

嘉興聞信

莫問傳來信，言之意轉傷。千人皆失算，聖主正當陽。日月猶如昨，烟雲過已茫。相持杯酒在，清夜若爲狂。

偶憶先朝事，升沈理不殊。萬安移能相，禰達可誅謀。蕩蕩原無黨，悠悠恥學愚。斯民猶直道，莫設假楊朱。

敢以通侯號，居然費論評。丈夫能慕義，聖世忽逃名。袁、郭無朋友，襲、觸有弟兄。吟秋吾自笑，意氣向誰傾。

國事贈張天如溥　虎邱　非注時高僧阿之竹亭予同在焉

寥廓相逢處，金閶氣正秋。誰疑吾道詘，偏繫客心愁。門夙高龍虎，車當避鳳騮。說人天地窄，有北未堪投。

自古論憂患，賢人受獨奇。上官容努力，孟博已殊時。著作當今盛，聲名付後知。吾家麟未絕，肇斷不須疑。

虎邱同仲馭眉生

天涯惟二子，作客偶同時。草木十年臭，烟雲一棹隨。素心留石照，高唱動林枝。不盡深秋色，清尊月夜持。

次韻仲馭將遊黃山留別虎邱

與君十日聚，山色往來中。對字懷相接，論文愧未工。不圖黃海去，猶幸虎邱逢。搔首懷清夢，林聲夜夜同。

雨中過邱天民　民瞻　留飲同陳百史名夏陸履常坦用侵字韻

懷人方命棹，風雨動秋林。路澀臨逢戶，披帷對國琛。酒杯三遞客，漆室四人心。坐久忘深論，城頭暝色侵。

酬湯鳴乎延祚見贈

綠竹夏閑院，鞿繁葉正摧。翛然聞足喜，復此好詩來。白露宜懷抱，清尊注酒杯。知君龍劍在，拂拭爲誰開。

得梅惠連之如書因送王在明都會歸麻城並寄

梅子青來好，王生見復奇。論交逗後笑，因別寄相思。張楚功當並，遊吳道不疑。將毋對杯酒，貽策笑江湄。

留別陳百史西殿　非注在竹亭之西

與子相逢日，吳門秋已淒。紵衣猶未歇，雲石共曾題。射酒楓村暗，孤帆柏日迷。同持尊酒意，深論在巖西。

五十日作客，一千里爲朋。論高非動俗，意澹已宜僧。爾我悲風雅，文章特降升。相期還湖浦，書札墜雲層。

夜飲楊維斗家言別

楊子談經處，頻來醉酒深。共將文字飲，宣此歲寒心。我以遊爲寄，君應道自欽。詰朝問君處，惆悵動陰森。

舟夏

入暑經三伏，舟居已半過。晴陰忘月日，窮窄狎風波。泊港慶容膝，聞聲樹和歌。江天南北迥，飄蕩欲如何。

有懷仲馭

久客懷吾友，天涯近幾人。忠曾犯明主，意獨軫斯民。梅尉逃門卒，陶潛漉葛巾。安時多著述，莫漫擬沈淪。

客裏秋風起荊溪短棹開以茲思呂怨復共醉陶杯二子眞難並三人不遠來空庭當永夕相視各于�things

定生以沈眉生疏草相示

索米長安市差稱待詔臣懷忠必我友羈旅直批鱗貫誼眞先哲離倫恐後身臨風同一讀相對語艱辛

出郭尋烟杳林窮徑轉遥山徐不盡勢谷有自來風王氣留松柏深心倚磬鐘登然知復喜許我亦從容

過周仲馭萬松巷

遐情惟我友暫止亦禪林爲有生徒樂能增道義心陶陶沈月魄謖謖坐風吟不是攢眉客相尋意獨深

城南舟中 非注在梁寶門外

自我來京國蓬門屢昌盈未能齊得失而苦學逢迎倪性無如水忘機敢遊名依然城郭近徒賦濯纓清

前月秦淮夜深懷數子俱情猶狎鷗寐寐串偶學江湖挾策徒工瑟求官未棄繻海蜀知不下秋色隱蓴鱸

自注數子爲定生子方辟疆密之朝宗也

一帶城南色烟雲榜小舟洲分白鷺古樹入赤磯秋上下隨波去東西視陸留鵑爽吾曷敢誠恐遂沈浮

七次書空上今來水作鄰羽觴鵬鷁滿情悅鳥魚親直北烽方舉京南士用賓吾儕誰共濟鑿楫待江津

棲霞寺

覽勝最秋宜空山更發姿石身天巧化林色月參差探藥非吾事扶笻且自隨六朝雲外跡草際臥豐碑

送傅元之如主應嘉北上

送爾燕臺去忘予失路悲那知千里別不盡寸心期言事羞徐樂和歌愧漸離明年春有信惆悵問南枝

酬別李叔則檜西歸

意氣許誰重惟君念友生詩猶言北地家偶寄南京月浸淮亭影楓搖江岸聲不堪聞鴈渡萬里候音征

即事

春官首舉士藉藉語都門過舍今尤異文章道未尊可知緣鄭五上第距公孫寂寞三千士飛揚敢復論

聖主臨軒試諸生破格升風雲眞不偶口舌自誰勝未便俳優畜還來侍從稱豈無懷國士容易受殊恩

自注時新第者還有翰林臺省之擢

王師今報捷賊已敗與安通寇何能熾天威久未殫願言滅朝食然後築京觀文筆知誰健淮西石可刊

自注督師報破賊于瑪瑙山論者皆疑不宜

中使頻年出高牙一日收即看諸節鎮仍繫大長秋壁壘觀應改衣冠氣欲遒歸天知主德扶杖滿郊陬

天子重爰邊中樞著謀傳誰知大司馬虔越漢諸賢三說言猶爾千秋事偶然自佳用由乎秋事無方惟

聖謀今昔語同年

寄侯朝宗

送子北歸日江湖淚茫然草滋今歲碧月憶去秋圓家宅吾如寄烽烟疑處傳何當高李祠賦說梁園

柬姬子方

別子盡帷薄春風柳已絲猶然前歲月獨蹈惠山時世亂聲相逐誰當道自持片帆東下日許我共臨池

閶門林樹出芥茫雨更宜到門猶水泊極目蓋烟疑客有王猷好人原郗子吹揚東如可借誠恐遂棲遲

訪伯宗鑒谷寺

出郭尋烟杳林窮徑轉遥山徐不盡勢谷有自來風王氣留松柏深心倚磬鐘登然知復喜許我亦從容

過周仲馭萬松巷

遐情惟我友暫止亦禪林爲有生徒樂能增道義心陶陶沈月魄謖謖坐風吟不是攢眉客相尋意獨深

城南舟中 非注在梁寶門外

自我來京國蓬門屢昌盈未能齊得失而苦學逢迎倪性無如水忘機敢遊名依然城郭近徒賦濯纓清

前月秦淮夜深懷數子俱情猶狎鷗寐寐串偶學江湖挾策徒工瑟求官未棄繻海蜀知不下秋色隱蓴鱸

自注數子爲定生子方辟疆密之朝宗也

一帶城南色烟雲榜小舟洲分白鷺古樹入赤磯秋上下隨波去東西視陸留鵑爽吾曷敢誠恐遂沈浮

七次書空上今來水作鄰羽觴鵬鷁滿情悅鳥魚親直北烽方舉京南士用賓吾儕誰共濟鑿楫待江津

棲霞寺

覽勝最秋宜空山更發姿石身天巧化林色月參差探藥非吾事扶笻且自隨六朝雲外跡草際臥豐碑

送傅元之如主應嘉北上

送爾燕臺去忘予失路悲那知千里別不盡寸心期言事羞徐樂和歌愧漸離明年春有信惆悵問南枝

酬別李叔則檜西歸

意氣許誰重惟君念友生詩猶言北地家偶寄南京月浸淮亭影楓搖江岸聲不堪聞鴈渡萬里候音征

即事

春官首舉士藉藉語都門過舍今尤異文章道未尊可知緣鄭五上第距公孫寂寞三千士飛揚敢復論

聖主臨軒試諸生破格升風雲眞不偶口舌自誰勝未便俳優畜還來侍從稱豈無懷國士容易受殊恩

自注時新第者還有翰林臺省之擢

王師今報捷賊已敗與安通寇何能熾天威久未殫願言滅朝食然後築京觀文筆知誰健淮西石可刊

自注督師報破賊于瑪瑙山論者皆疑不宜

中使頻年出高牙一日收即看諸節鎮仍繫大長秋壁壘觀應改衣冠氣欲遒歸天知主德扶杖滿郊陬

天子重爰邊中樞著謀傳誰知大司馬虔越漢諸賢三說言猶爾千秋事偶然自佳用由乎秋事無方惟

聖謀今昔語同年

寄侯朝宗

送子北歸日江湖淚茫然草滋今歲碧月憶去秋圓家宅吾如寄烽烟疑處傳何當高李祠賦說梁園

柬姬子方

別子盡帷薄春風柳已絲猶然前歲月獨蹈惠山時世亂聲相逐誰當道自持片帆東下日許我共臨池

答劉浣松明遇

寥落劉明府猶然諸士風友聲勞寤寐被服獨從容白下聲相倚浣溪調復工沿君珠玉握忘我獨纖逢

賈家園同梅惠連

最憐春暮色落日貯晴雲以此荒園鄰能消近市紛行廚穿竹至高坐接芬分共是羈棲客惟親獨有君

送涂德公南吉兼問黃石齋道周先生

昔日陪京裏因風識次公十年懷寤寐九死說從容獄急疑朱建名高得孔融關西豪傑盡竹否許江東

郡郡除前一日伯宗餞酒時予將欲移家

作客忽云暮唯君意獨親萬方悲戰伐吾道感風塵衡宇求相望盤飧愧屢陳明朝容易度莫訝歲華新

四日同伯宗公儼與父子相過相公墩

湖心昔寂寞喜過必吾曹此日能乘興逢僧即遠招晴吹生戶牖積雪隱林皋爲讀十年咏題詩愧綵毫

自注予十年以來題詩此處者最多

我友相尋至荒風生野烟未知能免俗不是愛逃禪客鄰須身歷波濤想目前因談風雪事興盡欲潛然

自注夏月則湖水盈漫

一墩通猶寐甘藏狎招尋不記登臨數甯知歲月侵瓜茶捐禮俗鎔鼎盡朋簪翻笑攢眉客何能損道心

寄懷大司寇鄭羊嶽先生

自與鄭公別三年又復過履聲留屧蹀詩詠想礎磨道以成功退憂因被事多將毋念牧叟空抱切雲峨

海內論前輩如公更幾人四朝名節在三遷物華新入夢數多皇遂荒笑貧有心吳季札觀樂向誰陳

送方爾止文赴安慮蔡憲副之招

淝水勤分袂非茲草色暄上游方用武傳檄必高文豈即依劉表應知借陸雲亂離如有賦江北總難聞

北望

北望悲燕薊多愁感玉仁風猶天有意河竭地無津死者益如國人猶火益薪詩書難可信雲漢嗤遺民

自注所殺日風變天地爲冥而運河適枯竭

聞說雒瀍破數天淚可彈人成思厚澤世不幸多艱上相言猶誕中樞位獨安秦公何寂寞能不付長歎

聖主真堯舜憂時試稷契不因恩浩蕩那識技隨讒華射誰能用妖氛未可殫敢疑世聖道天祚實人肝

河北人相食江東米若珠邸抄一月斷烽火四方俱泛宅難言智移山敢學愚傷心天下事身獨寄孤蘆

江寧鎮旅舍與鮑昱殊論詩

蔓冬投野店況復歲秋吟濁酒寒燈使高山流水心相輕原自古大雅到于今明遠知還在忘予感歎深

近事示姪子相

近事何限悲來喜亦因方興占白水未滅恨紅巾司隸猶思漢先生恥帝秦敢憐奇偉狀冀密抱江濱

否泰何曾定元黃又復爭皆臣心不競漢相氣先盈我亦生三戶誰能復二京未知同穴窟便可望昇平

離道江南樂難瞻薊北庭山河非故國涕淚杳新亭爲見除書目殊多帶礪銘毋令透海士不廁小朝廷

主死難爲利天功未可貪何人謀曲突各自冒朝簪猶憚延年婁誰懷建武甄于今偏寂寂翟燕喜東南

羣盜開西走強口又北屯烽烟連朔漠風雨泣陵園難用如回紇知兵必柳渾基公矜勝算吾意折雞門

爲數中興業還須簡易風君臣曾握手將相必和衷陸賈徒工策宋昌已第功豈開唯我友封事意能同

郡中示與父

八月來居邑秋風已颯然鄒深宗國恨恥附渡江賢假子猶承學嘲余亦守玄東皋收未熟相對不逢年

贈智無疑賢

太邱獄可待朱建跡難明不信覓鉤黨誰猶仗友生關西傑已盡江左子知名無數風塵色淒涼滿帝京

蕉湖別吳起之元來時爲其兄和受甘草給諫請歸歸

水落江流寂皋亭葉下紛帆歸差陣鴈飲別寄停雲抗節猶難弟懷憂有衛君天涯存縞紵惆悵掉頭分

贈體中通和上人用彭禹峯而遜韻

非注體中後以同樓山兄先生起義沒于陣非爲之立傳彭、鄧州人時避亂于孜菜里

吾道本艱辛相逢慨上人林開翻貝葉爺經問花津入社眞多事逃禪亦有鄰至今圖繪在三笑爲誰陳

莫道

莫道南京事臨風淚欲絲東宮推邸獄故劍棄微時采女須千數酬星可一虧滿朝甘戮辱天厭豈能支

前星杳渺事日月蔽精英抗義靖南疏興師左鎮兵誰云爭順逆遂以出降迎自古江東恨無如此日并

自注靖南侯黃得功上疏爭東宮平賊鎮舉兵以此爲名

屈指今五月垂衣恆一年難追航海事方撰編華篇自昔論成敗所居視佞賢可憐天塹狹佳麗盡裘延

閱看處堂喜眞稱樂國狂人猶穀李范運不及齊梁淑質臨春閣悲涼石子岡只餘諸葛恨頭血濺淮揚

自注猶殺周仲馭、出介公而史道鄰死揚州

爲獄興亡易居然似贈搖沙邱疑射股鄧塢定然臍悵望鍾陵色遺條蘸水西赭山雖突兀難可擬雁羣

近事最悲辛存發未可陳皇綱數百載輕挪兩三人末世多王、謝空言亦遠、巡吾生雖寂寂心睇大江濱

課童子理蔬圃

居本絕城市性復愛田園有奴勤作力相對但忘言肉食效已覩畦蔬意自存何方終學圃兵警到前村

瓜架

每念晉門事方慙白下冠國家猶益弈名利總浮雲掇擾風塵隔垂垂雖落分衙前宜對此散髮坐斜曛

又題泥滑壁非注在城南九十里

離亂到于今江南又陸沈各懷家國恨不變死生心好整偏能猶提戈亦解吟他年銘勒事一笑此岑陰

非注在城南九十里蓋有從泥滑寄家人永訣書集中不載非編入仁至錄

樓山堂集第二十五卷

詩

七言律

杉山寺

杉山山寺萬山開。步裏曾經幾度來。雲外僧居天外寺。雨中花散石中臺。茗香此日同清磬。詩句他年照綠苔。不索空門煩信宿。誰令身世絕塵埃。

重陽風雨飲伯宗叢亭

劉家亭子屋之隅。風雨開樽意獨殊。已裹花時逢獨醉。還同竹裏催行廚。青天海莽頒笳至。黃葉道疎喜客俱。亦解閉門佳節度。長房何用更壺奴。

明日同諸子飲丁介之齋中次韻

路穿獪碕幾山盤。三日危勢漸覺安。天盡楚江微有色。雲連汝水似爲瀾。馬踏蹀躞消餘疲。鴈磧依稀動晚寒。疎樹碧沙容隱處。投居欲作故鄉看。

光州公廨有林亭竹石吳使君留飲移日

風雨連途此暫閑。公庭亦復有林巒。旅中看竹如逢故。花裏銜杯且破顏。酒自引人行勝地。亭如留客坐深山。城頭暝色垂垂落。無數黃雲點石斑。

蠟梅白注王夜雪衙舍

客裏多愁未見梅。還驚忽喜此花開。寒香不妒秋雛早。冷蕊曾經臘雪來。魂夢只須依夜月。顏容莫認謾春枝。枝枝欲向人前語。贏得閒亭宦舍栽。

觀閣有詩應來到。懨郵欲折記曾非。生來不識東風恨。坐對還須喜事違。解辮彼同騎客醉。垂枝猶帶美人肥。明朝已報迎春早。臉盡芳名忽未歸。

高居迴絕紫微開。別啟林亭離市閭。城上翠微通遠色。湖頭綠影自成斑。鴻苞黃石誰能器。碧樹青蘿好掩關。亦解避喧非避世。誰云心隱是東山。

五日觀伎賦得紅蜀葵栽石榴花

數幅綃紋翦絳紗。輕雲一片綰朝霞。不應徵出凌波步。那倩爭看滿樹花。馬上透開千朵艷。榴中原佩七還砂。早知絕豔欺凡種。誰使安南被漢撻。

聞口口有感

附牌深宮久槃思。邊西征戍十年遲。甘泉此日傳烽近。畫閣何人肖貌宜。秦世至今迷鹿馬。周郊無士應熊羆。可憐四海和同甚。謀國曾稱譬朕師。

一從宣寺任寬場。賜劍年年說尚方。天上出車非召虎。人間誦德盡金瑣。敢云下策徒三表。未許乘機似五王。極目搶攘何日息。深山不禁意如狂。

練潭自注在桐城

霧含斜日影相參。別有幽光護練潭。指顧平沙天欲暮。依稀遙嶼氣成嵐。迴環林海知前徑。入望凝稠可脫驂。野店偶忘身在客。卻疑風物是江南。

同王公儀兄弟宿南梅心驛

風沙吹合畫常陰。塞雨橫窗入暮深。客夢一身隨遠路。旅情十日動微吟。狎前醉舞消簪滴。夜半茶聲續漏沈。何處天涯非逆旅。對牀贏得此梅心。

淮泥

古道驅車路欲賒。川原晴色淨風沙。零殘影散山山曲。霞落光含樹樹衙。天入遠空無地接。望回鄉國有烟遮。循谿不解穿林出。笑指茅簷日已斜。

自亳州道中至固始境上

路穿獪碕幾山盤。三日危勢漸覺安。天盡楚江微有色。雲連汝水似爲瀾。馬踏蹀躞消餘疲。鴈磧依稀動晚寒。疎樹碧沙容隱處。投居欲作故鄉看。

光州公廨有林亭竹石吳使君留飲移日

風雨連途此暫閑。公庭亦復有林巒。旅中看竹如逢故。花裏銜杯且破顏。酒自引人行勝地。亭如留客坐深山。城頭暝色垂垂落。無數黃雲點石斑。

蠟梅白注王夜雪衙舍

客裏多愁未見梅。還驚忽喜此花開。寒香不妒秋雛早。冷蕊曾經臘雪來。魂夢只須依夜月。顏容莫認謾春枝。枝枝欲向人前語。贏得閒亭宦舍栽。

觀閣有詩應來到。懨郵欲折記曾非。生來不識東風恨。坐對還須喜事違。解辮彼同騎客醉。垂枝猶帶美人肥。明朝已報迎春早。臉盡芳名忽未歸。

汝寧詠雪用蘇長公韻

昨夜寒風落玉纔。庭清如深使君嚴。夜爐蒸靄銷無草。冷蕊思回水著鹽。梁客賦章曾競色。吳門練馬共攀髯。勞勞亭前百尺雲。雙娥指點錦溝萬筠尖。

銀海翻波旋沒鷗。栽來鮫室幾千車。虛疑瓦窟仙人鼠。好事茗烹玉女花。絕塞使臣旌護節。空山高士臥蘆家。請君一夜梅岑亂。強賦珊瑚萬萬又。

李達自燕中歸傅滕陽驛方李兩御史就逮題壁詩讀之愴然李感和二首因步其韻 自注方被

子李思親

讀禪新詩倍惻情。舊年聞詔已吞聲。豈知御史應鵬志。化作鄒亭鳳雨鳴。豺道秪今塗赤豽。牛衣自古笑虺生。浪從草野揮雙淚。焚視衙前又未成。

申徒免論自超然。喬梓何慚日月懸。感事和詩惟好友。過亭題壁共三賢。因思厲夜空求火。莫以偽裘可廢箴。自古平時皆蜀道。此身無那未遷禪。

閒報

聞說眞人自代來。七年日月幸重開。趙高已失秦廷馬。虞埃猶憐文似無。人鳥長笑山中甕酒杯。

滿地冠裳共祝年。豁呼猶幸未盈千。那知殿角台三鴈。遂有龍飛自九淵。錫土恩兒徒自貴。敝衣乞鴈可能穿。眼前翻覆應先識。殽有朱丹質可憐。

自注往劉瑾下獄。乞舊衣遮體。時有稱魏九千歲者。

九月十一日生辰

嗟我虛生忽此辰。每逢初度感風塵。十年青眼　惟友。九日黃花當徇親。任俠季心終以氣。長歌原遠不羣貨。明時痛哭眞多事。抱膝如今只幾人。

示緒侄子和

春深花發氣如嘘。鳥亦嚶鳴喜得雛。至願有三山水友。絕人無一字詩文。浩歌何處彈長鋏。奇服空能冠切雲。政謂火攻猶下策。年華容易愧諸君。

邸中夜雨聽詹劉二子文 自注詹振劉城

河外寒烟日夜重。城頭暝色接笄分。不嫌作客三更雨。恐聽空齋二子文。燈影淨開秋水練。庭階滴碎翠微雲。旅懷似病濕誰發。湯勢還從枕上聞。

旅夜看吳軸傳奇是沈青霞錄事未句深有感于開氏

生平愛說沈青霞。孤憤長鳴一劍斜。旅夜無聊翻雜劇。逢場作戲豈虛詩。偶然燈火覘雙髻。寫與悲歌和勝兒。名士東南吾已盡。歸來曾酒細相評。

楊龍友文總集兩花臺廿詠

城南九月盡秋妍。客裏招攜九日前。西獨校書能壓坐。山陰名士半逋禪。寄天未雪開幃早。古寺花開雨

兄弟登高少雙人。爲憐晴色亦艱辛。三秋蝸角猶爭戰。七子延州絕比倫。入夢可知懷小謝。並觀今復見

諸荀。湖墩、齊鏡、顧箱、郝笑參軍定此段。

非注。筠、篆、篋、履、嵇、廷幹、遇七子也。

湖上書懷 正月二十九日非注池州作

湖上相從十四年。每來秋色與兼妍。大經竹箕潮浮閣。高興夷猶棹遠天。憶與一公交世外。至今雙樹植庭前。可憐青鬢長如此。爲聽鐘聲發曉眠。自注一公指鐘公也。

吳孟醇番孟見過

輕風野外散氤氳。湖上荼茫色未分。我自水鄉來悅性。那能俗舍學雕文。有鑒黃鳥猶呼友。何意詩運政似君。爲少遠公開一榻。曾無閑卻御度羣。

三山舟晚遇風 九月初三日

暝色空江首自搔。西風濁浪拍船篙。三山似與流俱去。雙槳平隨岸影高。鬢度秋殘悲木葉。慣從日落駭波濤。長蘆淺港深深泊。旅夜徒驚夢裏勞。

虎邱社集

驚看象緯動禪林。名士東南此盍簪。金谷、蘭亭、詩酒氣。紵衣縞帶結交心。投羊若水堪差古。成市華陰偶見今。歷國未如吳季札。天涯鄰德敢浮沈。

閶門舟中菩亭二杜駿徵麟徵集朱宗遠顧周勒卣立助楊維斗廷樞張草臣溥朱鯤子隗李仲木檜陳臥子子龍張友鴻一鶚吳扶九宬沈聖符應瑞彭燕又賓諸子

月滿高城酒泊航。雲開寶炬耀金閶。弟兄喜遘欣同侯。少長機雲狎主觴。角技數公同戲洛。壯遊千里不齋糧。明時敢號高陽侶。贏得沿洄夜未央。

杭州諸子集同李源常宮西湖共泛 十月初四日

十月湖光欲盡秋。相逢良友共相求。一船酒載仙呼客。兩岸人同鏡裏遊。菱杪綴紋風自逆。柳梢黛色月能留。滄浪有曲君休聽。未信晴波可濯鷗。

憶劉伯宗父子

舟行念爾每深居。稽葉空階著雙書。二劉姓字偏從俗。一代文章敢側余。染月覓人疑有夢。秋風歸鄧不因魚。蟹肥酒熟知誰對。肯令趙庭日夕虛。

寄諸從

延陵七子舊知名。秋色偏憐旅客情。九日登高應共念。三都著雒問誰成。印須好友俱難並。到處逢人說勝兄。名士東南吾已盡。歸來曾酒細相評。

楊龍友文總集兩花臺廿詠

城南九月盡秋妍。客裏招攜九日前。西獨校書能壓坐。山陰名士半逋禪。寄天未雪開幃早。古寺花開雨

作泉莫以更深頻剔燭心期常共塔燈縣

萬程去聞喜吳時可至

谷口春雲杳縞思何惜高屋許棲遲登堂周子欣親在對宇馮公幸爾宜初見蹉然生遠韻深譚不禁半憂時古今懷抱尋常事雅道無須兩命兒

贈吳子含去非兄弟

曾從聲聞許交懽相見頎然值勝冠敢謂仲來開有徑卻疑方病自爲難人生闕族心偏逼客到高園又亦寒積雨如山忘旅切沼新文思若奔瀾

邱園 非注在商山

四月桐陰影欲流草堂客聚藹清悠素心周閱非緣飲消夏林亭卻勝秋非局靜談隨手置鐘聲閒接隔鄰幽一時名士山陰侶姓字何須祓事留

將去吳門方密之贈詩書扇答此

去歲相逢醳賦秋悲君明月暗中投可堪擊筑常燕市爲復呼仙酌酒樓縞帶紵衣行次有來舍背李握稅騑世路即今成反覆孤篷中能得幾朋儔

中留孤帆遥指隨天闊心折江聲日夜流

九日項氏兄弟集同朱雲子錢吉士遊上方山至山足遊人萬衆舟不能進夜月反

宜興訪陳定生

西風放棹大江南秋色蒼蒼到可探我以懷人周水國君應謝客拾山嵐荆溪明月勤生夢虎阜閒雲待

棹雲子趣予共作

佳時從俗到人間此日追隨也自閑大野誰知花寂寞疎林不盡景幽艱千帆遥月能消酒雙鬢逗舟米到山好事與君同句就古來嘲笑代爲删

與雲子吉士泛舟橫塘過君和宅未登

秋深野色靜相尋舟過橫塘氣已森杯酒離花山水國文章朋友弟昆心裘新慚愧屈公宅抱膝高稱梁甫吟試問同來今二仲可曾時月共登臨

寄懷嶰天如

秋風裏上憶張衡京國東西賦可成故諫羣儒紛虎觀暫施絳帳集鴞聲三年顏色時窺夢九月魚書未報琅假我旅遊寥閣藪自慙筆札受虛名

宿靈隱同舒芑孫沈嘏劉吳時可羽吉分之字

遊山夢久到山遲情勝于今一共之竹下尋僧方日落澗西覓路到烟疑自然石勢飛來似不盡霜林若後差紅樹白雲隨俗好聞鐘何用獨攀眉

澗西

竹林窈窕徑通幽接竹爲溝水倒流僧視萬峯藏几席人來十月際冬秋雲嵐莫管尋常事江海徵君最上頭 徵君昨夜湖中聽歌舞心從此地觸虛舟

飛來峯

海嶠何年飛未逗奇峯洗落到人間生憎佛髻傷天巧猶喜楓多點石斑紅樹遠連施絳幔晚烟低結亂青鬟那知五嶽交胸抱到此偏憐世外山

春興

十載秦川走鞚多封狐一夕渡黃河青天風雨驚吹角赤地波濤踏洗戈何處有鼙馴海宴唯聞哀鴻長陵烽燧泣亡羊千年王氣猶鍾漢一炬桑田已朝歌可憐來稍生刀戟引首樓船可奈何

人間賈卜豈王郎節制何人控鳳陽溜上將軍騙鶩鶩長陵烽燧泣亡羊千年王氣猶鍾漢一炬桑田已變滄近讀詔書深罪己亲纓空拭淚如滂

廬江郭道已成塵舒六桐潛失所親原野縱橫彌白骨乾坤慘澹半黃巾載嬰刼妊悲三邑弔死扶傷過一春我亦山中風雨夜側身不禁意艱辛

津吏沿江日夜催白門飛遞恠戎牌已知邑屋無烟火猶覺樓船暫酒杯一刀聲援矜迅速三旬賊去故徘徊渡師枕上空聞告誰道官兵甚賊來

蘇州開府擁旄麾千里舳艫蔽水湄莫漫有烏占楚蓼誰云健鬬屬吳兒魚龍舟楫偵頻斷草木旌旄暝亦疑朝上捷書鄰夕警中原何怪盡滇池

縞衣持斧浦秋霜枉被冠疑短後髮屬有長江限皖國不然無地縮池陽烏盜計虛先薪木雀舫追隨作戰場共道好官民倘賊負戈何以氣飛揚

備兵使者建高牙十載江南吏是家三窟但工江上下二毛敢問賊參差羽書深宰無逢口鼓角殷聲早徹衙何事干戈妨宦達爭如肉食老京華

江城三月盡啼鴂忽聽傳呼亂突庋但問金錢到廚傳何曾玉貌說先生廣文客帑帑公子乘船好避兵北望烟塵何日息已知皇路礙躬耕

答江夏劉濟甫 數仁

我昔觀詩暎楚風君今有句秀羣中自來逸氣推公幹敢謂知名到孔融烽火歲連書未斷芙蓉江隔意常通隆中莫漫閒相許獨恐淮南桂已叢

寓梅里贈劉輿父 非注今爲一鳴華

幾度來遊幾寓居春風窈窕況花初殷勤不用先縣榻即次何能暫授裾多壘四方猶獨酲高樓百尺敢詩予聖明旹旰須才急應見飛揚誦子虛

寄仲馭茅山

春雲天外或飛鴻念爾茆峯定幾同世淺入山稱宰相卻憐學道本英雄三年駟鹿癡煙夢九死救麟付

塞翁側席近聞明主詔可付國士問江東。

東陳臥子

遥懷天際誦平文。湖海名高自不羣。大雅幾人能更作。雲間今復得如君。綢繆河上憐同調。奇偉孤中敢獨分。命駕已慚秋欲近。翠微搔絕大江雲。

寄萬茂先時華陳士業宏緒

寥落秋雲江上孤。猶然僑胙滯孤廬。楚人未得城酬玉。鮫客空揮淚是珠。待詔近聞推賈誼。著書竹否學相如。同時我欲塡東去。不是疎狂號酒徒。

南太宰鄭平嶽先生謫官不得暫歸里中時將赴內召因贈

黃髮清朝近已稀。主恩偏惜老臣歸。久疑八座留南國。未見三台髮少微。天意已知憂聖世。蒼生不願說先幾。即今言事多徐樂。應笑達時獨布衣。

丁丑元旦

聖主垂衣正十年。陽回玉歷慶同天。遥瞻象緯皆褰極。政詔文明尚在田。此日寒秋誰有食。何人炎漢擅師傳。只今白虎紛綸甚。應訝揚雄獨守元。

莫以明時感歲華。優閒直復談農家。尊前獨酌頻浮柏。道上公車等職蝸。羣盜東西方掃掠。甘陵南北可萌芽。蕭蕭誰解盧陽泰。慨屋後寒梅已放花。

羅季先尚甲載酒招伎自五雲卷至齊山同劉伯宗王公儆

出郭青蘿十里鋪。林烟深處好攜壺。一時良友皆情勝。五月登高興不孤。紅粉可知香積意。白雲長爲翠微圖。遊山歲歲疑山路。著屐相扶日已晡。

首夏尋山山更奇。因乎最壑失朱明。幾多滅沒碑題斷。到處銘鐫石勢迎。感慨已忘遊跡遍。芬芘猶見塹雲輕。也知眺覽情何極。相送長堤柳色傾。

答姚雨若見贈

丹山秋色酒浮黃。客裏銜杯盡辟彊。誰笑得官無口吞。敢云遊俗有文章。衰來國族星應動。人自羈遊夜未央。澡濯翳然君獨勝。何當四本挹穠康。

吳日生昌招同楊維斗夜飲酒間論事有感

滑夜招攜更幾人。一庭寒月敵城圍。同時恤緯心原素。卜宅開竒意自恒。蘧廬孟公秋入輒。尚平揚子草玄頻。鄉酒闌珠閒文章事。敢謂吾衰尚有陳。

酬湯友僧朝雨見憶山齋

山中寒色竹亭深。淫滿虛窗翠欲沈。翥筆未能生氣象。懷人偏爲動陰森。月明夜永空疑夢。雨勢朝沿好助吟。有友如君時見憶。投來清句又高林。

陸履當坦招飲西郊草堂其尊人子垂先生出所藏古硯見示

一竿郊外客前陳。顧我登堂喜拜親。負郭無田猶自勝。傳家有硯未爲貧。秋前氣象宜高隱。醉裏經綸正中旬。德鄰試問同來王筆札。相聞溫儿獨陳遵。

懷朱雲子用前韻

我懷大雅向誰陳。與子風流氣獨親。得意未逢人異代。長卿徒抱璧爲貧。客星武阜誰千象。秋水山塘卽近鄰。新月遲來爭賦就。敢云古道有同遵。

蔣赤臣之枝舟中用流字

蘇州好景古蓬邱。羈客相隨擁檝遊。共有清尊消落葉。幾多度曲入扁舟。一時名士歸吳國。八月黃花報暮秋。淚倒不知誰去住。憑將詩句贈風流。

自注赤臣從徐州歸洞庭。時于燈下看菊。

次韻顧子方飲庞邱寓中

積葉空堦翠滿庭。猶于簪際辨峯青。相思輒過門無字。作賦同登地有靈。幾度殘秋偏在客。偶然醉酒敢邀星。只今沈冥紛紛甚。與爾羈遊恥共醒。

次韻子方卽事

老大詩人漫有情。偶然投佩狎鷗盟。風塵莫問張羅曲。閒閣羞傳折柳行。冰管可堪殘月散。榴裙不共曉雲輕。越溪寂寞無消息。誰爲乘舟逐范卿。

李仲木舟中集同諸子分波字

錦帆簫鼓曲聲和。入暮微風水欲波。公子爽門能好客。故人旌市共悲歌。燈前翠袖司觴唐。醉後紈楓解色酡。不爲酒杯澆壘塊。吳鉤竹得幾迴過。

楊龍友月夜過訪投贈詩扇并言寇變 零露日

山寺秋殘客思闌。君移蹤跡破烟寒。揚來懷袖投珠玉。猶爲文章惜羽翰。旅夜故人多歎息。中原羣盜況江干。相逢不盡澄清意。明日無忘石上看。

施平度送菊有序

平度僑將略。予往訪之。出水戰圖相示。又引觀其蓺菊。因言居常明時。竹樹菊二十年。多至三百餘種。今以應聘至吳。不能見當年之盛。然亦有可觀者。因惠數本。作此謝之。

山墟秋色問誰移。好事竹間海上時。不盡風雲生筆陣。猶然霜氣寄離枝。菊荷寨外知君志。鵝鴨圖中卻我師。若使烽烟消澤國。青門莫訝菊花遲。

答張草臣

知君竹嘯大吳風。可與人間佈穀同。不道三都出僮奴。漫疑四本是稽公。梅梢竹屋因山靜。投贈徽音比玉攻。爲我蒹葭懷遠尺。何如卜日醉丹楓。

許孟宏元博招飲因觀其藏書令子孝酌侍在坐

多君絕麗擬班張、欲我花時氣益新。已羨謳吟多風雅、因嗟絕學自齗亡。主人不用先投轄、羅客何須獻東羊。共愧夜深渠解事、曹家猶富石爲倉。

次韻那孟貞昉見訪

偶來吳國抱禪關、有客秋吟夜到山。觀樂無譏鄒以下、論詩斷自魏初還。友聲佩渭君如昔、大道秦簫我未删。強欲和詩書所見、紛紛脫葉點青斑。

次韻顏方平同周仲恕張天如孫孟朴沈聖符吳扶九掘六見訪

相看箱色盡吳中、非歎黍離已降風。思雖弟兄時聚散、誅求文字等窮通。幸遭聖世寬鉤黨、忍說諸生號小東。卻有先疑如我友、爲傷珍瘁是虛空。

連年兵燹四郊通、游子深秋似遠鴻。滅則不聞今日事、班荊猶見古人風。同來道故非看竹、與共開吟自播桐。若道天涯無咫尺、相逢莫漫賦飄蓬。

彭殷源雅集西巖將有閩宕之行

謝從雲外問天台、情勝人孫湘水來。已羨遊航盈橘柚、何當經旅卜鄰枚。風搖病葉飛偏急、酒散寒香綫猶裁。此去定攜孫綽賦、赤城霞色雞時開。

黃心甫自無錫貽贈二詩予過錫山不值因次韻答之兼致諸友

爾從無錫付桓譚、投我新詩箱色酣。豈有知音須後代、卻疑過鄭在江南。東行誰識人蘧宿、望氣何如客舍談。此去定攜孫綽賦、赤城霞色雞時開。

同劉與父登郡樓有感賦贈

幾見江涯戰未休、久來羈客倚登樓。靈光似爾偏能賦、漆室何人肯共愁。天地滿前生幾劫、風塵遊處悶蕭索、不是愎頑強自投。

遊橫山寺 有序

橫山者、去予家十五里、奇峯疊嶂、拒日概寡、比之九華、尤爲特秀。以處僻隅、卒鮮遊涉。故山名不著。山之麓、又有峭壁千尋、環帶五里、而寺居其中。山之下、長川奔浪、出沒蛟龍。上則松柏參橫、香霧雲氣、耳目所及、盡東南之盛壞。而閱經之逸勝也。予少時嘗讀書其間、欲記述之而未逮。今春偶來、爲作是詩。

不到橫山十七年、疇昔樹尚依然。人間足跡誰曾問、世上圖經偶來傳。峯落天如開齒齧、流奔石亦舞蜿蜒。哀猿野鶴時相喚、心折幽棲世外緣。

周方伯孟嚴泰峙先生夫人雙壽先生仲叔膳部之曾大人也

廿宋何處不成陰、歌向東山又見今。宏景楊香清萬本、麻姑峯近蹊千尋。曾前設燭光生髮、坐上雲怡喜到吟。共說寶方酒夫孔如先生友人密之其家嗣也

贈尚寶方酒夫孔如先生友人密之其家嗣也

一時折節盡公卿、有客探懷刺未輕。忘勢古人存至性、交歡國士愧虛名。文章安樂眞堪鄙、烽火江淮益處清。似我書生偏煩惜、況聞賊騎擾陪京。

贈金天樞光祿侍御四月二十五日作

冠蓋京華盛豎班、何人抗疏御身還。天山使者曾埋骨、殿上孤臣敢犯顏。直道何須吳市卒、憂時莫羨謝公山。清風暫被長干曲、北斗崇崇得已賜環。

送孫碩膚計部赴武選內詔

白下司空浦縞君、中樞徵徼復如雲。新揮羽扇元才子、風著鴻袍盛大文。安擾只今談笑辦、盤桓猶見古人風。同來道故非看竹、與共開吟自此間。

贈孫克咸 臨

近讀孫郎白下詩、風流不異鄴中時。故園憔悴猶兵火、旅寓蕭條但酒巵。著就爲君輕倚頓、抱憂忘我似支離。江東兄弟推誰勝、明月秦淮好自持。

將往無錫答方爾止詩言別

有客乘船下錫山、白雲行酒駐離顏。那知道德文章盛、不盡歡歌感慨閒。遊倦似予何足倚、才多如爾未應閒。請看南北烽烟日、誰占文星庇豹關。

同子方避暑舟中即事 六月大癸巳

廣亭日赤人難坐、涯閣風多舟最宜。移來一榻猶書卷、況有雙鬟對酒巵。岐枝水波疑雨濺、穿林散色與雲迷。洽浪有曲君休聽、鼓檝江南未有詩。

周勒卣楊龍友集子方兼山堂分得十四寒 初四日

七月青林烈日團、高堂客聚亦生寒。偶然澤國琴樽共、遂作龍津氣象看。雅道定知飄谷蔚、老成今復見波瀾。相期莫訝吾曹在、赤白何人倒探丸。

答黃心甫

清風盡日被陴菩、暑日霜飛到酒杯。雅澹滿思誰並勝、沈雄絕詣我非才。共驚元有陳遵坐、自失應從叔度來。十五國風堪可遍、願知閉戶獨精裁。

胡修虛學博手錄經開集同子方及同官陸孟堯

一竿高閣散埃蒸、秋入行廚坐欲澄。不道守令神淑宴、還猶投轄氣激陵。國中難和原推楚、季子無譏未至僧。誰謂盤清除苔淺、授經應已卜飛騰。

陳伯符盡次尾子方對吟園各走筆書此 七月二十九日

誰將寸管庇頭華、寫我雙吟對被園。不貧詩卷留天地、可使眉心愧丈夫。一邱一壑莫須羞、爲馬爲牛祇任呼。挂此高堂應共笑、兩人吐出心肝無。

秋興

天容何處不淒留客悟梁溪已半秋遊子自驚時序變野人偏切廟廊憂但聞道意歷朝簡未見長纓口頭猶有廬堂同好友牢騷猶賴酒杯浮

服風前蕨薇三嘆此日中原蓋寇雞翊新開丞相府將軍蒋戴惠文冠徧聞漢世爰勤詔豈爲脩人口舌官四海何知醜聖主草茅空欲自修翰

十年日月荷重離倚億先朝警陛師義士九原甘鎖伏忠公一夕盡山移南京鯨鱷波猶動東國麒麟道未衰政好誅鉏勤戮力敢言刺舌是明時

聞道諸生七百徐同時上國被微書漢家可有神明待郡將何如守邸居未必通經窮宜買客教言事類

莊徐臨風爲嘆宜城疏江夏遺書獨啟予

涼風早已散蒸埃閉戸開愁轉自催近報雲中謀款口久聞江北泣遺孩吳門紙貴逢心去京口蝗飛撲面來世事只今誰可問高牙無恙日徘徊

漢武憂邊重建威兼材難復假翁歸禁民挾矢須吾對比士精騎認廣非緩帶自能堪敵愾投壺曾說破堅圍禁中若肯推張仲能筆欣從短後衣

東京名士盛如林鉤黨猶明九死心結社只今多尾續臨文無賦感秋吟通郡誰沒禰衡剌下邑爭分鉤子金莫訝蓬蒿偏脊盡江南元自有朋簪

鬼林織月蛆蛆靜拂枕徵颺窈窈輕作客不知家近遠旅情此去晉湘歸權急江天悽絶鴈來聲

贈馬君常世奇太史奉使勅論三藩國

天子飄然謫子虛同時不意得相如豈無論敏通巴蜀已自橫經拉石渠雙劍氣收門下士一星光傍使臣車東平卽有賢王在漢法難求太史書

過義興贈陳定生

河上林端望物華上卿門第翠交加開軒似爾皆爲幄作客何人友是家感事已知忘爲雀傳經應復謹雲霞庭前不盡紛紛下笑指階清更幾花

答蔣韋人偉見訪定生家有贈

蔣生當年豈醉徒重君今日復投珠却慙高論輕曹李莫訝盧謀問魯儒吳飲紹川豪士何人近幸有同心調未孤

武進馬培原嘉植明府見顧并招飲予以半夜去未報謂復貽此

漫道河陽縣有花毗陵今復擁雲霞心勞撫字餘三載政頗神明邁萬家安邑風清真自勝臨邛客過莫相譁于今漢相推循吏取次門前好護沙

開口憶劉伯宗雅中十一月二十八日作

念爾爲儒恥附聲問時應旭老先生爭談世務輸三子久荅鴻文抱二京玉貌何人能御敵義渠難用莫

言兵漢家卽使神明待敢謂難居賈盛名

和興文感事

聖人七月召平臺嗟咄曾疑口口來誰料口口不大舉卽君關檻已全摧蜜山海眞成戲政府中樞莫定猶三輔近爲戎馬窟燕臺何日息烽埃

聞道三河大蔓口嬰城不問寺人呼殿師已失夙沙衛堅壁難書周亞夫北道主人誰足恃東偏孟盛況多虞上方宮盛年年出未見何曾卜楚烏

口口口口苦無口河洛關殽盛戒嚴九死犯顏曾繼盛一身捍國想子誰豈無庾戎樞臣法屬有東苑大將古若使用兵當下策口口何日可成殲

燕山雪色未全凝口口中宵處處興非夜可馳五百里烽烟無恙十三陵通津南北咽喉繫居塞東西羽檄騰何以至尊憂莫解誰如介子獨稱能

商都司馬赤幘馳皖上中丞夜濟師朝士云誰能辦此平原不識作何爲山前山後騎充斥河北河南賊號窺洗甲乾坤知有日草廬空復抱艱危

方龍臺試有傳濟南已破者正月二十九日

試科何事從戎使者持衡節戰功豈謂秀才殷狂嗣卻逢化俗蜀文翁國家道長尊經術口口天口急轉攻見說藩封今已陷空聞十二有山東

自注時學使爲山陰楚畹金公

詩曰嵩少禹宗惠副五十詩辭韞藻之尊人也

海上何人進巻扈風流原自治兵時東齊大國澄安堵南部天卿舊有司老笑平津初上第心如邊玉正知非趨庭已賦靈光殿閒筆陶然醉假泥

是干舟中東應試諸子

小艇城南雨後涼暫拋書卷濯滄浪橹聲曉集漁人網塔火宵攝水面光幾處烽烟餘澤國莫言文字老名場聞將一曲瀟湘意好爲諸君夢帝鄉

大雨臥赤石磯舟中開定生來館起幅返棹矣

何處秋聲到水邊洞庭一曲帝城偏石開久通高人臥蘆外誰知避客船豈有津源迷咫尺却來風雨隔林泉夢中何必重尋路笑我乘舟未見仙

飲梅惠連寓中被言別

與君酒罷更三歎清漢何能共羽翰楚士自憐臨作佩吳人猶聚鶴爲冠空江柁榜留殘影故國烽迷亦白丸假我行藏偏不定風塵誰比漸卿看

滑明前一日清涼寺登臺作

有客幽棲古刹傍菴風梅日蔭苔泥許多樹杪人家出不盡江流衣帶長人靜可知忘節序蒼空若爲寄

悲涼。干戈援擾何時息。指點淮南古戰場。

陳臥子補官北上贈之兼致宋轅文李舒章彭燕又

才子因誰早著名。卽今離合共陪京。移書何用耶江叟。惜別依然到石城。墨妙淵、尘、文未墜。酒酣卿、漸、氣

晉烜非風無限淒涼色。爲向長途繫友生。

袁州解華晉經進太守因友人張卿公遠致許幣

江外新傳渤海名。使君三載擁專城。天開五馬驅良色。世鶚雙龍風雨聲。門下近聞推買誼。暮來莫誤漢

樊英卽今四海須平治。漢世循良已上卿。

舟抵發可藻避亂梁山予招之來南

白下逢君轉徙餘。又聞鼓棹倚江廬。漢陰舊識龐公宅。關內新移墨子書。問隱故山猶未可。買田占地欲

何如。道南大宅知誰讓。江左風流亦敢予。

范大司馬質公哀文盆中生並頭蓮

並蒂芙蓉本自雙。自注杜句。今看華露誰覓雙。翩翩競舞仙人掌。窈窕爭承玉女妝。豈有非風先草木。若

教麟信兆芬芳。一時授簡知誰勝。拌醉如泥司馬堂。

又月暫園自注同從弟彥臣臨蓬作

孤亭斜倚屋隅西。下瞰平蕪萬綠齊。坐起經書惟自擇。朝昏野色假相攜。高蟬急噪聲偏寂。微雨隨來望

欲迷。散髮不知三伏過。桃花無意絕前谿。

古木陰垂四代餘。小窗憑倚得幽居。窮村似我還隨俗。論世何人解讀書。長日忘機師海鳥。終年挾策逐

衣魚。牆東未許王生去。猶喜時逢長者車。

自甄蹤跡路逢迴。暫臥荒園體亦輕。一月無書頻報答。三年此日卽清平。問奇誰解題門去。展卷眞知閉

戶精。敢謂此中吾獨勝。公卿何用姓名虛。

自注時傳貴人欲殺三名士之言。

今年五月雨爲霖。十日波濤瀉澗深。渭濕何須醇酒醉。勿疑猶自喜朋簪。開看夕焰來新焰。愛聽好音變

叉音。把卷不知時序易。山中先已氣蕭森。

舉盞中原尚未收。亂離偏切草茅憂。敢乎終食忘三數。難以生平置一邱。北闕故人甄上第。東江名士說

清流。四方卽恐妨林臥。高鳥還須笑樹頭。

劉川酒罷宅中七月開玉蝶梅花一枝

隰上忻無驛使迎。一枝秋色可勝情。寒香墮後魂猶怯。解瓣飛來夢欲成。幸有海棠供伴使。不教雛菊號

先生。亭亭月色渾如意。誰索塘前笑語聲。

酉邱吳讓伯伯禮延仲伯喬兄弟有詩見懷答此

自我懷人帝子邱。西風葉下大江流。不因著姓書宗國。誰信知名第一流。關內佗心俱意氣。並中僑胖久

沈浮。可堪豺虎中州遍。文字猶勞聖主求。

寄仲叔

秋深游子數離居。爲念華陽獨臥廬。滔海喜人言往事。積薪忻說見新除。計曾慷慨西州意。禁院遊倏圮

上書。極目九關蹲欲食。淮南山小莫疑余。

自注時黃石齋解石帆就逮葉戶部疏救被杖　八月初七日作。

送杜于皇帝北上

西風八月水猶波。遊子宵征意若何。門下未逢徒有淚。市中欲和不成歌。黍離已降知誰歎。天壤論才獨

爾多。此去自憐明月貴。大冠莫訝舊蟬峨。

蔡香君太守招飲芙蓉亭

木脫都城葛下初。空亭流映倚芙渠。白來習郁池邊醉。難得中郎枕內書。好事不知秋語澹。高談偏覺益

蕭疎。使君莫慰騷人客。且與寒光問雙車。

次韻送范大司馬質公先生諫謫歸里

排闥清時共未能。孤悰獨許雪船凝。一封爭著三朝節。雙淚頻彈五夜燈。漢殿可聞旌折檻。堯瑟何日解

蒹陵。大臣身退心猶苦。明聖天王罪自應。

朝揮白羽暮青林。猿鶴東山意自深。賭墅不聞基手劣。登朝忽訝履聲沈。已知後宅容貞室。敢向新亭作

楚吟。去國主恩偏覺重。忠貞未改蔽寒心。

大臣何用號多能。許國高居第一層。神廟至今猶寵寐。庶朝自古未辭朋。公看牝上方懸射。誰肯鴻飛獨

遠罾。御笑誇門偏不達。退閒那證澹于僧。

漢廷誰右大司馬。節重宮輕早乞休。少伯傳家猶小艇。征南愛國雅輕裘。依然入夢甄郊壘。且與忘機狎

海鷗。一臥不知身更穩。草堂原自帝王州。

除日

憮此登樓雪未消。連年輕擲又今朝。軍中稽苦頭俱白。世上盈名夢亦搖。豈有千金成市字。猶餘五石惠

生瓢。椒盤旅寓容相逐。一飯何人念聖朝。

幾度客中送此夕。兒持濁酒御寒威。煖衣飽食甄非分。刻羽引商和者稀。天下徵兵猶未解。窮鄉多亂獨

樓山堂集第二十六卷

詩

七言律

辛巳元日和伯宗書懷兼訂移家之約

幾年同學辨王正。此日題詩遠旅情。下客有憂方啖食。中原無戮不窮兵。登堂舉酒真佳事。並世齊稱敢避名。從此鹿門猶未得。願隨周子歎黃生。

郡郡度歲王遠靜大參連日見招因索郡句

郡郡度歲王遠靜大參連日見招因索郡句

避子蹉跎感物華。相逢情切即傾家。頻來自覺盤飧重。即次偏慙道氣賒。荒歲五朝今再見。凝時一飯其三嗟。莫疑猶有陽春曲。客但能歌下里巴。

道興

客鄭逢泰莫問年。何城甘載歷烽烟。劉清、陶舍、哲爲相。李牧、廉頗、不在邊。老我求逢門下過。夢君時在聖人前。但傾濁酒消懷抱。著戟狂夫敢復傳。

元宵大雪戲拗體

去多兩月曾無雪。今歲雪大三尺深。往來市口人不見。燈火元宵戶亦扃。但沽濁酒無興醉。欲問梅花何處尋。即恐車馬妨高臥。呼童但掃空亭。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宗柱明府

河上神明政絕羣。城頭姑射翠微分。地當盤錯琴絃靜。鳥授仙人象緯分。遊倦自慙稱國士。年荒無計倚賢君。白門如問江城事。爲道清風久著聞。

酬方孩未見贈待御見貽移家白下

幾年盤泊本江東。此日移家道未窮。負郭時勤長者轍。投詩爭拜丈人風。鵲棲爰止猶容膝。決起翱翔笑轉蓬。敢謂此中龍鳳有。望衡何幸倚巍公。

何予予楷給諫左遷南禮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貽移家之作率酬一首

何來寶炬燭江湄。留滯東南道未衰。疏草已聞爭上殿。經師猶幸得同時。題如鼂會探懷橐。點若商桑見父慈。誰信知雲須異代。裘裘還自此中期。

貽張鮮民卿少京兆

清風冠蓋亦冰湎。獨幸相逢已道南。多壘自慙卿士夢。衆徒猶盍聖賢簪。當年半面殊京兆。此日忘形愧魯男。似我有懷君獨歎。可疑裘御是容談。

馮開仲京郎寓戶部園郭孟白西程招同涂石丈世琳移竹堂上

南國司農也有園。一枝遙借帝城偏。鳴鑣並立花邊馬。好事能移招上鑪。豈有星光臨雅集。難言龍臥淨烽烟。明時不用歌燕市。慷慨鵬飛雨後泉。

酬方元錫孝成姚觀候文烈若侯文燧兄弟見招并貽詩

吉偶亨成

我來京邑亦隨羣。未必東行宿已分。自笑比偷奔管、樂。卻羞南姓狎機、雲。一時感慨消于酒。四海波瀾獨有文。送奏清商風雅應。城頭暝色薄笳嚨。

郭孟白以湄硯見贈

紅絲貯見出齊州。文理無如湄產遒。龍尾碁時輸上國。蠅泥雀瓦後遊牛。誰因雕琢留青眼。我已消磨半白頭。從此欲焚猶未得。代君作檄取封侯。

慈湖曉發微雪示是殊

客途無伴喜相依。並轡荒村尚近畿。入夜漸知寒色厲。出門欣見雪花飛。敢言道殣緣天意。未必蝗消解歲饑。安得漏漫深幾尺。與君沽酒款前扉。

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作此謝之

陶家五柳衛垂門。滿耳堤簽又弟昆。好事曾盈堂上客。移情偏築宅旁園。偶因竹石稱攲坐。不藉琴書悅授飧。幾夜酒杯浮雪色。感渠他日問平原。

郡中大雪憶予往年有望雪詩今更作詩志喜時沈崑銅云來視予

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盈尺占豐頭謝賦閉門卻跡愧袁眠無衣何必愁公子有蔵逗同咲
甫田猶感故人時見憶衙杯欣對竹枝前

雪詩用東坡韻是日大雪節

靈蟾誰擲玉纖纖飄落人間最苦嫌但願豐年民有穀何妨蔵食無鹽自注時鹽貴甚秋漆怒沸高于屋天雨低垂近在簷一夜廣寒欲動搔頭斜插密於尖
塞原不見影如鴉凍合溪雲幾萬重人間難覓三珠樹天上平鋪一夜花豈有盧名來授簡卻逢驢泊久逢家明朝且欲衝泥去指點離奇滿徑叉

雪詩再用前韻

爲詩何必學輕纖倘和東坡律戒嚴不用形容工羽玉即如清淡點冰鹽十年逸句逗來夢一夜寒梅倒壓簷卻便推窗眺遠色平空失去幾峯尖
虛堂古木噪昏鴉客有愁心戴滿車歸去故人須脫粟折來蔵菜指寒花幾南蠻被鎮難見江北烽烟更幾家自笑胸懷偏側猶餘五嶽立丫叉

十年以來甘三和此韻汝寧府齋及上河客舍在上河者四首已失原草

雪中鮑叟殊胡胡之飲于邸舍劉比部程處文及陶氏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用前韻
諸君過我意纖纖不解江城夜號嚴飲戶角飛明月牖冰盤煮切水精鹽自注大平羌羊肉未知酒德能移宿可有星光近在簷曲能青樓彈欲澀彈箏爭惜玉牙尖
燭殘桑問醬如鴉豈有西陵油壁車我自酒杯澆磊塊君看雪色蓋空花顛騙蝦蟆膝深千尺相傳今深一尺蝦入地一丈笑指壺瓶共一家盡醉不知天欲暗橫窗竹影已成叉

采石孫幼盧雪中餽酒過訪兼有登山之約因贈

山陰訪戴夜還船何似君來雪正緣御風行厨衝潛至況多相見意歡然一時揖坫非吾敢三國英雄幾姓傳試問江亭明月夜可能同步青蓮

和倘港阻風用去年韻

霜落江寒水半流依然野泊問沈浮如由波立緜千練似葉蓬輕小一舟滿市公侯忘載溺幾家村店學優游關觀最是人間世肯信風濤下海鷗

宵延智旺宋卉平爲見衣冠又葆京一姓乾坤猶鼎革終朝風雨任留行識舟是處求深壑憲浪何曾出亂兵歸去東山茅屋在雙柑從此學啼鶯

中丞程公世昌以池州兵使開府巢湖

巢陽旌節一時新河內還應借寇恂江漢有人揮白羽乾坤何處著黃巾七千士卒惟君子十萬師貲盡部民共訝後堂絲對酒彭宣猶自咸風塵

苦雨

武昌旌甲破江濱到處流離說苦辛二麥未收又四月千家共歎雨三旬忍聞郭邑將沈竈難信路源已絕津山裏尋山猶恨淺深巷屋隙敢邊巡

自注時左兵之亂池州城守已四十日

將結茆橫山原深處因宿谷口小菴
窓山直入漸烟低歷碓循溪到轉迷谷口繙流眞石隱林中鳴若半雲齊千戈薄海鐘聲外名姓前生洞水西勞攘幾年餘一宿終宵清夢狎猿猱啼

非注。在治南百九十里。

敢臥

傳檄東宮指顧間。投邊萬騎往郊關。江城守已非余闕。軍帥開猶似伯顏。未雪大仇天可共。豈容沙漠暮成班。紛紛孳遂論興革。敢臥逢門十畝閒。

觀兵泥潛趙寺壁　非注在城西南九十里

何處能尋虎豹關。豁然源天設此泥潛。已看下葉霜威肅。轉覺無聲之子閑。小口自然疑草木。大明終是舊河山。與公努力勤王事。漫問鐘鳴到枕閒。

石灰沖絕命詩錄道一句

半世文章百世人。

五言排律

哭陳元靜　自注陳客死河間

偶託天津信。猶疑事有無。何當遘物化。況復阻邊隅。自古誰非死。斯人獨可吁。照埋空掩獄。雉悔覓瑜殺。邂矣綴魂逝。悽然旅櫬扶。病窮賢爾志。存沒感吾徒。文字荒秦嶧。風神落魏姑。秪彈應已絕。鍾鼓若爲娛。

重陽雨夜飲弟發若抱觀堂

天地生寒早。風徐入暮關。三秋餘暑淡。九日阻幽攀。節至花猶待。人清夜更閑。酒消一斗醉。雨鎖二扉關。櫻碎牆陰竹。雲沈戶外山。澄光燈火散。疎滴笑談潸。孤唱摧庭葉。深杯寬砌斑。登高難故事。樂此便開顏。世路通如蜀。人情只一鬟。玉樓知不苦。血汗視神駒。

方孩未先生見招錄惠詩扇酬八韻

昔和滕陽何。今登元龍門。後堂容對酒。往事況難言。一念眞忠直。此身具本原。老成天獨護。後死道猶存。落寞無妨臥。移家不避喧。那知紹氣盡。復此泰風溫。草木十年昊。聲名萬古尊。誰云窟艾盛。豈漫蔽行軒。

自注。先生丙寅被逮時。題詩滕陽驛。予曾和之。

曉至無錫子方于丙夜歸自錢塘喜成十二韻

寂寞王猷興。殷勤叔度恩。三春雙鯉札。千里一帆隨。自我來江國。方君滯海濱。那知相聚首。猶自未移時。郭曲元難並。延津或可疑。獻衣無季札。縱酒和高離。率爾眞休暢。斯人獨偉奇。論交忘作客。維拜喜呼兒。天地生戎馬。文章卽蓼蟲。廊清吾豈敢。推挽子同期。道大雖爲用。變多不自持。青燈照炯炯。裘負此鬚眉。

贈孫克咸　并序

克咸自其外舅開府來。小飲劉輿父家。自言曾臨戰殺賊。并言賊情形甚悉。因贈十六韻。

十載寇猖狂。跟蹌哭萬方。宦兵徒轉徙。理性總周章。楚撓推人鼠。陶謨本聖王。英姿誰幕客。宅相有孫郎。文筆什千象。寶刀初試鋩。那知文字後。卽復報星芒。左右能馳射。東西正殺傷。論功宜上賞。憶母卻還將。已渡陳倉道。猶登魯肅堂。相看各勞苦。語次復精詳。河朔傾滋蔓。川秦更跳梁。連雞人用勛。梁舍日成行。

天下妥方大。吾曹道自威。臨戎樂戰鬬。抱膝計安攜。以我衡今昔。如君卽傅、張。相傾同濁酒。萬里看長浪。

中秋寓樓書懷十六韻　非注在城中大井西北

暗數今宵月。旅懷十四秋。出門家卽遠。隨地友相求。王室比多難。吾生尙薄游。經無一命寄。志欲萬夫遒。著述名徒盛。詩書效未收。世方希管、葛。卑獨恥墳、邱。泛宅稱先誼。敷天感大仇。烽烟蔽海甸。風雨泣蒸、幽。賊勢猶分陝。人心豈去劉。東來方草創。北伐忍淹留。遊蚊帥王道。英雄笑仲謀。有田皆起艾。不戰益封侯。鶯鶯班何滿。于戈氣若囚。興言眞歎絕。感事卽深憂。抱膝塞生缺。銜杯漏莫籌。坐移檐際色。苗瑟動庭樓。

自注。北發朱圉。予卽已挈家山中。

五言絕句

昭君怨

絕塞風烟迥。心將去馬同。琵琶空有曲。不到漢王宮。

玉關妾已遠。猶自恨蛾眉。寄語承恩者。黃金賂畫師。

杜湖　自注杜鴣卽湖岸

客歸篇有興。鼓枻獨扁舟。遠浦空多鴈。深江自此流。

渡淮

轔車千里遠。鼓枻一時過。頃刻多風雨。同來渡此河。

盈盈流一帶。天地此方中。不渡淮河水。那知疏鑿功。

季園

高岡松樹多。絕壁流泉繞。上下前後山。清暉夕陽杳。

梁溪曲三首

本自秋浦水。忽爲梁溪流。梁溪流不盡。歡去使人愁。

梁溪多悽風。道是白門來。自歡出門去。梧桐葉葉摧。

愛飲梁溪水。愁作梁溪客。明月照一方。歡自疑今夕。

樓子歌代怨三首

樓子比金屋。繡幃日垂垂。妾非遼雲中。歡胡道勞遠。

樓子好明月。金爐手自煨。輕飈蕩纖幌。知歡來不來。

樓子復樓子。歡使妾住此。上樓無梯槍。下樓如流水。

和子方阿子歌三首

盡日寫心怨。秋風阿子歌。徽州不在天。歡今欲如何。

阿子好容顏。行行淚凡潸。腸中轉車輪。爲歡不得閒。

漢水非吳水。鹵莽洗阿子。阿子頗倒情。終當爲歡死。

光州胡胡之避亂來南與予同客當塗二詩贈之

多末同爲客相依意獨深不堪聊旅日誰識感塞心

浮沈雲在地澆酒月生林過我納瓶酒無多作楚吟

六言絕句

題鄰滿字爲僧作圖

一片石色疑雨幾枝松勢參天茅屋枕溪寂寞老僧禪悟何年

七言絕句

湖心寺立秋

天高漠漠水平流堤影山光背郭浮蓼葉欲香煙欲澹年年秋色早湖頭

閒敗

昨夜西風自北來傳聞烽火徹燕臺熊都意氣今何許蟒玉能搶匹馬回非注熊都謂延綏也

將軍渴上笑袁楊又見輿尸督府王口口只須兵十萬可憐口口口

南京雨中遣興

十日都城雨未收。亭臺何處不平流。池邊竹樹相繚碧。水氣蒲如屋上浮。
五月寒如十月天。平看萬戶盡炊烟。那知有客空亭坐。獨抵南華秋水篇。
聞說秦淮水漫橋。家家埋屋似飄搖。呼童閉閘街坊僧。莫愛茗香破寂寥。

山中感興

春雨蓬門喜笑開。故人六七上金罍。窗前不道其焚硯。又聽衡文檄使來。
林外黃鶯學語初。塔前園氣駿風徐。閒抛書卷觀農事。名滿人間總不如。

無題二首

樓子風清月色明。輕衫度曲不勝情。柳條欲折未忍折。醉殺呢喃聲更聲。
湖上春風花外枝。橋南載酒爲誰持。詩人不老多情思。猶聽初登宛轉時。

過嚴子陵釣臺

歙州行盡又嚴州。烟雨空濛載遠遊。爲問富春山下路。千年二石俯江流。
深山何處識生平。爲有滄浪釣月明。故人無意求天子。灘水難忘是姓名。

六月二十七日立秋

客裏今朝年又年。炎風赤日更秋天。梁溪不道江南樂。爲有清眞第二泉。

歙州行盡又嚴州。烟雨空濛載遠遊。爲問富春山下路。千年二石俯江流。
深山何處識生平。爲有滄浪釣月明。故人無意求天子。灘水難忘是姓名。

六月二十七日立秋

客裏今朝年又年。炎風赤日更秋天。梁溪不道江南樂。爲有清眞第二泉。

早覺華髮初生鏡。晚報新梧又度秋。人生不得行胸臆。未見宵封萬戶侯。
款唱詩人白紵歌。可憐江北尚干戈。夢裏砧聲聽不得。悲哉秋氣獨誰多。
空堂簷蔕動陰森。一月連牀風雨吟。此日生平都欲盡。文章昆弟酒杯心。

去梁溪將湖荊溪取陵華陽自門歸子方同遊稍後至期俟之定生家記別

客子明朝放棹行。虛堂今夕酒同傾。爲君一月瀟湘意。淒絕江南萬樹聲。
象山堂畔連牀夜。風雨清燈咏采菽。此去秋光多在水。夢中得句定相呼。

杜匏如索題其像

生平意氣未全舒。解說荊卿劍術疎。一幅蛾眉今勞苦。古人再見杜匏如。

江行

文章何用動公卿。鄧夫穉子亦縱橫。禪師慣識聊和戲。似衛倫生浪得名。
日暮三山鼓棹過。夜泊霜寒姥下河。遍穿茆屋沽無酒。燒草兒童自和歌。
梁山磉山一夕過。橫港荻港三日留。運速早知風力定。蒲蒲木落大江秋。

見鄙報自注武陵楊和公出視師

臨蔡何人是管公。兜鍪方叔作元戎。九重簽幹親揮遲。唐石淮西好記功。
往歲三公數出師。成功難易未同時。文襄一定狗南過。少詹風流去不辭。

閒辭

嫩煖春風氣正融。曉粧初怯日曈曨。錯穿鍼孔因鸚哨。顛倒心腸唾剩絨。
盡日花飛四滿鄰。殘春猶見月華新。無言獨立屏風後。怕見垂枝影亂人。

南京所見三絕句

王、曹、劉、魏、近時有。許、史、金、張、我代無。今日江南眼孔窄。不知漢殺幾居沽。
十載烏頭宰相歸。中丞座主亦光輝。而今八座迎庭有。自古三公入市稀。
詔書遙出未央宮。四海齊稱周極隆。即使漢臣能議禮。于今三教已渾同。

花枝詞爲馮麟仲納姬作

窈窕花枝醉後持。絳紗紅蠟影低迷。已知賦筆能千象。寧屈西軒試小眉。
冰紈初著氣如秋。五月能清大火流。窗前試聽呢喃語。怕有剛腸變許柔。
遠山黛色有還無。似與輕烟寫一圖。鴛鴦不妒猶憐意。肯便輕舟去五湖。

寄題子方

與君相別兩年餘。笑我輕舟學避居。月明顏色猶疑見。難得梁溪一紙書。

定生以令子北年新詩見示因寄

前年我贈長歌日。有子方當髮及眉。讀罷新詩閣筆歎。人間何似景升兒。
我亦爲文浪得名。敢云臣壯不如人。即看珠玉因風落。倔强今知是後生。

泰柏墓

泰柏江寧也有墳。道旁猶自立碑文。格天高閣終貢士。留與牛羊好逐羣。
走炎失策登蘇人。舊憾河山轉不平。大臣若獻和戎策。墓草應須向北生。

至南京

江山南國尚依然。獨見衣冠倍去年。日日除書新拜命。何人曾說舊幽燕。

江上絕句

慈湖磯畔倚塞河。對酒風聲落木多。夜泊不知江路險。月明殘荻起漁歌。
霜寒江山映陽斜。近遠疎林隱數家。纔屋去栽烏桕樹。十年高鳳擁雲霞。
空江暮色遠微微。天水無涯望轉遠。霞照未收新月上。一帆清影落漁磯。
華陽陸地風波惡。姑孰、姑山險阻多。肯信大江容易渡。夜深猶夢畏蒲塘。

石橋爲人作

長江不共越溪流。國破何必戮女遊。十日南風吹不斷。石橋猶繫五湖舟。

偶作兩絕句

二李、何、王號代興。再傳楚士欲淩陵。而今盡溯從前證。敢效諸家擅國能。

本朝著作郎宋頤性文人氣習殊細簡流傳諸集在不知竹香恕韓蘇
與李原常小飲杏花村 非注在池州西門外
背年杜牧爲州日遥指村名作杏花湖畔偶然有酒處布帘高挂兩三家
又有箕也詩文浪得名每因少作愧平生之句
聯句

七夕小集即席聯句

隱渡傳疑甚子方靈津此夜汪堂高流月影次尾塔盡落星銘酒摧春賀且子方談飛巢座霜侵時悽衆動次尾脫葉逗悲商爽吹微微急子方繞思涉瀟長砧聞聞聲切次尾劍倚石泉追失職憂貧士子方披襟怯大王公明醉綺燦次尾正則沐蘭芳北渚愁何限子方南陵楚宋荒雕詞彈燭就次尾雄辨咤雲忙河漢開天問子方悲歌笑楚狂與君忘夕永次尾持以報新涼子方

美色何足恃行 自注狄武襄作

美色何足恃黃金貴有餘不見王昭君棄之在穹廬妍媸澀盡手有恨不得舒長安雖藉藉延壽乘高車養女莫詫醜但問賢何如朝以賂宮人暮當拜嫱妤

菩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蛾 時

菩射世所貴李廣終不封白首恃人意失道難爲庸去病猶有幸乏絕未蒼逢少貴不省士所至爲軍鋒不託肺腑戚安能銘鼎鐘

江行雜詠七首

去去都城隔清颿生廣陌霜气厲落條蕭森展寒色賴此一帆輕歸我三年客窮港倚鄰船微吟遲夜月名場淹歲月負我幽居盟倏忽三十載印首無一鴟作客既已倦泛宅鮮憧憧何如歸深山努力效躬耕

菩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蛾 時

菩射世所貴李廣終不封白首恃人意失道難爲庸去病猶有幸乏絕未蒼逢少貴不省士所至爲軍鋒不託肺腑戚安能銘鼎鐘

江行雜詠七首

去去都城隔清颿生廣陌霜气厲落條蕭森展寒色賴此一帆輕歸我三年客窮港倚鄰船微吟遲夜月名場淹歲月負我幽居盟倏忽三十載印首無一鴟作客既已倦泛宅鮮憧憧何如歸深山努力效躬耕

樓山堂集第二十七卷

詩　正午非注殿版將竣始求得此册補編於後

過周仲叔丹陽寓舍

十載丹陽道攜人復幾來不因思呂邵誰共醉金罍
門高龍作號溪淺鹿爲偶縞紵存僑札楸蘇識圖周林聲發與酣酒色月管浮君出吾忘處相期已近秋
自注仲叔居鹿苑時將應召矣

夏日雜興

徽宝何異賈舂臨河無意觀魚在北幾年烽火江東似我居諸
起居石橋半月還往雲陽一句君子于野同人
自注黃石齋時寓石城橋

買舂終日典質好客卒歲迭迎吾事敢云已畢乾坤何日消兵

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次侯朝宗韻

林嬉漢漢草油油客裏登高共石頭佳節幾年竹好友鎮京此日尚神州莫言文字消磨盡極望菅荒感慨留
又聞烽火徹甘泉還憶□□廿五年將相一時皆起廢望明何日不憂邊未傳鄭急求之武可有秦師提

魯連。似我旅居偏殷湜。江南慘絕腹隔偏。
南京一月赤費馳。未見勁主或濟師。憂辱已貽千古恨。酣歌不廢六朝詩。風傳海岱名墟破。潛逐淮揚觀
更遲。爲語公車借計士。不知何策可安時。

贈丁丹石 癸

濁世翩翩者。如君未可求。宦情兼繁祝。漆室緯人愁。文藻思名世。風流感少遊。我諳夙昔口。相對一庭秋。
非注。此作于崇禎壬午。補遺于此。

本傳

吳次尾者。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曰孟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焉。
次尾世貴池舉孝鄉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藝耳。次尾少即獵浩詩古文詞。時時曰李、
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闊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遊通都。鉤致京朝與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
人好曲謹。拱揖問答。成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己意。人爵轉曲脆。面或踞坐自若。或解機蹠爬搔也。又高
言指斥。辭氣滂射。旋一坐人人指目狂生。率辟去。以是數者。聲日以起。亦用以敗。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個
爲復社。財十餘人耳。不侯城與次尾實其之。十餘人原缺。皆未至。即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城諭指。乃以
卒來捽次尾。叱曰。吾不死於卒手。爾官自持刃。且巾幗漢服也。吾不去此。不得無禍我。兵官從其言。以頭
入郭門。如生。歷三日色不變。人異之。次尾雖實高慢世。頗善獎誘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址。士皆繇以得
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道子鑒師之。得其指授爲多。黑面鬈鬚。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旬一日
輒輒作窮悴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十一歲。次卿圭十歲。所著樓山堂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今天下知有敵邑。則以次尾與子哉。子自顧勿敢當次尾也。方其於己亂物。不謂非過。其舉事疎脫。

右樓山堂集二十七卷。明吳應箕撰。按先生字次尾。貴池人。縣學生。乙酉死於難。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
先生經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崇禎中。預料燕京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
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
卷。南朝剿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結埼亭集二卷。陳迦陵湖海樓集。稱先生嘗以
所撰國璋集相示。嘆爲經術暢茂。搜苕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又稱埼亭不傳錄。議論絕有根據。
復有留都見聞錄序。述今與竹垞所稱各書。均未見。傳者獨是書耳。分宜張爾公嘗稱先生人文似陳龍
川。詩旨類屈正則。可以飛繁緒。泣鬼神。詩旨類正則。則先生之遇爲之。人文似龍川。稱謂有過之無不及
也。憶幼時讀侯朝宗壯悔堂集。有是書序。稱先生文如日星河嶽。稱先生嘗云。文章
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以起而續之。亦竊疑其自譽稍過。迨今得是書而讀之。始知其前無
古人。後無來者。其指陳時事諸作。實不減賈長沙、董膠西、劉中壘。迦陵又稱先生史論。高文遠識。成一家
言。有極筆之嘆。又稱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時而作爲淒微聲。流涕行下。其感人
固如是耶。又壯悔堂集祭先生文。有云。明三百年。獨養此士。嗚呼。唯先生不愧此言耳。咸豐癸丑小寒日。
南海伍崇曜跋。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華亭 姜兆翀 如山校

徐孚遠（字闇公，號復齋，江南華亭人，明崇禎壬午舉人，有鈐璞堂存稿十七卷，史編祖一百四十五卷。）

交州漫題

交州南去是長安，霧重風輕道路漫。回首滄浪爲客久，龍神款款別離難。

同黃臣以張衡乎行交海

入交港同行者或云此中有似三吳，感賦

曲曲深流面面田，海濤盡處好牽船。江南風土渾相似，吳會交州共一天。

種竹栽桑發子孫，處處雙旌坐市門。客路相逢開一笑，何須津口問桃源。

風帆高掛入青畦，春水方生路不迷。爽女看人渾未識，交壁咳咳滿前溪。

同黃張紀伏波將軍廟歐

自古中興繇建武，將軍挾策求真主。東廂一見展奠誠，腰懸組綬分茅土。晚年使鉞向交州，樓船下瀨漲中流。朱鳶已定曰南服，重閱七郡獻琅琊。蹙跡千秋銅柱存，盤夷長老感駭奔。至今廟祀江之滸，舟師日日過芳蕤。我從閩嶠山中哭，烏折其腳車無軸。衰老難跨上將鞍，策疏方似當時璞。一朋交海近行都，便隨商舶覆雙鳧。高樓猶浪君轉倒，陽侯驅首凌天吳。忽然濃霧迷南北，天地暗慘長年愚。長年無計焚片香，歸命將軍頭叩德。須臾霽淨四山開，如見拓跋光徘徊。從此揚帆放命擊，鼓吹簫取節來。沙淺江平識去津，翩翩蝴蝶引行人。我行祇謁神祠下，青青竹色水粼粼。古碑斑剝字盡漫，執圭衣翻著蟬冠。酒罄牲腊來夷女，拜手陳詞君漢官。將軍上殿喜論兵，聚米畫成山谷形。此曰聖王方借箸，好將隅盡入承明。

贈安南范禮部（名公著，禮部侍郎。）

十載風塵臥衆微，今來假道赴皇畿。未聞脂秣遵資弼，更有荊榛塞客衣。生似蘇卿終不屈，死如溫序亦思歸。南方典禮惟君在，儻脅相期願弗違。

贈黎禮部（名敏，禮部侍郎，有詩三卷藏余。）

孤臣萬里誤投鞭，王帛將來更負芻。未得搏鵬游碧落，可能放鶴反青田。再生馬角眞何幸，一遇魚書豈有緣。此日交期良不淺，祠梁詩句古人傳。

題南越王尉陀廟

遺史千秋一丈夫，却瞻祠宇鬱盤紆。乘時載嶽分秦地，折節開關納漢符。樹葉青青藏雀卵，碑文點點辨龜趺。陸生使後誰人到，猶喜相聞新語無。

交州漫題

臨流日對草萋萋，握節交州顏色低。賓館嗟無端木賜，蠻方辟有子卿羝。每憐反舌身何託，實恐朝天路欲迷。聞道樓船今佩印，前旌已渡武陵溪。

南來虛負一帆風，王會猶然苦未同。披髮夷人何嘆氣，擁鼻客子甚怔忡。四分州土非全國，三統雄師有上公。休恃文佳膏反側，獻俘終入大明宮。

在交日久傳聞日變，莫測其情或言猶唐人有洩余姓名者故意欲余謁晤而甘心焉

風霧頗頗嗟遠道，主賓梭援誤虛名。誰占李耳車前氣，欲絕淳于冠下纓。豈是鑑眉眞有異，從來頭足自當明。蹊然周室非全盛，王會開時南海清。

晦日同臣以衡宇

清光煜煜雨霏霏，夷服夷言相刺譏。客裏三人如貫索，舟居兩月似關扉。朱臣眞喜華元反，漢使難期谷吉歸。此日已爲春盡日，雲雷猶自感天威。

四月朔（自後不作題次）

從王喜甚赴逢瀛，誰料南行荊棘生。蝸角眞爲螢氏戰，蠭營疑作伯勞聲。窮途自覺諸緣盡，守證應知一死輕。若過九原交友在，問余來此有何名。

二日

天公何事久陰陰，晴雨無期似客心。夏匊疑時迴瓠瓟，春光難可趨鴞音。不堪異類思微服，遙念同朝恤故紳。終日溪流流未徹，那能滴淚到溟涔。

三日時聞有兵至舉者
約可待而覓寂然

金馬空傳不可徂相聞江海下王鈇輕槳皆出禁中旅留滯逗同西城胡每羨遊鱗能赴鑒只憐莓羽倘
因簪元戎布算今須定爲取蘇卿入帝都

四日

志欲吹歸盧未詳忽然鼓棹入巽鄉皆懸北闕心如日一到南方髮總霜羽翼摧傷同嫡蛭膠離無計羨
飛黃井蛙有國堪笑大不異當年笑子陽

五日同黃張飲歌

上巳之後到交州可憐五日尚淹留夷人喜怒不可知羝羊能乳在何時雖有夷醪誉盈缶猶似悖鄉難
入口舉杯消愁愁更添醍醐一盞空在手今辰呼董盡我冠有人道我東洋酒酌之其味醇且醲相逋何
論升與斗偶然下箸兩三嚼白者蒜泥青者韭帝都飛舄尚茫茫嘆我年來已老醜欲能起坐撫吳鉤清
音洽洽如欲吼

舟中雜咸

屈指乘桴今幾時推篷匡坐強支頤十年荒島心常苦一拜夷王節又虧玉帳久縈都護檄蟇廻空寄少
卿詩遙聞吳楚將龍鬬不禁颿風渡路歧

孤舟盡日雨瀟瀟蜜從無聲不自聊臣節當堅中路阻天威未振小夷驕狂來欲借琴高鯉騎去應吹伍
員簫使客雖然失遠氣前軍還有雀羅嬌

浮雲澹澹水悠悠壯志難消感魏牟鼓角每愁銅柱路夢魂猶繞碧雞遊一葵向日知無補蓁策支天恐
未周從此回舟何所事逗應驅浪大江頭

擬向龍門不是津春餘淮夏又盈旬未能芳餌求瑞玉且就青溪藏葛巾避跡便同朱處士無言眞作息
夫人只愁川谷將來變儲路何從問四鄰

天末猶餘此一隅昔賢亦有經塗子初遠跡終能反士變遺風尚在無回首年華眞冉冉傷心枯蔫嗤
烏烏何時好鼓棡南棹堅臥山中號小巫

千行淚淚玉威弱三月拘留臣節類來日無能假宋道歸時猶恐滯梁園買人獻喜金鍰會使客行黃髮
鬢斑安得禁巾求顧收早施長策定南蠻

蘇卿臥雪窮邊日漢將揮戈出塞時甲第連雲軍氣盛羝羊完草使臣悲節旄欲盡天寧感雁帛難傳人
豈知悼古傷今空滴淚臨流撫計強題詩

嗟爾世人何種生先朝棄此海南平身紆劍佩觀無用口學盤杆說未成鵬過長沙須作賦鳥逢軒帝卽
爲羹孤臣眞倦輕衣鞅日日溪頭叢惡聲

與臣以論行止

兩朝奉勅轄軒使六塞行年丘墓身山鬼芝田方煒煜舟中鴻侶尚遂巡余將臨履若書豎子擬吹簫謁

紫宸心事相關重執手他時能訪五湖蹤

偶題示黃張二君

寸丹耿耿豈能要笑爾憐爾喪空設朝自擬劉綱經百鍊誰憐堯莢已三週傷心苞桑纏龍蟄
上鷁何日天南飛尺一相將攜手上青霄

擬歸暨

十年一度擬朝天及至中途又渺然主聖已開溫室待臣恩只有海槎緣身隨碧浪如流去羣斷紅塵不
可前伏處時多行日少自傷才力愧張騫

還懷

出岫孤雲何所依臨流蒲竹正菲菲軒皇芝蓋三春動旅客征帆六月飛便擬相如棄璧反誰憐季子敝
裘歸行年已過磻溪渚好把漁竿上釣磯

螢俗眞知貿客豪使車至止亦徒勞設將玉帛人誰答默藉神祇天敢高何吉何凶詢季主爲醒爲醉感
離騷傷心有似孤飛鶴引吭長鳴徹九皐

土風

貧至誰來慰寂寥公衙不啓是虛朝周官何必稱多士齊國惟聞有豎刁辭設詛盟交道絕館羞牢醴客
心搖倒懸頭足堪流涕何日問天天路遙

得意中官故喜豪膏將絲竹擬雲濤盛搜漢物如過市約略方言似旅嘷螢女跣行窺玉節夷男箕坐弄
新毫此州本屬王封外何事來游紆佩刀

懷王先生

歲歲波濤只此身未曾一刻慕胡塵膏隨魯仲逃東海亦與無功作近鄰桂老山中空假鏨簫吹江上又
逢迎從今便斷朝天夢漸愧當年化杖人

再懷王先生

生平二老髮俱華執手徘徊嘆路賒適野於今方失道臨河往日亦同車清奇未絕彈流水紫氣全捐咸
鎮邪相見勿言人世事溪邊依舊種桃花

與黃臣以論次人物懷唐梅臣先生

先生正始淳神理靜以淵俱客島嶼間杖履日周旋吟咏時有作盈觴亦聯綿相待以送老遂忘陵谷遷
非有靦卑心雖闕納悾然每遇天逸人緬緒情何專黃郎捧盥苦抱病客郎眠省視不踰日餉藥兼給鮮
滄浪各有適舍憲俱未宜朔風何栗栗海流何瀰瀰懷人不可見森渺隔山川梁月無米時贈以瑤華篇

西齋

自嘆今來行路難側身西望淚潸潸已聞武負其藏穴未報單于請欵關頗聚車不辭深惆悵碧海炎風空往還

輦車何事久南徼．軒帘巡游路不遙．中道每愁夸父暘．偏隅誠阻百蠻朝．明堂開處須公玉．五服惟時命稷契．
超堯峯足未能陪．法乘泛舟夜夜縈招搖．
聞道齊桓建一匡．孤臣中夜倒衣裳．虎符未見催金鼓．節使徒憐困竹王．實恐閩生同翦伐．難官蜚路好翱翔．故人海內無存者．誰攬招辭下大荒．
不見文淵西下期．空餐交米縈王師．壁間劍有悲鳴感．衰裏兔無首路時．杜甫雖忠心轉拙．范增已老計非奇．從今使絕冠纓客．結伴山中共采芝．

贈語寄賜金吾（閩縣給玉時其國檢索舊書之屬閩遣之萬曆歲傳）

帛書悲未達．黃鳥有哀鳴．顧假盧敖翼．相邀上玉清．

傳周漳平將至亦作贈語未達也

節旄將盡落馬角幾時生．寄語專壺帥．飛兔密見迎．

松月歌贈臣以

黃郎好奇性亦別．蒼古如松冷如月．買絹數尺倩妙手．畫之作歌以紀實．
氣徵移置長廊悉．高臥月色松聲交入帷．

贈寓交者蔣漸達

我入交州何所得．君來相訪若有覿．不巾不履神貌殊．自言混迹人無識．一從去國幾何年．往日冠纓今渺然．姓氏真同梅尉隱．方書多自葛洪傳．知君夙昔有兼才．篆墨紛紜入手裁．且莫佯狂長棄世．遙聞天氣徵移置長廊悉．高臥月色松聲交入帷．

贈寓交者蔣漸達

我入交州何所得．君來相訪若有覿．不巾不履神貌殊．自言混迹人無識．一從去國幾何年．往日冠纓今渺然．姓氏真同梅尉隱．方書多自葛洪傳．知君夙昔有兼才．篆墨紛紜入手裁．且莫佯狂長棄世．遙聞天

自線沙出得西風可至大洲頭始爲通道行至初五日已報過洲頭風轉南風氣蓬勃洲頭已過仍回客更愁目斷長風凡九日．心懸少女似三秋．

行大洲頭歌

斗量米斛盡水諸君吾子皆相識．番舶之行古如此．我來日日大洲頭．何如朝暮在黃牛．東風圭．西水流．神山只在海中浮．膾魚口燥不得語．疎勒飛泉那可求．
南風氣蓬勃洲頭．不及西風一夕流．自古乘時人力易．何須鞭石渡飛虯．

七夕西風過大洲頭

天上機花方報秋．張騫也渡海南洲．線知此夕眞良會．少女當陪織女游．

將至大星連日暴風（舉中水師曾有經於我故附末二句）

南海行艘一月程．狂風號怒客魂驚．鯨鯢嘯吼冥雲黑．浪沸雷轟白晝鳴．鮑子情時原不惜．幼安退過寧猶輕．眼前水怪紛然現．何必燃犀始別名．

舟行迷道作

交州古號越裳國．其使來朝歸不得．聖人作法示指南．舟人傳之爲準則．今日針師何等用．舉峯指點有無間．掛帆疑往又疑還．屢行七聖俱迷道．不見閻人夢裏山．

附小傳林世

先生名孚遠．字閩公．松江華亭人也．上世居汴梁．爲宋朝宗室．高宗南渡時．分封於浙之湖州郡烏程東山徐溇村．以地爲姓．避亂隱居．終元七世．無一出仕者．至太祖宗周佛子公．始出仕爲參計使．子若孫接踵登第．永樂朝．遂有一堂六進士．四世祖三公之論．至先生曾伯祖階．世宗朝爲上柱國．歷仕三朝六十

年相業證文貞曾祖陟世宗朝爲司寇祖琳爲楚雄守叔祖口爲山東撫軍以賑民飢損家貲四十萬金活數百萬生靈上嘉賴之賜爵上公父爾遠由恩蔭食二品俸養高不仕先生爲伯子少時與周立勳陳子龍二先生皆治毛氏詩以詩文名世時人號爲兩腳書廚既反與同郡夏允彝婁東張溥諸巨公爲古文社並負重名崇禎壬午登順天賢書癸未族弟鲁而先生下第越一年國變乙酉南都潰唐王卽位于福州爲隆武元年先生航海入閩遠信州晉謁黃道周公一見如傾蓋又爲疏薦於朝時福州改爲天興先生至爲天興司理斷獄平正尋擢兵垣三遷而爲左都御史東兵下漳泉五日而皆臣服未幾加一矢款聲動地丙戌八月閩潰車駕出奔丁亥扶桂王卽位改元永曆五月貽書舟山趙侯黃斌卿郢洩走舟山會監國魯王至因抵暨門在同安嘉禾山原香中左所鄭成功聚兵處也地奉永曆正朔勅使由行在而至者相踵凡建議舊臣皆晉秩先生詔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命佐成功鎮守閩海成功以師禮事之舉動必請命以行成功世爲大將隆武朝賜國姓任百閫招討使永曆帝始封漳國公以不從父逆又封延平王當丙戌閩潰勳父芝龍勿受招芝龍勿聽自率所部入海時同行者先生首倡有大學士魯公擐江取盛澤壬寅五月王翥元子經嗣位癸卯十月豐門破經退守銅山先生遂南帆臨別執沈佺期公手流涕曰吾居島十四年只爲大明一片乾淨土耳今遇陽狂不得已南帆待送兒子登岸歸故鄉守先人宗祧卽返而與諸公顛沛流離於海外雖百死無悔也距知事與心違轉徙入潮之揭邑山中貧全髮痛憤運嘔血數升而歿爲乙巳歲五月二十七日距生萬歷己亥年六十有七

東海先生傳 王嵩

東海先生姓徐氏名孚遠字閩公華亭人高祖贈少師公艮生二子長文貞公階次司寇公陟先生曾祖也立朝有廉讓名祖琳官至楚雄太守有幹略好行其德於鄉父太學公爾遠以文行知名生三子長卽先生次鳳彩少致遠先生天性沉敏篤志力學精力過人晝夜不倦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終身不忘自爲諸生文譽日登是時同學若周太學勤卣杜職方仁趾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彭孝廉賓又與先生而六當世所謂雲間六子也復倡爲幾社古文詞之會同著壬申文選行於世兄弟皆治毛鄭之學先生獨精六藝風雅之家皆師事之仲氏以多識著述成一家言少弟負才善交遊時有雲間三徐之目先生乾乾力學以讀書論世爲宗於史學特稱淹博每同人高談上下古今咸有遺忘必質之先生趨對若流琴疑盡釋四方問字而至者戶外之履常滿江左文風翕然丕變咸推爲東國人倫云壬午舉于北闈年已四十有四矣癸未南歸既而有甲乙之變先生旣然奮袂而起指其髮而誓曰此卽蘇武之節矣我寧全髮而死必不去髮而生從容就義非難事也但今天下之勢猶父母病危雖無生理爲子者豈有先死而不顧者乎倘我高皇帝尚有一線可延我惟竭力致死而已遂與夏考功陳黃門謀勤王事不克入於湖湖中遇兵與家相失姚氏赴水免長子度遼殉焉先生間道徒跣涉江險嶺奔赴行在時同郡張公鯤溝在閩見之驚喜爲具湯沐治衣冠奏聞行在詔除福京司李忠勤辛苦不避艱難丙戌六月除兵科給事中秋八月行在去閩閩中亂先生棲遲閩粵朝夕哭拜呼高皇帝戊戌戊戌滇南詔命徐公都御史至變州與安南定王爭禮不得遂而返蹇以癸巳客於閩之消漳漳有王生之鄉者一日遇於途執手語曰事忠悲承王命有異於是伏惟殿下訪諸大臣得遣一兩員來與孚遠等商定使孚遠等有以受教于殿下有以不獲罪於朝廷不貽譏于天下萬世殿下之大惠也孚遠等之赤心天下之善一也禮待而速遣之豈惟孚遠等懷德卽皇上亦有脅錫諸酋亦慕義無窮矣昔宣不報先生不得已歸島與崔書曰變行之不得達有不偶者數事非筆墨所能詳紀石老能傳之也聞粵東猶可以遂特險耳今天使黃兄尚在明春猶間途不肯固不惜命也噫可見先生之志矣嘗其歸島也行駕海一線沙亦名角帶沙危險萬狀先生三人自擬必死矣伏長已誤入一線沙以出險爲艱欲沿山而行將抵瓊州海口乘風直過先生三人皆難之然無以奪其說自五月二十七日訖朔日至紗帽山西南風卽出矣乃值東風不得行見一八橹船來未及治修禦已發一銃相加又見二舟至始返棹乘東風疾行得脫自線沙出得西風可至大洲頭始爲通道行至初五日已報過洲頭風轉流迅退回至七夕西風始過將至大鼠連日暴風粵中水師皆有怨於我又舟行迷道嗚呼先生可謂艱難險阻備嘗已熟矣庚子歲遙聞永曆帝遇害辛丑延平王薨先生乃爲位而哭之三日不食曰吾不死以有待也今事已去矣吾其死矣遂不食而死死之日有大星墜於海中是日閩中人士聞之皆爲流涕

東海先生傳 王嵩

東海先生姓徐氏名孚遠字閩公華亭人高祖贈少師公艮生二子長文貞公階次司寇公陟先生曾祖也立朝有廉讓名祖琳官至楚雄太守有幹略好行其德於鄉父太學公爾遠以文行知名生三子長卽先生次鳳彩少致遠先生天性沉敏篤志力學精力過人晝夜不倦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終身不忘自爲諸生文譽日登是時同學若周太學勤卣杜職方仁趾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彭孝廉賓又與先生而六當世所謂雲間六子也復倡爲幾社古文詞之會同著壬申文選行於世兄弟皆治毛鄭之學先生獨精六藝風雅之家皆師事之仲氏以多識著述成一家言少弟負才善交遊時有雲間三徐之目先生乾乾力學以讀書論世爲宗於史學特稱淹博每同人高談上下古今咸有遺忘必質之先生趨對若流琴疑盡釋四方問字而至者戶外之履常滿江左文風翕然丕變咸推爲東國人倫云壬午舉于北闈年已四十有四矣癸未南歸既而有甲乙之變先生旣然奮袂而起指其髮而誓曰此卽蘇武之節矣我寧全髮而死必不去髮而生從容就義非難事也但今天下之勢猶父母病危雖無生理爲子者豈有先死而不顧者乎倘我高皇帝尚有一線可延我惟竭力致死而已遂與夏考功陳黃門謀勤王事不克入於湖湖中遇兵與家相失姚氏赴水免長子度遼殉焉先生間道徒跣涉江險嶺奔赴行在時同郡張公鯤溝在閩見之驚喜爲具湯沐治衣冠奏聞行在詔除福京司李忠勤辛苦不避艱難丙戌六月除兵科給事中秋八月行在去閩閩中亂先生棲遲閩粵朝夕哭拜呼高皇帝戊戌戊戌滇南詔命徐公都御史至變州與安南定王爭禮不得遂而返蹇以癸巳客於閩之消漳漳有王生之鄉者一日遇於途執手語曰事忠悲承王命有異於是伏惟殿下訪諸大臣得遣一兩員來與孚遠等商定使孚遠等有以受教于殿

子鄉徐先生亦苦矣夷齊之行不是過矣余謹曰先生何在曰在山中余曰無恙乎曰膚自拔其髮撫其膚哭呼高皇曰孤臣惟以髮爲節以詩書爲友從容俟死以卒陛下於九天耳語未竟遂入奮手揮手而別余惘然自失者久之因賦詩二章云不見徐孺子飄零已十秋依劉事失職復楚更何求鴻雁容前到魚兔夢裏愁益益成異域歧路淚空流爾昔奔行在鄉書竟渺然那知閩嶺上猶得故人憐蓍逃存道獻兵戈又隔年相思一相望白髮皆益顛及遊遊楚有郡守朴君懷玉先生弟子也揮淚謂余曰吾師居山時有勸爲僧歸鄉者吾師叱曰吾爲孔孟之徒豈能依釋氏偷生乎頭可斷髮不可截也先生著書甚富每云十七史後學苦其浩繁不能遍觀東萊呂氏雖有詳節一書而又削去宋齊梁陳魏齊周七史未成全璧因數更寒暑纂成十七史獵俎一百四十五卷眞讀史之津梁也又著詩五千餘首以抒其忠憤較之心史無以加茲未知鐵函何時復啓晚年自號復齋蓋寓意云歲在乙巳有同郡故人遊潮道經鏡平過訪先生握手道故意氣如初益壯不少挫飄呼高皇帝仰天而拜故人有慚色而辭歸先生固留之不得痛哭而別別後哭不止連呼高皇而卒春秋六十有七同郡宋尙木時守潮與友張子退經紀其喪爲治舟車次子永貞侍母戴氏扶柩歸里先生娶於姚生子度遂先卒在閩娶于戴生子永貞又卒宗黨會議謂先生爲司寇冢孫不可無後乃立仲弟鳳彩孫懷瀚爲嗣孫禮也己未仲冬懷瀚率先生暨配姚氏戴氏祔葬於太學公墓之昭位永貞整配宋氏祔於旁先是先生出亡時潮海風濤家門岌岌不自保仲弟力護墳墓終身勿離少弟奔走急難傾身下士由是家門得全先生兄弟孝友生死一節若此人以爲三徐之目不愧殷之三仁云邇惟先生文章若班孟堅經術若鄭康成德量若黃叔度博物若張壯武天下所共知也若乃大義所發勇蹈貫肯忠信之行孚於儕類流離患難舍命不渝水火不能侵鬼神不能逼卒之履險若易全髮而終夫豈一節之士張儉趙岐之流所可同日語哉殆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乎抑子思所謂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者也世無中郎誰爲碑有道者摭不敏少受先生教雖愧無文不敢不勉稱東海先生者嗚所志也

史忠正公集

附錄

史可法傳

江南揚州府甘泉縣舉生員 臣史圖綍恭錄

賜謚論旨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上諭、崇奬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錫謚、仰見聖度如天、軫恤遺忠、賁及九原、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遍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奄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殉行陣、與夫僨擭駢誅、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苦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編王不過貪狠偏安、庸柱二王、並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該證固難概及、亦當令祖豆其鄉、以昭彰勸、管恭請我太祖實錄戰陣爾酒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伐興京、我太祖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纔纔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台視

製書事一篇、用揚祖烈而示傳信、惟時王業肇基、其杭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猶薙、然迹其冒鎖擺鐺、竭忠效命、未嘗不爲嘉惻、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嘗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開獻誠、膴膺賊亡身、悾悾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白泥渚、忠良泯滅、得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證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唯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奬賢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醜節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變心無恥、若發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示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褒貶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脫滩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癉、所有應證諸人、並查明史及稗覽所載、遵照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證號、其如何分別定證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督師太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錦衣衛籍、祥符人、崇正中爲安池道安慶巡撫、愛民敬士、屢卻寇兵、進南京兵部尚書、督師勤王、迎立福王、出鎮江北、力圖興復、大兵既克揚州、自刎不殊、被執死之、

按史可法節操剛心存幹濟、危如難救、正直不回、允宜專謚、謹擬謚忠正、

勅賜專謚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取義成仁。式著艱貞之烈。易名表行。爰昭奬卹之公。眷致命之可風。鑒迹未湮於異代。期扶綱之攸賴。休稱允協於千秋。爾故明誉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砥行能堅。秉誠克裕。遭時坎坷。恆仗節以無撓。殉義從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覽披信史。軫念忠徽。予褒顯於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於往籍。戴錫嘉名。象厥生平。謚爲忠正。於戲。溯流芳於頑廉懦立。節或重於泰山。彰定論於世遠風微。榮更邀於華衮。幽光特闡。鑒當年皎日之心。正氣咸伸。勵萬古疾風之節。欽茲茂典。懿爾英靈。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日

御製題像詩

紀文會識一篇篇。予證仍留兩字芳。（乙未冬，命大學士九卿等，核勝國殉節諸臣事實，定謚予謚。可法得謚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盛玆可不慎君綱。（像斯覩矣眉斯撫。月與霜而風與光。並命復書書卷內。千秋忠蹟表維揚。）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畫像并其家書。裝卷呈進。乞書。御製書事文。因成是什。題卷首。而向所製書事一篇。及可法復書。則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卷內。即以此卷郵發兩淮鹽政。置梅花嶺可法祠中。並勒碧綺廻壁。以垂久遠。乾隆丁酉仲夏。御筆。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明臣史可法書。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儲臣物色之書市。及藏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册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便權奸蠹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撫深謀遠慮。便兵頓餉竭。忠臣洗涕頓足。而嘆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諂諛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守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毋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傑恩勒石揚州祠壁。

賜題遺像識旨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書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貯著發交前往。著令將此卷弆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並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永遠。至此卷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謹守。勿使稍致污損。將此傳諭寅著知之。

奉勅恭和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遺像留傳殊德化忠魂來往與梅芳 可法死端午家人具飯招魂葬衣冠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見明史本傳前身何必定信國史載信國詳而生御製文

乐其附會內忠祠堪李綱可法內視於馬阮猶李綱之沮於汪伾而士英大鍼之奸邪襲國公之忠宜頒袖特附天筆賜褒揚

名兩字日星光 且磁王衛國並不及宋嘉宗可法置之尤爲不幸也附卷一帝天地垦易

臣于敏中

業人有作敎人極 臣與榮焉載筆揚 臣敏中奉勅敬書御製詩事文於卷內與有榮幸

披圖對影風儀傑奏御題跋愈芳天與忠魂旌七字人留正氣在三綱梅花嗣古衣冠冷江水瀾澄日月光有詔和詩兼刻壁小臣何以奉庶揚

臣梁國治

一戟小朝猶奮勁百年遺廟有椒芳狼烽夕照城空守燕子春歸政不綱餘閏尙難解景昚中興無望繼高光易名題像因乘教匪偏裹施毅魄揚

臣沈初

鬚眉正氣遺岡踏涕淚家書淡墨芳留豹文超六一記遺像謁天圖光昭禹古歐陽修獲麟筆順紫陽綱不足言矣御批通鑑輯覽分紀福王桂王直快春秋殘緩入市偶然得褒翰從天與有光

臣彭元瑞

奉勅恭和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遺祠外江壑無復蕙波揚

臣董 誥

存書錫證曾褒烈瀛峙題再闡芳用教爲臣與爲子特標之紀更之綱已無骨共梅爭冷但有心將日並光天與孤忠千古在遊傳仙去浪稱揚見卷中詩註

臣劉 墉

成仁取義當時慷斷楮殘煤異代芳獨力自甘支敗局偏安誰共整頹綱衣冠藏處風煙古面貌傳來繭素光勝國孤忠宜頒袖特附天筆賜褒揚

臣金士松

青鞓骨化隨殘局遺像猶留百世芳亮節堪教臣作鑒天題直與史爲綱附書錫證誠無忝國信家言兩有光遙想孤祠風颯爽大荒披髮倘飛揚

臣陳孝泳

展卷孤忠遺貌在裹題天筆爲留芳半生報國支殘局一死成仁見大綱人但衣冠皆不滅名因日月證彌光鹽祠想像梅花外江表清風萬古揚

史忠正公集目錄

卷一

奏疏

請濬河漕運疏
請定京營制疏
請頒勅印給軍需疏
乞下撫臣黃家瑞等處分疏
請頒詔勅定人心疏
請進取疏
請行徵辟保舉疏
請出師討賊疏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請緊急防守疏
請勑禁門戶疏

祭二陵畢上疏
議設四鎮疏
請停上樑化水火疏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請遣北使疏
論人才疏
論從逆兩遣疏
請旌淮人忠義疏
請勵戰守疏
附加衛疏
自劾師久無功疏

請早定廟算疏
卷二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答左公子
致劉允平同年
致金楚曉
與李餘我
復傅鶴汀
致副總馬元度
與金正希
復孫魯山
與雲間諸紳
卷三
家書
家書一
家書三
家書五
家書七
家書九
家書十一
家書十三
遺書
遺書一
遺書三
遺書五
卷四
雜文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祭廣州殉難官紳士民文
致某
復左公子
致孫魯山胡吉雲及國山
與湯公雛
復劉允平同年
與楊某
復徽州紳士
復左武康
致給諫倪某
家書二
家書四
家書六
家書八
家書十
家書十二
家書十四
遺書二
遺書四
二十一日遺筆
祭左忠毅公文
邀助左公子啓
乞開詠序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燕子磯口占
四箴文
子曰若聖與仁　一章
憶母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史忠正公集卷一

奏疏

請浙河濟運疏

今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剩零船耳。方望全撥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爲慮。乃突報開封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裹裝而涉矣。竊考河決入淮。從來爲害。卽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潁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挽之河。遂成漭寨。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曆十五年。決於單縣之黃淵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泇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崔鎮寺。入睢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繼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版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橋石久圮。立見頹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

求椿石之窘。不容時刻緩者也。況河幷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往。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爲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蘇湖四百萬儲。支目前。一有意期。所關豈小。伏乞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濟。及早興工。或擇望重之臣。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審決完工。庶陵免震盪。漕無告塞之災矣。

祭二陵畢上疏

陛下踐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風泡蓄藻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愴。頒愷終如始。處深宮廣厦。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臨園受籙。則念先帝之集不厥朽。何以忽覩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墜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暨。老成投閑。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請定京營制疏

江北四藩既殺。長江水卒復增。門戶之防。此爲最要。次之則都城矣。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參贊各衙。蓋爲至尊在北。諸臣留守南都。特假隆稱。以示重要。非遙在殿下。鄰鍾祥。豐鎬冀鼎。萬幾守備。無不仰稟廟謨。臣等何所容其參贊。則皆帶守備參贊各銜。皆當裁去。惟照北都之例。改設團營。即以大教場小教場神機三營。做五軍神機三營之意。每營練兵一萬。以團參遊都四員分領。以一提督翻領之。其本營兵額不敷。聽於別營選湊。如再不足。聽另募補充。此皆戰兵也。此外則立巡捕營。用兵六千名。以兩參遊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所以防內姦也。此外則併神威振武爲一營。用兵五千名。以兩副總參分領。以一勳臣總領之。所以護陵寢也。此外則照北兵部例。設中軍一員。兵三千名。爲部標營。以副將一員領之。所以示居重也。兵制定而統之不可無重臣。應照京營例。設總督勳臣一員。協理樞臣一員。各兵除防江者另調操臣。禁律另算。及護陵者。另過勳臣外。其餘凡係京營之兵。悉歸統轄。庶人心一號令明。以戰以守。截然不亂矣。此營傷京營之大概也。至於中前等五府。每府向止簽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應照北例。各府用簽書勳臣一員。提督五員。在外。其侍直大漢紅盔、叉刀團子手、以及錦衣鑾與等司。應用軍校。爲數甚多。此時律軍俱入伍。操防不便。多寧權。擬招選大漢紅盔、叉刀團子手三千員。加以原有皇城近軍可足五千之數。其簡選精壯。加給月糧。務令實堪供護之用。以動成一員領之。錦衣衛旗校酌設八百員。其領之者。用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字樣。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兩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所以杜害密。收人心。省繁費也。臣所議備都城者如此。

議設四藩疏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弱如六朝。猶爭雄於徐泗。顧諸之間。不宜棄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

聽其行取。如俟一城、奪一邑。即圖其分界之內。廬城臨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緩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整飭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請預敕印給軍需疏

江北軍民不安。洶洶告急。臣奉命督師。即當啓行。今請速頒敕印。以便行事。又各項軍器。所需不貲。臣在南都造過紅夷滅賊等大銃。及鳥銃。三眼鎗。腰刀等件。不下數千。皆發各營見在操練。今置造無及。需用雖緩。不得不於內庫所備。暫借應用。伏乞於兵仗局發明鋼甲葉。多則一千副。少則五六百副。於供應機房發取回雜色緞一百匹。併內廠前貿解京白布。發二三千匹。爲釘甲表裏。及棉甲等用。於兵仗局成字等庫。發彼倭刀三五千把。爲馬上精兵之用。發皮圍牌二千面。爲守城及船上選鋒遮洋之用。於各營取原發紅夷啩五十位。滅敵啩五十位。原領內庫銅鍋三百口。再將戶部員外丁煜買到紅銅。發一萬斤。爲打造鏜鍋之用。此應用軍需不容缺少。諸鎮兵集江北。臣到彼便須給發。鏡糧除野淮揚之銀。聽臣察取泊河湖之米。聽行收貯應用。此外尚須二三十萬金。攜帶前行。容臣於江上迎催解北之銀。題明留用。用完奏銷。此應用錢糧不容缺少者也。統祈聖斷允行。

請尊上樓化水火疏

先帝本堯舜之資。遭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曼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二語眞切中肯。盲令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蓋聖教方新。即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開之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然降賊者。皆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尚。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皆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傷撫吳甡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成金齒。家臣慎言復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疏爭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駭將悍卒。不啻輕朝廷而長亂亂耶。臣辦寇不遑。分不應談內事。但朝闕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倚。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乞下撫臣黃家瑞道臣馬鳴騄處分疏

廻爲悍民慘殺無辜鄉紳等事。鎮臣高傑率兵南下。揚人皆未預知。初至不斬之以徇。日不下十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騄一味偏徇。聽城中百姓。日於河邊草阪取客兵殺之。因是結釁愈深。覓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之心撫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同播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座次操戈而攀殺之。至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於道臣始則乘張。後復畏縮。今且避往泰州矣。置兵殺兵以爲愛民。而不知適所以害之也。昔於二臣不能無慨。乞敕下處分。以論三軍。以論百姓。一面察其首惡。立重創之。庶紀綱不至盡壞。謹題。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鎮臣高傑兵率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既有警隙。則向後不無隄防。嚴令驅之不能也。臣前渡江。欲了此事。卽討賊西行。不意兵民扞格不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遂造爲不根之言。如之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諸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已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爲豐沛。則恭皇帝毛中之猶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揣何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齊。無荒於魯。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琅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揚桑土。斯謂辛苦耳。而況今何時也。宮闕已燼。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與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撫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疑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帑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圖日失。掩耳之讓。其何免之。所可慮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頓圖報讐雪恥之舉。奬率諸臣。臥薪嘗膽。枕戈務求。縛奇兒以繼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迨後志倦垂成。以荒湎自娛。而句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既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麴蘗沈湎。事業或墜於醉夢。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鬧。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畢謚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憫何時舒。先帝之深讐何日復。遹取不銳。謀守徒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撝楊幺以靖內。著倘外。而令則獻猛交燧。兩川危如壘卵。且江漳南贛。又以警聞矣。北有旣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與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鬬。南牧未逞。緜緜未雨。惟此閒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鷸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杖。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論人才疏

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語滑卿疑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兒戲。卽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託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盡。盡用之做官。甘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於亂。蓋繇此耳。今時事益棘。投輾在前。必以討賊復讐。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卻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卻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撫拾浮冗。鶉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華要。脈薄煩難。或借題轉官。盡應誤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實爲國家

請頒詔敕定人心疏

臣在淮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難危。忽聞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逆帥吳三桂殺賊數萬。闖賊西奔。或云。唐通內應。闖已授首。據撫臣黃家瑞送臣一報。謂有武弁子劉崇岫。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吳帥入城。驅勦闖逆。已經發牌南來。而衡輔謝陞。於德州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言州諸紳遣臣一札。內云四月二十四日。吳鎮大敗賊兵於一片石。賊隕踣入都。盤掠貲財。於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託言青州紳士軍民。殺其僞將軍、僞道、僞府。其餘相繼殺僞官者十處。諸君子速立新天子。號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額。爲宗社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使同異域。陛下迪膺大寶。正位舊都。山東北直尙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卽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伏乞陛下卽諭該部院。選廷臣有才望者。齎監國卽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敕。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通知。庶人心有歸。埽三秦之餘孽。在指顧間矣。

請遣北使疏

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卽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傍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云假之以破賊。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揆度。當前旣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襲輔間必不爲我所有。但旣能殺賊。卽爲我復讐。子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敵兵聞已南來。凶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救。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旣示我弱。益見敵強。不益欵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敕兵部卽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稱謂。速行盤議。應用銀幣。速行盤辦。並隨行官役若干。應給廢弛若干。一併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庶款出不爲無名。而滅寇端在此舉矣。

請進取疏

醫兵等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備。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讐。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即草野書生。少具君臣大義。稍皆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乞敕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即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即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爲危疆督撫。或爲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爲戶工堂屬。或爲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糧破格之選。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請行徵辟保舉疏

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偏安計也。欲養成氣力。恢復神京。澄清關陝。以歸全盛耳。特遣兵支撐。不復有百姓。無百姓何利有疆土。故擇吏不緩擇將。而救亂莫先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今日是也。前北都未陷。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璧除。何甘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瘠腴。無不營避。而兵荒殘破之地。率授之屬人。況今已陷之殘疆。另圖恢復。安民鑿寇。萬苦萬難。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且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不少。安能復填西北。使無致噪於蕞爾。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羶。故捷足蠅營。真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必真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臣意宜倣保舉法。通行省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果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送京。貢以路費。赴軍前效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升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勳。如各官避嫌不舉。該科指參。其有愞才自赴軍前者。驗其真才。一體錄用。有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即桑梓亦可權宜徑用。乞敕部議行。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始應從死。豈在南獨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明任鳳怀。未聞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鎖未加。抑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繫之。豈散秩閒曹。貴反重於南樞屬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重處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准贖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至於東兵助戰。義重復讐。諸臣委曲和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口。力以併於還將練兵滅寇。稍效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間。不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揚城自入關以後。聲勢通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思搴迎。甚至忤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僞牌到。碎之。僞使到。斬之。賊將如常學禮白邦政等。皆踞揚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長城。咱又報恢復宿遷。僞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爲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讐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

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恬武嬉。頑成寒氣。安得北來壞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黃淵隘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遠北廷。一似君父之讐。盡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兩斷斷難成。一旦南校。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面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即皇宮非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沈舟。尚恐撫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堪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事。漢光武不忘蕪蓼蒸薪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皆御輕以唐肅宗萬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莅南都。億萬之人。欷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賚及高皇帝。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質式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待而甘心。況在朝廷。廟可潰。置以臣仰覩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狡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將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遣此大變。臺上固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爲刪除。不意殆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帑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濟此大急。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衎。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即有深宮曲室。豈能安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念到到。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讐。振舉朝之精神。率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還將練兵滅寇。稍效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間。不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揚城自入關以後。聲勢通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思搴迎。甚至忤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僞牌到。碎之。僞使到。斬之。賊將如常學禮白邦政等。皆踞揚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長城。咱又報恢復宿遷。僞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爲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讐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

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收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褒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紳士民、及行間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恩旌敍。庶忠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苟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竊聞綱紀立則朝廷尊。法紀弛則亂臣懼。頃者從逆一案。陛下遠面祖宗之恫。近而君父之讐。亙古希聞。於今爲烈。昔漢文帝以盜高廟之環、欲竟族之。曰、吾無以共承宗廟。唐高宗以伐昭陵之柏、欲卽殺之。曰、我不殺則爲不孝。視今日九廟諸陵、蕩然蹂躪。其痛憤何如。而大讐未獲。先誅事讐之人。執法將申。竟多舞法之吏。臣敢略陳愚見。冀聖明採擇焉。此議緩決。夫元年停刑。此承平之機體。則然。若上位失而復守。宗社危而再奠。則當速誅大逆。上平天地之怒。下快臣民之心。如唐肅宗顧達奚珣等在乾元元年。宋高宗賜張邦昌死。併誅王時雍等。在建炎元年。卽靖康之末年。如宋法、則諸臣之死已緩。如唐法、則諸臣之死無辭。若僞防禦武慺僭命乘傳、渡河問鼎。尙敢在中興開統之後。不棄於淮師就縛之時。尤所得而且夕甘心者也。一議贖辭。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姑寬寸磔。抑思諸臣已無寸壤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殷屬殘黎、堪復覓收獄吏。且諸臣之金穴積於何代。掇於何人。既藉先帝以肥家。又資溫飽而貨罪。最日卽有閃爍窺伺。皆以納賄爲萬變不窮之長策矣。昔唐室播遷。乘輿無恙。尙決十八人。賜自盡七人。竝計六等中。止決四人。絞八人。又贖及絞。則殺者四人耳。黎熠方允昌未獲。則殺者二人耳。先帝蒙難二門。而諸臣逃死什九。亦何以謝闕宮之慟乎。一議錄用。夫臣節既虧。他無足錄。數月而兩易其冠裳。一身而三量其頤頰。前途如此。後效可知。乃皇上於從賊之韓四維。念其棄家來歸。臣謂棄家來歸。如東晉過江避亂。收卞壼庾亮等百人。今倣其事。以待夫秦晉燕齊家食諸臣。有愛國思而爲快宣導讐之計。卽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思。沈於轉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隨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眞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閫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翻輿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韓。臣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鎭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倘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鎭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揚。雖賞罰之維。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鎭、何等過釋。此還其職。而且有作楚囚相對者矣。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緯彥衡允文之督師防河。時敏之閉屯。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鎭、何等降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鎭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讐。尋鄉鄰之鬬。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鎭之加。但聞拜賊廷。羅致殆遍。錦衣策馬。充斥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臣則亦何臣。若以撫拾風聞。讎圖譬事。而誰事也。必嘗以皇上復讐雪恥爲心。節乃車徒。救乃甲胄。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事未至也何以防。其人之口至欲硬求對證。催呼先帝之號。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無非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既來也何以釋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頗列陣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鎭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閫外之同心者也。然閫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讐在身。凡一舉念一閫事。二祖列宗鑒之。悉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悼。大湊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覃鬯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請緊急防守疏

竊照靖南侯黃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有昆弟之盟。傑既死非疆場決無乘危圖佚之

犯。案有虛名。京邸潛來。黃昏幕下。里門騈從。白晝驕人。如陳名夏之貳迹鄉方。供乾之逍遙故土。縱痞不緝爲失法。紲而不至爲抗命。徒使詣闕來投。則國人欲殺。山頭相望。則司寇無刑。加以奉行者成求脫而委繫於家閭。或姑縱而觀望於蔵時。飾賂公行。催提不及。恐無以服受繫者之心也。伏乞陛下嚴論諸臣、搜剔遺汚。嫉清弊案。知木連之無情。而使錢神不敢爲奸。三尺定於萬年。兩觀傳於一日。庶叛逆誅而紳人快。國憲立而忠義彰矣。恭候敕下法司立賜施行。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關天方降割。遺此閔凶。眞主疑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味。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覩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恢復勝著。北使言旋。敵兵遍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興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卽使所用皆賢。已屢卻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讐。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宣導讐之計。卽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譬。而猶修隙眦之微嫌。快升沈於轉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隨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眞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閫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翻輿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韓。臣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鎭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倘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鎭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揚。雖賞罰之維。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鎭、何等過釋。此還其職。而且有作楚囚相對者矣。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緯彥衡允文之督師防河。時敏之閉屯。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鎭、何等降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鎭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讐。尋鄉鄰之鬬。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鎭之加。但聞拜賊廷。羅致殆遍。錦衣策馬。充斥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臣則亦何臣。若以撫拾風聞。讎圖譬事。而誰事也。必嘗以皇上復讐雪恥爲心。節乃車徒。救乃甲胄。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事未至也何以防。其人之口至欲硬求對證。催呼先帝之號。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無非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既來也何以釋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頗列陣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鎭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閫外之同心者也。然閫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讐在身。凡一舉念一閫事。二祖列宗鑒之。悉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悼。大湊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覃鬯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請緊急防守疏

竊照靖南侯黃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有昆弟之盟。傑既死非疆場決無乘危圖佚之

瑁。其引兵東下。蓋盛高營兵衆。宋免乘亂紛紜。故移陣彈壓耳。不然四藩並建。義重情深。東平侯劉澤清、既爲傑黠卹恩。請駿將。廣昌伯劉良佐亦復不約而同。豈得功獨無同類之悲。同譬之誼乎。揚之兵民。風聞傳說。閉門拒守。視若讐仇。將得功本心無以自明於天下。此嫌釁之所以難消也。臣到揚州。自當善爲開處。惟是目前急著。莫先於守河。高兵之所守者。徐萬一聞報南來。兵隨踵渡。歸徐失而三藩之地皆危。奚暇良佐原有招討河南之任。合卽發兵一旅。赴防歸德之河。一面催給餉銀。以濟遠征之費。徐州雖有副將李成棟。而河信延長五百里。非一鎮之兵所能支。且各兵除徐州留營外。餘兵家眷皆在瓜洲。開此亦無因。志臣已再三嚴飭。不許一步擅離。淮撫管轄全局。必須發兵協防。措糈接濟。此門戶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邳宿孤懸河北。雖以臣標鎮將分發沿河。其實駐營待戰之兵。不應爲分信客屋之用。卽派防河上。前有定議。亦斷無渡河而北。代主兵守城之理。今淮淮撫移會。欲撤臣標二千衆。代爲守邳。是明明置邳於度外矣。淮藩撫六萬之兵。一百二十萬之餉。可值俺守一淮上乎。所當急發主兵。據城固守。而以臣標之兵爲應援。此重地之防。急當飛飭者也。臣雖奉命駐揚。終慮河防不備。數日之後。卽當北行。淮揚重地。須人彈壓。計爲鎮將兵民所悼服者。莫如監臣盧九德。高起潛。九德見督京營。恐無暇隨合令起潛移鎮。早息兵爭。此根本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除臣一面移文知會外。伏祈聖鑒允行。

辭加銜疏

案照本年正月內。蒙論旨。二宮告成。加臣太保、兼太子太師、賜衣襲子。臣具疏辭。奉旨。獻策圖、誠心懋尚。寵錫倍於諸臣。加恩原酬夙誼。宜祇受。所辭不允。欽此。又二月內。以士寇程繼孔伏誅。晉臣太傅。蔭一子。臣又奏辭。奉旨。程繼孔多年巨寇。爲患甚大。卿運籌發縱。允爲功首。不必遜辭。欽此。臣蓋被隆恩。益增悚惶。竊念大臣之廉恥。卽天下之風尙。一身之辭受。關四海之紀綱。盧胥恩賞。無以廉法。諸臣。且使節鉞濫膺。必人人覬倖。其流弊也不小。先帝慘遘。友古所無。不共戴天之讐何。倘忍昧良邀功。人理何在。臣每五夜搥心。仇讐之要領何以倘存。北陵之梓楸。何以未蔪。山東河北之赤子。何以慘罹水火。汝雖歸襄之要害。何以尙阻驅馳。例何以愈膠。閒而庚癸頻呼。兵何以愈召募。而戰守日縮。薄海人才。何以歸門不至。意外變故何以逐日環生。愈且積於邱山。罪莫踰於撥凝。容敢受無功之賞。屢頒之貴乎。謹再瀝誠。悃、乞收回成命。將來幾力危疆。勉樹尺寸。再承恩寵。亦未爲遲。此時則斷斷不敢受耳。

請飭禁門戶疏

題爲君讐未復。天運已周。伏乞先治臣罪。後賞衆效。以正春秋之法。亟明討賊之義事。嗟乎今乙酉三月十九日矣。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過都城。先皇帝仰天長號。遶殿環走。捐胸頓足。歎息通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負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尙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大抵皆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酸成地坼天崩之變。嗟乎。爲臣子者尙忍言哉。講美缺危疆。大抵皆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酸成地坼天崩之變。嗟乎。爲臣子者尙忍言哉。臣待罪南樞。於義應死。其儉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頭顱。效力行間。生致賊巢。獻之闕下。然後可以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爲不久。事權不爲不專。發餉不爲不多。用人不爲不廣。而心腹之疑。特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略。闖賊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搥心。恨不卽死。因念

春秋之法。凡賊不得讐不復。則君不得辱。臣不得服。寢苫枕戈。無時而絕。一讐再辱。臥薪而不諒。誠恐久之則玩爲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藏覩於書。率糾一例。則貴相尤嚴。於四年七年缺讐二時。則賈大司馬倍慄。臣謹以相繩。兼舉大司馬臧者也。聖人於率糾既降書其名氏。今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尙經閱其秋冬。在師帥敢仍存其爵位。所以然者。明大讐一日未討。則爲臣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又誰責乎。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爲枋樣。一面布明大義。宏張天討。務期殄除氛燄。收復神京。使天下忠義之士。聞臣誅。奮勇敢之氣。怒生。庶屬欲逆寇不至笑中國爲苟安。而輕朝廷爲無人也。臣草疏未畢。哀痛不勝。遡流窮源。因致恨於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閫戶二字。實爲禍首。從門戶生嗲城。從嗲城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線索淵源之計。愈巧。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謂織私翳胸。萬物倒置矣。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尤結黨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先皇帝后梓宮安在。血嗣安在。猶暇爭論閑是閑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爲烱鑒。伏願皇上申戒諸臣。毋得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合內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寒秋復讐大義。斯爲眞實忠君愛親。亦爲眞實愛身家妻子也。吾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爲奸。將天道必爲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自劾師久無功疏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拚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賁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僭歲五月出師。左掣右據。前驅後蹶。初則調停諸鎮。和同軍之戈矛。繼則踟躕河上。疲三軍之鬥勇。後且講信修睦。貽百世之譏張。夫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支持河上。聊以固吾圉也哉。我之大讐在寇。不寇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徵臣渡江之初願。況敵以討寇之堅。渡河而南。質與我備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之力。僕僕徐揚。內豎方深。外侮曷禦。是逆賊終無討滅之日也。大讐一日未復。則先皇之英爽一日未甯。幽薊一日未恢。則諸陵之松楸一日未慟。臣是以仰天捫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替。憂懼日沈。疾病日加。深喟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臣幼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掩卷太息。聖人不但爲折足者戒其得凶。實爲凝鼎者慮其覆餗。如臣者。豈德智力之俱無。儻乏自知之明。貿貿夜行。縱顚跋滅趾。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今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荀且支延。殘報少緩。後來之孽。猶可力迴。覆轍大振。同仇。以補救於萬一。儻烽煙再舉。庸隳如初。倉猝呼援。纔有智者莫措其手矣。伏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增恥立雪。仰報先皇。臣就鼎鑊如飴矣。

請早定廟算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頃報北兵初二日分爲兩路。南指江干。所詐以堵御者。一淮爲限耳。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風泗。控守淮

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臣赴蘆皖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勢宋必倚東下。而北兵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薄。遠近惶駭。爲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爲禦之。不知士英何以安藏至此。以臣愚議。應宿重兵於盱泗、臨淮、鳳陽、壽州。控淮爲守。以靖南一旅合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伏乞敕下樞臣。早定廟算。上游果急。勢固不得不先防。如尚在遲疑觀望之間。則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爲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容不再四籌酌也。

史忠正公集卷二

書

復議政答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奏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降直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倖憚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愧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覺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得罪南樞。救援無及。帥臣逐淮上。因間逢來。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捫膺切齒。欲悉索東南之甲。立翼兒譬。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御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值允監國。造膝成楚。女將吹。乞食之篤。數米充飢。覺無王孫之慚。向之舉償以完官。今則剋期而取貨。在帥母及諸世兄。人心黔面。豈肯坐負恩餞。然千金成擔。呰口爲瘡。我輩必待其如何乞憐。然後假道義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是火。成仁取義。不難以負吾帥者。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視爲行路。弟已具名京庠。傳單遍啓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儀不嫌厚薄。至如近都郡學。鄉翁肯爲生生不窮之義。人心義理。士林公道。藏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臨之矣。應此仰干萬惟炤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指據。無日不以賊爲事。而每因棘手之故。嘵嘵屑瑣。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爲甚。初於鄭家店札老營。設伏於陽門沖界上。塘撥與賊暗遇。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伏。隨復引去。竊意僥倖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頭驛撥。遂分兩枝。一枝尚留黃梅。一枝逢入宿境。一望平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

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踴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論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誰於八月潮浩盪隨。遣使犒師。彼欲請命鵠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滸。乃屢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臣。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永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躡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闢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壞未亂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肇錫太子即位。蘆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纖絕存亡。仁恩遍被。貴國皆在先朝。夙膺封號。戴在盟府。寤不聞乎。今猶心本朝之難。膺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議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覬此輻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滿池。不忍盡戮。勳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閹。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奏。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暨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發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弟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博曰、竭股肱之力。盡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致某

弟雖庸陋無聞。竊願附正人君子之列。老鄉翁大名。不啻泰山北斗。惜兩地相懸。無緣親炙。左老恩師。立朝正色。憐士清心。行者誦之途。賈者談之市。況我渥擁衣綍。幃親承知遇者乎。頃左世兄對揚北闕。具言腰成楚女。將吹乞食之篤。數米充飢。覺無王孫之慚。向之舉償以完官。今則剋期而取貨。在帥母及諸世兄。人心黔面。豈肯坐負恩餞。然千金成擔。呰口爲瘡。我輩必待其如何乞憐。然後假道義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是火。成仁取義。不難以負吾帥者。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視爲行路。弟已具名京庠。傳單遍啓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儀不嫌厚薄。至如近都郡學。鄉翁肯爲生生不窮之義。人心義理。士林公道。藏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臨之矣。應此仰干萬惟炤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指據。無日不以賊爲事。而每因棘手之故。嘵嘵屑瑣。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爲甚。初於鄭家店札老營。設伏於陽門沖界上。塘撥與賊暗遇。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伏。隨復引去。竊意僥倖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頭驛撥。遂分兩枝。一枝尚留黃梅。一枝逢入宿境。一望平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

言守不可與言戰又有如老世兄洞察者劉下憂心如灼撫計可施擬設番一戰而新練之卒僅二千名與淞之四百皆烏合人也撫臺操縱無一兵發到時勢如此付之浩歎承教皆肯肉至愛敢不佩服語誰實備兵而令晉民負於鋒刃捐軀自貴萬死裹創惟東身以懲處分而已賊勢甚衆實皆不下數萬人若由石碑走大路勢必取道於桐決已調池陽兵五十名及宿安之二百往戍矣按臺又現在嚴催想不料可到諸凡守具恃老世兄及諸老先生料理有素耳恩恩漫復不盡

復左公子

世兄自金陵回便當設縋諸生速爲善後之計鎮賊叅走回官兵皆稱桐之衆蒸從賊者甚多時以桐之金帛子女誘令攻城將來定有一番大舉不可不想到也晦日自石碑遁兵幸得小捷終不能創之使去奈何奈何光固聲息又急桐之爲桐裏裏平不可支也今已發兵三百增戍俟太湖之賊有退意卽還廂矣率復不一

致劉允平同年

昨以小函奉候想達尊覽矣中秋別後抵六安邊有兵譁之事蓋因各將家丁客屯不成伍下令歸併遂有從中搖之者其爲首有副將劉郭城之家丁舉事之夜其勢甚兇夜迫脇寶不知情次日追及同蒸者隨去被脇者皆回計走去不過四五十里皆皖兵也一戰之後賊不敢留亦應幾知風傳之說何遂至此舒城之戰淮兵札營不動其追殺四十里皆其一臂矣昨者朱公祖塘報謂犯瓦埠二百人係是叛兵實撫此事特老年臺至愛乃敢布聞亦以見任事之難也萬祈秘密弟因河南有復返之報暫住六安今已遠去的於廿一北行矣臨歧悵戀如何可言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弟某自去臘廿四日督兵北行今南鐸將抵竟面弟尚在滕縣其迴迴之故因各撫俱奉旨止回而寇復耽耽門庭不得不從容候旨以便回顧也東省經難後亂兵士賊到處橫行不成世界敝標之兵幸守紀律到處有逾額相迎光景只恨來遲不能速立功以報皇恩耳閻張鍾老閻門死難令人涕零廬九老身先將士竟死於陣國家失此棟梁悲慎累日不能自已近日仕版中不見姚永老不知何故鄙報兩月不見都門事一切茫然今以奏銷勛餉之便敬汎台祉附有懇者軍前監紀初蔚歸德顏二守未果今擬用雄縣令張秉禮聞此人乃總兵張安之子做官有清名而家計饒裕當委赴馬健丁且於去歲春間竭力濟軍有勛賊之志若得此人可助一臂因近畿州縣方慎選選恐又爲部覆所格祈慫恿玉成之委銷疏發於十二月八日因承差被脩逃回今再遣去故仍前月日也昔生親翁孫北海父母均乞叱名致意

致金楚畹

治某因寇逼河南於去臘廿四日督兵北援業已小函報聞矣茲抵睢陽聞由左之陷已及鄢滕勢不得不渡河而北也從此日遠庭旆不勝悵盈

與湯公祖

治生行次滑縣連接鄙報有敵兵出口之說擬馳至蒙城具疏回奏而以千金之餉解濟京儲何等穩著乃謂虛不決直抵彭城川兵偶言不肯渡河沙中偶語譁述已彰而該將不察也於初九夜二鼓忽發火數把得李忠和翟鎮住各兵旋札營不動火勢延灼途塞河干草棚四百間今已得首惡三人正法治生進退狼狽苦不可言昨得老公祖札諭卽擬旋師因有此舉反覺不便只得渡河而北矣乞老公祖措解餉銀三千貯彭城以俟若鄙臆間可以得旨應還軍有名耳萬惟留神又聞豫兵大譁許州降丁內叛已不保矣士氣數到此人力不可挽耶可爲浩歎

與李餘我

川兵安還以嚴法懲之幸已貼然渡河矣忽接鄙帖內見朱公祖入衙之疏而洪亭九老師與左總鎮皆屢旨催之入衙則治某此行非敢出口恐無還軍之理也敬有潰者徐河飆同知張俊英敝鄉人也舊爲西安僚友相與莫逆其才品膽氣卓爾不羣向爲盜瑞所紲今以備河著績考滿在選當望栽培又州同劉兆東爲治某社友一塵無染百疴不辭雖幺麼下吏而志期甚遠統乞祖臺於復命時賜之題劄實足爲良吏勸非敢阿私幸俯原冒昧之罪

復劉允平同年

南舒小捷差足罪釁然猶未能滿志捷後正遇鄙報久斷又老親困住天津城中日夕憂悒眠食俱廢於寇退之後整旅北行途次得家信老親卿雜宏吒已於仲冬念五抵舍矣惟敵騎不返今又漸逼滕皖兵苦單恐不能渡河而北也愁緒如蝟莫知所裁睢陽道中捧讀台翰所論鼓捷宜優以鼓敵氣弟固知之節自反切恩遇格優倘且多小捷飾詞實所未敢若令番三戰皆捷而寇則一去不留將士之功自是難掩業爲備悉入告矣地方蝗旱之後又值寇氛冬蠶春初困乏實甚弟已設處賑給行於六安霍山而皖屬尚未能及爲郡邑長吏當此之際莫爲省憂可長容弟急商救濟之方仰副德意佈復不備

復傅鴻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間可議楓曹一席滿擬首推不遽備得比部方令人悵歎不已乃未幾璽衛議以如此遷轉而評爲賦得其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幸無奈當事皆顧莫爲平反惟付之果世公論而已治生辦寇入援日在勞攘未遑遣候疏節爲慚聊代薄程以將遠念俟台旋卜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臨馳

與楊某

老年臺手翰所論云云其可怪事然翻到這案亦覺可省弟前見左三哥亦曾婉言規之令其晦迹讀書諸兄頗以爲是不意果以此致譽家之怒至於不可解也弟聞楚中各弁深服老年臺寬大得體望弟事事苛細徒自苦耳但此時收攬豪傑體貌不妨稍優而寬大中自有應嚴處弟倘有所聞不敢不效他山之石也恃在骨肉乃敢爾爾惟我年臺諒之

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閱人頗多。求將甚切。節忠義性生。豁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飢渴。無奈徐用人頗多。求將甚切。節忠義性生。豁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飢渴。無奈徐用人頗多。求將甚切。節忠義性生。豁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飢渴。無奈徐

用。尤爲不便。苟可用力。正不敢秦越視也。佳惠附壁。亦遠嫌之意。

復孫魯山

弟某忝兵北援。徘徊中道。倏進倏退。坐受艱辛。敵寇兩眈。徒應故事。言之汗顏。今已回信辦寇矣。特此奉聞。承諭考事某堂弟可程少面孤。長面貧。攻苦窮年。秋闈屢蹶。德先伯以屢中備卷。抑鬱早亡。今舍弟年踰三旬。有志未展。故弟惓惓念之。考期在即。儻文字抵錄。俾得食餼於庠。則拜德無量。若胞弟可模。舉既未充。年亦未長。考之利否。應聽自然。弟與模均不敢萌僥倖之想。惟老父母相照。決不敢辱鼎言之及也。

致給諫倪某

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攘外侮。明明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碓嶠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

與葉閒諸紳

天潢家國。逆閹橫行。豫楚晉秦。所在淪喪。陵寢卑其蹂躪。黔黎趨其渴發。用廬聖憂。筆二十載。近著鳴張北向犯闕無疑。法也。閒之。五內震裂。夫西平許國。即懷內刃之思。太眞忘讐。遂濺登舟之淚。況紓途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何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閉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館台翰。則此語又假爲募兵官之故爲糊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布悔。毋當鋤之而後有悔。夫鋤之一字。既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我一心無之。即未必悔。苟不鋤而即悔。則亦必不鋤。而以悔之留後。而烈之獨先。此閭閻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遠身居苦塊之中。而力負顚踣。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縱橫累千百言。使人悚服。渠明在上。晦鑑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記識之。弟法適以南轅負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眞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善攝之。副將另布不盡欲言。

復左武康

痛哭先帝。湯藥心血。卒疚數月。甫戡兵民。而北騎紛紛。南下河干。露宿。殲寇俱忘。苦不堪爲。如已溺也。時舉聞壞一至於此。接手教。知爲政靖安。家國不負。獨老師叔之謀大爲於邑。然此案借題泄憤。貪令止誅罰贖。即加以庇貪之名。其爲誠等可知。一避不免。借人口實矣。蓋庇之一字。代人受罰。而避罰涉覬旨。世兄在事。無可媒孽。人即善諷。何以加諸。憨意師叔不妨出質。猶言借題傾陷之故。即至重按。而瀝瀝別白。

史忠正公集卷三

家書

家書一

信緊急來知何時可到。又來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堅固否。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願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男爲念。昨者賊犯六安。我兵三戰三捷。自此軍聲大振。可保地方無事矣。連日因邊情緊急。擬於數日提兵入援。儻就瞬下。則萬幸也。如敵騎不退。俟春融冰泮。仍乞父親母親泛棹南來。再圖北上。乃萬全之計也。恐可模不諳事體。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途疏虞。悔之何及。男事情迫切。不敢不直言之。

家書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一次。付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聞敵兵漸漸南來。未知父親母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可安當無事否。日日懸念。寢食不寧。如敵兵不退。俟至春間仍率船回南。萬是萬不可冒險而行。全在夫人主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六安。且被殺數。我身體甚健。不必挂懷。全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到如此。撫可奈何。痛甚痛甚。

家書三

初聞父親母親離天津。驚惶不已。及承差劉應魁。稱城堅可守。始略放心。然終不能釋懷也。舍於二十五日遇承差汪思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尚未大痊。恐到家之後。不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憂慮。乞父親凡事寬解。男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境內一寇無犯。若於臘盡春初。再爲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願畢矣。聞母親亦常多恙。未知近日何如。尹夫人聞在蘇州。今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匹。乃母親吩咐買寄者。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爵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容男陸續補還。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慎也。

家書四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慈。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箇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翁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著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之道。最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難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姑。留意留意。太翁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宜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只願夫人作箇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翁太太及閻家想俱平安。見時爲我致意。

家書五

聞吾弟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抵京。誠爲幸事。吾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返京與山左告急。兵力寡弱。勢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桂。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留之爲是也。將期場事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速取爲志。嫂子欲來。須在敵退後。或待之秋間。一同前來亦可。母親奉多愛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藥萬不可誤。記之記之。江賢如思家。令嘗奏承差有便馬帶來。當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慰之可也。

家書六

男屢次具稟。恐路途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差承差詳應全齎稟前去。聞爲亂阻。又未知何日可到。男領兵入衛。已於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滕縣矣。京報已歸月餘。忽得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六本。內提塘官稟稱父親病已全愈。男不勝忻躍。恐未乘此春月。當爲可模畢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道間難行。前令承差丁應揚寄銀三十兩。錢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爲念。

家書七

自聞信師退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間。流寇東犯。勢甚猖獗。只得先以辦賊爲主。今幸三捷之後。賊道遠外。始以二千餘騎之北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通。聲息之極。江目始有報到。而是冬至前完娶不歸

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儻稍崇社之福。敵早出口。則後會尙可期。然遭此亂時。骨肉星散。眞令人一日九迴腸也。前寄書後有來川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嬸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餘不能概及也。三太爺如早晚到家。卽寄一信以免懸慮。

家書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和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專守候扶持。不可飢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幸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眞是可憐。君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爭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又每又在他鄉。不能畢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楊太太病體如此。凡事須要覺解。夫人雖苦。燃臍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幸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眞是可憐。君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爭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又每又在他鄉。不能畢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楊太太病體如此。凡事須要覺解。夫人雖苦。燃臍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幸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眞是可憐。君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爭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又每又在他鄉。不能畢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楊太太病體如此。凡事須要覺解。夫人雖苦。燃臍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幸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眞是可憐。君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爭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又每又在他鄉。不能畢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舒耳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慢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病體如難得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驟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到登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並無疾病。不必掛心。李昔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貿他能。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著做官。徒受淘苦。當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紬二匹。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三十兩供望查收。

家書九

兄忤吳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遂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卻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庶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帥。由父母及閭吉雲年兄。卽護代者速催受事。應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迸裂。城外謠言。傳說甚劇。吾弟卻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庶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帥。由父母及閭吉雲年兄。卽護代者速催受事。應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迸裂。城外謠言。流光在前。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覓解之。尹昌圖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渠明日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梗。恐有不虞也。家眷前來。須在吾弟塌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慶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在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家書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稟。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悔。後江醫又稱漸愈。脾胃漸復。調理未知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爲主。恐家間無人事奉。男時切懸念。又每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抵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省。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模婚事既完。心願已畢。卽家間清苦。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參將孔登科。已題安慶參將員缺。今旦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母親尙來。卽介本將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非船不行。又可模婚事初完。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揭榜後。此在父母上裁。男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去銀五十金。又銀杯一隻。父親驗收。若急於南來。缺少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間。則男於七月間差官帶船迎接。惟候信到。卽遣之行。祖父行狀附寄。清明在卽。似應卽勒之石也。

家書十一

屢得家信。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省。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慢讓他。只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省。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催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長騾幾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尙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人離不得。卽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夥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卽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家間門戶要謹愼。待東宅大小人要讓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嬸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窘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帶來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家書十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疏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發調理。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本月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北行。尚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積有四百三十金。公費七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尚無值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指以充餉。道遙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騙市衙衙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參將缺。今集

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即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由東一路。夫頭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即求大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雖於隆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即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即行。嫂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謙勉之。外舅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期。但吾弟年尚稚。舉來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聞父親妄者。便中開來。以便得中答謝。其回轅當極讓。謹勿負悔悔。家細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杯一隻。查收。頭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即。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即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併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家書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尚如前。母親平安。不勝忻慰。惟弟新婚後。難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閭事若無可留。正不如侍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貨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詞寫之。慶哥一行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備日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商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滑船為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家書十四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兄於三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道。地方晏然。惟念父親病體。不知近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貞在迓承差處當即證送回家也。前寄去墓誌。內有篆額書丹官銜。查翁丹應在前。當用劉年兄銜。篆額用湯公銜。衙如已刻就。不妨改鐫。嫂子處即以此字示之。三五日後。差人上本。當再寫書也。

遺書

遺書一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永太祖高皇帝陵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遺書二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官途一十八年。諸書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嘱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人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遺書三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書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并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揭城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誓未復。是為恨耳。得副將史德威為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為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

盲。四月十九日。可法淚辭於揭城西門樓。

遺書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讐。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遺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因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二十一日遺筆、

悲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揭城。至今尚未攻打。終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氣死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史忠正公集卷四

雜文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宗社危慘。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普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麻。遙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隲者。其言曰。藹開讀朝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論武功。遘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微臣節。故天實亂而常山睢陽之事著。靖康墜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臨難上作。豈可預知。然且鐵骨錚錚。與艮獄之峰而並屬。義氣發發。憤雲覽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擯陰竊。二祖之宏謨。號同盤古。乃至今上特興。德勤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沖齡而嗣位。對面發璽書之敕。總為編氓。以寬起而用兵。是唐民者寬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慰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頻頒。有再蠲吾民之語。每當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誰膳布袍。慎節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勵通宵。非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賢之聯集。理誠莫解。非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慤。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雖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正妨好官之得袭。竟無肝膽似漢淮陰。皆念一人之推食。世俗大

都爾綱。豎者一併慫慂。坐破胥緊。擅當何狀。國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固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淺陋未悉。寇燄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大阬。誰能封以一丸。晉有新圍。無復追其三鹿。乃者介馬橫馳。夫殺輔羽。書不絕於殿庭。南北之枿。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舉。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端賴同襲。請無分宜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族盛若金張。或子孫之以貧起。或棘矜之以談興。乃至射雲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豈爲里雄。會無各抒壯猷。各圖義烈。使不宦於武庫。糗無窘於郵厨。殘附大軍。力爭一決。但裹糧直承西狄。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晉天大醜。此即萬代之所瞻仰。惟九廟爲之密邇者也。憧策未暇。夫何戎必義且先於劫衛。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傳輸留計。此則事雖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壇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流有殊。然使平章法行。即陽翟之雄。豈能居其奇貨。又如乎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貲之有餘。總賴聚愚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植佳穀。無忘善誘。譬若同舟之韻。但凡在千八百國。略非千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四十二城。遂無男子。嗚呼。視像社面。視之於文公朱邑之間。里之奸義者當饒爲之。又不待法之嗾噬也。嚮嚮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辟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

祭盧州殉難官紳士民文　粉碑六安州學署

維崇禎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越廿癸卯。欽命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理地方勅於盧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興基。翰林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盧州殉難官紳士民之靈。曰。嗚呼。今夏賊陷龍舒。蔓於郡城。無巢六雀。諸州邑後先俱失。余開報涯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撥腕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官紳士民何罪。而乃罹此厄也。傷已。九月。余城事於檢挽之役。策馬西征。曰擊荒草迷途。烟炊斷絕。遺骸而地。怨氣凝結。嗟哉死者。不可起。梅而生者殘破斷腕。同於人彘之形。抑更悲矣。憶昔余之鎮寧。百姓迎於路。賢士大夫候於庭。相與勵師徒。盡籌策。修守具。備餱糧。若同舟之遇風。同室之助鬬。家人骨肉之流。何其脈然而今已矣。未簡書而治兵者。處嬴糧芽。遣若山輸。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面憔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即勢孤救絕。爲心一耳。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在不顧身。手刃賊衆。無寇危鬼。誓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三三然弁髦不働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爲賢紳。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掉短。不難居是郡而莽大夫。盡其隱雖不知如何激烈。乃束手就縛。長跪乞哀。即幾千百首。俾全其就木餘生。爲節義名鄉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藏死如歸。甚在守禮之子矜。飢窮之黎庶。豈不働哉。余爲諸公慟。士民働而幾無以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於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疲防。余爲之辯雪。而悵悵

五常陽。冰山錯發。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垂名光史册。貞哀貫鬼神。即餘英所振。猶便旭伏狐擯。至今不敢踰冰霜之澗。川師之死質於生速矣。更何惆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揑文名。更稱冰檗。當其提衡冀北。八郡肅容。法雷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學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於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聰。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如此者乎。且師之於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已也。又因法哲甚。而師之官愚中。每遇公餘即騷屑以後。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歡。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儀。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驚曰。爾胡爲乎來哉。雖恐夏戹之載禍相餉也。顧危者是而倘旅以相知見累。師與師而父母矣。濡首深思。每懷靡及。竊頷仙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泰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徒懸穗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爲一睹龍山風石。而忽不禁血淚之橫溢也。師之翩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即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堪固無所事。法即謀片石。綿師忭瑣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面。視之於文公朱邑之間。里之奸義者當饒爲之。又不待法之嗾噬也。嚮嚮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辟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

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趙君之死無憾矣。如太史胡君。勳卿。錢君。大參程君。旅總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事。余皆之歸導。而悼傷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胡等。皆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原問其姓名。要皆攘臂刃而不悔。甯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而余又何憾乎。余所勗者吳天不整。降此荼毒。上不能矯節控弦。銜枚力於皖上。受事之日。滅此朝食。次之兩淮督運。不能決樽俎。分符轉戰。有獻俘馘馘之功。下之不能周旋郡縣。嬰城固守。爲父老子弟議保聚。數者無一。遂碌碌取容。而波頹瀾倒於宇宙之內。嗟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雖然余之歸大矣。重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共白也。嚴衣躍馬。念止在民。使鉞臨戎。權力是視。諸公士民尙鑒茲哉。余用是益自悲矣。滿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下詔哀卹。明堂、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爲諸公者可以揚揚地下矣。勗是千百萬億之士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畢至。大小畢從。今西望國陵。果眺姥山。南懷冶夂之衢。北極毛公之城。淒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焰冥迷。青燐滿目。余之慟將何時而已也。所願生爲怨苦之人。死則化爲厲鬼。以助余前驅。翦爾仇讐也。余有心腑。能忖度。余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慰余之言。庶余之心。亦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歆余之饗矣。

邀助左公子啓

原任北直學院左大宗師。立朝勁節。昭昭人世。更服厭吾黨。四豎如洗。二萬壓坐。在逆墻。原以株連亦厥之法。巧寓追贓。而郡縣自不敢於風波震撼之中。偶露矜恤。將累世所遺。積佛所盛。聲格合族。席捲同宗。壓鐵破呼之苦。僅得十分之七。士紳戚心於後嗣。貴戚厭忘於前來。路遙途窮。只得向朝不保夕之周親。爲殉肉哺嬉之義貲。隱忍當日。屈指今朝。且今皇仁浩蕩。雖邀嗛艦之愿名。而恩債浮沈。仍受喪家之實。是豈徒謝聖仁之已見者。得爲論以新之。而日變之途。愈葵窮其致。是豈徒謝聖仁之名。而退然不勝也哉。極神調。左世兄謝恩北上。道居京郎。而不敢陳乞。聖明退無以施。顏貧賤。不惟八口待命。亦復衆姓嗷嗷。倘家之總難忘。活命之恩。忍負。麥舟大義。豈讓旁叔。道義交情。正屬我輩。祈諸位道兄。書先師於既往。敬愛如生。助貲酬於窮途。樂周不倦。願出者自書姓名。單到時轉相告語。臨啓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乞間詠序

魏公六盾詩。成於解朋事之後。著也。故題曰乞間。其章亂曰。不堪倒懷處。昨日未開身。予讀之憮然。昔范雎與曹賜用事。白髮交。辱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劍多。憶舟野書長白洋河。范公所歎。台魏公所詠。其未間念間。古今同情。若此。第間有多門。幽人貞士之間。則吹笛生悲也。卞大人元老之間。其道益不可言。漢建武以吏事責三公。功臣率不任職。蟬貂鎗鼎之列。一時多間人矣。然史言膠東侯復剛而多大節。及以侯就第。推閭門養威重。夫威重之臣。豈國家可少哉。蓋帝用侯於四方。執與用侯於閭門。且珍寶者。由陵挾以爲威。威與重政以悔。在人耳目之外。史寫侯以閭門兩字。頓寫妙於下語。故元老大人之用。莫要於能間。以對治慧。至孟公智驛。郤正衆口占。時奉召勤左兵。燕子磯口占。時奉召勤左兵。磯頭遠帶淚。滴滴沈江底。

四書文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倦海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豈聖仁以夫子爲終。而非以爲誨術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然而全乎天、全乎人、不若全乎天。然而全乎天、全乎人、固若全乎已。天下事必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於此。以已之學、救弟子之學。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人之學。聖仁之統、難以夫子言終。而學人之昏、實以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豈聖仁以夫子爲終。而非以爲誨術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然而全乎天、全乎人、固若全乎已。天下事必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於此。以已之學、救弟子之學。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人之學。聖仁之統、難以夫子言終。而學人之昏、實以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豈聖仁以夫子爲終。而非以爲誨術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然而全乎天、全乎人、固若全乎已。天下事必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於此。以已之學、救弟子之學。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人之學。聖仁之統、難以夫子言終。而學人之昏、實以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豈聖仁以夫子爲終。而非以爲誨術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然而全乎天、全乎人、固若全乎已。天下事必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於此。以已之學、救弟子之學。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人之學。聖仁之統、難以夫子言終。而學人之昏、實以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如苦抱痾。公餘側枕奈如何。民飢由已嗟難食。兵悍逢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密忍復爲苛。白雲交萃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劍多。

憶舟 時書長白洋河。

燕子磯口占 時奉召勤左兵。

磯頭遠帶淚。滴滴沈江底。

所寄。而又非爲一己之耳目也。直並幽陬之四肢四明。合參其消長之分數。而開天之精靈、固已公之於萬姓也。夫仁莫大於公天下。而輔裕者其妙已。聖主之視其人也。原非憑運。故心智之寄礙有所鍾。而又非爲一己之心智也。直爲含生之祠攄瘁榮。遍給以渾沌之生趣。而統天之鈞鑄。固已再造於羣黎也。夫仁莫神於造天下。而既潤者其粗已。蓋萬靈之性命。統繫於一二人。而後民物繁生。不妨各乘其害氣。此造化之妙於仁也。心乎天下者。已於時咨之內。僭萬難之性命而顯。則施濟之奇。不勤於蜂色也。準乎生機之廣溥而已矣。鹿類之天心。總育於作人之人。而後氣數遷流。不妨越搆其險阻。此天下之化於仁也。存心得人者。獨舉川岳之靈。憑鹿類之天心而造。則大生之柄。不屬之乾坤也。負然元氣之獨闢而已矣。是故生人者。與天而其仁祇在一世。故才運遞乘而貞元之氣已薄。得人者與人而其仁直在萬世。故平成雖邈而如天之宇宙覩。則通天下爲一仁。而大人之事畢矣。

史忠正公集

附錄

明史本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稽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故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自間道突安慶石碑。蔣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盧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則捕。賊走盧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宵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沖。總兵官左良玉駐樅陽。文燦劉良佐駐殷家汊。黃得功駐小孤山。相去各數十里。可法以督師駐安慶。居中調度。賊攻樅陽。良玉擊敗之。相持數月。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山、潢川、商城之頴州、

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多部將汪碧鳳收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盧軍衆事勢開遠。兼擾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旱賊益熾。藏罪立功。可法知如小精悍。而搖目燦燦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勁能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潛南河。漕政大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圖武備久弛。政大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圖武備久弛。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與阮潛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迎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復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京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孔昭。振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鳳。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可法不可。咨之王。面擁兵入覲。拜表卽行。可法遂請督師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卽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泗。駐臨淮。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泗。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啓行。卽道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率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猶益無所憚。孔昭以憤言舉吳甡譯殿上。拔刀逐愼言。可法馳解。孔昭卒扼甡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襲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風泗蕭蕭滿目。雞犬無聲。營舍悲愴。願愼終如始。處深宮廣庭。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薦。屢闕受錄。則念先帝之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薦。屢闕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蕨。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能。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戚嫉傷厝。無時忘寢。三疏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振。老成投閒。豪傑裹足。祖宗憲愼。大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爭徙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恫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撤坎十百。埋簽戢。旦日朝

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扣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畏然，爲具疏恩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大清兵雖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晉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璽極二，詔，懇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領餉取貲，士英斬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滑，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合鎮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又立傑子元潛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劾可法，士英嘗故中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詣宮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大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都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瓜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按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督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攻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禮薄江都知縣周志畏，將伏龍、鄭淮四運使曾應遴、照磨衡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廩貢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啟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擁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及不筵，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憊索酒，痛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鐙鼓佐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逃民育意，乃獲免，容子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衣冠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撫燕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而歸，可法請當之理，其忠毅類如此，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淮，以當南北之衝，四鎮基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軍府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顧倒錯，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殘編忠烈傳

聖可法字道鄰大興人原籍蔚州崇禎戊辰進士性孤耿有志略崇禎末縣官兩京兵部尚書總督崚偉鄖侯勤先於李郭蓋以不離帷幄故捕除既盡其機謀身在朝廷即賊忌亦貴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幸遇陛下御極應瑞鳳舞興祥卜鼎於高皇創造之基承休於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成歸臣等竊意安危之係在於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即此用人之始伏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授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舉心錫難萬姓歡呼成頌陛下知人善任遠追堯舜則曾之明用人求德近鑒元老壯猷之績既昇之以調元贊化之職仍資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真聖人大度神武曠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鐵骨清氣清思仰望係南北之疆固其練事之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先帝眷注獨加倚畀獨重然不用之於北樞而用之於南樞者固天驅先帝之心留此以佐陛下今日中興之業者也順流都積弛之後未易蒙安自樞臣整頓以來漸堪驅策經營在一戰之間堅瑕係全局之重人材聞之而湊集一經其目便眞僞大小之畢形政事過之而悉周凡在所司纖寒若且昏而不廢蓋以其無欲故能知人以其不倦故能舉政眞救時之宰相濟世之忠良也今陛下奠安南服則情形敏練之熟無踰可法就銳北征則廟堂籌策之能亦無踰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踰可法由其才望之隆足爲控制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奸邪曰今詔令初頒人心甫定衆正舉升羣小亦斂不敢覬長城方壯風狐正畏其潛萌只以可法秉志清剛毫無顧忌故同列皆願望名臣引用無胥人敢賴不獨用兵勤守事宜資其成算即亦人才進退關頭賴其主持日者忽聞出代督師之命衆心惶惑未識所措雖淮揚係兩都門戶畢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朝則出師命將眞可取燕雲而復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淮而全半壁淮揚雖急宜別命一將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糧有著著應手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實戰守有事事紛擾之慮即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無疑廢機會一失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伏闕哀籲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而至如陳名夏項煜諸人既以身受僞官覩顏事賊乃復出頭鋒面磯列朝班甚有陰奉賊指愿效奸細展轉蠻緣復職誤國嘗此風鶴未定之餘又有此爲僭來臺之冀忽爾重臣出外樞務變更其何能忘此危疑之情也伏乞陛下仍留可法在朝佐理一如前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或起廢毅然肯行者前赴淮安以圖進勵仍將逃回諸臣察其曾受僞職者戮諸東市其未受僞職者投諸荒裔蓋此番不死諸臣與唐天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去西川太子速興盛武臣下無必死之條今天宮播地乾坤何等時也但聞主辱即當臣死今聞主死倘可臣生此宜亟正典刑毋滋稽惑以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懇祈陛下大察天下之勢俯順士民之情既重根本貴化之人兼濟門庭進退之策罪有罪而任有能專大任而定國是庶幾中興之業可成而漢光庶得再見於今日也某等無任激血

左史遺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裘使生衣掩戶即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量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輩他日擇吾志畢、惟此生耳及左公下殿獄史朝夕獄門外逆奄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鑱、雜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即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蘇憐以指撥背曰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搏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擲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張獻忠出沒潁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幢帷外撫健卒十人令二人曾踞而背倚之頗戮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中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逢山左公壻也與先君子善詳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公懇留在朝疏

竊謂撥亂反治必天生聖明之君翊運扶艱尤資雙眸良之佐故漢光復起司徒功冠於寇馬唐室再興鄴侯勳先於李郭蓋以不離帷幄故捕除既盡其機謀身在朝廷即賊忌亦貴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幸遇陛下御極應瑞鳳舞興祥卜鼎於高皇創造之基承休於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成歸臣等竊意安危之係在於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即此用人之始伏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授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舉心錫難萬姓歡呼成頌陛下知人善任遠追堯舜則曾之明用人求德近鑒元老壯猷之績既昇之以調元贊化之職仍資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真聖人大度神武曠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鐵骨清氣清思仰望係南北之疆固其練事之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先帝眷注獨加倚畀獨重然不用之於北樞而用之於南樞者固天驅先帝之心留此以佐陛下今日中興之業者也順流都積弛之後未易蒙安自樞臣整頓以來漸堪驅策經營在一戰之間堅瑕係全局之重人材聞之而湊集一經其目便眞僞大小之畢形政事過之而悉周凡在所司纖寒若且昏而不廢蓋以其無欲故能知人以其不倦故能舉政眞救時之宰相濟世之忠良也今陛下奠安南服則情形敏練之熟無踰可法就銳北征則廟堂籌策之能亦無踰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踰可法由其才望之隆足爲控制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奸邪曰今詔令初頒人心甫定衆正舉升羣小亦斂不敢覬長城方壯風狐正畏其潛萌只以可法秉志清剛毫無顧忌故同列皆願望名臣引用無胥人敢賴不獨用兵勤守事宜資其成算即亦人才進退關頭賴其主持日者忽聞出代督師之命衆心惶惑未識所措雖淮揚係兩都門戶畢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朝則出師命將眞可取燕雲而復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淮而全半壁淮揚雖急宜別命一將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糧有著著應手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實戰守有事事紛擾之慮即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無疑廢機會一失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伏闕哀籲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而至如陳名夏項煜諸人既以身受僞官覩顏事賊乃復出頭鋒面磯列朝班甚有陰奉賊指愿效奸細展轉蠻緣復職誤國嘗此風鶴未定之餘又有此爲僭來臺之冀忽爾重臣出外樞務變更其何能忘此危疑之情也伏乞陛下仍留可法在朝佐理一如前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或起廢毅然肯行者前赴淮安以圖進勵仍將逃回諸臣察其曾受僞職者戮諸東市其未受僞職者投諸荒裔蓋此番不死諸臣與唐天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去西川太子速興盛武臣下無必死之條今天宮播地乾坤何等時也但聞主辱即當臣死今聞主死倘可臣生此宜亟正典刑毋滋稽惑以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懇祈陛下大察天下之勢俯順士民之情既重根本貴化之人兼濟門庭進退之策罪有罪而任有能專大任而定國是庶幾中興之業可成而漢光庶得再見於今日也某等無任激血

書殉揚州事

乙酉四月初一日。開部史公在揚州。聞大兵信急。督師往泗州防守。後六日。朝命輔臣史可法。禦鎮黃得功等渡江。史可法仍守揚泗。公馳至泗。而總兵官李遇春等已降。公乃同副將史德威、率數千騎回揚。泣諭士民益陣爲死守計。十五日。擁親王以兵至城下。使降將李遇春說降。公令德威施照諭春負國背恩。王使鄉約捧令旨至瓜邊。公曰。吾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縱健卒二人。取令旨鄉約投諸水。遇春奔回告王。王乃以書來。公復書不屈如故。十七日。又接王書。書五皆不視。啓視。投之水。乃檄軍道高岐鳳。總兵官李棲鳳、又臉城降。公知事不可爲。十八日。呼德威入內。持之慟。囑書死報國。欲以德威爲後副。德威伏地泣曰。相公爲國殺身。義當同死。何敢偷生。然德威自有宗支。況無父母命。安得爲人後。公泣曰。我爲我國亡。子爲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屬子。子可勿辭。時總兵劉肇基等同侍公側。亦交口泣勸。公泣拜德威曰。爲我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忍負我。德威始泣拜受命。公遂繕遺表上朝廷。又爲書五封。一致某王。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叔父兄弟。一付德威。屬以請入宗廟。寄託後事。盧軍中有失。重寫如前。付僕李喜收存。又囑德威云。我死當葬於太祖高皇帝孝陵之側。二十五日。兵攻城急。公令以啞銃傷者頗衆。公拒之益堅。二十五日。兵攻城急。公令以啞銃傷者頗衆。劉小全馬如龍倡言作亂。密邀百人噪於軍。時漏下三刻。亂兵自外入城。內數處火起。公詢知其故。檢章疏文移有關撫事者。付幹掾數人。命攜之踰垣避。掾乞請同死。公曰。無庸也。汝輩所付皆係軍國。不可以失。揮令頓去。內有一小侍亡其姓名。曰。奴願隨公。公義而留之。朱衣坐室上。乘燭仗劍。亂者趨至門。見公神光照人。端嚴可懼。遂斂手而罷。昧旦。調川兵討平之。公素服避正寢。外以謝百姓。士民扳挽而泣。伏地叩留。願有出血者。公檢被焚之家。每屋一間。賑銀五兩。少選。亂定。兵民安堵如初。戊寅夏。飛蝗自西北來。蔽雲霾雨。驟。公命官民捕之。死蝗山積。而害未減。公每於子夜跪禱。爲民請命。凡焚香靈三炷而達昭。如是者彌月。其掾請曰。得毋勞乎。公曰。余倣秀才時。合一月計之。止得七夜熟眠。自服官來。惕夫。此何足言。獨恐罔所濟耳。庚辰春大疫。道上僵屍枕藉。公措米千餘擔。分設粥廠九處。活饑民無數。六民感公德。建碑祠。歲時祝焉。無何。聞太公訃。公哭泣毀容。水漿不入口。士民環跪請曰。太公以天年終。公其爲朝廷自愛。不得已進一粥焉。弔者日衆。雖部民賤隸必叩答之。及去。朝廷聞其賢而未信也。道中捐數人。先於滁州祠之。比至。啓其篋。得銀盃二。金扁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軸而已。使者報聞。帝爲動容。於是有奪情議。公再疏固辭。服闋。授七省總漕。兼督南司馬。後視師維揚。卒以身殉。大廈非一木所支。大才非其時則歿。心能不魏。行足見天。以云無負所生焉可矣。善。六人言其所見聞如此。

功德記

明季寇逆猖獗。書流楚豫間。當軸以皖城爲故都上游。議設兵備。制寇使不得南下。一時草創。百務紛挐。而命官之議報可。舉朝視爲畏途。時史公任比部郎。奮然起曰。國家養士。原爲社稷計。今若此。非所以報主知也。自請往。至皖日。不暇給。築城濬濠。措餉募兵。月餘。得八百人。雖訓練未深。而戰守有恃。皖遂爲江北一重鎮矣。丁丑。兵燹益烈。兵單衆寡。復議增設撫臣。以爲豫楚聲援。開府於六。廷臣推公爲僉憲。階焉。其草創更甚於備皖時。公甫下車。舉開遠湯公代兵備。公乃露宿行間。凡所經畫。不誡若名將方略。以故賊出沒雖常。而六無恙。江北諸城無恙。因而故都亦無恙。公之功大矣。終歲一衣。蔬食白足。開禮賢館。廣咨問。爲德若不足。念濟衆之害。所在皆然。而六尤劇。公視狡倭嗾民者如讐。經殺數翟。其時赫然維新。諸郡十四屬之民。始得帖席而臥。簽點法相沿日久。差之中有養馬一條。計六應供馬二十六匹。值川兵之日。游騎四出。所謂大府援鎮。飛來食人馬。差一至。坐索無已。往往中人之產立盡。六民困甚。顧於公。公憮然曰。條鞭法天下皆然。而六仍點差之陋。抑何爲者。於是允所請。差歸於官。而里民佐其費。勒石垂久。至今六人賴焉。公壁下卒多秦晉人。類皆驍悍不率。內有驍丁蘇姓者。以細故射殺老嫗。公杖殺之。其黨劉小全馬如龍倡言作亂。密邀百人噪於軍。時漏下三刻。亂兵自外入城。內數處火起。公詢知其故。檢章疏文移有關撫事者。付幹掾數人。命攜之踰垣避。掾乞請同死。公曰。無庸也。汝輩所付皆係軍國。不可以失。揮令頓去。內有一小侍亡其姓名。曰。奴願隨公。公義而留之。朱衣坐室上。乘燭仗劍。亂者趨至門。見公神光照人。端嚴可懼。遂斂手而罷。昧旦。調川兵討平之。公素服避正寢。外以謝百姓。士民扳挽而泣。伏地叩留。願有出血者。公檢被焚之家。每屋一間。賑銀五兩。少選。亂定。兵民安堵如初。戊寅夏。飛蝗自西北來。蔽雲霾雨。驟。公命官民捕之。死蝗山積。而害未減。公每於子夜跪禱。爲民請命。凡焚香靈三炷而達昭。如是者彌月。其掾請曰。得毋勞乎。公曰。余倣秀才時。合一月計之。止得七夜熟眠。自服官來。惕夫。此何足言。獨恐罔所濟耳。庚辰春大疫。道上僵屍枕藉。公措米千餘擔。分設粥廠九處。活饑民無數。六民感公德。建碑祠。歲時祝焉。無何。聞太公訃。公哭泣毀容。水漿不入口。士民環跪請曰。太公以天年終。公其爲朝廷自愛。不得已進一粥焉。弔者日衆。雖部民賤隸必叩答之。及去。朝廷聞其賢而未信也。道中捐數人。先於滁州祠之。比至。啓其篋。得銀盃二。金扁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軸而已。使者報聞。帝爲動容。於是有奪情議。公再疏固辭。服闋。授七省總漕。兼督南司馬。後視師維揚。卒以身殉。大廈非一木所支。大才非其時則歿。心能不魏。行足見天。以云無負所生焉可矣。善。六人言其所見聞如此。

六安生祠記

宋之正

今上聖神文武，克詰張皇，計戡定遠猶，必先疏清近服，顧兹關雒，紓輓延楚豫，歲乙亥，始肆跋蹐，江以北，西來則六安當其衝，東南倚則舊太作之徑，廟謨宏遠，特開六鎮，遴府，授節鉞，以重捷伐之權，維丁丑大中丞史公，實膺簡任，馬公濟寧致遠，惟神惟幾，蓋自兵備皖上，業稱三軍之司命，兆姓之憑依，六雖天幸分隸，然叢爾殘區，何以親日月，當雨露，為子弟遂移讞於斯，臨挹虎賁，距躍推雄，甚布星羅，荐蠻增勝，犄日募選，陳之奇材，市洊淵之盛，是，蠭集帷下，公時時簡閱面肆習之，方略，節制先聲，隱然敵國，草薙新模，度越尋常，萬萬矣，軍實益盛，敵愾當自無前，每一開聲，莫不介馬而馳之，六舒桐黃之交，袤延幾及千里，賊婁入犯，創而板山諸險奧，縣戰獲俘，公臨陣身先士卒，諜勇用命，所向無堅，踐布甘不自侈，彼醜雖毀，繇是無復長驅，盛和諸營間，往日覘伺之路，頓絕，此事績著陵京，勤施社稷者，未易縷指，獨是六紫過化，功德與高厚等，衛恩思報，有自來也，六悟嬉日久，民不知兵，狡賊突臨，駢首就戮，公建六安營，用專捍禦，更酌濟餉精長策，地方無饑戈之苦，有保聚之安，賊不致走城下，如無人，而城中亦倚為耳目，胜雖援，年來，婦子免鋒鏑者，何啻千萬，城垣頗圮，易扳以據，遙覩永蛇，士民日夕皇皇，公捐俸修葺，佐以節省之資，費不下二千金，而不煩公帑，不括民貲，且始終閱視，即一頓一石，數日寫衙心經焉，不日之成，悉為堅壘長城，乾若垂保障於無窮，樓櫓相仍，陛陛，公首臨預宮，集耆生而與進之，重之咨詢，接以温文，中有稍知自砥者，尤加陰異，凡屬子弟，姿蓋色動，觀宮牆之宋飾，復捐助緡督，時值囚異，心驚雲漢，公庋悅步綸，甘澍時沛，雹以蝗臘害稼，分方募捕，蝗獨啖啖，設壓阱之，穀價驟湧，立論疏之，酌盆濟，虛至誠動物，一方民獲免溝中之瘠，猶存守望之身，秋毫皆公力也，軍興孔亟，承役者雖富室亦蠭，張威肆虐，民命不堪，公嚴為禁戢，使不得橫索，而狂逞焉，郵次望風斂迹，兼充士民隨言，勒成一條鞭冊，賦役適均，更有相沿陋規，立石刊除，里甲賴以存活，棲猶交頌，侵漁錢穀，以數萬計，公莫皆罷於理，舞文詭始知惕息，奸蠹縱橫，閭閻晏良善，公廉得其實，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諸濟惡以次芟除，六墨犯贓，久累貧民，破產者不勝屈數，公特疏請免，波及之衆，歡若更生，彈丸脊士，若擢兵囚，公約己恪民，泊無一嗜，夙夜寅清，焚香靜對，一惟君國是急，精敏絕人，事無鉅細，咸周視親，目擘耳聽，口答手批，靡不贍舉，而始終略無少倦，綢繆孰定，惟儲糧為急，時荐饑見告，兵民一時且然，即以所儲給軍，而令不得與民為市，以杜爭端，更念大旅狎至，容貲裹支，敲扑徒煩，庚癸莫戢，仍預檄撫諸郡邑協助，恢近萬金，貯之六庫，驛騷雖劇，應之裕如焉，公本原澄徹，神明日生，撫巒胝篤，經慮彌遠，古大臣睚眦之致，先事之防，庶幾見之，入德溥博，若是施也，蓋發所將，率彪虎，熊羆，平日顏悚於纏束，迨久乎相與感而泣下，顏為効死，方鼓厲待敵，而太封公計聞矣，公慟聞，見公纏綿蓐寢，不放下士所不甘者，始相與感而泣下，顏為効死，方鼓厲待敵，而太封公計聞矣，公慟幾絕，水漿不御者，更四晨昏，勉徇輿情，稍進七粥，雖毀頓之餘，惓惓惟闕事厥後耳，是時公請得憲使祁公，請戍貞憲一力同心，禪於安撫者甚大，遂與今大中丞鄭公並舉自代，而新命已有先祥矣，嘉規哲隨，較若畫一，錢國為民，功德更稱不朽，公今衡恤歸，垂髮戴白，炷香扳號者，彌滿川谷，送今猶子婦人，無不

見公之真，勇夫悍卒，無不懷公之德，而右今未有者，士若民僉謀佈祖，宴，謀仰體素心，永敬蠲，夕，宋能已，爰就駐節近地，檀宇是營，俾藏時瞻覲，苑若公坐堂皇，布德意，撫校鄙指，為元元採陸危也，想公霜邁天顏，時當簡在，爰立左右，用叶為霖，不遐還此一隅，草野中方以卜平治云，祠經始於嘉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落成於十三年三月八日，是役也，俯順羣心，先謀基定，實裒度於漼使渤公，而新任朱州守，心切景行，經圖締建，用襄厥成焉，公名可法，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府大興縣籍，開封府祥符縣人，戊辰進士，

慕祠記

謝啓昆

今天子御極之三十年，余以編修入史館，方綸纂綱目，欽奉上諭，以明福王之死江寧，倘與宋尚渡相彷彿，特命存福王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方嘉予之之諭，其時讀者無不仰見我皇上褒忠節，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嘆史公之心跡得大白於興朝，為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慶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祠宇斬新，問之，或曰官楊也，又云，其子孫自為之，余喜公之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純，奉公文集來謁，即史所稱奉遺命為後嗣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士宏書公殉揚州事云，公死閣中，命家人李智曰，我死當葬高皇陵側，城破公曰，刻不殊，史德威等兒之年小，東門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論之，不加，來死，因被殺，德威自奉遺命為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亦死，嗚呼，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揚，葬鍾陵，公之精魄，具不憑戀於揚州可知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是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州，掠擄偏城野，惰者至被殛官鄉，先勳誅殺之，朝命公往，傑乃聽命，公為屯其衆於瓜洲，衛允文督與平章，與黃得功，棘，姐公請官，脫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公之生之也，即無墓，猶當世世祀公，況表冠所葬，肝腦所塗，乃在此土耶，周崇其祠宇也，閱宜，開純言其曾祖德威，本籍山右，非公配葬，歸山右經焉，越數十年，純父某始來揚，士人使公墓地，自於宜，清還故址，以前運使朱公請，刻於祀典，乾隆戊子，純請於前運使

蔣公鄭公得帑金建祠三楹。今又踰於運使邊公。上嚴院伊公。復修祠門樓三間。益垣以砌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純叉子前後用公私錢。撥置手植松柏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庇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遇有幸有不幸也。余既喜於綵纂稱旨。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乾隆四十年十月。

後序

乾隆乙未之冬十月。先忠正公仰蒙天子褒忠賜謚。越二年丁酉。戶部侍郎彭公以公遺像進呈。恭奉宸翰題詩一章。以御製書半文命大學士于公敏中書之像端。而錄公上攝政王書於後。並命皋鏞嗣讐。以垂久遠。

皋章娟煥。昭茲來許。誠亘古以來未有之盛典也。庚子甲辰。叨華南幸。特蒙大臣子公祠榮賀酒。聖澤頒。褒榮已極。公其可不待文章傳矣。伏念公孤忠亮節。載在史志。當睿師勤王時。凡奏疏筆札。皆足以見慷慨致命之志。今天子特予褒揚。俾垂奕禩。純爲孫子顯敬。然已乎。公之大節。固不待文章傳。然亦散佚不可多得。謹就先府君所存遺稿。分編、列爲四卷。敬繕簽章。冠諸卷首。而以史志記贊諡辭附焉。編次既定。付之剞劂。益幸遹逢聖主爲千載一時云。甲辰孟夏。元孫開純敬識。

夏內史集卷一

夏完淳纂完淳字存古江南華亭人明孝功郎中彝仲子崇光時以隆控中書本朝順治丁亥走吳島軍爲監紀後欽不屈死年十七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卷一　賦一首

大哀賦并序　朱錫鬯集唐云存古南陽知二江夏無雙東發從軍死爲殺魂其大哀一賦是魂國咸皆錄盡未聞善賦汪尚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

時以乙酉之年壬午之月玉鼎再虧金陵不復公私傾覆天地崩離託命牛衣巢身蟻穴屯東幸之翠華蒙塵帆道望北來之浴鐵飲馬姑蘇申胥之七日依騰秦庭何在墨允之三年捍戚周粟難食黃、農、虞、夏遐哉尚友之鄉商北東西涉奚容身之所在昔士衡有歸亡之文孝穆有陷梁之札客兒欲恨於帝秦子山傷心於哀郢咸悲家國並見詞章余始戚童便膺多難揭竿報讎束髮從軍朱雀戈船重連長往黃龍戰艦淟涊不歸雨霰雲迷孤城漏版三軍魚服雲橫嶽浦之帆一水狼煙風動秦房之火戎行星散幕府蹤離長劍短衣未識從軍之樂青燐蔓草先悲行路之難故國云亡舊鄉已破先君絕命冀葬房於九泉慈母披襟隔柢林於百里爲旅託命漂泊無家萬里風塵志存復楚三秦壁壘計失依劉鴈帝子規千山俱哭吳江精衛一水孤飛實海爲之田積骨無其地葬平陵之翟義未有聖人天臨地制久同泉下日慕途遠何意人間魯酒楚歌何能爲樂吳歈越唱感令人悲已矣何言哀哉自悼聊爲此賦以舒宿恨焉呼

黃旗紫蓋雪戟霜矛何意南朝天子竟授大將之戈北部單于遂據降王之組登高廟之臺十七世而勞移孝陵之澤三百年而中斬乎此天時人事可以痌心者矣國亡家難黔首未而撫膺垂泣辰倒河山而失色勞者言以達其情窮人歌以誌其事追原禍始幾及千言寄慈心於詩酒阮籍途窮結客士於諸簡張良滄海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

維昭代之興也乘土德而紹干麗旭日而承天帝執牖以司命事獄鎮而長懸捕施頭以淨衛糾角端以定邊窮邛筰通浪玄朔方大出南交凱旋崇文會武東鰲西鶡混兵則法高司馬論都則賦擬孟堅儐禮樂於虎觀絕烽火於狼煙法不更而澤久兵不耀而威宣儉唐虞而比德倘殷周而卜年不意塔軨無長烟之期玉歷有中屯之會天子蹁躚無爲塞聰而治羽獵火五柞之場歌舞納三雲之地震蹙分枯竟之形秦階起蟠蟻之異議論煩譁于戈兒戲有道詠賢鳥而長歎案公指鍋駝而下淚山來顏面點然海不波而湔沸然四極未虧三倫不易草本寒於北街星日陳於南極閭左多游俠之徒京華無慙悖之客道□□虎帳不朝□□漁陽直入邊水無聲豎閭慘色鳥和鮮卑之部封豕長蛇之力徒報幕南窒羣黃北中行之背未答趙信之城再立使我燕頷罷韜霜戈雪戟出榆塞而不還隆準矢而長驅溷溏月窟之哀長看山陰之翼於時五帥不歸三城莫復□在背扁□佞胡腋兒子所以傷心江統於焉太息且也朝堂多水火之爭邊徼有沙蟲之厄未拜郭隗先誅李牧熊羆代而星淪猿鶴秋而天覆自藏日之惜簸卒終星而畏國繼以中常侍之竊政大長秋之尸祿聖姚定申禁之謀節讓起北宮之獄顧尚鯈酷於三石梁若權延於五鹿璿庭之壁川幾淪廣漏之暉靈不洛孤臣飲恨於房鍵頹士含辛而聲木況夫疆埸多事邊境傳烽恢落魚門之胄空誇馬服之功衛青未聞其絕幕魏絳不見其賜鐘庸遂汗馬策賞盧龍反夫星明少海天宇大橫殷丁河亹之志周宣江漢之風詠司赫之士市賦崧嶽軍不能止宣房之決勺水不足息蠭山之紅兒伊川之披髮鳴於塞上周九鼎之重輕鎮山川之保障顓頊則首帝嚳千羣臥野則鴟鴞萬帳定遠非萬里之侯黜姚無百戰之將登陣而魚鱗倉皇入援而龍旆震蕩

衛丁客叛於東膠王修之亡於樂浪非無刁斗之將軍尚有綸巾之逢春牧諸陵之弓劍甘駕降將雲帆北渡賢王賀馬東征方將鴻雁集其安宅鴛鴦棲其井幹列九賓而告廟開八門而受寧忽焉五斗米之教起三里務之術成秦曾蜂擁豫楚蛾聚給雲臺之役尚書開武庫之兵咸墨衰以蒞金革咸班劍以任鼓鉦卒之黃巾黑幟之紫散青絕白馬之橫行王田叔父君之孤兒咸嬰白刃有結丹纓赤紱縣而青牟脅寒光顏而茂苑卻式鄗國旗裂幹霄情祭通侯於太牢東昏戚王人於揚水流新帝子沒而煙凝南面主孫閻面革遷室城溢長陵之抔土傷神州之陸沉彼何人斯袞裳至今矧夫上谷爲蘇鼓之場北海無龍蛇之陣李都尉部曲不歸陸平原風流頓盡嶽馬陵之道窮絕龍城之背近閩門則畫策萬千旌節則功勛尺寸干城爲矛戟之臣所志忠貞爲棟

之分。恆見恥於少卿之書。非所望於錢神之論。墨人屬玉衣而燔替。乘盤裘而獨悶。便殿容漢平臺庾閒。賜金罷則執政爲貴人之牢。盛山頹則廷尉哲君子之吝。然主威雖上法宜武。一作武宣臣德實遠懋厥閒。使臂逆而更難。登難潰而莫晚。所以逐水東西。人多犯順。大河南北。野皆饑饉。黑山寇以益繁。尤來聚而愈迅。王師如秋風之捲枯。下堅城若朝霜之悴菌。赤羽動而北馳。黃金鳴而西振。封狼谷之一丸。據雍州之九郡。城郭旣淦。衣冠偕隕。扈兕有未歸之華。元丹實有不歸之于蔡。既度陝而叩關。復踰河而入晉。三千屬犀之騎。十萬逋風之刃。黃金盌之蔓草空衰。白玉使之春梁供震。地折天崩。海焦星窘。蓋尤之毒霧彌天。軒轅之鼎湖虛殯。恨黃竹於千秋。悲蒼梧於一瞬。椒宮爲血淚之湘君。鵲觀有呼魂之子昏。市望帝以何期。矢叩閽而難進。可憐淚雨之昭陽。更有風塵之長信。桐棺照馬鬣之封。栢路捲龍輴之轀。嗚呼。當斯時也。四海鼓飛。三靈恫瘵。造虛隨而大招。弔五嶷而長恨。天上將軍之鐵馬呼風。宜陵孝子之布衣扶櫬。三百年玉座虛移。十六世金鋪夜鎖。且也劉太尉留於蓟北。瑯琊王渡於江陰。突秦庭而歸虎穴。卜周鼎而陷泗。秣陵王氣。則黯然欲盡。易水寒風。則憯哉正深。將軍之捌北伐。□□之部西臨。假號子與於城下。不立盧芳於雁門。借蚌鷸之利。逞□□之心。北闕之樓。空凋謝。西山之松栢。遠森。太液翻而石鯨慘澹。茂陵廢而玉盌浮沉。瞻河山而隕涕。之地。漸益興剃葬之軍。既追風而西趕。遂射日以東侵。使南朝天子。北府大臣。烏衣則披綸揮麈。黃蓋則雍州出牧。劉奉春則昌順和親。組練艙艎者八百里。鼓皮犀甲者十萬人。佛鬱無飲江之志。老龍成臥路之動。而乃東昏侯之失德。蒼梧王之不君。玉兒直金蓮之步。麗華長玉樹之後。柏梁建章。則讀西京之趙鬼。臨春結綺。則號學士之孔旒。吳歈越豔。卷酒染箏。先見乎玉杯象箸。復徵夫酒池肉林。閒蛙鳴於魯公。魯私御龍袞於若亡。若存。覩江都而未武。擬長城而不文。冠蓋之銀青俱滿。朝庭之銅臭相因。但知安石之賭墅。何止元規之避塵。楚囚無新亭之淚。越絕非石室之書。南徐之兵甲不勤。漫水之草木無神。拜蔣侯爲鎮帝。弋白雁爲國賓。柱石則孔愉江統。闔外則顧約王敦。將相臺更始之辛胄。衣冠多南渡之雁民。宜其及矣。況有強鄰。於時清人河上之師。天室通好之使。未許其冠帶。莽秋。遂至夫荊棘天地。蘇峭國之旄節不歸。庾開府之江關永棄。移韶輒之千里。逐龍駒之萬騎。投鞭則淮水不流。依馬則長江無際。白羽死其孔明。綠幘已其道濟。嗟乎。揚州歌舞之場。雷塘羅綺之地。一旦煙塵千秋景異。馬嘶陌柳之風。鼠吐海門之氣。潮上盛陵而寂寞。枝發瓊花而憔悴。鉅鹿沙崩。長平兆碎。財虎相臨。蛟兕俱退。鬼石曹社之謀。天同孤首之醉。攜檢窓鎖。塹之城。孤矢落金山之壘。天子雲麾。將軍仗義。帜道降王。長安舊帝。朱組纓槐之者。青衣行酒之事。白日蒼茫。黃雲遮遞。楚嬌之錦瑟新調。代馬之丹墀乍駐。元武池邊。景陽宮裏。莫愁之歌舞如何。長樂之鐘聲已矣。斜陽歸面。燕子秋飛。蔓草平而推本先朝。追原禍始。神祖之垂典不朝。盛廟之委委。血理罪莫燔。後湖月起。秦淮則一點青煙。桃葉則三聲漁笛。蘇蘇遍於故宮。荷芰碧於舊址。平康之絕巷。鶯鳴。鍾鎮之空山。鴈唳。風塵嘉案。今十二樓。煙雨淒迷。今四百寺。烏啼上苑之花。鵲噪孝園之樹。故老吞聲。行人陽泣。殷王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淚。天地何心。河山無罪。若夫龍種困而被奴。鵾雞降而爲婢。逐燕支而

上驄。抱琵琶而北去。黑山之月。年年青冢之花。歲歲。室處有茶□之淫。□一作氣。髮有□彫之累。於是竽木犁與。風雲量會。與六月之陣。振九天之鋭。橫海伏波戈船下瀨。執□秦之陳勝。效安劉之張義。誅殷通於戲下。斬□阜於幄外。青雀蝗騰。黃龍雲遘。夸父有投杖之心。蔣陽無挽戈之計。兵刷鄰強。地柔人脆。偽心夫王子。白衣絕望於將軍。蒲類田橫之五百軍人。項籍之八千子弟。平陵東面。黃幅可留。下澤左面。烏雖不遊。天蓋遒兮不明。日荒荒兮欲暗。偽兩鎮之不歸。猶孤城之已潰。聞楚歌則都曲遑條。聽胡笳則征夫盡歌。國楊悲而陰雨深。鬼哭而慈隨萬。煙草依然。江湖如是。救魏東歸。一作歸來。靈風漲渭。至若江關不見。鄭國何方。坑既酷於新安。火復烈於咸陽。谷水無澤。雲之便。崑山非行雨之鄉。姑蘇烽火。鴈李蕭荒。草入語兒之館。月明磬檻之庭。美人則紫鑒黃土。英雄則白草青霜。風何爲而慘慘。雲何地而淒淒。魂兮來歸。秋菊屯古兮山高水長。悴邊枝而無色。客路草兮不芳。三秋桂冷。十里荷香。炎光黯黯兮消魂。煙波漠漠兮賦陽。夜不寐而隱隱。淚沾襟而浪浪。何日度嶺花之月。何年陸玳瑁之梁。燕巢枯柳。蝶舞空牆。頭無少婦之酒。城東非年少之場。舊遊零落。歸去則杜鵑啼月。力微則精衛填江。況夫國屯家難。先子云亡。訪彭咸於藥室。從晏允於首陽。留遺孤於虛室。付仗劍於戎行。濟雲帆之無路。慨士室而自傷。士章之牛衣宛臥。馬卿之犢鼻猶穿。王夷之車長餓。范曄之鬼誰憐。嗣隆則海等十六。短髮則霜鏡三千。惟我生之不長。丁窮酷之文叔。南陽白水。起勾踐采葛。飛鳶乾坤重照。日月雙懸。湖中賈勇。內地爭先。司馬乘中軍之鉞。虞人陞上將之壇。三吳漁獵。七郡風煙。扁舟勞旅。三鼓氣堅。余乃謀搖澤國。躡踵行間。欽君親之風恨。覺家國之如寇。短衣則東州亡命。長殺則西掖備員。既有志於免胄。豈無心於喪元。伍大夫昭國馬渡。張留侯滄海龍。猶綈袍非身侯之昔。漁樵當用武之年。千里之月明鼓角。五湖之春送樓船。魚龍蟄於甲帳。裘馬壯於戈鋋。錫鼘經三軍而宴。金匜羅諸將而飲。既充下乘。敢托中涓。草檄則竟愧孔璋。入幕則深慚仲寶。讀裘震澤。風旆由秦。秦帝之推來中。楚王之衆不振。時無文范。大之策權。誰衣逝矣。魚服困焉。吳明徹之功名何在。秦武陽之空勇。堪儔。吳要離矣。因風。智楚喪膽。智以明顧。富漸離之築。舊往矣。徐夫人之匕首依然。亡楚之功不就。報韓之志誰傳。乘以五馬。則募君雲。亭六龍。則周王召。泉三戶亡秦之證。九歌褒鄂之篇。功成。娘羊名。假蘇燕戟公既殁。壯夫不還。王侯則夢其三殿。夏殷則傳保十年。人林自愧。夫介推。蹈海深慚。夫魯連。管寧卑帽。箕子朝鮮。煙雨蓉門之柳。霜淵幕府之蓮。國亡家破。軍敗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緣。哀哉。欲絕已矣。何言。嗚呼。予生於烈皇之朝。長於聖文之世。佐威廟以干征。從長興而再起。追悵故君。何臧何否。言念舊臣。何功何罪。或甘食而背衣。或陳資而遺耳。或委飯而投箸。或遺玉而棄簪。或遺玉而棄簪。或委飯而投箸。或陳資而遺耳。或甘食而背衣。追悵故君。何臧何否。言念舊臣。何功何罪。推本先朝。追原禍始。神祖之垂典不朝。盛廟之委委。血理罪莫燔。後湖月起。秦淮則一點青煙。桃葉則三聲漁笛。蘇蘇遍於故宮。荷芰碧於舊址。平康之絕巷。鶯鳴。鍾鎮之空山。鴈唳。風塵嘉案。今十二樓。煙雨淒迷。今四百寺。烏啼上苑之花。鵲噪孝園之樹。故老吞聲。行人陽泣。殷王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淚。天地何心。河山無罪。若夫龍種困而被奴。鵾雞降而爲婢。逐燕支而

淪九死而靡悔。黃士一抔丹青萬祺。余草木門庭。旂常家世。家淑人黃鵠之悲。先文忠白虹之氣。非無德鑒之妻。何有文姬之姊。衣冠迹於杜曲。姓氏通夫槐里。寄食無鄉。望塵有地。范丹之甑長塞。卞彬之蘆未棄。達士窮途之悲。壯夫岐路之淚。載念脩纓。言懷邦國。恨欲言而聲已吞。慈將訴而誤沾臆。何必雍門之琴。無假武陵之笛。日月如馳。親朋不識。獨劍客裝。三江浪迹。人客鼓史之狂。世笑□公之癖。混縞衣之高賢。結屠嬙之窓客。三桑無再浴之期。一飯有千金之值。望衡鄉而雲影。瞥瞥弔故墓而風聲。惻惻落謝之徑不開。王猷之舟時出。秋水遙遙。寒林蕭瑟。野鳧暮號。棲鴉晚集。鵂嗥霜篤。鷗眠月直。過耳傷神。仰天太息。山氣分江光。森陽分秋色。嫣姚容舊。築之壺。郎將有先陪之戚。蛟龍非遇雨之期。鯤鵬無御風之力。韓王孫之城下。知己誰人。宋如意之掌前。傷心何極。下江但見夫綠林。圯橋未逢其黃石。此孤臣所以輟食而枕戈而於邑者也。

夏內史集卷二

卷二　賦九首　騷九首

塞泛賦

若夫河海之廣。雖折葦而可杭。江漢何深。亦浮杯而可渡。況乎方舟一葉。既無濡軌之憂。野航雙槳。堪問迷陽之路。能無弔西方之芳草。慟哭途窮。傷而涌之寒煙。淒其藏暮。脊乎余也。敝裘風宿。短髮霜侵。北首而懷洨。南冠而咏越吟。風雪波濤之命。平生江海之心。雖未王悲秋。戒魂遊於湘浦。而王猷泛雪。還興盡於山陰。矧乃壑水三千。蛹巨鯤於深壑。通衢十二。泣枯魚於釜鬻。仲御則海濱蟄稍。伯牙則山水鼓琴。涉江遊世。不厭其深者也。爾乃溫谷爰暖。鄧躅窮年。冰池翠潔。寒江碧鮮。木蘭倚棹。芙蓉駢船。鸂鶒婉孌之檻。鵾鷄風雪之天。呼貊則布帆無恙。刻舟則輕橈宛然。觀濤船而非神。乘盛舟而不仙。三江落梅之雪。五湖衰柳之煙。度空城兮蘼蕪。凌大浦兮寒淵。秋逐亂飛。古木微脫。寂寞溯回。蒼茫雲合。江鳧浴其平沙。塞鴈噪其晚葉。動曉氣而連翩。卉煙光而平野。可以遠遊於馬塞。涉菑鬼淨水之器。桃葉渡如之楫。荒荒宿雁之箱。慘慘盧花之月。長天勁集。客汀孤登。楓溝滿而流丹。鷗亭亭而失素。數聲出浦之漁歌。幾點中原之鬼火。迷青雨於荒洲。斷黃雲於古渡。天雞之變不驚。海鶴之飛無數。荒邱無字之碑。華屋何人之墓。隱隱遙山。苔苔平戍。傷心半死之酥。滿目無花之古樹。貞故諸之秋蓬。訪芳洲之蕨杜。既駐法於何鯨。

復停橈於歧路。猿嘷嘷而呼風。天低低而如海。柴門半掩之野人。推篷相送之漁父。煙水則羊裘見待。風浪則鴟夷來過。衛邱一節之竹。南華五石之瓠。徼寇之風冷然。子育之潮時怒。度舲舫影。其若搖。渡桴歌而如訴。清商之曲不調。子夜之聲數誤。魚無情而仰沫。鳥欲飛而難度。加以荒蘆亡命。風波逐魂。摽悴江潭之客。勞歸虞中之人。鷩風則雪柱槽浪。利利葛屨之公子。靡靡裹草之王孫。遵江南相寒酒一尊。月脚凜凜則煙漠漠。其黃昏霜落。鳥歸亂命。漂母以一飯留恩。柳吞今之殊恥。豈窮達而同論。昔芳景之盛年。飛風花於江表。三春閨草佳人。二月踏青年少。綺羅彩舫之徘徊。簫鼓畫船之繚繞。柳絲春陌。梨花風曉。夜夜合歡之花。處處宜男之草。醉殺臭檀之潮。夢盡江南之道。雲水超超。秋光渺渺。迴鵬鶴之吳舟。徵霍蓼之越棹。隔浦紅蓮。采舟碧藕。錦帆之月皓涼。絲繞之風微急。歌舞如灰。落花已老。訪青翰之鄉君。挾西冷之鮮小。宝若雖腥。春陸組練。秋明。三千水犀之甲。十萬伏波之兵。黃龍煙遠。青雀雲平。軍中鼓鼙。帳下龍旌。火攻下策。澤國長征。關白之帆如月。露棲之壁為城。滄海君之意氣。和盡資之功名。三百九橋兮寒雨白。七十二峯兮曉煙青。連珠壽兮慶禧。積荒霞兮散綺。波不極。煙草無情。綠流水而寶刀夜鳴。哭樓船之楊僕。非海鳥之相稽。落霞飛而天昃。斜月動而風清。興懷三婦之豔。再感五侯之鯖。亡澤中之和。楚剡江上之陰。牛未威。博昌之船已廢。海陽之艦無聲。未受盡威之館。難逢若水之精。榜人再唱。客子數驚。小海則烏鬼已屬。大山則桂樹猶生。煩參江魚之婢。湧湯海鷗之盟。前鱸鯽而後鱠鯉。弄江花而拾水英。雖欲乘槎而問天。不禁委淚之沾纓也。

江妃賦

金風勁兮秋水多。楓淇淇兮江始波。峯芙蓉兮相思苦。煙漠漠兮迷遠。歌采蓮兮相思苦。煙漠漠兮迷南浦送夕陽兮迴舟。愁眠脈兮不語。徐宜散綺。碧江舒練。流解帔兮光泰。遊離合兮霧鬟。然之靈輒。爲假遊之道楫。一江皇之麗人。窈窕容而非聲。光四耀而無質。望霞裾微含笑而近牽。雲霞燦委威舒威卷。懸淵客之明蚌。震鮫人之素綃。灼灼乎若蘭芳之撥水。裊裊乎若柳枝之浸潤。惠秀中豐。明證外發。秋姮姮兮卻月眉。春宛宛兮浚波轉。利雲鬟之明眸。邁連娟之盈蛾。弄波漫而微步。啓丹唇而宜笑。倩美盼之一回。迴餘神之四照。乘蘭船其九氣。服靈衣其五彩。精天孫之裏錦。曳織女之解佩。瞬定妃之贈璫。陋巫陽於神女。洋素遊於西王。目含波兮微瞰。精騰藻而中延。守水精之絳盤。宜明璫而不移。於時也。肅惠風而往來。整玉軨而迟倚。柳境枝之珊珊。湯輕笑而含嚬。玩江華之石英。娛秋光之寂寥。感郎人之目成。託微詞以見要。墜隔風以致辭。懷素娥之微眇。歸峰淑其如月。吐芳氣以若蘭。凌微瀾以未渡。悲路阻之長遠。乍容與於江干。修容儀於山椒。神嫣然其未正。光熠燿其忽搖。若明之延。左挾湘靈之瑟。右睨玉虛之簫。神嫣然其笑言。顧盼睞而色授。御乃轉盼來終。流光四遊。迴如有神。煜若無影。落歌耳而遠聽。隱紛旖之雖曖。風靡靡而微動。江淇淇其安流。鷩鳧鷖兮長往。目渺渺兮愁余。出

浦兮素月流。迴船兮碧雲合。呼榜夫以問之。酒緩歌以見答。其詞曰。沙棠楫兮江上寒。芳草歇兮懷所歡。千里兮滄江。萬里兮碧山。江妃歸去兮無處所。朝雲暮雨兮留人間。

寒城聞角賦

朔風起兮天未遊。子行兮未歸。望霍都兮無極。思故鄉兮永違。浮雲亭亭而去馬。煩陽箭箭而人衣。皐鴈歸而爭宿。寒獸走而因依。短衣迎寒。僕夫苦饑。乃解鞍而飯。張虛牀坐閒館。銀缸半明。金爐不煖。素愁聲頓綏。激寥亮而嗚嗚。連徘徊而款款。絳河自流。華月空滿。覽寒城之迢遞。聽清角之悲惋。哀聲乍急。愁聲頓緩。激寥亮而嗚嗚。連徘徊而款款。絳轉其侵。霜復飄飄而去。床生虛寂。窗銀簡丁當。夢回遠客。欷滿空房。萬里關山之月。千家砧杵之霜。度七裏之永夜。聽九逝之迴腸。望門前之烏桕。禁帳底之胡香。燭夜光而盈室。徂清夜兮未央。逗墀波而微見。淩荒荒其映牆。銀河度兮西山。玉斗轉兮雲間。荒雞鳴而尚戢。宿鳥翔而復還。天將曙而漠漠。被若蒙其欲下。漫漫。獨寥鄰帳靜。撫雕闌。仰視月兮勞歸。弄清質之冰潔。陰陰梧兮玉鏡。陌烟霧兮紅顏。淡參差其欲下。悲莽沛其未安。衰芙蓉兮江上。落梧桐兮井欄。忽乘星之凌亂。獨孤月之幽閑。宛若寒風蕭蕭兮雲漫漫。寒煙古兮木葉乾。按瓊笙兮爲誰譬。抱銀箏兮不忍彈。思蕭子兮行路難。念征夫兮衣裳單。朗月入地兮夜在天。夫君悠悠兮何時還。

夜亭度雁賦

旅人寒宿。孤雁數聲。離魂淒然。感隊後主夜亭度雁之賦。爲廣而成篇。歲云暮矣。夜何其長。歸禽兮日將夕。征客兮悲未央。哀極目兮千里。愁遠涉兮三湘。望古戍而停轡。宿亭而解裝。雲迷迷兮衰柳。煙漠漠兮空桑。銀河曙天。金波委霜。聽烏啼而戒旅。聞猿嘯而沾裳。適適驟之北林。雁嘐嘐而南翔。寒沙無際。秋風幾行。衡其哀翼。連翩而吭清。切綴羽飄搖。緒音婉孌。振聲兮寒山空。墜影兮秋江潔。警失萬重之雲。愁成一片之月。落浦則白鷺驚棲。渡江則青鳧嘯血。側過如邊角之遣條。遙聞如胡笳之悲咽。天漂漂其古今。霧漫漫其明滅。草雲黃而芳潮。木蕭蕭而翠脫。胡雛之淚雙流。戍婦之聲再咽。聲飛笛裏之梅。光落沙中之雪。惟古隴之征夫。與空床之怨妾。怕焦桐而夜鳴。倚銀缸而宵泣。寒徘徊兮金柝。露徬徨兮玉除。覩征鴻之長去。悵戰馬之嘶如。夜夜玉關之羌笛。年年錦字之鄉書。斜度交河而風緊。高翔客閨而月虛。冷鐵衣而不夙。嘶玉筋而恆啼。恨賀鴻之雙落。憐孤雁之獨棲。碧玉相思之女。黃檢遊宕之兒。虛低徊而掩面。感慷慨而沾裾。泥夫鄰蠋長途。飄流異域。婚有道之悠悠。轉中心而朊朊。願清影而相憐。應曼聲而下流。滿亭射虎而醉歸。青海牧羝而夜哭。憐故時之將軍。弔未歸之屬國。亭尉相呼。雁書無策。渺浮雲之可託。遙江關而脈脈。極霜露河海兮征旌。邈邈雲山兮向北。洞庭之水千里。九疑之雲一色。飛飛去兮衡陽。浦望帝子兮長太息。

紅蓮落故衣賦

余池有蓮。秋雨憔悴。裹而賦之。以詩句爲題。用王盧體。

歎江國之芳菲。羌爲花時其流年。悵風流之在昔。接鄰翻之少年。春風折柳。秋江采蓮。思兮可憐。分澄波之淡淡。秀荷葉之田田。維舊湯顏。玉腕移船。麗人宛宛兮既往。慈心振振兮誰傳。儵其

絳韜望遺時變亂未及終貢之年。殉身家國。若此者可以謚矣。昔讀其賦。而悲其文焉。

美人二八兮捲珠箔。明月三五兮流華閣。迴巒動兮玉檻寒。素河橫兮露華薄。林騷騷而鳥啼。沙皚皚而雁落。悵耿耿兮獨不寐。恨盈盈兮將誰託。捲羅帷而凝眺。拖連帳而沽酌。甄音續兮銀缸。蘭燼灰兮塔筐。憐玉腕兮相思。苦怨愁人兮知夜長。何望舒之玄樽。流清景而遙光。乍徘徊而入戶。忽朧朧其在梁。既宛轉其侵簷。復飄飄而去床。玉壺漏窮。銀箭丁當。夢回遠客。欷滿空房。萬里關山之月。千家砧杵之霜。度七裏之永夜。聽九逝之迴腸。望門前之烏桕。禁帳底之胡香。燭夜光而盈室。徂清夜兮未央。逗墀波而微見。淩荒荒其映牆。銀河度兮西山。玉斗轉兮雲間。荒雞鳴而尚戢。宿鳥翔而復還。天將曙而漠漠。被若蒙其欲下。漫漫。獨寥鄰帳靜。撫雕闌。仰視月兮勞歸。弄清質之冰潔。陰陰梧兮玉鏡。陌烟霧兮紅顏。淡參差其欲下。悲莽沛其未安。衰芙蓉兮江上。落梧桐兮井欄。忽乘星之凌亂。獨孤月之幽閑。宛若寒風蕭蕭兮雲漫漫。寒煙古兮木葉乾。按瓊笙兮爲誰譬。抱銀箏兮不忍彈。思蕭子兮行路難。念征夫兮衣裳單。朗月入地兮夜在天。夫君悠悠兮何時還。

夜亭度雁賦

旅人寒宿。孤雁數聲。離魂淒然。感隊後主夜亭度雁之賦。爲廣而成篇。歲云暮矣。夜何其長。歸禽兮日將夕。征客兮悲未央。哀極目兮千里。愁遠涉兮三湘。望古戍而停轡。宿亭而解裝。雲迷迷兮衰柳。煙漠漠兮空桑。銀河曙天。金波委霜。聽烏啼而戒旅。聞猿嘯而沾裳。適適驟之北林。雁嘐嘐而南翔。寒沙無際。秋風幾行。衡其哀翼。連翩而吭清。切綴羽飄搖。緒音婉孌。振聲兮寒山空。墜影兮秋江潔。警失萬重之雲。愁成一片之月。落浦則白鷺驚棲。渡江則青鳧嘯血。側過如邊角之遣條。遙聞如胡笳之悲咽。天漂漂其古今。霧漫漫其明滅。草雲黃而芳潮。木蕭蕭而翠脫。胡雛之淚雙流。戍婦之聲再咽。聲飛笛裏之梅。光落沙中之雪。惟古隴之征夫。與空床之怨妾。怕焦桐而夜鳴。倚銀缸而宵泣。寒徘徊兮金柝。露徬徨兮玉除。覩征鴻之長去。悵戰馬之嘶如。夜夜玉關之羌笛。年年錦字之鄉書。斜度交河而風緊。高翔客閨而月虛。冷鐵衣而不夙。嘶玉筋而恆啼。恨賀鴻之雙落。憐孤雁之獨棲。碧玉相思之女。黃檢遊宕之兒。虛低徊而掩面。感慷慨而沾裾。泥夫鄰蠋長途。飄流異域。婚有道之悠悠。轉中心而朊朊。願清影而相憐。應曼聲而下流。滿亭射虎而醉歸。青海牧羝而夜哭。憐故時之將軍。弔未歸之屬國。亭尉相呼。雁書無策。渺浮雲之可託。遙江關而脈脈。極霜露河海兮征旌。邈邈雲山兮向北。洞庭之水千里。九疑之雲一色。飛飛去兮衡陽。浦望帝子兮長太息。

紅蓮落故衣賦

余池有蓮。秋雨憔悴。裹而賦之。以詩句爲題。用王盧體。

歎江國之芳菲。羌爲花時其流年。悵風流之在昔。接鄰翻之少年。春風折柳。秋江采蓮。思兮可憐。分澄波之淡淡。秀荷葉之田田。維舊湯顏。玉腕移船。麗人宛宛兮既往。慈心振振兮誰傳。儵其

容華蔫然。艷陽不再。搖落珠面。猶仙令月。華而如醉。風來明漢女之璫。雨過滴鮫人之淚。一枝則春恨千絲。並蒂則秋波百媚。承公子之餘歡。託湘君之解珮。且以污泥妙質。煙寒清光。紅因宿粉。翠欲回香。蓮分心苦。藕斷絲長。最宜沉酒夕沐芬芳。綠塞鶺鴒。紫亂鴛鴦。何涼飆之秋晚。遂客謝於池塘。嗚呼。薤露先零。芙蓉已暮。采恨未舒。芳情非故。星歷歷於銀河。秋迢迢兮玉樹。紅粉落其晚風。綠衣愁其隆露。周圍扁之棄捐。希君王之一顧。乃爲歌曰。裊柳穆穆兮秋始波。美人日暮兮採蓮歌。南湖雜綺兮爲誰歌。蓮房墜粉兮傷如何。

冰池如月賦用碧玉城句

趁朔風之振地。冰漸漸其腹堅。金鉦乍媛。翠衾不眠。爰圃梅而送臘。睠徘徊於庭前。何小池之明潔。恍積素之瓊田。非玉壺之晨澈。卻冰輪之夜鮮。光搖搖而不動。影淡淡而如懸。抱明虛受。含淨光圓。曉避浴淵之日。宵分入水之天。方諧廣照。乘鋩流妍。倚其塞逼。履疏明虛芳甸。散餘霞而成綺。捧冰心而拂劍。飄紅葉則落桂一枝。映胥樓則影娥半面。白雁顧影而欲驚。素鳧拳足而如見。鴛鴦宿而對語。雙雙翡翠棲而流光片片。似迴雪而疑虛。類凝霜而難踐。惟氷玉之澄華。與太陰之胥練。質潔碧而抱青。固參差之相眩。於斯時也。室房乘妾獨咸。行人裂衣霜雪。半枕風塵。明水寒而衣袖薄。華月度而關山深。誰堪煙冷。老馬霜侵。詠苦寒於長夜。懷遲日於陽春。我傷如何。勢勢至今。嗚呼。秀月澄氷。迢迢清泚。今古同然。悲歡如此。如月龍影娟娟。東昇徹扇。春明自妍。堅澤已化。靈河在天。北風雖勁。何日長年。

端午賦

爾酒矩持。炎帝方司。祝融朱明。日永龍節。天中陳柯。慨其糉葉。蔭面納涼。慈霖深而清暑。度九秋之逝光。忽五日之介序。晞光拂魚之浪。語蜻蜻而不芳。雲垂黃鶴之風。水變丹成行。泛榮觴而欲落。聞鳴蜩而新闕。採蒭蜍而相望。桃似人形。艾揩虎狀。當江面之芳景。極榜枻之水嬉。彩鷁雷動。錦帆雲齊。魚龍駭神。靈疑。亂汪洋之淥波。撥容與之雙槳。相逢蓮葉之西。共泛星槎之上。吳姬杭腕而御橈。越女停雲而振響。唱歌四發。款乃一聲。曉泛而露荷如拭。晚歸而月柳微明。長洲宴罷。閶闔孤城。家家竹枝。人人桃葉。紅回繫臂之絲。青間鬬草之襪。綵腕則係脫雙鉤。泛酒則菖蒲九節。屯兵華之圖酷。遵鄭閨之亂離。藝中風俗。夢裏歲時。寂寞鄰中之贈。彷彿江州之儀。地殿誰傳。方舟不渡。今年之朱索空纏。去歲之赤符已破。閨非可洛之湯。艾無可懸之戶。通條佳節。悽淡餘生。盤中角黍。林底烏雞。非緘命綵。誰厭長興。悵抱石之貞。未遂投江之孝。感慨烏高之歌。反覆池蛇之國。家國如兔。形神相弔。嗚呼。三廢有恨。百順何身。雖年年而然屈。或處處而祠陳。魂歸來兮來江南兮幾人。

九宴

曜靈

曜靈落兮蒼梧浮。雲沒兮湍湘波。帝子眉兮玉鬱紆。芙蓉萎兮秋水多。南翅首兮重華。九疑綿連兮路遐。靈儀遒兮亭亭。靜蕩旗兮龍旌。雨淵淵兮山青。波淫淫兮澗鳴。三秀折兮公子來。秋草綠兮王孫歸。佩珊珊兮來遲。蕙淒淒兮未晞。左青琱兮右素威。荃玉芝兮被儇。左右盼兮光遺。青霜激兮陽景微。睠塔桂兮般浮。爾哀弦急兮淚沾衣。

思公公

玄雲流兮揚閶闔。龍車駕兮神仙來。靈颯颯兮遊九垓。結飆橫兮相徘徊。索瓊漿兮進玉醴。延眷佇兮南席啟。神怳怳兮棄予憊。左徐侯兮右吳貴。震天鼓兮揚燦芒。止桂旌兮登玉堂。前後騏兮軼曼光。轡飛廉兮御陵降。即天門兮道眷龍。日旦旦兮月融融。三江遠兮木葉落。思羣公兮悲風作。聖咸進兮筵篚告。安山靜兮深鬼哭。

南浦

桂棹兮蒙衝。鱗鱗兮海東。錦帆兮張風。綺綢兮凌空。超天河兮銀漢通。光超超兮瀲瀁窮。谷水兮秋始波。雞沛兮馳虛無。橫海兮伏波。百神森兮星羅。森圍同兮虛徂。悲舉望兮神過。南浦泛兮帆檣集。長劍倚兮寶刀澀。天策隱兮旄頭急。玉兔裂兮錦裘失。胡笳動兮樓船敗。從魚龍兮沉江海。雷師勾遒兮雨師灑。軼無形兮排玄雲。象輕煙兮激雲水。翳窈窕兮哀山鬼。

結玉芝

孽木蘭兮芳洲。結玉芝兮堪囿。瞰四顧兮徘徊。余何爲兮荼苦。芙蓉萎兮西江。蘼蕪衰兮南浦。冠發發兮高冠。佩陸離兮朱組。橫四海兮皆狂。□□□□□□歌酬兮揚波。余不忍兮改此度。哀監修之已化兮。慨皇輿以淪步。趨羣鳴兮鳳哀。歸丹山兮翻羽。捐子玦於洞濱兮。投子環兮江滸。紛總總兮陸離。路漫漫兮修阻。望故鄉兮蔓然。羌瓊糈兮上下。

雲中遊

秋颸動兮玉梁。芳草萎兮河陽。綠滋謝兮變黃。朱華凋兮負霜。彼衆鳥兮安翔。獨孤鳳兮遑遑。多沉天高兮憭慄。淩倏忽兮懷上皇。哀美人兮既亡。彼蛩蛩兮爲朋。既冉冉兮其逝。蓉芳蕤兮芰衣。景暉兮逸光。忽嘅嘅兮爲從。睠雖雖兮飛龍。佩瓊枝兮訪有娀。思窅窅兮未我通。君王去兮遊雲中。懷青沐兮誰爲容。雖鳩鴳之齊辭兮。羌予心之未同。

臨清流

桂棹兮迎涸。蘭房兮內塞。泛輕舟兮崇蘭。沐照兮輕紈。期美人兮江干。奏清微兮玉陽。清霜發兮霰衣單。懷脈脈兮寡歡。美人未至兮路漫漫。草木兮漫漫。蕪城暮兮長歎。猿哀哀兮雁隱隱。觀何爲兮林間。臨清流兮濯冠。慈日暮兮淚潸。

秋士悲

虎豹兮關天門。掩朱明兮盤淪。橫千里兮氛氳。城闕兮蔓草。野鄂兮青磷。秋聲調兮傷心。秋陽暗兮慘淒。

瓊戶玉闕兮爲新，珠旌翠棟兮爲鷹。蛾眉曼睩兮黃土，綺心遠質兮平葬。嗟吁嚱兮哀以楚，秋士悲兮出今古。望盡均兮南浦，楓滿滿兮辽水多。哀辽上兮光景徂，日欲光兮流屮波。

王孫

三辽波兮木葉脫，孤雁嗷嗷兮起天末。秋氣高兮肅清，激流霜兮哀越。楚歌終兮吳敏閔，吹玉笙兮以明月。援瓊枝兮候蓬，佩瑤草兮百結。乘余馬兮翫余車，戀啾啾兮爲我驅。哀王孫兮歎路隅，采門閉兮狐鼠居。生煙漠漠兮當玉除，天陰陰兮新鬼趨。石馬呼風兮猿嘯雨，日月匿光兮神靈語。予將排閶闔兮入帝所，告天皇兮玄之圃。左玄螭兮右蒼虎，射旄頭兮于北街，乎飲羽。無使王孫兮久茶苦。

望首陽

廖廓兮秋天肅而氣高，搖落兮草木變黃。子亭皐，長玄夜兮晦晦。思朱陽兮昭昭，天淫淫兮降霜。大塊動兮秋潦，朱華零兮智平阪。但聞匈磕兮懸洪濤，三辽壯兮滔滔。魚龍舞兮神靈號，金支翠旗兮馮夷朝，黃鵠之羽離離兮而尾翛翛。登高林兮迡巢窟，茫茫兮浮天失地而座遙。召豐隆兮招玄冥，驩龍首兮凌扶搖，叩英皇兮訪有虞。遺靈颶兮不可招，東望首陽兮有歧，復有薇。玄馬黃兮僕苦饑，橫絕四海兮將何依。

夏內史集卷三

卷三　五言古詩三十三首

擬古

春風動衣袂，榮露含綠滋。十日不啟關，莖草生階墀。行行馬蹄疾，去去車輪遲。疾者日以遠，車遲苦不脂。遲遲復遲遲，浮雲無還時。南枝越鳥鳴，想我長相思。

雜感

陽陳遲以永，細草知春發。徘徊悲無依，仰視浮雲沒。凝睇忽有遺，所思在天末。遠道勞夢思，素書通冥闊。欲往從商風，路遠山川越。春仲以爲期，芳樹綠滋歇。日暮人未來，瓊枝徒飢渴。

臨居賤不歡，階草綠堪採。夜起瞻天樞，春仲玉衡改。河清安可期，冉冉將誰待。天高山鬼哀，幼蟲舉芳蔽。月明風滔滔，被襟思忼慨。恨無雙飛翼，翼翼凌滄海。振衣登蓬萊，俯芝壽千載。

六哀

徐家宰石麟

忠誼老成人，夙昔抱明哲。乘鈞右天子，貞節懋嘉節。滄海副車空，平陵鼓聲絕。五朝有道則，景光垂千葉。

道根楚社稷，秦仇豈誰雪。高山流清音，一往風益烈。

錢納言編修

忠烈間遘委流然，青雲志三辽，秀雛鳴修翎拂雲際。孤城戰苦時，日落鼓聲死，始知朝陽鳴，亦復秋鼯厲。六翮綴不垂，靈風滿天地，與懷嘉義悲，言酒西州淚。

黃鎮南參

鎮南三萬師，家世遼西將。秋風捲大旗，落日滿牙帳。五湖盟艫艫，舂波假風浪。大功一戰擢，弧矢□□壯。將星落南浦，夜半旋頭抗。衰草白茫茫，風雨遘遺像。

吳都督志葵　王幽泉觀云，吳志葵字昇暗，名卷人，少負壯氣，有法，貫於陳，練氏世雄貲，多豢督游俠之客，馳马設劍，投石超距，與志葵相得甚歡，舉爐甚琛。吳兵法，中榮植榮酉武舉會試，不第，嘗飲前門關廟，舉青龍偃月刀，舞於酸，觀者如堵，由是名動京師，東陽強國維，巡撫江南，委署金山營把總，乙亥二月，流寇見安慶，以標兵五千人爲前鋒，貝被重創，中四矢，猶圖力戰，城城家口，舂其騎而圍，累官至營遊擊將軍，以防禦功，拜左軍都督僉事，死總兵官，鎮守吳淞，顧著威信，海舶商賈，不敢相賊殺，是冬督部督同知，明年秋八月，大兵南下，貝被擒，被縛，九月戮於南京，算仁橋妻吳江范氏自殺。

將軍負奇氣，膂力恣輕矯。持重客一登，謀斷苦不早。蛟龍失大澤，千里聖帆檣倒。復楚計不就，寶劍埋荒草。義士五百人，同死田橫島。靈旗被長風，恍惚神靈貌。

魯副鎮之璵　王裒玉，魯之孫，字忍若，世隸蘆州衛百戶，累官副鎮，南都建，鎮防禦京口，遷副總兵，駐師福山，大兵至蘇州，鄉兵四起，諸生陸世鑰聚衆千餘，屯陳湖中，有十將官者，亦屯千餘人於左近，已而所部有被逮下獄者，陳湖之師伏，力士却之，黃城樓城中士民聚之，號譟，按公署，擁按亦駐兵於南園之與卓，千人入城，與大兵戰，衆潰不能支，之與園死，石義士皋志，城者，亦同死，見徐崧張明末忠烈紀實。

慈若輕健姿，一往仗奇氣。寶劍酬君恩，深入無還志。孤軍矢一戰，光碧橫振扈。恍惚授命時，白虹貫吳市。猛虎困樊籠，長嘯猶飆利。安離千古愁，浮雲渺無際。

先考功

嗚呼先文忠，橫劍督河曲。周旋帷幄間，指揮百靈伏。□□遑暴時，報下三千奏。從容蹈東海，景耀長河燭。九京有同心，天門策龍足。圖予禁獨人，哀哉集荼毒。

六君咏

史太師可法

忠清卓爭妄，夙昔事戎馬。隆望震華夷，嘉名澤風雅。金甌沸泗中，發憤復楚社。出師計不就，殞死維揚野。

西風五丈原，冥冥雲龍慰。盆盈陰雨時，時見神靈下。

黃少保道周

淳浦介以旌自負韜鈐術風流映古今道世異獨立戎馬非所長振羽入羅網言從孤竹風慷慨撃絕粒
□□雖不成報國心已畢靈旗縹緲間陰隨順衛律

劉亞相宗周

劉公執法臣威儀世所則弟子三千人紹興鄒魯跡朝野四十年講壇日翼翼一死存大常道宗傳入室
疎者且以親賤者且以貴蒸蕘施鬼依人幽草自慙悴

徐侍事研

文靖繼殷才華國奚述作世稱馬與徐遊道遜華朴要離墓草青勝事空寂寞千載有遺風慨然排冥漠
始知風雅儒大勇甘溝壑鹽旗動虛無清陣宛如昨

金司馬聲

司馬將意氣豪舉不可羈翩翩雲中龍渺忽誰能馴牙旗風蕭蕭働哭驚鬼神輕生負任俠英爽殊逸人
功名遂一劍壯志苦不伸縱橫一世間卓犖誰比倫

祁中丞巴住

中丞多風姿簡貴出塵表修飾好羽儀凌雲獨矯矯方圓表裏間立朝氣清杳曹娥千載流忠孝願同調
晚言從彭咸乘風忽縹緲先人在九原願億當時好

送別

馬秣車已脂借問君何之青青山陰柳是君上馬時我有雙玉環宛潤好顏色佩君裘裏衣明我長相憶
盃酒臨江皐贈君以敝裘敝裘不爲薄願君思同仇日落星爭光行人不知處前山馬首迴掩涕獨歸去

做古

月出西南樓流光入幽室盈盈十五女綽約好顏色素手攀金徽一彈三太息激楚變清商悲惋難自抑
本以待遠人所遇非騏驥書箋風雨維鴈鶩懷行旅客夢中迷遠道誰能辨西北飛禽習習還疑是君行跡
征雲無歸期徬徨淚盈臆

贈晁武中大學孟

君家漳水邊意氣冠河朔英爽殊不倫酒酣高歌作易水白日寒千秋事蹟著慷慨希古人璠璵隱秦嶺
棄家入江干裘馬盛揮霍天紀間不章棲棲旅有託行行東南征舒此伯王路出門成侯王閉戶死溝壑
靦茲乘風便始信無家樂

望家園作

流觀窮四野草木滿綠滋漠漠昆山陽浮雲來間之一葦不可杭白雲空相思落霞依故山落葉依故枝
無知尚思歸何以愚有知

敍懷

曰余鄙落委道遁忘所務願從滻上遊取望隆中頌高蹈山阿人荷衣守遐客閒蹤明曲阪昔辭昌陵路

丹竈照深池清暉被高樹服食希神仙誦讀卷章句黃金竟不成朱顏爲所誤言念往昔者始知新人故

古詩

漢女婉孌姿樹蘭紉爲佩芬芳希娛人入宮反見疑出門無同心深言徒自悔再再運暮髮倏忽如催
疎者且以親賤者且以貴蒸蕘施鬼依人幽草自慙悴

懷母詩二首

歸昌失其雄挾此孤鳳雛青鳥翩然來同上增城阿渴飲瑤池泉餓食玉山禾孤雛巢梧桐朝夕憂爺柯
西顧千萬里欲往道路多枯桐化荊棘哀鳴當奈何

中庭有玄鶴絕吭長悲鳴浮雲爲徘徊悲風淒以清一朝入當山銓吉弃石英翔翔客間九轉得長生
遺雛在樊籠宛轉多曲聲六翮猶未修何以萬里征言念靈爲質傷我勞人情

東荊隱女兒

余也寡兄弟獨有賢女兒周旋襜褕間恩勤靡與京殆將罔極齊豈止手足情耿耿黃鵠哀君子徒生平
容厲淚如綆晚言撫孤嬰教此良甥誠何必姬與嬴今余十六載銀虎紛縱橫烽煙隱蔓草不見雲間城
相去一葦遙無由託喪誠汝也奉慈母其詮炳幽貞五難脫羈紲一視順死生行見大道成翔翔歸太清

夜宿山館

炎暉照自南凱風豫以款水仙未成調廣陵已絕散明月入幽林朱弦吐淸婉碧澗疑煙浮發雲入嶺斷
言彈邱中琴猗猗山阿館淒淒楚歌急慇慇越吟緩所以玄夜遊清酌不能滿

自歎

功名不可成忠義敢自廢烈士貴殉名達人任道世自愧湖海人卓犖青雲志雖無英雄姿自與儔伍異
美人來何遲款光且云逝誰不營捐軀殺身良不易百年在一旦神仙安可覬榮名復何爲寂寞千古事

秋懷魏高平神云在古秋蟲諸作非謝非鮑而自得

祝融遵炎陸金天肅秋慤玄蟬礱高樹鵾鴈鳴深糈朱華承露潤豐草自風謝蟋蟀徧東榮素河轉西野
自愧蒲柳姿奄忽從物化久視多所悲嗟能竟長夜

涼風何慧慧吹我遊子顏歷歷江上林流蟬鳴其間浮雲西南征一去何時還覩舟凌洪波杖策窮崇山
君子不遑息小人豫以閒感激在溝壑敢念徒旅艱中夜起自愛勞人獨長歎

秋色從西來風物自淒緊金蟾辭炎暉玉露被商修遒鴈薄暮鳴幽蘭曜秋阯容落在一時榮華若朝菌
高從東父棲下與靈公侔歸視百歲間無名以爲準

新月鑒我帷頹陽入人衣夕夜自相逐暮齒弊差歸芙蓉舒方渠芳蘭含綠滋盛時不及採秋霜來悴之
榮名固有期恨非少壯時獨行道路長遠行恒苦饑言登西山陲經彼蔵與徵

耿耿秋夜光雲中親靈匹漢陰無報章河陽有棄軀佳期阻綺節妙會乃遠夕
徵蠡鮮玉枝輕蹤動雕翼徐光啟欲馳流景遒已迫貞姑九秋期婺女三光陌芳塘靈鵲迎舞至宋夜橫

31A

愁人不能寐。羅帳含月光。涼風吹芙蓉。習習生金塘。絡緯鳴參差。瓊露凝玄霜。柔條日以勁。瑤草不復芳。盛衰各有時。憂來浩無方。玄髮忽改白。使我身世忘。

精衛

北風滿天地。有鳥鳴空林。志長羽翼短。銜石隨浮沉。窯山日以高。滄海日以深。媿非補天匹。延頸振哀音。辛苦徒自力。忼慨誰為心。滔滔東逝波。勞勞感古今。師曠云。此謂明於刑罰而作也。

夏內史集卷四

卷四　七言古

青樓篇與潘廣同賦王孫云。鎮臨字潛廣。嘉善人。中丞士晉孫。沉靜簡默。不尚芬華。交推性厭遊冶。竹窗堂。醞黃香糕軟。知無所視。其詩歌刻意漢魏。初盛唐。居孝陵徐彬臣。數為洗馬。當年。年二十七卒。妻嘯。年二十四而寡。子未周歲。遭亂崎嶇卒成孤完節。

青樓結與潘廣同賦王孫云。鎮臨字潛廣。嘉善人。中丞士晉孫。沉靜簡默。不尚芬華。交推性厭遊冶。竹窗堂。醞黃香糕軟。知無所視。其詩歌刻意漢魏。初盛唐。居孝陵徐彬臣。數為洗馬。當年。年二十七卒。妻嘯。年二十四而寡。子未周歲。遭亂崎嶇卒成孤完節。

長安大道平如砥。青帳紅粉嬌歌舞。南北紅樓雙院開。行人爭誦平康譜。明銳春風典鵷鵷。金籠夜月嬌鸚鵡。天涯遊子憶忘歸。畫船處處生簫鼓。有時玉闕朝諸侯。有時金門徵謁流。踏青陵馬驕春陌。滿地楊花拂御溝。醒來錦袖飄歌院。醉後紅牙唱酒樓。小婢親陪青玉案。貴人盡脫紫貂裘。燕趙美人顏如玉。兩行珠翠嬌紅燭。翠管金爐太液池。銅蟬金雁郡郭曲。綺帳初回倚碧鉤。瑤琴欲撫吹金粟。宛轉橫陂碧玉釵。妙婥卻買明珠舸。神宗垂拱放宮衙。兩臺北里七香車。鳳凰對策呼名妓。卿家彈延搥狹斜。王孫夜夜珠簾坐。公子家家玉樹花。樓頭檀板憐青綺。巷裏銀鐙拂絳紗。三吳年少多遊治。篋前戲抱當鐙者。金錢夜解石榴裙。井邊朝賣桃花馬。風動雙雙翡翠床。箱封一片鴛鴦瓦。對月還疑蘇小來。撫琴偏似文君寡。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枝不動新歌扇。露井橫溫舞衣。花靨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冢恨明妃。獨有青樓留相識。娥眉零落新頭白。夢斷何年行雨罷。情深一

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錦魂教坊籍。為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落江南客。

楊柳怨和錢大

東風吹度春江曲。大堤花草參差綠。昨宵煙雨盡傷心。今日鶯花空滿目。垂楊始知啼鳥皆亲恨。不是征人亦斷腸。千條深鎖垂芳甸。綠綠盡拂行人面。曉氣疑籠汴水堤。春光不散歌和殿。猶想當年全盛時。江南芳景駐遊絲。踏青寶馬香車疾。載酒樓船畫槳遲。公子金鞭競相逐。五街七市遊塵動。爭看飛絮蕩春風。卻惹落花迷小夢。到今羅綺吉揚州。不辨秦灰十二樓。枯柳不知亡國事。乘春偏發大江頭。江南江北愁如帶。畫船簫管知何在。鄰笛渡頭微雨來。琵琶馬上斜烟外。斜陽深處草鱗鱗。作客孤帆送遠人。折盡南枝留去馬。迴看北艸滿離津。當日鼇陽今在否。獨酌春塘一杯酒。閒情鷺鳴章臺路。離恨烏啼白門柳。偏逐輕風上下狂。衙來春無滿客梁。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帶三圍恨沈郎。大道如掌春陽靜。臨流直掛垂鞭影。黃鸝夜雨太液池。白馬春泥景陽井。橫笛城頭不忍聽。那堪雨色更青青。可憐脈脈傷情路。最是勞勞贈別亭。昨夜春江淨如洗。幾片楊花落楊子。惟有鍾山松柏枝。乘陰憔悴終焉死。

過橫雲山

東郊桃李飛如雪。春風滿溪江花發。翠閣紅樓水一方。黃鸝紫燕春三月。猶想煙花昔日遊。誰知羅綺今年歇。披衣露下月欲斜。腸斷枝頭杜鵑血。

送人還吳門

標湖峯前東風入。萬頃芹波芳草濕。一片征帆遠入雲。春水茫茫春月出。黃鸝紫燕參差飛。生煙漠漠柳依依。三月風光腸欲斷。行人何處不思歸。洞庭鮭客傷心路。桂棹蘭舟愁日暮。斜陽渡送君一閑。楊柳春銷魂客路。水鱗鱗知君憑寄鸕鷀去。處一作去。髮歸吳宮歌舞人。

寄懷子留方二

襄陽突兀射鮫盧。江流九派大姑來。美人娟娟春水中。徘徊煙霧眞仙才。錦衣寶劍黃鵠客。千金一諾重顏色。與君頗似肝膽交。風塵四海空相憶。我汝年皆十五餘。江南江北稱神駒。文章一顧雲煙動。自愧風流顏不如。王師已報江州捷。上流帆檣如滿月。君家鎮虎臥江頭。英姿颯爽眞奇絕。何年六師呼渡河。金支翠華歸京都。鳳凰臺下罷鉏月。重結高陽舊酒徒。

易水歌

白日蒼茫落易水。悲風動地蒲陳起。荊卿入秦功不成。遺恨驪山暮煙紫。南闕白虹貫太陰。燕市黃金臺下陰雲寒。袖中寶刀結華亞。此事千秋竟誰數。百二河山嚴不動。嗚呼荊卿磊落殊不倫。論離慷慨得其眞。長安無限居刀匕。猶有吹簫擊筑人。

博浪沙歌

東海波瀾白月動。秦鼇慷慨天門働。滄海先生矢報韓。博浪沙頭風雨閧。祖龍日慴登封還。金泥玉簡藍

高山。道迢沙中鼓錐者。劇車決裂龍旗下。此時一呼乾坤震。大業十日神龍隱。秦亡朱組繫子嬰。三戶復死韓王成。芒碭五雲天子氣。迺留風雨蛟龍意。垓下烏騅楚霸王。鴻池白璧秦皇帝。嗟乎哉。大業既報奇功收。拂衣願從赤松遊。英風颯爽滿天地。素書三卷在人世。

南越行送人入閩

古南越武夷天姥。神靈穴淵淀八柱。倒江河沆瀣三桑。扶日月況值中興。定鼎還龍趨虎躍。參差間誰人奇迹。君臣際不頗迺隨。供奉班知公意氣。一世無當時寄興。眞龍難聖意九重。方玉汝天恩一命。執金吾五侯爭逐。眞人意白璧黃金。富民節萬箴蓬萊。翡羽林五雲驄騎。新詞錄此去長風。度浴瀾天與海若。朝宗會爲送鄱君。青蟾舫翻思漢帝。金根蓋浮雲何事。遊南征證證行在。不勝情第一樓。爲龍虎闕內三山作。鳳凰城五年客邸。曾遊所別來風景殊。今古菴城煙霧。入樓臺曉日雲霞。動旌鼓此日東風。送客鹿車如流水。水鱗鱗點君兩袖。霜華淚倘憶羈遲異國人。

賦得王叔明武夷春色圖送閩人

黃鶴山樵高臥起。落筆雲煙千萬里。畫作武夷春色圖。七十二峯煙霧裏。登山臨水送將歸。悲莫悲兮生別離。芳草連天明月出。空山落照白雲微。故人辭我南天去。海東雲接浙江樹。錦樹飛花把酒時。綠楊歸馬桃花紅。江頭義師黃石法。門前健兒水犀甲。壯遊不讓五陵豪。酒酣却笑三河俠。誰知項刻雲雨翻。死生漂泊煙波間。昔時部曲尊前散。昔日煙花夢裏攀。沈沙一死千虹氣。遺恨哀哀參我輩。何地重開北海樽。無人更酒西州淚。珠履三千食客稀。玉盤十二齊盟悔。我今亡命滄海遊。何年佩刀戚報仇。惟有園中雙白雀。日日曹溪沙上啄。啄魚不得簸簸飛。飛入園中啄紅藥。

新豐

清角一聲秋色裏。玄新白狐將軍壘。紅旗半掩轅門紫。落日餘黃鼓不起。英雄霸圖今已矣。醉攜吳鉤爲君死。

翠華篇此追紀盛安也□北□作也

北馬如雲動地來。御舟太液採蓮回。玉腕蛾眉遲不動。金鞭錢騎喑相催。九門龍馬夜銜勒。魚鑰沈沈靜如拭。半旦千官上殿來。蝸頭羽扇無消息。白登洲邊駐蘇旌。慈輿已幸蜺旌外。戍到石城紫騮下。萬分旗盤。幸陵草木青煙歇。芳樂苑中啼鳥稀。景陽宮外行人絕。緣沉重甲右賢王。將軍匹馬來相當。獨壘天青江月白。孤城戰苦陣雲黃。烏啼城頭風颯颯。八千子弟報下哭。君王衝壁出幢門。落日悲風滿姑孰。□□黃鬚秦凱歌。□丸朱組受降回。秦淮渡頭父老泣。閶道車中帝子悲。殿前倒三頓首。明陀快馬追風手。兩行紅粉君宮人。健兒折盡臺城柳。一幅輜車翠華北。黃河東流聲漸漸。愁絕風雲不敢言。江南天子黃旒客。漢宮佳麗抱琵琶。鼓鼙紅顏塞上沙。最憐齊殿金蓮步。恨殺陳宮玉樹花。桑田碧海須臾改。歌舞流光不相待。夢到當年羅綺場。鈿山半落斜陽外。

蓋花篇

南陽張玉笥客中故松郡丙戌丁亥之變不之及時人因有臥龍之目至王玠右則本其父君謨先生之官浙中遂留在浙故有雅訊之語

壯士賦無衣。孤舟入翠微。南風渡南海。帆上白雲飛。吳松江上浪花白。故人分手淚沾臆。海天飛盡故鄉雲。惟見鮫關暮山碧。去人長安疾似無。平津東閣紫雲□。策馬爭看紅妝豁。思舟欲釣紫瑚珊。義薄千金生意氣。芙蓉閣下客羣驚。赤城梁外見王生。幸君道復殷勤意。

長歌

我欲登天雲盤盤。我欲御風無羽翰。我欲陟山泥丸丸。我欲涉江愛天寒。瓊弁玉纓珊珊。蓮橈桂棹凌迴瀾。澤中何有多紅蘭。天風日暮徒盤桓。芳草盈阡懷所歡。美人何在青雲端。衣玄綃衣冠玉冠。明璫垂結乘六鸞。欲往從之道路難。相思雙淚流闌干。佳肴旨酒不能餐。瑤琴一曲風中彈。風急絃絕摧心肝。月明星稀斗闌干。

題曹溪草堂壁

崑山之陽谷水陰。其中青翠深沉沉。美人結廬在何許。松花澹澹翠微雨。曹溪九折抱煙墟。草堂天半白雲飛。挾策盡爲門下士。登壇半是里中兒。風塵四海事戎馬。角弓寶劍珊珊把。新堤桃李爭春風。連袂歌歌馬桃花紅。江頭義師黃石法。門前健兒水犀甲。壯遊不讓五陵豪。酒酣却笑三河俠。誰知項刻雲雨翻。死生漂泊煙波間。昔時部曲尊前散。昔日煙花夢裏攀。沈沙一死千虹氣。遺恨哀哀參我輩。何地重開北海樽。無人更酒西州淚。珠履三千食客稀。玉盤十二齊盟悔。我今亡命滄海遊。何年佩刀戚報仇。惟有園中雙白雀。日日曹溪沙上啄。啄魚不得簸簸飛。飛入園中啄紅藥。

新豐

清角一聲秋色裏。玄新白狐將軍壘。紅旗半掩轅門紫。落日餘黃鼓不起。英雄霸圖今已矣。醉攜吳鉤爲君死。

翠華篇此追紀盛安也□北□作也

北馬如雲動地來。御舟太液採蓮回。玉腕蛾眉遲不動。金鞭錢騎喑相催。九門龍馬夜銜勒。魚鑰沈沈靜如拭。半旦千官上殿來。蝸頭羽扇無消息。白登洲邊駐蘇旌。慈輿已幸蜺旌外。戍到石城紫騮下。萬分旗盤。幸陵草木青煙歇。芳樂苑中啼鳥稀。景陽宮外行人絕。緣沉重甲右賢王。將軍匹馬來相當。獨壘天青江月白。孤城戰苦陣雲黃。烏啼城頭風颯颯。八千子弟報下哭。君王衝壁出幢門。落日悲風滿姑孰。□□黃鬚秦凱歌。□丸朱組受降回。秦淮渡頭父老泣。閶道車中帝子悲。殿前倒三頓首。明陀快馬追風手。兩行紅粉君宮人。健兒折盡臺城柳。一幅輜車翠華北。黃河東流聲漸漸。愁絕風雲不敢言。江南天子黃旒客。漢宮佳麗抱琵琶。鼓鼙紅顏塞上沙。最憐齊殿金蓮步。恨殺陳宮玉樹花。桑田碧海須臾改。歌舞流光不相待。夢到當年羅綺場。鈿山半落斜陽外。

蓋花篇

去時蘆葉碧如染歸時蘆花滿江轉亂逐輕風薄暮飛細認山水凌波淺頗類湘妃放逐臣翻似江湖羈旅人王孫東去恐芳草公子西歸採白蘋昔年維綺秋光冷一望芳管江天靜到此風塵客子心空留霜月蘆花影雁聲嘹唳寒江白漁舟古渡吹橫笛烏啼月落淚滿衣秋水連天獨歸客

明妃篇

紅粉三千貌不同傾城不買畫圖工夜夜秋光長信殿年年春色未央宮忽聞詔選賜匈奴絕代良家請嫁胡錦袖牛嬌紅靺鞨金井長餅玉轆轤如花隊仗違金闕紫塞薄命音塵絕瑣佩朝辭漢殿雲氈紅夜舞交河雪寶馬行行歸朔漠酒酣還奏宮中樂單于帳裏月華高燕支山下花光薄銀箏錦拍按琵琶一代紅顏絕塞沙待生青塚愁中草始憶昭陽夢裏花

細林野哭南征草

細林山上夜烏啼細林山下秋草齊有客扁舟不繫纜乘風直下松江西却憶當年細林客孟公四海交章伯昔日曾來訪白雲落葉滿山聲不得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塋古月水鱗鱗相逢相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去歲平陵被聲死與公同渡吳江水今年夢斷九峯雲旌旗猶映暮山紫潘酒秦庭淚已揮髮鬢聊城矢已飛黃鵠欲舉六翮折茫茫四海將安歸天地蹈蹈日月促氣如長虹飛魚腹腸斷當年陳士恩劍紙招魂爲公哭烈皇乘雲御六龍攀髯控馭先文忠君臣地下會相見淚洒閶闔生悲風我欲歸來生羽翼誰知一舉入羅弋家世堪憐趙氏孤到今莫作田橫客嗚呼撫膺一聲江雲開身在羅網且莫哀公乎公乎爲我築室傍夜臺松柏寒月苦行當來

吳江野哭

王親云吳昌宇日生吳江人倜儻士林非其好也崇禎十六年成進士不調選而歸明年聞北都失守感憤作詩復讀四篇

文傳通

王立謁吏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才聘授職方主事監紀軍前並有勞績明年督師吳甲未還而揚州失已而吳江亦失遂與同邑孫兆奎沈自炳自縊等號召舟師聚衆數千人復吳江遣人守之屯軍長白蕩由浸五湖三吳間大兵衆討昌用計沈其舟擾踐踏昌部卒期舁吳崇等至通城王朱盛復起兵西山克昌與居之兵不甚強皆倚昌爲助居王閤之授兵部右侍郎賴有金都御史經督江南諸軍事傷文傳奏昌斬漬多逃爲兵部倚重昌亦授昌兵部侍郎封長興伯八月經兵吳兆勝以舟師至昌出戰塘口復擾舟二十次日大雨不設備爲大兵所敗大敗父水精妻沈氏及女皆投水死昌子身走一軍盡潰明年昌卿人周瑞等復聚衆長白蕩迎昌入其壘巡撫土國寶遣副將柴時興瑞所敗軍壘復振其秋昌至嘉善與職方倪謙合擊集欽孫璋家值青浦之大兵降至昌被執至杭州總督張存仁甚重昌館於署會勸以官不應勸以薙髮不許戮於杭之草橋門時戊昌北面再拜自今日始之述事矣時年三十五

江南三月爲花婚東風緊繞垂虹橋美人意氣埋塵囂門前枯柳風蕭蕭有客扁舟淚成血三千珠履香塵絕曉氣平連震澤雲春風吹落吳江月平陵一曲聲杳然盡旗慘淡歸荒煙淮海塡精衛寂寂空

山聖杜鵑夢中細語曾聞得芹黃不辨分顏色江上非無弔屈人座中猶是悲田客感激當年授命時哭公清夜哭人知空聞蔡琰猶城賦便作侯芭不敢辭和將酒淚衛黃土築公廬塚哥松路年年同祭伍侍禰人人不上婆離幕

夏內史集卷五

卷五　五言律

花朝約淑廣遊都仲堅園亭阻風雨有作

欲渡芳洲去芳洲迴不通樹迎神女雨花避大姨風隔水同千里浮雲合九峯王孫慈日暮春草碧煙中

寒食掃墓

遺恨荒原綠東風閟閣開龍蛇郊火息鴻雁及春迴芳草新煙積輕風舊雨來王哀私教授長起鬱我哀

偶見荊隱舊莊殘英未落餘露泫然賦示武功

舊日風流地園亭日夜開金樽移草木綺席隱莓苔西苑三春靜東風百鳥哀輕花偏不落如待玉人來

偶與昭南女弟談笑荊隱女兒

四海蓋風塵桃源欲問津風來香入座月靜錦成茵花鳥俱知己雲山待主人王孫歸去後春色到東鄰

留別

不堪春色盡卜宅到江濱客舍傳三隱余寓小瑯嬛南號陽隱名閒美二南剩陽字美南古風知少女園草似宜男遙憶大姑處天花動草庵

留別

與汝三春別離亭奏管絃當時芳草外燕乳落花前殘香飄紅雨垂楊隱綠煙年年愁滿地此去更淒然

晚眺有憶

不繫扁舟久登臨淚滿樓暮雲山外斷春水月中明蔓草雲間戍輕煙海上城佳期空再再遲暮若爲情

登樓

極目兵戈際登樓暮柝哀月明揚子渡江鎖越王臺鼪鳥衡林起輕煙隔岸開五雲飛不盡知是帝鄉來

杖策

杖策獨行吟悠然思故林雨來千樹暗日落九峯深寂寂荒煙草迢迢起暮陰豐溪何蕩漾猶有白雲心

夏日雜作四首

五月池塘好幽棚木槿開羽觴飛乳燕銀甲坐新蛙黃鳥樽前換青山雨後來遠人期未至日暮獨登臺

歲華忽已午歸國計何如落日低秦望青山入禹餘波空際遠天闊望中虛自恨浮生拙臨風欲羨魚

花草靜酴醾江山恨別離淨家隨白髮行野聽黃鸝片雨征帆入孤雲遠樹移琴絲流水意誰是古鍾期

煙水寄蟬觴傷心正感慨朱顏江草動春雨石華高行似思鱸鮑名猶愧鳳毛五湖風色好愁絕水滔滔

重過曹溪

暮雨鹿麥林黃鸝良好音未申歸國意徒有報君心戰伐青山在風塵白髮侵曲江如有意彷彿翠微深

對月憶舊行者

自拜南州使清光幾度看滄洲天際晚芳草月中寒處國思歸漢嫗娥擬棄塊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長安

送友北行

故國江山在孤臣意若何滄江搖白髮芳草渡黃河汝自懷裘馬余還恨斧柯高皇豐沛地慈德大風歌

有作

漢家程不識引斗挹明新青蛉依藩伯彤箋愧省郎涼蹤銷細柳旭日自扶桑湖海多豪氣幽懷兩不忘

得報廣訃

忽得行塘訃傷心白頭誰堪聞鼙鼓子古夜猿鶴萬山秋閑亂劉琨琨招魂宋玉愁無情天目水不解向西流

同恂如囚塔雨外兄舟宴寄別鑑開家貝

入幕思投筆沽衣愧請纓盤龍呼入陣公孫笑談兵煙樹連雲黯江潮奔月生一聲離笛晚無限滄陽情

卽事三首

復楚情何極亡秦氣未平雄風清角勁落日大旗明縞素酬家國戈船決死生胡笳千古恨一片月臨城

戰苦難酬國仇深敢憶家一身存漢服滿目蓋□沙落月淸旗影滿衣霜冷劍花六軍須散盡半夜起悲笳

一旅同仇誼三秋故主懷將星流左輔卿月陸中台東閣虛賓席西征愧賦才月明笳鼓切今夜爲誰哀

歸途夜泊

谷水重遊地悠悠獨此心落星依古戍斜月半叢林客散支門市蒸澤津吟夜園人語靜倚杞露沾襟

送杜于皇歸故郡

分手金陵道相逢倍黯然鶯啼楊柳岸人在木蘭船客路三千里征衣十二年計程歸及日明月兩回圓

旅夜聞雁

旅館孤燈夜愁吟步玉墀秋風人去後煙水雁來時暮嶺歸雲斷寒沙落月遲平生湖海意三繞向南枝

哭吳都督六首

星隱中台坼天高北斗斜陣圖傳遘鶴戰地隱龍蛇故壘蘆塞月靈旗捲暮笳府歸何地孤臣血未乾

杜鵑江月苦精衛海潮寒煙草空疑壁雲山舊築壇孟嘗賓客散齊缺爲誰彈

知己功名盡傷心卽九原徐光留日月遺恨滿乾坤湖海門生淚荊榛國士恩滔滔江水闊萬里獨招魂

丞相門誰掃公孫閣不開白龍千古恨黃帽幾人哀江海猶生氣風塵未盡才雲旗排浩蕩戈鋋獨歸來

野哭樵蘇徑淨家戰伐年書圖空昔充虛壞像那連白草荒春月青燐大澤煙漁燈明兩岸猶是水星船

感交悲故吏紅指痛孤臣有客留淤洞無人哭詩春王孫城下飯公子馬車轅知己今誰報高歌淚欲吞

元日大雪丙戌

萬里河山氣蒼茫雪不開忽逢三朔至疑有白靈衰漢日分南極□沙隱大荒回中春色滿想像翠華來

漠漠蒼龍闕黃雲迴不收去年今日事此地昔人愁烏雀朝三殿風塵辟九州扶桑新氣象王紀拜通侯

人日悵舒章

帝京戎馬暗人日故人違御柳金堤是宮花玉燕非傷心千山去何日少卿歸猶憶河梁別春風淚滿衣

別雲間南冠草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恨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前路近欲別故鄉難數魄歸來日應疏容鬢看

拜辭家恭人南冠草

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古道蘇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

寄內南冠草

憶書結褵日正當擐甲時門楣容閥閱花燭夾旌旗問寢諳忠孝同袍舉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寄荊隱女兒練武功候甥南冠草

門閭推江左孤忠南妊仝十年黃鵠咏三載蓼莪篇愧負文姬孝深爲宅相憐大仇俱未報賴爾後生賢

東牟村先生南冠草

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白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白旁人哭霜空敎鴈悲英雄先死路頭假壯遊時

閒大鴻仲熊計南冠草　壬戌五歲州府志編吳遂字大鴻貢生天遂字仲熊諸生缺浩通款舟山疏英中忠祠二十二年

鼎革元孫延安府推官成正之子頤浩三年丁亥上海補生缺浩通款舟山疏英中忠祠二十二年

三人皆及成正乃與同事四十餘人並死天遂兄弟亦與臧陳子龍成仁

卽閻應有路兒弟竟齊遊旰晚同時盡哀絃一日收黃壚人已遠清淚夢中流如此堪成約停驂待楚囚

毘陵遇韓文南冠草

492

朱牛裘馬客忼慨故人心有恢留天地爲君問古今風塵非昔友湖海疑知音酒盡夢途淚陽河雨雪深

被縶待鞫在皇城故內瑞宅南冠草

孤臣魂已斷況復見長安歌舞愁雲散池臺落日寒重來中貴宅空掛倖臣冠一片銀鐺影還同劍佩看

御用監被鞫拜瞻孝陵恭記南冠草

城上鍾山色松杉落翠微朝光草鳥散淚色二龍飛璧月沉銀海金風剪玉衣孤臣瞻拜近泉路寧思歸

七夕步益水先生韻

忽然秋滿地愁裏度良辰有酒還同醉無衣豈獨貧月明河鼓動蹔落海間新欲就君平卜升沉數未眞

寶帶橋

運天芳草青極浦猶揚舲歸雁前落愁人夢裏聽花光明曉霧波影亂寒星欲訪靈威穴孤帆入洞庭

順天

舊時雙闕曉陰雨翠華來白玉螭頭仗黃金駿骨臺宮雲浮睥睨殿月鎖莓苔太液波翻後魚龍夜夜哀

應天

吳楚茫茫盡神靈日夜趨大江春水闊京口夜雲虛芳草三山恨斜陽六代餘孝陵回首處慘淡斗牛墟

西安

無恨章臺柳行人幾度攀秦人空四塞漢殿鎖三關荒草龍蛇闕浮雲虎豹閑雁飛銀海瀉千古恨驪山

開封

豫州千里國京闕萬年宮北雒周讖重東都漢武雄梁園秋竹雨涼水夜臺風歌舞西陵歇黃河落照中

臨淄

青兗名藩地臨淄十萬都齊碑沉古壁魯殿入平蕪日觀春綿渺天門豈有無黃河如帶白千里自模糊

太原

爲接天關險恆山入晉難黃雲知塞近白草入春寒龍首河三折羊腸路九盤長垣欣不落寶劍爲誰彈

成都

巴字三迴國成都萬里橋雙江非浦溆一帶映天遙青鳥高唐雨黃牛灩澦潮升沉盧照寂卜市竟道條

武林

錢塘佳麗地楊柳露新條吳越分煙樹江山擁絳旄月明蘇小墓風怒伍胥潮滿眼滄波急旌旗鎖寂寥

秋夜感懷

登樓迷北望沙草渡寒汀月湧長江白雲連大海青征鴻非故國橫笛起新亭無限悲歌意誰堪帝子靈

代人贈鎮府

殉封周正朔承澗魯元年再造山人力中興賴國賢山河分得主高帝任潘宣德以君臣協才非文武偏

六龍還鎮澤八柱獨承天日月雙懸合乾坤一氣懸上公分劍履大旆駐旌旃外宅三千隊中軍百六一

作八百椽鮫皮椒海節犀炬伏波船金角催鳴鼓牙旗滿控弦帆圖江月小陣闊海雲連每御黃龍出齊

歌朱鷺旋高徐粗載地秦望石生煙鎮海遙通蜀瀟封直到淵投醪均下伍彈鋏滿中涓位在通侯長身

爲諸將先如雲起吳越指日度幽燕渤海宜銘石狼行更策勳扶桑扶日上大樹大風前陰雨霏霏姓啥

陽被九泉元功存社稷遺澤在山川方叔基常武言歌江漢詩

捕柳

千條拂翠微雨後碧新肥却憶鑾和殿楊花滿地飛

夏內史集卷六

卷六　七言律

贊陳軼符李舒章宋轅文合稿

十五成童解章句每從先世託高軒庾徐別恨同千古一作里蘇李交情在五言雁行南北詩新貴鷁首

西東憶故園獨有盧頭憐宋玉不關九辨弔湘沅

春興同袁大作

上苑東風試早鶯故宮依舊百花明江帆入鋭移瓜步御馬如雲走石城金鼓平陵憐霍冀旌旗滄海葬

田橫傷心終夜看牛斗醉把吳鉤萬里行

自憐十載誤儒冠獨釣滄波行路難雨後新花宜夜醉月中寶劍試春寒臨江煙樹分吳塹隔岸旌旗擁

漢官聞道扶桑天子氣何人不向五雲看

池塘楊柳綠陰垂煙雨飛花滿院悲三月曉迷吳苑路萬年春靜禹陵碑江潮夜夜呼精衛草樹山山異

子規最是關情無限恨胡笳偏向月中吹

谷口桃花何處是武陵猶有避秦源江頭采葛供勾踐堂下幽蘭祭屈原春夢御溝千里雁夜愁不語萬

由猿今年寒食吾平路遠草東風十四園

萬頃滄江來卜居。風盛生計問梢漁。錦帆寂寞吳趨曲。石室淒涼越絕書。回首故鄉春夢裏。傷心荒草夕陽餘。南朝鍾磬三千界。一帶青煙散紫虛。

河山風景淚堪揮。江上傷心對夕暉。獨道虛懷諸葛死。漢家猶望少卿歸。五湖浪士蓮花劍。七郡良家柳葉衣。結客少年情不淺。平林裘馬故春園。

建業河山萬里遙。煙波天際出金焦。星辰夜隱移南極。江漢春翻鎖北條。羽獵自高京口樹。登花不度廣陵潮。琵琶馬上愁胡語。青塚年年恨未消。

片帆春色滿江湖。震澤神靈動有無。曉氣橫開連石髮。晴光遶落是三吳。鷗客煙雨招漁父。蹄跡風塵問酒徒。知樹中宵沉醉後。寒霜長嘯拂伊吾。

餞長孺三春臥病合巷而起詩以嘲之（王本題下有留字或具錫名曲）

九天環珮石榴裙。翠幌妝樓謁細君。花入珠簾紅雨過。香通綺閣綠雲聞。賦就威婚渴渠不須重作釋愁文。

悲懷長公郭侍御五竺崔舍人

乾坤戎馬倚吳鉤。猶憶當年太姥遊。夢裏雲霞雙鳳闕。醉來煙水一漁舟。窮途知己誰青眼。歧路傷心已白頭。遙想天南新侍從。霜花滄海動新愁。

生平口號

生平無計更依劉。短髮蒙茸愧楚囚。十載營花遲暮客。三春煙雨別離愁。浮生蝶夢莊周栩。壯志鵬翼范蠡舟。同學少年容落盡。飄然江海一輕鷗。

憶侯雙道雲俱兄弟（王祖云侯演字雙遠嘉定人明甘長子詩文操筆立就工隸絕人弟潔字雲俱過目成誦背誦生順治乙酉大兵南地至嘉定七月城破明甘自沉於家之東池演潔從兵功弟淨年十一補諸生後亡命死）

春城煙霧曉陰陰。俯仰斜陽弔古今。萬里河山猶故國。九京風雨自同心。欲知真主親司隸。未見孤兒屬青廬。語罷為間誰家事。漫酌春泉酹伯勞。

羽林鶴唳華亭人。沒後河橋一閃淚沾襟。

雕籠燕子逐芳菲。煙景平康動翠微。二月長堤香草靜。三春古道客鴻稀。龍沙雨濕桃花馬。雞塞風輕柳葉衣。城鼓旌旗明北地。殘梅應傍戰場飛。

四月七日寄研德武功叔姪去年此夕與二子步月新堤得屈平卜宅之句不意先文忠之讖固亦猶是而死生漂泊心傷矣

冠帶追隨滿帝京。黃金盛畔五雲明。焚香謾謁含元殿。賜錦誰開大宛城。置鼓最連弓劍氣。祖綿夜隱風環聲。漁陽烽火何時息。百嘴東風御柳營。

春光搖曳古揚州。宛轉東風十二樓。洛浦忘還疑子管。蓬山隔岸似蓮舟。夢迴陌頭芳草滿。愁倚幽谷老玉關何事閒封侯。

江城

江城五月動哀笳。（一作清笳）一片口聲到海涯。沙暮（一作邊）來沿前帳雪。景陽先發夜庭花。征帆夜雨雞鳴

重閣欹遲曉風悲。煙霧淒淒柳半垂。歌舞微風青雀扇。興亡斜照赤烏碑。不容故鄉春夢裏。傷心荒草夕陽餘。南朝鍾磬三千界。一帶青煙散紫虛。

玉貌正是江南行樂地。清商一曲為誰吹。

東道民沈歸姜知山先輩云沈宏濟名楫當日同王醜在夏先輩席中存古有師事之恩故云帥宏濟入本朝以布衣終後七十生子見王詩帥朱古愚詩所生子三歲矣補後

徵風南浦暮煙通。落日西山素影同。歧路見憐青眼客。知心惟有白頭翁。交情牢落乾坤外。習業荒涼戰伐中。萬里行蹤渾未定。水雲何處不相逢。

舟中憶鄧景說寄張子退（雲光神云鄧景說名悅卒於乙酉見王詩注時十三君旅註以為年只二十餘此詩首序生哭故人亦謂其已死也又下有鄧生哭亡句尤明確）

故人萬里飛鴻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風塵。

東玄照家孟

天涯兄弟掩柴扉。故國遺民共採薇。江海何年傳錦字。風塵吾亦羨牢籠。

已非日暮雁行愁欲斷。鵾鴣原上白雲飛。

贈徐假之侯智舍

煙波寂寞問樵漁。五月柴門獨著書。草澤何年平逐鹿。江湖無地泣枯魚。九章哀郢人如在。三戶亡秦氣不除。先世交情千古事。天門咫尺倍歔欷。

偶念三秋舊集憶景說象越行諸子

飄泊筆資囿夢思。黃花水更誰知。遙憐白下千秋會。頗學黃初七子詩。滿目□塵迷北闕。傷心越鳥向南枝。鄧生黃土風騷盡。三復遺篇倘可師。

春興

花落長干起暮濤。傷心極望步蘭皋。梁園雪後朱旗繞。魯殿煙中赤豹高。新雨江邊埋白骨。故營淮口暗青袍。語纏為問誰家事。漫酌春泉酹伯勞。

雕籠燕子逐芳菲。煙景平康動翠微。二月長堤香草靜。三春古道客鴻稀。龍沙雨濕桃花馬。雞塞風輕柳葉衣。城鼓旌旗明北地。殘梅應傍戰場飛。

冠帶追隨滿帝京。黃金盛畔五雲明。焚香謾謁含元殿。賜錦誰開大宛城。置鼓最連弓劍氣。祖綿夜隱風環聲。漁陽烽火何時息。百嘴東風御柳營。

春光搖曳古揚州。宛轉東風十二樓。洛浦忘還疑子管。蓬山隔岸似蓮舟。夢迴陌頭芳草滿。愁倚幽谷老玉關何事閒封侯。

江城

江城五月動哀笳。（一作清笳）一片口聲到海涯。沙暮（一作邊）來沿前帳雪。景陽先發夜庭花。征帆夜雨雞鳴

國寶劍寒霜已破家遥望黃龍解故主李陵碑上暮雲斜

贈猗圃李憶園

無定河邊起暮笳受降城外逐輕車射鵰雲度金微落回雁風高玉帳斜老去吹寒秦篴築歸來卸微漢陣連滄海一椎亡命後橋邊黃石待人來

題昆山水月殿

豐嶺昇壑谷水陰昆水迢遞快登臨始知盤運尊山意猶是昆侖泛海心古寺松聲清磬道寒潭雁影碧雲深哥舒天幕風流在如見當年祇樹林

九日大風雨同智舍夜飲

高秋夜雨不聞聲旅館孤燈酒自傾寂寞黃花千古恨婆娑寶劍一身輕風塵握手同兄弟江海知心託死生遥憶故園芳草路滿籬叢菊戰場明

道中作

山行三日萬山連今日纔開一面天石徑漸平看馬去雲林初薄見泉懸無人主礙非偏急有蝠當塗客易前下筋不須發滿百荔香新酒縮頭餔

除夕追和廣成先生韻案侯鯖曾慥曾一字廣成性孝仕宦十餘年纔以母老乞歸葺人清剛絕俗與力得庭所著根梅理要至性遺情盛同

獨客引杯後連以文章道義相切齊明季復潘令下相其力得庭所著根梅理要至性遺情盛同名納言集

山河風景憶前年淚盡鮫人百斛泉風雪已空當日恨鹿門深愧古人賢江湖潮信潛歸越秦晉風雲半入燕悦對九京如可作園蘬家雞問丙天

元旦丙戌

不知景物又新年無限傷心對九泉庞劉遊魂長作客龍蛇守墓更誰賢湘江寂寞空哀郢易水蕭條未報燕白首同歸交誼重國殤南□日南天

秋日遊難曝東東智舍

昨夜秋風起洞庭三山落木陰風輕親朋交態渾如夢湖海生涯敢獨醒我已無家隨汗漫知君愁坐獨傳停故人頻酒河橋淚南國招魂感鶺鴒

寄研德案侯湜字研德後更名演字仲德嘉定人岐曾子岐曾子岐曾見崎曾崎曾同補諸生舉使者表其廬曰江南三風及長博覽工文章名教之輔者三十年順治丙戌以國壇站角立岐曾剛烈其間悟興最興古學棄擯後進士文章名教之輔者三十年順治丙戌以國壇站角立岐曾剛烈其間悟興最興古學棄擯後進士國寶險使人致酒脯曰夜過海無歷故人除子能被逮冤受慙刺者凡二十七次終不屈逼傳士國寶險使人致酒脯曰夜過海無名待家信通得不死岐曾曰我已無家何信爲遂受刺門人私證曰爽節先生岐曾子沂海湜與門人私證曰爽節先生岐曾子沂海湜與嶼曾子演湜歸葬從白爲原和有上國六龍之變仿宇記陵崇禎壬午順天副榜明亡不仕卒

聳霞此身豈逐征蓬去欲叩天門路已迷

鴉衣

鴉衣東去獨登臺歌舞軍中聽轉哀趙信城頭秋月滿李陵碑上暮雲開吳江落日圖山遠澤徹風人陣連滄海一椎亡命後橋邊黃石待人來

題昆山水月殿

豐嶺昇壑谷水陰昆水迢遞快登臨始知盤運尊山意猶是昆侖泛海心古寺松聲清磬道寒潭雁影碧雲深哥舒天幕風流在如見當年祇樹林

九日大風雨同智舍夜飲

高秋夜雨不聞聲旅館孤燈酒自傾寂寞黃花千古恨婆娑寶劍一身輕風塵握手同兄弟江海知心託死生遥憶故園芳草路滿籬叢菊戰場明

道中作

山行三日萬山連今日纔開一面天石徑漸平看馬去雲林初薄見泉懸無人主礙非偏急有蝠當塗客易前下筋不須發滿百荔香新酒縮頭餔

除夕追和廣成先生韻案侯鯖曾慥曾一字廣成性孝仕宦十餘年纔以母老乞歸葺人清剛絕俗與力得庭所著根梅理要至性遺情盛同

獨客引杯後連以文章道義相切齊明季復潘令下相其力得庭所著根梅理要至性遺情盛同名納言集

山河風景憶前年淚盡鮫人百斛泉風雪已空當日恨鹿門深愧古人賢江湖潮信潛歸越秦晉風雲半入燕悦對九京如可作園蘬家雞問丙天

元旦丙戌

不知景物又新年無限傷心對九泉庞劉遊魂長作客龍蛇守墓更誰賢湘江寂寞空哀郢易水蕭條未報燕白首同歸交誼重國殤南□日南天

秋日遊難曝東東智舍

昨夜秋風起洞庭三山落木陰風輕親朋交態渾如夢湖海生涯敢獨醒我已無家隨汗漫知君愁坐獨傳停故人頻酒河橋淚南國招魂感鶺鴒

寄研德案侯湜字研德後更名演字仲德嘉定人岐曾子岐曾子岐曾見崎曾崎曾同補諸生舉使者表其廬曰江南三風及長博覽工文章名教之輔者三十年順治丙戌以國壇站角立岐曾剛烈其間悟興最興古學棄擯後進士國寶險使人致酒脯曰夜過海無歷故人除子能被逮冤受慙刺者凡二十七次終不屈逼傳士名待家信通得不死岐曾曰我已無家何信爲遂受刺門人私證曰爽節先生岐曾子沂海湜與嶼曾子演湜歸葬從白爲原和有上國六龍之變仿宇記陵崇禎壬午順天副榜明亡不仕卒

老居柜圍因以自號洵早卒弘少補諸生博習經史落拓如飛從弟靜亡命有司名籍之弘挺身代繫久之事解寄跡吳市一時名士推主文社少與伯仲及舉從世受經黃淳耀而弘尤爲淳耀所引重及卒鄉黨私謚貞憲先生有掌亭集錢牧齋陸河子朗國

風塵大野日將暝滿眼悠悠獨識君潛岳已成懷舊賦陸機還作辨亡文荃將短□供□服愁對寒山起暮雲與汝相期遊白社孤鴻天外恨離羣

送馭閎蔣大甫行案紹興府志蔣平階字大鴻江南華亭人也明末學李夏允彝青浦陳子龍主盟社壇招致海內文人見平階大異函遊入社及明亡唐王僭號於閩平階赴之授兵部司務晉御史抗疏劾鄭芝龍敗屍忠士壯之紹建破紹亡命服黃冠假青烏之術浮沉於世東至齊魯登泰岱踐曲阜轉徙吳越間嶺會稽山水遂家焉康熙十七年朝廷開史局徵博學鴻詞故人欲爲平階道地函雞書止之平階詩文詳晴典麗宗雲間派以西京盛唐爲宗畧於書弘覽洞究無遺好談幾社人佚事感慨陝宕遽淚不能休酒闌燭炧燼淚隨之聞者服其才而哀其志爲著書十餘種卷以百計沒後皆散落無存遺命葬若耶之檇李風雪

靈旗彷彿朔風寒俠客悲歌迴不歡芳草多情兵甲後白雲何處別離難滄浪漁父長哀郢湖海狂夫矢報韓此夜一樽傾盡醉夢中歧路恨漫漫

遇盜自解

浪迹烽煙獨此身天涯孤客淚沾襟綠林滿地知梁客寶劍窮途贈故人無復青氈王氏舊自憐犢鼻阮家貧逢人莫訴流離事何處桃源可避秦

十二月十八立春

可憐又可豔陽時孤客征衫泣路岐草木不欣秦正朔衣冠猶想漢威儀落梅入夜迎風急細柳知春遇雨遲聞道海南多王氣扶桑先浴萬年枝

寄荊隱女兄

諸劍天涯轉自親孤帆漂泊迥傷神自憐愁立寒塘路獨恨行吟澤畔身黃土十年悲故友青山八月痛孤臣當年結客同心者滿眼悠悠行路人

野哭

禁下聲名並李膺龍門天半許誰登秋風零落三千客暮雨寒生十四陵蓋帳近迎青瑣闥明駝先踏玉河冰魂飛故國知何處擊筑悲歌意不勝

感舊步仲芳先生韻六首案嘉善縣志錢棨字仲芳申丞士晉子張威王午舉人洗寇旋編諸部史可法招致幕下不就博通墳典健步謝客著書于大漁山縱跡作養逼近無不瞻仰年七十八著有眾宗邑乘體易緒言莊子緒言詩書

故園芳草已經迷曲巷朱光依舊滿幻關江南一片傷心月多少琵琶馬上彈

五更風動角聲殘清酌沉沉歌舞闌蝴蝶夢中春月苦杜鵑花外曉風寒如雲錦袖歸原上却月珠旌覆井欄酒醒忽思裙叔夜歲陵一曲更誰彈

夜靜孤城玉漏殘登樓長嘯客愁闌三年寒食催征夢二月春花試曉寒故國風塵空鬱律舊園花鳥獨凭欄五陵年少歸何處回首雙龍不敢彈

曙霧晞過百花殘客子無衣淚夜闌錦瑟按來人不見玉笙吹徹夢猶寒風環曉醉芙蓉障羅綺春嬌芍藥攔回首風流成往事幾行紅淚暗中彈

舊都風物暗凋殘東海孤臣淚未闌睥睨浮雲三殿曉榮思落月九天寒宮花寂寂啼黃鳥御柳深深隱畫欄裴馬京華零落盡鐙前高臥有誰彈

虛荻臨風故壘殘漂零湖海又春闌子胥江上吹簫苦如意堂前擊筑寒雲淨平沙連碧浦樓空斜月上朱欄孟嘗賓客隨煙草更向誰門倚鉄彈

寒食雜作同錢二不識賦主本有未章雖如不盡六字　王禔云錢默字不識嘉善人孫子證書目數千百八九歲能詩文過冠有儒子集登崇禎癸未進士知嘉定縣到河之開路被賊劫民用不安氏年二十六默亡魏未之信又二十餘年招魂歸恤編

朔風廣莫敵裘寒客子飄零行路難北首可憐秦郡縣南來無復漢衣冠昭陽去後難亡楚滄海歸時未報韓袖裏吳鉤慙獨倚霜花夜夜月中看

親朋亂後幾人存湖海交情酒夜論今古文章多薄命江關詞賦半招魂王孫一飯誰知己漂母千金敢報恩曾作信陵座上客幾回慟哭大梁門

孤臣伏臘□□天野哭悲悲變歲年節裏關山吹漢月帳中霜雪滿□煙風塵獨上要離墓江海空浮范蠡船雪水滔滔歸不得千金曉骨有誰憐

十年裘馬混風塵猶是先朝侍從臣采菊每邀彭澤令看衣不讓武陵人湘潭奇服憐衰鄙錦水玄亭恥劇秦故園銀魚新換酒玉壺秋泛莫辭頻按王本重寒食復二首

虎邱遇九高

竹馬交情十七年飄流湖海覓誰憐知心獨有要離墓亡命難尋少伯船山鬼無回江上夢楚囚一去草如煙姑蘇明月愁人醉剪燭無言更惘然

由丹陽入京

萬里河山拱帝京楚囚西去淚如傾斜風衰柳丹陽郭細雨孤帆白下城殘夢忽驚三殿報新愁翻覺一身輕從軍未遂平生志遺恨千秋魄語纓

西華門與同難諸公待勒
同舟今日半南冠．魂斷蜚山荊棘埋．仁壽銳移江月落．葉陽鐘動曉風哀．誰將杯底沾秦獄．却向巖頭識
漢官．相對銀鐺趙右掖．夢中猶作侍臣看．

夏內史集卷七

卷七　七言絕

別予韶顏大妹倩案頭予題名家驗少為考功館場與存古同學齊名後存古編刑慊顧與予屢躋
進之牟以庸部主寅入舉

鳳去秦樓信杳然．返魂香盡斷腸年．菲菲兩淚難為別．竹馬交情十五年．
淚成有外含雲英者亂後嫁人感傷不置代為賦之
綺羅如土錦如塵．重見雲英掌上身．儻未成名歌已嫁．揚州一夢為誰人．
送教坊樂官出塞
自憐天樂未甘聞．送別黃沙始見君．愁到年年晉塚月．夢歸夜夜白門雲．
咏史雜成口號十首
亡楚奇功一旦收．蓋中人去水悠悠．昭關煙草荒涼外．千古何人解報仇．
黃金壘下兩淒淒．雲夢悲風滿大澤．竟弔興亡千古事．風流燕楚二昭王．
英雄草澤氣成雲．烈士遺風恥二君．堪笑士衡歸洛後．何顏更作辨亡文．
遺恨殷郊木已拱．黃腸千載更無依．當時倘有頑民在．何事西山獨採薇．

羽扇綸巾油壁軒．隆中三策為誰陳．英雄淚灑歸黃土．千載西風五丈原．
江左衣冠六代愁．門庭花草色千秋．可憐卞氏推三烈．當是烏衣第一流．
草澤遊魂性不馴．英雄短氣未□秦．紫霜三卷尋常事．誰是當年抒履人．
如花歌舞入長門．腸斷君王雨露恩．自請和戎青海月．琵琶一曲向誰論．
東旻從王志未酬．寶刀風雨拂霜花．黃雲白水真人氣．年少功名鄧仲華．
夢我三廬有道脊．稽紹彈冠血漬襟．叔夜家風豈掃地．廣陵絕曲倍傷心．

送客金陵四首

山光無限水悠悠．古苑花明月滿樓．送君馬上休回首．玉笛三聲一葉秋．王本作舟
此去離亭半夕陽．烏啼舊隖夜荒涼．王本作逾滔滔江水無情極．明月秦淮水一方．
夜月啼猨白下城．回看雙闕淚沾纓．紫苔最是無情物．偏向金鋪雨後生．
紫騮遊獵老園歸．猶是熊熊鎖翠微．一片鍾山陵上月．天風吹上舊朝衣．
樓雨暮懷
落月空山哭子規．輕煙漠漠柳低垂．登樓無限傷心事．暮雨盈盈欲待誰．
柬友
會搖寶劍即夷門．朱郎前條席尚溫．今日三千珠履客．誰人知報信陵恩．
樓頭口號得門字二首
樓頭花草正黃昏．猶有殘霞過雨痕．無限倚闌愁客淚．隔牆斜月聽雍門．
江南日暮慘離魂．四海交情酒後論．盡下天高腸欲斷．秋來客散孟嘗門．
發撒廣為余內兄丰姿玉立神采嶔崎綱紀貿脩百行具備天假以年且有為以死哲人云亡邦國
殄瘁哀哉得絕句十八首短歌之悲過於長慟非有惓者不足以語此
豬阮當年二酒徒．河山遙隔恨難蘇．自從兩哭發候後．天地傷心一劍孤．王本有侯為家姊倩文中七字
小注
九年地下文中子．人世風流祇屬君．今日傷心惟我在．夜臺何日共論文．
黯黯哀笳淚滿衣．白玉樓成跨紫虛．二十七年回首處．閶風煙霧逼人寒．
三春湖海興如煙．十載交情覓惘然．重到西江秋似水．芙蓉盆粉更誰憐．
回首長歌更短吟．三春唱和更沾襟．石君璧上龍鳴劍．倏忽霜花夜夜深．
遙憶香奩淚滿巾．到今天地物無塵．鶯鳴寒夜愁難曉．不見當時起舞人．
當年結客少年場．夜夜吳姬錦瑟旁．腸斷幽回聞誤曲．不知何地覓周郎．
可憐沒後久銷形．猶是生前未盡情．夢裏對愁知己淚．醒來回想忽如生．
曲江紅樹有微霜．七尺桐棺弔北邙．杯酒臨風惟慟哭．黃花白草月茫茫．

銀缸靜夜憶殷勤汝已吹簫弄白蘋十二玉闌愁倚徧月來移影忽疑君
秋水娟娟影若虛風流衛玠更何如可憐玉樹階黃土敢舉當年謝幼輿
倚樓人影落江潭却憶西園酒半酣公子風流今不見秋來衰柳獨毿毿
江風暮雨入南樓玉笛秋翻旅客愁昨夜夢君歸坐起一聲孤雁水悠悠
九曲秋江靜不波美人長往恨如何當年意氣餘燈影地下文章泣綺羅
一夜西風閶闔開招魂秋草不勝哀九原道誼何人在千古文章未盡才
枕上相逢還說夢樽前如見不聞聲傷心驚起無人問猶倚寒窗月自明
玉山頹謝碧雲空落葉無情下曉風思曼風神銷故國值留一哭待張融
落月殘霞剩錦衣淒涼玉珍斷金徽與君齊跨瑤池鶴同到人間獨自歸

絕句口號八首

窗牙荊棘滿目風塵哀風之詞殊乖風始聊以紀一時流離之苦耳作者勿以風雅觀勞人草草
於斯見之矣

去年人送短長亭一片煙波入洞庭江海無情人不見芳洲春草爲誰青
黍魂歸來風雨多瀟湘春盡晚生波可憐鳳闕宋師門誼密有招魂弔汨羅
朱門華屋已成塵貢士荒邱宋卜鄰天下文章俱寂寞平陵一調爲何人
昨夜驚魂渡五湖愁中飛夢到姑蘇丹陽道上兩冠客重到新亭酒淚無
江上花飛愁釣船羊裘百結覓誰憐一人亡命無張儉三戶虛聲有項燕
春口滿院百花明和淚成書問遠行欲寄東風無羽翼愁隨明月渡江城
愁來江上柳條青漁父狂歌忌獨醒高臥夢回青嶺遠想思人在白樓亭
無衣客子半天涯何處相逢拂劍花三月故鄉消忍斷更呼鸚鵡報誰家

家園早梅盛開時寄跡武康一作塘賦以一作時讓之

逢花卻憶故園梅雪掩寒山徑不開明月愁心兩相似一枝素影待人來

宴送盛伯含之金陵盛工丹青

十載傷心老畫師孤帆歸去淚如絲盛京無限鍾和柳折盡東風第一枝

方發城遺孤流落郡中詩以致之

平津賓客竟誰留貢士恩深尚未酬縱有羊祉知舊澤還憑醉後哭西州

絕句

垂楊裊裊雨穠穠獨倚雕闌撫劍鐔欲待美人愁日暮斷腸風信自東南
扁舟明月兩峯間千頃蘆花人未還縹緲蒼茫不可接白雲空祭洞庭山
相國風流盡可師講堪景色似當時禪江一帶新栽柳不道東風向北枝

大滌山頭起暮煙武夷人去草芊芊自從一閉平津閣珠履三千盡黯然賓客大滌山

夏內史集卷八

卷八　詞

滿江紅　惜別

淥水三年小橋畔相逢甘賦長安旱青驄有影章臺無路月下凭肩衣倚緩樓邊覺約香成盡訪城西惟
有畫橈妹妹如故　曉雲意人空暮題詩客愁應訴奈綠陰滿徑乍逢翟雀藥已佛春夢遠楊花又被
東風誤想雕闌不堪卻沾泥言還醳

湘湘夜雨賦得歌字

鶯啼花更蝶圍香國重閘朝暮愁閒墜鞭人瘦怎禁小風吹不駕春醒坳起分香處燕子來遲芙蓉帳餘
煙已渺紅淚染蘼蕪相逢何處也難尋丹棘欲寄嗁規恐道郎別後漫淡愁眉剩有菱花一半已不是
那日捻徽長堤路桃花帶笑柳眼已含悲

魚遊春水卷卷

離愁心上住擡盡重簾推不去簇前青草又送一番愁句風樓人遠鏑如夢舊枕詩成機不語兩地相思
半林煙樹　猶憶那回去路暗落雙鴛催曉渡天涯漫度清回又逢春暮流雲已爲啼鵑妬鯽蝶更禁絲
雨誤十二時中情懷無數

雙雙門引　春盡夜

晚鴉飛去。一枝花影送黃昏。春歸不但重門靜。卻江南三月。何處夢堪溫。更堪前新綠。空館芳塵。　隨風亂絮。柳絮迎風。一番愁位。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羣。一自市朝更改。賠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珠屨三千。淒涼千載。

一剪梅　春日

昨夜花開第幾枝。還是東風燕子來時。兩鬢畢竟幾時。還獨倚闌干紅雨絲絲。　采綠人歸有所思。何事分飛。夢到還迷。含情無緒咏春愁。醒得新聲。恐被驚知。

鵲踏枝　春閨

珠簾小婦盈盈坐。不到春深。不解相思苦。獨倚玉闌斜欲語。梨花疑陣黃昏雨。　聽宛轉聲聲。杜宇回首銷魂。無計教春去。值得舊年郎去路。連天芳草斜陽渡。

西江月　寫懷

紫燕來時春淺。黃鸝啼處煙多。過期不至奈愁何。細雨斜風古渡。　離恨夜來寂寞。歸期春去蹉跎。盈盈黃昏亂鴉啼處。此恨誰知。

喜遷鶯　春雨晴後

登樓望遠。華新滿目。盡風塵。鎖花無主不勝春。偏逐斷腸人。　郎未來。儂未去。獨倚雕欄無語。淚珠滴。對銀缸化作今宵雨。

秋波媚　夜泛

急棹孤舟弄晚晴。漠漠柳煙輕。相思半枕。天涯夢繞。依舊愁城。　思量往事難回首。重到不勝。新愁滿地。荷香十里。明月三更。

一斛珠　新月

暮蟬啼後。欄干獨倚芙蓉扣。丁丁滴滴添銅漏。萬里雲輕。一點清光逗。　天涯人遠愁時候。乍時乍雨催人瘦。新愁不許春山鬪。酒醒荷香。昨夜相思透。

鵲橋仙　夜

菱花鏡對。沈香慵燕。幽恨茫茫千結。待將一枕化愁腸。卻又夢。人間離別。　幾番煩惱。一天愁思。半雨半晴時節。猛然聽得杜鵑啼。又早是。一輪殘月。

卜算子　新晴

秋色到空閨。夜塔疎桐葉。誰料同心結不成。翻號相思結。　一片鴉月。阮亭云。宜即工白是再來人。

喜遷鶯　秋思

黃昏月。五更風。一點落花紅。和煙和草月朦朧。淚雨滴梧桐。　驚華深。羅被冷。疑是郎來慰醒。一波雙步。下迴廊。月破風殘影。

憶王孫

蝶影搖紅

辜負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夢斷人腸。靜倚銀缸待。隔浦紅蘭堪採。上扁舟。傷心欲乃。梨花帶雨。

柳絮迎風。一番愁位。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羣。一自市朝更改。賠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珠屨三千。淒涼千載。

滿庭芳

永巷鬆風。長門送月。年年幾度偽心。銀缸點點。淚滴落華侵。此夜西宮絃管。魂夢中。彷彿聽音。驚坐起。孤鐙殘月。愁坐倚瑤琴。　沈沈。芳信杳。金鼎煙冷。銀鴨香深。聽風絲雨片。落月明禽。卻望君王何處。昭陽歌。舞動花陰。遙思想。六龍天上。刀尺動秋砧。

柳梢青　江泊懷遠

玉人天際。最堪憐月。色上花枝。夢宿吳江。風鬟霧亂。一晌相思。　天涯何日歸期。想攜手。當光霽時。立盡黃昏。亂鴉啼處。此恨誰知。

喜遷鶯　春雨晴後

登樓望遠。華新滿目。盡風塵。鎖花無主不勝春。偏逐斷腸人。　郎未來。儂未去。獨倚雕欄無語。淚珠滴。對銀缸化作今宵雨。

秋波媚　夜泛

急棹孤舟弄晚晴。漠漠柳煙輕。相思半枕。天涯夢繞。依舊愁城。　思量往事難回首。重到不勝。新愁滿地。荷香十里。明月三更。

一斛珠　新月

暮蟬啼後。欄干獨倚芙蓉扣。丁丁滴滴添銅漏。萬里雲輕。一點清光逗。　天涯人遠愁時候。乍時乍雨催人瘦。新愁不許春山鬪。酒醒荷香。昨夜相思透。

鵲橋仙　夜

菱花鏡對。沈香慵燕。幽恨茫茫千結。待將一枕化愁腸。卻又夢。人間離別。　幾番煩惱。一天愁思。半雨半晴時節。猛然聽得杜鵑啼。又早是。一輪殘月。

卜算子　新晴

秋色到空閨。夜塔疎桐葉。誰料同心結不成。翻號相思結。　一片鴉月。阮亭云。宜即工白是再來人。

喜遷鶯　秋思

黃昏月。五更風。一點落花紅。和煙和草月朦朧。淚雨滴梧桐。　驚華深。羅被冷。疑是郎來慰醒。一波雙步。下迴廊。月破風殘影。

憶王孫

珠簾斜捲翠雲垂。曉月重樓人未歸。細按紅牙嫺並眉。影徘徊。一種東風楚楚吹。

浣溪沙

柳色深深聽曉鶯。玉闌愁倚夢分明。閒花斜落小敧橫。蝴蝶前生原夜合。楊花身後化浮萍。東風輕薄最多情。

憶秦娥 懷遠

傷離別。相思又值清明節。清明節。薊門衰草。漢宮紅葉。愁懷萬種憑誰說。邊鴻不到音書絕。音書絕。安何處。晚山重疊。

醉花陰 柳

片雨弄愁愁未了。柳眼窺春早。深處未雲來。弱影絲絲。翠入晴江小。鵝黃半卻煙光曉。剪出東風巧。借問馬頭人。長短亭前。留得青多少。

尋芳草 別恨

提陣杜鵑啼。卻在那杏花深處。小舍兒喚得人歸去。喚不得愁歸去。離別又春深。最恨也多情。飛絮恨。柳絲。繫得人愁住。繫不得愁人住。

天仙子 春情

紫玉轆轤青錦索。金井梧桐寒寂寞。霜綃馬上治遊郎。花下約。鐙前話。人在畫樓聞畫鼓。無奈絃人非夢惡。淚點濺杉裘袖薄。一江煙草亂。相思當初錯。而今莫雁又不來。花又落。

夏內史集卷九

卷九　檄　論　書　問

討叛降大逆臣檄

崇禎十有七年夏七月。江左諸少年。討降叛大逆臣曰。運啓十葉。便有元黃之戰。德深九世。亦來赤綠之羣。士穴廩君。餘魂散野。山頭廷尉。逆首行邊。初兼樹鵠之毛。笑漫天於阿鬼。魏閒野豬之口。談縱日於黃家。兩臂揮汗血之帳。月中躍馬。一眼見如人之石。河上投戈。代有元凶。終焉分冢。若我太祖掘綠蟻而者出。克靖南街。文皇行元菟。以重華永清北極。宣、英、憲、孝。撫梨不陶之辰。世、穆、神、熹。若木宵臨之旦。大行皇帝代來。而東南再讓。兆洽庚庚。周膜而西北多艱。治先甲甲。三百年之編。礪德過五三。十六世之和鑾。運逢百六。褫衣蕞衛。髮鹿見於槐林。謐哲殉亡。止相期夫椒園。雲昏雀死。燃灰玉女之窟。日暗蓮樓。花碧仙人之掌。方介圭時。惕不聞子弟梨園。奈金掘頓弛。誰作父兄。僕射祇以甘陵有部。相持鉤黨之名。逢閹司馬無師。莫講飲飛之技。因之青袍入殿。外朝不抱。烏號黑犢。鼇墓後苑。惟啼苦竹。引射狼於中禁。鳴作屬階。甘臣妾於敵營。爭誇新寵。蓋容豔揚。蔽枕。堅頭匈勒。半人授冠。鑒齒碧池舞馬。并無歷詰賦詩。金統懸雖。先待日休草詔。父師渠帥。呼牛則夫子陽西。髡禹叛因。報李則將軍宇宙。遂不憚淮漫送死。急詰投鞭。復倡言雒營田。無煩運粟。引弓不附。篡同鄭國之蛇。伏劍無徒。心異臨江之燕。百關朝貢。變通范陽。塞

人。貌莊庶民。臧效宣陵孝子。彼義深屬此。田疇尙哭幽州。豈恩淵舊君。豫讓乃忠智氏。泥梁未滿其獄。狗盜詎足貴其餘。倘爲子禁酒歸定合燃臍掛膊。若更會之悔。毒尤須赤族國宮。我儕肯甘矣。寧劍相盟。君子六千。有死無生之氣。丈人九二。承家開國之心。二姓老奴。鼎在不赦。一門先澤。義無可辭。子明髡髮之年。便能擊賊討逆。成當之歲。卽善揚兵。誓不與此賊俱生。何劓將持虎節。請聞汝元宮何在。里門旱樹蓬旗謹檄。

土室餘論

淳之生也。十有七年。昊天不弔。宇宙瞞盈。生之不辰。非我先後。先文忠投淵殉節。便爾無家。湖海臨岑。於今三載。風胼霜胝。捉衿短衣。備人世之艱辛。極君親之冤酷。窮途歧路。斷梗飛蓬。日旣如流。天猶非戴。嗚呼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特以國難家仇未能圖報。忠臣孝子自當笑人。故欲忍吞聲。苟全性命。湖中之起。身在行閒。不忘喪元。獨當一面。江東嶺表。日月雙懸。先文忠爲國死。淳也爲國生。子是七尺受一命之榮。九重蒙三錫之典。恨不滅此朝食。下報幽冥。嗟以淳拜命蟻丸。執戈幕府。成仁一死。抑亦何言。嗚呼。家仇未報。臣功未成。獨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來世爲期。萬歲千秋。不銷寃魄。九天八表。永屬英魂。先文忠得爲皇明臣。淳也得爲先文忠子。吞聲歸冥。含笑入地。嗚呼。淳今死矣。抑又何言。

獄中上母書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寒秋。冤酷日深。艱辛屢盡。本圖復見天日。報大仇。卽死泰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明朝。一旅興師。便成齏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裁水之發。無一日焉。致慈君託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聞。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乾就濕。教禮教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兄。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道願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留後。曾稽大望。至今面若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圓廟貪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鼓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決不敢捨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口實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功兄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弄阿一杯清酒。一盞寒盤。不至作若敖之鬼。嗚呼。書顛畢矣。新婦結褵二年。實孝素著。武功卽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消陽情也。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靈魂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遺夫人書

三月結褵。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啻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一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勉以生。復何聊賴。薇田廢地。已委之蔓草寒煙。同氣連枝。原等於陌路行路。青年喪偶。繐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禁錮一人。生理盡矣。嗚呼。言至此。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平生爲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爲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亂絲積麻。身後之事。一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停筆欲絕。去年江東儲嗣誕生。各官封典俱有。我不曾得夫人。夫人汝亦明朝命婦也。吾累汝。吾覷汝。復何言哉。嗚呼。見此紙如見吾也。外書奏篆細君。

燕問

有客問於夏子曰。蓋聞九土星羅。不以邊陲爲襟帶。八紘錯跱。不以荒裔爲寰區。燕之立國。遐處東落。號爲四戰。帝宇晚立。遂制中原。子其適河冀之雄疆。暢幽燕之洪緒。以翻鄴神京。憲章河雒。夏子曰。夫燕都者。含跨太行。枕倚居庸。左倚秦齊。右屬幽雍。名疆迭郭。晉絳重封。卻背重阻。外合中通。連汾溢渭。十萬戚

夏內史集附錄

桐城方子留授南冠草序。壬辰冬。偶遊四明。與朱陸諸子論甲乙以後忠節及松江諸公。余言夏瑗公師死最先。其子完淳字存古。以十七死。其人其文。古未有也。諸子請其詳。余曰。存古五歲知五經。九歲善詞賦古文。十六十七。與友人有事會中會。江東有詔監瑗公師文忠陰一子中書。存古乃上表及疏。蒋中書覽完淳。以進報某盧實約兵以某日航海會某所爲邏卒所邊。就鞫金陵。某某欲活之曰。汝年少。豈知兵。存古曰。吾年少。豈遂不知兵。某曰。汝口何不惜汝身。曰。倘死而復生。倘日口口必先文忠與我也。身何足惜。倘顯謂其婦翁曰。男兒死身。何能作兒女狀。遂就義於金陵之西市。諸子曰。有是哉。恨未見其人也。其疏及表在乎。余曰。微獨疏表在。向余過武林蔣氏兄弟。見存古有大哀賦。有亦同事諸友書。有自訂詩近千首。此存古之文也。已又得其南冠草。因出示諸子。諸子諧歌之。余爲之歌。則雲間諸子曰。壯哉。往而不返者也。何鶴唳之足悲乎。爲之歌辭。慕人曰。哀而不怨。太蒼人有子。復何恨。爲之歌寄內曰。盥而婉。養其婦以程嬰乎。余輟歌曰。存古死而還腹得一子一女。天之報施不爽哉。爲之歌寄姊及甥曰。舊矣哉。大仇其可忘乎。爲之歌寄半村及閒大鴻訃曰。共皆死心乎。是知生而知死者也。爲之歌細林曰。知大義者其孟公乎。非孟公。而細林之哭。誰能若是烈烈而醇。苦而甘。悲而溫。直而不尷。可以告友朋乎。又何知友之明也。爲之歌入京及被鞫諸什曰。至矣哉。

勇而不懾靜而不亂思而不貳求仁而仁取義而義惟故國之傷也以忘其身與家如存古者忠孝節之矣而以十七傳古今未嘗有也南冠草者可以名存古之文矣因乎訂之而命予爲敍明州陸明懷宇燦南冠草序嗚呼此夏子絕筆也余讀而歎曰忠孝也經濟也文章也至夏子而觀止矣乃其年更不可及也國初沐黔寧鄧衛公俱以十六七垂功名而文采咸不彰解吉水年十八上庶西封事萬言乃不死爲周紀善作傳有遺議焉王義烏使論滇南暨脫脫以死至今生氣然年五十餘矣若夏子不更奇哉嗚呼本朝非無事也使夏子不生於今日何必不與金華嘗塗以文章開草昧不然何必不與北地瑯琊以翰墨潤太平即欲以盤錯雕則何必不於己巳己卯之閒附忠節文成以自見即不幸而以死殉乎則何不於靖難之後與方練諸公同碎首而乃生於斯世也不亦痛乎予用是悲其遇嘉其人而不得見將見其詩若文全集又未遑得則先梓此南冠草是亦丹穴之片羽也然亦可從斯以見夏子矣

鈔州范香谷兆芝南冠草序國家之故非一要必有忠孝卓犖之士生之也功不必其成也故博浪之椎舊而祖龍之氣奪即身亦不必其生也歐率陵東者不絕於耳而後南陽之氣振是世之升降如枌本而人之生死成敗於其際者如青黃焉丹艘焉非然則史册亦幾乎寂寞矣昭代自甲申後有志者欲自振拔其人益張事益奇爲史策生色益綱夏子存古其一也或曰惜也人固不可無年以夏子之才而用諸嘗試帝時高戶侯何足道或曰惟陵公先生之文爲談爲彪惟夏子之文爲遷爲固藉玉步不改著書石渠天祿閒距非一代光悲哉夏子辰安在或曰夏子過矣何不隱忍以待功臨耿鄧而一蹶不收盛事不再若然是悲夏子之身死而功不就也是欲忠孝卓犖之士必生於功名之會也乃夏子死而甲申以後藉以不寂寞則死有時賢於生而功何必不在老成功名必有可觀或曰惜哉夏子生不辰漢文有言子嘗高帝時高戶侯何足道或曰惟陵公先生之天下哉今其詩具在使後死者知甲申之後猶有人則天下方在夏子之青黃丹臒中又何事爲惋惜也四明蓋佩公劍閣南冠草序陳夏文章齊名南內幾三十年矣昔常一謁陳先生先生神宇揖揖望之心死用是益神往於夏先生甲乙以來兩先生相繼死節益爲華夷萬祺重齊名又不僅以文章矣及讀南冠草飲容起曰兩先生亦厚幸哉始同郡同學同負物望又同中春官同遠節死兩先生亦厚幸哉不謂夏先生之後復有存古中翰也雖然父子朋友之閒氣自相貫有陳先生有子得如存古否余又因存古而益神往於陳先生之令嗣矣我友范子香谷陳先生門下士也試爲我問之

鏗鏘雄在丁寅若死年十八則作賦雖在十六歲如成仁錄云十六也文采宏逸允彝死後二蔟以子龍獄詞連及亦遠下吏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闋臨刑神色不變年甫十八允彝兄之旭字元初以諸生貢於廷有聲南都失欲死允彝託以妻子乃不果自此不入城市亦以子龍故作絕命詞從容謁文廟自縊復聖位旁

吳顧震五聲志逸隨筆明處士夏之旭絕命辭我於甲申春遭先帝之變已無意人間世矣奈以家累牽縈妻沈氏死於乙酉三月於五月幼子復死遂節愛於竹籬花不幸八月松城破予弟仲彝殉節余時欲與弟同死因孤寡幼弱弟堅囑予留看孤寡遂覥顏視息焚修舉佛不入城市不見親友此松郡萬曆百尺虹此去巫陽招未得大江千里暗丹楓

沈確士德潛云存古生爲才人死爲鬼雄汪鵬不足多也詩亦高古翠匹

閻□名成仁錄云夏完淳者字存古華亭人吏部郎中允彝之子也年十六從帥陳子龍起兵太湖遘父遺命蔽以家產餉軍毋監國遙授編修于龍戰敗完淳走吳易軍爲參謀被執至留都經略洪承疇欲寬釋之謬曰竪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厲聲曰我蕃閣孝九先生本朝人傑松山杏山之戰血戰章渠先皇帝震悼褒卹咸勵華爽吾常靠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左右曰上座者卽拱經略完淳叱之曰亭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羣臣嗚咽汝何等逆徒敢僞託其名以汚忠魄因罵起痛罵不已承疇色沮無以應時完淳婿翁驗方司主事錢肅潤在臥氣稍不振完淳厲聲曰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獻血上啓國主爲江南義舉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謀慨同死以見陳公子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哉肅遂不屈與完淳同死完淳時年十六先是國再變爲大哀賦萬餘言淋漓愴痛世爭傳誦別著有南冠草一卷

王鴻緒明史稿夏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是時東林方講學蘇州高才生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曰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何剛徐孚遠王光承塗亦結幾社相應和名重海內崇禎十年與子龍同舉進士授長樂知縣善決疑獄他郡邑不能決者上官多下長樂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知縣七人以允彝爲首帝召見大臣方岳貢等力稱其賢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北都變聞慟哭累日毀家倡義走謁尚書史可法與謀興復開福王已立乃還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及馬士英阮大鋮亂政重允彝名屢爲好詞招之拒不應服既除猶不赴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至是復官希要人旨劾允彝及其同官文震德居喪授職爲非制以兩人皆東林也兩人實未嘗赴官無可罷吏部尚書張捷遽議貶秩調用時論爲之不平未幾南都失徬徨山澤閒欲有所爲聞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允彝學務經世歷朝制度暨昭代典章無所不諳習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名既高四方人士爭走其門賓客問往來酬答無暇晷燕勵後進有片言善稱之不容口多因以成材與子龍齊名晚節亦略相似人謂白首同所歸云子完淳字存古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作大哀賦按大哀賦作於乙酉以文采宏逸允彝死後二蔟以子龍獄詞連及亦遠下吏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闋臨刑神色不變年甫十八允彝兄之旭字元初以諸生貢於廷有聲南都失欲死允彝託以妻子乃不果自此不入城市亦以子龍故作絕命詞從容謁文廟自縊復聖位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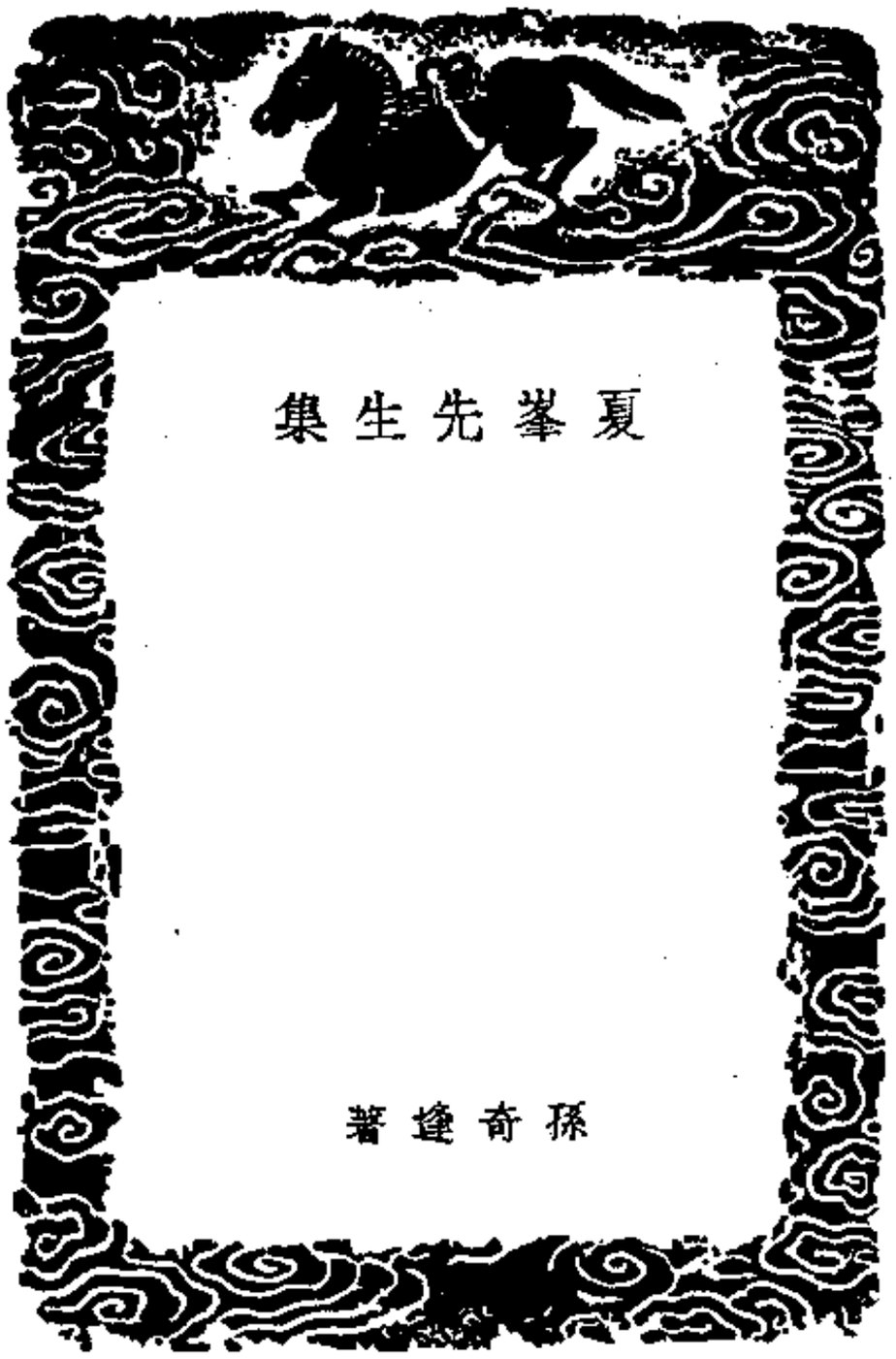
吳顧震五聲志逸隨筆明處士夏之旭絕命辭我於甲申春遭先帝之變已無意人間世矣奈以家累牽縈妻沈氏死於乙酉三月於五月幼子復死遂節愛於竹籬花不幸八月松城破予弟仲彝殉節余時欲與弟同死因孤寡幼弱弟堅囑予留看孤寡遂覥顏視息焚修舉佛不入城市不見親友此松郡萬曆百尺虹此去巫陽招未得大江千里暗丹楓

目不可掩也。今年四月間，忽傳吳鎮有復明之舉。余曰：徒便生靈塗炭耳。遂避跡松塘荒僻之地，一日方督耕田，所忽有惡牌坐予，爲陳子龍叛黨，捕役先擒予次子，留私室酷刑逼詐。予時聞知，不覺髮指眥裂，欲挺身就戮，獨念叛無實據，入以不赦之條，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但今之所謂叛，乃明朝之所謂忠也。彼加我以叛名，乃加我以義名耳。何妨一笑受之。有勸予者曰：士撫臺公平詳慎，何不出辨而遽自裁。余曰：我生平豪傑自命，今以方外自處，何等高潔，乃囚首屈膝求活於公府之庭，不亦羞當世而負生平耶。然不死於家而死於聖殿，幼讀聖賢書而死聖賢之教，非死於清朝也。爲清朝之官者，苟良心不死，天理猶存，於杜死者亦一勖念乎。抑予更有說焉，人善難何，富貴幻泡，幸當事者少存慈祥，寬釋冤累，以求免於刼運，循環未必無少裨也。慈憫衆生，饒舌勸化，又自笑其婆心矣。

華亭馮鼎位素生休菴偶筆。丁亥四月十七夜，提督吳兆勝於府後朱房（即今之書署）大開宴，遍邀府廳縣及諸營將畢集。惟傅太守病不赴，酒半輟席起，忽出一册置几上，陳寨墨硯，各令簽押，共盟舉兵，海防楊之易，理刑方重朗不從，立手刃之。華令潘必銳長跪哀請，得免。四鼓令各兵易衣帽上城，東盼海舟，無一至。西候湖寇，亦寂然。詹大鼐素狡猾，知事不諧，即手擒吳帥，星馳赴軍門告變。撫臺十國寶上疏，發已大人率滿兵會同士撫陳操、江錦，至松駐劄，跨塘橋西，逼擊湖寇，審知即斬。如陳如般、如夏如葛、波連數十家。解京正法。滿漢官皆暮陳黃門名，惜其才，語之曰：公若降，當特疏以原官起用。不次高擢。陳不跪不揖，面向席地坐，但以速死爲幸，兼欲殺之，士猶不忍。屬將飯請至舟次，以甘言誘之。至晚乘閒自投河死。仍戮其屍。鼐黃縣示西門，殷則至死倔強。偽隨營三營紀事本末，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有周瞻者，故從白旛寨降者也，稍知文墨，兆勝雖悉，而通海寇黃蜚鄉，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殷之輅，生員張寓等，皆與其謀，城開約于四月十六日舉兵。而海舟非風不行，連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明，知其謀潛，都會洪承疇，首兆勝反狀，承疇未之信，即以其弘下兆勝，兆勝大懼，十五日夜，將牛以令箭往之易，重明至殺之，遣明日責吳必至也。天既暗，城門寂然，副將曾天祥知事不諧，即同都司高永義，舉兵入執兆勝，按錄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執子龍于廣富林，子龍乘間赴水死，出其屍戮之。子龍時方五歲，亦論殺，殷之轎遞至南京，斬於市。

蘇州府志：劉曙以舟山事，械送金陵下獄，八旬，與崑山顧咸正、松江夏完淳及同邑管定，縱橫詩酒，談說忠義爲樂。丁亥九月十九日，赴市，連呼高皇帝而死。

嘉興府志：曹虔字正則，邑廩生，少負雋才，博通經史，旁及天文歷數諸書，靡不究覽。工書法，善詩文，夏考



夏峯先生集

孫奇逢著

夏峯先生集目錄

卷一　書
卷二　書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五　傳
卷六　誌銘
卷七　誌銘　墓表　行述　墓疏
卷八　記　論　說　辨　議
卷九　題跋　引　啓　考　贊
卷十　祭文　祝文　雜著　傳贊　銘
卷十一　詩
卷十二　詩
卷十三　語錄

夏峯先生集本傳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試、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舉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偉、奇遇、著名膠序、弟奇直、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閻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曆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即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例。病瘧、弗一舉古轡。僧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闋閱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雨親瘧發之後、產益落。變雖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事屬公、輒自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卻。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菑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懟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鄄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

魏破逮時。貪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淵。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陽。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極衝嚴緝。爲兩家子弟即窺其圮者。公隨徵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倚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遏撫都御史張其平。憶荊員外郎胡向化、供上其事。舉旨加殺擢用。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屈異人。此何待言。獨以寄籬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寃。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捉腕。維桑與梓。尚浮邱舊廬地也。猶愛在人。不止門牆之上。與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尚茂秦以妙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于役。子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庶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鄭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逢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開之。邊御牀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酋必無瞻類。上即馳旨止之。貪院竟擬賊二萬。科都五千。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痞。寫國子監祭酒薛所薦。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業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衡。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峰田廬。蒯鍾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編人以入。行之準。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委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便者。嘗過夏峰。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倦倦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廉讓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賓民受一分之利。至貧窶北而有千里百里者。勸貳車布不作岐觀。即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親爲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來慊。此是聖賢真境界也。

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誠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嘗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家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遨膝內外近百人。還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嘗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飢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若力。如剔股孝子趙廷柱。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雁妻李氏。貧得其骸。血孚。倡議立圖。醵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衡後。有日譜。嚮陝浩繁。宗傳外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便覽二卷。李屋易剩於密縣。張元樞剩於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

記甚詳。殁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斆治喪事。冬十月。葬於及峯東原。衡郡六邑紳士。合詞瞻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祀鄉賢。祀孫奇逢、湯斌、魏一鰲、李顒、李柏、李中孚、王餘佑、張沐、王心敬、王源、顏元、李塨、王灝、王朝式、王朝恩、王朝弼、王朝用、王朝相、王朝棟、王朝梁、王朝材、王朝棫、王朝棟、王朝楨、王朝模、王朝幹、王朝柱、王朝榦、王朝楫、王朝棉、王朝杼、王朝槩、王朝模、王朝楔、王朝格、王朝檢、王朝粗、元孫、士宏、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曾孫二十一人。玄孫十八人。來孫十人。仍令有司歲時存問。

贊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論書其一事也。假令躬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取道循之言以自飾。庸足以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徵君駢冠嵩嶽。固已有王佐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羈紲之禍。一時知交。削迹遠遯。舉頭艱窶。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衿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嘗逆瑞遠泣御前之時。其勢燄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書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矣。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櫚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鄧堯夫之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人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顓愚然指。覩覩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雕人倫日用。畿期顧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宏備。彙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況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築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康熙十六年七月上旬。柏鄉魏裔介撰。

紀事。

先大父徵君公。嘗有談寒集三十卷。蓋六十歲以前所著。答問詩文皆載焉。嗣有歲寒續集若干卷。再載六十歲以後之文。而未備。答問與詩。則門人子孫各有鈔本之衙後。歷三十年。則有日譜一言一動。一筆一墨。莫不詳載。然長篇單類。或又分載別冊。總之卷帙浩繁。難於彙成一書。歲戊午。壬子伯生過夏峯。率予兄弟子姪。倾篋鈔錄而去。與趙子寬夫選擇刪正。名曰傅信錄。自是先大父始有全集矣。猶是寬夫性癖秘不以示人。雖詮等亦不肯令一寓目。詮懇之再三。止出示其序文。展讀再過。輒取而函之。詮因錄其概。庋之案頭。閒其歸已易易其稿矣。今寬夫已作古人。而書仍不可得。或言其生時曾以副本付耿逸菴先生。及訪而求之。舛踈脫落。絕不似經意。還訂者。且無序例。亦未審是其真本否也。但先大父及門士。凋謝殆盡。而耿子保汝又經年病臥牀褥間。先子暨諸伯叔咸相繼去世。而存者復老病不耐繙閱。詮每與保汝言之。保汝欷歔嘆息。輒以其事見督。詮嘗遲遲不敢承。既而自思年已六旬。雖所學未成。而侍趨隨侍。追隨但見高年諄復不憚煩耳。茫然不審其精神所在。比檢點全書。始覺所謂六十至九十工以日進而密者。似彷彿有所窺見。第是書成。不知果能傳其精神耶。抑可藉以存其面目耶。詮不能不摭卷增痴。且增懼矣。康熙己卯且月吉旦。仲孫詮沐手敬識。

夏峯先生集卷一

容城孫奇逢著

書

與鹿伯順

仁兄高宇畸人。古今絕品。弟幸生不後時。廬復接壤。其自待亦不敢後於常人。第目無史册。腹無古今。志遠而習近。卻步欲前。人舉覓何銮所類仁兄。左提右攜。鞭其不逮。亦欲如明卿子與鑿之在於鱗元美。仁兄豈無意乎。陽明先生集。弟讀之不忍釋手。是天以此老賜吾兩人也。何時相見。一快談耶。綽世名言。因爲太沖補去。故附稽遲。

與蔣少陽

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老父母固已知之矣。然得無疑人言太過。而彼其之子。未必盡橫若是。與某等隔絕當日情景。人言未必盡悉。即彼身受其辱者。恐亦若向人詳道也。天理王法。眞胎大變。夫薛瑞一小豎子耳。徐皆小豎子之奴隸耳。遂敢鞭箠孝廉。幽囚士子。於奉詔入試之日。尚可謂有世道哉。陷人之域。惡斯文之喪氣也。台下風化攸握。名教宗主。值此非常異亂。定有以遏而成其愛。惟洞察其主謀者何人。

黨惡者何人。嚴爲拘徵而盜之法。應穢污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猶知有天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於千古矣。

與陶稚圭

緬想吾兄日與諸豪傑士。上下千載。自不甘落當世第二人。獨弟尼運未除。自先君見背。遭喪者五。朝千悲而掩泣。夜苫絰而遑遑。日兀兀然待盡已耳。若使憂能傷人。恐不得永年。再接芝宇也。

與田孔二廣文

開詰朝欲頒敝廬。感刻何勝。第以父母劬勞之日。人子殊不忍言歡。況不孝棘棘在疚。痛二親之見背。哀吾生之多尤。撫時增感。情何堪耶。知己如兩先生。想有以諒我。先此謝辭。猥情已心銘之矣。

復賈孔瀾

承手字諄切。以不孝貧乏。艱於襄事。而爲此舉也。其愛我也至矣。第閔喪具稱家有無。斂手裹形。未爲不孝。況兄弟尚有先人所遺薄田二頃。雖曰無財。不可爲悅。猶不至委先靈於壑。親丈夢我。自計所以成我。竊謂此舉可已也。亮亮。

與張星所

天地間順逆浮沈之故。古賢聖通塞顯晦之迹。其間可喜可愕。可欣可戚者。不知凡幾。而惟達人。則坐照之。此關一破。將何往而不自得。以翁台素心道韻。方將欲吐胸中之奇。而聲施不朽。乃僅僅七日京兆人情亦險矣。然人情自險。彼能去留我。豈能損益我。況功名之際。昔人謂之會。會者聚也。天下豈有聚而不散之理哉。譬諸賓宴。賓有三爵而去。進以禮。退以義。涇渭不淆。主客兩受其福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叫呼酬酸。酣醉歸。甚或主賓交釁。兩有所傷者。此俱屑仕宦之常。然與其留連寫座。孰若三爵清白歸耶。翁台臞瘦。無肉無儘。待之夙昔者甚悉。乃不孝猶不免效世俗慰語。但恐此情一毫蓄累。則衷懷舉竟不洒然耳。高明其謂之何。

復謝惠劬

惠詩及序。種種溢情。至疑以虛慕二字。殊令不孝羞愧汗無地。閉之古人。居喪者宿於門外。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不牖先人敝廬。不孝兄弟受室之外。無可容膝。不得已而結廬墓側。暫免與妻孥相對耳。且報劬日短。侍母心切。敢昧至情。以貿虛譽。此則名教之罪人也。仁丈亦何取於若人哉。劉兩文毋賜扁。嘗用此字。晤時望爲道意。

與洪振溟

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鄉紳士子。其一切養馬納糧。供無異於平民。獨於頭役一節。從來得稍一寬。假令臨朐蓬萊二君。即於宦途若拙。叨列賢書。素稱曲謹。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今其兩子青矜也。屢赴秋闈。志期進取。乃供不免於大戶之役。即此時遊溪勉應。恐後來授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嘗愛子之賢者。或亦發覺及民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質某等所幾幸於

今日。而深望於台恩者也。

復袁曉屏

扃戶理業。忽聞剝啄聲。啟視之。則使者銜命至矣。光生几案。龍溢枝巢。自揣何德。辱老父母存注如此也。東鹿何幸。得錯福星。藉荷一厥私心。竊嘯往之寓猛水火之喻。千古爲明。即非常之原。或慙俗目。然從來英雄任事。排衆獨行。事從論明。人品益見。老父母忠實心誠。信于天下。謗書盈篋。何憚也。惟是浮踪寒影。未卜稅駕。望承雅望。思飲冰焉。

與范懷洙

兄何時棄弟不及。攜尊一餞。駕歟然我望相知。止此一片冥誠。可通千古。況同此覆載。同此照臨。不猶比屋而居乎。兄行矣。弟拭目以觀德化之成。處蓬之鋒。其末立見。諒非虛語耳。安化論孔君。老練簡朴。亦風塵中翹楚也。聊時嘗自得之。

與鹿伯順

新春心緒。又覺不佳。壯齡去矣。無異東流。歲月居然有盧。比上不知彼蒼作何如安排也。懷洙兄行。原約月盡過貴縣。因家兄歸期未決。遂遲遲爾。易州事。舍弟以獨處一方。未免有離索之感。適值楊都君相邀。已諾之矣。清明前有客騎驢整整而來者。必孫生也。故人詢及。幷此語之。

復賈太公衛怙

季夏三日。得讀翰海。宛見顏色。且喜歲與民俱無恙。先生之喜。想可知已。古人位三公。恨不爲令。今之真實爲令者幾人。江河日下。脂車清深。每工敗世之小術。遂託時中之大道。一開口一舉足。不問己懷不懷。但問人喜不喜。幼學謂何。壯行謂何。杜爲造物笑耳。以先生之忠質心誠。信於天下。真學問當自有真經濟。卿陽士應何幸再見古陶唐之道乎。不宵浮蹤萍影。黑貂敝盡。安此否在。倘來卜稅駕何地也。

復許崇垣

西秦治狀。應首吾兄。天下有文人而不善更事者哉。讀札子。具見實政。大約仕宦局面。但得小民之驛心。何暇計上官之證寫。既樹居官之節氣。何須畏當路之脈薄。雖世路風波。而做人兩字。豈不綽綽有餘。與伯順太樸兩兄對語之。清福片片襲人。大爲交誼生色。況公論未必全瞎。當自有有心人鑒賞焉。生平之奇。毋書自憊。弟還家蔬餘。今來上策。棄留未可知。而謂書之念。若將終身無憾也。

復宋小嵐

讀手教字字忠情。字字是理。是非二字。自不待辨而明。不佞竊謂情理中。未免字字帶氣耳。對無血性之男子。此氣不可無。對配道義之君子。此氣不可有。何也。巢視此厉爲性命。甚不可少。足下有此厉爲貴狀。反覺其多何如。真多益寡。彼此兩爲愉快乎。民吾同胞。物吾與。誰非自家屋裏人。不獨得老氏退一步法。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亦見吾儕涵養之道。不佞對衆人。不敢爲此言。對足下。則不可無此言也。因風

與楊太樸

雁香遠香范陽邊衛陽矣吾兄眼跳時故人想也三年彀轉問音何堪伯順既已先行吾兩人可甘心落後耶弟每一念及熱腸欲焚見今棲迹陋宇爲沈舟之計左提右擐少兄一人即爲兄計亦不可不賦北征詩也丈夫措事論其大者脚根之線想不爲吾儕設劃兄即盡來管無大費已與伯順兄計之矣望吾兄毅此投袂而起履及遠都劍及良鄉車及彰義之門弟欲沽燕市第一美酒指以駝蜂蔥以風鬚摘百花頭簪兄帽也

與賈孔淵

閣敝之夕即得佳耗不勝踴躍欲狂弟即點額歸賴有仁兄爲吐氣耳吾兄日擾擾諸貴人行胸懷當復何似意亦如野鶴之在鷄羣耶程子云梁子程文是一尼人過此尼當理會學問吾兄以爲何如

與許紫垣

客歲讀手書輩知吾兄之不獲上也然直道事人自有魯仲師家法在彼知兄愛兄者或以官不竟才爲恨夫今古得竟其才者何限而感歎咨嗟反不若未竟者之託韻長而寄趣遠也譯議自消公評具在不要先定其所主所主在身則民之勞瘁己不與焉所主在民則此後之利鈍此時不與焉但令內無不盡之心則外無不可爲之事雖云救荒古無奇策然分最所至便是經綸即救得一二人不可謂非贊天地之缺也先生至誠動物貴治士民實受多福矣某不肖辱兄相招蚤暮其商千古大快但失路之人志氣拮阻殊覺抵當流俗不住台臺何以發其覆載令採風度日上更喜無世俗意異德門佳耑也

復宋懷遠

清陰履局雨蓮對酌神遊焉足以避暑況親自受享者乎第此日先君忌辰君子有終身之慕而不復以是日樂惰之所不忍也廑此謝辭知己定有以諒我

與王我疆

東菜少福急一日謂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悟平時忿慢澡然冰釋我疆終日案頭數聖賢書未嘗是如此讀過依舊是如此那一箇字曾覺有些得力處即謂之不識字可也

與崔貞甫

草履一雙敬奉足下履者履也易不云乎柔履之往獨行願也我疆能率其柔履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淪其度履道坦坦爲天地間一完人此物雖小取義最大唯笑而存之

復陰履信

辱召至再敢不摳趋第從兒輩閒歸菴一切弔客皆不佞作主今乃往作客也無論難以對人此心能自對乎古人期功不廢絲竹假亦非情理之極致感其時其勢別有關切未可一概論耳留此一會容與徑明老翁履倍飲何如

復徐恆山

年年下第徒泣春風不肖固自分於學疎但舉知己周旋之情不能不短氣耳湖門情狀諸手瞥眞令人

憂慮。年來事變。全由於持論者悉口穿面。還心兵。當局者媕婀苟且。而受賈禍。國勢至此。倘不思措手之端。而辭受病之處耶。痛哭無地。流涕奚從。賈生而在。可奈之何。老父母眞才異品。處此險地。在他人易於見短。在老父母易以見長。想自有一番眞實作用。不肯悠悠忽忽。如世人俊偏也。昨魏師老有字索政。精此君慕賢若渴。凡事認眞。皆人有句云。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老父母幸自玉。

與賈孔淵

檢閱甚況。賴司馬相公一更新之。選將練兵。著著漸有次第。弟九月中。從伯順兄抵園。遲留再旬。乃知當事之苦心也。伊時尙未聞楊虹橋消息。而撫台一劑。頗見識誰之聲。相公謂親丈必有以促之來。覓入都。秦中壯士。接踵而至。且莫不人人口碑賈使君也。此時天下第一攬。皆吾郡中人。盾之。自非吾郡中人。亦烏能屑此重擔哉。相公雅意相招。憮然道故。親其氣誼局量。眞可以胸敵。此伯順兄所以辭銓而樂從事也。所慮者相公照管中朝之意少。而中朝苛責相公之意多。或不得幷心一路。專力破敵耳。

與陳念川

別後即晤西星始之。原宋負約。換地業有成議。文契又未歸還。所謂不使云云。無非望門下稍爲周旋耳。天下事相就則成。相拗則憤。既欲人如我意。我亦不可不如人意。此事起初。門下原所以爲祖宗之義。西老遂不暇顧兒女之情。走門下有意。西老已不難委曲以如之矣。事至今日。遠近覓窄。無大關係。西老既稍求其使。門下獨不可委曲以如之乎。生不自揣。以不能坐視之一念。兩爲關說。自分模謊。似非偏黨。亦冀二兒之少如鄙意也。

與鹿太公戚宇

閒伯順親丈。因兩疏不報。決意抽簪。此於臣節。固云高矣。不肯以爲今日職掌。如此收支。儘足報稱。必欲事事盡如吾意。三代而下。安得君堯舜。相伊周。自執鞭寅亮。無我者乎。孔子有志東周。究竟成安願。今日之事。藏的一分職業。便是報的一分朝廷。我有所不能主者。亦須覓以俟之。似不必太悻悻也。遲早定有抽簪一著。但不可性急耳。

復許雲衢

公車之興。口談之。假爲士子增榮。然當唱名入院之時。蓬首洗足。露胸垢面。何異審囚。且體弱氣虛之人。風寒易入。因而生病。此有志之學人。所爲望而卻步也。衆朝走馬。過而索飲。館不必設。儻之名。庶不令人滅興耳。

復陶稚圭

不肖蹉過檢關。所在頗陶便君者。口碑侑津津也。閱記事一案。苦心實事。字字琅咀。世間清評。何得抹殺。向晤徐恆山父母。刻畫台臺關門景況。更詳且盡。凡天下有心人。應無不知陶使君。彼別具腑肝者。即有異言。何足聞焉。國家多事。需才正殷。恐東山不得高枕臥也。乘世入山。雖是英雄回首。而時局世變。分明利害切身。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不肖蓋泊風塵。奄忽歲月。自村無可爲知己道者。藐大札。字字哲家人之意。數十年交好。宛在目前。而此神已栩栩在襟袖間矣。

與鹿伯順

親丈負未完之債。而益爲不報之施。得不太傷恩耶。弟素有志。不忘滹沱。一有啓齒。此志便爲所奪。貧即是道。旨哉斯言。弟向來殊恨未到足色。就中苦趣。未得一一領出。是舉也。返躬多愧。受辜知愆。不知於古人取與之界。兩無害否。近與二三兄弟。捉筆工課外。就所聞所見。有一事可傳者。隨意札記。用以擴關胸腸。兒輩亦稍解文路。或題或讀。不減錙銖。三三兩兩。頗覺廓外之念。比向時減的幾分。獨同志之難。殺十年來。數百里內。得一任東海。倏忽之間。遂作古人。言之浩歎。弟往弔時。及門士皆成服執喪。有七十子遺風焉。叔季之世。能再開師弟之局。東海足不朽矣。郭先老爲之撰去思及門多士。託弟懇椽筆爲誌。若人者。或不爲有道所棄也。

復張星所

承論鄉賢事。不肖思之。既曰賢。則發脈自孔庭。原非論乎官階崇卑。且賢而曰鄉。則課人以沒世。亦豈取於行誼純駁。若以官階論。則顏閔一流人。有退然返耳。至行誼未純。而勳庸足採。施實德於民。此於名宦無妨。而以之稱賢。猶有慙色。況未必有實德乎。聞之他縣。漸覺濫觴。獨吾邑頗爲清楚。一時之好惡。千秋之是非係焉。顧吾黨諸君子共愼之。

與魏郭園

前稍事借庇。已完局矣。南家惰事。當事者總無一言問及。但以同庠。不宜爭鬮。一家問來一分。目今道尊已轉文學臺。是舉也。左僉憲既有言。此來石不知肯免否。弟不肖。三世來未嘗敢與人爲難。乃無端橫遭惡口。至煩清貞。絕俗之大。君子力爲保護。某卽不佞。敢不痛自煎洗。以爲知己垢乎。竊聞國是之壞。由於官邪。仁翁業轉行將簡擢剔奸。另見一番景色。落魄故人。且拭目望之矣。

與鹿伯順

舊歲晤老杜。知不肯以官樣遮人耳。俠腸雅況。誰實鼓之。讀家報。感慨陳蔡之從。弟此時有恙。正不便於馳馬俟來春下第後。當拉二三酒人。伸諸公痛飲於黃龍府也。徐恆山又被人言。想此番可賦歸來矣。元老當關。謹者比之孔明。孔明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不獨元老應如此而佐元老者亦不可不三復於斯言。

與孫楚惟

捧讀佳稿。慷慨激昂。心恍在五城十二樓間也。轉眼春光。定奪大物。固是君家世業。愧弟以蒿落之材。未能一奉鞭弭。徒遙企下風耳。中朝舉動。駭人。未知梳篦海內。競傳高士。俯朝廷誰可寫人碑。天維國家。會須有護梭之策。昨晤左浮邱公。於白搏。握手談心。去國孤臣。餘忠倍切。引領東望。以老伯返朝之音。喚爲鼎祚安危。老伯高節精忠。深心妙用。何楊文襄足道。但彼人騎虎已成。視在廷諸公。不啻振落。且心忌老伯矣。想老伯此際。定有先著。聲色不動。而厝於泰山之安。當不至噬臍也。浮邱言及親丈。深用歎服。心飲器識。不獨文章爲經世之才。當今無兩。有一函達紀室託弟轉拔。再囑聖節前後。老伯或當入朝。亦欲親丈

入都一爲裂貲也

復梁如皐

吾丈儼然縞衣矣向之驗在郡國鄉邦者今且爲廟社生靈所依賴天生吾丈茹苦食淡者四十餘年五載循聲動心忍性豈以縞衣足榮乎定有以用之也盤根錯節足別利器試問今之時何時哉局面日新人情日異東西之盪動未已願心之危疑可虞想此際有楊文襄其人者定有先著手字云不爲時局迷異所謂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何文襄足道不俟廿餘年落魄書生骨相貧薄已無緣附驥言天下事然每念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此中滿福亦自不小語云貧賤易完榮華難副僕澹裏弱植幸居其易吾丈已處其難矣千秋品格一時功勳且洗目盼之實藏舊盟諸君子共承雅教剋期立會一二少年尚堪承鉢想不至墮落耳

上孫愷陽相公

欽聞提騎南馳遠及左淨邱魏廊園兩君子某等未嘗不廢食而歎也夫兩君子清風大節必有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薈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寃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淨邱舊履地也逍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與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契於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廉德涵義急同關至不自愛其名淨邱廊園之品固當直賂獻吉何次楩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向負愧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盛誼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兩君子以道義良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又剛任邱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以此事屬之當必有濟某等伏在草茅何知世事俱知己之恩填胸難釋故敢投誠於閣下惟閣下垂聽焉

與鹿伯順

大母之髮固知親丈不勝慟也幸加餐飯以慰堂上老人之心今士大夫清修砥節如左魏者恐未有兩乃竟被此奇禍爲善者不益懼邪在諸君子生死總屬聖恩然知己勞鋤則何以爲情元美於忠愍雖未必濟事亦足見元美之情耳左魏兩君子俱竹爲親丈用今日引頸就逮忍死至此想親丈夙昔無腸平生友誼定不容有不盡之心力也弟躍投柏公一敗極知言輕無益但悄悶無聊之懷不能已已親丈至誠動物從來無做不成之事幸一留意便是生機筆不能悉者於度面吐

與孫楚惟

左、魏竟被此奇禍弟誼上老伯一哥夫以老伯之周旋善類何待弟言且諸公於老伯暨諸親丈交俱深又何待弟言弟誼之所以言者謂旗邱能得之當事而公家橋梓能得之旗邱耳其中逕路想亦公家庭訓所熟籌而詳計者舉竟無須弟言也此數人國家元氣所關非小故大家仰望於公家者懇切哉別有妙用不獨解諸君子之厄且將轉小人爲君子矣

與賈孔淵

日亦無甚事只覺未得清暇心亦無甚累只覺未得恬愉俗人俗忙眞是可笑蒸嘗得令孫女多病外婆不能親往一視而女僕又苦無腳力可遣貧家自淸情勢所必至耳用汝之才近代所少前浮邱公爲弟甘極愛之敬之然欲培養此才克拓此才非及時力學不可幸道此意

復茅止生

遠蒙讀吾兄舉子業近蒙讀吾兄古文辭皆所謂二十分才至從親知口角中悉兄之神情經畫則諸體俱稱二十分是天之未欲終棄北上也手字云憤懣一激弟正需類有此憤耳古來忠臣義士流離子戮莫非英雄豪傑發憤而就子房不憤漢室不興鄴侯不憤唐祚亦危誰能有此憤者今槐左諸君子三日一拷打五日一罔罟受盡苦楚竟死杖下舉朝無一人敢憤衷而問一字嗟嗟國家養士將三百年名節忠義之報償如此卽如吾伯順兄亦以憤而從軍倘使內外精神處處流通亦何樂乎以業善病之人遠離緜父而從事於不可知之數哉弟不佞曾留關門二十餘日見上策干進者未必皆有心人而不知我者或亦疑爲進身地弟遂以憤而返自揣賦才旣短而器識窄小每不能自容合以一邱一壑結束此生至若仁兄長才大抱久韜必至抑鬱而州里中一節一目又不足以發舒其蘊其憤而起起而取二千里之封侯挈而還之沖主方攘乎留候鄴侯於青山白石之間執非一憤之力耶脊脫破廬豈弃然於大厦傑之前亦不敢任其碰碰耳

復周夢洲

魏長兄來讀手字令人心慘神傷乾老從楊輔居關門已久太公下榻相留心血俱嘔歸不難作當世北海也弟昨歸知有可効力敢愛頂踵乎目前隔謀已具太公報字中總之濟與否非可逆睹而此心斷不敢有負耳二千里外不及時相聞悶臨楮神馳

又代與太公

嗟乎世道遂至此乎善類之宗功臣之首乃橫被奇寃自非有胸無心者誰不扼腕不佞卽老而迂拙每念此不知幾廢食也自緹騎南馳知己之悲塡胸難釋日與孫敢秦兄弟求所以爲諸君子地已絕同志十餘人上書司馬相公蓋因任邱公爲相公姻好而任邱正用事目今麟孫與敢美于度尚在關門未回也奉聖之母聞亦有言求解於奉聖廣西道某亦云此事此時難於顯靜調護周維凡具血性孰有同心況諸君子功在社稷天心眷國斷不至於狼籍魏長兄緹縈之志自是孝子用情然亦須觀變不可悻悻從事是父是子殊令人感歎嗟吁耳小兒佐證無狀倘足辱大君子齒及邇復善病手字卽傳示之路遠難得便鴻草此代報臨風悵結

復左石樓

弟不佞蠖落蜴崎不當燕之半士猥辱令兄國士之知凡爲造福而解禍者無所不至無論稚此奇禍竟無豪分可以鳴報所云士爲知己死者誦何言之慚愧夫從古無不死之人第患有不得其死之日此秦山所以異於鴻毛也崔魏今日不有死乎其死也與死於崔魏者何啻天淵哉沖聖御極可稱有爲之主

倡輔理尚未得人則一人之心亦苦矣陰陽明晦，舉未獲大暢道途鼓舞之心然天之所與人豈得而阻之當開豪傑成就倍於忠難生死之際堅其誠忱翁兄於此時不知何如勗忍孫則老金玉之品因場事忽忙未得款敘手教字字心惻亦宋暇詳報俟從容再致之

復魏子一

某不佞燕南腐儒猥辱令先曾國士之遇凡可爲恩兄弟計者蓋不啻自爲計不佞亦不知何緣而得此於君家大人迄無端倪酬慘目傷心無論識不識莫不飄淚指髮受知如不佞元弟豈無辜分可効之力心實愧之矣曾公以一死完君臣之義令兄以一死畢父子之情施定思之是父是子今古無兩幸天篤神聖優卹忠魂雖云上持之切下應之徐未獲即遂道遙鼓舞之念然天之所與人豈得而阻之不佞兩年來嘈雜成病久思裂冠因新主具大有爲之資遂懶強赴公車場事未舉正在疲勞不及多致

與賈孔澗

關中古多豪傑士近代如獻吉對山少墟雪蕉能以文章節行理學樹幟一時今得老親丈主盟斯文則真才接踵當有如獻吉羣其人者所稱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意在斯乎新皇銳然具大有爲之志屢次召對圖治殷殷然公孤而下尚未卜誰爲名世伯順兄戀戀江干束裝之興未動意者此時原不必動也令歲弟恙又犯且秋成大是可慮如無歲何以有民此段光景殊不堪深憶耳前用汝霖知老叔名宦鄉賢兩地俎豆深爲積德者愉快則孝子慈孫之愉快更何如前諸爲魏廊園助金此欠可完否

又

長安局面日異月新說者曰只爲政府乏人遂致上負孤主下累蒼生此果然歟否歟長沙已非少年矣閱歷既久爵秩亦崇想天有意其爲名世乎伯順兄束裝就道瀕望攸歸而當事者仍欲以鄉衛管職方事又有謂其歷俸太深未果魏子一刺血上疏得邀恩簡子敬且得歸祭與其登人同祠廊圓可謂有子哉

與左碩人 代五弟啟美

憶老師以一代偉人首權瑞禍慘既非常働易有極但從古聖賢豪傑死生成敗總造物者顛倒用之以與人心而持世道試觀終身富貴老死牖下者果誰得天之厚歟正於蒙之以異冤慘之以奇禍令乎其下尤欲哭欲泣而其人之以死爲生以敗爲成者其所維繫更遠耳弟輩不肖生於忠愍楊椒山之里料忠愍當日不死今日定不復生此字既得分明修短順逆又何必問且老師以一死而成其忠偉長兄以閹幽洩憤而成其孝諸令叔先生以其忠翼孤而成其友恭其以維名教而動人心者所得不更多耶弟辱先師之門牆亟思一覲芝眉而永世好因文宗伊邇未遂馳騁謹附此以當一晤

與鹿伯順

抵易水父老歌咏徐使君者藹然情見乎辭因思民之或歌或舞或怨或詈者皆爲民父母自取彼何嘗有成心哉昨偕同志數人弔荊卿之墟賢笥山之勝晉兩人所期者弟偏有緣親丈得無羨而妒之乎四

醫證約發前人所未發此鹿子語錄也徐使君急欲付梓弟因二三證語去之誠作者之興留之恐滋厭信口實須親自爲斟酌豈游夏能贊一辭

又

近來人心帖然每會親友皆云關門打賊方公在當不減萬里長城人之所以仰望親丈者如此雖平昔之肺誠素孚而此時之酬對輸忘莫謂相公之事者俱非輕也聞楊虹彝已出圄發勢可想而朝鮮之事不知毛將軍能安其身否弟入夏精神覺疲猶喜得任東海二十餘年同門幸友个始晤面其實心熱腸苦操親丈不可不知其姓字耳

與崔西星

親丈南面親民矣一方紳紳學士父老子弟聆勝然覓得一賢者撫循之整頓之既多方仰望於我而又恐萬一不副其望以疑貳顧慮揣摩嘗試恐恐然慮不副其望耶相機觀變隨地設法大英雄自有妙用簡僻有簡僻之政衝疲有衝疲之政能得一分衝起得一分疲民猶易爲見德也只在主者打起精神認作自己性分事做何事不可成古人之言曰辦難以之治平則無奇可見人之才能各有攸宜如必求善地人之所紛理者而從事焉則我亦衆人而已矣親丈才敏而心實二者皆豪傑之所需以辦事立功然敏而不至於急實而不至於卑則善矣弟絕不涉世何足語此於兄無不可剖之心無不可罄之言故信口乃爾弟目前尚未至病然意況不佳恐病必不免耳琴韻之暇得意事輒以寄我則不啻奉色笑也

與鹿伯順

都城戒嚴人心洶懼遂使至竟焦勞數夜不寐自非閑曹病臥主持此一人者真所謂社稷臣也然聖主賢相迫起於危疑患難之時此卻是中興大機括缺且晚斋陽面議方略君臣魚水定於此日前沿淵下獄止生縊留弟嘗謂可備一日緩急之用此皆鬼神妙於安排且聞獄卸已守都城縲客當作何用也許大撫京許多官僚實落可濟時艱者碌碌居士外不知有幾居士千萬自愛

又

老親丈立朝大節到處表表在人耳目至一段篤摯純貞屋漏無言之地直使二祖十宗在天之靈爲暢遂恐人亦未必知也獨弟三十年廣儀苾無可知之具謬叨人知處士而盜虛聲真令人愧死但所謂恥於干謁不樂仕進亦微有似於相知者之言此弟三十年奉教於君子面自盟於心者也部檄屢催千萬爲善其後勿爲昌明者所笑

復陳念川

惠馬一事，固以交淺不可受此厚贈，然多一馬、費一夫，更費許多料草，貧生豈堪此重累乎？僕出門絕少，十里之內，設可信步十里之外，僅一策蹇，無鞭而落，此是實此驥足也，幸致客君不拜感深於拜矣。

復崔西星

昨江村信宿，伯順兄謂弟曰：風雨道義之友，其初未皆不以古人自期，及當局臨事，暗抽默減，不能存十一，瞻顏色，其甘自陷落，無進取之志可知，去歲寓武城，曾寄字鹿峯常云：此來應可補二十年吳橋之廻，峯常亦謂不宜云。兄吳橋則豪傑作用，聖賢心腸，可一望而收，又云：吳橋豈在天上，山陰之與雪夜之舟，顧與子共之，豈蹇盟猶在耳，峯常遂慘死，至是哉！先生聞之，當不禁人琴之感矣。今弟在武城，捆困年餘，惜庇得放歸田里，與樵夫野老優游邱壑，愚兄弟每坐臥土室中，念先生之德，恨草莽人不能報，此知遇，惟望名世之業，益懋養生，是某之所加額而祝者耳。

與陳元礎

豈其然乎？以鹿乾老大有功於社稷，大有造於後學，而竟慘死至此乎？由頹梁圮，抱此慟也。昨見手字，欲以忠節入告，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至歙縣印君，以血誠一念，感動鬼神，得全數萬人生命，此段奇功，應逢宸聽，不謂翁兄亦採訪至此，當此時而得翁兄數人，其實爲國求賢，邊烽草窓，豈遂猖狂者是哉！令姪一家慘死，相知真不忍言，翁兄何以爲念耶？弟舉家獲全，獨定與小女，攜三孀子俱死於井，不能不慟耳。

又

讀禮垣，疏舉常兄不死矣，然非仁兄急死生之交，高誼薄雲，烏能至此，令愛以至孝而成節烈，此稟性生之質，設庭訓豈容譁也，廣文師生誠足嘉，而歙縣印君亦得荷蠲植，具見仁兄憐才至意，至如以品節意氣，諄切在念，弟豈即不肖，敢忘鞭策耶。

與邑宰公書

茲啟本縣鄉官劉允升，任太湖半載，以病告歸，一疾綢繆，杜門謝客，數年於茲，闔縣所共聞共見也，因無血嗣，於天啟七年十月內，以衆鄉紳擇賢者而立之，故爾植得當是選，植入學已數年，父子雅相親愛，可謂克家，不意四月中，劉鄉官以痢疾不起，寡婦孤兒，方榮榮莫必其命，突有從姪某，無端而揑之辭也，夫某亦秀才耳，孤子無兄弟，且無子姪，使爲人作嗣，當徵伊父母於何地乎？劉鄉官宦囊蕭索，產業尚不足贍八口，某者以爾植孤弱，已脅去腴田二十七畝，今復誣其爲殺父，亦太毒矣！試思爾植承嗣十餘年，未嘗有一語相侵犯，今劉鄉官肉未寒，而遂奪其地，又復曉曉有辭，此必以植爲在原之兔，凡上之肉耳，勢安有底極哉！老父母誠從明生，彼其之子，伎倆自窮，但治某等情非相悃，不得不介詞控陳其始末，惟乞臺慈爲孤嫡作主，爲名教立閑，庶直劉鄉官衝威九原，治某等且鏤刻無致矣。

與張十度

常熟何日渡白溝，有信即速示我，海內才賢，且就論契，咎章特去相訪，欲有所商，此時安危，係之綴耳，咎章亦當世奇男子，吾伯順嘗謂相國衣缽，端在伊人，此言非虛也。

與金伯玉

去春聞芝眉異使人名利心都盡，竊謂此番入都，快晤名賢，即抱病歸來，有餘適也。許大燕市，獨借撐持，猶恨未及瞻尊大人顏範。二十年懸往，倘成虛願耳。鹿乾老即興仰賴周旋，邀有今日。非銀不知可得否，惟老親翁圖之。例病正犯，不及傾倒。

與饒收齋

讀先生之文，已逾三十年矣。悉先生之才品，亦復廿餘年，至受先生之知，而神相往還者，又復十餘年。乃台旌渡白溝，竟未得進前一揖，雖時從止生，侍尊悉勗定，竟未通一刺於左右，終疏節也。人有言天不輕通一人，亦不輕窮一人，以先生之卓然名世，顧睽得失，若通之，復若窮之，顛倒困衡於其身，此政卜天心之有在，彼易通而易窮者，烏足當有無之數哉。

與楊生

仰泉作古矣，甚念生平，與僕暨足下相處之誼，實無愧於古人。今昌孺爲鹽客以債訟，此事本末，兩家都有說，一昌孺不足惜，惟視人所置，置之死地，則死耳，詎交道何數年來，僕與足下交不淺，亦謂其識略機權，可稱當世奇男子，今仰泉肉未寒，而爲他人左袒，此豈小失哉。向來乏直諒之益，切自愧與市人之交無異，故敢以此事煩足下也。僕辱仰泉深知，今昌孺罪案狼狽，至此僕無一言，置何堪施面目於嗷嗷蘭臭之場乎。不識忌諱，敢布衷言，亦望足下衷情了當，省一事，存許多元氣，留許多情面，陰德不小。牛生無知，不足深罪。

與蔡無能

江村二晤，便足千古，弟雖暫奉指示，攜二三同志，先期入山，幸免於兵刃，然山中終非可久之地，定與高陽相繼慘死，生人之趣已灰，謀生之志又短，不知覓作何狀，蒙仁兄數千里相聞，聞此誼真令人感刻入骨耳。

復范質公

戊寅之夏，止生謂敵當復來，州邑城非所恃也，因商所以出門，且欲攜鹿氏一二孤寡爲避地計，不謂先生遂信其言，檄文過獎，捧讀汗愧，雖以道梗，不及趨侍左右，然國士之知，則心銘之矣。夫幾南爲敵兵出沒之地，伯順既已慘死，而師相一門之慘，更令人不忍見聞。邊患日甚一日，邊備日弛一日，人心日潰一日，此後情事，尚忍言耶。主上果於殺戮，一日刑潰，逃將更三十餘人，未必非中興之機，但本末次第，急須名世之佐爲勛勳，然非先生，誰與平治天下者。伏祈爲社稷珍重，或進而試補天之手，或退而爲藏身之密，其道應裕如耳。止坐南還，廁此起居，濫竊神往。

復王天錫

來札云，數多端而難測，理凝一而可據，又云，據理以任夫數，此自是一了百當語，當下止所從吾所好，有何遁回，有何避忌，鹿伯順云，當下便是樂地，顧外便蓋慙赧，然無時非當下，窮通得喪，無一可以錯過，使是無入不自得家法，如必身名俱桑，子孫榮昌，不風波而登聊相，無疾尪而享期頤，方以爲君子之自全，恐萬萬不能得者，愷陽伯順兩先生，殉城之慘，人莫不見，菩薩爾先生，當城破之日，儉生苟全，倘塡施而日於今日乎，總之此心無愧怍，則得固得，失亦得，此心有愧怍，則敗固敗，成亦敗，舉人第一喫緊，先破死生之關，此關一破，遊刃有餘，即如孺子美以求生而得死，亦是據理以任數，夫豈有遺恨哉，況此時既不欲做官，便是樂事，既居都下，則都下便是樂地，時勢至此，虛鮮萬全，較量於多寡之間，而爲超避之計，仍不出據理任數一言以蔽之耳，僕入任之念久絕，而青山白石，無地無時不可結束，從來謀生智短，況值歲饑，未免有滿壑之慮，正恐我輩非志士耳，然則滿壑何嘗非樂地乎，周茂叔語二程尋孔顏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孔子一生老於道塗，而顏子未免以貧夭，而曰樂以忘憂，不改其樂，正見無人不樂，無地不樂，無時不樂，此區區所望於知己者，翰教中似以詳愼之過，反涉跼蹐，故任臆言之。

復劉承修

澹泊甯靜四字，是尼父眞血脈，我輩眞切做人，斷不出此手示，悔悟前非，希圖猶勵，只此便是超凡入聖，無等待，無旁借，當下具足，不假據枕讀之爲之開顏，更喜聞鄰蕃昆季，眞切向道，益信不孤有鄰，原自不爽，但願兄力延流俗，堅持永久，則人見爲苦者，而我偏覺其甘，則庶幾矣。陽明備習錄，不可不日在几案間，念庵痛除，將就冒認，皆學者近裏著己工夫，非口頭禪可以襲取也。不佞年來，次且百樓，亦只爲朋友總總，未忍言歸，然兒輩失於訓迪，未嘗不深念之，良友切磋，是在足下。

與趙醫者

前代傅云，吾丈病目，繼又云，且失明，令人躁悶，者久之，因憶朱晦翁老來失明，閉門淨坐，掃除一切聞見，直覺本來靈明，逾恍悟向來以聞見誤人不少，而自恨其盲之不蚤，乃知眞正聖賢，更於人所難堪處，別有得力，吾丈善心道念，惟日不足，定當有如晦翁之得力，決不似世人之躁悶耳。

復左臨生

客冬辱翰示，仰見翁壺爲高陽定興兩家慘罹，備極惻怛，定興祠地，蓍鼎力有成，兼許幹旋易名事，此在友誼，便宜千古，抑亦推少保先生同朝肯綮之誼，各以肝膽氣烈，畢命國事，故爲忠義，存此一段公案也。不肖弟每對同人披示二十年清流顚末，齊在心頭，而少保先生易名大典，尚未聞次第，不能不均望諸閣天巨手，翁壺忠孝性生，且得諸事，親從兄最習，今特屬帝簡，持斧全浙，設施非衆，自可想見，顚天下政多事，非至心人，誰爲當之，一昌言者，威風九得，四海引領，不肖弟惟有借手觀太平耳，年來日病，未遑胥病益甚，無論才非世用，而精力銷亡，青雲之夢，斷久矣，臨楮瞻悚。

與陳國鎮

世人下第，無不作失意之色，君家舉力已侵，知不隨人腳根也，君異爲道兄不入仕，不受謫二事，比之霜嚴峻潔，便是太常先生衣鉢，僕極愛之敬之，然識力既至，又當進一步，纔是舉問，試問彼立仕謫客，意欲何如，如果是發好念，行好事，我即與會受謫，是亦與人爲善之意，倣貴邊洗我乎，大凡失足於權利勢焰，必

我有所借之以爲利耳。如以明白坦易之心出之。因時維挽。何處非學問。所及之地。所及之人。陳太邱、郭林宗是晉師也。大河以北。寥寥乏人。君家幸自愛。

與楊允諧

弟入山六月有奇。幸不死於兵。然亡弟即不死於病。而困於病者四十日。遂於亡弟之含殮一切。未得親視。迄今念之。猶慟欲死。亡弟彌留時。每念仁兄爲生平勁子。恨不握手一別。想知己開之。定自泫然耳。弟亡方七日。姪婦又以病死。今寄兩柩於山阪。於舍姪母子俱以慟苦增病。衆之衣物牛畜供被擄掠。正未卜裹事於何日。每一回首。又不能不慟欲死也。道路阻塞。久缺音問。適弟復歸百樓。踪跡孤寓。不及多敘。

示立兒

今歲炎熱之甚。念從烽火場中得此暇日。思欲靜坐數時。調攝例病。不意卻有不得不出門之事。欲靜反不得靜。昨自郡中歸。甫入坐。而家園頭緒。郡中光景。一一在念。遂事檢點安插。此念稍清。便忽忽入夢。夫夢緒煩、非靜也。多睡、豈靜乎。爾伯父嘗謂爾只是閉門靜坐。我云靜坐良非易事。心氣浮雜之人。逐日奔忙。魂夢爲擾。即質近安閒。非有學力操得把柄在胸中。亦未能神閒而氣定也。程子見人靜坐。輒歎其好學。謂與未發之中相近。中人而下。既無中節之和。安得有未發之中。此須有發心工夫。得裘炎涼。一絲不掛。朋從擾攘。自然一念不起。則無意求靜。無非靜境。嵩子野店小樓。忽悟明道。實無一事之旨。孰非從靜中養此端倪。君異國鎮常服。爾靜坐。不知果能靜否。不能而求其能。亦曰必有事焉。勿忘勿助而已矣。

示奏兒

近日飲食如何。能終夜熟睡乎。不能睡。由乎日思虛過耗。欲禁之以勿思。不得也。當就所思之事。窮其爲與爲妄。爲正爲邪。必有爽然自失者。聖人無思。賢人無邪思。中人以下。憧憧往來。無所不思。能猛然提醒。破除邪思。思慮漸少。便是超凡入聖之路。善念只在當境。過去留滯。與未來憂群。總之耗我心神耳。慎思近思。與何思。止爭安勉。

與陳范彭

弟不佞叨尊君之好。逾四十年矣。愛仁兄相愛相信。亦復三十年。即君相愛相信。又復十年。是弟之一身。何大有緣於君家三世乎。每欲以年誼聯爲婚姻。永此世好。謀之君異。君靚亦極贊之曰可。乃仁兄則若嚅嗫。於先世未交。而過爲退遜焉者。卒意正不然。從來論行結契。古人別有所重。而不徒奉世法爲周旋。推於姻好。何獨不爾。湖周忠介、魏忠節、亦同資兄弟也。意氣倘激。忠介遂與忠節長君子敬成約。此何妨於義乎。海內有心人。共傳爲姻婭中一段佳話。而未聞譏其不倫。總之。其人是則風塵之外。別有眼界。別有胸腑。不則勢焰相當。祇成世俗之局面耳。是舉也。以衙好而締新姻。將世世緜蘿。世世牟訾。趨且益永。則尊府四十年三世投分之雅。不且億萬斯年也哉。

復范箕生

讀手教。令人感甚。益遊懼與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正以知己之難也。但自審游躬涼德。何堪承此。所謂處士而盜虛聲。能無愧耶。朝家功令森嚴。一切薦舉。實成保主。僕萬一不自廉惜。其爲諸君子累不可言。即自顧情面才識。短淺。時勢孔棘。何能有濟。況遲暮之年。日增多病。支離憔悴。和友朋悄之。吾丈所見者。或三五年前光景。且晚力疾。欲圖一晤。想亦爽然。謂老處士無能有爲。固如此也。吾丈愛我之深。當必爲之計出處兩途。古人各成片段。僕不獨懼北山之移文。絕我。面質。且不成出。并處不成處也。明眸肺腑相示。故敢情告。當事之意。得一力止。吾丈何惜反手。不過僕於長林豐草間耶。

與李容甫劉復義

亂離方始。家國關心。何時是華山道士墜驢時耶。言之浩歎。昨擬過訪。聞二仲相攜入山靜修。有句云。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還有避秦人。弟欲託庇有道。想知己不我棄也。

與王天錫

別來時切神往。知己諒有同心。少司馬此舉。總因吾丈與鄙鑒一言。豈不感恩。但多一苦累。有官而辭。何如無官之相忘。四十五年老翁生。生世之日已少。在仕籍者。應絕跡矣。況僕四十年例病。已自厭其餘生。冒此盛典。惶懼滋深。所恃者解金鈴即繫金鈴之人耳。唯丈與鄙鑒婉爲辭之。則感恩知己兩念並切矣。

與薛行塢

憶庚子歲。受知令祖老師。迄今四十六年矣。雖無一事可報師恩。未嘗一事敢忘師德。然於翁壺十餘年未嘗一字通世好者。豈甘自外師門。自絕名賢耶。蓋以遲暮多病。萬念俱灰。已爲師門不足重輕之人。何所挾持以晏身於有道之側。遂爾引分自安。不稍翁台誤有所聞。遂至過信。輕以入告此意。固令人清夜知愧。亦令人清夜知感。深慚穢形。何以邀兩世相成之德至此哉。翁台既知我。必愛我。從此泥跡漁樵。苟全性命。便是德庇。亦即僕之所以報翁台。并以報老師也。

復梁公狄

都觀來。得見所未見。爲之一快。僕因而得聞所未聞。益爲之一快。南北雖遠。同此襟懷。照臨之下。相望猶咫尺也。佳詩沈痛雄健。自是一代傾。至別旨深。心字字是淚。豈堪重讀。踵頒寄慨。正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天錫想單騎之武昌家口。望爲周親。仁人君子。定有以處此。

示望兒

向來看傳習錄者絕少。自國鎮倡之。遂來友人津津習誦之矣。欲做眞實學者。須從此事。默自理會。字字句句。對照身心。直到空無藏躲處。渾身汗流。方是本性出頭時候。倘與是經兄弟。當每日讀數段。大家講究。

與魏連六

昔人云。不得爲官。猶得爲人。益爲官之日短。爲人之日長。況一年卒定。百世循辭。豈以今日去官而減價乎。張旦蔡、苗九符諸公。此際定有月旦也。我輩學問。全要在失意時長進。當失意而不動心。或更有一番

輕脫自得不受世塵縈縛之意便是英人進士也吾丈高明足以語此

與管時可

前夜久擾體中無過勞乎僕平生在病過病人遂不禁其刺刺耳人知病之苦不知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炎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生炎如吾丈一心謀病舉世間種種嗜慾索纏熱中妄想盡付流水始也因病而得則繼也因開而成趣直空一切得喪毀辱利害死生是謂病中得道何樂如之如不能專意護病則病中生病著衣吃飯妻拏僮僕無人無地非生嗔起怒之時出苦入樂關柄在我全不由人前夜頗悉此意吾丈既信我敢瞥數語聊當一劑

示秦兒

風波之來固自不幸然要先論有愧無愧如果無愧何難坦衷當之此等世界骨脫膚薄一日立腳不得爾等從未涉世做好男子須經磨練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悶何濟於事患難有患難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時理會

與劉克極

湖憧部盡明其祖胡炳衡登元末進士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配髹靜修戴在縣誌昭然可據者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過明公主持名教宜補此缺典擬本月十五日迎主於靜修祠城頭死事諸人匪有南樓之祭略無優恤似不可以示勸鄙意以爲事已平復守城之人其饑寒亦當念也省一日城頭之費可以恤死事者之靈公餉尚存請勦支以完此項然書生之效義與衙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別生員胡壎夫婦同死於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於城破挺擊當此天翻地覆之時存此一段烈氣剛腸可以光昭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四境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前案所開孝婦劉文舉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窶人貧困欲死聞此時收拾土壁所掠之衣或各給一二件以煖其寒是亦旌有德之意也魏義士卷到冊既苦於重費立碑亦難於卒舉然公餘之暇望以數語疑其首并邊烈女祠當此之時愈有關係或即以今日之節烈而附於祠中是亦前賢後映彰往勸來之大楹括守城一事已高保障之功不獨胪炎一時千百年後當益思見其人即言雖冷淡若無關於目前明公之流風餘韻正與此城俱永也

夏峯先生集卷二

書

寄魏交讓

每念令大父令先君純忠至孝前代無兩僕以燕南老屬儒得親見古人寫自幸矣癸未令先叔復惠手書啟兩家家世存亡生死之誼尤字字令人悽惻不意時未爨而鼎沸林枯世事遂至於此僕病困衰遲既不能採薇西山垂綸東海又復不能黃冠遯世渡江遠訪故人亦足羞矣因便敬附數行以通世好張于度、鹿滑觀、哲公家先世舊交也各屬一通音問

與茅師忠

時勢至此言念令先君有志未竟每讀遺文或憶舊語未嘗不泣下沾襟也何意令兄亦竟天逝記丙子從父勤王此段俶概殊深痛惜前牧老有字詔其內君欲攜令妹北來聯婚姻之誼僕爲舉手加額宋幾內君不來牧老且去僕亦遘病困非樵非漁既不能採薇西山垂綸東海而攜病妻稚子張空拳冒白刃徒步三千里渡江之心雖切而目前悄勢實有未能亦有未便也不能者不俟言宋使者老身一旦遠去幕口蹊之矣須幼子稍長就婚有期相機遠會庶有醉耳子孫繁多功令剋核一夕不知幾遍腸也

與杜君巽

僕嘗謂世界之壞，人心爲之也。試觀今日之人心，固應有今日之世界。不必開今日之人心，觀今日之人心。固應有今日之世界。不必開今日之人心，觀今日之人心。固應有今日之世界。不必開今日之人心，觀今日之人心。

千餘里來喜得橘梓以親見古人爲快手教至候仲嘉適有字來策勵切至猶之乎足下勉勉不忘之意同志有人此道不孤大抵舉問一事只是求慊此心此心得慊無限悅樂然須緊緊防一慊字枯寂冷淡慘然不過便起怨尤撥半途敗末路者大率坐此足下猛力精心已得於見端之始勿忘勿助當奉足下作四字箴也

寄侯仲嘉

別來千餘里過襄城得益正誼其人者眞足下一流僕以平昔與足下語語之渠爲躍然手札到日正誼字來復述所以與足下語二君素在心識久不相聞何一旦寄思同時而至此見我輩整氣之通不約而合皆苦想甚評史功課此中定自有得竚候賜教酬酢紛紜不及多布歷落幽人致艱危賢者心當以此二語爲贈

復李靜卿

當世有心人安得如公麟其人者玩世之難難於做世恨別去懷懷不得握手一深談耳迴環手教處處人不知幾經斟酌學問於此時正是動心忍性豈可輕易錯過總之我輩做人只問有不負人之我安得問不負我之人經一番處人此卻是人生最得力處只今一意下帷亦是妙事

寄王五修

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眞實向學者指未敢輕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誠非虛語盲念及此我輩益不容不自勉耳此時只以不見人之不是爲第一義處己處人在家在外俱當如此僕還來顧知於此用功然未免有是己非人之意莫視此語太平易也幸致席之閒訪國鎭想能有所發明乎我輩學問要日新也

寄李符夢

得讀手字切切以學問爲事幸我千里停雲之思竊念此事患不信患不肯實實下工夫果能信而下工夫五經四書皆我旺腳夫豈他求千聖萬賢亦豈有異道哉千里來饋審人不少而讀一字識一字行一字恐萬里亦不多見其人也

寄王生洲

相別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難險阻不忍聞不忍言景沂來握手對泣慟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來純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死則死有攸當應遁而遁則遁有攸當此微箕比干所以同歸於仁也老親翁平時諫草多傷論迄時際棟樑傾覆然遠謫可爲一代殊絕人物亦復何恨獨弟荏延殘喘無足重輕殊可愧也弟未出門先二兄已作古浦至蘇門老妻復客死錯愕不能圖寄葬蘇門之側亦不知何處是安土也天人之際其幾若微在近不能窺遠在遠則可以測近景沂洞悉此機矣翁一身儘自寬綽閒近讀易憂患之傍定有所得慨無由一聞緒論弟纍與寂衰論說大旨亦稍有入處友人每有下問者嘗使領之證衷弟笑謂三無道人即嘗之龍潭老人也

復張元徵

相別數載數千里外人情風俗山川宜物得之目擊者多矣良朋佳景固足豁人胸臆即不然者亦借爲胸礪身心之地所謂善不善皆吾師只在此心有實受益處此番遊際倍經動忍可卜驗力堅定僕出門拂亂不堪言不忘溝壑一念未嘗退轉也

答馬玉筍

數語闡遜字之義甚悉可謂身體之矣舉問總途聖賢要訣當下立蘄確乎不拔直從此認得眞守得定便是知行合一功夫承示此一段大消息快甚快甚正欲取郎君家字一覽讀之暑極是父是子端非偶然也

報張鴻盧

先生舉深力大偶拈一節全體具見即如小諸侯浸俚言耳而奇思偉論盡供筆下此自是先生高標遠識舉頭天外小諸豈足以當之至如不可事匹夫之身先生望我者深而攜我者至矣念庵之學近裏著已痛除將就冒認姚江後萬不可少之人祖猶太虛大亦佛亦仙正借此綱密譏嚴以抵此流派耳僕三十年服膺此老先生讀其文定得力其人病骨畏寒恨不能縮地與先生一傾倒耳

寄王完盧

蘇門山自公和長嘯而後世便以爲神仙所居老兄神仙中人也不過此一遊豈非欠事弟還來移居村莊督諸子若孫農穡爲業乃知苟全性命正未易言武侯平生澄甯之人而能苟全性命非大節略辭克有濟弟衰暮之年食指日衆且迂拙不合時宜溝壑不忘素頗有志想天有意玉成之耳

東三藩道人

窮寒淫雨頗爲減興弟村居獨喜得一媛甥兩稚子共眠食愷娛中絕薪時正爾不能得者今偶得之便有無限受享乃知十不長飢長寒不知一飽一媛之樂則飽媛亦豈有一定分數哉嫂姪已到怯寒不能往視未審新水可繼否

寄薛行塲

某衰病樞惓弩倫視事令親陳老公祖奉詔舉逸懇及簡陋弩蛛何言愷丰爵者愧重名器僭自不及惡德還復闕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此段殊恩曠典不問而知出先生意知己之感筆舌莫罄向來硜硜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於不肖況原非賢者之身乎年近七旬日病一日耳目昏聵踴躍偃臥又卒卽城中難於一往勢必不能赴闕區區鄙情先生自悉之而督撫按諸上臺咸來之悉也望先生預爲一言所謂成我等於生我

復劉泗洲

前兩市行復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菲躬不敢遽殊榮辱國典硜硜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於不肖況原非賢者之身乎今年逾七旬日衰一日雙瞳之狀大非從前晤對時狀況手教

以濟世爲吾儒之大弟嘗謂樹道世之藩籬塞塗藏拙之門戶從來處士而滑虛聲昧生平而鮮實用倘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返當事既愛而器之老親喜與行老諸公爲弟辭之使某得遂麋鹿之性亦所以成當事知人之明也

答耿保汝

賊去覓子前言已悉不廣其未徹覽也復承相質云逐外賊易逐家賊難此見遲來用功漸次近裏至內外無賊純是太平景象此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境界功力未易言然須有此志先立乎其大則小不能奪仍時時刻刻嚴省默察令賊無際而入久之自有水流花開舊觀魚躍之意功力到此火不能焚水不能溺貧自不能累人令兄之貧亦時勢使然水到渠成何庸過慮答問一事只宜行所無事不必苛論人心一不答我先已有挾貳之意矣學問之道全要虛心懼好勝此正所謂家賊不可不急逐也

復王五修

人生至樂莫過以管鮑交而締朱陳好此中滋味談之口芬而況身享之者乎博兒得與賢契結此良緣不揣貧亡妻無寒盟而識闇力薄所仰借於賊友之夾助者又甯有窮期耶僕平生自謂識一貧字到得空乏拂亂時始覺無怨之難遲復欲識一忍字而恐夫恐婦一言相觸便至動心則向之自謂無是病者皆此心酒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茂叔且不敢信明道無猶心況其下焉者乎頹齡氣惰所望友朋輔助者愈切憒此中未有可深言者門下往來鄒魯間獨無意於豫乎念之念之

報陳滓水

某衰病腐儒謬承大疏齒及遷蒙起送順某何人遽此異數感恩知己兩念並切但以洗寫朽檻未敢以尺牘奏謝已託友人轉致下懷不謂復濛嘉諭至勞公勇惠顧山中所望於幽人者過高而補綴以請蒲輪廷議以延綺皓曠古殊寵豈宜輕施於非德之人然既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裒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不得不以邱壑相安倘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老公祖知人之誚乎年逾七十終老煙霞得蹴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過也筆不藏者公勇恕之

答如是道人

連日證諸刻先生之學力深矣艱苦憂虞百經困厄故能破除世間一切聲華嗜慾而獨成一如是道人也從古英雄回首如范少伯張子房泛舟西湖追蹤赤松自是大討便宜人若梁公之事女主從容於狐媚之側而血誠淋漓如月落汚池而月體自如是其皓潔也少伯如是子房如是梁公如是是一是二是三知如是道人定不作歧觀也

寄故園子弟親知

連年爲矮鬼所弄得在與小人爲緣氣志未清陰陽未調今歲霑雨過苗茅屋風雨不避而傭人與頭畜皆病前旬約一歲一登堂緣分淺薄似難預卜程子云不學使老而衰某服膺台教自不敢以衰遲廢學宗傳一編較前又爲增減繇去腊正未審當否倩先生言進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鮮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此對症針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洩求其愈自不可得且并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施乎後渠魚望上後渠學問甚正特於青田辨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偏多當病時火益盛思益熾夢固夢醒亦若夢童稚時父母膝前兄弟之人時握手追隨不知此身爲七十老人也不知此身在千里外也因悟黃粱夢片刻盡生平百年且暮千里同堂原非謬語耳眼前病勢似平只心跳不止思多出位乃知古人慎思近思爲切己著裏工夫尼父忘寢食以思姬公繼日夜以思皆非無畔岸而少溢於位之外也何思何慮總自近與愼始然而未易言也偶拈一聯云斷應酬之詩文以休吾慮除徵緝之煩惱以甯吾神嗣後日服此藥勿輟

答刁非有

千里得一十猶比肩僕出門四載所得無幾而符夢云亡失我良友迄今言之不禁淒斷年兄學古有獲大河南北實罕其儔大江以南固有其人而未得目覩豈敢輕言天下士手教天人理欲蹴頭看的去究竟做不去此見近裏著己做工夫故覺有半上落下一暴十寒正可以砭淺學滿假之病前從符夢口悉潛龍之人眞所稱高隱士僕病叟耳學未有成爲儕而腐豈堪同日語耶邇張滿虛欲訂社於懷衡彰之間如昔諸耆之所以奉康節者僕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胸次足以包諸耆本領足以裁諸耆固無所不可僕多病不耐應酬而臨險眼前地步不能寬區區之病不能自醫豈能醫人之病歸里未卜何日晤面亦難預期學問一事寥寥乏人望年兄努力

寄賀宜三

出門原爲尊師友共證性命三載棲遲所見惟蘇山蘇水而已張滿老雅相念欲與同人結社於懷衡彰之間做昔諸耆於康節故事弟甚愧之然已許農事告竣或偷數日之閒一過潛上敏晤函機主人不謂天陡寒復成虛願明春情與又不知何如張蓬老亦相期弟念此公年近八十弟來歲逾七旬亦亟思一見憶昔年遊京師吉水無錫閣中三先生同登講席稍涉遲回遂爾錯過猶意天下大矣眞儒應自接踵當今之世纔三先生而起者誰乎不敢謂海內無人然百閉不如一見何時握手當圖一傾倒也

寄金瑞枝

白雲深處聞人少得與令郎聯牀話夜大慰素懷甲申之難吾郡千古異慘亦千古異烈僕私心欲舉而識之存此一段遺史恨老荒寡昧未若足下身在患難中親見當日諸紳衿士女慘死情狀蓋狐之腋非學古有獲者其誰望焉日月迅速一時之信輒盼成疑說傳既久遂至失眞此事不可不速成亦仁人君子報稱上天之一念也

寄張蓬軒

客歲得披光霽至善之言觸處流行如夢者得覺醉者得醒儲遂爲砭聾震聵耳今逾年矣一官不鑒通慢皆病前旬約一歲一登堂緣分淺薄似難預卜程子云不學使老而衰某服膺台教自不敢以衰遲廢學宗傳一編較前又爲增減繇去腊正未審當否倩先生言進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鮮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此對症針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洩求其愈自不可得且并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施乎後渠魚望上後渠學問甚正特於青田辨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518

又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於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識大誼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領指示。覺人繁派雖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標曰傳宗錄。然於舊所棄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我明道學之傳。復棄數人爲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得。錄以備考。斯有遵開十餘則。覺兒二十餘則。僕謂師說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新。是亦我鄴傳習之功。省身之一也。因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全書。峯皇收錄不成片段。遍於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治。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嚴。而衛之嚴。兩人固各守師說。不至流爲陳相。但未免虛益虛。實益實。倘於先生之言。更有會焉。且於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盛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聖賢。即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於揖讓。清不同於任。任不同於和。清、任、和不同於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學之主同。而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皋之圓。不能圓其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使非豪傑本色。札中見教者。即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拜嘉諒之益。聞皆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念。不墜之緒。即剝喪殘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聆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於習。孟子克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偏。使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皮觀矣。

又

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敢強跼之。知其可。不能允蹈之。如潛心定氣。亦追思與眞性相見。然靜坐時。未免有朋從之擾。所云恍有一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無臭之地。發未發皆見之。始星淵矣。明知此處他人難以著力。而神情捍格。豈容冒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緩。而求此心之無粘滯。更急。有一非焉。洞知其不足勘念也。而發不及覺。即日用感可相忘也。而夢寐或牽之。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淨。難以語學。前歲見先生所作之蠡。周徹四旁。故立言之精。絕不留疑竅。疑似。以啟爭端。大札詳示。及質疑四則。俱得豁然矣。大中刪改。可謂益精益密。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疎而今始密也。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爲精者。後又見爲粗乎。今見爲密者。後又見爲疎乎。總之道無終窮。學自與之無終窮耳。

寄杜君巽

吾鄉人來。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形容顏頓。大非疇時。僕明歲更憐衰朽之顏頓耳。令師認理提綱。海內學人。無不推重。但篇章太簡。複益以說約二十餘則。昨立兒又有遞開十餘則。覺兒二十餘則。僕謂師說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新。是亦我鄴傳習之功。省身之一也。因構斯編。敬以告親丈與國鎮。

答王五修

字中俱見眞切用工。非口頭襲取也。疑者悟之門。固課喜吾子之有此疑也。不覩不聞。是工夫。此不倚聞而知。陽明曰。見得眞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初學未能合一。須認得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久之方得融成一片。不覩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眞實作戒懼工夫。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體也。錢緒山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眞。終難冒認所疑。戒愼恐懼中。有許多兢業。本體何在。不覩不聞中。聲臭俱無。工夫何著。此正是當年緒山實諦作工夫處。只循此戒懼久而嚴。間。將見兢業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夫轉密。倘何本體工夫之兩歧哉。陽明又有言。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意。

又

前字云。白沙謂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不知著甚麼去養。端倪是甚麼東西。商量箇甚麼物事。此見五修學力眞切。從源頭處理會。這段了達。便無隔礙。人生千營百擾。無論有事無事。勢援紛馳。求一刻之靜不可得。念菴云。知止所以歸靜也。非用戒懼功夫。烏能知所止乎。能知止則勿忘勿助。魚躍鳶飛。日用之行習。皆天地之著察。所謂發出端倪者。此也。方有商量者。此也。陽明教人看未發前氣象。亦是對歸靜之人說。此中光景。體認久自知之。

答姜二寶

前接光善極蒙延款。竝是人所棘手時。獨能股然行所無事。謂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遠。山中倘寄來便。不謂學道君子。虛懷益若。於悲天憫人之際。益切事賢友仁之思。僕即衰朽何敢負此下問。區區所望於使君者正自有在。陽上元之榜。標在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猶歧言之對。洵歟對則學在獄訟。則學在獄訟也。所謂德在民上。明新民正所以明德。已在百姓上。修安百姓。正所以修己。昔人因事錄心。今人騖心役事。須學有主宰。故能有事若無事。錯節盤根。正別利器。吾儒中得陽明大爲吐氣。庶理學經濟。不分二事。僕生長北方。見固一隅。少而有志。老無所成。年來與二三同人。輯有諸儒語錄一編。偶同人檢之。自稽。得獻汝評定。剛發匡我不逮。纔而念宗傳二字。肯殷勿濫。顏淵死而孔子之道不傳。竹子外。餘不得與。又於諸儒中標十一子。另爲一選。俱無副本。路遠不便寄錄。其姓名。登所評請教。某雖老。鄉師取友。素切。不敢忘誨我之德。

寄范筵生

壬午相別，於今十五年矣。不幸手教又復三年，流離數戒，行年七十有三，耳聾之後，眼益暗，聲復蹇，頹廢不堪自對，豈堪對人。回首舊遊，每憶與君家暨江村祖孫父子，兩家託契四世，爲離此段奇緣，古今罕有。當友道凌夷時，向同人敘述，聞者莫不企慕，思得古人交數卅，以勵頹風。台仁得無意乎。伯順集經大手選定，構斯鋪陳，燭之索隱目與大序，不知曾晤否。認真草，壯遊以前文字，以節見，猶有應酬之文三篇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公到之南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天耶人耶，言之浩歎。不知大手所選定者，亦合三篇草否。容俾足下日夕讀書，伺父憧憧敬義之誡，武公舉舉切磋之章，古人老而好學，二老爲最近見，逢老年八十矣，手不釋卷，刁非有不赴公車而讀書之興愈銳，僕嘗借以自儆，誠見不學便老而衰，尚冀足下有以發吾覆也。

與楊猶龍

子輿氏論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是爲自己抬地步，存此一段道理。蓋貴原有階級可循，名分足據，若賢則多，將就冒認，予知自雄者耳。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誰堪之。不肖垂髫有志，白首無成，今雙瞶自廢，絕無可圖於賢豪長者，不謂足下誤有聽聞，不以朽拙見棄。弟自忖無毫分可當明德，祇魂夢不安耳。中州人物考一編，昨已諸教大河以南諸君子，卽不得其全集，郡誌中可得其概。吾鄉節義一流，自不讓人，而理學一科，靜修先生其主盟也。既肇自明代，則元人不宜列，而鹿乾岳之外，闕有畜道一止見說易一書，其多而無春夏可乎。有知統之敎化，正不可無宗傳之川流耳。手教又惓惓以柏鄉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得合併一路，此亦未免見之不大。陽明是說心之體，非說性之體也。總善祇性，性自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謂皆善乎。此只在陽明自信得及我輩何庸代爲發辯耶。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爲陽明，須行陽明之行，心陽明之心，始成其爲紫陽。我輩今日要其實爲紫陽，爲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各從自心自性上打起全付精神，隨各人之時勢身分，做得滿足無遺憾，方無愧紫陽與陽明。無愧二子，又何慙於天地，何慙於孔孟乎。

與魏蓮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終身。老夫眞是喜而不寐，去欲存理，人皆有之，持之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鵝鳴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顚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强不息之君子所云柏鄉於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柏鄉之定力，昔陽明於羅整庵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庵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强而同也。僕思近紫陽者，不能遠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輩今日，時似乎遊王，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柏鄉所疑格物册僕問之爲一說，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後之學者，之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八字著腳，眞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誠心爲主，成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柏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使極服膺此言，老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懈，誠柏鄉提攜殷切，眞可以助我不逮也。

答常二河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窮理，陽明謂爲善去惡是格物，某常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得其趣者也。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原道之作，似乎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倘之者，或曰，昌黎於佛，恐在影響間，涅陽云云，若其入佛之深，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佛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俱願足下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

與魏蓮陸

知統錄終於許、薛，紫陽以前論定矣。先儒有言，許平仲其金之朱，紫陽乎。近亦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柏鄉以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故以許、薛終，知統元燈一線，絕無兩歧，僕極服其見之定而力之專也。然僕所輯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僕嘗謂孔子其歲功也，賢之大者，得春夏秋冬之一令，賢之小者，或二十四氣，或七十二候，合之而始成歲功，所謂小德之川流，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於萬殊之意，謂有春夏而無秋冬，可乎，有秋多而無春夏，可乎。有知統之敎化，正不可無宗傳之川流耳。手教又惓惓以柏鄉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得合併一路，此亦未免見之不大。陽明是說心之體，非說性之體也，總善祇性，性自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謂皆善乎。此只在陽明自信得及我輩，何庸代爲發辯耶。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爲陽明，須行陽明之行，心陽明之心，始成其爲紫陽。我輩今日要其實爲紫陽，爲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各從自心自性上打起，全付精神，隨各人之時勢身分，做得滿足無遺憾，方無愧紫陽與陽明。無愧二子，又何慙於天地，何慙於孔孟乎。

與魏蓮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終身。老夫眞是喜而不寐，去欲存理，人皆有之，持之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鵝鳴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顚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强不息之君子所云柏鄉於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柏鄉之定力，昔陽明於羅整庵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庵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强而同也。僕思近紫陽者，不能遠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輩今日，時似乎遊王，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柏鄉所疑格物册僕問之爲一說，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後之學者，之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八字著腳，眞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誠心爲主，成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柏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使極服膺此言，老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懈，誠柏鄉提攜殷切，眞可以助我不逮也。

答常二河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窮理，陽明謂爲善去惡是格物，某常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得其趣者也。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原道之作，似乎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倘之者，或曰，昌黎於佛，恐在影響間，涅陽云云，若其入佛之深，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佛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俱願足下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

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於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於心然欲爲善去惡於窮理又何由辨乎窮理正爲善去惡功夫總之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某與吾友鹿江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乎治修齊誠正以爲格也此處求信於心共偕大道而已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後之儒者羣起而攻之陽明所言蓋心也非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亦必欲強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指天命之性而言而陽明指其心寂然不動時言也夫心常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稽合此即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荀子性惡之說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爲孔孟固藩籬而趨之聚也滋甚我輩惟盡心而體認之不必向人間津梁也

寄三無道人

居恆每聞人歎世情之薄蓋我有所求於人而人不能副其求以此論厚薄天下無有不薄者矣弟出遊已四月到處人情貼合風俗人心雖澆漓之極而醇風猶在以弟所經之地所閱之人有品行之人有學問之人有平易近人之人有孤遠絕俗之人有遷善改過之人有能詩文善議論之人種種皆與古昔不殊而歎然相接藹然相親臨路低徊每切眷戀弟所以謂人情原未嘗薄者此也諸人之長不枯出亦覺平平善取之皆可以爲吾身砥礪切磋之助弟此番出門取友親賢願覺受益足下三無弟時舉爲心型時以告朋友人人仰三無道人也子姪輩貧病交侵中有難處難處方是磨煉處孝弟力田與讀書之業望時爲告救

寄丁野鶴

弟謂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潤明子美是何等識趣人謂二公深於學故深於詩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詩與學正不作歧觀耳黃石齋合春秋詩易三經爲一詩之道無微不入無順不包惜直三經自義文周孔以來有字之書無字之理皆同條共貫其有不貫者是異端也弟絕不知詩而與足下言詩爲足下已得詩之趣也

復彭子凡

閱手字七日不食爲之驚愕然神氣鎮靜語語見道斷無意外之事寄字僧人傳此處路險非愜走山者不能上特遣健僕往視欲接兄絡及峯此中醫藥俱便俟體中稍健再作道理耳古來烈士英人偵宅道塞已入仕者先君後親未入仕者先親後君各有攸當兄欲以此作首陽僕謂仍當歸首邱呢亦不可不辨來字謂生死爲家常事不肯離翩求活於天地間此是何等識見仙佛聖人一齊了當矣閱之惜年甚老不必恐怖兄以一身付之僕且相戚統此致謝

報白仲調

足下英名自左忠毅建祠時已心識之繼而南北同人皆稱足下之肝腸氣誼近今未有再辱手教而片字神情宛宛在目中矣古人從千載下得見千載以上人其聲咳之介自別有在僕生長北方爲儲而屬十餘年來場從前矜名礪節之念蕩消歸於流離思難之中今老矣苟偷視息於蘇門他何望他又何知手教致慨於顧高劉黃而後正人之壞姑既證斯道之日星久晦斯深感提誨失世無異儲則無事功無節義世而至於無事功無節義尚可言乎足下大力深心欲姜劉之樂便能探姜劉之微剔楊左之餘便能吐楊左之氣就知奸凶一時汚衊之言翻爲正人千秋頌德之案札中深嗟姚許之不遇皆不免於尊官此又未嘗論其世也單懷天雄之地久隸金元姚許世世爲金元賤士食茅之臣子其爲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吾鄉劉靜修人亦以此督過噫冤矣世有今古中外道無今古中外旨哉斯言滑彼顧外之想密我反身之求斯之謂居易斯之謂正己斯之謂自得斯之謂行素一有標舉便是的然此中消息何時得孤掌一盡言之

寄西華令左公

憶乙丙之際瑞禍煽天詰人貿地忠毅先生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念之四十年情緒宛在心目當時先生與魏忠節黃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爲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嗣羅生允之兩先生賢君家正直諸昆仲尚得抵唔於燕臺易水之上敦敘舊好皆能光大前徽迄國變後魚雁遂杳然矣僕漂泊百泉已逾十載頃聞世兄分符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承顏而聲味可遙相聞也偶於途次遇貴治諸生李檉藉便附候僕因有所感焉自逆閹鼎革貴治有蹈海外而不爲之臣且恥與同姓易李爲理如寒石先生諱巴和者當世所稱砥柱仲連後一人也僕雖未及識面然儀其風節尚可廉頑立懦今尚有老母在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嗟嘻寸全高節至不能庇其母此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者也僕嘗搜訪道文零落尤甚世兄爲聲氣宗盟維持風教之事片言懿行多爲蒐輯使寒石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彰之功亦常與之俱永矣

復劉舊石

別後相念爲勞接手教知還來貧且病使乎亦道體中不快之狀夫世人之病大約從愛憎生而疑謗之根正在於貧然此可以困庸流而不可以困豪傑昔人云貧即是道文烈先生有孫而貧甚和德揉謀供有光焉此可樂而不可憂天威有意於大賢之後正不可以常格論也

致田華石

明代有大文字三篇人人知之而人人忽之太祖高皇帝臥碑一記成祖文皇帝性理一序世祖章皇帝敬一箴放符心學之祕直接一中之傳襲來表章無人想其久而疏晦弟欲爲註解虛度年輕卒不足

答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蓋一得之愚，敢因台旨而詳言之。無非借以爲求教之地。凡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謂閑邪以存誠，先生謂誠存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謂預存一誠，自可省卻許多閑邪功夫，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竹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愼功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餒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到此境地，欲靜理逗，不期存而自無，不存非決蓋聲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弟謂閑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以孔子之聖，而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閑邪也，下學也，上達從成德時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閑邪以存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中，致吾和，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俛相爭勝，諺云，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貨利，從外中之，然其根卻伏於內，惑愛權自內中之，然其弊卻流於外，至比之害周，同之害和，驩虞小補之，害治，均之皆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豫卽邪之戒，范乎徹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允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不敢不盡其愚，幸直教之。

復李蓋表

昔札懽壹，俱出肝膈，愛我之深，教我之至，至謂履荊棘若平柯，蹈波濤如實地，弟之識力自揣原未到此，安敢作欺人語耶，頗堂諸公，爲國家留元氣，爲天下護書類，此段誠遠過前代，覽柏鄉回札，便見此語匪譎，潛龍以不見成德，君子唯括囊無咎，弟不獨用以自勉，且以之勉同人，里門親友見顧者，每出大札示之，莫不佩卓識偉論，確乎不拔，且共訝三無道人，以芫橘老布衣，一旦而升堂入室，亦奇矣哉，學問之事，原從閒處得力，親翁三十年功在不聞不見，他人烏足以知之。

答陳子石

聖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愼獨，此言與君言之，四年之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復云，人事繁宂，向所操存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於靜，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在事上磨鍊，若喜靜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既明知如此，又苦忙中忘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異，其咎只在愼獨工夫做之不熟耳。

答趙寬夫

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要識不定之理，一定之理，易有執滯，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定之理，最善解脫，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任拈一句，無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切有望於同人。

答發升階

來書云，近日用求放心功夫，此一言，足盡學問之道，又云，終日守此功夫，恐無長進，則不識所謂求於心矣，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功夫，邪閑而誠自存，其長進孰大於是，

答陳子石

從來聖賢學問，只是一箇功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吾丈既有悟於西銘之旨，則一體萬物之中，何內何外，何動何靜之可分，與此固吾丈之所已明者，非他人代爲懸活也，至謂本源不能洞徹，別有大病，不能洞察，此卻不然，只是愼獨功夫未到精純處耳，讀中庸宋句，倘綱之詩，而識獨體之蘊焉，所謂閒然日章是也，讀將伏而知君子愼獨，功夫屋漏，讀靡爭，又讀奏格，讀不顯，知君子愼獨之功之至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而獨體只是閒然，愼獨之功，亦只是於閒處下一章字，此綫是聖學之極詣，而愼獨之要塗也。

復趙寬夫

學問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總是集義，不能自得，縱無破綻，終是義襲，前所云到底語，爲寬夫大有識力人，徹底清徹，不令有一事一念之疚惡，務求一箇天晴宇泰，此老夫所深望於良友者此也，五倫攸敘，慶在太和，窮達將妖，一齊掃盡，自是確論，然時會所務，一人有慶，萬邦唯慶等，畢竟脫棄昌順適一邊說，孔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顏之不幸短命，於慶之理無妨，畢竟不可爲慶之舉耳，所欲所惡，所樂，俱是性命之理，所謂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學問全在逆上得力，近正與同人著力講習此段。

復梁以道

學問之事，患無下手處，故無得力處，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當矣，豈古人書有一字不明，只於自己身上體貼，則不明者無不明，不合者無不合，所謂五經四書，皆我註腳，前言往行，皆我塵跡，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當下而足矣，庶城舉閒，異質無走作處，大凡宮牆俎豆之人，皆是此一條路頭，賢之大者，如四配儒之大者，如濂溪明道，則其充實而有光輝者耳。

答田儕蘭

學問事，此中同人津津講求，漸有頭緒，總之不離躬行二字，口裏說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諺云，積系成樓，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孟子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學大貿大檔，其所深造而自得者，只是一味充實之而已，形著動變，皆其光輝之不可掩者耳，併闕近裏著己之意，正是學人實際處，勉勉不息，厥修乃來，當自有一段鳶飛魚躍之意趣也，老夫每以此言期諸友，知不作泛視也。

復蔣虎臣

宇宙原是一家，人其所以不隔者，總此一段生氣，周徹於天高地下之間，古往今來之際，原無時可息，無物可隔，此意惟太公丟存見得，故往往有上生百世，下生百世之語，學問不於源頭處徹悟，而逐事逐句

逐人比擬較量分門別戶何時是字泰天晴之會某聞太公於三十年之前今猶得讀其書於三十年之後陸放翁所謂老見奇書眼倍明某竊幸都言不文得附青雲矣

復崔魯望

甲辰接芝字固知非流俗中人也繼而田治塢每道君豪爽爲人排難解紛且不自居其功更見男子風義老夫皆謂世多奄奄無氣之人生平與江村先生論人最喜此一流謂可有爲可與言學竊思夫子自言發憤夫憤何以發也蓋人多因循苟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老將至矣人之無氣病皆坐此故學問之事既不可望之奄奄無氣之人魯望可奮起精神發一必爲之志天下事奚思不成

復李松友

手翰禮極佩慮懷反復披讀具見操存質堦界從此培養拓充何思不升堂入室也人不分窮達事不論常變在家者以此居官者亦以此然須認以此是何物天地生人之根人得之便有無窮生趣所謂把柄在手觸處皆靈不在境遇上討效驗要在方寸內求自蘇時時如臨深履薄便時時康莊樂土也

答湯孔伯

拂逆之來正是動忍之機會既能不亂便能獨往獨來游行自在矣居今之世把捉逆之事只看作平常以孔子所不能免者我輩何必定欲免之學問於逆處得力上蔡此語確不可易也

答尹見知

僕學不通方老而益庸近衰憊危病仆臥繩牀逾八月雖漸有起色而奄奄遲暮無復生氣矣竊念元燈一綫生人之根係焉縱運會剝蝕此點生氣常布護徧滿六合八荒之內隨寓於日用飲食倘簸於處飛鼠鑑然閒知者以此而見知者亦以此也復念吾鄉先賢在望後起當有所屬忽接來書讀之生機洋溢精神不隔先正有言此心此理苟同又何論南北海千古上下哉千里比鄰此言洵不誣也昔和靖於程門以强敎稱僕不能窺洛學藩籬有道今日之和靖也

寄崔玉階

學問之事最怕有偏見尤忌有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明道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稍有勝心便不肯爲此言鹿江村有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數百年至今猶紛紛也此等處不止此兩賢要皆不識無字理故參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尚親顏閔同道而出處異徵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最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又

空山有餓虎倉中無飢鼠林中有飢鵰田間無飢雀又何怪乎庸碌之人多厚享而清修之士甘寂寞乎杜子君異自十四歲開口作大文字頗常嘗篋墨之香口不掛金銀之氣江村爲足燕南名士今老矣而

關然無聞於世有集數卷後世想必有知子翬者親丈不可不一借觀也觀其文當愈敬其人因係至誠故偶及之正所謂一人知己足不恨耳

答趙寬夫

接來字遍環讀之見邇來用功近裏著己痛除將就習認之智真見本來面目所云去一層又有一層此正切磋琢磨之詠精矣而又覺其粗也密矣而又覺其疎也竟舜猶病到底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是未見孔子何有到底是何有顏子之欲從末由到底是末由道原無盡頭學自無了期步得有劍鋒之時耶一味棲實做去不落捨著不以意興氣魄揑和其間獨不期慎而慎意不期誠而誠無時非天晴日霽之候無處非蘆飛魚躍之機雖與人共在塵世之中而此心獨超萬物之表障面塵背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段趣味全從剝處得力剝之時即復之時非兩候也前賢議論語語當活看稍一執著便成滯碍所謂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數百年聚訟文成效靜論於紫陽至今攻之者不遺餘力憶前番字中謂新鄭所刻之書駁者云文成文裝不足徒貴此不明於無字理各伸所見不足怪也潘溪爲宋之大儒而從祀獨後安得人人盡識姚江哉明史未修儒術尚多可採老夫嘗語同人云不在五奎聚東井之後此祇可爲吾丈道耳臥病經年其苦難以告人所幸者一年之病得良友數人藥更甚於苦矣當世士大夫儒而歸禪者十常四五如適庵者食雪山之食衣雪山之衣居雪山之居而精神意想乃出注於尼山千百中無一焉吾不知有心人當何以位置適庵也顏曾學孔子步趨唯謹孟子學孔子離合而與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意興氣魄四字再作商量

寄王夢鯤

憶昔在江村二三同人論宰我欲短喪訝其居言語之科而爲此不中情之語江村先生云此宰我日擊讀禮者服食居處無異平時故云禮崩樂壞期可已矣蓋有激之言以警醒夫讀禮者也復念吾鄉先賢在望後起當有所屬忽接來書讀之生機洋溢精神不隔先正有言此心此理苟同又何論南北海千古上下哉千里比鄰此言洵不誣也昔和靖於程門以强敎稱僕不能窺洛學藩籬有道今日之和靖也

寄王夢鯤

憶昔在江村二三同人論宰我欲短喪訝其居言語之科而爲此不中情之語江村先生云此宰我日擊讀禮者服食居處無異平時故云禮崩樂壞期可已矣蓋有激之言以警醒夫讀禮者也復念吾鄉先賢在望後起當有所屬忽接來書讀之生機洋溢精神不隔先正有言此心此理苟同又何論南北海千古上下哉千里比鄰此言洵不誣也昔和靖於程門以强敎稱僕不能窺洛學藩籬有道今日之和靖也

答戴定園

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略蓋其思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即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從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著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而化praise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山愧悔而憤發毀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湯文孔顏思孟以迄周程

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不能攻。內邪不得起。或性在存。仍城天地古今於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答張仲誠

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歪於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抉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於此哉。僕謂陽明開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粘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疑。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牢逸。歷來一貫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曾鄰。即爲平仲。曾鄰之事。時爲靜修。即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於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礪勉。僕策蹇燈末。光管以不學便老而衰。自愧無有以教我也。

又

手教遷遷。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辯之。伊時亦持合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觸於一偏。即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之乎。如適邦設者。須先訂其路向。酌其實費。勿畏難自阻。必期至於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聞知之統。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二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

答魏石生

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即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訓述。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於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徵、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於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以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秦夏秋冬。各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弄知天。必不能知人。盡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逮。聖人固慮之矣。

與程念伊

頃聞聊縣近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竦無地。若難以自對對人者。敢遽鄙裏。萬惟慈鑒。某迂拙衰嫗。濫叨弓旌大典。屢奏自愧無能。報稱朝廷異數。今八十有六。幸以守拙苟全。數年來率兒孫畊野授徒。得安半菽。是皆明公之賜也。某一生於貧。有緣謀生。皆自食其力。畊鑿酒樽。兒孫

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特記猶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濫膺大典。不獨豚子學業未成。行誼未立。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屆之年。父子又來過惰之誚。明公相愛在格外。尚望相成以德也。

復許酉山

昔思濠溪三箇希字。是只要做到天上去。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濠溪此語。是從五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刻皆與天遊。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於明德。即是希天。須在物上討箇端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歧視。正札中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慊。隨時自有證悟也。

寄吳稜季

僕今歲九十有一。衰憊之態。與日俱增。近嘗思咳逆之症。魂夢中猶不絕聲。始覺從前日在疾病中。皆屬樂境。人生眼前之樂。當局者不知。大都類此也。所幸心思不至迷惑。任身以內之呻吟。身以外之感觸。皆與我了無關涉。一時雲擾。不獨山中不得安枕。遷謫之人。亦可無縈念也。

答李梅村

日來懷逆之病得平。友人見過。榻前者。偶論及心性之旨。盛引先儒之言。盛出各人之見。言雖人人殊。要須證之本身。方有把柄。忽接手教。辭暢而理平。足破世人迂曲之說。見者皆爲解頤。病夫體之不覺。肢體贅起。憶輯宗傳初盛會編之說正。溢上老友伊即以後渠之言質之。至詆毀青田處。從游者皆爲之色動。極欲削去。某因留此以爲尚論者之公案耳。大凡學問要得其會歸。而論人不可胸中有物。後渠見人言心便指爲禪學。此是胸中有物不化。故開口便生隔礙。高明已洞見本源。正好從傍商量也。整庵集中論先儒多有指摘。宜乎當日與姚江所見不同。宗傳中評論亦及之。不謂萬明暢發其指。使後學知所趨向。正可謂後渠、整庵二公諍友。近氣弱不能多言。筆墨亦不敢多有負下問。他日當爲再陳也。

答陳子石

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凡言學俱離不得天理。自己體貼。是實下手處。不實去體貼。終是口頭天理。余云不虛。當下所謂隨時隨處體貼天理也。天理者何。正天地生物之仁。而人之所以爲心者也。知種種之病。靈由不仁。故須慎獨以仁存心。明道之體貼。即所謂慎獨也。

答趙寬夫錢升階

入道之器。漢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曰躲閃。然知其不可躲閃。而不躲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擾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仲尼。而匪懈。參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躲閃者。乃不

聰不明者耳。昏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數箇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乾皇以來。是一箇人。是一箇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眞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息。生死有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有無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甯。日之升。月之恆。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舉者不開鑰。鼓旨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千古聖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於誠哉。

夏峯先生集卷三

序

送徐復山鶴山海理餉序

重品格者。必觀其所不取。急幹濟者。須視其所有爲。兩者不可偏廢。而兼擅者實難其人。世豈無皎焉自好者。然默體其行徑。細按其肺肝。非前有所慕於進。則後有所懼於罪。幸而恆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倘可慕者既已絕望。又將甘心冒罪而不辭。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徐使君治容治玉。蘇者讓其守。才者遜其爲。兩地之祠而祝之者。固煩煩在人口頰也。今之治易守益峻。而爲益奇。熊經略再起田間。採有司實者一人以治軍儲。而主爵者。以使君往也。豈偶然乎。姑舉其一二大端。可以濟時艱而紓國難者。如以二千金抵加派。胸中已不見有可欲矣。源頭一清。作用自快。如辨假印於微茫疑似之間。挽逃軍於拍攘急迫之際。總之人所歌腳之事。使君偏爲煞腸。一無所懼。明自廉生爲從守見經略雄心冷眼。急思一嘗而獨有取於使君也。意在斯乎。慨自遼瀋陷沒。舉國張皇。議守議戰。幾無遺策矣。夫不守薊甯。京師永易守也。不復河東。薊甯不可守也。此理之易見而計之蚤決者。然

審機觀變。其妙用在經撫之匠心。後勁前來。其實際在兵將之湊手。使君舉擢澗門。經理糧餉。則又經撫之血脈。而軍士之咽喉。其所仔肩又何如耶。使若行矣。願社生監。質深倚信。吾知所慕者。定不獨夫人之慕。所懼者。定不猶夫人之懼也。自今以往。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天下後世皆信之曰。使君果非慕與

贈張于度序

今上御極之元年辛酉。以登恩選士。于度張子與焉。于度姬梧磊落。俊偉多奇。余知之。人亦知之。其爲文峻整英挺。于人自屬。余知之。人亦知之。然此未足多也。于度弱冠失怙。伊時學尚未成。藜藜一窶。孤侍嫡母。撫三弱弟一女弟。而家且窮然。無維陽附郭之半。即仰事俯育。城易東豪傑之手。于度措據辦理。十餘年來。成婚成嫁。塡隙和而琴瑟調。所以貽高堂之顯。慰九泉之心者。于度無愧也。人皆知于度家庭中無間言。抑知時勢艱難之會。非眞正英雄。而骨肉天性之間。不知難多戈矛之象。從來屈德難能。必身試之。而後知其難耳。且于度舉止開展。志向敏達。無世人齷齪之態。更無世人諛媚之習。以故眉宇常舒。胸次常坦。議論多簡當。而不詭於正人。或多于度生來之骨相。而不知于度閱歷之深。心取友一道。余更爲于度善。楚館秦樓。無于度之迹也。欸搏懼呼。無于度之迹也。少年結客。豪俠自負。無于度之迹也。于度當失估時。即奉父遺命。同余野處者三年。繼而從伯順遊。後神京飛越。所交者。皆四方知名士。間有一二貴族世家。盧館屠而飾賓筵。于度夷然不屑。余知于度之學有所得。非僅僅一榮身肥家而已。浮邱左使君之言曰。張生文能獨造。貌亦異常人。深爲新天子得人慶。是役也。富貴功名中人也。

贈魏慶堂序

坡公曰。仁者必有後。知言哉。雖古人興亡成敗之數。令人若信若疑。乃詩書所記載。彰彰可考。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此王普公所以修德於身。資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也。慶堂父秋亭公。爲余舊翁所謂立誠敦信。先行後言之君子也。蹟美固在人口。乃壽不滿德。覓以一博士員終其身。具數十年來。寂若無人。而家且益落。浮海無根者。往往取青拖紫。釣名先世。藉口餘緒。不難令善者意惡者肆乎。噫。此未深於德之說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聲名著矣。而其人非。則其賢絕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聲名隱矣。而其人是。則其賢左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慶堂固雅意先志。昔構昔堂。其器宇凝然。望之知爲承家之令子。非所謂其人存者與存其人。則貧寠可也。富厚可也。卑賤可也。榮貴可也。總之不忝於先世。而無愧於爲人。況乎津津秀發。代耕有祿。則是槐氏之德。尚未艾也。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慶堂恢張先德。志聖則聖。志賢則賢。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漾漾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則承先志者。信不獨在功名也。倘身名赫耀。而一切所爲。俱與先世反。先世以孝友。而我輒悖逆。先世以忠貞。而我輒機械。先世以寬仁。而我輒急促。則先世其肯曰。我有子而能大我之後乎。余於岳翁知舊往。故今日以承先志立己志。爲區區贈遠之私。想慶堂必不幷絕於斯

語。

贈李心陽序

天地間有甚名酒美其味甚長。人人涉之。人人爭欲去之。即人人去之。人人復欲發之者。果何物也。余爲質言之曰。貧也。日用徵逐之人。此無足論。試執學道之人而問曰。爾不欲富乎。彼即勉爲承當。而一念慊然意焉。是役也。俱不足爲仗義者難。但紫垣亦寒士耳。首爲此舉。以視世之智慧能索。鮫刀錐之末者何如耶。大中見小。小中見大。今古豪傑大抵皆然。紫垣而好行其德也。其族人遂欲急稱其德。紫余言以道之。

贈梁如星侍御序

余友如星梁公。偉貌通才。三任爲令。風清弊絕。其於治也卓矣。報績奏最。徵拜爲御史。需命未幾。邑之搢紳舉七尋公之知。擬公之過。屬文於不佞稱觴爲賀。余曰。賀不在公。僉曰何居。余曰。海內渴敝已久。今秋禾千里。若焚。盡所得不足償官稅。飛蝗蔽天。飢民偪野。誰爲拾圖九重者。公可以直達宸聽矣。敢爲若生賀。天子冲齡踐阼。雨露雷霆之用。豈遂無溢喜溢怒於其間。補衮有人。則激濁揚清。獻可替否。非所謂以臣直而弼主聖者與。敢爲主德賀。東西蠭動以來。鏑鋒鐏而損疆土。此不必問。獨大臣槃槃被逮被拘。其束手而仰鼻息於朝議。固籌邊者不足有爲。至圜口而嘗成敗於邊人。亦建言者盡成築舍耳。公悵然主持於內。則東西其有濟乎。敢爲封疆賀。人才消長。係國運盛衰。今雍容廊廟者。自不乏皋夔之選。然緹騎星馳。削籍貶秩之命日下。甚至繫獄中而斃杖下者。踵相接也。遊魂縲士。孰非祖宗培植之氣類乎。維持調護。仰賴公等不淺。敢爲人才賀。四者皆關於盛諫。余固不爲公得侍御賀。而實爲侍御得公賀也。時張君星所在坐。顧謂余曰。子以四者備賀侍御。誠重之矣。抑知今日之體。視昔稍輕。昔神廟時。臺不數人。而人人豪數事。凡有論列。用固用矣。即有不用。數十年之後。猶陰行其言。今之自謂不能行者。皆其不欲行者也。皆其趨避心切。通塞念異。不能重官以重人者也。夫官有一時之官。有百世之官。人有易盡之人。有不朽之人。與時俯仰。隨波上下。何難好官。我爲但恐其官易盡耳。官盡而人之盡也久矣。蓋官等耳。而所司異。宰相行其事者也。臺諫行其言者也。事猶有格。而不得行之會。言則無閎。而不得言之時。言行而志已行矣。言或有時不行。而所言之理。已獨行於天地古今之間。夫孰得而壅之哉。公茹苦食淡。垂四十年。居平二三兄弟所講求於窮寮誦讀之際者。蓋亦有日。今登第入仕。復十餘年。三令殷邑。儼然縞衣。茹苦食淡。未嘗一日易也。舉所爲行己臨民。與素所講求於窮寮誦讀者。亦毫無易也。非古所稱不變塞其人與人之言曰。士之志道者十。而體道者百而一。蓋體道者。譬涉溟渤。期於必濟。而不變塞者。雖勞筋苦骨。風濤鼉鱷。志不少悔。余以公之不變塞者。知其必能格君。致身重官。以重人。畢四者所仰望而不即得者。公必一一有以答天下之望也。自秀才而縞衣。所入之途。不知幾易。其茹苦食淡如故也。自縞衣而三公。所入之途。又不知幾易。其甘苦澹淡之境味。豈遂有以易其心耶。況中州東魯之墟。七民被服明德。最深且古來固多以循吏而爲名臣。然亦有功名損於治郡時者。人謂有初。即以有終。余謂持末難於持始。公將以直諫高天下。諒於布素之交。不啻過其語言之無當也。是所亦曰。古人之誼。每不以頌而以規。是可以滿酌侍御之堂矣。

蓬萊令牛公誌狀序

紫垣族人久爲貼軍所苦。目擊傷之。顧出地數畝。代族人貼。且於清明祭掃。招貧糾衆。得率優合離之意焉。是役也。俱不足爲仗義者難。但紫垣亦寒士耳。首爲此舉。以視世之智慧能索。鮫刀錐之末者何如耶。大中見小。小中見大。今古豪傑大抵皆然。紫垣而好行其德也。其族人遂欲急稱其德。紫余言以道之。

贈梁如星侍御序

余友如星梁公。偉貌通才。三任爲令。風清弊絕。其於治也卓矣。報績奏最。徵拜爲御史。需命未幾。邑之搢紳舉七尋公之知。擬公之過。屬文於不佞稱觴爲賀。余曰。賀不在公。僉曰何居。余曰。海內渴敝已久。今秋禾千里。若焚。盡所得不足償官稅。飛蝗蔽天。飢民偪野。誰爲拾圖九重者。公可以直達宸聽矣。敢爲若生賀。天子冲齡踐阼。雨露雷霆之用。豈遂無溢喜溢怒於其間。補衮有人。則激濁揚清。獻可替否。非所謂以臣直而弼主聖者與。敢爲主德賀。東西蠭動以來。鏑鋒鐏而損疆土。此不必問。獨大臣槃槃被逮被拘。其束手而仰鼻息於朝議。固籌邊者不足有爲。至圜口而嘗成敗於邊人。亦建言者盡成築舍耳。公悵然主持於內。則東西其有濟乎。敢爲封疆賀。人才消長。係國運盛衰。今雍容廊廟者。自不乏皋夔之選。然緹騎星馳。削籍貶秩之命日下。甚至繫獄中而斃杖下者。踵相接也。遊魂縲士。孰非祖宗培植之氣類乎。維持調護。仰賴公等不淺。敢爲人才賀。四者皆關於盛諫。余固不爲公得侍御賀。而實爲侍御得公賀也。時張君星所在坐。顧謂余曰。子以四者備賀侍御。誠重之矣。抑知今日之體。視昔稍輕。昔神廟時。臺不數人。而人人豪數事。凡有論列。用固用矣。即有不用。數十年之後。猶陰行其言。今之自謂不能行者。皆其不欲行者也。皆其趨避心切。通塞念異。不能重官以重人者也。夫官有一時之官。有百世之官。人有易盡之人。有不朽之人。與時俯仰。隨波上下。何難好官。我爲但恐其官易盡耳。官盡而人之盡也久矣。蓋官等耳。而所司異。宰相行其事者也。臺諫行其言者也。事猶有格。而不得行之會。言則無閎。而不得言之時。言行而志已行矣。言或有時不行。而所言之理。已獨行於天地古今之間。夫孰得而壅之哉。公茹苦食淡。垂四十年。居平二三兄弟所講求於窮寮誦讀之際者。蓋亦有日。今登第入仕。復十餘年。三令殷邑。儼然縞衣。茹苦食淡。未嘗一日易也。舉所爲行己臨民。與素所講求於窮寮誦讀者。亦毫無易也。非古所稱不變塞其人與人之言曰。士之志道者十。而體道者百而一。蓋體道者。譬涉溟渤。期於必濟。而不變塞者。雖勞筋苦骨。風濤鼉鱷。志不少悔。余以公之不變塞者。知其必能格君。致身重官。以重人。畢四者所仰望而不即得者。公必一一有以答天下之望也。自秀才而縞衣。所入之途。不知幾易。其茹苦食淡如故也。自縞衣而三公。所入之途。又不知幾易。其甘苦澹淡之境味。豈遂有以易其心耶。況中州東魯之墟。七民被服明德。最深且古來固多以循吏而爲名臣。然亦有功名損於治郡時者。人謂有初。即以有終。余謂持末難於持始。公將以直諫高天下。諒於布素之交。不啻過其語言之無當也。是所亦曰。古人之誼。每不以頌而以規。是可以滿酌侍御之堂矣。

士而非特立獨行也。孤足爲士。士而果特立獨行也。又岌岌乎爲士矣。何也。流俗之權太重。一切俗事俗情。我日應緣於其中。則俗人俗眼。便與之相安。稍稍厭薄此態。而挺然有拔俗之意。且翠起而指之爲不諳事。不近情。又相與排斥詆觸之。先儒有云。非高著眼。觀破流俗。抵當不住。此特立獨行之所以難也。年友牛公羽泗言不協人口。胎行不循人轍迹。神閑志逸。以千古自命。然居鄉居官時。有所不理於口者。總之孤行一路。舉俗所爭趨之事。俗所共熱之情。而掉頭欲避。至意之所是。見之所到。挺身與之。不顧毀譽。殆所稱特立獨行者其人耶。然而已矣。嘆嗚同譽之情。存亡異路之悲。心且怦怦動矣。猶憶甲辰。余南人商略文事。時而品騭古今。公於吾黨二三兄弟。互用激揚。寥寥片語。深中隱微。惜未竟其才。故人亦莫窺其藩。始借英雄未遇。不獨名湮滅而不聞。且以其身當毀譽是非之衝。而受顛倒於世。向使公有小抑其獨行之意。則居官時。當不至拂逆上官。而所入亦何至於落落。雖然。此正特立者。獨標面目於兩間。決不肯向流俗毀譽中討活計也。余當時亦妄有所期許。今頭顱如許。意氣都盡。仰面看屋梁。作老書生酸腐語。回首少年。不免失笑。白沙先生之言曰。白頭孤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時。三復斯語。不勝徬徨。公生平有王覲察爲之誌。陳孝廉爲之狀。後一年元配陰孺人逝。郎君翼痛母益痛父。日月幾何。竭蹶襄兩尊人窀穸事。不必峽猿三聲而腸且寸斷也。形骸有盡。長年住世者。獨此一段精神耐不朽。唯精與神。亦非語言文字所能傳。後有知公者。當於其特立獨行處得之。思過半矣。

魏義士還田卷序

魏義士者。生於勝國之季。迄今逾三百年。眉宇精神。宛然如在。因而感於立言之業。比於功德。信不誣也。義士世居容城之沙河村。其慷慨好施。初於郡誌中領其概。後父老年長者。間能道公還田事。然事蹟恍惚。子孫猶野。其人亦在稀微縹緲之間。一日余從姪高雅。忽出一殘卷。示余曰。其妻黨魏義士還田卷也。余挑燈披閱。義士慷慨好施之概。宛逗纑眉色笑於殘編斷簡中。其計所還田十餘頃。撒數總數。本末註記。皆詳。一時聞人逸士。咏歌記敘之文。已久飽蠹魚之腹。所僅存者。危學士素暨其子一二段耳。其曾孫壻王公敏再爲表揚。則義士之德與。幷傳義士者之精氣。俱可得於意言之表矣。卷存而義士之功德與。供存。誰謂立言非不朽盛事哉。按敏爲此卷。在永樂五年丁亥。卷中吳勉之長歌。在洪武己酉。危學士父子序記。已先年月。獨載避兵事。在至正戊戌。則距今且三百年矣。夫還田事。至永樂五年。大要四五十年間。而碑已稱發冢已稱廢。自永樂五年後二百四十一年。殘者雖泯。廢者猶存。使後死者猶得弔殘而藏。廢。非鬼神呵護不至此。嗚呼。亦云難矣。得之既難。可令其失之容易。余友崔西星與義士同里。余曰。若知爾鄉之興讓乎。吾鄉以義士得名。則義士當與此鄉不老。凡生於其地而入於其里者。當不知如何去其鄙心矣。西星慨然爲新其卷而屬余引其端。開之義士久從祀鄉賢。不知何時。有等作喜戚。任好惡之人。開生前無爵位。遂酒去其主。侵淫既久。徵實無人。而祠中竟失義士之座。噫嘻。鄉賢而論爵祿也。顏閔一流。烏得窺俎豆末光耶。吾容彈丸地。賢豪接踵。靜修。忠整而外。張處士希古。人皆能道之。不知義士固開山導師也。

鹿太公舉元孫序

辛未九月念六日。封太常少卿鹿太公曾孫冑觀舉子稱觴者。冠屨闐門。各致其喜劇之辭。有曰。靜觀年十六。先舉得雄。且適當論秀時。此吉祥善事也。宜賀。有曰。仁卿以海內名士。年未四十。而即抱孫。宜賀。有曰。太公年逾古稀。擾鑾善飯。擁子孫曰。伯順以社稷臣。暫謝休沐。左提孫。右挈曾。歲綵盛觴。膝下宜賀。有曾元於一堂。宜賀。舉而質之孫子。孫子曰。分享之。皆足爲一人之福。合享之。則天地間之奇福也。太公又合子孫曾元之福。而彙爲一人之福。更奇之奇也。就耳目睹記。五世一堂。間亦有之。咸遑萱不逮。椿咸備關。未備桂。即庶幾逮且備矣。然不事詩書。未免有愧父氣。事詩書矣。使不敦品行。猶舉士之濫濫者耳。若五世而多皆顯。五世而皆賢。詰則天地間一人也。太公爲名侍御豫軒先生子。復以伯順書歷封至太常。是世俗所侈然鳴得意者。而以觀太公。不能辨其爲某人子。某人父也。自弱冠棄家政。未明而起。入夜而不息。內外食指數千。無不待命於太公之一身。五十餘年如一日。其以七十老人。色養萱堂。不減孺慕於弟若姪。體恤周至。惟其意之所欲。而毫而幾微相拂。至故舊窮親。一言相諾。則舉家賙養。子擇配。女擇嫁。終身無倦色。至於利害所係。如左、魏諸君子之事。誰敢過而問者。太公毅然任之。蓋不得意於世人之所趨。故不灰心於世人之所避耳。總之於天地間另開眼界。自具肝腸。鍾東海西山之靈秀。於江村一片地。故以五世發名教之光。一堂潤人倫之色。豈偶然哉。廉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廬舍。歆慕瞻戀。則今日之江村。千載下。當有繪圖賦詩於稀微縹渺彷彿疑似之間。可令躬逢其盛者。直等爲日用居室之常也哉。余不肖。一年強半。寄迹江村。考德伯順談藝。仁卿時奉太公手諴。見靜觀諸弟婿繞杖履間。探菓之餘。誦古詩琅琅也。四世之慶咸。以五世期之。而今果然矣。人之言曰。爲賢者後。難乎肖矣。爲聖者後。愈難乎肖矣。鹿門自侍御封翁多碩德。鄉人士至今談其遺事。如睹古初。則太公之德行。醞釀修。伯順之祠忠兢飾。亦祇淵之無愧於祖父。倘曾元而後。稍弛身範。便指家聲。則爲賢者後。不更難哉。雖然。難在此。易亦在此。知其難而易者至矣。諴以質之太公。當必以余爲知言。

送韓參夫西遊序

古稱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此語初未之信。蓋變不越數舍。違不踰數句。即有以歲月計者。明知其地。知其人。山陰之興。可以朝發夕至。故離別之感。未有甚焉。後寓都門七年。面鄉之翰夕與處者。遠且疎矣。離別之情。始怦怦動也。迄自都旋里。而都之數載與遊者。又遠且疎矣。離李孟超來晤。執手相別。兩情欲斷。爲賦長歌。幾不成讌。平時欲興飛揚。此未及三個。則已醺然矣。蓋有所甚傷焉者。故不覺其意愛至此。自是以往。未及與人相會。便苦與人相別。庚午春。參夫攜其子昌過我。談心矣。西星慨然爲新其卷。而屬余引其端。開之際。即訂後期。副是頻相過。頻相留。皆有喜交集。蓋十二年前都門訂交而別焉者也。留草堂數日。臨別之際。即訂後期。副是頻相過。頻相留。皆有以匡我不逮。今歲余下第歸。方卜期視家弟於武城。忽參夫復遊其子昌至。益驚且喜。因向來祇知其南遊。不意其尚自北來也。武城爲南行便路。難以病困支離。評騭古今。商搉性命。益發我二十年來未及見。未及聞。無何將戒裝別去。黯然神傷。幾罷往年與孟超河梁執手情況。繼而思之。人非麋鹿。豈能常聚。且

見國一隅，識限一方，不幾令司馬太史笑人哉。竊歎余徘徊懇懇，不能勇於出門，且將望參夫足迹偏天下，識盡世間異人，閱盡世間佳山水，以廣吾襟氣，拓吾襟期，又何苦戀於蕞陋，愴愴於分袂乎？因相與劇談雄飲，大笑出門，歌太白我輩之句，以送之。且恨相知者不再有，參夫盡數人爲東西南北之遊也。此果我輩之不及情乎？抑有餘情乎？請以質之南國諸君子。

贈楊郎念祖序

聞之王謝子弟，他氏不敢轉與之議婚論交，蓋門庭清貴，舉世所宗，又如唐世族，志雅重士，流爲天下榮，則祖德之爲後人倚庇也。從古然矣，然亦爲後人者，能世其德，冷然於世故物情之外，提維風易俗之權，則賢子弟之撐持世運，爲士人留羞惡一脈，而判清濁之途，其關係原非淺鮮。紀脩眞請於其主曰：臣叨棨至此，無所復須，惟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湖紀甫登樵江已移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乃知天子之權，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市井宦寺立躋公卿而踞台鼎，而獨不能使不士者爲士，注絕不及私，即寸楮往復，悶不於倫常大義洗發，彪炳淵源，厥有自也。以齊曾大父，幡然爲加一發曰：有是夫！楊子志氣可嘉也。予獨謂而祖若父文章垂世，從德性發皇，何曾震遠破睡，且不睹神廟間諫章光日月者誰歟？經國緝家，燦若球璧，而斤斤茲篡何爲？靜觀曰：固也。先業在天壤，不毅惡能忘，顧公諸世者未敢私，然私諸家者又何敢不私？鄭閭寸楮一節，而全體之所爲備，章茲作佩，竊比滴骨滲血之義云爾。是時適奉太常優恤之旨，蓋太常殉難年餘，題卹未果，解元制匈叩闕，實以鬱悴致殂，一時大忠純孝，震涌星河，無何贈廕嗣證，煌煌交錫，人謂精誠所格也。會有以廕秩爲大宗觀者，靜觀悽然曰：是言胡至於耳！不轂少廉先訓，名義大關，聞之已悉。業徵芘鄉曹，又何忍祖若父化血椎心之慘。先吾子而後弟，且奚慮曾大父衰年一慟，予聞而偉之，嗟乎！此詎可聲音笑貌爲哉？屏恆檢飭名行裕如耳，而非迫試於顯名厚實，手足骨肉軒輊之衛，則光焰不發，比於先徵，使揚縣不烈，叫帝無靈，而徒生博忠孝信友之名，非倫常一大詬耶？廢秩一節，義概懍然，知靜觀是訓，不徒纂以手矣。予辱太常肺腑之雅，四十年存沒關心，今可破涕爲笑，則謂是纂也，可以教慈，可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義，祖孫父子名教干城，有心人當不河漢予言耳。

古人交序

余讀古人交，未嘗不拖卷歎息而重有感於今之交也。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詎有肝膽與共，死生相期，面意忤言，觸忌觸凶，終隙未眞有如昌黎所云，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轉眼若不相識，且擠之而下石焉者。此范子箕生所爲箋古人交也。箕生意豪氣上，生平所與交者，石卿鄴若數君子耳，然交惟不濫，交乃終。今古人所謂情好日密者，蓋其中有義焉。非如今之承順比昵，便以得朋，自矜詡。余聞之，賢者弗昵，昵者弗永，故忮肉非義，久必殘；鄭族非義，久必喪；況朋友原以義合者乎？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故曰君子敦篤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備之，方能出而周天下士，親見其人之可交也，然後通名姓，具拜問，告祖父而締盟好，劇之以人倫之重，而託以終身之業，故以詩人名，不欲以文人名，不欲以矜名矜節之人名，則父子有同心耳。故於伯順之難，竟以鬱悴憂勞而死，忠奉兩倫，父子分據總之，各以勢會，適然行所無事，初無矜名矜節之心，此其粹然盡然，完其所以爲人，又何恨隳於年，而功業未見於世哉？仁卿以幸酉冠京闈，聲光赫赫，居然有千切望顒之望，然仕進之志淡，如至如膚，宋九青給諫薦舉鄉徵，屢催苦辭，求免，是豈以窮達豁見二心者乎？父

鹿氏家訓序

古來象賢稱難，尤難於累代高賢之後。以觀鹿氏，何祖燕孫祖炳如也，靜觀少棄祖太常公教，鳳毛蔚起，洞源懿烈，萃於棨孩，何得殉而忘懼，暇則手纂高曾以下往還家信，事當耳提，題曰家訓，蓋一家精神流注，絕不及私，即寸楮往復，悶不於倫常大義洗發，彪炳淵源，厥有自也。以齊曾大父，幡然爲加一發曰：有是夫！楊子志氣可嘉也。予獨謂而祖若父文章垂世，從德性發皇，何曾震遠破睡，且不睹神廟間諫章光日月者誰歟？經國緝家，燦若球璧，而斤斤茲篡何爲？靜觀曰：固也。先業在天壤，不毅惡能忘，顧公諸世者未敢私，然私諸家者，又何敢不私？鄭閭寸楮一節，而全體之所爲備，章茲作佩，竊比滴骨滲血之義云爾。是時適奉太常優恤之旨，蓋太常殉難年餘，題卹未果，解元制匈叩闕，實以鬱悴致殂，一時大忠純孝，震涌星河，無何贈廕嗣證，煌煌交錫，人謂精誠所格也。會有以廕秩爲大宗觀者，靜觀悽然曰：是言胡至於耳！不轂少廉先訓，名義大關，聞之已悉。業徵芘鄉曹，又何忍祖若父化血椎心之慘。先吾子而後弟，且奚慮曾大父衰年一慟，予聞而偉之，嗟乎！此詎可聲音笑貌爲哉？屏恆檢飭名行裕如耳，而非迫試於顯名厚實，手足骨肉軒輊之衛，則光焰不發，比於先徵，使揚縣不烈，叫帝無靈，而徒生博忠孝信友之名，非倫常一大詬耶？廢秩一節，義概懍然，知靜觀是訓，不徒纂以手矣。予辱太常肺腑之雅，四十年存沒關心，今可破涕爲笑，則謂是纂也，可以教慈，可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義，祖孫父子名教干城，有心人當不河漢予言耳。

北海亭集序

昔年鹿伯順認眞草十五種梓成，而詩不與焉，曰：不欲使人名我爲詩人也。然則何獨梓文，曰：亦不欲使人名我爲文人也。第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恍惚而不可據，故偶借語言，以寄其行事，并不欲使人名我爲矜名矜節之人也。噫！惟無矜名矜節之心，故利不趨，害不避，坦然揭日月而行，而卒以忠死。其詩與文，亦皎皎獨行，精光不可沒滅。今仁鄉之詩文具在，其格律與伯順固各有面目，然不欲以詩人名，不欲以文人名，不欲以矜名矜節之人名，則父子有同心耳。故於伯順之難，竟以鬱悴憂勞而死，忠奉兩倫，父子分據總之，各以勢會，適然行所無事，初無矜名矜節之心，此其粹然盡然，完其所以爲人，又何恨隳於年，而功業未見於世哉？仁卿以幸酉冠京闈，聲光赫赫，居然有千切望顒之望，然仕進之志淡，如至如膚，宋九青給諫薦舉鄉徵，屢催苦辭，求免，是豈以窮達豁見二心者乎？父

沒之日不茹葷不御內鮮華丈夫毀者過半親知有以釀酒乾肉餽進者曰先君子血漬禾土當國野儕臥時誰憐而進之食者知者謂與魏忠節子孝淵偷父而死而北數十里前後止合符忠節父子亦以患難接踵擁臥北海亭中者也予與杜子君異輯仁卿之詩與文而名之曰北海亭集集成靜觀齋爲之序予知仁卿之不朽不獨在詩與文矣靜觀駿才煥發行且以詩文名天下諒亦不徒使人名爲詩人也名爲文人也

贈孔氏兄弟序

文武本無分也分之自兵民始自兵與民分統將與吏遂分治屠豬與戰筆遂分業因而吞鋒劍鎒矟種種觔輕重之情形并分左右祖故時平以大帥仰小吏之鼻息世亂以悍將制儒儒之性命錢穀器甲城守攻戰紛出相角而不相習國家倚重文武何事而淺視至此經世淵源且望不具論間以中朝卿士出來飾戚壯猷元老如方叔召虎指可勝縷六月之詠鋪張吉甫游略已備飲至一燕結以孝友張仲相成之誼皆顧問哉世事至今日未敢深言特臂扼腕文武元黃楓歟比屑事一人何啻兄弟是安得用同氣之誼告適今於孔君兄弟有當也君諸父起家文事而沈毅忼爽實著燕南余交最久所得張子于度劇談又甚悉君兄弟遂各以文武應當途之選客歲己卯公車北上公諸提武閫庚辰公參舉茂才于度走相告余喜不寐非第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文武吏士告也諸儒有經而精於談兵亦稱經可見經常一脈亙天地古今同源而貯文與武特分偏而未可分岐是何殊分形異名而稱兄弟追溯及同氣又作何觀此節不講文人薄刀戰武人遂薄章句如所謂舌鋒劍鎒觔輕觔重陷阱百出至舉國家錢穀器甲城守攻戰死生功罪徒付一擲可勝浩歎間嘗二字中士羞稱今以文武標出文武二義使人回首一思舌劍相激奚啻培壘手足舉一切冰炭都消儕同氣矣左右相爲左右手世事應有舉乎公參文藻久著公諮從往督師以膽勇稱還復同舉午嘉士願余訂盟忠孝虎觀麟臺之業固君家自具余故不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告爲問天地生吾有意無也余客百樓放文皇征遼駐蹕處危樓環嶂遺址歸然議者謂不減武陵深隱頃君叔姿遷過余館然曰此未足恃往高陽師相爲守關計迺畫地數百里外守館遠迓以固圍目前盜警正殷落落數樓可終避乎爲指畫村居外某可益某可堡而中堅牆角諸樓遂屹然改觀鏡至今想揮指風生余腋夠習習也姿遂文士迺武略剛剛知於家庭間鐫豎立至熟于度猷以余言質兩君文與武分豈否戰與守分歟否鑄筆廟堂荷戈原野分委任否今天下未可謂無事則君家父子叔姪兄弟有餘師矣又閒君家有弟公亮年少英英具遠識抱偉略且兼兩兄之長然則孔氏之興其未艾乎

贈羽士趙東明序

閒之耿廣舉云衛王村有羽士趙東明者其人入世不深究心岐黃之業業遂以入世不深而進予因善病人也吾家子游其病更甚每延之來果隨手奏效廣舉又謂其人不獨業進而日用所當有則倾儲與其無客心無則粗糲自甘無忘心迹其所爲殆似有道之人焉予聞而異之曰客心與忘心兩念相瑕摇

檮千古即異實學道者有意無計萌芽尚在非克己之臺沒云去客而粘忘吾不敢信也東明之無客心無忘心果得之學力之後耶抑質任自然生而不爲世網所縛殆天機之偶合耶其人能逃楊歸懦則事裘其敝釜瓦生跳者當攜手同車矣廣舉云東明之歸楊也蓋有不得於家庭骨肉間故借楊以爲寄即其攻岐黃也亦借岐黃以爲寄總以天地爲逆旅在昔滑稽之世見多黃冠之遊今何時也頻年征鼓日不停鞚室家廬舍蕩然灰燼文武將吏日死於法者不知凡幾而搢紳國老且接踵殉城何如寄迹於楊寄迹於岐黃猶可以自適其適耶予閒而黯然者久之不復置喙廣舉遂合同志爲文而告於檀曹吾家子游亦以其言贊之遂給劄云立志清修身無非禮之事苦心醫衆手無難廉之人投劑不問貧窮惟勤惟慎謝儉恥言多寡曰儉曰廉既無忝於元門兼有功於利濟信斯言也東明殆所謂有道之人與諸君子不欲委此劄於草莽也予爲次第其語以遺之

王顯又入國學序

億辛丑予遊戚均時司成楊荊嚴先生予庚子座師也一見輒謂曰子年少卷質嘗此來豈爲入官地耶京師天下英才所萃吾爲新學宮數楹子等肄業於斯作一事有一事之慊心歷一境覺一境之得力方見友天下友千古之意每一念之孤負師恩輒爲汗下今王子顯又亦且遊戚均試思此何時哉自京師至海隅無處非驚心之地自宰相至散僚無處非束手之官顯又諒非借此爲入官地也客曰今天子加意國學每欲破格待人從此入官路亦稱捷況從來國有大事璽諭不得闕其設太學生伏闕上書如陳東者流何嘗不可表見於後世第患其人非則位愈高而損於己者愈大其人是則名益隱而全於天者益多又何論入官不入官哉子曰宰相以身係天下之安危者也臺諫以言係天下之安危者也古昔盛時明良魚水諫諍無名自宰臣失格心之益諫臣乏補袞之忠而散秩末僚暨書生輩始憤然有不平之鳴陳東所諍係君子小人邪正之分李伯紀一用宋事猶可爲即如鎮海君一事未聞宰相作何主持台省如何申救獨郎署一言罪罹不測使陳大陽而在詎叫九閽叩天王明聖乎子固爲顯又懼之矣顯又毋老而後歸未立自鼎又捐賓客而嫂氏以義烈殉棨棨猶子相倚爲命夙昔之事親從兄者今且專其爲人子之事又代兄而兼爲人父之事則履危蹈險正纖毫不得涉焉客又曰危險豈此之謂哉順風覆舟美味滋毒伐性之斧斤正在此猩聲豔色敗我之名行斷不在拂士法家烏知安之非危而平之非險也耶又烏知危之非安而險之非平耶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疾病吾不得豫知其損益子弟之賢不肖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所可知者欲得福免開禍端而已矣欲卻病謹其致疾者而已矣欲受益察其損我者而已矣顯又既稱孝弟謹信於鄉黨聞正當出而問天下古今之大可徒慫恿自放甘老蹊穴哉子爲之躍然曰我之爲顯又者淺子之爲顯又者大況久從游鹿太常之門素講求於作人作官者隨地自有慊心得力之處定不虛此成均遊

新安縣志序

予讀高陽志至孝子齊獨以促燈爲粲日市酒儲餉其母旁爲唱讀以佈觴又讀鹿伯順爲魏童子傳其母他適童子時備於人閒而急迫之爲粲者所持不能脫踉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爲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不泣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臣義士循吏名儒同類而共稱之似稍非倫內子者僧鹿伯順過孫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隨其分量以諸侯王之孝律諸侯王庶人士庶人何敢望以士庶人之孝律諸侯王諸侯王豈屑屑哉孝友之行不以銀黃鏡貂而加豐不以說禮敦詩而始有愚夫愚婦行格神明則庭中之愛萱膝下之歡視移情於少艾妻子得君者此中正千里耳人人親長而天下可平既無煩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人者無非啓之以與孝與弟之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人心以此稱美詩歌文賦以此興思即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烈女貞婦皆爲挽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爲仁之本百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獨之日市酒餅也當與茅容之殺鷄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管子之孝感風雷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聖人全在此處君但予問而躍然曰此可以得志之全體矣傳前之賢孝後之欲賢孝者勸矣世有升降代有污隆總人心爲之人之賢愚好醜雖源世以轉而轉否爲泰轉危爲安轉澆薄而歸醇厚道之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提即醒總是以人治人之事若非其人之所有而強以分民斁彝亦必不能然則志也者其諸人作善之路與人爲善之心乎新安有考有志第因仍其舊文飾所未備敘前事以爲師總後事而有據願享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概忽爲他日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

張郎鴻勳舉秀才序

于度張子三十年來爲大河以北萬不可少之人垂暮從鹿伯順游伯順謂余曰之子嶽嶽自立英氣逼人人以此見短我以此見長辛酉以明經備選受知左公浮邱其受知浮邱也以先受知於魏鄭園二君之重于度皆以氣誼不獨專在文藝乙丙左魏罹瑞禍于度罔死周旋南國有心人比之魯朱家俠氣之名滿天下甲申饑牧齋曾具疏以聞南中之金嘉于度其如麟鳳又不止爲大河以北不可少之人也戚知中余與于度相知深三入雙峰患難與共百樓六載比鄰而居每挑燈細語對月深談余愧無不可告于度于度有愧無不可令余知也逆閹逼畿南士子赴選子度曰頭可斷官不可受勁骨雄心伯順所謂綠嶽自立者蓋蚤見於垂髫之際矣于度早失怙獨力奉母三十餘年沒復獨力襄大事撫弟姪嫠倍極苦心事親立身昭然在人耳目今其子鴻勳舉秀才夙昔觀型於事親立身之際者既熟且久其所以慰親心而展子志者當必有在或不沾沾以一子衿爲得意也人生所歷之境富貴而外悖逆也余謂貧賤何逆之有富貧而貧當賤而賤則貧賤有餘榮不當富而富不當貴而貴則富貴有餘辱伯順常云貧字攙舉人此是生平最得力處孔顏之蔬水簞瓢非道之貧賤倘不可去況道中之貧賤不能恬而安之又烏能歷造次顛沛一切患難之境哉伯順衣鉢承受者寥寥于度三十年名宿隱然係一方之望故因是舉而及之若云爲子衿贈也非余意也并非于度意也

和論語頌序

論語何爲而有頌也宋儒張無垢有會於尼山之心隨抽一句而贊歎之歌詠之以被之於聲詩者也頌何爲而有和也吾友賀懷庵有會於尼山之心并有會於無垢之心又各就無垢所頌之句而補綴之翻繹之以共被之於聲詩者也各八十八首夫謂此八十八首遂足盡尼山之蘊乎非也自其散珠言之千萬言未盡也自其本源言之一言可盡也不見夫春乎發於姚魏則黃紫爛然發於幽枝細草則蠕然自媚耳又不見夫月乎臨流波俯平沙則鋪體萬里若其小砌閒庭則幽冷可掬耳尼山正猶夫春也月也元氣淋漓山河大地一齊蒸動中天皎潔幽谷遐方無不照臨無垢所頌第就無垢見之而尼山之面目亦無隱於懷庵詞是而再有所頌者千人百人各任其挹取焉而不禁然其蘊仍渾然穆然終古未有窺也尼山以一身統天地帝王之全子思能頌之中庸一書皆所以註解論語孟子顯學孔子七篇皆頌述孔子之意迨有宋諸儒學術醇正雖論議微有不同然皆不謬於聖人無垢龜山高弟刻勵向學而孤行其意其所自得深矣懷庵雅好讀書幾兩學者稱其負氣不偶激烈慷慨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余謂此志非學不實此志非學不滿半部論語頌之所以和乎亦豈在多況其鄉賢子整得伊洛之傳爲元大儒懷庵紹明其學須先範其身型此論語頌之所以和也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後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懷庵之和論語頌殆庶幾乎無垢之言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下學上達敢以聖賢爲法願懷庵亦從事於此不必求頓入驚駴妙也

代成有終卷序

余嘗讀坤卦六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則知臣道妻道既待天以始之生不能不代天以終之成從來臣事君妻和夫處非之常與遭時之變有令人唏噓讀述而不能已者魏鄭公云顯陛下使我爲良臣勿使我爲忠臣至哉言乎夫人臣何樂乎以忠見哉時平事理都兪一堂泰鼇之世較龍比之世何如此可想紅顏孀婦視白首伉儷者自不可同日語也李子景尼有母張年十六歸其父九苞公方弱冠公撫志以歿是時張年始十九堂以上白髮蕭蕭有姑待養遺孤長時可兩歲餘次行可卹景尼甫三月耳張曰未亡人唯有相從地下他所不及也遂絕粒姑解母至再四泣諭之曰女若此遍其易奚呱呱兩兒命寄如線李氏其不血食乎曷若爲其難者數日稍進勺水毀容茹淡奉孀姑育兩子躬親紡績細大兼營姑病而晝以身代子長而戒以就學夫子有兄貧而棄粒以週歿而棺衾以葬一身而爲李氏也子者一身而爲李氏也父者而後可以死夫母以節著人子所不樂聞也常其悲風咽月相向楚楚未亡人之心事恃唯有子而子念陟岵靡依瞻我所恃所以撫孀閨之艱苦者正人子終身之事景尼每向予言生不識父念妣氏五十年飲冰茹雪泣輒數行下憶癸未甲申閒天子甘下旌廬之典宗伯以時艱未覆余兄弟謝陋無聞實慚我母敢借仁人一言爲重余山人也烏足以揚母節然知母節之憑者莫山人若也存之野

史藏之貞珉山人之意而寵之綸音聲之歌詠即又嗣君之心也試觀史册中稱令母者曰陶母曰范母曰孟母曰歐母使非有脫也謗也豈能垂令名於後世哉故以節成子之孝子遠以孝揚母之節地道代天以有終歸道代夫以有終表困趣代成有終嘗於首以質之好德者

送江公孫歸阡江序

江右江公孫鄭谿谷之鄉後進也生平私淑有學兩爲博士弟子師上智其賢士服其教以久秩還新鄉丞求退不許勉就官遼署適然脊脫棄不繼日杜門手一編自娛邑紳士之賢者皆儲酒招與論文即上官亦皆以老儒目之每就余夏峯商學信宿忘返既念母老迄歸臨路謂余曰歸去期十年讀書不敢以老廢學也余曰君可謂志士矣江右理學之藪也諸儒輩出源源不遠抑知學之所以爲學乎學者聞見日富耳目日勞無不晰心性之微嚴儒釋之辨至論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則曰心與性一也心之無善亦可曰性之無善乎余嘗思之天命謂性此性之至善也先正其心心可同於性乎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愼思繫辭言無思要會得時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也至儒釋論心性處原自有分寸歸而究處更自懸絕乃以虛誕之辭文其假竊之柄總之認心與性不真以虛明爲端倪以枯寂爲未發心非統性情之心而性亦任氣質之性學愈晦於天下也久矣谿谷之學能會其大於諸儒訓述有辨五經有繹余嘗服膺其說君之鄉有謝秋水宋白石二君子歸率以予言質之

夏峯先生集卷四

序

俊傑傳序

予過公望多景樓樓頭凡上一緝曰俊傑傳傳凡八人而非俊傑誰當稱俊傑者水鏡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不世以凡民自囿便是以俊傑自期爲之即是其權限之公望靜息多景樓日與此八人對也其識趣過人遠矣憶茅止生嘗謂予與伯順曰劉元德一庶宗耳四海無家徒以一言結無地樓蓋欲臥元龍於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專屬元德他人不得過而問焉今我盟固各有百尺樓也不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止生曰吾欲臥郭子儀李光弼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靜王伯安矣予曰陳大邱郭林宗是子客也今公望臥此八人於多景樓其好客過吾儕遠甚多景樓固宜與百尺樓並峙千古矣公望爲蘇門先生嗣負高才守先疇李德裕一流人甲申後銷前代醪一意恬養絕意仕進非所稱識時務者耶其手錄此八人也亦所謂客他酒杯澆我磊塊耳

豫遜傳序

余幼讀書妄意當世之務迨四十五十無聞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念途中阻遠取皇甫謐阮孝緒陸龜蒙應旗所編高士傳讀之欣然有會錄巢許嚴陵而下數十人晨夕悟對亦師亦友稱盛爲太平無事之民東園之樹枝條再新業不增舊顧與時違故國既難久安遂攜幼過共城之野得安郭君公望商考古昔逸士公望另開手眼以不謬於聖人隱君求志行義達道爲則蓋所謂龍德而隱者也或飛或躍或潛迹固不同總此龍德耳所取僅七人分四科周茂叔邵堯夫傳之一郭林宗陳太邱傳之二管幼安陶元亮傳之三劉靜修傳之四遇各有時人各有志公望嘯觀上下而有鱗鳳松柏之歎以余觀之古今邈矣有道什無道隱何代無高人逸士廉頑立懦而獨取此七人爲合孔氏之隱蓋亦其志之所存也發論載筆狂丈人晨門荷蕢儀封沮溺七子者孔子之所謂隱者也然非孔子志之所存也蓋孔子東周之志太熾而七子忘世之心過冷七十二君不用卒興群弟子修明六經歸老洙泗之上俾天下後世見其志矣亦各有所取焉耳公望前有八俊傑傳後有七隱士傳俊傑而奚止於八也八人乃行義達道仁覆天下者也隱士而奚止於七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下歸仁者也求志者求此仁行義者行此仁此孔門用行舍藏之旨孟子謂尚稽顙子易地皆然八俊傑七隱士亦所謂易地皆然耳今有人焉樵西山釣東海攜手雲林舍公望其孰與歸

麟書鈔序

明三百年祖德深厚臣之以忠死者多矣最烈者得二人方正學之死靖難也黃石齋之死鼎革也一始之一終之純忠大義百折不回前後有同揆焉其遷於性命精於詩文兩先生亦莫不合劉念臺先生序明理學以正學爲首倪獻汝序理學宗傳以石齋爲終人謂其節太奇死太烈理學先生見難明哲似不如是之疑劉倪二公正謂其節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於理學無憾耳舍忠節別無理學之骨死生去就歸深其身豈可以一律論近世談學者大約繩趨尺步不開人以指瑩之端有破一成之見犯曲學之忌者羣起而誣之不遺餘力即如范文正司馬君實則以其功業太盛方正學黃石齋又以其節烈太奇噫理學而必無事功必無節烈則一鄉愿自好之士耳奚孔孟之足云竊思道統肇自伏羲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自孔子而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其人止矣豈皋夔伊傅不得進而與程朱比隆耶蓋唐虞之時五臣皆聖秦秋之際閎冉皆賢取其最者而已孔子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就謂周程得與斯道之傳餘皆爲門外人哉忠節亦學也事功亦學也文章亦學也莫不有孔子之道焉是豈可以執一論哉石齋著述極富大滌函暨最後出其門人以爲絕筆又名曰麟書博兒錄其文與詩若干首因序之

中州人物考序

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斬歟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於素閱案見者得百十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

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迭權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予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勘亂。觸武不可。觸文亦不可。故益贊盡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而正。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六科。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一世次爲敘。神廟以後。成案未定。虛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己之勘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嗣後有聞。尚期續入。

畿輔人物考序

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略具。有燕趙士。過視夏峯者曰。吾鄉勁名節義。不減中州。豈可無述。因據案頭諸書。暨夙昔所聞見者。次第之。類分例議。一如中州。按自洪武戊申十六傳至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七年。有開國靖難之功臣。有遜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於時死綏授命之士。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作人之化。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遜國諸忠。殺戮太慘。未免干和夫高皇之制。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而遜琛、遜賢輩。相繼煽亂。烝彝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寶也。人之云亡。則邦家未有不殄瘁者。蓋爲善者誅。則人相懲而不爲善。人相懲而不爲善。則何所不至矣。琛、賢二案。士大夫以節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節見也。甲申大難。人主卽銳意有爲。而元氣銷鑠殆盡。欲速變遜以促之速亡耳。平時危言深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原非二致。而神京陷沒死社稷者。僅二十餘人。以視建文時。又何如哉。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而其原本總造於大君之一心。予述明代二百七十七年來。歷歷成案。案各有人。人各有事。畿輔爲京師首善之地。更不可缺。第愧衰遲寡陋。聞見不博。敬俟後之君子再爲考入。

大難錄序

從來盜賊禍人國。時有之矣。然未有帝后、妃嬪、太子諸王。俱罹弒逆。慘如甲申者也。凡有心者。尚忍言哉。當時外城既陷。帝猶詔對廷臣。爲守內城巷戰計。數問無一應者。乃推案憤起。手刃公主。令國母投繯。復殺妃嬪數人。縊於萬歲山。噫慘矣。按先帝憂勤十七載。苦心危慮。志欲有爲。而竟蹈敗亡禍亂。以爲天下惜。由此言之。上有失國之君。下有與王之臣。其國欲亡。不可得也。上有保治之君。下有致亂之臣。其國欲不亡。亦不可得也。蓋英斷之主。固自有神聖之謀。而內外臣工。復伏心臧口。以俟上意之所存。天下豈復有臣哉。賢才湧謝之後。國運多難。元氣銷亡。立欲振起。此欲速所以不達。以致暫辟列身。愚賤欲涼。曲從、沃井、研通州、毀城諸不知何以施面目也。從古無平而不陂之理。道其陂也。不歸過於其君。則護罪於其臣。皆偏執之論。豈情之平也哉。憶遜國時。文皇以叔代姪。勢成於相激。而一時靖節之臣。死者死。遁者遁。不下數百人。遜閩犯順。至尊龍馭。禍慘於黃巢。而殉義之臣。不及遜國一二。豈前此盡忠良。而後此盡頑冥與。蓋有所以作之也。遜國當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報高皇。況値國運初開。未經鼎革。是而後。龍番瑤獞。幾番擒折。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甲申諸臣之死。其忠肝義膽。出於摧折銷鑠之餘。視遜國時。其難與易。爲何如也。此志也。難與日月爭光可也。

兩大案錄序

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若臣。蓋此兩案者。舉世莫大焉。而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在創業與中興。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階尺土。不藉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內。事誠難矣。若嬴氏婚之灰。尋已墜之緒。陳逸而恢復大統。亦豈易言。然中興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緩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猶能以偏安一偶。繫漢九鼎。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綿綿屯蒙。蔣寀。胙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之簡在。而此一人與衆人不知。發棫許心力。歷艱多死生。而始成一代。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若以易心承之。鮮有不順隨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匿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機盛召。有數存焉。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南案之人。不能盡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著者。各存所見而已矣。英雄有濟事之才。英雄有成事之賦。才與時相值。則身亨道泰。無疚無悔矣。如非其時。而氣淩膠決。豈甘俛首下人。故欲濟一時事。遂不暇計千載之名。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此三代盛時事。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之後。將不堪言矣。謂古今治亂。商周之際。其順天應人之舉。不可無武、周。至於叩馬一諫。不可無夷、齊。若天地之大。日月之照臨。而恒星之不動者。亦寓於其間。蓋撐持宇宙。運旋造化。英雄各以其時砥之耳。故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貞靖夫人序

貞靖夫人郭宗伯、蘇門先生繼配也。天啓壬戌。東事棘。朝臣爭送眷屬歸。公里居久。夫人新入門。先馳疏請纓。隨攜家與疾就道。憂勞增病。市抵國門。而病轉劇。遂不起。瀕危時。謂夫人年甚幼。歷四月爲婦。而義激於同誓。情疎於居室。故遺命遺之歸。宗伯諸子弟。欲遵治命。夫人以死自誓。千里扶柩。哀毀倍甚。既葬。復申前議。夫人誓死益堅。經年坐臥一樓齋。榮僧默不問戶外事。當流氛狂熾。避亂山中。雖顚沛之際。不改常度。衆謀西徙。夫人曰。吾甯死此。不及亂也。與大參公淑人同宅而居。自奉淡薄。晉婢媪輩。以勤儉聞。政嚴肅。三尺童子不輕出入。卽子姪輩。亦不輒相接。今年已五十餘矣。朝廷功令三十前守節。過五十歲者。例宜旌。又命婦不旌節。以節其所應操者耳。夫人自十五居婦。冰操幾四十載。乃以宗伯夫人而不得一邀旌典。余因有感於夫人之節。爲難能也。節以自靖。豈曰邀名。苟稽六經所載。春秋與詩。節婦各一。伯姬死於火。共姜以柏舟自誓。宗伯例比右諸侯。而夫人以死自誓。共姜不是過。以十五歲誓柏舟之操。則尤共姜之所難。夫宗伯遺命。謂矢志從一。原不可概望之婦人女子。況琴起未久。正恐中情難慷。豈意夫人堅貞孤潔。歷四十年自靖。以自獻於夫子者。自閨字正名。已終身而不渝乎。他日國史。自當有爲夫人立傳者。予曾識荊宗伯公。又交嗣君公望。茲同人各賦詩爲壽。按周禮。設益。清白守節曰貞。恭己鮮言曰靖。雖非爲婦人設。而夫人之德。酌有合焉。因僭稱曰貞靖夫人。夫人姓李氏。新鄉人。

尤西川要語序

予輯中州理學一編，明代二百七十餘年，得理學之士十有二，亦盛矣哉。按世次曹靖簴、生永樂，閻侍御禹錫生正統，倒文定、許莊敏、王蔡谷、崔文敏、王端敏五人，皆生弘治，繼其後者，則西川先生也。先生受學於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先生，獨修文定、文敏、忠主紫陽而先生獨皆信師門良知之說，門人孟公化鯉之門人張公信民，其學淵源不問可知。甯陵呂新吾、新安呂豫石，學各有得，樹幟中原，不謂中州一片地，多生千古人，而十二人者，河南一郡居其七，竊嘗論之，學以孔子爲嚆矢，顏曾、思孟、則五嶽四瀆也。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橫渠以張、紫陽以朱，象山以陸，皆能爲其山川重，所謂小德川流，總之以海爲歸宿，其道理雖有迂直遠近，朝宗於海則一。見不必相同，意不必相非，先生有言，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總是學。此文成宗旨也。中州之學，傳紫陽者有人，傳文成者有人，兩路俱足以證聖，後有興者，不必分左右袒，而一意進修，則善矣。道衰學荒，有師帥之責者，爭相與崇重理學，雖十二人而起者，尚有敏乎。

曹月川太極圖西銘述解序

涇陽有言，河圖洛書爲造化傳神，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傳神，西銘就既有天地說起，太極圖說就未有天地說起，其首明晰簡嚴，於諸舊本宋大旨，各闡一局，不相假借，而要之未嘗不互爲闡明，撕持以統歸於一，是濂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應運而興，以二程諸配孔子之廟而祀於學宮，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詆言排之，噫，可謂文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於乾父坤母，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深哉，誰其知之。月川子於太極圖說暨西銘，大都以朱子爲依歸，獨辯戾一則，所以效忠於考亭者，良工心獨苦，謂朱子之解太極，既云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見，及讀語錄，又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爲動靜，信此則疑彼，信彼則疑此，此所謂一人之說，而自相齟齬者也，不知者謂與紫陽爲難，豈知大道無我之公哉，不戾於周、何戾於朱，故月川效忠於考亭者，其心獨苦耳，孔子觀天道於猱蟉，始表章易，詩、書、禮、樂、春秋，以憲萬世，此兩者終天地而始天地，其功如是其大，而一字一辭之戾，後儒正不妨平情定氣而商訂之，豈可以一字舛忤，便成罪案耶，月川之訓述二子也，當諸論紛紜之日，獨標中正之旨，以立隆於後世，非承洙泗洛閩之傳，而親其奧，孰能至此，其訓述之功，且與朱子表章之功並矣。

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爲也，啟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

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即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始所稱衆人以合天，則人也而質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謹，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屯蹇，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出其範圍，即如擇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編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載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藏聖人之天而忘其爲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探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措久矣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劉蕺生動余毫矣，偶讀論語，復誦數言於首，標曰，追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四子書者，亦以示不可求於遠且難之意。

重刻四書說約序

鹿子伯順爲及門說四書矣，口了然，言無滯義，彙爲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輿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博不能約，約原自博，其非約不爲博，是義也，孔子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慎獨，即上遡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不外執中，何其約也，豈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又何其約也，一越其宗，即爲畔道，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無非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附以近溪語錄，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近溪之說，與陽明合符，予謂由陽明而子靜，而純公，元公，而顏、曾、思、孟，以遡之孔子，豈有不符哉，山純公由孔子而述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竊願學人，因伯順之說，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蓋四十載，深知其爲躁成、虧行，得更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爲融通了解視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劉文烈遺集序

人生天地，彪焉中處，即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疑，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愼守深惜，固敝須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即劉蕺躬、綱維風化自任，遜荘始及師菅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第，

34A
533

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當逆閹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保遠。皆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竟友門人崔爰商運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倘視息於天地者。無論卽於激於意氣。慨然乎。舜聞此中願戀遲回。湔洩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子有泰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旣壞之後。前賢後繼。猶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眞不死矣。予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攀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予不同不得不嚴宅盩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屢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消。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隅。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繇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嬰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啟之可以能履。步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湯城。自蘆江郡而校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墳溝壑。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竊竊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識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

道一錄序

道一錄者何。錄朱子晚年定論。并陽明王子傳習錄也。何以錄二子也。王子時有靜論。天下士多疑之。又若疑朱、陸之有異同也。故合刻之以證夫道之一。夫一亦難言矣。唐、虞、三代之時。道統在上。春秋戰國而後。道統在下。在上者。禹已不同於堯、舜。湯又不同於禹、文、武。父子也。亦迥然其不同。而謂顏、曾、思、孟。與周、程、張、朱。果同於顏、曾、思、孟耶。又何敢比而同之於堯、舜、禹、湯、文、武。此固天下千所不敢自信者。何怪乎動輒生異同。昔道原於天。故聖學本天。本天者。愈異而愈同。不本天者。愈同而愈異。夫天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春夏秋冬。至紛紜矣。然皆天之元氣也。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各勉一時之元氣。時至事起。湯、武自不能爲堯、舜之事。孔、孟自不能爲湯、武之事。而謂朱必與陸同。王必與朱同耶。天不能以聰明全界一人。堯、舜亦未嘗遽堯、舜之量。孔子亦未嘗遽孔子之量。孔子集大成。聰明不啻洩於孔子也。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撕。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緒。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副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儘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享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享。禹、湯、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享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北周子。享其程、張。利其朱子。統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裒道。宋詁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頹靡。其時有學有師。有習有傳。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默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維文恭、願菴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尙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乎與聖人歸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宅盩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屢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消。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隅。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繇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嬰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啟之可以能履。步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湯城。自蘆江郡而校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墳溝壑。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竊竊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識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

理學宗傳序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舍是天莫爲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撕。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緒。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副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儘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享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享。禹、湯、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享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北周子。享其程、張。利其朱子。統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裒道。宋詁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頹靡。其時有學有師。有習有傳。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默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維文恭、願菴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尙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乎與聖人歸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宅盩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屢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消。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隅。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繇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嬰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啟之可以能履。步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湯城。自蘆江郡而校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墳溝壑。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竊竊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識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

孟、無不一也。由顏、曾、思、孟以證之孔子、無不一也。由孔子以證之文、武、禹、湯、堯、舜、無不一也。仲誠謂余曰、眼前地位已見得有箇不讓堯舜處在是真知道之一者矣。

韓菴洛洪範圖解序

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神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演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吾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峰氏、因律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古以致其用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然禹箕分九疇而稽疑自爲一事。蔡子統八疇而並用之稽疑何也。昔者文王周公繫卦爻之辭。孔子作兩傳以翼之雖卜筮返卦遂爻。以釋其義。其所以定天下之業、先天下之用、蓋與文、周、而同功。是故謂孔子非明八卦不可也。謂蔡氏非用而遺理哉。

跛樵子陰符經輯註序

跛樵子性高潔、無意仕進。甲申後、將以歲貢於廷。去之。乃遨遊於山澤間。復好爲詩。每吟詠以見志。楊猶龍轉豫時、苦招之同登嵩岳之巔。愛其幽勝、遂留連不忍去。余曾過雍邱、讀其詩、知其性情之正。嗣惠子長歌有負笈夏峰之約。歲己酉冬、方山李子來、復致跛樵遺言。出所註陰符經索序。余與跛樵相慕之殷者、忽無一言以識之耶。余屬惱也。填、典、邱、密、未能得一卒業。嘗讀上古書而知刪書、斷自唐虞。誠以世遠言湮、恐未足以取信來茲。反滋疑義。即如陰符一書、未詳其果出誰氏所作。而首尾僅三百餘言。實足括全易之蘊。其微妙之旨、人鮮測識。故多爲譎怪奇異之說。爭相冒竊。而其旨愈隱。跛樵好與方外游。故樂爲抱一守嘿嘿之論。而陰符之說、自以爲可解不可解之間。跛樵解人哉。余題數言以付李生。跛樵子柁人、姓馬氏、字某、吏年六十八歲。死於方山家。密令東阿李君高之私謚曰文節先生。

雲隱堂易註序

前大司馬張淸庵先生、自甲申杜門讀易。著有易註若干卷。逾卒之幾年、甲辰余拜其嗣先生賢嗣直常君上著出其藏本見示。謂余辱知最深。密一言弁首。簡余念庚寅過滏上里第。先生即告以大易之旨。嗣後幾相過從。輒出易註以示。其中手爲訂定。已數易其稿矣。先生學易之功、與年俱進。余烏能測其微哉。曰周易名不同。而變通趨時無兩義也。連山首艮、艮、止也。天下事不日新於行。而日新於止。惟其時止則止。所以時行則行也。歲終歲始之義也。歸藏首坤、坤以藏之。天下事不竭於發。而竭於藏。追藏不密。生趣所以日枯也。夜藏者、卷也。坤元所以資生也。周易首乾坤。道陰陽也。而陰陽之大、唯天地。君子觀象於天地。而示效法之權於君臣。故八八之卦、多以君臣之義發陰陽之蘊。以陰陽之消息、著君臣之治亂。苟君臣之道立。因而父子之情親。長幼之序順。而治於門內。倡隨應焉。孚於聲氣。應求通焉。君臣之道不立。則皇帝王伯之業廢。人心壞而彝倫斁。鄒子所謂人消物盡時也。故君臣者、萬事萬化之原也。先生讀易。而製之以註。其意存君臣也。夫君臣易以存也。說在孔子之對哀公矣。曰君君臣臣。蓋謂君子於臣、不但存於名與分也。存於義與道焉耳。時有否泰。道無隆污。

時乎道存。各盡則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時乎道存。交儆則臣都君儉。君吁臣咈。或時君務含章。臣恤過悲。而天澤不倒於屯。雖其分與義天地雖剝。而不受剝。於天地。人事雖否。而不受否於人事。則翼註之功大也。雖然。猶未盡也。謂存於名與分焉盡吉而後治亂不侷候。而世統永之或絕也。謂存於道與義焉。則詩書所紀。已揭日月而行之矣。何安取大註且箋疏傳義發微旨者數百家。何更煩先生之註。而其欲假註以植天常存人紀也。其將能乎。夫子之作春秋也。曰吾徒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是註也。假維舌以與人共明之。不若著明於身。使天下儀刑之。則先生於名與分。反之心而無慚者正。於義與道得之性者厚。而修之身者固也。故發而爲言德言也。豈徒騰夫口說哉。何以明其然也。先生序余日譜。嘗言之矣。曰。數能奪鬼神。不能奪匹夫之身。惟其見身者眞。故不苟其身。曰天地人相維成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惟其視人有極。故郊重其人。則易之大本已立。故在易亦有之曰。有命无咎。猶是天人參半之論。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使消息生心。造化在手矣。夫學易而至是。焉斯達易之道也。夫斯可與註易也已。

靜谷詩序

張靜谷者、魏子蓮陸之友也。所以稱魏子之友者、以靜谷身遭陽九。不且歌天。魏子傳其行。收其詩。而欲不沒其友。余之序之者、即以魏子之詩。憐其非罪而求惠之言者也。余按靜谷立功未見。見於忻州一刺。立言未見。見於吟詠數章。然傳稱其倜儻有大志。以莫須有而縲囚以死。夫以大志而致囚死。則憤滿者魂魄。搏激雷電。蒸鬱虹霓。所以自痛而致人之追痛者無已也。宜魏子之欲其爲表章也。雖然。功業成。言論著。受享已虛。發洩無餘。使讀書者。無足低徊而留連三復而悲歎。惟一班偶見。全豹可窺。寄興片言。襟期畢露。雖一刺而大任可信也。雖數章而當有可該也。搏激蒸鬱。可化爲奠安清霽之造物之局。固大而不一人之乘除於其間者。亦各畢其局。倘已竊識其禍緣保孤。然其事不可居爲功。亦不可居爲罪者。第彷彿其事而論之。如李子堅之王成。陳仲舉之朱震。一以乘江東下。各爲誤人陰相往來十餘年。而李燮拜讀郎。一以受考掠。誓死不言。陳逸得免官。至登相。亦謂有幸有不幸矣。然不假程嬰杵臼之皆死也。杵臼以死易。立孤難。先死以爲其易。嬰則待趙武立。乃偕諸大夫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不然。彼以我事爲不成。亦遂死。曰死於十五年之前。嬰死於十五年之後。成至死而其事始完。心始遂。古人之視死如飴。有以也。然則靜谷之死。固不必問其爲易爲難。第以此致以此死。方之古人無愧。返之本心無愧。可瀟然於九泉矣。魏子亦可慰其友矣。

贈王恢嬰序

甲辰余自蘇門歸里。因憶棄擲而旅者二十餘年矣。昔之少者已壯。而壯者遂多衰老。至姻譜老友。皆凋落無存。獨王君恢嬰年滿八旬。尚矍然如登。光神明愈王。健飯強飲。遙望五峰。宛然神仙中人。蓋中之所得者深。不與服食運炁之術比也。君負才多學。有志當世之務。方簉仕臨邑。力卻祝儀。最者民金踰萬。且鐫石以杜後來。閭邑快之。其任魯也。當道聞盤據。人咸指爲畏途。君毅然單騎自往。所至招撫山寨。

論忠義爭率所部來迎至則綏徠有法守縣有方數郡賊以幷爲歸今幷爲忠義保城擒僞之事慷然有顏
平原道風遠甲申後補郡一載遂以解臥失迎上官能歸來三徵無依乃攜家入五峰山蕭然四壁日唯
飲泉煮苦寄情酒杯書卷絕無塵鞅利援交遊之念以採藥人林或彈琴陟嶺足迹不離山者今且二十
年矣徐薙以吾時代負米晉舜走千里百里外公不以養祿疏子徐薙故以東歸作鼎養也五峰之山相傳
王輿五子避莽亂隱於此余復與同人數棲其下浮家以後遂不復問津乃益山多綠久借高賢之栖遲
又未嘗有隱士高人之日昔管鄧在遼東結廬偏山谷當見公採度語雖經典不及時事度以下人平安
之原好尚議格物遂致逸歸夫清議格物非不美之事也至不能安其身若幼安者亦可謂能過人者也
全身善世而復享大年陸文定嘗言士大夫於世法中唯廉取薄享可續等命之原公生平所得文定論
命之原而復得幼安處己之道其獲期隨而享清福自不待廡儔之喋喋已

取衡錄序

取衡者蓋自名公領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真者則急取而錄之
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領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
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領輔之校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領輔賢之鉅且
眾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是編也自癸
亥迄今人不間貴賤行不間鉅細只取其一念一事之足色可以興豪傑而範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
其人矣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棄其美王汝止之言曰滿衢俱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
與知與能者非卿名公領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聖學錄序

三代以前治統即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
也遞及於明薛子瑄陳子獻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諸儒遵其源溯
流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厭而棄明絕而
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南河八都識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峯每
懷思往哲悵徵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盛即以病謝孜孜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
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裴崩儒以興起後學如期者之趨
的必期於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便靈叩之便應也洛以瓷據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容城縣志序

上谷屬邑二十容城僻處一隅右倚郎峯左繞白河風雪蕭德徵行率不乏人而劉靜修先生之理學楊
椒山先生之忠節不徒光邑乘而且以照耀天下豁香奚世他如山川城池土田户口賦役官師科目藝文諸
類蔑久勢變損益不一無一不待賢使君之修明以準制而合道當結繩采地之後細銀於順德撥地於
阜城借外助以全本地而暫州江泰鄰令君尚丈餘地期蘇民困又除豁莊基墳地墾整道路訖土田變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服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益甚當思
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即
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
厚之意禮行自上爲公卿大夫設不得不盡一式也使行禮者知所趨士亦不忍自爲非薄易知簡能從
坤不易之禮尚忠尚質尚文皆易簡中之不得不然今之四禮雖云勝矣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
之人名存而實在其中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不病其忠信之初禮何當不易也
不簡也近嶺陵呂氏有四禮疑一卷其簡易有先進之道閱者藉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
有望後之君子云

北學編序

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焉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
不能靈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
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醉翁伯
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僞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
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盩嘗掛冠亟歸以表
章前哲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洛學編序

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繞經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神龍涵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
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
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厭而棄明絕而
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南河八都識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峯每
懷思往哲悵徵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盛即以病謝孜孜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
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裴崩儒以興起後學如期者之趨
的必期於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便靈叩之便應也千載上下兩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
洛以瓷據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容城縣志序

上谷屬邑二十容城僻處一隅右倚郎峯左繞白河風雪蕭德徵行率不乏人而劉靜修先生之理學楊
椒山先生之忠節不徒光邑乘而且以照耀天下豁香奚世他如山川城池土田户口賦役官師科目藝文諸
類蔑久勢變損益不一無一不待賢使君之修明以準制而合道當結繩采地之後細銀於順德撥地於
阜城借外助以全本地而暫州江泰鄰令君尚丈餘地期蘇民困又除豁莊基墳地墾整道路訖土田變

矣。諸事亦率因之變革詳核者。或至廢弛防維者。或至蔑棄淳樸。升降在世道。休戚在民生。可念也。可志也。玉峯趙使君。起弊扶衰。整飭猶正學。凡歷年歷興之事。所爲條列而詳著者。無不可以示法示戒。去偃去淫。彬彬乎信史美觀也。然於人物之鼓舞尤見實用焉。蓋自劉楊兩先生樹幟於先。如靜修及門梁亞剛、劉莫李蒙等。他如五經進士暨居林吳之胡炳南。一時興起。羽翼不孤。迨其後。亟請從祀之。李希直、張希古、皆其表表耳目者。副是一節一長之士。率仰顧前哲。不敢有外名教。使君偏全畢錄。大小兼收。已足深人服。或又復加意理學。率紳士時習而講明之。將見劉楊兩先生。興起於前。使君同揆於後。開揚警策。希企往昔。鼎以昭示後來。攄抒天地。豈特一邑乘之關係已哉。

夏峯先生集卷五

傳

楊忠愍公傳

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北直容城人。生有異質。然幼遭家難。狼狽孤苦。雖以婢媪、八歲即善牧牛。時窶里塾諸生。聲容吟誦。心輒愛羨之。欲從問書。見以其幼。不可。繼盛曰。幼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又告於父。始得受書。一日客至。無酒沽於市。塾師出對云。無酒是窮儒。繼盛應聲曰。顯姓揚名。蓋終身之業。於童年一券出。作陳戰之戲。師歸。衆皆藏匿。師出對云。藏形匿影。繼盛應之。次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舉於鄉。三十二歲成進士。是年爲嘉靖辛未。初授南吏部殿封主事。明宿弊。立奏程。吏曹翕然考功郎鄭曉一見。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不可量也。因告以居官守身之道。時剛西韓邦奇爲南大司馬。負重名。公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果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書。悉以授之。會諸疑有講學者。繼盛又相與講論。或謂此罪多立慈。作偽洁譽。耶。繼盛曰。道者、吾性分所當爲。可造億人之僞而不爲耶。寧自信于於死生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登泰山題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向謂泰山爲高

也。今知其特高於地耳。山之上高固無窮也。蓋眞見得學無止法如此。陞兵部車駕員外。時灣事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恢。會仇鸞議開馬市。部議惟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以道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識條陳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質。二令歸還掠去漢民。三議開市後。別部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爭馬價。分爲三等。五欲監兵以備戰守。毋玩忽以生釁心。堂上官閱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得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乃上疏斥其十不可、五謬、一謂忘天下之大仇。二謂失天下之大信。三謂相國家之重威。四謂墮豪傑向用之志。五謂懈天下備武之心。六謂開邊方勾通之門。七啓百姓不靖之漸。八謂長外釁輕中國之心。九謂墮遠人疲詐之謀。十謂貽後日難繼之憂。苟能修備。何藉於縻費。謬一既和矣。馬安用之。且彼安肯以貨　予我。謬二互市不已。必至朝貢。朝貢而中國之竭財益甚。謬三中國開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謬四。如曰佳兵不祥。暫避疫毒。且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謬五。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而意有揭帖進。乃下八大臣會議。議寢。方督八人者中憾。附和。許開市。遂逮繼盛獄。訊論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洗水以灌園。圃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應徵糧草。官無廨舍。獨廳書算生操輕重。乃集書算生料。綜之往時飛流之弊。盡絕。又獨乘一及宦人服飾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做古井田意。制授諸生。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上官每以易揭一事爲地方累。繼盛力禁之。乃止。御建書院一區。中三楹爲道統祠。祀歷代帝王、聖賢及各名儒。聚諸生肄業其中。晉漢生員。數月後。各知捐諱敬長上。其父兄亦忻忻然曰。楊公來何遲也。比去。哭送者千餘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迹。盜賊屏息。尊遷兩戶部主事。而到任。卽陞北刑部員外。未至都。改兵部武選司員外。繼盛念一蔑四遷其官。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劾嚴嵩十罪五奸。十罪謂擅權蔽主之大柄。拖君上之治功。縱奸子之僭竊。罔朝廷之軍機。專門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壞天下之風俗。五奸謂上之左右。皆嵩之爪牙。皆嵩之瓜葛。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未有或容問二王等語。疏入。留下錦衣衛拷問。主使。並引用二王之故。繼盛曰。今廷臣皆嵩黨。孰爲主使。奸臣誤國。孰非二王。皇上必不能赦二王。蓋二王年幼。當不見上奸臣必不防避。至親莫若父子。故幸上問之。二王必能言之也。比訊。楚毒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依律傳旨。律論死。方詣衙受杖。有道以蚌蛤賂者。繼盛笑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蚌蛇哉。談笑赴杖。屢死復甦。太息曰。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死生。固甚易也。獄司憚嵩。拘繫甚固。繼盛自剖腐肉。去臟血。血凝甚。面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齎走求救。王司業材詣當爲力解。當陽爲訂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材流涕而出。繼盛笑曰。子何爲身後事。神氣安閒。如無事時。赴義時。尚吟二絕句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太常少卿臨忠愍妻張宜人抗疏。請代夫死。語甚壯。爲當所抑。不得達。長子應尾實順天治中有直聲。仕至尚寶寺丞人。請椒山有後云。次應箕卽獄中。與都御史王遴約爲婚姻者也

箴塞老人曰。先楊僧下獄時。浦鉉周天佐翟。猶相繼上疏救之。至忠愍下獄。同鄉親友畏鷇絕迹。獨王機津結婚獄中。王風洲以周旋獲罪二公之外。蓋寥寥也。嘗之積威比窟嘻甚矣。然公之受禍雖慘。而天之所以成公者實深。明代忠臣多矣。其轟烈震動天地者。公之外。竟有幾人。方其從逆絡受樂。既得其數。又得其神德。習天文地理奇門遁甲之書。猶曰此儒者餘事也。與同人講論。則一一力行。哲曰。椒山可語進道矣。至狄道則築道統祠。以鼓勵士子。嗚呼。使公而不以忠死。豈不足爲道學之宗哉。

趙忠毅公傳

忠毅公。名南星。字夢白。號儕鶴。北直高邑人。卓爾負大節。忠歌慷慨。輕死重氣。萬曆甲戌進士。除汝甯推官。陞戶部主事。調吏部。縣考功郎。澄汰流品。峻若冰鏡。常靜坐籐燈。精心參酌。有盡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以不長強禦性。時相。恫綿行人高攀龍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蔣類以容人國。遂讒去。助教辭敷教疏評。亦謫南星。林居三十年。以名教爲己任。海內清名之士。海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翠小狀非原已。宰相標目。遂譁然以高邑爲質的。天啓初起廢籍。以大常少卿。歷左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內察力絕情面。作四因論。以處大猾。蔣改吏部尚書。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龍總憲。楊漣副院。左光斗僉院。鄒維璉瓦嘉。過程國祥等入鈐。曹魏大中崔。相次枋用。羣小滋不悅。會高攀龍以考察回道。御史毓閩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魏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所謂東林者。蓋指南星與攀龍。竹胞憲成東林黨也。於是假會推事。遂逐東林。爲魏廣微。陳九疇。等證陷。與攀龍同罷。閒臣孫承宗疏。謂南臣去而面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天下之公令。去兩臣而出於惡溝宦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不報。明年以張訥及梁夢環疏。劾鎮提問。追奪誥命。懸坐贓一萬五千兩。戍山西代州。子清衡。戍陝西莊浪衛。甥王鍾龍。陝西永昌衛。父子甥各居一城。而子與甥以撫按鄉舊友。馬逢皐。宿恨笞貴。慘毒備苦。丁卯冬。卒戍所。崇禎御極。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謚忠毅。南星爲文章。疏通軒豁。能暢所欲言。不拘尺幅。有宋元名家之風。至於排擯朋黨。伸雪忠愎。尤爲聖賢之文。集若干卷行世。

鹿太公傳

太公名正。號成宇。侍御豫軒公長子。太常伯順公父也。侍御官游。正拮据家務。一意以明農課子爲己任。故侍御得撫內艱。處太常未嘗北面一塾師而業就。生平勤儉持家。卹人之急。裒於己。當厄之與。宿而無

難色。恆盧人有難逋之言也。裘弟劉正心以一言之諾。發其妻子終身。爲之要婦者二。嫁女者二。蓋慷慨好施。自其天性。與人不設城府。不畦而背。臨事嘿然有斷。性簡樸。聲色服御。去之若浼。惟以孝友師義誨人。幷以自律。侍御疑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晉一夕數起。假寐几案間。微聞侍御欠伸狀。即歸息而俟。早夜禱鄰頭鬚爲白。其侍母夫人。日夕依慰。太常常一再迎養京邸。席未煖而歸。裹已東。曰。奈何離游子而來堂上老人遠思也。七十歲居母喪。猶哀苫食淡。漿湆如禮。終身之慕。殆謂是與。爲念手足。與弟直友歡。垂白無間。離居日。太常欲擇一侍膳奉起居。正曰。若以而翁爲苦耶。吾自覺無不足處。風雨超然。瀟發嘯詠。性不解飲。而雅好客。流連下榻。丙夜不倦。客咸謂少休。笑謂君量以老夫爲醨哉。君輩舉傳。吾汩汩亦若有酒腸也。指棋三百拉一二。同調。礎礪其間。覓日對奕。並忘勝負。制詞有云。溪山奇傲。登海鷗猶有機心。木石與居。笑雲鶴仍無定性。得公神矣。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閭中。即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顯。庶與里閈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轔迹長人。將無挾兒輩導罷於車上。隣哉。有司至門。恆踰垣以避。遂騎鄉飲。始勉一赴。後絕不往。孫化麟中辛酉解元。製一揭祝。太常自峯上歸。一裘爲壽。正復嚴戒之。嘗謂生不能挽流習。而席祖父以自張。猶子孫以自奉。此其人殊堪嗟歎。蓋以高風古韻。追躋爲王。遵方。陳太邱。遙四十年。鄉里蒸蒸。何論家庭間矣。玉天啓中。瑞綱起綱羅密布。一時如左。魏。周。諸君子。皆太常密友。方其遭禍。三家子弟賓客。絡繹江村。謀所以爲左石力。正挺身周旋。不計禍患。甚至醵金應比。黥閔長安。旁親者。代爲公危。正不顧。第曰。老人鬻此已熟。不知命。無以爲君土義。豈肯惜一身。爲吾子關籍辱。崇禎己巳之變。范撫軍入援。公發粟五百餘石犒師。膏割脾地數十畝。代合族貼軍。其使義急公類如此。當太常發金花落職。復從高陽相國。督師瀘水。人皆爲正憂且危。正獨抵掌長笑曰。臣子不當如是耶。持祿養交。非吾子事。且如先侍御抗言大節。何逆太常殉難。猶毅然曰。得其死矣。世受國恩。可借此以報九廟之靈。亦復何恨。觀此則其自處與爲子處。無論富貴於生死又何如也。正嘗擁五世於一室。人倫之盛。海內罕二。後以化齡爲父。即閘悴死。終不勝戀痛以歿。海內閨而悲之。乃某猶不能無感焉。某交伯順四十年。於公爲猶子。乃不肖過者。以猶子可教也。歲時風雨。諄諄恭桴對某必色飛。即忿怒激切時。某徐出一言。無不立解。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後子孫相繼夭歿。公病以及厥統。某無一時不侍左右。屢欲爲傳。顧感痛不能搦管。久之始聊述其概如此。亦承公之若命也。

鹿忠節公傳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巖。直隸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誦父正。逮閹時。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善繼端方謹慤。踽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恍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談說經旨。曲折透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善繼曰。只是要解得。如何要記得。解得如何。是我。即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覩面以相質。六經四書。豈我註腳。夫豈有疑於心乎。自是而論交日廣。萬厤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郡周順昌。楊漣。被逮寺。鶚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掌法與同舍郎某爬搔利病。恫瘝源委。丁內艱。毀瘠滅性。鬱而遠遁來學

者。命不能容。隱居僧院。幾無門室。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陽倒。薄繳慨發金花倒遼。神宗震怒。得論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剡。無不爲論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拈尋樂大旨。爲及門誠。柄光廟御極。首復其官。與新倒。旋直介立清操。終俗。改兵部職方主事。題授章奏。時遼陽初陷。中外洶洶。薄繳爲大司馬革疏。請誅某斬某。以伸閹決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廣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福清有司官不得違阻之旨。薄繳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狥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夏國奉公。不狥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脅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書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謂其刺己也。怒。已而艱於法。薄繳舉手加額。迄高陽自請督師。薄繳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率欲挽薄繳。薄繳不可曰。軍中無著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同歸。家居山衞灘浦。此守江外之大局也。宿重兵於歸。游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洞。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滁。此守江北之大局也。景文以世道安危爲己任。故爲綢繆之計。壬午八月。轉北和部尚書。十月。改工部。甲申二月。入政府。拜東閣大學士。海內黨治甚厲。爲日無幾。天下事已不可爲矣。逆闖犯京師。景文三日前。即不食。城陷。號泣拜閣。投井死。戚以初入相。面觸通州陳井研。振其上者。非同心之人。未能行其志。有遺憾焉。生平重氣節。篤友誼。當周忠介順昌。以忤璫逮。景文出橐金二百。急其難。金至而忠介死詔獄。景文後給其孤。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楊氣節最篤。兩公殉難後。爲梓其遺集。景文所著有味元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體仁編、開心劄記。有子早卒。遺文論疏實錄亦多缺。遺贈太傅謚文貞。

金忠節公傳

金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日數行下。天啓丁卯。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乞教授爲就養地。授揚州教諭。生。先德業。而後文藝。無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懷德事之若耆宿。轉國子監博士。辛未。陞工部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命建公署。侍郎高弘圖罷去。憲向諸司官索儀。註鉉毹力請止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俟建勢必強司榻。制匈於報。彝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公具牒堅移檄非體。一疏極言彝憲元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廻儔之臣子。商令其磬折恭候。將置自石之堂。居別行誕妄之儀。自委質聖廟。自矢無玷。斷不敢制匈刑餘之庭。致權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彝憲益衔之。適部差抽分杭州。鉉值病。回籍。彝憲以檄放火器。焚損。詮參。竟落職。鉉有自證一疏。閉門謝請。究心物理。性命之學。

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更有所窺有悟即筆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讀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鉉論學與陳龍正更可法宋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勉勵鉉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鉉絕不問談詩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井陽號流奔喪僅存皮骨癸未當路交章推轂得旨起用鉉都即欲啓事鉉以服未闋力辭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即袖兵部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鉉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監視恐於中舞弊不無偵事之虞當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宜也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宜撫朱之渭城陷鉉固遏殉難擬抗疏請聖慰而遷以時迫不果謂其弟曰宜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耳不聞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鉉指賊大罵解牙牌付長班劉元向闕拜元來衣不釋鉉要指目裂以手搥賣衣冠躍入水中死母章郊鉉殉御河即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弟諸生鋐城陷即自縊爲家人解救痛母兄殉後數日亦投井死鉉屍不可復識弟鋭憔認髮與網驗以衣延聲於御何遂斷太僕少卿謚忠節母贈恭人仍建坊旌表鉉殉難時年僅三十有五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力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險能勳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真所謂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劉行世殺後仲弟銳梓其遺集八卷

賀公景瞻傳

崇禎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遼關至獲嘉原任武德道兵備賀公同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死之公名仲軾字景瞻獲之獲嘉人四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善善生國河國清生鑒瑞字鳳山以進士歷官參議爲營部即以滑直著是爲公父仲軾少而近痴嗜讀無他好當重九日鳳山令家僮提壺榼登之出游酒餅食設一無所顧及歸鳳山間衣曰偶拈一題遂忘登高耳鳳有疾鳳由深憂之仲軾三年居宿於外絕童酒疾得瘳癸卯二十四歲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欽仰初授陝西醴泉令邑故刁悍里胥作奸力滑錢糧諸弊分較秋闈稱得士以外艱歸讀禮嚴廬戶外事一無所問服闋補江南青浦縣青浦紳衿也書牘無虛日皆不以法假人江南故有投獻之弊因下令曰胥歸編戶役仍來受朝廷恩厚及今一百七十餘年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妻妾輩余不忍手刃願從死者其彰大義隨吾同墓不願者亦不強也即登樓呼童取酒與弟姪輩談笑自若復手書今日方知賀監促弟姪下樓妻妾人王氏西向從夫也妾三人俱縊於西間梁上以次東向侍主也是日天忽昏晦烈風折木伐屋人以爲忠憤所感云歷三晝夜顏色如生僞官亦猶歎羅拜時年六十五里人私謚爲文貞先生所著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春秋歸義八卦餘生等集共八十四卷子敏恢康生後中丙午科舉人

蘆塞老人曰余嘗敘列邇來忠臣隕身於魏璫者自楊忠烈左忠毅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甲申天子死社

稷而璫之罪益不容誅矣然而忠義之氣不可磨滅也有如鳳山爲縉紳領袖名節自持而公與之交相勉勵以道德經濟互相砥礪公之學術可知矣公之死節不特其妻妾從容就義也即其僕王安亦能知大義而死之公名仲軾字景瞻獲嘉人其先自雄以典膳起家雄生善善生國河國清生鑒瑞字鳳山以進士歷官參議爲營部即以滑直著是爲公父仲軾少而近痴嗜讀無他好當重九日鳳山令家僮提壺榼登之出游酒餅食設一無所顧及歸鳳山間衣曰偶拈一題遂忘登高耳鳳有疾鳳由深憂之仲軾三年居宿於外絕童酒疾得瘳癸卯二十四歲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欽仰初授陝西醴泉令邑故刁悍里胥作奸力滑錢糧諸弊分較秋闈稱得士以外艱歸讀禮嚴廬戶外事一無所問服闋補江南青浦縣青浦紳衿也書牘無虛日皆不以法假人江南故有投獻之弊因下令曰胥歸編戶役仍來受朝廷恩厚及今一百七十餘年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妻妾輩余不忍手刃願從死者其彰大義隨吾同墓不願者亦不強也即登樓呼童取酒與弟姪輩談笑自若復手書今日方知賀監促弟姪下樓妻妾人王氏西向從夫也妾三人俱縊於西間梁上以次東向侍主也是日天忽昏晦烈風折木伐屋人以爲忠憤所感云歷三晝夜顏色如生僞官亦猶歎羅拜時年六十五里人私謚爲文貞先生所著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春秋歸義八卦餘生等集共八十四卷子敏恢康生後中丙午科舉人

蘆塞老人曰余嘗敘列邇來忠臣隕身於魏璫者自楊忠烈左忠毅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甲申天子死社

穫致命遂志者范文貞、倪文正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然得、左諸公、彼逮下獄、范倪諸公、國破君亡、義不容苟生、勢無可逃、道只有一死以報君父。若公既早在林泉、孤筇蹔蹙於身前、夷狄稱戲於耳後、亦無不可、乃矢志就義、妻妾同死、急遽不遑禮殉、與劉蕺山若合一轍、是可謂臨死者矣。總之、仗節殉義之臣、須具一知中之愚、仁中之過、方得淋漓是色、彼仁柔者、悠忽不諳知巧者、規避多端、一瞬失之、終身莫贖、從來坐此尋者、正自不少、公策死之道、可謂仁至義盡矣。

張公元美傳

元美名維俊、直隸清苑人。性端毅、尚氣節、居恆以三常名教自勵、幼婁健弈、女敬好無間言、不啻擬妻、諸生時、弟維遷登進顯、維俊談甫自守、刻勵古行、崇禎丙子、魁於鄉、絕不事干謁、不阿權貴、事不苟一時之便、凡三窮事悉倚之、癸未成進士、以觀政給假家居、甲申聞逆賊李自成擁數萬衆入太原、破忻武、山方、甫而北、所過城邑、紳吏皆望風降、維俊憤謂弟維遷曰、吾等何以報國恩、事急矣、當堅守保定、遏賊勢以藏京師、不則甫以死殉、國臣子之義也。賊將劉宗敏犯畿輔、過河間、將薙保定、維俊數月前、傳檄者借效死勿去之義、忠憤之氣、感動全城、乃分雉堞、嚴號令、守禦說降、維俊守東面、手擒之以示衆、賊自城下曰、京城已陷、守城何爲、時京城陷已五日矣、維俊不聽、鼓舞益奮、賊攻益急、至三晝夜、賊焚傷死者愈衆、忽建泰與賊應西南城陷、賊乃入、維俊猶力守、額蹙一賊仆地、扼賊之吭、嚙其面、堂嚼一耳、血淋漓口角間、大呼曰、我乃明進士張維俊、汝等所罵顧城者、吾弟維遷也、賊擁衆亂刃死、年五十一、子伸庠生、遁他出、聞倡守來奔、共禦賊、城破、即投井死、年二十六、歲寒老人曰、公市成進士、即以身殉爲諸義烈冠、忠矣、至孝於親、友於兄弟、於弟婦相敬無違禮門以內、何雍穆也、丁丑公車與予論交、侃侃多氣誼、斯人也、殆所稱完名全節之士乎。

韓氏二世祖傳

宗法之廢也久矣、本是同根、漸成行路、此仁人孝子之所爲撫膺面歎也。韓子參夫、銳志復古、宗法講明、獨詳、欲於山中覆草爲堂、以奉其祖考、使子孫世世守之勿墜、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余知參夫力學久、意之所是、舉世不能撓、大都所言所行與所取之人、事惟期於盡倫、心惟約於勿敗、後盤極於南國者數年、從尚景逸先生遊、其學益礪、今過余、以其二世祖考妣傳相託、竊聞古來賢人君子、重其賢、僧重其先爲賢者之祖、聖人繼聖人之祖、是所謂守身不辱、光及祖考、彼大奸大兇、不辱先爲聖人之祖、是所謂守身不辱、光及祖考、彼大奸大兇、不獨身爲戮民、而且令人追恨其所自出、則先世之或榮或辱、肖之子孫、即無前功、豈能掩後人之後詬、是子孫之正脈於祖父者、關猶淺、而祖父之借資於子孫者、權更大耳、仁人孝子、宜何以爲情耶、韓氏世代已遠、生平顯晦、俱不可知、參夫之言曰、不敢以不慊之事、辱先世也、但記姓名而已、嗟乎、今之爲志狀者、強爲粉飾、塗人耳目、子孫亦何貴於此哉、韓初眞定之槀城人、後遷宛平、祖有諱四公名、配烏氏、序以呼之、四公、乃行四也、是爲參夫之二世祖云。

仇孝子雪廬傳

孝子名雲駿、字騰宇、雪廬、乃劉參議兌、因君雪夜居廬、題以贈君、後人因而稱之者也。始祖貴乙、自揚州移新安、五傳名鐸、是爲孝子、父母卽以孝聞、載入邑乘、孝子家固貧、事父母曲盡子職、父性嗜菜、君每遇輒懷歸以歡母、年老多病、每夕焚香籲天、願損壽以益母、母病蔣愈、萬厤辛卯、父母各九十歲、相繼終、孝子痛幾死而復甦、葬之日、結草廬於墓側、時沍寒雪深尺餘、寢苫枕塊、哭奠如禮、負土築墳、手植松柏、足迹不入城市者三年、墓之西北隅、號曰鬼市、與廬僅隔數武、夜半悲風四集、怪鳥弄舌、野狐羣嗥、燐火往來離下、孝子絕不爲動、三年如一日也。邑令羅君啓先、聞而敬之、親造其廬、具文當事、得旨旌表、居廬時、年近六旬矣、禮稱不毀、孝子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倍嚴於少年時、親知有勸之者曰、君無嗣、且乏甕門之童、鞅鞅家室、何以爲情、孝子曰、我正以二親凶未塞、而恬然家居、安妻妾之養、此則情之所大不堪也、遠遁名公、贈詩百餘首、皆焚毀不以示人、然不求名而名益彰、無間遠邇、靡不知雪廬孝子哉、孝子寢旌、在萬厤乙未、府道申請部院查覆孝子、絕不知劉君兌、仗士民公義而成其事、嗣巡撫王君紀、月給米一石、巡道解君經邦、月給米四斗、當不減劉殷七年之粟矣。孝子溫雅平曠、行不苟合、言無夸矜、無少長貴賤、莫不驩然相得、而孤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昔連日不舉火、絕不向人道、並無顯顏色、其自得深矣。居廬數十年、以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游者多所成就、復善書、書老而彌精、七十生子、九十見孫、一日無疾而逝、嘗九十三子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節聞。

孫魯章傳

孫魯章、名含、高陽人、僊陽先生第四子也。余初遇於鹿伯順座上、以其貴介、常若避之。含獨於倘伍之中、偏若就之。伯順謂余曰、相國衣鉢、端在是人、不可棄也。因而交焉。丁丑與君伸兄鈔同上春官、時蘇奸賤莫不驩然相得、而孤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昔連日不舉火、絕不向人道、並無顯顏色、其自得深矣。居庠數十年、以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游者多所成就、復善書、書老而彌精、七十生子、九十見孫、一日無疾而逝、嘗九十三子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節聞。

孫魯章傳

孫魯章、名含、高陽人、僊陽先生第四子也。余初遇於鹿伯順座上、以其貴介、常若避之。含獨於倘伍之中、偏若就之。伯順謂余曰、相國衣鉢、端在是人、不可棄也。因而交焉。丁丑與君伸兄鈔同上春官、時蘇奸賤莫不驩然相得、而孤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昔連日不舉火、絕不向人道、並無顯顏色、其自得深矣。居庠數十年、以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游者多所成就、復善書、書老而彌精、七十生子、九十見孫、一日無疾而逝、嘗九十三子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節聞。

孫魯章傳

孫魯章、名含、高陽人、僊陽先生第四子也。余初遇於鹿伯順座上、以其貴介、常若避之。含獨於倘伍之中、偏若就之。伯順謂余曰、相國衣鉢、端在是人、不可棄也。因而交焉。丁丑與君伸兄鈔同上春官、時蘇奸賤莫不驩然相得、而孤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昔連日不舉火、絕不向人道、並無顯顏色、其自得深矣。居庠數十年、以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游者多所成就、復善書、書老而彌精、七十生子、九十見孫、一日無疾而逝、嘗九十三子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節聞。

泳跑之合著、合也、合其幹略、慷慨文負過人之才、而未得表見於世、六殺檢關、風浪艱險、贊襄之力爲多、

卒從其親殉城而死、若子曰、合可爲孝子矣、

鄒孝徵傳

孝徵、名萃、號慈湖、成石首縣人、二歲失恃、乳母哺養、稍母視如己出、市成童、以孝聞、家儉無私蓄、與其弟番友于甚篤、由是父母愈歡愛之、初就外傅、即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其師孝廉陳繼宗大異之、後陳等貪屢薦、學使袁左公較士、萃與史道隣齊名、一時稱駿、於文場長浮沈於宦海、老而困頓寂寞、且竟以他鄉死矣、迹其生平、不爲卓絕崖岸之行、不慕俊潔奇異之名、惟以忠信文章、字里閭間、無論少長賢愚、皆曰吾完一先生之人之文也、今雖死、言念風雪、足可傳也、君姓李氏、諱夏賢、完一、其字也、先世口外小興州人、永樂間奉詔內徙、居新安之三台里、世業儒、君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忘、族兄孝廉孔從以學行爲鄉所推、君師事之、銳意進修、廉問寒著、十七歲入邑庠、每試輒高等、大有聲諸生間、鹿忠節公倡道江村、君與族弟章負笈從之遊、忠節公許向人曰、完一可言文章、陰繩可言春秋、陰繩即童也、天啓辛酉、左忠毅公光斗督學畿輔、首恩當選士充太學、得君文、深嘉賞、爲得人慶、都尉王君慕之延爲弟子師、高陽孫文正公見其文曰、此非庸人也、君有至性、事父母、言動唯謹、居喪哀毀若不勝、母有兄弟貧不能自存者、君資其生理、與別覩劉物然友善、劉病歿、母老無依、君迎養久而不衰、張茂才某病劇、以子類錫託君、君視之若子、類錫得爲諸生、又能鼓舞人文、一時知名士如崔九圍、李順昌等、皆師事之、後進之士、執經問業者、履霄滿戶外、順治初、授徐州通判、官雖卑、公道所在、能毅然任之、大參張君重其品行、不待以屬禮、嘗以宮評相屬、君不敢稍涉己意、用巡方薦、陞荊門州同知、職專漕務、飛輓獨先、有堅姊張適官糧鬻女三十金以應君、傾俸金代償、使爲母子如初、視荊山篆、力絕羨耗、金不兩月、一歲之正供、民爭告完、去之日、荊父老皆流涕攀送焉、陞四川順慶府通判、至郡以老病乞休、歸途跋涉重繭、值一蒼頭兩蹇而已、次漢中、囊洗不能前、遇參議蕭君應徵、素知君、道力送之里門、家居七載、貧窶力學、以病卒、年六十九、君生平不治生人、產以教授爲業、家計用裕、於義所在、必樂赴之、當庚辰歲凶、君出粟數十石、爲粥以濟饑者、容城顧姓貸銀三百兩不能償、遂奏其券、在順慶所屬彭溪令師覺先聞、難不能歸、君解驂贈之、後覺先爲保定同知、君從無一字相干、恬淡靜穆、無他嗜好、獨癖吟誦、至老愈篤、皆爲詩文、走筆數百言立就、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自無機心、絕未嘗以詐僞逆人、無少長皆信之、詩文稿多不存、

藏峯老人曰、完一與予弟啓美同爲忠毅公所選士、交好且久、當忠毅被逮時、予與鹿太公醵金急其難、君首出砚耕所得金應之、君殆讀書而知大義者也、故其學問領袖一方、然竟厄於一節、雖老年稍稍見用、終未大有建豎、人皆惜之、

李逸士傳

逸士、名童、字蔭繩、新安三台里人也、少有俊才、師事鹿忠節、伯順爲高弟子、甲申後、藏貢在廬、逸士投牒於學、攜妻子移居咸安、父子以教授生徒爲業、越十五年、困頓而死、諸子自傷貧窶、不能歸櫬、泣下汍瀾、

融忠哉、作詩明志、論意於其妻、令絕食自遠、且問兄遠云何、兄曰、吾未嘗受祿於朝、且嗣綏宋立、如先人何、仲子曰、此借口、弟不及此矣、噫、子固敬其言而悲其志、仲子眞義士也哉、

李完一傳

三台爲元儒劉靜修先生風化之地、今雖代移世遠、而流風遺韻、尙存巾帶、革衣間、余五十年、嘗往來其鄉、猶及見劉鍾所先生習聞三成堂之盛、而後裘裘蔚起者、不可一二道也、吾友完一李君、實生其地、少馳騖於文場、長浮沈於宦海、老而困頓寂寞、且竟以他鄉死矣、迹其生平、不爲卓絕崖岸之行、不慕俊潔奇異之名、惟以忠信文章、字里閭間、無論少長賢愚、皆曰吾完一先生之人之文也、今雖死、言念風雪、足可傳也、君姓李氏、諱夏賢、完一、其字也、先世口外小興州人、永樂間奉詔內徙、居新安之三台里、世業儒、君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忘、族兄孝廉孔從以學行爲鄉所推、君師事之、銳意進修、廉問寒著、十七歲入邑庠、每試輒高等、大有聲諸生間、鹿忠節公倡道江村、君與族弟章負笈從之遊、忠節公許向人曰、完一可言文章、陰繩可言春秋、陰繩即童也、天啓辛酉、左忠毅公光斗督學畿輔、首恩當選士充太學、得君文、深嘉賞、爲得人慶、都尉王君慕之延爲弟子師、高陽孫文正公見其文曰、此非庸人也、君有至性、事父母、言動唯謹、居喪哀毀若不勝、母有兄弟貧不能自存者、君資其生理、與別覩劉物然友善、劉病歿、母老無依、君迎養久而不衰、張茂才某病劇、以子類錫託君、君視之若子、類錫得爲諸生、又能鼓舞人文、一時知名士如崔九圍、李順昌等、皆師事之、後進之士、執經問業者、履霄滿戶外、順治初、授徐州通判、官雖卑、公道所在、能毅然任之、大參張君重其品行、不待以屬禮、嘗以宮評相屬、君不敢稍涉己意、用巡方薦、陞荊門州同知、職專漕務、飛輓獨先、有堅姊張適官糧鬻女三十金以應君、傾俸金代償、使爲母子如初、視荊山篆、力絕羨耗、金不兩月、一歲之正供、民爭告完、去之日、荊父老皆流涕攀送焉、陞四川順慶府通判、至郡以老病乞休、歸途跋涉重繭、值一蒼頭兩蹇而已、次漢中、囊洗不能前、遇參議蕭君應徵、素知君、道力送之里門、家居七載、貧窶力學、以病卒、年六十九、君生平不治生人、產以教授爲業、家計用裕、於義所在、必樂赴之、當庚辰歲凶、君出粟數十石、爲粥以濟饑者、容城顧姓貸銀三百兩不能償、遂奏其券、在順慶所屬彭溪令師覺先聞、難不能歸、君解驂贈之、後覺先爲保定同知、君從無一字相干、恬淡靜穆、無他嗜好、獨癖吟誦、至老愈篤、皆爲詩文、走筆數百言立就、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自無機心、絕未嘗以詐僞逆人、無少長皆信之、詩文稿多不存、

藏峯老人曰、完一與予弟啓美同爲忠毅公所選士、交好且久、當忠毅被逮時、予與鹿太公醵金急其難、君首出砚耕所得金應之、君殆讀書而知大義者也、故其學問領袖一方、然竟厄於一節、雖老年稍稍見用、終未大有建豎、人皆惜之、

李逸士傳

逸士、名童、字蔭繩、新安三台里人也、少有俊才、師事鹿忠節、伯順爲高弟子、甲申後、藏貢在廬、逸士投牒於學、攜妻子移居咸安、父子以教授生徒爲業、越十五年、困頓而死、諸子自傷貧窶、不能歸櫬、泣下汍瀾、

余謂之曰、汝知面父之忠乎。老死他鄉、即所謂求仁而得仁也。夫何慽。諸子錄其生平、裒乞立傳。知逸士者莫余若。爲辭而與之。

歲寒老人曰、慈願以後。其隱也易、神廟以前、其隱也難。蓋瑞徽藩天逆閹肆虐、道中之貧賤人知甘之若河清海晏、士子一登仕版、遂自謂係緒聖賢、以安富尊榮之時、能不去非道之貧賤者、世有幾人。孫川四十八年、無一念忘溝壑、非慮視軒冕、芥視鍾鼎者、能如是乎。余恨與公生不同時、伯順長余數歲、猶及見於侍御公座上、亟稱爲拔俗之士、乃身無血嗣、國史不及、家乘久墜、豈公之高蹈於生前者、并欲晦名於後世耶。敬採所聞、而爲之傳、以俟君子考實焉。

馬玉壺傳

玉壺名潔、家世定興。聲恩先生仲子也。性倜儻、喜風節。諸生中歲、推重焉。與鹿忠節友善。余謂潔以忠節、忠節爲定興十三場籽粒地數千頃、土瘠賦繁、民不堪命。五年心力、歸於上、得折徵減地糧之半、此永賴之利也。潔始終勸勸之、而潔實未嘗有尺地天啓時、逆賢大修皇極殿、耶事於定興、漆水新城人心鼎沸。客氏邑人子、其母侯佛、潔授意於其門僧、轉告車臺、捐邑令缺委署者、魏黨也。令所私余州判祝篆、整飭放橫、勒日完糧。商人衙役、暨驛馬夫、悉索見面禮。抗者笞幾斃。潔倡言於諸紳、達之當道、仍率闔學具呈委署者怒、挾瑞勢、欲中傷潔。潔使聞於瑞之要人以懾之。委署者不敢動。余遂遂己巳之變。羣小乘機掠掠。邑令某盲不修守禦、惡聞警報。百姓棄城走。富商等語大俠王福安曰、人心洶洶、勢不能自有其財、倘能防衛、願與平分。遂立約逸去。事平、衆欲薄酬王、怒曰、以性命易財、詎可食言。衆無以應。謀於潔。潔謂王曰、爾禍不遠矣。慫閒故。潔曰、危亂時、而衆以財託爾、非藍他人、即藍爾爲禍端耳。今事既定、若以酬爾之物爲與謗之資、爾能操其必勝耶。奈何以身外物喪生平俠感悟立於其勞、不索酬。邑西南爲呂馬易水河陽匯流於要津、建橋梁二。每歲秋、聲及拆、更作蓋。奸居民苦之。新城令沈君迅來攝篆、會里猶以百金蠲緣董其事。沈疑之。商於潔。潔暢言其弊。令拒絕謀者。另舉廉幹二人任之。省民力而成功速。復下令拆橋、時封貯廟中。乾者、令民以濕易之。歲爲例。民大稱便。丙子春、部牒防守禦、勅附近郡邑城增高補厚。踰三月者、罪不赦。邑令維君四達、懼違限、造廬相商。潔同紳士哲於神、畫地佔料。不階官吏。令士紳分任。百姓鼓舞從事。不兩月告成。是年秋七月、東事急。邑令病守禦弛。寇太常鹿公善繼家居江村。潔與工部郎范文源走江村、促之入城。誓以死守城。潔與鹿公俱死之。繼配田、亦以死殉。嗚呼。潔一諸生耳。生以忼慨磊落、雄里閭間。終以大義激烈而死。生平雖困於迍、而能隨事利濟。爲德於鄉。鄉之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其人。亦可以無恨矣。子四。閻植、樹標、樹材、樹檀、終身不應試。歸居四十年。不再娶。從余遊。能勵志於學。不愧其父。潔死遼三十年。余今且八十有四。猶得睨秀穎、紀生平。綴以爲潔慰云。

王念南傳

念南名介。初名三錫。字任軒。念南、其號也。直隸曲周人。父屏南、文學獨海。性剛直、不諧於俗。其鄉居宦也。垂涎其產。先以厚資餌族人。以反屏南。屏南堅弗售。以是怒族人。遂共羅織之。屏南得禍不懼。卒全所居

宅。其他邈然也。時介甫數臨。親當其衝。琴取科第以榮屋廬。父子俱無他技巧。困貧誼特甚。屋廬稟世而母氏獨存。歲日止一舉火。副又有欲得其宅者。時難貧。賣田宅。猶可作鄉閭富人。親友亦有勸之者。介曰。吾棄產。不能見先人於地下。且命苟貧。金入篋中。一夫胠之走矣。吾何有母氏亦成其志。自失怙至登賢書十八年。皆茹苦日也。介性至孝。不能具甘旨。以和顏怡志悅親。其不爲溝中之瘠者幸耳。戊午舉於鄉。母年且老。性嚴急。當一言不合。輒賜斥。介從無疑。徵見於色。時紳宦多鮮衣怒馬。介獨十三年無昌衣。布袍草履。不識者不知爲孝廉也。西鄰張老憐其清苦。以錢銀器一盒。鄉間一小莊傾。介弗受。蓋時之儒見者。爲定興論課士之暇。一編自娛。著任軒隨筆。終任末嘗一字干縣令。流揖吳公阿衡訪時政。介以三策上。首謂介俸而三年。遂有東平州之檄。刺東平。仍服學博公服。補易白闥。帶以銀箔鍍之而已。東平素號衝疲。加以兵燹之後。比屋流亡。野多曠土。徵收羨餘。即屏補正項聽譙。欵言化導。從無急矢之人。士民相安。有來幕諸。嘗道不惟不以貴妄際。反有止用東平水一盂之語。無何遂病。投劾而歸。歸則家猶徒四壁立也。常謂人曰。吾生平無快事。惟守產不愧先人。居官。不負科目。差足自慰耳。未半歲而卒。年六十一。人又出之。母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時賊已環亞。蔵刃相向。母厲聲罵賊。遂見殺。顏色不變。賊歎息羅拜。時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年三十七。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夜鳴。居人傳其期比寒食云。

歲寒老人曰。念甫司鐸范陽。菅於鹿伯順座上。習其風旨。刺史東平僧鹿太公走孔林。復過署中。信宿。迄今四十餘年矣。體健。訪余蘇門。執贄而修舊好。且鄒、鄭連步而宮。悼慄守先世清白。迪後人。儉素。學莫切於是。亦莫大於是。因念公厚德發祥。而余叨夙緣。難忘德好。遂爲之傳。

尹芝傳

芝。名曄。字爾敬。山陰人。宋儒尹和靖公之後。幼讀書好弄。十餘歲。聞人彈琴。遂悉心其學。者十年。性嗜山水。愛諸名勝。稱遊三吳八閩淮楚瀟湘之間。印證琴學。不管如性命。崇顏間。大子朋琴理。延攬天下善琴者。遂官武英殿中書舍人。從上彈琴仁智殿。上出御製五絃。是極曲。令譜之。中有法範、風雷、雨暘等調。滾拂劈剔。曲肖其情致。澎肭其要渺。上不覺失笑曰。儀乎儀乎。即賜號曰芝儀刊之印章。一時傳爲盛事。數年多所獎贊。鼎革後。芝儀浮蹤山岑水涘。無以爲家。晚年愛蘇門山水。遂卜居焉。間爲詩歌以見志。刻有徽言秘旨若干卷行世。

歲寒老人曰。芝儀。蓋今之逸客也。余子若孫。皆從學琴。因思聲音之道。出乎性情。通乎神明。達乎國家。天下明季。上欲以解阜致天下之和。蓋不得於君臣之間。將以身乎取之。禮樂百年後興。事若迂而心則苦矣。語云。一人知己足不恨。芝儀以一布衣。受天子知遇。非偶然。故世就困厄。追洋前曲。傳後世。若芝儀者。亦可謂不負此知遇矣。

湯母節烈傳

湯母、陳州湯子斌之母也。母當崇禎末年。逆闖肆虐。所至攻陷城邑。卧義不受辱。罵賊死。遍七年。提學使李公震成、檄守吏建祠陳州。春秋致祭。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以疏聞。表其閭曰。生員湯祖契妻

趙氏節烈之門。子斌由翰林院檢討兵備溫陽。婚母裴人。君子以有斌爲之子。故又曰湯母云。母雖名族。父尚敬。遂學篤行。與湯整齋公交好。時祖契方幼。與論經義。奇之。遂許字焉。母生而端淑。有志操。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喪母。褚哀毀過甚。十七歲歸祖契。言動舉止。皆準禮法。整齋公夙疾。母治藥理藥。嘗十八年。晝夜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歿。衾殮皆身經理。必誠必信。親黨謂母婦於禮湯固世胄。後家漸落。堂上甘旨之備。常竭智斑市之歲。浸躬舂糠粃。乾子斌見之。戒勿聞大母。恐損老懷也。祖契性豁達。喜賓客。常儲美醞以待。每出遊梁、宋間。數月不返。母持家務。姻戚歲時問遺不廢。素善病。一室蕭然。見者難堪。母獨怡然。崇禎庚辰。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歸間。豫之頻年荒旱。飢民相率從賊。母嘗對祖契歎曰。身爲婦人。舉有不測。斷無苟全之理。姑老子幼。誰以一身謝夫子矣。爲女治嫁。斌年未弱冠。亦爲受室。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先令斌從伯父貢皇。讀書城北村舍。倉卒聞亂。城閉不得入。母向人曰。遵之意固有在。來則俱死。無益。爲語吾兒。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未幾城陷。遂鑿穴於梁。家人解之。復入井。家人又出之。母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時賊已環亞。蔵刃相向。母厲聲罵賊。遂見殺。顏色不變。賊歎息羅拜。時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年三十七。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夜鳴。居人傳其期比寒食云。

歲寒老人曰。余來中州。詢甲申大難舉。輒知母節烈狀。嗣兩河人往往稱斌之賢。則又知母能教子。而更著其節也。斌自狀其母有曰。斌初就外傅。歸必課所讀書。一日偕同舉出城外。抵暮而歸。母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趣未定。而樂嬉遊。吾將何望。嗟乎。湯母可謂教子明大義者也。雖古斷杼惜陰之訓。何以加諸。母生平大節。於此徵之。斌之學術。於此基之矣。歷稽往史。獨怪馬遷不爲婦女立傳。而班固亦復略之。自漢中興以後。范史綜其成事。搜次鮑宣妻以下。凡若干人。而魏、晉、唐、宋諸史皆效法焉。若湯母者。事具姑以孝。相夫子以義。且成其子爲名儒。復致命於喪亂之日。追配前休。不爲尤烈耶。嗚呼。此不惟可爲內則。世之鬚眉男子。自稱問學。所過稍殊。輒爲改易者。視此亦可自勵矣。

李節婦于氏傳

祁州古立節地也。民淳俗美。宋有橫渠張子。明有曰仁徐子。司教化於上。鄉之人有鄭秀者。暨節烈於前。故士人知重節義。至閨中之婦。夫逝而守節終身者。踵相接也。乃余所聞李節婦于氏。則又其最著云。氏定州衛籍。而家於祁之曲堤村。父名一躍。母吳。幼嫻女訓。十五歲歸李君。好古稱好合焉。門以內。肅然有秩。門以外。靜不聞聲。無祭祭悉中斷。好古竟棄志沒。氏二十九歲。遺孤艾豳纔三歲耳。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督以死殉父母。泣諭曰。昔人稱死節易。立孤難。徒引決爲快。汝志舉矣。其如視孤何。氏悟曰。吾不能取李氏孤兒長養成立。使延一線。吾何以見夫子於地下。乃強存視息。上事嫜姑。下撫稚子。飢而食。寒而衣。勢悴千端。艱苦萬狀。父母憐之。微諷以他室。當貴。賜悉號不貧曰。如不諒子。豈有一死取二其心乎。父母初以愛生憐。繼以慮生疑。無復再爲是言矣。久之。家計益貧。里不能具。嬪殯。挈子若女。就養外氏。而付其姑於叔弟。歲時歸省。甘旨不缺。室祭祀必躬必潔。勿之有悔。外氏向固以慮而生敬者。數歲相依。不忍言

勢。後自外氏歸孤兒漸有成立。乃一意訓讀。不內視不休。書聲與機聲相響答。又時取兒課文觀之。視房點竄爲憂喜。慷然氣勝於慈愛。而能勞以故孤兒崩冠成德。士甫壯。賢書氏爲之喜。加一餐。繼而泣讓艾閫曰。倘有今日。爾父之目可瞑。爾母之心稍慰。然非外氏豈能有今日耶。艾閫涕受教。蓋至是良人有子。氏爲之鞠育撫摩。始無愧爲李家婦。良人有子宦教。氏爲之訓誨督迪。始無愧爲李家師。良人有子宦家。氏爲之內外經營。始無愧爲李家主。氏之所以隱忍不死。視畢命一旦。渺俄人之父母。斬絕人之後嗣者。其難易何如哉。迄今艾閫向子追述往事。兩目欲斷。天不假以年。後有論者。當以完節爲張氏重。不必以天年爲張氏憾也。

劉母龔孺人傳

孺人古杞葉氏朝棟之女也。年十歲。許同邑劉公時志之子允。時兩家皆殷厚。比數年。時志物故。產日落。至無錐立葉之老媼。密告孺人曰。阿姑席富厭。血劉最貧。豈能同郭貧賤耶。孺人推戶自揭。誓不欲生。以爲出自父指也。父聞急救之。糲老媼以明意。及笄延允於家。氏自甘鑽紉。勤紡績。佐夫子。又能治生。積歲月所餘。頗不仰給於外。氏天啓丙寅。允忽感寒疾而逝。時孺人年三十有六矣。遺四子一女。呱呱一室中。伶仃孤苦。莫我顧者。嘗撫其孤泣曰。未亡人所恃者。望若張成立耳。聞孟母三遷教子。後成大賢。吾劉氏之先。未聞有起家時習者。以堪與家言卜牛眠。裹允葬事。復與弟諸生登視諸子所就。各授之業。令鴻業鴻聲就外傅。餘荷鋤壟畝間。當此時田賦婚嫁。所入不給。恆貸於權子母家。後索償通者曰。若何不窮此產。尚望有興盛時耶。母聞而益勵諸子。卽室無升斗。而延師愈篤。歲丁丑。閩氛肆虐。茶毒州邑。孺人預戒子婦曰。世亂矣。貧賤尚可苟全。衣飾悉宜棄去。敗絮敝衣。當各儲之。迄賊至。所過殺傷最慘。獨劉氏闔門免於難。孺人復謂諸子曰。賊焰方張。避地當亟。棄家來河朔。卜居劉邑之南郭。雖流離貧困。以十指爲子婦先。令諸子服賈糊口。教鴻聲未嘗一日廢學。己卯得補博士弟子員。孺人方冀漸慰夙志。辛巳四月。忽聞弟登。被賊執不屈。爲賊遇害。孺人哀痛致疾。竟致不起。臨歿。貽書其兄。表其節。諸子復歸櫬合葬於杞之南柳莊。年五十有三。里人服其德。甲午鴻聲特恩還拔。癸卯舉於鄉。孝友力學。孫曾繁衍。天報母節。嘗昌其後云。女適沒邑李新基。與鴻聲同還。

歲寒老人曰。古稱內行不踰閾。劉母之賢。何較著若此哉。余來蘇門。鴻聲從余遊。每每道母氏懿訓。至是展余作傳。余嘗謂吾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徽美可述。能成己之節。復成子之學。邁邁前人。妻道無虧。而代成有終。母之成劉氏也大矣。且蘇門一片地。堯夫不殖不居地也。元有趙仁甫、姚公茂、許平仲、資子聲諸公。皆盡室來移。蓋中心所慕。別有應求。母一巾幗流耳。當家室之忽摧。痛機杼之是廢。三遷之訓。爰卜蘇門。鴻聲蓋以守身爲事親之實。立志爲顯學之基。又豈陶母之望士行。范母之望孟博。可以自慰其母耶。鴻聲勉之。節求無負其母可也。

里外乞一言。余與孫氏交。蓋四世矣。心儀孝廉之爲。風重其子婦之節孝。益爲捐管。且孝廉君有女適同邑宋茂才瑞。十九歲稱未亡人。今已十五年矣。撫孤鎔將有成。與張以雙節梅里閭。益見孝廉刑于之化。他日司風化之責者。當以余言爲微也。節婦父張嘉遇山東招遠知縣。守節時年二十八。卒年纔四十。歲寒老人曰。國家旌節之典。三十歲後守節者。不與焉。守節不過五十者。亦不與焉。史遷不爲節婦立傳。班固節婦傳。亦在蓋棺之後。孝廉女故附張氏傳中。張氏之節。以孝著。張氏之孝。以子能有成益著也。惜天不假以年。後有論者。當以完節爲張氏重。不必以天年爲張氏憾也。

劉母龔孺人傳

孺人古杞葉氏朝棟之女也。年十歲。許同邑劉公時志之子允。時兩家皆殷厚。比數年。時志物故。產日落。至無錐立葉之老媼。密告孺人曰。阿姑席富厭。血劉最貧。豈能同郭貧賤耶。孺人推戶自揭。誓不欲生。以爲出自父指也。父聞急救之。糲老媼以明意。及笄延允於家。氏自甘鑽紉。勤紡績。佐夫子。又能治生。積歲月所餘。頗不仰給於外。氏天啓丙寅。允忽感寒疾而逝。時孺人年三十有六矣。遺四子一女。呱呱一室中。伶仃孤苦。莫我顧者。嘗撫其孤泣曰。未亡人所恃者。望若張成立耳。聞孟母三遷教子。後成大賢。吾劉氏之先。未聞有起家時習者。以堪與家言卜牛眠。裹允葬事。復與弟諸生登視諸子所就。各授之業。令鴻業鴻聲就外傅。餘荷鋤壟畝間。當此時田賦婚嫁。所入不給。恆貸於權子母家。後索償通者曰。若何不窮此產。尚望有興盛時耶。母聞而益勵諸子。卽室無升斗。而延師愈篤。歲丁丑。閩氛肆虐。茶毒州邑。孺人預戒子婦曰。世亂矣。貧賤尚可苟全。衣飾悉宜棄去。敗絮敝衣。當各儲之。迄賊至。所過殺傷最慘。獨劉氏闔門免於難。孺人復謂諸子曰。賊焰方張。避地當亟。棄家來河朔。卜居劉邑之南郭。雖流離貧困。以十指爲子婦先。令諸子服賈糊口。教鴻聲未嘗一日廢學。己卯得補博士弟子員。孺人方冀漸慰夙志。辛巳四月。忽聞弟登。被賊執不屈。爲賊遇害。孺人哀痛致疾。竟致不起。臨歿。貽書其兄。表其節。諸子復歸櫬。合葬於杞之南柳莊。年五十有三。里人服其德。甲午鴻聲特恩還拔。癸卯舉於鄉。孝友力學。孫曾繁衍。天報母節。嘗昌其後云。女適沒邑李新基。與鴻聲同還。

歲寒老人曰。古稱內行不踰閾。劉母之賢。何較著若此哉。余來蘇門。鴻聲從余遊。每每道母氏懿訓。至是展余作傳。余嘗謂吾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徽美可述。能成己之節。復成子之學。邁邁前人。妻道無虧。而代成有終。母之成劉氏也大矣。且蘇門一片地。堯夫不殖不居地也。元有趙仁甫、姚公茂、許平仲、資子聲諸公。皆盡室來移。蓋中心所慕。別有應求。母一巾幗流耳。當家室之忽摧。痛機杼之是廢。三遷之訓。爰卜蘇門。鴻聲蓋以守身爲事親之實。立志爲顯學之基。又豈陶母之望士行。范母之望孟博。可以自慰其母耶。鴻聲勉之。節求無負其母可也。

夏峯先生集卷六

誌銘

陝西參政宏若都公墓誌銘

都公諱任、字季樂、號宏若、先世自晉徙大梁、爲祥符縣人、祖文奎、甲辰進士、鎮江府知府、父維新、甲子舉人、大司府通判、公以萬歷癸丑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遷本部郎中、出爲太原府知府、遷本省按察副使、以不阿上官去、林居一年、起江西南瑞道、濬井陘道、歷陝西按察使右布政使、郵符事不協新例、鐫級、壬申補山東督糧道、遷本省按察使、失直指意、坐計典、罷職、甲戌起陝西神木道、公具疏、自陳屢經計典之由、力辭不許、遷山西按察使、復奉旨不阿、失直指意、能職、林居者四年、當是時、逆閹李自成、鯨奪衆突秦晉間、攻破諸州縣、朝議擇素有才望者、急補邊缺、至是復有神木之命、未幾、寇焰愈熾、延綏巡撫某以檢林重鎮、特疏調公、癸未補檢林道參政、未數月、賊陷西安、全秦郡衛皆風靡、獨檢林不下、賊發牌約降公、公碎其牌、斬來使、當是時、撫軍總鎮、皆託故去、公獨與署鎮某、屬器械、嚴備捍衛、爲死守、未幾、賊勢益衆、城且暮具下、署鎮知不守、乃夜脫身、率數十騎、護妻子亡、檢林世將家、固多壯士、公乃盡出帑橐、所有享牀上簾幔、登堞、輕與城存亡、衆皆感激流下、愴裂向義、奉公約束、繼城殺賊、萬餘級、賊益憤、急攻

城、城破、公率壯士巷戰、連日夜、手殺賊數千級、巷血爲渠、壯士多戰死、公被執、賊猶以禮遇公、公罵益烈、遂被害、癸未十一月廿八日也、拒城者七日、賊皆義之、其司武康時承平日久、兵器久鏽闕、鑄好事者動公曰、若借稱察爲名、則獲貲無算、公曰、當聖明耀德之時、不宜多事武庫、顧客勿言、客慚退、在太原稅糧規例、州縣解如府、收支一出太守、歲額多代收、公至則借此具詳各院、稅糧收支、專貴郡丞爲定例、太原固多屬邑、一時若靈慴磁磧、皆富民橫恣蹂躪里閭間、吏緣不問、公皆雖嚴法、豪強因是屏息、又創誠正書院、以造就多士、故公守皆三年而文教之興、爲蒸蒸焉、官晉吏部、方申頒籌國規儀、先是、台濼權閹某煽禍、楨至是輒欲假名目、辦制盤、同寺令時盤司官、多屈曲與往來、公獨否、閣方恚之、會規儀、朔望盤司官當入朝王爺門、約公往朝、公不往、濼閹皆難之、或勸公曰、閣旨貴難之、或勸公曰、閣旨貴延制搆、公奈何、公曰、按察司者、正以執朝廷法、明綱紀、東府有諸不法事、司且得問、故不合與都布二司同朝、祖宗之制也、揭會典示之、卒不往、閣竟憚公、無所搆、巡按御史某搆舉便宜、公同官不敢一顧、公獨時時與周旋、袁赴都鞫、貧無資、公悉發中裝得三百金遺之、不以告人、卒以此怒御史、公性廉直、而尤長於政事、所至梳垢爬痒、民獲蘇息、然說爲徑遂、終身不苟阿權貴人、故通籍三十年、而官不至於階卿、慷慨徇義、視死如歸、嗚呼、亦烈矣、李淑人賢明知大義、以勤儉佐公三十年、子元祺選貢、孫市顧浩戊戌進士、公之殉難檢林也、元祺倉卒護喪歸、避難河朔、遂權厝陽武縣、今淑人卒於舍卜新阡於會城之南柳林、將以九日啓公柩合葬焉、前泰父命持太原傅山爲公傳、以幽宮之石請銘於予、嗟乎、末由、逆閹亂秦晉、檢林甫武、堅守捍賊、以義死者、得二人焉、公與留武周遇吉、予固知公眞賢者也、皆錄其檢林死事始末、入甲申大難錄、已復論次公前後立朝大節、入中州人物考、今其葬也、非予誰銘、銘曰、天挺爲生、臨場用壯、成仁止義、號忽以光、予銘幽室、用俟千秋、

河南左布政如星梁公墓誌銘

公余六十年老友也、出處離合、局各不同、而吾兩人相視、則無不同也、自余去蘇門、公家居已久、頻寄書慰問、後因不能書、猶口授令其孫書之、嗣聞公訃、寄三詩哭公、今余歸而公之墓木拱矣、公之孫鉉、曾孫永淳、以所自敘年譜、請志墓之文、余老而類於思、然念公老友、猶余在、未敢以不文辭、按譜、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初、徙大姓實內地、卜居容城之小里村、始祖澤、入贅城東李氏、遂家焉、澤生鐸、分派百塔村、生文玉、文玉生詩、詩生景、先是爲公父、由廩生遙授訓導、公生有異質、大稱神童、十一歲能文、十五歲見知於縣令、江左彥回、容城科目、必此子矣、十六歲入邑庠、方令義壯嘗賞、更倍於江、因家貧不能讀、就外家北城趙氏居焉、戊戌選貢、癸卯登賢書、癸丑登進士、甲寅授鄖城知縣、剔蠹興除、多有善政、乙卯由東鹿縶殺人劫掠、公搜倉誦賑及勸助、約得穀萬石、資粥食貧者、緩徵以俟民無流移、丙辰內艱歸、鄉人爲壯嗣勒碑、宦囊頗悉至不能營葬事、服闋補陽信、值兩紳搆釁、瘏詞四五十紙、各懲其家人健訟者、一衙歸結、以一小戒而寓大懲、卓哉友仁、陽信皆德之、已來丁外艱、壬戌補河南光山縣、時山東寇未羅、流及光山界鄰、楚黃埔聚論山谷、一日豐裡數至、公率家僮里鄰抵任、即議修築、嚴保甲、潔已愛人、與民休息、

凡一切令行禁止人之德公皆如治鄆與陽信焉甲子鄉試分較得士稱盛乙丑以治行徵授廣西道御史巡視城工時魏忠賢用事疏入多不當旨內黃寺查刷光祿寺一年例當湏歷差監禮太廟社稷壇天壇、皇陵以覃恩加級中議大夫冬月巡視東城戊辰告病回籍修家祠立神主焉父祀鄉賢坊於家廟之前又修集賢亭於天甯寺後爲諸士讀書會文之地辛未病愈補江西道御史尋差巡按貴州值土司安氏初平水西爭地諸苗觀望日報苗變與撫臣朱燮元覓嚴相濟完數十年未了之欵件湏數十處不結之盜獄與鄉約保甲以化民備兵倘要害以固圉重劈陽明祠以興學自此西南半壁始知漢家威儀矣癸酉監視鄉闈嚴革從前通同之弊雖省至平溪氣血俱枯上疏病辭不允甲戌回道卽有撫賑陝西之差原發銀六萬兩義助銀八千兩授手給飢民得沾實惠活者不啻十萬人乙亥陞潞安道參政時知府某好剛使氣與王府相爭縱兵挾官錢糧尊擁公與撫軍定經制而兵始無譁丁丑陞山西按察使遊防河防報無虛日公宿城頭禦暴與諸道府縣共之戊寅轉河南右布政管守道事未幾陞左布政流賊犯城不解髮者數月事竣紀錄有階卽中丰得者識公可任盤錯遂以公守鳳翔公手辭府門不爲民遮禍只爲民除害不爲民除害只不爲民害有識之者曰是管守高唐爲東郡第一者言前之信下令如流水免商稅除衙蠹修城保湾額解宇下象指治狀赫然是時流寇猖獗赤白之丸在在見告公爲防禦躬履行陣一犯嶓山再犯寶鷄皆大創之遮方御史吳甡推爲郡伯第一期以大受而公以勞瘁乞骸骨歸管開士各有志志之所至氣卽次焉公故有志於終世歷官內外皆在兵與民之間其作用皆在吏與將之間而皆能行其所志微獨錯鹵鳳翔皆以兵事顯卽入民曹亦適值兵燹而爲三軍供朝餐登天不能趨數而預當公以待應耶猶憶余友鹿伯順爲逃范夢章十五年前語劉大將軍經赴遼道經東省人畏其援閉戶拒之無從得食譏之於官官復避匿每至紛紜獨至高唐而民爲兵主吏爲將主勢且犒也因擊節耦王高唐眞邊才則公之將略固自高唐已見之漢時良吏卽爲良將公固其人歟公爲諸生時號洛津、一日憲至一神前衣紫東金題云貴一神位側立者緋卽汝之位遂號貴一而字洛津、屬纊前七日見有持貴一神位而迎者且語以期若旁有人相揖讓而逝亦異矣元配于宜人生而寂言笑動以禮自繩公官遊未嘗一抵任所躬井臼勤紡紝忘其富矣事舅姑執饋惟謹讓妯娌撫孝幼御中無鐘鉢之蓄嘗集小兒語以訓其子婦病且篤不欲醫診脈曰婦人手安可予人且死生命也臨訣屬其子善事庶母治喪勿厚嘗視吾生前所享者其曙於大義如此余固不嫻古文辭而諸子堅以相委獨爲余紊不能作溢語然不祕得無誠歟誠之失實甚於溢而無奈相委者之不可辭三十年前執紼承飲夜半始罷之景復歷歷目前因爲志而系以銘

銘曰裘公爲政如烹鮮溪公治兵如弄丸倏倏身名已兩全賊未滅兮心猶丹爲望闕而之花園綠蘿樹旁其間營盤具草芊眠願公夫婦之靈爽恬焉遊焉僧樂於斯阡

兵馬司西星崔公墓誌銘

予以康熙甲辰自其城歸播先壚兒童老大戚友凋零不能不令人頂今昔之感因憶公歿二十餘年懷念芳規宛如昨日會之瑄兄弟手公狀請銘曰愚昧不能遽先行賴父執以闕不殺予與公三十餘年姻

親道誼，交忘形迹。年雖耄，鳥容以不文辭，謹按狀，公諱庚字貞甫，別號西星，原籍小興州，移容之沙河，則自仲美始。美生恭，恭生敏，敏生友才，友才生欽，欽生陽，陽生應宜，是爲公父。七世業農，然饘粥不繼也。公負性慧敏，八歲時，遣就外傅，未幾，欲能熟師張敏忠見而奇之，捐資優授餐，以勉其學。十二應童子試，郡伯許公頤賞其文，招至署中，與其子雄業數載。許歸祁論范公開而迎之，無何父母相繼棄世，兄弟四人俱幼，贍育爲難。公竭力撫養二十補博士弟子員。萬歷壬子以毛詩登京兆鄉試，公車屢困，出宰洪水有田數十畝，盡給諸弟，且身任其賦稅焉。洪衝當十省郵驛，雜支房民流徙者十之八九，戚友咸爲太息。公慨然曰：但討得一貧字歸家，何地不可爲，於是痛除積弊，驛站之事，身自任之。凡可爲民省一分，必力爲請命，雖險惡不避也。已巳冬，勤王兵舉，軍糈取之民者，勢越倒懸。公借支別項，遣子之瑄從行，間北上，就辦於附近者，事得完而洪民猶未知也。澄任三載，諸廢俱興，流徙漸次安集，洪鄧傳繁，晉轉運所需車牛，峯峯不給，至是而車馬繁庶，不可勝數矣。一時政聲隆起，獎應二十八。上未嘗貲一金往謝，轉而郡司城，士民奔走訴於上官，求加衙久任。上官心賢之，而未能破例也。郡伯茁公，稔公卓績，採切要者十款，勒石以示後，去之日，有驛遞節省銀千六百餘兩，留邑公用。司城年餘，江楊之盜漸次斂迹，以潞糧失額，論罷。徽州徽財藪幕多以賄聞，公嚴砭幕役，每決一案，無不得情，以故徽郡疑獄，往往待公而理。任數月，即視篆太平，平俗頑梗，澄士者，率罣議逮，譴缺久懸署者，又視爲畏途，直指以公隔屬代庖，履任之日，六案靡封，吏皆玩愒，鞭不知有官。公一私不染，夙夜精勤，不數日，簿卻清，積弊斥，任事僅兩閱月，歌滔操撫字者填閭卷三年，陝山西岳陽縣道，出淇水，淇父老遮道迎踏，歡呼以重見父母爲幸，遮道送留者，相繼不絕。抵岳陽，地經寇盜，盤據人民存者十僅一二，田土既荒，解徵仍如原額。公申請止照熟地徵糧，耗羨爲之全革。於是流亡漸集，無何賦歸來，岳人繪像事之。贊曰：無矯無飾，有威有儀，亦學而秀，亦坦而直，亦讜而烈，烈烈亦委委而蛇蛇，亦淇然而秋月，亦謖然而春颸，亦百鍊而工於詩吟，亦十斗而豪於酒社，亦游刃而周民之隙，亦冰清而高吏之潔，給釋二百里外，猶不忍歸，公嘗曰：地何負於人哉，咸恐人負地耳。歸里杜門，娛情詩酒，嘗書一絕於壁云：官遊數載賦歸與，行李蕭然孰信渠，惟有中天明月在，清光時照飲冰廬。范公景文撫豫時，稔公治狀，極嘉其才能，鹿公善繼，雅愛其人，魏公大中題其讀書之室曰藏密居，其爲當代大君子所引重如此。公才敏，故事到，毫無轍手，至與人處，坦裏質行，無間長幼賢愚，皆亮其無他。初舉賢書，交數以瑣事相干，公無厭，子曰：我縱無愧，如人不諒何。公曰：幸邀一第，忍棄貧交乎，當事即不諒我，我猶可見諒於人耳，猶憶亂時，子曾以姪景雅，兒子望雅，相託從於洪，公供食教誨，無異於子弟。偶弗慊者，則又若子家鄰督責之，交情真摯，嘗讀古人乎予移家蘇門，每過洪，開父老歌頌德，嘖嘖如新，且公之衛道，載中州通志，載著鴟吽，公可不死矣，子又烏能不死公乎。子四之瑄、之瑚、之連、之璠、俱庠生，係四鴻序、鵬序、俱庠生，整序、鳳序，曾孫一徵，麟子姪庠生，景雅即其子壻也，遂爲之誌而銘。

銘曰：握符洪水，弊矣清流，司城留都，風行大江之滸，岳陽芻牧，春生山右之陬，歸帆載月，印照雙眸，白雲悠悠，伴此高邱。

孝廉玉屏孫君墓誌銘

歲甲辰，余自蘇門歸掃先壠，年蓋八十有一矣，十六年始一至里門，昔日之老友故交，零落已盡，而幽之遠邇於余，如玉屏者，纍纍門已有宿草，今昔之感，益增老懷。會君仲子立勳，持明經劉君狀，乞余言銘諸幽室。余曰：子知天道乎，人知天之所以不測者，以其有翕聚發散之用也，而不知天之所以不測者，發其所爲翕而散，散也而愈知其爲翕也，於翕也而愈知其爲散也，而愈知其翕聚通乎此，即可卜人事焉。億萬歷間，通許公介余言，爲其尊人稱八十之觴，余謂潤德弗耀，其後當興，嗣通許公以明經作令，玉屏君以高才舉孝廉，咸謂余言咸左券矣。余曰：未也，孫氏之厚積久而益著，遠而益彰，天道當別有在，君復以貴志歿矣。按狀，君諱倜，字玉屏，系出小興州明初遷遼民，實內地，始祖百成，繕容城之歸化里，孝弟力田，世有隱德。八傳而至某生子二，長炳，次煜，由明經爲河南通許令，是爲君父。母楊忠愍公從孫女也。君生而穎異，甫成童，補博士弟子員，每試皆前茅，君嘗貧而嗜讀，晉坐枯井中研究義理，至忘饑渴，即衣弊履穿，處之恬然，而學益力，行益修。時炳因試不利成疾，君與通許公泣請於文宗，願去己廩餼以全之，文宗嘉其意，給衣巾，授儒官，君館新城，邑有冤獄，君稔知其情，密寓書邑令，得釋，而其人不知也。君長於訓誨，子弟成就者不下三四十人，已巳避地時，通許公司訓金華之浦江，君力不能達，過山東，借舊令朱我白之助，始成行，忽有浙人路被劫，君憐之，慨許附舟以歸，崇禎癸酉登賢書，丙子守容之役，君父子兄弟率族黨，獨當其衝，城得全，容人士利賴焉。君固貧士，而熱心名義，有不能婚葬者，嘗樂爲助，有貧而鬻婦者，君質園圃十金，資其完聚，甲申後，困之益甚，人有勸其爲貧仕者，君絕不動念，其所得可知，已通許公生養死葬，獨竭心力，不以煩諸弟，崇重節義，嘗率紳士表揚孝婦之廬，故君家婦與女，皆以節著。余嘗爲之立傳，弟衡亦節士，余於君之父子祖孫，而得天道之翕聚發散，時發也而時翕，時散也而時聚，天之眷顧孫氏，蓋未艾乎。二立德，生員，余壬、立勳、壬子舉人，孫男五，士瑾、士琬、士璧、士琮、卜於某月某日，安厝於西郭之松原，迺君之生平有可誌也。

銘曰：舉世所苦，總之怨貧，君獨甘之，若將終身，窮乏日甚，名義愈親，不墓桑葬，古之逸民，靜修之風，應其不泯。

東部郎中玉筍馬公墓誌銘

安邑玉筍馬先生，官吏部，歷四司，能詩職，爲以每老，請終養歸里，辛亥十月卒於家，其孤祚錫等，乞爲誌墓之石，時余臥病，不能執筆，念公先有水衡源，辱贈外，知且以年道義契切，不時寄書商所學，今誠隔世矣，後死者烏可以病困辭，乃吮筆而誌其生平，按狀，公諱光啓，字繼治，號玉筍，里居後額所居曰止齋，學者稱爲止齋先生，世爲晉人，有諱世英者，由曲沃避兵安邑，遂家焉，遠公凡十一世，忠厚發祥，中鄉試者七，成進士者二，故邑稱鄉賢世家，必推馬氏云。公曾大父崇方，學殖行，及門士五經成備，祖斯才，以春秋舉，辛卯氏，有遺愛，父敬頌，公諱之僖，誠信宰里閭，植學弗倦，公生而岐嶷不凡，幼服庭訓，卓然有遠志，稍長，殫力於學，盡讀祖父藏書，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

貪廉懦。又聲罪起撫軍吳公鹿友。忭學袁公臨侯。皆器重之。乙酉舉於鄉。丁亥擢南宮。觀政禮部。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督理衛河。衛河無錢穀漕稅職。惟導卄衛淇淀之水。達滄滸。重公舉所屬力勤疏導。凡閱夫河丞諸常例。悉能去剔。有衛河圖說。源流疏濬可考也。時余來高蘇門。公每單騎過訪。咸集百泉晶卿許遵踪暇則舉文會數郡邑士。皆執經問業。經其鑑拔多登高第。稱知名士。曾林廬山寇據險自固。兵不能近。爲民隱憂。公致書總鎮請宜撫之以威。撫之以恩。使知鵝犬桑麻。各有本務。家人父子。各有至樂。上遇君於黃梁旅舍。握手殷然。迄余再歸蘇門。而君遂作古人矣。日月無多。不勝今昔之感。若振能屈於鄉。又十年甲寅。始暦君於祖兆。持所自爲狀略。乞誌墓門之石。余衰暦遲。不文。振能品質言之。尚可徵信於後世也。按狀君諱行素。字居易。一字希白。世爲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隱德。五世祖雖以典膳起家。雖生若幕生國清。國清長子大參公。盛瑞。盛瑞生仲軾。是爲文貞公大參公弟良瑞。生仲木。邑增生。以孝友忠恕著里閈間。是爲君父。生子四。君其長也。生而敦敏。嗜學。天性孺慕。至友愛諸弟。衣食甘取其敝。妻子率妥於薄。爲文雄健有氣。就童子試。郡邑守令所賞。拔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每試輒高等。幾赴省闈不售。益自刻勵。立背水社。社約有不勵學。無以爲人子之言。同人爲之感勉。庚辰居父喪。哀毀骨立。時歲饑人相食。君與配劉懿。嘗斑爲母具甘旨。自啜粟。藿然未嘗廢學。逾年母逝。兵火之餘。勉襄葬事。情文無憾。文貞公以武德道家居。值鼎革之變。將抗義。死子敏猷先卒。乏血嗣。衆議以振能嗣之。未及舉。忽聞國難。文貞公申前議。君慷慨受命。迄僞官怒掠其家。逮捕家人於獄。衆懾怖。振能年甫數歲。君命即日主文貞公喪。以候弔客。咸言嗣且不測。君慨然曰。生者尚有辭。逝者何可背。常人之嗣。猶不忍絕。忠臣之世。何可無繼乎。備經險難。卒無恙。文貞公身後之事。逍文手澤。嘗君任之。乙巳及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後。絕意進取。族黨力促之。勉赴棘闈。乾餱飲水。試畢。得魯。君大慟曰。恨不於二親望我之日也。君有幼弟壯素。爲流寇所掠。君愛傷感泣。常爲哭弟詩。聞者悲之。至是偵養皆中。益迎歸。復抵舊厚。報其人。居數年。其識斷產。君曰。先世數椽。兩弟其避風雨。餘無多業。僅取田一區。樹數株。存先人遺澤而已。君時雖舉於鄉。家固翛然。邑令欲屈君爲居間。有夫婦相賊鳴之官。且罹重典。以數十金詣君。託爲之地。令聞之曰。是足旌賀子貧矣。即日出之。君候事解。還其金曰。是豈有人心者所宜受耶。甲辰下第歸。益搜家所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杖。寢食坐臥其中。嘗絜數日不出。乙巳及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寒。急扶入城。遂疫。月前君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別。不謂遂成先兆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汩沒流俗。然質直性戚。誠信素孚。而遇事有先識。每濟忠告於人。諄諄務致其聽。乃已。歿後有郭生。以忤邑尉反噬。幾陷於法。忤語人曰。賀君而在。吾冤罹此。其爲人信孚。儕輩如此。文貞公未竟之志。君任其勞。而積學未見於世。循理不獲永年。豈非天耶。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振世。廩生。仲卽振能。丙午舉人。孫一。鳴玉。庠生。所著有客燕草。亦在園集。枕上詩數卷。藏於家。仲子抱恨終天。且以不得盡博於所生。益用悒快。余惜君之志。嘉仲子之孝。拔筆而志其生平。復銘曰。天挺哲人。德粹神休。克紹令緒。丕蕃熙猷。督潦衡水。卓瀾滑流。歷更四曾。冰鑑橫秋。拜疏將母。喊子喊

系之銘。

車修。知邁知退。服道優游。潛心性命。悉力研求。升堂入室。進步竿頭。嗚呼先生。正氣不泯。葬溢陵邱。

孝廉居易賀君墓誌銘

余來蘇門。開獲嘉賀公世瞻。以林居殉甲申之難。里人稱爲文貞先生。心切嚮往之。嗣是從子孝廉居易君過余。以傳相委。余因得論交。暨論孫振能。振能者。君命主也。文貞公有家學。執世誼。書爲憶甲辰。余北上。遇君於黃梁旅舍。握手殷然。迄余再歸蘇門。而君遂作古人矣。日月無多。不勝今昔之感。若振能屈於鄉。又十年甲寅。始暦君於祖兆。持所自爲狀略。乞誌墓門之石。余衰暦遲。不文。振能品質言之。尚可徵信於後世也。按狀君諱行素。字居易。一字希白。世爲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隱德。五世祖雖以典膳起家。雖生若幕生國清。國清長子大參公。盛瑞。盛瑞生仲軾。是爲文貞公大參公弟良瑞。生仲木。邑增生。以孝友忠恕著里閈間。是爲君父。生子四。君其長也。生而敦敏。嗜學。天性孺慕。至友愛諸弟。衣食甘取其敝。妻子率妥於薄。爲文雄健有氣。就童子試。郡邑守令所賞。拔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每試輒高等。幾赴省闈不售。益自刻勵。立背水社。社約有不勵學。無以爲人子之言。同人爲之感勉。庚辰居父喪。哀毀骨立。時歲饑人相食。君與配劉懿。嘗斑爲母具甘旨。自啜粟。藿然未嘗廢學。逾年母逝。兵火之餘。勉襄葬事。情文無憾。文貞公以武德道家居。值鼎革之變。將抗義。死子敏猷先卒。乏血嗣。衆議以振能嗣之。未及舉。忽聞國難。文貞公申前議。君慷慨受命。迄僞官怒掠其家。逮捕家人於獄。衆懾怖。振能年甫數歲。君命即日主文貞公喪。以候弔客。咸言嗣且不測。君慨然曰。生者尚有辭。逝者何可背。常人之嗣。猶不忍絕。忠臣之世。何可無繼乎。備經險難。卒無恙。文貞公身後之事。逍文手澤。嘗君任之。乙巳及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後。絕意進取。族黨力促之。勉赴棘闈。乾餱飲水。試畢。得魯。君大慟曰。恨不於二親望我之日也。君有幼弟壯素。爲流寇所掠。君愛傷感泣。常爲哭弟詩。聞者悲之。至是偵養皆中。益迎歸。復抵舊厚。報其人。居數年。其識斷產。君曰。先世數椽。兩弟其避風雨。餘無多業。僅取田一區。樹數株。存先人遺澤而已。君時雖舉於鄉。家固翛然。邑令欲屈君爲居間。有夫婦相賊鳴之官。且罹重典。以數十金詣君。託爲之地。令聞之曰。是足旌賀子貧矣。即日出之。君候事解。還其金曰。是豈有人心者所宜受耶。甲辰下第歸。益搜家所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杖。寢食坐臥其中。嘗絜數日不出。乙巳及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寒。急扶入城。遂疫。月前君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別。不謂遂成先兆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汩沒流俗。然質直性戚。誠信素孚。而遇事有先識。每濟忠告於人。諄諄務致其聽。乃已。歿後有郭生。以忤邑尉反噬。幾陷於法。忤語人曰。賀君而在。吾冤罹此。其爲人信孚。儕輩如此。文貞公未竟之志。君任其勞。而積學未見於世。循理不獲永年。豈非天耶。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振世。廩生。仲卽振能。丙午舉人。孫一。鳴玉。庠生。所著有客燕草。亦在園集。枕上詩數卷。藏於家。仲子抱恨終天。且以不得盡博於所生。益用悒快。余惜君之志。嘉仲子之孝。拔筆而志其生平。復銘曰。

銘曰。維君之淑。身兮外圓而內方。維君之善。爲兮。俯閭而用彰。維文貞之殉節兮。振華宗而貽芳。維君

之剛惴牢固極力顯揚兮遂與日月而爭光維君之生順沒惟兮有我銘其幽堂嗚呼告後世兮是爲君子之藏

濟甯知州嬖五李君墓誌銘

蔵丁未春正月嬖五李君以病卒於濟甯官舍越三月其仲子茂才溫皇使來以訃聞且持濟紳宗人府丞王公所爲狀乞誌墓石之文追思姻誼不忍以衰病辭憶甲辰春君以進呈表忠錄被逮繅騎風帥憐其貧困少甦而漕運亦不病督漕使者交章薦其有經濟才甲辰適以進呈表忠錄被逮事白復赴職益感初心丙午忽患痰症猶力疾視事凡八閱月竟不起嗚呼迹公生平可謂先勞無倦矣王公狀君有曰宏才肆應張弛咸宜處僻邑不多一事處衝郡不遺一事但閉其賦稅不督而完獄訟不煩而判兵馬往來冠蓋絡繹一以暇豫處之遇有繁難無不咄嗟立辦此非知公之深者耶君爲人軒舉英敏貽模勤儉教子知勞雖久歷官邸而布衣蔬食類寒士在濟甯時余兒子輩見一褐百結而君之吟咏自若惜乎年僅逾中壽秩僅列刺史豈非天之厚君另有在乎子三淑皋、溫皋、湜皋、孫二標、模、溫皋、予姪度雅子壻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於三盌祖塋之阡余既志君生平復系之銘銘曰既豐其貲胡斬其施鬼憎其命吾悲其時三令山城一守沛水植於其身徵於其子三盌之陽木鬱土良我銘片石維子之藏

汀州府同知趙君墓誌銘

趙氏爲開平望族青城公同予庚子京兆榜鹿忠節佐孫文正公督師渝關予因二公始得交青城裕經世之志雖未竟其用已隱然爲一方干城又三十年予旅河朔公之從孫御衆來從遊得詳悉其家世出友人王壎爲其父悟如君狀以志墓之文相屬予與君家年誼世好且御衆有志於學予雖老忍以不文辭趙之先爲金陵人明初遷開平衛世居灤州六傳至廷揚廷揚生濬贈西丞曾視邑篆御廩羨三千金濟水旱軍興陰請於朝子養正舉萬歷乙酉鄉試次養沖字赤霞官浙江甯波府通判以清直著聲罷官雄異是爲君父君諱申號字恬如性孝友閨窳皆信之有幹濟才隨所在職堂有所建立雖卒然臨之而能出險應變眞有用人也爲諸生時母孫卽世繼母劉少慈愛嘗以微罪鞭笞之雖隆冬單衣跪而受杖未嘗有怨色嘗失怙後諸弟議析產君唯諸弟是擇事繼母較父生時倍謹一日弟崎及申榮以爭宅搆訟君詣官曰兩弟傷和長兄之罪也願以贖市宅貢千金讓幼弟崎郡司理耿某歎服久之表其門曰有伯夷風後君官莊浪繼母在里病革呼其生子申祐泣告曰汝兄眞孝子也癸未以廩生入太學授山東布政司理問甲申逆闖之變君正視陽信篆逆闖遣僞命至君集百姓之義勇者擒而殺之定鼎後聞道走京師上其狀卽以君實陽信令馳騎往赴復檄僞都司孫那奇斬之四境遂安既而以運劾功陞陝西莊浪衛同知茶馬御史蘇某以前官事評奏君革職未行忽米囘擁衆作亂河西數處皆失守寇莊浪強君官不從以嚴刑迫之終不屈乃幽於別室總督孟率兵至賊衆始西遁復約其部圖再來居城君乃矯爲總督檄遣人招西番七十二族聯絡以襯賊偵知有備竟不復犯事平總督首君功詔復原官改浙江湖州府同知甫任卽視篆歸安適潰糧催檄如火數十日間運糧十二萬石有奇以過淮逕期爲漕撫所劾速至京司寇廉得其情知逕期在前官題無罪復補福建汀州府同知及未行突以偶疾而逝得年七十有三於乎君爲廉吏之後家庭孝友洵足風世以其居讓弟猶爲人

法有可矜者則不憚反覆詳讞以求生命若捕逃一事人皆取盈以博陞遷遂不暇計眞僞君嚴株連懲脅嚇一時皆屏迹不敢逞濟河挑濬椿柳暨上下緯挽雖鄰邑協助而濟之民力不貲君爲民請命得邀寬豁因少甦而漕運亦不病督漕使者交章薦其有經濟才甲辰適以進呈表忠錄被逮事白復赴職益礪初心丙午忽患痰症猶力疾視事凡八閱月竟不起嗚呼迹公生平可謂先勞無倦矣王公狀君有曰宏才肆應張弛咸宜處僻邑不多一事處衝郡不遺一事但閉其賦稅不督而完獄訟不煩而判兵馬往來冠蓋絡繹一以暇豫處之遇有繁難無不咄嗟立辦此非知公之深者耶君爲人軒舉英敏貽模勤儉教子知勞雖久歷官邸而布衣蔬食類寒士在濟甯時余兒子輩見一褐百結而君之吟咏自若惜乎年僅逾中壽秩僅列刺史豈非天之厚君另有在乎子三淑皋、溫皋、湜皋、孫二標、模、溫皋、予姪度雅子壻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於三盌祖塋之阡余既志君生平復系之銘銘曰既豐其貲胡斬其施鬼憎其命吾悲其時三令山城一守沛水植於其身徵於其子三盌之陽木鬱土良我銘片石維子之藏

汀州府同知趙君墓誌銘

趙氏爲開平望族青城公同予庚子京兆榜鹿忠節佐孫文正公督師渝關予因二公始得交青城裕經世之志雖未竟其用已隱然爲一方干城又三十年予旅河朔公之從孫御衆來從遊得詳悉其家世出友人王壎爲其父悟如君狀以志墓之文相屬予與君家年誼世好且御衆有志於學予雖老忍以不文辭趙之先爲金陵人明初遷開平衛世居灤州六傳至廷揚廷揚生濬贈西丞曾視邑篆御廩羨三千金濟水旱軍興陰請於朝子養正舉萬歷乙酉鄉試次養沖字赤霞官浙江甯波府通判以清直著聲罷官雄異是爲君父君諱申號字恬如性孝友閨窳皆信之有幹濟才隨所在職堂有所建立雖卒然臨之而能出險應變眞有用人也爲諸生時母孫卽世繼母劉少慈愛嘗以微罪鞭笞之雖隆冬單衣跪而受杖未嘗有怨色嘗失怙後諸弟議析產君唯諸弟是擇事繼母較父生時倍謹一日弟崎及申榮以爭宅搆訟君詣官曰兩弟傷和長兄之罪也願以贖市宅貢千金讓幼弟崎郡司理耿某歎服久之表其門曰有伯夷風後君官莊浪繼母在里病革呼其生子申祐泣告曰汝兄眞孝子也癸未以廩生入太學授山東布政司理問甲申逆闖之變君正視陽信篆逆闖遣僞命至君集百姓之義勇者擒而殺之定鼎後聞道走京師上其狀卽以君實陽信令馳騎往赴復檄僞都司孫那奇斬之四境遂安既而以運劾功陞陝西莊浪衛同知茶馬御史蘇某以前官事評奏君革職未行忽米囘擁衆作亂河西數處皆失守寇莊浪強君官不從以嚴刑迫之終不屈乃幽於別室總督孟率兵至賊衆始西遁復約其部圖再來居城君乃矯爲總督檄遣人招西番七十二族聯絡以襯賊偵知有備竟不復犯事平總督首君功詔復原官改浙江湖州府同知甫任卽視篆歸安適潰糧催檄如火數十日間運糧十二萬石有奇以過淮逕期爲漕撫所劾速至京司寇廉得其情知逕期在前官題無罪復補福建汀州府同知及未行突以偶疾而逝得年七十有三於乎君爲廉吏之後家庭孝友洵足風世以其居讓弟猶爲人

所難。而宦迹浮沈。未得展其懷抱。亦可傷也。子三。御乘、和乘、淑乘。孫一。冠。庚子柩歸自浙。已寄葬於鄰陵縣伏村之東原。因御乘過客鄰。其友梁廷掇爲卜之。地予既志之。復以銘也。

銘曰。君生開平之右旅。而死也胡去其鄉。君抱用世之偉略。而官也胡困遐方。抑時勢之莫知。而吾道之多傷。嗚乎。是唯悟如之藏。祝倘子孫之昌。

監田知縣乾行楊君墓誌銘

乾行之卒也。爲順治己亥八月。得年四十有五。予聞而悲之。蓋傷其志之不遇也。夫乾行負奇才。登進士。令殷邑。惠政在地方。裘以言不遇。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渠固不得告諸人。人亦孰從而知之。人不知其志之所存。遂謂登進士足矣。令殷邑足矣。而乾行之所缺憾不足。而猶嘵嘵策勉於後者。志方銳。氣方猛。而天忽奪之。使不得竟其成。此予所以傷之也。君名行健。字乾行。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歷余心竊敬慕之。會其子茂才之徵。介仇生懇稷狀來乞志墓之文。余病困不媚於詞。遜謝者久之。之徵長跪而請曰。先子清貧自守。發志而沒。墓先生久且殷。微先生言。非先子意。幷非子小子意也。遂不容辭。按狀君諱家胙。字厚存。方新其號。先世小興州。自永樂間徙新安。數傳爲崑。嘉靖丁酉貢士。崑生舜志。邑庠生。舜志生儉。校尉。是爲君父。儉生三子。君其季也。儉兄位乏嗣。以君繼之。而五歲父與生父俱逝。舒孺生母白。鞠養無倦容。丙戌丁亥。兩赴非開。輒倚視愚湯其卷。不終場。而歸。已亟。秋公謂子曰。吾兒商不終場。其意可知。然如二人老病何。盍先生一言相勉。予因謂乾行曰。尹袁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心而譏高蹈。恐已心亦不慊也。君遂於是年登進士。授陝西監田令。監田當秦險要。大盜盤據四十餘年。我友君。凡來蒞瑣碎。膠不相同。家人婦子之詢語。雖不可相告語也。予聯十老會。令醫家子弟行酒。有養老之誼。君父懷秋公與焉。懷秋公多病。君侍衣色養無倦容。丙戌丁亥。兩赴非開。輒倚視愚湯其卷。

有同心之友一意以藥餌爲事甲申三月神京告變君哀痛幾死嗣後遂不服藥每語人曰至尊倘爾如是況病困餘生乎乙酉正月疾作不起享年四十有九仇生稱君儒俠不羈時立之間氣象雄赳時而慨如需吼稍轉即霽音宏笑響尤喜談諧所謂頗上三毛也君曾過予敝廬又一再晤於友人坐上交雖未深已領其概君沒二年始登其堂窗條數椽風雨不蔽然格言滿壁丰標可想獨惜其志大而揣輕才長而運蹇倘當重任而乘國威守新郭嘗令逆賊悍志耶某日附罪於城西外堤村東嗣父之側銘曰未及事父猶幸從兄開語增慟裹糞鍾情無愧於父與兄也兩月作令一民勿虐神京告變誓不服棄無愧於君與民也師門要津請託念絕友人特疏奏績心切無愧於師與友也惟不作於人不愧於天蚤爽踵在後而在前徘徊夷猶於西郭公堤之阡

孝廉顧菴李君墓誌銘

大興李滋既葬其父於滄州之華嚴淀踰年乃具狀東帛乞誌墓之文於其父之友容城孫奇逢曰痛唯我先君患難困阨而獨好學謹身約己而奇於數卓然自命之意信於己也堅而見於世也晦承前啓後之志遺於心也苦而著於事也微此不孝所日夜飲痛於心者夫何能達之於言焉且人子之狀其親也一有不似便是他人不孝又慄慄焉懼其不似也千世而下使先德不至鬱霧草莽一一得其實而無溢言焉惟先生嗚呼予忍不銘乃受其狀返其帛哭又三月始追思其概而書之君爲兒童時氣奕放不受約束家故貧性好弄軒輕不拘每猥侮其曹類父泰徵公憂之困於樓頭者累日夜不得出君乃玩其機所藏書漸爲文有奇思泰徵公初不信繼而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君受讀皆能領略逾不復戲二十爲諸生即有聲當是時都下有二李子以文名大噪於人君與之頡頏時人號曰三李泰徵公性孤僻不事生產家漸落君爲邑子弟授句讀故酒肉爲養供賓客自甘粗糲悟如也兄實任善病不喜飲藥君日夜思得其病源致奠餌勘進之竟得蹤君舉親孝舉兄悌多類此楊機部廷麟文章氣誼重海內君與一時知名士八人從之游折衷疑義即爲制義文每一題必苦心極慮思路俱盡機部酷愛之曰沈雄幽折唐之子厚也刻其文曰正告自是其文日益工而自命益不苟自命不苟而求合益難及門

俾應出守。餽貂裘。槖金求善地。公峻卻之。時厥鋤組伺益密。遘卒布滿公庭。經司屢下獄抵罪。時人目爲火穽。公獨厲廉能。竟無纖瑕可中。陞光祿少卿上郊祀。公贊祼獻先主。還時庚辰進士。謁選有直奔堂上。稱簽筒自擇者。公糾勁有韜。重處其同榜。益省衙之會。京察降公一級。調外用。里居舉母喪。慟凡事必資其兄之命。友愛諸弟。無纖微憾。勇於任事。禍福利害。不能惑。亦不憾也。遇有司苛政。必面折庭爭。力爲窮民請命。有爲僧營寺觀。置地竄遂道作恩藪。公著說邊之。保定知府方一藻。以守城稱首功。遇奴孽將至。獲罪同鄉御史。史蓋主之。公憤甚。率百姓擊登聞鼓。上書訟其冤。由是與遘不合。後成德勁溫慢仁史蓋詞連同鄉。猶不及公。蓋信之有素耳。先是十五六年間。以城守功。詔賜敘貲戒嚴時。給事中時敏奉勅至夜半呼門。公不啓。敏怒勁公。撻司城鎗。公引郅惲事辯之。詔勿問。公故將家子。少從都督公居塞上。習於戎事。常出與諸將分曹較射。故林居數遇。城守綢繆。其事人皆樂附。而爲之用。公之生平。所以與城爲終始也。謂非天之厚意於公乎。公之生距殉義時。年四十有八。元配趙封宜人。端莊慈敏。不苟言笑。孝舅姑。和妯娌。公性剛而惡惡嚴。宜人濡以和順。偶怒不釋。至長跽以請。必得霽乃已。都督公卒於宜家。遂落。公兄弟六人。皆嗜學不事生產。宜人以勤儉佐之。迄公舉於鄉。宜人以母老家貧。勸之學。語次淚零。公輒痛起以謝。成進士。縣銓曹卿貳。所至皆寓相濟意。教子慈不廢勢。御媵妾嚴。不廢情。門以內。隧體不行。職事不相掣。雍雍如也。光祿公能官歸。宜人謂曰。直道不容。今如此。劉幸矣。當公屢倡城守時。宜人輒出寇城。爲琪搞士曰。此朝廷所賜。當爲朝廷用之。甲申倡守宜人率諸婦女於後園井亭。誓死以待時。秉曜前幼。託老媪攜匿之城陷。公就縛。題壁有妻趙氏、妾宋氏、儀氏、俱投井死之語。宜人錯曰。妾黍諧對。題與君同穴。乃結雙縊於梁。請先引縊以鳴志。縊絕僕股。墮二齒。及少甦。公氣已絕矣。匍匐至井。知兩妾子婦悉歸正命。復躍入。遍一盡夜不沈。詰旦。家人圖井中有聲。乃宜人也。出之。復索刀欲自剄。家人勸之不得。復以首倒掷井中。旋浮於水上。兩手持磚。強以水抑滿口中。又不死。如是者更兩晝夜。時有安定字至井亭見之。泣下曰。光祿公閤門俱死。宜人纏不能死。井不能死者。此天欲以孤付宜人也。倘必死。五歲孤焉能存乎。宜人乃援索出井。匿草屋中。賊窺火索張氏子姓。敢匿者死。舊僕擁宜人出城。密探乘曜存亡。數日聲至。同亡入山中。賊遁。復故居。啓諸屍棺殮。悉一身指據。語昆弟孤幼婚嫁之當。宜人可謂爲其難矣。卒年六十有八。紡不替。至撫乘曜成立。唯以修身立行。無墮祖父之志爲期勉。嗚乎。宜人可謂爲其難矣。卒年六十有八。子晉增廣生。城陷投街井死。娶師氏。先死於國。井孫男一。即乘曜。曾孫二。衣干。嗚呼。人臣死君難。天地之大義也。而公以林居不假一兵一餉。能以危城抗兇鋒於國勢既去之後。且附艘背主奸人。督重師而欲貿孤城。尚詭以六日繫九鼎之重。閫門慷慨。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純忠大義。豈可與舉命一朝者同日語耶。宜人雖不得同殉。而幾死不得。卒能保其孤以有成。乘曜承忠孝之裔。當艱貞之會。定有以自命矣。爰筆敘其事。復系以銘。

銘曰。達人乘時。蛟風期伸。乃反經濟。節義彝屯。咄咄若天之艱其過。實則生氣迎其辰。館懷往事。施念甲申。經過上谷。憶光祿而沾巾。嘗天同仇。胡嘗誦義而稱仁。高岑大纛。承簡命。暨降旗。競望先躔。公林居倡

大義。兄弟父子若一人。大廈頹兮支一木。六日存兮繫千鈞。嚴彼常山兮再見。其果媲美睢陽兮。不獨一邁塞道脐。褫奸魄。騎箕尾。馭雲鱗。皎皎星梁明月。攖攖高擥秋晏。猗宜人之懿範。恒利十之以身矢。百死而不易。圖委殺之明旌。告彼山谷兮。安宅是銘。勵彼頑鄙兮。碧血常新。嗚呼。是有明鼎革。倡義殉節之臣。

夏峯先生集卷七

誌銘

申丞生洲三公暨配李儒人墓誌銘

崇禎壬午。王公生洲。以州守遷授南臺。即疏糾太監劉元斌抵於法。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等。一時人望。俱獲進用。南都預定策功。多所建明。後高臥延平二十餘年。肆力學問。大閑身心性命之旨。可謂節全而名完矣。予寄蘇山公寓。閩海猶頻遞手書。剖晰疑義。忽公嗣一曾走函問誌。嗟乎。已矣。余烏能誌公。第五十年交好。且余子余孫與公兩世連姻。余且八十七歲。又烏能不急提筆而誌公也。公諱孫蕃。字二慈。號生洲。家世直隸雄縣東侯村。始祖玉。永樂初。徙自小興州。數傳至賜。賜生溫。溫生桂。桂生世傑。傑偵嘉靖己酉鄉薦。傑孝子道平早卒。配何。旌表貞節。道平生夢桂。夢桂偵天啓丁卯鄉薦。公其季也。生而聰穎。識大義。七歲受孝經小學。過目不忘。十三歲。遭父喪。家業零落。食貧矢志。趣不墜書香。從兄開儀講誦。窮夜不勝。饑寒。兩世孀母。交慰淚交泱也。十九成博士弟子員。借館穀爲贍養兄若弟。先卒者三。生養死殯。撫孤立嗣。皆一身任之。遊京師。聯社慕恩寺。龐公伯順爲之甲乙。鹿公期待甚殷。公亦以鹿公理學名臣。心切師事。不獨以文會也。萬曆戊午。領鄉薦。南宮未第。進遊成

均。時司成張公倚初、李公湘洲、咸國士遇之。因間業於孫公證陽。既以母老就昌平。舉正舊例。兵二馬一。月納班銀免操。公革送還伍。兩臺巡歷委監操。兩營官兢兵糧。爲備盜犒從之費。公止之。飲食自具。技藝不合式者。據實報聞。武弁知懼。營務改觀。崇禎辛未。陞濟甯知州。莅任七年。清愼勤敏。終不倦。濟、水陸交衝。冠蓋相望。催重運。催回空。築堤挽淺。精力半竭於漕運。餘則一意興民休息。凡革耗羨。禁淋尖。懲強暴。賑寒士。恤孤貧。綫城垣。練鄉勇。修文廟。舉酺閭。行之無赫赫名也。州有特庫。貯九省河工銀。兩。藏匿納十餘萬。弊規俱加一收支。公收時。令解官自兌。支時以原封給付。州同某借掇私鹽。當案運船。致旅甲數千人大譁。縛其書役。噪呼焚舟。競起爲亂。上官差人往論。郤步里許不敢前。公單騎呼論。運官曰。汝係世職。何率妄若此。呼論旗甲曰。汝父母妻子同在船。船卽汝家也。焚將焉往。且幷妻子焚乎。出妻子焚乎。稍要日可恕。然草莽。具臣才實庸臣心無已。一疏隨有巡按江西監軍督學之命。言欣逢浩蕩之恩。覽効涓涘之報。敬陳一得以佐中興。條議八款。俱蒙嘉納。當是時。將卽玩惕。各省論陷。聖諭深自切責。因言徼臣辭闕就道。餘忠留天俯察。奉旨奏內語多切中。朕躬自當省覽。餘察飭行。家宰肯公樸奏江省無舉可督留。蹟人以庸蠢誤奉旨王某有剛方之氣。著取諫之節。著卽用。表率班行。江西甚得停具言賞罰天下之公。好惡人主能斷。事奉旨馬士英罪狀。歷旨申明。王某持議極正。念陵京未復。姑從廷議。薄朋一面。鄙其貶功上鄭芝龍一疏。歲給奉命。察覈三衞。餉糧。硝黃軍器之屬。歷三百年未經清理。一一經目。不敢含糊塞責。布政司餉糧。以承平日久。存留者悉奸商借貸。硝黃騙領。上下瓜分。公除積年不究外。三年以內。究擬追以充國用。復命奉旨獎嘉。太子生。覃恩封典。公謂不能爲朝廷雪恥。冒求非分之榮。力辭之。補行鄉試。上欲公充總裁。以遼臣無總裁例。命監臨。修葺。悲傷得十。葉璧等一百五十六名。多知名士也。陞僉御史。公聞道趨燭川。病不能前。遇將樂庠生朱家棄。與致書。留延署。延賢調治。匝月始愈。丁亥卜居延城。積寶山之麓。閉門讀易。自號居易道人。被閻罷。歸陽明、諸先正文集。反復尋繹。究心性命之學。舉順逆得失。皆天生死晝然也。食貧居旅。課子課孫。猶及見孫曁閭閣鄉黨。在延時。以地方貧瘠。言諸當事。率相信而多覓貨。延人德之。從無媿妾之舉。服役不用婢女。三十年獨宿靜攝。浙如枯衲。老衲公居身孝友。無間守官慎幅。無華藻。西晉而北以及八閩。賊寇交訌之時。頗沛流離之際。猶言時艱慨周詳。雖一時俱蒙採納。然世勢莫支。補救未效。則令人憶往事而生悲。被姦臆而增慎云。公生于萬曆丁亥。終于康熙庚申。享年八十二歲。元配李孺人。先公遊二十年。于歸後。公舌耕離家。配姑婦姑在堂。孺人體公意。晨昏定省。無違家計。節條時。與衣脫珥。以供救水。祖姑臥病經年。浣濯不少怠。公修命廬墓之人。必捋以奉姑。不敢私也。分已兩子。嗣公兄若勇。以成公友愛。撫兩婦婦氏子女。成人婚嫁。一如己出。尤情事所難。宜偕美無窮也。生男五。長卽一曾。貢士。女一。適余次子棨雅。次孫女適余長孫淵敬。誌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門義烈最慘。爲兵部成公德也。有巡按江西之命。言寇謀益爲叵測。等。言仕路寬則益雜。人心巧而轉肆。敬陳江右三大亂萌。啟定策功。臣功罪已朗等事。起兩總河周公鼎恤。朱公光祚。乙酉南昌聞劉孔昭修隙。言志士不受無端之辱。剖明始末。奉旨著靜鄉看議。又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安愚分。舉旨能職回籍。欲赴武林脫家口同居。忽潰兵嘯江南下。知金陵不支。時廣信道高允荃、總兵譚國祚。適商急務。會曰。餉缺。公倡義蓄千金。貯廣信府庫。以助軍需。忽變起地方。諫君被害。熱腸付波流也。僦居永婺詹公月庵書舍。足疾復發。數月始愈。時壻日急。月庵憂之。謂公曰。開身何處不可置。此地危矣。託其甥氏伴遊博山。遇老衲古航。同至杭。浦止天心寺。適有原官起用。送至江西之旨。蓋下游按院王範所推薦云。赴省具奏懇辭。奉旨切責。因思天殆憤之以學之命。言欣逢浩蕩之恩。覽効涓涘之報。敬陳一得以佐中興。條議八款。俱蒙嘉納。當是時。將卽玩惕。各省論陷。聖諭深自切責。因言徼臣辭闕就道。餘忠留天俯察。奉旨奏內語多切中。朕躬自當省覽。餘察飭行。家宰肯公樸奏江省無舉可督留。蹟人以庸蠢誤奉旨王某有剛方之氣。著取諫之節。著卽用。表率班行。江西甚得停具言賞罰天下之公。好惡人主能斷。事奉旨馬士英罪狀。歷旨申明。王某持議極正。念陵京未復。姑從廷議。薄朋一面。鄙其貶功上鄭芝龍一疏。歲給奉命。察覈三衞。餉糧。硝黃軍器之屬。歷三百年未經清理。一一經目。不敢含糊塞責。布政司餉糧。以承平日久。存留者悉奸商借貸。硝黃騙領。上下瓜分。公除積年不究外。三年以內。究擬追以充國用。復命奉旨獎嘉。太子生。覃恩封典。公謂不能爲朝廷雪恥。冒求非分之榮。力辭之。補行鄉試。上欲公充總裁。以遼臣無總裁例。命監臨。修葺。悲傷得十。葉璧等一百五十六名。多知名士也。陞僉御史。公聞道趨燭川。病不能前。遇將樂庠生朱家棄。與致書。留延署。延賢調治。匝月始愈。丁亥卜居延城。積寶山之麓。閉門讀易。自號居易道人。被閻罷。歸陽明、諸先正文集。反復尋繹。究心性命之學。舉順逆得失。皆天生死晝然也。食貧居旅。課子課孫。猶及見孫曁閭閣鄉黨。在延時。以地方貧瘠。言諸當事。率相信而多覓貨。延人德之。從無媿妾之舉。服役不用婢女。三十年獨宿靜攝。浙如枯衲。老衲公居身孝友。無間守官慎幅。無華藻。西晉而北以及八閩。賊寇交訌之時。頗沛流離之際。猶言時艱慨周詳。雖一時俱蒙採納。然世勢莫支。補救未效。則令人憶往事而生悲。被姦臆而增慎云。公生于萬曆丁亥。終于康熙庚申。享年八十二歲。元配李孺人。先公遊二十年。于歸後。公舌耕離家。配姑婦姑在堂。孺人體公意。晨昏定省。無違家計。節條時。與衣脫珥。以供救水。祖姑臥病經年。浣濯不少怠。公修命廬墓之人。必捋以奉姑。不敢私也。分已兩子。嗣公兄若勇。以成公友愛。撫兩婦婦氏子女。成人婚嫁。一如己出。尤情事所難。宜偕美無窮也。生男五。長卽一曾。貢士。女一。適余次子棨雅。次孫女適余長孫淵敬。誌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孝友忠孝。古訓洋洋。誰其備之。實事孔彰。唯公懋建。敦篤厥光。婦閨節母。兩世高堂。神則慘澹。色則休祥。報劉宋晚。旌閭裘坊。兄也云天。弟也繼殤。交乏血屬。歷艱彌彷徨。已子綿舉。并嗣蒸嘗。司鐸聲振。則史循良。鳳集柏府。白簡飛霜。局中先著。折節貽墻。出材夾穀。衆正騰驤。大疏直勤。驟領大理。重詩棟梁。

嘉言入告累牘連章易名特諡顯頊范陽兢兢遹案天語褒揚八閩取士舉效恩皇非夢云左延麾退藏究心性命往詰頭頊八旬有二奚棄莽莽容言內子生色精糠僧孝僧友非翼綢帬宅兆天末無翼故鄉生而既爲天下士沒也應神遊乎八荒

延安府同知啟我劉公墓誌銘

往余與友人論士品獨有取於特立獨行是今之所不容於世者也子何取焉余曰人所取者舉皆囿於是非毀譽之中而余所取者要皆出於是非毀譽之外天其有意斯世乎必多生此數人維持而倡作之意氣激發常能振越一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昔余交劉君啓我殆所稱特立獨行之士乎君皆不諧於俗其意獨就余而余意亦偏在啓我君氣孤岸意不下人以余與君叔父同庚子京兆榜獨折節余是時嘗神廟盛時士之登賢書者舉能自制君已翠萬歷癸卯鄉試余皆過其家嶷然環堵半菽不給坐談朝夕啜苦茗飯脫粟而已人有具酒招之峻不赴或有以事託居間者可賢之士也歟天生斯人而過不副志位不酬才君子惜之崇甲辰余自蘇門歸容城展先壟君仲子世洪來視余言念舊游不勝今昔之感世洪以余知君深懇一言銘諸幽石余雖衰髦於君不忍辭按世洪爲狀君生而破鼻五歲失母出入顧復依父膝側出就外傅誦讀之聲徹里門年十四赴童子試搖筆動千言然以才思橫溢支不入發二十六歲始補博士弟子員即有盤庚序間保定司理熊公某號知人見君文歎萬家時疾大作延醫施藥生全甚衆嘗語門人子弟曰色當前而不淫財當前而不取方是真實學問晚年獨加意禪宗一切幻影都空唯忠孝一念耿耿不忘臨危自書一偈一技一長者亦必錄夾袋中官秦時鼓勵地方勇健楷楫石國柱等百餘人赴闕門以爲朝廷一旅之用且潛消地方嘯聚之患孫少師極重君之知人後楫等各有樹立茅止生元儀嘗晤語於江村於儕人中獨推許君嘗歲餼君奔訴上官雄邑得米七千石復蠲應納之稅若干又勸賑諸中貴人得金九千粥活數

血數升死年僅三十有五有志未竟嗚呼傷哉昔靜修門人三盛里于綱居母喪過毀既而父病綱研夕憂成致疾而卒靜修爲文志其墓茂才甫終父制而致養其母靜修大類于綱之徵言茂才以父誌缺焉爲恨子既爲文誌之矣庶茂才懿行澤潤並題此語使後之開幽光而探道行者有所徵書焉復爲之銘曰

閒閻之貌不逾中十閒閻之年未及强仕貧窶之家田舍之子蓬蒿是居困戹以死然有遠心非關閭里不苟富貴行己有恥有懷二人存沒中理昔之王君今之仇氏三百餘年前後同揆勁骨清風當照溫水

貞恭君陳氏墓誌銘

往聞陶母范母蓋古所稱賢達而有高識者也然一成其子以功名一成其子以名節得之婦人誠難更有非功名非名節而沉深靜遠莫測其意不驚其神爲女史所未聞見者則貞恭君是已貞恭君太原傅道人山母也姓陳氏父諱繩忻州諸生母周二十二歲歸柏舟操十七歲歸於梘孟先生爲傅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諸婦中陳獨以勤慎著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卽山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常甲申之變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介意念沙蓬苦萱怡然安之迄歲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遊者僉議申救貞恭君要衆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卽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顧之而已嗚呼此母之達識何如也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既非不得其死死復何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疚其不甚悲不甚喜總之死生不驚其神絕不作世俗兒女態覺陶母成子以功名范母成子以名節何如貞恭君相忘於無言乎貞恭君內美純備宵婦道之常不能詳述述此一端亦可告後世人寧至八十四卒於松莊之僑舍由轉徙無常家卒時適在松莊貞恭君山之友盟其行與年私稱之者也三子各有子庚長子襄、序諸生北歲亡婦李同日仰藥殉次子仁、山之子眉止之子普潤永永田嗣州守房再從伯父周仁有子醴眉有子連趙赤驥貞恭君已有六孫三曾孫二孫女六曾孫女亦有婚嫁今之不知山者皆指爲輕世肆志之人不知山得爲輕世肆志者蓋有老母之賢許爲之也嗚呼山之所痛心者尤當深隱其辭予雖知之恨衰陋不足以傳百世而下貞恭君之能傳者不獨以其子也系之銘銘曰

貞恭君道人兒兩相信忘險夷何所喜何所悲冠而笄人所嫁笄而冠我所師嗚呼後有信史其亦有考於斯

杜母宋孺人墓誌銘

蓮鹿奉常公倡道江村其從遊士首推東江諸杜文章道德之盛余因得與君異兄弟遊憶余初至江村君異父衡宇公介奉常觴余杯擧秩然以是知內助之賢迄衡宇公歿後次兒裘雅與君異結姻好余寓百樓君異奉母主鹿孺人亦攜家就之公宅而居者逾六年所余室人遘孺人德淑敬稔會約君異之友爲孺人稱壽歲甲辰余自蘇門旋里孺人逝已五年矣家君以志墓之文請感念今昔愴懷姻譜烏忍以

我老辭按狀孺人容城宋氏運使公諱琪孫女蓉州判公諱鳴陽長女也天姓類慧幼失恃導州公博愛之授以女誡咸聞古人節孝事輒能記憶十八歲歸衡宇公御子婦以嚴稱孺人婉娩如約獨得堂上歡與婦姒遊處下逮臧獲若不知家世貴盛者衡宇公少放舉朋游藥醪之設孺人無倦色常內視解佩佐所需衡宇公卽世孺人痛不欲生病臥三年公姑力諭服藥餌稍蘇一意以事老教子爲念每餉食堂上非手濯器釜不敢進味必特設餘必間粗糲示不鈞也夫有缺而婦歲時供餉不遺公姑感慨無論迎醫檢食卽衾褥手澤淚靡不隨孟水下謹而慈而恪以是堂上得安其養不啻衡宇公在膝下也課四子力於學皆掇髙第文苑孺人次第遣聞葉於奉常公以文行倫常相礪勉人謂齊紫如拾芥而叔季忽天其年伯仲竟以諸生老矣家君食貧授徒薇卻饋贈常儀孺人怡然安之門人輩卽託一紘爲世壽孺人必拒之余嘗代爲之請家君曰先外王父宦歸啓橐中裝余母獨不視强之僅受敝衣一襲每語次淚向滑然此非某之介寶出吾母意也會田園如洗家君以歲薦於廷邑使者力促之往旋求歸孺人迎謂曰吾攜香醪神久矣相守窮廬質老人至願又何敢念及祿養也嗚呼有子養志如達明孺人之賢過尹母矣視昔人賢達以聚徒戒子與鑿壁金魚爲何如乎儒人持己肅而待物和敬長慈下感發俱在不言獨家淨四壁母子僧躔家君固恥言貧而孺人更以貧自嫩年八十猶親紡績冒多月拾寸布手指敝庶炊粥半間蔬糲孺人更加乞焉此心之所寓去世俗萬萬矣八十二歲以微疾而逝衡宇公諱黎順天武鄉試子四長卽君異也名越子郊諸生爲余孫壻次超子郁皆隸博士三起四赴貢才孟逝於某年某月孺人合衡宇公兆余復爲誌而銘之銘曰

母之於杜也人以爲婦也而實以爲子人以爲母也而實以爲師抑母之德其及身也當家運艱虞之日然母之德其天也又秋冬閉塞之時瓣香一爇義以成慈寫廬僧躔舌以代舊世皆高子之介我獨頌母之儀夫千百世而後使讀此者知所感慕而有考於斯

墓表

魏義士諱敬益字士友容之沙河里人也爲在里東北去縣城十里許義士生於元季迄今三百餘年元史所載暨聞人所題詩峯亦既昭然可徵不朽矣然邱墟荒蕪牧童樵豎躑躅蹂躪其處安所令悵古者指而識之乎萊陽劉克極時以治苑客來攝令事慨然以義士墓表相屬余因憶容同之言曰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卿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以風天下也然則今之表於墓者獨達官貴人耳不然亦其子孫之爲達官貴人者耳父借以表焉而已其生平行誼其可以勸鄉勸國勸天下者則未皆過而問焉嗚呼表之義如是而已耶余士遵田十頃其施實德於民行聞於朝名傳於野三百年後愈令人歌舞不衰此其精神入於世數之中超於劫數之外固不與儒生俗士以爲表節欲比閭族黨之中遠近親疎之際墟井鄉客以遊醳風雅勸之說

556

則表之所不容已。余不佞所以復劍使君暨公之孫者也。獨是遼田一事。士友之慨慨。節俠千古。嘿嘿有生氣。然元史何以不入義士傳。而列孝友傳。蓋天下未有不孝不友之人。而能爲義士者也。亦未有真孝真友之人。而多行不義者也。況史稱義士性至孝。居母喪。哀毀甘立。則義從孝出。方非襲義。則義士慕孝子慕也。亦可。

御史磊石吳公墓表

嗚呼。此有明天啓間。逆璫煽虐。死忠諫江夏吳公之嗚阡也。惜天啓時。太阿下墜。羣小威仰。附奄人。內外之蒸庶成錦。謏之屈閻閭。朝臣之以諫言取顯禍。質應山楊忠烈公於甲子疏二十四罪首攻之。乙丑疏劾大作。一時正人淪喪。國家元氣。亦隨焉。時御史江夏吳公。以極論汝輔丁紹軾欺誣狀。矯旨廷杖死。嗚呼。公與應山皆楚產也。擊奸之疏。慾忠之論。國史野乘。固大書特書矣。今逾四十年。公季子琮。令任邱寓。書幣走使。踵門索裘墓之文。噫。余伏草莽間。病且老。言烏足爲公重哉。憶乙丙之際。楊應山逮後。當時所驚愕失措。相與力持庭前。俱偃身連呼曰。不干我事。不干我事。越二日。丁匿不以聞。公母舅然鬚曰。兒其以諫死乎。兒能舉榜。身得爲榜母足矣。戊辰崇禎即位。追卹死諫諸臣。贈公太僕寺卿。恩優三代。蔭一子。入監讀書。賜祭葬。册命誥詞有曰。楚材摧折者多矣。而獨獨杖。杖或不至死。尚且死。創兇極矣。其加監如法。以表忠魂。嗚呼。公之死。可謂不辱其身。不辱君與親矣。高陽孫文正挽公曰。世人徵富貴。遂媚要人。至殺其所欲殺。以媚而並殺其防我富貴者。以爲不如是。無以長富貴。曾無何。頓捐其富貴之身也。當時操刀之奄。已大肆其殺機。而頓刃之奸。隨先奪其虎翼。一死御史。尚可維囚。莊於苞桑。獨悲其拜杖待斃之頃。猶殷殷以三疏未上。從容絕命。死不忘君。昔椒山公以誅嚴嵩而先死。嵩卒爲椒山所誅。磊石公以擊丁紹軾而見傷。紹軾隨爲磊石所擊。忠魂烈氣。不獨有撐世運。抑且蚤鑒殺機。千載下讀公之文。過公之墓。未有不腐心流連涕泗。相與感慨而興思也。公生萬歷乙酉年。僅四十歲。子四。長駁。以蔭入太學。次竅。次琮。俱慶生。次琮。卽任邱君也。女三。孫十七。孫女五。曾孫女七。婿娶詳狀中。任邱君追念先型。殫心實政。應有以慰公地下之望。某聲瞶衰老。敬吮毫而應千里外之請。

司禮監掌印雲峯高公墓表

崇禎甲申三月。逆闖陷京城。先帝慟起。推案先殺公主。命國母投繯。遂自經萬歲山。時文臣殉義者。范內閣、倪司農而下二十餘人。勳臣戚臣殉義者。張惠安、劉新樂、竇都尉而下。不及十人。武臣殉義者。賀副將、高指揮而下。僅七八人。而內臣殉義者。王督勵、高司禮而下。則不下二十人。然督勵六軍總帥。國之存亡。君之生死係焉。而司禮則垂老閒居。不與聞國政者也。獨能烈烈與名下十人同焚死。眞可謂純忠大義也哉。按公初名升。號雲峯。道號復初。順天府永淸縣信安鎮人。先代多隱德。父名志。母甄氏。弟兄四人。長節次選。四歲。公居三。生於隆慶己巳十二月十二日。萬歷癸未年十五。選入內廷。隸大司禮張成名下。讀書博覽。遇事明決。披內書堂。歷兩司暨皇史宬。提督光宗御極。撥東宮紀事。熹宗御極。命掌司禮監印務。

之波。陰結倚伏之局。而其人之中藏已遍諸矣。紹軾咬定題目。直複發揮。只緣馬世龍面去。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天世龍一採戈投甲之武臣耳。去留何足以謝天下。何足以報皇上。當今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橫橫。人情慘於蜩螗。國勢危若纍卵。如此正大題目。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揆席文章。僅借輕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其有不可解者。方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賴受持達知遇。以父安社稷者。其道安在。是謂盲者次輔。隱實者次輔。有題目而無文章者次輔。誤國欺君。莫此爲甚。二十五日奏上。閣票擬已有旨了。姑不究。丁輔喉崔魏。矯旨削奪。廷杖一百。緹騎控馬索公。公適同兩諫垣在某侍郎家。衣服未易。而緹騎至四座相顧無人色。公獨從容向前曰。昨具小疏入告。此來必爲我。祝執索挽去。抵午門拜杖。血飛如注。肉成糜。骨節碎折。猶聞誦天子聖明不絕口。稍甦。語所知曰。杖亦君恩。惟具小疏四箱。綴入告其一耳。諸君當爲我繕後三疏。次第封奏。可告無罪於先王。又語侍者曰。母氏遠隔數千里。豈知兒今夕爲國死。未嘗氣絕。時丙寅正月初二日也。公死。牒者走報丁輔。丁方手茶碗。墮地碎。俄見吳御史從外來。驚愕失措。相與力持庭前。俱偃身連呼曰。不干我事。不干我事。越二日。丁無疾死。公訃抵江夏。闔門慟怖。匿不以聞。公母舅然鬚曰。兒其以諫死乎。兒能舉榜。身得爲榜母足矣。戊辰崇禎即位。追卹死諫諸臣。贈公太僕寺卿。恩優三代。蔭一子。入監讀書。賜祭葬。册命誥詞有曰。楚材摧折者多矣。而獨獨杖。杖或不至死。尚且死。創兇極矣。其加監如法。以表忠魂。嗚呼。公之死。可謂不辱其身。不辱君與親矣。高陽孫文正挽公曰。世人徵富貴。遂媚要人。至殺其所欲殺。以媚而並殺其防我富貴者。以爲不如是。無以長富貴。曾無何。頓捐其富貴之身也。當時操刀之奄。已大肆其殺機。而頓刃之奸。隨先奪其虎翼。一死御史。尚可維囚。莊於苞桑。獨悲其拜杖待斃之頃。猶殷殷以三疏未上。從容絕命。死不忘君。昔椒山公以誅嚴嵩而先死。嵩卒爲椒山所誅。磊石公以擊丁紹軾而見傷。紹軾隨爲磊石所擊。忠魂烈氣。不獨有撐世運。抑且蚤鑒殺機。千載下讀公之文。過公之墓。未有不腐心流連涕泗。相與感慨而興思也。公生萬歷乙酉年。僅四十歲。子四。長駁。以蔭入太學。次竅。次琮。俱慶生。次琮。卽任邱君也。女三。孫十七。孫女五。曾孫女七。婿娶詳狀中。任邱君追念先型。殫心實政。應有以慰公地下之望。某聲瞶衰老。敬吮毫而應千里外之請。

司禮監掌印雲峯高公墓表

崇禎甲申三月。逆闖陷京城。先帝慟起。推案先殺公主。命國母投繯。遂自經萬歲山。時文臣殉義者。范內閣、倪司農而下二十餘人。勳臣戚臣殉義者。張惠安、劉新樂、竇都尉而下。不及十人。武臣殉義者。賀副將、高指揮而下。僅七八人。而內臣殉義者。王督勵、高司禮而下。則不下二十人。然督勵六軍總帥。國之存亡。君之生死係焉。而司禮則垂老閒居。不與聞國政者也。獨能烈烈與名下十人同焚死。眞可謂純忠大義也哉。按公初名升。號雲峯。道號復初。順天府永淸縣信安鎮人。先代多隱德。父名志。母甄氏。弟兄四人。長節次選。四歲。公居三。生於隆慶己巳十二月十二日。萬歷癸未年十五。選入內廷。隸大司禮張成名下。讀書博覽。遇事明決。披內書堂。歷兩司暨皇史宬。提督光宗御極。撥東宮紀事。熹宗御極。命掌司禮監印務。

侍上讀大學在明明德、因賜名時明。公居恆以成就君德自任。時講官孫承宗韶公及王安曰。民間家塾講習朝夕。聚首促膝。和習而熟。今上御講筵。恭默無一問。難臣下日跼蹐而退。何由熟也。皆朝奏事例有口答。今借此機與公等約。上問某句講官通俗細解。起發問難。俾上通曉機務。與臣下日親日熟。此啓沃之要也。公善之曰。非復午講不可。安謂當請修九五齋。公曰。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朱夫士階道意。何必經齋而後講乎。公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嘗面述監撫亂朝政。維繫紳。救安公。述章求退。杜門謝客。迄懷宗入繼大統。三召就命。令掌南海子提督。併提督保和殿惜薪司及司禮監諸印務。公再四懇辭。不許。暫攝司禮監事。公蓋齊上命題。乾清宮匾額。公顏以敬天法祖四字。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上御筆以忠純二字旌之。賜以圖冢。一日御批。令票擬箚奏。公俯伏委曰。天下大事。閣臣五六員。尚不能了。臣備員內廷。縱有才票擬之權。豈可假內官之手。皆從中出。恐萬世後有累聖德。上不聽。令之出。公竟日不食。上感悟。召令毀票。公奏曰。此票是皇上御批。臣何敢毀。上收票自焚。遂承旨專理司禮監事。上郊天。御馬驚奏請皇上閱視。試馬走驟。上問馬宜看否。公奏曰。臣聞聖人有言。諦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況秉政乎。上叱曰。偏是你有這些話說。各官退食。公獨俯窗外不敢動。少頃聖怒釋。撫牀指曰。你如何不去吃飯。公伏曰。臣肩總留。犯天威。該死。上喜曰。這奏誠是。無過。自苦三年。因病辭杜門不與朝政。讀書寫字。與門下後進談忠節義烈。自範範人。毫無所苟。逆閹薄都城。上命內官。凡在籍在朝。俱集守城。公名下褚璽章。擊賊死焉。城陷。公先一日。令人備棺於東堂。至日。正衣冠。拜天辭闕。大書于壁云。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貴等。閹門死節。三月十九日辰時。書畢。臥棺中。名下十人。李繼貴、曹化淳、王承恩、王之心、王德化、徐文科、郝純仁、徐養民、宋輔震、馬鯨、張行素、李廷弼、王家棟十人者。俱焰死。舉火焚堂。棺屍俱爲灰燼。方正化總監保定。奉公遺囑。擊賊死之。合褚璽共十二人。嗟烈矣哉。余嘗讀史傳至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未嘗不詫嗟歎嘗以爲十大夫之所難。今公之烈烈而死也。則益難矣。而十二人俱從公烈烈而死也。則益難之難矣。三百年祖功宗德。培此幾節孤忠。殺身成仁。合十二人以成仁。仁更峻然矣。余生取義。合十二人以取義。義更峻然矣。無論當代。鮮與之比。即古昔賢哲。其可以愧天下後世爲臣而懷二心者。公嘗七十六。逆閹遣緹騎逮公。公聞命。自投於地。大呼曰。我東林也。遂絕。緹騎舁公置轎中。舁至門。公已蘇。緹騎舁公置轎中。舁至門。公已蘇。緹騎舁公置轎中。舁至門。公已蘇

死。即溝壑道路無恨也。戊戌六月。竟死曠墓東北石柱下。其意蓋謂公和無妻子。己亦解夫。或有所慕悅於心。故從之遊耶。娘夫行徑。踽踽涼涼。爲世人所吐棄。但其立志不苟食。不苟生。其中固有異焉者矣。死之日。新鄭紳士有欲爲立傳者。訓子予予曰。史多失眞。非毀即譽。自非聖人。則不能無毀譽也。倏夫少知讀。乏才技。以衣冠子。貧窶不能自養。遂甘心一餓。亦過矣。然其所不可及者。生死之間。勘破已久。欲死即死。絕無沾滯。此非識力過人。未足與語也。予與其父爲年友。倏夫臂欲師事予。予以世誼謝之。今與同人鐫一石於墓側。而記其顛末如此。不欲以不情罔後人也。

范烈女墓碑

婦之節有分矣。死節較守節爲烈。而女子之死節尤烈。君於壯穆臣於君。子於父。妻於夫。分定於天。情根於性。其死也。理之所不容逃。義之所不容辭。而爲君死者同科。則尤烈之烈矣。若范女烈實足異焉。烈女保定滿城人。字易水田氏子。適倉米娶而殆。女欲赴。母弗許。遂漸飲鴆曰。生薄爲田氏人。死當作田鬼。嘔血二日。母掖之過田氏再拜姑前。乞留夫棺同窆。言訖氣絕。嗚呼烈矣哉。女不事詩書。一逢戶弱賀耳。何其炳於大義。而剛斷明決至此哉。更可異者。當北春寒。庭前海棠未發。烈女靖節之夕。羣蕊一夜大放。色並白。嗚呼。人耶天耶。至誠動物。神鬼效靈。此又古今所未及聞。未及見者也。考紀載祥符陳氏。未成婦而死。楊子嘉與項氏。未成婦而死。周子謂蘇林氏。未成婚而死。陳子其軍俱與范女埒而草木獻瑞。天人交感。則從前未有太守胡公若恆。聞其事而亟爲旌揚。以愧婦人之畏二夫者。太守亦賢矣。政事自循名責實。至而名自彰。雪棠紀感。雖云鬼神旌異。而烈女之貞英純一不二。則人也而天矣。異而未離乎其常也。辣常之異。惟幻惟妖。烏何異之足云。烈女伯父良鼎。與翁時雨介王生徐佑。徵文于千里外。予起矣。久謝筆硯。但欽企烈女。不自知其不文也。烈女父良謨。諸生。母劉早亡。姑孀撫之爲己女。表而出之。俾世之人。因烈女而知生烈女之人。與養烈女之人。則烈女又孝女也。

行述

楊都君明宇行述

駙馬都尉楊公執母率婦人之喪。過毀而病。復以卹與疏屢留。疑苦增劇。遂不起。蓋死孝哉。公至性天植。先年丁父艱。廬公墓。艱毀甚。謝御祭。拜不能興。强興復仆。侍御王公孟箕咨嗟感歎。以聞。求覓恐。既而請歸葬。十二疏未俞。遂伏闕匄奬。不入口。上大爲動。是時肢體面貌無復人理。徵七恩得不死。而終以母死之日。薦紳先生。都人士無不流淚。公以儒家子承上遷衛長公主至哲倨矣。而謙抑折節。好古行義。一洗貴戚之習。鄉國誦高誼者。或以俠擬之。而實未盡公也。公家固安。值歲饑。出粟數百爲賑。邑庠三百人。始祖奉詔內徙。卜居容城。舍於縣治北十里之賈家莊。六世祖廷寶。始遷北城。生大父。幼而聰穎。不好嬉戲。喜讀書。十六歲入邑庠。又七年。曾大父棄世。子然一身。雖指據家務。而不廢舉子業。遂大有聲於藝林。每試輒前。金廬監青衿士負笈從遊者。顯相接也。正嘉時。文尚繁縟。爲文獨簡切理要。累科不第。嘉靖辛酉。以副貢入闈。始得雋。主司極賞其文。謂可擬元。時年已逾四十矣。閉戶讀書。其塞素無異諸生時。謁選授淮南府沐陽令。敬士愛民。暨不取一錢以自潤。蕞爾火耗。亟爲能裁。不批詞於佐貳。而贖鍰盡絕。紳

三月。即以養親棄官歸。可謂不負公矣。容城謝耳伯婦李老矣。公憐屬。公合諸大夫表其門。其張義節孝如不及。亦氣類然爾。公既以孤意獨行。出曹偶之外。不結貂璫。不附權貴。唯樂從賢士大夫遊。聞某善士。即劄記之。苟可身當。不憚屢先。而恒綽有餘雅。與同志相期許。默運其扶陽抑陰之意。于行所無事之中。公眞天下有心人也。其樂善不倦。如水火燥濕之不可假易。其執極不變。如地維天柱之不可搖撼。其探淵堅忍。不輕發。不中沮。如星宿之源。紆曲婉轉。極百折而勢必東也。故事尚主者。夫婦勇姑之間。誠有如長樂王太后之識。而太祖之制實不爾。公據祖制爭。苦力天子竟從其請。識者比之于虞淵取日。知言哉。蓋公目中本無富貴。故於行所見。即跡近亢。氣近憊。而極重難返之勢。非如是烏克挽之方奪俸習禮胃監時。粗糲自給。簞食外無他味。復值雨連月。官舍無寸隙可棲。舟壘几案。手一卷。坐于其上。不假臥者十餘晝夜。蓋公每謂丈夫落地。須耐苦楚。自憐與人憐者。皆婦人也。故當時旁觀者。爲公不堪。而不敢以呵呴之言進。即如近執母喪。實以七日不食。遂成脾病。親知執有病之儀。强以滋味。公佯諾。終不御。卒以殆生。嗚呼。世所樂乎爲貴者何如。而公之生平。乃有寢夫賤隸所不能受之苦。甘之若飴。聞貴戚中以公素絕聲妓。置妓招之。席半。妓出。公趨歸。不可留。主人笑謂何自苦乃爾。公曰。若謂吾苦。吾亦謂若苦。若謂若樂。吾亦謂吾樂。斯言也。其所自得深矣。蓋公資固超絕。而尊師學道。俱匪質際。其重時受業師。與貴後教習諸公。俱名其有志。期以大業。公眞不負所學者乎。田儀部大年。公教習師也。歿而公製服爲位。齋戒祭奠。有業師母婦居爲。置腴田使無憂老於在三之節。何媿古人也。公以忠報國。以孝報親。以義方教子。堂中置酒卷。外無雜賓。賢士大夫。外無雜交。綱常名教外無雜言。入其門。即索接謁。而大雅之風。已冷然盪人肌髓。即一戚臣而隱然係斯世之望。爲世道計。則公不宜死。而自公論。則死何憾焉。公素不諳俗。復死于過毀。悠悠之口。且劬中行之論。以病公而過則過矣。誰能如公過者。公名春元。字仁甫。即字其號也。其子姓生歿日月。俱載誌中。不及贅。嗚呼。公之懿行高節。人人知之。而公之苦心深慮。非深相知者。恐未易窺也。余不佞辱知於公者垂十餘年。亦特就其所習聞習見者。舉而識之。非敢謂盡知公也。公東嫂論交。嫂遍海內。嘗更有締結。超於尋常耳目之表。倘憐長君今日之哀誠。而賜之教。庶可以因語言而見乃父之精神。是其乞言意也。

先大父敬所公行述

余不及見大父。烏能述大父之語言行事哉。然有得於季父成軒公所記之實錄。與夫父老之傳說。則徵音猶可想見。忍不一述。使孫曾而下。共仰祖德宗功於無數也。大父諱臣。字汝鄰。別號敬所。其先小興州人。始祖奉詔內徙。卜居容城。舍於縣治北十里之賈家莊。六世祖廷寶。始遷北城。生大父。幼而聰穎。不好嬉戲。喜讀書。十六歲入邑庠。又七年。曾大父棄世。子然一身。雖指據家務。而不廢舉子業。遂大有聲於藝林。每試輒前。金廬監青衿士負笈從遊者。顯相接也。正嘉時。文尚繁縟。爲文獨簡切理要。累科不第。嘉靖辛酉。以副貢入闈。始得雋。主司極賞其文。謂可擬元。時年已逾四十矣。閉戶讀書。其塞素無異諸生時。謁選授淮南府沐陽令。敬士愛民。暨不取一錢以自潤。蕞爾火耗。亟爲能裁。不批詞於佐貳。而贖鍰盡絕。紳

士餽還一尊一巢外盛謝不納。經沐陽任止以新生。公受二輕幣。餘仍散給家人。此余太母楊太君暨先府君時時稱述不置者也。宗族親友過署者。一聊以敬。則數日不與相見曰。做官要做無非爲子孫計。不知一要錢而子孫做矣。學博某者自謂老於世故。背教以三面待人。曰入家一面。臨民一面。見官一面。乃可以遊於官而託於世。大父笑曰。吾以至誠待人。平生只此一面耳。烏能三教。右大慚。緣以成隙。乃假邑多缺稅。陰潛於郡守。竟以不善催科獲罪。謫遼東行太僕寺簿。遼左邊陲所隸皆衛卒武士。有千夫長坐事而非其罪。以重賄求免。鞭卻之曰。無以爲也。罪如巢渰。必不汝貸。雖賄何益。罪如不渰。吾自貸汝矣。理此性。想老父母之所深原。亦上蓋之所共諒。乞轉申免令赴部。仍候公車。則素心不負。後用可期。免自誤。幷免誤國。所關非淺矣。

辭赴部呈甲申九月。巡方柳公實東特薦。奉旨陞內院撰用。令有司敦促赴京。

呈爲衰病實難赴選事。某中萬歷庚子科鄉試。迄今四十六年。行年六十二歲。犬馬之志已衰。青雲之夢久斷。且生平病胃嘔吐。歷食遲復。病目昏迷。自癸酉三年。奉旨酌用。業已病困八年。再以保舉嚴催赴選。竟以衰留。躬值盛朝。特興旌詔。屢頒前按蓋柳公祖疏薦。已經具呈申請。仕得不揆實再控。竊念某同薦賢書之人。在世者已寥寥不多見。甯復有登仕籍者乎。況某已因頓有五十年之前。甯復襲讒於十五年之後。古來無此情理也。伏乞鑒實。轉申以安殘喘。

陳寬馬價呈

呈爲祈憐民窮。懇恩奏請。俯賜鋤恤。以保殘黎事。竊照容之隸於畿南也。赴僕五里之牛。村特四十有餘。宇稱彈丸之小。至此極矣。然介於定興安肅雄縣之間。東西南北交馳。則容爲戎馬往來出沒之地。故撫論大鄉小鄉。而另輸之死傷鋪掠。始過半焉。至於金錢衣服。席捲而去者。十不存一矣。牛馬驢騾。空廐而往者。百不存一矣。骨肉之存亡。既慘於目擊。寒之迫切。復傷於心痛。曰此私家之困。非急公之事也。至寄養大馬。搶去一百五十九匹。則撫人不在其數貼之中矣。實補有心。發價無力。且二麥已爲冰雹壞盡。秋成復爲兵馬踏殘。賦稅之徵求。非有人而無路可辦。叫按糧而無人可索。傷哉小民。從前有不能驗之父兄。此後無可窮之妻子。若徒以爲此未經殘破之城。而恣無冤政。是容之聚父子兄弟。竭力而守此一塊土者。反以逭累於無告之子遺也。試觀今日之人情大有可慮者矣。驚魂未定。訛言繁興。勢無可奈何。便無復顧惜。實生而在可勝痛哭耶。總賴我公祖天地父母之心。上爲聖主普好生下爲生民求活路。於極弊難救之時。而默運維挽調燮之手。以實生此一方民。功德豈淺鮮哉。況容以斗大孤城二千餘騎。環而攻之者七日。在諸生固不敢明言以自矜。卻然較之新城以劉澤清兵而守。滹水以王忠兵而守。滹州以王樓暨諸援兵而守者。則容實未嘗假一兵假一器。此中豈無微勞。憫其勢。則當憐其苦。憐其苦。則當憫其私。而大馬與錢糧。則無人不欲遂其私者也。夫敘功敘勞。當事自有激勸之典。猶可相忘於不言。而議論議恤。餉民實切性命之憂。豈容不急爲請命。李延老公祖持功罪之衡。操賞罰之鑑。或念守土之勞。

呈

免赴部呈乙酉九月。禮科王公正志保舉。奉旨取用。部繳趙僅。不赴者除革。

呈爲轉申乞免赴部。仍候會試事。某學古近迂。爲儒趨拙。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舉有徵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徑典。亦學人希遘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剋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強人。用世者必先度己。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任鉅屑煩。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鄙有年。計僧多次。包羞點額。倦士之志益堅。帶病聞方下帷之心難死。張舌猶在。桑硯未穿。豈甘屏棄於牛溲馬勃之間。相戒之道。訓亦

不肯生平自矢之初心也。況學而不優。聖可言仕。人即知我。孰若自知。滄驪之信未能。且辭任便。子恙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葉而就文場。箝枝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間哉。此理此性。想老父母之所深原。亦上蓋之所共諒。乞轉申免令赴部。仍候公車。則素心不負。後用可期。免自誤。幷免誤國。所關非淺矣。

辭赴部呈甲申九月。巡方柳公實東特薦。奉旨陞內院撰用。令有司敦促赴京。

呈爲衰年病困。勢難就道事。竊照某中萬歷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痼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昏瞶。邇復新病瘡瘍。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顧其餘生。不意按蓋柳老公祖。啓薦所屬。猥及庸陋。感昧固自知恩。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睹而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衰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即伏枕。且忘銜結。

再辭赴部呈乙酉三月。少司馬劉餘佑舉知。奉旨遵內院考試。

呈爲衰病實難赴選事。某中萬歷庚子科鄉試。迄今四十六年。行年六十二歲。犬馬之志已衰。青雲之夢久斷。且生平病胃嘔吐。歷食遲復。病目昏迷。自癸酉三年。奉旨酌用。業已病困八年。再以保舉嚴催赴選。竟以衰留。躬值盛朝。特興旌詔。屢頒前按蓋柳公祖疏薦。已經具呈申請。仕得不揆實再控。竊念某同薦賢書之人。在世者已寥寥不多見。甯復有登仕籍者乎。況某已因頓有五十年之前。甯復襲讒於十五年之後。古來無此情理也。伏乞鑒實。轉申以安殘喘。

陳寬馬價呈

呈爲祈憐民窮。懇恩奏請。俯賜鋤恤。以保殘黎事。竊照容之隸於畿南也。赴僕五里之牛。村特四十有餘。宇稱彈丸之小。至此極矣。然介於定興安肅雄縣之間。東西南北交馳。則容爲戎馬往來出沒之地。故撫論大鄉小鄉。而另輸之死傷鋪掠。始過半焉。至於金錢衣服。席捲而去者。十不存一矣。牛馬驢騾。空廐而往者。百不存一矣。骨肉之存亡。既慘於目擊。寒之迫切。復傷於心痛。曰此私家之困。非急公之事也。至寄養大馬。搶去一百五十九匹。則撫人不在其數貼之中矣。實補有心。發價無力。且二麥已爲冰雹壞盡。秋成復爲兵馬踏殘。賦稅之徵求。非有人而無路可辦。叫按糧而無人可索。傷哉小民。從前有不能驗之父兄。此後無可窮之妻子。若徒以爲此未經殘破之城。而恣無冤政。是容之聚父子兄弟。竭力而守此一塊土者。反以逭累於無告之子遺也。試觀今日之人情。大有可慮者矣。驚魂未定。訛言繁興。勢無可奈何。便無復顧惜。實生而在。可勝痛哭耶。總賴我公祖天地父母之心。上爲聖主普好生。下爲生民求活路。於極弊難救之時。而默運維挽調燮之手。以實生此一方民。功德豈淺鮮哉。況容以斗大孤城二千餘騎。環而攻之者七日。在諸生固不敢明言以自矜。卻然較之新城以劉澤清兵而守。滹水以王忠兵而守。滹州以王樓暨諸援兵而守者。則容實未嘗假一兵假一器。此中豈無微勞。憫其勢。則當憐其苦。憐其苦。則當憫其私。而大馬與錢糧。則無人不欲遂其私者也。夫敘功敘勞。當事自有激勸之典。猶可相忘於不言。而議論議恤。餉民實切性命之憂。豈容不急爲請命。李延老公祖持功罪之衡。操賞罰之鑑。或念守土之勞。

則容與新城等處。微有不同。或妄播兵之慘。則容與定興諸縣。似亦無異。懇乞老公祖哀憐。奏請破格獨恤。庶倒懸可解。民命可甦矣。

陳氏舉節呈

竊惟守節之義。自古難之。第守於上成下替之時。此節之難而易也。守於左仰右危之際。此節之難而難也。難而易。則稍姻女訓爭知勉焉。難而難。非獨乘坤貞未易持也。茲本縣孫國祥妻陳氏。生於偕門。幼多慧性。十有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既殉夫以爲井底之魂。禍起酲牆。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以兒在眼稚女始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故之祀將餒。遂毀形以矢從一之志。而斷耳以寂姊妹之緣。事儘可傳。情不容已。片段粒米。便胎同胞之憐。輪澮帖心。乃爲見義之勇。謹告。

助葬李節婦文

劉耳李節婦已棄世矣。其節完。其名美。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舉覓而無慚色。眞所謂女中之丈夫也哉。嗟乎。世路悠悠。多少鬚眉成繞指。清結片片。偏從巾幗賦剛腸。吾嬴日擊之而內愧矣。衆議合詞。仰瀆尊聽。蓋居恆徘徊國史。載履綱常。號不衰燄美於千載之前。豈可忽於親旦。與其我闡揚於百年之後。孰若顯於當身。伏乞俯採公評。大昭淑節。一以堅氏之末路。一以挽風之澆瀉。

張氏節略呈

本縣儒士陳某妻張氏。心堅金石。操介冰霜。十有六歲。而鬱聲和。廿有五齡。而琴絃斷。嗚心絕地。悲夫子有志未伸。斷粒呼天。痛孤兒無父何估。幾度銷魂。遊地下。盡謝鉛華。多方強起。侍堂前僅存親息。寒烟冷月。事異姑曲盡慇懃。永日窮溫。撫嬰孩倍極淒慘。織以佐薪。機聲較書聲更哀。嚴勝於慈愛之因勢之。乃見兒有一事之職職。氏爲盡日之忘餐。蹤拜相看。點點淚流几上血。死生在眼。聲聲哀徹堦頭雲。以故其子承封年方弱齡。固知異乎三子。撰髮未覆額。早已登乎萬里橋。嫡道母儀。氏兩著矣。守難死易。氏一貫之。蓋氏爲希古處士之後。故性多諫烈丈夫之風。此生之局段可完。斯世之綱常有神。

募疏

爲旌忠節建祠疏

惟我燕右。挺生哲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明於爾室。奏績隨見於常官。說約一編。點滴遡孔孟。認真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養高尚志之心。蹈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念與城殉。家在城南。獨設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然。節盡荒園。碧溝孤臣之血。神飛遼漢。蒿頹九廟之盤。星仁特許以專祠。記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始。既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涓日告成。尙翼友朋親知之佐理。宜堂宜構。行看廟貌之輝煌。載經載營。先聞同心之踴躍。

募助劉元樸疏

劉君元樸。醫道端大。既居德行之科。復擅岐黃之業。擇一術而避世。假半楹以藏身。描以謀生。短於射利。萱親尙寄。靡於淺士。荆妻復暴。露於居停。應門乏三尺之童。送死艱一衾之備。低眉常歎。俯膺自憐。斂首裹形。孝子盡其在己。隣里助葬。古人誼有同心。義自相安。理有攸當。在我盡各捐半臂之費。則劉君得成

所事之襄。豈非風俗之醇。而人心之厚也哉。

助婚趙孝子文

楊村孝子趙廷桂者。總而無知。止知有母。貧不能養。不惜割股以養其母。究也母之身。復以不藥而愈。嗚呼。誰非人子。而廷桂不識哲之人。乃無愧于爲人子。此以視世之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何如耶。桂年近三十矣。不能娶妻以養其母。顧吾黨諸君子。各省一途之費。共成孝子之緣。事儘可傳。情不容已。片段粒米。便胎同胞之憐。輪澮帖心。乃爲見義之勇。謹告。

助葬李節婦文

劉耳李節婦已棄世矣。其節完。其名美。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舉覓而無慚色。眞所謂女中之丈夫也哉。嗟乎。世路悠悠。多少鬚眉成繞指。清結片片。偏從巾幗賦剛腸。吾嬴日擊之而內愧矣。衆議合詞。仰瀆尊聽。蓋居恆徘徊國史。載履綱常。號不衰燄美於千載之前。豈可忽於親旦。與其我闡揚於百年之後。孰若顯於當身。伏乞俯採公評。大昭淑節。一以堅氏之末路。一以挽風之澆瀉。

重修寶巖寺募疏

予屬儒不解佛法。開之顧子涇陽云。告子禪宗也。性無舊無不善一語。括盡千經萬典之蘊。能其得力。在不得勿求。故其功徑省。而於世緣一切染著。偏能割棄。羅子念菴亦云。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寓。以顯其神。未於此得於彼。低昂勝負之勢。不得不有所歸。釋氏爲能遠俗捐累。雖無意專擅。其偏長殊力。已足先聖正不必相襲。不以相借而加顯。不以相捐而加晦。各有極詣也。吾儒以經世爲業。可以兼收二氏之長。二氏以出世爲心。自不能合并吾儒爲用。周程諸大儒。洞見本末偏全之故。故以備陶漁鑄冕之一得。若夫爭於所勝。中無所主。而甘心爲佛氏作護法者。不獨爲尼山之罪人。即山當亦不以爲功人也。北城寶藏寺。創始於元。重修於萬歷八年。此古刹也。自先大父至今日五世以交會友之地。殿宇將圮。住持僧如通。惟毀佛像。發願修葺。釋子本等。事莫先於此。念萬歷八年重修之役。先人實與聞其事。故不辭敷言。以告我同人。一簣積之可成山。一勺充之可爲水。但求隨心。便是實德。

夏峯先生集卷八

記

乙丙記事

乙丙逆璫魏忠賢竊柄。誅殺異己。左僉院光斗、吏科都魏大中、與副院楊漣同時被逮。余不佞。素厚左、魏之知。副院向二君。亦有知己。言謎未到。魏科都長子學洊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攜其父手札二。一寄鹿化麟。一寄余。大要謂視巢之下無完卵。周文選順昌。遣使護舉洊。亦有字道。職方鹿善繼曰。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以魏科都之苦節。亦覓不免。被逮之日。士民號泣遮道者數萬計。家無百金之產。士大夫籲金數百。始能啓行。寃憤之氣。繾綣感動。今其長公隨乃爺以行。而道孤援絕。欲仗公爲之藉庇。更厚望於孝廉孫公。恐謂兩公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公子。不至失所。令魏科都得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惟兩公心照。臨楮慘然腸斷。倘意書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不能不重感足下高誼也。時警繼以職方贊孫閣部。承宗於由海左。魏諸君皆平時契交。故鹿太公正毅然爲之設楊。凡脫禍解厄。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僉院亦先有使以二札道余暨鹿化麟。略云。二君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楊門。知泰廷之哭。不同于泛泛。翼日。化麟暨余爭弟奇。查遂入關門。余上書閣部。略云。左、

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窟宅地也。道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燕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子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攻僧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洋邱原國之品。固當首鼎獻吉。何次楩取望。某無能。哭訴尚負愧于茂秦。閣下功德涵蓋。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開府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以此事處之。當必有濟。化麟奇產抵關。善繼與閣部日夕謀所以脫諸君之難。後以巡視薊門一帶。請覲君面議方略。此亦其意中一事也。某已者謂閣部提關門兵來。得君側。善總爲謀主。逆賢疏御揣而哭。夜半差官奉嚴旨止之。至通州而返。左僉院過白溝。先有字道。張果中期余相會。余至而胡向化亦至。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院舉止自若。徐曰。弟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余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要孟定。僉院爲收淚以謝。謂向化曰。僕被逮。人多避之。公肯乘過視。便見友誼。轉劍不敢勞再顧也。邀子再會於公署大門內。月下相向。謂余曰。邊火金吾公子云。當事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余曰。事屬一體。義自相關。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黨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若婉轉其中。庶幾有濟。余時舉此言以告左。左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余曰。公不必問。第聽之而已。左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之中。頗覺一枝。聊爲棲止。余究其人。乃云。即其八弟光明也。因引魏學洊同住鹿太公莊。余草堂、地僻築淺。兩家子弟。雖不棄而見過。然不肯久留也。左過白溝之二日。科都魏亦遣至。爲詢果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余。而緹騎苦不肯容。魏屢聲斥之。快快而去。時子正有事就舉洊。錯此遂無及再晤矣。左、魏既下獄。掠追甚嚴。三日一比。五日一棼。意固不止於完賊也。舉洊每棼流貪不下咽。必欲入京伺動靜。又苦此身無安頓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攜二僕。余仲兄奇遇伴之往。洊何留良鄉道中。仲兄暨一僕入都。住牛倭臣家。其僕自獄中往返。朝出暮歸。迄今主人尚未知爲魏使也。一日魏使過錦衣王薇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寧。他住良鄉某處。我盡知之。但戒嚴緝事諸役。不明言耳。洊因避過王。王素交左、魏。乃披赤相示。洊歸。以余曰。王君可稱字內膽氣男子。就中蓋多有周旋之力焉。左擬贓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南來者未必即至。且魏介節之士。家固簞瓢。鹿太公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炙蒸築釜。釀金于二百里外。其得三百餘兩。其高義者。則有王永吉之百金。楊光夔之五十金。杜漸從右已然。又何憾于今之世哉。永吉時爲定興令。三金二金者。亦不下數十人。嗟乎。義者寡財。財者寡義。從右已然。又何憾于今之世哉。永吉時爲定興令。洊付還一函。余託楊孝廉茂代致永吉。因期余過茂處。出百金于袖中。付余曰。金不于此處用。使爲天地間無益之物。余急付魏使北上。隨即科都蹇杖下二日矣。洊已跟蹌扶柩去時。爲洊下楊者。固安有賈三魁。定興有計顯遠。皆取以爲入都便路。僉院售爲屯田使。付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水糧之利。又付爲舉使者。脩拔高等。悉知名士。太公一集。鄉民約凡十三場子粒。每畝出餐一文。使可得數十萬緡。一集書

衿約各隨心力不拘三錢、二錢、一兩、半兩、便可得數百金。聲息所通、各處俱有任事者任邱若弘若遹父子兄弟多者數十金、少者數金、淸苑賈柳霖、雄縣蘇湯宇、新安李裘實、陳謁言、李雲、梁大用、容城崔庾、胡向化、王拱極、新城張巢中、孔心學各集同志各攜數千金、數日之內、翼湊數百。巢中拱極、接替爲送、而至。而衮院同科都俱斃杖下矣。風聲一播、道路洶傳。長安中貴有揖而目之者曰、鹿封君爲左家斂銀若干。恐不利親友中、每作危語沮阻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我固謬之矣。太公時謂余曰、左、魏二公。與小兒素稱道義交。今急來相投、而中道見避、不獨衰朽不齒於人。小兒亦何以立於天地間乎。吾儕見古人以死殉義者、未嘗不豔稱之。今先事而自作迴避、實愧此掀眉。余曰、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自生後悔。左既斃、除楊光夔之百二十金、仲兄暨王拱極親付僉千、齡徐銀各照原單給散各家。有情不容已、思欲伸一奠於途次者。倘存有五十金、逾年而周文選又遞至矣。時鹿職方已從閘門入里、周之友朱祖文、字完天、攜北平書二、一付職方、一示余。其言曰、數年闕別、時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南路、均膺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仲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謀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囑也。此事下獄情形、俱前揭之所已經、不必然之頭緒。一切可省。只有去訪王蒞民一著、不意王出都、而周亦擬賊五千、周之貧固不減于魏也。祖文回、復與太公所計、悉無遺者。職方又熟籌而詳計之。挪移借貸、共湊百餘金、又強希皋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永吉二十、皆義助也。職方又遣字范質公、亦得二百。時朱不耐勞、余季弟奇彥暨鹿僕趙順、送之京師。而周又鼈杖下矣。嗟乎。周之死、去左、魏、僅一年。聞其死也、齒牙盡落、身無完膚。諸君子皆當世第一流人。致命遂志、自足照耀今古。吾獨于鹿太公、不能不心醉而神服也。大凡一時偶激之意氣、有利無害之肝腸。中士皆可勉能。至於貿貿己之財物而意氣半灰矣。實臨己之利害、而肝腸全阻矣。再至於心力俱困、歲月淫泆、而意氣肝腸卒不變其猶穆而默換矣。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冒寒經寒、以至典衣鬻產而毫無轉念。至對學伊諸人之頤頤而爲之屢食屢寢、枯形傷神、真古仁人之用情哉。此皆其小者也。周之死、實以與魏結親之故。職方於三君子皆莫逆、而權璫親信之人李朝欽者、其家與太公比鄰。三君子之子弟故人居者行者、絡繹于途。且有一二背人播傳訛言、且慕之禍、俱不可測。而余微窺太公之神情氣彌銳、骨彌勁、誠有視死而如飴者。舉淨有詩百韻以贈、亦略見其概矣。太公於余相信而過愛。三君之難、朱皆一事不與謀。一言不和、猶故能深窺其底裏。至若職方立身立朝、詳麟瑞鳳、有目共嘻、不沾沾以節俠見化麟意氣、肝腸不愧前父。初爲左僉院之難走關門、後爲周文選觸金奔馳籌畫、直無不竭之心力。一堂三世、雅有同心。余謂江村片地、既不受惡瑞之污穢、又不受惡瑞之揶揄。可謂以奇人駿清福矣。余不佞、以一身交鹿氏祖孫父子之間、且親承左、魏、周三君子之盼睞、智短才疎、溷血無地。幸余兄若弟、頗具胸臆。初仲兄伴舉淨入都、而苦心極慮、不竊者數查收、再爲僉院公攜金往返於酷炎烈日之中、渴熱欲死。左公出片紙於獄、令其僕剛仲兄面致光夔意、欲再爲揖處、暫免追比。仲兄登道而之而光夔以其堂叔生員震宇扮作家人、送百七十金于二百里外、堂兄光契腸亦熱、且感恩光夔多方湊聚、而金無用處矣。後事弟奇彥與鹿使、送范質公之義助、歸至盧溝橋、遣河水迸激、居人一夜皆非魚腹中事。弟幾不免。而拉步行、道遂阻溺。余爲偵兄若弟之微意、亦無幾徑退轉。後完天有字寄李弟云、如此酷暑重勞奔馳、復損滿士之衆、此衷已不安之極。乃思復爲河伯所困者累日、幾爲不免。總某之畏縮憚勞、致累知己。弟即何以自立矣。此事而始終其之者張巢中、巢中住白溝、爲通衢諸家子弟。必先往來于此。諸家行李、必先安頓于此。巢中與其弟巢正、爲之供應安置。俱有作用。而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之劇孟家也。又得之王生拱極。極于鄉曲中、未嘗著名。然氣之所激、力能孤往。一日爲僉院公追比期迫、攜金往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即至。具揭門之時、有客滿堂。余爲之代陪。極即就道。妻子亦不知所往。諸君爲左公義湊完贓、極一貧士也。爲之質衣拜其妻子。簪珥共得十金以助職方。曾有聯贈云、居君子鄉、從容如入芝蘭室。讀俠客傳、慷慨猶存燕趙風。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左右夾助之力、又多得之杜藩。其人固篤厚君子家又素豐。一切緩急之需、時取給焉。咸值其乏。則毅然爲之代處。太公猶子善言爲學伊捐金五兩。其銀以貿豬得之。而色微不足。乃分外加耗二錢。嗟乎。魏生瀛海崔產薊門。古燕趙之地、幾無靈矣。然有鹿太公一流人爲之扶陽抑陰。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則慷慨悲歌、固不讓泯于朝而實留于野者多矣。就中有一念一事、由衷而好義者、情節尚多遺漏。此其大端云爾。舉爲之記。余於朱完天更不能不再致意焉。夫學伊之隨父光明之隨兄孝子悌弟之情、狗曰天性不可已。完天于周、非有不可解之誼也。以一顯一晦之交、其生生死死之事、間關數千里、閱蠻嵐波。備經冷暖、卒無纖毫灰心。後因湊金于鹿定輿、范輿橋兩地、希馳遂于周夢洲之死也。未及收屍。又未得謎喪、慙負之極。若不自比于人。如完天者、古色照人。眞不自負以負友者也。吾鄉不乏有心人。嘗自有爲之立傳者。附錄于此。時戊辰七月。

留村古槐記

兵燹以來、廬舍已非。雲樹改色、數百里相望。喬木之存焉者寥寥矣。高君假斗、謂其鄉留村之北、嶽廟有古槐一株。歷年不知幾百。相傳其初廟前自袖中攜來手植。嗣前日蓄月盛、漸至十餘圍。高可數丈。蔭可數十丈。儼然稱邑中盛景焉。一日攜壺榼、邀余偕友人坐飲其下。爽猶磅礴。既不苦日氣之侵。又偏覺清風之動。倏爾飛雲過雨。令人忘暑。日仝人忘倦。乃知古來達人騷士、風景可樂。置酒言咏。終日留連而不忍去。其中之所得、必有深焉者矣。因憶此樹幾歷歲月。幾經風霜。而枝繁葉潤、如蓋如帷。諸君子之高會飲於斯。憩於斯者。不知凡幾。今日之孫曾復飲於斯。憩於斯者。又不知凡幾。則此槐也。蓋不啻召伯之棠。世世護惜。勿忍傷也。王晉公植三槐於庭。謂子孫必有三公。是猶以一家私之也。執如此槐留村人人借其蔭。滋城人人借其蔭。吾鄉士夫百里而聚於斯。千里而聚於斯者。莫不人人借其蔭。區區一掬木云乎哉。

白衣菴記

渥城段村之西。白洋淀口對峙。有白衣菴者。創自趙惟默。工未竣而默沒。其弟惟諫。欲竟兄之志。時衲子海明。陀面露脚僧也。素有善果。惟諫禮請。朝夕慕化。建禪堂三楹。葺默一楹。廚房二楹。又置買香火園地一區。凡菴內水勢四下者。手爲補塹。巍然稱鉅觀矣。念記事之文缺焉。未備屬余。言敘其緊。余廓儒也。不解無生法。獨喜談本分事。三教聖人。各有師。各有徒。各有分。而其徒之不守師說。各爲其師之罪人。總之不守其本分而已。本分二字。亦卑邇亦高遠。愚不肖可與能。賢知聖人不能盡。余未嘗雪山之所謂本分者。安在。而尼山之本分。則可釋而尋也。最平等。最切者。莫過於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有非禮。未免溢於本分之外。一有未能。未免歉於本分之內。溢與歉。兩者皆讖。將士而失其所以爲士矣。以此律雪山之徒。其所謂本分自守者。或亦略可得而比擬。與夫既已絕去子臣弟友。披緇飯空。王稱弟子。而湎淫無忌。潛戒律爲小乘。侈談慧悟。以恣其縱橫流浸之習。其破敗山門。更與庸流俗子加等。法王有知。其謂之何。海明能獨力有成。以移惟諫之志。是必負皎潔自愛之性。拖堅剛能耐之神。尚本分自盡之人哉。白衣始末。余已爲記於靜忿寺東南隅之觀音菴。不再具論。獨有感于海明創造之功。備筆於衲子中。識一斑。是可以媿吾輩之爲聖人徒也。

一茅記

余性迂疎。素厭喧囂。遷移居夏峯。目不睹冠蓋。耳不聞鳴騶。溷願聞適。然室近內。頗畜出入。農器膰糧。老農雖不厭此。亦少幽致。奏兒於占象屯室東傍。廢軒前銀槐數株。雜以瓜蓼。豆棚。爾過風清。各含生意。籬外有山百畝。藪藂棘植廡。可農可圃。斯時也。假令樊遲爲子御而適衛。其所請學者。當更殷。夫子定不曰小人哉。而曰隱者也。古今悠悠。騖逐無間。倘等咿于此。讀于此。當驗然于一茅之外。立六通四達之基。余甯直憩此忘暑。且將寫寐。土古焉。卽名其室曰一茅。仍故園之舊也。

重修大士菴記

子輿氏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世所號爲聖人之徒者。面目全非。求所謂披毛不爲。摩頂放踵者。蓋寥寥乎難其人矣。楊墨之後。釋老代興。凡知尊信孔孟者。莫不賤而拒之。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農雖不厭此。亦少幽致。奏兒於占象屯室東傍。廢軒前銀槐數株。雜以瓜蓼。豆棚。爾過風清。各含生意。籬外有山百畝。藪藂棘植廡。可農可圃。斯時也。假令樊遲爲子御而適衛。其所請學者。當更殷。夫子定不曰小人哉。而曰隱者也。古今悠悠。騖逐無間。倘等咿于此。讀于此。當驗然于一茅之外。立六通四達之基。余甯直憩此忘暑。且將寫寐。土古焉。卽名其室曰一茅。仍故園之舊也。

重修大士菴記

子輿氏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世所號爲聖人之徒者。面目全非。求所謂披毛不爲。摩頂放踵者。蓋寥寥乎難其人矣。楊墨之後。釋老代興。凡知尊信孔孟者。莫不賤而拒之。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究其所得。有若老氏清淨自守者乎。有若釋氏究心性命者乎。吾非爲楊墨釋老之思也。蓋深念夫時移世變。性命旣無歸著。形軀已極汚穢。人已兩失。身名幷喪。旣不能如梅福之徒。以生爲我醉。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的然見身世之爲贅疣。又無才得比于管仲之過齊桓。孔明之過先主。遯跡湛水。今已踰年。時與二三同人聯袂靜忿禪寺山門左側建一祠。特奉白衣大士。夫緇墨老釋之說俱在。特二氏之見偏。而老氏則入于黯矣。釋氏又疑于幻矣。至如觀音大士。變現而爲白衣。則愈征幻矣。其爲說曰大士以慈悲爲主。爲救苦救難爲懇。以接引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如此弘願佛佛若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夫諸佛菩薩。皆非無室家、人倫、日月之事。不一再傳。而純類絕矣。乃白衣大士。何以獨司孕育之柄。此正大士所爲大慈大慈也。奧義徵指。世人莫測。姑就善疑錄所載。崔楊合家。不忍食牛。乃始生子。斯言也。事固難遽。理固可採。夫食牛小事耳。惟有不忍食牛之念。定無欲害人之心。齊宜是王。取證殷賑。仁者有後。

應不獨一楫也。大士指點世人。以信心修行。享多男之報。雖與其宗旨不合。可想見神道設教之意。余居此地久。士民風俗。直率儉勤。自食其業。然愚夫婦各遵其師說。而號佛本教者亦不少。惟聞其指趣。莫不曰。存好心。行好事。以免罪譴。正所謂家家室上有活佛。人人俱於此處著力。則報卻長長。而天下平矣。有用世之聖人。經正而邪慝自無。間有一二爲我兼愛滑虛寂滅之人。不妨存之爲出世高人。作一借遒。惟聖道遲。加王迹熄。則旁門蹊徑。乍鳴盜賊。至瀰漫充塞。而不可紀極。此諸佛菩薩所以不生於二帝三王之世。今幸從存好心行好事。幾希不滅之良。而擴之。則天地之生機仍可復。而帝王之政教有所始。是亦講佛菩薩濟渡之苦心也。偈云。慇懃如來眞實義。意者其在斯乎。庵始於萬曆乙丑。鍾聽先生爲之記。重新于順治乙亥。鄉耆馬某者其事。得余存好心行好事之說。與其同儕益勉之。自得諸佛菩薩之呵護。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穫。樹粟者無報德。此天道必不爽之理也。

重修靜修祠暨配饗諸賢始末記

先生祠在吾容者有二。邑祠奉勅專額。蒸嘗具備。一在溝市墓傍。昔年余約同志創成者也。邑祠修葺者屢。今復增入配饗九人。合而新之。適余移家蘇門。湖生踐過而偉記其事。末余先生鄉後學也。沐浴遺澤。竊負私淑之列。烏容無言。自中夏陷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元基。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撫故主故土之道。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非以先生爲有宋之孤臣也。至摘渡江賦爲幸宋之亡。則又失先生之心矣。慥慥之口。淫讒未滑。劉宗伯儕已言其槩。余有渡江賦辨。惜言輕。恐不足取信於後之君子。崔文敏銑有言。管甯之辭魏。在漢也。靜修之辭元。存中國也。又言劉子翬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滅。猶夫賦也。邱仲深昧稽實。而肆臆腹。不亦宛乎。許平仲與先生同應召。過容城。而出處。先生以行道。惟許子。而以尊道自任。程朱之學。禁於宋。而平仲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平仲起之。至問伐宋。則不對。先生渡江賦。爲有宋求自靖之策。正所以存中國之義。先生質抱深心。而其情更苦耳。王景略不忍滅晉。而謂先生幸宋之亡乎。先生研精聖奧。興起絕學。陞然係斯世斯民之重。聲之爲詩。緝之成文。其詞如西山之歌。其義祖春秋之旨。惜其四書語錄。久矣佚失。而紐豆之典。缺焉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天下無眞儒耶。先生以元人不仕元。則元不得而有之。清而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子於宋儒。則純公。故辭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師也。當日雖乏君臣之魚水。卻得師弟之嚶鳴。雪溪之濱。先生之洙泗也。三蠶之里。先生之杏壇也。釋其人。日與把臂行吟。則有梁垂翩肥遯。日計。嗜學不厭。先生容焉。則有梁師益以經行見徵。侍講。弟師安建廟立學。廣敷師訓。干城至孝性成。屠裒毀滅性。先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黃、梁泰、李毅、王果、李貞、竹貞襲從遊。爲建書院於三蠶。人各有道。學是相成。當時諸君子繪像兩廡。與於配饗之列。獨梁師安則撤道文事躓而補之者也。岡縣紳士。豁俎豆之廢佚。深弔古之餘恫。介詞而請於官師。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已哉。先是辛未。先生墓祠成。同人以明監丞李仲處士張紹烈屢有疏。爲先生請從祠孔廟。因得旨建祠。厥功大矣。僉謀配饗諸大夫曰。可祔丙子考之誌記。元五經

進士胡炳衡則從所配饗者復補入今此數公者親承教旨遵台於先生有功於先生後進者登堂而躬炙者山室烏足妥先生之靈爽而慰九人者之精英耶竊思鄧尉文學其天性孔孟之鄉也教化隆昌斯文尊起先生及門者九人私淑者三人綱維名教啓佑儒頊四海內外猶將嗚嗚向風況生先生之鄉而景行仰止嘉猷不遵者乎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教授燕趙成就英才甚多視幼安生爲漢民不欲染亂而佐奸邪以覆之者不可同日語周元公爲諸儒冠其從祠獨後於諸儒則道愈高而知益寡先生洵無憾於今之世矣是役也邑令靳君臺臺主持其事學博丁君耀亢張君煜紳衿贊襄其成而始終指據以倡其議者卽君哉也祠葺於癸巳之春記成於甲午之夏

重修忠愍祠記

楊忠愍先生揚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西郭之有祠則月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頹垣不可以妥靈爽唯餘丐豎雜處於篞烟烈日中仰止者無所寄其瀝弔崴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鶚言之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爲修復魏子得拮据贊其成言文正曰適見一異舉秀才忽變爲僧僧忽變爲秀才兩人大笑而去虎臣究心內典所至與外方爲緣而其行徑儼然一苦行頭陀毫無沾滯于去來之故與所謂秀才而老僧者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實致力于日用倫常間其友皆舉許文正能令老僧歸儒適菴默然笑其非知我者余知其意有在矣余嘗與友人言法各爲用至學術之辨毫釐千里不敢稍有馳越以開後人擬議之端獨是入世出世之界天地生生之心分焉生生者太極也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共分一太極人日由其中而不自知聖人見其道于太極流行之際佛氏見其道于太極寂靜之中流行之際理歸于有而實寂靜之中理源于無而虛有無虛實之際正毫釐之辨也適菴能從無而見其有從虛而見其實此老夫之所望者至修建始末云次已有貞珉紀不再贅

重建大梁烈女祠記

大梁之西郭舊有六烈女祠李公空同爲文記其顛末蓋天順正德間事也祟禎末年大梁沒于水祠與碑皆爲地中泥後三十年土人掘地得之鬻于僧值劉尉其宇盧龍韓子鼎業見而傷之告于子子因閒于王君蓼航賙以金樹于信陵君祠右蓼航復爲詩紀其事又二年上谷魏子一鶚過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使史君雲次將配六烈女而七以候旌未果又一年化所闔擬另爲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使史君雲次將配六烈女而七以候旌未果又一年余季兒博雅復言于河使崔君惕菴相地上方寺東隅與信陵祠幷峙會使史金陵將行屬方伯金君治公始得落成七烈女靈爽相聚于一堂風教順興于千古裒材喜請君樂善之有同心方伯公見義之能獨力韓子乞一言勒之石余謂陳烈女未結褵而剪髮殉夫至五十三年始遂初志張爲婦一載而三月年俱十九耳能矢志相從百折不易劉氏引梁上于一縷生死緊樹間之三尺奎張婦痛夫田親孝行之冤獨反覆以伸大義終亦以自縊死六烈女畢命雖有後先而從一則無二致共爲維綱紀麗照遠空同之文言之詳矣獨是運會遷流人心剝蝕而間風興起一念本于性生故在上之人倡之則爲風在下之人效之則爲化家得之則風化在一家官表之則風化在一國天子旌之則風化在天下史乘稱之則

坊樹以木功多而費名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當公捐俸首倡而郡縣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貲翼以應至始終區畫牛哉指據者則魏子一鶚與劉生元吉也朝夕催督出入經營者則薛生與潘善人也經始於乙巳落成於丙午例得勒石

重修太室法王寺記

太室之中有所謂大法王寺者由來舊矣自兵燹頻仍梵刹佛宇雜之荊榛瓦礫釋氏適菴自江右經錫駐錫於此覆土誅茅翛然自適嘗過予夏峯叩其所學蓋釋其服而惱其心者也心嘐誇之辛亥冬金撫將虎臣督學畢竣遷道過將我渡黃河問二室之勝因訪適菴于法王寺與語連日夜傾倒之移書中州學使史君雲次暨藩臬諸使者共醵金飭其蕪剎與入靜接衆之所規制宏壯亦云備矣工既訖適菴走字乞余言以勒之石余迂且老素守先儒之訓於佛學未有所窺烏可以爲此言因憶葛陽孫文正曾爲余言與一宰官暨一老衲遊西山坐中老衲請中朝宰官講楞嚴蓋與勿勿不自已兩人謂文正何無一言文正曰適見一異舉秀才忽變爲僧僧忽變爲秀才兩人大笑而去虎臣究心內典所至與外方爲緣而其行徑儼然一苦行頭陀毫無沾滯于去來之故與所謂秀才而老僧者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實致力于日用倫常間其友皆舉許文正能令老僧歸儒適菴默然笑其非知我者余知其意有在矣余嘗與友人言法各爲用至學術之辨毫釐千里不敢稍有馳越以開後人擬議之端獨是入世出世之界天地生生之心分焉生生者太極也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共分一太極人日由其中而不自知聖人見其道于太極流行之際佛氏見其道于太極寂靜之中流行之際理歸于有而實寂靜之中理源于無而虛有無虛實之際正毫釐之辨也適菴能從無而見其有從虛而見其實此老夫之所望者至修建始末云次已有貞珉紀不再贅

重建大梁烈女祠記

大梁之西郭舊有六烈女祠李公空同爲文記其顛末蓋天順正德間事也祟禎末年大梁沒于水祠與碑皆爲地中泥後三十年土人掘地得之鬻于僧值劉尉其宇盧龍韓子鼎業見而傷之告于子子因閒于王君蓼航賙以金樹于信陵君祠右蓼航復爲詩紀其事又二年上谷魏子一鶚過祠中見烈女碑謂風化所關擬另爲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使史君雲次將配六烈女而七以候旌未果又一年余季兒博雅復言于河使崔君惕菴相地上方寺東隅與信陵祠幷峙會使史金陵將行屬方伯金君治公始得落成七烈女靈爽相聚于一堂風教順興于千古裒材喜請君樂善之有同心方伯公見義之能獨力韓子乞一言勒之石余謂陳烈女未結褵而剪髮殉夫至五十三年始遂初志張爲婦一載而三月年俱十九耳能矢志相從百折不易劉氏引梁上于一縷生死緊樹間之三尺奎張婦痛夫田親孝行之冤獨反覆以伸大義終亦以自縊死六烈女畢命雖有後先而從一則無二致共爲維綱紀麗照遠空同之文言之詳矣獨是運會遷流人心剝蝕而間風興起一念本于性生故在上之人倡之則爲風在下之人效之則爲化家得之則風化在一家官表之則風化在一國天子旌之則風化在天下史乘稱之則

風化在千古可見人性皆善觸無不發叩無不應所謂王化起於閨門貞烈存於巾幗大梁一席地爲南河表率之區女之貞淑如此士風民俗不更可見耶即如容同子之文既沒而復出閱世二百年宛埋三十載精光所寄鬼神尚爲之護惜今當崇重節義之時復有王烈女殉夫之事烈女父王碧字同邑于天祥將嫁而天祥病逝女誓不他適先是天祥幼養于王姓裴婦生子烈女取而養之有程嬰保孤之志已逾一年王姓覓奪之去烈女遂投繯死是夜有星光墜其家亦異矣哉至誠所感召前後同軌以愚夫愚婦之知能可爲參贊位育之極至總不外性分之所固有凡在上之風教暨風俗之陶篤其在此耶衰亭不文聊誌梗槩嗣成于甲寅秋九月冬十二月爲之記

論

尚論篇上

從右帝臣王佐雲龍風虎應運而興其主臣之際相須固放即秦王絃誦以暨諸儒講習有不以朋來爲樂者乎得之爲帝王師不得與家人言禮讓一面已矣子嘗尚論古人凡可爲吾師爲吾友者彙之卷以爲老年之助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雖自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黃帝七輔雖有所本然遠不可據諸不必爲吾師資者亦不屑述也如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見左傳李文子辭尚書九官論語五臣楚辭八師總之五臣外益伯夷夔龍與垂耳至舜之七友雄陶方回綺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並爲歷山雷澤之游見皇甫士安逸士傳與戰國策相應文之四友武之十亂見論語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其四人即文之四友降而至於箭圖需才更殷劉琨詩曰重耳遨五臣五臣者孤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從亡五人皆文王三十七年所得士也鄭國之政有穆氏七子以免於楚之難吳賀嘗云趙武過鄭七子賦詩孔子四友六侍孟懿子曰文王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吾自得師前有光後有鄰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六侍者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聘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齊威王與魏惠王論寶曰吾有檀場四里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水河黔夫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種首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觀伯倫置酒忘身豈可與陶公共稱酒人也士行有此孫楚可召紀信陵漢高三傑吾尤愛留侯商山並河內帳人疎廣疎受宣帝時授太子論語孝經朝廷以爲榮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疎龔勝、龔舍並楚人皆治禮節世號二龔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子興子羽子仲子明子良號曰五龍各居一里並以儒業退讓爲榮天下著姓鄧禹與漢等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降河西五守樂統庫鈞皮苞蜜豐辛彤皆更始巳爲赤眉所害陳留衛宏有異志統率五人共推資

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隗心世祖克建功業五處士豫章徐樗京兆袁閎彭城姜肱絳川李曇汝南太傅陳公雷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共薦此五人世號五處士六孝廉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郅伯向封武興盛孔叔汝南太守李儁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儁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儁妻於柩側下帷見之謂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卻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侍中劉淑時人贊爲三君曰天下忠謀資游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天下德宏劉仲承李膺等八人爲八俊郭泰等八人爲八顧陳翔等八人爲八及王章等八人爲八廚天下模楷李元紀天下和雍郭林宗此二人尤表表者故世稱李郭仙舟太邱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紀弟司空掾謀字季方並以高名號曰三君明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儉伯慈緄仲慈靖叔慈爽光汪孟慈爽慈明通敬慈專幼慈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公沙紹字子超爭字允慈恪字允讓迪字義則樊字義起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膠東令盧氾昭樂城令劉翕祕陰令劉儉公沖令盧夏隱州別駕劉彬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清北五鎮涼州三明太常趙熹趙煚趙典字威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韋氏三義韋楨字孔卿弟瓌字孔玉瓌弟矩字孔規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迭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

尚論篇下

孔融一門爭死張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過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事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免坐褒平原相劉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千載而下謂之桃園三義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伏龍鳳雛之稱自此始關羽馬超張飛黃忠趙雲時謂之五虎上將語最服膺趙雲雲不欲以威都屋舍園田分賜諸將併諫先主伐吳曰國賊是曹操先滅魏則吳自服此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衆王導勸帝收其賢人刁協卞壼諸葛恢陳國陳頵庾亮等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朝野傾心號爲仲父王謝門庭貴盛子弟多才時人不敢東牀允矣佳子弟但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在臣族茂弘亦發發乎已竹林七賢山濤阮籍嵇康有可觀伯倫遨酒忘身豈可與陶公共稱酒人也士行有此孫楚可召紀信陵漢高三傑吾尤愛留侯商山並河內帳人疎廣疎受宣帝時授太子論語孝經朝廷以爲榮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疎龔勝、龔舍並楚人皆治禮節世號二龔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子興子羽子仲子明子良號曰五龍各居一里並以儒業退讓爲榮天下著姓鄧禹與漢等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降河西五守樂統庫鈞皮苞蜜豐辛彤皆更始巳爲赤眉所害陳留衛宏有異志統率五人共推資

乎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白居易、潛僅忠諒元和以來名臣香山九老亦是暮年快事五星聚奎周顯德中實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伊洛閩之學已早見於立國之初矣燕山五桂千古稱之有餘黎瑤洛下耆英亦極一時之望林間商隱花外小車是豈偶然有宋諸大儒表章前聖興起後學人謂周程張朱生於宋卻未食其報食其報者乃在乎明知言哉元祐黨人司馬光等一代元氣攸繫小人鋤人之國必欲一網空之劉安石於朝堂通三百九人二帝蒙塵諸儒僞學皆本於此張浮劉岳以武功著聲益著而國勢益促蔽以讒死而宋室不可爲矣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止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皆有用夏變夷之意良工心獨苦明尚皇德比堯舜功過湯武一時開國功臣從龍風從虎莫是度越前代蜡雖兵至方黃諸公以高皇培植之深受文皇殺戮之慘予謂正學亦有過焉明主可與忠言正學以大義責之勢必不能從酖早賜一劍不食而死何至以一身累及八百餘人也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處死之道豈容悻悻相業三楊楊榮楊溥楊士奇忠臣三楊楊翥楊敞楊俊楊繼盛理學五忠方孝孺高攀龍鹿善繼劉宗周黃道周三異人傳方正學于忠肅楊忠愍天啓之際陽九厄會閹人逆璫者十有七人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丁乾學魏大中萬燝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升黃尊素顧大章劉鐸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二十有一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陳純德申佳胤戊寅高陽陷少師孫承宗舉其子舉人珍秀才鉉尚寶丞鑰等五人孫六人從子孫八人皆死其婦女就義者三十餘人甲申神京陷保定守七日闔郡靖節光祿張羅彥進士張羅俊兄弟父子婦女就義者二十餘人

論史二則

從來史家、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各成一書、歲可法戒、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憭若指掌紫陽因之而成綱目舉牢功倍則可馬一生精力可謂不枉費矣自宋以下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陳經之續編、議者謂其紀載失次筆削未當薛應旂雅志紹司馬氏之事竭十餘年心力上下千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益一百五十七卷之新城諸生王□善盼道西奔爲檄糾義旅擒僞令後爲譬家告訐死於京師雞澤諸生唐淵明倫堂讀討賊檄明大義於天下爲衆執死之貴池諸生吳應箕貴城諸生陳三衡供戰死弟定諸生侯元演侯元潔被殺常熟諸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諸生陶爽自刎死華亭教諭瞳明水被執不降遠入太湖從貢兵兵敗嘔之投水死安遠被殺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剋遂屠其城興史陳明遇閶門投火訓導鳴梁自縊明倫堂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洋池死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聖賢廟觀前賣劊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賈勗歐姓者投西廂池中死一鄉民負柴船躍入文城城面誰游河死五牧有苦鵑烏啼聖以薙髮自縊死天地鬼神實爲鑒觀忠夫忠婦各有直道亦嚴矣哉蒼秋作于二千二百餘年之前閱其擯者掎摭綱目

明祖有監當有卓識大手任其實者矣

論餘

史可法、金鉉、朱之瑜學者僞爲泰山時人謂無三君子便不成京師崇禎間按臣祁彪佳請表揚吳下已故三舉人張基、歸子慕、朱陛宣皆贈翰林常熟舉人顧咸正鴻事後母至孝聞鴻死旬月母以哀卒後母病其子吉未有也舉人張世祚僅服習其祖基之訓生平孝謹友人題其旌曰孝節先生吳縣生員楊大濚居父莊節公喪竭蘆歠粥三年哀毀及鏞母生母亦如之居家訓子應若朝與舉孝稱爲端孝先生文震孟翁冠舉孝廉砥節嫻行垂三十年臞傅之曰兒童婦女皆曰爲忠孝狀元故其殉國難亦只作餓食渴飲之常非矜激於意氣者比

左維石懋第、呂豫石維祺、黃石齋道周三人者生不同地舉不同操死不同救然其堅貞不易之心則一也其始中流之砥柱耶可稱鼎足三石

大兵入浙原任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開楚即遣監宗周云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野寺不食死

大兵破義烏黎勳張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作絕命詞三章赴園池死與國公王之仁殺其妻子藏沉於蛟門下獨至松江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欵戮西市

大兵及桂林瞿式耜返至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式耜曰事急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而已將安往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同被執

西華孝廉李世和字寒石恥與眇道同姓改李爲理遁海外死寒石亦三石一流人

新城諸生王口善眇道西奔爲檄糾義旅擒僞令後爲譬家告訐死於京師

雞澤諸生唐淵明倫堂讀討賊檄明大義於天下爲衆執死之

貴池諸生吳應箕貴城諸生陳三衡供戰死弟定諸生侯元演侯元潔被殺常熟諸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諸生陶爽自刎死華亭教諭瞳明水被執不降遠入太湖從貢兵兵敗嘔之投水死安遠被殺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剋遂屠其城興史陳明遇閶門投火訓導鳴梁自縊明倫堂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洋池死

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聖賢廟觀前賣劊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賈勗歐姓者投西廂池中死一鄉民負柴船躍入文城城面誰游河死五牧有苦鵑烏啼聖以薙髮自縊死

吏科吳适辦事垣中抄駁。侃侃不憚權貴。裴奕璟、阮大鋮等同心排擠。故御史張孫振有疏。糾适爲東林
滿派。復社渠魁。宜逐正兩觀之誅。
東林始自顧涇陽。嗣後凡有倡術、事功、節義、文章著聲者。大約皆東林人。然有一正人自有一邪人與之
對。與東林爲水火者。沈四明、王紹徽點將錄。欲一網而空之。殺機已著。至崔、魏遂公行其殺之事。夫善人、
國之紀也。善人云亡。國何以立。馬阮之殺東林。其心愈毒矣。程伯淳有言。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皆與分
其所言而已。不知此不可以學易。不學易不可以入德。

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
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愧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
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暴於志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暴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
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
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耳。

丈夫說

凡爲男子。皆稱丈夫。而孟子之論丈夫有三。曰小丈夫。曰賤丈夫。曰大丈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此是
大丈夫面目。堯舜湯文周孔一流人。小丈夫則悻悻然不能容人。究不能自容。此曲拘之士也。若賤丈夫。
則奸術巧諛。辭佞容。不獨射利。足以簧弄操縱人者。識者直等之于妾婦。學術不明。大丈夫家業荒廢。
迷失自隘。其室自撤其垣。自塞其途。而反寄妾婦。無不艴然怒。至究其存心行事。其不爲妾婦之所羞者
幾希。居廣居一章。是孟子做大丈夫的志願。是教人做大丈夫的方法。

知己說

僕平生鮮嗜好。獨以性命託友朋。是所樂也。然聞嵇翻之言。一人知己足不恨。竊疑之。又聞史遷交遊莫
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愈疑之。宇宙寥闊。豈遂乏人。而兩者人皆偶憶非常之士。知己之難。何至如此。
靜言思之。我智自不敢望愚者之知。我賢自不敢望不肖者之知。我聖自不敢望賢智者之知。春秋之時。
更無兩孔子。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揚子雲一詞章之士。且以待之後世。必有知子雲者。又何
怪乎嵇翻史遷之言也。

醫隱說

從來高醫士之價者。有曰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有曰不爲相則爲將。醫於二者兼之。有曰。非直與將相等。
有將相不及者三。夫醫一技耳。何至與將相爭權。又何至踞將相之上。其爲說曰。相醫國。醫治人。心相等
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有恙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至相與將位尊卑。與人疾苦不相關。醫偏惠
及於慈夫愚婦。其不及者一。將相遵廟功而冒實賞。稱寡最難。醫治人病。若已病德不望報。報不厚貴。其

說有說焉。畫卦有易卦。未畫亦不見少有虛而卦辭爻辭、象辭亦不見少。迨有卦爻象象之辭。而始知其
不可少也。嗣後談易者。漢唯子雲不則有亮。夫至程、朱則專主于理。不論象數。雖自云止說得七分。象失
其傳。然象之義俱在其中矣。亦不見其少也。今矣鮮錯綜其數。大圖前聖前惱未發之蘊。易云。大備矣。然
易之理。果盡于此乎。非也。道化之妙。到底有不盡之蘊。義文言義文之言。周孔言周孔之言。程朱亦各言
其所言而已。不知此不可以學易。不學易不可以入德。

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
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愧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
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暴於志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暴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
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
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耳。

丈夫說

凡爲男子。皆稱丈夫。而孟子之論丈夫有三。曰小丈夫。曰賤丈夫。曰大丈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此是
大丈夫面目。堯舜湯文周孔一流人。小丈夫則悻悻然不能容人。究不能自容。此曲拘之士也。若賤丈夫。
則奸術巧諛。辭佞容。不獨射利。足以簧弄操縱人者。識者直等之于妾婦。學術不明。大丈夫家業荒廢。
迷失自隘。其室自撤其垣。自塞其途。而反寄妾婦。無不艴然怒。至究其存心行事。其不爲妾婦之所羞者
幾希。居廣居一章。是孟子做大丈夫的志願。是教人做大丈夫的方法。

知己說

僕平生鮮嗜好。獨以性命託友朋。是所樂也。然聞嵇翻之言。一人知己足不恨。竊疑之。又聞史遷交遊莫
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愈疑之。宇宙寥闊。豈遂乏人。而兩者人皆偶憶非常之士。知己之難。何至如此。
靜言思之。我智自不敢望愚者之知。我賢自不敢望賢智者之知。春秋之時。
更無兩孔子。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揚子雲一詞章之士。且以待之後世。必有知子雲者。又何
怪乎嵇翻史遷之言也。

醫隱說

從來高醫士之價者。有曰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有曰不爲相則爲將。醫於二者兼之。有曰。非直與將相等。
有將相不及者三。夫醫一技耳。何至與將相爭權。又何至踞將相之上。其爲說曰。相醫國。醫治人。心相等
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有恙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至相與將位尊卑。與人疾苦不相關。醫偏惠
及於慈夫愚婦。其不及者一。將相遵廟功而冒實賞。稱寡最難。醫治人病。若已病德不望報。報不厚貴。其

不及者二將相不肖或姊賢姬能以快私憤醫於士君子倍爲保護其不及者三噫醫有此三長宜何如愛已愛人可自盡其道乎千秋而下高尚先生庶無愧色今有斁君元樸精五運六氣之說亦如高尚以醫隱於金谷余四十年例病借君不至狼狽君之三長余以一身全領之矣誉有句云地近河間復姓劉殆其後身乎

禱雨說

客問禱雨之說於理有諸曰有之曰極備極無天行已定之數九年水七年旱堯湯不免何有于有司與士庶哉曰堯猶水旱堯湯未嘗一日忘儆戒修省堯曰湯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舉竟以人修天世際雍熙治成解網若忍荒不恤天變何所恃以格咸天心曰禱時雨若曰狂恆雨若洪範豈漫無所據而言客曰君爲天之子感格猶易公卿大夫則疎矣士庶則又微矣格天事夫豈易言曰卿士佐君以治民鬼神代天以效用陰陽五行總此極至之理鼓盪流轉于天地間豈感善應惡感惡應鄭俠繪圖以進曰請下臣言十日不雨斬臣頭以正欺罔之罪王艮往謁陽明請於父不允其父令禱雨應而後允行二子禱雨而雨應者誠故也今六十日不雨不盡高士庶之禱雨千人萬人各爲性命無有不誠況邑侯賢而憂民其害庶于山川鬼神者已非一日四境合而應之合而感之順徵無間情理相通此亦必得之數也客于是戢志遁容躬詣壇所而請命焉

存省齋說

袁君泰徵一日過夏峯以別墅存省齋索數言以證所由蓋其大父梅村公曾有是額以爲存心省身之助嗣伯父舜東公與其邑儒楊晉菴先生皆共研席游泳涵息於齋中歷有歲月今時殊歷易數棫久爲兵燹所殘毀而存省之命意儼然在心目間是以因舊額而新乃身心泰徵可爲大克家者矣夫學者精神逸散歲月容挪石火電光方寸未嘗屬我故庶民之去與君子之存其初止爭幾微而其流決江河寒四海遂至不可遏止是沿其流益當究其源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其斯之謂與至其功夫孔之內省曾之日省把柄在手確有持循日用飲食見天命流行功夫在是本體亦在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何論哉神而明之由器而進之不器者是在汝器自勉之汝器服庭訓能說諸知者有道余固樂有言詔質之同人共閱其義

辯

渡江賦辯

先生此賦即廬山謂其爲宰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士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北此賦具在滿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劍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何處是歸宿之地舉世喊喊不得不寄人籬下周茂叔教二程尋孔顏樂地正要尋此廣居太極一圖居之基址以立訂頑一銘居之涯際以達臬極經世出而居之消長成敗可見建安集其成使學者窮理以

知其廣格物以安其居陸子靜宇宙一悟自幼而見居之大至陽明拔本塞源掃蕩廓清而居之舊業遂復余嘗窺探其地聖愚雖殊吾卻至愚來皆限於居之外窮通有分吾即至窮未嘗限於居之拭禹稷顏子地不同而居同也能得其門便當知止欲升其堂總在慎獨而凡言理言仁言性言誠言未發言主一者皆我同堂共室之人俱當淨掃我異同之見日日見有善可遷正與豐茅宵掬者同其乘屋日日見無過可改雖爲肯堂肯構其基早已自棄矣此居也與人俱生隨在而足在己不我在人不忌當下便有廣大高明之象直於乾坤易簡中認出可大可久之業孔之疏水曲肱顏之簞瓢陋巷所謂樂在其中不改其樂天下萬世皆託以爲居安資深之地美富無窮胖盎自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柏鄉公名適之意旨哉言乎

汝器字說

甲辰四月過保定蓮陸設款集諸同人子之璧率其弟行酒悉謹酬樸足稱令器蓮陸請予命字予曰汝器可夫器所以適於用雖有大小貴賤精粗之不同須成器矣然後可以論大小貴賤精粗也人之所以成人者亦以其卓然有適於用然後自命爲人如無一才一德足自見於世不亦觀焉爲人乎賜固稱達似不囿於器矣夫子以瑚璉許之蓋所稱器之大而貴且精者也以語君子之不器尚須有待此中之分數蓋不容一毫將就冒認於其間智慶勇藝皆器也文以禮樂則無知廉勇藝之可名令尹之忠文子之清皆器也歸之於仁則無忠清之可名夷尹惠皆古聖人也以孔子較之亦器也協之於時則無適任和之可名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由有德而善人而君子然後可優入聖域未嘗適道與立而遽與之權能乎哉通言學者舍窮理盡性而驟言至命皆與未成器而高談不器者等子今爲士士之所以爲士者非入孝出弟必信必果乎如士而不士猶瓠之不瓠也孔子裁狂簡正欲繩其器以大其用耳狂狷者中行之器也善信者美大聖神之器也孔子謂賜與回孰愈進賜於回以大其器賜未至回自不敢冒承而曩取之子與氏姑舍是不同道此足見其器矣不成器者不必言而器之大小貴賤精粗其道詣豈容一槩論哉神而明之由器而進之不器者是在汝器自勉之汝器服庭訓能說諸知者有道余固樂有言詔質之同人共閱其義

辯

渡江賦辯

先生此賦即廬山謂其爲宰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士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北此賦具在滿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劍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淮南劍客四字丰采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氣正是王景略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慴組豐嬉於戰鬬業在征伐咆哮而驅兜怒感激而風雲變態嵐

嵓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震駭。此段極模元勢之强。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牢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樵士。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讀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海陵。隘谷爲峯。因山爲障。一人守隘。萬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當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腳。故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幄籌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猶不聞之乎。辭氣激昂。多少激發人心處。苻融合淝之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託出矣。見旗裘而膽落。夢毳窟而魂飛。分明尊周之意。至客於是帖然失氣。俯首蒲萄。曰惟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爲情。眞令人垂首喪氣。憤悶欲絕。而幸之一字。從何處看出。瓊山讀書破萬卷。絕無此意。逆志之意。亦爲不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亡一語。誅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愼諸。元世祖極歎爲眞古所稱不召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夷夏君臣。千古爲昭。不能用夏變夷。豈遂以夷而滅夏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細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向遊關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愷陽先生二公曰。俟事平後。當繕疏入告。以闡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去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恕言質之。

議

修葺補臺安樂窩議

蘇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鑒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蘇山蘇水。不知閱幾千百年。實有賴公和、爲堯夫哉。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悲怒。與稽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默足容。至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窩名安樂。蓋中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念之私。一事之僞。便有愧于志而玷于心者。堯夫之樂。固卽孔顏之樂。與此兩人者、所稱千古士也。予嘗薦蘋藻。思結異代之知。僭首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堯夫覆先天之秘。而我識陽若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予棄。而我之皈依二子。當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旨焉。今臺與窩。俱建既久。日見傾圮。而蘇山蘇水。未免黯焉無色。嘗止懇昧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誌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淪沒堙滅不可考。詢之土著。皆忧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爲二亭也。且有其勢。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于今。有顯則有晦。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興。豈不以其人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宮。歸土永新。皆宋兩處士之基。數十之三耳。德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存。敢望諸大夫之識治體者。

夏峯先生集卷九

題跋

題金忠節一門殉義記略

嗟乎。甲申三月。事何忍言。非伯玉一流。則天維地柱。撐柱無人。國非其國矣。憶甲戌至都。都人士咸曰。許大農市。借道鄉、伯玉二君爲生色。然則伯玉之生之死。係斯世斯民之重。其生也非虛生。死也亦非徒死矣。箕畴以考終命爲得其死。余謂公御河一死。拜母別弟。就義從容。魂魄何其清。英靈何其毓也。侍先帝。見二祖列宗。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其得正也。莫有正於此者矣。況堂上老母。見義明決。月除室人。甘心殉義。弟錄死而生。生而竟死。一門之內。忠孝節義。晷垂日月。將天維頹以不傾。地柱借以勿壞。彼不得其死者。卽祿位壽考。豈可同日語哉。公沒之二年。弟鋭始從余遊。忠孝家風。識趣自異。然於世嫂兄弟之死備經苦楚。朝千悲而晚泣。夜萬緒而迴腸。是死者卻爲其易。生者反處其難。仲遠勉之哉。

題史忠裏傳後

忠裏自初入仕至閑郡。督師。精勤敏練。隨地効忠。可對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而無愧色。第當艱鉅之任。須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一手一足。左畫方而右畫圓乎。擇君而立。問

不容髮、約馬士英與其功、此撒失著、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題史道鄰傳後

維夏赤豹史子過訪、及峯述其夙昔、愴然興思、既而曰、明之亡也、不亡于逆閹、而亡於逆璫、君知之乎、予曰、然、楊左諸君慘死、戕賊元氣、此不必論、而陽關部守江、誰敗其事、言念及此、諸逆孽之罪、豈勝誅耶、余嘗謂高陽善于知人、而不善爲人知君、家閣部長于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總因惜其不成、爲此痛哭流涕之言、若必善爲人知、豈遂附小人而陰爲之用耶、馬阮諸逆、通國皆知、公豈不知、但事權有歸、既不能制小人、勢必爲小人所制、到無可奈何、只有拚一死以謝天地祖宗、將如彼何哉、公之品行、天日爲昭、當自不晦於天下後世、何患乏歌咏闡揚之人、公督師時、襄廚曾蒙知己之言、實負公然倍感公、今髣髴聊附數言于傳後、以識吾私、併以復赤豹、

題吳先帝臣册

魏子一鰲自平定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一統蓋平定人、而宦於蒲者也、繼而出一册、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顧所著、始末甚詳、單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都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焰、都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檢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册曰、吳先帝臣、稱忠烈、從兼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是君是臣、始所無悔色耳、

題南川道詩

予昔聞張南川先生名、欲讀其詩、而不能得也、每恨文士標格、轉跨陳跡、造化似有意妬之者、邇始得其遺椒山詩與江陵書、不獨文士之雄、而節義結忠臣之盟、豫折權相之焰、識力氣骨、高人百倍、先生非一國士蓋天下士也、況以芮城爲父、睢陽爲子、家世赫奕、乃不百年、而聲聞銷歇、遺文罕睹、宜不浩歎、維生即珍、恐其遺詩澌沒、梓非聞且見者、若干首、雖未得睹大全、亦可窺其一斑矣、後有存者、謹忍棄之、維生閉戶讀書、不追逐世好、可爲南川功臣矣、

題篤行君子卷

固安賈正卿、樸實醲篤、白頭不失赤子之心、從余遊四十餘年、歷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素心不改、初念益堅、所稱有恆者、殆其人歟、弱冠時、兩經盧墓、孝行著聞、楊明宇都君揚於朝、一時賢士大夫、如湯君兆京、左君光斗、周君起元、皆器重之、最後畢業江村鹿伯順之門、同人嘉其孝、題詩卷端、伯順之曰篤行君子、未付正卿、忽爲人竊去、後劉君若宰復題之、壬午正卿攜卷、更經安慶、屯浮邱公墓舍、甲申兵亂、燬烟土地人民、正卿面帶刀瘡、深半寸、妻李烈死、次子被掠、事定、官各任職、正卿素閫守身之義、與一僕徒步歸來、與余話死生流離狀、慟伺殷殷也、己丑、北兵復失、余因値伯順認眞、草仁卿北海孚集、幷余與吾弟啓美福中所存者、仍彙爲卷、以俟後之君子、續爲咏歌、嗚呼、一卷也、忽成忽失、豈鬼神秘惜、不輕以

君子予若人、然予知若人甚斷、徵而顯、闡而章、誠自不可掩、惡知前兩經遺失者、非所以待大闡發於今日乎、

張忍侯詩草題詞

古來英人韻士、詩重人乎、人重詩乎、予不喜談詩、而喜談人、其人是、片言隻字足傳也、其人非、縱神工鬼斧、何稗有無之數哉、東魯張忍侯、海內有心人也、遊陽陷神京、君即遁去、遂絕意仕進、因念宋德祐、景炎之後、指紳先生、往往荏苒匿山谷、咸甚厥終、其身或痛哭荒江、踟躕而不復有榮達之願、以予所聞、忍侯殆斯人之徒歟、信山胡子、與忍侯交善、手一編示予、予不知詩、而服膺其人、況其詩亦能抒寫胸憶、面獨存本色、何必漢、魏、晉、唐、而後爲詩哉、

題念菴集後

念庵、陽明功臣、龍谿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戒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功臣、龍谿益友、

題蕺菴文鈔

宗傳啓還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竝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册、見朋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幷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梁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摧奪之、此何異朋己之拘而不大于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遍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奇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題白鹿洞梁講四條後

前三則謂是漳溪考亭、象山之意、後則乃師門宗旨、總謂此四則、簡當眞切、最中學人之病、千聖萬賢、冒趣總括於此、大凡儒者立論、以不謬於聖人爲極詣、而所入之途、不必盡同、如適邦畿、從山從水從陸、途各不同、期歸於邦畿而已矣、從山者所見皆山、從水者所見皆水、從陸者爲得而非之、從陸者所見皆陸、從山從水者又爲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則同一邦畿之見而已矣、踐徑紆曲、俱可相忘也、漳溪倘已至邦畿者之言、而紛紛異同、呶呶之見、則見山者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陽明、此已至邦畿者之言、而紛紛異同、呶呶之見、則見山者言山、見水者言水、見陸者言陸而已、何怪乎、至有未曾徑山徑水徑陸之人、徒聞言而鼓煽逐波、則怪甚

矣.

題李氏先德錄

予童時.知有布直先生.紹靜修之傳.而以理學主盟者也.疏請靜修從祀.章數上.得立廟.春秋祭祀.其弟都御史侃.語其先世河南新野人.後徙安次.又以世家容城.遂歸老焉.世系其在昭然可考也.李生某.集成册.名曰先德錄.夫子孫於祖父.尺地片椽.無不斤斤守之.惟恐失墜.至其精神行事.語言文字.則聽其隕越散逸.李生此册.得之于積書博古之家.存之於兵火流離之後.急思梓而傳之.恐其復失.此與守尺地片椽.惟恐失墜者.其重輕何如耶.予聞之述前者.謹信後者.實蓋非據則妄指.非實則溢美.妄指與溢美.豈可以垂示來禩哉.是編也.猶布直先生爲詳.間及其兄.與割耳兩節.婦至都御史暨篤貞堂諸君子事蹟.則遯不可覩矣.徒合其子若孫.遙想于烟雲縹緲.彷彿疑似之間.則是編烏容不珍重而什襲之.

如存錄題詞

古今憑弔之詩文.非其盛而衰之.則其賢而慕之.出此二者.情之所不藏也.其盛而衰之者.要皆平日情事相關.肝膽與共.忽一旦中道棄去.故不禁涕泗滂沱.與之咏歌.賢而慕之則不然.生不必履其地.素不必聞其名.或得于賢士大夫之稱說.或觸于家人情肉之儀刑.遂不覺凜然起敬.油然興思.始于親及其疎.起之遲.動乎遠.是就使之然耶.非盛非賢.兩者無開.則僞焉而已矣.葬不會拜墓而哭乎.此詔茬以希利者也.齰不會沾衣而泪乎.此餙詐以戚之涕耳.余未識信我耿君.然再聞之鹿廷尉曰.魁梧磊落.伉爽男子也.造余居百樓.此中親友.無不泰斗至廣我.是經旬語次.及之.輒不泫然而淚下.沒其數年.猶能道其遺言.罔敢殞越.足見信我之身型家範.施于有政.余因而得悉其生平行誼.孝弟大節.已詳入吾取節錄中.一時聲氣.無論遠近親疎.或爲立傳.或爲詩文.爭謂其人足存也.夫郭林宗、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嘉蔭.歔欷瞻戀.不忍舍去.是豈生而有可借之勢.歿而有可希之利哉.要其人之精神.感動.發皇人心.故歿而疎.近而遠.愈久而愈令人思之不衰.信我君之神情意志.應自照耀于天地間.而是經彙親疎遠邇之言.題之曰如存錄.其亦仁人孝子之思乎.

劍南詩鈔題詞

昔茅止生在江村.嘗爲同人談放翁詩.津津不置口.恨未睹其全.戊子歲杪.鳩聚覓得劍南集.手自抄錄.其膾炙亦猶之止生也.余亦日閱數首.偶有當於胷者.不問工拙.令兒謄錄之.得若干首.大都高暢超逸.名之曰放.識自爲寫照.至甘貧愛閒.蟄隱喜幽.更有當於老懷也.然其生平大節.總在不忘中原一念.故感憤悲愾.無地無時.無非此意所蒸動.至垂老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是豈可以詩人目之哉.佳者不能盡錄.錄者不必盡佳.偶從所好云爾.其所收之何.要亦如此.觀者勿謂余選放翁詩也.

題酷吏傳後

昔閻漢多循吏.讀酷吏傳.邦都等十人.皆以酷烈爲肆.是時民尚朴.知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後甯戚鞏效而行之.事益多.民益巧.法約皆做邦都.而廉如趙禹.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法益刻.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縱廉.其治放郅都.尹齊以刀筆事張湯.聲甚於甯.咸宜爲左內史.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初皆以爲能.禁奸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嗜殺.盜蹠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即小有能聲.皆天之賊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下後世.雖曰瑕瑜不相掩.只酷之一字.嚴於斧鉞矣.

題游俠傳後

太史公傳游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彼固有所取爾也.此等人、行雖不軌于正.然其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徙義.勇于改過.視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俗儒.與世浮沉者.天淵矣.唯不知學.以武犯禁.遂使朱家、郭解之徒.令與暴戾冥行者同類而共笑之.無足怪也.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此編也.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常時敢言之人.未可與莊言.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于有中.不中而言不幾孱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旨.此所以爲滑稽耳.

題日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太史公所以爲日者立傳.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見道之言也.予謂身危不獨勢高.古人尚可以貧賤而肆志.今人欲肆志於貨賤.尚可得乎.君子以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題貨殖傳後

大學平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財.則財之理也.亦唯使家自爲給.人自爲足.合之而成豐亨豫大.自儒生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諱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而國家所以長貧也.太史公論富國家.洞悉人情.通達事體.能放其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無術不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蓽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諂仁義.亦足羞也.此雖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唯嚴處奇士.乃可以脫然于富貴之外耳.

題耶律晉卿傳後

嘗聞元有三儒.許平仲、耶律晉卿、劉靜修.余、靜修里人也.知有靜修而已.繼而讀平仲集.覽薛文清、崔後渠之推尊平仲.始知平仲矣.今來百泉遊.息梅溪磵.再取其傳而讀之.益歎歎晉卿之爲吉大臣也.好生一念.淪洽于人.元季而生此人.期世斯民之慶也.梅溪之蹟已湮.梅溪之人不朽.爲書其傳後.俾論世君子考覈焉.

題毛選行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風指海內。清貞沉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沉。俱不聞。壬寅先生會孫會侯以彰德司理。借使顧子夏峯論學。別後兩以書來質所疑。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卽神廟時。都人士所稱能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先生矣。先生盛德文成良知之學。曾與龍谿握手斷義。超超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止修之學。倡同志詣獄受誨。連朝忻不懈。只此暗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爲令居鉛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氣赴之。故不作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則褊褊死生其所以慷慨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夬。則用遯。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范希文。子謂據自暗學一念來。孝友則真孝友。淸介則真淸介。弘毅則真弘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淵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題內黃摘要後

摘要者。張仲誠與內黃紳士講學之書也。如論逆力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唯逆所以驅富貴不處也。貧賤則不去。總是逆力。性也有命焉。命也則又有性。總是逆力。如一念常在。不分過事不過事。儼然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如排憤。窒慾所謂忠恕。確有把柄。直是求諸己。已卽人也。己之心。卽人之心也。自人失己之心。而人之心於是乎不可測矣。聖人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在己。我只勿施而已。萬物皆備於我。向萬物轉萬物。能無差乎。此等處透徹親切。人人快心。其餘有令人不能言下醒豁者。未免涉賢知之過。蓋夫婦之愚。在仲誠以爲非可說。可不說。沒要緊的話。愚而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言。失言。總之。聖人只是行其所無事。仲誠痴心人也。識卓而力猛。一得于知。遂迫欲見之于行。且並欲與同人共見之于行。此其學誠篤而心誠苦矣。愚嘗謂帝王大功業。因天因地因人。而己不與焉。聖人大學術。因物付物。以人治人。而己不與焉。只一行所無事盡之矣。不能行無事。其弊也。恐流而爲鑿。夫子自居好學曰。不善不能改。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又稱顏回好學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我證今日談學。不必極深研幾。拔新領異。但求知過而改。便是孔顏眞血脈。子輩而庸。不足以有爲。仲誠勉之。勿落第二人。是所望也。

題此度中傳論

中傳論取子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一句做主。而兼取論語之說以輔之。反覆辯晰。甚爲詳贍。其中以毛血明水后稷文武爲喻。尤令人心折。可謂漢唐諸儒知己。老夫理學宗傳。於董子、毛公、文中子、韓文公諸儒。皆不敢逆。亦先覺之緒言也。滿慮張公。常與老夫言漢儒大有功于聖門。其去聖人不遠。得其粗。無所授。卽宋儒。苟求瞭緒。皆賴漢儒之力。諒其粗無所知。此亦未可盡以爲濫也。惜滿慮已往。不得覩

題費此度中傳論

啓美舊鈔其詩四首。洋洋盈耳。臨其字。并論其詩。按此詩在甲戌前。京衙武學作也。有詩啓百首。抵武城。困于病。以稿付余。令選而授梓。余時無多暇。僅錄什一于千百。後謝病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劍飄零。劇與遷徙無力焉。歲月遙忽。撫卷興思。小子盥護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客座私祝跋

人家子弟。儀壞了。多因無益之人。日相導引。近盪近昧。面目原無一定。多墓多賴。習氣易以移人。余不敢

以樂天下之賢子弟。就余兒時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轉徙難澂。日與飲者過。而余之嗜飲也轉甚。日與博奕戲謔者習。而種種之好。余亦不甘後於他人也。或時而對賢士大夫語風昔之事。隱微之念。唯恐非革。一遇人而令人心折若此。此其隨事隨人而可紀者也。因爲德紀跋。

乙丙紀事跋

余侍太公三十年矣。其肝膽淋漓。時愈危而力愈猛。勢愈迫而情愈眞。古來慷慨節俠。急人之難而弗施不朽者。恐未必如是之中情而近理也。左允之之言曰。如何是聖人。鹿太公乃眞聖人耳。允之爲浮邱中丞弟。親見其慘澹經營。心力俱竭之狀。故不禁其傾服至此。是役也。余亦有言詳其顛末。總之太公爲其難乎。度庶幾無媿。止生以三烈士疑之。余自顧有厚顏矣。

跋黃石齋易象正

予往在溢水。張滿盧司馬每語次。輒及石齋。蓋滿盧之尊信石齋。於其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敢忽也。獨于其易象正易與詩春秋三經令一。奇其說而疑其未必確也。予時未見其書。未敢輕置一語。後數年喬遁集奇其人。因託訪得其書。與老於讀易者共觀之。意亦不能無疑也。予曰。泥其跡則無人不疑。會其神則無復可疑矣。易之爲道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盈天地間無一事非物也。無一時非易也。無一人非易也。聖人全體是易。故伏羲觸之而畫卦。文王觸之而繫彖。周公觸之而繫爻。孔子觸之而繫彖。後之讀易者。因彖、文、周、孔之卦彖、爻象。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各從自己之心以探大易之蘊。如周子之太極圖。則易之統體在圖矣。張子之西銘。則易之統體在銘矣。石齋讀春秋。易與詩春秋合。失易之旨。幷失石齋之旨矣。先儒云。易之蘊多在中庸。又曰。孟子不言易。卻深于易。易豈獨準于二經乎哉。或曰。石齋固自言之矣。百年之歷可以觀智。千年之歷可以觀聖。屯蒙而下。兩漢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述爲爻象。以圖天地。此明以易準詩與春秋。他經不與焉。曰。此又泥跡者之言也。石齋就詩與春秋。而見與易合。故窮形盡象。而極言之。以盡易之蘊。正欲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推明是說者。若謂禹之範箕之疇。體樂之中和。而不準于易。是豈易之道也哉。曰。若是則象正之說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以天道徵於人事。自春秋迄今。易之質歷象數性命。原一統事。非石齋其孰能研精至是耶。石齋固一代之奇人。象正當爲一代之奇書。是在讀易者。深思而自得之。

杜氏家訓跋

茅子止生爲此序也。德平公精神眉宇。宛宛如在。其終之曰。自盧龍一道。酬贊戎庭。故陸沉五百載。雖其地亦產大懼。鳴道德而所在者寡矣。今其地復中國。終蒙勤苦。以事南獻。迨登場滿篋。委之不可知之人以去。況典籍乎。噫。斯言也。令生其地。當其時者。有無窮之慨焉。予嘗聞一二先達。素修名行。可爲世模。然不一再傳。邈不可攷。即聞其子若孫。亦若秦粵然。風馬牛不相及者有之。況邇來屢被邊患。燕南趙北之間。殺掠幾遍。即苟全性命。安說忍然殺賊。知短謀身。計危此學士大夫所齊嗟飲泣。俯先壠不能不吁。慫低徊也。戊寅之冬。予與杜氏叔姪昆弟同遊。地西山。迨歸展墓過東江。諸杜氏謂予曰。自先世所積殷。

清濁苦樂四字說

清濁苦樂。其點畫形象。人人識之。其義則人人不識也。余嘗見世有一種人。豪華自喜。清所濁而樂所苦。舉世沉淪而不悟。此無僞之容人也。又有一種題目甚明。勉其清而襲其樂。寸心恍惚而不眞。此作僞之雅人也。嗟乎。雅而僞。爲之心勞意攘。而苦乃滋甚。孰知眞能清者之自有餘芳耶。眞能樂者之自有至趣耶。白沙有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夢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會此機括。則六合內外。上下古今。都一齊鮮紐。可因此飲而直究生人之初矣。願與同志者共闡此冰雪之義。

鹿太公助餉跋

己巳薊遼良圉。其遊騎一薄定興之祖村。一逼容城之白溝。范撫軍質公遲五日至。此方生命。不死於薊定。死於逃軍與把棍耳。雖有粟。孰與食。是役也。一民一士一粒一粟。一車一馬。皆太公面相商度。驗之以德。德公之義。開之以相關之情。造餉已解。而又不欲自居其名。太公之德。稔乎遠矣。伯順識其出粟之姓名。以示與人爲善之意。此舉實成於太公與仁卿。此何可令其沒沒也。

鹿太公貼軍跋

設軍所以衛民也。今乃以之厲民。無論積衆成強。爲會爲劫。爲淫悍然無不可縱之情。無復可憚之事。即合宗族鄉黨以奉一軍。而軍之怒目奮臂。有敢與抗焉者乎。此太公所爲有觸而興。亦爲合族計永賴也。夫軍所應貼之物。數雖無多。然一族之人。無不騷動。稍歉於額數之中。則相關於無已。稍盈於常格之外。遂相安於無言。太公損己貲腴。以代族人帖軍。軍即悍。斷不能御史而御兵也。在家而家無不齊。猶惜其不代碌碌者而爲將爲相。豈思不能御史而御兵也。

鹿太公德紀跋

魏忠節公大行時。過江村僧宿。有詩以紀之。乙丑。孝子學洙再過江村。其居停依然忠節之故廬也。因手錄其尊人之遺跡。以面璇之。余讀於此。可謂於此地有緣。但前番光景和以不一再傳。邈不可攷。即聞其子若孫。亦若秦粵然。風馬牛不相及者有之。況邇來屢被邊患。燕南趙北之間。殺掠幾遍。即苟全性命。安說忍然殺賊。知短謀身。計危此學士大夫所齊嗟飲泣。俯先壠不能不吁。慫低徊也。戊寅之冬。予與杜氏叔姪昆弟同遊。地西山。迨歸展墓過東江。諸杜氏謂予曰。自先世所積殷。

飾器物。蕩然無餘。獨得先高祖德平公家訓一帙。墨蹟如新。提命周至。夙昔遣懷於恍惚疑似之間。若宛見其精神行事。竊念先德平被卓榮立門戶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何可忘也。敢請子一言以俾予曰。是固吾所樂有言者。士庶人稍知自立。莫不斤斤爲祖父守株。茅茨瓦無敢失墜。況其揭之訓而垂示後人者乎。孝子慈孫徬徨篤摯之情。固知其不能已也。且喜窖五世之後。君子之澤方將告竭。而此帙乃始露端。是必其人之精光不可滅沒。故鬼神亦爲呵護秘惜。久而無失。今讀其訓辭。質以信後。愼以謀始。循以導從。懇以布誠。凡垂之訓者。皆其迪之躬。迪之躬。固不行之家者也。夫自大學教衰。士不能修而求之齊。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知爲政者矣。劃家之能政之。德平公以身範家。以家範治。以範家邦者範子孫。其心甯有窮耶。是在子若孫。因言以見心。因心以見其色笑起居。點點滴滴。血融相貫。即百世豈有隔焉。嘗聞伯順云杜氏當興。其先世培基樹德。源流已遠。意亦謂德平乎。

杜太公遺行跋

杜太公僦江。余弱冠時。僅一望其顏色。然行誼名德。未之悉也。繼而交伯順於西江。與太公所居之東江。趾尺晤伯順無不晤太公也。晤太公無不飲太公也。北香酒熟之時。每先意而望之。吾兩人亦逆知其望我。不覺神欲往而足欲前。如是者幾三十年。或少有懈情失意。吾兩人至言下便豁然。其伉爽明敏。遊刃忘機。絕無藏怒宿怨之事。伯順嘗云。孝弟鬮睦任恤。君於六行。蓋兼之矣。千里內外。所聞所見。如此君者。有幾。余曰。除君家大人外。恐寥寥難屈譽矣。鹿太公於六行。稱足色。而急左魏周。重君子之難。變破家捐軀無易慮。杜太公則左右鹿太公相與。以有成也。公才德雖未彰于世。然于知交多義烈。止生傳已識其大。而周恤貧窮。篤念骨肉。此中有至德焉。余固已取節於友于暨交誼中矣。第覺公之精神行事。釀釀布濩於有意無言之際者。殆未可以言語形容也。公臨危之前二日。余兩人過而問狀。公猶爲下榻。若無疾者。然公歸焉。余兩人爲執紼。慟哲人之云亡也。副君開美。亟欲以志石之文。屬其師伯順。因痛劇久不能搦筆。伯順亦以事可徐圖不意城陷。遂慟慘死。致令乞言者。欲血椎心。懇求無路。立言者形殘血淚。續書雖期。以彼此兩相敬重之人。而竟成欠事。開美每一念及。若負人世之大玖焉。因以其傳并行略附諸梓。余爲補其遺事而跋之。以識生平相與之雅。

魏義士復祀鄉賢跋

胡令君廷佐曰。凡天下之爲鄉賢者。未必皆鴻人碩士。即生或未及百年。而久之里復久焉。曠之典於崇祠十六年丁祭前一日。嘗或士主人祠。即生或逾其久而復湮也。附刻此段於集末。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是集也。刻於丙子兵火之後。而雀逢破焚於甲申之前。義士所遺之用計十頃有餘。畝而義士之孫。合計所耕之田。亦止此數。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義士之謂歟。

跋家禮酌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家禮。文公所行之處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行。兩大儒行誼謹嚴。晰疑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焉。然且不能概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本有文。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孫少師年譜跋

按公譜。長君高范令銓讓殿三年。泣血茹苦。編次成之。未授梓而高蒭君沒。高苑次子之濮訪余渥城。謂兵燹之後。先少師年譜已多遺失。幷牧齋先生所爲狀亦未得存。中夜起坐。寸心如焚。余曰。牧齋以狀付余。余固恐其有遺失也。已存副本於笥中矣。之濮喜極欲泣。謂少師復作。因盡出高苑君所爲譜。屬余訂之。幷補其缺。余卒業至遺失處。未免拖卷欷歔。常於難鳴夜氣時。追憶平生所見所聞。再採之牧齋所撰述。因令博兒錄之。得若干卷。公生平大節。庶幾一斑。至其纖悉曲折。語言嘯色。總公之精神所寄。高蒭君所謂子孫常守之萬不可令再有疎虞也。南都之刻。止生賢水田二頃。爲公了此。市竣。遂付甌底。僅供東人煮肉一飽。噫。造物者。或忌公宣洩大節耶。語言文字所以傳神也。公之神照耀天地。輝映日月。不借語言文字而傳。但後之君子。欲見公霽眉。思公功德。則愈重公文字。重公語言耳。

跋北地雙忠

鹿公從孫公而東也。張太宰問達謂孫公曰。鹿職方已擬徽郡司官。但聞閩部仍攜之邊。奈何。孫公曰。人情於銓於邊。趨避何狀。鹿君趨避即不同世人。豈得奪世人所企望不可得者而加以世人所褻足不敢赴者。且其雙白在堂。纔此君盡脫世情。尚不廑高堂之念子乎。太宰遂注定。將以疏閩。鹿閩而解之銓。且謂孫公曰。倘從相公於銓。可解也。善繼即自列尋常。或可辭塞上之行。今辭塞上就銓。司尋常人所不爲也。相公爲其顧之乎。孫公笑曰。子敢以尋常人待公。正念公高堂爲公踏踏而不顧。與銓部爭賢也。鹿曰。家書來。直以從公於邊爲公忠。且勸以先侍御公忠也。相公幸勿煩念。孫公謝曰。老成人。每欲成就後進以大賢之路。公肯做聖賢豪傑。吾輩叨在大列。肯浣公以尋常乎。二公相須有成。實始於此。後鹿公以太常少卿家居丙子。定興城破。殉義。謚忠節。孫公戊寅家居。高陽城破。全家殉義。謚文正。

五忠手蹟跋

此數紙。啓美偶存篋中。恐再遺失。彙爲一卷。俾之案頭。恍見其人。今且數年矣。啓美亦作古。余每撫此卷。凄斷不堪讀。蓋余受伯順四十年直諒多聞之益。迄今無日不入寤寐。最深而余之辱知不淺。蓼洲以伯順之好。好余一。如伯順。大洪雖僅半面識。然每向充諸伸知己之言。余自慙形穢。何偏有緣於諸大君子哉。此卷啓美擬借質公題數字於其首。而質公亦往矣。余因題曰五忠手蹟。俾吾家之子若孫存之。千百世後。此紙應與諸君子之精神不朽。而啓美亦與之俱不朽矣。

跋孫少師手蹟後

按少師年譜。此詩辛未一片石作。戊寅殉節。且七十年矣。而此時光氣如新。老臣心事。一片石有靈。猶能

識之。其言曰。有天無人。有君無臣。大天之下皆臣。安得謂無人無臣也哉。則其心亦苦矣。雖然。精忠亮節。已揭日月而行。中天千載下。其欲共仰將指而目之曰。少師之人也。天之下一人也。君之下一臣也。又何歎乎無人無臣也哉。

書鹿伯順手蹟後

公平昔寫字。多用敗筆殘紙。予問之曰。字不成家。留佳紙筆以俟能者。予曰。伯順字再醜幾分。當有人寶而玩之。公歿未幾。吾鄉後進。珍重公手蹟。字誠以人重哉。公生平道予手字甚多。偶簡數幅。欲裝成卷。以便出入攜帶。巖之不穆。竟爲蠹者私去。眞人精氣不磨。鬼神定爲呵護。終當復出在彼猶在此耳。

跋郝涿川手書後

晨起。博兒於篋中檢得郝涿川手書一幅。乃還其同里棣鎧楊君者。楊鎧與夢鶴皆涿郡人。篇中雅相敬重。其麗澤之益。近今未有。至其相期向學不苟以老自諉。尤令人深省。其言曰。學則憂忘于樂。不學則益就于衰。學非俗學也。俗學徹其天光。正學滋忌眞氣。此與知學之味者耶。衛武公耄而嗜益篇。想皆得力于此。不知此味者。使以學爲自苦之事。北方學人最少靜修而後。吾慕開山非公其誰。儻會於十年前爲公立傳。今得此幅。企慕不忍釋。若其島不仕之節。隱于川上。怡然自得。白沙一流人也。白沙亦公友。有遺公手書。雖僅存數字。倘可想見當年友朋鄭簡往復之意。

跋白沙與涿川書後

先生集滿天下。有目者共覩。然手蹟則不可得而見矣。其人非字。卽不工不可不存也。如先生者。豈容無片言隻字于几案間哉。先生靜中徹悟。嘗有句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涿川生平所學。亦就元默。故其交合。惜遺其書僅存殘幅。予珍之二十年矣。貧家乏寶。玩此數字者。類類朗珠也。

跋朱勉齋手書後

予甲戌公車。郡人士相謂曰。此中無史道鄰、金伯玉。便不成京師。時伯玉讀禮家居。因過予論交遊。隨有友人稱朱勉齋。津津不置口。後交其師鄧孝徵。復逃其籍。行歷歷。予私識之曰。都下三君子。今果皆有以自見。望隆一時。聲施後世。偶閱勉齋手書。附此語于幅末。以志企仰。後之君子。定有爲三君子合傳者。

跋胡葵裏書後

馬生自平涼攜來葵裏父子手書。故人情深。恍如覩面。因憶公當甲申後。令容。于時山居三年不入城市。公不督其疎逸。而獨予益切。容策馬攜壺榼過草庵。有竟日驩。且令其二子大宣、大定。婿蓋蘊生。徒步視予。未幾內輔。旋下貴人。有詢及子。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當世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輩不能自重。顧欲强人耶。古人重知己之言。子何能忘情於公也。校大定成進士。偉孫好益。殷公風流蘊藉。亦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于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負師傅矣。

張明公

有力量人。使有執著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撤衆比。心之虛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所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于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魯辟喭。皆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明公之得力。其在斯乎。

跋念菴答王宗沐問靜

邵康節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爲他精易數於舉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能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卻看小了他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恐被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强爲所稱知幾者乎邇白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黃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蓋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也

朱文公

文公之學可稱光輝矣所謂集大成也當宋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綱紀國論眞有功于天下後世乃身蒙僞學之禁莫不得收明道之功至永樂中章顯宋之大儒爲道統攸繫文公自是還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溯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陸文安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下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兩渡以來眞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而已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參悟

薛文清

文清當王振曹石川事之時而屹乎不拔晦乎不染所稱端亮誠懇之士儻而君子者也其門人稱其剛毅似伊川曹法似元晦予謂生平所學乃伊川元晦之學故其人學皆亦似之或問文清與文成同異曰皆大儒也各有極詣正不必強而同之文清似朱文成似陸有朱而無陸有陸而無朱未免有偏重不返之勢相資爲用正以相繼于不窮天地不能外而況于人乎聖人通變于未窮以此

王文成

所貴乎儒者通萬物爲一體便要以天下爲己任區區詞章記誦瑣碎而不適于用者也孔子志在東周孟子志安天下此是孔孟之學術得行其志焉則親見堯舜不得志則爽論堯舜非苟焉而已也斯道不明聖學湮塞楊墨者倫禪約者虛陽明崛起揭良知爲宗博約知行合而爲一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斯道爲之大光而全體大用立德立言立功隨感而應無處非道無地非學瑣碎面目得陽明一洗之庶期月三年之顯非虛語也摘數字一字一句之間者陋矣

羅文恭

文恭少學文僖李空同未幾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資又與唐荊川趙浚谷相師磨大放于文久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猶源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瀾漫漫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入微而後知無不良所舉主靜歸寂辨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證之二十餘年沛然眞得始自信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中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眞實得力萬不可少者則維文恭也

顧文端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圈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眞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還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讀金忠節文集書後

公釋褐最少嘗官杭節國變死節天下仰之然非其志之所存也其自發詩曰博塞由來不受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焚卻狂思草卷向人間道忤權其全編無一語不出性靈無一篇不關名教不止同遊文謝直已入室程朱眞所稱閒道人耶

書先志後

我考罪于乙巳秋我妣彈于己酉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鹿子壽繼是先考妣生前所習與定交者男兄弟以貧出館于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年始構此文今復二十餘年矣大半淨家山水間旅蘇門又復七載兄若弟皆淵謝去形影孤子困窮以老抱病實深令諸子若姪磨片石而書之恍見我考妣之音容色笑于字裏行間也孫曾婚姻姓氏誌來備者附入

引

陳烈婦乞言引

顧吾陳先生右之太邱也德堪範世儀足型家僕初從鹿太常伯順而識荊繼從許明府伯藏而致訊既親樂易更酢樸誠道先行於妻孥義自嚴乎婦女甲申三月闖陷神京吾郡以一城糞燼灰之復燃守者以七日望天心之來復事既去矣悔不可追張氏宜人率先赴井神儀窈窕淚碧腸枯合婦女三世而同心共婢幼十人以畢命義烈震乎天地貞操格於神人殺身成仁難榮望於學道之士舍生取義豈易得於市幗者流不獨耀彩一門實足標式百世蓋諸烈婦間然自全其性命何知有文字之標題諸文士恒焉自鑑其誼屑定當以烈婦爲榜樣用告同志幸賜鼎言

曠證文娛引

士生今日能脫棄世累簡帳蒿寄以山水詩文自娛悅者蓋亦難其人矣二十年來高子鹿翁庶幾近之嘉子癖好山水嘗一卷酒一壺此外無他嗜遍錄古今人詩文各一帙以自娛悅夫當迷離怪惑之世界

577

浮生若夢舉國如狂獨能娛于詩娛于文此見高子志之所存也從來詩與文之可娛者多矣高子宜能盡取而高子所取之詩文亦豈盡皆可娛意之所賞不傍人口脗醉月眠雲悠然自得所娛在此而塵世中之聲華夢味何足以易之娛在詩娛在文先有得意于詩與文之外者故能寄趣于詩與文之中必謂高子所錄之詩爲可娛所錄之文爲可娛是未嘗學詩未嘗學文者也烏足知高子志之所存也

啓

報賈太公銜恬

一元特產才德鍾天地之精兩世宏科文章燦奎璧之秀聲名達飛易昂昂方宇綱維鳳閣首僉垂炳炳疑裳御袖如不孝白雖交萃萬罪俱灰先君抔土未乾長逝復延于大母菲才尺組非有永諸何計于沖廬居凶儀納吉儀貲爲禮訓所重謂舍哲婦議結髮抑豈人心所能安況乎奕葉守出迂雖叨附青雲之末窮廬甘寂寞感自慷緣牖之微乃不棄封事之愚猥欲聯絲蘿之好方椿閩香厭業履歷訂盟迫門祚衰復悼悼託斧冷寸腸崩裂益悲梁鴻之無由徒五內踧踖紙慨時遺之多憂第以叢霞倚玉嘗庭訓于生存聿感彤幕絲或神通于寂漠乃敢勉承先志緣茲仰奉高風僉謂臭契于平時秦晉允協于今日誼通二姓飛鴛傳佐儷百年永並兩儀鳴鳳占葵昌累世

寄蔣少陽

五藏沐琴堂誼實深于再世三方播令德績最著于千秋南望有懷下情何極茲者隔龍門于兩地益鬱遙心困雞肋于一經祇成病骨窮途類朝歌代謝自膜頭顱中使彷徨得對知己難施面目還遊燕市空此舌之尚存落魄都門嗟黑貂之敝盡茲有罪生者奉璽敕于淮海陰紫氣于維揚敬附短牋用候潤吉台下望隆中外大拜非遙不佞夢想春風披襟伊邇臨楮不盡稽首再言

餞劉百世

帝遣公來四載喜垂多士範天爲僕設千秋爭壯兩人盟將判袂于一朝敬潔忭于二日縱橫揮麈英雄特地入清譚錯落飛觴盡夜何分供豪飲屆期願候先此告庋

與洪振溟

天啓斯文多士喜逢真盟主時開草昧千秋希遇大宗師爭詵玉之明豈有遺珠之歎忝承下問是切高風某也淡泊爲心干請之腸久冷朴誠一念憐才之意猶焚子弟親知雖有幸叨于發內榜薪枯朽不無忘意于箱中敬以曳白之生謬冀垂青之惠

邀朱我白

琴韻悠揚瑞氣初浮于上谷棠陰綽約福星忽映于曲陽席未煖而東復征何由寇君之借神雖親而室已遠徒有杜公之爭度日全憑架上書有眼即開萬卷行囊惟有筆頭月長對不變一文半年振久頓之精神六里開千秋之生面來何暮也去偏速與讀歌十五之辰薄劣四筵之具杯陳祖道卜晝卜夜而與

未闌曲奏驪歌一斗一石而猶各盡情披拂芝宇敬掃芹藻之茅抑將舒喵離懷飫佩旂橙之屑相期今古非敢塞責幸賜諾金望朝來之紫氣敢勞移玉矚秋夜以和風祇此告庋屆期引領

餞朱我白

日薄征塵瑞日起城頭之鳳懷來明德清風遜雲外之鶚倚借無緣福緣有限傍花村開祖帳吉在明辰除草徑過高軒慶通此日點點離人淚扳盈彌深勞勞送客亭光儀漸遠魂銷未禁面晤難期惟願珍駐驄驦悉聽臨岐之教載歌驪曲少舒臥轍之忱

報鹿太公代張于度

伏以奕葉傳德鬯久欽多蓄多男之福千秋結信誓史無挾賢挾貴之心門牆託契于昔時秦晉允協于今日蒸惟大老師閣下道韞淵涵行誼端凝德業衍前修承宣兼創功名開後進樂亭無憂喜吾師似劉危疆囑勤王不必念父看吾友策名解頤知有子更幸有孫忠孝文章允矣四方推冠冕箕裘弓冶昂然一代憚頹頹乃不肖某巍峩孤塞雖本巾服之孤悵然衰緒莫闚纂組之功永結琴瑟之歡原屬非偶素蘭嗟鳴之雅勉倘仰承瞻紫氣而色飛撫瑤函以報命

邀梁如星

孤鳳澄先星久炙馳聲海外青驄當帝簡欣然振策齒中攬轡澄清八千里路雲和月停帆依戀三五貧交義與情夙戒惟虔抒芹忱于十日儻臨是幸騰紫氣于一天

報范質公

某不肖一經憔悴半世飄零顧此下轅久甘邱園之夢强來上策豈効華袞之忠乃辱瓊瑤誼貫出于望外過明評騭情更入于意中感莫知其所裁德有矢乎永戴

柬茅止生

公生於南南國未能展公之蘊天用於北北方未遑蒙公之休正於遲回悶惜之中審其重大艱難之寄古來如是今豈不然茲於十八之辰聊以一尊爲具斗間橫氣色識玉趾之到門天外錯雲復聽清音之倘座英名久著經綸小試於涵蓉雄略具張風力先觀於施政屆期願候尊役告庋

柬仇樾軒羅浩軒

淘沸林枯久切饑懼波平浪靜寤寐欣私念二丈名德耆年極一方人靈水秀一榻一酒載咏載歌先集關帝祠中再遊三教聖地兼且云暮樂貴及時以不逃之三人享天下之二老佳子弟親知雖有幸叨于發內榜薪枯朽不更益精神祇此告庋未敢具柬

考

思親亭考

共城人物載在詩書者男則高子孟孫女則共姜此一鄉偶神天下後世所瞻望者也共姜有祠而高子

無祠。是亦缺典。然高子祀於孔廟矣。烈卫在天下。在萬世。即不祠。不見少也。若思親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與孝也。亦所以崇許文正也。文正時與門人知契。登臨歌咏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官衛輝路總管。時艱其地。而憶其親。揭爲亭以奇所思。亭在百泉之上。取遠亭之前二亭俱廢。獨有文正門人白毅菴棟之記在。夫亭固即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之記。而思其師。雖思其親。淋漓蒸勁於筆下。凡讀者莫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一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見。亭已儼然登峙於蘇山之巔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爲興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賦可考者。史稱宗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沒。武穆南渡。所遺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憾子文獻之不足耳。

兩文正考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蘇門。仕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極稱其姪燧、子燁、居輝。以化民成俗。子孫世爲師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蹟。雖梅溪之名尚在。而無片瓦尺椽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有其子思親亭碑石在。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今兩祠俱無。所存者此一碣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蘇門。固非尋常可比擬也。崔子鉉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元興不興。則民彝亂。教不止。則民命戕。突覩化民成俗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人傑。終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靜修嘗有言。怪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水于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于人乎。

元儒趙江漢太極書院考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白泉書院。蘇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臨眺。神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七賢。嘯聲出林谷。答稽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仙隱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也。受易于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蓋不啻不屑之地。所稱內聖外王之學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卿、許魯齋、趙仁甫、竇肥鄉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信之矣。考白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通。創百泉書院。弘治間。提學車公惠。又建思賢亭。以祀孫、鄧、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萬厤間。邑令訾公良弼修百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德行表著。竟泯滅而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尚論者之疎略耶。元史暨函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于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鈔以還。聚學者謂之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命傳載元至南平憩安時。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北。是時洛閩之未行于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于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之配食。日夕禮焉。劉因經授學者。求道晉至八千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取義、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極得復之力也。嗚乎。江漢之學。不獨有造于姚、許而開北方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終身其不得志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則更大也。今諸先正。雖濟濟。皆得享俎豆于一堂。而令先生滅沒于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歎其學之失朋而拜迷淵源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前人之疎略。而任其缺漏與。有志于風教者。其將有考于斯。

贊

孔子贊

七十從心。老而安死。不夢周公。一念不起。人也而天。純亦不已。春秋逸民。不求榮仕。天子北面。普天同祀。生民以來。未有賢於堯舜遠矣。

顏子贊

學庸語孟。四子之書。精神面目。徹底無餘。獨顏氏子。既鮮發舒。得論所載。不違如愚。若無若虛。何以曰萬世教澤無窮者。顏子也。又何以曰顏淵死而孔子之道未盡傳與。靜言思之。無窮真無窮也。夫子之道。如日經天。即無顏曾思孟。豈遂能澈。抑又思之。未盡傳皆未盡傳也。夫子之道。與天同遠。再添幾個顏、曾、思、孟。仍覺其疎於吾言無所不悅。唯我與爾一體自如。悅之言曰。子在。回何敢死。子之言曰。淵死天實喪予。夫子嘗自謂丘之好學。又嘗稱顏氏子好學。一場大事。孔顏相與有進無止。語之不倦。不遷不貳者。攜手同車。一不違仁于終食。一不違仁於三月。一從心不踰距。一欲從而末由。雖曰一間之未達。蓋天不假之以居諸。

曾子贊

忠恕盡道。弘毅當仁。貴先審乎斯遠斯近之際。敬益純於啓手啓足之辰。以澈以暴。得師之神。若無若虛。嘗友之真。一魯一愚。質亦似有。唯有明旨爲鄰。四勿之諸事。三省之守身。這場大事。尼山首闢。前無所因。千與氏私淑於百七十年之後。子思子雖嫡孫。尚未得與躬親。一時其學。百代明禋。實唯我復聖宗聖之二人。

子思子贊

中庸之書。大易之徹。一誠爲主。萬聖同歸。仲尼統天地萬物之全。子思闡天人性命之蘊。語大小而莫載莫破。察上下而魚躍鳶飛。既揚先聖之師。又傳後賢之衣。有是祖。有是孫。有是師。有是弟。一揆相遠。萬古同暉。至誠至聖。繼仲尼一身之發現。而天之生物不測。鬼神之誠不可掩。亦皆仲尼一身之發揮。此道並貴。此理最際。惟述聖爲能窺其秘。而洩其機。

孟子贊

顏曾於孔子。一步一隨。孟子學孔子。乃合乃離。離合而與之相究。顯學其時時之所在。與世推移。仕止久

速原無成案。辭受取予。豈可預期。義利之辨。如明指寧王伯之分。皎若列眉。欲開欲朝。欲召欲撫。總屬任己之私。好貨好色好勇好樂。翻爲救正之資。且氣稜氣。前人未之有發。集義養浩。聖學眞之或缺。孔子之道。人謂得孟子而大光。陸子之學。亦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旣發揮語孝弟爲仁之本。故孟子當牟利諍侯王開口便以仁義爲辭。七篇之中。又每於孝弟而寄思。仁義無窮。智樂之實。只一孝弟盡之。守先生之道。以孝弟守之。待後之學者。以孝弟待之。此是顚撲眞血脈。千載而下。孔孟並稱。意者其在於斯。

陶元明像贊

五柳先生。生來高潔。閒靜少言。榮利不屑。性好酒書。意皆心悅。撫無絃琴。酒有情趣。詩詠性靈。短褐胥結。憂菊嗜酒。石名醉樂。總因時而設。不恒不激。飄飄且暢。陸士詩人之曰。供不足盡先生之婞節。先生其學道而有得于心者耶。皆宜何得而私之。乃眞賢古之豪傑。

鹿子伯順贊

公爲諸生。處女守公。身舉孝廉。俠士爲鄰。自入官後。到處認眞。優明職守。清眞絕塵。不計得喪。不顧喜嗔。天子宣督宰相慈顏。徐理所請。不撓其神。戎馬海甸。學習益純。江村之席。姚江之濱。百有餘歲。道域同臻。以子靜爲知己。作元晦之忠臣。寄白命爲吾蕘之狂簡。豈甘心于君子而未仁。力能開闢。舉恥因循。破慳去僞。溫故知新。予四十年所心服而敬事。以一身而兼直諒多聞之三益者。實唯公一人。

陳三槐像贊

公具大過人之才。負不若人之恥。雄襟偉略。妙墨奇情。其思退一步讓他人行。使是其一毫不挫之氣。所云留一著作自己地。猶想見老而靡晦之心。余四十年交公。對公之像。忍以貌言相加耶。公定謂余爲知言。

新安五烈婦贊

張烈婦曾氏夫死。氏屢縊不得。絕粒二十九日死。

何然而一縊再縊也。何然而絕粒至二十九日。督脈絕也。噫嘻。死也。自非僞遜於一時。淨動於偶激也。

張烈婦陳氏以勦夫死。

予猶及見張茂才。蓋所稱貧而好學。有道之腴。婦也甚良。更烈乎儕人以爲飲痛而死。我則爲抱義而祖。

張烈婦王氏殉夫縊死。縊於牀。面若相向。各一目未瞑。若相顧且握一手若相拊。

噫嘻。難施者面。背相向兮。玉碎金鍊。難毀者目。若相顧兮。義精仁熟。難分者手。若相撫兮。天長地久。

袁烈婦劉氏殉夫同日死。同日葬。

嗟乎。死門難入。不苦一日作未亡人。庶有促之嫁。當廿同日死。同日葬。同穴居。夜當日共悼爲二棺聯發。今且共仰爲偶升菲窀。

梁烈婦孫氏夫寬死四市。氏聞縊死。

嗚呼。沙城臙觸斷碑。禁禁一羽。不忍獨飛。嗟哉婦夫。羅維六月。塞冰冤之。如何矢身。一死血濺青莎。嗚呼。

抱子之磚。崖不可磨。

赤子贊

我聞大人不失赤子。赤子何知。而取于此。入井不懼。臨難不撓。後提稍長。事親從兄。漸之勿失。要知學問。老而康強。少須自愧。喜慍哀樂。節在未發。唯中唯和。始無顚越。視聽言動。勿蹈非禮。克復歸仁。妙有肖象。子臣弟友。原屬庸德。丘未能一。立型作則。此皆赤心。誰能菁緝。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我作此贊。告誡小子。勉之在躬。從今日始。

礪礪贊

鄭風碩德。深惡其似。礪礪小人。亦列於士。士之名美。士之品妍。唯言唯行。不忘不愆。言無二諾。李布爲友。未行恐聞。子路攜手。爲讓似隘。維讓伯夷。於操似執。子羔遯之。信不必義。饒其俠腸。行不必禮。綽有擅當。意氣孤往。何賢何聖。造詣獨至。非疾非病。天之小人。人之君子。礪兮礪兮。吾道所厲。

自贊七十九歲

閻貌儁中人。衡心太認眞。胸極窄。氣極急。所志常未得伸。二十之後。連喪雙親。病疾纏綿。若將終身。猶幸天子宣督宰相慈顏。徐理所請。不撓其神。戎馬海甸。學習益純。江村之席。姚江之濱。百有餘歲。道域同臻。以子靜爲知己。作元晦之忠臣。寄白命爲吾蕘之狂簡。豈甘心于君子而未仁。力能開闢。舉恥因循。破慳去僞。溫故知新。予四十年所心服而敬事。以一身而兼直諒多聞之三益者。實唯公一人。

閻貌儁中人。衡心太認眞。胸極窄。氣極急。所志常未得伸。二十之後。連喪雙親。病疾纏綿。若將終身。猶幸兄我友。弟我悲。門內怡怡。共守此貧。結髮十七年。繼室三十二年。室無變誦。非我胥晨。男有六間。學即未成。畊即鑿井。彈琴賦詩。咸不肯自甘于流俗。見前十孫三骨。頭角嶸崢。庶幾乎見我祖我父之德之純。爾今七十九歲。雖入山非閉戶。雖避地非絕塵。青松白石。我師我友。明月清風。讓主讓賓。是則爾之行徑也。亦聊附於三代之遺民。

自贊八十歲

垂髮有志。白首無聞。既虛可畏之時。思效補袞之勤。七十較六十而加瑟。八十視七十而更殷。乘燭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衡武切磋之詠。可策太公敬勝之勤。引養引恬。野鶴孤雲不盡利祿。可謝玄纁。聊以爲後學析疑而辨惑。亦可爲鄉人排難而解紛。予蓋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竊自信天終不欲喪斯文。

自贊八十六歲

問閻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閒何爲耳。曰幼讀書。忘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嘉起。骨脆磨薄。不慕榮仕。衣服文綵。食甘糲粗。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于舉人七十年矣。遠孫多男。及門有十。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傳贊

李都督涿先傳贊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永間。授浮圖峪守備。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嶺。環圍數十里。與長子松俱戰死。事聞。贈少保。蓋

忠愍亦烈矣殁之後表章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乎古之英人烈士多湮滅而不聞也

胡向化崔庚傳贊

向化爲孝廉時負院左光斗逮至過白溝人鮮有不避者向化往謁以爲諸生曾受知也丙子晉鄉有兵慘向化悅刑山西過里以士女節義入告至疏鹿奉常其辭曰鹿善繼生爲理學主盟死以封疆殉節親居城內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崔庚爲洪縣令振起湖廣大著循聲河南通志錄其實到處有惠政人歌思之爲人坦率忘形跡常有俠人負我勿我負人之意歸田仍一寒士也居宜受吳橋范景文之知居鄉受定興鹿善繼之知嘉善魏大中顏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殆所稱君子一流與

孫樹禎傳贊

樹禎三十年孝廉食貧教讀不慕榮祿嘗志面歿淵明詩曰高操非可攀深得固窮節樹禎殆庶幾乎予已誌其墓碑其弟保其女弟夫名諸生也甲申致廩餼於學便者徜徉山水間妻子饑寒亦不暇顧祚死于邱縣之勝永村保隱于烏龍潭祚所著有四書事實保所著有讀史心見開有有心人爲立傳夫人終身享榮名富厚者衆矣未必皆才而才者反以厄窮死子不悲二子之窮安知千載下無澄而弔之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張果中傳贊

朱紱文多識行獨書其爲吏部者專言之也果中生平可述者多獨舉乙丙周旋左魏中亦專言之也果中爲辛酉左學院所選士魏給事寶言于學院而絕口不言冉詢之第云衡文者具雙眼張生高才自應當此選取貧天功耶後左爲子言給事自不認但不可令知我者不知也迄二公逮爲果中者倘遠避之唯恐累己豈人情也哉

銘

楊銘

兀然一榻郁坐夜分竹戶疎窗風雪時聞雞犬敝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白事安必有辜勞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郎子長幼咸羣誦詩讀書嘗焚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氳兄弟而象父子眠食起居隨意適形而絕不覺其紛紜各爲忍働于其母故念其父而靡敗此一榻也莫厭落寞莫服荒涼不恤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西軒榻銘

我有斗室一榻鄰然缺連牖接屋比衾聯牀朝餐粗糲夕得安眠一膜不隔四海爲緣夜分款語非黽非禪論心達旦讀書經年榻分榻分似則有天雞鳴夜氣庶幾問徑

松竹梅三友銘

孔門論友損益攸分其益維何直諒多聞予友亦三松竹與梅不受物猜不爲物猜挺挺貞寒猗猗洪澳

夏峯先生集卷十

祭文

祭鹿伯順文

吁嗟天道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謂其無知而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從古賢奸恢恢不漏謂其有知而伯順生平止有作善絕無不善夫何慘死至于如此也其死之慘也被三刀一斷昏倒于地隔日而氣始絕且衣服盡剝歷三日方得掩于淺土兵退家人來視竟不成殮自秋及冬始歸櫬于江村之草堂還眉盡脫股體亦殘僅存者朽骨耳嗟乎痛哉從來英雄豪傑固多慘死不意吾伯順亦被禍之酷烈如此也伯順壯年即有爲聖賢之志舉孝廉而閉戶讀書毅然有所不爲迨登進士志益邁往居然有鳳翔千仞之意至歷官戶兵兩曹到處尋求指掌如發金花司新衙管題覆種種拮据世所不敢做之題而孤力擔持務求滿志故隨處各著清直之譽即天子與大小臣工亦無不深信爲清直也迨辭銓部從愷陽先生之淵眠食於白草黃沙出入於龍沒虎窟且不欲加一級進一階必欲以初服歸田此非豪傑而聖賢恐於此不能無遺憾矣總之伯順居官居鄉無處不披肝瀝以示人而力學自修因年增進其書生而有所不爲也異狷其入官而講求實用居然以天下爲己任也異狂至於救急濟難以死許人死生在前而

581

無避忌。又似古之俠人烈士。然檢閱三年。動忍已極。舉從前以名節義氣出人頭地者。至此凍餒於仝鎖大川兵戈擁擾之中。不啻文之以禮樂矣。已已之事。高陽再起。天下享其功。而公獨泯其跡。洵古大臣之人歟。歸田以來。學綴入室。點點滴滴。親見尼山恐懼世學人。未見其匹。平生熱腸如焚。于海內豪氣諸君子。時爲品題到頭。或以節烈著名。或以才具見長。無不一一如其月旦也。以斯人而司用人之柄。天下豈難治哉。屈指丁酉至今。吾南人交四十年。數日便入夢思。間或涉月逾時。非遣騎相迎。即乘輿過訪。乃今幽明路隔。生死長別矣。嗚呼痛哉。平昔縱談。每過子夜。無隱不晰。無裏不吐。今或有所商略。當與誰悉。此肺肝也。乃知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此平生最快心事。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此段憤悶無聊。淚不知從何洒。腸不知幾欲絕矣。吁嗟痛哉。夫復何言。雲山慘淡。日月無光。滿霄起立。白晝忘餐。以斯人也。而有此慘死也。吾終欲搔首而册之天。

又公祭鹿伯順文

嗟乎痛哉。公遽已耶。公之形軀面貌。雖云已矣。而公之精神。綿結於君親。戚友之間。磅礴於天地古今之際。誰謂遂已耶。生不成人。人不成品者。不必論。即從來法言矩行。蹈義履仁。儼然賢人君子矣。而意無餘情。神不足色。終不得令人有醉心滿志之時。如公之生平大節。屈指難悉。然略舉其概。如發金花而觸聖天子之怒。鮮銓部而從高陽公之遼。周旋周魏諸君子。而犯逆璫之焰。他如爲窮民請命。如十三場籽粒之改折。爲孤寡摧恩。如張都憲之立嗣。爲名教生色。如孫仲子之復學。此等事。或聚十餘年之尊力。或合衆君子之同心。嘗出血誠。剖肝膽而圖之。故無事不底於成。此在法言矩行。蹈義履仁之人。稍涉其藩。而已足自慰矣。況履其半。而幷足慰人矣。就有如公之人已願所欲。而己猶歉於心。世已享其功。而己獨泯其跡。尼山所謂仁中之過智中之禹。淋漓篤摯。倍令人欲歌欲舞欲哭欲泣。即如今之死也。以林下遺老。既非有民社之寄。且鄉居城南。又與在城之縉紳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公何以於凶鋒迫至之時。必迎之而入城。城破矣。必憤慨罵賊。笑容就死。不獨無身家妻子之念。所謂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亦姑置之。此何說也。嘻。我知之矣。蓋目擊夫時事之多艱。而文武大吏之偷生畏死者。唯擁數萬之師。不敢輕出一戰。任其捆載金帛子女數萬車而去。公質恥之恥。則憤欲一死以告二祖十二宗於天上。以愧此時之爲文武大吏者。且知太公忠憤激烈。素固顯其子爲忠臣。蓋自檢關三年。教已素嫻。豈待今日之死。而始知不作兒女沾巾之態哉。此公之死。與不得不死者迥別。此又二祖十二宗所欲歌欲舞欲哭欲泣而文武諸大吏。不任受過而居然受功者。不知何以置念也。公生爲名臣。死爲名神。某等託兼覆而契金蘭者。固切痛心。諸凡被曾接而蒙物色者。莫不人人以爲孟嘗君。知我公之能用人。而得人之死力。惜未大竟其用耳。宵獨交知之痛而已哉。

祭牛羽泗文

嗟哉羽泗。遽歸寂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鍔。與公生離。不勝閒闊。與公死別。能不悲愕。逐日淒其。朔風蕭索。白髮飄搖。衆交客務。憶昔庚子。策名賢書。聲聞嶽嶽。襟度紓紓。緒結名流。努力公車。何意數奇。三賦歸與。

方圖緣發。忽爲棣與。拮据襄事。宿愛吾廬。壬子之夏。出牧蓬萊。首興學校。拔得異才。墾田四千。利賴永開。至埋冤獄。貴受疑猜。咬月在空。幾雲往來。姤者自笑。賢者愈哀。豎謫秦中。署耀州事。又以綜覈中當路忌。拂袖歸田。彭澤無媿。桉閱仙壽。超超高致。酒不醉心。憤不作僞。棋能爭道。行能樹幟。至于天性篤厚。加意兄弟。割地立嗣。憫死念生。方之古昔。荊花同明。二郎濟美。國寶世英。諸孫秀發。墨妙筆精。此正公之享有全福。而有令名。何意妖讖是踐。哲人忘祿。二三兄弟。能不頻蹙。從歎生悲。悲來迅速。從悲憶歡。渺然空谷。嗟哉羽泗。生死永隔。生者各天。死者幽冥。獨從一九。遽此絕矣。杳無音聲。誰爲主客。嗟哉羽泗。生浮死休。萬古一肯。何短何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仙仙歸乎。樂哉斯邱。

祭鹿太公文

嗚呼哀哉。太公已矣。憶初交太常。即謁太公。迄今踰三十年。且閱四世矣。無論侍几杖。陪笑語。敲棋和歌。歷寒暑。冒夜無倦。即近而帝里。遠而都魯。其所蹙臨涉覽。又未嘗不與俱也。及瑞禍旦起。諸賢被戮。逸人厲犯。內地受慘。其所爲死生患難。又無事不與俱也。某侍太公久。自信知太公深。公爲子孝。爲兄友。義方之教。成太常爲名臣。友朋之義。於左魏爲義烈。此已聲施海內。標絡史册矣。如爲質公撫軍勤王。湊餉米豆千有餘石。兵戈阻絕。一一交納軍前。而軍威立壯。此之功在社稷。忠堂出文武大吏。珮玉腰金者後耶。子臣弟友。太公以一身全備之。至其一得喪齊生死。當易簀之時。而神氣不亂。其所得於天者全矣。丙子太公在容。聞太常殉難。曰不負君。不辱身。兒何愧焉。吾何慟焉。丁丑某在定。與解元病不起。太公寄聲曰。我老不堪臨喪。有君在。定不至有異日之悔。戊寅其侍太公江村。食息起居。如無病然。即人見爲病。太公自視。猶無病也。竟不道一言而逝。嗟乎。太公豈非豪烈丈夫哉。太公嘗謂某曰。予家四世。俱以子爲飽叔。子就養。雖無可逃。但無事不可與子相對。煩子一言。以慰老懷。某時爲引四章贈之。太公且曰。尚煩他日總輦之鳴。呼方公家全盛之時。五世一堂。峭嶸昌熾。逢以總輦之言相厲。此其識力。豈不高出尋常萬萬耶。日月幾何。太常以慘死。解元以憂死。今太公又以慟死。俯仰今昔。言念死生。甯直酒淚西州已耶。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吾蕘憑依。氣噎悒而填胸。淚簌下而淋衣。忽拭目以自問。非徒腸斷。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又祭鹿太公文

嗟乎。太公其道積朔躬者與。未冠而操家政。年八十。仍未謝家政。殆終身勞瘁凝勤。而無時暇逸者乎。以侍御爲之父。世人最喜有公子之樂。太公政有感于世之爲公子者。而若心志。勞筋惰世俗之爲公子者。孰敢擬焉。以太常爲之子。世人最喜有封君之榮。太公又有感于世之爲封君者。而躬親農圃。不見諸侯。世俗之爲封君者。孰敢擬焉。舉世人之所侈然鳴得意者。公獨避之若染。舉世人之所退焉謝不敏者。公獨蓋之若渴。以故蠭糵糟邱之場。無太公之跡也。青樓衛獵之場。無太公之跡也。而太公所汲皇如不及者。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課子孫。世其家。元家庭日用。具庶幾三代之盛。江村片地。爲吾蕘干城。爲海內冠冕。人曰太公實借有父不知侍御借太公。而信御之賢益著。人曰太公實藉有子不知太常借太公。而太常之德彌彰。天下人所仰視太公爲泰山北斗者。徒以急左魏諸君子

之難義烈足風抑知太公通體是道有觸而流固舉之而不勝舉犢之而無可摘者乎書云道積于厥躬如太公者其庶乎方裘哲人樹執爲我儀型世人則之返薄還醇乃遂渙然而逝也耶哭子之淚未乾痛孫之腸又斷自非鐵石爲質鮮不裂矣嗟乎慟哉

祭黃孺嶽文

東海侍御鶴嶽先生沒之六年容城舊鄰治流寓朽生某始爲文遙致而焚於墓門其言曰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又聞成我之恩尊於生我某與南鄰人少不知學長無所成徒守孟氏不見諸侯之義甘原憲釜甑生蠹之貧殆所謂儒而腐者也不謂先生謬有所取遂以入告朝紳重先生之言遂欲用不肖之身繼而遐者接踵某用是懼懼其以菲德之躬辱大賢之知也先生數年解任過保定如一晤于潘寨汀孝廉之家因而過茅舍信宿追隨於新城之高橋定興之江村江村進太常伯順故廬也伯順與予同爲先生所遐士徘徊其庭者久之聯牀夜話翌日仍回過茅舍潘子寨汀曰孫先生室廬覆以茅茆無片瓦豈堪爲使君駐節乎先生曰雖無片瓦何啻萬間我固心儀之矣比至腐儒粗糲先生俱嗜之若大烹爲某序取節錄并所貽一二手札皆已授梓敢忘先生與人爲善之心歟先生立朝風節純忠事家有乘國有史自不乏書某特述其受知之深廿餘年來恐萬一蹉跌爲大賢訴厲是先生以知我者成我某敢不求自對以對先生憶丙戌曾寄一函字到之日卽蓋棺之日迄今六年雞黍未展蔡朽骫骳躬親窘乏又苦謀力適東來者客雖業未謀面庶藉鴻雁之傳以傳此心況先生靈爽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何處不流行照耀則某之勖念拈筆時先生之精神眉宇已朗朗在目中矣尙其鑒之

祭張漢瞻文

大司馬漢瞻先生以丙申四月三日終於滏水之第其燕南方外友孫某某病寓蘇門不能侑匍哭於柩迄七月先生之子應常公以所述行實寄至云卜八月廿七日歸窆夥乃始將麝香束肺爲文而告先生之靈曰嗟乎先生何遽已耶相別幾何時遽成隔世從懽生悲悲來橫集從悲憶懽懽緒奔不可追矣嗟乎先生果眞已耶憶庚寅春予南徙過滏上因迷元先生而定交儀著平生余寄居百泉竊謂儀型不遠先生寄詩慰懃有若家侑有蘇門嘯盼晚鴈高一寄思之句余衰年怯遠涉而風雨時以爲念嗣後郵筒往復與三二耆英倦倦於洛下香山之會當侍鄒魯之游每將車過從或臨流講易或集友藏碁究竟理道論說物情輒涉月遨旬倦焉忘返余之遇先生與先生之知余蓋兩相忘形迹外也先生嘗爲余言甲申前王非馳騁未暇酷證性命之業歸田以後始欲點檢身心剖晰疑似藏鋤之暇尙賴吾黨礪砥不過子幾枉過此生嗤此固先生若無若虛之懷望道未見之意而余之衰邁迂腐自信未能何以得此於我公耶余有諸儒傳宗一編自蓋江都以至吾友鹿江村皆與先生手自評定嘗云宋儒稱吸漢儒然議論未嘗不本漢之註疏漢諸儒開山之力不可昧也故景元公伯淳而嫗之孔明希文可見學術事業不分三事既高節修之不仕復取平仲之興學嗟乎即此言更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晚嗜易識倫虛消長之理大

而能通貞不絕俗立朝風節國史固大書特書第就七年來數見數別無隱不宜無疑不晰近臨九原則笑語移日遠寓雁札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余獨何心能勿悲哉嗚呼先生生于鄭實余北方之學者也鄭先正有崔文敏其學與先生合二三同人共闡發之者尙未得覓厥業而今已矣斯文陸沉吾黨扼腕今夕何夕有車盈門登公之堂獻物依然而儀型莫覩矣余長先生六歲較之氣血衰耗遠甚壯而後死者失所皈依學者迷其趨向豈天欲喪斯文而茹其梁木耶此所以反覆咨嗟不能已余心之悲也公靈英爽應諒余衰

祭陳范彭文

嗟乎君其已矣慕門有宿草矣余衰耄多病世緣塵絕於死生聚散之故不能忘情於君者蓋在尋常年誼娚誼外也憶前庚子與君家大人同京兆榜君執世好遊篤是時罷年就學於鹿伯順公之江村鹿以中表愛之有加余亦以年誼交最洽也嗣世事多故金容之雉堞五峯之山嵐鑒思攄心鐫鍋題目皆與君俱遙事稍定時偕諸友下帷於百樓時緒舊遊於江村君猶遣諸子相從既以稍見結姻婭之好君援周忠介與魏長公舊事執詞誰遲余婉不敢承而道義骨肉之愛實佩服之無敎也甲辰余以甲申史事北上次且於涿鹿道中君設榻相留歡然道故喜製饌強飯期頤可登促余蚤返蘇門毋以首邱爲念更服君之嘯識未幾君女病逝余痛失賢婦君遣仲子千里唁慰知君神明日健癸亞洽孫赴公車視君云粹盎倍昔迄下第兩歸登君之堂已長逝三日矣總帷餘七尺之棺占次對欒欒之子日月幾何覓成隔世不待聞山陽之笛雍門之琴老懷不禁悽斷獨念諸賢嗣仁孝性成不得握手一慟長君不退馳驅王事方庶壯猷遨綸絲棨封于生前仲君國鎮守身以事親季君宇肩服勤於左右可無恨于身後當含笑于九原韻兒館黍子壻日侍病軀不敢遠離望風致奠悲悼無以自喻也嗟乎天道難測人心靡定從前之閱歷彌艱向後之投遣方劇河朔移家之約徒付之雲散水流而七十餘載之年誼四十年之姻譜儻然若曰前也君靈有知應鑒我心

祭張于度文

嗟呼于度已矣于度已矣夫復何言三十餘年老貢士頓沛流離因窮尼塞而死人莫不視爲尋常人也然而于度非尋常人也三十餘年老貢士豈不能搏一官以自潤而終身困窮尼塞而死此正可以見于度矣于度爲伯順座中高弟同余入山入水在家在外五十年未嘗或離左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十之名滿天下卒歸老於蘇門高蹈遠慝此豈尋常人哉醇分金旌之謂于度可以死矣又謂于度可不死矣人而重鑄死猶生生而罔雖生猶死于度其鑒以正可謂曰康伯通輩伯鸞東嶼碑思肖已有人任之于度何慨焉

祭鹿母王太夫人文

嗟乎太君其嘗所稱偏五福者耶福一曰壽太君享年八十六矣稱上壽也福二曰富太君四世承恩身膺封誥亦不貧矣福三曰康甫太君生平絕無疾病從來藥物未嘗入口何康如之福四曰攸好德太君

溫厚器儉終身一日所謂三從四德雅無愧焉福五曰考終命太君起居不逮語言如故未嘗僵臥纏綿偶疾而逝稱順命矣噫兼此五福從古稱難其在今時未嘗聞見乃太君所享之福則更有奇者夫五福備矣而能保其夫與子孫與曾之俱貴乎貴矣而能保其賢乎此不能得之於天者也夫與子孫與曾之貴且賢矣而子婦孫婦遞輪而下又能保其雍然睦然之各賢乎此猶難得之於人者也太君之孝事舅姑也前輩娟好猶及道之至雞鳴佐饋侍御公爲名諫諍耕柏臺之孤鳳爲以封翁爲之子而孝友直方以金在鎔如玉在璞其元氣之盎然令人不得而名言者乎以職方爲之孫而泰山喬嶽矻矻拈難題能破君子長者垂問忍不慊質以對然平日隱直激切戚間非婦人婉順之道而某二十餘年家政粗以肅清某實借爲良友嗟此正某等所謂相夫於道者也臣之鄙莫大於逢君之惡子之咎莫大於成親之過便辟善柔便佞列爲損友之三妻與夫歟體何不可以効直諒之益理義不明是非幾混安人於女史中豈不稱丈夫也哉病之夕嗣君羅局盥求上治距意婆娑飛越紅日西沉夫子痛失良友諸子薦馴祖豐伏塊壁斬某等舊雅新盟誼同肺腑對夫君而悽斷賭議嗣而興悲惻事相關酸流骨孔寫安人之懿行標叔世之儀型玉筍先生偉節芳標天下方仰名世之業念安人內助之賢定不以存沒異念而諸郎君働念母氏鞠勞各圖自竪他日墓門有鶴當被誥筆詩以紀高踪安人其膺圭豆而陟茲鞠瑣而擊潔哉。

玉箏先生亦可破涕爲慰矣。

祭賈太宜人文

嗟乎大母婦道母儀閫德蓋矣生榮死哀享福奢矣此皆人人知之而人人能言之獨有形之所不可見理之所適或然家人骨肉亦不能名言以告人者某偶窺其端而敢以薦一言自某之締姻孔邇也今且十五年伊時大母不常臥病乎榻前起居彌篤體固清瘦語復呻吟侍膝下者僅若於喜嗣是而再起居則清瘦者易而豐華呻吟者易而忻豁又數年而迎省中迎京邸道途間關暌食無恙且鶴髮童顏向之清瘦呻吟者若別是一人也嗟乎此豈莫之致而至者耶某嘗侍廷評公於燕邸一菜一果之鮮不敢入口珍藏之以遺大母又嘗飲鄭觀察所雪夜衛霜甘公曰吾不勝懷橘之想願分一粒獻老親嗟乎人孰無母孰能一食息而不忘此特就其所見者而可卜其所不見者又特就其所發之小者而可卜其所養之大者況乎嘗下眞切又豈有大小有顯微耶首中數載無息非懷橘之念此大母之所以鬱華也忻戀也卒能享大年而考令終也更有奇者宦有兩地母惟一身當風雲朝露之時值內外離合之際已定之數不能展一刻彌留之夕不能插雙翼解不湊合抱恨終天孰意計部君司管鑰而廷評公適以考選留也舉家大小羅列目前聚順承顏無所而未備之事舉頭回首無思而未見之人傳諸遠邇可入畫圖不謂缺陷世界有此圓滿大抵憎至屬毛離裏金是本色而後天伎倆無所著孝至登峯造極只完本分而先天機括爲我用論福爲全福論事爲奇事而論理則亦常理耳廷評公計部君可以破涕爲慰矣。

祭馬安人文

馬安人吳氏水部玉筍先生元配也素無恙一痾不起玉筍先生捐館悼惜郎君痛泣不忍見通家弟孫某等爲文而告之曰嗟乎安人殆所稱女中之丈夫也哉古來稱大臣曰引君於道稱孝子曰諭親於道稱良友曰相成以道至以清白修潔相夫子爲不愆不尤之身借一賢婦爲之切劘維挽於其間豈不可

比於臣之引君子之諭親而朋友之相成者乎馬安人乃所稱相夫于道者也安人儒門清閟結褵名宿性端嚴識大體造德門而昌條葉者亦可爲鞠且長矣如侍姑病湯藥必親晝夜廉倦姑病愈嘉其孝則沒臉籌珥出粧奩相夫治喪夫之弟玉箏或泣曰顧兄與嫂昌其後豐其祿蒙時伏臘湖釜錡潔葅豆儲將之誠焉佐夫讀書鵝鳴戒旦箴規時切處妯娌無忮懟猜嫌之事婢子有過犯輒督之以故見稱於舅姑箏長而或不悅於婢婦走隸之人玉箏先生之言曰婦道無成生平免非議足矣一二端可稱述者承君子長者垂問忍不慊質以對然平日隱直激切戚間非婦人婉順之道而某二十餘年家政粗以肅清某實借爲良友嗟此正某等所謂相夫於道者也臣之鄙莫大於逢君之惡子之咎莫大於成親之過便辟善柔便佞列爲損友之三妻與夫歟體何不可以効直諒之益理義不明是非幾混安人於女史中豈不稱丈夫也哉病之夕嗣君羅局盥求上治距意婆娑飛越紅日西沉夫子痛失良友諸子薦馴祖豐伏塊壁斬某等舊雅新盟誼同肺腑對夫君而悽斷賭議嗣而興悲惻事相關酸流骨孔寫安人之懿行標叔世之儀型玉筍先生偉節芳標天下方仰名世之業念安人內助之賢定不以存沒異念而諸郎君働念母氏鞠勞各圖自竪他日墓門有鶴當被誥筆詩以紀高踪安人其膺圭豆而陟茲鞠瑣而擊潔哉。

祭亡妻槐氏文

萬厤戊午七月念七日妻槐氏以疾終於內寢越三日其夫某爲文而奠之曰嗚呼痛哉閫雖吾妻也實吾友也憶閫十七歲而于歸猶及奉舅姑於十病九殘之時吾嘉閫之孝處妯娌于七譽八落之日吾嘉閫之和哀孤孱憐貧窮舉念存天地生人之心吾嘉閫之慈愛甘淡泊樂縫紉一日周日月久長之慮吾嘉閫之儉勤凡此皆婦道之常也猶記丙辰歲余以上策不留發形于色閫慰余曰今次不成還有下次況有子可教以讀書即到底不成未嘗見布衣便可輕富貴遂可喜嗟乎此豈婦人女子之言哉故曰吾妻實吾友也十八年來辛苦勤劬吾之賴閫者已多而茹苦食淡不慕通顯甘守清貧此猶吾之所難望于閫而幸得之於閫乃今遠先朝露也耶二女三男出嫁而得所者每念之猶祁下今二姐年十一南山八歲高山六歲斗山週歲誰爲閫鞠育而撫摩者乎此閫目所以不瞑而吾腸所以寸斷也非獨興懷於銳破慘目於空室而有情者舉哀而問無知者矢口而啼此何等景象也我心豈木石哉連日祇知閫之病不料閫之死閫曾無一語及後事果閫亦不料至此耶抑恐其傷余而故隱忍其病迫病篤而遂不能言耶嗚呼痛哉追念從前閫不負余由今思之閫之慈腸苦口余知之而不能體之余覺有負於閫嗣縱不怨望於余實余之所酸心痛鼻而不能自禁者也嗟乎等死耳有死而爲人所恨者有死而爲人所憐者今尊長儼然於上卑幼俯伏於下閫也不愧父母不愧丈夫先死者固可惜而後死者更可憐閫今殮矣吾於閫永別矣敬以一言告閫閫之母垂白而寡閫生不能盡之情吾自不忘吾之所先人在地下得

祝文

雙峯祝山神文戊寅

國家鼎鼐幽薊東瀕海西北倚護諸山蓋天子自爲邊意良厚矣邇來畿輔震驚數百里皇皇不自必其命此實司武臣之不力重爲山靈羞非山靈忍棄我父兄子弟也且胡運和撫朝廷多故某等義不甘爲緩急無賴負三百年養士之意故合父老子弟避棲于此諒神必有惻然是憫者所冀呵護無疑也自暫之後父老子弟務協心力倘有敗類犯羣以重干神怒諒亦義之所不敢出耳椎牲釃酒先期謹告褻願山靈旋委蛇其神之鑒我時耶

祝神器文

國家內外之防除金湯天塹外百里威靈恃有神器邇且以邊疆不儆致蹂躪近地或疑我國家神器幾頓也神毋乃有恫于厥心某等避難山寨一爲身命一爲國家情諸人技藝肝膽足憑未託會于神器以保此一塊土也昔故新建伯王公守仁有誅神之詞鋪張忠義上薄雲漢某等不揣竊奉此義周旋神其祐我奮我武之揚鼓戰勝之氣俾某等諸人是爲九廟神靈實式憑之

事平告山神文癸未

凡物庇于天地子庇于父母各有不可名言者矣重吉凶患難間不容髮天地父母幾無所用其保護則遘靈神貺爲多盍觀人世辦香撮上頂踵所及罔非昭格況名山大川作鎮皇圖百屬翰茲社稷人民者哉前此避地深巖泊鑒山閉道會兩詞以告時敵猶鏃遠郊也清涼一帶塵氣撲面孰俾智倍圓勇倍沉倉卒進退緩急事定追思各宜位署且此猶天人半耳地瀕危險狂徒袒呼而不隕幼童沿崖而不傷難曰神有默佑此非昭示其機權之驗耶粵稽往牒有孝義格天之庾宼有忠亦報主之田疇各賦層峯伊謀併底以今睹之總屬神休顧神所能爲神之方也神所不能爲人之心也月今圜丘鼎沸粢倚重谷爲重茵所恃一滴血誠仰答神貺感人如其面而不一乃心力又戚陰懷敗類戾氣滋多人心既潰天道何遯盍神能賢之鑒亦能奪之鑒非所以永保我老父子弟矣敢因謝忱并申昭告

雜著

勉子弟文

竊聞百舍不休則千里立至三年無語而一鳴已驚良金須冶而成壯士固厭盆瘦冀謂爲其事而無其報未可竊其名而輟其功剛曰命之不猶吾謂器之未利高飛無力必因毛羽小鷙智氣填胸漫誇器識早定無涉下帷之苦罹憐阮籍途窮末告面陞而登取云劉賈下第一生之地步八股作因緣欲叱退惱龍除去邊分邊情悄氣若喚回僑鴿添來邊種猛志精心三人之行必有師周氣之間爲良友做些實事漫付日月于東流辦箇眞心聽取功名如掌上理非迂而難信力則我所自候選吉上元更新小築爲偕

同志約

爲和務則九切以及泉吹壎吹篪庶幾一發而破的人人自省勉勉吾言

戊辰計偕

某不佞聚質儕弱賦性疎狂漫言矢志於青雲忽已蹉心於白髮紹敝金盡久灰壯士之顏背勤香存倘醜幽人之色值今上之初御正多士之計偕回想數月以前性命危而功名薄自今日以往手足適而夢魂清坎止流行夫豈容乎有意棄身得失一任運以無心天之我與不以無意求之而不來天之我廢豈以著意求之而不去容滋方寸之營擾何裨造化之主張省得幾分虛忙便多幾分受享但就中光景須從閉室無言之地爲參詳而此段工夫豈向尋常口頭之際爲發取某三十年鄉薦上第八次春官花榜雖不諳時寸心嘗自屬我若猶然勛色於世之浮名浮利馳神于人之不見不聞此則自領其趣而自屬其懽何待人贊其長而人嗤其短若室有弱弟一襲一衾供襲殮客邸喚兒童兩兩三三成忭舞隨處自饒樂趣逸調更有同心偶倘與懷且以志勉

山居約

一嚴同心語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則同心之難也久矣凡我同志既切忠孝之念思一嘗以報國家敗羣之人不可不嚴也與其交而後擇何如擇而後交

一戒勝氣古來善謀事者可否相資謀斷互措庶帝且好問察武侯且集衆思我盟政不必以予知自雄也和衷之雅既難得之廟堂之上平和心氣切有望于二三兄弟

一備器具備弓矢者什伍衣帶便不可緩有鎗礮者火藥鉛子萬不可缺同志中有既乏勇力又鮮器具者或量備鉛藥等物總之各辦一點公心共圖保衛如一身一家方可同濟患難

一肅行止或行或止次序不可紊也宜推勇力善射者數人爲前驅爲後勁一遇警乃止齊馳同向敵人弓矢相環鎗礮遞進倘腳定便可以少勝多

一儲米豆民間之苦至今日極矣供米供豆借題目充私橐飽衙蠹此不必言獨以終歲勤苦一聞敵來委之不可知之人而去況邏來盜賊嘯呼嬴民叢聚一有警誰與汝守此糧乎何如早爲計之糧與人相隨猶得飽一日之腹也

戢樵牧

同志既避居於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戕伐人樹株踐踏人種蓄也今與同志約戒戢斷役萬萬勿犯此禁昔顧冀行守禹山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六器約

親友相會伯順前已有約然在彼時爲從俗在此時又不啻賓矣數千里饑民相食斗米已踰五貲此乾坤何等時尚堪圖雖誇多於飲食耶今與同志約六人一席蔬菜六器葷酌不足則佐以脫粟酒以德將勿令過醉當此天災人害艱日慈心正士君子省躬救過之會也

寶綴社十約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眞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吾儕試自檢點終日營營逐逐澒澒無向往即幾希偶露旋又抹過舉世皆稱孔子爲先師不知誰是門人須高著眼將一切流俗看破發一願學聖盟不愁不升堂入室也約立志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千聖要訣合盤託出學也者吾人所做得生活是求盡此心工夫其著力在子臣弟友其得力在戒欺求慊此字不清終身無著手處故帝王有帝王之學章布有章布之學當大任定大疑皆由平日講得親切一不知學便無術矣約知學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一眚誠不足槩生平微瑕又何以掩大德湯之改過不吝由之聞過則喜正所以杜絕千古吾儕清夜自思誰無有心之過誰無無心之過但當自淬礪誅鋤蕩滌斬然更始則入聖有路不然只一文過便是小人約改過

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己者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於鮑叔其知我至比于父母則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儕默檢行藏其喪行止敗名教者果屬良士之作成抑亦匪人之誘引則直諒多聞之友信不可一日離約求友

易曰君子盧以受人蓋凡物盧則能受滿則否今人有過旁觀甚明始終不敢出一言以救正者盧其意逆也心不盧則意逆逆則諂諂之聲音顏色見矣孟子所謂拒人于千里之外也聖如大舜而好問好察賢如顏淵而若無若虛自以爲是又何可與入堯舜之道哉約盧己

孔子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夫當的然時非不爛熳足人聽聞然虛竟怕人窺破則不眞之故也眞則生意盎然開口舉足不聰鼻息于人祇求自慊于己彼僞僞諂折貌厭飾謹者作爲人之不知祇犁吾自欺一念而往可笑也更可憐也約率眞

孔子曰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稱顏子曰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所謂貧即是道也故從古英雄豪傑大段從困窮拂鬱中來彼士不志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又何處覓道乎吾輩幸自愛勿使無恆產有恆心者且不見信于士也吾儕即清貧未必遽填溝壑有能不忘在溝壑者乎約定操

孟子論達尊而齒居其一又曰長幼有序則少長之節尊卑之序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等見以少年輕後而狎侮老成即有貌爲崇讓而其心不甘神不悟吾輩各以一人而遞處乎長幼之位我偶爲長者固不敢以挾也我如爲少者定不敢以抗也揖讓稱謂問自有定體古人通家世誼之證不能不令人慨想焉約尚齒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故威儀文詞山中達乎外者也須于此處嚴飭先有收斂然後著己向往一面不浮體輕言躁則神不守舍可知蓋大道不必遠求只就一身威儀文詞做起試看躬律身度之人豈復有毀繩亂紀之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非故使人望而畏之御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約嚴儀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既取于輔仁而會何可已也自古論聖人者純亦不已又曰不息則久而聖人之論學則曰爲之不厭又曰吾弗能已故顏子得之而欲罷不能曾子得之死而後已則有始無終非所以希聖矣約固盟

蘇門會約

衡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寡數人地分南省偶來借閒于墳遂爾託契于心或素嗜煙霞而鴻冀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鶩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探乎神理或燈窗攻苦而久滯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脫塵之想一觴一豆聊適此日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盛事古人豈難並覯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川中盟好會約四條附列于後

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也所關甚重夫豈容濫與其交而後擇孰若擇而後交吾儕數人雖曰蓍盟方始然相聞相信已有素矣今做蕾賢洛社香山之意爲蘇門之會思善其鄉以先細民爲之約定交

總與其奢也甯儉當此時民窮財盡到處皆然況我盟離家失業者乎五人一席蔬菜六器飯二酒隨意亦古人二簋用享之意儻居常與親友以此爲則非求可繼道貴相安爲之約崇儉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大禹聞善則拜子路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非告人以善與過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沖一分長進一分僞做一分墮落爲之約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己也己之不能忘自挾貴挾長挾賢以至於辭氣顏色必欲較量故交市合而旋離僞自愧無聞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諸公各有已定不沾沾自多也爲之約忘己

交之歸終由於始焉不戒我輩不可不慎之每月兩會疎則情不洽數則力難繼來不遠運不候亭午即集燭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聞之主會者或遠資初至暫館入會交從某人起某亦宜先一日相聞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會不可輕合既入會不可輕離風俗淳漓人心厚薄于此攸關前說未竟復爲之跋

家規

遐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己辱身喪家不知立家之規正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虧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虧德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爲政政號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虧德然欽渙自偈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畿以慈孝遺後人所垂訓辭恆守勿替余因推廣其義爲十八則願與子若孫共勉之

安貧以存士節

寡營以養廉恥

潔室以安先靈

齋躬以承祭祀

既翕以協兄弟。
好合以樂妻孥。
裡德以結婚姻。
敦睦以聯宗黨。
隆師以教子孫。
勿欺以交朋友。
正色以對賢豪。
含洪以容橫逆。
守分以遠霞隙。
謹言以杜風波。
閒修以淡疲閒。
好古以擇趨避。
克勤以絕躭樂之弊。
克儉以辦饑渴之害心。
右十八則。無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參以己意而次第之。蓋教家立範。品行爲先。故首存士節。養恥心。孝友既翕。而得父母之順。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宦君子不入其鄉也。家有長幼。孰是可以詐僞相接。朋友信之。己不信而能得人之信其誰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以子而教自童蒙。卽爲擇師。愛而不勞。禽犢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可有媚悅之色。褻狎之關。靡波之招。非多事。則橫議。守分謹言。庶乎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不學無術耳。閒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居家之道。八口饑寒。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焉。凡此皆吾人分內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爲此規。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國。竊欲望之一家。因取先聖先賢所以教戒子弟者。偶錄六則於左。一爲家規榜樣。其亦可參觀而悟矣。

孔子之教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淑性情。固筋骸。立身之大端。盡此矣。

周公謂魯公故曰。無大故。則不棄。何其仁也。無求備於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豈有外焉者乎。

馬援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知。口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眞聖賢集義遷善要訣。不謂英雄人。能見及此。

柳玭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識儒術。不悅古道。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勝己者嫉之。佞己者揚之。以衙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此舉中人舊病。

王陽明曰。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兇人。是謂逆子。親師取友之道。夫豈有外焉者哉。

右六則。因與子若孫所常言者。隨筆錄之。此六則之義。千萬人言之不盡。千萬世用之不盡。凡我子孫。其釋斯言。

家祭儀注

久離邱壟。兼之葬蹤未定。蘋藻疎違。負疚中夜。通卽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凄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不待病子之告教。酌立儀注。廟身先之。不敢與當世論禮也。

晨起梳沐後。入廟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瞻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

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辰設食。拜子孫祭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告慶事。卜期設祭。

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

族譜

人心何以淳淳。于孝弟。風俗何以厚。厚于興孝興弟。夫孰是當不孝不弟者。而人心之澆也日甚一日。風俗之薄也日甚一日。此何以故。蓋族譜廢。而士大夫不講明孝弟之義。于庶民何望焉。古帝王以孝治天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漢近古。孝弟力行之士多。舉于朝。迨唐傳孝友以風。不孝不友者。孝弟之實已微。今則併其名亦不存矣。以人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又非有甚難難重大犯時觸忌之事。而悟然安之。可爲浩歎。

勵學文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妥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遵。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卽豪傑。短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惜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迫經營。分者何爲。但求於心。要在貫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闕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食息之際。樂趣靡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李張二公配饗文靖祠告囧學文

靜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監丞李希直名伸疏請從祀孔庭章數上始有旨許專祠乘秋祭祀則希直實靜修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僅沒而門人張希古名紹烈爲築室于場告除庭來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查也今據都御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甚詳又刑部尚書江油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記但荒塵既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爲依歸希古又繼其師之志其爲靜修請從祀者章復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是自青年以至白首時時溯血蒇蒇叩閽且爲後來期無窮之望也稽古祀典有一代之君必以一代功臣爲配饗即今從祀孔廡者又何一非有功聖門者乎李張二公平生大節蹟行甚于請建祠堂請入鄉賢之時俱各已臚列詳盡今只論其有功于靜修者令宜證其配饗靜修先生祠居恆慨文獻之無徵今幸有實績之可據在二公一堂其俎豆固快然欣慰其初心在靜修奕世得同心更欣然喜延之上座所謂幽靈協而興論益暢祭丁伊邇衆議僉同伏乞諸君子一言剛明立生幽人之色正見公論在閭學所關良非細故況縣主學師雅有風教言之正其時耳

與三無道人論易

三無道人幼而讀易予老矣未嘗學易庚寅之秋抵蘇門同居開啸樓始習句讀今七年所未有知也程正叔之言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然而前儒本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蓋憚斯文之湮晦自秦而下無傳矣此傳所以作也朱子本義全以程傳爲主而宗旨所持在卦變二圖以佐程子所未及孔子以後又千有餘年始得此兩大備以發明之四聖人之精微妙秘庶其昭示於邇近身物之間無一刻非易之所流行也無一人非易之所搏挽也而褊衷淺見者反謂伊川以三百八十四爻盡全經之用先去傳而存義又有謂考亭以陰陽比應影攀疑似之說不切民生之常弃置其說而廣爲新奇說益繁而易益晦矣子不知易烏能衡諸家之言易者第覺程傳爲近徐疑信參焉者不妨棄其瑕而取其瑜要不可執己見據一不可概不可加之意易之蘊奚文周孔而後亦各就其所見以爲言即起夫子於今日而再贊之仍是辭不盡言言不盡意耳後之君子安得傲然遂以爲詣極乎內邱喬氏說易一編間亦有快論敬以就正有道當掇取其所長與天下共見之

讀春秋語竊綴

七家之論四子之言春秋一書操柱天地經綸萬世祖述憲章大本領正在於此是書作於牟王四十九年託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平王初猶未甚失德久而衰微人倫之本風化之原幾覆ㇾ盡魯爲周之宗國其事雖云齊桓晉文自天子而下大綱大紀無一不具以二百四十年之筆削呼動千秋萬世之聲氣不獨使亂臣賊子懼而千秋萬世之行不著習不察者皆得由是書而著之察之以自見其良心自皇其面目此仲尼之天地所以大也以天自處豈大言無當哉五伯之事各有本末聖人不沒其功亦不隱其罪皆悼公可稱賢主春秋殺此數事甚詳東周之志既戚盛願舍此奚取焉子不業春秋皆吾友津津言之子獨疑其取士舍經就傳是道遠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吾友云吾但求明經而已矣

讀世說迂談

流寓其城訓應既少有暇可以讀書但日力昏迷苦不能多子姻友李霞表讓世說每當快意輒爲予頌之予亦爲忘倦至於牙齒太稚筆鋒過銳者每多以理裁之而慮其過甚也夫不學之流弊自應至此獨念司馬仲達取人孤鬼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石勒且羞稱之而國祚將二百年不爲不久矣說者猶謂亡於清談予謂管仲而亡于清談也司馬氏之幸也不清談將不亡乎獨惜一時清談諸君子奇情賸逸具所稱賢知之人與末聞君子之大道也不讀人間非聖書凡可以奪吾好而易吾聰者蓋有百倍于此可不慎諸

讀耿撝客仲子尚賢公疏稿

予未晤撝客撝客與吾友伯順日夕念予予既晤撝客予又與伯順日夕念撝客每舉其友人周自強周自淑以況予則撝客之豬我也至矣今撝客往矣伯順在矣一在二十年外一在二十年內海內故人零落殆盡予遊東昌館舍則撝客寓居也此時念撝客更甚而心益悽惻蓋撝客具異才負大望爲職方絕賄賂謝竿牘備兵遼化不拜璫賢像撝客之名滿天下獨惜其撫三晉以倡義勤王而身被慘禍此心未得白于天下後世耳聊述其伯子美中季子石鑑得讀其仲子尚賢卿元度疏奏追錄幽忠承旨云未奉詔諭首倡勤王忠亦可憫隨有部覆准復原官予所謂懷惻者不覺爲愉快也噫撝客之忠魂魄矣而尚寶又復慘死悠悠蒼天殆不可問幸獨識之聊當故人猶藻之虔

讀晚年定論

晦翁聞道在六十一歲自云若戚去年死也則枉了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自誰誰人之罪不可勝數深省痛懲願與同志勉焉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真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只覺日前講說有轍跡可據畔岸可循又不肯虛心求進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陸子靜王陽明之說紛紛詆牾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謬以爲賢敵之讐人聖道大公而學人日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起古人之落魄徒爲古人爭是非最是學人大病

讀三異人傳

三異人者明忠臣方正學于謙忠襄楊忠愍也三人超異殊絕古來忠臣罕比明二百年相望而得此三異人亦奇哉三人事有本末死各不同而忠烈之心同也正學一死而受累者八百七十三人慘極矣酷無輔念忠愍再起謫籍死而不悔使兩人稍有顧生之心忠愍何必自蹈死地正學即死亦尚不如是之慘耳謙愍當國家存亡患難之際非義理明決安能立斷社稷爲重一言不獨保安驅士而北轅得歸實有功焉雖曰北轅歸而公死功之首天下後世知之罪之魁天下後世覓之天地鬼神鑒之此謙愍之所

以異也。

讀張子韶傳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拈覺字。夫覺字不獨禪也。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況其立朝大節。無隙可摘。而之謂不峻其坊維。則落雜不固。竭儀封得淩川王子集。又另闢一宗門。其言曰。怪誕枯中正之識。牽合傅會。枯至誠之識。爲守先哲。枯曰得之識。三識枯。而聖人之道離矣。先生之學。蓋得于孟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者乎。予益悅之敬之。學無自得。模擬即工。紙成優孟。能自得則洞見本源。與天爲徒。孔子行止語默。總此日用飲食之常。而子思子極言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未至于誠。則蓋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中庸所以爲明道之書。孟子親承教旨。舍消任和。而獨伸所願學。其學孔子也。乃所以得之于自也。濂溪之無欲。明道之定性。皆自見性體。獨抒心得。至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又安得有先哲之爲守哉。語文簡以二陸之理。爲先生贅。亦庶幾知先生者與。予靜固直接孟氏者也。因錄非語數十則。入理學宗傳。以質之天下後世。

讀薛方山高士傳摘論

從來隱逸之士。要皆棲穆自守。不見可欲。其在唐虞之世。有被衣生、倪闓缺、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一流。則不受天下之讓。以爲累己而逃之。三代之時。若卞隨、務光、伯夷、叔齊。其人之高。不在唐虞諸人下。或者惜其自沉稠廬。餓死首陽。猶有烈士殉名之說。周之季。去古既遠。時乃有商容、老子之徒。棲心玄漠。亦被衣、倪闓一流。子臧、季札、敝履侯封。甘心徒步。覩老萊子、林類、檠敢期、披裘公、江上丈人、飲水觀山、拾穗行歌。潛索鼓琴。披裘負薪者。固無以異也。荷蕢、沮溺、晨門諸人。隱居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援引之不可得。蓋邱子、林老商氏、列禦寇、莊周。蓋亦老氏之流。沒千木、東郭順子、公儀潛、皆離羣絕俗。其與陳仲子、許行、雖未免爲孟子所責備。較諸乞墦登壟。不亦霄壤也哉。墾伯陵名峨。在漢武時。已逆知仕路之危。成公安邱望之鄒越、宋勝之張仲蔚、嚴遵、楊寶、韓順、鄭樸、李弘、彭城老父。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子陵文叔。同學故人。既已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恐亦不免爲天子所勦。牛牢被髮。厲詔不答。一何簡易也。光武中興。寶禮逍遙。且流風所漸。而慷慨賣席珍之士。若向長東海隱者。梁鴻、高恢、韓康、法真、漢濱老父、陳留老父、徐穉、魏桓、周嬰、黃憲、姜肱、鄭玄、任安、龐公、姜岐、荀靖諸人。高蹈邱園。枕棲山谷。皎皎雲霞之表。至有激揚名聲。至相題拂。以釀成蒸禁者。斯其人縱高。若子不由也。申屠蠡見幾。郭泰、袁閎值免。猶有取焉。漢之末世。蒸禁而釋。而董卓煽亂。曹操陰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罹其害者不少矣。睦夸、李譏、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管甯遠涉逵海。張璠易筮。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屏絕塞荒。子則更超脫。若優游以終。真鳳翔雲霄之外。脅之益。又純士風之答。徐孺錢神之嘲。戴安道之破琴。陶嗣節之歸去。其骯髒孤高。關係世風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齊梁何時。天地閉。賢人隱。宗炳、宋識、孔淳之、周續之、雷法賜、褚伯玉、阮孝緒、臧榮緒、庾易、宗測、沈驎士、馬樞、陶宣放情江海。逍遙邱樊矣。楊隋之世。氣運短促。李士讓、崔廓、張文詡輩。忘懷權寵。與世相忘。豈可以易視之耶。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通顯者。纔數人耳。元德秀、朱桃椎、李元恺、衛大經、

秦系、崔覲、陸龜蒙、若張家者、則傳所未及、特裒而出之、五代之亂極矣、歐陽作史、謂其時縉紳之士、無復廉恥、僅得四五人、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曰鄭遨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耳、宋至啟運文明、不彰慶厥、以後君子滿朝、馴至熙豐以迄南渡之後、學禁旋作、善類受累、虢與李滑、魏野、鄧雅、松江漁翁、杜生醫翁、蘇庠、劉永一、張槃、南安翁、順昌山人、蘇雲卿、鄒璩、形潛林竪、氣薄雲霄、其視馬旌輪舟之招、若將浼焉、非自使惹愁腸、境甘有順逆哉、人心自生喜嗔耳、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與得天下英才而教要、皆本心不愧不怍、方得自慊、若以愆尤叢集之身、飲食醉飽、自謂能領略山水翫魚之趣、吾不信也、

而設、不見痕迹、非有鑿徑、亦難舉似於人、但任有福人、日爲受享、天地鬼神、固不吝賜、予祖父兒孫、可傳爲世業、

逸史評

逸史一編、世間清福人、一生受用剝盡矣、余謂其人而坦蕩蕩也、到處皆成樂地、其人而長戚戚也、觸目使惹愁腸、境甘有順逆哉、人心自生喜嗔耳、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與得天下英才而教要、皆本心不愧不怍、方得自慊、若以愆尤叢集之身、飲食醉飽、自謂能領略山水翫魚之趣、吾不信也、

夏峯先生集卷十一

詩四言古

述先德

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徙、各卜一畤、買家之莊、爲世首邱、代乏聞人、桑土綢繆、遷居北城、曾祖庇麻、遏迹我祖、始衍箕裘、縮造緇艱、敢忘前修、

於維我祖、人號佛兒、寖衰質行、面背無歧、年近知命、始悟棘圍、十年作吏、冰雪自持、宦雖不達、人信勿欺、

子子孫孫、繩繩衍衍、祖德惟馨、令晉永垂、

於維我考、是謂克家、兄弟異乳、門內多譁、考心用勞、勖忍靡加、前承後啓、矢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扎瘥、

豪士悲歌、野老桑麻、逢方若寶、攜手同車、

於維孝父、訥訥古人、不達世務、不入俗塵、惟固惟儉、獨守其真、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帷生帷、守原遠貧、

我從閒業、不墮迷津、司鐸鄒下、教澤猶新、

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樂親、片言領略、雖佞家乏、意忘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綽、保安鄉曲、輯寧扶翊、

居荊爲里、奉劉瑾約、兄也實帥、父命從學、

偶得兩幅奇畫、畫夜展玩、不留錢貿、又不用橫幾、更不虛風雨之傷、却盛之毀、自有天地至今、未嘗一日滅沒焉者也、余村居斗室、有東窗、有南窗、日初出、紅光映素紙、或如舉石孤懸、或如怪石嶙峋、甚斯移晷、頻換、入夜、月光漸滿樹影半橫、兩窗上各不相襲、爺有天然之巧、乃知日升月恆、乾坤之給事、隨時隨地、

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期條高寄義激於中禍患不避悍使之馴貴不敢媚得飲酒情斷涉世義長而有逃老學更邃庶幾有聞以幅爲辭

祖爲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宣之爲人爲子庶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寢武城年餘不虛人哉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維舟

維舟之激所激惟水可載可覆順行逆止水之渦矣舟何以起貌焉一身衆欲如矢瑕而攻之機張心死內滑外誘人莫之砥莫不欲生莫不惡死靜言思之多違生理君子未仁小人無恥

齒傷志警

老年善飯身其康強一朝不慎厥齒用傷少合多離百味失常耳既鮮聰目亦少光齒復殘缺通體不良百年如寄境促情長饑渴害心自取咎殃

有會

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其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酣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生日喜述己酉

一堂五世會見江村老夫薛德亦抱元孫臘之十四有酒盈尊親朋甫集繼幼入門乳孫含笑愉我心魂先靈應祖垂福後昆倫常之樂他何足論歌詩侑僾古誼猶存

寄懷耿保汝

夏峯之阿既寤且歌今子于邁靜阻巖河豈無同好慷子無他千古未遠一晝足多語語停雲延佇如何

詩五言古

述懷

五月羊裘公平揭抗天子豈非濟川材所志乃如是嗟彼欲富者干進未有已仕既道不行祇以自貽恥我本抱樸人棄華淡如水儻溺不嗣身脫然何所累靜對牀前圖閑情寄圖史聊以蔽吾拙敢云掉世美撫膺夜唫唫清風片片起

和鹿伯順咏柏韻

峯常冰霜萎雄謀自天挺松柏有同操膂熱面獨冷胸中羅古今事事犁畏傾宋子舊有亭柏環亦秀整因以儆吾名借柏寫君影豈不歷歲寒論威非論猛羣樹不敢逞歸風蕩千頃重咏咏柏篇與君無差等

贈杜君異

此君一何異揖潔自性生風文堪破膽對面善逃名憶昔避賊日出門戈已橫盡室惟徒步澶粟已全傾負母藏草間有傷不敢聲復念猶子孤友于義更明順母且顧覓鬼神飲血誠行也而兼學吾道借千城

衝杯非嗜酒聊以瀉不平

聞盧九台戰沒因憶茅止生

孔生從軍行備悉中軍事十日絕糗糧展轉愛如刺忽聞敵騎來仗劍身先出鏖下兵已卻君猶怒目視鎖甲突重圍萬夫皆辟易還體帶傷痕拍矢猶簇臂死敵與死法了了明大義一死未足多百事爲君累斷金誼若何同肩而用異中情少人知難免讒夫忌試問從者誰應酒茅容淚茅子受君知茅留爲君地予未識君面思君入夢寐爲感知己言古人重其意茅子予舊交仗劍素有志無奈多坎坷魚水緣未遂何日重攜手不獨話別離

庚辰人日

百樓達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間酸流骨孔出既無負郭田終鮮治生術春官十一上疋馬歸來疾自分甘林壑富貴非其質此行雖勉赴筋力已全失幸有清修人所學稱入室朝夕共嗷鳴何事不可畢有兒已成行長幼順秩秩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兄老與尚齟弟復工音律天以娛我老竊附民之逸

癸未四月還百樓舊居有懷君異園鎮

去此忽七月嬋蜜偏草菜居停仍似昨腥穢雜青苔架上書百卷藥置與廬堆主人腸千結語語帶中哀隣老多慘死子弟不能續稚兒苦勞役入門病相催酸聲時映耳安得好懷開同憐避兵日我病清涼凝萬馬殺氣遍難到北山陰杜子不忍去陳生共徘徊矢言天日在精血不曾灰泡影百年中得此安恨哉

夜訪李起蛰

君本恬修士所遇一何窮連隕要與妾夢繞望已空有女亦朝露孤身寄寺中家僮存四壁門無三尺童入夜適相訪借火向隣東茶點發芽鮮菜出乾棗紅潘廬孤清洗深山老衲同前塗大風起別去心忡忡何日聯翩至重整舊弊櫚

董輯生胡存伯養仲過訪

白髮一衰翁兀坐衡門蓽僻性苦紛囂不慣入城市不速三人來英妙非俗子吐詞何超越予貧無不容欲別雨紛飛雙番行且止烹葵暫上資淡哉君子永燕月與秦雲相望從此始

二十吟贈馬習仲王申之

途窮悲萬里智困氣彌張英傑未遇時今古鬱相望二仲我知之心期未可量偉略雄儔伍清襟妙辭章十年匣底劍雙刃颯風霜割雞將焉用淬成百煉鋼劍合在一朝騰飛任徜徉我有二字訣耐心似微長今日持贈君鄭重莫遺忘

謁靜修先生祠

此地留風教迄今三百年瞻禮神遙竦讀碑石欲仙我窺先生志遠符高尚篇縱不值元運當與王侯屬有客聞我語搖首曰不然先生服孔嬰寥寥思堯天燒詞謝時宰暫出卽言旋此老非迂闊心事幾終歲試將今日意便可印昔賢此語久在懷特質先生前遥像若有言精鑑可默傳

讀許魯齋集

我讀公遺書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運民彝已無主公等二三輩得君爲之輔倫理未全絕此功非小補不陳伐宋謀天日昭昭解題裔有遺言公意有所取乘以此誚公未免儒而腐道行與道窮兩義各千古

輓陳元禮

憶昔聚江干槐井盤桓久論事酷能言樂結賢豪友太常殉義日哀號破君口傍觀感且泣友道一何厚禮臣入告疏實出君家手鹿子足千秋此誼真不朽儻也衰病身君偏忘我醜吁嗟今已矣往事難回首執紼力未能遙空酹杯酒

與友人談五柳先生

我最愛陶公門前少五柳東離既無菊性亦不嗜酒獨此貧相當腰不折五斗陶公如見我應與同攜手養菊柳成行不知能樂否

夜渡渥水感冲寰相迎

南畝事方興有人奪我壤故廬不敢居猶家尚背往中夜門昏黑涼風吹袂襟遙遙渥水城捫路窄沆瀣感君單騎來氣勢何倜儻小留整征鞍前道驅魍魎因憶古英人作事多慨爽

述往

往事何爲述述之明素志立志士初節垂老感不易憶我十七齡虎闈稱得意公車甫再上二親遂我瘝流淚抱中歎五禩居墓次兄弟欣友于妻孥無詬諍無崇多愆尤中道益顛頓始室摧戊午蹤蹙續中饋生兒有前後撫視喜相吹己巳逝伯兄癸未喪其季哀哀原上鴒四人去其二少小值家乏老至更饑匱丙子殞次女十年身旅寄羈羈一塘輕野鶴孤雲特濟泊非偏好羶腥適爲累衣取敝吾體文繡何足忮食取充吾饑肥甘何足嗜童稚可娛老臯幼堪共醉門內無戈矛戶外鮮怨恚子春與仲迎予古切仰企東海不能蹈無終竟難遂撫已有深哀履運何辭瘁

秋夕聽郭蒼軒彈琴

范陽有逸老久客韻士增過我雲宿舍抱琴一再彈衫袖拂玉徽香焚氣益閑漁樵初入奏山海列眉端我本幽居士此味良如闕再奏流宮商未半我心酸乾坤萬古色人代幾淵殘參以思賢操神凝骨欲寒幽隱動鬼神揮指靜相安用以灑世穢常直洗我鬱絲桐能幾許古人與盤桓君欲別我去我詎知音難曲終月皎皎霜鬢兩相看

序朱忠烈有感

常山駱賊死奇寶擊賊亡一吾與一笏千載有耿光非甘蹈白刃總之念天常嗟我朱忠烈將無同肝膈氣不激不烈節不烈不揚悲風塞泉水至今有餘芳

示望雅

爾性亦不愚爾識亦不惑所慮著個束未必詔自得所慮窺藩籬未必契規則學先破流俗俗破意自特

此道非義襲功深惟一默

贈殷

我來千餘里思見英雄人胸中羅今古萬物待其新人也而天遊釣渭與耕莘不然隱君子山水樂相鄰邱壑適吾意皎潔不染塵二者俱慫邀斯道真沉淪乃知古人出毫舜其君民退處林泉下坐便風俗淳仁可發天下亦可蔣一身此字不分明雍穆總不親屏棄是非根英雄好惡異此是經綸手千古無等倫

西郊觀蓮

君子不可見花中得其眞君看在汚泥挺挺不染塵不以有人芳不以無人湮幸不值風雨坐悅清露晨我遲長幼來儼如對佳賓亦思一舉觴病困復逡巡恨不結一茅眠食水之濱搖落在幽獨脩直看花人

三仙翁

於林慮得三隱逸焉買竹號竹軒又號乖公翁炳號梅軒佚老又號山翁王鼎號松軒亦曰退翁生於元不樂仕進皆有詩名時人目爲三仙翁好事者多繪像配之至今稱曰林慮三老

元室有逸人松竹梅三友人稱三仙翁茅開林慮隱生當元季時元季不得有仙翁眞仙翁人與林慮久

遊息堂清話

魚鳥亂天淵君子愼所服我有遠親人包羞其遠旨曲士矜小忿一觸焚輒指天地開闢來有秦卽有否入佛且入魔中自有妙理梁公時委蛇屈辱非所恥靜躁嚴幽獨予懷借君起

所止二首

久滄蘇山側遂爾能遠遊雖云筋力疲稍遜乏良儔渡江人且逝寄言卜一邱我去欲何之神鬼陰爲留夏峯多奇雲心遠境自幽

所止何所樂躬畊遠市塵先師亦有言憂道不憂貧挺挺長松下四時肯含春皎皎孤明月萬物皆我鄰驥馬能自得何必慕古人

目昏

古人善讀書貴心不貴目目已眊展卷不能讀大略未能觀安得務精熟我懷紫陽翁因宣悔馳逐聊用開心魂所慎在幽獨

憶昔

無錫高景逸關中識少墟吉水鄒南皐三先生于神廟末年聚講京師倘觸其遘事悵然有作以志欽企

憶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編清爲主道時盡習如雲日夕資探討我時遊京師攝衣欲往造友人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潦倒今逾三十年海內鮮盟好後盟律前躅方悔見未蚤初疑賢才生天地實浩浩竹閣爲由賜接踵人抱懷誰知莫不然異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如日杲言爲世羽儀披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思窮蘼蕪我雖覩面遠私淑豈草草

雜咏四首

孟氏不動心時方及不惑我邁三十年中路無所得。淸志既易搖。饑豈能不食。血氣老不降。念之生惕息。是非何所定。彼此互見之。醉醒各相笑。邇捨豈同時。爭是徒滋垢。毀譽胡以爲。但從吾所好。千古有明師。

世人爭趨避。榮華與枯槁。榮公豈陶公。長饑至于老。非貌身後名。應自愛其寶。一飽復何求。多營滋煩懊。

人生貴聞道。奚論修與短。日月不肯遲。身如寄客館。支壓國東人。不死言亦誕。生理果無駈。冥趣自坦坦。

憶往

七月初秋日。不忝欲作場。仲兄與季弟。懸弧兩相望。刈黍作新釀。蔬果有餘香。親知五七人。子孫亦成行。相率進杯斝。之晁饒慨腸。弟也先作古。兄復繼淪亡。秋潔雞睡時。遂闇成悲涼。無酒可且止。有酒共誰嘗。天涯古希人。念此心徬徨。

淸明感懷

世人修祀事。展墓在淸明。對士與點黍。童稚隨父兄。田廬經耕後。征稅不私爭。匪慕松楸每歲納米十數斛。榮不探我。時祭鮮及墓。有獻密及紡。生理何顏面。胡爲杜子賤。初擬蹈東海。島上無田橫。再欲訪文山。崖山久已傾。忍餓蘇山岑。孫郎結爲盟。念吾始祖氏。興州徙容城。興州今何地。容城近盤京。前事若覩火。後事宜永貞。所賢回車難。去士亦豈輕。邇瑣一念間。中夜坐遑遑。祖考儼在茲。寤寐啓前征。

示儲子若琛

世人修祀事。展墓在淸明。對士與點黍。童稚隨父兄。田廬經耕後。征稅不私爭。匪慕松楸每歲納米十數斛。榮不探我。時祭鮮及墓。有獻密及紡。生理何顏面。胡爲杜子賤。初擬蹈東海。島上無田橫。再欲訪文山。崖山久已傾。忍餓蘇山岑。孫郎結爲盟。念吾始祖氏。興州徙容城。興州今何地。容城近盤京。前事若覩火。後事宜永貞。所賢回車難。去士亦豈輕。邇瑣一念間。中夜坐遑遑。祖考儼在茲。寤寐啓前征。

示儲子若琛

歲事予何貧。豐饒仍如昔。肌膚漸不實。手冶面常赤。獨此嗜學心。勉與日相迫。陶公五男兒。我復多一宋。有能有不能。幸不至乖逆。見前已六孫。長獨敦世澤。阿泌年十八。勵勵欲前適。十三曰阿潛。慧性忌太闢。阿淳今九齡。舉步不踰踖。有問輒高聲。虛我耳或格。淵孫亦抱子。家聲日漸奕。我躬固多愆。祖慮有餘積。陶公兒非痴。古人嚴爲責。我之子若孫。亦豈皆圭璧。其知苗之碩。見寸而遺尺。

戒督二首

求多心憂。思煩神亂。暮年尤宜戒之。故作此詩。

人生百歲內。日日事營求。爲謀止一飽。夢寐類炙裘。所以古聖人。不惑亦不憂。飯糗將終身。五月可披裘。有酒便且酌。客至任去留。機忘自閒靜。吳越可同舟。語憶裴晉公。行止與天游。

少壯簡雖時。修忽七十四。聲暗作家翁。疏食嚙殘齒。羞端霜白雲。坦坦幽人履。立善不必欣。但無雜念累。苦吟我未能。多慮亦復忌。任運一何心。流行而坎止。大冶無私情。森著有妙理。

候殷伯嚴不至留此訂蘇山之約并柬申兔盟

君髮白如霜。君心皎似雪。是我老友行。誤入弟子列。別君年復年。懷君腸幾結。季孟傳君來。令我神爲悅。徘徊大梁間。密邇爲君設。雲歸思故山。聲聞存吾拙。君來當我歸。君歸勿我輟。爲語同心人。幸無客車轍。

訪賈叟

東村有隱君。奇出洛陽後。以彼痂癢心。轉而爲絨口。柴門晝常扃。室大值如斗。靜穆無所營。詩卷不釋手。宇獻日涉園。種花當戶牖。前酔芍藥旁。離菊期重九。花落與花開。開君著意否。對之覺機忘。何曾飲醉酒。過門與將軍。葡萄原非偶。咫尺素心人。頻來呼剪韭。

訓陽千里

夙昔聞君名。寨壘極奇峭。相隔值百里。未得接言笑。今臥共城邊。十年形影弔。忽然枉芳訊。驚喜踰霄料。夜窗一再讀。寒燈耿相照。因憶吾子游。與君曾年少。同入有道籍。君高白雪調。雁影斷中天。猶賸凌絕嶠。夢想亦有年。名德已稱邵。何時入深林。綠盼蘇門嘯。

五子詩有引

新城張于度。果中易州訓千里。崇侈。雞澤殷伯芽之紐。肥鄉李世其愷。故城沈無謀嘉。曾天啓辛酉左忠毅所選士。

幾幅有五子。斐然著文場。受知左忠毅。同登有道堂。乙丙璫焰烈。于度見俠腸。隅子忠信資。崎嶇亦康莊。靜穆今難澤。繩檢者肥鄉。子曾過其廬。鶴鳴子欲翔。沈郎晚多病。音韻猶鏘鏘。五子雖藥裙。顏色無淒涼。讀書友古人。氣誼何軒昂。張子從予久。堅貞蘇山陽。誰謂世運游。五子老彌強。姓字拄天壤。留以閱滄桑。

送王伯生北歸

家住在盧龍。賓海忽飛越。十載大河南。氣志無頗蹶。世事入眼明。有懷盡招揭。人謂進善猛。猛乃不中敵。人謂嫉惡嚴。嚴乃不受枕。耿子子益友。每向余咄咄。衆謗懷伊人。一見欣消釋。擾幼登草堂。請以弟子籍。相將幾夕晨。有即無不竭。臨路莫黯然。千里同明月。

亡弟啓美生日癸卯七月

七年後我生。廿年先我死。誰家無兄弟。克蓓莫如子。雙峯告烟時。我病幾不起。嗣後各飄零。我借蘇門止。辛子有孫會。孝友堂未圮。老年憶二人。鴒原情難已。潔室修祀事。子位傍考妣。今夕子生辰。豈爽應在此。

里門四首

我今過里門。宗族欣來視。少者面未識。壯者貌亦異。本是同源人。話言絕無僞。繼而羅酒漿。各訴別後事。雍睦宗之光。懷情入夢寐。

鄉曲知我歸。欣然謀在昔。云去已多年。今率共晨夕。舉步攜兒孫。相與勞行役。斗酒佐鮮鱗。往來乘農隙。休戚累世同。亦爲別離惜。

言念我桑梓。孰非同室人。但以別離久。緣疎益得親。長幼聯袂來。晤言各率真。有酒須一酌。粗糲不言貧。

吾鄉有先達。爲高正有因。邑令聞我來。單騎欣至止。邵長聞我來。函書佐執綺。天上有故人。致書留輶軹。開也而過情。中夜常自起。

仰賢詩有引

東村有隱君。奇出洛陽後。以彼痂癢心。轉而爲絨口。柴門晝常扃。室大值如斗。靜穆無所營。詩卷不釋手。宇獻日涉園。種花當戶牖。前酔芍藥旁。離菊期重九。花落與花開。開君著意否。對之覺機忘。何曾飲醉酒。過門與將軍。葡萄原非偶。咫尺素心人。頻來呼剪韭。

訓陽千里

夙昔聞君名。寨壘極奇峭。相隔值百里。未得接言笑。今臥共城邊。十年形影弔。忽然枉芳訊。驚喜踰霄料。夜窗一再讀。寒燈耿相照。因憶吾子游。與君曾年少。同入有道籍。君高白雪調。雁影斷中天。猶賸凌絕嶠。夢想亦有年。名德已稱邵。何時入深林。綠盼蘇門嘯。

五子詩有引

新城張于度。果中易州訓千里。崇侈。雞澤殷伯芽之紐。肥鄉李世其愷。故城沈無謀嘉。曾天啓辛酉左忠毅所選士。

幾幅有五子。斐然著文場。受知左忠毅。同登有道堂。乙丙璫焰烈。于度見俠腸。隅子忠信資。崎嶇亦康莊。靜穆今難澤。繩檢者肥鄉。子曾過其廬。鶴鳴子欲翔。沈郎晚多病。音韻猶鏘鏘。五子雖藥裙。顏色無淒涼。讀書友古人。氣誼何軒昂。張子從予久。堅貞蘇山陽。誰謂世運游。五子老彌強。姓字拄天壤。留以閱滄桑。

送王伯生北歸

家住在盧龍。賓海忽飛越。十載大河南。氣志無頗蹶。世事入眼明。有懷盡招揭。人謂進善猛。猛乃不中敵。人謂嫉惡嚴。嚴乃不受枕。耿子子益友。每向余咄咄。衆謗懷伊人。一見欣消釋。擾幼登草堂。請以弟子籍。相將幾夕晨。有即無不竭。臨路莫黯然。千里同明月。

亡弟啓美生日癸卯七月

七年後我生。廿年先我死。誰家無兄弟。克蓓莫如子。雙峯告烟時。我病幾不起。嗣後各飄零。我借蘇門止。辛子有孫會。孝友堂未圮。老年憶二人。鴒原情難已。潔室修祀事。子位傍考妣。今夕子生辰。豈爽應在此。

里門四首

我今過里門。宗族欣來視。少者面未識。壯者貌亦異。本是同源人。話言絕無僞。繼而羅酒漿。各訴別後事。雍睦宗之光。懷情入夢寐。

鄉曲知我歸。欣然謀在昔。云去已多年。今率共晨夕。舉步攜兒孫。相與勞行役。斗酒佐鮮鱗。往來乘農隙。休戚累世同。亦爲別離惜。

言念我桑梓。孰非同室人。但以別離久。緣疎益得親。長幼聯袂來。晤言各率真。有酒須一酌。粗糲不言貧。

吾鄉有先達。爲高正有因。邑令聞我來。單騎欣至止。邵長聞我來。函書佐執綺。天上有故人。致書留輶軹。開也而過情。中夜常自起。

仰賢詩有引

彈丸容邑舉賢接踵不可謂非地靈也顧與生於其鄉者共勉焉

劉靜修

文綺元大儒處士召不至非不事裕皇易稱高尚志祖父生金元舍此身何寘尊道與行道情同事無異希聖學已深點由啚非位俎豆孔庭後來如薪積

魏士友

魏士琦、辺田元史載孝友義從孝友生此意乃眞厚田去四百年子孫環相守耕田只耕心心田能耐久覺鮮讓天下天下至今有莊以興讓名爾宇自不朽

楊椒山

忠愍烈節士龍比共嘷鳴矢志誅國賊急則繡劍擊一試官四遷圖報有至情祇完當日事豈計百年名名與身孰重殺身仁乃成賊魄從此褫天地爲一清

胡林尖

胡公元進士天子不得臣講道林尖山同志有五人時稱五丈夫相聚無曾晷雖不傳所學但云卻聘類自是靜修流契嘉有獨異沒而賜配靈同德復同鄉

李希直張希古

道義由師友二公異其人希直篤信士所重在敎倫邑舉與國舉到處皆認眞文清髮文靖從祀疏請類讀弟同告歸慕容風氣淳希古師事之志意過不羣諸生藉世務鑿鑿叩關陳七疏請靜修敎邪澄更諄師沒倚墓側端木其後身健壁儼在望風誼久逾新

從弟奇鵬勇於改過予嘉之爲作此詩

鵬一莽男子殊爲宗黨憂我念同高祖用愛似用仇爾乃不我慾摧剛以爲柔止酒三十年矢志洗前羞閭里頌聲作時親有道流恥過而作非久矣拙於謀周處三害除攜手可同舟

贈三無道人

瓦橋老處士來垂衛水綸閉門唯嗜讀跳跡不言貧胸中無機械眉端不蹙顰口底絕雌黃與物唯一眞舉以號三無眞不愧古人人在孫郎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爲我指津君爲我益友況復託良姻君年今古稀少我十二春命兒多釀酒是夕我作賓山村話終日桃源足避秦

從弟奇鵬勇於改過予嘉之爲作此詩

鵬一莽男子殊爲宗黨憂我念同高祖用愛似用仇爾乃不我慾摧剛以爲柔止酒三十年矢志洗前羞閭里頌聲作時親有道流恥過而作非久矣拙於謀周處三害除攜手可同舟

五子憶

五子者予少時友也賢固有大小予各有受益處作此以示不忘

上谷有五子託契在一時江村實我趣三益身備之共學四十年友也而兼師敦薄不再積古道猶在斯許君博雅士肝膽皎不欺常以質賦金爲客佐酒巵潘子晚論交語首不涉疑缺譏無俗調不顧世眼嗤孫季具俠腸更喜古文辭患難得若人荊高祇爲癡五子我良友麗澤各有施其人沒已久遺範儼若茲我今憶五子神氣想相隨

三太公憶

范太公少孤舉自入官時悔從前錯做力砥頹靡移風易俗可稱大勇鹿太公七十居母喪依然孺子慕左魏事以義烈著天下賈太公自秀才時從遊焉球菴神廟末南皐少城景逸三先生講學京師太公與焉

天道翁聚多立家須忠厚嫂見浮薄人兒孫得長久范老少英邁當官無辣手腹吏賦錙來守先而啓後鹿公洵至誠不肯一言負肝膽照千秋卓哉世舉有賈公積善家吾嘗推孝友皆入講學坡以躬不以口三老皆父行相知更非偶不以我年少有疑衷必剖已矣失典型恰然矜星斗

田引逸道兒擣蛮來問

牛恭綏云醒田即載酒至代父爲致辭久未得來侍恰好欲出門又適意外事煩芋方得熟聊以佐果饌我田田即言宛然三世率乃祖我老友妙得飲中趣每一念疚遊不禁數行淚引逸久相從啟禮神爲悼所挈陳晉几呼兒與共嗜一杯復一杯數斟我已醉

相視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偕登邵子窩空中觀榱闊月窟與天根開闔而啓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

歸當過內黃咫尺卽灌洛

有懷三子

三子睢州湯孔伯、上蔡張仲誠、新安程玉階也

伊伊非三聘有辜足潛處武侯無三顧終老在南陽古來名世者所遇原非常居則歎不知爾卻無長隱居不求志臨事何以臧投艱而遄大此任豈易嘗疏水樂在中畊鑿歌陶唐三子實我趣時過兼山堂尊行生新建私淑鹿奉常自得非言傳充實有輝光酒見各隨時憂樂皆徵祥時止見亦行不必定滄浪特行酒亦見豈必在廟廊千古功名士慷慨爭此場我圃養悟者卻是萬切翔進退有餘裕乾坤總一囊神龍日出沒尺寸豈足量

憶叢桂堂

江村北海亭鄰城叢桂堂兩地作居停主人迎非常情好而意密形跡渾相忘作黍待元直不辨主人行此中多素心況有斗酒歡鮮次招我飲遲來就我觴江村去千里鄰城別十霜與來又復止筋短力不長行年忽九十步艱神徬徨叢桂疎我跡衆山揖生光此道棄如土管鮑交誰能有茂林君來可乘涼

五子憶

五子者予少時友也賢固有大小予各有受益處作此以示不忘

上谷有五子託契在一時江村實我趣三益身備之共學四十年友也而兼師敦薄不再積古道猶在斯許君博雅士肝膽皎不欺常以質賦金爲客佐酒巵潘子晚論交語首不涉疑缺譏無俗調不顧世眼嗤孫季具俠腸更喜古文辭患難得若人荊高祇爲癡五子我良友麗澤各有施其人沒已久遺範儼若茲我今憶五子神氣想相隨

三太公憶

范太公少孤舉自入官時悔從前錯做力砥頹靡移風易俗可稱大勇鹿太公七十居母喪依然孺子慕左魏事以義烈著天下賈太公自秀才時從遊焉球菴神廟末南皐少城景逸三先生講學京師太公與焉

天道翁聚多立家須忠厚嫂見浮薄人兒孫得長久范老少英邁當官無辣手腹吏賦錙來守先而啓後鹿公洵至誠不肯一言負肝膽照千秋卓哉世舉有賈公積善家吾嘗推孝友皆入講學坡以躬不以口三老皆父行相知更非偶不以我年少有疑衷必剖已矣失典型恰然矜星斗

田引逸道兒擣蛮來問

牛恭綏云醒田即載酒至代父爲致辭久未得來侍恰好欲出門又適意外事煩芋方得熟聊以佐果饌我田田即言宛然三世率乃祖我老友妙得飲中趣每一念疚遊不禁數行淚引逸久相從啟禮神爲悼所挈陳晉几呼兒與共嗜一杯復一杯數斟我已醉

病起逃往示諸兒暨孫曾

辛亥秋初夕病劇臥繩牀自忖無生理多盜漸回陽新春頗健飯朋來自遠方體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宮牆十七舉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淺近嘗國家重制科作官須賢良不謂連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絕恥事名利場弟兄無外慕妻孥膠糟糠提攜賴賢友學問別有商好將其我讀好酒澆我腸我非彼代主彼事我得詳異體而同心管鮑可頡行論交四十載險艱皆平康已入姚江室行登涿泗堂家居以殉義令我心徬徨回首乙丙時瑣烟正猖狂丙子在圍城四面何悲涼戊寅避雙峯搜山勢更張甲申凌雲棚闖逆掠歸裝甲辰表忠碧奇禍隱難量皆得免於難俱非意所望我生多處旅幷州是故鄉但得有知己何處不徜徉今得老牖下庶不至跟蹌況汝六男兒孫曾繞膝傍此謂考終命何嘗在義皇

懷友詩

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老屢尤感及門之助我秋夜不寐因爲懷友詩一章以誌老懷往者振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遒諸友其知余心否耶

尼山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老而病同人望更卑匿我之不速諸賢時猶寐端亮曰瀋菴常仁不肯避明達蓮陸氏到手無棘事定癸丙向學識力何超異定國泌往愆晚節扶其秘寬夫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老輕去鄉鴈鶚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問借筆記習仲能知幾介祺務高寄子新饒俠腸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貧賤守身明大義潭穉保汝不以夠失意過步震之賢婚懷亦翻智殿臣有氣魄照候無俗累子石稱儒慕含眞嚴指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乾貞義篤志友閣與裕卿問學漸有次兔盟荊園語鄂州辨學字廉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燼願言日有長助我勿失墜

詩七言古

茅止生自閩中寄詩

連朝飛雪大如手冽冽朔風蛟祖吼泥深骨冷臥哀安負裘葛生踏凍走驚喜相看鬢欲皺七千里外行路難關函宛對故人面長短揮毫興未闌忽及賠累事最急我心不平坐復立彼其之子毒何深坐客聞之皆於邑母嗟男兒生不辰從來豪傑多迍屯羨爾婚險能如爽懷中有劍何憂貧

辛未生日

吁嗟吾生近五十雞欲長鳴復欲泣酒熟茶沸客滿堂忽然回頭百憂集父兮無病突見捐音容時向夢中入母病醫踰三十年追憶不禁衣袂濕男兒有親生不封只合川澨著蓑笠肉食貴人擁多金采薇餓夫無餘粒傀儡隨人顏色消是非無主心性急況復家兄蚤蓋棺孤寡攢眉日於邑目前弱女屆于歸一袁瓶中酒春花未吐春衫紅山色溪光盡入牖今夜停杯好相語平明上馬過東去應知依依不勝情橘

綠一總費收拾有弟數載寄青氈進退維谷倘歷艱辛對君花人

南細問黃鶯聲中天斗旰高明月莫教清淚吹石磡雲遠蘇門老綸巾路傍

天又恐離鄉廛時習感新念舊心肺酸昕地清宵常獨立沒云此日不爲歡勉強追陪心益悒

苦雪行寄弟啓美

夜來朔風吹北牖歷亂雪飛盈尺厚陰凝凍沍火無櫚善醉之人亦縮首雪逼風威分外寒閉門偃臥怯衣單偶憶天涯宦者餐冰茹雪苦若盤武關有事將一月我心懸願無時歇幾欲策蹇往問之冰路難行提嫗嚇毋嗟生事多沉淪只今罹禍更要人

哭鹿伯順

丙子之秋敵突至范陽城中風沙異江干士人居城南倉皇戚友爭招致主人素透死生關欣然出門攬轡議兵議食議城守諸事整然俱就次無崇主者病日危有丞貪昧且驕態城下羽騎如雲屯城頭科索愈無忌一丞失措撓夫心空酒江干一掬淚敵初幷力自南門開君殿幣無不悖余曾聞道寄君壽君亦報我殷爲備勿然敵自東城攻撓夫心潰無固志殉賊匪地白晝黑城中男婦死山積君思蓋節明倫堂室扃門閉慈雲出城隅王氏一荒園竟作安身立命地須臾敵至欲索衣君乃怒目連聲詈敵柚大箭揮長刀君速求死無回避吁嗟君遂與城殉風日黯淡天欲墜夙昔大義與純忠慘慘遊魂無衣蔽共道有疑須問天天今寥耳若爲醉

沙河戰士歌

丙子敵薄容城四鄉被掠沙河村楊可正率其二子守成、守家與之戰魏君貴、魏延海、魏延慶、魏君俸、魏延結協力相持甚久守成、君貴、延海、延慶俱戰死魏君聘別守西卷敵竟不能攻而去誰云兵鋒不可當祇緣臍裂手脚忙楊氏可正稱無敵攜子慷慨謹其鄉以繩縛虎如縛兔四面受敵神愈王大兒重傷猶酣戰血碧身僵刀五創小兒祖背大聲叫擒卒何如生擒王可憐死鬪魏君貴延海延慶俱戰亡君俸延結爭投石不數大劍與長槍獨守隘巷有君聘沙村堅固如金湯魏氏一門氣何烈先公義士啓其昌（郡魏供元義士敬益之爾歲歎諸君保此方縱死猶聞烈骨香）

有感

人生與世相馳逐茫茫天光何時復閱情入耳耳爲煩俗事橫眉眉轉蹙如織不思談笑覓封侯便欲睡手連千髑嗟予從來不治生拚田數畝慙躬耕淒涼稚子任交譏有酒逐人日共傾五侯七貴昔何盛欃滅焰銷無餘慶首陽孤雲香馥馥千載兒童知名姓目前顯晦僅如斯舉頭天外方得之蝶夢夢蝶俱成幻儻得餘閒學賦詩

劉佐五設揚家賜寶刀

東風吹雪滿欄干曉日清空白晝寒四十年來燕市裡樓前流水紅塵起筆頭青苓酒旗搖有人匣中鳴寶刀把手贈之錦作帶深慙下揚逐交秦坐間肝膽鏡秦腸情興淋漓月照牀燒燭頻忘別話久香添再斟瓶中酒春花未吐春衫紅山色溪光盡入牖今夜停杯好相語平明上馬過東去應知依依不勝情橘

南細問黃鶯聲中天斗旰高明月莫教清淚吹石磡雲遠蘇門老綸巾路傍

王四一李葬午郭嘉士孔公諸過訪百樓

我別王君二十秋。相逢忽訝各白頭。往事今情爭問訊。信宿屠停意未休。華午侃侃多奇趣。片言中鑒識時務。晤面雖淺注懷深。旗鼓相當定有遇。嘉士翩翩自風毛。渾身膽氣傑吾刀。我與君家稱世契。念言而父意勞勞。公諸猛力雄冀北。父子兄弟成一隊。昔從盧帥對大敵。挺銷躍馬千人退。數子奕騶非草草。過我殊忘我涼倒。淵霜片片墜燈前。明朝策馬西山道。

魏郎園被謎。顧艾爲詩送之。迄今十六年矣。偶得此紙。慟念往事。黯然神傷。因用其韻。

憶昔公交伯順氏。聯翩訪我蓬蒿裏。信宿茅簷不忍別。相攜倏忽遊燕市。忠愍祠下幾徘徊。三人莫逆笑相視。未幾公去作諫官。侃侃秋霜定國是。樞輔貂璫兩難支。壯哉危言直如矢。誰知天不欲太平。衆正一旦成流水。檻車驚傳渡白溝。聲光相望儼在咫。我來就公一晤言。緹騎不容片時止。萬人哭擁叫天王。難免獄中猶榮死。公死無愧忠愍公。奸相好閑無二理。范陽城陷伯順殉。天維地柱借不圮。南公地下應憮然。同作寃中第一士。檢點篋笥秋夜長。往事傷心夢中起。扶持氣運賴斯人。漫將血淚揮知己。

入郡親奏兒病贈賈式仲張元徵

六旬老翁百感集。有子六人半未立。異時弓冶且休論。此日憂兒情何急。衝炎我亦扶病來。據馬無言多歎息。到門二仲理藥方。迎謂莫慮欣相揖。我聞此語破愁顏。不啻仙人丹一粒。感君朝夕相提攜。滿雲兩腋風習習。

趙元直招飲因賦鹿伯順月從雨後添新色酒向燈前憶故人之句各以七韻爲詩二章

敬畏堂前清興發。綸頭煮酒無停歇。三開名釀飲愈酣。推窗正好一輪月。皎皎月明方仲冬。峭寒閨寂無人蹤。仰見玉兔搗靈藥。疑欲躋扳無路從。相從恨不豐毛羽。一舉沖天睨萬古。滄海不知變更誰。挽天河洗兵雨。雨聲方歇月如晝。索取散盆呼且溜。故友新知各傾心。團圞一座無先後。先後分題信口拈。英英少年雖錄尖。惆予不是傳睛手。頰上三毛待酬添。添入容城一厮人。話君氣合雅相親。熱腸到老無回誰。堪歎悠悠白者新。白者一言不可得。此形旅就神應愧。誰云屋漏可欺人。古道照人留本色。

豁焉往事一回首。此情不堪提在口。到處攜盃欲何爲。不如且盡杯中酒。酒暴逃名多榜樣。八仙遞與七賢望。誰云古昔雄豪莫道今人無志向。向上無梯未足憑。片塵不起意澄澄。妙教萬古常新月。燃作中天不火燈。燈燃固自有新傳。暗室常明別是天。家有令名堪帶後。身無穢德更光前。前有啓兮左有翼。良朋星聚樂何極。逢君使恐輕別離。安得別去不相憶。憶君君憶兩情願。我輩肺腸原一路。取友由來爲輔仁。世人那得解其故。故鄉咫尺西江鄰。衣鉢相傳識認眞。我且洗眼釣東海。誰是寰中轉世人。

贈劉元樸

年週花甲已衰朽。屈指抱痾三十九。憶昔例困夏秋交。年來春冬病復久。羨引寧積一粒難。伏枕吐酸心欲嘔。世事離合歷變更。一疾伴我到白首。探訪盧扁遠相迎。飲藥不啻數十斗。避疫海城來卜居。特地就君醫病叟。腕下刀圭若有神。二豎束手聽君剖。我聞善易不談易。君遂精醫三緘口。知君借隱冰壺中。行

藏的是河間後。

晨晉觸目示從遊二子

吾家新移太行東。宛轉千里山勢雄。踞背面目雖未窮。蘇門煙景眞空濛。開嘯樓頭愁句月。放目四野神爲融。大者龍蹲小虎踞。遠近吞吐環無窮。最喜珠璣百泉水。噴薄派衍高堅通。俯視蹊眉立可鉅。魚鳥忘機藻荇中。男婦紛紛刈麥急。蓮陂稻清方舂工。日夕香氣竹風來。榴花爛熳煖火讓紅。樓前植樹棕與桐。樓虛四牖引清風。遙望藏笠荷鋤者。似無租賦擾其躬。老夫坐對心自空。此樂願與二子同。

與客論蘇門山

蘇門之山等一卷。草木不生色黯然。何爲博得古今傳。幽事由來在百泉。百泉奇絕自生妍。山不在高靈在仙。更有名人踵後先。鑿脈元自遠山延。千里相望幾盤旋。應有高人得其全。

四石盟

居停有四石焉。南垣、太湖、敗蓬、絡身。面目不可見。不有小石。如甌抱子。玲瓏可愛。然去樓太促。樹木繁雜。東西二石並峙。性喜水。微有枯槁之意。予日與摩挲相語。石亦似解予意也。若謂予知我而不能位置我。與不知我同。予曰爾有賢主人。我將代爾言。因相與盟。

閱世莫如此石深。堅貞之性不受侵。四時常耐太古色。代謝廢興浩莫測。雖然古蔓絡其身。太湖本質豈失眞。堪喜小石如虎踞。玲瓏那論置非處。雙劍嶙峋峙西東。不因渴水亂其中。石不能言若有意。謂我待君結同志。予亦終身愛巖壑。兩情相對欣有託。淵然再拜與君盟。主人千里一馳聲。主人淑樸倍于爾。應爲爾等解縛而吸水。

蓮花盛開病不能往

昔卜一隅淸水濱。蓮花叢裏寄閒身。朝昏坐臥不厭頻。一刻不見花若嗔。今日蓮香繞城闉。月餘困頓減精神。柳陰東畔橋南鄰。紅白爭放爛慢新。不能力疾花相親。終是與蓮隔一塵。

聊城懷古

雞鶩野鶩人中產。博浪之椎聊城箭。義不帝秦與擊秦。英雄心事同一撰。良也功成赤松遊。稍連勳名笑足戀。尚友千古僅斯人。踪雖滅沒心如見。

贈盧誦蓼

八十二歲淚中叟。耳聰目明世罕有。四壁館室冷如冰。鋪休十載憐赤手。衣敝履穿更無兒。族有一孫楚相守。窮廬託命南孤身。慘澹拙謀惟良友。余亦蓬漂在他鄉。視君萬里猶邱首。余雖行年逾古稀。與君班荆成小友。門牆桃李不乏人。應有仁人爲君壽。天涯作客幸比鄰。晨夕爲君儲斗酒。

杭行饒爲其二親合葬詩以慰之

原懷杭生時不遇。壯士逃窮悲日暮。無茅可居無田耕。落筆驚人才別具。少從二親汗漫遊。母遑先死蘇門路。父船身殂大河南。海涼歲月愁中度。棲棲旅食三十年。舌畊之外無他務。痛念兩骸各一方。無力恥

向世人索朋儔致賻猶力辭以奠爲家貧所慣跋涉徒步挽柴車志之所伸氣爲赴計程十日負犢歸夏峯之陽可封樹七歲孤兒攜持來祖德孫謀兩念注杭生此夕慰子情同人嘉之曰六十二歲猶鄙慕

送談長益之長垣兼訂後約

朔風波執臨岐手陶然滿酌好中酒念君十載意何殷倏忽言別情難剖別懷離緒總堪酬戶外白雲戀故山一山雲暗衆山拱應待高人蓋其間嵐在山中隔世塵自從多難故逃秦漢君萬里乾坤眼探邵臺邊與結鄰鄰有泉聲伴猶猿碑無華字自金元與君共作東籬遊況復思尺是長垣長垣前望李司馬奕奕英名冠朝野近代鄒公父子間屈指文壇推大雅雅風將起見斯時家國誰憐歸未期來歲桃花泚源水恐君溪外問津遲

月山有引

習聞月山幽勝恨未登眺其上辛丑四月自河陽歸始得作竟日遊舉酒賦詩聊記歲月八旬老子尚於山靈有緣也

爭聞明月山突兀孤銘雖短與物殊無心翻作蓋情遊攜幼穿林忘恍惚高閣危峯力欲疲山僧佐之以蔬核極目中原指顧間嵩嶺黃河恣飛越頷頭尚滯欲歸雲洞口正衝初出月

哭李陰繩

憶昔孔從初結契君爲吾友之季弟副後吾與君聯姻猶之彌子子路要君內尚爾稱女兄君兄事我毫無戾因之交好四十年出入追隨已捐世君也攜家先出門擺脫塵緣無留滯師門宗旨君獨覩到處指示雲日露咸安夏峯鬱相望守者行者無餘歲君之心事我所知總不欲墮迷離際何必東海與西山只此已完拜墓誓厥不足也戀有餘二著不負可長逝病臥哭君淚已窮悲風日暮門獨閉

過尚樂村訪母舅陳氏叔姪止宿

大道之傍尚樂村中有先慈姪與孫故園腴田供采地千里負勦來耕屯我過內黃經其廬特造兒子先叩門一聞我來出郊望衆手推輪疾趨奔先慈見背六十載得見族黨世若存飯炊脫粟儘足飽語無忌諱色彌溫同居鄰舍皆吾里各出酒果話朝昏異鄉更覺情懷篤田家自是一乾坤

訪李柚旭書齋

浙江潮比蘇門嘯公和千古稱高調出入千層雲水身安樂窩中猶推郤逃資平仲與哲卿有元一代文星耀我移蘇門二十年欲結異代幾羯弔登謂今人無古人因聞王古愚秦亦二妙我所識荊李有道三人相視應相笑今來設鐸夏峯西松菊竹石亦幽峭小築滄花可棲遲主人位置心多竅幽事偏宜有韻人此心空洞月來照百泉名勝多大觀如此邱壑亦堪眺盤旦盤桓記勝遊君家實主我老少

東河南諸友

大河之南有三子以道寬夫與某史某史高風重波瀾每說出遊色爲喜去年雪滿夏峯村以道衝寒來自杞同人屈指推寬夫遠看大隗山氣紫近聞同學有餐生一夏雲家欲徙王子騎驢渡大河攜得諸君詩滿紙頃讀適庵太室書歸儕原非逃墨耳原是自家屋畏人不向他人問檐帆夏年相望意徘徊爲賦停雲儼在思

訪孟善長

百門之峯太行脈宋元以後長屬客峯頭結社追香山攜隨數影頭供白孟舒解組歲類更檐牧相傳長者名竹戶常關疑雪氣柴車偶出載泉聲年當八十曰者者時然不愛人稱叟隔雖攜客早躬迎酬酢多儀言不苟我時攜幼訪秋晏鄰人共看擬荷隊側聞坐上話往事幾番認作蓋天民君家文若繩祖武灘盧虎氣學猶虎翁乎色喜欲呼相紫氣千尋落簷廡

病起自愧

家世容城半耕讀世宦不顯居家睦書生一脈逾百年生平良友西江鹿先人祠墓豈轉讓無田可畊居乏屋故人邀我過蘇門暫借一枝爲巢宿旅邸人士幸相安風俗淳朴客不逐共城李郭衛城蘇陽武鎔帆新一六公望今日之林宗舊契新姻意雍穆諸公不速時相過都忘忌諱吐心腹大夫之賢士之仁暮年何幸蒙陶淑且有高朋自遠來不嫌野外供粢菽漫道人情似秋雲病叟到處皆骨肉

贈耿隱之

天啓乙丙瑞焰張肆荼一代之忠良君家揖客意氣長天子親詢姓字香揖客沒去盛秋霜浩氣孤忠天色涼平生莫逆鹿太常儻附同心被肝腸昔年策蹇過東昌倒君見之心彷徨今日君來臥我牀隔世故人儼在望乍對愴舊歡無量急呼從者解行裝

元日誦康節詩偶成貽湯潛菴

我與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時羣賢功業孚何有不事王侯錄羣賢搏拊乾坤道在手與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外小車不來久焚香每禱告天時先生心事昭泰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生敢敬不敢偶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柳

詩五言律

道中感懷

落魄漁陽道長驅帝里遊綈袍悲驛路蓬鬢愧沙鷗書劍催行色壺觴破客愁眼中知己在情興未全浮

借友過曉上人

地僻塵難到尋幽不厭重香烟銷舊篆綠茗破新封山友耽詩酒村翁話圃農老僧饒古意乘興偶相從

京邸寄家嵩軒叔

往事驚回首嶕峣又一春家山留冷淡京國滯風塵逝矣韶華改歸與聚樂親東山千載意切莫歎沉淪

病起張開先至自故園

病久當牕坐儲蒲架上書一尊欣爾至萬事愧余疎同關長難聚雙眉豈易舒家山風物在歸去剪園蔬

夏日攜友酌潭業寺四首

無地堪逃暑尋幽過密林湖光紅印浪樹色綠堆陰勝友飛杯勸山僧話古今屋橫未忍去緩步倘行吟

其二

天地偏容懶朋簪亦愛閒遊魚喁落葉僧爲返重山寺僻能逃俗榜開可破顏明年尋此會未必在燕關

其三

故人難久聚南北各行藏愧我無長策逢君有卜篇交從方外定事向醉中商敢謂羲皇上千愛已盡忘

其四

不見荊高飲殷勤與倘同世情雙眼外心事一杯中五月霜從歛十年劍未工莫輕今夕醉若個繼雄風

閻靜維墓

孤墳埋劍氣下拜見君心道韻留天地清風勁古今碑殘青草沒樹老綠苔侵何限低徊意臨流空自吟

劉百世招飲鏡園

會心不在遠坐久晚窗幽嶂碧千花繞湖明一鏡收風雲隨自壯天地氣還留細認桃源路重來好放舟

題宋懷豫飲光臺

臺敞元無盡儻然萬慮捐月添衣帶冷花促酒杯乾意氣慷歌裏風雲指顧前夜深迷去徑猶爲主人賢

僧王明寓崖西星暨家弟啓美登雙塔庵衆致徐偃山

愛得看山致尋幽曲徑通出迎僧意遠聯袂客心同放溜泉聲韻插雲塔勢雄盤旋勞地主整舉欲相從

茅止生見過次韻

深秋方一晤相對慰週腸奇士平逢異眞人險亦常論交青眼閣作客古情長祇恨處處別門前歸馬忙

別韓參夫

南國旣桓久東林氣味深無妻堪避俗有子可傳心生計多歧藥孤情盡在琴莫言輕別去斗酒正披襟

報茅止生

愧我今爲祖逾年兩抱孫五旬諸事冷三世一經存婁病猶堪鑒家貧尙有樽聞君新弄瓦差慰客中魂

辛未寄弟啓美

初志愈難遂年華覺易過青山遠去久白髮漸來多身世歸雙眼功名付一蓑漫思行萬里吾意愛烟蘿

丙子春分

莫厭蠻毛嘯壯懷猶未磨無營人事少有病道心多閱與時流背情因僻地和春光何處覓生意滿青莎

題傲雪亭

無地堪逃俗頻過傲雪亭湘雲堆曲徑翠柏罩疎櫺避世無猿鶴開荒有鶺鴒主人何處問叢竹繞青青

看山當九日攜手渡前岡路繞層林遠雲依曲嶺長有人同忠難無險不尋常盤馬遙相指峯頭擬渠觴

同諸友宿潤涼寺

天半潤涼寺幽深徑幾穿微風石霤響淡月樹梁圓倚杖山川約聯牀兵甲緣堆陰勝友飛杯勸山僧話古今屋橫未忍去緩步倘行吟

山居

山中閒見少村落鷗鴻澄檄收風猶古琴樽道不窮溪塵環枕上月色入懷中夜半披衣坐塵心頓若空

靜觀邀過北海亭不及赴喜密觀就子百樓

閉戶無人語攜孤坐對時老妻雖善病稚子解吟詩免下西江榻猶疑北海扉莫忘今夕意千載有心期

百樓除夜因憶北海亭

客館孤燈夜坐深寒漏遲歲分能幾刻非續不多時身老怯新節愁多信舊知鹿亭搖落久偏繫故人思

贈賈正卿

回首居廬日秋松六度春終天千載恨猶墓百年身容貌無時眼肝腸見古人對君機巧盡薄俗可歸眞

輓茅止生

江南頓異彩河北歷風霜猛力窺天小雄心拓地長魂隨關月照氣共塞雲翔酌酒孤亭上洋洋在我傍

登臥

閉門人事絕客榻感屑屑比鄰豪甚貧於原憲過靜觀花色豔幽韻鳥聲和六十年華近一閒得已多

立冬甲申

此際屬冬節朔風便凜然病餘食幷日憂結夜如年浮海今猶後渡江已讓先好將千古意暫借酒杯傳

張元美保定狗義

吾鄉有二老高陽與范陽君家同磊落子弟俱忠良形以假途烈名從死更香城頭幽血在遙望慨心傷

接友人長安字

握手南城夜清光片片飛君爲燕市客我斷故山薇不信居宵苦但嗟初念違溪山申再約猿鶴恐相譏

春日獨坐

杜門四十載未解覓生涯地僻多成徑鄰稀獨作家白雲宿戶滿明月映籬斜此境堪誰識枝頭春已賒

春閒

四鄰無一並茅屋絕塵氛霽色卿黃鳥悟心坐白雲一區供學圃半榻足論文日夕看兒讀春光靜裏分

答曹滋甫喜雨詩

一雨經三日幽懷沒自眞滂沱農色起客亂客心寒薪絕停朝粟糧賒減夜餐兒童相視笑此際得清安

友人說買山

涼雨新秋逈孤雲獨去還哦詩消旅病嘯易伴身閒萬事隨緣度一貧到處難巢由笑穎便何用買山錢

再題義棒

棒亦尊當物無勞珠玉裝一朝兄弟合千古友于芳伏虎降祖手履冰嚼雪腸歸來應愛惜夜夜護清光

擬春日訪友得林字

春山欣澹澹遲日照高林鳥坐枝頭語人雖物外心誰家多釀酒我去好攜琴聊以娛閒晝同人寄一吟

哀孫備九

天地不情甚斯人何遽亡事親和氣色取友見肝腸有問心偏切無欺意獨長迄今披篋語字字淚沾裳

得老友梁如星書

吾鄉有逸老言別歲三更月到思君處書來慰我情家園勞北望婚嫁事南征破帽歸與日烟波對笑杯

生日

我生當歲暮寒色借孤陽愁深知夜永客久惜流光竹以艱增老年隨世引長吉稀今在望舉問愧荒唐

珍之過訪

溽暑衝風至翩翩意獨閒尋桑湖海上我老牧樵間投世既云拙用時良亦艱胡牀清夜話明月照霜顏

亡妻忌日

何事耳常鳴恍聞病苦聲別離方一歲夢魂靈生平入室思良友獨居憶舊盟庶羞聊薦享相信在幽明

祠客

之子遊禪客數予老蠹魚未能窺佛法安敢厭懃書靜氣觀時變澄心探古初宣尼自有室何用借人廬

先嚴忌辰

別將五十載寤寐儼如生未得酬親志安能慰子情耳聾怯語密目瞎畏燈明涼倒不堪聞含悽酒一傾

睡起偶書

偃臥無晉旦何堪閱世情觀書怯細字聽語喜高聲險自綢繆伏戎從談笑生他山石可借崎路自歸平

先慈陳太君第四十五年忌辰

飄蓬常母忌時代已頻更八口無安計一心亦亂營英年孤血淚白髮老痴情何限淒涼意依稀聞母聲

爲倘兒完婚

旅食年將半三千客路長粗無庸賢犬禮亦省牽羊知己言猶在紫心盟敢忘聊完婚嫁事杯舉復勞皇

寄懷李清山

懷人違咫尺路短斷霜天顧影慚迂拙聽泉忘歲年貧甘遂舉屢慚得故交憐欲問白頭業沿山舉種田

夏峯守歲時五男一姪兩孫

他鄉頻送歲此夕幾相親骨肉合三輩尊卑共九人無憂卻是福不飯豈爲貧試問明朝事乾坤總一春

九日集酒留蜨舍是日逢鶴清歸省時以送之

分宅擬晨夕如何輕別離慳牽關社友目斷菊花時子舍關情急朋尊懸別遲他鄉提索冥執手卜來期

夏峯元日發巳

生平常旅食到處便爲家客久兒孫長盤空雞黍忘重開類入夢山靜不聞譁此意何殊古休嗟大一涯

迎鶴清寄與諸酒代簡奉答

酒從歲裏至人日到山開彩筆爭爲賦頹顏偏愛杯誰能澹俗累更喜助予懷望望征軺至疑當滿載來

口占貽甫然

垂老無多事常思作客難室因食衆窄地以賦繁開貨來乏知友拾薪入遠山君來爲度日未語帶愁顏

鹿腸甕自肥鄉過祝

爽氣迎朝發同人來遠方盟心無險易握手問行藏剛稱哲人後子慰大父行孤槃深語盛應自不遺忘

贈野客

到門稱野客解說絕塵情脫粟腹堪飽繩牀夢不驚至心雲自悅上古道無名世眼不相識孤懷樂與盟

陳謐公寄詩見懷王荊伯晨伯仇異渥和之依韻答寄

學稼年來事甄予道未閒心閒應絕慮身隱將焉文黃鵠非長往白雲可共分惠詩勞慰問千里樂同羣

贈房竹苞

憶昔謳荊日忽驚三十年謀生憐我拙聞道喜君先署冷心無滓官微教有權此來聯舊好前輩自名賢

暫移共城題壁

人境喧車馬悠然獨閉關陰晴無日定漂泊此生閒高著局先得奇情酒後刪古人誰可比伯仲邵陶間

送友歸白下

驚看鴻雁北歸帶百門秋戀弟孤孤託思親畏遠遊裝輕惜道路老至愛朋儔來歲貢花發東維一徑留

談長益客草懷兩承寄詩賦此爲報

一水不能渡十年慚負君北風哀短鬢南雁念孤羣暮氣愁難鼓新詩喜再開草懷遙望是山口正停雲

其二

君懷非近俗古道劍光寒每說看山勇因知取友端詩從多難老夢借去家安烟水窺人事源泉理釣竿

將遊西山

久矣登臨倦翛然發興新計程剛百里不速已三人鹿石堪爲伴溪雲遞與親乾坤仍浩渺何事歎沉淪

李過庭過夏峯未遇之任嘉湖

東曼知來友乾坤眼不孤人忘懸寄劍馬老漫經塗類藻江村月公祖父母忠節父子書予風煙蘇徹壚徘徊先正語傳自過庭呼

其二

落拓合裁幕高軒枉草居封門狎野性入坐數庭除元氣含羣動閒心賦遠初十年猶鶴夢相對漫譚諸

其三

對君日來久已見古人心笑語秋天闊旌旄江路深近譙依竹馬老婦感人琴

599

帆處．望音伴暮砧．
寄懷馬玉筍
春草七年夢．秋風千里音．力衰難策杖．室遠阻披襟．有願歸山計．公以養母積假．多端懷友心．飛鴻天外
憑．聲聲聽送寒砧．
其二
轍跡深門外．高林揖及峯．與公懇假宅．梁子不開扉．
其三
浮家宿愛水．卜築近蒙山．得遂龐公老．深甄鮑叔顏．貧知爲友累．老不悔書刪．更有思君處．雞聲雁影間．
其四
尚憶荀陳聚．二難常應門．鳴皋鶴有子．開徑竹生孫．此地遊踪少．他年世譜存．論文吹短髮．淺醉臥雲根．
賈鄰陽過訪
與君同梓里．客舍復通鄰．卻老余多病．藏山君亦貧．盤飧無勝味．言笑慕先民．切莫輕言別．秋懷時興新．
其二
禾黍登場日．偏宜適客觴．洛陽哭是辯．蘇嶺嘯逾狂．月以秋增潤．雲因晚續長．奇情酬勝日．不負馬蹄忙．
酬李慎菴惠茶
豈敢言遠俗．索君恐近名．氛塵知己少．魯札異人情．連雨添山氣．先秋想雁聲．竹根吟不隱．羣動正縱橫．
其二
又復將秋至．山川老此身．迂疎人事廢．衰病藥苗親．雪乳歡還淡．茗泉飲尚醇．公嘗先贈茗．相閉門懷古
意．何以謝宵晨．
客有談二氏學者賦此答之
心中無一事．到處自生春．峯月簷怡我．溪雲塌贈人．無庸談佛法．不必問慈津．操術由來廢．乾坤老病身．
己亥中秋
夜深月更皎．風靜自無塵．日月仍依舊．升恆益覺新．杯寬長幼集．意密嘯歌頻．好景元今夕．相關樂事眞．
談長益過訪
美人天際遇．何意一幽尋．渾穆識山靜．淵綴愛水深．好將黃菊淚．託出白雲心．莫漫輕言別．霜威到處侵．
其二
何方是樂土．容我老蘇門．客久安耕鑿．村深長子孫．但知藥苗美．豈愛薜蘿尊．家國關心事．君應善處屯．
談長益夜遊泉上
別有看山眼．何妨入夜遊．月明嵐氣合．人靜水聲幽．嶺半聞孤嘯．源窮發隱愛．衰遲難策杖．獨坐意悠悠．

贈別馬習仲
閉戶胥嗟我．臨流每憶君．十年劍始合．數夕秋還分．易識初弦月．琴調未散雲．起予欣有借．莫惜雁聲聞．
寄懷孔養遂
喪亂分南北．蕭蕭旅鬢秋．氣衰難鼓興．身老不禁愁．倘蒙家多累．貧交志未酬．聞君尚蠻觸．後勁莽前修．
象山堂靜坐
山近堅城愛．秋清花正妍．一心無惡趣．萬事有良緣．洗硯吟乘興．拂牀倦就眠．祇將閒送老．何用學神仙．
寫居二首
甲申生我日．前後六朝民．梼杌道明主．禪謳作外臣．蓼蕘堪倘佯．茅屋可安身．無事消清晝．孤曾索果頻．
其二
長談怯氣弱．客語漸來稀．世自宜寬厚．人多忽細微．貧思誰是得．天地一危機．時運既如此．漫言吾道非．
堯盟以詩見懷偶成卻寄
雞夜懷人夢．十年去國情．有山容獨往．得子約同盟．薄俗看家學．長貧對友生．翻來當晚課．村月雨餘明．
懷賀宣三
高齋淖水徙．猶夢到西樓．開帙看孫讀．呼觴共客酬．鷹鸇思北海．翻楫憶南州．欲待寒花發．溪邊問釣舟．
午睡
僻巷宜娛老．忘心更覺閒．無人非上古．閉戶即深山．味薄猶堪嚼．詩荒總不刪．羣兒爭索果．一笑慰衰顏．
題臥榻
一榻十年外．幽懷信復疑．大庭還自檢．屋漏敢誰欺．去妄先非靜．存誠亦是覬．助忘兩不著．認取曉時雞．
冬月
月惟秋乃靜．冬月靜於秋．入夜風聲寂．橫牀竹影幽．心不受物累．動自與天游．所照誰能外．光凝無盡頭．
癸卯除夕
形氣衰云久．神情老更眞．積愆銷此夕．進業自新春．客裏光陰速．貧家骨肉親．生平牢落意．隨處可藏身．
語陳范彭
白髮傷離別．倏然十六春．君仍稱逸老．我尚作逋臣．客味貧方得．交情久更親．耄年兒女意．夜話短檠頻．
逍博兒途孫先歸蘇門
榮車初忽日．崎路不堪行．千里層雲暗．孤峯片月明．天心原自坦．王道喜歸平．莫訝西山暮．年來習養生．
其二
二子今歸去．幷州是故鄉．此中無所羈．焉往不能臧．雙劍及時合．元煙緣脈長．試看東郭氏．奕葉有馨香．
杜開美卜居楊村
與君皆失路．漂泊不同方．並櫂蘇山側．停車易水傍．執經名勉苑．投筆老戎行．麟閣元多緒．漁竿月正長．

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北．吾徒徧異同．酒掛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陽鴈．年年伴聚鴻．

夏峯先生集卷十二

詩七言律

病中寄懷止生

四十七年幻裏身．偶因多病暮問頻．功名豈足關榮辱．生死偏能驗假眞．轉眄萬緣俱世夢．當頭一點是家珍．誰能解此長生訣．識盡多君冠等倫．

春懷

閱來無事掩眉顰．明月清風滿釣竿．非分鼎鍾渾是苦．在中疏水淡相安．叅差物態皆生趣．翻覆人情亦靜觀．更喜春光時正好．羲皇不遠在蒲團．

武城署中懷伯順

蕭蕭官署倦無俚．檢點生平增百愛．舉來到家紗是廢．品不足色總成浮．忙中頭緒雖云錯．靜裏根株未肯搜．因憶江干有釣叟．何時攜我渡安流．

甲戌下第

年來老眼已生花．甚矣吾衰歎日斜．學有源泉方入妙．語無烟火始成家．到頭一點微難認．言志生平大

近誇．漫倒甑予慚愚蒼．徒煩十次上公車．

十上春官筆硯欲乘因賈令章挑燈內夜觸我壯心漫紀

行年今已過知非．老去無心事漸違．才鈍自宜安拙劣．時乖休信飽甘肥．風雲隊裏波酣戰．寂寞場中學息機．偶爲長沙頻致嘯．白頭燈下坐書闈．

武城官舍爲啓美作

案牘勞人白髮飄．幾番翹首憶王喬．又翁正自不違俗．陶令何妨亦折腰．病去無營卽解脫．心閒隨事更逍遙．好將數斗清河水．一洗胸中煮火燒．

己卯人日偕君異諸子集竹園

十年回首幾風塵．此地別生一樣春．海上雲龍誰是主．山中歲月此逃人．夢酣嘗錫憐余老．興到猶加愛爾眞．鎮日竹園無一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耿廣我昆仲爲予設榻

君家兄弟舊家聲．一榻悠然客夢清．日月隨緣無險巇．乾坤到處有逢迎．竹園隊裏予差長．閫室場中爾擅名．一片閒心無俗累．雲飛鶴住覺身輕．

偕繩我兄弟遊雲空寺

閑行兩度過雲空．有友聯翩興味同．一榻卷舒眠梵月．半甜泣笑飲松風．是非入耳原虛幻．塵水關心總化工．小衲烹茶頻勸葉．殷勤送我到塊東．

寓百樓

蓬飄寄跡百樓城．隨分無關去住情．但得酒籌消日月．自無心計問功名．途窮不改青山色．交盡猶聞黃鳥聲．病骨豈隨塵世轉．從來水到自渠成．

山中接南司馬范質公檄

東墜林皋曲水環．烟波深處武陵閒．檻緣不倩天孫補．生事惟將活水潺．月挂雙峯吟具癖．露凝長夜酒成斑．何來檄草侵朝夢．肯令移文笑北山．

白溝送別止生南還

送客白溝感慨生．一番回首一番驚．朔方黯黯三更語．南國英英萬里情．夜雨渡頭迷雁影．秋風江上聽湖聲．文名海內流傳美．何事牢騷問不平．

下第後寄懷劉凝齋

伏枕春雲日已斜．徑深地僻語無譁．優優清夢幽人巷．淡淡輕裘逸士家．興到放懷吟古句．倦來隨意灌新花．渾忘下第人情冷．寄謝劉郎莫怨嗟．

止生訃至

有雁頻頻寄好音．突來凶耗痛難禁．乾坤未了揮戈恨．海嶽空懸報國心．師友義隆風百代．文章價重字

千金看花盛畔三更月望斷寒山廢素琴

韓泰夫父子自白門寄書

武城一別十年餘君老江湖我老漁客舍悲涼誰劍冷釣臺深隱和歌疎千戈西北難容膈漂泊東南尚有廬更喜鄒君吟白雪殷勤雲外寄雙魚

送介赤山

萬壑千岑一徑通正須互手覓天叢看山怯虎原非勝入水擒龍始見才與立興權應有辨崚嶒處處豈無媒陽將名世從頭數女主梁公意苦哉

題劉範簷原韻

乾坤何處不閒鷗安得此心如石頑全仗酒霑娛白日更憑詩卷老青山補天有術推君手修月無能媿我頑轉盼流光過六甲讀來細字眼成斑

讀劉溝藩自贊

讀書不破死生關到得臨岐便汗顏義取原非因氣激仁成亦只在神閒英靈千古留孤柱義烈一門挂兩間字字對來皆血酒從今勿復說文山

讀邱瑞懷絕命歌

絕命三章恨未將讀來字字起悲風君殉社稷光前烈臣死天王啓後忠浩氣同時情豈異文山異代調遺岡英魂不必思鄉國一片孤雲映日紅

病中感懷

歷夏經歸復踰秋三時伏枕未全瘳病中天地原虛幻老去存亡何喜憂皎皎孤懷雲際外澄澄朗抱水中流生來無補人間事百歲仍同草木儔

題公狄寄懷原韻

十載聲光附臭蘭詩來字字比瑯玕高名南北騷山斗遯跡江湖濯肺肝雄略未張梁焰冷孤懷自許劍芒寒黯然往事難回首好爲蒼生起謝安

孫紫淵下第

高陽才子說孫郎不第歸來意更長點額固知龍是鯉拔毛安辨虎非羊幾番晤語塵囂外兩紙詩箇見大方卻爲文忠喜有後八年沉鬱覺飛揚

十老會有引

仇繼軒八十一羅好軒八十仇馥聞六十八薛錦軒六十七楊懷秋六十六余年六十四少於余者魏禎明六十一張于度六十劉元撲王翼明俱五十八時丁亥寓新安

十老聯籌七百餘端陽此日笑顏舒年逾八十歌喉細病歷經秋拄杖疎搶攘誰云無昭逸髮頰亦自有清盧未會言別復締約義結情殷見古初

閉坐

雨色紛紛難解顏我生恰與病相環借書未竟神先憊殘帙初翻興已闌元圃至人無問今何似一紙猶如蔣仲山

使燕王申之超廉石仇異湜王五修暨博兒過高鷟駱泛宅偶得酒壚剛喜近西家小坐還沽燭影斜七箸整罷辭有料牽攀光映筆生花家貧學杜乏鹽味心素依陶餘破紙此際占星會聚喬滿堂寒氣已如散

靜坐

日日須尋靜坐時靜中光景更堪疑新詩初就嫌無味舊稿重刪愈有疵幽趣好從鷗鳥見孤懷豈向故人知閒然獨抱元來意一念澄瑩神自怡

不麻

跏坐披衣數滿傳淒涼心事不成眠赤貧食粟當因歲弱骨家遁且暮年稚子天邊婚事迫老妻榻上病魔纏雞鳴跖蹠分如緩愧我搖搖兩念懸

毛晴嵐廖寄詩訂相訪之期其詩漶自題曰毛詩今

冀山咫尺得人憂催句鄰簡未憧勞筆有春秋惟守孔詩無今古總稱毛天南舒卷還吾輩河湖淹留爲若曹朱謚荊州神已醉到門應自解征袍

贈賀宣三

雅慕龍溪老更遊短笻此日向中州逢君北海一樽酒臥我元龍百尺樓勝稿挑燈猶共讀孤懷抵掌豈深鄒一門況是多風味千里耆舊頗蓋投

贈李太樸

八口煩君謀有餘更欣千里過吾廬身如飛燕巢無定心羨遊魚水到渠壯士何堪閒處老豪情每自淡中醪多君頻下陳蒂榻一室從今磨滅除

自警

白頭墮落竟如斯孤負垂髫立志時遂妄百年皆苦趣造微一夕得心怡舉先遯世須由己文未喪天應屬誰觸目蒿魚態俱略林枯水涸自生奇

輓曹佩殷

憶昔相看國士倫蘇門有約未成遊山容慘淡花銜恨水色淒涼柳帶愁沉浮感恩知已類回首賴有琳琅聲味投

遊友

蘇門名蹟不勝遊清絕於今剔薜榛面背拱揖各有致室軒窗閣搘成幽遥看山色連晻入近聽泉聲韻流好待良朋同眺飲地盤從古借人留

山行

足健身閒汗漫遊到來無地不清幽雀山有客旋宜逕野寺無僧政可留世態偏憐熟處看人情好向冷中求鼇龍動業他人事烟月一竿釣滄洲

夜涼

白水青秧匝地流天教病叟此中留花經名客神偏駘士似枯禪道更幽四野蕭蕭風裂面中天皎皎月當頭夜涼有裘眉間動例疾從今翼一瘳

偶題

世上誰爲第一籌祇因初頗得相酬菱山便覺山容靜樂水偏欣水色幽月落萬川無二本理歸一致揔同流拈來信手皆成趣豈向遊編汗沒求

李天池過我

到處焉能便俗淳孤舟難繫臥雲身舊從漁市飛談麈還向蘇門把釣綸未識三千餘歲事已成六十七年人與君猶恨相逢晚知我何妨過我頻

邊孟調之遊林慮

家世梁園素有聞孤懷肯逐衆人羣眼中邱壑能應我國底乾坤能信君美酒漫陳傑士事貫山聊領洗心動此行林慮多名勝攜得白雲好共分

自儆

悠悠蒸心喪我眞見伊不是便非仁同人于野方爲德富以其鄰猶是貧稽古未成乏自得出迷有志問行津眼前流水何停際還足還思一濯身

先考忌辰

四十餘年見背時裂腸豈復有窮期衰遲倍切瞻依望隔越尤深霜露悲身閱艱危聊自守心馳屋漏敢誰欺平生殊愧乏迎養客邸靈魂一格思

友人出遊不及從賦此

閑邊名韁亦是偏誰知好景只當前雲橫不渡山容細雨細初停花氣鮮悅目幽情塵外領賞心樂事畫先傳古人到處人欽企試想梁鴻與仲宣

憑几偶題

養病蘇門暑氣薰不言終日自加勤有時閉閤常思過無事開居正領勳愛竹覩蓮情偶寄登山涉水意衾欣此心空洞元非滯玩物還爲物所紛

立秋

一葉飛來天地秋雨餘暑退半窗幽長途未罷詩腸苦環晚頒清爲貧賤羞耳絕市囂乏物累門無俗韻與

天遊煙波萬頃笛聲起好覓綸竿上釣舟

賓皇癌漫賦

自是淩霄一羣人偏來塵外著精神都忘忌諱談方治盡脫權文形較親事到快心多具辭品成足色揚歸與得君不恨相逢晚莫向天涯歎比鄰

張維月雨中過訪

積雨孤踪百感生到門有客獨英英遠聞佳士猶神賞老見奇人倍眼明髮氣氤氳千里合風雲指顧九霄輕居停假我出塵外豈減南州下榻情

秋晴

久黯初晴秋氣新衰年亦助一精神形無潤澤雖云病舍有絃歌豈是貧老傑洪園能負米小蠻山澗可收薪一編周易讀將竟容吝元來不自人

贈友

一日一番氣色新眼前光景莫生嗔呼如不至宜平怒待飯未來且檢身坐有良朋實足樂藝無長物豈云貧鉅細精粗元一貫等閒經得卽家珍

依韻酬張湛虛

南來懷刺到侯門滋蕊應襟對酒樽易學已探千聖秘麟經獨濬一王尊公時國易與修仁元道次無客去道豈須臾有不存每憶究疇當日事此懷難與世人論

其二

世事渾如湧白波遺愁疑若寢黃河山空好聽蘇門嘯耳熱猶聞易水歌康濟一身非見少彌綸萬物豈加多出迷正借釣陶手霜鬢蕭蕭柰老何

客有憐予太瘦者

漫訝多來太瘦生據鞍千里客星明蒲條屋戶山人味粗糲盤餐野老情一笑昏燈偏我俗數行疑牘付兒評無聊身世神應損體胖形肥卻不平

有客能悔過者爲賦此詩

恥過從來習染深遂令陰霾蔽足霑空累日月何曾受物侵內訟寧穿尼父眼飾非剝盡仲由心雞鳴一悔成佳話學道須頭此處尋

長至

日隨長至雪霜深倚榻圍爐酒自斟一代是非誰共語百年政慨入幽吟閒從竹石同幽夢靜向琴書寄遠心此際陽生人不覺眞元消息好相尋

卽事柬友

戈矛久矣滿乾坤談笑油油鱗甲存吾道將爲斯世裂此懷豈向俗人論機忘到處狎魚鳥累盡隨時渾

晨起有作

徹底工夫莫自瞞．誰人信到已登壇．行常有串操功易．夢寐無欺著力難．胆洒林枯心靜苗．天空雲靜體白．雲堆裏築行窩．車轍何深載酒過．漢室五更猶見少．香山一社未加多．幽棲莫訝朝烟冷．野趣偏諧春氣和．且漫訂期聯後約．與酣更看舞干戈．

客榻

暮春猶自住寒堤．一榻荊州意獨深．莫道塵情對面目．好從清夢見天心．牀依豈是安身訣．訓詁終非渡世鍼．攜得白沙詩幾首．幾迴臥起幾迴吟．

訪張蓬源

言念眞人天際看．清風鼓我入烟嵐．紫雲已臥東山謝．青海猶傳西域韓．道在豈庸天地老．心閒殊覺夢魂安．卅年仰止登龍晚．願共治溟理釣竿．

獨坐口號

家住燕南易水旁．驅車河朔歷星霜．名花淺圃頻來折．朽木深山終免傷．婚嫁及時情足慰．裹餐繼日味偏嘗．七旬三歲復何事．回想從前枉自忙．

郭公望集隱士傳成

潛見由來只一身．漫將沉痼作天民．指拈今古無多士．眼到乾坤有幾人．道合聖門非具辭．德爲龍隱是其仁．從茲逸士開生面．之子結廬好比鄰．

過郭蘇門先生墓憶壬子晤對長安已四十餘年矣愾然有感

寒林鬱鬱已成陳．憶別長安四十春．漫道銷沉千古事．誰云寂寞百年身．朝聞夕可吾生畢．體受歸全此日眞．藉草擬同嶺藥薦．恍疑風雨泣孤臣．

偶述

乾坤踢踏强求寬．東注江河挽更難．耳領名言勝奏樂．坐逢佳士便追驩．魯論半部并彙習．周易一編耐老看．病困已除驅鬱念．眠餐竊幸得清安．

春日偶書

太極流行物物中．豈分南北與西東．於斯無礙復何礙．如是能通始得通．教自有分休强合．道原不異將誰同．閒來潤理紛頭緒．雲水千岑總一空．

贈高鴻磐

疎疎落落一閒身．歸隱蘇門託契眞．閉戶已甘違俗好．高吟猶復動時人．隨緣濁酒堪消病．到處青山豈慮貧．漫道桃源須世外．孟城雞犬亦先秦．

趙錦帆過訪

威鳳凌雲洲異姿．忻予得覩未云遲．荐涼客舍儀文減．拓落秋原笑謔宜．學未窺源慚已老．詩能追雅自稱奇．徘深苔蘚門常閉．轍跡慙君破士疑．

諸友攜竹過草堂賦六主三

白雲堆裏築行窩．車轍何深載酒過．漢室五更猶見少．香山一社未加多．幽棲莫訝朝烟冷．野趣偏諧春氣和．且漫訂期聯後約．與酣更看舞干戈．

客榻

暮春猶自住寒堤．一榻荊州意獨深．莫道塵情對面目．好從清夢見天心．牀依豈是安身訣．訓詁終非渡世鍼．攜得白沙詩幾首．幾迴臥起幾迴吟．

訪張蓬源

言念眞人天際看．清風鼓我入烟嵐．紫雲已臥東山謝．青海猶傳西域韓．道在豈庸天地老．心閒殊覺夢魂安．卅年仰止登龍晚．願共治溟理釣竿．

獨坐口號

家住燕南易水旁．驅車河朔歷星霜．名花淺圃頻來折．朽木深山終免傷．婚嫁及時情足慰．裹餐繼日味偏嘗．七旬三歲復何事．回想從前枉自忙．

郭公望集隱士傳成

潛見由來只一身．漫將沉痼作天民．指拈今古無多士．眼到乾坤有幾人．道合聖門非具辭．德爲龍隱是其仁．從茲逸士開生面．之子結廬好比鄰．

過郭蘇門先生墓憶壬子晤對長安已四十餘年矣愾然有感

寒林鬱鬱已成陳．憶別長安四十春．漫道銷沉千古事．誰云寂寞百年身．朝聞夕可吾生畢．體受歸全此日眞．藉草擬同嶺藥薦．恍疑風雨泣孤臣．

偶述

乾坤踢踏强求寬．東注江河挽更難．耳領名言勝奏樂．坐逢佳士便追驩．魯論半部并彙習．周易一編耐老看．病困已除驅鬱念．眠餐竊幸得清安．

春日偶書

太極流行物物中．豈分南北與西東．於斯無礙復何礙．如是能通始得通．教自有分休强合．道原不異將誰同．閒來潤理紛頭緒．雲水千岑總一空．

贈高鴻磐

疎疎落落一閒身．歸隱蘇門託契眞．閉戶已甘違俗好．高吟猶復動時人．隨緣濁酒堪消病．到處青山豈慮貧．漫道桃源須世外．孟城雞犬亦先秦．

趙錦帆過訪

威鳳凌雲洲異姿．忻予得覩未云遲．荐涼客舍儀文減．拓落秋原笑謔宜．學未窺源慚已老．詩能追雅自稱奇．徘深苔蘚門常閉．轍跡慙君破士疑．

李公恕過訪

蒼霞野水賦窮居，竟徑何來長者車。金匱有文皆諫草，中原無土不風餘。山川元自存真籟，老病空慚未乞方。賜我有程叔子愛，夫心事自明光。

酬鄒孟嘉見懷

老年無事閉柴扉，忽接魚書色欲飛。夢去每思湄水月，詩來猶念百門薇。舊交猶有青編在，壯志全因白髮違。勝地主賓良不偶，關門蕭氣久忘歸。

顧乃來寄曹偶憶務遊嵇而感賦

十五年違渠水涯，君飛天際我山岑。每當夜雪思遊棹，空負秋風感幕砧。遠使書從秦月照，青天劍倚華星深。紙今海內留名世，悵望西來紫氣侵。

志督

垂髫立志脫鳳塵，老至依然尚認真。錯足便成千古恨，回頭那許再來身。欲知事鬼須爲鬼，見在作人只論人。履載照臨無兩域，一回徹悟一回新。

王君山過訪

我老樵蘇君畫魚，誰知一別七年餘。欲憑夢去猶虛語，賴有書來慰索居。出岫孤雲忽往返，在羣野鶴自舒徐。入門促膝忘賓主，叔季依然見古初。

宋諸子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瑰燦總浮塵。年來硯漏堪憐我，老去空談恐悞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詩新。悅心處到無甘處，此箇功夫誰認真。

和李鯨旭

病臥蓬蒿差足娛，到門老友起牆隅。爲從宋畫機誰識，琴至無絃調自孤。滂沱一年留東廡，乾坤此日供飛芻。茶心相對忘晨夕，人訝烟霞舊酒徒。

歸蘇門呈諸友

烟樹蒼茫去路岐，征衣塵滿太行陲。滹沱問渡停車晚，淇水聞歌策杖遲。孟博書存傳友誼，幼安榻在勤鄉思。頻年忘力歸耕鑿，卻向蘇門指舊棲。

偶有所會

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畫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識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塵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向徐何事我商量。

詩五言絕

發未不赴公車

謝卻公車事，好整釣魚船。明遠樓頭鼓，無勞此耳邊。

陶詩繩牀相對忘殘漏，擺脫涼生五月時。

哭李國華

元宵燈火輔仁堂，春仲哭君淚滿裝。海內故人行且盡，蘇門良友又云亡。頻年處旅懽爲主，晚歲長貧自乞方。賜我有程程叔子，斐夫心事自明光。

酬鄒孟嘉見懷

老年無事閉柴扉，忽接魚書色欲飛。夢去每思湄水月，詩來猶念百門薇。舊交猶有青編在，壯志全因白髮違。勝地主賓良不偶，關門蕭氣久忘歸。

顧乃來寄曹偶憶務遊嵇而感賦

十五年違渠水涯，君飛天際我山岑。每當夜雪思遊棹，空負秋風感幕砧。遠使書從秦月照，青天劍倚華星深。紙今海內留名世，悵望西來紫氣侵。

志督

垂髫立志脫鳳塵，老至依然尚認真。錯足便成千古恨，回頭那許再來身。欲知事鬼須爲鬼，見在作人只論人。履載照臨無兩域，一回徹悟一回新。

王君山過訪

我老樵蘇君畫魚，誰知一別七年餘。欲憑夢去猶虛語，賴有書來慰索居。出岫孤雲忽往返，在羣野鶴自舒徐。入門促膝忘賓主，叔季依然見古初。

宋諸子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瑰燦總浮塵。年來硯漏堪憐我，老去空談恐悞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詩新。悅心處到無甘處，此箇功夫誰認真。

和李鯨旭

病臥蓬蒿差足娛，到門老友起牆隅。爲從宋畫機誰識，琴至無絃調自孤。滂沱一年留東廡，乾坤此日供飛芻。茶心相對忘晨夕，人訝烟霞舊酒徒。

歸蘇門呈諸友

烟樹蒼茫去路岐，征衣塵滿太行陲。滹沱問渡停車晚，淇水聞歌策杖遲。孟博書存傳友誼，幼安榻在勤鄉思。頻年忘力歸耕鑿，卻向蘇門指舊棲。

偶有所會

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畫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識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塵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向徐何事我商量。

詩五言絕

發未不赴公車

謝卻公車事，好整釣魚船。明遠樓頭鼓，無勞此耳邊。

陶詩繩牀相對忘殘漏，擺脫涼生五月時。

哭李國華

與友人論死口占四絕

今古誰言死誰人無死期舍生取義者死是伏心時

其二

吾窺荊高地從來俠勇多遨流歲已久烈氣益消磨

其三

投緩猶堪見飲羽亦時聞匹婦一言激鴻毛未有分

其四

王濟傷伏櫪劉琨甘結帶肅肅子弟情綱常千古類

題二老圖

林間有二老同調一囊琴指點欲何語青松誓此心

懷君異

相去亦非遠相思渾未知詩筒與酒斝俱是憶君時

除夕語介公

爵來共此夕此夕爾應知今古無停劉人生貴惜時

其二

閱海共今宵相期有獨至知子父子情念爾應無異

于度渡河

燕南老俠士慕莫大梁間所遇乏知己孤雲獨往還

逸隱客

既已入空門如何帶宵相不能一切空凡物皆爲障

映華歸供口占以送

千里同爲客孤雲各自飛一山能立腳相聚好餐薇

有人送蓮花

戶外開香滿忽驚君子來經年不一見珍重古瓶開

甲午元日

萬象何停際春生屠屺間如何消此日但覺一身閒

十二隱君詩有引

離菊八種蒼蒼秋香小童解事又覓得四種晨夕坐臥宛對空谷高人也作隱君詩

清心玉

愛爾好標格清心玉得名巖經雕落下風雨不能驚

金菊對芙蓉

烈士不多殺真人無二面孰知吐赤心相對神爲眩

紫樓春

人爲有我累喜懼乃無心樓閣重重意穆然天地深

老僧衣

世外挺風姿時賢莫肯與我思覓老僧爲問佛衣處

茜朝衣

凡卉競春妍獨怯霜氣寒衣冠時樣宜何事茜朝服

紫雀舌

世事殊難問莫言舌尚存何來有紫雀城狐不須喧

白鶺鴒

黃鶴去不返欣茲白鶺來鶺鴒眉宇動矯矯羽毛開

鞋子頭

素不開著名今始接君面云自老僧來文殊坐下見

粉鶺鴒

鶺鴒意欲舞霜冷氣偏馨舉以問童子答云粉鶺鴒

金鑿銀盞

面帶金銀氣偏能佐酒腸繁華似有根爲過我山房

醉白猿

猿鶴曾爲友相逢日已多今來尋舊侶半醉臥雲窩

素心人蘭名粉四瓣

誰是沼吳人能同少伯去今爲易素心一旦變高攀

送寒衣丁酉

授衣爲禦寒骨朽復何事第問送衣人可存殤墓意

魏運隆視余夏峯

故園十載別客舍一燈長不盡蕭晨語寒林伴雪霜

其二

重來復有約共釣有門魚何處非泉石元人此卜居

中秋兼山堂同人飲月已亥

爲愛蘇山靜忘機野鳥同天心明月上坐徹入杯中

其二

月以秋容皎。心因靜處幽。閒君終歲事。好景是中秋。

其三

怕作驚人語。詩成倍口拈。悲涼千古事。幽意一時兼。

其四

消長幾微見。山人原石頑。血黃猶戰野。清夢遠巢山。

其五

少長集今夕。襆登增墨旛。嘯歌忘物累。四海亦同室。

其六

人生多謾惜。意謂幾能空。不有遙爭異。安知道自同。

其七

隔汝分形後。何從認此身。均遊覆載內。千野見同人。

其八

尚餘多難身。世事未全春。東壁有胡牀。欲追河朔飲。

其九

十年違故鄉。河北忽飛越。秋色滿中原。天心滇明月。

丁酉除夕

此夕歲去舊。明朝春復新。原無歇手處。閱盡古今人。

其二

當下論功過。功從過轉多。能無愧此際。庶不歎蹉跎。

犬吠

一夜犬聲惡。偏來入耳根。猶嫌聽未甚。沸譟滿乾坤。

其二

睹聞入夜寂。喧寂何由分。喧處不知喧。雖聞總不聞。

偶拈

耳聽聞始聲。目暗見方明。只此無緣係。除生是達生。

諸子集百泉爲彭餘夫題石

非以蒔幽至。無營意自幽。花開流水趣。觸目可同收。

其二

餘夫骨已朽。不朽者其心。立石猶多事。閒閒雲滿岑。

偶題

日裏有清課。操功不厭深。看雲消妄想。聞鶴息機心。

試筆偶書

靈鷲無處所。水到有渠成。一執便非法。乾坤任運行。

其二

爽也既云陰。不蒸亦見偏。所由非所願。君子曰不然。

坐月

今夜是何夜。相看無片雲。天南與地北。同室未曾分。

除夕

今歲事云暮。憧憧我自知。莫留毫髮歉。好與陽春期。

冬至祭祭

至日修祭祭孤陽一線回。掃會今頑眠。一本萬花開。

立夏前一日有述

無計可留春。明朝又入夏。業不知惜陰。空自羨飛馬。

其二

忙趨逐塵事。閒徒尊酒杯。賢愚同閱此。生面待誰開。

立夏

春以成功去。夏因得令來。乘權與謝事。化育此中胎。

其二

日月雙輪轉。乾坤兩儀陳。孰爲樞紐是。萬古有常新。

詩六言絕

午睡二首

孤舟千里萬里。一榻朝眠夕眠。總此歲時流轉。人各率其自然。

園花自開自落。杯酒或聖或賢。涉世無庸蓍筮。隨時自有機緣。

詩七言絕

讀傳習錄四首

相洽疑義自該。還回首從前誤用功。直向性靈生悅照。花開流水俱春風。

花開流水俱春風。形色原來是化工。已盡克時猶復禮。超超玄境許誰同。

超超玄境許誰同。萬里千賢衆此中。了悟目前即是道。尚須何處覓無窮。
天地山河不碾空。肖物森工非逐物。假中字字開鴻濛。

鹿伯順邀抵山海

中山眼到立雄關。盛浪屏峯勢矗環。好箇家居誰擅破。補天功在坐籌間。

登北角山

角山翠色許誰分。眼底清澄無片雲。萬里邊城猶故址。令人卻憶戚將軍。

登望海樓

關門夜柝警聲此。際恰如一境明。遠望好逢晴霽日。雄圖行見海波平。
九日同止生仁卿衆飲美靜修慕下追和九飲歌

一飲君聽第一歌。蕭蕭煙堞轉消和。雙楊發峙插天半。想見先生遺韻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乾坤舒卷任婆娑。莫憐常日期功少。翻喜今朝展慕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皆家處士較誰多。堯天萬古猶容許。滿服荊榛柰我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幽人未飲已顏酡。腹藏鱗盾甲方酣戰。尺水無風自起波。
五飲初嘗四座歌。太行徙倚吐青螺。非激酒力常風力。坐對先生分外和。
六飲相將醉莫過。閒心不語意如何。平生有志傷拋落。仍欲從頭細揣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牢騷忽爾起悲歌。嵇陽儒不識真儒意。橫肆譏彈可柰何。
八飲人驚飲最過。百年天地兎如何。好留底本歸桑海。英略雄圖未足多。
九飲蒼生繫袞義皇一枕樂如何。板山曾爲憐同調。愧我樽前漫和歌。

先慈忌日

白髮蕭蕭落拓身。孤墳遙望獨愴神。居停爲位乏雞酒。仍是當年如茂貧。

訪代傳

同人聯袂叩禪關。息壺塵機片念閒。洗鉢烹茶活水靜。泉香一派繞雲山。

春日憶代傳仍用前韻

興到頻頻欲扣關。遙看松樹白雲間。東風有意來相問。春滿枝頭月滿山。

春遊二首

萬里東風披曉陰。芒鞋竹杖稱幽尋。問君若非向何方覓。柳綠梅稍色色深。
謾清奚童掃雪開。天機爛熳覺春回。若非塞垣場中過。怎得和風次第來。

崔西星宦歸賦贈

匹馬蕭蕭龍劍孤。數年宦跡付江湖。行囊唯有峯頭月。到處堪供省役夫。

目病經綿百日餘。暗中心事自踈疎。容光豈向光尋熄。淨洗浮雲還太虛。
晴光久矣非元初。老我骨山數卷書。翻覆雨雲難對面。何如閉日臥茅廬。

不寐二首

中夜披衣天未曙。閒雞起舞屬何人。著鞭試問誰先手。時務繇來要識真。
世上何人不負才。事業到手便成灰。當才匪才何往何。似臨流榜月臺。

有感

百年駒隙幾多時。堪歎無人不皺眉。昨日紅顏今白髮。急須喚醒莫遲遲。

登黃金臺二首

黃金臺畔草萋萋。四望霏微暝樹低。樂郭姓名香百代。月明唯有鳥歸啼。
魚水君臣意味深。昭王何用貯黃金。沒云士價繇輕重。日暮猶聞梁父吟。

獨坐閒齋

惜明事畔備滑陰。獨坐悠然秋氣深。嘯咏南窗人不到。蟬聲答答亦知音。

登看花臺望五峯

縹緲煙雲綠四圍。五峯西望有餘輝。清涼古剎洪元觀。酣睡何人映少微。

過敝廬

三載今來過敝廬。閒中風月映吾廬。左經右史仍無恙。諸子猶堪讀父書。

啓美寄詩傷予髮白

此日白頭白已遲。六旬燈火較當時。等閒過眼紅顏老。好讀長安新寄詩。

有感

滿目紅塵擁不開。眼看黃鳥入籠來。何時飛集高岡上。縱翼靡雲喚不回。

哭仲兄

竹馬肩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荊花落盡難歸樹。日斷天空一鴈飛。

報德祠守歲分韻二首

老來光景已無多。積雪凝冰經幾過。客館漫勞悲世事。祁陽此夕是陽和。
離家二百另閒天。種月畊雲亦澹然。況復嗷嗷鴻有和。須臾醉飲即明年。

送人歸舊山

閒君此日掉歸舟。我亦攜家碧上遊。相隔清郊應咫尺。浙山浙水好同收。
一再逢君氣味投。臨岐那得復悠悠。經過知我如相問。爲道蘇門數月留。

大石橋

果老行蹤亦罕存。但傳橋畔有蹄痕。華山道士同驢蹇。未可隨人一概論。

與李霞表談易二首

常怪尼山欲假年，誰人識得此疑先。晨昏相對渾無語，易理胸中卻洒然。

壺前有易世人知，說破何如未破時。安得萬年終渾沌，干戈揖遜抱兒嬉。

廢園

迴我來遊三十年，園林盛槩半頹然。鑒源珠吐仍依舊，者雛異異者垒。

喵臺

長嘯山頭事最奇，清談盡裏另開基。道康數語深於易，喜怒不形亦我師。

安樂窩

易學淵源另有傳，不儘不屑屢多年。欲尋安樂今何在，豈向先生問渡船。

題薛樓曰開喵

倚樓遙望喵臺空，遺跡逃名大化中。欲繼嗣宗開一嘯，驚音恍惚與心融。

睡起

夢中別是一乾坤，著面時時帶枕痕。起坐欲尋山上路，挫扉獨步已黃昏。

于度歸棋

我老江湖閒老漁，漫嗟漂泊食無魚。琴尊盡與淒涼夜，好向廣寒學著書

山僧送菜

不履朝廷與夕煙，一兒一僕度晨昏。山僧餽我園中味，殘幽還能咬菜根。

示望兒四絕

幽

清澗茂林修竹旁，不禁俗事日相妨。坐看兒寫黃庭卷，倦倚高樓納晚涼。

閒

塵務何由有了期，空山孤寄淡忘時。蓑衣嘆破作功課，逐月眠雲盡自怡。

靜

狂浪驚濤變受侵，雞鳴無語自追尋。工夫只在行無事，伏虎降龍不動心。

逸

無端怪格自相招，踏破黃塵使九霄。隨意居遊無罣礙，莊生讓我說逍遙。

新月

一鉤新月照銀河，屈指相逢時幾何。竚望依依歸去速，明朝漸喜傍人多。

洪人稱崔兩星德政因作口號

二十年前此宦遊，十人倘自說君侯。假令當日無道愛，彼即不言亦抱羞。

絕薪二首

近山時有絕薪買，來歸來遲已過五十餘年誰一字。朝餐及午亦忘饑，

幼讀淵明乞食詩，此懷難道俗人知。五男紙筆俱無好，種稻南山酒一巵。

鄉思

鄉思曾聞老更加，豈狀寂寞滯天涯。無家安得復相念，只恐歸來益自嗟。

暑深

暑深臥臥出門稀，例病從來正此時。寄思代人成短句，消閒邀友戰枯棋。

鄉僧過訪

敲門借問是同鄉，提起家園欲斷腸。爲囑嚴持磨性訣，無勞回首望斜陽。

雨霽

連日陰雲此夕和，忽來羣鳥噪行窩。似應戀我不飛去，卻比俗交愈更多。

夜雨不寐作此自規二首

淒涼夜雨不成眠，寇縱橫正猖獗。此處豈容人借力，廊清須恃己當前。

誰云難過鼓門關，玉鑰匙投一瞬間。自在遊行成破竹，陰晴風雨總歸閒。

重陽漫題

中秋錢過又重陽，心事悠悠難自量。籬菊既無黃乏酒，漫吟陶句兩三行。

友人餽魚

微採西山味有餘，不須彈鋏歎無魚。金鱗儻我長盈尺，正值門前客到初。

憶涇城舊居東巽渥五峯

寂寞空齋孤寄時，悠然二仲繫吾思。漫云千古蘇門嘯，珍重雕前雙柳垂。

平旦起坐

幾希一念葆雞鳴，無素怙亡且娶情。漫向人前作誑語，孳孳利善要分明。

立春

屋雪茹霜老病身，誰知此際已生春。孳孳稚子添涼色，獨喜東風不厭貧。

除歲前一日

空齋忽忽歲將除，百日猶防一日疎。臘月要看三十日，開來靜對一牀書。

元日壬辰

歲事隨人白髮新，一番寒盡一番春。春生須識生春力，世轉還源轉世人。

頑庵渡河二首

未覩征車已黯然，心旌先遂大河邊。彼中知己如相問，爲道槎漁送暮年。

漂泊孤蹤老病身欽君聲味久逾真前期知有難分手黃金貧交入骨親

得王生洲書

三百年來聞氣新方能留得一陳人洗心滋慮非耿我憤歷風霜客裏身

抵淇見新題君子至斯四字因有句

封人尼父真知己君子於斯認得真留得一雙青白眼閒看紫陌往來人

渴陰署中對石

白髮蒼蒼老病身權淹收暨久相親何來亦慰鄒孥基數石峰猶是可人

雨中答鄒叟

元亮田間聽水聲懶余僅臥在山城比鄰遙憶同心叟淫雨題詩一寄情

戲贈相士

聖凡共圍此紅塵肉眼焉能認假真漫道陶公是酒客誰云杜老只詩人

村居

茅舍三間數畝田溪雲山月好相連臥聽兒子讀周易何必羊裘伴帝眠

山居雜日

走路忽驚日暮時此身歸宿尚遲遲諸公各具長生訣欲問仙方授者誰

西湖明烈祠

鄭公讓自愛良臣否峯由來只一身肯與亞尊同社稷苟身殉道總歸仁

諸公何意更高名名到諸公百歲生一死難忘千古恨江潮夜夜起波聲

睡醒

嶺山之死既云慘夢吉之年亦未長世界由來缺陷久老夫何能享平康

披衣起坐聲鷄時利善關頭豈敢猜戚戰勝不由乎我更由誰

覺得從來客氣多娥眉之事即風波楊關徒設全無用碧洋天空自峯和

偶書

野老疎慵日閉關手抄周易臥蒙山靜中忧憶忘人我從此紛紜可盡刪

對訊客口號

眼暗耳聾已有年羞於此日集羣仙仰思報稱絕無事惟解朝乾與夜眠

獨坐

歸見紛投歲月駒閒來回想覺蹉跎十年頗得見吾劍霜刃一揮斷百魔

耳聾免聽俗人語眼暗不觀非聖書獨坐深深無念起靜中天地即皇初

會心亭賞梅

紅梅初放臘梅收一望幽巖占兩頭始始終終誰得似繁華園囿總經秋

睡到酣時夢未清不知誰在夢中行道人欲向諸君語又恐諸君緊緊生

客至

野鬼躭幽住遠村著衣喫飯問兒孫偶來閒靜心無事曲巷傳呼客到門

送崔映華李甫然歸里

鬢老西山共採薇夕陽客久倦言歸臨岐健酒難辭別天北天南無定蹤

值張于度

草昧初開數尺田移來花木色依然城西處士應相憶多病愁深臥晝眠

天啓元年一貢生燕南烈士豈知名蘇山忍餓無人識破甸猶能金石聲

夜坐

歲暮孤燈寒氣侵擁爐危坐到更深迴環七十餘年事負卻萬里心

偶書

吾家思邈許誰倫復有公和壻並遊二子有言皆見道莫將儒者作仙流

感事

怪來舉力老無功只爲胸西又警東照管多方心卻亂但開一徑與天通

西湖明烈祠

鄭公讓自愛良臣否峯由來只一身肯與亞尊同社稷苟身殉道總歸仁

諸公何意更高名名到諸公百歲生一死難忘千古恨江潮夜夜起波聲

睡醒

嶺山之死既云慘夢吉之年亦未長世界由來缺陷久老夫何能享平康

披衣起坐聲鷄時利善關頭豈敢猜戚戰勝不由乎我更由誰

覺得從來客氣多娥眉之事即風波楊關徒設全無用碧洋天空自峯和

偶書

野老疎慵日閉關手抄周易臥蒙山靜中忧憶忘人我從此紛紜可盡刪

對訊客口號

眼暗耳聾已有年羞於此日集羣仙仰思報稱絕無事惟解朝乾與夜眠

獨坐

歸見紛投歲月駒閒來回想覺蹉跎十年頗得見吾劍霜刃一揮斷百魔

耳聾免聽俗人語眼暗不觀非聖書獨坐深深無念起靜中天地即皇初

會心亭賞梅

紅梅初放臘梅收一望幽巖占兩頭始始終終誰得似繁華園囿總經秋

家祭

春分家祭届羣陳黃稚重添一班人學語未成知學禮先設蘧喜羽毛新

渡黃河

誰道黃河衣帶水鼠谷孤衙互天長往來閱世成今古舟楫何人問渡方

大梁懷古

大梁遺迹歎淪亡河伯不仁慘異常倘值恒陵心事在好留底本到滄桑

平生雅意託君鄰公子豪情君子人尚欲從頭問幕客賢臺二老是嘉賓

憶北城孝友堂

家世北城長子孫短牆曲巷一孤村子遊茅屋雖荒落孝友依然三字存

象山堂移石

何處移來一片石滋其面目抉其胤一經位置便酸鼻物理與人通不隔

馬鬣封高日月沉春秋誰復解知音拜公畏說甲申事恐觸當年故國心

下楊宋摶之

百泉攜手十年餘君老烟霞我老漁此日蓴山衆閒友小車花外到仙居

恰喜逢君大道傍先歸作黍往登牀古人風味今猶在元直重來自不妨

望嵩

嵩嶽依稀百里間殘年臨路歎難攀不才自顧非閒道坐歷中途只等閒

同人有約幾多時翠裏遙知待杖藜不是山靈迴俗駕由來緣淺路偏歧

臥遊總待兩兒還又得翁園數日閒垂老交遊餘幾輩青溪白石自成班

讀荊卿傳

家在荊卿故里傍年來日日說田光無端自刎成何事創術全疎促國亡

曾道荒臺曰舞陽無端小子更悽涼未知當日待誰氏易水蕭蕭欲恨長

贈寫眞姪山人

豈是兩家夢裏身一堂坐立自生春憑君摹寫肥和瘦顏額恰如八十人

習業還經付子孫榮枯菊徑樂乾坤君家如肯重相訪乘興來敲處士門

姪孫永興至

獨耐作官倘父貧艱危歷盡少年身出門千里能徒步便是吾家立志人

夢寐難忘孝友堂他鄉故國兩淒涼無庸細話從前事煮酒烹魚花正香

示子

家學淵源二百年不談老氏不談禪爲貧何似爲醫好富貴苟求終嗣緣

堪笑庸人虛日月前白騙陷阱冀安然道人拈此作家誡淡薄山來是厚傳

立春

春在何妨好去尋東郊車馬簇如林誰能識得乾元意盡洗淨游忍慾心

鵝聲

喚起無端鋼耳深天教鵝呀引清音兒童偷暇來調弄倘帶風雲萬里心

題友峯

無山無水亦雲林盡道桃源此地尋刊盡浮華留靜氣閒看調鶴洗機心

接家報

庭閒登永臥山村雲至鴻來不掩門七十七年何所慰家儒又報舉曾孫

賀景瞻先生禧

先生烈節壯山河給得鑑眉生氣多携有百門烟南好一當頹瀑一悲歌

馬鬣封高日月沉春秋誰復解知音拜公畏說甲申事恐觸當年故國心

下楊宋摶之

百泉攜手十年餘君老烟霞我老漁此日蓴山衆閒友小車花外到仙居

恰喜逢君大道傍先歸作黍往登牀古人風味今猶在元直重來自不妨

望嵩

嵩嶽依稀百里間殘年臨路歎難攀不才自顧非閒道坐歷中途只等閒

同人有約幾多時翠裏遙知待杖藜不是山靈迴俗駕由來緣淺路偏歧

臥遊總待兩兒還又得翁園數日閒垂老交遊餘幾輩青溪白石自成班

讀荊卿傳

家在荊卿故里傍年來日日說田光無端自刎成何事創術全疎促國亡

曾道荒臺曰舞陽無端小子更悽涼未知當日待誰氏易水蕭蕭欲恨長

贈寫眞姪山人

豈是兩家夢裏身一堂坐立自生春憑君摹寫肥和瘦顏額恰如八十人

習業還經付子孫榮枯菊徑樂乾坤君家如肯重相訪乘興來敲處士門

姪孫永興至

獨耐作官倘父貧艱危歷盡少年身出門千里能徒步便是吾家立志人

夢寐難忘孝友堂他鄉故國兩淒涼無庸細話從前事煮酒烹魚花正香

示子

家學淵源二百年不談老氏不談禪爲貧何似爲醫好富貴苟求終嗣緣

堪笑庸人虛日月前白騙陷阱冀安然道人拈此作家誡淡薄山來是厚傳

自警

丈夫墮地與天鄰．堪歎穴中鼠日新．默檢此身仍處穴．何時透得此根因．
老年何事猶浮動．學道功夫拙未真．一處未真渾是假．此中端的不由人．

偶會

世路嶇嶔心自享．華山頂上有人行．眼前須是留餘地．莫漫拔刀助不平．
雲雨翻翻態日新．野人迂拙老逾真．卿行卿法我行我．君子由來有小人．

習勞

老來境恐常多事．多事在心不在行．會得戶樞流水意．習勞卻是善攝生．

節勞

年來無事愛閒吟．殘喘思多原不禁．邵子道予安樂訣．纖毫浮氣莫攖心．

逸懷

日月優游老逸民．任教枯寂有陽春．與人無侮非行懇．律己能廉豈愛貧．
也非富貴也非貧．明月白雲可結鄰．要與儕生談厲事．頓忘襟契是陳人．

有感

厭俗由來高士辭．卻云耐俗亦非仁．何如大造能容物．動植飛潛總一身．
俗事從來最纏人．不能抵擋便隨塵．既無治術還三代．肯向波流覆此身．

北上語隨行者

蒼海共爾泛危舟．此日波恬汗漫遊．思難經多卒等事．莫慕樹葉破人頭．

午睡起

短簷曲徑板門開．北牖南薰氣回．老病貪眠渾未醒．等閒失禮故人來．

先考忌辰

久客今歸展墓門．兒孫又復長兒孫．夏峯煙雨蘇山雪．千里相將佐一尊．

過陳子石廬居

蕭條夜雨共哀吟．讀禮挑燈意更深．世借草廬高物色．人從儒墓見天心．
爲人百歲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猶嫌鬼嘯也成鄰．

送耿是經兄弟兼訂後約

十六年來輕去鄉．大河南北兩相望．三間茅屋還君久．榻設元宵梅正香．

寄南服寺老僧

回首堂年馬上飛．鐵衣脫卻換僧衣．埋名僻寺人不識．閒倚山門看落暉．

衡塞千里過蘇門．手挽牛車擔兩孫．八歲稚兒能學禮．淋漓元氣種孤村．
家在北城寒夏峯．城無城也峯無峯．歲寒但有人爲伴．鐵嶺堅頑疑萬重．

輓李古盤

獨意獨行恥俗同．歲寒挺挺一孤松．貴人欲見公不見．臨背攜壺過夏峯．
欠人二字未前開．切勗爲君作傳文．自謂欠人人不欠．游魂飄渺一開罇．

偶書

定志原從福逆持．志能作主氣應隨．任他哄動天和地．依舊寂然翁聚時．

戊申除日

八十五年又歲除．皇天佑我老樵漁．苟全性命憑予願．況復諸兒讀父書．
壁間歲歲一題詩．當境欣戚祇自知．客裏逢除五十度．攢眉不慣與緣隨．
明朝新曆又加年．寡過功夫豈偶然．衡武老場學益力．燭光雖短敢安眠．
學道時時冀一聞．眼前是道誰能分．可聞不可非難舉．賜也當年已出羣．

元日有述

不談仙術不談禪．過事只爭一著先．地步放寬著腳穩．欲尋樂處但隨緣．
東風育物人不知．動地驚天未足奇．尼父功夫惟默識．至今底蘊未能窺．

有所思

一塵拂去一塵生．漫羨古人無事行．功力未深難强合．天空雲淨月常明．

晨起偶書

漫向山頭問渡船．路迷行疾益茫然．毫餘氣象今何似．儘隙時看未發前．
日敬精神對簡編．依稀近是失其銓．夢兒費力元不樂．認得分明好上船．

立春

入得春來覺是春．元來春氣在吾身．只教掃除閒思慮．一片杳明色色新．

客至

病困經年臥草堂．英人解佩坐匡牀．老農種麥朝初起．煮得粥來共客嘗．
年前攜客顧蓬蒿．難黍雞黍山□與自豪．閒說乘秋看黛色．尚期良會醉村醪．

許較門北歸

念年緣旅賦同舟．我病支牀君白頭．忽動鄉心歸易水．夏峯回首是幷州．

晨起

三杯酸酒增談興．數首奇文助眼明．八月危牀撇此道．病中天地亦寬平．

病中懷王夢航

東髮韻交矢勿妖晚年窮幸得追隨閒中倘憶年來事劉井知余勝自知
病起君來對舉巵山堂無事日遲遲扶筇擬赴耆英會且省先生哭友詩

晨起

眼睛既難覩細字耳聲未易應高聲天來大事都休問一日三餐睡五更

泾縣赴公車口占以示

我生七十登賢關上策不收十次餘今日有探能繼祖又看儁子赴公車
英英多士羣京師憶我當年結社時海內故人零落盡兒曹應自有新知

盧禹鼎結廬夏峯

何從北外望軒車多少高人此卜居怪道夏峯涼爽氣因君卻築一茅廬

辭

嘆老辭有引

余家自先世來壽未有過古稀者予少得胃病纔餘四十餘年應不壽卻得壽今且八十矣耳目聰不鑒心思卻不迷飲食尚健以不應得而得之自揣過分閒居寡營爲賦此辭聊以娛老

余少多病身如漏舟暮年落拓厭疾姑寥世閱平戡身任沉浮人有賢愚我無恩仇緩步當車漸輪何求晚食當肉佔養何尤親戚情話琴書消愛朝變夕洽子職用惟少者弄孫於南窗壯者荷鋤於面畴率遵孟氏之三友遠揖平子之四愁切慕高石公之家範更仰郭有道之風流車中膝上不乏孫曾謀身營家狂作馬牛心絕意外之馳逐事饒分內之清幽客來相對無苛禮倦至即眠省應酬俯仰天人兮但求生事無遺憾疾病死生兮好激造化之去留

歲題金衣公子

冀謂我老年我胸中別有天饑餐困睡隨方便也不學禪也不談仙一編孔孟徹宵旦我老年氣求聲應一夕得多賢

冀謂我蹉跎既蹉跎沒柰何一息尚存休再錯晉賢初和楚材又過朋來自遠尼山樂冀望陸沱朝聞夕可一著豈須多

箴

冬夏箴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食非外害心曷已
冬日衣裘夏日衣葛時有攸宜天不能奪
冬日主藏夏日主長勖哉有極寤寐舒無爽

冬日宜湯夏日宜漿蕭然一帙陰陽不忘
冬日人愛夏日人畏提倒加吾道面貴
冬日行陸夏日行川與物無競人自相安

夏峯先生集卷十三

語錄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甘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讓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爽、朴、愚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康勇慕而文之以純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槩論也伯夷、柳下、湯、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與樂明刑五臣亦不相易而況其他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峯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空皆不達于此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

得.

問文山功名視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予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寒責.念庵、文山知己.

問非禮義之人.而以禮義來.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心應之而已矣.渠即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即知是知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菩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何疚.轉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顯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顯天早生聖人.此悲憫之言也.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儕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更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畏師德.何如畏生來.此正戒儒之疎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閨室有愧.夢魂難慊.此正好參看.

劉玄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蓋成千秋之實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正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方、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僧客頗多.還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鬲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

毀譽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爲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無道歲.儼然推爲古之大臣.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証之者.拔人證己.必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未免是毀.乃知史册中網入毀譽者.不知凡幾.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己處人之道.亦如是.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因不倒壞色貨利.侵不到.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僥被顯榮.未及製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容色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閭閻侃侃行行.皆自鎔鉛中來.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因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到.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僥被顯榮.未及製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容色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閭閻侃侃行行.皆自鎔鉛中來.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是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眞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即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悪寐尤難.人兎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徹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謂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放還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單板.不打破.不得脫洒自在.世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態睡乎臭.骨肉賊傷.政孰大于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得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奢儉.墊約.歉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淵酌損益.當於未節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東手.如不審于

戚曰.士不可小窮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慊心者.不循其跡.名義以畛躬.非爲矜己也.平恕以善事.非爲徇人也.

子靜自謂醟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靜.程羽云.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强.

客問人生最吃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危身以蓍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遯跡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簡.慢.問處己之道.曰.只要消其顯外之念.不顯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批.延之病.心細無疎.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燥.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量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熱心爲之也.矜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量而未沉.畧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遐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東坡謂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放還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單板.不打破.不得脫洒自在.世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態睡乎臭.骨肉賊傷.政孰大于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得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奢儉.墊約.歉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淵酌損益.當於未節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東手.如不審于

履盈持滿一味循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語言不從默中簡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己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染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陸象山曰李百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雖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上下皆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夷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心看有塵入耳必聰小小挽意卽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擋習俗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眞與習化機成天作卽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眞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淨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戚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呆人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問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相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箇字贊乾之德愚謂聖人法天則七箇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深淨徹密之極

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朋講習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新喪殆盡認後來添入之情識意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寶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涼薄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廣廷五聖人契司教數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詳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褊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褊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于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好烏足語於闇然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繫此爲根本楊無庸辯墨無鄒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小人閒居爲不善自騙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覺兢兢業業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垂訓勵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已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矧堯舜工皆可探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咸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于度閒服前有些難過曰我就學力正在打點眼前眼則見得親切接人處自是清愼觸目皆成飛躍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理時時刻刻不肯放下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授命服前一不親切不已遲乎眼前者現在也現前無掃蕩無虧欠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看服前足用之人卻也有些難過爽齋首陽之餓處正是自像之處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服前耳鍼夫撐柱天地莫小看他
問漢史如何無孝子傳曰漢家舉孝廉則孝友不在家庭而在朝廷矣是時去古未遠孝子猶多迫至於

昏。此風漸遠。雖傳孝子。以李密稱首。東堂念怛。殊非本色。嗣是而後。漸不可言。大道歷而後有仁義。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所謂孝子悌弟者。間亦有道義焉。乃知人人親長。而天下平。堯天舜日。亦不過九族親睦。即昭明於變。亦祇是無不親不睦之人。所謂協和之道。孝弟而已矣。從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孟子以衣帛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可見外此別無平治之法。

五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懷之學。是如何。曰。伯順曾以疊金花銀觸神宗怒。道中使召入。天威不測。時伯順在賢孔濶。寓飲食起居。不失常度。總緣平時見得分明。故臨時不致錯亂。懼是非懼風波。懼利害。以至忠難死生之際。有一毫玫心愧色。便不得無愛無懼。真正豪傑。從戰兢惕中來。能破懼恐懼。幾能破懼到得能破懼時。則喜怒哀樂。亦無甚不中節處。

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間。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於天理似無遠。而於人情卻有拂者。應如何。曰。理求其在我。一念違難。以自慊情。則問之於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若天理外之人情。即拂也。庸何傷。一味拂人。以拗成性。一味不拂人。以順爲正。士君子自立之道。政宜辨之於此。

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所謂必有事也。

關然通世。不顧留姓字于天壤間者。此古至心人不慍不悶境界。學問不到此。終不足色。

五修問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頭緒時覺錯亂。照顧不及時。工夫又斷了。此病應如何。曰。起念舉事接言。是吾心與天下綰通之脈絡。莫輕看。起念無妄。以義制事。以道接言。便是大聖賢境地。不能當下合拍。便覺頭緒錯亂。須著一番心照管。大凡錯亂處。皆是人欲牽纏。見己而不見人。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正在此處用工夫。不用工夫。安見已有錯亂。見有錯亂。決無到底不返之理。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機是聖賢磨鍊工夫。

問收放心。須是靜坐。仍有雜念往來胸中。不能掃除。應如何。曰。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雜念往來。便是於天理有礙。當下掃除。豈容姑待。姑待之心。便是疎其放而不知求。一掃除。則此心仍歸本舍。不以天理作主。此心安得有靜時。靜安之體。只是不爲私欲搖亂。雖動亦靜也。陸子靜專講求放心。與先立乎其大者。而先立乎大。又是求放心主腦。

問先生嘗云。理學節義事功文章。善其一。足以爲人。然四事有可相兼者。有不可相兼者。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殺急先後之序。亦宜有辨否。曰。理學節義事功文章。總是一樁事。其人爲理學之人。過變自能殉節。當事自能建功。操筆自能成章。觸而應迫而起。安有所謂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異理學。則節義亦屬氣魄。事功未免雜霸。文章祇成空談耳。卽如事親從兄。以至刑寡妻。倡朋友。亦是一樁事。然其義總統於事親。如不違于禮。愉親于道。古來仁人孝子。自有苦心極慮。不失其身以事親一語。千古定案。處兄弟。處妻孥。處朋友。總從此一念爲蒸勵。或直或婉。或順或逆。自無犯乎難行之事。志欲覆天下而力不能庇一室。何必勉爲慷慨激昂之行也。

居己之道。惟一敬字。處人之道。惟一恕字。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得之矣。

謂奏雅等曰。汝師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爲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至呼之。常不應。初登第。一介必嚴。萬人必往。故到處能循職掌。人人贊爲破格事。檢閱三年。功名之念已灰。生死之關亦破。每以朝聞夕死爲談柄。故能從容就義而神不亂。

謂望雅等曰。此心一日之間。不可無事。無事則非必有事焉之意。又不可令其有事。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意。然則相妨乎。曰。非也。無事則一飲食日用。悠忽無知之民耳。烏能行所無事哉。必有事者。集義而心慊。到得心慊時。自能行所無事矣。先自必有事始。

學者立身。先辨雅俗。存心貴審欺慊。自真儒道塊。欺詐相高。愼獨誠意之功。絕無過而問焉者。且不知辨雅俗爲何事。認世情紛逐爲不可少。脈游程期寂爲不足觀。聞有一二脫略塵網而詆毀非笑者。衆矣。所謂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無瑕可攻。無非可剿。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卽改。有善卽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眞僞欺慊之分。關陰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勤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矣。

學問喫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人能念念不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逸史公云。常念病時。則盡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心自生。

學人用功。莫侈言千古遠談。當世吃緊處。只要不虛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操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若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愼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吃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教克其不敬不恕之己。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己也。凡語諸賢。皆因病下藥。俱是教之克己。

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人。有一念不在富貴也哉。求之途廣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于此。念求愈放。愈求本心愈一出而不復返。人盡失其本心不得不以習心爲主。大家亦相安悟不爲怪。今欲求放心也。唯時時提醒。默默體認。從言行上求信果。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人俱足。不待外求。淡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淡不能堅。則痛貧吾志之不立。若負人世之大玷。而難以比于人。則其心自渠然常存。而不敢放。故欲求此放心。必自貧志始。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惑憂懼三字。慈能令人證股。愛能令人神竦。慷能令人骨竦。奈何人人俱有此三字。自生踢跨。循環無端。銷消無日。只有仁智勇三字。彼將不戰而自退矣。然只一誠字盡之。誠則無欲而明。誠則無玫

而樂識則無欲而剛。

能放下時占力量無歇手處驗功夫。

堯舜兢兢業業。文周翼翼乾乾。與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夫豈有二乎哉。兢業乾翼正所以完保此樂之本體。孔非發憤。何能樂以忘憂。顏非竭才。何由欲罷不能。濂溪教人尋孔顏樂處。明道云。蔫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其旨微矣。

問人有君子有小人。豈窮概以一厚待之。曰使君子益進于君子。并能轉小人爲君子也。何厚如之。

問黃石齋廷杖八十。猶自負知易。趨吉避凶之道。安在。曰文王羑里時。豈尚未學易乎。易即是道。思雖死生不離乎道。無入而不自得。方謂知易。學易者。學此而已。必欲避禍。術士之見也。

問人曰無爲其所不爲。問治心曰無欲其所不欲。一毫非禮非義之事不涉。一毫非禮非義之念不萌。此是何等境地。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顯晦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即有不能濟事之時。然無不可見之心。

人生第一吃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疎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弒君。子弒父。亦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可畏哉。

死生之關不破。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用。所欲惟生矣。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所惡惟死矣。史册上多少遺臭之人。皆從此欲生惡死之念做去。能透此關。功名富貴。自無犯手處。

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二語足盡道否。曰無物不有者。道之大。萬物所以皆備也。無時不然者。道之久。至誠所以不息也。此外還有何事。

少有勞于人而遑在口舌矣。少有觸于我而動于心浮矣。人在疾病而責其言語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其禮義之無愆。剝矣腐矣。

有情識。不能無是非。有是非。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毀譽。聞毀而怒。聞譽而喜者。不知學者也。易曰。無咎無惡。方是闇修之體。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有名心焉。不虞之譽。所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以求財攫奪曰易配道義而論吉凶。聖人之書也。求財非君子之道。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宮不可求。聖有明訓。大抵非道非義之事。不慊己心。烏能對羲文周孔之靈。六十四卦中。三十四卦言貞。此可爲戒愼之君子道。雖爲無忌憚者言也。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知聞知。佛道之人也。微危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用易之人也。三千餘載。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于天。

學問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飲食。而有裨于綱常名教。其規模宏。操功實。闊不從闇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論語首章。即拈出不慍二字。

儒者談學。不管數百家爭鳴爭實。爭同爭異。是非邪正。儒釋異僞。雄辨無已。子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

舉論生死是生順殁甯之事只此數箴論語無義不備于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
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于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智不必觀可也
士大夫有生前無爲而死的不分曉將并其生平而畏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掠其生平者臨了一著脫
然無累方是聖賢與實學問
昔人謂宦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予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
之可言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想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鬽有空即有我也我見生則夢焉馳逐而成荼我
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
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累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韓范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魏公自後
把住其手云希文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愈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多異同魏公所以能
當大事也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又無間矣蓋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
已矣顏子造詣已幾于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可爲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
矣所謂化不可爲也大與聖難于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又無間矣蓋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
已矣顏子造詣已幾于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可爲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
矣所謂化不可爲也大與聖難于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人人有尤而倦之時一言之尤即招尤也一事之尤即招悔也聖人庸行終日乾乾無尤無悔
善怒哀樂未發爲中發時中在何處發而中節爲和未發時和在何處惟戒懼君子自領之
聖人於平等事若得極重大故常自歉其未能未能者江海之量也自侈爲無不能者井底之見也
雖大行不加焉不能加也雖窮居不損焉不能損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時而
酒時而飛總此龍德耳夫豈有加損哉
德曰龍無論操三重而定四海即衛門之下所發青而峻極者眼前皆三百三千禮儀威儀充周洋溢之
景象未至龍德烏足語於此
夏殷周一總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逼而來不得不受不得不
轉節宜陰陽捭闔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易之六十四卦槩以貞爲主貞而吉悔吝生乎動一流貞屬終凶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
貞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楊左諸公不知易予聞之曰貞凶曰必欲避凶則崔魏矣
烏乎可用易而不用于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曰時中子思曰誠中形外程門遂以觀喜
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善學者能于未發氣象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

禹湯孔子矣大哉中乎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易其能處憂患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
憂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常雜多紛擾思慮累之也靜言思之思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有當于理而已
矣果當于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此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陰陽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
告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不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易之爲用總欲化小人爲君子其扶
陽之意乎甫獨易也五經四書暨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人爲君子
易稱龍德而隱是乎內而不待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成名忘名也遁世無悶所
以忘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忘名樂行憂違出處不分爲二不知有隱徵聘可至聲聞可加非龍隱矣或
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嘗不計及于行曰當求志時惟恐人知而不能副正所
謂龍德而隱者也
從來學者每儘于所恃淺儘之恃大儘有大儘之恃恃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
細箇點病痛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于密其至矣乎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盲至矣盡矣心何嘗有百官萬物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
疏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矣如是來如是往只行其無事實無一事也難哉平旦之頃偶一
猛省令人曬然
容色辭氣關此心之操舍存亡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
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瞻視以飾于外然收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
問之道在是矣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窘曰困曰坎然以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
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于得蹇蹈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勤心忍性之曾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以此成
形即以此立教治己治人其用甚大入險出險游刃有餘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陳蔡而作
春秋遂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士君子遭時過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羣也身亨而道否者囚吝之幾也志願
之遂不能必之于天羣之不亂可勉之于己囚吝之端可以尤人乎
欲觀天地觀之于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觀萬物觀之于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我
遂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物耳
問從來隱士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即棲身山林辭性難冏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隱居之義曰有龍德

者。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士。伊尹、傅說、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靜修不亡。不悔皆隱而蘊行之趣。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律論也。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時道之泰。遇主之知。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際會風雲時。一邸禹。一邸侯。耳不臣。故人高尙其志。隱然以賓師自任。隱得爲石隱者乎。

非借不立。非義之借。借之賊也。君子惟弗借也。非恭不處。非禮之恭。恭之蝕也。君子惟弗四也。所爭只幾微而相去乃千里。非深于學者不能析其幾焉。

失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惟弗濫也。因則不孤。濫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雖乎其小人。故四凶不能肆毒于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人道長。則雖乎其君子。故三仁無救于殷紂之亡。伊尹不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委寄于匪人。安能正嗣君。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親之名。以成千古之達孝。使七年委寄于匪人。又安能保冲主。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呂武擅權。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

而同人之助。亦豈容沒沒也。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只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有敗焉失焉。必隕穫矣。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緯緯有餘裕哉。

心則玫。玫則惡。惡則辱。惡得樂。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虛則無人不服。是取諸人以爲善。所謂以善養人者也。養字中有多少涵蓄陶之意。硬去服人者器量便褊。而淺人如何肯服。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其中必有大過人者。迥事使束手。

彼辱即勵心。逢憂輒短氣。人可得而顚倒之。驅役之。愚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淺伏羲之畫。轉漳溪之困。不反身心。但求蓬藋。所謂嗚其糟粕。迷惑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意味。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因經藋。何時是舒眉展眼之

消息。無到不在目前也。認得出著衣吃飯。行立坐臥。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因經藋。何時是舒眉展眼之

日。此時不借力於他人。不姑待於異常。當下目憤憤時。卽是樂時。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爲之時。用以攄一朝之意氣。發千古之悲涼。切莫當面錯過。一瞬失之。終身莫贖。

悔何及矣。人之言曰。逝在日中。浴于扶桑。運在戌食。挽日于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有志而殂者三歎息也。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達者以天下爲事。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窮。窮者以一身爲事。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能於罪過勘得分明者。窮達皆有賴焉者也。猶悠悠忽忽。到處視爲無罪過之人。破先聖先賢格律。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于愛富貴。則賢矣。蓋身自墮地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同日論愛乎。人未有不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爲仁人爲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成焉。至好不好名之名。則闇然與天爲遊。所謂不憤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旣已不染。忠孝廉節之事。亦復不著。此之謂至人。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況元氣交運。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又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以其間值之難。似天有意罔惜。而國家又失于愛護長養。此從古所以歎才難也。

善學者。于日用飲食間。須守一塗轍。以自固性情。始不奔放筋骸。始有矩度。窮大而失其居。何以爲崇德地乎。蔑棄名教者。垒自不受箇束之念始。

處事接人。要有一段安閒不迫氣之意。方能應得不錯。卽作文寫字。以至著衣吃飯。行走坐臥。皆容不得

一毫迫急著一毫迫急便是欲速便是正助學問工夫無鉅細無顯微其正助一也

理一而已矣而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是就其理之一者言謂性有善有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

然雖有此理便有此氣其城而行反之之君子身之之聖人調劑于陰陽偏勝之曾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之有餘仍歸于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人有咨人之多疑多悔者曰彼幸有此疑與悔耳今之能直行其所信者誰哉疑則明生焉戒不至冥行罔覺也今有勿則如已意如人意者默有此悔應不至墮于前者復迷于後悟心之萌改過之漸也疑與悔正是學問入手處

問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夫婦可與能問四時行百物生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問顯微無間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靜而無欲靜固定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無欲動亦定知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動靜不成靜矣

問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未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謂居敬義制事所謂時措咸宜耳

吾人一日之間行事有順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不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勿擾使可冒體受歸全生順歿甯之事所謂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舍此而別求死生之道愈說愈難安望一朝之有開耶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遠第恃有處禍之道不失己雖禍亦福也一失己雖福亦禍也古今以禍而成其爲君子者宜論福以避禍而成其爲小人者宜論禍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以無恥心也呼蹴之與行道不受乞人不屑恥心何甯蔑視但無大人君子提醒之

乍明乍滅終歸泪沒遂令孔孟之教澤無樓彭鐘夫只爲不苟食甘死如飴益亦恥心之所激乎

此心所以撐拄天地者全激此志志不降則身不辱俯仰千古夫子獨許夷齊真是鳳翔千仞孙仲連嚴子陵如生孔子之前不知如何位置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便不倜場若于本性靈光真實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孔至今在其精神原是包裹古今千百世後飲食男女不盡流爲禽獸者猶其道澤也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根蓦堯舜周孔之心蓑脫世網直證性初方有箇安身立命之地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當于何處索得此人

賢者珍重非身護情其名有轍迹可循無瑕可指聖人不錮不淄不恤無悶又進一解洞明云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言名不足顧咎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言身不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訓自是達者之言

人生貴適志豈弗以無累於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乎平居暇日正好禮拗此段機趣一爲事累物役則身在桎梏中猶幸一日禍之未及以爲快心娛意之計真戕恩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爲後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在無事不在此爲太極而已矣

二三子正宜此日用飲食也能于此無甄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而忽諸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藍吾敬事之禮彼庸衆宜藍吾接引之心待小人則賊爲謹密莫示以猜侮之漸總之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之樞轉移之妙亦惟此彝義序別信而已矣經常秩秩動而有節方能無入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位置而隨人轉移者也鄉黨拘曲之士耳

士大夫與其謹密無甯疎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文鄉黨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上于此一投以艱難盤錯之會識膽俱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辦事者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張齊賢陳同甫輩甯有取焉苦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少年讀不定膽未堅剛老來形衰力漸頹靡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衆無父兄師友督責之以悠忽成暴棄徒消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鬼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內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徹即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驚末濁其源而冀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重者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俱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

故箴有云辭到無人要處工舉人不於人所不知處著力紙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豈深造自得之士命世豪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頰間襲取也

心之官則思而易則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于何思問何以謂之道曰惑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也一有感而焉偶感偶應萬感萬應其中節奏靈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應處不合也違道也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于天天字從皐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皆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一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滅之謂故邪念不生之謂新

聞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性立命知天皆本于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任思慮之紛出而機趣裕如也。任感應之錯投而本體瑩如也。

心無體。以事物爲體。心無用。以好惡爲用。離事物。則無知可致。離好惡。則無致知之功。一部大學。須于此處領悟。

周元公識徹全體。學透本源。其論之宗乎誠。即太極。即乾。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曰道。曰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最難名言。故註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誠則無事。後云。無思本也。不見其跡。頻頻指示。惟無極之徹言。程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時。默默體認。而天地聖神之奧。無不可識。非二氏之論于虛無者可同日語也。

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和。道之舉也。慆忼窒欲。遷善改過。君子惕乎動。以還其寂然之體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逮及周程張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規規自完。能幹得甚事。古來能辦大事。須開第一等眼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此心無主。總因志氣醒覺。識趣卑暗。瞻顧遠而係戀深。卓識高朗之士。看破一切齷齪卑暗之習。知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量蹈水火。邪思雜慮。不期省而自省矣。

謂富貴爲賢者不欲。豈情也哉。只不以纖濁之害爲心害。是其所以異于人者耳。

慶節學于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聞其端。勿盡其意。人于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意。所以多高弟。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學問之事。

人知軀殼之爲己。而不知精神乃真己也。精神日流轉于軀殼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酬酢。而人不可見。即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養得此精神完固充周。便是不以生而存。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當不作殊觀。

知好樂一步深一步。思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者。知之盡境也。知之至。自住手不得。唯不知。則日貿貿于離迷鬼蜮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幾何。

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爲原不可撲滅。皆緣平昔貪妄。雜慮多思。略習熟。遂不能自主。法當究詰其何以發端。何以歸結。真是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地。雜慮漸少。則此心清明漸復。困勉之功多如此。

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祛小人之侮。非誠慤端重。不苟于言動者不能。

吾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管悟不悟耳。悟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天高明之覆物。吾性之博厚。地之博厚之載物。吾性之博厚也。地博厚之載物也。前乎此者幾千年。後乎此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天地民物耳。無庸納之吾性之中。欲推之于吾性之外。不可得也。唯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盡。豈不可哀。

顏子有善未嘗不知。仲由喜聞過。此是聖學真血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蒙時。這一知覺便是你的命根。想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事。只能克去己私。過善改過。便是立命功夫。

夏峯先生集卷十四

語錄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己物。愚謂只有這件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生也悶然。死也悶然。

間世界多缺陷。人情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任世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我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水遇寒凝結成冰。冰遇暖消融成水。水之與冰。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冰。覺如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即非迷。更無兩候。

間百姓日用而不知。曰。誰能明叛于綱常名教之外。遇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于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爲敢望之于百姓乎。道之不行。由不明。孟子敘道統。而歸于見知間

知則知乃聖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原知不得

長生之說久中于貪生者迷妄之心結成蜃幻之夢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竟舜

湯文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心固炯然常留天地間也二氏所謂長超生死

意亦如是于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試看暮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

夫孺子之無知識其天全暮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存所以曉年多貶德耳長生何益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羅于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余嘗言寡寂難對蓋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是心而竟有是夢者甚訝之隨于雞鳴平旦時簡點生

平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根猶在故不覺其伺隙而竊發也無盜賊之夢者原無盜

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舉覺有戀而難懶者在是在人自搜剔耳

益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于耳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

總歸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此處大有捍執功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

之久則紛陳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逭其無思之體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爲無思何慮爲無慮

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邇來學人多主此說不知于近思慎思九思之旨情否周公大聖

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屏思絕思而未見其能得也能中也聖人從容中道

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中菊赤子之不學不慮是根裏花大人之不思不勉是

椏頭花然滋息灌溉枝枝葉葉毫無傷損其用功也亦勤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知此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

得之爲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然實無財必以財爲孝破廉喪恥辱親貴若故曰殆首裘形

未爲不孝有情有文者于親無恨于心無恨情至而文不至者有愧于親無愧于心情文兩不至乞墦

登壚務爲苟得祇虧體辱親而已矣

問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入索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問人生何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節不能做即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從來謂潛與見爲兩局閒與靜爲二境愚謂君子潛固潛即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于潛而已君子閒

固閒即靜也仍不離閒之用總歸于閒而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閒之謂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勝練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設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多方

接應師也觸者挨之怒而首投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槐朝臣省之怒而舉朝臣省不能奪

其志皆趨聯宦署云官要發瞞不過庶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證言做聖

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賊天賊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問過去者不能不沾滯未來者不能不將迎此病應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當下立斷然

亦有過去未來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來皆當下也孔子忘食忘憂以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豈其沾滯于過去將迎于未來者乎總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世運有古今人知之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

古今也由雞鳴而平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于孩提稍長時清其愛敬之真念勿

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于雞鳴而起時清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彼一剎惚忽造

成墮落可不勉諸

從來做聖賢做豪傑眼界欲空腳根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卑陷開手便差腳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頭

彌惑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空也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trailing之所以實也

張侗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此言形生非生形死非死有所以超于生死之外者在

有元客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涇陽閻而擊節稱善蔡之曰若要生此

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便無生死可言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

剩語矣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常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

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

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求放心三

字是起死回生之手

以聖賢豪傑爲必不可能甘心爲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悟頭爲了頭認見成爲聖賢不事學修之

功讓以貪色爲性竊自負爲不世之豪傑不知祇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問因果有無曰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窮謂忠臣義士含冤地下便以爲殃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賊

子含笑九原便以爲祥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天既成之爲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祥有大焉者

乎天既俾之爲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殃莫殃于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秋之衮鉞難掩溱乎

可畏竊莫予臧積善不慶也

邇有詆鹿伯順說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論猛其氣勝予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

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也觸神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奪其志其上瞥葉首

挨座師也觸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梁朝臣省之怒而梁朝臣省不能奪

其志皆題聯宦署云官要發瞞不過庶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證言做聖

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賊天賊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謂諸子曰日悠忽而自謂無事者不知有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

而自苦多事者不能無顧外心也能無顧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享之時蕺子詩云所求乎子

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分事居也而無求安食也而無求飽是無願外心請益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非願外也已無求安而順與人其安已無求飽而順與人其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外不願乎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子此通徹總可言學

學之頭腦要在識仁學之下手須先求信蓋仁者五德之統所以統四德也信者五德之終所以成四德也幾希之仁義禮智人恆有之患在不實有諸己耳

天地間氣有聚散物因而有成敗無散而復聚之氣則無敗而復成之理先儒亦云物之敗也其氣逐耆無復本厚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耶

問處人之道曰不失己自不失人敬在君子而能起君子之敬者不在君子也悔在小人而能卻小人之悔者不在小人也于己取而已矣

范景龍昔爲予題一聯云樂道人之善惡聞人之惡今逾三十年矣猷自循省揚善焉其自勉而隱惡甚愧未能蓋賦性褊急是非之心不能混淆故多不能容卽強爲容矣非其中之所悟也古人有言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此豈無當于義而故爲令妄哉君子一于求己故不暇責人也顧厥後及之嗣正不明其默足容之義皆所謂不知學者耳連日覺有旦過書以志警并告教小子

戴晟幸來書云閑邪固是終始要領然克治時如此不知靜中存養時其實下手處若何光景至所云勿助無忘如何節候答云紫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眞實下手做工夫處然動靜卻不容分時時動動中有靜時時靜靜中便有動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于無念中而忽起一念此便是動當省察此念之從埋從欲理則存而欲則亡此是惟精工夫到得無欲之可克埋不待存而自無不存此便是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卽所謂唯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閒雜是之謂唯精精矣而又貴其粗也一矣而又貴其二也文王緝熙未見之心孔子何有念遂是道心道愈高而魔愈大閑邪是始終要領卽存誠卽在閑邪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于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倍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時

也全是省察克治而居安資深逢源便是靜中存養光景此時亦不必太著力然深造自得之時卻不容得一念忽忘一奎正助忘與助卻邪也僕嘗聞之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間此實工夫眞節候也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是存養是不忘戒愼而非著力無欲遠是勿助孔子到從心所欲不踰知只是如此存養省察之功然後有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際正可想見存養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于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淳有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眞儒名士合并爲一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矣

陽明在贛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罔然陽明曰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直至與諸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卽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欽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革車百兩無異蠶水曲肱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侃樂不儘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粹面盎背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子然非可襲取而爲爲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侃樂不儘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仁義禮智根心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足不用不效索影于形之外求響于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

人生自少而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欲做何等事方不惑于他岐夫子所謂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卽無方體變動不拘不可爲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天辭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箇境界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箇境界心靜便是義皇以上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于衣食境固不動心何能靜富貴人擾擾于名利境愈不動心何能靜非眞實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爲閒心非以無事爲靜直能行所無事而已此所以爲難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結局也又有言下棋千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爲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臨善此著結得好從前不善可無論生平雖多可逃此著結得不好從前之善亦可無論徼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愼乎

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則思慮漸省矣不容不講不容不說講其所當講說則講說漸省矣不容不是不容不非但是不必于己非不必于人則是非漸省矣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卽所謂唯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閒雜是之謂唯精精矣而又貴其粗也一矣而又貴其二也文王緝熙未見之心孔子何有于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倍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時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安勉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己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己處氣益和平矯與僞俱非也蓋是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非一味別白于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倚而不使加亦豈爲人哉魏公胸量過人澄不清淆不濁乃能裝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者以虛名受禍爭世君子多犯此病其獃足容正其沉潛于是非而不浮動于好惡耳求己求人不可不辨

昔人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以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于宇宙間若不能盡則當生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罔生耳與腐草何異

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總是一箇己非另有一箇己代替此一箇己也人心

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箇心。非又有一箇心換去此一箇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皆正非有二意。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自己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聞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宜者絕焉。衆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爲着激。過爲着激。便流入于俠人節士。纔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此不可不解。

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急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其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耕讀溪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陽明平叛藩。指揮若定。羽檄倥傯之際。但以靜行之。蓋不靜則神浮氣躁。過則叢脞。不及則道忘。安能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曲學使者過之。人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翛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留遂稟學焉。古人云。輪刀上陣時有老將坐牀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

夔嘗。余毫矣。有志采遂。竊有望于同人。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逆。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則千鈞可加。任違其常。則一毫亦乖。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雞而妄思搏虎。其不爲所噬者幾希。

人有言。雅懷每絀于俗慮。濁穢不降于清流。余謂既乘俗慮。便非雅懷。業名清流。安得濁穢。原無兩生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清雅自負。而仍溺于俗慮。尊此濁穢者。此天下人之同情。奚足當豪傑之士。

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尚論千古之人。有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須九德可位當六德。六德可位當三德。三德可位當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當眞忠眞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此學暨子未可輕詆吾也。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曰。聖人益學于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惇庸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興禮同。則惇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觀人之法有三。于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雖邁當。然其氣不靡。于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憾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永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如賢人說聖人事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唯其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布條教。望以爲的。兢兢然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者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荀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教學者窮得物理。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遡源。一從源處溯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憒。氣意消阻。此之咎在心體未透。用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以運用。而用每至于遷就。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病痛。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沉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總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己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惡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茲。

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俛仰。得一當以策勳立事。至秦行皎然者。斷不可苟于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潔履著名于成哀之世。號爲二唐。後皆仕莽。前修謂何左思曰。二唐潔己。乃點乃污。豈獨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人動嗔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欺人而已矣。我不欺人。亦第平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高。詐僞蒙生者。總之自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語。天下皆無事矣。平情曰近情。始能近情。則處己不苟。亦不貽人以不安。此中僞不得。

古人論事。辭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敢輕與人爭。余謂即有實際本領。可以爭勝于言下。然與其激言之不如其婉言之。蓋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苟焉而已也。與之當。不唯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因。貢不以一片豬肝累安邑。雖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有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而已矣。以物讓人者。當示之以可受。而勿貽人以不安。以度容人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所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士君子處亂世。須以識爲主。不能識徹而猥以雄才自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氣。輕羅法網。從

來有心人以此取敗者不少。吾只在不能耐。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酌用其心目于衆人之中。模訓士節。唯恐一士當時憔總歸于一默。此中旨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猶有范冉鄙其爲人者。識趣不同。好尙如此。然正不足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繼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衰俗中。

陳太邱猶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二事同類。所爲屈其身以爲人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范冉之見。此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憫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庸人只見己之有能。全不見己之有過。絕不見己之有能。所以爲庸人。賢人全見己之有過。所以爲賢人。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然識爲甚。胸中不先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膽亦不堅。荀孟光語任正曰。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之風。而當末流之弊。了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問天下承此千古耶。

竹林諸公。縱情于酒。以曠達自負。跡其生平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作用不同。皆由全身一念出之。而達之一字。實未易言。山巨源、浮沉稽、阮之中。居世則賢。好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是大有權術人。猶綽綽嘗鄙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亦雖論也。王戎一貪鄙巧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貢壤數語。強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勤進之舉。將無義矣。莊列之偷。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獨六經四子之言。深淳渾灝。閱古今而光彩如新。眞天地古今之至文也。立義不本于經。豈者。未有不流弊于異日者也。

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掩。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即史册中氣概儼然足爲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不厭人意者。亦多。苟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詐古今人物。每以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尙爲招疑樹謗之幟。豈天地生生之意。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衆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即欲不爲君子不可得也。習與衆小人居。則難乎其爲君子也。非甚明睿。即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君子不獨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因迹求心之學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爲生。入而無爲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闢之于未然。臨言八月有凶。是遏之于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問曰用間接人待物。只覺粘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獲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爲私欲隔斷。接人待物。安得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爲難。發而中節。非難而未發之中爲難。天下歸仁。

學之淺深。卜于藏。玉韞于石。龍蟄于淵。聖夷于愚。故夫子曰。不患莫己知。遯世不知而不悔。人不厭海。不倦總歸于一默。此中旨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不慕榮祿。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祿。則心多冗劇。冗劇則學也。常荒。始從事于學者。天下豈復有暫學。豈復有廢更哉。舉業即在舉業上學。簿書即在簿書上學。便是體用一源。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矣。人有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此心無多地。迷悟之介。所關甚大。一悟則上下古今。皆爲故物。窮通得喪。俱是浮雲。內望外王。于此取之而足矣。一迷則父子兄弟。盡成胡越。耳目肝膽。皆爲戈戟。頑冥蠢愚。去禽獸幾何哉。

大凡語言文字。到極快意時。便有背道傷教之弊。左氏去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譜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德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諛近諫。疑世之文。濫觴于蓋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豈誣也哉。戰國策域以庚卿作矯詐蠭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議詞巧。駸駸激肆。蕩如于義矣。莊列之偷。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獨六經四子之言。深淳渾灝。閱古今而光彩如新。眞天地古今之至文也。立義不本于經。豈者。未有不流弊于異日者也。

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掩。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即史册中氣概儼然足爲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不厭人意者。亦多。苟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詐古今人物。每以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尙爲招疑樹謗之幟。豈天地生生之意。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衆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即欲不爲君子不可得也。習與衆小人居。則難乎其爲君子也。非甚明睿。即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君子不獨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因迹求心之學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爲生。入而無爲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闢之于未然。臨言八月有凶。是遏之于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問曰用間接人待物。只覺粘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獲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爲私欲隔斷。接人待物。安得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爲難。發而中節。非難而未發之中爲難。天下歸仁。

葬難而一日克復爲難安人安百姓非難而儆己以敬爲難不愛不憎非難而內省不疚爲難居安資深非難而深造自得爲難學者但盡力于其難而不謀利不計功則易者即在其中矣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只今世人所戀而不能割者一刀兩斷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載胥及溺耳于人乎何尤

孔顏學術堯舜事業只是循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盡心無一毫欺僞則窮達皆有位育在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乎外女正于內即貧賤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鑒莫盛于此矣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常與隆之時而謂者已早窺其必敗矣

問如何使不性急不負氣曰我最怕世人不性急不負氣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唯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人所怒怒人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也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唯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妬人之不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所當急如饑而食渴而衣則善矣負所當負如升諸天如墜諸淵則善矣

問繼善成性作何分別曰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文清薛子曰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人心靈蠢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無血性不可以爲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大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廉勇蠢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歸結於身不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病其失序曰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約隨博耶隘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隘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境一換而頓失其故恆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海川邱嶽一以貫之寒暑無日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非天不足以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攸至誠一而已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識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非素位也大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無處非臨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胥之乾坤不能籠道坦坦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答顧泰卦內君子而外小人只此一言用之不盡不獨君王借賢人以供治即士大夫而得一良朋益友以託身託家則道德有於己而家世乎成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故曰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從此像而勿失存存不息自然光輝發越還我天然完具之體此所謂誠之者之事遊人以合天全特道些盪蕩孟子論夜氣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正謂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剛柔有剛柔則不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陽統陰則陰皆爲陽之用以君子統小人化枉爲直則小人皆爲君子之用故舉堯舜而不仁者遠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聖人參贊天地大功用全在轄小人爲君子經世宰物之人不明於此義不足言用世

凡物自無而有曰始自有而無曰終如一日有一日之終始一人有一人之終始知一日一人之終始則知千百世千萬之人終始因始而究極其所無終總是此一箇消息白沙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其識此消息者乎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消則時時有難處之事在在有難處之人不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虛而日用飲食之間靈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不足與語此

天地間極怪異事皆極平常事見爲怪異則怪異而已見爲平常則平常而已究之晦冥終不足損乾坤之色風雨何害敗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錯愕囂淫不必留滯即燁焉爛焉可垂竹帛而銘鐘鼎亦與本性無涉也親親仁也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而物小故能超脫自在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事常俗士見之或以爲怪異耳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復者陽之息乾之體姤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乾者陰之虛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陰陽之主此必不得之數也

皇極列五福而終居其一夫壽之所以爲福者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知悔悔不及改只與草木同朽豈不悶生予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填溝壑一日不敢暴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德定不誤入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日月悠忽是老而不死何痴之有皆誤座右用以自警

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待于七十之時

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只得一人爲君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爲君子所以有小大之別

學人須是自己作主張。失得榮辱。如風雨晦明於太虛。有何干涉。
舉無自得。則窺他人一知半解。強謂了然。如此之病。最難醫治。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孔伯周懦學本天。釋學本心。心無二理。何以與吾儒異。曰心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釋氏本心之說也。性
命於天。自是至善無惡。孟子所以道性善。此聖學本天之說也。本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無舊天
下本心祇了當一己。故謂之自私自利。有統體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學術自別。
天地間凡有竅而鳴者。脣舌齒喙。以及百族呼號是也。無竅而亦鳴者。雷霆風雨是也。金石絲竹之類。不
得人。則聲不出。所謂無情待有情也。聖人之用。千古上下。無不生動。能令無情者皆有情。無用者皆有
用。所謂天下無棄物無棄人也。
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
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嘗行
言也。觀其眸子。僞原有不容僞之時。莽操之奸。到底欺不過一人小人枉做小人耳。孔明嘗以此料人
多中。人奇其智。不知彼只是於當日人情世故了然于中。故不甚費揣量也。若夫子之不逆億而先覺。
則又進於是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固如此。康節又於數上精細一番。明道又以爲不必多此耳。
人莫不豔羨長生。夫子獨曰。朝聞夕可。蓋聞道即長生也。不聞道。是謂天死。古今同此天地。古今同此萬
物。我爲天地中之一人。則我聽天地。我爲人中之天地。則天地聽我。我爲萬物中之一物。即自青而不
足。我爲一物中之萬物。則青萬物而有餘。天地民物。萬古常新。人亦何爲必欲遺世以蔽此耳目心思
哉。羅文恭只作一縷雲過目。無心結覽。眞見道之言。
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工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惱。心勞日拙。
求放心功夫。在愼獨。愼獨是集義。不愼獨是義襲。
愼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總只是理義之悅心。人不能有悅心之理義。亦只因有害心之饑渴。出彼入此。出此入彼。鶏鳴
而起。人可不愼其所爲哉。
學不長進。病痛只在心不虛。心一不虛。直諒多聞之友日在側。而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問好察。顏子
之問不佞。問寡是實見其皆有師資之益。舜之舍己從人。克己路處正可想見。
天以窮困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不以爲德。而反怨天。此之負天也實甚。凡人有德
於我者。而我不敢忘。卻敢於忘天。眞愚人之心也夫。
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自爲氣之主。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心感不定。煩燥喧亂。隨氣
浮沉。此之謂役於物者也。從古豪傑之士。只不爲物役而已矣。
學者須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象。氣役乎心是如何景象。此必用愼獨功
夫。

休者。宇宙間只有此理。此理苟明。則日用之間。靜處應事。讀書接人。莫非性命流行。所謂居安資深而
左右逢源。逸莫逸于此。休莫休于此矣。優游寬裕。莫覩爲間暇。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耳。
生安之人。不廢學問。困勉之人。果能學問。便與生安同歸。則學問一事。眞饑食渴飲之事。夫子所以好古
敏求。發憤忘食。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蓋有所深喻於中。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也。如是爲學所以時習
而悅。朋來自遠。遯世無悶。今人言學。求名聲較勝負。恃才智。矜功能。大頭既沒于利欲。不能挺拔安望
其登一世之太和。得志而澤加于民。不得志而修身見于世乎。世所以鮮眞儒也。
眞實學者。只平心和易。不求名。雖不遑才智。隨分自盡。則無時無處非授澄培益。轅策磨勵而不墜。此便是有體有用。成己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勝。每事要強人
默受吾授澄培益。轅策磨勵而不墜。此便是有體有用。成己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勝。每事要強人
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
舊見人有好自臣其情者。以爲隱深之地。人莫予窺也。吾且托之以自安。不知人已如見其肺肝矣。雖其
言也。觀其眸子。僞原有不容僞之時。莽操之奸。到底欺不過一人小人枉做小人耳。孔明嘗以此料人
多中。人奇其智。不知彼只是於當日人情世故了然于中。故不甚費揣量也。若夫子之不逆億而先覺。
則又進於是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固如此。康節又以爲不必多此耳。
人莫不豔羨長生。夫子獨曰。朝聞夕可。蓋聞道即長生也。不聞道。是謂天死。古今同此天地。古今同此萬
物。我爲天地中之一人。則我聽天地。我爲人中之天地。則天地聽我。我爲萬物中之一物。即自青而不
足。我爲一物中之萬物。則青萬物而有餘。天地民物。萬古常新。人亦何爲必欲遺世以蔽此耳目心思
哉。羅文恭只作一縷雲過目。無心結覽。眞見道之言。
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工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惱。心勞日拙。
求放心功夫。在愼獨。愼獨是集義。不愼獨是義襲。
愼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總只是理義之悅心。人不能有悅心之理義。亦只因有害心之饑渴。出彼入此。出此入彼。鶏鳴
而起。人可不愼其所爲哉。
學不長進。病痛只在心不虛。心一不虛。直諒多聞之友日在側。而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問好察。顏子
之問不佞。問寡是實見其皆有師資之益。舜之舍己從人。克己路處正可想見。
天以窮困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不以爲德。而反怨天。此之負天也實甚。凡人有德
於我者。而我不敢忘。卻敢於忘天。眞愚人之心也夫。
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自爲氣之主。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心感不定。煩燥喧亂。隨氣
浮沉。此之謂役於物者也。從古豪傑之士。只不爲物役而已矣。
學者須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象。氣役乎心是如何景象。此必用愼獨功
夫。

德潤身心廣體胖仁義禮智根於心睟面盎背樂斯二者則不知手舞足蹈此等受用俱不可以言語形容夫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於此可想周茂叔教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殆庶幾乎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廣體胖睟面盎背手舞足蹈的註疏學者要須識得

人刻刻與天相爲流通蓋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閒道形存而生理亡矣莫聞道則我之動靜語默弥是一道道在而人在矣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聞道之工夫問聞道後如何曰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是聞道之光景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吃飯應事接物一一都有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爲身主身焉能爲事物主日月空擲流光虛度眞可惜也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莫由斯道只是如此

老夫九十矣莊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新餉便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賑略無引遲談久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閻部入關便解吏部司官而赴危疆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語者也還來談學者口裏極精密而身上愈疎漏即自命爲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掉臂橫行者吾未敢輕信也

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天德矣故其道從闇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愼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如逆旅旅館幾何時不蚤自豆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的啓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眞罔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屈我同人互相策勵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裝飾自不容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爲天之木鐸此固封人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黃叔度令人鄙吝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皆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者乃躬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人有三等上智下愚與中人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上智不廢學力而不恃學力此心常得空明下愚不知學力爲何事此心放逸已久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非不移也難移也獨此中人乘於物欲不能不恣爲情識膠於意見不能不執爲勝氣紛紛雲擾蹔我空明此時而加意提撕則空明自若不然積蔽日深漸至昏昧遂成不移之愚可不慎哉上智不費學力朱子所云略綽提撕言用力之無多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日日提撕時時提撕則愚可明弱可強矣學力之時義大矣哉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其人也

人豈能無意倏忽間念起念滅不知凡襲純乎天而人不與聖人也天人參焉者賢知也庸愚則知故萌生情識橫出間有善念不能自認終歸泯沒所賴賢父兄良師友訓迪啓牖乘其一念之明而夾持之命則總在下學即邇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若分何時爲下學何時爲上達何

處爲即邇何處爲高遠便於道理割裂即此推之形色亦天性精相亦神奇說心在事上見說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

聖賢問應先生嘗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曰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箇隨時隨事體認此理則五理四書皆我註腳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其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的書要識無字的理有不能個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友人問如何是道學曰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即所謂學也必待聚衆上堅開講擬程擬朱恐其名是而實非道學之實不可無道學之名正不必有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覓而得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雖行雨亦能催晴認定晴主殺既不得晴烏能知性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極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駭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肯所稱神隱者也

吾心偶得一時之沉靜便生一時之虛明此際全無不善念頭純是一團天理但善念初發纔布微眇游移莫定急宜培養而擴充之務令固執莫使旋退搖撼得動工夫到此把持勿用而德成矣不能如此用力一念浮雜便生煩躁苟且亂動昏迷縱肆將何所不至哉靜躁之分利害之間人禽之介也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係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遂賢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羲文周孔外顏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關啓篇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可輕以語此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而於日用食息眞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義同者正謂於飛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方曰東西南北中人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仁之德於五方爲東宮於五行爲木義之德於五方爲西宮於五行爲金禮之德於五方爲南宮於五行爲火知之德於五方爲北宮於五行爲水信之德於五方爲中宮於五行爲土此人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爲三才大哉人乎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其人也

人豈能無意倏忽間念起念滅不知凡襲純乎天而人不與聖人也天人參焉者賢知也庸愚則知故萌生情識橫出間有善念不能自認終歸泯沒所賴賢父兄良師友訓迪啓牖乘其一念之明而夾持之

擴充之愚可明柔可強況質非甚暗仁可自由諒不肯自甘暴棄而錮帝於下愚不移

聖人之性與愚人之性一也聖人能盡而愚者蔽焉

盡性以倘悟所謂性其情也縱情而蔽性所謂情其性也聖人之心與釋氏之心聖人之性與釋氏之性一也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亦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耳

御製詩文十全集

高宗詩文十全集

清　高宗　御製
彭　元瑞　編

進表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南書房行走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庶吉士工部尚書臣彭元瑞謹奏慶逢大功十次告成。臣敬編皇上御製詩文十全集成書。謹奉表恭進者。伏以吳絳垂象。朗參旅井鉞以揚鍠。黃極敷言。粲璧府奎垣而誌盛。文章莫大乎是。咨成八集之詩。堯、舜以至於今。親見十全之寶。配雅頌典謨而益上。聲發諧漸被以大同。籍冠縹緗。勳標金石。臣誠讀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人既作。立德、功、言而三。運古以來。與禮、樂、刑、爲四。弦弧刻矢。庖犧開一畫之先。鼗怒鞉爭。軒后握八奇之勝。四代之書。御璽爰登。征屈戰廿六義之教溫柔。必採芑鉦薇。燒過沛而思守。士歌遂雲飛。得隨而提發兵。詔稱盛德。閒字識漢武高臺。雲裂星沈。夸詞蝕薛。樂戰地。鑾幸靈之碣。鵾鷹致頌。利俟斤。賦飲至之章。部曲得突。平屈刺。太原平晉之記。側石聞捷之篇。西夏主關中。秘略笑矜其神武。北朝盟城下。凱旋愧詠彼大名。謀失復濕。別集不殫。秘計身徒航海。御札倘詡邊機。皆武功未極。其張皇。斯文格褊。形其敷暢。或時常么麼。偶礪刃於壺戎。或咫尺中原。詫繫纓於貳負。或邊臣傳箭。蔑聞廟算密操。或文士捉刀。舉見睿思親製。從未有率天數地數。以成十記。五俘五款。新作一經。觀人文天文。而得全蘊。萬首萬篇。類爲總集。如今日者

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勇天錫。剛健日新。禮中庸之宜民。得位得祿得名。得壽得福。神乃武乃文。赫矣皇清。承茲寶命。肇龍興於興海。定殿烈於燕都。起俄朵里而銜戈。啓薩爾滸之乘鉞。纂開國之方略。蕩三單而戰者戰。松。紹法祖之規模。湯四征以平演。平朔。蓋弓矢乃八旗之舊俗。而神武實萬世之家風。成仰聖人。克篤前烈。引威弧而在掌。蘊智劍以從心。擒柔遠館。邇治自初御宇。十年從未言兵。惟區詰戎。一日弗忘講武。不得已而用師。往有功。无所利而爲我。戰則克。溯厥長蛇封豕。沙羅奔逸。涔涔之謀。因而定筮存貳。良爾吉麗。漏師之罰。碉門高坦。倏忽魚爛之危。等窟平沈。放緩羊牽之請。石棧連而蹋破。臨衙弗而崇降。初定金川。厄魯特貙又生。熊。達瓦弈邛。還負嵎川。來降之力。卷二三月以出師。成不戢之功。夜廿五人而衍陣。遂蠶烏孫之部長。獫。玁古海之通臣。初定準噶爾第二。副將軍飽則颺颺。踶特汗。費思鼠伏。師洗再入。固札廟之牀灰飛。孽呢喀消。伊犁河之流觸斷。機哈薩克而酋爵。密網。窟俄羅斯而鵠落。窓弓。再定準噶爾第三。脫奴隸以蘇恩。哺弟弟而備惠。叛同乎徵側。徵貳。略將有家。誅逸彼豬如。榮如。鄧瞞。無種。窖米樹丸之助順。繩頭凸鼻之知歸。平定回部第四。憯促浸之忘讎。附趨拉而搆。既。船縫皮而飛越。五月渡瀘。崖刮耳以仰攻。三更奪。砦。俊五年而依。楊柳。凱八日以達。桃花。再定兩金川第五。云何諸蘆之鄉。適有雀荇之盜。掇內山而鏖鹿角。撾衝。崎。瀕外海以巨。鯨。鉤。吞。瑯。嶠。三指妄。紿乎添弟。兩頭駢係乎爭人。平定臺灣第六。茲爾朱波。古云撣國。官屯將下班師。避茅。簷之坳。國長忽來歸順。狙。棄文之表。再世之僧。皈。白。慨廿年之天。赦原。覓。平定緬甸第七。走。銳卒於。疆。緬。復孱王於。象。郡。雖興滅繼絕之義。懷。挾有。經。而。栽。培傾覆者天。率若。惟聖。綦。帑納一王之。贄。兄。就親萬。壽之。觴。平定安南第八。烏斯藏外之荒。蹊略。邊。餘之。蠢。錢低。鹽。惡。鑒其屈抑之情。我往彼逃。孽以威稜之重。遂頂。經而向佛。始薙髮而朝正。初定廓爾喀第九。貢以信。讋。噴。因責。咱。線。嚴。氙。畜。入。囹傅陽布之庭。象齒焉。蹶。出。額。敏。鳴。賓之使。既七勝。示之必克。逾八旬。全。底。於成。再定緬甸第十。綜。兵十。蠶十決之多。俟。爲一尉一候之。寓。西。揭。濛。汜。東。帖。滄。溟。北。隧王母。寡之城。南。隘。馬伏。波之柱。勒。圜。雲。斷。熱。索。雪消。闢絡十三版納之司。貢旅八百。媳。婦之國。添。時。憲。書之格。日出入常。跨。兩時。益。皇。輿。表之。圖。里。廣。袤且畸三萬。皆一人之。蕃。幾。決策運於無形。當五夜之發。廬。出謀。煥乎有作。方。被軍。牘。卻紀。捷以盈。篇。未達鄭機。每發。蹤而。築。什。西師詩。蔚。爲。鉅製。新樂府闡以大經。上已禊辰。勞。帥之七言八。首。西。池。紫。閣。落成之六韻。四章。舶。幀。白。螺。避暑之。筵。載詠。盞。臨赤。縣。清。蹕之路。頻。庶。瑪瑙入陣之歌。格。登。摩。壘之。曲。寫。戰。圖而句補。修。靈。巖。以。函。鏤。玉。壘。佳。音。三十。章。蟬。聯。鼓。鐙。金。淵。別。體。十二。辰。象。肖。嵌。珠。李。青。蓮之蜀。道。徑。窄。白。少。傅之。陰。山。淺。度。何。知。韋。應。物。採。玉。如。花。欲。問。杜。少。陵。屯。田有。麥。上。元。排。卦。師。六。爻。貞。叶。鐙。詞。左。个。演。疇。武。七德。稽。臚。若。宴。聯。飄。纚。繙。聯。飄。颻。申。春。酉。春。定。回。彊。復。定。藏。彊。冊。彊。祕。韻。論。昭。闕。盛。皆。釋。信。天。弁。圖。志。於。九。延。序。同。文之。重。譯。四。碑。屬。負。虹。光。龜。太。學。榮。槐。片。石。螭。承。虛。彩。映。凝。庠。猶。鼓。伊。摯。三。回。部。二。御。銘。鐫。葱。嶺。之。巔。臺。海。二。金。川。三。天。筆。勒。蒼。崖。其上。史。紀。南。夷。西。域。元。通。逸。考。世。系之。詳。圖。踰。麟。閣。雲。臺。我。忠。蓋。等。功

臣之舒昆山隸版降人解抵譙桓寬驟甸徠庭紹妮過牧羝蘇武品超乎杜詩韓筆能獨勝者能象長嬴包乎豹略龍韜有武備者有文事至若土爾昆心依樂國全撫衛拉賴黑木首倡邪謀永衛烏什罹懋功之協慶開屯練建勳襲嘉義之名又見生番獻壽蹕朱方之浪泊靈括古城定黃教之奔巴鎮公佛座事悉準連而大定例皆編綴以得晉行三軍則好謀而成裹六藝以多文爲富紅旗隨遞良平之奇策誰裹丹稿貢宣游夏之一辭莫贊聞四十八年而分集維千六百首以象編炳若春秋永節而表年系月穆然本末分張以比事攏門六九卷制陽開陰圜之奇廿八册布宿舍星躔之麗聖辭攸繫具徵彰柔之四知天聲所揚俯甲乙丙丁而一部臣荷戈方茶簪筆才薾幸獲際於燕辰盛預聞於鴻捷木天通籍及午門觀二部俘儀采殿隨班更寅陸廵兩金鐃吹捧雲章而先覩翹仰觚稜接鵷布之遲縻欣磨盾鼻蘸紬書於金匱盥給札於瑣函惜馬遷未遇其時徒列衛青霍去病之傳哂蘇軾欲毀其代洒墨董鉅温谿心之禽壓韓愈平淮蔡之碑皆讀何須萬編隨班固侈燕然之頌序銘催祇百言於御製集妙出杼機奧說經文相爲參兩離諸番案肩守成創業以相衆頒在藝林心盛德大業之所自伏願升恆幹運垓葩稽譬道者循環靖哉矢靈弓之後德如覆笠冒橫章蹤亥而遙符頤無斯事之吟懷修文有懷假武扞城之在得之記謝勇功幷謝智名作之君作之師稽循盤蔵佐敍命因提賢於泰初十紀合其德合其序越赫肯脩遠驩連栗陸允爲福藩全人臣曷任雀躍膺服之至謹將編次御製詩文十全集五十四卷計二十八册裝成四函隨表恭進以聞。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　日

御製詩文十全集總目

卷一
初定金川第一之一
詩三十四首
卷二
初定金川第一之二
文二首
卷三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一
詩四十五首
卷四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二
詩四十九首

卷五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三
文五首
卷六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一
詩四十三首
卷七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二
詩四十六首
卷八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三
詩四十一首
卷九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四
詩六十首
卷十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五
詩三十三首
卷十一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六
文九首
卷十二
平定回部第四之一
詩二十八首
卷十三
平定回部第四之二
詩五十首
卷十四
平定回部第四之三
詩三十首
卷十五
平定回部第四之四
詩五十九首
卷十六
平定回部第四之五
詩四十六首
卷十七
平定回部第四之六
詩四十首
卷十八
平定回部第四之七
詩七十一首
卷十九
平定回部第四之八
詩五十三首
卷二十
平定回部第四之九
詩四十六首
卷二十一
平定回部第四之十
文八首
卷二十二
再定南金川第五之一
詩六十二首
卷二十三
再定南金川第五之二

詩三十首
卷二十四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三
詩三十三首
卷二十五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四
詩三十七首
卷二十六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五
詩四十首
卷二十七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六
詩五十首
卷二十八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七
詩六十三首
卷二十九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八
詩四首
卷三十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九
詩三十六首
卷三十一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十
文四首
卷三十二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十一
文二首

卷三十三
平定臺灣第六之一
詩二十五首
卷三十四
平定臺灣第六之二
詩三十一首
卷三十五
平定臺灣第六之三
詩五首
卷三十六
平定臺灣第六之四
詩三十二首
卷三十七
平定臺灣第六之五
詩三十一首
卷三十八
平定臺灣第六之六
文三首
卷三十九
平定臺灣第六之七
文二首
卷四十
平定緬甸第七之一
詩四十五首
卷四十一
平定緬甸第七之二
詩四十六首
卷四十二

平定緬甸第七之三
文一首
卷四十三
平定安南第八之一
詩七首
卷四十四
平定安南第八之二
詩四十一首
卷四十五
平定安南第八之三
文三首
卷四十六
初定廓爾喀第九之一
詩二十首
卷四十七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一
詩三十一首
卷四十八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二
詩二十四首
卷四十九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三
詩十八首
卷五十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四
詩六首
卷五十一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五
詩二十六首
卷五十二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六
詩三首
卷五十三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七
文二首
卷五十四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八
文三首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一

臣汪滋畹恭校

初定金川第一之一

詩三十四首

賜傅恆經略金川戊寅

兆鋤承廟略。一矢靖天狼。番部震關蠢。王師武必揚。嗟予西顧久。嘉汝赤心良。撻伐救么寇。撫循集衆長。斯能成偉績。用錄不延方。竚看銷兵氣。敷天日月光。

孟冬上旬。於瀛臺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及命往蜀西諸將士食。並成是什。

大清聲教暨遐陬。豈有來王稽弢會。黷武開邊非我志。安良禁暴藉卿謀。行軍吉值初陽復。賜食恩同溝壑流。輓輸明年擒安酋。遄還敎覲宴侑封侯。

靜宜園駐蹕

金川久逆命。有征遣王師。臨衙習古法。茲來閱熊羆。子弟夙所稱。時命八旗軍士。試四山所有值碉。皆緣梯登城之技。以爲明年破賊川。藉既成。將底出師。且行宜焉。有勇方猶知。內薄無堅城。先聲涼在茲。就近宿香山。名園號靜宜。冬山雖寂寞。松竹餘丰姿。谷風峭且寒。復陶猶不支。嗟嗟我征夫。嚴冬將發輪。人士非所利。善守在四夷。是役豈得已。予心衆涼之。敵

慨藉人和。叨順遷天時地利。詎足守。擒僚夫何疑。金川所恃者地利。我得其二。成功在指日耳。　勗哉隆揚旅。策勛竹帛垂。

冬至南郊誌

寅祀南郊殷禮陳。鋪蓬依古制更新。國朝一切禮儀。率依明制。郊廟所用祭器。徒存其名。皆以瓷盤代之。相沿未改。亦不知始設於何時。朕以既用其名。宜備其物。特勅廷臣遵更古制。今冬至大祀。始用之於南郊。自是而諸祀皆用古禮祥矣。　一陽貫始月纔朔。月二日冬至。六玉節均瞻歲復辰。昭格敢云敖上帝。敉寧端藉任元臣。維揚我武邀靈祝。即君昔勳開起麟。金川本非勁寇。祇以其人。以致久弗成功。蓋大學士傅恒誠夙者。立志滅寇。故用爲經略。託以干城。師行之吉。卜於月之三日。適以初日大駕南郊。翩對遠於咫尺。希慕佑之昭明。爲勝有順。惟勤庶績云。

南苑行宮晚坐憶經略大學士傅恒。

依然庭宇靜。爲爾研經閒。一室澄心處。兩年睫眼間。南苑未至。蓋二年矣。衡憲懷領輔。此際歷重關。所願明天討。成功指日還。

經略大學士傅恒舟渡蜀江。賦詩呈覽。用其韻答之。

若濟常殷擬巨川。平羌今復舉師前。行旌冬發眞勤卒。露布春傳此告延。遙度應臨滴博塞。底教稍遲去蜀江船。四川驛站。所謝不協。故稱遲行程。數千里外寧暌隔。心在丹楓玉馬邊。

立春日春帖子

駘宕舒宮柳。芬菲放殿梅。三陽先月應。萬福共春來。

曉化蓬婆城外雪。晴開滴博戍間雲。初韶恰竝新祥至。三捷聽教一月聞。

除夕

省歲恰當改歲時。官家遭際兩評之。今年頗覺吟情懶。此夕那堪往事思。願共鑿蛇除舊籙。喜因仙木亞新籌。擊聲爆竹連晨發。火報金川奏凱期。

立春帖子

己巳元旦己巳

曙色蒼蒼五鳳城。晏溫初旭玉樓晴。百年歲月逢元旦。九錫車書奉大清。嘉祉載吟椒頌句。春晴岱遞凱歌聲。三辰新轉祥符肇。六氣均調物象亨。

新正試筆

履端首祚肇昌辰。歛時五福錫庶民。三百六旬中一日。富貴貧賤皆欣春。春雷送響飄瑞葉。唐花庭用催三盤。青皇布令稡其舒。有腳韶光照以提。提轉韶光實快哉。花放綵箑吟興催。東風吹西觸物迴。迅共西川凱報來。

無題

一例韶光同不同。倚樓爲爾向東風。萬幾就理心無倦。七字成吟興有窮。迴日邊情縈遠夢。當春捷報賴元戎。兩階干羽重華德。緬想前徽迓待中。

雪

穀日占三白。開年第一祥。豫華連翡翠。冰柱綴鵷鶵。易化應春律。當空助曉光。蓬婆偏不藉。遐意憶西方。

閒題

拙速都無速。巧遲獨有遲。常年饒節景。適日特艱詩。節物元宵龍。飛燈子夜披。賢臣勞秩宇。旋凱定何時。

大學士傅恒經略西川。效忠宣力。誅渠魁。破堅壘。中明紀律。大振軍威。番酋窮壁乞命。經略大學士銳意蕩平。未允其請。朕宏解網之仁。下詔班師。召大學士還朝。褒贊勞績。茂著詩以賜之。

安邊底績本丹忠。請命番酋勢已窮。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那須一月聞三捷。早覩于忻達兩宮。晉國勤勞予庶念。速歸黃閣贊元功。

歐鳥何庸盡覆巢。好生天地德含包。歌成實雅八章句。喜得同人九四爻。兵洗蓬婆春淡蕩。首稽蠻犹面顒顒。蜀民安撫勤籌畫。心契元良泰隉爻。

雨

候暖因逢閏。濛濛散雨絲。洗兵眞是喜。是月十七日。降旨允娶羅奔降。詔金川之師。故云。布澤可稱時。春遍南東畝。波添魚藻池。今年春事早。舉趾恰相宜。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率師進勦番酋。忠誠奮發。志期殄寇。執奏再三。朕揆勢度理。以允降班師。

休兵息民。爲經國遠計。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若票姚武師破武人銳往立功之概。大學士輔弼元臣。抒誠贊化。名耀旂常。正不必與兜鍪闘帥爭汗馬一日之績。詩以示之。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賜第。在東安門內迤北。朕命將作爲之經理。今春三面姑開格。蜀夷來調。說鼎俎期之。集思廣益。卑誠踐。勤遠勞。民我不爲。武豈佳兵。應戒彼。績惟和衆孰同斯。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無須效武帥。

二月朔日

青陽隨仲朔。韶律正光昌。樓雪融成液。宮花暖鬬芳。銀屏收綵勝。鈿栁挽鶯行。謬治催增惕。勤農願降康。佳兵蓋已戒。文德來云遠。風色東來惠。心期西去長。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賜第。在東安門內迤北。朕命將作爲之經理。今春一律賜之。

票姚賜第落成新。歌凱歸來得遠春。上將應揚今奏績。諸軍堯藻久懷仁。攸芋君子熊羆夢。畢駿佾涂御即臣。從此坐調燮世。鼎敷予教澤萬方均。

春仲瀛臺

雞開清跸幸瀛臺。行樂熙春亦快哉。鏡裏軒樓如畫裏。秋迴堯雁到春迴。鳥能言勝彈絃譜。花自裳非翔鼓催。迴日西川凱報。稱教福地一徘徊。

二月十四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報金川番酋沙羅奔、狼卡擄其徒醜相率隨提忏伯鈿琫、以二月初五日親詣軍門繳壇納款。卻匐稽顙永矢歸誠。經略大學士升帳受降。開誠撫諭。遠近番漢官兵觀者數萬衆。皆不歡呼作舞。酋功克奏。邊境敉寧。露布馳聞。喜而有作。

北戈爲武信其然。我澤如春經略宣。共喜捷音來玉闕。何殊俘馘自金川。番酋路左心佩服。軍士行間氣倍鮮。單騎汾陽休比擬。都因忠赤格穹天。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凱金川。率領諸將士還朝。錫宴豐澤園。用昭飲至之典。卽席得長律一首。

卡撒功成振旅歸。昇平凱宴麗晴暉。兩階干羽欽虞典。六律宮商奏采薇。沛露應教頒綍誥。甘谷更慶過春韎。持盈保泰咨同德。偃武修文懍勅幾。

金川歸命實惟列祖篤祜垂庥。已遵循令典。遣官告祭。復親謁孝陵、景陵、泰陵。用申忱悃。以三月十三日發京師。駐蹕郊途中。卽且成咏。

遠服歸王化。宗功實式憑。當春嚴法駕。擇日上先陵。陌草青無際。堤楊翠欲凝。迎眸群壤潤。乾惕倍因增。去歲冬月。駐南苑行宮。有憶經略大學士傅恆之作。茲以金川平定。悲謁孝陵、景陵。迴鑾取道南苑。往昌州恭謁泰陵。駐蹕行宮。見壁上舊題。輒疊原韻。

早傳三箭定。稍得萬幾閒。迴蹕經隨使。逾年想像間。軍聲揚雪嶺。興頌溢桃關。（經略大學士振旅而歸。成都士民迎至桃關。歌頌載路。成都士民所謂父老扶杖以觀武成者乎。）雖聚何須論。心同孰往還。

射雉宮停蹕多餘暇。每集親臣射廣場。御可觀兮因以習。武雖偃矣未宜忘。（時方平定金川。）清和節近迎行淵。楊柳風輕試淺涼。儘有鄒枚陪車後。載賡儀進角弓章。

金川納降奏凱。悉由聖母慈謀。既敬上徽稱。以崇鉅典。并遵懿旨。册封攝六宮事皇貴妃。慶禮。既成。迴憶往事。輒益惘然。

番服徠柔奏凱旋。更欣春雨遍公田。深叨慈訓遐荒定。敬奉鴻稱鉅典傳。和衆安民常切切。持盈保泰益乾乾。六宮此日添新慶。翻憶無端意惘然。

孟夏下浣之七日。皇太后賜膳於暢春園之集鳳軒。是地近大西門。去歲習射於此。發矢二十。中十九。因用齊召南韻成詩四首。勒於壁間。茲以侍膳覩事之暇。陳馬技以娛慈顏。親發十矢。復中九。且破其的者三焉。聖母豫悅。仙苑增春。輒疊舊韻。以誌歲月。

笁齡長此祝如山。鏡面軒齋綺窗閒。榮對清陰蒲節近。欣陪色笑鳳樓開。勸餐敬進仙廚膳。觀事旋催朝士班。馬技更陳新雨後。遙峯澄景黛螺鬟。

封事諮裁慵弗當。無私兢業奉元黃。蒐材常警空羣駿。較武均期中葉楊。每切新年咨稽務。豈惟閒豫賞煙光。賢臣集事勞番服。烽息今休成白狼。（去歲金川用兵，故有金川兇狼之句。今大學士忠勇公奏凱還朝，復值平定金川，奏凱還朝，值時雨霑霈，稽解候蟲矣。）

心殷愛日奉維嵩。涼室溫園地不同。（集福軒亦新經飾，以奉夏清之所。）喜向座前親捧觴。更沿檻外覩彎弓。高岡鞏華將儀鳳。開館蠁蜩陋射熊。家法儉型綏蕩近。此勤民政亮天工。

率地楊絲拂玉鞭。閘舟適待蓮洲前。試調馴馬雲中錦。便泛澄波鏡裏天。盈賦新詩酬勝會。喜緣甘雨遍公田。惕乾未敢忘初志。多故猶然憶去年。

蜀道難用李白韻

向嘗李太白詩。意蜀道爲人間絕險境，比年用兵金川，則其地倍險。迴視劍閣天梯，皆坦途矣。予於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章奏中略悉其槩。飢還宴見。命爲聚米縷陳。恍如親歷。輒用白韻誌之。令白覩此。當爽然於蜀道之難若固未始見云。

我聞李白所云。嗟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昔嘗謂信矣。今乃知不然。想其酒家眠起神來候。狂歌落紙如雲煙。一時遣興拉寓意。雖甘歷險親巇巖。我之所云。則在錦城以西桃關外。納崔天敕相延。語言之所不通。人跡之所罕到。于是處也。則有印官以居。糌粑以食之金川。夜郎自大侮鄰部。相與踞諏爲攀援。道遙河上等遊盤。使我師老樓荒憊。告功不時烽未息。肯衣旰食增愁歎。予哀征夫命相蹇。使我戍卒及早還。度晉越秦未彌月。劍閣亦復衝霜寒。拾級穹礴曲。欹馬冰滑聞。此時顏有奏章到。謂棧道險祇不過如寨上山。蜀道非難豈眞難於上青天。太白聽此想應笑破顏。番窟冰途覓不徑尺。下臨千仞謂上倚凌雲壁。以繩繫馬馬慓慄。伏波銃礮殷其雷。設非士卒同辛苦。安能成功迅速歸來哉。猶樓失其雀覓巴郎耐耳夜戶開。昔聞格豚魚令見服狼豺。休運儲胥安避虎蛇。孳爾雞豚。勉爾桑麻。卻服劍閣如平地。凱歌士卒成歸家。蜀道非難豈眞難於上青天。迴思篳邊去歲。不禁西望納吝嗟。

恬鎮琪入覲詩以賜之。

劍佩歸朝盟鏃翁。番巢羣騎志何雄。功成淮蔡無新李。製蓋澠池不獨馮。早建奇勳能鼓勇。重頒上賞特褒忠。西南保障資猷略。前席敷陳每日中。

總督策楞奏報川省豐收。既用欣然。并成是詩示之。

曾聞兵後鮮逢年。日夜憂心豬蜀川。詎我包羞能解網。（今春下諭班師，故金川有大君無物不包蒙之句。）幸得銷荒戍。魚夢欣教遍大田。嘉旦祈爽初起候。漫諮豐豫勉蕃宣。戒伊迷復不更絃。狼煙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

初定金川第一之二

文二首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五后纘承。餙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賀悔。用造我丕丕基。罔有孼芽。罔不隕蹶。長養游於大營。粵有金川崒嵂舞者。居西蜀棧閣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皆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申誓封豕虺虎。虎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爲甌脫。乃諸兵籌餉。期搤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性緒以老師。或源竭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惻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勿衆相繼。閱閾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祓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略酒以行。天日和煦。陽氣宣復。都人士聚觀嵗躍。罔不忭喜。謂師布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赴劍閣。絕川江。凌桃關之巇。徑天躬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征夜眠。至於審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略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

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奸酋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碉。堅碉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堅。而番酋聚殲殿嶮。稽首請降。經略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滋且偕焉。慮不允所請。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竄者。毋事殲而宥之。且求降而猶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汚我斧也。於是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已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皇祖朔漠、皇考海疆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乘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略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衡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乾元之德。深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辭曰。維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竊而譁。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撫已用之。寓義於仁。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豺張。誑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舒。獵狉之故。我張我伐。獵狉之故。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塞堡。救功稍稽。賊益以狂。怒忮當軍。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恆。汝往視之。朕咨於恆。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將姦旗兵。豹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羯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蔡番遁黨。謂自天降。惟彼攸恃。日良爾吉。以偵以諜。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殷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鋒鏑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其酋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糅大薄。期日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慶。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趑趄鏁琪。乃度之慝。卑抵賊巢。開誠以論。臨其三舍。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軍麾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縱諸葛。軍騎汾陽。回我相臣。手前有光。晉冑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弭惟慶。

實勝寺碑記

吉藏夏。視師金川者。久而弗告其功。且菩酋之恃其碉也。則創爲以碉攻碉之說。將築碉焉。朕謂攻碉已下策。今乃命攻碉者。而爲之築碉。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全無策矣。爲之奈何。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碉。何碉弗克。今之人。猶昔之人也。則命於西山之麓。設爲石碉也者。而飽飲飢之士。以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更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略。統之以行。且具集諸路之師。期必濟厥事。賴天之祐。大功以成。此固經略智勇克兼。川揚我武。酋長授首。威懷德歐。角請命。是以敵氣以徂者。率中道而歸。羈縻未施其長技。有餘怒焉。記不云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登梯之習。猶是志也。而卽以成功。則是地者。豈非綏靖之先聲。繼武之昭度哉。因命擇向北材。建寺於碉之側。名之曰實勝。夫已習之藝。不可廢。已奏之績。不可忘。於是合成功之旅。立爲健銳纂梯營。

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田亦依山爲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墟。昔我太宗皇帝。嘗以偏師破明十三萬衆於松山杏山之間。歸而建實勝寺於盛京。以紀其烈。夫金川逆酋僧格桑阿之勝墟。錫茲滿巖之碉。酋夫候屬金鑾。適復時巡東國。禮因事舉。詩以日增。啓跡初程。命籍伊始。

追涼柔遠慶典覃天中卜吉啓行驂。東巡五載茲惟倍。前以乾隆癸亥至盛京。周今十年餘矣。西極四夷彼剌三。哈薩克部落。古大宛也。準噶爾。回部。回部。回部特。回部特。回部特

龍睛鶴餘光明滋翠柏青槐滄海竹嘉客欣石千幀會詞臣漫湖九瀛朝
倒椀杯刀百戲陳昇平歌裏踏燈輪重裯列坐歡情洽底用通言藉舌人

山莊燈夕錫宴聯句有序

裴寶廉律朱輅方陳邁祖制以行時泰安輿而避暑乃有白渠部長款玉塞以來王因蓋風土清嘉
就仙莊而祗覲用大柔懷之義非隆燕豈之恩萬樹園開合舊旅新賓而伸笑語三巡酒獻敘名藩
藥伸以賦龍光喜四開夏之餘涼復舉上元之往例寶屏風靜冰宇天寬白道虹流恍入恆春之界
千枝錦燦間來不夜之城蕤集詞臣共揚盛事調變柏梁之篇近體聯居鑱分石鼎之章七言遞奏

御製西極來賓示龍章昇平燈宴錫山莊欲因柔遠非誇富
早識歸仁敢特強嘉興朝正同燕衍快當避暑愜清涼詩呫嗶周遐邇臣博恆古合璧盈協雨暘萬樹芳
園煙霧鬱三霄佳夕露漙漙乍教寵虎陳仙仗臣陳世倌
御製更幻魚龍集廣場望過東岡月猶明節逾北至夜初長宮隆閭幕卿雲擁
御製銀蝶參差舞欲狂掀地虹流峰樹射殷天雷礮塞雲翔上元不夜湖今夜
麟軍鑾扈洽四方素驥猶毫圖窟桂赤烏刷羽燭神桑蓬山忽訝六鼇戴臣方觀承朱闕欣看五鳳翔枝登珊
瑚搖碧海殿堆緗鞠映朝陽星毬結字分遐合臣介福
御製冰鏡排輪低復昂燁煒萃中山簪轡燁煌影裏水瀾光天開奇景龍涉劬
序借新年燕綵幡吐火吞刀爭獻伎尋橦艘索列成行折腰引手盤旋架臣當時急拍高歌上下吭捷送都
盧紛維香樂陳僊昧震礮碪紅雲一片揚旌旆臣錢維城
御製綠罽雙馳過騶騎翡翠湖垂文士啣時命尚書劉統勳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劉統勳乞歸以原品休致因以賜之麒麟錦製外臣裘巨羅漢乳三巡遍
甲煎沉檀百和香跋浪長鯨動鱗甲撇空擊電耀精芒錦柳未散靈絲會臣程景伊絳紙還烘華燭裝重聽踏
歌喧象板無煩競渡揖沙棠黃梅氣爽清文囿臣陳
御製紅蕖風乍發御牀珠勒馬殖天廄秣蹴蔬羊出大官湘按陸游詩有飯羹羊之句注謂有人常食菜盌盆羊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云云然園語及羹古謂凡羹糝食物皆之舒蘇蹴蔬皆相近陸詩或謂用此一注語及羹未須傅相一例同堂陛
奉璽千齡共享王新春酺邦都侍從暇塞歲令總麻祥圖隨接坐依華幄臣王
聆天語近鴻儀言宋聖恩洋遊從瑤島歡何極參
御製禁放金吾漏未央長夏尚徵寒有象寰瀛真見悅无疆敘承家法聯中外鞏固金甌奚葉慶

準噶爾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歸誠告至詩以識事

惠連條枝宴賓陪駐避暑山莊賜宴都爾伯特台吉車凌及
等封以王公等爵命返遊牧烏孫又報孝莫來敢云德化俾茁格信是天恩致宇
恢重賞崇封吾豈靳推心器服彼何猶山莊計日應重到特以冬月復給新河冒見蘆黍深意豈年萬載培

御事

寶衣報到軍書來遠人歸服萬帳偕安之榮之滿彼懷更錫游牧俾宇恢永節指揮時咨妥中樞章論詎
待坐平原獵騎已久延草漫堯肥馭厭妥須臾驅莫遠草看據鞍筆創寧辭瘁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
之御又可

多至次日啓蹕再幸避暑山莊御事言懷有序

勞惟今夏序屆天中當西巢來覲之辰適東陲時巡之令爰臨仙館懷彼聆依廣錫崇封沛予尊澤
纖面西藩部長歸誠而均額來同時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和碩特吉噜瑪特額等均率其屬歡騰內附時乃豐芭祇陵展誠而方勤遠
懷念彼生於邊塞人都謂遐荒屢因而再幸山莊頻賚而燕衍斯溥次惟三宿期匪一旬良由與
重郊壇屆一陽之來復更以節逢慈慶覩萬靈之無虧蒸惟時哉不遑遐處無非事者用示懷柔長
句連情新篇紀事

夙識義經不省方和懷御事幸山莊惟欽昨始經宵吳必告朝遵謁壽康禪逮新歸盡免藥勞因展慰盧
龍壤懷柔要豈耽遊豫戒案方鄣永奠諶

駐蹕密雲縣行宮作

塗火遄程指熱河新藩嘉與錫恩波吉稱五十師三十一日兼行倍半過是日行四十里
行宮暇檢玉蟲掛列帳人寒念在心經國遠猷應盡慮不然豈厭九重深

至避暑山莊日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接見

多節山莊此重臻衙寨為慰遠藩心開疆撫土非吾志機襲人歸藉帝臨敦自登極以來初納用兵喀
特、和碩特、和碩特、番台吉等率衆來歸先後凡四次內惟特、和碩特、番台吉等率衆來歸其部落人衆最多且實有可乘之機皆藉土酋獻俘云迎鸞廻贈猶并服詔頒寵錫易華鞍蒸風五月貢渠蓼
璧上新詩一再吟

錫封親王阿睦爾撒納等謝恩朝見詩以紀事

初秋敘寒和多權山館來迎表十丹河臨圍撒納以七月至伊犁入覲其來出塞命恢東還回疆至烏魯木齊河迎駕中國懷柔事過厚遠人禮敬且從
覓乍瞻大典身猶跼得廁親藩意倍歡阿睦爾撒納同來歸附稟長二十餘人各賜頂帶、貝勒、公、封爵均命駕札薩克與內札薩克諸藩等鑑示諸侯王上位
澳家終是艮咋韓

賜宴親王阿睦爾撒納等詩以紀事

黃幄高張宴析支懷音內面後先施敷文底事稱干羽施惠何難與解頤賜錫都欣効奔走命阿睦爾撒納赴北路軍營效
來年出師盡西勝歸衣冠已覺習威儀來師諸台吉皆賜冠服入宴時拜跪如禮晚來燈景遠教扼恰值冰輪正滿時是日仲冬之望

即事

栓塢雲莊往復還。新潘三接恰餘閒。歸心底限驂邊外。繼踵頻來數月間。今年兩至熱河，五月中，歸誠之部藩伯特合吉額駙納穆圖王，復以冬至後莊山莊，受朝賀畢，便道來避暑，至閏五月初，回鳥良海寧遠城木特等降附，則因其已出塞，即於京師見之，故云。便擬皇風狹西海，果然稽顙看南山。南山，祝釐也。是日亦在座。提封奠極垓。五言羣可賦，三韶漫須催。慕我稱揚亟，茲弼亮才。

乙亥春帖子

淑氣自東來。生機逢嫩荄。老人睿亥字，壽世共春臺。

歡塞聯翩集，洋林人歸。天與志惟欽。德威迷其東，風俗西極均。懷面內心。

乙亥元旦乙亥

青旒東陸啓三陽。發歲開春迓萬祥。震海耕桑所有慶，弦笭編譜祝無疆。

天祿賜雨協洪範。月瓷衣冠會建章。時內屬之烏梁海部鳥本特等，蔵與朝正之會，故及之。敬提一心恆不息，更繩戎索守還方。

正月二日曲宴廷臣

泰階圓照麗。路寢向陽開。共迓青韶祚，堪陳白獻杯。在懸福磬舉，入綴七盤迴。錯薦頒新附，時緬甸、暹羅、安南、南掌、蘇祿、琉球、朝鮮、廓爾喀、緬木特皆命為內大臣。

新穀禮成述事

新年賀殿集諸祥。祭重初辛典制詳。饁慶元正符歲德，喜臨人日祝金穰。時和農稔陳恆願，天與人歸沐寵光。更喜鴻禧奠西極，王臣率土樂安康。時沔、庫內亂，來降者接踵，因命出師勘定之。

新正小宴外藩

樂縣偕坫設，昌辰笑語無。須臾番舌人，曼衍魚龍戲。百技髮希撲，跌力千鈞。近筵賜飲酣，嘉客列座傾心稱。世臣百歲懷，柔安牧圉。歸看月窟脊，來賓。

上元燈詞

燈事樓西萬景融。晚來更定紫濛風。人和歲美切天賜，合展新圖共慶逢。康屠復呼儔。來庭烏弋與貢支。去年萬樹園中景，去年部堵伯特親王渥沛、郡王扎什敦多布、貝勒班第、永瑆等、帥四北兩路官兵，進討準噶爾，時已在途，故念及之。賚於選氈由戟萬樹園，皆設大戲，賦近詞紀之。例此重開莫漫遲。

盤背銀山雪海濤。宜人節物玉粱糕。乍見青煙飛碧落，旋看翠火綴蒲萄。

捷報春雷是喜聲。功臺雲箭盤蟲驚。明朝試向東園看，綴樹花開萬朵榮。

炬樹千行輝鶴燄。星橋百道爛蛾燈。柔家兒弟增駢叶，一自清貞一自豪。

吉祥雲擁慶雩樓。王臣來臨樓上頭。祝壽外藩將內吏，承歡萬戚復千秋。

玉蝦銀燕一番新。今歲元宵倍可人。只有西山剛對座，年年如是翠巒峋。

已看火樹星嘉夜。徒羨瓊花被大田。百歲昇平匪易致，持盈惟日勵乾乾。

二月朔日復雪

先集繽看滿，頻施恰及春。山如重藏玉，池似擾窮銀。優渥三農慶，欽承大造仁。獨思郊野外，寧乏凍餒人。

落迴純嘏照，鋪墀漸委繁。過時休頌瑞，及凍得稱恩。乍覺簌簌響，何須宴宴園。還心到齊舍，甘否遍斯番。

入畫堪稱活，乘春普被春。梅心真是潔，松頂得能高。融溜垂巖瓦，餘寒切瓮袍。王臣奠西海，跋涉厭勤勞。

將軍班第、永瑆等、帥四北兩路官兵，進討準噶爾，時已在途，故念及之。

河南巡撫將煩奏報得雪

優霑春雪報中州。歲為三農卜麥秋。亦慮征人勞跋涉，擬其輕重喜勝憂。時西征軍士，分隸進討，方駐探境。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二

詩四十九首

恭謁景陵敬成長句有序　乙亥

皇祖御遐於今三十餘祀。每謁景陵，追迦音容，孺慕感痛。今歲適有西師之役，孟夏夷自皇祖時，特其險遠鴟張絕漠，比遣策奉部衆分奔內屬者，襁至踵接，因命帥師征定，仰慰神靈，庶敬成夙志，祇申默禱，紀以長言。

比歲來瞻匪事頻，吾衷有愿此虔申。音容日遠仍如昔，松柏雲森又報春。伊古一人信蠭海，大清九寓蠲民。西師欲藏當年志，還冀鴻庥麻襲漢垠。

即事

北地春艱雨例事，衆所知。近年頻滯澤，深感造物私。誠云雨遲後，風氣暖相隨。其然豈其然，天道或轉移。

利農吾為慰，進人吾為疑。用鄧禹事，有詩載之。曾焉有枚卜重，一鳥操其機。今歲又厚幸，春霖遍且時。下隰或沮洳，高原及一犁。高原固甚佳，下隰庶耕遲。以此轉盼晴，翹望有涯。近幾雖已霑，遠者復縈思。開蓄河南北，

報遠山陝西撫臣更有言云誠時雨師日（陝西巡撫岳濬奏報：雨澤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連綿甚遍，時雨應是，時西路官兵，正駐其境，臣民喜悅，以爲時雨之佛，時雨則何嘗天恩敢非寅畏政務農要倍之但期禾黍豐歲涉衆庶辭序佳艖務閒應我心暫怡心暫怡怡豈能一刻千里馳

恭謁泰陵啓蹕之作

命師奠西極有事告二陵我東日歸時我心西悲生耕耤並問安月吏對明廷諸務既備舉啓蹕發前旌一心憶冠劍二十易箱星三宿不爲遙覺如萬里程

恭謁泰陵有序

準噶爾自皇祖時策妄阿拉布坦特遣跳梁即以命將致討我皇考欲繼前志議以兩路進勦適值噶爾丹策凌方肆鴟張未及剿滅旋即罷師畿甸以來亦惟設之度外羈縻而已比者達瓦齊篡奪類仍諸部瓦解名王部落接踵內屬機不可失遂義有必伸爰命大臣統新附之衆益以八旗良騎分路致討歲以仰成皇考未竟之緒祇謁山陵新垂默佑云

西師底定伊犁提普至詩以述事

乘時命將定修枝天佑人歸捷報馳無戰有征安絕域壺漿簞食迎聲王師（被剿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叛，大兵至伊犁，部衆持羊酒迎犒者，諸部釋械道，或偕叛呼，或擁伊犁，或據準噶爾部衆，大功遂奏，以六月朝祖告太廟，先期一日還宮，而伊犁河西諸部，歲貢歸降者接踵，軍營日有捷報，諸務尤綆臻美吉一心惟有勵簡恭既優卮酒沃利農衆愈病撫年不愁旱曾愁即吾幸叶作解有秋卜不戰遐方定（時西北兩路官兵所至，諸部迎降，計日已馳伊犁，一心謹敬益萬幾惟益敬

西師底定伊犁提普至詩以述事

乘時命將定修枝天佑人歸捷報馳無戰有征安絕域壺漿簞食迎聲王師（被剿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叛，大兵至伊犁，部衆持羊酒迎犒者，諸部釋械道，或偕叛呼，或擁伊犁，或據準噶爾部衆，大功遂奏，以六月朝祖告太廟，先期一日還宮，而伊犁河西諸部，歲貢歸降者接踵，軍營日有捷報，諸務尤綆臻美吉一心惟有勵簡恭既優卮酒沃利農衆愈病撫年不愁旱曾愁即吾幸叶作解有秋卜不戰遐方定（時西北兩路官兵所至，諸部迎降，計日已馳伊犁，一心謹敬益萬幾惟益敬

雨（四月十二日）

好雨催清夢輕衾那忽眠毋容旬日節正遇麥秋天侵曉雲容重繼落夏景妍每懷庶績順（時軍中屢有喜音，頻聚迎師，雙無罹讎者）益切一心虔

玉河雨泛至玉泉

地靈神爽鍾誠求每響應夜雨惜未滂崩繼繼落更簇鑾輿朝復濕陣雨輕橈迎煙光暗遠山珠點驟明銳既優卮酒沃利農衆愈病撫年不愁旱曾愁即吾幸叶作解有秋卜不戰遐方定（時西北兩路官兵所至，諸部迎降，計日已馳伊犁，一心謹敬益萬幾惟益敬

西直門外

北郊卜祭方希澤好雨依旬大利農禾黍勃然如助長往來似此得稀逢告功況值精禋畢歸化仍傳遠部從（時兩路官兵，直抵伊犁，敵酋準噶爾部衆，大功遂奏，以六月朝祖告太廟，先期一日還宮，而伊犁河西諸部，歲貢歸降者接踵，諸務尤綆臻美吉一心惟有勵簡恭既優卮酒沃利農衆愈病撫年不愁旱曾愁即吾幸叶作解有秋卜不戰遐方定（時西北兩路官兵所至，諸部迎降，計日已馳伊犁，一心謹敬益萬幾惟益敬

平定準噶爾告祭太廟述事

告成籲祀巽誉蒸太室藏風端禋凝梗化昔延六十載（準噶爾部自噶爾丹策凌後，其孫噶爾藏多爾濟襲父祖位，歷三十餘年，至達瓦齊篡奪，始絕），百千劫伊犁遂阻奚堪特列祖威靈實式憑久計永安方廸念敢因藏罪忘兢兢

阿玉錫歌

阿玉錫者伊何人準噶爾屬司牧臣其法獲罪應剉脊何不即斬犯厥脅徒步萬里來向化育之寨外先朝恩十一年（自雍正）薩拉爾來逃其事云即彼中勇絕倫特銃迎面未及發直進手奪無逸巡召見賜銀撒侍衛即命先編滿漢廬我師直入定伊犁達瓦齊聚近萬眾敗其螳脊欲借一依山嶮淖爲營屯我兩將軍（阿睦爾撒納、薩拉爾）重諮謹以此衆戰玉石焚廟謨本欲安絕域撻伐毋乃違皇仁健卒揀選二十二曰阿玉錫統其衆曰巴圖濟爾噶爾（去年投誠，封郡王，調京師，此人乃我師至伊犁之導也）及察哈什副以進（叶，此人新投誠之安插也）阿玉錫喜曰固當（去聲）廿五人氣壓青曼衝枚夜襲靦噶勇如萬雄父臨兒孫大聲策馬入敵壘阿玉錫手大纛麾達瓦齊攜近千騎駿走喙息嗟難存荊軻孟賁一夫勇徒以豬玀人稱論神勇有如阿玉錫知方亦復知報恩今我作歌壯生色千秋以後斯人聞

準定準噶爾功成恭上皇太后徽號御殿受賀詩以言志

從來西北不庭方戡亂聊攄數月糧何必先驅張捷伐早知載道迎鑾鎮還荒底定千秋安徽號欣承
愛日慶豈不懇思寧御殿訓乖文子懽方長

六月十八日午門受俘

雷霆申宿令是夜大雷雨閭閻受新俘詎乃恩企胥策淩等歸化者至六月間二人乃叛去安能誅竟通卜
曉即晴霽

駐蹕興安綽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等來謁詩以紀事

宅遠非勞一矢加仰流麟集不辭遐烏孫歸去新豪號醴得頻來共拜嘉開宴旋當賡緬馥
台吉一作加塞一曰新至者疑即是

扈蹕先此賜嘯啜朝家獵狩應教預慢擬長楊事大誇

射虎行

虎人來報虎負嵎羽林親率往毉諸度岡絕壑不數里憁還早見藏於菟銛鋒如雪周遭布脫脫有猛無
逃處忽然挺走衆辟易欲往前山巖深樹安吉驄如閒虎騮二馬名一騂成騅今老矣一是日所御者乃安吉驄云

追奔曾使牛哀逸夏服在右烏號柔穀終中要只一矢炳文高架駝峰紫旭魯酋吾頗威稜是日新附諸尼
哈特古吾酋亦

笑謂今朝偶然耳

命賜固藏多爾濟諸台吉隨圍即事得句

懷惠無勞詠匪茹鑒鍵左右遐相於底須蟲辭椓爲弋自有興安周作陛子弟三韓善枉矢後先四部罷
穿鍰一尾箭特四枝又謂之箭拉特四部山莊指日旋清蹕凱宴還賡零露滑

九日波羅河屯行宮作

秋編言從塞上還行宮佳節值清閒花催惠逮鱸鱠長綠筆吟聯侍從班數朵金給返梁里三峰玉架儼
龍山行宮東山三峰名筆架山詔人萬古如斯水河畔盈盈月一灣

木蘭迴蹕駐避暑山莊三首

背指木蘭山迢遞清蹕還祈農誠有慶勤政本無閒忽樹留紅錦孤峰削翠鬟雲容浮動處得句率其間

倘寄林泉賞休言松菊存含飴切深憶繼武識前言山靜心逾淡秋長氣尚溫明朝開麗正山莊兩宮新附
名曰松鶴遐

遍加恩

雲色遲空宇秋聲冷澗泉飛鴻下沙渚鳴鹿隔林煙何必惜花柳端宜親簡編慈閨常侍奉松鶴祝延年

宴鳴鶴藏多爾濟等即席得句

風清日朗好秋時嘉會新藩式燕儀衆建一如札薩克恩臣今遠綽羅斯來內附蓋始封鳴鶴最多臨濟爲綽
羅斯社其餘王公及札薩克以次分封如喀爾喀及四十九旗之制諸漫齊介壽三爵日汗王及諸台吉皆手賜三爵是
陳嘉宴賜觀

萬樹園燈詞

衆香鐘峰月正圓蓮花萬樹耀輝鮮乍教秋夕成春夕共道今年勝去年
鰲得鈞者普受盟賜觀燈非沐恩榮綽羅斯氏被中貴共拜新恩奉大清

底須節物玉粱饌菊酒繞過輿尚受四面雲山絶頂處。
黃幕穹廬向遠開燈光月色共徘徊。紫貂滿酌親分賜。
煙火三番萬樹圍。去歲夏、宴都爾伯特、冬、宴踰特、和碩特、今始會四部徵扈特，面封貝汗，王爵僧，銀花高下玉蟲繁。今皆未馳今吾禁。自九月十三夕，都道居然度上元。凡
蚖舒鶴餞千重隘。雞踏龍銜萬種奇。最愛鹿鳴青嶂外。分明鼓瑟譜周詩。
照夜鐘華陳雁裏。借春碧海戴鼇山。綵箋暫得新詞就。席韻還催侍從班。
九月龍堆了不寒。金兔銀燕萬枝攢。思汗水欲遲方被。宴賞寧辭一已歡。

定北將軍班第。遣人解送瓦齊至。御午門受俘。

鶩瓦納紗喀塔銀。受俘軍禮舉重新。今夏從阪臣巴爾，丑御門受俘。
死。逮瓦齊繫於凱平嶺館部，實永敢免我，我雪，敢特實其死，祇令幽繫都中。海濱多處又逐屯。不遵阿睦爾撒納自恩沿邊，蟲不日成說。面日下廷衷不
莫沙盜之嘆。刑曹志與卿運待。例應兵部奏獻俘因後，付刑部行刑，以指日歐刀割叛臣。

詠龍泉盤子丁丑

乾隆二十年五月平定伊犂。其明年。侍衛哈青阿自軍營歸。攜古瓷盤一。云得之吐魯蕃。蓋宋龍泉窰也。回入掘地而出。以盛乳漿。則夏不敗。哈青阿以幣易之。宋時其地爲遼屬所陷。不通達彼。元世祖平西北二百餘國。驅索最廣。是物流傳。當在其時。沙漠沈埋。五百餘載。今遠人內面。入我陶鈞。襲而藏之。用示柔遠。

盤子龍泉釉。陶成修內司。何年歸絕域。經歲翳沙陂。勉識殘紋在。寧無故士思。李陵儻人也。相較不如伊。

上元燈詞戊寅

從來燈與月。爲期堪色佳。期寧獨宜。先節已看紛六出。上元正喜剪千枝。
龍角杓攜又斡旋。碧霄珠鏡自年年。盛衡宴賞御成昨。同樂民情在眼前。
延樓錫宴例惟當。恰對山高水復長。舊注，名也。昔曰機傳預夷使。今皆並賞有降王。中略爾普來臨非一，前使全部汗遣瓦齊頒命，謝延已數成矣，月明詠燈，值於上元夜，與諸王大臣承恩宴賞於下。
漢輔春暉多瑞色。月臨鼇蓬是祥光。踏燈歌唱分明裏。惟願昌時著處陽。

一道飛煙萬朵蓮。花開頃刻最神仙。威光普裹普明界。笑指西樓忽隔年。
鳳城絲管燈如月。茅屋饑寒月是燈。酌劑盈虛雖有術。返還清樸究何曾。
幻化樓臺乾闥城。三山蓬島亘蓬瀛。月天子聽燈王法。不遣魚鱗黏太清。
順時行慶列藩陪。戎索而今遠八垓。御繡王臣尚于役。捷音願其爆竹來。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三

文五首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乙亥

邊矣山戎。蕞爾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驒騱。雖無恆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謹舉湯維。宋爲理學。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猶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哲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宅。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官勞衆費。材十損一得。揖神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爲歷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塞西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面稱強。吞噬鄰。闌入北塞。我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誅。脅從遠遁。跡毋俾遺種於我略。圍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恣保伊犂。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蔓。乃以計製哈密。入西藏。華夷之勢。於是而復張。兩朝命將問罪。雖

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父僞人、乘我師怠、掠奇於巴里坤、擾餼於和卜多、於是面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往來甚艱、此勢往而撫和、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既敗彼、亦以彼貧利而深入也、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先志、無越思焉、既面賜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暴悍、喇嘛達爾札、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喇嘛達爾札、而囚諸酒庫中、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略爾略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準噶爾之舊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來之甚力、朕謂舉莫捄穴、卽不敢必、然略爾略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鳴旌命將、聖祖、世宗、親光揚烈、克鑾郅隆、逮予冲人、夙夜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準噶爾、亦豈不知之、始熟經於庚戌、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頑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酋、衆心疢疾、如苗斯蠡、如膻斯螘、衆口嗷嗷、視爾啾止、予焦勞止、期救不靖朝止、視爾疢止、予噫嘻止、頭出汝塗泥止、迺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營、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阻爾奇險、如屬國、倒戈反攻、達瓦齊走、且夕渝豁、回部遮獲、彼叛斯隊、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叶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敢幸、爾喇嘛長、爾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緬自天錫、伊犁平叶、奏、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巢叶、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巍靜、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舁有前導、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準背巖、結一番寨、曰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豬我武、將貽我詆、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櫂乎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執馘汝守、汝頑不鹽、而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恆有言、曰殺降宕、叶、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瞿都護、唐拜將軍、眷賂勞衆、弗服弗臣、既殛斯殪、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憶世、

普寧寺碑文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衆於避暑山莊、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人、其無爵國之宰桑、咸錫公、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益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險、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

不日逃、倫二十五、曰阿玉錫、率往賊所、衛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雖、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轢藉、桑角鹿壺、隨植東靡、自相狼藉、孰敢攖鋒、狐竄風逝、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廟受俘、凡此成功、荷天之衛、在古周宣、二年乙亥、薄伐是平、當武時被、越我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藏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靈、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假風、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遊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貳、有今是南、朝志甚、蠢蠢戎基、戚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惟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昊天、撫薄海兆庶、悉臣、叶、太祖、太宗、世祖、肇基宅中、皇考其武、聖祖、世宗、親光揚烈、克鑾郅隆、逮予冲人、夙夜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準噶爾、叶、亦豈不知之、始熟經於庚戌、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頑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酋、衆心疢疾、如苗斯蠡、如膻斯螘、衆口嗷嗷、視爾啾止、予焦勞止、期救不靖朝止、視爾疢止、予噫嘻止、頭出汝塗泥止、迺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營、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阻爾奇險、如屬國、倒戈反攻、達瓦齊走、且夕渝豁、回部遮獲、彼叛斯隊、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叶、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敢幸、爾喇嘛長、爾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緬自天錫、伊犁平叶、奏、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巢叶、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巍靜、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舁有前導、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準背巖、結一番寨、曰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豬我武、將貽我詆、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櫂乎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執馘汝守、汝頑不鹽、而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恆有言、曰殺降宕、叶、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瞿都護、唐拜將軍、眷賂勞衆、弗服弗臣、既殛斯殪、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憶世、

普寧寺碑文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衆於避暑山莊、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人、其無爵國之宰桑、咸錫公、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益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險、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

也。建皇宗寺於多倫諾爾。以一衆志。式循舊章。建普寧寺於山莊之北麓。而爲之記曰。皇天有輔德之私。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誠。我國家撫有衆蒙古。詔準噶爾一部。終外主化。雖庸衆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豈其然哉。以我皇祖皇考聖德神功。經文緯武。其於黃伊型。勒銘格登山。朝四部落之衆。而錫之冕。賜之幣。式宴琛舞。可汗起奉酒稱萬壽如今日者。何難獸契大猷。意若有待。是以遵養時晦。垂成弗爲。予小子敬承乾佑。以爲不可失者時。迎側觀望。寧二聖付託親躬之意。且此山莊。卽皇祖歲時巡覲諸蒙古貢客之所也。越三十年而克見準噶爾之衆。成覲於此。豈非皇天無私。惟德之輔。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勉。衛拉特之衆。豈終不可格以誠哉。蒙古向敬佛興黃教。故寺之式。卽依西藏三攝耶廟之式爲之。名之曰普寧者。蓋自是而早山葱嶺。以逮西海。流河沙數臣庶。咸願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云爾。復依普賢世界品而述偈言。

抖擻輪王功德甚深大。造寺於西域。其名三摩耶。逮今千歲餘。願海裝嚴就。肖彼須彌山。巍峩凡三層。日月在兩肩。地金水風輪。其內小鐵圍。大鹹海水滿。持地障礙山。馬耳及善見。擘木並持軸。持雙凡七山。其中乃香水。其上堅手天。持鬘及惡憍。四天王所住。復有四方天。其數各以八。中乃忉利天。善見帝釋宮。欲界四天子。色界無色界。次第居其上。東曰勝神洲。妙拂並小拂。及勝勝。左右以次住。西曰牛賀洲。行道將小行。左右以次住。北曰俱盧洲。最勝復諸勝。左右以次住。供養佛無數。如普賢願海。復爲四色塔。義出陀羅尼。四智標功用。證此避暑莊。古佛所游歷。較彼衛藏地。佛土無差別。有來衆蒙古。及新衛拉特。咸敬黃教人。爰作大利益。肖彼三摩耶。爲奉天人師。作此曼拏羅。盛潔身口意。而屆此嚴冬。勞我師旅中。胥厪念。慈焉不能安。寢撫事抒悃。以遣永夕。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六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一

詩四十三首

冬夜懷軍前十四韻有序　乙亥

今年夏五月。大兵定伊犁。獲逆瓦齊。盡撫準噶爾之衆。振旅策勳。燕諸台吉於避暑山莊。阿睦爾撒納邀延途次。潛道入紿取其孥。約日殲去。朕預有旨命駐烏里雅蘇台大臣防備。阿睦爾撒納計不行。乃獨身宵煽其黨斷軍臺。思乘間擾諸部。爰命西、北兩路兵進剿。諸部懾應。雖叛人可計日就縛。而屆此嚴冬。勞我師旅。中胥厪念。慈焉不能安寢。撫事抒悃。以遣永夕。

千軍證老上。五月定伊犁。盡撫準噶爾。生擒逆瓦齊。成功眞太速。居盛戒無傾。天道滿招損。人情利致遂。樊崇降頃悔。哮拜恚全潰。猾子心終野。鷹雛飽不棲。傷心緣失楚。（伊犁既定，阿睦爾撒納謂得其地，以此人必不可使獨據，平時防範，四分封四衛。）嫉已連氏。（阿睦爾撒納初叛，包沁等三台小部，聚屬疑忌，嫉已連氏，爲所煽動，旋皆官兵所殲。）鳥合知難固。螳封況各提。（阿睦爾撒納叛據所踞，皆特者，諸部恰知叛人反覆多詐，當必不爲所容，有謂欲害哈畹克、布）王師因示討。義問豈應稽。念彼荷戈者。仍吟擊鼓兮。雪山經岨嵁。鐵甲臥塞淒。爲此心常惻。寧能藥獨醍。馳告憎驛馬。問夜達晨雞。露布重殷佇。永清綏狄鞮。

慨。固不在區區抑埴之物矣。作鐵章記。

鐵章記

鐵章一。錯以金。方得寸有十分寸之五。博得十分寸之二。柄以木。方如之。博得十分寸之五。稍豐其上。刻若非篆。又橫以窮。刻若華表柱之首。其長二寸。通章之博高二寸有十分寸之七。藻上穿好。綬約之。綬之窮爲蕃錦囊。覆垂章上。不可離。藏以櫜。蓋。其文曰。厄爾德尼卓里克圖洪台吉之章。華語所謂寶權大璽也。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乞自達賴喇嘛。用梵書刻印。錫予以爲準噶爾傳世之器。今年夏。既平準夷。遂獲此章。驛致典屬。予既訝鐫鍚若長。亦有世守法物也。而又惻達瓦齊不得辭毀楨之德。若夫戒益知

書無逸口占

自塞外迴鑾倘未至御園政務稍暇欲一駐驆使遊萬壽玉泉諸勝命閣部本章及緊要奏報到即
馳覽四條之例時值出師期平伊犁入夏果有捷奏信上蒼慈佑也西極眞教奠塞堺求定明昭賀者定綏豐益覩萬邦連
皇進其應舉引見俟回宮再理乃偶感寒南日齋中避風書無逸遣暇率成是詩

上元燈詞

年年有個上元來燈月難逢導色皚遮莫紫姑還卜歲恩膏早是麥根培
空中飛縵燁燁光虹刻春宵遍燁煌恰似青陽迴一氣千葩萬卉總昌昌
南油西漆齊爭巧翠火川燈各鬬奇百歲休和陸易致獨推返樸啟予思
雜菜批枝皆鏤玉蛾音鶴祿總生花茅檐繩彼多貧者一盞燈對怨嗟
太乙虔祠祝有年瑞霙頻告稔豐田廣陵聞說風光好遊情冥餘恐未然
片時適己奢寧可一日同民樂亦應權衡輕重中難得戒在身誓謹服膺
質王舊習威儀秩務長新切勵苦加起舞稱觴齊上壽面今中外信同家
燈台奇峰現三島龍衔寶炬剪千枝舞成天下太平字先得吾心念在茲

新正

新開西師信尋從劻撫多　阿已噶斯諸部落從者劻其逋竄面撫其餘衆所收入斎畫圖
枕戈情知天助順乘悟惟么麼塗炭其鄂拓藥納其綿羅　阿睦爾撒納素倔強後兇知鴛衆所共憤詳無疑之乃不得已準所屢來請
窟窟獨臨王臣勞浹歲契闊歌更念歸化人游牧慶疑訛笞俟紅旗遞集賽馳期駝
銷瀚海春風和

夜雪

燃脂小詠玉盌斟銀砌鋪平報內曹二月紐芽邊北地六龔融土即春晉無妨盡許王家絕正必詩稱蘇
氏宴獨聯王臣尚于役落蘭應是滿弓刀　時將軍策楞等率師剿捕阿睦爾撒納之則喜落蘭資蒙古相隊語疑捏喝乃以音韻相近而訛書耳
春祭社稷壇禮成述志

黎輿風闓向西旋敬舉春祈吉戊消秦積燼融雪以後陽盛厥發社之前　是月二十日春分始社於外壝分
誠降稷鷹豆籩更盛鹿觡鈞昭假歆悰指日外壝邊　凡歆悰者白祖鑿悰時阿睦爾撒納尚未就獲故
二月十三日啓程躬祭闕里適以是日逆賊阿睦爾撒納就擒捷音至理宜娛諧廟陵叩謝因以路
便命改程先謁秦陵後曲阜迴蹕敬當往謁孝陵、景陵、七字成詩一心誌慶

撫定伊犁功垂成就力踰里北溯程期爲背德闓專地辛玉生擒邊捷旌數日紓途近申謝二陵遙望迴
懸誠祖功宗德明湯佑益切冰淵戒滿盈

隱性安陀飽竟歸遠夷亦自誠綱常　時將軍策楞、帥師深入、請部落阿睦爾撒納歸誠之非、部眾
的特古吉的什阿噶什、率眾來請皆吉吉請爾布等、協力致討、歐乃就縛、臨

新製繒成悲紀

傅三窟藏身誦笃許千應悔罪良背使游魂潛釜底寧同飛鳥隴弓藏。上年略定伊犁，阿睦爾撒納爲副將軍功成，調賚長圖，方召赴山莊錫宴，而逆誠反覆性成，潛謀爲四部總台吉之志，所圖不遂，乃中道叛去，脅其濟爲亂，卒底於誅。欽承天祝緻遠慴魚海龍堆日月光

黃新莊行宮盥去歲韻

去歲命貞師邀麻敬謁陵，功成信云速，面何乖變生，討叛重致誅，虎旅踐王庭，戡勇合衆力，酋布傳紅旌，瀚海銷兵氣，天弧靖狼星，賚佑申柔佃，吾寧憂改程。

恭謁泰陵

載戢干戈弓矢櫜，春風露布捷旗高，徂求遂得元兇繫，著定端惟聖澤明，保大今猶籌撫恤，詰戎昔尚憶勤勞，戡功成志遠云幸，戡滿持盈矧自操。

派鹿行盥去歲韻

采旺重臨四字城，獻功將爲在泮行，去年過此師方出，尚憶典寄軒幀明，弱翻其巢鷹亦飽，寢焉驚去自云奸，由來天道本禍淫，險窪安能恃奸巧，檻車槛致應自尤，覩顏猶謝懷恩稠。阿睦爾撒納叛後，猶上奏乞降，四部總台吉，皆衛徵解定邊左副將軍印靰王，奏多受恩圖報語。露布正到啓程際，叩陵途爲三日留，天涯盡處銷兵氣，干戈包以虎皮收，千村耕牧本無事，行囚釋奠文教修。

微雨

武幄閒浙瀝，邊欣塊欲滋，欹枕爲不寐，須臾風還之，情知猶可待，望澤每先時，軍書傳夜鎗，秉燭還詳披，雖已獲元兇，尚未旋壬師，征伐固不勞，撫定貴得宜，吻昕天漸明，命窓將前移。

南苑行宮盥舊作韻有序

孔林告祭禮成，旋蹕展謁孝陵、景陵，由趙北口取道而東，經臨南苑，邁次遙宿，循覽舊題，感時觸緒，慨仍原韻，用述近懷。

雛宮信宿重關情，綈料鹿蠡仍計詐，尚教頡利待撿生。起墾日，西路軍營雖報擒阿睦爾撒納，路布藏扎以告者，乃逆賊緩師之計也，已而續擒阿睦爾撒納，潛踪伊犁，詐言長逃，刻期往擒，曩除已奏伊犁定。初，阿睦爾撒納入朝來迎覲情摯，逢以二月二十四日，啟程其地，旋轉終歸絕城平談烈在天祈默佑，橐山東望薊雲橫。

御園即事

山亭水榭報清和，綠月流光迓若何，樹試綠陰方張王。去聲，花留紅遠亦婆娑，亡魂鐵是逃撿狄，獲醜惟應待洛那。敦誠、阿睦爾撒納，原入哈薩克界，計當俟也，洛那，即大宛，今哈薩克也，識事難期盡善，洗兵志在挽天河。去逆平定伊犁，而阿睦爾撒納中道叛歸，竊據伊犁幸染，剛愎等，亦有附彼爲亂者，已面諭知悔過，欲擒彼投罪，又以衆志不齊，冀致脫逸，今我軍既平伊犁，大局已定，特以窮極遠颺，未創致脅，而大兵又不可遽撤，爲可慨耳。

造閘

救急隄欣遇士綱，甘霖未檻卻開宕，祇慈雨歸風吹去，安得通逃，獻來。逆賊阿睦爾撒納潛入哈薩克境，命副將軍師往擒，時當執納來獻。

旰食宵衣忻懺悔，山亭水榭振徘徊。翻書遣悶消香穗，一寸流陰一寸灰。

齋居即事

粲殿深沉著不留，清齋靜對篆煙浮。短長南北日占甚，小大往來易惕周。覺道有風原解慍，思益無雨那消愁。問予慈果全消未，尚爲去聖邈邊緊念悠。

題輿地圖

括地多年仰望猷，輿地圖自康熙年間皇祖命人乘傳詢各部，詳詢精繪而後定，域有不能易爲更其地者，必周諮博訪而後繪之，既成，鐫以銅板，垂諸永久，曩眞今復遠巢搜，上年平定西北兩路，分遣至各鄂托克，調查星度、古候、部氣，訂而其山川險易，道路遠近，繪圖亦如是制，閱誇地類憂軍計，睨寒應同主吏收。盡切觀光周誥深，匪惕豁盆，上年，漢臣求宇安歲美，君恢顯望羽寧當更留。

免甘省諸郡正供詩以紀事

上年平定伊黎西北兩路軍需採購輸輓，率資之甘涼、肅、諸郡邑，遊氓藏佩服勤，有足嘉者，用免本年應徵正供以卹勞勩。

西北屬有事，用兵非得已，然非剪勁敵，討逆執醜耳，特以道路遙，兼之乏牛馬，一年餘數月，士卒亦勞止，士卒用新附及八旗弟子，勍鉤皆採購，輸輓計價與，叶，豈如新安吏，點兵括鄉里，尤念購與輓，究資民力矣，邊郡風朴酒，服勤誠足美，用免惟正供，休息自今始，佇待獸逆俘，歸馬中外喜。

嘲劉統勳

劉統勳以協理總督轉運軍儲，駐巴里坤，逆賊阿睦爾撒納之叛，煽阿巴噶斯、哈卉等擾我臺站，將軍永常聞風悸懼，自本壘退師巴里坤，劉統勳經信不察，率議棄地，退保哈密，審爾何以不數月間，大軍旋收伊犁，逆賊亦何至窮蹙竄耶，朕燭照其謬，遄摧軍心，命檄職治罪，今荅歸海定，逆賊指日就縛，念劉統勳一書生也，軍旅非所嫻，且非所職，設令模棱者處此，傳以械獄自全，而奮發吐露，尚知急於公事，是其臧雖乖，而心可諒，爰罪以原官，幷拈此嘲之。

集霍伊犁歷一過，珠崖謫棄竟如何，我非勤遠惟觀火，卿誤養奸作止戈，究勝塞蛵原所諒，堪稱老馬可無訛，聖牛卸絡喻也，騎進陽關矣，只恨雖爲叩角歌。

雙烈詩

雙烈詩者，例雙忠詩而作也，昔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誅叛臣朱爾墨特納木札爾，以人少力微，二臣死事，然究能勦元兇，而安絕域，故臨奠建祠，並有雙忠之詩，以揚其勳，去歲命定北將軍班第、議政大臣鄂容安駐伊犁，時二臣既奏阿睦爾撒納有反志，朕命便宜從事，應幾消患未然，

乃二臣覩望疑虛。以致冤脫。而賊黨反得結連赴約。襲我軍營。二臣力不能敵。捐軀沙場。猶之死王事也。一以勇決建績。一以徘徊僨事。然面臨難致命。猶不屈身。有足哀者。今大兵既蹑伊犁逆賊。窮蹙逃竄。不日獻俘。二臣遠墓。至京之日。朕亦親臨醮奠。並威是作。雙烈云者。蓋不如雙忠之盡善矣。

昔有傅介子。手斬樓蘭頭。通懃建殊績。芳名播千秋。況乎統三軍。既悉彼逆酋。一武夫之力。何事仍夷猶。

邊巡大軍徹。偏師五百留。彼皆有密約。入覲中逗遛。八月廿五日。三處共一謀。阿睦爾撒納。率阿翎台隊。

將合其部衆。挈妻孥以逃。叶。是則預有旨。其妻孥盡收。厥阿巴噶斯。斷我軍奇郵。克什木巴朗。伊犁還切

偷。兩路如期發。猶狂肆叫譟。叶。蜂屯更蟻雜。不可爬與梳。叶。二臣知不敵。全軍將內投。而彼賊歸路。加以

聚蚍蜉。巴朗譎致辭。權假爲我速。徐當備馬驅。送之返墓州。二臣怒睡罵。天朝無此媮。効死視如歸。背義

生背求。營旅更前進。氣愛衝兜鍪。終知事不濟。舉命欲勵鏃。叶。間罪重整師。豈辭雪戰途。叶。阿睦爾撒納叛後。向前事雖成者

皆以爲不出所料。伊犁卒不能平。朕料叛賊陰險多詐。其得在此。其失亦在此。伊犁之衆。不過一時相和。終不能人盡

爲彼。若少延緩。則叛賊又將別生變詐。反失事機。因正永懲恒法。諸師之罰。急趨西路事師甚則並剿。蓋於今春在遣伊

犁。逐賊夫旋舞。旋復走伊犁。脅從寬厥尤。一二助惡者。克什木之流。殲厥渠魁。悉就擒。

聞哈薩克。緛獻深同讎。命求二臣骨。藍輿返首邱。隔冬例雙忠。惜哉淚滂流。初若聽我言。寧有今日不。忠

於國有濟。烈惟已不逾。叶。究匪貪生比。使我悲心悠。朱門歌舞裀。青史文章傳。我豈爲彼哉。長歌旌乃休。

舒布圖鐶巴圖魯奇徹布歌

千人萬人敵昔有。亦惟能將資衆力。一人當勇敵二千。昔未前聞今始出。其人曰惟奇徹布。向爲侍衛備

宿直。叶。去歲從軍監包沁。包沁之人通乃賊。厄魯特呼嘯聚衆二千餘人來附。包沁。其司嗽人也。上年正月。其宰桑阿克諾顏。遂賊阿睦爾撒納之亂。包沁騙助。剿出卡倫。爲

宣軍所殲。來圍其帳欲肆害。奇徹布曾無懼色。徐腰鞬鞬手弓箭。出帳跨馬擊。潰憲蟻聚叫譟。羣近前聽弦應

倒賊辟易。辟易復前特其衆。長槍火銃競相逼。奇徹布且戰且走。得一柳林爲障。翼賊人圍之凡數重。恐

自傷無施銃。隙持槍人亦弗敢進。進被箭死屍橫僭。二千人各二千心。一人氣奪二千魄。徒尋天暮衆四

奔。奇徹布歸奏殊績。賜金賜佩勳勞。復請從師首宴。忌舒布圖鐶巴圖魯。神勇之名汝應得。荆軻孟賁

西夫豪。日月燈火光應熄。我歌嘉爾豈徒然。助我八旗永爲式。

三巴圖魯歌

巴圖魯者勇冠軍。昔我旗人頗恆有。近世以來殊不聞。蓋因太平日已久。歲寒松柏見後凋。當春何以殊

榆柳。通者西郷屬用軍。折衝成欲効奔走。舒布圖鐶已超羣。三巴圖魯亦趕趕。其一額納伸。去歲伊黎從

將軍。將軍使彼詢事因。單騎還入衆賊羣。左支右屈箭雹數。人知事不濟。拔刀自刎期報君。其一巴雅阿。

譯作廣額。倉卒亂時將軍前。後護衛相蔽遮。發無不中。中無不死。殺人如麻。將軍遣之出。巴寅阿曰。朝廷命官

偷生安往耶。力敵親將軍盡節。然後伏劍義彌眞。堪嘉二人既死還。復甦宰桑巴彥得之。壯其志。養之數

月。我師再入。方得歸軍牙。其一曰富錫爾。將軍命之繙印。以出歸帝里。其奈賊人擁蜂更屯幟。料不能出。

將印沈之水。力戰受創命垂盡。伊犁喇嘛救之得不死。故賜額納伸曰卓禮克圖巴圖魯。卓禮克圖者。節義卓爾永不湮。賜巴忻阿曰昆都爾巴圖魯。昆都爾者。力敵萬人暇有餘。賜富錫爾曰哈布台巴圖魯。哈布台者。穿楊貫石技不殊。迴思去歲迅功成。亡矢遺鏃夫何甘。不期小醜逆志萌。未能除蕩我二卿。乃致沙場雙拍生。亦我坐謀遜未精。嘉我旗人多忠誠。茂風未遠垂儀型。檢以爲戒留定評。乃至西海揚芳聲。

哀伊犁

我哀伊犁之人久速遠。去歲底定。將謂自此永息肩。而胡么麼蓄計復煽亂。伊犁之人亦相附和爲叛奸。後旋知悔過。欲搶城渠酋誠可憐。乃以衆志不齊相覬望。逆賊鋌而走險攻中堅。十餘鄂拓遂巡各退遁。反致劫擄父不保子。夫不保妻遷流連。加以爭相奪擾爲矯虔。強者食弱壯者食幼。互攘殘馬牛羊。食以盡野無黃獨。室無秫疾疫出痘亡者白沙捐。伊犁河流爲之赤。覓有血人於牙以驀旦夕延。王師重入。甸匈歸者軍門環。伊犁之人汝莫歎。執令汝二三其志。自作孽忠瘁瘁泯泯忘大義。民無二日。汝獨有二天。於古有云。既來之則安之。余亦爲館屏棄誅。爲之禁盜劫。爲之勑耕田。逆賊既除。自今以後。汝得高枕眠。休養生息延數年。或得元氣復以全。如此而已。寧須鍋內地方萬里惠窮邊。

伊犁喇嘛行

蒙古之教宿尚黃。宗喀巴以來三百餘年其流長。昔願實汙以此雄據衛藏。其實心弗良。策妄阿喇布坦創據伊犁有弗迪。然已計入西藏肆披猖。遣噶爾丹策凌遂興黃教。名曰安衆生。叶。亦效西域建都綱。都綱者。西藏衆喇嘛之統。而誦經之室也。白氈爲室布爲墻。後遂範金作瓦覆棟梁。金仙相好備嚴莊。六時梵唄聲無央。喀本集供饌糧。噶爾丹策凌於伊犁河濱創構佛寺。北曰固爾札。南曰海野克。蒙古語廟。今俱圮。郭拓克。綸綍供簽之。蒙古語額五爲喜本。綸綍爲集資。西勒圖者凡四牀。喇嘛坐林者爲西勒圖。赤蒙古語。膜拜台吉諸宰桑。其尊在此。其弊即爲殃。喇嘛達爾濟及達瓦齊相繼篡立。無不藉諸喇嘛之力以肆蝕。逆賊阿睦爾撒納亦結若翟爲黨以煽亂。其窮竄也。旋劫奪喇嘛馬駝用致遠去颺。要乃所以收衆方。強谷弱噬互攘竊。無不垂涎。逢賴喇嘛祝爲恭護。其實心弗良。策妄阿喇布坦創據伊犁有弗迪。然已計入西藏肆披猖。遣噶爾丹策凌遂興黃教。名曰安衆生。叶。亦效西域建都綱。都綱者。西藏衆喇嘛之統。而誦經之室也。白氈爲室布爲墻。後遂範金作瓦覆棟梁。金仙相好備嚴莊。六時梵唄聲無央。喀本集供饌糧。噶爾丹策凌於伊犁河濱創構佛寺。北曰固爾札。南曰海野克。蒙古語廟。今俱圮。郭拓克。綸綍供簽之。蒙古語額五爲喜本。綸綍爲集資。西勒圖者凡四牀。喇嘛坐林者爲西勒圖。赤蒙古語。膜拜台吉諸宰桑。其尊在此。其弊即爲殃。喇嘛達爾濟及達瓦齊相繼篡立。無不藉諸喇嘛之力以肆蝕。逆賊阿睦爾撒納亦結若翟爲黨以煽亂。其窮竄也。旋劫奪喇嘛馬駝用致遠去颺。要乃所以收衆方。強谷弱噬互攘竊。無不垂涎。逢賴喇嘛祝爲恭護。其實心弗良。策妄阿喇布坦創據伊犁有弗迪。然已計入西藏肆披猖。遣噶爾丹策凌遂興黃教。名曰安衆生。叶。亦效西域建都綱。都綱者。西藏衆喇嘛之統。而誦經之室也。白氈爲室布爲墻。後遂範金作瓦覆棟梁。金仙相好備嚴莊。六時梵唄聲無央。喀本集供饌糧。噶爾丹策凌於伊犁河濱創構佛寺。北曰固爾札。南曰海野克。蒙古語廟。今俱圮。郭拓克。綸綍供簽之。蒙古語額五爲喜本。綸綍爲集資。西勒圖者凡四牀。喇嘛坐林者爲西勒圖。赤蒙古語。膜拜台吉諸宰桑。其尊在此。其弊即爲殃。喇嘛達爾濟及達瓦齊相繼篡立。無不藉諸喇嘛之力以肆蝕。逆賊阿睦爾撒納亦結若翟爲黨以煽亂。其窮竄也。旋劫奪喇嘛馬駝用致遠去颺。喇嘛散去。乃同嘅哈沁。蒙古語肉食人。厄魯特中貧無糧食內食自活者。嘅哈沁。安知百戒六度。如佛所云。度肉骨髓盡捨以救人飢。子爲請張勿謂佛不慈。汝俾汝遭喪亡。側身西望爰作伊犁喇嘛行。

固爾札廟火用唐韓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韻。非效其體。

拓土今羅吐谷渾。奚論遷逐翁河源。何來狂童欲竊吞。再將戎車安帷軒。亂拉照。義所動彼亦厥。坤諸鄂拓兵無際。堪計近窺喇嘛垣。盜駝馬逃藉子心狐疑。如魚背龍竊友盧。雖不搏鵠乃搏鵠。以致遊魂遠跳奔。衣黃衣人供養。非嚴非嚴繁朝螺。幕鼓法音喧仲氏。吹篪伯氏塤。刹竿高標金字旛。胡僧碧眼脫其輞。露兩肩肘及兩

朱雲屯烈瓘出穴口如盆。踝金煽石焦灼崎。四大謹解無生言。那伽譯云鼠也。不爲吐水翻。有非成之毀必反。
賓頭盧瞋目健瞪。如彼葉落還歸根。靜業何有於烏猻。徼興黃教駢肩跟。假藉敬佛市惠恩。亦欲貽法其
曾元二世滅裂不可援。猱貪虎攫難盡論。汝狡避瞞來謁閽。膝前面陳涕潸痕。憐汝貧汝安汝魂。解衣推
食奚汝冤。野心悖德義何存。固應天殛絕爾孫。洛那卽古大宛。今哈薩克也。各方非世婚。去歲劫掳遣爾昆。阿噜爾歿納之兄巴特瑪琳凌。及其猶領林沁。相臨奔哈薩克。逃匿而歸。三窟未必容爾蹲。小大怨汝奚騰褰。亦月申酉利復怨。銷兵魚海靖
鯨鯢。琳琅玕貢崑崙。四西勒圖何督督。回爾札蘭內東西分四隊。謂之蒙教者云。謂之勒逆不當遺劫焚。揭和韓詔足解煩。
泰山北斗一仰捫。

噶木特詩

厄魯噶木特本其宰桑。領衆札哈沁。札哈沁者。守邊外之人也。守所職守邊疆。昔奉其主命。侵掠我駝羊。事在雍正西部衆軍士。舉知勇異常。前歲三策凌。卽伯特策凌、噶爾丹策凌、彼中謂之三策凌。乃退出未敢肆猖狂。維時予有命。邊臣爾何愼。時駐烏里雅蘇台防邊者。爲副都統迈青阿。卽以此事往卸。今降爲侍衛。詳見後。隆眷寧獨人。不擒汝罪當。邊臣聞乃懼。誘致泰九閒。予聞不明討。計誘失斟酌。命釋噶木特薄責勵戎行。阿睦爾撒納。彼中久披猖。噶木特與戰。屢勝兵威揚。擒納大窮蹙。始決親來降。侵蔣彼大亂。我師歷境強。噶木特亦歸。優眷加冠裳。進兵命與議。造膝陳言良。撤納今雖順。其心乃豺狼。不可命彼往。往必爲腐肉。予云不逆詐。遣彼亦何妨。使其顯背叛。正罪往釜吮。云何定伊犂。亡何逆蓄彰。譎賊謀夙定。煽亂爲鴟張。噶木特力窘。勁敵歸途擄。噶木特與特軍逃歸。留駐伊犂。帥以送荷他適。鋤兵而入。比聞變。時殿後。尋殺噶哈丹逆孽。猶手刃三賊。力盡馬亦僵。被擒見檛納。不屈氣更昂。逆賊之云。逋拉天各方。汝何心膂內。同類而相戕。噶木特睡之理義人之綱。舊主嗣孚絕。謂噶爾丹匪我獨恕忘大君惟討逆。信義昭煌煌。擒我復捨之。既歸恩遇滂。於恆尙應報。起死可弗償。鬱內非獨我。汝先沐寵光。一死我弗懼。駢誅汝立亡。逆賊無言。絞縊厥命喪。伊犂重底定。遊魂走踉蹌。脅從以次擒。生致明
簫章。問以噶木特。畢知顚末詳。烈士何處無。來可分域鄉。錄實臚括辭。千載流聲芳。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七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二

詩四十六首

花門行 丙子

花門雜種其類繁。玉關迤西西海連。或居城郭或遊牧。牧滋畜獵城者田。其性均能殖貨產。剛勇善戰則
鮮。駱部落雖殊形貌似。皆面綠睛赤髮鬈。大宛卽今哈薩克布特近古于闐。其他不堪僕指數。要視強
弱爲歸叛。叶準噶爾昔全盛日。役使若部如奴僕。令乘故居來伊犂。課其引水種稻秫。服勞供賦不敢怠。
詎知隱慝已有年。逆渠去歲竊據際。回人助之稍少安。台吉宰桑心不一。逡巡各遁顚患叵。而何逆渠
復狼忌。謂回人衆其力全。不早圖之將受害。機事不密回人先。遂攻逆渠渠敗窗。回人還向故主邊。橋屋
伐樹示不返。伊犂荒源吁可憐。地積白骨草木赤。腥風吹野遊狐貍。一究搆害貽萬億。降衷會見昭昭懸。

莽劍行

莽劍一泓波溶塘。狐從文起飛寒芒。其來伊犂萬里外。限以大磧天各方。語言不通振古異。誰獻治爲去
爲魚腸。背策安阿拉布坦。草創絕域跡雖強。大小策零敦多卜。皆其羽翼兄弟行。大者善計謀將將。小者

勇萬夫莫當。矢石雨下自兆著。亦不能避狀若常。酬木特及撒拉爾。自謂弗及言之詳。此創乃彼所佩用。不離身持短入長。強者死絕弱者亂。甘不歷世奉喪亡。熬熬孤如聚部落。歸命頁此星天圓。纂得墓失何足紀。聊紀向化武庫藏。聊紀向化武庫藏。吾猶庶其爲龍飛去水中央。

蕃甲行

櫜與甲冑作軒幢。銅頭鐵額人能若。函人慎術精五屬。合甲蒂至三百年。然惟犀兕察革堅。上聲。旺裏眠腴要取堅。後世乃有鎖子甲。鐵環金綠蛇鱗纏。我聞其名未覩物。偃武日久工失傳。底定伊犁盡肉袒。台吉率衆來後先。取其重器藏武庫。鐵韋蕃甲驟致騋。台吉世所傳川。詳見記中。當時噶爾丹策凌。特遠抗大數舉。擾邊。其人狡譎習攻戰。頗能憑下人稱賢。備器致用撼鄰服。哈薩克無能爲患。以武得之守詎可。逆天內潰宗弗延。廿一昂吉哲入化。昂吉者、蒙古語。謂百也。或合數鄂拓克爲一昂吉。凡二十一。是皆噶爾丹策凌分內者。今爲內屬。其衆台吉下之鄂拓克。即奢今其注玉札薩克等準之。一如四十九旗之制。四閼什墨爲我臣。也。叶。噶爾丹策凌於其部安西中。掠四人爲師什墨。回什墨者。大臣之稱也。又其次爲宍札爾虎奇。佐閼什墨理事者也。今仍其也。設四閼什墨爲內大臣。札爾虎奇爲散秩大臣。管理二十一部分之事。組鎧皮皮包弗用。或異得四白鹿旋。

處暑

代謝愁誰測。由來其理常。天高蒼影淡。日遠樹陰長。池葦何妨白。田禾喜漸黃。風從西北至。思共摺首颺。

熱

數日金風爽。將云節已更。何來炎瘴。轉覺舊朱明。早稻眞宜暴。喚蔬虛過晴。兼全信難致。可以驗人情。

羅扇藏還展。綈衣疊復披。不妨重一試。了識不多時。蟬噪如相競。蛩音自覺悲。西師歸奏凱。或免冷侵肌。

中秋帖子詞。七疊前韻。有序

萬寶西成。九秋中夕。類年染翰。甘裁七字之詩。隨地徵吟。舉綺四篇之韻。憶昨蓬仙莊錫宴。鐘峰曉萬樹燈燒。繡西秋而苑搆亳。太液愛一盞冰澈。乃者紀開丙子。序屆白藏。金飆轉而鋼雀鳴。珠露瀼而玉鑑滿。賞良宵於爽節。撫清景於御園。湖接昆明。不數汜流光於凝祉。山連萬壽。何勞誇幻術於廣寒。況值法宮行慶之初迴。蟾頭是擁。又當紫塞大蒐之旋舉。豹尾案高。萃勝事於一時。具人間之四美。惟是遠懷莫釋。詎逸豫之能耽。顧茲佳景當前。鹿鬢動之共寫。登庋徵什。用示新裁。

秋獮乘時歲一來。神皇素節靜撫垓。週千二百騎惟羽。布左右中官是材。木葉已看吹颯落。野花還自冒霜開。按文察武雜偏廢。點筆唐箋每召枚。

行圍即事

神心妙達是得秋。地迴與安景更遒。雲影山光含動靜。泉聲葉響驗沉浮。目鴻旨表懷因遠。耳鹿麏邊興亦留。校量當年得佳話。隨圍今後有渠搜。

兩翼鴻綳隔翕張。黃麾旄勢獨堂堂。如身使臂臂使指。畢網有目目有綱。地豈稻秔胞駔駿。林眞錦繡詠歌當。山鹽假石相應處。子墨盧文免賦揚。

宴土爾扈特使臣

烏孜別種限羅叉。土爾扈特、亦準噶爾厄魯特也。當準噶爾之一。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實安插俄羅斯地。其始也。與土爾扈特、和碩特、皆各部同北去。乃名部都爲一汗。故今土爾扈特。而則限於哈薩克。東則限於俄羅斯。欲生中國。必假道於俄羅斯。俄羅斯又名羅刹云。假道崎嶇歲月賒。其後今始至。天開不辭鈇鉞雪。事山何憚許熊茶。蒙古以番四域熊掌爲親。特誠可殊圖蓋。中外由來本一家。彼以誠輸以誠惠。無心爲客更勤遐。

海東朗照遐思到。西極飢旋竚待姜膚功。

玉河泛舟至玉泉

數里烟波渺。一川源委通。便教鳴桂棹。可以達花宮。山色看看近。秋光處處同。點汀蘆穗白。照岸蓼花紅。水物宛供賞。溪田又卜豐。庶緣心不釋。西北待成功。

懷柔縣

鳴鞘常御輿。縣度田廬。省斂富金皞。侵晨藏望舒。況茲臨朔塞。每以覩蕃渠。兩字標山縣。名言實起予。

遞亭行宮對雨三首

午熱蒸爲雨。晚田潤待秋。蔣蔬均得益。蠶麥早應收。遞嶂青欲滿。空羅白暨流。誰云值清暇。正爾問軍郵。

較晨今歲好。暑遠勞去聲。秋煩。了識無多幸。人情未易言。即看一雨爽。便寫昨朝暄。坐對濛濛者。因之憶玉門。

笳聲細注瀑。樹色暝生烟。此景非今始。相逢屬偶然。由來恕行篋。便與命吟箋。入夜雲容散。明朝好著鞭。

至避暑山莊即事

巖莊松塢行行到。水石烟花在在仙。月宇真稱離俗地。雲窗雅喜讀書筵。賦成摹帖。

來歸就兄弟。前年來歸之策凌、策凌皆巴什。若其國戚兄弟。

底緣嘉譽年來多。遐遠。翻愁渴望凱音旋。

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來覲。封爲親王。詩以紀事。伯什阿噶什事。

用兹嘉乃績。便與錫殊榮。式戒蝸螘沸。永遵磐礴盟。

行圍即事

秋獮乘時歲一來。神皇素節靜撫垓。週千二百騎惟羽。布左右中官是材。木葉已看吹颯落。野花還自冒霜開。

按文察武雜偏廢。點筆唐箋每召枚。

神心妙達是得秋。地迴與安景更遒。雲影山光含動靜。泉聲葉響驗沉浮。目鴻旨表懷因遠。耳鹿麏邊興亦留。

校量當年得佳話。隨圍今後有渠搜。

兩翼鴻綳隔翕張。黃麾旄勢獨堂堂。如身使臂臂使指。畢網有目目有綱。地豈稻秔胞駔駿。林眞錦繡詠歌當。

山鹽假石相應處。子墨盧文免賦揚。

宴土爾扈特使臣

烏孜別種限羅叉。土爾扈特、亦準噶爾厄魯特也。當準噶爾之一。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實安插俄羅斯地。其始也。與土爾扈特、和碩特、皆各部同北去。乃名部都爲一汗。故今土爾扈特。而則限於哈薩克。東則限於俄羅斯。欲生中國。必假道於俄羅斯。俄羅斯又名羅刹云。假道崎嶇歲月賒。其後今始至。天開不辭鈇鉞雪。事山何憚許熊茶。蒙古以番四域熊掌爲親。特誠可殊圖蓋。中外由來本一家。彼以誠輸以誠惠。無心爲客更勤遐。

西樹園宴都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及土爾扈特
碧霄晴旭曉光澄穹幕高張翠旄凭禮法不拘從所習友羣何礙集相仍捧盞常切予心懷簑遠催欵廼
德源萬樹清蘇懸聖日未曾可證昔猶昔

萬樹園賜都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及土爾扈特
鱗集來王有後先堅昆蝤使又踪連衛椮錫宴前朝洽寶坦裝燈午夜妍銀燕火蛾紛樹下旋猱駿鹿避
崖巔侈觀迺錢詩迺闕習爽光明示別權

閏九月九日作

蓬村近聖霽烟光立馬崇椒了不涼自是登高宜上塞不妨把菊閱重陽天臨澄鄙日因遠樹謝繁華意
轉長通以捷音待西北每當獻樂轉徬徨

逆賊阿睦爾撒納奔竄哈薩克我師深入追捕雖屢戰勝而賊踪益遠因念絕域蠢時不欲久勞帥
旅實緣徹兵詩以述意

窮寇且莫追天邊命返師一月既三捷定西將軍達瑚議阿逆等殺賊於雅瑪拉圖、巴巴大敗逃去又殺賊於伊什
圭巴巴拏都幷大敗阿睦爾撒納易服而逃又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
設獻於空哈薩克拉克山阿睦爾撒納已降途告命前師故襲之點武
請暫還師而春再行進勦而賊先竄已降途告命前師故襲之點武
似會若停關時寄海蘿卜藏丹津點入中噶爾者三千餘
戒上年平定伊犁機之

丁丑春帖子

早春日景早卿日冬至方得弧月望喜春發蓋早也寅月節逢寅是謂立春日辰寅底緒十行詔無時不體仁
乘氣南邦將布澤柔遐西海願節兵東皇蒙蓋被撫外北極車書奉大清

戊旦試筆丁丑

喜氣瑞氣遍皇州春旭先輝北闕樓交泰三陽兆義象欽時五禮協箕疇詔書寬大衍金風識德耕耘利
土牛日勵自彊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端門五雉啓昭蘇拜舞彤墀百辟趨玉帛調元欽吳緯金甌卜
世永皇圖再巡南國頻頻惠佇俟西師早獻俘息事寧人緊本願久安長治敢忘謨

正月二日小宴延臣

自陞依元日殊遇會九賓屬富貴始候同是筵功人欣舉觴舟浮柏葉休詠賦擘鰲徵廷漫稱頌一意更徬徨
勤遠戒靡遑寧遑暇適展陳張皇申撻伐奔走厪臣隣酒醴今朝饗菁甘多士均惟期靖邊圉凱宴祝斯陳

出師

出師在何所仍在西北荒渠魁既未獲醜逆因跳梁留處罪原寬計月輸俄掃協力翦渠羽中路乃班張
皮戈忽內向百騎曾笑當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七　六七

餘人以衆寡不敵遇害犯者奪正食遂致大獄猶思去年來飢賑亂與康誰知照嫗恩不足憤豺狼我直彼則曲
六師宜張皇以正討兇亂言順氣倍強勠力殄渠酋子弟召募非編氓叶儲胥發帑項賦役非加常其間戚屬
貫仍分計僧俗究不無勞民寬賦額十行內安外易揆逆靖順受盧內孩篤軍機九徵對煇光宴樂弗耽
盤敕寧期久長出師匪得已永言示大方

廓爾喀歲貢例

帝燭葵烟張翠釭雲和送奏玉金搥新年每歷歲豐欵勤政敬論日旻雙希巴忠風奠西海行敷化雨省
南邦敬之惕若冰淵嘆無易由言致驕厖

降旨免甘肅本年額賦並積欠詩以誌事

西陲兵未能戢亂非得已儻皆發官帑詎肯征閭里究之出諸民豈如無事美去年緩竭賦今復新正灸
地瘠貧民良施恩宜在此正供與全裕寬心勤采納積欠免歷年癸用愁留抵靖外先安內化日奉風薰

恭奉皇太后南巡啓蹕京師經幸未舊作韻有序

韜園肇歲正條風應律之初太簇開陽協姑和行處之候發詔令旦再舉南巡
六稔奉安輿而莅止路指三吳翠羽金支掖螭長依愛日黃童白叟迎新乘時展義非撫事敢廢軍實裁決斬
闕而求獲艱苦布澤冀非里之蒙庶徯韶重歷七言述志

澤國省耕紀儉辛山川詔秀信無倫前秋適值逢災歉昨歲因之罷豫巡乙亥江浙被潦停止蒙簡轉旋農
慮稔黔黎顧詩志重申肆鴈帝里和鑾覩一慰江干望幸民再奉安輿出長樂徐遵廣陌衛旬陳青郊喜
見俗晴雪綠麥行滔發始春淑氣眼前天與藹詩情馬首日迎新乘時展義非撫事敢廢軍實裁決斬時舉
寓內長巴雅爾等擒獲命將梟討西北兩路軍書令其直達行在

禄鹿行再疊舊韻

影燈喜爆閭鄰城民風豐厥覩經行行宮晚景正清絕盤詩歲月標分明西征士騰馬亦飽機緣天姿時
儆好非如審勞之人爲面統兵諸臣即蒙天佑可剋日底績各分彼此致失機宜狼子野心殊詭巧降舊鄰
因受恩撫恣自知罪狀慕著懼誅討遂決計叛亂反面不顧恩遇禍聲罪致討重整旅背使潛穗殘年留七捌兩人不復反三年
克之鬼方收身此南巡心西海胥衣窮憚軍書修

紅杏園再疊前韻

綠日巡江國乘春發鳳鑾昨歲告武成憶曾於斯館豈知地操旌蒞計事後顯去歲貝伊犁底定親告兵休
適喜園候日乃知教民生者以保衆志統軍者不審見機之故也歲宜遂未授宜遂未授既園正事師之罪云三重賴司命一舉何
滯疑當起落時授阿睦爾撒納之報
消雲氣四時散翳未就肉故惟期望如巴雅爾之頻奏旋復捷報圖更命將
重整旅問罪王師
至泉林二首疊舊作韻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七　六八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七　六九

無多室宇適而機。思尺泉林秀且明。芳杓杏花春來放。柔荑杞樹雪初晴。窟檻好景隨心會。壁額前題向
客迎。民氣安和歲中上。省方緣此一怡情。

癸辰昨歲雨餘至。春孟今朝雪裹來。宮是仁皇行駐蹕。已復紅旗報俘囚。督令策勞蓬兵。終以踏遠遲。集
近哉。不異前茲惟問夜。軍書諄諄爲偏倒。去歲駐此。已復紅旗報俘囚。督令策勞蓬兵。終以踏遠遲。集
失亦機。而逆酋未擒。猶首鼠者。蓋復猶豫。故今歲更發蓬兵數百耳。

詣闕里瞻拜

去歲躬親奠柔玉。迴程重謁廟堂是。誰知獻馘成俘。去春以上年平定伊犁。祝告闕里。降諭時。適得獲噶岡阿睦
遂致餘氛更搆煽。逆賊既未就擒。繼復哈薩克。其
爾撒納之報。久之。乃知策棱所給。虛信妄奏。
弟等。復與噶爾藏多爾濟糾結爲亂。
佈在汴行歌載塗章。

急雨六月二十八日。

暮暑迴日騰炎威。晚田望澤枯欲萎。前此時若恐虛擲。我心憂愁如調飢。密雲佈宇只頃刻。長風坎雨相
招攜。企官白帝施號令。素與玉馬珠旛旗。玉女投壺天帝笑。糝馳列缺豐隆隨。前日火流疑未盡。一時滿
澄軀無遺。泉窮湖涸池待踟。須臾濺影將平隄。水亭空濛鳴烟景。生寒忽欲添紗衣。利農蠲疾人心悅。吾
亦因悅非虛詞。軍書遞報有佳信。適得軍營來報。值知徹底阿睦爾撒納逃竄遠近。
已遣使在途。卒衆五馬追捕。計日就擒。
哈薩克稱臣內屬。道使進貢。詩以紀事。有序

哈薩克、卽大宛也。從古不通中國。羅漢武勞師勤衆。僅得其馬。猶且動色頌功。斯何稱焉。去歲。我師
因追叛寇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哈薩克徹帳騙畜。遁去數千里。恐以絕域駐師。非計也。命徹師。哈
薩克悔其爲阿睦爾撒納所賣。謀擒之以獻。而奸蹤復自哈薩克逃迴卓嘴爾。乘噶爾藏多爾濟、巴
雅爾等之亂。鴟張嘯聚。今春我師重入伊犁。問罪。則噶爾藏多爾濟已被其姪札勞噶爾卜所害。而
札勞噶爾卜又爲阿睦爾撒納所襲。憧以身免。我參贊大臣富德。率師窮追阿睦爾撒納。已雅爾。適
與哈薩克師遇。哈薩克不敢犯我師顏。其汗阿布賚隨道。使稱臣入覲。今已雅爾已獲。阿睦爾撒納
亦不日成擒。卽或竄入哈薩克。而哈薩克亦約縛之以獻。喜銷兵之有日。愛點翰以成辭。

深人伊黎靖陸梁。蠭蠆懲遒武維揚。已若顓愚利成生。所。又報洛那歸職方。致馬本非如武帝。閉關未得學
窮王。更欣顏縛渠魁獻。載戢干戈日月光。

秋日奉皇太后幸塞外。啓蹕之作。

潤應夜雨聽深更。啓蹕旋看放午晴。撥喜晚田滋玉粒。恰宜新爽趨金行。誠輸屢同成來覲。西藏行圖未畫。
古。及暗面塔、佩事。四十九旗、蒙
圖貝勒屬地。洋溪大宛初受盟。去漢我師幸哈薩克。本爲追我逆酋。並非有意
故今歲卽遣使來降。納款。山紅塞雪。敬奉安輿行蹕典。欽承慈
啓祝山溫。

五更

五更眞曾至。云速六百里。宵衣急披裀。乃知報捷喜。呢嗎已俘獲。並繫其妻子。去歲重猶獍。禍蛔實曰此。
扎努噶爾卜倡和。如魚水。執酋訊厥踪。云亦就拘泰。乃因彼中亂。操戈同室鬬。達瓦及渾齊。二酋名。縛獻闕
雖已。既噶與札努噶爾卜。歸謀殺噶爾藏多爾濟。而札努噶爾卜旋爲阿睦爾撒納所
誅。頃執呢嗎訊之。則札努噶爾卜又爲古吾達瓦渾齊所紿。以出擒阿睦爾撒納。所
先是我北軍。早搗巴雅爾亂首
大半殲。所餘惟二耳。哈薩克錫拉。相類期可指。阿睦爾撒納。喙息尙逃死。
納竄入哈薩克。霸馬遁遁。揚言哈薩克助其兵力。以蠱
動遠荒。遁哈薩克汗阿布賚遣使縛臣。約擒遂獻以獻。
斯竄蠭巢。亦失三窟特。阿睦爾撒
至避暑山莊得句

山莊臨上塞。皇祖具深猷。最是承恩處。敢亡繼志謀。諸藩輻輳入。覲。蘇對遠來投。綽對沙船。卽大宛。見史記。
貽厥在兹修。

永恬居

雲閒欲歸牖。山翠每迎檐。景趣來來別。詩題旋旋添。梓材發昔引。蘇對化新嗇。佇待縛渠獻。遠哦阿睦爾撒
納。復投哈薩
克軍營。阿布賚欲縛之以獻。遂賊高馬。
挾六騎夜遁。阿布賚馳追。指日可擒。

干戈城永恬。

細雨

細雨剛經五日餐。凝空靄靄復徘徊。晚田恰喜蘇秋後。野老都云暮澤來。遠浦烟輕紅泛棹。斜溪淵重綠
潛苔。所年法祖吾何願。盛慰寰關天馬徠。是時哈薩克頭目頗有投順者。
已遣使在途。卿永年云。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八

再定進噶爾第三之三

詩四十一首

八月十六日。熱河啓蹕木蘭行圍之作。丁丑

山莊節過桂花薰。暗鹿期臨八月天。發以及時營蹕底。須好逸懋林泉。廣旌獵騎行招引。荐館新蒲相
耐寒。習勞示矩可解冷。我亦因之試玉驄。六龔時止復時邁。毋控廷騶蹀藍田野。丹雪青絲繡銀峻。塞草黃
都人吟寫詎徵禪。弭勇快哉。紫狐輕點鮮花帽。陡憶伊犁大於掌。言軍倘待歌歸來。

哈薩克使臣至。命隨圍獵。並賦是什。

一夜朔風吹凍雲。高峯低谷皆皚玉。雖寒不濕可三驅。連網周陡謝予牲。供役左賢還右賢。是皆恒馬且
伊古從來化外酋。聞關驒使遠朝天。不知中土歲日月。乃隔長安萬二千。塞外更教預雋喜。山莊庭典錫
恩耕。卽今行圍名天馬。附會誰鄰太史編。哈薩克在漢爲四城地。史、漢所此。倘奴在北。四衛在西南。四域、
西北四城。然史記言大宛。錫域城之國。相傳哈薩克爲古大宛。

則正今之哪喇奇穆、哈什哈爾及吐魯番一帶回部，非哈薩克也。哈薩克疆亦回教，而實行國俗，又所稱大宛、蘇西北諸部，何嘗不產馬耶？蓋沃野大宛祖以，然四北諸部，水草遷徙，逐利而居，故多產馬，附庸者多，哈薩克在彼時，蓋是其部中之一國耳，史稱大宛東北則烏孫，而土魯番之東北，即厄魯特諸部，烏孫者，蒙古諸部之祖也。且今哈薩克在厄魯特之北，是又不同矣。史稱大宛東則扜罕，于闐，扜罕西則安息，于闐，扜罕昔顯，與今之哈密爲近，史記所載大宛、康居、奄蔡、烏孫、大夏、安息諸國，相沿不改，厘然可考。于闐產玉，歷代相傳，今阿部之和闐水多美玉，蓋亦古伊洋，引歷代開田、屯兵、建設州都爲據，然尼知非漢古伊洋之地，屯田設戍，而扜罕乃四達近于闐而居乎，又安知非中國之衆，而扜罕仍來其故處乎，在昔夾、溪晉諸部，不相通，所得不見悉詳，今文武將吏，往來西域，與行內地無異，則史所謂大宛、烏孫、康居、奄蔡、月氏、扜罕、于闐諸國，與今之厄魯特、哈薩克、布魯特、鄂爾奇穆、哈什哈爾、阿部準噶爾、哈薩克、及回部相較，則史所稱西域三十六國者，不啻九牛一毛矣。必執史、漢爲據，則司馬遷、班固並未身歷其地，即至其地，而語言不通，文字不曉，其傳說有參錯者，故注其大略如右。

寄題哈薩克獨樹有序

哈薩克西北隅有獨樹一株，其上五枝，盤拏陰覆，可藏二百騎。哈薩克謂之鄂塔引噶克，又莫朵，鄂塔者，河名，噶克又莫朵者，獨樹之謂。本土爾厄特所稱名也。樹生河源，久聞其語。今閱之來使，信然。夫宇宙之大，何奇不有，然非實據見聞者，奚足稱哉。昔阮爲長白瑞樹歌，今復悉此物，必有對其理信然，獨惜其遠處天末異域，伊古及今，文人學士，且不聞其名，安能傳其實，點筆紀事，蓋不如涂園寓物譯慫而已。

萬樹園宴哈薩克使臣，詩以紀事。

獨樹發榮圖，物惟久故神。哈薩克過其下者，必祓拜供獻，而不敢稱其名，蓋如蒙古之鄂博矣。鄂博見昔作詩卷中。陰周二百騎，蔭即八千春。建木誰曾見，寓物譯慫而已。

萬樹園宴哈薩克使臣，詩以紀事。

萬樹丹青點霧縑，秋陽送暖似春陽。多須深目遊典圍，鄂莽槎枒重則時。敢不虔龍豹弦望，辨風候典章縣。麥帝盛和命，大清億萬年。銅儀惟是在稼政莫茲先。

源底藉整坐張，近安遠服休稱慶，益勵吾心敬不遑。

九月十五日，賜哈薩克使臣觀燈火。

九漏一合貴山朝，火樹依前綠蠟燒。可證仙莊原月宇，只疑鹽澤接星橋。霜林葉落遐裝葉，道峪標歲值法建標，惠遠行時距尋樂，證稱預節賞元宵。

熱河啓蹕還京師事

習武柔遠以次行，晬驂六御啓鉤程。雲非慢自留清戀，麥坂旋因閱宿耕。駝隊布雄野渡冷，馬蹄遐趁曉曦晴。觀光編可徵大願，宛使何妨攜入京。哈薩克使臣來覲，肅重京師，許之。

御園深秋

惠遠行時玉塞旋，御園景物秒秋天。林光暖留去楓納綵，雁韻初聞稻菊欲燃。於澄泊中尋理趣，非空色際忘言詮。底緣誠切心頭悶，念到伊黎集賽邊。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咸召前以七律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己巳孟夏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前韻紀事，頃秋貓迴躍，九月廿有三日，間安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樓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的，適哈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

朔塞迴鑾駐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閒。觀朝許圃千官末，特以廿六日進宮觀朝，亦命哈薩克使臣入班行禮，駐苑聊乘數日閒。問疑敬越慈禧開，亮工撤對豈竊班。賜資已能除清暇，較射令孚觀辟角彎。

漏言讒者犯無當，跳兔爰爰脫大黃。阿睦爾撒納爲官兵追急，復投哈薩克，欲挽以獻，而爲阿睦爾撒納所覺，不食逋逃，今逆賊已入彼，知彼定宮繞伊丕自擅穿楊，銷兵惟盧肆時夏，懷遠因教觀國光，和議羅刈素應守，昔卓韃羅斯請和，與定十一條，內彼此下也，待期綢送致封狼。

南服災傷重洛黃，頻稱飢瘠已躬戕。旰宵惟頤霽衣食，支詘何能適矢弓。荒服卻因至鶴鷰，羽林況復恃熊羆。聯情示度聊親御，連中休誇此崇工。

麗射平無一蹶鞭，山光萬壽正迎前。乘樓踏入丹霞磴，畫檻衡開碧水天。菊放恰疑金布地，稻收喜看穗遺田。陪臣擅賞非騙富，惇史傳脩自此年。

孟冬時享太廟禮成紀事。

吉朔脩嘗進吉觴，假思仰贊意顒然。洋如在上原一脈，勿替引之於萬年。三獻禮成八佾舞，小春作在五絲絃。午門迎送增蘇對。外番貢使，例於午門前迎送，是日哈薩克使臣咎列，祖烈今揚西海邊。

十月朔日頒朔

敬授斯稱重則時，敢不虔龍豹弦望，辨風候典章縣。堯帝盛和命，大清億萬年。銅儀惟是在稼政莫茲先。

布朔頒辭始，班和衆魏前。伊黎哈薩克從此入華藩。時適當前備阿睦爾撒納後，特命何國宗率四部入覲，頒西域諸部朔旦，今年始行。

雜言

吉莫吉於知足，半塗亦戒中止。安莫安於忍辱，近勇亦在知恥。長莫長於博謀，築室不詢於成。先莫先於修德，神鵰中和且爭。假是而非理難悉，曰失而得事難必。養難者不奢逸，牧羊者不奢財。智貴決疑，明貴任材。君辱臣死，樊噲庶幾。布曰當斬，奪理強辭。誠誠限於時勢，則非我之所知。睡面自乾，世頗有，是可與之言事否。

荷蘭門行宮留蹕事

樸斯軒檀欒墨筠老檜曉菊秋清妍春秋蒐獮時常舉來往光陰幷五年（予自十二歲隨皇祖來此至今適三十五年矣）見獵彌懽動心喜習勞率欲以身先洛鄙服射非嫻射（時噶薩克使臣隨圍驍馬連中無不心服國家弧矢之威）宗度因人有別擐

冬日視朝

百寮劍佩集明廷班末陪臣賀謁聆（是日哈薩克使臣和碩親王噶勒藏噶勒丹使臣額爾克戴青噶勒丹使臣額爾德尼噶勒丹使臣額爾德尼噶勒丹）北極南薰一太寧遠服遐安心敢肆敬天勤政訓聰聽

冬至圜邱禮成述事

配饗佳氣鬱樵蒸奠豐圜邱祖業承日在曀猱欽敬授陽遷坻黍昭徵於昭陟降依左右敢曰馨香爲豆登寧遠荷惟希景福（阿睦爾撒納進京未經時持盈更益勵兢兢）

戊寅春帖子

歲備將迴換春旗引吉祥樓頭看積雪臺上逐青陽

竹森欣值甲（是日甲申）紀歲恰逢寅木德符滋養熙熙緯來人

玉扃龍圖尋妙義陶溫毛詩稱清陪北溟卻盼佳音遲（時正待俄羅斯縛送額爾德尼哈達阿睦爾撒納之信）願共東風速到來

戊寅元旦喜雪

萬爆鳴中九陌喜宮聲祥應歲朝論三陽和淖臨寅月初旭圜披麗午門資始羅圜欽御音（是日景棣通玉燭

慶調元貴山奉薊新馳使澤共東風到處溫

元旦試筆

穆愉一氣恆鴻鈞十二龍樓春色新戊歲戊辰爰稼穡寅年寅月福臣民世和益切恩心敬陽澤還思與物均曉開銅龍先進賀慈寧純嘏自天申

太和所昱曙光披百辟冠裳式禮儀肇政筆風將舉雨來王鳥弋與黃支重熙累洽誠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時

萬爆鳴中九陌喜宮聲祥應歲朝論三陽和淖臨寅月初旭圜披麗午門資始羅圜欽御音（是日景棣通玉燭

聯豫善走更工歲蘇對潛逃又北荒（是日額駙策凌額駙阿睦爾撒納）諮諏羅又和約固獻來萬里遠旋殭（是日額駙阿睦爾撒納）功如彭寵遠東冢（軌迹或喬之役阿睦爾撒納）

不可謂無功而伊犂城守尉伊勒圖額駙阿睦爾撒納）然使任事者能盡般旨而中事機亦不致值事三年之久也心是溫顏天外狼道塵廓清永砥層持盈益勵敬皇皇

早嫌牛腹興焉用密訂丁寧勸事先（初命阿睦爾撒納爲將軍時急其有反心令其先赴伊犂以察之而諭旨俾勿遽知遂致見殺）

亂彊安能待訛訛禍成因未塞沿沿由來一勇士之力何致惟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疑衅寧道首明樞

駐行營

今年獵場向遙東崖口外即行營駐曉涼羣已換解冠背指離宮猶驛路輕鞭得得進圍界漸遠村莊多野趣四十八家率獵騎鏖貔供役咸來赴牛車驅圍滿谷中乳餅馬湩隨意酤此雖言富山莊幾日陪宴賞宮室衣冠非所論古來北部輕南朝今日歸新頒勝故我聞此語心戔怡延美敦非祖烈貽共揩紳士識兵革與介胄士談詩詩以水投石書所曾柚盤弗入非奚疑習勞純武益勉懋一家中外綿丕基

過東崙

東嶺名汗特木爾過嶺即是獵場山不常經乃喜初遇翠園紫蓬紛委顏墓樹新篁紅間綠野水出石淪月淺地近圍界獸雖少逸轡難避鳥號（是日鵰鶚一時俱鳴馬良駒皆隨合圍）舊園路悉和手敕繫我所喜園有在景宜詩更錄清閒

遠思耕牧伊犂期永定自維終莫有閒時

西陲

西陲方蕩定卒未得休師勤遠非初意三年乃建茲設施先執領安用屢移基非順之人咨之人咨誰（四陲用兵非本意具見前記幸成大功斯厥中渠之理使任事者智勇兼備早誅一阿睦爾撒納則衆額魯特自潰準噶爾諸屬長諸部哈薩克從來未通再生事而諸臣旋失事機以致叛酋反覆遁西域勞我師徒今三年矣準噶爾既已平定哈薩克汗阿布賚亦不煩招降中國今伊犂

帝青石佛鉢詩用皮日休韻己卯

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序舉法顯傳以爲
見於外之言乃刻佛像於外以附會其說向竺
異帝青石也質右而色潤其爲調御所持無疑蓋昔年
嘗復來中國之語適相符合既愜法緣之喜因賡製美之章
豈藉雕鏤七佛委天王獻此敬緘持見佛
許四衛知波旬國土寧應有鹽至祥風法雨吹

大宛馬歌

今之哈薩昔大宛哈薩克雖三字音義本兩字漢字析而爲三
有舟貢獻單噶爾音青騾爾丹策凌時
不仁之守再世斬伊犂萬里拓幅員哈薩布魯特字從上亦省咋成二字皆向化無
他爲資致敬虔駿汗血實方物左右部長及可汗遣其首領遠來獻卻之失望厚賚還歷
歸御幸跪陳墀前爲誥爲縣各天矯雄姿逸態英且閑流珠數玉誰則見奔騰追電有必然往者武帥
求善種徒勞數萬罷少年致一二耳繪藍詔奚稽歸德開遠門闕翻動遠非本意人歸天與寧可捐人歸
天與事可捐作歌自警示後昆

涿鹿行三疊前韻辛巳

詰旦發新城涿野按轡行濛濛露氣重麥穎珠光明農家已期餉餽我戒滿言收言好行館壁題憶向
來成功蔵事誠神巧失之甚皆得之尤見瞻感論旋轉總沐天恩稠鴒冲危鼯掄材留麟返琅玕厥貢收更復
伊犂慶事修

書簽頭賜駐守伊犂內大臣阿桂

典屬今時班定遠冠軍昔日霍票姚阿桂於平回部時諸凱屯政旗幟令宜其厚於古亦然但不如其盛耳以招百福繁生息仁義不施攻守易矯虔奪擾紛兵革休堵金人且弗惜玉
署欲扇仁風萬里遙

駐伊犂大臣阿桂等奏報二麥大熟因用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首句恰與經畬小麥熟同證
遂用全章韻紀事然彼當季世而賦不已宜詩人之刺今則遇豫豐於若定之時亦反其意云
爾

伊犂二麥熟久矣旋王師少留更番戍屯田俾勤瘁爲厄魯固備札頗火篾早飛事見前詩徵集古誠鼠大安反
側兒雖有季災者即今奚遊辭獸克遠西溟無不馴威功成弗可棄此語人盡知歸化回亦知遵我謨
稍假衛拉乃無人都護建閫歷朝產捡英材百凡抒忠思綠旗本習農樂藝令乘時索倫善騎射值候戈
壁淮耕同墾荷遣使無雖別悲準噶爾昔遍四城回人占反迴回城時化本俘虜盡徙
以去今仍命遷還伊犂屯田又當理烏魯木齊屯田大臣安插奏報徵給屯

糧外倘多走災因命延臣籌遠救旗屯丁及沿邊無地民圍擾舉
知耕此食者聽日久能個黑河口外之生業則盛事也心元企之人事庶云盡天恩至亦隨屢豐既兆慶功催
賢臣歸市也都重生何以爲刺詩

玉盤謠盛器作韻有序　壬辰

西漢宛捕元戎重器同邊北漠屯開怪讖遐珍載獻在德致亟誇夫俘玉而功成宜切於銘盤一圖
因以重之兩美兹其合矣爾乃閩河幹蠖準部材程昔焉青鉢偕登世作蹟林之賢昨者金堵不守
時投阬殷之墟當夫琛贄來庭允和列序璆琅匪乏奚煩徵典瑞於甘都輪廓依然亦采著錫文於
阿渾紙以玉非殊給捷應輪圓百部永清慨回覆盌此則遂无齊故物已墟盤敦行酒弗辱乎降王
阿睦爾撒納詐背空盌大弓靈虢宼歸於太府是用摛二篇而述事鎔謝鼎辭閱三載以繫時欲籤
座佑云爾

與昔獲盤符寸尺婁復成雙補闕錄忽分忽合無恫石猶覓愉焉色潤碧郁假延津龍躍澤是宜有詩紀
其跡出師昔歲略崑嵛五載功成成來貨天方默克西瀛津或貢鑲申或玉遐付之有司武庫存精金華
服綵帛完薄來厚往已數年物固有幸奇聯偶伊犂扼要輸番守儲皆距精遂內取哈薩布魯特地酬收
萌覩覩市易走墾耕忽見此盤有驛致同嘗列左右絕域秋登萬寶滋既足食奏還足衣喜固在彼斯非
奇敢因志滿不戢師天麻敬奉戒恬熙福誰保泰永誌之向欲速奏思增椎前篇以得盤時遲遲尚未就睡故有睡付騶人一倒椎之句

哈薩克陪臣到因擷觀廣陵風景

哈薩朝正貢馬斬路遙遲到值南巡因教馳歸來江國便挈行奉閱綺圍昔歲觀光稱使者辛未準噶爾使臣曾命隨
州賜讌前時準夷命來勤識哈薩克原屬準夷不通中國也今番優賚賞陪臣廣陵鄂奇哈薩克地名何南北總我心懷保赤人

碧玉盤謠奏本

碧玉之盤徑逾尺質本規圓色光澤準重夷器守世則貯以馬湩可盈石容盛玉醴斯陳席準俗四月馬酒新鮮得時湩
遙酬神詳焉爲證但不如其盛耳以招百福繁生息仁義不施攻守易矯虔奪擾紛兵革休堵金人且弗惜玉
盤白舍棄荒棟儘破邊角奏爾區區伊犂墾田耕者獲歸使致京飛不翼取裁改作葵花式稷然完好緋几
側湯之盤銘曰新德川識頗未若華勒

鶺鴒圖有序

倚亭阿桂還自伊犂以所獲鶺鴒圖進色正黝尾中攸白點如雪穠赤睛黃臣銘哦哦駢牢雖扁
然詢其名既無義可索或謂按鳥譜近似者當之予曰否否背夏后羽毛作貢屬中土職方恒產厥
後吉光生翠又不越嶺表炎洲而止且名舉侈陸弗深考乃者新城既屯既城綏遠厥徵緊誌實是
賴則思蓋日刻筍之雄風紀今時鳴岐之雅則不其韙乎爰仍其名命郎世寧爲之圖而系以詩

鶺鴒圖何出伊犂沙水滸皮逗因致此鳥譜絕難尋項背如鶴雉間關學鶯鶯白斑黑尾點黃臣赤睛深

忽得狐京闕。能無憶故林。聊將紀殊域。非是寶珍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九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四

詩六十首

古築城曲癸未

敦元微之體。亦反其意也。復用其韻。

伊犂撫綏羅。駐我鎮撫兵。耕牧有餘閒。命之堅築城。守望不可闕。其實非防賊。何甘捉民丁。事半功倍得。遊辟慣腦口。問汝復能否。哈薩及布魯。歲歲請安走。貢馬敢稱和。往來城下過。將軍坐帨拜。庑帳高義褰。抱杵事頗煩。加賜頒德詩。室家有恆產。東望玉門關。蓑笠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甲申

蓑熟再垂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甲申

二蓑復連熟。去歲二蓑大熟。今歲蓑幅去歲尤佳。今天恩惠寬師。慰恐接詩黃。分。大悅農家兒。所厚惟齊東。頗有望雨辭。牧蓑固無礙。禾苗稿炎威。實命間近況。喜澤頗早知。喜澤尚未

知。徒煩祈雨儀。東省濟寧未雨。降旨詢問。撫臣尚未聞報。晉省所奏報內。惟稱平遙設壇虔誠祈禱。幕府有司官。步禱踰節歷。假此勤民瘼。亦是繫我思。君臣距殊道。同希暘雨時。然予所希廣。寰海無邊涯。一飽胥爲盈。一飢胥爲悲。即今伊犂疆。聖衷存隨。攜卷如居家。曾記應忘歸。觀緒識文視。信筆展杜詩。

題伊犂將軍明瑞奏章因成口號。

伊犂奏章傳驛至。無他惟籌耕牧事。更喜慝海每常晴。雖不言祥此其瑞。

伊犂大熟。三疊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

昨聞二麥熟。額慶惠我師。穀黍其如何。尤殷秦念茲。即今逮仲冬。始接郵遞飛。地厚富水泉。豐收其奚辭。厄魯懷我澤。哈薩提我威。極邊成樂土。天恩人盡知。感恩猶切切。知慎惕慎威。倘憶舉事時。哲貴揚軍麾。窮荒竟成用。獲匪所敢思。城成戶斯徙。已非草創時。（伊犂自開辟札、烏哈鄉里克等處次第築城始事。屯政日臻。實兵、回人、雙脚地遷居戶口、聚落殷盛、遠過逃增、至本年倍蓰。自二十分圭二十二分已上、計常給廩餼外、贏麥陳陳相因、咽糧倉深慶。）秋獵山之原。春耕水之涯。家室俾團聚。誰如離析悲。一二貳逐者。自取罰應隨。然豈終投荒。稍遲當令歸。紀實並誌愧。斐然用成詩。

安遠廟瞻禮誓事有序　乙酉

伊犂河北。舊有廟曰固爾札都納。三層繚垣。周一里許。當噶爾丹策凌時。以五集賽更番居此。頒經。每歲首盛夏。準噶爾之衆。膜拜頂禮者。遠近成集。其俗索奉黃教。往往捐珍寶。施金銀以事裝嚴。廟之圍牆。逢甲於漠北。阿逆之叛。賊黨肆掠。焚刦廟宇。燬壞殆盡。曾用韓愈隆潭山火詩韻。以紀其事。及我師再平伊犂。其地重建城堡。而梵宇之傾存煨燼之餘者。已不可復整。亦不必爲之復整也。因思山莊爲秋蒐肆覲之所。舊蓄新附。絡繹鱗集。爰規東北隅。阜肯固爾札之制。營建斯廟。名之曰安遠。集梵僧演梵。以慶藏事。惟時都爾伯特郡王策凌烏巴什等。適以朝覲至。與達什達瓦部衆之隸居蓋土者。歡喜額手。僉謂琳宮晃曜。妙相莊嚴。不啻越時在固爾札禮都綱。聞此者。非惟闡揚黃教之謂。蓋以綏靖荒服。柔懷遠人。俾之長享樂利。永永無極云。因系十韻。以誌緣起如此。

伊犂兵燹後。梵宇爲去聲。重爲。繕地近遠歸宗何改移。今朝初慶落。我策永延蓋。登峰輝山麓。來瞻渡水涯。制仍固爾札。境一毘耶離。唱唄格隆音。（喇嘛中之格隆、如僧中之受五戒者、如歸旌達瓦部落者居於此、其頒發經咒者應之。）維新同致敬。憶舊孰舍悲。舜訝胡寬市。予懷范焚辭。碧無示敗波。距有視成斯。營繕原安處。鉄綱靖遠陲。

熱河啓蹕本闌行圍之作　丙戌

尊雀去聲。去年例萬年。昨歲啓蹕幸木蘭時、兩次奉皇太后、仍駐山莊、以適萬年慶、並謂皇帝、皇子、代承歡治、本有慈諭、永爲成例、興居晨謁啓行旌。殘雪南望一心戀。爽氣北迎衆意便。落漈本微涉惠水、今秋邊北雨短、獲牧遍牢閑山山。熱河一帶、秋收視往年皆遲、然高山白露先至、時節亦自應比也。遠臣西北關聯至。時都爾伯特貝子額爾德尼等、烏蘭布內大臣、察達克等、並以朝覲來行在、即扈從行圍、示度懷遲歸偶然。

伊犂將軍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率全部歸順。詩以誌事有序　辛卯

伊犂將軍伊勒圖等。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及其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楞等。率其部衆三萬餘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犂、具書通款。自言爲阿玉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爲大皇帝臣僕。而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乘舊遊牧鄰屬內附。因自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准令入覲。以伸積誠。渥巴錫等亦先後來至伊犂。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先是安泰奏偵知土爾扈特部內附信。卽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之。今卽論其偕渥巴錫等至山莊朝覲。而舒赫德亦先所命由烏什馳往。俟其事者。因令代伊勒圖爲將軍。駐伊犂。安輯新附之衆。給以鎭瞻。振其乏也。授之牧地。資其生也。其汗及台吉、宰桑等。將錫宴賚封爵秩。而其部衆則量地分編以居。聯其情。亦渙其勢也。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教。越今幾六七十年。乾隆丙子秋。其汗敦嚕布喇什汗子也。始遣使奉表。納貢內屬。誠有不期然而然者。且準噶爾自底定以來。築城安屯。無異中國郡縣。今土爾扈特復棄我潛屬。於是四衛拉特之衆。盡撫而有之。可謂盛矣。然余履泰持盈之念。彌以是爲兢兢。序而系之以詩。紀實也。其詳分注各句下。此則毋庸覼縷矣。

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渥巴錫爲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孫。敦嚕布喇什汗子也。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殆恩應博施。情亦渙其勢也。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教。越今幾六七十年。乾隆丙子秋。其汗敦嚕布喇什。卽西藏。卽西藏。一居額納特珂克。卽印度。一居圖伯特。卽前藏。而前藏。而前海。而前海特大土官教示現之所。印度又遠不可稽。惟西藏都綱。往來貢使。間於山莊北覲。仍其舊制

寶塔鄂煌百十層。鎖鐫膜拜法王燈。乘幽冥是心源放。證教休詩神道能。

紫光閣賜宴外藩。卽席成什。壬辰

祝起中和奏樂談。肆筵紫閣午曦明。旋須九撰遵朝典。惟是三恩聯乘情。新附烏孫來北漠。土有屋特。舊班艦僕熟西瀛。卽部撫茲敢曰能開頹。益切冰淵惕守成。

七寶刀

土爾扈特郡王渥巴錫所貢也。

舉族來王脫冀圖。解刀虔用貢天閶。雖殊乞伏銘雄義。雅是呼韓獻脫光。璀璨銀花合六裹。絞紈秋水正中藏。例同武庫皮包耳。何事於斯試銳鋩。

銀削刀

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也。

書刀古遺法。烏孫何嘗有。然彼亦有經。削到賢工手。羊角爲之室。護以銀花釦。內外映盧明。裨倒簇雕鏤。叶。徵物表王酸。鄰論好與醜。築氏謝成規。牛家曾删譯。叶。合兩事爲一。但信筆用之。芒刀。字有缺誤。盧手劃割點定。批刀小而銛。亦猶參芒之知也。昔爲瑰。暴珍。今作業几友。還擬問昆吾。斯得所託否。

永佑寺瞻禮作

層樓神御仰霄天。午日當庭塔影懸。祖德宗功誠浩浩。肯堂矧構益乾乾。肇逢國慶。舊譯新附作部落。或增實。庶幾昭鑒有餘欵之句。增土謝扈特歸順也。去歲未來者。將以今秋宴賚之。途況欣成穫麥篇。新附更番逮朝覲。優恩三接例依前。

伊犂將軍舒赫德奏伊犂客民願入屯田戶籍事。詩以誌忽有序　癸巳

保開充國軍丁備。足歸屯莊耑。少陵民戶何由估。籍地喜新圖式協。逃營智契番休。人忘故土堪懷比。屋非望衡儔寄。酒有莊姓四十八家之衆。到從乾隆二十九載之前。請依郭外以受廛。固已市通哈隊。詰指河灣而荷鋪。何須畔讓諸回。從茲衛輓假官牛。落業永資八口。抑且糞田連走馬。起科弗俟三年。彼邊氓不待夫招徠。將荒服旋臻乎富庶。羣情可見。實事宜哉。

蹋翠久增烏鼻齊。卽烏孫未書。或呼則篤爲外齊。屯耕今復遜伊犂。舒赫德奏烏魯木齊等處。俱已安設民戶屯地。今伊犂有客民進世綸等四十八戶。以四河灣地處水足。無業回戶屯工。早請撥歸順新附貫異聽。遠於哈薩路雖通。視哈薩克產良馬頗得。今其部長貢獻。及以市易得者。充切天閑。不啻若但用克所之地。遠在哈薩克四北。從未通中國。遠名馬還來。尤爲難得云。本殊漢帝武師取。寧數周王八駿同。教育天閑觀號德。覓如土產備車攻。題詞自是表誠格。曰示懷柔祇愧衷。

寶吉瑞

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色爾克斯處馬也。色爾克斯爲洪裕爾所屬。羣鄰假雄斯。土爾扈特歸順時攜以來者。貢至天閑。調習經歲。茲御以行圍。性果馴良。因錫之名。并成是什。

歸順新附貫異聽。遠於哈薩路雖通。視哈薩克產良馬頗得。今其部長貢獻。及以市易得者。充切天閑。不啻若但用克所之地。遠在哈薩克四北。從未通中國。遠名馬還來。尤爲難得云。本殊漢帝武師取。寧數周王八駿同。教育天閑觀號德。覓如土產備車攻。題詞自是表誠格。曰示懷柔祇愧衷。

左傳。韓之戰。謂晉乘鄭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將必悔之。弗聽。晉戎馬還濘而止。其言既不爽。道。且不知馬無足取也。夫晉。秦戰於韓原。其曲在晉。取收周宜。豈由鄭駟之僅事況良馬每產於西北。冀北多馬。至今尙然。他省不能不取給於此。而天馬之徠西極。更以遠近爲佳。不聞見逮於異產。產於調良明哲。惟視乎馭馬之人。而不繫乎產馬之地。故周官教職攻駟。亦止言其齒力性智。而不言物土之宜也。若

回人果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知是噶愛左行旁。排以回人果。

證詳大都回語成文章。佩之辟邪延吉祥。陸剸水蛟腰挫銑。祈陣萬夫莫敢當。濕巴錫汗新來王。解用爲貢表至誠。叶。云皆額濟勒異方。土爾扈特在俄屬所居處。近浹韜爾。俄語爾在俄屬斯四北。爲阿部中最大者。來往常切得自彼稱精良。珍守歷世四乘長。云白其曾祖阿玉奇汗世守者。茲歸梁土無甲兵。叶。敬備武庫一器藏。歸文棄緣爾尤臧。持阿奠索予益鞏。

賜伊犂將軍舒赫德

伊犂萬里撫軍民。不比堂廉取旨頻。此豈值爲保障寄。因之特用老成人。固思酒侶歡常聚。其柰嚴韝倚獨諄。食少事煩正何擬。如斯我亦倍精神。

普陀宗乘廟卽事

普陀本以撫遐爲。蒙古皆重黃教。庚寅、辛卯。叠達國慶。舊譯新附諸部落。或增藏布達拉。譯言切音普陀也。神道誠君有和之。遂致遠徠土爾扈。扈工特藏。而土爾扈特台吉阿巴錫爲率屬歸順。特賜山莊之旨。通扁落成。大慈兵燹大因緣。不可思議如此。卽命至廟瞻禮。俾益堅忭。土爾扈特全眼之。卽爲土爾扈云。因教奉禮總持尼。卽今法雨滋。忍草萬古宗風振。慧枝若論三乘飯一字謂猶一字謂多詞。

廣安寺瞻禮六韻

蒙古尊黃教。其來已久時。以神道而設。因俗習爲治。用接宗乘右。是寺在普陀乘廟之西。宗玉律宗昆尼。寺中有尼僧。是日虔瞻禮。萬年兼祝釐。廣安寺距此。土爾扈特三字皆同。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色爾克斯爲洪裕爾所屬。羣鄰假雄斯。土爾扈特歸順時攜以來者。貢至天閑。調習經歲。茲御以行圍。性果馴良。因錫之名。并成是什。

歸順新附貫異聽。遠於哈薩路雖通。視哈薩克產良馬頗得。今其部長貢獻。及以市易得者。充切天閑。不啻若但用克所之地。遠在哈薩克四北。從未通中國。遠名馬還來。尤爲難得云。本殊漢帝武師取。寧數周王八駿同。教育天閑觀號德。覓如土產備車攻。題詞自是表誠格。曰示懷柔祇愧衷。

左傳。韓之戰。謂晉乘鄭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將必悔之。弗聽。晉戎馬還濘而止。其言既不爽。道。且不知馬無足取也。夫晉。秦戰於韓原。其曲在晉。取收周宜。豈由鄭駟之僅事況良馬每產於西北。冀北多馬。至今尙然。他省不能不取給於此。而天馬之徠西極。更以遠近爲佳。不聞見逮於異產。產於調良明哲。惟視乎馭馬之人。而不繫乎產馬之地。故周官教職攻駟。亦止言其齒力性智。而不言物土之宜也。若

必乘其所產非特東南無馬不足以供驅策即齊豫諸境偶得一二士馬亦豈及蒙古馬大苑馬之適用乎左氏止國暢厥辭而不按其當於理此洋夸之所以見譏也因用其語輒爲訂正之

孟冬時巡太廟禮成有述

齋宿舉多禮躬承追慕申獻香均致炷（去聲）燔（煩）（去聲）（翰柴）（何自中位上香畢）（送神列唱）（列祖前上香）（往返八度）（盧湧上香畢）（盛孟冬時享）（祖因五位同堂）（仍依舊例）（祖亦太多）（因更定儀注）（親詣中位）（餘命誠親王率皇子等各分詣）（均親詣上香）（所謂禮以義起）（且均致思誠之忱）清酒惜三陳（宗室濟爾哈朗等）（初獻）（中增錫爵土爾扈特、和碩特、汗王等）宗室濟爾哈朗等初獻亞獻終獻（今歲頒胙恭紀）（及烏里雅蘇台附近諸部）（凡二十五處）

甲午新正新穀前一日詣齋宮作甲午

太和玉盞啓平明（乘大禮輿出宮）（至太和門降）御玉盞啓行（午門鳴鐘）鐘應午門始發鯨（音京）西北諸蕃哈薩克排班跪送式儀程石衢黃道直如弦市肆駢羅列兩邊百歲休和人樂利（皇都富庶故應然）獅香九轉謁皇乾（殿名）退即齋宮致潔虔稽首於根殊去蔵（道家）（道經）（謂新年）上元鐙詞

鎮日濃陰傍晚晴盼齋處節兩縈情豐隆合讓月天子初歲元宵放夜明人人都喜晚晴好燈有輝煌月有光我獨惜哉未繼雪優渥乃可處農桑一輪初滿月方圓萬燭齊燃夜未深最喜西樓向西眺雪光猶襯遠峯陰

瀛西漠北畢來賓嘉會樓前許接賓設曰光明開勿爽煌煌華直到貴山垠（哈薩克汗阿卜賚遣其子阿第勒薛圖統入覲會與朝正外藩及年班回部同列蒙預觀）

廣陵富庶四隣知燈火今宵想益奇已慙（去聲）遠適非易事那更倚碧葉天師

開坐誰能有有山炬輝蟾影因如流東坡使謙浙燈賈也自無端杭市遊（宋到竟莊程夕詩請於坡老遊杭市）

燈王說法覺想昏竺國輪高十丈尊廣踰陀風本如是如是（見西域記）豈甘太乙禪龍門

火戲節筵次第完盛興西北畢頭看人情於澤偕難是願福祥花入夜漫

詠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所進駝叉七首（叉刺物以食魚且及幹腸也非取）

提吾都護換迴京（按元世祖平元十七年置吾都護之官今雖不設然新疆惟伊犂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處置有將軍提督等官皆稱軍民）

忍此蓓新部內扎薩克蒙古王公台吉及輪流入覲之土爾扈特年班回部伯克等）非他左右王孫甘（音聰）聽家法莫教忘

習武將柔遠未當廢以偏往還期廿日（自八月十六日啓蹕至九月初八日適滿二十一日）鑾輅由莊路安（並以親朝之前駐蹕避塵）

鼯高年邁歸恆知豫射生時進鮮前茲原不登近識存愚率

草漫擬肥倪非春合是秋當塗言豈當（說文帝典論謂盛之容春和風景物多悅豫而獻亦至此時乃肥頑）玉於可力（尤須知愼者蓋春華難逸而獻不能肥必待秋深草枯氣候平凌方堪驅騁）風高始勁（若春多陰雨弓安能緊爭）司馬諫雖由射祇勝弓弱馳非下阪修（謂年四旬弓矢不宜過強而弛至猶能命中但不復向日之雄射峻阪耳）

天然扶如給亦每有詩酬

孔有其祁類庇蹤蹙磨慳儭儭紛上塞國國部西京亢闔帳棚入生搏僕役非獻禽著閑部餌禮果循名

年土爾扈特隔羅叉（土爾扈特所居俄羅斯之額濟勒因與中國阻隔聲教俄羅斯一名羅叉）蕞化內輸其心堅由莊宴賚錫俾秩（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及第伯克多濟農等）（第其全部歸順以辛酉九月至木蘭親詣撫綏並御山莊賜宴）（封爵賞賚有差）（渥巴錫等自額濟勒來時戶三萬二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犂者領得中所作文紀事千秋俊（渥巴錫等自額濟勒來時戶口數目具載）玉敦威恩無可獻獻此鄰甲藏由先鑵（鑵汗酒器）

子連環賢精紐介以明鐵兒髻騁蘧彼南大宛相下（向者相傳土爾扈特駿甲天下）駿甚不睹（渥巴錫等自阿玉奇之曾祖相傳物克於額爾齊斯河）自阿玉奇之曾祖相傳物克於額爾齊斯河（於額爾齊斯之額巴爾喀什淖爾吉吉不相睦）因擊屬往俄羅斯（跳去俄羅斯界邊駐牧額濟勒之地）

一致使而俄羅斯以爲患（初阿玉奇曾欽遣使通中國爲俄羅斯所阻自其汗阿玉奇之曾祖相傳物克於額爾齊斯以往俄羅斯始爲新設其稅凡行三年又歸月始反命今渥巴錫等全部來歸歷八閱月而至則前此俄羅斯之隘阻亦例蠲除）挾我使人故繞道遂令三閱寒暑延豈料窮荒非招致即今歸順爲我臣吳荅錫佑蒙轉旋

過河謁溥仁寺瞻禮丙申

穹碑一拱讀（唐聖教序晉懷仁集王羲之書）誠（誠字從言成聲）發已（發字從弓發聲）（諧聲）遂允於山莊東建此寺（額曰溥仁御製文紀其事）立時令中（立時令中）

山莽世盟伊余守家法遠域率朝正（自平定準噶爾以後新附諸部王公慶歸及土爾扈特全部歸順其扎薩克諸蒙古王公慶歸）

隈越應免議傷乾益深情

贈禮普陀宗乘之廟因題

梵語布達拉譯言普陀南海本中華西域實做暮（叶普陀有三詳見碑記）遵西域布達拉本以山得名普陀而屬宇則仍依藏式藏廟規劃悉倣西藏爲之）斯乃肖藏式搆築無差訛土爾扈特來慶落演梵那（辛卯秋廟工落成適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命語廟僧禮讚誦經薄海深於悅）去歲雨致頹根基未固羅重砌塊石堅值事非深訶（昨歲夏秋多雨廟之殿面紅墻傾陋知係原工築土未堅雨水浸入）

不請作法（倚非使冒說上）故不加深鑿（因命易大塊石爲基）

前（而築固較勘於舊）須計投用四十餘萬金（例當工員賠補金皆員力不能值止令其中數人服俸最厚者酌賠什之一）

餘悉豁免（其工員初時俾議五萬）

令於工竣之日仍加恩給還）茲臨重瞻禮舊貫仍巍峩不有敗者相焉覩成者嘉叶成敗總六如如是觀如何

木蘭雜詠

修獮行秋令遵興避曉涼（商王木蘭從兵之事近因余春秋已逾六十）自信養至若減（始乘后輿以避曉涼至上則仍依舊馬）

忍此蓓新部內扎薩克蒙古王公台吉及輪流入覲之土爾扈特年班回部伯克等）非他左右王孫甘（音聰）聽家法莫教忘

習武將柔遠未當廢以偏往還期廿日（自八月十六日啓蹕至九月初八日適滿二十一日）鑾輅由莊路安（並以親朝之前駐蹕避塵）

鼯高年邁歸恆知豫射生時進鮮前茲原不登近識存愚率

草漫擬肥倪非春合是秋當塗言豈當（說文帝典論謂盛之容春和風景物多悅豫而獻亦至此時乃肥頑）玉於可力（尤須知愼者蓋春華難逸而獻不能肥必待秋深草枯氣候平凌方堪驅騁）風高始勁（若春多陰雨弓安能緊爭）司馬諫雖由射祇勝弓弱馳非下阪修（謂年四旬弓矢不宜過強而弛至猶能命中但不復向日之雄射峻阪耳）

天然扶如給亦每有詩酬

孔有其祁類庇蹤蹙磨慳儭儭紛上塞國國部西京亢闔帳棚入生搏僕役非獻禽著閑部餌禮果循名

大將士子敕中。於行幄中種話題一以獻。
因令作新詠以聖德銅黃鉞。敬獻及之。

等城近咫尺。尖沙及看園城。宿皆翊之等城。並四等候得名。曉往便傳聲。調鼎咸親視。廚盤協衆歡。每遇有城隊諸之日。親調和湯飯。與三列侯爭。爲御前大臣、侍衛、及屬從行圍之酋德、新郎、諸王、公、台吉等早餐。衆皆謝厥殷懃。因之悟飽煖。寧卻忘飢寒。設曰大烹養。惟期戎索安。

玉塞秋行旅。徐家盡不如。石堠實簇。布徐山行旅圖。林疏風拂葉。嶺峻騎牽輿。扈輿上山。聚枫杆下。令侍衛扈從。分左右援引。以減牽輿校尉之勞。布

幄開山市。牛車趁晚墟。入冒旅更好。展野朗安居。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倣其體。蔡綠一首　丁酉

蠻子朝　刺將域而相備位也。

蠻子朝。彼自至。初非爲將之所致。彼亦蓋貪中國利。涉遠來朝必有賜。爲將乃據爲己事。更謂開元鮮于仲通征蠻徒喪師。豈如眞元蠻慕明德而自通誠覩玉陛。德宗嘉其誘論功。遂令覲朝大明宮。與牟尋男尋閣勸。並教召對延英殿。召對賜衣更賜食。大臣歆羨不可得。爲將揚揚頗得意。拖紫佩金相備位。白傅樂府因爲刺。蒙南天來六詔。蠻來朝韋朝於國誠何圖。邊將得意相備位。爾時政治從可觀。辛卯士爾昆特來。破涉萬里誠難哉。伊犂收撫恤將才。辛卯夏。將軍伊勒圖以西。特自爲什瑚舒和德往破之。將軍經理其事。舒赫德道旨分地安插。俾資耕牧。遲巴瑪等來山莊賜觀宴賓。一回至所授游牧地。生計有賴。咸得安居樂業。越二年。舒赫德爲大學士。入閣賢理機務。生示恩安輯非招徠。來朝秋獮命扈陪山莊聚迴鑾宴開。至今畜牧蕃童孩。將亦爲相調鹽梅。備位非相厭非將。白傅再生應難口謗。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五

詩三十三首

全韻詩蒙錄　戊戌

四十九旗撫已久。喀爾喀未歸以還。反誇敗於噶丹。戶口紛散亂。如麻。前後挈衆來內附。肯學光武閉關遮。嘅罷二十七年九月。喀爾喀土謝圖汗。及賞卜都楞額。曾孫車凌烏巴什。額駙策凌。額駙阿喇布尼。額駙策凌。額駙阿喇布尼。額駙策凌。額駙阿喇布尼

弭汗行 辛丑

路經弭汗州。（即圖瑪直觀二十二年建弭汗州。）因作弭汗行。自昔蒙古長。厥有汗之稱。長城以北東西亘。各據部落雄相爭。文皇欲弭無。若翟逸州因以此額渤嚴城。而何四夷君長上尊號。既笑卻之後乃賜皆四夷遂用可汗名。唐事猶言我皇滿。四十九旗爲衙周。久去汗號。廣太宗直親中。四北若昆弟上尊號爲天可汗。卻之。終其後賜書以爽。及歷國上曲。遂稱天可汗云。弭汗行。慢言卻之。惟以天公帶礪存世業。（料爾沁等旗爲。亦有稱汗者。自太祖、太宗、時內附。即請去其汗號。爰王、貝勒、公等封爽。）四略爾略貴後附。仍其汗號乃我皇祖沛恩宏。（略爾略於康熙年間。爲噶爾丹所逼。舉其部落。舉入內地。故事。四旗札薩克圖汗稱號。札薩克圖汗阿布巴圖。亦皆仍存其舊。）存其汗號。都爾伯特至今世襲其孫。（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台吉爲四汗。與分建王、貝勒、公、遊牧如四十九旗。略爾略之例。）翻掉羅斯、輝特、和碩特、部落舊以叛逆自取滅亡。惟都爾伯特始終守臣節。其子孫世受封爵。（和碩特汗巴圖魯汗。心懷感戴。輝特汗阿睦爾撒納。背恩叛逆。珍滅無遺。輝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逆誅。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心懷感戴。非欲窮兵黷武也。其原委。見四師詩。至土爾扈特汗。亦準噶爾四部落。舊住額濟勒河。游牧自如。乾隆三十六年。渥巴錫率其部衆。內附。）部戶口十萬餘衆歸。因命仍其汗號。分地安居。給新耕牧。一最後土爾扈特自歸順。仍其汗號無庸更弭汗行。盛舉眼觀收撫略爾略之例。優加恩賚。訂見歸順、優恤二記。）何須弭厥惟臣悅柔情各部入覲循茲以入京。億萬斯年受恩保土與國亨升平。

憶舊

適作弭汗行。因之憶舊事。舊事曰惟平準部。視其部落散汗四。（準噶爾四衙拉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其輝特一部。本屬于都爾伯特。）都爾伯特始終順。至今弈葉受恩賜。綽羅斯部及輝特。（後土爾扈特自伏羅斯。故輝特遂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平定準噶爾時。綽特與綽羅斯等三部。並受封爲四汗。）背叛逆。頻煩討。（即命從將軍出。往征伊犁。）乃于邊瓦齊就擒。大兵凱定後。流言脅衆。以致滋惡之徒。倉猝生事。復遁入俄羅斯。（終伏冥誅。）而其時扎納喇卜殺其叔棹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又擁特汗阿睦爾撒納。亦竄入俄羅斯。（逆亡命無哈薩克。）門。又擁特汗阿睦爾撒納。盜封巴雅爾爲琿特汗。乃巴雅爾與厄魯特汗沙克都爾曼濟。皆自取滅。惟和碩特汗巴圖魯。參藝雅爾哈善。（疑其有異志。夜執其弟。）獻分老幼。盡獲其衆。）誠屢遣。雖厄魯特部落。參由自作。而沙克都爾曼濟未免略涉疑似耳。彼原擐漿向內遷。遊牧巴爾坤左近。以示其心無異志。其時雅爾哈善者。參贊軍務。彼素蒙謀事乃稱最濟懷猜謀。舉兵夜襲乘其嫌。若鑒翻酖不一留。水爲之赤地爲瘁。爾時奏到事已成。厄魯非罪盍亦自致。其後命雅爾哈善率軍進兵平回地。乃以失律正軍法。（雅爾哈善後與將軍兆惠率軍車城。當小和卓木舉衆來援。）鏖戰一晝夜。（兵數十萬。）矢石如雨。不乘機進剿。又用降酋策。誘致厄魯特汗。（以致厄魯特之衆。）得空城。實爲可恨。因命兆惠星馳往代。將雅爾哈善解京治罪。其後（以土爾扈特之衆。）殺賊一萬。（奪回被擄人口。）獲馬二百餘匹。（還諸降人。）及大兵復進。（阿逆亡命無哈薩克。）特宵遁。（無哈薩克人竊馬二百餘匹。）

馬匹。其所屬土阿卜勒北斯尤遠。阿布賚距額堪中途患病未至。遣來伯哈拉拉者代領是運。亦以安妥。均可嘉。其哈薩克進貢馬匹。余自乾隆八年哲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進習馬性。更令被觀。火。雖過元宵。以對語不須賢象譯。回語。令哈薩克等使入覲。酌問安對。不須通譯。過元宵燦九枝。燈果遠人。留與歸則之意也。

伊犁馬牛羊市

伊犁馬牛羊市之哈薩克。初不登金錢。估值以布帛。布出回部。供自平定伊犁後。正市之哈薩克。布即新疆回部俗充幣用。與人得牲畜。則計直用也。

自古馬市忠逮僕數。上雖悉則則楊繼盛唐順之皆陳或以諷歌貢今皆無其弊而更得其益。加以官牧場。詔伊犁之哈薩錫伯及厄魯特。兼右官牧場。

緣佳事成幷格。自古邊綱市馬。如唐白居易有論山道之疏。明楊繼盛有灌馬市之疏。今則不特無其弊。而更得其利。且伊犁官牧場。牲畜蕃遍。昨伊犁將軍伊勒圖。請酌撥馬三千五百匹。牛九千隻。解送烏嶺木齊緞川。而烏嶺木齊都統明瑞。又轉送甘肅。以致之餐金侍衛復以內地無馬。請酌留該處口糧官屯分運濟補。如有餘馬匹。再行趕送伊州等處換請。是令之易於馬匹。轉以內地之有餘都成幷格。因給軍機大臣閱看。將馬匹照事侍衛所奏。運赴甘肅撥補緣額。其中隻的令烏嶺木齊一帶。及安西、玉門、敦煌各州縣。給與補地兵人。減價承買。解內地馬匹牛隻。於貿易時。除酌量彼處應用外。其餘並令該處兵民。以布疋等物。課官監視。公平貿易。並傳詢乎侍衛。愛前酌補綠營馬匹。該侍衛等所奏。此後應否照此辦理之處。令其詳悉覆奏。然予靜思之。一利一弊匿。與其如古失何似收今得。

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龍眠手寫五馬圖。一一驥院之英駿。來自于闐或蘆延。軍擬天馬歌。即今哈薩及布魯。歲市為常態。論萬。哈薩克部族遍馬至伊犁。以內地綢緞布易之。價值多。得良馬數千萬。餘匹不過三四金。伊犁馬既多。遠將軍請開解新疆各城。及甘省各營補缺。且皆揀貿緊要。因酌軍機大臣議行。布魯特馬亦至烏嶺木齊。喀什噶爾、烏什等城變易。每三十匹抽稅一匹。

愛烏孕更遠於彼。馬高七尺有八寸。五馬之高不足稱。愛烏孕千里思牢來。敬以進。育之天閑聊備數。來如上駟調習同境所產。自四隆平定。至今三十年。伊犁無兵戈。來往新疆者。皆行旅都。仰蒙皇祖三征朔漠。壓中狂戾。及我皇考勦除準噶爾。遠有雜兵之亂。荏胥初年。全疆寧謐。用加安戢。茶之以逸待勞。於是噶爾丹策凌所恃以馳騁。於乾隆八年。並收入貢獻焉。其子孫承襲。照例貢獻。歷傳至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以承襲朝恩。率眾入覲。因乘其大喪。掩襲伊犁。圖並有西陲。我皇考命將出師。悉數殲之於烏孕。然予靜思之。一利一弊匿。與其如古失何似收今得。

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龍眠手寫五馬圖。一一驥院之英駿。來自于闐或蘆延。軍擬天馬歌。即今哈薩及布魯。歲市為常態。論萬。哈薩克部族遍馬至伊犁。以內地綢緞布易之。價值多。得良馬數千萬。餘匹不過三四金。伊犁馬既多。遠將軍請開解新疆各城。及甘省各營補缺。且皆揀貿緊要。因酌軍機大臣議行。布魯特馬亦至烏嶺木齊。喀什噶爾、烏什等城變易。每三十匹抽稅一匹。

愛烏孕更遠於彼。馬高七尺有八寸。五馬之高不足稱。愛烏孕千里思牢來。敬以進。育之天閑聊備數。來如上駟調習同境所產。自四隆平定。至今三十年。伊犁無兵戈。來往新疆者。皆行旅都。仰蒙皇祖三征朔漠。壓中狂戾。及我皇考勦除準噶爾。遠有雜兵之亂。荏胥初年。全疆寧謐。用加安戢。茶之以逸待勞。於是噶爾丹策凌所恃以馳騁。於乾隆八年。並收入貢獻焉。其子孫承襲。照例貢獻。歷傳至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以承襲朝恩。率眾入覲。因乘其大喪。掩襲伊犁。圖並有西陲。我皇考命將出師。悉數殲之於烏孕。然予靜思之。一利一弊匿。與其如古失何似收今得。

普樂寺乙巳

伊犁若定後。黃教示遐方。來覲都獻喜。普寺以西隆大功告成。及衛拉特各部。分班來覲者。無不仰嚐慰寵。如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至今三十年。伊犁無兵戈。來往新疆者。皆行旅都。仰蒙皇祖三征朔漠。壓中狂戾。及我皇考勦除準噶爾。遠有雜兵之亂。荏胥初年。全疆寧謐。用加安戢。茶之以逸待勞。於是噶爾丹策凌所恃以馳騁。於乾隆八年。並收入貢獻焉。其子孫承襲。照例貢獻。歷傳至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以承襲朝恩。率眾入覲。因乘其大喪。掩襲伊犁。圖並有西陲。我皇考命將出師。悉數殲之於烏孕。然予靜思之。一利一弊匿。與其如古失何似收今得。

成功久晏康。實非先所料

燈詞謂蔵詠朝鮮。御命令春龍進箋。知禮國應訓以禮。近年上元燈盛。於御園正大光明殿賜宴觀燈。每令朝鮮使臣陪班與宴。並勅賦詩進覽。深契可嘉。益切敬溫墻。

（燈子之制。見以元旦物試考。即令來使起程。詩國素稱文禮。當以禮訓之也。勅賦詩進覽。深契可嘉。益切敬溫墻。）

間歲。年外域有人來京可來金闕不開。人非天時誠極盛。益虛默念增哉。

立春逾月氣暄妍。冰解波翻鷁路遄。今歲立春較早。至今適御園河冰已汗矣。御笑所司陳節事。學他南國鬧燈船。

左部哈薩克瓦里蘇爾坦。遣其弟哈斯木入覲於山莊萬樹園。錫宴圍成是什。

貴山石部使方迴。左部令隨遣弟來。上年冬。新歸右部哈薩克王阿布賚等。一體入宴。後追帥。益左部哈薩克汗瓦里蘇爾坦。亦令其弟哈斯木入覲。

（恰值中秋萬樹園燈燄。即於山莊之萬樹園。特賜宴賚。以示柔遠之意。）似此爭思効勤耳。可能漠視帥恩哉。中秋節恰處辰值萬樹園仍錫宴開。

遠域猶然知慕化。喜灣何事逆民胥。益謝久談敝國。貪色霸土。已百有餘年。乃逆匪林爽文等。竟興邪教。肆其蠭虿。已於乾隆辛卯歲殲化。正告默洗。

中秋即景

年年端正不須賒。亦豈稱辭頌月華。鶴唳鹿吻自然樂。鱗遊雁序那辭遐。時偵左部哈薩克汗瓦里蘇爾坦。近其弟哈斯木來覲。庶知塞苑勝禁苑。仍有荷花傍桂花。（塞苑荷花。每識至八月間開放不歇。桂花遇九月初旬自木蘭迴鑾。御右殿者。）問設曰人心已心度謂他秋思在誰家。

命弄新翎呈樣戲。文仍叠庚辰。命儲臣排次回部讌文詩韻成申

準部回城久定功。銅鎔圖府布泉通。背鐫本處名殊製。（伊犁及各回城鑄文。陰面各譯本處地名。左回書。陽面鑄乾隆號大同。陽面即錫乾隆通寶。）星樣各習來自外。聚銖並以弄於中。開疆守器均非易。既幸天慰既惕躬。

伊犁將軍保寧奏伊犁各城戶口耕牧情形。詩以誌慰。己酉

保寧奏自抵伊犁以來。察沿邊處耕種。百穀屢豐。倉儲有素。衣食裕。耕牧撫協。作息休。耆定初心。敢期此。

人口除伊犁駐防滿州綠營。錫箔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回子萬餘戶外。貿易之民。亦漸增至數萬。在

此設產者既多。而於城市開鋪。鄉村耕種者。亦復不少。較之從前。富饒數倍。貿與內地無異。邊非初

料所及。因成七律誌悅。

伊犁萬里蕞荒收。商賈流通戶口稠。布嚕特遵山界禁。（向設布嚕特於附近卡倫外。我師平定伊犁。因於山南招撫其人。編入旗籍。）哈薩作平

市馬求售。（每歲哈薩克以馬來易茶布。）近年悉遵約束。無敢逾者。覓保寧奏自抵伊犁以來。察沿邊處耕種。百穀屢豐。倉儲有素。衣食裕。耕牧撫協。作息休。耆定初心。敢期此。

人口。除伊犁駐防滿州綠營。錫箔索倫、厄魯特回子萬餘戶外。貿易之民。亦漸增至數萬。在

此設產者既多。而於城市開鋪。鄉村耕種者。亦復不少。較之從前。富饒數倍。貿與內地無異。邊非初

料所及。因成七律誌悅。

伊犁萬里蕞荒收。商賈流通戶口稠。布嚕特遵山界禁。向設布嚕特於附近卡倫外。我師平定伊犁。因於山南招撫其人。編入旗籍。

市馬求售。每歲哈薩克以馬來易茶布。近年悉遵約束。無敢逾者。覓保寧奏自抵伊犁以來。察沿邊處耕種。百穀屢豐。倉儲有素。衣食裕。耕牧撫協。作息休。耆定初心。敢期此。

人口。除伊犁駐防滿州綠營。錫箔索倫、厄魯特回子萬餘戶外。貿易之民。亦漸增至數萬。在

此設產者既多。而於城市開鋪。鄉村耕種者。亦復不少。較之從前。富饒數倍。貿與內地無異。邊非初

料所及。因成七律誌悅。

伊犁平定後建廟奉金仙。（伊犁河北。舊有回回札廟。前經蒙古皆重黃教。故建是廟。亦神道設教之義耳。）奠安三十年信非初計料。

其計兩路三師或之。是以額魯特、喀喇特之兵。分駐兩路。及陪使布古拜等。至山莊陛覲為首。賜宴後。即

都。通以次勘定。迄今三十餘年。休養牧牢。與內地臣民無異。實非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大功成矣。而何中通

外徠賦。（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渥巴錫率衆二萬餘戶來歸。安集延、瑪哈噶勒、那木干、塔什罕諸部。亦悉尚合拜托。至三萬餘里之外。聲教敷及。益非始念所及。）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一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六

文九首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戊寅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殕也。天之所覆者。人雖殺之。不可殄也。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篤賊也。淫貪弱衆。凌寡。血人於牙。面茂知悛。易也。云舅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爲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廿一品官。蓋欲繼絕崇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骨盡。伊犁延袤萬里。寢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詩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連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皆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固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上若鑒之。予惟審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開惑論己卯

夫人猶有所弗忍於懷者。則不能無惑。況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預聞。語言洋不相同。風俗良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杜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箚析。因做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惑論。其辭曰。有春秋頑儒者。是古早今。循規蹈矩。寡覽衷博。都如魯諸生。舐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天主人。欲有所締搆撻伐。雖不敢回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偉志。開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西陲一役。自乙亥準噶爾內亂。所過浬阼。無不傳檄而定。及秋已昔破矣。乃造於發戚大夫之席曰。咦。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俟。佳兵不祥。其理莫賊。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築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啓予蔑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兇應。如蝟如蜮。曰皇曰猶。跡驟驕牧。豐膏以還。一二隻行野宿者。戚戚飛其身命。阿睦爾撒納者。本異志。乘我師既平伊爽。說爲四部大台吉。先作煽惑。伊犁之巴雅爾克什木。西路之阿巴噶斯哈丹。皆路之一。沙等。先作煽惑。如於是頑儒復過大夫之門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宜固能是役。嗣庶少輔。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颺。實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悔。豈主人之皇哉。若夫庞臣鄙士。折衝宣力。馬超龔是。姚期馬援。輔。馮賈捐驅。實夜爲之酸心舉案爲之忘食。雖刻木結繩。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宗紀績。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記聽聲。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沈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者。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笑益何異。蜉入遘衝。席捲如舉炎火而撲飛蓬。覆湯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爲是無稽之說哉。頑儒曰。若僕者。乃隙中窺豹。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徐徐而圖之。夫食積愼音。非納叛臣。奚啻優遇。欲集其勳。阿逆初降時。備極委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議疑其勳。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積愼音。非納叛臣。奚啻優遇。欲集其勳。阿逆初降時。備極委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議疑其勳。和起被欺於蹋展。兆惠戰出於濟隔哈朗之所因也。厄魯特率衆等從征哈薩克者。既心服其運籌。將軍兆惠自濟隔哈朗力加得出。既勝復縱。頑儒曰。吁。是蓋鷸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奚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黃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變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誅之故也。哈薩克以素給阿逆夥食。既能役。則相率爲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爲我臣。是實以財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鴞不可以雞鳴育。是反復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爲奸。焉是惟剪以絕。後患也。頑儒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積愼音。非納叛臣。奚啻優遇。欲集其勳。阿逆初降時。備極委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議疑其勳。

信者歸矣。茲將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犂。駐將軍鎮守。準耕牧地。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非世之。亦以便方略纂敘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歸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貳歸俄羅斯。故別歸時為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為瓦剌。其酋頗著。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元亡而其弱臣分為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即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為釜。今準人語釜為洵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圖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察哈諾顏哈喇忽剌。是為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琿台吉。有子十一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本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本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康熙年間犯藏。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本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逮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為七。努庫爾者。漢語為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策凌。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為我兵敗。策妄始遣和博克隘里。收其父舊隸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并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胤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囚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琿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妄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為再從姪孫。其小策妄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巴圖魯琿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即頗雪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為妻。後策妄阿睦爾撒納生孽。阿睦爾撒納

宰桑。人八百戶爲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哲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諾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集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爲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納默庫濟爾噶朗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多爾濟一昂吉。雜特之塔爾巴哈沁。薩喜伯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葉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罕圖克阿陸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爲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來詳。茲始詳詢縷細如右。然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撫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爲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

平定準噶爾方略序庚寅

平定準噶爾方略。書成。屬言者以序諸。夫序者。所以敘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略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驪崖之銘。西師之誓。開惑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勳兩集。又十年而後告成。是不可以無序。且剿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爲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僭立。幸不可以屢徼。志不可以少侈。夫川兵中國。自古爲難。而況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吁斯胥斯。勤勌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僞。是儘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爲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愧若也。精衆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摧鋒蹈鏑者。不爲少矣。故此告之輔。幽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且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策士開疆之爲也。既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爲我僕隸哉。而茲士爾扈特之歸順。天所授歟。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隸哉。而茲士爾扈特之歸順。則皆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士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宣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闕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紓轅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抵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御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

普樂寺碑記

避暑山莊當奧。桓隴溫。直北地。亘狼溝。西面官廨民廬。聚落殷夷。獨其東偏列峰巒。層巘疊。周廡案而。則諸經

所稱廣長清淨。於佛土宜。乾隆乙亥。西陲大功告成。衛拉特各部長來會時事。背背西城三處耶。建寺曰普寧。蓋是達什達瓦屬人內徙。即次旅居。環匝山麓。越歲乙酉。復於遠遠然。自廟前延望鍾峯。式崇式閎。厥制猶隊。惟大漠之俗。素崇黃教。將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緣初構面趨成之。且每歲山莊秋巡。內外扎薩克覲光。以來者。肩摩踵接。面新附之都爾伯特。及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興起。肅恭之意。嘉國師云。大藏所載。有上樂王佛。乃持輪王佛化身。居雪山。櫛洪濟羣品。必若外圍正覺。蘊三塗中。弘廣慶。後規閎城。內盛覆壓折面上。瀉誠正與。峯對者。則人天成遂。仮仰將作。如洞。以丙戌正月經始。迨丁亥八月訖工。爰取普樂顏寺額面焉之記曰。自西人之頌於塗炭也。滌隘陷危。不能移日。脫則爲之求寧焉。既事之後。奔奏僧徠。室家還定。脫則爲之計安焉。既寧且安。其樂斯在。譬如佛影覆於龍身。四大得所。離怖捷想。生歡喜心。靭自初那以速億劫。同遊泰宇。樂其樂而不能名其樂。眞上樂耳。雖然。易易致此哉。語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脫所由繼。普偕安遠。而命之爲普樂者。既以自勉。且重以自勗。面匪

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與黃教之地。以息刀馬。自去歲十一月啓行。由額濟勒。蘇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諸衛卡倫。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遣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提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於戊寅四月。偕尼咨特敵。）不若招之使降。（舍楞誘稱欲入覲。且挾衆重。唐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彼眞我兵威。不敢動移。（長視彼撫議之。）唐喀祿信其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勸）舍楞乃衆俄羅斯境。（唐喀祿遂遇害。和碩齊即降賊。）等脅擾伏誅。）舍楞乃衆俄羅斯境。）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右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慢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妥洪設偵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捻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隨圍覲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定西城。蓋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爲我大清國之臣。神御之。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倉儲以振其乏。且足其食。又勅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探貿牲畜。以資其生。途次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略舉大略。以從簡略。）二十七年來歸。）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盛。樂樂利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衛。一如內札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聖朝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朕惟體皇祖之心爲心。法皇祖之事爲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始無異疆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爲之籌畫無弗詳。期漸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度非敢仁人君子所不忍。況體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土爾扈特部落。長途護送來覲。）（俾得資養。）（蓋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投善地安置。）（仍賜渥爲謀其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

歸順歸降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爲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爲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之。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也。戶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倍以半計。夫此遠人。習化。擾孳蕃。屢而徠。其意甚誠。而其貼危來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苟弗爲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爲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聞其來及其始至。以道於今。惟此七萬餘衆。凍餒艱窮之形。時顯於目而側於心。凡有所究圖。事函所諮商。無暇無暖。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爲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水草殺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賑往供億。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略關外蓋視經理。則以屬之

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西安巡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岡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副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庫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匹。棉五萬九千餘斤。氈氆四百餘其。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賚路費及宴次賢子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館而來。至則錫封爵。（封渥巴錫爲卓里克圖汗。旗的克多爾濟爲布延圖親王。功林爲固山貝勒。默門爲濟爾哈朗貝勒。沙喇扣齊爲烏訥恩貝子。策勒水孟爾爲阿玉錫固山貝子。）（爲頭等台吉。）（錫津爲四等台吉。其未至之巴木巴爾。亦封爲都王。）（旺丹克布勒封爲貝子。拜濟呼封爲公。）（餘封台吉。等秩有差。）備恩禮。（各賜鞍馬、冠帶、蟒袍、玉帶、荷包、鞘刀、弓矢、鳥槍。其汗王皆賜三眼鎗。貝勒、貝子皆賜雙眼鎗。餘皆花鎗。雙眼其皆秩。）揚以章服。（蒙古以巴圖魯爲榮號。）（多羅郡王、多羅貝勒、貝子、公、功格、默門、額駙、沙津、額駙、台吉、塔布囊、烏訥恩、額駙、沙津、額駙、台吉、塔布囊、烏訥恩、額駙、沙津、額駙、台吉、塔布囊、烏訥恩

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舉其子哲庫爾哲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尚在襁褓。因留巴圖魯和台吉處。後哲庫爾哲往西藏面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爲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爲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哲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哲庫爾哲。哲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圖濟。今封汗。掰楚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袞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袞扎卜乃渥巴錫之叔沙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爲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哲隨渥巴錫而來。其戶口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證前之失精覈而來哲者。至其重貴教、嘗鄂拓克、等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略。紀其全部之盛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略。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

大宛爲識語丙午

歲乙亥。準噶爾平。越明年。左右部哈薩克以次內附。又明年。使臣入覲隨獵。有詩紀事。並加按定哈薩克爲漢之康居。又越二年。哈薩克來貢馬。因成是歌。仍謂之大宛者。以自古相傳大宛產善馬也。夫西域諸國。何地不產馬。而大宛獨擅其名。漢時人足未履其地。僅聞其名。阻閡習昧。遂以爲大宛所獨耳。不寧惟是。卽我朝西極未定之前。準噶爾所貢馬。率謂之大宛。向按大宛部落頗盛。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非臆說也。史記載康居兩羈事。月氏東徙事。匈奴則康居。固他人之屬國耳。張騫使月氏。爲匈奴所閉。及亡抵大宛。而大宛遂館爲發導驛。抵康居。是康居本臣大宛役屬也。唐書載石國故康居小王冨匿城地。漢書所謂康居小王之一。而唐顯慶中以爲大宛都督府。亦其一證。故哈薩克以漢語言之。則爲康居。自其服屬言之。則原大宛。近三十年來。軍吏絡繹。貢使踵接。汗血之馬服牟。胡樹之貂寄超。非如前代鑒空者比。此歌與丁丑按譜。因相印合。不得以異同致疑矣。幾暇重睹是卷。因識之。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二

平定回部第四之一

詩二十八首

西師戊寅

西師歷四載。王臣久于役。誰無室家心。而能忘契闊。始緣趁機勦。操刀乃必割。終以阻遠艱。舉碁忌腰易。欲罷又未能。永言誌顚末。皇祖征朔漠。卽此厄魯特。三番蹩六師。狼纇始竄迫。策妄退守巢。子以延喙息。取喀梁城子。惟命撫敢逆。噶爾丹兵敗。仰藥死。其子被擒送京。時值妄阿拉布坦臥伏一隅。畏威懷德。獻出逆屍。不敢容留逆子。厥後漸滋饒。遂復覬西城。策妄阿拉布坦逞其詐力。勢漸強橫。計誘拉藏汗。以女嫁其長子丹濟。騙殺拉藏汗。大肆劫掠。我師征西藏。其曾師大策零敦多卜始引衆歸誠。大策零敦多卜。卽今逃死喘之酋。爲策妄孫見。終康熙年間。蓋未止兵革。皇考惻前猷。思一勞永逸。兩路命大舉。帑藏非所惜。究因時弗輟。勝敗互軒輊。又值四師入覲。切磋四路馬駑。因藉所獲馬力。隄防北路。勢益鴈行。後路額駙策凌於兩翼總尼招。殲玉匹庶不返。而將帥之臣。按兵不進。賊衆得以免脫。我武既揚。遂有雅兵之議。曰予守成訓。能兵事安戢。稔知賊所恃其長有二術。一曰激我怒。勞我衆。遠出彼乃邀。近功坐細我物力。一曰覘我邊。列堠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遂襲軼。知然明告彼。以主待其客。遠兵既罷征。遠戍亦罷戍。噶爾丹策凌聞言乃計詘。得失故曉然。求和使來頻。來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澤。如是終彼身。無事皆

壑隘。其子曰阿占。（即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之乳名。）暴虐莫可詰。用是失衆心。相延爲篡奪。喇嘛達爾濟戕彼位自襲。達瓦齊惴阿睦爾撒納之謀也。達瓦齊自取也。）綽羅斯汗族。達瓦齊一齊擬之計。蓋出撒納。（喇嘛達爾濟與阿睦爾撒納爲之謀也。）綽羅斯汗族。達瓦齊一齊其擘援。（達瓦齊借阿睦爾撒納爲之援也。）達瓦齊自取也。）綽羅斯汗族。達瓦齊一齊

服阿睦爾撒納。歸特別枝葉。時庶衆鮮從。以此經旋殷。終不忘伊犁。（伊犁、蓋四衛拉特會衆之地也。）煽亂畢疲。話達瓦齊弗甘。兵連禍相結。惟時三策凌。（部酋伯特吉吉策凌、策凌敦多克。）叅所都來降。避禍來投闕。撒納旋亦歸。罷遇胡班烈。路譬如許衆雜居喀爾喀。如猱入羊羣。幾不遑啀喋。就其力請師毋惰。授之鉞。（阿睦爾撒納命乞師。）駐扎額爾齊斯河。可埒。而新降多人。若藍袍我喀爾喀之地。經非長策。故定計出師。

英傑。其心誠忠篤。其技許撻伐。那如杜甫詩。憐側薪婚別。乙亥我出師。一矢曾未發。五月大功成。旌以冠前烈。而何狼子心。飽揚去飄忽。留訾唉衆狙。倡亂勛戈戟。致我二臣捐。驛路肆唐突。（阿逆潛看貿謀。於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時。亂說言脅從。寬垂之徒。倉猝望動。班第、鄂容安、阿時致命疆場。賊衆紛紛四出。竊占伊犁。破斷盤路。）羣言益煽蕩。無怔儒者怯。欲棄巴里坤。堅志斥其說。整師重討叛所向復無敵。一二曼酋尾。乃致賊兔脫。（大兵復進。納穆琛保等不和。又無克敵救衆之略。阿逆得以亡命。）申

命事窮追。大宛搜三窟。於詐應以直。殘喘命得乞。（哈薩克汗阿布賚未到。乞降投師。適以策楞潛歸。命遣前鋒阿睦爾撒納、副將軍班第以往。）國家全盛時。出帑餉胥挈。曾如許衆雜居喀爾喀。如猱入羊羣。幾不遑啀喋。就其力請師毋惰。授之鉞。（阿睦爾撒納命乞師。）駐扎額爾齊斯河。可埒。而新降多人。若藍袍我喀

但其汗阿布賚未到。乞降投師。適以策楞潛歸。命遣前鋒阿睦爾撒納、副將軍班第以往。）國家全盛時。出帑餉胥挈。曾如許衆雜居喀爾喀。如猱入羊羣。幾不遑啀喋。就其力請師毋惰。授之鉞。（阿睦爾撒納命乞師。）駐扎額爾齊斯河。可埒。而新降多人。若藍袍我喀

見此笑以竊。遂生輕我心。旋師反又忽。（時厄魯特、哈薩克、哈薩克遣使復自哈薩克遁回伊犁。）窮追其後。大宛徠汗血。稱臣許捕寇。寇更逃羅刹。（富德躡富德、阿睦爾撒納。）適值哈薩克之兵。而哈薩克畏我兵威。稱臣貢馬。且誓擒阿逆知不能免。乃奔俄羅斯。（俄羅斯一名羅刹。）或曰維剿。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索。或曰捐伊黎。棄宝

計賺我和。起齎勇沙場沒。兆惠全師還。則予命往接。（兆惠、鈕祜祿氏。）

厄魯特四衛拉特歸順紀略

厄魯今荡平。回部除波戡。徒以守堅城。未可一時拔。賀勇賊易登。傷衆非所悅。中夜披軍書。萬里邁謀策。窮荒信安用。弦上矢難遏。志因糧兩朝。趨豈防一切。蒼黎賴有成。浮論倘祛惑。開邊乾無已。自問多慚德。俱思文子言。解嘲守弗詘。

托和鄰行

我師攻固賊。車臨衝葩薄。四面羅蕃降。伯克（回部中等爵秩之伯克。）爲我用。其名鄂對順秩加。（授職散秩大臣。）備知彼中之形勢。悉告將臣防周遮。托和鄰通塞里木。（地名。）賊來援者所必過。爰遣逆克他那（蒙古部落名。）隨。遂見踪跡詳。若盡處我略多以計誘賊賊遂至。（逆克他那緩行誘賊。賊作亦佳。）請爲前導。勛賊窟。聲師順德訥（副都統職大臣。）率往。堂堂之陣誰逆戢。賊不自量犯兩翼。兩翼飛馳張鵝鵝。長翰大纛如雨下。狂狺奔亂氣消靡。塡溝受殺敢迴顧。血流漂杵時無何。勛賊一千四百餘。傷我十數忠壯慕。是爲狂狺第一戮。遂明天佑威荒遐。軍書日馳六百里。奏函夜半披衣視。賜官錫祿酬庸勳。克城更待頒恩旨。討逆伐罪非得已。鯨鯢京觀豈所喜。

和落霍渰行

今春我師勛逆夷。首戰實和落霍渰。斬將搴旗早報捷。酬勞頒賚已有差。即今生解俘囚至。曰渥赭特率桑伊。散秩大臣曾授職。乃敢倡亂如鵝鵝。面詢彼所致敗故。咋舌惟歎天奪其。彼衆猶有千餘騎。覘知我寡設計奇。輻重遠行誘我逐。層層伏賊據險巇。官軍四百始馳至。少騎示弱山之陲。我進彼乃鑿涌集。銃礮如雨循環施。我軍曾無一傷者。百鑿擁護信有之。衝鋒突入矢齊發。賊乃喪膽紛雖披。鹿墜隕種各逃命。大緑大鵬張軍威。熾彼屍僵近四百。負傷遁者數無嘗。是誠天助頒手詔。其人誰。超勇親王家聲貽。（超勇親王、額駙策楞之子。）其兄成袞扎布。（襲超勇親王爵。）敏布登扎布以額駙襲封郡王。亦賜號超勇。）

猓噶行

小和卓木其（回部名。）霍集占。（其名。）傾兵來援固城厄。先是其兵來赴救。（托和鄰地名。）已二千餘。逃生回者徧匍告。昧死倘收潛窺覘。城中知有賊接應。借一出突施戈鋋。綠旗圍城腹背敵。屹立不動戰方酣。是時實賴愛隆阿。（副都統。）率千騎至背奇。（吉林滿兵及索倫兵。）橫衝截入亂猓陣。斬將擒魁如蠶探。狂猓難當復大敗。東竄檠角相藉撞。殿至鄂根河之側。溺水斃者如眠蠶。賊約五千三千死。千餘戰士威風懾。密集占乃抱頭竄。寨其大纛銅旗尖。咳首五色書旗幅。不解其義言詰詰。歸致既畧復致惜。設執逆首除凶儉。徂惟求定靖遐圻。止戈和衆吾方忱。

布魯特納臣內屬遣使詣闕詩以紀事有序

布魯特爲回部別族。素與中土聲教不通。比因逆猓小和卓木背恩反叛。戕我使臣。既命將往征。屢戰大捷。而將軍兆惠亦以搜擒伊犁賊黨旋師會勛。道經布魯特界。其酋長圖魯起拜等。遮道呼籲。自陳向爲厄魯特所阻。自外王化。今西城蕩平。所部人衆。皆願輸誠內屬。並各遣其大首領。馳驛赴

闕納款。念此遐荒殊域。因未脅以兵威。亦非馭以智術。望風歸附。情詞諄懇。已允將軍等所請。許其擐從入覲。而并識其緣起如此。

擣伐原因討逋獨。仰流距意遠人徠。舊傳勃律兩王據。（唐書西域傳。有大小勃律王。其地直土番西。長安八千里。以力城七之。即今布魯特部落。去即見堅昆一面摧。（阿都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之地。西即與布魯特部界。今布魯特內附。即已勦其一部矣。）厚往薄來風早樹。東鶼西鰈道方開。不招不拒敷吾惠。王會何妨達九垓。

泛月

襄燮向晚回。藝菁依秋退。望前愴下弦。昂首月已在。三時豈無月。秋輪實可愛。入波激餘光。盈手清涼界。木隔著綫覺。俯仰欣澄對。岸蛩有風音。汀蓼多窗態。慨貧則不無。長夜厭所戚。眼警隱西山。心共馳回瀨。

軍書

軍書羽速至。謂善顧牛恨。言志兼紀事。顧末必傳信。先是潛獨蘇。將謂峻渠遯。蓋因沙雅降。（雅爾哈善等。先以運動霍集占。）旗梁寧族。（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獨脅從脫。（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將擒渠占貽入庫車。（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固陵不得出。（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錢乘伺夜遁去。（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精騎蛛未迫。（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機情節。（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歷照纖明。（額登泰報。至是沙雅與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伯克親詳訊。始知窟渠占來救。庫車困爲我兵所截。入城欲伺釁。合力旋突出。被遮復挫刻。乃率四百騎。夜出身免懋。咄哉堪扼腕。運將吾未慎。失機有如此。是豈疎防僅。曾謂自投羅。解放翻成吝。夷考自軍興。誤事率臣蹙。徒憐諸士卒。奮勇冒白刃。賴天雖有成。決策殷多悶。自資不知人。逸敵弛國憲。

即事

厄魯蕩平回部連。止戈畢竟是何年。悶緣弦上矢必發。終愧階前羽舞旋。勃律正聞遣來接。堅昆佇待首誅駢。山莊行盥暇奚念。念到庫車阿那邊。

即景

拂曉幾點曉霜輕。破曙剛欣卜爽晴。閒景雅宜詩外趣。合圍據在營中行。盜山涼脫渾無定。巖樹丹青最有情。詎謂從禽忘一切。庫車時刻念怦怦。

得庫車城誌事有序

庫車之圍。將軍雅爾哈善坐失事機。方小和卓木率衆來援。股經被殲。而任其潛入潛出。若罔聞知。前後奏報。矛盾具見。前詩知其株守淹時。必致逆黨冤脫。坐得空城以自解。今報至。悉如所料。詩以誡恨。

我師久圍城庫車。（讀作徹。）殲其援者紛如麻。惟是將軍無紀律。卒致竄走彼么麼。軍書之什已誌恨。後聞地穴公賊遁。（雅爾哈善用掘地火攻計。轉石擊殺一千。燒燬兵丁。乃不自引咎。惟委罪將佐軍實。）預料將得空城耳。彼賊腹心仍逸他。驛章忽至共披閱。一一如言竹不差。言則不差事則僨。用匪其人愧若何。

布魯特使臣至宴賜御席得句

布魯特自古未通中國。考唐書西域傳。始載布路。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布魯特有東西之號。在東者分四部。拓勃律有大小兩王。其時雖稱內屬。）郎昔南王稱大小八今一派別東西。（布魯特有東西之號。在東者分四部。拓克爲五。在西者分三部。拓克爲十九。）新恩恰值伊犂歸化。使臣亦來朝於此。（布魯特歸化。其使臣亦適朝覲於此。）地猶佳兆。有如此神奇者。（今謂布魯特歸化。其使臣亦適朝覲於此。）因名其峪曰伊綿。（伊綿者。回語極樂之意也。）眷古時曾識之。勸遠拓邊深古戒。捧盈恭已率天禧。

葱滂行

葱滂之中聞有虎。三子逐逐隨其母。鉛彀於菟及一子。其二曳尾羅深莽。惡獸應弗留餘孽。是非所云不探卵。叶。因命生擒觀壯材。羽林微凱皆緣怒。兩人搏一何足云。一人獨擾誠堪嘉。其名乃曰貝多爾。索倫侍衛中英傑。手尾犖領安且詳。須臾虎兕入柙擺。破斑縞白涉鉤張。豈似今朝萬目覩。喜亦詎爲萬目覩。適有新歸化布魯。

右部哈薩克歸化。遣使朝貢。詩以紀事。有序

右部哈薩克。其汗曰阿比里斯。與塔什罕城回人等。接壤雜居。地廣人稠。不下左部阿布賚所屬。向爲厄魯特聞風未通聲教。今年秋。參贊大臣都統富德。追捕準夷餘孽。哈薩克錫拉兵至其地。會塔什罕與右部哈薩克搆釁互擊。因遣侍衛蒙固爾岱等宣諭威德。哈薩克叩首輸誠。即日遣使朝貢。而回目莫阿多薩木什和卓。亦悔悟息爭。並令頭目同時入覲。念兵非得已。而所至如歸。被閱郵函。

輒賦其緣起如此。

偏師西海勦逋逃。取便恩宣維楫曹。豈謂解紛更釋難。（時右部與回人方有水決時。）羈入兩酋閒。（指拉宜雄。即解甲歸命。）蘭蒻情散左部榮同被。（其疏略云。右部來與左部同爲臣僕。自應睦鄰。今得均賜臣僕。自應睦鄰。）匪徼目宿與盈保泰一心操。

九日

木蘭雅合度重陽。處處登高是勝場。澳殿空傳蓬餌食。拂林還識鬱金香。（時布魯特謹國。亦預宴蹋。）馬滋逢暖紅葉驟。鷹饒圍狡小矣淮南稱盛會。鴻綱萬騎總軒昂。

出岸口

廿日木蘭事大蒐。惠超示度禮粗修。能圍繞出嶺岸口。遵路旋過野渡頭。登秋山韭錫宴應聊。駐懷遠惰教慌澤稠。

木蘭迴蹕駐避暑山莊之作

木蘭修獮薄言迴。小駐山莊鎬宴開。未久秋風催轡去。訝同日影上窗來。千肩錦樹紅猱綠。一道玉溪瀲復洄。詩鹿得欣否亦可。（鹿中鏃鹿甚多。時皆鏃之。）爲他嚴崇尉徘徊。

阿克蘇城回衆投降詩以紀事

回衆築城居取之原屬易。庫車其東戶。防守所特備。徒以將無能。久困致自棄。先是已兩勝。方遣額進擊車。官兵一百之於我相觀。阿瑪之於郭根河。遣蒐觀者。五六千人。賊勢大盛。練手可就擒擊。兵威亦云壯。難種況夙怯。失城更愧悸。是宜鼓衆前。先聲闖成事。而何待益兵。稍進復停憊。逆酋已失據車。霍斯哈善不即乘機進勦。而紿卻。匪失北會。糊殼資兵糧。兩途殼滿地。不過藉口食。遂其擾延計。夷考回所懷。大城原有四。曰葉爾奇木。哈什哈爾。曰阿克蘇。烏什其餘率小額。阿克蘇令歸。實斷其左臂。故緣彼城中。伯克乃新置。霍集占心腹。張雄占既擁部。各城皆從其心服。以爲倚制。比縱大兵將至。阿克蘇同來。即協力與逆酋拒賊。逐其所設伯克。獻城請降。強從非衆意。今即被創收。倒戈更相拒。叱戕害其用人。獻城降。遣使此又宜速赴河上。道遙眞。阿克蘇既以城降。正可督兵前進。請城可傳檄而定。霍斯哈善乃以未稔在地。欲爲蟲食移守之計。豈前於歲地相應。轉成貴糶不給耶。欲爲爾哈善解京師卹。靖遠佈恩惠。臧渠敝爾從。敷化遂閭昧。勳哉勉運籌。顒若翌明晤。

萬樹園宴布魯特部席得句

衆峰集仰流鹿食苹。蓬開萬樹洽與情。舊部每看聯新部。夜雨剛欣淡午晴。整教遵通鎞夷水。恩資直速孽多城。敢云揚烈幸撫悉。惟益臨深勵守成。

萬樹園賜布魯特人觀燈火

鐘峰正掛玉輪盈。時九月望日夕。合燦煙花慰遠情。卉服毳裘朝部。夜雨剛欣淡午晴。整教遵通鎞夷水。恩資直速孽多城。敢云揚烈幸撫悉。惟益臨深勵守成。

萬樹園賜布魯特人觀燈火

鐘峰正掛玉輪盈。時九月望日夕。合燦煙花慰遠情。卉服毳裘朝部。夜雨剛欣淡午晴。整教遵通鎞夷水。恩資直速孽多城。敢云揚烈幸撫悉。惟益臨深勵守成。

萬樹園賜布魯特人觀燈火

鐘峰正掛玉輪盈。時九月望日夕。合燦煙花慰遠情。卉服毳裘朝部。夜雨剛欣淡午晴。整教遵通鎞夷水。恩資直速孽多城。敢云揚烈幸撫悉。惟益臨深勵守成。

九月廿五日進宮之作

三朝旋蹕略休停。廿二日。自木蘭還蹕至御園。勤政依然式九經。太室修昏歸紫禁。仙園養志率慈甯。時屆孟冬之候。駐蹕宮。望慰以年高。法。布魯特本回部。不幻裏疑遊邇布城。彼處地名。歲歲山莊行盛典。心殷布泰益屏營。

乾惕。嘻嘻。島敢勵惺惺。

島什城會長霍集斯伯克擒回衆獻城降詩以紀事

執渠早是被恩榮。先是逆酋自格登敗竄。霍集斯伯克不軍檄。設計縛獻。錄功依貸。長邁遵隨尚近情。逆酋斯伯克與小和卓木。均係回目。特誅罷爭歸化信堪嘉。見前詩。舉趾延頸。平聲。豈計遐。左部哈薩克距京師萬里而遠。至右部所屆。遇西去左部尤遠。據云久處所驅使。因附和觀望。罪在可宥。特誅之心。以視準噶爾所陷。今始逢本願。塔什罕、布魯特、皆其順料伊將倒戟。暫與軍機大臣、詳其軍情。曾諭及逆酋斯伯克。有誠獻達克產一節。我軍查其地。彼域降順。比大兵既近。伊果誠款小和卓木。計出挽救。因爲宿兗。遂率衆投款軍門。題凶匪我願佳兵。申明味雉箱誡。令。即車之圍。誘酋嗾手就擒。而矣律者監誅。同命將軍兆惠往代。就詮次執矣律之臣。明示顯戮。軍威大振。盤見索羊肉相迎。天祐人歸逮底績。越因兢業深虞盈。

孟冬時享大廟述事

孟冬時享大廟述事

質明祖位展虔思。戒事天潢式禮儀。追遠不踰一服陰。晴遐眷定萬年基。不遲暖徹迴瞻廟。有苗冠裳列逕堪。昔廟大苑今布路。去盛哈孝克來朝。今卑布魯特濫至。並以秩編退處。於午門陪宴官迎送。延麻孰匪祖威貽。

御園初冬

多孟餘禮孝思舒。平明命駕候輿居。更四三接愉柔遠。將於御園再宴布魯特。命還部落。聊值高殘清暇餘。楓葉耐暄紅間

綠。菊花過節秀而疎。春園莫漫訪桃柳。悅志由來在集虛。

將之盤山駐蹕湯泉行宮作

右部哈薩克歸化。侍衛黎其首領將至。故往田盤。令彼覲謁。欲因塘以行圍。並至南苑大閱。示我國家耿光大烈。非爲一己之豫遊。實係萬年之式度。問安啓蹕。卓午駐旌。聊詠七言。用誌初頓。

耆定伊黎車甲勝。蟠山左右惠同叨。起行俾識朝家制。大閱兼陳士氣豪。垂拱待參距非遠。觀揚永勗敢辭勞。問安啓蹕初程近。舉引煙宮一染毫。

曉行

問夜無端到曉晴。輕輿選路破寒行。市田失望均飾玉。只染遙峰一體成。

怪底輕裘尚覺寒。北山積素益堪觀。因之爲去。憶玉關外。佇待郵函報捷看。

接踵雖頻觀將部。繫頸。平聲。有待獻猶。巢衡寒僕役休嗟爾。討逆宜軍更廑予。

雲罩寺

跋馬盤雲磴。石林謖天風。高處不勝寒。孤景況臨冬。我忽憶萬里。官軍奏凱功。勅律雖稱臣。堅昆待誅兇。

傳蹕歸山莊。仁覽達郵簡。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三

平定回部第四之二

詩五十首

右部哈薩克及塔什罕城回人布魯特部首領肯來覲謁恰至山莊曲宴示恩點綴成什成寅

罷爭歸化信堪嘉。見前詩。舉趾延頸。平聲。豈計遐。左部哈薩克距京師萬里而遠。至右部所屆。遇西去左部尤遠。據云久處所驅使。因附和觀望。罪在可宥。特誅之心。以視準噶爾所陷。今始達本願。塔什罕、布魯特、皆其部也。向日心殷身忘倦。侍衛攜之乘隊而來。日行三百里。屢兩月之久乃到。皆不告勞。且慊斯騶罷。稱其從日入處。得到日出處也。敗天無外總爲家。距期愈簡殊言倍。也廟田盤曲宴加。南苑紓臨俾屢賜。觀前來者皆教差。令時當仲冬大閱。因於祭山獸獲之次。道便揭赴南苑。俾得預觀講武。以均恩綏。

轍忱乘傳走陪臣。萬里餘程日六旬。賜食山莊禮粗習。隨圍海子惠重申。獻芹乃解歸俘寫。貢幣何妨不受人。阿睦爾撒納之擾伊什札布。先爲我兵所俘。旋脫奔哈薩克。又轉告於塔什罕城。皆古爾代到被。識之。告以其故。遣歸來以誠。與入覲人同至。念其年幼無知。且非逆酋嫡子孫比。因點回人執送。長恒渭誠。特賜以幣。並勅經遠之。自是開門肯識義。應教漏網共懷仁。

南苑行圍雜詠

盤谷迴鑾擷貴山。柏冬苑最益寬閒。先來大獺均曾預。上年左部哈薩克。及今秩布魯特赴覲木蘭。皆得圍獵。今右部哈薩克等繼至。擷赴南苑設圍賜宴。乘便行圍。亦令

其國向導。　小狩應教視此間。
草枯廣甸馬蹄輕。登中非誇技擅精。慙喜從他遠方訝。歎呼驗我衆人情。
疎蘇沙鴈接寒林。勒馬凝思忘倡吟。二十年前習獵我。原雖許創垂心。

賜哈薩克布魯特宴即席得句

烏孫掃淨玉門開。受虜非先背後哉。獻馬不須金馬去。右宛今效左宛來。
親講而回。蓋西部叛者。與哈薩克同。　誰道葡萄經歲久。三巡早各醉芳醅。

仲冬南苑大閱紀事

廿年一舉情猶數。（乾隆己未大閱。至今蓋十年矣。）周禮分明節候論。便設軍容示酉城。（時哈薩克、布魯特、回人等。皆令觀。）仁若露布錦堅昆。（諸日盼將軍兆惠等露布。）好齊以暇千旂麗。既正還奇萬轂喧。風日晴和士挾纊。非予恩也總天恩。

南苑賜哈薩克布魯特塔什罕回人等觀煙火燈詞

款關定策復存邛。盛典頻繁舉仲冬。爲耀光明連疏狀。先陳曼衍引魚龍。
燈火城南六十春。（康熙三十年間元宵。蓋曾在南苑賜煙火。後以連歲有年。率於彼度節。不復有此觀焉者。六十餘年矣。）重觀因賞遠來人。村民適近扶攜至。不禁金吾例可循。

百道流虹員闕朝。光明彷彿上元宵。田蠶事例雖云早。已盼罷蠶咨六出。
後先接踵共來停。難舉蕭王閉玉門。爆響連珠成捷報。便期早晚定堅昆。
風定時暄夜正長。上弦蟾影已騰光。（時十一月初五日。）周家建子原正月。想是嫦娥也爲忙。

鱗集應教一視同。避寒燈火夜深烘。高張黃幕三巡暨。許假清涼萬樹中。（山莊三十六景內鱗清涼後即萬樹園。翻年舉煙火宴遠藩之處。）
翠火明燈玉樹攢。化城蓋閣繡蠻端。元宵預借休相擬。惠遠當爲好樂觀。
萬幕高竿揭野燈。半輪眞是一條冰。肩輿宴罷還行館。惕夕因心畏益增。

黃鼎溪山行旅

溪路山程線且紆。青帘野店有招呼。如斯行旅猶稱苦。萬里從軍可忘乎。（時官軍征伐遠酋。兩路擒獲逆目。頗聞投誠之至。）

我軍

我軍取烏什。酋長款復獻。（阿奇穆霍集斯伯克、阿奇穆伯克者。回語大頭目。猶漢所謂公也。）元戎乘良機。率衆直前進。其奈隆多時。枯草經踩躪。以此馬不肥。奚堪供斫陣。況臨彼巢穴。蝗胥孤注孱。借一誇我軍。萬騎還臨趁。我師總于徐。鼓勇無退寸。橋圮渡四百。忠義人爭勸。殺賊至千餘。矢盡接短刃。涉淖退保營。相持城下頓。（十月六日。我師直薄葉爾奇木城。賊據逃退溝立柵。）

白岡。（我師以少堅來。所向披靡。二戰。殲渠甚衆。賊入城不出。）緊賊輜重制賊。（十三日。取道城東渡河。未及半而橋圮。我師過河者纔四百騎。）遏賊北爲餘。（遏賊北爲餘。張左右翼來戰。而地皆汙。）汹。（我師不能如志。）人馬不能濟。（是日御前行走。蒙古。）我四百人中。（是日御前行走。蒙古。）我陣自陣。（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兵戰且臨河。（是日御前行走。蒙古。）退保大營。（是日御前行走。蒙古。）雖遇挫衄。（是日御前行走。蒙古。）而人知勁命。（是日御前行走。蒙古。）殺賊平。（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壯士過七人。（是日御前行走。蒙古。）盡地兩致信。（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將軍追索。（是日御前行走。蒙古。）特命還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綠旗兵總進。（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已過關服。（是日御前行走。蒙古。）而將軍富德。（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各羽檄催進。（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其領軍大臣、侍衛等無不切齒速剿。（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廈皮食肉。（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入人同恨。（是日御前行走。蒙古。）計十二月中可集葉爾奇木。　仰賚天助順捷音共乘來。平回鴻績建。

冬至南郊禮畢

金風占風來廣漠。鴻龍轉律啓韶陽。六宗依典修元祀。一意惟欽對昊蒼。
利工候。（成德等稔。）頒獨更賞錦猶狃。背恩戕使先開釁。（謀翻大小和卓木。爲庇叛回霍集占。其回。傳長敬地。乃狐子野心。竟致反噬。）我師直薄葉城。（時哈薩克、布魯特、回人等。皆令瞻觀。）塔什罕回人。先與哈薩克同至。）仁若露布錦澤國幸逢賜豐稔。（今年僕東、江南各屬。以水

催後師繼進期勦迅舉齊阿克蘇。赴援宜深恨。夷考兵興來。曾撫遭挫朝。此番客主殊。不幸致事僨。兆惠
稱輕敵。請罪誠不容。此非浪縮比。誰逆料利鈍。終能寡勝衆。允由效忠藎。奚忍更加罪。褒嘉章服晉。諸臣
諸軍士。行賞與功論。（命兆惠由伯爵晉封武毅謀勇一等公。加賜資有差。普夜促後軍。亡論金並振。欲籍士敵愾。）
特命還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綠旗兵總進。已過關服。而將軍富德。（參贊大臣舒赫德等聞此信。）各羽檄催進。其領軍大臣、侍衛等無不切齒速剿。廈皮食肉。入人同恨。計十二月中可集葉爾奇木。　仰賚天助順捷音共乘來。平回鴻績建。

冬至南郊禮畢

金風占風來廣漠。鴻龍轉律啓韶陽。六宗依典修元祀。一意惟欽對昊蒼。
利工候。（成德等稔。）頒獨更賞錦猶狃。背恩戕使先開釁。（謀翻大小和卓木。爲庇叛回霍集占。其回。傳長敬地。乃狐子野心。竟致反噬。）我師直薄葉城。（時哈薩克、布魯特、回人等。皆令瞻觀。）塔什罕回人。先與哈薩克同至。）仁若露布錦堅昆。（諸日盼將軍兆惠等露布。）好齊以暇千旂麗。既正還奇萬轂喧。風日晴和士挾纊。非予恩也總天恩。

南苑賜哈薩克布魯特塔什罕回人等觀煙火燈詞

款關定策復存邛。盛典頻繁舉仲冬。爲耀光明連疏狀。先陳曼衍引魚龍。
燈火城南六十春。（康熙三十年間元宵。蓋曾在南苑賜煙火。後以連歲有年。率於彼度節。不復有此觀焉者。六十餘年矣。）重觀因賞遠來人。村民適近扶攜至。不禁金吾例可循。

百道流虹員闕朝。光明彷彿上元宵。田蠶事例雖云早。已盼罷蠶咨六出。
後先接踵共來停。難舉蕭王閉玉門。爆響連珠成捷報。便期早晚定堅昆。（時我師方圍葉爾奇木城。日夜望捷音之至。）
風定時暄夜正長。上弦蟾影已騰光。（時十一月初五日。）周家建子原正月。想是嫦娥也爲忙。

鱗集應教一視同。避寒燈火夜深烘。高張黃幕三巡暨。許假清涼萬樹中。（山莊三十六景內鱗清涼後即萬樹園。翻年舉煙火宴遠藩之處。）
翠火明燈玉樹攢。化城蓋閣繡蠻端。元宵預借休相擬。惠遠當爲好樂觀。
萬幕高竿揭野燈。半輪眞是一條冰。肩輿宴罷還行館。惕夕因心畏益增。

黃鼎溪山行旅

溪路山程線且紆。青帘野店有招呼。如斯行旅猶稱苦。萬里從軍可忘乎。（時官軍征伐遠酋。兩路擒獲逆目。頗聞投誠之至。）

我軍

我軍取烏什。酋長款復獻。（阿奇穆霍集斯伯克、阿奇穆伯克者。回語大頭目。猶漢所謂公也。）元戎乘良機。率衆直前進。其奈隆多時。枯草經踩躪。以此馬不肥。奚堪供斫陣。況臨彼巢穴。蝗胥孤注孱。借一誇我軍。萬騎還臨趁。我師總于徐。鼓勇無退寸。橋圮渡四百。忠義人爭勸。殺賊至千餘。矢盡接短刃。涉淖退保營。相持城下頓。（十月六日。我師直薄葉爾奇木城。賊據逃退溝立柵。）

白岡。（我師以少堅來。所向披靡。二戰。殲渠甚衆。賊入城不出。）緊賊輜重制賊。（十三日。取道城東渡河。未及半而橋圮。我師過河者纔四百騎。）遏賊北爲餘。（遏賊北爲餘。張左右翼來戰。而地皆汙。）汹。（我師不能如志。）人馬不能濟。（是日御前行走。蒙古。）我四百人中。（是日御前行走。蒙古。）我陣自陣。（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兵戰且臨河。（是日御前行走。蒙古。）退保大營。（是日御前行走。蒙古。）雖遇挫衄。（是日御前行走。蒙古。）而人知勁命。（是日御前行走。蒙古。）殺賊平。（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壯士過七人。（是日御前行走。蒙古。）盡地兩致信。（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將軍追索。（是日御前行走。蒙古。）特命還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綠旗兵總進。（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已過關服。（是日御前行走。蒙古。）而將軍富德。（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各羽檄催進。（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其領軍大臣、侍衛等無不切齒速剿。（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廈皮食肉。（是日御前行走。蒙古。）入人同恨。（是日御前行走。蒙古。）

果喜立報喜寓意其可人提音我殷仁擬卽用新春。

新正瀛臺小宴御前滴王大臣及漢唱軛爾

運斗居維單閼迴順時行慶合瀛臺千葉尚可冰嬉試三接都教春宴陪。屏幃何妨加葱嶺。獃嫵齊說到雲來。仙場時觀因觀射。是日設十五矢。中十三。酋外裹雖金宴賚以。被更樂。亦長趣。示遠簡徒好樂哉。

己卯春帖子

氣轉入正律。節迴冒新春。慈宮喜芳辰。勃律天西已貢琛。獨餘雜種背恩深。三軍氣與陽和鼓。行共春來報捷音。

人日立春

東郊令日展春旗。來復成人百事宜。北采西綈無異候。盧仝蘇軾有佳詞。勝徵寶帖簡金勝。生意堪盤餤菜絲。己歲節還逢瑞己。慈符理紀捷音馳。

祈穀禮成述事

元辰渭選協休成。嘉靛恭承敬以行。侑食同堪欽陟配。居歆在上仰昭明。方與東作希霈雪。保定西陲順洗兵。卯歲祈年逢卯日。祥徵滋茂編蒼生。

新正曲宴外藩

外藩俱屆百年臣。斯有西方向化人。時漢喀爾哈部扎薩克。亦令預宴。蒭裔彬彬遵禮法。膠膠波祝樂和鄰。瑞雲時點韶徵雪。嘉夜先占美滿春。卻爲三冬待恩久。敢稱怡豫益顒宸。

卽事

璇珠積玉寸餘幾。傍曉春雲忽散開。點綴園林因佳矣。潤霑畎畝感尚眞哉。池冰無月何妨鏡。苑樹有花都是棣。天意入春頻兆喜。更殷捷報自西來。

上元燈詞

西山積雪雰微注。未慰優霑實兆祥。暢好元宵雖得度。元宵度得不之句。妨勞襞務那能忘。

燿古踵今上元夜。重熙累洽大清春。東皇福酒燃燈假。萬億無央錫兆民。

都虛碭極各排當。傑構延櫻對廣場。又是新年春好處。太清珠鏡自如常。

西漆南油極非一。冰花沙戲巧新增。還淳同樂互衡量。難說相應與不應。

況是承歡殷祝壽。更因惠遠示綏祉。帝城三五從來盛。今夕歡娛得踴忭。

寶鬆普聯微言語。朶雲噴樹萬辭花。可知樂未饒憂切。爲盧官邸萬里遐。

青煙一綫萬雷轟。俗例曾誇礮打城。擬棄儛奇木兆破。捷音早晚達都京。

于闐廁座比藩臣。又報貴山來謁頻。時回民漢喀爾哈部扎薩克。回統等三十六人。復以赴覲將次至京。猶得預觀燈火。檢校雖門西城傳。

可如覲面話傳眞。

燕九日聯句有序

理紀古年。長春協序。六出頻霏玉糝。試燈稍非收燈。一弦縱減次輪。既望明同幾望。當十千之吉兆。志喜爲宜。矧三元之初過。聯吟有待。因循歲例。祓集廷臣。韻押盤雙。題拈燕九。時則黃柑紛薦。猶襲坐以餘香。鴈候蛩音。更較宵而增色。分題屬句。按陳汾上之詞。卽席興懷。方倣回中之奏。伊昔崑嵛俘獻。秋霄積潦燃鐙。淮蔡城摧。裴度功成胃雪。乃者陽回。晉陸捷衂紅旗。軍利因糧。既火米納牛之畢。獫人款塞。賀又宛騁圜壁之俗來。庶幾鐫鼓競千門。便趨金鏡叶響。扈蹕晉百職。還期朱鷺呈籍云爾。

御製傳杜甘未其摛詞。節近收燈雪繼施。聯句應緣不可闕。

閒筵復此未云遲。日邊令序傳燕俗。天際眞人憶鍊師。寒淺乍過挑棜候。臣梅暖烘未到泮冰時。一堂佳氣迎長發。萬里和風人座披。無逸久承天子訓。臣來保。敬庶重仰聖人詩。祥光最喜朝暾上。綺語猶思坐咏猶。壬申歲聯句。早見九霄隨玉輦。臣吏部。貼出。不妨百戲舞彤墀。珠光宛轉之而動。瑤珮參差太簇吹。火裏花開金菡萏。臣蔣溥。

御製。壺中光現碧琉璃。城如夜破吳元濟。旂盼春塞葉爾奇。擬踏捷音喧爆竹。

先看寶帖寫隆麗。風行解澤乘春令。電擿妖氛淨塞陲。宵度崑崙有襄武。臣劉統勳。春來蓬閬證安期。白蜺留觀猶傳古。紅杏張燈又靚姿。瓊圃翻醅梅吐萼。臣楊孤。玉關迢遞柳添絲。陽回大地和均厚。德布先天惠不遺。溫樹生花供苑令。臣桑悅。時田盤玉報農司。西山爽豁逢婆戊。北闕晴開太液池。慶賜遂行歌且舞。臣周永。

御製。十資其勳潤而滋。塡巢補散三冬集。火樹重輝七寶枝。佳景正欣同甲戌。甲戌歲亦玲瓏。九日祥雪。仙源自昔溯鍾離。遠教自東籬少君授漢武延齡術。傳唐呂洞賓分爲二宗。盧與爲北宗七眞之一。北宗眞籙曾登幾。東海高風更屬誰。弱水三千凌島嶼。臣孟。邦達。銖裳十八從虬螭。鶴馭遺蹤留華表。龍化奇蹤寄葛陂。曲譜瑤臺歌宛宛。臣劉綸。琴收玉振韻猗猗。長春樹拂雲于縷。太古增圓月半規。丹蔀氣蒸虹蜿蜒。臣裘日修。琅璫節按鳳蕤蕤。思賓筵破龍錫賚。名不以。臣介福。

御製。席虛庭燎夜何其。箭心直慾是伊說。久視長生非我知。惟有新年意恆切。

更思卓物俗遵經。升麾雪潔邀天貺。樂歲銷兵盛聖思。琳樹泛光搖璽案。臣觀保。玉鹿飛屑上采思。三三徑外山披絮六六橋邊冰漸泗。空際撒鹽埋馬耳。臣孟華。衢頭收絮隱蛾眉。銀盃逐騎分皿凸。翻刻交畦書算奏。龍錫賚頒背名不以。臣介福。

開韶禁簡逐繁蒨傾心西城來蒲伏如意東皇令指麾竹值編從荊楚記（臣錢汝誠）金錢買詩越吳支豐年處處連棚樂化國人人擊壤嬉剪勝爭翻銀燕子（臣張泰開）踏歌猶唱火蛾兒星橋解放金門鎖雪椀重排翠盞匙蝦窟分明邀桂父（臣王會汾）花藤次第護封姨上元山步催張撰素滙辭看沈宋隨宴趨遊鑑符卜繭（臣金甡）御製韻拈珠浦纜探驪泰即增錄今皆合汜勝古皆五穀宜節過明朝連開印嘗咨勤政共孜孜

哈薩克汗阿布賚之姪俄羅斯蘇爾統及其陪臣來朝詩以紀事

貢徵曾弗貢包茅厚往頻來不籍敎命彼近親亦台吉獻其方物乃稍捐裘與豈必論疆界廣運何妨示典胞偶值咸賓殷保泰乾元切體九三爻

填倉日命哈薩克人觀燈火

委羽來經五月程上元盛典值都城得敎倣節觀燈火爲示懷柔洽衆情陪臣數已較前多更見親支語洛那（俄羅斯蘇爾統爲阿布賚汗之姪因為進朝覲）在邀賞慢須惜繁費（來人多則賞物多外夷見小賞紅皆然）古來服遠幾經歷化城蜃閒無邊幻翠火明燈依稀新亦有花餻曾至者（解稱兩度沐恩人陪臣內有曾到京師者前年入覲得邊錢章之鈔今申至即賜所賜花餻示榮寵也）玉花尚積巔山雪火樹剛收太乙燈（東阿卜爾哈清特所屬城名也）典盛漢家歌天馬持盈惟益勵兢兢

勤遠敢同道出驅畏懷幸致望風降傳簰何必稱瑤水命舞還敎出帝江眩瞪口膛明吐火倒投跟桂戲緣橦率時行盛非誇富錫命惟三協萬邦

射八韻有序

虹光百道燭牀衖信有龍門婪尾嬉漫詔重壘增頓置上元扈指幾去聲向朝

御園賜宴哈薩克蘇爾統俄羅斯等即席得句

紫簫韶昌九品正資宣對黃扉春永四侯爰肆幾開當御耦之催班更苑人之入侍既捻才而授位北緂向化至悉憑懷遠應施慶賜仍親族況來蘇爾統（哈薩克汗俄而爲首領者則稱蘇爾統猶如準噶爾台吉之類）闕河遙別客斯騰（哈薩克）三五聯行喜弓燥而手柔叠雙呼馬前者蕃王負弩付陪鑒圃三驅今焉嗣國奉琛復覩和門九節念茲觀德爲頌朝所崇蠟雖值率賓敢家法之稍僭非誇猶揑略示大端

圜門曰出入賢良（正大光明殿前正門名皇考御筆也）理事惟茲引對啟多士惟殷斯翻俊遠夷兼值彼來王綠綴器使捻應位駢角親射試廣場志正體平力奚主執專藝熟中去聲還常（是日發二十矢中十八末一矢正中五觕之中的）示之所尚傾心服命以同爲到手忙（時命給哈克俱射其均得預列及較弓注矢鬨笑試有習弓矢者熟較之識洲柔倫相去不啻遙庭矣）張皇（外夷惟知重武宴賞百端後遂樂觀亦不若示以射儀後乃誠心仁順不敢輕試中國敬勗勉於此益遙遙）悟文嬉武夙爲戒圖制天庥敢不蹙珥筆儻臣從

仲春祭社稷壇

午門西轉線垣迤吉戎奉祈潔必躬五七封壝尊社稷兩珪有邸致欽崇樂宣太蔟調元律惠遍三農贊化工更鑿鴻厖錫保定獸俘壝外報成功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四

平定回部第四之三

詩三十首

我師已卯

我師萬里外馬力實難徵況深入賊巢主客勢賊衰以此被所圍固守鼓衆氣豈忍罪輕逋惟奬勤王事上年十月十三日之役將軍兆惠沛策圖奇未城偪以四百餘人衝剚賊營二萬餘又過遠主之俘有些通然深溝高壘悉力持守賊不敢犯其集鎗沈銳有大過人者若輒以俘試爲賞誘特使扶掖夫首風之益何以勗將士是以諸軍未日赴援而逃

前三督撥師速進以接濟亦不待督敵愾人同勵參贊尚書舒赫德奎總督諸路兵先至者星馳往營而將軍伯富爾等所統滿洲索倫綠營兵取道葉爾羌公阿里袞以次加馬海師一時軍聲士氣爲之益振風指數上聲居諸兵應臨彼地爭勝在俯仰所關信非細中夜不安寢頭盼佳音至忽傳捷致章乘閤披衣視叶墜戰五日夜斬將搴旗幟副將軍富德參贊及軍士叶同心成巨功殲賊數千騎（富德等至將本年正月初六日統兵行至呼圖滿地方遇賊踞九十里峰紮夾擊賊五日四夜會參贊阿里袞督解馬匹亦至分兵衝陣賊衆潰遁殲戮千餘人）已近將軍營迪信卒遣四兵逆戰（時將軍先遣參贊申濟道受降知叛兵已至乃勵五十餘人值器械無算並遣索倫阿兵各二人自軍門持號相聞富德因降以入奏）頑額百計攻官軍一意備以此歷三月無恙哲情證（叶先是舒赫德得兆惠參贊申濟道受降知叛兵已至乃勵取從兵割左手破之面斜中刺兩字）

命以同爲到手忙（時命給哈克俱射其均得預列及較弓注矢鬨笑試有習弓矢者熟較之識洲柔倫相去不啻遙庭矣）張皇（外夷惟知重武宴賞百端後遂樂觀亦不若示以射儀後乃誠心仁順不敢輕試中國敬勗勉於此益遙遙）悟文嬉武夙爲戒圖制天庥敢不蹙珥筆儻臣從

一舉期功遂四月寤寐禁今朝始凝眡殷心念衆勞額手感天賜伫待捷音馳圖朝威遠被。

圍解八韻

圍解萬里遠愒紓午夜頻。（客冬，將軍兆惠等深賊城，圍守，三阿月，圍漸疲伸，時軍營皆呼，至是始得正月十四日官兵勦賊解圍，兩軍會合之信，時將軍誠善守，天寔本先仁少挫終能勝知難在審固勞哉惟衆士予曰有良臣更議撫馭策相諮應變神。（逆酋大和卓木，已逆回哈什哈斯，危城勢同孤注，惟慮小和卓木乘隙潛竄，傳檄各路依緝，以防鋌險。）冤替終詎脫鰥屈乃來伸。（時軍中方議乘勝進取，因念士卒久勞，且兵餉在道，宜賞正宜少休養哉，勗於附近城中駐劄，以待機運。）宜賞新宿客明征要必申（緬酋反噬，恣惡，脩我官兵，非容從比，旭佐撫識之徒，違誡解圍却賊，可以罷兵，匪直無以申國威，且何由澤士黎耶。）舞干雖美事何以謝軍人。

述懷

勤遠非本意乘時賴天佑予曰有舜俾予曰有舜走。準夷永滅牟敢詡武德茂。貪緣討逆猶戰勝頻捷奏。重賞實未惜神勇亦屢遘。逼巢堅城下強弩致遐逅。羽檄繼進軍重圍急援救。夾攻士氣張況當壘破寇。肉薄豈不易傷衆予心疚。以此合稍戢齊力圖其後。惟是閱時久待秋乃功就。枕戈衆效忠。鼙鼓吾衰鬚。焦勞分所當萬方均在宥。庶彼此詎忘惕乾惟益懋。

黑水行

喀喇烏蘇者唐言黑水河。去年我軍薄猶穴。強弩之末難稱雄。築壘黑水待圍解。詎人力也天幷輸。明瑞駐師踰月到。（明瑞公明瑞，孝賢皇后姪也，命以副都統領兵行阿，爲前鋒，召回面詢其故悚予衷。蜂蟻張甄厥踪。（見丙子集中。）後乃不可屈指數。就中瑪瑞尤絣雄。經卅條戰皆首出。寨旗斬將護爭鋒。鐵騎憑陵諸鄂拓。（準夷部落名。）肅清伊犂揚英風。今春我軍急進援。富德舉軍如轉旋。瑪瑞命領塗路首。（蒙古語，先導者，呼爾瑞處賊敷無萬三千餘人守從容。窖米濟軍軍氣壯。奚肯麥麴山糊窮。引水灌我我預備。（逆酋翻巢淹我營壘，時軍兆惠等，預開溝引之入河。）反資衆飲用益豐。銃不中弩人中斃。賊據高險，我軍斫木爲柵，以蔽遠，即取以禦敵，敵以無算，）翻以擊賊賊計窮。先是營內所穿井圍將解乃咎其中。聞言爲之悵。諸臣賀鞠躬既復爲之感。天眷信深崇。敬謹烏祖訓錄語所載。曾聞我太宗時。明四總兵來戰。正值大霧彌案寧。敵施火攻正傷樹。我兵曾撫傷矢弓。匪今伊昔蒙。留佑覩揚前烈勵予沖。詎謙沖古來歸衰未央殿。卻聞天子不召見。

賜將軍兆惠書扇

火嶺炎蒸劇將軍未解鞍。圍威揚萬里。臣節奉三單。贈奠赤心篤。（兆惠母年逾，時遣人存問。）持同白羽看。黃香思漱引。存問悉平安。

賜副將軍富德書扇

師進和闐路。搗巢事夾攻。恩威僕役讋。甘苦伍偏同。推解廩予念。馳騙勵汝忠。鋌頭題句贈。回部播英風。

哈什哈爾回衆投誠詩以紀事

今春圍解黑水營。（黑水，即哈喇烏蘇，地近葉爾奇木。）全師迴阿克蘇城。賊不敢遮亦不綴。彼力創踣足摧徵。北塞調馬住二萬益以索倫之勁兵以布易回粟供餉。（回人以布爲參，川兵駐阿克蘇時，命將領者運以易粟糟去冬將軍兆惠等進剿回守喀喇沙爾也。）今春圍解黑水營。（黑水，即哈喇烏蘇，地近葉爾奇木。）全師迴阿克蘇城。賊不敢遮亦不綴。彼力創踣足摧徵。北塞調馬住二萬益以索倫之勁兵以布易回粟供餉。（回人以布爲參，川兵駐阿克蘇時，命將領者運以易粟糟去冬將軍兆惠等進剿回守喀喇沙爾也。）數月休息者倘騰落師兩路一時雖。（回人以布爲參，川兵駐阿克蘇時，命將領者運以易粟糟去冬將軍兆惠等進剿回守喀喇沙爾也。）數月休息者倘騰落師兩路一時雖。

師吳國時進逆命其首
尾不救以明俘獻　厪指此際厭賊城又盼佳信夙夜縈朝來驛致將軍奏兆惠報回衆投誠拆封披搨
一洋覽歷歷都悉軍前情進至伊克斯哈拉（地名將軍兆惠進兵攻哈什哈前隊中夜聞人行聲默公明瑞於前隊略地夜聞
入時逃回訊之詢得哈什哈朋回人和濟默爾等六人同營納降云云）　猶勇圍提賊勿紛是投誠者來相迎久蠲歸順大皇帝奈容崔集占弟
兄大和卓木今肆掠想同伊弟潛逃生舊伯克等莠我黎顛師速往揚威聲馬驢牛羊被擄去欲追擒彼
嗟無能懇額將軍早赴援應和卓木未遠征兆惠悉此率兵進通信富德同謀乘（乘降回衆云共圍方分投兩路軍門時兆惠聞信）
師移知富德軍以便協謀乘勢進取　相機持重庶賊詐（兆惠奏言回人情詭難憑而軍亦加慎慎重）以防說詐　誰協機宜
三已得哈什哈朋為逆酋大和卓木所穴其城更大於先得之烏什阿克蘇二城今已款降所餘伊犂葉爾羌大城矣）　遊魂釜底焉支撐斷其左臂固奚事不無少恨
煩懷仍使波羅泥都大和卓木名也就獲以之餌彼弟或聽乃先兵至早跳去復踏時日勢軍偵二魁俘崩靖遐
壃靜候天佑歌武成

副將軍富德奏報小和卓木霍集占亦望風先逃葉爾奇木固乘投誠擬率定回部凱歌十首

伊犂平定擬功成孰謂狂回乃背盟師直從來荷天佑詎予本意好佳兵

偏師薄衛入回城（諸酋大小和卓木為準噶爾所禁日久我師既定伊犂乃出兵深入回城擒其大小和卓木為準噶爾所禁日久我師既定伊犂乃出兵深入回城擒其
頭之類耳究之耳食舌傳魚魯千里將以餘暇博考此姑俟之所喜者適獲此器於平定回城之時）

反面樓蘭太寡情川是再勤將與卒亦惟誅彼弟

獵厥渠魁繫以白練兆在斯乎兆在斯乎故從而為之辭

庫車去歲事逡巡不戰不追冤脫身（初猶哈善方領重兵圍庫車城面小和卓木旋入援出覓付諸不問白以坐得空城即可乳命老師糾城至今實助氣餒之害）　設使就
擒早偃武至今猶恨憤輸人

阿蘇（即阿克蘇也克字從上阿急呼之原或一字）烏什遞投降直進原期速定驍（去冬博軍兆惠率師征溯葉爾奇木城雖以再定伊犂
時適值請回城客風歌歎四乘勢直前逸期綏靖非輕進也）　萬里周行強努末將軍猶是氣如杠

二千餘人守三月逆狘數萬不能攻（命副將軍富德等統兵往援轉戰三晝夜我師全軍拔盪而
還以少當衆且固守待時而盤喉如故猶有神助云）　遏騎遮其前大軍逐以競此舉或咸冺戡戢詠佳兵詎得已

討逋惟義勝精衆集大勳盟獨欽天命

來俘獻兵氣全銷唱凱還

詠唐時回鶻器有序

山莊儲古銅器一假豆而短足初以為三代青綠耳迫視之形不甚銹銘款篆文則
假回字令吐番哈密回子等識之惟識噶愛兩字其餘皆不辨蓋彼經文亦有今古之異人不能
盡曉也容考回鶻唐時始通中國史稱其先匈奴匈奴與今之蒙古相類門回回即韋蒙古且殊教
也元史始有回回國之名或稱其為大食國種大食在西域此稍近之明邱濬以為陳隋間始入中
國在在有之在在有之者亦云其繁滋漢土者耳其的派固不離西域也今平定葉爾奇木哈什哈
爾此質開闢以來不異之回地回人若布魯特若哈薩克皆其蔓延繁滋或雜蒙古種者有之若唐
史回鶻傳所稱華騎射喜盜鈔者實近厄魯特之習非回人所能徒以回鶻首近回回因屬之緇
頭之類耳究之耳食舌傳魚魯千里將以餘暇博考此姑俟之所喜者適獲此器於平定回城之時
獵厥渠魁繫以白練兆在斯乎兆在斯乎故從而為之辭

不是辛幹與啓胚考時應入李唐時糊頭回鶻人斯用餵肉葡萄宮所遺噶卒聲
籀豈咸知遐其重器茲先兆伫待俘來罷遠師

軍書

軍書清曉到兩回城已定（葉爾奇木、哈什哈兩大城其兩城所賦役及建置惟將軍所令將軍兆惠等既收繳
原小城更以十數計皆已傳檄而定所
簡中踏城請納定賦）　固濟爾何謂
回字附之於背其邊界宜揭自三品至五六品詳集總覽名曰閱各綠其簽俱降回衆云共圍方分投兩路軍門時兆惠聞信）

瑞綽爾圖者崇倫侍衛員曾以血戰功內賜璽旌賢（瑞綽爾圖於乾隆二十一年冬隨大兵進剿阿
敢勇能摧堅亦云其勇耳大節乃炳然兆惠定回城哈什哈朋駐卓一帶索少兩澤今
魯特隨軍斷後焉將軍遣偵騎彼亦隙往旗（時將軍遣散秩大臣達什策楞及瑞綽爾圖莫當察
進兵百人前行提生口）　忽被賊回
邊衆寡敵固難矢盡守空屋奮突揮以拳莫當察戰沒伯屯命亦捐瑞綽爾圖在傷重飲劍斃猶被生縛
去至霍集占前卓立睡賊黑裂眥髮衝冠巴圖魯侍衛豈懼獨狂猶天兵今少至數萬繼進速以千敵爾
萬汝滅亦不旋霍集占乃怒持刀向顫斬其達什策凌同時遣繫承霍集占忿詈爾厄魯特人叶盾幽廻
相依何受中國官鐵鉤鉤四肢其死最可憐是皆所親見飾語敢取慈徒以無足數且ノ命苟延渠逃定
回城乃復得見天兆惠聞此語既悅繼痛逢悅以我有人祔以己所遣叶據實歷詳陳痛淚不忍看心與

安集延將拔達山安集延持謀未決然於彼於此皆監回地可以尺組繫也　豐館白外八鴻間行看往遣去聲
可能到此事傳耳

帥臣同。恩加恤惜駢。瑞綵備倫等。論已有旨賜卹。照御亡例賜卹。論加恩賜卹。今爲衛睢陽張。爲吾常山顏。古有今豈無。詩以
錄其人傳。

雙義詩有序

副將軍富德至葉爾奇木。既定回城。殲去歲將士之沒於王事。暴骨沙場。爲之纍墳表墓。因以奏聞。
蓋隨將軍兆惠力守者。固已無恙。而旁出捉生。及在途值賊者。猝致捐軀。實出逆料。時則納木扎爾、
三泰、適以率差而往。迥異隨而殉。此雙義之詩所由作也。夫雙忠殲亂於無形。雙烈表節於冇北。今之
雙義。亦復炳然。此皆我八旗世臣。與國同休戚者。在諸人含笑九泉。已知世錄之必被。而朕揭必午
夜矣。曾手足之如傷。用兵既非得已。豈飾一旨。何以雪我三軍之
恨哉。然既建大業。當免徵瘢。即走卒賤養。顏切同仇。則知我國家豢養旗人。萬年鬱固之基。而非周、
秦、漢、唐一興兵而天下驚騷。怨聲載道者比。此又朕所深慶幸者夫。

雙忠昔集事。雙烈能忘身。二非皆見前集。茲作雙義詩。非故得細陳。曰納木扎爾。曾贊北路軍。猶勇剪逆賊。封伯
酬其勳。納木扎爾先以都統參贊北路軍務。曾與兆惠已知之。故亦令暫還。以俟後軍。爾時副都統三泰。英氣頗超人。均御前侍衛。素悉厥忠純。兆惠富德
詎從戎久效勳。欲代俾將母。將軍兆惠、富德。母俱年高。此歲領軍討賊。被特簡二臣往代之。二臣被選掄去歲黑水役。事見前。固守遣索倫。
致信愛隆阿。權退催後援。可支百日間。速進莫逡巡。將軍兆惠等辟被賊遮。時愛隆阿拒河駐泊。將軍兆惠。自圖
先至一日。合兆惠軍屯。亦可旋今歲。奚煩以身殉。叶。不前復不後。此實若有神。富德自和闐。重至黑水津。
葉爾奇木降。諸事粗處分。痛念我將士。沙場化窮磷。黃頭雖不備。掩骼權爲墳。猿鶴昔屢幻。邱隴今可循。
因以此事奏。西望揮淚頻。豐碑旌蓋門。千秋西海垠。捐軀固臣節。在爾非所論。在予則何忍。此恨終當伸。
夷考六人黠。事異心同均。與國休戚共。實止曰盡臣。史筆多訛傳。永言傳其眞。

賜明瑞有序

參贊大臣叡勇公明瑞。以逆酋大小和卓木。
秉程走明瑞追及之於霍斯庫魯克。以遠馳之旅。擯拒險之徒。衝枚列隊者。亦九百人。鳴哨壚梁者。
且六千指。而能折負隅之勢。揚卷簸之風。轉戰三時。辟易百里。擒生斬級。輜重舉收。而將軍富德等。
亦以兩城既定。統師旋凱。逆豎計日可擒。非其志乘忠誠。曷以功隆摧陷。雖古名將。孰克方茲。援賜
是詩。以彰其績。

世胄更勤戍。少年能老成。從軍俾習事。屢戰得英聲。適以狂狙遁。因將勁旅征。欲遷先信滿。不捨竟蹤橫。

地利彼雖擅。人和我實勍。騎惟九百到。賊乃數千迎。少卒勝其衆。勇遏濟以毓。昂哉伊二豎。衛雀遜功名。

中秋帖子詞九疊前韻有序

晶盤瑩采。九十平分。金粟馥香。三千徧滿。寄崇情於玉蟾。延麗賜乎雲莊。原夫閏律暑遲。田畯作登
禾之喜。邊垣秋晚。虞人儆戒道之期。看衆鶴鹿皆馴。顧澤常懷文囿。聽去筆墩並韻。慈顏近侍瑤池。
重陽曲水杯流。盧白毫光和寶刹。浮圖互映。半壁高峯鍾照。空青黛色。與降蕃列帳交縈。遼哉萬里
同晴。關外旅聲傳振鷺。捷奏百城俱下。湟中勁轡應宜銕。想一軍振槁先登。快甚吳剛斧琢。知二豎
擒生立致。迅邊博望槎迴。旣開桂殿長筵。將啓衡皐清躍。紀旋鑣之盛事。合勝停鑣。麝秋帖之新裁。
宜過春帖。續者四篇製就。固已都捐寬豹牘詞。茲焉九疊吟成。應幾共叶葦韶雅奏云爾。

勝地良辰可放閒。攜來詩稿自刊刪。開編恰是中秋帖。即事重吟玉塞山。

朝照前分中外光。揮毫墨染桂花香。輿州景詠緣四度。合京師、木蘭、諸處九疊前韻。於山莊。已爲四疊帖子矣。
洗洗猶有遂回師。獲醜俘成奏凱詩。雖共儕臣賞佳節。廬懷遙在察汗池。二兵之地。
欲招東魄上西樓。略覺山寒不礙秋。風月宜人辰九逢。光陰瞥眼憶從頭。

登樓

餘閒聊爾試登樓。近遠山田報有秋。一月幾迴開口笑。萬幾無間悉心籌。鍾峯早上團圞魄。列水常殊今
古流。此夕此時祇宜樂。爲懷西旅卻增愁。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五

平定回部第四之四

詩五十九首

副將軍富德等追及雨和卓木大勝回軍捷音至作歌紀事已卯

屢嘗對月方開筵將軍捷報驛騎傳驛音歷歷閱額手慶慰衷心憐憐者我衆實奮力懋者阿蘭惟賴天萬有餘里所致焉（罕嘗解焉自內地至葉州遠者已四五千里其自葉州至安汗烏蘇又萬餘里而山間絕道崎嶇歷經戈壁罕未得飼秣休）又踰戈壁無水泉裹糧追賊幸尾及彼逃乃在廿日前（逸入阿和卓木諸酋二十日之前已踰其境）明瑞先已折其角未經大創猶抗顏（先是參贊公明瑞見賊於霍斯庫魯克額爾齊斯軍聲大振會日暮我兵馬力不及賊復以其殘衆去）阿爾楚爾烈賊衆避其鋒重伏據山輕舉墮術在所戒集思持重勝算先（時逸衍方設伏於阿山峰頂副將軍富德知之）與參贊大臣等堅縻賊衆一萬有奇（參贊公明瑞阿桂等領左翼參贊阿里袞巴祿等領右翼以之奇兵擊兵隊各爲二別遣巴圖魯侍衛額爾登額等分率巴圖魯侍衛）發縱指使皆英賢（副將軍富德與參贊大臣等統中軍令參贊公明瑞阿桂等領左翼參贊阿里袞巴祿等領右翼以之奇兵擊兵隊各爲二別遣巴圖魯侍衛額爾登額等分率巴圖魯侍衛）各分前中後（前中後以方戰受敵命回旋）兵二隊（備四面應援而領隊實凌扎布）爲殿軍（時率知對指相維）佯置實策（諸大臣均予心膂）巴圖魯侍衛比肩夙所教養共休戚敵愾兼速與僅以二酋一日不獲軍務一日不竣雖仰賴鴻庥收城服衆而旁午蜂起何能稍懈爰誌長言俾期永靖詎得已哉

捷報

逆酋雀集占兄弟一創於霍斯庫魯克再創於阿爾楚爾勢蹙竄竄將軍富德等急蹤之於西浑庫爾是拔達山運界地也時賊衆據峯負固我兵整陣勦擊中發大砲威遠礮衆賊偏鋭用鳥鎗夾攻賊中有伯克等悉其大隊呼額乞降雀集占自山頂遞遞至手刃之不得止而我兵四路設伏盡起有徒步攫絕壁進者輒戰一晝夜賊遂大潰計獲賊衆一萬二千有奇馬一萬二千有奇鎗械二千有奇牲畜一萬有奇逆酋僅以殘衆四五百人逸去富德等傳檄拔達山部長曉諭順逆令其赴日縛獻至是捷聞朕以二酋一日不獲軍務一日不竣雖仰賴鴻庥收城服衆而旁午蜂起何能稍懈爰誌長言俾期永靖詎得已哉

待圍小憩坐房簷捷報飛傳達玉闕奏牘機宜悉覽還降暮輸重盡遞還千軍直進伊西浑二賢旋逸拔達山餘孽斯之未底定可酢釁策旰宵閒

九日

萬嶂欽崎天沆瀁木蘭菊節度今朝登高卽目撫遺照在上惟懷不敢驕勝地恰宜風雨度（是日微有風雨）芳篇彙聽管絃調（以第日風雨）近臣那易知有喜劇待佳音正不聊（時將軍富德等進兵逼近逆酋故日往返）

過卜克達坂

常談逕東獵逕西此重蒞（卜克達坂居木蘭之四界每歲行圍率自此口出入辛未秋曾一過此）甘圍倏成事二豎待成擒（緝武惟勤已運籌更

未等大伯克餘十人（蟲蛆降螘之逐件繫墨始塞云）國威赫濯揚天逸優敍未足酬勞績（懋典至重）殊勳非常例可酬（立待元兇就縛時）侍加曠典桂觴欲泛還能旂百年養士今獲教祖宗福蔭貽萬年烜待俘廣到露布西師之役方稱全行張凱宴勞凱旋

噴鹿

白露雖已過（二三十年前噴鹿以白露前後爲候今準以秋分前後爲候蓋天道自南而北緣漸暄寒云）氣暄鹿鳴遲天道自南北一端此可證山莊過中秋態候吻合試噴必有定所（札克丹郭勒洛漢語卽松嶺也噴之處亦不多得松嶺其一也）松嶺特佳地（松嶺在熱河東北）披星出御營霜坂啟輕騎一觸等樂懷一寓習勞意習勞以身先與衆無不同仄徑步岩巉知衣披蒙茸藍薄影白月絕壁下噴風低語擧銜枚銳進擬襲攻回頭語額駙去歲追賊蹤（去歲回倫額駙塞卜騰格以力戰受傷命回京）逸聞噴鹿處至地方（以上噴鹿及之）誠不負教養（額駙曾深宮深宮甯不逸塞野有底好）繩武貴弗忘是中有要道晏起在所戒

冒冷天將曉

冒冷天將曉（昨從四五人）攀陟窮巖杪八叉忽作聲發矢羊腸繞一鎗立斃之今日機緣巧緣巧匪恆逢未勞管鮮味（陶中雜逐之鹿其肉勞而無味）取佳進茲甫高堅馳飛騎所餘命剝割野食頒衆暨人擅屠坦工斤斧饒醃試芒刃罔不缺是謂善乘勢陡然憶西師捷音尚待至

捷報

逆酋雀集占兄弟一創於霍斯庫魯克再創於阿爾楚爾勢蹙竄竄將軍富德等急蹤之於西浑庫爾是拔達山運界地也時賊衆據峯負固我兵整陣勦擊中發大砲威遠礮衆賊偏鋭用鳥鎗夾攻賊中有伯克等悉其大隊呼額乞降雀集占自山頂遞遞至手刃之不得止而我兵四路設伏盡起有徒步攫絕壁進者輒戰一晝夜賊遂大潰計獲賊衆一萬二千有奇馬一萬二千有奇鎗械二千有奇牲畜一萬有奇逆酋僅以殘衆四五百人逸去富德等傳檄拔達山部長曉諭順逆令其赴日縛獻至是捷聞朕以二酋一日不獲軍務一日不竣雖仰賴鴻庥收城服衆而旁午蜂起何能稍懈爰誌長言俾期永靖詎得已哉

待圍小憩坐房簷捷報飛傳達玉闕奏牘機宜悉覽還降暮輸重盡遞還千軍直進伊西浑二賢旋逸拔達山餘孽斯之未底定可酢釁策旰宵閒

九日

萬嶂欽崎天沆瀁木蘭菊節度今朝登高卽目撫遺照在上惟懷不敢驕勝地恰宜風雨度（是日微有風雨）芳篇彙聽管絃調（以第日風雨）近臣那易知有喜劇待佳音正不聊（時將軍富德等進兵逼近逆酋故日往返）

過卜克達坂

常談逕東獵逕西此重蒞（卜克達坂居木蘭之四界每歲行圍率自此口出入辛未秋曾一過此）甘圍倏成事二豎待成擒（緝武惟勤已運籌更悉心貞符如卜克廼卽遜佳音

驛卓

中途驛章遞。遠自軍營來。啓緘急披視。既罷又廬懷。拔達山邊檄。興兵阻逃回。拔達山汗曰葉爾羌也。葉爾羌小河相持。再戰葉爾羌。並調拔達山屬沙木爾伯克。帶兵屈赴協剿。阿睦渾楚哈。其額高崔覓。相持回少卻。守齊那爾隈。和卓木兄弟於阿爾楚噶勒。竹山伏誅下齊那爾小河相持。富德等檄。即飄率兵進設協剿。

厥路乃四通。蘆嘛罕布拔。二回部名。居布魯特安集延極西。獲否未可知。遁或投其酋。備悉報將軍回字頭人差。先是逆酋於伊西洱庫爾。爲我兵壓收。宜並拔達山沙木爾伯克所轄揚克爾村。纏帶欽赴。墨克地方避拜。時沙木爾遁赴拔達山汗所。幼子在游牧。不知其詳也。及沙木爾遇特軍遊使。特爲供葉邊致葉爾羌。而自遁回上賽特多蘇特疆報賊情。且遣回字表目言前因葉爾奇木爲準噶爾所有。我等亦爲脅屬。今天朝悉定回城。我等均爲大皇帝臣僕矣。詞甚恭順。將軍正言斥此。

即擒巧語將誰詐。叶。將軍富德等。以軍機遊使來叩。而彼中所遊回目。爲是滑來試探。且脅此意時。殘衆無幾。又經我兵壓收。葉爾羌沙汗各處。俱已歸人被殺。馬。駝。被擄。

何延延未續。又云。葉爾羌沙汗與喀什噶爾相持之所。路遠難準。布彼各處。喀什噶爾地。因非緊要處。故日傳送。令即繳否以覆。

兵臨哉。將軍等奏道回城時。一面復宣示恩意。以俾等部曲漸小。不敢違抗。等。應早自爲計。因附使擒派徒擾兵。付副都統伊住等帶領。

聚所惜少徘徊。挽擒內部將來賊。具隨機宜。惟我兵須拔達山逃遁攻。故馬力實不進。亦非深督責。叶。縛獻斯即歸道就縛。以

事畢。飲至凱宴開。設或更逸去。數月復延挨。詔詔萬里外。機務親籌裁。南辭午夜勞。所期七德諧。

御園深秋

飽君秋山不艱秋。御園清景小淹留。候暄林葉飄還綴。霜激湖波澹且流。漫惜登高孤勝約。那忘定遠盛深謀。傳聞佳語兼疑信。將軍兆惠奏。所道侍衛噶尼布。白將軍富德軍營。德軍營。報拔達山汗遁擊逆酋。生擒波羅泥部。其窟集占赤已節制。富德聞信。即擬率兵往取二台。和捷奏尚未至京。刻爲懸念。路布何時望轉愁。

即事

北省春夏旱。赤地愁千里。天恩大轉旋。稍救痡痛起。江南春及豐。米斗數錢耳。秋潮繼以蟲。殼瘡輒踊貴。叶。南如幸遇豐。博節應有恃。昔乃不知惜。今則嗟乏矣。北如常憶旱。薄收亦勝彼。仍嗟麥值賤。祁寒怨無已。振恤吾不新。溝壑可坐視。調劑貴有方。一一覩示指。戶口日以孳。孰不資食米。受豐不受歉。民艱固其理。弗嫁在知足。弗殆在知止。設退一步思。道德合深旨。雖然言之易。所難在躬履。履二舍必欲得。吾亦未免耳。

降旨免甘省辛巳年正供詩以紀事

逸省民風淳。是予函嘉眷。師旅所由經。能無勞郡縣。連歲免正供。給值酬檢轉。過災任賑恤。閭閻期逭逼。即今縱武成。休養宜當綏。叶。預免循向例。去歲部指免今歲正供矣。初春頒渙汗。惠心勿問吉。助陽贊政見。

遘日

武成歌振旅。長途歸凱軍。氾勝占三白。積玉運麟。遘日更有喜。次第奏肇開。王畿固昔被。河南北亦均。於東逮登萊。於西則晉秦。江浙及荊襄。蓋尺滿鋪銀。深消遺蝗種。淨蠲癘氣氛。兵後不易值。何啻沐天恩。敬勤惟益勗。遘敢忽笑顰。休養恆恆顧。紹慶岡吾民。

重華宮曲宴御前諸王大臣侍衛及內廷翰苑諸臣即席得句

曲宴重華隔許年。自丙子新正賜宴侍於今已五年矣。旰宵惟是廑籌邊。御欣氾勝占三白。況值武成拓八埏。嘉與賢藩酬

喻東風。

庚辰元旦庚辰

紀蔀循環五運推。三盞引達正昌時。歲惟振美期農稔。月應孟陬興物怡。淑氣閶闔調律琯。羣生嚮嚮沐春禧。武成敢期毫封邴。敬久遐求再甸治。

元旦賦筆

博木初輝少海紅。敷天春色遍寰中。撓枝振美資三始。王路由庚達大猷。銀管漏壺遲細細。墨壺香氣暖融融。綵牋試筆今生幸。着定伊西旱勒功。

三白先春煖沐舒。風樓瑞氣曉扶輿。金泉應律圜流戶。玉陛朝正引象胥。赤縣東西一尉候。黃圖南北共車書。家饒室被均希彼。保泰求安敢懈予。

元正太和殿朝會庸作歌

晨參登會萬朝儀。正殿春融赤羽旗。考夏綵周原舊典。鳥球舞篇迓新禧。十年一舉宿爲數。正殿朝會雖舊典。然率不舉行。庚午。以平定金川。又庚四旬之慶。故一舉行。登西師武成。綏服回部。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布魯特。皆稱臣入貢。緣值五旬大慶。故舉行例宴耳。萬國來同倍切寅。吏治民生庶事畢。飲至凱宴開設或更逸去數月復延挨詔詔萬里外機務親籌裁庸辭午夜勞所期七德諧。

御園深秋

飽君秋山不艱秋。御園清景小淹留。候暄林葉飄還綴。霜激湖波澹且流。漫惜登高孤勝約。那忘定遠盛深謀。傳聞佳語兼疑信。將軍兆惠奏。所道侍衛噶尼布。白將軍富德軍營。德軍營。報拔達山汗遁擊逆酋。生擒波羅泥部。其窟集占赤已節制。富德聞信。即擬率兵往取二台。和捷奏尚未至京。刻爲懸念。路布何時望轉愁。

即事

北省春夏旱。赤地愁千里。天恩大轉旋。稍救痡痛起。江南春及豐。米斗數錢耳。秋潮繼以蟲。殼瘡輒踊貴。叶。南如幸遇豐。博節應有恃。昔乃不知惜。今則嗟乏矣。北如常憶旱。薄收亦勝彼。仍嗟麥值賤。祁寒怨無已。振恤吾不新。溝壑可坐視。調劑貴有方。一一覩示指。戶口日以孳。孰不資食米。受豐不受歉。民艱固其理。弗嫁在知足。弗殆在知止。設退一步思。道德合深旨。雖然言之易。所難在躬履。履二舍必欲得。吾亦未免耳。

降旨免甘省辛巳年正供詩以紀事

逸省民風淳。是予函嘉眷。師旅所由經。能無勞郡縣。連歲免正供。給值酬檢轉。過災任賑恤。閭閻期逭逼。即今縱武成。休養宜當綏。叶。預免循向例。去歲部指免今歲正供矣。初春頒渙汗。惠心勿問吉。助陽贊政見。

遘日

武成歌振旅。長途歸凱軍。氾勝占三白。積玉運麟。遘日更有喜。次第奏肇開。王畿固昔被。河南北亦均。於東逮登萊。於西則晉秦。江浙及荊襄。蓋尺滿鋪銀。深消遺蝗種。淨蠲癘氣氛。兵後不易值。何啻沐天恩。敬勤惟益勗。遘敢忽笑顰。休養恆恆顧。紹慶岡吾民。

重華宮曲宴御前諸王大臣侍衛及內廷翰苑諸臣即席得句

曲宴重華隔許年。自丙子新正賜宴侍於今已五年矣。旰宵惟是廑籌邊。御欣氾勝占三白。況值武成拓八埏。嘉與賢藩酬

綺節。便宜翰苑賦瑤篇。尚懷奏凱歸來者。風雪長途正著鞭。

瀛臺賜宴安集延來使即席得句

奉檄猶懃力未宣。（安集延本特軍追侍衛檄徵。即欲協使還山兄弟。以遂歌未至彼境。即專使諭請入覲。右旋曾捧使來傳。閉關難學漢光武。錫壁何期似晉宣。）安集延西苑都緣到天上。南闈華喜沐恩先。（時拔達山使尚未到。仰流嘉彼明於順。三接應申錫哲駢。）

御午門受俘馘

函首猴占來月窟。傾心蛇蛈款天閶。瑶宮淑問情須試。驃騎窮追實可臧。西海永清武保定。午門三御典昭詳。從今更願無斯事。休養吾民共樂康。

瀛臺賜宴拔達山來使即席得句

歸俘獻馘識忠誠。貢使隨來萬里行。第一西方足嘉績。無雙天下此都京。仰觀禮樂三千處。待賞煙花午夜明。重譯又須宣象寄。（近皆略習回語。可以不煩譯寄。而拔達山居極西。語又異於葉爾奇木。故仍須回人譯彼語也。）鴛冲語異逮濛瀛。

瀛臺曲宴外藩

仙臺曲宴答韶年。舊典惟遵憲慎聯。北極戶庭恒密邇。西瀛裘帽許塞連。（蒙古王公等朝正來者。賜以曲宴。蓋以爲常。今歲雖令回部來使入席。且要回藥。）兜離歌與忭儀舞。拔達山將安集延近悅遠來情易易。倘身基命益乾乾。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圓明園即事

西山積素喜迎人。今歲韶春果是春。振旅三軍前後接。朝天使者到來頻。（時諸部並遣陪臣入覲。安集延使臣克塔瑪特等。拔達山使額穆爾伯克等。已先後與宴。而布魯特所遣西拉噶斯等。亦即日抵京。）逖疏率與光明耀。勞徠猶宜燕衍申。略得對時博慈豫。聲徵禹履自駢臻。

上元前三日萬壽山賜親藩及諸回部宴詩以紀事

萬壽山光隔歲看。初韶行慶駐鳴鑾。朱華儀鳳調伶史。翠釜供羊出大官。詩孰蔡襄咏嘉祐。節同景德宴蒲端。何期戎索荏開拓。敬保金甌永又安。

上元前夕曲宴宗親紀事

帝室韶年敦敘宜。笙歌酒醴答昌時。內安外靖均天澤。授几肆筵申燕私。卻笑酎金聯袖弃。（漢曾諸侯。例貢酎金。金不足者有罰。此何政體。）恰歌行葦燦棠枝。西樓燈火須留看。百技新增集國奇。

上元夕恭奉皇太后觀燈火

樓頭歲歲奉慈娛。今歲慈娛勝且殊。樂趣侏離復儛休。舞看跳劍與都盧。明燈忽緩千珠網。翠火全張萬壽圖。所喜萱階紓念切。敢誇滿海奏功扈。

上元燈詞八首

銀蜡十二度虧盈。初度圜圜分外明。況喜農山三白兆。更迓絕域武功成。

村鐙赴火鬧闐闐。一日樂原可聽諸。那忘去年當此際。六鼇山庭治軍書。

三元翌夜圍駢轡。剪綵流黃歲歲新。答曦都壘繞鄂處。太平音奏太平人。

龍徒鳥集舞林離。跣劍尋檀呈百奇。拔達山將波羅爾。聽觀兜漠喜閱知。

都盧技本外方來。漢使艱難墜空開。試問千秋摛句者。分明親見是誰哉。

暮景西山霞腳紅。須臾寶月正當空。一家中外聯茵席。底論空桐與大蒙。

秋榜今年樂育材。玉關振旅賦歸來。佳哉此夕華鐙下。太喜花開照世懷。

千葩吐綵霎時中。殷乙應巫技未工。原有蒲牢延月者。愧言此樂與民同。

上元後一日曲宴廷臣

翼宵山宴集公卿。豫樂忻殷悲敬情。紫鹿高紆纔奇鹿。蓼蕭湛露本和平。相於卜韙三遮罷。同此祈年一念誠。繞篪草蟲吟唧唧。對時堪驗物勾萌。

過望依然寶月輪。歡聯泰陸答韶春。剛欣絕域功成日。倘續長途振旅人。（時將軍兆惠等。班師至哈密。尚未抵京師。）耗歷走檄騎方俗。瑤牋斑管命錙臣。歌鹿鳴雅騏千祉。共祝綏豐遍在民。

燕九日作

七月燈宵一日餘。（自十三日放燈。至十九日收燈。共七日。）十樓西輦景躔渠。肯緣頭輩喜瞻天表。挺臂何妨挽月虛。（是日令肄馬上技拉單。復親率近侍諸藩駿射。命大燈中。俾回使觀之。遠外夷所重惟武。燈節百戲。彼雖望觀。不主如此。藩服也。）慶節登陽原典故。騰輝吐瀛倒龍魚。新年百務咸亨順。爲告蒼。是矜於趙溍予。

漏辰宴拔達山諸部回使詩以紀事

遠使徠朝宴遣歸。傾誠憐彼戀依依。燈宵剛度韶春麗。夜雨欣晴瑞旭暉。乍可頻錫聯撒蕩。何妨弁服接絲衣。從來曰信大寶重。安瀾耕桑永受釐。

仲春祭社稷壇禮成誌事

春新恣祀繞暉曈。社稷鴻庥天地同。銳首兩珪象生物。方中五土表元功。夏松殷柏開宗后。士句龍協嬰祥。景靖外藩仍獻眷。定每思優貺惕深衷。

恭謁孝陵

隔歲我來東珠郊。敬告功友冠天浩。渺松柏蔵青蔥。凡此封疆拓。永維庇蔭蒙。纘臣皆努力。幸與艱時同。

恭謁景陵

西城已肅師。東陵展祀宜。關關二萬里。奏績五年期。默默深叨佑。惸惸更益悲。敢云成祖志。祗志注今斯。

夜雨（二月十三日）

一更淙淙山窓低。細雨霏似春煙迷。然乎否乎那可定。瓦雀簷下尋巢棲。

二更徘徊就枕。隔窗潺潺雨已奢。顧思三十路則佳。猶尚未焉誰安疑。

三更假寐少倦眠。眠醒霜注華簷前。檢校年來斯厚幸。不比蒋報軍書傳。
四更乍徐還乍疾。農人明曉驅牛出。果然聽雨發言泉也。教襲思抽乙乙。
五更枕上覺增涼。優渥當春大吉祥。便可披衣看山色。無眠一夜信何妨。

雲罩寺疊前歲韻

春山紅綠紛。獻技爭東風。寺樓坐空闊。卻憶前年冬。青郊茲遍耕。絕域早定功。蕭衙豎長竿。饒首懸元兇。
山莊路無事。忙是遐時筒。（前歲詩有「降雪霜山莊」、「伴宿遍鄰鄙之句」、時回鑾尚未定也。）

順義縣行宮疊戊寅蒲作韻三首

忽作輕陰忽作晴。由旬半日留中行。離宮過午霏微雨。額手今番料雨成。
郊樹春濃酸海塞。新題舊什檢無遺。那看事定憶未定。曾此軍書丙夜看。（前歲駐此、有於徐郊函編捷及業照有待歸回鑾之句。）
密雲傍晚低空宇。澍雨中庭滿細渠。成武敦欣兆農歷。天恩益厚益兢予。

二月廿一日恭謁泰陵啓蹕疊乙亥韻紀事

東歸既蔵祀。西來緑上陵。啓蹕燒舊韻。往事迴憶生。（舊作有命師莫回極、有事告二陵之句。）
獸佑首頻駐。翠旌拓疆萬餘里。告功五易星。郊勞循禮典。即看舉回程。（時以二十六日告功盛京、旋蹕、資新莊、翌辰謁盛京陵寢、時將軍、參贊大臣等、凱旋盛郊、即於時將軍、參贊大臣以次行禮、一遵祖制。）

將軍兆惠富德差乾清門侍衛來請安詩以賜之

數年萬里未爲遙。遙在辦逢隔五朝。卻爲勞儀待旋蹕。（時將軍等凱旋近郊、擬以二十七日上謁、因報具儀迎受、）如三秋念轉無聊。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六

平定回部第四之五

詩四十六首

二月廿七日郊勞出征將軍兆惠、富德、及諸將士禮成紀事　庚辰

京縣郊南親勞軍。圍壇陳禮謝成勳。出師本意聊嘗試。（西陲之役、始以厄魯特諸台吉率衆款附、精兵甚力、我略無勞牧圍、必不可以歸邊遂息、無備及其降而偏師嘗試、特計圍其地以攜之、故曰旗、命將之典、頻求獲行、語具乙亥皆成碑記、茲增爽既平、而回中諸部、以次款定、實荷上皆宗社默陳、非敢謂先時運籌及此也、）奏凱今朝備禮文。釋甲戢戈龍征伐。論功行賞策忠勤。膝前抱見詢經歷。（國朝舊制、凡出征將領成功還者、行抱膝跪見禮、以示優異、今即遵行、）行一瞬五年戚以欣。
同心萬里那暌違。畢竟獻言賦采薇。勇將歸來兼編將。戴衣莽得解戎衣。漫稱假武修文日。恐即嫡文恬武機。飲至賡詩暢和樂。持盈益勵慎幾微。

三月朔日御殿。定邊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等、率成功諸將士朝謁。詩以紀事。

黃鷹簇仗正衙排。奏凱來朝樂孔偕。脫劍釋冰搖玉佩。卷班按隊叩金階。幸逢者定千戈戢。況值熙和風日佳。范士贊言予敢忘。惴矜保泰是長懷。

上巳日同豫軒作

西苑將凱宴南軒先憩覩（軒在編次之南）正逢祓除節留光臨相迓紅紫入花遝慈荷錫歲棣同豫信同豫耆定
警邊罷然予敢肆志敬怠不少借高謝晉永和當云闕治化

上巳日凱宴成功諸將士有序

筵開飲至剛逢祓飲之辰苑啓瀛亹恰奏滌瀛之續於時上公晉爵青郊解甲初還蕃長敢茵貢轄
稍頭列侍宮縣陳百部將回中樂府齊登錫爵逼三巡以開上圖形爲次距因踰狹纊投醪之惠期
得抒推心造膝之忱月食刀龕壁偕來包瓢宜酬其効順而紫綺朱提並哲簽名合節彼成勞從茲
凱宴遐賞足使天堂知樂是用寅承永切毋忘月籟依光非矜七德升歌爰藉八章紀實

出勞嘉勳蔵禮旋昇平凱宴液池壜闢龜掃逆誠資衆助順成功總賴天策綰林林恩予厚詢勞一一命
來前宿惟云不重生望祇涉思越悚然

日麗風和春未深獎庸備禮有壬林試看偃伯靈臺上距數流觴曲水濱命預綺筵排伯克也陳夷樂奏
任禁笑聆蜀技無情者那覺西悲動乃心

圓幕高張檢柳垂犒筵喜伯磨修時策勳舍爵竟今日憩武賚昔人詩紫光將書凌煙像（四師藏成大功，自元臣及在事將軍、愛隆阿、策楞、兆惠、富德、阿桂、溫福、福康安、海蘭察、奎林、明瑞、豐昇額、阿里袞、阿玉錫、阿迷達、阿爾泰

食倦眠亦醒。選卒前壕復後襲。義無返顧均捐男。綠天磧地渠入囲。欲得虎子虎穴探。明瑞遣之庫魯克。以少勝衆折厥稽。富德追及伊西洱。用強驅弱如摧朽。鹿逸洗湯賊膜敗。獲銃峯藏軍威孤。通入異域卒獻馘。飛來報捷紅旗尖。凱旋猶以貢武庫。阿渾譯出其文詔。（霍上勞行詩。命以托特字譯之。回中郵遞晚經典者曰阿渾。）亦知謳誦涇道。胡乃倩德與狂儉。敵愾致力衆惟協。事成志遂吾敢忺。

編劍行

逆酋小和卓木霍集占所佩。副將軍富德大勝之於伊西洱所獲也。凱旋奏進。詩以識之。

鉄襖展室青萍寒。一條秋漠澄波瀾。鮫龍水斷岸陸剸。吳鈎薛燭古所傳。泰階九宸皆晏安。歐冶之法誰則閑。絕域尚武求精堅。銛鋒三尺不可刓。窮肉強食必佩旃。況彼駒奇胄離焉。伊西大勝獨謙寧。二酋倉皇殿走前。遵茲銳器羣討覩。訊醜艱蹌具致言。劍藏霍集占身邊。惟命是聽乃忍捐。異封獻馘師凱旋。彤庭奏進出匣看。光芒誠豈星辰連。驍弁武庫識歲年。保定諸部咨久全。

惜陣亡總兵高天喜詩

喀喇烏蘇之役。我師渡河。猝被賊遮。時總兵高天喜。率將軍令堂率修橋在後。聞將軍陷陣中。乃捨橋衝入賊陣。以致陣亡。推恩優卹如例。凱旋備悉其事。詩以惜之。

始由小校出從征。慢擢奇雄至總兵。留後修橋恥苟活。復前入陣遂捐生。綠旗中祇一人實。絕域外傳千載名。裹血結纓情誼古。歸非襲勇襲忠誠。

射八韻有序

門啓賢良揣材式。資觀德。階陳蕃部。肄武兼示柔遠。爰循聰政常程。庶慨依光夙願。耦聯十五子臣之鵠並張。鴈疏疊雙。齊夏之規肯叶。以身先爲則。距朔穿堅札七重。俾目擊而存。共喜侍長楊百步。將告成功而匪懈。益遵先志以彌勤。華林百戲。異膳文差。不負春園日永。豈上一觀。同壯志鎮。毋忘

朔塞風清。

勤襲協九經。量職授明廷。志敢懈書定。浩惟求永貞。大藁肯列侍。中國式儀型。繁弱月規魄。四侯星寫形。龍音鳴未已。鵠影落無停。揆巧非詩己。殺遐所遴丁。由來重弓矢。庶以毖聲鏗。赫濯於昭在。欽惟懿訓猶。

駐防葉爾奇木大臣阿里袞等奏報諸回城於三月下旬得雨。詩以誌慰。有序

諸回城既肄叛囘。人欣復業。駐防大臣循行勤懇。插詩方興。而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雨晝夜。甘霖大沛。葉爾奇木、哈什哈番、和闐洋阿雜爾。同時嘗遍。回人扶舞歎告。詫爲希有。阿里袞等以聞。回溼古稱。

古稱黽澤之鄉。比歲復苦逆酋踞。茲獲天仁降霈。槁壤頓蘇。覩前此師行瀚磧。嘉澍應時。均深感荷。因欽洪貺。紀長言。

慈嵐火州致靉雨。一犂天澤霑今春。灌田不藉穿渠力。利稻都欣繼首人。校尉方將設戊巳。神農未始嘗

庚辛。遙遙萬里慚年饉。敢期休徵錫敬宵。

蠟午帖子詞有序

琳池始漲。梅霖快值逢壬。綵箑旋牽。蒲酹欣當汛午。因酬令序。宵崇侈乎水嬉。敬奉慈顏。庶佐歡於夏渚。時則薰風拂檻。中人乍引朱旗。麥浪搖階。舟子徐划黃帽。不耕拔河諸戲。俱奉排當。將聯征沼。羣情傳呼宿衛。武師專闢。賜符分底齒橋邊。四部名王。佩翎捧蛾眉班裏。幸際昇平。搤紳與衛。五日

賜池濟流似蓬萊。雨霽南薰正早財。不必傳宣學士院。開門帖子試親裁。

綵絲纏臂延命。蒲劍青青說辟邪。底是吾心眞意處。一犂梅雨足辰家。

文場磨勘索清眞。廷試因之易此辰。（四月十一日禮圖撰疏。頁士當即赴廷試。因本年定例。會試定期于農五引墾。）投惜芳朝孤遺物。所期遠論劉天人。

功成上將早封侯。蒲席榴筵慢樂優。帕首河邊罷採玉。來陪綵倡着龍舟。（是日命光惠、富德、海蘭察回部郎大中節物

鴛沖調驗命時人。星紀與圖驗得眞。御笑當年西域記。底稱投石識鞮賓。

達節欣逢重五日。地天相得數惟均。六章帖子中和吐。保泰持盈志倍寅。

海努銅印有序

武定功成。農政宜舉。念伊犂委之荒蘇。久或別部縱鋸。非良圖也。因命副都統阿桂、伊柱等。率兵往理屯政。莅伊柱循行至海努克地。見大招梵帙。署委以次檢輯。獲虎紐銅章一方。文曰。管轄厄魯特後旗扎薩克印。旁識雍正四年十月鑄成。即日驛封來上。蓋向年付頒給其喀爾喀之厄魯特扎薩克毛海者。彼叛往準噶爾。擄以獻噶爾丹策凌。因命繳衍內廷。並系是詩。以誌其事。

因之益深慙。

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及所有古銅錢。因題以句。

天祐西陲藏大功。勞徠泉府貴流通。形猶騰格因其俗。質鑄乾隆準我同。（回城既定。部人以騰格喻賊。將軍等以行。又寄致阿中所有古錢。並被略妻主喻銷所致。因命儒臣排次之。）景德開元溯所有。和親互市鑑於中。篋藏記誦聲鑒戀。垂示恆柔慎自躬。

宴哈薩克陪臣作

哈薩陪臣候起居。優恩錫宴示羣諸。徐叩壺漏遲遲永。不覺瓊筵命象膚。寒限寒門帝京到。風來暑節曉涼舒。時和武定還方順。惟勵謙沖溥執虛。

拔達山八駿馬歌

大宛駿馬斯已奇。拔達山駿奇倍之。方隅貢山南以西。獻誠稱臣誠識時。良驥服皁納賮賄。青驪送喜領羣蹄。捷音早共紅旗馳。右送喜捷。堅昆底定我馬錄。鵾鵑其英鷙色其騏。右堅昆底。渾海都伊西渾海都伊西。一戰掌厥旗。獲良騋以徠白義。右渾海都。有騅紫電名雅宜。捕塵滅迹追無遺。右紫騅。服遠在德不在威。闕虎盜上方十二巳老茲非妃。右服遠之一。連騮蝦蟆一跳丈六齊。棹尾翹翹白玉題。右玉連騮。星覽按隊遊荷池。鮮澈輝曜光配蘂。右鮮蘂騏。逸足未騁望可知。錦鞍底結鞭箠施。右錦鞍。徒觀骨格皆英姿。攄稱且命儒臣爲。天開調習付有司。待予秋獮徐試騎。昔崔集斯居京師。到部部王崔集斯。以擒逆瓦齊及擒征功。賜第。御京城。父富貴之更教禮義。遊閭閻分觀玉帛。叶初非求馬興戎壓。銷兵從此舍生熙。

恭奉皇太后觀荷作

月地霞筵侍懿慈。昇平御苑卽瑤池。解能扇暑疑廚進。爲是延年號澤芝。傾豁京茶勝仙掌。曛陽遊蓽出靈龜。今年分外邀萱豫。西域師還賜雨時。

回部貢金至命爲麟趾褭趹以紀其事有序

諸回城既悉內屬。戎索益罔。念非經以井牧。則別部偏處。久或強食遊思。然屯開戍集。而官師稍廩因之。若前代骨都侯巳。僕僕轉饟。坐耗腹地物力者。朕豈爲之哉。去歲。將軍兆惠等。以回民瑕額定賦。請加鑄天朝年號通寶于見行騰格錢。以資輸納。朕命檢校。將來大臣官兵駐防。歲給所需。收足供支而止。其舊鑿者鳴爾丹策凌責入諸回故。額蓋已減什之五六矣。今歲騰格已供彼處諸屯戍之用。而貢金適至。乃付冶工鎔麟趾褭趹。以誌緣起。並系以詩。昔漢武幸回中。下詔言封倘時見西域金氣之祥。因鑄黃金爲麟趾褭趹。其詳已不可考。說者謂瑞麟五趾。其形嘗如餅面五出。若要褭騏正深圓。則後世沿而范之者固衆。無足深論。然注池玉河。朕且不以得地爲寶。豈珍此衆鑠鐃而賤之以示方來者。良以固圉繕邊。初不役貴中土民生爲至計。不則禹貢三品。屬之水衡可耳。又何長言紬繹之爲。

肉好頒型臘格錢。儲胥給供戎新邊。或殊披弊中國耳。並聽輸將三品焉。西域早稱氣相感。泰山盧沱瑞曾聞。政平遠服吾何有。紀質聊因麟趹傳。

同近支宗潘及御前大臣、侍衞並回部郡王霍集斯等貢荷卽事得句

門春徂夏雨暘若。五沃花開日甚長。笑我秋來稱一貰。偏他湖蓼冠羣芳。爲衣端祇宜彼沅。比義還思遊爾常。霍集斯兼合陪宴。面稱此信是天堂。

雷雨七月十九日

翰甸秤磁股西山傾江倒峽頃刻開。五日朝晴雨何礙。終覺成成聽更闌。三更雷聲遠。四更雨勢止。蒼坂

桑畦徑澀潤旋除。翻爲吾民喜氣之銷兵定遠軍士大半飢歌歸應。冀南國佳人振振懷君子。

再題輿地圖疊前韻

收云掇宇蒐前獻。偃伯從茲罷勦搜。見魯馬牛無一牧。鶴沖屯優並全收。乾隆乙亥。平定準噶爾各部。何國宗等分道深入。既俞何國宗等分道深入。戡入輿圖。已俞上占辰朔。下列噩方。備極全圖。永准隱信。本朝文軌期同率。味谷寒暄重去。細求。無外是清王道坦。披圖奚藥慎貽留。

駐防副展屯田大臣定長等奏進所穫麥萬穗。詩以紀事。

戡定西瀛已定功。成耕伊始慶穫豐。夏牧萬蹏先來進。秋熟千屯預報充。實粟惟堪資以歲。既安那更役如熊。開疆遠慮心隨遠。總爲新年實旰中。

中秋帖子詞。十疊前韻有序

上章紀歲。適逢有象秋成。西顥辨方。最喜平分月夕。於時武功保定。協氣蒸爲太和。絕域享王天獨會其有極。慶長初過。佳節戡臨。猶盤稱觴。萬斯年常承慈豫。更番裁什。尋猶憶去年之景。拈毫綴綺句。可孤此日之陽。然而修頌昇平。非予所喜。由來不忘規誡。惟爾其懋。

內輸諸臣同依前例

沏成帖子值幾閒。九度吟情暫眼刪。今夕又逢清簟裏。可孤寶月上屏山。

槐市喧街歷落光。皇州景物倍生香。桂華忙採蜂翻翅。黍熟新肥蟹張去聲。匡。

定功西域早班師。去歲眞成吉兆詩。已卯中秋帖子。熱原飢。作於避暑山莊。有獲隊幹成突飢詩之句。明時二首。避巳清逸。回部未全底定。今除見綴統。紫禁稱觴。重憶前篇。實符祥兆。

更值秋收多帳稔。得教對月詠琳池。

摛章十度十登樓。宴閱人間二七秋。自丙寅至今庚辰。凡十四年矣。何似東坡飛逸興。籃塘江上望潮頭。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七

平定回部第四之六

詩四十首

八月十八日恭奉皇太后木蘭行圍啓蹕之作 庚辰

每歲金秋舉獮茁悠悠旌旆馬蕭蕭承歡內外都無間繩武親揚亦孔昭示法子孫從啓蹕（每歲木蘭行圍，諸皇子、皇孫、舉從。俾習勞也。）隨圍賓客扈來朝（今年蒙古諸賓客，以視萬壽來京者衆，卽由此扈駕而行。新獲回部回部酋長等，皆令隨圍。俾由此扈駕而行。新獲回部酋長等，皆令隨圍。卽由此扈駕而行。新獲回部酋長等，皆令隨圍。卽由此扈駕而行。新獲回部酋長等，皆令隨圍。卽

永恬居盤俗作韻

一谷溫暾日。坐來滿屋矜。餞秋多景破。半百髮星添。松翠雪輕壓。楓紅霜倒銜。卷阿眞愾遠。魚海洗兵恬。

（壽作有佇待徘徊歲。于戈載永恬之句。）

射

射是朝家夙所長。承平遊豫那宜忘。擷來新附控弦部。駐此營牟避暑莊。親御矢弧聊示度。數頒幣帛用旌良。樹侯壘中休稱頭。（是日發矢二十七。中十之九。破的者六。後易小靶。復連中。德部新附。整哈薩克陪臣。付觀者。無不喜躍稱異。）敬仰前猷敢不懋。

萬樹園賜宴即席得句

小陽春旭暖溫暾。今日筵開萬樹園。屈膝捧觴遐壽盡。聯頭式禮加花門。（同部都王盛集。昕伯克等。及哈薩克陪臣。咸預宴。）敢云一己示先烈。或可千秋示後昆。坐有鏘鏘如荷僕。偏稱兩度沐深恩。（淚後爲巴什等。以甲戌冥入覲。曾宴於此。今入慕札薩克之列賜坐。）

萬樹園觀燈火

巖風傍晚淨魚鱗。東望鍾峯掛壁輪。寫即京華林即上。燈原嘉夜月原春。千枝蠟鳳燃銀樹。百道星虹落玉津。義寓光明即勿爽。儒云誇示遠徠人。

駐扎葉爾奇木大臣。呈覽所鑄乾隆通寶至。因用排次回部錢文詩韻紀事。

昨歲元戎奏定功。早辭鼓鑄市廛通。即看大冶範鎔就。仍屬司農職掌同。（將軍兆惠。侍郎戶部尚書。）寶是乾隆來自外。泉殊景德去由中。（排次回部古錢時。有開元、景德諸錢。彼時未能臣服其地。）白鏐中國攜往者。用檃子母底實。戔戔干戈省厥躬。

微雪（臘月十六日）

微雪綏遒寸。多來望久蝗。松筠剛霰茵。梅塢未封櫻。瑞兆三白瑞。慙稱六幕調。回中偏報喜。（新住海明奏至。葉爾奇木、哈什哈附。並於十一月初得雪尺餘。新疆耕屯。足占豐稔。）惜近堪於遙。

紫光閣寫功臣像及諸戰圖畢。集燕落成。爰賦六韻。仍疊四章。有序

紫光開寫功臣像。及諸戰圖。集燕落成。爰賦六韻。仍疊四章。

勳標偃伯。煙鎖濛汜之氛。踏炳圖形。寄攄趨陂之勝。時則掄偉績而系贊。先教褒鄂傳神。逮一善亦纂名。乃屬鄉校紀實。距謝天經地緯。恰符五數之重。眞邁漢史唐書。能覩百賢之萃。且聚米狀山川。櫺間暖旭旋星繞。金釜而蜿蜒。壁緯板地。覽新繪之分圖。廡石編年。撫舊題之遍勒。廣殿九歌。時敍績紀武成。明廷一德。咸慶盛聯文會。開軀盤空。底誇漠將無雙。佐策發蹤。應位鄧侯第一。風雲翊運。昇平快觀百賢。雖露申情。喜起遠隆千載。北漠衣冠並集。適屆朝正。西濛裘帕紛來。眞稱受吏。酬庸展席。都陪英衛勳臣。給札分曹。幷列馬枚詞客。聯鼎恰掄。廿四依花信之番。揚風豈讓。三千拙藻思之乙乙。奉琛獻贄。羣欽典屬威儀。合璧聯珠。距翻鼇臺占候。持盈保泰。予一人虔奉鴻厖。杆翰摛華。爾諸臣襪銘景鑠。

御製例舉羣臺紛紫光。忠勤集事裘臣良。落成開宴延新祉。列坐酬庸遠遠颺。舊臘田家登上瑞。元辰太史奏奇祥。羣依鄰座瞻堯舞。讌飲海湯。近承天語聽琅琅。追隨劍履叅調燮。（臣來保。）傾袖衣冠忝贊襄。距以遵逢矜早達。所欣運會協時康。三朝全盛咸親覩。（臣史貽直。）奕世殊恩尙未償。乘鄂昔付邀帝鑒。備藩今復叩仙閶。朝正快覩車書集。（臣成袞札布。）

御製。系贊姓氏香。獻歲迎韓機。翼日稱觴納嘏答。初陽休嘉矸。隱昭韶樂。奏衛聯翩耀彩裝。此際宸歡昭豫順。五年聖算荷精詳。終資虎旅能騰踏。（臣光弼。）猶記羣狐妄跳踉。爲效三驅擒狡兎。敢言一矢走天狼。乾坤廣大超前牒。（臣窗。）日月光華紀太常。肺腑藏恩深雨露。股肱宣力厲風

建蠶惟旌績。運籌匪詡勳。永期紀勞勤。旨爲去聲。賞煙雲保大天垂睨。開邊予敢勤。帑原出內帑。督未命將軍。掄武駐多日。（每科武殿試，例於閱下校閱騎射及諸技藝。）曩成臨沼潰。詰戎求世德。寶訓揭鴻文。（旗譯太宗、聖祖、世宗實錄，中勤武備、整營安，爲戎也大注者。）

伊犁征不戰。五月已成勳。將謂業安石。誰知事幻雲。驅馳常盧遠。擘畫不辭勤。最恨車輜深。炭黑水軍。（準噶見歷年詩章。）轉旋叨昊綍。仍執覓淮濆。始末親籌維。其觀勒壁文。（經畫西師前後所製詩文，於戊功端奏，綜彙刻石壁間。）永矢實也。衛拉勞前烈。（厄魯特、衛拉特。）重華與放勳。敢云成不日。惟深盥如雲。載先去聲。傳相宴允嘉。荷載勤歸奏。舞干旅。洗雨伏波軍。風嫩中和樂。水酥太液濆。賡歌鴛鷺侶。可以共論文。

紫光閣落成錫宴即席得句

落成勳閣渡池濆。廣宴都陪寬力人。（宴開以功臣圖畫爲次，其四座紱紱者，並令預坐。）幸際時休頒照燭。宜聯句亦引亟紳。嬉文恬武由來戒。保泰持盈一再申。旭日春雲欣協象。（是日晚陰霧雪，略晴，既而復陰。）宴時祥花滋麥鬯。寒頻。

紫光閣落成錫宴聯句有序

雲連高閣凌煙采。壯三雪景麗仙瀛。環海波澄萬里。既戢戈而鑿矣。有僕同微。如松茂以竹苞。斯干式詠。英奏颯爽。共看雲就麒麟。瑞色摛紛。正喜晴餘絮絢。時則歲功肇慶。金穗初啓。重光奉序開韶。木德全符巳盛。葉舒二葉。移例宴於乾清。茵集千花。繼凱筵於懋澤。檻外輕陰微護。凝瓊島以氤氳。檻間暖旭旋星。繞金盞而蜿蜒。壁緯板地。覽新繪之分圖。廡石編年。撫舊題之遍勒。廣殿九歌。時敍績紀武成。明廷一德。咸慶盛聯文會。開軀盤空。底誇漠將無雙。佐策發蹤。應位鄧侯第一。風雲翊運。昇平快觀百賢。雖露申情。喜起遠隆千載。北漠衣冠並集。適屆朝正。西濛裘帕紛來。眞稱受吏。酬庸展席。都陪英衛勳臣。給札分曹。幷列馬枚詞客。聯鼎恰掄。廿四依花信之番。揚風豈讓。三千抽藻思之乙乙。奉琛獻贄。羣欽典屬威儀。合璧聯珠。距翻鼇臺占候。持盈保泰。予一人虔奉鴻厖。杆翰摛華。爾諸臣襪銘景鑠。

御製例舉羣臺紛紫光。忠勤集事裘臣良。落成開宴延新祉。列坐酬庸遠遠颺。舊臘田家登上瑞。元辰太史奏奇祥。羣依鄰座瞻堯舞。讌飲海湯。近承天語聽琅琅。追隨劍履叅調燮。（臣來保。）傾袖衣冠忝贊襄。距以遵逢矜早達。所欣運會協時康。三朝全盛咸親覩。（臣史貽直。）奕世殊恩尙未償。乘鄂昔付邀帝鑒。備藩今復叩仙閶。朝正快覩車書集。（臣成袞札布。）

御製。系贊姓氏香。獻歲迎韓機。翼日稱觴納嘏答。初陽休嘉矸。隱昭韶樂。奏衛聯翩耀彩裝。此際宸歡昭豫順。五年聖算荷精詳。終資虎旅能騰踏。（臣光弼。）猶記羣狐妄跳踉。爲效三驅擒狡兎。敢言一矢走天狼。乾坤廣大超前牒。（臣窗。）日月光華紀太常。肺腑藏恩深雨露。股肱宣力厲風

686

霜遠人向化環干羽。臣色布騰巴（佛珠爾）壯士還家脫櫜鞬。臣札拉豐阿
御製：虢閣植槿表四廂。衙齋較功心彼此。鄂禮傳照氣斯揚。獨論同志爾居首。
遍寫英姿圖擅場。貌得弓刀增颯爽。擁將旌旆儼臨戰。格登捷孽書邊陣。臣阿里衮。拔達搜逋罹擊芒。收盡龍沙歸五服。摛成鳳藻燦千章。市通普爾泉流廣。臣塔爾正。珍獻和闐玉佩鏘。汗馬鶻浮俱大赤。羽林擢萃選中黃。星弧遙礙雕翎國。臣秦惠田。月蜡全平愛劍光。蒲海瞻雲呈碧琉。瑤圖益地啓珠璽。渠衙嘗驛雙雙堠。臣永貴。
御製：都尉宜禾千萬箱。征戰昔原師武力。詠歌今屆翰文長。重華聯句欣堪繼。
豐澤其遊樂未央。燕帖楣編銀鑿落。蚖膏燈綴玉琊璫。插桃分竹詞先就。臣裘曰修。撒荔傳柑席待張。醽淡前賓藍尾酒。甘餘隔昔膠牙餳。廉珉授簡叨榮遇。
御製：三素輪囷繞杏梁。經始匪同麟閣建。飾陳祇就液池旁。舲川潛艦雲飛蝶。
翔。雪隨繡縠花簇砌。臣介煙島金盧篆拂壎。瓊島晴容浮菡萏。趙臺霞彩盤鴛鴦。九華扇奕凝松棟。臣觀保。
披達山汗素獺坦沙宜刀歌
獻誠早已嘉擐誠。薄來厚往遣使行。感恩致貢器用呈。佩刀一握偃月形。兩馬先之白與青。邊臣代進達帝京。出柙麗水躍如星。昆吾劉玉古所稱。銛鋒鑄出浪人精。寶鈿金錯太麤生。皮室革帶堅且輕。無所用也方銷兵。付弄武庫徵來庭。
上元燈詞八首
今年初度玉輪剛。傍晚偏欣定紫瀾。已盛悉新於底見。重熙燈節此長安。
西樓又值上元宵。王母樓頭佳處饒。獻壽恰當七裘始。賀正猶舉九瀛朝。
帝京出柙麗水躍如星。昆吾劉玉古所稱。銛鋒鑄出浪人精。寶鈿金錯太麤生。皮室革帶堅且輕。無所用也方銷兵。付弄武庫徵來庭。
獻誠早已嘉擐誠。薄來厚往遣使行。感恩致貢器用呈。佩刀一握偃月形。兩馬先之白與青。邊臣代進達帝京。出柙麗水躍如星。昆吾劉玉古所稱。銛鋒鑄出浪人精。寶鈿金錯太麤生。皮室革帶堅且輕。無所用也方銷兵。付弄武庫徵來庭。
上元燈詞八首
今年初度玉輪剛。傍晚偏欣定紫瀾。已盛悉新於底見。重熙燈節此長安。
西樓又值上元宵。王母樓頭佳處饒。獻壽恰當七裘始。賀正猶舉九瀛朝。
帝京出柙麗水躍如星。昆吾劉玉古所稱。銛鋒鑄出浪人精。寶鈿金錯太麤生。皮室革帶堅且輕。無所用也方銷兵。付弄武庫徵來庭。
獻誠早已嘉擐誠。薄來厚往遣使行。感恩致貢器用呈。佩刀一握偃月形。兩馬先之白與青。邊臣代進達帝京。出柙麗水躍如星。昆吾劉玉古所稱。銛鋒鑄出浪人精。寶鈿金錯太麤生。皮室革帶堅且輕。無所用也方銷兵。付弄武庫徵來庭。
上元燈詞八首
今年初度玉輪剛。傍晚偏欣定紫瀾。已盛悉新於底見。重熙燈節此長安。
西樓又值上元宵。王母樓頭佳處饒。獻壽恰當七裘始。賀正猶舉九瀛朝。

弄藏西師俘獲軍器於紫光閣。詩以誌事。有序
暮庭收絕域。連翊風雲。聚閣應中台圖象將相。軍儲森列。旂常已炳。御方甲函青琅。得自前驅。脫胄之時。鉛委綠沉。出諸後隊。伏弢之會。貫矢距來。蕭慎應知。武負先偃。佩刀疑赫連早識。溫嶋久弊。捐蚩尤之長彗。返帶鞶纓。斬尸逐之鋒車。甘資鉛彈。凡此勳銘百戰。無須漂杵於奇。方當踏著九功。用藉包戈紀實云爾。
高閣巍巍表鑾忠。弄藏俘獲類從同。戢干櫜矢卑時夏。移鎮鋒旗藉衆功。信可傳神留百世。曾稱屈指數三雄。器書名例太常紀。甲冑旗纛之類。執所獲者。各書名其上。以記永久。一等吾惟憶莫窮。
紫光閣曲宴外藩紀事
祝釐三作翕如隨。琴上春溫動墨絲。中外一家宜愷樂。耕桑九服正熙怡。紫光佳話從今紀。豐澤恩筵合此移。每歲宴賚正外藩。例於豐澤園殿大幄。茲以紫光閣落成。筵賚宴於此。戢武毋忘詰戎戒。皇清奕葉奉天禧。
披達山汗素獺坦沙宜刀歌
獻誠早已嘉擐誠。薄來厚往遣使行。感恩致貢器用呈。佩刀一握偃月形。兩馬先之白與青。邊臣代進達帝京。出柙麗水躍如星。昆吾劉玉古所稱。銛鋒鑄出浪人精。寶鈿金錯太麤生。皮室革帶堅且輕。無所用也方銷兵。付弄武庫徵來庭。
上元燈詞八首
今年初度玉輪剛。傍晚偏欣定紫瀾。已盛悉新於底見。重熙燈節此長安。
西樓又值上元宵。王母樓頭佳處饒。獻壽恰當七裘始。賀正猶舉九瀛朝。
大宛回部各分班。深目于思纈卉顏。列坐賜茶陳百戲。紅氈數抹暮西山。
都盧倒刺奇雛逃。幢蝶緣繩技果罕。護議侏離雜夷樂。列觀諸部取相語。
暮色斉然合放燈。一時樓閣朗千層。花開閬苑齊條煦。燄起赤城方蔚蒸。
鑾輿皇都度元夜。沖凝韶令迓春祺。人和歲美斯其慶。雲郁泉甘亦底爲。
星星一綫飛空迅。爛爛千林著蕊均。已喜光明懷照世。更看仁壽鏡宜人。
侍慈行慶與時行。消息還籌盧若盈。古寺空寥春月入。滴燈常放大光明。
觀回部繙伎聯句有序
繙伎、卽古尋橦度索之遺。而微信也。史闕有間。國家諸藩向化。方伎畢臻。若傑、侏、兜離。大之可以數典紀功。精之可以省風體物。所由來遠矣。比因回紇內屬。花門抱器者。肯隸樂府。獻歲列部番戲。燈筵款侍。乃命回人緣高梭。跨修絙。前奏斯伎。以愜觀聽。其始也。戛戛子子。無挾而造。則近乎勇。其繼也。于于徐徐。出險而亭。則近乎智。其究也。油油瀾瀾。奉身而退。則又近乎仁。蓋一藝而三善具焉。若

是昔昌黎石鼎聯詠。重自標揚。謂吾詩云云。不解人間甚。矧我二三詞臣。方當蘊宮懸所必備。補王會所未圖。而可孤勝事作恆語乎。是用命工傳劉繪于敏中、聯破五十韻。以示誌西域者垂之副墨。

御製鈔冲令允服。都盧昔所稱。燈節陳長伎。
橦戲超同朋。首髡省繞費。壓臨辭裹縢。扱衽躡鐵鞮。臣劉綸東儛雜組縉。連隊次樂部。儲具供林丞。差排跂
御製斯翼。臣于敏中。
控掣拔之陝。雙揉千尺木。直拽三丈繩。如虹拖碧落。
不棧懸丹崚。窮巇互禍庋。拓勢么弦挹。陛迎秋篳啃。臣劉綸拍急臘鼓鼕。居然謝梯筏。詎爾忘淵冰。臨崖送
者返。臣于敏中。
御製拔宅仙乎登。發地上梁足。凌空息撫膺。奇趫忽百出。
邪許時一膺。布武矢倡从。振脅誇倭傴。鞠效秦賢膮。臣劉綸撙匪虞卿。銼低腰宛舞女。含睿俄枯僧。跡絕師
鄔學。臣于敏中。
御製意會痴儜承。履銅取滑細。著版情慫兢。屏營撫三巵。
搘拄惟兩肱。絲曳蜒立蹲。角挂斧睡瞢。竿頭詣成進。臣劉綸繫表神來騰。迴旋轆轤軸。盤辟浮圖屑。亭亭譙
閶闔。臣于敏中。
御製軒軒棲觚棱。警下儼跨馬。虛躍似翻鷹。安其危永吉。
動亦定乃疑。叱陁九折坂。抽嫺三釋捌。佛跏妥帖結。臣劉綸馮步踏跚仍。綢繆孩兒倒。牽詫傀儡與。爪攫戮
弁。架。臣于敏中。
御製尾掉魚雛罟。曰正徑無險。心卑高可乘。木雞差足擬。
摩蟻猶難勝。初歮引髮重。轉喜桑卵堋。遠中或重臆。臣劉綸棘端孰鉥鼜。磐折筍虡系。蓬轉蹝車淩。奄跪翩
雲騶。臣于敏中。
御製將徒培風鵬。諷元徒俾藻。賦張眞宛升。踔躂有餘暇。
彳亍鮮後懲。情移禦寇箸。力膺服帥憎。郤行退朱鷺。臣劉綸稚守黏曹蛖。進止自相規。視聽交蔽閎。拔河關
設騶。臣于敏中。
御製胥索走妄譍。旁觀駭汗致。孤趨壯心懇。教猱猱遞捷。
憐蹙躓敗矜。方外遊殆庶。域中見何曾。巧智履而泰。臣劉綸道藝貞以恒。陶帥石火戰。機鄙扶風箱。交閙新
誌備。臣于敏中。
御製幻人前事徹。列視俾愜衆。論賞聊勸能。行遲輯戎索。熙春和氣滌。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八

平定回部第四之七

詩七十一首

射虎川辛巳

西來聖蹟仰依前。嶺谷重經射虎川。檉薄鼠如眞不省。寺樓麟楹尚居然。（平今其皮猶懸寺中。）三驅弧矢能平野。
（承平日久。舉圍率無豫地。不但康熙初年。此地尚有野獸。可行圍也。）萬戶耕桑遍大田。稍可弗孤前烈者。秋圍一試示予閒。（去秋木蘭行圍。皆一
都王濛懷所等。及哈薩克
赴覲陪臣。虬屈從步觀。）

郊舘有序

行春還赤縣。才餘一舍之程。卓午駐青旗。戴跋三成之墠。官柳依依。夾路。年前想解戰袍。女牆堂堂
綠階。日下疑聞擊鼓。上將今來褰帶。雍容屬蹕同登。豐碑昔著雅歌。蔚穆升香特拜。凡此皆旌而
屬句。彌懷帝祚延洪。不忘臨虎穴以宣猷。益切予心保泰。
郊舘有此勢軍過。列灑度酬天佑恢。一歲循環眞迅矣。萬年景鑠實貽哉。於今祇溥持盈念。絕域胥誇
土材。者定新疆繹善後。共勤耕牧闢汙萊。

688

駐葉爾羌大臣新柱等奏報得雨詩以誌嘉

自古天方艱致雨今年還比去年優頻逢偃澤滋戈壁乃覺微涼到火州笑口于思歌樂利繼頭亞旅事勠力驅遠益勤民遠嘏在綏豐逖海陬

閱健銳營習武

健銳銳營制勤教子弟兵果然實效獲遂用大功成者定敢因懈詰戎益致精簡良行賞還弧矢亦親捍

實勝寺八韻

金川昔奏績實勝昔祇園舉蹟紀穹碣營規繕列屯（金川功成，因就西山益寺基擴之，名曰實勝，餙如旋得其力居多）即今平厄魯更順定花門（設健銳營，設健銳營以居之，勤加訓練，益四師之役）允藉鷹揚勇敢忘鴟佑恩（金川功成，賞賚踰格）道功慶維兆嬉武戒猶存佛力恃奚可人爲勉應法擊（法擊，教聊因觀衆技便以識衷言憾惕外膏候范文有至論

端午日侍皇太后宴兆攖王大臣觀龍舟

夏節兼逢大慶年天中無事不稱仙欣看麥穗迎薰實自合榴花分外鮮蒲宴聯情嬉有戒艤舟觀度闚應捐呼前笑謂于閩長（鄂王遣使所，謂第京師，是日迎命預觀，遣使所，謂第京師，而即爲和闐部長也）投石當須一顆圓

端午日侍皇太后宴兆攖王大臣觀龍舟

夏節兼逢大慶年天中無事不稱仙欣看麥穗迎薰實自合榴花分外鮮蒲宴聯情嬉有戒艤舟觀度闚丹楓翠柏金官綠山色溪聲大塊文寓意由來不留意闔中無礙靜中欣崇山尚自行泥淖今歲秋霖盛絕殊陡憶楊橋歌瓠子即今歸舊有成無

相觀大意過秋山詩稿將盈篋幅間何必多今從杜語非關藏拙實儉閒

永安海圖場殪虎

白沙翠柏山四圍（國語永安訛者，國語永安訛者，林天石海濱拔北人使馬如舟師陸離翟奇張魚麗藏幽伏莽毋或遺猱虞報有虎負嵎叶遂往殪之率飲飛斝遮前後緣阪巇威不可當曳尾虵失險遽臥淺草陂隔谷下馬相高牟虎神鎗一發斃之厄魯回部皆扈隨咋舌脫帽欽服其射鹿命夾攻籍草爲席樹爲帷割旨徧賜染指誰君臣和樂逮海涯鑒器世守皇祖貽見戈和弓竹矢揅同珍其誰曰不宜

白鷹歌壬午

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所進歌以紀事

翠洽重熙四海春皇清職貢萬方均書文車軨誰能外方跧圍顏莫不親那許防風仍後至早聞干呂已咸賓逢山玉帛千秋述商室共球百祿藝距是紫貙候此日亦惟讀烈賴前人唐家右相堪依例盡院名流命寫眞西鶼東鶂覩玉會南蠻北狄秉元辰丹青非爲誇聲教保泰承庥愼揔循

出古北口即事四首

千山雨過水歸壑五日晴浮爽拂人古北年年雖熟路一番秋景一番新

潮河波湧擣橋觀野舫乘浮過石灘負揔牽駄爭問渡滿川旅況駐驂看

山陰避淺昔曾經甘里行宮午酲停厄魯與州來扈蹕哈邦弗著戴花餅（厄魯特達者哈爾邦額，今居熱河者，曾昌中國冠服來接駕，哈爾盆呼之，則爲一字云）

隔河避窟畢招來奔走宣勞實壯哉一百年前此關外卻看類屬有屯垦

中秋

中秋昨歲度皇州今歲中秋塞外遊且喜一天晴趁意更看滿魄月當頭照來野水都含鏡高處平疇可號樓（檢校前年饒底事餅瓜鏈上鬨軍郵（前年伏駐此，回中方奏，出集斯庫登克等處之捷，聲以節少治軍也，至皆分不極，對令宛目前也）

木蘭行圍即事襍詠八首

將謂秋深楢陷塞新紅濃綠尚興安庶詩自有諸學士執役方來衆可汗

魚匾雁字譜繽紛習獵由來寓習軍敢謂拓邊還定武周咨垂訓此銘聞

抨弓弢弧忘悖病（今快癒，覓甘嶠病）亦因乘興亦先身（都爾平聲，伯特烏梁海況有新來覲化人）

黃幕高張面翠巒鏈開溉馬錦雲騰呼韓上壽尊常事漢史嗤他太監稱

旄旒雖是不恆居宜月宜風便有餘通暖挑燈惟著句勝前歲此治軍書

丹楓翠柏金官綠山色溪聲大塊文寓意由來不留意闔中無礙靜中欣

新正紫光閣陽外藩小宴即席得句

歲歲名藩賀正人鴛沖今益覩光臣元朝式序羣公拜（蒙古汗、王、貝勒、公等各以品級、敘於內親王、貝勒、公等之次行禮。）曲宴遵敎三接申（紫中御列功臣勒壁畫圖恩偉績、並像、並贊。）開筵酒醴款嘉賓（蒙古諸王、臣稱之曰賓客。）呼韓位在侯王上漢室偏誇服遠人。

武成殿即事

筵開御延開儀具愈廣殿惟是念衆勞敢曰恃天眷周旋勉壁詩數戰錄筆見虔泰益乾惕際和戎安宴武成二再過孜孜圖永奠。

郊臺

廣陽南五里封土建郊臺每過欽天佑非關詡域開（衛帶在各城。）戰袍解昔勞（去聲。）鞾帽屆今來（年班來謁、諸回人皆令隨行、過上元、始分路命侍衛帶往各城。）追憶誠徼倖淵衷益慎哉。

紅杏園三疊前韻

今杏仍昔園三度曾駐蹕乘陽行時令爰復停雲館撫景驗貞元晰理窮幽顯更無軍務殷喜有經書展（明日入山東境。）迴思此問夜始籌王旅遣揮逆黨靖回（丁丑駐此時、雖伊犂已定、而賊黨巴雅斯等、乘阿逆之叛、覬竊煽誘、方命將士來征討、今厄魯回部悉平、爲恒制時行在勞午、不禁喜愜倍增者也。）天恩錫盛善。

燕九日賜隨營諸臣及直隸各官食

修市行營御邱仙節日臨度驅留牧伯（明日入山東境。）直隸各官皆留。）扈從有纓簪宜與開春宴因之愜衆心鴛沖常預席（隨行同部士、公等。）食蠲擬懷音。

至泉林二首再疊舊作韻

泉林子在川上處成誦營齡記憶明五十望趟猶未入東西歸壑又逢晴（泉林、即路尼山。東四各有泉、出者則合一川爲洱水矣。）門庭熟路無須問軒榭前題有若迎勝地良辰扶翠輦高年愈賞足娛情。

我曾兩度駐負尼絕勝孤如初度來何必管絃誇熱鬧可知泉石稱清陪觀民蒿目益當斗近聖翹心鬯仰哉較量前番幸成武（丁丑過此、時西師尚未蕆事、有不見俘馘慙悶夜、軍務籌畫爲位個之句、幾閒對景一徘徊。）

望蒙山等色再疊舊韻

翠微積素訝偏回三度春光一例中此可無言半野過試看有霧遠峯濛風情因遇思梁苑詩意其雪緬鄉風較量前番饒厚幸伊犂早慶兆農功（丁丑過卜克遺心證到伊犂遲、佇待王師早建功之句。近得莊伊戰大臣阿桂奏、則各部屯田事事興、敬稔倍珍、且過冬雪、兆慶有秋、實堪欣慰也。）

登城後閣疊舊作韻二首

曲阿循水驛高閣俯城衙每慮惟民瘼常云忘己劬官方開考績河務乏良圖風氣殊南北材華盛越吳疑惟一意切頌漫萬籟呼所幸今成武來巡攜圖蘇（時厄魯特及諸回部悉定、歸誠衛者、絡繹來覲、越從其地、視漢之西域圖蘇、登遠過之。）井樓祀昭烈香火走榻衢惜耳事艱就嘉哉志並劬欲信（平聲。）難度德不共見深圖撫已偏安謀有求且親

去（聲。）吳一時懷古慨三載至今呼青雀還南進前程近指蘇（去聲。）

閱武

時巡江國駐行轅武備於今閱已三政際定遐忘要政暨閑計久叵常談（以部長、今居之意耳。）屆辰來此（命預設。）統制由來舊耿弇（杭州將軍祖諱。）參贊（北軍命駐杭統旗兵。）未御射侯緣恃病（自去秋偶患恃病、艱致蹲不能如式命中、詔戎身先去聲。）略愧蹶（弧馬上、猶可勉爲步射。）

端陽節觀龍舟

天中序正返南巡霽日薰風節事陳湘浦漫稱弔騷客貴山況至有陪臣（時哈薩克阿布賚使陪臣請安、因令預觀。）臙秀恰看榴花映座新按隊龍舟原不競雖嬉意欲化民淳。

恭奉皇太后至避暑山莊即事一律

潦退今秋早半月大安日日率同行（去聲。）孤湧、因先啓蹕、隨路祓橋道具安、始命誠親至恭奉聖母就道。）高年康健眞堪慶祖德恢鴻益廣情地自清涼聊午熱（是日微熱。）黍方秀實利西成（質仁嶺度山莊近恰有排班哈薩遊（時會緣克汗阿布賚、遣陪臣瞻覲都勒格勒勒等入覲、途重山莊、即所謂前迎接。）

避暑山莊啓蹕木蘭行圍之作

皇露今年早中元度啓程野橋取路直潦木落溪平晚稼偏宜熟秋空正快晴貴山求宿衛笑許鑒葵誠（哈薩克汗阿布賚、遣其所遣陪臣歸其邁、色楞曰特爾二人、懇留備羽林之圍、因命爲乾清門侍衛、還往伊犂。）

濟爾哈朗圍行宮作

卜克嶺名今秋西取逕先臨濟爾哈朗謂作平聲。圍哦鑿早慶貞符彼（己卯過卜克嶺、時倘未定西域也。）安樂（蒙古語瘴癘哈朗、漢語爲安樂也。）非謀悅志吾黃野稼遂滂餘有碧空雲斂晚來無勤民習武均心服詎爲高獵景足娛。

過卜克嶺行圍即景四首

本是賢土遊牧地非牟農父力耕田御因流寓增於昔私慰謳歌占界邊界限周阯禁制詳（繙盤過嶺即圍場詰戎柔遠於焉作家法昭然敢不遵

過閱今年謂早寒迫來午熱拂秋鞍晚田賴此方成熟衛望心因爲姓寬

卜克誠然協瑞符（新疆田收倍長圖鄰時原來廢游獵（己卯秋過是嶺、有詩如卜克之句。近得莊伊戰大臣阿桂奏、則各部屯田事事興、敬稔倍珍、且過冬雪、兆慶有秋、實堪欣慰也。）臨大事當有若無。

萬樹園賜宴即席得句

叢樾中間曲野長（南田讓越、爲三十六景之一、又名萬樹園。）清秋嘉宴擁廬張北苑西海皆來習熙凱樂並欽守澤愼幾康訓蒞儉亦示慈惠幣帛均頒實篋箱。

博洛鄂部沙坳沙默特伯克所進武器製甲藏之並紀是什（聲。）

文列星行光溢滄。切邕琴似斷秋毫。于闐西去千餘里。博洛圍在和闐西南二千里。和闐。即古于闐也。那數尋常玉搖刀。宋佩玉曰。搖刀。半環形。

右回劍。

齊斧言旋早洗兵。更無拓遠祇持盈。集鱗流仰宵宮拒。厚往惟嘉底貢誠。

右回斧。

同豫軒

碕岸周遒鏡影皚。中央金碧煥瀛壖。東南綴景茲挑憩。舊在瀛東南。西北遵王方遞來。時回部擒四愛烏舉部之愛哈莫扎沙汗。及哈薩克四部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啓齊下敕部之勢頭目汗。巴圖爾汗。以次率款貢馬。窗俯六街驗蕃扈。民猶三代愼栽培。曰同圖可然艱矣。言倡斯非益戒哉。

紫光閣錫宴外藩並各回部。即席得句。

紫閣高褒黃幕低。衙蕃精部智正齊。宜頒渥澤聯疏逖。恰看卿雲蘑配綮。德愧乘星拱北極。驅踰大夏譯東鞮。謨詢計里爲多少。拔遠克山西更西。

紫光閣錫宴聯句有序

園鄰豐澤三巡傳。卜盡之龜。殿徵武成。九譯輯朝正之瑞。愛烏舉部頭乍道。獨險拔達屬嵐。努喇。蕞交臂仍徠。齊度火敦巨瀚。典早徵夫勝賞。時均被以榮施。乃有技擅伎飛。材雄超距。五日春生盥沼。鈿匣則冰鏡猶凝。半筆遙曜超陂。輪旋而礮車遞發。修訝鮫人梭擲。得標直探龍宮。旋疑玉女箭投。呼雋爭分鷁陣。既占翊旦。爰集通班。礪山帶河。長頒先世百年之勛。左賢右蠡。備縮皇家一統之圖。鴻臚序爵。隸新蕃。隻席放爭。勝辭。太史書東任西休。充庭宿數漢唐。億盛者旅振由庚。筵開上巳。及獻歲庶成之什。爲比年定柔遠之經。征此瑞牒貯雲亳。北窻丹雘常垂。瀫汜庸階勒題。閒西來紫氣鎖繞觚棱。距勞貢月以倍迴。期叶占星頒從好。茲也句聯七字。頒宜人恰當人日之前。少焉名繫重行。歌戢穀還伊殽辰之後。

紫閣重輝勞凱師。自茲春宴舉於斯。旁潘列坐新仔接。豹旅分曹覺序隨。識落早庭雲緩詠。朝正當譜露滾詩。覩光遽萬有千歲。臣傅恒。拱極合四十九旗。況自名王徠。宜武成一自蛩飛矣。臣劉統勳。豐澤無煩風弗垂。值時逢宴。例於豐澤同燕大臣。保。暨蠻環鷄曉拜墀。殿豎麟圖功罕匹。苑瀛魚藻地相潮期。東風先報宵干呂。臣梁詩正。

御製北斗闌逢月指寅。哈薩克三汗內。哈薩克哈齊玉蘇部之努喇圖汗。巴圖爾汗。同時奉表道使入貢。愛烏舉一使初馳。金花箋啻克國表。帕爾西語。譯言表箋也。

赭汗驄額色被。額馬也。赤。駿拔達山仍輸馱。鞫霍韓部亦效樴奇。爻閱四比傳超蟻。臣陳。奉華。散秩同途代展奏。謂所納回溝比。齊里克沁溝比。招馬拉特比。巴斯奇斯提拉特比四部。並陪臣入貢元正。喬布查克之歡秩大臣阿奇木。亦令其弟齎表代伸忱悃。旭閭嶺最開天誅。游儀鍠晴靄日葵霓。鴻臚九擯班隨虎。臣劉。綸。象譯千重陛夾螭。職貢綿嗤蕞立本。早朝句陋和王維。階前千羽瞻還秘。臣童。那逊。堂上筐篚雖共怡。宜對不違顏咫尺。歸駿何敢昧差池。揣詢通俗聯疏逖。臣彭。啓豐。

御製和樂同人示惠慈。午夜且迎陳火戲。液池掬可試冰嬉。旭光漸入舒長候。韶景初臨鬱蔼時。梦旌錢衝垂棘璧。樽桑木爛鞠陵曦。三番花數。花信在日一候。重此。適當句有五日。經句遞。保。七種蔬看詰旦治。圖啓元辰庸作戒。諸臣皆纂召吳越物圖聯句。書占甲子履豐稔。是日甲子。占書以正月上旬上之。爲豐年之兆。彤闈左个青陽轉。臣于敏中。紫閣西華翠旱移。鏡吹導輿砰炭沓。鈞陳環葆類威蕤。徑分瓊島雲方鬱。臣嵇。汝誠。橋對金鼇凍迸斯。繭泛光蠶館暖桂。柳稀婗望蓋凝芝。輕貂候使排連轂。臣張。泰開。鼎鼐調和賚。

御製回鶻迎塵伏冒酋。帕爾西文言吶吶。得斯撻。回人稱頭帽也。帽首巃嵸。仰流白集非招致。食野相將豈鎩摩。延壑三階交約劇。璘瑞四座接茵比。炙行膠曜雘膠脆。臣王。際華。餌應餚餘與餽餈。挏乳賦浮青玉盌。膠膠醽漬爛銀匙。陪臣懷核昭恭惟。臣阮。光邨。衙士傳餐洽寵私。綽爾多歌將進酒。阿思滿。回語謂天爲阿思滿。祝大來益鏗旬鈞樂招音粹。臣金。甡。粹澤錄衣鏘隊觀。漢伎魚龍跳八丈。唐花對鄂匝千枝。聲翻傑妹緣橦幻。臣王。會汾。

御製。種別蒲萄饒肉遺。笑臉于思共堯藻。虔心鞠膝式鴻儀。調停底藉東西幕。唐史突厥突騎二國使爭座。中書使憶鼈指使。死垂無敢爭者。百餘議於東西幕坐兩廊。今各國

燕衍均頒伯仲卮。蠻觳鏤鏤爰贊以。帷羅簟簟傳承之。扇裳依澤藥逾衰。臣倪。承寬。變貌銘歡盛浹肌。衆庶惟祺生暘暘。太牢既饗樂熙熙。闔臺史昔撤留志。臣蔣。溯子墨卿今應聘詞。鑒容使得支。一家中外涵圜煦。臣盛。文照。泰始訢聞普阜滋。受輯共球來奚不。報言瑤坎尚乎而。德成若是其敷錫。臣邊。廷瀛。海吞仁祖德威暴聖日於皇赫濊至今存。

上元燈詞八首

天上蒼龍過玉斗。人間赤鳳集金支。敢爲豫大豐亭語。幸是重熙累洽時。碧漢無邊一色朗。銀輪初度十分圓。燈詞昨歲從頭讀。行處西樓又隔年。

去年超北稱觴度。今夕上林列炬陳。中外同欽天下養。慈宮福履祝千春。

琉璃冰結梵王燈。寶珞璀璨十一層。便是黎軒人善幻。陸離光怪謝難能。

玉樹分明蘚崑崙星橋直欲接瑤池耀光雀躍愛烏罕聯送鴻賓努喇旋

翡翠火成蒼頡字琳琅花吐赤城霞越裳重譯還重歸（越裳見回人譯愛烏罕訛。準噶爾人譯回語。繙回語。皆譯而能之。若以周時譯伯之。蓋爲四譯矣。）笑

晉檄前總一家

歲什燈詞八首新（情當不稍弊精神因之絜矩千重焰長此宜多後識人

鎮戢誠罷歲未登淮南主術訓垂曾承慈獻復同民樂欲罷翻因恤不能

愛烏罕刀

西蒙率表馳使伴獻名駒二扞遠誠陪臣乘傳遂帝京敬同諸部朝元正豐饒曲宴皆預令承寵幣帛厚賜行（密爾漢。陪臣名。）感悅幷貢刀可否諮公卿笑而許之聊彼情長跪百鍊健手擎（擎如碧水弓在鞏。雖弗適用器則精（刀環銅直。乃宜剜斫。此刀鞘如半弓。知不適用。）上有白氣□□□□之（並畫匠以爲得所未覩。）□□□資磨瑩漫理星恒度武庫誌偃兵玉關開後□□□非招致來亦迎殷殷予意惟持盈

波池泛舟三首

飛龍蓬島御風輕（蓬島、飛龍、波池舟名。倘前等陪臣。請暫仰御舟。明物。時加修飾。供御用。）鵠如波池新水生却是西瀛人不識直云天上坐而行。（時愛烏罕

陰山道陰山道居易刺時誇詞好江淮織綀戶乏絲紈邇送馬地空草壯馬不來來者瘠靜論相背與相皮以五十匹易一匹和戎可以觀當日豈其所願蓋所畏漢唐以來十六七征之不能守之苦權爲和市幣帛數易馬神謀復踰穿祈陣衡堅無用處向年西師爲鋪敘要議已具開懲諭自茲大苑遵王勅以馬來市帛酬直非取諸民官貲絲斤如法織（時綀帛域取諸民。今易馬所用。皆命各織造。準彼貿綀實製。復慮官匠製如者數。知是匠猶。咸遵程式。如居易所稱綀綃綀之弊。亦非所以惠遠人。則命臧吉官以時稽覈。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伊黎兵駐閱數歲馬供兵用勝綀綵偶令計價嵐與綀。（伊犁市馬。由官妻綵綀。偶今將所易成數。均計馬值帛值。每馬一匹。不過三四金。駿內地市馬直。尚不及三分之一。）蓋比蒭常省數倍綀不窮馬實多白家少傅如可問猶謂市馬今若何

奇石密食

回語綠蒲萄之名也凡蒲萄皆有子此獨無子蔓條植地而生回中古亦無此種云數百年前自布哈爾始得之布哈爾去葉爾羌西又數千里前年命取根移植禁苑今成活結實詩以紀事

服食明垂貢旅獒苑中初熟綠蒲萄昔同目宿原有子（中國蒲萄。相傳張騫來自西域。然皆有子者。此便難攴實比高。魏文帝詔。南方比四國蒲萄、石蜜、石蜜之奇。餳近回語。豈當時亦皆貝此耶。廣志徒傳三種色。廣志云。蒲萄有黃、白、黑三種。）燕趙休謝一杯羹奇石（讀作平聲。）密食賓方物慎德那辭乾惕勞

枝葉蟬封獻者同碧琉璃顆獨中空采條移植上林茂結實頒餐造物功欲笑酸醎歌太白直疑崖蜜詠坡翁本來無子根何託雞卵誰先辨豈窮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九

平定回部第四之八

詩五十三首

上元燈詞甲申

西山積素未全消。先日祥花又細飄。十四日微雪。嘉夜于于宜共樂。天教人度好元宵。

春鐙去歲愆災運。今夕春鐙始愜然。敢曰重熙逢勝節。猶惟一意盛豐年。

蠻氓剛協賊和紀。上苑初遲候暖時。一氣陽春萬方被。花催羯鼓信兒嬉。

歲歲徵音奉豫遊。行行火樹映雲樓。飛空萬道金魚簡。獻頌都人鳳闕欣。

寧儀雜技增同部。凸鼻凹睛雜木熙。誰曰任禁舉難解。譯成原是祝萬年。

翠藍火結太平字。丹碧煙擎富貴花。雖是鐙前呈吉語。祥禎願共萬民家。

西瀛北界胤駕行。習爽資教得耀光。踰國宿惟三十六。大都去號不稱王。

乾服花筵宴賞陪。寘旅萬國樂春亭。所向蹄火齊。其名曰陵國樂春亭。賞山又報新馳使。伊犁將軍明瑞，奏報哈薩克阿比里斯遣，諸臣宿伯克等七人入覲，將次玉章。小分去聲。應留待彼來。

賜賞哈薩克陪臣並攜遊御園。詩以紀事。

北戒遙瞻萬里程。陪臣久乃達都京。正月朔覲。哈薩克使臣至燕。因命留次觀待之。逾旬始引覲。逾二月始還。逾不復賜觀燕。久以彼蹉有來使。且求以彼蹉款。仍留次待之。逾旬始引覲。逾二月始還。逾不復賜觀燕。久以彼蹉有來使。且求九華照御苑方當百卉榮。獻馬無過聊表悃。同舟冀是大聯情。慣來可能恩旋款。仍教例賞行。

阿克蘇棉熟因成八韻詠事。

嫩條阿克蘇。額如葉音。初移結實仍當夏五時。食雖殊方還獻鵲。曰梔爾雅語爲梔。祇傳烏白原恆有。訝見丹紅質出奇。說異常同尺以計。神異經。東有樹。長三尺五寸。倩慙眞北寸猶欺。迎降落誠軒豈可口。廿芳孰柔圖鮮進。風閑欣遠寘。熟頗序沐恩滋。衛殘漫慨櫻桃詡。解熱奚勞甘蔗隨。分賜莫將容易看。洗洗曾用濟王師。我師平回部時。所過桑椹甘美。遂稱桑地。猶中恒佐軍食。土卒采擷風戾。輒足資和糧之儲。至今傳爲盛事。

反韋應物采玉行即用其韻二首有序

應物言徵丁采豬玉以致獨傷糧而哭。蓋刺時也。然藍豬本不出玉。何由而采。詩人徒欲其言之行。而不論事之虛實。率如此。故反其作。得二章。前章反古。後章詠今。

今古此藍豬。不聞出良玉。采者向絕嶺。求之草莽宿。玉生於河。亦非絕嶺所宜有也。蒼頡制字後。故應鬼夜哭。

和闐供歲貢。玉河每撈玉。計役賊之糧。飽餐而晏宿。瑣瑣自特達。那待秦庭哭。玉出於河。五色皆備。本不待剖璞而後知。則卞和三剖之說。繆。亦出於附會不實。不然。今之貢玉多矣。何無一全璞待剖。此近而可徵者。

白海青歌有序

霍罕汗額爾德尼。嚮風款塞。獻白海青一。重數譯而達京師。所謂稽首者也。金元以來。賦海青者。率目爲海東之產。故有扶餘東溟之詠。今林永所掌。金陴玉爪。遐異凡材者。蓋習見習聞。玆霍罕地在玉門萬里外。於古爲大荒。以西順秋氣而應瑤光。其精俊明竦。爲金方之英。固宜。既命郎世甯繪圖。狀其神貌。更賦七言長句。以紀其實。匪若天馬興歌。極鋪張誇飾之爲。亦如旅獒底貢。深持益慎德之恩耳。

海東翻飛下海西。海東青本名。駿青爲白斯更奇。東木西金五行配。各從其色非人爲。霍罕部在天山右。其汗名額爾德尼。據誠迪貢致方物。購來爲鳥隨譯稚。黃睛玉爪氣焉逸。素翮皓羽光陸離。鶻育林監昭遠服。爲之造屋誠無稽。見元史。豪腸雄儕都弗黔。純精朗潔尊宜翅。瑞鬮越衆邈比擬。寫形傳寶尚可遵。寫形傳實固可遺。久安永奠胡胥及吾思。

博洛爾部沙瑚沙默特所獻七首歌

風胡畝治徒傳昔。淳鍊猷鐫術罷核。外域尚圖防暴迫。必佩利器求精飭。博洛小部自守城。近收達山時被逼。訴之守臣爲和息。被逼克山與博洛爾部搆釁。聯行據豐圖城瑞琦。其部長沙瑚新杜。瑞使誠檢获逃克山。俗趨約束。遵俘雖長。沙瑚沙默特逃瓦爾圖七百。无其部中所留

參贊大臣阿桂、領隊大臣海蘭察、額森特、阿爾泰、富德、鄂輝、奎林、明瑞、觀音保、伍岱、溫福、豐昇額、額爾登額、阿里袞、額勒登保、和隆武、福康安、海興、普爾普、巴朗、保祿、奎舒、鄂寧、成德、額爾登布、額爾景額、額爾慶額、額爾赫宜、額爾赫保、額爾赫納、額爾赫哈、額爾赫泰、額爾赫圖、額爾赫達、額爾赫通阿、額爾赫慶、額爾赫寧阿、額爾赫額、額爾赫德、額爾赫瑚通阿、額爾赫瑚、額爾赫寧

和卓木波羅泥都先據山嶺爲往拔達克山之計小和卓木雖集占以衆賊阻絕渴隘口與我對
敵我兵分布攻壘賢蘇招降衆賊跳崖呈命阻水者躁躦淤泥中雖集占止之不能遂奪馬繞山自
北兄遊往拔達克山我軍直壓其境索取賊魁自是之後兵不血刃矣

三次三勝武貔雄（凡三戰皆以步隊衆點取徙噠五拔窮）一綫沿溪進魚貫千尋列嶂突羣遊魂釜
底雖潛脫馳檄天邊覓定功賊事追思臨事愼持盈永以勵深衷

擬武丁亥

健銳練精旅香山衆隊居知方素嘉爾（擬武使臨予所尚赴桓實倚膂勇聲勢虛展伸佈行艱偏伍列鼈魚
撫壯誠欣矣問勞倘惻如（前此平定回部時健銳營士卒所重疑與此同）藉茲成偉績（先登壁陷陣之謂遂成大功）者定可忘諸

烏什戰圖補詠有序　戊子

自庚辰西師凱旋之後伊犂則葉城舉野回部則滅賦薄徵視地之大小險夷各駐以大臣戍以兵
卒晏然無事矣越五年乙酉而有烏什之變烏什者介於阿克蘇喀什噶爾之間爲回部適中之地
依山爲城有險可恃田肥饒水充足又有牧場可滋長馬牛羊故逆賊之後逆賊守至六越月始食
盡力窮縛其酋以獻於是誅戮其精壯遷徙其婦稚凡烏什之城及其所附村落皆爲官有駐以大
臣戍以兵卒如前制而更申明紀律焉夫烏什固據形勝待扼吭捩脊之勢而宜畀駐我兵以鎭應
衆回部之地也初以王師勦逆撫順不可無故奪之今值彼變亂自取殄滅因以爲回部適中官軍
都會之地是又開惑論所謂愈變而愈康者非天垂睨豈能若是哉而予渺躬之荷龍綏勵兢業又
當何如說其致變之由及我官軍之奮勇克復條爲六事各繫以詠如左

叛故

乙酉二月烏什小伯克賴黑木圖拉等聚衆五百餘乘夜縱火焚掠戕殺官軍駐守之副都統素誠
自殺賊遂據城爲變時駐阿克蘇之副都統卞塔海聞之急郵奏報覽其詞過於張皇知其庸懦不
足集事且回衆久懷德威使非激之致亂不應自棄化外庸可不察其由以示懲創因降旨駐伊犂
之將軍明瑞細查致變之由以聞

南巡三月返蹕仲六百飛傳計里郵（卞塔海初令烏什事由六百里馳遞時方自杭州一牌即於行舟以奏）
阿蘇投城中變（阿克蘇急呼即爲阿蘇烏什長倫官全稱率稱轄徙本是常施惠倡亂何當彼取尤師駐伊犂定赴
援重臣宣命察因由（回衆動即渠魁可道若胥數有由亦不可不申國法以除其餘固審論明瑞於赴援時訪察速奏）

師援

阿克蘇喀什噶爾與烏什相掎角應援最近而卞塔海與駐喀什噶爾之都統納世通雖亦領兵往
救但二人素未經戰陣無益於事時明瑞聞而統兵赴援兼程遄邁至則申明軍律並力攻城賊始

困察

動賊伊犂蓋重兵（明瑞於平定回部時駐察道剿匪著功績衆爲向入腹慚因命其爲將軍駐伊犂統轄諸回城非
仍教兼驛行（計明瑞聞烏什事必率師赴援但伊犂相距數二千里處置稍時奏至知其兼程前進爲之欣慰可笑無能遠姑附
奏至降旨嘉勉南明瑞亦不從其言決意迅赴）幸因未聽遂遄征遠回始相入聲倉皇守壁壘新知紀律明（卞塔海納世通諸事失措爲
律賊懷憚死守不敢復出）

獻謀

烏什伯克賴黑木圖拉既叛庶其力之不能抗我師也乃相與聚謀走間諜巴布敦等卑辭厚幣求
援於霍罕之尼爾德尼伯克又教爲詭語以煽亂所過諸布魯特惟時布魯特久效恭順且知逆黨
之妄也遂執巴布敦等還使詣喀什噶爾以獻

遊牧東西勿使連（居之勿使連今之哲特即不同回部列帳編諸回城向者使噶內地編戶徵納人皆樂輸至布魯特則逐水草而居非若回人之能墾耕作盡地利故雖向化內附不令納賦惟入覲時聘貢玄馬而已）負城旣叛賴黑木（賴黑木屬和闐塔什墜之貿易回人資本帶往當差乞換即去逆以叛誅惟烏什一城餘皆安堵時布魯特比齊里克齊逐誘巴布敦等至布即遣其資喀爾們解送喀什噶爾比者部落之首領即如回部伯克之職之）捫都解送喀什噶外域輸忠寔恆虔

悉故

布魯特旣縛獻巴布敦等于喀什噶爾時駐喀什噶爾之副都統伯和素誠不知所奏悉合因各靣其罪重慫之
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橫派斷撥濫檢實淫而副都統素誠不但不加督責且與之同流合汙以是
回衆不勝其忿遂眷聚生變又納世通卞塔海平時亦妄自尊大凌虛諸回素爲衆怨所集且卞塔
海初至烏什城下不事詰剖輒施鎗礮以攻及賊出拒復怯而敗走納世通繼至亦茫然不知所措
賊益還其負嵎之勢明瑞詢察得實臚章入告與相埒所奏悉合因各靣其罪重慫之

巴布敦辭旨可憑周諸我衆又堪徵（明瑞查訪叛亂所由知素誠捨若不去及納世通卞塔海衝妄乖謬諸罪狀皆每自貿易人衆心結諸回之口詢之在事侍衛等亦衆咻如一）斯舒、
翰既少恩孤（阿布都拉爲哈密回部貝子素寔回所殺因其父內附之回知逆衆每將疲助羊馬倍索取之又建造浮橋致啣怨回衆）
大宜還耽樂仍（上誠下爲什惟事科派苦衆又復淫虐婦女國家本撫養赤子豈爲所留因回衆切齒亦難護害）
此雖未誠二阿布都拉之罪然用二人以致叛懷之故實切于圄（固審論明瑞於赴援時訪察速奏）可同効節加優恤用戒將來示倘慫

攻堅

明瑞等攻烏什數月圍困甚力賊固拒戰者卽擒獲誅磔于是賊黨聚計謂與其束手就斃毋甯
捨死以求生因謀夜出襲營我軍覘知之預爲之備賊旹賴黑木圖拉中箭死賊黨益喪復推賴
曉毀夜薄其城登陴毀堞衝擊獲大勝賊自是日危蹙矣此皆得之擒生鞫訊者已而明瑞復搗

弗不容誅賊自知。求生捨死死相持。誘來平野騎弗進。賊知罪逃。兩隊次首努爾特地。福勒以待。欲縛賊主平地。令後隊奮擊。賊以大衆。賊乃按避。仰薄高峯銃競施。忒以衝堅。賊亦易論令。中擊。鄭重故因連。烏什初叛。明瑞等知之。即調兵兩隊。先堵賊歸路。賊知罪逃。我軍追蹤及城下。福勒以待。欲縛賊主平地。

瑞即統兵赴援。復命尚書阿桂。馳驛往會之。彼時以烏什叛酋猶在。致多備兵士率。因諭令酋急攻圍。待其勢窮力竭。乘機取之。

伊斯瑪錦。致多備兵士率。因諭令酋急攻圍。待其勢窮力竭。乘機取之。

登圍守不敢出。明瑞等見時屆秋令。師益不宜久羈。乃倚巴爾谷六百餘。分道潛往沿城兩隅。步兵梯先登。

賊未覺。梯初交下。守陴賊猥集。即放火器招集進者。又縋婦百餘。披其衣繡。施加箭口者。衛駝

城賊無算。我以天朝。

駝軍。未即得城。早使遊魂釜底馳。

城復

登城之捷。城益騰落。我軍乃逼城築壘。畿圍斷其樵汲。即有突出者。並擊敗之。賊城糧絕馬饑。拆屋

以爨。徹茅以飼。窘仆溢谷。巷哭皆憂怖離畔。沙布阿渚。烏什之舊酋伯克。故未從賊為謀。乘人心洶

懼。謀縛厄魯木阿拉詣軍營納款。因以獻城。至夜。逵內潰。先是諭明瑞等曰。賊不早悔罪伏法。若城

垂破始乞降。則不可貸。當盡殲之。以揚我武。黎明。我軍振旅入城。悉戮其黨羽。徙其妻孥。烏什復平。

時八月十五日也。

荐螮錄蝑勢將平。戚將去聲。恐多傷退我兵。我東北登城一軍。既擒全酋。其攻西南者。以賊已有備。不復促上。明瑞等因天已黎明。恐為賊所窺覺。急徹城上兵。遂未得乘銳搗其巢穴。

高壘深壕奚遑命。析骸易子苟延生。創戈縛就無完卵。輿櫬獻來逮破城。教寫陳圖旌衆功。定功惟是凜虛盈。

再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仍用其韻。

陰山道。陰山道。伊犁城郭今完好。曰耕曰牧兩勤爲。田有嘉禾原有草。經冬如春可起觚。分羣別色色潤

皮。在坰之野數千匹。厄魯特生計月日。伊犁牧政。以每年臘馬三匹。積滋大加蕃息。將軍更復籌久長。內地撥來十

六七。將軍阿桂。奏現在孳馬充切。又得哈薩克貿易馬匹。爲數日盛。屯田各處。照此辦給。綽逸整伍。以資軍實。勸督臣奏述。

苦。計馬價絹五十萬匹不免闕供數。二語。駁指白居易與阿衡可否也。達覽將軍尚嘖有煩言。藕絲殊絹著之于身皆破處。

爾時公主爲可敦。皇帝敬問往復論。納廿五萬檔頗勤。心愧于中辭不直。徙仝江淮民入繰。長官怪課精

工緻。皆見居易文及詩中。哈薩稱臣今數歲。來以牝牡去騂綵。一馬不過三四金。較內地價廉幾倍。從來邊事苦者

多。以今較昔竟若何。

博洛爾部沙瑚沙默特伯克進玉檔雙七首。詩以誌事。已並

戢干西極各安居。裘進佳檔非收初。雙器先之宜酌納。五年貢亦不爲疎。是部隔祖國又二千餘里。奏未

檔內鐵衛定。毯毬室鐙銀鍍諸。以知乘長休論彼。薄來原往益懷予。年貢道使運武器。亦有詩。琰

寶月樓

冬冰俯北沼。春榭出南城。樓近倚盈。向作寶月樓。城南偏。寶月昔時記。記結監。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祿。鏡影大光明。鱗次居

回部人稱回子曰。衙字相宜。正以相對。安西繫遠情。

上元鐙詞八首

春雲泛泛密鋪空。雪色鰕鐙月色同。設情巍輪偷轍過。姮娥今夕護豐隆。

西山一帶玉爲岡。次第華鐙入席張。盤雪金逾飛萬朵。隴雌銀樹列千行。

哈薩流沙涉貿騾。威臨何似德馨培。常年入賀陪臣遵。今歲專藏侍子來。

一度元宵一度新。是何緣復是何因。分明龍象德調御。無量鐙中轉法輪。

桑飛款附有神權。朗曉當空舶魄圓。集錦圖燃翡翠火。流蘇幢墮蔥蘭煙。

堂儀間伎列繩竿。回部雜技。堂儀剛領之。陽極都盧倒擲盤。中外一家慶嘉夜。西京盛事訝奇觀。

風信枝頭幾番雖。雖情知春事尚祺徊。爆如雷響花如雨。去聲。催得韶光袞袞來。

選文徵韻審堂端。冥冥陳言務去難。藉用鐙前遣餘暇。上元詞又八章看。

疏九鐙詞

得聞今日讌邱仙。疏九鐙詞見日下舊聞。藍尾元宵鐙重去聲。燃。卿見雲中降玉旨。却君火裏種金蓮。

鐙事今春七日同。自十三至疏九。例放七日鐙火。遇大風雪即止。有雲邦喜每無風。魚鱗榜晚敞全淨。讓出蟾光燭碧空。

高燭虹光百道流。林丞明日火嬉收。無邊惟祷勵撫逸。有作應知必有休。

鐙前適閱驛章程。阿卜賀汗遣子誠。時右部哈薩克阿卜勒比斯。遣子卓哩齊等先至。已令入覲。今隨朝正不至。阿卜賀。遣子幹里鮮等統等。赤石逢將至。命酌留數人。以均恩例。而左部小分

去聲。教留邊侍彼。博恩臨與耀光明。

哈薩克汗阿卜賚遣其子幹里蘇爾統來謝安於御園賜宴因成是什

末微侍子入朝參。御以輸誠益遣男。右部哈薩克阿卜勒比斯。遣子卓哩齊等於新正入覲。今左部阿小賚之子赤至。特命一例賜宴。用均柔遠恩禮。不啻因之

深感慕。無私應與獨包含。筐鏞並奏春光暢。金帛優頒恩澤覃。忽憶朱波方梗化。一爲慳奄一爲黯。

清晨細雨灑霏微。開宴穹廬朗旭暉。漢大臣於西園。凡賓外域每沾之。以順其俗尚也。已是澤霑惟錫好。敢誇天與及人歸。戴恩永矢無他嚮。式禮遠嘉弗少違。章服榮頒稱懽懷。被教冀部耀光輝。

桑韋

回果種不成。回瓜成卻迸。惟有移回桑。成韋實繁盛。亦似結珊蕊。白若穿珠瑩。箇中其妙理。應是懷音譬。

續史記大宛傳贊

大宛之跡自張騫。去漢萬里俗耕田。多善馬號天馬子。屬邑七十餘城焉。遷僅耳聞非目視。以今證古多訛傳。哈薩克或康居是。舊明哈薩克爲古大宛。向已辨其非。今考哈薩克。不止無城郭。與大宛異。且北地苦寒。與西北。兩面題鳴鏑。爲誤爲據。證以漢書烏孫西北與康居接之文。則今哈薩克。當爲古康居也。大宛則實安集延。安集延地控葱嶺。其東布魯特部落。漢未稱。休循出葱嶺西。捐毒與蒲犁。皆有城郭土著。與史記所言相合。自當爲古大宛地。善馬率出哈薩克伊犁。來獻歲數千。而多得良馬。訂見葛布屯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註。安集延雖亦有馬。紫之良騎來天閑。且哈薩克無城郭。安集延原村落連。昔之大宛今鮮焉。今哈薩克非大宛。彼

其漢事尚譯記。何況異域懇天邊。舉與西城輯圖志。一一徵實。登諸簡編。但考古即誤於古。平定準部、回部以後。分命大臣駐守。其道里土俗。來當熟悉。且皆通使溝通。是以皇輿西域圖志所載。悉由核實。惟考古仍不能不資史、漢。而譯。則舌人。即繙譯者隱。今雖撤爲考證。終所謂究不及信耳。斯之未信吾殷然。

詠龍泉盤子有序

向侍衛自吐魯番還。齎盤一。盤至。亦既有詩紀事。此盤乃雀翠所貢。雀翠、安集延部類相近。而雀翠之長。猶伯克細爾德尼。今其姪納祿博圖襲爵。伯克其地蓋遠於吐魯番數倍。使便嗜貢萬諦。並告新川事。因成是什。錄實。

古來龍泉世頗稀。云何外域尚或有。吐魯番器昔誇。雀翠包貢今復走。不啻厚往致頻來。所嘉彼亦知獻藏。質厚色蔥弗茅葺。（回語土人殷、磁器陶器曰礼。少損曰茅。）定鎔之下斯揣旨。趙家輸具未逮彼。彼何以得故難剖。長言紀實非玩物。重盛深意慎所守。

和闐採玉行

和闐採玉奉秋貢。小者胜包大盤送。盈鄂互邀其事常。亦豈役民致勞衆。玉河富產瓊瑤璞。千斯掇取久慣經。了知非自璞中出。空傳腳足泣楚廷。（俗紀卞和獻玉事。以玉在璞中。包孕未剖。人不知其爲玉。以致刖足。若今和闐之玉。產白河中。固人皆能取之。且可預定玉質之高下。璞篇）別有石璞包其外。人不易知也。（向作和闐採玉行。是以有何曾璞裹之句。）猱玉有賢姿弗罰。貲以米布用雖廉。何有徵丁采監溪。樂府三歎章應物。米布原非金帛偶。以此購頗覺取大者固難。小易藏。蘇湯市鬻翻多有。（回喊碟玉。取其溫充膚耳。不過晚以來布酬耳。今商中玉肆。所在多有。一望知爲和闐之產。可見回人及往來市儈。徇利透漏。終仍流通中華。可總之耳。）利之所在計所工。奚必一一嚴究窮製器仍或歸天府。鄉山不同中之同。

陝甘總督文綬奏新疆屯田。詩以誌事。

漢代嘉充國。屯田稱便姑。稠時實防邊。多有戒心矣。今日亦屯田。事乃異乎彼。西城平定後。疆闢二萬里。地既無爭戰。土復比豐美。雪山引溝渠。水旱均足恃。耕作雖已興。地尚有遺利。吐督臣欲招墾。條奏其事體。（陝甘總督文綬奏。新闢伏野綿延二萬餘里。屯田雖已有端。以省費送。一招新疆流寓歸土之人。近招墾。以廣耕讀。每日晨興。課以種植。一爲木齊大路數文。安西洪通。驅蔬清鳴流。段落瀰漫。皆爲經久墾務。下大學士、九卿、議行。一集議施行。）甘省地既撙。新疆利堪指。去歉就樂土。可廣興耕耔。因憶定伊犂。樹碑言大旨。初謂計未得。未可謂計之得也。（庚寅秋。爲安撫伊犂之碑。有屯種萬里之外。又行之有效。凡恐無識者誤認。今耕屯日廣。遂使數百年地皆民。種利孳孳。樂業安居。尤爲一舉兩得。是皆上天垂佑。聖謨指授。而待墾之功。沃衍有餘。設法招徠。使日皆府此額手謝天恩。併檄錫厚。酬庶免指摘。距放稱欣喜。

閱武

八旗子弟兵。健銳此居首。聚處去擊。無他誘。（初。重健銳營於此。捨入僅勇壯之士居之。以其地離京城遠。無各衙門。）操自致精。一時習衝陣。奚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師頗著名。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

平定回部第四之九

詩四十六首

上元燈詞癸巳

碧宇晚來定紫瀾。層樓王母來燈觀。玉輪東上如含喜。今歲爲候一度圓。
自來燈月上元佳。以有烟花與作偕。倒借璇霄綴星宇。平鋪冰鑑接天街。
京都各省元宵節。一日樂原九寓同。柳竦言雖殺風景。要知返樸論因公。
樓前百戲于思列。跳索尋橦更殺盂。看慣卻殊西域傳。墜稱奇技有都盧。
萬里馳來卓爾齊。恰逢嘉夜宴樓西。面詢牧盛人安否。那更傳言緒譯提。（蒙古、回語、皆曰燈。弗能通事譯語也。）
幻擬虛空摘星斗。眞教陳地茜芙蕖。懸金結綵玲瑯玉。丁綴應輪巧不如。
龍銜雞踏趨千炬。魚撥犀推滾六么。示儉難教一例罷。聯情都爲九漏朝。
昨歲景光如昨日。今年燈火又今宵。簡中底識殊勝處。瑞玉依然護麥苗。

陝甘總督勒爾謹請於巴里坤設學額因命建霍爾州詩以誌事

697

當逸迪化久開畇。巴里坤屯學額新。（物闢謂設巴里坤生息增繁。兵民子弟。就書課射。振已崇然可觀。請照烏魯木齊迪化增邊二經例。專設學額。非國家行。垂念其地爲邊陲一大都會。向係駐一同知。倚於體制未合。自應於巴里坤設府。烏魯木齊設州。使邊郡規模周遍。命大學士、九卿、議議以聞。）底耕闢中移富戶。卽看微外得恢民。因教建設二千石。永利資耕萬億人。撫用都威有用地。足知鹽鐵論非矯。

和閩採玉乙未

和闐採玉春秋貢。取之玉河知以其。在彼爲常不登勞。在我有實仍利衆。昔年來入中國時。實供衙拉穹廬。述琢爲玉盤盛酪漿。豈知亦向天閼狐。（平定伊犁以後。阿睦撒納叛走。壬午春。擒獲都爾伯。中可愛水一石。）及耕屯既畢。壬午春。築地者復進其一段運。形制尺寸並同。仍舊前韻紀之。

言允中

題均窯椀有序　丙申

烏魯木齊屯田軍士。墾地得舊瓷椀。都統索諾穆策凌。於入覲時攜以呈進。視其色澤。似宋均州窯。而足間泐水微缺。蓋元時做造者。此瓷流傳頗有。尚非難致之物。惟是烏魯木齊在漢爲庸類國。仍其王自領之。當日祇曰爲西域。唐雖於此置後庭縣。與金滿、輪臺、西海、同隸北庭大都護府。而戶口不登。貢賦不入。亦不過羈縻而已。元之幅員最廣。其地皆得統而有之。乃考元史地理志。謂河州以下。載錄梗略。莫能詳錄。則亦未能實撫而郡縣之也。今自平定伊犁以來。天山遍北。皆歸職索。其舊時大部落。皆駐兵分防。星羅碁布。而烏魯木齊尤山北孔道。因設都統治之。並建迪化州、宜禾縣、與鎮西府。同爲嘉峪關以外都會。週則阡陌日開。耕屯相望。廬非皐而倉廩實。與內地赤縣埒。緊茲恬熙景象。當思所以保其樂。樂利利於無窮。撫斯椀之出土完好。益殷予持盈戒滿之懷。用題什以示意。若舊器之不脛而至。則固非予之所尚耳。

烏魯木齊天山北。漢之蒲類唐後庭。墾內屬外屬荒略。千年沿革難詳評。平定伊犁駐兵衙。斯爲道中闢墾耕。翻土得茲銅瓷器。（別有銅器數種。皆同時開墾得者。）都護鄭致貢然呈。細觀製否宋內府。蓋元做宋而非精。雅具祕玩距所尚。用誌屯戍安邊氓。閭閻百世謀恬樂。題什不覺心猶詼。

題唐鼓腔尊

是器乃都統索諾穆策凌得自烏魯木齊呈進者。考其地。唐爲後庭縣。與金滿，輪臺、西海、同隸北庭大都護府。今屯田軍士。因墾土得之。色澤斑爛。入土年久。當爲唐代之物。其式與遼生八陵所載鼓腔尊相合。因以名之。並成是什。

伊犁遠域易田畴。烏魯木齊爲近陬。墾土器呈戊巳尉。範銅形異子孫亩。自唐以上應無紀。入器而來以有由。闢地開疆聽彼議。安民和衆盡吾謀。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據錄三首。丁酉。）

城鹽州　美聖謨而諭邊將也。

城鹽州美聖謨而諭邊將。德宗築城五原上。不謀邊臣不謀相。自從城築鹽州安。聞布費幣增倍蓰。十餘載弗敢犯塞萬姓夜眠甚無恙。又如張仁愿。受降築三城。北邊千里得安帖。其後邊將非不計及此。顧欲發寇翻得握強兵。各爲身謀將可鄙。獨斷築城君足美。白家樂府意在此。然亦不過愼守幸保無事而已矣。城迪化。烏魯木齊增廨舍。城惠遠。伊犁今爲外戶閫。野可牧畜田可耕。工商富聚謀經營。來往夜行無盜賊。哈薩布停常平。城以馬易帛擯歸籃。是城較之鹽州受降拓萬里。香山白傅以爲何如耳。

八駿圖　戒奇物慫佚遊也。

文武開基成康守。其上世德更以久。厥宜幽平貪天禍。然自穆王荒政已醜。嗚呼得之難實失之易。萬古君鑒亦知否。白家少傅因有八駿圖之歌。意質佳哉理尚聽吾剖。亦駿、溫驪、白義與渠黃。騄駬、騮駵、騱耳及山子。叶此八雖曰天馬駒。原祖四踶非翼膘。而走。況能御者惟一人。封之趙城曰造父。叶。萬里遵言千里誠史書。然卽千里一日而行亦烏有。（向謂今之飛驒驛遞、貴夜限行六百里。晝限五六十里。卽易八易馬而更馳逸。千里馬雖健行不能足。以當十駿。）四易之力。一晝夜間。亦祇六七百里而止。然一騎安能馳千里乎。（昔爲千里馬設以正之。）屬車瞽御不能及。獨與造父諸事豈能成徒手穆王之失。在於志意政事好佚遊。祭公謀父固已箴其咎。八駿圖。國朝家法與古殊。守之以文勤撫字濟之以武詰戎畔。邁弗敢疎馬射亦有駿者八。以示外藩猶非御以車。既至、躡事圖其後。則以愛烏孫及拔達山厥貢其名駒。平定物。白家少傅知此乎。（回部以達、愛烏孫、拔達克山皆貢名馬。蛔論其駿。命以名而爲之圖。詳見藏作愛烏孫四駿、拔達山八駿歌。）然益持盈保泰勤政之念日殷。吾未敢恣佚遊而玩奇

陰山道　疾貪虜也。

陰山道。叁末戊子凡兩作。是房啓貪較昔非。柔遠酒用出今度。纔非勒民供馬實資軍略。大端二首詠之詳。茲不重復而復言。約言馬政實亦國政閑。李唐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曾見杜甫編。當時已愁馬多地狹容不足。其稱七十萬、實乃張大其數焉。（唐都兵志。張萬盛爲太僕。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盛於隴右。分布於河西隴右之地云云。志又稱八坊之田一千二百三十頃。以供芻秣。計每田一畝之所產。當今七馬。（勞必不逸。）佚當時強大其數。亦寔不多非之耳。（觀杜甫天寶時獻。）料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驗止計隴右。數更之所稱。已少二十萬。則史之不足信。更可知矣。）彼四十萬想卽市取回鶻者。奈曾草盛泉枯馬病瘦。而不勝鞍。何如我朝上都諸部蒙古牧場。覓育馬二十萬有奇。牛駒增年年。鶩馬騾馬乃分倍。按月各給以馬乾。其數亦二十萬有奇。不動聲色得實用。非無扞格不通行之難。（本朝之馬。分布於上都達布遜諸廟、洗馬苑、鳥德海、大凌河、乾左右兩翼各場牧放。及各蒙古部落滋牧者。其二十萬二千八百餘匹。各就水草字寧。仍設有孳生。又滿、漢、各營及各省驛遞增站馬。共二十一萬五千二百餘匹。皆月給馬乾。各就所在分飼。均資實用。）且無馬多地狹。不數數耕之患。因讀古詩紀今實事耳。試問何以爲則白家之樂天。

御崇政殿六韻戊戌

盛京宮闕鎮東遼。緬構千年繼德昭。廿四春秋經盛閱。準回平定早兵銷。（甲戌御極時。阿睦爾撒納準噶內附。迨使先至。曾命其國勿行噶。）是講理

新疆之始也。葵酒部、阿部、皆經平定。其地收入我版圖。編字較前益大闢矣。重來崇政斯瞻殿。便與臨軒擬覲。上兩次並典。俱御崇政殿受賀。茲以表是舟二十七月之內。正御殿一。如親朝之例。樂設而不作。鎔邑那居停背宴。癸亥、甲戌。雖御此殿。宴亦不舉行。實以雖設而不作。要雖在守成創不易。永思落設敢逍遙。向智作創業守成難易說。謂創業值可創之不易。而守成實難。予之以難貴繼者之初心。既以申儆于後世。且自勗焉。

實勝寺

瀋陽既建都。佛宇於焉構。名之曰實勝。義蓋取孫敬。叶。途致定中原。萬方徠輻輳。雖實賴力允藉神功茂。小子承先烈。月將而日就。戊辰築梵宇。西山之東岫。題額實同之。金川功速奏。戊辰夏、征瞻金川。以番人特其關隘。因增開闢之。人徠。先是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棱等。率衆來歸。各率數萬人來歸。若而人不可使占游牧瞻喀地。於是始議兩路進師。既而定伊犁。阿睦爾撒納叛逃。遂蕩滌瓦齊。定準噶爾諸部。四師之役。自乙亥春兩路進兵。逢逸逮瓦齊。定準噶爾諸部。阿逆叛跡始。克。嗣恰喀克俗其反覆。猜忌成習。遂蕩滌自効。阿逆復自效。阿逆復自效。阿逆復自效

上元雲薄月昇早燕九天晴月上遲燕九時值望後月上較遲巧以鐙光映雪色大當賡酌是誰耶

萬斛金花湖玉田白雲觀倘說邱仙思益豁客何得此元祖前陳言可傳元史、邱處機自號長春子元太祖召對每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問爲治之方以敬天愛民對問良生久視以清心寡欲對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

奉時行邊圍云應有節當思敬後勝散遣雁臣歸各部仍教同樂共觀鐙華雅蒙古王公札薩克等及回部伯克進擘來使朝鮮陪臣於上元節次宴賚後益復於燕九日命宴同樂

圖製綴然後分遣歸部用昭柔遠

閱武

長河右岸眺火器建兵楚俾以隔城市因之致銳精火器發于乾隆癸巳年林遠西爲之長河岸別爲一營以去城市遠得專心習勞肄武也其法放遠步準猶鎗法有準而習之者技每線路便閱亦欲賞兼行近年每歲往閱路便閱則分別賞資既示奬勸亦於旗人生計資益也恰值貴山親擐觀成閱呈哈薩卜勒北斯遵訓其子曉悟來覲于十三日在山高水長旌旗壯風色組練耀曦暉三進鵰雷發大閱九進始發連環鎗箭斯爲日行小珠故三進即發雙馳雄電爭無過小隊試非謂遠人慕然寓諸戒意毋忘保泰情

紫光閣曲宴外藩紀事甲辰

外藩曲宴錫初正皇考乖庶例率行曲宴外藩向無此典始自雍正年間去歲正月復加賚外藩用示恩惠四宛御園黃幕張去歲自皇考時至乾隆二十四年以前每歲宴朝正外藩或於澤園或於明園皆日大幄次曲宴如賚平回定準紫光閣圖功臣像于閣上布魯特回部因歸新紫光閣落成圖功臣像于閣上布魯特回部因歸新紫光閣落成命將阿睦爾撒納大和卓木以下勦平回部諸臣內緣事革職者悉仍原官其陣亡者錄其後予謚賜卹其在事出力者紀名圖像用昭先烈而紀成功並誌武成詞是每歲蓮移外藩筵宴於此百刖有秩速遐攄三接無非洽下憫百歲熙和遂歲稔去歲自皇考時至乾隆二十四年

賚勝有二義其義試詳述文皇紀戰動前歲仰我　語盛京實爲帝業所自予四詣陵寢告　皇考始行新正謁陵禮大幄次設宴賜賚乾隆初年余敬精前典依例舉行初猶黃道張氈繼今率紫光肆綺筵自乾隆二十五年平定伊犂回部郡新紫光閣後其時額魯特等兄弟三人逆檀道穆薩率其子孫起而叛之回子伯克等緣我師所至悉皆投誠歸順其中和闐回子伯克阿奇木伯克霍集斯尤爲助逆之渠魁霍集斯既誅其子額敏和卓率其兄弟子姪及伯克等來降我師進剿葉爾羌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素爾坦沙等聞風歸順霍集斯所遣逃往烏什之阿奇木伯克阿布都瓦斯等聞我師至亦即縛獻霍集斯所遣往阿克蘇之阿奇木伯克鄂對等聞我師至即殺霍集斯所遣往庫車之阿奇木伯克霍集斯等聞我師至即殺霍集斯所遣往和闐之阿奇木伯克圖爾都等聞我師至即殺霍集斯所遣往葉爾羌之阿奇木伯克素勒坦沙等聞我師至即殺霍集斯所遣往喀什噶爾之阿奇木伯克和卓木布拉呢敦之子霍集斯之兄弟及霍集斯所遣往烏什之阿奇木伯克阿布都瓦斯等聞我師至即殺霍集斯所遣往阿克蘇之阿奇木伯克鄂對

今秋彼復至伺隙恣譎。色勒部頭人庫楚克擄獲。昨據駐葉爾羌大臣塔錡等奏。七月內。雅把又率領布魯特六百餘人潛來。將貿爾羌外駐之布魯特色勒庫爾頭人庫楚克擄去。葉爾羌大臣等即派官兵前往追捕第論。葉爾羌大臣肯信喀什噶發兵邀去路。竟得生擒活。亦布魯效力。重賞嘉勤勤。駐喀什噶爾之大臣明亮等奏。一聞該起之事。即派領隊大臣老格。帶領額子、伯克、兵丁等。並鄂斯蘇拉編之回子兵五百名。一同前往追剿。至中途。請知雅把踪跡。有指供特頭人伯奢克伯什。情願領路。追至郭提地方。將奢巴分兵堵截。一面設法哨探逃犯所在。令其追緊。遂將賊起擒獲。現在解送京師治罪。因降旨撤回老格等。令其速回。並賞給世職。其在事出力之大臣。伯克、頭人、回子、兵丁等。分別賞給翎頂、銀兩、緞疋、荷包、等物有差。

三噶尒其敢邊境。應嚴潔臺灣即內地。何乃猖蟻蟻。綠旗兵慢事。羣延致杌隉。茲特簡重臣。勇將挈英。剋奉所辦。倘合機宜。但緩於調任。而若究未曾紓極我行。半載以來。不能奮牢將士。相機辦勦。懈左支右絀。各處分兵防堵。益形兵少不能大膽。惟以守府城爲事。與賊以逸。而賊勢更張。是以復命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人。星速馳往。以期速捷。並參贊功。統歸將軍。庶事不致兩歧。

武帳一首戊申

武帳駕藩御苑張。上元錫宴歲爲常。東鮮平擊。兩雀肯輻輳。北漠南球總享王。佈惠行時情可鑑。持盈保泰益無遑。大都舉事毋忘儆。盛例。羣古。阿部。番部等年班入朝。類有宴賚。遠疾則於大內之慶壽殿。新正則於禮部之正大光明殿。又加賞前在山高水長。張設武帳筵宴。以示加惠。外藩中外。我朝祖制。聯情所當爲。非法制規應奚藥慕。

伊犁將軍保甯奏布嚕特壽婦一百六歲。既賜之貂帛。並詩以紀事。

耕牧伊犁卅歲仍。自甲戌平定伊犁後。二萬餘里。盛安耕牧。今年一百六歲。昇平人瑞。世際純熙。詳登仁壽。益協伊犁加恩優賞矣。布嚕特舉班時特之母。今

報百年登。視益乃以遣子告。獲健還能遇馬乘。保甯進奏畢班駐特稱伊母自甲戌歸順。尚能乘馬。以係婦女。不能前赴伊犁。遣子請納軍處奏明。伊在遊牧地方。漸視爲疏等語。四加恩賜大緞二疋。紹皮六張。伊子前來具奏。禮臣議順。亦貂皮六張。伊子前來具奏。禮臣議順。亦貂可嘉。並賞給藍翎。以示獎勵。無間內外至意。

保泰惟增業與兢。

御筆正月十四日　庚辰

濃陰傍曙八辰徵。兩日如斯寧謂。十二、十三兩日。皆晴後未雪。冏識秋霖土膏潤。亦資時澤麥根肥。慶曾縱會諸藩宴。行賞猶憐衆役希。每年加賞培樹之人。皆有賞。去冬今春。未逢大雪。衆人無不盼望也。捷信適傳喀什噶。事雖小究體皇威。上年。喀什噶回酋大臣明亮等。皆奏布魯特孔雀帕提特等。擄獲安集延衆。喀什噶額隊大臣副都統衙門。阿奇木伯克王伊斯堪。並兵丁等三人。參獲。分別加賞。匯冊加獎。賞給翎頂、緞疋有差。茲事雖小。然即能擒獲匪犯。邊境肅清。外夷見我皇威遠震。永靖疆圉。亦佳事也。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一

平定回部第四之十

文八首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己卯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籍非常之人。然亦有不籍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模昊蒼簡貶。神運斡旋。事若譎而移暱。機似逆而轉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聖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勦兩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劻勷以底有成。荷天之龍在茲。提天之靈益賚茲。發敍其事如左。逵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撫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時也人心未定。佐援者容一蟊肆狂。萬狙應攖。蜂屯蟻集。不可爬梳。提鞫者孥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乘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悉策前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率衆來降。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天思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勦

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葛穴。此天恩助順者二也。蠢爾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茲不複紀。紀興師討獮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獮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擄阿敏道以來拔。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物。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得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衆懼而冤脫。此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值賴之無濟。揣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剿進夷。促爇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血氣之偏。均歸陶冶。準夷背強冥頑。弗下。特厥險遠。實梗化者。縱論其衆。財狼其羣。以回羝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奚堪。薄壑已遍。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舉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遺厥脅歸。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獮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哀。駐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順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鼇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擄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衛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侍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鼠。當不猥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罪。整旅前遮。遂得兇渠面首。露布馳傳。此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闢國不爲不多。惟厲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輳。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慾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劼勠宵旰。運籌神至。實未敢偸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簪乾貺。慰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勛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旌旗。徐議耕鋤。徐議戍設。戈倒載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憝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搤吭。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兎。縮頭偃鼻者流。皆惴惴顓顓。見鄂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邊。邁逆助順。用擾重幅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殃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檻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藏事而告成功。則

睠懷遍臨。彼狡僞陬。焉稽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潰。潛自天降。孰敢銓擇。大義大轉。如虎搏冤。案角隤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酋旋。將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何。豈不自謀。豈伊底猱。而受林蔓。利厥幅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貢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鍚。濫顯黥鼻。亞歲迎祥。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敬予喜功。用不得已。天作屭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稱厥。今爲臣子。勳開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仿髣。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均歸陶冶。準夷背強。冥頑弗下。特厥險遠。實梗化者。縱論其衆。財狼其羣。以回羝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奚堪。薄壑已遍。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率師進援。以速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舉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遺厥脅歸。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獮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哀。駐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順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鼇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擄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衛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侍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鼠。當不猥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罪。整旅前遮。遂得兇渠面首。露布馳傳。此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闢國不爲不多。惟厲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輳。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慾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劼勠宵旰。運籌神至。實未敢偸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簪乾貺。慰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勛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旌旗。徐議耕鋤。徐議戍設。戈倒載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憝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搤吭。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兎。縮頭偃鼻者流。皆惴惴顓顓。見鄂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邊。邁逆助順。用擾重幅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殃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檻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藏事而告成功。則

亦未爲卦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茲不復縷也。特紀者定之在兹。是以誌歲月而剡石也。

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有序　幾辰

西師之役。賴天佑。乘時運。資衆力。指揮將帥。幸底厥績。固非予一人所敢逆料。敢期必也。然稱可以謝衆論。愜深衷者。無他。則以賞罰信而應機速耳。語云。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言應機宜速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言賞罰宜信也。機之來。發於無窮之源。而應以萬變之極。蓋難言之。若夫信賞罰。似非難事。而亦有所難者。則以不能因物付物。有所容心於其間耳。且罪疑而後從輕。若不疑而亦從輕。則倫生者何懼焉。功不疑而從重。其理固當。然涉疑而屢從重。則賞者生心。而眞功反有向隅者矣。是知疑不可也。夫不疑而功惟眞。功賞斯重焉。罪惟眞。罰斯必焉。則捨命灰軀。冒矢石、投鋒鏑之倫。孰不勸以懲乎。茲者事定功成。寫諸功臣像於紫光閣。暨親御丹鉛。各系以贊。不過譽不尚濫。惟就諸臣實事錄之。並闡其義如右。蓋凡二十有八。凌煙閣二十有四。而此五十人者。則以國家中外一統。宣力者衆。然此殆舉其尤慕者。若夫斬將搴旗。建一績。效一命者。亦不忍其泯滅無聞。將亦圖其形而命儒臣綴辭焉。

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

世肖元臣。興國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績。定策西師。惟汝予同。鄂侯不戰。宜居首功。

定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戶部尚書兆惠

濟爾哈朗。喀喇烏蘇兩番叛。迫均保撫庶。以智濟險。以誠感衆。卓哉崇勳。闢我提封。

原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兵部尚書阿里衰

元戎率師。平定伊犂。而何阿逆叛。亂乘危。變出不期。投鞭西漠。故里攸歸。疏戚醇酌。

原靖逆將軍三等襄勤伯總督鄂容安

世臣知書。料善論兵。惜弗通語。遙兆燭情。變起倉卒。力戰命畢。用違其材。質予之失。

參贊大臣一等承恩毅勇公戶部侍郎副都統明瑞

椒室懿親。年少志雄。謂可造就。俾學從戎。獨出獨入。既忠且壯。屢立宏勳。愜予所望。

參贊大臣工部侍郎副都統阿桂

阿克敦子。性頗捷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

原參贊大臣三等子戶部侍郎副都統三泰

率二百人。共詣軍營。臨敵而退。皆謂忠誠。如早聞信。何致殞身。不前不後。失二賢臣。

定邊右副將軍親王品級超勇郡王策布登扎布

原參贊大臣前鋒統領騎都尉又一雲騎尉鄂實

柏馬彎弓。敵無所向。不啻詩書。如古名將。和落霍斯。少勝衆彼。超勇親王。箱頭之子。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靖遠成勇侯理藩院尚書富德

其兄徇節。其弟忍使。欲報兄讎。請不已。黑水之挫。復以捐身。超雪前罪。賞延後昆。

領隊大臣內大臣博爾奔察

古云報將。信有其言。所遇均吉。勇冠軍門。不啻一勇。兼善於謀。吉林拔萃。特賜封侯。

原定邊右副將軍二等超勇伯內大臣薩拉爾

製牒請行。索倫巨擘。挽五石弓。尚能殺賊。如鶚之螫。不留飛鳥。馬援來歸。殊恩榮老。

原領隊大臣安西提督總兵官豆斌

彼中率衆。識時早歸。副帥以往。克贊戎機。拔身戰出。不忘本朝。云胡不死。青偏則濕。

原大學士三等忠勤伯陝甘總督黃廷桂

宿將行間。久矣宣力。所蕆緣旗。邊其律則。隊中獨斃。是有命焉。裹創徹衆。益盧哀憐。

原領隊大臣甘肅提督總兵官高天喜

爪牙之將。用不拘資。咸予特達。効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謂血勇。

領隊大臣副都統塔什巴圖魯端濟布

將軍黑水。先衆徑渡。固資待軍。實端濟布。衆寡稍挫。倉卒周防。奪回人馬。勇且謀長。

領隊大臣謙軍統領愛隆阿

將門傑袖。拍張撫師。受將軍檄。力戰全歸。檄師再進。實勇陷堅。弟巴藍阿。蒲節躯捐。

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巴圖魯瑞瑞

侍衛征。奇功屢立。雖賊萬衆。單騎直入。陷陣馬仆。距躍彎弓。賊人咋舌。稱天上雄。

領隊大臣內大臣副都統巴圖濟爾噶爾

都爾伯特部中傑驍。嘉其心直。授職本朝。凡與交戰。義弗返顧。師濟和闐。不孤恩遇。

散秩大臣穆爾德本圖魯齊凌扎布

旗籍蒙古。偏校從軍。殺賊則奮。鶚入鵠羣。與鳴布舒。分守和闐。保衆集事。且有謀焉。

散秩大臣哈坦巴圖魯鳴布舒

躍馬抨弧。先鋒壓陣。入俄羅斯。待阿逆信。和闐既定。論功策勳。衣錦歸籍。散秩大臣。

副都統鳴皋雅圖巴圖魯額爾登額

軍門統事。諸務勤宣。亦能力戰。突將無前。入拔達山。索逆獨蔽。曉諭殊方。是其偉績。

郡王霍集斯

奉元戎檄。擒達瓦齊。後稍觀望。旋迎我師。同大軍進。被圍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

貝子鄂對

平伊犂時。歸順勤王。國部傑出。其心允良。往諭和闐。被圍三月。共嚙布舒。全守卓越。

內大臣鄂齊爾

前無堅對。後無返思。持矜一呼。千賊披靡。揚揚英氣。洸洸偉身。與薩拉爾。蓋同部人。

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於格登山賊據險守。率廿四人。間道襲後。諸賊大潰。爰以成功。本厄魯特。降順効忠。

原散秩大臣騎都尉達什策凌

三等侍衛賽音博勒克巴圖魯扎奇圖

衛拉從征。嗜噁咤叱。額駙受創。衛護以出。用賜殊恩。用益奮勵。畢命回城。每憤惻慘。

副都統鄂博什

案倫察總。乙亥出師。老而益壯。頗識戎機。厄魯回部。皆聞其名。登身馬上。如磐堯蕝。

副都統阿布巴圖魯瀾布

生不知懼。戰不知退。亦不受傷。銅箭鐵背。弓可擎水。箭如蜜蠭。温侯名布。是耶非耶。

副都統克特爾克巴圖魯山屯

本射生手。猛不暇走。以之殺賊。如探囊取。奇功屢建。亦因閱歷。世職崇階。酬其勞勤。

原副都統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三格

渾齊濇遥。疏防降謫。從軍贖罪。每戰必力。黑水殞命。裕罪論功。圖像紫光。表忠無窮。

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鑑巴圖魯奇徹布

包沁之叛。千賊一身。屬巴圖魯。防乎斯人。後復屢戰。喪哈薩克。始終於是。曷勝悼惜。

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

哈薩錫拉叫諒稱亂。趨羊適過。以計解難。後復從軍。屢戰屢進。單馬衝突。獅子奮迅。

頭等侍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

庫車阻攻。命守要害。偵賊來援。周防以待。賊卻乃前。賊前乃卻。引至大隊。是轄是殲。

頭等侍衛薩穆坦

厄魯劫遠。搆釁瓦解。識時拔出。致力疆場。首被擒選。往拔達山。譯語曉暨。共索餘逗。

原二等侍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端綽爾圖

從生以出。被回所遮。衆寡不敵。矢盡堵墜。罵賊以死。雖死猶生。時共事者。達什策凌。

二等侍衛哈朗書巴圖魯塔瑪伽

開戰則喜。無生有死。五易馬進。終弗卻視。身不及膽。心則乏謀。用以衝陣。勝五百牛。

原二等侍衛哈布台巴圖魯富錫爾

三巴圖魯。於中之一。要遮色楞。忽墮其術。不及彎弓。白刃揮灑。猶斬數人。之死弗卻。

三等侍衛額爾克巴圖魯海蘭察

烈風摇枯。迅其奚難。亦賴衆傑。摧敵攻堅。於塔巴台。射巴雅爾。是其偉績。勇鮮倫比。

原二等侍衛蘇騎尉富紹

黑水築柵。未畢賊侵。蜂屯蟻雜。擾擾林林。持將軍令。意氣昂藏。來往慰衆。銃殞城傷。

三等侍衛賽音博勒克巴圖魯扎奇圖

狗盜雞鳴。孟嘗不棄。竊馬何害。用人之際。仙道達徼。首選斯人。雙雄比肩。衝出萬軍。

三等侍衛什倫哈什哈巴圖魯阿爾丹察

騎二駿馬。縱橫神儁。回如瓦雀。伏不敢發。其扎奇圖。左旋右抽。卒致軍信。効力獨俊。

三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五十保

軍徹再發。更檢五英駐驛。逾月迅至北京。捨身報國。不可數算。舉其尤者。圖形作贊。

實勝寺後記 辛巳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縷。今粗吳天垂佑。宗社篤祜。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藩屬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奉天討罪。雜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復縷。茲記者。寺左近健銳雲梯營官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爲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圖瑞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城據險恃隘。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旗幣鼓鼙。得健銳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斬將搴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非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爲國宣力。而爲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爲之哉。自己巳設此營。而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紹祖武。不揚國烈。罪罪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襲迫之狀。鑿壁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皇輿西域圖志序 癸未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忘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山遠南。建官設都。而天山遠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服不常。征調非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編氓之哉。且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奚啻舅姆而燕答。則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茲者切天佑。耕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噶爾回部之人。皆在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蕃語。又甚便且易。我諸臣馳驅往來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校勘。庶正其訛傳。其與較僕婢耕織之問爲尤詳且尼魯特語及回語。胥因暇而習焉。時御丹鉛爲之改正。是西域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代之未詳言之也。蓋玉出和闐。和闐、即崑山之旁支也。和闐之人。備侍衛者有之。間以鵠名。則回語亦有之。且稱回部諸城皆有鵠。而和闐獨無。詰其故。則云傳自古昔。和闐之地。不可有鵠。有鵠必致刀兵。地不寧。年不豐。是以和闐之人。見鵠必抵之。蓋抵之之方不一。玉璞初非彼所貴。以之抵鵠。誠或有之。是則覓之說。不無有自來。而惜未詳言其故耳。夫讀古人之書。豈可以粗心浮氣遇之。而率以評人之是非也哉。如抵鵠之事。非和闐人自述。將終古無知覓之言爲非謬者。予故詳著斯說。以爲證識論之註。

西域同文志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遁音。音皆備韻。徵特支那咒語。窒奧可探。而且靈鷲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略之書。然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踳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繙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爲準語。或爲回語。於是兀格蜂白之旨。不須譯提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亥豕之失焉。繹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今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爲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爲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正知孰之爲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爲天。而敬之。回人以爲阿思滿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溺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以納方俗於會極。祛纂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易辨。即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玉璞抵鵠說 丙戌

桓寬鹽鐵論。稱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鵠云云。初讀之。以爲玉璞非抵鵠之物。而鵠亦可以不抵。此不過舉爲有之事。喻貴人之所賤。不足以厚中國明盛德耳。今乃知誠有其事。而愚覓之未詳言之也。蓋玉出和闐。和闐、即崑山之旁支也。和闐之人。備侍衛者有之。間以鵠名。則回語亦有之。且稱回部諸城皆有鵠。而和闐獨無。詰其故。則云傳自古昔。和闐之地。不可有鵠。有鵠必致刀兵。地不寧。年不豐。是以和闐之人。見鵠必抵之。蓋抵之之方不一。玉璞初非彼所貴。以之抵鵠。誠或有之。是則覓之說。不無有自來。而惜未詳言其故耳。夫讀古人之書。豈可以粗心浮氣遇之。而率以評人之是非也哉。如抵鵠之事。非和闐人自述。將終古無知覓之言爲非謬者。予故詳著斯說。以爲證識論之註。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二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一

詩六十二首

新正齋居壬辰

元正昨纔過大紀今將臨灑坐居齋宮精一勅寸心庶政雖云領萬幾敢敢非欽西川臨泰章丙夜蚤披衾首祚重祈年臘雪積未深潤壩占三白正月九宮三白吉下農占易雪望雲凍難諶

降旨四川省供應兵過之各州縣緩征令歲餞糧詩以誌事

昨歲輪蹏蜀正供今年仍命緩征農爲因小醜忽謀逆旛已大兵往討兇小金川惟赫業以毋累土司往吞鄰克什明正之地皆臣職檄不悛是以分路進討兇奎抗我顏行今約喃庶喃寨已破逆酋之倒亦解乘此搗穴擒渠剋可完局喃嘉入金川不即遵論縛獻紛必移師往征以藏戍事非得已也雖是軍需資國帑豈無力役藉民從滇師並有加恩例前年官兵赴滇一切供應官帑所過州縣節次蠲緩唯格外賜錫以給夫役例不准開銷者皆致閭閻歎孔卬

燕九日作

節事七朝今日收一彈指頃迅過眸都稀火樹銀花快誰識望燮思寧愁祇憶民艱那是樂知無偏分辜故無求邇來倍有關心者賊境將臨盼捷郵時官兵征剿小金川西路大學士副將軍溫福已由阪窠安固攻克亦自卡了攻得喀咪金計離美諾版里皆不

過五六十里而陝甘貴州所調之兵節次可到狩望兩軍赴日會合總資藏事

題澄懷堂

祭能更衣取路便南臺一帶小留連曉餐後閱奏章晨軍務遙籌引席前是日御此堂是日諭軍機大臣降旨較金川軍務堂曰澄懷澄豈易心期勵政勵無偏首春覲眼仲春至益切時齋潤大田

郊行四首

行館無過卅里強吉行弗稽特思忙傳餐視事循常例是日五鼓軍營奏章至隨即批發然後啓行降旨啓蹕金烏拂曙光驟馭車裝各趁行往還十二日爲程因思誠徵猶如此軍務那能剋忘螽去年此地漸經過沙坂依然沮洳乞卻是便宜秋麥好菁芊都已發新科遠村近墅出扶攜火路迎鑾額手齊趁甦憐他經歉後賑加恤鮮向隅後

夜雪二月初十日

晚陰雪勢厚心希夜或雪問雪衆問郵夕陰其濃衆可作雪鍊附軍務捷音鮮遞均數聞之近牽五更徹假寐旋即醒二更仍未闋司晷詢如何乃報罷鬻屑時密時復疎落地融看幣卜度應優洛未敢即怡悅

再題半天樓

雪中前日望山實山樓知在翠烟裏快晴今日暢脚擊猶有積素庭中委地迴由來雪益大曦光到此應遲矣下視翻野全無雪陰嶺惟餘塊素耳一爲慰困衆黔黎一爲念廬諸軍士僧格桑尚未就擒時官兵進勦小金川已拔其賁吧僧格宗諸隘現在攻圍一俟攻克即可撤其兵僧格桑穴據纔得脫身孤切而其地相近噶山軍行覓問以進岩嶺冰雪未融將上不免衝寒涉凍尤深廑念日來盼執戈方將攻玉壘

集遠堂口號

堂顏集遠回覽景集遠無過百里邊我所思遙幾千百倍官軍正在剿金川

季春齋居

小祀例惟兩日齋齋斯同一敬爲僭潤益東畝無害盼捷待西川正繫悾曦北低看移牖影盡長遲覺報壺牌輕雪薄露常奄霑不雨何妨雨亦佳

即事

由近以及遠大吏報來第率稱春雨落實利與農事緻輔昨秋霖下隔猶潤清弗雨乃覺宜小霽逢開霽迴異常年況望澤愁不盈暮春御園景揽結應暢意而卻翻軍營捷音盼即至五夜醒十番孰能安枕寐合是憂勞人韶光任明媚

駐蹕香山靜宜園作

過雨麥秋月大田輕輿綠野鶴朝煙以言農景心差慰眺望軍郵眼欲穿散悶聊因駐五裕惜陰頻已向三年園成趣固非日涉卻對山光覺惆然

題致遠齋

靜宜園中咨政處。駐蹕清曉所必臨。致遠距爲玩山景。九州四海在一心。一心敬忘分頃刻。罔念作狂深戒深。況今西川未藏事。夜以繼日企捷音。

勝亭

勝亭樓皿幀。蓋不常至此。今朝風日佳。偶因試步履。峯巒及林麥。一一供眼底。適接西川郵。恢復番之部。桂林奏報。逸兵宋元俊。統兵敢復金川。佞佑革布什咱之地。已得木巴拉博租、薩木多谷。巴有諸處。殲戮賊番甚多。惟財賄平美諾。統領額勒登保。攻克斯役。「噩望捷音之至」所期機渠魁。小勝何足喜。

自玉河放舟山昆明湖歸御園即景雜詠

遊八刻餘詩廿首

羽林苑外候將勞。暇云遣則歸應可。興所適當戒在豪。來以輕輿返以舟。爲欣順水送乘浮。昇湖迴望高樓遠。笑我當前缺句留。兩行綠樹俯陰齊。不見黃鶯聽巧啼。曰色曰聲銳光裏。弗留而過幾澌隄。隄外麟塵插秧遍。方方白水浸青苗。農功較比常年早。夏長秋收候正遙。

瀛村蟹舍舊相望。疑趾菱絲夫豈殊。柔櫓數聲羣搭拂。卻看漠漠起飛鳧。

機聲軋軋聽來近。早識舟經耕織圖。別舍舀功剛炙箔。總關民計總廑吾。

玉帶橋過出玉河。昆明湖闊靜微波。行來賽舫艤石舫。路取山陰近幾多。

山陰佳景頗堪尋。得句多哉弗重吟。便返御園問章奏。遙遙軍務正關心。

廣源岡易舟過萬壽寺至昆明湖登陸迴御園沿途即景雜詠

廣源一關界東西。水截長河高與低。舟不可通應易進。早看艤棹候前隄。

花宮窈窕枕長川。雲水僧人跪道邊。風利不須頃結纜。付他到點自參禪。

麥浪翻風麥穗翹。幸哉今度麥莊橋。碑亭誌水昔年建。農計殷殷廑旰宵。

西轉長河更北行。岸傍火器建新營。國朝儀制。操八旗虎槍營。神機營房連於操練。凡省文字。一舉還君兩得成。

玉河高水向東流。漾塌中鋪雪浪浮。多少都官資灌注。湖心西望畤層樓。

繡漪橋北坦昆明。一碧澄波漾觥輕。奚必天孫費機杼。七襄宛在面前呈。

鳳凰墩據水中央。來往頻過畅茗觴。御似神洲登瀛海。那教容易幾烟航。

東岸湖亭俯廒如。到斯登陸易輕輿。軍營驛傳曾來否。捷報頒今正盼予。

晴望樓即目

邇來時雨復時晴。縱望高樓慶物生。不獨黃圖飄燭玉。大都亦縣協符貞。苗芃禾黍耘將遍。稻秫麥蘘熟建成。一種又承心弗懌。西川猶未奏銷兵。

夜不安眠書問頻。書籌軍務每勞神。自慙息事安民念。卻類窮兵黷武人。已是三年養銳寇。小金川逆酋僧格桑，於庚寅夏，即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親往勦辦，迭肯即遵教退兵，乘金川與革布什咱搆釁，仍圖劉處什，且與金川索諾木潛相勾結，狼狽爲奸，屢敢築碉抗拒，罪雖更道，而阿爾泰等，僅思還就完事，屢加督勵，阿爾泰等，遂以進兵，未得要領，如其不是持，因論溫福自滇赴川，事須攻勦四路，且命桂林前往南路鎮理，後見其措置頗合宜，並飛阿爾泰，命桂林代爲提督，未當不悔前次之失於姑息，致三年尚未蕆功，聯初意實不欲煩師旅，今則兩省同憂，義貫勢難中止，並非好爲黷武也，奈逢用路葆庸臣，溫福初至西路軍營，策勵將士，即攻破巴朗拉，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克之，可望乘勝深入，乃因參贊五奏，深訐溫福，蔡其遂係有過懼動，先參劾人，及命溫福代爲參贊大臣，並同豐昇額往勦其事，色布騰巴爾珠爾前逝軍營，即以溫福之小過宜宥，而其事必可長驅德進悉所致，因速五奏，明德訊究，即以溫福已爲所誤，不能速勘矣，至於桂林在南路，其始調度，深合機宜，速破約咱卡了語寨，宋元陵寢復革布什咱故地方，實可成席卷之勢，不意桂林器小易盈，雖事安居慶訣，不能主卒，及派將領阿道攻取安山壕，經阿爾泰等勸奏，特命福隆安往訊，若實，當還治其罪，而令阿桂代彼，統兵督蒙，成，均以事機敏捷，遲誤月餘，實爲憤懣，今溫福一路，漸有起色，惟冀阿桂至南路，振作一新，俾此逆酋就吾，是兩路俱扁進

夜不安眠書問頻。書籌軍務每勞神。自慙息事安民念。卻類窮兵黷武人。已是三年養銳寇。小金川逆酋僧格桑，於庚寅夏，即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親往勦辦，迭肯即遵教退兵，乘金川與革布什咱搆釁，仍圖劉處什，且與金川索諾木潛相勾結，狼狽爲奸，屢敢築碉抗拒，罪雖更道，而阿爾泰等，僅思還就完事，屢加督勵，阿爾泰等，遂以進兵，未得要領，如其不是持，因論溫福自滇赴川，事須攻勦四路，且命桂林前往南路鎮理，後見其措置頗合宜，並飛阿爾泰，命桂林代爲提督，未當不悔前次之失於姑息，致三年尚未蕆功，聯初意實不欲煩師旅，今則兩省同憂，義貫勢難中止，並非好爲黷武也，奈逢用路葆庸臣，溫福初至西路軍營，策勵將士，即攻破巴朗拉，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克之，可望乘勝深入，乃因參贊五奏，深訐溫福，蔡其遂係有過懼動，先參劾人，及命溫福代爲參贊大臣，並同豐昇額往勦其事，色布騰巴爾珠爾前逝軍營，即以溫福之小過宜宥，而其事必可長驅德進悉所致，因速五奏，明德訊究，即以溫福已爲所誤，不能速勘矣，至於桂林在南路，其始調度，深合機宜，速破約咱卡了語寨，宋元陵寢復革布什咱故地方，實可成席卷之勢，不意桂林器小易盈，雖事安居慶訣，不能主卒，及派將領阿道攻取安山壕，經阿爾泰等勸奏，特命福隆安往訊，若實，當還治其罪，而令阿桂代彼，統兵督蒙，成，均以事機敏捷，遲誤月餘，實爲憤懣，今溫福一路，漸有起色，惟冀阿桂至南路，振作一新，俾此逆酋就吾，是兩路俱扁進

宛轉詞

宛宛轉轉石澗流。三三兩兩野塘鷗。颯颯灑灑惟新秋。遙遙切切軍務憂。

夜雨十月廿一日

晴光不定隱斜陽。入夜雨聲枕上聞。原是無眠聞軍報。那堪增厭總紛紛。

即事

707

崇山眞博大。四日歷周過。夜雨朝晴每。是役日述晚述夜。必有陣雨。奇豐顯應多。無妨騙騎獵。有暇把茶哦。

獨盼郵章劇。軍情近若何。

恭奉皇太后迴鑾至固關作

麥秋登稔糈秋收。不曾干戈遍九州。今年直隸兩收。皆至十分。各省所種。自八九分以至十分。無在七分以下者。惟甘肅至湖等十八州縣。夏禾歉旱。成編災。然以實災較之。蓋千分之一耳。

大有幸蒙誠後樂。同人斯豫勵先憂。民間俺暖供慈覽。園墓清溫奉懿遊。未免一簪猶繫念。每當中夜問軍郵。

夜雪十月十八日

夜醒問軍報。卻稱密雲鋪。三更遂飄落。五鼓霰紛敷。晨接二寸奏。府尹吉夢熊奏。自十八亥時。至十九丑時。得雪二寸。據御旋編。土脈滋潤。節先十日符。本月二十八日交小雪節。應候恰先一句。晴雖弗致惜。致惜那能無。

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報攻克布朗郭宗賊舍併格桑駐入金川整兵追剿小金川全平詩以誌事有序

小金川逆酋僧格桑。特與金川逆酋索諾木狼狽爲奸。陸梁抗命。索諾木潛爲黨惡助兵。代其扼守。因命大學士溫福爲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副之。統兵攻其西路。而南路則以內大臣阿桂爲副將軍。督兵並進。所在山徑險仄。賊得還其負嵎之計。西自資哩、美美卡、路頂宗至明郭宗。南自達烏甲爾木翁古爾壠至僧格宗。皆前壁懸崖。碉卡林立。將軍等蓄飭官軍。勵勇奮擊。我領隊大臣、侍衛、並率衆先登。始以大礮摧其堅。繼乃覓間入其阻。每克一寨。皆久經攻戰而後得。其難如此。及阿桂既克僧格宗。乘勝直入。徑搗美諾。賊巢。逆酋先期遁去。會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兩軍相合。溫福等仍督兵窮追。徑取布朗郭宗。逆酋復由僻徑竄入金川。遂收庇木達。擒其父澤旺。因而招徠汗牛。撫降別思滿諸寨。其大板昭亦傳檄而定。小金川悉平。時軍營奏至。謂番境界在雪山之中。蓋值隆冬。乃晴暖無冰雪。衆以爲異。此實賴上蒼眷佑。將士等得以利便集事。第其經歷艱險。破碉奪隘。諸勞績固不可以無紀。今大軍進剿金川。所當搗窮巢穴。縶縛二酋。以告藏事。而天之助順人之用命。尤予所切望而深勗者。俟大勳成。當做平定西陲例。凡戰地悉爲繪圖。張之武成殿壁。圖系以詩。此誌事之什。特爲先聲之倡耳。

美諾賊巢失。先是阿桂於月之初六日。由南路督兵。乘勝直搗美諾。賊軍立潰。逆酋僧格桑。先於初五日見勢危急。挾妾眉寫伊喪所居之布朗郭宗。爲死守計。布朗宗。猶言碉卡之名。彼且彈而生玩。故欲堵逸防。卻猶。溫福與豐昇額統由西路進兵。與阿桂會於美諾。初九日。卻山八角碉番兵遁歸。直搗布朗郭宗。四面環攻。賊寨皆所居之布朗郭

寨陣。仜俟瓊門外。平番俘獻囚。會集鼠伴儛。先期導吉。遣大臣曾祭太廟。社稷壇。押所解俘。獻于壇街門外。兵部舉。次日於午門樓臨監正中。行受俘禮。

山陰四首

石舫原通水陸衢。山陰取便一遊途。或輿或步聊延賞。亦未曾稽四刻塗。

循愛遊山驢驛云。每至園亭惟騎。小船卽行。未嘗多有假。卽前此屢次南巡。於浙名勝。至今猶以此爲欣。味閒齋對如相訂。如是那更棹槳勤。

山北猶存積雪多。樹梢消盡樹根羅。恰如身在瑤池上。倒影波中看玉柯。

霽清軒近北東門。例以因之返御園。不識滅來軍報否。捷音企望正心煩。

過南嶺閱武兼遊實勝、寶誧諸寺卽事成什。

健銳建是營。乃自己巳始。其時定金川。名實勝緣此。畏而敕盡瘁。將謂革心矣。十年卽漸猖。益食鄰弗止。然猶俾安撫。屢撫屢背詭。前此征猶金川。大兵壓境。伪罷兵。卽卡。謂委乞降。說其誠心悔革。逆允所請。敕弗如。卽與賜封土司撫墾。撫養祖孥。歷經督提據險面立。卽卡死。其子渠諸木兄弟。竟敢背恩肆逆。且有綽窩諸番。侵及雜州懷之寇。而小金川逆酋恃格桑。與之狼狽爲奸。蹤張自恣。罔皆未之知也。庚寅夏。附格桑與郭克什結怨格兵。阿爾泰。以郭克什之地。賞給格桑。藍天翎。親往誡諭。奏言逆酋已遵教退回。族以番蠻互相仇殺。既知悔罪息爭。姑且撫而不問。孰意阿爾泰等。竟以郭克什之地。賞給僧格桑。番酋誤會。就完地。匪不上聞。益爲逆酋所輕視。不數月。索詐木途侵殺革布什咱。僧格桑復攻圍郭克什。並敢鎗碉抗拒。遂逃登碉。勢蹙中止。辛卯冬。始奏聞興之師。二酋如此猾黠。洗滌。非併力剪滅。恐貽後患。因悔始之撫以敕諭。懷之不欲加兵。皆未免失之姑息。今不得不爲除暴務盡之舉矣。

健銳建是營

兵官錄。溫福率以擊賊。覓數要創捐軀。聞信深駕臺獎。謂
聞變伯督。料記昭忠。亟資其助堅。實不足以喻我痛惜之懷耳。
深慮。去年春。巳簡派八旗兵三千。開赴軍營。因溫福、阿
桂。遂爲其言所惑。不復深計。因而中止。設使
不致潰敗失事。是仍由溫福自誤。予之輕信亦誤。今悔已無及矣。
分路掩擊。殺賊四五百級。並安集谷後路益銷。軍心鎮定。
大器舊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二千。伊犂、庫爾喀、厄魯特
兵一千。速赴軍營。重治進勦。以申國威。而殲醜化。追悔何嗟。及聚劍大錯。鑄賊計誠。益龍賊罪越雖想。禁旅
發精勇。雪仇無遑。廟天自鑒。曲直我皇爲斷。斷得不
疑。並非予之有意窮兵黷武。再謹敬。敬天乎。
今遵奇蓋若此。冀得加意。自速滅亡耳。勦勞邊疆。敢辭重
任。因即命爲定遠將軍。勉策共
嘉晴六月二十五日。

歷辰猶細。策傍午途大。暮農功幸益佳。軍營亦信遞。自閩溫軍營失事之信。阿桂軍報。數日不至。其後路梯多。
軍營密貼情形。乃易從章谷一。新繞一帶。亦有賊極圍。深爲懸注。今早始得其十三日所奏。
路驛遞者。覽之始得寬懷。　未然防已周。先覺誅奸細。從逆。盡勦滅。可疑。亦別於以此嘗晴拉安然若無事。
總俟重進師。應迎美諸室。阿桂一。帶賊侵擾。及。木果木軍營失事。擄陷諸等尚駐兵美諸。與阿桂擊退。賊益驕。
降番被。勉。從逆者多。即進兵。布朗郭宗之。事。料其必有小金川潛至番寺者。內應。值爲防範。復值知
案丁男。移設油。處。收其兵器。而頗人之可疑者。則編之營。
向至美諸。驅除。賊。收復底木達等寨。並設通勞供糧。
惟一軍之安。所繫孔重。詞由其。調度有方。亦實賴上天嘉佑耳。未達難收拾。甚讓感天
賜。

啟晴齋即景

逾月方言至。啟晴卻欣齋閣。書銷名。風來林下惟披爽。日上窗前特耀。品。促縷當秋欲吟。釀野花馨露。倘
含。榮雖然閱興。閒雲散。仍繼軍書煩緒。縈。

七夕陣雨

陣雨送斜陽。旋晴露月光。洗車還。處去。著。值日處。著。發輒利行裝。是日健銳營兵、營。
乃竟閉禁門。不顧夫役。　時、溫福自。至。安金川以來。由
朗郭宗。且種及。鎮。兼恬所。駐之。旗拉。偽。克。已令海。圍。緊。等。率兵
險。通委之。德。圍。森保。以致。案。原。始。末。誠。四得。直至。溫福大。營。
民夫。役。驅。下。益。可。依。託。給。糧。盡去。使。彼。即。敢之。營內。爲。護。持。
威。亦無不可。乃見。拒而不。納。既示。賊人。以。實。且致。拉。逃。衆。心。
遂。禍延。多。將。皮。時。溫。福。營。中。兵。數。衆。及二萬。不。爲不多。乃。以。調。度。失。宜。致。統。攝。率。一。聞。敗。至。且。見。人。大。驚。潰。逾
倍。要。膽亡。魂。相。率。潰。溫。福。僅。單。身。獨。免。餘人。衝。出。潰。圍。身。免。初。軍。營。報。至。方。信。其。詭。謂。圍。拉。降。予。具。一
餘人。實。溫福一人所。誤。使。馬。肖。奔。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及三。下
餘人。實。溫福一人所誤。使。馬肖奔。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及三下
例議。卸。使。諸。各不。相。掩。其。咎亡。文武。即。特。勒。旋。卸之。從
副都統。巴。朗。阿。朋。庸。素。納。等。　並。皆。出。力。有。用之材。爲之。嗟。悼不。
已。且。同。時。陽。沒。如。許之。多。尤。爲。心。惻。耳。　挫。跌。似。此。無。

旗兵之未遣。綠營之徒。付。閫省。從公議。可特忘
命。宜。言還。師意。因。接阿桂。　初。本果木軍營失事。擄陷諸等尚駐兵美諸。與阿桂擊退。賊益驕。
使。檄。調之兵。到。川。　德。以往。援。　猶。意。遣不及事。計。難宜。喜。　持重。非。貴。遲。洋。
軍營。距。當。噶。爾。近。　因。迅。旅。勦。昇。額。等。速。統兵。悍。路。赴。援。　持重非貴遲。洋。
險。固。再進。先。用。取。勦。賊。本。遠。布。朗。郭。宗之。事。命。勦。昇。額。督。兵。赴。大。板。昭。斯。
勦。大板昭之旨。巳。聞。美。諸。失。守。　因。計。議。調。去。亦。無。益。且。恐。倉。猝。
生。心。設。有。疎。虞。後。悔。無。及。奏。請。仍。駐。宜。喜。　以。宜。撫。駁。　遣。來。往。援。當。嘅之
次。奏。摺。未。至。　而。阿。桂。已。奏。自。當。噶。金。師。回。　退。駐。新。古。爾。噶。　爲。再。進。計。　且
已。奏。自。當。噶。金。師。回。　退。駐。新。古。爾。噶。　爲。再。進。計。　且。
兩。路。均。吉。利。視。若。遠。吾。旨。實。乃。合。吾。意。　當。此。軍。務。緊。要。　每。有。所。見。　輒。隨。宜。指。示。　然。如。兩。路。後
之瑞。溫。福。吾。侍。臣。偵。報。翻。稿。致。一。歧。二。以。懇。憤。遂。刻。弗。從。勦。旅。簡。重。征。　溫。福。之。失。　阿。桂。小。心。人。心。　而。又。慎。惜。指
懼。卒。所。誤。今。簡。派。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勁。旅。　復。值。知
捌。陝。駐。防。綠。兵。遣。赴。軍。營。以。期。整。旅。復。進。迅。速。金。川。　勦。逆。洗。深。悅。　阿。桂。奏。　現。今。馳。赴。日。涇。一。帶。　整。頓。營。兵。　致。爲。遠。整
分。勦。金。川。逆。兵。退。路。　志。在。必。搗。賊。巢。　務。底。逆。酋。殊。戮。　以。雪。憤。恨。　因。隨。軍。營。重。後。　收。分。數。　即。在。八。九。分。以。上。　可。慶。賊。　而。軍。營。自
以。委之。　並。擇。順。吾。年。閒。愛。星。阿。所。佩。征。緬。得。勝之。定。西。將。軍。印。授之。　俾。望。早。雖。捷。奏。　只。候。新。兵。續。到。

再。題。創。得。齋。

松下山。齋。倚。翠。巍。弗。煩。至。以。棧。蹊。遙。小。遊。適。喜。仲。秋。暇。歷。數。因。過。十九。橋。自。湯。泉。日。至。此。　溪。谷。是。尺。縣。屑。開。
月。宇。洗。寥。廓。景。繪。晴。窗。西。成。有。望。軍。心。定。今。識。者。皆。參。讀。約。計。秋。收。分。數。即。在。八。九。分。以。上。可。慶。賊。而。軍。營。自
錢。收。復。小。金。川。及。　路。得。閒。情。譜。句。調。　桂。奏。　現。今。馳。赴。日。涇。一。帶。　整。頓。營。兵。　致。爲。遠。整。
進。勦。金。川之。舉。　　　

多分乃少攻勒翻鮮勝。温福軍營兵衆過二萬，乃以萬餘兵敗列及千卡，兵本多而分之使少。逢敵勢渙力單，其勢孤，不討地勢險易，攻勦之能制勝與否，温令詳悉籌畫，以此兵心愈失，然事前實不能知其非强若此也。每晚虛施礮，不惜火藥磬，是皆軍所忌。温顧節之，併以致賊遊隙，情渙翠逃，迸然此將宇哉。不知實我慘，白古信將帥，謗籠有弗證，既已付之權，豈宜設伺偵，孰謂致憒事，悔過徒甑恫，觀過或知仁，解嘲聊有詠。

過卜克達坂再疊前韻

己卯庚辰均額度。達坂，漢語也。入圍出哨必途蓱。己卯由此出哨，向庚辰則入圍。向欣吉協三軍戢，茲盼貞符二豎擒。己卯過此，有貞符如卜克，額即遊住宿之句。温營未過月，捷報即至，西師之功遂藏，蓋謂兩金川，惟莫攖衆諸木，僧格桑二酋豎，亦如前此之逃，特吉語耳。茲欲苟容翻致備德，不能已顧惜勞心逸，酋均以內地土司，敢於負恩反噬，且於木果木軍營戕害將領，實堪切齒，除誓殲致討之外，無可言，而賊酋等特險抗拒，攻之亦殊不易，銘又不能長進中止，雖勞盡煩勞，所不惜也。驛騎封函預遞音，本擬於重九日退歸山莊，茲誠若一切，即可早到一日，聞聖母安並以此悃令御前侍衛，馳驛先奏。

冬至日南郊大祀禮成述事

躬承大禮陟壇圓，拾級攝齊卅八年。虔祀一陽週委谷，順斯三捷定金川。險夷徒彼地利特，曲直端茲天鑒懸。奠濈趨蹌跧幸藏事，益惟惕若者更欣然。

將軍阿桂、副將軍明亮奏報攻獲賊碉戰勝各情形，詩以誌事。

討罪復仇重整師，羽林黑水簡龍韜。到齊甫報登征纛，自蜀欣看至捷旗。征緬陣金川以來，僅遇退各省綠旗兵，而滿洲勁旅，於選定之後，因温營兵再進，宜薄萬全，於十月二十七日啓程，並與明亮相訂，均於二十九日同時進兵，敢復小金川，而兩將軍西路兩朝據鄂什，阿桂在西路統兵，又遞擺圍察、富興、成德、穆福、成果等，章京，共爲五路，領兵進勦，今奏廿九日子時，諸軍迅發，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福康安、福珠里，分路策應，是日即攻克資哩木拉斯拉碧爾瑪阿喀木雅，東溝又斯達拉阿喀爾布里頂噶喇山梁色布色克美美卡東瑪色退十一處碉卡，三十日攻克阿喀木雅山上大碉，直取木鼐場，乘勢攻得鄂克什官寨，賊人退入路頂寨，官兵爭殺進攻，以期即克攻碉，時賊衆逃憑守，見官軍勇猛難御，所至奔竄，我兵追擊，殲賊甚多，并俘獲生日二人，南路官兵，以明亮統之，赤爲兩路，以富德攻克得里，富德攻克河北蝎麻寺曰寨，繞出得里之前，會兵酣勇直取木鼐丹思，登林亦攻克河南之得布甲，所至賊皆始拒終遁，南路之得里等寨亦然，今乃於兩日間攻克之，額，勦獲二百餘，鹽馱大藥無算，鄂忘昨歲難如彼，執謂今番迅若茲，四路之阿喀木雅、美美卡、木鼐場，皆地險碉堅，昨歲攻垂久始得，南路之得里等寨亦然，今乃於兩日間攻克之，實爲迅速，趨拉易爲原逆料，促浸如故尚遲疑，小金川，番語稱趨拉，而促浸軍賊，代酋拉宇拒，主客之勢不同，斯難持久，收復小金川之如所料，至金川則險蹤如前，於制勝之道，尚無把握，即其賊酋色達旺，諸木所恃爲主謀助衆，若能將二人設法擒獲，則賊黨即除，勦平金川之機，得十之六七，果爾，予心方爲稍慰，惟御輯上諄諄告，此次得勝之速，固由逼溜八旗精銳，勇往直前，綠營兵有所倚仗，亦皆效法知勉，是以所向克捷，但究是得之太易，恐賊人狡計，誤我深入，賊或在後抄截，不可不防，宜兵方乘勝梁入，自不宜使知此意，惟當鼓其銳氣，酌與成功，若額兵之將軍、參贊等，即不可因連勝稍存矜滿，必深謀遠慮，謀受降之策，命兩路將軍、參贊，并查在非明力之將領，并兵，交部議敘，其攻城時傷亡兵卒，踵屬無多，亦令查明咨部議卹，賜卹銀二百兩，賞銀五十兩，仍給與雲騎尉世職，其陣亡者，賞給騎都尉世職，賜祭葬，加恩其家，以示朕軫念勞臣之至意，

卹獎功施次第，莫遣無濫慎參差，佇當二豎成擒日，始得吾心略慰怡。

將軍阿桂奏報克復美諾詩以誌事。

收復小金原意料，似茲迅速不期中。收復小金川之易，予早逆料及之，茲據阿桂奏，宜軍於十一月初一、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噶喇角，克復美諾，即可早到一日，聞聖母安並以此悃令御前侍衛，馳驛先奏。

駐守其地，計自廿九日進兵以來，不過五晝夜，即已奪取，實不意其如此之速，距困事順成滿志，尚以賊逃未擒爲憾，宜軍攻勦碉卡時，有謂入碉如登梯，斬首獲俘，又每隔數日，即派兵撲碉，不計地勢險易，攻勦之能制勝與否，温令詳悉籌畫，以此兵心愈失，然事前實不能知其非强若此也。每晚虛施礮，不惜火藥磬，是皆軍所忌，温顧節之，併以致賊遊隙，情渙翠逃，迸然此將宇哉。不知實我慘，白古信將帥，謗籠有弗證，既已付之權，豈宜設伺偵，孰謂致憒事，悔過徒甑恫，觀過或知仁，解嘲聊有詠。

過卜克達坂再疊前韻

己卯庚辰均額度。達坂，漢語也。入圍出哨必途蓱。己卯由此出哨，向庚辰則入圍。向欣吉協三軍戢，茲盼貞符二豎擒。己卯過此，有貞符如卜克，額即遊住宿之句，温營未過月，捷報即至，西師之功遂藏，蓋謂兩金川，惟莫攖衆諸木，僧格桑二酋豎，亦如前此之逃，特吉語耳。茲欲苟容翻致備德，不能已顧惜勞心逸，酋均以內地土司，敢於負恩反噬，且於木果木軍營戕害將領，實堪切齒，除誓殲致討之外，無可言，而賊酋等特險抗拒，攻之亦殊不易，銘又不能長進中止，雖勞盡煩勞，所不惜也。驛騎封函預遞音，本擬於重九日退歸山莊，茲誠若一切，即可早到一日，聞聖母安並以此悃令御前侍衛，馳驛先奏。

冬至日南郊大祀禮成述事

躬承大禮陟壇圓，拾級攝齊卅八年。虔祀一陽週委谷，順斯三捷定金川。險夷徒彼地利特，曲直端茲天鑒懸。奠濈趨蹌跧幸藏事，益惟惕若者更欣然。

將軍阿桂、副將軍明亮奏報攻獲賊碉戰勝各情形，詩以誌事。

討罪復仇重整師，羽林黑水簡龍韜。到齊甫報登征纛，自蜀欣看至捷旗。征緬陣金川以來，僅遇退各省綠旗兵，而滿洲勁旅，於選定之後，因温營兵再進，宜薄萬全，於十月二十七日啓程，並與明亮相訂，均於二十九日同時進兵，敢復小金川，而兩將軍西路兩朝據鄂什，阿桂在西路統兵，又遞擺圍察、富興、成德、穆福、成果等，章京，共爲五路，領兵進勦，今奏廿九日子時，諸軍迅發，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福康安、福珠里，分路策應，是日即攻克資哩木拉斯拉碧爾瑪阿喀木雅，東溝又斯達拉阿喀爾布里頂噶喇山梁色布色克美美卡東瑪色退十一處碉卡，三十日攻克阿喀木雅山上大碉，直取木鼐場，乘勢攻得鄂克什官寨，賊人退入路頂寨，官兵爭殺進攻，以期即克攻碉，時賊衆逃憑守，見官軍勇猛難御，所至奔竄，我兵追擊，殲賊甚多，并俘獲生日二人，南路官兵，以明亮統之，赤爲兩路，以富德攻克得里，富德攻克河北蝎麻寺曰寨，繞出得里之前，會兵酣勇直取木鼐丹思，登林亦攻克河南之得布甲，所至賊皆始拒終遁，南路之得里等寨亦然，今乃於兩日間攻克之，額，勦獲二百餘，鹽馱大藥無算，鄂忘昨歲難如彼，執謂今番迅若茲，四路之阿喀木雅、美美卡、木鼐場，皆地險碉堅，昨歲攻垂久始得，南路之得里等寨亦然，今乃於兩日間攻克之，實爲迅速，趨拉易爲原逆料，促浸如故尚遲疑，小金川，番語稱趨拉，而促浸軍賊，代酋拉宇拒，主客之勢不同，斯難持久，收復小金川之如所料，至金川則險蹤如前，於制勝之道，尚無把握，即其賊酋色達旺，諸木所恃爲主謀助衆，若能將二人設法擒獲，則賊黨即除，勦平金川之機，得十之六七，果爾，予心方爲稍慰，惟御輯上諄諄告，此次得勝之速，固由逼溜八旗精銳，勇往直前，綠營兵有所倚仗，亦皆效法知勉，是以所向克捷，但究是得之太易，恐賊人狡計，誤我深入，賊或在後抄截，不可不防，宜兵方乘勝梁入，自不宜使知此意，惟當鼓其銳氣，酌與成功，若額兵之將軍、參贊等，即不可因連勝稍存矜滿，必深謀遠慮，謀受降之策，命兩路將軍、參贊，并查在非明力之將領，并兵，交部議敘，其攻城時傷亡兵卒，踵屬無多，亦令查明咨部議卹，賜卹銀二百兩，賞銀五十兩，仍給與雲騎尉世職，其陣亡者，賞給騎都尉世職，賜祭葬，加恩其家，以示朕軫念勞臣之至意，

卹獎功施次第，莫遣無濫慎參差，佇當二豎成擒日，始得吾心略慰怡。

將軍阿桂奏報克復美諾詩以誌事。

收復小金原意料，似茲迅速不期中。收復小金川之易，予早逆料及之，茲據阿桂奏，宜軍於十一月初一、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噶喇角，克復美諾，即可早到一日，聞聖母安並以此悃令御前侍衛，馳驛先奏。

三〇九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二十三

人日悅心殿

新辛迴喜恰成人。退以詢安愛敬申。依例盛宴徹宴樂。是日遇歲晨。無妨應節事遊巡。正希瑣島春臨好。已覺瑤軒淑氣回。曰此悅心那易悅。西川捷報望來頻。

重華宮茶宴延接及內廷翰林用四庫全書聯句。復得詩二首。

四庫輯書煥東壁。七言聯句聚西清。台銜乙乙都抽思。檢校彬彬亦著名。四庫全書總裁。既命和衷吟宴。並其總校之館臣三人。亦令至重華宮入宴。和韻曰穀恰欣逢任養。是日干戌。任養於酉。正月建酉寓。明炳於丙。文明之兆也。漫言嘉客斯和樂。心在金川願洗兵。

那爾經額增多從事謂言曰。遇於淵宮。遇一人於途。問曰。何適。曰。太若中。忽有門。引入一室。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一室曰。萬國志也。惟有一室。封識甚嚴。有二大吏守之。曰。此玉京諸經籍。二大。說也。華嚴觀諸宗書。皆演說無盡事。多所承聞者。華嚴欲貫此數十書。其人曰。此緣機熟時。豈可貪多云云。古今書籍。卽在人間者。豈謂盡也。史乘書倉。屏心諱有益。千載字典。預存當略。妙悟之見。良致也。遍地。華所看未免過誇。不必有室。盛藏。始足證其妄也。史乘書倉屏心諱有益。千載字典。預存當略。妙悟之見。良致也。觀望不前。四復論者省。以既下諸功求遺籍。豈有華篇戰績。閒置不錄。藏家之理。令各明切曉諭。務其疑畏。於是天下之書。皆湧以前來。本就大內所有書籍。分四庫貯之。皆有論云。芸閣貯萬卷。牙籤分四部云云。蓋命于敏中。王際華。於全書中擇其尤精者。別爲薈要。與全書一體繕錄。仍按四庫錄弄。編中。典數章。開元廣勘摩。著作酬他業勤肆。施行愧我政如何。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御園之作

撰辰曉出鳳城垣。煙市鐘捌景物繁。甲午今年新甲子。是日甲子。春輿此日駐春園。蹕雷端氣霏銀粟。彤雲布。已霽穆清。陰盼陰猶不停。盆盼。蛭室徵眷奉壽萱。吉旦王師茲進勦。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約正月初十日。分道進兵。會勦金川。計逆日正當師征吉期。而雪陰酷占。天龍鑒矗。佇期捷奏。月聞三捷額天恩。

夜雪正月初十日。

入夕依然流細霙。或疎或密最關情。三重曖閣安能寐。一夜祥花問到明。曉起鋪庭餘二寸。遙思遍野潤新正。願移玉壘茲微澄。是日適當軍營進兵會勦之期。而遲雪給寬盼望。番境多雪。惟昨冬晴暖。雖當。願移彼之多優。露於此處。則軍務農田。兩得其益。均頌上蒼佑耳。繾彼王師適進征。

無盡意軒對雪作歌

春山偶閒有餘清。文軒恰坐撫無盡意。經冬望澤不雨心詰晨對雪忽滿志。禪園暨邇復橫排。昆明湖水面前開。入波玉輿練紋合。亦有凍者鏡光揩。玉泉咫尺乃不見。汗漫模糊連一片。倏然露出兩鍼尖。靈勢略停塔影現。既停復霏變幻奇。白銀世界遊迷離。存茲眞性多益善。慈乎心糈金川師。一時莫定愁與喜。無盡意哉有若此。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御園前殿集紳耆。翼日芳筵例合因。同此深心惜未雪。距前悅日實新春。檢歲歷是象規頒。在鎬還聽秦

鈍。漫道不經傳俗節。由來生計爲農民。

司天臚告惜華節。舉首今宵月始圓。昨歲上元。而遠雲於須再應品蛙盤沒笑。前雖是同堂斯愷樂。良臣進勦正心懸。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於正月初十日進兵。會勦金川。計逆日正當得勝奏入之期。盼報捷音甚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四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三

詩三十三首

聞兩路軍營攻得要隘信至詩以誌事。甲午。

兩路馳軍報。一朝達喜音。明發以正月十一日在馬尼報捷。倘程以正月十二日在谷噶報捷。俱於二十三日奏到。谷噶平之。曰此玉京諸經籍。二大。說也。華嚴觀諸宗書。皆演說無盡事。多所承聞者。華嚴欲貫此數十書。其人曰。此緣機熟時。豈可貪多云云。古今書籍。卽在人間者。豈謂盡也。史乘書倉屏心諱有益。千載字典。預存當略。妙悟之見。良致也。遍地。華所看未免過誇。不必有室。盛藏。始足證其妄也。史乘書倉屏心諱有益。千載字典。預存當略。妙悟之見。良致也。觀望不前。四復論者省。以既下諸功求遺籍。豈有華篇戰績。閒置不錄。藏家之理。令各明切曉諭。務其疑畏。於是天下之書。皆湧以前來。本就大內所有書籍。分四庫貯之。皆有論云。芸閣貯萬卷。牙籤分四部云云。蓋命于敏中。王際華。於全書中擇其尤精者。別爲薈要。與全書一體繕錄。仍按四庫錄弄。編中。典數章。開元廣勘摩。著作酬他業勤肆。施行愧我政如何。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御園之作

撰辰曉出鳳城垣。煙市鐘捌景物繁。甲午今年新甲子。是日甲子。春輿此日駐春園。蹕雷端氣霏銀粟。彤雲布。已霽穆清。陰盼陰猶不停。盆盼。蛭室徵眷奉壽萱。吉旦王師茲進勦。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約正月初十日。分道進兵。會勦金川。計逆日正當師征吉期。而雪陰酷占。天龍鑒矗。佇期捷奏。月聞三捷額天恩。

夜雪正月初十日。

入夕依然流細霙。或疎或密最關情。三重曖閣安能寐。一夜祥花問到明。曉起鋪庭餘二寸。遙思遍野潤新正。願移玉壘茲微澄。是日適當軍營進兵會勦之期。而遲雪給寬盼望。番境多雪。惟昨冬晴暖。雖當。願移彼之多優。露於此處。則軍務農田。兩得其益。均頌上蒼佑耳。繾彼王師適進征。

無盡意軒對雪作歌

春山偶閒有餘清。文軒恰坐撫無盡意。經冬望澤不雨心詰晨對雪忽滿志。禪園暨邇復橫排。昆明湖水面前開。入波玉輿練紋合。亦有凍者鏡光揩。玉泉咫尺乃不見。汗漫模糊連一片。倏然露出兩鍼尖。靈勢略停塔影現。既停復霏變幻奇。白銀世界遊迷離。存茲眞性多益善。慈乎心糈金川師。一時莫定愁與喜。無盡意哉有若此。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御園前殿集紳耆。翼日芳筵例合因。同此深心惜未雪。距前悅日實新春。檢歲歷是象規頒。在鎬還聽秦

鈍。漫道不經傳俗節。由來生計爲農民。

司天臚告惜華節。舉首今宵月始圓。昨歲上元。而遠雲於須再應品蛙盤沒笑。前雖是同堂斯愷樂。良臣進勦正心懸。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於正月初十日進兵。會勦金川。計逆日正當得勝奏入之期。盼報捷音甚切。

細雨二月朔日。

週日軍書特繙念醒眠問逼五更鐘。晚陰惟望翌晨霽。中夜何期雨乃逢。所慴廿旬力徐濆。遂處喤氣勢方濃。雖然未至興農候。預爲繁農憂每憧。

仲春御園即事

還宮言出御園當。旬日韶光頓倍昌。風垺堠頭桃蘂綻。陵侵階畮菜花黃。纔張已覺嫌曦烘。暮去舟泛宿須盤。滿忙。如此佳時如此處。問軍書鄉問春芳。

副將軍明亮等奏報攻克卡卡角山梁。詩以誌事。

玉壘鑾旋駐步皆奇。險番賊所恃益。急切未易掩焉。尼既奪據。明亮於正月初十日進兵。即攻克焉尼垺口。春木輸。明亮於十九日子時。派令將領甘兵分隊。時有預伏噶壁下之賊。出擊大捷。生擒賊目。於萬難奮足處。鼠竄逃紀而行。其後明亮、富保、田盛玉等。已立於山頂。官兵皆接踵而上。賊見我兵從山

仲春御園即事

仲春啓蹕幕寒迴。十日韶光暫眼稀。綠水青山疑蹙展。新蕖繁蔭迎揮。人開臨池摹帖三君衍。藥暇翻書四庫裁。之二者猶略遺閑。閑因頗望捷音來。阿桂昨奏。一二日內。即攻路進攻。計廿四、五日。當有大捷。是以連日盼望音光切。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羅博瓦山碉。痛殲賊衆。和機進勦。詩以誌事。

羅博瓦最高四峯互圍擁。危石錯嚴峭。冰巖滑龕窟。賊緊要門戶。死守弗開空。然勞在必取。將軍申威畫。八旗子弟兵。其中多將種。心既堅忠義。力倍加拳勇。偏伍與翼縫。部署勢制洞。阿桂奏。羅博瓦山最關緊要。此一路必密運力。始得逼領之勢。因於廿三日。派滿洲察祥、統兵九百名。攻第二第三山峯中間下口。以截賊路。入歸路。又令額森特、烏什哈達、帶兵在後續進。海綠、保寧之兵。又繼之。普倫普仍攻羅博瓦之前山峯。福康安政興恆興繞大碉。又令特成額、成德等。由左邊山溜潛進。以牽賊勢。夜發曉將及賊寨。拒衝沉據高直下。持我師屹非動。待其近至前。持滿無不中。叶。綠旗及十綠。激勵均躍躍。履險如席平。攀高擬爲獲。刀予短兵接。賊敗不旋踵。隨種殲案角。棍跟逃穴孔。兩月廿六卡獲冗。城巢斯已近。一鼓期收總。廿三日三更。傳令軍士進攻。將及寨。明。賊先已知覺。即棄寨。賊退。官兵上梁追殺。直上山梁。賊寨踩殺死外。并有抱頭滾落山下者。則刀矛短接。傷斃亦多。賊人勢不能支。始行敗退。官兵分爲五路。各自攢矛而登。勢甚兇猛。官兵內雖有被傷者。亦不忍爲稍動。俟賊人衝近。持滿而發。纔不虛弦即倒。既近

閒體誠資挽六鈞。玉工琢作刻崖人。澄噬沙苑詩無謂。用方岳秋崖事。可識梧溪筆有神。腎病多年疎射獵。心廬
週日望書麟。良球等度棊相稱。合賜撫然勒紹臣。

養心殿晚坐

不雨時正熱。銅龍赫日炳。宮牆高數仞。糊頰光益烱。緒亦有權便。朱殿坐深靚。紗疏閉弗支。炎氣雖爲梗。
翻書研道精。摘句消浦永。因懷居易詩。自然涼足領。忽復問軍隨。笑我安能靜。

長河泛舟入昆明湖。至廊如亭登陸。沿途攬景襍詠。

樂善園中小憩。週晚涼仍使進舟。宜岸楊初聽新蝸。蓼渚蘆花亂鷺鷥。萬物由來不讓時。

一塵高低兩水閘。精藍萬壽枕河干。廣蓄觸准萬壽事。其東。隔水之高低。朱衣僧自門前跪。點到知伊著語難。解以明蓉爲榮。其點。卽自別於衆。殊覺可笑。卽不到。亦日頭禪語也。

長春橋北建營房。火器營兵駐以當。藝習居安兼惠下。多備內帑定何妨。於長春橋北。度地建營房。選火器營兵居之。兼閱教操。爲演習之所。既得相聚肄武。且得安其家室。實爲兩便。雖多費。亦所不斷也。

繡漪橋進卽昆明。倒影樓臺縱復橫。亭到廊如更遵陸。御園錯雜論軍情。今昔。阿桂等奏報軍營事宜。已編時批答。退御園後。仍須詳悉講求。

澄閱

摛藻詞遒閱實登。閱類遒。昨近暮作。率破終風宵。今朝雲旣無。風亦爲之緩。假此何日雨。澤我愁纍纍。
說復接軍書。阨雨計難展。自克羅博瓦。阿桂攻克羅博瓦碉卡。已拔健隆門戶。因於明程逼近駐營。爲進取計。門戶鏁初限。對面突起峯。更有
賊碉錯。吐喇穆喇固。排柵守巉嵼。其下曰則口。格魯瓦角悍。叶。是皆近賊巢。勦烏什格魯瓦。賊人以
魯乃被中雲隱。恐爲官軍斷取。根本一失。則賊無所遁。因并聞脫出賊番。供稱逃羅賽兄弟。及其頭人丹巴沃勒甫。皆聚集於此。六路分進兵。調撥王臣崔。阿桂以羅博瓦相對
攻。而自則了口。實爲險要。四派兵六路。海蘭察由羅博瓦下游。攻取對面突起碉卡。如攻得。卽一面分兵搶占日則。紐
森特由海子斜上。直取碉程。碉程峯上第一大碉。卽分兵下攻石城。卽夾攻喇
程峯上第一大碉。彩旗進攻小口第二第三大碉。保甯進攻山梁上第四大碉。爲什哈達等由羅
博瓦下攻賊木城。率領使其不能分顧。而其要、海蘭察、成德、則皆爲策應之兵。調度頓中機要。然需數日晴。鼓勇
鏖覩剪。而何速一月雨多晴乃鮮。少擾既定。只俟運晴數日。卽可克日進攻。乃四旬以來。雨雪多而晴少。宜兵
我滿州勁旅。急欲奮勇直前。阻於無可施展。入皆憤勵。
日朗潭陽坡。氣塞凍陰巖。剌手致足步。坐視賊不遠。接圖而計。陶桂軍營。距勒烏圖賊壘不遠。是此一路。實有
遁速事。三軍同敵愾。當接徒悟遲。以彼移乎此。可進之機。因命新調滿、蒙、兵五千。馳赴阿桂軍營。助其
善望之弗能得。鬱阿催愧報。

石橋行宮晚坐

道漏延清晝。槐風送晚涼。剛因籌策罷。是日阿桂、富勒渾等。奏報攻
克羅博瓦碉卡。辦事營事宜。
北山雲密佈。應雨望彷徨。

至避暑山莊作

廣仁論。去歲雨澤興策馬平明此過論。利儒論曾還憶彼。去歲圍內春夏雨甚佳。園外四五月間略缺雨。五月十
名。去歲圍內春夏雨甚佳。園外四五月間略缺雨。五月十
四毛由莊日。始經溽。今歲圍園外之澤。乃勝園內也

習勞示衆每廑予。青山綠水眞佳處。奧室敞軒各瀹如。所愧昔年臨此者。依然午夜問軍書。

閒居師得雨誌慰

喜近於驕慮近欽。欽哉切切水銘心。此雨遲霑幸逢昨。彼亦霈霖報到今。廿二日。參贊大臣、阿桂等奏報雨深逾。今留京辦事
是日自來至酉。深雨清透。晚間以二十日雨已三寸餘。俯在方澤。七
四得以及時翻犁。爲之欣慰。謝雨詞官力澤啓。禮部以二十日雨已三寸餘。俯在方澤。七日之內。例宜報謝。
都以消嘉祝。一意惟應盼捷音。前此。以盼雨盼捷兩事。交集於懷。今雨已霑足。捷音
俟遲。已懈所願。惟專望阿桂捷音耳。

宿靜寄

書論幼甘諳。弗忘山水樂。芸齋山水圖。清冷帶蒨蔪。不息性恬深。恆歸靜與適。合武侯言。原從吾所好。
設更忙致遠。捷望金川報。

陣雨五月廿八日。

週來每作雨。雨實亦致多。濯枝復潤葉。旋卽放晴和。今晚山雲重。陣雨落鬆鬌。前墀立積水。接上銀竹籬。
固知涸可待。却慮漲潮河。夏漲亦其常。庶滯軍報過。進勦正斯時。捷音日延戰。

初伏六月八日。

一日復一日。北至臨三庚。上伏值斯辰。午熱信有徵。熱卽蒸爲雨。所幸雨而晴。山莊稱避暑。過雨涼爽生。
對時思育物。未秋祝西成。那采六色芝。盧傳八葉葉。遙遙金川師。佇望駐紅旌。

晴

傍曉雲容散。遲辰日色晶。雨收猶潤重。風度覺涼輕。荷瀉珠光圓。櫺翻玉影明。豐農心略慰。紙剩勦軍清。

策馬

策馬出石城。閱隰兼閱稼。連日勦叛收。山莊究多暇。外庭弗和見。非美慝且怕。所以間幸數朝。沿隄必命
勿。誠知三五宿。田功殊又乍。此地不種稻。黍高而蕎下。叶。一律尤綠宜。極目鮮隙罅。濃蔭潤苗穗。爽風翻
穮蘙。週來幸時若。晴晝雨或夜。亦無異漂落。諸事皆妥迓。祇渴望捷音。喜定武功能。

軍郵

軍郵今日來。報克色勒普羅博瓦捷後。兩月餘阻雨。雖定六路攻。曾未寸步舉。先是阿桂擬分兵六路。由羅博
擔佔日則一日。並攻取對面突起碉卡。以番地雨雪久不止。我軍未能即進。週來略放晴。我軍勇倍
左右更夾輔。連退固維爾。決策在破釜。期得而後往。將軍計非鹵。分投各銜枚。一呼聲萬弩。紐博瓦岡下地名色勒普。賊
於山梁中連列三碉。復於兩旁坡腳各築大碉。右一左二。與中五爲犄
角。連月晴霽。先派海蘭察等。統兵六中路。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各
統兵攻其左右。畸角安等爲後應。十二日丑刻月黑
後。阿桂、豐升額、各率兵。分隊銜枚潛往設伏
力。其右路並令成德等仍舊帶領。普爾普等直上逼攻兩大石卡。賊方
全力扼拒。海蘭察等已直抵梁上一碉根。賊因礮牛爲
礮所摧。於下俄堆木爲礮。官兵卽就木堆礮擊而上。發其碉牆。拋入大
礮。賊見官兵四面圍攻。固守不出。乃派索倫長
伏其勞。開圍一面誘之。賊果棄入伏中。官兵控弦以待。射殪過半。餘亦負箭而退。其第二、三碉。賊雖憑力死拒。
官兵亦皆躍上碉頂。發門克之。碉底殆盡。其左右兩坡之碉。並先後攻克。殺賊衆中路嶂間。復克其南四山巔之碉。翌
日又克其南山巔之碉。是役也。統計攻陣戰碉十一。平碉四十。殲賊五千。火藥、鉛丸、鳥鎗、刀矛、旗纛等。奏報到

百餘。猶首級三十九。耳記五。擬其大頭人遠什倫宴。即索諾木令在此路領兵者。又擬其次頭人巴克多納穆思達爾精二名。捉得生口六。皆訊供以聞。人人自爲戰。上下力各努。踏碉如履平。礮石中甚雨觀之心惻然。喜極淚欲墮。叶。得戰碉十一。平碉四十許。殺賊二百餘。器械獲無數。繳其大頭人率醜守碉者。叶。蓋自用兵來。斬獲斯爲巨臨。遵克爾宗勒圖近墻視。賞卹所弗措。用兵以來。克碉折衝之多。無有及此次者。因敕部臚載。並解視傷處。賜將軍參贊。以示激勵。其領隊大臣之出色者。如海蘭察等六人。亦賞賞用鏤盤各一。嘉許難形語。佇待馳紅旗。崇捷者定武。

杜甫詩有已收滴博要閒戍。更奪蓬婆與外城句。爲和嚴武軍城早秋作。注之者謂滴博、蓬婆、西山池名。或云滴博西山城名。蓬婆、吐蕃城名。或又於滴博下注雪嶺在維州。至何以謂之滴博、蓬婆。閒未詳其義。按武爲劍南節度使。以成德二年。連破吐蕃。詩正作於此時。今維州橋在汶川。其外卽番境。諸番、卽吐番種類。向開促逆。舍有欲佔維州橋之語。并開其地以此語造爲歌曲。流傳已久。則唐時或名占維州境。亦未可知。故云已收滴博也。又今以維州以外爲西路。與嚴武所稱西山亦合。惟滴博、蓬婆。以內地字義解之。輒不得其說。考番語。卽唐古特語。唐古特謂樓曰丟丁切。烏。今地名亦有訛稱兜烏者。丟烏、急讀卽爲碉。故今以番人所居之樓爲碉。其實碉於字書爲石室。兼樓稱之義始全。但言碉者。統從番語耳。又唐古特閉頭巴字。亦謂作幹。視其語所應用者而分之。或當時有粗識番字。不解字義之人。譌幹爲巴丟。巴再轉遂爲滴博。亦猶元姓却特。誤爲奇渥溫。由粗識蒙古字形之人。妄爲離合。因至傳訛耳。又蓬婆亦唐古特語。卽博之轉。卽博者。堆昇之謂。今之色淵普爲賊番就堆昇築碉之所。則淵普當卽卽博之訛。色嘉色爾番語所謂金也。茲因紀色淵普之捷。考訂如右。

夜雨七月初二日

五更忽聽簷泉流。葛衾涼帷清夢遒。不雷不電甚醞釀。或徐或疾眞優游。繼晷益潤利稼穡。綏希渥希望外酬。軍營況復報捷近。自審增懼吾何修。

將軍阿桂奏報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丫口。詩以誌事。

色淵普克固可進。喇穆喇穆轉在後。山梁上有賊戰碉。直進仍虞彼擊肘。我兵相勢分聲剿。而匪聚徒亦嚴守。惟彼峯尖兩太碉。肋崖如削猶難走。以故賊不甚隄防。得此斯爲踞其首。搤吭拊背則無難。搗虛搤隙或堪取。分兵路路各進攻。阿桂奏。自克色淵普以來。賊知我兵注意在彼。守禦益密。因細加察視。喇穆喇穆一帶山梁各碉。其東附近登古了口者。釀徒聚守最厲。其南近薩斯甲尼溝者。亦爲堅固。惟此二路。必俟成瓦解。可收搗虛搤隙之功。即於廿三日晚。令額森特、噶布什哈達等。分兩路攻色淵普南面山岡賊卡。福康安帶兵攔截。又令普爾普、海蘭察等。進攻喇穆喇穆山梁東邊之碉。保寧、彰泰等。亦於左邊進攻。海蘭察、官達色、奏報英阿。精勁兩隊等。直取絕頂兩大碉。於滿洲、吉林、索倫及綠營屯土各兵內。選出勇健兵六百餘。分隊潛上。別選精銳登蜂巢。攔壁而上。千仞高。以頂繼踵翼爲手。須臾逐克兩戰碉。賊衆盡殲。無一漏叶。其餘各碉雖力拒。我閉銃堅魚在罾。賊知難拒。盡棄遁。我兵追戰多僵仆。叶。廿三日寅刻。額森特等見海蘭察兵已抵賊碉下。皆阿桂所奏望見情形。遙相合矣。與惟餘第四碉。勵衆期必取。明亮等遲計。得戰碉十五座。平房廿六間。大驗六。鎗矛、食物無算。生擒大頭人一。散番八。惟餘東北山口第四碉未克。然其勢已孤。現今設法攻取。一經攻克。即可乘勝捲之勢。與阿桂合兵搗巢。以伸衆怒。成功神且速嘉勞去聲。難盡語。而實賴天佑助順默相。捕賊巢已逼近。螳臂應難禦。諸臣既同心。和則力共努。明亮奏至。降旨交部優敘。在事出力兵丁。各賞一月糧。將軍參贊如此同心協力。深所嘉許。和能成事。計日盼捷音之至。定功膺茂賞。捷音日夜佇。

下兩未城。賊窮蹙滅。成德、普爾普、保寧等。皆兩攻園山梁之碉。徹夜無陰。賊海蘭察等復從山梁尾碉。乘勢搶殺西南兩山岡賊卡。官兵隨後。勇氣倍增。並攻克四碉。又得賊碉三十六。木城五。石卡在十餘。午碉百。殺賊數百餘。生擒二。機馬獲十一。驢一。逾伏、口食輜算、喇嘛兩名。器不勝計。是役也。官兵僅陣亡一。受傷十一。而且用了口。亦勳烏圖要路。將士等接踵越。奮不顧身。雖雨夜鏖戰。愈加勇往。而海蘭察不避艱險。每攻必克。尤爲勇將。亦由將軍等調度有方。因勅部優敘。并賞兵丁等一月糧。並傳諭奬勵。以待底績策勳。乘勝勇氣百倍增。並卽克日則了口是役諸將皆用力。而海蘭察功最右。相機取遵克爾宗佇待捷音奏至。

副將軍明亮奏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已據要隘。等進取賊巢。詩以誌事。

宜喜達爾圖賊之北門戶攻已二歲餘。自未進數武。所以豐昇額。改圖易西路。賊人守禦極嚴。非盡豐昇額統兵在彼。同舒常攻打。經年未能寸進。因移兵凱立葉。亦無可進之路。遂就阿桂軍營。兩將軍並爲一路。明亮進正地。復以過險阻。布置分兵七千。移攻正地。及選入偵探黃草坪一路。直進二十餘里。不見賊踪。斯嘎爾山深。雖於急進。且恐墮賊疏計。亦請移赴凱立葉協勦。或繞阿桂就近剿取。以所奏頗爲近理。逢允許之。阿桂合其迴軍繞由宜喜。叶。阿桂聞明亮欲往西路之信。卽四路已無指瘦兵。雖嚴密總之法。使賊勢分而力弱。乃飛札明亮。令赴宜喜酌勦。明亮軍次木池。得阿桂札。卽馳往宜喜。面紳斯甲布土司等。亦誠懇明亮在彼統兵。明亮有鑒於上年之雖進。未能信其爲策之善也。昨接阿桂奏攻碉進丫口丫。叶。卽日也。卽日則晴明望宜喜賊碉毀弗覩。但見我軍營列據山梁處。疑信尚未定。今朝奏至剖。叶。分攻彼七碉。喬勇齊並舉。一時皆卽克。狼得格勒古。昨阿桂於日則丫口軍營奏。初六日清晨。霧開日出之候。逃望達爾圖山梁。賊擁祖已得手云云。維嘉凡盼。未敢遽信也。十八日早。明亮奏達爾圖山梁橫亘數里。其北碉不能得利。因派奎林等攻第一、第二兩碉。卽隆武等攻第三碉。三保等攻第四碉。珠爾格總等攻第五碉。科瑪等攻第六碉。噶塔布等攻第七碉。每起帶兵六七百名不等。復派馬彪、舒成安、都爾弼等。各帶兵策應。其餘兵丁。仍令都司崔文儀等。帶領紳斯甲布土兵三千往攻。初四日寅明前。各將領分路並進。勇氣百倍。和隆武先攻得第三碉。餘皆以次而克。寔賊二百餘。獻首級者廿一。耳記三十七。其餘賊番。或墜巖跌澗。或自相殘殺。不計其數。所有碉卡柵寨。安設整整。與惟餘第四碉。勵衆期必取。食物無算。生擒大頭人一。散番八。惟餘東北山口第四碉未克。然其勢已孤。現今設法攻取。一經攻克。即可乘勝捲之勢。與阿桂合兵搗巢。以伸衆怒。成功神且速嘉勞去聲。難盡語。而實賴天佑助順默相。捕賊巢已逼近。螳臂應難禦。諸臣既同心。和則力共努。明亮奏至。降旨交部優敘。在事出力兵丁。各賞一月糧。將軍參贊如此同心協力。深所嘉許。和能成事。計日盼捷音之至。定功膺茂賞。捷音日夜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五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四

詩三十七首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該布達什諾大木城及色淜普下各碉并焚燒格魯瓦角寨落詩以誌事甲午

制勝出奇賢帥略克碉殲賊不崇朝阿桂奏該布達什諾賊人木城最爲扼要若從彼攻打十七日寅刻各帶兵潛進北路山梁已經繞出即從山梁直下攻擊必致驚逃且賊自知勢危必將木城碉卡攻克海陽察於山後射獲多賊額森特亦領山梁兵分攻進折斷上碉見有百餘計可不攻自潰因令海陽察等繞道前往抄佔賊格爾山梁額森特等見賊人寨落煙起知海陽察已經繞出即色淜普下諸卷兵角各

佑也。索諾丹巴願早擒。金川土司索諾木。急呼之則益索諾。丹巴沃雜財。即其用事頭人。聚奸後者。今阿桂已統兵攻克格鼓成竊。更得迅速成功耳。子月恰當陽復子。是日子正二刻冬至。恰證義象見天心。

紫光閣宴外藩即事成什乙未。

外藩恩宴例十年。恊洽情宜與衆聯。共慶錫登稽昌下。見雅頌子。合教樂備禮明宣。促成醺什觥籌舊。將寫戰圖應展前。回坪平定四城。曾給戰圖張紫光閣壁。即日為題於閣外廊接前廡。以備續圖紀載。兩紀崇勳緒與力。恻然喜忭勝欣然。

悅心殿

幾餘初歲試遊蹕。咫尺堵山憩悅心。恰對春屏吟翠旦。又看瓊島佈輕陰。展宴仍羞斯為雪。京師於冬至月。臘月。廼竹得雪。不過三四寸而止。難得漏窮益佳。故每遇微陰。即盼其酒雪耳。望稽無遑始旦今。更盼捷音越以甚。安能即境緜清禁。

新正吉日恭奉皇太后幸御園即事成什。

欣陪鳳輦出皇州。鹵簿仍例率由。殺日晴和占殺美。是日初八。為辰日。春朝良吉奉春遊。已看柳杪將稀放。更喜松根有雪留。獨盼紅旗尚遲到。難忘丙夜問軍郵。

新穀齋居

新年躬祭望恩覃。左个齋居預日三。潔膳去辛陳。徹懸心致誠。華鐙綵勝例聯酣。初春惟念耕桑始。遣暇無妨諮史耽。題壁率多盼捷句。每遇齋居。多有詩紀事。遲年以盼金川捷奏。即見於詩。遲年縫迴清泳不勝慙。

正月十七日小宴廷臣二律

翼飾廷臣例賜筵。展期一日值今年。每歲小宴廷臣。例用上元後一日。今以適當月食。展於十七。其崎著省惟卿士。謝賦遺詞異齒弦。察吏安民同有責。息肩滿志實無緣。莫容易視茲歡醵。盡職艱哉爾我然。

新正幾務恰餘閒。宜趁閒霽民事艱。慢騁豐亨豫大說。當思敬怠吉凶關。徵招樂叶笙簧律。需雅荷聯內外班。時大吏士營兩廣統督率侍衛。江西巡撫海成。俱以入覲在京。今一肥瘠宴。即憶賢勞手役者。驅馳冰嶺雪磵面。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康薩爾山梁碉寨。木城。詩以誌事。

自克默格爾山梁。滿擬即遞平賊信。阿桂於昨歲十月內。攻克默格爾山梁。名為郎木卡。云是鄂克什人。廿餘年前逃往促浸者。聞大兵攻勦。日急故至此探路。欲率番投降耳。阿桂以彼在促浸久。地形皆所熟悉。何待再探。且察其神色有異。嚴鞫之。不復能隱。知為促浸頭人。當噶拉阿納木遣其叩營詐降。以潛詗我兵虛實。及進攻路徑。廼牧遠近。即令遁歸。以告為抵禦掩襲計。阿桂既得情。即斬郎木卡以徇。并札致各路督兵攻勦防守諸臣。皆留意毋忽。阿桂此舉。可謂得行軍機要矣。遲來賊中投出之酋。不一而足。從未有如此察詰者。其中誠偽。固不可知。然過疑慴沮。灘善之漆。而過信恐墮狐謀之術。自非明習有識者。未易臻此。善夫李靖之言曰。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譬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然靖第知用間之難。若察間之難。則術之反也。余既嘉阿桂之能發奸。因成是篇以闡之。

兵法所貴者。知我知彼耳。知我猶恐易。知彼斯難矣。彼我互未實。我乃彼之彼。彼用間諜來。蓋欲知我已。誠投與詐投。是存精心擒誠投我撫之。誠得彼端委詐投乃好細。窺我告破綻。將軍審獲之。尤協用兵理。復克其南處。阿桂於攻克噶爾納後。復得噶布卓。甲爾納兩賊寨。所獲亦夥。且已至阿岸。宜兵旗幟盛。即可乘勝拿入。迅速成功。賊巢已入綵。叶。師貞賴助順。鴻捷計日指。

仲春齋居

右社將臨祭。深宮此致齋。晷長日出早。春晚雪消遲。牆柳禎龍院。庭沙芽紐階。誰云幾務餘。靜筆正萦懷。

太液池泛舟

液沼冰融可泛舟。致齋前偶賦清遊。還宮況此爲路便。臨水因他作楫求。魚躍鳶飛迴化工。惕天光雲影靜機投。鳴榔聲裏忙登岸。爲接軍營報直郵。（連日盼望軍報甚切。適於舟上接阿桂、富德奏函。即命登岸。與中營閱。辭向宮述答。不暇遊覽。）

詠同心玉環

巧匠琢瓊玉。同心古有聞。利將見金斷。臭可擬蘭芬。聲應惟相合。形聯永不分。如占大師克。麟閣佇酬勳。

玉靜齋山莊二首

曉行望眞（盤山最高峯名。）見高峯。已覺宜人翠欲滴。胷水郭山村仍歷歷。機耕疊嶂自重重。鳴鞭大旆驕饒度。稅駕仙莊覲面逢。駐蹕此番期七日。詩陶摘句得從容。

不過遊奕趁幾餘。無逸一篇恆惕予。勤政愛民經歷許。衣宵食旰敢渝初。仁斯壽寓知惟樂。桃已開多杏未舒。誰曰怡情絃靜寄。慨仍曉夜問軍書。（去歲在此。以官軍進勦促逆。得其臟妥。即可深入。聆寧軍報。已迫之句。今又經年。官軍屢次克捷。乘勝進攻。拒勦烏門前鄂諾遜軍報。酸我牛刺參軍容。十日之遙。豈爭牛刺。而我心方慊。）

盤山迴蹕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因成是什

往來纔紙十餘日。仙苑芳春花綻皆。迴蹕都屋發行館。（是日寅刻。即從行宮啓行。辰早問安也。）駐旌圖邊謁思齋。撮欣趨向精神健。膚止如常食履佳。惟是捷音頻繫問。慰猶無以慰恩懷。

週日

週日每作雲。亦弗風擾之。霾雨未過旬。再落我豈酲。因循乃虛度。不免望嵩思。御園景雖佳。誰去問芳菲。況值軍營中。近臨賊巢時。曉夜盼捷音。何未馳紅旗。子曰爲君難。其難無已期。

三月晦日偶成

思益多幸是今春。三月兩雪霽氛澤勻。略覺霾農慰。類念。幾曾玩景答芳辰。體天大德惟生物。以己之心而度人。保泰持盈恆切切。況茲捷信盼猶頻。

宿齋宮即事

星推辰見月惟陽。宮漏聲遲日正長。仍似昨年斯禦捷。（昨歲曾祭齋宮屆時。阿桂正當深入。擬派兵六路分攻。恰聆捷音之至。齋居詩書及之。今歲齋宮宮。阿桂奏至。現與明岳訂期會勦。三四日內。即可進兵。倣逸集事。阿桂距賊巢咫尺。且聆明岳夾攻。尤爲事中功倍。益以集勦在邇。盼望捷音更切。）敢云養雨已占祥。每因閒暇虛無逸。曰奉居諸運有常。孰謂值齋方事簡。曾呈四庫勸猶忙。

孟夏常雩禮成述事。是日雨。

例舉雩禮適值雨。心因慶益切心寅。沐恩幸繼三春澤。修祀剛逢立夏辰。（是日立夏。時若額和協筮。）叶欽哉執禮舉臣鄰。王師深入賊巢近。翹翼鴻嫌捷報頻。

御園首夏

通閨因教師令迎。御園首夏以春時。紅輕綠重雖恆例。午晷朝涼不定期。楊柳絮稀經雨減。牡丹花放待風吹。如斯佳景祇歡賞。爲盼軍營馳捷旗。

初夏香山靜宜園駐蹕

山墅曾無廿里遙。輿尋勝趁良朝。今年疑樂何其屢。（近緬阿桂奏報。即可相機深入。正盼策勛。乃昨奏到。賚大臣阿桂、額駙福康安等。）則本布隴巴胡珠（隴巴胡珠前傷頭額。勢殊云顯。而命其子鄂諾哲特穆爾額駙福康安等。）於前月廿八日奮進。昨已復其王爵。茲並賜帶冶城。（望御營駐住詹視。以資速捷。且命沿途說其師凱。以昭輪恤。）翌日奏至。數日捷音藉以消。傍砌紅留花放朵。連林綠重葉封條。閒前首夏如春暮。觸緒都關變與調。

近處山園果不羞。靜寄山莊誠。（測量山莊誠。俱較此爲勝。而距京各十日。茲則附近郊坰。亦足供登眺云。）峯姿泉韻靜宜欣。氣含生動有形遣。格寄古初大塊文。螺翠欲飛昨過雨。箭半隱曉留蟄。如斯佳豈吾誠樂。猶自軍營問夜分。

致遠齋理事

駐蹕香山四日期。前緣遊豫閱時咨。因言觀行求其當。授職益材審所宜。不特己聰取公論。惟殷民隱欲周知。副名設吏云致遠。正此緊懸馳捷旗。

遣悶

遣悶惟以詩。詩亦悶難遣。近接軍中報。夾攻賊巢巔。惟是宙定期。雨雪遇爲艱。（阿桂與明亮。訂期兩路會勦。初定三月廿七。繼定四月初二。俱因連日雨雪暫阻。蒼此次兩軍會攻。所謂者遠。將軍等之慮。亦遠泥深遠滑。兵難指足。不得不籌其萬全。）擬俟晴霽。相機速進。將軍等之意。亦遠泥深遠滑。然功遠垂成。盼望益切矣。）滑剿難進步。無奈待展轉。三軍雖奮懷。諸將籌盡善。以此弗嚴督。閫外聽獻展。惟是盼捷音。殷。曉夜心篤篤。彼窒晴弗晴。空勞王臣蹇。此望雨弗雨。日引歷成曠。以彼而易此。兩得功皆藏。何時惠其甘。吁哉徒毫吮。

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解悶有序。

近於永樂大典散篇中。裒輯得仇遠金淵集。有所謂十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喜。惜一詩凡三易韻。且鼠牛等字。參差用於句中。不若鮑明遠數詩之精審。余昔嘗效昭體論君道。茲效仇遠此體詠金川事。所用十二支字。並刻句首。從鮑法也。日來大功將成。盼捷益切。寢食爲之不安。拈翰成此。聊以自遣。而灌鼠塔豬。豬以取譬於施力之易。易應吉語是徵耳。

鼠竄猶金川。於盾吐番種。牛相却悉坦。自昔惡蠢動。虎牢即背盟。（侵浸於乾隆戊辰年平定後。至戊寅年。其酋臣噶拳。擅臣莎羅奔。嗾令逸兵。弗聽。噬斷綽斯甲布土兵。逐其種路。又令分領。節掠各兵。突出會攻。始退兵王丹多。（即卡墜與九土司據險。以番人互相仇殺。蠶蝕安寧。無足爲翼。且未敢平即卡自知爲衆番所恥。仿噬各山梁。繞築堅壘。欲誘出外巡接。莽侵和約斷甲布之假坡。犯內地。無端釁端致討。正合九土司自合力攻襲。九土司者。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僧拉、丹壩、與僧浸旦近。）鄂克什、從噶克、楞聘、卓克采、納達。革布什咱土司。）桀宍營三窟。蟻闘相衝。胴誰嫁禍。東足勢方伯。命城策。蛇蜴爲其心。邊延詎悟增。貶年增築碉。（王午歲。碉十餘座。郎卡自知爲衆番所恥。仿噬各山梁。繞築堅壘。欲誘出外巡接。莽侵和約斷甲布之假坡。）座。欲誘出外巡接。莽侵和約斷甲布之假坡。又攻我丹壩番衆。又與三雜谷、革布什咱接仗。又逼攻巴旺。（其子卡著、木益與諸頭目。殺害革布什咱土司。佔據其地。）遮煎僧拉土舍舒格桑。攻圍鄂克什。吞併心益洶。羊子效父鬬。（鄂卡既死。其子卡著、木益與諸頭目。殺害革布什咱土司。佔據其地。）遮煎僧拉土舍舒格桑。攻圍鄂克什。足勢方伯命城策。蛇蜴爲其心。邊延詎悟增。貶年增築碉。王午歲。碉十餘座。郎卡自知爲衆番所恥。仿噬各山梁。繞築堅壘。欲誘出外巡接。莽侵和約斷甲布之假坡。又攻我丹壩番衆。又與三雜谷、革布什咱接仗。又逼攻巴旺。吞併心益洶。羊子效父鬬。（鄂卡既死。其子卡著、木益與諸頭目。殺害革布什咱土司。佔據其地。）遮煎僧拉土舍舒格桑。攻圍鄂克什。（噶拳、擅臣莎羅奔。嗾令逸兵。弗聽。噬斷綽斯甲布土兵。逐其種路。又令分領。節掠各兵。突出會攻。始退兵王丹多。（即卡墜與九土司據險。以番人互相仇殺。蠶蝕安寧。無足爲翼。且未敢平即卡自知爲衆番所恥。仿噬各山梁。繞築堅壘。欲誘出外巡接。莽侵和約斷甲布之假坡。）犯內地。無端釁端致討。正合九土司自合力攻襲。九土司者。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僧拉、丹壩、與僧浸旦近。）鄂克什、從噶克、楞聘、卓克采、納達。革布什咱土司。）桀宍營三窟。蟻闘相衝。胴誰嫁禍。東足勢方伯。命城策。蛇蜴爲其心。邊延詎悟增。貶年增築碉。（王午歲。碉十餘座。郎卡自知爲衆番所恥。仿噬各山梁。繞築堅壘。欲誘出外巡接。莽侵和約斷甲布之假坡。）座

訂期分路夾攻。廿日擒穴豬蠻羌兒俘。成功不旋踵。
擒逆。佇見凱功迅奏。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等碉柵。詩以誌事。

自報克獲康薩爾頓兵三月未能進。雖時斬勦賊小創。以近巢穴守愈嚴。定計兩路爲夾攻。宜喜一路。有可其險。阿桂自攻得噶咱者以來。賊愈游逸。時有斬獲。但賊人因距巢益近。竭力死守。未能即克。四計宜喜一路。有可乘之隙。約明公至軍營商酌。乘風入不備。由山梁下壓。可收夾攻之利。四於南路抽兵四千七百。又添派川兵二千。阿桂亦於四路選兵一千。令海蘭察。福康安帶往。仲資合勦之力。精兵既益調遣定。爰趁天晴入營迅了口爲賊境咽喉。未因宜喜潛抽引而我將卒鼓敵氣。直冒煙火無回顧。三面險碉一時奪。軍營自三月下旬以來。雨雪瀰漫。直至四月初十。始得晴霽。山徑積雪已消。明公於初十二、三等日進攻。而阿桂以進攻宜喜之路。爲此時緊要關鍵。必須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普兩處。同日並攻。既佔不能抽撥堵禦。因派將領帶兵分路建攻。十四日子時。烏什哈達率兵潛至木思工噶克丫口。超越而登。據以此地爲其咽喉要處。並未潛抽此處賊人。以防北路宜喜之兵。一見我軍。即前右翼發。力爲抵禦。我兵隨即入木城。並用刀於斫樁衝入。攻碉。同時攻克。其中所有賊衆。或戮或多。官兵自東面攻上。賊從此至噶爾丹等。可直山梁得下。并可直壓勦爲圖。阿桂奏報一日而收攻克。其中所有賊衆。或戮或多。官兵自東面攻上。賊從此至噶爾丹等。可直山梁得下。并可直壓勦爲圖。阿桂奏報一日而收

三保。和隆武。奎林。瑚爾格德。阿滿太等爲五隊。分取得楞南坐頭所有之碉。其向東山脚。則令福康安等往攻。十三日黎明。各官兵呼聲四起。奮往爭先。賊人始覺。齊登等亦擒有石卡三座。統計攻碉二百餘。生擒者七。官兵各將所得之地。隨行守禦。乘勝奪兵擬下順截前料賊部弊忙。明公奏。擬乘賊人立脚未定。無險可守之時。擒獲新到兵丁。剋日下壓。直至河岸邊。非惟逼困賊等之心。立見瓦敗。即沙塲路通四之路。皆指日可下。而不攻而得。兩軍會合。指旦晚。衆志歡呼。益壯三捷勒烏圍。最近工噶克丫口。已可下壓。噶爾丹寺。直搗勒烏圍。明公兵抵河岸邊。亦可與阿桂會合。克攻賊巢。計克勒烏圍及噶爾依。并該柴爾木等。皆三次報捷。而克勒烏圍之超勘。當第一先到也。紅旗第一到懸望。

碉平棚克力碁酌訊執醜擒氣。旗揚。甲索既已得手。宜喜一路。即調官軍足供用。更相鬻畫。總抒良謀。明公等至達爾圖。鷹揚建勳。賊衆守險更力。且於達爾圖山梁下據險。阻官軍進路。復種時日。阿桂因籌論賊中形勢。謂仍當由宜喜一路。再統官兵進攻。不分兵攻城。其心足喜。晉陽旨奬勵之。日旁別經聊卿。南路及吉地等抽調官兵四千七百餘。合以川兵二千。阿桂又檄四路兵一千。再統宜喜等各營原有兵抽撥。約可滿萬。明公遂於宜喜一甲索先攻且試營。明公既與阿桂約期夾擊。路節節前進。其日勞一帶。仍駐兵在彼。當作攻勦之狀。以牽綴賊勢。因思甲索一帶。係達賊險老病防守。達合達兵數成。督兵直入。十二清晨。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詩以誌事。

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已攻獲。攏克薩谷下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公自綏布寨移兵。欲赴四路協勦。道經綽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國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逾都因去路綿長。增調官軍足供用。更相鬻畫總抒良。明公等至達爾圖。鷹揚建勳。賊衆守險更力。且於達爾圖山梁下據險。阻官軍進路。復種時日。阿桂因籌論賊中形勢。謂仍當由宜喜一路。再統官兵進攻。不分兵攻城。其心足喜。晉陽旨奬勵之。日旁別經聊卿。南路及吉地等抽調官兵四千七百餘。合以川兵二千。阿桂又檄四路兵一千。再統宜喜等各營原有兵抽撥。約可滿萬。明公遂於宜喜一甲索先攻且試營。明公既與阿桂約期夾擊。路節節前進。其日勞一帶。仍駐兵在彼。當作攻勦之狀。以牽綴賊勢。因思甲索一帶。係達賊險老病防守。達合達兵數成。督兵直入。十二清晨。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詩以誌事。

碉平棚克力碁酌訊執醜擒氣。旗揚。甲索既已得手。宜喜一路。即調官軍足供用。更相鬻畫總抒良。明公等至達爾圖。鷹揚建勳。賊衆守險更力。且於達爾圖山梁下據險。阻官軍進路。復種時日。阿桂因籌論賊中形勢。謂仍當由宜喜一路。再統官兵進攻。不分兵攻城。其心足喜。晉陽旨奬勵之。日旁別經聊卿。南路及吉地等抽調官兵四千七百餘。合以川兵二千。阿桂又檄四路兵一千。再統宜喜等各營原有兵抽撥。約可滿萬。明公遂於宜喜一甲索先攻且試營。明公既與阿桂約期夾擊。路節節前進。其日勞一帶。仍駐兵在彼。當作攻勦之狀。以牽綴賊勢。因思甲索一帶。係達賊險老病防守。達合達兵數成。督兵直入。十二清晨。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詩以誌事。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六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五

詩四十首

賦得大車檻檻（得遲字。八韻。有序。朝考題。乙未。）

詩小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謂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毛傳。鄭箋多從之。朱子集傳。則謂周室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仍本小序。而略變其說。惟端木詩傳。謂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又魯申培詩說。謂大車。周人從軍。寫其室家之詩。二說似得正解。按小雅出車。勞還率也。通篇皆述其行役之苦。以慰勞之。此篇一則曰。豈不謂思。畏子不敢。再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與出車篇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意正相類。其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亦猶邶風擊鼓篇生死契闊之義。若作男女淫奔解。則生既異室。死安得同穴乎。又毛傳謂大車。大夫之車。蠆衣。大夫之服。孔疏因釋爲大夫乘大車。服蠆冕。巡邦國以決訟。失之拘矣。蓋大車即采薇篇之戎車。而蠆衣之如璊。乃侈陳服飾之盛。亦猶采薇篇之詠及弭服。出車之詠及旂旐。且大夫治軍旅。原有兼將率者。即以此爲形容大夫車服。亦無不可。第不必如傳疏之泥於聽訟之解也。若夫出

車綸筏及艱難況猝乃七之八體恤下情代爲詳述非若鼙鼓詩人之自陳危苦正雅之異於變風者以此又如周公東山之詩閔東征者而作爲之詞詠勞苦得乎性情之正故能使上下心志交孚所以爲盛降及後世如杜甫兵車行新婚垂老諸別則在下愁苦哀怨之音豈生諷刺而非溫柔敦厚之遺矣且古者寓兵於農戰陣非其專習或不免以調遣爲苦漢以後兵民既分設兵備用荷戈乃分內之事尤不宜稍涉愁嘆如出車篇之憂心悄悄鄭箋謂其臨事而懼誠非過論呂祖謙乃云古者出師命下之日士皆涕泣此豈生還備之見不值一噱而綠營士卒畏葸不前聞出軍而色變往往如此宋明之兵氣懦弱以至於亡職是故耳若我滿洲習尙則不然聞有征調之事踴躍請行每以不得列名兵帖爲恥故用之所向克捷洵非前代委靡之兵所能及然八旗風氣固純亦貴乎培養而振作之億萬年保泰求安之遠圖無有重於此者茲以朝考新進士舉此命題即取子貢詩傳義賦成八韻并引申爲序大暢厥旨而予週日盼捷之殷懷亦即於是詩三致意焉

風雅篇章句宣尼三百刪序家多有異聖意鮮能閑檻檻大車詠萋萋小雅嫺小雅出車齊木棘勞還率之詩義衣行役訊鼙鼓從去軍輿契闊誰非念賢勞我亦關征番舊非已望捷刻無閒近穴當擒免阿桂已自木思工噶克下歷噶爾丹寺明亮亦至沿河計日可合兵官制勝指穴搗堠惟盼紅旗速達

聖庭等艾管紅旗佇將至指日凱歌還

捷報

週日捷報頻頻來紅旗益盼其至哉西路已克山之嶺　阿桂奏下巴木通地既陡峻上下壁削中間複攔木城一道滿兵重疊以阻我軍海蘭察、額森特於四月廿二日巳時督率官兵拔開木城從中冲突由旁透出碉後官兵自後夾擊賊入大半被殲得脫者甚少官兵已據上游勇氣百倍海蘭察等乘勢督率順梁攻壓又將色爾圖喀喇圖達佈一帶碉寨悉行攻毀維時百倉等先至米珠寨下直前攻克而得式梯式梯人偽以鎗石抵禦及見梁上碉寨漂被燒燬又見官兵循山而下勢不可當旋棄碉而遁官兵即將上下得式梯全行佔據面勒吉爾博山梁上下連延二十里所有碉寨卡隘經烏什哈達等先後攻剿盡數掃除其梁噶爾博一帶山梁僅力分剿若由第三峯大山梁前進又分一路出木思工噶克下截阻歼賊首阿桂、豐昇額統兵直搗佔玉第九峯則俯臨勒烏圍勢若建瓴千數百賊生擒者十餘奪獲牛、羊、鳥鎗、刀矛、才爾等北路復據河之隈　明亮奏葫蘆寨一路參田收穫在即賊人抵死逆衝更無休息之時不可緩而葫蘆寨戰碉現其險要撤克撤谷一路官兵一路舉卡而前直抵河沿則葫蘆寨一帶皆可攔截若不攻自破隨于廿三日派兵分進侍衛達財保等帶兵搗佔險河六處緊要碉寨賊見官兵勇銳勢不能守隨各棄碉逃竄其時副將圖欽保帶兵在撒克撤谷愈聞信聲即督兵直攻葫蘆寨戰碉擲火彈乘風入內散潰透即將各寨落縱火燒燬而營勇官兵亦已截出河沿其各寨竄出之賊中箭被擒者甚多亦有墮河死者自山腰以下寨田十餘里皆爲我官兵佔據由此至勒烏圍僅一河之隔即可與阿桂訂期會剿矣下臣路　四川總督勒保奏呼之則爲勒圍賀易摧噶喇依　傅謂之卻耳崖宜勢必有尙欲恃此一隅拒守鶴依附寨小固可恨何妨湯網爲之恢降旨咨商與問罪師　以俄番頭人遵豐抗拒王師罪大惡極曾經論將軍等以宜軍既抵勒烏圍、噶喇依城郎來降亦不可容今兩路宜兵進次克堡計日可以會剿擒渠殲丑必立就擒獲但爲數不免稍多于心究有所不忍因令將軍參贊於進兵時宜盡誅渠有能獻出酋者仍從寬免死如此明聞一面懷仰體上天好生之仁而以此招降誅渠自必踴而解甲更可弭大功遂就云

好生天德敬體懷功休息吾

西直門外作

本志週思久矣增得個

夜雨快晴曉爽使還宮又復值齋臨改假農務祝登玉應節義交深梶金如砥石衢行處慣假油綠野望中深倚蓋堂名在高嶺小憩傳朝膳正值軍營報喜音阿桂等奏官兵攻克噶爾丹寺及噶明噶等碉寨三日內餘尚未過數十里其地距勒烏圍不過數十里攻擒崇務一百十餘處碉寨二十餘座寨房二千

日日

日日有陣雨非過非不及撫檄麥之收益增黍之浥北郊值齋居朵殿爽風習鑾閑閱四庫開籍益可挹慰者吾飛騫善者吾慕製永章用以紀遊右於焉汲陡思鴻捷近紅旗盼乃急

雨中過懷柔縣

週日雖時作陣雨有霑足處有倘欠心期優渥始爲佳今夜五更霈霖漉曉起乘車就潦塗吏庶行旅漸軫復爲去輦迓南慰渥澤週日每後晚必有陣雨各處均霑惟熱南一帶分寸尙欠今日自丑初起淫雨滂沛至此始略止恐溪阻橋道減滯行程然雨勢自西南而來其方必更霑遍迓南等耘蜂明此次就得優霑爲慰耳　徐曙方寸撫定念雖然此皆目前近邇繼軍營悉思兼賊巢已迫指日克阻因札達塔惜憾衷等昨奏正在派兵分道進攻因此日大雨不止暫阻軍行此必賊番札逢所致擒渠不難正此等邪法豈能長久官軍乘此進擊之際賊必望面氣阻克捷應在指顧矣　何當兩處都快晴掃却

癡雲卻愁擔

捷報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遜克爾宗詩以誌事

遜克爾宗賊要害攻之數月未能克　遜克爾宗爲勒烏圍賊巢外隘自昨歲四月間阿桂因遜克爾宗久攻未下擒得目第八當噶之下擒得目第八當噶之賊皆在我後遂派海蘭察等繞道前往抄佔默格爾山梁並攻壓當拉噶拉必得俾爲得勢而頭立葦甘附八當噶之賊皆在我後遂派海蘭察等繞道前往抄佔默格爾山梁並攻壓當拉噶拉木大寨及其旁碉卡又克複之凱立葉各寨此上年十月中事也我後彼彼亦後我故悉力守聚羣賊康隆工噶雖屢勛于隊落者山梁添調力擔今年正月中阿桂添兵三隊克兵三碉非將兵下碉卡力死守阿桂復丁彼額兵二月而未思丁噶第丁日尤爲賊境咽喉然必須四得式替向目並攻于四月中旬乘雪消凍興明亮訂期會剿遂派兵將丁口碉卡悉行攻佔望見明亮官兵亦從薩克薩谷而下直至河沿其日勢等賊寨俱已不戰而逃於隔河已殲勒圍巢穴近題尺　五月初官兵攻克噶爾丹寺及噶明噶距勒烏圍僅數里仍拚死拒碉中撥噶爾丹廟既繞雲卻愁擔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遜克爾宗詩以誌事

遜克爾宗賊要害攻之數月未能克　遜克爾宗爲勒烏圍賊巢外隘自昨歲四月間阿桂因遜克爾宗久攻未下擒得目第八當噶之下擒得目第八當噶之賊皆在我後遂派海蘭察等繞道前往抄佔默格爾山梁並攻壓當拉噶拉必得俾爲得勢而頭立葦甘附八當噶之賊皆在我後遂派海蘭察等繞道前往抄佔默格爾山梁並攻壓當拉噶拉木大寨及其旁碉卡又克複之凱立葉各寨此上年十月中事也我後彼彼亦後我故悉力守聚羣賊康隆工噶雖屢勛于隊落者山梁添調力擔今年正月中阿桂添兵三隊克兵三碉非將兵下碉卡力死守阿桂復丁彼額兵二月而未思丁噶第丁日尤爲賊境咽喉然必須四得式替向目並攻賊始不能抽撥堵截四于四月中旬乘雪消凍興明亮訂期會剿遂派兵將丁口碉卡悉行攻佔望見明亮官兵亦從薩克薩谷而下直至河沿其日勢等賊寨俱已不戰而逃於隔河已殲勒圍巢穴近題尺　五月初官兵攻克噶爾丹寺及噶明噶距勒烏圍僅數里仍拚死拒碉中撥噶爾丹廟既仰攀仙蹟手爲翼冒霧突衝進丁口火攻短兵各盡力或衝寨門或越牆賊不能支遂奔北木城石碉獲數十木城、石碉、互爲聯絡必須從上下壓方爲得力隨于五月十二派總兵海蘭察等分兵進攻而成德、普吉保等分兵兩路攻擊使賊人不能我兵進攻越屋踰牆阿桂以進克期限令將丁口上下石碉木城悉行攻克復進克其下二大碉寨之後悉賊人俞可沿溝東往後路未絕隨副將普順、額渥及早攻撤旗可多頭賊衆逢賊兵三路與之合力並進誠斫寨門而入一鼓之功成頃刻是役也將士踴躍爭先鼓勇副將軍普吉保、昇額統兵直搗佔玉第九峯則俯臨勒烏圍勢若建瓴賊人因距巢愈近益竭死拒抽撥堵截四面並攻賊始不能抽撥堵截四面並攻賊始不能抽撥堵截四面並攻賊始不能

民致安與物熙永佑即今祈佑者軍營早晚遞紅旗

千尺雪

軒櫥經弊歷有年龍鱗松已經庭前源頭近梢文津關因貯四庫全書遂文淙閣之圖並此北總上源也益奚選家賦兩篇淙文選隆

文賦謝惠連雪賦

颯颯輕輕飛遝田清涼坐遣片時閒偶因六月六花對頓稔遙情到雪山番地雪山產貢貂產金川產雪其地今玉師遂駐將遍賊巢盼

翹紅旗即至情甘霖潤雖可及不禁顧名懷念耳雖遂

軍書

三處軍書一日來立時籌筆肯徘徊阿桂、明亮、富德、三路軍營奏摺俱於十三日同時遞到即場應閣批答並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宜立時傳諭略無帥算

守白力聚彼噏鮵攻易摧阿桂分兵攻剿巴占賊衆捨死聚守未能即下遂其難聚益近則力拒愈堅情理固當如是而我將士趨勝之餘勇氣百倍今乘勢深入不啻搗枯拉朽賊雖垛力支撐復何能為今逆內相連一路賊略回頭已無險可持即軍維役喀進猶巧石盾噶一路亦俱次未得即日進抵勒烏圍為之啟鑰明亮以向可剋日望捷矣

雨後喜晴六月二十日

連日陣雨旋即晴既渥禾黍亦非涼今曉急霽歷一時再久為蓋斯弗妙經事多乃益長事憂先農父田

功勛然彼無過盡其力聖理惟予任感召以是願晴心特甚已牌雲散曦光曜額手稼穡幸無妨引領西望紅旗報

詠和闐玉琢奏凱圖三絕句

琢玉譏為奏凱圖抑因昔也仰今乎識言納憶舒州句一將功成萬骨枯

興戎作孽彼自取黷武窮兵我弗為乃復頻逢鴻凱奏幸於斯更愧於斯

凱成玉隨因貢玉昔五年今亦五年地小於前事頗後西師之役拓地二萬餘里屢功不過五年其中並布兵不血刃而得者蓋兩金川以內地土司負恩反噬且係彈丸險壞自征酬玉令亦已五年而收獲奪逸將士皆踴勇宣勞始能攻克其用力幾數倍于西師而軍需所費亦較前愈倍今雖近賊巢紅旗尚未報捷益深懸宕

倣然三捷望心懸

詠和闐玉琢奏凱圖三絕句

琢玉譏為奏凱圖抑因昔也仰今乎識言納憶舒州句一將功成萬骨枯

興戎作孽彼自取黷武窮兵我弗為乃復頻逢鴻凱奏幸於斯更愧於斯

凱成玉隨因貢玉昔五年今亦五年地小於前事頗後西師之役拓地二萬餘里屢功不過五年其中並布兵不血刃而得者蓋兩金川以內地土司負恩反噬且係彈丸險壞自征酬玉令亦已五年而收獲奪逸將士皆踴勇宣勞始能攻克其用力幾數倍于西師而軍需所費亦較前愈倍今雖近賊巢紅旗尚未報捷益深懸宕

倣然三捷望心懸

四川總督文綬奏報川省得雨情形詩以誌事

川東南北雖霑雨仲夏非優季夏優于六月初十至十四等日甘霖連綿今歲節氣稍遲其未栽插者尚可及時補插今青苗暢時于農田最為有益但官兵通近賊巢正需晴爽又恐雨多致潦阻我軍行此心實有難於雖遲者正需遲

一壁奏豈心兩繫牟因愁復牟因愁

四川總督文綬奏報川省得雨情形詩以誌事

川東南北雖霑雨仲夏非優季夏優于六月初十至十四等日甘霖連綿今歲節氣稍遲其未栽插者尚可及時補插今青苗暢時于農田最為有益但官兵通近賊巢正需晴爽又恐雨多致潦阻我軍行此心實有難於雖遲者正需遲

一壁奏豈心兩繫牟因愁復牟因愁

晉最賜將軍阿桂六韻

掌握師行論後衷事無巨細一心操功成九切尤應慎志治諸軍實所寢探路欲因乘宜隙阿桂奏督兵進勦巴占賊由聆近報知大海山梁之西探有昆色爾噶喇寺又四為帶嘴若由昆色爾噶喇寺賊自不能距守屆時或順山脈下至河邊或涉水而西皆可襲

晉最賜將軍阿桂六韻

掌握師行論後衷事無巨細一心操功成九切尤應慎志治諸軍實所寢探路欲因乘宜隙阿桂奏督兵進勦巴占賊由聆近報知大海山梁之西探有昆色爾噶喇寺又四為帶嘴若由昆色爾噶喇寺賊自不能距守屆時或順山脈下至河邊或涉水而西皆可襲

由聆烏圍之南以斷其竄噶喇依往來之路海圖察視噶喇其地當度情形統兵往勦約于初三四間即可奮力前進以我執殺擒被空虛諒無不克云云所籌甚合機宜著即照此行

居避暑原無異卿效實勞其是勞嘉予七言錫褒扇凱歌三捷換征袍勉之指日親郊勞紫閣銘勳崇倚切

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石頂噶賊碉詩以誌事

宜喜雖經下壓攻明亮等自得宜喜山梁後復得其薪槀一帶平坡賊碉遂賊碉聚雄攻易摧明亮先由額爾登山梁偽勒烏圍門戶銳意進攻而賊衆察其勞有石頂噶山梁亦為要隘股決死勦勒亦兩次未得今奏至官軍前鳴鼓勢益張大賊兩座已據石色爾噶一路賊略回頭息即鼓噪壓為所阻明亮以向從此至沙德尼已無險可持即軍維役喀進猶巧石盾噶一路亦俱次未得即日進抵勒烏圍為之啟鑰

來境運籌位多有那衅之肇賊衆習以為常不為防備因於六月廿八日晚派全林、和隆武等為一隊攻左手石卡阿爾隆剛等為一隊攻右手石卡舒烈安在後策應統領德大臣速夜挑選乘衆喧雜之時我兵分隊潛進已逼碉根賊尚未覺計五日黎明將迎面大碉全行佔據復合力直進又得其正中大碉中節著箭人碉卡折毀跌墜星碉者無算即將所得賊人盡行梟示即以所射之箭分賜阿桂等奏至現已合圍勒烏圍指日可克俾投誉壘

將軍阿桂奏攻克勒烏圍賊巢紅旗報捷喜成七言十首以當凱歌

廿四仲秋夜丑時木闌營裏遞紅旗本來不寐問軍報就謂今宵宛見之

七千里外路迢遙向十餘朝纔八朝向來六百里加緊軍報祇以十一二日遞到葢軍特八月十六日所發紅旗於廿四日丑時已達木闌紅在途中僅行八日可誠乘心同

一志嘉哉行賞自宜昭以馳遞紅旗迅捷特賞旗幅并倣例行賞其稽途驛卒仍治罪交部會別派賞議敘

賊巢最是勒烏圍甲雜小寨最要賊巢今已攻克則寨諸木坝居之甲雜小寨及破竹勢

成應不日速傳捷信願無違

行營半夜那來喧却是紅旗到報門紱門即和門周繞夏官大司馬注軍門曰和夏侯氏以爲之紱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云今行營雄門之制約略相倉五戴勤勞同

上下鴻勳集總沐天恩

紅燈一點引紅旗頃刻行營人盡知督部新潘同賀喜古來報捷可如斯

成言原有付兒行一見紅旗即奏將啓牒幸未闌時命皇六子奉皇太后駐山莊諭以紅旗必由山莊經過俟一二日即奏凱班師雖是慈心早知喜更馳侍

衛報山莊皇太后雖已聞捷音仍遣御前侍衛齎賚奏表驍騎金川莊賀喜

一破賊巢飛騎馳未遑詳悉遣陳之阿桂等一得勒烏圍即同奏故命來知其詳晰也將軍宣力應優賜先示端倪加勉宜

紅旗至時官將軍參贊及將領等交部優敘兵丁各賞月銀而將軍阿桂宜力獨重奏結酬此次擒集兵丁命其子侍衛阿綳遠馳資以往俾益迅速集勳

殷侯今阿桂攻克勒烏圍初次紅旗報捷於八月廿四日至木闌行在即遣侍衛馳赴山莊爲啓母賀喜衛侯攻得長多碉房寨落木城石卡六十餘座凡賊所特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殺賊數百人俾投誠數万不等

物議算遂增其酋渠擬乘賊人上下心驚俱卷壁兵直搗昭俄依爲全逐成功之后賊人上下心驚俱卷壁兵直搗昭俄依爲全逐成功之后此皆阿桂籌布勝委語也優敍先行循令與藏庶封爵待恩榮

木闌迴諱恭問皇太后安喜而成什

惠遞詩武愛惟均藏事山莊遞迴諱巡四海臣民咸共仰高年福祉盛恢申

與神將奉安與入京國弗寒猶先去聲小陽春

季秋山莊即事

風鬟恭送向都遠後發徘徊五日間夏月無何遽秋月青山即漸作蒼山

愛閒雖是紅旗已初報機絃其至盼猶艱

恭奉皇太后迴諱至御園作

巡歸此日稅輪蹄聖母康強萬壽禧駐以徐因愛以豫行斯後亦到斯齊

十六日啓蹕接行斯行亦於廿一日駐石橋廿二日恭奉皇太后駐山莊諭駐蹕石橋之意

殷侯今阿桂攻克勒烏圍初次紅旗報捷於八月廿四日至木闌行在即遣侍衛馳赴山莊爲啓母賀喜

微雨十月初八日

一心祝願惟悠矣四月光陰早迅兮幸得紅旗初報喜再三其奎更

宮禁園庭來往佔問安喜見體康舒四孟冬進宮慶聖母康寧居旬餘一至問安遲早率以爲例小春林際丹青若微雨齋前躑躅梁如研

獲澄泥愛臨帖窗明牡蠻稱觀書紅旗捷至已踰月亟盼佳音益殷予

雪限十月初九日

侵曉同雲一色屯六花飄颺遠紛繁欣於應節先大雪是月望日大雪節適此問安來御園鏤玉條柯檢罷牖漫晉

荄柢資培原六千里外心遙繞霽以爲佳望捷頻將軍阿桂等前日奏至現攻賊人情布險一經攻克便可乘勝前進

學體挈兒行命諸皇子侍壇上晒禮俾知余承祭時拜立於昭衛座配列祖默啓綿基翻上蒼鴻捷更希報早晚

復雪十一月初五日

南郊洋澤米三朝初一日冬至初三日郊祭恰值園居景物招徹夜同雲凝翌旦撰辰啓蹕返東朝初四日奉皇太后鑾還宮是日時晴時雪

欣逢月朔復初陽恰值天開甲運昌是日甲戌冊載承禮幸躬親南郊大祀盛必親行從未遣官攝代三成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七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六

詩五十首

題平定合符 有序 乙未

李侍堯奏粵民李阿集私越邊界至安南國之順化，爰酋婦居焉，其地在安南王城西南，遠隔重洋，昔爲阮姓竊據，歷今九世，酋人稱爲順化阮王，與奉朔受封之黎姓國王爲世仇，會順化王死，有子二，嫡次而幼，庶長而悍，長子繼立，其弟恒威編，土人患之，有阮翁袞者，順化王之同姓，以除奸立嫡爲名，自稱西山王，募兵備怨，客民多從之，李阿集因受僞封開國公，西山兵逼近順化王所居，二子皆出走，阮翁袞思自取之，土人不從，兵衆解散，李阿集遊奕洋面，遇順化二子舟，劫奪其財貨，攜家眞國內地，爲有司所執，將按以法，籍其家，得玉平定合符一，隨牋奏進，發視視之，長二寸又十分寸之五，闊二寸又十分寸之八，厚三分有奇，符上下各一，外面爲獅狻形，玲瓏迴裹，內面中爲雞心玦式，左右竪柄相應，形圓而橢，鵝小篆文各一，上曰平定，下曰合符，中心及四角皆有穿，蓋編組以佩也，玉質瑩潔潤澤，知爲窑物，而安南不聞產玉，以大小計之，疑是玉帶版改爲，第不解彼地玉工，乃能精巧若是耳，夫奸民之當治，安南之內訌，皆不具論，惟是王師征勦金川，正捕穴擒巢，剋日奏凱之時，而玉平定合符適得，先事之徵，若有默司其契者，敬惟昊蒼鴻佑，宵旰繫懷，因以斯符示兆，如詩所云，天作之合，或可取以爲賦詩斷章之喻乎，因序其事，題什識之。

海船懷邦悉擒去，行賊擒因致玉符，是龍蟠鳳舞外磨殺，陽定陰平內琢精，姬室雅章詠天合，金川嘉兆卜師貞，把吟誦爲珍，希見吉語符看報捷庭。

雪十二月初九日

適午凍雲黯，捷申朧雪漫，密方漠漠作勢更飛飛，於薛情辭旻，逢麻縕懷變，惟殷份捷報，速至願無違，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科布曲索隆古山梁等處碉寨，即期迅搗賊巢，詩以誌事。

西里勉來捷一月，阿桂自中秋後攻克特烏圖，即統兵進剿，而賊衆拒守四里，攻之三月餘未克，直至十一月初三夜，官兵分路奮勵，僭逆擁堅，將四里一帶賊寨，悉行攻克，計其棄主之期，距今又月餘矣，賊巢近復糾山梁索隆古據建碉勢，阿桂自攻得四里後，乘勝直入，踵逐克其舍勒固租營瓦喇占雅瑪朗及路爾垂特隆近巢要害，抵掃益力，臘次攻之未下，竄阿桂等奏至，科布曲及朱隆古山梁，爲賊入扼守木通等處碉卡，重掃淌卡布角沿河一帶寨落，而科布曲正梁，賊人挖壕圍守，節石貴復不貲，未易輕進，若突然分路上攻，各得迎面各碉卡，一氣直上正山梁，得手較爲迅速，因於十二月初六晚，分撥官兵，海蘭察同伊勒保等，攻擊中間城卡，綿集安、烏什哈達等攻其左，許朝光、額爾特等攻其右，面令侍衛通福安進攻，特成額等攻其左，海蘭等攻其右，墅昇額親往策應，重添海祿等，率土兵從雅瑪朗穿越林箐，前行襲至兜窩丫口，以待并力齊發，初七夜，海蘭察等由中路合力奮攻，其指揮各碉卡，均經克獲，雖賊亦多，官兵勇氣倍增，遂集旅等，亦已繞出其上，賊不能支，紛紛敗逃，綿集安、額爾特等同時古等各碉，賊突圍出者，經官兵截殺給盡，海祿之兵，已攀援上至兜窩丫口，與海蘭察、額爾特等會合，即將丫口碉卡，以次全行攻克，計自攻得四里後，乘勝直入，雖連克其舍勒固租營瓦喇占雅瑪朗及路爾垂特隆古山梁，爲賊入河一帶寨落，而科布曲及朱隆古山梁，爲賊入扼守木通等處碉卡，重掃淌卡布角沿河一帶寨落，悉行攻克，計其棄主之期，距今又月餘矣，賊巢近復糾山梁索隆古據建碉勢，阿桂

四方更值邇來頻報捷。前日阿桂奏、攻克邇阿古斯拉克丫口駐蹕占山梁，疑卽懋兵直搗賊巢。昨明亮奏，已得乃當喊碉，乘勝前進，攻克甲雜賊寨，進將河西一帶後路截油。現擬渡河攻剿雜噶中喇嘛寺，非力合擊難制依。此剃明亮等復奏，攻克噶松卡拉第舍齊喇嘛寺，卽在噶噜喇依，同時宣德亦奏，攻得烏郎等處，卽日可期擒穴逸渠。欲辦坤方得朋吉月占乾卦九三臨樓陰雪色鋪猫色市上人音聽喜音豐亞心存無暇逸昌昌福逐有壬林廿年勤政方歸政。余謹陛之初，曾告天陳願，至乾隆六十年，卽當歸政，以今歲計之，尙逾二十載，然敬勤之心，始終如一，不敢稍暇也。不負初心勉自今。

雪正月初二日

翼旦逢作雪。新年第一祥。纖冬候孔淳。昨臨冬雪應，且慶瑞頻申。梵境集，尤龍樓玉蝶翔。軍書頻報捷，連日軍營報捷音。今早阿桂等奏，已攻克舍齊喇嘛寺，雍中喇嘛寺，雖其助深欣忭。況逆酋噶喇依，四面圍定，束諸木及涉羅弄弟兄，連營悉就擒。計十日左右，卽可指穴擒渠，卽日檄宣捷音。紅旗旦晚遞佳音。

廼正誼開春報喜圖

梅花塢裏春先到，樂歲園盧老友陪。童子庭前鳴爆竹，滿音都共捷音來。

新正悅心殿

新正藩宴循成例，待備遊山陟碧嵓。五歲軍功一朝歲，朔金川賊酋索諾木等，自收復懋拉以來，攻剿促浸，再閱寒暑，今阿桂已統兵圍攻噶喇依，賊巢卽日可搗穴擒渠，大功全蔵，通計前後，約及五年。三冬雪澤黎庶仍。昨歲冬雪應時，既優且普，新正復逢雪應，足徵農慶。於斯卽景心誠悅，敢詎生驕志忘警。

廼正誼開春報喜圖

梅花塢裏春先到，樂歲園盧老友陪，童子庭前鳴爆竹，滿音都共捷音來。

新正悅心殿

新正藩宴循成例，待備遊山陟碧嵓，五歲軍功一朝歲，朔金川賊酋索諾木等，自收復懋拉以來，攻剿促浸，再閱寒暑，今阿桂已統兵圍攻噶喇依，賊巢卽日可搗穴擒渠，大功全蔵，通計前後，約及五年。三冬雪澤黎庶仍。昨歲冬雪應時，既優且普，新正復逢雪應，足徵農慶。於斯卽景心誠悅，敢詎生驕志忘警。

新正藩宴循成例，待備遊山陟碧嵓，五歲軍功一朝歲，朔金川賊酋索諾木等，自收復懋拉以來，攻剿促浸，再閱寒暑，今阿桂已統兵圍攻噶喇依，賊巢卽日可搗穴擒渠，大功全蔵，通計前後，約及五年。三冬雪澤黎庶仍。昨歲冬雪應時，既優且普，新正復逢雪應，足徵農慶。於斯卽景心誠悅，敢詎生驕志忘警。

新正悅心殿

新正藩宴循成例，待備遊山陟碧嵓，五歲軍功一朝歲，朔金川賊酋索諾木等，自收復懋拉以來，攻剿促浸，再閱寒暑，今阿桂已統兵圍攻噶喇依，賊巢卽日可搗穴擒渠，大功全蔵，通計前後，約及五年。三冬雪澤黎庶仍。昨歲冬雪應時，既優且普，新正復逢雪應，足徵農慶。於斯卽景心誠悅，敢詎生驕志忘警。

廼正誼開春報喜圖

梅花塢裏春先到，樂歲園盧老友陪，童子庭前鳴爆竹，滿音都共捷音來。

新正悅心殿

新正藩宴循成例，待備遊山陟碧嵓，五歲軍功一朝歲，朔金川賊酋索諾木等，自收復懋拉以來，攻剿促浸，再閱寒暑，今阿桂已統兵圍攻噶喇依，賊巢卽日可搗穴擒渠，大功全蔵，通計前後，約及五年。三冬雪澤黎庶仍。昨歲冬雪應時，既優且普，新正復逢雪應，足徵農慶。於斯卽景心誠悅，敢詎生驕志忘警。

梅花塢裏春先到，樂歲園盧老友陪，童子庭前鳴爆竹，滿音都共捷音來。

新正悅心殿

新正藩宴循成例，待備遊山陟碧嵓，五歲軍功一朝歲，朔金川賊酋索諾木等，自收復懋拉以來，攻剿促浸，再閱寒暑，今阿桂已統兵圍攻噶喇依，賊巢卽日可搗穴擒渠，大功全蔵，通計前後，約及五年。三冬雪澤黎庶仍。昨歲冬雪應時，既優且普，新正復逢雪應，足徵農慶。於斯卽景心誠悅，敢詎生驕志忘警。

由來邦本曰惟民，祈穀四民重上辛。已幸啓春逢雪渥，更嚮禰祭撫巢新。鮮倫言出心孚敬，以實若慈受福益增宜。

正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幸圓明園，卽景得什。

撫辰行慶翠鑾奉，初歲開韶紫禁臨。曠宇已欣霑遍野，春雲又見吐遙岑。不禁幸較昨年捷功蔵，去歲新正，有獨盼紅旗尚遲到，雖志西夜聞軍郵之句。近則大軍已圍定噶喇依巢，祇兒報捷，祇在日夕矣。紅旗旦晚遞佳音。

上元燈詞

六出霏冬五出春，樹根積澤尙餘銀。官軍剋復圖賊穴，慶賞應教答令辰。

素魄光輝第一宵，西墉嘉會九逼朝。玉蛾金鯉都耐冷，飛入煙空上下驕。

西嶺下來隱夕曦，清哲誄湯碧空披。團欒漫惜欠些子，好是玉輪趁望時。是日始望。

萬壽燈明萬福全，本時行慶自年年。六鼇下盼紅旗到，一節徽嫌宜欲然。

遮脅幾行雞樹密，手茸一片鶴煙稠。飛蒸燭籌數無萬，都作增齡海屋籌。

藩王列席侍酉樓，位次情須較量不。厄魯近多出痘者，也教元夕賞皇州。蒙古未出痘者，卽令至內地，承德避痘，俟痘愈特親王策凌爲巴什公列坐，與觀燈火。

弄竿戲鞠各分曹，雜遝銀花陸海濤。節夜原非重九日，底傳元宵孳登高。

四朝休養斯民庶，百歲熙和北帝都。況值開韶三五夜，順時同樂可能無。

正月十六日，小宴廷臣二律，疊去歲詩韻。

節後仍開小宴筵，聯茵敍陸列年年。昔猷允藉調平鼎，官路應教直似弦。須識頒賞若規好，但云奏應卽騎緣。戒咨染翰數牋者，細繹吾言然不然。

金川者定略心開，休養應圖兵後艱。和樂茲雖賞柑節，凱旋兼未度桃關。漫歌七德功云蔵，已歷五年師乃班。猶念郊辛親勞苦，接勤劬功勛細落間。去歲詩有卽遠賢勞於後者，聚馳冰雪之詞，開之四句，默追前跡不勝感之句。

燕九日作

底說踏歌打旋年，羅紈士女節亦云過。處機生日傳聞久，古觀白雲聚會多。每值午風傍晚靜，況餘積雪慶時和。收燈諸事誠休吉，祇奈紅旗未到何。

復雪正月廿三日

昨晴今復雪春澤，見稀同落地卽爲雨，霏空不礙風。已看增瑞氣，更喜利農功。一節猶微欠，盼殷旗捷紅。

華滋館

暇日遊山館，晨餐坐片時。放晴春旭媚，宿雪士香滋。庶政時當理，軍書特地馳。祖就省視，現用大礮四面轟擊，計十日左右，卽可指穴擒渠，現在圍剿噶喇依巢，祇兒報捷，祇在日夕矣。聖庭期十日，惟是盼紅旗已遵旨將兵圍剿禦，仍隨宜來遞奏，流通利賜閱，是固吾所喜。

新禧禮成述事

恭奉皇太后巡幸山東。是日啓程。先謁二陵告功之作。有序

兵銷箭徹。永逸定於一勞。功獻泮林。式固彰於既克。禋書巨告成銘學。通此而三紀歷年展禮登堂。
逮今凡六時則郊壇備典。勞還之杖杜將屆。於馬部屋周齊。望幸之徂松是懷。敬稱仲月。明詔東巡。
二陵之默佑允叨。即睨因先吉撰。初九日啓蹕。經謁東陵。周圍告成之禮。首獻之潤薛是頒。警輦路俟奉融。七日
駐新衙門。翌日恭迎皇太后鑾駕至南苑。歡奉東巡。
舟程既爲安適。而時屆春深。景候光妍和暢也。
旬奉明清鄰奉宸中之聲。探源頭之活水。泉正浮甌。舒壺畔之新花。杏初迎使。最遠頓而增行館。頤
和宜順奉情。準經涂以就舟居。適體征璿慈豫。惟養志與親詹並切。瞻依咸遂。彼喁喁。然問俗以崇
儉爲先。繁縟預禁其頹頹。嵩禮緣義起。假武適可寖文。而詩由心生。循名必當貴實。爰兹摛藻。用志
厲斡。

在泮由來稱獻功。東巡仍此奉慈躬。宮猗式讌開五載。泰偕延羞申一爽。水舫陸輿期體適。近程增頓爲
年崇。地方大吏。以聖母高年。宜緩行。以適頤養。而遠州至平原。及中水至曲阜兩處。
郵程大減。蓋各於適中之地。暫行銜轡檀。敬奉慈旨。其意誠摯。因聽之。二陵即覩期先謁。鳳駕遲
行正暖融。

題隆福寺行宮六景

翠雲山房

山以雲爲衣。松柏與翠之。開房構其間。地猶又一時。客語屐徑者。漫陳八伯詞。

翠微室

稍卑得畝半。便因築最宜。匪學隱者流。子與言已悉。石居鹿與遊。閒善沛然由。

碧巘丹楓

丹楓帶秋色。碧巘則後凋。自然成稽畫。面非筆點描。豹疑最深處。佺羨若可招。

天半舫

飛樓俯虛無。浮舫於天半。何嫌浸滄溟。一葉安汗漫。我屬蓼阿什。當亦致仙侶。

抱霞軒月

霞爲月點綴。月助霞光明。相需相得彰。無情面有情。寫意固在茲。匪慕高蹈名。

翼然亭

行館最高處。小亭冠峰置。邊稽跋馬路。一旒裝紆緬。時望日落勞。紅旗由此至。

慈禧壇陵

己巳明樓詔。受降赦彼戎。丙申今日拜。荷佑定茲功。歲月頻因還。高深憶不窮。三征平朝漠。（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皇祖因
噶爾丹侵掠邊境。親統六師討之。九月凱旋。是年十月。及次年二月。及前此平定準
噶爾進犯。凱平。）一喜由來生萬落。人心因識即天心。自維於此何修遇。庋稟持盈倍勵欽。

龍效皇祖之
親征也。

二月十二日駐蹕桃花寺。是日紅旗報功。喜而成什。

謁陵本爲告功來。是日紅旗即至哉。皇祖九徵垂佑顯。孫臣五載懋心縗。勳成一將能無繇。氣復高民望
在塔。川省旗理軍需轉運。不免稍川民力。節經將領奉正。速俾喜音達萱陛。捷奏至。即遣御前侍衛侍郎珠魯。
倍增色喜。高年定博笑顏開。

翦軍阿桂奏攻克喇噶依城巢。紅旗報捷。喜成凱歌十首。

甲午桃花寺蹕停。軍營正此俯窗檻。甲午春。蒲圻東陵。駐蹕桃花寺。費有營蹊來往謁。是駐蹕
是曰春。額翠華南旋之句。今果喜符佳讖。幸哉今日仍憑處。綠柳中
飛一點星。

勒圍即勒爲圍。急呼 報捷夜行鶯。八月廿三日夜。重值上陵還渡程。二月十二日。一刻萬人齊色喜。光明日月永銷兵。
三穴猶延一月餘。阿桂等於臘月十九進兵。合圍賊巢。距今二月初四報捷。計四十餘日。六軍猶勇豈饒渠。周遭火
器熾攻處。早燭區區釜底魚。

旬餘棧驛八朝至。軍營六百里。加緊文報。約計十一日始至。此次二月初四所奏。紅旗於十二日未
時遞到。便行八書夜。可謂速運。因降旨將蓋茹官、弁、兵役、交部議敘議賞。一片紅旗萬馬
飛。夾路羣番喜且懼。國之變也國之威。

險巇山川猶梟獍。邪深機阱絕根株。從今番部都安堵。強食奸獃自此無。促浸逆賊。盡在鎖拿都封。欲圖吞
併。今經掃蕩殲除。諸番從此可以
安字太
平矣。

孀裙絕險歷妖氛。百戰功成古未聞。鼙鼓冬冬聲凱獻。羌兒稽首送將軍。

堅碉林立萬重山。破險衝鋒歷盡艱。奏績都資軍將力。紅旗一道入桃關。

美維征處號維州。鎮美戎人謠詣留。維州、卓所營。以地有美維屯戍而名。昔吐番守
將。悟成內地。信 可留之無憂矣。信 今日勒圍爲內地。無憂城果是無憂。

盼捷經多復入春。唾成偏覺意殊頻。今看料得方安枕。聞告愉誠用武人。

流離此日穴巢傾。善定征蠻可能兵。歌凱莫教容易聽。五年功幸一朝成。

白澗行宮即事

去時切切盼紅旗。返蹕紅旗已見之。固以功成欣且慰。翻因事定惕而思。追前正有符節握。善後還廑屯
戍爲。平定金川以後。隨於其地設鎮安營。令提督移駐美諾。並於勒烏圍添設綠營兵。噶喇
依添設副將。其餘險隘之地。分
設營將。逐里及自卡駐之。即令綠旗兵及番人等分地屯種。並於抱枝添設將軍。以
覽奏獻俘昔獻馘。平紅旗凱報。悟誠回獻。京來諸未已死。今日阿桂等奏至。開遞俘馬
及勒烏圍人等。並皆按指獻俘。馘聽獻馘者。宣阿桂承敕藏事長邪。

至姻郊日作

淡煙疏光郊趣深。古有六詩緻如琴。郁君緒揆迎夾路。縛置連翩集盡鈐。向遇清隆過遠。在京王、公、大臣。
祈於近畿候駕。茲以紅旗報捷。大功
725

展謁東陵告功禮成旋蹕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兼賀紅旗之喜即於御園駐蹕翌日啓程祇謁西陵俟還蹕至南苑恭慈典巡幸山東即事成什

告功東返舍趨西路便御園一宿稽未睹便行遵柳陌問安緣切謁望閒紅旗至矣增歡喜黃髮康哉永福祉指日慈輿奉親駕倍宗壽算願同齊

御園花朝即事

西發東還經御苑桃紅柳綠繪花朝萃芳宇宙仲春候（北方花朝，花率未開，去歲臘月十五日立春，越以冬春多暖，故今歲花朝，花亦特早，三月）逸豫六幕調恰值佳辰放筆點正逢絕域報兵銷雖然敬怠分一念泰亦難萌敢曰驕

春曉

東方漸晧昕綠野還春露眉與徐啓行草香間布護所欣留在草麥田及疏圃一例潤氣烝歷年所罕遇

武定奏軍功雨霑紆農慮幸逢諸事順吾心慰滋懼

南紅門外作

南苑行宮逐頓移東巡今日信遄遲紅門外便烟村接歷覽農桑茲始之

秋麥已長春麥萌不教獵騎躪縱橫柳園村識青旗店憶我少年覓句行

鳳河一再渡橋搆蔣漾渾流每籍荄（鳳河發源於海子西之圖河下流，向以年久淤塞，因出內府帑金，飭加挑濬，幸得暢流，蓋年頗資其力，又以舊河勢直，恐其一泻無遠，令作之字灣，使其曲折而下）設使不爲之字繞清波直瀉原無道

大興縣境接東安惴士耆民載道歡綏緤繅棚由賀親（啓程前，源降旨不令地方官備陳戲場，蓋因紅旗報捷，紳士各於本境結小綵亭，申賀喜親崇之意，周元理奏，地方官亦不能禁也）得無程忡地方官

降旨加恩直隸各州縣詩以誌事

省耕視斂告成功慶稔應敷恩普同賜復撫論經及否（蓋因平定兩金川，集勛賚謀，籍泰舉垠安輿，巡季由東，普承湖兵善之處，所有緩征借欠共銀十萬五千六百兩有奇，米穀豢共九萬九千一百八十石有奇，除予蠲免，傳聞當渥澤，屬租略別獻和懽，往州蠲，所有因災緩帶銀八萬六千七百四十兩有奇，米穀豢五萬六千七百三十石有奇，亦予蠲免，民間總令留餘力司庫何須計鮮充申命地方大吏推行毋俾向隅焉）

四月朔日作

祝釐獻功禮畢過流陰苑轉入清和易舟北上希恠切夾岸青若結穗多人曰無妨未諗我麥廣有尖更麻禾則遲五日迫十日（昨在申水行宮，四阿雨未得，有雖非五日孔十日之語，蓋切於懇，迫待部對此農民愧若何）

道間

自我入齊境佳麥觀菁葱苗秀秀將實墨浪翻光芃而何往返間少雨偏多風寸澤何嗟及眼看欲失墅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八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七

詩六十三首

黃新莊行宮即景（丙申）

向遠行宮難以陳黃圖仍此駐輿輪龍柳樹烟籠暗庭萬杏花火報春昔過今來何必較前題後什每相鄰郊臺十里縣城外指日重臨慶典循（平定兩金川，大功告蔵，特軍等計日凱旋，因定於四月廿七日，由山東還京至此，駐行郊勞）

永慕齋

自是終身慕到齋慕更諄忍言八月景又臨兩年春望近湖成鼎種來松作鄰告功叨獸佑永此鎮羌塵

恭謁泰陵

兩年闕展謁一旦寫悲呼難問彼蒼者永沈吾痛乎金川除後患海宇慶恬嘉所願百茲往戡兵事更無（金川之兵，本出於不得已，幸邀默佑，掃蕩成功，從今更不願有用兵之事矣）

良鄉道中即事

迎遮房山入慶陽輕輿雨後釀晨涼須臾紅日照綠野暄潤皆宜正不妨

麥苗已登犍前長又見新塍苗豆秧等度年來無此事（往年望雨，越旬苗，著緣冬多雪澤，連被滋潤，地氣深透也）慰面生懽轉傍徨

高處麥長低處矮因地濕致生遲物情即是人情耳過不及同中始宜

遙看塔影似針懸忽值行宮綠柳前待到迴鑾此郊勞始稱一路事成全

小獵

行行路進海子門獵騎循例候平原一自臂病罷射鵰馬射依然弗根煩昨多以來艱支屈茲並馬射亦覺難雖云見獵心猶喜力不從心實靦然控弦不滿發矢弱豈一屏兔增臕顏解之者徒虛譽武廿發十九中去（昔傅高齡能射斯甚可詰戎情繫身鵰先廐而笑之我弗取即今隨者多少年廿發十九中誰見）百聞不如一見焉前經定功可比逸昭烈致歉意應存

春曉

東方漸晧昕綠野還春露眉與徐啓行草香間布護所欣留在草麥田及疏圃一例潤氣烝歷年所罕遇

武定奏軍功雨霑紆農慮幸逢諸事順吾心慰滋懼

南紅門外作

南苑行宮逐頓移東巡今日信遄遲紅門外便烟村接歷覽農桑茲始之

秋麥已長春麥萌不教獵騎躪縱橫柳園村識青旗店憶我少年覓句行

鳳河一再渡橋搆蔣漾渾流每籍荄（鳳河發源於海子西之圖河下流，向以年久淤塞，因出內府帑金，飭加挑濬，幸得暢流，蓋年頗資其力，又以舊河勢直，恐其一泻無遠，令作之字灣，使其曲折而下）設使不爲之字繞清波直瀉原無道

大興縣境接東安惴士耆民載道歡綏緤繅棚由賀親（啓程前，源降旨不令地方官備陳戲場，蓋因紅旗報捷，紳士各於本境結小綵亭，申賀喜親崇之意，周元理奏，地方官亦不能禁也）得無程忡地方官

降旨加恩直隸各州縣詩以誌事

省耕視斂告成功慶稔應敷恩普同賜復撫論經及否（蓋因平定兩金川，集勛賚謀，籍泰舉垠安輿，巡季由東，普承湖兵善之處，所有緩征借欠共銀十萬五千六百兩有奇，米穀豢共九萬九千一百八十石有奇，除予蠲免，傳聞當渥澤，屬租略別獻和懽，往州蠲，所有因災緩帶銀八萬六千七百四十兩有奇，米穀豢五萬六千七百三十石有奇，亦予蠲免，民間總令留餘力司庫何須計鮮充申命地方大吏推行毋俾向隅焉）

四月朔日作

祝釐獻功禮畢過流陰苑轉入清和易舟北上希恠切夾岸青若結穗多人曰無妨未諗我麥廣有尖更麻禾則遲五日迫十日（昨在申水行宮，四阿雨未得，有雖非五日乎十日之語，蓋切於懇，迫待部對此農民愧若何）

道間

自我入齊境佳麥觀菁葱苗秀秀將實墨浪翻光芃而何往返間少雨偏多風寸澤何嗟及眼看欲失墅

遽得而尊之。誰不惜以忡。因思消息間。理固鮮恆通。通塞互輪旋。此理原堪窮。祝蓋告武成。藏禮都從容。
凡事忌太順。先憂那辭窮。窮弗辭先憂。惟是惕良農。

恭奉皇太后迴鑾駐蹕桐柏村即事二律有序

吉功行慶東巡旋復金根。辭勩就輿。北道村臨桐柏。溯發軫至於旋蹕。月計兩周。由畿輔返自齊封。
疆連千里。緩頓繼期安適。喜慈躬之日益康強。經涂並効懽呼。嘉民志之風同愷樂。茲以勞還舉典。
越程仗莅青郊。復因算號具儀。信宿鑾回紫禁。時則微蕭正肅。淑露初晴。攬盈疇之麥勃不滋。與屯
盥而共慰。視爽路之免趨。衢羅。知中外之交欣。爰紀驟章。用昭葳事。

水程率歷遍陸路。此非遙。往返都安吉。康強欣適調。慶因定西旅。恆是奉東朝。郊勞應親莅。還宮涯一朝。
倏經千役五春秋。棧道嶇嶇假坦。橋。道難險。輒之金 夾路花紅復柳綠。阿誰致悔覓封侯。
脫卻戎衣換古衣。龍章示獎特恩稀。郊勞時。將軍等俱甲冑親。臨。隨行奏凱班還。仰荷甲冑親。臨。隨行奏凱班還。仰荷
同心戮力還擒最。便解大閱賜六飛。將軍阿桂。及副將軍豐昇額。率貔貅。凱奏時。將軍等俱甲冑親。臨。隨行奏凱班還。仰荷
兵洗金川永不波。潢池敢庭竟如何。良鄉近遠多黎庶。歡喜都來聽凱歌。
凱歌亦豈易爲聞。五藏辛勤勞衆軍。我實未忘安五夜。幾多憂慮與平分。

金川平定。御午門受俘。即事成什。

畏威赦罪背已已。倩德致俘今丙申。真酋函呈非誠首。生人紲縶是孚人。
俘字從孚從人。孚者、信也。執久以來。其生獲實爲可信。六事訏謨。具有深
我。願普人無論及者。茲當俘馘並陳。論得是獻。天然切對。因重逢捷之。陳儀凱獻聲盛赫。假武敉勝禮樂彬。

四沐天恩際時泰。乙亥六月。征剿準噶爾。先獲首酋玛木特。送京磔誅。是年十月。
獻等來獻。是年十月。因平定準噶爾。復獲逆酋齊赛。檻解京師。並
定回部。逆酋集占之首以獻。及副將軍豐昇額。率貔貅。凱奏時。將軍等俱甲冑親。臨。隨行奏凱班還。仰荷
同心戮力還擒最。便解大閱賜六飛。將軍阿桂。及副將軍豐昇額。率貔貅。凱奏時。將軍等俱甲冑親。臨。隨行奏凱班還。仰荷
用兵。幸賴天祐。集勳奏凱。復御午門受之。皆賦詩以紀。並有從今更願無斯事之句。茲以兩金川俘獻反噬。不得已而
兵洗金川永不波。潢池敢庭竟如何。良鄉近遠多黎庶。歡喜都來聽凱歌。
凱歌亦豈易爲聞。五藏辛勤勞衆軍。我實未忘安五夜。幾多憂慮與平分。

金川平定。御午門受俘。即事成什。

畏威赦罪背已已。倩德致俘今丙申。真酋函呈非誠首。生人紲縶是孚人。
俘字從孚從人。孚者、信也。執久以來。其生獲實爲可信。六事訏謨。具有深
我。願普人無論及者。茲當俘馘並陳。論得是獻。天然切對。因重逢捷之。陳儀凱獻聲盛赫。假武敉勝禮樂彬。

四沐天恩際時泰。乙亥六月。征剿準噶爾。先獲首酋玛木特。送京磔誅。是年十月。
獻等來獻。是年十月。因平定準噶爾。復獲逆酋齊赛。檻解京師。並
定回部。逆酋集占之首以獻。及副將軍豐昇額。率貔貅。凱奏時。將軍等俱甲冑親。臨。隨行奏凱班還。仰荷
同心戮力還擒最。便解大閱賜六飛。將軍阿桂。及副將軍豐昇額。率貔貅。凱奏時。將軍等俱甲冑親。臨。隨行奏凱班還。仰荷

御前勍清門行走者多。國朝家法萬年循。解兵笑彼一盃酒。示澤欣茲滿座春。夷樂寧須關傑侏。歌舍此奏置假。杜詩物斯稱高仲藏紫閣識勳勞。光明日月兵氣銷。弄藏所獲金川軍器於紫光閣。並誌以詩。有序

平所存者也。亦命繡之宴次。鴻勳集矣雨暘若。祇恐驕生志倍寅。

邛龍剿淨深林無伏莽之遺。槊木俘來遠徼有戢戈之喜。指點戰圖張健。慍我威弧。捻稍獲得陳廷。收其脫帽金環已拋髮重甲噬犀兕之倚多。鉛丸惟繇膽空虛。識盡沙之早化。知鮮雄佩。漫矜犳黛之銛。左插何施。白敛脫光之影。落兩川而兵洗。金氣全消。鋩九鼎以勳銘。銅標重比。虎皮箭楯連函。用誌武成。鳳咮詰寇長律。寧詩文具。

出師寧曰罔俘物。弊器亦四紀武功。貝甲盤刀皆就獲。豪旗斬將並稱雄。金川金小穴俱擒。兩金川分東西。爲金川。恰亦稱之大金川云。白旄白狼跡豈罔。亦皆事平忘衆力。惟應秦保慎吾衷。

永佑寺瞻禮

下馬先拋瞻禮誠。層樓神御曉曦晶。廛中此日養親志。敬法當年避暑情。夕惕朝乾敢或懈。勒慈律己戒其盈。紅旗三捷歌者定。祈佑明恩幸武成。時武瞻禮句云。永佑御令。祈佑之。武成者定。慈波謂之下。編具神御事麻。惟益覺持盈。

安遠廟

東嶺琳宮接。題門各有名。匪尊不二法。緣繫衆瞻情。蒙古衆奉黃教。而伊犁之固爾札廟。莊嚴特盛。尤其所在禮。仿其制起安遠廟於此。每謁莊嚴山莊。益溯新附。絡繹觸。

頤志堂

頤志頤慈志。額顏皇祖留。教生卽家法。尋祝擬仙籌。夏清日方永。山停水自流。諮儀增豫者。吉定奏功收。

千尺雪二首

雨過溪流漲野灘。噴珠峽口落飛湍。坐來未可默然置。欲去陳言戛戛難。

憑欄久佇之色。微外續成偃伯。兵銷膺日月之光。郊壘既列拜以告勳。紫閣遂存藏而誌武。溯自虎符申命。壁壘新而一將官勞。因之貔旅同心。弓刀利而八旗鼓勇。應指揮以破險。成勛趙趙。私極運鈐略以出奇。仍合堂堂正正。雖辛百戰。先登則孃聚就殲。蹙蕩七札並舉。則應揚聲壁。壁開之間畫。建牙稱是英姿。振地角之鼓鉦。展施知其勇號。滔雨娖昔。與西陲珠飾以交鄰。駿馳從今。叶北斗玉衡而永定。

郊壘武定叩芥穹。極列靈旂凱禮雄。宣力勤勞資衆將。坐謀籌畫賴元戎。建時吉氣占剛日。竪處軍祥符勝風。例以伊黎及回部。俾藏高閣紀成功。

荷劍行

功成俘受甲巳戮。歸來荷劍星弢。挑兩兜何武相爭。盈尺利器當緊腰。翻褕戎服鈒秩袴。強食衆暴還厥巢。稗雞連足振彼朝。究亦何成嗟汝曹。徒觀魚腸室餘鼓。綴以七寶蚌殼雕。龜紋蹙起星芒昭。卬荷寶

物斯稱高仲藏紫閣識勳勞。光明日月兵氣銷。

弄藏所獲金川軍器於紫光閣。並誌以詩。有序

邛龍剿淨深林無伏莽之遺。槊木俘來遠徼有戢戈之喜。指點戰圖張健。慍我威弧。捻稍獲得陳廷。收其脫帽金環已拋髮重甲噬犀兕之倚多。鉛丸惟繇膽空虛。識盡沙之早化。知鮮雄佩。漫矜犳黛之銛。左插何施。白敛脫光之影。落兩川而兵洗。金氣全消。鋩九鼎以勳銘。銅標重比。虎皮箭楯連函。用誌武成。鳳咮詰寇長律。寧詩文具。

出師寧曰罔俘物。弊器亦四紀武功。貝甲盤刀皆就獲。豪旗斬將並稱雄。金川金小穴俱擒。兩金川分東西。爲金川。恰亦稱之大金川云。白旄白狼跡豈罔。亦皆事平忘衆力。惟應秦保慎吾衷。

永佑寺瞻禮

下馬先拋瞻禮誠。層樓神御曉曦晶。廛中此日養親志。敬法當年避暑情。夕惕朝乾敢或懈。勒慈律己戒其盈。紅旗三捷歌者定。祈佑明恩幸武成。時武瞻禮句云。永佑御令。祈佑之。武成者定。慈波謂之下。編具神御事麻。惟益覺持盈。

安遠廟

東嶺琳宮接。題門各有名。匪尊不二法。緣繫衆瞻情。蒙古衆奉黃教。而伊犁之固爾札廟。莊嚴特盛。尤其所在禮。仿其制起安遠廟於此。每謁莊嚴山莊。益溯新附。絡繹觸。

頤志堂

頤志頤慈志。額顏皇祖留。教生卽家法。尋祝擬仙籌。夏清日方永。山停水自流。諮儀增豫者。吉定奏功收。

千尺雪二首

雨過溪流漲野灘。噴珠峽口落飛湍。坐來未可默然置。欲去陳言戛戛難。

憑欄久佇之色。微外續成偃伯。兵銷膺日月之光。郊壘既列拜以告勳。紫閣遂存藏而誌武。溯自虎符申命。壁壘新而一將官勞。因之貔旅同心。弓刀利而八旗鼓勇。應指揮以破險。成勛趙趙。私極運鈐略以出奇。仍合堂堂正正。雖辛百戰。先登則孃聚就殲。蹙蕩七札並舉。則應揚聲壁。壁開之間畫。建牙稱是英姿。振地角之鼓鉦。展施知其勇號。滔雨娖昔。與西陲珠飾以交鄰。駿馳從今。叶北斗玉衡而永定。

郊壘武定叩芥穹。極列靈旂凱禮雄。宣力勤勞資衆將。坐謀籌畫賴元戎。建時吉氣占剛日。竪處軍祥符勝風。例以伊黎及回部。俾藏高閣紀成功。

荷劍行

功成俘受甲巳戮。歸來荷劍星弢。挑兩兜何武相爭。盈尺利器當緊腰。翻褕戎服鈒秩袴。強食衆暴還厥巢。稗雞連足振彼朝。究亦何成嗟汝曹。徒觀魚腸室餘鼓。綴以七寶蚌殼雕。龜紋蹙起星芒昭。卬荷寶

泛月有詠誌愜

泛月本宜夏。山莊宜之最。傍晚坐溪亭。冰輪且遲去。待叶西嶺陰下落。東峯曦過在須臾。曖亦隱。舉頭素蟾對暮色旋已苦。憂光頓可愛。爰開綵書牛。以遊琉璃界。四山圍明鏡。皓魄印其內。更思夜明照。原包四

山外外內通體洋上下合相去伏恰似遊金田誰云居玉塞昨年亦斯境而區等筆會著定今餘開適與聰弗害猶然謂失言無逸應恆戒

盛和闡玉琢奏凱圖三絕句並

去歲曾題琢玉圖何期爲兆卽符乎勒勳紫閣名重煥（命圖將軍阿桂等五十功臣於紫光閣，親爲製贊，並給後五十功臣像，命儒臣等製贊，并數平定準部回部之例）

騷逆鼠術儻已枯

永靖雀疆期蕩後番耕屯戍悉心爲迴思昨夏拮吟際紙盼捷音未及斯

皐報石田卜有穫（前撫明亮等奏，惟察喀種之地，紮營安餉，誰云兵後或凶年武功底矣無一事紙切新豐念永縣）

賜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六十誕辰

功高殊衆賜冠衣壽日充閭耀古輝謀勇奏平定玉壘歸來偉協贊黃扉六旬盛自今伊始廿四考當遵古稀不說保全豈眼勉（言謂史稱朱太祖稱保全功臣，以爲言事，夫欲保全之，是心中已先有一被將有過，或我將使被之念，非待臣以誠之道也，君之與臣，惟願其長享令名，以宣猷位理，何必預設保全之意耶）名同郭令豈其非

樂成閣

樂成雖是額檐揩艱致西成樂慶綏歷夏至秋計以日曰暘與雨幸惟時敬因覩近面忘遠（今歲各省雨暘時若，可望有秋，各處等報收成分數，俱在九分以上，惟甘肅皇陽等廿九州縣，夏間較旱，四川打箭爐、七月中秆被山水冲損城垣官解，湖南永興、耒陽二縣，六月內山水陡發，田廬多被淹沒，雖皆一隅歸災，應飭大吏查明加意撫恤，毋使失所，自

審何修以迓勛更皐武功奏著定持盈祇益懼誰寅

中秋節卽事

欣逢萬寶慶西成（今歲各處及各省，俱獲有秋，皆據奏報收成，均在九分以上，）遠自海隅近帝京眞悅懿顏對佳節合陳綺宴愜羣情光騈月宇誠宵影鬱徹雲璈敬鹿叶聲更勝去年今夕者兜於燈下盼紅旌

入崖口

伊水崖口繞五渡伊遂崖口乃九迴（伊遂本自源頭至此，凡九曲，因伊遂，蒙古語，謂九也，）木蘭行圍率山入壁立萬仞一線開一夫當關萬夫退年年秋獮慣往來成功將士勞屢摧既喜既懼既饒憐憫身異國勞心實陪

於巴雅爾鄂爾賽濟蒙古王公等進宴卽席得句巴雅爾者，蒙古語謂喜，鄂爾賽，則寬也，昨歲於此地接將軍阿桂攻克勒烏圍紅旗捷至，因以此名之

歲讌覽溝備宴同，每歲蒙古王、公等，備宴於此，謂之歲讌，與其地寬敞，可詳馬也，）嘉名增錫識成功，仍看列就九駝自（蒙前例進九白駝，）不收喜其那忘飛來一騎紅將士凱旋多屢課（金川成功將士，阿桂留京辦事，鄂輝、福康安、普爾普，皆留前線，惟命留京辦事大臣，海圍察、牛林、和隆武

新正紫光閣錫宴聯句有序

紫光雲縵展檻欣景麗韶光玉壘氛銷壁看氣劇堅壘憶昨丙申宴凱彤弓歌糧庚辰逮茲丁酉示慈石鼎聯俠辛巳時則春來十日宴綴三餘冰涵太液以疑膏斗指孟陬而漸溢值糧臣之麟集舊潘儕新部朝正恰虎衛之鐵連刻將次元攻侍蹕矧復慈番效順彼士司屢額瞻天因教每歲更班我將軍初擢通道宜合申夫燕衍悼威靚夫龍光指閣上之圖形裹鄂之弓刀共識撫筵間之環座談濮之琛貢同陳嘉三俘以油然奮勇難忘百戰快一朝之率止運籌幸慰五年本不得已而用兵惟願從今偃武乃莫之爲而邀佑所期長此持盈勉同堂既敘其功而即席應咨其事爰掄廷案兼召詞臣授簡分行適備雲臺之咸數連篇得句迥殊蕙殿之零篇長言倣七始之華抽思當酹乙乎韻兆八方之晏符占還叶庚庚自出師以及勞還詳其梗概舉實跡而成雅什屏厥鋪張對揚命以生欽朕弼非徒爲需樂泰交之象際盛儀而志喜聊曹尚勿侈豐亨豫大之詞也哉

御製紫閣拓寬前廡楹豫爲之兆果符貞。甲午冥。展拓紫光閣前楹。以備平定兩金川。張列候瞧之用。茲果叶貞符。　應教泰疇繼凱疇。

所懷今值例當武。庚辰春。平定回部師旋。於瀛台凱宴。辛巳新正。紫光閣落成。倫功臣之尤者。并集廷臣外藩。燕宴於此。即以命題聯句。茲如其例。　盛卜雲乳倫將佐鑑開

露清遠公卿酬庸實乏鉛刀割。臣舒赫德。延賞兢慙翰翰聲人越徭關兼梵道班聯北漢及西瀛來朝偏袖星郵遞。土司等分班入覲。自今歲始。即命成部將軍明亮統之而行。臣于敏中。　專閫馳騁霄棧鑿幸奉遠謨臣職勗何期溢典主恩榮已叨杖杜

沽三雅臣阿桂。共對芳椒侑六鼇。幾隊冰嬉陳太液。一番花信亞元正。是日爲元旦。即宣慶澤嫩豐穰。臣裡世後五日。

御製爲撫鑒餘湖翹餘教罪誰知逗撓德。提威竟是假投誠。養癰貽患寧可聽一再。

滋蔓那容肆合并兇遏狡謀思狼附。孽道醜類更獫生。展經文告撫知抗。臣福隆安。逢試軍錄不諫征。僧格桑與索諾

木猖獗爲奸。徒擾近鄰土司。上初意以慢鴨知國。不直加兵。抗拒。勢不得不審度致討。而其事非剛毅泰所能了。乃命溫福自滇移兵起川爲將軍。授爲大學士。攻其西路。並命桂林代阿桂統兵從南路入。壬辰十一月。阿桂出其不意。連克資哩。噶克吹。及僧格宗。十二月初。即克取美諾。遂授爲副將軍。　收禽械致北風迴。溫福亦自路頂宗進至美諾。時僧格桑已遁。溫福即統兵追至布朗郭宗。僧格桑

復從美諾潛竄入金川。遂挾其父泽旺。松解京師。　遺誅未許依唇齒。民明。克明。奕勳。奕贊。濟惡公然託舊勞。附格桑逆孥資糧入金川。資內索諾木。索諾木不能不感。因格師井剿促。　便整兩頗

副窺穴俄逢重險嶮溝院。入錢糧不得入。乃杜兵普嘉。陝撥分兵進剿。溫福自率一路。　伏林菁貫雜蒐滿網釜將窩。促安滇。其罪宪不可逭也。展圖歷歷如斯指。上撥湖北圖。視御舟泰誠其要。博宗

致有木果木之失。臣梅圖琿。阿桂等於木果地界之前。奏到。言益

御製移壘猶欣有列營餧兇。阿桂在雲嘴。賊衆不敢逼全師而出。　值事因之易良將鑒前愛復調精兵。命阿桂珍定西將軍。總統軍務。且以木果木之事。由綠營兵性

擾厥攻。因簡訓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察哈爾兵。由西路甘肅進剿。　克復不旬日。癸巳冬。阿桂復率兵由西路甘肅寨而入。

黑龍江、勁旅七千餘。選赴軍營。預備進剿。　赤及旬日。即收復美諾及小金川全境。

促沒徂攻各首程。八旗兵俄撫軍營。而各省續調之兵亦至。將軍阿桂。統由西路進攻。　地本名額滿蒙漢。四得捷音。特賜巴雅爾之

命明亮爲副將軍。出西路。相機合剿。　谷嶼據梁批厥口馬尼

喜峰覓溝崖錫名。是地本名額滿蒙漢。四得捷音。特賜巴雅爾之名。蒙古語謂喜爲巴雅爾。紅爾賽。宜覓也。　加服袞章垂赭帶。飾冠瓊寶耀華纓。執桓璋

擬崇銘鼎。臣梁國治。　傳箭惟期連釋翮。紅旗奏凱。上貝將軍阿桂。亟先賜以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命其子侍衛阿綿遠齎馳還往。

突進丸封裂。臣英廉。　九折潛後凝路爭。凡遇險峻之處。穩履色溯乘雨澀。阿桂於三月中。攻得濛博瓦。因雨雨久水兵猶屢而上。乘冱下履。且以木果木之事。由綠營兵性色溯澀。溫福自率一路。　駿登喇穆赴官更役前往澄伏。各隘皆聚。天萄木明。而額勒登喇穆赴大磡。諸爲官兵攻得。氛

賊甚。益氛巧借蓋尤窮。官兵既得喇穆登山梁。復於六月廿在日。克之。臣曹秀先。　捷錄雄吞滿博城。七月中。阿桂等復攻得

地抵服紆蟄頑。明亮久駐。賊布未遑。十命其分兵直正地而入。攻可攻其無備。及剛。　俄坡簡銳潤峰巒。剛亮既至宜。額已往西路阿桂軍營。而綠旂甲布士司等。自營中化無將軍。温福七月初。明亮派生林、和隆武等。分兵七路。乘大雨中。攻得達爾剛山梁一帶碉卡。並克俄坡等七碉。　枯筏鼠出朱兒

險。溪谷深。其將酋紅岩數卷。猶可踏成。　崖深險。　久對堅碉阻轎扁舁捷德鼓鉦。因攻日爾

亡猿林菁貫雜蒐滿網釜將窩。促安滇。其罪宪不可逭也。展圖歷歷如斯指。上撥湖北圖。視御舟泰誠其要。博宗

製算逭逭假宿盟。阿桂等於木果地界之前。奏到。言益阿桂等於木果地界之前。奏到。言益

八當克。阿桂欲取資克國宗。久未得便。九月中。因檄上鼠格爾由梁攻克甘爾八當喀。歸巡視立營。官兵已得地勢。遂有把握矣。

稍越密拉喝木行。阿桂既克甘爾八當喀。歸於資拉喝木駐營。　領接沒金凭磐頓。山阿桂等於木果地界之前。奏到。言益

克。接領片卡僧康薩陳連坪。資拉喝木之前。爲康薩爾一帶堅碉。賊人調卡如林。　排鎗勢比攀蛟迅。臣哀守　臨頂威向

搏虎擾。乙未正月十一日。阿桂令海蘭察、福康安等。分路進攻。圍其西路。並命桂林無不指戰。其領勢最急之處。給紛賞遣。告擒生而死。

人傷多紅兵。官兵攀登一呼。直踞碉山梁。所有碉卡。無

鼠格桑之妥圖果及僧拉瑪噩頃入七

圖接都領察阿什喀。亦非練賊。　難獲

眞沙尼上。　夾河平。五月間。明亮克取額爾登碉卡。下至平坡。復連攻石貢噶寨。克之。阿桂。　降魔靜洗番僧穢。噶

丹喇嘛寺。爲勒烏圍大碉。番僧住此者。皆行紅教。且代遞內地書信。賊更失其險要。臣相

戶。五月初。阿桂遣兵攻克其寺。番僧悉潰竄。賊據碉門。繼勇深入。後路深。寺等處。居高得勢。

以逼克底崇在我兵之後。留之非計。遂派兵三路分進。將其地上下石碉、木城。悉行攻克。是役

也。勢異額督斧之力居多。上命於其所獲集穀公費下。增鑄勇二字。寫其能紹乃祖額宜都之敘也。　燒燬又看雙寺破。

七月間。阿桂統道進攻萄朗大海、昆色宜卓噶榮噶朗博各處賊碉。並燒拉烏喇寺。冷角喇嘛寺。　維拖拂復巨橋。

相及。其河有大橋曰甲爾日噶。爲賊人陸路通衢。而賊衆皮船過渡。橫叉兩河科布朗石卡。與賊衆互相倚角。俗謂俱可

兩。築碉遏賊。從於水底。鐵臣索橋柱上。　收禽械致北風迴。溫福亦自路頂宗進至美諾。時僧格桑已遁。溫福即統兵追至布朗郭宗。僧格桑

復從美諾潛竄入金川。資內索諾木。索諾木不能不感。因格師井剿促。　便整兩頗

副窺穴俄逢重險嶮溝院。入錢糧不得入。乃杜兵普嘉。陝撥分兵進剿。溫福自率一路。　伏林菁貫雜蒐滿網釜將窩。促安滇。其罪宪不可逭也。展圖歷歷如斯指。上撥湖北圖。視御舟泰誠其要。博宗

致有木果木之失。臣梅圖琿。阿桂等於木果地界之前。奏到。言益

御製移壘猶欣有列營餧兇。阿桂在雲嘴。賊衆不敢逼全師而出。　值事因之易良將鑒前愛復調精兵。命阿桂珍定西將軍。總統軍務。且以木果木之事。由綠營兵性

擾厥攻。因簡訓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察哈爾兵。由西路甘肅進剿。　克復不旬日。癸巳冬。阿桂復率兵由西路甘肅寨而入。

黑龍江、勁旅七千餘。選赴軍營。預備進剿。　赤及旬日。即收復美諾及小金川全境。

促沒徂攻各首程。八旗兵俄撫軍營。而各省續調之兵亦至。將軍阿桂。統由西路進攻。　地本名額滿蒙漢。四得捷音。特賜巴雅爾之

命明亮爲副將軍。出西路。相機合剿。　谷嶼據梁批厥口馬尼

喜峰覓溝崖錫名。是地本名額滿蒙漢。四得捷音。特賜巴雅爾之名。蒙古語謂喜爲巴雅爾。紅爾賽。宜覓也。　加服袞章垂赭帶。飾冠瓊寶耀華纓。執桓璋

擬崇銘鼎。臣梁國治。　傳箭惟期連釋翮。紅旗奏凱。上貝將軍阿桂。亟先賜以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命其子侍衛阿綿遠齎馳還往。

恩浹行閒增祖勉。時降旨將軍、參贊、及將、校、等。交部優敘。兵丁名賞月銀。寵承微外益砰包。索隆削壁螺旋緒。將軍既克勒烏圍。即當直取科布山。而賊人阻河據山固守。業經伺探。自九月至十一月。阿桂統率將士。由當噶思克底而上。節次攻得四果及卡布角等寨落。遂分兵沿上索隆古。賊人死力迎拒。皆令官軍擊敗。即搗其寨。賊因退回得木巴爾拒守。科布盤空蟻拯援。官軍轉戰而上。屢盡作木柵護守。逼近科布曲山梁。十二月初。阿桂先令將領攻克科布曲之上。尚下衛隘。途虛克科布曲之下。格隆古之上。地曰兜窩。賊據險守。鼎以犄絡前後之勢。皆從旁潰走。遂併克之。乘復攻破明阿古安布魯木寨處。賊人望見而喝爾噶木勒烏諸寨落。亦同時捨珍。徙據達頓之勢矣。挫枯則朝槁非輕。直搗。賊皆披靡不能當。於是寨落深入。雍中併取猷逸壯齊喇嘛寺。阿桂由了日噶喀古山梁。十二月十七日。逐將瑪爾古、當噶一帶寨落。悉行掃蕩。並克舍岱之險。俱已蕩失。惟剩寺危巢矣。臣沈初。獨古雅喀喇嘛寺。次日。並取雍中剩嘛寺。賊人各處之險。俱已蕩失。惟剩寺危巢矣。臣沈初。獨古雅喀喇嘛寺。賊人望見一帶。八十餘里中寨落。悉行洗剿。並取乃當甲雜。將河西諸賊掃蕩。過河與阿桂會合。由梁。密巖周陛瑋騎角森森列戟靖機伯。隆肱遠之路。則亮寨亦於河干圍剿。阿桂於十二月十九日抵噶喇依。忻兵合圍。井薪其水。游魂鬼使奴舜鹿奪魄天騶。族裔麗棄。噶崇諾木及逆罪舜兄弟。并助遜之大頭人丹巴沃雅郎等。皆案噶喇依官寨。逐由達普噶喀。踞碧古魯。是以天誅其魄。驅之一路。以就窮也。謀籍元戎洵允當。力資副將共殫精。參贊大臣海蘭察。領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等。分路上攻。叉振兵統山碉木早悔涉羅舜衆情。官軍既圍噶喇依。索諾木束手無策。薄羅舜合圍以後。賊眾仍以鎗石支拒數旬。竟無一人肯逃者。先是俘獲逆屬。如遜容等案訊出於此。僉不得謂之逆善。及我兵奮力攻圍。賊仍偷生捧兇。因見大噶布魯。白旗穴地而避。皆由賊衆迫惡積。為眾所離棄。不肯為其得逃顯戮也。

御製奪魄天騶。族裔麗棄。噶崇諾木及逆罪舜兄弟。并助遜之大頭人丹巴沃雅郎等。皆案噶喇依官寨。逐由達普噶喀。踞碧古魯。是以天誅其魄。驅之一路。以就窮也。謀籍元戎洵允當。力資副將共殫精。參贊大臣海蘭察。領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等。分路上攻。叉振兵統山碉木早悔涉羅舜衆情。官軍既圍噶喇依。索諾木束手無策。薄羅舜合圍以後。賊眾仍以鎗石支拒數旬。竟無一人肯逃者。先是俘獲逆屬。如遜容等案訊出於此。僉不得謂之逆善。及我兵奮力攻圍。賊仍偷生捧兇。因見大噶布魯。白旗穴地而避。皆由賊衆迫惡積。為眾所離棄。不肯為其得逃顯戮也。

御製給札其扮頗聖朗。事後追思越深懼。衆前令謂信難成仰藻吳裕鵠功藏益勵敬勤若奉益。

張之裝光閣壁。並令各自為圖。凡十六幀。御書紀。鐫藏曾藏什襲。以將軍等得。轉所繪金川軍務等物。亦製圖中。臣朱珪。敬題。

以誌成功。

贊迺凌煙添濟濟。命仿門師成繪之例。並五十功臣。依於裝光閣。上現邊徼戰績。其所繪金川軍務等物。亦製圖中。臣朱珪。敬題。

御製告成太學碑文。並物錫奚詳。物為圖。篇則依三碑。文與功識。照疆迺遐。至卿貳文以平淮西事為比。然不過一職而克。今兩金川歸在徼外。恃其險遠。我將士能勇百勢。身經百餘戰。始得蕩平。然所俘軍糈。皆按時值和買。督撫請飯來充溢。特較勦辦之費。省節浮糜。猶念小民任負之苦。

蔡爾錚錚。彼乃中原節鎮。不過一職而克。今兩金川歸在徼外。恃其險遠。我將士能勇百勢。身經百餘戰。始得蕩平。然所俘軍糈。皆按時值和買。督撫請飯來充溢。特較勦辦之費。省節浮糜。猶念小民任負之苦。

相去奚啻霄壤。彼幅員之碑。又何足伤酬萬一哉。昨緣是役通籌。酌劃飯。以裕儲作。昨冬大功將成。

舶衛尾而下。飯不便寫中有啼還之態。且土舉江、浙、偏風數收。

傳通上游之米。以資接濟。猴者解處。臧深感頌。臣陸錫熊。

愛。難其常分。凡各給以糧值。然究不免稍用其力。是以川省緩征兩免之恩。

盛。凡一再渥。凡經辦軍需各省百姓。亦並荷優施稠疊。僅免無不逾肌挾纊矣。五載

而非雖中輟。惟斷乃成。

實仰荅謨之盛運云。

萬年常保泰而亨。捧觴竊喜宣慈惠。臣紀昀。

御製給札其扮頗聖朗。事後追思越深懼。衆前令謂信難成仰藻吳裕鵠功藏益勵敬勤若奉益。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二十九　三九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九

詩三十六首

閱武樓閱武圍成六韻誌事丁酉

節前閱武甸場寬。組練生光了弗憲。可勿用仍要以備。不忘危敢恃其安。新疆舊部茲同屆。北路西戎許並觀。大兵平定兩金川。以其地安營設鎮。而令其餘各土司。分年入覲。土舍、酋人共二十四員名。命成都將軍明亮體以入例。與朝正外藩及年班回部並哈薩克使臣等。同與朝賀宴畢。前於閱武演閱武。回命導游御部。及破險衝鋒成經見。此次將謂之土司中兩參征勦。皆得與觀。遍年攻剿金川。我八旗將士。逐險摧堅。勇銳百倍。楊總。則其當時所未聞見也。玉帛諸洞兵。有陣最處。簡誅首酋。武臣莫重謝登壇。正旗掌陣俾初若。錯兵氣北陽和鬯。訓旅心殷揚觀難。示義方還頒禮賜。

新殿齋居戲作詩

去歲捷布候。正當阿桂等攻剿噶卓特寨時。是以暫抽大臣。

去歲捷布候。正當阿桂等攻剿噶卓特寨時。是以暫抽大臣。今年功成賜無事。無事憂助。益覺深予思。紫閣戰圖真。彤庭齋宿詩。

上元燈詞

上元三五自年年，卻每艱逢望夕晴。上元自臘正月十五而溯而域在十七，正月十五日也。今歲望夕，恰值十五云，豈是蘆葦巧位澄，月天子愛此宵圓。
去年仍此盼紅旌。昨歲此時，阿桂等正當攻圍噶喇依，故戒戰望，功可計日而待，是以遲前宴賞，慎盼捷音。今歲早圍凱唱到，諸將歸來都侍坐，張燈歡樂合同之。

金瞳西髭入三商，銀樹當場列萬行。延壽戲，擬古語，朗迎鳳扆獻嘉祥。
恰值請安來北漠，克阿卜雲，亦酋路臣鄂托明春入覲，更欣長伯壽而皮，嘉平花甫一時發。訝假堅碉用火攻。

踴躍朝正各十司，樓前飾物俾觀之。三班起舞擡誠個。土司、土官、頭人等，額各於樓前起舞，以申感戴，因令按次列為三班，輪舞陳跪，其歌曲雜番語，譯出皆祝起之詞。感其誠悃，分等以綵帶掉，譯出原皆祝嘏詞。賚之，衆皆叩謝，歡忭而退。
西樓歲歲豫慈情，輒榻升樓若履平。收榻仍至禮成時之制，昨於御園侍宴觀燈，始具以本室母，今則御以登，恰升坐，非但省步履之勞，即圖梯亦如平地。千衆蓮花燈萬葉，一年一葉介益皇。

煜煜高盤星五色，斑斑列炬綴雙葩。須臾東壁銀蟾湧，倒映西山一片霞。
燦爛三山鰲六鼇，聯情中外足摛毫。笑他金鑿燈輪豎，光遍門稱廿丈高。

正月十六日小宴廷臣

去歲紅旌盼節後，今朝綺醼賜幾開。由言無易一日樂，慘念有懷百戰還。阿桂、鄂輝、明亮，督兵攻剿兩金川，不辭艱悴，閱五年而大功始成。海宇昇平身經百戰，功績尤為卓著，因並命入宴以勞之。卜吉適逢燃九華炬，迎鰲先看六鼇山。武成事事皆如意，可識吾猶惕此間。

無須耗磨俗諺傳，翌節點集例合沿。九寓豐穰誠幸矣，一家中外豈非然。既因扎薩兼京城，喀喇沁貝子扎薩克，拉特納喇布，喀喇沁貝子胡圖靈阿，為額駙，亦以扎薩克而兼京職，因稱之。且能止酒，誠文端公之為教汲先生，欣看七字竟成篇。

秋仲悲祭社稷壇禮成述事

每歲春新泰今年秋報承。每年春祭社稷，俱親詣行禮，秋祭時，以行圍塞外，駐蹕熱河，例遣諸王前代，今歲因原無，未舉秋蒐之典，故得躬承秋祀，幸無值一誦惟有視三登。
壇外獵功謝帥。昨春平定金川，俘逆酋索諾木等解京，於社稷壇門外行獻俘告功禮，境中秦樂憲二十七月之內，郊社天地，仍用樂奏御前良相。毛詩序，良相，秋報社稷也，似紹念猶兢。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 錄一首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

縛戎人，不是戎人實漢人。鄉貫涼原沒落蕃。皮裘毛褐東縈身，牧羊飼牛多苦辛。冒死奔逃欲歸漢，忽逢漢軍出拜見，却被將軍縛作蕃。同彼其蕃作俘獻，有詔赦死徙南方。雖卻蕃鄉投蠻鄉，蠻鄉言語本不解。有苦誰訴淚萬行。涼原故地不得歸，蕃中妻子欵別離。較諸真蕃更增苦，窮民之怙誰達之。居易作歌良

有以。遂將冒功等如此，縛戎人。聽我今歌縛戎真，促浚官寨噶喇依，大兵四面重重圍，據高壓下逐步進，
藜碉破柴力不遺，神器火攻破益懽。土酋堆積聊避危，定西將軍阿桂、參贊大臣額駙阿桂、所向摧堅，攻剿促浚，武功碉逼，紀勳碉也。水之路，番衆潛奔棄投，皆言前項碉樓，俱為殺穿，逃其寨垣，分場考復，殲多人，逆酋於險要處，築碉堅守，以為退步，名曰碉也。穴地而避，逢以土窨堆疊碉樓，造攻擊益力，渠酋本兄弟及其期親大頭人并巴沃舅甥等，計窮力竭，乃舉二千餘人，
縛乞降，即解京獻，俘馘水路難取波，立待朝夕成擒挈，乃舉面縛降城出，牽羊肉相難，想其亦有漢人則害
逮其降城，向其勦殺，渠酋等將水路碉樓，悉行拆毀，時酋逆等聞知，物議以為人臧，即令解京獻俘，及官兵攻圍噶喇依，賊勢益蹙，阿桂
即令諸酋示衆，行營示衆正法，明凌遲，是皆同聞共覩之實事，豈如唐代冒功屈陷以詐為，巡歸郊畢宴凱宴獻
廟獻俘成禮儀，縛戎人，山今視昔非同彼，縱有香山之才奚為辭。

過南溜閱武聽實，相實勝諸寺，壘碁已詳作詩。戊戌
重問罪金川，有征辛卯始，丙申遂邊定，數典實於此。自己巳年初定金川，至丙申年蕩定，首尾凡
功，而事亦多端，益深追溯之思矣。今來瞻禮，益深追溯之思矣。
而此未識詠，則過數年矣。清明舉十陂，迴鑾香山止，癸巳年駐蹕香山園試，筵賜諸
今昔感已及三年，展禮山陵，還值清明舉，以紀感也。
徐暇過南溜，稔荅復石龕。曰武不可忘，曰思為能已。實相實五辜，曾以視益
抵。誓於辛巳年舉辜逆伏，誅戮五酋，敬戒志事，益深儆省焉。本儀精其佑，執謂指予特，歲月不少延，
相等。實皆五辜殊相等，規制，贊金之路，鑑深儆省焉。
回首望西南，景仰徒戚企。一心實紀之，九字室銘爾。精誠塞簡冊，誰謂撫和彼。

金韻詩　錄一首

策妄心藏詭計尤，潛兵擾藏還奸愈。昔因姑息從輦議，定與勦除靖遠猷。康熙五十九年正月，皇祖聞策妄阿
玉珠，佑護藏地，毀其寺廟，師欲派兵安藏，而滿、蒙大臣，咸謂不必進兵，皇祖以此時若不進兵，藏寇猖
所忌憚，或煽惑沿邊諸番部，為作何盤踞耶，因藏安藏大兵，宣逐前進，授都統延信為平逆將軍，統兵分
西將軍，統兵分路前赴藏地。頻墨紅旌奏洪捷，宣揚黃教奚遲踟。是年十月，師所至，噶爾弼奏報，八月初四日，
拉出降，地險寇衆，噶爾之蝎喇五名，即戮於軍前，餘皆繳械，望風潰逃，取墨朱工喀，其間城之喇嘛等，
復擾延信等奏報，大軍於八月十九日，駐營卜克河，其夜，策妄敦多卜率衆來犯，擊敗之，
次齊城郭爾，夜半有賊兵二千餘來襲我營，我師整隊禦，賊衆不能抵敵，逢奔北，二十二日，
有賊平爐扣營，因禁中四面喊兵前來，賊兵被殺及自死者甚多，營皆空虛而逃，次日，
又遇兵逆新封之達賴喇嘛進藏，振興黃教登盛。金川掃穴諸番懾，即戡西戎拓地鄉。兩金川皆屬土司，
自此藏地平定，振興黃教登盛。
教誨班師，而十年，而那卡鄂兵舉布什喀等土司搖惑，其子朱諾木兇悖尤甚，自恃人衆力強，
余良為嫉國變，不思以營王師，圖報地方文武大吏，勸宜彈壓，大吏惟欲省事，每事寬縱，
增外獵功謝帥。昨春平定金川，俘逆酋索諾木等解京，於社稷壇門外行獻俘告功禮，境中奏樂憲
金川之酋格桑獲狼露奸，侵掠鄰近土司，且敢負恩抗拒，不得不加兵征討，而此逆不悛，
良相。毛詩序，良相，秋報社稷也，似紹念猶兢。路，乃阿壩泰供糧無盡，屢經調撥，因地險糧艱，
投崇崖水，因令還歸由小路前進，阿桂由當噶爾拉，分兵兩路，進剿金川，面諭指授進兵
師，美旨復矣，因命阿桂為定西將軍，鄂輝為參贊大臣，統兵由谷噶進剿，明亮為副
編氓安，奎林等為領隊，發滇兵，黔兵，直進，每從間道破險攻壁，奮勇格殺，已死，逆酋
阿桂攻破勒烏圍，連取數人卡寨，勒明章等在北路，亦攻提宜喜山梁，以次連取，十二月，酋
明噶喇寺，於十九日兩路合兵，圍困噶喇依賊寨，噶爾弼等已出，至內中二月初四，逆酋索諾木
出寨叩降，阿桂等派良漢獻俘獻，一面奏報捷音，紅旗報到，通省慶謂獻俘之日，實類皇祖
成大學碑文，
藏不夜候。

有聖廓平定西藏

勝亭即事已※

732

攬勝揹山亭。其形遂肖勝。（亭蓋官方酋爲之，以二方相連屬也。木工皇其巧，卻忘著相覓。我昔亦偶登，詩高提音聰。壬辰春登此亭，適得杜林奏報復金川，侵佔革布什咱故地，殲戮賊番甚多之捷報，因題詩云：遠接西川郵，大功告成。茲已凱歌奏，武成久耆定。重登妖復潛之邸，所期滅迹魁，小勝何足喜之句，又四年。創平兩金川，大功告成。茲已凱歌奏，武成久耆定。重登豈無思，乃在忘與敬。丹書示明訓，敢曰還遊與。即事每自反，學業於焉證。

致遠齋有會

香山勒政處，其名致遠齋。致遠在慎近，九州一心懷。即以遠言之，所致亦廣哉。華夷及回部，何啻萬里開。土爾扈歸順，久矣厲臣階。（準部、回部，以次平定。土爾扈特汗、王等，亦率屬歸順，授地安居，編設蒙古佐領。與內札薩克無異。）金川更報捷，屯種築番培。（兩金川酋平後，於其地設鎮安營，永資綏靖。西藏高行借，茲復祝詩來。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楚噶七旬萬壽，欽來禮祝。此非可以強而致者，因論所請，明秋先至避暑山莊，俾覲古王、公，成遠略禮，宜雖俗之盛事也。）於自問得何修，天眷一至斯。倏忽更收勦，遠知足其言該。

中秋日作

塞苑中秋兩度逢，依然圓魄發清輝。西年此日收烏什，未歲今朝克勒圍。（乙酉二月，烏什小伯克額德木圖拉等，案梁生變，明瑞時爲伊犁將軍，聞而赴援，師命其督兵攻剿，賊眾拒守，逾於八月十五日攻克其城，烏什復平。定西將軍阿桂，統兵征剿金川，所向克敵，乙未秋，凱旋。）湘渭勒爲圖，其地殺鎮安營，永資綏靖。西藏高行借，茲復祝詩來。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楚噶七旬萬壽，欽來禮祝。此非可以強而致者，因論所請，明秋先至避暑山莊，俾覲古王、公，成遠略禮，宜雖俗之盛事也。）於自問得何修，天眷一至斯。倏忽更收勦，遠知足其言該。

中秋日作

塞苑中秋兩度逢，依然圓魄發清輝。西年此日收烏什，未歲今朝克勒圍。（乙酉二月，烏什小伯克額德木圖拉等，案梁生變，明瑞時爲伊犁將軍，聞而赴援，師命其督兵攻剿，賊眾拒守，逾於八月十五日攻克其城，烏什復平。定西將軍阿桂，統兵征剿金川，所向克敵，乙未秋，凱旋。）湘渭勒爲圖，其地殺鎮安營，永資綏靖。西藏高行借，茲復祝詩來。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楚噶七旬萬壽，欽來禮祝。此非可以強而致者，因論所請，明秋先至避暑山莊，俾覲古王、公，成遠略禮，宜雖俗之盛事也。）於自問得何修，天眷一至斯。倏忽更收勦，遠知足其言該。

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職官表聯句復成二什奚即

健銳營營久遠，奢俾習勤。（香山初設健銳營，選八旗精壯子弟，列營紮處，其地近香山，遠隔城市喧囂，於習勤肄武，尤爲有益。）從來出征，最推金川，均著有勞績。（平定西陲及兩金川，最稱勇敢，平定四陲，是日觀操練，果然超匹昔。賞固旌著，布等第要用分。（四月二十一日，視閱健銳營兵，凱旋歸營，加倍賞給，以示優獎。）各種技藝，俱能嫻熟，超羣，固命頒賞，及馬上四箭四箭，并其超衆者，加倍賞給，以示優獎。）

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職官表聯句復成二什奚即

健銳營營久遠，奢俾習勤。（香山初設健銳營，選八旗精壯子弟，列營紮處，其地近香山，遠隔城市喧囂，於習勤肄武，尤爲有益。）從來出征，最推金川，均著有勞績。（平定西陲及兩金川，最稱勇敢，平定四陲，是日觀操練，果然超匹昔。賞固旌著，布等第要用分。（四月二十一日，視閱健銳營兵，凱旋歸營，加倍賞給，以示優獎。）各種技藝，俱能嫻熟，超羣，固命頒賞，及馬上四箭四箭，并其超衆者，加倍賞給，以示優獎。）

去歲冰戲吟行館，今歲踏歌聆御園。傍晚紫瀾風定處，西樓景物祇依然。

粵宛高高淨碧虛，庭前百戲遞陳諸。須臾一片銀蟾上，燭朗星輝總不如。

火樹星毬紛熠燿，鼇山貝闕聳嶙峋。八音調協三年酺。（向年上元，例有燈圍八章，自丁酉後，戊戌、己亥，遇宴燈節，庚子值兩經舉途，不爲此闋者，三年於茲矣。）

却憶當前意境新。

意境新翻引舊悲，承歡如彼永無期。聯情中外同民樂，勉抑追思強對時。

過滴滴閱健銳營健武作壬寅

健銳設營久遠奢，俾習勤地。（香山初設健銳營，選八旗精壯子弟，列營紮處，其地近香山，遠隔城市喧囂，於習勤肄武，尤爲有益。）從來出征，最推金川，均著有勞績。（平定西陲及兩金川，最稱勇敢，平定四陲，是日觀操練，果然超匹昔。賞固旌著，布等第要用分。（四月二十一日，視閱健銳營兵，凱旋歸營，加倍賞給，以示優獎。）各種技藝，俱能嫻熟，超羣，固命頒賞，及馬上四箭四箭，并其超衆者，加倍賞給，以示優獎。）

回部酋官罷遠行，興州曾是仰光明。（畔歲仲秋，於山莊行慶典，各蒙古扎薩克、喀爾喀、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回部酋土司等，均於成樹園賜觀煙火，今歲上元，惟蒙古、喀爾喀，以年班來覲，均先期降旨，免其今歲朝正，以永優逸。）年班扎薩仍聯席，不藉調停與屬情。（蒙古內扎薩克、喀爾喀，皆世篤臣興，蔚縣使爭長，興屬以視旗酋所轄，突厥庶與蔚縣使爭長，興屬爲東西設幕以調停之者，不可同日語也。）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三十　三九六

去歲冰戲吟行館，今歲踏歌聆御園。傍晚紫瀾風定處，西樓景物祇依然。

粵宛高高淨碧虛，庭前百戲遞陳諸。須臾一片銀蟾上，燭朗星輝總不如。

火樹星毬紛熠燿，鼇山貝闕聳嶙峋。八音調協三年酺。（向年上元，例有燈圍八章，自丁酉後，戊戌、己亥，遇宴燈節，庚子值兩經舉途，不爲此闋者，三年於茲矣。）

却憶當前意境新。

意境新翻引舊悲，承歡如彼永無期。聯情中外同民樂，勉抑追思強對時。

過滴滴閱健銳營健武作壬寅

健銳設營久遠奢，俾習勤地。（香山初設健銳營，選八旗精壯子弟，列營紮處，其地近香山，遠隔城市喧囂，於習勤肄武，尤爲有益。）從來出征，最推金川，均著有勞績。（平定西陲及兩金川，最稱勇敢，平定四陲，是日觀操練，果然超匹昔。賞固旌著，布等第要用分。（四月二十一日，視閱健銳營兵，凱旋歸營，加倍賞給，以示優獎。）各種技藝，俱能嫻熟，超羣，固命頒賞，及馬上四箭四箭，并其超衆者，加倍賞給，以示優獎。）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一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十

文四首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西中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爲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詳而多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吾皆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諛鎭乃家奴之類憸慝因循以致寇戎敵撓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賴昌黎之文襍與江漢常武同稱耆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乎斯乎解之者曰通脊繩塵微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爲世臣也吾則以爲既已受職爲士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衞藏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鯨封將欲大有所爲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蕞雖蕞事與平定淮蔡揭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已巳告功之文茲不復記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蓋戊辰之

早播禾苗已經長發餘亦栽種齊全猶望青葱長氓歡喝等語可覘農功將藥納自然民氣叶熙怡盛風忘內番騁外（從前川省噶喀城邊皆屬民間之事）自大加撻創以來（地方官但知設力能捕盜安靖盜風久息北路邊省土司番衆大小金川平定後輸誠向化共享太平民生其間宜爲樂土也）樂土蒼生慨繹思

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既臨境彼卽窮蹙乞降遂以救罪頒師甫十年而聲又四年遂與緬斯甲布及三襍谷爲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悖益甚自恃地險人衆力強與各土司搆兵訖無甯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爲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蟻鬬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是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拋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寬逆酋轉以爲撫是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繼乃狼狽爲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救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于必取總督阿爾泰提忭董天鈞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成咎阿爾泰依章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爲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固其地險崇悍久蓄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諾（維州本汶徼外元再城地詞特姜維征羌駐此築城後因名爲姜維城晉武置初屬廣魏繼屬蜀漢入梁中時蠻酋擾亂其地置維州屬永康後復入蜀縣內附五代爲威州內徙改縣曰保寧本宋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以州治保寧縣并入保縣屬龍州今其地卻有維州橋之稱而保寧人以維州呼之）舊

噶噶喇克巴、並兩處碉、碡大小頭目、男婦二千餘人出寨、遂酋跪捧印信、乞免誅戮、以永為世守之地、仍獻出噶噶喇克巴、計四十餘目、至是全境蕩平、凱入斯得、紅旗於二月十二日、馳至薩伽尒山、山阻道滑、出皇祖默佑、徒深感敬、隨諭將軍阿桂等、統成功將士、揮旗凱旋、俟東巡過此、宰臣新疆舊有郊廟大典、以昭偃武修文勒之盛、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恕冀效加之宜、庶征緬之役、金川由將軍阿桂、總臣溫福、統兵與賊搏戰、亦遇害、溫福素視兵與賊搏戰、亦遇害、溫福素視兵士心固、賊不敢犯、然未果木、重關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患純、不致有意喪敗、是其事仍由溫福自誤、幸阿桂一路、軍紀並整、即授為定西將軍、並選健銳、火攻營兵、三千、吉林、索倫、黑龍江兵、四千、迅赴軍營、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間、美諾重定、癸巳冬、將軍阿桂統兵由西路進攻、其南路則令明亮為副將軍進剿、兩路應進、所向克捷、仰日之間、即收復小金川全部、谷噶既入馬尼罕、並克黎發旗兵尤得其力、阿桂等於甲午正月、超佑谷噶丫口由梁、明亮等亦於是時攻克馬尼、兩路之兵、皆因有八旗勁勇、督戰先登、綠營繼進、攻克色淜普此諸寨、賊酋甲布什噴土司之婿、奎夜溫布、據險負固、攻克噶喇依、遂臨逼噶喇依、賊窮蹙乞命、因令其頭目、送兄及噶喇依土司、並卡撒土司、及舊土司之孫、投誠軍前、乃其常事、亦遂恩之、詎卡撒既死、其子幸諾木、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日竄入噶喇依、其後噶朗博、日竄入噶喇依、其後噶朗博、日竄入噶喇依、其後噶朗博

克其國下之色勒普。又于六月下旬。七月中。又克其護布邊什瑪大木城。并獲噶格魯瓦丹寨落。十月中。復佔其默格崩山梁。其地在日爾八雪噶之下。叶爾噶博之上。幽險地圖。指以告詢阿桂。而所奏適相合。既佔此山梁。遂克密拉噶拉木大寨。並克擾凱立寨各寨。我兵勢益聯絡矣。獲康薩爾木思工噶。餘。叶。阿桂自十月攻得默格崩。駐兵密拉噶拉木攻兩月。至乙未正月十二日。官兵乃攻克康薩爾山梁。其險倍于他處。賊之守禦亦更堅。而官軍于三日內全得之。其後壘對峙。十四日中夜。官兵潛進。攻奪木思工噶克宁口。阿桂自擁一日而敢三年未竟之功。洵不妄也。天　遜克爾宗。其險難託。遜克爾宗爲勒烏圍賊巢外險。自前歲四月間。攻之經年未克。阿桂自得木思工噶克丫口之後。于五月初。攻克噶爾丹喇嘛寺。及噶朗噶。又拔佔舍圖旺卡。已居高得勢。而僧巢衆在後。究屬非計。乃于五月十二。溫吳將往。時容臥四寨。官軍乘勢容越四碉。直至碉根。遂將其是役也。則其能紹乃祖烈亦都之緒也。　凡此數處林立堅碉。其地上下石碉、木城、柵行攻克。字。蓋其能紹乃祖烈亦都之緒也。

厝火攻勦。我師實勢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亦至。隔河匯遜。七月初二日。官軍乘夜潛進。直上昆色爾山梁。至拉枯喇嘛寺。飛橋而入。又得喇嘛科爾三寨。並攻克薩勒大海。當三日三夜之力。占地綿橫三四十里。焚其碉寨一百三十餘。先是明亮在南路。以其株守無益。令移兵北路會勦。而重宜喜。即得達爾圖山梁。至是復由新寨攻進。遂克噶普碉寨。盡得其上下沙爾尼之地。與阿桂軍營。僅一河之隔矣。　曰勒烏圍賊衛官寨。垣固碉高。力守要害。經樓輔重。犬牙相錯。中間碉卡纔次。又阻以溝壕五層。殊不易攻。阿桂性于勒烏圍碉經樓之中。擊棚以避賊人視路。並令冷角寺一帶官兵。由西北而南。沿河擊棚以斷其下水之路。又募健兵。潛渡溝壕。堆起列三層木牆。以壓碉下之賊。　穴道旁出。薪以地雷。叶。凡此百計。用盡無遺。兵于所據地道中。用噶噶擊碉下鑿溝抗拒賊。賊亦鑿溝相擊。兵抛擲火彈。所過碉卡。或拔幟斬關而入。或密探奮躍而登。呼聲四起。賊衆披靡。沃雜爾。阿瓦爾。先竄。究亦難逃天網。計亥、子、丑三時。將勒烏圍官寨。轉相攻。碉噶等。悉行攻克。凡賊所恃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搗破。時乙未八月十五夜也。　乘軍之力。一帥之謀。蹟彼賊穴。安我蜀隴。旋乎厥忠。卓乎厥猷。銘誌鴻功。永示千秋。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慄服。謂之歸降。若今衆諸木之酋酋。率弟兄出碉獻印。不但不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年之長。益已密圍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內。羽翼失傍。官軍初圍賊巢。蟻衆猶負嵎抗拒。我兵用大礮四面環擊。賊自攝力不能支。日乖窘迫。先是逆酋之母姑妹妹。情急來投。自請遣人回巢招諭。衆諸木乃遣其兄阿達克、彭楚克。以次詣營懇求。皆就拘縶。其贏遜之布旺。普爾阿。納木等。先後來降。山堵僧薩木坦等。並挈妻孥。甲胄弓矢。紛紛潰出。衆諸木遂率其兄弟舍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新丹巴及兩土結。并助遜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綿高所甲尼瑪噶喇克巴。陸續噶喇。翟堆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詭捧印信。聚泣首乞命。由是與人斯得。盛俘衆凱。餘人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比之狗袒牽羊噶喇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碉。我師萬層險阻。千戰威揚。嘗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本根亦可待其立殲。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戕。使果如所云。則雖獻馘歲事。終不如生獲盡善之慶。是蓋見遏惡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于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鎮攀蕃而永靖。樹豐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二

再定金川第五之十一

文二首

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贊有序。丙申。

金川既平定。圖功臣像於紫光閣。序而贊之。一依伊犁回部之例。其故其義。前序言之詳矣。玆復何言。而不能無言者。誠以諸臣宣力輯猷。或定策於樽俎之間。或衝堅于石矢之隊。且揚猛盡節者。指不勝屈。寧忍令泯沒無聞。而弗壽厥儀表。彰厥名聲者哉。夫用兵。蓋難言之矣。撫應機之謀。之識人之鑒。而徒俾推穀。是猶寇兵而齎盜糧也。溫褊之僨事。睽深引以爲愧。而阿桂終能集事。睽又略因解嘲。至於午夜廢寢。當食忘餐。吁。亦勞矣。夫無此勞而徒曰有兵有將。汝其爲我征伐。則眞窮兵黷武。而付其天下之成敗於不問者。睽弗爲也。觀此序者。或謂睽非窮兵黷武之爲。幸何如之。冀何如之。而睽之子孫。當深佳兵之誡。苟不得已而用之。必深體此序之意。弗以暫昧行焉。則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休。基于是矣。前圖逮今。亦十六載。事故過去者。即十分之九爲之憮然。而後生益眾。繼前人之光。爲國家之用。林林源源以出。因又爲之歷矣。其兩被阿桂之偏。豈非德業之光歟。人

臣之厚幸而較衡、霍、英、鄂之流、更爲榮遇超越乎。

定西將軍一等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阿桂

西師參贊、經歷多年、茲爲五擘、掄掌兵權、軍（西師之役、阿桂爲參贊大臣、著有勞績、因其聞喜軍務、特授爲定西將軍、統兵剿南金川、阿桂承命以來、酋酋遁心、不憚艱險、川能掃蕩賊巢、俘獻逆酋、大勳克奏、宜爲首功、錫爵圖形、倫如卓服、塑昭酬庸之典、誠而有謀、英弗恃勇、集衆出奇、成勳克摯。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果毅繼勇公加一等子戶部尚書兼領侍衛內大臣都統和隆武

宜喜弗勳、癸巳夏、因促設賊人匈據拉孜、溢令就近赴大板照堵剿、時卜其糧盡兵疲、已知有未果木之事、又未得阿桂軍營信息、恐將經略甲布一路兵力分單、徒去無益、竟未移兵前往、安堂、嘉其有識、特降旨獎勵之、特定見識機、後副西路、親勵戎衣、遂克爾宗、督兵進取、國之蠹臣勇繼乃祖、遂克爾宗地最險要、且在我軍之後、聲援不絕、無愧乃祖巴爾松公額亦都之風、因於所襲公爵、加恩勇二字以旌之。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襄勇伯成都將軍明亮

獨統一路、頗有斬獲、姻戚少年、世承恩澤、明亮爲孝賢皇后親姪、察其少年誠篤、特習軍旅、命爲副將軍、在南路統兵、臨卬攻取噶喀尼、總復林兵、駐取宜喜山梁、遂于北路進剿、等克日旁、沙瑪尼一帶、亦屢著功績、建綏抒忱、是用褒嘉、俾司將印、永靖徼巴、兩金川既平、於其地設鎮安營駐守。

大學士舒赫德

十爾屈特安集邊城、辛卯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全部歸順、特命舒赫德偕伊犁將軍、經理其事、安插極爲妥協、旋授爲大學士、甲午秋、命往兵剿掃山東逆匪王倫、旬六日而收事、命人繪圖、速定臨清、金川之役、未悉端委、書旨承行、時亦贊理。

大學士一等輕車都尉于敏中

內地土司、事須漢字、國家用兵、一切機宜、率以清字書旨、茲金川乃內地土司、軍書往來、多用漢字、五年以來、于敏中始終其事、軍受機宜、承旨書論、輯著勳勞、既加恩賞以世職、兼賜雙眼孔雀翎、圖形紫光閣、尤儷臣從來未有之榮遇。自始至終、勳勞弗替、相機擬論、厥功茂焉、賜銅寫象儀臣孰有。

兵部尚書一等忠勇公和碩額駙福康安

十二（戊辰金川之役、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時以統籌全局、非親歷險阻、實深悉前此之結局、非一舉而殄滅之、不能永除後患、是用稽首、躬請出師、留於左右、俾習規畫、顯有嘉謀、協予廣益、即蒙允所請、留之參贊軍務、傅恒凱旋、時以統籌全局、非親歷險阻、實深悉前此之結局、非一舉而殄滅之、不能永除後患、是用稽首、躬請出師、留於左右、俾習規畫、顯有嘉謀、協予廣益。

原參贊大臣固倫額駙和碩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

伊犁宣力、厥立戰功、金川參贊、仍勵勇忠、抱病軍營、弗令奏聞、惜竟不起、未覩成勳。

參贊大臣一等超勇侯都統海蘭察

射巴雅爾、超授侍衛、洊至都統、參畫軍計、堅確險紮、無不先登、勇而有謀、封侯實塵。

參贊大臣一等蠲勇男護軍統領副都統額森特

虎蹯臨陣、忘與衆殊、命往勦賊、擐臂以檢、閱歷既多、遂參謀議、獨當一面、亦復集事。

參贊大臣護軍統領舒常

八旂子弟、總閫世臣、菁莪造就、命以從軍、勇弗畏旂、智皆人慕、北路打機、時資其略。

領隊大臣一等承恩武勇公加一等男都統奎林

兄終王事、至今爲恨、奎林乃襲勇公明瑞親弟、皆孝賢皇后親姪、明瑞爲特軍、督兵征緬、陷陣亡、贈勇毅公、謚忠烈、賜祭葬、世襲罔替、阿桂承命以來、酋酋遁心、不憚艱險、川能掃蕩賊巢、俘獻逆酋、大勳克奏、宜爲首功、錫爵圖形、倫如卓服、塑昭酬庸之典、誠而有謀、英弗恃勇、集衆出奇、成勳克摯。

領隊大臣三等果勇侯都統和隆武

研定心源落落、膽氣堂堂、世家英器是子所臧。

領隊大臣三等果勇侯都統和隆武

襲父卹職、和隆武特命襲封、征剿緬匪時、在陽城爲擒緬目克等所害、議卹予以世襲罔替、和隆武襲之、此次征剿金川、不意其勇敢超衆若此、因晉封侯爵、少年老成、襲鍾脫穎、覓善用兵、略同旁峯、獨擅偉勳、楚材繼出、既憐以欣。

領隊大臣內大臣都統戶部侍郎三等嘉勇男福康安

代兄以往、繼父而晉、福康安、福隆安之弟也、矜許廬勳、王臣之蹇、忘碉奪壁、那須蒙甲、嘉勇錫名、世傳勳業。

領隊大臣副都統三等奮勇男普爾普

父是日疆、子非弄兒、普爾普之父巴爾濟拉、以都爾伯特部宰桑來降、隨征回部、於和闐立功、仕至都統、普爾普襲職、頗能繼其父志、圖報勳勞、命往勦賊、遠力無遺、金川既平、於其地設鎮安營駐守。

戈戟衣冰、山雪窖能入、能出敵不敢校。

領隊大臣荊州將軍輔國公興兆

憶國當初、創業開基、宗室王公、宣力率師、承平襲慶、安享榮華、蓋公建勳、斯爲可嘉。

原參贊大臣西安提督哈國興

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向路趫捷、屢衆險要、中道病殂、成功未告。

領隊大臣西安提督馬彪

西師効勇、早著旂常、命勦逆番、盡力以戮、搭橋渡河、奪卡墟水、用濟我軍、井井有理。

原領隊大臣江南提督馬全

挾翼雖英、御須造父、設非其人、良材徒苦、陷木果木、將軍僨轅、溫福賴兵普猛、統率不進、以所統二萬衆散布各國申嗎爾思甲布等、約促沒許爲內應、賊衆各山圍道擺出、擒溫福後路、漸逼木果木軍營、綠旗編牟、間風鼓噪、溫福舉十餘人突出、遇賊被害、馬全在後抵禦、逢敗於陣、英材爲庸師所誤、深可惜之、殿後指揮、運加恩賻卹、重令惜之、悼傷歎以賅。

領隊大臣廣西提督書麟

本非習戰、遇戰即奔、恐孤父名、書麟乃大學士富察之子、偉哉後進、功成事定、提督軍林、攻則壯志、守則小心。

領隊大臣副都統綽克托巴圖魯三保

本射生手、敭鏃跳走、以之射賊、探囊物取、冒險履進、志篤且純、受創獨重、融瘡終身、三保在軍中、每戰、勇往不避矢石、因攻甲索貼寨、有臂受兵鏢、傷甚劇、久治不愈、憐其臂已殘廢、免令入直宿衛、仍留副都統之任、俾得祿以贍。

領隊大臣副都統法福里巴圖魯爲什哈達

有足如鐮、有手如翼、削壁尖峯、行無難色、領隊奮勇、屢克碉堅、羌兒畏之、若雀過鵠。

領隊大臣副都統多布坦巴圖魯瑚尼爾圖
木思工噶隘入賊碉督衆鑱胸勇不自逃巴古牽敵鐸無遮亂番人望之弗戰潰走
領隊大臣副都統扎克博巴圖魯珠爾格德
拿林深入賊刃將及發矢斃之險中救急同心合力共集大勳寫圖旌庇悼史流芳
領隊大臣副都統哨爾親巴圖魯阿爾都
喀咱拿林及和隆武絕地被遮餘勇猶賈曰阿爾都據險牽賊二人乃出其功尤特
領隊大臣副都統阿爾杭阿巴圖魯阿爾薩朗
跬步皆山面前萬切無著足處擊賊奮迅遂破扎古（扎古，卽烏古，卽急呼之則爲兩字，既翹且英人中獅子，實稱其名。阿爾薩朗國語猶獅子也。）
領隊大臣副都統程瞞額巴圖魯舒亮
率健銳營訓練有素節制之師五步六步循壘遮中鼓勇身先勞而不伐是用嘉賢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衛納親巴圖魯科瑪
堂堂之陣亦藉出奇潛行僻路附葛蹲巉直越峯頂火攻石碉破二百寨（色格功高，封鳥爾納親巴圖魯公，保寧襲爵，因其力請出師，遂充之。在軍校歷著功績，襲爵爲公，保寧之父納木札爾，以靖遠將軍征準噶爾，於黑水陣亡，卹贈襲爵，分兵抵信色楞喀爾都等處，拋入火彈，燒賊寨三百餘間。）
領隊大臣副都統衛扎爾丹巴圖魯佛倫泰
少年乃如宿將持重戒輕心精膽壯
領隊大臣山西大源鎮總兵特成額
誰謂世家而多紈綺後生可畏不忘祖父（叶，特成額爲原果毅公策楞之子，其嘉績卽巴圖魯公額亦都也。）是予所嘉是予所憐願予世臣。
綿此萬年

原領隊大臣陝西延綏鎮總兵烏爾納
爭先若儲戰則倍勇雖屢受傷進不旋踵功成事定賊寨火延沒于弗值實可嗟焉。（準噶爾內亂大起，延及大寧局，烏爾納督兵往救，不意寨寨石飛，傷股而斃，爲之悼惜，因敘都統陣亡例論卹。）
原署福建泉州鎮總兵敦柱
被堅破銳突將無前衆志成城而各力宣威震邛笮拉朽摧枯宜喜已克惜哉掛冕
頭等侍衛札拉豐巴巴圖魯額爾特
七校讌衙無殊衆人及至臨敵其膽包身地道深入木城超躍逾克勒圍厥功尤卓
頭等侍衛揚遠克巴圖魯托爾托保
每戰俱前三遇三克勝彼忠劻王耀武漢北漢北可馬此步而登冰嶺萬仞所以爲難
二等侍衛拉布凱巴圖魯泰斐英阿
一木易支衆擊易衆嘉我諸臣心同力努人自爲戰各有所成攻雖陸爾直進賊營
二等侍衛崇發巴圖魯柏凌
手戰可觀人之立志或挺而前或退而避受傷雖多其節弗渝如柏凌多壯矣丈夫

領隊大臣貴州鎮遠鎮總兵僧格巴圖魯敖成

原二等侍衛額依巴爾巴圖魯達蘭泰
或仰而攻。或俯而壓。仰以應抄。俯如馬蹋。么麾迸遁。鬼蜮魂銷。追奔逐北。處處功高。
原二等侍衛善巴巴圖魯隆爾吉岱
賊之長技。在于善守。反而用之。堅柵進取。滴搏蜂婺。威名遠服。惜哉陣亡。於阿穰曲。
索倫佐領舒丹巴圖魯特爾悖激
賊之所懼。勁弓長箭。飛蜂蝟集。對則色變。索倫捷手。射番最多。每據要害。其功弗磨。
貴州副將岑特陳巴圖魯興奎
黔武豈顧。詰戎敢忘。因弗得已。曉夜惕徨。良材總總。爲國宣猷。爲圖表績。永示千秋。

平定兩金川方略序 庚子

前平定金川。實祇受促狡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即併促狡、儀拉兩處削平之而屯戍其地。不啻前方略。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惠。不啻後方略。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借恩荅望。屢教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矣。茲方略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論。是皆言不從其諸。是固謂以書之有弁言歟。體例也。夫示之義方之謂方。定之智略之謂略。仁方無略失之執。有略無方失之隨。二者相濟。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略有包之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動。即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泰而不驕。勤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遙。忘發不可。擧肘益不可。是必注精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略豈易言。而成方略更難覩也。今幸覩方略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得以少寬。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爲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夷者。或庶幾乎。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三

平定臺灣第六之一

詩二十五首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丁未

明廷曲宴侑笙絲。節後慇春言語怡。鄰衆莫非資贊治。古稀猶自未拋詩。微漸西抹東澆者。弗棹去花南倪北時。靜筆載書眉蹙蹙。應思少頃在老規。

麥堉多職占三白。黃弄燕閩號二囚。去歲秋間。直隸天名匪犯段文經、徐克復等。糾衆不法。後徐克復及除黨俱已就擒正法。惟首犯段文經尚未七獲。又冬底福建有逆民林爽文等。倡會謀逆。圍攻彰化縣城。且有義民筆承恩協同戡殺。賊勢少退。爲又據總兵柴大紀奏報。井臨落首爽文等。糾衆萬餘。圍攻諸羅縣城。連日用砲擊殺賊人甚多等語。顯諭不就之事。前歲調任總督常青。提督黃仕簡、任承恩等奏報。周歲官兵剿捕。井臨落首爽文等。糾衆萬餘。圍攻諸羅縣城。連日用砲擊殺賊人甚多等語。顯諭剿賊匪。保守郡城。且有義民筆承恩協同戡殺。賊勢少退。爲又據總兵柴大紀奏報。井臨落首爽文等。糾衆萬餘。圍攻諸羅縣城。連日用砲擊殺賊人甚多等語。顯諭佑敢因稱後樂。微班亦弗辭。先憂武揚速到期聞捷。現在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先後渡臺。又飛調澎湖協水師兵力厚集。自可一鼓殲滅。惟盼捷音。即已到彼。兵力厚集。自可一鼓殲滅。惟盼捷音。即已到彼。

大里杙等莊逆民林爽文等，結黨倡亂，謀爲不軌，總督常青，駐劄鹿門，調遣官兵剿捕，水師提臣黃仕簡，陸路提臣任承恩，各帶官兵，已於正月初四等日，先後抵臺剿辦，並檄調各營番社，壯勇義民，協力攻擊，連日用砲擊殺逆衆數千人，餘黨逃入內地，已俾旨令常青渡臺剿辦，督率文武員弁，務期搜捕淨盡，不留餘孽，黃仕簡等抵臺剿辦月餘，自己補加頭銜，而尚未報馘賊捷音，日夜切盼。北從非關徹聞安之句，迴憶十年無此事，不禁撫膺浩嘆。

御園仲春即事

經筵祭社禮成迴，十日春光賜許來。黃重柳絲受風長，紅蕖桃朶向陽開。隙駒感迅惜應爾，鄭騎何遲望亟哉。黃仕簡等帶兵渡臺灣，已經月餘，而剿賊捷音，尚未報至，南望鄒章，不勝盼切。那有閒情問佳景，孤他韶治待吟裁。

命免臺灣府本歲正供詩以誌事

無端孽種聚莓莓，劫掠村莊害及官。福建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倡立天地會名目，煽誘徒黨，謀爲不軌，劫掠村莊，及知府孫景燧，知縣俞峻等，往捕，轉被戕害，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聚衆猖獗，不法已極，不可不大加懲創，以靖海疆，不得已而用兵勦捕，原非樂於動衆，以傷民安，因思氓後閒閑，合當前賦稅覓，任承恩等先後奏報，逆匪林爽文等，已經全數就擒，提督黃仕簡，任承恩二人，命大學士公傅恒經略，統之以行，遂平定金川，因念臺海良善百姓，當此逆匪肆擾之際，難免不被其荼毒，隨時剿殺，甚屬可憫，除俟事定後自當按分別賞賚，以致賊勢鴟張，總兵都壯猷，參將普福，守備許化鳳，千總王得祿，把總蔡攀龍，洪天擢，林勝彩，外委王鎮邦，張朝綱，張朝貴，張朝勇，張朝選，張朝龍，張朝鳳，張朝威，張朝彩，張朝榜，張朝瑞，張朝麟，張朝鵬，張朝鸞，張朝鳳，張朝鶴，張朝鵬，張朝鸞，張朝鳳，張朝鶴，張朝鵬，張朝鸞，張朝鳳，張朝鶴

便道慰傳聲兩字奎章仰千秋治法觀持盈誠不易返樸更云難旒政肯勤理軍書更細看。今早於此際辦事。適接閩省續到。奏稱三月廿二、廿三、及廿六、廿七等日。逆匪竄攻彰化縣城。官兵擊退。並有城目莊錫舍等。悔罪投誠殺賊等語。當即令游擊蔡攀龍等領兵。星夜馳往會勦。先後殲戮甚衆。並有城目莊錫舍來。悔罪投誠殺賊等語。當即令游擊蔡攀龍等領兵。星夜馳往會勦。先後殲戮甚衆。並有城目莊錫舍等。悔罪投誠殺賊等語。當即令游擊蔡攀龍等領兵。星夜馳往會勦。先後殲戮甚衆。並有城目莊錫舍來

山莊三月駐蹕無何又啓蒐旌節夕過（例以八月十六日啓蹕，可識習勞養身處，是日仍乘馬行數里，正值盼捷續心窩，近聞緬酋自相攻殺，城寨皆見就擒，機會已佳，佇盼捷音，時深心曲，去年緬旱憫傷黎，今歲秋暄已刈禾，去歲緬河一帶，以種譯箱旱，收成歉收，今秋天氣暄和，道勞所見不乘，俱已遣賑，實堪欣慰，詰武籌農皆要務，忘厪猶未敢忘歷。

出伊遜崖口至張三營行宮作

伊遜（平聲）由進復山還（伊遜、河名，注見前，即半月風光眩眼間，向暖面看迎綠樹，經霜背指別蒼山，慰頒獵騎都兔藻（每歲獵罷出哨，駐一程東道，即於此張三營，西道則於阿穆呼郎圖賜從獵之蒙古王、公、台吉等及所部兵丁筵食，井頭賞緞疋銀兩有差，今其著錫所部，稔穫農村鮮羯面，旦盼官軍殲逆寇，閒歸午夜未心閒，緬酋管勐猶遁匿林叟文等，尚未就擒，近聞緬境收文等來往未踰半月餘，日盼捷音，為之繞念不置。）

迴蹕至避暑山莊即事有詠

時蒐此復轉山莊，景物深秋又異常，潦盡溪波貴變綠，霜濃林葉綠為黃，雖云心志如前壯，究是馳驅逐昔強，斯去斯來憎愧處，軍書簿書吁宵忙。

避暑山莊迴鑾之作

山南此日啓歸旂，勝處由來戒慰留，較雨最晴幸時若，維南迺北率秋收（今歲南北各省，據報秋成分數，率皆八九分以上，有吟愛就清真句，無刻忘寬眷定謀，如是愁中消四月，海音徒望捷悠悠。

諸羅圖解

大紀柴復諸羅，乃在春之首，（諸羅前被賊匪林爽文糾衆攻佔，經柴大紀帶兵入圍城壁拒，郎薩成德勇先登，攻開城門，我兵乘勢追捏入城，賊人由北門竄逸，柴大紀帶兵一千九百名，由淡水港往援，於正月二十二日，由海道入城，賊匪攻圍數月，守禦甚堅，柴大紀親冒矢石，督率將士，奮力擊賊，連次打死賊匪數百人，生擒三人，俘獲器械米穀無算，并焚燒坂頭厝等賊莊七處，收復笨港，普吉保分作三隊，直前夾擊，賊衆奔逃，普吉保會合義民，追至鹽水港，斬獲賊目，賊衆東西路潰逃，二十里，四路合攻，該處東路潰逸二十里，西路鹽水港逃三十里，俘獲三百餘人，賊匪蜂擁江邊，搶渡大半，溺斃甚衆，柴大紀即刻帶兵梁朝貴、副將副廷選，帶兵一千名，前往策應，復瑞處原有兵二千，分起前進，柴大紀接應入城，普吉保會合義民，收復笨港，賊匪敗竄，於十二日，復由諸羅，直前追剿，柴大紀親督兵丁，及義民等，分路夾擊，賊匪大敗，斬獲甚衆，已於十三年正月內，將逃竄餘匪，全行殲盡，以示懲創，因再將五路情形，特諭大學士傅恒等知之，）督飭速解救，降旨頻頻，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柴大紀柴錄賊所圍，於是林爽文等專力環攻諸羅，頻經降旨，飭飭將貴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救援，乃常前抵會魏大斌帶兵二千五百名往救，中途接戰不利，傅恒宣兵一千餘名，不勝憤懣，）所嘉柴大紀勇而有謀，（當賊匪攻圍北門，打開城門，柴大紀督同官兵義民，用砲擊碎紡車數座，不能前進，其時李侍堯操縱軍機，知府楊廷理稟報，奏稱柴大紀等於八月十九日，分起前進，柴大紀接應入城，普吉保會合義民，收復笨港，賊匪敗竄，於十二日，復由諸羅，直前追剿，柴大紀親督兵丁，及義民等，分路夾擊，賊匪大敗，斬獲甚衆，已於十三年正月內，將逃竄餘匪，全行殲盡，以示懲創，因再將五路情形，特諭大學士傅恒等知之，）富叶，能聯軍民情，同心為固守，壯士誓（柴大紀於新正克復諸羅後，旋復被賊匪林爽文圍攻，幸普等初次令魏大斌帶兵一千九百名，前往救援，中途接戰不利，傅恒宣兵一千餘名，不勝憤懣，乃宣兵入城，方值友牛，前後緊攻，復經退守，賊匪乘勢追捏入城，柴大紀督同官兵義民，用砲擊碎紡車數座，打開城門，我兵乘勢追捏入城，賊人由北門竄逸，柴大紀帶兵一千九百名，由淡水港往援，於正月二十二日，由海道入城，賊匪攻圍數月，守禦甚堅，柴大紀親冒矢石，督率將士，奮力擊賊，連次打死賊匪數百人，生擒三人，俘獲器械米穀無算，并焚燒坂頭厝等賊莊七處，收復笨港，普吉保分作三隊，直前夾擊，賊衆奔逃，普吉保會合義民，追至鹽水港，斬獲賊目，賊衆東西路潰逃，二十里，四路合攻，該處東路潰逸二十里，西路鹽水港逃三十里，俘獲三百餘人，賊匪蜂擁江邊，搶渡大半，溺斃甚衆，柴大紀即刻帶兵梁朝貴、副將副廷選，帶兵一千名，前往策應，復瑞處原有兵二千，分起前進，柴大紀接應入城，普吉保會合義民，收復笨港，賊匪敗竄，於十二日，復由諸羅，直前追剿，柴大紀親督兵丁，及義民等，分路夾擊，賊匪大敗，斬獲甚衆，已於十三年正月內，將逃竄餘匪，全行殲盡，以示懲創，因再將五路情形，特諭大學士傅恒等知之，）督飭速解救，降旨頻頻，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柴大紀柴錄賊所圍，於是林爽文等專力環攻諸羅，頻經降旨，飭飭將貴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救援，乃常前抵會魏大斌帶兵二千五百名往救，中途接戰不利，傅恒宣兵一千餘名，不勝憤懣，）所嘉柴大紀勇而有謀，（當賊匪攻圍北門

以重臣率勇將久經勳績淩烟臺待風縱毋連數日新兵齊到翻為喜

大擔門候風護洋，雖覺稽遲數日，而新調之廣西兵三千，已抵廈門，其四川屯練二千，貴州、湖南兵四千，亦接連可到，一帆即達，為從來渡海守有之事。此實仰賴上天賜福，海神默佑，俾我銳旅長驅，乘波赴存港，相機會勦，直搗賊巢，殄滅醜虜，編康安帶此勁兵

捷旌捐。

戊申春帖子十二月二十八日

申年春入酉辛酉。是日戊土兆辛穠。額年同民幸乞褒得酒當。

千歲旦之至坐而原可知。其中卜豐穰言吉益。去聲。民宜去歲嘉平廿八。舊俗逐匿林疾文逐事。今以二十八日立春之前。先得捷音。計海上蓋師。春聲發凱。亦正當其時矣。今年春入船前日。是日舊俗祭太廟前一日。奏凱行將返大軍。

元旦試筆戊申

太和元會萬方趨。五十三年教敬敷。戡在得乎老已至。思其艱也易爲圖。卻非求治成欲速。惟是慎終始弗渝。天子古稀敢稱倦。孜孜猶日勤勤吾。

康熙三載逮今歲。一百遠饒廿五年。康熙三年元旦甲子。至今歲元旦又值甲子。凡一百二十五年。甲子重逢眞是幸。青陽篤祐益增綿。功隣耆定賴天祐。寇翦葅荐猾海壖。立春前一日。編康安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攻克大里杙。賊及試筆詩皆七言。除夕詩皆五言。數十年來。遂成常例。始以七言終五字。每歲元旦

入陟山北門雲龕軒小憩

蹬龍邱第禮祇園。迴蹕西塘入北門。閒步假山雲護嶼。欣看眞樹雪鋪根。俶春交泰時惟奉。視昔由今意與存。卻是末紆一念者。獲渠捷信待之烜。編康安奏。前已攻克大里杙賊巢。尚未駛到。翌之驟切耳。

命鑄綏福建各府州縣錢糧詩以誌事

妖寇猖狂煽海濱。師征經略自於閩。雖居近遠地殊格。台視重輕恩被均。閩省自辦理軍務以來。漳、泉暮隨川、湖南、貴州、省省之兵。旅之編隊。軍裝等項。絡繹過境。雖輕重略殊。均資民力。義大功將次告蟄。而宜特沛恩。所有泉州府屬之晉江等四縣。漳洲府屬之龍溪等八縣應徵錢糧。詔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永福、仙遊等十二縣。詔免十分之一。至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長溪等七縣。應徵錢糧。緩至五十四年爭收後徵收。俾小民均沾渥澤。邦費存耕。固是軍儲鑒國督兵撫里役累貧民緩徵蠲賦命。蠲吏屢沛澤猶頻。誓辛。上年閩省辦理軍務以來。漳、泉暮隨川、湖南、貴州、省省之兵。旅之編隊。軍裝等項。絡繹過境。雖輕重略殊。均資民力。義大功將次告蟄。而宜特沛恩。所有泉州府屬之晉江等四縣。漳洲府屬之龍溪等八縣應徵錢糧。詔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永福、仙遊等十二縣。詔免十分之一。至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長溪等七縣。應徵錢糧。緩至五十四年爭收後徵收。俾小民均沾渥澤。邦費存耕。固是軍儲鑒國

戊申上辛祈穀禮成述事

三成躬陟屏上辛。扶持九奏欽承式禮儀。祈穀維逢穀日上辛。殷慮洽辛時。初八祭月。戊申上辛祈穀禮成述事。

傑慄處喪祝履綏。賊首眞山待生獲。前諭編康安奏。已攻克賊巢。林爽文見事機迫蹙。現有潛赴等情。願一鼓殄滅。協力搜捕。務獲渠魁。以彰國憲。

象胥之譯多雖益。善數恐不鮮。茲者豐榱迎年申。堅鏟吉環周六甲。開首祚於歲朝。令歲元日甲子。規滿一輪候圜壺。於元夜。十五日。雪封犂背田間之。嘉兆五行浪帖靚身。海表之軍聲三捷。人向光昔大裘。詩宜鈞樂奏中爰發。在心之言。因爲屈指以計。歲紀尚三之二屆。虞書之倦勤。大衍得萬有千合。義經之揲數。分章序卦。繼歲運吟。半廿一而鉢速。盤時。仄四三而珠。嵌字裏。六十四卦中。平聲凡二十。皆押爲韻。仄聲四十四。則於詩中見本字。難因見巧。麗不涉纖。藥簡文之咏卦名。偏非全舉。宋殷羽之臚詩體。古未前聞。奇哉今開。乾至比而成歲。哉生始兆。弦漸望。以都圓。或能符義文周孔之全經。惟仰賴天地祖宗之純佑。易生生而大

那能獻樂聽歌笙。宴回卓午重華坐。七字聯搤不快情。

東壁聯吟例有詩。咄哉茲番去聲。乃逋之生擒賊首題方稱。去聲。謖頗功成我不爲。速進督程勦且訓。安居深戒盛而疑。林爽文逃入內山。雖搜番社等俱稱協緊。但卻宮趁此新穀之際。一鼓作氣。以重兵壓之。我番社等怖於軍威。必致更稽時日。況搜稱南路尙有賊匪。編山搜捕。編康安宜急將林爽文擊斃。卽路經除餘蕊。剿辦誼不決。未免於事機遲緩。因畔盜滋戒。督其速蹤。胝心殊未愜也。易云君子豫不忘。決策宵殊少壯時。

新正幸御園卽事成什

紅旂未識發何方。飭命沿途查勗詳。昨日雲光閣宴。副軍營報到。不知何站添發紅旗。龍稱報捷。不可不嚴查懲治。以儆逶飾。將謂賊渠擒遞捷。徒因逆屬獍騰章。雖逃匿窮巳助暨。不致漏網。而現尙未得生擒之信。覺之殊未愜意。始聞紅旗遞至。以爲賊首已得。及閱奏情。僅云擊斃林爽文父母家屬。賊匪得於集埔集柴梳固守。逾十二月初五日。攻克集埔後。又逼至旬餘。賊匪復得於小半天山案塊。據險固守。尙有二千餘人。何曾與賊以殲耶。層層逃盼得捷音。日非一日。乃稱賊安已克賊巢。未卽乘此兵威。擒獲生番。統計賊匪得於集埔集柴梳固守。逾十二月初五日。攻克集埔後。又逼至旬餘。賊匪復得於小半天山案塊。據險固守。尙有二千餘人。何曾與賊以殲耶。層層逃以縱。行軍之際。不可不協之以威。事機稍緩。彼將不復知懼。當嘗勿命殲賊。行嚮。加鞭柔遠。必不可少。而現尙未得生擒之信。覺之殊未愜意。盼

備律八八以相成。維五十三年之春際三五初搆鐙詠。羅六十四卦之目裁四六乃製弁言。屈指倏勤餘八年。鐙詞六十四應全。（編識八章。是恰離爻辭章擬以卦名什副望恩惟特奚乾上元每歲例西園。同樂新疆及蒞澎。距爲去歲。恰情賞翫月日雁深意奠輿坤。及時得澤可敎屯。先武備當學閉門。弗緝吾人通譯語。（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逢習回語。四十古戎語。是以能譯年既衆古。回部。番部等到京接見。即以其語相通譯。元夕命新疆諸臣入同樂園。（隨駕殺大。並蒞襄獅情用宗榮遠之意。華鐙聯席共歡論。元宵恰值望宵中。上元本以正月十五得名。而望宵亦有在十六、七者。今歲元宵。恰值月望。更副諸名。（命旗使臣於元旦朝賀起程回國。今年仍令回到新疆外藩入班與宴。際此遠來及近悅。敢誇化洽與功崇。飛空星點達斯須。火樹銀花燦萬株。占得羲經卦之五。繫天宴樂日惟寤。千尋貫斗蛾輝麗。八照流虹鵠燄丹。恐涉矜張深自訟。勝分敬忘愼其端。臺灣省定逮班師。休發犁黎命安爲。（臺灣自逆匪滋事以來。良民逃避失業。深堪憫惻。去歲已節次降旨。將五十二、三年應徵錢糧。並積欠義餉五十四年地丁錢糧。概予豁免。令逆犯林爽文父母家屬。（俱已拏獲。該犯亦窮蹙就入牢檻。）並當義民。（編入鄉團。協同擒獲。）奮勇出力。（堵截逃路。）等。（社寮。）埔尾一帶。（番社等。）協同擒獲。（擒拏。）不難過期蕩平。而瀕海窮黎。正當加惠休養。一面命地方大吏。安爲安輯。以副軫念。今夕春臺賞烟火。那能南望免遐思。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五

平定臺灣第六之三

詩五首

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

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搗賊仔港。旬日內收復嘉義。旋即攻破賊巢。林爽文逃入內山。（猫）（貓）兒干。（在水沙連內山。）旬日之間。諸羅圍（解）。惟有內山遁首凶。（福康安于勦洗大里杙以後。）洗巢執馘連稱勝。自福康安。海蘭察率領巴圖魯等渡海以後。旬日之間。諸羅圍（解）。（嘉義、彰化、淡水、鳳山、）（埔裏、）（斗六、）（斗）（東）（西）（螺）、（他里霧、）（林圯埔、）（集集埔、）（水沙連、）（大里杙、）（小半天、）（大半天、）（柴坑、）（木柵、）（內山）（猫）（貓）（兒干、）（水）（沙）（連）、（廣東寮、）（潮）等（郡）（縣）（賊）（巢）、（次第）（攻）（破）、（生擒）（逆）（賊）（林）（爽）（文）、（及）（逆）（屬）、（所向克捷。）（頗快人意。）惟有內山遁首凶。（福康安于勦洗大里杙以後。）未即乘勝追捕。以致逆匪潰而復聚。（逃次于集集埔。小半天山列柵抗拒。）雖官兵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亦即窗男攻克。（而逆首逃入埔裏社。）埔尾一帶。（日內尙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容闕拈毫聊付璧間留。

節後萬壽山

名山遊節後。佳景擅春初。雖未芳菲若。已看閩藹如。蘼蕪依綠染。柳線向黃舒。旻樂撫定處。仍斯盼捷音。

自上元前一日。福康安奏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攻克小半天山後。逆首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生番頭目等。現在協力擒拏。（誠無漏網之理。）但距今旬餘。尙未獲到逆首。（爲之盼切耳。）

福康安擒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詩以誌事

大里杙擒破巢穴。頻繁馳諭戒逍遙。（福康安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賊巢後。止云生番等協力擒拿。未曾奏及逆首。）（誠恐軍機稽緩。生番等不知長城。未必肯上緊協勝追捕。）所向克捷。頗快人意。惟有內山遁首凶。（福康安于勦洗大里杙以後。）未即乘勝追捕。以致逆匪潰而復聚。逃次于集集埔。小半天山列柵抗拒。雖官兵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亦即窗男攻克。而逆首逃入埔裏社。埔尾一帶。日內尙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容闕拈毫聊付璧間留。

節後萬壽山

名山遊節後。佳景擅春初。雖未芳菲若。已看閩藹如。蘼蕪依綠染。柳線向黃舒。旻樂撫定處。仍斯盼捷音。

自上元前一日。福康安奏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攻克小半天山後。逆首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生番頭目等。現在協力擒拏。（誠無漏網之理。）但距今旬餘。尙未獲到逆首。（爲之盼切耳。）

福康安擒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詩以誌事

大里杙擒破巢穴。頻繁馳諭戒逍遙。（福康安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賊巢後。止云生番等協力擒拿。未曾奏及逆首。）（誠恐軍機稽緩。生番等不知長城。未必肯上緊協勝追捕。）所向克捷。頗快人意。惟有內山遁首凶。（福康安于勦洗大里杙以後。）未即乘勝追捕。以致逆匪潰而復聚。逃次于集集埔。小半天山列柵抗拒。雖官兵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亦即窗男攻克。而逆首逃入埔裏社。埔尾一帶。日內尙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容闕拈毫聊付璧間留。

節後萬壽山

名山遊節後。佳景擅春初。雖未芳菲若。已看閩藹如。蘼蕪依綠染。柳線向黃舒。旻樂撫定處。仍斯盼捷音。

自上元前一日。福康安奏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攻克小半天山後。逆首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生番頭目等。現在協力擒拏。（誠無漏網之理。）但距今旬餘。尙未獲到逆首。（爲之盼切耳。）

道。所辦俱井井有條。可謂弗華簡川者矣。究得生擒盜美善。不敎餘孽伏根苗。移師南指如破竹。又論奏。（侯將北路搜查淨盡。令各兵少留休息。）即統率大兵回南路。擒獲賊目莊大田等歸。（賊首就擒。先擊零星。）自當勢如破竹。想據奏捷音。亦應在早晚回耳。

待捷晉帷幕與朝

平定臺灣第六之三

詩五首

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

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搗賊仔港。旬日內收復嘉義。旋即攻破賊巢。林爽文逃入內山。（猫）（貓）兒干。（在水沙連內山。）旬日之間。諸羅圍（解）。惟有內山遁首凶。（福康安于勦洗大里杙以後。）洗巢執馘連稱勝。自福康安。海蘭察率領巴圖魯等渡海以後。旬日之間。諸羅圍（解）。（嘉義、彰化、淡水、鳳山、）（埔裏、）（斗六、）（斗）（東）（西）（螺）、（他里霧、）（林圯埔、）（集集埔、）（水沙連、）（大里杙、）（小半天、）（大半天、）（柴坑、）（木柵、）（內山）（猫）（貓）（兒干、）（水）（沙）（連）、（廣東寮、）（潮）等（郡）（縣）（賊）（巢）、（次第）（攻）（破）、（生擒）（逆）（賊）（林）（爽）（文）、（及）（逆）（屬）、（所向克捷。）（頗快人意。）惟有內山遁首凶。（福康安于勦洗大里杙以後。）未即乘勝追捕。以致逆匪潰而復聚。（逃次于集集埔。小半天山列柵抗拒。）雖官兵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亦即窗男攻克。而逆首逃入埔裏社。埔尾一帶。日內尙未得生擒逆首。（爲之痛念。）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掃遁容闕拈毫聊付璧間留。

節後萬壽山

名山遊節後。佳景擅春初。雖未芳菲若。已看閩藹如。蘼蕪依綠染。柳線向黃舒。旻樂撫定處。仍斯盼捷音。

自上元前一日。福康安奏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攻克小半天山後。逆首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生番頭目等。現在協力擒拏。（誠無漏網之理。）但距今旬餘。尙未獲到逆首。（爲之盼切耳。）

福康安擒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詩以誌事

大里杙擒破巢穴。頻繁馳諭戒逍遙。（福康安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賊巢後。止云生番等協力擒拿。未曾奏及逆首。）（誠恐軍機稽緩。生番等不知長城。未必肯上緊協勝追捕。）所向克捷。頗快人意。惟有內山遁首凶。（福康安于勦洗大里杙以後。）未即乘勝追捕。以致逆匪潰而復聚。逃次于集集埔。小半天山列柵抗拒。

良。果能乘其勢議永張。益爲德舉。不難立時撲滅。乃始則心存諱飾。及事不可掩。又復接於兵少。不能翦除。以致賊勢延延。良民遭其荼毒。弄何之卓。深爲可恨。然自古以來。致寇除亂姓者。率出於此。而此君不知。是可哀也。致

竄抑是誰之過吾過吾惟自訟之。

界進生番本倫窮蹤歷險備資幸。自林爽文竄入生番界內。福康安、海蘭察等。分路窮追。所向克捷。賊匪厉剿竄與。痲大纔踐殆盡。及陽林爽文逃竄打鐵寮一帶。於山溝樹林內藏匿。福康安令官兵由後壕至中港。又自竹塹主換仔圍。窮蹤歷險。埋根剔蹤資番力。執首稠繆賴一人。此次所派巴圖魯、侍衛等。及屯練嚴密堵截。使賊匪等不致漏網稽誅。可謂備嘗辛苦矣。埋根剔蹤資番力。執首稠繆賴一人。此次所派巴圖魯、侍衛等。及屯練勦、楚官兵等。無不踴躍爭先。俾獲出力。實屬可嘉之至。至編派安庫遜首領懼自戕。不能生致。因派巴圖魯二十人。及屯練勦、楚官兵等。無不踴躍爭先。俾獲出力。實屬可嘉之至。至編派安庫遜首領懼自戕。不能生致。因派巴圖魯二十人。及屯練目何有志等。先後擒獲。其預事編經。辦理更爲周至。是。淨北已知無後慮。剿南應易洗前塵。福康安等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即統率大兵向南路進發。莊大田。想渠魁既已就擒。餘匪亦容要誅。臧清消路。更當勢如破竹。統計福康安渡海以後。自鹿仔港登岸。至此次生擒林爽文。三十里找賊巢。政克集集埔。緊逼林爽文父母家屬。又攻克小半天山。此次生擒林爽文。三十鴻捷明天佑。自二十二年後。平漳夷。定閩部。收大小金川。焚土倫。殲蘇四十三。殲田五。並此次俘林爽文。三十二年之中。凡七舉征剿。俱仰荷上蒼眷佑。臨戰屢克。向我太平。憑藉此後更無用兵之事。臧激惟深勵惕寅。

平定臺灣聯句有序

海不揚波。奏凱入東風之作。春宜清曙。銘勳聯左个之吟。廣等三捷之軍書。撮紀一篇之方略。則有瀛壖外郡。閩嶠南區。水帶澎湖。山環番社。濤雖甚壯。門穿鹿耳之雙。沙縱能飛。噸劃鯤身之七。古未登於圖牒。境皆限以要荒。自明季之多事。初鑿白羽。漸海邦之越禁。中據紅毛。遠鄭氏豺虎一方。傳克壞貔貅三世。天覓地小。始雖示以招徠。畏息屢消。終究歸於寧謐。欽惟仁祖平以廟謨。開一千里郡縣之封。經百五年涵養之澤。蔗霜稻雨。地富脊耕。線路沙更。人私舶渡。莠稂或雜。芽孽其間。分漳泉鬬蠻觸之軍。指天地刑犬雞之會。屬吏有乖於撫馭。遂奸徒益嘯集。事壽張。初啓釁封。卽爲燭照。並班水陸。連雞旱策其退飛。相望北南。鴛馬果貽於中敗。先邊能事。往易制軍。命舊督以臨疆。俾壹權而守土。壬鈇以律。必嚴偵帥之誅。晉版不沉。益鼓義民之氣。獨在同心之殉。衆參常勝之英。百將掄雄。萬人足敵。逆能轉順。義本取於惠安。速乃因遲。吉適符乎崇武。漢名。在惠安縣境。一日一夜而遍飛鴿首。十盟十決而頓解蟻封。烏壺晴而竹焚。馬霄凌而溪渡。斗歛門墳。杙斷里矮。鼯虎尾之上流。柞眞泉之界外。不能設法稽察。以致皆於械鬬。遂開搴兵之漸。倡邪張魯亂添弟。那教設會結盟。最爲地方之害。前年竄泉闖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六

平定臺灣第六之四

詩三十二首

仲春瀛蓂即景戊申。

右社躬禮蔵禮成。遂臨西苑祭衣更。載陽仲月欣佳景。索句雙文仰聖情。（紫宸禮成。遂臨西苑祭衣更。載陽仲月欣佳景。索句雙文仰聖情。是日傳膳視牽於此。）隄柳梳風黃欲綠。盈梅培雪澤爲榮。驛章裁奪那知倦。（今日接福康安奏。審訊林爽文及擒獲莊大田情形。並各省奏摺頗繁。繕繕俱經裁奪。雖披閱移時。而矢願救救。亦不以爲倦也。）織細皆存公與明。

隨安室有會

予十七歲居重華宮時。曾顏書室曰隨安。取隨遇而安之義。即位後。於西苑及圓明園、長春園、清漪園、靜宜園、湯泉、避暑山莊等處。每以題額。今六十年以來。隨遇之義。益堪靜驗。重華昔所額。閱六十年中。到處題三字。惟時驗一躬。安居造以道。隨物會其通。更愜符名者。臺灣益定功。

望郊臺口號

伊犁回部金川定。曾叩郊臺勞。（去歲。凱軍。林爽文俘到指日。小哉不值此書勳。）

揚芬港得詩四首

揚芬盛以芰荷香。春仲何由襲水芳。卻是停舟有別會。波光澹澹接天光。

題名世代原難考。毀譽人間詩已紛。德政設如俗吏者。（俗吏不務實政。每喜去思、德政等碑。爲歌世盛名之頌。）令仆婆。（仆婆。行中禁。）最須揚芬掃假揚芬。

掃魁海外靖妖氛。武負縛來亦逸罔。（近接江蘇撫臣閩鶚元奏報。逆匪林爽文已押解入江南境。即其武之莊太田亦不日即閩福康安俘送之信。故還日盼此捷音。又略焦急。）卻命生祠立赤嵌。（臺灣風俗习悍。此番大加懲創之後。若不明示武威。恐該處民人。非過卻意。無所畏懼。因命于生祠旁建將軍廟。令來休目儆心。是予所喜者實績。而非概歸人之立生祠也。）此揚芬乃實揚芬。

水繽牽舟到早仍。櫂門俯淀遠波澄。獻他十景虛點綴。（行宮前臨淀池。水光接天。自有佳趣。足供瞻覽。乃地方官略仿西湖十景。點綴亭臺。徒增繁費。適殊不取。）遂不登樓臨眺。翻涸空明卻弗登。

李侍堯奏報臺灣情形。詩以誌慰。

甘路賊已靖。南路師方進。軍郵隔十日。復盼佳音信。茲接督臣章。吏臣皆致問。（李侍堯奏。據尚知協紹裘正月廿七日稟稱。現在府城附近各鄉。已無賊匪。惟南路水底寮金京港等處。尚有滯匪。所有附都義民。俱令歸莊耕種等語。）勦賊連得勝。寇已遠城郡。民迴耕其田。夏收望以瞬。（李侍堯奏。二月初六、七等日。據船戶自鹿港回至仙江者稱。自林爽文擒獲之後。鹿港各廟社演戲謝神。殆無虛日。附近田畝。已插一半。其被雜錦莊之民。現亦及時播種等語。）觀瞬更收。（臺灣民氣。可以少蘇矣。）復接署撫臣奏。奉旨獲緝。（又據護巡撫伍拉納奏。名屬稟報。自上年十二月初三、四以後。各得雨三四次。又趁巡撫伍拉納奏。名屬稟報。自上年十二月初三、四以後。各得雨三四次。又趁巡撫伍拉納奏。名屬稟報。自上年十二月初三、四以後。各得雨三四次。又趁）麥苗已暢發。可卜收成制。（厚二三寸不等。其福州、興化二府屬。于正月中旬亦得雨。莊稼皆足。）慎勉思撲次兇。捷布至惟迅。

崇禧觀瞻禮

崇禧古觀枕津河。一紀春秋此重（去聲）。過愜意叢麻錫海安。（據月初福康安奏。已將逆首林爽文生擒。檻送來京。）海疆。而安庸躬耳。（因已仰荷天庥。）尚冀南路蓮將莊大田亦即拿獲。以城黎底寧。（尚冀南路蓮將莊大田亦即拿獲。以城）多有也。（天在人人心中。臨方示警。羅萬物有心天善鑒。）難拘禮議時嗣多。（因疆臣奏請。）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信至。詩以誌喜。

正殷捷信盼連朝。忽接佳音至自遙。鹿耳鼈身防海逸。（逆首大田在鳳山一帶。距蓮甚近。初擬該逆情急逃入海內。）施也。柴城擲蹻獲山跳。（此次福康安多方設謀。令巴圖魯等各帶官兵。分隊自山梁挨次排下。而烏什哈達所帶水師兵丁。）通偵順風。（通偵順風。）逆檣實至。（沿海常佈。水陸並進。四）遠颺。又殺賊二千餘名。其餘逸入生番者。被柴城、巡蹻各番社擺獻三百餘人。未及兩月。南北二兇。悉行俘獲。全疆俱已平定。實深嘉悅。

泯墻揚閩武。益深兢業昊恩昭。

李侍堯奏截停各省運閩米石。詩以誌事。

軍務昨年恐非完。繕糧百計每從寬。（上年因官兵軍務未竟。需米一百餘萬石。又有台州等九幫。以守凍不及受兌之米。並令陸續運往閩省。）傳軍國民食。悉緣寬裕。　蔵功卻至用不竭。盡運誠教廻以歉。（茲恰值侍堯奏）外。尚多米四十餘萬石。所有台州等九幫。及未經開墳之湖南、

四川二省來右。飛奏各省。俱可無庸議遲。一體裁留等語。進勦福康安。坐謀李侍堯。力各盡宵衣旰食意差安。雖然敢卽云無事。惕息爲君敬謹難。

上巳日賜御前大臣侍衛等食

海嶠首俘至行宮一日停。巡幸津門。原定于上巳日還蹕。因逆首林爽文等俘到。次日延訊。復停蹕一日。重三逢令節。上巳溯前型。左右嘉勤厄筆歌合與聽。如云較焉。射豈彼足相形。

柳墅行館中有幸卯憶故大學士傅恆之作見之悵然既而快然因用舊韻

飆句光陰十八迴。自辛卯逮今。已十八年。無端一見引餘哀。戊申辛卯彈指耳。旰食宵衣仍我哉。肩佛應寰將逮卸。許玉乙卯歸政。不過七載。退居寧壽宮之後。亦可少息仔肩矣。威揚海嶠竟成材。福康安索緬戎行。此番渡海。聖武方略。統率勁兵。生擒二兒。戮揭海嶠。國家又得一膂帥之材。是德恆薨亡。而有子克繼其勳。轉爲快然也。存亡造就循天理。傾者覆之栽者培。福隆安侍膳左右。謹愼小心。尙無大過。但其自幼未免驕于安逸。視不能官其父之忠貞。殫心國事。追後中歲而亡。不能永年承恩。非家又門遭回祿。未始非盛滿之理。確乎不爽。若其弟福康安。能官其勞。蓋戒增傾覆。予惟視其自取。卽予欲窮過。而冥冥之中。天理亦有所不容者。吁。可畏也。

天津迴蹕之作

到來日報大田擒。又值訊俘協衆忱。天津駐蹕六日。初至。卽得生擒莊大田之報。將迴蹕。復值林爽文解到。親加鞫訊。衆情皆快。數日之內。諸事頗爲順遂。似此諸般皆順意。祇殷一雨猶禁心。迴思春雪歲孤負。深究盈虛寖酌斟。新年雪澤甚優。嗣後得雨總未滂足。因卽加廷訊。因諸事順遂。致獲此斷年望雨之遲哉。豈安厲尤慾靜然後押赴西市正法。以彰國威。而快人心。三月佳春正明媚。一心望雨獨勤虔。那更暢意看花藾。惟是殷憂盧麥田。

廣東總督孫士毅奏報春雨霑足麥收豐稔情形詩以誌慰

東粵近隣閩。賊平民氣開。當林爽文等滋事時。粵東就近多徵調。雖耕捕速匪。不撫驕。海疆平靖。彼庶民情。亦可安恬矣。澤霈歲惟首。霖霑月終旬。擾係土膏奏。海東入春以來。地土微乾。旋於正月廿二日。方始開犂。二麥得此。結實飽綻。現已有刈穫者。可卜一例豐收。至早田俱已翻犂。二月下旬。卽可栽插。又廣州省城及番禺、南海、香山各府、直隸州得雨情形。稍遲數日。就平減。覽奏深爲欣慰。惟北省望雨。仍不免懸切耳。繼此時優霑。起耕遍徧。跋章甫不愆。望雨此憂頻。

李侍堯奏報閩省雨雪二麥情形詩以誌慰

去歲兵興際。多方籌糧糈。蓋糧以上年逆匪滋事時。未見有議捐糧。軍糈民食。必得預爲蓄備。因飭次命江浙、江西、浙江、四川、湖廣等省。撥米一百餘萬石。運台州九萬。以守凍不及委艿之來。陸續運往接濟。昨據李侍堯奏。軍務已竣。民間俱已歸莊耕種。所有運到之米。散用有餘。其未經運往之四十餘萬。可以停止。所有該省應行採買米石。著李侍堯奏。閩省上冬雨水調勻。正月內。各屬類得雨雪。交加。二麥得此。倍加暢茂。該省氣候和暖。農事較早。各處播種早稻。田水俱滿。閩疆雖稻。亦俱茂盛。大兵之後。可冀豐收。愈爲之欣慰。

海外賊旣靖。各屬民胥康。兵後雖囚年。額手懷南望。然而復元氣。陛易爾倘稽。

常雩禮成述事

春雪優霑謂卜豐。侵尋望雨昨年同。曰常雩卽殷勤禱。希顧鑒斯敬捷衷。謝佑貞師靖海寇。新施甘澤切田功。七旬有八能歲禮。何莫非蒙帝鑒崇。

致遠齋盛去歲韻

斯齋曰致遠。致遠惟一處。亟惟暢卷阿。益愼厘政務。昨歲駐此時。臺灣報變故。以爲兩提臣。同往豈致誤。誰知互觀望。則兒之獃盧。上年古瀚遴匪林爽文等滋事。黃仕簡、任承恩、兩提督帶兵往勦。以爲卽可殲滅。乃伊二人單職治理。而令常青遄臺督辦。入愼恆無能。南北互相觀望。不能歼渠。臣將伊二人革職。初到臺灣時。尙能調度悉頓。總復株守郡城。以致賊匪遠竄。雖郡城藉以保守無失。而始終嘵前顧後。舉守寧延之咎。實不可道。以此遣重臣。擒賊成功遽。舉予烟於嶼先。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餘人。馳往。並調集四川屯練。黔、黔、楚、兩廣兵丁進勦。福康安飛渡臺灣。數日之內。解圍殲賊。保險窮追。設法生擒二兒。漸次掃蕩除籬。全臺平定。於是撫輯良民。得以復安劃作。迴思昨歲駐此。靜辦軍謀。歷已踰年矣。遂乃撫黔黎。閭閻安寢寤。迴思昨歲況迅哉朝與暮。

閱武

輕輿清曉過南山。閱武旋勞未可刪。所愧躬偕平聲。未乘騎。昔年閱武。必乘馬至教揚。咸觀御弧矢示之。身先之道。因應如是。近以年近八旬。難精力尙健。亦宜節勞。以省衆願。遂乘輕輿以往。究用自愧云。敢忘衆力近平聲。自立香山健銳營良以來。屢派出征。應者咸效。上年臺灣逆匪滋事。先派冀慶等八人。前往領兵打仗。後復簡派巴圖魯百人。隨福康安等進勦。衆能迅奏膚功。實爲奮勇出力。然予心益深兢惕。詰戎之念。永敢一日忘也。益當克詰訓惟懋。並祕等差賞以頒。莫謂例行託遊豫。無非事也政胥關早如志。以爲是後應儆武。與民休忌可無事。不憙丙午歲之冬。臺灣邪教萌逆計。兩提臣乃互觀望不敢首進更退避。上年逆匪林爽文初滋事時。黃仕簡、任承恩。以兩提督率兵渡海。若能奮勇勦殺。不難立時撲滅。不意黃仕簡安坐鄭城。任承恩株守鹿仔港。以致賊勢蔓延。攻城擄社。日熾猖獗。迨予總命常青爲將軍。遄臺督辦。而賊衆日增。已難措手。非二人畏葸之咎。何以致此。以此養癰賊蔓延。攻城擄社猖獗重更命重臣徵勁兵。百巴圖魯爛師律。叶去歲夏間。予烟膈步艱。非遣重臣前往。不能迅速蔵功。於是命福康安、海蘭察等。於八月初率巴圖魯百餘人。帶領純訥川、黔、楚、粵、勁旅近萬人赴閩。此百餘人皆索綱師旅。無不一以當百。屢戰屢勝。擒二豎。三月功成。亂反治。福康安等於十月底自臺武潭放洋。一晝夜間。揚帆直達鹿港。軍威所至。勢如振槁。未及三月。而二豎就縛。妖氛悉清。閩郡之民。咸安堵業。成功之速。無以踰此。益予庇譯香山。顯曉寺額。幸而無字崩名。此皆仰賴上蒼佑。用是益深敬畏耳。幸哉未致辱前名。不然何以掩斯愧。

含暉堂視事

堂構東門近。臨之視事頻。肯堂遊覽興。因解敬非身。差以毫而里。愼哉絲與綸。功成迴勇將。勞苦細咨詢。

臺灣逆匪竭。海嶠期永固。因留福康安。諸政資展布。臺灣自朱一貴肇逆之後。論知吳福生及近年黃教、林爽文、楊光勳等。不時糾衆滋事。雖卽伏法蕩平。而一切善後事宜。及遠涉洋面情形。咨勞頻繁。不覺縷瀆。

悉故

臺灣逆匪竭。海嶠期永固。因留福康安。諸政資展布。

兩臣一忠劾百勇萬里兼程上年冬此時正值籌辦運糧康常時不使離事同命福康安馳赴山莊親授方略命
巡哨駐防兵派累禁止囤積貿易革四項目兵五驗換防戍兵清查安設塘位
里堠每日更換設立捕逃捕役十
名兵大小也江渡設立捕逃捕役十
名兵大小也江渡設立捕逃捕役十
名兵大小也江渡

性擅遥揆不遑情事。此亦天理昭彰。悉令敗露。因命擧此日已經成凱宴。昨年猶未啓程時。編康安於上年八月初間。解來熱河廷訊後。即行正法。究亦不至受其欺蔽也。在山莊始奉命前往。竟于七月十六日回山莊。凱宴。計期尚未及一年。海疆奢定誠神速。天眷躬承勵惕寅。

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

三月成功速且奇。紀勳合與建生祠。垂斯琬琰忠明著。消彼荏苒志猷移。臺地期恆樂民業。海濤不復動王師。曰爲曰毀似殊致。近平以各省退立生祠。最爲歆世盜名憑。今特命盡將當道匯報還。以來。榮毒生蠱。無窮數萬。編康安等於三月之內。掃蕩無遺。全郡之民。感登祖席。此其勳績。固實有可紀。且令虾頓之徒。編日智心。亦可以潛消猥慝。是此舉與前此之禁毀。迥相殊。而崇實斥虛之意。則原相同。孰能議。且越大小諸臣。集能實心爲國愛民。確有美政者。原不禁其立生祠也。崇實斥虛政在茲。

中秋登去歲韻

歸政奉秋七弗賒。山莊度節似京華。迴思鏖筆難除逆。茲幸銷兵早靖遐。上年此時。正值籌辦軍務。今歲當此令節。大功久已告蔵。又幸秋稔可期。喜盈塞上香民。同欣玩賞。佳興因自不同也。

坂穀稔登塞上室。林枝都作月中花。百年休養人民慰。靜廳笙歌萬姓家。

護理福建巡撫印務伊轡布奏報雨水收成分數。詩以誌嘉。

寅亮誠憐衡幹賢。半侍疾歷任總督。素稱能事。上年因剿捕蛮番。上年因剿捕蛮番。能迅速揚安。國即加恩賞還伯爵。以示寵眷。撫臣海外未言旋。編進巡撫徐嗣曾。上年渡蛮剿撫理機宜。既大功告蔵。所有善後事宜。雖經編康安于回京以前。俱已立定章程。然蛮酋甫經平定。不可無大員在彼安輯撫綏。編康安。年前當可旋者。而此時則尚未內渡也。安渡鹿仔港。乃蒙荀桑稗遠牽。七月間。命奎林往代。署吉保爲臺灣鎮總兵。已經載月。總未得抵任之信。爲之繞念不置。茲據伊轡布奏。奎林初次放洋後。即抵鹿仔港。被風吹回。在水定澳登岸。由陸路赴崇武澎守風。調於十月初九日放洋。十一日已抵鹿仔港。爲之繞念亦事之常。但奎林不即據實奏聞。以慰廑懷。殊屬不曉事體。今得師信。且慰且節之。

護理因之得奏箋。藩司伊轡布現在護理臬篆。地方事務。俱得妥協。禾稻秋收八分上。原田雨澤七圃全。伊轡布奏。編進省城自九月十二、三以後。連次得雨。各屬九分者。順昌等十二州、縣。八分有餘者。永安等四縣。九分者。核計通省實在八分有餘。編撫平滅。民情甚爲恬適。總戎三縣。八分者。閩縣等三十一州、縣。七分者。編清等四縣。核計通省實在八分有餘。編撫平滅。民情甚爲恬適。總戎

賀正近遠畢來同。撫諭懽與言語通。今早往西苑閱騎操事。所有年班洋部。理藩院。有蛮番年番頭目。俱伏道傍瞻覲。懽與讌論。諭各通事譯奏。具見義懽。羊蒙古。回部。則予素習其語。不待舌人之傳也。西北新番稱舊僕。四衛拉特。土爾扈特部。皆屬新附。和碩特部。都爾伯特部。亦屬新附。然今部俱爲臣矣。東南捕鹿學賓鴻。上年編康安征勦蛮番。捐輸協力効命。頗爲踴躍。當即厚加賞賚。旋據編康安奏。阿里山總社番頭目阿巴里。各及所轄八社番目。大武壠總社番頭目業吧紅。及所轄九社番目。丁共四十二人。班次四華門外。覲入西苑賜食。並令與親冰嬉。而形色亦俱極恭敬歡服。已命於職貢圖增補編。以記國家撫御廣遠。爰勘欽承帝佑。冰嬉仍寓詰戎訓。苑覩都懷奉朔爽。兼嘉康強頌四得。獨深虔靈。

吳恩豪。

紫光閣賜宴外藩作己酉

紫光曉日射觚稜。嘉宴屏藩例事仍。縱目宜覘積冬雪。殷心保泰凜春冰。漠陲新部晉儀熟。土爾扈特、都爾伯特各部。雖皆新附、然已歷數年。班聯仍如故。臺嶠生番許惠承。臺灣屬蛮、凱旋山、大武壠、傀儡山、四社生番頭目三十餘人。上年隨編康安協力勦賊。甚爲出力。蛮願起京瞻覲。是日俾予入宴。以嘉其向化之誠。

德薄慚臺天貺厚。南番戰勝又開增。上年一盛之中。雷霆、安南、兩番大功。俱令於閣中補繪戰圖。用昭其觀。

臺灣戰圖補詠四首

丙戌年曾爲西師戰圖補詠六首。序而行之。蓋北事歷五載。地逾萬里。部爲兩翻。故久稽博訪。而後開成。茲臺灣之役。雖越重洋。至內山撫生番。然成功未至三月。全師凱旋。前席親詢。歷歷明明。故前已詠而後茲補。隔歲而歲以仝。雖然。余更有深懼於斯者焉。二逆僭埋。倡亂天誅。昭然其取滅亡。固不待數計而龜卜也。然而林爽文既入內山。欲南赴莊大田。忽自疑而北返。是一奇也。林既爽文當大事。旣既敗之後。向南逃至集集埔、小半天山等處。當欲直赴南路。與莊大田合并。因編康安於前歲歷次察擒林爽文、莊大田通信之人。賊人被此既不知去路。而林爽文仗义不甘投奔。莊大田處。且其始本欲以內山爲逃躲之所。以爲官兵必不能窮追至此。於是遲疑向北。復至生番獅頭、國姓等社。先已厚賞犒諭各社。協力同拿。迫再戰百里。勦殺爲餘人。逢於老猫崎地方。將林爽文擒獲。不知編康安向前逃海。亦知莊大田在集集一帶。惟不能得北路林爽文信息。是以尚復狼狽前進。至此必即赴海逃遁。以圖悔免。乃又被官兵追殺。至內南投縣山內。而各社生番。俱受編康安預飭。非惟不敢容留。並且一同堵截。於是官兵分路四面合圍。將莊大田及其大頭目四十餘人。一一擒獲。即此足驗上蒼佑順也。而莊大田竟近海而弗逃海以入內山。又一奇也。莊大田聞編康安督領巴圖魯。及各省勁兵過海。亦知其

攻開大里。逆酋潛逃。領衆追踪佈霞牛。齊率健兵涉溪險。別差精騎搜峰高。賊匪固守集集埔。重於北山阜寨。設等。由山路進攻。及官兵過溪。皆埋伏等。亦攻克草嶺。前來會合。痛加勦洗。有奔無路賊投水。官兵即克集集埔。巒將溪水皆昨開放。而一時不能盡。其老幼婦女。不及奔避。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恩幷威行士飲醪。此是內山第一戰。首見將逮釜其膏。

大武壠之戰

小半天山戰勝之後。林爽文旋即就擒。福康安遂移師而南。剿勦莊大田。維時南路賊匪屯聚大武壠山內。於是有大武壠之戰。

首逆已從內山獲。次惟南路大田莊存。北路林爽文逃已就擒。而莊大田在風山一帶。倘復窺伺府城。設令事急逃竄。勢難捕獲。逮後福康安令烏什哈達帶水師賊艇。絕其去路。逃即生擒大田。眞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當車伯雅哲計。武壠空傳蟻陣屯。福康安剿知南路賊匪屯聚大武壠山內。令舒輝、許世亨、鈴鋉搖旗。宣兵捏上山探壓下。趕過大武壠河。殺賊三百餘名。生擒一百餘名。適曾甫等亦由內山大埔烏什哈達、六十七等。于正月十九日。帶兵前進。賊匪放等處。搜勦至大武壠口。帶領精銳等分路迎賊。斬首四百餘級。生擒一百二十餘名。餘黨旋即潰竄。擾戾破堅千隊。齊駁登喙。竄一時奔。舟師更造預防海。徐狠林爽文爲狽。莊大田則狙也。眞成釜底魂。

枋寮之戰

餘匪自大武壠南下。復在枋寮聚集。福康安至埤頭。即令海蘭察、鄂輝等進勦。福康安沿途搜捕。隨後接應。殺獲無算。莊大田勢已成擒矣。

枋寮武洛比隣接。收後賊人聚守岑。頗解沿山截後路。那防勦隊出深林。正月二十六日。賊匪二千餘人。沿山抄襲官兵後路。海蘭察與賊遇。即分隊克登阿、梁朝桂等備械南來。分路進攻。六十七、烏什哈達等圍兵迎擊。而自由憑固有出其不意。橫衝賊陣。射死賊目十餘人。殺賊三百餘名。梁勝追至海岸。復殺賊一千餘名。其餘自行投海。及擠入海淹斃者。不計其數。奪獲馬、匹、鎗礮、器械甚夥。蜂屯蟻雜都喪膽。倡亂逞奸爾悔心。投海沙嶼不計數。大田山竄待生擒。莊大田若使插透入海。竄內山。下是輔康安令巴圖魯等。分隊合圍。不啻待擒伏法。可知覆載不容。斷難漏網。有若陰奪其魄者然。

上元燈詞

三五原應是此宵。鰲人盈望在明朝。正月望在冰輪雲裏遊小畜。是日陰。屈以爲申理自昭。

雖平聲。望示冲道則宜。讀作平聲。言欲名而未也。示冲。見謝莊賦。究當此夜有燈詞。順時行處寧娛己。爲視吾民福履綏。

永靖慨深衷。

閩浙總督伍拉納奏報早稻收成九分有餘詩以誌慰

昨歲漳泉略歉收。麥秋今夏稔稍酬。上年閩省麥收未能豐稔。夏閏又以漳、而早稻收成。合計通省僅七分餘。今夏麥收。

已徵恬保。茲嘗早稻登場際。合計九分入。閩優。伍拉納接次奏報。該省入夏以來。雨澤調勻。早禾茂盛。茲據奏。

九分有餘者。閩縣等一十七縣。九分者。侯官等三十九州、縣。八分者。漳化一縣。雨水少缺。尚有內山水源。

者。風山一縣。統計通省。實共九分有餘。現在報價。有減無增。農民歡忭。地方俱極安靖。兵燹久消民氣樂。盜

風嚴緝旅行譏。自盜賊逃匿平靖之後。小民得安耕鑿。至林等又復聞雨洋盜。大加懲創。商販從

濟。健奏實。無驚擾。查早稻順成。在荷不生。閭閻自彤和樂。即此可爲治安之衡耳。因之悟得治安法。

爲欣慨之屬矣。

永靖慨深衷。

閩浙總督伍拉納奏報早稻收成九分有餘詩以誌慰

昨歲漳泉略歉收。麥秋今夏稔稍酬。上年閩省麥收未能豐稔。夏閏又以漳、而早稻收成。合計通省僅七分餘。今夏麥收。

已徵恬保。茲嘗早稻登場際。合計九分入。閩優。伍拉納接次奏報。該省入夏以來。雨澤調勻。早禾茂盛。茲據奏。

九分有餘者。閩縣等一十七縣。九分者。侯官等三十九州、縣。八分者。漳化一縣。雨水少缺。尚有內山水源。

者。風山一縣。統計通省。實共九分有餘。現在報價。有減無增。農民歡忭。地方俱極安靖。兵燹久消民氣樂。盜

風嚴緝旅行譏。自盜賊逃匿平靖之後。小民得安耕鑿。至林等又復聞雨洋盜。大加懲創。商販從

濟。健奏實。無驚擾。查早稻順成。在荷不生。閭閻自彤和樂。即此可爲治安之衡耳。因之悟得治安法。

祇在祈年念裏求。

臺灣總兵奎林、按察使萬鍾傑、奏報早稻收成八分。詩以誌慰。辛亥

海疆雜處民風囂。彈壓亂後資大僚。奎林曾調福建水師提督。前年過臺。剿除逆匪。編查保甲。嚴緝盜賊。各安其業。

邇來俗略減儉佻。正宜休養農務調。其地候暖收更饒。茲稱早稻中稔邊。茲據奎林等奏。臺灣北路

閒閒元氣可復。早稻頗爲茂盛。即中路之嘉義、二路之鳳山、雖雨水少缺。尚有內山水源。

澤調勻。早稻頗爲茂盛。即中路之嘉義、二路之鳳山、雖雨水少缺。尚有內山水源。

兩路。均報得雨。早稻正當結實之時。更資滋培。現在陸續登場。臺屬分晰稟報。

其餘全部一腿三縣。勻算收成。雖有八分。來歲平減。地方極爲寧謐。

臺灣提督哈當阿、道員楊廷理、奏報早稻收成八分有餘詩以誌慰。癸丑

二腿三縣屬御廣。早稻八成報有餘。臺灣南北兩路。今春自錢插早禾以後。雖雨驟時。禾苗暢發。茲據哈當阿等奏。本年節候較早。各處早稻。俱已成熟。陰雨連朝。刈穫艱難。除等耐雖十性浮鬆。向

不種旱稻外，其溪水一經，及鳳山、嘉義、彰化三縣，通計數成，共八九分有餘，現在米價平減，市野恬熙等語。魚米鄉仍資內地，蓋陸一地，內供魚米之鄉，歲獲豐收，內地濟之，泉一帶，每年資其搬運接濟，閭閻風久靖安居，蓋歲自逆匪林爽文等就擒之後，數年以來，撫茲海宇年豐，彼益切戒盈，是滿予北塞南瀛，宰時若，今歲各直若事收，多在八九分以上，邇日巡幸瀛舆，山莊，駐蹕，外農田，亦稍荒蕪，自秋及冬，雨暘宰俱時若，寸裹益增感愧，惕然方寸敢舒如。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八

平定臺灣第六之六

文三首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戊申

平伊黎，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專文勒太學，誌王倫，前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慙弗鄉，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頤末，以示後人者，向之三予惟深感天恩，蒙厚貺，夾之三予實資衆臣之力，得有所成，若茲臺灣逆賊之煽亂，乃卒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臺灣之後，歷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之間，卒鮮卅歲，帑帑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盧廷珍率兵七日復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爲，不可不愼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即予速速諭所云，未能速而失於速，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運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故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諉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簡、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爲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勦賊之舉，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是未遲也，藏仕簡，任承恩，既至臺灣，即命往代常青爲總督，而命常青代黃仕簡，又隨命監元枚代任承恩，是以郡庠獲於三月初八日，自鳳山渠城敗歸，立即收之於法，常青適於初九日到郡，旋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即到，即郡城必失守，仕簡或祖賊意，常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爲遲也，既而常青賊鋒，都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即到，即郡城必失守，仕簡或祖賊意，常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爲遲也，既而常青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天啓予衷，於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常青雖固守郡城，未能視賊大兵往救諸羅，藍元枚正營會勦，旋以病亡，又幸予於六月內早命福康安來視熱河，即命於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拏京官餘人，分路赴閩，雖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急，道梗不能運遂，若非天啓予衷，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辦亦未爲遲也，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則風風略定，而啓行，又以風遷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遮至崇武澳停泊，俟風利，纔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續調兵二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調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即日內領解諸羅之圍，纔克城集，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謂遲也，夫遲之在人，而天地神明，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遮至崇武澳停泊，俟風利，纔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續調兵二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調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即日內領解諸羅之圍，纔克城集，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謂遲也，夫遲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正營會勦，旋以病亡，又幸予於六月內早命福康安來視熱河，即命於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拏京官餘人，分路赴閩，雖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急，道梗不能運遂，若非天啓予衷，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辦亦未爲遲也，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則風風略定，而啓行，又以風遷至崇武澳，

人君者亦無其事予之所謂四知者蓋引孔子察辭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義內以正心外以勅政而更慎於用兵之際朱子疏此以爲釋豫六二爻義凡文王繫卦節節於石不終日貞吉是三聖人之意皆示以明慎用兵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可不審乎予昔著運速之論雖約略言之而未闡三聖人之訓行師貴知幾親切著明若是也蓋徵柔陰也彰剛陽也陽動而陰靜動無不由靜彰無不由微剛無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剛微能捄彰靜能勝動此又聖人扶陽抑陰之本義正心勅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深知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宜何如其深深哉因思避暑山莊正殿後室皇祖題之爲依清曠於耕間者實理事召見羣臣之所去歲讀畫臺灣諸務日或三四覩軍機大臣於此茲幸賴天佑睿國威定海澨實因先事知幾得以有成不可不識其事凡御筆祇題屋內楹間其外檐實無額名因卽以四知書屋之名額之檐間更思依清曠似寄情山水之意無涉熙政請戎之爲而予則亦有說焉夫水澄然而清故明山靜然而曠故公公與明、非熙政請戎之本乎由知幾而推爲四知又豈外清與明、曠與公乎是則奉文三字非示萬世以熙政請戎之大法乎則予題四知於書屋之檐不亦宜乎

編纂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昨生擒林爽文則勦滅逆賊事可稱蔵大端茲生擒莊大田則痛海臺灣事方稱臻盡善二逆猖狷爲奸得一面不得二餘孽存尚慮其萌芽且彼既聞首惡被獲則所以鼠竄山、而逋其入海、間道捕其難、難捕矣是以先事周防庶即偷諭莊大田在南路、距海甚遠、不應其入山、而逋其入海之路、思慮所及、臨時預籌、袁福康安等悔防其入海之路、盡心盡策凡港口可以入海者無不移舟設卡因間莊大田帶同匪衆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寮社經察率領巴圖魯、侍衞、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生擒一百餘追至柴城賊愈衆多然恐攻撲過急莊大田或番衆極力抵禦復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軍由風港發兵越嶺穿林遂有賊匪突出拒敵我兵迎擊海蘭臨陣被殺或乘間竄逸悔不能悉數成擒福康安分兵數隊以徐合攻自山梁佈陣抵海岸適烏什哈達所率水師得順風連檣齊至沿海進剿水陸合勦日辰直至午刻殺賊二千餘羣賊奔潰投水溺斃如麻鷺而獨莊大田伏匿山溝以致生擒是豈人力哉天也二逆以么麼小民敢興大亂殺害生靈無慮數萬使獲一而逃一未爲全美斯哲生致闕下正國法而快人心反側潛消循良樂業福康安、海蘭察等盡謀奮勇不負任使固不待言然非天佑我師俾獲萬全豈易致此耶更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於五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城計閱七日於閏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月餘至雍正元年四月而餘黨悉剿盡自朱一貴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黃仕簡等前後誤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進兵其間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

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靈廷珍等破功更爲迅速矣夫逆賊入內山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其證我軍令與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經畫周密賢於施世驃、靈廷珍遠甚又得海蘭察率巴圖魯攻堅陷銳遂得前後生獲二凶且李侍堯悉心董理軍儲毋誤行陣使不以李侍堯易當青之總督則軍需必誤不以福康安易當晉之鼎軍則成功必遲茲盡美盡善以成功於三月之間則上天之所以啓佑皇帝偉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速則予之所以深感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自斯以後所願洗兵韜甲與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愼一日以待歸政之年應不遠矣雖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娛老自怠所爲猶日孜孜仍初志耳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九

平定臺灣第六之七

文二首

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有序　戊申

近著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以爲伊犂、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當文王倫、蘇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藐其功若茲林爽文之勦滅介於六事之間雖弗稱大事乞未紀勳圖像而茲福康安海蘭察等渡海搜山逕戍偉勳靖海疆吁亦勞矣不可泯其功而弗識故於紫光閣紀勳圖像一如向三大事之爲然究以一區海澨數月底績親製贊五十者爲二十餘命文臣擬撰一如上次之式夫用兵豈易事哉頭銜爲自況予右希望八之年鬚鬢早半白而拓土開疆過光武遠甚更有何寶而爲佳兵之舉誠以海疆民命不得不發師安靖所爲乃應兵非佳兵也然亦因應兵非佳兵幸邀天助順而成功速此予所以感謝鴻貺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又不能已於言者也昔人有言滿洲兵雖萬橫行天下無敵今朕所發巴圖魯、侍衞、章京等纔百人已足以當數千人之勇綠營兵雖多佳而無用茲精選屯

糠及貴州、廣東、湖廣兵得近萬人。統而用之。遂以捕集穴。縛逆首。是綠營果無用哉。亦在率而行之者爲之理根倡首。有以鼓勵之耳。若福康安未渡海以前。臺灣綠營已共有四萬餘兵。何以不能成功。則以無率而行之者。豈不然哉。且臺灣一歲三收。產寧更富。朕若徵有益田加賦之意。以致民變。天必罪之。不能如是成功速也。後世子孫。當知此意。毋信浮論富國之言。愛民薄斂。明慎用兵。庶其恆承天祚耳。近日以宮、商三首。逐章釐改其義。竟如幼年書室學詩之時。然彼時但知讀其章句。而今則究其義味。因思采薇、出車諸篇。乃上之勞下。其義正斯爲正雅。祈父、北山諸什。乃下之怨上。其義變。斯爲變雅。夫上勞下可也。下怨上不可也。何則。下之怨上。固在下者不知忠義。然亦必在上者有以致之。斯則大不可也。我滿洲俗風。以不得指臨國事死於階下爲恥。其抱忠知義。較祈父、北山之怨上爲何如。是則綠營之多恆惑。思家。伊古有之。無足多怪矣。然爲上者。不可不存采薇、出車之意。更不可不知祈父、北山之苦。如其一概不知。而但欲開疆擴土。是誠佳兵黷武之爲。望其有成。豈非北轅而適越乎。故因爲功臣圖贊。而申其說如此。以戒弈葉子孫。並戒萬世之用兵者。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勤外守中。未恆竟功。馳齊軍務。志每予同。歸朝襄贊。剪逆除兇。三登紫閣。福厚功崇。（去歲花山匪滋擾。將軍福康安等往剿。其時阿桂留京辦事。七月期。又命往河工會辦堵築事宜。是此次軍務。阿桂並未躬理。惟間有指示方略。議令閣看而已。每多意見相同。及後報捷之時。阿桂前得奏摺回京。是以一概予以議敘。且以班次在前。故列于功臣之首云。）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承訓書諭。敏通清漢。勞乍軍書。惟明且斷。平蘭拉圖。亦曾曾勩。

大學士王杰

典舉七閩。蕭正士風。臺灣民俗。頗悉心中。山海險夷。咨詢備盡。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陝甘總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

金川徵兵。已著偉名。幾處封疆。吏庶政成。解圍擒逋。能人不能。崇封殊錫。嘉爾忠誠。

領侍衛內大臣三等超勇公海蘭察

勇冠知書。謀勝智士。匹馬縈弓。賊不敢視。欲致活口。射弗令死。進爵錫服。言難盡美。

工部尚書福長安

父兄及已。胥國勳親。英年習政。其心孔純。承旨參議。有見敢申。忠良之報。並得同麟。

戶部尚書董誥

碧例軍務。多用漢文。茲或用漢。綠營海洋。治以馬上。亦頗効勤。堪同福將。開袁書勤。

閩浙總督李侍堯

以假入覲。命往閩幅。戰固老矣。謀猷尤長。渡兵濟餉。井井有方。不誤軍儲。其績孔臧。

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孫士毅

粵閩接境。脣齒相依。首鄰守已。均合時機。向任部員。曾隨出師。文武幹才。超錫尤宜。

福建巡撫徐嗣曾

宣撫之任。守土安民。一應軍務。責成督臣。佐之贊之。竭盡勤渡。海疆攸寧。亦可稱勤。

成都將軍法什倘阿巴圖魯雲騎尉鄂輝

撫前出力。屯練之兵。將軍鄂輝。贊率以行。覆穴搜壘。到處功成。勇而有謀。實國之英。

護軍統領穆騰額巴圖魯雲騎尉舒亮

金川之役。已爲領隊。軍定功成。統軍歸內。搜捕逆賊。不遺醜類。生致逆渠。其罪非昧。

綏軍統領沙爾瑚海巴圖魯三等奮勇勇雲騎尉普爾普

隨父入都。甫十餘歲。既長。能勇。曉兵有制。同救諸羅。通路府際。先登披棚。同袞再進。

福建水師提督健勇巴圖魯蔡攀龍

臺灣戰將。百擊惟茲。向嘉大紀。乃被所欺。（上年因柴大紀在諸羅被圍日久。曾令酌量如其不能上。不妨保護義民。全師而出。勇圖進取。而柴大紀懼奏。不欲將戰溝生疑。遂撤手。仍督率兵民。忍飢固守。以待援應。迨奏爲之陸續。是以特沛殊恩。封伊伯爵。並賞銀一萬兩。以示殷眷。嗣據福康安奏。其爲人被詐。予祿不忍以容言進如之罪。其後德成自浙江差竣復命。細詢之。實將伊原官革名。狼狽之處。送一面融。因命福康安、李侍堯、福纮、各據實查奏。即其含考釀成逆案種種。竟有確據。且當戰匪起事之初。柴大紀正值巡案彰化。不即帶兵剿捕。轉赴福源長固都。及聞彰化失陷。仍復戰窄不前。迨至數日始行。以致逆匪蔓延。其罪尤不可逭。因即令革職拿問。其水師提督員缺。即以蔡攀龍調補。蓋前此未有人補發其私。予爲首爲逆。走億不信之見。迨既經敗露。即不得不明其罪狀。以示勸懲。是柴大紀之前後功罪。予惟協于至公。更屬所容心事其間也。賞訓各當。）

福建陸路提督喀喀勇巴圖魯梁朝桂

金川勦逆。擒根進首。鹽水復端。未免墾肘。及防蘇豆。剿賊堅守。受創力戰。嘉哉鮮儔。

浙江提督壁勇巴圖魯許世亨

黔省之兵。素稱勇敢。率以赴軍。牢天衝險。嬰之者斬。當之者靡。不愧丈夫。一身是膽。

四川松潘鎮總兵喀喀禮巴圖魯穆克登阿

斗六聿杙。排竹爲城。直衝而入。大敗賊兵。隨種施堊。內山遁形。搜擒首惡。林林衆英。

四川建昌鎮總兵扎敦巴圖魯張芝元

金川隨征。超然雄旅。茲酋番兵。以通番語。賊厝生縛。賊路嚴禦。率獲生俘。厥功尤巨。

臺灣鎮總兵沖傑巴圖魯普吉保

攻克笨港。本有微功。未解諸羅。賊衆難通。賈勇賄過。番不顧躬。扼料仔坑。逸賊路窮。

散秩大臣貴巴巴圖魯四川土副將穆塔爾

金川降番。功難屈指。茲領軍隊。有進無止。衆志成城。妖氛淨洗。晉秩中炯。同仁一視。

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

昨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兒之事。亦既舉平伊黎、定回部、收金川、爲三大事。崇文勒太學。其次三爲誅王倫、誅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地。懷慚弗獲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周弗栝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海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盛勁兵。三月之間。擒二兒。定全郡。斯事體大。詑不可以不紀。因思熱河文廟。雖承德府學耶。而予每至山莊。必先展拜廟貌。秋仲丁祭。嘗遣大學士行禮。則亦天子之庠序矣。且予去歲籌臺灣之事。日於斯。天佑予衷。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以行。及簡精兵近萬。亦發於斯。而諸臣涉重洋。冒艱險。屢戰屢勝。不數月而生擒二兒。且無一人受傷者。是非上荅默佑。海神助順。曷克臻斯。則予感謝之誠。兢業之深。亦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發於斯。發於斯。臻於斯。文廟咫尺。我先師所以鑒而呵護者。亦必在於斯。記所謂受成告成。正合於是地也。則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所爲禮以義起。非創舉。因且予更有深幸於衷。而滋懼於懷者。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皆善成。其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卑溼瘴獰。我軍染病者多。因其謝罪求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近據雲南總督富綱奏。服緬甸謝罪。稱臣奉貢之事。命送其使至熱河。將以賜宴施恩。是則此事又以善成於斯矣。夫奉天治民。百王誰不爲天子。而予以涼薄仰賴祖宗德施。受天地恩眷。獨厚。近八旬之天子。歲八事之武功。於古鮮希。示後有述。使一事尚留闕欠。予之懷慚終不釋也。自今以後。益惟虔恭持盈。與民休息。敢更懷佳兵之念哉。夫天地、天子之父母也。子於父母之恩。不可言報。中心感激。弗知所云。已耳。聲之辭曰。瀛瀚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章亥所無。本非抱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特其險遠。難窮兵刀。每爲閩患。訖無甯息。皇祖一怒。遂荒甸東。郡之緜之。緜我提封。一年三熟。蕉葵收豐。漸興學校。顯晉生童。始之畏途。今之樂土。大吏恕之。恣其貨取。鹽口涉。其始陞調之員。原以爲畏途。既以戡部物產豐饒。願獲厚利。文職自道員以至縣。武職自遊兵以至守備。千總。遞遷之員。不以涉險爲辭。且視爲樂土。如近日福康安等奏矣。鞏固海疆。無事調任之員。不可不分別酌加整治。以啟宵邪。而申國憲。於是益。既嬉其文。復恬其武。匪今伊昔。叛亂屢視。向

茅返吁嗟詎可猶覓其襬職以爲乘臣戒用人之失自世倪驛行萬里旨未到忽報藻殂誠大奇守土之臣生死共並宋失土奚爲而節鉞觀瞻責基重自死三軍其賴誰應琥至報其故始事藻已膽魂飛股戰不知措手足數日絕食強(上聲)乃飴(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後莽子行

將謂莽子少猛獃不然劉藻何自剚幸予開信早易忤不然軍務誰爲準莽蘿豈是與六師士司遵擾亦堪偶緣旗兵雖非勇戰守士之責謂以近(莽匪伎倆亦堪憫)而劉藻所調緣旗兵不及十人(未是以壯軍聲)而整賊膽(初聞劉藻自戕之信疑莽匪勢或未能蠶蔽及楊應琚由至滇中已次第告捷退奏成功)則其事本非難於措置(使劉藻居此亦因命多調滇省防兵士千餘自此屢獲告捷)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後莽子少猛獃不然劉藻何自剚幸予開信早易忤不然軍務誰爲準莽蘿豈是與六師士司遵擾亦堪偶緣旗兵雖非勇戰守士之責謂以近(莽匪伎倆亦堪憫)而劉藻所調緣旗兵不及十人(未是以壯軍聲)而整賊膽(初聞劉藻自戕之信疑莽匪勢或未能蠶蔽及楊應琚由至滇中已次第告捷退奏成功)則其事本非難於措置(使劉藻居此亦因命多調滇省防兵士千餘自此屢獲告捷)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將謂莽子少猛獃不然劉藻何自剚幸予開信早易忤不然軍務誰爲準莽蘿豈是與六師士司遵擾亦堪偶緣旗兵雖非勇戰守士之責謂以近(莽匪伎倆亦堪憫)而劉藻所調緣旗兵不及十人(未是以壯軍聲)而整賊膽(初聞劉藻自戕之信疑莽匪勢或未能蠶蔽及楊應琚由至滇中已次第告捷退奏成功)則其事本非難於措置(使劉藻居此亦因命多調滇省防兵士千餘自此屢獲告捷)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後莽子行

將謂莽子少猛獃不然劉藻何自剚幸予開信早易忤不然軍務誰爲準莽蘿豈是與六師士司遵擾亦堪偶緣旗兵雖非勇戰守士之責謂以近(莽匪伎倆亦堪憫)而劉藻所調緣旗兵不及十人(未是以壯軍聲)而整賊膽(初聞劉藻自戕之信疑莽匪勢或未能蠶蔽及楊應琚由至滇中已次第告捷退奏成功)則其事本非難於措置(使劉藻居此亦因命多調滇省防兵士千餘自此屢獲告捷)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招駡比憎所爲鴻詞博學信何用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由不跨馬備將吉有令何稀乃至蹋踏失素守匹夫之涼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譏豈足洗我弇得人自速安邊陲綏兒靖遠佇待茲

緬甸南滾奇於古朱波是趙宋崇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繼廢而已(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曰孟養曰木邦)矣(仍緬酋爲之非設內附也)其時誰提駐蹕剛葑瑞憶考其所從軼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遮揮指(明柱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酋縛獻緬人畏憚執由榔及其眷屬而獻雀翎)緬則益度外遐荒非所取叶然隨川一帶昔入我界裏前歲葑猓獗蓋受緬指使葑既剗盡緬斯逋網耳黨食鄰如故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咸言底(大山木邦二緬酋各領自先後入緬文皇詔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爰已雖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造新街者繼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酋西路入緬要隘緬酋其內嬖集衆二萬迎突我師副將遣張榜宣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遏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繼兵集猛卯準兵七千餘至楞木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蹤追尾曬撤乃隨川以次崙退委切關潛越之賊竊合擾隨川而楊應琚復檄賊求和之計促滇受降賊分路旁峽滇見掖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廠江而去擾木邦緬乃大跌遣兵戮其時李時升擁軍推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蒞卸遣能杉木能依遠觀望事乃益偏至滇應關旋即進剿)比及聞督至滇南(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信誠梦俱銳時一蹶莫振竟至數日不食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戕實由憎懼所致尤爲可鄙)終致飲劍斃

匪不上聞。無由加後恤前勳。思蓋。茲以遞報。本時升。始悉種
變。因遂親督明瑞。巡撫鄂寧。核實賞奏。以分別恤賚。縱令平
陲報。定。教節士被思施。此時此事。慚猶視三嘆。惜惟杜牧之。

熱

連朝晴日烈。永晝燄焱歊。固識農田好。徵應征路遙。將以快漾進勦緬酋。固欲
禁軍。以次似裝就道。玉壺貯冰冱。金鳳靜風飄。消
暑溪齋暇。勤籌六幕調。

雲南巡撫鄂寧奏報二麥有收。詩以誌慰。

緬夷梗王化。無已事用兵。擾外先安內。農務念所縈。茲接南來音。稼穡悉情形。麥收八分餘。市間價稍平。
更時霑甘霖。遍已插稻秧。閭閻出積貯。云可望西成。披章喜不禁。旋復競揚堉。庶幾非黷武。我很惟求甯。

緬莽

緬以地稱莽。以姓木梳又因部落名。究之其三乃即一。至今方悉其眞情。木之擾西蓋已久。劉瀾提事惡。
稱兵。木匿。莽匿。皆緬酋別名。劉瀾爲滇督時。木匿擾至四界。往檄永昌邊外土司。蓋異事結足。不即勦捕。又控不
揆。以致有順貽悉。前歲冬。東界外孟艮一帶。復有莽匿滋擾。實緬酋調兵往襲。而所恃惟每懷機宜。且懲前事非
爲。懼而莽之犯東往前歲藻慮收露乃自刑。無何撞起莽亦退應瑞據爲功已成。所誅數莽僅助惡名散
已逋阿瓦城。惨應瑞代劉瀾者滇。前至而莽匿已退。查其時舉國漸盛。賊亦不能久留。且謂莽匿非誠。次及木匿。四已涉
邊。懼而自狀。遣還前歲所召散逋回阿瓦。應瑞鄭重其歸入緬境。而不言其
冒功惶飾矣。申命索之實奏案。反受數部來投誠。右云受降如受敵。一無預備緬來爭。應瑞雖稱盡旨向緬勾索取召
散。其實並未往索。轉啓木
邦。緬酋等來。相率投誠。輒謂機有可乘。不復措置。遽以受
降。致緬匿悉索來爭。遂有斬衙之逼。賊旋闌入內地。益致猖獗。綠旗之
畏不掉。遂肆欺誑。圖蒙聽。軍無紀律。結奚奏。向吾言失擬庖丁不
始以窮中皆睦。舊緣登壘諸悉情所蒙。率據入告。及閱其所奏殺賊萬餘。賊
乃漸跋扈。然猶諒其因兩受敵。越營開導。錄其悔悟實跡。而應瑞始終執
法曲貸。去蔓作後莽子行。有庖丁游刃有餘地之句以獎之。自悔失言。

滇師儥事誌大略。用人弗當。去
功愆飾矣。

戊子元旦戊子

辰首欣逢人紀開。土爰稼穡栽培。安民察吏其難矣。最雨篩晴益敬哉。鳳闕曙光啓仙木。鴛樓曙色映
春梅。萬家爆竹聲鳴喜。聽共甫征捷報來。

閒捷

緬寇犯我邊。兵應擊。去不得已。猶退亟整師。變地九月後撤退。乃可進兵。計日麾旗指。木邦未戰收。仰前險過幾。邦。賊於三
月前開風旋逸。進八十里至曰小拔。一木砦。一戰旗十人。又前至錫箔。臨江督兵。過橋徑渡。賊披靡。不能守處。整結彼據守。木柵固可恃。賊以巨木設寨。列柵四周。
拾徑進。鼓勇毀其壁。忠誠奮心固。豈不顧石矢。連破十六砦。夷酋近戰喙矣。聞捷默叩天。錫佑乃致此。既慰
餘或稱滅。斯餘或稱不預。賊以各省供應兵行。正額兼額之外。必有隱匿貼之事。因降旨各省。俾據實奏聞。欽方
夫馬出鄉閭。豈免稍資助。齊副各省撫。茲始悉其故。豫省經理善。原知津貼數。八萬六千餘。民蠲佐和雇。
省止一萬五千餘。省較河南減少。而良鄉奏貴州省供由鄉保捐辦。地方官不預其事。
無煩擾數。丈地方官不擾。則盡役健。必需巢民。當趕批動發銀。并諭驗各省。
誠賞心體予勤恤。慮絮知有良方。各賢十萬足。舉多尚過之於與戒靳固。仍令善承宣。實惠被黎庶。滇南
例去歲。金免今年賦。奠外先安內。國帑正充裕。俾民不知兵。如從祁席度。作待大功成。佳音傳露布。

二月朔日作

盤結聞捷後。彌月遲信音。乘勝鼓勇士。賊境案入深。將軍公明瑞。白蠻結連拔十六砦。乘勝進兵。宋
軍。復取道直趨猛養城。深入已二千餘里。所留滇南兵。
賊巢近遮邏。告望大功成。紅旗飛報急。

辛祭酒居

民以食爲天。祈穀重民事。幸園率慈豫。還宮深大祭。齋居肅邊坐。政簡澄心意。庶務可暫屏。軍事卽批示。

恃久無關心。守險棄而逃。木邦反被侵。（緬兵索柱。率綠營兵千人。逆防天生橋。見賊氣退回。井陽箔江橋不守。以致我師前此擊敗餘賊。潛據木邦。時參贊大臣琺珍張諭悉力保守。據臣等前後調兵往援。）蹔軍歷異域。爲之盧弗禁。黷武本非願。致忠由陵薄。（前錫漢辦理非是。既誤妄失律。而楊應琚復捕誅張凱。致緬賊敢抗顏行。驟邦交難中止。）復以失幅彼。愛去少羽林。（去年師行以幺麼非大敵比。無事徵皇整旅。因簡巴圖魯。侍衛。官兵百人。健銳。火器二營兵。合三千人。謂可足用。乃緑旗兵帳惟握管。而刖邊禁軍。分援調度維艱。其數尚僅不數。）垂成恐未成。弦矢難稍沉。徒因惜勞民。儻特詳酌。期定當揚國威。發爾期成績。

澄懷堂

書堂爲爾開。憑酒然一片。壺冰。溶溶新水明。照淡淡輕煙遠。凝苔色已侵。塔城曦光欲下。窺稜。忽繙溟南軍信。澄懷卒未能澄。

悅心殿即事

乘輿維舟復陟山。（殿在永安寺山之麓。即載臨榮嚴翠微間。春陰恰喜瑤華潤。明季瓊島春陰。答瑤山八景之一。元時萬歲山之故址。亦即此地。見春明夢餘錄。及日下舊聞考。）細浪從披太液波。花木且逢二月景。詩書聊伴片時閒。悅心殿道於斯悅。遙繼軍情那解顏。（時正籌定緬事務。）

遲日

遲日生雲隨作風。蓬蓬之勢又漸開。幸因曦前及春後。默有沃澤霑田里。是時不雨實可待。惟其兆美益求美。蒼蠅難酬吾亦知。長此安窮未免此。況復南軍盼佳音。計日數時勞旭指。惟其願多故慈多。調御固曾言其理。而我實任天下責。斯言斯愁將誰委。

雪（二月初八日）

侵曉濃雲勢益彌。旋霏片片與絲絲。樓樓瓦冷看雪積。落砌土融作雨滋。夢映宮梅重點綴。絮先苑柳早紛披。已教額慶農田潤。恰值軍營佳信馳。（是日巡撫鄂寶奏報。得特軍公明瑞札。統兵圍遮害一路。緬匪潛於兩處來覘。爲我師偕擊。聲遠。勦獲甚夥。沿途搜緝。乃毫土幸召荷不遺。今已行文猛養。計可兩路合兵。）

望郊遠作

西郊迎勞去。（緩郊遠謂可從容假武哉。距料朱波啓邊豎。重勤七萃發英材。（去盛自京師發滇厳三千。遠近以數。蓋指緬境。而限於地勢遙遠。分派不力。以竭民威。）山川悠遠予心塵。租賦緩寬民氣培。（自征勦緬匪以來。雲南水陸、騷遞、普洱、及大兵所經各屬。全免正供。餘屬亦免十分之五。自沉錄奎貴州。軍行所經。及四川調撥兵馬所過。酌予緩徵。又加賞直隸、河南、兩湖、貴州被雖各十萬兩。優給民間協助運腳之貲。以示體恤。）貴不徘已期速集。非鴻儀再聚凱旋來。

曉行

欲闢駐早啓行早。春郊淪淪天方曉。適百里者半九十。事豫則立率斯道。輕輿既逸且復喉。僕役勞哉座懷抱。更思此勞尚可當。征緬官軍入炎徼。叶。勤劬王事罔錄錄。客主之形不易了。欲罷未能詠出車。念茲每爲去。慈渺渺。

御園仲春即景

御園仲春即景

來往甘無過一句。御園景物熙照春。紅桃綠柳天然趣。夕惕朝乾依舊身。常有輕雲釀雨意。愛看新水泛燈光。對枝好鳥殷勤語。彈琴閒花自在芳。清明纔過未春酣。蝸紫桑青潤意含。試偶溪村漾輕舫。隔花茅舍學江南。已見春郊播麥禾。又逢上苑給春和。近臣漫擬斯有喜。心繫滇南虛正多。

將軍公明瑞挽詩

蟹結之捷鼓勇進。偏軍深入心豪縱。屢催繼援竟弗援。（額登額以參贊統兵。自早堵滄逢迴遁。據經傳旨飭責。撫臣鄂輝。亦十檄派援木邦。接應將軍。彼亟謀之不聞。）價帳憮馬誠堪驚。然猶因糧勦猛密。計當兩路兵合并。誰料援師竟避賊。（額登額以賊退回。井陽箔江橋不守。）中要害命傾。（將軍公明瑞自大山梘駐猛哏。率衆擊賊。連勝。殲數千指。以賊營逼近。兩面受敵。後援不繼。）骨肉破創。竟致捐軀。（都統札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總兵李全。亦俱陣歿。）嗟哉捐軀固爲國。痛惜如失股與肱。雙忠雙烈及雙義。（駐藏副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以避兇死事。表曰雙忠。而定邊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寧安。爲伊軍殉盤伽道。倉猝潛歸。是爲雙烈。黑水之役。參贊大臣鄂寧安。爲伊軍殉盤伽道。倉猝潛歸。是爲雙烈。黑水之役。參贊大臣琺珍張諭悉力保守。）三逢斯四何爲情。（大臣統忠報國。節義炳然。孚衆心。三面且典。深用懷然。）要富專制長勳績。俾爾千古存如生。恨緬事益難中止。誓仇大舉期功成。

數詩再效鮑照體

一時思蜻緬。詎曰非兵佳。二字蹈輕敵。況復失徘徊。（初以酋徵窮詭。不鎮這勞師旅。千。餘仍給營還楨之徒。這將軍公明瑞懸軍深入。而額爾登額等。）嚴防踏赴援。這邊退縱。（傳致賊兵尾隨窺伺。爲大軍臨懸。）罪可據鑒數耶。三年克鬼方。亦既云憊哉。四夷要守在。尹戎語誠賅。五歲定西域。疆宇非不開。六詔銅出院。鑄錯洵不該。七旬舉千羽。事難效兩階。八政未曰師。遂復易象排。九原弔國殤。尤爲去聲。難忍懷。十韻例明遠。敬遵天璋怏。

乾清門侍衛爲三泰自雲南馳驛至京。得悉軍前情狀。詩以誌事。

蟹結既大勝。鼓勇遂前進。緬賊斷後路。以致絕驛信。（大軍自蠻結拔營。賊糧站之索住等。邊運糧險不守。賊人復建閘截。郵報不通。）宋發賊清野。郭海軍威振。（將軍公明瑞統兵抵宋賽。進次象孔。賊人皆潛據這隘險。且道路阻。因於邦海暫駐營盤。自是消途搜勦。所至斬獲。）軍取猛密。（將軍公明瑞統兵抵宋賽。進次象孔。賊人皆潛據這隘險。且道路阻。因於邦海暫駐營盤。自是消途搜勦。所至斬獲。）時將軍由邦海勦梁這行。因不得額登額軍中消息。（額登額以參贊大臣。帶領滿兵。由猛養一路。討通聲援。隨繼賊境。且數千里。）時不通音問。乃從猛養。（額登額以參贊大臣。帶領滿兵。由猛養一路。討通聲援。隨繼賊境。且數千里。）阻困糧不勝運。（大軍自經猛養。賊人搶奪積穀。）乃從猛養還。因糧不勝運。賊人搶奪積穀。）周行數千里。士氣益騰奮。其間賊屢邁徙。無一挫刃。而何償犒。（大軍自經猛養。賊人搶奪積穀。）甘未進尺寸。（額登額等。不力攻老官屯。邁取猛密。轉運不前。旋師救木邦。捷徑翻捨近。駐木邑之鄂惟堡緬。皆不戰。離取新道回至猛密。而於猛養之兩路數百可達者。且邁邁行至半月有餘。實員陷斃。深軍痛惜。）賊更由捷徑。並力邁師。俾我師強弩末。賊益增數萬。然猶全軍出。短兵爭接陣。將軍及參贊。殿後以身殉。（時額登額在大營。將軍分遣前隊按部而行。自以綠兵眠退。驅厲後。孟師接仗。致殞。）嗟哉實我過。致失我忠藎。設使額賢往接援。進必迅。有額登額等既早知其不能獨當一面。因病於軍。彼時如即命阿里衮往代統。臣可遄速馳援。乃始則輕視小醜。繼復不意額附登額偕至一至此極。易將於時。不得不自貽引過也。小人縱誤事。決裂詎斯甚。叶。致斯或由天。戰我滿盈願。記事嘗備悉。何時解此憫。

將軍公明瑞及領隊大臣都統扎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鑾儀衛至京親臨奠酹即事成什

全師原是出蠻陬，何事三臣命獨休。將軍公明瑞，領次小編音，額駙登額圖遵遵不接應，以致孤堵木郎之城，併力選擊，時以督中阿玻之牛，臨陣復遁，三臣矢志不背輕還，殿後接戰，臨陣捐軀。
殺阻稜稜恥生返，捐軀赫赫永名留。殿軍無愧孟之反，隕節同如趙慶州。故里櫬歸臨奠酹，酒杯醮盡淚遒流。

引涼小樓

頗苦燠蒸欲引涼，小樓眺遠喜茫茫。官軍赴滇南者及各路兵，陸續到滇，偏用，惟留緬寧、騰越、永昌、普洱兵二千名，以暫緩進勦，未經起程，至十二月傳諭，滇省應領兩年，仍駐元謀。
阿里衰明德奏報滇省雨水秋成情形，詩以述懷用去年鄂爾泰奏二麥有收詩韻。

西陲藏鴻績，豈復萌佳兵。朱波忽跳梁，軍務萬里縈。蠻煙瘴雨區，地勢昧其形，以此進勦旋。阿克率未平，師行糧即隨，儲胥賴徐杭。大吏飛章奏，欣可望秋成。阿里衰等奏，雲南二十三府屬，自入夏以來，雨水調勻，即未豐盛，農民會云今歲秋收情形，約較上兩年尤勝尤底。
國威在必揚，禁旅較前增。今春撥發京城、健銳、火器、前往分駐原集，待期進勦，兵數既增，儲酌宜裕，益幸年穀頗成，足供軍食。苟無庚癸呼，吾心略因留。

新正降旨酌免雲南兵行所過州、縣、錢糧，及湖廣、貴州、州、縣、錢糧，詩以志事，已丑

緬酋未歸誠，弦矢難中止。勁旅次第發，得已直豫地。廣饒車馬就，熟軌湖南北。與黔地仄川，復瀕兵行歷，累月而不頓。閭里免賦十之三，稍紓吾赤子，滇南衆所萃，同仁更殊視。連年與薄蠲，永冒騰越，及普洱。其非經過處，十之五均弛，蚩逆緣安民，豈彼肯忘此，仍凱大軍迴，休息樂邊鄙。

紫光閣賜宴外藩，即席得句

新正屢賞例施行，紫閣瑤光初旭晶。卜晝酒性一巡迴，宜春樂亦八音是。相娛正止乘時令，嘉惠多因順遠情。健勁戰圖思往績，逾年征緬底遲成。

紫光閣壁間粘西師成功戰圖，五年之間，定兩大部落，不爲不速，而震讋匪緬，以特遠負險，又因春、夏、秋三時，皆有瘴氣，不可進兵，故遲之逾年，尙未蔵事，對此戰圖，頗增愧懌。

降旨加賜征緬官兵所過省分各十萬金，滇省三十萬金，詩以誌懷。

供億原經正帑支，仍敎加賜溥恩施。今歲收漕兵力，征勦緬匪，繳漕不累閭閻，而運送服勞，仍急有晉民力，因照上年恩旨，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各賞銀十萬兩，雲南賞銀三十萬兩，兼用節省，傳小民知霑實惠，毋任不肖官吏中飽，乃其當分。若每次加賞，恐胥吏之弊，視爲當然，余惟勤慎公，宜予獎勵，勉使習而誠慤，不猶愈于物有溢畀乎。
最處吏胥其嚴飭，藉口民騷我豈辭。或有奢百姓欠不斷愿施，良民被歸怠公，宜予獎勵，勉使習而誠慤，不猶愈于物有溢畀乎。

莊席度期六省安，圍圖安始一心怡歲逢理紀符嘉兆，速定膚功待返師。

上元前二日錫宴外藩，即席得句

仰流鱗集賀元正，錫宴欣逢雪後晴。大幕穹窿擁西山，遥連玉屏橫鏤鎖，君長咸臣列。部臣值特令亦有出痘者，來

京賀正，與聞能衣冠侍子，率。瞻覲克阿卜爾比斯汗遣其弟瑪木特三百餘，到京貢馬，特命入宴，正是遠來近悅候，御教南顧繾遲情。緬匪弭靖，徒之之信，此誠敎罪之理，一歲，彼無投誠將誇大衆，川蠻寧慰。

仲春齋居

新正平燹，倏過仲春至。雨祭群篇一次齋。仲春上丁，祭文廟，上戊，祭社稷壇，例應備齋，今歲適皆親詣行禮，且喜節候心適靜，更逢雪足潭潤佳星中鳥宿將臨，度日北簷陰已下堦。日向北行，則簷影漸下而南，雖是蕭居有清暇，命師錄遠正去聲，繁懷。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一

平定緬甸第七之二

詩四十六首

命大學士傅恆往雲南經略軍務詩以言志己丑

征緬非人事竟乖，緬酋不靖，屢經遣官督臣因循貽誤，至劉藻、楊應琚、而非張敏圖，及將軍公明瑞統兵深入，軍威大振，又以額駙登額失律不振，滇省三帥，皆以身殉國，威在必揚，禁旅較前增，今春撥發京城、健銳、火器、前往分駐原集，待期進勦，兵數既增，儲酌宜裕，益幸年穀頗成，足供軍食，苟無庚癸呼，吾心略因留。
臣差待之一載無消息，慚以三軍或提憊。上年秋，以軍營官兵力，短停進勦，上年，遍未專宜緬人請罪恭誠，心已降，今歲因集兵大舉，以永靖疆，中北誠難存國體，滋匪敢抗顏行，大兵既難中輟，若以緩師駐師待小酋，久勞，防戍，不但非國體，且兵老而費伺，此兵出于不得已之實也，邊防欲靖息兵佳，停期指日大勳就，後舞前歌振旅旋。

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及征緬衆官兵酒食即席得句

緬酋弗靖擾滇邦，螳臂居然試蕞撞。健騎重驅厄魯部，驍材兼選黑龍江。征緬之事，既不可中止，統滇兵又慮親屬可以一當百，向皆用以平定伊犁及回部，蕞特選滿洲兵各一千，驍騎營三百餘，劉倫章三百，次第起滇，預備進勦，時集倫頭隊兵通五千，因命一體賜食加賚，以勵其勇，即令隨大學士傅恆督中，領予中國原無二主，彼今時豈有雙，就事熟籌應一往。此舉出于不得已，其計已定，前向，王大學士傅恆，因雖遠離左右，但軍有遠略，萬里外，豚豈能事事傳旨，遵奉籌度，且慮宜廣在，更有不能悉待，指示遵行者，苟經理不得其人，既誤國職目，偏傳才識，還出阿里衰，阿桂諸人之上，彼主軍營，必能隨事制勝，迅奏厥功，為之得

於浮得挈勝于扛必能合衆成城奏莫拒牽羊祖肉降。緬酋恃其險遠，敢作不靖，乃待以一年，竟不知海濶乞
或降人投誠，安知非師詐緩師我計。斷不宜允。若大兵既退，
款，又不妨探其誠僞，酌量受降，朕之本意。原在息事寧人，而不在逆威盡勦也。洪鎔和風士氣藻佇看欵至酌
金缸

偶題

或坐輕與或策馬行宮到早祇開居御思經略滇南去日日疾馳二百餘。大學士傅恒經略軍務，自
頓宿，計五日即出貴州境，計日行二百三四十里，每二月廿一日啓程，豈復兼馳，不稍
傳諭令其略宜休息，而傅恒不恤勞，深切繫念。

閱武

自莒實勝寺爰居健鋭營。鋪敦悎緒是開拓荒因成。緬甸何無賴王師斯有征。重臣奉命討。耆定貴先聲。

題致遠齋

致遠宿緣山水趣。勅題常切叶宵心。撫時適慶廿霖足。咨政恆教清曦臨。盧彼揣摩云事簡。惕予遊豫特
年深。朱波萬里方縈念。南望秋來報好音。

書扇賜經略大學士傅恆

炎徼煙嵐暑。軍營區畫頻。大端應悉記。細務不辭親。
端陽日恭侍皇太后觀龍舟即事書懷

濃陰徹夜曉來晴。今歲承歡倍愜情。麥穗黍苗隴畔茂。榴花艾葉殿前榮。
延年綵縷多無算。爛節龍舟齊不爭。對景雅宜娛悅日。卻緣軍務遠心縈。

雲貴總督明德奏報滇省得雨霑足詩以誌慰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臣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
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臣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端陽日恭侍皇太后觀龍舟卽事書懷

濃陰徹夜曉來晴。今歲承歡倍愜情。麥穗黍苗隴畔茂。榴花艾葉殿前榮。
延年綵縷多無算。爛節龍舟齊不爭。對景雅宜娛悅日。卻緣軍務遠心縈。

雲貴總督明德奏報滇省得雨霑足詩以誌慰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臣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睿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卽晴其後。頃接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孟拱土司遣大頭駐兵進勦之時，劉綏所統，繫于農田尤亟，因雖檢就詢得雨情形，霑足有秋，
一摺。但于四月望前後普渥優霑，得前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眷，洽霑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謹。斯皆
要於他貸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虛未審渥省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通東與通西。胥被天恩厚。翻

亦爲之額手謝。舉至蠻暮乃入江。諸事從公堪奬。緬料既成，運至江岸合邊，例用綠旗兵弁管，傅恆與合議洲
如此存心公王，實從衆願兵大臣所未。及。緑旗兵衆，宜無不感激奮勵。閱人使船如使馬。鼓勇艤艎凌波從。福建水師，調于鼓枻攻擊，預如選派二
中至軍營，以期集事。水陸兼進緬豈當。定知肉袒牽羊迓。安民和衆武常經。不爲所欺不妨敵。此次我兵攻擊，勢在蠭，
化已久，待之一識，並無納款之信，此時若休我兵威，遽以歸誠爲兎緬之計，自不宜輕許，將來大軍深入，奪其險堅，
珍其醜類，既冷或窮竟請命，果出悃忱，則我武既揚，又當體朕息事寧人之意，不必逼威盡勦。第經其城邑，勿爲賊
入蠭諸所藏，而資其本表誠悃。
固毋庸執掘穴熏巢之說也。

水舖放舟至彭湖樓

湖樓蕞蕞陟新秋。舖口還教例放舟。半里水程消一瞥。果然功倍事全收。
泉源建舖計收藏。設柵欣看順水航。得勢快如砰陣馬。因之平緬盼炎方。
四面清波平似鏡。南層高閣登如圊。影湖底識爲佳處。幻景眞情半有無。
蓋啓樓窗納水風。昆明一碧接長空。去年題句橫橢看。瞬息分明昨日同。

卽事

山中早晚涼。袷衣猶覺怯。卓午原炎蒸。單衣仍揮箑。涼以催鹿肥。持銃尋山峽。炎以曝禾熟。觀田俯樓堞。
隨時賞景光。於心頗爲愜。陡憶師啓行。傅恆奏，七月二十日自蠻暮起程。至野牛壩督促船成，卽分路進勦。便因望蛮徒。

登四面雲山亭子

今朝處暑曝秋陽。婪尾蒸炎反異常。數息肩輿繞造頂。天風透體頓生涼。
山莊一至一番登。亭柱題詩歲歲增。卻是陳言難盡去。清新俊逸又何曾。

上祇天高下絕塵。不遮憑覽靜巖氛。若云萬里歸眼底。那見滇南萬里軍。

曉晴二首

霢霂夜雨欲清晨。日射雲開霽景新。正喜宜暘利秋稼。軍書又報遠夷賓。經略大學士傅恆奏，七月二十日自蠻暮起程。至
朝之心。向爲緬酋所阻。今緬酋所遣賀厚禮之遣投誠。因其國中有事徹回。並知經略大臣統大兵進勦。願率境內頭
迎候王師。情詞極爲誠懇。遂優賞而納其降。猛拱爲江外一大聚落。首先投誠。邊傅恆進兵在邇。實師行順逆之先也。

猛撒迎師早備船。統軍萬里國威宣。乘機速進誰應爾。未免遙遙憲念懸。猛拱所屬。有船二百餘。其土司願
順。有是豫備。傅恆不俟我軍到齊。卽調動欵五千。先事往渡。寬
江。由猛拱進至猛密四岸。暨騰水陸並勦。並協機宜。益深軫念。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進兵日期及騰越晴雨田禾情形詩以誌慰

選辰月廿啓軍營。魚貫先教前隊行。傅恆擇于七月二十日自蠻暮啓行，所統由夏
前進，遂日晴朗，將士皆懽欣踴躍，滇人
機實爲順適，卽此
可卜師行之吉。護謂炎方常值雨。欣聞禱日農。逢晴倉箱更說堪登稔。騰越一帶，
有豐。儲偫應知易致稔。額豈天恩陽嘉兆。越顒速報大功成。

晴

千林敏朝旭。一嘯放新晴。雲卿遙天去。源頭濺水生。農功既慰志。山景足怡情。正接軍營報。時暘利啓程。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報自七月初十日起、晴多雨少、十八日以後、連日皆晴、二十日啓行、天氣尤爲清朗、軍行利便、士氣歡騰、此誠仰賴天恩佑助、實深感激、

宿靜齋

右倚晨山左帶溪、山宿溪靜示端倪、設因題額言吾志、速走朱波奠遠黎、

阿穆哷朗圖行宮作

秋獵路由西、於焉駐馬跡三年、如昨日、自丙戌歲令、始從此路進、一晌揮前題、螢窗報寒蛩、爲喉話別喃、額矛欣卜克、進圖四盞曰卜克、向慣有詩、額叶真符、額卽協佳叶、經略大學士傅恆、月初當自夏處來猛拱、行盼作音、

獵

萬額烟開紫翠光、行圍詩興亦因循、丹楓白葦皆堪詠、如常、恒封飛遞軍營奏、駐馬批裁務妥詳、合圍後已獲騎至山嶺、遙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函、由六百里遞到、卽於馬上展閱批答、連傳諭指授機宜、以期雲速集事、旋至獵場射鹿、連有所獲、仍無慮暮刻也、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報收撫猛拱土司、賜詩示獎、

猛拱輸誠舟濟師、朱波早是失藩籬、猛拱土司漸變、譎其頭目猛、幸、猛越投誠、願備舟濟師、北經略大學士傅恆軍次瑯江、夷目等已陳舟江岸、遂由允新寨口渡江、今奏報八月二十四日至南宋河、招猛、烏猛、復率猛拱頭目來迎、並購舟河干接渡、傅恆先遣領隊大臣公全林、統勇數百名、往定其城、俟後隊全至、盛兵以蒞、猛拱乃江外一大部落、輻輳恃險、固傳論退兵、卽於馬上展閱批答、連傳諭指授機宜、以期雲速集事、旋至猛場射鹿、連有所獲、仍無慮暮刻也、亦如平準夷時之先取烏孫也、

烏梁海醫先收附、準噶爾斯易捕夷身先、諸軍共辛苦心嘉碩輔朋仔、秋事中邑羞、

江渡已遷兵行兩月期、傅恆於七月二十日自騰匹統兵進勦、出關以後、路益崎險、雖之秋雨地濘、磴滑車深、平時騾馬可涉之溪、非舟橋不得渡、他人當之、鮮有不畏難生阻者、而傅恆督率士卒、若夜渡梁、且有橋一木於水面、自先踐涉爲衆倡、以此人皆感勵、指顧集事、雖當雨多濘盛之時、我軍安渡無滯、擣奏、九月初十日計可至猛碧、與副將軍阿桂會師、卽議分路攻取老官屯、較前歲師期早將旬日云、

伊犁荅定久戈戟詔緬昏狂事蚡撮、西陲底定、已慶戢戈、緬夷肇釁在荒徼、初未甚有勦逼拒逸之意、卽索孟緬甸亦遣頭目來貢方物、乃緬夷自恃險遠、抗我顏行、凡意以一年、待其倦弊、仍妄頒偽檄、此卽國體所繫、勢雖中輟、不得已用兵之苦心、上天良鑒之、

謝安逸士蔡遠渦裴度勞佇待紅旗飛報捷重開紫閣勒勳高、前此四師之役、惟傅恆與聖同志、獨管成功、昔不得已命前往經略、乃勉勉備嘗、茂績尤著、佇大捷迅奏、開畫再校、用彰懋賞耳、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進緬蠻詩以誌事

師向新街可進航、野牛壩運至猛碧船料、亦以次告成、逐分撥舟師、水陸並勵、賊人連扼虛塘、賊潛駐新街下游、手忙腳亂、棄其尤者、各賜巴國谷鑾、超擢蓮秩有差、餘悉下部鐵銼、遞戮事將弁船勇官力、衆

正節欣逢天澤行。初三日大雪繽紛。自辰逮午。積可四五寸。四家五行。以是日爲上正三節。適遇祥瑞。尤覩豐兆。池冰銷雪因光晶。筵開紫閣諸藩侍。樂奏彤庭萬舞呈。巡酒都邁令儀什。聽歌敢忘勤幾情。驛馳歸命王師返。去歲莫光開賜宴。有壁勒戰圖思往績。逾年征緬底遐成之句。蓋其時正參進兵勳緬及冬。有師抵老官屯攻圍方急。順其地水土惡劣。兵有病者。四傳諭徹軍。旨未至而緬酋遁遣其頭目詣軍營奉表乞降。緬俗以乞降者。必反縛面縛而後釋之。傳恆等具奏。遂依俗所請班師。亦可云然告武成。

庚寅春帖子

四時卒始日。八舉發生辰。條達東風應。和敷萬國均。
農祥叶晨正。炎海偵銷兵。明明杓幹角。噦噦物由庚。
宮殿曉開初旭麗。孫曾躬率綵衣彬。五辛盤與宜春帖。都向慈幃獻壽陳。

新穀禮成述事

春立方爲節應正。是月初九日始立春。所農典合次辛行。金穰脩祀甘逢卯。寔德乘時歲納庚。顧諟照臨有明命。由來呼吸可通誠。去年曾是希鴻佑。去年正值出師定緬。奉記時晉竭誠默告。佑我軍行。果格朱波結底成。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廷臣例宴上元後。繼節花鐙倚綺櫺。擩策底惟蕭旋冕。聯情亦欲洽堂廉。桃浮寒具三筒黍。盤貯冰晶五色鹽。兩閣梨園供奉熟。簸箕善頌正何嫌。

開年一雪百祥探。益喜多多豈避貪。目極遠天雲尙厚。心希今夜澤重覃。縱橫漫擬張說麝。去聲。快滿誰懷杜甫蠶。時征緬。我師經暑大舉士傅恆統勁旅征勦。

蘇軾柑雖是對時宜宴樂元臣獨綺隔滇海。傅恆行次滇省會城。

望郊亭作

逆命因教征噩蠻。投誠適可六師班。征緬之役。我兵自新街戰勝。即進攻老官屯。拔其數砦。乃水土惡劣。將士多有病者。噶籌運餉。不得已而用兵聲討。乃一誤于李時升。既聚閱得緬酋懇投誠。奏至。逢允所請。以完此局。有餘惟吝熊熊怒。無所之施弧矢彎。每踵楚君罷京觀。卻非漢帝閉雄關。不須郊勞去循典。戊子春經此。曾有不得已期速集事。勉儀再舉凱旋來之句。蘇官兵振旅而還。非凱旋可比。因不復舉郊勞之典。振旅弗同奏凱旋。

蘇關相詩丁酉

差往緬屯因被縶。庚寅春。因緬酋遣頭目來解老官屯圍。時曾有奉表還人納貢之說。久滯不至。命舒輿總督彰寶遣人往詢。而彰寶遣都司蘇爾相持檄往緬境。乃匪日若爾塔。特蘇爾相糧於老官屯。蘇爾相題欲引決。不得。留彼八年。丁酉春。匿日得脅福。頓將蘇爾相送還。梁致邊吏。絞督闔恩德以入告。然不免蓋逋就完事之見。爲緬匪所窺。復縶居令翻悔。而緬目遲延。致反復逕延。幸余前料緬思德之才武拘留。非能任其事者。因改令獅坐。而調李侍堯代其職。并命阿桂往視。相機辦理。二人指派得宜。緬匪始知畏懼。於四月廿七日。送回蘇爾相及其隨往之弁兵等。送還內地。阿桂等因訊錄他犯供詞以奏。乃知蘇爾相在彼情形。爲之代懇。今知悔罪求能戰。已即傳宣命止戈。昔年征緬之役。亦非得已。追我兵自新街戰勝。即進攻老官屯。拔其數砦。乃水土惡劣。將士多有病者。噶籌運餉。不得已而用兵聲討。乃一誤于李時升。既聚閱得緬酋懇投誠。奏至。逢允所請。以完此局。有餘惟吝熊熊怒。無所之施弧矢彎。每踵楚君罷京觀。卻非漢帝閉雄關。不須郊勞去循典。戊子春經此。曾有不得已期速集事。勉儀再舉凱旋來之句。蘇官兵振旅而還。非凱旋可比。因不復舉郊勞之典。振旅弗同奏凱旋。

蘇關相詩丁酉

差往緬屯因被縶。庚寅春。因緬酋遣頭目來解老官屯圍。時曾有奉表還人納貢之說。久滯不至。命舒輿總督彰寶遣人往詢。而彰寶遣都司蘇爾相持檄往緬境。乃匪日若爾塔。特蘇爾相糧於老官屯。蘇爾相題欲引決。不得。留彼八年。丁酉春。匿日得脅福。頓將蘇爾相送還。梁致邊吏。絞督闔恩德以入告。然不免蓋逋就完事之見。爲緬匪所窺。復縶居令翻悔。而緬目遲延。致反復逕延。幸余前料緬思德之才武拘留。非能任其事者。因改令獅坐。而調李侍堯代其職。并命阿桂往視。相機辦理。二人指派得宜。緬匪始知畏懼。於四月廿七日。送回蘇爾相及其隨往之弁兵等。送還內地。阿桂等因訊錄他犯供詞以奏。乃知蘇爾相在彼情形。爲之代懇。今知悔罪求能戰。已即傳宣命止戈。昔年征緬之役。亦非得已。追我兵自新街戰勝。即進攻老官屯。拔其數砦。乃水土惡劣。將士多有病者。噶籌運餉。不得已而用兵聲討。乃一誤于李時升。既聚閱得緬酋懇投誠。奏至。逢允所請。以完此局。有餘惟吝熊熊怒。無所之施弧矢彎。每踵楚君罷京觀。卻非漢帝閉雄關。不須郊勞去循典。戊子春經此。曾有不得已期速集事。勉儀再舉凱旋來之句。蘇官兵振旅而還。非凱旋可比。因不復舉郊勞之典。振旅弗同奏凱旋。

雲貴總督富綱奏報緬甸稱臣進貢詩以誌事戊申

官屯謝罪求能戰。已即傳宣命止戈。昔年征緬之役。亦非得已。追我兵自新街戰勝。即進攻老官屯。拔其數砦。乃水土惡劣。將士多受病者。深爲憫惻。若更待春生瘴起。則將士益受病矣。目諭軍營暫求貢緬罷兵。因檄諭解圍撤兵。益其始以聲罪之師。不可以已。於是有堵師之議。而傅恆適亦奏緬酋懇殷。追大頭目三名。小頭人利其土地。必欲歸兵也。揣是二十年來。既面深度事勢。憐我征人。遂爾止戈。原非十二名。貢金葉表文。並頒象。金塔等件。亦且訊之度外。茲據雲貴總督富綱奏。緬目孟拱土司罕虎送還。時納加復貢。以卻逮甘心。承表還至邇。誰可阻其向化之誠。即諭令進其前來行在。小頭人督撫目耶宜猛等數人與觀。皆惱慄發喊。不敢仰視。子貴角牙臨立。頗知悔懼。而得脅福等又深感德威罪天朝。終難安處。因愚奏貢。追入求計陽湖通市。其悔罪之心。實由

差往緬屯因被縶。庚寅春。因緬酋遣頭目來解老官屯圍。時曾有奉表還人納貢之說。久滯不至。命舒輿總督彰寶遣人往詢。而彰寶遣都司蘇爾相持檄往緬境。乃匪日若爾塔。特蘇爾相糧於老官屯。蘇爾相題欲引決。不得。留彼八年。丁酉春。匿日得脅福。頓將蘇爾相送還。梁致邊吏。絞督闔恩德以入告。然不免蓋逋就完事之見。爲緬匪所窺。復縶居令翻悔。而緬目遲延。致反復逕延。幸余前料緬思德之才武拘留。非能任其事者。因改令獅坐。而調李侍堯代其職。并命阿桂往視。相機辦理。二人指派得宜。緬匪始知畏懼。於四月廿七日。送回蘇爾相及其隨往之弁兵等。送還內地。阿桂等因訊錄他犯供詞以奏。乃知蘇爾相在彼情形。爲之代懇。今知悔罪求能戰。已即傳宣命止戈。昔年征緬之役。亦非得已。追我兵自新街戰勝。即進攻老官屯。拔其數砦。乃水土惡劣。將士多受病者。深爲憫惻。若更待春生瘴起。則將士益受病矣。目諭軍營暫求貢緬罷兵。因檄諭解圍撤兵。益其始以聲罪之師。不可以已。於是有堵師之議。而傅恆適亦奏緬酋懇投誠。奏至。逢允所請。以完此局。有餘惟吝熊熊怒。無所之施弧矢彎。每踵楚君罷京觀。卻非漢帝閉雄關。不須郊勞去循典。戊子春經此。曾有不得已期速集事。勉儀再舉凱旋來之句。蘇官兵振旅而還。非凱旋可比。因不復舉郊勞之典。振旅弗同奏凱旋。

雲貴總督富綱奏報緬甸稱臣進貢詩以誌事戊申

官屯謝罪求能戰。已即傳宣命止戈。昔年征緬之役。亦非得已。追我兵自新街戰勝。即進攻老官屯。拔其數砦。乃水土惡劣。將士多受病者。深爲憫惻。若更待春生瘴起。則將士益受病矣。目諭軍營暫求貢緬罷兵。因檄諭解圍撤兵。益其始以聲罪之師。不可以已。於是有堵師之議。而傅恆適亦奏緬酋懇投誠。奏至。逢允所請。以完此局。有餘惟吝熊熊怒。無所之施弧矢彎。每踵楚君罷京觀。卻非漢帝閉雄關。不須郊勞去循典。戊子春經此。曾有不得已期速集事。勉儀再舉凱旋來之句。蘇官兵振旅而還。非凱旋可比。因不復舉郊勞之典。振旅弗同奏凱旋。

得謂之全人。而亦令其嚙雪餐氈。以延歲月乎。司馬遷所云附青雲之士者。史之美在此。而史之病亦即在此矣。因用武事。故並及之。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一首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折臂翁。年八十八。皤髮鮐非因力戰得受傷。乃是自折其臂得脫爲兵。至老身猶康。是翁蓋學塞上之子。仲叔相保衛。又似支離特其無用。乃反擾臂武士行。雖然支離塞子智。其天然耳。自折其臂實出詭詐避役。而非臣子之綱常。新豐翁不識彎弓與射箭。如何三丁點一丁。濾水瘴鄉遣征戰。是何異陵羊豕以飼豺狼。誠可笑亦誠可歎。工部石壕吏。少傅新豐翁。事雖異。意則同。古人雖曰兵禍農。平時訓習當有素。豈有未經一習而令供戰攻。國朝之制超千古。八旗子弟不待言。綠旗亦素予以繩愈。俾之操練居營伍。有事屯戍征戰乃用之。從弗驅彼平民使有新婚垂老相別之苦楚。戒邊功。邊功豈易言。新疆二萬里。成功以五年。金川掃穴亦復然。未蕆功者祇緬甸。亦緣士卒不得用力於蟹煙瘴雨間。因其求降遂令班師。旋勢更蹙于中止。大學士傅恆因請督師征勦。遂命前往經略。傅恆抵老官屯。軍威大振。已可計日蕆事。乃一誤于李時升。既聚閱得緬酋懇投誠。奏至。逢允所請。以完此局。有餘惟吝熊熊怒。無所之施弧矢彎。每踵楚君罷京觀。卻非漢帝閉雄關。不須郊勞去循典。戊子春經此。曾有不得已期速集事。勉儀再舉凱旋來之句。蘇官兵振旅而還。非凱旋可比。因不復舉郊勞之典。振旅弗同奏凱旋。

按漢書趙佗嘗秦末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釋而不誅。佗既復僭稱帝號。文帝立。遣陸賈使南粵。賜書告諭。佗恐。頓首稱臣。孟文帝初鎮撫天下。不欲興兵誅討。惟貶損詞意。冀其感服。而佗果稱臣奉貢。皆生還懷之見。率以爲慈。予則以爲大失中國撫外域之道。蓋外域惟畏威不知懷德。此意向屢論之。若今之緬甸。則大不然。初以邊事邊弭。興師問罪。既因其籲求貢不加討。亦不過舍之而已。豈值以一紙之書。婉諭臣服。而茲孟陬款關進貢。詞順禮恭。且據督臣譯其來文。謂其父遭陛承管國事。至其兄悖逆。傳子賢角牙。同時爲惡。獲罪天朝。繼蒙覓救。不加征剿。感激實深。伸與

懵啜父子。素不和睦。藏身緬寺爲僧。自貶角牙自取滅亡。衆頭目舉伊掌管國事。屢欲乞來進貢。因逆羅時相伐擾。並移建城池。未遑將使。蠢特差心腹。賫表並具貢物。懇祈轉奏乞恕已前之罪。永作域外之臣。謝罪入貢。歸誠出於傾心向化。其悲順過趙佗遠矣。至總督富綱訊以楊重英之事。實過於苛求。楊重英不過一臬司。在木邦被緬甸之兵遮去留彼。非若蘇武之奉使朝廷也。其縛送與否。皆無所關係。何必致問。因嚴飭富綱。令能之。且蘇武在匈奴娶妻生子。向已海之。即重英在緬甸求死數次而不得。若復無妻生子之事。是較蘇武爲優矣。並戲及之。

賜宴緬甸陪臣卻席六韻

滇南金葉緬文皇。來者徐徐去整之。嘉至歟。昔日歸降此歸順。已壯。金經略大學士傅恒征緬。其冬還駐蠻暮。子新街江脊。梁將乘勝攻取老官屯。旋因其乞降班師。然亦不過姑貸其罪。究未臣服其心也。蠢茲國掌管國事孟隨。遣大頭目等復遣人回國。告知該國長。倘彼心懷疑懼。不即其歸順之忱。已降旨嚴行中飭。物。款關進貢。前後具見悔懼。傅子數角牙。同時爲惡。遣大頭目三人。及小頭人等。齎金葉、表文、及金塔、騙象等乞恩已前之罪。永作域外之臣等語。是時孟隨、懵甸相繼滋事。遣大頭目三人。及小頭人等。齎金葉、表文、及金塔、騙象等此日歸順之心。出于至誠。深堪嘉悅。不惟無戰並無征。閉關未可學光武。馳諭原非遣陸生。方伯猶搜遞去吏。當綱予緬甸貢使。不即令其齎來瞻覲。又復限究楊重英下落。甚爲錯謬。梅瑴成通一臬司。隨軍辦理機務。被其遮留。並非奉使之臣可比。乃令該頭目等復遣人回國。告知該國長。倘彼心懷疑懼。不即其歸順之忱。已降旨嚴行中飭。外臣象獻未回兵。詞意緬甸將楊重英送出。已于七月初二日抵內地耿馬地方。並帶出從前失迷兵丁四名。及滾東民數人。益見該國長實屬傾心向化。令該頭目等至山莊拜進其國長之表。四厚加賞賚。以示綏懷。山莊宴賚逢佳節。是日重九。海國車書遵大清。惇史漫稱增此創。皇圖惟慎奉其盈。

齋居有作庚戌

三日齋居一日增。所爲中祀躬欲親承。夙興一二舉內。于中祀躬祭一遇。去歲于歷代帝王廟、先農壇。皆已親祭。左境朝日壇在都城東。北郊皇祇壇。值相接。今歲春分。適值二月初九日。兩處。次日丁祭擇。又日次仲春上戊。祭社稷壇。故連四日齋戒。春仲戊祈雨實應。天錫八旬曼以洊。心欽一己繼而繩。緬夷又遞請封信。宮綱奏。據署臬越州總兵定住稟。探得緬甸國長孟隨。將遣使來京祝釐。並欲求請封號。此皆希覯之事。無容見卷。益切處寅。善盡茲遊業兢。

雲貴總督富綱奏緬甸國長孟隨遣使祝釐並乞封號詩以賜獎

奉裘前年施惠往。請封今歲竭誠歸。赤心那限萬里隔。黃詔從教舉國輝。經事自惟老勝壯。化民因識德嬴威。內安外順皆天佑。益切屏營仰寵勒幾。

寫心精舍

奉御樓傍屋。其名曰寫心。寫心之義廣。括於一字欽。蒙佑八旬歲。五十五阼臨。宇內獲小康。邊外來盡誠。今歲八旬大慶。凡西北蒙古、哈薩克、及痺那朝鮮、安南、琉球、暹羅、南掌、緬甸、各遣服。或說喜或遣使。俱將於秋間分至山莊、京師。緬誠效祝。世獲小康。象皇大慶。靜念祖宗眷佑。倘不益勵惕貢。慶祝出其誠。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二

平定緬甸第七之三

文一首

蘇楊論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而還。楊重英留緬甸二十一年而還。念其事相類。作蘇楊論。武在匈奴。聲旺盛雪。勢不能久。向已有說。然其娶妻生子。漢書章章可考。重英在緬甸。其誓死不降。與武同。而無武娶妻生子事。今呼路人而詢之曰。重英與武孰優。必甲武而乙重英。彼悶不知武之爲何如人。何如事。徒以羈鄉久而耳食熟耳。則司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語誠不爽。緬甸之歸順也。總督富綱猶責其弗獻重英。予以爲過於羅索。既而其長隨以重英及其時被遮之兵。并自逞雜所獲粵民致之邊。及入邊。重英謂同歸之兵曰。今生還本朝。卽伏國法。亦瞑目足可哀矣。問其在緬有無易妻娶妻生子事。則背以爲無。而重英本抱病來。因遂故。以其志可憐憫。命給道員銜。仍將錄其子。大重英宛爲在緬儉生。益仍加薄恩。所爲仁義被施。教忠之道也。若武之爲典屬國。漢之恩爲過優矣。而猶有歎其被貶薄者是何耶。且以重英所爲。較武有過之無不及。武乃奉使。而重英則不過從軍被拘留也。若曰因附青雲而得名之傳。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三

平定安南第八之一

詩七首

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復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詩以誌喜有序　戊申

安南自丙午年內訌不靖。至本年六月。故王嗣孫黎維祁之母、妻、幼子。並從人六十二名口。至斗奧隘河邊。叩額救命。維時有兵衆尾追。勢甚迫急。守關者收入內地。查詢知爲彼國土酋阮岳、阮惠兄弟。稱兵搆釁。攻破國都。維祁播越在外。其舊臣阮光顯等。以該國世守藩封。素爲恭順。且與滅纘絕。事在九經。便宜開關不納。聽其篡奪相仍。誅之不已。又或乘危徼利。取其土疆。如明代所以待陳氏、黎氏、莫氏者。何以爲奉天字小之主。因先命晏爲安普。優給餼廩。資其陪臣歸報。並傳檄夷衆。共起義兵。恢復黎氏。以申大義。結命孫士毅爭提督許世亨帶粵兵萬人。出關盤討。又命雲南提督烏大經。自馬白一路帶兵五千。協力進攻。孫士毅於十月二十八日自鎮南關啓行。所過諒山等處。夷衆歡迎。感泣。直渡富良江。十一月十七日。阮衆屯市球江。我兵隔江排砲轟打。陷由下游二十里外飛渡。截其後路。施加殲戮。並將先降後叛之僞高平府曾陳名炳陳獲正法。尤爲快意。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對岸兵衆蟻聚。我師以數小船竹筏。渡百餘人驟進。勦殺奪船二十日。乘夜渡江。五鼓登岸。乘阮衆殿竄。勦誅殆盡。黎城不攻自破。黎氏族人百姓等。跪迎入城。先已降旨錫印撰勅。郵致軍前。至是日黎維祁來歸。孫士毅傳旨册封爲安南國王。大局已定。現仍爲兵再進。直搗順化。廣南。期爲黎氏窮追餘黨。以淨盡根株。是役也。朕以名義所在。爲天下萬世立君臣之極。且國家撫馭萬國。苟有意尺寸幅員。實因臣服。有年。偶遇禍變。終資天朝覆冒之力。俾普天率土。仰睹知勦。懷柔遠理。亦宜之。自半載以來。先幾籌畫。申嚴軍志。俯察夷情。馳諭指示者。日或一再。而孫士毅竟克仰承。敦衆心而嚴師律。兩旬之間。迅奏大捷。深可嘉尚。因封爲一等謀勇公。賜寶石帽頂。幷封許世亨一等子。在事將弁兵丁。咸予優敘加賞。披諭之餘。因成二律。以誌奇勳。仍有異恩云。

安南後改名。安南、古南交地。漢武帝時、設日南等九郡。交阯爲其一。唐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始有安南之名。明永樂時、復改爲交阯。正統初、又仍封爲安南國王。調後海直黎氏、莫氏。歲貢無常。而其國亦籍奪相仍。襲祚僭忒。至我朝順治年間。黎維祺奉表投誠。迄今百五十年。世守藩臣。最爲恭順。不意六月間有土酋阮岳、阮惠、占據黎城之事。士酋猖獗占黎城。母妻俱匄來逃命。督撫酌量調發兵討勦。先令檄諭義國。毋不貪其尺寸。及克復黎城。即命受封制國。正大光明。與前代利其土地者。蓋大相逕庭矣。重封興滅昭恩義。永靖瀛海奉大海。

三江飛渡弗須舟。築壇誓師。節次據孫士毅奏。于十一月十三日夜。至諒山江岸。編筏過江。勦殺阮衆無算。十六日至市球江。阮衆潰散。阮惠安全已于正月初四日在內由老撾地方。將林文察護。紙以遠而重洋。道至暗日。始投誠。始投誠。始投誠。

予與指示令具設過江河。趨別尊上下游濟師。此旨尚未到。而孫士毅乃不約而合。十九日即直抵富良江岸。被衆緊船。或在江心。或在對岸。猝難過渡。因急覓沿村小艘船數隻。竹筏數片。乘載官兵三百餘人。于五鼓直衝彼岸。猝獲船艘。三十餘隻。連同更番渡至二千過江。分投各船。兵衆無一得脫。夷衆歸巢竄不留。賈勇千軍皆敢慨。福康安平定安南已于正月初四日在內由老撾地方。將林文察護。紙以遠而重洋。道至暗日。始投誠。始投誠。始投誠。成功隆擢提督。此次克復黎城。孫士毅因爲謀勇兼全。晉封一等子。賞戴花翎。仍賜雙眼孔雀翎。

新正重華宮讌去歲二律韻已酉

去歲東廂運何成。鄰緣遊馬誤驅旌。乃稱擊獲林爽文父母家屬。而紅旗實非白旗。上年正月九日。于黃光顯賜安南國王詩。有安南自古稱文獻。不是征蠻與伐交。之句。蓋光顯不識字。故有此語。

聚行。自安南至京師。七字聊題不快意之句。幸逢月晦喜音至。乃得朔朝聯韻明。編入文集。後。

二月朔日。錫宴如例。首作書室御筆。遂編緣致齋惟肅屏上。綠箋。是日筵罷。一時許。

改仍茲既詠詩。

惜閒如何乃詞詩。重華早訓志言之。先憂後樂於斯寓。歷月吟風那更爲。峯嶠已安起耕作。雪舒國運匪茲時。及平定後。撫臣孫士毅奏。請將國王封號仍賜黃帶。及冕服。賜安南之後。輯。勦。及平定後。撫臣孫士毅奏。請將國王封號仍賜黃帶。及冕服。賜安南之後。

南旬之內。克復黎城。黎維祁亦即率妥眷。投誠。黎封國王。失而復得。危而復安。中國字小之義。亦云至矣。一僅其進一步。進。內地。幾拿獲者。臨其負嵎以噬。致令逃竄。或還據未淨。則重勞王師。仍不能安枕。是以簡命溫福。上年福康安子良克大里托之後。未即重入成。我不爲之句。重華宮亦有生號溫者。詩方脩。溫其負嵎以噬。致令逃竄。或還據未淨。則重勞王師。仍不能安枕。是以簡命溫福。上年福康安子良克大里托之後。未即重入爲戡國永除後患。亦誠盡善之事。既據孫士毅奏。黎城至廣南地方。有二十餘程。用兵萬人。四面環山。十五處。勞役內地。而爲小邦計爲全。於事體既屬非宜。且小邦興廢。亦有天命。黎維祁庸愚無能。安知非天厭其德。而有此內訌之

事乎。天命所在。孰能違之。因卽隊旨。令其班師。此卽機也。視若不同同應時。應機也。

重華宮茶宴用戡定安南封黎維祁爲國王功成聯句是日復得一律一首

東廂茶宴首春開。翰墨因緣至理該。竹品絲弦答韶合。蕊香研淨引清陪。賢臣盡職憶勞耳。初聞安南旣定。阮惠、依據險。之宿。卽命孫士毅移書情形。妥爲經理。簡擇練兵。機宜該國未經復接地方。共圖恢復。及該督現統大兵。長驅深入。一切器重。俱合機宜。所有之內。果卽克復黎城。復封國孫黎維祁爲國王。屬幼遠奏。大義炳昭。謹該聯吟。宣揚盛事。實亦敬誌天麻。功績歷歌荷幸哉。仍六度斯合御政。祈天寧佑待栽培。

閉關何似此關開。除逆扶危道所該。永武閉關不納。祇知自守。而不計小國之興亡。何以昭字小之道。安南臣服已五世襲都爵。不容不救。事非得已也。典數南交叶平秩。事徵明史入吟陪。命朝玉闕覓未至。已然。及明宣德年。命黎利宣代身金人。其後屢篡。黎維潭二人。雖有變。理應覆芘。而逆數討逆。俾知除殘。王法所不宥。利權署安南國事。嘉靖年。莫登庸、黎維潭二人。雖受朝命封爵。竟不規止國延。遂有代身金人之事。代以金人更小哉。明自黎利宣代身金人。其後屢篡。黎維潭二人。雖受朝命封爵。竟不規止國延。遂有代身金人之事。代以金人更小哉。作因胥而面縛。治伏於地之形。黎維潭自貶國王。曾孫孫。貢代身金人。作繭絲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四

平定安南第八之二

詩四十一首

降旨命孫士毅班師凱旋詩以誌事已酉

牧復犄城寇竄邊。嗣孫封授告功全。孫士毅會同許世亨等。帶兵出關。救討阮逆。飛渡三江。所向克捷。將阮光平及偽安南國王。加緘璽。彼皆窘迫潛逃。黎城不攻自破。先已降旨諭印撤勦。頒發軍營。是日繙譯。黎維祁來歸。即降旨封爲安南國王。欲擒阮惠待增旅。熟計廣南遙二千里內地十餘萬人夫。楹其輕進。但兇非宜。詳見勘定安南班師記中。孫士毅克復黎城。即率直搗廣南。進擊阮惠。無如黎城經阮惠佔據後。一切國用空虛。而黎維祁又一窮莫展。可如何者耶。祇可回軍一方伯。深憐致命兩戎臣。孫士毅係總統大員。已回至鎮南關內。撫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因追殺阮逆。付彼剿官軍遠城命齊旋。南。此次征討安南。本非利捐。輯寧還增舊樹培。卜蓋從來非卜夜。凡曲宴廷臣。舉不過未。申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

霽色旻光麗以饒。御園景物倍佳哉。肖春黃染初秘淺。新綠還增舊樹培。卜蓋從來非卜夜。凡曲宴廷臣。舉不過未。申時。相賡應不負相陪。卻思去歲曾令罷。剿。因罷燕。趾二月朔日。紅旗奏至。始舉茶宴。一歲流陰驚眼

緣。

正接安南達奏牘。賢勞臣惜未南歸。安南一役。孫士毅力肩鉅任。竟能克復黎城。誠功不日。今仍常用武非黷武。本科與坐。今其暫勞宜力。惜以還在軍營。未獲親承。也輒獲成功實惻然。所信一心敬畏。己每於諸事佑從天。古云適百率九十。敢不慎乎。此七年。子蒙天佑。九誠大功。自今識計至丙辰歸政之期。祇餘七年。敢不慎終如始。益勵敬敕。莫負昊蒼恩容。

孫士毅奏阮惠悛遁黎城黎維祁復遁宜軍徹回鎮南關詩以誌事

廣南衆忽遁城關。私遁維祁復棄民。孫士毅收復黎城。遣旨册封黎維祁爲國王後。因卻降旨令其撤兵。以完此局。不意日內接我孫士毅奏。正月初二日。黎維祁已即攜眷潛逃。以致該國百姓。驚慌逃散。甫聞來報。前來搶奪黎城之信。孫士毅與許世亨。正在分兵前進。奮力勦殺。而黎維祁已即攜眷潛逃。以致該國百姓。驚慌逃散。甫聞來報。無復堵禦之策。孫士毅因黎維祁潛逃。未知仍駐黎城。即帶兵先回。至市珠江相佔北岸。以待大兵之徹。申朝因黎氏臣服已久。世篤恭順。見其母妻皆被擄來救。宜雖坐視。隨命孫士毅趨赴廣西。就近籌辦。節據孫士毅奏。及該督與提督許世亨出關後。屢次克捷。未及一月。已即收復黎城。邇旨册封。申朝宇小存亡之道。已發備策。是以降旨允行。及該督與提督許世亨出貪功。誠慈阮惠來投。不即徹回。致有此意外之事。而黎維祁一聞音信。先已遁去。是仰自黎其民。當亦知數使然。無可如何者耶。祇可回軍一方伯。深憐致命兩戎臣。孫士毅係總統大員。見形勢稍迫。自應審量進退。以全國體。據奏業總兵張朝龍等。因追殺阮逆。付彼剿官軍遠城命齊旋。南。此次征討安南。本非利捐。輯寧還增舊樹培。卜蓋從來非卜夜。凡曲宴廷臣。舉不過未。申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

霽色旻光麗以饒。御園景物倍佳哉。肖春黃染初秘淺。新綠還增舊樹培。卜蓋從來非卜夜。凡曲宴廷臣。舉不過未。申時。相賡應不負相陪。卻思去歲曾令罷。剿。因罷燕。趾二月朔日。紅旗奏至。始舉茶宴。一歲流陰驚眼

緣。

正接安南達奏牘。賢勞臣惜未南歸。安南一役。孫士毅力肩鉅任。竟能克復黎城。誠功不日。今仍常用武非黷武。本科與坐。今其暫勞宜力。惜以還在軍營。未獲親承。也輒獲成功實惻然。所信一心敬畏。己每於諸事佑從天。古云適百率九十。敢不慎乎。此七年。子蒙天佑。九誠大功。自今識計至丙辰歸政之期。祇餘七年。敢不慎終如始。益勵敬敕。莫負昊蒼恩容。

孫士毅奏阮惠悛遁黎城黎維祁復遁宜軍徹回鎮南關詩以誌事

廣南衆忽遁城關。私遁維祁復棄民。孫士毅收復黎城。遣旨册封黎維祁爲國王後。因卻降旨令其撤兵。以完此局。不意日內接我孫士毅奏。正月初二日。黎維祁已即攜眷潛逃。以致該國百姓。驚慌逃散。甫聞來報。前來搶奪黎城之信。孫士毅與許世亨。正在分兵前進。奮力勦殺。而黎維祁已即攜眷潛逃。以致該國百姓。驚慌逃散。甫聞來報。無復堵禦之策。孫士毅因黎維祁潛逃。未知仍駐黎城。即帶兵先回。至市珠江相佔北岸。以待大兵之徹。申朝因黎氏臣服已久。世篤恭順。見其母妻皆被擄來救。宜雖坐視。隨命孫士毅趨赴廣西。就近籌辦。節據孫士毅奏。及該督與提督許世亨出關後。屢次克捷。未及一月。已即收復黎城。邇旨册封。申朝宇小存亡之道。已發備策。是以降旨允行。及該督與提督許世亨出貪功。誠慈阮惠來投。不即徹回。致有此意外之事。而黎維祁一聞音信。先已遁去。是仰自黎其民。當亦知數使然。無可如何者耶。祇可回軍一方伯。深憐致命兩戎臣。孫士毅係總統大員。見形勢稍迫。自應審量進退。以全國體。據奏業總兵張朝龍等。因追殺阮逆。付彼剿官軍遠城命齊旋。南。此次征討安南。本非利捐。輯寧還增舊樹培。卜蓋從來非卜夜。凡曲宴廷臣。舉不過未。申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

霽色旻光麗以饒。御園景物倍佳哉。肖春黃染初秘淺。新綠還增舊樹培。卜蓋從來非卜夜。凡曲宴廷臣。舉不過未。申時。相賡應不負相陪。卻思去歲曾令罷。剿。因罷燕。趾二月朔日。紅旗奏至。始舉茶宴。一歲流陰驚眼

弄利其土地人民也。遂復黎城威甘耀旋思學省役難堪孫士毅長驅深入。兩旬之內。克復黎城。實憑國威。然一切錙運雖俱副所需。而廣西地狹人稀。運途人夫。不無勞擾。已早爲黎念矣。不期事變成欠。局設早歸。兵藏美談。物力爲黎氏久計安全。是以彼時即有班師之諭。乃孫士毅遲留月餘。倘復意有所圖。誠料變生意外。阮惠潛復侵逼黎城。官兵不得不與之戰。旋乃啟還。而黎維祁又先逃至內地。此則天厭黎氏。非人力所可強。予上冬即有此語。然使孫士毅早催還旨還師。無損國威。尙爲深識大體。惟提督許世亨。糧減價。盜搬孫永清矣。現駐近邊一帶。查太平府各屬。自二月以來。每間數日。輒得大雨一二次。溝壑充滿。處處翻犁播種。足資潤澤。即接據各府州屬稟報田畴雨澤情形。大概相仿。所有秋田。亦俱長發。漸次結實。其各處親值供平。此實仰邀昊貺。予爲額慕耳。邊民樂業。慰予懷。

安南阮惠進表悔罪投誠歸順。既允其請。詩以誌事。

除逆狀危師有名。孱王仍自棄其城。一臣振旅堪稱智。二將捐軀可惜貞。安南黎氏。臣服本朝二百數十年。一旦爲阮惠所逼。除逆扶危。在我之師。原爲有名。無如黎維祁不能自振。既爲之復其土地。誤其封疆。乃見阮惠復來。仍即棄國內投。予去冬所云天厭其德之語。如操左券。猶幸孫士毅始雖不即遵班師之旨。繼亦振旅而還。無損國威。尙爲深識大體。惟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臨陣捐軀。堪稱忠烈。贈卹優加。蔭賞。亦足以償其忠貞之志矣。然已優加撫卹。

辭罪不難致我討。審幾原可鑒其誠。

阮惠復至黎城。自知罪過重大。屢次跪倒悔罪乞降。孫士毅俱不允爲代奏。及福康安到任兩旬。阮惠檢其國名。金加星罐。再三籲懇。資表納貢。冀求降附。並稱國王阮光顯。已偷卸僭竊。亦足以償其忠貞之志矣。然

降旨封阮光平爲安南國王。詩以誌事。即賜之。

三番考武匪佳兵。予自即位以來。平伊黎、定回部、收金川、俱倚天騙予衷。三藏大功。實以順機察佑而成。非逞兵威利土地也。昨歲安南內訌。光平本求于叩藏入覲。若覬入旬萬森。因以乞封。茲接閩謝表。有懇假封號。恰詞真摯。深爲嘉予。因即降勅封爲安南國王。俾得世守土疆。永爲藩服。守封疆

德爰教封阮阮輸誠。

勿滋他族。俾子孫恆奉大清。率沐天恩欽久道。不遑日監凜持盈。

廣西巡撫孫永清奏雨水糧價情形。詩以誌盥。

西省穀爲東省資。東南數省。食指較繁。每藉遠來。接濟民食。爲廛兵後饗耘耔。五時各府都耨起灌溉。蓋者因安南用兵之後。居民轉運糧餉。不無有妨農務。交五月。糈得透雨。又日雨密佈者。經過思恩、柳州。晴。積水充溢。禾苗秀發。圓穀雜糧。均皆暢茂。地瀕平樂等府州屬稟報雨水情形。平樂、梧州、陽州、太平、柳州、慶遠、思恩、鎮安、鬱林十府州。與上月相同。南寧、泗城二府屬。較上月稍增。通

補詠安南戰圖六律有序

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續賦以陳。因命畫院各爲之圖。補詠近體而序之曰。安南之始以戰而終以成功也。非以戰成功。則可弗圖。而圖之者。實緣我將帥之臣。軍旅之士。涉遠冒險。攻堅破銳。更有抱忠捐軀者。不爲之圖。以紀其績。則子何忍。且阮惠之悔罪乞降。原因有征。斯亦未嘗非始終一事耳。夫有征無戰尙矣。戰而有成功矣之。子自定伊犂。平回部。勦金川。以至今日戡定寧遠之役。皆經指授機要。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以成此數大功。置戡亂伐暴。安良除害之心。則成而復變。又豈能不備百征無戰。而保機成功。懸哲之心。佑順。乃克臻此。

戰而成功者爲勝遠討。阮惠據毛黎城。黎維祁仍棄其國。可謂變出不意。然予遠討阮惠四罪。又道覩蜂阮光顯詣福康安處貢長來降。福康安察其情形實出誠悃。

然後撫情入告。予因思黎維祁不能立國。既證天心報應。而中朝又不利其土地。即使集兵擊討。亦不過師于陸服。而究未必即服其心。則何如此之不戰而屈者數乎。中誠。感功實衆。轉爲大順之機。是更足以見天心之佑予助。實爲

其土地。況安南氣候。地煖多瘴。與緬甸相似。審度事機。無難覓岩。且黎氏爲天之所厭。予亦惟當來者

筆耳。是豈人力所謀乎。天也。貌躬臨涖五十四載。受天之佑。不一而足。而於安南之事。復不戰而成功。則予之所感激鴻貺。益深敬畏。倘能銳師至廣南獲阮惠乎。又如孫士毅遊旨早班師。雖無許世亨等三將之捐軀。將未至我境。而黎城復失。其能不旋師以救之乎。又如孫士毅亦同三武臣之捐軀沙場。則士毅乃得戒重臣。傷國體爲大。不得不興師問罪。是誠佳兵無已時矣。且許世亨委曲譴令。孫士毅振旅而還。使已亦同歸。則更有說。乃仍捐軀疆場。其知方有勇。爲當人所不能。每一道及。爲之落淚。嘉尚至孫士毅非不知朕之獎勵功臣。賞延後世。設亦捐軀。則其公爵必世襲罔替。人誰不死。且本欲衡鋒致命。追聽許世亨之言。以國事爲重。曾歸而受朕之罰。而朕豈肯不諒其心。加以罪哉。是二臣者。其事不同。而心則同。茲事機之會。總戎振旅以歸。三將令潛國立詞。酬忠。且阮惠因有此過而提罪求降。不勞一旅。以定海邦。是皆昊運旋轉。默爲呵護。豈予一人思慮所能及哉。自茲以後。益深敬勤。靜待天恩六年歸政。夫何敢更生別念乎。此補詠安南戰圖之什所由作也。

嘉觀訶詘之戰

孫士毅出鎮南關。在諒山分兵兩路。一由枚坡。令參將張純等至嘉關路會齊。一由江淇。令總兵張朝龍等徑趨三巽。柱右等處。嘉觀屯聚多人。一聞大兵勢盛。望風舊遁。而不從亂之士官。率領士民數百人。俯伏投順。自此經過嘉觀。畧力剿殺。或跳而降。或拔而殲。或擒而戮。追至訶詘地方。山谷峨隘。適張朝龍截其去路。會合夾攻。剿殺不可勝計。

河邊求救恤諸焚。安南數代以來。被賂臣鄭氏世擅國柄。阮惠起自西山。先至關。孫據緝師由走。至上百數十年。即降旨從征。雖郵。並令督臣孫士毅統兵勦辦。事非得已。無外王師事有征。禁旅不須七萃。發。總戎惟帥兩翼兵。有威望重臣。督率該督素稱曉暢軍旅。深堪倚任。提督許世亨。亦才識夙著。因即命統原領兵勇。並帶健鋭官兵二千名。予以道路宮遠。揀選精時。且

黎維祁復國後。不能自立。一聞阮惠復來。又即逃奔內地。天朕其德。誠非虛語。予惟秉天。曷敢違越。不值復興兵衝彼復國也。嗣據福康安奏。阮惠再四籲懇。悔罪歸順。即於至誠。予亦不欲窮已甚。因即允其所請。徹兵。阮惠先遣非親姪阮光顯入覲。輸忱。並稱明歲當親詣闕廷。祝嘏。因以乞封。昨接表文。嘉其情詞真摯。急欲得天朝封號為榮。遂即勅封為安南國王。茲阮光顯來至山莊。正屆萬壽節。令其一體與宴。用示恩榮。

誰能不戰屈人兵。戰後毘威懷乃誠。黎氏可憐受天脈。阮家應與錫朝祁。今秋已自親姪遣。明歲還稱躬己行。似此輸誠外邦鮮。嘉哉那忍靳恩榮。

避暑山莊迴蹕即事

都謂今秋冷。今秋轉覺暄。既因試獵騎。遇與啓歸轅。勤政萬幾忽。惕惟一意存。南瀛連歲宴。（是安南阮惠遣姪輸誠。俾于山莊賜宴。以示恩意。）非事示華繁。

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遣陪臣進貢。並稱明年三月起程入覲。詩以誌事。適唐張謂載贈杜侍御送貢物詩在側。即用其韻。

阮光平新膺封號。恭進謝恩貢物。並本年例貢一分。念該國王出於至誠。若不賞收。未免阻其誠悃。因降旨將本年例貢一分。留抵下次正貢。以示體恤。茲傳諭沿途妥為撫。於該國王經過時。待以賓禮。用昭優眷。

孚意君臣事不難。誠施那藉設盟壇。（阮光平稱編康安調任畢東。因再四籲懇。檢誠存眞。並貢達內地弁吳入閩。又復吳逆舊轍。尙藏狡詐。以驗前誠。今盛萬壽節前。先遣親姪阮光顯來至山莊。親叩乞恩。前都伊於明歲親來瞻覲。封為安南國王。茲據福康安等奏。阮光平擇吉拜受封錫。博忭縟名。既具表陳謝。復遣陪臣為進謝恩貢物。並本年應進例貢。是其恭事之心。實屬眞摯。來朝北闕親而近。弗異南邦表與冠。今遣阮光顯至山莊。即令服其本國衣冠入覲。明歲阮光平來京。亦不令改易衣冠。國家撫馭外藩。定制如此。）班接諸王鄰雁列。筵開八月享雞寒。（羊海雞寒。出關獵獲。）賢藩貢悃殊恃御。紀實聊遐信史看。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庚戌

戊申己酉兩年間。曰龍（戊申）曰行（己酉）匪遑寧。（每歲上元後一日。例有小宴。戊申四侍宴。對捷報。上年已舉行。）因交趾與臺灣。（丁亦八月。命福康安往鎮。勦逆匪。冬間。又命增調軍。指示機宜。督師進剿。是以停止此宴。二月。遂次克謹。至戊申正月。將次蔵功。兩時皆舉未暇。故停於臘月內。與到克復黎城。重已酉正月。八旬萬有壽辰之事。而大局已定。節後小宴。遂仍舊行。蓋軍務至重。節宴之或罷或行。無關緊要也。）賢勞惜未與宴。上年是宴。正值孫士毅在軍營。未得與宴。是以詩內有賢勞臣惜未荷寵之句。執知變故又多般。

昨年製節舉佳筵。士毅安南至奏箋。兵不攻城復其舊。民欣故主獲稱全。逞雄勁敵條臨國。賊德孱王逃進邊。問罪救危行不悖。（阮光平復至黎城。原與黎維郁爲讎。但緣同抗拒官軍。本當細問罪之師。因彼舍棄國安爲兩以示懲創。然予前此未嘗有貶令其更易本國服飾也。）清涼此適嘉應允。典禮如常慎莫違。（今春加恩。已賜阮光平冠帶。蓋既冊天朝表冠。以昭慎制。且念該國王係一國之主。被國臣民所具瞻。若欲雍賢。竟更彼國服飾。轉非予意所嘉悅。）因今宴賚父子。（各外藩蒙古王、公、貝、勒等。今皆爲子孫輩。君臣恩義。猶家人父子。）詔曰一家實父子。（阮光平來山莊瞻覲。屢錫慈諭。）

六依皇祖過關里詩韻

里仁稱以闕。萬古鬱皇堂。自謂設生魯。或應引入牆。（予以爲如生孔子時。必當在弟子之列。）雖勤鑽仰篤。推挹愧慚長。敬紹素王化。歸仁有趙宋。（上年安南阮光平陳順。新受封號。顧豪酋朝。敬云德化是以遠。然非夙本至聖之教。亦豈能致此。）

臨門賜食得句

偕商阜曲望符全。（今歲八旬萬壽辰。敬謁倍宗闕里。此予十敬年來夙願。今仰荷天貺。竟克符望。成禮旋歸。實深額慶。）信宿津門駐蹕便。愁白登升緣渭雨。念予切勤農。每于課雨占晴。心殷朝暮。雖避豫未暨。而閒仰甘霖。以遊宿事。而兩仰來商水邁澤。正額滿望。厭他祝泰關宣天。安福履。即阿甘霖。以遊宿事。而兩仰來商水邁澤。正額滿望。厭他祝泰關宣天。以效曦推稱獻之誠。識仰繁庶。億兆咸歡。盛業情之悅豫。固所不禁。然予方延佇瀋霖。爲民心切。即此論。屢來百辟。門貪頌。雖聽聲形。卜慶倚程。侍食臣僚。奔走執役之人。皆所親見。即近隨民。亦久聞而熟信者耳。屢來百辟。應頒賜。證謝陪臣。命廚庭。安南陪臣孟伯璿等。昨已瞻覲。將自此還歸。因令緩班與宴。俾得即見上國威儀。具悉知勤。歸國流譽。益遠在陬。今日雖當祿樂。心實不停。急還入見而生畏。命其能講者和之。是知予惕農整。亦當知予愛民之意也。雖聽聲歌心不懌。設疑臨樂底怦然。

天津啓程迴蹕之作

東巡旋事沐天恩。予庚子七旬時。矢願得邀吳服。至八旬正誕之年。當敬叩倍宗闕里。幸東巡祇禮。諸事順成。實仰蒙上蒼恩佑。盛激之深。不能言喻。

臣至瞻覲。御駕尚衆獻銷敦。商衆等以今歲欣逢大慶。巡莅津門。點綴排當歌舞。以申祝忱。亦逢體之。但遇日望雨殷煩。茲蒙天貺。雨足霑濡。尤覺欣慰之可感耳。每聞歌管翻嫌鬧。年喜歸帆漸遠喧。不敢如前陳宿頓。將從子奏笑無言。（至乾隆六十年。予年八十有五。即當歸政。）

安南國王阮光平至避暑山莊陛見。詩以賜之。

瀛藩入祝值時巡。初見渾如舊識親。伊古未聞來象國。勝朝往事歸金人。（明正德間。遣使其主。明代既不能救被入朝。而爲金人以代。雖有贖貨之議。其行事終爲可踏。復封爲王。是明代既不能救被入朝。而爲金人以代。雖有贖貨之議。其行事終爲可踏。）勉體仁武假文修順天道。大清祚永萬千春。

戒得堂自箴

背棠樸不謂吮歌。視淨隨香性所語。聖祖兩言記懶兩。（皇祖聖論。寧七時。講用膳之在得四字。通用小膳。然恐遠引而未暨。予七旬時。膳用成之。）四爲記以闕皇祖之義。益皇祖所云戒得者。在撫土雅遠之爲。予欽承先志。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臺灣天助。敢不以皇祖之成爲成乎。闕有後記之作。用前記之義。言其欲得。後記之義。言其已得。清息當康之理。損益之機。伏於無形。敢不日慎一日。以待臨政之日。詩見前後兩記。

先師三戒箴宜三。（是年登八旬。是立生身齡集。第三之戒得矣。）庚念駢臻東及南。（其東南如安南國王阮光平。及各阿城伯克等。皆來瞻覲。念其永出瘴、生身者多。俱令至山莊宴賚。）慶其東南如安南國王阮光平。及各阿城伯克等。皆來瞻覲。念其永出瘴、生身者多。俱令至山莊宴賚。慶念駢臻東及南。

邦奠葉永祺禨。

山莊錫宴祝嘏各外藩卽事二律

八旬壽亦世常傳。顧愧稱薑內外駢。六帝中間三合古。自漢以來、帝王登古稀者、惟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主。然亦未能如予之五代一堂。洋見八徵耄念之篇紀。一堂五代獨蒙天。何修而得誠惶若。所遇不期審偶然。統之以行。先聲所布。其所震讋請降。次年遂立健銳營于此。及乙亥平定準部。辛卯平定回部。皆有健銳營勁旅與征。撫不奏捷。致遠之效。已見于此。金川先降後以剿。始之終之致遠成。其後潰池不起數。初次征勦金川。卓羅舉、郎卡、容道乞命。遂允其請。降還舊巢。既又平定兩金川。近年緬酋及廓爾喀請國。亦先後歸化。且安南國王親身祝嘏。東西朔南。會爲一家。提封式廓。實爲百古所無。予惟益增慚懼。以敬答佑貺耳。

慶舉華筵欽憶烈。近臨神御默應嘉。南瀛北漠通諸國。西藏東駝會一家。消息盈虛理豈爽。益謙揖滿鑒常賅。

處暑七月十四日。

月之三日幸晴定。七夕洗車卽快晴。農家忌七月初一日雨。又忌初二後。今年自初一至初三日、辛巳晴寔。卽七夕日陣雨一過。卽已快晴。秋期可慰剛強。誠和收穫。氣爽天高設宴錫。令歲西北外藩。望集祝嘏。內有生身未稱出痘者。及蒙古王公、四川、金川、臺灣各生番。亦俱至山莊。日適處暑節。連朝晴霽。錫宴禮成。益徵天貺。秋中處暑去。節詩成益因叨貺益增惕。越以蓬佳越提盈。納稼築場期倘遠。鴻去雁聲。思昨歲每怦怦。去年七月初二日蠲期晚晴。意謂可卜誤占。乃以秋霖過多。致減秋成分數。今歲晴定後。雖雖屢誡。銘銀秋稼倘逾。不敢遽自弛念也。

賜宴內外藩王文武諸臣卽席成什六韻。

祝嘏雖是衆誠申。弗以爲當爲愧頻。幸沐天恩諸事藏。予仰沐天恩。山莊卽興有賦。凡事藏於中。不敢言。故曰藏。敬迴思此年來致遠勞。一事西北闢新疆。東南靖海瀛寰。更不期中象緒親。覩。西北各外藩及東南各屬。無不瑕瑜互見。親至山莊。宴賞優恩誠感喜。恩事留人贊海更有所圖保泰惟增惕。

致遠齋自箴

靜宜理政齋。額取諸葛字。靜乃其本。致遠則其施。施迴思此年來致遠勞。一事西北闢新疆。東南靖海瀛寰。更不期中象緒親。覩。西北各外藩及東南各屬。無不瑕瑜互見。親至山莊。宴賞優恩誠感喜。恩事留人贊海更有所圖保泰惟增惕。

敬喜園反己內詩意。並盤其韻。辛亥

卽之敬喜曰敬喜。戊之敬喜豈眞矣。癸卯年來此。作敬喜園詩。有云。敬喜則無逸。無逸斯化美。理亦平實。而辭旨近切。去蓋阮光不入覲。由莊。宴資圍溥。波亦頗心向化。不事征討。而海邦怒定。此其息事寧人。可爲敬喜者。不亦眞而可據乎。若商盤此時。方且以喜而忘憚爲兢兢。其情事更大相逕庭矣。光平入覲至山莊宴賞優恩誠感喜。恩事留人贊海。郅治之悼史稱鮮有。聖心有無一合相。去聖不在心亦不在懷。詠之盤之徒嘮嘮。鄭笙笑未知宗旨。

致遠齋有會

靜宜園中此齋久。初得卽以致遠名。爾時正討金川。辟園外駐蹕銳營。不得已用非黷武。遂因皆定邛筰。平平伊犂及靖回部。撫不獲力子弟兵。皆名致遠。其來已久。蓋因戊辰歲。征討金川。以後特其識職。遂予此園統之以行。先聲所布。其所震讋請降。次年遂立健銳營于此。及乙亥平定準部。辛卯平定回部。皆有健銳營勁旅與征。撫不奏捷。致遠之效。已見于此。金川先降後以剿。始之終之致遠成。其後潰池不起數。初次征勦金川。卓羅舉、郎卡、容道乞命。遂允其請。降還舊巢。既又平定兩金川。近年緬酋及廓爾喀請國。亦先後歸化。且安南國王親身祝嘏。東西朔南。會爲一家。提封式廓。實爲百古所無。予惟益增慚懼。以敬答佑貺耳。

慶舉華筵欽憶烈。近臨神御默應嘉。南瀛北漠通諸國。西藏東駝會一家。消息盈虛理豈爽。益謙揖滿鑒常賅。

處暑七月十四日。

月之三日幸晴定。七夕洗車卽快晴。農家忌七月初一日雨。又忌初二後。今年自初一至初三日、辛巳晴寔。卽七夕日陣雨一過。卽已快晴。秋期可慰剛強。誠和收穫。氣爽天高設宴錫。令歲西北外藩。望集祝嘏。內有生身未稱出痘者。及蒙古王公、四川、金川、臺灣各生番。亦俱至山莊。日適處暑節。連朝晴霽。錫宴禮成。益徵天貺。秋中處暑去。節詩成益因叨貺益增惕。越以蓬佳越提盈。納稼築場期倘遠。鴻去雁聲。思昨歲每怦怦。去年七月初二日蠲期晚晴。意謂可卜誤占。乃以秋霖過多。致減秋成分數。今歲晴定後。雖雖屢誡。銘銀秋稼倘逾。不敢遽自弛念也。

賜宴內外藩王文武諸臣卽席成什六韻。

祝嘏雖是衆誠申。弗以爲當爲愧頻。幸沐天恩諸事藏。予仰沐天恩。山莊卽興有賦。凡事藏於中。不敢言。故曰藏。敬迴思此年來致遠勞。一事西北闢新疆。東南靖海瀛寰。更不期中象緒親。覩。西北各外藩及東南各屬。無不瑕瑜互見。親至山莊。宴賞優恩誠感喜。恩事留人贊海更有所圖保泰惟增惕。

致遠齋自箴

靜宜理政齋。額取諸葛字。靜乃其本。致遠則其施。施迴思此年來致遠勞。一事西北闢新疆。東南靖海瀛寰。更不期中象緒親。覩。西北各外藩及東南各屬。無不瑕瑜互見。親至山莊。宴賞優恩誠感喜。恩事留人贊海更有所圖保泰惟增惕。

敬喜園反己內詩意。並盤其韻。辛亥

卽之敬喜曰敬喜。戊之敬喜豈眞矣。癸卯年來此。作敬喜園詩。有云。敬喜則無逸。無逸斯化美。理亦平實。而辭旨近切。去蓋阮光不入覲。由莊。宴資圍溥。波亦頗心向化。不事征討。而海邦怒定。此其息事寧人。可爲敬喜者。不亦眞而可據乎。若商盤此時。方且以喜而忘憚爲兢兢。其情事更大相逕庭矣。光平入覲至山莊宴賞優恩誠感喜。恩事留人贊海。郅治之悼史稱鮮有。聖心有無一合相。去聖不在心亦不在懷。詠之盤之徒嘮嘮。鄭笙笑未知宗旨。

可比。行次仙麗地方。阮光纘遣部臣等遠來迎接。自於嘉植地方。舉文武大小陪臣。跪迎祇候。誰遵天朝定例。行先封後祭之禮。成林見阮光纘雖年居幼稚。而器宇端凝。即傳諭大皇帝種種恩諭。伊深知感戴。並云不待部議。先行簡派大人南來封祭。遙格龍棻。自古未有。感頌流涕不已。逾於四月初十日。傳旨錫封成禮。該國鎮靜。諸陪臣皆俯分輔翊。並無主少國疑之意。既釋遠懷。因成長什。

歸藩拭淚別楓宸。（庚戌八月。阮光平入覲祝釐。歸加恩禮。遣陛辭歸國之時。依舊不忍。至再當御殿開筵。情詞宛若襁孺。）逐首頻稱九旬篇。

令西湖以身妥。示依北闕誠心親。（又諭成林云。阮光纘既受恩封。與諸鎮不同。可以控制各鎮。與朝廷永作藩籬。即可于此安插。況西湖風水佳麗。以表始終依戀之意等語。固之深矣。憫憫。伊以外域陪臣。克能如此忠純立志。深知大義。洵宜褒恤耳。）

臣誠匪臣藥什七言勒瑉瑒。桂翮千年識忠純。

假茲亂命同治命。認謂外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五

平定安南第八之三

文三首

勘定安南復封黎維祁爲國王功成班師之記己酉

安南內訌始末。及命師爲之復國重封之故。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記。記功成班師事宜曰。

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稱外藩者百餘年。其邦遭亂。興滅繼絕。禮亦宜之。是蓋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亂。豈無所由。且事據黎城而擅號名者。原非一姓也。（安南自宋封丁部領爲王。其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燇、黎季犛、黎利、莫登庸、黎維潭、遞相篡奪。六百八十餘年。國非一姓。）則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正統者。舉可知矣。雖乘除有命。而興亡在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黎城既復。嗣孫重封。其陷於賊之七地。以次傳檄而定。（七係設山圍。由諒山一路通長。直抵黎城。復封黎維祁爲國王。除大兵攻克之太原、諒北宣光、興化外。其餘如海陽、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現在阮惠等所恃之險南。原爲占城國地。並非黎氏已遁回嶽舊巢。所有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太原、諒北宣光、興化外。其餘如海陽、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現在阮惠等所恃之險南。原爲占城國地。並非黎氏境土。二賊第聽僭竊。廣南廣南去黎城又二千餘里。是役也。）

未而安南荒亂之餘。亦不能供軍儲也。官軍縱萬餘。而享站運糧之夫。將用至十餘萬。則勞內地矣。因議外小邦。爲之搗穴執醜。而勞內地。是大不可也。且既已爲之興滅繼絕。則彼之宜寬。應恃彼平之。夫以國

家之力。抵廣南執二醜。亦優爲之。但權其輕重。知止不殆。佳兵不祥。且安南、亦一小邦也。黎氏近代以來。鮮有能爲自強之君。或者天將厭其德乎。夫天厭其德之邦。而予助之。則予豈敢出師以定亂。班師以知退。或者不違天道。而有合於王者之師乎。是爲記。

書安南始末事記

春日齋居。觀皇祖御書心經。張照等敬錄御製戒之在得之諭。憬然有悟。因憶安南始末事爲之記曰。我皇祖戒之在得之訓。孫臣固建堂於避暑山莊。其義其事。已見之前後之記矣。昨歲夏居山莊。因有緬甸歸順之事。不無爲之喜。無何。而有孫士毅復黎城。封黎王之湊。則又不無爲之喜。夫喜者、懼之對也。懼則若有所失。喜則無所更慮。若有所失。心不敢放。無所慮。心或放乎。緬甸歸順。無過宴賚山莊。事則已矣。安南之事。雖云復其城。封其王。而其兒首未擒。弗屑耆中國之力。爲藩國掃蕩擒渠。因降旨班師。使孫士毅速遵旨班師。即逆兒復棄黎城。則國外藩之事。變亂無常。亦不屑每問之。乃孫士毅駐彼逾月。以待東有所擒獻。而又未曾誰設防。以致逆兒席捲而來。我師倉卒與戰。遂有所失。而提、鎮三臣同以致命。幸而孫士毅全師以歸。倘不致有傷國體。然而赫濯威重。實不無少損焉。夫興滅繼絕。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然而得其名。與得其實同之。安南之事。予果無得名之意乎。喜而忘懼。謂之能戒可乎。故予不咎孫士毅之貪功。久駐失防。致損威重。而自咎予之未能體皇祖聖訓。戒之在茲。書以誌過。抑亦慎守此志於永久弗替云爾。

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今春書安南始末事記者。不在悉自昔安南事之成敗。而在識予書安南事之意耳。因孫士毅陸兒熱河。而此事亦去歲駐蹕所經理也。故誌其詳而審之。蓋黎維祁之肩昏。孫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復據安南。向固言之詳矣。（黎城初復。使黎維祁果能致有爲。自能力滅阮惠。使孫士毅早遵旨班師。或像作書安南始末事記。）然使孫士毅即早遵旨班師。而阮惠亦必復來。是不過無傷我官軍之事耳。但市經興滅繼絕之藩國。視其仍滅絕而弗救可乎。則是師雖無了期也。茲黎氏實因天厭其德。而自喪其國。而阮惠以獲罪王朝。震悚悔過。求降。並請諦閼乞封。（阮惠復據黎城。自知即過重大。再三於孫士毅處哀懇。孫士毅不爲轉輒。亦屬得體。及孫康安到彼。阮惠知勢窮力屈。事必開歸。）遂加寬悚。遂還留潛之兵。（歸來萬餘。振威八旬萬壽。因以乞封。）歸來萬餘。振威八旬萬壽。因以乞封。）輒事。既於國威無損。且於事機有合。不爲已甚。予寧忘也。（誰先造其釁端。以成此息師安衆之美。然此皆上蒼眷佑予躬。不期而臻此大順耳。）斯則不勞師而常衆興。封黎氏無異。若夫一提三鎮。指麾行陣。國家酬庸自有恆典。朕且責其於安南立廟崇配。亦足以表國家有勇烈之臣。而自古死綏者。或鮮其匹矣。壯士臨陣。非死即傷。偏兵之臣。所弗諱也。若孫士毅。則總督而爲帥臣也。設亦如三武臣所爲。則所繫國家威重者。甚事體大。將不可止。所嘉者。許世亭左右其間。必令督臣全師而歸。（孫士毅當阮惠復來時。督兵攻南行陣。必令督臣全師入關。（孫指國家威重。世亭原指鎮異域。實爲深識大體賢臣。以此倍加嘉獎。）孫士毅原不欲生還。）既而納許世亭之正論。嘗旋師振旅。歸闕

晴雖。是皆以國爲重。予嘉惕不已。不啻不以爲非。而且以爲是也。夫予臨御五十四載。經大事屢矣。仰以危而復安。覩若失而乃得。即予自問。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謂非人力也。天也。天之眷予者獨厚。不忍言報。惟恐弗勝。即此納降安南一事。恐後人未悉輕重久長之至計。故復敍而誓之。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六

初定廓爾喀第九之一

詩二十首

迴鑾至御園之作

乘輿此去乘輿返。向論山莊。必乘馬。警衛。儀衛習勞。亦以示健。逾至八旬可以邊逸。七年詩固有疑得八旬四月光陰迅似飛。望八旬旋闕八載。社惟危在守惟微。至緣秋仲能獵上。今秋本擬圍。大圍場地皆泥濘。故暫異常年職能歸。柳絲楓丹繪園景。刻刻盈報攬遊緋。今夏駐蹕天原。陸續有廓爾喀部落侵犯前藏邊界。川省內地。不遠數千里派兵前往。彼。不見一賊而還。既屬勢而撫功。且廓爾喀酋大兵將到。心懷畏懼。遂借詞和爲名。乘機逃遁。將來我兵徹後。安知不復潛出滋擾。彼時或又須設謀制捕。尤屬不成事體。此時成德當已帶兵抵彼。其已逼近賊巢。聞賊聞風遠颺。全藏收復。則不煩師出無名。現又聽信鄂輝遇速赴藏。務遵前旨。設有轉機。再停喚彼。庶可入。合其各自分解。分定人安。使彼怖懾國威。不敢再犯。方爲得體。須俟久遠之安全。未可以卻敵退師遽爾。若賊復生事。不但二參贊大臣不能辭其咎。即成德亦難免。其以上諭令知之。永必不但以爲喜、而于此事之關係、實未經致失先機也。

胄虛旰罄勢豈顧外胥內允語難違。川左慘海文排盈惟是佳兵戒。奚忘安遐企鹿幾。

宴坐齋中成詠己酉

初到暮春假仲春。陰霾花事一無有。小駐六朝如廿朝。而暖棉輕換皮厚。柏舍松翠固無改。紅者杏桃綠者柳。予之喜者當在茲。麥發於阡禾種畝。然而喜中恆帶愁。愁盼藏西軍驛紲。藏隨雪區西更大。長夏弗消冬籥富。叶昨年奉報至秋末。原稱廓爾喀賊走。上年夏間。駐藏大臣奏報。有廓爾喀部落侵擾後藏邊界。川省內地。不遠數千里派兵前往。駐藏大臣奏報。有廓爾喀部落侵擾後藏。西邊之撥兵前往。成德、巴忠等馳往妥理。至九月中。自由藏迴駐至御園日。即據奏報。有廓爾喀酋大兵將到。心懷畏懼。遂借詞和爲名。乘機逃遁。將來我兵徹後。安知不復潛出滋擾。彼時或又須設謀制捕。且廓爾喀酋大兵將到。心懷畏懼。遂借詞和爲名。乘機逃遁。將來我兵徹後。安知不復潛出滋擾。彼時或又須設謀制捕。尤屬不成事體。此時成德當已帶兵抵彼。其已逼近賊巢。聞賊聞風遠颺。全藏收復。則不煩師出無名。現又聽信鄂輝遇速赴藏。務遵前旨。設有轉機。再停喚彼。庶可入。合其各自分解。分定人安。使彼怖懾國威。不敢再犯。方爲得體。須俟久遠之安全。未可以卻敵退師遽爾。若賊復生事。不但二參贊大臣不能辭其咎。即成德亦難免。其以上諭令知之。永必不但以爲喜、而于此事之關係、實未經致失先機也。

胄虛旰罄勢豈顧外胥內允語難違。川左慘海文排盈惟是佳兵戒。奚忘安遐企鹿幾。

宴坐齋中有作

小春時節禁庭靜。宴坐齋中理緒詩。題句慵爲奇特語。詞毋恐負聖賢心。析薪未值場築晉。惟安徽省報七分有餘。其餘俱在八九分以上。可稱豐收。閒聞那論宮漏深。夏閒。附近西藏之廓爾喀部落。侵擾邊界。前因駐藏大臣奏報。廓爾喀已帶兵前往。即諭令知之。永必不但以爲喜、而于此事之關係、實未經致失先機也。閒聞那論宮漏深。夏閒。附近西藏之廓爾喀部落。侵擾邊界。前因駐藏大臣奏報。廓爾喀已帶兵前往。即諭令知之。永必不但以爲喜、而于此事之關係、實未經

重失所。然元氣豈能驟復。昨又聽鄂輝現在情形。午夜匪懈。不能自釋。安居惟是愧難禁。

邊報六韻

衛藏爲黃教興隆之地。內外諸蒙古。無不以是爲宗。所關事體大。是以自康熙、雍正、以至今。無不遣大臣駐兵防守。茲因藏之西邊廓爾喀部落犯界。駐藏大臣不能得其領要。倉惶奏聞。不得不發兵籌備。晝夜籌畫。茲叠據奏報賊退消息。兼雖以爲易於完事。而予則以爲我武未揚。恐我兵退而彼復來。時以言志。作邊報六韻。

邊報頻稱賊退稀。節據慶麟等奏。廓爾喀一路大兵進剿。即給銀退遁。雖又布干餘名山列子渡河。來至薩喀。被我兵截擊。又復無幾。賊衆懾能。已可蹙見。但自提事者聞之。永必不但以爲喜、而于此事之關係、實未經深計也。衆心爲喜已爲非。大都徒顧目前計。昨據慶麟、雅滿泰回稱。土克圖及薩喀圖扎薩克圖汗各人前往。與之講論和解。廓爾喀賊衆。經仲巴胡由第哩噶古向藏境未撤回通拉地方。大臣移退過山。所有第哩噶古之小鄉村。俱經收復等語。閱彼酋所奏。竟以賊捷與興。雖等和解退去爲幸。殊屬不曉事慣。已降旨嚴飭。惟雅滿泰奏。賊衆與和解。私自和解。尚不足恃。現在賊衆接到檄諭。自必心懼俯首。聽從成德等帶兵撤藏後。再傳喚該處頭目前來。歷陳安撫等語。所奏尚屬有知根柢。即于慶麟之摺恰奏。末解深謀日後機。我往彼逃事如順。我還彼至咎誰歸。英追窮寇雖古語。應擬。詩。本貴先發。注。模去其根也。餘根示國威。廓爾喀部落侵犯後藏邊界。川省內地。不遠數千里派兵前往。若大兵未到之先。賊衆聞風懾服與之互相講和。退軍兵到彼。不見一賊而還。既屬勢而撫功。且廓爾喀酋大兵將到。心懷畏懼。遂借詞和爲名。乘機逃遁。將來我兵徹後。安知不復潛出滋擾。彼時或又須設謀制捕。尤屬不成事體。此時成德當已帶兵抵彼。其已逼近賊巢。聞賊聞風遠颺。全藏收復。則不煩師出無名。現又聽信鄂輝遇速赴藏。務遵前旨。設有轉機。再停喚彼。庶可入。合其各自分解。分定人安。使彼怖懾國威。不敢再犯。方爲得體。須俟久遠之安全。未可以卻敵退師遽爾。若賊復生事。不但二參贊大臣不能辭其咎。即成德亦難免。其以上諭令知之。永必不但以爲喜、而于此事之關係、實未經致失先機也。

胄虛旰罄勢豈顧外胥內允語難違。川左慘海文排盈惟是佳兵戒。奚忘安遐企鹿幾。

宴坐齋中成詠己酉

初到暮春假仲春。陰霾花事一無有。小駐六朝如廿朝。而暖棉輕換皮厚。柏舍松翠固無改。紅者杏桃綠者柳。予之喜者當在茲。麥發於阡禾種畝。然而喜中恆帶愁。愁盼藏西軍驛紲。藏隨雪區西更大。長夏弗消冬籥富。叶昨年奉報至秋末。原稱廓爾喀賊走。上年夏間。駐藏大臣奏報。有廓爾喀部落侵擾後藏邊界。川省內地。不遠數千里派兵前往。駐藏大臣奏報。有廓爾喀部落侵擾後藏。西邊之撥兵前往。成德、巴忠等馳往妥理。至九月中。自由藏迴駐至御園日。即據奏報。有

昨歲希雲起，我晨喜旭晶。蓋緣甘澤浹，足慰耕耔情。齋處諸緣靜，依然遠慮生。郵章盼天佑，助順釋心怦。

將軍鄂輝等奏報收復宗喀、濟嚕、喆拉木等處，廓爾喀悔罪乞降歸順信至，詩以誌事。

偏師護藏匪佳兵，逕就都綠凱旋程。去夏，廓爾喀侵擾藏邊，信至。即命將軍鄂輝等奏廓爾喀歸順貢信，並班師遇藏事宜，詩以誌事。

偏師安藏匪佳兵，逕就都綠凱旋程。去夏，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信至。即命將軍鄂輝等奏廓爾喀歸順貢信，並班師遇藏事宜，詩以誌事。

將軍鄂輝等奏廓爾喀歸順貢信，並班師遇藏事宜，詩以誌事。

偏師護藏匪佳兵，平阻軍郵盼信音。十年七月內，駐藏大臣保寧奏，廓爾喀在附近後藏地方，搶掠濟嚕、喆拉木等處，經令將軍鄂輝等，帶領駐劄滿兵五百名，綠營兵一千三百名，電練番兵數百名，分起前進，隨聲勦殺，旋即撤兵。正不必絕之已甚耳。順雖廓爾喀呼為一字。喀阻途修，得其馴抑。為之伸理，又聞官兵陸續到藏，逐但畏威，遄道，並詩語順附編蓋云云。惟因道窮，一時未能即至軍營，前據鄂輝奏稱，其使已在途中，早晚投遞，得一貢信為証也。至今仍望貢音遞，長夏那耽佳景酬。神御虔瞻希永佑，敷天悉指我對時寰。

將軍鄂輝等奏廓爾喀歸順貢信，並班師遇藏事宜，詩以誌事。

偏師安藏匪佳兵，逕就都綠凱旋程。去夏，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信至。即命將軍鄂輝等奏廓爾喀歸順貢信，並班師遇藏事宜，詩以誌事。

偏師安藏匪佳兵，逕就都綠凱旋程。去夏，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信至。即命將軍鄂輝等奏廓爾喀歸順貢信，並班師遇藏事宜，詩以誌事。

將軍鄂輝等奏廓爾喀歸順貢信，並班師遇藏事宜，詩以誌事。

偏師護

陵林等必有辦理不善之處。即遣巴思騰往查辦。果不出予所料。因即遣人詢順入貢。茲來使瞻覲之下。質悃不敢仰視。倍形羞惕。因以溫諭撫慰。並頒御用大氅袍向。振奮。益激大皇帝恩德。實深心服。彼之風俗既伸。益堅向化之心矣。自當心服首頫稽顙。欽哉

詠廓爾喀貢使

廓爾喀。作一喀所進貝葉經。用巳卯詠貝葉經詩韻。

戊申藏事賚親裁。廓爾喀降誠心戰馘。繼又悉其有屢抑未伸。因命廈林等阻不以聞之罪。予是廓爾喀中心悅服。即頒歸順人之長者矣。爰以錦函進表。先之貝葉出蓮臺。乘都別部隔遙遠。信使昨年始到來。原留喀乃尼納特可克藏都斯坦之副部。距京師將二萬里。自去歲夏初鄂輝等具奏。廓爾喀情願歸順。降旨因識一仁物可格。假勝千旅力爲摧。允其入貢。今彼所遣大頭人巴勒都爾喀哩斯等。于歲內嘉平望間始到京。稽延不多見也。內府只存一部。建此面函。竟歸雖多窮藏番僧看目迷容窈。貝葉經出厄納特可克。即稽渾噶教木處。繙譯之梵字。率不能識。非智慧聰明。探船梵義者不能。昔帷班禪額爾德尼及章嘉國師識之。內府遺弃梵字無從考經。即章嘉所檢出者。今閱貝葉經文。與前者同。故知爲無量壽經也。梵帙無墜演法雪卻衷藏成合璧三乘於是集宗乘。

新正素尙齋

將宴紫光閣。先臨素尙齋。諸藩輪藏集。新疆蒙古王、公、及回部伯克等。番轉班賀正。舉集京師。五國一時偕。朝鮮、安南、琉球、暹羅、廓爾喀五國、皆賜宴。幸值平會。益深覘柔懷。滿招誰受謙。撫額夙心諧。

紫光閣賜宴即席得句

東朝鮮尙速舟輯。安南西至廓爾喀。北藩新舊貢。並內札薩克暨喀爾喀土爾扈特回部。並以年班來集。四記敢言趁教廣。一堂欣值平會。益深覘柔懷。滿招誰受謙。撫額夙心諧。

看禮戲諸藩撫蠢泰保念愈惕。戒彼豐亭諮不懌。深幸八旬身體健。露雲晉日接歡三。

節前御園賜宴席中得句

慶典今年值八旬。祥春華宴那辭頻。驄茵瀛嶂隴五國。每歲節前賜宴親王、郡王、蒙古諸藩、大學士等。名主御案前賜酒。今歲八旬大慶。朝鮮、安南、琉球、暹羅、廓爾喀五國、皆賜宴。幸

賊已遁去。勢已無及。當俟編氓安堵來歸後。酌授團官。聽其自辦。至于官吏。日有教飭。予尙不以爲勞也。又當軍務策敕。敕長吉正告聰聽者。應識心無刻放時。

賊遁

早慮賊當遁。屢停結謁師。前據保泰等奏。賊匿於九月初一夜間。將附近居古特所儲糧石。燬行燒燬。予早即料賊匿必將遁竄。則札什倫布相去不過數日。八月廿一日彼至後藏。距保泰等擒之到。已及兩旬。何以尙在後藏株守。此其無能之證。已可斷定。但調兵大舉。亦須在明春。現在已交冬令。官兵到彼。豈能深入窮追。而糧餉等項。亦須預籌。若令所調之兵。及鄂輝等已調額魯特兵丁及跟役萬餘人。齊至藏中。現又採辦不易

嘉峪山高水長處。山高水長在御園之西北。地平曠。每歲上元後節。於此陳火戲。勁光火澤有如曉。因之繹理時用大。惕儆惟稽敬以蹐。

一點飛烟發一絲。星花無萬起遠垂。從軍頓遣王臣蹇。福康安由西寧一路赴藏。勦辦廓爾喀。道路敉寧。不勞勞焉。若令王臣蹇蹇之義。繹命之餘。絲深繾念。正是披堅勒寇時。

太一詞祈歲豐調。自茲槃戲盛今宵。未能免俗誰能免。此字聊因作解嘲。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翼辰宴正大光明。泰九三分昨日成。于食設如歌有輯。不啜收弗深先事。上年幸免水及旱。百室豈誠宿興。盃酒體笙。絲遞一爵遞。從無三爵既醉之事。即茲遠泰三朝月露雖宜節。一十雪存不滿心。然今歲有閏四月。也誠春長時可待。但知晨重日增深。聯茵濟御休頤句。飛騎正予盼捷音。身體康強世和泰。睿藻天恩惕滋欽。

悉故

去歲秋之季。忽接驛章遞。廓爾喀復侵藏。接藏地有前。後。中三處。卡未竭前哉。即扎木多外。察木多之地。衝者。為漢語之中。即布達拉大昭達賴喇嘛所居也。是為多。即山右。其地山勢險拔。為噶克巴掌門克圖所居之地。衝者。為漢語之中。即布達拉大昭達賴喇嘛所居也。是為後藏。廓爾喀部落。又在後藏邊界之外。其東次名陽布。先是後藏邊外。有巴拉布三部。為雅噜噶部落。乃雅噜噶喀罪并。達興後藏之聶拉木。濟嘘。宗喀等處侵擾。我申藏。廓爾喀復來侵擾。即命鄂輝。成德。巴忠。馳往辦理。及大兵至。彼聞風畏罪。悉還所侵地。及大兵至。彼聞風畏罪。悉還所侵地。盟而誓酌。若果實在難行。不妨改道進邑。仍由四川一路赴藏。然予早已料及。福康安奏。廓爾喀復來侵擾。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得由青海出口。蒙古兵勦捕逃。在福康安思勦未著。持盈堅定。不動勞煩。然予不免時深驚念。蒙古兵勦捕逃。在福康安思勦未著。持盈堅定。不動勞煩。然予不免時深驚念。蒙古兵勦捕逃。

索債倡浮議。豈知巴忠蓄其夕。

投河斃。彼時巴忠一聞此信。即請將伊率駐。雖往辦理。子因未深。詳。未允所請。及巴忠旋於是夜投河自盡。隨之即生疑慮。允其所請。彼時既以駐廓既逼使投誠。允其所請。因封拉特納巴都噶噜王爵。并封其叔巴都噶噜勒噜公爵。不料昏庸。

虛率弗安晨夕。將軍持意堅。辛苦所弗恤。康熙年間。因準噶爾妄啊喇布坦侵擾。維時係在八月。起程天氣和暖。正有水草之時。故兵行較易。此次時屆隆冬。多有雪冰雪較大。數步維艱者。且聞聞有瘴癘之氣。御有阻澀。欲速遲遲。是以舒。皿同等酌。若果實在難行。不妨改道進邑。仍由四川一路赴藏。然予早已料及。福康安奏。廓爾喀復來侵擾。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得由青海出口。蒙古兵勦捕逃。在福康安思勦未著。持盈堅定。不動勞煩。然予不免時深驚念。蒙古兵勦捕逃。

供飲糧食。若據金舒奏報。先後接據福康安札。知自四藏出口以來。沿途並無大雪。天預備一切。供應妥協。蒙古番子等供給柴薪糧草。均為踴躍。聞有逆氣之處。氣候較往年和暖。所有沿路軍站。

盧率弗安晨夕。將軍持意堅辛苦所弗恤。康熙年間。因準噶爾妄啊喇布坦侵擾。維時係在八月。起程天氣和暖。正有水草之時。故兵行較易。此次時屆隆冬。多有雪冰雪較大。數步維艱者。且聞聞有瘴癘之氣。御有阻澀。欲速遲遲。是以舒。皿同等酌。若果實在難行。不妨改道進邑。仍由四川一路赴藏。然予早已料及。福康安奏。廓爾喀復來侵擾。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得由青海出口。蒙古兵勦捕逃。在福康安思勦未著。持盈堅定。不動勞煩。然予不免時深驚念。蒙古兵勦捕逃。

索債倡浮議。豈知巴忠蓄其夕。

投河斃。彼時巴忠一聞此信。即請將伊率駐。雖往辦理。子因未深。詳。未允所請。及巴忠旋於是夜投河自盡。隨之即生疑慮。允其所請。因封拉特納巴都噶噜王爵。并封其叔巴都噶噜勒噜公爵。不料昏庸。

虛

致招降啸倡據地不迴餘城懸軍急進我兵強小酋連破老誅戮官衆周圍密伺防奏藏城德所使之地此正天誅其魂使之坐待誅戮是以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八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二

詩二十四首

顒康安摺奏進兵一切情形詩以誌事　壬子

經理軍糈苦待日深。自前月廿七日接顒康安奏摺後，又已經旬，日內正深盼切。行宮茲閱策等，忱。是日駐蹕中，頓盾行宮。兵糧軍器驍俱備。前線採辦、奏明前後減無餉銀七萬餘石，牛、羊、三萬餘隻，該領隊大臣等，令將該處尚上存貯火藥一千四百餘觔，鉛丸二萬八千餘觔，且諸戎家法，亦當長此鎮守也。

神威永共巍峯迴。我武行看荒徼分。昔年習射，準砦十中其九，自庚辰暫罷後，逐漸步射，今益趨企聖綏，祇增愧悳。

恭紀。

望海峰四依皇祖元韻

寺據東峰迴廓然。俯下方並肩擬叶斗。北峯峰名。縱目到博來一覽赤縣赤。永綏貴教貴。莫葬纖家法。前後藏頓。雅都額爾德尼駐錫之地，自本朝開創以來，即恃國威以為護法，康熙、雍正年間，番僧人衆，長享安靜之福耳。茲正值今四北各蒙古，每歲赴藏及來此熬茶，各安畜牧，予亦惟有謹守家法，俾被藏地番僧，則皆正。原期喀以近藏小番在其部落，并吞已勦布之地，往歲使臣拉木、濟嘛等，往彼運勦，而巴忠自恃在御前行走，特蒙溫往，諸事專擅，又素解唐古忒溫言，竟私同喀布倫丹津、班珠爾、計每年給郭爾喀元寶三百個，銷鬥使地，並未振以兵威，使之監怖懾服，於是藏番，復來侵擾，事至札什倫布搶掠器物，此番不得不興集兵力，大加懲創，以經後患，現在福康安、海蘭察，等，并資往之巴圖魯及索倫屯練，各勁兵俱將齊集，至後，即命策入聲討，原為藏小醜，不致再邊步端矣。

西巡五臺迴蹕至圓明園之作

西巡往返卅六日徙倚曾忻春夏時。心祇桑懷一朝適。今春雨雪未能霑足，西巡啓蹕前，已殷盼澤之心，沿途歷覽，顒望更切，三月二十二日至臺懷，午後祥雲酣遍，遂次曉晴雪，除穢化外，積布民餘，自春月至今，惟此駐蹕蓋慰之日，心為慰適耳，日窮廓喀片章馳。鄂輝、成德，自勦淨長拉木賊匪之後，即乘直指薄噶，將而福康安既抵後藏，又因等候兵力，尚未前進，且未據奏及廓爾喀皆遣人來至軍前認罪求恩，萬里而遠，音信難於速達，夙夜盼望，片刻不能少釋，綢繆河北幾南計。昨阿桂念河北之彰德、滄靜、懷慶三府，及畿南之順德、廣平、大名三府，雨澤久愆，即派員內請旨祈雨，前後疊奉諭旨，令其虔誠禱祀，務期普沛甘霖，以紓民望，即此先事預籌，無時不以民生為念，初不待雨實眯尺，始為喜慰也。

老衣少健去食資。憾愧麥苗較前長。去冬雪澤望若施。依然滹滿望若施。

鑑遠堂口號叠己酉韻

酉年憩此舊溪堂。祈澍之餘視事常。堂在成湖祠旁，祈禱之後，即於此辦簽視事，己酉，雅哈昌阿巡撫江南，亦曾有詩，亦賢哉。

之。其力匡益。去盛益撞後藏，因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統率索倫勁旅，及屯練番兵，二處賊匪，乃至今兩月餘，未據奏到勦捷情形，正深盼年二月內奏，孤城為撞木屯聚賊匪之後，與次進勦緩轄，滯噶，二處賊匪，乃至今兩月餘，未據奏到勦捷情形，正深盼望。今早來此鳴雨之後，隨命軍機大臣再書旨馳詢，竟與酉年事同一例，初非益料所及。竟成一例簽軍忙。

復雨逢近作韻四月十八日。

又復看徵霆無欣愁益優。那彼分寸計不解旰宵憂。所急大田稼。此地雖在大收，惟望自內得有透雨，大田即可翻種，此時距夏至雖有半月，而盼望益加集急。堆墀半植蓬。昨歲梁青堂參軍敬分蓺，何能委氣數。檢閱貢綾詩本，自今歲上溯十五年中，雖有七年嘗旱，而此七年內，亦尚有盼望雖澤之句，惟是北方望雨，四月滂沛事，而今年多一閏月，正念二月更長，不覺昔年愁慮，因憑欄遠眺，勢不能談之氣數通然，稍舒愁悃，即可統率大衆，先將清噶一帶屯練番兵，前往經討，而郭羅、成德、於今兩月餘，未據奏到勦捷情形，正深盼年二月內奏，孤城為撞木屯聚賊匪之後，與次進勦緩轄，滯噶，二處賊匪，及屯練番兵，前往經討，而郭羅、成德、於今兩月餘，未據奏到勦捷情形，正深盼望。今早來此鳴雨之後，隨命軍機大臣再書旨馳詢，竟與酉年事同一例，初非益料所及。竟成一例簽軍忙。

又復看徵霆無欣愁益優那彼分寸計不解旰宵憂所急大田稼。

時距夏至雖有半月，而盼望益加集急。堆墀半植蓬。昨歲梁青堂參軍敬分蓺，何能委氣數。檢閱貢綾詩本，自今歲上溯十五年中，雖有七年嘗旱，而此七年內，亦尚有盼望雖澤之句，惟是北方望雨，四月滂沛事，而今年多一閏月，正念二月更長，不覺昔年愁慮，因憑欄遠眺，勢不能談之氣數通然，稍舒愁悃，即可統率大衆，先將清噶一帶屯練番兵，前往經討，而郭羅、成德、於今兩月餘，未據奏到勦捷情形，正深盼

四川總督孫士毅報麥收九分詩以誌盛

川省誠福地兩收欣夏每報佳即今二麥熟又獲九分諧。據孫士毅奏。川省入春以來。雨暘時。所種大小二麥。均各暢茂。現飭查勘之際。所在收成分數。約計九分有餘者。成都、重慶、順慶、敘州、夔州、綿州、潼川六府。九分者。保寧、嘉定二府。眉州、邛州、溫州、資州五直隸州。八分有餘者。寧遠、雅州、龍安三府。達州、酉陽二直隸州。收永一處。八分者。綏州一直隸州。理番、石砫二廳。及茂州屬之汶、保二縣。通計二季約收分數。實有九分。夏熟豐稔。農民倚爲儲糈。已足供萬餘人一年之食。然道路窵遠。不如糧宜運留備糈。節經降旨飭令隨收隨運。約計此時調往之兵。俱已到齊。糧庫安等即可統率深入。搜穴擒獲。惟盜盼捷音。以舒宸念耳。

望捷急萦懷。

至避暑山莊即事

沿途資稼閱迴蘇。嶺過廣仁氣象殊。歷謁金城文武廟。恭河自改臨爲府之後。始創建文廟、城隍廟。秉燭至山莊。昭道必先慕誠。並謁帝廟。果然玉麈有高。應政勤仍朝夕吾。復值師貞邦爾略。等幾望捷擒先聞。於此。

帝王都萬民便仰創垂規。皇祖肇建山莊。有萬家烟火臨民便之句。

始聞酋酋略。從擾後藏。遂。界之信。彼時意料。不過滋擾。藏地而已。

藏番共宗喀。即可定事。豈料其不知人民之意。

駐打鼎後。酋略悉巴悉前次有許銀賄和之事。而賊匪亦竟敢走扎什倫布廟。

萬。以爲歸穴搗巢之計。幸撥福康安等奏。官兵聚將到齊。且下窓已統兵深入。不日可望捷音。馳驛迅奏。厪功耳。

駐武威。益來復。恤等北軍。

定邊上老鑒佑。

至避暑山莊即事

沿途資稼閱迴蘇。嶺過廣仁氣象殊。歷謁金城文武廟。恭河自改臨爲府之後。始創建文廟、城隍廟。秉燭至山莊。昭道必先慕誠。並謁帝廟。果然玉麈有高。應政勤仍朝夕吾。復值師貞邦爾略。等幾望捷擒先聞。於此。

帝王都萬民便仰創垂規。皇祖肇建山莊。有萬家烟火臨民便之句。

始聞酋酋略。從擾後藏。遂。界之信。彼時意料。不過滋擾。藏地而已。

藏番共宗喀。即可定事。豈料其不知人民之意。

駐打鼎後。酋略悉巴悉前次有許銀賄和之事。而賊匪亦竟敢走扎什倫布廟。

萬。以爲歸穴搗巢之計。幸撥福康安等奏。官兵聚將到齊。且下窓已統兵深入。不日可望捷音。馳驛迅奏。厪功耳。

駐武威。益來復。恤等北軍。

定邊上老鑒佑。

化。實天與人歸。且看消解革金冠。至于安南。阮光平始而往擾黎城。不期然而然者。且看消解革金冠。本朝百數十年。不得不爲之興師復國。既而知其不能自立。先冰此事。仰荷天恩。黎氏之論。其後果復舊國。投誠內地。造命福康安興師擊討。面阮光平屢次進表。悔罪投誠。戴己酉。先令其弟阮光顯來此熱河謝罪。隨稱伊於次年親赴國廷。祝嘏乞封。予既念黎氏爲天之所順。惟當泰若加謹。於宅誠。申朝既不利其土宇。黎維祁又不堪復命歸國。究竟恢立何人。因即允其所請。賜以封爵。造阮光平來朝此地。厚加恩禮。事機相循。自臻大順。即此可知予非輕於興兵者矣。

惟期休養豫寧宙。不意猾犯焚堆。近被年來。憧朝典。海宥衰監。共樂昭熙。益覘佳兵之戒。乃廓昭略往藏。以與唐古特交易受餉。遂擾藏地邊界。且聞大兵一至。即復遁避。且遣陪臣本裘進貢。因而曲加寬宥。即以王爵。此次復侵藏。予意已

焉。越蓮。舁機關砲。殺死賊匪一百餘名。其後一碉。亦經官兵鼓勇先登。殺死賊目三名。賊逼九十餘名。緊隨諸賊十八名。蓮即乘勝直前。初八日行至瑪噶甲地方。山梁陡峻。峰壁深林。有賊匪三百餘名據身林內。官兵併力堅殺。賊十餘名。福康安等派兵繞至半山埋伏。令各兵故留一路。誘賊上山。俾兵擒獲。賊匪三百三十餘名。連日再戰再捷。士氣倍增。徐福康安、海蘭察、惠林奮勇。先登。殺死賊目三名。賊逼九十餘名。緊隨諸賊十八名。舁機關砲。殺死賊匪一百餘名。其後一碉。亦經官兵鼓勇先登。殺死賊目三名。賊逼九十餘名。緊隨諸賊十八名。

十名。福康安等派兵繞至半山埋伏。令各兵故留一路。誘賊上山。俾兵擒獲。賊匪三百三十餘名。連日再戰再捷。士氣倍增。徐福康安、海蘭察、惠林奮勇。

方。殺死賊目七名。賊匪三百三十餘名。連日再戰再捷。士氣倍增。徐福康安、海蘭察、惠林奮勇。

賜外。兵丁等先後一月餘賞。以示獎勵。該處距濟嘴不遠。事機順利。知濟嘴賊匪。指日可全殲。

嘴不遠。事機順利。初九日進攻濟嘴賊寨。為取水之地。東北石上砌築。高大山岡。上砌築石墻。週圍登望。鄂排疏角。西北臨河。大關一座。直通險要。自賊固守。山下亦有賊佔據。福康安令巴圖魯侯哈達。率領官兵道過邦篤地方。

賊寨。為取水之地。東北石上砌築。高大山岡。上砌築石墻。週圍登望。鄂排疏角。西北臨河。大關一座。直通險要。自賊固守。山下亦有賊佔據。福康安令巴圖魯侯哈達。率領官兵道過邦篤地方。

圍。帶領、侍衛、章京、將領、屯弁等分隊。卽于初十日丑刻。乘其不備。攻取各碉。使之處處受敵。彼此不能相顧。只備殺逃匪。是日午後。官兵自東攻剿。

圍。帶領、侍衛、章京、將領、屯弁等分隊。卽于初十日丑刻。乘其不備。攻取各碉。使之處處受敵。彼此不能相顧。只備殺逃匪。是日午後。官兵自東攻剿。

帶兵往來策進。其山巔相平之地。海蘭察率領索倫兵。分為兩翼。自

帶兵往來策進。其山巔相平之地。海蘭察率領索倫兵。分為兩翼。自

逃。復令官兵乘勝將濟嘴立時克復。賊竟抗顏以死敵。師甚勞。血更雄加。據其要險。為失巢逃亮中堅。蟲洗不予賊以暇。

逃。復令官兵乘勝將濟嘴立時克復。賊竟抗顏以死敵。師甚勞。血更雄加。據其要險。為失巢逃亮中堅。蟲洗不予賊以暇。

福康安分派各隊已定。令各路同時並進。賊匪擇命擡出。官兵殺賊甚多。賊匪落河淹斃甚衆。其登沙臨河碉卡。賊匪兩岸取水要隘。抵禦益堅。隨將攻克山梁兵丁撤下。換

福康安分派各隊已定。令各路同時並進。賊匪擇命擡出。官兵殺賊甚多。賊匪落河淹斃甚衆。其登沙臨河碉卡。賊匪兩岸取水要隘。抵禦益堅。隨將攻克山梁兵丁撤下。換

陣逃逸者。俱被截殺。其石砌碉座。官兵攻入火彈。將上兩層賊匪。轟

陣逃逸者。俱被截殺。其石砌碉座。官兵攻入火彈。將上兩層賊匪。轟

將梁下房屋燒燬。乘勢進攻。賊匪救前投石。抵死守禦。因復將各路官兵全撤。隨于山上用礮轟擊。賊匪潛河淹斃甚衆。其登

將梁下房屋燒燬。乘勢進攻。賊匪救前投石。抵死守禦。因復將各路官兵全撤。隨于山上用礮轟擊。賊匪潛河淹斃甚衆。其登

為梯。賊附面登。將梁外石壩拆毀。至亥刻。將東北隅攻破。賊匪分路險逃。官兵

為梯。賊附面登。將梁外石壩拆毀。至亥刻。將東北隅攻破。賊匪分路險逃。官兵

七名。賊兵六百四十七名。其投河落屋及在碉寨內傷斃者。尚不在此數。

七名。賊兵六百四十七名。其投河落屋及在碉寨內傷斃者。尚不在此數。

噩。前後四日之內。痛殲賊衆。三戰皆

噩。前後四日之內。痛殲賊衆。三戰皆

捷。聞之實堪鼓舞。

捷。聞之實堪鼓舞。

報李喜翮戚渲念馳憐切詎惟嘉復番境已肅寇氛。此次官兵無勞直

攻勦無遺。不惟出力可嘉。其冒險攻圍。夜以繼日。亮場協念。福康安、海蘭察、惠豐三人。俱愛加宴賚。侯大功告蔵

時。再加酬庸之典。其帶兵舊勇之護軍統領百錄英阿。加授散秩大臣副

都統銜。阿滿泰以副都統即用。其餘出力之侍衛、章京、將弁等。當巴圖魯名者十二人。賞戴花翎者十三人。賞戴藍翎

章京、將弁等。當巴圖魯名者十二人。賞戴花翎者十三人。賞戴藍翎

者二十六人。陞任者三十五人。其餘倫屯土官兵等。均賞一月錢糧。以示鼓勵。現在大兵連次克捷。所向披靡。已將後藏邊界剿清。自濟嘴八十里一過黎塞轎。卽為賊

者二十六人。陞任者三十五人。其餘倫屯土官兵等。均賞一月錢糧。以示鼓勵。現在大兵連次克捷。所向披靡。已將後藏邊界剿清。自濟嘴八十里一過黎塞轎。卽為賊

境。福康安等自必乘此軍威。深入賊巢。攻勦陽布。惟當仰遵天恩。勛順法。而靖邊荒。計此番奏捷。重令已經仲月。諒日內已抵穴巢。第道途遙遠。惟願盼捷音過重耳。陽布擢梢望不

境。福康安等自必乘此軍威。深入賊巢。攻勦陽布。惟當仰遵天恩。勛順法。而靖邊荒。計此番奏捷。重令已經仲月。諒日內已抵穴巢。第道途遙遠。惟願盼捷音過重耳。陽布擢梢望不

及。

及。

文園獅子林遺虛

心因時若略覺適遊以健餘得趁閒。駐已月過方此詠。軍臨旭遠念其艱。此次大兵往勦聊郎喀。特以關係前後三四年內。兩次蠢擾。而此次更敢倚恃險遠。山徑崎仄。計自京至賊巢。有一萬四五千里。打箭爐以外。渠魁以安插賊中所俗人等。

三四年內。兩次蠢擾。而此次更敢倚恃險遠。山徑崎仄。計自京至賊巢。有一萬四五千里。打箭爐以外。渠魁以安插賊中所俗人等。

惟是道路險遠。山徑崎仄。計自京至賊巢。有一萬四五千里。打箭爐以外。渠魁以安插賊中所俗人等。

康安等鼓勵將士。雖不惜勇事先。而賊匪阻河抗拒。急切不能勦渡。

康安等鼓勵將士。雖不惜勇事先。而賊匪阻河抗拒。急切不能勦渡。

賊心想其勢在必爭。無日不為祭念。昨四日之內。神得福康安等奏。勦獲逆木、鴉噶、資噠賊酋三

賊心想其勢在必爭。無日不為祭念。昨四日之內。神得福康安等奏。勦獲逆木、鴉噶、資噠賊酋三

名。彭、排本番也。在勞排卽噶攻也。木稱并退住。實為番勇出力。又據福康安等奏。此次大將士等奮先用命。于前壁深林。黑夜打開窄

名。彭、排本番也。在勞排卽噶攻也。木稱并退住。實為番勇出力。又據福康安等奏。此次大將士等奮先用命。于前壁深林。黑夜打開窄

仁披楞各部落。或已舍兵攻賊。或疑卽日進兵。皆是以分賊勢。藏又官兵

仁披楞各部落。或已舍兵攻賊。或疑卽日進兵。皆是以分賊勢。藏又官兵

後偷巢方。衆部落自當益加感奮等語。福康安從前卽慨念番部恭順力攻

後偷巢方。衆部落自當益加感奮等語。福康安從前卽慨念番部恭順力攻

賊。不日可得。陽布賊巢。原可不費氣力。而各部落間之。皆願併力進攻。是亦自然之機會耳。披沿捷報。剋功增敬。不逞。

賊。不日可得。陽布賊巢。原可不費氣力。而各部落間之。皆願併力進攻。是亦自然之機會耳。披沿捷報。剋功增敬。不逞。

師行

師行萬里倦興戎。旅擾鳥拉。運遠軍儲。甚非易事。而一切軍務。指授方略。往返動須兩月餘。古叫善謀。倒能一刻

師行萬里倦興戎。旅擾鳥拉。運遠軍儲。甚非易事。而一切軍務。指授方略。往返動須兩月餘。古叫善謀。倒能一刻

誑軍務軍儲方寸中。所資都藝知要略。今春金反師官福臨。所關非細。

誑軍務軍儲方寸中。所資都藝知要略。今春金反師官福臨。所關非細。

福康安奏攻克熱索橋進勦賊境詩以嘉慰

熱索河橋界番鄂。福康安等奏。自五月初十日克復協噶後。卽率領官兵。

熱索河橋界番鄂。福康安等奏。自五月初十日克復協噶後。卽率領官兵。

逼此卽屆賊境。最為往來之區。賊人將河浮搭木板。

逼此卽屆賊境。最為往來之區。賊人將河浮搭木板。

處。兩岸臨河。砌大石卡二處。

處。兩岸臨河。砌大石卡二處。

賊人持險抵禦。勢極兇悍。

賊人持險抵禦。勢極兇悍。

越之門戶。備防周。難摧北卡賊中渡。又偷

越之門戶。備防周。難摧北卡賊中渡。又偷

噸過。是日又值大雨。溜滑難行。官兵先百一昔夜。下十四日清晨。至

噸過。是日又值大雨。溜滑難行。官兵先百一昔夜。下十四日清晨。至

奔逸。官兵奮勇追勦。一面俟水勢稍落。一面施放紅地。無如河面寬

奔逸。官兵奮勇追勦。一面俟水勢稍落。一面施放紅地。無如河面寬

覽。水深溜急。賊匪阻河抗拒。急切不能勦渡。

覽。水深溜急。賊匪阻河抗拒。急切不能勦渡。

而北岸山徑險峻。又雜亂立多兵。等度形勢。與其徒

而北岸山徑險峻。又雜亂立多兵。等度形勢。與其徒

費兵力。勦賊相持。不若暫行撤退。別覓進取之策。別覓精兵進上

費兵力。勦賊相持。不若暫行撤退。別覓進取之策。別覓精兵進上

游。為攻進之勢。溜通阿蘭拿、普魯保等。將帶

游。為攻進之勢。溜通阿蘭拿、普魯保等。將帶

領屯土兵丁。由東西兩路大山梁至熱索橋上游六七里外。砍伐大樹。

領屯土兵丁。由東西兩路大山梁至熱索橋上游六七里外。砍伐大樹。

架搭橋。一時并竣。我將弁兵丁。由其不

架搭橋。一時并竣。我將弁兵丁。由其不

意。直撲賊卡。殺死賊匪數十人。龍倒頭屋石卡。而正路官兵。亦卽乘

意。直撲賊卡。殺死賊匪數十人。龍倒頭屋石卡。而正路官兵。亦卽乘

勢搶渡。賊不料大兵驟至。相顧驚竄。紛紛潰圍。拋棄鎗刀。登山奔竄。而後

勢搶渡。賊不料大兵驟至。相顧驚竄。紛紛潰圍。拋棄鎗刀。登山奔竄。而後

路遂通。賊人。盡行逃散。官兵攻破碉卡。俘獲賊匪。亦不致追趕。是日午

路遂通。賊人。盡行逃散。官兵攻破碉卡。俘獲賊匪。亦不致追趕。是日午

後。溜面一陣。風雨連日。是日之雨。不能不喜念也。

後。溜面一陣。風雨連日。是日之雨。不能不喜念也。

迎敵驕心恃厥勝。金平陽希定鴻功。

迎敵驕心恃厥勝。金平陽希定鴻功。

夾七月十二日

路愁七夕未瓜名。七月七日雨。俗謂之洗車雨。見卽愁陰晴。是日午後溜雨一陣。則屬晴。但終未霽。方催點粽賀。初二日後。已陰雨連日。是日之雨。不能不喜念也。得何幸五

路愁七夕未瓜名。七月七日雨。俗謂之洗車雨。見卽愁陰晴。是日午後溜雨一陣。則屬晴。但終未霽。方催點粽賀。初二日後。已陰雨連日。是日之雨。不能不喜念也。得何幸五

福康安等一切籌畫。俱合機宜。深堪嘉尚。當卽優加賞賚。其經過渡河之巴圖魯、侍衛等。並加陞用。又發去銀兩。賞給隨行之成德、喬森保等。亦于十二日佑住賊境德祝等件。令福康安酌賞出力之將弁等。以示鼓勵。至山梁陡峻。峰壁深林。有賊匪三百餘名據身林內。官兵併力堅殺。賊匪三百三十餘名。連日再戰再捷。士氣倍增。徐福康安、海蘭察、惠林奮勇。

福康安奏報功克協布噶賊寨情形詩以誌慰六韻

入賊境深賊匪防。木城石寨倚河傍。路無容足兵同進。宿祇康身氣更揚。福康安等奏。自五月十五日奪踏碡橋。進至賊境。旋于十七、八兩日。行一百六七十里。抵旺噶甸地方。山徑愈險。值探西南地名協布噶一帶。賊匪糊土石寨。隨于十九日紮看該處。有橋一道。水深溜急。與熱索橋形勢相同。其河北旺雅山坡。地勢較下。河南克瑪山坡。地勢稍高。賊匪據高構立木城。河傍築寺。又于克瑪山東三十餘里築寨數座。名克堆寨。其中寨賊甚多。我兵沿河前進。路徑幾難容足。亦不易覯。橋亦橫流難徑越。他鼎直扣尚豺狂。旺噶坡原有橋座。被賊匪拆毀。福康安等于二十、二十一兩日。令官兵從上游別據臨下。酌派官兵。從兩次伐樹搭橋。無如賊匪隨于山上用礮轟擊。賊匪甚多。而賊人騎復相守抵堅。亦緣所據之地勢最高。難于仰攻。是以賊匪仍敢負嵎。上游別據臨下。酌奇出原來以正當上。福康安計議。必須先將克堆寨攻破。尋找上游。從國法官兵何屯旺噶甸。搭橋渡過。瑪爾穌大河。盛山綿亘協布噶對岸。遂攻。福康安、海蘭察等遴選三重大山。于二十三日黎明。徑至橫河上游。是處橋亦無存。適前岸有大枯樹一株。橫倒河中。二十二日。率領官兵。從夜半賊酣。三面夾攻。併力躍下。賊匪見我兵驟至。紛紛潰亂。官兵盡力追剿。日黎明。三面夾攻。併力躍下。賊匪見我兵驟至。紛紛潰亂。官兵盡力追剿。

木城。賊匪隘巢木城石卡奔逸。復被官兵殲殺二百餘名。而正路官兵。木城。賊匪隘巢木城石卡奔逸。復被官兵殲殺二百餘名。而正路官兵。

屋大快人意。然賊人地險難登。抵禦甚力。若非福康安等出奇制勝。安內。卽官攻克。而自用兵以來。亦未有若斯之兇悍者。惟盼大功迅蔵。川

內。卽官攻克。而自用兵以來。亦未有若斯之兇悍者。惟盼大功迅蔵。川

旁。隆。名。彭、排本番也。在勞排卽噶攻也。木稱并退住。實為番勇出力。又據福康安等奏。此次大將士等奮先用命。于前壁深林。黑夜打開窄

旁。隆。名。彭、排本番也。在勞排卽噶攻也。木稱并退住。實為番勇出力。又據福康安等奏。此次大將士等奮先用命。于前壁深林。黑夜打開窄

師行

師行萬里倦興戎。旅擾烏拉。運遠軍儲。甚非易事。而一切軍務。指授方略。往返動須兩月餘。古叫善謀。倒能一刻

誑軍務軍儲方寸中。所資都藝知要略。今春金反師官福臨。所關非細。

迎敵驕心恃厥勝。金平陽希定鴻功。

夾七月十二日

路愁七夕未瓜名。七月七日雨。俗謂之洗車雨。見卽愁陰晴。是日午後溜雨一陣。則屬晴。但終未霽。方催點粽賀。初二日後。已陰雨連日。是日之雨。不能不喜念也。得何幸五

朝連遇晴。等雨過申雨旋止。自初八至今。實已晴旗五日。即再晴四五日。於大田稼穡有益。正值上弦月就望。更當清曉露濃。晶山深林靜眾含爽。下陽高原稼逮成。以此心中應慰適盼因捷報每牽縈。

題清溪遠流

舊枕清溪西北投。是地在驛舘城外。受山莊城內西北諸山之水成溪。山城內爾究非脩。雨傾一陣斯臨瀑。若雨驟。衆水奔注。瞬過頗有過瀑之勢。

五朝早斷流力學。因思貴有本。爲人那得便無憂。幸逢時若心應適。郁盼軍書日夜慈。編康安率自五月初旬圍于十五日攻克丹東。廿四日攻克協布噶賊寨。半月之內。已深入賊境。雖山路險峻。賊人負嵎抵拒。而編康安等督率將士。無不奮勇先登。又復越山梳至上游。出其不意。奪據碉卡。殲賊殆盡。度此情形。軍營官屬莊盤。半檢亦悉順利。再不過數日。即可直抵協布賊巢。攻克之處。編康安非不知聯盼望之殷。亦唯早爲安全。乃自前月三十日報到後。至今已閱十三日。未得軍報。日夜盼望。徒不可言宪。

登扈舊樓自警

山比四山高。扈舊名吏明。本因題額偶。卻擱戒心悄。曰欲豈可縱。即遊應有操。今朝登則合。馳望兼軍勞。

驅康安奏攻破東覺噶多等山並奪木寨石碉大獲全勝詩誌慰喜八韻

亟盼軍書得未覩。食宿甘味坐宿安。自前月三十日得編康安奏攻克東覺噶多等山。並奪木寨石碉大獲全勝。即馳詩誌慰。喜八韻。

亟盼軍書得未覩。食宿甘味坐宿安。自前月三十日得編康安奏攻克東覺噶多等山。並奪木寨石碉大獲全勝詩誌慰喜八韻

木城、碉卡，不下數十處，面山臨木懼一道，約長數里，守禦極爲險固，我兵陟險迫之，自辰至午，奮殲賊匪甚多，及賊匪以大樹橫截道路，我兵仍奮勇前進，攻得此卡，殺死賊目三名，賊匪一百餘名，其橫河上游一路，珠爾杭阿等，領兵亦乘勢啓橋渡河進攻，於是兩路會合勦殺，無不人人爭奮，憚險時值大雨，山徑險滑，賊匪賊匪，乃三路之賊，約七八千人，復築壩橋，福康安等率領將士等俱勇往直前，四面圍截，復殺死賊目三人，賊匪一百六十餘名，又奪獲活賊十七名，石卡十餘處，奪獲大橋一座，深入七十餘里，剿賊入百丈崖隘口，大木城四座，不下數十處，奪獲大小碉卡，不下數十處，深溝高壘，守禦極爲險固，我兵陟險迫之，自辰至午，奮殲賊匪甚多，及賊匪以大樹橫截道路，我兵仍奮勇前進，攻得此卡，殺死賊目三名，賊匪一百餘名，其橫河上游一路，珠爾杭阿等，領兵亦乘勢啓橋渡河進攻，於是兩路會合勦殺，無不人人爭奮，憚險時值大雨，山徑險滑，賊匪賊匪，乃三路之賊，約七八千人，復築壩橋，福康安等率領將士等俱勇往直前，四面圍截，復殺死賊目三人，賊匪一百六十餘名，又奪獲活賊十七名，石卡十餘處，奪獲大橋一座，深入七十餘里，剿賊入百丈崖隘口，大木城四座，不下數十處，奪獲大小碉卡，不下數十處，

賊潰退，吉斐英阿直前扯死紅衣賊目二人，各兵四面圍截，復殺死賊目三人，賊匪一百六十餘名，又奪獲活賊十七名，計此次連攻，兩日一夜，連克兩重大山，大木城四座，石卡十餘處，奪獲大橋一座，深入七十餘里，剿賊入百丈崖隘口，大木城四座，不下數十處，奪獲大小碉卡，不下數十處，

物，絕糧已盡，不得不棄師潛逃，以杜後患，因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侍衛及索倫屯丁六七千人，前往擒勦，而萬里之外，器械軍務，往返需時，不得不爲預籌今年福康安等于五月內克復濟嚨邊界，已即駕入賊境，連次攻克山梁及木城、石卡，不下數十處，賊酋屢次乞降，實已百分畏懼，昨據福康安等奏，賊酋于堆補木敗歸之後，益加窘蹙，賊酋等知大勢已去，即俄爾舍服，亦合擒縛，因降旨允其納款，即令班師凱旋，是此番軍務，如此結束，可無疑慮矣，然而近念濟南賊酋狡猾，又難遽歸于信，是去歲邊徼御圖，爲慮內潛外，今歲邊徼御圖，爲慮外慮內致練耳，今各省繹知上稔有，今歲稱雄，湖南、浙江、江蘇、四川、貴州、雲南等七省，通計五分強，惟直隸省昨據崇吉堂奏，合計通省秋收，五分有餘，盛京北京南，其餘各省，亦可謂豐稔矣，其有歉收之數處來奏，則通省並有五分餘，收成多有七八分以上，幾郊野，物，絕糧已盡，不得不棄師潛逃，以杜後患，因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侍衛及索倫屯丁六七千人，前往擒勦，而萬里之外，器械軍務，往返需時，不得不爲預籌今年福康安等于五月內克復濟嚨邊界，已即駕入賊境，連次攻克山梁及木城、石卡，不下數十處，賊酋屢次乞降，實已百分畏懼，昨據福康安等奏，賊酋于堆補木敗歸之後，益加窘蹙，賊酋等知大勢已去，即俄爾舍服，亦合擒縛，因降旨允其納款，即令班師凱旋，是此番軍務，如此結束，可無疑慮矣，然而近念濟南賊酋狡猾，又難遽歸于信，是去歲邊徼御圖，爲慮內潛外，今歲邊徼御圖，爲慮外慮內致練耳，今各省繹知上稔有，今歲稱雄，湖南、浙江、江蘇、四川、貴州、雲南等七省，通計五分強，惟直隸省昨據崇吉堂奏，合計通省秋收，五分有餘，盛京北京南，其餘各省，亦可謂豐稔矣，其有歉收之數處來奏，則通省並有五分餘，收成多有七八分以上，幾郊野，

勝驅吏勤教振務蘇。

福康安奏拉特納巴都爾緞所掠後攏諸物並乞還陪臣運貢詩以誌事

詐降早已發綸音，前據福康安等奏，賊酋拉特納巴都爾緞次遣人乞降，俱即檄飭福康安等，及攻克堆補木等處，地方，亦且漸次收復，渡噶噜、雍擦木等處，已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巴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

外定中寧寧近忙。

福康安等奏，賊酋拉特納巴都爾緞，及攻克堆補木等處，痛加懲戢，而該賊酋益加畏懼，復遣大頭人具稟乞降，察其詞意悔罪歸誠，實出於至誠等語，前已特宣主之曉布倫丹津、班珠爾、玉孤噶布倫北什敦珠布及沙瑪爾巴甘琥特納巴都爾緞所掠後攏諸物並乞還陪臣運貢詩以誌事

788

福康安奏班師自期進廓爾喀致送羊酒等物臨師詩以誌事

噹噶駢臻班凱倍降番意外効殷勤臨師重報廓喀獻。昨據福康安奏，拉特納巴都爾緞所掠後攏諸物並乞還陪臣運貢詩以誌事

已酉仲夏，福康安奏既光平厥次爲罪乞降，即令班師凱旋，是日降諭，及攻克堆補木等處，地方，亦且漸次收復，渡噶噜、雍擦木等處，已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巴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

788

迴蹕御園如去歲，喪殊心一仗顯儀。中嵐外獗切追念。謂去歲上年各直省雨暘時若，嘉禾、嘉穀、嘉蔬、嘉蓏、嘉蠶、正遠盛湏百慄，詎意廓爾喀復來後滋侵擾邊界，旋于扎什倫布剛搶掠財

物，絕糧已盡，不得不棄師潛逃，以杜後患，因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侍衛及索倫屯丁六七千人，前往擒勦，而萬里之外，器械軍務，往返需時，不得不爲預籌今年福康安等于五月內克復濟嚨邊界，已即駕入賊境，連次攻克山梁及木城、石卡，不下數十處，賊酋屢次乞降，實已百分畏懼，昨據福康安等奏，賊酋于堆補木敗歸之後，益加窘蹙，賊酋等知大勢已去，即俄爾舍服，亦合擒縛，因降旨允其納款，即令班師凱旋，是此番軍務，如此結束，可無疑慮矣，然而近念濟南賊酋狡猾，又難遽歸于信，是去歲邊徼御圖，爲慮內潛外，今歲邊徼御圖，爲慮外慮內致練耳，今各省繹知上稔有，今歲稱雄，湖南、浙江、江蘇、四川、貴州、雲南等七省，通計五分強，惟直隸省昨據崇吉堂奏，合計通省秋收，五分有餘，盛京北京南，其餘各省，亦可謂豐稔矣，其有歉收之數處來奏，則通省並有五分餘，收成多有七八分以上，幾郊野，

福康安奏班師自期進廓爾喀致送羊酒等物臨師詩以誌事

噹噶駢臻班凱倍降番意外効殷勤臨師重報廓喀獻。昨據福康安奏，拉特納巴都爾緞所掠後攏諸物並乞還陪臣運貢詩以誌事

已酉仲夏，福康安奏既光平厥次爲罪乞降，即令班師凱旋，是日降諭，及攻克堆補木等處，地方，亦且漸次收復，渡噶噜、雍擦木等處，已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巴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

788

迴蹕御園如去歲，喪殊心一仗顯儀。中嵐外獗切追念。謂去歲上年各直省雨暘時若，嘉禾、嘉穀、嘉蔬、嘉蓏、嘉蠶、正遠盛湏百慄，詎意廓爾喀復來後滋侵擾邊界，旋于扎什倫布剛搶掠財

物，絕糧已盡，不得不棄師潛逃，以杜後患，因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侍衛及索倫屯丁六七千人，前往擒勦，而萬里之外，器械軍務，往返需時，不得不爲預籌今年福康安等于五月內克復濟嚨邊界，已即駕入賊境，連次攻克山梁及木城、石卡，不下數十處，賊酋屢次乞降，實已百分畏懼，昨據福康安等奏，賊酋于堆補木敗歸之後，益加窘蹙，賊酋等知大勢已去，即俄爾舍服，亦合擒縛，因降旨允其納款，即令班師凱旋，是此番軍務，如此結束，可無疑慮矣，然而近念濟南賊酋狡猾，又難遽歸于信，是去歲邊徼御圖，爲慮內潛外，今歲邊徼御圖，爲慮外慮內致練耳，今各省繹知上稔有，今歲稱雄，湖南、浙江、江蘇、四川、貴州、雲南等七省，通計五分強，惟直隸省昨據崇吉堂奏，合計通省秋收，五分有餘，盛京北京南，其餘各省，亦可謂豐稔矣，其有歉收之數處來奏，則通省並有五分餘，收成多有七八分以上，幾郊野，

福康安奏班師自期進廓爾喀致送羊酒等物臨師詩以誌事

噹噶駢臻班凱倍降番意外効殷勤臨師重報廓喀獻。昨據福康安奏，拉特納巴都爾緞所掠後攏諸物並乞還陪臣運貢詩以誌事

已酉仲夏，福康安奏既光平厥次爲罪乞降，即令班師凱旋，是日降諭，及攻克堆補木等處，地方，亦且漸次收復，渡噶噜、雍擦木等處，已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巴即特降諭旨，可傳宣著，

788

未有。因復特賜念珠、衲包等件。嘉其仍稱所賜王公之號。以示優奬。

懿戰何曾頡利聞。唐太宗征橋之役。能爲神武。不過頡利請和。許其仍稱所賜王公之號。以示優奬。

成偃武。歸文乃可非修文。白古論事者。動以偃武修文爲美談。此卽文恬武嬉之漸。中國衰微之道。捷之知長。則其知固更其。動以偃武。此予有取于唐太宗示之必克。其和乃則之旨也。不貪

地士天垂呪。金勵惕乾敢翊勤。

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貞下陽迴一氣元。泰壇躬執禮遵原。春陳旅享秋振旅。玄額恩欽予謝恩。上冬以廓爾略經撫後藏。不得已出師聞邪。實非有利其土地人民之念。是以去歲南郊酌。獻上甘昭鑒。庶幾輔助。今歲春閒。編氓安等率衆。投誠乞降。編氓安等其悔懼之寔。實出至誠。方爲奏請。已卽尤其降順。而予于歸政之前。得以十全武功。分寔浴。屢次追入乞降。編氓安等率衆。投誠乞降。編氓安等其悔懼之寔。實出至誠。方爲奏請。已卽尤其降順。而予于歸政之前。得以十全武功。更覺卿邀吳說。自非意所敢及者。今歲呪不知何修遇。增虔益勵。永思存內辰歸政三年近符望。仍希錫嘏日對越之下。感謝私忱。莫能言喻。

繁。

元旦試筆癸丑

倦勤猶待丙辰年。敢懈而今未敢眠。堅始慎終勵不怠。若暘時雨祝無愆。農祥慶幸逢三白。武績何期媲十全。泰保盈持祈昊呪。永銘斯志寸衷虔。

憶自幼齡知讀書。忽忽今至八旬餘。德修行踐曾何有。和舒古云適百年。九十惜分寸陰正愼予。

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有序

補諜戰圖之什。逮斯凡六。伊犁回部第一。烏什第二。平定伊犁三次。回部一次。回部第四。安南第五。及今廓爾喀第六。盡歷數成功之全。卽今乃十全。金川第三。金川二次。臺灣一次。緬甸一次。及今廓爾喀二次。共十次。予幸在茲。予惕更在茲。蓋予受祖宗付託之重。度德量力。尙恐守成之或虧。敢懷開拓之奢望。且予自少讀書。卽欽天地愛物之心。深知窮兵黷武之戒。是以繼位之初。卽謹遵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撤人。將二十年矣。乃準夷內亂。歸降者踵接。思我喀爾喀之地。不能容爾許人。於是乘機撫乘。有甲戌之師。自是而兩定準夷。一平回部。再靖金川。緬甸、安南各歸順。臺灣一舉。蕩海洋。及此前後收廓爾喀。遂有十全之武功。使予自問。亦不知何以成此。則實賴上天默佑。每以險而獲安。當值危而得勝。較古之英君賢將。赫濯樹勳者。雖不敢云過之。而自審實無不及。所云予之幸人或知而予之惕。則人或未知也。所惕者何。自古爲天子者。孰非天之子。既爲天之子。天孰弗愛之。而予獨承之深。更之屢。設有失德違愛。則所以罰之者亦必重。此予所以初卽謹遵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撤人。將二十年矣。乃準夷內亂。歸降者踵接。思我喀爾喀之地。不能容爾許人。於是乘機撫乘。有甲戌之師。自是而兩定準夷。一平回部。再靖金川。緬甸、安南各歸順。臺灣一舉。蕩海洋。及此前後收廓爾喀。遂有十全之武功。使予自問。亦不知何以成此。則實賴上天默佑。每以險而獲安。當值危而得勝。較古之英君賢將。赫濯樹勳者。雖不敢云過之。而自審實無不及。所云予之幸人或知而予之惕。則人或未知也。所惕者何。自古爲天子者。孰非天之子。既爲天之子。天孰弗愛之。而予獨承之深。更之屢。設有失德違愛。則所以罰之者亦必重。此予所以

追至邦杏地方。殺獲甚多。連日再戰再捷。士氣百倍。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作平聲讀)爾幗地相連。密林伏賊將守險。攻中。經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投下壁。瑪噶卽時殲。後倚峭壁。兵丁勇直追。計殺賊目七名。其餘賊匪。除擒獲二十餘名外。殲戮殆盡。山前深林窮者。賊入滔陀其

云不戰功爲上。戰卽成功合詠籍。

攻克濟嘶圖

濟嘶爲後藏西界官寨。高大寬廣。賊人週圍壘石爲壘。復於西北及東南山梁。另砌大碉。我兵於初十日丑刻。分路攻取。搶上東南山梁。其碉座上兩層。拋人火彈焚燬。並焚其寨下房屋。火光燭天。乘勢進攻。至亥刻。攻破官寨東北隅。賊匪潰山逃竄。官兵盡力追勦。於是藏地全復。

番境濟嘶西極邊。賄求彼衛古俄然。前次噶爾喀卽指俄濟噶等處。是日福康安等。合將士分路進攻。俄之處處受敵。不能相顧。堵木卡屢層固。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衝宵分路進。是日福康安等。合將士分路進攻。俄之處處受敵。不能相顧。午後遇雹雨。我兵人人奮勇。無一步懈者。向晚雨甚。隔內賊匪救鎗救石。抵死堅拒。官兵攀登不能。官兵分路進攻之時。海疏為雨冥。只聞鎗殺。及攻破官寨。我兵窮追殲戮。共殺賊目七名。賊匪六百四十餘名。擊墜活賊文百二十三名。又擲遞逸活賊十九名。其投河落崖墮壑者。尙不計其數。計此次勦殺約共千人。

害生靈亦已憫。

攻克熱索橋圖

予之所以早作夜思。弊精勞神者。庶可少道廓黜之譏耳。覩斯圖也。不啻其將卒之辛苦。實並切心啻之惕。詩以言志。其志亦不外乎此爾。

攻克擦木圖

福康安等於閏四月二十七日自第哩浪古進。兵五月初六日至擦木地方。遇見賊匪。卽乘陰雨連夜分兵五隊。海蘭察等由正路直攻。福康安爲後勁。指示將士。往來截殺。立將賊碉攻克。殺賊目三名。賊匪九十餘名。獲活賊十八名。首戰卽捷。已振先聲。

今爲歸順子。昔歸降。已酋。一廓爾喀(作平聲讀)。事有變。未示兵威。且利咱。噶爾喀於已酉年初次滋擾後藏邊界。實由素欺唐古特之人性固。噶爾喀等於歲復講和。邊拉木、宗喀之役。賊匪等風透逃。待至次年春融。合歷大示兵威。令彼仰懾。方不復有再來侵掠之事。乃已忠以由京差往之人。語事漏泄。計不出此。且授意令議中每歲許給元寶三百枚。悉悉了事。損威長傲。莫此爲甚。豈知乞命獻誠。降。此次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官巴圖魯。調遣索倫勁兵。及屯練降番近萬人。前往聲討。福康安等進兵七戰皆捷。賊人窮蹙乞命。不戰降。其此次進兵納宜。實出至誠。諒此後不致復煩披猖矣。可嘉名潚及勇士。賊匪所持者。山徑險伏。我兵不必登山搶捷。逢前深入。不知福康安、海蘭察等威略素著。又能激勵將不戰勇爭先。甚至衝冒雨雪。攀藤附葛。超隊如平地。渡河如履澤。凡賊匪所據要隘之處。殲戮生擒。隨即留遣。每陣奏平。嘉賞踰等。每陣奏捷。言喻。何嘗存卽途定駐。擦木者攻卽前進。戰陣補詠靖番邦。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圖

擦木既克之後。我兵乘勝直抵瑪噶爾轄爾甲地方。樹林中藏有賊匪三百餘人。福康安令官兵一面分投下壁。一面派兵埋伏半山石墻下。故留一路誘賊上至山半。鎗箭齊發。刀矛競進。賊匪奔竄。追至邦杏地方。殺獲甚多。連日再戰再捷。士氣百倍。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作平聲讀)爾幗地相連。密林伏賊將守險。攻中。經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投下壁。瑪噶卽時殲。後倚峭壁。兵丁勇直追。計殺賊目七名。其餘賊匪。除擒獲二十餘名外。殲戮殆盡。山前深林窮者。賊入滔陀其

云不戰功爲上。戰卽成功合詠籍。

攻克濟嘶圖

濟嘶爲後藏西界官寨。高大寬廣。賊人週圍壘石爲壘。復於西北及東南山梁。另砌大碉。我兵於初十日丑刻。分路攻取。搶上東南山梁。其碉座上兩層。拋人火彈焚燬。並焚其寨下房屋。火光燭天。乘勢進攻。至亥刻。攻破官寨東北隅。賊匪潰山逃竄。官兵盡力追勦。於是藏地全復。

番境濟嘶西極邊。賄求彼衛古俄然。前次噶爾喀卽指俄濟噶等處。是日福康安等。合將士分路進攻。俄之處處受敵。不能相顧。堵木卡屢層固。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衝宵分路進。是日福康安等。合將士分路進攻。俄之處處受敵。不能相顧。午後遇雹雨。我兵人人奮勇。無一步懈者。向晚雨甚。隔內賊匪救鎗救石。抵死堅拒。官兵分路進攻之時。海疏為雨冥。只聞鎗殺。及攻破官寨。我兵窮追殲戮。共殺賊目七名。賊匪六百四十餘名。擊墜活賊文百二十三名。又擲遞逸活賊十九名。其投河落崖墮壑者。尙不計其數。計此次勦殺約共千人。

害生靈亦已憫。

攻克熱索橋圖

距濟嘯八十里爲熱索橋。過河卽係賊境。橋上浮搭木版。賊人於北岸索拉山上。砌石卡二處。據險抵禦。十五日。官兵直前攻破北山石卡。其南岸賊匪。望見蓋徹橋板。福康安密遣官兵由義綠山上游紮筏潛渡。正路官兵。亦乘勢搭橋。同時並濟。追勦至色達木地方。又過熱索橋三十餘里。

復全番境臨郎境。一水橫流熱索河。其北其南賊眷。卽深卽險。我須過索拉。聲言。直進大勦。被於初十日克復濟嘯後。十三日。程前進。由路木噶陡仄。是日又遇大雨。溜急行。官兵於十四日至熱索橋北岸索拉山。直前攻破石卡。大加勦殺。賊衆不能抵敵。隨卽棄卡奔逃。我緣上游繞壓他。其時南岸賊人。望見。卽將橋板撤去。福康安一面令官兵施放鎗砲。一面密遣翁果爾海等。由義綠山一路偏裡越過兩重大山。至熱索橋上游。乘勝紮筏渡河。繞至南岸。直搜賊卡。殺賊數十名。而正路官兵。亦乘勢搭橋前渡。隨卽會合。並擒獲賊人。正兵架橋渡。莫非天助威誠多。

攻克協布嚕圖

官兵過熱索橋。行一百六七十里。至協布嚕地方。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兼之河以南賊人所據。地勢極高。仰攻爲難。福康安等帶兵繞至橫河上游。夜間以大木借接枯樹渡過。次日分兵三路。併力壓下。焚燬賊寨。正路官兵。亦卽成橋過河。佔據賊卡。先後追勦。截殺五百餘人。

熱索橋過路可通。未逢賊遇進追窮。前臨協布嚕。覘卑聚。五月十五日。福康安等攻克熱索橋後。十八日至旺噶圍地方。探知西南地名協布嚕一處。賊匪砌卡屯聚。詩小雅。不敢馮河。毛傳。馮、陵也。孔疏。徒涉曰馮。據此而言。兼之賊匪據險。卽令官兵從渡。陵波而渡。故謂憑爲陵也。協布嚕原有橋座。先被賊匪拆斷。又於木城內巔放鎗砲。一時不能搭橋渡河。二十二日。勘驗器兵於正路來路賊勢。福康安、海蘭察、率領將士。越過大山三重。於二十三日。抵至上游。適河中橫倒枯樹一株。卽令官兵從木接縛爲橋。催時日落。又值大雨。兼之賊匪窺伺甚密。橋不能速成。福康安佯令撤兵。實伏石砲卡。夜半乘賊勢少懈。撤橋成橋。徑至其處堆寨下。二十四日黎明。分兵三路夾攻。而勘驗亦率兵由正路搭橋渡河。奪卡窮追。此次我軍從上壓下。焚燬賊寨五處。其奔逸者。復被我兵截殺二百餘名。焚燬賊寨無不克攻戰必勝。有餘力蓄勦。事雖堪嘉。敵愾心同一。而閱飛章憐切裹。

攻克東覺山圖

過協布嚕百數十里。至足木古拉巴臧山下。隔河大山。卽名東覺。南山聳立。賊人鎗砲甚近。斷難徑渡。福康安、海蘭察分領將士。一由上游噶多普山麓渡河。一由雅爾崔拉、專圖東拉各山繞至賊卡。復卽會合一處。盡力追勦。此處爲賊要地。克敵制勝。更難於熱索橋、協布嚕。福康安等和衷冒險奇正相生。深得兵家策敵之道。

愈近賊巢守愈固。度之地更險而紆。分兵爭首穿幽阻。東覺既克。福康安等計議。留台斐英阿在足木古拉巴臧山下。川砲轟擊。以牽賊勢。福康安前往噶多一路。海蘭察前往雅爾崔拉、博爾東拉一路。各領將士分投攻取。先是福康安探得上游噶多普山樹木叢密。可以藏身。綫行兩日。六月初六日至山巔。竟水渡河。賊匪望出抵禦。官兵一面奮勇勦殺。一面將近河各卡、木城、營寨。全行拿獲。殺賊共七名。賊合隊埋根克要區。據四百餘名。據獨大頭目一名。賊匪七十六名。海蘭察行至博爾東拉前山。遙見木城三座。石卡七道迎擊。赤於卯六日黎明徑登山巔。梭至賊卡之上。往石卡。立時拆毀。殺死賊目三名。賊匪二百餘名。又殺死喝木拉壩伏賊兵百餘名。東將木城、石卡。盡行拆毀。施與福康安會合一處。追勦逃逸。於是賊人險要之處。已全克。兵起肺肌。皆悚。竟聞險濃多有損折者。乃於爭足情急之時。倡勇先登。磐石之狀。有不忍聞。

精神鼓舞益勤勦。有征無戰鑽倩古將惠兵忠

實快吾。東覺既克。福康安等於初九日卽至雅爾崔地方。本擬仍卽前進攻勦。因將士等連日跋涉。拼脈可憫。且盡夜攻戰。力亦疲乏。逢智令休息數日。再圖進取。官兵據次賊壁。均於黃雄用力之地。搥堅陷銳。有前無卻。而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同心。身先士卒。忠憤固至。實是鼓勵衆心。無不爭先用命。每閱奏章。實深嘉悅。

攻克帕朗古圖

帕朗古在雅補木山南。前臨橫河。渡橋爲甲爾古拉山。最爲險要。福康安等自雍鴉分兵數隊。畫力夾攻。令一路由帕朗古進攻奪橋。一路由上游集木集山下渡河。勦殺兩日一夜。連克大山兩重。木城四座。石卡共十餘處。奪據大橋一座。起死賊甘賊匪五百餘名。賊人至此。百分畏懼。懇乞歸降。益加迫切。

分路橫河帕朗進。福康安駐兵雅鴉。因賊人乞降。妥檄去後。又經數日。未見賊人前來。仍卽整兵進勦。惟是雅鴉南路、雅爾拉、雅補木、集木集、大山重巒。木城、石卡林立。卽攻進易。而帕朗古橋座。更爲必爭之處。福康安因分兵二路。令領吉斯塔爾等爲中路。額爾登保等爲左一路。珠爾杭阿等爲右一路。於十一月初二日。按令中路上攻。及賊人卜卡宇山。左右兩路。於樹林內統出夾攻。於是兼路將其木城、石卡。盡行攻克。追勦數十里。至雅補木山。卽二日又遇殊爾楨圖等於河之上游。攻克集木集山。搭橋渡河。遁阿爾奈等至帕朗古等橋過兵。會合勦殺。射死紅長賊目二名。賊匪五百餘名。賊衆十七名。合夥夷阿赤名。逸快人逃。

乞恩越切越賊還。賊人屢城軍威。先已屢次乞降。福康安俱卽戮加數斥。副賊人又請大頭目海蘭紮中路上攻。及賊人卜卡宇山。左右兩路。於樹林內統出夾攻。於是兼路將其木城、石卡。盡行攻克。追勦數十里。至雅補木山。卽二日又遇殊爾楨圖等於河之上游。攻克集木集山。搭橋渡河。遁阿爾奈等至帕朗古等橋過兵。會合勦殺。射死紅長賊目十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

再定廓爾略第十之四

詩六首

上辛日祈穀禮成適事用昨年韻紀事

復來七日得初辛，祈穀躬親舉首春。捷伐妄邊虔馘聝，（是歲上半次準噶爾，對壘之下，御祈昭鑒幽玄，夏間，宣兵七戰七捷，彼即膽落，悔罪輸降，諏使入貢，現典元正例會，實慈上蒼垂鑒盛事。）授經僅指三年近，慎始銘心歷歲申。惕若捧盈增敬謹，敢稱慺已受恩頻。

紫光閣賜宴外藩作

首畢迎禧宴紫光，內聯新舊例藩王。并宜回部親勛政，（回部等入覲者，每名至御前，勛其地方事畧，手賜觴。每年把忒爾宴年班外藩，宴五王、公、台吉等，宴畢，亦各賜酒，其餘回部來安集延等，亦得遍賜。）且略羣酋歸順誼，兵威更好生之。（羣酋感激歸誠，出于至誠，予亦體上加賞，申勿柔遠之道，固當如是耳。）戰陶又得重增册，大宴十全敬錄題。

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之三曰康寧聯句，復成二律。

扇兵蹈武恆爲戒，却類弱兵黷武人。幸是寰中民樂業，益看方外使來賓。（庶幾孚義無士橫，去聲。及得聯吟應節陳。荅衛相將莫逸頌，悉予乾惕正增宸。

康寧誰可徒言飾，俯仰惟應晰理淳。阼踐五旬歲有八，篇臨九五福之三。（自五十六年始，以洪範九五福之一曰康寧句，以後每歲新正，次第述詠。計至六十年，五福適全，今年乃值九五福之三曰康寧，）從深保泰持盈念，敬作豐亭豫大謀。每以不期荷天眷，心誠感謝更誠虔。

洪範九五福之三曰康寧聯句有序

俾壽而富之篇，一可再宮詔遞詠。既康且寧之祝，三及五洛範方盈。惕有命之基成之頤曰不敢。仰厥聲之駿，文之雅曰適求。發春共樂以登臺，啓帙仍聯于琅席。七巡茗艼，（高宗純皇帝南巡，駐蹕于易林。）願法黃帝堯舜。（軒轅、堯、舜，殿名。）盥原夫鴻奏庶哉。姬歆常止，蟠冕演疇于書策。其源神禹武箕，垂衣占繇于易林。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一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五

詩二十六首

上元筵詞癸丑

羲卦吟成四十章。自戊申年始，上元筵詞八章，每章嵌一卦名，計至乙卯年，六十四卦適全。上年壬子，吟至解卦，已得四十之數矣。所餘次第答時慶，禮輝三五未可損。其道由來煥大光。

放燈甫過下春台。弗冀既看入夜時。長此安寧有何益。每當樂處必廑思。

有司靜待御音宣。一點飛星萬燭燃。健說決和神且速。恰如夫豕所云詮。

行慶情殷聯內外。無過不及用其中。遵經遡史漢典在。品物成章嫻義閒。

漢典曾聞稱太乙。耕耘黍稷織桑麻。雖云切寓勤民訐。豈盛應庶通事華。

東郊初夕一輪升。璧平望推冲體示應。今年閏也，正月十六日方值望，可識人間無爽度。宴開十五有明徵。

廓爾喀平不待困而降紀事

福康安等征勦廓爾喀，自濟嘛進兵，七戰七捷，原策略定風噴落，不待困而降。福康安等征勦廓爾喀，自濟嘛進兵，七戰七捷，原策略定風噴落，不待困而降。

還東土廑北。桂安使復訌南江。

興嘛、班禪額爾德尼皆無呼必勒汗，則當減數十萬僧格，必至攘爭不已，且蒙古番衆，無所信奉，不得不聽其轉世之說，統領眞人，統領眞人，道。若如達瑪、安會還俗，地方無如此興不沙汰僧道之益矣。即如藍杭大喇嘛庫庫山正一眞人，道。若如達瑪、安會還俗，地方無如許閒田養贍，即於其內大，亦安能編給。所以不能不維持黃教。即土制云經其教，不易其俗之意也。但任其仍相授受，將來關係非大，是以特頒金奔巴瓶，指出姓名，交駐藏大臣，同達賴喇嘛對衆公擲，或可得一眞有智慧之佛。至各蒙古扎薩克，均有供奉之呼圖克圖，即有作竹達克、達喇嘛、呼圖克圖公擲，如此辦理，雖衆必全供奉雅和宮佛圖，令各扎薩克推明堪任者，交該管官，同掣印之札薩克、達喇嘛、呼圖克圖公擲，如此辦理，雖衆必全無弊，終究爲公中之私矣，猶之東、兩二部製錢，在明創行時，即有作竹錢傳，久謂之底部以識之者，但各付之二部掌官，公正者已不免怨怨，行私者竟得高下其手，無可如何，不得不行此以去弊。朕令與廓爾喀製錢，實仿此，凡定大事，廓有其時與俗，番僧自元、明來，主持宗教，實有任其復興國政者，若令之有事，則爲除其外侮，無事，則爲定其規，豈亦時會所值，可以有爲，竟有不得不然之勢也，豈制，從俗從宜，帖然遵服，此固默振興黃教，不惟爲之經理，要

期德薄能尠，竟獲恩優賜十全。予理軍務，每遇一事，其此事，是以武成誌事之作，必一再申明此意，今適吳服十全，尚惟受上天鴻貺，爲自古帝王所未逢，悉激難承，實不能喻，惟敬敕慎登，日慎一日，不敢以已康已富，少弛乾惕，庶承天咎，爲古今第一全人，誠感不知所云矣益虔惟勵曰罷然。

新正率御園作

迎藉行令例新年，來賀兼增外域駢。三接每教手頒賜，一時或有面詢宣。每歲上元日，例于御之正大光明殿，賜宴外藩、蒙古、東回部及各國陪臣等，每檐召至御座前，手賜觴酒，或偶詢其部落年景情形，則須重譯耳。御園燈火非詮富，勗懋觀瞻合答虔。雖是假山納積素，優容希冀又殷然。

城闉不夜古今同，霄月衢燈光徹通。萬井熙和上元景，四朝休養百年功。

仲春祀社稷壇禮成述事

昨春籲俁獻，秋月逢隆崇。前歲廓爾喀復來滋擾，誅戮逾，罪實難道，不得不命將興，禮成述事有句云，四番蠲外獻，五福錫重時，蓋將懲青海，繭廓安等四月間進兵以後，七戰七捷，八月間，彼即營退，再三乞降，備其悃，誠，因子爺充，雖未曾縛獻社，亦已逐越大功，自非神恩靈鑒，何以致此，致佑何其遠，歲恩不可言，一心示本重，萬載衰功存。五字詩成御，一律書丸誓，亦似地數也。由來地數算。

廓廑安事奏西藏善後事宜詩誌頗未得四十韻

三藏前後中，西藏、即古西土番也，自唐宋明，自烏斯藏，其曰烏斯者，蓋譯字之分音也，唐古特者也，見譯字下加以斯字，即語作尾韻，如多斯爲堆，撑斯爲衛矣，而明漢語之謂好也，今指其人曰唐古特，指其地又分爲三部，曰衛，曰藏，即布達拉之地，爲中藏，曰前，即孔什倫布之地，爲後藏，即察未多之地，爲西藏，曰衛，即烏斯藏，其地非我有，我朝康熙七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藏謂東土有智人出，遣使達京，謝非中國所有也，乘蒙古歸之凡事其長，至順治初年，達賴喇嘛入覲，亦皆勅賜金勅印，維時其地尚歸皇祖重道使於達賴喇嘛，令其一同遣使止商可否，彼相攻，乃達賴喇嘛轉迎庇喀丹，皇祖屢賞勅諭達賴喇嘛，令其從中和息，蓋彼時凡事尚與達賴喇嘛商酌而行，不敢令自之悟爲主弊自元來率以難禁取然而向善多消亂利棄就，叶明乃師元蹟尊崇顯不儔，但未臣處，雖命是從耳至元世非類御規醜，明洪武初，以元時機帝師喇嘛加巴錫卜爲譯盛倚重國師，其封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永樂以後，至元世非類御規醜，明洪武初，以元時機帝師喇嘛加巴錫卜爲譯盛倚重國師，其封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永樂以後，封法王四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者甚多，但不似元朝之妨政干紀，蓋武宗之自稱大慶法王，以漢人習學古教，而是時固始汗之首據藏，將第巴頒誅，即封控藏翊善王，其實之稱，其更奸詭當佛，尤可謬笑。國初付懷徠通貢無大咎。第巴人名桑結，

奸寇叶達賴喇嘛亡隱弗宣諸口。皇祖頻勅盒兩端持鼠首。煽搖青海衆，既脫罔恩負。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藏謂東土有智人出，遣使達京，謝非中國所有也，乘蒙古歸之凡事，至順治初年，達賴喇嘛入覲，亦皆勅賜金勅印，維時其地尚歸皇祖重道使於達賴喇嘛，令其一同遣使止商可否，彼相攻，乃達賴喇嘛轉迎庇喀丹，皇祖屢賞勅諭達賴喇嘛，令其從中和息，蓋彼時凡事尚與達賴喇嘛商酌而行，不敢令自之悟爲主弊自元來率以難禁取然而向善多消亂利棄就，叶明乃師元蹟尊崇顯不儔，但未臣處，雖命是從耳至元世非類御規醜，明洪武初，以元時機帝師喇嘛加巴錫卜爲譯盛倚重國師，其封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永樂以後，至元世非類御規醜，明洪武初，以元時機帝師喇嘛加巴錫卜爲譯盛倚重國師，其封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永樂以後，封法王四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者甚多，但不似元朝之妨政干紀，蓋武宗之自稱大慶法王，以漢人習學古教，而是時固始汗之首據藏，將第巴頒誅，即封控藏翊善王，其實之稱，其更奸詭當佛，尤可謬笑。國初付懷徠通貢無大咎。第巴人名桑結，

汗藏虛部下，曼撒佛教，第巴乞師于青海之固始汗，固始汗，譯曰導法，即三十二年，即康熙三十二年，即甘珠爾瑪呼圖克圖，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佯爲妄行，噴爲喀爾丹相爲表裏，及召至賴喇嘛來寂，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佯爲妄行，噴爲喀爾丹相爲表裏，及召至

來，專阻眞僧，偏據青海之衆，屢經皇祖勅諭，彼二匪謂噶爾丹及第巴桑結，俱首鼠兩端，百般巧飾，不知悛改，亦罪貫盈也，乃噶爾丹陽順陰違，反肆狡猾，皇祖三

隱道使與達賴喇嘛使人餽往宜藏，仍奉如是，噶爾丹旋即收亡，而是時固始汗之首據藏，將第巴頒誅，即封控藏翊善王，其實之稱，其更奸詭當佛，尤可謬笑。國初付懷徠通貢無大咎。第巴人名桑結，

策旺勒藏時衰，兵騙以走。後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相繼，竊據藏地，自伊犁直抵將軍駐藏，盤據黃教，肆毒番衆，於是藏地復安輯如故。

十九年，大兵平合，駐藏軍，將軍等敦多布等，統領大兵，分路進剿，康熙五十九年，即甘珠爾瑪呼圖克圖，第巴桑結，及召至賴喇嘛來寂，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佯爲妄行，噴爲喀爾丹相爲表裏，及召至

之駐大臣鎮壓計安阜。於是留軍士防守，副都統馬喇、前鋒統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瑞等，並令提督張耀祖，于察木多帶兵一千名駐劄，以爲聲援，

布巴，公隆布，並青札爾諾等，復謀殺駐藏大臣，逐喇嘛商卓特巴，據其地，五年，噶布倫貝子阿爾布巴等，仍謀殺駐藏大臣，逐喇嘛商卓特巴，據其地，

頗羅鼐率後藏兵部落入藏，阿爾布巴等伏誅，頗羅鼐，後藏，即扎什倫布之地，爲後藏，即察

策旺勒藏時衰，兵騙以走。後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相繼，竊據藏地，自伊犁直抵將軍駐藏，盤據黃教，肆毒番衆，於是藏地復安輯如故。

十九年，大兵平合，駐藏軍，將軍等敦多布等，統領大兵，分路進剿，康熙五十九年，即甘珠爾瑪呼圖克圖，第巴桑結，及召至賴喇嘛來寂，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佯爲妄行，噴爲喀爾丹相爲表裏，及召至

之駐大臣鎮壓計安阜。於是留軍士防守，副都統馬喇、前鋒統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瑞等，並令提督張耀祖，于察木多帶兵一千名駐劄，以爲聲援，

布巴，公隆布，並青札爾諾等，復謀殺駐藏大臣，逐喇嘛商卓特巴，據其地，五年，噶布倫貝子阿爾布巴等，仍謀殺駐藏大臣，逐喇嘛商卓特巴，據其地，

頗羅鼐率後藏兵部落入藏，阿爾布巴等伏誅，頗羅鼐，後藏，即扎什倫布之地，爲後藏，即察

事歸途致因循，紐請務付不知旋。經同曠廢而達賴喇嘛庇族弟兄隨叶，實制率弗公。受賄任分舊，或付噶布倫或偏信左右。由來藏中大小事務，皆由噶布倫四人辦理，而駐藏大臣，不過總其綱領，其細務仍付之噶布倫，其子弟親屬，皆駐藏大臣，

東郊初夕一輪升。璧平望推冲體示應。今年閏也，正月十六日方值望，可識人間無爽度。宴開十五有明徵。

廓爾喀平不待困而降紀事

福康安等征勦廓爾喀，自濟嘛進兵，七戰七捷，原策略定風噴落，不待困而降。福康安等征勦廓爾喀，自濟嘛進兵，七戰七捷，原策略定風噴落，不待困而降。

還東土廑北。桂安使復訌南江。

編康安、孫士毅、和琳、惠齡。奠安議善後。並具疏以來。諸弊去其垢。貿易有節。彊界慎防守。此次駐箚喀雖已誠心投降。然善後非宜。亦不可不訂。加酌定。四合噶廓安、孫士毅、和琳、惠齡等四人。悉心詳議。以杜後患。如廓箚喀為用藏古特之區。所產銀色清銀。以致互相爭競。因諭令予一議中。絕其貿易。但彼此牟利。自必易此爭端。又如唐古特向用銀錢。遂後銀色漸減。銀錢漸增。惟其通市四五次。且俟彼再四懇求方准。其所用銀錢。亦令藏中官為鑄造發去。庶一切事權。悉歸內地。永遠底定。於前後藏各設番兵一千名。定以江孜地方。各設番兵五百名。令將備及戴琫管束教演。務使兵歸有用。再不致別國妄生覬覦。如藏中番兵番目。如噶琫、如琫、倶不知識。安能收攻守之效。益擴設定。番戴琫之下。設如琫二十二名。每名管兵一百二十名。甲琫之下。設定琫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二十名。所有戴琫等缺。以次陞用。庶不致徇私冒公。每名管兵一百二十名。兵器則精利。將弁嚴後侮。叶。藏中番兵器械鉛火。向來倶令自備。不能精利。今酌減每兵一千名。三分見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所減各器械。即將沙瑞番兵丁。欺凌番兵。即不能聽為一體。安望其齊心用力。以後令於滿、漢、番兵內。認眞操演。駐藏大臣。預如驗看。唯令駐防將備。督同大小番目。按期操練。乘公賞罰。以示勸懲。有僞操防。再生禁世襲喇嘛說著手。廓箚喀之接壤其番兵三十名。歷防該管將弁及戴琫等。不得擅行徵調。等舞弊。致被蠶食。此次廓箚喀降順。亦由近世藏中風氣日下。大喇嘛等。多以廟中管事。乃其明證。甚至沙瑞番巴強逞私仇。倫布班布。晚使廓箚喀生事端。於是轉世之呼必勒罕。當此國威震疊之際。不可不為除其弊。是以製金奔巴瓶。送至藏內。令以後轉世之呼必勒罕。一如藏中之例。在城中擲和宮。令理瑯經。其各寨百之大呼必勒罕。後世知予之保護黃教。遍不同於元代之尊崇喇嘛。不問賢否公私。惟命是從。有妨政典也。事權歸二臣。親巡祛弊狃。從前藏中諸事。駐藏之二大臣。並不預問。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自噶布倫以下。倶照屬員之例。事無大小。一切稟知。候示辦理。以除積弊。遠藏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劄。一概不准補番目。干與番事。每年春秋二季。駐藏大臣二人。親臨往新定駐址。設立營官。此其統轄。使後世知予之保護黃教。遍不同於元代之尊崇喇嘛。不問賢否公私。惟命是從。有妨政典也。事權歸二臣。親巡祛弊狃。從前藏中諸事。駐藏之二大臣。並不預問。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自噶布倫以下。倶照屬員之例。事無大小。一切稟知。候示辦理。以除積弊。遠藏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劄。一概不准補番目。干與番事。每年春秋二季。駐藏大臣二人。親臨往新定駐址。設立營官。此其統轄。

我軌度，弗仰遵晃替之隆，亦不能如此順志成事也。有暇略理論，遣詞惟契神，得毋心近泰，無逸對屏陳。春雨既霑，又虛心蹲于泰。圓詞御座銘之弟沙藏者巴進藏仗，遂忽硬兩路佳撞藏界，消息硬兩路佳撞藏，易致少有懈志，

歡喜園自警

一雨無不歡，吾豈能不喜，然豈曾是哉，兵威伏萬里，去盡命福，誠心歸順，是亦歡喜之一端也。自春至初夏各省雨暘美，今歲春澤連綿，不特隴輔宵旰，總督撫等，無不奏稱溥被，實為近年所罕覩。近著喇嘛說西寧敬導旨，近因藏中大興喇嘛轉生之呼畢勒罕，率出一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乃另立規條，自京特簡去金奔巴瓶，令供於瓶內，令達賴喇嘛誠班禪額爾德尼，公會同剃度，公會同扎薩克、達賴喇嘛，在雅和宮公同簽掣，以示至公，並著喇嘛說大皇帝保證衛藏恩恩，惟有一洗從前，督率喀布倫、堪布、喇嘛等，敬遵上旨，辦理政教，以期永遠安堵，為此特頒金奔巴瓶，令供於大昭，並將金瓶送熱振

異域歸降順事機。來朝奉表實先歸。拉特納巴部眉酋其人。回部喀所遣方物。可以經酒者。俱經降使納奉陳廷。惟棗、馬、因酒略一及而已。由巴爾庫薩理布晉克巴等部致落繞道而來。諸部落各派番民護送。修途供料。於本年正月。由賴克里邊界至阿爾泰。因月卓前雪消時。山脊海邊凍。除賞給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外。今參二馬五。俱入閣殿。鹿角狼胡笑彼微。軍務細咨憐衆苦。喀爾喀爲邊外之邊。綠壁萬溜。地險絕倫。進兵時。將軍以下皆騎馬步行。跋穿踵決。尚能埋根苗。遑。殺敵致果。去逕遲轉奏知。近面詢福康安。愈悉其狀。即如衆馬迂道。乃其證也。總由福康安感恩任事。勞苦皆忘。毘爰駐蹕。陽武奏。正廊告封敕阻之時。適當霆擊申威之際。予之必克。勞苦皆逢以功。錄此全美。武功全藏賴天藏。持盈業業惟增惕。敢曰遐荒接踵依。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二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六

詩三首

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聯句。復成二律。甲寅

茶宴由來東壁便。輪當攸好德成篇。自辛亥年始。以洪範九五福之一曰壽爲題聯句。輪年遞詠。至今適爲四日攸好德。　促浚趙拉久歸順。準部回城弗號去。邊鹿耳鰓身瀛嶠定。桂弼掸國廓略平。連統蒙吳咨全十瑚背矮情云撫一焉。

聯句連今四十成。歷年聯句。不一其地。自乙丑年新正。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于此重華宮茶宴聯句。至今適甲寅。已經四十一度矣。　圖書豈是有盈精。六旬饒一應歸政。廿五思前不盡情。他日仍斯娛節景。重華宮背臨四二所。名以重華。至今已六十八載。予自壬午歲。蒙皇考賜居于此。即位。初升爲宮。當來此慶節。看綵子皇帝。百冕臣聯句。亦皆祥盛事。其時可以優游娛樂。隨意吟哦。不必如今之例舉便聯矣。　老年御令罷吟厪。優游餘歲承天佑。喜看吾兒致治平。

洪範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聯句。有序

天之象曰白弧。乾維連此四德。皇之極曰攸好。帝用錫以九疇。涇戒抑之初心。六句而一猶未逮。排訪箕之吉詠。五福而四已幾全。之致之基。以南以雅。原夫德宜先慎。好是乘彝。天瑞見星。地靈效水。

古者建之名國。天子御以爲車。傳命則速於郵行。爲政則居而辰北。益贊廣運。堯峻克明。皋陶之謨宜三。伊尹之訓成一。懷永圖而念祖。作元命以欽天。是爲人性之大同。尤廑君心之先務。肆予自省。曷敢弗慤。溯少敏于重華。逮壯臨於萬寓。保邦制治。徹召諮之一言。夕惕朝乾。法乾元之六位。靡勉有容之大。邊云不已之純。今幸甲越六週。歲增二紀。朝無荀政。野少莠民。俊乂撫百僚之師。飲益樂舉綦之徧。申自天而顯顯。思猶日以孜孜。序撫泰邵宴敷藏。庶方長於二集。著其泛以七巡。題取禹畴。庶聯庶戴。然而德爲虛位。（御製題語）詩以永言。予一人方讓善以宅心。爾諸臣必歸美而報上。維多福惇多益。義雖本於山阜升恆。苟以頗不以規。詞總近於風雲月露。必質言之而可徵。質始敷陳焉而鮮貢諛。蓋作詩必詩。定知非詩。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偶憶左邱明之傳。其載楚莊王之言。文詰止戈。義承裘矢。指讎夫武有七德。曰誦夫頌之六章。仲虺誥之四征。禁暴原非爲暴。司馬法之九伐。用兵正以戢兵。闢萬里之疆。方云保大。姻四知之算。于以定功。道在安民。元黃以綏厥士女。功存和衆。奔走而同我太平。其末焉遂及豐財。斯七者方全武德。雖語出於霸王之降。然心源於仁義之師。予曰篤信天維殷惇德。不得已申之撻伐。請事斯率以周旋。自已歲受涉羅奔之羊牽。吏申春搜焉而鮮貢諛。蓋作詩必詩。定知非詩。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偶憶左邱明之傳。其載楚莊王之言。文詰止戈。義承裘矢。指讎夫武有七德。曰誦夫頌之六章。仲虺誥之四征。禁暴原非爲暴。司馬法之九伐。用兵正以戢兵。闢萬里之疆。方云保大。姻四知之算。于以定功。道在安民。元黃以綏厥士女。功存和衆。奔走而同我太平。其末焉遂及豐財。斯七者方全武德。雖語出於霸王之降。然心源於仁義之師。予曰篤信天維殷惇德。不得已申之撻伐。請事斯率以周旋。自已歲受涉羅奔之羊牽。吏申春搜之勞凱。桑閣壁之紛容。皋樂於所事有成。孰知夫予心所慎。恭宮內夜求衣起。問軍書。行帳宵宵秉燭細批鄂牘。披圖朱點。填胸瞭聚米之形。盼捷紅旗。竭耳聽吹鐃之奏。未登壇而命將。預決幾先。方振旅以安民。頒諮善後。舉一事原非易易。惟七德爲此兢兢。志略見於詩文。事詳臚諸方略。詠出車之風什。上之人貴有此心。閣寫壁之序言。今以後願無斯事。凡茲燕與。親見鴻成。或承旨樞廷。備禁中之顧問。或秉麾閫寄。躬褰上之鄂篋。即列籍臺。皆同磨盾。各從其類。試比事以屬辭。併涉於夸。匪觀兵而耀德。反六極之六曰弱。惟在肅戎。用八政之八曰師。亦通演範。應以揜采薇依柳之雅。咨三事鞏戒。筆焉。莫徒遹戰甘征。屆之書。告萬世慎言兵者。

御製元年聯句用賡箕年始。用洪範之九五福編年分詠。以昭數端。敏編錫民意寓蓂。輪四爲寅攸好德。今年應以攸好德爲題聯句。五福已備其四。

環初仲冬志言詩。新正月建丙寅。仲甲寅生。以衍無疆之慶。極維樸也鼎詮允。並鼎書傳引鄭大滅說。此五福師皇極時怡次甲寅。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則已於第五疇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基之。蓋孚洛云。五福雖天所界。民自造命者論而致之。我皇上懋德日新。而又道之以德。故能使民共享五福。而爲治道之極功者也。周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親暖水。書盛金。親屬火。聽屬土。分配五行。二端極亦歸之五行。以好德爲木之靡。尤爲專顯孚驗。宋王柏非疑書序之　黃度尚書說亦言其非是。三達智因詩不

黃度尚書說。以五常分配五福。攸好德爲書。物理良爽也。所謂其德不爽。蓋考不忒。明者也。臣阿桂。恭繹尚書中庸天命命率性。註季宣尚書古訓。世證可以人事驗。而編極爲天道之至。可以長久。而不可測。其在人。必本守道者言。率性好德。明哲保身。而步終命。君子言天道。必本諸人事也。大雅烝民民秉彝。詩大雅烝民之什。懿德底至。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以爲君。蓋天見民惡好此美德。亦懿此天子之事云云。言天之所善。惡與民同。明之以體天從民。惡者。凶德。老壽。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全五行之理。雖分言之。必歸於有德也。理氣雖分筆立影。蓋理程氏曰。詩。書。凡言

軍鎮坐鞭笞。伊犁在西域，形勢扼要，故準部時以爲庭。我師既平準夷，即其地設將軍一，參贊大臣一，分駐惠遠城、惠寧城，其駐防之綠洲，蒙古、錫伯、索倫、註呼圖、厄魯特官兵及游牧，設領隊大臣六分理之，總管六，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一，管之曾特兵總管一，而哲縣其成於將軍，形勢機絡，屹然有磐石之固。俄羅斯鄰市舊請臣，慮啓邊釁，我皇上念彼涉遠力疲，滅心歸順，不忍不恤加撫卹，爲之酌其生計，令已廿年餘，安居樂業，閭閻底定，以每歲形情，中無方貢，設局設錫，照內地經理，而編乾隆通寶流布，定後，以每歲形情，中無方貢，設局設錫，照內地經理，而編乾隆通寶流布，定後，以每歲形情，中無方貢，設局設錫，照內地經理，而編乾隆通寶流布，

採和闐邀厚賞。和闐多良玉，產於山者，材大逾丈，產於水者，質小而精，回人採玉入貢，名曰「子入貢」，官採時，謂之「流塵格」。後以百斤爲一疋格，平定後，以每歲形情，中無方貢，設局設錫，照內地經理，而編乾隆通寶流布，定後，以每歲形情，中無方貢，設局設錫，照內地經理，而編乾隆通寶流布，

員詭弄池。葉爾羌東南大海中番島，距和闐甚遠，林木蔽天，人跡罕至，相傳有野人，身長丈餘，力能搏虎，其後有孕，生子，名曰「額爾古庫勒」，譯言「大人」也。其地產玉，土人入海探取，每歲額貢玉二十分，已上者，入關外，餘給回子糧價。回子貿玉，必於葉爾羌換錢，以故回子聚集葉爾羌者多，地方官漫無稽察，是以內外蕃人，雜處其間，良莠不齊，奸宄易於藏匿，不特關、卡之人，彼此仇讐，即商、旅二百人，亦不相識，風氣錮蔽，竟若性成，臣金士松，邪萌盟會弟添設，邪教結盟滋事，從前回疆，惟大回等，倡立天地會名目，互相傳習，其時地方官有所聞，即嚴拿懲辦，化大爲小，現在回疆，年間，爲汗者，及喇嘛，改爲添弟二字，以致姦徒陽奉陰違，後經增訂指示，始不能逞，若當日地方官早能嚴禁，即如回子入貢，即準巴圖魯等先行放還，一日此倡亂之事，百人飛度兵非衆。林爽文等滋事時，督臣、提、鎮等觀望遲延，未能勦滅，特命福康安不待兵齊，即率巴圖魯千里，飛渡黃河，解圍臧城，其所調之兩路生俘孜弗逞。福康安等於丁未歲十一月渡海兵，並有閩大功已成，停止徵回者，兩路生俘孜弗逞。福康安等於丁未歲十一月渡海兵，並有閩大功已成，停止徵回者，兩路生俘孜弗逞。福康安等於丁未歲十一月渡海兵，並有閩大功已成，停止徵回者，兩路生俘孜弗逞。福康安等於丁未歲十一月渡海

水運漾汜成歸沼。我國家幅員之廣，迴出禹貢九州外，自平定新疆回部，無不給足，水運漾汜成歸沼，我國家幅員之廣，迴出禹貢九州外，自平定新疆回部，無不給足，水運漾汜成歸沼，我國家幅員之廣，迴出禹貢九州外，自平定新疆回部，無不給足，

郡判漳泉鄰敵閒。臺灣本無化緣，百餘年來，久安樹玉，然地土肥沃，種藝雜糧，內地流民，趨之若鶩，其後有孕生者，多圖之利，不顧後患，以致日增月益，多於內地，且內地民人，渡臺後，不准攜帶家口，以杜流寓，而臺地民人，無室家之繫，往往糾黨結會，分門械鬥，或因細故，聚衆千百，戕官抗拒，其風最惡，而漳泉爲尤甚，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滋事，即漳人，泉人，閩粵交界之大里杙，爽文糾衆，竟敢僭稱大號，分封偽職，煽惑愚民，附從者數萬人，圍攻諸羅縣城，幾陷，經我師疊次擊敗，解圍，復克彰化，進攻嘉義，圍困八閱月，賊勢窮蹙，始就擒，其間漳泉人，助順者，固不乏人，而從逆者，實居多數，

御製周迴黑水勢張鬚。既治雅爾哈善貽誤之罪，旋命定邊將軍兆惠駐扎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其時回部酋長，素畏大清兵威，聞風遠遁，惟恐投誠不及，通天擾達克山，富德等追逐，二酋窮蹙，懼之甚，收撫其人民，二酋被擒於阿巴噶所獻也，其後，回部之平，實由於此，

庫車投黠鼠。阿睦爾撒納之復叛，小和卓木助逆以到，王之貪吉、達桑等，其時我將軍兆惠在伊犁，諭令都統阿敏道往，收撫其人民，二酋以逸待勞，統數萬人與我軍大戰，兩陣相對，兩酋自出，指揮其衆，我軍之渡河者，僅千四百餘人，未及半渡，我軍已陷陣，派兵截其後，兩酋不得已，自率其衆，奪路而逃，我軍追擊，大敗之於霍斯庫魯克，兩酋僅以身免，其衆盡降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三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七

文二首

十全記壬子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敍而記之。夫記者。志也。莫審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宿。則獒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天。以冀承平。況則子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臺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其內地之三叛。么麼。弗屑數也。平準噶爾者二。乙亥年。以達瓦齊襲奪。諸部瓦解。伊犁蓮平。定回部者一。癸未年。兩金川騷動。先是金川沙羅奔構釁鄰番。戊辰。遂命傅恒統師進剿。壬午。命阿桂統師進剿。癸丙申。連復勒烏圍。及索諾木就擒。凡七戰。而後金川悉定。臺灣者一。丁未。林爽文倡亂。命福康安等剿捕。越二歲。戊申。蕩平之。緬甸者一。因緬匪侵擾邊境。命偏裨偽稱貢。乞恩納降。遂允其請。降安南者一。初。黎維祁篡弒。其孫維祁棄國奔內地。吏目阮光平再奎。而黎維祁舅黎國峻亦無人可付。亦卽先有天眼黎氏之語。而安南又無人可付。亦卽天眼黎氏之語。而

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向者土爾扈特歸順。詎云。始逆命而終降。卽祖諳之歸降。卽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乃歸順非歸降也。若今之滇緬暹爰咸悔罪。舉國歸降。然其悔罪之意。極爲眞摯。惟請定期五年一貢。永遵約束。又將邊外札木地方。獻歸四藏。是則誠心向化。不啻歸降。而且歸順矣。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予懃懃切。不敢言威。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佚天眷。爲歸敎全人。夫復何言。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卽厄納特珂克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爲喇嘛。喇嘛之字。漢音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曾爲剌馬。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爲劄奇倒剌。卽武宗外紀。又作劄麻。皆係國名。傳寫之訛。東流而至西番。卽唐古特部。其地曰衛藏都斯坦。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爲劄奇倒剌。卽武宗外紀。又作劄麻。皆係國名。傳寫之訛。東流而至西番。卽唐古特部。其地曰衛藏都斯坦。

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卽漢語稱僧爲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有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師。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爲國師。後復封爲大寶法王。亞參之。同時又有升師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

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封勅耳。其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額爾德尼。皆黃教之興。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名曰羅卜藏扎克巴。其名曰羅卜藏扎克巴。世以化身。守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四世曰雲丹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康熙七年。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土克圖。始頒給勅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

蒙古所崇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底諸敬番僧也。元僧曰帝師。如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弟子之號。曰國公、曰國師。曰大寶法王。曰大元國師。曰大國師者十有八。及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灌頂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最外灌頂大國師者。不可勝紀。我朝惟康熙年間。賜封一章嘉呼土克圖爲灌頂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封號。仍照前代舊例。惟棄四十五年。勅封章嘉呼土克圖爲灌頂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師。相襲至今。嘉呼土克圖。卒後。轉世十二年仍照前例。

四方。不可勝言。非強而民物。悉以蒙古奉佛之誠心。與王妃爭道。拉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皆分遣唵。嘛呢。嘛呢。及誦經。念咒。以爲祈福消災之用。其呼土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骨相者。俾爲呼必勒罕。卽漢語轉世化生人之謂。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土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意以爲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土克圖。則蒙古所轄之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衛藏大乘特寺。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紮寨地方。六世還駐後藏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扎勒布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達賴額爾德尼宗喀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卜尊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叔姪相傳。逐相傳襲。俱此宗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歲歲興封。爵世職無異。卽蒙古內外各札薩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內轉世化生者。卽如錫呼圖呼土克圖。卽係喀爾喀親王圖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土克圖。卽係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姪。諾門汗札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卽係四子部落部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塔下諸門汗札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

兵部奏飭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地營伍紀事

古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爲制兵善策。其不及者。更役流民使之戰戍。皆所謂驅犬羊以飼虎豹。殊可笑耳。惟我朝用禁旅及東省旗兵。以張撻伐。是以所向無敵。莫不成功。茲之征廓爾喀。七戰七勝。致其授馘降順。卽明驗也。若夫兵部所司。不過設驛安頓。送往迎還。茲以蔵事奏聞。亦循例而已。豈假明之本兵哉。明之本兵。以庸儒登科甲。淸久至司馬。不知兵爲何物。何事幸逢撫興戎。恣苞苴以飽囊橐。不幸有敗衂。受攻斥以喪首領。其亦可哀可鄙。而其國家亦隨以衰滅。是不大可愼乎。（有明自中葉以後。諸命率多意蒞。不親政事。凡遇軍務。委之樞臣。若宋李綱場多敗。光重本兵之權。是以其時國法。啟兵潰城。則殺大司馬。如丁汝夔、王洽等。皆以臨敵畏懦。調度乖方。其若又間於知人。委任失宜。欲求事事不悞。其可得耶。）

卽今之平定廓爾喀。自前秋以至昨夏。凡遴選之機。進退之宜。內而軍機大臣。外而將軍、參贊。皆與一心一力。日夜籌畫。不爲掣肘。任其據要。且沿途之督撫。又復屢命繼儲餉。供應給。並禁兵役之滋擾勒索。是以民不知兵。行若無事。豈如前明之所爲。若夫地方官以兵行爭勤。捐給勞（去聲）銀。每兵不過二三兩。此亦大員以己既弗躬荷戈敵愾。以申同仇之誼。非行賄也。雖非過而問之。而亦未嘗不知。但於其與者不嘉其揮霍。弗與者亦不責其慳吝。而兵遠涉邊荒。既屢受官賞。更得此資助。稍少成多。亦其宜耳。若尹壯圖之流。又且以爲非出官捐。皆害民力。蓋彼若當茲。定出於是。庸人豈可與言政哉。

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有序

廓爾喀舊臧乞降歸順。武成。平定功臣効力。宜有圖贊。例應論得。以軍機大臣爲首。而大學士阿桂。以此番絕域險阻。實異常之勞。當以大將軍福康安爲首。因嘉許之。爲之序曰。武威圖功。肇此凡四。（紫光閣圖功臣像。各爲之贊。自平定西域、兩金川、臺灣、逮此凡四次。）夫用兵、豈易言哉。必出於不得已。而不出於貪得。特強審時應機。既明且斷。信賞必罰。仍繼賴天貺助順。捨斯數者。未有不見其敗而資窮黷之譏者也。伊犂、回部、金川。既受俘藏事。余已不復萌用武之心。無何。而臺灣叛。福康安等渡海勦賊。不久生擒賊首。故此戰圖。仍仍例以阿桂爲首。今之廓爾喀。又在西藏數千里外。絕譬衝天。忽踹臨峽。捨馬單步。非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同心戮勇。身先士卒。斷不能成。此七戰七勝之功。首圖其像。允合予心而符衆望也。西師、金川。功臣各百。予親爲贊者。各五十。餘命儒臣爲贊。各五十。以成百數。臺灣功臣。予親贊者二十。餘命儒臣爲贊者三十。以成五十數。今平定廓爾喀之功臣。予親贊者十五。餘命儒臣爲贊者十五。以成三十數。蓋以西師及金川。歷年久而擴地廣。故人數多。臺灣成功速而地非廣。故人數次之。若廓爾喀。則又速於臺灣。地雖險而實非廣也。故予親爲贊者不過十五。儒臣爲贊者亦祇十五。然以總數較。仍勝浚燧、寶容之所表也。此實昊旻護佑。國家祖宗教養所貽。實材接踵。爲邦家光。予敢躬歆有他圖哉。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五十四　六七九

百戰久經。兩功近成。近之險絕。前聞未曾。七戰七勝。度索乘桴。蒞勦新讓。（此番擧討廓爾喀。福康安首先將七。戰七勝。致其授馘降順。險阻深。無戰不捷。大功克蔵。其勳實過等倫。若以酋論。阿桂本帥原首。而阿桂自以此次未臨行紳。奏請福康安爲首功。實爲公允可嘉。遂倫其請。嘉許首圖。）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七旬以上。身體康強。征不言功。黃閣賛襄。威克安久。（此次用師。必大彰國威。而後允降。旅畿可以久安。不致再生事端。唐太宗所謂示之必克。其和乃同。正合睽意。福康安固能仰體此意。力戒殊勦。而阿桂原有協謀之功。亦不可掩。）曾亦協謀。豈一个臣有容休休。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國家用武。帷幄綏綸。事殊四朝。（謂漢、唐、宋、明。）淸文漢文。蒙古西番。顚通大意。（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雜淸、漢文。此外頒給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曉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珅承旨繙譯。俱能斟理秩如。）勤勞書旨。允稱館事。

大學士王杰

司學圖謀。臺灣事曉。海洋進退。顚亦了了。短詩長記。畫夜膠章。（每軍營奏報捷章。皆有詩文誌事。隨時隨地情形。實未能知悉也。無暇贅臆。）

策人各用長。

大學士孫士毅

安南之役。體國遠軍。（安南之役。初以黎氏臣服年久。不忍坐視。惟是天誠罪遠。跌已先見及此。使孫士毅既爲復國之後。果即還旨班師。何至後此有傷我官軍之事。孫士毅身爲帥臣。彼時設亦如武臣等捐軀効命。則所謂國家威重德小。幸而全師以出。）創功覓罪。（孫士毅克復黎城。聲振寰宇。遂失事之後。彼亦自知罪無可逭。腆顏請卸。是尙知以國爲重者也。）

獎能臣。征廓爾喀。命理軍儲。盡其心力。亦堪入圖。

原任領侍衞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

勇而有謀。侍衞洊公。（乙亥征討廓爾喀時。海蘭察方以索倫馬兵從軍。先是。尊特古巴雅爾喀。隨廓爾喀納復叛後。巴雅爾旋亦從逆。以大兵追急。遁入搭爾巴哈古山中。海蘭察力窮追。射之墜馬。遂生擒以歸。以此立擢爲侍衞。厥後每派出兵。無不銜命爭先。而料敵策賊。深合機宜。倫其請略者然。）厥以戰功洊封公爵。（此次爲超勇。功成。復晉封一等超勇公。實爲索倫之傑出者矣。）

索倫正騶繡衣錫寵。

圖形四番。編祿鮮比。旋終於家。矜惜無已。

戶部尙書福長安

威曉閶閭。家國一體。兄勤遠征。弟贊近瑮。鴻臚之陽。樽俎之間。無不同心。非稱上意。（上嘗以福長安謹心襄贊。悉合予等。）

惟本以國事爲重。忠稱閫閫已而已哉。

戶部尙書董誥

儒雅揩紳。本不識兵。樞機久參。習以盡誠。地官掌賦。（軍中糈糒。皆從內地撥往。及凱旋後。銷算事宜。一切皆戶部堂之。）調撥合宜。

兵部尙書慶桂

所謂故國。賴有世臣。（董卓、材受職。非車邁掌。（用孟子語。）本兵習政。（明代最重本兵之職。見過軍興。悉以委之。自中葉以後。其任不親政事。實揆知人之明。而有斯任者。）

事多牖隔。惟。（如指揮軍、參贊。相機攻取。）惟任將軍。參贊。（此其國事當復可問。近作凱旋兵丁各賞緞匹紀事文。曾指其失。以昭鑒戒。）

望我朝用兵。（是以所向無敵。而兵部所司。不過設驛安頓。送往迎還而已。）

欽承惟謹。盛滿是懼。且歸政年近。老而畏事。邊政更有他圖哉。

大學士一等忠銳嘉勇公兩廣總督福康安

上之子。陞雅爾善之子。襲爵。子。順善字元長。跨竈是乎。川兵。西藏用兵。懷傅慎與予一心。主盛期之效。其時卢撒為康甘提督。紐不欲擊。令前往陝甘。專司其事。是以四師底功。伊疏為世臣所守之常談。不足以識事機。彼時速遣將理軍務。非其所長。因令前往陝甘。專司其事。是以四師底功。伊疏為世臣。未圖形始爾。

工部尚書和琳

二庫貯藏諸務推誠。存智慎、雅端豪、二人同為駐藏大臣。乃平時予與郎喀之事。皆若內用。端中一切。委之端布倫竟甘心棄置藏地。不知是何肺腸。因令將伊二人于藏地編氓。以為推誠國事者之戒。選良代之。條條有理。和珅之弟。吉難覩成。和珅先為御史。屢命巡洲。于四藏大臣。將逢緩奏催儀局。拉。立定期限。嚴申賞罰。軍裝糧務。無不整頓。一切非非右惟。初不料其竟能剛愎委任。而圖索得一良材。充堪緊悅。嘉得世臣為國之植。

四川總督惠齡

和琳督糧至藏之西。舒噶貝內。糧運為拉。專任和琳催來督儲。可以無悞。然亦須至藏之西界。其大兵所到地方之後路。亦須略為籌畫。俾令四面齊集。用其所長。莫若竟以後路糧運。專責其成。師行糧隨。最為緊要。而重臨于調度。既不能如福康安。臨陣認真統治督催。軍械及糧覓商民長運諸務。悉為周妥。誰不合得戰功。希冀賞賚。此亦為可慕。倘戒不貳。用濟武成功。亦懋哉。初被圍形。

原任都統衛護軍統領喇布凱巴圖魯百斐英阿

首攻擦木。攀克濟嚕。身先士卒。奮勇成功。遂至帕朗。逼甲爾古。古斐英阿自擦木進兵以後。賊不敢先士卒。往來衣務衣賊目。其後進攻甲爾古拉。皆親前殺殺。最為出力。又攻東覺山梁。倘用敢為。緊紅射穿紅衣賊目。不意中鎗殞。深為痛惜。直進狠身。施情心楚。

護軍統領和隆武巴圖魯額勒登保

石碉木柵。鱗壘賊防。勢如捲籜。捷徑頹籬。辦軍所示。無不領略。

綠兵。攻碉奪柵。所至無不克捷。承領精兵。埋根卓。

原任副都統扎彎巴圖魯阿滿

遇有絕險。莫弗身先。詬惟力勇。實以。又堆補木。奪橋命殂。馬革未能。官兵攻拿濟嚕官寨。及搶奪熱索橋攻克協布魯賊寨。阿滿泰無不身先鼓勇。由賊絲大山綾至上游紮筏渡河。又在前搶奪兵丁。乘勢疏進。而伊適以。自中鎗葬。水深溜急。當事先連躍之際。不及援覓。竟不得裹馬革以歸。徒堪憫。更切哀惻。

副都統衛駐劄西藏協辦事務大臣賽尚阿巴圖魯成德

昔爭巴忠。前次廓爾喀侵擾藏邊。巴忠授理噶布倫印信、班禪額駙駐劄後藏。辦理善後事宜。時值軍興。而巴忠恃在御前行走。諸事擅專。賊人佔據聶拉木官寨。成德與楚克登阿率兵乘夜前進。距寨里許。令我兵四面圍困。伊由西北進攻。擁入火彈。燒毀賊匪甚衆。其逃出者。復被官兵殲戮二百餘名。寨中尚屯寨賊境。編裹安分漢成德由哈那宴木山一路進攻。既歸阿尼雅布橋。即沿行樹林內。奪據大河東岸賊卡。乘夜奪拍。並將稍襟重進勦賊別分一路。節節攻克。沿途殺獲甚衆。直抵隆阿。與彥吉保會合。四岸賊卡。兩面夾擊。佔住隆阿。所有賊卡。悉被焚燬。此次成德分路攻勦。功亦可錄。

顏有所克圖形表故

805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八
作者＝
页数＝８０５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